
创世中文网
作者：施兕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第一章冒泡的未婚妻

“寿儿，你醒了！太好了…”

秦寿睁开浮肿双眼一瞬间，傻了眼看着家徒四壁的破旧泥胚房，阴凉屋内弥漫着淡淡的药草味，粗布中年妇女挤出两行喜悦泪痕。

“这是哪？啊~”

秦寿惊呼一声欲要坐起来，针刺般痛楚蔓延全身，直痛得秦寿裂牙撕嘴，忍不住惨叫出声。

眼前景象陌生无比，眼前哭哭滴滴的中年妇女，更是让秦寿有种于心不忍的恐慌，还有一种难以割舍的荒谬错觉。

“娘可怜的寿儿，别动，乖乖躺着！”

中年妇女轻抹眼角泪痕，柔声制止欲要爬起来的秦寿，眨落的泪花滴在秦寿胸口衣领上，犹如重锤出击般惊呆了忘记痛楚的秦寿。

“等等，打住，你到底是谁？这里又是哪？”

‘娘？’秦寿不敢相信自己耳朵，更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记忆里唐潇是孤儿院长大的，哪里来的父母？

更离谱的是，眼前屋内的简陋家具，简直就是老古董，拍戏还是怎么回事？秦寿搞不清眼前的情

况。

“啊？寿儿，你，你…”

中年妇女大吃一惊过后，轻抬累赘布衣袖掩面哭出来，好好一个人，没有想到失足坠河得了失魂症。

“啊～～”

“寿儿，寿儿，你哪儿不舒服，别吓娘…”

秦寿忽然双手抱头惨叫一声，直把掩面哭泣的中年妇女吓了一大跳，惊慌失措之余轻抚秦寿亵衣胸口，家中落魄无闲钱请大夫实为羞涩。

“没，没事，娘，对不起，孩儿一时糊涂，让你受惊了！”

在中年妇女轻抚之下，秦寿慢慢适应头胀欲裂的记忆复苏，面对中年妇女无微不至的关怀，秦寿羞愧难耐到无地自容。

“傻孩儿，娘怎么会怪你？没事就好，菩萨保佑，没事就好…”

中年妇女破涕为笑，长年的辛劳，眼角浅浅的鱼尾印迹展现无遗，语无伦次地轻抚秦寿凌乱的长发。

“娘，孩儿饿了！”

还未适应眼前变化的秦寿，借口支开眼前的亲

娘，确切地说是自己占据这幅身体的亲娘。

“好，好，寿儿歇会，娘这就去生火做饭去！”

中年妇女迟疑了一会，轻抹眼角泪痕，急急忙挽起襦裙走出去。

“天杀的，这算是怎么回事？”

吸纳完前身的记忆，秦寿有崩溃的征兆，图书馆倒闭失业喝多了，居然穿越到了一千多年的大唐635年冬季。

值得有趣的是，这身体的主人也叫秦寿，家住长安城外郊区，大唐万千人之中普通百姓一个，秦寿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居然穿越了！

离去的中年妇女叫贾蓉，秦寿的母亲，守着离世大伯家五亩荒地，以帮人洗衣服做女红赚取工钱支撑整个破落的家。

最无语的还是自己前身，居然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傻二愣，从小跟着大伯学了一手打铁的技术，只可惜空有手艺无法自立。

胆小怕事又内向性格，造就他害怕与外人接触，没有他大伯带着，那也不敢去，典型踢一踢滚一滚的傻二愣。

记忆里，秦寿记起前身出事前的点点滴滴，给

未婚妻恶婢女联合外人骗出去，下药推进河里，试图谋杀自己好摆脱她家小姐错误的婚姻。

“钱灵，好你个恶婢女，既然敢联合外人推我下河？”

想到冤死的前身给人推下河，才造就自己穿越过来，秦寿忍不住不寒而粟，没有想到未婚妻居然有如此心肠歹毒的恶婢女。

更让秦寿心寒的是，恶婢女所作所为，要是没有未婚妻的默认首肯，恐怕她也不敢如此大胆！

“这算是哪门子的事？”

想到自己居然穿越到一千多年前，还好死不死附身家徒四壁的破落家庭，秦寿忍不住悲哀起来，所幸这具身体很强壮。

时间悄悄溜过去，当一脸慈爱的贾蓉端进白花花粥水，秦寿眼角忍不住一酸，差点止不住泪水崩溃。

“寿儿，娘今儿没活，委屈一阵…寿儿，你…”

贾蓉惭愧自责的话还没说完，秦寿没事人一样翻身下床，一把手接过贾蓉手里的粥水。

“娘，孩儿在此向你发誓，从今往后，孩儿一定要让娘你过上荣华富贵的生活！”秦寿无视贾蓉一惊一乍的表情，端起粥水碗豪气万千发出肺腑誓

言。

“好，好，寿儿长大了，娘的寿儿长大了…”

贾蓉不敢置信看了秦寿半天，末了轻抹眼角泪花，咽哨着说出压抑已经的欣慰话，以前傻小子似的秦寿，现在变懂事了！

“娘，孩儿出去走走！”秦寿一口气喝完贾蓉暖心粥，丢下碗没事人一样一阵风跑出去。

“寿儿！唉~”

贾蓉头痛十足地看着秦寿跑出去，这孩子的变化让贾蓉欣慰同时又忍不住担忧起来，害怕秦寿溺水引发不可想象的后果，心事重重的贾蓉收起秦寿乱放床榻的碗。

长乐乡，距离皇城长安只有二十里之遥，二百多户人落居此处，秦寿的家就处于长乐乡范围，五亩荒地正好在村头。

长乐乡布局与长安城里坊规格一模一样，整个村落居住人口呈田字形划分，最有威望的村长居住正中间，方便管理整个村庄。

村里朴实的老人聚众而坐烤着柴火闲聊扯淡，顽皮孩童在覆盖一层雪地路上奔跑打雪球，一路走过依稀可闻在井旁洗衣的农妇们的快活的闲谈，还有村民们在院子里修理木犁的斧声。

整个村子里，鸡啼声、狗犬声、马嘶声、牛叫声，再加上人们的欢声笑语，汇成了一曲生气勃勃的午后交响曲。

“小秦子，什么时候帮我修修木犁？”

“有空先！”

秦寿头也不回，急匆匆穿过农忙过后无所事事的中老年人闲聊团，见识了眼前悠闲村民一幕的场面，秦寿不得不感慨，初唐还真是幸福的一个朝代，至少当官的疲于战后搞政策弄名声，没工夫琢磨贪字头上两把刀。

“咦？怪事了，傻二愣小秦子会回应了？”

“得了吧，别走题，赶紧说说大冬天的怎么过才是正事！”

无所事事的村民们撇开秦寿回应的问题，转身投入一群臭皮匠赛过一打诸葛亮的寒冬话题。

秦寿跑出村庄，一口气跑到村头自己家里的五亩荒地，沿路可见田里只有些空置秸垛，只可惜初冬盖着飞雪大煞风景。

“这就是我家里的五亩地？！”

秦寿满怀期待跑到五亩荒地的时候，心里一阵薄凉凉的，不敢置信瞪大眼看着比人还高的枯萎杂草。

不单秦寿家里分配的五亩荒地如此，好几户无力耕作的荒地亦是如此，村头开始望过去一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雪刮现杂草啊！

雄心壮志有心想要做壮举一举成名的秦寿，见识了比人还高的杂草和荒地后，如坠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万丈深渊，失魂落魄返途走回家。

“娘，我们还有多少钱？”

秦寿回到五十多方破旧房子，在贾蓉端来驱寒白开水的时候，一口气喝完热乎乎的白开水，驱赶体内初冬寒气，空置碗放到一边，琢磨半天才开口询问贾蓉。

“寿儿，娘还有三文钱，你拿去吧！”

贾蓉问也没问秦寿要钱做什么，没有迟疑从襦裙心口折叠处，掏出三枚初唐货币开元通宝。

三文钱能做什么？秦寿一脸冷汗和震惊的目光看着贾蓉手里的三文钱，以往小时候记忆里娇贵的双手，如今变成长满了硬生生的茧皮与裂纹。

秦寿忽然感到一阵难过，贾蓉正值三十的人，可是头发已经开始花白大半了，脸上也爬上了皱纹，这每一根白发，每一条皱纹都是为了生活、为自己费尽心血的见证啊！

“寿儿，不够吗？娘只有这么多，要不，赶明

儿，娘替村西的老王洗几天衣服。”
贾蓉发现秦寿没有接，有些于心不安地想办法赚钱，好满足唯一的孩儿要求，秦寿第一次伸手向她要钱。
“嗯哼~”
秦寿还想说些什么，张嘴话还没说出来，外面传来一阵耳熟的干咳打断声，秦寿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忍不住咬牙切齿转过头。
两个女子一前一后出现秦寿破房子门外，带头的女子长得倾国倾城，风华绝代，疑是从天而来的仙女清丽出尘，不需粉黛便天姿国色，艳冠群妍，整个人秀美如画，配上她那华贵白色襦裙清丽如仙，这一刻秦寿看呆了！
眼前美女盖过身后姿色上乘的钱灵，在看钱灵乖巧不敢吭声的模样，不用问眼前美女就是自己大伯安排的未过门妻子，长安钱家大小姐钱羽馨！
钱羽馨轻挽曳地襦裙，白衣如雪，折纤腰以微步走进屋内，目光中寒意逼人，神色间却冰冷淡漠，当真洁若冰雪，却也是冷若冰雪，实不知她是喜是怒，是愁是乐。
“羽馨冒昧造访，还望秦老夫人见谅！”
“老身岂敢，快快请起！”

钱羽馨彬彬有礼屈身朝贾蓉行见面礼，直把贾蓉吓了一大跳，手足无措想要出手扶钱羽馨，又不敢出手，怕弄脏了钱羽馨漂亮衣裳。

第二章男儿当自强

黄昏时分，一辆马车在村落孩童嬉笑追逐中颠簸飞驰回城，贾蓉面容憔悴送走亲自上门道歉的未过门儿媳，钱羽馨提出贾蓉无法接受的条件。ｗｗｗ．．ｍｅ

要秦寿入赘钱家，这是不可能的事，秦寿是不可能入赘到别人家的，哪怕钱家在怎么有钱，也是不可能的事。

“寿儿，钱家的条件，你怎么看？”

虽然贾蓉极力不认同，可终究还要问问秦寿的意见，厨房里烧火做饭的秦寿闻言停下加柴火动作。

“娘，那你怎么看？”

秦寿把问题踢回给贾蓉，内心早有想法的秦寿，等待着贾蓉的意见，秦寿相信，贾蓉肯定不会同意的，她问这话估计是太过于在乎自己，毕竟钱羽馨上等姿色当老婆是无可挑剔的。

“傻儿子，是娘问你，怎么反问起娘来了？那可是你终身大事！”慈母心肠的贾蓉轻点秦寿额头，笑骂变狡猾的秦寿，等待秦寿内心决策。

“娘，实话说吧，那是不可能的事！天涯何处

无芳草？何必独恋冷艳花？” 秦寿耍着手里的木柴，拽上天吟出贾蓉为之一鄂未听过的残诗句。

“寿儿，你什么时候会吟诗了？”

贾蓉一脸古怪地打量着秦寿，打心底不识眼前从小抚育长大的孩子，貌似秦寿打小处身乱世跟着自己一直漂无定居，加上天资愚拙和家贫羞涩，哪有闲钱供他私塾？

想到秦寿厚颜无耻的奚落钱羽馨蒙羞离去，贾蓉就有哭笑不得的想法，有缘城里来相会，两文我看不算贵！万水千山总是情，一文你看行不行？春风欲渡玉门关，最低也得要十文？天涯何处无芳草，三文一夜来不来…

“切！小瞧孩儿，随便拿出一首诗惊天地泣鬼神，流芳万世小意思！” 秦寿滔滔不绝得意洋洋自卖自夸起来，直让贾蓉目瞪口呆无言以答。

图书管理员当了接近有十年，砖家叫兽都没自己看书多，虽然偏向笑话与八卦故事居多，可那孰能耳详的唐诗三百首，随便吟出来，真正躺尸三百具！

“嗯？什么烧焦了？” 秦寿耍宝完后，嗅着厨房内一股股焦味，一脸茫然地挠着头。

“饭糊了！出去吧！”

贾蓉哭笑不得地指责秦寿出去，摇摇头抽离灶头里熊熊大火，解救还未全糊的米饭，指望不上从未踏进厨房的秦寿帮忙。

“那个，这个，娘，不碍事，我来炒菜，今儿孩儿高兴，亲自下厨弄一顿好吃的孝敬娘！”

第一次用柴火做饭的秦寿，一脸羞愧自责起来，坚持自己决意拉开救场的贾蓉，做一顿美食孝敬辛苦了半辈子的贾蓉。

“好吧，好吧，别把厨房烧着了！”

在秦寿连连晃着莫名其妙的OK手势下，贾蓉好气又好笑地摇摇头叹息着走出厨房，秦寿今天的变化，完全超出贾蓉想象，可又不好打断秦寿的热情，只能任由他胡闹就是了。

秦寿翻找整个厨房，除了发现一点放了不知多久的蒜头和姜，其余什么醋啊酱油什么的，基本看不见。

“糊涂了，这里是古代，哪来酱油？”

秦寿这才想起酱油还未普及，就算是有也是很粗糙的酿造工艺，而且还是有钱权贵调料品，普通百姓别指望拥有。

“猪油？也罢，炒起菜更香！”

油缸里厚厚一层变成油脂的猪油香，秦寿勒起

衣袖，拿起炒菜铲子，开始露两手多年自力更生自炒自娱手艺，管理图书馆接近十个年头，有什么菜谱秦寿不知道的？

开始贾蓉也不怎么放心秦寿在厨房，折路返回听到铛铛炒菜声，惊讶到无语复发目睹秦寿麻利炒菜与笨戳加火身影，淡淡爆炒蒜香从厨房飘出来。

‘寿儿什么时候学会炒菜了？’心里纳闷的贾蓉，始终想不透秦寿什么时候学会炒菜做饭？从小到大一直自己照顾他，从来没见过他进过厨房半步。

怕打搅秦寿的热情，贾蓉带着内心解不开疑问悄然离去，秦寿能够帮上手家务，对于贾蓉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

“娘，开饭了！尝尝孩儿手艺如何！”

两刻钟时间过去，秦寿端着三盘普通百姓普遍的菜，芹菜炒猪肉，肉酱饼，爆炒大白菜，只可惜没有干红辣椒、蚝油、花椒之类的，只好简单加蒜与时下胡椒替代爆炒，猪肉更是普通百姓都极少吃的食物。

“嗯，香，寿儿，这是什么？”

芹菜炒猪肉，爆炒大白菜，贾蓉还是认识的，只是那白花花的肉酱饼，怎么上看下看就是一坨剁

碎的肉末？

“肉酱饼，可惜料不足，要不然保管吃到舌头都吞进去，尝尝看！”秦寿带着遗憾之色解释肉酱饼，满怀期待贾蓉品尝一下自己孝敬的美食。

“嗯，好吃！寿儿，你这手艺从那学的？”

贾蓉开始带着一丝难以下咽的心情，可入口浓浓蒜香与猪油爆炒的香味入侵肉末，入口爽化口感，马上征服了贾蓉不挑剔的舌蕾，真心没有想到秦寿还会做菜！

“以前跟何老打杂，无意从酒楼里偷学的，娘，跟你说件事，希望你别生气！”秦寿把自己手艺瞎扯到已故的何老，死无对证又是很好的掩饰幌子。

“嗯？何事？寿儿，有话但说无妨！”秦寿后面支支吾吾的话，直让贾蓉一阵疑惑，很少见秦寿这样腼腆的姿态。

“铲子折断了！”

“……”

秦寿说出炒菜铲子折断，贾蓉顿时无语，秦寿天生神力，打小出世神力无比，连他老爹也能踹得裂牙撕嘴。

秦寿一脸愧疚匆匆扒了一碗饭，在贾蓉惊异的

目光下，放下碗筷借口饱了跑回房内，留下贾蓉孤零零留在又冷又暗的大厅。

“尼妹的，这算是返老还童？”

秦寿哭笑不得看着洗脸木盆水面倒映的面孔，朦胧油灯光折射下，一个十七八岁帅气年轻人面孔清晰无比。

浓密的眉毛叛逆地稍稍向上扬起，长而微卷的睫毛下，有着一双像朝露一样清澈的眼睛，高挺的鼻子，厚薄适中的红唇，朝水面露齿一笑，漾着秦寿自恋目眩的笑容。

秦寿脱下单薄的粗布圆领袍衫，低头俯视自己硕大健美的胸肌，常年学徒打铁生涯，造就两手臂肌肉鼓胀结实。

秦寿很不适应天生神力的身体，炒菜习惯了三分力，没有想到开始居然把铲子折弯，最后用力不当，居然轻而易举折断两拇指粗的铲子木柄。

“好吧，总算有安慰奖的奖励！”

双手瓢起带有余温的井水，寥寥搓洗一把脸后，秦寿一股脑躺回老旧简陋牙床，任由脸上水迹变冷，瞪大双眼无神仰望着瓦房屋顶。

韭菜、白菜、菠菜、荠菜、黄瓜、生菜、豌豆、冬瓜、茭白、紫角叶、空心菜、金针菜、萝

卜、水芹、苋菜、芜菁、生姜、芥菜等等，初唐都有了，有些是皇室专享贡品，还未普及。

有属于自己五亩地的秦寿，开始琢磨怎么田里淘金，以自己饱览百科全书阅历，要是没有一番作为发家致富奔小康，还真丢不起这个脸。

要致富多撸地，撸地也要撸别人没撸过的玩意，跟风还发屁财？那么多新鲜菜未出现，等待去挖掘推广赚钱...

想到赚钱两个字眼，秦寿忍不住流下哈喇，坐拥五亩不用缴税的荒地，通过对现在这个时代初步了解，百业待兴！

转头想到钱羽馨瞧不起人的目光和语气，秦寿就感到一阵头疼，通过她最后通牒，肯定是她家里长辈施压了！

钱老爷子与母亲的大伯什么关系，秦寿不知道，不过能够让未婚妻放低身段前来，足够见他魄力与手腕绝不简单，亦有可能是打着退一步委曲求全。

“钱灵，死恶婢，你等着，等叔叔我发家致富，咸鱼翻身的时候，皮鞭****捆绑好好招待你！”

想到恶婢钱灵鬼灵精怪的萝莉相，秦寿忍不住

心头一热，邪恶怪蜀黍心里作祟，有心要折服恶婢钱灵，猥琐地想着用邪恶调教手段收拾钱灵。

古代小姐出嫁，婢女做陪房是很正常的事，等于嫁一送一的好事，美滋滋想着异想天开美事的秦寿，不知不觉沉沉入睡，要自强致富先睡觉！

长安城内，禁宵的皇城街道肃静一片，万家灯火逐渐熄灭，偶尔可见巡逻府兵顶着寒风飘雪出现密集里坊宽敞街道，狗吠声与猫叫声还有脚步声，在皇城夜里交织在一起。

钱府西厢房阁楼，纱幔低垂，营造出朦朦胧胧的气氛，四周全用锦缎遮住，就连室顶也用绣花毛毡隔起，既温暖又温馨。

香阁楼陈设之物也都是少女闺房所用，极尽奢华，精雕细琢的镶玉牙床，锦被绣衾，帘钩上还挂着小小的香囊，散着淡淡的幽香。

“小姐，那五大三粗秦寿，实在气人，要不是打不过他，早跟他翻脸了，一个乡下人如此张狂，实在太可气了...”

钱灵气不过游走香阁，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只可惜她的唠叨声，丝毫无法打扰静心写字的钱羽馨。

一张花梨大案，钱羽馨持笔轻点砚台，隽秀有

力画着未完成的自画像，实在受不了钱灵唠叨没完没了噪音，轻放手里的毛笔。

“灵儿，不必闹气，要不是爹爹执意要我嫁与他，才懒得与他见面，罢了，他迟早会妥协的！灵儿，我困了！”

钱羽馨摇摇头劝说钱灵安静，失去了心如止水的境界，钱羽馨直接以困了，打发钱灵去休息。

“爹爹，你这不是推女儿下火海吗？”

钱灵告退离去休息后，钱羽馨有些头疼地用手撑着额头，为此事还与父亲怄气一段时间，钱羽馨自始至终想不明白固执的父亲意图。

第三章际遇连连的西市

“寿哥儿！”

翌日大清早，秦寿窝在破旧被窝里呼呼大睡的时候，一把粗犷的惊喜呼喊声，把沉沦美梦与未婚妻巫山**的秦寿吵醒。

“黑牛？”

心不甘情不愿从美梦之中醒来的秦寿，睁开眼一脸奇怪地看着隔壁家的玩伴，聂牛，与自己差不多，打小孔武有力，只可惜他力气比不上秦寿，比秦寿大一岁，还要沦落成跟班小弟。

之所以叫黑牛，是他八岁开始，给他无良父母当牛使唤，驱赶进田里替代牛犁田，经历战乱没多久，牛成了有钱人家专利。

秦寿没有当牛使唤，多亏了心软的贾蓉，宁愿自己受苦受累，也不愿使唤秦寿去当牛干活。

“寿哥儿，听说你想不开跳河了？是不是…”黑牛挠着头，风尘仆仆的脸满怀关切询问秦寿原因。

“什么？那个王八羔子乱嚼舌头？”黑牛后面的话还没说完，秦寿一惊一乍跳下床，瞪大眼怒视着黑牛，真心恨不能大卸乱嚼舌头颠倒是非黑白的

人。

“啊？寿哥儿，我听村西寡妇王说的！事情不是这样的吗？”面对秦寿怒火滔天的怒容，黑牛反而一惊一乍解释原因。

秦寿平息吐血似的怒火，嘴长在别人身上，不可能制止别人说三道四的闲话，秦寿更不屑去解释些什么，俗话说的好解释就是掩饰。

“道听途说信不得，黑牛，大清早的有事？”

美梦打搅了，心情极度不爽的秦寿开始穿上暖身的粗布圆领袍衫，这是贾蓉亲手熬夜缝制的，哪怕是破了口，秦寿也舍不得扔，家境不好无谓浪费局促的救命钱。

圆领袍衫，唐朝男子的主要服饰，样式为上衣下裳连属的深衣制，形制为圆领且右衽，领袖及襟出有缘边，前后襟下缘各接横襕以示下裳之意，有单夹之别。

“寿哥儿，进城吗？”黑牛忐忑不安地看着秦寿，心虚异常征求秦寿的意见，总觉得秦寿变了好多。

“进城？好啊！”秦寿先是一惊，紧接着沉默片刻，在黑牛期待目光之下，眼珠一转豪爽答应下来。

长安城，大唐最鼎盛繁华之地，气势宏博皇城由外郭城、宫城和皇城三部分组成，面积达83平方公里，城内百业兴旺，人口接近50万，还未算上远道而来五湖四海胡商之类，川流不息拥挤不堪。

秦寿乡巴佬进城般，踏上纵横交错的石子街道，欣赏传说之中的110座里坊，每座坊的四周都筑有围墙，大坊一般开四门，内设十字街，小坊则开东西二门，设一横街，街宽都在15米左右，此外还有东市、西市等大型工商业区。

长安酒名甚多，有荥阳土窟春，有富平石冻春，有剑南烧春，有郢州富水酒，有乌程若下酒，有岭南灵溪酒，有宜城九酝酒，有长安西市腔酒，还有从波斯进口的三勒浆、从大食进口的马朗酒等等等等。

川流不息的百姓游走皇城街道，此时此刻秦寿感觉到很荒谬，15米左右宽度的街道，都显得很狭小，根本容不下衣着不一的各地商贾、百姓、胡商等。

特别是街道形色各异的大唐女子，环肥燕瘦多不胜数，体态丰满的、玲珑凹凸的看得秦寿眼花缭乱，有置身女儿国梦幻美景，特别是她们抿嘴或嫣然一笑时，妖娇百媚，自然而生，令人怜爱极其撩

逗人心神。

“寿哥儿，等，等会儿，西，西市…”

黑牛真心服了精力充沛的秦寿，气吁喘喘唤停前头的秦寿，普一进城比村里姑娘们还带劲，东逛西逛没有一丝疲惫之色。

“店家的，这腔酒怎么卖？”秦寿没有理会身后追上来的黑牛，停留一间卖酒的街道小酒坊，询问看似店家的温和中年人。

“小哥，一斗300钱，生绢一匹交换，两斗酒！”店家大致打量了眼秦寿，千遍一律说出自己酒的价格。

“谢店家，我考虑考虑！”秦寿敷衍了事闪人，在店家疑惑目光之下拽拉着黑牛跑了，一斗300钱，简直是要老命！

秦寿大致了解大唐的换算法，一斗是10升，一斗卖300钱，一升自然卖30钱，秦寿没有想到，那么粗糙的酒还卖那么贵！要是三次蒸馏出白酒不是天价了？

“寿哥儿，西市，西市！”在秦寿拽拉进人流密集街道，黑牛连声提醒秦寿去西市买豆子的事，要是完成不了任务，回去又要藤条焖牛肉了！

“豆子？哦，好，好，豆子！”秦寿心不在焉

回应着黑牛，脑子里一直想着怎么酿酒发家，知晓现在酒的真实价格，秦寿琢磨着酿酒大计。

酿酒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本钱也是一个问题，光是知道简单制作工具酿酒方法，却没有资本是个很头疼的问题，此时此刻秦寿有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局促！

黑牛不知道秦寿想着发家致富，发现秦寿丢了魂似的，连去西市路也忘记了，东逛西串硬是绕了个大圈，无奈之下只好自己带路。

“锄头，上好锄头，50文一个！”

“突厥敦马，上等马，9贯一匹！”

“次等健牛只需3贯一头！”

西市，秦寿在黑牛带路下，渐渐进入哟喝声不断的喝卖海洋，胡商与本地商人争先恐后叫卖各自商品，试图吸引购买之人前来讨价还价。

踏进西市一刻起，秦寿终于体会到古代繁华一幕，笼络不觉行人与有钱人游走鱼龙混杂的西市，试图在胡商扎堆的街市买到新异的物品。

唐人好喜新鲜物，在英明李世民倡议带头下，权贵有钱人乃至普通百姓，都以拥有新鲜的玩意为傲，哪怕是再贵，也不输面子买下来，造就发了一批胡商落居西市，形成闻名后世的胡人学习巷。

秦寿无所事事跟着黑牛穿梭进卖黄豆的摊位，怀揣着贾蓉给予的三文钱，琢磨着怎么弄点事来发家致富，一声另类叫卖声吸引了秦寿注意力。

“女奴，300~500文一个！”

秦寿寻声望过去，卖突厥敦马胡商隔壁搭起半人高展览木台，十米长三米宽的展览木台，十来个仅仅身着透明薄纱的美女静静得站在台上，她们一个个美艳非常，有着苗条的身材和俏美的脸庞。

她们的神态各不相同，有的羞涩，有的放荡，有的大胆，有的愤怒，她们的身份也不尽相同，有人是虔诚的神职者，有人只是乡下的村民，有的却是高贵的贵族，有人却是低贱的荡妇。

但现在，无论出于何种原由，她们现在有了同一个身份——罗马迷莎奴隶场一名奴隶，背井离乡押来大唐，无非是想要卖一个好价钱。

罗马奴隶贩昆图斯手拿皮鞭，身着秦寿电视里曾见过的古罗马半露布衣，叫卖奴隶台上面异国他乡的美女。

好事唐人百姓们聚首奴隶台，谁也不愿意去淘钱购买这些异国美女，一是没有必要，二是无论怎么看，这些所谓的美女都达不到唐人审美观。

商人们通过卖异族奴隶，将钱全部装进自己的

钱袋，狡猾的奴隶贸易者尽量不去买卖大唐境内的土生土长的汉人。

法律保护古代习俗，使贩卖汉人变成了一件非常担风险的事情，如果商人诱拐了奴隶，则犯罪的商人多半会被处死。

可是从严格意义上讲，异族奴隶并不完全是人，所以只要当时没有赦免异族奴隶的法令，不管他属哪个种类，异族奴隶都不一定很畅销的。

奴隶商人的货物可以是波斯人、突厥人、斯拉夫人奴隶、高丽奴隶，尤其是高丽女奴，在大唐的富豪之家，大多非常希望能够得到高丽、新罗国少女。

可惜昆图斯打错算盘了，低估了唐人对蓝眼睛、高鼻梁的异国奴隶的接受程度，要是他拉出一批高丽女奴，估计还没喊就一抢而光。

“老板，这个怎么卖？”

秦寿挤开看热闹的百姓，走到穿着草鞋一样的昆图斯面前，一手指着奴隶台下琴琴发抖的小女孩，由于她金黄秀发凌乱，遮盖了整张污泥的脸孔，秦寿无法看清她的模样。

可她那当狗一样用铁链拴在台下横梁，半裸的身子骨交叉纵横鞭伤，在如此冷的天气，还活着算

是奇迹了。

如此禽兽不如的一幕，秦寿怎么也看不过眼了，奴隶没有人权，秦寿是知道的，可真实见到就不是这样了！

“她？十文，不，八文！”半天没生意的昆图斯气馁的时候，见到秦寿上前问价难以驯服的废物小女奴，用生疏的汉语比划着价格。

“三文，卖就痛快点一句话！这街道我看管的！”秦寿直截了当一口气报出自己承受得起的价格。

“这...啊？”

昆图斯犹豫的时候，秦寿用脚撩起一块河卵石大小的石子，当着昆图斯面，轻而易举地用手碾碎石子。

“哇！”

“厉害！”

“高手啊！”

秦寿在身后好事百姓惊呼阻燃声下，双手抱胸摆出我是恶人你看着办，秦寿五大三粗的身材，加上无形的施压气势，直把昆图斯吓了一大跳。

“好，好，三文，就三文！”昆图斯在秦寿流氓气势迫胁下，强龙不压地头蛇妥协了，出来求财

没必要得罪这里人，低价出售难以驯服的金发小女孩。

“苏菲，还不起来见你主人？”

一肚子火气的昆图斯作势扬起手里皮鞭发泄脾气，还没出手秦寿三枚开元通宝弹到昆图斯身上，直弹得昆图斯咚咚声后退两三步，紧捂滑落胸口衣领三枚铜钱，平息胸口翻滚气息，惊恐万分地看着秦寿。

“我的侍女，什么时候轮到你大呼小叫了？断！”秦寿当着昆图斯面，撩起拇指粗的铁链，暴喝一声野蛮十足用力崩断铁链。

“厉害！！”

身后看热闹的百姓们惊呼声连连，情不自禁鼓起排山倒海一样的掌声，终于见识到什么叫天生神力了！

“呀呀呸~那个王八羔子在老流氓我地头闹事？”

秦寿还没来得及带走新收的侍女，身后炸响闷雷一样的粗狂暴喝声，直震得秦寿双耳嗡嗡作响。

第四章吃瘪的程妖精

热闹非凡的西市街道，随着一声惊天动地般炸雷暴喝声响起，好事百姓顿时化作一阵鸡飞狗跳，犹如遇到杀人不眨眼的山匪般各自逃命。

“快跑啊！流氓国公爷来了！”

“我滴娘啊！别抢我拐杖！”

“爹，爹，你在哪？呜呜…”

秦寿汗濂地转过头，原本身后密集好事百姓一眨眼溜空，哪速度保守估计拍马难追，鸡飞半天高，鸭满地乱窜，狗吠不已交织在乱成一团的西市胡人区。

“哈哈哈~~老流氓在此，对面的小家伙，速速报上名来！”

秦寿顺着肆意无忌得意洋洋的笑声望过去，只见一名生得广额阔面，河目海口露出阴森森两排亮瞎眼的门牙，大嘴上胡须苍髯如戟，虎体熊腰扛着一挺巨斧，单手勒着马缰举起巨斧指名道姓指着秦寿。

秦寿还没来得及跑人，威武大汉身后马上跑出数十名杀气腾腾的府兵，团团把秦寿包围在奴隶台前，拔障刀一瞬间，直把奴隶台上的女奴吓得尖叫

连连，花容失色琴琴发抖不敢动弹。

“小姐，又是那个野蛮人惹事了！”

混乱胡人区街道一眨眼变得萧条无比，一辆马车停在一侧路边，揭起一小口的马车轻纱帘露出一双黑黝黝的双眼，气愤不平地把外面情况禀报到车内。

“喔？是吗？灵儿，外面可是卢国公程咬金？”钱羽馨先是一惊，紧接着好奇问起关注外面情况的钱灵，程咬金在长安可是出了名的流氓土匪，谁招惹他基本不得安宁。

“是的，小姐，哼哼~这下有野蛮人好受的了！”钱灵看也懒得去看了，报复十足哼哼唧唧起来。

“小姐，走吗？”车夫眼看慌乱过后，不敢做主私自驾车离去，询问车厢内小姐的意见。

“等等吧！”钱羽馨在钱灵不可思议的目光之下，说出要留下来的话。

“小姐，何公子那…”

“好了，灵儿，别说了！”

心烦意乱的钱羽馨抬手打断钱灵的话，开始钱羽馨也很反对未见面的未婚夫，可得到她爹爹首肯见到秦寿后，逐渐开始改变了抵触安排好的婚姻。

至于所谓的何公子，今年爹爹家宴偶尔见过一面的孤傲白脸书生，念念不忘几番收买钱灵试图得到自己关注。

钱羽馨在钱灵惊讶目光之下，拂开朦胧粉红轻纱车帘，在钱灵机灵先下车把手扶持下，轻甩襦裙长袖，径直朝身处府兵包围之中的秦寿走过去。

“敢问大人，我犯了什么罪？至于如此搓搓逼人？”

面对杀气腾腾的府兵持障刀包围，秦寿心里不害怕才是怪事，害怕归害怕，自己没有犯法，当然要理直气壮。

“聚众闹事，还说没有罪？老流氓我眼不瞎，注意你很久了！”程妖精单手持七尺巨斧，用力驻地单手撑腰撒开大嗓门，说着秦寿吐血十足的废话。

“好吧，大人，敢问众何来？”

秦寿真心服了颠倒是非黑白的程妖精，差点吐血三升，辩解自己哪来的闹事群众帮凶？

“切！少来这套推卸责任，老流氓我说你有罪，你就有罪！”程妖精在秦寿掉眼球目光下，用手挖着鼻孔说出匪里匪气的话。

“国公爷，此话好生无理，抓人要带人赃，敢

问国公爷，人赃何在？”

程妖精话刚落，赶来的钱羽馨事实论事，一番言语搅乱有预谋闹事的程妖精，直把程妖精气得豁然转身，瞪大双眼怒视敢上前搅局的小女娃。

“呀呀呸~哪来的小女娃？官家办事，闲杂人等一边凉快，如若不然，与同党问罪！”程妖精故作凶相恐吓着钱羽馨，打心底佩服敢出头的眼前小女娃，非常人也！

“喔？是吗？如此甚好，小女子好久没见姨娘！”钱羽馨自动自觉伸出洁白双手，说着莫名其妙的威胁话。

程妖精吹胡瞪眼怪叫一声：“哟呵？老流氓我吓大的？来人，把她给我拿...”

“等等！这位大人，一人做事一人担当，有什么冲我来，欺负一个弱女子算什么好汉？”

程妖精的话还没说完，秦寿马上站出来，独自承担下所有责任，虽然不理解钱羽馨为什么要帮自己，可身为一个大男人怎么可以躲在一个女人身后？

“哟呵？啧啧~~有意思了！”程妖精怪叫起来，左瞧瞧冷艳异常的钱羽馨，右瞧瞧土里土气的秦寿，总觉得两人有点不搭配。

钱羽馨无视程妖精打趣声，淡淡地看了眼程妖精说道：“国公爷，说出的话要负责，灵儿，去卫国公府，请姨…”

“什么？等等，小丫头片子，说你呢！敢动折了你腿！”程妖精乍然间出乎秦寿意料，犹如受惊猛虎跳了起来，放狠话指着欲要离去的钱灵。

“小姐，我…”钱灵在程妖精吃人目光瞪视下，吓得琴琴发抖不敢动弹，程妖精的目光，太吓人了！

钱羽馨挥挥手安抚担惊受怕的钱灵，手握制胜法宝似的，无惧全长安城出了恶名的流氓国公爷程妖精。

她知道天不怕地不怕的流氓国公爷程妖精弱点，有恃无恐救下受困的秦寿，至于为什么要救下秦寿，钱羽馨自己也搞不清原因。

“小女娃，你姨娘是谁？”程妖精在秦寿丢眼球的惊讶目光下，态度一百八十度大变，有示敌以弱嫌疑套出钱羽馨撑腰的后台。

“回禀国公爷，小女子姨娘，乃卫国公李夫人也！”

钱羽馨盈盈有礼回应程妖精的话，直把程妖精呛得差点踉跄欲倒，千算万算，没有算到居然遇到

硬点子了！

程妖精在钱羽馨抬起头的时候，干咳两声郁闷到姥姥家说道：“嗯哼~哼哼~罢了，算老流氓我倒霉！兔崽子们，还不收起兵器？臭显摆什么？”

“是！”

包围秦寿的府兵们更郁闷了，灰溜溜应声收起障刀，这算是哪门子破事？府兵们憋着一肚子气，灰溜溜回到程妖精身后。

秦寿在府兵收兵回到程妖精身边后，松了口气脱下自己粗布袍衫，抱起饥寒交迫又遭受惊吓晕过去的小女孩苏菲，拿起袍衫盖在娇小玲珑的苏菲身上。

“小子，三天后，北门校武台与老流氓我切磋切磋！”

“哈？我？”秦寿瞪大眼，不可思议地看着程妖精，感情闹半天就是为了与自己切磋？

“要是敢不来，以后别让老流氓逮着你！走！”

程妖精翻身上马，丢下图谋破碎的邀战狠话，原本只是想先加罪秦寿身上，逼他主动与自己打一场，没有想到半路杀出个狠角色，气不过的程妖精丢下狠话，巨斧狂拍虐打胯下宝马抓狂离去。

“谢了！”

秦寿看了眼目光中带着冰冷的淡漠钱羽馨，抱着晕过去的苏菲向她点头道谢，准备转身离去，她那淡漠的目光，秦寿才不会自找无趣去热脸贴冷屁股。

“她是谁？”

出乎秦寿预料，钱羽馨在秦寿准备离去前，用珠圆玉润的声音，开口询问秦寿抱着的小女孩。

“一个可怜的女孩！”

秦寿没有回头，仰头叹息一声，婉转回应钱羽馨的疑问声，生活二十一世纪的秦寿，遇到这事要是出手不救，内疚之心恐怕会纠缠自己一辈子！

“你就这么一走了之？”

秦寿久等钱羽馨没有开口，准备离去，哪晓得钱羽馨说出秦寿欲哭无泪的话，这算是什么意思？不走哥我在这里吹西北风？

“钱大小姐，敢问还有何事？”

秦寿抱着苏菲转过头，哭笑不得地看向夜里想入非非过的冷艳未婚妻，一张樱桃小嘴颜色红润，张嘴动了动硬是说不出话语，仿若无声的诱惑。

钱羽馨踏起绣着精美花纹的鞋子，拖着雾一样轻薄的纱裙，走前两步又停下来，远远看了眼秦寿

怀里的异国小女孩，秦寿隐隐嗅到她身上散发出的幽幽兰香。

“作为报答，赋诗一首！”

“哈？”

秦寿愕然失神看着如樱桃般轻薄如翼的小嘴，荡漾在精致无暇脸上的笑颜，难以置信一直冷若冰霜的末婚妻，居然对自己笑了？

似乎发现自己失态了，钱羽馨在秦寿佩服自叹不如的目光之下，变脸比天气还快，马上恢复冷若冰霜的冰雪美人，淡漠的目光又浮现清澈见底又不失明媚的眼眸！

“昨夜大风刮大树，独自昏倒，躺在村西路，衣带渐宽像饿鬼，为伊搞得太狼狈，村里寻我千百转，蓦然发现，谁都一样，全是困难户！”

秦寿耸耸肩，一首酱油诗敷衍了事，直惹得身后的钱灵忍不住扑哧一声娇笑出声，似乎想到了什么，又抿嘴不敢在笑出来，钱灵忍不住多看秦寿几眼，发觉秦寿变了，不再是以前呆笨的傻二愣。

“很好玩吗？”

钱羽馨寒霜着脸色，怒斥不正经的秦寿，想到他昨天羞辱自己离去的酱油诗，现在又来打趣。

“才疏学浅，见笑了！”

秦寿无视钱羽馨紧咬贝齿的恨意，豁然转身离去，秦寿这才发现，没事逗逗这个高傲的未婚妻，也是一件趣事，她要为昨天高傲的姿态付出点小代价，哪怕她出手救自己一回，也无法平息内心怨气，哥在穷也是有骨气的！

第五章贾蓉的家传之宝

“黑牛！你家要做豆腐？”

秦寿抱着苏菲找到躲起来的黑牛，忍不住惊呼一声，这黑牛居然担着两箩筐黄豆，少说也有四五十斤左右，除了做豆腐，秦寿还真想不明白黑牛要来干什么？

“豆腐？寿哥儿，我买来是给牛吃的！”

黑牛稀里糊涂地挠着头，他买这么多黄豆，一是给家里宝贝牛喂过冬，二是准备留一些明年播种，他家又不会做豆腐。。

“……”

秦寿无语了，奢侈啊！给牛吃黄豆，也不怕撑死！秦寿理解黑牛的做法，大冬天牛没东西吃，古代寒冷可不比后世，大地结冰哪来草？非饿死不可！

“寿哥儿，多亏了你，瞧瞧，这两箩筐黄豆卖主跑了，给我捡了个便宜！回去送你一箩！”

“……”

秦寿再次汗濂无语，感情黑牛不是花钱买回来的，是趁乱浑水摸鱼摸回来的，够狠！秦寿怎么也没有想到，黑牛居然开始变坏了！

“咦？寿哥儿，这小女孩谁啊？”黑牛这时才发现秦寿抱着的小女孩，大感好奇问起竖起中指鄙视的秦寿。

“出血买回来的，回去！”

秦寿没好气瞪了眼黑牛，抱着买回来的苏菲急急忙忙回家，至于程妖精的狠话，秦寿早就抛之脑后，三天后切磋武力值？开什么玩笑？吃饱撑着没事去跟历史名将斗勇？

钱府大院，郁闷不已的钱羽馨在钱灵搀扶路过大厅的时候，远远发现钱老爷子逗留家中品茶算账，泯灭了回房的想法，转身进入大厅。

“羽馨见过爹爹！”钱羽馨进入大厅，在钱老爷子惊异的目光之下，杉杉行礼拜见事务繁忙的钱老爷子。

年纪约摸三十五六岁了，宽宽的浓眉下边，闪动着一对精明、深沉双眼闪着严厉的目光，他看人时，十分注意；微笑时，露出一口整齐微白的牙齿。

可能是因为长期从事脑力劳动的原因，额头上那深深的皱纹和他不到四十岁的年龄很不相称。

“嗯~闺女，对你未婚夫是否满意？”

钱老爷子放下手里的账本，轻捋下巴浓密短

须，慈爱目光紧盯着引以为傲的爱女，有女才貌双全，是钱老爷子一生最大的骄傲，思想开明的钱老爷子最不屑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迂腐思想。

“爹爹，女儿想不明白，为何爹爹执意要女儿嫁与一个乡下郎？”

钱羽馨把心中委屈的想法诉说出来，打小听从爹娘安排的钱羽馨，一直不敢抗逆爹娘的话，如今到了终身大事这步，钱羽馨开始感到有些委屈起来。

“闺女，那你觉得你如意郎君如何？”双目精光乍现的钱老爷子，捋须反问起钱羽馨意见。

“油腔滑调！”

钱羽馨想也没想，脱口而出评论出秦寿的品行，末了带着疑惑不解的目光，看向胸有成竹把握先机的钱老爷子。

“唉~闺女，其实婚姻就如经商道理，宁缺品种，不进夜愁；人弃我取，人取我予！”

钱老爷子把自己打拼一辈子的十六字箴言授予钱羽馨，用生意经比喻婚姻，其大胆的思维，直接粉碎了钱羽馨固起的脆弱心里抗逆防线。

钱羽馨理解钱老爷子的意思，说的是不能跟风，看别人的东西卖得好就盲目购进，等到自己进

了货之后往往成了“隔夜愁”，即在看准了时常趋势的情况下，别人不敢进的货，自己要大胆进；而别人向自己要的货决不惜售，决不搞奇货可居，待价而沽。

“闺女，相信爹爹的安排，爹爹经商一辈子，何曾做过亏本买卖？你的如意郎君，假以时日必能一飞冲天，到时候恐怕你想栓也栓不住了！呵呵~~”

钱老爷子收起厚厚的账本，轻笑着开解低头沉默不语的爱女，夹着账本准备起身回厢房换身衣衫出去办事。

“爹爹，你何来如此自信？”钱羽馨在钱老爷子离去前，把心中最后疑问说出来，常言有道，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天机不可泄露！”

钱老爷子神棍十足的敷衍话，直让钱羽馨轻声叹息一声，盈盈起身恭送钱老爷子回厢房，钱灵一直呆在想事出神的钱羽馨身后不敢吭声。

“寿儿，她是？”

长乐乡，当秦寿抱着饿晕过去的苏菲回到村子，黑牛在嬉闹的孩童追逐之下，迎来刚从村西洗完衣服的贾蓉。

“娘，回去再说！”秦寿发现贾蓉冷水洗衣服通红的双手，心里一酸，直恨自己不争气！

“好吧！”

贾蓉不知道秦寿手里抱着的小女孩是谁，不过她异族的金发确实很少见，吃力端起洗好的大木盆，挨家分派洗好的脏衣服。

“小秦子，哪儿来的小姑娘？”

秦寿经过村长家的时候，六十出头的村长骨骼硬朗，腰别着一把砍柴短斧，熟络地朝秦寿打招呼。

“西市捡回来的，村长，今后麻烦大家多多担待！”秦寿客气地回应有威望的村长，不管怎么说，苏菲入住长乐乡，要提前跟村长打声招呼。

“好，好，小秦子啊，你也老大不小了，你大伯可是我兄弟，别说我不提醒你，别老是依赖你辛苦的娘养…哎哎~~混小子，我话还没说完！”

秦寿实在受不了见面就倚老卖老大谈道理的村长，没等他话说完急匆匆跑回家，留下吹胡瞪眼的村长哭笑不得拿他没办法。

贾蓉把洗好衣服分回村里各家，急匆匆赶回家没有见到秦寿，就跑来厨房发现秦寿把厨房弄得乌烟瘴气在熬粥。

“寿儿，你知道家里情况吗？”贾蓉一脸愁容地看着忙碌生火熬粥的秦寿，担忧无比地提醒秦寿。

“娘，苏菲很可怜，要是孩儿不把她买回来，迟早冷死饿死，娘，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秦寿一边漫不经心回应贾蓉，一边把手里的葱和剁好的猪肉适量调配好，熬制一锅中午齐齐乐的葱花瘦肉粥。

“唉~”

贾蓉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好，只要秦寿喜欢就好，大不了辛苦一点就是了，贾蓉唉声叹气搬来木柴，坐到木柴上歇息劳累半天的洗衣之苦，看着秦寿忙碌下厨身影，不再像以前傻二愣甚感安慰。

“寿儿，黑牛送来的一箩黄豆怎么回事？”

休息了一会，贾蓉想起刚回来的时候，黑牛把二三十斤黄豆放置家中，忍不住好奇问起秦寿原因，那一箩筐黄豆少说也值十几文钱。

“黄豆？”

秦寿愕然失神转过头看向坐地休息的贾蓉，在贾蓉肯定的点头之下，秦寿这才想起黑牛不是在开玩笑，还真送给自己一箩的黄豆。

“娘，想不想发财？”

秦寿忽如其来一句话，直让歇息的贾蓉为之一愕，秦寿变话题的速度，还真让贾蓉有点适应不过来。

“寿儿，你这是在搅什么胡话？”贾蓉还没来得及询问秦寿黄豆怎么来的，又给秦寿不务实际的话弄得哭笑不得，谁不想发财？问题是拿什么发？

“娘，我说的是认真的，撒豆成兵，额~是撒豆培芽，我们种些营养丰富的豆芽菜去卖！”

“啊？种，种菜？”

贾蓉给秦寿的话震惊了，不可思议地看着秦寿，眨眼间又开始担忧起，误以为秦寿想钱想疯了，这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事，临冬如何种菜？

“不错，娘，哎哎~干啥呢？孩儿好着没烧！”

秦寿洋洋自得准备慷慨激昂的豆芽问世说词，哪晓得贾蓉急匆匆走过来，贴手看看秦寿有没有发烧，直让秦寿哭笑不得挪开一脸担忧过分的贾蓉。

“幸好~寿儿，吓娘一跳！”贾蓉拿起擦汗手绢，轻抹秦寿带灰额头，求神告佛松了口气。

“娘，我说真的，只要我们弄些特制的泥缸，一斤黄豆可以产出十几斤的豆芽！何况现在蔬菜稀少，保准能够卖个三四文钱一斤…”

不习惯用一斤等于十两十进制的秦寿，用斤字普化还算有学识的贾蓉，把自己筹谋好的想法说出来，最重要一句投资少回报大，吸引了贾蓉的注意力，半信半疑看着秦寿，愣是半天不开口。

“娘，别犹豫了，孩儿敢保证，种豆芽有赚无亏！现在孩儿就缺钱买些泥缸！”秦寿眼看贾蓉半信半疑，顿时急着拍胸口保证包赚。

没本钱的秦寿说服贾蓉赞成自己计划，没有贾蓉支持和帮助，秦寿也没有办法独立完成如此大任，村里人脉秦寿没有贾蓉那么厉害。

“娘，孩儿不想你继续过苦日子，就这一次，成功了，我们家就会成为全村最富裕的！以后娘也不用在给别人洗衣服，孩儿看得心疼！”

“好吧，寿儿，那需要多少钱？”

心动的贾蓉在秦寿孝顺蛊惑下，轻抹眼角欲要渗出的泪花，颠簸流离战乱苦了大半辈子，如今秦寿越发成长懂事孝顺，贾蓉觉得这苦没白受。

“八文，要是有十文最好！”贾蓉松开赞同了，秦寿心中一喜，一口气报出筹划泥缸的底限。

贾蓉在秦寿气馁目光之下，沉思不语默默走出乌烟瘴气的厨房，气馁的秦寿只好另想他法，脱贫致富全看今朝了！

“寿儿，这是你祖母当年送予娘的玉镯，或许能典个几十文钱！”

“家传之宝？！”

秦寿大吃一惊转过头，发现去而复返的贾蓉手里多出用布珍藏已久的翡翠玉镯，午后阳光折射下翡翠玉镯晶莹剔透，一时间秦寿忍不住心中一酸，万万没有想到贾蓉还真舍得！

第六章营销合伙人

日落黄昏时，秦寿饿着肚皮再次从长安城走路回长乐乡，怀里揣着典当翡翠玉镯换来的十五文钱，无良的典铺掌柜欺自己要赎回，故意压低大半的价钱。

可现在迫切缺钱，没钱寸步难行，什么也做不了，秦寿不得不硬起头皮典当，反正赎得回来也不怕典当掌柜跑人，他也不会因为一块翡翠玉镯放弃地价飙升的典铺。

“寿儿，怎么样？”

秦寿刚回到家，贾蓉马上关紧屋门，急切询问秦寿典当翡翠玉镯的事，担心秦寿第一次典当给人骗了。

“娘，十五文钱，不多也不少，万恶的典当！”秦寿轻抖肩上夹带的雪花，呵出一口暖气，把藏于腰间的十五文钱和典当赎回凭条放置不过膝盖的胡桌。

“寿儿，你所谓的种豆芽之事，能成吗？”

看着一排十五个开元通宝，贾蓉心里没底忍不住再次询问秦寿，大冬天种菜还真是头一遭，而且还是室内种菜，贾蓉左思右想觉得有点荒谬不靠

谱。

“安啦~娘，世上还有许多事是你料想不到的，有了这笔钱，等过一段时间，你老就等着享福吧！”

秦寿拍胸保证声，直让贾蓉无奈摇头叹息，但愿真如他说那样，要不然还真不知道日后如何面对化土的秦寿祖母。

“对了，娘，苏菲醒了没有？”想到家里多出一个活人苏菲，秦寿猛拍自己脑门，询问摇头苦笑的贾蓉。

“还没，寿儿，黄豆泡了那么久，都胀起来了！”

贾蓉摇摇头表示还未醒，突然想起秦寿的交代，一阵担忧把黄豆发胀的事说出来，没弄过这些的贾蓉，怕自己搞错毁了所有希望。

“嗯，胀了就好，明儿捞起来换泥缸里培育正好，娘你要注意一点，发芽后不能泡在水里，那样会淹死的…”

秦寿滔滔不绝把豆芽的生长需要空气、温度和湿度一一告知贾蓉，并告诉她每隔两刻钟淋水一次，每次淋水须漫过豆粒，然后在半刻钟内排尽泥缸积水。

培育豆芽投资小、见效快，是一个非常挣钱的行业，只要家中任何一个角落有几平方米的地方，一次就能发出300～400斤豆芽。

想要赚钱当然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而且这技术很容易给村里人学去，在豆芽普及盛行之前，秦寿打算赚足资本，继续投资其余事业发家致富。

“娘，孩儿先去村头泥唐家洽谈，你慢慢忙哈～”秦寿等贾蓉记得差不多了，抓起十文钱告知去向急匆匆跑出去。

“全带上，唉~真是的！”贾蓉的话还没说完，秦寿早已开门跑得无影无踪，留下贾蓉看着桌面五文钱和典当凭条，唉声叹气摇着头。

‘寿儿说得头头是道，他哪里学来稀奇古怪的种植方法？’贾蓉目光痴呆地看着桌面五文钱出神，脑海里想不明白秦寿哪里学来这么怪的种植方法？

“咦？寿哥儿，你这是打哪去？”秦寿刚跑出家门，黑牛端着破旧啃出印迹的木盆走出来，热乎乎一盘白米饭只有零星猪肉与几条大白菜送饭。

“泥唐家！”

秦寿一脸汗濂看了眼吃货黑牛，头也不回直接急急忙忙跑出去，没空与吃穷他家里的黑牛闲聊扯

淡，早一步定制一批泥缸明儿开始培育。

“泥唐家？等等我寿哥儿！”

黑牛不知道秦寿去泥唐家做什么，端起饭碗木盆追赶秦寿身后，一边跑一边扒着大口白米饭，村里人对于黑牛吃饭到处跑事迹，早已见怪不怪了。

“什么？你要五十个泥缸？”

村头泥唐家，年过四十的唐友翁大吃一惊，抖动着吃惊的下唇，不可思议地紧盯着秦寿，想要确定秦寿不是跟自己闹着玩？

天亮之前要二十五个特制的泥缸？唐友翁一脸沉思看着秦寿用柴碳在地面画出的泥缸草图，两尺高度，五尺宽度，最不可思议底部还要排水口，这是要来做什么？

黑牛蹲在一边，伺机以待趁唐友翁婆娘进去端饭偷夹几根菜，至于秦寿要订缸做什么？黑牛没心情也没兴趣去知道，吃饱肚皮才是王道。

“不错，五十个，唐大叔，明儿清晨我要二十五个，没问题吧？只要价钱不太贵…”

秦寿信誓坦坦保证，末了秦寿有些局促起来，烧制五十个泥缸要多少钱？秦寿心里也没有谱，可全长乐乡就唐友翁烧泥窑，只此一家别无分号。

“小秦子，瞧你哪儿话？要是这死鬼敢收贵你

的，老娘天天晚上让他跪搓衣板！”

唐夫人憋了眼偷菜的黑牛，好气又好笑摇摇头，放下狠话威胁唐友翁乡里乡亲的，不许赚黑心钱，秦寿家境唐夫人还是知晓的，更何况农忙的时候贾蓉没少帮他们家里农活，就算是不收钱也要帮忙。

“嗯哼~好吧，小秦子，都是自家人，大叔我也不收贵你，五十个泥缸五文钱，给回本钱大叔我就是了！”

唐友翁干咳一声掩饰自己惧内的窘相，退一步海阔天空报出自己回本价，在怎么熟也要回本消耗。

“多谢大叔！钱小子先给你，小子先告辞了！”秦寿没有想到唐夫人一开口，打了那么多折，心中大喜放下五文钱怕唐友翁反悔急匆匆离去。

“吃个饭再走！”

“不用了！”

唐夫人热情挽留下，秦寿头也不回应了一声跑人，忙完这事还有别的事要准备，做事一股劲的秦寿哪有时间浪费半分？

“吃货，没你份！”

“喔！”

黑牛在唐友翁一脸黑线逐客令下，颇感委屈端着大木盆饭碗离去，那风萧萧的身影直让唐友翁哭笑不得，谁敢留下这个吃穷人的吃货用餐？保管今晚挨饿不可！

“夫人，你说这小秦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阔绰了？”黑牛离去后，唐友翁关上屋门，一脸疑问看着摆筷子的自家夫人。

“少废话，赶紧吃饱钻你泥窑开工，人家血汗钱与你何干？”唐夫人拍桌喝骂唐友翁多管闲事，催促他赶紧吃饱去开工烧泥缸。

“这小秦子一整天忙过不停，瞎忙什么？”

长乐乡村长坐在自家门口烤火等候闲聊人窜门，一脸怪异看着秦寿跑完村头泥唐家，又跑去黑牛家，心生纳闷捉摸不透秦寿瞎忙什么？

长乐乡就这么百来户围建一起，哪家打开门忙活什么全在村长眼皮底下，想到自己年事已高，老村长愁着下一任由谁接班的好。

“聂大叔，聂大婶，小子冒昧串门，没打搅你们吃饭吧？”

秦寿踏进黑牛还算宽敞的家，彬彬有礼作揖告罪，直让愁眉苦脸明日生计的聂明与何云玲两夫妇

目瞪口呆。

这傻二愣什么时候变得如此书生气了？聂明两夫妇一脸纳闷怪哉起来，可碍于礼数与熟络，聂明热情招待着秦寿一起用饭。

“小秦子，吃饭没有？来来，一起！”

“聂大叔无需多礼，小子前来是有事相求！”

秦寿在聂明热情招待下，谢绝了聂明的好意，直接说出自己前来的目地。

“喔？何事？”聂明闻言大感好奇，在妻子何云玲端来粗茶解腻下，把杯中粗茶已到秦寿面前。

黑牛在秦寿进入自己家门后，急急忙忙跑回家，把吃空的破旧木盆碗放置一边，移过一块十几斤重充当椅子河卵石，老实巴交坐到秦寿身边。

“是这样的聂大叔，过五天时间，小子手里有一批新鲜菜出手，想要聂大叔帮忙营销！”

“啊？”

秦寿的话刚说完，聂明惊呼出声，不可思议地瞪大眼看着秦寿，差点以为自己耳朵出问题了！

连聂明妻子也是差不多一副吃惊模样，至于秦寿身边的黑牛，则挠着头舔着嘴，回味唐友翁家里舍得下好油的菜。

“小秦子，莫要拿大叔我消遣！”聂明惊讶过

后，一脸黑线看着秦寿，他家里什么情况？左右邻居聂明还不清楚？

“聂大叔，凡事不可一概而论，小子不懂行商之道，如若不然，小子也无需登门求助聂大叔合伙营销！”

秦寿胸有成竹长篇大论拉拢聂明合伙，种植没问题，可问题种出来后要有人拿去卖！买菜秦寿没有卖过，更头痛十进制的斤两，聂明经常种菜卖，正好是一个人选。

“营销？何为营销？敢问菜何来？”两次听到怪癖的词，聂明来兴趣了，当然最大好奇源自秦寿哪来的菜？

如今入冬前的菜，全是秋后放进自己地窑储存的，大部分属于干货，少部分初冬还未冷死的菜，在过几天恐怕连一根新鲜菜也难得一见。

入冬后，新鲜菜在长安身价暴涨，以往一文钱一斤鲜有人问津的菜，恐怕卖个十文也有人哄抢一干二净，天天以肉为食多了也腻，不是吗？

“嗯哼~所谓营销就是，通俗点我出蔬菜，你负责拿去卖，聂大叔，如若无异议，我们七三分成，七三就是十文钱，我七你三！”

秦寿把营销通俗化解释出来，直让聂明恍然大

悟，在秦寿报出利润回报后，聂明想也没想，一口答应下来！

“好！贤侄，大叔我等你好消息，如若敢拿大叔我消遣，小心大叔我拿棍子满村讨打！”

“一言为定，告辞！”

秦寿在聂明答应下来后，松了口气抱拳作揖拂身甩袖离去，留下聂明一家子栓门乐滋滋从长计议。

第七章宿命相遇

“干啥呢？你，你谁啊？”

翌日大清早，秦寿睡到自然醒的时候，睁开眼一霎那吓了一跳，双手捂着被窝，阻挡习惯裸睡春光乍泄的大腿。

秦寿惊慌失措过后，好奇打量着房内沉默不语的漂亮小女孩，属于天生就漂亮，白皙的皮肤，大大的眼睛，秀气的鼻子，饱满的小嘴，再加上一头可爱的自来卷金发，构成一幅天然的异族美女图画。

特别是小女孩的眼睛，犹如月光辉映下的大海，美丽幽蓝包容一切，她笑起来特别好看，眼睛都成了弯弯的新月，就算她穿着秦寿以前破旧衣服，也无法掩饰她天然而成的贵气。

“主人！”

小女孩鼓起勇气，有些怕生又有些期待，轻声呼唤着秦寿。

“主人？”

小女孩有点生疏的汉语，直让秦寿为之一鄂，特别是她一声犹如黄莺天籁之音的呼喊声，余音绕梁，简直就是三日不绝，三月不知肉味。

“你是苏菲？！”

短暂失神小女孩动听声线的秦寿，恍悟大悟猛拍脑门，她一声主人让秦寿想起西市买回来的异国小女奴苏菲。

“是…主人…”

秦寿伸手触摸到她手臂的时候，苏菲低下了头，秦寿突然看到她因惊恐而惨白的脸上，眨眼间泛起了微微的红晕。

“嗯哼~那个，苏菲，先出去吧，我换身衣服！”秦寿这时才发现，感情苏菲看到自己光着上身，脸皮非一般厚的秦寿借口驱赶苏菲出去。

“是，主…”

“不许叫主人，叫我寿哥儿，先出去等着！”

苏菲的话还没说完，秦寿先开口打断纠正苏菲的话，年纪小小不应该受奴隶污气影响。

苏菲张张嘴想要说些什么，可在秦寿瞪眼目光之下，小脸刷一下红起来，甩着长至肩膀自来卷金发一溜烟跑出房。

“亏本了！”

秦寿欲哭无泪地低下头看着裂开针线的被窝，晨起阳气十足撑出一个山峰弧度，不堪一击的被窝针线数系断开。

“嗯？苏菲，你怎么了？”

苏菲从秦寿房内跑出来的时候，惆怅如何安置唐友翁送来二十五个泥缸的贾蓉，一脸怪异发现红着脸跑出来的苏菲，手没停一直剪着破布。

“没，没事主母！”苏菲一眨眼恢复正常，在贾蓉半信半疑目光之下，走到一边帮忙整理贾蓉清出来屋内的杂物。

“早，娘！”

秦寿打开房门活动着双手走出来，马上发现屋内多出二十五个泥缸，心中大喜急匆匆跑到培育豆芽的木盘。

“娘，快快，换缸！”

发现有些黄豆开始冒出芽尖，秦寿心中大喜，情急之下脱口而出唤贾蓉帮忙换缸，一大堆发胀的黄豆泡在水里，会影响它们正常发育。

“寿儿，你要如此之多破布有何用？”贾蓉把手里的破布放置一边，走到泥缸边试了试手移到一边。

“娘，还是我来吧！”

秦寿猛拍自己脑门，暗骂自己糊涂，怎么把重活交给自己母亲了，一手一个轻而易举把泥缸放到大厅角落，苏菲有心想要帮忙，可见到那沉重的泥

缸望而止步，心有余力而不足啊！

秦寿一口气把二十五个十几斤重泥缸放到大厅角落排好，紧接着又把木盆里泡够的黄豆分批适量装好，拿起苏菲醒目递来的破布，一一盖上泥缸头顶。

“寿儿，这缸底有洞有何用？”

贾蓉一直站在秦寿身后虚心学习新异种植技术，先不说会不会种出秦寿所谓说的黄豆芽，光是这门门道道的种植方式，足够贾蓉信服了！

“用来排水的，隔一两个时辰浇一次，每次浇水都要到黄豆上，多余的水都要排出去，如若不然会淹死豆芽，剩下就是盖布，保持缸内温度…”

秦寿依次浇完水后，松了口气把种植黄豆大致细节告知贾蓉，毕竟这些没什么技术含量手脚工夫，还是女的比较有耐心，也有借口困住贾蓉无暇出去打散工。

“寿儿，你把这么重要的活都交予娘，你又做什么？”醒悟过来的贾蓉没好气看着秦寿，他心里打什么鬼主意，贾蓉还不清楚？

“哎呀呀，娘，光种植不卖又有何用？孩儿还要跑市场，额~集市看看销路，不聊了，孩儿有事先出去！”

甩手掌柜秦寿插诨打岔忽悠过去后，在贾蓉哭笑不得呼唤声之中，一溜烟闪人，留下贾蓉与苏菲呆在家里慢慢伺候黄豆芽。

“黑牛，进城淘金去！”

跑出家门的秦寿，入眼便见黑牛无所事事呆在家门，五大三粗之人居然与一群流鼻涕小屁孩玩过家家，甚感无语的秦寿哟呵黑牛与自己进城，打救这个迷途小羔羊回归正常人。

“好嘞！”

有呼必应的黑牛脱离哇哇大叫的小屁孩过过家，屁嗔屁嗔追着秦寿身后充当跟班随从，铁匠王那边暂时没有工，黑牛难得有时间休息几天。

秦寿摇头无语带着憨笑毕露黑牛，真心不知道怎么说他的好，在闲聊老村长等人诧异目光之中踏上进城道路。

繁华长安大街，笼络不绝街道游走各地商人与本地百姓，马蹄声、骆驼声、牛鸣声、乃至羊叫声交织在繁华街道，进出店铺的商人与贩夫走卒把宽敞街道变成狭窄道路，巡视城卫府兵寸步难行，只好落脚一处钻空偷懒。

“漱妹，等等，等会儿…”

密集街道人群之中，一名俊俏公子哥白衣黑

发，衣和发在拥挤人群之中追逐，显得有些赶脚与飘飘逸逸，不扎不束长发微微飘拂浪荡无比。

“瞎了狗眼，怎么走路的？”

城西街道地摊云集小巷口，一名骄横蛮野女子双手叉腰，无视身边小正太拉扯小事化了的动作，怒声娇斥撞到自己的秦寿。

秦寿一脸惊艳看着泼辣，穿着圆领袍衫的十四五岁左右女子，风髻露鬓，淡扫娥眉眼含怒，皮肤细润如温玉柔光若腻，樱桃小嘴不点而赤，娇艳若滴，腮边两缕发丝随风轻柔拂面，凭添几分诱人的风情。

更使人震撼的是她脸部的轮廓，有着罕见清晰的雕塑美，一双眼睛清澈澄明，她的一对秀眉细长妩媚，斜向两鬓，益发衬托得眸珠乌灵亮闪，使人感到风姿特异、别具震撼人心的美态，哪怕此时此刻她生气骂人，也格外动人。

“看什么看？没看过美女？”出乎秦寿意料的是，泼辣骄横女子挺胸怒喝打量自己的秦寿，见过野蛮人没有见过如此放肆的野蛮人！

“你不看我，又怎么知道我看你呢？不怕美女把我当色狼，就怕丑女把我当流氓！”秦寿顿时怒不可赦来劲了，反讥眼前刁蛮泼辣的漂亮女汉子。

“你…”漂亮女汉子咬牙切齿抬起葱盈玉指指着秦寿，大有发飙冲上前暴揍秦寿一顿的想法。

“谢了，我还年青，需要指点，但是，不需要您对我指指点点！”

秦寿气死人不偿命的话，直让眼前漂亮女汉子抓狂起来，甩手推开碍事的小正太，娇斥一声粉拳直朝秦寿胸口打来。

“啊~啊？！”漂亮女汉子先是痛呼一声，感觉好像打在铁板一样，紧接着惊呼出声，整个人给秦寿一手拽起衣领口提起来。

“你，你，你要干什么？”

这回轮到漂亮女汉子害怕了，花容失色俏脸闪过惧怕之色，没有想到自己以往一拳打倒一个人，在秦寿面前根本没有用，反而给秦寿揪起来双脚不着地。

“寿哥儿，算了，我们还是别去惹这些有钱有势的人，得罪不起！”怕事一直隐而不发的黑牛凑上前提醒发怒的秦寿。

秦寿想想也有道理，泼辣的女汉子虽然骄横蛮野，可通过她衣着非富即贵，刚想松开她时，一声暴喝怒斥声随之传来。

“大胆，快放开漱妹！咦？！”

秦寿闻言转身望过去，一名衣衫华丽帅哥气吁喘喘出现身后，带着两名带刀侍卫冲过来，心中一惊秦寿松开泼辣的女汉子，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三哥，揍他！”

泼辣女汉子在救星到来后，一脸憋屈地手指秦寿，呼喝赶来的帅哥命人揍秦寿，遭此大辱打心底不爽。

“漱妹，稍安勿躁，这位兄台，敢问事情缘由？”

帅哥伸手打断泼辣女汉子的话，公道是非心有定论，文绉绉地朝秦寿拱手抱拳，问明事情缘由在做定夺。

“问什么问？他无礼在先，撞到了…”泼辣女汉子气鼓鼓，一手指着秦寿把责任全推到他身上。

“够了，漱妹，为兄自有定夺，小治，带你漱姐先去归雀楼等为兄！”帅哥再次出手打断喋喋不休找茬的泼辣女汉子，吩咐一边的小正太带走闹事在先的妹妹。

“哦~”

小正太闻言拉扯着心有不服的泼辣女汉子，碍于帅哥的威严，泼辣女汉子只能气鼓鼓甩袖带着两名带刀侍卫离去。

“兄台，可否借步前方酒楼一叙？”

秦寿忍不住打量几眼相邀的帅哥，他的皮肤很白，就像绝大部分的文人一样；就此因为皮肤白，俊美的五官看起来便份外鲜明，尤其是双唇，几乎像涂了胭脂般红润，但他相貌虽然美，却丝毫没有女气；尤其是那双眼睛，看起来既聪明又骄傲。

第八章名诗斥娇妻

“木子恪？”

归雀楼内，秦寿一脸怪异地看着帅哥自报名字，打心底觉得这帅哥的话，名不符其实，似有所瞒那种！

“不错，兄台，一场误会，还望见谅，吾妹木子漱，吾弟木子治！”李恪眯起眼，拱手抱拳告罪自报三兄妹大名。

“兄台多虑，在下秦寿，这位…”

“扑哧~哈哈哈~~禽兽！”

秦寿的话还没说完，茗茶的李漱笑喷出声，毫无淑女模样，玉手连拍矮小的胡桌，盘膝而坐变成俯爬桌面，肆意无忌哈哈大笑出声，完全丧失了应有的腼腆淑女形象。

“漱妹，不可无礼！”李恪先是一惊，紧接着冷汗连连地看着失去风度的李漱，转而抬起头一脸尴尬地朝秦寿赔礼道歉。

“无妨，吾本有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唉~兄台，有话直说无妨，无需拉拢至此由得尔等羞辱！”

秦寿微怒抬手打断李恪的道歉声，眼前大帅锅

拉拢自己来归雀楼一叙，归根到底总觉得没安好心。

碍于对方不明显赫身份，再者李恪一路表现良好，无所事事的秦寿后悔当初怎么一时冲动答应下来了？

“对啊！三哥，你拉他一个乡巴佬来这里有何事？”李漱顺势爬杆不依不饶口头羞辱秦寿，看到秦寿心里不顺的李漱打心底要冷热嘲讽够本。

“漱妹，不可无礼！”怒了，李恪有点微怒轻喝一声李漱。

“哼~”李漱骄哼一声，撇过头扭转身，用后脑勺背对着李恪，无声抗议着她心情很不爽。

“秦兄勿怪，小妹自小娇生惯养，初次出门偶有得罪地方，兄台自罚一杯，还望秦兄一笑了之！”李恪在秦寿看戏的目光之中，举酒耳自罚道歉一饮而尽。

黑牛在店家伙计送来肉食之下，面对肥美大过年才有机会吃上的鸡鸭鱼羊，犹如恶鬼投胎般，拽起一只烤鸡滋滋声毫无吃相吃了起来。

“嗯哼~兄台客气了，能入正题吗？”黑牛吃相直让秦寿大感丢脸，可又不得不硬起头皮回应李恪，心里直后悔带黑牛出来。

李恪慢条斯理拂衣放下一饮而尽酒耳，自嘲一笑持手轻捋垂下发丝坦然说道："秦兄，兄台我与你一见如故，有心想与秦兄交往，不知秦兄意下如何？"

"喔？"

李恪的话，直让秦寿大感意外，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自己与他身份悬殊，他居然自甘降低身份，与自己结交，确实很让秦寿不解。

秦寿迟疑着脸色纵观李恪良久，他饱满富态与华丽圆领袍衫，无一不在张扬着高贵与优雅，还有那被拈在修长手指间的酒耳，越发看不透他心中用意。

"敢问兄台，秦某何德何能？居然让兄台屈身相交？"

不受语言蒙蔽的秦寿，保持一颗谨慎自防之心，婉转回应李恪结交之意，正所谓好事不登门，登门不好事。

李恪拈起酒耳，在秦寿认为女化十足轻抿之下，笑咪着眼说道："秦兄多虑了，为兄别无它意，唯一嗜好就是结交有胆识看得过眼挚友！前日秦兄勇斗卢国公事迹，为兄我难以忘怀！"

汗~秦寿这才明白，感情眼前的大帅哥在西市

的时候注意到自己了，想到那三板斧走红的程咬金，秦寿就一阵无语与后怕。

当时只顾着买下苏菲，没有想到卖弄一下武力值威胁奴隶主，居然惹出多管闲事的程咬金！最无语还是事后才想起有这么个人物！

“咦？三哥，他就是传遍长安，三日后与程咬金单挑之人？”

“啊？！”

李漱忽如其来一句惊异声，引来一直腼腆不出声的小正太惊呼，那崇拜的目光看得秦寿坐地如针。

‘啥情况这是？哥我没答应好不？’委屈不已的秦寿欲哭无泪想起程妖精放下的邀战之话，开什么玩笑？跟历史名将比试武力值？不是茅房打灯笼找死吗？

“干啥？”

秦寿郁闷不休的时候，李漱忽然半爬挨坐过来，单手撑着不胸的胡桌，眨扑着双秀慧大眼，没有半点矜持淑女范上下打量秦寿。

老实说李漱看起来非常的娇小玲珑，头插蝴蝶钗，一缕青丝垂在胸前，双颊边若隐若现的红扉感，营造出一种纯肌如花瓣般的娇嫩可爱，整个人

好似随风纷飞的蝴蝶，又似清灵透彻的冰雪。

抛弃大唐以体态丰满为美路线，眼前的李漱很有以瘦为美潜质，胸前隐隐坟起的鸽乳造型优美，颇有规模一呼一吸起伏着，如兰似麝的幽香，嗅得秦寿心里浑身痒痒，秦寿打心底赞道：真香！

“你能打过程咬金？”李漱在秦寿心跳加速想入非非的时候，眸顾盼间华彩流溢，红唇间漾着清淡浅笑意。

“你说呢？要不要看看我肌肉？”

不经意间秦寿发现归雀楼二楼熟悉身影，那熟悉的浅笑声在秦寿耳里犹如刀割，心中一怒的秦寿，在李漱惊愕目光之中，故作神秘抬起双手，假装亲昵用生僻字眼勾起李漱的好奇心。

“肌肉？何为肌肉？”不明所以的李漱暂时忘却与秦寿的小小恩怨，有心想要多了解敢于与程咬金对抗的秦寿，好奇心爆满刨瓜问底。

“这，看到没有？这就是肌肉，摸摸看，贼硬的…”

“咦？这就是肌肉？真的耶！比三哥的还硬！”

哧~李恪到嘴的酒水差点喷发而出，呛红着脸半天咳不出，怪异地看着秦寿摆出大力士动作，诱

导李漱伸手去摸结实手臂。

呛酒过后李恪拈起酒耳与樽，似有所悟眯眼自斟自饮，对于秦寿与李漱跨越男女授受不亲的亲昵举动，视若无睹浅笑着，目光顺着秦寿不自然环望过去，释然了！

“哼~”

一声冷哼声在秦寿侧边身后响起，人未到嗔怒声与香风先到，那饱含不满的哼声之中，惊扰到好奇大作忘却世俗之嫌的李漱。

“钱小姐，你也看到了，如此沾花惹草之人，如何值得你托付终身？姓秦的，本公子家酒楼酒水可不便宜，带够钱来了吗？”

秦寿未回头，一声尖锐刻薄之声冷讽热嘲先起，那尖酸之话连身为事外人李恪也为之皱眉，事情没了解清楚之前，李恪打着静观其变务施援手小算盘。

“我喜欢吃霸王餐，关你什么事？”秦寿憋着一肚子火气，双手抱胸转过头，冷笑一声反讥嘲讽有小白脸嫌疑的何大公子。

高挺的鼻子，薄薄的嘴唇，剑一般的眉毛斜斜飞入鬓角落下的几缕乌发中，英俊的侧脸，面部轮廓完美的无可挑剔。

一件鹅黄色镶金丝圆领袍衫，宛如一块无瑕美玉熔铸而成玉人，即使静静地站在那里，也是丰姿奇秀，神韵独超，给人一种自命高贵清华感觉。

何大公子正想再次出言羞辱秦寿，突发见到李漱娇容华贵气度，挺直胸膛摆出一副极其臭美自恋不凡的姿态，试图挽回适才与秦寿斗嘴大失颜面的局面。

钱羽馨今日身着淡粉色华衣裹身，外披洁白貂皮护肩，隐隐间露出线条优美的颈项和清晰可见的锁骨，裙幅褶褶如雪月光华流动轻泻于地，挽迤三尺有余，使得步态愈加雍容柔美踏前而来。

钱灵打抱不平怒视着花心大萝卜秦寿，她完全没有想到以往老实憨厚的秦寿，居然变了个人，更没有想到他居然背着她家小姐，与陌生女子偷偷幽会！

“她是谁？”

钱羽馨下楼间，早已注意到秦寿与李漱亲昵无间抛弃世俗戏耍，自己未婚夫与陌生女子打情骂俏，任谁看了也不舒服，更何况李漱美貌丝毫不逊色自己。

“你又是谁？”

面对不逊色于自己的陌生女子，李漱毫不示弱

玩心大露搅局，故意挨近秦寿一点，惹得钱羽馨直皱两叶柳眉，心里百般不是滋味。

气怒过后，秦寿忽然间感到蛋疼无比，情不自禁想到人生最大杯具：美人相遇，英雄倒毙！

只是一时气愤不过，故意气气与何大公子走在一起的未婚妻，没有想到贪玩的李漱会凑热闹，玩起争风吃醋把戏，玩过火的秦寿现在真的是难以下台。

“钱小姐，此人...”

“闭嘴，贱人，上次推我下河账还没跟你算，信不信我一巴掌把你拍墙上，抠都抠不下来！”

何大公子搬弄是非话还没说完，暴跳如雷的秦寿青筋暴起，这该死的小白脸一波未平又揭起一波，秦寿拳头咯咯声作响拳头关节，直把何大公子吓得直退两步，哆嗦着嘴唇半天支吾不出声。

“你！”

“我什么我？女子之家不守妇道，与人谈笑风生，视我何在？此婚不要也罢！”

钱羽馨正想指责秦寿的时候，哪晓得气晕头的秦寿先发难，头头是道说得钱羽馨脸色一阵白一阵红，摇摇欲坠险些后倒，秦寿如此毒辣不客气话语，明显有质疑钱羽馨视若如命的清白名声。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罢，罢！”

“我…”

秦寿悲戚戚吟出一首蝶恋花，直接震撼泪眼迷蒙的钱羽馨，连一边看热闹的李恪三兄妹也傻了眼，不敢相信地抬起头看着五大三粗的秦寿，至于何大公子则瞪大双眼，打死也不相信书未碰过的秦寿能吟出一手好诗词！

秦寿拽起只顾着吃喝的黑牛，没有理会身后处于惊呆的钱羽馨，抱拳告辞说道：“此地有犬乱吠，兄台，如若有缘，他日再续！告辞！”

“秦兄慢走，有空吴王府一叙！漱妹，小治，我们走！”李恪在秦寿出门后，故意放声相邀，末了若有深意憋了眼脸色大变的何大公子与还未恢复过来的钱羽馨，丢下十文钱大摇大摆走出去。

第九章名震京城豆芽风

“寿哥儿，真要唱？”

眨眼五天时间匆匆过去，繁华西市大街，黑牛在保持距离聂老爹怪异目光下，看着整理稀奇古怪玩意的秦寿。

聂老爹把扁担放置一边，两箩盖着白布的箩筐引起过往百姓匆匆一憋，何云玲整理秦寿自制的炉火台。

“开始，相信我，这次不成功便成仁！”秦寿敲击着两双竹棍，在苏菲崇拜目光之下，指了指黑牛开始卖唱吸引客人！

“爷爷爷爷爷爷…天生我就不是小白菜，女孩子常说我还有点怪，虽然我长的像棵豆芽菜，其实我心里也有我的爱…”

两个铜锣吊在怪异支架半空，两个皮鼓用破布蒙起，随着黑牛大嗓门喊出爷爷爷爷爷爷，秦寿两个竹棍敲打着铜锣，一股动感另类十足节奏吸引了过往的好事百姓。

黑牛涨红脸，扯起喉咙大声嚎唱走音破喉，尽管黑牛唱得五音不全，但是有秦寿节奏弥补，还有皮鼓发出类似低音打鸣节奏，新异到一眨眼吸引周

边百姓聚首。

“咦？兄台？里面唱戏吗？贼好听的！”

“咦？那是什么？兄台，兄台，别摇晃了，里面是怎么回事？”

“去去，别吵！”

好事百姓们里三层外三层，眨眼间把现场秀西市围观水泄不通，甚至有些人在秦寿敲响怪异歌曲节奏一段后，情不自禁摇晃起来，虽然铜锣皮鼓音质不咋地，可如此另类稀奇的野兽歌嚎，成功吸引了好奇心大起的百姓。

“我的菜，我的爱；我最香，我最好吃；我的美，我的怪…”

越唱越顺溜的黑牛心一横，走音的声线也逐渐走回正道，在秦寿弥补的声源协助下，看到围拢百姓跟着自己摇摆，更显得自信十足。

“爷爷爷爷爷爷…来买啊~来看啊~豆芽菜，五文一斤！五文，真的五文~噢外~好吃，吃了包你还想吃…”

秦寿这一出跨时代摇滚式招揽卖菜方式，成功把西市大半人口吸引过来，从未听过如此澎湃动感歌曲的大唐百姓与游商们，纷纷跟着黑牛怪异摇摆节奏动起来，跳起跨时代的男女老少皆宜的广场

舞。

苏菲涨红俏脸双手合十，仰慕十足看着自家主人，接受能力十足的苏菲，头一次觉得自家主人如此浩大。

“郎君，你看有戏吗？”

看到里三层外三层的百姓，开始不怎么有底气的何云玲，顿时心头一热，如此人山人海的人群，恐怕每人买一根豆芽菜都够分了！

“有戏！”聂明心头一热，涨红脸羞于搓弄着双手，腼腆不好意思看着卖力起嚎的黑牛，还有卖力怕打节奏与辅唱救场的秦寿，更何况豆芽菜是闻所未闻的新菜，聂明有信心黑牛嚎完一曲，基本有盼头。

三万多百姓围拢在一起，可想而知场面有多浩荡，奇装异服混搭在一起，各色各样肤色与毛发的人扎堆摇摆，场面一波胜过一波，连后续赶来的百姓也难以钻入其中。

如此大阵仗的场面，惊扰到附近治安府兵们，急匆匆赶来发现暴乱一样场面，也只能干瞪眼无法上前驱赶，李世民一直倡导不扰民政策深入人心。

噹~曲终时候，随着秦寿一声猛敲铜锣声，跟着节奏动起来的百姓戛然而止，事后围拢跟风起哄

的百姓难得涨起红脸，羞涩于适才荒唐举动。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曲终人必散之，借此良好时机阻扰大哥大姐大婶大爷半刻工夫，小弟斗胆隆重介绍大唐第一菜，豆芽菜！”

眼看热闹看完要聚散的百姓，秦寿抓紧时间推销豆芽菜，秦寿的话再次成功吸引了百姓们好奇心。

“豆芽菜？”

“咦？如此冬季还有菜？怪哉也！”

“什么是豆芽菜？兄台，你知是何物吗？”

“才疏学浅，头一次所闻，且听卖家如何说法！”

醒目的聂明在秦寿话说完，揭开盖着白布的两箩筐，黄白相交的豆芽在大冷天格外鲜艳，围观百姓们惊呼连连，大呼此乃何物？

秦寿干咳一声，扯起喉咙大声说道：“嗯哼~下面，我隆重介绍大唐第一菜，豆芽菜，又称如意菜，豆芽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维生素E、叶绿素等营养成份，它具有养颜预防疾病的功效，特别适合爱美之人！”

“哇~真的？”

“不会是骗人的吧？”

“掌柜的，这什么豆芽菜，怎么卖？”

人山人海男女百姓群里，随着秦寿语落顿时炸开锅，不敢置信议论纷纷起来，男的半信半疑声与女的心动声交织在一起。

“别急，小弟话还没说完，不是好货小弟也不会如此热烈推销，豆芽菜特别适合夜盲症、口腔溃疡、消化不良和减肥人士适宜常吃...”

秦寿奇货可居解释豆芽菜的功效，此言一出再次揭起凑热闹的百姓们奇心热浪，争先恐后一睹为快传呼其神的豆芽。

“下面，小弟现场炒一道简陋素豆芽菜，请诸位大哥大姐大叔大婶们尝尝味道如何！”

“好~”

有现炒免费试吃此等好事，围观百姓齐声大呼叫好，这次谁也不愿意走了，新鲜蔬菜已经够吸引他们了，更何况还有免费品尝其味，傻子才愿意走！

聂明一阵肉疼看着秦寿抓起几把豆芽菜，少说也有三四斤份量，那可是十几文钱啊！可秦寿是真正货主，他自己只是代卖分红的人，也只能干瞪眼看秦寿败家挥霍。

秦寿等何云玲生火够旺时，在苏菲拿出破布剪

缝围裙与厨师帽戴好之下，引起围观百姓们惊异目光，这是搞什么名堂？换上粗糙厨师装的秦寿拿起锅铲，现场秀快餐店快炒的手法。

锅烧红的时候秦寿马上放油，油热后紧接着放少许姜末，蒜头，炝锅飘香阵阵然后倒入豆芽翻炒几下，豆芽稍微变软时，葱姜蒜盐适量在放入些许。

“咦？那是什么？”

“哇塞~好香啊！”

“嗯~真的好香！我口水都流出来了！”

秦寿拿出早有预备熬制出的鸡精加进豆芽菜，增添其味道鲜甜，为了熬制鸡精，秦寿翻山越岭去找野鸡的鸡茸和野生香菇，才熬制出一瓶简陋无公害鸡精。

自制鸡精一下锅，伴着浓浓菜香白雾飘渺四散，勾起一群恶鬼般百姓冒绿光，干咽口水看着秦寿把炒到八成熟的豆芽出锅。

“小弟的豆芽可是宝，如有热症致咳嗽、咳吐黄痰，或伴有咽喉肿痛、小便少而色黄、大便不畅者，可取黄豆芽500克，陈皮10～15克，加入适量水，煎汤代茶饮，可起到清肺热、除黄痰、利小便、滋润内脏之功...”

秦寿端着用木盆装好的豆芽菜，在百姓们直勾勾目光注视下，故意不开始尝试，边等苏菲和何云玲拿筷子过来，边自卖自夸豆芽菜的浑身是宝。

“别说了，小兄弟，赶紧的，让我们尝尝看！”

“就是，还不知道好不好吃呢？”

“有毒没有的？”

不乐意的围观百姓们顶着寒风吹来的菜肴香，干瞪着眼催促秦寿把菜放下来让他们品尝，至于秦寿说的什么功效，权当耳边风一个字眼也没听进去。

“好好，一人一根浅尝，份量有限自觉遵守，觉得好欢迎光临购买，数量有限每人只限买十两，卖完即止！”

聂明关键时刻玩起害臊，不得已秦寿只好亲力亲为打响豆芽菜的招牌，有了份量有限这句话，贪心的百姓们收敛起来，惹众怒很悲剧的！

第一个浅尝的中年人，在苏菲递来筷子下，浅尝一口嚼动嘴里入口香腻清甜豆芽，顿时戛然而止动作。

“怎么样？好吃不？”

“就是，说句话啊！”

“咦？莫不成有毒？”

中年人不言不语老半天，干等半天的身后人急红眼询问浅尝的人，秦寿此时此刻也一阵忐忑不安，豆芽菜能不能受广大喜好，还是未知数！

中年人在众目睽睽期盼与焦急翘首之下，双目展露十分可怕的精光，放声大吼一声：“哇塞~好吃！小兄弟，给我十两！”

“好，好，五文，十两！”聂明清醒过来后，爽快十足地抓起一把称好，何云玲用干稻谷梗小心绑好，颤抖着手收到五文钱把豆芽交给中年人。

有了中年人开头，紧随其后浅尝的人也差不多如此情况，只是这次后面的人没等这位仁兄回味，争先恐后上前。

“我也要十两，别抢！”

“还有我！”

看着人群失控般哄抢尝试，秦寿乐开了花，搓着双手就差没有喜眉于色，一百多斤可是五百多文！

在苏菲翘起脚尖小心翼翼用布娟擦汗之下，秦寿忍不住嗷嗷大叫起来：“大功告成！”

“呀呀呸~咋回事？聚众闹事？反了，反了…”

秦寿还没得意美滋滋幻想美好生活，半路杀出

的程妖精独门狮子吼声差点震精秦寿，真的是天时地利不人和啊！

“聂大叔，这里就交给你了，卖完继续回去运，趁热打铁！”

秦寿朝卖豆芽满头大汗的聂明夫妇大喊一声，连聂明回应也懒得等，一溜烟开跑钻进乱成一团百姓群里，借乱远离放了飞机的程妖精，免得他发现又找茬了！

第十章赚钱了红眼病多

入夜时分，长乐乡洋溢着有人欢喜有人愁气氛，欢喜的秦家与聂家其乐融融，忧愁的村里其余家户看到了秦家与聂家联手发家致富。

五位村长候选人中年人，不期而遇相聚村长家门口，敲响准备入睡的村长家门，钻进村长家里密谋着什么大事。

“三千七百二十一文！”

当聂明数出小山高铜钱堆数目时候，贾蓉忍不住眼皮一跳，咋舌连连同时一阵精神恍惚，她没有想到二十五个缸豆芽菜居然卖了三千多文钱，做梦也不敢想象能卖出这么多的钱。

聂明与何云玲翘首以待看向一边老僧入定一样的秦寿，打心底服了秦寿眼光与勇气，敢于拼搏敢于开凿进取，敢于冒风险以微薄本钱翻几十倍甚至几百倍本钱。

聂明与何云玲如今最在意还是当初秦寿承若，七三分，他们分三成也有一贯钱，想想都激动不已！

苏菲失落之中又带着惊讶目光，眼睁睁看着一桌面的铜钱发呆，心里在想着这一桌钱可以买多少

个自己？

黑牛挠着头，等待着秦寿发话，打心底佩服自己这个老大没白跟，有钱不忘自己家里人。

“聂大叔，按照约定，你拿走应得的三成！”

秦寿睁开眼，在聂明与何云玲两夫妇期盼目光之下，言出必行分他们三成，钱是赚不完的，忠心与合作才是至关重要。

秦寿想起图书馆里看过诸多成功者语录，一个好老板善于奖罚分明言出必行提高员工积极性，凡事亲力亲为实为愚庸，要给打工者一个甜头，死心塌地为自己卖命赚钱。

“当，当真？”关键时刻，聂明连自己也不敢相信起来，只是出了一天的力卖菜，就赚取两三年资本，这是聂明做梦想也没有想过的事。

“贤侄，这，也太多了吧？”何云玲于心不安起来，他们两夫妇什么也没做，只是帮忙卖卖菜，就分去三成，总觉得有点过分与贪心。

“是啊，贤侄，实在太多了！”欣喜过后，聂明收起桌面铜钱堆的诱惑，心明细悟忍痛拒绝巨款诱惑，争取日后继续与秦寿合作机会。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聂大叔，聂大婶，你们无需自愧，这是我们初次合作的互信佣金，仅此一

次下不为例，日后小子只分一成了！”

秦寿了解聂明与何云玲心情，解释他们应得的理由，三成也是他们理所当然应得的，要不是黑牛免费赠送黄豆，秦寿也挖不起这桶暴利资金。

“好吧！”秦寿这么一说，聂明与何云玲互视一眼，勉为其难收起他们应得的一方面，有秦寿这句还有合作机会的话，足够了！

“娘，剩余的钱收好，过些日子，孩儿有大用！”

“啊？喔，好，好的！”

贾蓉在秦寿呼唤声之中，从震惊事实清醒过来，在苏菲协助下，用布装好十几斤重的铜钱，抬回贾蓉的房里放好，家里忽然多出一笔巨款，贾蓉开始变担惊受怕，怕人偷了什么的。

当当当…聂明得到应得的钱，正想开口套问秦寿下一步计划，村外敲响村长召集村民的铜锣声。

“怎么回事？”藏好钱走出来的贾蓉，一脸受惊过度询问秦寿怎么回事，看她样子好像怕煞有土匪进村抢劫似的。

“唉~人怕出名猪怕壮，我们发财了，自然有人眼热了！”

聂明两夫妇摇头表示不清楚的时候，秦寿宛然

叹息一声，心有所悟说出缘由，聂明来回扛着那么多钱回村，村里的人要是不清楚那才是怪事。

“啊？这…”聂明与何云玲夫妇大吃一惊，忍不住一脸担忧起来，什么都不怕，就怕村里人搀和进来分走摇钱树一样的秦寿财路。

“是福是祸躲不过，出去会会就知…娘，痛！”

“寿儿，你怎么可以这样？想当初我们娘俩孤苦伶仃初来乍到，又逢大旱，如若不是村民接济，我等早已饿死，你却…”

秦寿的话还没说完，贾蓉气不过用力敲了下秦寿脑门，头一次用盛怒的目光怒斥秦寿忘恩负义。

“娘，孩儿知错了，娘，你别气了！”

心中一紧的秦寿最见不得贾蓉哭，赶紧认错争取贾蓉的原谅，更没有想到贾蓉对村里人的寄托那么大。

“寿儿，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贾蓉在秦寿低头认错之下，含泪语重心长教导着秦寿做人本性。

聂明夫妇在贾蓉语重心长教儿话语中，惭愧低下头回想起以往磨难，转而又想到自私自利之心，心生愧疚难以自拔。

村长家大门口，秦寿搀扶着贾蓉出现的时候，上百户村里人自动自觉让出路，让秦寿与贾蓉还有聂明一家人经过。

老村长与五位候选村长齐聚一堂，生起的篝火暖和聚拢四百多人，村里男女老少们齐聚篝火，翘首以盼转眼变暴发户的秦寿一家人。

“村长！”贾蓉在秦寿搀扶到老村长面前，礼貌十足行礼见过有威望的老村长。

“这，坐~坐！”

老村长一脸尴尬地伸手示意贾蓉等人落座，目光一直打量着秦寿，难怪最近秦寿忙里忙外，感情是筹划大买卖！

“村长连夜召集，所谓何事？”

秦寿落座后，碍于贾蓉的教诲，心有些不爽询问老村长召集原因，发财凭个人本事，而不是看谁有本事发财了，就想着法子搀和一脚。

不管贾蓉如何教诲都好，黄豆芽这块大肥肉还没啃完，秦寿暂时不想公开一起分享种植技术，现在最缺的就是资金，秦寿早已体验过没钱的苦恼。

“嗯哼~是这样的，小秦子啊，一句话，村里人待你们家不薄吧？”老村长应五位候选人哀求，一开口就丢给秦寿蛋疼十足的问题。

“村长，有话直说，无需打亲情牌！”

秦寿在贾蓉欲言欲止的时候，忽然伸手阻拦贾蓉，先开口把老村长的话顶回去，这点小伎俩对于秦寿来说，免疫了！

“小秦子，听说你种出菜了，你看是否…”候选人之一四十出头林木匠，一脸期待地看向秦寿。

“是吗？难道你们也想分一羹？”

秦寿没有去看满脸期待的林木匠，面无表情地环视一眼村里的人，无视贾蓉拉扯衣袖的动作，双手负立淡淡地询问他们意思。

“这…”

秦寿这席话直让村里两百多成年人哑口无言，他们也是差不多这个意思，可是如今秦寿反问起来，显得他们举动有点贪婪过分了。

“寿儿…”

贾蓉看了眼哑口无言的村民，一时间觉得关系紧张了起来，情急之下开口提醒秦寿，哪晓得秦寿胸有成竹打断贾蓉。

“娘，孩儿自有分寸，不会让你难做！”

秦寿在村民们表情不一的目光之中，双手负立游走篝火，脑海里快速整理着如何善待处理这事，处理不好极有可能引发不可收拾的恶化关系。

长乐乡虽处于皇城外围，可生活环境也不怎么样，加之年轻人甚少，耕种大部分都是中老年人，少部分小孩还未有能力协助农活，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村庄，谁家生活如何一目了然。

“你们分一羹可以！为我打工！”

秦寿琢磨了半天，终于想出两全其美的办法，办农业生产基地，自己当老板雇佣他们为自己打工劳动赚取血汗钱，也是唯一改善村里人生活条件。

“打工？”

“打工是什么？”

“没听说过！”

“嘘，安静点听下去就是了！”

村长和五位候选人交头私语半天，谁也没有站出来等待秦寿继续把话说完，村民们也是差不多如此，各自蹲坐一边眼巴巴看着过上好日子的秦寿。

贾蓉面对村里七姑八婆围攻唠叨声，头疼十足应付着她们声色凛然唠叨声，在苏菲捶背下，恼怒说一半不说一半的秦寿，这不是急死人吗？

“小秦子，何为打工？速速道来，莫要让大伙们干等着急！”为村民谋利是老村长责任，此时此刻老村长不得不站出来，当起黑脸向秦寿讨村民小富生活。

秦寿深呼吸一口气，把打工的意义分析出来：“打工意思跟佃户差不多，就是大伙帮小子做工，小子按照月结工钱给大伙，以每日3文钱为基础，如若小子赚多了，追加4~10文工钱不等，诸位叔伯婶嫂们意下如何？”

“啊？”

“此话当真？”

“是啊！小秦子，说话要算话！”

秦寿的话说完，村民们七嘴八舌议论纷纷，每日三文钱工钱？这等好事去哪儿找？就算是帮有钱人家打长工，也是一文钱一天。

“当然，如今暂时是不可能，不过诸位叔伯婶嫂放心，小子敢保证，用不了半个月，绝对兑现诺言，只是你们也要给小子赚足本钱，有道是上吊也要喘口气不是？”

“哈哈~~”

“好！”

“好了，好了，小秦子都担保了，尔等还不速速回去洗洗睡？散吧！”

秦寿插浑打岔的话题，一眨眼化解村民幽怨的气氛，在老村长板起脸驱赶声之中，嬉笑打闹各自散去回家，留下松了口气的秦寿纠结起来，绑上一

村人嗷嗷待饱的口粮饭票，鸭梨山大了！

第十一章风靡大唐神曲

“什么？建酒坊？”

翌日大清早，浇完新一批豆芽温水的贾蓉大吃一惊，目瞪口呆看着抓起馒头咽啃的秦寿，不敢相信秦寿的话，建酒坊，那需要多少钱啊？

苏菲从厨房里端出秦寿熬制大半天的猪肝瘦肉粥，如今赚钱了条件好了，舍得花钱的秦寿天天追加肉食，补充苏菲缺失的发育营养。

秦寿要建酒坊什么的，苏菲自然相信秦寿会办到，通过这些天对他的了解，苏菲习惯性麻木相信这个待自己宛如妹妹的主人。

“不错，娘，孩儿的酿酒技术顶呱呱，那可是梦里老神仙传授的，独门仙酿，非有缘人，不可外传！”

秦寿拿封建迷信神仙金字招牌敷衍贾蓉，古人迷信大有人在，贾蓉正巧是信鬼神之一，更何况大唐程妖精还有梦里神仙授艺三板斧故事典例。

“啊？寿儿，此话当真？”贾蓉半信半疑看着睁眼说瞎话的秦寿，欣喜之色写满脸上，老神仙梦中授艺，那可是可遇不可求的好事。

“漫天神仙在头顶坐镇看着，雷公雷母闪电贼

猛的，孩儿敢乱嚼舌头吗？”

懒于跟贾蓉解释太多，秦寿扯淡十足敷衍贾蓉，对待封建迷信之人，自然要用封建迷信手段，跟她们讲科学无神论？估计哪天喝下加了观音土茶水也不知道，最怕还是畅饮有奖再来一杯！

“老夫人，少爷偶得神仙垂怜，实乃少爷造化，老夫人理应上香答谢正理！”苏菲看了眼郁闷不休的秦寿，帮口提醒贾蓉去村后不远小寺庙还神拜谢。

“对对，瞧瞧我这记性！”贾蓉恍然大悟急急脚跑出去，连早饭也不吃就出门上香，直看得秦寿哭笑不得无言以对。

“苏菲，醒目！”

贾蓉出门后，秦寿竖起拇指头夸奖着鬼灵精怪的苏菲，虽然秦寿很反对贾蓉封建迷信，可每个人都有精神寄托，真要颠覆她精神寄托，秦寿不敢想象贾蓉是否还有活着的目标。

“谢少爷夸奖，这些都是菲儿应该做的！”苏菲越发流利的汉语，听得秦寿得意洋洋，看来自己也有为人师表天赋。

可转而想到贾蓉精神寄托问题，秦寿又拉下脸，贾蓉一直寻找失散多年的丈夫，也就是自己未

见过面的负心汉便宜老爹，终日抽空去寺庙求神拜佛，可惜满天神佛都很忙，没空应贾蓉坚持以恒的祈祷。

“少爷，菲儿说出什么了吗？”秦寿拉下脸的时候，一直默默观察秦寿脸色的苏菲，心里不安地放下有些生疏的筷子。

“唉~没事，菲儿，快吃，吃完少爷我带你去置办像样衣物！”

秦寿抬起头露出一丝牵强笑容，发现苏菲还穿着自己几年前破衣服，想到要去赎回贾蓉传家宝，顺路带苏菲去买些像样衣服。

“嗯~”苏菲心里一甜，美丽幽蓝大眼睛，笑成弯月亮一样，可她笑容里不经意间带出一丝落魄与幸福。

长安城，钱家大院西厢房阁楼门口，钱老爷子犹如锅上蚂蚁急得团团转，紧闭的房门隔绝了里面的情况，哭哭啼啼的钱夫人哭泣声，直叫钱老爷子心烦不已。

“哭哭哭，你除了哭还会什么？扫兴！”

心情烦躁不已的钱老爷子，听到自家夫人哭泣声，无名怒火刹那间燃起，朝钱夫人大吼一声，发泄内心无名怒气。

“老爷，你心中若有气，找秦家撒气，何理把气撒在妾身？”钱夫人心生委屈，轻抹眼角泪痕，实事论事指责不问青红皂白喝斥自己的钱老爷子。

想到自己闺女给秦家小子隐晦退婚羞辱，钱夫人心中就来气，他们秦家攀上这门婚姻，算是祖坟冒烟了，这下倒好，反过来当众羞辱自家闺女，钱夫人越想越来气。

“气？哼~我的好夫人，当初如若不是你一门心思引荐何家风流公子哥，对羽馨纠缠不清，事情会变成这样？”

心中有气的实事论事，把责任推到钱夫人身上，如若当初家宴钱夫人不一门心思引荐何家大公子，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妾身只是…”

“行了，日后不许与何家有任何往来，为夫这就去补救这桩婚姻，如若在迂腐门当户对坏羽馨婚姻，哼~”

钱老爷子心烦意燥伸手打断钱夫人的话，警告钱夫人少于何家夫人往来，末了冷哼一声甩袖离去。

钱夫人不敢抗逆钱老爷子，弱弱应着恭送钱老爷子出去办事，守着绝食几天不出门的钱羽馨房门

口，哀哭不休心中悔恨不已，早知如此前些日子就不自作主张安排他们见面。

“小姐~是我灵儿！”

钱夫人默默哀哭一阵离去后，钱灵怀里拽着鼓鼓的东西，用手敲响香阁房门，小声轻呼钱羽馨开门。

久等没动静的钱灵忍不住用耳贴近房门，哪晓得房门忽然打开，芊芊玉手拽紧钱灵晶莹玉透耳朵，用力一拽钱灵吃痛顺应力道钻进闺房。

“吃的呢？”

饿了大半天的钱羽馨关紧房门后，灵慧目光之中闪烁一丝忧愁，伸出玉手索要带吃过来的钱灵，要是钱老爷子发现容光焕发的钱羽馨，肯定气得吐血有份，她哪有半点绝食痕迹？

“小姐，痛~”委屈不已的钱灵摸了摸耳垂，从怀里拿出用油纸包好的半边烤鸡，交到饿得慌钱羽馨手上。

“又是鸡！”看到油乎乎半边鸡，食欲大减的钱羽馨唉声叹气起来，临近冬季天天吃荤食，早就吃腻了，要是有一口青菜那该多好！

想到入冬好几个月荤食，钱羽馨就感到一阵头痛，拖着坠地裙幅走到书桌前跪坐，把手里的半边

鸡放到一边。

钱灵不知道钱羽馨心里想些什么，对于自家小姐悉心演出这一幕绝食戏码，估计是心中不爽，故意激钱老爷子出面找秦寿过来道歉，好手段！

“小姐，这不是那可恶的家伙诗词吗？”不经意间发现钱羽馨书案前题字的诗词，钱灵忍不住一脸怪异看着钱羽馨。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玲儿，我们看走眼了！”

钱羽馨摇头苦笑一声，轻拿自己墨宝读了一遍，末了叹息一声，能作出如此诗句，看来自己对深藏不露的未婚夫了解甚少！

“切！凑巧或挪用别人诗句…小姐莫恼，灵儿知错了！”钱灵不服气有心贬低秦寿，可当钱羽馨微怒抬起头的时候，马上低头认错。

“灵儿，日后注意言辞，如有再犯定不饶恕，秦公子能够借墙里、墙外、佳人、行人一个无情，一个多情的故事，寄寓了他的忧愤之情，也蕴含了他充满矛盾的人生悖论的思索，此乃不可多得名诗！”

文人声誉至关重要，钱灵这席话要是传出去，无疑彻底把人得罪到底，更何况还是与钱羽馨有婚姻的未婚夫。

“是，小姐，灵儿知错了！”钱灵在钱羽馨嗔怒过后，重复悔过认错态度，直让钱羽馨摇摇头叹息不已。

“城内最近有什么新鲜事儿？”钱羽馨想到这几天装绝食隔绝外界消息，忍不住出言打破沉闷的气氛。

“豆芽歌！”

“豆芽歌？难道是？”

钱灵说出昨天到今天八卦风潮不消停的豆芽歌，引起钱羽馨内心好奇，脑海里情不自禁浮现秦寿似笑非笑的可恶笑容。

“嗯~他的杰作，扑哧~小姐，听说还传到皇宫里面了闹出大笑话…”想到今早皇宫流传出的八卦消息，钱灵忍不住抿嘴笑出声。

钱羽馨颇感无语听着钱灵八卦消息，感情闹出大笑话的源头正是大唐出了名的二货程妖精，朝堂之上突发神经质爷爷爷爷爷惊吓到有心脏病的长孙皇后，结果可想而知，暴怒李世民罚他宫门爷爷了半天。

长安城内，钱老爷子坐在马车里蛋疼无比，从踏出钱府一刻起，大街小巷贩夫走卒几乎哼着怪异的爷爷爷爷爷爷，甚至连歌喉不赖乞丐也敲起碗，吃起专业饭碗，哼唱另类乞讨方式，还别说生意火爆十足。

“爷爷爷爷爷爷...天生我就不是乞丐，爹娘常说我长得有点怪，虽然我长的像个老乞丐，其实我心里也有我的爱，客官啊~赏点钱...”

比起钱老爷子烦躁无比，踏进长安城的秦寿更是郁闷无比，没有想到只是一时玩心大起，以歌招揽顾客买菜，没有想到豆芽菜的爱还真走红大唐，天理何在？

紧跟秦寿身后的苏菲抿嘴偷笑不已，秦寿路过乞丐摊的时候，不识正主的乞丐居然拿碗哼唱篡改的歪歌乞讨。

“滚粗，日入数十文钱，哥我比你穷！”

看到乞丐碗里二十多枚铜钱，眼热无比的秦寿避开纠缠不清乞讨的乞丐，尼妹的，存心气人不是？没收你们版权费算是阿米豆腐了，居然敢伸出爪子虎口拔毛，找死不是？

“秦兄！”

秦寿郁闷不休的时候，一声惊呼声从右侧酒肆

传来，秦寿寻声望过去，既然是有过把酒言欢的木子恪！

“木子兄，别来无恙？”

“哈哈哈~~秦兄出现甚是及时，走，陪为兄吃花酒去！”

李恪在酒肆掌柜敢怒不敢言抽搐脸色下，哈哈大笑着摔飞手里酒耳，丢下三文钱冲出酒肆，二话不说拽起一脸愕然的秦寿就跑，好像赶着去投胎似的。

第十二章倾世美女仙儿

“怡情别院？”

李恪拽拉着秦寿来到城内里坊西南侧，门庭如市青楼聚满衣衫鲜艳文人富商，看得怡情别院四个大字，秦寿汗流满面，如此赶脚是为了逛妓院？

苏菲紧随秦寿身后，怡情别院是什么？她一头雾水，不过当她抬起头看到二楼花枝招展的青楼女子嗲声嗲气妖媚声，就知道此地实属风流地。ｗｗｗ．．ｍｅ

“木子兄，逛妓院免了，秦某很忙！”

李恪正欲要挤入爆满的妓院，秦寿止步不前甩开热情拉拢的李恪，妓院虽好，可也不是自己该来的地方，大好时光赚钱发家致富迎娶三妻四妾，没有必要浪费在卖肉为生的风尘女子。

“非也，非也，秦兄，既来之何不进去坐坐？放心，费用为兄全包！”李恪以为秦寿囊中羞涩，不容置疑拽拉着秦寿钻进拥挤人群。

“少爷，等等菲儿！”

苏菲没有想到李恪这么无耻，硬拉着秦寿进入青楼，怕与秦寿走丢，硬着头皮挤进人群，拽拉住秦寿后衣混进怡情别院。

“兄台，你也是为仙儿而来？”

“贺兄，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王兄，你来青楼，你家母夜叉知道吗？”

“陆兄，你来青楼，你家老母可知？”

钻进富丽堂皇青楼内部，秦寿第一时间听到富商文人雅士们勾心斗嘴声，什么乱七八糟的话都有。

秦寿与苏菲寒酸的衣着，吸引了不少文人富商厌恶嘴脸，可碍于常客李恪身份地位，并不敢乱嚼舌头说些什么。

“唷~公子大驾光临，真乃是蓬荜生辉！”

秦寿寻声望过去，心头一跳暗呼好胖的老鸨啊！尖声大叫的老鸨果然长得肥，皮球似的滚到李恪身边，又如木桶似的立在李恪面前，声音却有如一条线，又细又低用不堪入目的猴子屁股嘴脸大献媚。

“照旧，照旧！”老鸨丑陋不堪扭捏动作，直叫李恪心生厌烦大有作吐，不耐其烦挥退老鸨一切照旧！

“好叻~公子楼上雅座请，仙儿稍后既出！”老鸨在李恪甩来可怜一文钱打赏下，僵硬着嘴脸点头哈腰掐媚请李恪上楼。

“秦兄，请！”李恪在青楼老鸨内心骂吝啬声下，邀请秦寿一起上楼。

踏上青楼二楼红灯高悬红漆木梁，热闹异常胭脂水粉扑鼻熏人，寻着女子软糯或清脆的吟笑声，眼前豁然一亮，楼上香艳妩媚，男来女往搂搂抱抱卿卿我我肆意挑情，紧跟秦寿身后的苏菲看得脸红耳赤。

红粉绿绢慢歌艳舞，燕瘦环肥短襟长裙，一缕缕幽香伴着糜音散播开去，秦寿总算是长见识了，心中暗道一声：好个烟花之地！

仙羽阁，秦寿犹如姥姥进入大观园，金碧辉煌房内亮瞎秦寿双眼，只见阁房内云顶檀木作梁，龙凤红烛为灯，珍珠为帘幕，范金为柱础。

一张雕花牙床挂着粉红的帐幔，精致的雕花装饰尤其不凡，檀木桌放在正中，香炉鼎上飘渺着徐徐麓香青烟。

“如何？”熟络跪坐胡凳的李恪，发现秦寿土包子的举动，非但没有嗤笑，反而笑意吟吟亲切询问秦寿这里怎么样？

“**！”

“**？”

秦寿一声**，直让李恪为之一鄂，半天没有恢

复过来，跪坐胡凳犹如给人点了穴似的一动不动。

又是万恶的胡凳！看到富丽堂皇的青楼，居然搭配害人不浅的胡凳，秦寿忍不住一阵蛋疼起来，这是明摆着膝盖受罪啊！还不如乡下好，随地捡个石头或木头坐得舒服。

苏菲小心翼翼站到秦寿身后，身着男装的她配上金丝秀发，看起来极其不伦不类，加之她以婢女自居，更是显得格格不入。

青楼侍女送来下酒菜肴与水酒后，盈盈屈身一礼告退，扭捏着水蛇腰一样的背影，直看得李恪狼态必现垂帘三尺，苏菲见到李恪模样甚感厌恶！

“哟~这不是吴王吗？憋不住了？来青楼，皇上知道吗？嘎嘎...”

秦寿异类十足盘坐胡凳的时候，一把欠扁十足的声音随之在门口传来，那肆意无忌的浪荡笑声，丝毫没有把吴王放在眼里。

‘吴王？’秦寿一脸怪异看了眼脸色极其难看的李恪，在回想到他自称木子恪明悟了，木子加起来不就是李吗？

“长孙涣，你逛青楼，你爹又知道吗？”李恪一闪而过怒气，反讥回门口不速之客。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秦寿没有回头去看乱吠乱

叫的长孙涣，敢与大唐王爷对着干的人，身份绝对不简单，没有必要惹麻烦上身。

“哼~本公子不屑逞口舌之威，吴王殿下，切莫忘了三日后比试！”吃瘪的长孙涣冷哼一声，丢下狠话甩袖离去。

“秦兄，为兄…”

“王爷不用身份压人，秦某还是很乐意与王爷继续结交！”

秦寿伸手打断李恪的话，早知道他身份显贵，没有想到他居然是大唐有名的冤死鬼，貌似是给高阳公主谋反连累的无辜逍遥王。

“仙儿姑娘~~”

“哇~真漂亮！”

“仙儿姑娘，这边！”

李恪还想说些什么的时候，仙羽阁外面传来一阵阵骚乱声，楼上楼下群情四起高呼仙儿姑娘，试图用呐喊声吸引怡情别院新晋的花魁注意力。

秦寿寻声望过去，只见朵朵花瓣倾洒毛毯走廊，一名身材高挑女子身穿淡白色长袖襦裙，肩上披着白色轻纱，微风吹过，给人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

仙儿姑娘在婢女搀扶下，经过仙羽阁惊呆了秦

寿，倾国倾城风华绝代瓜子脸印入眼球，疑是从天而来的仙女清丽出尘，不需粉黛便天姿国色，艳冠群妍。

随着仙儿姑娘盈步经过，三千发丝随风飘起来，伴随着垂坠的响声，仿佛荷花中的仙子，迷迷离离，让人不禁升起怜爱。

在千呼万唤声之中，仙儿姑娘美眸顾盼间华彩流溢，红唇间漾着清淡浅笑意，一眨眼间那勾魂无数文人富商嚎叫连连。

“落花盈地了无痕，此生寄盼梦归来，轻叹满园春无痕，满怀心事弄人笑，花自泪，风来扰，悠悠怡情梦，轻叹息，淡名利，一夜宵歌伴君唱。”

秦寿发自内心肺腑赞誉诗，虽然声音给外面喧哗声覆盖，可依然无法逃过满怀心事的仙儿姑娘双耳，惊讶地转过头看向看穿自己心声之人。

四目相对一瞬间，秦寿忍不住心中一颤，陷入痴呆状态看着宛如仙女下凡的仙儿姑娘倾世容颜。

眉间刺着鲜红的兰花印，飞仙髻斜插一支紫色流苏，眨扑的水灵灵大眼睛仿佛能谱写一切，如樱桃般轻薄如翼嘴唇不点自红。

“秦兄，秦兄…回魂啦~”

“嗯？”

秦寿在李恪连声呼喊无果之下，一句刺耳回魂啦惊醒秦寿，入眼空荡荡的走廊空无一人，秦寿犹如黄粱一梦般患得患失，心不在焉回应李恪。

“秦兄，仙儿姑娘如何？”李恪笑眯眯地看着秦寿，询问刚才路过的花魁仙儿姑娘。

“唯恐天上有地下无，美不可方物！”

秦寿婉转叹息一声，回味仙儿姑娘容颜感叹不已，没有丝毫隐瞒表露自己爱慕心声。

‘哼~坏人！’苏菲心里恼恨带坏秦寿的李恪，要不是他带秦寿来这里，秦寿也不会见到狐狸精如此失魂落魄。

“王…”

秦寿的话还没说完，李恪先伸手打断秦寿，叹息一声说道：“唉~秦兄，看得起为兄，何故如此见外？唤为兄恪哥儿吧！”

“这…”

与大唐王爷称兄道弟之事，秦寿还真没有想过，含糊其辞不敢应答，皇族子弟自古争权，拼个你死我活是家常便饭，哪怕逍遥王李恪无心问鼎皇位也难逃黑手。

虽说史记记载他是无辜冤死，可真实情况谁又了解？史记既然是人写的，自然可以篡改什么的。

“怎么？莫不成秦兄瞧不起本王？”李恪眯起眼注视着含糊其辞的秦寿，假装微怒自称本王震慑秦寿。

“岂敢？只是称兄道弟之事实乃太过于神圣，王爷自降身份诚交，秦某受宠若惊，只是这年龄要分清，切不可了！”

秦寿头头是道应付李恪，做小弟打死秦寿也不乐意，更何况李恪压根没有自己大，如果他年纪大过自己，秦寿无话可说，旁观他现今年龄，恐怕只小自己一岁有余。

李恪沉默片刻，末了舒眉开怀大笑说道：“呵呵~~狡猾，也罢，本王自认倒霉，以弟相称！来，寿哥儿，吃酒！”

“且慢！”

秦寿在李恪举酒耳相邀之下，伸手打断李恪先干为敬的举动，在李恪疑惑目光之下，起身走到淡黄轻纱装饰的木梁边，用力扯下两条黄布匹。

秦寿在李恪茫然目光之中，直接蛊惑着说道：“王爷，既然你我称兄道弟？何不来点意头？”

“意从何来？”李恪一头雾水放下酒耳，大感好奇看向手拿黄布的秦寿。

“斩鸡头烧黄布！”

秦寿当着李恪面，暴力十足扭断死过一次的烤鸡头，说出李恪和苏菲一愣一愣的斩鸡头烧黄布结拜话。

“肾好！寿哥儿你先请！”李恪不寒而粟看向可怜烧鸡头，那带骨的鸡脖子贼吓人的，寒粟相邀秦寿先开始。

第十三章无耻三兄弟

“赴汤蹈火永不悔！”

李恪跪立胡凳，双手抱拳一脸严肃面对点燃的烛火，朗朗上口念出秦寿准备的另类结拜台词。

“卸磨杀驴眉不皱！”

秦寿的话刚说完，靠门顶着的苏菲差点想要嗤笑出声，很明显秦寿是在占李恪的便宜，也只有稀里糊涂的李恪分辨不清秦寿在占便宜，卸磨杀驴？什么意思？

“我李恪愿与秦寿于…结为兄弟，虽非亲骨肉，但比骨肉亲，苍天为鉴，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饮血为证，如有违背，不得好死。”

李恪拿出随身携带小金刀，眉头不皱割破自己手掌，一滴滴鲜血滴入装满酒水的酒耳，草草包扎好伤口，端起酒耳递给秦寿。

“我秦寿愿与李恪…结为兄弟，有福专享，有难齐享，你杀人，我磨刀，你放火，我加柴，你泡妞，我先上，你挂墙，我烧香！如有违背，不得好死。”

秦寿准备饮完李恪血酒礼成的时候，李恪一脸黑线打断秦寿说道：“等等，寿哥儿，恪弟有疑

问，何为泡妞？”

“喔，就是你看到心动的女子，又羞涩于套近乎，身为大哥我理所当然挺身而出，为兄弟出头拉动关系！泡妞亲兄弟，上阵先后也！”

秦寿厚颜无耻歪曲理解，直让李恪闻言大为感动之余又感到哪里不对劲，稀里糊涂接受秦寿怪异的语词，继续问出最后一个疑问。

“那挂墙是？”杀人放火还好理解，帮忙磨刀加柴够义气的毒誓，挂墙李恪就是觉得哪儿不对劲。

“喔，那个啊，就是你出远门的意思，我日日焚香祈祷恪弟一路平安，莫要牛鬼蛇神惊扰吉时旅途！”

“好大哥！”

秦寿睁着眼歪曲理解说瞎话，直感动的李恪一塌糊涂，要是他知道挂墙是死了的意思，不知道会有什么样表情？

“恪弟，请！”

秦寿一口气饮完李恪的血酒，接过李恪手里的小金刀，在李恪无语目光之下，忍痛割破一个小口，挤了半天才挤出几滴血进酒水里。

“寿哥儿，此刀乃恪弟儿时父皇相赠，岁月匆

匆弹指间，恪弟转赠宝刀，还望寿哥儿切莫嫌弃！”

李恪放下一饮而尽酒耳，在秦寿递还小金刀的时候，摇摇头借花献佛似的，把小金刀转赠新结交的异姓大哥秦寿。

“恪弟，你我义结金兰，为兄没有什么好礼相赠，实为羞涩！”

秦寿闻言李恪豪爽赠宝，也不客气笑纳揣进怀里，厚颜无耻说着李恪直翻白眼的穷丁当废话，李恪压根没指望秦寿回报什么见面礼。

礼成后，秦寿与李恪熟络起来相序落座，把酒言欢畅谈乱七八糟趣事，酒过三巡，秦寿感到一阵肚子胀气，伸手制止李恪继续斟没有什么酒劲的腔酒。

“对了，恪弟，寿哥儿有一事不明！”

“寿哥儿，有话但说无妨！”

李恪拈起切成条状鸡脯肉，解馋同时打着酒嗑看向未有醉意的秦寿，打心底佩服秦寿酒量，他那知道秦寿以前餐餐二锅头相伴。

“恪弟贵为王爷，为何与我升斗小民一见如故？”

秦寿定眼看着李恪，把隐藏心中的疑问直说出

来，秦寿自认自己没有王八之气，抖一抖男女通杀地步。

“呵呵~来来，寿哥儿，喝酒！恪弟今儿高兴，不醉无归！”李恪避而不答，斟满水酒热情相邀秦寿畅饮。

好吧！秦寿硬起头皮抓起李恪斟满的酒耳，一饮而尽打着索然无味酒嗑，一时间阁房安静下来，连一直沉默不语的苏菲也察觉到无形的压抑气氛。

“适才那挑拨之人，可是赵国公府的人？”

太压抑的气氛秦寿有点不爽，没事找事打破气氛，询问一边暗藏心事郁郁不欢的李恪，长孙涣，那不是长孙无忌的儿子吗？

“唉~正是，三日后乃长公主诞辰之日，恪弟前些时日酒误着了长孙五子阴谋，打赌长公主诞辰之日，送予最稀有之物…”

李恪一脸懊悔把事情缘由说出来，只听得秦寿一阵哑口无语，自古酒误大事比比皆是，只是这李恪醉酒与长孙家五子打赌之事，也太无语了吧？

最让秦寿吃惊的是，李恪与长孙五子打赌居然是赌地，而且还是长乐乡不远的五百多亩荒地，究竟那边有什么？值得长孙五子如此处心积虑谋李恪母妃的遗产之地？总之就是很豪赌！

“早知如此，当初恪弟先出手买下胡商琉璃！”想到酒后失言，大意走漏琉璃消息，李恪悔恨不已，眼看豪赌在即，没有琉璃更值钱的稀有物品，注定要豪赌输定，输面子不要紧，输了地才是至关重要。

“喔？恪弟，如若寿哥儿有把握让你挽回局面，有何报答？”

纯度不高的琉璃如此值钱，那玻璃诞生不是天价了？只可惜条件有限，要不然秦寿也弄些玻璃暴利，唐人好喜稀有古怪之物闻名，随便弄些提前出现的玩意，还不当宝一样？

歪歪想着没事的秦寿丝毫没有注意到口水流下来，直看得李恪一惊一愣，半信半疑看着犹豫着。

“寿哥儿，你可莫要…”

“呀呀呸~老鸨，你这是何意？瞧不起我们兄弟三人是也不是？”李恪话还没有说完，楼下传来大嗓门的喝骂吵闹声，打断了李恪的话。

“恪弟，三日后，来长乐乡随便找一人问自取便是，为兄有事要忙，先告辞！”

秦寿在李恪迷惑目光之中，胸有成竹抱拳告辞离去，赎回手镯的事还没办，还有苏菲置办新衣衫，楼下闹事惊醒了秦寿要办正事要紧。

“也罢！此地不宜久留，寿哥儿，三日便三日！”

听到闹事的熟悉声音，李恪心中一惊，便于秦寿一起离去，心中默记秦寿地址，实在没有办法之下，也只好期盼秦寿消息了。

秦寿与李恪踏出仙羽阁的时候，楼下东倒西歪的文人富商嫖客倒成一团，三个野蛮大汉粗俗不堪地勒起锦衣宽袖，双手叉腰包围着受惊过度躲在老鸨身后的仙儿姑娘。

“又是这三个畜生！”

“嗯？”

秦寿听到李恪咬牙切齿愤怒声，忍不住好奇转过头看向气愤不已的李恪，看情况李恪认识楼下三个野蛮大汉，只可惜他们三个背着身影，秦寿无法看清他们模样。

当秦寿见到仙儿姑娘吓得花容失色，羸弱委屈躲在老鸨身后，试图避开三个野蛮大汉纠缠，那无助与害怕的目光，直叫人不忍直视。

“恶名远扬的卢国公府三霸王…”

秦寿大吃一惊，耳听着李恪道出卢国公府三霸王来历，老大程处默厚黑，次子程处亮狡诈，少子程处弼见风使陀，三胞胎每一个都有自己特色。

“老鸨，仙儿姑娘今儿陪我们三兄弟！”老大程处默嚣张十足，一开口就点名道姓要霸占仙儿姑娘，而且还是当着一群怨气冲天的哀嚎声强行索要。

“这…三位贵客，仙儿姑娘卖艺不卖身！”老鸨一脸为难之色，把摇钱树仙儿姑娘情况道出。

“哈哈~~这还不简单？我们三兄弟玩完了，不给钱，不就是卖艺不卖身了？”次子程处亮厚颜无耻地哈哈大笑，说出惹众怒的话。

“畜生啊！”

“猪狗不如…”

“禽兽，要不是打不过他们，早跟他们翻脸了！”

秦寿从沉思犹豫之中清醒过来，一脸黑线转过头看向气愤不平的李恪，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拐弯抹口骂人不是？

“叔可忍，哥不可忍，恪弟，麻烦先送菲儿出去等候！”

想到自己天生神力，还有仙儿姑娘楚楚可怜无助模样，侠义心肠爆满的秦寿跃跃欲试，他老爹没把握打过，他三个娃应该顺手拈来吧？秦寿没等李恪吃惊，凑到他耳边耳语一阵。

“好，寿哥儿，切莫牵强！”李恪在秦寿耳语完后，挫着修长双手按耐不住，秦寿主动找麻烦抽程家三兄弟，有心想要了解秦寿实力的李恪，想也没想一口答应下来。

“少爷…”

“没事，菲儿，我自有分寸！别让我分心，跟王爷先出去！”

秦寿伸手打断苏菲的担忧话，在李恪点点头之下，低声安抚着担惊受怕的苏菲先出去，迫于无奈苏菲点点头答应下来，一步三回头跟着老马属途的李恪先从怡情别院后门开溜。

“吵什么吵？在吵全都折断你们狗腿子，我们兄弟三人乃长安三霸王，你们可知我爹是谁？”

嫖客们不满的气愤声，马上惹来见风使陀的少子程处弼嚣张谩骂，一开口就是恶言恶语，末了还拿出恶名远播的程妖精金字招牌恐慌，很显然没少做这些缺德阴损之事。

“什么三霸王？我看是三脑残！”

“谁？”

“找死！”

“那个混蛋？”

一句**裸的羞辱声之下，程家三兄弟同时转过

头，咬牙切齿怒视出言讽刺之人。

‘分身术？’

程家三兄弟同时转过头一瞬间，秦寿差点想要落荒而逃，打心底问候李恪一百遍，当看清程家三兄弟年轻态，秦寿心定了不少。

“你大爷我，三个小孙子，欺负人很好玩是吧？难怪你们可以像猪一样的生活，但你永远都不能像猪那样快乐！”

秦寿在程家三兄弟与地面扎堆爬起来的嫖客们目光审视之下，口不遮拦不死不休讽刺程咬金一个膜刻出来的三兄弟，要不是年纪相差太大，秦寿还真以为大唐有三个程咬金！

第十四章青楼大乱斗

“什么？小子，有种在说一遍！”

“说一万遍也是一样，唉~你们的丑和你们的脸没有关系，真的，你们那么想知道，打死你们我也不说……”

程家三兄弟长得随心所欲脸孔同时露出震惊之色，瞪大铜铃大眼不敢相信审视着秦寿，太岁头上敢动土？找死还是找五肢不全？

‘够拽啊！’‘什么来头？’‘呕像啊！’

嫖客们大惊小怪看着敢于挑拨程家三兄弟的牛人，忍不住猜测起衣着身世普通的秦寿来历，当然更多的还是佩服秦寿的勇气。

仙儿姑娘从老鸨身后冒出一点头，秋水般双眸定定看着秦寿，朴素之中带着天不怕地不怕胆色，刀削面孔带着一丝鄙视玩味轻松面对三大恶霸。

回想到秦寿简朴诗词一首道出心境，仙儿姑娘暂时忘却三霸王带来的恐惧，忍不住趁机多看秦寿几眼，期待着秦寿能够教训长安三恶霸。

“什么？大哥，二哥，这小子五行欠扁，待三弟折了他狗腿！”脾气稍微有些暴躁的少子程处弼，最看不惯秦寿瞧不起人的目光，不施展暴力美

学，还真有愧长安三霸名头。

“三弟，稍安勿躁，敢出头者，必有所仗！”老大程处默刚想点头默许三弟称称秦寿斤两，次子程处亮及时开口提醒程处默。

“二弟所言甚是，先文后武，二弟，看你的了！”程处默心里十分不爽秦寿，可程处亮的话又有道理，把斗嘴之事交予程处亮。

“小子，你是谁？”程处亮推开挡路的程处弼，先礼后兵摸清秦寿底细在做活动筋骨的打算。

“鄙人姓老，单名一个爸字是也！”

秦寿双手负立后背，漫不经心徘徊程家三兄弟面前，戏耍忽悠程家三兄弟，想到中老年版的程咬金，秦寿就来气，打着戏弄够本在慢慢打算，打不过还跑不过？何况还有李恪协助捣乱后招跑路。

“老爸？”

程家三兄弟同时瞪大眼脱口而出，不可思议地看着秦寿，头一次听到如此奇怪的名字，看秦寿也不像外地人或胡人之类的。

“儿子们，真乖~有道是小树不修不成材、小孩不打不成器，三逆子多有得罪，还望诸位多多见谅！”

顺势爬杆得了便宜卖乖的秦寿，抓住程家三兄

弟上当受骗的痛脚，厚颜无耻朝四周傻了眼的嫖客文人富商拱手赔礼道歉，没人敢笑，相反的怕死十足慢慢后退。

哧…秦寿如此插诨打趣恶整程家三兄弟，马上惹来仙儿姑娘嗤笑声，发现了些什么，仙儿姑娘马上收敛起笑意，可她那不经意间的笑容，勾魂不少嫖客们惊艳同时又惹恼了程家三兄弟。

“呀呀呸~找死！”脾气冲的程处弼第一个受不了，紧握双拳暴露两排阴森森门牙，饿虎扑羊似的朝秦寿扑过去，大有按倒地面暴打一顿之意。

“开打啦~”

“啊~快跑啊！”

“谁？谁扯我裤子？”

“哎呀~我鞋子，别踩…”

程处弼一言不合就出手，马上惊吓到贪生怕死的文人与富商们落荒逃窜，狼狈逃窜之余丑态百出，拉扯推挪踩踏多不胜数。

“哎呀~别过来~女儿们，结阵，老娘跟你们拼了！”

老鸨在乱成一团嫖客们冲击下，犹如河石遭遇山洪冲刷，肥胖之躯被揩油不少，怕镇店之宝花魁仙儿被趁乱揩油，马上哟呵出声招呼青楼女子结阵

护驾。

过目不忘的老鸨认得秦寿，与吴王一起进来的，既然秦寿敢挑拨长安三恶霸，必有吴王做靠山，既然有人背黑锅，老鸨自然不甘落后力拼保护新晋花魁不受揩油。

“是！”

十余名娇滴滴青楼女子眨眼间变成女汉子似的，全勒起阔袖泼妇十足摆出上战场一样的雁阵式，把老鸨与仙儿保护起来抵挡趁机揩油的嫖客们。

“姐妹们~接棍！”

二楼两名花枝招展青楼女子抛下棍棒，浑水摸鱼的嫖客们马上开始倒霉，以惨重的代价挖掘出怡情别院不一样的另一面。

“黯~然~销~魂~阵！”

老鸨咬牙切齿抛去所有顾虑，十余名青楼女子接棍一霎那，彪悍十足暴打以往骑在她们身上作威作福的臭男人，个个狠劲十足专往痛处招呼，一时间惨叫声与棍打肉声交织在一起。

嫖客残，满地伤，哀嚎连连浑水摸鱼嫖客如山倒一幕，直把仙儿姑娘吓得脸色全无，她怎么也没有想到，以往娇吟卖笑的青楼姐妹们，打人丝毫不

比青楼护卫差。

“晦气，堂堂七尺男儿何曾如此窝囊？揍她们！”

挨打的嫖客们恼火了，女子翻天揍人，娘可忍，爹不可忍啊！在脾气冲的嫖客牵头之下，顿时与青楼女子大打出手。

这边嫖客与青楼女子乱斗成团，程家三兄弟那边也不好受，程处默和程处亮全都傻了眼，傻乎乎看了眼秦寿，又看了眼倒地打滚的程处弼，两兄弟怎么也没有想到，秦寿那么能打！

时间逆转秦寿与程处弼两拳相触一刻，一回合，只是一回合，程处弼不堪一击杀猪似的大叫一声，犹如断线风筝倒飞出去，压倒一大票无头苍蝇乱跑的嫖客们。

“三弟，痛呼？”

“三弟，死了没？”

两位无良兄弟的问候声，差点让痛晕过去的程处弼断气吐血，有此两位无良大哥陪伴，一生无寂寞也！

秦寿也给自己的杰作吓了一大跳，不敢置信抬起右手拳头看着红了的关节，没事？！原本以为会很痛，没有想到一点知觉也没有，与程处弼双拳硬

碰硬一瞬间，只是好像给蚊子盯了下似的，什么事也没有！

“哥我一在强调做人要低调，唉~你们就是不相信，这不？痛了吧？常言道：低调闷骚的高调，高调被打的征兆！”

得了便宜卖乖的秦寿，知晓自己神力惊人不畏暴力影响后，此时此刻腰板直了，语气叼了，老气横秋教训吹胡瞪眼敢怒不敢言的程家两兄弟。

“大哥，二哥，我手断了，这家伙扮猪吃老虎，撤吧！”程处弼欲哭无泪从哀嚎连连嫖客人肉垫单手撑起，畏惧十足心声祛意离场。

“小子，算你狠，我们走！”连程处弼也能够轻而易举一击得胜，程处默畏惧起秦寿野蛮之力，心生退意丢下心服口服的狠话。

“站住！奶奶个熊，谁许你们走了？”

秦寿咆哮一声，直把程家三兄弟吓了一大跳，坚持贯彻三个人生标准理念：人不狠，站不稳；人不损，不标准；人不坏，死的快。

“你，你想要干什么？”缺少底气的程处默在无耻程处亮推前下，底气全无心虚直视暴怒十足的秦寿。

“废话，当然是教你们三个做人道理，你们的

爹娘没教过你们？跌倒了，爬起来再哭？”

厚颜无耻的秦寿把握时机，冷嘲热讽程家三兄弟，想当初程妖精无耻欺人嘴脸，如此大好找他家三个儿子复仇时机，有仇不报更待何时？

“小子，别得寸进尺，以为我们三兄弟好欺负，二弟，三弟，拿我们程家无敌真功夫给他点颜色瞧瞧！”

程处默脸色一变，在秦寿惊讶目光之中，一洗窝囊之色，大手掌一把拍飞鼠窜逃离黯然**阵的一名嫖客，比起青楼女子捍卫揍人阵法，秦寿这边显得萧条多了。

既然事情闹到这个地步，追究起来肯定跑了，程处默想着黑锅背定了，与其窝囊受罚，还不如痛快点使出三兄弟必杀技搓搓秦寿威风。

程处默在秦寿一脸谨慎面对的时候，从腰带身后抽出掉秦寿眼球的两把劈柴短斧，怎么看都有点像老村长经常劈柴用的那种斧头！

更稀奇的是，程处默居然无师自通，摆出一副凹凸曼打怪兽手势，高呼一声：“兄弟齐心！”

“其利断金！”程处亮在秦寿神经崩溃时，接下秦寿汗流满脸的其利断金口号。

程处弼悲戚戚单手持斧，有打压士气嫌疑接下

去说道："大哥，二哥，我手断了！"

"滚粗！"

程处默与程处亮暴喝一声，一人一脚把程处弼踹开，想到了什么又在秦寿踉跄欲倒表情下，一人一边拽起出局的程处弼，强行修正他脱臼的右手关节。

"你大爷的，玩够没有？看招！"

秦寿不等程家三兄弟恢复过来继续摆雷人阵，秉着趁你病要你命的想法，冲向程家三兄弟阵营里，抬手握拳一人一个拳头打过去。

程处默笨鸟起飞，抬手双斧直劈秦寿脑门，暴喝一声怒吼："妖精之斧第一式：切西瓜！"

程处亮紧随其后，双斧耍着秦寿眼花缭乱的技艺，暴喝一声怒吼："妖精之斧第二式：碎门牙！"

程处弼懒驴打滚，单手持斧钻到秦寿脚下不远处，暴喝一声怒吼："妖精之斧第三式：削狗腿！"

"卧槽~三打一？！"

程家三兄弟默契联手之下，一眨眼把不会武艺空有蛮力的秦寿打得手忙脚乱，险之又险差点中招挨三兄弟无耻精髓的劈砍削。

“切西瓜！下一个！”

“削狗腿！二哥到你！”

“碎门牙！哪里跑？嘎嘎…”

三兄弟打来打去只有一招，可单单这一招三人合击，够呛的，一眨眼间秦寿麻布衣变成蝴蝶纷飞，所幸秦寿避舍够快，要不然现在恐怕伤痕累累了。

“奶奶个熊，老虎不发威，你们当哥我病猫？讨打，舒筋活络拳！”

得知他们三兄弟变来变去只有一招后，秦寿大感怒火，双手紧握成拳，楸准机会破招暴怒一拳一个打飞出去，一眨眼间，三兄弟落地打滚哀嚎连连。

“来来，在爬起来哭过！”

一洗挨打局面心情大爽的秦寿，勾着手指头示意程家三兄弟起来在打，程家三兄弟吓得脸色全无，捂着火辣辣闷气十足的胸口直摇头，开什么玩笑？肋骨都给秦寿野蛮之力打断了！痛着呢！

“官府来人了！快跑啊！”

秦寿还想出手教训重伤的程家三兄弟出气，李恪忽然从后面高呼一声官府来人了，秦寿脸色大变，在程家三兄弟松口气下一溜烟跑人，而乱斗成

一团的青楼女子和嫖客们吓得鸡飞狗跳，老鸨的黯然**阵不攻自破一哄而散。

第十五章爆屁王背后故事

“胡闹！”

入夜时分，长乐乡家家户户灯火通明，可秦寿家里却不太平，盛怒贾蓉拍案而起，跳跃不休碗筷直把秦寿吓了一大跳。

苏菲用手顶住凹凸不平胡桌，防止碗筷碟倾洒滑落地面糟蹋了，一时口误的苏菲暗悔不已，早知如此不多嘴把今日之事一一泄密了。

“娘，有话好好说，家传手镯，孩儿一定想办法找回来，莫恼！”

纠结的秦寿放下手里的碗筷，所幸贾蓉从不拿棍棒育儿，要不然秦寿现在恐怕要满屋子四处乱窜了。

青楼大乱斗完秦寿与李恪告辞离去，就急匆匆赶去典铺赎回家传手镯，哪晓得缺德典铺掌柜第二天就转手卖了，气不过眼的秦寿出狠手，把典铺砸了同时又把典铺掌柜打成半植物人才罢休。

“寿儿，娘说过多少遍，不可自持武力压人，可你…”盛怒的贾蓉指责秦寿同时，一眨眼又苦口心婆教育秦寿别仗着天生神力欺负人。

“老夫人莫恼，少爷只是一时气糊涂了！”贾

蓉语气变缓后，苏菲赶紧出言劝说贾蓉息怒。

‘要是老夫人知晓少爷大闹青楼，那…’苏菲不敢想象后果，也幸好没有曝出秦寿大闹青楼之事。

“唉~”

贾蓉看了眼态度良好低头认错的秦寿，唉声叹气患得患失担忧起来，面对丰盛鸡鸭鱼食欲全无，贾蓉开始怀念起以前风平浪静的苦日子。

“娘，孩儿想到如何带领全村奔小康的法子，孩儿先出去一会！”

“哎，等等，娘有话要…这孩子真是的！”

秦寿借口匆匆离家避难，知子莫若母的贾蓉还不清楚秦寿？想起了什么刚开口，秦寿早已一溜烟跑出门无影无踪。

苏菲大气不敢喘一下，于心不安等待着贾蓉发话开饭，虽然贾蓉与秦寿母子俩没把她当下人看，可苏菲还是秉承以身作则，免得给主人家留下不好印象，西方随意买卖奴隶思想固执盘旋苏菲脑海。

“菲儿，寿儿回来后，告知他钱家来人算账了，知会他过府一趟！”了解秦寿最近野心惯了，不到子时不归家的野孩子作息行为，直让贾蓉头痛不已。

“是！”

苏菲眨扑着水灵灵大眼睛，目送着唉声叹气食欲全无回房的贾蓉，转而又看向丰盛的晚餐，不吃是不是浪费了？

“寿哥儿，去哪儿呢？”

秦寿刚经过黑牛家门，席地而坐的黑牛没有半点寒冷之意，手里依旧端着大木盆口径饭碗，只是饭碗里没以前几根菜那么虐心，多出一倍的菜肴直看得秦寿大为自豪，钱还真TMD是好东西！

“林木匠家，去不去？”

驻停一会感慨的秦寿，心不在焉回应跟屁虫一样的黑牛疑问，酿酒坊一时间没资金建起来，答应了全村人的事就要抓紧时间实现。

“屁王林？不去！”

想到放屁闻名的候选村长林木匠，黑牛出乎秦寿意料没做跟屁虫，在秦寿稀奇目光之中，一溜烟跑回家里，好像怕屁王臭气泄露似的。

“屁王林？？”

秦寿摸不着头脑，搜刮记忆好像还真那么回事，至于他为什么那么多屁放？也只有他个人心里清楚。

秦寿在饭后无所事事蹲守家门歇息的老村长目

光直视下，心坦荡荡直朝林木匠家走去，打心底鄙视起疑心的老村长，这算是什么意思？监视自己有没有出工不出力？

“林大叔！”

踏进林木匠家门前，秦寿先准备好防毒装备，拿出贾蓉爱心缝制的钱袋，倒出为数不多十文钱，把钱袋塞到衣袖层里，以备不时之需充当防毒设备。

“唷~小秦子啊！外儿冷，快快进来暖和！”

林木匠从院子大厅门口探出头，见到秦寿大夜里造访，惊喜之余热情出门相邀土鳖变土豪的潜力股秦寿进家门。

秦寿在林木匠热情招待下，踏进林木匠的大厅时候，嗅了嗅大厅里的味道，顿时忍不住一阵惊呼出声。

“咦？什么味儿？”

“我，我没放…”

林木匠在秦寿惊呼出声时，憋红脸澄清自己没有放屁，一紧张的林木匠就忍不住谷口泄气，一声泄气声直叫林木匠有自打嘴巴嫌疑。

“……”

“……”

秦寿无语了，林木匠更无语了，在秦寿泛白眼拿钱袋捂鼻之下，林木匠尴尬十足地用沾木炭灰的手挠着头。

‘怎么那么像番薯味？’

秦寿带着一丝惊讶的疑问，可想想又不可能的事，番薯这个时候还没从印第安那边传过来。

秦寿带着疑问并没有甩袖离去，有事与林木匠切商，只好强忍着林木匠的毒气外放，走到大厅破锅生起的炭火前，在林木匠搬来粗糙木头矮凳招待下，落落大方坐下。

“小秦子，有事？”秦寿能够容忍自己臭气外放没有离去，林木匠就知道秦寿肯定有事找自己。

“嗯，好事！”

秦寿瓮声瓮气心不在焉回应林木匠的话，目光先打量林木匠大厅情况，很乱，很脏，地面厚厚一层刨出来的木屑，也不怕一不小心引火****，两个大木架放置中间，最无语还是一口半成品的棺木够阴森的！

“好事？什么好事？”林木匠略显黝黑脸孔露出一丝惊讶，瞪大眼看着心不在焉做贼一样四处观望的秦寿，最后目光落定半成品棺木。

“谁家的白事？”

秦寿吊足林木匠的胃口没有回答，而是一手指着半成品棺木，跑题十足反问起林木匠为之不爽的话题。

“喔，此乃五十里外屏山村定制的棺木，不是大叔我自吹，除了长安城内自骁鲁班后代，城外百里十八乡，木匠活大叔我可是数一数…”

不知道秦寿又卖什么关子，林木匠得意洋洋黄婆卖瓜自卖自夸起来，那口水乱喷的话直让秦寿忍不住想要远离。

“行了，行了，知道你厉害，要不然小子也不会大夜里找你谈事！”

秦寿伸手打断没完没了的林木匠，直接说出自己的来意，算是怕了这个自夸卖炫的林木匠。

“谈事？好说，好说！”林木匠大感有趣，精神一震挺直腰板等候秦寿下文。

“林大叔，在谈事之前，小子想要了解一些情况，敢问你进木料怎么算？”

秦寿在林木匠期待的目光之中，不急不慢问清踏足木工业捞金情况，最基本木料就是一个问题，价钱合适趁冬季大捞一笔。

“木料？这可有讲究了，普通的基本是松木，良品都是杨木或楠木，上等基本是红木之类，价格

也近不同，松木较之便宜...”

提及木工之事，林木匠滔滔不绝告知秦寿，没有丝毫隐瞒没有半点保留，哪怕是价格进货地方都高速秦寿。

“松木十文，杨木楠木百文...”

秦寿得知木料价格与换算方式后，心中有了定论，十文一立方松木，够做一大堆家具赚翻本了，就是杨木与楠木价格稍微有点贵，红木秦寿更是不敢去触碰，价值千文伤不起！

“好吧，林大叔，跟我混不？”

“混？何为混？”

秦寿忽如其来一句莫名其妙的话，直让林木匠稀里糊涂摸不着头脑，忍不住一脸怪异看着秦寿。

“意思就是做小子的御用长工！小子想要办个木器作坊，聘用大叔你做大师傅，以每套家具两文到五文不等价格回报，每日最少十套八套量产的喔！”

心有成竹的秦寿诱拐着林木匠入坑，以两文钱到五文钱的巨大利益利诱，拐野生木工师傅林木匠进自己班底慢慢调教。

“啊？！”

林木匠大吃一惊，不敢置信瞪大眼看着秦寿，

完全给秦寿的话震惊了，一套家具以两文到五文不等价格回报？不用自己出木料只负责做事，这等好事也太好了吧？最重要的还是秦寿一句量产吸引住了。

想他以往接下一套家具价格，三天时间完工包材料包手艺，赚取五文钱雇主都讨价还价，如今听闻秦寿口出狂言，一天量产十套八套，有可能的事吗？

“怎么样？林大叔，只要你点个头，这事就这么定了，赶明儿小子弄些契约，正式开业！”

“好，好…”晕乎乎的林木匠想也没想点头答应下来，先不管秦寿有没有本事量产家具，如此好事不答应才是傻子！

“小，小秦子，吃舶来品吗？”林木匠在秦寿准备离去前，哆嗦着激动过头的嘴唇，热情招待秦寿尝尝甜腻的玩意。

“舶来品？”

秦寿大感好奇，林木匠抓起木棍在炭火堆里掏鼓一阵，一股熟悉的番薯焦香味钻进鼻孔，直震惊得秦寿失去应有的沉稳。

“番薯！！”

秦寿惊呼一声，也不怕脏用手抓起林木匠挑出

来的所谓舶来品，秦寿不敢置信用手瓣开焦黑三指粗番薯，烤焦外表的番薯冒出浓香味道，秦寿看了眼居然是非常甜的黄心番薯。

番薯是一种高产而适应性强的粮食作物，根块除作主粮外，也是食品加工、淀粉和酒精制造工业的重要原料，根、茎、叶又是优良的饲料。

“还有没有？”

秦寿一脸黑线看着理解错误的林木匠，这家伙居然从炭火堆里撩出三个烤熟的番薯。

“生的！”

“还有几个做种！”

“全杀！”

秦寿在林木匠挠着头恭送下，拽起如获至宝的番薯闪人，现在秦寿终于明白林木匠屁王头衔怎么来了，感情是番薯惹的祸！

第十六章大唐新家私厂

“秦夫人早！”

“啊？不敢当，不敢当，林木匠，坐，坐，菲儿，沏茶！”

林木匠大清早窜门，直把惯例为黄豆浇水培芽的贾蓉吓了一大跳，手忙脚乱招待有望成为村长的林木匠落座，同时招呼帮忙泡凉热水伺候黄豆的苏菲沏茶。

“随意，秦夫人，小秦子呢？”

都喝上茶了，心里一阵羡慕的林木匠，出言询问贾蓉，应约而来的林木匠精神奕奕，等待着秦寿实现诺言。

“他啊？大清早跑步上山，说什么锻炼身体防止挨揍，真是不省心的孩子，吃早饭没有？”

想到秦寿痛改前非不睡懒觉，好气又好笑的贾蓉奚落秦寿早起鸟儿准没事，热情相邀林木匠一起用餐。

“哦，饱了，我到外面等，你们吃！”林木匠连苏菲沏茶出来也顾不上喝，婉转拒绝了贾蓉好意相邀，一阵风似的跑出去，杀向老村长家蹭喝白开水。

“神神秘秘，又不晓得掏鼓什么？”

贾蓉一脸怪异目送林木匠离去，满心疑惑自言自语，想到秦寿昨夜找林木匠的事，总觉得他们之间好像达成什么事。

“老夫人，听少爷说，好像要弄家私什么的！”藏不住秘密的苏菲，把秦寿彻夜谋划之事曝光。

“家私？罢了，也不晓得寿儿哪来奇离古怪的事儿，菲儿，吃完早饭去看看你房内新衣！”

“啊？做好了？谢谢老夫人！”

得悉新衣做好，对中原花花绿绿衣裳情有独钟的苏菲大喜于色，在贾蓉叹息声之中，乐呵着跑去厨房把早饭端进来。

时间匆匆眨眼过去，一个时辰过去后，呆在老村长家里喝了不下五碗白开水的林木匠，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风雪扑扑的秦寿与黑牛出现村头，两把硬弓背着身后扛着收获颇丰的猎物回归。

“小秦子，你回来了！”

秦寿一出现，林木匠马上扬尘离去，屁嗔屁嗔奔向回归的秦寿，留下老村长吹胡瞪眼心里大骂林木匠，骗了五碗白开水喝连谢字也没有。

“林木匠，有事？”

秦寿莫名其妙看着跑上前来的林木匠，收获颇丰把昨夜之事丢到一边，惹来林木匠千年怨念的目光。

“小秦子，莫不成昨夜之事，你拿大叔我开刷不成？”抓狂的林木匠大有揍人的冲动，可见到秦寿背挂着一人高的三石硬弓，望而止步不敢拿秦寿天生神力怎么样。

“喔，想起不来了，不好意思，林大叔，瞧我这记性，差点忘了正事，黑牛，收好我的弓，请！”

想起昨夜商量好的事，秦寿一脸愧疚猛拍脑门，解下轻若无物的三石硬弓丢给黑牛收好，据说这弓是以前隋唐战乱时黑牛他爹捡回来收藏。

这还差不多！林木匠在秦寿记得有这么回事后，松了口气跟随秦寿身后，为了这事林木匠失眠了一宿，大清早把半成品棺木退回去不干了，自甘堕落当秦寿御用长工赚钱更实在。

眨眼又一个时辰过去，三辆牛板车在孩童追逐嬉闹声之中驶出长乐乡，村里人头汹涌围堵秦寿家后院，七嘴八舌声指指点点议论纷纷。

秦寿家占道违建后院，篱笆围起五十方面积空地里，林木匠把吃饭家伙凿子木工刨等等放置一

边，空地堆满一批新送来的楠木。

“林木匠这是怎么回事？”

“不晓得啊，瞧这阵仗，好像有什么大事发生！”

“村长来了！”

议论纷纷的村民们把秦寿家后院围堵的水泄不通，摇摇欲坠的篱笆在几百号人挤压下东倒西歪，一声村长来了，打破议论纷纷的村民们好事声。

“怎么回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戏猴还是闹事？都散开…”

老村长应秦寿求救赶来，一声极具威严吆喝谩骂声，把好事的村民们喝退几步开外。

“村长大驾光临，寒舍生辉，菲儿，搬案桌，村长请！”

秦寿在老村长救驾及时赶来喝退难以劝阻的好事百姓，亲自跑出来迎接一阵风吹就要倒似的老村长，同时撒开嗓子吆喝苏菲搬案桌请老村长坐镇，准备小作坊简陋开业仪式，顺应贾蓉封建迷信的理念，祭拜开业！

不骄不躁的老村长淡定十足，拄着简陋木棍拐杖落席苏菲搬出的案桌，没法子，大冬天那个冷啊~人到老年腿骨毛病多不是？

贾蓉端着跑腿王黑牛城内购置回的包子与瓜果和鸡鸭出席，把祭品放置半人高案桌准备祭拜仪式，同时目光看向换上人模狗样新衣衫的林木匠。

贾蓉做梦也不敢想象，自己家里有一天会雇上一个长工，而且还是本村一向接济不落后于别人的村长候选人，为了钱途连竞争村长也舍得放弃。

“各位乡亲父老、各位大叔大婶，各位成长弟妹：秦氏家私小作坊开业礼的庄严时刻，晚辈秦寿绝不敢邀功请赏，更不敢冒昧发表演讲，本人以作坊之主并展读祭文...”

秦寿拱手抱拳，在苏菲涨红脸鼓起双手打气加油动作下，声色凛然宣布秦氏家私小作坊成立时刻。

“物有本末，水有源流，秦某打小失联父亲，长大成人，书未读，家未成，先立业，独立自主，艰苦发家，始有积蓄，不忘乡亲，时而赞助，扩建作坊，皆尽义务...”

“哇~原来是开作坊啊！”

“真是有钱人，羡慕死我了！”

“寿哥哥要是看上我多好啊！”

“行了，就你这面饼脸，别痴心妄想...”

秦寿睁眼说瞎话的稿词，惹来村民们一阵眼红

羡慕喧哗声，当然少部分是难嫁的村姑，大部分都是中老年村民眼热声。

老村长也是一脸惊讶表情，不敢置信看着秦寿携手贾蓉开始祭拜开业大礼，秦寿还真实现诺言真刀真枪开作坊了！

“哇~那我们岂不是有活了？”

“是啊，是啊！”

“是毛球，掌柜的还没发话呢！”

村民们在秦寿祭拜完后，七嘴八舌议论起当初秦寿承诺的事，跃跃欲试等待秦寿安排带领全村人脱离贫困线。

“各位乡亲们，稍安勿躁，秦氏家私小作坊刚开业，资金有限，暂时招募三名打下手学工，艺满一年晋升长工师傅，待遇从优！”

“啊？只有三个？”

“小秦子，这可不行啊，我们几百人，才三个是不是太少了？”

秦寿只招收三个学工，村民不乐意了，憎多肉少不够分啊！要不是村长在场镇压，村民们说不准拆了秦寿占道违建后院，当然村长亲自批默许的，村民们也只有想想的份。

“胡闹，凡事都要循环进度，一口饭吃不出胖

子，莫不成你们要秦家小子好不容易积累出的积蓄破产？跟大伙一起吃西北风挨穷才罢休？”

老村长看不过眼发飙怒了，以理说服蛮不讲理的村民，以实事论事把不乐意的村民们说得哑口无言，回想老村长的话，还真有那么点道理，羞愧得低下头不敢言语。

“好吧，应家母慈心，小子自担风险，增加两名学工最大限度，以负担沉重有劳作力孩童优先择取，明儿由林木匠亲自负责筛选，如若无异议，诸位大叔大婶请回恭候佳音！”

熬不过一边贾蓉哀求目光，秦寿狠狠心放大宽度，增加两名学工的限度，秦寿如此大度赢得了一些村民们叫好声，有人欢喜有人愁相序离场。

连暴怒过后的老村长，闻言秦寿大度理性扶贫的话，也忍不住拂须颔首点头，心里暗赞此子前途无量！

秦家小作坊一整日除了锯木声，就是林木匠与哪里也少不了打下手黑牛大汗淋漓刨木声，身为作坊主秦寿则厚颜无耻搂着脸红耳赤的苏菲，在贾蓉定义乐不思蜀下烤鸡监工一整日。

眨眼午后又日落黄昏，家家户户点起灯火时，秦家简陋后院在万能钱推动下，盖好了御寒的四周

与顶棚，严严实实的稻梗草把小作坊秘密覆盖起来。

三餐包食的林木匠乐呵着打饱嗑，一下午刨木锯木没压力，与一边舔着嘴唇的黑牛闲聊扯淡，而黑牛打着饱嗑幸福地拍着肚皮，说实在的秦寿家里伙食，比起他家里好一万倍。

“东家的，此乃何物？”直到秦寿拿出三尺长扁棍出来，林木匠停下晚饭后休息闲聊扯淡，砸吧着嘴里油迹，惊异起秦寿递来的扁棍。

“木尺！”

“哦，有何用？”

“……”

秦寿哑口无言，好吧，又要开始对牛弹琴式授课扫盲了，木尺也没有，如何担当一名合格的木工？

“木尺，木工好伙伴，它负责衡量尺度与长短，缺一不可…”

秦寿把木尺具体作用解释出来，扫盲林木匠无知，同时随地拿起林木匠与黑牛辛苦一天的结果木条，大刀阔斧开始授艺如何组装椅子，摆脱胡凳害人不浅的跪坐，严重影响未来花朵们发育。

“现在我教你如何组装椅子和桌子，虚心点学

习，仅此一次，日后美化雕刻全看你的了！”

秦寿在林木匠凑过来的时候，一边用尺子衡量四角木条长短，指导林木匠拿起四个方条凿孔组装，精确到要四个口一模一样，木尺的效用一眨眼间出现了，直让林木匠大惊小怪神物也！

第十七章公主恶王爷匪

“哇~”

“耶~”

“啊~~色狼！”

嗷呜~大清早秦寿放声高嚎惨叫一声，左拥右抱美梦瞬间化成气泡，紧握着凉梭梭的下半身，满床打滚哀嚎起来，平白无故遭遇黑脚袭击，够倒霉的！

房门边的苏菲大吃一惊捂嘴不敢喊出声，也不敢上前去斥暴力恶女伤主行为，更何况贾蓉在身边看着，也是气愤到敢怒不敢言。

秦寿房内大清早出现两男一女贵客，真正到贾蓉不敢相信的贵客，大唐王爷与公主突降长乐乡，莫大的荣誉惹来全村人羡慕到抓狂地步。

何以知晓他们是大唐王爷？村内护送的带刀皇宫侍卫可是货真价实的，谁吃饱撑着没事敢去冒充掉脑袋的皇宫侍卫与王爷公主？

“寿哥儿，漱妹鲁莽，恪弟管教无方，还望寿哥儿赎罪，勿怪！”

李恪一手拂开碍事挡路的李治，颇感无语看着光屁股满床打滚痛嚎的秦寿，说句心里话，李恪真

心不知晓秦寿有伤风败俗的裸睡。

“哼~色胚子，活该！”

明知有错在先死活不肯认错的李漱，背转身不去看有辱败得的画面，双手抱胸高傲十足撇过头，目光接触到贾蓉一闪而逝的恼怒目光后，顿时收敛不少傲骨之气，但还是一副天大地大本宫最大的倔脾气。

“不碍事，话说回来，两位王爷可否高抬贵眼？给秦某一点私人空间换身衣衫？”

欲哭无泪的秦寿挤出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倒霉十足双手抱拳讨饶别两位大小王爷看够本没有？虽然哥我本钱足，可**必定是**！

“嗯哼~小治，还愣着干什么？滚粗否？”妖孽帅气脸的李恪老脸一红，一手拽起瞪大眼没回过神的受气包李治开刷，用蹩脚借口离开秦寿的房间。

“切！”

李漱不屑一顾的切声高傲离去，直让秦寿有吐血的冲动，如此黄金比例身材，美少妇怨妇们的克星，居然在一个即将脱离萝莉的公主面前不屑一顾？天理何在？

“等着，你知道了我尺寸，早有一日，我也要

探探你深浅！”

秦寿怒视着李漱消失房门的芳影，恶狠狠发着毒誓，忍着有变太监的致命剧痛，秦寿吃力穿戴早起苏菲预备好的新圆领袍衫，至于公子哥一样的软胎帽秦寿丢弃一边，随意拿起布巾包扎成幞头套好堪比女子的长发。

“恪弟突击造访，所谓何事？”

秦寿换好新衣裳走出来的时候，打破王爷公主好奇研究新式座椅，极其不舍从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式座椅收回目光。

秦寿无拘无促压根没把见面行礼当一回事，潇洒自得秉性与换了身像样的皮，马上吸引了两位王爷与公主的目光，瞪大眼难以置信打量着秦寿，总算是了解什么叫人靠衣装佛靠金装了！

李漱忍不住心跳加速多打量几眼秦寿，光洁白皙的脸庞，透着棱角分明的冷俊；乌黑深邃的眼眸，泛着迷人的色泽；配上一袭心灵手巧裁出得体的袍衫，完美无瑕勾勒出秦寿比模特还完美的身材。

“寿哥儿真乃…唉~日后以寿哥儿同行，叫恪弟情何以堪？”李恪打量了秦寿一朝后，宛然叹息摇头苦笑起来。

“恪哥儿，你没寿哥儿帅…痛！”见风使陀惯了的李治，童言无忌祸从口出，马上遭遇心生妒忌的李恪暴栗敲脑门。

“公主喝茶，两位王爷喝茶！”

亲自端茶招待的贾蓉，强忍着心中不喜先端杯给予李漱，紧随着笑脸盈盈分别为两位王爷奉茶，待遇分明一目了然，直让李漱大感不喜又发作不得，把所有罪责归纳无辜的秦寿身上，如若他伤风败俗裸睡也不会引发自己本性暴露。

“寿哥儿，你这算是高人隐居吗？”贾蓉告退离去留下私人空间后，李恪眯起眼审视起坦然沏茶，等候自己回答的秦寿。

“哦？此话怎解？”

李恪不入正题，突如其来转移话题，极具耐心的秦寿放下手里苦涩的茶杯，一脸好奇看着李恪。

‘看什么看？别以为自己是公主，哥我就不敢把你就地正法了！’

不经意间发现假装茗茶的李漱偷瞄目光，秦寿怒由心生，荷尔蒙激素高涨的秦寿，有不顾一切推到李漱的复仇冲动。

不得不说李漱今天换上宫装靓爆镜，淡白色宫装，淡雅处却多了几分出尘气质。宽大裙幅逶迤身

后，优雅华贵。

墨玉般的青丝，简单地绾个飞仙髻，几枚饱满圆润的珍珠随意点缀发间，让乌云般的秀发，更显柔亮润泽。

特别是她美眸完全符合非主流大眼妹，红唇品茗间在茶水滋润格外诱人，更别提她凹凸有致的妙龄身材，典型怪蜀黍秒杀克星。

“寿哥儿，寿哥儿！回魂啦！”

“嗯？啊？哦，哈哈~~那个，这个，不好意思，寿哥儿我想事走神了，啥事？”

秦寿在口干舌燥的李恪不满目光之中，打着哈哈蹩脚找借口胡扯一通，末了还反过来反问啰嗦一大堆的李恪什么事？

“咯咯咯…”发现李恪犹如吃了死苍蝇吃瘪模样，李漱抛弃难得安宁淑女姿态，咯咯声娇笑出声，背靠舒坦十足的椅子嗤笑李恪。

“寿哥儿，答应恪弟之事，有眉目否？”李恪一脸黑线看着走神的秦寿，心里一阵凉薄凉薄的，早知如此当初不应该指望断鸡头烧黄布好大哥啊！

“嗯哼~嗯哼~莫急，莫急，不是时机未到吗？明儿过来取便是！”

想起李恪与长孙家五子打赌之事，秦寿干咳连

连敷衍李恪，还真把这事忘记了，至今秦寿暂时没有想到什么新异事物胜过琉璃。

得悉李恪到来这里的目地后，李漱瞪大双眼，不可思议打量秦寿，感情李恪借口脱离皇族子弟组团打猎，跑来穷乡僻地就是为这事而来！

“不自量力！”

“你说谁呢？”

“谁回答就说谁！”

“靠~别以为你是公主了不起！”

“是又怎么样？”

‘我滴神啊！’李恪头痛十足猛拍额头，秦寿又与李漱好像欢喜冤家一样斗起嘴，你一言我一语互相争吵。

李治瞪大眼崇拜十足仰望秦寿，敢于皇宫出了名的刁蛮公主十五姐斗嘴，只此一家别无分号！

一直关注屋内情况的贾蓉吓了一跳，要不是苏菲及时噤声提醒，贾蓉还真惊呼出声，一手捂着嘴不敢相信秦寿居然与公主斗嘴，对于平民的母子俩，一个不好会惹来不必要麻烦！

“咦？恪哥儿，这是何物？”

秦寿与李漱斗嘴发展到近到咫尺斗鸡眼地步，没眼看下去的李治不经意间发现风吹开的泥缸白

布，小手抓起一小撮黄豆芽好奇问头疼不已的李恪。

“烦着…咦？这不是最近长安传得邪乎的黄豆芽吗？”

李恪怒视李治多事好动的时候，不经意间发现李治手里的黄豆芽，大吃一惊夺过李治手里黄豆芽，拿到鼻尖嗅了嗅贼新鲜的。

想起最近长安传得邪乎的黄豆芽与神曲，李恪恍然大悟抬起头看向斗鸡眼的李漱与秦寿，原来黄豆芽是秦寿捣鼓出来的，那大街小巷火爆十足的豆芽菜神曲，必定是秦寿杰作了！

“嗯哼~你们闹够没有？漱妹，在不收敛，莫怪恪哥儿日后不带你出来玩耍！”眼看两个欢喜冤家斗个不亦乐乎，李恪一脸黑线充当老好人化解两人之间恩怨。

“呸~口臭死了！离本宫远点！”

刁蛮的李漱脸色一变，心不甘情不愿暂时放过秦寿，嘴巴不饶人末了还要羞辱秦寿一番才肯罢休。

‘尼妹！’罢了，做有良心的男人、找有气质的女人，此时此刻秦寿真心想要大嚎一声：就算再想哭，也要微笑着说一句：你大爷的！这算什么事

儿？

“寿哥儿，不简单啊！”李恪在秦寿折回时，拿起李治夺过来的黄豆芽，笑眯着眼看着秦寿。

“切~不就是一根草，有什么简单不简单的？”看不顺眼的李漱不屑一顾李恪手里的黄豆芽，鄙夷十足说出李恪为之欲倒的话。

草？李恪抽搐着脸，要知道这所谓的草，可谓是风靡了全长安好一段时间，如今长安可谓是四处打探断货的黄豆芽消息！

李恪懒于跟李漱解释太多，以免她知道越多抢劫越多，先下手为强黑些回去孝敬父皇！

“寿哥儿！”算盘打得噼啪响的李恪眯起眼，轻呼秦寿不解释，那笑眯眯放电似的桃花眼，直让秦寿为之恶寒，要不是知晓李恪兴趣爱好正常，还真以为他有龙阳之好！

“百两挥泪大赠送！”大方的秦寿肉疼十足，一挥手就豪迈十足，免费赠送李恪十斤黄豆芽，这点小钱出得起！

“呵呵~寿哥儿如此豪爽，恪弟勉为其难笑纳了！”李恪厚颜无耻话，直让秦寿大翻白眼，看在小金刀价值上，忍了！

“那这些…”贪心不足的李恪用手轻拍秦寿半

成品的椅子，感觉很舒坦的李恪打起鬼子进村大扫荡主意，继续剥削秦寿家里稀奇古怪之物。

“放血大赠送！”土匪啊！心滴血的秦寿在李恪满意笑容之下，咬牙切齿放血大赠送，真的是公主恶，王爷匪啊！

金刀，看在金刀面子上！秦寿自我催眠平息亏本怒气，匪气的吴王露出狐狸尾巴后，秦寿真心想要说一句，可以后悔拜把子不？

第十八章好大一个蛋糕

“东家的，椅子呢？”

土匪王爷与恶女公主满载而归离去后，熬夜赶工刚醒的林木匠急匆匆赶来报道，发现一夜辛劳椅子不见后，忍不住小心翼翼凑到蹲地面壁思过的秦寿。

“土匪拐跑了！”

“啊？有土匪？报官没有？东家的？”

“报官有屁用，赶紧重新制作，本少溜达回来之前，要见到四条腿的椅子！”

抓狂十足的秦寿咆哮完后，在林木匠一惊一乍目光之中，气愤十足勒起衣袖跑出门，连避开一阵绕回来的贾蓉呼喊也置之不理，一眨眼消失恢复平静的村庄道路。

“东家母，这…”林木匠不知所措求助返回的贾蓉，今天还有筛选学工任务啊！哪有那么多精力去重新制作不熟悉的新式椅子？

“林木匠，照寿儿话去做吧！学工之事，村民们应该可以理解缓一缓，午后在进行！”

贾蓉摇头叹息一声，劝说着林木匠照秦寿的话去做，王爷洗劫新式椅子荒唐之事，还真出乎贾蓉

意料之外。
“是，东家母！”贾蓉都这么说了，林木匠只好自认倒霉，硬着头皮出门去隔壁逮黑牛过来开工。
“唉~真是冤孽啊！菲儿，去看看少了多少黄豆芽！”
“是！”
贾蓉轻声叹息之中，苏菲走到变空荡的大厅角落，缺少四脚高椅子，总觉得有些不对路似的，想起秦寿连夜把胡凳胡桌之类送入厨房摧毁，苏菲就忍不住想要偷笑，这算是自作孽吗？
“面粉，泡打粉，鸡蛋，牛奶，白糖…”
秦寿在村内游离浪荡了一圈，收刮脑海里曾经读过的厨房宝典，自言自语唠唠叨叨反复念着，惹来闲来无事的村民们怪异目光关注。
面粉易得，泡打粉有点麻烦，看来只有自制的自发粉代替了，鸡蛋更是容易，牛奶楸准谁家牛生牛崽了，去挤一些出来，白糖也可以找些甜的代替。
“王大叔，听说你家母牛前些日子生牛崽了！”
“嗯啊？是的，小秦子有事吗？”

王铁匠无所事事蹲在家门前，秦寿在村里游荡一圈走过头，突如其来问母牛之事，直让王铁匠稀里糊涂摸不着头脑。

“恭喜，恭喜…”

两刻钟过后，王铁匠哭笑不得挥手送别挤完全部牛奶的秦寿，而秦寿手里端着大盘装的牛奶急匆匆赶回家。

“贺大叔，听说你家里有小麦！”

“小秦子啊，有，有，前些日子城内买的，坐坐…”

村西贺明十分惊喜，秦寿大驾光临，莫不成看上自家娃要雇佣去当学工？至于秦寿要小麦做什么？贺明问也没问一股脑把十几斤布袋装的小麦全交给秦寿。

“多谢了！”

“哎，小秦子，钱拿回去，大叔家娃的事怎么样？”

“有空在说！”

秦寿丢下三文钱，头也不回扛着小麦一阵风跑人，害得贺明追出门要把钱给回秦寿，免费赠送也不要？

“寿儿，你这是？”

小院子里晾衣的贾蓉停下手，一头雾水看着秦寿进进出出很忙碌似的，忍不住纳闷起来，秦寿这是又捣鼓什么？

“娘，没事，忙你的，菲儿，过来帮忙！”

秦寿头也不回扛着大包小包钻进厨房，苏菲听到秦寿的呼喊声后，丢下手里的活急急忙忙跟着秦寿钻进厨房，在贾蓉想要看个究竟的时候，厨房门忽然关起来。

“神神秘秘的又瞎忙活？”

哭笑不得的贾蓉看到关上的厨房门，没好气摇摇头，实在想不明秦寿一天到晚脑子里想些什么？

长安城内钱府大院，钱老爷子急躁不安地在大厅内瞎转，五十出头钱府管家睁着眼闭着眼，老眼晕花看着钱老爷子不知疲倦转悠半天的劲头。

“可恶，实乃可恶！”

钱老爷子每走一步，嘴里就骂骂咧咧可恶，至于骂谁也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钱管家有心想要提醒钱老爷子时辰过了，该出门打理生意了，可见到脾气暴躁的钱老爷子，想想还是作罢！

“管家的，去门外瞧瞧，人来了没？”

秦老爷子忽然停下脚步，说了不知道多少遍的重复话。

“老爷，我刚回来的！”钱管家欲哭无泪双手作揖，把自己刚进门没多久道出来，还有点人性没？大冷天跑门外吹西北风？

“备马！”

“是，老爷！”

钱老爷子恶狠狠说一句备马，钱管家如昔负重松了口气，急匆匆踏步出大厅依言去备马。

与此同时，长安大理寺，程妖精大马金刀坐在公堂案台，大理卿刘弘明一头大汗，敢怒不敢言赔笑着程妖精野蛮的态度，谁敢惹有圣旨在身的流氓啊？

“老流氓三个逆子可否安好？”

“好，好着！”

刘弘明轻抹额头汗迹，哆嗦着嘴唇回应程妖精吃人目光瞪视，心里祈祷着程妖精别把罪责怪到自己身上，自己也是身不由己啊！

“哼~如若老流氓三个逆子少一根毛发，折断你狗腿！”

“不敢，不敢，好吃好喝供奉着！”

程妖精的狠话，直把刘弘明吓得差点虚脱，他不相信言出必行的程妖精只是恐吓，混事一大票的程妖精没少暴打过同朝大臣，赫赫有名的混世魔

王，连李世民也头痛的无敌牛人。

“爹爹！”

“爹爹！”

“爹个屁，瞧瞧你们衰样，丢人现眼！”

吹胡瞪眼的程妖精一掌拍在案台，摇摇欲坠的案台直看得刘弘明一阵心痛，大哥轻点，这可是贼贵的红木啊！

“爹爹，这可不能怪孩儿们不争气！”程处默实事论事与老爹争论起输赢，直让赔笑的刘弘明僵硬着脸色，好吧，流氓世家果然非正常人可理解！

“哟呵~三个打一个，输了还有理？”

程妖精怪叫一声，瞪大眼同时五指无意识抖动着，看情况大有三个逆子不说服自己，大有公堂上演野蛮人育儿经真人秀。

‘大哥，祖宗，有什么家庭江湖恩怨，可否出去在聊？此乃公堂！’刘弘明真心想要吼出声，别把大理寺当成他们卢国公府啊？

“二弟，大哥嘴笨，你来解释给爹爹听！”程处默面对程妖精吃人目光，一眨眼瘪了，把口才稍好的程处亮晾出来。

“爹爹，孩儿们打来打去就那么反复三招，切西瓜—碎门牙—削狗腿…不输才是怪事！”

程处亮反反复复切西瓜碎门牙削狗腿三招式，听得程妖精吹胡瞪眼大有火山爆发迹象，而刘弘明干脆撕下两张纸堵住耳朵，安静了！

“哪又如何？你们妹妹还不是一样凭借爹爹三板斧招式，打出个女状元？输了就是输了，习武不努力，青楼天天逛，身虚怨爹娘，岂有此理也！”

“好诗啊~还真打？撤！”刘弘明在程妖精脱口而出文盲诗，忍不住大赞，当程妖精施展家暴育儿经的时候，吓得魂飞魄散三十六计闪人。

当日，大理寺流传一阵流言蜚语，什么大理寺发明了新不为人道的刑法，惨叫声惊天动地，真乃是听者伤心闻者流泪。

长乐乡，临近午后时分，秦寿家小院的贾蓉干等一上午，紧闭的厨房门一直未开，眼看林木匠与黑牛伙食时间到了，却无法进去淘米做饭。

厨房内，苏菲按照秦寿的教导，洗麦去除小麦本身所附着的杂质，经过温水搓洗的剥皮制粉土技术，把皮层拿到小磨台精研细磨好几遍。

直到小麦皮磨成粉状原料，秦寿拿出一大堆苏菲眼花缭乱的东西，好奇的苏菲偷偷打开嗅了下，一股发酵的味道熏得苏菲直皱眉捂鼻走远点。

“菲儿，打五个鸡蛋，蛋清与蛋黄分开，蛋清

先一勺一勺糖打…"

秦寿头也不回吩咐一边无所事事的苏菲帮忙打鸡蛋，时间有限秦寿又是第一次做，空有制作方式没有经验，第一次管它呢，只要口味过得去就是了。

"打好了，少爷，怎么样？"打蛋清打了一刻，手发酸的苏菲可怜兮兮看着制作自发粉的秦寿。

"嗯，好了？你放了多少糖？"

"十勺！"

"……"

秦寿无语了，一时没注意苏菲还真舍得放，一下子十勺差不多半斤的糖，也不怕人家得糖尿病？

"苏菲，你还是西方人吗？"

"什么是西方人？"

好吧，秦寿彻底败给苏菲，她们那边不是以面包为食的吗？连同面包差不多如出一辙的蛋糕也不会？还是她天生就是王权贵族人？秦寿开始感兴趣苏菲身世，开始没问是等她适应这里。

"好吧，你帮我生火，去吧！"

"哦！"

苏菲在秦寿无语的安排生火工作下，不知自己

做错了什么，乖巧地跑到灶台前生火。

“唉~这不是逼我做大口径的蛋糕吗？”

秦寿看了眼还有十多个鸡蛋，咬咬牙继续加量不加价做大号生日蛋糕，恐怕古人没见过没吃过生日蛋糕吧？甜甜的保管独领风骚！

重新冲淡蛋清后，秦寿又开始捣鼓蛋黄，放4到5勺糖5勺冒尖的面粉8勺牛奶搅拌好，一切准备好后就缺最后自制奶油了。

秦寿拿出一公斤油，把剩余的牛奶全混合在一起搅拌，剩下来就是跑出去装些雪冷藏，等变成奶油状，方法简单就是不知道吃了会不会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晚上开始烘制蛋糕。

“少爷，你的面包，熟了，好香！”

苏菲惊异声打断还没来及喘口气的秦寿，一股浓香面包味扑鼻而来，嗅到久违的面包味道，苏菲有种回到家的感觉，眼角不经意间留下泪痕。

“姓秦的，给我滚出来！”

秦寿还没来及揭锅，一把暴躁如雷喝骂声从院子里传来，直把秦寿吓了一大跳，那个不长眼的家伙找茬来了？

第十九章八卦老丈人

“……”

“……”

秦寿与钱老爷子斗鸡眼似的，你看我我看你，谁也没有说话，就这么一直定定坐着林木匠赶脚弄出来的半成品椅子，粗糙的扶手还没刨滑溜就搬出来上任。。

“亲家翁喝茶！”

“哼~喝不起！”

贾蓉亲自奉茶上来，钱老爷子撇过头，一肚子火气说着气话，见识秦寿五大三粗威猛身板，有心带人教训秦寿一顿想法的秦老爷子识趣没出手，胜负一目了然，秦寿天生神力之事，钱老爷子在贾蓉大伯提亲前就知晓。

“这…”

贾蓉也不知说些什么好，人家大老远三番两次主动找上门，没嫌弃自家穷兑现诺言，耍点脾气正常，贾蓉心生惭愧之余又无可奈何，秦寿的事开明的贾蓉不想干涉什么，全权由秦寿自主定夺。

“老丈人远道而来，小子有失远迎，还望老丈人恕罪恕罪！”

钱老爷子有气秦寿理解，只是想不明白钱老爷子为何如此积极嫁女？自己又不是什么香馍馍，又没权没势，怪哉也！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老丈人？”钱老爷子闻言秦寿漫不经心似的话，刚平息的怒气乍然又升起。

“呃…”

钱老爷子发难似的问话，直让秦寿一阵语塞摸不着头脑，不明白自己哪里得罪了吃火药一样的钱老爷子。

“我问你，可否收到过府一叙的话？”来气的钱老爷子怒视着一头雾水的秦寿，大声责问秦寿。

“这…”

钱老爷子凌厉的目光，直看得秦寿一阵心虚，支支吾吾说不出口，顿时恍悟感情是为他家闺女钱羽馨那门事。

“有还是没有？”

钱老爷子得理不饶人，把心里怒气一股脑发泄出来，见着本人了，不发发彪更待何时？

“有！只是…”

“有就行，我问你，我家闺女哪里配不上你？至于用退婚一词当众羞辱？”

秦寿话还没说完，暴怒的钱老爷子拍案而起，

居高临下怒视着秦寿，女子家最重名声，秦寿如此当众羞辱退婚，岂不是告知全城自家闺女未嫁先偷人？

“啊？寿儿，你…”

贾蓉得悉真相后，忍不住惊呼一声，难以置信看着秦寿，回想起第一次来的时候钱老爷子怒气冲冲的样子，现在终于明白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这个，误会，真的，老丈人莫恼，小子当时一时气话，口误，口误，真的！”

连贾蓉都看不过眼转移阵营了，秦寿孤军奋战怄气有些吃力，只好在强势下低头认错，想想当时自己也有错在先，钱羽馨怎么会是水性杨花那种人，只是看不惯她与何大公子在一起才故意生气。

“哼~误会？你可知道我家闺女，就因为你的误会，绝食了好几天，如今是死是活尚未知，你说如何是好？”

秦寿低头认错的态度良好，钱老爷子气消不少，可想到绝食不出门的闺女，又冒出无名火气，责问不负责的秦寿。

“啊？”

秦寿与贾蓉同时惊呼一声，没有想到钱羽馨居然闹气绝食，秦寿的反应钱老爷子看在眼里，微微

点头同时一阵心痛摇摇头叹息着。

长安城钱府，拂须带路的钱老爷子身后秦寿左瞧瞧右看看，给豪宅府院吸引了，假山，小池，如梦如幻呈现眼里，不时有小婢穿过，脚步声极轻，谈话声与嬉笑声极轻交织在秦寿耳里。

穿过还算宽敞的花园，抵达西厢溢香园，钱老爷子没有继续走，而是停下脚步伸伸手示意秦寿自行进去。

“老丈人，你不进去？”

“你们年轻人破事，老夫进去何用？如若老夫闺女事还未解决，你自己看着办，直走便是，灵儿会带你去！”

秦寿在钱老爷子吹胡瞪眼威胁声之中，耷拉着脸依言踏入溢香园，秦寿没勇气去质疑钱老爷子的话，要是他真恼羞成怒使绊，秦寿不敢想象自己雄心壮志的宏图大业会不会受阻！

“哼~”

一声刁蛮不屑冷哼声惊醒秦寿，抬起头的时候，不知不觉已踏进溢香园西厢房大院，钱灵双手叉着腰处，不爽与愤怒目光交织在一起怒视茫然失神秦寿。

“你家小姐住何处？”

“凭什么要告示你？”

秦寿示弱似的的问话声，惹来钱灵高傲抬起头颅，拽得二五八似的鸟都不鸟秦寿一下，其态度极其恶劣无比，惹来秦寿萌生无名怒气。

“如此也罢，告辞！”

钱灵故意为难秦寿的时候，原本以为秦寿会示弱低头认错赔礼道歉，哪晓得秦寿忽然抱拳离去，直把钱灵吓了一大跳。

“站住！好吧，算你狠，哼~直走右转上楼！”

害怕秦寿离去钱老爷子知晓，后果不堪设想，钱灵识趣收起摆秦寿一道的想法，发起小脾气指明去路后，气鼓鼓一转身闪人。

“小样，就你这样，还想跟我斗？”

秦寿冷笑一声，目送恶婢女钱灵离去的背影，比起乖巧的苏菲，钱灵简直掉了不知道多少档次。

踏入琴声悠悠西厢阁楼，秦寿手搭在琴声传出的房门前，迟迟下不了手推开房门，随着琴声中断一声悠悠叹息传来。

迟疑了一阵，秦寿推门而入，映入眼帘的竟是粉黄色的帐幔，随风飘舞在四周闺房，即使那繁复华美的云罗绸如水色荡漾的铺于身下，总是柔软却

也单薄无比。

秦寿迟疑着的动了动脚，却发现脚下名贵柔软毛毯多出几个脚印，秦寿硬起头皮心虚异常一步步踏进香气扑鼻闺房。

踏入闺房中央侧过身，妙龄女子消瘦映入眼帘，古琴立在角落，铜镜置在木制的梳妆台上，满屋子都是那么清新闲适。

‘蒙人还是咋回事？’

秦寿见到受惊一样的钱羽馨惊慌失措模样，顿时哑口无语，眼前气色好的钱羽馨像绝食的吗？就算是绝食也要把咬过一半的糕点罪证收藏好吧？

“你…”

秦寿忽然出现眼前，误以为钱灵进来的钱羽馨顿时慌了手脚，顺着秦寿目光看向自己弹琴香案边的糕点，顿时涨红俏脸想要销毁罪证也来不及了。

“钱大小姐，好手段，秦某领教了！”

“我…”

秦寿不冷不热的拱手拜服声，直让钱羽馨好像做错事的小女孩似的，脸红的直发烫埋于胸前不敢去看秦寿，心里早把婢女恨个半死，正主来了也不提前通知一声。

“你喜欢蝶恋花？”

见好就收的秦寿转移话题，以免钱羽馨钻牛角尖做出不可预测的傻事，摸不透她脾气的秦寿没有心情也没有勇气去挖掘，发现她妙笔生花的墨宝，秦寿愕然失神。

完全没有想到当初一时气愤偷窃墨水，居然引起钱羽馨记下蝶恋花诗词，心虚异常的秦寿汗濂起来，一不小心抢了苏轼的饭碗！

“嗯~”

再次给秦寿发现小秘密，无地自容的钱羽馨就差没有找个缝钻进去，心情凌乱的她此时此刻也不知如何是好，无意识搓弄着衣角试图缓解失利的局势。

‘靠~’

秦寿还想说些什么的时候，不经意间发现钱羽馨香案身后的窗台胖乎乎脑袋，忍不住心里暗骂一声，无耻岳父老丈人啊！居然干起偷听墙角之事！

行踪暴露的钱老爷子没有丝毫愧疚之意，反而落落大方冒出头，在窗台边无声地指手画脚比划警告着，意思很明了，哄不好他家闺女，秦寿吃不了兜着走！

一时间房内静下来后，不适应的钱羽馨悄悄抬起头，怪异地打量一眼目瞪口呆看自己身后的秦

寿，豁然转身时钱老爷子敏捷十足消失窗台。

‘武林高手？！’

钱老爷子如同世外高人的消失窗台，引起秦寿一阵心里惊呼声，在钱羽馨怪异转回头的时候，恍然清醒抽搐着嘴角心里怕怕起来。

“酒楼之事…你先！”

“酒楼之事…你先！”

秦寿与钱羽馨不期而遇同时异口同声，末了秦寿一脸尴尬挠着头，憨态毕露的秦寿引来钱羽馨一抹莞尔笑意，发觉了什么又收起笑意。

“对不起，告辞！”

秦寿在钱羽馨愕然目光之中，双手作揖丢下一句对不起，头也不回落荒而逃似的跑出去，留下钱羽馨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呆子！”

秦寿消失门外后，钱羽馨忍不住微怒轻骂一声呆子，末了嘴角又扬起浅浅笑意，轻手拿起香案一直放着的墨宝。

“原来叫蝶恋花！”

钱羽馨如获至宝似的，爱不惜手亲手题的诗词，只可惜非出自于秦寿手笔，如若不然更完美了！

“老爷，你这是？”

秦寿做贼似的急匆匆跑出溢香园，手里端着参茶的钱灵一脸怪异看着花园动静，钱老爷子捂着腰身裂牙撕嘴从阁楼花园里走起来，那狼狈模样简直是不堪入眼。

“嗯哼~滑到了！”

钱老爷子干咳一声，脸不红气不喘睁眼说着瞎话，引来钱灵半信半疑的目光一直疑视说谎的钱老爷子，没事跑去花园做什么？

“瞧什么？还不速速去看看小姐？哼~”

“是，老爷！”

在钱老爷子恼怒喝骂声之中，钱灵吐了吐小舌头，一副我什么都明了的表情转身离去。

吹胡瞪眼的钱老爷子在钱灵消失后，挠着头顶夹带的枯枝树叶自言自语：“咦？我忘记什么事了？噢！想起了，贤侄，贤侄…”

第二十章力举巨鼎无压力

“父老乡亲们，大哥大嫂们，我们四兄弟初到贵境，仰慕大唐天朝之威，盘缠用尽特卖艺赏口饭吃，我等...”

“少废话，红毛子，拿出看家本领再说！”

“就是，就是，那个破鼎就想学西楚霸王？快快举鼎瞧瞧！”

长安正中心市集街道，驻足里三层外三层好事百姓不屑一顾起哄声，扬手抱拳的四名高矮不一异族壮汉涨红脸，在百姓们不屑声之中四目相对，无言商讨着应对计策。

‘罗马人还是波斯人？’

看热闹人群里，秦寿手里提着油纸包装好的五只打包烤鸡，空出一只手摸着下巴，无视身后挤推的百姓，不动如山打量着四名异族壮汉。

大冷天寒风飘雪的，四名异族壮汉半****着上半身，一头壮实水牛伤痕累累跪扒一边，简陋牛车载有目测七八百斤左右重的巨鼎。

四名异族壮汉卖艺讨生的话，不管别人信不信，反正秦寿打死也不信，他们伤痕累累的后背，秦寿一眼就看出是刀伤箭伤，肯定是军人什么的有

目来长安，至于他们千里飘飘来长安干什么？就不得而知。

最突出的还是四人杀戮之气隐隐渗出，虽然他们四个极力隐藏得很好，可瞒不过饱受现代信息轰炸过的秦寿双眼，俗语说得好：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

其次说得一口流利中原话，要是心中没鬼，骗谁呢？怀着一丝好奇之心，加上暂时无所事事，秦寿停下来瞧个究竟。

“滚~”

“让开！”

“讨打是也不是？”

“公子请！”

“哈哈哈~~如若你们四个能够打败本公子不争气四名家仆，本公子开心了，重重有赏！”

四名异族壮汉估计嫌人少，还未商量出统一结果时，一把强加于人刁难的话，在恶家仆驱赶百姓声之下，从人群里嚣张传出来。

四名异族壮汉看着来人手里串起的十文钱，上下抛动的叫嚣气焰，一时间为难起来拿定不了主意，迟迟不敢应答。

看不顺眼的秦寿，甩着打包好的烤鸡，挺身而

出找茬说道："何公子好大手笔，就是不知钱从何而来？"

"那个混蛋？"

听到秦寿冷嘲热讽的声音，明知故问的何大公子借题发挥骂秦寿。

"乖孙子，你爷爷我！"

"你…"

吃瘪的何大公子没有秦寿口才好，饱受诗书毒害的他一时找不到语词反驳，只能涨红脸看着流里流气一样的秦寿踏出人群。

"我什么我？别以为头顶绿帽，身披破布，腰缠银带，以为自己是东方不败，其实你是狗屁糗败！"

即兴骂的秦寿，借着何大公子衣着品头论足，喜绿幞头的何大公子成了秦寿枪靶子，口不遮拦追加羞辱无极限。

"你…"

语词颇乏的何大公子找不到反驳，只能涨红脸手指着秦寿你了个半天硬是说不出话来。

"常言说得好，宁和明白人打一架，不跟SB说句话！你就是后者，明白吗？何大公子！"

'小样，敢挖哥的墙脚？玩不死你哥的名字倒

过来！’秦寿双手抱胸，一副不死不休姿态，冷笑看着气红脸的何大公子。

“你…阿大…”

“怎么？想打架？好啊，来啊，哥我现在手痒得很！”

秦寿跃跃欲试活动着筋骨，一甩手里打包好的烤鸡，蹦跳着准备开打架势，嚣张的气焰直看得何大公子身后四名恶仆咬牙切齿。

“哼~本公子不屑与尔逞武夫之勇，有能耐你举起那口大鼎，破卢国公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武神之威！”

头脑发热过后，冷静下来的何大公子放弃喊恶仆揍秦寿想法，他可是有吴王那尊大神罩着，今非昔比无权无势任由人欺负的主。

“切，孬种，你说举就举，你算哪根葱啊？”

秦寿在众目睽睽百姓看热闹目光之中，不屑一顾竖起中指鄙视何大公子，故意激怒脸色发青的何大公子，引他入套下彩头，目测大鼎也是**百斤大概，真不知道四个异族壮汉哪里顺溜回来的，对于天生神力的秦寿无压力。

四名异族壮汉识趣凑到一边，让开位置给秦寿与何大公子两人恩怨纷争，他们四人也没有想到，

好好一场卖艺求打赏混口饭吃，居然变成如此戏剧化的争斗。

“五十文！”

“什么？五十文？你打发乞丐啊？”

何大公子咬牙切齿加大彩头，算死秦寿举不起接近上千斤的巨鼎，故而从衣袖里掏出四串绑好的十文钱，那料到秦寿居然嫌少！

“五十文还嫌少？”

“兄台，你见多识广，怎么看？”

“依本公子目测，此人肯定没把握，故而借口嫌少！”

“也是，他以为自己是西楚霸王在世？”

看热闹百姓们议论纷纷声，激起了何大公子争强好强之心，加上某某公子哥一字道破的事实，心中大定的何大公子做出悔恨一生的决定。

何大公子头脑一热，当众扬起一张地契，阔气十足说道：“好，好，本公子加大彩头，以宝斋楼地契为注，赌你举不起巨鼎！”

“咦！”

“有戏！”

“难怪今儿宝斋楼关门了，感情地契到期了！”

看热闹百姓们惊愕异常，举目吃惊看着何大公子手里宝斋楼地契，纷纷议论起宝斋楼情况。

“少爷，不可！”

“是啊，少爷，老爷知晓了可不得了！”

“少爷三思啊！”

何大公子拿出宝斋楼地契，四名恶仆大吃一惊，试图阻拦失去理智的何大公子，要是丢失老爷筹划已久收回的宝斋楼地契，他们四个少不了跟着遭殃责罚。

脑热过度的何大公子清醒过后，碍于面子与百姓八卦嘴舌，硬起头皮喝斥多嘴的恶仆：“闭嘴，本公子办事，何曾轮到尔等多事，姓秦的，可敢应赌？”

秦寿为之一鄂，目光定定看着何大公子手里的宝斋楼地契，无暇理会何大公子的叫嚣声，脑子里回忆着宝斋楼地理位置。

宝斋楼处于长安中央大街旺铺地理，占地少说也有上千平方，客流量没得说，秦寿几次进城，都经过宝斋楼位置人满为患。

“有何不敢？哥我吃定你！哈哈~~”

秦寿在何大公子皱眉动作下，一抹嘴角流下的哈喇，豪气万千双手变成撑腰动作，哈哈大笑起

来。

“如若你输了呢？”何大公子冷笑一声，强忍着心中踩扁秦寿的想法，反问起得意哈哈大笑的秦寿，输了该付出什么代价？

“这个…”

得意洋洋的秦寿闻言何大公子输了代价的时候，顿时一阵语塞拿不出像样的条件，有心想说怎么可能输？可又怕没有诱人的豪赌条件，就算是晓幸赢了，也怕何大公子翻脸不认账，空手套白狼不实际。

“哈哈~~如若本王寿哥儿输了，本王用城外百亩肥田抵押！”

就在秦寿语塞找不到像样条件的时候，救星般的李恪空降出现扎堆的百姓群里，气宇轩昂同时孤家寡人一个挤出密集人群。

“恪弟！你来了！”

“寿哥儿！本王来了！”

秦寿与李恪旁若无人患难与共的惜惜相惜兄弟之情，顿时惹来看热闹的百姓们彪冷汗冒黑线，基情四射啊！

随着李恪空降用坑爹肥田做赌注，何大公子脸一阵青一阵白，转折思虑片刻后松了口气，算死秦

寿举不起两名异族壮汉也吃力抬下的巨鼎。

“父老乡亲们，此鼎重达九百五十一斤，我等兄弟二人合力也吃不消…”

两名异族壮汉抬下巨鼎后，双手抱拳环视一圈看热闹的百姓们，用怪异口音报出巨鼎总体重量，引来看热闹的百姓们咂舌惊呼声，而何大公子则冷笑连连，目光看着出头的李恪与秦寿在一边窃窃私语。

“寿哥儿，有把握没有？”

“有又如何？没有又如何？”

秦寿淡定自如巧妙避开李恪的问题，试探一下结拜损弟李恪诚恳之心底线。

“赢了自然好，输了也无碍，恪弟暗地里差人做了他！”

“……”

好吧，秦寿算是服了有些小阴险倾向的李恪，要不是他笑眯眯半开玩笑的打趣，秦寿还真误以为他会用下三滥的手段，就算是输了，恐怕何大公子也不敢索要李恪坑爹的百亩荒田。

“哼~~害怕还得及…”不爽秦寿攀上吴王破船的何大公子，故而催促秦寿速战速决，好言语刻薄羞辱秦寿一番，李恪出现打断了整死秦寿的想法。

秦寿在李恪鼓气加油动作下，落落大方走到巨鼎，当着众目睽睽的百姓雪亮目光，暴喝一声涨红脸轻而易举单手举起巨鼎过脑顶。

“哇~”

“我眼花了？”

“西…西楚王在…在世？！”

“西楚霸王算什么？他能够单手举鼎？”

秦寿一手举起巨鼎，掉了看热闹百姓们一地眼珠，乍然惊呼声与难以置信声交织在一起，随后便是排山倒海般鼓掌声。

何大公子铁青着脸色，在秦寿单手举起上千斤巨鼎后，摇摇欲坠险些晕过去，所幸四名恶仆及时接住，要不然还真糗大了。

李恪张大可以塞进两颗鸡蛋的嘴巴，双目痴呆定定看着怪胎一样的秦寿，耍起非人类巨鼎舞似的，左右交换抛着犹如玩具一样的巨鼎。

“此鼎太轻，无压力，承认了！”

秦寿脸不红气不喘，在百姓们兴奋高昂鼓掌声之中，抛下巨鼎活动着筋骨踏向脸铁青无血的何大公子身前，毫不客气夺过他愿赌服输的宝斋楼地契，阴沟翻船的何大公子眼看地契飞走，气血攻心眼一黑气晕过去。

第二十一章长乐乡农田规划

“呔~老流氓在此，兔崽子，莫跑！”

“爹爹，就是此人！”

“滚粗，儿郎们，清场子！”

半路坏事的程妖精再次出现，直把收了地契的秦寿吓了一大跳，连与李恪辞别声也懒得打招呼，夹带气晕过去何大公子的宝斋楼地契闪人。

开什么玩笑？老少妖精其出动，揍了小妖精老妖精肯罢休？心有余悸的秦寿惹不起跑得起。

李恪也该程妖精杀出来捣乱声吓了一大跳，避瘟神一样与秦寿相反离去，扎堆进逃窜百姓群里，免得扛上出了名的饿货程妖精脱不了身。

四名异族壮汉眼看秦寿离去方向，同时互视一眼点点头默契十足，两个人负责驱牛慢悠悠挡道，另外两个则跟上秦寿逃离方向。

日落黄昏时候，长乐乡，秦寿气吁喘喘跑回村里，连老村长叫唤声也置之不理，一股脑钻回半开的家门。

“呼呼~~啊？娘？！”

虚脱一样的秦寿连连喘息着，猛然抬起头的时候，贾蓉一脸怪异看着秦寿，搞不懂他丢了魂似的

惊慌什么？

“寿儿，豆芽菜明儿可否摘去卖？你聂大叔今儿午后反复跑了好几趟！”

贾蓉没好气瞪了眼做贼心虚一样的秦寿，把聂明跑来几趟的事告知秦寿，尝到甜头的聂明怕秦寿抛弃了他，连连串门咨询窝在家照料豆芽的贾蓉。

“卖，当然卖，这事等孩儿缓口气商量定策在决定，林木匠呢？”

秦寿一口气坚决要卖豆芽菜缓解资金压力，现在急需资金启动木器作坊，同时还有到手的地契，也不怕何大公子翻脸不认账，也不怕他寻仇报复什么的，李恪金字招牌脸摆在那里。

“后院…哎，寿儿，娘还有…”

贾蓉手指身后位置的时候，秦寿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直让有话未说完的贾蓉哭笑不得，看着秦寿跑进后院身影摇摇头叹息。

“啊？东家的，你回来了，太好了…”

秦寿身影出现杂乱无章的后院时候，林木匠一惊一呼丢下手里的活，拽起黑牛打磨半天的椅子，急匆匆跑到秦寿面前，把椅子的木料窝口处指给秦寿看。

“树漆如何？”

看了眼林木匠把半成品椅子缺点告知后，秦寿琢磨半天，直接说出最古老油漆上色，防止虫蚁蛀蚀木椅，没有想到放了一晚上的木料，居然惹来虫蚁蛀蚀！

“树漆？这…”林木匠琢磨半天，摇摇头又点点头，如今家具大部分上树漆，都属于有钱人消费品，普通百姓根本无力承受起敖贵的树漆上色家具。

“寿哥儿，这些家具可以吗？”

黑牛甩着有些麻木的双手，期待的双眼等候秦寿赞许声，磨了一整天手都磨起泡了，秦寿拿胶水用捣碎磨刀石粘上去的砂纸，不耐用同时手很容易给发热的布烫伤。

“丢人现眼，别气馁，这些这是给你们练手当是回馈乡亲们，好东西咋们村里人要先用上，慢慢来，把手艺练好，最基本雕工要过关！”

秦寿摇摇头不敢直视粗造不堪的木椅，追求完美出击的秦寿，安抚气馁的林木匠和黑牛，鼓励他们两个继续把雕工练好，鸡不像鸡鸟不像鸟的凤凰，丢人啊！

脸红耳赤的林木匠惭愧不已送摇头不已秦寿出小作坊，自责有愧于秦寿的期盼，虽然家具一件未

正式上得了台面，可秦寿还是依照惯例，一套家具按约定给予林木匠。

“老村长？”

秦寿走出小作坊回到客厅的时候，惊奇地发现老村长坐在门口，任由贾蓉如何好说歹说，硬是不进秦寿家门半分。

“寿儿，你来得正好，老村长找你一整天了！”气馁的贾蓉闻言秦寿出来，把头痛的老村长交给秦寿处理，正主来了也省回贾蓉担忧老村长倔强脾气着凉。

“村长，有事？”

一头雾水的秦寿走到抬起头的老村长面前，半蹲着身子疑惑不解看着唉声叹气的老村长，瞧他这副模样肯定有什么大事。

“小秦子，跟我来一趟！”老村长没有回答秦寿的问题，拍拍夹带灰尘的屁股，头也不回踏步转身朝自家方向走去。

“少爷，你的蛋糕…”

“知道了，收柴火，等少爷我回来！”

苏菲在秦寿跟老村长走出去的时候，急急忙忙跑出来提醒秦寿蛋糕一事，没心情考虑蛋糕的秦寿把尾头工序缓一缓。

“喔！”

苏菲舔了舔嘴唇，回味着偷偷品尝的甜腻蛋糕，那味道是苏菲一辈子没有尝过的，太好吃了！

“菲儿，什么蛋糕？”目送秦寿跟着老村长离去背影，贾蓉一头雾水看着苏菲回味的脸色，大感好奇两人在厨房霸占整天忙活什么？连做饭也要借隔壁的聂家厨房用。

“好大一个蛋糕，非常好吃！”

贾蓉的好奇苏菲没有隐瞒，比划着蛋糕模型和好吃，马上引来贾蓉好奇一尝之心。

“是吗？快带我去瞧瞧！”

“嗯~”

贾蓉的要求，苏菲不敢叛逆也不敢不听，带着贾蓉朝半开的厨房走去，淡淡香气勾得晚饭还没着落是贾蓉食欲大振。

“村长，你们这是在开会？”

秦寿跟着老村长踏进他家里，迎面见到全村成年男性聚首扎堆，或坐或蹲众目睽睽看向自己，直把秦寿吓了一大跳，这是什么情况？

“开会？嗯，算是吧！来来，小秦子，上座，上座！”什么是开会？老村长不知晓，含糊其辞应着同时热情拉拢秦寿上座村长宝座。

“这，这使不得，使不得…”

“使得，使得…”

秦寿与老村长拗口似的你推我让，倔强的老村长有退位让贤嫌疑，硬拽拉着秦寿坐上一村之长宝座，全村男性村民干瞪眼看着秦寿与老村长谦虚礼让，商量好了，他们没有意见就等正主点头。

“村长，各位乡亲，有话直说，小子何德何能？岂敢窃视村长宝座？”

恍悟过来的秦寿放弃礼推贤让，双手抱拳发自肺腑句句诚恳，表明自己尚年轻，没有本事揽下全村的责任宝座。

“小秦子谦虚了，我等争了若些年，现已恍悟了，一村之长须有能力者担任，而不是光看年龄威严就足够…”

村长竞争者之一贺明，在其与几名村长竞争者一致推举下，事实论事表明全村人商量一天的结果，打破长乐乡几百年来村长竞选，力争秦寿担当下一任村长。

“这…”

秦寿顿时一阵哑口无言，感情这些可爱的村民们玩起先斩后奏小把戏，趁自己出门聚首在一起商量好了，再瞧瞧老村长笑得狗尾花一样的笑容，在

装糊涂有点说不过去了！

“小秦子，村长我老了，没有能力继续带领乡亲们，长乐乡自前隋开始就由难民自发一砖一瓦建成，村里祖训有道：不论年龄，不论威望，有能力者居之…”

老村长扬起手里N年的长乐乡祖训辑录，晃着火光折射的灰尘，呛得秦寿直皱眉冷不及防一屁股落座老村长宝座，还没来及反应过来站起，老村长手里的祖训滑落秦寿大腿。

“村长人选已定，乡亲们还有异议吗？”

“我等无异议！”

老村长借机取巧定论新村长诞生，眉开眼笑的上百村民们异口同声赞同默认，秦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好似晴天霹雳当头一击，又好像被人从头到脚浇了一盆凉水，全身麻木贼冷贼冷的。

一切发生得这样突然和意外，使秦寿感到自己就像是一片可怜的小纸，被暴风雨随便吹打和蹂埔，精神处于半痴半呆的状态之中，好大一个包袱坑啊！

“全村地契，房契，田契…”

退位让贤一身松的老村长，早有准备似的从鼓掌的衣领掏出一叠叠地契，转手交到秦寿手里，全

村地契全在这里，历任村长都要过目每家每户地契，方便管理弃耕的田统一安排。

两刻钟一眨眼过去，秦寿在全村男性村民们盼守以待的目光之中清醒过来，抖动着双手清点长乐乡所有地契，让秦寿没有想到的是，长乐乡居然有600亩左右的田地，大部分都是一两亩地居多，少部分上三亩的。

更惊奇的是耕种只有一半人口，其余大部分都变成荒地，如此算来肥田只有一半不到，其余都是属于荒地之类，难怪唐初府兵都要闲时解甲务农！

了解长乐乡村长重任后，秦寿感到一阵鸭梨山大同时又蛋疼起来，接近三百多亩荒田浪费实在可惜，大部分都是村里无力耕作闲置下来的。

“承蒙乡亲们瞧得起小子，小子谨记长乐乡祖训，带领乡亲们一起致富奔小康，但是...”

秦寿接下村长重任后，村民们松了口气，可秦寿语风一转，又让村民们一阵惊异，你看我我看你，等待着秦寿下文。

“小子上任村长没问题，但是希望各位乡亲们支持小子农田变革，一富即富，一贫即贫，三大方针，五大概论！如若没有疑问，小子保管大伙吃香喝辣！”

秦寿彪悍口号声，惊得全村爷们一愕一愣，谁不想发财？谁不想过上好日子？要不然谁吃饱撑着没事瞎凑合在一起扎堆喝白开水？回去跟自家婆娘饭后运动消磨时间，岂不是更来劲不是？

第二十二章狼村长羊村民

“公有生产？何为公有？”

秦寿道出极其吸引人的公有生产，一富即富，一贫即贫，三大方针，五大概论！剽悍口号引起村民们一阵热血沸腾。

谁不想富有？谁想终日背朝烈日，收获勉强果腹温饱，还要上缴朝廷为数不多钱粮？种地能够种出一片黄金，谁不想谁不盼啊？

端茶的老村长哆嗦着枯木般老手，抿抿嘴想要提醒秦寿莫要空口胡闹，可见到秦寿自信满满的样子，纵观秦寿生财有道一夜暴富，老村长耐起性子等待秦寿的下文，无暇理会乱哄哄成一团激动不已的村民。

“稍安勿躁！”

秦寿摊摊手下，乱哄哄的一百多人村民男性全戛然而止，仰足劲抬起头看着秦寿，此时此刻秦寿在村民眼里，不在是以往傻里傻气的傻二愣，更没有想到时光匆匆，弹指间秦寿当起全村衣食父母村长。

“秦某人敢打包票，只要诸位乡亲们鼎力支持配合，秦某人敢保证，明年今日，家家户户住上新

房，家有余粮钱财，当然有能力者娶个二房也可以！”

秦寿转变语气，由小子变成老大人的秦某人，在村民耳里没有刺耳，反而听起来更顺耳，当秦寿打趣提及二房，上年纪老村民干咳着，中年村民期盼着，少年村民懵懂幻想着，各色百态秦寿一一看在眼里。

“嗯哼~嗯哼~余敌，关门，关门，省得八卦长舌妇耳尖听到，晚上大伙们少不了跪地！”

醒目的屁王林干咳两声，提醒靠门边的腼腆年轻人关门，屁王林无心之失话，一下暴露在座不少有妻管严的村民，无声愤怒目光怒视着说漏嘴的屁王林。

秦寿莞尔一笑，身为启事者秦寿没有愧疚，反而洋洋自得起来，没有利诱回报，难以实现自己宏图大展，没有乡亲们付出支持，秦寿也没有办法实行疯狂的土地变革，肉自己吃，骨头肯定少不了他们。

秦寿特别注意了一下年轻人余敌，大约十七八岁左右，正直壮年黑黑的脸，个头不高却孔武有力，缺少治安的长乐乡，急需栽培保卫村庄的治安人手。

人怕出名猪怕壮，长乐乡种植出名了，肯定少不了左右邻居乡村眼红，破坏什么的阴险手段，有些事未雨绸缪还是比较好。

“小…村长，有话但说无妨，只要对乡亲们有利益的，乡亲们都很乐意支持村长的！”

泥唐王唐友翁想要轻呼一声小秦子，发觉不适合及时改口，藏不住心里话的唐友翁急于知道秦寿说一半不说一半的后话。

“是啊，村长，有话直说，莫要吞吞吐吐，咋们都是粗人，没有那么多讲究，有利益的我们都会双手赞成！”

贺明在泥唐王表态后，不甘落后表明自己心意，扎堆一整日商量大事，最终目地还不是绑上秦寿？

大唐王爷公主突降成了秦寿统领全村一个契机，试问谁更有能耐与皇亲国戚旁上关系的？

“农田统一化，生产一体化，收获五五制！这就是秦某人的共有化三大方针！”

秦寿每说一句竖起一根指头，引来在座村民们一惊一愣目光，什么农田统一化，什么生产一体化，什么收获五五制，他们统统都不清楚，满头雾水你看我我看纷纷摇头不语，理解不透秦寿话里意

思。

“何为农田统一化？何为生产一体化？何为收获五五制？”贺明第一时间提及内心疑问，秦寿三大方针听得他稀里糊涂，恐怕连在座村民也是差不多。

“农田统一化，很简单，就是现有农田统一秦某人保管，生产一体化就是统一管理农田一起种植，收获五五制就是收获分成秦某人占有一半，其余一半各位分！”

秦寿一口气简化三大方针，有预谋说出自己狼子野心的计划，慢慢潜化长乐乡所有农田变成私有地契，以全村人为自己打工抛出巨大工钱回报利益。

“啊？”

“这...”

秦寿的话马上引起在座的男性村民们惊呼声，眨眼间又变成菜市场一样低声细语议论纷纷起来，议论秦寿规划的陷阱三大方针提议。

秦寿淡定自如坐守鱼儿上钩，秉承人不狠，站不稳！人不损，活不久！人不坏，死得快十八字真理箴言，不怕他们不上钩，就怕他们不感兴趣。

“不要问秦某人有何本事夸下海口什么的，秦

某人敢夸下海口自有办法不亏待大伙，只要大伙点个头，哪怕亏损秦某人自掏腰包垫补上去！”

老村长张张嘴欲要说话的时候，秦寿伸手打断威望犹存的老村长，一鼓作气拍胸打包票保证，绝不亏待村民们好处。

“村长，此事我等需要回去商讨！”

“可以！”

“村长，此话当真？”

“珍珠没那么真！”

“村长…”

秦寿机械十足点着头回应心有余虑的村民问题，至于村民们提及种植什么？秦寿闭口不谈故意卖弄玄虚，直叫少部分村民们心里痒痒又犹豫不决，以回家商讨商讨为借口，实则妻管严发作不敢武断。

村民们在秦寿拍胸保证下，放缓无谓的议论声，秦寿的话很简单也很好理解，无非就是他们出力出田地耕作，至于耕作什么只有秦寿知晓，他不说没人知道，最终收获时期得到的利益五五分成。

虽然秦寿心黑占去一大半，可村民们也认了，更何况秦寿敢自掏腰包承当收获风险赔偿，天灾之事年年有，如此好事村民们哪有不答应道理？

“农田之事，秦某人希望大伙明儿给个答复，时间不等人，趁未入严冬前，赶前试验一批种植！”

“啊？”

“种植？”

“村，村长…”

“村长，你确定不是开玩笑？”

秦寿等村民们讨论差不多后，丢下一句重磅似的炸弹，惊得在座村民们目瞪口呆，还真没有想到秦寿真刀真枪实干了。

大冬天种植？可信吗？吃惊的村民们你看我我看你，摇头同时又期盼着点头，反正大冬天无所事事，秦寿号召种植，心血来潮村民跃跃欲试，试试也无伤大雅不是？

“山人自有良方妙计，豆芽菜只是山人小露身手，大身手还要看大伙了！哈哈~~”

秦寿卖弄起风骚十足，抓起老村长家破蒲葵扇，扇着贼凉的风，一副万物皆由本尊掌控，无天无地能敌的神棍风姿。

‘尼妹的，掌声呢？好让哥我停止卖弄风骚啊！’

下不了台面的秦寿做茧自缚，硬起头皮扇着贼

凉的风保持再世猪哥亮之威，哪晓得鸦雀无声的在座村民们，没有热烈的掌声与惊呼崇拜声，全都傻了眼看着秦寿。

“散会！”

眼看这挖坑村民大会开不下去了，秦寿顺溜走老村长济公专用版蒲葵扇，一声散会死要面子活受罪，扇着蒲葵扇在村民们目光之中，故作神秘大摇大摆离去。

“我勒个去！鬼啊！！”

秦寿刚回到家门口，朦胧大门烛火光折射下，迎面见到一个半张脸惨白的女子出现，直吓得秦寿头皮发炸往后蹦跳开去，甩起自我防御攻击姿势。

“鬼什么鬼？我是你娘！”女子没好气轻喝秦寿，一手抹着脸上奶油，放到嘴里舔了舔。

“啊？你，你这是？”

秦寿惊讶过后，不敢置信看着贾蓉用手把两侧脸颊奶油抹干净，露出她姣好容颜，越发年轻态贾蓉瞪眼责怪秦寿，有如此美味什么糕居然藏着掩着，亏自己拉扯了他半辈子！

“什么这是那是的？话说回来，寿儿，你的什么糕蛮好吃，娘现在还想，哎哎…寿儿，你跑什么？”

贾蓉的话还没说完，秦寿一阵风跑进庭院，连家里庭院多出一头眼熟的水牛也没有注意到，心里一阵凉薄直奔厨房跑去。

“啊！”

“啊！！”

“小姐莫怕！”

贾蓉随后赶上来时，厨房里传来两阵惊呼声，还有一阵护主一样的救驾声交织在一起。

与此同时，长安城内，有人欢喜也有人愁，钱府大院客厅，钱老爷子打着饱嗑，目光时不时瞟向心情大好的钱羽馨，总觉得哪儿不对劲，至于哪儿不对劲，钱老爷子一时间又说不上。

“羽馨，那人没…”

“嗯哼~”

钱夫人在婢女们收拾好餐桌，于心不安开口询问心情大好的钱羽馨，想问秦寿荒唐独自进入闺女闺房事，哪晓得钱老爷子干咳声又止住不敢问下去。

“娘，没那回事，秦公子很安分…”钱羽馨在钱老爷子怪异目光打量下脸一红，低垂着头解释秦寿来看自己的事。

“夫人，老糊涂了你是不是？什么那人这人？

贤胥就是钱家女婿，这事变不了！”

“是，是，妾身老糊涂了！”

钱老爷子声色凛然低声喝斥钱夫人，惧夫的钱夫人低下头，连连应是不敢反驳钱老爷子的威严。

“闺女啊！看来那小子比爹爹还好使，唉~女大不中留，也罢！看样子爹爹要找良辰时日，把你嫁出去了！”

“爹爹~你，女儿不理你了！”

“哈哈~~”

钱羽馨受不了钱老爷子打趣声，满脸通红跺跺脚转身跑开，直乐得钱老爷子拂须哈哈大笑起来。

“老爷，这是不是太草率了…”

“妇人之仁懂什么？如今贤胥今非昔比，与吴王结拜为兄弟，商才展露，此时如若不把握先机捷足先登，日后闺女插队亦难！哼！”

“啊？！”

钱夫人一惊一乍看向无所不知的钱老爷子，反观钱老爷子冷哼一声，不屑与没见识的钱夫人计较，甩袖折身回房，留下未回过魂的钱夫人独坐一旁。

第二十三章买一赠四恶仆养成

“我的蛋糕！！”

厨房内，秦寿与下午有过一面之缘的四名异族壮汉僵持片刻后，凄厉抱头惊呼一声，出炉的磨盘大蛋糕，变成残渣一堆。．ｍｅ

苏菲琴琴发抖躲在四名异族壮汉身后，犹如做错事小女孩似的，不敢直视抱头崩溃的秦寿，更没有勇气去看与贾蓉分刮干掉的蛋糕。

四名异族壮汉不知所措站着，他们就是跟踪秦寿来到长乐乡的，没有想到缘分天注定，居然在这里遇到了他们走失已久贩卖东方的城主小姐，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寿，寿儿，娘，也有份吃了，要怪就怪娘嘴馋，与菲儿无关…”看到秦寿抱头崩溃的模样，贾蓉自责不已，在苏菲瞪大目光之中，犹如做错事小女孩似的，揉捏着衣角低头认错。

四名异族壮汉也傻了眼，挠着头搞不懂秦寿与贾蓉母子间怎么回事？怎么母亲怕起自己儿子来了？真是奇怪的一家子。

秦寿猛然抬起头，把贾蓉吓了一跳，在贾蓉拍胸口担惊受怕脸色下，露出比哭还难看的笑容说

道：“没事，娘，一个蛋糕而已，没了在做就是了！”

开什么玩笑？一个蛋糕发发牢骚就算了，千怪万怪秦寿也不敢责怪自己亲娘，贾蓉自责贪吃干掉蛋糕，秦寿也不知道高兴还是哭的好。

高兴自己手艺能够使辛劳半辈子的贾蓉童心未泯偷吃，哭是因为这个蛋糕李恪定了，要是明天拿不出输了李恪面子过意不去。

“少爷，菲儿帮你重做一个！”苏菲在秦寿语气变缓后，自责祸由自己引起，担当起打下手的活重做一个蛋糕。

“小姐，这等粗活，还是由我们来！”四名异族壮汉异口同声，忠心耿耿抱拳揽下厨房粗活。

“等等，你们四个什么来头？什么小姐？菲儿，你到底是什么人？”

秦寿这才注意起厨房四名异族壮汉，打心底谨慎防范这四个人，看情况他们是跟踪自己回来的，苏菲又莫名其妙成了他们主子，由此看出苏菲身份不简单！

“是，是这样的，我是普兰尼城…”苏菲在秦寿质疑的目光之中，孱弱着语气说出自己身世与四名忠实侍卫来历。

原来苏菲是临靠地中海普兰尼城城主女儿，她父亲与罗马议员合不来，遭遇无耻罗马议员陷害，一家子定义成意图反抗罗马帝国政权，普兰尼城主冤死角斗场，而苏菲又变成奴隶几经转折贩卖到东方。

至于苏菲会中原话，完全归咎于她漂泊丝绸之路东方母亲缘故，秦寿此刻也终于明白苏菲为什么会中原语，至于四位异族壮汉护卫，更是值得秦寿敬佩，远赴他乡万里寻主，其精神可嘉。

“菲儿，既然你到了我们家，就安心居住于此，把以前不开心的事全忘了！”贾蓉心中一酸，轻声安抚苏菲安心定居于此，那什么马在厉害，也不敢踏进大唐半步不是？

“好吧，菲儿，你去休息会儿，你们四个留下来打下手！”

秦寿颇感头痛安排苏菲去休息，留下苏菲忠心耿耿的四个侍卫打下手，有免费劳动力不用白不用。

一夜过去，当黎明升起，秦寿精神疲惫伸着懒腰走出厨房时候，两名异族壮汉小心翼翼抬着半米高直径一米的大木盘走出来。

辰时一到，一辆快马加鞭马车在十名王府护卫

快马护驾下，扬尘踏进早起长乐乡，村民们驻足自家门前，双手搂进两侧衣袖，羡慕十足看着豪华马车停在秦寿家门。

李恪披着貂皮披风，妖孽脸蛋露出一抹慵懒浅浅笑意，直勾得长乐乡剩女村姑们花痴连连，十名王府护卫翻身下马守候秦寿家门，以防王爷受惊。

“哈哈~~寿哥儿，恪弟来也！”

李恪踏进秦寿庭院，第一眼发现秦寿大冬天身着单薄袍衫，无惧寒冷扭着屁股用粗布添上私盐洗漱。

“无事不登破茅屋，有话直说，忙着！”

秦寿头也不回明知故问，无视身后李恪一脸黑线的表情，继续扭着屁股，嘴里哼哼唧唧洗刷刷，享受新的一天美好时光。

“寿哥儿，正事要紧，别拿恪弟开刷行不？”赶时间的李恪无暇与秦寿打趣，哭丧着嘴脸抱拳求饶，要不是禁宵时辰未过不开城门，李恪早就与大臣们一起卯时爬起来。

“得了，寿哥儿答应的事，何曾失言过？唤两个护卫进来吧！”

秦寿一甩粗布，拿起木瓢清洗几遍咸到苦的嘴，头也不回双手负立后背，迈着悠闲自得老爷步

回屋内。

“董董，裘裘，速速进来！”

“是！”

李恪一声哟喝王府侍卫声，差点把进屋的秦寿呛得踉跄欲倒，董董？裘裘？这个无良王爷还真会起名！

“这是...”

秦寿揭起半人高的木盖，展露出黄白混杂一起的生日蛋糕时，李恪惊呆了，张大嘴巴久久无法闭合，不敢置信看着贼圆的生日蛋糕，连进门做苦力的两名护卫也是差不多一样表情。

圆圆的蛋糕，如同八月十五月亮相同，外面一层乳白颜色的奶油，非常漂亮吸引人，李恪搓动着手指，在秦寿点头示意下，轻划一丝尝一口。

“哇~好甜...”

“干啥呢？不是公主生日吗？你现在啃去一些，如何交差？”

秦寿及时出手挡住李恪不安分的手，一脸黑线提醒李恪，尝尝就算了，在划一个口破坏整体美感了，傻子都能看出偷吃痕迹。

“寿哥儿所言甚是，瞧瞧恪弟这记性！”李恪嘴馋十足地砸吧着，强忍着甜腻的奶油诱惑，僵硬

着嘴脸不去看极其吸引人的蛋糕。

“此物保管你稳胜！没事赶紧提着走人，累！”

秦寿毫不客气下逐客令，为了这个蛋糕，几乎三更半夜把村里洗劫了好几遍，连贺明家宝贝母牛奶水也挤焉了。

“有诗词否？”李恪一挥手，董董与裘裘两名王府护卫盖起蛋糕，末了李恪讨要诗词威风一把。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要不要？”

秦寿没好气翻起白眼，还真当自己诗词作弊器？吃瘪的李恪挠挠头，抱拳告辞离去。

“等…尼妹的，跑得比贼还快！”

李恪跑出庭院的时候，秦寿想起程妖精那破事，想要问问李恪风声怎么样，哪晓得跑得比兔子还快的李恪一眨眼跑进马车，绝尘离去。

“寿儿，他们四个如何安排？”

秦寿挠头撕耳的时候，贾蓉身后跟着一脸期盼的苏菲，而苏菲身后又跟着四个异族壮汉护卫，长长的名字绕得秦寿头疼不已。

“安啦~老村长家那么大，够住…娘，敲多了会傻的！”

“胡闹！”

秦寿大言不惭的话还没说完，马上惹恼贾蓉赏他一个暴栗，这么不实际的话也亏他说得出口！

“嗯哼~忘记说了，昨夜起，孩儿正式就任长乐乡的村长！”

“什么？！”

贾蓉一脸不可思议看着秦寿，而秦寿理所当然地点点头，直让贾蓉小心肝一阵噗通噗通跳个不停，这事也太突然了吧？

“村长！”

“村长，我们想通了...”

“对对，就按照村长意思办！”

然而事实摆在眼前，没多久村民们堵住了家门，你一言我一语，低声下气说着贾蓉稀里糊涂的话，什么想通了，什么按照村长意思，什么共有化，什么乱七八糟的，听得贾蓉一个头大。

“谢谢乡亲们配合支持，嗯哼~那个贺明，辛苦你一阵，三刻过后召集全村一起商量好村里合拼农田之事！”

“好嘞！”

秦寿指名道姓安排贺明去召集村民，摩拳擦掌的贺明想也没想，一口气答应下来一阵风似的跑出

去，其余村民们在秦寿挥手下，相序散开各自回家准备早饭。

“村长，我来取豆芽！”

村民们前脚离去，聂明后脚赶来，得悉秦寿成为一村之长后，腼腆着笑容担箩前来取豆芽进城贩卖。

“嗯，聂大叔，你来得正好，此事正好想跟你谈谈，别急，豆芽还是交给你负责！”

“如此甚好！”

秦寿提及有事要谈，聂明心中一急，在秦寿无语的安抚声之中松了口气，什么都不怕，就怕秦寿把经营权收回去。

贾蓉晕乎乎的一直未恢复过来，在苏菲搀扶下落座一边，瞪大眼不可思议看着秦寿与聂明窃窃私语筹谋着什么，连连点头的聂明舒展着眉头，在秦寿交代完后拍着胸口保证，末了装满两箩豆芽跑了。

“你们四个以后叫风火雷电，菲儿在这里很安全，暂时不需要你们保护，当本少护卫，有疑问没有？”

秦寿摸着下巴，走到四名异族壮汉，一开口就把他们四个拐过来当保镖，如此强壮劳动力兼职保

镖，放着浪费啊！浪费就是可耻，买一送四赚大了！

“是！”

四名异族壮汉同时看向苏菲，得到苏菲无声同意的点头后，双手抱拳答应下来。

“跟我来！”

“还没吃早饭…”

秦寿双手负立后背，不容置疑一声跟我来后，调头迈着老爷步踏出房屋，连身后的贾蓉呼唤声也没空去理会。

第二十四章长乐乡村委会

“打铁的出来！”

三百多村民们聚首老村长家大院，热气熏陶把初冬薄雪融化成一滩水迹，随着秦寿一声大吼声，打铁的出来，村民们你望我我望你。

王铁匠头一个在众目睽睽村民注视下，挺身而出站到老村长家庭院阶梯，与新任村长秦寿保持一段距离，曾经师徒如今差距让王铁匠有种错觉，变化太快了！

“还有没有？学过一两个月的学徒工也可以，超过四十以上免了！”

王铁匠孤零零一个站着，直让秦寿一阵纠结无比，三百多人的村子，就一个铁匠工太少了，没办法之下秦寿放低底限要求。

随着秦寿底限放宽，陆续走出三名十五到二十多岁的青年村民，达不到理想人数后，秦寿没法子只好接受人才紧缺的事实。

“王师傅，还有三位乡亲们，麻烦你们先一旁坐回！”

在村民们扬起头注视下，秦寿沉默了片刻，客套十足安排王铁匠与三位学徒工落座阶梯一旁，风

火雷电四名新任跟班护卫，自动自觉拿起老村长破开的柴木垫到阶梯，请王铁匠与三名学徒工落座。

“好，好，谢谢！”王铁匠受宠若惊似的，点着头道谢轻撩粗布袍衫，在村民们羡慕目光之中，心安理得坐在阶梯上，高出村民们一等似的坐着等候。

秦寿环视一圈底下村民们百态神色，有惊讶，有羡慕，有妒忌，有茫然，尽管如此可还是老老实实地等候秦寿下文。

“承蒙乡亲们瞧得起秦某人担当村长一职，秦某人感激不尽，但是秦某人有句话说在前头！”

秦寿拱手作揖朗声抱拳答谢，目光不经意间扫到门外屹立的贾蓉，停顿了下语气想要请自己娘亲进院避风寒，哪晓得贾蓉摇摇头转身离去，这让秦寿很是惊讶与不解。

村民们翘起双耳，不吵不闹聚精会神等待秦寿下文，新任的村长虽然资历尚浅，可有句俗话说得好，能给他人带来利益的，年纪不是问题，通俗点利益大于一切！

“秦某人重视人才，何为人才？就是有技术，有手艺之人，当然前提是秦某人需要的手艺！”

秦寿一番无关牙疼概论，直让村民们稀里糊涂

同时又懵懵懂懂，现在他们总算明白秦寿征用铁匠的原因了，感情是看上王铁匠打铁手艺，可打铁与他们今日召集商讨农田之事，又有何关系？

“秦某人知晓乡亲们很疑惑，既然召集大伙一起商量农田之事，又扯上一点拉不上关系的打铁？觉得有些多此一举？错！”

秦寿抱拳说出村民们心里话，在村民们理所当然点头的时候，秦寿忽然一声错，直让在座男女老少村民们为之一鄂。

“今日召集大伙，商讨农田之事有其三，其一重中之重就是改善落后木犁问题，而改善木犁就少不了铁匠！”

秦寿当着村民们惊愕异常目光竖起三根手指，把自己一开始喊出铁匠工的事说出来，恍然大悟的村民们终于明白秦寿用意。

原来是改善耕田的木犁，难不成还有他们没见过的快速耕田工具？贺明第一个不相信，第一个站起来。

“村长，莫不成有比牛拉的木犁耕田还开工具？”贺明得到秦寿点头同意后，把心中疑问提出来。

“当然，今儿召集你们前来，就是跟你们说说

这事，既然我们长乐乡实行公有化农田制，凡事都要公开化，开支消耗什么的，都要算个一清二楚明明白白…”

“好，村长说得好！村长威武！”

“就是，就是，我们果然没选错人！”

“太实在了，呜呜~~说到我心坎去了！”

秦寿一脸正气账目分明的话，马上赢得村民们心声与喝彩声，开始还有些担心秦寿收获五五制玩手段，现在什么也不用担忧了。

“乡亲们，稍安勿躁，你们心情秦某人理解，秦某人既然担起大任自然要对得起乡亲们厚望，过些时日，秦某人开设一个村委财政部，简称村委会，村内公有资产一切透明化！”

面对喜极沥哭的掩面村民们，秦寿秉公无私说出自己未来筹划，再一次惹来村民们叫好声，连一旁退位让贤的老村长也忍不住拍案叫绝，怎么当初自己就没想到这个点子？

“村长，你的大仁大义，我们心领了，你快快说木犁改进法子！”泥唐王抓急了，激动过后第一时间想要了解木犁问题。

“对对，村长！”

泥唐王的话马上引来其余无力耕作的村户呼应

声，秦寿的公有化管理农田，给予他们一个曙光前程，不管有没有劳作力，只要有贡献有付出，皆可分成村子收获。

“旋耕机！”

“选更鸡？”

“啥是选更鸡？”

“不晓得，怪怪的！”

“咦？怪哉！鸡也能耕田？”

秦寿一脸黑线看着没知识没文化的村民们，旋耕机居然理解到选更鸡，很强悍的逻辑思维啊！秦寿不得不想起一句老话，没文化真可怕！

“嗯哼~嗯哼~鸡是不能耕田，罢了，日后你们便知晓，其二，无耕作劳作力者，即日起，自动自觉到贺明报道登记，贺明，今后由你负责登记村内一切事物！”

“啊？我？哦，哦，好的！”

秦寿指名道姓安排贺明做记事，直把读过几年私塾的贺明吓了一跳，在其余村民们眼巴巴羡慕目光之中，贺明晕乎乎地答应下来。

“其三，有关村内治安问题，日后我们长乐乡繁华了，定然会惹来不屑之徒与眼红之辈窃视与破坏，官府也没有空理会农作物什么的，这一切需要

靠我们自己…"

秦寿把尤其重要的治安列为重点，未雨绸缪把事态说得严重化，弄得村民们恨不能抄起锄头耙子之类马上去守护村外荒田。

短暂全村召集会落幕后，秦寿带着王铁匠与三名学徒工，在老村长一阵风吹倒带路下，选址了一间以往村内停尸房，封建思想作祟停尸房最后改迁出村内，置地村后后山重建，而废弃停尸房也成了无人问津地方。

秦寿打量一眼停尸房位置，靠近村落小溪边，周边三间房屋几乎无人居住，一排过去显得萧条寂静无人烟似的，贪玩孩童都不敢接近此处半步。

"咳咳~~小秦子，这是村内唯一闲置的房屋！"老村长推开带霉味的屋门，哗哗积雪下滑同时，一股湿腐气息蔓延出来。

"嗯，多谢老村长，此地正好，老王，你们怕吗？"

秦寿抱拳道谢的时候，王铁匠与三名学徒工随后走进停尸房，秦寿的问话直让王铁匠为之一鄂，其后苦笑一声摇摇头。

"鬼有何怕？就怕穷鬼！"王铁匠打趣声，缓解了三名学徒工紧张气氛，在秦寿看过来的时候，

露出僵硬的笑容。

“小秦子，好好带领乡亲们，村长屋我已收拾好，你随时可搬进去，我该颐养天年了！”

老村长轻拍秦寿肩膀，不等秦寿说些什么，柱起拐杖颤抖着身子骨，一步一步走出停尸房。

“王师傅，今后这里就是你们工作坊，专门为全村服务的地方，先打扫干净这里，稍后我们在一起研究改进农具的问题！”

“是，村长！”

王铁匠拱手抱拳恭送有甩手掌柜嫌疑的秦寿，与三名学徒工一起打扫清理停尸间卫生，没多久贺明又带来村民，一起动手修缮停尸间。

长安皇宫，彩条横幅拉满皇宫每一个角落，喜庆十足皇宫从天明一直到黄昏，随处可见奔波的太监与宫女身影。

大明宫，麟德殿，皇帝举行宴会、观看乐舞和宴请外国使节的场所，此时掌灯万千悬挂宫门，乐声悠悠钟鼓齐鸣从宫殿内传出，长长红地毯一直由宫殿外阶梯铺设到殿内。

“户部尚书、莒国公唐俭贺礼南海明珠…”

“兵部尚书、英国公李世勣贺礼珍世翡翠…”

“鄂国公尉迟敬德贺礼金貂…”

“卫国公李靖贺礼玉如意…”

“胡壮公秦叔宝贺礼金玉童…”

“左领军大将军、卢国公程知节贺礼豆…豆芽十两…”

文武百官赶着时间大包小包前来，随着宫门太监鸭公般尖锐报礼声，群臣们一一把贺礼呈交收礼的太监手里，程妖精豆芽十两引起尾后的百官们惊愕目光。

‘这也行？’文武百官不敢置信看着无耻程妖精，长公主诞辰居然送菜？而且还是最近风头正旺的豆芽菜！貌似程妖精与豆芽菜也有不解之缘，挨罚！群臣们忍不住想起程妖精宫门挨罚之事。

“咋滴？嫌丑是也不是？”

“不敢，不敢…快快收礼！”

程妖精大嗓门一声吻喝，直把宫门太监吓得冷汗连连，在程妖精瞪大眼吃人目光之下，擦着额头汗水挥袖示意一边收礼的太监收起寒酸的贺礼。

“哼~算你识相，可知这豆芽菜有多难买？老流氓我可是排了两个时辰才弄来的！罢罢~对牛弹琴！儿郎们我们走！”

厚颜无耻程妖精甩着衣袖，带着三位年轻版妖精，无视身后群臣满脸黑线表情，大摇大摆踏进麟

德殿，未进入宫殿首当其冲嗅到浓浓酒香飘出来，直勾得程妖精口水横流酒桶胃口大开。

第二十五章耍酒疯的妖精

“旋转刀齿？村长，恕王某愚昧，怎么瞧都觉得像镰刀！”

入夜时分，当秦寿扛回一个定制的打铁炉，随后拿出画好的怪异模型，在秦寿指明重点旋转刀齿时，王铁匠忍不住出口纠正秦寿的话，那是什么刀齿？上看下看都有点像镰刀！

“萌管镰刀还是刀齿，能打出这样弧度不？硬度最好有多硬要多硬，无需开锋很利，一般般即可！”

秦寿一脸黑线看着王铁匠，懒得与王铁匠纠结镰刀问题，重点指着刀齿部位圈了圈，把自己最低限度要求提出来。

“这...王某试试看，但是村长，这也太复杂了，王某怕无法完成！”

王铁匠看着秦寿简画的图纸，冷汗连连回答秦寿，光是那些支架与转轴，王铁匠就看得稀里糊涂，压根没见过也没打过如此复杂的构造图。

“无需担忧其他问题，你只要打出这些刀齿，20厘米长，越快越好，至于这些支架与转轴，先解决刀齿在攻克！”

秦寿也知道有些为难人，技术有限其一，没经验弊端其二，综合这两点等于摸石过河，可要是不改进耕作农作具，实在无法满足耕作需求。

“好吧，王某尽力而为，姜奉，开炉，丁浓，挑矿，万恬，挑煤！”干劲十足的王铁匠一口气答应下来后，马上开口哟呵三名学徒工开炉工作。

“是，王师傅！”

姜奉，丁浓，万恬三位年轻人手脚灵活马上开工生炉，井井有条的分工合作，直看得有打铁经历的秦寿直点头，值得栽培的未来打铁工！

“王师傅，弃掉以往浪费体力的敲打，改用模型烙型，最后敲打增加硬度吧！”

“模型烙型？何为模型烙型？”

秦寿出言指点王铁匠，非但没有引起王铁匠不满，反而虚心抱拳讨教起来，从秦寿晋升村长和拿出稀奇古怪图纸一刻起，王铁匠就没把秦寿跟自己学过艺放在心上。

“就是制模，比如这刀齿，先锻造出要打造的模型弧度板，内置刀齿弧形空层，加热铁水灌浇进去，等待冷却敲出在放入火炉反复敲打修缮…”

秦寿滔滔不绝解释着模型烙型公用，不但解决刀齿比例差距，更好解决了无用功的反复敲打浪费

体力，王铁匠恍然大悟，心里大呼一声这样也可以！
“村长等会，王某先记下来！”
“无需麻烦，早已准备好，有空看看吧！”
秦寿打断欲要拿碳记事的王铁匠，从衣袖里掏出准备好的模型制作过程，王铁匠如获至宝似的，抖动着双手欣喜蓦然看着少有的打铁技术。
秦寿看了眼王铁匠摇摇头叹息着转头离去，以现在王铁匠的情况，说再多恐怕他也没有心情听进去，真是一个锻造痴！
“村长！”
秦寿回到家门的时候，聂明两夫妇顶着刺骨寒风，一直守候秦寿家门口，见到秦寿回来，马上点头哈腰笑脸嘻嘻问候着。
“哦？原来是聂大叔大婶，天儿冷，进去，快快进去，日后无需如此多礼节！怪生份的，莫要他人见着乱嚼舌头！”
发现聂明两夫妇一直等候家门，秦寿热情招待两夫妇进去同时，板起脸假装生气训斥聂明夫妇别害自己留下不光彩的八卦新闻。
“是，是，村长所言甚是，我等老糊涂了！”
聂明夫妇僵硬着笑脸，连连赔罪道歉认错，在

秦寿礼让请进屋时，受宠若惊似的推让秦寿先进屋。

秦寿颇感无奈摇头叹息着，食古不化的聂明夫妇中封建毒太深，一个村长而已，要是当官那岂不是连自己家门也难请进了？看情况要慢慢感化他们随心所欲点才行！

“一千七百八十文？！聂大哥，你们抢钱了？”

当苏菲关上门，聂明夫妇小心翼翼倒出沉重的一千七百八十文钱时候，直把贾蓉吓得误以为聂明夫妇抢钱回来了！

“哪敢呢？这些都是卖豆芽得回来的，要不是村长奇谋商计，也卖不出如此之多！”

“啊？！”

三缸不到豆芽卖出一千七百八十文，贾蓉感觉晕乎乎的，比起前一批的豆芽，身价又飚升了一倍，太奸商了吧？

“就是，要不是村长高明…”

“少贫嘴，明儿继续，对了，哪儿有煤多售的？”

秦寿皱了皱眉头打断聂明拍马屁声，在菲儿清出一百八十文分成后，秦寿摸着下巴询问乐呵收钱

的聂明。
聂明收起一百八十文后，砸吧着嘴惊异地说道：“煤？私卖皇城没有，官煤又限量，如若村长需求大，这可恐怕要找吴王出面了！”
“哦，这样啊！没事了，你先回去吧，明儿找人买一车黄豆与绿豆回来，切记，你别出面去买，明白了吗？”
“是！”
秦寿交代完后，挥挥手挥退聂明夫妇先回去，聂明夫妇不明白秦寿用意，但还是依言照办告退离去。
“寿儿，买这么多豆子，家里就这么大，如何...”聂明夫妇离去后，贾蓉一脸担忧看着生财有道的秦寿，一车黄绿豆哪儿放啊？
苏菲识趣没瞎凑热闹，吃力抬起打包好几斤重的铜钱，搬进掌管财务的贾蓉房间放好。
“娘，这无需担忧，明儿我们搬进村长家，位置够宽敞的，这里用作木器作坊就好！”
“唉~”
贾蓉无声摇头叹息着，早料到会搬进村长屋，只是没有想到那么快，一想到即将搬离居住已久的房屋，贾蓉心里多多少少有些不舍。

“娘，怎么还未开饭？”

“家有饭桶，你买米了吗？”

“……”

好吧，秦寿服了，差点把大胃王黑牛忘记了，更没想到这吃货，几天时间就把一家人口粮干掉！

“什么？你要经商？”

与此同时，长安城内钱家大厅，酒足饭饱的钱老爷子还没来及打饱嗑，钱羽馨一席话惊得钱老爷子差点踉跄欲倒。

“是的，爹爹，有何不可？”

钱羽馨理所当然地点点头，无视钱老爷子瞪大眼的目光，心安理得就算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

钱夫人一惊一乍地瞪大眼，想要说些什么，可到嘴的话又说不出口，害怕钱老爷子吼她妇人之仁，自怜端坐一边暗自伤神。

“本钱何来？”

“爹爹你给啊！”

什么道理？钱老爷子哑口无言看着钱羽馨，看她一副认真的模样，又不忍拂去钱羽馨经商念头，转折几遍后，咬咬牙成全钱羽馨美意。

“五贯钱？”

“爹爹，是五十贯，金子最好！”

五十贯！钱老爷子一脸黑线抽搐着嘴角，可见到钱羽馨理所当然表情，又不得不含泪答应下来，五十贯就五十贯，出得起！

“好，闺女去找钱管家清点！”

“谢谢爹爹！”

得到钱老爷子首肯后，钱羽馨眉开眼笑，盈盈一礼道谢后告辞离去回房，留下僵硬着嘴脸的钱老爷子，总觉得哪儿不对劲？

“老爷，羽馨要如此之多，问过她作何生意否？”

“咦？耶！”

钱夫人的问题，直让钱老爷子醒悟过来，猛拍着脑门，感情忘记了她要钱有何用，可答应的事又不能改口，抓急的钱老爷子挠着头暗骂一声老糊涂了！

皇城内，灯火通明麟德殿仙乐菲菲，殿中宝顶上悬着一颗巨大的明月珠，熠熠生光，似明月一般，地铺名贵毛毯，若干宫女身披洁白宫衣，跳起妖艳舞蹈惹来阵阵喝彩声，又宛如五茎莲花的模样，分合甩袖构造美轮美奂仙影之舞。

“喝~哈哈哈～～”

“喝不得，醉也！”

“嗯？不给老流氓面子？喝不喝？不喝就是罪也！”

“……”

百官饮酒与君王共乐赏舞时，七分醉意程妖精又开始发酒疯，粗俗声音盖过宫殿内钟鼓敲击乐声，一时间相邻程妖精两侧的文武百官下意识避让，倒霉谯襄公柴绍喝得两眼晕花，抵不过无耻妖精连连灌酒。

“皇上，这...”

“无耻老匹夫，无需理会！”

端庄艳丽长孙皇后与不怒自威李世民，在程妖精发酒疯时，就发现他的存在，碍于今日乃爱女长公主诞辰之日，懒于跟程妖精计较太多。

“长公主到！”

随着一声太监高呼呐喊声，热热闹闹的麟德殿戛然而止，宫女们盈身施礼朝两侧离去，群臣携带自家孩儿拭目以待，瞻目绝世佳人登场。

“耶！”

“噢！”

“哇~”

长公主在群臣们瞻目之下，终于现身露面，身着淡粉色宫衣，浅浅的笑容绽放在脸上，肌肤白皙

滑嫩，吹弹即破煞是可爱，遥看仙子下凡尘，广袖宽松，粉玉要带，蛮腰纤细，楚楚动人。

在两名宫女扶持下，裙幅褶褶如雪月光华流动轻泻于地，挽迤三尺有余，使得步态愈加雍容柔美，引发群臣与官二代们惊呼声，惊艳异常的官二代们仰足劲摩拳擦掌，准备斗宝赢得美人刮目相看。

“丽质见过父皇母后…”

“嗯~无须多礼！赐…”

李世民的话还没说完，酒后疯癫的程妖精扯起大嗓门，勒起衣袖大马金刀踩着酒案，手拿着三勒浆酒樽，匪气十足大呼一声。

“哇嘎嘎~~孽子们，还不速速上前献宝，赢得美人儿芳心？切莫，呃~切莫让长孙老儿家不争气娃抢走了！”

第二十六章失态的门神

静，麟德殿一眨眼间寂静无声，群臣们张开嘴难以合拢，不敢置信看着程妖精勒起衣袖，目无天子似的脚踏酒案，大嗓门哟喝着琴琴发抖后挪的三位年轻版妖精。

“靖兄，你怎么看？”

李绩看了眼脸色变得的李世民，转而又看看七分醉意丑态百出的程妖精，忍不住侧过头询问一边捋须淡定自如的老帅哥李靖。

“老谋深算！”

“何解？”

李靖摇头叹息一声，说出李绩云里雾里的话，即不道明又不指名道姓，丢出一句李绩难以理解的话，而李靖始终保持天机不可泄露的笑容，直让李绩大感无趣，等候下文看看李世民如何处理闹事程妖精。

“老哥，你怎么看？”

尉迟敬德打着三分醉意酒嗑，凑到脸色苍白无血，连坐也需要人扶的秦叔宝身旁，询问程妖精酒后发酒疯的问题。

“老哥愚昧…咳咳，敬德老弟，大可去问李兄

等人！”

秦叔宝苦涩一笑，抱拳敷衍尉迟敬德刁难人的推心置腹问题，明眼之人即可看出，爱女惜女的皇上没有嫁女的想法。

尉迟敬德看了眼在李靖面前吃瘪的李绩，摇摇头作罢，目光不安份地左瞧瞧右看看，打量大殿内文武大臣混杂乱坐窃窃私语。

房玄龄拂须摇头叹息着，正直不阿的魏徵睁只眼闭只眼，孔颖达吹胡瞪眼，关键时刻没有挺身而出，只有长孙无忌酱黑着脸，太不可思议了！

“卢国公美意，丽质在此谢过，今日乃丽质诞辰，还望卢国公高抬贵手，莫要捣乱，以礼行事可好？”

李丽质珊珊一礼，态度诚恳不骄不躁，实事论事化解闹事的程妖精，缓解大殿内压抑的气氛，同时化解心有怒气却发作不得的李世民。

“哈哈~也罢，长公主今日叫卢国公，明日可叫爹爹了！哇嘎嘎~~”

“无耻！”

“皇后，朕今生憾事错识此老货！”

群臣气不过眼的暗骂声，还有李世民悔恨交加声，全在程妖精肆意无忌大笑声之中覆盖过去，长

孙皇后哑口无语宛然叹息着，公主也愁嫁啊！

李世民一脸发黑看着群臣们拖家带口的官二代，全是带把子纯爷们，狼光四射紧盯丽质天生的长公主，愁啊！

纵观二十多位拼命打江山的功臣，公主王爷就就那么两打，太公分猪肉也不够联姻安抚奖赏群臣。

更何况功臣们生子居多闺女甚少，公主成了抢手货，王爷成了冷板凳，夜夜宵歌造人大计，差点爬不起来，又要批改堆积如山奏折，谁明天子苦啊？悲戚戚的李世民有种想要哭的**。

“嗯哼~嗯哼~诸位爱卿，一切从简，贺礼呈上！”

李世民干咳两声，在群臣们眼巴巴直视之下，气氛大失李世民跳过一大堆复杂礼仪，直接开始示意群臣官二代献宝赢得长公主芳心，随机抽奖中驸马。

李丽质盈盈一礼退到长孙皇后侧边，在太监搬来胡椅之下，静坐一侧自怨自艾叹息着，公主身份让人羡慕无忧无虑，可终究还是政治牺牲品。

“哎呀~”

帅气风发的长孙家长子长孙冲准备献礼时，程

处默大煞风景扑出大殿，冷不防将给无耻老爹踹出去，手里拿着的金饰盒子滚落一边，直让骑虎难下的长孙冲傻站着，坐也不是，出也不是，黑着脸敢怒不敢言。

“卢国公长子程处默，金饰雕花一件！”

太监薛高捡起程处默掉落的金饰盒子，当众打开露出拇指头大的金饰贺礼，放声宣读贺礼。

“哇~开始了，快点！小治到你了！”

程处默灰溜溜夹尾回席后，失去头阵的长孙冲准备踏出一步献礼，抢意头的人再次出现，直让迈开步伐的长孙冲点穴般定在哪里。

李漱风风火火拽拉着李治从麟德殿侧门出现，彪悍女汉子拽拉动作，直把群臣官二代吓得缩回自家老爹身后，李世民头痛十足一手猛拍额头，完了，众目睽睽之下，三号待嫁刁蛮公主选胥难了！

长孙皇后皱眉不悦李漱拽拉李治，可碍于场地不对，还有李治自甘堕落沾腻李漱事实，只能干瞪眼发作不得，暗叹李治不争气。

“晋王家…家私一套？”

太监薛高在李治身后四名皇宫侍卫搬抬之下，报出李治奇怪的贺礼。

“耶？”

“此乃何物？”
“纵观有点像椅子！”
“好平整四脚！”
群臣们过滤跳梁小丑一样的长孙冲，目光全跑到粗造不堪的新式椅子上，你一言我一语议论起新式丑陋的椅子。
“小治大礼，大姐甚喜！”虽然丑陋椅子难上台面，可未曾见过的新式椅子，一眨眼间征服了李丽质。
“大姐，你试试看！”李治没有想到丑陋的椅子居然赢得李丽质欢喜，眉开眼笑幼气十足忘却礼仪。
“父皇这…”
“嗯~”
得到李世民拂须首肯后，待宫女搬来椅子，李丽质在众目睽睽之下，依言试试坐上去。
“如何？”
长孙皇后忍不住仰起头看向高出自己的李丽质，没有想到区区一张椅子，居然有如此变化。
“舒坦，比起胡椅舒坦多了！小治厚礼，大姐甚喜！”李丽质坐在新式椅子上舍不得下来，抛去了坐久发麻的胡椅，这才是真正坐一天也不累的椅

子。

“赵国公长子长孙冲，西域琉璃一件！”

给人抢了头阵和第二，长孙冲玩起小心眼，没等李漱准备献礼，急急忙踏步而出，拿出精心准备的西域琉璃当贺礼，博取眼球。

当太监薛高打开长孙冲贺礼盒子时，见猎心喜的群臣趣味乏乏，琉璃虽好可终究不是天下少有之物，更何况没有新式椅子新异，勾不起见多奇珍异宝的群臣们兴趣，要是长孙冲第一个贺礼，或许会引起小小乍然惊呼土豪声。

李丽质点点头朝长孙冲答谢，连一片感谢词语也没有，最无语的还是李世民目光一直紧盯着新式椅子，压根没看他一眼，直让长孙冲很是没面子，灰溜溜退回同样脸色酱紫的长孙无忌身后。

太监薛高看了眼没献宝之意的李漱，在李漱手指侧门时，李恪姗姗来迟，身后跟着两名皇宫侍卫抬着大木盆出现。

“吴王生辰蛋…蛋糕一份！”

当太监薛高再一次报出奇离古怪贺礼时，群臣与君王目光从新式椅子收回来，不约而同看向李恪带领的侍卫出现，当然目光全落在奇怪的木盘上。

“恪儿，此乃何物？”

李世民第一个纳闷了，神神秘秘又粗造不堪的木盘盖着，看不清里面的贺礼，真是让人抓急啊！

“回禀父皇，此乃儿臣三顾茅庐，恳求挚友三日特制的生辰蛋糕，儿臣斗胆请小寿星丽质妹子揭盖受礼！”

有了粗造不堪椅子赢得彩头，心中大定的李恪故意卖着关子，当众邀请生辰之人李丽质亲自揭盖木盘，来个大惊喜。

李丽质在李世民点头默许下，逶迤拖地宫衣裙副，太监半跪大殿台阶，怀着好奇之心伸手揭起稍微有些重的木盖。

“啊？”

当李丽质揭起木盖时惊呼出声，挡住看不到情况的李世民豁然从龙椅站起，看清蛋糕模样后，惊讶十足瞪大眼，在长孙皇后怪异目光之中，张大嘴巴隐隐可塞进一个鸡蛋。

“耶？好白！”

“哇~好大！”

“嗯嗯~~好香啊！”

蛋糕露出原型，马上引起群臣们咋舌惊呼声，阵阵闷熏已久的奶油飘香与蛋糕味随风飘来，群臣们不自觉站起来，举目看着太监手里呈着的白花花

大蛋糕，就差没有拿刀叉互碰等待品尝。

“恪哥儿，这是？”李丽质不解看着李恪，蛋糕发出淡淡香味，看样子可以吃的，只是没见过这样的新奇之物，忍不住问出内心疑问。

“丽质妹子品尝一下便知！”

胜券在握的李恪得意洋洋憋眼看向脸色发黑的长孙五子方向，伸手示意李丽质用备好的木刀切开品尝。

李丽质依言拿起木刀，在宫女端来金器盘下，于心不忍切开一个口，在群臣们伸长脖子下，淡雅斯文品尝一口马上惊呼出声。

“啊？”

“如何？”

李丽质惊呼出声，李世民误以为有毒什么的，铁青着脸走下龙椅，当看到镇定自若浅笑的李恪，又忍不住疑惑起来。

“父皇，你尝尝，好甜，好好吃，好…”

李丽质也不知道如何评论了，一个劲夸好，当李世民半信半疑切出一块品尝后，说出掉了群臣一地眼球话。

“此乃人间佳肴，薛高，收起！”

“是，皇上！”

“……”

李世民无视群臣们幽怨的目光，大手一挥，薛高麻利盖上蛋糕，惹来群臣尝不到蛋糕干瞪眼的怨气。

“丽质姐，漱妹薄礼，还望笑纳！”

害怕寒酸的李漱，不抢李恪风头，蛋糕跑不了她分赃品尝，拿出贺礼盒子递交给李丽质。

“漱妹有心了！大姐甚…”

“啊？！”

当李丽质打开李漱送来的贺礼答谢的时候，秦叔宝见到贺礼忽然间失态，悲喜交集强行站起时，一头栽下酒案晕过去，惹来一阵群臣惊呼声。

“传太医！”

李世民也吓了一跳，秦叔宝无缘无故失态晕过去，马上呼喝太监传太医前来，同时目光看向李漱送李丽质的贺礼。

第二十七章落跑娇妻

“宝贝~别跑，哥好好疼你！”

“村长，别啊！”

大清早，王铁匠风风火火赶到秦寿房间时候，后悔了，本来打算唤醒沉睡美梦之中的秦寿，哪晓得秦寿居然发春梦，拽拉着他手作势嘟嘴要亲，吓得王铁匠魂飞魄散似的恶寒大叫一声。

“滚粗！”

秦寿清醒过来后，冷汗连连发现抱着的不是美人玉手，而是王铁匠酸臭味的大手，恶心十足一脚踹开王铁匠，身下凉飕飕的时候，又缩回腿用贼重的被窝盖好。

“咳咳…村，村长…”

王铁匠一头栽在房门边干咳连连，惹来门口偷窃的苏菲一阵抿嘴偷笑，秦寿几乎隔三差五发春梦的事，苏菲最了解了！

“滚！苏菲！衣物侍候！”

秦寿咆哮一声把王铁匠吓得四肢并用爬出去，苏菲在秦寿咆哮声之中，委屈着脸抱着秦寿换洗衣物进来。

“伺候！”

“啊？”

“啊什么啊？这是对你的惩罚！”

苏菲脸红耳赤拿起秦寿衣服，在秦寿爬起来的时候，闭上眼不敢去看有裸睡习惯的秦寿，磨磨蹭蹭半天硬是没有摸到秦寿跑下床的位置。

“行了，行了，出去吧！”

“哦！”

苏菲如获大赦半睁开眼，顿时哑口无言，感情今儿秦寿穿了亵裤，在秦寿瞪眼怒视下，涨红着脸一溜烟跑出去。

“要不是哥我还有理智，蜜桃未熟早摘下你！”

秦寿眼热十足紧盯着苏菲背影，金发飘渺别有一番趣味，只可惜还属于未成年人，受现代影响的秦寿做不出禽兽不如摧残花朵的事，虽然古代十三岁女子可嫁，可秦寿始终没勇气去接纳事实。

秦寿穿戴好衣物，踏出大厅见到尴尬无比的王铁匠，在贾蓉亲自奉茶招待下临危垂坐一边，秦寿颇感无语跑出屋门清理纠结的口腔问题。

“算你有口福，异国面包，有什么事？”

冷水清醒过后神清气爽的秦寿舒坦落座餐桌，在苏菲端来新鲜出炉的甜面包，漫不经心招待王铁

匠一起用餐。

“村长，刀齿打好了！嗯嗯，好吃…”

王铁匠感激涕零抓起甜面包，尝了一口后连啃带吞说明自己来意，十足恶鬼似的一眨眼间干掉巴掌大的长面包。

“刀？寿儿，你弄刀做啥？”

贾蓉会错意，一脸担忧看着慢条斯理啃面包的秦寿，在美味的面包也没有食欲，私自制刀剑那可是大逆不道的事，没有官府批文更是不得了。

“娘，不是刀，是刀齿，犁田用的工具，罢了，跟你也解释不清，反正与刀剑沾不上半毛关系！”

越解释贾蓉越不相信，简直就是越抹越黑征兆，懒于费口水的秦寿干脆不说了，反正又没做坏事，也不怕官府敲上门。

“那就好！”

虽然秦寿说了与刀剑沾不上关系，可贾蓉多多少少有些不放心，很想劝阻秦寿别当什么村长安安分分过日子，可想到秦寿为村里人谋利知恩图报，只能摇头叹息起来。

“咦？好漂亮的姐姐！”

“郜儿，干什么？没大没小，快回来！”

大厅恢复平静的时候，屋外传来卢寡妇孩童惊呼声和喝斥声，秦寿一脸好奇转过头的时候，诧异无比看着钱羽馨系着类似御寒斗缝，毛茸茸貂皮帽下俏脸红扑扑的，显得格外清素艳丽。

钱羽馨站在屋门前，在形影不离婢女钱灵搀扶下，犹豫着要不要踏进未婚夫家门，特别是秦寿目光直勾勾看着自己，直让钱羽馨有种不安的情绪。

“村长，王某先回作坊！”识趣的王铁匠临走时顺溜走一个甜面包，村长的破事还是少听为妙！

“羽馨见过秦老夫人！”钱羽馨在秦寿与贾蓉一家子怪异目光直视下，彬彬有礼踏进屋门行礼。

“啊？好，好，坐，坐，你们聊，菲儿…”钱羽馨突然到来，贾蓉有些措手不及，语无伦次招待钱羽馨落座，想到了什么又开口招呼苏菲一起暂时回避。

贾蓉临走时轻扭秦寿手臂，吃痛的秦寿清醒过来，马上收到贾蓉警告不可无礼目光，郁闷的秦寿揉着被扭痛的部位，目送回避的贾蓉。

“有事？”

秦寿看了眼抿嘴偷笑的钱羽馨，这一刻觉得她笑起来美得冒泡，抛去她以往瞧不起人的目光，现在越看越顺眼，越看越火热异常冲动。

“你做的？”

钱羽馨好奇看了眼秦寿餐桌家具，简直变了个样，发现秦寿餐桌怪异的甜面包，更是稀奇无比。

“算是吧，怎么？不赏个脸一起用餐？当然婢女就免了！”

“你...”

秦寿大方承认下来，直让钱羽馨一阵惊讶，然而秦寿一成不变与钱灵斗气，逼急了钱灵想要发作，及时给钱羽馨制止下来。

“灵儿，你先行门外等候！”

“是，小姐！”

钱灵心不甘情不愿应着，小姐的话她不敢不听，气鼓鼓看了眼秦寿，委屈十足地踏出屋外。

“秦公...”

“怎么？有你这样称呼未婚夫的吗？”

钱羽馨的话还没说完，秦寿不悦地看了眼钱羽馨，不冷不热打断她的话，抓起一个甜面包塞在嘴里撕咬着。

“那要羽馨如何称呼？”钱羽馨落座奇怪椅子，直视有放荡不羁嫌疑的秦寿，把刁难的问题丢给秦寿回答。

秦寿漫不经心地摸着下巴，上下打量着淡雅处

却多了几分出尘气质的钱羽馨，屏着呼吸说道：“夫君如何？”

“聘礼何在？”

钱羽馨出乎秦寿意料，没有生气也没有皱眉，美眸顾盼间华彩流溢，红唇间漾着揣摩不透的淡浅笑意。

“你看这个聘礼如何？”

“……”

秦寿打蛇上棍，用手推动餐桌碟子上剩下的三个面包，移到钱羽馨面前，直让钱羽馨一阵无语，很另类的提亲聘礼啊！

“聪明人尝价值，糊涂人尝味道，未来夫人，你尝是什么？”

秦寿看了眼不喜不怒形色藏于心的钱羽馨，自信满满双手抱胸说着钱羽馨为之一鄂的话。

钱羽馨迟疑一阵，拿起秦寿递来竹筷，秀气彬彬夹起甜面包，小尝一口随即停不下来，在秦寿浅笑目光之中，俏脸一红慢慢放下咬去一口的面包。

“你...”

钱羽馨把面包放回碟子时，秦寿厚颜无耻伸手抓起她咬过的面包，放到鼻间陶醉十足嗅了嗅，说着钱羽馨脸红耳赤不堪入耳挑逗话。

“香~真香，红樱薄唇，留齿残香，闻醉不醉，郎君自醉哈哈~~”

秦寿张嘴一口咬下钱羽馨咬过的面包，眯起眼肆意无忌调戏着钱羽馨，在钱羽馨承受底限到达边缘时，乘胜追击攻心战术。

“啊？！你，你...”

秦寿忽然走过来，出乎钱羽馨意料的是，秦寿突然单膝跪在她面前，钱羽馨刚想站起来，秦寿双手紧抓着钱羽馨柔若无骨双手，直把钱羽馨吓了一跳。

“羽馨，你知道吗？你是花丛中的蝴蝶，是百合花中的蓓蕾，只有莲花才能比得上你的圣洁，你有月亮才能比得上你的冰清。”

“我...”

钱羽馨傻了眼看着秦寿说着莫名其妙的话，想起男女授受不亲，羞红着脸试图睁开秦寿紧握着不放的手。

“你柔情似水，你的微笑让我如醉如痴，我从没赞美过人，可我不得不对你说：世界上没有比你更漂亮的女子！”

“秦公...”

钱羽馨那听过如此赞美的话，最不可思议还是

出自心生好感的未婚夫吐露心声，一时间不知说些什么好，还没来及缓解心情，秦寿乘胜追击加大泡妞火力。

“如果上天让我许三个愿望，第一个是今生今世和你在一起，第二个是来生来世和你在一起，第三个是永生永世和你不分离。”

钱羽馨被这突然来临的情意绵绵露骨话震惊了，以致就像受到电击一般，精神处于半痴半呆的状态之中，难以置信看着黯然伤神演戏十足的秦寿，又似乎给秦寿演技感染到了，在秦寿抽手离去前紧了紧。

‘有戏！’

秦寿心中一阵窃喜，原本打算见好就收，慢慢收服未婚妻打救光棍生涯，没有想到泡妞**灵验了！

“秦公子…”

钱羽馨感到一种神秘的东西在颤栗，不可捉摸的希望在悸动，她被狼子野心的秦寿情意绵绵露骨话浸透了，甜蜜的、深邃的、荒唐的情意慢慢在心中发芽。

近距离看着钱羽馨美艳绝伦的面孔，心头一热的秦寿在钱羽馨毫无防备之下，突然张嘴贴上钱羽

馨鲜红丰润的嘴唇，不顾钱羽馨轻微反抗，将其搂起狂热索取香唇淡淡胭脂味。

钱羽馨唔唔声反抗了一会，在无耻秦寿双手其动抚摸下，没有经验过这种全身心所感到的骚动的情绪，这种如痴如醉欢乐的她，慢慢迷醉其中放弃抵抗，紧闭双眸慢慢任由秦寿把自己压倒餐桌。

“啊~禽兽，快放开小姐！！”

好景不长在秦寿爪子伸进钱羽馨抹胸裙时，一声扫兴惊呼声惊醒情迷意乱的钱羽馨，发觉秦寿不老实的手伸进自己抹胸裙，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一把推开秦寿呼吸困难地喘息一会。

钱灵一惊一乍闯进来，防狼似的护着自家小姐到身后，贾蓉和苏菲随后赶来，一脸怪异看着秦寿与钱羽馨。

钱羽馨平息着噗通跳个不停的小心脏，不经意间发现秦寿舔着嘴角淡红胭脂印，脸红得比红布还要红，在秦寿贼笑的目光之中，脸薄的钱羽馨双手掩面跑了。

“哼，禽兽！小姐，等等我！”

钱灵怒哼一声骂秦寿，气急败坏追赶跑出去的钱羽馨，而秦寿则哈哈声大笑着，直到贾蓉上前敲了个暴栗才停下来。

第二十八章铲雪开耕

“村长，真要铲雪？”

上百村妇扛着锄头铲子，看了眼村外收割过后白蒙蒙一层雪农田，不敢相信质疑带头的年轻村长。

“铲，午时之前，我要看到这一片清理完！”

秦寿不容置疑点着头，大手一挥指点江山似的语气，划出十亩农田界线，要求午时铲除所有薄薄一层的雪。

“姐妹们，我们听村长的，开工喽！”

串通一气的唐夫人搀和其中，带头扛着锄头开始刨田里的雪，有了唐夫人带头，其余村妇们纷纷加入刨雪队伍，大冷天一边刨雪一边叽叽喳喳闲聊八卦。

“有女人地方有八卦，唉~~”

秦寿颇感无语听着村妇们八卦叽叽喳喳声，摇摇头识趣离去懒得听乱七八糟的八卦，沿路赶回村庄查看治安队招聘，同时又要指点王铁匠改进机械化旋耕机，秦寿头一次感到村长也不好当，照顾数百户人口压力大。

“村长，你瞧瞧这木如何？”

“村长，这是全村废弃布料够不？”

“村长，这麻绳可否当什么线？”

秦寿刚回到村落，村民们七嘴八舌围上来，这要秦寿过目，那要秦寿把把关，吵吵嚷嚷的声音，听得秦寿一个劲，头痛！

“正好，破开成条，手臂粗，手臂，明白没有？太细不行，太粗浪费，要是找得到竹子更好！”

“布料太少了，想办法在找些来，最好去其他村落收废弃布料，越多越好，找些村里懂女红的，十丈长，五尺宽缝一匹…”

“太大了，想办法搓细，绳子越多越好，去吧！”

秦寿一个头大一边走，一边安排记者一样跟随着的村民任务，走了一批又一批，直到村长大院门口，村民们才消停各自忙活。

“村长好！”

秦寿踏进老村长搬离的大院，风火雷电四名异族壮汉整齐打招呼，他们四个身后屹立着八名十五到二十五岁间的年轻人，全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孔武有力年轻人。

“嗯，秦风，我看你很有领袖风范，以前在你

们那边做什么的？”

秦寿看了眼风火雷电四个异族壮汉，目光疑视身高接近七尺，还算帅气的赐名秦风，至于那么好认，完全是因为他脖子间有道触目惊心的伤疤。

“千骑长…”

秦风一脸黯然之色，碧眼露出骄傲又沮丧的复杂目光，效忠的城主已死，他们此时此刻成了流浪兵，要不是晓幸找到城主之女，说不准他们现在还四处瞎逛卖艺寻找。

“我不清楚你们那边打仗方式，也不需要你们训练士兵方法，但是我希望你们重头再来，把自己当成初入伍的士兵！”

秦寿的话直让风火雷电四人一愣，稀里糊涂不明白秦寿这话什么意思？见识过秦寿天生神力，单手举鼎壮举后，风火雷电没有反驳一致点头。

单纯的他们崇拜英雄同时又盲目追随，更何况城主小姐都成了秦寿侍女，理所当然秦寿的话他们言听计从，沉默化把秦寿当成新追随效忠之人。

“嗯，好，你们四个跟他们去后山，找些你们承受得起扛着跑步的石头回来，最好自己动手打磨一下，明天开始本村长亲自陪你们训练！”

“是，村长！”

风火雷电不明白秦寿用意，但还是坚持执行，村长陪练那是莫大的荣誉，抱拳送走秦寿后，风火雷电马不停蹄与八名筛选年轻村民去后山。

“村长，村长，等等…”

秦寿走出村长屋大门朝铁匠作坊赶去的时候，贺明拿着本子满头大汗追上来。

“什么意思？”

“账本！”

贺明一脸黑线把账本递给稀里糊涂的秦寿，甩手掌柜一样的秦寿，把村落变成不动资产农田人力变成企业化，公款开销看得贺明有甩手不干冲动，钱何来？

“知道了，午后搬进村长屋你过来取钱！”

秦寿看了眼有记事天赋的贺明账本，没有想到一天什么也没干，村落开销接近五十文，头痛不已的秦寿把账本丢回给贺明，直奔铁匠作坊去。

“唉~有钱人就是不同，羡慕死人了！”贺明看着离去的秦寿，感叹连连，村落整顿开销半天就五十文，秦寿连眉头也不皱，可见他卖豆芽赚了不少。

“村长，你来了！”

心不在焉秦寿踏进铁匠作坊，连王铁匠招呼声

也置之不理，心事重重绕着暖烘烘的火炉转悠，严重干扰王铁匠打铁修缮胚型。

‘种什么好呢？’

秦寿徘徊火炉低头沉思想事，无顾抓狂的王铁匠打一会停一会避让，心里想着开荒农田后冬天种些什么好。

现有的韭菜、白菜、菠菜、荠菜、黄瓜、生菜、豌豆、冬瓜、茭白、紫角叶、空心菜、金针菜、萝卜、水芹、苋菜、芜菁、生姜、芥菜都不在考虑范围，要种就种些特殊的蔬菜，唐人爱好新事物成了风尚，也是冬天里捞一笔的好时机。

“村长，村长！！”

秦寿几番徘徊转悠，严重干扰王铁匠修缮刀齿胚型，忍无可忍的王铁匠忍不住大声吼出声，把游魂似的秦寿吼醒。

“嗯？有事？”

清醒过来的秦寿稀里糊涂掏着刺耳的耳朵，怪异地看着一脸黑线的王铁匠。

“你挡道了！”

“呃…”

王铁匠一句你挡道了，直让秦寿哑口无语，挠着头退开一边，姜奉，丁浓，万恬三学徒工怪异地

看着秦寿。
“罢了，只是最后一块刀齿，姜奉，给你练练手！”
“谢王师傅！”
王铁匠把最后一道修缮工序交给姜奉，直乐得姜奉屁嗔屁嗔道谢掌锤修缮胚型，丁浓和万恬羡慕不已看着姜奉掌锤。
“村长，你瞧瞧，还行不？”
闲下来的王铁匠干裂大手擦拭着额头汗水，从成型的刀齿堆里拿起一片刀齿，小心翼翼递给秦寿检查。
“将就吧，嗯？少了螺丝孔？”
“螺丝孔？何为螺丝孔？”
秦寿又蹦哒一句莫名其妙的话，直让心安的王铁匠纠结起来，虚心讨教生僻的螺丝孔问题。
“就是组合的孔位，明白没有？”
“不明白？”
王铁匠稀里糊涂摇头动作，直让秦寿一阵气馁，洗盲未成功，还需多努力！
“唉~好吧，本村长亲自弄一个你瞧瞧，有重点锤子不？”
“……”

长安城钱府大院，钱老爷子神清气爽准备出门时，红晕未消的钱羽馨一股脑把钱老爷子撞开一边，迎头撞上院门厚木板。

“闺女，怎么走路的？哎哎，跑啥？”

钱老爷子气急败坏轻斥钱羽馨，哪晓得钱羽馨连一声道歉也没有，在钱灵随后赶来呼喊声之中，头也不回快步跑远。

“灵儿，怎么回事？”

“啊？老爷，没，没事，小姐等等我！”

钱老爷子一声威严喝斥，直把钱灵吓了一跳大跳，在钱老爷子审视目光之中，口不对心敷衍完马上跑远。

“神神秘秘的，搞什么？”

摸不着头脑的钱老爷子挠着头，自言自语嘀咕完后摇摇头，想起正事猛拍自己脑门，急匆匆跑出去。

“村长！”

“啊～～”

正拿火钳夹起螺丝模具的秦寿，在一声大嗓门村妇呼喊声下，吓了一跳大跳手一抖通红模具滑落，正中王铁匠脚步，吓得王铁匠杀猪似的大叫，摔飞通红模具脱下贼热的粗布鞋。

“工作期间不得喧哗，瞧瞧，差点出大祸了！”

秦寿放下火钳，板起脸轻喝差点酿出大祸的村妇，幸好王铁匠反应及时，要不然真出赔死人的工伤了！

“我...”

“何事？”

看了眼四十多岁的村妇畏惧的模样，秦寿放缓语气，以免留下不好的形象。

“雪铲好...”

“嗯，辛苦了，我稍后便过去！”

村妇得到秦寿答复后一阵风跑远，王铁匠一脸幽怨地看着秦寿，转而又看看通红的螺丝模具，光着大脚丫定在一边发呆。

“老规矩，烧红铁浆水倒进去，不用敲打，拿这个锉子搓一搓毛丝，在弄一些6和8还有10厘数的模具，尺子去找林木匠借用一下！”

“啊？哦，好，好的！”

王铁匠在秦寿交代声之中，连连点头应着，直到秦寿离去，王铁匠才拿起火钳，夹起通红的螺丝模具，反复咋舌连连揣摩研究。

村头聚拢一大票热情高涨的村民，男女老少齐

动手自发出动手推板车，一车车把铲出的积雪稻梗拉出农田，一个时辰间十亩地农田积雪消失不见。

“村长，木头你看够不？我们斧头都钝了…”

“村长，针线不够，要进城买些啊！”

“村长…”

秦寿一出现，村民们马上围堵上来，一开口这里要钱那里要钱，虽然秦寿实行农田公有化，可没有实行消耗物品公有化，更何况村长有钱不是？不打土豪更待何时？

“乡亲们，莫急，莫急，斧头针线会有的，现在，先自发一些人出来，把这十亩地开垦，全开垦长方形一米宽田基，其余人都一起帮手，你们的耗损，晚上大可前来报损！”

“好！我们听村长的，快快牵牛出来！”

十亩地不多，二十多号村民自发回家牵宝贝牛犁田，其余的村民们哟喝着起哄一起帮忙，留下叹气的秦寿独自伤神起来，什么都没准备好，太冲动了！

第二十九章海客盛宴

“海客盛宴？”

入夜时分，搬进村长屋的秦寿一家，清点聂明夫妇贩卖的豆芽铜钱，得悉明日是长安西市海客汇聚大日子，秦寿忍不住大感有趣。

“是的，一年一度海客盛宴，据说有很多遥远海客赶着万国来朝大日子，赚取一笔，村长，明儿豆芽肯定...”

聂明滔滔不绝解释着海客盛宴怎么回事，同时又筹划着明日抛售完全部豆芽，秦寿点点头算是同意聂明意见，豆芽也有期限的。

万国来朝这事，秦寿多多少少有点了解，是大唐盛世一大壮举，英明神武李世民开凿了历任帝王无法仰望的气度。

政治上，开明祥和，君主虚怀纳谏，亲贤臣，远小人，存百姓，修养生息，经济上，处于世界先进地位，国富民强，中州的财富对胡商有着致命的吸引力。

最名举的一项对外政策，李世民鼓励外国人来华贸易、读书、做官，商贸更尤其突出，海上与陆上两条丝绸之路的畅通，加速了文化交流，将各国

方便的联系起来。

“寿儿，缸不够放如此之多黄豆！”

秦寿低头想事的时候，贾蓉累得够呛走出来，没好气把泥缸不够培育之事告知秦寿，一下子进货这么多黄豆，想累死自己不成？

“娘，赶明儿你去找泥唐王在定些…罢了，明儿你召集村落日子过得不怎么样的村民，把培育豆芽方法教导于他们！”

“啊？！这…”

聂明夫妇大吃一惊不敢相信看着秦寿，急红眼刚想开口说些什么，马上给秦寿伸手打断了，而贾蓉则怪异看着秦寿，肯定没好事！

“培育豆芽方法可以外传，但是收成统一归由聂大叔他们负责，以十两两文价格收取！”

秦寿的话刚说完，聂明夫妇松了口气，这还差不多，两文收购五文高价出售，差价也有三文，除去他们应得一文钱辛苦费，秦寿也能赚取两文。

贾蓉想了想点点头同意了，这算是最明智的选择，裙带赚钱方式，技术流失出去了，自己也没亏。

“可，要是他们偷偷私自贩卖呢？”聂明把心中担忧的顾虑说出来，有些事防不胜防，开始还好

说可人心难测，谁知道久了种植的人会不会心有不服？

“来个合同，凡接受种植技术之人，无偿遵守本村长的收购方案，不得私自贩卖走漏种植方法，违者赔偿一千两黄金违约金！”

“咝~~”聂明夫妇倒吸一口冷气，不寒而粟打着冷颤，在纵观秦寿不苟言笑的表情，来真的？

“一，一千两，黄，黄金？！”贾蓉晕乎乎地看着秦寿，不敢相信自己耳朵，别说一千两黄金，半两黄金村民也拿不出来。

“对，一千两黄金，少一两断一只手，没钱打死丢进山里喂狼，白眼狼没权活着，这事还是由孩儿来办吧！”

秦寿说完后，没有理会聂明夫妇吞口水畏惧表情，更没有去看泛白眼的贾蓉，大摇大摆吹着口哨回房休息。

秦寿沿着大院走廊，走到划分出的东厢房，虚掩的房门在烛火照耀下，一个妙龄身影辛勤铺设着三张毛毯缝好的御寒被子，铺完后躺在被子上打滚。

“嗯哼~”

“少爷！”

秦寿干咳一声走进来，直把铺床单的苏菲吓了一跳，连忙从牙床跳下来，涨红着脸退到一边，不敢抬头看面无表情走进来的秦寿。

“菲儿，你跑到我床打滚干什么？”

“镇邪！”

“胡闹！”

秦寿一脸黑线，忍不住出言喝斥苏菲，什么时候苏菲也变得这么迷信了？

“老主母说的，童男童女能辟邪…”苏菲可怜兮兮抬起头，把教自己辟邪的贾蓉出卖。

“行了，行了，不信这一套，回房洗洗睡吧！”

“喔！”

苏菲在秦寿不耐其烦挥手下，憋起嘴一步三回头看着秦寿，直让秦寿头疼不已，小萝莉，看什么看？哥不是怪蜀黍，不恋童癖！

躺在冰冷带有淡淡余香床上，秦寿抓急夜里单调无趣的生活，脑海里想起钱羽馨的容颜，忍不住心头一热自言自语。

“乖乖小娇妻，你是否也在想相公我呢？”

与此同时，长安城钱府西厢房阁楼，钱羽馨坐在梳妆台铜镜前，双手撑着尖尖下巴，双眸游离不

定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钱灵呆在钱羽馨身后表情十分怪异，欲言欲止想要提醒该歇息了，又怕惊扰到钱羽馨。

“他怎可如此大胆无礼？着实可恨~”

想到清晨与秦寿双唇接触，虽然只有极短的一瞬，可却很突然、粗犷、奔放、热烈充斥着她心房挥之不去，钱羽馨只觉脑子发晕，身子发酥，竟像醉了一般。

不安份的心扑冬~扑冬地跳，脸也刷地红了，一会工夫，仿佛全身的血液都集中到她的脸上来了，**辣的，碰上去就要烫手似的。

“小姐，夜深了，该歇息了！”看不惯钱羽馨独自发呆自言自语，钱灵鼓起勇气提醒钱羽馨该歇息了！

“啊？哦~好，好，歇息！”

“小姐，这边！”

“啊？哦~”

钱灵摇摇头看着魂不守舍一样的钱羽馨走错方向，无奈之下上前扶着丢了魂一样的钱羽馨就寝，吹熄蜡烛慢慢退出房门。

（我愿在星空下等待，等到一颗星被我感动，载着我的思念和祝福，落在你熟睡的枕边，好想把

你藏在胸前的口袋，把你暖暖的融化，你就再也离不开，从此不让别人想，只准和我一个人相爱。）

黑漆漆房内，钱羽馨脑海不自觉想起秦寿感性十足的甜蜜话，双手紧握着锦被轻轻颤抖着，心里一阵甜蜜同时又感动与暗自窃喜，心乱如麻硬是无法入眠。

处于情窦初开少女的钱羽馨，哪曾听过如此感人的表白话语？辗转反侧好几遍，不管用什么姿势久久不能入睡。

“讨厌的家伙，讨厌的人！”

一夜平平淡淡过去，第二天，长安城迎来暴涨客流，拥挤不堪街道全是胡人外地人陌生面孔，各色各样衣着语言充斥每一条街道，治安府兵一改以往懒散，精神抖擞在拥挤不堪街道巡视。

“村长，你这是？”

聂明夫妇一脸怪异看着此地无银三百两打扮的秦寿，带着黑色斗笠用黑纱挡住脸，这不是明显高速别人，你见不得人吗？

“嘘，小声点，现在村长我可是城内某个流氓眼中钉，低调，明白不？”秦寿双手负立后背，自我感觉低调的不错。

“哦，可是，所有人都看着你呢，村长！”

“……”

无语了，秦寿心虚异常发现过往百姓怪异目光，这算哪门子低调了？简直就是低调中的高调！

“行了，行了，在这儿停，卖你豆芽去，别唧唧歪歪！”

秦寿摘下高调的斗笠，从装满豆芽牛车跳下来，与奢侈用牛拉豆芽卖的聂明夫妇分别，大摇大摆背着二十几斤重的铜钱包袱去逛街，也不怕贼惦记。

‘尼妹的，谁有哥那么土豪？逛个街带二十几斤重的铜钱！’

秦寿双手抱紧挂在胸口的包袱，沉甸甸四贯钱够呛的，糟糕的货币直让秦寿蛋疼无比，本地大买卖可以送货上门交易，海客就够麻烦的，不见钱不交易，要不是聂明提醒，秦寿还真双手空空进城。

做贼心虚的秦寿一边朝海客集中地西市挤过去，一边左看右看，害怕出了名的半路杀出个程妖精，冲着这次海客云集货物，顶风作案溜进城容易吗？

秦寿踏进西市一刻起，冷汗飙出额头，人头涌动的西市寸步难行，马牛羊骚味弥漫街道挥之不去，各种口音吆喝叫卖声充斥大街。

“蹼牯~好吃，三文…”

“上好白米20文一斗！什么嫌贵？滚滚！”

“生绢300文一匹！”

随波逐流的秦寿游走西市，当有人叫卖最常用生绢的时候，秦寿停下脚步看向扎堆胡商的本地小伙子，摊位摆放着十匹白蒙蒙未染色的生绢，买的皆多用于作画人。

“店家的，生绢可否便宜一些？”

秦寿蹲在下来，反复看着一匹匹手感透气不错的生绢，与年轻叫卖的货郎商讨价还价，很少见有布货郎一出手就十匹。

“这个，客官，这是最低的了！”看秦寿翻来翻去挑布的样子，货郎一脸为难说着这是最低的价格。

“爷们买东西实在，懒于讨价还价，痛快点给个实在价格，我全要了！”

“啊？全，全要了？”

秦寿一手指着生绢，一开口就全要，把货郎吓了一跳。

“不错，哥我像开玩笑吗？你只有一次机会，给出我满意的价格，不实在你给在低也别想唤回我！”

确定秦寿不是开玩笑的点头，又看到秦寿胸口叮叮响的铜钱声，货郎脸色犹豫不决琢磨着最低限度的价格，头一次遇到这样刁难人的客人！

“280文！”

货郎报出280文的时候，秦寿拉下脸，头也不回转身故意放慢脚步走人。

“客官，别走，270文...”

“250文，最...”

“早说嘛~你个二百五，全带上跟我来！”

秦寿竖起中指鄙视着一脸莫名其妙的货郎，挥挥手示意货郎跟自己来，带他去聂明那边交易，那么多布要用牛车拉才行。

第三十章土豪在民间

买完生绢一眨眼去了大半钱，花钱如流水的秦寿肉疼无比，低着头折返西市的时候，再次遇到极其不想见到的人。

“哼哼～～”

“咕～～公...”

女扮男装的李漱有偷溜出宫嫌疑，茫茫人海之中与秦寿相遇西市路口，也不知道是幸运还是霉运，反正对于秦寿来说霉运透顶！

李漱第一眼发现秦寿，发出得意的哼哼声，扬起粉拳互相撞击着，大有女暴龙风范杀气如虹似的踏足朝秦寿走来，直把秦寿吓得眼皮直跳。

“哼，敢跑本宫阉了你！”

秦寿刚想着惹不起跑总可以吧？哪晓得李漱好像看穿秦寿心里想法，骄哼一声警告秦寿，惦念一下五肢变四肢残疾人的痛苦。

“哪儿呢？内急，对，内急了！”

秦寿僵硬着脸，摸不透眼前李漱真实脾气，昧着良心睁眼说瞎话，试图逃离这个喜怒无常的刁蛮公主。

也不知道是长安小，还是时运低？逛个街也能

遇到头痛的人物，没有损友李恪在场，秦寿不敢保证刁蛮的公主会不会做出格的事？

“什么？”

当刁蛮的李漱伸手在秦寿面前晃了晃，稀里糊涂的秦寿一头雾水看着李漱，不明白她这是什么意思？

“蛋糕！”嘴馋的李漱，一见面就索要蛋糕，直惊得秦寿目瞪口呆，就现在这种情况，有带蛋糕的可能性吗？

半个时辰过后，李漱大摇大摆走在前头，郁闷无比的秦寿走在李漱身后，签下一箩筐口头不平等要求才放过秦寿，跑是跑不了，李漱可是知道自己家的位置，惹恼了她带人上来找麻烦不得了！

“我要这个！”

“没钱！”

“你包里背着什么？”

“……”

秦寿含泪掏出五文血汗钱，在无耻奸商点头哈腰没收后，换回一个吃不得骗死人不偿命的破泥娃，明眼奸商看穿李漱非富即贵，狮子大开口一文钱的玩意抬高五倍价格。

“公主你…”

“嗯？什么事？”

怒了，秦寿看着李漱丢弃的破泥娃，过手不到的五文钱，就这样抛弃了，最看不惯这样浪费可耻的人，不要留着给自己带回去讨乖巧的菲儿欢心啊！

秦寿忽然一手指着李漱身后，大呼一声：“看，程妖精！”

“啊？哪儿呢？哪儿呢？”李漱吓了一跳大跳，顺着秦寿手指方向左看右看，拥挤不堪的大街人头汹涌，哪来的程妖精身影？

“死秦寿！敢骗本...哼~等着！”

发觉上当受骗的李漱转过头的时候，哪里还有秦寿的身影？茫茫人海早就不知道秦寿跑哪去了，气得李漱连连跺脚咬牙切齿，发誓再碰见秦寿狠揍不饶。

气吁喘喘的秦寿背靠着巷子喘气，憋眼发现大街李漱野蛮挤开人群跑过的身影，心有余悸的秦寿轻拍胸口。

“尼妹的，终于甩开刁蛮公主了！”

甩开刁蛮公主后，秦寿谨慎多了，走另一条街道直奔鲜有本地人去的学习巷，胡人居住地，也是海客扎堆最多的地方，货物一时间卖不完，肯定要

借宿落居长安沾亲带戚的熟人。

游走昂贵的海客香料一条街，秦寿摇摇头叹息着，没有一样自己想要的东西，原本想趁着海客盛宴大好日子，找些特殊没引进的蔬菜种植，没有想到逛了一天什么也没见到，香料倒是见了不少，可惜都磨碎了。

‘屁王林都能****运提前发现番薯，哥我就不相信运气那么背，什么也找不到？’

想到屁王林能够发现番薯，秦寿坚定肯定有不少后世常见的蔬菜已经开始流入东方，至于为什么没人发现，除了不懂就是没见过，现在就冲着淘宝来的。

“滚~带些没用的破玩意回来，把我的房子弄得臭烘烘！”

“三叔，这可是我…”

秦寿走到街道分叉巷的时候，马上听到粗鲁生硬中原话的喝骂声，寻声好奇望过去，一名三十多岁波斯男子穿着白大袍扑倒地面，骂人的是一名五十多落居波斯男子，身穿大唐常见的圆领袍衫，头系着不伦不类的软胎帽。

“滚，滚回你苏撒！就你天赋还想经商？船丢了，还带些垃圾回来，要不是看在你母亲份上，哼

~你被解雇了！”

“三叔…”

圆领袍衫波斯人骂完后，打发乞丐似的丢出十文钱，看也不看苦苦哀求的侄子，冷漠地关闭屋门不闻不问。

“唉~肯尼真可怜，又丢了船！”

“是啊，有这样的叔叔真不幸，赚够钱了一脚踢开！”

“有什么好可怜的？就他冒险劲，就喜欢钻乱七八糟地方，丢了船也活该，没事带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快帮忙！”

秦寿一脸乍然听着周围定居的胡人议论声，没有想到被赶出来的波斯男子居然是爱冒险的人，那不是比还没出世的哥伦比亚还牛叉？

“兄台，可否有趣一起喝一杯？”

肯尼捡起鼓鼓发臭的包袱，鼻子贼灵的秦寿嗅到这股味，精神一振，不顾周围冷漠又诧异的胡人目光，伸手阻拦肯尼去路诚心邀请他去喝酒。

“我请！”

“嗯！”

在肯尼谨慎目光之中，秦寿从衣袖掏出十文钱晃了晃，一手比划着自己请客，肯尼犹豫了一阵，

勉为其难点点头答应下来。
秦寿就地选了一间不远大食国开设的酒肆，地地道道的大食国酒坊布置，里面消费的全是定居学习巷的胡人，秦寿本地面孔出现引来不少注目礼。
“咴观，泥窑神么？”
一名波斯女招待走过来，咬字不清询问秦寿要喝什么酒，至于落魄的大袍哥肯尼，波斯女招待过滤了，纵观秦寿本地衣着热情招待着稀有客人。
“马朗酒！”
“烧厚！”
秦寿报出马郎酒，波斯女招待先是一愣，紧接着妖媚一笑又蹦哒出秦寿纠结的咬字不清话，扭着肥臀一摇一摆连肯尼看也不正眼看一下。
“这位公子，你常来这？”
女招待离去后，肯尼一脸诧异看着秦寿，忍不住问出心里疑问，要不是秦寿经常来这里，不可能知道上不了台面的大食国马郎酒。
“实不相瞒，头一次！”
秦寿摇摇头抱拳如实坦白，直引来肯尼半信半疑惊呼声，不过想到了什么，肯尼又开始黯然伤神，粗糙开裂大手无意识搓动着。
秦寿默默打量着严重缺乏营养的肯尼，面色苍

白眼凹进去，有轻度轻度贫血症状，特别是说话间牙龈肿胀出现淤血，很明显经常下海维生素C缺乏者。

“兄台，莫要嫌弃秦某多嘴，以你如今情况，理应多喝牛奶，白菜、菠菜、荠菜、黄瓜、生姜等等补充营养！”

“？”

肯尼一头雾水看着秦寿，秦寿所说那些都是他无缘吃上的，牛奶在他老家那边只有贵族才喝得上，蔬菜经常下海哪有时间吃上？

“在下秦寿，敢问兄台高姓大名？”

有对牛弹琴嫌疑的秦寿气馁了，在肯尼稀里糊涂目光之中，主动拱手抱拳自来熟与肯尼结交。

“阿尔罕?穆罕默德?拉塞尔?肯尼！”肯尼有样学样学着秦寿抱拳，自报秦寿双眼发黑的长长一大串名字。

“马郎酒！五文，谢谢！”

波斯女招待这次没有咬字不清了，十分爽快抬出一坛两尺高酒坛，一副货到付款的模样伸手要钱。

“再来一些下酒菜，多的算赏你！”

“谢咳观！”

秦寿眉头不皱一下，落落大方拍出八文钱，马上迎来波斯女招待咯咯笑声，扫起八文钱急急忙忙去准备下酒荤食，一刻钟时间就端来，真是有钱使鬼推磨那种。

“秦公子，有话直说！”肯尼没有想到秦寿请喝酒，就花费八文钱，心知没事不上门的肯尼，没有接秦寿敬酒之意，问清秦寿来意。

“痛快，好，不瞒你说，秦某是有眼光之人，想要你袋子里的全部，给个价！”

秦寿放下酒碗竖起拇指头，直言不讳一开口就说明自己来意，志在必得买下肯尼散发臭味袋子里的东西。

“你看也没看过，就开价？”这回轮到肯尼迷惑了，不自觉端起酒碗喝了一口，发觉了什么红着脸。

“不用看，秦某鼻子灵的很，开个价吧，全天下恐怕只有秦某会买下你袋子里腐烂的番椒！”

“番椒？”

自信满满的秦寿报出番椒，直让肯尼为之一鄂，他连袋子里的果子叫什么也不知道，当时只是觉得好看摘下来，更没有想到不耐放个把月时间全变质变臭。

“不错，番椒，大约手指长度，味辣，肯尼兄，若如秦某没猜错，这是你从一群光着屁股，头戴鸟毛满脸鬼画符脏兮兮土著人地盘抢回来的吧？”

秦寿一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再世猪哥亮，震惊了肯尼，震惊的不是秦寿说出袋子里的东西，而是秦寿居然知道有戴着鸟毛满脸脏兮兮的土著人之事。

“五百文！”

“成交！”

哐当~秦寿一手把包袱甩上桌面，惊扰到酒坊喝酒的客人，更惊人的是秦寿当众打开露出万恶源头的铜钱，典型吃饱撑着的土豪一个，真正验证了一句话，土豪在民间！

“秦某不差钱，告辞！”

哗啦啦声~秦寿数也没数扫出不止五百文数量铜钱到肯尼面前，包好装钱包袱后，不等肯尼清醒过来，提起他的袋子确定种子还在就跑人，生怕肯尼反悔似的。

“秦兄，钱多了…”

肯尼喊出秦兄两个字，秦寿马上加快步伐跑出酒坊，留下目瞪口呆的肯尼看着一桌子的铜钱发

呆，有钱人思维猜不透！

第三十一章乌龙探海

“放开拿包袱！”

城西里坊偏僻小巷，准备走后门偷偷幽会未过门娇妻的秦寿，迎面碰上五名市井流氓拦路虎，手里拿着亮瞎眼的大食国特产大弯刀。

“你们这算是打劫吗？”

秦寿哭笑不得看着五名市井流氓没技术含量的打劫，怎么说也来点经典的口号，什么此树我栽的口号啊？一点入戏感也没有。

“咦？有眼光，不错，我们西井五虎，就是…”

“啊~我的眼睛！”

“嗷呜~~断了，断了…”

带头的市井流氓还没说完，秦寿一甩臭烘烘的辣椒包袱，砸到市井流氓小弟的时候，马上发出凄厉叫喊声双手捂眼痛嚎，毫不停留的秦寿趁乱冲过去，抬脚一击马上报废一个市井流氓小弟弟。

“犀牛望月！”

秦寿拽起两个吓得欲要逃跑的市井流氓，毫无重量似的把他们居高于顶，两头相撞鼻血横流晕死过去，丢垃圾似的把晕过去的两个市井流氓丢到一

边。

“不堪一击，还要打劫吗？”

带头的市井流氓吓得直哆嗦，手里的大弯刀掉落地面浑然不觉，苍白着脸拼命摇头，秦寿每踏前一步他就后退一步。

“大哥，我知错了！你大人有大量，放过我吧！”

带头的市井流氓背靠墙壁无路可退后，马上双膝跪地哭着喊着求饶，就差没有磕头地步。

“谁指使你们的？”

秦寿捡起臭烘烘装满辣椒的袋子，一脚把带头市井流氓踹翻，在他爬起来的时候，一脚踩着他胸口，抓出一个严重腐烂臭烘烘的红辣椒拷问。

“没，没人指！”

“不说是吧？你可别后悔！”

“啊～～我，我说，我说，是何尚武！”

嘴硬的带头市井流氓坚持不了多久，当秦寿拿臭辣椒划到他眼眶边的时候，刺激的辣味吓得他把幕后主使供出来。

“卖主求荣，你也不是什么好货，去死！”

“啊～～～”

得悉幕后主使是何大公子后，秦寿碾碎臭辣椒

划过带头市井流氓双眼，带头市井流氓杀猪似的惨叫出声，双手紧捂着双眼满地翻滚痛嚎。

“何人闹事，速速抓起来！”

“是！”

姗姗来迟的府兵暴喝一声，整齐脚步声传来的时候，秦寿挽起辣椒袋子开溜，在府兵赶到事发点的时候，秦寿早已跳上钱府后院墙壁翻墙爬进去了。

‘拿着臭辣椒去见未婚妻有点不合适！’

滚落后院花园的秦寿藏了起来，看着偶尔过往的家仆与婢女，想起背着臭气熏人的辣椒袋，秦寿纠结地把辣椒袋藏于花园假山内。

‘咦？怎么都一模一样的？’

偷鸡摸狗似的转悠了几圈，周边的环境一个字杂，最可恶的还是不知道谁设计的，房屋几乎一模一样的，更可恨的是没事建那么大房子干什么？想给未婚妻一个惊喜，容易吗？

欲哭无泪的秦寿不敢光明正大走第一次来的路，做贼似的躲躲藏藏避开家仆与婢女，发现了没有什么惊喜刺激可言。

‘灵儿？！’

纠结无比的时候，秦寿眼前一亮，只见钱灵双

手抱着一堆折叠好的衣物，看那花花绿绿的衣物，不知道干什么？

胡思乱想的秦寿在钱灵进入不是西厢房屋后，趁四周没有人偷偷跟上去，惊奇的是屋门居然没有关紧，色心大起的秦寿轻手轻脚推开一点门，屏风挡着看不清里面情况，天赐良机马上钻进去。

“澡房？！”

关紧门溜进去的秦寿，第一眼见到屏风后的大澡桶，大吃一惊忍不住惊呼出声，所幸惊醒的早及时捂住了嘴巴。

偌大澡房弥漫着淡淡香气，澡房中间放置一个接近三尺高一丈长五尺宽大澡桶，空无一人的澡房让惊讶无比的秦寿感到茫然，人跑哪去了？

“霜儿，香汤备好了吗？”

“夫人，备好了！”

随时声音从澡房屋内传出来，秦寿顿时慌了手脚，认错人了！居然不是钱灵，惊慌失措的秦寿来不及折回闪人，一头扎进澡堂侧边的更衣屏风。

做贼心虚的秦寿躲进更衣屏风，借助朦胧若隐若现屏纱，秦寿吃惊发现澡房后厅走出一名成熟丰满美妇人。

东方女人少有的高大身材，虽然接近四十的

人，但却保养得宜，诚然是一个成熟性感的丰满********人，兼具成熟女性韵味与慈祥母亲的美艳面孔，一种养尊处优的贵妇风姿，长的千娇百媚，粉脸美艳绝伦。

美妇走到秦寿躲藏的屏风，直把秦寿吓了一大跳，挤进昏暗角落萎缩躲藏，双手合十求神告佛千万别发现自己。

似乎上天听到了秦寿祷告声，美妇走到与秦寿相隔几步之遥停了下来，浑然不觉有无耻之徒混进澡房，窸窸窣窣更衣沐浴。

咕噜~当美妇脱去襦裙，身着亵裤亵衣时，露出修长曼妙的身段，纤幼的蛮腰，秀挺的****，修美的玉项，洁白的肌肤直看得秦寿气血方刚。

秦寿尽情地欣赏着这美妙绝伦的美妇艳姿，从头到脚又从脚到头，看了一启遍又一遍，这娇躯在淡薄亵衣覆盖凸浮玲珑，流畅的线条极其优美。

‘￥#￥@’

当美妇褪去亵裤亵衣丢向秦寿这边的时候，成熟美妇体香差点把秦寿熏晕过去，秦寿抖动着手轻轻拉下带有余温的亵衣。

“霜儿，老爷又去逛青楼了吗？”

“这…霜儿不知！”

霜儿在美妇轻叹声询问下，期期弱弱不知如何作答，美妇一丝不挂走出来时，连忙低着头上前搀扶美妇进浴桶。

“霜儿，老实说，是不是夫人我年老色衰了？”美妇眯眼背靠澡桶，在霜儿拿锦帕擦拭身体的时候，失落无比出言询问霜儿。

“夫人多虑了，夫人如今与小姐比起一点不差，不知情况的人还以为夫人与小姐是姐妹呢？”霜儿打趣着美妇，煞有其事的话惹来美妇一阵无奈叹息声。

“贫嘴，唉~如今夫人我别无他求，只盼羽馨嫁个好人家！”

‘啊？！她，她是岳母老丈人？！’

正想亵渎美妇亵衣的秦寿僵硬着脸，一甩手里香喷喷的亵裤与亵衣，心里默念三百遍阿米豆腐，太猥琐了！

“夫人，老爷已定亲秦家，你又...”

“唉~霜儿，你有所不知，夫人我就怕这个，也不知老爷着了什么魔，居然听信一个道士满口胡扯...”

‘道士？’

得悉这段姻缘真相，秦寿一脸诧异与惊讶，感

情富得流油的老丈人，不是看在母亲大伯面子上攀亲的，而是听信一个道士算命撮合的姻缘。

“啊？夫人，霜儿忘了拿香料！”

“嗯，去吧！”

钱夫人抬起雪似的一截藕臂挥挥手，挥退贴身婢女去拿浴后香料熏香，盘起秀发寝在澡桶边，眯眼假寝享受温热香汤浴。

霜儿离去一刻钟，久久不见其回来，心里七上八下的秦寿害怕了，害怕丈母娘沐浴完更衣发现自己，晓幸躲过一次下次可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幸运了，要是逮个正着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三十六计，闪！’

打定主意秦寿蹑手蹑脚猫爬似的爬出屏风，心虚异常不敢去看泡浴的丈母娘，爬出屏风蹲起身时，一只万恶老鼠钻过，在秦寿崩溃目光之中，撞上虚掩的澡房门，制造出关门的声音。

“霜儿？”

钱夫人轻唤一声，没有得到霜儿的回应，忍不住睁开眼转过头，千钧一发间秦寿打滚进屏风，险些给钱夫人发现。

“霜儿？是你吗？”

没有得到回应，钱夫人心中一紧，双手捂着胸

口，有些不安环望一圈澡堂四周，空荡荡的澡堂在摇摆不定烛火倒映下，显得有些阴森恐怖。

‘有贼还是？’

胡思乱想的钱夫人东张西望，两眼不住地闪动着，最后目光定眼更衣屏风方向，纠结的秦寿想要抓住哪只坏事老鼠毒打一顿。

“霜儿？是你吗？”

钱夫人望着更衣屏风风吹走的换洗衣物，没有泡浴**的钱夫人从澡桶出浴，拽过更换的衣物随意披身，直朝更衣的屏风看个究竟是不是风吹走了？

‘看不见，看不见…三清道尊在上，保佑，保佑，哥我不信光头派了！’

脚步声越来越近，秦寿求神告佛慢慢往后挪，倒霉的秦寿这次不信佛主倒大霉了，钱夫人居然拿着烛火走过来检查，眼看摇摆不定身影靠近，秦寿心中一横。

“啊…呜呜…”

钱夫人吓得魂飞魄散，手里的烛火掉落地面，眨眼间更衣屏风恢复黑暗，秦寿慌乱一刻随手抓起亵衣包脸，一手勒着钱夫人修长洁白玉颈，一手捂着钱夫人嘴故意压低声音威胁着。

“不许动，在动要你命！”

“唔唔…”

钱夫人没有想到屏风还真有无耻贼子，受制于人之下吓得泪流满面连连点头呜呜声应着，僵硬着身子不敢乱来。

‘要命！’

怀里有个成熟美妇，秦寿要是没有正常男人反应就不正常了，可正常也是很要命的，钱夫人第一个察觉到秦寿正常反应，又惊又怕之中忍不住夹紧双腿，加上秦寿一呼一吸气息撩逗敏感耳朵，一眨眼间失去力道软倒秦寿怀里呼吸急促娇喘着。

“对不起！”

险些迷失强壮男子的钱夫人乍然恢复清明，还没明白大胆贼子的话，香肩一痛眼前一黑软软晕倒在秦寿怀里，秦寿把晕过去的钱夫人扶到澡桶边，制造出水蒸气熏晕过去的假象，完事偷偷打量一眼钱夫人与钱羽馨一个膜一样容颜，默念阿米豆腐闪人。

第三十二章长乐乡村委扶贫办

“寿哥儿！”

翌日清晨，闹出乌龙的秦寿没脸去见未婚妻，又怕钱夫人醒来跑不掉，干脆回家避难，哪晓得大清早不省事的李恪又空降长乐乡。

“啥...哈哈~那个，这个今儿太阳不错，哈哈~~”

秦寿恼怒起床的时候，憋眼见到不善的目光瞟来，吓得冷汗连连，语无伦次比划着屋顶睁眼说瞎话，躲在门口抿嘴偷笑的苏菲迟迟不敢进屋。

李恪愕了愕，一脸黑线看着惊慌失措的秦寿，转而又看向一边双手抱胸，哼哼唧唧冷笑的李漱，摸不着头脑这是什么情况？

“哼~外面在下雪！”李漱冷哼一声，冷若冰霜一副你接着瞎扯，看他能扯出什么之乎所以？

脸不红气不喘的秦寿，硬起头皮勒紧被窝，在李恪怪异目光之中，敷衍了事说道：“是吗？哈哈~~口误，口误，今儿雪真大！”

“刚停了！”

“……”

秦寿吃瘪无语了，百分百确定刁蛮公主找麻

烦，更想不明，她没事干呢？还是自己魅力大？三天两头跑来鸟不拉屎的乡下干什么？

“漱妹，莫要胡闹，如若在如此，日后莫要跟恪哥儿出宫！”

“哼~”

看不过眼的李恪出言喝斥李漱，心里一阵委屈的李漱娇蛮冷哼一声，怒瞪秦寿一眼气鼓鼓转身跑出去，有李恪在这里，她拿秦寿没办法，也想不明李恪为何处处帮秦寿？想到不服地方心中一酸，跑得无影无踪。

“寿哥儿，莫要见怪，漱妹自小宠坏了，如有失礼之处，还望见谅！”李恪摇头叹息一声，双手抱拳发自肺腑真诚朝秦寿赔礼道歉。

“恪弟言重了，有一事麻烦恪弟帮个忙！”秦寿不温不热拱手还礼，直让李恪大为好奇，文绉绉浅笑着拱手还礼。

“寿哥儿，莫要如此客气，有话直说！”

“麻烦你先出去！”

“……”

李恪一阵冷汗无语，纵观秦寿有辱斯文裸睡习惯，李恪苦笑一声抱拳告辞出房，留下抓急的秦寿四处寻找夜里稀里糊涂褪去的亵裤，万恶的春梦，

万恶的血气方刚。

两刻钟过后，餐桌上多出两位饿货王爷公主，固执迂腐的贾蓉与苏菲回避，早餐没吃去筛选村落困难户，郁闷不休的贾蓉想不明白，大唐王爷公主没事尽往乡下跑做什么？老是破坏安宁的日子。

“恪弟，莫不成，你今日前来就为了蹭面包？”

秦寿一脸黑线抽搐着嘴角，失去礼仪的两位王爷公主十足饿货，一眨眼工夫时间，苏菲爱心制作的甜面包，自己连味道也没有尝，盘内一扫而空渣也不剩，好歹留一个吧？雁过拔毛一个不留，够绝的！

“呃~一半一半，真饱！”

厚颜无耻的李恪轻拍肚皮，满意十足地打着饱嗑，无视秦寿僵硬的脸色，意犹未尽舔着嘴角甜腻味道，纵观刁蛮公主亦是如此，一顿美味甜面包忘却了昨日之事，舒展柳眉给予秦寿好看的脸色。

“一半一半？”

秦寿无语了，心情好，不跟他计较太多，平心静气秦寿轻呼一口气，等待李恪无事不登破茅屋的说法。

“村…”

李恪张张嘴欲要说话的时候，庭院外急急忙忙赶来的贺明，发现秦寿家里有贵客到访后，戛然而止愕在原地傻乎乎看着王爷公主造访。

“乡野之人，不懂规矩，还望...”

“寿哥儿，哪儿话？恪弟岂是在乎礼节之人？寿哥儿有事大可先忙，恪弟事稍后慢慢在谈！”

秦寿抱拳赔罪的时候，李恪爽快十足打着哈哈敷衍过去，看他闲得蛋疼模样，秦寿就知道，肯定没什么好事。

“何事？”

没心情与李恪打哑谜，招招手示意贺明进来，轻皱眉头询问贺明找自己有什么事？

“村，村长，村尾张寡妇昨夜剪取一丈生绢，今儿给姚老头发现，村长，如何处置？”

失职的贺明忐忑不安，把秦寿昨日买回的生绢被剪一事告知，所幸姚老头发现罪魁祸首，如今给村里人拿下，等候秦寿发落如何处置张寡妇？群情愤怒的村民早已把张寡妇绑起，贺明只是跑腿过来。

李恪与李漱两兄妹同时一愕，盗者可耻，没有想到两兄妹还有幸耳闻有人盗窃，按照如今处罚盗窃者刑罚，最少杖刑七十以上！

《唐律》规定将偷窃的财物价值折算成绢数，举例来说，某人偷了一笔钱，则官员会先计算这笔钱相当于多少匹绢，如果财物折合一尺绢，就杖打犯人十下。

财物价值等于一匹绢，杖打七十下，赃物价值五匹绢时，要判处一年徒刑；赃款数额多至五十匹的，应判流放三千里，并服三年劳役。

出乎李恪意料之外，秦寿没有暴跳如雷，更没有怒色匆匆跑出去，反而是一脸平静踏出房屋，一头雾水的李恪按耐不住寂寞，随后跟上瞧瞧秦寿如何处置盗窃事件。

村长屋大门五步之外，一名年近四十村妇五花大绑在前头，幼小孩童哇哇大哭拽着村妇衣裙，无力抗拒暴怒的村民推挪母亲前来村长家受罚。

“打死她！”

“贺明也是的，上报什么？”

“就是，打，最恨这种偷窃之人，丢光我们长乐乡的脸！”

“别打我娘，娘…”

“乡亲们，稍安勿躁，稍安勿躁！”

贾蓉在愤怒村民起喝声之中，母鹰护犊似的保护着张寡妇，拿扁担棍子作势欲打的村民们纷纷停

下手，贾蓉挡在前头给他们一百个胆也不敢打，更何况失窃正主秦寿走出来。

辞去村长一职的老村长威望大失，坐定一边干瞪眼爱慕能助，他的话早不像以前那么管用了，长乐乡头一次出现偷窃事件，也难怪村民们群情奋怒。

“松绑！”

秦寿站在村长大门，看了眼村民们绑起的张寡妇，心平气和一句松绑，惊呆打抱不平的村民们，连李恪与李漱也是一脸惊讶，不敢置信看着秦寿背影。

“不用看本王，本王只是客人！”李恪在村民目光看向自己的时候，一脸笑意摊摊手，表示自己客随主便。

“村长！”

“村长，使不得，她…”

“松绑！”

秦寿严厉大喝一声，震慑七嘴八舌心有不服的村民们，个个不愿出手去松绑张寡妇，没法子之下贾蓉只好动手解开张寡妇绳索。

秦寿大致打量一眼惭愧抬起头的张寡妇，快四十岁的人了，长年累月风吹雨淋辛劳，岁月好比一

把杀猪刀，给她眼角留下浅浅的鱼尾印迹，浓浓母爱眷恋安抚着陶然大哭的孩童。

“乡亲们，张大婶家境，相信你们比秦某更清楚，人谁无过？得饶人处且饶人，都是自家人，无需如此对待，都放下凶器，村长我见了心里慌！”

秦寿摊摊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如若不是了解张寡妇家情况，秦寿也不会轻易放过她，铸就盗窃之风可不是什么好事。

贾蓉轻搂着以往对自家照顾有加的张寡妇，对于她盗取生绢行为不为所动，长乐乡习惯于先拿后告知，并不认为张寡妇这是盗窃。

“村长，我…”

“好了，此时莫要再提！”

秦寿一挥手打断张寡妇的愧疚，紧接着看向群情奋起的村民们慢慢放下凶器，心里琢磨着是时候一并解决低收入村民问题。

“乡亲们，身为村长我感到愧疚！”

“？”

村民们一头雾水看着秦寿，不明白秦寿这话什么意思？大感有趣的李恪双手抱胸，坐等秦寿下文，李漱颇感无聊偷偷溜回屋内避寒。

“秦某曾答应带领乡亲一起致富，却迟迟未实

现实为惭愧，如今秦某自我反省，决定把种植豆芽技术传授出...”

“啊？村长，此言当真？”

“村长，莫要蒙我们！”

秦寿的话还没说完，村民们激动不已同时半信半疑看着秦寿，要真是这样他们大冬天开垦干什么？吃饱撑着？

“安静，此言千真万确，但是，人种植多了，会影响价格下降厉害，不利于我们长乐乡发展，所以秦某决定暂时培养村内十户困难户！”

“啊？才十户？”

“这...”

秦寿给了他们希望又破灭，一时间村民们议论纷纷起来，十户人家而且还是生活最困难的人，真的是有人喜有人愁。

“当然，天下没有免费午餐，丑话说在前头，筛选接受种植的人要遵守五点，如若敢阳奉阴违吃里扒外，后山停尸间欢迎你！”

咝~村民们倒吸一口冷气，不敢置信看着秦寿，连看戏的李恪也是乍然无比，后山停尸间欢迎你，这句话够狠的！可又按耐不住竖起耳朵，听听秦寿那五点？

“一：技术不可外泄，如有违反赔偿一千两黄金违约金，少一两断一只腿；二：种植豆芽收成，统一由聂明夫妇比例差价收购，不得私自贩卖；三：种植户个人所得按十两得益，缴纳一文即将开办村委扶贫办...”

秦寿一口气宣布出五个重点，直惊呆了村民们，最客观还是这个扶贫办深得人心，存钱应急救助有困难村户，而作为钦点的扶贫办人选老村长，再次宝刀未老雄风大振，豪爽揽下秦寿安排的闲职大任。

第三十三章穷王爷富公主

“寿哥儿，恪弟有一事不明，何为扶贫？”

呼啸寒风之中，村头破烂茅草凉亭内，苏菲烟熏通红着俏脸，蹲守一边加炭煮茶，李漱哆嗦着身子骨，时不时用脚踩秦寿脚板报复，李恪虚心拱手讨教裂牙撕嘴的秦寿，把内心疑问质疑出口。

李恪感望着冬日农田，一片衰败的景象，干枯的枝干与夏日那饱满的浓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更不可思议的是，大冬天长乐乡村民居然铲雪开垦，真乃不可思议！更看不透神秘莫测的秦寿用意。

“嗯哼~扶贫是为帮助贫困户开发经济、发展生产、摆脱贫困的一种责任工作，旨在扶助贫困户发展生产，改变穷困面貌为基础...”

秦寿脱离刁蛮公主纠缠，无视李漱警告目光，干咳着掩饰窘态，解释自己倡导的扶贫大义。

“好，甚好！寿哥儿大义，恪弟望尘莫及！如今大唐急需...”

秦寿一番大义，直惊得李恪拍手叫绝，上看下看打量秦寿，真心不晓得秦寿脑袋怎么想的？这么奇葩的想法都想出来！

“王爷喝茶，公主喝茶！”

苏菲端起一锅端茶叶丢进去烧开的茶水，招待李恪和李漱，满上秦寿茶碗屹立一边，尽职十足侍女本分。

“这叫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秦寿识趣避开政治问题，不与李恪瞎掺和朝廷政事，这不是自己能够触手的，就算是有可能，秦寿也不愿去招惹侯门深似海的朝政，伤神算计的事敬而远之。

“切~你这叫没志气！”李漱不屑一顾撇撇嘴，端起茶碗拿手绢擦拭几遍，洁癖得直让乖巧侍女苏菲大感不喜，脏不死你！

‘尼妹，刁蛮公主，别嚣张！总有一天会让你高歌一曲征服！’秦寿忍不住内心暗骂刁蛮公主多管闲事，强忍着没有发作抽搐着嘴脸。

“寿哥儿此言差矣，以寿哥儿能文能武，如若进朝廷为民谋利，岂不是…”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吾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秦寿文绉绉的迂腐断链诗词表面心境，惊呆了李恪，在看秦寿落寞的目光端碗茗茶瞭望辛勤劳作百姓背影，李恪这一刻哑口无语了，李漱半信半疑

瞟过目光打量秦寿，不信任秦寿有这么高尚，可又找不到言辞反驳。

“寿哥儿心境，恪弟惭愧，先干为敬！”

“烫！”

“？咝～～”

秦寿看了眼裂牙撕嘴的李恪摇摇头叹息一声，冲动的惩罚就是这样，烧开的茶水就这么头脑发热当酒喝？不是自寻死路吗？可怜孩纸！

“哈哈哈～～”没心没肺的李漱哈哈大笑，一点应有的女子矜持也没有，无顾他人目光随心所欲想笑就笑。

“寿哥儿，大冬天的，你们这是？”

气氛一时间冷却下来后，李恪瞄了眼田里驱牛开垦的村民，不明所以问出心里疑问，如此寒冷冬季不是多此一举吗？

“愚蒙者固守自封，顺应天命自以为是，而聪明者敢于拼搏，去领悟冬天展示给我们的生机，去拼搏那些不为人知的生命力！”

“尽是扯淡！”

秦寿打着马虎眼，句句带真理听得李恪一头雾水，而李漱撇过头，挪挪嘴不屑地嘀咕着反驳秦寿的话，人都怕冷更何况农作物？

“恪弟，可否有趣投资进来？一起打造长乐乡？”

“投资？何为投资？”

秦寿忽如其来蹦跶生僻词，李恪见怪不怪了，投资是什么？李恪不明白，可秦寿后面的话倒是听明白了。

“出钱，寿哥儿现在资金短缺…”

“得了，寿哥儿，实不相瞒，恪弟钱没有，面子倒是有一些！”

秦寿一提钱这码事，李恪马上一脸黑线打断秦寿后面的话，当着秦寿面心安理得，拍手五文钱放置磨平的大石桌面。

“五文？”

“全部家当！”

“……”

好吧，秦寿算是败给穷鬼王爷了，原本指望李恪有难一起当，看来这难还是要自己独立承受了！

“寿哥儿，你现在很缺钱吗？要真缺钱，恪弟倒可推荐几位有钱主搀和搀和！”

李恪一脸好奇看着秦寿，他不知道秦寿要钱做什么？更不清楚他拉自己下水有何目的？人穷脉缘不穷的李恪，倒是可以介绍几个有钱主搀和。

“唉~正是，不缺钱懒得开口，别人就免了，大不了慢慢来！”气馁的秦寿没好气白了眼李恪，有好事预上他，没想到居然是穷鬼王爷，真是交友不淑！

“哦？敢问寿哥儿要钱有何用？”李恪沉默了一会，似有所动又似很感兴趣，刨根问底问清秦寿要钱有什么用？

“？”

“看看！”

李恪一头雾水看着秦寿拍桌放置的纸张，而秦寿故意卖关子似的，似笑非笑一手指着纸张，等李恪自己拿起来看个明白。

“我瞧瞧！”李漱当仁不让一手拽起纸张，直让伸手作势欲取的李恪僵硬在一边，苦笑一声摇摇头等李漱看完在看。

“家私厂？”

李漱一脸怪异把纸张转交给长颈鹿一样的李恪，而李恪接过李漱递来的纸张后，脸色变了又变，最后摇头叹息着把纸张放回桌面。

“没兴趣？”

秦寿端起茶碗，明知故问脸色不自然的李恪，也难怪他会如此，里面涉及不但有难以承受的价

格，还有莫名其妙的煤！

“恪弟糊涂，寿哥儿的家私，为何要用到煤碳？”李恪没有回答秦寿，反过来把内心疑问提出来，至于同不同意只字不提。

“嗯哼~这就是寿哥儿不传秘法，这个你别管，有没有兴趣？寿哥儿担保稳赚不赔，夜夜萧歌不是梦！”

秦寿睁眼说着瞎话，直把李恪唬得一愣一愣的，犹豫再三摇头同时有点头，拿不定主意要不要搀和，十两黄金，每个月还要二十石煤，代价太大了！

一石＝53KG，二十石那可是1060KG，那可不是一笔小数，而且要那么多，官煤肯定起疑心，把这事层层上报上去，平常百姓乃至官家也用不了那么多！

“色胚子！恪哥儿，不许你搀和进去！”李漱暗啐一声，不屑地鄙夷着怂恿李恪堕落的秦寿，气鼓鼓提醒李恪别中了秦寿计，总觉得秦寿要煤炭另有所图。

“煤炭钱，寿哥儿可自己出，苦于官煤没熟人，可，出完后，就没有本钱了，新式家私缺少煤炭加工，始终难以上台面！唉~正所谓，一世人两

兄弟，有难不帮天理难容！”

秦寿直接无视李漱，在李恪犹豫不决的时候，费尽心思东扯西扯，试图把李恪拐上自己破船，没有他的支持，秦寿也不敢武断光明正大发售。

有预见的秦寿知道一件事，新式物出现长安，没有强硬后台撑腰，势必会引起同行联手打压，不管任何时代，人就是这样，眼红病经常复发防不胜防。

要是有了李恪这个王爷大牌撑腰，那些商人们要惦念一下死字怎么写，至于煤炭之事纯属附加进去的，官煤那边自古带个官字都不是好打交道，有李恪出面那就不同了！

“寿哥儿，不瞒你说，恪弟真穷爱慕能助，煤炭之事好说，恪弟动动嘴皮可帮上，可十两黄金…”

李恪摇头叹息着没脸说下去了，堂堂王爷拿不出十两黄金，脸丢尽了！李恪端起茶碗假泯，试图掩盖穷王爷身份窘态，心里暗悔大手大脚花完特供的零花钱，变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月光王爷！

一直默不出声的苏菲默哀替李恪感到悲哀，摊上无耻暴富结拜大哥真不幸，苏菲很想替李恪打抱不平，少爷，别为难可怜的王爷了，直说你少个靠

山就是了！

“十两黄金而已，本宫有！”

哧~李恪呛了口茶，不可思议看着有富婆嫌疑的李漱，眼珠子贼溜溜乱转着，而秦寿瞪大眼，一脸怪哉看着得意洋洋的李漱，这么有钱？

“漱妹，好漱妹，你看…”李恪挤眉弄眼，搓着手指讨好李漱。

李漱撇撇嘴，扬起高傲头颅，傲慢十足地一挥手说道：“一边凉快，连本带利欠我320文，漱妹心情好，给回整数！”

“下次，下次，你看…”李恪不死心，再次搓动着手指赔笑，暴露老底脸不红气不喘。

“休想！”

无语了，秦寿无语看着两兄妹讨价还价，要不是亲眼所见还真不敢相信，更没有想到李漱那么阔绰。

“钱，本宫可以出，亦可在长安罩着你，没人敢捣乱，可本宫有什么好处？”

李漱一手顶住死皮赖脸的李恪，冲着秦寿回报两层丰厚利润，一语道破秦寿其一小小算盘，末了还开出索要回报的条件。

“没好处，话已至此志在参与，有事先忙自

便！”

秦寿板起脸，无视李漱咬牙切齿的愤怒，拱手抱拳头也不回丢下两位贵客，跑去田里督查开垦情况。

“可恶！”

“哎呀，差点忘记正事，寿哥儿，等会，有事儿！”

李漱咬碎银牙想要发飙的时候，李恪恍然大悟猛拍着自己脑门，一阵风似的跑出破烂茅亭，直追暗自生气的秦寿。

第三十四章种田也要讲头脑

“少爷，好痛！”

苏菲可怜兮兮哭着，拿起手绢擦拭着泪眼花花眼角，（额~大伙别想歪了！）脚下大木盆一颗颗芝麻大的金黄辣椒种子格外熏人，不错，熏人，是臭气熏人！

一眨眼三天时间过去，当村民把十亩地开垦好竖横，秦寿又下了莫名其妙的命令，每亩地下大肥，收集全村畜类粪便搭建临时茅舍等发酵。

万事俱备只欠种子，这不，苏菲扎堆一大票村妇里头挖恶臭的辣椒种子，溅飞的辣椒水沾到眼角边，一个时辰要命刺痛别想好过。

“行了，行了，回去歇着，马大婶，去把种子洗干净，注意点别搓坏了！”

扎堆开村里大会的秦寿，迫不得已停下吩咐可怜兮兮的苏菲回去休息，唤来比较勤劳做事认真负责的马大婶去洗辣椒种子。

“好叻！”

四十出头马大婶牛高马大，黑黝黝面孔露出朴素笑容，小心翼翼抬起大木盆，与一群七嘴八舌村妇有说有笑朝溪边走去。

“村，村长，这，这么多布，全糟蹋田里？”

村民老黄一脸肉疼，把目送苏菲回家的秦寿拉回神，眼巴巴看着十匹生绢即将盖上农田，真是败家的行为啊！

其余村民们也是差不多如此表情，看着白花花的生绢垂帘三尺，想不明白秦寿如此败家，他简朴出了名的母亲贾蓉知道吗？

“什么叫糟蹋？这叫科学种田，懂不？科学！”

“不懂！”

村民们整齐摇头动作和话语声，直让秦寿为之欲倒，最无语还是数百双败家子目光看过来，直叫秦寿一阵头痛无比，扫盲，又要扫盲了！

“那好，我问你们，谁见过大冬天种菜的？”

“没有！”

“没有是吧？”

秦寿婆口苦心开始扫盲，心不在焉的村民们目光依旧直勾勾看着生绢，不管秦寿说什么，始终认定他败家！

“知道为什么吗？”

秦寿毫不气馁，循环进制反问心不在焉的村民，不扫盲日后给他们贪小便宜，东剪西剪血本无

归事小，种子完蛋了事大！

“冷！”

“下雪天怎么种？”

“就是啊，人都受不了，何况...”

村民们在秦寿怒蹬脚下，全回过神整齐摇头，稀稀落落回应着秦寿问题，与其说稀稀落落，还不如说用质疑语气。

“安静，别人不能，不代表我们不能，原因很简单，那是因为别人没有用脑，固守自封不肯开拓进取，而我们敢另辟行径逆天而行，化神奇为腐朽，那叫科学...”

秦寿耐心循环进制，自问自答简单化科学，只可惜村里没有学堂，要不然秦寿拼了命大刀阔斧第一步扫盲，没知识很可怕！

“村长，你说了那么多，这与拿生绢盖田有何关系？”

秦寿小班底贺明关键时刻配合发问，及时阻拦住七嘴八舌的村民们议论声，以免再次给有崩溃前兆的秦寿增加负担。

“问得好，关系很大，就好比天冷了，人为什么要穿衣？怕冷！”

“怕冷？”

“穿衣？”

秦寿有颠倒是非嫌疑的话，马上引来村民不敢相信的质疑声，扒田那么多年，头一次听到农作物要穿衣服，破天荒的村民们一脸黑线天真想着，一棵棵青菜穿衣服的样子，扯淡啊！

“对，可以理解穿衣，你们可以假设想想，人需要温度，为何娇贵的农作物就不需要温度？我们把温度调整到春夏季正常温度，那不就是相当于...”

滔滔不绝引导村民们入题的秦寿，丝毫没发觉固执的村民们思维，花费那么多口水，始终无法打破他们传承已久的固守不前老思想，按句老话说，冬天种不出啥玩意，老祖宗的话是有道理的！

“散会！”

讲得口干舌燥的秦寿发现村民们压根没听进半分，僵硬着脸吐血无比暴喝一声散会，感情扫盲了半天瞎忙活了！

“啊？”

“那么快？”

“村长，那我们干什么？”

开垦完无所事事的村民们七嘴八舌议论起来，没事凑合一起闲聊扯淡打发时光也好，可村长一声

散会，直让入戏喜欢聚在一起村民们不适应，太快了吧？

“捡****去！”

暴走秦寿头也不回，气得不轻一挥手有带脏话嫌疑，远离这些食古不化的村民，直让村民们拉下脸，又要收集畜类粪便。

“寿儿，乡亲们什么都不懂，你就不能耐点心慢慢来，至于如此粗俗？”

秦寿回到家门，一直坐在里屋大厅的贾蓉，外面发生什么听得一清二楚，深知秦寿经常异想天开，没好气开口提醒秦寿耐点心。

“唉~一群食古不化的…好好，不提，不提，浪费孩儿口水，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面对贾蓉没好气的白眼动作，秦寿理亏十足不提村民之事，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要想他们适应科学种田还需一步步慢慢来。

“寿儿，娘看了几家，就这几户人最适合！”贾蓉拿起圈好的传授技术家户，递给不负责的秦寿，指望他判断下来，都过年了！

“哦，好的！”

秦寿心不在焉的回答，直让贾蓉一阵气馁，指望他能够亲自处理，除非天塌下来了，没法子之

下，贾蓉只好亲自出马，拖了三天时间，村民还真盼着。

一眨眼到了午后，洗净晾干的辣椒种子开始派上用场，村民拭目以待跟着秦寿身后，看秦寿如何化神奇为腐朽，大冬天如何种菜，而且还是闻所未闻的辣椒。

“烧水！越多越好！”

“烧水，快快，烧水！”

秦寿拿着老村长家拐走未归还的破葵扇，指点江山似的破葵扇一挥，村民们愕了愕，言听计从呼喝而起烧水。

冲着相信秦寿的坚心，村民们自发跑回村里，搬出村长屋隔壁的祠堂几口大锅，逢年过节喜丧事用上的大锅再次发挥作用，荒田野外生火烧水。

秦寿在村民们烧水期间，亲自点了三位比较聪明，种田经验比较丰富的中年人栽培，村头泥唐王堂哥老唐，村南种菜鲁顺，村北魏中梁，还有负责记事的贺明。

“冬季地表寒冷，内土温度适中，想要种子适应，必须把培育的泥土温度调和，这就是为什么要加热水控温调和，过程要快，泥土表层保温时间有限…”

秦寿带着老唐，鲁顺，魏中梁，三个临时钦点管理员，现身说法踏进起垄好的农田，蹲下身子捻起一块冰冷的泥土，耐心教导三人如何控温播种。

“村长，按你这样说法，行得通，可，总不能每隔一段时间浇水吧？夜里更是...”

心有疑问的老唐，尊重秦寿现身教导，把内心疑问一一提出来，鲁顺和魏中梁两位老实巴交村民闻言齐点头，老唐说出他们疑问没有必要在废话烦秦寿，贺明哆嗦着身子骨，脑子保持清醒随时记住秦寿重点的话。

“问得好，我说过了，过程要快，过程知道吗？生绢在这里就发挥了作用，用竹条建起一尺高度交叉小屋，用泥土盖住生绢底部，达到控温效果！”

秦寿拿着破葵扇比划着竹条建筑小屋的轮廓，在把生绢的妙用说出，直让老唐等人咋舌连连，大有听君一言，胜读十年诗书恍悟。

“辣椒种子很娇贵，但是它一年四季适应播种，发芽到收成3-4个月时间，如不出意外，春季时期就有一股辣旋疯席卷全长安，乃至全大唐！”

说道得意劲，秦寿忘乎所以似的，高举手里的破葵扇，一副游戏里诸葛亮呼风唤雨的姿态，看得

老唐他们四个一愣一愣的。

“村长，这什么垄有何用？”

一脸汗濂的贺明出言打断秦寿的幻想，事还没定论就提前春秋大梦，接触到老唐等人眼神，贺明不得已硬起头皮代问。

“固肥，防止雨水多冲跑，日后你们种植也要如此，按70厘米行距先把地起垄，垄高15厘米左右，按30厘米塘距打塘，塘深15厘米，再施入底肥，切记一事，有些农作物不宜连年同一块地，会影响收成…”

秦寿一手比划农田开垦的垄沟距离与作用，用科学种田方式，打破他们以往乱种一气，收成低不说，雨水到来淹死又跑肥，废除他们靠天吃饭的固执守旧思想。

“村长，水烧开了！”

老唐三人受教恍悟点头的时候，村民们大声吆喝出声，秦寿看过去头痛不已，一时间不注意，还真坏事了，滚滚浓烟之中，几口大锅冒着滚滚蒸汽。

“加些冷水冲淡，手接受得了温度在浇水，一刻钟过后施肥，在点播种子！”

“冲淡，快，快，快浇水！”

得到秦寿命令村民们七忙八乱拿桶装热水，齐心合力去打水把热水冲淡，最后进行五块起垄的地浇水，村妇拿起扁担去挑堆了三日的畜类大肥。

人多力量大速度自然快，热火朝天的齐心合力播种完后，开始生疏搭保温棚，一卷卷生绢在村民肉疼脸色下，拉起长长的保温棚用泥土盖好棚脚防止进风，由头到尾秦寿一刻不停口干舌燥指导。

“老唐，以后每晚委屈你们带村里治安队值守，确保没人破坏生绢或大风吹跑，雪厚了记得清理...”

第三十五章土匪村长

“赫赫哈~”

“赫赫~~冷啊！”

眨眼又三天时间过去，村头八个身穿单薄的年轻人琴琴发抖，哆嗦着双腿扎起马步，通红双拳空击雪花，风火雷电四人光着上身带头训练，背着半人高木头，打完一套拳法，紧接着又开始双手撑地做俯卧撑。

过往村民们见怪不怪治安队虐人训练，在看躲在茅亭沏茶的无耻村长，摇摇头叹息速过眼不见心不烦，秉承村长办事村民少过问！

“少爷，天儿冷了，你这训练太折腾人了！”

苏菲拿起烧开的铁茶壶，提起焦黑的茶壶轻轻沏出茶水，看了眼风火雷电四人虐心的训练，心有不忍试图劝服秦寿别折腾人了。

“你懂什么？年少不吃苦，老大徒悲伤，磨墨，快快！”

秦寿纠结十足放下毛笔，活动着有些僵硬的手骨，厚厚一本记事本才写三分之一，字体丑不拉几歪歪扭扭难以入眼。

“哦！”

苏菲一脸怪异看着秦寿丢脸的墨宝，想笑又不敢笑出声，比起秦寿蝌蚪文一样书法，苏菲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没习惯毛笔的苏菲不敢献丑，乖巧倒些热水磨冷却的墨水。

“小子家贫在山住，耕种荒地三四亩。苗疏人多不得食，输入村仓化为土。岁暮锄犁傍空室，呼娘登山收橡实。苦也愁，乐也愁，衣不暖体愁更愁！”

“扑哧~”

秦寿歪诗篡改完，马上传来一声娇笑声，听到熟悉的声音，秦寿放下茶碗心头一热，轻舔嘴角看着未婚妻钱羽馨姗姗到来。

此时此刻钱羽馨心乱如麻，没来之前急切想要见到秦寿，如今见到正主了，那萌动的心又开始害怕紧张了，心中终始有千言万语难以启齿。

钱羽馨在钱灵搀扶下，轻抖毛茸茸貂皮帽滑落一通积雪，钱灵轻扫石椅接过苏菲递来的兽皮坐垫，谨慎秦寿狼光大盛轻扶钱羽馨落座。

“嗯哼~菲儿，不用磨墨了，拿去带灵儿一边玩去！”秦寿干咳一声，豪爽拿出五文钱塞给苏菲，眨眨眼示意苏菲支走碍事的钱灵。

“是，少爷！”苏菲翻着白眼，秦寿这醉翁之

意不在酒的行为，很明显又要干什么坏事。

“灵儿，小姐有事与秦公子谈，你先出去玩会！”

“哦！”

钱灵极其不乐意丢下小姐，可小姐发话了，不得已之下气鼓鼓与苏菲退出破凉亭，在苏菲带路下绕过马车进村里。

“秦公子很悠闲呢？”

“哎呀呀，未来夫人，此话何解？”

秦寿一开口就是未来夫人，直让钱羽馨一阵俏脸通红，好不容易鼓起的勇气一眨眼不翼而飞，轻轻低下头不敢正视秦寿目光。

“秦公子，这…”

“哦，嗯哼，这个，闲来无事教菲儿识字！”

钱羽馨不经意间发现狗扒般的字眼，大吃一惊忘却心中羞涩，不敢置信看向秦寿，哪晓得秦寿脸皮非同一般厚，把丢脸的字眼推到苏菲头上。

“原来如此！可否借来一阅？”

“当然…哈哈，那个，不小心沾到的墨水…”

钱羽馨假意借来瞧瞧，粗心大意秦寿拿起记事本的时候，马上穿帮了，脸不红气不喘的秦寿继续发挥无耻精神，引来钱羽馨一阵莞尔浅笑。

“秦公子，这是？”

钱羽馨由头到尾翻阅了一遍，除了不堪入目字眼，里面的内容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什么乱七八糟的一大堆资料，看得钱羽馨稀里糊涂的。

“知识改变命运，知识改变未来，知识改变一切…”

秦寿当着钱羽馨面，拿起破葵扇神秘莫测念起笔录开头，听到钱羽馨懵懵懂懂似有所悟又稀里糊涂，真心不懂秦寿说些什么，但是又觉得很有道理。

“羽馨！”

“啊？秦公子，有话直说！”

秦寿忽如其来一句深情款款的话，惊醒沉思之中的钱羽馨，在看秦寿充满**的目光，顿时心跳加速不安地加快呼吸声，期待着什么又害怕着什么。

“如若我将此地打造开发成一个小长安，我做土霸王，你是否愿做我的土王后？”

“啊？！”

钱羽馨不敢相信瞪大眼看着秦寿，如此大逆不道的话，也亏秦寿说得出口，心中大急的钱羽馨左右观望，确定没有外人后松了口气。

“秦公子，此话日后莫要乱讲，如若传入有心

人耳里，羽馨怕...”

“怕什么？”

秦寿忽然放下手里破葵扇走到钱羽馨身边，在钱羽馨心跳加速的时候，蹲到她面前伸手握紧钱羽馨柔若无骨的玉手，无视钱羽馨轻微挣扎紧握在手。

看到钱羽馨容颜天成，秦寿情不自禁想到她成熟诱人的母亲，那身迷人的**柔若无骨，丰若有馀，肥瘦适中，美艳至极，回忆着前些日子看到的美妇沐浴镜头，**就像火一般烧着秦寿，久久不能自拔。

钱羽馨羞涩看着秦寿充满柔情蜜意的目光，既脉脉含情，同时又荡人心魄，仿佛光辉四射，把她包围起来，叫她把过去的苦恼一概忘却，叫她把日夜缚绕她的那些幽灵¯疑虑、恐惧、郁闷、烦恼、羞耻¯完全排除，完全摈绝。

眼前秦寿再一次凑脸迫近，钱羽馨身上的每一滴血都颇动起来，欢乐像野兽一般冲进了心房，直挤得它不能喘气。

“真香！”秦寿在钱羽馨心跳加速的时候，嘴轻点钱羽馨香腮，一句无耻的感叹声与荡笑声，直惹得钱羽馨脸红得跟发烧似的，嗯咛一声羞得跟鸵

鸟一样埋于胸口无脸见人。

‘真是薄脸皮的美女啊！所幸没有冲动过头，要不然又吓跑她了！’

秦寿轻轻搭手到钱羽馨蛮腰，她一瞬间僵硬又渐渐软化的变化，秦寿了入指掌，心中感慨幸好没有过分举动，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何况还有用到她帮忙的地方。

“秦公子，前些日子，你是否…”

“嗯？还叫秦公子？叫秦郎！”秦寿板起脸，假装生气看着钱羽馨，打心底想要听听未婚妻娓娓动听的秦郎声。

“秦…郎…”

钱羽馨再次低垂着头，羞涩难于启齿，自从秦寿家里那一吻之后，钱羽馨觉得日子飞也似地快得可怕，慢慢的她生命就建筑在这个人的身上，连他的脚步声，都能引起她一阵朦胧而模糊的喜悦。

相比起钱羽馨朦胧情感，反观秦寿从来不曾看见她有今天这样美，也从来不曾有这样强烈的感觉，秦寿只想把整个的自己向她贴过去，那仪态万方、天姿国色的女人形象，使秦寿心一阵摇荡。

“留下来住几日？”

“啊？这…”

钱羽馨还没来及秦寿继续问个明白，忽然一句留下住几日话，惊得钱羽馨慌了手脚，有心想要答应，可礼法告示自己这是不符合的。

“兄弟们，乡亲们，过来，都过来…”

“秦公子你…”

秦寿忽然站起来，一开口就招手训练之中的风火雷电，还有农田蹲守的村民们过来，直让一边的钱羽馨害羞无比，几番欲要挣开秦寿却无力使出，不知秦寿又玩哪出？

“村长，有事？”

风火雷电和村民们一窝蜂赶来，眨眼间把破凉亭堵个水泄不通，怪异目光看着有伤风败俗嫌疑的年轻男女，光天化日之下搂搂抱抱成何体统？

“乡亲们，问你们个事儿，本村长夫人不愿留下来，你们说咋办？”

村民们面面相觑你看我我看你，再看看满脸通红漂亮的村长夫人，谁也没说话，眼巴巴看着秦寿，这事也好意思说出口？

“算了，算了，风火雷电，把本村长夫人马车藏起来，本村长没点头，村长夫人一步不许回城！”

“啊？这…”

秦寿匪气十足的话，不但震惊了村民们，连钱羽馨也震惊了，有心想要说些什么，哪晓得秦寿搂紧钱羽馨腰肢，活脱脱山匪绑架似的瞪视风火雷电四人一眼。

“是，村长！”风火雷电四人汗濂十足地点头应着，仰足劲依言照办扣下马车，村长的话比圣旨还管用。

“认准了，本夫人只此一家别无分号，日后见着要恭敬喊一声村长夫人！”

“是，村长！”

村民们一脸怪异看着秦寿，转而又看向羞得美冒泡的钱羽馨，横看竖看怎么看都觉得荒唐，莫不成长乐乡边长乐寨了？

“村长，要，要是夫人家里来人呢？”村民们面面相觑说出担忧的话，未过门明媒正娶入住夫家，还真是头一遭听闻。

“锄头，镰刀，扁担什么家伙用得上的全用上挡住！”

秦寿得意洋洋地大手一挥，无视钱羽馨羞涩的抗议用手拈腰肉动作，匪气十足一副长乐乡我地盘我做主的气派。

害怕见到钱夫人的秦寿，没办法之下只好出此

下策，逼迫钱老爷子上门坐下谈婚事，煮熟的天鹅要趁热打铁啊！懒蛤蟆多着呢！

“村长，要是官府来人呢？”

“那你们准备好衣物，去监牢探望本村长！”

搂着钱羽馨大摇大摆离去的秦寿差点踉跄欲倒，头也不回气话十足直让村民们哑口无语，红颜祸水值得吗？

第三十六章吃着火锅调戏娇妻

“什么？住几日？”

日落黄昏，贾蓉见钱家大小姐没离去意图，不动声色把浓情惬意之中的秦寿拽走，得悉钱家大小姐落户几日，大吃一惊同时忍不住用手轻扭秦寿。

“寿儿，有你这样糟蹋人家好姑娘的吗？还是想要气死娘？”

“什么跟什么？娘，别在迂腐不化了，郎有情妾有意天经地义，什么礼法都是狗屁，孩儿不在乎世俗眼光，男女自由恋爱才是王道！”

“你…”

贾蓉大吃一惊秦寿叛逆的思维，竖耳偷听的钱羽馨亦是一副惊讶表情，假装镇定内心却是极其不平静，秦寿超前思维的话给她很大动容。

“唉~好吧，你们年轻人的事，娘不管了，可钱家那边，你怎么说？”

僵持了一阵贾蓉摆阵下来，撒手不管秦寿的破事，转而又想到钱家那头，忍不住担忧起来，自己好说并不代表钱家那边好说话。

“此事孩儿心中有数，娘，你无需多担心，准备抱孙子想法就好！”胸有成竹的秦寿拍得胸脯扑

扑响，直让贾蓉好气又好笑。

“好好，唉~要是你爹知…没事，娘去忙活了！”

贾蓉在秦寿疑惑目光之中，拿起手绢轻抹眼角泪痕，急匆匆调头走人，提及秦寿父亲似乎有些难以启齿的柔弱。

‘我父亲是谁？为何娘每次提起，总是如此？’秦寿一脸疑惑地看着伤心离去的贾蓉，脑海里想着自己父亲到底是谁？他到底是尚在人世还是？

“秦…郎，你在想什么？”

秦寿呆呆定着一动不动，心忧的钱羽馨轻踏莲步走来，似乎察觉到秦寿低落的情绪，伸手轻扶秦寿手臂，试图化解心情不好的秦寿。

“家父！”

“令尊？”

钱羽馨大吃一惊看向秦寿，在秦寿点点头的时候，轮到钱羽馨受感染似的情绪低落起来，钱老爷子也没有跟她提及过秦寿父亲任何消息。

“此事不提也罢，来，夫君亲自下厨，好好招待未来夫人！”

“啊？你，你会下厨？别，灵儿在呢！”

钱羽馨还没惊呼完，秦寿厚颜无耻一手搭上她柳枝，无视身后气鼓鼓的钱灵愤怒目光，搂着脸红耳赤的钱羽馨朝厨房走去。

乌烟瘴气厨房钱羽馨呆不了一刻钟马上跑出来，浓浓烟雾从厨房内散发出来，秦寿咳嗽连连的烟熏声，直让钱羽馨摇头不已，心里想着晚饭能吃吗？

“寿儿，你在厨房折腾如此之久？就弄出这个？”

晚饭期间，贾蓉菲儿双双入座的时候，不敢相信看着桌面摆着一个火盆，熊熊炭火上面多出一口煎中药的锅，沸腾开水飘浮着葱蒜姜调味料。

钱羽馨也是一脸怪异的目光，想笑不敢笑强忍着秦寿端进大锅，只见乌溜溜的秦寿满脸烟灰，把锅里闷过的飘香鸡肉一股脑倒进烧开的中药锅，而钱灵撇撇嘴鄙视着秦寿，装什么装？饿肚子看你怎么收场？

“今儿咋们来个一锅熟，俗称鸡煲！”

“鸡煲？嗯~好香！”

闷过的鸡肉一下锅，浓浓配料香味腾空升起，桂皮，八角，香叶，胡椒焖过的香味散发出来，从未闻过如此浓香的气味，一眨眼把屋内四女引诱得

食欲大振。

钱羽馨收回开始疑问，一脸愧疚看了眼秦寿，苏菲崇拜地仰望着得意洋洋的秦寿，很难得这位大厨亲自下厨，贾蓉拿起竹筷子又尴尬放下，而钱灵刮目相看这位未来姑爷，想不到他能够弄出如此香的食物，光闻就知道味道差不多那里去。

“去，把锅放回去！”

“凭什么？”

秦寿一手拿起锅指名道姓要钱灵放回去，心有不服的钱灵气鼓鼓看着秦寿，刚升起的好感一眨眼消失无影无踪。

“灵儿！”

“哼~拿就拿！”

钱羽馨一声灵儿，气馁的钱灵坚持不下来，气鼓鼓夺过有点沉的铁锅，心里咒骂着秦寿跑出去。

“还要多久啊？饿扁菲儿了！”

两刻钟过去，光看暂时不给吃的四女眼巴巴看着秦寿简称的火锅，咕噜噜作响的锅盖在水蒸气冲击下上下翻滚，苏菲第一个受不了等待，馋涎欲滴嗅着空气弥漫的浓香。

“馋鬼，等会，火候不够，吃不出味道！”

秦寿轻弹苏菲的额头，没好气轻斥苏菲嘴馋，

在钱羽馨婉转笑意目光之中，老憎入定似的等待着火候到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不是吗？

“寿儿，娘就尝一口，如何？”

“不行！等！”

“可…”

“等！”

钱羽馨大感有趣看着秦寿与贾蓉两母子谈话，心里大呼真是奇葩的一家，婢女与主人同坐已是够新奇的，更没有想到两母子没大没小的谈话，给人一种无拘无促的轻松融入感。

在看一边的钱灵也是差不多一样的羡慕表情，当然目光最多的还是同为婢女的苏菲，在这里没有贵贱之分，可以与主人家一起共享晚餐，亲密无间的家庭羡慕死钱灵了，当然要是秦寿态度在改善，那是最好的！

“村长！”

等开锅就餐的秦寿听到门外传来贺明叫喊声，一手制止住欲要去开门的苏菲，心情不爽地回应贺明。

“不在家！”秦寿的话直让在座四女愕然失神，这不是自打嘴巴的回答吗？

“有事！”贺明急不可耐，用手敲了两下紧闭

的屋门。
抓急的秦寿无动于衷说道：“出远门了！”
扑哧~钱羽馨忍不住笑出声，在贾蓉望过来的时候，马上收敛笑意，目光时不时瞟向淡定的秦寿，钱羽馨忍不住想到，太逗了吧？
贾蓉摇摇头亲自去开门，对于秦寿这个甩手村长不称职，只能从旁协助督促他为乡民办事。
碍于贾蓉亲自开门放贺明进来，心情极度不爽的秦寿头也不回，说着贺明吐血十足的话。
“没什么事不要找我，有事更不用找我！”
“治安队抓到一名邻村的小偷，企图剪田里生绢，治安队...”
“扒了衣服，吊起来打！滚！”
暴怒的秦寿想也没想，一句扒了衣服吊起来打，把贺明吓得屁滚尿流似的跑了，这点小事也劳烦自己出去挨冻？治安队干什么吃的？
“寿儿，你不用出去瞧瞧？”
关上屋门的贾蓉忍不住担忧，又发生偷窃事故，忍不住提醒秦寿，生怕贺明还真依言照办，弄出什么好歹伤了两村之间和气。
钱羽馨坐在一边，不懂情况的她没有多嘴过问，只是听到生绢盖田有点吃惊，如此奢侈田里种

了什么宝贝？还没等钱羽馨惊讶完，裙副传来一阵异动，一只脚慢慢伸进她双脚中间。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惩戒三分；人再犯我，伤残一生；人还犯我，斩草除根！”

秦寿无所谓地双手抱胸，说出贾蓉为之一鄂的话，钱羽馨吃惊看着秦寿，紧接着通红着脸，双脚夹紧秦寿挑逗的脚。

钱羽馨几番眼色求饶，哪晓得秦寿变本加厉报以坏坏的笑容，直让钱羽馨哭笑不得，见过无耻的，没见过这么无耻的人。

钱灵不寒而粟看着秦寿，下意识轻微颤抖着，不清楚的人还以为秦寿也不放过她似的，打心底把秦寿标签成为恶人一类。

“娘，安啦，一点小事，就算两村交战未必怕他们，别忘了孩儿还有结拜小弟吴王，没事的，来，开锅！”

秦寿大言不惭拉出吴王说事，贾蓉心安了不少，想想也是，长乐乡有吴王撑腰坐镇，邻村想要报复也要惦念一下，在秦寿出言开锅后，暂时忘却不愉快之事，入席品尝秦寿亲自弄的火锅。

“咝~好辣，好香，好好吃！”

吃相全无的钱灵呵着嘴里热气，时不时用小手扇着吐出的小香舌，入味的鸡肉充满老姜与胡椒麻辣味，吃得钱灵满头香汗手却没停，不忘给自家小姐添加入味的鸡肉。

“嗯嗯，香，太香了！”

苏菲与贾蓉吃相也好不到哪里去，特别是苏菲也不怕烫直接用手了，满嘴油腻吃得不亦乐乎，那满足的幸福笑容暴露无遗。

“怎么？不好吃吗？”

秦寿嘴里吐出啃得一干二净的鸡翅，大感好奇看着咋舌扇风停下来的钱羽馨，接触到秦寿望过来的目光，通红着脸保持着淑女应有的姿态。

“不，不是，很好吃，我，我想喝水！”

钱羽馨通红着脸，支支吾吾地说出想要喝水解辣，头一次尝辣的钱羽馨有点不习惯，可那前所未有尝过的美味口感，又像致命鸦片似的吸引着她品尝，最可恨秦寿挑逗没完没了，扎根晚上过夜吗？

“菲儿！”

“嗯？少爷？有事？”

“唉~算了，没事！”

看见苏菲不愿起来的样子，秦寿依依不舍收回脚，磨蹭一会穿好鞋，跑到一边端来摊凉的茶水斟

满到钱羽馨碗里，得到钱羽馨白眼的相送。

钱羽馨白眼坚持不了多久，马上僵硬绯红着脸色，无耻的秦寿居然又在桌底下小动作，再次偷袭伸脚开始挑逗钱羽馨修长大腿，惹来钱羽馨羞怒的瞪眼目光，厚颜无耻的秦寿却报以贼贼的淫笑。

秦寿这边其乐融融吃着火锅调戏娇妻，长安那边钱老爷子却是心急如焚，在大厅内急躁不安来回踱步，钱夫人坐在一边独自担忧不敢出言烦钱老爷子，闺女外出未归愁得钱老爷子恨不能出去寻找，可禁宵了又不敢出门。

“怎么样？”钱府稍有武功底子家仆翻墙回来后，钱老爷子马上询问结果。

“老爷，打探到了！小姐在长乐乡姑爷家逗留几日！”

“啊？荒唐！”

钱老爷子大吃一惊没出声，钱夫人却是按耐不住，厉声喝斥起来，钱老爷子目光看过来的时候，钱夫人马上孱弱地低下头。

“嗯，没出事就好，这小家伙，没安好心，下去休息吧！”

“是，老爷！”

钱老爷子挥退家仆后，正眼不看一下畏畏缩缩

的钱夫人，落座一边沉思起来，自言自语嘀咕一声：“秦家小子，你想要干什么？”

第三十七章哥上头有人

“村长！！”

翌日大清早，春梦了无痕的秦寿给尖锐的叫唤声吵醒，诈尸般弹起，怒视头发凌乱，脚印若干加身的鲁顺，罪魁祸首苏菲躲在门口孱弱不敢进来。ｗｗｗ．．ｍｅ

“非紧急重要大事，你等着五肢不全！”

抓急的秦寿勒起衣物钻进被窝穿衣，鲁顺无语看着秦寿钻进被窝高难度穿衣动作，想到正事马上心中一紧。

“邻村望乡村带人来闹事了！”

“什么？”

穿戴一半的秦寿乍然跳起，直把鲁顺吓了一大跳，孱孱弱弱往后跳出一步，心有余悸看着吃人一样目光的秦寿。

“理由！”

长乐乡与望乡村毫无瓜葛，甚至没有任何交集来往，两村相隔十里远，向来井水不犯河水，如今井水越界那还得了？

“昨夜暴打了他们盗窃乡民，今儿大清早来闹...”

“岂有此理，偷东西还有理由来闹事？”

鲁顺的话还没说完，暴跳如雷的秦寿立马当先跳下床，急匆匆穿戴衣衫不整的衣物，头也不回跑出去。

“村长，等等我！”

鲁顺提着秦寿的鞋子在后面追赶，光着脚丫的秦寿浑然不觉，直到出了门踩上贼冷的雪地，才发觉光着脚丫。

穿起鲁顺带出来的鞋，想到有可能发生不可预测的武力解决，秦寿琢磨再三，在鲁顺耳边一番交待。

“鲁大叔，此事唯恐有理难服闹事者，你进城一趟，把村长我结拜小弟吴王请过来！”

“啊？吴，吴王，村，村长，我不晓得吴王府在何处？”

鲁顺大吃一惊，封王的王爷基本搬出皇宫，可长安城那么大，去哪儿找？就算是找着，王府看门的那道坎有那么容易过吗？

“笨啊你，嘴巴长在你脸上，不会问啊？速去速回，要是村长我蹲大牢，你也等着本村长亲自为你设计一个牢房！”

“啊？这，村长！”太坑了，与自己何干啊？

鲁顺有哭的冲动。

“磨磨蹭蹭干啥？快去！”

秦寿交代完头也不回跑出屋子，留下一脸郁闷的鲁顺，去就去，问题是还不晓得吴王府在何处？

“寿儿，瞧瞧你，惹大麻烦了！”贾蓉刚从村外回来，见着秦寿出现，马上出言训斥秦寿惹祸了。

秦寿脚步不停一边跑一边安抚说道：“娘，没事，你先回去！别吓着未来媳妇了！”

“这孩子！”

贾蓉叹息一声摇摇头，紧接着又一脸怪异看着鲁顺急匆匆跑向另一边，看情况不像去村头助威助阵，反倒有怕事临阵脱逃嫌疑。

村头破凉亭不远处，空旷乡村泥路聚满密密麻麻的乡民，各个群情怒起破骂不休，扁担锄头之类凶器更是不少。

“你们凭什么打人？”

“就是，不给个说法，我们望乡村也不是好惹的，今儿跟你们拼了！”

“你们村里的人偷东西，还好意思前来闹事？”

“偷东西？你们那只眼睛看到了？说，快

说！”

“村长来了！”

望乡村的人步步寸逼，理亏的长乐乡斗不过望乡村齐心合力认死理打人不对，什么偷窃压根跳过不提，看不过眼长乐乡富有到拿生绢盖田，野蛮闹事索要赔偿。

随着长乐乡的村民高呼一声村长来了，望乡村一百多名年轻乡民停下嘴，寻声看过去马上乐了，居然是一个毛头小子当村长？

“怎么回事？”

秦寿早已把望乡村的村民目光眼神一一看在眼里，心知想要解决这次两村之间矛盾，非武力难以罢休，打就打？不打立立威风日后更加没完没了。

“你就是村长？”

望乡村村民里，走出一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中等个子，穿着蓝布粗布圆领袍衫，腰间扎着一条很宽的粗布带；发达的肌肉，在肩膀和两臂棱棱地突起；脖子边上被粗麻绳勒了几道红印子，更增可了他那强悍的气魄。

“什么来头？”秦寿走到贺明身边的时候，出口询问在场的贺明。

“望乡村村长，据说在城内有治安府衙当差亲

戚，被打的村民姓许，好像有个远房亲戚在城内经商，村长，好像有人故意针对我们长乐乡！”贺明把自己所知道消息一一告知秦寿。

望乡村村长发现秦寿没理会自己，以为给自己魄力吓到了，故意大嗓门吼骂道：“问你话，耳聋了？”

“你哪根葱？”

秦寿轻皱眉头踏步而上，一手推开贺明几人到身后，一直保持沉默的风火雷电治安队等人马上凑合过来，把乡民全保护到身后。

“望乡村，村长柳志斋！”

中年人咬牙切齿怒视秦寿，活动着拳骨咯咯声作响，大有出手让秦寿清醒清醒的想法，敢顶撞找死！

“总算说了句人话，瞧你们拉帮结众寒酸样，到我长乐乡有何贵干？”

秦寿一手挖着耳朵，若无其事挖苦人的话，激怒了柳志斋和他的乡民，见过无礼嚣张的，还真没见过如此瞧不起人的无礼。

“柳村长，别跟他废话，你要为我家三儿主持公道啊！”

“柳村长，公道在我们这儿，怕他们什么？”

“就是，柳村长，打，我们望乡村没怕过谁？”

“肃静，本村长只有定论！”

柳志斋扬起双手假装安抚暴怒的望乡村村民，一边看着的秦寿冷笑一声，群众演员排练得不错，废话那么多，直截了当一点看本村有钱不顺眼抢钱不就得了。

“昨夜你们村里人无缘无故吊打我们村里人，这位村长，麻烦你给大伙们一个合理理由！”柳志斋转过头，直视秦寿一副义正言辞讨要说法。

“理由？很简单，按照我们长乐乡律法，盗窃罪，吊起来打，很正常！没断五肢算便宜他了！”

秦寿冷笑一声，无视望乡村民们暴怒的目光，双手抱胸大大方承认打人之事，一副惩罚算是轻。

“你那只眼睛看到他偷东西了？要是不说个明白，老娘跟你没完，呜呜…我可怜的三儿啊…”

望乡村一名悍妇拉着高烧的年轻人出来，泼辣十足指着秦寿破口大骂，眨眼间又陶然大哭，好像死了爹儿一样哭丧。

“正常人的眼睛，非你们金钱懵了的狗眼，要哭丧回家去哭，少在我们长乐乡哭脏了财路！”

“看来你是不想心平气和解决了？”

秦寿的话刚说完，柳志斋也懒得废话浪费时间，一挥手望乡村的村民全部拿起扁担锄头等凶器，配上凶恶的面容，直把长乐乡的村民吓退了一步。

“解尼妹，揍他吖的！”

暴怒的秦寿何曾怕过人？望乡村不讲理没有必要跟他们废话，一言不合大打出手，马上招呼身后风火雷电治安队等人开打。

“打人啦！”

“跟他们拼了！”

啪一声，倒霉的柳志斋在秦寿一巴掌掴打，两颗门牙带血蹦飞而出，突然发难的秦寿惊呆了望乡村的村民，纷纷怒喝扬起扁担与锄头冲来。

风火雷电与治安队一周训练没白费，望乡村民们的庄稼汉把式三五除二倒下一大片，面对曾经西方勇士的风火雷电四人，简直不堪一击扁担断锄头飞，惨叫连连望乡村民倒飞一大票。

半个时辰过去，打红眼的望乡村村民咽不下口恶气，跌倒爬起逮着仇人再打，村头一直混战到周边荒田地里，触目惊心血水染红一地。

长乐乡村民见望乡村好欺负，浑水摸鱼似的参合其中，躲在风火雷电与治安队身后补漏追打，一

面倒的望乡村村民频频后退，谁也不敢靠近更猛的秦寿方向。

比起风火雷电和治安队等人直来直去暴打，秦寿这边搞怪崩溃多，这不，秦寿逮着两个望乡村民，玩起打打更健康的崩溃打架，搂着两名望乡村村民脖子，扭动着屁股摆钟一样两侧撞击。

“左扭扭屁股扭扭，我们一起来做飞天运动！”

“啊～～”

两名崩溃的望乡村村民，在秦寿一挥手用力往上甩，吓得失魂落魄四肢齐动抛出三米高度。

“我要飞得很高，一起唱…当我没说！”

噗通一声，两名望乡村村民摔出个狗啃屎姿势，半天没缓过气一头栽在薄薄一层冰天雪地里。

“何人在此闹事，拿下！”

十匹快马人未到暴怒喝骂声先到，快马加鞭飞驰而来，身着大唐治安服的府兵赶着时间出现，直把打斗之中的村民们吓了一大跳，各自散开一边。

“打膘割，泥赖啦！踏猛，踏猛补奖励…”

缺门牙的柳志斋捂着两腮，见到救星姗姗来迟一脸委屈上前，说着严重漏风的话指着长乐乡村民与秦寿哭诉委屈。

“来人，把他们带走！”

带头治安府兵连事情缘由也懒得过问，一手指着长乐乡村民武断十足拿下带回城内治安府。

“敢违抗？反了，反…”

“反尼妹，是非公道不分，你等着洗干净头顶公务帽，回乡种田，让开，本村长上头有人，看他们有何能耐？”

带头治安府兵话还没说完，秦寿抓起一把雪直朝带头治安府兵脸丢过去，冷不及防的带头治安府兵坠马落地。

“拿…”

“住手，吴王有令，所有人等一律不许离开现场，违者视为乱党！”

数十骑王府侍卫与皇宫侍卫快马加鞭赶到，直把九名治安府兵吓了一跳，面面相觑你看我我看你，而带头府兵治安面如死灰，闹大了，惊动到吴王了！

第三十八章痛与爽的煎熬

“哎呀~~手断了！”

‘够狠！’

‘够绝的！’

治安府兵与望乡村的村民面面相觑，谁也没有料到秦寿玩自残一出，勒起棍子就自己给自己手臂来一下，看情况秦寿有心把事情闹到不可化解地步。

秦寿在王府与皇宫侍卫控制住场面后，心生一计苦肉计，自己来一下狠招，冲着王府与皇宫侍卫装作什么也没看见的态度，假装大痛满雪地打滚。

“呜呜~~村长，你老没事吧？”

贺明在秦寿一脚踹动之下，马上发现远处急速赶来的一辆豪华马车，恍悟入戏装哭蹲下身安抚满地打滚的秦寿。

秦寿边装手痛边用没事的手拽紧贺明衣领，小声提醒有前途的贺明：“装像样点，把事情闹大了，揪出主谋，要不然今后没法安宁！”

“是，是！”贺明恍悟连连应着，从治安府兵及时出现，就察觉事情并非想象寻仇那么简单，从盗窃开始都是有预谋安排好的。

“停，停！寿哥儿，莫怕，恪弟来也！”

飞驰赶来马车在车夫娴熟驾驶下停靠一边，风风火火的李恪脸没洗牙没漱，收到自称长乐乡有难的鲁顺消息后，点齐王府兵马与李漱带出来的皇宫侍卫先行一步赶来，随后驱马直奔赶来。

“混账，本王结拜大哥伤势，谁干的？”李恪跳下马，第一眼发现满地打滚的秦寿，还有触目惊心的满地血痕，暴跳如雷逮着一名下马王府侍卫责问。

“王爷恕罪，末将无能，出了点小状况…”王府侍卫吓了一跳，不敢直视暴怒的李恪，更不敢说明秦寿苦肉计自残之事。

‘完了，完了！’柳志斋在秦寿自残一刻就大感事情不妙，当李恪跳下马车暴跳如雷称呼秦寿大哥，总算明白踢到非同一般铁板，小心脏承受不起一头栽地晕过去。

村长吓晕过去，望乡村的村民更是不济，没想到普通恩怨闹到王府来人，全焉了琴琴颤抖，罪魁祸首悍妇扎堆进村民堆里，没有开始嚣张闹事索赔的泼辣气度。

“有架打？太好了，本宫要一个打十个！”

汗~冷汗~瀑布汗~王府侍卫与皇宫侍卫面面相

觑无言以对，李漱勒起宫衣袖女汉子似的一脚踩着马车车夫后背，大声泱泱着一个打十个牛叉口号。

“寿哥儿，恪弟来晚了，严护卫，带人去大理寺，请大理卿派人来彻查事情真相，事情没调查清楚前，在场的人一个不许离去！”

“是！”

李恪扶起装模作样的秦寿后，二话不提派王府护卫进城一次，去大理寺出动官员彻查事情缘由，松了口气的王府侍卫领命带人离去，留下皇宫侍卫在场看管。

秦寿在望乡村村民和治安府兵愤怒目光之中，装成重伤人员在风火雷电自搭的担架中，得意洋洋先回家暖和，留下吃哑巴亏的他们干瞪眼不敢乱动。

“嗷呜~~痛，痛，黑牛，你拆骨头啊？轻点！”

“切，叫得跟狼似的，还是不是男人？”

李漱撇撇嘴的不屑目光鄙视中，马上引来苏菲和贾蓉敢怒不敢言敌视目光，而钱羽馨则谨慎打量着与自己美貌不分上下的李漱，见过她一次在酒楼与秦寿亲密，如临大敌似的充满担忧之色。

李恪半眯着眼打量着钱羽馨，转而又打量钱羽

馨身后的婢女钱灵，电眼十足的桃花眼肆意无忌挑逗着，惹来钱灵一阵不给脸的冷哼声，王爷咋滴？不喜照样不鸟你！

“行了，寿哥儿，别装了，自残这招儿，也亏你想得出来！”

两刻钟过去，李恪客套接过贾蓉递来的茶水，在贾蓉苏菲钱羽馨等人回避后，一脸黑线看着半躺主客位的秦寿，一语道破秦寿小心计。

“肯定是心中有鬼，害得本宫今儿没得游玩，记得补偿损失！”李漱撇撇嘴，认死理似的认定秦寿挑起是非，又气秦寿破坏了游玩日子，不肯吃亏索要补偿损失。

“唉~恪弟，实不相瞒，这次寿哥儿着了他人道...”

秦寿一脸郁闷地活动着无关牙疼的手腕，搞不清楚自己怎么恢复那么快，没事人一样坐到中间餐桌椅，垂头丧气说明事情缘由。

“哦？何人敢如此大胆？寿哥儿，速速道来，恪弟必饶他不得！”

李恪大致了解事情起因后，也觉得此事有些跷蹊，愤愤不平拍桌而起，经常下乡探望结拜大哥，居然还有人敢明知故犯找麻烦，明摆着没当自己一

回事，还得了？

秦寿一脸气馁地摇摇头说道：“天晓得，喂，够了，刁蛮公主，哥我忍了你很久！别得寸进尺了！”

“什么？有种你在说一遍！”

“说就说，哥的种不是随便给的，特别是你这种刁蛮任…还来？”

“敢沾本宫便宜？我踩死你！”

噗通~李恪一头栽在餐桌上，崩溃十足没眼看下去，真心不解秦寿与李漱是不是宿命冤家，一见面不是吵就是闹。

哐当…李恪一头冷汗双手指尖撑着地面，尖尖的碎碗片散落一地，憋眼间两个人影你推我前你挡我打，暴力十足的刁蛮公主不依不饶拳打脚踢追逐秦寿，而秦寿连连出手挡住。

“别打了！我…”

哗啦一声，任性的李漱拽起招客椅边的茶碗，直朝李恪这边丢来，吓得李恪偏头躲过去，还没来及松口气，又一个碗空袭而来。

“撤！”李恪扛着椅子挡住身后，蹲身避开失去理智一样的李漱发飙战场，钻进未波及的右边招待桌底避难。

“你想干嘛？拆我家？”

“是又怎么样？站住，给本宫揍一顿解解气！”

哗啦一声，三番四次忍让的秦寿怒了，没想到自己忍让铸就刁蛮公主变本加厉，最可能居然撕破自己衣衫。

“啊！痛~快松开，你，你想干什么？”

当秦寿一手抓紧李漱打来一拳手腕，吃痛的李漱霎时间清醒过来，满脸恐惧看着暴怒的秦寿，慌乱后退期间不经意踩到累赘裙副，惊呼一声失重往后倒。

“唔~~”

秦寿忽然涨红脸，落地一瞬间李漱无意的撩阴脚够准，踢中秦寿致命弱点差点喘不过气，致命痛楚之中秦寿不忘报复压上落地李漱占便宜。

“啊！”

李漱尖叫过后瞪大眼，一动不动忘记挣扎，难以置信看着近在咫尺的秦寿，最可恶的还是秦寿的嘴居然贴上自己的嘴！

“不是吧？！”

李恪在大厅安静下来后，慢慢伸出头瞪大眼，难以置信看着秦寿压着李漱，伤风败俗地当着他面

玩亲亲？

‘好软的小嘴，刁蛮公主，你也有今天？有便宜不占非君子！’

剧痛慢慢消退后，清醒过来的秦寿发现李潄震惊模样，顿时燃起熊熊报复火焰，秦寿装作无力样子一动不动，心里直乐着想到哥我无意的！

片刻间，大厅外闻声赶来的贾蓉和钱羽馨面面相觑，好好的一个家，一眨眼间变成废墟似的，东倒西歪的桌椅狼狈不堪，满地狼藉碎片谁也不敢进去怕搁脚。

当看到大厅内一对伤风败俗有辱眼球男女苟且时，贾蓉第一个恢复过来，急匆匆跑进去棒打鸳鸯似的，扭着大占便宜的秦寿耳朵。

“啊！！”

吃痛的秦寿大叫一声，惨叫声惊醒犯痴一样的李潄，紧接着再一记撩阴腿踢来，悲催催的秦寿在贾蓉惊呼声之中，双眼一黑痛晕过去，两次命中要害铁人也受不住。

“打搅了，潄妹，等等！”

李潄踢晕秦寿后掩面哭着跑了，李恪揭开挡道的椅子，尴尬十足朝贾蓉拱拱手道歉后，直追脸面大失哭跑的李潄。

“唉，真是作孽，菲儿，把这里打扫好！”
“是！”
贾蓉看了眼门外牵强笑意的钱羽馨，打心底了解她此时此刻心情很不好，同时又恨秦寿不争气，正主没摆平就去沾花惹草，真是不省心的家伙。
长安城外，一辆马车停在十里墩，车夫头戴斗笠打着哈欠，惊异目光看着一名狼狈的村民打扮之人跑来。
“大胆，站…”
“何福，让他进来！”
“是，公子！”
车厢里，何大公子出言制止车夫喝斥阻拦，车夫这才放任村民打扮的人钻进马车车厢。
“怎么回事？都惊动大理寺了！”
何大公子身披戎毛肥厚袍衫，双手搭在车厢内快灭的火炭盘取暖，皱眉不悦责问琴琴发抖的村民打扮家仆。
“公子，没想到吴王还真罩着姓秦那家伙，一出事就快马驱王府侍卫赶来，如今小的侄儿都给大理寺衙差控制住了…”
村民打扮的家仆喘着粗气，一五一十把情况告知何大公子，直让何大公子又惊又怒，阴沉着脸久

久不语，千算万算没算到吴王还真替秦寿出头，这回想要逼秦寿拿回宝斋楼地契有点麻烦了！

“何庸，要是大理寺查出真相，你知道怎么做了？”何大公子目光紧盯着替死鬼何庸家仆，不言而喻提醒他背黑锅。

“这...”

“回去好好想想，公子不为难你！可你家人有什么意外，公子不敢担保！”

“是！小的明白！”

何庸面如死灰似的抱拳告辞下马车，风萧萧的寒风之中，何庸目送马车离去，真心想要破口大骂一声，够贱的人！

第三十九章卖疯的家私

“不是三四贯，不是一两贯！”

“啊？那是多少？”

“嗯哼~只要二百五！”

“啊？二百五？！”

“对，你们没听错，只要二百五美观家私跟你回家，大师级别纯手工艺订做，9大引领时尚智慧工艺，呕心沥血智慧杰作，鲁班见了也羞愧，摸摸不要钱，试试也不要钱，真的二百五哦！！”

一眨眼一周时间过去，长安闹市新开秦钱家私店挤满看热闹的百姓，大感稀奇围观占道摆出的新奇家具，两名快嘴年轻人一问一答作秀表演，吸引街道百姓前来瞧个新鲜，唐人好喜稀奇古怪事物表现无疑。

“兄台，这是闹哪出？”

“不晓得，为兄我也是刚到！”

“二百五？二百五啥意思？”

“嘿嘿~这你们有所不知了吧？据说钱家推出一款新潮流家私，只卖二百五十文钱，与鲁班天工传人较劲！”

围观百姓这边热闹议论声，街头处挂名鲁班天

工木器店铺三五人吹胡瞪眼，怒视着抢饭碗的秦钱家私店，把所有客人抢得一干二净。

“哟喝~又闹哪出新鲜事？滚滚！！”

“唉~~老匹夫！”

随着一声大嗓门哟喝，围观百姓敢怒不敢言，纷纷自动自觉让出一条道路，长安四大恶人谁敢惹？谁敢不给面子？

程妖精毫无国公爷风范，带着三分醉意酒气，大摇大摆拍着胸口走到前头，李靖，李绩，尉迟敬德三位成员在百姓们怨愤目光之中老脸一红，因为团队多出程妖精，由此获得响亮名头，长安四大恶人。

“糟糕！四大恶人来了！”

“四大恶人？”

秦钱家私店二楼，品茶坐镇合作生意开张的钱老爷子惊呼一声，一头雾水的秦寿虚推一些窗户，无语发现程妖精身影。

程妖精身后是未曾见过的两位老帅哥，尽管两位老帅哥身着寻常便服，可也无法掩盖他们帅气逼人，通过楼下怨妇与寡妇尖叫声可知魅力犹存。

最后一位秦寿怎么看有点眼熟？有点像以往过年贴门镇邪的门神，黑炭头豹子脸一样的胡须分

叉，比三国时期的张飞还牛。

“程咬金，没事最好别招惹难缠的恶货，李靖，别给他温和外表欺骗，认真起来整死你没商量，李绩，笑里藏刀的恶主，什么时候给他卖了浑然不觉，尉迟敬德，脾气比程咬金略逊！”

“……”

秦寿无语听着钱老爷子揭秘大唐名将脾气，大有听君一眼胜读历史的觉悟，感情历史记载的东西，也不完全可靠的，眼见为实笔记为虚！

“老丈人，你不招惹他们，可他们找上门了，你说怎么办？”

秦寿抓起破葵扇，似笑非笑询问钱老爷子如何应对？无视钱老爷子怪异目光，扇着屋内火炭供应的热气，防止吸入二氧化碳过多嗝屁了，貌似大唐就有个名臣吸入二氧化碳过多死了。

“装糊涂不出门！”

钱老爷子翻着白眼没好气回应秦寿问题，挪开屁股转移位置，远离卖弄风骚一样的秦寿，嫌热就出去凉快岂不是更好？

“也是，小子只负责生产，买卖这事不适合小子！”

秦寿眯起眼端起茶杯，毫不负责把买卖这事丢

给钱老爷子，自己当起甩手掌柜躲在暗处收钱。
“贤胥，条约可不是这样写的！”钱老爷子抽搐着嘴角，重手放下茶杯提醒秦寿，好心栽培他从商没想到居然不争气，岂有此理！
“老丈人，你错了，看清楚了底下，此合同最终归属解释权，归甲方所有，归属权，我定的我可随时修改，包括价格分成，明白吗？”
“你...”钱老爷子这才发觉上当受骗，原本以为占尽便宜，没想到到头来居然给秦寿摆了一道！
最终解释权条款给了秦寿一个无限大推卸责任，欺负钱老爷子不懂霸王条例最终解释权，算老账的时候正好拿出来摆他一道，现在钱老爷子名正言顺帮自己打工了！
“嘿嘿~~老丈人，无奸不商不是吗？要毁约吗？”
“毁你个大头鬼，算你狠！看走眼了！”
钱老爷子哭笑不得看着秦寿扬起胜利的旗帜，没想到终日打鸟会有给鸟啄的一天，悲哀还是悲催？
秦寿看了眼外面情况，淡定从容指点江山似语气说道：“老丈人，莫恼，小子保证，不出半个时辰，家私全卖疯！”

“何以见得？”钱老爷子十分不爽看着臭屁十足的秦寿，心中有气却无从发泄，早知当初不听他忽悠上了贼船。

“小子靠脑吃饭的，广告效应！”

“……”

钱老爷子无语摇摇头，不去看秦寿得意翘上天的模样，侧头看向底下忽悠死人不偿命的广告，丝毫没发觉秦寿摄手摄脚开溜小动作。

“二百五，真的只要二百五，还你受罪的双脚一个晴天！”

“大哥大姐弟弟妹妹叔叔婶婶们，不要再犹豫了，马上亲身体验订购吧！数量有限售完即止！”

“少来烦人绕口废话，这什么私？怎么卖？”

听了半天头晕脑胀的程妖精大嗓门呼喝起来，瞪大双目怒视着两个快嘴年轻人，比刁钻泼妇吵架速度还要快！

“二百五十文一套，单不卖，多也不卖，只卖一套，客官，要不上去试试我们大师极品佳作，逍遥椅？”

快嘴年轻人甲不识程妖精，贼精的他嗅到程妖精酒气，灵光一现点头哈腰躬身迎请三分醉意的程妖精上前，试躺逍遥椅舒适度。

“哈哈~也罢，老流氓我试试！”

“逍遥椅？”

李靖和李绩还有尉迟敬德三人一脸惊奇，目光看向怪异月牙形成一样的粗糙椅子，很简陋的十几片木条构成，底下又有两根月牙形状的木条支持，太寒酸简陋了吧？

“诸位，此乃舒适逍遥椅，躺在上面的人，保管一刻钟不要呼呼入睡！”

“不信？有请我们客官亲自体验一把！”

两位快嘴年轻人在请程妖精上去试坐，不忘打一下忽悠死人的广告，无知百姓们半信半疑看着程妖精上台，有恶名远播的程妖精出马体验，百姓们放弃商家忽悠人的想法，谁有本事请国公爷当托不是？

“摇摇摇，摇到外婆桥，桥边有幅青草地，白云垂柳燕子飞，摇摇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呀~你好不好，外婆呀~我是个好宝宝，我问外婆好不好，外婆话我是个好宝宝…”

“咦？天啊！国公爷居然哭着睡着了！”

随着两名快嘴年轻人边摇边唱起摇到外婆桥，程妖精躺在逍遥椅天旋地转似的，忽而想起小时候往事，忽而随着歌声想起去世的外婆好，晕头转向

慢慢流出鳄鱼般眼泪沉睡过去。

“啊？太神奇了！”

“店家的，这椅子怎么卖？我要！”

“什么？我的！都别抢！”

吵闹不休的百姓争夺声之中，李靖和李绩还有尉迟敬德三人面面相觑，不敢置信瞪大眼看着张嘴呼呼大睡的程妖精，心里忍不住惊呼出声，真是太神奇了！老匹夫居然流眼泪！

“各位，各位，稍安勿躁，一个个来，数量有限，本店承诺，卖完皆可订单，钱勇，开张！”

钱老爷子眼看群情愤涌哄抢，迫不得已硬起头皮出来镇场，赔笑着抱拳迎接超出想象的火爆，心中早已把不负责任开溜的秦寿骂个半死，太坑了！

“是，老爷！各位，请这边...”

四十多岁的钱勇充当临时掌柜，招揽争先涌后的客人入店，哗哗作响铜板与金银交易之中，一张张丑陋平整的椅子和桌子搬出家私店，挤破门栏似的百姓蜂拥而进，三位朝廷重臣在人海之中打陀螺转似的。

“咦！妖精呢？”人海之中转悠了一圈的李绩感到一阵晕沉沉，酒后劲涌上来更加不适应，发现程妖精消失人海惊呼出声。

“不晓得，刚才还在，别挤！”尉迟敬德自身难保，头一遭遇到如此混乱，又不能动粗出手驱赶，憋屈十足哪有时间顾忌程妖精？

“此地不宜久留，撤！”李靖眼看场面连钱家当家的也控制不住，感叹百姓威力同时识趣先撤，要买这些新潮家私动动嘴钱家当家的还不是屁嗔屁嗔送来？至于程妖精？自顾不暇哪有空管他？

“大师傅，你看，我们饭碗真给抢光了！”

“岂有此理，关门！”

“啊？大师傅这...”

“关门！”

鲁班天工掌柜兼职大师傅的老人脸色极其难看，甩袖怒气冲冲喝令三个学徒工关门，丢不起脸目干脆关门闭门思过另想对策。

“谢谢，谢谢惠顾！”

钱老爷子满头大汗僵硬着笑容送走新老客户招呼声，从未见过如此火爆生意的钱老爷子，忍不住暗自佩服起秦寿所谓广告效应，一眨眼两刻钟不到，空荡荡的家私店卖个一空，订单写满厚厚一页看得钱老爷子头晕脑胀，真的是卖疯了！

“老爷！”

“何事？忙着！”

钱老爷子呆在门口看着钱勇送来的订单账本，两名快嘴年轻人琴琴发抖着，顺着他们手指看过去。

“国，国公爷！”

“咋…咝~要命，关门！”

乒乒乓乓…随着钱老爷子一声关门，眨眼间秦钱家私店关门大吉，大街中央化身乞丐装一样的程妖精四肢大开，雷打不醒似的呼呼大睡，脏兮兮大脸脚印N多，感情程妖精不是失踪，而是丧失疯狂的百姓脚板底。

第四十章吴王的烦恼

“寿哥儿，哪里跑？”

“……”

汗~天意还是人意？偷溜出来逛个街也能遇上吴王，秦寿真不知道是长安小了，还是运气福旺？话说自己没有跑的理由啊？也没必要跑啊？咋说话呢？

李恪二话不提更不允许秦寿反抗，逮着秦寿热情过度大跌过往百姓眼球，情侣般挽着秦寿的手臂直拽着走，身后还多出一名年纪相差无几的早熟男。

吴王府，秦寿第一次踏进结拜小弟的府衙，熟悉的王府侍卫面孔怪异看着秦寿，毕恭毕敬开门恭迎王爷与秦寿进入府内。

只见入门便是曲折游廊，院中甬路相衔，山石点缀，整个院落富丽堂皇，雍容华贵，花园锦簇盖雪，剔透玲珑，后院满架枯萎植物，池塘一夜冬风冷，吹散枯荷红玉影，伴随忙碌王府侍女身影，好一派悠闲景色。

“寿哥儿，这位魏玉兄，乃…”

入座玲珑精致的亭台，俏丽王府侍女沏茶招

待，气血方刚的秦寿目光定定看着王府侍女饱满抹胸，李恪的话一字未进耳里，早熟男一脸不喜打量了眼色胚子一样的秦寿，强忍着没有发作。

“嗯哼~”

王府侍女得到李恪驱赶声后脆声告退，发现秦寿猪哥脸相抿嘴轻笑，看著她那迷人的小香臀一扭一扭的，秦寿心里就浑身痒痒，直到李恪伸手在眼前晃了晃。

“啊？哦，恪弟，有事？”

回过神的秦寿一头雾水看向一脸黑线的李恪，直接无视一边早熟男魏玉抽搐嘴角的动作。

“寿哥儿，今儿给你介绍一位朝中大臣魏徵独子，魏玉！”李恪直接败给秦寿，文绉绉抬衣袖指向一边早熟男魏玉。

“啊？原来是魏玉兄，久仰久仰，适才走神误认熟人，多有失礼之处，还望魏兄切莫见怪！”

“兄字不敢当，原来如此，魏某惭愧！”

秦寿一惊一乍借口顺手拈来化解走神窘态，唬得早熟男魏玉一愣一愣的，末了惭愧至极抱拳赔罪，差点误认秦寿乃酒色之徒。

秦寿忍不住多打量几眼大唐赫赫有名魏徵独子，高挺的鼻子，薄薄的嘴唇，剑一般的眉毛斜斜

飞入鬓角落下的几缕乌发中，英俊的侧脸，面部轮廓完美的无可挑剔，只可惜那早熟茂盛的胡须，把他俊美外表美感打了折扣。

“恪弟，望乡村那事儿，是否断案了？”

想起望乡村闹事一事，交由大理寺彻查后，秦寿想要知道结果也无从入手，如今遇到李恪，当然要问个清楚，幕后之主是谁还未知，心里不踏实。

“嗯，查清了，挑事者乃望乡村地痞，眼惹长乐乡富有，故指使侄儿投石问路，试图敲诈寿哥儿一笔！”

李恪把大理寺回报的消息一一告知秦寿，上不了台面的角色李恪懒得去理会，要不是秦寿问起，还真把这事遗忘脑后。

‘替死鬼吗？’秦寿沉默了，不太满意大理寺草率判案答案，明摆着幕后人没挖掘出来，替死鬼顶案罪魁祸首逍遥法外。

“那个…”

“寿哥儿有话直言，无需吞吞吐吐！”

秦寿吞吞吐吐的模样，直让心情不太好的李恪更是不爽，发觉语气过于什么，李恪马上缓解脸色尷尬赔笑挠着头。

“令妹…”

“好吃好喝，天天逮皇宫侍卫暴打，怎么？寿哥儿，需要恪弟跑腿一趟带漱妹出宫吗？”

“……”

秦寿无语了，吃饱撑着才去惹那刁蛮公主，出于安全着想随口问问而已，还真当一回事？

“魏兄，寿哥儿，你们两人乃本王信任至交好友，如今本王遇到棘手之事，还望两位多多费心出谋策划，协助本王度过此次父皇冬季考卷！”

“冬季考卷？”

秦寿从沉思之中清醒过来，一头雾水问出内心疑问，李世民冬季考卷什么意思？稀里糊涂的秦寿傻谔谔看着李恪，感情把自己拽回王府没好事，反观魏玉一脸头痛之色，看模样当狗头军师的他，有过类似伤脑筋费神经历。

“冬季考卷，皇上一年一度考核皇子们答卷，以每年不同题目进行两柱香答题，比科举还刁钻，如若答不出…”

“嗯哼~嗯哼~”

魏玉滔滔不绝解谜秦寿疑问，提及答不出的时候，李恪涨红着脸干咳几声，点醒魏玉适当就好，魏玉马上一脸汗濂虚抹额头，差点说漏嘴了！

“此次非同小可，往年恪弟连败两次，这次如

若在交不出满意答卷，恪弟就要被赶出长安，回封地做逍遥王！”

“题目！”

秦寿大吃一惊，要是李恪真离开长安，没有了他的照应，以现在自己要权没权，要势没势，势必会吃大亏。

望乡村事件给秦寿一个警惕，有人要整自己，最大嫌疑有可能是何家，没证没据秦寿也奈何不了他们。

想要自保就要保住李恪长驻长安，拥有丰富图书馆知识的秦寿，不惧怕任何考题，信手拈来超前想法，绝对震惊一代明皇李世民，要不是不习惯古代条条框框的约束，秦寿早去弄个官玩玩。

魏玉一脸愕然看着秦寿，纵观秦寿看似平淡无奇不像学富五车才子，可他那胸有成竹的模样，好像没什么事难得倒他似的，魏玉忍不住纳闷起来，太猖狂了吧？天子问卷岂有轻易之理？那还不满朝文官为患？

“民生论！”

“民生论？！”

李恪说出民生论时，两把不同声音同时响起，秦寿的愕然，这么简单？魏玉的震惊，很棘手广阔

的答卷！

“我道什么大事，这有何难？寿哥儿支一题民生大事，保管恪弟在皇上面前刮目相看！”

秦寿举杯淡定从容的话，直引来魏玉惊讶与刮目相看目光，李恪闻言心中大喜，电眼十足桃花眼眯成一条缝，早有预谋似的吃定秦寿有方法。

“寿哥儿，莫要卖关子，速速道来！来人，笔墨伺候！”李恪一挥手，两名王府侍女抬着书案娓娓前来，跪坐亭台一侧磨墨记事。

“市场论！”再一次见到诱人的王府侍女，秦寿心里一阵荡漾，哥今后有钱所有婢女全这副赏心悦目衣着。

“市场论？”

李恪和魏玉愕然失神同时惊呼出声，两人脑海同时萌生一个大问号，市场论是什么？好生僻难以理解的字眼。

“通俗点就是，建设长安农贸菜市场，方便于民，利于百姓，合理经营规划，杜绝乱摆乱卖占道经营，增加朝廷税收而又不引起民怨…”

秦寿一口气说完农贸市场轮廓，轻抿一口苦涩的茶水润喉，等待李恪慢慢消化农贸市场论，颇有心计的秦寿提前为自己辣椒上市前打好基础，要是

能够建立一个规模菜市场，不愁东奔西波走鬼似的四处打广告。

“具体点，寿哥儿，具体点！记下，记下！”

“是，王爷！”

持笔侍女在李恪欣喜话语声中，持笔如飞记下秦寿一字一句话，生怕有遗漏两名侍女重复审阅，确定无误眨扑着眼等待茗茶之中的秦寿下文。

“魏某有一事不明，何为菜市场？”魏玉沉默片刻，紧接着在秦寿放下茶杯时，拱手问出心里疑问。

“菜市场，通俗点是指用于销售蔬菜、瓜果、水产品、禽蛋、肉类及其制品、粮食及其制品、豆制品、熟食、调味品、土特产等各类农产品和食品的以零售经营为主的固定场所，统一管理可减压如今长安卫生问题…”

秦寿一口气说出一堆，口干舌燥茶杯还没来及拿起歇息会儿，好奇宝宝一样的魏玉再次发问。

“何为卫生？”

“菜农叶梗，鸡鸭鹅牛羊等留下粪便等等，秦某纵观长安每一处街道，皆有畜类粪便，严重破坏长安美化，夏季易滋生蚊虫闹疾病，说得难听出门踩****走大运…”

李恪频频点头，看似无关牙疼的小事，却又牵连出一大堆问题，疾病，自古到到今一直是人类噩耗天敌，而秦寿的菜市场论，更是今年一个最好答题卷。

眼看临近午时，喝了一肚子茶水的秦寿鼓起肚皮喘着气，无耻的李恪频频敬茶套话，直让一边的魏玉看了直摇头，打心底又佩服不显山不显水的秦寿居然文韬不断，什么奇离古怪思想打破他认知。

“寿哥儿，此次恪弟有救了，哈哈~~不过话说回来，寿哥儿你如此卖力，恐怕另有所图吧？”

李恪拿起王府侍女记载厚厚几页的市场论，心情大爽同时疑惑起秦寿最终目的，纵观秦寿冬季种菜壮举，如今又提出市场论必有所图！

“不错，如若长安开设菜市场，受益最大还是秦某，恪弟，你也知道寿哥儿我耕田的，种出蔬菜必然需要一个固定贩卖场所，菜市场是一个聚财地，也是农民的命脉之一…”

秦寿没有丝毫隐瞒，落落大方承认有目的市场论，关乎民生论多的是，大到民众息息相关大事，小到鸡毛蒜皮无关牙疼，秦寿不挑专挑市场一论，目的就是借李恪之手给李世民打一针预防针。

哪怕李世民有负所望不重视，有钱了秦寿自己

可以自主开发，当然想要在封建王朝天子眼皮底下开创壮举，需要打一针预防针，以免引来不必要麻烦，知道有这么回事，就少很多麻烦。

“也罢，寿哥儿你受益，恪弟又何尝不受益？哈哈~本王今儿高兴，设宴做东，请！”

“这...”

“什么这那的，走！”

李恪不容秦寿犹豫，硬拽着秦寿进王府大厅，设宴款待救难功臣秦寿，而魏玉成了附带品硬着头皮蹭吴王酒宴。

第四十一章长安三骚客

“姓钱的，给老流氓滚出来！”

哐当一声，钱府大门给程妖精暴力踹开，钱府家仆落吓得四处逃窜，匪气十足程妖精单手持明晃晃的长斧，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气势镇守钱府大门。．ｍｅ

鼻肿脸青程妖精吹胡瞪眼，一眨眼工夫钱府大院空无一人，风萧萧雪茫茫，鬼影不见一个大院静得一根针落地皆可闻地步。

钱府街道驻足不少看热闹百姓，指指点点程妖精怒闯民宅过失举动，敢怒不敢言等着看钱家如何应对暴走程妖精。

“爹爹，莫要废话，冲进去逮人便是！”

“笨啊你，那岂不是强入民宅？”

“两位哥哥，我们现在就是跟强入民宅无区别！”

“不知国公爷驾到寒舍，钱某…”

钱老爷子带着钱管家闻风赶出来赔罪道歉，三位年轻版程妖精表演分身术似的，一一从程妖精身后窜出，直把钱老爷子吓了一跳，啥情况这是？

“这笔账，怎么算？”程妖精见着正主，一手

比划着自己脸，咬牙切齿怒视钱老爷子，明晃晃的长斧抖动一下，吓得钱老爷子直哆嗦。

“这...”

钱老爷子为难了，赔钱？程妖精贵为国公爷，不差钱，赔礼道歉？野蛮的程妖精会接受？估计比冬日不下雪还难，貌似他脸伤也与自己无关啊？

“嗯？”程妖精加大匪气施压，未消退战场肃杀之气铺天盖地袭来，把钱老爷子吓得直退两步，在钱管家扶着顶住才堪堪站稳身子。

“国公爷，你想要什么，尽管开口，钱某自认倒霉！”钱老爷子知道是福是祸躲不过，干脆心一横由程妖精开条件，尽快打发他离去。

“爹爹，他蒙你！”程处默瞪大眼，打死不信表情添乱。

程处亮大感有理，点点头起哄说道：“大哥言之有理，分明是陷害爹爹你不义！”

程处弼紧跟着起哄说道：“就是，爹爹，别上当，恐他另有阴谋！”

吐血~钱老爷子有吐血三升冲动，真心想要一人一脚，把这三个撩屎棍家伙踹出去，大人说话小屁孩瞎起哄什么？

“滚粗~”暴怒程妖精在钱老爷子心里大爽目

光下，一脚一个把不成器孩儿踢出去，末了转过头露出钱老爷子石化的狗尾草般笑容。
“嗯哼，姓钱的，老流氓我是讲道理之人，看在你们家跟老帅锅婆娘有点渊源份上，别说老流氓我欺负人，我这伤算不得什么，陪个四五套什么私就好！”
钱老爷子僵硬着脸，四五套？可又不得不硬起头皮答应，颤颤赫赫送走得意哈哈大笑的程妖精，这算是啥事？
魏玉在王府用完宴席匆匆告辞离去，李恪趁机带着秦寿去认识长安权贵子弟，不由秦寿推迟直奔长安香茗居，结识长安三骚客。
香茗居正巧落座宝斋楼不远处，相隔不到十步之遥，只是宝斋楼一直关门，让过往百姓着实不解其中含义。
“震兄，德蓓兄，德奖兄，别来无恙！”
“哟~原来是恪兄，什么风吹你来了？咦？这位是？”
秦寿打量李恪称为震兄的年轻人，年纪和自己相差无几，俊美脸上洋溢着一张坏坏的笑脸，连两道浓浓的眉毛也泛起柔柔的涟漪，好像一直都带着笑意，弯弯的，像是夜空里皎洁的上弦月。

而另外两位德蓓兄和德奖兄一目了然双胞胎，俊美绝伦脸如雕刻般五官分明，有棱有角的脸俊美异常，外表看起来好象放荡不拘，但眼里不经意流露出的精光让人不敢小看，一袭白衣宛然白马公子哥。

秦寿打量他们三位的同时，三位公子哥同样打量着秦寿，在他们眼里能与李恪走得如此亲密之人，非等闲之辈，忍不住多观察几眼气度不凡的秦寿。

“秦寿，本王结拜大哥，带他来长长见识，你们这是？”李恪拱手作揖，一本正经把秦寿介绍三位贵公子认识，发现他们三人手里持着衣袖可藏大食国弯刀大感好奇。

“找程家三子复仇，既然恪兄到来，便暂时放过他们，明儿在算账，请！”李震一肚子火气说明原因，贵客到临暂时放过程家三子，热情招待一脸冷汗的秦寿与李恪进香茗居。

“恪弟，他们三个何许人也？”

李震与两位双胞胎带头进入香茗居，跟在李恪身后的秦寿小声询问他们三人来历。

“李震，英国公李绩独子，李德奖，卫国公李靖长子，李德蓓，卫国公李靖次子，你说呢？”

李恪不动声色放慢脚步与秦寿平行，把长安三骚客身份一一告知秦寿，直让秦寿大吃一惊，没想到李恪居然带自己结识牛人，三位贵公子都是身份显赫人物，就他们三人父亲抖一抖，大唐都要震一震的牛人啊！

至于他们三位贵公子不敢自称李，秦寿大胆估计可能是忌畏国姓原因，所以用字来自称。

秦寿无心观察香茗居豪华布局，心不在焉似的跟着若有用意李恪踏上二楼，进入一间珠帘作门厢房，李恪愕然看着厢房内摆设的眼熟桌椅，粗糙五尺宽大圆桌，六张带后背椅子，摆在厢房中间。

“恪兄，如何？这可是今儿卖疯的秦钱家私，所幸店中伙计还算有眼光，争抢到一份！家父都没能耐抢到！”李震得意洋洋卖弄着，惹来李德奖李德蓓两兄弟羡慕目光。

李德奖一脸感叹拱手抱拳说道：“震兄伙计有眼光，真是羡煞我等兄弟二人，比起受罪胡椅，这才是人坐的玩意！”

李恪没有回应李震，一脸怪异目光看向愕然失神的秦寿，而秦寿自己也没有想到，家私受欢迎程度，这么快打进权贵子弟生活圈，更没有想到粗糙手艺还这么受欢迎，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李震不晓得秦寿真实身份，得意洋洋招待哑口无语的李恪上座说道：“恪兄，即来震兄茶居，岂能少了上等好茶招待？来人，蒙顶茶伺候！”

“如此叨唠了！”李恪眯起眼很享受李震给面子，他蒙顶茶不用猜肯定是趁李绩不注意偷取赏赐的贡茶，有口福的秦寿落落大方坐到一边。

蒙顶茶，秦寿知道，大唐有名的名茶，古时采制蒙顶茶极为隆重而神秘，每逢春至茶芽萌发，地方官即选择吉日，一般在“火前”，即清明节之前，焚香淋浴，穿起朝服，鸣锣击鼓，率领僚属并全县寺院和尚，朝拜“仙茶”。

礼拜后，官亲督而摘之，贡茶采摘由于只限于七株，数量甚微，最初采六百叶，后为三百叶、三百五十叶，最后以农历一年三百六十日定数，每年采三百六十叶，由寺僧中精制茶者炒制，才得出上品蒙顶茶。

除了贡品蒙顶茶，其次为湖、常二州的紫笋茶，其他则有神泉小团渠江薄片等，能喝起渠江薄片都是富有之人，秦寿喝的基本是普通苦掉渣的茶叶。

两刻钟过去，端庄艳丽茶居侍女穿着诱人抹胸裙姗姗来迟，手捧香茗器具与一坛美酒放置一边，

由打杂小厮放置火炉茶壶后，跪坐胡凳低着头烧茶伺候。

“好茶需等，来来，先吃酒！”

李震贵为茶居主人，热情招待李恪与秦寿喝酒，陪坐的李德奖李德蓓两兄弟举杯相邀新人秦寿，李恪的结拜兄弟就是他们兄弟。

“震兄，你们和程家三子有何过节？别误会，秦某与那三人也有过节！”

秦寿轻抿一口大唐权贵子弟喜爱的灵溪酒，在李震放下酒耳时候，一脸好奇询问李震与程家三子之间恩怨，待李震疑惑目光看来时，马上说明自己与他们也有恩怨交集。

“喔？”李震轻摸酒空的酒耳，大感好奇看着秦寿，没想到他与程家三子也有恩怨交集。

“嗯哼~怡情别院！”李恪干咳一声，把半个月前怡情别院事说出来，李震恍然大悟手指连连指着秦寿。

“原来怡情别院暴打程家三子之事，是秦兄杰作！久仰，震兄有眼不识泰山，来来，秦兄，你这个朋友我李震认定了，秦兄吃酒！”

李震崇拜十足地为秦寿斟满酒，热情十足地连连敬秦寿喝酒，秦寿汗濂无比连连罢手不敢当。

“秦兄，我等最敬佩有胆识之人，我等兄弟二人可要给面子！”

“岂敢，岂敢！”

秦寿酒耳刚放下，李德奖李德蓓两兄弟又来敬酒，拂不去好意的秦寿再次端起李震满上的酒耳，悲戚戚一口喝下去，存心不让哥留腹尝贡品蒙顶茶是不是？

“李震，滚下来，爷爷我们来了！”

“敢邀战不敢出来的孬种，快滚出来！”

“大哥二哥，莫不成李震那小子怕了跑了？”

秦寿放下酒耳，楼下马上传来熟悉的三把叫嚣声，李震和李德奖还有李德蓓三人马上脸色大变，抽起弯刀怒气冲冲跑出去，直把侍女吓得躲到一边琴琴发抖。

李恪没了主意看向秦寿说道：“寿哥儿，你看？”

“恪弟，你意思？”秦寿眯起眼看向李恪，帮与不帮他一句话。

李恪沉默片刻点点头，带秦寿来这里，无非是想让秦寿接触权贵，囊中羞涩李恪愧于无钱支持秦寿，只好以此方式补偿秦寿。

秦寿跃跃欲试活动手骨说道：“那还等什么？

打完开溜，恪弟，别把寿哥儿我出卖就好！”

李恪翻起白眼，没好气回应道：“恪弟像那种出卖兄弟之人？”

第四十二章李世民的疑惑

“听说了吗？”

“九弟，又有什么趣事？快快道来四哥听听！”

“就是，别卖关子了，开考在即，冷死了！”

大明宫兴庆殿灯火通明一片，一打皇子们哆嗦着身子骨，好像手机信号似的由矮到高排成一列，站在紧闭的兴庆殿宫门前，大唆八卦等待宫门打开进入开考。

太子李承乾眼高于顶，不屑于与一群年龄不一兄弟为伍，吴王李恪，眼观鼻鼻观心，李治老黄历八卦过时了，越王李泰则与一群同父异母兄弟们瞎掺和，肉嘟嘟的脸报以微笑讨好消息灵通的李治。

李治在众多哥弟包围之中讨好声之中，臭屁十足地大唆八卦：“程家三子今儿在香茗居又给神秘人打了，据说可惨了丢出门爬都爬不起来！”

“啊？竟有此事？”

“打得好，三地痞实在该打！”

“那神秘人是何...儿臣参见父皇！”

见机时快的李泰憋眼发现微怒的李世民出现，马上改口毕恭毕敬，围拢的皇子们顿时排好信号阵

型，不敢抬起头看走出来的李世民。
“哼~开考，限时一炷香，薛高！”
“是，皇上！”
李世民面无表情冷哼一声宣布开考，在薛高走到殿前香炉鼎点起香线时，皇子们一窝蜂跑进兴庆殿内，长公主变成主考官坐镇龙案，让诸多皇子们大感意外。
“严统领！”
“末将在！”
李世民在宫门关闭后，轻喝一声严统领，一名毛脸皇宫侍卫从一侧急匆匆赶来，单膝跪在李世民面前听从吩咐。
李世民一手拂着龙须，沉思片刻后若无其事问道：“嗯~严统领，程家三子给人揍了，可有此事？”
薛高一脸愕然看着有八卦潜质的李世民，不但薛高如此，连严统领也是失神状态，直到李世民干咳一声下，才一脸冷汗恢复过神。
“回禀皇上，确有此事，事发点在英国公李绩独子李震开设的香茗居，据可靠消息吴王也在场！”
“咝~~恪儿？”

李世民心中一惊，用力过度不小心扯下一缕龙须，纠结十足把扯下的龙须小心收藏好，李恪也卷入其中叫李世民一阵气怒，长安四恶人之子争斗向来不是什么新鲜事，就怕厚脸皮不讲理程妖精又来皇宫闹事。

“是的，皇上，据宫外探子回报，禁宵前程家小女单枪匹马杀向英国公府...”严统领把所知的消息一一报出，听得李世民头痛十足，流氓家族无弱女，长安今夜不太平了！

与此同时，英国公府热闹非凡，左邻右舍的官员顶着禁宵严禁出门风险，缩头缩脑躲在自家门口看热闹，一名巾帼不让须眉女汉子单枪匹马停在英国公府门前，倒霉守门护卫倒满一地咿咿呀呀惨叫着。

“李震，出来！”

女汉子一声怒斥，带起周边一片轩然大波咋舌声，原来是大唐新晋女武状元，横扫三界武状元的女武神，流氓世家天之骄女，这回有戏看了！

值夜巡逻禁宵的府兵连过都不敢过来搀和，生怕惹恼了心情不爽的暴走女武神，得不偿失啊！

李绩卸下官服，身披御寒披挂衣姗姗来迟，见着程家小女大感意外说道：“原来是紫苑，不知深

夜造访，所谓何事？”

程紫苑见李绩亲自出来翻身下马，强忍怒气抱拳说道：“绩伯父，紫苑前来，找李震对质，何故如此残暴伤紫苑三位哥哥筋骨？还出言不逊瞧不起我们程家？”

李绩大感意外同时黑着脸，一脸歉意抱拳说道：“喔？竟有此事？紫苑侄女莫急，待绩伯父进去找逆子问个明白，外儿冷，屋里请！”

“不劳烦了，紫苑在门外恭候，还望绩伯父尽快给个答复！”心中有气的程紫苑谢绝李绩邀请，打死不进英国公府半步。

李绩板起脸怒气冲冲返回府衙，找闯祸的李震问个明白，年轻人气血方刚打打闹闹也就罢了，睁只眼闭只眼权当小孩闹脾气，可要是过火了就难以饶恕。

长安城这边不太平，长乐乡那边却是其乐融融，惹了祸的秦寿浑然不知自己出手过重惹下大麻烦，没事人一样召开全村大会，烤全羊招待满脸写满幸福的村民，风火雷电两人一组，各自烤着一只肥到流油的肥羊。

“嗯哼~回神啦，都有份，别馋，先说正事在开肚皮！”秦寿汗濂看着恶鬼般的村民目光望向肥

羊，干咳着提醒村民们看过来，别尽想着吃。

“村长，有话你直说，大伙们听着！”贺明坐在秦寿隔壁，献媚似的双手替秦寿松骨按摩，惹来村民们一阵鄙视与羡慕目光，小人得志！

贾蓉哭笑不得看着秦寿化身土财主，苏菲恼怒贺明抢去自己风水宝地，服侍秦寿是她的专利，他一个大男人像什么样？聂明夫妇在村民们妒忌目光之中，风骚十足换上锦衣华袍，无声告知村民跟着秦寿发家致富不是梦。

“乡亲们，家私大卖人手紧缺，鉴于林木匠等人手不足，特此开个会，有兴趣的皆可去林木匠处应聘，扩增收十人！”

“啊？才十个？”

“村长，是不是太少了？”

“就是，我们人这么多，能不能在加点？”

秦寿说家私大卖急缺人手，村民们个个摩拳擦掌，一套家私小工回扣都有一两文钱，去哪儿找的好事？可听到只要十人，顿时感到一阵气馁，三百多人挑十人，明摆着折腾人不是？

“急什么？慢慢来，今后还有其他更好的项目，怕到时候你们想要改行不干木匠了！”

秦寿的话马上镇住了在场的村民们，想想也有

道理心平气和下来，秦寿的话他们是相信，家私小成绩是一点，农田里发了芽的辣椒种子才是奇迹。

“老唐，鲁顺，魏中梁，农田辣椒种子怎么样了？可否有每日清理顶棚积雪？”

想到尤其重要的辣椒种子，秦寿看向负责农田种植的老唐鲁顺魏中梁三人，技术已传授管理靠他们，懒性十足的秦寿才不受罪日日蹲守农田。

“村长，种子发芽了，都长出一棵棵芽了，下一步要灌热水吗？”老唐抖动着嘴唇胡须，大喜过望告知辣椒种子的事，末了还虚心询问秦寿下一步。

“嗯，发芽就好，灌热水没有必要，只要不动种植棚，内部温度一直会保持，切记，莫要松动了泥土！”

秦寿点点头，把具体细节重点一一告知，以免出现差漏功亏一篑，辣椒种子得来不易，损失了就没有了。

“村长…”

“秦风，有话尽管说，都是自己人！”

秦风吞吞吐吐想说不敢说，秦寿马上板起脸，出言提醒秦风，都是自己人无需客套什么。

“是，村长，我们治安队的人，夜里风吹雪

打，部分人手长了冻疮，少部分人手开裂了，严重的脚也长了…”

“是啊，村长，值夜好辛苦，又冷，我们手都快开裂了！”

“我脚到现在还疼，走一步要老命！”

“这可如何是好？每次值夜完，回到家冷冰冰的，火炭太贵…”

秦风的话马上迎来其余村民们诉苦声，冬天是最要命的季节，受罪最多的还是手脚，以往没什么事呆在家里生火烤暖睡觉，现在有事做另当别论了，为了生活迫不得已熬夜受冻伺候田地。

“大伙都吃肥羊吧，此事容村长我好好想想！”

头疼不已的秦寿见到村民们伸出数百双长满冻疮的手，顿时感到一阵头痛，无奈之下只好安排他们去吃肥羊，慢慢想计策对抗冬季的严寒武装。

“寿儿，要是有办法，帮帮这些乡亲们，娘很欣慰长乐乡的变化，好久没见到乡民们露出笑容了！”

秦寿没有回答贾蓉，低头不语想着解决寒冬的问题，冬季是要命的季节，更何况农村少不了与水打交道，长冻疮是常有之事，还有一个严重问题，

入冬严寒更可怕！

皇宫内，李恪在众多皇子们惊讶目光之中提前交卷，香烧到一半就交卷？白卷吧？诸多皇子们惊讶过后，不可思议看着李恪大摇大摆离去身影，在看一脸惊讶之色的长公主，忍不住心中大奇。

李恪离去没多久，李世民怒气冲冲闯进来，皇子们见到李世民铁青的脸色，马上低头伏案赶脚挠头抓耳，民生大事，指望一群久居皇宫鲜少出门皇子概述？真的是有些难为情了！

“父皇，恪哥儿答卷！”李丽质在李世民怒冲冲赶来时，一脸古怪之色把答卷交予李世民。

“这...”

李世民大致看了眼李恪的答卷，脸色变化莫测，有惊讶、震惊、惊喜、惊呼、诧异等等，慢慢放下手里的答卷沉思起来。

“丽质，你有何看法？”李世民背对着一群皇子们，脸色迟疑看向足智多谋的李丽质。

“父皇，丽质敢果断，另有其人，以恪哥儿懒性，不可能拥有如此深入民心体悟，再者此文通俗易懂难得一见，市场论更是一绝，真若开设东西市以外菜市场，大可减压如今长安...实乃出自大智高人！”

李丽质低头看了眼李恪脱俗之乎者也的考卷，灵慧传神一语道破其中关键，能想出如此绝妙一举四得的菜市场论，肯定非等闲之人。

“丽质所言，正合父皇心意，只可惜…唉~”李世民摇摇头叹息一声，一副求贤若渴的模样。

“父皇莫恼，丽质自有法子，会会恪哥儿神秘高人！”

“哦？”

李世民大感意外看向李丽质，紧接着沉默片刻后点点头，李恪最近举动李世民鲜少关注，忙于政事分不开闲余时间，李丽质主动分担挖掘有学之士正中李世民下怀，派人保护长公主出宫长长见识也好。

第四十三章跑得了人跑不了窝

翌日清晨，李恪牙没漱脸没洗，急急忙忙从安乐被窝爬起，直奔王府会客厅招待鲜少出门的长公主，睡意全无的李恪一阵纳闷，莫不成考卷有什么变故不成？

李丽质落座李恪扫荡长乐乡的家私，双目环视变化不大的王府，直到李恪姗姗来迟，李丽质才收回打量目光，抿嘴一笑看着衣衫凌乱的李恪跑出来。

“丽质妹子大驾光临，不知所谓何事？”自己府衙地头李恪跳过繁琐礼仪，普一坐定马上双手抱拳，询问一直笑意盈盈的李丽质。

“喜事！”

“哦？喜从何来？莫不成丽质妹子，开个玩笑，莫恼，莫恼！”

李恪打趣声马上引来李丽质嗔怒目光，知晓李丽质开不得玩笑，李恪马上拱手抱拳赔礼道歉。

“父皇亲自批阅，恭喜恪哥儿又可在长安逍遥！”李丽质当着李恪面，从宽袖宫衣掏出一份奏折，放置招待桌轻推到李恪面前。

“筹建菜市场？！”李恪打开奏折大吃一惊，

看到里面的内容又惊又喜，没想到市场论还真得到李世民赏识，不可思议的是李世民居然实行建菜市场！

李丽质煞有其事说道：“父皇连夜挑灯批阅，甚感恪哥儿答卷有利民生，差丽质前来索要具体方案，恪哥儿，莫要丽质为难空手而回！”

“这…”

冷汗~李恪坐立不安拿着烫手山笋一样的奏折，在李丽质期待笑容目光之中，僵硬着脸色支支吾吾，其实心里有苦说不出来，那知道什么方案？

“恪哥儿，有问题吗？”李丽质似乎看穿李恪拿不出方案，装作若无其事模样继续追问。

“有，呃…没，没…”李恪心虚异常，不知如何回应李丽质疑问，千算万算没有算到会有这一遭，算是阴沟翻船吗？

“恪哥儿，丽质好奇，生辰蛋糕何来？”李丽质忽然提及生辰蛋糕一事，李恪心中一紧，莫不成？

“恪哥儿既然不想说，丽质搓搓逼人也无趣，打搅了！”

“好吧，长乐乡，丽质妹子，恪哥儿只能说这么多，至于你能不能见着其人，看你本事了，不

送！”

李丽质忽如其来半威胁式激将法，李恪心中一紧咬咬牙，把地址告知李丽质，能不能见着秦寿本人，就看她本事了！

李丽质离去后一刻钟，李恪轻喝一声：“严复！”

“王爷有何吩咐？”一名王府侍卫急匆匆跑进来，拱手抱拳听候李恪安排。

“避开长公主，速速去长乐乡，通告本王结拜兄长，有麻烦，自求多福！”

“是！”

王府侍卫不明白李恪这话什么意思，领命执行抱拳离去，留下一脸郁闷的李恪独坐大厅。

长乐乡，村民们一如既往早起忙碌，铲雪的铲雪，照料农田的照料，当然最热闹还是秦寿旧屋的木匠房，不少村民们眼巴巴看着林木匠，杀伤力十足的目光直叫林木匠难以决策人选。

“师傅，啥时候也轮到我们铁匠威风一把？”

铁匠屋前，姜奉顶着黑眼圈，手里端着热乎乎大碗米粥，一脸羡慕看向林木匠那边人头汹涌，那边天天大鱼大肉好吃好喝，他们这边一日三餐不是米粥就是白米加可怜猪肉，待遇一个天一个地。

丁浓和万恬两名学工眼巴巴看向王铁匠，等待狼吞虎咽的王铁匠回答，同时心里琢磨着要不要改行？

王铁匠舔舔嘴唇，放下手里的碗耐心说道：“急啥？赶紧吃饱开工，村长每日给你们一文钱不是钱？再说了，等我们攻克村长所说的技术难题，还不是身价暴涨？快吃，快吃！”

“哦！”姜奉和丁浓还有万恬有气无力应着，想想也有道理，村长又没有亏待他们，除了王铁匠每日三文钱大师傅工钱，他们学工每日一文不少了，开工前一脸疑惑看着快马进村溜进村长屋。

“收豆芽了，收豆芽了，每户一百斤豆芽，快点，快点！”

聂明推着板车姗姗来迟在村落种植户收豆芽，他家夫人从旧屋牵着宝贝牛出动，直朝聂明方向赶来，黑牛抽空跑到聂明收豆芽地方，帮忙打杂搬搬抬抬。

“老聂，准斤不？”

“啥话？我老聂出了名半斤八两，童叟无欺！”

十户种植户村民各自搬出打包好的箩筐，白蒙蒙布盖住满满两箩筐豆芽，在聂明与黑牛扛大秤算

斤两中，眉开眼笑打趣话。

“村长呢？”

“不晓得！”

“那谁负责登记造册？”

“来了，来了，多少多少？”

种植户村民们议论纷纷的时候，老村长在贺明搀扶下，喘着粗气一拐一拐走来，肩膀处绣着的大红村委财政字眼格外显眼。

“一百二十三斤！”聂明看了眼大秤斤数，报出秦寿提倡的斤数。

“嗯，姚家豆芽一百二十三斤，二百四十六文，扣除一百二十三文村委贡献，还有三十文技术加盟费，所得九十三文…”

姚家村户听到老村长当场折算所得，心松了口气，九十三文比预期想的多了不少，至于三十文什么加盟费，认了，没有秦寿提供技术，他们一家也不可能有如此丰富收入，何况还有两三批不是？

“哇~九十三文！”

“这么好的事，怎么就没轮到我们呢？”

“傻啊！不是有村委财政收入吗？有困难可以去村委财政申报扶贫！”

村民们围观议论声乍起，马上吸引皇宫侍卫护

驾进村的李丽质，叮叮当当的兵甲步行声惊扰到围观的村民们，纷纷回过头看向换了个人的长安贵客进村。

“咦？好漂亮啊！谁啊？”

“不晓得，肯定是找村长的！”

“哇噻~村长好风流！”

“嘘~小声点，祸从口出，知道不？”

李丽质莞尔一笑，村民们议论声听在耳里并没有生气，也没有必要生气，在皇宫侍卫们保护下，走向聚众吊秤收豆芽的方向。

“放肆，见到公主为何跪迎？”皇宫侍卫见着长乐乡村民无礼至极不跪拜参见公主，忍不住出言喝斥。

“参见公主殿下！”

不是一批人！村民们惊醒过后，心生小小怨意，半跪雪中恭迎陌生的公主光临长乐乡，比起好说话没有架势的吴王，掉了一个档次。

“快快请起，无需多礼！”

李丽质心怪皇宫侍卫多嘴，可又狠不下心斥尽职忠心的侍卫，虚抬手示意村民们无需多礼。

“这是何物？”

李丽质待村民们一一站起，目光看向有点眼熟

的豆芽，明知故问询问这些老实巴交的村民，李丽质没有想到闻名长安的豆芽菜，居然产自长乐乡，更没有想到冬季还能种出蔬菜！

“启禀公主，这叫豆芽，乃长乐乡特产！”老村长在村民们目光之中，硬起头皮站出来，手夹着记事账本解释箩筐里的豆芽。

“老人家，你这村委财政？”李丽质大感稀奇看向老村长显眼的红臂巾刺绣，村委财政？

“启禀公主，老朽乃长乐乡扶贫办村委员，负责统计村务收成支出与收入，响应村长号召，带动村民致富脱贫，一富即富一贫即贫…”

‘高人啊！’

李丽质听闻过气老村长一股脑倒出长乐乡壮举改革，大吃一惊同时忍不住暗呼一声高人，如此绝妙的管理方式头一次所闻，当李丽质好奇索要老村长账本的时候，更是越发感兴趣想要见识神秘村长，看情况指点李恪高人肯定是这个村长了！

“你们村长呢？”李丽质打心底佩服大胆变革的神秘村长，交回账本给老村长后，忍不住询问村长的下落。

“那边！”

村民们一致手指向村长屋，凑巧秦寿颤颤赫赫

溜出门准备回避，李丽质望过去的时候，只见村长屋大门前秦寿抬起脚定在半空，整个人给人点了穴般一动不动，在看向村头方向几匹快马卷雪飞驰。

“姓秦的，滚出来！”

一匹快马首当其冲闯入村落，英姿矫健身影手持七尺长枪，策马而立停在村口，一声玉石之声娇斥声，回荡村落每一处。

“秦兄，震兄我对不住...”

秦寿僵硬着脸色，长安三骚客老大李震鼻肿脸青，在两名府兵押解下五花大绑出现，话还没说完彪悍的程紫苑一脚踹倒李震所骑的马，狼狈滚落雪地道歉声戛然而止。

秦寿一脸黑线打量着暴力女，寒风之中程紫苑身着墨绿裙衫，腰间用水蓝丝软系成一个淡雅的蝴蝶结，墨色的秀发上轻轻挽起斜插着一支灵簪，肌肤晶莹如玉，未施粉黛，显得几分随意却不失典雅，朱唇不点及红。

“你就是秦寿？”

程紫苑手持长枪，策马跑到秦寿面前，长枪指着秦寿双眼燃起熊熊暴力火焰，直把秦寿吓得往后跳开一步，人虽美可好暴力啊！

“你又是谁？”

是福是祸跑不了，连长安三骚客也揍成这样，可见此暴力女身份不简单，心有余悸的秦寿输气势不输人，身后可是有好几百村民，怕你一个弱女子干什么？

“新晋武状元，程紫苑！专程前来讨教！”

程紫苑吃定秦寿跑不了，策马直视秦寿报出自己大名，末了战意十足邀战打败三位哥哥的秦寿，至于在场的长公主视而不见。

第四十四章怒举马儿气盖世

“我~靠~哥我吓大的啊？管你什么狗屁状元，敢跑来长乐乡闹事？乡亲们抄家伙！”

“村长，我们撑你！”

秦寿一发话，咻~一眨眼间激昂的长乐乡村民消失不见，李丽质与十来名皇宫侍卫目瞪口呆傻了眼，跑得也太快了吧？

“瞧见没有？小姑娘，我们长乐乡可是出了名…”

秦寿得意洋洋转过头的时候，整个人傻了眼，人呢？空荡荡的身后，只有长公主与十几名皇宫侍卫站着，还有堆满板车的箩筐，其他的鬼影不见一个。 .me

“看枪！”

程紫苑懒得与秦寿废话，速战速决打趴秦寿带回去交差认错，长枪抖动不由秦寿反应直刺而来，出手狠劲没有丝毫回旋余地。

“来真的？”

秦寿听到身后呼啸风声，吓了一大跳狼狈扑倒雪地，劲风扫过飘落几丝长长秀发，惊魂未定的秦寿还没来得及叹气，劲风再次回旋打向后背。

秦寿使出一招江湖失传保命绝技，懒驴打滚！在李丽质愕然失神与皇宫侍卫们抽搐嘴脸之中，险之又险避过雪花四溅的长枪致命一击。

再次狼狈躲过的秦寿翻滚到程紫苑马前，有灵性的战马前蹄高举，试图践踏躲在身下的秦寿，直气得秦寿抓狂哇哇大叫。

“畜生，助纣为虐，饶不得你！”

秦寿双手顶住战马的践踏前蹄，千斤力道般践踏下来痛得秦寿虎口一阵发麻，在皇宫侍卫们不可思议惊呼声之中，猛然暴喝推起战马前蹄，惊得程紫苑险些翻身下马。

“无耻，不许欺负小飞！”

程紫苑娴熟马技没有坠落马背，单手持马缰整个人贴着马身，以神乎其神马技长枪直刺向秦寿，赢得观战的皇宫侍卫大呼叫好声！

“好！”

“果然虎门无弱女！”

“真不愧大唐女…公主恕罪！”

皇宫侍卫马上拱手抱拳低下头，李丽质少有的微怒目光，吓得皇宫侍卫们颤颤赫赫，看到精彩拼杀忘乎所以，差点忘了长公主也在。

“你们可有法子制止？”

皇宫侍卫面面相觑其摇头，开什么玩笑？大唐女武神要是有那么好制止，程紫苑就不叫大唐女武神了，除了她家人还真没人能够制止她！

李丽质幽幽叹息一声，有心想要帮忙又帮不上，继承程妖精性格的程紫苑未必卖她的账，李丽质一脸担忧看向程紫苑与秦寿纠缠的玩命拼杀，心中暗怒程紫苑还真是会挑时间，凑巧这个时候冒出来搅乱好事。

寒芒闪过带起一道血丝，秦寿感觉脸侧一痛，眨眼睛见到贴着马背边的程紫苑，火气大起心中一狠，抬手就是一拳打向战马前肢。

“啊～”

程紫苑惊呼出声，还没来得及抽回长枪，手一滑长枪掉落雪地里，吃痛的战马仰头嘶叫出声，侧倒一边的时候，秦寿再次做出惊人的举动！

“啊？！”

“我的娘啊！”

“不是吧？！”

“赵，赵王再世？！”

李丽质的惊呼声，皇宫侍卫不敢置信胡言乱语声交织在一起，瞪大眼畏惧十足看向永生难忘惊人一幕。

暴走秦寿揪起战马一侧前后肢，无视战马挣扎与勒住脚无法下马程紫苑，蛮力十足举起重达接近一千斤稀有品种战马于顶。

风萧萧雪茫茫，皇宫侍卫们瞪大眼有幸目睹到已故李元吉级别牛人，举起一匹马很是够震惊了，更何况还是一匹活蹦乱跳的马，秦寿蛮力引起皇宫侍卫们敬佩与惊讶声实属正常，那是非正常人可以办到的事。

“不许欺负的我小飞！”

“去！”

秦寿没有理会大惊失色的程紫苑，力歇前暴喝一声把居高于顶的马丢出去，落地战马打了几个翻滚卷起雪花四溅，奄奄一息嘶叫两声过后一动不动。

“小飞，小飞…呜呜～～小飞…”

‘女武神败了？！’

皇宫侍卫们惊呆了，不可思议看向马身下爬出来的狼狈程紫苑，陶然哭声摇晃一动不动的战马，凄凉的哭泣声与抽啼的背影，看得人憔悴不已。

李丽质紧捂着吃惊过度的小嘴，没想到，实在没有想到秦寿居然以蛮力战胜程紫苑，越发看不透表面平淡无奇的秦寿，居然拥有盖世神力。

“乡亲们，跟他们拼了！”

“村长，我们来了！”

“村长，你没事吧？”

村民们在秦寿把马丢出后，气势汹汹叫泱着杀出来，手里五花八门庄稼汉武器高举于顶，直吓得两名府兵抬起晕菜的李震落荒而逃。

“死不了，你们刚才跑哪儿去了？”

秦寿一脸黑线看着风头过后赶出来助威的村民们，严厉责问声直让村民们支支吾吾半天吭不出声，真是“好”够义气的村民，有难先跑没事出来耀武扬威，秦寿真心想一人一脚赏过去，表达对他们的谢意。

“程姑娘，胜负已分，技不如人希望你莫要仗势欺人，找长乐乡村民麻烦，如若不然本宫在父皇面前参你一本！”

李丽质在皇宫侍卫护卫下，走到秦寿面前，在秦寿愕然目光之中，义正言辞警告哭哭啼啼的程紫苑安分点。

末了李丽质转过头看向愕然失神的秦寿，浅浅一笑婉转有礼说道：“村长，本宫特意从城内赶来，莫不成一杯茶水招待也没有？”

“岂敢，岂敢？小民不晓得公主大驾光临长乐

乡，有失远迎还望见谅，请！”

醒悟过来秦寿僵硬着笑脸赔罪，懒得去理打输哭哭滴滴的程紫苑，有位公主出面震慑足够了，挥散没义气的村民们邀请李丽质进屋。

“寒舍丑陋，还望公主莫要见怪！”

李丽质进入大厅，东张西望打量的目光，直叫秦寿一阵心忧，摸不清眼前公主真实身份，秦寿只好慎重其事保持头脑清醒，什么该说的什么不该说的把握好。

“村长文韬武略，何不为朝廷效命？反而屈身山野？岂不是糟蹋？如今大唐社稷尚未巩固，急需村长此等人才，如若不是恪哥儿，还真不晓得世上还有村长奇人！”

李丽质疑惑目光看了眼村妇打扮的贾蓉，总觉得哪儿眼熟，挥去脑海胡思乱想，一开口便入正题婉转劝说秦寿为朝廷效命，彻彻底底把李恪卖出来说事。

“公主此言差异！”秦寿在李丽质愕然目光之中，抓起破葵扇风骚十足扇风，开口便反驳拒绝李丽质的话，心里早已把李恪怨个半死，口风不紧的二百五王爷。

“哦？恕本宫愚昧，还望村长名言！”李丽质

端起茶碗，没有丝毫洁癖或皱眉动作，很自然而然在秦寿目光之中轻抿品尝苦茶。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吾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秦寿再次拿文绉绉的迂腐断链诗词表面心境，惊呆了李丽质，在看秦寿一副世外高人模样，扇葵扇的大彻大悟态度，引来李丽质敬佩沉默目光，细细品味秦寿忽悠死人不偿命的话。

‘小样，别以为长得美就可以把哥诱拐进明争暗斗的朝堂，哥我还年轻多想活几年，不吃这一套！’

秦寿暗自得意，一副柴油盐米不进的态度，婉转拒绝李丽质的邀请为朝廷卖命，朝堂有那么好混吗？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吧？

秦寿偷偷打量不知名公主，宫衣裙角绣着展翅欲飞的淡蓝色蝴蝶，外披一层白色轻纱，竟有一种随风而去的感觉，丝绸般墨色的秀发随意的飘散在腰间，身材纤细多一分嫌肥少一分嫌瘦，恰当好处蛮腰羸弱，更显得楚楚动人。

更使人震撼的是她脸部的轮廓，有着罕见清晰的雕塑美，一双眼睛清澈澄明灵慧有神，她的一对

秀眉细长妩媚，斜向两鬓衬托得眸珠乌灵亮闪，白如凝脂病态肤色，使人感到风姿特异、别具震撼人心美感。

“先生心境，丽质佩服，可先生埋没大才用于此，是否太大材小用了？”沉默片刻的李丽质，心有不服埋没大才，试图劝服秦寿入朝为官，不知不觉变化语气村长变有学识先生。

单凭从老村长嘴里了解到秦寿管理长乐乡另类方式，足够看出秦寿绰越智慧，细数古今恐怕还未有人尝试过如此管理方式，在结合他提供李恪市场方案，完全是出乎人意料的事列，看似不重要却牵涉到其他大大小小。

“错！”

“丽质何错之有？还望先生指点迷津！”

秦寿忽然一字错，直让李丽质甚是不解，愕然失神清醒过后虚心讨教，此时此刻不知不觉把秦寿当成看不透的高高人。

“民，乃国之本，生，乃国之源，秦某居住山野，并不代表不为大唐贡献，恰恰相反为大唐贡献肝脑涂地，常言有道，要想国富必先民强，想要明强必先为民...”

秦寿滔滔不绝忽悠，直听得李丽质一愕一愕

的，长篇大论天花乱坠更是让李丽质羞愧难耐，感情自己拉走秦寿就是十恶不赦之人，直到贺明在外面高声呼喊村长有事，秦寿才停下三寸不烂之舌大论，以有事要办失陪唤来贾蓉招待先开溜。

第四十五章羊毛的灵感

“寿儿，你今日太过于鲁莽了！”

入夜时分，村内十户种植村民喜滋滋领取九十三文离去，贾蓉一脸担忧看向翘起二郎腿的秦寿，骂又骂不得摇头唉声叹气起来。

“娘，那只是意外，安啦，有皇上得宠的长公主警告，量那个泼妇女在大胆也不敢乱来！”

秦寿翻阅着账本，在苏菲小手揉捻按摩之中，漫不经心回应贾蓉的担忧，长公主空降长乐乡之事还真让秦寿感到意外，真是有缘啊！长乐公主长乐乡，这里不会是她的封地吧？

“但愿如此，咦？寿儿，你怎么知晓长公主是皇上最宠爱的公主？”贾蓉经过秦寿这么一说放心多，想起不对路的话忍不住怪异起来。

“哦，这个，嗯哼~吴王说的！”面对贾蓉的疑问声，秦寿支支吾吾半天，最后拿出没义气出卖自己的吴王当挡箭牌敷衍过去，总不能说从历史知道的吧？

有了吴王很好借口的挡箭牌，贾蓉释义了，可心里总是有些不踏实，冥冥之中感到心慌意乱，好像有什么事要发生，愁着脸独自伤神起来。

“村长，你要的羊毛，都整理好了！”贾蓉暗自伤神的时候，聂明屁嗔屁嗔跑进来，点头哈腰把秦寿交代的事全安排好。

“这么快？”秦寿半信半疑看着聂明，晚饭前牵回来的五头羊，半刻钟不到这么快就剪好毛？速度也太快了吧？

“寿儿，你要羊毛有何用？”

贾蓉一头雾水，秦寿最近老是花冤枉钱，对于这一点贾蓉心中很不喜，这次更好了，没事一口气牵回五头羊，一头公羊700多文，一头母羊接近1200文，钱多没地方花还是怎么回事？

“是的，有张屠夫和杨寡妇他们帮忙，很快的！”聂明眼睛放亮，砸吧着嘴里的口水，如实说出有熟手在场易如反掌。

“什么？张屠夫去干啥？你，气死我了！”

秦寿大吃一惊乍起，把松骨按摩的苏菲吓了一跳，气急败坏的秦寿急匆匆跑出门，简直一群只知道吃的饿货，趁张屠夫没下刀前，赶紧救出有用的五头母羊。

“我，我又做错什么了？”稀里糊涂的聂明挠着头，牵羊回来不是要开烤全羊吗？要不然剪羊毛做什么？

贾蓉看了眼挠头的聂明摇摇头叹息一声，看秦寿愤怒跑出去的模样，就知道聂明好心办坏事了，在苏菲搀扶下紧跟其后出去看看。

村落统一规划出的畜生棚人头汹涌，全村村民顶着不食晚饭饿肚皮，围在畜生棚看张屠夫和杨寡妇准备开刀放血母羊，心里美滋滋想着昨夜肥羊肉，今晚又可以大饱一顿，跟着村长就是没错。

“住手！谁允许你们宰羊的？”

张屠夫拿起杀猪刀准备放血母羊的时候，秦寿暴跳如雷的喝骂声传来，直把张屠夫吓了一大跳，差点把按羊头的杨寡妇粗糙大手开瓢放血。

“村长，今晚不是吃羊吗？”

“我们都没吃晚饭耶！”

“就是，聂明不是说晚上烤羊吗？”

“没羊吃，都回去！”

暴跳如雷的秦寿大吼一声，议论纷纷怨声不断的村民们一溜烟跑个精光，头一次见秦寿如此暴躁，村民们怕了，留下张屠夫和杨寡妇还有两名村妇颤颤赫赫呆在畜生棚里，不敢抬起头看向怒气冲冲的秦寿。

咩咩~~五头光溜溜的母羊转悠着干稻草堆，看得走进来的秦寿一阵吐血，一时忘记跟聂明说明剪

一半羊毛，没想到五头羊的羊毛全剃光了！

“村，村长，我们…”

张屠夫颤颤赫赫想说些什么又说不出口，接触到盛怒的秦寿目光，马上低下头不敢说下去。

“罚你们想办法给这些母羊保暖，要是明儿这些母羊死了一只，你们自己看着办怎么赔偿，聂明，你也跑不了！”

“啊？”

“这，这…”

随后赶来的聂明惊呼出声，秦寿这决策也为难人了吧？张屠夫他们几个更是苦着脸，一脸怨气看向罪魁祸首的聂明，要不是他至于连累他们？

“菲儿，叫贺明带人过来，把羊毛收起来运回家！”

“哦！”

秦寿黑着脸安排苏菲去叫贺明带人收拾羊毛，看也懒得去看张屠夫他们欲哭无泪的表情，扶着动动嘴想要说话又说不出口的贾蓉回去。

半刻钟后，忙碌的贺明吹熄灯笼，带来三名村里女红熟手，哆嗦着身子骨跑到火盆前取暖，任务完成剩下交给大老爷一样喝茶的秦寿处理。

秦寿在贾蓉瞪眼目光下，干咳一声看了眼三名

一头雾水的村妇，直接说的：“废话村长我也不多说了，今儿召集你们来，给你们一次赚钱机会！”

“啊？真的？村长，你说！”三名村妇闻言大喜，掏出自家翻箱倒柜收集的针线，等待秦寿下文。

“缝手套，鉴于这次给村里用的，属于公款给价，价钱有点低，五双一文钱，怎么样？”

秦寿一手指着地面羊毛和以前村内收集的碎布，同时拿出五个托林木匠雕出的手模具放到桌面，说出村内公价收的价格。

“村长这是哪里话？要是村里用的，我们不收钱也会做！”

“是啊，村长，乡里人不收钱，收钱我们还过意不去！”

秦寿挥手打断三名村妇声音，不耐其烦说道：“行了，本村长还是那句老话，有劳动必有所得，要不然村里公款放着干什么？没问题照着这模型用布缝出套进去的模型，后面在教导你们如何上毛保暖！”

秦寿坚持要给钱，三名村妇也只好默然接受，一人一个拿起秦寿准备的木雕手模型，在秦寿比划指导中，拿出针线尝试着第一次缝制怪异手套。

“寿儿，这手套管用吗？”

贾蓉看了眼忙碌的三名村妇把贺明赶开围坐火盆，开始缝制手套轮廓，半信半疑询问脑子不知道在想什么的秦寿。

“娘，管不管用，等会制出便知，村民为我们付出那么多，回报他们也是应该的，更何况保暖手套可以防止冻疮！”

秦寿自信满满地拍着胸脯保证，直让贾蓉心安了不少，无所事事之下凑到村妇面前，虚心学习起缝制手套技术。

“贺明，过来！”

“村长，有什么吩咐？”

贺明从村妇闲聊之中脱身而出，点头哈腰小跑到秦寿面前，自从跟了秦寿当村干部这些日子，贺明日薪五文钱还有诸多打赏羡慕死村民，不少村里寡妇更是视贺明香馍馍。

“去通知风火雷电他们四个，夜里值班眼睛放亮点，本村长有预感，还会有人来搞破坏！”

“啊？是！”

贺明得到秦寿提醒后，点点头应着急急忙忙跑出去，贺明相信秦寿判断，他预感有人来破坏农田肯定有人来破坏农田。

“少爷，老夫人房内钱箱装不下了，要换成金子吗？”

苏菲小声翼翼把贾蓉小金库事告知秦寿，贾蓉放置衣物的木箱都清空用来装钱，如今满满一箱钱却是成了头痛问题。

“不用换，过不了几天，恐怕挥霍一空，菲儿，没什么事你先去睡吧，今儿可能晚点！”

秦寿摇摇头拒绝了苏菲的提议，钱再多也是一时的事，等木器作坊稳定下来，还要着手其他开发，不能让村民们干瞪眼看别人发财眼红。

“少爷，我不累…”

“听话，去吧！”

“哦~”

苏菲在秦寿板起脸的时候，扁起嘴极其不乐意回房歇息，看着苏菲逐渐走出大厅的身影，秦寿想起什么又遗忘了什么，苦思冥想敲着脑袋又挠着头。

“村长，村长！”

“嗯，有事？”

来回走了不知多久，在一名女红村妇连声叫唤声之中，秦寿才清醒过来，不解地看着村妇，直到她拿起缝制好手套，秦寿醒悟过来，最后一道工序

加羊毛！

“嗯，这个小了，不宜塞羊毛保暖，这个勉勉强强，偏小了…”

秦寿一一检查三名女红村妇缝制的手套，除了叫醒自己的村妇留了个心眼加大了些，其他的全都不及格给秦寿打回去返工。

剩下来就是塞羊毛的事，秦寿拿起散乱的羊毛，亲自指导三名村妇如何用针线固稳散乱的羊毛，由于太仓促没时间去走羊骚味，秦寿只好将就着暂时用，总好过村民们暴露双手受寒长冻疮的好。

麻烦的针线工序一针针缝好羊毛，从内层缝好密不透风的羊毛，反过来外面又加一层羊毛，舍得下本钱双重保暖的秦寿不敢亏待村民，每一个都是可观的劳动力！

两刻钟过去，当一名女红村妇制好一对羊毛手套时，秦寿马上戴上试试手感，内塞羊毛的手套不大不小正好适合，不消片刻原本有点冷的手马上变得暖烘烘。

“怎么样？村长！”

“嗯，不错，照这样做正…啊！我想起来了！你们继续做！”

秦寿一惊一乍的声音，把三名女红村妇吓了一跳，连晕晕欲睡的贾蓉也惊醒了，一头雾水看着秦寿戴着毛茸茸手套跑进屋。

“怎么回事？”

“不晓得！”

“哦，没事就好，这孩子也正是的，继续忙你们的吧！”

困意十足的贾蓉抵不过倦意，在三名女红村妇羡慕目光之中，打着哈欠活动双手回房休息。

第四十六章土匪王爷进村

“村长，这是？”

翌日大清早，当秦寿顶着黑眼圈，拿着修改一夜记忆里的图纸出现林木匠面前时，啃着比脸还大胡饼的林木匠目瞪口呆起来，拿起秦寿图纸上看下看，始终看不懂四不像的秦寿怪异图纸。

“纺纱机，别告诉本村长，你没造过这个这玩意？”

心里一阵薄凉的秦寿瞪大眼看着林木匠，辛苦一夜拼着还有记忆，手绘不下百遍废纸成堆，才绘出呕心沥血的加强版纺纱机，要是林木匠敢说NO字，掐死他心都有份！

“村长，你这是开什么玩笑？林某虽然不敢自称木工一顶一，这么简单的纺纱车，造过不下几十个！”

林木匠在徒子徒孙们愕然目光之中，吹胡瞪眼一口咬着胡饼，纠正秦寿带有怀疑性的有色眼光，纺纱机没造过还算合格的老木匠？秦寿这是在侮辱自己专业！

“那就好，什么时候弄出来？大号的，最好一丈尺度，两台！”秦寿松了口气，说着林木匠为之

吐血的话，一丈尺度？

“等等，村长，先别管尺寸，你确定这是纺纱车？黑牛，拿着，敢偷吃折了你狗腿！”

林木匠把胡饼暂时交给大徒弟黑牛保管，扬起手里的图纸比划一阵，实事论事木工多年，没见过四不像的纺纱车。

“纺纱机，日可产毛线一百多斤的神器，不是掉档次的手脚力纺纱车！”

秦寿一脸黑线纠正没见识的林木匠，都说了纺纱机，这家伙还死脑筋钻进落后纺纱车死胡同，大清早活得不耐烦存心找骂是不是？叉叉你个大爷的！

“咝～～”

林木匠倒吸一口冷气，连门牙缝里的胡饼碎末都可见，浓浓胡饼味传来，恶心的秦寿想一脚揣开他，有点公德心注意点形象行不？

秦寿抽搐着脸，一宿未眠心情极其不爽说道：“怎么样？是爷们痛快点，行还是不行？”

“行！可是…”

“行就可以了，抓紧时间，慢了扣你工钱！”秦寿得到林木匠点头后，头也不回丢下狠话闪人。

“那家私怎么办？村长，村长！”

“交给黑牛！”

“能行吗？”

林木匠头痛十足挠着头，看着手里乱七八糟的图纸，纠结十足这不是为难人吗？一造就两个大家伙。

“乡亲们都听好了，除了负责农田的人，木匠和治安队都来领取一套御寒手套，重复一遍…哎呀~”

贺明拿起大锣在敲喊的时候，悲剧发生了，暴怒的秦寿一个鞋靶子飞出正中贺明脑门，在村民们惊愕目光之中，悲催催的贺明一头栽在雪地里。

“敲什么敲？在敲把你挂去村头做腊肠！腊肠？！滚！”

暴怒的秦寿喝骂声之中，贺明吓得屁滚尿流落荒而逃，也不知道秦寿发什么疯？今天火气那么大！

“娘，咝~~痛！！”

秦寿转过头的时候，马上见到盛怒的贾蓉，五指快如闪电，一眨眼扭着秦寿耳朵，痛得秦寿裂牙撕嘴直呼痛。

“当了没几天村长，火气挺大啊！”

“老夫人，消消气，少爷不是有意的！”

“哼~”

心软的贾蓉在苏菲求饶声之中松开秦寿，瞪眼怒视捂耳熬夜过度的秦寿，转而又哭笑不得看向苏菲用手替秦寿驱痛，还是小孩吗？

“菲儿，去张屠夫家，叫他把猪肉别卖了，全买下来，等等，告诉聂明，回来时买十几斤猪小肠回来，快去！”

“啊？哦，好的！”

苏菲不知道秦寿要那么多猪肉和猪小肠干什么？但还是依言照办跑出去，先找收豆芽的聂明，以免他收完走了。

“寿儿，你要那么多猪肉干什么？”慢慢平息怒火的贾蓉，忍不住一脸怪异看向秦寿，搞不明白他又弄什么奇离古怪的东西。

“腊肠，一时跟你说不明白，到时候你便知了！”

“腊肠？”

秦寿故意卖关子回屋，直让贾蓉摸不着头脑，看着秦寿进屋的身影，贾蓉摇摇头叹息一声，背靠着门板头仰望着天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与此同时，长安何家大院，何大公子招待长安

三名富商之子齐聚，歌舞升平酒池肉林，一坛坛酒缸滚落地，左拥右抱歌女典型酒醉金迷腐烂生活。

城东米商大公子曹英杰，城西木料商二公子卫子荣，城南酒商大公子陶皓轩，分别落座一侧，咸猪手当众伸入歌女衣内，肆意无忌挑逗就差没有真刀真枪快活一把。

曹英杰咸猪手揉虐着一名歌女饱满胸口，典型吃在嘴里看在锅里语气说道：“何兄，怡情别院仙儿姑娘征集歌集，可有拿手诗歌？好让哥哥我一举拿下那高傲的妓女，狠狠压在身下玩弄够本！”

借着酒劲卫子荣放荡淫笑着说道：“哈哈~~有理，那高傲的仙儿姑娘，真他娘的水灵，曹兄，如若玩腻了小弟可捡个破烂玩几日！”

风尘女子不感兴趣的何大公子，摇摇头抱拳说道：“两位兄台高举了，何某不擅长诗歌，不过何某听说陶公子去虚云观求仙丹灵药，以虚云观仙丹，俘虏那怡情别院仙儿岂不是更易？”

“何兄，此事莫要再提，提及虚云观那女道童，甚是可恶，老神仙未见着，古灵精怪拿掺假丹药骗人，害得陶某蹲了三日茅房，人都虚了！”

何大公子提及道观之事，陶皓轩一肚子火气，手劲加大几分痛得怀中歌女直呼痛，听到歌女娇滴

滴的呼痛声，陶皓轩****大起，借着酒劲与酒案遮挡，撩起歌女衣裙亵裤真刀真枪当众偷香开荤。

何大公子翻起白眼，撇开头不去看陶皓轩那边有辱视线，抱拳向一边心中不痛快的曹英杰说道：“曹兄，想要诗歌还不易？何某知晓哪儿有曹兄想要歌集！”

“哦？哪儿？”

曹英杰正打算放弃，哪晓得何大公子柳暗花明又一村，想到有可能抱得美人归，心头一热急切询问何大公子，其余两位大公子无耻开荤与歌女**声，曹英杰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急切想要知道卖关子的何大公子消息。

“长乐乡！”

“长乐乡？”

曹英杰一脸疑惑看向何大公子，长乐乡他是知晓，城东郊外一个穷乡僻地，不明所以何大公子有何用意？

“不错，豆芽歌听说过吧？”

“啊？莫不成？”

何大公子小算盘打得噼啪响，直接拿最近风头正劲的豆芽歌诱拐，成功吸引了曹英杰的注意力，推开身边歌女走到曹英杰面前。

“没错，长乐乡村长是难得少见的文韬武略奇人，明取不智暗夺为佳，曹兄，何某听闻你有…”

何大公子难得夸情敌一次，到了后面的话直接变成耳语，曹英杰听闻何大公子支招，双目放亮紧接着与何大公子嘿嘿声奸笑起来。

长安卢国公府，程妖精急不可耐在花园里来回踱步，三个逆子三打一打不过人情有可原，可文武双全的闺女居然败给一个乡巴佬，程妖精咽不下口恶气。

“程盛，程茂，抄家伙！”

“啊？！”

心烦意燥程妖精一声抄家伙，准备下乡找乡巴佬算账，直把家仆程盛和程茂吓了一跳，明摆着有公报私仇嫌疑。

程府管家急匆匆赶来，及时阻止准备出门的程妖精说道：“老爷，夫人交代了，你今儿那也不许去，更不许去长乐乡寻仇！”

“什么？这是何理？”

“老爷，夫人如此交代，如有疑问，老爷大可去找夫人！”

程妖精瞪大吃人的目光，程府管家不为所动，直接拿程夫人的名头挡箭牌，直气得程妖精一阵语

塞。

“罢罢，不去也罢，脸儿都丢光了，老流氓我懒得理，哼~”

抓急的程妖精没有想到夫人出面干涉自己寻仇，想不通之下跳脚十足气愤不平离家出走，去找至交买醉去。

与此同时长乐乡那边，村民们扎堆几个小团伙生火取暖聊天，王府侍卫快马先行进村时，马上吸引闲聊的村民们目光。

“哇哈哈~~长乐乡，我李恪又来了！”

李恪跳下马车风骚十足哈哈大笑，惹来村民们一脸黑线，笑得这么奸诈，准没好事！

“今儿天气可真好，一群美女在洗澡，白白…嗯哼~笑啥？”

心情大爽李恪哼起秦寿小黄调，哪晓得王府侍卫涨红脸想笑不敢笑，眼尖的李恪马上发现自己失态，没正经多久又开始不正不经。

“你一定是花儿妹妹吧？哟~没想到几日不见，漂亮了！来来，本王抱抱，害什么骚？别跑！”

“咦~这位美人儿好眼熟，等会，莫怕，哦，想起来了，你一定是戚美人，想本王没有？哎哎~

跑啥？本王又不吃人？”

李恪在村民们怪异怨恨交杂目光之中，心情大好四处调戏村姑村嫂，电力十足桃花眼把村姑村嫂电的花痴大叫，王府侍卫扬起头望着天，太丢人了！末了李恪得意洋洋大摇大摆踏进村长屋。

“无耻！”

“败类！”

“土匪！”

单身未娶的村民们咬牙切齿暗骂消失的李恪，这极品王爷还真够极品的，连乡下为数不多的村姑也调戏，还有人性没？瞧瞧犯花痴幻想土姑娘变王妃的村姑们，叫他们情何以堪？

第四十七章抓急的李世民

“有事直接奔主题，不要拿你的电眼，挑战我的忍耐度。”

好不容易歇会与周公畅游酒池肉林，哪晓得有二百五嫌疑的李恪杀来，打扰了春秋大梦，顶着困意黑眼圈的秦寿十分不爽，真是会挑时间来打搅，出卖自己的事还没跟他算账。

“电眼？寿哥儿，何为电…好吧，好吧，恪弟带来好消息与坏消息，寿哥儿，你想听那样？”

李恪在秦寿脸色变黑的时候，放弃了打趣的想法，直奔主题带来好坏消息，看了眼脸色变缓的秦寿，得意洋洋端起苏菲送来的茶碗，轻抿苦涩心头的茶叶提神。

“好的！”

秦寿咬牙切齿蹦出字眼，李恪的坏消息肯定没好事，与其听到坏消息破坏了心情，还不如先听听所谓好消息。

“寿哥儿，你的市场论恪弟父皇甚喜，把落实菜市场之事交予恪弟全权负责！”

“啊？此言当真？”

哐当一声，没拿稳茶碗的秦寿闻言大惊失态，

瞪大眼看向骚包一样的李恪整理衣物，紧接着又欠扁十足慢悠悠竖起手指头摇晃着。

“恪弟何曾说谎过？这不，圣旨都下来了！”

“啊？这就是圣旨？”

头一次见识圣旨的秦寿，忍不住心中一阵喜悦，拿起玉轴圣旨左摸右摸，均为上好蚕丝制成的绫锦织品，祥云瑞鹤图案栩栩如生富丽堂皇，圣旨两端则有翻飞的银色巨龙作为防伪标志，不愧是帝王面子舍得下本钱。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吴王李恪，学识无双，实为国之栋梁，甚得朕心，故…”

秦寿看完圣旨内容，难以掩饰内心喜悦，这相当于在后世投标中标了一样，能搭上开发商名头的李恪，这次还不发到手软？再看李世民专用玉玺印，错不了！

“寿哥儿，如何？此消息好否？”

李恪眯起眼看着失态的秦寿，抓起茶碗一口气喝完变凉的茶水，等待秦寿慢慢平息心中喜悦。

“好，大好，恪弟，有了这道圣旨，寿哥儿敢保证，菜市场就是一个黄金地，等会，这菜市场落建完成，富得流油肥差谁负责管理？”

兴奋过后秦寿恢复理智，收起圣旨递回李恪，

问明白谁管理菜市场的事，光是税收以及档铺位，那可是日进斗金的地方，养肥一个贪官都可以。

李恪哈哈大笑收起圣旨塞进衣袖说道：“哈哈~~此等好事当然是恪弟了，寿哥儿，下一个坏消息，你可要有心理准备！”

“洗耳恭听！”心情大好的秦寿，没有去看李恪翘上天的尾巴，心理琢磨着如何规划菜市场宏图大计，有了菜市场也不怕外来没见识的胡商把新农作物流失。

“说句良心话，恪弟我穷，没法子建设如此大的菜市场，父皇一毛不拔这可如何是好？”

“……”

秦寿抽搐着嘴脸，还真是够糟糕的坏消息，李世民不拔款建设菜市场，估计是得到了李丽质招揽失败回复，故而出难题有意考考自己如何处理。

秦寿还真猜对了，李世民贵为天子终究也是凡人也有脾气，朝廷有个敢死先锋队长魏徵够头疼的，现在民间又有个嚣张山野人，怄气考验秦寿，圣旨下达了，你那么牛叉是吧？建起来给朕看看。

秦寿挠头抓耳徘徊李恪眼前，没心没肺的李恪单手撑着下巴，颇感无聊晕晕欲睡，伤脑筋之事他从来不去想，把头疼的筹集资金问题交给秦寿，他

自己坐享其成便是！

菜市场不是一个简单工程，动辄劳民伤财，难怪李世民把难题丢给李恪，李恪又把难题丢给秦寿，如此恶性循环倒霉的还是想出点子的秦寿。

建，倾家荡产未必完工三分之一，不建，问题就来了，李世民肯定会借题发挥刁难了，当初谁提议的建市场的？怎么没动静了？欺君之罪知道不？

“有了！”

噗通~秦寿惊呼一声把晕晕欲睡的李恪吓了一跳，一头栽在桌子上痛得裂牙撕嘴，一脸幽怨看着一惊一乍的秦寿。

风风火火的秦寿提起稀里糊涂的李恪，不由分说拽拉着他边走边说：“恪弟，走，进城一趟，寿哥儿有解决菜市场的法子了！”

“哈？等会，这啥玩意？”

“喜欢带上，挥泪大赠送，狗狗…”

李恪在秦寿拽拉之中，匆匆捡起半成品的羊毛手套，秦寿看了眼大大方送给他，拽着不乐意的李恪急匆匆出门。

半个时辰过去，李恪马车回到王府，王府侍卫分批行动变成跑腿的，远远观察王府动静的皇宫探子们，在王府侍卫请回三批人后，马上把消息传回

皇宫。

“恪兄，今儿什么风…哟，原来秦兄也在，昨日之事…”

第一个到达王府的李震，鼻肿脸青一瘸一拐前来应约，当看到秦寿身影落座王府大厅，涨红着脸羞愧无比，无颜以对笑脸抱拳的秦寿。

“震兄你这是？昨日发生了什么？秦某怎么没印象？”

“没，没，骑马不小心坠马，该死的马儿，该杀！不提也罢，请！”

秦寿装糊涂一惊一乍，李震没想到秦寿这么给面子上道，心中大喜与秦寿熟络起来，无视李恪泛白眼动作，反客为主请秦寿入座。

“咦？我们哥俩来晚了？真人齐，秦兄也在？”

秦寿与李震双双入座，李德奖李德蓓两兄弟姗姗赶来，见着李震秦寿先到，大感意外抱拳告罪来迟入席。

钱老爷子一头雾水小心翼翼踏进王府时，见到长安三骚客和李恪先是一愕，紧接着发现秦寿身影，释然了，感情托秦寿富才有幸踏进王府。

“钱伯父，无需多礼，本王不喜繁琐礼数，寿

哥儿的亲人，就是本王的亲人，请！”

“不敢当，不敢当，是，是，谢王爷，谢王爷！”

钱老爷子在李恪抱拳行见长辈礼，吓了一大跳连连摆手，李恪笑而不语作势请入席，直让钱老爷子倍感有面子，走起路来晕飘飘的，头一次接触王爷啊！

“感谢诸位赏脸前来，秦某借花献佛敬诸位一杯！”

“等会，酒稍后可吃，秦兄托王爷召集我等前来，必有大事，先谈事在吃酒！”

李震在秦寿举杯相邀的时候，先开口打断秦寿的邀杯，看这鸿门宴一样的酒席，李震不怎么敢吃喝，先了解情况在定夺。

“秦兄，有话直说，无需如此弯弯道道，我们哥三人都是爽快之人，震兄所言极是，先谈正事在吃酒！”

李德奖闻言李震的话大感有理，在秦寿看向李恪为难的时候，接下李震的话表明心意，钱老爷子自感地位低下，在这些王公贵族面前没说话的份，也没有秦寿运气那么好，结交那么多权贵，颤颤赫赫充当哑巴份。

李恪在秦寿点点头后，干咳一声拿出圣旨说道："嗯哼~好吧，诸位看看，在定夺！"

"圣旨？！"

李震和李德奖两兄弟大吃一惊，确定李恪大方给他们看后，小心翼翼接过一品玉轴圣旨，打开看里面的内容，传到钱老爷子的时候，手心全是汗滴的钱老爷子颤颤赫赫接过，大致看了眼又归还李恪收回。

李恪收起圣旨，拱手抱拳语气诚恳十足说道："震兄，德奖兄，德蓓兄，钱伯父，本王父皇故出难题考验，如今本王难以下台，还望诸位多多担待帮一把，本王不胜感激！"

"这..."

李震等人四个一脸为难之色，答应，筹集什么场他们听都没听过，只了解菜市场起买卖交易作用，不答应，又说不过去，李恪都低三下四求人了，拂不去面子，一时间沉默下来，果然不是什么好宴！

"嗯哼~皇上不愿出资落实，一是怕劳民伤财，二是有意考验吴王作为，正巧这是个难得机会，菜市场如若由我等几人筹建落成，好处少不得大伙，每年分成利润数到手软地步..."

秦寿看了眼沉默的长安三骚客，钱老爷子一副无所谓表情，心中大定把筹建菜市场好处说出来，马上吸引了长安三骚客注意力，说来说去还是缺少利字牵头，秦寿一说利益，马上来兴趣了，连淡定的钱老爷子也不淡定了！

“利从何来？”李震一语道出李德奖心中所想，眼巴巴看着胸有成竹的秦寿，钱谁嫌少？权贵子弟也缺钱花！

“你们投资一部分，落建菜市场铺位，占地经营税收，管理费等等，不出一年利滚利，除去上缴国库税务，诸位投资的钱全回本，往后基本坐等收钱…”

长安三骚客颤抖着手慢慢抓起酒耳，不得不说秦寿的话很诱人很动心，不用他们出面做什么，只需要投资挂名搀和进去，就有机会分成除去国库税收余下的诱人分红，按照出资投建分成，如此好事哪儿找？

“宴请李靖与李绩两人孩儿？还有一名富商？这恪儿玩什么把戏？”

甘露殿，李世民批阅奏折读书地方，收到皇宫探子的回报，李世民揣摩不透李恪玩什么把戏，大清早出城回来后，就大设宴席。

李世民无心批阅奏折，拿起严统领上交的最新消息，猜不透李恪想要干什么？难到解决了菜市场方法？李世民又觉得不可能，落建一个市场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一上午时间，李世民浑浑噩噩胡思乱想度过，碍于面子又不好意思过问太多，抓急了！

第四十八章虚云观老神棍

“去哪儿？”

“虚云观！”

酒宴散去，李恪逮着秦寿直奔长安城赫赫有名虚云观，不管秦寿如何疑问，李恪自始至终保持着神秘笑容，问烦了漫不经心回复一句去了就知道。

想到钱老爷子临走时幽怨提醒声，秦寿就一阵头痛，万恶的程妖精居然打劫到钱家，真是够恶货的！

虚云观，落建于长安东南芙蓉宛，简陋虚云观寥寥四五间民房搭配而成，脆莹篱笆竹条构成简陋围墙，两棵大柳树屹立简陋道观两侧，了无人烟道观静悄悄，很难看得出，它是闻名全长安的虚云观。

“这里就是虚云观？”秦寿普一下马车，见到茅草屋的道观，秦寿一脸黑线，果然名不虚传的虚云观，神马都是浮云！

“对啊，寿哥儿，怎么了？”李恪伸着懒腰从马车跳下来，不知道秦寿心里想什么，呼吸一口虚云观特有的新鲜空气，心旷神怡感叹连连。

“没什么，恪弟，你带寿哥儿来这里有何

事？”秦寿摇摇头转过头，不解看向一边伸懒腰的李恪，自己可没那么多功夫陪他瞎逛。

“见一个人！”

“谁？”

李恪笑而不语，故作神秘不回答秦寿的问题，首当其冲带头朝道观走去，留下一头雾水的秦寿摸不着头脑，紧跟着李恪身后看个究竟见何方神圣？

李恪走到道观篱笆门前，拱手朝院子里的小道姑抱拳说道：“盈风道长，别来无恙？还记得本…”

“你谁啊？跟你很熟？”

“……”

秦寿忍不住想要哈哈大笑，头一次见李恪吃瘪的模样，转而看向气鼓鼓的小道姑，心想着，好一个伶牙俐齿的小道姑。

脸蛋娇媚如月，扑闪扑闪灵慧眼神皎洁有神，小小年纪明艳不可方物，头发梳涵烟芙蓉髻，只是不合身的道袍看起来有点不伦不类。

小道姑撅起的小嘴在秦寿眼里格外好看，从这张嘴巴说出的话，却气得李恪火冒三丈又哭笑不得，行，看在她师傅面子上，李恪忍了！

李恪气呛了一会，心知小道姑属于小鬼难缠那

种，直截了当说道："盈风道长，本王想要见你师傅，麻烦通报一声！"

"什么王不王的？家师炼丹没空，有预约没有？"

噗通~李恪一脸怪异转过头看向秦寿，而秦寿直接给小道姑的话雷倒了，预约？这小姑娘穿越来的吧？

"路滑，嘿嘿~路滑~"

秦寿在李恪怪异目光之中，僵硬着脸色尴尬敷衍过去，忍不住多打量几眼小道姑，真是太有才了！

李恪一脸抓急不开门的小道姑，抱拳诚心说道："盈风道长，莫要刁难本王，本王真有事找袁大师，麻烦通融通…什么？"

李恪傻了眼看着小道姑搓动手指的手势，稀里糊涂看不懂这小道姑什么意思？直到小道姑生气转头时，秦寿看不过眼出面了。

"小小意思，有劳盈风道长！"

"勉勉强强，等着！"

小道姑在李恪石化表情之中，跑到篱笆门前伸出皎白如玉的手掌，喜滋滋接过秦寿两文钱辛苦费，一溜烟跑进院子正门去通报。

秦寿轻拍保持石化的李恪，摇摇头叹息着说道：“恪弟，唉~学着点吧，钱可以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李恪哭笑不得甩开臭屁十足的秦寿，这算什么跟什么？大唐王爷身份居然比不上两文钱好使？还有天理没有？

一刻钟过后，小道姑极其不乐意打开篱笆门说道：“算你们运气好，家师丹成在即，进去小心点，顺手把门关上，哼~”

小道姑说完，甩了个后脑勺给李恪，急匆匆跑去柳树下继续煽火煎药，李恪带着秦寿直朝正门走去。

‘好浓的硫磺味！什么破丹？化学丹药吗？’

普一进入大厅，秦寿马上嗅到呛人的硫磺味，忍不住捂着鼻子，这么可怕的硫磺味，难道用硫磺炼丹？

秦寿从许多札记历史了解得知古代炼丹可怕，道士可是出了名最早的化学家，主要成份均是铅和汞，含有过量的汞元素人吃了不死翘翘才是怪事。

“恪弟，别摇了，又不是吟诗，你来此处做啥？”

落座招待客人用的道蒲，秦寿忍不住低声喝醒

飘飘欲仙一样的李恪，心里咯噔一下，该不会这个家伙也啃速死化学丹吧？

李恪哆嗦一下清醒过后，一脸怪异看着秦寿说道：“寿哥儿，你不是吧？来虚云观当然是求灵丹啊！说不准你我运气好，可以得到袁大师亲自炼制的仙丹！”

“得，你嫌命长慢慢啃，别预上寿哥儿我！”

秦寿不寒而粟哆嗦一阵，拱手抱拳谢绝李恪的好意，什么仙丹？蒙谁呢？化学丹倒是真的，难怪古人不长命，啃那么多化学丹不死也半死不活。

李恪大吃一惊，急红眼作势噤声说道：“嘘~寿哥儿，道门圣地，莫要胡言乱语！惹怒神仙可不是…”

秦寿撇撇嘴不屑一顾说道：“少来，寿哥儿可不信这一套，万物皆有自然而生，何来神…”

“哈哈~~说得好！万物皆由自然而生，无量天尊，贫道参悟一辈子不及小友一句话，受教了！”

秦寿愕然看向内屋走出一名仙风道骨老道士，手持拂尘打了个道家手语，轻甩脏兮兮的道袍席地而坐，单手捋须上下打量秦寿频频点头。

秦寿打量着眼前老道，一位面相很慈祥的老人，头发梳得十分认真，没有一丝凌乱，一根根银

丝如雪般亮瞎眼，岁月杀猪刀是无情的，可在眼前老道面前压根没那么一回事，幼嫩肌肤羡煞人，微微下陷的眼窝里，藏着一双看破世事的眼眸。

“袁大师，本王寿哥...”

李恪在老道入座打量秦寿的时候，抱拳告罪秦寿过失言语，哪晓得老道挥袖打断李恪的话，目光依旧没离开秦寿面孔。

老道捋着长长花白胡须，打了个道号说道：“无量天尊，小友，贫道纵观尔命理朦胧浑浊，福祸命线错综复杂，甚是少见，可否借手一观？”

“是吗？不收钱吧？”

“……”

“……”

老道无语了，李恪更无语了，大有我不认识他的冲动，丢人不？此时此刻李恪有后悔带秦寿来这里的想法，所幸老道没有生气，要不然还真不敢想象下去了。

秦寿在李恪使眼色下，好吧，给足李恪面子心不甘情不愿伸出手，老道一脸异色看了眼秦寿手掌，紧接着又上看下看秦寿印堂，嘴里叽里咕噜唠叨着秦寿听不懂的江湖行骗术语，在后世秦寿没少

听神棍们问神学。

“嗯，小友，尔印堂发黑，黑中带紫，紫中带祸，祸中又带福，甚是怪哉，不祥预兆啊！贫道纵观尔等两人命理前程变化，唉…是福是祸天机难测啊！”

老道叽里咕噜完后，摇摇头又叹息着，捋着须好像啃了药似的，摇个不止看得秦寿双眼发晕，够了没？

秦寿心烦意燥打断摇头不休的老道，没好气说道：“行了，什么福什么祸，狗屁！只要是个人，一生中就会有或多或少犯错误，不犯错的人是不存在的，我看你看人就是一个岔道歪学！”

李恪急了，忍不住加重几分语气说道：“寿哥儿！袁大师，勿怪，本王…”

老道再次挥袖打断李恪的话，摇摇头叹息着说道：“信也罢，不信也罢，贫道不强求，小友，这些日子必有有血光之灾，切记忌水！”

“告辞！”

秦寿极度不爽抱拳告辞离去，忌毛水啊？明摆着不让人洗澡不是？老道从衣袖掏出一个瓶子丢给李恪，收起瓶子李恪一脸愧疚急急忙忙抱拳告辞。

“灾星出，大唐乱，咦？贫道也来劫了？不

行，贫道也要避避风头！”

老道在李恪出门后，掐指一算不寒而栗哆嗦了一下，完全没有仙风道骨的模样，四肢并用爬起来，一溜烟跑回内屋。

“见着家师了？”

秦寿走出正门，迎面遇到盈风小道姑手拿葵扇，背靠着房子墙壁，眨扑着大眼出言询问心情不爽的秦寿。

“见着了，有事？”

不爽归不爽，秦寿甚喜这个鬼灵精怪的小道姑，看她楚楚可怜的目光，简直比苏菲还要可爱。

“给，家师命盈风送予贵客的安神丹！”

盈风从衣袖拿出一瓶丹药瓶，把丹药瓶塞给秦寿后急匆匆跑了，秦寿稀里糊涂看着盈风，安神丹？不会是化学丹药吧？

“寿哥儿！”

李恪跑出来喊了一声，秦寿迅速收起丹药瓶，以免李恪见着了自打嘴巴，回去时候丢了便是。

长安城内鲁班天工作坊，过往百姓一头雾水，怎么回事？鲁班传人也关门大吉了？关门大吉的鲁班天工作坊，与大开门的空铺秦钱家私成鲜明对比，以往客流不断的鲁班天工作坊，变成空铺卖空

气的秦钱家私店。

却不知道闻名已久的鲁班后代，关门造车玩起山寨，没错，作坊内斧声不断，锯木声刨木声雕刻声交织在一起，打算在秦钱家私店第二批家私出现，一举打压同行就是敌人的秦钱家私店。

第四十九章此物甚是可恶朕没收

“村长！！！”

“叫魂啊？”

翌日清晨，极度不爽的秦寿发飙了，二货贺明头顶着稻草，哭爹喊娘似的滚进秦寿房间，惊扰了熬夜半宿的秦寿好梦，还要人活不？

秦寿真心想要大吼一声，为什麽失眠的总是哥？死贺明，哥我诅咒你一辈子吃饭啃沙子！满脸怨毒的秦寿诅咒扰人睡眠的贺明。

强忍心中怒火的秦寿钻进被窝，瓮声瓮气说道：“啥事？要是敢蹦出废话无关牙疼之事，你等着躺床休息三日！”

“村，村，村长，有，有…”贺明喘息断断续续说半天，硬是没说出个之乎所以来，直到秦寿衣衫不整蹦下床一手拽起他。

顶着黑眼圈的秦寿极度不爽，恶狠狠怒视着贺明说道：“在结巴，把你绑去倭国当鸭，有屁快放，吞吞吐吐想抽抽更健康是不是？”

“有贼！”

“尼妹！”

“啊～～”

半刻钟后，贺明在苏菲怪异目光之中，憋屈十足一瘸一拐从秦寿房间走出来，一脸黑线的秦寿忍不住在赏贺明一脚，啥意思这是？明摆着告诉别人自己把他咋了不是？

“少爷，这些猪小肠刮下来了！”

苏菲端来爱心早点，在秦寿用餐的时候，又端来秦寿倒胃口的剥出的肠衣，腥味熏得秦寿食欲大减。

秦寿挥着手说道：“行了，行了，拿走，拿走，洗干净叫苟颔快点吧炉窑建好晾干，那些猪肉剁碎入味没有？”

“张屠夫全剁碎了，满满一大桶按照少爷方法腌制，少爷，今儿晚上要用吗？”

“嗯，拿去洗吧！”

秦寿没有理会干瞪眼一边站着的贺明，挥退苏菲去忙活，心里琢磨着怎么完善菜市场具体建设，贺明说的偷羊贼压根没放在心上，估计是畜生棚没关好走失了。

“村长，王某遇到难题了！”

“等会！”

“村长，没木料了！”

“不会买啊？”

“村长，俺家娃得风寒了咋办？”

“去看大夫！”

秦寿一出门，村民们一窝蜂涌过来，七嘴八舌声听得秦寿一个头大，尼妹的，还真把哥当万金油？大事小事都要亲自过问，不累死才怪！最无语连感冒发烧也问自己，哥哪里像大夫了？

“……”

看到四头失去羊毛的母羊琴琴发抖穿着破衣服，秦寿无语了，真心无语了，那个缺德鬼想出这么潮的法子？给羊穿衣服？

“村长，小偷甚是可恶，偷了羊连脚印也没留下！”

秦寿捂鼻踏进畜生棚，在贺明气愤不平说话声之中，左看右看四周偷羊的踪迹，一头母羊可是一贯多钱，长乐乡头一次村内失窃，这可是大事！

“谁负责这里的？”秦寿没有找出疑点，一脸疑惑转过头，看了眼除贺明外两名在场的村民。

“村，村长，是，是我们，我们没偷羊！”两名村民颤颤赫赫地应着，又怕秦寿误会他们偷了羊，担惊受怕澄清没偷羊。

秦寿泛起白眼，没好气说道：“谁说你们偷羊了，你们两兄弟有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吴氏兄弟，负责村里畜生棚的老实巴交村民，他们从小放牛张大，胆小怕杀生在村里出了名，要不然村民也不放心把自家畜口放到畜生棚雇佣他们圈养。

吴氏兄弟潺潺弱弱地连连摆手说道："没，没有，我们兄弟二人大清早起床，就发现村长的羊少了一头，其他的畜生棚一头不少..."

"村长，治安队也说没见到陌生人进村，会不会是村里有人..."贺明凑到秦寿面前，把自己猜疑的话说出来。

秦寿沉默一会，摇摇头说道："事情没弄清楚前，别乱冤枉人，也有可能是野狼叼走了，你们两个今晚留点心眼，有什么动静马上叫醒大伙，明白没有？"

"是，是！"

吴氏兄弟连连点头应着，一脸愧疚送走出手大方的秦寿，没有看好秦寿的五头母羊，吴氏兄弟感到一阵惭愧，秦寿每日两文钱雇佣他们，不是其他村民抠门可比的。

"晚上记得带手套，别冷坏了！"

"是，村长！"

吴氏兄弟一脸感动送走秦寿，心里想着多好的

村长啊！免费发放羊毛手套，冬日里再也不怕冻疮了！

铁匠屋里，王铁匠挠头抓耳了老半天终于迎来秦寿，二话不说把手臂粗千锤百炼的轴臂丢到地面，由秦寿查看哪里不对路？王铁匠对照图纸看了半天，始终觉得少了些什么，可又判断不出来。

“轴心呢？”

“啊？轴心？村长，什么轴心？”

秦寿检查半天，大致没什么问题，可当看到轴臂少了活动的轴心，顿时一脸黑线，这王铁匠完全是参照马车轴打造啊！

秦寿一手拍着额头说道：“轴心，这轴臂两侧的支撑点，王师傅，旋耕机可不是马车，需要轴心带动带动轴臂，轴臂带动刀齿进行高速碎土，你这样没轴心，高速运转早磨损完了，这里，看到没有？”

“啊？！这，这…”

王铁匠恍然大悟猛拍着头，末了一脸愧疚说不出话，觉得有愧于秦寿支支吾吾半天，感情不对劲的地方是轴心啊！

“王师傅，别气馁，虽然这轴臂报废了，还可以重塑，不急，慢慢来，技术不是一天两天炼成

的！”

秦寿轻拍王铁匠肩膀好生安抚，这些跨时代的机械，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挑战，秦寿也没指望王铁匠一跃而就造出轴臂，真要是那样妖孽了！

“村长，我…”

“好了，慢慢来，不急，你可是我们长乐乡头牌工程师，失败乃成功之母，也别心生惭愧，村民日后少吃苦，可是指望你了！”

“是！”

王铁匠在秦寿开导下，重新燃起奋斗烈火，王铁匠什么都不怕，就怕自己白白糟蹋了秦寿的期盼与巨额投资。

“对了，王师傅，这些废铁融成一口鼎一样的大锅，要全密封的留个孔，可以办到吗？”

“没问题，后天可以打出来！”

王铁匠想也没想一口气答应下来，得到王铁匠交货日期秦寿很满意离去，马不停蹄又奔向林木匠那边，不知道林木匠纺纱机有眉目没有？眼看严寒就要到来，要解决衣衫温度全看他了。

“村长，咋样？还符合吗？”

秦寿到来，林木匠屁嗔屁嗔扫开地面垃圾成堆的木屑，恭迎秦寿进入自己特殊小车间，秦寿原本

睡觉的房间，此时变成独立木器小车间。
“尼妹的！你能**点吗？普通松木即可，你丫的浪费敖贵红木，找抽是不是？”
秦寿吐血十足，看着架起像模像样的纺纱机，真心想要踹林木匠一脚，工具而已，至于浪费那么多贵到脱裤的红木？
“啊？村长，话不是这么说的，红木坚硬耐用，像纺纱车，呃，好吧，像纺纱机这样会动的玩意，松木用不了几天老是崩角…”
“好吧，好吧，红木就红木，还有红木没有？”
林木匠一副相信我准没错的长篇大论，头疼不已的秦寿妥协了，专家的话不行吃亏还是自己，想到要弄风骚的工具，秦寿摩拳擦掌起来。
“没了！做啥？”
“喔，真可惜，村长我想到财路了！”
“正巧还有废料！”
“……”
与此同时，皇宫内，凤阳阁，典型琴棋书画不会，洗衣做饭嫌累的李漱闷闷不乐，半躺月牙型寝床，目光痴呆看着空荡荡的宫殿，轻纱飘舞朦朦胧胧，两名俏丽宫女默默站着，不敢惊扰变淑女三步

不出寝宫的李漱。

“唉~”

每个豆蔻少女梦中都想找一匹白马，李漱贵为公主也不例外，可现实是残酷的，睁开眼发现满世界都是灰不溜秋的驴，最悲痛欲绝的还是给驴夺走了第一次吻！

“哈哈~~漱妹，听闻你身子不适，恪哥儿特意来看你来了！”

李恪大摇大摆闯进来，李漱慵懒地回头憋了眼李恪，爱理不理继续假寝，蛇鼠一窝的李恪见了心烦，谁叫他跟秦寿是一路人？

“别挠，烦…咦？这是何物？”

李漱伸手拍开李恪手的时候，大感惊奇，二话不说一眨眼脱了李恪戴着的羊毛手套，试试手感戴进去贼暖和的！

“漱妹，别抢，这可是寿哥儿送恪哥儿的！”

“我的，我的！”

李恪不提秦寿还好，一提及秦寿李漱马上任性起来，二话不说连李恪另外一只也抢了。

“还来！”

“不给，我的！”

“恪哥儿恼你了！”

“恼就恼，不给！”

李恪马上动手开抢，李漱一口咬过去，痛得李恪直跳脚，两名宫女捂嘴大吃一惊，不敢置信公主怎么那么激动？

“春荷，夏莲，你们还看什么？快过来帮本宫！”

“啊？是！”

眼看李恪要抢走讨厌人送的手套，气不过眼的李漱马上招呼两名宫女过来帮忙，李恪一脸黑线拉扯着手套避开两名宫女，打定心不让贼暖和的手套。

“住手，拉拉扯扯成何体统？”李世民一脸暴怒踏进宫殿，出言喝斥打打闹闹的李恪与李漱。

“参见皇上！”

“儿臣见过父皇！”

“父皇~恪哥儿抢漱儿手套，你要为漱儿做主！”

两名宫女颤颤赫赫跪地，李恪一脸黑线有吐血的冲动，没想到李漱倒打一耙，够绝的！

“嗯？既有此事？漱儿莫哭，拿来父皇看看！”

李世民大感好奇，什么手套以至于两兄妹抢成

这样？目光看向李漱奇怪的毛茸茸手套，在李漱不乐意取下后，拿在手里研究一番，紧接着又试试手套进去，不大不小正好合适，简直量手订做一样，最重要贼暖的！

“嗯哼~此物甚是可恶，破坏你们兄妹感情，朕没收了！”

“啊？！父皇！”

李世民脸不红气不喘干咳一声说道：“嗯哼~漱儿没事就好，父皇心安，薛高，打道回宫！”

李漱和李恪傻了眼，没想父皇那么无耻，居然道浩贸然抢走手套！

第五十章群臣眼里的狗熊掌

翌日卯时未到，群臣过着起得比鸡早的日子，天未亮踏上马车去皇宫日复一日早朝，借用秦寿话，朝廷大事都是扯淡扯出来的。 .me

“妖精，闺女咋样了？”

“滚！烦着！”

“妖精，又跑去军营当三好将军了？”

“滚！再烦丢你去池里清醒清醒！”

吃了火药一样的程妖精，一副患了间歇性郁闷暴躁并发症，生人勿扰，熟人勿找，犯浑自找，后果自负态度，直让一群大臣们摇摇头叹息，可怜的爹！儿被修理闺女惨败，荣耀都变乌有，多么悲剧的现实啊！

“国公爷，此乃皇上行道…”

“！”

群臣呆如木鸡抬起头紧接着又猛然点头，拦截程妖精的皇宫侍卫倒插葱似的，头着地半身没入护宫池，群臣冷汗连连替可怜的皇宫侍卫默哀一刻钟，可怜的娃，早死早超生！

“老流氓我天天走，咋滴？谁有意见？”程妖精大拇指狠刮鼻子，大喝一声直震慑其余皇宫侍卫

低下头。

“老帅锅，可有消息？”八卦的尉迟敬德不动声色凑近李靖身边，索问消息灵通的李靖。

“一头雾水！”李靖耸耸肩回应尉迟敬德的八卦问题，静静站着等待太监宣旨时辰到进殿。

“时辰到~进殿！”

太监扯起鸭公声高呼，群臣们马上从程妖精制造骚动之中清醒过来，整齐有序踏进皇权中心金銮殿议朝论事。

程妖精牛气哄哄，大逆不道走李世民专用道，皇宫侍卫敢怒不敢言，麻木了！连皇上也治不了这个老匹夫，更别提他们小喽啰兵。

“哈秋~尼妹的，贼呢？”

与此同时长乐乡，秦寿哆嗦着双腿乱蹬，守了一夜贼影不见一个，西北风倒是吃了不少，冷得鼻涕横流的秦寿怒了，失策啊！

“村长，我们还想问你呢？守了一夜，一头羊值得吗？”

贺明欲哭无泪跳脚暖和，为了抓贼火不许生，冻了一宿眼看天亮了，贼影不见一个，算无遗策的村长咋回事这是？

“笨啊你，亏你还读那么多书，读去哪儿了？

一头羊可以产下多少幼崽？咋们不能总守着田，要开展养殖业，养殖懂不？”

秦寿恨铁不成钢给了贺明一个暴栗，痛得贺明裂牙撕嘴，挨揍的贺明有想哭的冲动，早说不就结了？你不说谁知道你要搞养殖？

犯困的秦寿借口说道：“你继续守着，等换岗的人来了才许走，本村长去去就回！”

“啊？这，这，村长，要是贼来了怎么办？”贺明大吃一惊，支支吾吾说出担忧的话。

秦寿翻起白眼，作势要打吓得贺明缩脑，没好气瞪眼说道：“不会叫啊？你哑巴还是怎么会回事？敢谎报狼来了，你等着躺尸过年！”

“我这是造什么孽？”

欲哭无泪的贺明眼巴巴看着无耻的秦寿离去，不用问肯定又是借口回去睡觉，委屈得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贺明强打精神，求神告佛快点天亮！

“啊~少爷，我，我...”

秦寿哆嗦着身子回到房，愕然失神发现苏菲居然躺在自己床暖被，苏菲没有想到秦寿那么早回来，涨红着脸支支吾吾低下头。

“去哪儿呢？”

咕噜一声，苏菲揭起被窝露出薄薄一层亵衣，

胸前坟起的弧度造型优美，颇有规模引人喜爱，秦寿搓着双手大灰狼见到小红帽似的。

“回，回房…”

苏菲抬起头看了眼满脸坏笑的秦寿，又丑又羞小心脏不争气加速跳动，还没来及琢磨下一步怎么办，整个人给秦寿抱起。

“回房？这里不是你房间吗？乖乖小菲儿，少爷帮你检查检查身子！”

“嗯~啊~少爷…”

苏菲在秦寿怀里害臊瓮声瓮气应着，秦寿得意狼嚎一声，抱着失神轻呼的苏菲一溜烟钻进被窝。

皇宫金銮殿，当李世民身披龙袍大步踏出侧殿，眼尖的群臣马上发现李世民今儿不一样了，至于哪里不一样？手！

‘耶？熊掌？！’李世民带着自我感觉良好的羊毛手套，可在群臣眼里变成熊掌了！有显摆嫌疑的李世民见到群臣吃惊目光，暗自得意故意活动着手腕。

薛高太监等李世民坐上龙椅，半眯着眼气运丹田扯起尖锐的喉咙大呼一声上朝，开始着每天的大臣跪拜广播体操。

“跪！”

群臣在薛高太监扯呼跪，整齐有序地下跪，跪天子是每天早朝例行之事，膜拜天子的天威。

“傻呼！”

群臣：“万碎！”

“傻呼！”

群臣：“万万碎！”

“在傻呼！”

群臣：“吾皇万碎万碎万万碎！”

“众爱卿平身，有本就奏，没本退朝！”

李世民双手搭在龙案，越发喜爱暖烘烘的羊毛手套，只可惜有些美中不足地方，拿奏折贼麻烦，不过难不倒李世民，皇帝干啥滴？太监宫女又干啥滴？

群臣分成文武两列各自席地盘坐软蒲，程妖精不爽板着一副臭脸脸，单手撑着下巴思想开小差，无视李世民警告目光，我行我素神游太空去也。

“皇上，严冬将至，各地方地方官府纷纷上报批文，请求朝廷加派…”

房玄龄一脸忧心忡忡，把各地官府催朝廷加派赈灾御寒的衣物与粮食说出来，每年严冬各地方贫民地区冻死饿死不少数，头痛的大事李世民就开始偏头痛，一手撑着龙案干瞪眼，催也是这样，国库

空虚拿什么给？

“皇上，老臣参奏四皇子，昨日郊外纵仆骑马扰民…”

孔老夫子孱弱着身子戚戚可危站起，把四皇子嗑丹药过度荒唐事说出来，直让李世民头痛加重，摆摆手一句朕知道了敷衍了事，难不成回去拿棍子抽？

“皇上，万国来朝在即，长安治安日渐疏忽，臣认为需加派人手，以免大喜之日出现骚乱…”

长孙无忌把临近万国来朝长安治安事提出来，当然长孙无忌也不敢指名道姓要求程妖精就任，那样会得罪现在心情极度不爽的程妖精。

“嗯，众爱卿，长安治安问题，可有人选？”

没头痛事了，李世民来劲了，人也精神来劲发话，群臣目光一致看向神游太空变成打瞌睡的程妖精，若要长安治安好，非恶货程妖精出马不可，全大唐再也找不出闻风丧胆的治安牛人！

“妖精，醒醒！”

李世民抽搐着嘴角，眼看有暴走征兆，好心的李靖不动声色，用手肘轻撞瞌睡之中的程妖精，以免李世民又要发癫没事找事增加规矩！

“嗯？退朝了？”

“恶货！”

李世民暴走了，猛然拍案而起，龙目大睁一副吃人的目光，怒视睡眼朦胧的程妖精，当着群臣愕然目光，暴喝一声恶货。

程妖精瞪大眼装无辜说道：“皇上，有事？”

李世民抽搐着嘴角，吐血十足说道：“朕没事，你有事！五十大板！自己出去领罚！”

“皇上，天儿冷，可不可以不打？”

程妖精可怜兮兮地挠着头，讨价还价眨着眼求饶，群臣一脸黑线，心里忍不住暗骂，老流氓，你能在恶心点吗？

“可以，万国来朝治安之事，你怎么看？”

李世民脸色变缓了不少，万事好商量的语气询问程妖精的意见，朕好说，杖罚可免任务难逃，要么打屁股开花，要么继续连任朝廷特派治安官。

高！李靖忍不住点头，李世民这手先发飙，后来个万事好商量，软硬兼施正好是磨程妖精的死穴。

房玄龄等文臣也是暗自点头，请将不如屈将，任你程妖精毒誓三千遍不当治安官，到头来这苦差事还不是轮到你？

“啊？又是我？皇上，臣不服！”

“众爱卿有何异议？”

李世民鸟都不鸟抗议的程妖精，反过来睁眼闭眼询问圆滑入骨的群臣，不用问也知道大致答案。

“皇上英明，臣等无异议！”

群臣难得默契一同赞成，开什么玩笑？谁敢有异议？傻子也知道同意了，大冬天受罪去值守，还不如舒舒坦坦在家窝着痛快。

李世民无视程妖精幽怨目光，颔首点头说道：“那就这么定了，众爱卿，朕的手套如何？”

“巧如天工之作！”

“世间少有，绝配皇上！”

“似掌非掌，真乃天子之掌！”

脸红了，李世民在群臣马屁声之中难得脸红起来，末了挺直身板洋洋自得，落落大方摘下手套交给薛高，皆有薛高传下去给群臣瞻望瞻望新宝贝。

“皇上，此物大好，入手保暖，如若军士配有此物，冬季不畏严寒也！”

有远见的李靖接过羊毛手套，大惊失色马上发现羊毛手套的价值观，严冬兵器变冷，将士最怕就是碰到冷如冰雪的兵器，可要是有了这羊毛手套，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爱卿所言甚是，朕也是如此所想，故让爱卿

们评评意见，此物可有利将士否？”
“皇上圣明！我等惭愧！”
“哈哈~~”
李世民在群臣们再一次马屁声之中，甚是开怀得意哈哈大笑起来，暗自得意自己眼光没错，心里琢磨着找机会与李恪沟通沟通，把手套来源套出来，如此宝贝可不能糟蹋了！

第五十一章史上最悲剧的小偷

“村长！！哎呀~~”

吃了一节又是一节错误的贺明，终于迎来睡梦中秦寿暴走一脚，倒霉十足仰趴墙角，随后风风火火从城里赶来的李恪，傻了眼看着软趴的贺明，又眯眼看看暴怒的秦寿，八卦目光旺盛十足。www．．me

“哈哈~~今儿天气可真好！”

秦寿老脸一红，拿起被窝盖住满脸通红的苏菲，小妮子，没事你脸红啥？这不是没事变有事吗？哥有节操之人没把你咋滴，纯当暖水袋规矩得很啊！

“嗯，嗯，搂着美人在睡觉，了解！速起，有事！”

李恪淫笑着接过秦寿下文，丢下速起有事的话，摇摇头转身出门，装晕的贺明紧随其后爬起闪人，留下一脸黑线的秦寿，真是越描越黑！

“别装鸵鸟了，快起！”

一脸纠结的秦寿揭开被窝，苏菲惊呼一声双手抱胸，卷缩着身子可怜楚楚看向秦寿，真是要命的小妖精啊！秦寿摇摇头在苏菲诧异目光之中钻进被

窝换衣物。

“无事不跑穷乡地，恪弟，有话直说！”

穿戴好衣物秦寿神清气爽走出来，无视李恪暧昧的目光，径直落座餐桌与李恪面对面直视，明人不做亏心事，怕啥？

李恪挠着头破难为情笑着说道：“呵呵~~当然是大好事，寿哥儿，说事之前，你那手套还有呼？嗯哼~”

“村长，你的红木扇子！”

林木匠拿着扇子急匆匆跑进来，李恪老脸一红干咳着，以免林木匠听到，堂堂一个大唐王爷变土匪，李恪丝毫不知道，在长乐乡集体村民眼里他就是一个土匪王爷。

“嗯，辛苦了，等会，林师傅，本村长的老丈人还没遣人送木料过来？”

想起木料紧缺的事，昨日告知按照以往早送来了，如今隔了一天有余时间，音讯全无有点蹊蹊啊！

“不晓得，林某在再派人去催催！”

“嗯，去吧！”

秦寿一脸疑重打开白生绢粘合的扇子点点头，引来李恪诧异目光，有眼光的李恪法眼一开，好家

伙风流公子哥专用工具啊！
“干啥？干啥？”
“寿哥儿，莫要小气，借来瞧瞧！”
林木匠一走，土匪王爷李恪马上不客气了，出手贼快一手夺过秦寿手里的开合扇，此等速度不去做贼实在浪费人才！
“嗯，嗯，此物甚好，收能藏入衣袖，开能显示气派，大好，哈哈~~大好，与恪弟绝配！”
李恪观摩秦寿开过一次扇，无师自通卖弄起风骚，响亮哗哗声开扇声脆耳吟长，心中大喜强烈占有**的脸色，秦寿看了一阵头大，又是为他人专用的转手货！
秦寿看了眼钟爱折扇的李恪，心中一动拱手抱拳说道：“恪弟，扇可赠与你，但是，寿哥儿忙，你可要帮！”
“喔？何事？”
李恪风骚十足合起折扇，知晓秦寿的便宜没那么好占，早有心理准备等待秦寿棘手下文。
秦寿沉吟片刻，一脸担忧之色说道：“木料之事，寿哥儿怀疑，有人背后暗使手脚，意图为难寿哥儿！”
“哦？何人所为？恪弟定不饶他！”

太岁头上动土？这还得了？李恪一脸气愤不已勒起衣袖，大有得知正主回去搬人马揍人的冲动，很明显是不长眼的商贾子弟意为。

秦寿摇摇头说道：“暂且未知，估计是与捣乱一伙的，不过木料乃寿哥儿消耗甚多必需品，恪弟，城内最大木料商哪家？”

李恪想了想，把所知道的木料商说出：“城西木料商卫夫家，其次城北外地商马家，怎么，寿哥儿莫不成你怀疑？”

秦寿摇摇头没有说话，直接说了一句帮忙联系马家前来，李恪想也没想痛快答应下来，一句话的事马家还不是屁嗔屁嗔跑来报道？

长乐乡木料全由卫夫家进货，这事秦寿多多少少知道，林木匠提及过卫夫家木料囤货多，要多少有多少，据说还有亲戚在朝廷做官，塞了不少钱打点才坐鼎木料商王宝座。

不管你什么亲戚做官，敢跟哥作对，绕你不得！秦寿摸着下巴，心里琢磨着怎么控制木料，目光偷偷打量一眼李恪，如此闲王爷不给点事他做，是不是太浪费资源了？可怜的李恪丝毫不知道，自己给最信任的人算计。

“恪弟，你找寿哥儿有何事？”

想通后秦寿装作若无其事模样，开口询问赖着不走的李恪，村里那么多事没时间招待他。

“呵呵~差点忘了，好事，今儿父皇退朝差人告知恪弟，寿哥儿的羊毛手套意义甚大，父皇大量征收以备军用！”

“啊？军，军用！”

秦寿傻了眼，没有想到简简单单的羊毛手套，居然变成大唐军需用品，那可是多么荣耀的事，以大唐现在兵力几十万人口，每人一对一文钱，加上磨损很快的手套，还不富得流油了？

“寿哥儿，寿哥儿，回魂啦！”

“嗯？啊？哈哈，那个，想事儿呢！”

秦寿在李恪一脸黑线比划嘴角的时候，尴尬十足地抹去嘴角流下的哈喇，丢人了，居然流口水了！

“那个，皇上要多少？”秦寿小算盘开始盘算，保暖手套不能太廉价，也不能产量太多，技术掌控，控制产量增加村民收入富足小金库！

“寿哥儿，恪弟也有份在里头说好话，呃~好吧，越多越好，给个明码价格，恪弟好回去回复！”

李恪不忘捞好处惹来秦寿一阵白眼，早知道他

心里想什么，好处也少不了他，只是没有想到李世民胃口那么大，一开口就越多越好。

“这个，手套制作工艺复杂，多了可能无能为力，都是熟人看在恪弟面子上，给个本钱价两文一对！”

黑~够黑，李恪一脸黑线过后苦笑摇摇头，成本多少他不知道，秦寿要是没赚打死李恪也不相信，更何况还有自己的好处，这兄弟交对了！

“好吧，寿哥儿，恪弟静候消息，对了，那个菜市场...”

“村长！不好了，贼又来了！”

李恪的话还没说完，急匆匆的贺明再次跑进来，顾不得秦寿瞪眼怒视目光，大惊失色吼了一声贼又来了。

“什么？贼又来了？岂有此理，抄家伙！”

秦寿在李恪愕然目光之中，愤怒拍案而起，二话不说急匆匆跑出去，势要把偷羊贼打个半死，老虎地盘敢虎口夺食找死！

“哇~蛇啊！”

“好大的蛇精，跑啊！”

“我滴娘啊！蛇精来了！”

秦寿跑出村长屋大门，马上见到哭爹喊娘的村

民们从畜生棚四处逃窜，嘴里大泱着有蛇或蛇精的荤话，李恪随后跑出来也是一头雾水，蛇精？

哗哗~~一条接近五米长的乌鳞巨蟒，那有规律的纹理，壮实的肌肉，真让人胆战心惊，鼓涨蛇腹娓娓滑出畜生棚，村民们早已吓得魂不守舍，丢下一大堆农具跑人。

“畜生，哪里跑！”

“寿哥儿，莫去！”

知道贼是蟒蛇，秦寿心安了不少，没毒的它又吞了一头羊，有心震服这些胆小怕事村民的秦寿，正好拿这条可恶的蟒蛇开刀，以至尊武力降服，古有汉帝刘邦斩蛇起义，今有村长徒手裂蛇定安康。

咝~四处逃窜巨蟒遇到挡路秦寿，张开血盘大口张牙舞爪似的恐吓秦寿，阵阵腥风臭气熏得秦寿一阵头晕目眩，好家伙要成精了不是？

“畜孽，哪里跑？！”

秦寿无视巨蟒警告的血盘大口，站着不动它也没有胃口生吞自己，暴怒秦寿绕过吃饱反应迟钝的巨蟒蛇头，飞身扑过去双手死死掐住但凡是蛇致命三尺地。

“寿儿！快回来！”

“少爷！”

“拦下！”

闻风赶来王府侍卫，在李恪一声大喝声之中，领命拦下吓慌魂的贾蓉与苏菲，同时侧过头惊恐看向一人一巨蛇搏斗场面，好大的蛇！

李恪本想唤王府侍卫上前帮忙，可见到颤颤赫赫害怕的王府侍卫，作罢了，别说去帮忙，帮倒忙还差不多！

冲动过头的秦寿后悔了，估算错误巨蟒也不是那么对付，受到致命威胁的巨蟒开始反抗，冷冰冰粗壮的蛇身一层又一层死死缠着秦寿，巨大勒力差点把秦寿骨头勒断，翻滚之中痛得秦寿差点力歇松手。

一人一蛇僵持不到半刻钟，秦寿起初生气勃勃的黑眼珠，渐渐变成了黯淡的铁灰色，脸色也由涨红到紫转成苍白，殷红的眼眶好似在流血，巨蟒死死勒紧致命威胁，摇晃不止的巨蛇头慢慢转向，欲要生吞逐渐失去力道的秦寿。

‘要死了吗？’视线逐渐模糊严重缺氧喘不过气的秦寿，觉得自己仿佛掉下了一个万丈的深渊里，黑暗像高山压着他，像大海淹没他…

“不要啊~寿儿！！”

“啊~”

“秦夫人！”

“老夫人！”

悲悲切切呼叫声与惊呼声还有呜咽的呼喊声乍然响起，眼看巨蟒张嘴吞噬秦寿的头，贾蓉受不了打击晕了过去，李恪与村民还有苏菲惊呼哭泣声，一眨眼给处于屏死状态的秦寿带来无尽求生**。

“孽畜！死来！”

“啊？！”

“村长威武！”

秦寿忽然双手死死掐住蛇三尺地，吃痛的巨蟒张嘴一瞬间，秦寿脱离蛇口暴喝一声，双臂储力猛力震开缠着的蛇身，一手抓起蛇头另一只手抓起蛇尾，在李恪与王府侍卫还有村民们目瞪口呆目光之中，玩起雷死人不偿命的跳绳。

“敢偷哥哥羊，叫你偷，偷啊！甩死你！12345，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在家，放屁就是他……”

第五十二章一夜爆红的长乐乡

“嗨~兄台，你这是打哪去？”

“废话，当然是出城去长乐乡看蛇精！”

“听说还有机会吃蛇精肉，踏遍青楼人未老，御女服蛇精肾宝...”

“哎？干啥呢？你丫的，你想套近乎插队？滚！”

翌日清晨，长安东门春明门，迎来人头汹涌超负荷出城人数，好事百姓经过有意散播的王府侍卫八卦消息，纷纷出城见见传说之中的蛇精与神奇村长。

不但好事百姓汹涌出城，连皇公贵族也不计其数纷纷出城，见见传得邪乎的蛇精蛇王谣言，吴王府传播的八卦消息，一夜之间吸引了全长安百姓好奇心。

“哎哎，回来了，有人回来了，咋样？！”

“好大，好粗，好壮观，好黑呜呜...”

回来的百姓在排队出城百姓好奇目光之中，哭着鼻子抹着泪免搜查程序回城，有了回城百姓比划一通，更刺激的未出城的百姓们心痒痒的，谣言错不了！至于他为什么跑回来？谁有空去管？

“闪开，闪开…”

一排排皇宫侍卫衣甲鲜明并排两列，手持障刀呼喝挡道的百姓让路，十辆皇宫马车在皇宫侍卫保护开路下，大摇大摆出城，更是激得满城百姓急于出城，连皇公贵族都出城坐享蛇肉了，八卦谣言错不了！

“小姐，好多人，这可如何出城？”

密集春明门处，几十辆马车堵住去路，钱灵垂头丧气看了眼长长的长龙，以这样的速度估计午时都没办法出城。

“灵儿，吩咐车夫绕道，我们走延兴门，用钱打点开道！”

“是！”

得悉秦寿勇斗蛇精的八卦大事，一宿未眠担惊受怕的钱羽馨，翌日清晨天未亮解除禁宵后，就急着出门去长乐乡，没想到比她们早的大有人在。

长乐乡，村民们各个喜气洋洋打扫自家家门，一张张聂明昨日买回的红毯，在村民合力之下铺设地面，一串串竹筒手制的竹鞭炮挂起村头。

“快点，快点，爽手点，皇宫来贵客，马虎不得！”

“蛇歪了，高点，在高点！”

贺明领着秦寿鸡毛当令箭，大清早充当起布局工头，在村民们怨愤目光之中，嘴里叼着胡饼指手画脚，连小屁孩也征集进来扫雪。

死绝的巨蟒五花大绑成耶稣受难姿态，巨大十字架把巨蟒绑成艺术品，三头巨木支撑成三角支架，高高悬挂于顶远远看去贼壮观。

“收门票的，赶紧，闸门装好没有？”

“来了，来了！”

聂明与黑牛扛着大木箱气吁喘喘跑来，大木箱放到村头正门角落，密封的木箱上头开了个缝，黑牛把牌匾悬挂正门边，拍拍手检查一遍量身高用的尺度。（观蛇者票价一文一人，限时一刻钟，身高低于1。2门票全免！）

“寿儿，你这是明抢！”

从种植户家回来的贾蓉，见到秦寿打着哈欠走出来，一脸担忧看着秦寿，人家特意赶来看蛇还要收门票？这是什么道理？贾蓉就怕暴起百姓起乱麻烦大了。

“娘，这可是孩儿拿命拼回来的成果，孩儿又没强迫他们看，不服可以不看，行了，孩儿这是为村民着想，没有扶贫资金，村里那么多破屋，谁出钱修缮？村民有钱吗？还不是…”

贾蓉一脸头痛地作势投降说道：“好吧，好吧，娘说不过你，你爱怎样，就怎样，娘不管了！”

贾蓉在秦寿胜利笑容声之中，摇摇头叹息着回屋，秦寿的话也有道理，要不是秦寿办起什么村委扶贫资金，村里不少破烂的屋子也没办法修缮，估计寒冬未到先有人冷死了，这一切都是秦寿的智慧成果。

“村长，张屠夫申请修缮屠宰间费用，批吗？”

贾蓉离去后，老村长拄着拐杖前来，手里拿着村委记账本，递交给真正说了算的秦寿，里面记载一大票受惠的村民名字。

“批，怎么不批？哇擦~一贯钱，他要重建吗？找他过来！”

秦寿开始说得头头是道，可当看到数目后忍不住大吃一惊，难怪老村长要跑来问话了，感情数目太大不敢批啊！

“村长~”

半刻钟后张屠夫笑脸嘻嘻跑来，搓着双手点头哈腰，老村长一声村长找你，就屁嗔屁嗔跑来。

秦寿若无其事地说道：“张屠夫，本村长奇

怪，你那破屠宰屋需要那么多钱？蒙人还是打斧头？”

“村长，哪儿呢？张某骗谁也不敢骗村长你，张某屠宰屋代代相传，好几年没修缮，到春夏季...”

张屠夫一把眼泪一把鼻涕把屠宰屋的事说出来，说道蚊虫干扰甚是无奈，听得秦寿一阵头大。

“行了，行了，批了，准备家伙，午时三刻开始屠蛇，别把蛇皮蛇胆弄破了！”

眼看外面聚首越来越多百姓，秦寿不耐其烦挥退唠唠叨叨的张屠夫，安排好他午时三刻磨刀宰蛇后，急匆匆跑回村长屋躲风头，名人嘛，要保持神秘感不是？

“干啥？”

“咋回事这是？不让进？”

“参观买票！”

黑牛在蜂拥而来的百姓要进村时，拿起一根三尺长的长棍，敲着村口门栏侧警示牌，不买票不给进去参观蛇精，虚掩的三米高临时大门，阻挡里面情况，只能隐隐见到吊起的蛇头。

“观蛇者票价一文一人，限时一刻钟，身高低于1。2门票全免？”

“啊？看蛇还要给钱？”

“午时三刻开始宰蛇，愈看从速过时看蛇皮，我们村长拼了命才降服的蛇王物有所值，想吃蛇王肉百文一人，配方独特不枉此行…”

聂明轻敲着大木箱，招揽聚首的长安百姓看过来，密密麻麻的百姓少说也有几千人，后面越来越多，聂明赶紧拉开生意经大扯淡。

“一文钱不贵，本少出得起，来！”

“兄台，你怎么看？”

“静观其变！先看看在定夺！”

有豪爽的人带头，马上吸引其余好事百姓目光，但都打着先看情况不舍得花冤枉钱，碍于风火雷电与四名治安队手拿木棍凶神恶煞模样，不敢造次强闯进去。

“一文游！”

塞了一文钱进木箱的公子哥愕了会，竖起的大门虚开一扇小门，一名村民冒出头招手示意公子哥进去，公子哥傻谔谔进去马上双眼一亮，好家伙，好气派，好大的蛇！

这哪里是乡村？毛茸茸红瞎眼的地毯，公子哥都不舍得踩下去，三百多名村民排成进出两列，笑脸嘻嘻组成两米一组人墙通道，恭迎消费的公子哥

进来参观，架起的巨蟒看得公子哥心惊胆颤，死绝没有的？

“公子请，时间有限！”

村民点头哈腰恭请咋舌的公子哥，带着公子哥一路朝架蛇地方走去，每经过一组全是年轻女村民都迎来亲切笑意欢迎光临声！

“好大！”

公子哥颤抖着手轻轻触碰巨蟒尾巴，缩了几次又摸了几次，慢慢鼓起勇气摸摸冰冷的蛇鳞，仰高头目眩看着巨蟒血盘大口，松了口气忍不住惊呼出声好大。

“公子请！”

“嗯，嗯？这是去哪儿？”

“欢迎下次再来！”

出去的过道全是中老村民，带路的村民笑而不语没有回应公子哥的话，一直把公子哥带到大门另一侧，打开门直接把公子哥推出去。

“咋样？咋样？”

“蛇大不？”

“我要在看一次！”

公子哥拂开密集包围的百姓询问声，大吼一声直朝聂明售票点跑去，一直排着队的百姓那肯乐

意？有回头看的**，里面肯定值得一看。

不甘落后好事百姓纷纷掏钱，塞进木箱获取参观权，聂明笑呵呵地看着叮叮当当的铜钱塞进木箱，心里想着村长这招够绝的！

辰时下三刻，皇宫侍卫姗姗来迟，远远见到长乐乡人山人海的情况，还有紧闭的长乐乡村庄大门，顿时面面相觑倒吸一口冷气，这是什么情况？

“怎么回事？谁让你们停下来了？”

“启禀公主，没路了！”

“什么？没路了？怎么可...”

李漱大感不爽从马车冒出头，看到长乐乡人山人海的景象，顿时哑口无语，好可怕的人海，全都是冲着蛇王名头来的！

“恪哥儿，这是什么情况？”

李丽质从马车走下来，看了眼人山人海的长乐乡，转过头看向李恪身后跟着一票的皇子与公主，全都是给李恪大嘴巴故事说动来目睹蛇王的，只有李世民与群臣不屑一顾，扯吧，骗小孩不是？

“这...恪哥儿也不晓得，没想到会是这样情况！”

李恪一脸汗濂，万万没想到秦寿会出这一招敛财，说好第二天来分羹蛇王肉，弟妹都带来了，没

想到受困难以进村。

“停，停！长乐乡有贵客造访，还望诸位多多包涵让开一条路，开放免费远距离参观一刻钟，鞭炮，鞭炮快！”

眼尖的聂明第一时间发现皇宫车队受堵，这可不得了，大声哟喝好事百姓让路，同时呼喝治安队放响鞭炮迎接。

“吴王他们来了？鞭炮呢？”

“村长，在响着呢！你没听见？”

秦寿一脸黑线看着放屁响过的所谓竹鞭炮，噼噼啪啪声比起纸糊的鞭炮轰轰声，简直就是一个地一个天区别，这就是花了哥一贯钱的万枚鞭炮？能坑点吗？

第五十三章蛇王宴的招商引资

“张某世代以屠为生，苞丁解牛也不为过，感谢村长把解剖蛇王交予张某，张某在此…”

“废话少说，快解！”

村庄内满地红毯，四十桌座位座无虚席，响起叮叮当当敲筷子声，后续赶到的权贵富商们敲着碗筷，众多外围竞争者之中，一百文钱一个席位买到品尝蛇王肉，容易吗？来吃肉的不是来听废话的。

当然也有不少权贵们发现长乐乡不一样的地方，席位，全是长安最近闹得慌的新式家私，舒适的椅子十人一席大圆桌，全是权贵富商们没见过的，东摸摸西瞧瞧，终于发现木器作坊故意堆出的半成品家私。

村长屋前大圆桌酒席，李恪笑眯着眼，左瞧瞧双手撑着下巴的李漱，右瞧瞧后面出现温文贤淑的钱羽馨，再瞧瞧闭眼神游太空的秦寿，最后看向一群皇子公主们窃窃私语声，怎么觉得气氛不对路？

秦寿开始不愿与李恪这些皇子公主们一席，可任性摸不透脾气的李漱，不管秦寿坐到那她就针对性坐到哪，够义气的皇子公主们跟着李漱后面跑，哭笑不得的李丽质妥协跟着胡闹的皇子公主吓换了

几桌，最后才安定下来。

秦寿表面看起来老憎入定，其实桌底下早已忙得不可开交，相隔一个位置的李漱用脚追逐着秦寿脚板猛踩，疲于闪躲的秦寿玩起抓迷藏东躲西藏，李恪干脆抬起脚搭在椅子边，以免遭受鱼池遭受无辜黑脚。

“张某献丑了！”

张屠夫啰嗦一大堆等到吉时降临，明晃晃两把杀猪刀在初冬太阳折射下，亮瞎权贵富商们双眼，倒吸一口气看着慢慢降下的蛇王，平摊到半米高的屠宰台，三名身强力壮村民打下手从旁协助张屠夫宰蛇。

张屠夫双手交叉持着两把杀猪刀，深呼吸一口气，暴喝一声：“杀猪…口误，张氏第一式：宝刀饮血，一刀见肉！”

“好！”

“妙啊！”

权贵富商们纷纷站起鼓掌拍手，真心赞誉张屠夫眼花缭乱出神入化的双刀，连秦寿也忍不住睁开眼分心应付刁难的李漱，观看张屠夫祖传刀法。

“张氏第二刀：刀锋挑皮，行云流水！”

“好，好！”

“妙啊！”

张屠夫在村民帮助下，一拉一划一挑两刀协助，蛇皮弹钢琴似的轻微跳动着，丝毫不损蛇皮半厘，如此炉火纯青的刀法，恐怕刀下猪魂万万千千才能练就。

“张氏第三刀：开膛剖肚，心无旁骛！”

“哇塞！”

“高手！”

张屠夫再次在权贵富商们鼓掌叫好声之中，整张蛇皮抽离一边，两把杀猪刀耍杂技似的，上下纷飞挑刺切谱写暴力美学宰蛇刀技。

“张氏第四刀：骨肉分离，脉络铭心！”

“牛！”

“佩服！”

张屠夫两把杀猪刀表演起惊心动魄杂技，蛇肉与蛇骨挑出不差分厘，直叫权贵富商们不枉此行，百文吃蛇王肉不亏反而赚大了，高手在乡村！

“张氏第五刀：宰完收工，宝刀入鞘！张氏屠宰顶呱呱，如需鲜肉，请找张氏五刀流！初临冬季八折优惠，买得多送货上门！”

表演完一套精彩绝伦的刀技后，张屠夫一副江湖口气不忘替自己打广告，迎来雷雨般叫好掌声，

村外干瞪眼等着分羹汤水的百姓叫好声最大，在座权贵富商们就差没有高呼再来一次，可惜蛇王就一条，再来一次变肉末了！

“寿哥儿，你这是强将辈出啊！”李恪双手抱拳，一脸感慨目送张屠夫下台休息，如此深藏不露的屠宰高手，确实少见！

“刀法神奇，就是不知道先生炖品蛇王羹，是否也神奇？”

李丽质似乎发现了秦寿窘态，不动声色先是夸奖一番，最后带着疑问故意激秦寿出去小露一手，帮秦寿摆脱刁蛮的李漱纠缠。

“长公主提议，秦某岂敢不从？献丑了！”

秦寿没想到李丽质居然会帮自己，打蛇上棍趁机摆脱发癫一样的李漱踩脚，无视李漱愤怒警告目光，双手抱拳告罪暂离去露一手。

钱羽馨摇头叹息一声，秦寿与李漱那点小动作，看在眼里却无可奈何，心里惆怅着想起当初父亲的话，没想到还真变现实了，现在看起来李漱没喜欢上秦寿，可日子久了谁敢保证？比起身份显赫的李漱，钱羽馨感到一阵自卑与担忧。

“诸位，秦某乃长乐乡村长，作为一村之长，在蛇王宴开始前，秦某在此感谢诸位赏脸光临长乐

乡！”

“啊？原来他就是村长！”

“好年轻啊！”

“他就是打败蛇王的人？真是少年英才啊！”

权贵富商们一惊一乍看着秦寿，在看台上三名年轻村民恭敬模样，错不了，只是没有想到长乐乡村长这么年轻！

“秦某仅代表长乐乡说几句话，希望诸位别介意，俗语说的好，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好蛇羹也需要时间慢火煎熬，下面秦某厚脸皮为长乐乡打打特色广告！”

权贵富商们经过秦寿这婉转的话语，大感有理心平气和没有起哄，瞪着眼看秦寿有什么话要说，连生火的村民也视而不见。

“长乐乡，山青水美的一个村庄，更有一群腼腆老实可爱的村民，他们勤劳淳朴敢于拼搏，天道不公，贫贱不移，天黑路猾，世道复杂，天没降大任于乡民，照样苦乡民心智，劳乡民筋骨，可那不算什么，真的，不算什么…”

在秦寿一番慷慨激昂诉苦声之中，长乐乡村民们想起以往苦日子，忍不住轻呜抹泪，一人十人哭算不得什么，可百人哭就不同了，一眨眼渲染了在

座的权贵富商们与外面百姓。

秦寿成功渲染了权贵富商们情绪，从衣袖拿出权贵们诧异的风骚扇子，加大火力说道：“相信在座的人都没体验过乡村疾苦，秦某不才赋劣诗两首！”

“好！”

权贵富商们鼓掌叫好起来，花了钱有蛇王吃不亏，如今又有诗词，更是物有所值，钱羽馨双手紧捂着心房，膜拜似的看向台上化身飘飘公子哥的秦寿。

李漱故作不屑冷哼了一声，撇过头不去看得意风骚的秦寿，可双耳又忍不住竖起，想要听听秦寿吟出什么人模狗诗？

李丽质双目放亮，笑意盈盈看着台上谈笑风生间镇压全场的秦寿，心里忍不住一阵感叹，张弛有度一紧一松好手腕把握人心！

“第一首秦某赠与长乐乡全体村民，悯农：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好！”

“好一个悯农！”

秦寿把未出生李绅的悯农诗无耻剽窃，马上迎

来沉默过后回味的权贵富商们叫好声，特别是村外文人们喝彩一片，诗词完全深入民心描写乡村耕种疾苦，可那赋税又是不争的事实。

村民们大部分不懂诗意，可秦寿为他们赋的诗，想必差不多那里去，在看在座权贵与村外文人百姓叫好声，错不了！

“第二首，秦某为年少浪费粮食惭愧，锄禾：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好！”

“妙啊！”

‘对不起啊，李绅同志，委屈你以后绞尽脑汁想成名诗了！’秦寿脸不红气不喘自我反省一秒，坦然接受权贵富商文人百姓鼓掌叫好声，要的就是这样气氛！

“长乐乡村民，你们受苦了！”

“村长~呜呜...”

百人陶然大哭，再次渲染得权贵富商们鼻子一酸，压根忘却了吃蛇王宴一回事，只能说秦寿把握时机恰当，掌控好人弱点情绪了！

“不过没关系，再穷再苦，长乐乡村民都誓不低头，以团结智慧缔造出自己特产，下面，有请我

们长乐乡家私木工大师傅林大山上场，还有种植豆芽十大户，掌声在哪里？”

时机成熟秦寿慷慨激昂大吼一声，推波助澜一下子把气氛提到最高点，权贵富商们大吃一惊，还真猜对了，神秘的家私与豆芽出产地，还真在长乐乡这里！

秦寿把台面交给林木匠与种植豆芽十大户，无压力扛起巨蟒跑去两口大锅，在张屠夫协助下分割蛇王肉下锅，开始亲自调配蛇羹味料。

早有准备的林木匠睁眼背诵秦寿的稿词，什么长乐乡家私新上市，急需寻找合作销售伙伴，新异合作方式以及进货价格，全坑爹式透明化，末了还假惺惺说长乐乡实在，只赚取手工钱，引来感兴趣的富商们鼓掌叫好声。

豆芽更直接，以每斤进货价4文钱寻求合作商，富商对豆芽感兴趣一半半，可对外面升斗百姓们极具吸引力，当听到销售网络式各村各镇区域，个个摩拳擦掌琢磨着回去后，砸锅卖铁搞点生意本钱。

最引人的还是林木匠临下台前，丢下重磅诱人的话，后续还有许多大唐未出现过的神奇物品，让在场的百姓与权贵富商们记住了长乐乡。

“蛇王羹出炉，上羹！”

一场蛇王宴在秦寿有意安排下，变成完全商业化的招商引资宴会，权贵富商们口水横流，嗅着锅揭开的香飘气味，贪婪等待村民们端上大碗的超补蛇王羹。

第五十四章山寨风波

“少爷！”

“啥事？”

翌日清晨，苏菲唤醒睡懒觉的秦寿，无语看着睡眼朦胧的秦寿，太阳都晒屁股了，慵懒的秦寿还有心情睡懒觉，乡民卯时一过全都张罗早点了，只有秦寿最特殊，没事不睡到巳时自然醒不罢休。www . . me

要是贺明在这里看到，肯定欲哭无泪，男人与女人差距咋就那么大？苏菲叫醒秦寿唤来色眯眯的笑容，贺明叫醒秦寿换来暴力拳脚，太不公平了！

“你的老丈人来了！”

“他来干什么？”

钻进被窝的秦寿忽然冒出头，一脸怪异看向苏菲，换来苏菲一记白眼，我又不是他怎么知道的眼神，自讨无趣的秦寿继续钻被窝穿衣。

半刻钟过去，在钱老爷子等急的时候，秦寿穿戴整齐拱手抱拳说道：“哟~什么风把老丈人你吹来了？”

钱老爷子翻起白眼，没好气冷哼一声说道：“上吊风！”

“……”

咋回事呢？说话这么冲？秦寿一脸尴尬地落座餐桌，钱老爷子马上一手端着一张精美的椅子走来，马上吸引秦寿目光。

“咦？”

“眼熟是吧？”

惊讶的秦寿在钱老爷子问话声之中，稀里糊涂地点点头，忍不住一脸怪异想到，好精美的椅子，老丈人请到大师傅雕刻了？

秦寿忍不住多打量几眼椅子，越看越觉得哪儿不对劲，除了外观雕花好看，其余部分总觉得哪儿不协调，有种不平均的错觉，一时间又说不上来。

“村长！”

“啥事？忙着！”

贺明呆在厅外不敢进来，更不敢去招惹清早脾气躁的秦寿，支支吾吾看了眼钱老爷子，在秦寿瞪眼的时候，马上鼓起勇气。

“村外来了城里商人，说与你洽谈家私的事！”

钱老爷子忽然猛拍桌子，把秦寿吓了一跳，一脸怪异看着暴走一样的钱老爷子，咋回事呢？好好说话不行？拍什么桌子？

气急败坏的钱老爷子有爆血管冲动吼道：“贤胥，老丈人我问你，你是不是嫌老丈人我占你便宜了，私底下毁约！”

“哈？老丈人，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你这算是诬蔑，懂吗？贺明，叫他们等着！”

秦寿瞪大眼看着钱老爷子，末了轻皱眉头实事论事反驳起来，哥虽然不是商人，可也是有职业情操的人，好事都是便宜自己人，怎么会便宜外人？

贺明得到秦寿的回复一溜烟闪人，好吓人啊！翁婿之间的战斗开始了，贺明识趣闪人，以免祸及自己。

“村外商人怎么回事？”钱老爷子冷笑一声，怒视着睁眼说瞎话的秦寿，太无耻了！

秦寿理所当然说道：“招商引资，很正常啊！钱是赚不完的，长安这块肥肉是你的，其他地方也要趁热打铁开路不是？”

钱老爷子狰狞着脸色说道：“好，好，既然你说长安肥肉是老丈人的，那这椅子怎么回事？鲁班天工出产！”

“山寨？！”

秦寿大吃一惊，终于明白椅子哪里不对劲了，缺少了固定涨大缺口的钉子，还有尺寸的长短，难

怪放到地面怎么看都有点别扭？开始秦寿还以为凹凸不平地面关系，现在看来不是了。

不信邪的秦寿当着钱老爷子面，端起椅子放到平坦的桌面，下一刻钱老爷子傻了眼，歪歪斜斜的椅子四脚长短不一！

“啊？！”

钱老爷子惊呼出声，这一刻终于明白了，自己错怪秦寿了，椅子四脚秦寿与他合作前，就说过精确到不差丝毫，如今这鲁班天工模仿品，很明显没领悟到尺寸要领！

乡下地方地面凹凸不平很正常，可在城里那就不正常了，城里地面可是很平坦的光滑石面铺地，就算秦寿新式家私四脚平坦也有些微翘，可着鲁班天工模仿品就要命了，不垫东西摇晃一下摔个四脚朝天常事。

“没想到这么快有人山寨了！”

“贤胥，何为山寨？”

这次钱老爷子没有了开始火冲的脾气，虚心讨教起山寨的意思，心里愧疚误会了秦寿。

“山寨就是仿制品，没想到鲁班天工自寻死路，这次是一个机会！”

“喔？此话怎解？”

钱老爷子来兴趣了，要是能够打败闻名已久的鲁班天工，那是多么值得炫耀的事，闻名几百年的鲁班天工，一直是百姓信赖的家具王者。

“收拢鲁班天工！”

“啊？！”

钱老爷子不敢置信瞪大眼看着秦寿，倒吸一口冷气颤抖着手，秦寿口气未免太狂妄？太张狂了吧？几百年基础的鲁班天工岂有那么容易说收就收？

秦寿沉思片刻，手敲着桌面出谋策划说道：“老丈人，长安这块肥肉暂时缓缓，等小子把鲁班天工收了，做精品家私更妙！”

“啊？可，可那些定金...”

秦寿说要缓一缓暂时放弃家具，钱老爷子顿时一脸肉疼，下定金的可是多不胜数，这样违约有损声誉的。

“退回去给他们，等小子收了鲁班天工，还不是一样哭着求着要来买？何况现在有人故意整长乐乡，木料迟迟未有个信，烦着！”

秦寿冷笑一声，自信满满掌握先机，看透时局似的排兵布将，等候时机成熟一举拿下全长安的王牌木工队，在慢慢收拾作对的木料商，敢断财路留

他不得。

“好吧，菜市场之事，贤胥可有眉目？”

钱老爷子想了想勉为其难答应，想起最吸引人的菜市场规划，钱老爷子马上来劲了，钱不缺，就缺个名利双收的好时机。

沾上当今天子裙带关系，求都求不来好事，更何况秦寿还要立什么功德碑，那可是流芳甚久的好事，百世钱老爷子不敢想，一辈子足矣！

“瞧见没？天天熬夜筹划之中，急不来，要做就做完美的，豆腐渣工程死得快，老丈人，这次要劳烦你帮忙找一些…”

秦寿比划着自己黑眼圈，钱老爷子一阵无语，什么豆腐渣工程稀里糊涂的，可当秦寿招招手耳语过后，钱老爷子沉思片刻点点头勉为其难答应下来。

当天午时三刻一过，冷清清的秦钱家私店贴出退款大红告示，相比起鲁班天工戏剧化的人满为患，简直就是一个天一个地。

“掌柜，这是何意？居然没家私了？”

“就是，我们等了几日，居然说没货？”

“诸位，诸位，真是对不住，长乐乡木工大师傅昨日吃蛇王宴蛇骨卡喉，死翘翘了，真是对不

住！”

愤愤不平赶来问个明白的订货者闻言无语了，还真是好死不如赶着时间死，心里虽有气的订货者很想闹事，可人家大师傅都嗝屁了，没必要了！

钱老爷子坐在二楼处，耳听着下面心情不爽的退款声，双眼却一直盯着鲁班天工火爆场面，心里一阵冷笑抓起茶杯轻抿一口，得琴吧，到时候有你哭的！

要不是秦寿说出鲁班天工山寨弱点，钱老爷子还真没有信心坐看鲁班天工自食其果，钉子，膨胀固定椅子用的接口，没有钉子的椅子坐不了几日必散架，还有尺寸问题，轻微晃动四脚朝天常有之事。

“老爷，除了卢国公府，其余大部分都退回款了！”

“卢国公？！这老匹夫有点麻烦了！”

钱老爷子准备回去打理其他生意，临时掌柜钱勇上前通报退款事宜，顿时感到一阵头痛，程妖精可不是那么好打发的恶货。

“有了，你马上找些人分批去鲁班天工购置他们的家具，然后送去卢国公府！”

“啊？这，好！”

钱勇傻了眼看着钱老爷子，这是什么情况？可钱老爷子的话他又不敢不听，稀里糊涂依照钱老爷子的话去做。

“等等，记住了，特别说明我们这边情况，重点说明是鲁班天工买的，明白没有？”

“是，老爷！”

钱勇更加郁闷了，带着满心疑惑，急匆匆跑下楼去找人代购鲁班天工出产的家具。

“小样，等你乐几天，有你哭的时候，我是不是太缺德了？”

钱老爷子怨愤十足看着火爆的鲁班天工位置，冷笑过后挠着头自言自语扪心自问是不是太缺德了？

“鲁师傅，好事啊！秦钱家私店关门了！”

鲁班天工作坊里，年过五旬的老人躲在店铺后厅手捧着茶杯，乐呵呵听着店铺前厅笼络不绝吵闹声，一名学工急匆匆跑进来惊扰到暗自得意的鲁宏。

“关门了？”

鲁宏大感疑惑觉得有些奇怪，竞争对手关门了？这事也太跷蹊了吧？好端端的怎么关门了？

“没错，关门了，鲁师傅，听那些退货的人

说，好像长乐乡的木工师傅吃蛇王宴卡喉死了！”

“什么？死了？”

鲁宏大吃一惊，差点呛到润喉的茶水，不敢置信地看向学工点头的动作，心生疑惑这事太突然了吧？蛇王宴鲁宏知道，昨日传回来的消息就知道家私出自长乐乡，竞争对手死了？鲁宏失落之余又感到一阵荒唐。

“死得也太及时了吧？莫非有诈？”

鲁宏轻摸手里带余温的茶杯，暗自嘀咕不解，总觉得好像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可一时间又说不上来，独坐一边没了得意洋洋的喜悦，更没有了剽窃技术的自得，外面吵嚷的声音，在鲁宏耳里变得越来越刺耳。

第五十五章木料商上门

“洗刷刷啊~洗刷刷…用点力，没吃饭是不是？”

“村长，累！”

水蒸气弥漫的澡房里，秦寿舒坦躺在大木盆里，贺明整个男佣似的，勒起衣袖手拿布巾拼命搓着秦寿后背，打心底不懂秦寿有乖巧女婢苏菲不用，怎么征用自己当家仆，好歹也挂了名村官头衔不是？

秦寿头也不回，眯起眼抬起手竖起鄙视中指说道：“少废话，没本村长提拔你，你丫的现在还家啃老饭，琢磨着明日钱粮何来？”

贺明不了解秦寿中指含义，不过秦寿的话也有道理，要不是承蒙秦寿看得起自己懂点墨水，估计贺明现在还蹲在家，琢磨家中米缸下降怎么那么快？

至于秦寿为什么不用苏菲？一个气血方刚的年轻人，与一个努力长身子的小萝莉共处一室，光溜溜的把持得住才是怪事！

“贺明，可有认识建筑好手？”

“建筑？”

贺明停下手，稀里糊涂看着趴在热水里的秦寿，建筑头一次听闻，更不晓得建筑是什么意思。

“就是建房子的人，你们叫什么？”

“工匠！”

贺明想也没想直接回答秦寿的问题，直接说工匠就得了，什么建筑好手？听得怪怪云里雾里的。

“好吧，工匠，有认识的工匠没有？”秦寿大感头痛，建筑师多好听，工匠，工匠难听死了。

“没有，村里倒是有一两个打杂的工匠，村长，算吗？”

“滚！”

秦寿一声大吼喝骂声，吓得贺明丢下布巾落荒而逃，真是难伺候的主，贺明欲哭无泪打开澡堂门，马上发现门口偷笑的苏菲，又在偷听了！

“尼妹的，工匠怎么那么难找？”

秦寿躺在热水里暗自嘀咕，头仰望着屋顶房梁发呆，三天了，钱老爷子是找到了工匠，可都是漫天要价的主，一开口工钱就要五文一日，秦寿想都没想直接一脚一个踹出门，当哥是二百五？

时下工匠能拿到两文一日，都是大师傅级别的好手，钱老爷子找来的工匠，简直就是当人二百五来看，漫天要价还口出狂言，没有他们这么大的工

程别想建起来，分明是看扁秦寿找不到人。

“少爷！”

“你又偷听了？”

秦寿换上新衣走出澡堂，马上见到苏菲一直站在澡堂房门边，看她偷笑的表情，就知道她听到自己与贺明的对话。

苏菲收起笑意，在秦寿瞪眼下脆生生说道：“菲儿不敢，老夫人说你的腊肠事怎么弄？全挂着窑炉里！”

“废话，当然是加火制造热气熏了，还有事？”

秦寿大感头痛一手猛拍额头，方法都说了还问？别晾着在哪儿发臭了，要不是天气不作美，秦寿直接叫人拿出去晒了，那可是过年前全村人尝尝的腊味啊！

“手套，卢大婶，周大婶，金大婶她们说人手不够，太累了！”

苏菲眨了眨眼，直接把手套的事说出来，不负责的秦寿把一箩筐事丢给村民，需要什么就找贾蓉，忙得贾蓉够呛的，现在人手不足贾蓉直接把责任丢回给秦寿。

“这样啊？知道了，回头找贺明那家伙在找

人，还有事？”

“你裤子反了！”

“……”

秦寿走出村长屋，林木匠马上屁嗔屁嗔跑来，二话不说拉着秦寿衣袖直奔老屋，把造好的纺织机盖着的白布揭开，马上引来秦寿一脸黑线。

“这是什么？”

“纺纱机啊！”

秦寿倒吸口冷气，听到林木匠的回答，抽搐着嘴角，忍，这破玩意就是纺纱机？忽悠人也拿出点真凭实据好不好？

“砸了！”

“啊？”

“啊个毛，砸了！”

秦寿头也不回，一声砸了惊呆林木匠，耗了那么多天，才造出一架纺纱机，说砸就砸，还有点良心没有？

“村长，这，这…”

“罢了，将就用着！”

“……”

去而复返的秦寿又重新跑回来，一句将就着用直让林木匠无语，当看到外面空荡荡的木料，林木

匠恍悟了，感情没木料了才那么好说话，不是按照图纸打造的吗？

秦寿无语了，好好一台水力改造脚力纺纱机，居然在林木匠手里变成手力纺纱车，多口线槽变成单口线槽，好好一台产量的纺纱机变成单产碍地方纺纱机，诚心唱反调还是怎么回事？

“等木料有着落了，这里全拆了，多线槽，不是单口线槽，笨蛋，这里也要改动，变成可以拆卸的，在弄个脚踏式把柄，Z字形状，明白没有？”

秦寿没办法之下，只好强忍着怒气，拿起棍子在地面硬化的泥土划出模型，林木匠恍然大悟点点头，感情自己理解错误，以至于秦寿发那么大的脾气。

“什么时候交工？”秦寿讲解完后，怒视着林木匠，要准确交工时间。

林木匠竖起三根手指头说道：“三天，不，两天！”

秦寿一脸黑线说道：“太慢了，要入冬了！”

林木匠咬咬牙豁出去说道：“一天！”

“今晚，赶不出来，今晚打包回家！”

“啊？这...”

林木匠傻了眼，眼睁睁看着没商量余地的秦寿

离去身影，今晚也太为难人了吧？可想到秦寿说打包回家，不寒而粟起来，这不是解雇的意思？

“村长！”

秦寿怒气冲冲走出老屋，迎面见到急急忙忙跑来的贺明，心情极度不爽的秦寿瞪着眼，看着急着投胎一样的贺明。

“村长，有人来了，在你家！”吃亏多了贺明醒目起来，一口气说明来意，以免又遭心情不好的秦寿为难。

总算贺明醒目一次，秦寿急匆匆跑回村长屋，连问谁来了也懒得去问，木料之事李恪出工不出力，答应好的事到现在没个信，火大的很。

“你是？”

秦寿跑回家大厅，看到一名陌生中年男子落座招待椅，高高瘦瘦衣着普通，相貌平淡无奇，身后站着两个家仆打败的人，心生疑惑的秦寿径直落座主客椅。

“你一定是长乐乡村长吧？素闻长乐乡村长年轻有为能文能武，果然名不虚传，在下马晋，承蒙吴王恩泽，不耐马某有事外出进了一批新木料，今日才回收到消息马不停蹄特此前来应约！”

秦寿打量了眼马晋一脸风尘仆仆的倦意，心里

一阵明悟，原来不是李恪出工不出力，而是马晋不在长安，听到马晋说新进一批木料，秦寿马上心中大喜，现在最缺的就是木料！

“哦？原来是马掌柜，失敬失敬，菲儿，磨磨蹭蹭搞什么？还不上茶？”

“村长客气了，掌柜马某承受不起，混口饭度日罢了！”

马晋拱手客套回应，不知道秦寿与吴王的关系，小心翼翼说话，马晋心里想着，能让吴王亲自到店铺打招呼的，关系肯定非同一般，他小商人一个哪敢不听从？外出回来家门未进就急急忙忙赶来。

苏菲奉茶离去后，秦寿看了眼马晋身后的两名家仆，打着商量语气说道：“马掌柜，你我可否私底下谈谈？”

“你们两个先出去，门外等候！”

“是！”

马晋不知道秦寿要私底下与自己谈什么，但还是很给面子挥退家仆，端起茶碗解渴等待秦寿下文。

秦寿不急不慢拱手抱拳说道：“敢问马掌柜这次进货木料有多少？货源又是来自何处？”

马晋闻言为难说道：“这…好吧，实不相瞒，马某的货源均来自洛阳，这次进了十几车木料，小本买卖见笑了，长安这处早已给卫家包下…”

马晋开始不想说的，可看到秦寿求知的**在想到他与吴王的关系，也没有什么好隐瞒，把自己进货的地方与出货价格一一告知，连同长安好几处木料地点给卫家包下的事，也一一说出来。

“木料秦某全要了！”

“啊？全，全要了？！”

马晋大吃一惊，不敢置信看着秦寿，这次进货少说也有七八十贯钱，就算他卖得便宜也是一百贯钱少不了，秦寿一口气全要了？

“不错，可能还不够，需要麻烦马掌柜在进几批，钱不是问题，你帮本村长拉回来就是了！”

“这…”

马晋心中一阵惊喜又一阵惆怅，恍恍惚惚间拿不定注意，一百贯钱不是小数目，最惊讶的还是秦寿居然大言不惭还要几批，吃得消吗？更何况长安不是有木料打赏卫家吗？舍近求远有意义吗？马晋想不明了。

“钱不是问题，不瞒你说，这次秦某与吴王合作，领皇命筹建菜市场，急需大量木料，卫家木料

虽多，可终究不是秦某所选，而且卫家，明白吗？”

“啊？！”

马晋大吃一惊，不敢置信看着秦寿，最后秦寿提及卫家斩首手势，惊得马晋直哆嗦，卫家与秦寿什么大仇？居然要动卫家？可马晋又不敢质疑秦寿狂妄，有吴王那层关系暗中帮忙，卫家商人世家财在多还不是一样倒？

秦寿在马晋沉思的时候，跑进贾蓉房里，扛出沉甸甸的大木箱放到马晋眼前说道：“这些是定金，数数看，五十贯！”

“……”

马晋无语了，数到天黑都未必数完，长乐乡村长果然名不虚传，一贯钱就差不多十三斤重，在看比人还高的木箱，五十贯钱就这么一个人抬出来，果然是天生神力挫败蛇王的牛人！

“想成为长安最大木料商吗？”

“想！”

马晋傻谔谔点着头，秦寿忽如其来的话，还真够吸引人的，在秦寿凑过来一阵耳语声之中，马晋瞪大眼频频点着头。

第五十六章都是失眠人

“村长，你这是忙啥？”

一脸倦意的林木匠亥时三刻前，终于把纺纱机改造好，带着黑牛与三名木匠学工抬到村长屋后院，林木匠惊异发现秦寿后院居然自己开起木工小灶，大半夜不睡觉刨着木条，不用熬夜设计他什么菜市场了吗？

“弄乐器！”

秦寿头也不会，拿起巴掌长宽竹筒小心翼翼套着蟒蛇皮，刨好的木条在林木匠几人好奇目光围观之中，轻轻套入开了口的竹筒。

林木匠一脸好奇看着秦寿套入的木条，全长81厘米，直径约为0。55寸，熟悉木工的林木匠用惯了秦寿发明的尺子，不用量也目测出木条的长度，只是不知道秦寿在忙活什么？

“寿哥儿，这是啥乐器？怎么看起来怪怪的？”

黑牛挠着头，在秦寿用劲拉琴弦的时候，忍不住好奇伸手弹了下紧绷的琴弦，嗡一声，怪异的声音吓了黑牛一跳，蟒蛇皮竹筒里的声音够响的。

“村长，这是啥？怎么声音听起来怪怪的？”

林木匠纳闷了，沙哑的瓮声一眨眼消失，可那未听过的音符，听起来感觉还不错，不言不语的秦寿只是瞪了眼多手的黑牛，继续固定最重要的弦轴。

秦寿把乐器装好后，高举手里的怪异乐器得意洋洋说道："本村长的新式乐器，街头乞丐催泪必备，文人骚客泡妞必胜法宝，二胡！"

"二胡？"

林木匠等人面面相觑，没听说过啊！

"算了，跟你们说没意思，黑牛！"

"有！"

黑牛在秦寿一声叫唤声下，笔直身杆等待秦寿吩咐。

"集合村里人！"

"哈？村长，现在快子时了，村民们都睡觉了！"

林木匠大吃一惊，出言提醒秦寿现在子时了，村民早已呼呼大睡了，没什么大事扰人睡梦很缺德的。

秦寿挠着头，颇感无趣说道："这样啊？算了，给那些熬夜的村妇们来一曲提提神！"

"……"

林木匠等人无语了，好奇心驱使下瞌睡虫消失不见，紧跟着秦寿身后，想要见识秦寿新的乐器。

半个时辰过去，黑牛在林木匠几人等待目光中挠着头走出秦寿房间，手里拿着秦寿给他的歌词，林木匠几人伸长脖子都给黑牛捂住不给看。

“行了，没事了，你们回去吧，明天在一起演奏给你们听，现在试试水！”

“啊？好，好的！”

林木匠与三名学工们心不甘情不愿离去，各个都想要留下来，可秦寿发话了，他们又不得离去。

秦寿在十名赶夜缝制手套村妇们愕然目光之中，坐定椅子拿起二胡与弓弦，翘起二郎腿像模像样试了一下要死不活的二胡音色。

“大婶们，尔等为村里默默贡献，辛苦了，身为村长我感到惭愧，特此与黑牛准备一曲犒劳，甩疯歌，黑牛准备好没有？”

黑牛深呼吸一口气，嗯哼几下说道：“准备好了！”

村妇们放下手里的活，瞪大眼看看黑牛，又看向秦寿，头顶着大大问号，要唱就唱，唧唧歪歪没完没了干啥呢？

“哎呀拉擦擦~这年头活着真心不容易，天灾

**又不断在升级，干旱雪灾噩耗还没过去，悲催的饥饿又来遭空袭，战乱打了半个世纪，新任村长又要我当他小弟…”

随着秦寿甩头甩脑拉响二胡版甩葱歌前奏，遭受秦寿一脚踢踹的黑牛哎呀一声，跟着节奏嚎起五音不全的歌词，村妇们张大嘴巴傻了眼看着黑牛，没片刻马上脸红耳赤，黑牛脱下外套袍衫甩疯了！

“阿拉擦擦~硼砂丹药营养又很离奇，吃了它的文人离骚爱问啥是真滴，吃着长乐乡豆芽锻炼身体，再强的箭雨也不过毛毛雨…”

“寿儿，三更半夜还让娘睡觉不？在拉娘砸了你破玩意！”

“撤！”

贾蓉怒气冲冲跑出大厅，秦寿马上抄起二胡闪人，黑牛在贾蓉愤怒望过来时，嘿嘿声笑了两下跑了，听得起劲的村妇们在贾蓉看过来时，马上低下头继续开始赶工缝制手套。

“村长，别拉了，我们很精神了！”

“对对，村长，求你高抬贵手，瞧瞧我们泪儿都出来了！”

“村长，你在拉下去，我们今晚哭着过夜了！”

丑时下三刻，风萧萧的村头治安队临时窝点，风火雷电与另外三名治安队眼泪哗哗，哭着喊着求秦寿别拉了，一曲一遍又一遍的哀怨，越拉越有想哭的冲动。

“唉~青楼满座，谁懂寂寞，哥有哀愁，与谁倾诉？”

秦寿摇头惋惜不知疲惫拉着二胡，丝毫没去体会铁骨铮铮的治安队哭成泪人，回想起前辈子忙碌大半辈子，到头来一场空何其悲哀？灵魂投胎到这里，有娘没爹何其呜呼悲哀？

“呜呜~我出去巡逻！”

“等等我，我也跟着去！”

治安队实在受不了秦寿悲伤的二胡声，纷纷离座去外面巡逻，宁愿去外面吹寒冷西北风看辣椒地，也不愿呆在这里听秦寿拉要命二胡。

长安皇宫内，皇宫侍卫顶着大风大雪，忠诚职守巡逻皇宫每一处，换值宫女太监低着头，从巡逻皇宫侍卫身边擦身而过，一切都显得那么平静，谁也没敢吱声急匆匆赶去伺候皇宫贵人。

“真是羡慕死人了，这小宫女又要去服侍皇上！”

“切，她以为自己可以得宠，皇上与皇后那么

恩爱，哪有她份？太天真了！”

“嘘，小声点，要是让她听着了，在皇上耳边说你坏话，有你们好受的！”

交更宫女们切切声，一字不落传到十四岁宫女耳里，小宫女朝交更的宫女们盈盈一笑，并没有生气也没有必要生气，到达大明宫处与排队走的众多宫女分道扬镳。

“皇上又在熬夜，媚娘，你可要多劝劝皇上早些歇息，龙体安康！”

太监薛高站在甘露殿大殿前，看了眼最近新晋的才人武媚娘，在武媚娘屈身行礼准备进去前，伸手拦住她好生提醒注意事项。

“媚娘晓得，多谢薛公公提拔，对了，薛公公，媚娘来时路上无意捡到这个，可否是薛公公失物？”

武媚娘轻轻一笑，不动声色从宫衣衣袖滑出一窜金首饰，挡住皇宫侍卫目光，贿赂看似很清廉的薛高。

“嗯，进去吧！”

薛高颇为满意武媚娘的懂事，不动声色接过武媚娘贿赂的金首饰，把路让开给武媚娘进甘露殿。

“媚娘参见皇上！”

“嗯~起来吧！”

疲惫的李世民丢掉手里的奏折，一手揉着看奏折过度眩晕的额头，正眼没看武媚娘一眼，心烦各地官府上报千篇一律的冬季大事，不是催钱就是催粮赈灾严冬，年年如此丝毫没有建树。

“皇上夜深了，该歇息了！”

武媚娘走到李世民龙案前，小心翼翼整理凌乱的奏折，不经意间看到奏折内容，多嘴说了一句，接触到李世民不悦目光，马上低下头大气不敢喘一下。

李世民慢慢收回目光，看着武媚娘沉默片刻，拂须开口说道：“媚娘，朕知晓你足智多谋，才提拔你做才人，关于难民一事，你可有法子？”

想到每年严冬难民奔来长安，李世民就一阵头痛，要是以往还好可以开仓熬粥救济，可今年丰收不济，天公不作美旱情连连，粮食紧缺实在无力救助，今年又不知要饿死冷死多少难民。

“皇上谬赞了，媚娘不懂政事！”

武媚娘婉转得体回应李世民的话，一直低着头不去看李世民，她知道这是李世民有意考验她，故而不多嘴过问政事，以免好容易爬到的才人给废了。

“嗯，朕在此就寝！”

“是，皇上！”

武媚娘先是一愣，末了俏生生应着，上前脱去李世民龙袍，搀扶李世民进殿内后侧休息，满心期待的武媚娘，换来的却是李世民挥挥手拂退，武媚娘带着一丝不甘低头退出后殿。

与此同时长乐阁，只见寝殿内云顶檀木作梁，粉红轻纱为帘幕，六尺宽的沉香木阔床边悬着鲛绡宝罗帐，帐上遍绣洒珠银线海棠花，风起绡动，如坠云山幻海一般，榻上设着青玉抱香枕，雍华而又不铺张。

李丽质深夜未眠，手捧着刺绣轻盈之手刺着大红丝绢，金丝线一针又一针刺着栩栩如生的凤凰，灵动有神直看得两名宫女莞尔一笑。

“月莺，兰雀你们两个笑什么？”

“没，没…公主，夜深了，该歇息了！”

李丽质的质问声，月莺和兰雀两名宫女涨红着脸，支支吾吾支开话题，提醒李丽质该歇息了，李丽质绣的丝绢月莺和兰雀两名宫女心里清楚的很，嫁妆之物！

李丽质轻轻叹息一声，放下手里的针线说道：“本宫无倦意，月莺，明儿出宫的衣物准备好

了吗？”

月莺一阵无语说道：“公主，你叮嘱第五次了，早准备好了！”

“那…”

“公主，贡品三勒浆也准备好了！”

李丽质转身瞪了一眼抢话的兰雀，兰雀咋了咋舌，惹来李丽质没好气白眼，双手撑着洁白下巴，目光望着宫门外飘落的雪花，思绪早已不知飘到哪儿去。

第五十七章贵客难招待

“村长！！”

怒了！秦寿顶着黑眼圈，怒气冲冲诈尸般弹起，直把慌慌张张跑进来的贺明吓得直哆嗦，好威猛的杀气如虹！

杀气匆匆的秦寿握紧双拳，恶狠狠狰狞笑着说道：“贺明，扰本村长睡眠，明知故犯，罪加几等？”

贺明一副汉奸再世，忠心不二挺直腰杆说道：“村长，大事，苏菲拿你的乐器去厨房烧了！”

“什么？岂有此理，反了！”

秦寿大吃一惊，在贺明愕然羡慕妒忌快速转换目光之中直奔而起，光溜溜着身子快速穿衣，披上衣衫不整外套袍衫跳下床，撞开碍事的贺明火气匆匆直奔厨房。。

“少爷，对不住了，老夫人有命烧了，有怪勿怪要怪就怪老夫人！”

苏菲抱着秦寿的二胡蹲在灶头前，小声祈祷一会，拿起二胡准备塞进灶头里面烧毁。

“菲儿，你在干什么呢？”

“啊？！少，少爷？没，没…”

苏菲把二胡头部塞到灶头火源时，忽然整个人失重般被提起来，转悠小半圈见到暴走的秦寿，小心脏不安扑通扑通声跳动着。

“反了，反了，胆敢拿本少爷二胡烧了？”

“啊！少爷，菲儿不敢了，呜呜~~”

秦寿二话不说一脚踩在灶头顶，逮着苏菲按在大腿上翘起小香臀，打手噼噼啪啪声打屁股以示惩戒，烧乌的二胡头掉落地面，传来苏菲求饶哭泣声。

“啊？！”

“有完没…呃…”

惊呼声从厨房门外传来，打断秦寿惩罚苏菲，怒转头准备开骂见到来人戛然而止，高扬打屁股的手定在半空打不下去了，苏菲涨红脸不敢抬起头，长长的金发散落遮挡红的不能在红的俏脸。

“先生你忙！”

李丽质一脸尴尬地盈盈一礼告退，带着月莺和兰雀两名宫女匆匆离去，留下秦寿定在原处，啥情况这是？

“哼，下次在敢乱动少爷的东西，定不轻饶！”

秦寿暂时放过苏菲，把苏菲放落地警告一番，急匆匆跑出去招待不请自来的李丽质，打心底猜不透李丽质到来有何贵干？公主王爷都很闲吗？

“公主大驾光临长乐乡，不知有何贵干？”

中规中矩行了个礼后，秦寿一头雾水站在一边，李丽质目光一直落在秦寿手里的二胡，大感稀奇没有回答秦寿的疑问，月莺和兰雀两名宫女好奇打量着秦寿，上看下看左看右看也看不出那点特色。

“先生，此乃何物？”

李丽质头一次所见怪异乐器，忍不住好奇问出内心疑问，长乐乡最喜欢掏鼓稀奇古怪玩意，如今在长安传遍了，简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地步。

“这个？嗯哼~本村长的新式乐器，街头乞丐催泪必备，打造最悲催与喜悦共鸣乐符，二胡！”

“二胡？”

李丽质愕了愕看着秦寿手里烧焦的二胡头部，月莺和兰雀两名宫女更是一头雾水，二胡是什么？她们听都没听说过。

太乐署乐器倒是不少，琵琶、箜篌、编钟、编磬、击琴、筑、筝、节鼓、笙、笛、萧、篪、埙等乐器倒是知晓，皇宫多着。

“寿哥…”

“又…怎么回事？”

李丽质愕然失神秦寿手里二胡时，黑牛气吁喘喘在门外叫泱，皇宫侍卫不给进下只好大泱，秦寿很想发脾气，可碍于李丽质在这里，收起脾气转过头看向门口急躁不安的黑牛。

“你的歌词给人偷了！”

“行了，回去在找找看，破歌词谁要？”

秦寿没好气打发没事找事的黑牛，一份歪歌词谁要？心情不爽的秦寿挥退碍事的黑牛，别惹恼了一脸黑线的皇宫侍卫把他咔嚓了！

“哦~”

黑牛挠着头，在皇宫侍卫们僵硬脸色下，傻乎乎应着转身离去，要不是长公主在里面，还真狠揍黑牛一顿规矩懂不？乡巴佬！

“不知公主大驾长乐乡，所谓何事？”

秦寿耐着性子，拱手抱拳重复一遍疑问，打心底不是很喜欢与这个长公主打交道，没有与土匪王爷李恪或刁蛮公主李漱轻松，有种压抑的不安。

李丽质笑了笑，从二胡目光收回说道：“长乐乡以南皆是本宫封地，本宫视察封地也要经过先生批准？”

“不敢！”秦寿汗濂了，没想到长乐乡还真是李丽质的封地，这么算来自己也是她的佃户了？太扯淡了吧？

李丽质性格聪慧开朗，为人仁爱，以美闻名又擅长书画，深受李世民与长孙皇后宠爱，诏封长乐郡公主，食邑三千户，秦寿没有想到长乐乡还真在李丽质封地内，至于皇室怎么安排的封地，秦寿一点也不知晓。

李丽质轻拂宫衣说道：“先生无需顾忌，长乐乡虽贵为本宫封地，可本宫向来不干涉封地之事！”

“公主大义，秦某铭记于心，秦某乃山野村夫，先生不敢当！”

秦寿见招拆招，心知李丽质到来肯定没好事，婉转话语化解李丽质闭口先生，开口先生的好话，先生乃是有贤之士尊称，也可是教导学生的师德。

“先生客气了，实不相瞒，丽质此次前来，一为父皇分担严冬难民而来，二为借长乐乡落脚歇息一段时日，有劳先生安排了，待难民度过严冬丽质在回宫…”

“啊？！”

秦寿傻了眼，现在总算是明白怎么回事了，李

丽质原来是救济难民的，只是没有想到她要借宿长乐乡，乡野之地如何招待金枝玉叶？头痛了！秦寿真心不解，李世民就这么放任子女出宫？

“村长，嘿嘿~”

李丽质借宿长乐乡之事，还真是出乎秦寿意料之外，招来苏菲去安排整理村长屋多余客房，借故告罪离去，没想到一出门就遇到守着村长屋大门嬉皮笑脸的林木匠。

“干啥，干啥？还不去开工？闲得慌是不是？”

“啊？不是，是，是！”

林木匠一脸郁闷连连摇头，在秦寿瞪眼的时候一溜烟跑人，不是说好要摆弄什么二胡吗？郁闷不止的林木匠跑回秦寿老屋去开工。

“村长！”

“你没去卖豆芽？”

秦寿心里想着李丽质提及的难民之事，直朝炉窑烘制的腊肠方向走去，聂明一脸幽怨跑过来，秦寿怪异地看着无所事事的聂明，他不是去卖豆芽吗？怎么那么有空？

聂明一肚子火气抗议说道：“村长，豆芽都给长安商人包走了，可恶的贺明都分给外人了，还有

不少商人拍着队，大叔我哪里还有份？村长，有了新人可不能忘旧人啊！”

“这么快？！”秦寿大吃一惊，疏忽了豆芽的魅力，更疏忽了小贩商人热情，没想到招商引资成功，害得聂明失业上门哭诉。

聂明一脸担忧说道：“可不是，现在长安豆商都知道豆芽乃黄豆培育，个个故意抬高价格，大叔我没生意做也罢，可如此下去也不是办法，甚至长安内还有人开始试着自己种植！”

“没关系，他们没有经验种不出来，既然长安豆种价格提升，还有洛阳其他邻镇的，一次性买多点就是了，在召集全村开始参与，没事你也开始学种吧！”

“啊？真的？谢谢村长！”

聂明大吃一惊，没想到秦寿开始放手技术，欣喜之余急匆匆跑远了，留下一脸黑线的秦寿，至于吗？

赚够本的秦寿开始把豆芽技术普及村落，招商引资成功吸引大批小贩商人前来，肉吃完要开始给村民尝汤水，光是加盟费赚发了，村里的公有资金还不是自己说了算？

“村长，你看这个炉怎么样？”

秦寿走进铁匠屋作坊，王铁匠满头大汗一手指着半人高畸形怪异的蒸汽炉，询问秦寿的意思符不符合要求？

姜奉，丁浓，万恬三名铁匠学工忙碌融铁矿，滚烫铁矿渣在丁浓和万恬两人合力之下，忙碌把矿渣铲出外面。

“嗯，不错，马马虎虎，夜里送到本村长后院研究室，苏菲会带你们去，铁矿渣别扔了，留下来以后有用！”

“是！”

王铁匠点头应着，秦寿要铁矿渣有什么用？不是王铁匠关心的问题，毕恭毕敬呆在秦寿身边，听候秦寿的安排。

“王铁匠，做过雕刻没有？”

“雕刻？”

王铁匠稀里糊涂听着秦寿莫名其妙的话，头一次听闻打铁的弄雕刻，那可是木匠或工匠的活，与铁匠工半点关系也没有。

“雕刻这些数字，有把握没有？”秦寿蹲下身子，拿木棍在地面划了0到9十个数字。

“这是？”王铁匠大感好奇，挠着头蹲下身看着奇怪的数字。

“十公分长，三厘米宽，四方形，数字凸出，其余中空…”

秦寿比划着长度与宽度，王铁匠懵懵懂懂地点着头，又是一个新异的挑战，只是想不明白秦寿要这些有何用？

王铁匠稀里糊涂地挠着头说道：“村长，这个简单，天黑前王某可以弄出，只是有何用？”

“有大用，单数字不行，数字里也要加一些纹路，跟我们手指一样，看到没有？最关键的是，每个数字包括四周边框纹路要对得上，明天可以交工吗？”

“试试！”

王铁匠这次不敢大放狂辞了，勉为其难答应下来，秦寿轻拍王铁匠的肩膀，竖起拇指头无言夸奖着，在王铁匠愕然目光之中，雄心壮志摩拳擦掌哈哈大笑离去。

第五十八章狮子大开口

“寿儿，这是什么情况？”

晃悠一天时间过去，入夜时分贾蓉逮着外出巡查村内情况的秦寿，拷问一整天躲猫猫的秦寿，把麻烦留在家里应付了一天，吃饭都不安宁！

“嗯？娘，长公主落住咋们家，祖坟冒青烟大好事啊！”

“冒你个大头鬼！”

贾蓉哭笑不得看着秦寿，这算什么大好事？麻烦事才差不多，招待不好麻烦一箩筐，也不知道秦寿心里怎么想的？

“娘，这事也怨不得孩儿，人家长公主要住下来，莫不成要孩儿把她赶出去不成？安啦~锦衣玉食的公主住不了几日自然会离去！”

“作死啊你？罢了！你自个慢慢招待，娘不管你的破事！”

贾蓉大感头痛摇摇头，赶公主出门？亏秦寿想得出来，满脸担忧的贾蓉干脆不在过问秦寿的事，也懒得问秦寿晚饭吃了没有，急急忙忙离去监工村妇们缝制手套。

不知道王铁匠把蒸汽炉送来没有？秦寿犹如走

地雷阵般，小心翼翼绕过前厅院子，守厅门皇宫侍卫一脸怪异看着做贼一样的秦寿，至于吗？

李丽质带来多少皇宫侍卫秦寿不知道，可一路见到值守的皇宫侍卫身影，直叫秦寿一阵头痛，硬起头皮从皇宫侍卫眼皮底下经过，所幸这些皇宫侍卫没有伸手阻拦，要不然秦寿还真宁愿去村民家借宿算了。

走到后院看到四名皇宫侍卫守着后门，秦寿一阵无语，至于吗？长乐乡太平盛世哪来那么多贼？在皇宫侍卫望过来目光之中，秦寿挺直腰板踏进粗心大意的苏菲忘记关门的空置研究室。

“呃…”

秦寿脚步定在半空之中，傻了眼看着空荡荡研究室多出的三个人，李丽质坐在秦寿规划出来的研究室正中央，不用问椅子肯定是外面搬来的，月莺和兰雀两名宫女在一边伺候着李丽质。

“先生，丽质脸儿有花吗？”李丽质似乎很满意秦寿的吃惊表情，抬手抿嘴一笑笑意盈盈看着很吃惊的秦寿。

“呃~没，没那回事，不知公主在此，秦某很是惊讶！”秦寿僵硬着嘴角，口不对心应付着李丽质。

还有人身自由吗？欲哭无泪的秦寿后悔答应了李丽质的借宿，满屋尽是黄金甲侍卫不说，最糟糕的还是无所不在一样的李丽质。

“丽质好奇，还请先生赐教，此乃何物？”

李丽质不知道秦寿心里想些什么，轻挥宫衣宽袖手指黑不溜秋的蒸汽炉，询问秦寿有什么用？

“理论式蒸汽动力源！”秦寿想也没想，直接含糊其辞说出蒸汽炉的作用，听得李丽质云里雾里的。

“公主有事？”秦寿不想与李丽质扯太多深奥未有结果的事，赶紧岔开话题，以免李丽质变成好奇宝宝，追问个不停。

李丽质没有想到秦寿这么爽快入正题，点点头说道：“确实有事，先生回避丽质一整日，丽质只好在此等候先生！”

秦寿一脸好奇说道：“秦某洗耳恭听！”

李丽质犹豫了一阵，昧着良心说道：“丽质想请先生救助难民！”

“哈？”

秦寿整个人石化，李丽质还真是高抬自己了？自己还需要别人救助，哪有什么能力救助别人？

“还望先生多多费心...”

秦寿不知道李丽质什么时候离去，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晕乎乎之中好像答应了什么，又好像什么也没有答应，心不在焉却又抓急十足活动着手。

难民，贫穷村落遭遇大雪灾无家可归之人，由严寒北下迁途而来的难民，在古代没有污染的天空，天气极其寒冷，每到冬季冷死不少无辜百姓。

机缘，也许这是一次机缘，秦寿徘徊空荡荡的研究室，围着蒸汽炉转悠琢磨法子，怎么从难民之中吸收有用人才。

秦寿不知道这次难民数量有多少，不过可以肯定里面肯定有不少工匠铁匠木匠什么的，正是秦寿急缺的人手。

吸收人才迫在眉急，可另外一个问题又来了，吸纳的人才会超出村落住房能力，还有人数暴增肯定会引来不必要麻烦，这需要层层上报极其麻烦！

“咦？怎么那么笨？长公主不是在这里吗？”钻进死胡同的秦寿猛拍自己脑门，想起了李丽质的话，这里属于她的食邑封地，直接跟她知会一声便是，何况她还有事求自己？

“村长！”

“有事？”

秦寿急匆匆跑出门准备去找李丽质，三名村妇在后院转悠发现秦寿，马上包围上来吓了秦寿一跳，啥情况这是？

“村长，你不是说要整毛线吗？”

“就是，村长，我们可是在外面吹了一个时辰的冷风！”

“村长，要不是秦夫人可怜，我等还见不着你！”

三名村妇你一言我一语，用幽怨的目光看着放她们鸽子的秦寿，害她们白等了一个时辰不见秦寿出现。

秦寿恍然大悟猛拍脑门说道：“喔！瞧瞧我这记性，真是对不住，来来！”

想起早上交待贺明找纺织女工的事，秦寿才想起来一脸愧疚，带着三名冻僵的村妇走到后院空置的一间屋子，里面放着的四不像的纺织机，看得三名村妇一头雾水，这是什么？

“这是纺织机动力源，需要你们三个轮流交换……这些是圈线槽，注意别弄乱打结了，羊毛你们去找菲儿，还有疑问吗？”

秦寿一手指着四不像纺织机，把大致工作程序讲解给三名村妇知晓，以免她们乱来越弄越乱，多

口圈线槽秦寿慎重交待几遍，听得三名村妇似懂非懂点着头。

“村长，这，怎么用？”

“自己慢慢研究，没空！”

秦寿头也不回，急匆匆跑出去，留下一脸气馁的三名村妇大眼瞪小眼，这算是什么情况？这个村长太不负责了吧？

秦寿跑到李丽质落脚的西厢房，拦路的皇宫侍卫直接一句公主不在，秦寿又稀里糊涂回到大厅，惊异发现李丽质居然精神奕奕观看颤颤赫赫的村妇缝制手套。

贾蓉发现秦寿到来，松了口气告退离去，李丽质转过头看向秦寿，索然无趣离开颤颤赫赫的村妇们，落座招待客椅反客为主示意秦寿上座。

李丽质看了眼秦寿，一脸大奇说道：“先生如此充满，找丽质有事？亦或者怕丽质看到什么不该看的？”

“公主言重了，是关于难民之事，秦某想通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福祸，秦某岂能坐视不管？”

“哦？莫不成先生有法可度难民？”

李丽质闻言大喜，开始没什么指望秦寿能够帮

忙，现在听得秦寿主动帮忙，这可是难得的好事，打起精神想要听听秦寿有什么高论，解决大唐一直头疼的严冬难民问题。

秦寿故作为难之色，沉默了片刻说道：“秦某可化解减少这次难民死亡人数，不过秦某有个要求！”

“先生不妨直说！丽质能办到的定不负先生期盼！”纵观秦寿难以启齿的模样，李丽质惊喜交加之余又百般无奈，不知道秦寿又要提出什么过分要求。

“收留难民，扩大长乐乡人口！”

“收留难民？扩大长乐乡人口？”

李丽质愕然失神重复起秦寿的话，还以为秦寿会提出什么过分要求，没有想到只是收留难民的要求，这算什么？太简单了吧？白担心一场的李丽质有哭笑不得的冲动想法。

“不错，还望公主批准，要是能帮秦某把乡批到镇的规模人口，秦某尽最大能力挽留每一个难民，甚至落户长乐乡！”

“这...”

秦寿狮子大开口的要求惊呆了李丽质，理智的她一时间不敢答应，这可是需要经过父皇批准才可

以，当然更惊讶的还是秦寿想要干什么？把乡变成镇？太狂妄不可思议了吧？

“秦某坐等公主好消息，只要公主满足秦某的要求，秦某必定把难民死亡数字降到最低点，甚至零！”

“啊？！”

这次李丽质坐立不住了，不敢置信看着自信满满的秦寿，太狂妄了，而秦寿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李丽质又由不得半信半疑起来。

“那先生有何良策？可否…”李丽质急于想要知道秦寿有什么办法，哪晓得自信满满的秦寿挥手打断了。

秦寿一手指指自己脑门说道：“良策在此，时辰不早了，秦某不打搅公主歇息，告辞！”

“……”

李丽质无语看着秦寿抱拳离去，这家伙分明是在吊口味，可李丽质又不得承认，她被胸有成竹的秦寿吸引了，如果秦寿真的有办法解决难民，未尝不事一件好事。

“来人！”

“公主有何吩咐？”

李丽质一声轻喝来人，皇宫侍卫应声跑进来，

单膝跪地等待长公主的命令，而李丽质拿起秦寿大厅放置的笔墨，随手拿起一张粗糙纸张书写。

“马上回宫，交给皇上！”

“是！”

皇宫侍卫接过李丽质递来折叠好的纸张，小心翼翼收藏好抱拳离去，李丽质松了口气，她相信父皇会批，甚至会开始留意重视起秦寿，就看秦寿有没有本事真化解一直头疼的严冬难民！

第五十九章价值与意义

“寿哥儿，莫不成…呃，丽质妹子，你们…”

次日大清早，收到秦寿邀请的李恪，马不停蹄从安乐窝赶出城跑来长乐乡，一进门就发现秦寿与李丽质坐在一边，李恪胡思乱想马上惹来李丽质白眼。ｗｗｗ．．ｍｅ

秦寿汗濂无比，李恪的想象力还真是够丰富的，干咳一声二话不说，在李丽质与李恪稀里糊涂目光之中，直接走出大厅。

李恪拿出卖弄风骚的折叠扇，挠着头看向李丽质说道：“丽质妹子，这是？”

“出去瞧瞧便知！”李丽质也是一脸疑惑之色，搞不懂秦寿在卖什么关子。

清早当李丽质拿出李世民审批的奏折，鲜红的玉玺印与准了，直让大喜过望神神秘秘的秦寿乐坏了，卖了一个早上关子现在又跑出去，难民之事只字不提，李丽质也不知道他这算是什么意思？

“贺明，把全村人叫出来，本村长请全村人吃十文大餐！”

“是，村长！”

秦寿一出村长屋，逮着无所事事准备张罗早饭

的贺明，一句请全村人吃大餐，乐得贺明屁嗔屁嗔扯起喉咙大泱村长请吃大餐。

李丽质与李恪走出来时候，听到秦寿请全村吃大餐的话，忍不住疑惑起来，特别是李丽质，都节骨眼上的事还有心情吃？

不消片刻，全村的村民一窝蜂跑来，在李恪掉眼球感叹声之下，个个带着御寒手套，眼巴巴看着双手空空的秦寿，大餐呢？

“恪哥儿，你感叹什么？”李丽质转过头看向一边唉声叹气的李恪，心里不解有什么值得感叹的事。

“丽质妹子，看到没有？长乐乡人人手里一对御寒手套！”

“看到了，这有什么好叹气的？”

李丽质不解李恪之意，长乐乡出产手套，人人手里有手套很正常，有必要大惊小怪吗？

“那丽质妹子可知如今手套价值？”

李恪神秘兮兮的问话，李丽质沉默了一会摇摇头，最近都在担忧难民之事，哪有时间精力去关注其他事？

“父皇钦点投入军用！”

“啊？！”

李丽质不可思议惊呼出声，确定李恪不是开玩笑点头后，在回味李恪的话，马上了解李恪为什么感慨了，好东西在长乐乡变成一文不值的物品，村民人手一套不是很好的事实吗？

“你们三个去把祠堂两口大锅搬出来，其余人各自帮忙建灶取柴火碗筷桌椅...”

秦寿指点江山似的，有条有序安排村民们自发搬出桌椅，村民们一窝蜂集合又一窝蜂散去忙碌，看得李恪一脸黑线，玩哪出这是？

“白面百两，十文！”

“米一斗，二十文！”

“猪肉百两，八文！”

“老姜十两，两文！”

“官盐五两，五文！”

“自酿油二十两，十文！”

李丽质与李恪稀里糊涂坐在村民搬来的座椅，连同皇宫侍卫与王府侍卫旁观也是稀里糊涂，搞不懂老憎入定一样的秦寿闹哪样？贺明一一报出村民拿出的食材。

“开台！”

随着秦寿一声开台，贺明马上拿出量身定做的叫花式缝补围裙替秦寿披上，末了还屁嗔屁嗔替秦

寿勒起宽大衣袖，在村民们期待目光之中走上摆满长长的食料台。

“生火！”

“生火，快快！”

贺明二狗腿似的，吆喝着村民们开始生火两口装了一半水的大锅，还有一口空置的大锅等待秦寿下一步指示。

“下面本村长教你们一手美食！虚心学习，到时候你们用得上！”

噗通~李恪一头栽在餐桌，马上引来李丽质白眼目光，李恪彻底给秦寿打败了，大清早赶来就是看他美食表演？太扯淡了吧？

“村长，什么美食？”

“村长，快快露两手！”

李丽质在村民们呼喝声之中沉默了，秦寿说到时候你们用得上，很显然秦寿这么大阵仗，是想要跟自己说明什么，很有可能是有关难民之事，估计言语无力以实际来证明吧？李丽质默默地猜测着秦寿用意。

秦寿厚颜无耻打了个哈哈说道：“好，既然你们这么热情，本村长勉为其难露两手，撑死你没商量，油炸鬼！愣着干啥？生火滚油啊！”

“啊？是，是！”

看呆的村民在秦寿呼喝声之中，连连点头应着，一股脑把油倒进空置的大锅里，生火开始滚油。

“油炸鬼三步骤，浑水摸鱼！”

秦寿在村民们一脸黑线之中，百两面粉倒出三分之二倒进大木盆，随后便是官盐与水还有自制自发粉适量倒入，在李恪一脸黑线到底目光之下，蛮力搓揉着大木盆里的面团，吱啊~吱啊作响的台面在秦寿暴力搓揉之下摇摇欲散架。

“愣着干什么？快过来帮忙顶着！”

“啊？哦！”

贺明在皇宫与王府侍卫汗濂目光之中，招呼着三名年轻村民过来帮忙，稳住暴力村长的拆台搓面，心里把林木匠问候了几遍，偷工减料还是怎么回事？

“乱点鸳鸯！”

秦寿把搓好的大坨面团抬出木盘，现场表演拉面一样的手艺，捻出两小坨面团搓了一会，又乒乒乓乓拍打，一眨眼两坨面棍好像撮合鸳鸯一样撮合在一起。

“最后一步，油炸成鬼！”

秦寿把撮合好的油炸鬼形态丢进滚烫油锅里，溅出的滚油吓得烧火村民跑开，太不道德了！

秦寿没有丝毫惭愧之意，打响一个响指，贺明马上领悟，屁嗔屁嗔扛着米袋，分两批倒入烧开的锅里熬粥，忙个不停的秦寿拍姜又剁猪肉，一只手又撮着油炸鬼，一心多用之下看得全村人咋舌连连，牛人思想不可触及！

半刻钟过去，累呛的秦寿把最后一大半的面团交给其他人处理，教会他们就甩手不干了，跑下去歇息等候猪肉粥与油炸鬼上席。

李恪待秦寿做过来，一头雾水看着秦寿说道："寿哥儿，你这是闹哪出？"

"长公主，明白了吗？"

秦寿笑而不语，没有回答李恪的疑问，反而看向一边默不出声的李丽质，相信以她智力猜到自己的意图了。

李丽质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又摇摇头说道："先生五十文宴请全村，莫不成先生打算用五十文救济难民？"

秦寿依旧披挂着乞丐装围裙，夺过李恪手里卖弄风骚的折扇，哈哈大笑说道："是也，非也！"

李恪没好气泛着白眼，什么难民不难民？李恪

一句话没听明白，身为逍遥王的他压根不关心这些事，混吃等死酒醉金迷就是最大的愿望。

“丽质，愿闻其详！”

李丽质看了眼秦寿滑稽的打扮，忍不住抿嘴一笑，满脸面粉沫不提，个性时尚的犀利哥打扮别树一格，连皇宫侍卫与王府侍卫也忍不住暗自点头，好潮流的服装！

“五十文不多，在有智慧的人手里，它可以化腐朽为神奇，在愚昧的人手里，它却白白糟蹋掉进无良商人口袋里！”

秦寿一番言语直让李丽质为之一鄂，似领悟到什么又没有抓到其中要领，低着头沉思不语，回味秦寿话里的含义，而李恪听得懵懵懂懂，时而抓头时而挠耳，想来想去始终想不明白其中要领。

贺明带着三名村民端来一木盘香喷喷猪肉粥，堆积如山的十几根油炸鬼，轻放餐台说道：“村长，王爷，公主，早点来了，侍卫大哥们，这边请！”

“是！”

皇宫侍卫与王府侍卫犹豫了一阵，在李丽质和李恪同时点头之下，一脸感激散开落座隔壁餐桌，随时保护王爷公主的安全。

“先生，恕丽质愚昧，可否言明？”

“不急，先吃饱喝足在谈！”

秦寿摇摇头没有回答李丽质的疑问，伸手邀请李恪与李丽质尝尝自己的手艺，猪肉粥缺少葱花味道缺乏了不少，可秦寿自制的味精可是调味最佳品，纯天然蘑菇香菇与虾米精心研磨而成，无化学成分绿色调味品。

“嗯？！什么粥？好鲜甜！好烫~哇~这油炸鬼也不错！”

李恪尝了一口看似很普通的米粥，忽然间双眼发亮，差点把舌头吃进去，老姜的辣味与味精鲜甜味，一下子征服了李恪挑剔的味觉，顾不得烫一口吞进去，清脆柔然的油炸鬼更是喜不胜收。

李丽质开始只是浅尝一口，从未尝过如此鲜甜的米粥征服了她挑剔的味蕾，丝毫没注意到秦寿得意的目光，慢慢放开矜持小口变大口。

秦寿得意洋洋起来，简简单单的后世普通早餐，征服了两位王爷公主，至于那些侍卫们更是不堪入目，窸窸窣窣喝粥水声与咔哧咔哧咬油炸鬼声交织在一起，频频点头动作无声证实了一切。

“哎呀~呃~还有那么多，真饱，快撑不下了！”

两刻钟过去，李恪拍着胀起的肚皮，看了眼还有三分之一的米粥和油条，头一次撑得这么饱还有想吃的**，李丽质在秦寿端碗喝粥比划手势，脸一红拿起丝绢轻抹嘴角油炸鬼的残渣。

李丽质慢慢平息脸颊羞态，看了眼放下碗秦寿急切求知说道：“先生，现在可以说了吗？”

秦寿轻敲桌面竖起手指头说道：“公主，你们与护卫所吃的餐点折算起来一文不值，明白了吗？”

“啊？一文不值？！”

李恪与李丽质傻了眼，不敢置信看着桌面所剩的食物，转过头又看看旁边的侍卫餐台，在看看村民们拍肚皮休息撑饱的样子，最后看向两口大锅里还有一半的米粥与油炸鬼，惊呆了，彻悟了！李丽质总算明白秦寿五十文价值与含义！

第六十章剽窃无罪秦氏字体

“大唐扶贫彩票？”

午时时分，凉了一早上的李恪和李丽质，终于迎来闭关准备的秦寿，贺明恭恭敬敬将写满两页纸递给李恪和李丽质，迎来李恪和李丽质惊异声。

“经济危机风暴，如何一夜暴富？两文爱心彩票，创造十贯缠身！大唐扶贫彩票口号如何？”

“十贯？！”

李恪与李丽质同时倒吸一口冷气，十贯？那是什么数目？更不明白秦寿这是闹哪出？什么危机风暴？什么一夜暴富？全都没听进去。

“寿哥儿，你确定不是开玩笑？”

十贯，秦寿钱多没地方花还是怎么回事？大致看了眼秦寿整理出来的大唐扶贫彩票项目，李恪抓急了！这不是明显送钱给人吗？

“往下看！”

秦寿自信满满示意李恪和李丽质继续往下看，谁占谁便宜还是未知数，想要解决严冬难民衣食住行四大难题，除了抓住人心贪婪的一点，还真没有办法挖长安上百万人口荷包。

“先生，此乃何意？”

稀里糊涂李丽质凑合李恪一起看秦寿写出的怪异阿拉伯数字，虚心讨教起内心疑问，自始自终还没明白0到9奥妙变化其中要领。

秦寿在李丽质翻转纸张疑问时，干咳一声脸不红气不喘说道：“嗯哼~此乃秦某夜观星宿灵感所获…”

“村长！”

“啥事？”

怒了，前有贺明现有不知好歹的菜地管理员老唐，总是关键时刻吓人，找抽了是不是？贺明吓了一跳哆嗦着，十年怕草绳似的远离暴怒秦寿。

“菜，菜地！”皇宫侍卫与王府侍卫同时拔刀动作，老唐吓了一跳哆嗦着双腿说完一溜烟闪人，老唐心呼一声我滴娘啊！太可怕了！

“秦某先行告退！”

李恪与李丽质同时点点头，秦寿有事他们两兄妹也不好意思强留，等他忙完在问内心疑问，贺明跟着秦寿屁股后面开溜，他没信心留下来独自应付王爷公主。

莫不成菜地发生什么变故？一脸担忧的秦寿急色匆匆跑出大厅，连跟屁虫一样的贺明也懒得去理会，跑出村长屋顶着午后飘雪直奔菜地方向。

村头开阔农田聚首一众手持农具的村民，在治安队风火雷电四人带头下，围堵十个衣衫破烂犹如乞丐一样的严冬难民，哭声求饶声喝骂声交织在一起。

保温棚生绢揭开一个角，风雪吹刮之中哗哗作响无人理会，愤怒的村民们逮着十个严冬难民破骂作势要打，风火雷电理智劝阻村民们别冲动。

饥饿严寒交加难民们没有想到大冬天农田还有种植，饿慌头不顾治安队喝骂揭开保温棚，试图拼着挨打带些吃的给自家孩儿。

“怎么回事？都放下！”

秦寿风风火火赶来，黑着脸拨开碍事挡路的村民，秦寿到来喝骂声之中，村民们慢慢放下手里的农具，你一言我一语争抢着说话。

“村长，这些外地人实在可恶，跑来长乐乡偷菜！”

“就是，村长，不给他们教训，还真以为我们长乐乡好欺负！”

“饶命啊！我们不敢了，我们实在是肚子太饿了，呜呜…”

“求求你们行行好，放过我吧，我的孩儿快饿死了…”

面对村民们气愤不平的喝骂喊打声，严冬难民苦苦哀求着，就差没有双膝跪地求饶，奈何愤怒的村民们不领情，年年可见难民早麻木了。

“闭嘴，放开他们！”

秦寿一阵心酸看了眼可怜的难民们，单薄的衣衫在风雪之中琴琴打颤，红肿的鼻子鼻涕横流，粗糙的树皮脸开始枯裂极其吓人，看到他们秦寿忍不住回想起儿时记忆，曾几何时？自己与娘亲漂泊时何曾不是一样？

“可是，村长…”村民们傻了眼，不知道秦寿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轻易放过这些偷菜的人？可又不得不放开可怜的难民。

秦寿板起脸不容置疑大声喝道：“贺明，马上带领村里年轻人上山砍树，不到天黑别回来！”

“是！所有年轻人都跟我来！”贺明二话不说，也不问为什么，呼喝村里几十名年轻人回家拿斧头上山砍树。

十名严冬难民颤颤赫赫呆在原地，不敢乱动也不敢跑人，长乐乡村长没发话放他们走，他们哪敢私自跑人？

“架锅起灶开粥！”

“啊？！”

难民与村民们同时惊呼出声，不敢置信看着秦寿，纷纷以为听错了，可秦寿一瞪眼下，村民们吓了一跳马上开始执行村长的决定，一窝蜂跑回村里各自张罗，留下风火雷电和治安队呆在原地。

“本村长不管你们来这里干什么，但是麻烦你们回去告诉后面的人，胆敢动长乐乡田里农作物必惩不饶，长乐乡响应朝廷救济大任，吃的喝的住的一一满足，回去吧，把消息散播出去，欢迎来长乐乡！”

“是，是，谢谢村长，谢谢村长...”

十名难民大喜过望，看到去而复返的长乐乡村民们扛出锅瓢之类，连连道谢往回跑去通知还在身后的难民好消息。

“把保温棚盖好，看好辣椒地，要是在出现差错，每人三十大板惩戒！”

“是！”

秦寿看了眼揭开的绿油油辣椒苗，已经长到五厘米高度，估计年后可以移植出保温棚，警告风火雷电和治安队在疏忽大意必惩罚，风火雷电和治安队面面相觑应着，开始跑去菜地盖好难民揭开的保温棚。

村民们不解、积极、幽怨、愤怒百态表情，秦

寿一一看在眼里摇摇头叹息着，哪天他们住北一点贫穷一点地方，就知道难民们有苦难诉心情。

秦寿回到村长屋大厅，李恪马上站起身来好奇问道：“寿哥儿，外面吵吵闹闹，什么情况？”

秦寿沉默了一会，叹息着说道：“可怜的难民！”

“啊？！”

李丽质惊呼一声，没想到今年北方难民这么快南下中原了，比起以往早了几日，看来贫瘠北方今年雪灾来早了，很沉重的负担。

“村长，雕刻弄好了，你过目一下！”

李丽质担忧难民的时候，大厅外王铁匠不敢踏进里面，在门外毕恭毕敬拿着两个木盒装好的雕刻恭候，王府侍卫检查了一遍木盒，没发现异常亲自送进大厅内。

“现在给你们看一下千分之一中奖的彩票号码！”

秦寿接过王府侍卫递来的木盒，在李恪与李丽质疑惑目光之中，拿出一套王铁匠熬夜特制的阿拉伯数字雕刻工具，当着李恪与李丽质两人目光，拿起墨水与纸，又拿起两组号码并排盖章。

“咦？好神奇，这是？”

李恪挠着头，拿起另外一套雕刻工具，挠着头大感惊奇看秦寿自由组合数字，盖出一大串不相同的号码数字，连李丽质也被吸引了，大感有趣与意外，原来还可以这样，扬起头偷偷打量一眼秦寿，不知道他怎么想到这么神奇的数字！

“秦某自研的秦氏字体，01，02，03……28，29，30以此类推，可以用这些两个甚至三个四个五个组合，变成个十百千万数字，比起壹贰叁肆伍好记多了，就算是没读过书的人也写多出来…”

剽窃无罪！秦寿脸不红气不喘睁眼说瞎话，把印出的数字纸张抬起，给李恪与李丽质过目，同时讲解数字的妙用与方便熟记，重点说出没读过书大字不识的人，多看几眼也能认出写出简单的数字。

“有何用意？”李恪稀里糊涂甚是不解秦寿意思。

“50个数字组合幸运六位数和一个特殊号码，猜中七个号码赢得大奖十贯，凑齐任意六个号码，一到两贯钱不等，凑齐任意五个码号，五百文，鼓励奖十文三加一…”

秦寿把模拟的福利彩票玩法说出来，听得李恪与李丽质一愣一愣的，感觉有点意思又有点悬，50个数字组合幸运六位数和一个特殊号码？

李恪懵懵懂懂点着头，一脸担忧说道："寿哥儿，这是不是太儿戏了？如若..."

秦寿得意洋洋哈哈大笑说道："哈哈~~儿戏？千万人同时买，只要寿哥儿我乐意，也未必有人能够中一等奖，想要救助这次难民，非此手段套富有贪婪之人口袋不可，甚至可以变相增加国库税收，恪弟..."

李恪在秦寿一番豪言壮语之中，心动了明悟了，虽然秦寿没有名言，可那不言而喻的目光，增加威望政绩贡献太诱人了！

要是秦寿此计行得通，联手把难民度过严冬，势必会增加不可想象的威望，到时候他父皇还舍不得把他赶出长安回封地，继续留在长安为民福利！

"先生，你这算是一两拨千金？"

一直沉默没有与李恪假惺惺为伍的李丽质，恍然大悟秦寿蒙富有贪婪之人点子，变相让有钱人和贪婪之人自掏腰包做善事。

"可以这么理解，也可以说不是，千分之一中奖率，贪字头上两把刀怨不得人，公主，虽然彩票有些不耻，可那是唯一发动全民赈灾的举动，也可以理解为贵在参与，奉献是无私的骄傲，大奖是爱心的回报！"

“……”

李丽质摇摇头叹息一声，默认了秦寿无耻的说辞，贵在参与，奉献是无私的骄傲，大奖是爱心的回报的心声，赢得了李丽质认同，不贪的人又怎么会掉坑不是？

第六十一章神奇村长再显神威

“小姐不在，何公子请回！”

“那请问钱小姐在何处？”

长安钱府大门，何大公子在钱府家仆挡路下，强忍心中不爽与态度恶劣的家仆交涉，心里有气好一段时间没来怎么都变样了？

“姑爷家里！”

问烦的家仆直接回了一句，看也懒得去看何大公子气白的脸色，钱老爷子吩咐断绝与何家来往，家仆自然没以前客气的态度，更看不顺眼自以为是的何大公子。

“吵什么？唷~这不是何大公子吗？来我钱家有何贵干？”

何大公子准备离去的时候，钱老爷子大摇大摆走出大门，阴阳怪气看着何大公子，比起会做人的秦寿串门左手鸡右手鸭，何大公子就是一个渣，烂水果提一两斤装门面也好，这厮居然双手空空！

“钱伯...”

“哎哎，饭可以乱吃，尊称别乱喊，钱某与你们何家没多大来往，别套近乎，有屁赶紧放，忙着！”

“告辞！”

何大公子在钱老爷子羞辱话气白脸色，在看钱府看门家仆鄙夷目光，自讨无趣双手抱拳忿然离去。

“你们两个听着，小姐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随便可见的，除了姑爷其余人都赶出去，厚脸皮的扫把伺候，别败坏小姐名声，知道吗？”

“是，老爷！”

气愤离去的何大公子差点踉跄欲倒，钱老爷子羞辱无极限的话，严重伤透何大公子的心，可又拿钱老爷子没有办法，只好把责任全推到秦寿头上，认定肯定是秦寿背后说三道四，断绝了钱家来往。

‘姓秦的，别得意，等着！’何大公子强忍着怒气，黑着脸没入人来人往的街道。

钱老爷子甩着衣袖，不屑一顾看着何大公子离去，自言自语说道：“小样的，本老爷从你穿开裆裤开始，法眼一开就知道你丫是不成器的败家子！”

临近黄昏时，房玄龄与魏徵不约而同相聚在皇宫大门，两位李世民智囊团重臣相视一笑，在迎接的太监带路下，私底下窃窃私语猜测李世民找他们的话题。

“老房子，可有风声？”

“老穷鬼，你呢？”

带路太监一脸黑线，对于身后两位重臣贴心的称呼表示无语，充耳不闻加快脚步，无法入耳基情四射的两位重臣八卦心声。

“知道还问你？这么紧急召见，非好事，魏某担忧回家跪搓衣板！”

“唉~房某何尝不是？伺候母老虎香汤，皇上就来这一遭紧急召见，苦啊！”

“唉~”

同病相怜的妻管严魏徵与房玄龄双双停下，大有患难与共见真情的难兄难弟，悲催悍妻经历有惜惜相惜抱头痛哭的冲动，李世民还真是会挑时间召见！

“两位大人，请，莫让皇上久等！”

带路太监汗濂出声打断两位基友大臣交谈，好心提醒李世民等候多时，拖延时间可是担待不起的罪责，何况李世民最讨厌不守时，两位大臣没什么，他自己就倒霉了！

“嗯哼~有劳带路！”

房玄龄干咳一声，与惜惜相惜魏徵分开，老脸一红差点忘了置身皇宫内，过往皇宫侍卫怪异目光

没停过。

穿过戒备森严皇宫，房玄龄与魏徵跟着太监直朝甘露殿，踏进大殿愕然发现除了李世民和李恪，居然还有鲜少见面的太子李承乾争辩声。

“父皇，孩儿不认同，此乃投机取巧，变相怂民聚众行赌，有伤风化，有损父皇声誉…”

“父皇，孩儿否定大哥的话，此乃利民之举，崇尚我大唐大公无私精神，有句话说得好，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父皇，难民全看你决策了！”

“这…”

李世民头痛了，两边都说得各自有理，李承乾头头是道，而李恪抓住民心，真叫李世民无法判断，迟迟无法盖下批准的玉玺大印，玉玺盖下大唐扶贫彩票奏折，就会变成朝廷默认合法化的机构！

“老臣参见皇上，见过太子殿下，吴王殿下！”

“两位爱卿无需多礼，速速帮朕出主意！”

房玄龄与魏徵一头雾水踏进甘露殿，在李世民见到救星目光之下，李恪呈上的奏折在薛高递来，不约而同凑在一起观看。

太子李承乾冷哼一声甩袖别过头，李恪高深莫测笑了笑，两人的表现李世民看在眼里明在心里，

摇头叹息同时又颔首拂须，等待两位智囊大臣意见。

房玄龄咋舌连连把奏折交予魏徵，拱手抱拳说道：“皇上，老臣惭愧，敢问此奏折利民大计出自何人之手？”

房玄龄震惊了，头一次所见如此新奇的劫富济贫手段，鼓励全民买扶贫彩票，筹集的资金全用在难民身上，要是真按照奏折上面实行，今年难民之事简直是迎刃而解，至于那些头彩大奖，房玄龄心里打着小九九。

态度骄横的太子李承乾心中一惊，纵观房玄龄的语气，有赞同的意思，心里暗骂房玄龄不识好歹，居然不站在自己这边！

李世民停下捋须动作，极其不爽说道：“房爱卿莫要过问这些，朕要意见！”

房玄龄沉吟片刻，点点头说道：“这~皇上，老臣觉得可行！”

李承乾阴霾着脸色，出言顶撞说道：“房大人，莫要老糊涂…”

“太子殿下，老臣虽老，可不糊涂，莫不成太子殿下有保严冬难民良策？”李承乾的不客气声，房玄龄闻言不喜，故出难题考越来越荒唐无道的李

承乾。

“这…”

李承乾酱紫着脸说不话，逐渐沉迷夜夜萧歌男女通杀的李承乾，哪有精力去理会其他？严冬难民死活关他屁事，当然这句话他不敢说，说出来估计暴走的李世民一脚把他踹出去，而李世民阴沉着脸色，不言不语等待反调先锋魏徵决策。

“皇上，老臣认为此举可行，如今国库空虚，百业待兴，富者皆富贫者皆贫，扶贫彩票中和富者救助贫困百姓，实乃好事！”

魏徵鲜少唱反调对台戏的话，李世民腰板直了不少，两位大臣都一致认为好事，没得说了，玉玺在李承乾狂热目光之中，重重盖上通过大印！

李恪心中大喜，在李承乾怨恨目光之中，颤颤赫赫接过李世民盖上的玉玺大印奏折，双耳幻觉出现高呼吴王万岁民众心声，差点忍不住笑出声，李恪收拢得意躬身告退留下君臣与太子慢慢聊。

“秦郎，别这样~”

“怕啥？又没人？来，香一个！”

一阵寒风吹过，村头破亭外面，贺明与钱灵犹如稻草人般僵硬着嘴脸，贺明心里鄙视着无耻村长太不厚道了，当着正值饿虎如狼的中青年面前伤风

败俗搂搂抱抱，成何体统不是？

脸红耳赤的钱羽馨半推半就，心跳加速颤抖着眼帘，少女朦胧情怀忐忑不安和对爱情的渴望，在她血里奔流，宛如迅猛势不可挡的浪涛。

秦寿看着钱羽馨充满柔情蜜意的目光，既脉脉含情，同时又荡人心魄，她那漆黑如墨的两排睫毛和充满柔弱的大眼睛，让秦寿的脉搏加速跳动，忘乎所以想要马上占有娇滴滴的美娇妻。

双唇贴上一刻，钱羽馨死死拽紧秦寿袍衫，像上了鸦片瘾似地耽溺于秦寿的爱吻，贪婪地喝着****的毒汁，不可控制地涨起一股爱和被爱的欲潮。

“嗯哼~”

“啊？”

一声不合时的干咳声中断了野外鸳鸯缠绵，钱羽馨惊呼一声想要推开秦寿，见到来人马上涨红着脸，想要行礼给一边的秦寿制止住了，用力一扯把钱羽馨进自己怀里，羞得钱羽馨不敢抬起头埋首于秦寿怀里。

“先生如此，莫不成叫丽质难堪？”

“哈哈~公主多虑了，男女之情乃天经地义，无需遮遮掩掩，他人可笑我痴颠，我笑他人看不

透，秦某不屑于死要面子活受罪！”

李丽质似笑非笑的打趣声走来，秦寿打了个哈哈，无拘无促潇洒自得短篇大论，惹来李丽质泛白眼的摇头叹息声。

“先生真乃奇人，丽质庸俗让先生见笑了！”

李丽质真心佩服敢爱敢恨的秦寿，无视世俗眼光，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更没有三九五等之分，随心所欲做自己想做的事。

“公主，难民居住一事，可否有高见？”

秦寿半楼着不敢见人的钱羽馨，哗一声打开林木匠赶工出来卖弄风骚的折合扇，大冬天扇着冷风笑看村民忙碌搭建简陋房屋的身影。

“先生这是考验丽质吗？”

李丽质幽幽叹息一声，并没有责怪秦寿有伤风化的举动，在她意识里，高人就应有非常人的举动。

“非也，公主殿下，有兴趣见识一下秦某缩地成尺，一间房屋容纳多人的手段吗？”

“哦？丽质拭目以待！”

秦寿自信满满的话，直让李丽质大吃一惊，缩地成尺？莫不成会法术不成？连同埋在秦寿怀里的钱羽馨也忍不住大感好奇抬起头。

“贺明！”

“有！村长，有何吩咐？”

“揪林木匠过来！”

“是！”

贺明在李丽质怪异目光之中，飞奔似的越过建造难民营地，一路高呼秦寿满脸黑线的话，神奇村长再显神威啦！直奔回村内召集林木匠出现。

第六十二章神奇村长中招了

“林师傅，本村长交给重任给你！”

“村长，可以找别人吗？黑牛吧！年轻力壮深得林某真传，林某两天没闭眼了！”

村头难民营，面对首批两百多难民们渴望目光，双眼浮肿的林木匠欲哭无泪求饶回家睡觉，秦寿的重任他不敢接也没精神去接，连日加班赶工累死了！

李丽质在赶来皇宫侍卫保护下，好奇打量着号称长乐乡木工大师林木匠，不明白他几日未眠忙碌什么？转过头看向一脸黑线的秦寿，怎么回事这是？

“也罢，黑牛，帮这些难民打造双层床，今晚给你200文辛苦工钱！”

“等会，黑牛，师傅我忘了工具在作坊，看什么？还不快去拿出来？”

“林师傅，很累的！”

“没事，村长，林某习惯了！”

“……”

李丽质无语看着林木匠，说来说去归功到底还是钱作祟，没钱推三阻四，有钱比谁还积极，钱羽

馨默默站在秦寿身后，手搓着衣袖心里不知在想些什么。

“有懂木工的人，都过来，不懂的继续帮手建房子！”

随着秦寿一声呼喊，两百多难民里走出四个衣衫单薄的中年人，眼巴巴地看着秦寿，其余的难民纷纷各自搭手与村民继续搭建屋顶，赶在天黑前盖好遮风挡雪屋顶。

秦寿多留意了四个衣衫单薄的中年人，默默记在心里大呼一声：“林师傅，破木！”

“好嘞！”

林木匠顶着黑眼圈，与站出来的四名难民木工拿锯子锯木，看着林木匠他们费时费力的手动锯木，秦寿一阵纠结起来，要是有现代化电锯快多了！

李丽质在皇宫侍卫贴心人墙挡风下，没有回村子里暖和的想法，有心想要从头到尾观看秦寿如何缩地成寸，完成一屋多住的神奇。

嫌慢的秦寿勒起衣袖，有美相伴在此干劲十足，完美表现野蛮之力，三五除二一眨眼把一棵树身分成四段木条，在交由满脸羡慕的林木匠等人修毛坯，弄出一条条手掌宽的木方。

秦寿一边破木，一边指导林木匠等人把废料做成凹形，每个凹形大小尺寸都要一模一样，看得李丽质等人稀里糊涂的，时间一刻又一刻飞速离去。

连续破了五根树身，秦寿在李丽质与皇宫侍卫们看怪物目光之中，翘起二郎腿落座贺明搬来的椅子，坐享美人在怀的钱羽馨，指手画脚教导林木匠制作双层床。

“四角床脚原木制作，长2。0，宽1。5，高1。7，四角拉直，柳丁固定！”

林木匠得到秦寿的提醒，把手教导四名难民木工新的技术活，尺子的作用与如何拉平四个角线，也不怕李丽质和皇宫侍卫外行人看去，秦寿敢光明正大现场制作，就没有隐瞒技术的意思。

“两侧床沿加注各三个凹槽，第二层，如此类推！”

林木匠等人把充满现代化床弄成模型，李丽质和钱羽馨大吃一惊，原来床也可以这样制作，直到林木匠等人依照秦寿吩咐，拿起凹型槽目钉上床沿内两侧，李丽质终于明白林木匠他们做这些用处了。

侧倒的床第二层容易多了，慢慢开始有经验的林木匠和四名难民木工，画瓢葫芦照着第一层床模

型加上去，不消两刻钟过去，一张双层床扶起盖上凹凸不平床板后完成了，配上床沿边的楼梯，看起来美观又不失土气。

“公主殿下，如何？一张床可以分一家两口休息，三口人就要挤挤，照现在难民房的宽度，可以摆上十张同时居住四十人！”

秦寿在钱羽馨仰慕的表情得意洋洋回过头，看着目瞪口呆的李丽质与皇宫侍卫们，从未见识过双层床的李丽质，总算是服了秦寿的妙想天开，如此绝妙的想法，也只有他才想得出来。

“先生大智，丽质受教了！”

“哈哈~~公主谬赞，大智谈不上，略懂而已！林师傅，麻烦你加班了！”

李丽质折服声引来秦寿得意哈哈大笑声，搂起一脸崇拜的钱羽馨，厚颜无耻转身离去，留下一脸愕然李丽质和干劲十足的林木匠摩拳擦掌。

“什么意思？”

回到村长屋的秦寿板起脸，一脸不悦看着钱羽馨拿出四两黄金，在怎么缺钱秦寿也不至于向自己娇妻要钱。

“学爹爹的，羽馨要入股！”

钱羽馨说着秦寿雷焦的话，入股这词学得倒是

蛮快的，看着小姐如此变化，钱灵心里一阵担忧，完了，今后小日子难过了！

“行了，收起来吧，就你这点钱，塞牙缝不够，我的还不是你的？”

秦寿打趣声惹来钱羽馨一阵白眼，李丽质从外面走回来的时候，做贼心虚似的收起手里的金子。

“嗯哼~你们聊，秦某有事忙！”

秦寿看了眼李丽质有话要说的神色，识趣借口溜人，留下钱羽馨钱灵主仆与李丽质在大厅，直奔后院视察羊毛线纺织得怎么样，钱羽馨来了就没有回去的办法了，醒目的贺明早已扣押了马车。

“嘿，你们说村长招惹的公主，有戏没？”

“嘘，小声点，要是给那些侍卫听到了，可不得了！”

“怕什么？那些侍卫木头人似的，话说回来，那个公主比以前疯疯癫癫的那个公主好多了！”

秦寿还未进去视察情况，叽叽圈羊毛线的纺织机传来村妇们八卦声，围绕着长公主李丽质与秦寿说事，听得秦寿一头冷汗，长公主秦寿无心触手的红颜薄命病美人，更不晓得她为什么迟迟未嫁长孙家，有点偏离了历史轨迹。

“那个王爷也不差，据说戚寡妇最近神魂颠倒

的，给那个王爷迷了魂似…”

“嗯哼~”

秦寿实在听不下去了，干咳一声打断里面的八卦声，推开虚掩的门走进去，三名村妇慌慌张张地圈着一堆编织好的羊毛线，一名村妇慌了神坐在椅子上，双手轻敲发酸双脚，不知疲惫踩踏Z字脚踏，给纺织机输出动力。

“村长！”

“嗯，不错，都弄出这么多了！”

秦寿当什么也没有听到，直让三名八卦的村妇松了口气，看到秦寿满意的目光，马上停下手里的活，整理乱糟糟乱放的羊毛线。

“行了，别整理了，全拿出去，顺便叫贺明找五个没事干的大婶来！”

“是，村长！”

三名村妇一脸怪异看着秦寿，抱起一卷卷纺成线的羊毛线走出去，秦寿要羊毛线干什么？她们不知道，拿在手里感觉痒痒的。

“尼妹的，我村长屋快变盘丝洞了！”

秦寿哭笑不得挠着头，现在手里的活全是适合心灵手巧的女子，压根不适合五大三粗的男村民，织毛衣更是女人才有耐心的活，指望一坐就一天喊

腰酸背痛的大老爷们？悬着！

织羊毛衣必然少不了粗针，没工夫弄粗针下，秦寿只好用竹子代替了，所幸制作二胡时偷砍了一棵竹子回来，正好适合弄五套竹针打贼暖的羊毛衣，秦寿真心感谢当初图书馆助手阿姨，要不是她当初没事教自己织毛衣，秦寿还真不会！

一刻钟过去，秦寿拿着十二根削好竹针出现大厅，办事效率不是一般快的贺明马上找齐五名村妇，颤颤赫赫低下头站在大厅，接受李丽质怪异目光审视，钱羽馨和钱灵不知所踪。

“先生，你这是？”李丽质一脸怪异看着秦寿手里的竹针，更不明白他又找来五个村妇干什么？

秦寿看了眼李丽质，神秘一笑说道：“织毛衣！”

“织毛衣？”

李丽质不解看着秦寿，又是一个新鲜词大感有趣，感觉秦寿这里有她一辈子学不到的新学问与知识。

钱羽馨端着木托走进来，盈盈一笑说道：“公主喝茶，秦郎喝茶！”

秦寿接过钱羽馨递来的茶水，哈哈大笑说道：“哈哈~~好，好，羽馨，来，本郎君教你如何

织毛…嗯？怎么茶味道怪怪的？”

“菲儿说在你最近熬夜过度，兑水安神…”

“哦，来来，看郎君如何织毛衣，日后轮到你亲手织给郎君！”

秦寿没心情去听这些，拉着钱羽馨到餐桌台，一边示意五个村妇过来，拿起羊毛线先卷成一团，在开始针织羊毛衣。

秦寿首先口头教村妇和钱羽馨把272针平均分开，前后片的针数分别为136针，后片除去袖窝的针数如两边各8针，两边相加为16针；再减去袖拢的针数如共收了6针，两边相加为12针，肩和领针数分别为36针。

听得云里雾里的村妇和钱羽馨懵懵懂懂，没事凑合过来的李丽质一点即明，很有天赋地索要竹针虚心学习织毛衣，惊得秦寿刮目相看，没想到李丽质居然有织毛衣天赋，一眨眼秦寿从教学老师，变成模特成了七个初学者女人傀儡。

“手高点！”

“嘶~悠着点！”

“先生，别动，丽质织歪了！痛吗？”

“不，不痛！”

秦寿欲哭无泪后悔莫及，整个人稻草人模型站

起身子，任由七个笨手笨脚初学者竹针刺得伤痕累累，最要命还是要保持微笑说不痛！

“村长，你痔疮了？”

“咦？村长，你吃坏肚子了？”

“受不了！你们找其他人吧！”

秦寿涨红着脸，实在受不了翻江倒海一样的咕噜噜叫声，挣开七个笨手笨脚织毛衣初学者，捂着肚子跑出大厅，直奔后院茅房。

一整宿后院皇宫侍卫面面相觑，茅房里传出悲戚戚的大叫声，跑了N趟的秦寿在皇宫侍卫默哀目光之中，虚脱似的双脚打颤走出茅房。

第六十三章彩票风潮

“中奖欣喜，贵在参与，两文一注，发家致富？大唐扶贫彩票？”

“嗨，碰油，腻缩神么？”

“滚！”

次日清晨，长安百姓出门一霎那，纷纷见到一夜间周围房屋树顶，全挂满扶贫彩票旗帜，龙飞凤舞扶贫彩票宣传语看得百姓们稀里糊涂，连同远道而来胡商也吸引了，口音不准四处询问。

“大唐扶贫彩票，两文一注，头奖十贯，封顶十注百贯头奖欢迎你，举办地点皇宫侧面比武校场，举办方长乐乡村长，由皇上钦点群臣把关……”

长安大街随处可见两名治安府兵扛着大铜锣，沿路敲打高调宣传大唐扶贫彩票，吸引全城早起百姓直奔皇宫侧面比武校场。

皇上钦点群臣把关的事，好事百姓自然不能错过，什么扶贫彩票压根没听过，全冲着两文博巨额十贯百贯头奖奔去。

皇宫比武校场，辰时一到就人满为患，扎堆的百姓人头汹涌，指指点点议论纷纷，比武台变成临时售票点，李恪与朝廷五位重臣等待着什么。

“那长乐乡村长为何迟迟未现？”

“据说长公主也在长乐乡！”

“该不会是有何变故吧？”

房玄龄与魏徵小声议论着，身为李世民钦点监管官有义务照料搀和进来的李丽质，李靖与李绩还有尉迟敬德无所事事瞎搀和，完全是冲着神秘村长秦寿来的。

“来了，来了，清路！”苦等的李恪发现汹涌百姓身后马车，大喜过望派遣镇守比武台的皇宫侍卫开路。

“咦？长公主吗？好美啊！笑了，她对我笑了！”

“行了，兄台，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

“哇~那人谁啊？手里拿着什么？”

“长乐乡村长都不晓？外来的吧？”

李丽质在皇宫侍卫护驾之中，裙幅褶褶如雪月光华流动轻泻于地，月莺和兰雀两宫女扶持下，使得步态愈加雍容柔美，面对百姓赞誉声报以轻笑回应。

秦寿没有皇宫侍卫的护驾，可有风火雷电四个异族壮汉保驾护航，比起皇宫侍卫虽然逊色了不少，可双手抱胸扮酷姿态丝毫不逊色。

秦寿手拿着李丽质题的墨宝寿字折扇，卖弄风骚似的有一撇没一撇扇着风，吸引了围观的文人目光，当然目光全看向秦寿手里的折扇，脆弱的文人小心肝一眨眼给专用卖弄风骚的折扇秒杀了！

“长乐乡折扇，合便挽于身，开独领风骚，恰逢大转季，清仓大甩卖，50文一把，多也不卖你，泡妞必备品，你值得拥有！”

秦寿一边走一边拱手抱拳，不忘给卖弄风骚专用折扇打广告，迎来普遍百姓与文人惊呼嚎叫声，李丽质识趣加快步伐，羞于与身后的秦寿为伍。

“此子钱途无量！”

“奸商一个，想占便宜，有点棘手！”

“比老流氓还狡诈！”

李靖与李绩还有尉迟敬德纷纷给初次见面的秦寿下定论，脸皮不是一般的厚，而是非常厚那种，李恪僵硬着嘴脸，看着秦寿抱拳上台摇头叹息起来。

“长乐乡村长？”

“正是，小子秦寿见过诸位大人！”

李靖发话的时候，秦寿落落大方收起折扇，抱拳一一见过在场五位素未谋面的大臣，不吭不卑引来五位大臣连连点头动作，能让李恪下降身份结

拜，果然非常人！

‘此子日后前途无量啊！’房玄龄眯起眼打量着秦寿，侧头看向魏徵的时候，魏徵报以同样的微笑目光点点头，两智囊头忍不住相视一笑，难得默契想法一致啊！

“寿哥儿，赶紧正事！”

李恪看了眼台下等得不耐烦的百姓，提醒秦寿赶紧办正事，别跟没事找事的三大恶货大臣闲聊扯淡。

“嗯哼~在下长乐乡村长，废话多了白搭来实在的，诸位来这里都是向钱看，哥我也是实在人不蒙人，哥钱多人傻，还有个钱多没地方花的老丈人，抬上来！”

汗~瀑布汗，李恪与五位大臣同时飙出冷汗，原本以为秦寿会说出慷慨激昂鼓励人心的话，没想到秦寿居然来这么一遭！

百姓们眼巴巴看着秦寿，这句话太实在了，都说到百姓心坎去了，什么扶贫救困？与他们何干？都是冲着带有赌博性质的头奖十贯钱来的。

收到信号的钱老爷子带着四名壮汉家仆，在皇宫侍卫再次开路下，扛着沉重的木箱走上台，当着百姓与五位大臣面，打开木箱露出金灿灿满满一箱

的黄金。

“哇~”

“好多金子！”

不要说百姓动心了，连五位大臣和李恪也心动了，金灿灿的黄金亮瞎了他们双眼，李丽质也忍不住咋舌，秦寿有那么多钱还搞那么麻烦干什么？

‘上面是金子，下面可是铜钱，傻帽！’钱老爷子看了眼贪婪的百姓目光，冷汗连连抹着额头汗水，强自镇定骗人的心虚，僵硬着笑脸抬起胸膛露脸。

“钱见着了，俗话说得好钱财不外露，可秦某见着严冬难民衣不遮腹，心寒啊，特此散尽千金换取百家钱祈福为难民做善事，现在秦某说一说扶贫彩票玩法…”

“妙！”

“魏兄何出此言？”

房玄龄一脸诧异，侧过头看向一边的魏徵，不明白魏徵这话是什么意思？耳灵的李丽质也忍不住侧耳倾听父皇两位智囊大臣意见。

“滥竽充数，抓住人心，反其道行事！”

“喔！原来如此！”

经过魏徵这么一点醒，在看底下百姓渴望的目

光，房玄龄和李丽质恍悟了，由衷佩服起秦寿好一手反其道的手段。

“一等奖十贯，1到30号码任选，幸运凑齐两天后开奖七组数字可赢得十贯...凑不齐也不要紧，只要中了一个特殊号码或任意三个数，皆有五文安慰奖……”

秦寿把扶贫彩票玩法一一解释出来，风火雷电四人把准备好的玩法大字副挂起，让蠢蠢欲动的百姓们仰高头观望。

“怎么投注？”

“对啊？快快开始！”

百姓们摩拳擦掌急于想要投注，李恪在秦寿点头目光之下，轮到他出面说话，拿起拟好皇榜告示宣读起仿作弊手段。

“本王代表皇上宣布，特此声明一件事，投注号码全是经过特殊防伪处理，投注前请确定号码清晰度，如有涂改或模糊不清意图欺骗者，以欺君之罪判刑，兑奖时限只限当日，过期不候，现在开始投注！”

第六十五章神棍哪里跑

“哇哈哈~~小兔崽子，哪里跑？！”

“村长，这么急，这是要往哪儿去？”

“……”

拥挤百姓人群外围，程妖精发现秦寿肆意无忌哈哈大笑，野蛮撞开一大票百姓，秦寿吓了一跳想要闪人，哪晓得李靖三人同时出手，戏谑似的挡住秦寿去路。 .ｍｅ

“丽质妹子，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莫要找麻烦！”

没义气的李恪发现李丽质想要出面，及时出声提醒李丽质别多管闲事，大唐四大恶货的破事，尽量少去沾惹得不偿失。

钱老爷子最没义气第一个先开溜，留下一脸冷汗的秦寿与茫然的风火雷电，傻谔谔看着流里流气的程妖精踏上比武台。

“你哪位？”秦寿强自镇定，装傻扮懵看着程妖精，无视李靖等人愕然目光，坦然面对找茬的程妖精。

程妖精气得吹胡瞪眼，怒视着秦寿说道：“好你个兔崽子，当初放老流氓我鸽子，今日却装傻，

找打！”

李丽质看不过眼了，程妖精高举手作势要抓秦寿时候，出言制止说道：“国公爷仗势欺人，丽质定然在父皇面前参你一本！”

“哟喝~小兔崽子，不耐嘛！居然有长公主撑腰？你们俩什么关系？”

程妖精似乎有点畏惧李丽质的话，下不了台面死要脸阴阳怪气调唆起秦寿，惹来五位大臣们八卦目光，对啊！怎么没想到这点？

秦寿看了眼涨红脸说不出话的李丽质，皱起眉头说道：“有事冲秦某来，别乱喷脏水，亏你还是堂堂一国公爷！”

“比武！”小样，跟老流氓我斗？程妖精得意洋洋看着秦寿，一副老流氓我吃定你的表情。

“比武？”

五位大臣同时傻了眼，左看看程妖精右看看秦寿，瞪大八卦目光大感有趣，貌似秦寿揍了程妖精的三个不成器的孩儿，又挫败程妖精最骄傲的小女，感情是来新仇旧恨一起算的！

“时间地点！”

“好，痛快，一周后万国来朝大典这里，巳时开打！”

听闻有趣事的百姓们纷纷竖起耳朵，得悉程妖精邀战风头正旺的天生神力长乐乡村长，个个大感意外有趣，就差没有呼喝出声帮秦寿答应下来。

“奉陪到底！”

秦寿在百姓们聚焦目光之中，硬起头皮双手抱拳接下程妖精的挑战，冷哼一声耍出打号码用工具交给李恪，大摇大摆告辞离去。

死恶货，哥诅咒你一辈子吃饭啃沙子！秦寿借故当起甩手掌柜，直叫李恪哭笑不得，这又算是怎么回事？迫不得已硬起头皮带人招待蛊惑上当的百姓投注，一个头两大费劲解释扶贫彩票玩法。

“师傅，我们这是去哪？”

“嗯哼~出远门！”

“出远门需要那么多衣物吗？”

“天寒，耶？你废话怎么那么多，下来帮为师推车，送完胡壮公丹药赶紧撤！”

空荡荡了无人迹长安大街，一名老道吃力推着堆积如山高的牛车，小道姑舒坦坐在牛车上，惹来老道不爽的喝骂声。

“师傅！”

“又怎么了？”

“饿！”

"…"

老道停下来喘口气，在盈风小道姑可怜兮兮目光下，一脸肉疼伸手摸摸身上可怜的两个铜板，抓急了，两袖清风下场挺悲剧的，跑路盘缠都纠结。

老道后悔莫及当初钱全砸在破道观后院百草园，以至于现在跑路盘缠羞涩，饿了自己没事，饿了乖巧的徒儿罪责难疚！

"村长，这不是回村的路！"

"知道，棍子藏好了，咋们这就去砸道观！"

"哈？砸，砸道观？！"

风火雷电四人吓了一跳，初来大唐他们就了解到，东方的道观跟罗马的教廷差不多，只是道观不像教廷一样掌权，可秦寿这举动太荒唐了吧？

秦寿才不管这些，想到昨夜误服苏菲捡到遗落的盈风小道姑丹药，拉虚整个身子至今还双脚打飘浮就火大，有仇不报非秦寿性格。

"嘿嘿~~还真是心想事成，风火雷电，掏家伙出来！"

转个街头遇到熟悉的身影，秦寿狰狞着笑容，还真是运气来的时候挡也挡不住，一挥手示意风火雷电四人掏出木棍，准备开始揍人。

"师傅！"

“盈风，别跟为师说话，烦着！”

老道一脸肉疼喘息着气，摆摆手不想听唠唠叨叨没完没了的徒儿废话，心里琢磨着怎么从胡壮公手里坑点跑路避劫钱。

“不是，师傅，你没感觉到吗？”

“什么？”

“杀气！”

“杀…杀气？！”

老道闻言小道姑唬人的话，哆嗦着嘴角做贼似的环视空荡荡的街道，当看到杀气腾腾五个身影掏木棍动作的时候，吓了一跳大跳！

老道双脸急速收缩，失惊大呼道：“好，好强的杀气，盈风，撤！”

“神棍，哪里跑？纳命来！”

秦寿暴喝一声，扬起手里木棍，第一个冲在前头，双目喷火追赶连牛车也不要跑人的老道与小道姑，风火雷电四人默契闪进街道小巷，从左右两侧近道包抄逃跑的老道。

“救命啊～～”

“师傅，快跑，追上来了！”

“咦？怎么回事？”

秦寿拿棍猛追落荒而逃的老道与小道姑，惊扰

到附近没有搀和扶贫彩票的百姓，纷纷跑出来看大呼救命的暴徒行凶。

眼看越来越多百姓跑出来，秦寿心生一计扯起喉咙大呼：“站住，可恶的贼子，偷钱还敢跑？”

“岂有此理，光天化日之下，居然敢偷窃？抓住他们！”

“为老不尊带坏子孙，着实可恨，打！”

“冤…哎呀，别打脸！”

“放开我，呜呜~~”

老道没有想到秦寿这么无耻，血口喷人遭遇愤起百姓围堵拳脚相交，老道哎呀惨叫着满地打滚，暴怒百姓黑脚连连猛踩，惊呆随后串出来的风火雷电四人。

秦寿一手逮起鼻肿脸青晕过去的老道，双手抱拳说道：“多谢，多谢，在下长乐乡村长感谢各位侠义心肠，风火雷电，还傻愣着干什么？抓住他们带去见官！”

“啊？是，村长！”

风火雷电汗濂扛起晕过去的老道，带走哭红眼不敢吭声的小道姑，小道姑想要辩解，可见到秦寿威胁的木棍，憋屈得不敢吭声，老道是很好的榜样。

“啊？原来他是长乐乡的村长！”

“咦？奇怪了，那老道有点眼熟？”

“是吗？谁啊？”

“记不起来了！”

“滚！”

秦寿听到议论纷纷的声音，一溜烟闪人，乖乖，要是给他们想起来还得了？趁他们稀里糊涂赶紧闪！

第六十五章神奇村长有仙气

“贺明，谁家办丧事？”

怒了，秦寿回到长乐乡，见到村口村民吊起白绫，顿时一脸黑线，二话不说嗓子一吼，贺明死了爹娘似的哭着鼻子跑出来。

“呜呜～～村长…”

“滚！本村长没死，哭毛，咋回事？”

秦寿一脸恶寒踹开贺明，难民那边营地全停工，难民扎堆一起窃窃私语，长乐乡村民七手八脚从溪边抬着草席上来，陶然大哭声响彻村落。

“村长，戚寡妇的鸠儿死了，死得好～～”贺明提到戚寡妇的儿子死讯，又忍不住哇一声哭出声。

“老实点，站好，一口气说完！”怒了，秦寿掏出凶器木棍恐吓没点爷们样的贺明，哭的稀里哗啦丢不丢脸？人家死娃关你屁事啊？

“你回来前没多久掉进溪里淹死了！”

“滚！”

秦寿没好气一脚踹开贺明，废话那么久才说上重点，人没死都给他拖延死了！

“看什么看？赶紧把人抬出来！”

溺水不一定死了，对于这些没有文化的村民，

秦寿甚是感到头痛，救人如救火岂可儿戏？村民们哪敢违抗秦寿的命令，抬着淹死不久的戚寡妇儿子跑过来。

溺水者由于大量的水引起呼吸道阻塞，缺氧和昏迷直至死亡，这一过程发展十分迅速，往往只需4~6分钟就会导致死亡，所以对溺水者的抢救，必须争分夺秒。

“鸠儿啊~呜呜…你怎么，那么狠心丢下娘独自离去，呜呜…”

戚寡妇哭得泪人儿似的，跟着村民们身后哭得天昏暗地，哭哭滴滴没完没了哀嚎着，要不是有村妇扶着恐怕连走路也不会。

无尽伤痛与后悔笼罩着她，以至眼泪、鼻涕一串串地往地上淌着，一副痛不欲生的样子，仿佛儿子在她的心肠上面系了一条绳索，走一步牵动一下，牵得她心肠阵阵作痛。

“寿儿…”闻声赶来的贾蓉一手抹着眼角泪痕，想要说些什么给秦寿伸手制止了。

秦寿蹲下身揭开盖着的白布，探了一下戚寡妇四岁儿子的胸口，心中一喜说道：“去拿干净衣服来，在烧热水，生火驱寒，解开他的衣服…”

“愣着干什么？还不快点？”抓急的贺明跳脚

十足，狸假虎威大斥发愣的村民。
“啊？哦，好好！”
忍了，村民们怒视贺明一眼，要不是看在事态紧急份上，非揍贺明一顿不可！嚣张什么劲？
“啊？村长，鸠儿，鸠儿他…”
“还有救，快点！慢了神仙来了也没有用！”
“啊？谢谢村长，谢谢村长！”
村民们听说还有救，二话不说手忙脚乱脱下鸠儿的衣物，一大堆柴火抱来搭在鸠儿不远处生火助热。
“师傅，师傅醒醒！”
“嗯？盈风，你怎么变成两个影了？这是哪儿？”
五花大绑的老道在小道姑盈风轻唤声晕晕沉沉醒过来，浮肿双眼看起来可怜兮兮的，完全没有以前仙风道骨的模样。
“长乐乡，师傅，你什么时候得罪那个大魔头了？”
“长乐乡？！唉…”
老道在小道姑责怨目光中大吃一惊，末了摇摇头秃废叹息一声，千算万算给人算了一辈子命，始终算不到自己躲不过这一劫。

“师傅，那个大魔头抢你饭碗！”

“嘘~小声点，咋了？”

盈风没辙没拦的话，把老道吓了一跳大跳，所幸风火雷电四人目光都给秦寿哪边吸引了，没工夫理会他们。

“救死人！”

噗通~老道踉跄倒在牛车上，风火雷电回过头看了眼装晕过去的老道，在盈风露出人畜无害笑容之中，摇摇头又看向秦寿哪边，小姑娘太可惜了，吓傻了还是怎么回事？还有心情笑？

“师傅~”

“死了，别出声！”

盈风叫唤声换来老道低沉喝骂声，头不敢抬半眯着眼继续装晕，目光看向一批皇宫侍卫保护的靓丽身影，心里置疑不解，长公主怎么也在这里？更惊讶的还是秦寿救死人举动，那么牛？

“公主，要不先回屋？”

乡民有人死是很晦气的，皇宫侍卫尽心尽责劝解李丽质别看死人，以免沾惹到不干不净的晦气。

“无妨，本宫想看看先生如何救人！”

李丽质摇摇头拒绝皇宫侍卫的好意，耳听到村民们议论声与张罗，得知秦寿要救溺水已死的孩

童，大感好奇秦寿有什么回天之力？

秦寿待村民们把鸠儿衣物解开，扶平心跳正朝停止的鸠儿平躺，在村民们惊讶目光之中，深吸一口气，对着鸠儿的口将气吹入，造成人工吸气。

为使空气不从鼻孔漏出，秦寿用手将其鼻孔捏住，吹气一秒钟后见鸠儿胸膛鼓起嘴迅速离开，将捏住鸠儿鼻孔放开，迅速用手压其胸部，以帮助呼气。

“啊？这…”

“村长有仙气吗？”

汗~瀑布汗，村民们不约而同看向嘀咕的贺明，而贺明丝毫不知道自己说错什么？挠着头不解看向村民们恶寒目光，能在恶心点吗？仙气？

“啊？活了！”

“神了，村长果然有仙气！”

李丽质大吃一惊，紧捂着嘴差点失声喊出声，皇宫侍卫与村民们一起震惊发呆，秦寿如此反复十几次进行，把所知的急救方式一一用上，趁阎罗王没收命前，终于把鸠儿从鬼门关拉回来，轻微咳出几口肺里的水，慢慢睁开紧闭的眼。

“鸠儿！！”

“娘~”

戚寡妇在鸠儿睁眼醒来后，飞奔扑倒雪地里，抱着死而复生的鸠儿放声大哭，她的身体随着嚷泣而抽动着，两颊滴着泪珠，眼睛和鼻子有如泉，陶然大哭声激起村民们心酸又喜悦的泪水，不容易啊！

秦寿松了口气瘫坐一边，开始也没有把握，现在救回来了，秦寿在村民们欢呼声之中，露出一丝满足成就，下一刻马上僵硬起脸色。

“村长，我要仙气！”

“别争，村长我要~”

“滚，我先，村长，来嘛~”

“救命啊！！”

面对一大票村民们一窝蜂扑来，秦寿吓得魂都没了，四肢并用在贾蓉咋舌目光之中，陷入热情村民们泰山压顶的叠罗汉山堆里。

“公主，要救啊？”

“不用了，咗~”

李丽质摇摇头无言叹息一声，见到秦寿衣衫不整赤着脚丫从叠罗汉山堆里爬出来，忍不住抿嘴笑出声，皇宫侍卫们忍不住看呆了，长公主这鲜有的笑容，简直是六宫粉黛无颜色啊！

第六十六章人才哪里跑

“贺明！”

“有！村长，有事？”

秦寿回到村长屋换了一身衣衫，高呼一声贺明，神出鬼没似的贺明在李丽质活见鬼表情下跳出来，什么时候钻进来？李丽质忍不住恶寒想到无所不在的贺明。

“集合村民！”

“哈？那个，村长，我还没吃...”

又集合村民？准没好事，贺明推三阻四借口要离去，马上给秦寿一手逮住后领，如此得力跑腿，岂能放过？

“想不想得到戚寡妇香吻？”

“想！”

秦寿的利诱，贺明双目放光，在李丽质怪异目光之中，小鸡啄米似的拼命点着头，狼子野心彻底出卖了他。

“想还不去办事？要不然本村长便宜张屠夫！”

“是！”

贺明心中一寒，想到柔弱的戚寡妇与张屠夫两

把杀猪刀的淫笑声，鼓起劲一溜烟跑出去。

“先生…”

“公主，秦某有事忙，有事晚点再谈！”

李丽质在贺明跑出去后，刚想喊秦寿私底下聊聊，哪晓得秦寿拿起悬挂大厅的二胡，丢下有事忙的话急匆匆跑出去。

“神神秘秘，搞什么？”

李丽质古怪地看了眼急匆匆离去的秦寿，很想问秦寿怎么办到救活村里小男孩的事，看来又要等秦寿忙完在谈谈，她觉得秦寿太神秘了，神秘到高深莫测看不透地步。

“羽馨，你怎么了？”

秦寿提着二胡跑出大厅，迎面见到脸色不自然的钱羽馨与钱灵，忍不住停下脚步，一脸怪异看着钱羽馨。

“小姐怕见着死人，出去散了会心，在村外见着何大公子，被纠缠了一…”

“多事！秦郎，羽馨…”

多嘴的钱灵气鼓鼓说出事情缘由，直让秦寿又惊又怒，惊的是钱灵居然改邪归正朝自己靠拢，怒的是冤魂不散的何大公子居然不死心，玩起名花虽有主，也要松松土小把戏，这不是太岁头上动土找

死吗？

秦寿摸着下巴上下打量着钱羽馨，贼贼笑着说道：“嗯哼~此事莫要再提，晚上来本郎君房间，不得有误！”

“啊~”

钱羽馨涨红脸，秦寿一巴掌打香臀的惩罚，直让钱羽馨俏脸通红一片，秦寿离去后发现钱灵偷笑目光，又气又怒追着多事的钱灵挠痒痒。

‘姓何的，你死定了！老子的女人也敢染指？不给你深刻教训，难咽下口恶气！’心情极度不爽的秦寿收起笑容，阴沉着脸色琢磨法子整死何大公子。

西游记给了秦寿一个很好的提示，凡是有后台的妖怪最终都会被接走，凡是没后台的都被一棒子打死，何大公子就是属于后者，哥有后台李恪撑着，管你有什么狗屁秀才加身，老子扒田的看你不爽一锄头打过去。

单身并不难，难的是应付那些千方百计想让自己结束单身的人，娇妻有人惦记，秦寿琢磨着今夜结束单身，什么狗屁礼法一边凉快去！

“黑牛，给个任务你！”

“寿哥儿，你说！”

秦寿找到黑牛的时候，黑牛蹲在自家门口啃大饼，林木匠深度睡眠还未醒，正好休息一日，秦寿找上门来黑牛马上摩拳擦掌。

“拿上二胡，去关押两道士小黑屋拉上一整宿！”

“啊？！这，寿哥儿，我不懂乐器！”

“随便拉，就当对牛弹琴，自己塞着耳朵，累了找人代替！”

黑牛瞪大眼看着秦寿，这么缺德？用要死不活的二胡拉一整宿？还要轮流换人？估计人不疯也呕白沫了！

“少废话，不去扣工钱！明儿放你休息一日！”

“好吧！”

黑牛心不甘情不愿接过秦寿二胡，一口吞下大饼直奔关押两个道士小黑屋跑去，执行秦寿的交代，好好拉上一整宿。

想到今天宣传的折扇，秦寿趁村民还没那么快集合，直奔出村落朝难民营跑去，找昨日有些印象的四名难民木匠，是时候趁机吸纳人才了！

“村长！”

“村长好！”

难民营里的难民们见到秦寿过来，发自内心尊敬停下手里的话，纷纷学着长乐乡村民们称呼爱心爆满的村长，要不是他昨夜他们早饿死不知道多少人了。

“好好，大伙都加把劲，把房子建起招待后面的难民同胞，严冬无情，人间有爱，万众一心，共建家园！”

“好！”

“呜呜…村长大义，说道我心坎了，真乃活菩萨！”

秦寿在难民们激昂与哭泣声之中，汗濂直奔找到四个难民木匠，招手示意四个难民木匠走到一边。

“村长，有事？”

四名难民木匠一头雾水，不明白秦寿招他们远离难民营做什么？

“摸着私心告诉本村长，想不想成为长乐乡一员？不在漂泊无踪过着背井离乡苦日子？每日工作有工钱拿？”

“啊？想！”

四名难民先是惊讶，醒悟过后连连点头应着，北方凄凉艰苦的日子他们早受够了，大氏族自私自

利与朝廷明一套暗一套，受苦的还是他们这些无辜百姓，早受够了严冬过后又回到没人情味的北方。

秦寿也知道北方那边情况，大唐皇族宗室一直和北方哪边贵族合不来，北方地区五姓七家一直不怎么给李世民面子，这是不争的事实。

那么问题来了，不合受罪的肯定是无辜百姓，北方那边贵族自个玩自个的，压根不鸟李世民什么圣旨，自私自利陷百姓水深火热之中，导致每年冬季难民一大票北下求皇城庇护。

“很好，实在人，本村长喜欢，长乐乡只招纳有才能的人，不过你们放心，你们家小也可以住进长乐乡，其余难民也有机会，只是现在暂时用不到那么多！”

人才看你们哪里跑？秦寿一脸窃喜赞赏四个难民木匠识时务为俊杰，先用好话安抚四个难民木匠，以免他们产生愧疚之心，影响发挥技术水平。

“我等（简玉，苏以南，楚晏，白轩）誓死追随村长！”

四个难民互视一眼，纷纷自保名字，单膝跪拜行追随大礼，直让秦寿一阵得意窃喜，口水都说干了，就等你们钻进来！

“好，好，这一段时间，暂时委屈你们呆在难

民营，等过一段时间长乐乡扩建的时候，在搬进来！”

“是！”

简玉，苏以南，楚晏，白轩四人想都没有想，直接抱拳答应下来，有秦寿这句话足矣！

“好，你们跟本村长来，那些做木床之事，交给其他人，现在本村长给你们安排工作！”

简玉，苏以南，楚晏，白轩四人没有丝毫犹豫，在难民们奇怪目光之中，大摇大摆跟着秦寿进长乐乡。

第六十七章旷世倾情一吻

“村长又召集我们，啥事啊？”

“不知道！”

两刻钟过去，眼看快到午时，村民们都忙着张罗午饭，贺明受命召集开会的消息，村民们马不停蹄赶来，没想到等了一刻钟，迟迟不见村长出现。。

李丽质与钱羽馨无所事事在大厅内学织毛衣，时不时抬起头看外面的情况，两女经过一天融合熟悉，慢慢开始抛开身份熟络起来，有说有笑隐隐有变成闺蜜的征兆。

李丽质慢慢喜欢上这种考研手技的织毛衣，想到为自己亲人亲手织上一件保暖羊毛衣，李丽质感到一阵暖心，第一时间想到日夜劳累的父皇，还有身子越来越差的母后，把长乐乡学到的手艺，回报最敬爱的父母。

“抬上来！”

秦寿在村民们众目所盼目光之中，带着风火雷电四人出现，四人扛起比人还高的大木桶，在大厅守门皇宫侍卫怪异目光之中，放到拥挤的前厅院口。

“村长，你这是？”

不会是大白天看村长洗澡吧？村民们忍不住一脸古怪看向面无表情的秦寿，思想不纯想着村长当着他们面洗澡。

贺明摩拳擦掌地流着哈喇，脑海里想着是不是秦寿安排他和戚寡妇来个鸳鸯浴？想到邪恶的时候，情不自禁看向双目散发仰慕目光的戚寡妇，可惜那目光不是看向贺明，而是年轻帅气的村长！

“文盲很可怕，我们长乐乡绝对不允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就像今天一样，为了杜绝类似事情发生，本村长要替你们扫扫盲，上一堂生活急救课程，谁愿意出来当试验品？”

唰~秦寿的话刚落，村民们整齐一致搬着小板凳后退，把发白日梦的贺明晾在前头，皇宫侍卫们无语了，用可怜的目光看向清醒过来傻里糊涂的贺明。

“很好，贺明大义主动为扫盲课献身，值得表扬，鼓掌！”

“啊？我，村长…”

幸灾乐祸的掌声之中，在贺明眼里是那么的刺耳，涨红着猪肝脸试图解释什么，可秦寿会给他废话吗？答案是不可能的，带着戏虐的目光轻轻一挥

手，风火雷电马上跑过去逮起哭丧脸的贺明。

看到院子外面新异的开会方式，李丽质与钱羽馨按耐不住好奇，在宫女与钱灵拿羊毛线球跟随下，一边织着羊毛衣一边走到厅门，观看秦寿葫芦里卖什么药？

“乡亲们，人在溺水的时候，往往还没有那么快死去，身体内卡着大量水…大概有3到5分钟时间抢救，也就是大概半刻钟，还有一线生机从阎罗王手里抢回来…”

原来如此！经过秦寿这么一解释，李丽质与皇宫侍卫们恍然大悟，原来秦寿不是神乎其神的仙气，而是知道怎么回事，可疑问又来了，他是怎么知道？

很快秦寿在李丽质和皇宫侍卫惊讶，不可思议，愕然目光下，以悲催的贺明做实验见证奇迹。

“三言两语难以解释，现在由我们敢为长乐乡奉献的贺明，以自己宝贵生命演示给乡亲们了解！”

村民们不寒而粟看向可怜小白鼠贺明，由衷为他感到悲哀，默哀一阵后又以期待的目光看向神奇村长，如何自破仙气一说辞。

“郑重提醒，此项演示危及宝贵生命，切莫模

仿！开始！”

“是！”

“不要啊~~我不……”

风火雷电忠实执行秦寿的命令，死驴友好过死道友，谁知道心情不爽的秦寿会不会逮他们做小白鼠？逮起尖叫连连的贺明丢进装满热水的木桶里，四只手按照贺明不给浮起来，扮成溺水者。

秦寿在村民们恶寒目光之中，若无其事继续扫盲说道：“人在溺水只有短短一霎那挣扎，呛入大量的水会出现弊息，也就是假死，死了没？”

“咳咳…咳…救命啊~”风火雷电四人同时松手，贺明马上浮出水面，咳嗽连连嘴里大呼救命。

秦寿一挥手说道：“还没死？继续！”

咕噜噜…贺明张开在呼喊救的时候，风火雷电依言把贺明按入水里，呛入大口热水的贺明双手拼命怕打水面，吓得村民们直哆嗦，太可怕了！

“够了！”

李丽质实在看不下去了，难以接受秦寿这虐人的扫盲教学，秦寿这那是上教育课？简直是拿人命开玩笑。

“死了！”

“死了？还不快提起来！”

风火雷电说死了，秦寿若无其事呼喝风火雷电把贺明拉起来，泛白眼的贺明湿漉漉全身冒着热气，鼓涨的肚皮犹如十月怀胎。

“下面，谁来试试急救？”

秦寿一席话，村民们面面相觑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说话也没有人站出来，搞不好出人命谁也担待不起。

秦寿一脸黑线看着村民们不愿出来，心里算着时间同时出言讽刺说道：“怎么？这就是你们见死不救的精神吗？赶紧的，莫不成还要本村长亲自来？”

“我来！”

“咦！”

“耶！”

“……”

极少现身的村里最胖大龄圣女出现了，远远地一摇一摆直朝秦寿这边走过来，秦寿汗濂看着胖女人挪动着两条粗短的腿，圆圆的大肚子撑得襦裙好像藏了口锅，又像一只蹒跚的鸭子。

接近一米九的巨人身高看得秦寿一阵蛋疼，近了，秦寿狂咽着口水，看到她的脸上肥肉步行时的颤动，村里唯一的“大”黄花闺女啊！

李丽质和钱羽馨吓得花容失色，世上居然还有如此花见花谢的奇女子，皇宫侍卫们直接鼓起蛤蟆嘴，想吐又吐不出来，真是绝版的天下大丑女啊！

“村长，怎么救？”

巨女俯视着秦寿，一开口偏黄的牙齿喷出口秦寿差点晕眩过去的臭气，碍于面子秦寿僵硬着脸色，双手比划着反过贺明身子的姿势。

巨女在秦寿打冷颤教导声之中，单手提起贺明放到粗壮大腿，贺明冒出舌尖的嘴巴马上吐出呛入的水，紧接着又按照秦寿的话准备人工呼吸。

“明明，我等了那么久，终于等到这一刻了！”

巨女无视村民们张大嘴傻了眼的目光，双手撑起猩猩下垂手势，深呼吸一口气吞山河的空气，看得村民们不寒而粟牙关直打抖。

没眼看了，贺明撑住，千万别爆肚皮！秦寿一手捂眼，实在看不下去巨女倾情一吻的吹气，贺明肚皮马上鼓胀又沉下去。

巨女第二次吹气下来的时候，贺明开始慢慢恢复意识了，以为戚寡妇做人工呼吸，双手情不自禁抱住巨女，睁开眼一霎那崩溃十足大叫一声。

“啊～～”

又晕了？村长呢？村民们傻了眼看向秦寿的时候，秦寿不知道什么时候溜走了！

第六十八章再遇乌龙探海

“何兄，如此匆忙，这是要去哪儿？”

“曹兄，你今儿不是在仙儿那边过夜吗？”

何大公子在长安禁宵前，不期而遇一脸郁闷拦住马车的曹英杰，探出头的何大公子甚是不解，怡情别院仙儿不是征集第二批风流学士诗歌集吗？

“莫提了，给人耍了，什么阿拉擦擦的，甚是绕口，该死的长乐乡村长，害得本公子出大丑了！”

何大公子提及诗歌之事，曹英杰马上一肚子火气，没想到可恶的仙儿居然刁难，让他五音不全没看过歌词的人唱出来，出大丑的曹英杰在嫖友嘲笑声之中出丑离场，曹英杰马上把罪责推到秦寿头上。

何大公子心中一动，笑眯着眼看着曹英杰说道：“曹兄，可否有空到何某家过一宿？何某最近买了一批新婢女！”

“喔？何兄诚邀，曹某岂有不从之理？”

“请！”

何大公子看了眼色胚子曹英杰，心中冷笑一声，长乐乡，没米看你怎么救济难民，想要坐收声

望？大公子我还没点头！

长乐乡，夜幕降临的时候，比起长安城死寂沉沉禁宵，乡村却是活跃多了，越来越多难民涌进难民营，以至于储粮急速下降。

“村长，如此下去也不是法子，村里的粮食用不了两日消耗一空，就怕城内米商趁机坐地起价！”

聂明看了眼村头方向灯火通明，有难民在外面扎堆落脚，治安队都成空壳，真发生断粮现象，恐怕秦寿的辣椒苗不保了，现在难民或许还遵守，可饿慌头的时候，谁管你这个？

秦寿头疼了，开始自信满满疏忽了存粮问题，一文不值套餐暂时缓解难民温饱，人有可爱与可恶两面，温饱了臣服与你，饥荒了会不顾一切。

“聂大叔，明儿早上你带人上山来个三光扫荡，竹笋，野菜，蘑菇猎物什么的都给我扫荡回来，其他人进城先用村里的资金购米！”

“是，村长！”

聂明颇感无语应着，他不知道秦寿得到什么好处，居然把救济重任揽在身上，这不是自讨苦吃吗？聂明又那知道秦寿心里的宏图大计？

“愁啊愁~回去洗个白白！”

无语~聂明真心服了秦寿，此时此刻还有心情洗澡？对于秦寿天天洗澡，聂明表示真心不解，天气那么冷又没干重活出汗，三天两头洗一次不好吗？

回到村长屋，除了木头人一样的皇宫侍卫守着大厅门口，秦寿没见着钱羽馨，心中一阵窃喜，莫不成在房内等候了？

暗自窃喜的秦寿搓着手掌，绕过大厅庭院，在皇宫侍卫们奇异目光之中，急匆匆沿着走廊跑回内院。

“那个神奇村长怎么那么高兴？”

“谁知道？准有什么新鲜事儿，唉~在长乐乡，我算是长见识了！”

“可不是，死人也能救活，真是神了！”

皇宫侍卫们趁长公主不在，窃窃私语议论起来，这次保护长公主下乡救济难民，还真是长了大见识，日后回皇宫也有吹嘘本钱了！

“菲儿真贴心，这么快给本少爷泡好热水！”

跑到澡房秦寿看了眼澡房内朦胧的烛光，门没锁，那就是里面没人了，秦寿搓着双手推门而进，急急忙忙脱下衣衫，头也不抬惯性把衣衫丢进更衣屏风，丝毫没注意到老旧屏风挂着一套宫衣。

“冷啊~”

秦寿哆嗦着身子骨脱个光溜溜，亵衣亵裤卷成团打篮球似的，直朝更衣屏风丢过去，甩飞碍事鞋子，光着脚丫直奔半人高三米宽盛满花瓣热水大木盆跳进去。

花瓣？！秦寿跳起身准备来个大石砸死蟹跳水运动，看到热水漂浮的花瓣，顿时心中一惊，很显然不是特意为哥准备的热水！

哗啦~长长秀发从水底冒起，一张美艳绝伦的面孔湿漉漉冒出水面一刻起，急速下降的秦寿崩溃了，长公主！！

“月…啊？！”

哗啦~咕噜~长公主话没说完还没来得及缓口气，再次潜入水里变成真正的弱水者，呛入几口热水间又给提了起来。

“啊~~”

秦寿还没来得及适应热水入眼刺痛，迎面挨了左右开弓两巴掌，松开有揩油嫌疑的双手，坐靠一边汗濂看着双手抱胸的李丽质，好大的乌龙啊！

“不许看！”

“哦！”

李丽质羞涩欲哭的声音，秦寿张口应了一声，

紧闭双眼不敢去看，心里一阵荡漾又纠结，这次算是玩大发了！

李丽质又气又羞，涨红着脸色不知道如何是好，从耳根、连脖子、经背脊红下去，直到脚跟，想到入水一瞬间嘴里的异物，差点变成真正溺水者一阵后怕。

虽然李丽质努力制止自己，冷静自己，企图平淡这件事，可这却毫无用处，反而使她更烦乱不安，更胡思乱想得很多，迂腐贞女思想纠缠着她。

“咦？门怎么开了？”

“月莺，你不是最后出来的吗？怎么不关紧门？”

“兰雀，是你吧？”

李丽质与秦寿心乱如麻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澡房外传来月莺和兰雀两宫女的争吵声，直把李丽质和秦寿吓了一跳。

“快藏起来！”

李丽质急了，差点哭出声，这要是给月莺和兰雀两宫女瞧见了，李丽质还在没脸见人了，未嫁人就与人共浴，传出去也不是什么好事。

“公主，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秦寿一口气说完马上深呼吸一口气潜水，月莺

和兰雀两宫女在秦寿潜入水里时走了进来，一脸怪异看着满地溅出的花瓣与水迹。

“公主，这是？”

“月，月莺，兰雀，把，把衣物放下，本宫今儿自个来！”

李丽质在月莺和兰雀两宫女怪异目光之中，心虚异常地示意两宫女放下衣物，支开两宫女好让秦寿离去。

“是！”

月莺和兰雀不知道李丽质怎么回事？但还是依言照办慢悠悠放下新的宫衣，所幸没发现秦寿甩飞一边的鞋子，月莺和兰雀慢悠悠的放衣动作，直叫李丽质一阵心急又恼怒，可又不敢出言催促。

咕噜噜~肺活量不咋地的秦寿冒出头换口空气，直把李丽质吓了一大跳，不顾秦寿抱歉的目光呼吸空气，抬脚在秦寿喷鼻血目光之下，把秦寿头押回水里。

“公主，怎么了？”

哗啦一声大响，把慢悠悠放宫衣的月莺和兰雀吓了一跳，转过头看向僵硬着笑容的李丽质。

“没，没事，还不快出去，本宫饿了，弄些晚膳！”

咕噜噜的水泡声吓得李丽质脸色极其不自然，忍不住加重几分语气呼斥月莺和兰雀出去。

“咦？公主，你的宫...”

“多事，快出去！”

“是~”

月莺和兰雀在李丽质嗔怒骂声下，吓了一跳灰溜溜慢慢告退，轻轻合上澡堂门离去。

第六十九章孽畜作孽啊

“先生甚是无礼，教丽质日后如何见人？”

月莺和兰雀关紧澡堂门远去后，李丽质急匆匆出浴穿上遮丑亵衣亵裤，背着澡桶责问秦寿如何安置自己？

想到清白身子给秦寿看完，李丽质轻轻颤抖着背影，俏脸涨起了一层淡淡红晕，就像两片榴花瓣突然飞贴到她的腮上似的，两颊排红到发烫。ｗｗｗ．．ｍｅ

李丽质不得不承认，经过这些时日观察，秦寿是那么的出色，慢慢的崇拜产生微妙情绪，直到刚刚发生的乌龙事情，一种明知不妥，而又很愿试试的大胆，迷惑紧紧地捉住她的心。

“先生？”

久久没得到回复的李丽质忍不住转过头，看到平静的澡桶晃荡的水声慢慢停下，李丽质心中一紧莫不成出事了？顾不得太多直奔向毫无动静的木盆。

“啊？！”

当李丽质发现秦寿浮在水面一动不动的身影，吓了一跳惊呼出声又及时捂住嘴，怕惊呆侍卫那就

麻烦大了，顾不得热水溅湿单薄亵衣裤，吃力把笨重的秦寿扯出澡盆。

“啊？丽，丽质不是有意的！”

咚一声，秦寿落地一头栽在硬化的泥土地面，脏兮兮的脸苍白无血沾了一层淤泥，吓得力歇喘息的李丽质连连道歉。

‘糟糕，溺水了吗？’

秦寿一动不动鼻子间沾着的花瓣，把李丽质吓了一跳，情不自禁想到今日秦寿扫盲课程，要真是那样麻烦大了！

李丽质半跪秦寿身边，脸红耳赤偷瞄了眼秦寿光溜溜的身子，颤抖着手探了下秦寿鼻息，还真没呼吸了，顾不得什么男女授受不亲礼仪，搭手贴在秦寿肚皮现学现卖进行溺水急救。

“对，还有人工呼吸！”

压了好一会直到秦寿嘴里没有水流出，李丽质想起最后一道吹气课程，通红着脸犹豫片刻，颤抖着玉手轻抹秦寿脸侧淤泥，羞涩不已用手轻捻秦寿鼻子，紧闭双眸双唇颤抖着贴上秦寿嘴唇。

“那羊毛线痒死了，菲儿，澡堂没人吧？”

“老夫人，应该没人了！”

澡堂外面，贾蓉轻挠着后颈，缺少模特给五个

村妇对照肩围折腾半天，痒得实在受不了想去沐浴香汤，逮着苏菲去伺候洗个热香汤。

想到长公主落户家里一段时间，贾蓉就感到一阵头痛，不是一般的麻烦，而是超级的麻烦，同时心里责备多事的秦寿，没事揽那么多事干什么？折腾的刚过上好日子的村民又打回原形。

澡堂没人守着，很好，可以确定娇贵的长公主已经沐浴完了，贾蓉在苏菲推开门的时候，见到里面的情景差点惊呼出声！

李丽质度了口气给秦寿，眼看秦寿慢慢恢复呼吸心中大喜，救人心切顾不得什么羞涩，深呼吸一口气再次度一口气给秦寿，哪晓得秦寿迷迷糊糊之中搂紧她。

慢慢恢复意识的秦寿，睁开眼看到朦胧的脸孔，嗅着淡淡幽香迷醉了，舌头轻松地顶开李丽质的贝齿，进入了她的嘴里，疯狂地吸吮着李丽质的小香舌。

“唔唔～～”

豆蔻年华的李丽质哪曾试过如此激吻？象征性挣扎了几下，在秦寿无意识抚摸娇躯下与激吻追逐下，慢慢软化了，整个人贴上压着秦寿，瑶鼻发出娇嗔和急速喘息声。

“你们！”

“啊~”

贾蓉一声惊讶愤怒羞涩声，惊醒了迷醉美妙初吻的李丽质与秦寿，当秦寿睁开眼看到李丽质红肿双唇分开的水线，傻了眼！

“孽畜，还不穿好衣服！”

贾蓉一手捂着瞪大眼的苏菲观看儿童不宜画面，轻斥胆大包天的秦寿，长公主也去招惹，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气冲冲的贾蓉关紧房门，所幸李丽质没有大泱大叫喊侍卫，要不然秦寿还真有多少脑袋不够掉，敢公然沾公主的便宜，这不是自寻死路吗？

秦寿与李丽质默默无语各自分开穿衣，李丽质抓起宫女直奔进更衣屏风，秦寿看着她那湿透的亵衣裤，勾勒出迷人的小蛮腰一扭一扭的，心里就浑身痒痒气血旺盛。

“先生，丽质…”

秦寿没有心情听李丽质说什么，头脑充血过度急需找人泻火，最好选择莫过于准备正法的未婚娇妻，接过李丽质甩飞出来的衣物匆匆套上溜人。

等李丽质从更衣屏风走出来的时候，秦寿早已爬窗溜人了，留下李丽质呆呆站在原地，回想起那

羞涩一幕，脸一阵通红发热。

“啊？你，你掉水里了？”

钱羽馨暂居的房内，织毛衣的钱羽馨听到窗户动静吓了一跳，转过头马上发现湿漉漉的秦寿哆嗦着身子骨，迅速脱衣钻进钱羽馨被窝里，羞得钱羽馨闭眼不敢看。

秦寿上下打量着钱羽馨妙龄身段，脑子里回味着李丽质香吻的，厚颜无耻直朝钱羽馨伸伸手。

“两情若是长久时，还不就寝待何时？宝贝，来~”

“嗯哼~”

钱羽馨在秦寿打趣声下，含蓄扭捏着身子转过身，直到秦寿翻身滚下床抱起她，嗅着秦寿成熟男子气息，如鸵鸟般把头埋于胸前，紧张又期待轻轻颤抖着。

钱羽馨在秦寿吹熄蜡烛时，心跳如鹿撞手松了又紧，下一刻即将要发生，不用想也知道了，钱羽馨意识里想抗拒，可下一秒就慢慢软化，在秦寿抱上床狂热激吻下，衣衫一件件脱离。

房屋外钱灵刚端来夜宵炖品，看到自家小姐房内漆黑一片，还有不堪入耳的声音，纠结的钱灵俏脸顿时羞红一片，不用想也知道怎么回事，端着炖

品慢慢退去，不敢打扰里面的好事。

“灵儿？可曾见到…”

钱灵轻轻退出十几步转过头的时候，迎面见到怒气冲冲拿树藤的贾蓉，发现钱灵通红的脸色，忘了找秦寿算账的事。

“嘘~老夫人，在里儿呢！”

钱灵在贾蓉怪异目光之中，作势噤声手指自家小姐暂住的房间，漆黑的房内直让贾蓉一阵纳闷，忍不住踏前几步，听到那不堪入耳的呻吟声，直让贾蓉哭笑不得，里面做什么？身为过来人贾蓉最清楚。

“这孽畜真是讨打，也罢，明儿在找他算账！灵儿，走，别打搅了！”

贾蓉轻啐骂了声胆大包天的秦寿，可转头想到传宗接代大事惊扰不得，只能暂时作罢放过秦寿，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贾蓉摇摇头叹息着，拉起一脸担忧的钱灵离去，琢磨着什么时候把秦寿婚礼赶紧补办了。

第七十章有压力有动力

“养万头鸡鸭？”

次日，哭过，伤过，寻死过的贺明重新振作，在意气风发秦寿找上门提出项目后，吃惊看着性格无常的神奇村长，打心底畏惧整惨自己的秦寿。

一开口就万头鸡鸭，胃口太大了吧？贺明活了大半辈子，还没听说过有谁养鸡鸭超过百头的，恐怕全大唐也找不出谁养鸡鸭超过30只以上。

“不错，要养就养多，少了本村长不乐意！”

秦寿翘起二郎腿挠着耳朵，脑子里还回味着昨夜**的巫山**，想到无力下床钱羽馨撒娇模样，秦寿忍不住嘿嘿声傻笑起来，优越成就感徒然而生。

“村长，村长！！”

“啥事？”

秦寿在贺明一脸黑线叫唤声之中清醒过来，轻抹嘴角的哈喇，摆出哥在听着的模样。

“小鸡三天内可以到别的村落蛋换小鸡，很受欢迎，可村长，你怎么养活那么多小鸡？”

“饲料！”

“饲料？”

秦寿得意洋洋轻敲自己脑门说了一句饲料，直

让贺明一头雾水，什么是饲料？听都没听说过，吃一寸长一智的贺明醒目没有去打断秦寿，巨女事件留下巨大阴影。

“不错，高能量饲料，五~六个月可达4~6斤，我们长乐乡要打造一个超级种养殖场，一万头鸡幸运下来也有七八千只！”

嗞~贺明倒吸一口冷气，一万只鸡鸭存活七八千？那是什么概念？贺明不敢想象了，全村鸡鸭加起来都不过五六百只。

能量饲料，秦寿知道怎么配制，1。玉米2。糙米3。稻谷4。高粱5。小麦麸6。次粉，7。米糠8。小麦9。油脂，就是调制过程需要用到蒸汽加热有点麻烦，鸡饲料的调制温度在83-89度之间即可配成。

玉米可以排除，其他基本齐全，次粉磨米份最差品质，百姓都用作烙胡饼，油脂菜籽油猪肉可以代替，高脂肪的就行，万事俱备，只欠小鸡开养，饲料鸡虽然没土鸡味道好，可胜于数量多绝对满足长安各酒楼。

“安排人手找村外开阔地搭建简陋大棚，看准风水宝地别乱搭建，日后长乐乡还要扩建，人手不足去难民营加饭量抓壮丁，干草要配备齐全，粪便

要勤清理收藏好，那可是农田大肥，三天没出成绩你自个看着办！”

“村长…”

贺明可怜兮兮看着秦寿离去背影，奈何秦寿压根不鸟他，丢下警告话走远了，留下贺明抓头挠耳，万头鸡鸭，三天内凑齐要命啊！

离开贺明的家后，秦寿游离浪荡空荡荡的村落，低头想着如何把长乐乡迅速推向繁华，占有了钱羽馨后，秦寿感到有了很沉重的包袱，收起小打小闹的玩心，专心两手抓村里大小事。

“鸠儿哥，别去溪边玩了！”

“好吧，奴妹，你说去哪儿玩？闷死了！”

秦寿寻声望过去，只见戚寡妇的鸠儿与一个同龄女童在村边围栏说话，扫盲！秦寿第一时间想到扫盲，脑海里装着那么多知识，要是不趁现在还记忆犹新发挥出来，在过个一两年忘了岂不是浪费？

想到这里有了雕刻数字成功，秦寿直奔铁匠屋，去找王铁匠商量弄套活字印刷，把脑里的知识全印刷成书籍，用不着收藏起来也好，俗话说得好，知识就是力量，说不准哪天用得上！

“村长？有…”

“别说话，先听本村长说！”

王铁匠一头雾水看着风风火火的秦寿，摸不着头脑是怎么回事？

“哦，有事？”

“嗯，耶？都说了别说话，我想说啥了？”

王铁匠汗濂了，你想说什么，天晓得？秦寿兴奋过度一时间忘了自己来的目的，直让姜奉，丁浓，万恬三个学工无语。

“哦，想起了，活字印刷！”

“活字印刷？”

王铁匠一头雾水，什么是活子印刷？压根没有听过，稀里糊涂看着秦寿，而秦寿想到了什么猛拍脑门，没十万单字样本！

“嗯哼~没，没事了，王铁匠，把手里的活缓缓，去外面难民营问问看，有懂铁匠的没有？有一两年经验的学工也可以，全找来！”

“哦！”

王铁匠不知道秦寿又要增加铁匠干什么？但还是依言照办去找人，交待了一番姜奉，丁浓，万恬三人，急匆匆跑出去。

“寿哥儿！”

“黑牛？那两个道士怎么样了？”

秦寿琢磨着十万个常用单字的时候，黑牛精神

不振地拿着二胡走进铁匠屋，想起黑牛折磨一宿的两个老道，还有口气没有？

“晕了！”

“……”

秦寿无语了，黑牛一句晕了，可见黑牛二胡水平有多可怕，想想也是，不会拉二胡拉出鬼叫一晚，不晕才是怪事。

“泼冷水弄醒，找个人继续拉！”

“还…好吧！”

秦寿还要折磨两道士吓了黑牛一跳，有什么深仇大恨啊？泼冷水保持清醒这招够绝的！可见到秦寿不容置疑的目光后，缩了缩头挠着头照办，跑出去找代替者继续折磨两道士。

“敢用泻药玩哥？整死你们俩缺心眼的师徒！”

想到拉稀一整宿差点爬不起来的仇恨，秦寿就恨得牙痒痒，苏菲是自己贴心侍女，无心之失尚可原谅，可罪魁祸首两师徒严惩不贷。

“看什么？继续干活！”

“啊？是！”

姜奉，丁浓，万恬三人在秦寿怒目下，吓了一跳马上卖力叮叮当当打起铁，不敢在八卦村长的

，贺明就是很好血泪榜样，以身饲虎当村长狗腿子，知道秦寿太多遭报复了！

“村长，你在这儿啊？真是好找！”

“林师傅，手艺也太差了吧？”

林木匠钻进铁匠屋找到秦寿，拿出秦寿开奖用的01号木球，直看得秦寿一脸黑线，粗造不堪染料又没染。

“行了，村长，你这破球害得林某又熬夜，手艺有限，50文不二价，林某找小财神要钱去了！”

“滚！”

秦寿一脸黑线喝跑林木匠，这家伙越来越斤斤计较了，现在全村除了聂明次富，就数他排行第三了！

‘看来要赶紧弄出活子印刷，弄些像样的合同，把这些家伙全套牢！’秦寿转动着手里开奖木球，心里琢磨着怎么绑住这些班底不叛变。

人心这东西很难预料，秦寿不想辛辛苦苦培养出来是羽翼丰满高飞的白眼狼，卖身契约是最好的选择，终身为打工奴！

“丈母娘来了！”

“尼妹的，你丈母娘来了关本村长屁事？”

秦寿怒视打断自己想事的贺明，不好好策划养

鸡鸭场，跑来大声泱泱找抽还是没整够？

“呃，是村长你丈母娘来了！”

“……”

秦寿黑着脸走出铁匠屋，贺明一脸憋屈地揉着快要散架的肩，当跑腿容易吗？口误也要惩罚！

第七十一章丈母娘的担忧

“不知丈母娘亲自到来，有失远迎，还望恕罪！”

钱夫人在贾蓉招待下，刚喝进嘴的茶水差点喷出来，一脸古怪看着秦寿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贾蓉僵硬着嘴脸，不知道秦寿这是闹哪出？昨夜之事还没找他算账。

秦寿左手老母鸡冠头绑着红菱，挂着歪歪扭扭的鸡后牌匾，右手鸭头鸭毛翘起皇冠形状，脖子间挂着鸭王的牌匾，一根红线串起鸡鸭翅膀。

“这是？”

钱夫人不解放下手里的茶碗，乡下地方也没有那么多讲究，怪异目光打量着秦寿，总觉得秦寿有些眼熟，好像…

钱夫人打量秦寿的同时，秦寿又忍不住偷偷打量光线充足的钱夫人，比起当初澡堂见到的更丰满靓丽。

特别是那双灵动有神的大媚眼，每在转动瞄着看秦寿时，似乎里面含有一团火，烧人心灵钩人弛魄一样，一飘一转的能勾人魂。

想到她丰满的身材，秦寿忍不住心中一阵荡

漾，怕初次见面留下不好印象，又怕钱夫人发现什么，秦寿抬起胸膛驱赶猥琐的思想。

“丈母娘有所不知，此乃长乐乡特产，此鸡非普通鸡，老母鸡中的鸡后堪称战斗机也不为过，日产2蛋好意头，鸭公，这个更绝了，全村鸭子基本是它后代！”

“寿儿！”

怒了，贾蓉忍不住出言喝斥没正经的秦寿，人家大老远跑来，居然还如此儿戏，都变大人了还不正经。

“娘，孩儿这是诚心向丈母娘正式提亲，当然要实际点表面心意，老母鸡代表好生养，鸭公代表好多子多孙，诚意懂不？孩儿可是注意它们很久了，才厚脸皮抓来的！”

“啊？这…”

贾蓉经过秦寿这么一说，还真有那么点道理，只是秦寿不问自取，就抓村民的鸡鸭，有点太不厚道了！

“等会，什么提亲？”

默默关注秦寿的钱夫人，没心情看两母子之间斗嘴似的话，一脸诧异之余又满头雾水，昨夜失眠的钱夫人预感有什么事发生，放心不下钱羽馨匆匆

下乡，没想到秦寿玩另类聘礼来提亲。

“咦？丈母娘，你不知道吗？羽馨昨夜已成小子妻子了！”

“啊？！”

钱夫人失态大吃一惊，没想到昨夜担忧还真成真了，两人没拜堂成亲就初尝禁果，简直是有伤道德的事！

“你们…”

“丈母娘，男欢女爱实属人之常理，无需被迂腐思想禁锢！”

钱夫人刚想说你们太荒唐了，秦寿在贾蓉抽搐嘴角动作下，甩飞手里的鸡鸭，落座客桌边椅子，实事论事洗脑钱夫人迂腐思想。

“可是…”

“三字经开篇曰：人之初，性本善，又如大圣人孟子告子曰：食色性也！”

秦寿歪曲理论辩得钱夫人哑口无语，她敢说什么吗？连圣人都说过，岂不是大错特错了吗？

“丈母娘，小子现在人穷家大业大，管理几百口嗷嗷待呃…张口要吃饭的村民，苦啊！如今又承蒙长公主慧眼识珍珠，受命皇命救济百姓，实在挤不出多余闲钱置办婚礼…”

“好吧！容老身去看看闺女在谈！”

钱夫人在秦寿声色凛然诉苦声之中妥协了，想到秦寿那么牛，居然连皇亲贵族也搭上关系，看女婿的目光越看越满意，借口离去看看自己闺女给秦寿折腾的怎么样？

“寿儿，瞧瞧你做的好事！”

“嘿嘿~娘，那个…”

贾蓉在钱夫人离去后，忍不住微怒不懂怜香惜玉的秦寿，大清早去看钱羽馨的时候，那脸色苍白的吓人，就知道秦寿粗鲁不懂得节制！

贾蓉幽幽叹息一声说道：“罢了，你的破事娘懒得去听，娘回乡些日，你切记莫要惹是生非！”

“啊？娘，你要回老家？”

秦寿大吃一惊，无缘无故贾蓉回已变废墟的老家做什么？探望变成骨灰种树的老祖宗？还是看看祖坟冒青烟没？

“多事，这是规矩！”

“哦，那好吧，孩儿走不开，就派风火雷电保护娘一路平安吧！”

贾蓉没好气瞪了眼秦寿，对于秦寿的好意贾蓉没有拒绝，路途遥远大唐太平没多久，山贼什么的多不胜数，有人保护安全点。

秦寿目送着贾蓉回房收拾，一手撑着下巴琢磨丈母娘来意，想到钱夫人去看钱羽馨，心里忐忑不安起来，不知道会不会暴走？

“先生，先生…先生！”

“啊？长，长公主…”

胡思乱想的秦寿清醒过来，看到气色不错的李丽质出现对座，忍不住一阵惊艳发呆，目光直勾勾看着薄施粉黛的李丽质，巧笑露出好看酒窝，深邃眼眸透露罕见情绪。

“先生~”

发现秦寿不纯目光看向自己抹胸牡丹图，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秦寿目光，让李丽质双颊边呈现若隐若现的红扉，心如鹿撞又好像什么东西在颤栗，惹来身后月莺和兰雀抿嘴偷笑声，很少见长公主如此。

秦寿在李丽质嗔怪目光，老脸一红干咳一声说道：“嗯哼~长公主，可否帮秦某个忙？”

“先生但说无妨！丽质能办到的，一定…”

李丽质声如细若游丝慢慢垂下头，要不是秦寿耳灵，还真听不清她后面的话，想到昨夜之事秦寿一阵荡漾又谨慎，不会是？

“秦某想恳求长公主帮忙提十万字！”

“啊？”

李丽质大吃一惊抬起头，绯红双脸呈现秦寿眼里，十万字？什么十万字？连月莺和兰雀也忍不住惊讶出声，这要求太离谱过分了吧？

“秦某也知道过分了，既然长公主没时间算了，秦某另找他人…”

“丽质应你便是！”

李丽质没等秦寿说完，一口气答应下来，更是惊呆了月莺和兰雀，忍不住一脸疑惑想到，公主今儿是怎么了？

两刻钟过去，大厅摆出一本空白粗糙记账本，月莺和兰雀磨完墨后，悄然退去准备晚起的李丽质餐点。

“错了，不是这个壹！”

“先生，请赐教！”

秦寿念着比较通用的单词，你，我，他，好之类的，同时纠正李丽质关键字眼别用楷书体，一时心急也忘了李丽质身份，走到李丽质身后握紧她的芊芊玉手教她怎么写。

“一二三四五…”

李丽质在秦寿抓住自己手教写之下，心跳加速脸红耳赤，不知不觉失去力气般，慢慢背依着秦寿

结实有力的手臂，恰恰这个时候，正巧给怒气匆匆找秦寿算账的钱夫人看见，紧捂吃惊过度的双唇。

‘此子风流成性，羽馨没经验，岂不是吃亏？’钱夫人躲在一边，偷窥有伤风气的男女一阵默默折返回去。

第七十二章暴走刁蛮公主

“禽兽！放开丽质姐！”

“啊？漱，漱妹！”

秦寿教李丽质写到十的时候，随着刁蛮公主气愤声，受惊的李丽质扯力十字眨眼变成七字，脸红到发烫的李丽质又气又怒，守门皇宫侍卫拔刀动作时，及时出言喝止鲁莽的皇宫侍卫。

“退下！”

“是！”

皇宫侍卫灰溜溜收回刀，八卦目光看着怒气匆匆的李漱大摇大摆走进大厅，春荷夏莲两宫女大包小包，背着李漱走进大厅。

善者不来者不善，当两个性格不合人遇见，接下来的不是故事就是事故，秦寿宁愿相信事故居多，要不是她是公主，秦寿早跟她翻脸了，惹不起哥躲得起！

“漱妹，你怎么…”

“禽兽，不许跑，本宫要揍你一顿！”

李漱没有理会李丽质，耀武扬威挥舞着粉拳，没有半点淑女之气，在春荷夏莲惊讶目光之中，拖着长长裙副直追开溜的秦寿，留下哭笑不得的李丽

质，这算是怎么回事？

一刻钟过后，失去秦寿身影的李漱发飙了，带着一群皇宫侍卫胡作非为，挨家挨户逮躲起来的秦寿，暴力踹开村民家家户户大肆搜查。

“死禽兽，躲哪儿去了？有本事你躲一辈子！”

“公主歇歇气！”

怒气冲冲的李漱把上山回来的村民们吓了一大跳，在聂明吩咐下背着一箩筐山上挖回来的山笋与蘑菇还有野菜放好，谁也不敢去招惹刁蛮的公主。

“还不快找？找不着人，本宫揍你们！”

“啊？是，是！”

皇宫侍卫马屁拍过头，惹恼了李漱连连跺脚发飙，就差没有找东西抽打这些皇宫侍卫，连个人也抓不到，有什么用？

‘尼妹的，克星啊！李世民，哥我诅咒你房事三秒郎！’秦寿躲在臭气熏天的村落公用茅房，心里诅咒着李世民，这算是什么意思？家教能在加强几分不？不知道小孩不管教三天上梁揭瓦？

秦寿哭了，透过茅房裂缝，贾蓉大包小包孤零零身影回乡，没有欢送也没有儿子身影，落魄萧条影子，走出村外只有风火雷电四人跟随保护。

‘万恶刁蛮公主，这可如何是好？’想到还有那么多事要处理，李漱空降长乐乡添乱，直让秦寿一阵抓急。

辣椒苗要追肥，饲料配方要抓紧时间凑齐，蒸汽炉发挥效用要打些管道，难民营地要处理一下，还有六天程妖精比武要想办法，每一刻都不能停啊！

如今逼到躲在茅房避难，还真是抓急的要命，出去无疑丢脸给一个女人暴打，不出去又要在茅房熏夜来香，够倒霉的！

“嘶嘶~~要命啊！这破草衣，怎么打结了？村…”

“嘘，小声点！”

贺明穿着御寒风雪草衣准备出门以蛋换小鸡，没想到刚出门就闹内急，跑来茅房就见着秦寿，吓了一大跳。

“干啥去？”

“村长，抓小鸡啊！”

贺明忘了解草衣，颤抖着内急的脚回应秦寿，心里祈求着秦寿快出去，憋不住了！

“哦，你这身草皮脱下！”

“干啥？不要啊村长！呜呜…”

贺明就好像受了侮辱似的，双手抱胸可怜兮兮看着秦寿拿走草皮，又见秦寿脱衣吓得魂飞魄散，干啥呢？男的也兽性大发？

“贺明，对村长我忠心不？”

“忠！”

贺明一把鼻涕一把泪抹着眼角泪花，想到即将菊花不保，悲戚戚点着头应着，深呼吸一口夜来香提醒，死就死吧！

秦寿把外衣脱下，笑眯眯地打着商量语气说道：“那好，贺明，本村长要你…”

贺明准备好受侮辱的决心，心惊胆颤说道：“村长，你轻点，我第一次！”

“滚！”

秦寿暴怒一脚把会错意的贺明踹飞出去，尼妹的，哥嗜好正常的没得在正常，这家伙脑子进水了还是怎么回事？

秦寿看了眼站在外面大发颠不走的李漱，把衣服抛给贺明说道：“给个光荣任务你，穿上本村长的衣服，把外面的刁蛮公主引走！”

“啊？”

“啊什么啊？还不快点？”

贺明颤抖着双手接过秦寿抛来的衣服，乖乖，

这可是中等丝绸袍衫，一辈子没穿过这么好手感衣服的贺明，二话不说披上，还没来得及风骚炫耀一把，一脚给秦寿踹屁股踹飞出去。

贺明踉跄跌跌撞撞跑出来，还没来得及庆幸站稳了，四处搜刮秦寿下落的皇宫侍卫眼尖啊，第一时间发现冒牌的贺明。

“找到了，找到了！”

“公主，村长在茅房！”

“死禽兽，哪儿跑？！”

李漱娇斥一声，在皇宫侍卫掉眼球目光下，甩起累赘的裙副到香肩，夺过皇宫侍卫腰挂的刀套，气急败坏追杀冒牌的贺明。

“我滴娘啊！”

贺明吓了一大跳，怕煞这个不按规格出牌的刁蛮公主，撒起大脚丫拼命逃窜，皇宫侍卫跟着李漱身后大呼小叫公主威武，谁也不敢超过李漱，大冬日陪刁蛮公主晨运跑步，傻啊？超过暴走的刁蛮公主，不是找抽吗？

“泼辣，日后谁敢娶她？”

贺明引走李漱后，秦寿披上草衣斗笠走出茅房，看了眼抱头鼠窜的贺明，摇摇头叹息起来，贺明愿你健康快乐，五肢尚存不当大唐公务员，卖狗

上帝与你同在，阿蒙！

辣椒地暂时去不了，难民营在村外更是不敢去，王铁匠忙着暂时不敢劳烦，憋屈的秦寿只好去找聂明，给他压压担帮忙备齐饲料用的配方。

“村长！”

“嘘~找死啊！啥事？”

秦寿偷偷摸摸溜到聂明家，简玉跑出来喊了一声，吓得秦寿一身冷汗，怒视新加入长乐乡户籍的难民木匠简玉。

“啊？哦，里屋来了一些城里公子哥，都说冲着你折扇来的，林师傅不在，简某拿不了主意，想问问你意见！”

简玉怪异看了眼秦寿，又憋了眼替死鬼贺明，把屋内秦寿告之秦寿，林木匠不在他拿不定主意。

“50文一把，不二价，废话讨价还价赶出去，别把技术漏出去了，没空！”

“是！”

简玉得到秦寿明码实价标价后，大吃一惊应着恭送秦寿鬼鬼祟祟跑进聂明家，废料红木制成的破扇子就值50文，太黑了！

暴走李漱丢刀套砸倒贺明，一脚踩着贺明后背发现不是正主，顿时气得脸发黑。

“你是谁？”

“村书…”

贺明的话还没说完，马上招来李潄暴力连踹，痛得成虾米弓起抱头防止挨揍。

“好啊！连本宫也敢骗，给本宫打！”

“是！”

“饶命啊…”

悲戚戚的贺明在皇宫侍卫摩拳擦掌包围一顿猛揍，崩溃了，惨叫连连满地打滚。

第七十三章哥乃神仙低调

“嗯哼~够了，别拉了！”

从聂明家里出来后，秦寿直奔村尾废弃的房屋，出言喝停拉得牙酸的二胡声，瞄了眼黑牛找人顶替的年轻村民，打断他忘乎所以的乱拉声。

“村长，你来了！”

年轻村民摘下塞着耳朵的纸张，一手拿着二胡点头哈腰恭迎秦寿到来，秦寿点点头没有说话，看了眼破旧木桶装满一桶提神冷水，冷笑一声看向五花大绑的老道和盈风。

折磨了一宿又一两个时辰，老道和盈风精神不振耷拉着头，湿漉漉的头发挂着稻梗草，完全没有当初见到仙风道骨模样，盈风脏兮兮的脸抬起头，大眼睛看到秦寿露出畏惧的神色。

“老神棍，小道姑，本村长向来尊老爱幼，可有句俗话说得好，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人毁我一粟，我夺人三斗，别怪本村长狠心，是你们惹恼本村长在先！”

“唉~~”

老道幽幽叹息一声没有说话，浑浊目光压抑十足看着秦寿，末了又散焕无光似的耷拉着头，似乎

早料到秦寿就是这样斤斤计较的人。

“恶棍，别伤我师父，有什么事冲我来，是我给你的安神丹……”

“盈风，莫要再辨了，我等命里注定有此一劫！”

老道在秦寿愕然目光之中，打断冲动的盈风，看破世事般的目光透露出一阵凄凉，末了坦荡荡用目光紧视着秦寿。

“秦寿，有话直说吧！无需用下三滥招式折磨贫道，贫道接着！”

老道挺起胸膛，一扫秃废直言不讳对视愕然的秦寿，老道怕煞那要死不活的二胡声，最可恶还是拿冷水提醒，简直是狠清醒啊！

“好，痛快！秦某喜欢和明白人谈话，直说吧，秦某看你是有本事的人，给你改过自新机会！”

秦寿哈哈大笑起来，竖起拇指头夸奖起老道，聪明人就是好办事，现在什么都缺，最缺的还是化学专家，老道炼了那么多年重金属化学丹，提拔一下前途无量！

这回轮到老道愕然了，盈风忘却了自身害怕，咬牙切齿怒视着秦寿，他算什么东西？当今皇上在

自己师傅面前，都不敢如此嚣张傲慢无礼！

“贫道听着！”

“做秦某的手下！”

秦寿淡定自如的话，出乎意料老道冷笑一声，并没有耻笑也没有大惊小叫，盈风瞪大眼看着痴心妄想的秦寿，这口气简直是痴人说梦话。

“要是贫道不肯呢？”

“你叫什么来着？”

老道冷笑着回应秦寿，出乎老道意料秦寿没回应，反而转过头问身后的年轻村民。

“村长，我叫朱游部！”

“喔，朱游部，婚否？”

老道谨慎看着秦寿，总觉得秦寿不怀好意，下意识挪动身子保护身后的盈风。

“没呢，村长…”

朱游部涨红脸，没想到秦寿会问这样的问题，支支吾吾半天最后连声音都难闻地步。

“此女给你当童养媳如何？在养个三四年也到婚嫁了！”

“啊？真的？”

“不要，呜呜~~师傅，救我！”

相比起一脸惊讶过后喜悦的朱游部，盈风吓得

得琴琴发抖，期期艾艾躲在老道身后，泪眼花花直流拼命摇头钻进老道后背。

“有什么冲贫道来，别拿下三滥招式恐吓小孩！盈风，没事的，别闹！”

‘小样，还治不了你？’秦寿得意看了眼吐血似的老道，跟哥玩小心眼？整不死你？也不去跟贺明打听打听，哥有那么好糊弄？

“给你一刻钟时间考虑，秦某很忙，没时间跟你磨蹭！”

老道用身子挡着盈风，在秦寿给出限定考虑时间后，阴霾着脸色低下头，似在犹豫又似在考虑着什么。

“想要贫道折服与你也行，拿出你本事让贫道心服口服！”

沉默了一阵老道咬咬牙，故出难题为难秦寿，有本事拿出让贫道折服的本领，要不然一切免谈。

秦寿看了眼死鸭子嘴硬的老道，怪叫一声说道：“哟喝~不见棺材不掉泪？也罢，秦某大显神通一手，让你见识见识啥叫上刀山下油锅，朱游部！”

朱游部一脸迟疑说道：“村长，那个…”

秦寿转过头没好气说道：“急啥？那么小的小

女孩亏你看得上眼？去准备一锅油进来，还有一只宰好的鸡，本村长大显神威！”

“啊，是，是！”

“下油前，先下二两醋，要是没下醋，本村长要你狗命！”

“是！”

秦寿压低声音提醒朱游部，末了一手挥退打了个冷颤的朱游部，转过头看向傻了眼的老道与盈风，油锅洗手？至于玩的那么过火？

不消片刻，朱游部带着两个村民一起端着一口锅进来，朱游部手里提着宰好的鸡，按照秦寿的吩咐，提前加了醋在锅底，油在上面把醋的酸味全盖住。

“生火！”

随着秦寿一声生火，两名村民犹豫了一阵，最后还是跑出去抱柴火，开始生火加热油锅，老道与盈风慢慢站起来，瞪大眼看着慢慢起泡的油锅。

“老神棍，睁大双眼，让你见识本村长的仙法！”

秦寿看了眼干瞪眼狂咽口水的老道与盈风，意气风发地勒起衣袖，直让老道哆嗦着双唇不寒而粟，来真的？

“呔~太上老君速速显灵，天上三奇日月星，通天透地鬼神惊，蒙天蒙地蒙死你没商量…急急如律令！”

老道头跟着秦寿双手合十念咒瞎转悠，盈风也差不多一个样，半信半疑看着秦寿念出坑死人不偿命的咒语，转而又看看沸腾不已的油锅，不寒而粟打了个颤。

“金刚不败咸猪手！”

“啊？！”

秦寿双手在老道等人惊骇心快蹦出目光之中，慢慢伸进滚烫沸腾的油锅里，沸腾的油锅没有烫手秦寿的双，反而更油光泽润引来诧异的惊呼声。

“哎呀~真是舒服啊！不够热，在加大点火！”

“啊？哦！”

秦寿得意洋洋当着老道吃惊表情油锅洗手，还怪声怪调嫌不够热，惊得老道与盈风石化了，洗了一会秦寿抬起油乎乎的手，毫发无损接过朱游部递来的布，若无其事擦拭手里的油迹。

“来试试吗？”

秦寿若无其事的邀请声，吓得老道与盈风直摇头，开什么玩笑？

秦寿抓起宰好的鸡说道："别说秦某骗人，看到这只鸡没有？哎呀~太残忍了！"

滋滋滋~~不消片刻，整只鸡由白开始慢慢变焦黄，在村民们加大柴火烧油锅下，慢慢冒出一股诱人的油炸鸡香味。

两刻钟过后，朱游部拿棍子捞起炸鸡，秦寿瓣下一只鸡腿，当着吃惊过度的老道与盈风面咬了一口。

"外焦内嫩，马马虎虎，服不服？哥乃神仙，知道就好，别乱传，低调！"

"服，服！"

老道想都没想，连连点头表示服了，整只鸡就是很好的证明！

第七十四章无耻开奖方式

“袁大师，你们…”

秦寿带着老道与盈风出现的时候，惊呆了李丽质与乔装打扮赶来的李恪，老道以下人身份自居跟在秦寿身后。。

“忘了跟你们介绍，袁天罡大师慕名秦某，带着盈风正式加入长乐乡，成为长乐乡头号化学专家！”

秦寿得意洋洋介绍老道，而老道默默打了个道家手势，不顾李丽质与李恪雷焦的模样，崇拜而又恭敬地仰望着秦寿高大背影。

‘看来没科学知识的古人也很好骗啊！油锅洗手小把戏把赫赫有名的袁天罡骗到手了！’看到李丽质和李恪吃惊的模样，秦寿油然而生满足成就感。

油锅洗手小把戏很简单，醋的沸点只有40多度，而油的沸点是200多度，看到油锅在沸腾的时候，其实那只是醋在沸腾，而油并没有沸腾，那是锅的温度只有40多度，40多度的温度当然不会伤手拉，加大火醋挥发了就变真开锅了！

“无量天尊，贫道见过王爷公主！”

袁神棍在秦寿背着的手比划下，想起秦寿坑爹的话，神仙要低调，马上醒悟过来打了道家手势，问候吃惊的王爷公主。

“寿哥儿，这是怎么回事？”

反应过来的李恪回应了袁神棍，摘下薄绢制成的帷帽锥形，拉着秦寿到一边询问原因，惊讶的脸色定定看着秦寿。

也难怪李恪这么惊讶，他父皇诏安袁天罡几次入朝为官，袁天罡都已百般理由推卸，现在成了秦寿跟班，给他父皇知道了，情何以堪啊？

“就这么回事，彩票怎么样了？”

秦寿笑眯着眼，没有告诉李恪怎么收服袁天罡的，岔开话题问彩票的事，直让李恪大翻白眼。

“只有两千多人上钩，基本都是一注的，号码眼花缭乱，相同甚多，想到开奖号码没有？”

李恪知道秦寿不说别想从他嘴里撬出答案，气馁地把彩票的事说出来，只有两千多人买，确实够少的！大部分都是持以旁观心里。

秦寿沉默了，两千多人买比预想好多了，秦寿原本估计第一期有千人很了不起了，没有想到有两千多人参与。

“这期弄个托独揽两注大奖！”

“托？寿哥儿，何为托？”

秦寿说弄个托，李恪一头雾水看着秦寿，不明白秦寿托是什么意思？

“就是自己人意思，回去遣人告诉寿哥儿老丈人，找个他身边知道人不多，熟人亲戚什么的去买两注头奖，独揽20贯大奖吸引…”

秦寿把托的意思解释出来，李恪听完后恍然大悟，目光怪异地看着秦寿，这么缺德的想法，也只有秦寿想得出来。

“那怎么开奖？”

“问得好，稍…我的娘啊！”

秦寿意气风发转过头的时候，冷笑连连的刁蛮公主李漱近在咫尺，粉拳打来之际秦寿马上蹲身避开。

“啊！”

“啊？”

李漱与李丽质同时惊呼出声，罪魁祸首李漱慢慢缩回手，像做错事的小女孩期期艾艾后退，秦寿抬起头见到倒霉鬼李恪模样，无良哈哈大笑起来。

李恪鼻子间流着两行鲜血，好好的帅气鹰钩鼻歪了，双目喷火怒视慢慢后撤的李漱。

“漱妹！”

“我不是有意的！”

李恪追着李漱跑出大厅后，秦寿马上停止笑意站起来，打了响指在李丽质猜不透目光之中，带着袁神棍和盈风走进内院。

李丽质坐在大厅等了整整一个时辰，直到李恪逮着鸡窝头一样的李漱回来，依旧没见到秦寿出现。

“恪哥儿，莫恼，漱妹不是有意的，都怪…好嘛，人家不说了！”

李恪愤怒的目光望过来时，李漱缩了缩头不敢说下去，在李丽质无语叹息摇头下，淑女味十足老实坐着，有些畏惧这个同胞哥哥。

又一刻钟时间过去，李恪坐得不耐烦的时候，简玉和苏以南两人抬着一个黑布走进大厅，秦寿姗姗来迟从大厅外面走出来，引来李丽质奇异目光，他不是进内院了吗？什么时候跑出外面去的？

“寿哥儿，这是？”

李恪一头雾水站起来，看着简玉和苏以南两人抬进来的东西，在秦寿点头示意下，用手揭开盖着的黑布，一个奇怪的案几出现眼前。

案几三尺高，一丈长，一尺宽，呈长方形箱子一样，可要是仔细看会发现中间有个圆口细缝，还

有一个四方箱子底下也有圆口缝。

“开奖台啊！”

秦寿理所当然说出这个箱子式的案几作用，惊呆了李恪和走前来的李丽质，围观了好一阵始终没看出什么特别地方。

“你进去演示一遍！”

“是，村长！”

秦寿一手指着简玉，简玉马上点头应着，在李恪与李丽质诧异目光之中，推开箱子案几的后面隐蔽门钻进去，合上后在只留下肉眼可见的细缝。

“寿哥儿，莫不成？”李恪一脸诧异地看向无耻的秦寿，很明显这是作弊啊！

秦寿干咳一声，手轻敲台面圆口细缝说道：“嗯哼~拿个05号球出来！”

“……”

李恪无语了，只见圆口细缝忽然打开碗大的口，一只手拿着05号木球伸出来，李丽质更是无语了，要不是亲眼所见恐怕做梦也想不到这点，够狡猾的黑幕操作啊！

“当然开奖当天不能这样，要是盖上这个木箱就不同了！”

秦寿拿起四方空木箱，轻弹开暗扣栓住的圆

口，露出同样碗大的口，盖上简玉拿着05号球的手，有了木箱盖住后根本看不出作弊痕迹，引来李恪与李丽质恍然大悟惊讶声。

“心想事成想开什么就开什么，不是吗？20！”

秦寿拿起05号球在李丽质和李恪面前晃了晃，紧接着又伸手进去拿出一个20号球，看着秦寿拿出20号木球，这次李恪无话可说了。

“知道怎么做了吧？”

“知晓了，恪弟服了！恪弟回去准备了！”

松了口气的李恪眯起眼，竖起拇指头也不知道是夸秦寿还是损秦寿，总之就是这暗箱操作开奖太绝了！

“先生，你这是...”

“哼~坑蒙拐骗的骗子！”

李丽质的话还没说完，一脸不喜看着针锋相对的李漱，一直没出声的李漱冷哼一声，气鼓鼓鄙视着卑鄙无耻的秦寿，用下三滥手段骗人。

秦寿不悦看着刁蛮公主李漱说道：“天色已晚，你怎么还不回去？”

“本宫是领父皇圣旨来做善事的！你得上房招待！”

李漱抓起一个宫女放置的包袱，当着秦寿面倒出金灿灿的金首饰，得意洋洋轻甩凌乱的鸡窝头，扬起高傲头颅。

第七十五章家禽飞升饲料丹

“米价上涨了？”

长夜漫漫，秦寿无心应付刁蛮公主的黑脚，大吃一惊看着赶夜路回来的聂明，米价上涨还真是出其不意，心里一阵咒骂那些无良奸商。

“是的，村长，全城米商得知我们是长乐乡要来买米，全借口推脱没米，要么坐地起价一斗米卖40文！”

“啊？一斗40文！”

李丽质大吃一惊，足足抬高了一倍价格，震怒之余又拿那些奸商没有办法，要是朝廷出面势必会引起暴乱，朝廷的赈粮一时间没有那么快到位，如今又要面临断粮危机，真是祸不单行。

“此事有跷蹊，无缘无故坐地起价，肯定有人背后搞鬼，既然近水救不了火，只有求助远水了，聂明，辛苦你一趟连夜赶去洛阳买米，与大婶一起回来吧！”

“啊？好！”

聂明先是一惊最后勉为其难答应下来，派人把秦寿交待的饲料配方安置好急匆匆离去，留下气氛不太和谐的秦寿与两位公主大眼瞪小眼。

秦寿一脸黑线看着李漱说道：“闹够没有？”

“没有！”李漱得意洋洋，脚下加重几分力道。

李丽质大感头痛摇摇头，李漱搀和进来简直是越搬越忙，打心底想不明白自己父皇怎么想的？放任李漱出来这不是添乱吗？

‘那个王八羔子说的女子无才便是德？亦或者是这个刁蛮公主太缺德了！’秦寿抽离痛得麻木的脚板，在李漱得意目光之中闪人，惹不起哥躲得起！

“去哪儿呢？”

“弄饲料！”

偏厅内袁神棍刚吃饱喝足，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给秦寿逮着拽拉出去，稀里糊涂听着莫名其妙的话，饲料是什么玩意？

后院空置研究用的房间，原本空荡荡如今摆满一大堆乱七八糟的麻袋，秦寿把袁神棍放开，走到冷冰冰的蒸汽炉敲了敲。

“这里今后就是你工作地方，还满意不？”

“勉勉强强，尊师，那个无敌咸猪手，何时传于弟子？”

没人在场袁神棍毕恭毕敬起来，小心翼翼询问

秦寿什么时候把油锅洗手绝技传授？冲着生鸡变油炸鸡震撼一幕，袁神棍心服口服秦寿神通。

“嗯哼~你天资一般般，想要练就无敌咸猪手，难！不过，也不是没有办法！”

秦寿的话先是让袁神棍一阵气馁黯然失色，随着秦寿语气一变，又从失落恢复自信，好悲催的大起大落心情大考验。

袁神棍欲哭无泪地拱手抱拳说道：“尊师你说，弟子听着！”

“道法源于自然，自然源于生活，明白了没有？一切靠自己领悟，师傅领进门，修行看个人，大神通不是一跃而就，需要长年积累…”

“尊师所言甚是，弟子糊涂！”

在秦寿一番长篇大论废话忽悠声之中，袁神棍泪牛满面，好吧，废话那么多，还是开头的中听，后面基本等于没说！

“明白还那么多废话？今儿让你体验一下本大仙真正的炼丹术，家禽飞升饲料丹，下下下品，次品丹药，小鸡喂养五个月长膘飞升！”

“啊？真的？尊师，配方，配方！”

袁神棍大吃一惊同时摩拳擦掌，狂热看着秦寿索要家禽炼丹配方，对炼丹有狂热痴迷的袁神棍，

不疑有他更不怀疑秦寿拿自己快刷。

“丹药配方只可口传，听好了，糙米两斗，稻谷一斗，高粱一斗，小麦麸百两…”

秦寿忽悠着袁神棍，把饲料配方剂量按照比例告之，信以为真袁神棍连连点着头，看似普通五谷杂粮却搭配有理，特别是听到繁琐磨压过程，还有什么人间灵气蒸烘，比起他重金属丹药配方靠谱多了！

“切记，此丹药配方不可外传，这是你入门级新炼丹术第一课！往后还有更多高级丹药配方等你！”

“谨遵师命！”

袁神棍在秦寿忽悠下，抬首挺胸毕恭毕敬行礼，送走神秘莫测的秦寿后，开始摩拳擦掌炼丹准备。

‘尼妹的，跟神棍对话就是累，看来回去要恶补一下文言文！’秦寿躲在门口外面看着兴致高昂的袁神棍扛米，一阵心虚想着他一把老骨头吃得消吗？不会累垮吧？

慢慢离去的秦寿摸着下巴，忽悠袁神棍饲料变丹药是没办法的事，既然袁神棍错把自己当成在世神仙，秦寿也只好将错再错玩下去，等活字印刷出

书本，在统一扫盲慢慢让他适应现实残酷真相。

磨碎五谷还需要一段时间，估计没明天晚上磨不完，王铁匠那边还没消息招人怎么样，明天在去看看情况了，还是回去看看经历破瓜成为妇人的钱羽馨，瞎忙活了一天没去守着，惭愧啊！

偷偷溜到钱羽馨房门前，看着里面烛光摇摆，秦寿做贼似的左右看看，没意外之客打搅很好，推门而入迅速关紧寒风闯进来的房门。

“哎呀~~小宝贝，天气真冷，今儿晚上我们来个大被…”

秦寿转过头的时候戛然而止汗流一脸，房内不止苦笑不已的钱羽馨，还有钱夫人双手抱胸坐在床沿，冷冷目光看着秦寿，钱灵呆在一边头也不敢抬。

“丈…丈母娘，你，你老怎么还未回？”

秦寿结结巴巴地看着脸色不好的钱夫人，僵硬着笑脸抱拳行礼，心里却咯噔一下想到，糟糕，莫不成她发觉自己是非礼她的淫贼？

“娘…”

“哼~你眼里还有我这个丈母娘？还有羽馨？有你这样当…”

钱夫人一肚子火气，不顾钱羽馨虚弱的哀求

声，一开口指责没良心的秦寿，一整天鬼影不见一个，吃了就开溜连人影都难找，气得钱夫人放心不下自己宝贝闺女，遣人回去告知钱老爷子，留下来照顾初为人妇的闺女。

“是，是，丈母娘所言甚是，小子失责了，有愧羽馨厚爱，小子也不辩解自己失责，特意前来负荆请罪！”

秦寿灵机一动，在钱夫人愤怒目光之中，走到窗户爬上去折下一节带雪树枝，装出一脸愧疚自责之情，吓了钱夫人一跳半跪在前，双手呈上树枝请罪。

“啊~贤侄，快快请起，老身受不起大礼！”

钱夫人没想到秦寿来这一出，慢慢消掉积累了一天的怒气，如此诚恳女婿打消了钱夫人顾虑。

“秦郎，娘和羽馨可是晚饭未见着！”

“啊？菲儿太不懂事了，丈母娘稍等，小子这就去唤人备好酒好菜！”

秦寿在钱羽馨帮忙化解突围下，打蛇上棍借机离开，留下钱夫人气恼瞪了眼钱羽馨，还有话没审问秦寿就跑了！

第七十六章中奖比中状元还热闹

次日清晨，鹅毛大雪下个不停，染白了整个长安城街道房屋，辰时未到全城百姓哆嗦着身子骨走出家门，直朝皇宫方向走去，坐看今日幸运大奖得主是谁？

非但百姓如此，连文武百官都在好奇心爆满的李世民批准下，君臣同乐提前退朝见证大唐有意义的第一期扶贫彩票开奖。

距离开奖还有三刻钟时辰，皇宫外围比武校场挤满好几万百姓，把现场围得水泄不通，庆幸来得早的群臣们松了口气，纵观这样场面，皇宫侍卫也难开路太拥挤了，甚至会引发践踏伤亡。

“嗨~老房子，买了吗？”

文臣这边魏徵凑到房玄龄身边，小声翼翼询问房玄龄买了扶贫彩票没有？十贯钱大奖，魏徵打死也不信房玄龄不动心。

“嗯哼~买了！”房玄龄老脸一热，说谎没买没意思，晓幸中奖不是自打嘴巴吗？

魏徵早知如此表情说道：“哦，什么号码？”

“开奖便知晓！”

房玄龄敢说娶母老虎结婚纪念日号码吗？答案

肯定不敢，估计当天开奖后，会有谣言八卦，房XX喜中头奖，全凭结婚受难日！

“老帅锅，你神机妙算这么多年，这次准不？”

尉迟敬德一阵纠结哆嗦着手里彩票，20文七个李靖精挑细选的号码，要是中不到亏大了，一顿酒肉钱没了！

“这谁说的准？抓阄开奖看运气吃饭！”

毫不负责的李靖翻起白眼，大清早李靖也是通过小道消息了解到的，现在就等正主出现开奖了。

李世民坐在龙椅上，看着越来越多的百姓涌过来，轻捋龙须等待着李恪出现，薛高等太监哆嗦着身子骨，陪李世民吹西北风。

“来了，来了！金主来了！”

“咦？那是何物？”

“不晓得啊！”

拥挤百姓群里乍然响起乱糟糟的议论声，随着敲锣声开道，百姓们自发自觉让开一条道路，敲锣队在头，一顶无顶大红花轿在四名壮汉抬下先走进来。

李恪风骚十足骑着白马，在闺中怨妇与少女尖叫声之中，打开折扇轻扇要命冷风，电眼十足四处

乱放电，尖叫声一浪盖过一浪，看得龙椅上李世民与群臣们一阵嫉妒吹胡瞪眼，闷骚王爷！

意气风发的钱老爷子在百姓尖叫声下连连拱手，大出风头又可近距离见到当今天子，乐的钱老爷子见眉不见眼，心中暗想女婿果然有能耐！

“儿臣（草民）参见父皇（皇上）”

“嗯~平身！”

李世民大手一挥，万众齐声呼喊声听得李世民一阵舒坦，摆摆手示意李恪赶紧开始，别让百姓好等！

“扶贫救助，人人有责，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彩票人生，一夜暴富不再是梦，大唐第一期扶贫彩票正式开始！”

“好！”

李恪顺口溜说完后，得到百姓们热情鼓掌声，当然目光全看向台下站着的金主钱老爷子，还有身后盖着红布的怪异东西。

钱老爷子意气风发站着比武台下面，目光看得扎堆人群里的何大公子，马上露出鄙夷厌恶目光，比起乡下土豪秦寿，他压根就是没长进的纨绔！

“抬上来！”

随着李恪一声大喝，四名大汉抬起红布盖着的

开奖台走上台，放置后慢慢躬低头告退离去，台下等候扛大奖得主溜达全城。

“下面说说开奖方式，为了公平起见，采用抓阄开奖，这里有01到30个号码木球……箱子也是空的，看到没有？”

李恪拿起白纸糊好的开奖箱子，遮住出猫的暗扣，光明正大给底下百姓们瞧一眼，表示自己没有作弊什么的，赢得百姓们赞誉叫好声。

李恪感觉差不多了，把开奖箱放到对接口说道：“好，本王也不多说了，相信各位也很心急开奖，现在，开始抓阄开奖！”

百姓与群臣们伸长脖子，看着李恪扬起三十个染色的木球号码倒进开奖箱，敲锣声配合着作弊响起一阵，李恪笑了笑木球全掉进去了，里面可是早准备好一套一模一样的木球排列好作弊。

“第一个幸运号码是什么呢？”

“05！”

“凭什么出05？02！”

“08！”

李恪带上半透明的丝绢蒙眼逗趣声响起，百姓们开始呼喊心中投注的号码，当李恪拿起木球时候，欢呼声与垂头丧气声同时响起。

“01”

“哈哈~中了！”

“晦气，老帅锅失策了，大奖没了！”

“得意什么劲？还有六个数…”

李世民看着百姓们欢呼声与垂头丧气声，按耐不住猎喜之心活动着手指，如此有趣拼运气开奖着实有意思，瞧瞧那些大臣们为了头奖与民同乐嗓子都快叫哑了！

“下一个是什么呢？”

“08！”

“10！”

“13！”

当李恪拿起11号球的时候，百姓们又是一阵垂头丧气，不消片刻再一次抓阄，一浪接着一浪呐喊声响彻比武台，01，11，21，17，14，28六个数依次摆在台上。

“最后一个幸运号码，前面没中没关系，只要摸出幸运号码，皆有五文！”

李恪的安抚声让错失奖项的百姓燃起希望，没投注的百姓们抓急了，后悔莫及当初怎么不买？当时就想到抓阄出来的六组号码了！

“30！”

“哈哈~我中了！”
“头奖？！”
“四等奖十文！”
“滚！”
百姓们争吵不觉声之中，有人欢喜有人愁，无人获得大奖还真是让百姓们心声疑惑，有猫腻吗？然而下一刻全抛去顾虑想法。
“哇~我中了两注头奖！”
“耶？”
“嗯？”
随着一声忘乎所以高呼，百姓与群臣们瞪大眼望向幸运得主，一名幸运得主挤开人群，忘乎所以直奔比武台，在皇宫侍卫检查一遍票子后点头动作下了，百姓惊呆了还真有幸运儿！
“大奖已定，2两黄金由我们特别赞助商钱宇函奉上！”
“他不是城西二狗吗？”
“是啊，眼红死我了！”
百姓们眼红十足看着钱老爷子拿出2两黄金交给二狗，还没等二狗收起游行队伍开始把他抬上花轿，吹锣打鼓开始游行大奖得主。
魏徵摇摇头叹息着说道：“眼红！老房子中了

呼？”

房玄龄后悔莫及应道：“霉着，中风就有！”

“奶奶滴，20文一个号也没中，老帅锅你干啥去？”

“废话，当然兑奖去，赚了80文！”

李靖的话直让尉迟敬德眼红，20博80文，心里暗怒不地道的李靖，妒忌十足看着李靖找钱老爷子兑奖去。

“此奖比中状元好玩，朕也投注！”

李世民一句话，惊呆了底下百姓与群臣们，李恪也石化般看着心痒痒的父皇，有必要吗？左手出右手进！

第七十七章黑人专用净污丹

“我滴娘啊！你，你想~干啥？”

大清早秦寿被挠醒来的时候，就感觉四肢不对路，睁开朦胧睡眼见到李漱手拿皮鞭甚是得意，吓了一跳才发现四肢给绑住了，大吃一惊之下拼命挣扎反绑的手脚。。

“哼哼~~干什么？本宫要抽你！”

“救命啊~~”

“喊啊！今儿喊破喉咙也没有用！”

女王范十足的李漱抬起脚踩在秦寿胸口，扬起皮鞭柄在秦寿脸侧划过，吓得秦寿头皮发炸，太重口味了吧？**捆绑加皮鞭？哥承受不起啊！

“是脸？还是？敢咬本宫…”

李漱漫不经心地说着，忽然秦寿侧身作势咬她绣花鞋，受惊的李漱一阵气怒过后，粉脸刷一声泛起淡淡红晕，心里暗骂粗心大意的皇宫侍卫，不知道帮他穿多一条裤子吗？

“等等！”

李漱扬起皮鞭作势要抽的时候，秦寿心中一紧顾不了太多喊停李漱，这要是一皮鞭抽下来，贼痛的！

“害怕求饶了？”

李漱双眸露出亢奋的喜悦，似乎征服秦寿是很大成就似的，慢慢放下手里的皮鞭，丝毫没注意到侧着身子看她的秦寿，在挣脱有些松动的绳子。

“没情趣，少了滴蜡！”

“滴蜡？什么滴蜡？花样还真多！”

故意拖延时间的秦寿，直让亢奋的李漱冷起脸，什么滴蜡听都没说过，现在秦寿栽在她手里，不急，慢慢跟他玩！

“点蜡烛滴蜡啊！最佳…”

“哦！哼哼～～”

李漱忽然大悟看着故意说漏嘴的秦寿，摆出兰花指一样的手势，坏笑看着提出受虐的秦寿，双目放光把皮鞭放到一边，转身撩起裙副去拿蜡烛玩玩。

‘等着，哥松绑后，也让你尝尝绑着吊起来滋味！’秦寿趁李漱转身去拿蜡烛，憋着全身吃奶劲忍痛双手使劲崩松绳索。

李漱跑到房间放着的烛台时，忽然谨慎转过头看向秦寿，反应及时的秦寿露出人畜无害笑容，惹来李漱撇撇嘴骄哼声。

“咦？火镰呢？”

李漱准备找引火工具的时候，才发现秦寿房内根本没有引火工具，想到好玩的没得玩感到一阵气馁。

“找这个吗？”

“嗯！哈谢了！”

“不客气！”

“？！”

李漱吃惊转过头的时候，秦寿狞笑着甩皮鞭，直把李漱吓得后退一步，直接撞倒烛台。

“你，你想要干什么？”

“你说呢？”

山水轮流转，这次轮到秦寿调戏李漱了，抬手勾起李漱尖尖的下巴，心里得意的秦寿拈着李漱光滑下巴，暗呼果然是娇生惯养，好滑啊！

“咬死你！”

“啊！！”

秦寿还没来得及得意，悲戚戚惨叫一声，手指一痛的秦寿皮鞭掉落地面，拈李漱的下巴变成掐，李漱嘟着双唇贝齿却死死咬着秦寿手指。

东厢房院子，两名皇宫侍卫守着门口，见到李丽质前来，下意识走到东厢房门口挡住去路，赔着笑脸打招呼。

“你们守着这里所谓何事？”

“没，没事！”

两名皇宫侍卫含糊其辞应着，愣是让李丽质觉得可疑，太阳都爬上三竿头了，还未见秦寿起来有些跷蹊，直到里面传来秦寿凄厉惨叫声。

“让开！”

“公主，这…”

两名皇宫侍卫一脸冷汗，想退不想退左右为难起来，压根不知道刁蛮公主在里面玩什么？怎么叫得那么凄凉？

“放肆，本宫也敢阻拦？反了是不是？”

“属下不敢！”

两名皇宫侍卫在李丽质怒斥声之下，吓了一跳大跳灰溜溜让开路，让盛怒的李丽质通过，李丽质怒冲冲直朝东厢房紧闭大门走过去，看情况又是不安分的李漱惹是生非了！

“漱妹，你…你们！”

李丽质推开门闯进去的时候，盛怒变成惊讶紧接着又变成羞怒，房间内李漱压着秦寿，飞仙髻变成鸡窝头金饰散落一地，长长秀发变成散开两侧遮住秦寿的头，造就李丽质看到女推男的错觉。

也难怪李丽质会是这么想，任性无法无天的李

漱双脚缠着挣扎不已的秦寿，双手死死扯着秦寿的头发，无论秦寿怎么推也推不开她，大力又怕伤着她担待不起，只好下下策挠痒。

失策的秦寿没有想到李漱那么敏感，只是挠一下痒就受不了，以至于软香入怀的秦寿痛与爽并存，这个艳福太难消受了！

“成何体统？拉开！”

“啊？是！”

闻风赶来的两名皇宫侍卫见到房间内情况，在李丽质羞怒喝斥声下，两名皇宫侍卫一人一边分开两人，看到倒霉的秦寿手指血肉模糊，不寒而粟起来。

“疯女人！”

看到李漱疯疯癫癫似的得意笑容，秦寿当着两名皇宫侍卫面怒骂李漱一声，抓起衣服甩在肩上，光着脚丫裂牙撕嘴走过欲言欲止的李丽质身边，惹不起哥躲得起！

“先生！”

“死了！”

“……”

李丽质无语看着气急败坏的秦寿离去身影，好心想要提醒他走光的亵裤，想想羞于开口还是作

罢，侧过头不悦看向任性的李漱。

“哼~姓秦的，下次本宫先…哼！”

李漱捡起地面掉落金饰，在李丽质盛怒目光之中，不服气似的冷哼一声，甩着鸡窝头急匆匆离去，留下面面相觑的两名皇宫侍卫，村长不是绑着的吗？咋回事这是？

“嘶~轻点，亏你还是半吊子大夫！”

“啊？是，是弟子鲁莽了，尊师莫怪！”

袁神棍在秦寿裂牙撕嘴骂声之中，汗濂地点点头赔罪，小心翼翼替秦寿包扎手指头，盈风坐在小板凳上，双脚踩着滚动磨石轧磨碎糙米，双手撑着下巴看着秦寿与袁神棍荒唐师徒身份。

“尊师法力高强，为何…”

“笨啊，低调，懂不？要是别人知道本村长会仙术愈合，那本村长岂不是忙死？也不出去打听打听，本村长仙气救人花了多少…”

“是，是！”

秦寿在袁神棍迷惑目光之中，义正言辞教训袁神棍没文化，惹来盈风白眼目光，蒙谁呢？盈风第一个不相信什么仙术，也只有痴迷炼丹术的师傅才这样。

“算了，跟你没见识凡人说不通，飞升饲料丹

怎么样了？”

“亥时三刻可磨完配方！”

袁神棍在秦寿问起家禽飞升饲料丹，马上来劲说明大致完工时间。

“嗯，辛苦了，对了，你可有使坏的化学丹？嗯哼~就是整人的，有急用，本村长不擅那玩意！”

“有，盈风，拿出你整人的净污丹！”

“喔！”

盈风在秦寿眯眼目光之中，嘟起嘴心不甘情不愿拿出净污丹。

第七十八章不得人心程恶货

“村长，大事…”

贺明急奔跑进研究室打断盈风说明净污丹效用，惹来秦寿杀人目光怒视不长记性的贺明，还真是吃一寸忘一寸冒失鬼，需要多多敲打长长记性。。

“要是敢崩出废话，你等着本村长推荐你去皇宫当公务员，说！”

“胡壮公来了！”

“胡壮公？”

贺明说完一溜烟跑人，怕煞给自己穿小鞋的秦寿，留下一头雾水的秦寿摸不着头脑，什么胡壮公？

“启禀尊师，胡壮公，乃徐州都督，胡壮公秦叔宝！”

“啊？秦叔宝？！偶像啊！”

袁神棍拱手抱拳说出胡壮公身份，秦寿一惊一乍跳起，不小心触碰手指伤口，裂牙撕嘴痛呼同时双目放光，秦寿一生最敬佩的历史名将，就是大唐门神秦叔宝，没有想到他亲自来长乐乡！

最经典的还是他的名言，大小战役两三百，流

血几斛何能不病？几斛虽然有点过分了，可却是不争的事实，低调的大力武将，据说他的主打武器一挺重枪，十几个士兵也抬不起来。

“尊师，尊师！”

“嗯？啥事？”

“这里…”

袁神棍无语地在秦寿面前比划着嘴角，醒悟过来的秦寿轻抹嘴角流下哈喇，失态了！想到要见与自己一样天生神力偶像，流出哈喇也不知道。

“嗯哼~你先忙着，晚点本村长在来看你成绩，用点心好好干，没事了！”

秦寿丢下莫名其妙的话一溜烟跑走，留下稀里糊涂的袁神棍挠着头，什么成绩？盈风鄙夷着忽悠死人不偿命的秦寿，转而又看到痴迷炼丹术的师傅，头痛了，她都能看出秦寿忽悠人，怎么师傅就老糊涂了呢？

秦寿兴冲冲跑到大厅，憋眼见到一名迟暮老人躺在软榻上，与李丽质不知道在谈着什么，爽朗笑声之中显得有些中气不足，李漱坐在一边捣蛋李丽质放置的羊毛线，好好一团硬是拆得一团糟。

“秦叔叔，正主来了，丽质不打搅…”

李丽质发现秦寿身影，婉转一笑不打搅秦叔宝

正事，看到自己织毛衣的羊毛线给李漱弄的一团糟，马上僵硬着笑脸，又见李漱假装撑脸看外面的动作，好气又好怒发作不得，真是拿她一点办法也没有！

“长乐乡村长秦寿，见过国公爷！”

秦寿看了眼帅气犹存的秦叔宝，毕恭毕敬双手抱拳行礼，打心底尊敬这位同姓的后世门神。

“呵呵~~咳咳…长安流传长乐乡神奇村长，果然名不虚传！”

病入肤膏的秦叔宝咳了两声，浑浊无神双眼精光乍现，紧接着又透露出一丝疑虑与赞许的目光，上下打量着秦寿连连点头过后叹息一声。

‘要是猊儿再世，恐怕也跟他相差无几！’秦叔宝幽幽感叹着，想到一腔热血征战四方，错失音讯全无的妻儿，功成名就却换来凄凉孤老，秦叔宝一阵心绞痛。

猊又称金猊、灵猊，猊本是狮子的别名，神话传说中龙生九子之一，形如狮，喜烟好坐，一般出现在香炉上，随之吞烟吐雾，狮子这种连虎豹都敢吃，相貌又很轩昂的吉祥物。

秦叔宝儿子出世很曲折波澜，稳婆接生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居然失手掉落金猊香炉，晕死过一段

时间，原本以为死了稳婆上吊自杀前，哪晓得秦叔宝儿子哇哇大哭。

失而复得秦叔宝饶恕了稳婆无心之失，便给儿子取了猊字，理由很简单，秦叔宝抱起他儿子的时候，挨了一脚儿子逆天踹，秦猊就是秦叔宝失散儿子名字。

“国公爷缪赞了，小子乃乡野之人，招待不周还望见谅！菲儿，奉茶！”

秦寿在李丽质疑惑目光和李漱怒视目光之中，杉杉有礼抱拳告罪，同时呼喝不懂事的苏菲上茶招待，秦叔宝淡淡一笑摆摆手。

“不知国公爷造访，所谓何事？”

见着偶像本人后，秦寿慢慢平息心中的激动，在秦叔宝诧异目光之中，落落大方坐到李丽质旁边，苏菲上茶完毕，拱手抱拳先打破沉寂气氛。

李丽质也一阵好奇，开始李丽质也问过，可秦叔宝三言两语岔开话题，直让李丽质郁闷不止，不理解他带病下乡做什么？

没心没肺的李漱想要继续找秦寿麻烦，奈何秦寿远离她只能干瞪眼，小脑瓜寻思着怎么折腾秦寿，不知不觉李漱喜欢上折腾秦寿束手无策的郁闷样。

“老夫得悉长乐乡村长仁厚，慷慨救助严冬难民甚是欣慰，一是来看望，二是带白米700石来相助，三是你我有缘，老夫指点村长度过难关！”

“啊？白，白米700石！”

“当真？”

李丽质又惊又喜看着秦叔宝，而秦寿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那么大方？一出手700石白米？以至于后面秦叔宝的话没听进去，3万多斤白米，出手够大方的！

“千真万确！唉~老夫即将是入土之人，在入土前，积点福...”

秦叔宝在李丽质与秦寿惊讶目光之中，十分确定地笑了笑点点头，说道后面有些激动说不下去了，浑浊双眼流下一滴久违流血不流泪的泪花，看得李丽质肃然起敬。

他的经历父皇没少在李丽质耳边提及，甚至还曾经说过，要是秦叔宝妻儿尚在人世，必将自己许配给秦叔宝的儿子，所幸没有，要不然她也认识不到神秘莫测，见识多广胸怀万丈的秦寿。

“国公爷如此爱民，此乃百姓之福，秦某斗胆代替难民感激国公爷大恩！”

粮食急缺之下，秦寿没有做作推迟秦叔宝的好

意，也无需做作，你敢送哥就敢收，好人好事一个人玩不过来，需要人多力量大！

‘真是天助我也，拿偶像慷慨缴粮赈灾大做文章，不信那些富得流油的一品大官不参与！’心生缺德妙计的秦寿，琢磨着怎么把消息发出去，看看那些国公爷和一二三品重臣京官有什么反应？

“村长无需客气，此乃老夫一点心意，老流氓撩事一战，村长可有把握？”

秦叔宝摇摇头苦笑一声，话题一转提到程妖精邀战的事，直让秦寿一阵愕然，这门神爷转移**不耐，志同道合有自己七层功力啊！

“并无十足把握！”

秦寿没有丝毫隐瞒，摇摇头苦闷不已，对战成名已久的程妖精，秦寿还真没有把握！

“哈哈~~老夫正为此事而来，那恶货三板斧在老夫面前不堪一击，你我有缘老夫授予你破恶货招式，以村长神勇保管那恶货吃不了兜着走…”

第七十九章破斧三式

“打猪头！”

“好，村长威武！”

哗啦一声，一人合拢的老树头应声而裂四处飞溅，秦寿气吁喘喘单手持枪喘息着，通红手掌磨出血泡，丝丝鲜血顺着凹凸不平百炼精钢枪身顺流而下，血丝遍布的双眼看东西有些模糊起来。

围坐远处的村民们拍手大叫好，完成任务的贺明带着两名村民上前拖走裂开的树头，程妖精挖鼻屎的丑陋画像掉落地面，龅牙似的笑容看得秦寿怒火炉中烧。

“再来！”

“我先！”

“去去，你的柴劈完了，轮到我了！”

练了一宿秦叔宝自创传授的破斧三式，配上秦叔宝忍痛赠送的神兵利器嗜血龙枪，秦寿如虎添翼不在惧怕皇上不爱朋友出卖不得人心的程妖精。

神兵利器克制绝学有了，缺乏的就是动力之源，最好动力之源莫过于程妖精，真人暂时打不过，挑拨画像增加仇恨推动助力总可以了吧？

“哈哈~~劈柴三式！”

“漱妹，不得无礼！先生乃奇人！”

一脸担忧的李丽质听到身后刚睡醒的李漱嘲笑声，忍耐不住心中不喜，出言训斥没事找事故意为难秦寿的李漱，老是仗着身份欺负人。

“切，他是你的奇人，又不是漱妹的奇人，咦？怪事了，丽质姐，你三番两次帮他，莫不成？”

“才没有的事，跟你讲理不通！”

李丽质在李漱疑惑目光之中，俏脸燃起一阵淡淡红晕，禁不住李漱目光追逐，假装生气转身离去，心里暗悔早知不答应帮秦寿画程妖精搞怪画像，以至于他现在练武走火入魔似的。

‘神经兮兮的，准没好事！’李漱怪异看了眼魂不守舍离去的李丽质背影，胡思乱想着李丽质肯定有什么事瞒着自己，想不明白转过头看向走火入魔一样的秦寿，不寒而粟暂时放过秦寿不找麻烦。

秦寿不知道自己有点接近疯狂，可又情不自禁地想要继续疯狂下去，握紧重如千斤的长枪，有股不战到力歇不罢休的无尽战斗**，渴望流血渴望痛与痛快并存的**，血丝双眼死死盯着村民竖起的树身与程妖精挑拨画像。

“骤雨菊花爆！”

“哇~”

“耶！”

在村民们惊呼声之中，秦寿大吼一声，高高跃起耍的手里龙枪眼花缭乱，跳大神舞似的左一下右一下，耍杂技的龙枪带起木屑纷飞，直到秦寿力歇一头栽在雪地里，村民们张大嘴巴半天没合拢。

原本光滑的树身中间雕刻出一个粗糙臀，嗜血龙枪直挺挺刺破雕塑臀，枪身入木七分枪头直顶雪地，一滴滴鲜血顺着枪身滑到雕塑，程妖精挑拨画像还贴在雕塑树顶前头，简直就是绝世精品大师之作啊！

“啊？！”

“村长倒下了！”

“啊个毛球啊？愣着干啥？快扶村长回去！”

村民们七手八脚把力歇的秦寿抬回去，留下雕塑树身谁也不敢去碰，村民们路过看到都忍不住感叹，村长果非常人也！

长安城，何府大摆筵席，家主何骞黑着脸走出家门，对于有功名在身的独子，不去科举入朝甚是恼火，天天享乐当纨绔子弟。

“何荃！”

“老爷有何吩咐？”

何家管家何荃扶家主上马车，何骞进马车前似有交代，毕恭毕敬站着等待家主的吩咐。

“豆芽可否种出？”

“回禀老爷，全没了！”

家主的问话管家何荃如实禀报，不懂得栽培方法，尝试了十几次，发芽没第二天全死了，最长熬不过第二天夜里。

“想法子弄到种豆芽法子，钱家欺人太甚！”

“是！”

何荃一脸为难应着，毕恭毕敬恭送家主出门打理酒楼，钱家酒楼自从有了豆芽几种下厨法子，把何家酒楼酒客抢去大半，冬季肉食吃多了也腻，豆芽正是解腻的最好蔬菜。

何家家主看钱老爷子好，可钱老爷子此时此刻又何其烦恼，扶贫彩票让他名利双收客源爆满同时，又带来即将断货豆芽困扰的问题。

“钱忈，长乐乡那边可有回应？”

“回禀老爷，没呢！”

东市钱家酒楼，钱老爷子看了眼座无虚席的客人，来这里吃酒的人，全是非富即贵或大家族的人，达官贵人更是不少，全是得罪不起的硬主。

钱忈的回答让钱老爷子很是不满，憋着心里的

不爽急匆匆赶出门，去找乐不思蜀的秦寿算账，闺女让你给吃了，出工不出力说不过去。

与此同时，卢国公府前院，三位年轻版程妖精颤颤赫赫躲在庭院走廊，鬼鬼祟祟缩头缩脑偷看前院情况。

前院一阵暴风雪似的飞沙走雪，哗哗作响雪花打在走廊瓦背，传来稀里哗啦落雪声，吓得程家三兄弟琴琴发抖，憋在角落想出门不敢出门，暴力小妹练习武艺，出去意味着要爬出去。

“大哥，咋办？”

“大哥，快想法子，憋在家里几日，快闷死了！”

程处亮与程处弼急不可耐挠着头，纷纷看向老大程处默，好不容易恢复健康，天天窝在家里闷死了，好动的三人不出去找乐子，比杀了他们还难过。

“抓阄！”

“大哥，你还有新鲜的花样没有？”

程处亮与程处弼面面相觑，程处默的老土方法很简单，二选一牺牲一个出去挨揍，与其全体阵亡小妹手里，不如牺牲一个成全两个。

“少废话，看运气，你们有更好的法子引走小

妹，大哥听你们的！大哥为大先来！”

程处默折断三根长短不一树枝，当着程处亮与程处弼面前乱洗一遍，厚颜无耻先抽出一根最长的树枝。

‘无耻啊！’程处亮与程处弼忍不住鄙视嘿嘿声奸笑的程处默，明摆着不公平的二选一抓阄。

当~~程处亮与程处弼准备抓阄的时候，呼啸而来的长枪划过两人头顶，入木三分的枪头刺入走廊木梁，抖动的枪身上下晃动拍打程处亮与程处弼两人头顶，哎呀哎呀叫出声。

“鬼鬼祟祟，又想出去惹事生非？”

程紫苑身着儒衫出现程家三兄弟眼前，早料到他们三个不安分想跑出去玩，慵懒的程夫人又有睡懒觉天赋，把管教三位大哥的事交给程紫苑。

程处默哭丧着脸说道：“哪儿呢？哥我们在想着怎么陪小妹练武！二弟，你说是不是？”

程处亮大点其头应着说道：“对对！”

“少废话，备马！”

“四妹，去哪儿？”

“长乐乡！”

“啊！！”

程紫苑不容程家三兄弟抗议，拔出长枪威胁下

程家三兄弟哭丧着脸，沦落成为马夫去备马。

第八十九章有钱任性没好下场

“秦兄！”

钱老爷子还没来得及跟秦寿洽谈转让骨头汤秘方的事，慕名而来的长安三骚客打断了钱老爷子思路，不请自来哈哈大笑闯入大厅。

李震风骚十足合起折扇，不经意间秦寿汗濂发现，这厮居然用春宫图添图，果然是闷骚色胚子一个，李德奖与李德蓓两兄弟还好点，只是用诗词表上折扇。

钱老爷子客套的招呼声，李震报以微笑拱拱手回应，并没有在钱老爷子身上浪费时间，在秦寿疑惑的时候，有话直说进入主题。

“秦兄，后日乃万国来朝大好日子，可否有把握胜过程咬金？”

“震兄，莫不成有什么好提议？”

李震突如其来的提问，秦寿心中一动，故意装出茫然无措的表情，拱手还礼虚心讨教起无事不登三宝殿的李震。

“唉~”

李震叹息一声摇摇头，要是其他人还好办，可对上恶贯满盈的程妖精，那可是极度伤脑筋的事，

程妖精可不比程家三个不成器败家子好对付。

李德奖一脸怪异看着秦寿说道："秦兄，长安四大富商之子联手设局赌输赢，此事不知秦兄可否有耳闻？"

"哦？既有此事？赔率如何？"

秦寿闻言大吃一惊，有这事怎么自己一点也不知道？长安四大富商之子联手设赌局，这不是自寻死路吗？不用想秦寿也知道谁在主导策划，就是不知道赌率如何？或许可以从中赚一笔。

现在穷的就差钱的秦寿，正愁不知道怎么好好捞一笔，何大公子急着送钱，秦寿也不客气了，要是程妖精赔率大，或许可以考虑考虑战败黑一笔，当然这个可能性很低，何大公子也不是傻子。

李德蓓越发古怪看着秦寿说道："程咬金胜1赔1，平局1赔5，秦兄胜1赔20！"

"1赔20？"

秦兄小心脏不争气跳动了一下，1赔20，这个何大公子还真是有钱任性啊，算死自己打不过程妖精，故意把赔率提到诱死人不偿命地步。

这孩子与钱过不去吗？秦寿忍不住一阵心中猎喜，长安四大富商之子？这次恐怕要勒紧裤头过日子了！

一边默不出声的钱老爷子也忍不住小小惊讶一把，圆滑老练眼珠滴溜溜转悠一圈，心里盘算着怎么从中捞一笔。

“秦兄，吴王可是第一时间押了100文，赌秦兄胜出，秦兄，可否有把握胜出？”

“啊？这…”

李震的话直让秦寿一阵惊讶，没想到李恪还真是够义气，居然押自己100文胜出，当然这其中肯定有人情在里面，至于他会不会背地里又程妖精一票大注不得而知了。

“实不相瞒，未知数，震兄，你们来这里就是问这个？”

秦寿在李震他们三个期盼目光之中，故作为难含糊其辞打马虎眼混过去，有旺财做坐骑，秦寿有七分把握打败程妖精甚至狂虐。

“没，没什么，对了，听说你这儿掏鼓了什么滑雪橇，可否…”

李震在秦寿疑惑目光之中，打着哈哈蒙混过去，末了提及李恪大嘴巴宣扬的长乐乡娱乐项目，有些迫不及待想要见识见识。

“这个恐怕暂时不行，过些时日在开放，暂时没空弄场地…”

提及滑雪橇秦寿一阵头大，有了开头闹剧秦寿知道安全重要性，野鹿第一个要抓紧时间抓，第二个要训温顺才能够走马上任，第三就是安全问题，在遇到类似遭遇大虫赔不起人生保险啊！

没得到想要的，李震与李德奖两兄弟颇感无趣，闲聊扯淡了一会急匆匆告辞离去，不用问肯定是琢磨着怎么去下注，换取不义之财吃酒玩乐。

“贤胥，你怎么…”

钱老爷子在长安三骚客离去后，一脸纳闷看向秦寿，总觉得秦寿有些言不其实，甚至认为秦寿有能力胜过程妖精，旺财就是很好的证明。

“岳父，要是下注的人多了，你说那些公子哥不会变卦改赌率吗？”

秦寿奸诈一笑，把事情说明白后，直让钱老爷子一阵恍然大悟，感情秦寿打着另外一个盘算。

“不满岳父你说，要打赢程妖精并非难事，小子有七层把握！”

“那你…”

钱老爷子惊呆了，秦寿语出惊人狂妄的话钱老爷子不觉得什么，甚至认为本该如此，旺财就是很好的证明，试问从古到今有谁收服过大虫当看门犬？恐怕也只有秦寿别无他家了。

只是钱老爷子想不明白，秦寿有实力打赢，为何不与长安三骚客分享？怎么说也是结交的好时机，钱老爷子想不明白秦寿心里想什么了。

“现在小子严重缺钱，长安四大富商居然敢拿小子开刷，小子自然不会错过他们美意，杀他们措手不及！”

“啊？这，贤胥，你赌自己赢？”

钱老爷子在秦寿冷笑声之中，不寒而粟小心翼翼问起秦寿打算，看秦寿意思是想要以牙还牙黑四大公子一回。

“不错，要是我们在投注最后一刻，押上五十两黄金，岳父大人，你说他们要赔多少给我们？”

“什么，五，五，五十两黄金！”

钱老爷子倒吸一口冷气，结结巴巴说出秦寿要命的价格，押五十两黄金一赔二十，胜了就是1000两黄金，那长安四大富商之子不赔的倾家荡产？他们敢接吗？

“不错，岳父大人，这次麻烦你借点钱了，赢了还四倍给你！”

秦寿说出钱老爷子为之欲倒的话，五十两黄金，自己一时间去哪里凑那么多？二三十两黄金还好说，可秦寿说赢了还四倍，钱老爷子动心了，

200两黄金去哪儿找？

“可他们输了赖账怎么办？”

钱老爷子把最担忧的事说出来，就算秦寿找吴王去押注，他们接不接是一回事，就算是接了，可面对倾家荡产的赔钱，恐怕他们也会翻脸死不认账。

“不是有吴王在吗？叫他在拉上一帮大臣给点好处撑场面公正，就算是闹到皇上哪儿，钱他们也要一分不少还回来，没钱拿地契房契什么的抵押！”

秦寿的话直让钱老爷子一阵无语，够狠够歹毒的，就是不知道秦寿有没有把握赢，那可是开不得玩笑的天价赌注。

“岳父大人，富贵险中求，只是一次机会，拔除四大恶瘤的好时机，也是你触手长安商业的际遇，错失良机后悔莫及！”

“好，好吧…”

钱老爷子心中一振，在秦寿教唆声下，咬咬牙同意下来，五十两黄金而已，玩得起！

第九十章广告效应人满为患

“村长，大，大事不好了！”

秦寿刚送走钱老爷子，贺明马上风风火火跑来，还没到厅门就撒开嗓子大喊，不敢进有恶犬当道的大厅。

“何事？”

见到贺明满脸大汗的模样，秦寿一阵皱眉不悦，最不喜欢听到贺明大呼小叫的大事不好，这家伙蹦出这四个字，准没什么好事。

“好，好，好多人…”

“滚！”

秦寿一脸黑线喝骂一声，贺明缩了缩头一溜烟跑人，留下气黑脸的秦寿，还以为什么倒霉大事，广告效应招来人才好事，居然乌鸦嘴说成大事不好，存心找抽不是？

‘来了多少人？’秦寿怀着好奇之心走出大厅，想要看看到底吸引了多少怀才不遇的人？现在最紧张的还是工匠，菜市场资金全到位，第二批木料也快到长安，一直不动工有点说不过去。

“我们要见长乐乡村长！”

“挡路所谓何理？快快让路！”

“莫不成拿我等开刷不成？”

秦寿还没走出村长屋，马上听到村头处吵吵嚷嚷的争吵声，治安队拿起木板充当盾牌，阻挡接近上千慕名而来的人才，连休息的魏玉也看傻眼，呆在村里冷眼看情况。

“我滴娘啊！太夸张了吧？”

秦寿跑出村长屋，见到村头人头汹涌的景象，吓了一大跳，还真是要命啊，不来则已，一来就一大票密密麻麻的人，怎么选人啊？

“秦兄，这是？”

魏玉见到正主秦寿出现，忍不住一阵好奇凑上来询问情况，也不知道秦寿葫芦里卖什么药？

“人才难求，不来则已，一来要命，魏兄，帮个忙怎么样？”

“秦兄尽管吩咐！”

秦寿有事相求，魏玉想也没想爽快答应下来，在秦寿热情过分搂肩下，魏玉极其不贯给秦寿拉回村长屋。

两刻钟过去，贺明从村长屋急匆匆跑到村头，看了眼越来越多的人才济济，冷汗连连同时扯起喉咙。

“诸位，稍安勿躁，应村长要求，贺某前来宣

布一下，肃静！”
随着贺明大嗓门叫喊声，吵闹不休的应征者们安分了不少，治安队慢慢收起木盾，露出贺明身影与身后村长屋门口摆出的长桌子。
“这是什么情况？”
“不知道啊！”
前来应征高薪待遇的人，个个摸不着头脑贺明身后不远的长桌子一字排开，还有陆续走出的人坐好等待着什么。
“肃静，由于人太多，长乐乡暂时吃不消，从中挑选一些合适各方面人才，听好应征要求...”
当贺明说出应征要求，前来的各方面人才有人欢喜有人忧，第一，年纪在十八到四十之间，第二，熟手工龄最低限度要满三到五年，第三，分级待遇月俸不同引来不满喧哗声与窃喜声。
“现在，想要进场应试的，请按照规矩办事，工匠，左侧第一排桌子，木匠，第二排，铁匠，第三排，泥匠，第四排，闲杂手艺第五排！请自觉遵守，乱来者别怪我等使用武力驱赶！”
贺明说出规矩后，魏玉带来的府兵每人领取两文站岗辛苦费助威，看到府兵撑场面，前来应征者不敢乱造次，更没有想到长乐乡与官府联手撑场

面。

“我，工匠！”

“我，还有我，木匠！”

“还有我，泥匠！”

有了府兵镇压场面，陆续有人争先恐后举手，治安队依次放人路过，等应征者自动自觉跟上后，治安队才慢慢放行。

“啊？何为闲杂手艺？”

“就是，要明说啊！”

看到重点的匠工们相序入场，那些偏门手艺的五百多名应征者不乐意了，怀才不遇大老远赶来，白跑一趟岂不是很冤枉？

贺明干咳一声说道：“嗯哼~闲杂手艺包括如下：酿酒师，造纸匠工，喜欢创造的，还有吃苦耐劳跑远地脚夫，暂时就这四样，不合适的皆可领取一文辛苦费返回！”

贺明话刚说完，马上有两个村民担着半箩筐铜钱走出来，在治安队发放下，五百多闲杂人喜滋滋领取一文钱辛苦费回去，长乐乡回做人也算没白跑一趟。

“我来应征跑脚夫！”

肯尼没有接治安队发放的一文钱，虽然长乐乡

没有招船夫什么的，肯尼不肯罢休错失良机，天生爱出远门的他改行跑脚夫。

“我们也应征跑脚夫！”

五个跟肯尼一样船夫出身的人嗅到肯尼同行味，把领取的一文钱交还给治安队，拼着一把劲赌赌运气，总好过无所事事的好，看那些喜滋滋应征下来的工匠，眼红啊！

“请！”

贺明不敢阻拦，放肯尼和五个船夫进去，至于能不能过关，全看他们的运气，秦寿亲自把关。

“啊？秦兄！”

“你是？”

肯尼见到秦寿欣喜若狂惊呼一声，无所事事的秦寿闻言抬起头疑惑看向肯尼，一时间想不起在哪儿见过他了，五个船夫一脸嫉妒看向胡人装束的肯尼，熟人好办事啊！

“西市，胡人学习巷，阿尔罕?穆罕默德?拉塞尔?肯尼，还记得吗？”

“喔！记起来，原来是肯尼，坐！”

肯尼报出一连串绕口名字后，秦寿恍然大悟猛拍脑门，在五个船夫妒忌目光之中，热情招待自动上门的哥伦布，秦寿最缺这样敢冒险的人才！

肯尼心中一阵窃喜，没想到还真来对地方了，居然遇到匆匆一别金主，有心投靠却找不到其人，更没想到秦寿是长乐乡村长！

秦寿疑惑着脸色看着五个船夫说道：“你们五个也是应聘脚夫？”

“是的！”五个船夫想都没想直接点头。

“很好，既然如此秦某长话短说，脚夫按照秦某悬赏给工钱，秦某现在急需你这样敢冒险的人，可惜秦某没海运项目，肯尼，跑趟远门西去占婆，带一些占城稻回来，还有暹罗那边的豇豆，红萝卜，南瓜之类的，可否有兴趣？”

秦寿在肯尼坐定后，直入正题，一口气把急需的几类蔬菜报出，最重要的还是早熟占城稻，一是耐旱，二是适应性强，不择地而生，三是生长期短，自种五十多日皆可收获，一年两季比现在的水稻产量高。

“西去？这恐怕要船！”

肯尼没想到秦寿一开口就安排自己去西去，沉默了片刻直接说出最快捷的方法，走水路比陆地快。

“没问题，船这事，秦某可以请人帮忙，给你五两金子置办，帮秦某找齐这些回来，奖励你50贯

钱！”

“一言为定！”

有船可重新变回职业，肯尼想都没想一口气答应下来，50贯钱奖励，比起他刻薄叔叔大方不知道多少百倍。

“村长，我们…”

“50贯钱奖励，你们六个人慢慢想怎么分，具体图样明儿给你们，先进去休息一晚！”

秦寿挥手打断五个船夫的话，把他们找齐货物后分赃事丢给他们慢慢头痛，没有去看眉开眼笑的五个船夫，招来贺明把他们六个安排好住宿。

第九十一章天价豪赌

两天时间眨眼匆匆过去，在李恪钱财打点下，肯尼带着调度令与五名船运工前往洛阳，找市舶使调艘海船，人员自信安排秦寿懒得过问，坐等肯尼长途跋涉把农作物带回来，此去没半年时间难以有消息。

“村长，辰时已过…”

辰时一刻，贺明小心翼翼提醒慢悠悠还不出门的秦寿，巳时是他和程妖精比武校场大好日子，错过了时辰会落下祛战名声。

“程咬金，等着菊花开吧！”

秦寿戴起羊毛手套，猛力拔出雪人雕塑长枪，轰然倒塌的雪人露出倒塌的雕刻臀树身，贺明看了眼持枪哈哈大笑的秦寿，不寒而粟一阵菊花紧，好邪恶啊！

“旺财！”

秦寿没有理会贺明的心情，大喊一声旺财，一头一丈长巨兽迅速奔来，停在秦寿面前，摇头晃尾趴在地面乖的比狗还要乖。

看到威风凛凛的旺财，贺明心惊胆颤后退几步，旺财天生野兽王者的气息，把贺明吓得琴琴发

抖，村长要骑大虫对战程咬金？有看头了！贺明忍不住替程咬金悲哀起来，一代名将即将给虐的声名狼藉了。

“旺财，走，进城挖金去！”

汗，瀑布汗，贺明一脸冷汗送走意气风发的秦寿，骑着一丈长大老虎进城，也不知道会不会引起骚动？

‘1000两黄金，我来了！’秦寿带着一丝悸动心情，骑着旺财扛起龙枪直奔长安城，应战程妖精自寻死路的挑拨。

长安城，百姓们人头汹涌直奔东北方向比武校场，远道而来各国使者团跟风向跑，哪里热闹往哪里跑，连繁华的长安也无心欣赏。

“让开，让开...”

王府侍卫分成两列驱赶挡道百姓，保护身后四匹马朝擂台不远处设下的赌点赶去，李靖与李绩还有尉迟敬德三人一头雾水，不明白李恪请他们去哪儿？

“王爷，比武即将开始，这是去哪儿？”

尉迟敬德最耐不住性子，忍不住出声提问神神秘秘的李恪，都快到巳时，居然把他们从看台请出来，安什么心？沉得住气的李靖与李绩两人没有搭

话，想要看看李恪葫芦里卖什么药？

“带你们时来运转的好地方！”

“时来运转？”

尉迟敬德怪异看着李恪背着包袱，理解不透李恪莫名其妙的话，什么时来运转？非但尉迟敬德疑惑，连李靖和李绩也是一头雾水。

“下注，本王怕有些人输了不认账，特意请三位伯父做公证人…”

李恪说下注，尉迟敬德三人马上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么回事，长安四大富商之子联手长孙家次子长孙涣设赌局，这事他们三人早有耳闻，只是没想到李恪也搀和聚赌，就是不知道他买谁赢？

大唐三大恶人保驾护航下，很快来到准备收局的下注点，意气风发的长孙涣在长安四大富商之子恭维声下，得意洋洋翘起高人一等的头颅。

“本王替长乐乡村长投注，50两黄金，买长乐乡村长胜！”

长孙涣还没来得及臭屁摆架子的时候，李恪直接甩起包袱丢到下注台，把准备收台的仆人们吓了一大跳，看到冒出金灿灿的金子，眼睛差点亮瞎了。

“哇！50两黄金！”

“买长乐乡村长胜？”

“有戏吗？”

“不知道耶！”

刚下完注还没离去的百姓们顿时炸开了，议论纷纷指手画脚台面冒出金灿灿的金子，要是赢了那可是吓死人的千两黄金赔偿啊！

尉迟敬德三人愣了下，没想到李恪带他们来，居然是玩这手豪赌，钱多没地方花？还是有必胜法宝？李靖与李绩马上猫嗅到腥味似的，贼精双眼滴溜溜转悠起来。

“吴王？哟，贤侄见过三位伯父！”

“嗯~”

尉迟敬德等三人淡漠地点点头，对于长孙涣虚情假意的问候声，点点头算是了事，心里盘算着既然来了，要不要也下注玩玩？

“少废话，接还是不接？”

李恪冷言冷语看着长孙涣，故出激将法激怒长孙涣收下豪赌赔死他们，至于长安四大富商之子上不了台面的角色，李恪连正眼看也懒得去看。

“接又如何？不接又如何？”

长孙涣看了眼金灿灿的五十两黄金，要是不心动那才是怪事，只是觉得有些蹊跷，并没有意气用

事接下来，金主四大富商之子还没发话。

何大公子与三位公子哥们窃窃私语商量着，他们没有想到李恪玩这么大，有些心动的同时又有些犹豫不决，赢了通杀好事，输了那可是赔得倾家荡产有份，李恪来这一招，还真闹大了！

“接，证明你们不是空手套白狼，输了本王不可惜，不是本王的钱，赢了，本王心里乐，有跑腿钱，不接，你们就是没这个本钱在这里骗钱！”

“啊？”

“有道理啊！”

“不会是骗钱的吧？”

看热闹的百姓们议论纷纷，听得何大公子他们四人满头冷汗，好刁钻硬要人啃下豪赌的话，长孙涣更是涨红着脸色，没想到李恪还真硬磕到底，最可恶还带着大唐三大恶人前来，摆明就是找茬。

李绩看了眼吃瘪的长孙涣，心中一动小声说道：“老帅锅，你怎么看？”

李靖眯起眼颔首点头说道：“玩玩？”

“正有此意！”

李绩眯起眼，不谋而合心动起来，就等长孙涣和长安四大富商之子如何应对李恪，而尉迟敬德则泛起白眼，这两个家伙又不预上自己。

“既然王爷有如此信心，我等接下便是，但愿王爷输了莫要找借口！”

何大公子与三位酒肉损友切商好，一致认定秦寿不可能打败开国功臣程妖精，一口吃下这笔巨款赌注。

“本王岂是言而无信之人，就怕你们输了赖账，敢接就好，白纸黑字画押，三位国公爷作证！”

李恪笑了，笑得格外开心，就怕他们不接，怕突生变故拉出尉迟敬德三人撑场面，白纸黑字加画押，跑不了他们四个。

“嗯哼~吴王如此雅兴，我等也凑合雅兴，白玉翡翠，典当可值四五贯钱，吃亏点，四贯钱押了！”

“皇上御赐金腰牌，抵个十贯钱，输了，自当拿钱赎回！”

“嘿嘿，我也凑合玩玩，玉腰牌，押个五贯钱，输了自当拿钱赎回！”

“啊？这…”

何大公子与三位酒肉损友们同时惊呼出声，颤颤赫赫一一接下三大恶臣的赌注，想不接不行啊，信誉事小谣言可贵，那些赌徒百姓们雪亮的眼睛一

直盯着。

“快点，磨磨蹭蹭，都快开打了！”

“是，是...”

何大公子等人在李恪催促声下，写下四份豪赌字据画上手印，长孙涣在李恪刁难目光之中，心不甘情不愿盖上手印，心里怨毒咒骂着输死你！

第八十章饲料味道如何

“秦郎，你醒了！”

秦寿醒来的时候，已是日落黄昏，发现钱羽馨泪眼洗脸模样，心中一阵惭愧与后怕，秦叔宝的兵器果然有点邪门，拿在手里简直成了自虐狂，难怪看到他手那么恐怖。

得知钱老爷子跑来催豆芽事，秦寿一阵头痛，黄绿豆都断了，去哪儿弄豆芽给他？聂明的夫人还没从洛阳回来，没豆种真是麻烦。

“羽馨，什么时辰了？”

秦寿感到一阵头痛，抬起手看到磨破包成木乃伊一样的右手，悲催了，那火辣火辣刺痛好像灌了辣椒油似的，轻轻动一下要命十足，果然是变态自虐的邪神枪。

“酉时下一刻！”

钱羽馨轻抹眼角泪痕，担忧了一天秦寿平安无事醒来，松了口气同时轻扶挣扎下床的秦寿，晕了一天的秦寿导致长乐乡萧条了一整日。

“村长，那些鸡鸭怎么办？”

“想办法！”

“那空地…”

“找死，你干什么吃的？什么都问本村长，想办法！”

贺明吓了一跳，在秦寿喝骂声之中开溜了，想办法去处理弄回来的鸡鸭苗，不敢在招惹刚醒过来的秦寿。

“先生，你醒了，太好了！”

坐在大厅里无心织毛衣的李丽质见到秦寿出现，大喜过望后马上恢复冷静，看了眼温文贤淑的钱羽馨，心中一阵羡慕。

“长公主，莫不成难民有什么变故？”

秦寿发现活跃的李漱不在，心中松了口气，什么都怕就怕那个刁蛮公主，最好是受不了乡村疾苦回宫享福去了。

“先生果然是神机妙算，午时难民越来越多，以多达数千之众，后天乃是严冬，丽质担忧越来越多难民出现，恐怕…”

李丽质把难民数量剧增说出来，把秦寿吓了一大跳，数千之众那么快？以现在难民营收容数量，根本容不下那么多人，没想到仅是一天时间，就剧增那么多人，明天后天恐怕会越来越多！

“朝廷粮草何时到位？”

秦寿看了眼心忧的李丽质，她不应该揽下这个

责任，朝廷赈灾粮草一天不到位，秦叔宝慷慨解囊的700石粮草，也支撑不了多久。

“这是？”

秦寿一脸愕然看向李丽质递来的无名书信，在李丽质你打开看看的目光下，拆开书信顿时哑口无语，居然是程紫苑送来的挑战书。

“先生，你...”

李丽质大吃一惊，不可思议看着秦寿把书信撕了，这算是瞧不起还是不屑？居然撕了挑战者的书信。

“无聊，唉~看来又要自己想办法了！”

秦寿说着李丽质一头雾水的话，撇下欲言欲止的钱羽馨留在大厅，去后院找袁神棍，也不知道他把饲料准备的怎么样了，难民那边明天开始又要散布谣言，惭愧一下那些自私自利的大臣们。

经过后厅秦寿偷瞄了一眼无所事事闲聊的村妇们，手套缺少羊毛全坐在一起闲聊大唆八卦，秦寿很是头痛，缺少管理人才还真是一团散沙。

没有打搅闲聊的村妇，秦寿默默退去琢磨着怎么寻找管理人才，凡事都要自己过问监督，哪有那么多时间精力去管理？

贺明能力有限无法胜任管理全村要务，跑跑腿

还是可以，聂明卖卖菜帮忙购置村里消耗还行，管理缺乏威严，其他的更别提了。

“尊师！”

“嗯？有事？喔，有事，饲料可有进展？”

袁神棍一脸黑线看着心不在焉的秦寿自言自语，今天他晕了一天，袁神棍自作主张先开炉炼丹，如今炼丹已有两个时辰，嫌热出来透透气没想到遇到魂不守舍一样去秦寿。

“启禀尊师，未时就开始炼丹！”

“啊？两个时辰了！”

袁神棍无语地看着秦寿，把开炉炼丹的时间说出来，吓得秦寿一跳，拨开袁神棍跑进去，没想到开玩笑的糊弄，袁神棍还真信以为真，真烧足一天什么营养都烧糊了！

房间内摆放着袁神棍从老窝搬过来的四尺炼丹炉，阵阵水蒸气与五谷杂粮煮熟飘香蔓延而出，盈风蹲在地面拿着葵扇拼命煽风。

“停，快停！”

“啊？！”

秦寿气急败坏喊停拼命煽火的盈风，把毫无准备的盈风吓了一大跳，轻拍受惊的小胸脯跑开一边，不明所以看向气急败坏的秦寿。

“尊师，你这是？”

随后跑进来的袁神棍大吃一惊，想要出手阻拦秦寿熄灭丹炉火源，又不敢上前阻止，只能干瞪眼看着秦寿抓起木桶水，泼进丹炉底下火炭，热胀冷缩受冷水侵袭滚烫丹炉发出吱吱声蒸汽声和叮叮当当跳动声。

“啊？结丹了？！”

袁神棍惊呼出声，气馁的脸孔爆发出狂热的喜悦，老泪纵横诚虞合十双手祷告，盈风更是瞪大眼不可思议，连无意制造着秦寿也傻了眼，四尺高丹炉硝烟渺渺发出跳豆似的叮叮当当声。

半刻钟过去，跳豆声停了下来，袁神棍跑到一边用力拉绑着丹炉顶的绳子，丹炉盖打开时一股浓浓焦香味蔓延出来。

“盈风，凳子，快，快拿凳子来！”

“啊？哦，好，好的师傅！”

袁神棍没有理会失神的秦寿，绳子打好结固定住沉重丹炉盖，呼喝失神的盈风拿凳子过来，查看家禽飞升饲料丹炼成什么样？清醒过来的盈风马上去搬来凳子。

“丹成，果然丹成了！”

袁神棍踩着凳子踮起脚尖，看到热烘烘的丹炉

里面规模不一黄豆大小黄褐色丹药，兴奋到忘乎所以泪流满面，甩着宽松道袍衣袖跳大神似的乱蹦乱跳。

‘邪门了！’秦寿大吃一惊看着袁神棍抓出一把烫手黄豆大小饲料，还真能炼出丹？根据袁神棍老实交代，他炼丹成功都是要用手搓圆炼丹药剂，从没炼过自动成丹的化学丹药！

“袁神棍，那个，味道如何？”

秦寿雷的七荤八素看着袁神棍，这家伙居然拿起一颗饲料丢进嘴里品尝，那是鸡鸭吃的饲料，这家伙居然抢着吃？果然是牛人，不怕死的以身试饲料。

“香，有点涩咸，入口即化，嗯，有点烫，还很饱！盈风尝尝！”

“……”

秦寿无语看着袁神棍，这家伙居然把饲料给盈风吃，看着这一老一少的师徒两人啃饲料，秦寿冷汗连连，所幸是纯天然的五谷杂粮配制，要是加入激素什么的，两师徒不会异变吧？

第八十一章野鹿的灵感

阴差阳错饲料炼成丹，秦寿喝令严禁袁神棍继续品尝饲料，太恶寒了，把满满一炉黄豆大小饲料丹装好提走，叮嘱袁神棍继续炼饲料丹，火候掌握在一个时辰左右浇水熄火，热胀冷缩自动把凝固成丹状。

袁神棍嗅着鼻子频频点头应着，目光一直看着秦寿打包的饲料丹，心里想着这么美味丹药，给家禽吃是不是太浪费了？直到秦寿抗走袁神棍还在琢磨着如何克扣饲料丹，味道还真没得说。

“村长，这是啥？”

贺明浮肿未消退的双眼露出一丝疑惑，不明白秦寿怎么那么好说话了，居然送丹药给自己，贺明家里全放满叽叽喳喳的鸡鸭苗。

“鸡鸭吃的饲料，不是丹药，别搞错了，找三个人负责喂养，别偷吃，吃不得的，用东西压碎给鸡鸭苗吃，吃完隔一两刻钟喂水，喂养一个月后开始充米饭米糠，记住没有？”

“哦！”

贺明懵懵懂懂地点着头，送走秦寿关紧屋门，提起三十多斤重的饲料丹用凳子压碎，开始喂养饿

慌头的鸡鸭苗，鸡鸭棚没搭建好只好暂时放在家里圈养。

秦寿走出贺明家后，顶着寒风大雪直朝老屋木匠房走去，绕过堆积如山高的木料堆，推门走进锯木声不断的老屋大厅。

“村长好！”

“村长好！”

昏暗油灯光线中，简玉，苏以南，楚晏，白轩四人放下手里的锯木活，洋溢着笑容点头向秦寿打招呼，比起外面难民圈煎熬度日，这里简直就是世外桃源，付出劳动每天有一两文工钱有免费伙食，妻儿无忧。

“村长，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闻声赶来的林木匠丢下手里的话，从秦寿以前房间跑出来，黑牛扛着满满破布袋随后走出，洒落的锯木引起秦寿注意力。

“黑牛，等会，过来！”

“哦！”

秦寿一手推开嬉皮笑脸的林木匠，招招手示意黑牛过来，黑牛一头雾水背着破布袋走过来，挠着头不解看向秦寿。

“放下，这东西你们怎么处理？”

秦寿一手指着黑牛放下的锯末，看向木工头子林木匠，好奇这么多锯末以前怎么处理的？

“村长，这些锯末当然是用来当引火烧…”

“浪费！”

林木匠的话还没说完，秦寿摇头叹息一声打断他的话，直让稀里糊涂的林木匠摸不着头脑，怎么浪费了？这可是村民生火做饭抢手的引火木碎。

“黑牛，还有多少锯末？”

秦寿没有理会一边挠头的林木匠，直接询问傻站着的黑牛，还有多少锯末，这些锯末给秦寿来了灵感，人工种植种蘑菇！

“还有五六袋，堆在厨房里头，明儿村里人谁需要就取走！”

黑牛想也没想，直接说出锯末数量，全堆在以前的厨房里放着，不打扫整间屋都堆满锯末了。

“全留下来，谁也不许拿走，过几日有大用，明白没有？”

“哦！”

黑牛点点头应着，不知道秦寿要锯末干什么，秦寿说不给别人拿，黑牛不敢不听扛着锯末袋拿去厨房放好。

“村长，那个家私什么时候可以…”

“先不急，等！”

秦寿看了眼寥寥几个木匠，心不在焉回应林木匠的问题，心里大感纳闷，鲁班天工还真有两下，没有木钉的家具能撑那么久？得意吧，山寨多点吧，看他的家具还能撑到什么时候破产！

“村长，这是三天来折扇的出售记录，全记起来了！”

眼看秦寿没什么安排，林木匠赶紧拿出账本给秦寿过目，里面记载着最近三日长安下乡求扇的数量。

“嗯，不错，继续忙你的折扇，手工粗糙无所谓，多弄些！”

“是！”

林木匠拿起账本退去忙活，留下秦寿在大厅看四个新木匠忙活锯木，而秦寿看着简玉，苏以南，楚晏，白轩四人满头大汗锯木，想到了什么又一时间想不起来。

闲着没事秦寿捡起废角木块，左看看右瞧瞧，琢磨了半天用左手拼着图案，拼着拼着灵光一现，在简玉，苏以南，楚晏，白轩四人怪异目光之中，嘿嘿声傻笑起来，一眨眼跑出去。

“村长这是怎么了？”

“谁知道？干活吧！”

简玉，苏以南，楚晏，白轩四人你看我我看你一眼，搞不懂秦寿大惊小怪干什么，耸耸肩各自忙活锯木。

“王师傅！”

“村长，别吓人好不？”

秦寿人未到声音先到铁匠屋，把准备收炉回家休息的王铁匠吓了一大跳，五个新招到铁匠站在一边，目光打量着长乐乡年轻的村长。

“不错，王师傅，居然找到五个人！”

秦寿呼了口暖气走进铁匠屋，见到五个陌生的面孔颇为满意，铁匠工数量一下子增长了五个，这点工钱秦寿承受得起。

“村长，有事？”

王铁匠没有在意秦寿的夸奖，一脸疑惑看着入夜跑来的秦寿，都收工了跑来准没事。

“没错，王师傅，这次给个重任你，改善脚力全看你了！”

秦寿左手轻拍王铁匠肩膀，义正言辞说着王铁匠一愣一愣的话，秦寿的重任基本不是什么好事，得，今晚又要熬夜了！

“村长，此乃何物？”

半刻钟后，王铁匠稀里糊涂看着秦寿拿树枝在地面画出的怪异图形，看到圆乎乎带着牙齿一样的怪物，忍不住一阵纳闷。

“链盘，能造否？”

秦寿带着希翼目光看向王铁匠，而王铁匠看着秦寿划出的图形，琢磨了半天很遗憾地摇摇头表示爱莫能助，太紧密的齿牙别说做了，打都打不到那么完整密集。

好吧，期盼越大，失望越大，秦寿带着遗憾的心情，在王铁匠歉意目光下走出铁匠屋，极度不爽返回木匠屋。

“哎哎，汉明，你怎么搞的？连头鹿子也抓不牢？”

“张大哥，这头鹿甚是凶猛，难以啊~畜生！”

秦寿寻声走向畜生棚，只见张屠夫与卖肉郎羽汉明两人掌灯屠野鹿，也许意识到即将面临屠杀，野鹿被绑四肢乱蹦乱跳顶撞羽汉明。

“住手！”

“村长！”

张屠夫与羽汉明放开野鹿，愕然看着秦寿大夜里跑来畜生棚干什么？

“还有多少野鹿？”

“四头！”

张屠夫想也没有想直接回复秦寿的问题，野鹿是聂明带村里人设陷阱抓回来的，一直没时间杀现在才有空琢磨明天伙食。

“留下，叫吴氏兄弟过来驯服，本村长明儿有用！”

“是！”

张屠夫与羽汉明连连点头应着送走秦寿，两人你看我我看你一样，耸耸肩去找吴氏兄弟过来。

第八十二章赈灾员外郎

“王爷，王爷！”

“吵吵泱泱，成何体统？有事赶紧没事滚蛋！”

次日清晨吴王府，李恪美滋滋搂着还算有些姿色的侍女呼呼大睡，不长眼的王府侍卫吵泱叫喊声，惊扰美梦之中逍遥王李恪甚是不喜。。

“王爷，出大事了！有人临摹扶贫彩票！”

“什么！”

李恪睡意大失，整个人乍起把侍女吓了一跳，急匆匆穿戴整齐衣物跑出去，王府侍卫瞧见李恪出来，一口气把清早长安四大富商公子哥临摹扶贫彩票套出。

第二期扶贫彩票昨日刚开完，还没来及抛售第三期的，大清早长安四大富商公子哥联手临摹扶贫彩票玩法，奖金加倍跟风玩法吸引百姓全跑了。

“暂时停着，待本王去长乐乡取取计策！”

“是！”

王府侍卫得到李恪的吩咐后，急匆匆离去安排，而李恪则黑着脸，长安四大富商敢临摹抢饭碗，看来是得到了什么势力支撑，要不然他们也不

敢公然叫板自己，最大嫌疑有可能是长孙家。

“王爷，皇后昨夜病危...”

“备马！”

“是！”

李恪头痛了，还真是祸不单行，比起有人临摹彩票玩法，皇后病危才是事关重大，头疼不已的李恪急匆匆跑出王府，跳上马车赶往皇宫过过场。

长安百姓一窝蜂朝西侧奔去，导致部分街道人烟稀少，街道商铺与摊主们大眼瞪小眼，又是彩票折腾的没安没乐，两个外乡人打扮的人走进曹家米店。

“店家的，米怎么卖？”

“40文一斗！”

米店伙计点头哈腰送走熟客，见到两个外乡人打扮，迟疑一阵报出唬人的价格。

“什么？40文一斗？那他怎么才20...”

“爱要不要，滚！”

两个外乡人打扮的质疑声，惹来米店伙计不耐烦赶客声，一眼看穿肯定是长乐乡那边的人，就算不是也赶客，只做城里熟人的买卖生意。

“你怎么可以这样？”

“爱要不要，在不走喊人了！”

一个外乡人与米店伙计争吵，另外一个外乡人则不动声色，从宽松衣袖里滑出药瓶，弹开木塞封住的口，装作看米模样倾洒药粉到两个大米箱里，等米店伙计喊出人后，马上拉着争吵的人跑了。

“小样，死穷鬼，在慢一点有你们好看！”

米店伙计鄙视着两个外乡人逃跑身影，不屑一顾朝店门外面吐了口痰，东家大公子发话，外乡人买米一律加价，防止长乐乡的人蒙混过关分批买米，整的就是长乐乡。

“怎么样？”

“够他们喝一壶的！走！”

两个外乡打扮的人躲到远处，看了眼曹家米铺进出的买米百姓，贼贼一笑转身离去，跟长乐乡斗？狂拉不止净污丹整死他们。

长乐乡，村民们一头雾水目送皇宫侍卫护送长公主急匆匆离去，摸不着头脑才住几日的长公主怎么突然离去了？

“村长，村长！”

贺明颤颤赫赫在秦寿房间外敲门，吃亏多醒目了，不在像以往冒冒失失没规没据闯进去，毕竟村长夫人在里头不是？

“有屁赶紧放，烦！”

秦寿搂着半梦半醒钱羽馨极度不爽爬起，还算贺明醒目没冒失闯进来，最郁闷还是乡村房屋没栓门的玩意，**轻轻一推就开。

“朝廷特派赈灾官员来了！”

“早不说？”

秦寿大吃一惊，在钱羽馨睡眼朦胧睁开眼时，大鹏展翅似的跳下床，穿衣速度看得钱羽馨眼花缭乱，一眨眼穿戴整齐跑出去。

少了以往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皇宫侍卫，秦寿松了口又纳闷起来，长公主那么快回宫，难不成皇宫又发生什么重大事？想到皇室那点破事秦寿驱散脑海胡思乱想，管他什么事，少招惹为妙！

急匆匆跑出村外，长乐乡村民男女老少围在村口，指指点点朝廷派发下来的赈灾官员，难民营已有朝廷官员接手，无须他们多担心了。

“魏兄？！”

“秦兄，想不到吧？”

秦寿急匆匆跑出村外，发现朝廷赈灾特派使大吃一惊，居然是有过一面之源的魏玉，身着从六品员外郎官服，意气风发朝秦寿拱手还礼。

“确实是想不到，没想到…瞧瞧秦某这记性，请！”

秦寿惊讶过后在魏玉微笑目光之中，恍然大悟赔着笑脸邀请魏玉进村，魏玉拱手还礼落落大方进入长乐乡。

“早闻长乐乡如世外桃源，如今魏某亲眼目睹，果然名不虚传！”

村长屋大厅内，普一落座的魏玉感叹一声，双手抱拳感叹所见的长乐乡安宁，哪怕是有难民扎堆，依然撼动不了这份土乡实景。

“魏兄过奖了，实不相瞒，如若不是胡壮公700石米，也撑不到魏兄安然到来！”

“哦？”

魏玉闻言大吃一惊，700石大米，压根没想到秦叔宝那么大方，一出手就是朝廷的一品俸禄，太大方了吧？

这次魏玉带来的赈灾粮草，2000石左右，还是经过麻烦的手续由户部落到手里，要不是皇后昨夜病危，急需开仓赈粮祈福平安，李世民大怒加急，恐怕没三四天还未落实下来。

“秦兄，这2000石粟米，如何…”

“魏兄太高举秦某了，秦某乃山野之人，何德何能插手朝廷大事？”

魏玉的讨教声，秦寿耍起甩手掌柜，把这些伤

脑筋的事撇开，帮忙帮到这个份上是时候撒手不管，想要目的已经达到，何况菜市场那边还要头痛，拖久了也不是正事。

“呵呵~秦兄，可否听说过四家一邻，五邻一保，五保一里，五里一乡？”

“啊？这…”

魏玉的话直让秦寿一阵无语，很显然魏玉没有给秦寿当甩手掌柜的机会，把他村正民间村官身份说出来，吃瘪的秦寿语塞说不出话。

“秦兄，魏某别无它意，只求好好为民办事，如有不懂地方，还望秦兄莫要藏着掩着！”

魏玉实实在在说出自己担忧的话，秦寿沉默了片刻点点头答应了，何况秦寿还要从难民里找人才，说甩手就甩手有些说不过去，背后出谋策划没什么问题。

“好吧，不过秦某日后会拉些难民进村，还望魏兄睁眼闭眼！”

“呵呵~一言为定，如此魏某代难民们多谢了！”

秦寿要难民做什么？魏玉没空去理会，只要难民能够平安度过严冬，增加自己阅历就好。

第八十三章开发大唐娱乐事业

“有病找大夫，寿哥儿不是大夫！”

秦寿一脸黑线看着大老远跑来的李恪，长孙皇后的捧心之苦，相当于心脏疾病，也可以解释高血压，李唐皇族大部分都有这家族遗传病，李丽质就是最典型的父母遗传受害者。

高血压是家族性遗传病的一种，李世民子女这就要命了，他们的儿女或多或少都带有此种遗传基因，病症的特点是发病早、病程演进快，重症死亡率极高，李恪没有遗传完全归咎他得力母妃争气。

‘难怪长公主大清早回宫了，感情她母后撑不过去了！’秦寿这才想起李丽质急匆匆离去的事，没想到居然是她母后快崩了！

“唉～～”

“唉到天塌也是如此，不是有药王吗？”

秦寿无语看着李恪唉声叹气的模样，心中一动提及赫赫有名的药王孙思邈，要是连他圣手神医也救不了，试问如今天下还有谁可救？要是在后世好办，一个免费电话叫救护车还是可以滴！热心助人嘛！

“药王？飘无踪迹，父皇遣人找了足足五年有

余，音讯全无！”

提及药王李恪一阵无奈，药王野人似的专门钻森山老林，飘无踪迹除非他主动找你，要不然想要找他比登天还难。

“节哀顺变！”

“……”

李恪一脸无语看着秦寿，亏他说得出这样不吉利的话，皇后还没到那个地步，幸好自己不计较，要是给其他人听见，秦寿麻烦一箩筐。

一时间大厅内沉寂下来，秦寿没心没肺喝着苦茶，皇后死活与自己无关，升斗百姓又扯不上半点关系，李恪犹豫着要不要说正事。

“父皇要冲喜！”

“哦，好事啊！”

李恪忽然蹦出李世民迷信要冲喜的话，秦寿无所谓地点头应着，冲天也不关自己事，只是不知道那位王爷公主倒霉早婚。

“长公主要下嫁长孙家！”

“好事啊！”

“你...”

李恪一脸不可思议看向秦寿，他跟长公主那暧昧不清的关系，李恪看在眼里明在心里，可现在听

到秦寿说出这样漠不关心的话，是不是太心寒某人了？

“行了，还有事吗？忙！”

秦寿无所谓看向吃惊的李恪，要是只是这些皇室破事，秦寿懒得去听，长公主的事秦寿不敢去招惹，红颜再美无福消受，也不是自己消受的起，身份地位全都不登对。

李世民在开明也不会把政治筹码乱投平民百姓身上，那么多开国功臣眼盯着有女初成长的公主们，太公分猪肉也分不过来，要不然怎么挂个超生皇帝？两打公主王爷都可以组成皇室童子军了。

“长安四大商人公子哥，临摹扶贫彩票玩法！”

“临摹扶贫彩票？好事啊！”

李恪差点踉跄欲倒，也不知道秦寿今儿脑筋怎么回事？什么都说好事，如此肥票给人抢了，还说好事？

长安四大商人公子哥秦寿知道，城东米商大公子曹英杰，城西木料商二公子卫子荣，城南酒商大公子陶皓轩，还有何家经营酒楼生意的何大公子，钱家单调并没去风骚抢挂头衔，更何况钱羽馨还是女儿身。

“扶贫彩票不是长久之计，捞够见好就收，作弊迟早会穿帮，他们接下烂摊子更好，先给他们得意一阵，慢慢收拾他们！”

秦寿冷笑一声，正愁着如何想法子离退扶贫彩票，长安四大土豪公子哥凑热闹搞抗争，正合了秦寿的意，那作弊式的抓阄开奖，迟早会穿帮！更何况现在难民有朝廷插手了，没必要去伤脑筋了。

“好吧，菜市场可有工匠了？震兄他们可是催促了好几次！”

秦寿放手扶贫彩票肥肉，李恪很是不解，才捞到一点油水就放手，想到更头痛的菜市场，李恪急了，故意拿长安三骚客说事，其实是怕久没建树，给现在心情不好的父皇踢出长安去封地。

“过两日吧，难民全到齐一次性在里面找，这事你要跟魏兄打个招呼！”

“好吧！”

秦寿摸了摸下巴，直接把筹划好的计划说出来，李恪想了想痛快答应下来，有李恪去跟魏玉打招呼，比自己好话一箩筐管用多了。

“村长，你的雪橇弄好了！”

李恪难以平心静气品茶，林木匠毕恭毕敬呆在大厅外，告知秦寿雪橇弄好的事，引来李恪一阵好

奇目光，什么雪橇？

“知道了，去告知吴氏兄弟，把野鹿牵出来，要是没训温顺，今晚他们等着训野狼！”

“啊？是！”

林木匠在李恪疑惑目光之中，不寒而粟转身跑人，训野狼？也亏秦寿想得出来，那不是作死节奏吗？林木匠为吴氏兄弟祈祷了！

“寿哥儿，何为雪橇？”

“出去便知！请！”

秦寿故意卖关子，让李恪很是好奇，带着疑惑与期待跟秦寿走出大厅，每次秦寿蹦出陌生的字眼，就有新鲜事。

李恪跟着秦寿走出村长屋，惊奇发现村民们全聚首畜生棚，带着一丝疑惑李恪紧跟着秦寿身后，在王府侍卫保护下朝畜生棚走去。

当看到秦寿练武的杰作，李恪与一群王府侍卫们冷汗连连，闲来无事的秦寿把树雕臀堆出雪人模型，长枪刺破树雕臀菊花，人形雪球头部贴着程妖精挖鼻孔受惊画像，太生动了！

“这是？”

李恪见到逍遥椅一样的雪橇，两条绳索中间打结套出四头野鹿，一脸疑惑看着秦寿，这又是什么

新花样？

“贵族式娱乐项目，滑雪橇！有了它滑行飞一般感觉…”

秦寿轻巧滑雪橇还算坚固，得意洋洋解释滑雪橇的玩法，李恪带着跃跃欲试的心情，摩拳擦掌想要体验一番速度的激情。

“寿哥儿，莫要废话，快说，如何玩法？”

“王爷，使不得！”

“王爷，这…”

李恪迫不及待想要体验一番飞一般的速度，不顾王府侍卫的劝阻，一脸期待看着秦寿。

“好吧，你坐后面，寿哥儿带你溜达一圈！”

“好！”

李恪笑眯着眼，二话不说跳上雪橇冷冰冰的后坐，王府侍卫眼看劝不动李恪，只好垂头丧气去牵马沿路跟随保护。

“坐稳了，体验下冬日的极限运动！驾！”

秦寿接过闻风赶来贺明递来的羊毛手套，拿起粗糙马鞭打空响，受惊的四头野鹿拉着雪橇箭似飞出去，惊得李恪大叫一声过瘾！

第八十四章暴力村长纸老虎

“哇嗷~~”

“王爷！”

“王爷…”

李恪尖叫连连双手紧握雪橇，惹来村外难民们与赈灾府兵好奇目光，箭一般的速度雪橇一闪而逝，从未玩过如此惊心动魄的雪橇李恪慢慢喜欢上极限的滑雪橇，骑马的王府侍卫一眨眼抛得无影无踪。www．．me

野鹿回归森林速度非普通马可比翼，四头鹿同时奔驰一望无际雪地平原，雪上飞驰的雪橇溅起阵阵雪花，刺激得后座的李恪心旷神怡，借助挡风的秦寿难以掩饰内心喜悦，左右观看周边景色。

比起后面坐得舒坦的李恪，秦寿顶着寒风飘雪心急如焚，失控了！四头野鹿彻底失控不听使唤了，野性爆发直奔郊外森林方向跑去，任由秦寿如何拉扯也无法停下来。

哐当一声，雪橇划过凸起一点的石块，临空飞起一尺高度惊得李恪哇哇大叫，雪橇落地颠簸惊魂的李恪心眼差点跑出来。

“寿哥儿，慢点！”

速度越来越快李恪有点受不了，松开一只手轻拍秦寿的肩膀，提醒秦寿速度慢点，太刺激了！

“慢不了！”

“啊？！寿哥儿，你别吓恪弟！”

秦寿有苦说不出，用力过猛以至于两侧野鹿套嘴绳索崩断了，秦寿抬起崩断的绳索，李恪崩溃大叫出声，简直是要命的作死节奏啊！

野鹿回归森林的冲劲，秦寿失去缰绳无法控制，看到前面有结冰的溪水沟，秦寿顶着狂风大喊一声。

“前方有溪沟！”

“什么？”

“抓紧可抓的东西就是了！”

秦寿懒得废话了，双手抓紧雪橇两侧提醒身后的李恪，稀里糊涂的李恪还没来得及抓紧雪橇两侧，四头野鹿同时临空跳跃而起。

嗷嗷~一头一丈长黑白纹大老虎虎啸山河扑出，锋利虎爪一闪而过，右侧两头野鹿血溅当场，热乎乎肠子半空之中掉落雪地，仰头嘶叫一声力歇坠落结冰溪中央。

失去冲力雪橇斜斜坠落，所幸前头滑雪板弧度救急，侧偏一会安然无恙落地，蛋疼的李恪裂牙撕

嘴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巨大带着臭气熏人大口扑来。

“救命啊！！”

“呔~畜生！”

失魂落魄的李恪发现血盘大口兜头咬来，吓得魂不守舍双手抱头惊呼出声，还真是时运不济，没想到遇到凶猛的大虫！

‘天亡我也！’李恪悲戚戚想到葬身于此，心有不服后悔莫及，早知如此不贪玩等上王府侍卫，人多力量大大虫也怕。

等了片刻没有被撕裂的痛楚，李恪忍不住睁开眼，惊恐地发现一丈长的大虫，犹如可怜的小虫哀嚎连连乱端四肢，张大的虎口硬是咬不到近在咫尺的猎物。

秦寿力举泰山似的双手抓住老虎肚皮，大喝一声把**百多斤的老虎丢出去，半空之中大老虎大吼一声，掉秦寿眼球似的一个翻滚安然无恙落地。

吃亏的大老虎并没有离去，颇大虎头喘息着热气，杀气腾腾虎眼露出嗜血光芒，阴森森虎牙半露半张，也许是饿坏了也许是不甘到嘴猎物错失，虎视眈眈紧盯着愕然失神最具有威胁的秦寿。

“寿，寿哥儿，要，要不，我们撤吧！”

李恪在寒风之中哆嗦着双脚，双手紧握着崩断绳索的雪橇，颤颤赫赫提醒秦寿，别打搅要命的大虫进食猎物，这体积不是他们可以惹得起的。

‘好肥的看门虎，要是驯服看门当宠物，还有谁敢来长乐乡闹事？’相比起李恪的害怕，秦寿则贪婪地打量着变异的华南虎，萌生了驯服当宠物的想法，要是李恪知道秦寿想法，不知道会不会吐血？

“孽畜，哥缺个看门的宠物，就你了！”

噗通~李恪一头栽在雪橇上，好吧，李恪彻底服了无所畏惧的秦寿，回过神马上跳出雪橇，与朝前跟老虎搏斗的秦寿相反方向跑人。

嗷~大老虎仰头咆哮一声，森林王者尊严受到挑拨十分愤怒，矫健前虎爪蹬地而起，扑向敢挑拨自寻死路的秦寿。

秦寿仗着野蛮天生神力与秦叔宝授予的破程妖精三式武艺，无视大老虎天生领悟扑猎物招式，活动双手暴喝而起。

“来得好，破斧三式，暴打猪头！”

大老虎扑来之际，秦寿无所畏惧要紧牙关强忍右手的伤口紧握成拳，大老虎临近时猛然低头，一记升龙霸直中大老虎下巴。

嗷呜~~大老虎悲戚戚嘶吼一声，中了灵活野蛮的秦寿一记重击拳甩飞半空，悲剧还没完坠落期间又给秦寿逮着后腿，甩大风车一样疯狂转悠一圈又给抛起。

“尝尝哥的自创绝招，排山倒海！”

嘭~大老虎悲催催一头砸在雪地里，七荤八素还没来及哀鸣，又坐过山车般给暴力村长甩起砸向另外一边。

“哥的鹿也敢杀？让你杀！我让你杀…”

秦寿无视哀鸣连连的大老虎，双手紧紧抓住虎腿，嘴里骂骂咧咧东砸一下西砸一下，雪地也不怕弄死大老虎，想要磨掉它兽性臣服自己，就要把好好把它打服。

“王爷！”

“救命啊~~”

秦寿与大老虎开打，李恪狼狈跳上结冰的溪边，见到尾随赶来的五名王府侍卫，狼狈边跑边大呼救命。

“王爷，你…”

快马赶来的王府侍卫们勒马而立，全都面面相觑看向狼狈不堪的李恪，发生什么事了？

“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帮忙，有大虫！”

“大虫？！”

王府侍卫听到有大虫全都吓了一跳，纷纷准备下面携带王爷离开这里，有大虫那是不得了的事，以他们五个人怎么斗得过野性残暴十足的大虫？

“下什么马？赶紧去救人！”

“啊？是！”

在李恪喝骂声之中，王府侍卫硬着头皮不敢下马，纷纷抽出障刀准备策马去救人。

“大，大虫！”

嗷呜~王府侍卫们见到大老虎虎嘴带血攀上溪边，拉紧受惊的马把李恪保护在后面，准备应付随时冲来的大老虎，李恪更是悲愤交加，莫不成结拜大哥命丧虎口了？

嗷呜~~嗷呜~~大老虎在王府侍卫与李恪傻了眼目光之中，哀鸣连连双爪刮出长长痕迹，虎眼似带求助目光慢慢没入溪里，王府侍卫们你看我我看你，带着一丝好奇心紧握手里的障刀，慢慢靠向干枯的溪边。

“尼妹的，跑啊，怎么不跑了？”

王府侍卫们面面相觑又带着崇拜目光，半人高溪里一丈长大老虎四肢趴地撕抓雪地无力哀鸣着，秦寿坐在老虎背上，一手按住老虎头骂骂咧咧，一

手紧握成拳打的老虎无还手之力。

第八十五章家有恶犬旺财

“大虫来啦！”

“大虫？快跑啊！”

临近午时，一声竭嘶底里呐喊声惊扰长乐乡宁静，村民们一阵鸡飞狗跳各自跑回家，一眨眼间长乐乡村落空无一人。

村外难民营也是一阵风声鹤唳，犹如大敌降临似的，在魏玉主持大局下，难民与府兵各自拿出武器，石头树枝障刀所有武器统一亮相，制造出人墙保护妇幼，一副官民同心合力断金。

嗷~一声有气无力呼啸声由远至近传来，慢慢的一个黑影渐渐放大，一丈长大老虎慢慢出现魏玉眼里，魏玉心中一惊好大的大虫时，王府侍卫身影慢慢出现大虫身后。

怎么回事？不仅魏玉疑惑了，连上万的难民与府兵们也疑惑了，直到看清楚大老虎后背骑着的人，震精了！

秦寿扇着打斗破损的扇子，意气风发坐在大老虎后背，无精打采臣服的大老虎耷拉着虎头，默默接受深林之王变宠物的事实。

李恪骑着一匹侍卫空出的马，比起一路仰慕的

王府侍卫，李恪眼红十足看着风头出尽的秦寿，好想骑骑凶残成名的大虫，可想想还是作罢，有那个心没那个胆。

“乡亲们辛苦了！”

秦寿厚颜无耻朝张口结舌的难民与府兵们打招呼，只可惜没有得到难民与府兵们回应，傻谔谔看着虎毛散乱大虫驮着秦寿进村。

“啊~”

苏菲与钱灵捧着木盆结伴转弯走出门一刻，迎面见到张牙舞爪的大老虎低沉嘶鸣声，两女吓得魂飞魄散似的尖叫一声，噗通两声，两女泛起白眼直挺挺吓晕过去，木盆里脏衣物掉落地面。

“吼啥吼？旺财，瞧你做的好事！”

暴怒的秦寿一拳打在老虎头，吃痛的老虎憋屈地低下头，趴在地面装可怜哀鸣着，尾后赶来的李恪哭笑不得直摇头，旺财，这么俗气的名，也亏秦寿想得出来，真是暴殄天物啊！

大老虎的灵性让秦寿很是得意，没想到阴差阳错居然收到一个有灵性的变异大老虎，也只有没受到污染的古代，才有如此灵性老虎。

“寿哥儿，恪弟就不进去了，你的雪橇甚是好玩，安全方面要是有所改进，必能吸引人！”

“好吧，恪弟，这事就有劳你多多费心，寿哥儿有空处理一下！”

秦寿漫不经心回应李恪的话，一手一个扶起吓晕过去的苏菲和钱灵，贪玩的秦寿忽略了老虎的可怕，以至于发生这样的乌龙。

“记着菜市场！”

“知道了！”

秦寿抱起两女头也不回大厅，留下摇头苦笑的李恪郁闷不止，这家伙办事还真是让人抓急，不催办事拖拖拉拉的。

与此同时长安城内，鲁班天工迎来声讨退货狂潮，退货百姓把街道围得水泄不通，鲁宏头大了，排成长龙的退货之人快把门栏挤破，破损家具把店铺堵得半山高。

“怎样了？”

“大师傅，全是头一阵卖出的家具，不是散架就是断角，这可如何是好？”

鲁宏在店里伙计顶住退货百姓，急红眼看着出去倒回来的木工徒弟，得知是前一段时间售出的家具退货原因，鲁宏失魂落魄一屁股坐到地面。

“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

鲁宏喃喃自语哆嗦着嘴唇，临摹长乐乡家具没

想到到头结果，竟是最失败的退货狂潮，自始至终鲁宏还没明白问题出现在哪里？

“大师傅，快想办法，都要拆店了！”

关门顶住顶住声讨的木工伙计们一头冷汗，踹门声与喝骂声源源不断，头一次遇到这事的木工伙计全看向失神的鲁宏。

“都散开，来人，把卖劣等货的鲁班天工掌柜，给老流氓我抓起来！”

“是！”

听到外面吵闹声与驱赶声，鲁宏吓得一身冷汗，卢国公也跑来闹事了，那还得了？失魂落魄的鲁宏一惊一乍跳起来。

“你们顶住，师傅我去一趟长乐乡！”

“啊？”

鲁宏没有理会木工伙计惊讶声，趁蛮横不讲理大唐国公爷没闯进来之前，急急忙忙从店铺后门跑人，心一横去长乐乡求救解围，想要化解这次退货风潮，恐怕只有长乐乡，要不然无法平息愤怒的退货百姓。

相比起鲁班天工这边遭遇围堵退货，曹家米店也好不到那里去，午时一到马上有大理寺官差找上门，连人带脏押回大理寺还查封米铺。

“公子，公子，大事不妙了！”

何府大厅，长安三大富豪公子哥聚首在何大公子大厅饮酒作乐，曹家家仆急匆匆闯进来，打扰了四位公子哥们雅趣。

“慌慌张张成，成何…呃~体统？何，何兄，见，见笑了！”

带着五分醉意的曹英杰打着酒嗑怒斥找上门的家仆，拱手向一边三分醉意的何大公子赔礼道歉。

“曹兄此言差矣，先听听何事！”

何大公子心中一阵咯噔，慢慢放下酒耳，僵硬着笑容以示无妨，可不安的脸色已经出卖了他，曹家家仆这么慌张，肯定发生什么大事了！

“公子，快回府吧，米铺出事了！”

“什么？！”

家仆的话直让五分醉意的曹英杰顿时一阵清醒，顾不得失态撞翻酒案，急匆匆离去，留下脸色难看的何大公子与另外两位公子哥们一头雾水。

长乐乡，鲁宏来到村门口的时候，给看门的治安队挡住去路，碍于有事求人，鲁宏不得不低声下气。

“诸位小哥，行行好让鲁某见见你们村长，有急事…”

心急如焚的鲁宏好说歹说说明来意，治安队半信半疑看了眼鲁宏，得知他来谈生意才放他过去。

“家有恶犬？来者小心？”

鲁宏在脸色古怪的村民指路下，走到长乐乡神奇村长家屋门，见到院门竖起歪歪扭扭的警告语，一头雾水踏进村长屋。

“可怜的家伙！”

“应该是无知，我们村长岂是有那么好见？”

“就是，话说回来，村长真是神人也，出去溜达一圈，就逮着头大虫回来！”

鲁宏在八卦的村民们议论声之中，走进寂静一片的村长屋庭院，丝毫没有听到村民议论声，要是知道了鲁宏打死也不敢进去。

“啊？！”

忽然一头身高三尺黑影串出鲁宏眼前，待看清黑影真身后，把鲁宏吓得头皮发炸，旺财张开虎嘴低吼一声，鲁宏吓得失声惊叫，直挺挺翻起白眼往后倒晕菜过去，好大一头恶犬！

第八十六章农业大生产

“鲁师傅，慢走！”

鲁宏强忍着身份大变化，在秦寿厚颜无耻挥手下，僵硬着笑脸从旺财虎视眈眈目光之中，走着螃蟹步伐贴紧门边心惊胆颤走出大厅。

秦寿答应帮忙解除鲁宏破产也赔不起的山寨危机，条件要鲁宏自降身份，加入长乐乡户籍成为秦寿班底，把鲁班天工所有资产归纳秦寿，走投无路的鲁宏只能忍辱答应下来，这也是唯一的办法。

不答应城内权贵难以招架，何况还有脾气特别冲的程妖精，砸店铺事小，不爽逮着蹲个三五年大牢才叫冤，秦寿敢冒风险替他收拾残局，以双倍家具和拉动关系挽回局面，算是给足面子了。

“菲儿！”

“郎，郎君，有，有何吩咐？”

苏菲颤颤赫赫从后厅走出来，见到大老虎旺财蹲守大厅门口打盹，心眼儿差点跳出喉咙，畏惧不前睁大双眼可怜兮兮看着秦寿。

“找贺明过来！”

“这...”

“怕什么？旺财，过来！”

秦寿一脸黑线看着畏惧不去的苏菲，低喝一声懒洋洋打盹的大老虎，听到秦寿召唤声，灵性十足的旺财跳跃而起，四肢伸展了会懒腰，人畜无害屁嗔屁嗔走到秦寿面前，乖得跟猫儿似的趴在秦寿面前。

“看清楚了，这是苏菲，今后不许吓唬，要不然炖了你！听明白没有？”

嗷呜~旺财低鸣一声，在苏菲畏惧与惊讶目光之中，连点着虎头以示屈服，末了还朝苏菲露出无害裂牙招呼，把苏菲吓得脸色发白后退一步，惹来秦寿一记暴粟哀鸣一声低下虎头。

“没事的，去吧！”

“哦！”

苏菲看了眼旺财真的不咬人心宽了，在秦寿瞪眼下急匆匆跑出去找贺明过来。

‘看来要多养几日，等村里人慢慢习惯它的存在！’秦寿没有理会旺财憋屈抗议声，揪起旺财虎耳左瞧瞧右看看，心里琢磨着怎么驯养它温顺又缺乏天生野性。

“尊…哎呦，我滴神啊！”

袁神棍走出大厅找秦寿的时候，见到大厅多出一头凶残出名的大虫，吓得头皮发炸，失神后退间

脚步大乱一屁股坐到地面，惊恐地看着狰狞嘶吼的大虫。

“又淘气，袁神棍，有事？”

秦寿一拳敲打旺财虎头，无视旺财灵动传神的虎眼，一脸怪异看向丑态百出的袁神棍，至于吗？一头老虎而已！

“尊，尊师，这是？”

“嗯哼~下凡坐骑，有事赶紧，别走题！”

秦寿打着马虎眼瞎扯，马上得到袁神棍盲目崇拜的目光，果然是仙人，试问从古至今有谁收服过大虫做坐骑？

“是，尊师，弟子想要一口磨！”

“磨？”

袁神棍毕恭毕敬地说出来意，秦寿一脸愕然看向袁神棍，他要磨干什么？想到他现在用炼丹方式弄饲料，秦寿释然了。

“好，稍后...饲料好吃吗？”

秦寿再次看见袁神棍啃饲料丹，一脸黑线看着这个死性不改的老神棍，鸡鸭吃的饲料丹也啃上瘾了？

“解饥，五颗撑着饱饱，对了，尊师，听说你要弄雕刻印刷？找着法子没有？”

袁神棍得到秦寿答复很满意，憋了眼温顺的旺财，想起秦寿头疼的雕刻，忍不住没事找事多嘴一问。

“没有，烦着！”

提及活字印刷秦寿就烦躁，好不容托李丽质写出十万常用单字，没想到关键时刻王铁匠又摇头了，以字眼太小技术有限拒收秦寿期盼，雄心壮志扫盲计划胎死腹中，那滋味尤其难受。

“哦，那就好，弟子识得一个怀才不遇雕刻之人…”

“有人才？速速带来！”

袁神棍的话就好像一个兴奋剂，直让秦寿兴奋不已，还真是瞌睡了就有人送枕头，太爽了！

“村长，有事？”

贺明来的时候，袁神棍受命急匆匆离去，替秦寿去找人才，留下一头雾水的贺明与心情激动的秦寿，当然还有蹲趴地面的旺财，看得贺明胆战心惊。

“嗯，鸡鸭如何？”

秦寿最关心还是鸡鸭苗，特意询问高能饲料喂养得怎么样？缺少玉米最重要的配方，也不知道算不算是合格的饲料，玉米这个时代还没引进来很头

疼的事，缺少大唐版哥伦布啊！

“村长，好着嘞，那些鸡鸭苗有什么料好吃好喝，比喂米糠吃得还多，贺某琢磨着，要不了几日可能会长膘...”

提及秦寿给的饲料，贺某赞不绝口，还真没见过这么神奇的养鸡鸭方法，三十五斤左右的饲料，一天时间消耗得干干净净，累得袁神棍两师徒差点趴在丹炉上睡觉。

“行了，没空听这些，鸡鸭放养地找好位置，房屋加快人手搭建，不需要多好，长方形两间足矣，鸡鸭舍到时候本村长差人......”

贺明仰足精神听从秦寿的安排，生怕漏听关键部分，如今村内又恢复萧条，不知多少村民又开始羡慕起贺明狗腿子的工作，那么多鸡鸭归他管，眼红着！

“村长，村民们又无所事事，你看...”

贺明把村里的情况说出来，直让秦寿一阵头痛，黄豆价格飙升远水难以救近火，小赚一笔又打回原形村民们不痛快了。

“茄子你们怎么种？”

秦寿想到印度哪边早引进过来的茄子，心思一动，那可是好家伙啊，可以搭配很多美味的菜肴，

什么茄子煲，什么鱼香茄子，酿茄子都是美味佳肴，最重要茄子皮还可以治冻疮！

“茄子？”

“落什么，不记得了，好像叫草鳖甲！”

秦寿稀里糊涂不知道叫什么，只知道古时中医药材晒干的茄子叫草鳖甲，也不知道这个时候叫什么，茄子一年四季适合种植，当然要看有没有农业技术。

“村长，那叫门茄！”

贺明一脸黑线纠正秦寿的话，草鳖甲那可是做药用的老门茄，除了子可以用来种，其他都是药用价值，莫不成村长冬日种门茄？

“好吧，门茄，还有豌豆，蘑菇全给本村长找来，春季给长安一个大惊喜！”

“是！”

贺明一头冷汗，别说给长安一个大惊喜，现在都够自己惊喜的了，看了眼秦寿没有什么安排，慢慢告退准备去安排秦寿需要的种子。

“等会，把赈灾员外郎也请来！”

“啊？哦，好的！”

得悉秦寿要找魏玉，贺明不敢怠慢急急忙忙跑出去，生怕看不顺眼的秦寿关门放恶犬。

第八十七章大唐新职业收破烂

“秦兄，这不太好吧？”

村头外，魏玉心里七上八下，看着上万难民钻进农田铲雪，府兵全安排进村里休息，除了老弱妇幼休息，其余都安排到农田里去扫雪。

“怎么不好了？魏兄，与其他们吃饱喝足坐着受冷，还不如进田里干活暖和暖和！”

秦寿手握折扇指点江山似的，瞭望600多亩很快变私有的农田，秦寿心中一阵得意，小地主思想作祟，渴望拥有更多的佃户为自己打工。

至于不管事的头顶上司李丽质，秦寿直接过滤了，也不知道她是富有，还是真心不要佃户们交税？反正这是好事，就算交税也无关牙疼，一年四季不停耕作还怕她加税不成？

吃饱喝足的难民终日无所事事，放着如此之多劳动力不动用有点可惜了，秦寿绝对不允许这样的事发生，更何况长乐乡已经批下镇的规模，也不怕李世民反悔。

“秦兄，你自个慢慢折腾吧！”

魏玉实在看不下去摇摇头回去休息，有求于秦寿帮忙又不得不遵从他的意思，觉得秦寿有些过分

又很合理，分不清是非对错的魏玉没眼看下去了。

“老唐，鲁顺，魏中梁！”

“村长，有事？”

秦寿一声大喝，老唐，鲁顺，魏中梁三人戴着羊毛手套急奔赶来，嘴里喘着热气眼巴巴看着秦寿。

“魏大叔，去安排村里无事做的人，熬大锅姜水出来给他们驱寒，记着，要热刚烧开的！”

“是！”

魏中梁领命急匆匆离去，丢下老唐与鲁顺两人干瞪眼，等待秦寿的下文安排。

“老唐，鲁顺，你们两个人有过种辣椒经验，这次门茄和豌豆还有蘑菇，你们可以多多费心，起垄一点要亲力亲为教好这些人，日后有可能成为我们长乐乡一份子！”

“啊？！”

老唐和鲁顺面面相觑互视一眼，又看向理所当然的秦寿，成为一份子？难不成村长要收拢这些难民？老唐和鲁顺震惊的无语复发。

“啊什么啊？注意土壤温度，起好垄要把土壤升到烫手，等温度下降到温手，在加以干草堆保温，这次全搭四尺高大棚…”

“又要大出血了…”

老唐和鲁顺冷汗连连送走一脸肉疼的秦寿，百亩地盖大棚？又是生绢？老唐和鲁顺不敢想象了，这需要多少的生绢啊？

与此同时长安皇宫内，南熏殿李世民半仰龙椅，大气不敢喘的薛高与才人武媚娘屹立一侧，整个大殿内静悄悄一片，谁也不敢打搅心烦意燥的李世民。

“丽质！”

“长孙公子，注意你的言行举止！”

南熏殿外，李丽质从长孙皇后寝宫出来，迎面遇到进宫的长孙冲，兴冲冲的长孙冲亲热叫唤声，迎来心情不好的李丽质不满冷淡语气。

“失礼了，长孙冲见过长公主殿下！”

长孙冲心情格外好，没有在意李丽质疏远的冷言冷语，想到很快就要迎娶眼前这位倾国倾城的大美人，兴奋到手颤抖地步。

李丽质淡淡地看了眼长孙冲，没有理会文绉绉的长孙冲，换做以前或许会有些好感，可现在总觉得他好虚伪。

‘表妹真的是天生丽质，生气都是格外明艳动人！’长孙冲狂热地看着李丽质背影，心中一阵窃

喜即将到来的好事，脚步虚浮似的踏进南熏殿。

“父皇，丽质不嫁！”

南熏殿内，李丽质强硬的拒婚态度，直让李世民一阵惊讶张大嘴难以下台，相反长孙冲则是一脸保持微笑，可他紧握成拳颤抖的双手，可见他此时此刻很愤怒很羞辱。

“理由！”

“丽质心有所属，还望父皇另找他人！”

“胡闹！”

李丽质荒唐叛逆的话，直气得李世民龙颜大怒，婚姻大事岂能儿戏？亲口答应了赵国公联姻，如今反悔岂不是惹下笑柄？

长孙冲此时此刻好像多余的，又好像给人重重扇了一下耳光，站也不是退也不是，低着头阴霾着脸色颇感没面子，所有荣誉美梦在李丽质拒婚一刻起，眨眼间化为乌有。

“父皇，丽质欣赏有才学之士，垂暮敢于救民己任…”

“够了，尔先回去等候！”

“谢皇上，微臣告退！”

长孙冲在李世民愤怒交加挥手下，装作若无其事拱手告退，李丽质的话很明确很了当，就是嫌弃

长孙冲碌碌无为，仗着家世一文不值的庸才！

‘可恶，表妹居然去一趟长乐乡与我疏远，还拿乡巴佬…’长孙冲气得吐血走出南熏殿，想到李丽质公然拒婚，又拿自己与乡下人比较，咽不下心中口恶气，长孙冲不用想也知道李丽质拿比较的人是谁。

“长乐乡！！”

长孙冲咬牙切齿说出三个字，他眼里闪烁着一股无法遏止的怒火，这种怒火通常只有赌台旁边的赌徒才有，两股怒气，从心口直冲到顶门，心头那一把无明火，焰腾腾地按捺不住。

“丽质，你太胡闹了，叫父皇…”

长孙冲离去后，李世民压制住心中怒火，看了眼气定神闲的李丽质，想要训斥到嘴的话又说不出口，爱女心切禁不住一阵无力心酸。

“父皇，丽质如此做自有道理，而且丽质发现…”

李丽质一边劝说着李世民，一边走到李世民身边，在他耳边耳语了好一段时间，直让李世民一惊一乍不敢置信，末了在竖耳偷听武媚娘目光之中，沉吟着脸色拂须闭口不语，而李丽质胸有成竹似的料定李世民会妥协。

“好吧，父皇拭目以待！”

“谢父皇！”

“你啊，唉~~”

李世民妥协迎来李丽质满心喜悦，看到越来越开朗的李丽质，李世民一阵无奈又欣喜，静观其变吧！

长乐乡，秦寿刚从村外走进村子里，王铁匠就第一个找上门，一开口就提及铁矿没了，说白了就是掏钱买铁矿吧！村里头村民们老是占便宜打免费农具闪人，开支直线上收头痛的秦寿两个头大。

“想赚钱的都给本村长蹦出来！”

“村长！我！”

“滚蛋，村长！我想！”

秦寿一声大吼，游离浪荡无所事事的村民们一窝蜂七嘴八舌跑来，豆芽断货村民们早憋足劲等秦寿开发新项目了。

“很好，都想赚钱是吧？”

“想！”

村民们仰足劲大声回应秦寿，就差没有摩拳擦掌逮秦寿回家好好坐下谈谈。

“很好，有牛车的，进城收破烂去！破衣服烂铜烂铁全给本村长一文钱十斤收回来！”

“啊？！”

村民们面面相觑你看我我看你，什么收破烂？可当他们回过神的时候，秦寿早已跑回家里。

第八十八章这年头还是破烂好赚

“收买烂铜烂铁烂布烂衣，收买羊毛，收买怀才不遇，收买猪骨头羊骨头...”

翌日清晨长安，大街小巷回荡着收买废品吆喝声，过往百姓哆嗦着身子骨，瞪大眼看着跨时代的收买废品人，驱赶牛车沿街小巷叫收可回收的废品。

单单叫收没用的废品也就罢了，可叫收人才那就新鲜了，牛车竖起两竹竿拉平大白布，上面写满新奇的收购广告与价格。

“废铁五斤一文？”

“破旧布三斤一文？”

“羊毛十斤一文？”

“怀才不遇人才如下：工匠，木匠，泥匠，业务开拓跑腿...长乐乡严重缺人，以上不得志人才，皆可到长乐乡面试，月俸200到600文不等，老油条待遇从优？”

好事百姓顶着狂风大雪，追逐收破烂的牛车广告，大感稀奇仰望流动式广告招聘，不得不说秦寿这招一举两得广告，成功吸引了百姓们好奇心。

“哇~200文到600文月俸？！”

“真的假的？”

“长乐乡的，应不欺人也，兄台，你去哪儿？”

“长乐乡！”

议论纷纷的百姓谈到钱，一眨眼溜光大半人，全冲着流动式广告奔去，大部分都是快到期的长短工，光是月俸200文足够吸引人了，比起城内有钱人家出手更大方。

“又折腾什么？”

赶着去打理酒楼的钱老爷子揭开马车帘布，看了眼收破烂的长乐乡村民，挠着头暗自嘀咕起来，不知道秦寿又玩什么花样？废品回收有何用意？

“转去长乐乡！”

“是！”

车夫得到钱老爷子的吩咐后，改变方向朝出城方向赶去，载着一头雾水嗅到商机的钱老爷子前去长乐乡。

“哎哎，猪骨头怎么收？”

城南方向收废品的村民给开店卖猪肉的卖肉郎喊停，一大桶准备喂狗的猪骨头放到地面，没想到骨头也有人收，伸手招停沿路叫收的村民。

“十斤一文，不二价！”

村民看了眼卖肉郎大木桶，少说也有七八十斤份量，第一单生意就是赚钱的骨头，心中一阵窃喜报出死价。

十斤一文收买回去给村长，就变成十斤两文，在秦寿连夜讲解骨头好处，品尝过骨头熬汤后，村民知道了一文不值的骨头好处，大补的玩意啊！

“为何斤？”

卖肉郎一头雾水看向村民，头一次听闻如此怪异的说法，骨头可以卖钱，卖肉郎耐着性子询问村民，不敢得罪寒酸的村民。

“一斤为十两，十斤百两，卖赶紧，别妨碍我做生意！”

“哦！这里有八十四斤凑整数，八文，拿去！”

卖肉郎在村民说明下，恍然大悟二话不说，提起大桶直接倒上村民牛车，末了憨笑着油乎乎双手擦拭衣物，等待村民付钱。

“日后有骨头记得留下，有多少要多少，八文！”

“好，好！慢走！”

卖肉郎欣喜收下财大气粗一样的村民八文，点头哈腰挥手送走村民，没想到一文不值的骨头也卖

出八文，赚大了！

“店家的，长乐乡在何处？”

“滚，死穷酸，别妨碍生意，东门直出！”

卖肉郎刚收起八文转过身，见到出声询问长乐乡去处的寒酸胡人，厌恶十足大喝一声，驱赶寒酸胡人别妨碍自己生意，要是秦寿在这里，见到这个胡人，肯定大吃一惊，居然是卖辣椒的肯尼。

“长乐乡…”

肯尼在卖肉郎驱赶下，沉吟着脸色，转而又想到长乐乡的流动式广告，怀才不遇不是正好暗示自己吗？带着一丝期盼肯尼直奔东门。

长乐乡，钱老爷子愕然失神看着秦寿家门前竖起的警告木牌，家有恶犬，来者小心八个鲜红字眼，在其余好事村民看戏目光，挠着头踏进村长屋。

‘什么恶犬？蒙人呢？岂有此理！’钱老爷子顺风顺水走到大厅，目光怒视躲在大厅内烤火取暖秦寿，这家伙居然大白日调戏自己闺女，看不过眼了！

“啊？！爹爹小心！”

“？！”

钱老爷子还没明白钱羽馨的善意提醒声，厅内

门角侧边串出一头巨大黑影，忽如其来张嘴咆哮一声，钱老爷子翻起白眼直挺挺往后倒晕菜过去。

“旺财！！滚去后院！”

嗷呜~旺财在秦寿恼羞成怒喝骂声之中，耷拉着虎头摇晃虎尾，一眨眼间消失大厅，钱羽馨哭笑不得挣开秦寿，跑去厅门看吓晕的钱老爷子。

钱老爷子在秦寿掐了两次人中下幽幽转醒，见到一脸担忧的钱羽馨，第一时间惊呼出声。

“啊！大虫，有大虫，闺女，快…呃，这是哪儿？”

“什么大虫？岳父，你眼花了！”

秦寿在钱羽馨掐手臂下，裂牙撕嘴安抚受惊过度的钱老爷子，心里寻思着怎么安置旺财，这样吓人总不是办法。

“眼花？哦，可能吧，对了，贤胥，你今儿…”

钱老爷子稀里糊涂挠着头，想起来这里的正事，把长安城收破烂的事说出来，不知道秦寿又玩什么花样？

“正想派人跟岳父你谈谈，没想到岳父你眼光独到，哈哈~~羽馨，去盛碗骨头汤给岳父尝尝！”

“是！”

钱羽馨没好气白了眼秦寿，在秦寿坏笑声之中，亲自去厨房盛一碗昨夜熬多的骨头汤，估计钱灵与苏菲在厨房偷喝了。

“骨头汤？”

钱老爷子一脸黑线看着秦寿，抽搐的嘴角发作不得，太缺德了吧？居然拿喂狗的骨头招待自己？最可恶的还是连自己闺女也手指向外拐，有了情郎忘了爹！

“不错，骨头汤，岳父，你们拿骨头喂狗，实在是暴殄天物，那可是大补的炖汤补品！”

秦寿一脸可惜摇摇头，煞有其事的话直让钱老爷子一阵疑惑，骨头喂狗真的那么暴殄天物？

“灵儿偷吃了很多，最后一碗，爹爹尝尝看！”

“啊？这…”

钱老爷子在钱羽馨端出一碗骨头汤，面露难色想接不接，砍碎的骨头冒出油乎乎汤面，漂浮的汤料药材图添美感。

在钱羽馨期待目光之中，钱老爷子犹豫了一阵，接过汤碗嗅到浓浓汤料香气，禁不住肚子里食虫诱惑，轻抿一口清甜而不腻的汤水，双目放光在秦寿得意笑容下，咕噜噜声一口气喝完。

“如何？”

“鲜甜美，从未喝过如此好喝…贤胥，莫不成？”

钱老爷子在秦寿笑盈盈的询问声下，赞不绝口舔着嘴角汤水，无视闺女娇笑声，心中一动满脸期待看着秦寿。

“不错，岳父大人，此骨头汤可做一道招牌菜肴，做法小子可教你，前提莫要给人看到骨头，熬出汤水便可…”

“好，哈哈～～”

钱老爷子摩拳擦掌爽快答应下来，如此新异的骨头汤，绝对可以征服一批客源，甚至抢光何家的客源。

第九十二章强者爱迟到

“什么时辰了？”

“回禀国公爷，巳时了！”

巳时一到，比武台上等得不耐烦的程妖精双手抱胸，烦躁不已喝问一边充当裁判的校尉官，吓了一跳的校尉官颤颤赫赫回复程妖精。

“皇上驾到！”

“吾晃万岁，万岁，万万岁！”

太监薛高尖锐嗓音响起，校场外万民同时跪迎大唐天子，连外国使者们也得入乡随俗行跪拜之礼，不敢站着仰望天朝天子。

“平身！”

“谢皇上！”

随着心情不是很好的李世民轻挥龙袍落座龙椅，百姓们其呼叩谢慢慢站起，兴致蓬勃仰望着鲜少出动的天子，没想到今日比武大典居然惊动李世民出席。

除了李世民出席还有一箩筐王爷公主陆续蹦出，国色天香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大小公主们，看得外国使臣们眼花缭乱垂延不已，都是后宫佳丽优选基因产下的美女啊！

至于王爷们全过滤了，看美女信号总好过看一群胖瘦不均匀信号列队，更别提宫女也是一等一的大美女，简直就是娇花海洋似的，还有童颜淑女武媚娘，更是独领风骚艳压宫女一筹。

李世民淡淡看了眼风骚劲大出的程妖精，心里咒骂一声老恶货，又扫了眼一个不差的群臣，不经意间发现秦叔宝也来了，忍不住一阵惊讶目光慢慢转向右侧公主队列。

李丽质接触到李世民疑问目光，笑而不语点点头回应，这一笑不得了，马上勾起场外自命不凡的公子哥们小心脏加快跳动声，纷纷误以为长公主对他们笑，李漱撇了撇嘴，冷哼一声甩起高傲头颅。

“哈哈～～那长乐乡小娃莫不成怯战？缩起头不见人了？哇哈哈～～”

“爹爹威武！”

“爹爹天下无敌！”

程妖精肆意无忌哈哈大笑声，马上得到程家三子拍马屁叫泱声，更是听得程妖精心花怒放，唱独角戏似的得意哈哈大笑。

“紫苑，回去好好训训你三个不成器的哥哥！”

“是，娘！”

程夫人一脸黑线看着程家三子瞎起哄，简直丢脸到家了，瞧瞧李世民抽搐的嘴脸，很显然受够了无耻父子起哄，事情还没定论就得意。

程夫人很想瞧瞧何方神圣，居然抽了自己家三个逆子不说，还打败了引以为傲的闺女，崇尚武至尊的程夫人，没有三五等观念，更期待见到正主出现。

“耶！”

“哇！”

“大虫！”

程妖精得意没多久，一声声尖叫惊呼声从人山人海里爆发，李世民与群臣目光看向骚动的人群，嘴巴张大难以合拢，连王爷公主们见到秦寿不可一世的出场方式，也差点尖叫出声，太威猛了！

老虎发达的四肢，强健的体魄，黑白相间的虎纹，极其吸引人眼球，群臣们呆若木鸡般，看向风头大出的秦寿骑虎出场方式，一挺嗜血龙枪更增添了武勇，连程夫人与程紫苑也看傻了眼。

‘为何不是朕！’李世民妒忌到眼红看着秦寿坐下老虎，想他堂堂天子居然没****，怨怒之余又忍不住默默记住眼前的年轻人，他收虎为坐骑简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本宫的，本宫的！’见猎心喜的刁蛮公主李漱，眯起眼打量着威风凛凛的旺财，心里琢磨着怎么从秦寿手里夺过来玩几日，闹皇宫个鸡犬不宁。

“猊儿，猊儿，是你吗？咳咳…”

“国公爷，小心身子！”

秦叔宝一脸激动地欲要挣扎起来，老泪纵横喃喃自语起来，连管家安抚声也置之不理，逞强要坐直越看越睹物思人的秦寿。

见到如今的秦寿仿佛见到年轻的自己，特别是握着自己成名武器，简直就跟自己一个影似的，秦叔宝更坚信秦寿有可能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儿子。

李丽质暖心一笑，目光柔柔看向秦寿风头大出的秦寿，李丽质不经意间暴露出的目光，马上给混迹在群臣堆里的长孙冲发现，怨恨目光看向姗姗来迟的秦寿。

吼一声，就像半空里起了个霹雳，震的周围都动起来似的，目光像一个猎人似的，紧盯着比武台上傻了眼的程妖精，那对猎物如饥似渴的那种渴望，使它充满了**而变得凶猛，程妖精见了忍不住后退一两步，悬了！

原本叫得起劲的程家三子在秦寿出现焉了，特别是见到秦寿凶猛异兽坐骑，更是闻风丧胆似的缩

起头，还有闺女犯傻惊愕目光，看得一边的程夫人直皱眉，可又忍不住打量起秦寿，总觉得哪儿有点眼熟。

“趴下，老实点，再吼晚上炖了！”

嗷呜~凶猛的老虎在众目睽睽掉眼球下，居然灵性十足蹲下身子放秦寿落地，这么听话？秦寿在犯众怒妒忌目光之中，大摇大摆扛着嗜血龙枪踏上比武台。

“路上堵车…嗯哼~言归正传，秦某乃粗人一个，不懂规矩，国公爷，怎么打法？划下道来！”

秦寿柱起嗜血龙枪，嚣张十足叫泱着程妖精划下道来，程妖精一脸黑线没有回应秦寿，只是冷哼一声双手叉腰，校尉官失神片刻马上清醒过来。

“比武规矩，不限定时辰，不限定使用任何兵器，直到一方认输为止…”

“快开始！”

“就是，废话什么？”

“快打！”

校尉官硬起头皮宣读比武规矩，唠叨了一大堆废话，直到看热闹百姓不乐意了，还有程妖精吹胡瞪眼，校尉官吓了一大跳赶紧闪人，把台面交给两人。

“小子，别以为收服一头大虫很了不起，今儿老流氓我教教你怎么做人，别以为有秦叔宝武器，就可以打赢老流氓，狂妄是要付出代价滴！”

程妖精瞪大铜铃般双眼，咬牙切齿怒视着秦寿，一副不收拾你小娃，我老流氓还有脸见人的凶狠态度。

“兵器何在？”

“爹爹，接着！”

程家三子扛起程妖精的七尺长斧，抛上比武台一溜烟闪人，程妖精接过七尺长斧，校场巨鼓手马上敲响比武令鼓声，沉闷有力的咚咚声巨鼓声震醒百姓们。

“为了哥的一千两，国公爷，得罪了！”

“？”

程妖精一头雾水，稀里糊涂不知道秦寿说些什么，而秦寿戴着羊毛手套的双手紧握嗜血龙枪，不到关键时刻秦寿绝不摘下手套自虐。

“喝喝～～”

秦寿耍起嗜血龙枪一个大风车，虎虎生风引来围观百姓们一顿叫好声，而程妖精则一脸黑线，打架还是耍戏呢？

第九十三章秦寿秘密武器

“哎呀~枪呢？”

哐当~一阵寒风吹过，甩着大风车杂技的秦寿失手，长枪脱手飞出比武台，李世民与群臣还有百姓们呆若木鸡，张大嘴巴定定无法合拢，程妖精直接傻了眼，天地可鉴，自己可是没出手！

“我滴天啊！没眼看了！”

刚赶来没多久的李恪一手拍着额头，对于秦寿出丑的杂技，没眼看下去了，李靖与李绩还有尉迟敬德三人铁青着脸色，啥情况这是？

“哈哈哈~~”

刁蛮公主李漱第一个忍不住哈哈大笑出声，笑得前凹后翘，走光的抹胸裙秒杀了不少自命不凡的文人双眼，就差鼻沟没有冒出火气旺盛的鼻血。

“嗯哼~”

李世民老脸一红干咳一声，提醒李漱大庭广众淑女点，一群公主下意识挪开一点，远离疯疯癫癫的刁蛮公主李漱，羞于与她为伍。

武媚娘打量着秦寿，慧眼早已看穿秦寿小心思把戏，嘴角微微翘起笑意马上收敛起来，李丽质目光看过来的时候，武媚娘变成一副不苟言笑的宫女

模样，引来李丽质一阵疑惑，眼花了？

“示敌以弱，不错，果然不愧是…咳咳…”

秦叔宝在管家搀扶下，半躺在铺满毛毯的竹轿，在秦管家惊讶目光之中，气色难得红润赞誉起秦寿的小心计。

秦寿有点庄稼汉武功底子，秦叔宝多多少少知道，从授予他破斧三式的时候，就看出来了，只是装傻没有点破，要不是秦寿在比武，秦叔宝还真想逮着秦寿刨清他祖宗三代的事，好验证一件事，他到底是不是改名的秦猊！

“哈哈哈…笑死人了！”

“就这点本事？”

“简直就是丢死人了！”

看热闹的百姓们清醒过来后，纷纷屑之以鼻讥笑起来，当然也有精明的人发现了什么，最开心的当属长孙涣与长安四大富商之子，秦寿越丢脸越好。

“谢谢哈~”

秦寿无视百姓们笑闹声，接过一脸黑线五名皇宫侍卫吃力扛来的龙枪，皇宫侍卫们纳闷了，也不知道什么做的，居然重的五人难抬，同时心中大惊秦寿的神力，居然把如此沉重的龙枪耍得轻松自

如。

李世民没有笑，若有深意想到什么，光看那些皇宫侍卫吃力抬龙枪的样子，就知道秦寿不简单，如此神力唯恐李元霸可比翼，想到英年早逝李元霸，李世民忍不住一阵宛然叹息。

“小子，你耍什么花样？”

怒了，程妖精瞪大铜铃大眼，恼怒耍花枪的秦寿，打架就打架，居然磨磨蹭蹭半天丢人现眼，闹哪样这是？

“我打！”

“卑鄙啊！”

“够无耻的！”

秦寿接过龙枪坏坏一笑，出其不意一枪横扫，直把程妖精吓得一身冷汗跳开，气得哇哇大叫卑鄙，抡起长斧气煞无比直朝秦寿砍来。

一击扫空秦寿迅速收枪横档，当一声火花四溅，程妖精一记力劈华山的巨斧砍，给秦寿结结实实挡下，腰不酸腿不软轻轻松松震开程妖精巨斧。

“好！”

看热闹的百姓们眼看开打了，忍不住鼓掌拍手叫好，一老一少斗蛮力，一目了然老的程妖精不敌秦寿力气大，轻松给秦寿震开后退三步才勉强站

稳。

“我打~我打~打打打…”

秦寿耍起毫无招式的乱枪攻击，打得程妖精手忙脚乱疲于应付，没弄清秦寿招式前，程妖精一副被动挨打，越打越气，连程夫人教导的先摸清套路话都丢弃。

“劈狗头！”

程妖精恼怒了，扬起巨斧暴喝一声，一招劈狗头直奔秦寿而来，三尺宣花斧头寒光霍霍，蹦跳五尺高度耍起三四个跟斗兜头直朝秦寿脑袋劈来。

当当当…连连三声火花四溅兵器碰撞声，引来一浪紧接着一浪尖叫声，连李世民看了也忍不住手痒技痒，当然以他三脚猫一样的工夫，对上打红眼二货程妖精也只是挨打的份。

“唉~”

“娘，为何叹气？”

看台边程夫人叹气声，马上引来程紫苑好奇目光，以现在秦寿处处挨打的局面，就算在力大无穷也有力歇的时候，防比攻更费劲。

“你爹太冲动了，对方套路没摸清，就开始拼尽全力，为娘纵观此子在逗你爹玩…”

程夫人眼利的很，法眼一开就看穿没出尽力的

秦寿，虽然表现得很狼狈很吃力模样，可他步伐沉稳有力就看出他在磨程妖精招式。

程紫苑听得程夫人解释后，忍不住替自己爹爹担忧起来，虽然程妖精与她比武处处落败，可他爱女之心处处忍让程紫苑是知道的，只是程紫苑没有想到秦寿这么厉害，这么攻心计。

当~秦寿沉酌有力隔开程妖精小鬼剔牙招式，斧纂看似来势汹汹，可在秦寿眼里却是软绵绵无力，原因是程妖精变招速度太快，前力接不上后力，对付普通人或许闪避不及，对付天生神力秦寿弱爆了。

秦寿故意露出狼狈的模样，长枪尾部驻地借力缓气，等待程妖精反反复复变招规律，摸透了他变招次数与规律，在大开杀戒打程妖精措手不及。

“削狗头，剔龅牙，斩狗腿打完，在剔龅牙，斩狗腿，削狗腿...”

“唉~老流氓乱阵脚了！”

李靖观摩了一会，摇摇头替程妖精叹息起来，心里盘算着这豪赌果然没下错，对不住了老流氓，没买你赢，李靖默哀一会赎罪。

尉迟敬德与李绩面面相觑起来，没有想到秦寿这么厉害，居然能够撑过程妖精发癫的连环变招，

看似险相连生却又轻易化解。

李世民看得一阵兽血沸腾心痒痒，好想拔刀上去痛痛快快干一架，又怕三两下给踹出来丢脸，想起马上打江山日子，悲喜交集颇为怀念。

李漱鼓足气大呼小叫踢这踢那，一副武林宗师指点武艺似的，李丽质看得心眼儿都快跳出来，替秦寿担忧同时又期盼着程妖精闪腰或后力不足倒下，李治涨红着脸鼓起双拳，比划着出拳招式。

‘寿哥儿，顶住啊！’李恪一脸担忧看着秦寿，五十两黄金虽然不是他的，可那也是要命黄灿灿的金子啊！

“喝~不跟你玩了，让你见识见识我的真正实力，破！”

秦寿大吼一声跳开程妖精反反复复三板斧攻击范围，在程妖精气吁喘喘后力不足喘口气的时候，暴喝一声甩飞羊毛手套，一手撕破碍事的衣服，****着上身引来一阵阵惊呼尖叫声。

第九十四章左青龙右白虎中间蹲着玄武

“哇！”

“耶？”

随着秦寿撕破上衣，露出结实浑厚肌肉，除了引来深闺怨妇们尖叫声外，还有李世民与群臣百姓们坐定不住惊呼声。

狰狞青龙栩栩如生盘旋整个左手臂，右侧虎啸山河白虎拉长身躯占据右手臂，前胸纹着栩栩如生蹲坐的玄武，后背火凤鸡爪拿着障刀，前盾后刀攻防具备极其吸引好新鲜的唐人眼球。

“好肥的鸡！”

噗通~一群王爷公主们听到李世民蹦出好肥的鸡，心理承受能力差倒下一大片，李丽质笑而不语看着自己心思紧密的父皇，薛高一头冷汗，皇上，那是凤凰好不？

武媚娘大吃一惊，没想到秦寿这么大逆不道，居然敢当着李世民面前画龙画凤加身，要是有心人煽风点火，估计秦寿吃不了兜着走。

李承乾正打算参秦寿一本，可听到李世民蹦出好肥一只鸡后，识趣闭嘴当哑巴，聪明的他嗅到李世民没有当一回事，也有可能自动化去秦寿大逆不

道的举动，没必要起哄自找无趣。

“此子甚是有趣！”

李靖笑眯着眼，大赞秦寿搞怪的纹身，差点笑出声来，李绩颌首点头默认李靖的话，尉迟敬德撇撇嘴，紧张胜负关键。

“不错，不错…”秦叔宝越看越欢喜秦寿，在秦管家拍背下摆摆手，以示自己无大碍。

“寿哥儿，你这是要吓人不是？”李恪吓得心惊胆颤，所幸自己父皇没有拿秦寿问罪，要不然还真闹大了！

李恪顺着目光看向程夫人那边，只见程夫人黑着脸色，程紫苑更是羞于侧过头，不去看不知廉耻当众脱衣的秦寿，至于那些看热闹的百姓们，全都傻了眼。

“我左青龙，右白虎，中间蹲着玄武，火凤看家门，佛挡灭佛，神挡诛神，问你怕没？”

秦寿不知道自己贪玩举动九死一生，无知无畏挑拨傻了眼的程妖精，褪去羊毛手套徒手握龙枪，一股肃杀戾气慢慢盘踞秦寿脑海。

“呀呀呸，气煞老流氓也！”

抓狂的程妖精在秦寿鄙视目光挑拨下，长斧一晃兜头朝秦寿十二分力砍下，感情打了半天秦寿一

直在逗自己玩。

“来得好，打猪头！”

秦寿一出手就是秦叔宝闲来无事钻研出的破斧三式，枪头隔开程妖精巨斧力砍，枪身迅速反转一记下横扫直击程妖精下巴，迫使其出剔鬼牙招式。

上当受骗的程妖精果不出秦寿意料，剔鬼牙招式用斧纂挡住秦寿的横扫下巴，那晓得秦寿忽然变招急速退回，斧纂落空的程妖精差点踉跄欲倒惹来哄然大笑声。

“娃儿受死，削狗腿！”

恼羞成怒的程妖精大吼一声，一击削狗腿大招横劈向秦寿，似有不活劈了戏弄自己的秦寿不罢休的地步，呼呼作响大斧头寒光霍霍杀气冲天。

“来得好，青龙借力，力砸华山！”

秦寿怪叫一声，双脚猛然发力蹬地跳起四尺高度，鞋底相差无几贴过斧声，在百姓们欢呼叫好声，李丽质捻把汗担忧中，秦寿险之又险跃过斧头攻击，双手持枪一击大石砸死蟹砸向程妖精。

“好！”

看到精彩部分，李世民忘却自身身份似的，第一个龙椅站起鼓掌叫好，不容易啊！大唐终于出现一个克制程妖精的牛人出现，看程恶货今后还敢嚣

张不？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不错！”

秦叔宝越看越是欢喜不得了，没想到秦寿那么聪明，更没有想到秦寿处事判断颇有得心应手风范，李靖等人更是赞不绝口，明眼看出程妖精被牵着打。

当一声，一阵火花四溅，虎口震麻的程妖精暴喝一声，顶着变弯差几丝打到头的枪头危机，使出吃奶之力借助棍柔性反弹秦寿硬攻的攻击力度。

嘭~秦寿反震跃起后退的时候，双脚不忘讨便宜一击连环双踢，踢得程妖精胸口嘭嘭作响，咚咚声后退四五步程妖精才堪堪站稳，单手持着巨斧一手捂着胸口哇哇大叫。

“骤雨梨花暴！”

秦寿落地一瞬间，双脚再次瞪地跃起，手中长枪挽起一阵阵枪花，兜头直奔程妖精乱刺一通，打得程妖精疲于应付哇哇大叫。

“嗯？”

群臣武将们不约而同看向秦叔宝，这可是秦叔宝钻研的破斧三式，连李世民也忍不住多瞄秦叔宝几眼，其心可疑啊！

秦叔宝君子坦荡荡似的面对质疑目光，连程夫

人那边冒火吃人的目光，也心安理得置之不理，一副我喜欢我乐意看程妖精出丑，关你屁事的态度。

“啊！”

“不是吧？！”

不消片刻，比武台出现戏剧化的打斗，程妖精在秦寿耍花枪的破斧三式强攻下，锦衣袍衫化成蝴蝶碎片，疲于应付克制破斧三式的程妖精，给秦寿追着打破坏衣衫，眨眼间上衣与亵衣变成乞丐装。

李丽质一大票公主们惊呼出声侧过头，宫女们更是涨红着脸扭过头，王爷们目瞪口呆同时双目放光仰望着秦寿，终于有人克制恶货程妖精了！

看热闹的百姓们全是震惊的脸色，谁也没有想到程妖精渐渐落下风，居然给秦寿追着比武台乱窜挨打，何大公子等人更是脸色发青，没想到秦寿这么厉害，看来那头巨型老虎并非晓幸收服，而是实力摆在那里！

哗啦一声，随着秦寿最后一击，程妖精斧头钝迹斑斑挡住秦寿泰山压顶不弯腰的攻击，比武台承受不住力道，活脱脱把程妖精半身卡入其中，两侧崩塌木屑滴着鲜红血迹，围观百姓与群臣们惊呆了，程妖精输了！

“秦叔宝，老流氓跟你没完！”

程妖精怒视一眼秦叔宝方向，双手握紧长斧气吁喘喘喝骂一声，双目冒火看向让自己蒙丑的秦寿，两排雪亮门牙咬得咯咯声作响，眼珠瞪得拳头大，脸色变得青紫难看，额上的一条条青筋涨起，脸上连着太阳窝的几条筋，尽在那里抽动。

“不好，程恶货要发半吊子大招了！”

秦叔宝远远见到程妖精双目冒火，有暴走边缘使出瞎琢磨半吊子大招，忍不住替秦寿担忧起来，那可是惊天地泣鬼神的疯子招式。

“小子，你有种，除了秦叔宝，你是第二个让老流氓吃瘪的人！好，很好！”

“？”

秦寿一头雾水看向程妖精，按理现在种萝卜一样的他卡在比武台，只有认输的份，还死要面子死撑到底？

“疯~魔~乱~舞！”

第九十五章好狗血啊

空荡荡比武台出现一个大窟窿，李世民与群臣们不约而同疑惑起来，随着程妖精疯魔乱舞斧头甩起，秦寿整个人掉落比武台。

一刻钟悄悄过去毫无动静，只能见到整个比武台摇摇晃晃，看得外围围观百姓们一阵抓急，胜负如何没声没气，程夫人就差没跳上比武台喝骂一声，妖精还有气没有？

李丽质看着摇摇晃晃的比武台紧咬下唇，一阵揪心担忧起里面的情况，李漱没心没肺地仰足劲，等待结果降临，李治热血沸腾幻想着自己要是有秦寿一半能力就好，再也不用怕每次见着程妖精受欺负。

‘撑着点寿哥儿！’李恪紧握着双拳默默祈祷着，要是秦寿落败了，五十两黄金就化为乌有，连同自己100文钱赌注也打水漂了。

相比起李恪祈祷，何大公子他们更是想烧香拜佛求秦寿输，他要是晓幸赢了，那怎么赔偿天价的千两黄金？

旺财懒洋洋趴在比武台角落，忽然意识到什么危险，一惊一乍跳起朝外跑去，留下比武台下戒备

的府兵们一头雾水。

“不好，比武台要塌了！”

也不知道谁喊了一声，摇摇晃晃的比武台轰然倒塌，来不及闪躲的府兵惨叫连连，给倒塌的比武台砸个七荤八素，看到场上比武结果，哀嚎声一大片响起。

“输了！”

“国公爷输了！”

“没天理啊！我一百文钱啊！”

“我一贯钱赌注…呜呜…”

李世民与群臣们不敢置信瞪大眼，程妖精狼狈单膝半跪秦寿面前，幞头不翼而飞披头散发，赤条上身遍布新伤痕，秦寿长枪顶住程妖精下巴，一滴一滴鲜血从枪头滑落，输了，没错，程妖精居然输了！

“妖精，敢动老娘的妖精，老娘跟你拼了！”

程夫人见到程妖精惨兮兮的模样，怦然大怒顾不得什么比武规矩，压根没有把规矩放在心上，抓起程紫苑长枪飞身而出，直奔秦寿冲去。

“娘！”

程紫苑大吃一惊，逮着大哥程处默抽出他后背两把短斧，也顾不得什么颜面紧跟而上，连爹爹都

败了，更别提程夫人上去也是抵不过。

程处亮凑到程处默身边，没了主意说道：“大哥，咋办？”

“凉拌，上啊！要不回去娘非抽我们不可！三弟，给把武器！”

程处默头疼不已，从程处弼索来一把短斧，三兄弟一前一后上场，脸面在重要比不上回去藤条焖猪肉厉害，秦寿欺人太甚都打脸打到家门了。

“耶？”

“车轮战？”

“是群战！有意思了！”

看热闹的百姓们惊呆了，卢国公府不愧是全大唐流氓世家，输了不但不服气，还一家六口同时上场群殴，完全破坏了比武规矩，垂头丧气的百姓们议论纷纷，指指点点程夫人带回家人玩群殴。

程夫人长枪刺来之际，有些疲惫的秦寿横枪格挡，当一声，程夫人持枪虎口一麻，整个人后退两步轻颤着手，好大力气，妖精输的不冤！程夫人忍不住暗赞秦寿轻描淡写的力道。

“娘，你没事吧！”

尾后赶来的程紫苑及时扶住程夫人，程紫苑早领教过秦寿的天生神力，自己娘可能抵不过神力变

态的秦寿。

程夫人轻轻抖动着手，咽不下口恶气，最可恨的程妖精一动不动跪着，打傻了还是嗝屁了？

“此子非同小可，紫苑，趁他力疲先挫挫他威风！”

“嗯！”

程紫苑想也没想点头应着，与程夫人一起冲上去，一左一右围攻精疲力竭的秦寿。

“玩车轮战加群战？无耻！”

秦寿紧握手里的嗜血龙枪，左挡右格程夫人与程紫苑攻击，连程家三兄弟也来了，秦寿狼狈不止处处挨打。

凹凸不平的龙枪就像磨砂似的，磨破手皮却又刺激着争强好胜之心，程家不顾比武规矩玩车轮战加群战，秦寿怒了，欺自己好欺负是不是？

“砍他！”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程处默楸准秦寿疲于应付程夫人与程紫苑的攻击，背后偷袭一斧头划过去，把纹着火凤加身的秦寿后背开了个大红。

“啊！”

李丽质忍不住惊呼出声，不忍去看裤子开裂露出亵裤的秦寿，一道皮开肉裂的伤口还有胎记一样

伤口冒出来。

“猊儿，果然是猊…咳咳…”

“啊！”

秦管家大吃一惊，轻拍激动过度的秦叔宝后背，试图安抚激动过度喘不过气弊息的秦叔宝，秦管家没有想到场上的年轻人，居然是秦叔宝失散多年的儿子！

“秦鸿，快，咳咳…快去教训程…！”

“是！”

秦管家在李世民与群臣们惊讶目光之中，撇下秦叔宝跳下看台，直奔场上处处挨打的秦寿赶过去。

太监薛高一脸冷汗转过身，微躬着身躯对观战的李世民说道：“皇上，要喊停吗？”

“不用！”

李世民挥退太监薛高，一副看戏的态度转过头看向秦叔宝，此时心中早已有定论了，虎父无犬子，早应该猜到了！紧接着目光又看向表情出卖的李丽质，摇摇头叹息起来，闺女，矜持点！

“找死！”

吃痛的秦寿暴喝一声，手里龙枪毫无花俏招式一记横扫，震飞程夫人手里的长枪，紧接着反手横

扫搁退程紫苑，赤红着双目转身怒视程家三兄弟。

“二弟，三弟，你们顶着！”

程处默吓了一大跳，程夫人手里长枪给秦寿格飞就怕了，拿着单手斧招呼二弟三弟顶着，自己先开溜。

“哪里跑！”

秦寿暴喝一声，龙枪左右开弓扫开碍事的程处亮与程处弼两人斧头夹攻，庄稼汉打架方式一人一记打屁股，痛得程处亮与程处弼哇哇大叫悲催被打飞一边。

“救命啊，娘！”

程处默大呼小叫拼命跑向程夫人，程紫苑双斧前来救援，暴走的秦寿拼劲全身力气，没有怜香惜玉之心，直打向程紫苑短斧。

一阵火星四溅，程紫苑双手斧脱手而飞，整个人倒飞出去，程夫人看到自己闺女给人打飞出去，抄起地面长枪直刺力道老去的秦寿左肋。

“程夫人，休要伤吾少主！”

叮一声，秦管家及时救援成功，替秦寿隔开程夫人致命一击，一副护主似的把秦寿保护身后，惊呆了程夫人。

“寿儿！”

“啊？！娘！”

秦寿还没明白秦管家是怎么回事，看热闹百姓堆里一阵吵闹喝骂和哭腔呼喊声，秦寿寻声望过去，居然是回乡赶回来的贾蓉，在风火雷电四人保护下赶来。

“夫…夫人！”

秦叔宝见到失散多年的夫人，躺在软轿上老泪纵横惊呼一声，惊得贾蓉见到秦叔宝犹如老鼠见到猫调头离去。

好狗血啊！秦寿顾不得什么乱七八糟的，扛起龙枪直追调头跑人的贾蓉，连秦叔宝那边也懒得去看。

第九十六章吐血的秦寿

“村长！”

“烦着！滚蛋！”

长乐乡，秦寿心烦意燥坐在自家大厅，一脸怪异看向毕恭毕敬的秦管家，秦叔宝在家仆抬进去见贾蓉大半天，没点消息让秦寿心烦意燥，连教育贺明守规矩都没心情。

自己老爹是门神？又是自己崇拜的名将，秦寿有点晕乎乎的不敢相信事实，对于儿时记忆了解甚少的秦寿，心不在焉等待着贾蓉出来给个痛快，那个便宜门神是不是不负责的老爹？

“村长，吴王带着千两黄金在…”

“我靠！早不说，滚！”

听到贺明提及千两黄金赌资，秦寿在秦管家愕然目光之中，变脸速度比翻书还快，急匆匆跑出去，直让秦管家哭笑不得，这个少主还真是个性十足啊！

秦寿跑出村长屋，马上见到李恪骑马笑眯眯在门外恭候，两个大木箱用绳索绑在板车，五十多名王府全副盔甲兵器倾巢出动护驾。

见到秦寿出现王府侍卫各个肃然起敬，打败程

妖精不说，一个人单挑程家五口恶货声名远播，大唐新一代年轻不败战神啊！

“恭喜寿哥儿，贺喜寿哥儿！”

李恪迅速翻身下马，笑盈盈地眯起眼，双手作揖恭贺秦寿一番，挫败程妖精不说，没有想到秦寿居然是秦叔宝失散多年的长子。

以秦寿现在的身份，得到秦叔宝承认后，就可以长子身份继承爵位，估计谁也没有料到事情会有如此戏剧化的变化。

何大公子他们几个更是吃了哑巴亏，赔钱很痛快不敢拖欠，三大恶臣前来讨债，他们敢说不吗？连长孙涣也认倒霉了。

“嗯，嗯，同喜，钱真多啊！”

秦寿眉开眼笑地搓着手，千两黄金够挥霍发展长乐乡了，名利双收程妖精还真是福人一个，没有他挑事，秦寿恐怕也捞不到这么。

“寿哥儿，如何？”

“什么如何？”

秦寿一阵恶寒推开李恪有样学样搂肩方式，大庭广众之下两个大男人搂搂抱抱成何体统？瞧见王府侍卫黑线目光没有？秦寿受不了李恪亲热劲，不用问也知道他想说些什么。

“装糊涂不是？胡壮公那事儿，有戏没？”

李恪泛起白眼鄙视着装糊涂的秦寿，亲生老爹那么大事，还满什么？秦叔宝都当场认定秦寿是失散多年的儿子，全长安都知道了，李恪早就知道秦寿非池中之物，没想到是秦叔宝长子。

“烦着！”

李恪不提还好，提起这事秦寿一阵揪心，秦叔宝与贾蓉谈了那么久，还没出来，十有**是在闹心吧！忽然冒出自己老爹是国公爷，秦寿一时间有些难以接受与纠结，苦熬了十几年，他都干啥去了？

“好吧，寿哥儿，恪弟进去刁劳一会，坐等消息回复父皇！”

得，秦寿无语了，感情李恪送钱这么及时，不放在府里显摆一阵，原来是打着送钱幌子，替李世民跑腿八卦来了，在李恪亲热搂肩下，秦寿无语勉为其难与李恪一起步行。

后院内，贾蓉以泪洗脸坐在床沿，秦叔宝一阵唏嘘自责愧疚，躺在软榻上不知道说些什么的好，一别十几年物是人非事事休。

“蓉儿…”

“国公爷自重，贾蓉乃一介民女，高攀不起！”

秦叔宝深情呼唤声，贾蓉轻抹眼角泪花，有意疏远似的不承认事实，想到这些年含辛茹苦带大秦寿，天下太平得知秦叔宝当了大官，几次前去相认都被守门家仆冷嘲热讽，心寒了。

“蓉儿，家仆无礼，为夫定然回去好好责罚，这些年为夫为了打探你们母子俩下落，茶不思饭不想，只为有生之年能够再见到…咳咳…”

“啊！秦郎！”

越说越激动的秦叔宝咳出一口血，吓了一跳的贾蓉从床沿立身而起，多年憋屈瞬间云消烟散，跑到秦叔宝身边蹲下身，轻拂着秦叔宝胸口试图化解他激动的心情。

“蓉…”

“别说了！”

秦叔宝做梦都没想到，自己有生之年还能享受到妻子久违的安抚，熟悉的手法可那娇嫩的手变成树皮一样，看得秦叔宝心酸不已，浑浊双眼流下悔恨的泪水，功成名就却苦了自己妻儿。

贾蓉很想继续跟秦叔宝怄气下去，可见到他现在这个要死不活的样，硬是硬不起心肠，常言有道一日夫妻百日恩，当时战乱四起秦叔宝照顾不到家很正常，要怪只能怪命运抓弄人，更何况秦寿也需

要一个完整家庭。

秦叔宝轻轻抚摸着贾蓉银丝点点的秀发，耳听着她孤儿寡母颠沛流离逃离战乱辛酸历程，心儿好像给刀割似的，悲痛震得秦叔宝肋骨发抖，无名悲痛堵在心里，梗在喉口，以致流不出泪来。

当听到贾蓉怕前隋乱党查到母子俩身份，一路隐姓埋名替秦猊改了名叫秦寿，躲避战乱更是揪心不已，没有尽到当爹的责任。

一个时辰过去，就在秦寿等得不耐其烦的时候，贾蓉轻抹着通红眼角从内院走出来，四名退役亲兵抬着秦叔宝紧随其后出现，李恪眯起眼看着同样通红的秦叔宝，得，不用问也知道了。

贾蓉朝一边的李恪点点头行礼，李恪笑而不语点点头回应，侧过头看向郁闷不止的秦寿。

“寿儿，还不过来见过你爹爹！”

“啊？”

“啊什么？还不快点？”

贾蓉没好气瞪了眼关键时刻装糊涂的秦寿，作势使用家暴屈服的时候，秦寿目光复杂地看了眼一脸期待的秦叔宝。

“孩儿见过爹爹！”

“好，好，好…快快起来！”

秦叔宝在秦寿行跪拜大礼，心儿激动的说不出话，在秦管家搀扶下，颤抖着双手轻摸秦寿的头，红红的眼眶露出一丝愧疚之色。

“秦伯父，孤王不打搅你们一家团聚了！”

“好，好，吴王慢走！”

秦叔宝轻抹眼角，点点头送走得到答案的李恪，心里却是有很多话想要跟秦寿聊，没心情也没工夫招待李恪。

“一别十几年，寿儿，你怪爹爹吗？”

“孩儿不敢！”

秦寿一脸复杂看了眼秦叔宝，没有认祖归宗的喜悦，反而多了一层隔纱似的，心里百般不是滋味，秦叔宝后面说了些什么，秦寿压根没有听进去，游魂似的傻傻地点着头，直到秦叔宝提及婚事。

“什么？娶长公主？！”

秦寿大吃一惊跳起来，把贾蓉吓了一大跳，连秦叔宝也是愣了愣，娶长公主怎么了？至于一惊一乍的？

吐血了，这算是无心栽柳柳成荫吗？秦寿欲哭无泪秃废落座长椅，幸好钱羽馨回去了，要是她知道了心里怎么想？秦寿不知不觉开始在意起无病无

灾的正牌夫人。

第九十七章改良竹鞭炮

“蓉儿，寿儿去哪儿了？”

眼看日落黄昏，秦叔宝落居长乐乡不回府了，难得妻儿团聚，秦叔宝把亏欠的这些年全补上，只可惜秦寿与贾蓉都不愿去长安，住不惯禁宵无聊的长安，长乐乡秦寿地头夜里想出门就出门，多热闹。

“不晓得，一天到晚忙个不停！”

想到越来越有出息的秦寿，贾蓉忍不住在秦叔宝面前自豪，大有你瞧瞧看，本夫人教出好孩儿！

秦叔宝苦笑一声摇摇头，秦寿的事迹他早有耳闻，无权无势独立当上一村之长，敢于拼搏进取带富村民，更了不起的是独揽救济难民责任，虽然现在甩手了，可他创造的一文不值套餐，解决了难民单调粥水难饱之危。

秦叔宝更没有想到的是，普普通通的米居然可以创造这么多奇特美食，自发粉把面粉充分膨化，减少不必要的粮食浪费，秦叔宝很难以想象秦寿是怎么想出来的？难道真是灵猊转世？秦叔宝忍不住纳闷起来。

秦叔宝看了眼外面天色，轻巧软榻说道：“秦

管家，还不速速去下厨？”

秦管家闻声应道：“是！”

贾蓉轻挥手说道：“不用如此麻烦，等寿儿出来吧！”

“这...是，夫人！”

秦管家一脸为难地看向秦叔宝，得到秦叔宝点头后，秦管家拱手抱拳告退一边伺候着，默默看着团聚的一家子，忍不住微微叹息一声，苦尽甘来啊！

后院炼丹房里，秦寿上看下看左看右看袁神棍带回五个吃饭的道士，带个雕刻印刷人才，这老神棍玩买一送四把戏？

打土豪还是咋滴？虽然哥刚赢了千两黄金，可也禁不住这样亏空啊！秦寿抽搐着脸，很想海扁袁神棍一顿冲动。

袁神棍丝毫不知道秦寿想要海扁自己，抖动着激动过度的嘴唇拉出其中一个道士说道：“尊师，这位是清风师弟，雕刻高手！”

“清风见过尊...”

“行了！”

秦寿打量着袁神棍拉出的清风师弟，很普通平淡无奇的一个道士，白白净净的脸蓄着山羊须，三

十五出头很年轻有调教前途，至于另外四个秦寿大致扫了一眼，都是三十五到四十多出头的道士。

“十万字，什么时候有结果？”

秦寿懒得废话太多，扫除文盲刻不容缓，直接从衣内掏出十万单字，问明具体制造出来时间，另外四个道士稍后在慢慢处理。

“尊师，材料足够半个月，材料偏差一个月！”

清风接过秦寿递来的书本琢磨了片刻，学着袁神棍的语气，很明确回复秦寿有钱好办事，材料足够有把握半个月内弄出来。

“很好，钱不是问题，需要什么进材料，尽管找苏菲取钱！”

“是，尊师！”

清风在秦寿财大气粗震慑下，心中一喜打着道家手势谢过秦寿，还俗在外闯荡了几年，还是跟着师兄袁神棍有钱途啊！

“这几位…”

“尊师，他们是徒儿找来的帮手，家禽飞升饲料丹人手不足，得悉尊师炼丹方式别出一格，他们…”

袁神棍在秦寿看向自己师弟们的时候，一口气

把苦水吐出来，人手不足就他和盈风天天赶着炼丹受不了，顺带把他们骗过来拿饲料丹给他们尝尝后，一颗撑得饱饱味道还不错惊呼神丹，纷纷表示愿意留下来打杂。

“好吧，留下就留下，炼丹一两个人足以，弄些喜庆的火药出来！”

秦寿受不了袁神棍唠唠叨叨诉苦声，颇感头疼妥协留下这些吃饭的道士，至于他们叫什么秦寿一个没记住，烦着现在鞭炮放屁响过它的声音，更何况过新年鞭炮是最受欢迎的，又是一笔丰富的收入。

“火药？尊师，何为火药？”

袁神棍稀里糊涂看着秦寿，连同其余五个道士也是一脸疑惑，火药，没听说过，不知道什么玩意。

“别管是什么，硫磺、硝石、木炭三种原料，硫磺一斤，芒硝两斤，木炭三斤磨成粉状搅匀！”

“哦！”

袁神棍懵懵懂懂点着头，越想越纳闷，怎么有点像硫磺伏火法？只是蜜变成了木炭，改良丹药吗？袁神棍越想越来劲，肯定是丹药！

“记住了，全都磨成细粉，按比例配制后搅匀

即可，不可沾水，要保持干燥，更不能放进丹炉，明白了没有？”

秦寿慎重又慎重提醒袁神棍，就怕这个家伙不知死活，放进丹炉变成超级大炸弹，诈死他们事小，别把自己家炸毁了。

“不可烧？”

袁神棍愕了愕，说出秦寿吐血的话，烧毛球啊！找死也不用拉上自己，这么大的份量，村长屋都给他烧了。

“你想死就烧烧看，保管你尸骨无存！”

秦寿抓狂大吼出声，本想趁机去安排泥匠研制土水泥，现在看来走不开了，要亲自监工弄出火药给他们见识见识厉害。

“算了，去把硫磺、硝石、木炭弄来，顺便去找把秤过来，让你们见识见识火药开山辟地的厉害！”

“哦，好！”

袁神棍在秦寿一挥手下，双目放光屁嗔屁嗔跑出来，秦寿亲自出手是很少有的事，袁神棍二话没说去把以前炼丹经常用到的硫磺硝石拿来，木炭随便找都能够找到。

一刻钟过去，袁神棍把硫磺硝石木炭全找来，

肩上还挂着一把村民家里借来的小秤，秦寿看了眼袁神棍找来的三种原料，全是块状没有加工过的。

“看好比例了，以后你们分出三个人专门制作，每人记住各自的比例，十斤火药给你们两文工钱！”

秦寿不敢大材小用，把这份简单工作交给袁神棍，提出十斤火药两文钱回报后，四个道士同时双目放光，摩拳擦掌想要拿下这份肥差，炼丹是很烧钱的玩意，有本钱还怕什么丹药炼不出来？

“当然，帮忙炼家禽飞升饲料丹，同样是两文十斤，少不了，好了，你们三个，来吧！”

秦寿看了眼四个双目放光的道士，过滤袁神棍看俗人的目光，这世上没钱鬼都懒得理你，光头派横行道士落魄成了不争的事实，秦寿随手点了三个道士出来。

“先把这些磨成粉状，按照一硫二硝三木炭比例研磨，不可多不可少，用秤打好重量…”

秦寿在袁神棍好奇目光之中，一边指导三个道士磨硫磺芒硝和木炭，开始怕有什么闪失，等他们三个磨好先亲自动手教导，拿起小秤把份量称好，在把三分火药剂量搅匀用木桶装好。

三个恍然大悟的道士在秦寿指导完后，开始动

手自己弄，在秦寿监工了一会没有差错后，再次叮嘱贪吃的袁神棍别乱尝试，更不可近火，提醒完匆匆跑出去找人制作竹鞭炮。

第九十八章堪比子弹的竹鞭炮

“寿儿，你这是？”

戌时一刻，大厅内等了足足一个多时辰的贾蓉与秦叔宝，怪异目光看着秦寿带四个道士出来，当秦叔宝见到袁神棍的时候，差点坐立不住了，什么情况这是？

“鞭炮一响黄金万两，娘，爹，稍后你们便知，袁神棍，赶紧把鞭炮挂到前门去！”

“是，尊师！”

秦叔宝差点一头栽在软榻，所幸秦管家见机时早，及时出手扶住激动过度的秦叔宝，一脸怪异看向彪悍的少主，袁天罡居然称他尊师？太荒唐了吧？

秦叔宝更是一脸不敢置信，袁神棍居然言听计从秦寿的命令，连看都不看自己一眼，带着负责火药研制的三个道士去挂竹鞭炮。

“寿儿，袁大师他…”

秦叔宝在袁神棍出去后，按耐不住了，在秦管家搀扶下语气显得有些激动，询问秦寿这是怎么回事？袁天罡怎么会认秦寿为尊师的？

秦叔宝一头冷汗想到，太扯了吧？要是李世民

知道了，非吐血不可！李世民见着袁神棍还尊称他大师，那秦寿岂不是大大师了？

“哦，他啊？仰慕孩儿撇也撇不开，唉~人怕出名猪怕壮，不提也罢，孩儿这就去下厨！”

秦寿在秦叔宝无语目光之中，一手指着院门外袁神棍身影，那不屑一顾的语气，有让秦叔宝哭笑不得的想法，还真是看不透神秘莫测一样的秦寿。

“秦郎，慢慢你就习惯了，寿儿就是这样，口出狂言惯了！”

贾蓉看了眼秦叔宝震惊的表情，柔声安抚不适应的秦叔宝，开始贾蓉也是这样，可日子久了也就麻木了！

秦叔宝无语了，也不知道说些什么的好，摇摇头叹息着目光却看向庭院外忙碌的袁神棍，心里感叹之余又大感好奇，是什么让袁神棍舍弃荣华富贵，心甘情愿屈人篱下？

“菲儿，干啥呢？”

“啊？没，没…”

秦寿来到厨房的时候，就发现苏菲呆在厨房撑着下巴发呆，口不对心的苏菲回应声，引起秦寿一阵疑惑，想到自己老爹还没吃晚饭，秦寿撇开胡思乱想，亲自下厨小露一手庆贺下一家团聚。

“枸杞10钱，淮山2两，党参10钱，沙参10钱，生姜片6片，玉竹2两…”

想到自己老爹年少轻狂失血过多，以至年老体弱多病，如此下去定然活不出三年，秦寿想到补气长寿汤医膳，应该可以延长老爹的寿命。

古人缺乏科普食料，大部分食材变成药材，不懂得合理搭配运用，既然自己老爹秦寿不得不搜刮脑子里记忆，把看过的补血补气食疗膳提前出现。

“啊？哦，好的，郎君，什么是淮山？”

“薯蓣！”

秦寿直接一句薯蓣，惹来苏菲嘟嘴不满抗议声，早说薯蓣就是了，什么淮山？听都没听说过，在秦寿瞪眼目光下苏菲急匆匆跑出去。

“补气长寿汤，不知道开发出来会不会大卖？”

秦寿爽歪歪地幻想着补气长寿汤妙用，要是经过强大八卦广告效应，绝对会座无虚席，很多药材都是现在古人没开发出来，以前进山无意发现的药材挖回来的，没有想到现在有大用了。

想到大卖补气长寿汤，秦寿忍不住想到钱羽馨，想到她又开始头疼起长公主的婚事，没有想到老爹居然早早给自己安排了婚事，还真是头痛不已

的大事啊！

长乐乡，半个时辰过去，秦叔宝头一次遇到这么晚用餐，直到秦寿端出一锅热气腾腾的怪异砂锅，忍不住一阵纳闷起来，连贾蓉也不知道秦寿葫芦里卖什么药？

“寿儿，你这是？”

贾蓉一头雾水看向秦寿端出的一口特制砂锅，泥唐王弄出来的砂锅，贾蓉是知道的，只是他在厨房忙碌了这么久，就弄出这个卖关子玩意？

“补气长寿汤，孩儿专程为爹爹准备的，搭配了不同药材具有补血延寿功能……”

“好，好！”

秦叔宝听到秦寿解说一大堆，眼睛一阵红红的，没想到秦寿在厨房呆了那么久，是特意为自己准备补血药膳，至于什么是药膳不重要了，最重要秦寿有这份孝心。

“行了，行了，别在耍宝了，赶紧上菜，饿着慌！”

“好叻，菲儿！”

秦叔宝在贾蓉打趣化解下，接过秦管家递来的竹筷，准备品尝一下秦寿特意准备的补气长寿汤，随着秦寿拍手叫喝，苏菲端着一桌丰盛荤菜走出

来。

“袁神棍，点鞭炮！”

秦寿等苏菲把菜送上来，马上呼喝门外等候的袁神棍点鞭炮热闹一下，村长屋外面聚首了一些无所事事村民们，指指点点秦寿又不知道搞什么花样。

秦叔宝也是一脸疑惑，不知道秦寿玩什么把戏，停下竹筷看向点燃引线的袁神棍几个道士慢悠悠倒回来。

“磨磨蹭蹭干什么？快跑！”

秦寿发现袁神棍几个家伙慢悠悠走回来，顿时一脸黑线提醒袁神棍他们，黑火药可不比现在炼丹士掺杂的火药，撑满火药的竹子就好像爆裂弹一样，随时会炸开竹子变成子弹攻击人，就怕伤着人秦寿特意把引线变慢引。

“跑？”

袁神棍等人一头雾水，不知死活地挠着头停下脚步，秦寿算是给他们四个打败了，没眼看下去即将到来的悲剧！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秦叔宝吓了一跳，不敢置信看向庭院门前，竹鞭炮如星红点一颗颗炸裂开来，这还是竹鞭炮吗？

秦叔宝不敢置信看着两排星火乍起，噼里啪啦鞭炮声在空中翩翩起舞，这边的声音弱了，那边的又起来了，声音此起彼伏，连绵不绝比起普通竹鞭炮响多了。

“啊！”

苏菲受惊在厅外双手紧捂着双耳，鞭炮声彼伏不断，震耳欲聋并冒出了片片呛鼻的白烟，最悲剧的还是袁神棍死人在竹鞭炮爆炸范围。

“啊～～”

“咝~好痛！”

“我的屁股！”

伴随着袁神棍等人几声悲催惨叫，秦叔宝与贾蓉张大嘴难以合拢，两排百发不到的竹鞭炮一眨眼烧光，可袁神棍等人却是跳大神一样东奔西窜。

不止袁神棍几个，连外面看热闹的村民也有人中招，给竹鞭炮炸开的竹片误伤，哇哇大叫声一刻没停。

“早说了，活该！”

秦寿一手拍着头疼的额头，这误伤费赔定了，同时想到竹鞭炮的可怕，看来以后要用纸张了，要不然死人也有份。

第九十九章奇思妙想设计

“父皇！”

甘露殿，李世民装傻扮懵拿着奏折批阅，对于撒娇一样的李丽质充耳不闻，武媚娘屹立一边眨扑着大眼睛，难以置信文慧的长公主居然撒娇了！

李丽质夺过李世民手里的奏折，李世民又拿起另外一本奏折，在武媚娘张口结舌目光之中，两父女如此反反复复怄气举动，李世民以奏折给夺光败退。ｗｗｗ．．ｍｅ

“？”

李世民败退的时候，李丽质直接拿出拟好圣旨，放到李世民面前，直让李世民一头雾水，瞄了眼圣旨内容，马上抽搐着嘴角，好家伙！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兹闻胡壮公之子秦寿，温良敦厚、品貌出众，朕躬闻之甚悦，贵而能俭，深受朕喜爱，今册封为游骑将军，今长公主已弱冠，适婚娶之时，当择贤侄与配，堪称天设地造，为成佳人之美，特将长公主…一切礼仪，交由礼部与钦天监监正共同操办，择良辰完婚，钦赐！

逼婚还是急着出嫁？李世民一脸黑线看向手指咬出不咬进的李丽质，连偷瞄一样的武媚娘也忍不

住一阵咋舌，又是封官又是嫁妆一大票，好大手笔啊！

“丽质，不妥，不妥！”

“父皇~”

李世民轻轻推开圣旨，直让李丽质一阵着急，大发娇嗔抓着李世民龙袍不依摇晃着，磨得李世民头大无比。

“理由！”

李世民移开大发娇嗔的李丽质纠缠，淡定自如说了一句理由，没有合适的理由，李世民不会盖下玉玺。

李世民早琢磨着李丽质的婚事，秦叔宝失散多年儿子找到了，是时候履行当初诺言了，只是没有想到李丽质出手速度比自己还快，连圣旨也替自己临摹好，够绝的！

李丽质涨红着脸说道：“父皇，你知道的！”

“父皇糊涂！”

乐了，李世民装糊涂直让李丽质不依连连跺脚，看到越来越开朗的长公主，李世民轻叹一口气，闺女养大了终归是别人的，心酸啊！

“好了，丽质，圣旨父皇保管着，此子心太野未必领情，需要多多磨练一番，此事等你母后安康

在定夺，这段时间多陪陪你母后！”

李世民暂时缓下李丽质急嫁之心，收起圣旨放好以拖字诀安抚李丽质，秦寿三番两次不给面子，李世民心里也有气，了解不多先观察一段时间看看，自己宝贝长公主岂能如此便宜出手？

“是，父皇！”

李丽质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只能闷闷不乐应下来，带着失望之色告退离去，要不是贞洁全给秦寿看完，李丽质也不会如此拉下脸。

李世民揉着胀痛的太阳穴心烦不已，区区一个从五品游骑将军，未必能够把闲野的秦寿招进朝廷，纵观今日远看秦寿，李世民就知道这个家伙是个刺头。

长乐乡，丑时一刻，秦寿房内摆满整齐的黄灿灿黄金塔，苏菲哈欠连连地打着哈欠，发酸的手有气无力磨墨，陪着精神奕奕的秦寿挑灯熬夜。

秦寿捻着毛笔埋头苦画，一张张废纸遗落一地，有了黄金动力，秦寿开始琢磨扩大长乐乡，打造一个史无前例的乡村超级城堡壮举，以村民房屋为围墙，自己住的城堡为乡镇中心。

有钱了就要任性一会，要不然赚钱干什么？筹划建设的秦寿丝毫没注意到秦叔宝到来，四名家仆

轻手轻脚抬着软轿走进秦寿房间。

晕晕入睡的苏菲第一个发现秦叔宝到来，刚想行礼马上给秦叔宝和蔼可亲挥手打住，看了眼苏菲点点头同时招手示意她忙自己的。

当看到秦寿富有的金山，秦叔宝汗濂了，一辈子都赚不到秦寿一天这么多，虽然钱财来得不正当，可那也是秦寿用命换来的。

“寿儿，夜深了，为何还不就寝？”

“啊？爹爹！有事？”

秦叔宝捡起废稿看了眼，一脸疑惑出言打断秦寿构思，秦寿回过神惊异看着深夜未眠的秦叔宝，忍不住纳闷想到，他不陪娘跑来自己房间干什么？

秦叔宝挥退四个家仆说道：“睡不着，看寿儿你掌灯未眠，过来瞧瞧！”

秦寿搬着椅子走到秦叔宝身边，搭手轻柔秦叔宝双腿，卖弄手艺替秦叔宝活络筋骨，秦寿这手按摩活络手法，直让秦叔宝一阵惊讶，很舒服！

“寿儿，这是？”

惊讶归惊讶，秦叔宝拿起地面捡到的废稿，一脸好奇询问秦寿，通过潦草怪异的笔墨图案，秦叔宝可以判断出是建筑什么的，只是房屋看起来有点奇特，不像中原常见的房屋。

“爹爹，这是长乐乡未来构造图，外围有一万多无家可归难民，孩儿不忍见他们回去后继续挨穷受饿，准备动用千金打造难民栖身地！”

“原来如此！”

秦寿一番解释，秦叔宝一阵激动点点头，十分满意秦寿的无私为民举动，不管他出于有何目地，光是这份心足矣！

气氛一时间沉默下来，秦叔宝沉吟片刻说道：“寿儿，你既有如此才能，为何不…”

“爹爹，官场如战场，一失足千古恨，与其浪费时日与伪君子勾心斗角，还不如闲云野鹤为民办事实在！”

秦寿一席话听得秦叔宝连连点头，正如秦寿所言官场如战场，没有想到秦寿小小年纪看得这么透彻，还真是少见。

“寿儿，既然你不愿进朝廷，安心为民办事吧，有爹爹在，没人再敢欺负你了！”

强扭的瓜不甜，虽然秦叔宝很希望秦寿入朝为官，不要浪费一身好本领，可人各有志勉强不来，了解到秦寿以前招人欺负，秦叔宝一阵愧疚没有尽到当爹的责任。

“爹爹，你看孩儿的想法如何？给点意见！”

秦寿不愿在纠缠不愉快的话题，拿起差不多完工的设计图给秦叔宝看，不管他懂不懂给个中肯意见就好。

“嗯，不错，寿儿，此图不像中原，这些房屋为何一致两层？这不是番邦的城堡吗？”

秦叔宝看了眼秦寿拿来的设计图，咋舌之余又不可思议，秦叔宝纵横东西南北，从未见过如此怪异的图，至于那个城堡秦叔宝倒是看懂了。

“爹爹，孩儿这设计图全压缩土地而建，一栋房子可居住两户人家，无木建筑全采用钢筋水泥建设，百年内无需修缮费用…”

秦叔宝傻了眼不敢置信听着秦寿瞎吹，无木建筑全采用钢筋水泥建设？什么是钢筋水泥？

第一百章产业大开发

次日大清早，秦叔宝难得享受一家团聚的欢乐时光，品尝长乐乡特产地道美食，好景不长忙碌的村民们进进出出，看得秦叔宝食欲全无，秦寿比当官当皇帝还忙啊！

“村长，没姜没糖了！”

“买！”

“村长，破鞋子收吗？”

“滚！”

秦寿挥走一批又一批村民，不是领钱就是问乱七八糟的事，好好的一个早饭彻底打断了，小财务苏菲坐到大厅一边忙着清算点钱，看得秦叔宝摇头不语，小小年纪当家真是折腾人的活！

“村长，那些新来的匠工们如何安排？”

秦寿还没来得及缓口气，贺明又跑来找麻烦，头疼不已的秦寿真心想要撤掉贺明，这点小事也处理不好，真是伤脑筋！

“孩儿有事先忙，爹，娘，你们慢慢吃！”

“嗯！”

秦叔宝点点头以示无碍，目送秦寿急匆匆跑出去摇摇头叹息一声，还真是比当官还忙的人。

秦寿急匆匆跑出村长屋，憋眼见到三百多匠工大包小包前来报道，心里凉薄到脚板底，疏忽了这群长工们住宿问题！

“村长！”

三百多名匠工同时尊敬朝秦寿打招呼，个个压抑着激动的心情，仰望着大唐新鲜出炉的新一代战神，战胜大唐恶货程妖精，勇挑程痞子一家五口，坐拥千金身家事迹早已传遍全城。

大唐胡壮公独子，秦叔宝爵位继承人，坐拥千两黄金超级大富豪，种种荣耀加身越发高大威猛。

此时此刻秦寿在匠工们眼里就好像年少多金的金主，暗自庆幸来得早钻进金主光辉荣耀，现在长安不知有多少匠工想要削尖脑袋钻进来，长乐乡逐渐闻名长安，只可惜长乐乡人才广告扯下来了。

秦寿一脸冷汗环视一眼匠工们崇拜仰慕的目光，头痛着怎么安排他们住宿问题，招过一边的贺明小声叮嘱安排。

“贺明，去找村民商量一下，每户人家腾出一间房招待这些长工们！”

“啊？这，村长，恐怕有点不妥…”

贺明一头冷汗不敢应允，把担忧的事说出来，家里忽然多出陌生人，换成谁也不乐意。

“动脑子说通他们，年后扩建长乐乡每户人皆可免费领取一套新房，办妥这件事给你每天涨两文工钱！”

实在没有办法下，秦寿只好出动手段安抚村民，本来无偿提供新房变成有条件补偿，这些新长工们没落脚住宿说不过去。

“好！”

听到每日涨两文工钱，贺明想也没想一口气答应下来，精神抖擞跑开去召集村民开会，把新来的长工丢给秦寿慢慢头痛安排。

“诸位，长乐乡暂时房屋有限，只好委屈大伙与村民们共处，如有疑问或其他要求现在可以提出来！”

匠工们闻言愕了愕，谁也没有提出要求什么的，打长工本来就是这样，有吃住月底有钱领就可以了，还要什么要求？

好吧，糊涂了，秦寿心里苦笑一声，忍不住暗骂自己糊涂了，思想还保持在后世，从而忽略古代长工帮地主有钱人打工都艰苦，三五人睡大床很正常，一人一间房都很奢侈了。

“木匠的出列，去找林木匠报道，住处晚点会有安排！”

随着秦寿话落，三十个木匠工依次站出来，在秦寿指路下直朝村尾蹲地啃胡饼的林木匠方向走去。

“铁匠去找王铁匠报道！”

秦寿一手指王铁匠所处的铁匠屋，二十八个铁匠工背起包袱，朝铁匠屋去找招他们的王铁匠。

“泥匠工，去找唐友翁，稍后给你们安排事做！”

随着秦寿话落，七十五个泥匠工背着包袱去找新任工头唐友翁，他的泥窑早已给秦寿收购，现在唐友翁彻彻底底成了秦寿工头。

秦寿看了眼还剩下一百五十多个工匠，他们全是瑰宝，菜市场年前要弄起来，长乐乡年后要开始扩建，他们一个个压力山大。

“舟子卿！”

“村长！”

一个四十多岁中等个子村民听到秦寿叫喝声，在自家家门前扛着一大票生锈工具跑来，整整一年没活干现在变工头，喜不胜收跑到秦寿身边听从调遣。

“马上带他们进城找吴王选址开工，他们包袱暂时放你家里！”

“是，村长，把包袱都丢给我家老婆子！”

舟子卿想也没想点头答应下来，一招手招呼一百五十多个工匠，把包袱交给他家妻子保管，舟子卿呆在秦寿身边等候吩咐。

“施工按照图纸方案，配合吴王找来的木匠，划分好铺台，自家的弄大点，明白没有？”

“是！”

舟子卿在秦寿交代声之中，连连点头应着，三百多个铺位连同菜市场全是木建，简单，菜市场更是简单，一个大厂房模式遮风挡雨，一个月时间足以完工。

“去吧！”

秦寿等工匠们把包袱安置好陆续走回来，挥手示意舟子卿出发，每人10文一天高价工钱物有所值，人才培养好了不是金钱可以衡量的。

送走舟子卿他们去开工，秦寿直奔唐友翁家那边，开始砖头烧制大计，还有土水泥研发等问题，砖头批量生产是刻不容缓的事。

长乐乡东侧五里外泥窑，七十五个泥匠工跟着秦寿与唐友翁来到扩建好的泥窑，一个巨大大亭子式厂房惊呆了泥匠们，三百平方宽的位置竖起五米高的八柱巨木，四周通风头顶搭上瓦片遮风挡雨。

“砖头你们都懂得烧制了吧？”

“晓得！”

唐友翁和一群泥匠们连连点头，秦汉砖这么简单的粘土手艺，要是不懂得还算什么泥匠？只是不知道秦寿问这个问题干什么？

“很好，记住了，本村长要的砖头尺寸，长:24CM宽:12CM高:6CM，炉火烧制成型摆出外面用东西盖住风干…”

秦寿拿出一把木尺，把砖头具体长宽高说出来，慎重其事提醒规矩全都要一模一样，唐友翁与泥匠们皱着眉头连连点头应允下来，拿人工钱要办实事这是必须的。

“唐大叔，下面给你们讲讲怎么弄土水泥！”

“土水泥？”

唐友翁一头雾水看向秦寿，连同其它泥匠们也是差不多表情，土水泥是什么？没听说过。

“铁矿炉渣、煅页岩也就是粘土、石灰窑渣石灰石等磨细，在加强热…”

秦寿把土水泥方法说出来，听得唐友翁频频点头记下来，先把粉碎后的石灰石和粘土按适当比例混合，再加强热，就制得质量不咋样的土水泥。

“好好琢磨，一边烧砖一边琢磨，弄出来在找

本村长，奖励你们每人百文！”

　　秦寿丢下激动人心的蛊惑奖励话，激得唐友翁他们摩拳擦掌，势要拿下秦寿许诺的七贯钱奖励，那些泥匠们更是惊喜连连，跟对主了！

第一章打肥羊公主土豪

一眨眼匆匆一个月过去，临近年关倒计时还有十来天，长乐乡迅速崛起又恢复平淡无奇，就算如此也无法抵消好事百姓们挖掘新八卦。

光是建好的菜市场未开张，却赢得一片叫好声，皇榜一出年后开业，所有蔬菜肉类统一菜市场集中，解决了长安脏乱的环境，甚至连东西南北也开始扩建之中。

“听说了吗？”

“兄台，又有何新消息？”

“长乐乡开始露天种菜了！”

“哇~不可能吧？这天气…”

长安街道酒肆新的一天陆续出现八卦消息，长乐乡已成为长安城津津乐道的话题，如今又蹦出露天种菜，惊呆了好事百姓们议论声。

城内不少有田的人家都开始争先效仿冬日种菜，缺乏技术之下白花冤枉钱又惹来笑柄，秦寿慢慢地在有心人推波助澜下，赢得神农神秘面纱尊号。

如今长乐乡大棚种菜不是什么新鲜事，长乐乡崛起早引起长安百姓注意，当听到寒冬露天种菜，

全都惊呆纷纷表示不可思议。

不少有农田百姓打着偷师学艺想法，直奔东城门出城去取经，至于能不能取到经就看他们本事了。

长乐乡，难民们大清早自动自觉开始清理农田积雪，魏玉功德圆满早已脱身离去，有金主秦寿和门神秦叔宝坐镇，早已不需要他继续捞政绩。

两父子联手朝廷重臣很给面子爱心爆满，各自贡献三分之一俸禄粟米支援，储粮够熬过冬季难民无忧。

秦寿大清早徘徊农田，监督老唐他们打理农田，寒冬种菜马虎不得，稍有闪失功亏一篑常有的事，浓烟滚滚农田难民们精心打理移植出来的辣椒苗。

“水温注意，不能过热，检查好保温地膜，确保全都盖好！”

老唐；鲁顺；魏中梁三人在农田里大声吆喝，监管无形之间变成佃户的难民，确保他们盖好农田布地膜保温，晚上还要盖一层保温大棚布。

陆续赶来的好事百姓们震惊了，600多亩农田绿油油一片，每五分田各有十人打理，铲雪的，浇水的，竹条树枝固定的，全都分工有序井井有条。

最不可思议的是每列田都划分很公整，难民们洋溢着笑脸精心照料辣椒苗，滚滚水蒸气在农田盘旋，秦寿最显眼骑着旺财转悠，给看热闹的百姓们产生视觉错误，神农降世！

老唐看了眼城里赶来的百姓偷偷摸摸塞钱给难民，意图套出种植方式，一脸担忧跑到监督的秦寿。

“村长，越来越多人想要偷学技术了！这可如何是好？”

老唐什么都不怕，就怕难民们守不住秘密，把秦寿种植技术说出去，多了竞争者收入自然少了。

秦寿看了眼外围活跃的百姓，冷笑一声说道：“无妨，那些难民不是吃里扒外的人，不过预防万一，明日起派些难民进山砍伐树木做围栏！”

“是，村长！”

老唐得到秦寿交代后，默默记下来告退离去，也只有这样防止难民经不起诱惑，给偷师学艺的长安百姓套去技术。

‘想偷师学艺？门也没有！’秦寿冷眼看着耍花枪的长安跑来的百姓，坐拥农业技术秦寿不打算公布出去，赚的就是技术钱。

家大业大花销自然大，秦寿还指望田里捞金，

怎么可能把技术公布出去？哪怕是李世民来了也不鸟，有本事强夺豪掠，量李世民也厚不起脸皮，做愚蠢不得民心的事。

“旺财，回家！”

秦寿懒得在监督了，轻拍旺财身躯回家，他们只看到表面，并不知道辣椒也需要大棚保温，夜里需要架上保温的保温布防雪。

回到村头秦寿马上后悔了，见到李漱双手抱胸吓了一大跳，还真是怕什么来什么，最怕见到这个刁蛮又来了，秦寿纠结十足轻拍旺财闪人。

“旺财，调头！”

“哪里跑！”

随着李漱娇喝一声，秦寿吓了一跳，皇宫侍卫马上拿弓箭对准秦寿，看到这阵仗秦寿不敢跑了，冷汗连连疯癫公主居然来真的！

“跑啊，哼哼~~怎么不跑了？”

刁蛮公主李漱甚是得意洋洋，大摇大摆走过来，任你有老虎天生神力又怎么样？弓箭怕不怕？

“你想怎么样？”

尼妹的，要不是你是公主，哥抽死你！秦寿怒视着找麻烦的李漱，心里咒诅李世民家教严重出现问题，不关好刁蛮公主放出来祸害人。

“借本宫玩…”

“想得美，头可断血可流，尊严誓不低头！”

李漱的话还没说完，秦寿一脸义正言辞拒绝李漱暧昧的话题，玩几天？当哥是什么？皇宫侍卫们面面相觑起来，啥情况这是？

“你才想得美，你的旺财，借本宫玩玩！”

李漱俏脸一红，啐了一口不要脸的秦寿，芊芊玉手指着秦寿身下骑着的旺财，一副不答应也要答应的表情，本宫势在必得。

“可以！”

秦寿爽快答应，直让精心准备对策的李漱愕了愕，这么爽快？莫不成有诈？李漱忍不住疑惑起来，总觉得秦寿没安好心。

皇宫侍卫们慢慢放下手里的弓箭，秦寿都妥协了，没有必要吃力不讨好装腔作势恐吓了。

“安静，再吵把你炖了，借旺财给你玩几日也行，不过有条件！”

秦寿一手拍打低吼抗议有灵性的旺财，想到李漱有利可图的价码，心里贼贼一笑，正愁没机会黑你，你找上门就别怪哥了。

“什么条件？”

李漱谨慎自卫保护起来，马上引来秦寿鄙夷目

光，得了吧，哥在饿不饥食，也不会挑你刁蛮公主，养不起的金丝雀。

“鸿鹿村外二十顷荒地，借给秦某耕种二十年，作为报酬借旺财给你玩一个月！”

“什么？不行！”

秦寿一开口就索要长乐乡五里外鸿鹿村二十顷荒地，李漱尖叫一声拒绝秦寿无耻的交易，那可是她已故母妃唯一的遗产，除了李恪占据千亩山脚，那是李漱全部家当，她父皇封的食邑不算。

“与其荒废还不如借给秦某耕作，还有利息给你！”

“不行！”

李漱死鸭子嘴硬不妥协，皇宫侍卫们哑口无语了，也搞不懂刁蛮公主咋变卦了？到底是来掠走秦寿的旺财？还是来谈判的？

“那就拉倒！”

秦寿撕破脸皮似的错身离去，无视皇宫侍卫摸弓恐吓，有本事就来，闹大了他们也吃不了兜着走，秦寿强横态度皇宫侍卫没辙了，拦不是不拦也不是僵硬在原地。

“好，算你狠！”

李漱在秦寿走出皇宫侍卫包围圈后，做出艰难

的决定同意下来，直乐得秦寿笑开眉，小样！打土豪成功！

第二章黑完一个又一个

“嗯哼~”

“哟，寿哥儿！”

秦寿回到屋里，见到李恪纠缠着乖巧苏菲，秦寿马上一脸黑线干咳一声，打断色胚子李恪调戏苏菲，太可恶了，敢玩名花有主也要松松土小把戏？

秦寿黑着脸点点头坐到主客椅，挥退一脸憋屈的苏菲，转过头目光警告着李恪，哥的侍女不是官妓，想玩官妓去狐朋狗友家，别来哥这里自讨无趣。ｗｗｗ．．ｍｅ

“寿哥儿，别误会，恪弟只是开玩笑，并无其他想法，真的！”

秦寿误会的目光，李恪一头冷汗抱拳解释，要是因此产生误会，破坏交情得不偿失。

“行了，以后少来这套，寿哥儿我这里没官妓，苏菲还是小女孩，别把她吓到了，有什么事，说吧！”

秦寿不爽地挥挥手就此打住，没心情跟李恪打哑谜，来了也不出来管好他妹妹，害自己瞎担心了一会，还好反过来宰了刁蛮公主一次，至于许诺的利息，等她拿来田契空口无凭，为啥要给你？

“漱妹呢？”

“回去了，别走题，入正题，寿哥儿我忙！”

李恪质疑声之中，秦寿撇撇嘴回应李恪，在他纳闷的时候，秦寿不耐其烦入正题说事，没时间与他磨磨蹭蹭消磨时间。

“哦，程妖精劫持了秦叔叔！”

“什么？！”

秦寿闻言大吃一惊，不敢置信看向吓了一跳的李恪，程妖精劫持自己老爹？秦寿震惊了，前些日子秦叔宝回去处理下府衙事务，没想到李恪居然带来老爹给恶货劫持消息，闹哪出这是？

“为何劫持我爹爹？”

秦寿惊讶过后慢慢平复内心激动的心情，打消抄家伙去教训程妖精的想法，与程妖精跟自己老爹关系，不至于反目成仇抓回去虐待。

“不晓得，清早的事，寿哥儿，听说你这里要扩建，可有此事？”

李恪耸耸肩一脸无奈的表情，程妖精见着他都绕路走，谁有空去打听恶贯满盈的程妖精破事？想到从苏菲嘴里套出来的消息，李恪眯起眼对质真实与否。

“是又如何？你想投资？”

秦寿一脸怪异看着李恪，落落大方承认，扩建又不是什么见不得的事，没有必要遮遮掩掩，只是没想到李恪这么八卦，套毫无心计的苏菲。

“正解，长安禁宵甚是无趣，还不如寿哥儿这儿逍遥自在，恪弟琢磨着在此地…”

“哈哈~~好说，好说，算你有眼光，瞧瞧，有几种方案，价格便宜童叟无欺任君选择！”

汗~瀑布汗~李恪话还没说完，秦寿就从袖口掏出一叠厚厚图纸，笑脸嘻嘻摆在李恪面前，活脱脱奸商谈生意的语气，直让李恪一阵无语。

咝~李恪随手翻了下秦寿的图纸，没怎么注意看奇离古怪的房屋图案，当看到明码实价的价格，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冷汗连连，好家伙，十两黄金一套房子，面积还没他王府一个大厅大！

“寿哥儿，你这是抢劫！”

李恪一脸黑线看着秦寿，十两黄金的房子，在长安城都可以置办中型庭院了，在这里只能买到一间缩水的房屋，何道理？

“恪弟，信寿哥儿准没错，不出三到五年时间，十两黄金变成百两黄金也难求一间房子，这套别墅风格房子，很适合你，给你五折友情价，一百二十五两黄金！”

秦寿一副信我准没错的表情，忽悠得李恪一愣一愣的，当秦寿翻到最后一页还像样的别墅风格带庭院，马上吸引了李恪目光，从未见过如此奇特的建筑，只是秦寿画风有些惨不忍睹，但也不影响奇特建筑的整体。

至于秦寿什么五折友情价？李恪压根没有在意，看到下面的价格李恪有晕菜的冲动，一百二十五两黄金？秦寿穷疯了？

“寿，寿哥儿，你穷疯了？”

“嗯？没有啊？”

李恪的冷汗问话声，秦寿装糊涂地挠着头，一百二十五两黄金，就是转黑你们这些富流油喊穷的王爷。

从秦叔宝嘴里得知王爷食邑八百户后，秦寿眼红了，还没算他皇帝老爹赏赐的零花钱，这个恪弟还真是不老实，明明土豪一个整日喊穷，欺人太甚了！

“唉~既然恪弟无意，算寿哥儿我白费口舌，还是老丈人豪爽，定了一套房子在这里，也罢，那么费劲的房屋，少…”

“等等！寿哥儿，可否以物换物？恪弟真没钱！”

秦寿拿钱老爷子说事，马上激起李恪争强好胜之心，面子上过不去的李恪打着商量语气，看看秦寿有没有折中办法，钱这玩意李恪比秦寿还缺，受不了长安禁宵的李恪，真心想要脱离长安来无拘无促的长乐乡定居。

“可以，以地换房子！”

“以地换房子？如何换法？”

秦寿开出的条件，李恪皱起眉头，可禁不住诱惑与期待，想要看看秦寿以地换房条件，李恪没想的秦寿还真够贪婪的，这么快盯上自己手里千亩荒田了！

“转出你手里荒田三十年期限，给寿哥儿耕种，无偿的那种！”

秦寿一开口转出三十年期限，李恪愣了愣看向不像开玩笑的秦寿，就这么简单？他要那么多地干什么？李恪纳闷了。

秦寿没有开口说话，静静等待李恪的答复，占城稻回来后肯定农田越多越好，要么不做，要么就做大点，要不然留下一万多难民，拿什么养活这些现成的佃户？何况里面肯定有不少人才，只是没时间去挖而已。

“寿哥儿，要不这样，你先把恪弟新王府弄出

来，恪弟满意了，自然奉上千亩荒田，别说三十年，五十年都没问题！”

琢磨得与失后，李恪选择折中的办法，先看秦寿建筑货色在定论，定居长乐乡一是摆脱长安不爽的禁宵，二是秦寿这匹黑马崛起太快，新鲜玩意太多了，李恪打着近水楼台先得月想法！

“哈哈，好说，夏季便可，恪弟，来来，寿哥儿带你去选址！”

李恪折中的想法秦寿早就预料到，要是李恪真傻乎乎上当，秦寿才觉得怪事，心情大好的秦寿热情招待李恪一起出去选址新王府。

“请！”

李恪也不客气，新王府不能儿戏，李恪反客为主先请秦寿带路，秦寿也不客气落落大方带头走出去。

李恪上钩了，也不怕他的狐朋狗友们不上钩，许多产业需要那些关系错综复杂的权贵参与，关系网是生财有道唯一途径。

第三章巡视挖出个名将

“好长的坑！”

吐血，李恪嘴里蹦出好长的坑字眼，秦寿有吐血的冲动，这是地基沟好不好？秦寿彻底给李恪没文化打败了，也懒得去解释太多，伤脑筋，他说坑就坑吧，反正坑不死他就是了！

长长的地基沟在上千名年轻难民辛勤挖掘下，全到膝盖部位，大汗淋漓年轻难民挥舞手里十字镐，锄松僵硬的泥层，铁楸把松动的泥土一波又一波铲上牛车，由牛车负责拉去泥窑变砖头料土。

无事可做难民妇幼扎堆工地帮忙打下手轻松活，烧开水给做累的年轻人喝水解渴，热火朝天的挖掘工作，难民们洋溢的幸福笑脸，看得李恪直点头，最真诚的莫过于贫苦百姓的笑容。

可李恪又何尝知道，难民笑容来自他们可以亲手造自己的房子，沿着长乐乡一直扩散的长沟，足足有五里远，走得李恪腿脚发酸。

看情况寿哥儿想要弄出小镇的规模啊！李恪忍不住感叹起来，长长的地基长沟看模样已挖过一段时间，细土画出错综复杂的图案，看得李恪眼花缭乱。

“村长！”

“村长！”

秦寿带着李恪到来，年轻难民们毕恭毕敬打着招呼，秦寿朝他们笑了笑算是回应，也不去打搅他们的工作，想要夏季住进毛坯房，就要加把劲把扩大的长乐乡地基挖好。

“寿哥儿，挖坑有何用？”

李恪走到脚发酸不走了，干脆停下来边看年轻难民们挖沟，边好奇询问挖坑做什么？头一次所见如此奇怪的造房子方式。

“这叫地基沟，不是坑，寿哥儿造的是百年不用修缮混泥土房屋，以铁筋水泥做地基，支撑起两到三层房屋！”

“啊？！两到三层房屋！”

李恪大吃一惊，不可思议看向秦寿，两层房屋基本很少见，更别提三层的房屋了，什么铁筋什么水泥李恪压根没听过。

秦寿没有解释，也无需解释给李恪听，外行人说了也是白说，只可惜弄不成钢筋，秦寿退而求全用铁筋顶当，加上还在研究之中的土水泥混合，撑起三层楼用上百年足以，日后改进靠子孙后辈努力了。

“舟大叔！”

“见过吴王殿下，村长，有事？”

忙得团团转的舟子卿丢下手里画地基活，小跑到秦寿面前抹着额头汗水，李恪点点头算是回应有过几面之缘的舟子卿。

“现在地基画到哪里了？”

秦寿不满意眼前的进程，足足半个月了，才挖好西侧，现在南侧才挖到一半，还有东北两侧没动工，这速度挖到年关恐怕也未必完成三侧地基。

“村长，不好挖啊！南侧这边硬石太多，挖地沟的人手都磨起疱了，要是有两批人轮换还差不多...”

舟子卿大吐苦水把南侧这边情况说出来，长方形的长乐乡以民房为城墙方案固然好，可涉及四个出口又煞费苦心计量，这是很伤脑筋的事。

每一寸地都要规划好，短下的两米尺量来量去，又费精神等等，舟子卿一股脑全说出来，听得秦寿一阵头疼，而李恪则是云里雾里，压根不知道他们唠叨什么。

“好吧，人手事你晚上去难民营安排，说话客气点，明白了没有？”

秦寿一脸头痛把换班人手事交给舟子卿，特别

慎重交待舟子卿，别用高高在上的态度去指使人，舟子卿什么都好，就是有爱炫耀显摆小毛病。

“是，村长！大叔以后不会了！”

舟子卿一脸尴尬地挠着头应着，当初去难民营找苦力挖沟，态度恶劣了一点惹脑难民找秦寿投诉，结果挨了秦寿一顿三十大板严惩，要不是他的妻子找贾蓉说情，恐怕舟子卿早给撤了工头。

“阿贵，阿贵，你怎么了？工头，阿贵病倒了！”

舟子卿准备告辞离去，忽然地基里难民们一阵吵吵泱泱惊呼，难民们纷纷丢下手里的工具，七手八脚抬起晕过去衣衫破旧的年轻人。

“去忙你的！”

“是！”

秦寿挥退准备过去的舟子卿，以他性子去了也处理不妥当，舟子卿一脸尴尬地点头应着离去忙活，好不容易保住工作，不想失去让妻子失望。

李恪无所事事跟着秦寿去看情况，王府地址李恪早选好了，只是现在秦寿有事要处理，暂时不说等秦寿忙完在提。

“怎么回事？”

秦寿走过来年轻难民们毕恭毕敬让开路，让蒙

有神农面纱的神奇村长走近，比起不靠谱的工头舟子卿，大金主秦寿可爱可敬多了。

“村长，薛仁贵也是的，风寒未退就赶来开工…”

“什么？你刚才说什么？”

秦寿大吃一惊，瞪大眼看着提及薛仁贵三个字的年轻人，秦寿的表现吓得说话的年轻难民以为自己说出什么。

“他，他风寒未退…”

“他叫薛仁贵？他的妻子是不是柳氏？”

秦寿打断说话的年轻难民，重复一句问他晕过去的人是不是叫薛仁贵？年轻难民想也没想连连点头，当秦寿提前薛仁贵妻子的时候，年轻难民大吃一惊傻谔谔点头，神了！这个村长也知道？

李恪也是一脸愕然，忍不住好奇打量晕过去的年轻难民，很年轻很帅气的人，麦黄肤色的脸庞，透着棱角分明的冷俊，虽然身材并不十分魁梧，但是肌肉紧绷有力，黝黑的皮肤下好像隐藏着无穷的力量。

“行了，有什么瞒得过本村长的？你们两个把他抬到村长屋，本村长院子里有会治病的道士！”

秦寿没想到居然遇到历史名将了，更没想到他

会呆在难民营里，秦寿怕身边的李恪发现什么，装作若无其事的模样，招来两个年轻难民把落魄的薛仁贵抬回去。

“是，村长！”

两名年轻难民抬起薛仁贵离去，李恪看了眼恢复平淡无奇的秦寿，慢慢收起疑惑，想想也是，难民现在都是秦寿负责，记住一些人很正常。

“寿哥儿，恪弟王府地址选好了，就西面吧！”

李恪等年轻难民们回去工作后，把自己选好的地方说出来，大致规划李恪看过了，也只有西面范围比较宽广，适合王府占地面积多点。

喜挖到历史名将的秦寿，心不在焉地点点头说道：“哦，西面是吧，要多宽？”

“两亩地面积！”

“什么？！”

李恪理所当然的一开口两亩地面积，秦寿差点踉跄欲倒，还真是够不客气的，狮子大开口啊！而李恪一脸贱笑地搓着双手看着秦寿，得，看在千亩地份上，杀你！

第四章有种再来偷

“民妇见过村长！”

柳氏得悉薛仁贵晕过去消息，一脸担忧赶来，没见到薛仁贵先见到等候已久的秦寿，柳氏发自内心盈盈一礼拜见长乐乡大善人，要不是他恐怕现在还飘无踪迹四处跟着薛仁贵流浪。

“坐！”

秦寿惊艳地打量一眼柳氏，一头乌黑长发盘着灵蛇髻，浅笑时那两个酒涡娇艳妩媚，令人神迷；菱型的樱桃小嘴，讲话的声音娇柔细语悦耳动听。

果然不愧是敢爱敢恨的千金大小姐，为了爱情抛弃大小姐身份，与薛仁贵寒窑结为夫妇，对于这样另类奇女子秦寿是十分敬佩的。

“民妇不敢！”

柳氏盈盈一礼谢绝秦寿好意，担忧薛仁贵的情况，又碍于大善人有话要说，只好耐着性子。

“本村长这儿不喜繁琐规矩，坐！”

“是！”

柳氏在秦寿故作生气表情下，犹豫了一阵轻轻落座，心不在焉一脸担忧薛仁贵的情况，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村长，这是？”
苏菲端茶上来的时候，递来的一张房契惊呆了柳氏，刚想递还给苏菲，而苏菲早已溜到秦寿身后。
无缘无故送难民们削尖脑袋想要钻进长乐乡的房契，柳氏疑惑了，有道是无功不受禄，秦寿这手算是什么意思？柳氏不认为秦寿是在施舍。
“薛夫人别误会，本村长观察薛兄已有一段时间，薛兄空有一身本领无处施展，实在可惜，奈何最近忙过头疏忽了，今儿遇上...”
秦寿睁眼说着瞎话，惊得柳氏一愣一愣的，秦寿重视人才高价聘请的事，柳氏一直有所耳闻还看在眼里，只是没想到薛仁贵在秦寿观察之中。
柳氏一惊一喜，没想到苦尽甘来，长乐乡住了一个月有余，渐渐喜欢上这里勤劳致富的规矩，加上民风淳朴没有恶霸地痞什么的，简直是世外桃源般。
曾几何时柳氏也幻想过入籍长乐乡，每次与薛仁贵提及，薛仁贵总是摇摇头叹息难啊！没想到今日却美梦成真，柳氏不疑秦寿有什么阴谋，她与薛仁贵穷困潦倒，没什么利可图。
“本村长家大业大，如今农田又有宵小之辈想

要套取冬日技术，实在是防不胜防，不是本村长偏心藏着掩着...”

秦寿声色凛然诉苦声，把藏着掩着的技术靠卖菜养活难民事说出来，马上赢得了柳氏感动的共鸣，多么伟大的大善人啊！

“薛夫人，长乐乡治安队缺个人带领，薛兄是难得人才，成与不成房契送上，一间有些破旧的房屋，还望莫要嫌弃！”

“谢村长！”

柳氏犹豫了一阵，在秦寿松口气目光之下收起房契，秦寿马上安排苏菲带柳氏去见薛仁贵。

‘还真是千算万算，没算到薛仁贵在此，不知道他儿子薛丁山出世没有？’秦寿摸着下巴，目送柳氏进入内院的身影，心里一阵得意。

半路截杀了李唐一员未来大将，要是李世民晚年穿越回后世熟读历史，得悉情况会不会吐血？秦寿心中一阵得意，大将军？跟哥我种种田在谈带兵打仗的事。

“村长，大事不好了！”

“何事？”

贺明慌慌张张跑进来打断秦寿想事，极度不爽的秦寿怒视着贺明，这家伙五行欠扁还是怎么回

事？每次来都是没好事。

“鼬鼠偷鸡鸭了！”

“胡扯！”

贺明说鼬鼠偷鸡鸭，秦寿马上怦然大怒，鼬鼠就是黄鼠狼，虽然自古有俗语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可黄鼠狼很少偷鸡吃，更何况还有鸭？

“真的，村长，少了一百多只鸡鸭！”

贺明在秦寿暴怒下哭丧着脸，颤颤赫赫把丢了一百多只鸡鸭说出来，马上引来秦寿重视，有鬼！

黄鼠狼吃鸡很少更别提鸭了，唯一可能性就是，有人偷鸡鸭了，一斤多重的鸡鸭也偷？太缺德了！

秦寿没有听贺明废话，黑着去看现场在做定论，秦寿始终不相信是黄鼠狼偷鸡鸭，一百多只鸡鸭，黄鼠狼成群结队来长乐乡作案？扯蛋吧！

长乐乡村后一里远偏地，两间长方形鸡鸭舍在一千多平方篱笆包围中屹立而起，除了一个人造一百方池塘结冰未加水，其他都是白蒙蒙一片积雪。

两个村民在篱笆外卖力搓碎硬化的饲料丹，小声议论着鸡鸭少了的事，连秦寿到来也丝毫不觉。

“你说鸡鸭怎么少了？”

“瞧那篱笆洞口，肯定是鼬鼠，昨夜你不是值

夜吗？”

“我哪晓…村长！”

两个议论纷纷的村民听到脚步声，马上停下手一脸冷汗看着秦寿出现，鸡鸭出现状况，他们两个要负点责任。

“篱笆洞口在哪里？”

“在，在里面！”

秦寿没有任何表情的喝问声，两个村民吓得直哆嗦，一手指着西侧篱笆，在秦寿挥挥手下，两个村民颤颤赫赫带着秦寿去看。

进入鸡鸭养殖圈里，秦寿很满意两个村民勤奋，薄薄雪地明显扫过，没有见到鸡鸭粪便痕迹，发生丢鸡鸭事后，所有鸡鸭全关在屋里。

来到半人高的篱笆，秦寿看了眼两个村民补上去的洞口，蹲下身子检查篱笆洞口，拳头还要大的洞口有啃咬痕迹，但是秦寿怎么看也不觉得像是齿啃出来的。

贺明和两个村民一头雾水看着秦寿发呆，想不懂秦寿看一个洞口有什么用？很明显就是鼬鼠的杰作。

“这里的雪你们清理过没有？”

“没，没有！”

秦寿转过头的询问声，两个村民同时摇头回答，这里属于死角难清理，怕铲雪铲到篱笆倒了，一般很少去清理周边的。

“可有见到尾指大小的印？”

“没有！”

两个村民一头雾水看着秦寿伸出手指尾比划，回忆起早晨清理的情况，同时摇头表示没有见过。

没有？秦寿一脸疑惑用手轻轻扫开积雪，扫到一半的时候，秦寿停了下来，在贺明与两个村民一头雾水下，忽然站起身。

“贺明，晚上把风火雷电四个人安排过来！”

“啊？是，村长！”

秦寿没找自己算账，贺明松了口气连连应着，至于秦寿想要干什么，他才懒得去过问，以免秦寿又要克扣办事不力工钱。

“你们两个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当什么事也没发生，明白没有？”

“是，村长！”

两个村民松了口气应着，秦寿拿木炭在鸡鸭舍写下彪悍大字离去时候，两个村民面面相觑，有种再来偷？鼬鼠看得懂字？

第五章满屋尽是炸弹

“多谢村长！”

薛仁贵醒来后，从柳氏嘴里得知自己受重用的事，双手抱拳强忍着风寒过后体虚，感激走进来查看情况的秦寿。

“薛兄无需客气，是牛是驴日久见人心，薛兄带病依旧开工实乃榜样，菲儿！”

秦寿轻扶行礼拜谢的薛仁贵，一番言语让薛仁贵汗濂，这么拼命都是为了自家一岁不到的小娃，随着苏菲端来百文钱，薛仁贵大吃一惊。

“村长，薛某…”

“奖赏优秀员工的，除非薛兄嫌少！”

薛仁贵在秦寿理所当然话之中，涨红着脸勉为其难收下，打心底感激秦寿看重，没想到苦尽甘来终于有出头之日了。

薛仁贵很想拒绝，可又没有办法拒绝出口，嗷嗷待乳的孩儿，还有受苦受累跟着自己漂泊无踪的柳氏，亏欠太多是时候补回来了。

“好好养身子，最近有人偷鸡摸狗，甚是可恶，秦某还指望薛兄早日康复帮忙抓贼！”

“是！”

马上有事可做，薛仁贵心中一阵激动，双手抱拳恭送秦寿离去，柳氏打心底替薛仁贵感到高兴，想到即将有属于自己的房子，柳氏满心期待。

“菲儿，去找贺明，把房子整理干净，缺什么都给添上！”

“啊？是！”

秦寿一走出房间，马上吩咐苏菲把薛仁贵新屋置办好，不明所以的苏菲依言照办，按照秦寿吩咐去找贺明把这事办妥。

“糖衣炮弹，看你哪里...”

秦寿转过头看了眼关紧房门，贼贼笑了笑秦寿转过头时候吓了一大跳，比划着自卫的架势，严守以待无声无息出现眼前的刁蛮公主李漱。

“你嘀嘀咕咕说什么？”

李漱不屑秦寿自卫的架势，撇撇嘴鄙视起来，要真是找他麻烦，早就找了，何必浪费口舌？

“没什么，地契！”

秦寿松了口气，伸手索要去而复返的李漱田契，心里一阵窃喜，旺财借给她玩一个月，骗来千亩荒田，值了！

“说话算话？”

关键时刻李漱底气不足了，紧捂着右边宫衣

袖，好像怕秦寿把田契骗去似的，可她期盼的目光早已把自己出卖了。

“男子汉大丈夫一言九鼎，八匹马也难追，赶紧的一手交货一手牵走，哥穷暂时养不起餐餐大鱼大肉的旺财！”

秦寿厚颜无耻地忽悠着，李漱犹豫了一阵，掏出一叠秦寿双目放光的地契，还没说话就给秦寿抢走跑了。

“旺财！”

“大厅右转，不送！”

李漱气得直跺脚，毫不负责的秦寿把旺财落脚地方说出来，理也懒得去理，摆明就是欺负李漱驯服不了它，骗走你情我愿交易的地契。

“尊师，火药…”

“等会！”

制作火药的三个道士刚出门见到急匆匆的秦寿，刚想提火药之事，秦寿头也不回说了声等会，留下三个道士摸不着头脑。

一刻钟过去，秦寿藏好李漱骗来的田契，千亩田契马虎不得，丢失一张亏大了，还是谨慎为妙，至于还回去秦寿压根没想过，二十年漫漫长未来的事谁知道呢？

“我擦~你们想把我的房子炸了？”

秦寿在三个道士带到原本织布机房间，见到十五个大木桶装着满满的火药，吐血十足，亮着火的油灯放在木桶边，找死啊？

三个道士稀里糊涂挠着头，不明秦寿恼火什么，直到秦寿跑过去移走油灯，才恍然大悟起来，原来是油灯！

“尊师，这些火药...”

“火个屁，记住了以后火药不许近火，会爆炸的，懂不？爆炸！”

秦寿火冒三丈大吼提醒三个马大粗的道士，没文化真可怕，真发生这样的事，恐怕也只有在阴曹地府开后悔大会了。

三个道士在秦寿发火怒骂声之中，连连点头应着，没经历过什么爆炸的他们，不知道什么情况，总觉得秦寿有些杞人忧天，这几天都这样放油灯，不见有事不是？

不知悔改的三个道士表情秦寿算是服了，看来有必要弄些试验品给他们瞧瞧，火药很危险滴，压着火气的秦寿看着地面摆着三十个一尺长的铁管，一脸疑惑起来。

“就这些铁管？”

“尊师，还有一堆在铁匠屋，王铁匠怕规格不行，先试试看怎么样！”

其中一个道士毕恭毕敬回复秦寿的疑问，烟花是什么他们不知道，反正火药存储的够多了，剩下了就是他们歇一段时间，一个月拼命磨火药原料，手都快磨肿了。

“嗯，你们先去休息三天，过后赶紧继续研磨，年关了，火药用得多！”

“是！”

得到秦寿同意，三个道士同时告退，上千斤的火药够秦寿挥霍一段时间了，对于秦寿花钱弄这些干什么？不是他们关心的事。

两刻钟过后，秦寿派人去难民营找来十个中年妇女，烟花这么危险的事，秦寿不敢找马虎大意的爷们，稍有闪失把村长屋炸了不都知道。

“废话本村长不想多说了，给你们一个任务，弄出一个烟花或一串万头鞭炮，一文钱！”

“啊？”

十个中年妇女大吃一惊，确定秦寿不是开玩笑后，频频点头应着，没想到找她们来是给赚钱工作，惊讶过后想也没有想就一口答应下来。

“鞭炮要过一段时间，现在，先教你们如何填

充烟花，看好步骤！”

红纸染好色还没烘干下，秦寿只好亲自教导十个中年妇女制作烟花，没有经验空有理论知识的秦寿，也只好摸索回忆以前网上看到理论步骤。

起爆药填充光珠，烟花飞上两百米天空炸开的关键，黑火药，发射烟花弹至关重要的填充品，剩下就是串联引线，把三十个铁管串联起来，第一管发射后第二管一直接下去。

繁琐步骤和反反复复填充又倒出，看得十个中年妇女头晕眼花，聪明一点的妇女看了秦寿填充几次后，慢慢懂得过程甚至好言提醒忘放光珠的秦寿。

“剩下的交给你们，记住不能近火，一定要密封好顶头，引线用废纸加蛋清添堵...”

没耐性的秦寿弄了四管后，拍拍灰蒙蒙全是火药的手，把剩下的交给十个中年妇女慢慢弄，慎重其事把引线交代好后，秦寿闪人了，受不了呛人的硫磺味。

十个中年妇女偷笑秦寿狼狈离去的身影，打心底感激这个年轻大善人村长，要不是他恐怕她们早饿死了，没想到还给她们工作。

第六章土水泥失败原因

“打齿轮？”

铁匠屋里，王铁匠大吃一惊，不可思议看着秦寿，又来折腾？齿轮的事秦寿以前提及过，王铁匠很果断回应了秦寿，不可能办到。

其余铁匠工们一脸怪异看了眼吃惊的王铁匠，不知道村长又给王铁匠什么艰巨任务，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铁匠工们继续忙自己的事。

“不错，打齿轮，王师傅，别告诉秦某，你又办不到！”

现在财大气粗的秦寿不乐意了，目光直视着王铁匠，等待他的答案，钱，秦寿不在乎，只在乎王铁匠接不接？

“好吧，王某试试看！”

王铁匠在秦寿目光直视下，勉为其难答应下来，既然秦寿不怕花冤枉钱，王铁匠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二十多个铁匠在这里，也不差他一个。

“好好琢磨，秦某等你的好消息！”

秦寿轻拍王铁匠的肩膀转身离去，留下王铁匠独自蹲地发呆，看着秦寿草草在地面画的图案，王铁匠陷入沉思之中，32齿的牙盘，还有12齿的齿

轮，最后便是链条，三样都是考验人的技术。

“唉~真是倒霉！”

王铁匠抓头撕耳想了半天，始终没有想出下手头绪，心烦不已走到墙壁，拿起木炭按照地面的图案描述画在墙上，以免踩多几脚消失了。

秦寿抽空去了趟木匠屋，林木匠与鲁宏还算合得来，两人亦师亦友互相交流心得，占便宜最多的还是林木匠，鲁宏是鲁班后人木工活简直没得说，有鲁宏的指点林木匠雕花技术飞速进展。

“村长，马掌柜说手里头有一批金丝楠木，问你要不要？”

秦寿刚想离去，林木匠撇下鲁宏小跑到秦寿面前，把马晋带的话说出来，等待秦寿判断要不要珍贵的金丝楠木。

“马晋？”

秦寿微微一愕，想到忽悠过的马晋到现在还没兑现诺言，他却还记得有好宝贝留给自己，金丝楠木可是好东西啊，冬天触之不冷的宝贝木料。

“废话，怎么可能不要？多少钱？”

“一百贯钱，足足有十大车！”

林木匠竖起一根手指，说出鲁宏眼皮跳动厉害的价格，乖乖一百贯钱，谁买得起啊？连锯木的木

工们也傻了眼，恐怕全长安也只有秦寿听到这价格眼皮不眨的。

秦寿压低声音说道：“全杀下来，先付一半钱，明白了吗？”

“了解！”

林木匠贼贼一笑连连点头表示明白，不怕讨债的是英雄，就怕欠债的是有钱天天喊穷，秦寿玩起欠债是大爷把戏，把马晋吃得死死的。

“尽快拉回来，交给鲁宏亲自处理，到时候给你新的图纸，多学习！”

“是，村长慢走！”

林木匠在秦寿交待完后，点头哈腰送走秦寿，打心底感激秦寿有大师傅不忘自己，继续当工头管理一大票人，按照秦寿的话外人没有自己人亲。

巡逻完木匠工作，秦寿朝村后走去，看看泥匠那边唐友翁研究土水泥怎么样了，没有明确土水泥比例，弄出的土水泥粘固性大减，这是秦寿十分头疼的事，这一切全靠摸石过河。

时隔一周再次来到泥窑，秦寿有种天翻地覆的变化错觉，上百排红砖晾在砖厂泥窑外，泥匠工们洋溢着笑脸拉出一车车红砖堆积，每一车红砖相当于他们一文钱工钱。

在这里工作了一个月有余，当他们每人领到800多文的时候，差点哭出来了，比他们预想的工钱多出两倍，秦寿慷慨的多劳多得工钱，刺激了其他匠工们，个个拼了命似的打拼，比起其他地方，这里简直就是无压榨可言。

“村长好！”

“村长好！”

“嗯~”

秦寿漫不经心回应泥匠工们真诚笑容招呼声，没有停下脚步直奔唐友翁开出的小窑炉走去，为了制作土水泥，唐友翁私自建起小炉窑，以免每次烧制耽误烧砖。

“铁渣、粘土、石灰石…”

小炉窑里唐友翁唠唠叨叨地嘀咕着，两个泥匠工时不时拿柴火丢进炉窑，烧制送进的土水泥原料，连秦寿什么时候进来也浑然不觉。

“烧多久了？”

“啊？村长，你什么时候来的？哦，两刻钟了吧！”

秦寿的出现把唐友翁吓了一大跳，算算烧土水泥的时辰，唐友翁自己也不确定地报出具体时间。

“你们就这样用柴火烧？”

秦寿无语了，看着两个泥匠工加入的木柴，这点温度能出土水泥标准粘性才怪，顶多也是三四百温度，土水泥成型最低也要八百多度吧？

“嗯？村长，那用什么烧？”

唐友翁一脸惊讶看向秦寿，哪晓得秦寿直接摇头叹息起来，难怪唐友翁研究了一个多月屡屡失败，关键不是配方问题，而是火候问题。

“木炭，火越旺越好，最好到铁匠工的火炉温度，土水泥要在八百多度成型，九百多度到一千度之间出粘性…”

秦寿直接给唐友翁打败了，找出关键问题好办了，把土水泥成型的方式说出来，惊得唐友翁连连拍头醒悟过来。

“行了，重新炼吧，去拉木炭来，别给本村长省钱，本村长不缺钱！”

秦寿大气一挥，败家十足的话直让唐友翁一阵无语，两个泥匠工看向唐友翁的时候，唐友翁叹息一声点点头照办重炼。

“烧足两个时辰，等冷却明天拿成品过来！”

“是，村长！”

唐友翁铭记于心送走气馁的秦寿，看到秦寿恨铁不成钢的背影，唐友翁一脸愧疚自责，感情一个

多月瞎琢磨浪费，没有找出火候问题。

“别看了，赶紧撤下来，重炼！”

“是！”

两个泥匠工在唐友翁招呼下，拿起铁钩把窑炉里烧制的土水泥勾出来，倒掉烧到一半的土水泥重新炼过。

“哈欠~”

走出泥窑秦寿打了个喷嚏，手指轻捂着鼻孔流出的鼻水，秦寿郁闷不止，这一个月缺乏运动，抵抗力又下降了！

“乖乖羽馨，咋还来呢？莫不成又是丈母娘从中作梗？”

想到接近两个月不见的钱羽馨，秦寿忍不住开始想念，转而想到钱夫人秦寿心头一阵火热，两母女站在一起好像姐妹似的。

“罢了，明儿去抢羽馨回来，没人暖床不舒坦！”

打定主意的秦寿哆嗦了一下，双手抱着胸赶紧回家暖和，留下一群泥匠工摸不着头脑，村长自言自语说什么？

第七章那一霎要命的温柔

“咦？好像走出地方了！”

日落黄昏的时候，东逛西逛转悠一圈与难民蹭饭完，回家的秦寿先是一愣，紧接着在厅内伤痕累累的皇宫侍卫们愤怒目光之中，装傻扮懵掉头离去。

“放火！”

“是！”

“等等，有话好好说！不必动不动玩火！”

李漱一声放火，把秦寿吓了一跳赔着笑脸倒回来，这个任性刁蛮公主说不定来真的，要真是那样乐大了，后院千斤火药可是要命的定时炸弹。

“这笔账怎么算？”

李漱一手指着自己成乞丐装的宫衣，全拜旺财所赐，所幸旺财驯养了一个多月没伤人，要不然李漱早葬身虎口了。

李漱身后的皇宫侍卫们更是惨不忍睹，衣甲碎裂爪迹斑斑，最悲催的脸上还挂着火辣辣的伤口，同仇敌视无言声讨罪魁祸首秦寿。

犯众怒的秦寿看了眼惨不忍睹的李漱，飞仙髻散批垂肩，香肩袖处多出五爪撕裂的痕迹，露出若

隐若现的玉洁肌肤。

最吸引人的还是李漱走光的莲花图抹胸，那若隐若现的肉山看得秦寿口干舌燥，色胚子旺财连这里也不放过？

秦寿忍不住吊起旺财狠抽一顿的想法，哥都没摸过刁蛮公主圣女峰，居然给畜生捷足先登？真是婶可忍哥不可忍。

“那你想怎么样？要秦某以身相许？”

‘无耻啊！’

‘禽兽啊！’

秦寿耍流氓推卸责任的话，马上引来皇宫侍卫们暗骂声，想不到他们敬仰的新一代战神，居然也有痞子气的一面，跟程妖精没什么区别一丘之貉。

“呸~别把自己当成香馍馍，地契拿回来！”

恼羞成怒的李漱朝秦寿啐了一口，惊呆了身后的皇宫侍卫们，李漱丝毫不在意身后皇宫侍卫怎么看，抓狂地站起来索要回秦寿骗去的地契。

“干啥，干啥？别过来！”

李漱犹如厉鬼一样亮起十指尖尖的指甲，恼羞成怒一步步走来，吓得秦寿连连后退，不敢尝试那要命的指甲抓下来什么滋味。

“哪里跑？”

秦寿一开溜，李漱抓狂十足追赶上去，皇宫侍卫们面面相觑互视一眼，确定刁蛮公主不是跑出大院，懒得去追了。

“哎呀呀，饲料丹又不多了，盈风，磨快点，为师要吃新鲜的！”

后院内，袁神棍走出炼丹房透透气，从衣袖里掏出一瓶饲料丹，有压榨童工嫌疑叮嘱盈风快磨饲料配方。

盈风香汗淋漓晕晕欲睡推着磨，袁神棍无耻的压榨声，盈风不乐意了，怒视炼丹房内躺在杂粮袋上偷懒的道士。

“师傅，你偏心，玄心师叔偷懒，你不说他…”

“哟呵，盈风小师侄，你既然知道我是你师叔，你好意思叫师叔我做那么累？”

袁神棍摇摇头懒得去听炼丹房内争吵声，倒出一颗手指尾大的饲料丹，舍不得这颗极品，可又耐不住饲料丹当宵夜的诱惑。

“丹啊丹，贫道要吃你了！”

“让开！”

袁神棍仰高头抓起丹药准备送入嘴，忽然秦寿一声急促叫喊声，袁神棍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整

个人给牛撞了一下似的往后倒。

“贫道的丹…哎呀…”

袁神棍发现手里的饲料丹不知掉哪去，刚伸手去摸马上一个黑脚踩过手背，痛得袁神棍五官扭曲杀猪似的嗷嗷大叫，那个缺德鬼干的好事？袁神棍抬起头的时候，踩黑脚的罪魁祸首早已踪迹全无。

“骗子，不许跑，还回本宫的地契！”

李漱恼了，不顾一切追逐着秦寿，势要讨回他骗去的地契，同时后悔起当初那么冲动，没弄明白情况就上当受骗。

“谁锁的门？！”

秦寿跑到后院大门，悲催地发现不知道那个混蛋栓了门，无路可跑下转过头左挡右挡追上来的李漱九阴白骨爪。

“喂，讲讲理好不好？出手的东西岂有退回的道理？”

秦寿挡了一阵李漱不依不饶逼BOSS的打法，秦寿怒了，别以为自己是公主可以胡所欲为，用脚挡住李漱踢来的黑脚时候，悲剧发生了。

重心不足的李漱往后倒，吓了一跳的秦寿一手拉住李漱，把她拉回来的时候，李漱皎洁的双眼露出笑意，没错是笑意。

嗞~~秦寿倒吸一口冷气，刁蛮公主断子绝孙脚够绝的，冷不及防挨了一脚的秦寿痛得肝肠欲裂，揩油似的一头栽在李漱鼓起弧度的抹胸。

‘好香，好软，好痛！’秦寿痛与苦煎熬着，双手紧捂着脆弱的部位，头无力撑着李漱一呼一吸间起跌不平的胸口。

哪个缺德鬼教她的男人致命弱点？秦寿此时此刻恨不能大卸八块罪魁祸首，打人不打脸，踹人不踹祠堂，李漱没有江湖道义的打法，太阴损了！

“哼哼~~跟本宫斗，你还嫩呢！”

李漱得意洋洋地一手揪起秦寿的耳朵，对于秦寿揩油的头寝在胸部不介怀似的，得意看着弱点受击的秦寿双膝跪地喘气。

远处观望一会的袁神棍爬虫似的爬开了，生怕过后秦寿有火无处发，找自己发火就麻烦大了！

“别说本宫不讲理，要么赶紧把旺财驯服听本宫的话，要不然赶紧把地契还回来！”

李漱揪起揩够油的秦寿耳朵，扬起利爪似的尖尖五指威胁着秦寿，能打败大唐新一代战神，李漱心里一阵得意，一副本宫天下无敌的气势居高临下看着秦寿。

“算，算你够，够狠，答应我一个条件在

说！”

“说说看！”

秦寿服软声李漱心中一阵得意，李漱露出难得一片的温柔，看得秦寿差点忘了自身痛楚，要是一直这样多好啊！

“借你胸…啊～～”

秦寿的话还没说完，李漱再来一记黑脚，直接踹上双手捂着秦寿的裤袋，痛上加痛的秦寿一头栽在雪地里。

两刻钟过后，旺财心不甘情不愿三步一回头，驮着扬武耀威的李漱走出村长屋，而秦寿则抽搐着嘴脸，不去看可怜兮兮的旺财。

笨蛋，陪她玩个三五天闹绝食，她不会送你回来啊？秦寿心里咒骂着有灵性的旺财，蛋疼十足地想要找乖巧苏菲疗伤。

“尊师，十万字雕刻好了！”

清风从秦寿身后走出来，说出秦寿为之一振的话，转过头看向清风手里木箱一排排密集的活字雕刻心中大喜。

“好，好，辛苦了！好好休息一段时间！”

秦寿二话不说，夺过清风手里的木箱，头也不回跑了，扫盲大行动要开始了，杜绝文盲人人有

责。

第八章起死回生的叫魂曲

次日清晨，秦寿早早起来锻炼了半个时辰，早早来报道的薛仁贵见到秦寿耍着三四百斤的石锁虎虎生风，败退了！

薛仁贵彻底服了天生神力的秦寿，果然不愧是大唐第一神勇武夫，程妖精败得不冤枉，至少薛仁贵是这么认为。

“薛兄，早啊！”

“村长！”

秦寿单手耍着石锁，玩杂技一样抛来抛去，看得薛仁贵一阵心惊胆颤，太高危险动作了，一不小心砸个头破血流就乐大了，也只有神勇的秦寿敢玩。

“新屋可好？”

“很满意，村长大义，薛某没齿难忘！”

秦寿的问话，薛仁贵心里一阵感动，终于遇到伯乐了，打心底死心塌地效忠秦寿，撇去他有眼光不提，光是秦寿大善人的身份，足够薛仁贵追随的理由。

想到一家三人在难民们羡慕目光，入籍长乐乡有温暖的家，薛仁贵心里满足到爆表，不用在担心

自家孩儿挨饿受冻了。

“长乐乡如今发展在即，新房屋还在扩建之中，等新房屋落成，本村长亲自安排一套大房子给薛兄！”

“啊？”

薛仁贵大吃一惊，如今的小破屋已经很满足了，没想到秦寿还要安排大房子，一时间有些受宠若惊不知所措。

“薛兄无需惊讶，新房落建除了供给本村的村民居住，难民也是可以入住，以每月交一点租房钱，等他们替本村长务工赚足钱，想要留住长乐乡也可以用钱买房…”

秦寿把自己一套租房变卖房理念说出来，惊呆了薛仁贵，由衷佩服起大仁大义的秦寿，薛仁贵理解秦寿毫无隐瞒的想法，试问如今天下人有谁能够像秦寿如此大义？

“村长！大事不好啦！死人啦！”

薛仁贵还想说些什么的时候，贺明风风火火跑进庭院，在秦寿瞪眼的时候，一口气把村里死人的消息说出来。

“谁死了？”

秦寿大吃一惊，在薛仁贵无语目光之中，轻甩

手里的石锁走向贺明，又出事故那还得了？

“老，老村长！”

“什么？！”

秦寿闻言老村长嗝屁了，一手推开挡道的贺明，急匆匆跑出去看情况，薛仁贵看了眼喘气的贺明，紧跟着秦寿身后出去看看情况。

老村长家门口，村民们哭哭啼啼抬出木板躺着的老村长，村头外面得悉长乐乡里面死了人，难民们个个扎堆村口看热闹，严重堵住去路以至于外面的人进不来。

“散开！”

“啊，村长来了！”

“村长来了，老村长有救了！”

随着秦寿出现，村民们七嘴八舌叫泱着各自散开让路，秦寿一脸黑线无语了，自己又不是医生，别乱扯淡什么有救了？难下台滴！

村民们可不管秦寿心里想些什么，一致认为秦寿有起死回生本领，戚寡妇的儿子就是很好的证明，薛仁贵听到村民们议论纷纷声，大吃一惊看向秦寿，真那么神奇？那岂不是活神仙了？

秦寿发现袁神棍在此，心中一紧问道：“如何？”

“尊师！此人已死！”

袁神棍最早赶来，在屋里查看过老村长气息全无，确定老村长死后贺明才来报消息，如今秦寿来了，袁神棍摇摇头叹息着，秦寿推开挡道的袁神棍，查看了眼老村长情况。

‘一氧化碳中毒？！’

老村长属于中重度一氧化碳中毒，大小便失禁，四肢厥冷，血压下降，进入假死现象，要是继续呆在不流通空气的房子，会很快死亡。

一般像老村长这种情况，属于凌晨间中毒，昏迷时间越长，愈后越严重，常留有痴呆、记忆力和理解力减退、肢体瘫痪等后遗症。

秦寿一头冷汗，好可怕的没文化啊！明明还有救硬是说死了，所幸及时搬出来了，要不然还真是真死了，尼妹的，存心要哥当一次神棍忽悠人？

“还有救！”

“啊？！”

秦寿一声还有救，就好像一只手，狠狠地扇了袁神棍一个耳光，连同村民们惊讶过后欢呼声，村长果然是村长！

薛仁贵瞪大眼不敢置信看着秦寿，明眼看得出来老村长失去了呼吸，怎么还有救呢？

“去拿本村长神器二胡来，你们坐好，酝坛哭的情绪，哭得越好熊越好，叫魂！”

“好，好…”

贺明二话不说跑去村长屋去拿秦寿的二胡，连皇宫侍卫开路秦叔宝与长公主出现也没空去看，一溜烟钻进村长屋。

“寿儿又在闹哪样？”

秦叔宝从难民们议论声得悉长乐乡死人消息，如今见到秦寿与一群村民们扎堆老村长家门口，心里一阵疑惑，死人也可以救？貌似朝廷宰相杜如晦也是这样卒的。

李丽质与贾蓉同时莞尔一笑，有过经历的她们见过秦寿救戚寡妇的儿子事迹，可以确定老村长并没有死，不知道秦寿这次把戏又是什么？

秦寿从衣袖里拿出钱袋，倒出里面的铜板，捂在老村长嘴巴鼻子，在村民们愕然目光之中，控制力度一拳又一拳打在老村长胸口。

贺明拿二胡过来的时候，秦寿连垂了二十多拳，钱袋轻微缩了下，很好终于可以轻微自我呼吸了，这点动静村民们没有注意到，连赶过来围观皇宫侍卫与秦叔宝他们也是一头雾水，虐尸呢这是？

“哭啊，全哭起来！”

秦寿拿起贺明递来的二胡，拉了拉音色吆喝起村民哭起来，老村长慢慢会呼吸了，等他慢慢适应新鲜空气。

村民们在秦寿吆喝声下，陶然大哭出声，看得秦叔宝一阵无语，这算哪门子救人？还拉起忧伤无比的二胡，秦叔宝听了也有想哭的**，什么乐器？

“没有你，村里寸步难行，你困在原地，任回忆凝集，黑夜里，祈求黎明快来临...心中有个声音，总在呼喊，你快回来，村民承受不来，你快回来，村里因你而精彩，你快回来，把我的钱带回来，别让我的钱石沉大海...”

秦寿一曲高亢你快回来，配上村民们陶然大哭和忧伤的二胡拉奏，渐渐地老村长眼皮动了一下，惊呆了皇宫侍卫与秦叔宝等人，倒吸一口冷气，这也行？

“醒了，老村长醒了！”

“哇~神了！”

村民们哭嚎议论纷纷声，惊呆了袁神棍与秦叔宝等人，连薛仁贵也傻了眼，丝毫没有注意到秦寿偷偷溜人的身影。

第九章烟花试射成功

“唐诗三百首？！”

秦叔宝与贾蓉回到家，发现秦寿熬了半夜印刷的成品，大吃一惊拿起秦寿厚颜无耻剽窃了三百首诗词，贴上无耻的秦氏早教标签。

秦叔宝草草看了一遍惊为天人，不敢相信秦寿才艺巅峰，其中五言古诗33首，乐府46首，七言古诗28首，七言律诗50首，五言绝句29首，七言绝句51首，诸诗配有注释和评点，通俗易懂。

唐诗三百首率真自然，达到了吟诵自由化的最高峰，名家有李白、王维、王昌龄、韦应物、杜牧、刘禹锡等人全给秦寿无耻剽窃了，至于后面他们会不会成名，看他们运气吧。

当秦叔宝发现唐诗三百首页面五个字，小儿早教篇，顿时为之气结，如此名诗集居然是小儿早教篇，那些饱读诗书可以撞墙死得了！

李丽质接过秦叔宝递来的唐诗三百首，不敢置信之余奉为宝典，那激动崇拜脸色看得秦寿一阵汗濂，不知道日后嗝屁了，李白、王维、王昌龄、韦应物、杜牧、刘禹锡等大诗人会不会扛锄头排队倔坟泄愤？

“哈哈~~吾儿诗才纵横，真乃秦家老祖宗有眼，寿儿，爹爹好奇，这可是出自你手笔？”

秦叔宝开怀大笑老天长眼，秦氏一宗到了秦寿这代光宗耀祖，武达到顶峰力挫骄傲不逊恶货程妖精，一人独战恶货程妖精一家六口不败，文更可观，一出手唐诗三百首句句属于经典流芳百世的诗句，好一个唐诗三百首！

只是秦叔宝纳闷了，秦寿狗爬的字迹，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工整？排版丝毫不差字迹大小无差，甚是罕见如此工整的字体与书籍。

“秦叔叔，依丽质见解，这有可能是印出来的字体！”

“哦？印出来的？”

李丽质一语道破声惊呆了秦叔宝，不可思议看向沉默不语的秦寿，连印刷术也会？太逆天了吧？秦叔宝忍不住咋舌起来。

秦寿提及过活字印刷术，十万单字还是李丽质帮秦寿写出来的，李丽质怎么可能不知道？只是有点好奇活字二字如何活法？越是看不透李丽质越是好奇。

“不错，爹爹，孩儿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日印刷唐诗三百首成百上千无压力！”

“啊？！”

李丽质与秦叔宝忍不住惊呼出声，日印成百上千本唐诗三百首？那是什么概念？当四个年轻难民衣服墨迹斑斑打出两箩筐书籍的时候，李丽质与秦叔宝惊呆了。

“村长，没空白纸了，三个时辰算上装订，一共三百五十八本！”

四个年轻难民一脸疲惫，把两箩筐的书本放到地面，皇宫侍卫得到李丽质眼光示意，拿起五本一模一样的唐诗三百首递来，震惊了李丽质，三个时辰出书三百多本，那是什么概念？

“嗯，辛苦了，每人去菲儿哪里领十文钱工钱！”

“谢村长！”

四个年轻难民一脸惊喜连连道谢，钻进内院去找苏菲算工钱，一天十文钱这份工作太好赚了。

“寿儿，你印如此之多书，莫不成想卖诗集？”

秦叔宝皱起眉头，心里有点小小不悦起来，秦寿铜钱味太重不是什么好事，士农工商，秦寿放着士不要自甘堕落商人，这不是什么好事。

“非也，非也，爹爹，你没看清楚吗？小儿早

教篇，顾名思义是读书识字用的！”

“寿儿，你要开私塾？”

秦寿话刚落，秦叔宝松了口气，贾蓉马上惊异问起秦寿，要真是开私塾是好事，她也听过秦寿唠唠叨叨扫文盲什么的。

“错，不是私塾，孩儿不屑读死书的四书五经，孩儿办的是技术学院，只传授技术与知识，四书五经只是了解便可，无需死记烂背！”

秦寿的话秦叔宝与贾蓉还有李丽质三人傻了眼，头一次听闻如此大逆不道不尊敬圣贤的人，可又找不到好的理由反驳秦寿错误。

“村长，烟花制好了！”

秦叔宝等人哑口无语的时候，内院走出三个中年妇女，三人手里抬着一尺高三十管铁管走出来，惊醒沉思之中的秦叔宝等人，不解看向秦寿。

“爹爹，娘，长公主，可否有兴趣一起瞧瞧烟花？”

“烟花？”

秦寿神秘一笑邀请声，引起秦叔宝等人好奇心声，当秦寿单手提起烟花往外走的时候，忍不住跟出去看看，秦寿又掏鼓什么花样？

“村长又在摆弄什么？”

“不晓得啊！”

“别挤！”

秦寿搬出铁疙瘩的时候，村民们争先恐后跑过来围观，议论纷纷秦寿拿铲子在地面铲出个坑，把一人合抱刚好的三十管烟花筒埋好一半固定。

秦寿也不想这么麻烦，可用铁管不是用硬纸筒制成的烟花，心里没有底，铁筒经过火药起爆声音贼响，震耳欲聋也不为过，就怕震动声太大倒塌了麻烦大了，烟花弹几十米爆炸范围，把房屋炸了那就乐大了。

“散开，散开，远点，很危险！”

秦寿在贺明拿线香过来时候，呼喝围观的村民们闪远点，要是炸膛了麻烦大了，一口气把村民驱赶五十步开外。

“寿儿这是干什么？”

“不晓得！”

秦叔宝疑问声，贾蓉摇摇头苦笑一声，表示自己也不知道，秦寿经常掏鼓奇离古怪的东西，贾蓉又哪里知道？

“捂好耳朵，炸聋了别怪本村长！”

秦寿高呼一声提醒村民们捂好双耳，见他们不为所动，只有李丽质和皇宫侍卫依言照办，秦寿也

懒得废话了，他们自找的。

点燃烟花引线秦寿马上丢掉线香双手捂耳闪人，秦叔宝见秦寿来真的下意识捂起双耳。

嘭~一声震耳欲聋和地面轻微颤动声，震惊了村民们与秦叔宝等人，一束肉眼可见的红光冲天而起，秦叔宝就算是双手捂着耳朵，也隐隐感到双耳一阵嗡鸣声，那一霎那间的心跳加速超级震撼。

李丽质差点惊呼出声，烟花起爆一瞬间心眼差点从喉咙里跳出来，皇宫侍卫们直接摘下头盔，甩着嗡鸣的耳朵，至于那些村民们更是张口结舌。

突然，天上“啪”地一声，把所有人惊得抬起头，白蒙蒙天空炸起，红的，蓝的，紫的……五彩缤纷万紫千红，又犹如菊花形态在天空散开噼里啪啦声，好像下雨一样一眨眼消失不见。

成功了！秦寿喃喃自语嘀咕一声，看着炫目多彩的烟花，没想到三个道士还真是高手，居然提炼出金属镁或金属铝等化学品添色剂。

第十章烟花易冷情难却

“哇！”

“真好看啊！”

长安城内，相隔几里远的长乐乡烟花炸响一刻起惊动了全城，震天动地起爆声经过群山回荡，一直回荡传到长安城内乃至皇宫，连早朝的群臣与君王也惊动了，忍不住好奇心走出来看个究竟。。

通~震耳欲聋起爆声再次响起，一颗流星以肉眼难见速度升起，它飞到半空静止了一会，百姓与君臣们以为没了的时候，震撼人心爆炸声从天空炸响，震得皇宫瓦片雪花直落。

啪的一声，烟花化作千万颗小火星飞溅开来，拖着长长的、闪光的尾巴缓缓落下，好似翩飞的蝴蝶，从空中旋落又好似被风吹散的蒲公英，一眨眼消失不见，看得百姓与君臣们激动不已，好美啊！

长乐乡，村里村外人山人海中叫好声一片连一片，使人忘记了白天的疲劳和寒冷，纷纷扬起头等待下一发烟花升空。

李丽质激动不已地仰高头，还没来得及感叹烟花它的美丽，天空美丽的烟火眨眼消云散，消失的那么快那么的及时。

不知道烟花对自己的命运是否不满，还是一切来得太突然，一切有走得太快了，在这世界是只留下一瞬间的美丽，最终沉淀在无际的天穹。

此时此刻李丽质觉得烟花就像自己的生命，比一场雨都短暂，难道世界上没有永远的东西吗？还是永恒太唐突了？李丽质看着天空呆呆失神。

“好看吗？”

通~又一枚烟花在围观村民与难民惊呼声之中腾空升起，秦寿的声音惊醒李丽质，舍不得错过看绚丽的烟花，可内心更舍不得与秦寿交谈机会。

“嗯，先生可否借步说话？”

“好吧！”

秦寿看了眼有话要说的李丽质，勉为其难答应下来，李丽质叮嘱皇宫侍卫不必跟来，与秦寿悄然离开烟花慢引的现场。

回到内院李丽质停了下来，听着屋顶炸响的烟花，再美的东西也只是昙花一现，幽幽叹息声直让身后的秦寿一头雾水。

“先生，适才我做了一个短暂的梦，梦中告诉我，烟花它有短暂的生命，但是它从不后悔，以前是，现在是，今后也是如此，先生，丽质的话你明白吗？”

秦寿看着一脸认真的李丽质，整个人为之一振，转眼又感觉心乱如麻，同时却又一阵感动，看到李丽质柔情蜜意的目光，秦寿心乱如麻。

李丽质不知道秦寿心里想什么，现在她明白一个道理，人的生命就如烟花，只要在自己生命中留下自己认为最美的一件事，那么就不枉费一生。

自从澡堂里那一吻之后，李丽质觉得日子飞也似地快得可怕，可又禁不住想到秦寿，李丽质此时此刻感到一种神秘的东西在颤栗，一种不可捉摸的希望在悸动。

她感到了一种像幸福的气息似的东西，在烟花渲染下慢慢地把她包围起来，把过去的苦恼一概忘却，把日夜缚绕她的那些幽灵似病魔袪除。

渐渐地她的生命就建筑在这个人的身上，连他的脚步声，都能引起她一阵朦胧而模糊的喜悦。

“！”

下一刻秦寿惊呆了，李丽质居然出乎意料踮起脚尖，双手捧起秦寿的脸，不顾一切丢弃内心羞涩，颤抖着双唇贴上秦寿嘴唇，带泪吻在秦寿嘴里显得那么涩。

秦寿定在原地一动不动，任由李丽质生疏索取，潜意识觉得这样不好，僵硬着手想要推开她又

怕伤了她心。

嗅到她身上散发出的那一缕缕甜香，耳闻到她那**荡魄的柔语声，不知不觉秦寿迷失了李丽质主动，双手轻轻搭在她弱若无骨蛮腰。

秦寿的回应李丽质心中一阵窃喜，随着秦寿舌头探索，李丽质下意识松开贝齿，随着秦寿疯狂地吸吮着内里的小香舌，唾液不断地流进对方的口腔里，沉沦秦寿疯狂的李丽质无师自通地回应着。

“你们...”

忽然一声气急败坏的声音惊醒爪子摸向李丽质圣女峰的秦寿，大吃一惊的秦寿分开李丽质，通红嘴唇沾着点点胭脂，看得突然出现的钱羽馨泪雨如下，钱灵同仇敌视花心大萝卜秦寿。

“羽馨？！”

“小姐！”

秦寿惊呼一声，钱羽馨马上带着伤心的泪痕转头跑了，钱灵惊呼一声怒视秦寿一眼，追着钱羽馨身影离去。

“先生...”

“公主！”

秦寿想要去追钱羽馨解释，还没来得及推开李丽质，也不知道是不是激动过度原因，李丽质忽然

晕倒在秦寿怀里，把秦寿吓了一跳，抱起李丽质连钱羽馨也顾不得，直奔后院找有点三脚猫医术的袁神棍救命。

一刻钟过后，秦叔宝与贾蓉闻讯急匆匆赶来，秦叔宝的家仆把软轿放落后告退离去，与皇宫侍卫们一起守着门口。

“袁大师，如何？”

秦叔宝怪异看了眼坐在一边心烦意燥等候的秦寿，等袁神棍探完脉象后，忍不住一脸担忧出言询问袁神棍结果，得知长公主忽然晕倒，秦叔宝从意犹未尽烟花之中赶来，阻止了皇宫侍卫回去通报，先看情况在定夺。

“无碍，只是受激过度而已，一副药剂保管无恙，怪哉了，脉象如此混乱，何事如此激动？”

袁神棍回复了秦叔宝的问题，末了自言自语嘀咕着，有什么事值得那么激动过度？以至于晕过去？

秦寿闻言心虚异常，心知肚明怎么回事，激动过度引起的，有心脏病的人就是这样，看李丽质情况属于初期不是很严重，要是得到及时治疗和调养或许会有康复希望。

以李丽质情况，最重要的还是生活习惯，戒

口，限酒，适当加强体育锻炼、劳逸结合、解除各种思想顾虑、心情舒畅，以静养生。

“寿儿，羽馨怎么回事？”

贾蓉走到秦寿面前，问起钱羽馨哭着离去的事，秦寿叹息一声，不想解释也不想说太多。

“寿儿，长公主的病，你可有办法？”

秦叔宝从袁神棍唠唠叨叨声之中脱离出来，抬起头看向有点神通的秦寿，连袁神棍也抬起头看向秦寿，对啊，他神通广大怎么轮到自己瞎操心了？

“有是有，不过不敢确定能治捧心之苦！”

“先生，你真能治？！”

秦寿话刚说完，李丽质悠悠转醒，听到秦寿能够治愈捧心之苦，顾不得虚弱的身子，心中大喜睁大眼期待着看向秦寿。

“不敢说能治，能压制倒是可以，除非找到蕃楸草！”

“蕃楸草？”

秦叔宝与李丽质同时疑惑起来，什么是蕃楸草？听都没听说过，而秦寿摇摇头叹息着，蕃楸草沸水冲泡可做茶饮，有调节血压、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增强免疫力和抵抗力等功效，可自己也不知道在哪里找，只知道在天险什么山，谁知道古代叫什

么？

第十一章夜袭睡美人

“村长，都天黑了，还进城？”

日落黄昏时，送走李丽质后，秦寿马不停蹄逮着聂明，左手鸡右手鸭跳上聂明新买显摆的马车，抽空去老丈人家把未来老婆哄回来。

“少废话，本村长带你去蹭富豪饭，赶紧的，晚了去到洗碗！”

“哦！”

聂明撇撇嘴在自家婆娘挥手送别下，驾着马车直奔快关门的城门，赶着城门关闭前进城，长安什么都好，一到入夜禁宵最不爽。

（寿儿，爹爹不管你纳多少妻妾，长公主日后只能当秦家大夫人！）

马车上秦寿想起秦叔宝的话，一阵头痛不已，还真是怕什么来什么，没想到事情变得如此戏剧化，与李丽质三年前嫁给长孙冲真实历史完全偏差了。

秦寿不知道三年前发生什么偏差，以至于李丽质没有十三岁嫁给长孙冲，反而把要命的包袱丢给自己。

要是能够找到蕃楸草，以现在李丽质遗传病或

许还有救的机会，还没到庸医耽误最佳治疗期，配上劳逸结合多运动康复还是有希望，就算不能完全康复，活多个十几二十年也有可能。

想到蕎楸草秦寿有想抽自己两巴掌的冲动，完蛋了，李丽质回去肯定把这消息告诉李世民，到时候李世民必定会来一道野蛮圣旨加担，辛苦了，找！

“停，关城门了，回去吧！”

聂明赶到春明门的时候，守城府兵拦下四辆豪华马车，不管四个公子哥如何打点，守城府兵不为动容，军曹长冷笑看着四个公子哥。

皇上的规矩谁敢打破？哪怕你们是国公爷公子哥，也没情面可谈，除非找国公爷亲自领人进去吧，可惜他们不是。

聂明在守城府兵喝退下，停下马车对车厢里的秦寿说道：“村长，关城门了，进不去了！”

“等着，本村长去说说看！”

秦寿揭开马车帘跳下车厢，吩咐聂明等候，无视守城府兵喝骂声，径直朝军曹长方向走过去，懒得与啰啰兵费口舌。

“唷，这不是长乐乡村长吗？怎么？你也想进城？”

四个公子哥败退下来回不了城，恼怒不给面子的守城府兵关城门，见到秦寿到来，其中一个阴阳怪气调唆着。

“何大公子？啧啧~无家可归真是可怜，多谢两千两黄金，继续加油，跌倒了，爬起来再哭，哈哈~~话说，进不进城管你尼玛屁事？滚蛋，在唧唧歪歪，把你挂上城墙风干！”

“你…”

“何兄，稍安勿躁！”

秦寿不屑一顾鄙夷声，毒舌利嘴说得何大公子脸色涨红，在三位公子哥劝解声下，慢慢消去火气，心忧着今晚回不了家势必给自己老爹发现，抽他几顿都有份。

“谁是军曹长，长乐乡村长在此，想要进城，给个面子！”

秦寿无视涨红脸的何大公子，懒得与他废话，直朝关闭一半的城门大喊，关闭的城门闻言停了下来，一个三十多岁的军曹长走出城门。

“你是长乐乡村长？”

军曹长半信半疑看着秦寿，没见过秦寿但是听过长乐乡村长大名，何大公子冷笑着看秦寿如何吃闭门羹灰头土脸离去。

“如假包换，本村长想要进城，可否通融一下？”

“哈哈~~那是当然滴！开城门，村长请！”

军曹长眼贼的内城府兵跑出来一阵耳语下，肃然起敬变幻语气，一挥手开城门的命令，惊呆了何大公子等几人，这也行？

“谢了！”

“客气，客气！”

秦寿在军曹长挥手下，不屑一顾看了眼何大公子几个公子哥，直接踏上马车在聂明挥起马鞭下，驱车进入城，守城府兵们一脸肃然起敬恭送马车进城，大唐新一代战神啊！

“他们...”

“什么他们你们？谁见到有人进城了？”

“没有！”

军曹长串通一气似的话语声，守城府兵们睁眼说瞎话，气得何大公子几位公子哥们脸都白了，典型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那种。

“滚，想进城，明儿赶早！关门！”

随着军曹长一声大喝，守城府兵们跑回城内开始关城门，留下吹西北风的何大公子几人咬牙切齿，恨也没有用，只怪没有权势，这一刻何大公子

多么渴望拥有权势。

城内赶路在巡夜府兵们检查耽误了一点儿时间，来到钱府的时候，钱老爷子家早已用毕晚膳，秦寿忽然到来惊呆了剔牙的钱老爷子。

“老丈人，小小意思不成敬意，羽馨呢？”

“闺…”

钱老爷子傻谔谔接过秦寿递来的鸡鸭，还没说完话秦寿一溜烟跑人，留下一脸黑线的钱老爷子，猴急啥这是？

秦寿来过一次知道钱羽馨西厢房阁楼路，在钱府家仆与女婢怪异目光之中，秦寿大摇大摆直奔西厢房阁楼。

“这么快就寝？”

秦寿来到西厢房，发现西厢房阁楼灯为亮，轻推了下门锁着，秦寿心中一阵窃喜，哄女人最好的办法，肯定是床上谈事了，这样也好省事！

锁着的门难不倒秦寿，做贼似的左看看右看看，没人，很好，掏出结拜兄弟李恪赠送的金刀，贼贼笑了笑，色上心头咬着下唇，用小金刀轻轻撩开反锁的门栓。

门开后秦寿小心翼翼推门而入，轻轻反锁好门栓，急色地一边走向月牙床一边脱衣服，来到月牙

床的时候隐隐之中见到鼓起的背影，秦寿把褪去衣物丢上床，二话不说跳上床。

“小乖乖，哥哥我来了！”

黑暗之中秦寿跳上床压着惊醒过来的睡美人，逮着吐香气柔软薄唇，狼吻下去堵住未婚妻惊叫出声，双手齐动揭开被窝钻进去，拉起被窝盖住两人的头，拉扯了几下钱羽馨亵衣裤，居然遭遇反抗。

秦寿没想到钱羽馨反应这么激烈，粉拳极力敲打自己，奈何力道有限只能通过鼻息哼哼声撕抓着秦寿头发，两行热泪滑落到嘴边咸咸的。

‘反应那么大？肯定很生气，算了，哥今晚征服你在谈事！’

秦寿想了想越是有这个可能性，双手摸索着钱羽馨敏感部位，不消片刻挣扎越来越弱的钱羽馨开始有反应了，动情的哼哼声之中亵衣裤一件件给秦寿解放开来。

一刻钟过后，西厢房传来不堪入耳的霏霏之音，伴随着雪花飘落回荡走廊之中，痛并快乐之中的秦寿给钱羽馨报复性尖尖指甲抓的伤痕累累。

第十二章黄鼠狼给鸡拜年

“我滴娘啊！”

次日大清早，秦寿醒来吓得魂飞魄散，从美人儿压着之中翻身滚下床，急匆匆穿戴好衣裤落荒而逃，这次算是乌龙大发了！

跑出西厢房迎面见到钱羽馨，二话不说土匪一样掠起闪人，直把钱灵吓了一跳，看清楚是秦寿不可思议瞪大眼，他什么时候来府里了？

“放开，你，你要干什么？”

钱羽馨吓了一跳惊呼出声，粉拳拼命敲打着秦寿胸口，气在心头恼怒花心的秦寿，奈何无论怎么挣扎也挣不开。

“废话，当然是乖乖跟本大爷回长乐乡，灵儿，把你家小姐衣物打包好送来，迟了家法伺候！”

“啊？小姐，小姐…”

钱灵还没来得及反应，秦寿抱着钱羽馨开溜，好像怕见到什么似的，留下钱灵大呼小叫。

秦寿无视钱羽馨涨红脸捶打，抱着挣扎不已钱羽馨直奔大厅，沿路在家仆与女婢们怪异目光之中急匆匆离去。

“老丈人，羽馨小子先掠回家，无需挂念，慢用！”

钱老爷子傻了眼看着秦寿掠走钱羽馨离去，拿着筷子的手定在碟盘半天没有动作，目光一直目送风风火火的秦寿身影消失。

“闹哪出这是？聘礼呢？”

钱老爷子摸不着头脑纳闷嘀咕一声，闺女都给秦寿占去大便宜，钱老爷子敢说不吗？巴不得秦寿赶紧来迎娶，问题是聘礼何在？

“你这是在耍无赖！”

马车上，钱羽馨气鼓鼓地背对着秦寿，虽然很生气秦寿见异思迁，可他能够第二天大清早找自己，说明秦寿还是很在意自己的。

可想到他与李丽质不清不楚的关系，钱羽馨心里有气的同时又一阵担忧，没想到还真有强敌出现，论身份地位美貌钱羽馨全都略输一筹，拿什么与别人比？

“耍无赖就耍无赖，羽馨，天可荒地可老海可枯，但是我对你的情意是不变！”

秦寿厚着脸皮蹭上来，钱羽馨没好气地翻着白眼，不想听秦寿嘴甜的甜言蜜语，可秦寿无耻的魔爪伸过来之际，又不得不扭扭捏捏，抗议了几下无

效后，任由秦寿为所欲为。

“唉~有钱就是好！”

赶马的聂明听到马车内动静，羡慕不已妒忌着，秦寿这种福艳不是自己可以享受的，想想就好千万别较真，聂明自我安慰一阵后，心里琢磨着回家后怎么赚足本钱给黑牛娶媳妇。

钱府西厢房，钱灵磨磨蹭蹭回到自家小姐闺房门前，一瘸一拐的钱夫人推门而出红晕未退，见到钱灵闪闪缩缩似回避着什么。

“灵儿，小姐呢？”

钱夫人轻靠着门边，暂时没有离去的意思，装作若无其事询问钱灵，钱羽馨去哪儿了？想到昨夜与秦寿发生关系，钱夫人有上吊自杀的冲动，更有杀了秦寿冲动，吃了抹嘴跑人，什么人？

“姑爷带走了！”

“喔，没事了，你忙吧！”

钱夫人得知秦寿带走钱羽馨，心里马上来气，可恶的色胚子，等钱灵进去后，钱夫人马上忍痛离去，心里想着怎么圆谎，秦寿到来钱老爷子肯定知晓的。

皇宫里头，大清早皇宫内一阵鸡飞狗跳，刁蛮公主骑着旺财，追逐没命似狂奔的李治，还有一个

小正太纪王李慎。

“跑啊，看你们今儿跑哪去？跑快点，本宫追上来了！”

李漱得意洋洋一手揪着旺财，驱赶旺财去追逐狼狈逃窜的李治和李慎，皇宫侍卫们见到这个画面，马上仰高头望着天，当什么也没有看到。

“漱姐，饶命啊！”

李治在旺财追上来裂牙撕嘴吐口气的时候，吓得魂飞魄散逮着李慎的衣尾，打着死也要拉个垫背的想法，牵连李慎停下来一起受罪。

“漱姐，有话好好说，无需如此…”

“好说，还钱！”

李漱得意洋洋打断李慎的话，伸出手讨还债务，李漱的话一开口，李治和李慎马上死了爹娘嘴脸似的哭丧起来，不就是当初打破了一个花瓶，父皇都替他们赔了，怎么还来黑？

“那个父皇不是…”

“那是父皇给的，少废话，不还钱漱姐叫旺财咬你们了！”

李治的话还没说完，李漱不容置疑地一挥手，打断了李治的话，呛得李治哑口无语，真是遇到恶女有理也说不清。

“好吧，还多少？”

李慎知道李漱脾气，要是达不到目的，今儿休息安然离去，就算是父皇来了，她也是无理变有理，到后面倒霉的还是他们两个，李治识趣乖乖闭嘴，认栽吧！

“五贯钱！”

“什么？！”

李治与李慎同时惊呼出声，这不是明摆着宰人吗？一个破花瓶值得五贯钱？一贯钱都给多了，居然狮子大张口，索要五贯钱？

“不错，五贯钱，是你们每人五贯钱，新平县贡品花瓶，你们以为是白菜价？给还是不…”

噗通…李治与李慎直接吓晕过去，不是总共五贯钱，而是每人五贯钱，承受不住打击的两个小王爷，干脆装晕蒙混过去。

“旺财，咬！”

“不要啊！”

过往太监与宫女们吓了一跳，谁也不敢去多管闲事急匆匆离去，两个小王爷悲催的叫声，那个听起来贼可怜的！

长乐乡，秦寿搂着脸红耳赤钱羽馨下马车的时候，惊异发现不速之客蹲在家门口，钱羽馨直接脱

离秦寿，涨红着脸不敢抬起头。

“哎哎，贤侄，别，别冲动，老流氓我不是来找打架的，逆子们，别娘们似的闪闪躲躲，抬上来！”

秦寿摆出随时出手动作的时候，程妖精吓了一大跳，嘿嘿声赔笑着连连摆手，末了撤起喉咙大喝一声，程家三兄弟抱着挺沉的三箱木箱，从秦寿村长屋走出来。

“什么意思？”

秦寿松懈下来不解看向无恶意嘿嘿声笑着的程妖精，总觉得这个流氓国公爷笑得有点奸诈。

“没，没什么，一点小心意，逆子们撤！”

程妖精丢下秦寿一头雾水的话，留下三箱木箱带着程家三子跑了，看得秦寿一头雾水，这老流氓又玩什么把戏？

“寿儿，快把礼退回去，收不得！”

“？”

秦寿一头雾水看向急匆匆跑出来的贾蓉，不明白贾蓉的话是什么意思？连一边气消的钱羽馨也是一头雾水，不解看向贾蓉。

“寿儿你好糊涂，那是卢国公嫁女的聘礼！”

“啊！”

秦寿与钱羽馨同时惊呼出声，不敢置信看向气急败坏的贾蓉，程妖精的嫁妆，呃应该是程紫苑的嫁妆？秦寿整个人傻了眼，感情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啊！

第十三章第一批教师学员

一眨眼两天时间过去，从程妖精送来嫁女聘礼之后，秦寿压根没有还回去的意思，满满三箱金银珠宝，秦寿自然不客气笑纳了，钱秦寿不会嫌多，至于程妖精嫁女的事？压根没在意过。

秦寿不知道打什么算盘，心安理得收下白送上门的钱，这可苦了秦叔宝与贾蓉两人，每次提及这事，秦寿总是老气横秋，白送的钱退回去干什么？

秦叔宝按耐不住再次找秦寿谈谈的时候，秦寿早已大清早溜出去了，留下看门的钱灵挡住房门照顾钱家大小姐，气得秦叔宝吹胡瞪眼。

“还没出土水泥？”

泥窑这边，秦寿黑着脸看唐友翁钳进试验品，泥窑炉熊熊火焰朝外蔓延，纵观这个温度少说也有上千度，离得泥窑炉二十步之遥的秦寿都感到灼人的高温。

超期两天没给满意答应，秦寿有些不耐烦了，也不知道唐友翁怎么搞的，温度上去了，炼制出的土水泥却依然粘性一般般，豆腐渣工程不敢玩，搞不好半夜睡觉房屋塌了哭也没有眼泪。

“村长，再给大叔一点时间，这次一定行！”

唐友翁也不知道是热气熏到的还是羞愧引起，把土水泥样品送进去烧制后，大汗淋漓抹着额头汗水，打包票这次不成功便成仁。

“再给你一天时间，再不行换人！”

“啊？是！”

秦寿忍无可忍丢下绝情话，惊得唐友翁心凉无比，想到秦寿砸那么多钱毫无成绩，唐友翁气馁同时又燃起最后一搏希望。

偷鸡鸭贼鬼精，水泥又连连失败，心烦意燥的秦寿抓狂不已，总觉得最近做事有点不顺心，也不知道撞什么邪运了？居然这么倒霉。

想到鸡鸭那边的事，秦寿就来火，无耻的偷鸡鸭贼还真是够胆大包天，昨天夜里又开始下手，而且还是挑人最困的时辰下手，风火雷电四人守着也能光明正大偷去。

偷了就算了，最可恶的还是嚣张十足，还留下猖狂的墨宝，顺着有种再来偷，下一句补上就偷了咋样？明摆着是叫板。

“村长，你看，这铁皮行不？”

秦寿走回村内，不知不觉走到木匠屋附近，贺明马上从铁匠屋跑过来，手里拿着王铁匠打好的铁皮，还有L形状的空心铁皮管递给秦寿看成果。

“不错，马马虎虎，跟王师傅说，就这样打！”

秦寿接过贺明递来的铁皮，看了半天点点头颇为满意，有了这铁皮和L形状的空心铁皮管，一呼百应土电话可以做出来了，到时候看那个毛贼哪里跑？

“是！”

贺明拿起铁皮屁嗔屁嗔跑回去，留下秦寿摸着下巴看锯竹子的村民们发呆，至于木匠屋搬出一张又一张家具上牛车，秦寿看也懒得去看，买卖这东西交给老丈人就可以，月尾去收钱即可。

一堆竹子堆积在木匠屋旁边，五个村民拿着锯子锯开竹子偏小尾部，两个村民负责把差不多一丈长竹子桶穿结口，以确保竹子全通心。

“贺明，过来！”

“村长，有事？”

秦寿逮着从铁匠屋出来的贺明，招手示意他过来，贺明屁嗔屁嗔跑过来，点头哈腰等待秦寿的吩咐。

“去找些人挖沟，一直挖到养殖场，每隔四五百米搭个中转屋，铁皮弄好用破布在里层接固竹子，最后面埋竹…”

秦寿把土电话放长化，弄五六个中转站来找贼，这次全村人来抓贼，看可恶的贼子怎么跑？虽然看似有点大题小做，可今后扩张了，也能用得上，最起码以后找人不需要等半天。

“是！”

贺明大吃一惊过后照办去安排人手，秦寿提出来的东西都是对的，贺明一直牢记这句话，风风火火去找人开始挖长沟。

“村长！”

秦寿还没来得及回去歇会，老村长拐着木杖走过来，秦寿看了眼不消停的老村长，他不去监管学院搭建，跑来这里干什么？

“有事？”

“村里没人识字！”

秦寿的疑问声，老村长摇摇头叹息一声，从衣袖里拿出秦寿派发的唐诗三百首，说着秦寿哑口无语的话，好可怕的文盲村！

“要不...”

“请书生免了，长乐乡不允许磕了药一样摇头晃脑书虫出现，唉~罢了，本村长自个想办法，忙你的吧！”

秦寿一手打断老村长想要说的话，请那些中私

塾毒甚深的书生？还不如自己亲自出马，秦寿不敢把未来花朵交给只会死记烂背的书生。

老村长把唐诗三百首递回给秦寿，摇摇头叹息着离去，秦寿琢磨了一会，卷起唐诗三百首马上朝村外跑去。

直到午时，秦寿从难民营里找来二十岁不到五男五女，直接带回村长屋开始亲自培养一批入门教师。

秦叔宝见到秦寿回来，正想喊停秦寿谈事，当见到秦寿带着五男五女回来后，止住口一脸好奇看着秦寿又在玩什么把戏？

如今村长屋都成秦寿工作坊，进进出出的人直让秦叔宝头疼不已，可又忍不住喜欢这样无拘无促的生活。

“现在开始上课，全体坐下！”

随着秦寿一声严肃话，五男五女安安静静落座，目光期待看着秦寿，当得知选上当教书先生，喜得五男五女如今难以平静，特别是五个年轻女子，没想到她们也有机会读书识字。

“现在，先从入门级教你们，回去死记脑海！”

“是！”

秦寿在秦叔宝愕然目光之中，跑出去一会又跑回来，手里多出一块平整的木板和木炭，秦寿拿起拿起木炭捻碎，没有理会内院走出来的贾蓉与钱羽馨坐到秦叔宝身边。

“aoeiuvbpmfd…”

秦寿把最简单汉字基础学语写出来，看得秦叔宝和贾蓉还有钱羽馨三人发呆，当秦寿把拼音组合起来读拼写出通俗易懂的字后，惊呆了，这也行？

当秦寿解说63个拼音，其中声母23个，韵母24个，单韵母6个，复韵母9个，前鼻韵母5个，后鼻韵母4个，整体认读16个时候，秦叔宝惊叹连连，好奇妙的拼音变化方式，也不知道秦寿怎么想的。

然而还没等秦叔宝惊讶完，秦寿教完拼音，暂时没指望五男五女记住，又开始数学入门，简单通俗易懂的1+1=2一直到9+9=18教下去，加减乘除全填鸭式写满木板，不够用反过来又写了一通。

时间悄悄流逝，秦叔宝和贾蓉还有钱羽馨三人好学生似的旁听，直到秦寿一声下课，新学员离去三人才从震惊之中清醒过来。

第十四章单车的诞生

“寿儿，爹爹问你，程妖精婚事，你如何处理？”

逮着空闲时间，秦叔宝开始问秦寿头疼的问题，前些日子给他拦阻下来谈论的就是婚事，什么侄子文武双全，正合他老流氓乘龙快婿废话。

要是没有与李世民婚姻在先，秦叔宝或许会考虑程妖精的联姻，可现在不行啊，虽然李世民表现出很冷淡的态度，可秦叔宝知道李世民是在观望。

秦叔宝的话钱羽馨坐立不安了，贾蓉第一时间发现，轻拍钱羽馨紧张的双手以示安抚，钱羽馨露出牵强的笑容，贾蓉摇摇头叹息一声，真是委屈了一个大好人家姑娘。

“爹爹，孩儿答应了？”

秦寿说出秦叔宝为之气结的话，没答应把人家聘礼退回去啊，你收了不等于答应人家联姻了？

“寿儿，那你为何不把聘礼退回去？”

贾蓉安抚好钱羽馨，没好气瞪了眼秦寿，收了人家聘礼不是说明答应联姻吗？这事赖得掉吗？

“聘礼？什么聘礼？那不是程妖精钱多没地方花送钱给孩儿吗？”

“……”

秦叔宝和贾蓉无语了，钱羽馨差点破涕为笑，见过无耻的还没见过这么无耻的人，当人家卢国公是傻子还是怎么回事？

“安啦，孩儿自有分寸！”

秦寿懒得去伤脑筋解释太多，丢下不负责的话溜人，留下面面相觑的秦叔宝与贾蓉，他有什么分寸？秦叔宝忍不住一阵担忧起来，不知道秦寿玩什么把戏，总觉得秦寿在耍小心眼。

秦寿溜出大厅直奔铁匠屋，找新教师的时候，王师傅说有齿轮眉目了，乐得秦寿撒欢子了一阵，现在才有空去看情况，至于程妖精联姻的事见鬼去吧！

秦叔宝早早给自己定下婚姻，秦寿早就心生叛逆，娶公主不是想象之中那么简单的，要住进什么驸马府无疑变相入赘似的，秦寿最反感这种婚姻。

指望李世民打破封建规矩把公主下嫁家门？那是不可能的事，既然不能何不玩点小把戏？程妖精的联姻想法出现，正好给秦寿看到曙光，玩点小心计让恶货与帝王慢慢掐架去，程妖精恶货出了名不怕死。

看了眼贺明找来的人开始挖沟渠，秦寿满意地

点点头，贺明办事越来越上手卖力，这是好事，懒得去打搅贺明秦寿直奔铁匠屋找王铁匠。

“村长，你看看合适不？”

秦寿到来，王铁匠拿起巴掌厚的铁盘，看得秦寿一头冷汗，能在减肥点吗？这么厚少说四五斤份量，看到尖头部位齿牙，秦寿更是无语，这是要弄大链子的节奏啊！

“马马虎虎…”

秦寿在王铁匠希翼目光之中，败服地呻咛一声，轻拍额头表示头痛，好吧，技术有限，暂时先将就吧！

叮叮当当敲打声之中，王铁匠变成打下手学徒工，虚心看着秦寿打粗糙的链条，弄出圆珠模型，花了秦寿两个时辰，直到夜深人静还在拼命敲打。

工作时间已过，铁匠工们没有离去的意思，全都聚拢过来观看秦寿打造精工似的铁艺，秦寿也没有驱赶他们离去的意思，好学是好事。

小巧的链子在王铁匠拿起铁水灌进模型时，秦寿拿牙签大的铁钉穿过去，待铁水慢慢冷却时，轻轻晃动往上拔，一眨眼把一个开了洞口的珠子完工。

在铁匠工们惊讶目光之中，秦寿不耐其烦地开

洞珠子，直到有一百多个珠子才罢休，剩下来就是打造薄铁皮串起来工作。

“王师傅，剩下来交给你了，三脚架这样弄…”

秦寿把链子最重要的部分都弄好，剩下的就交给王铁匠慢慢熬夜研究，相信以王铁匠混了这么久的手艺，足够应付下来。

“好的，王某试试看！”

王铁匠蹲下来研究秦寿画出的单车零件，车头支架有点麻烦，那三脚架还马马虎虎应付的来，送走偷懒半途而废的秦寿，王铁匠开始琢磨怎么下手。

一夜风平浪静过去，次日大清早，秦寿锻炼完身体直奔铁匠屋看结果，当看到王铁匠趴在一边呼呼大睡，顿时感到一阵无语。

秦寿没有打搅呼呼大睡的王铁匠，走到一堆零件边蹲下来，看了眼王铁匠打造的零件，秦寿汗濂，组装起来少说也有一百多斤重，这是作死节奏啊！

万事俱备只欠两个轮子，秦寿没有惊扰到王铁匠，等铁匠们陆续到来后，小声叮嘱他们把熟睡的王铁匠抬回去。

单车零件在铁匠工们搬运下，全转移到林木匠木器屋，啃着胡饼的林木匠目瞪口呆看着秦寿带铁匠工们搬来零件。

“村长，这是？”

没好事，准没好事，林木匠纠结地看着铁匠工们把零件放到地面，心里寻思着肯定没好事。

“林木匠，辛苦你弄两个木轮子，完成本村长改善全民代步的问题…”

林木匠嘴里嚼着的胡饼渣掉落下来浑然不觉，目瞪口呆看着慷慨激昂的秦寿，什么改善全民代步，与自己何干？

“村长，那个，林某手艺有限，鲁宏吧，他鲁班世家出身，没有什么难得倒他！”

偷奸耍滑的林木匠故作推辞，把二把手鲁宏出卖，不想接秦寿抱负甚大的理想，也接不起，唐友翁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怕了。

“那好吧，两贯钱奖励我给鲁…”

“等等，村长，这么艰巨的任务，怎么可以给别人？嘿嘿~~我来吧！”

听到两贯钱奖励，林木匠双眼乍现光彩，一手拉住秦寿的衣袖，厚着脸皮接下秦寿的艰巨任务。

“那还不快点？”

“是，是，黑牛，开工！”

林木匠接过秦寿甩来的两个木轮图纸，手里未啃完的胡饼一丢，扯起大嗓门朝隔壁的聂明家大吼一声，呼喝黑牛出来开工，留下一脸黑线的秦寿。

秦寿看了眼越发成熟稳定的黑牛，心里琢磨着要不要给他换工作？老是打杂浪费人才，以他饭量和力气与薛仁贵不相上下，稍微培养必成打手级大器。

“村长，村长，水泥，水泥完成了！”

秦寿琢磨如何运用黑牛的时候，唐友翁拿着水泥块急匆匆跑来，宝贝似的边跑边大声叫喊着，熬夜过度的黑眼圈，看得秦寿一阵无语。

“真的是水泥，好，好，哈哈~~真是太好了，唐大叔，去找菲儿领赏钱！”

“好，好，谢谢村长！”

秦寿接过唐友翁试验出来的水泥块，有敲打的痕迹很牢固没有碎裂，心情大好轻拍唐友翁肩膀吩咐他去找苏菲领赏钱，乐得唐友翁连连点头道谢。

第十五章吴王的烦恼

“村长，这是啥玩意！”

“对啊，村长，这是啥？”

“怎么看起来怪怪的？”

好事村民们用毕早饭走出家门，见到秦寿掏鼓出来的单车，纷纷跑过来议论纷纷，都给秦寿弄出的单车惊呆了。

两个三指宽二十四寸木轮很少见，中间穿着一根铁棍，两个牛角一样把手怪模怪样，只是三脚架竖起的铁棍，纠结了，看得村民们一阵菊花紧。

“干啥？不用干活是不是？没什么好看的都回去！”

秦寿一脸黑线驱赶围过来看热闹的村民们，没眼光没文化，改善全民步行大众化的单车，无需依赖马即环保又不污染的出行单车，他们懂什么？

村民们在秦寿呼喝驱赶声下，笑嘻嘻地议论纷纷离去，染红纸的去染红纸，制作灯笼的去做灯笼，纷纷为准备到临的年关添气氛。

想到即将开始以往骑单车的生涯，秦寿一阵感慨，也不知道自己破单车最终结局会怎么样？是孤老变老古董呢？还是变废品站废铁等待回炉重塑？

“菲儿，有事？”

苏菲急匆匆赶来，秦寿一脸疑惑看着苏菲，她不在家里学记账，跑出来干什么？当看清楚她手里拿着账本的时候，秦寿头疼了。

“郎君，钱家新来的账，你看看！”

苏菲没有在意秦寿头疼的脸色，这懒虫一家之主什么都甩手掌柜，把钱家月底结的账本递给秦寿慢慢过目。

“行了，菲儿，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一见到数字就头疼，交给羽馨吧！”

秦寿大感头痛看了眼大写的壹贰叁肆伍，直接把账本交给苏菲让她去交给钱羽馨过目，免得钱羽馨无所事事又在胡思乱想。

“是！”

苏菲撇撇嘴，对于秦寿懒人举动表示无语，也只有秦寿这样不负责，要是其他人恐怕要仔细检查几遍才罢休。

“村长，我们背熟了！”

“村长，今儿还学习吗？”

苏菲刚离去，五男五女背了一宿的拼音字母和数学，兴致勃勃等着来找秦寿考试，成功成为长乐乡教师，不但有房还有高额工钱，领取铁饭碗一样

的待遇，比如今书生好上千倍。

“嗯，知道了，先去村长屋等本村长，抽空多复习会，本村长忙完在考试！”

“是，村长！”

秦寿没空忙这些，打发他们去复习一段时间，免得第一次考试出糟，全都不及格羞愧想不开。

“林师傅，座包呢？想爆菊是不是？”

秦寿晃了晃单车，两个轮子左右轻轻晃动，看得秦寿一阵汗濂，这破单车肯定摇摇晃晃，最无语还是没有座包的单车，竖起的手指长铁棍看得心里直发慌。

“来了，来了，村长，你看，咋样？”

林木匠屁嗔屁嗔拿出一个实心木头座包，款式跟后世的座包差不多，只是实木做的看得秦寿一阵蛋疼，坐上去抛两下肯定蛋疼无比。

半刻钟过后，秦寿在林木匠掉下巴的目光之中，骑上单车用脚蹬了下地面，双脚踩着两个踏板，骑着左右摇摆木轮单车在颠簸不平在村里晃悠。

“咦？这是什么？”

“哇！村长好厉害，不需要畜生拉也能跑起来！”

忙碌的村民们听到哐当哐当声，全都放下手里的活跑出来，惊呼连连看着村长新坐骑，最不可思议的是秦寿无需畜力，靠着双脚蹬跑二十四寸单车！

缺少润滑的铁链发出咯吱咯吱声，摇摇晃晃的把手车头震得秦寿抓不住似的左右摇晃，每到凹凸不平的地面，秦寿就感到一阵蛋疼，忍不住翘起屁股不敢坐着骑。

“啊？！”

“村长，别过来！”

“闪开，闪开，没刹车！”

秦寿骑着左摇右晃着车头直冲向村民，把看戏的村民吓得鸡飞狗跳似的，在秦寿呼喝声下四散逃窜，什么刹车他们不知道，只知道秦寿要撞过来。

“寿哥儿！”

哐当一声，李恪一声欣喜叫唤声，把过颠簸坑道的秦寿吓倒了，整个人重心不稳一头倒地，给上百斤的铁架子单车压得裂牙撕嘴。

“寿哥儿，这是何物？怪稀奇的，可否？”

李恪一阵无语看向倒地的秦寿，从马车跳下来走到秦寿身边，满心欢喜秦寿又捣鼓出新鲜的玩意，两眼笑意盈盈地问着秦寿。

“喜欢拿去！”

“如此，那恪弟不客气了！”

秦寿大方的赠送，李恪笑得见眉不见眼，如今长乐乡出的东西，几乎都成了长安城权贵公子哥们追捧的，卖疯的折扇就是一大例子，深受文人骚客们喜好，哪怕出现仿制品，都比不上长乐乡的正统手艺。

现在秦寿又捣鼓出不需要畜兽拉即可自行走动的玩意，喜得李恪见猎心起，骑回去肯定又能风骚一笔。

李恪接过秦寿送的单车，涨红脸扶住铁牛一样的单车心呼好沉啊！没想到零零散散的一堆铁组成单车，居然这么沉！

秦寿没有去看李恪吃瘪的模样，这试验品单车不敢要，李恪要正好顺水人情去做广告，王爷打广告，恐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吧？秦寿得意洋洋想着免费广告效应。

“回去你自个慢慢研究，找寿哥儿我有事？”

得意完秦寿阻拦李恪试骑的想法，没时间陪他瞎闹浪费时间，这家伙奉皇命监管朝廷出资的东西市菜市场建造，怎么有空跑来长乐乡？

想到东西市菜市场，秦寿就来气，狡猾的李世

民见自己弄起民办菜市场，在群臣参观后一番大夸心动了，有成功例子才敢玩，强令不许营业，要等朝廷办的两个菜市场建起一起开业。

“唉，烦，寿哥儿，瞧见恪弟衣衫没有？”

李恪暂时止住心动试骑的想法，轻拍锦衣看得秦寿一阵眼红，熟蚕绫制作的衣衫，大唐高级丝织品，三品以上官员才有机会穿上的好家伙，自己穿的衣衫，都是高端货熟火麻布，在他面前变次档货了。

“马马虎虎一般般，恪弟，你这是在炫耀吗？”

秦寿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话，直让李恪一阵为之气结，谁有空炫耀？气结的李恪拉着衣袖递到秦寿面前。

秦寿嗅了嗅说道：“你逛妓院了？”

李恪吐血说道：“寿哥儿，莫要跑题，恪弟衣衫两日未洗，里面蚕丝太厚了，沾水难干，恪弟五套换洗衣物还未干，烦！”

“哦！”

秦寿恍然大悟无语看着李恪，这家伙五套熟蚕绫衣衫，羡慕的秦寿一阵眼红，想到李恪的问题，秦寿也头痛起来，貌似自己也快没衣服穿了，万恶

的严冬！

第十六章是男人蹬快点

“吴王，没事要多多协助皇上，打江山容易治理江山难…”

“是，是，多谢秦叔叔教诲！”

秦叔宝唠唠叨叨的谈话，李恪轻抹额头冷汗受教了，对于父皇器重的大臣，李恪不敢有半点不敬之意，哪怕秦叔宝退隐了，他军中乃至朝廷威望犹存。

秦叔宝对于李恪与秦寿亲近，没有阻止也没有支持，秦寿已经表决了没有入朝为官的心思，不存在日后争权夺位皇室斗争风险。

李恪为人秦叔宝也很看好，比起现在慢慢堕落声色犬马的太子，李恪更靠谱，为人宽广毫无架子，率直，谦虚，宽以待人难得的一个好王爷，只可惜他母后前隋公主身份，注定他无缘问鼎皇位。

“秦叔叔，小王先去看看寿哥儿！”

“嗯，去吧，人老了，爱唠叨，呵呵…”

李恪一脸汗濂拱手抱拳告退，受不了秦叔宝唠唠叨叨的叮嘱，告退急奔内院去找把自己晾一边故弄玄虚的秦寿。

走进内院李恪更是无语，五男五女新任教师围

在木板边死记硬背，钱灵一脸不爽双手抱胸，气恼秦寿安排任务，监管这些新教师没出猫作弊老老实实。

走过内院直朝后院走去，浑浊不堪气味扑鼻而来，直让李恪皱眉不止，呛鼻的硫磺味飘香的五谷杂粮蒸酿味交织在一起，盈风在后院香汗淋漓地推磨，无耻的袁神棍和师弟两人翘着二郎腿，躺在逍遥椅晃悠闲聊扯淡。

李恪没有去打搅袁神棍，直奔秦寿东厢房方向，在东厢房小院子里找到秦寿和钱羽馨忙碌身影。

“羽馨，这粗重东西不适合你，回去歇着吧！”

“秦郎，羽馨不苦，能够帮秦郎，羽馨很满足！”

钱羽馨轻抹着额头汗水，见到秦寿肉疼的脸色，微微一笑摇头拒绝秦寿好意，直让秦寿一阵心痛，怎么也说不听固执的钱羽馨。

“好吧，要不这样，我刨了那么久木头，腰儿有点酸，你帮我捶捶背吧！”

不忍见到钱羽馨娇滴滴的手变成贾蓉那样，秦寿选择折中的办法，厚颜无耻提出钱羽馨泛白眼的

要求。

“嗯哼，就这么定了，快点儿，这儿痛，嗞~断了！”

钱羽馨扑哧一声笑出声，看着秦寿表情夸张的脸，忍不住摇摇头一阵无语，挪步到秦寿后面，轻轻替秦寿按摩起无关牙疼的后腰，秦寿爱护的举动，钱羽馨是知道，两人你情我浓的举动，李恪看不下去了。

“嗯哼~”

“恪弟，你怎么老喜欢偷偷摸摸，不怕长钉子？”

钱羽馨准备行礼的时候，秦寿一手拉住钱羽馨动作，都是熟人，没有必要搞得那么见外，钱羽馨红着脸在李恪打趣目光悄悄站到秦寿身后。

“得了吧，寿哥儿，你把恪弟晾在外头，与嫂子卿卿我我，这又是作何解释？”

李恪没好气反驳秦寿，谁稀罕偷偷摸摸？要不是怕打搅两人恩爱，李恪早大嗓门喊出声了，只是看不下去了才故作干咳打断。

“寿哥儿，这是何物？”

李恪没有去看秦寿不爽的脸色，惊异地看着秦寿亲自捣鼓的半人高的木箱子，全由木板加钉子固

定，中间空荡荡的，秦寿手里的圆筒四周啄开两手指宽洞口，底座还有一小部分未啄开，不明白有何用。

“嘿嘿，这个？厉害了，寿哥儿最新发明，衣物好搭档，冬日无忧超级脱水机，有了它，无需在担忧冬日难干的衣物…”

“真的？”

李恪听到秦寿忽悠声，难以置信瞪大眼，看秦寿说得头头是道，李恪一阵心喜，要是秦寿说得是真的，李恪不愁没衣服换了，敖贵的熟蚕绫厚是厚了，就是难晒干，冬日太阳变化无常。

“你什么时候见过寿哥儿忽悠你了？羽馨，去拿菲儿早晨洗好的衣服来！”

“是！”

钱羽馨一阵莞尔无语应着，又不知道秦寿玩什么把戏？在秦寿眨眼目光下，姗姗离去找苏菲把秦寿衣服拿来。

“恪弟，稍等，等王铁匠配备好即可！”

“哦！”

李恪不知道秦寿玩什么把戏，心不在焉地应着，脑子里琢磨着怎么双喜临门，再顺走秦寿新发明的脱水机。

两刻钟过去，王铁匠果然不负秦寿期盼，准时准点带着三个铁匠工，在李恪诧异目光之中，抱着一大票零件进来，钱羽馨也正巧带着苏菲提满一桶湿漉漉衣物前来。

李恪坐在一边，干瞪眼看着秦寿与王铁匠组装脱水机，钱羽馨帮不上忙与苏菲站在一边，看着秦寿与王铁匠叽里咕噜一问一答安装所谓的脱水机。

三刻钟过去，就在李恪等得不耐烦的时候，秦寿终于把脱水机组装好了，转动了一下没有轴承，全靠木棍托着洞口的阻力，美中不足地摇摇头，多费劲啊！

“好了，恪弟，要尝试一下脱水机的魅力吗？”

李恪瞪大眼看着固定式的脚踏链盘，长长的链条一直延伸到脱水机底部，李恪凑前一看中空的内部，挂上了带有锁扣滚筒，没看明白秦寿用意。

李恪又那知道秦寿借用了烤肉架原理，滚筒两头用长螺丝加螺母卡住做固定与转动，右侧的螺丝头加装了单车尾轮一样的齿轮，运用固定式脚踏疯狂蹬产生动力甩干。

“寿哥儿，这…”

“菲儿，上衣物，给王爷体验下疯狂甩干水的

威力！”

“是！”

秦寿没有回答李恪的疑问，弹了个响指示意苏菲把湿漉漉衣服放进滚筒，苏菲笑了声应着，拿起湿漉漉的衣服一件件放进秦寿打开的滚筒，末了拿铁线扣住锁扣，以防快速转动甩衣的时候跑出来。

“恪弟，试试看，你不体验下，回去怎么教导？”

秦寿厚颜无耻伸手示意李恪试试看，李恪在秦寿忽悠声之中，带着一丝期待勒起衣袖，在钱羽馨与苏菲两女惊讶声之中，跨上固定脚踏试蹬了几下觉得蛮有意思，越蹬越来劲，看得王铁匠与三个铁匠工傻了眼。

“这么慢？是不是男人？”

秦寿皱起眉头看着脱水机流出一点点水迹，嘴贱十足说着李恪脸红耳赤的话，而且还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前说，怒了！

秦寿不悦地说道：“是男人蹬快点，拉尿一样的水什么时候甩干？不行的话王师傅来，他比较爷们！”

“谁说的？让你看看本王厉害，喝~”

李恪在秦寿刺激下，涨红脸双脚拼命踩着，呼

呼作响的脱水机噪音大作，钱羽馨与苏菲大吃一惊看着脱水机流出源源不断的水，忍不住想到好厉害啊！

第十七章哥成诗神了

“你找村长？”

次日清晨，长乐乡迎来不速之客，一辆豪华马车停在村头，在一名婢女扶持下，走下一名千娇百媚的女子，薛仁贵惊艳异常看着千娇百媚的女子。。

要是秦寿在场的话，一定会惊呆了，造访的千娇百媚女子，居然是怡情别院的头牌仙儿姑娘，举止大方有礼看得薛仁贵忍不住心动好一会。

“仙儿想见见你们村长，有事洽谈，可否通融禀报？”

仙儿双眸似水，似乎能看透一切，十指纤纤，肤如凝脂，雪白中透着粉红，似乎能拧出水来，一双朱唇，语笑若嫣然，恍若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一般，嘴角勾起一抹笑容，如同烟花般飘渺虚无而绚烂。

“稍等！”

薛仁贵轻呼一口气，从仙儿致命的诱惑之中清醒过来，急匆匆转身离去，找秦寿禀报有客人来访。

仙儿顾目环视一周长乐乡一派祥和勤劳气氛，

村民们忙碌欢声笑语声与难民们哟喝声交织于耳，宛如置身梦中仙境世外桃源不愿醒来。

‘长乐乡…’

仙儿双眸乍现淡淡哀伤，似乎回想到什么，又似乎期待着什么，她的心刹那间给涌现伤感而发胀，险些窒住了。

村长屋内院，五男五女新任教师傻了眼，看着手里颠倒错乱的答题试卷，线香烧去三分之一，还在纠结着如何答题。

“选择题，里面对错皆有，四个答案选一个正确的，判断题，错对自己评估，默写题，把字母全默写一遍，算术题，正反颠倒默写出来…”

秦寿一口气说出考试规则，旁观的秦叔宝与钱羽馨咋舌连连，比起死板的科举考题，秦寿弄出的这些对错混淆选择题，还真是考验人的反应能力与细心，头一次见到如此怪异的考试方式，秦叔宝惊呆了！

要是秦寿知晓秦叔宝心中想法肯定屑之以鼻，这些还是小学生二三年级考试还简单的内容，要是出四五六年纪的，他们不是惊讶得可吞进鸡蛋了？

当然秦寿也存在拔苗助长的想法，没有时间没有工夫浪费，填鸭式学三天考一次试，争取年后开

始教学大业。

“寿儿，男书生也就罢了，可这些…”

秦叔宝看着五个女书生，觉得有些荒谬，忍不住出言提出疑问，哪晓得秦叔宝的话还没说完，马上惹来贾蓉与钱羽馨一致敌视目光，什么意思？瞧不起女子是不是？

“爹爹，女子无才便是德？屁话，老夫子错误思想你也相信？论细心论耐心，男人有几个比得上女子？你看看是女子无用还是男子无用？孩儿的长乐乡没有男尊女卑思想，只要有学识有能耐…”

秦寿撇撇嘴反驳秦叔宝的疑问声，马上得到贾蓉与钱羽馨一致认可的目光，这句话太中听了，秦寿维护女子的权利，得到了贾蓉与钱羽馨一致认可。

秦叔宝看了眼简陋考场哑口无语，女子教师埋头写题，相比起那些男子教师，则苦着苦瓜脸抓头撕耳，拿起手指尾粗的新式铅笔迟迟难以下题。

薛仁贵看了眼开考的教师，心中一阵荡漾，今后娃不用愁没读书地方了，怀着一丝荡漾激动心情，薛仁贵醒目走到秦寿身边轻声耳语，以免给现任未举行大礼的村长夫人听到了。

“村长，村头外有位仙儿姑娘求见！”

秦寿一脸疑惑看着薛仁贵，什么仙儿姑娘？末了搜刮脑海记忆恍然大悟，难道是当初怡情别院有一面之缘的花魁？

秦寿怀着一丝荡漾心情，轻轻点头说道：“嗯，知道了，请她到大厅等候！”

“是！”

薛仁贵在钱羽馨疑惑目光之中，汗濂领命悄悄离去，留下秦寿慢慢应付有吃醋嫌疑的村长夫人。

“羽馨，此处交给你看好，谁作弊取消资格，永不录用驱赶出去！”

秦寿想要见见不请自来的仙儿，到底是不是怡情别院花魁，把监督考试防止作弊交给钱羽馨，惹来钱羽馨泛白眼回应。

来到大厅秦寿惊讶了，还真是有一面之缘的仙儿，笑意盈盈的仙儿惊呆了，转而笑意更甚了。

“落花盈地了无痕，此生寄盼梦归来，轻叹满园春无痕，满怀心事弄人笑，花自泪，风来扰，悠悠怡情梦，轻叹息，淡名利，一夜宵歌伴君唱，公子可否记得？”

仙儿吟出秦寿当初随性而起的赞誉诗词，秦寿一脸尴尬地落座主客椅，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心里疑惑她怎么找到自己的？

“公子当初仗义出手相助匆匆一别，仙儿还没来得及扫寝答谢，如今又再次遇到公子，仙儿...”

“仙儿姑娘别客气，程家三子本村长早看他们不顺眼，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理所当然，无需记挂于心，仙儿姑娘有事？”

秦寿挥手打断仙儿后面的话，暂时不想在沾花惹草，钱羽馨好不容易哄住，不想在把她惹恼怒了，有上品娇妻秦寿已经很满足了。

要是钱羽馨跑去后世，绝对是秒杀豆腐渣一样所谓明星女神，全是化妆品奴隶打扮出来的，哪有现在纯天然的好？

仙儿的美貌没得说，比起钱羽馨有过之无不及，光看她三十六尺码秀挺的****足够致命喷血，更别提她不食人间烟火似的仙子模样，恐怕也只有李丽质与她有得一拼，至于刁蛮公主蹲地画圈去。

仙儿没想到秦寿不受自己美色诱惑，惊讶同时越发感兴趣文武并全的秦寿，他光辉事迹混迹青楼的仙儿耳详能熟。

“公子，此书可是出自你手笔？”

仙儿在秦寿愕然目光之中，从宽松衣袖掏出两本唐诗三百首，笑吟吟地看着愕然的秦寿。

“敢问仙儿姑娘，此书何来？”

秦寿忍不住一阵皱眉，两本唐诗三百首档次不一，分蓝皮书面和金边书面，光看书两本书并非出自长乐乡印刷，金边硬皮显然只有朝廷官衙才可印制，蓝皮书面恐怕是民间印刷，只是少了小儿早教篇五个字眼。

“这本，长安市集随处可买到，这本，乃吴王赠予！公子莫不成连自己成为长安文人一致推封诗神也不知晓？”

仙儿左右一本唐诗三百首说明出处，惊呆秦寿目瞪口结，却是很失神啊！版权何在？万恶帝王主义，问个自己意见没有？尊重过剽窃脑细胞没有？钱呢？秦寿忍不住诅咒起无耻李世民，不问自印推广的无耻策略，特别是印刷商够黑的，五文一本，版权费给了木有？

第十八章当土匪遇到流氓

“小心长孙家？什么意思？”

仙儿坐了一会得到想要答案走了，只是她临走时交待的一句话，秦寿稀里糊涂摸不着头脑，小心长孙家什么意思？

秦寿摸不着头脑，不明白仙儿莫名其妙的话意思，自己与长孙家无冤无仇，八竿打不到的关系，可又不得不提防谨慎，常言有道：明骚易躲，暗贱难防，蓦然回首，疯狗栖身。

转而想到仙儿勾魂一笑千百媚的容颜，秦寿一阵悸动想要占为己有，从她刻意露出守宫砂，有意无意证明自己是处子之身。

守宫砂这讹传玩意，秦寿压根没相信过，不过仙儿有意无意显露出来，秦寿不用猜也想到她的用意，艳福消受不起啊！

“村长！”

“聂大叔，有事？”

聂明走进来的时候，秦寿从沉思之中清醒过来，一头雾水看向心急如焚的聂明，撇开仙儿倩影勾起的想入非非，洗心革面回归正道。

“村长，豆芽又没了，最后一车豆子，如何处

理？”

聂明一脸吐苦水把豆芽短缺之事说出来，秦寿一脸头痛地拍着额头，黄豆这个时期种的不多，货源最多的长安又有人钳制，其余周边村落都搜刮一空，要么人家都是留种的。

“留种，豆芽没了，在想其他办法，你先安抚村民！”

“是！”

秦寿说留种，聂明敢说不吗？秦寿看着聂明离去低头沉思起来，黄豆缺货是必然的事，只是没想到这么快，远水救不了近火，村民们没事做肯定不乐意。

如今之际也只有酿酒了，既然要酿酒，那就平民化最佳选择啤酒了，要做就做出其不意的酒价格战，啤酒好处多多，也可以做经典的啤酒鸭，那味道没得说。

啤酒的原料秦寿还记得，由大麦、山泉水最佳、酒花、酵母以及淀粉质辅助原料大米、大麦、小麦等和糖类辅助原料。

“秦郎，适才那仙儿是何许人？”

秦寿想着啤酒发呆的时候，吃醋的钱羽馨出现秦寿面前，有心想要发作发脾气，可听到他与聂明

间的对话，只能用醋意询问秦寿。

“以前有过一面之缘，怎么？吃醋了？”

秦寿一阵得意地抬起头看着钱羽馨，惹来钱羽馨泛白眼的动作，这话问得不是很白痴吗？只是想到秦寿如今身份，只能失落地宛然叹息起来。

“好了，羽馨，我跟你开玩笑而已，别当真！”

见到钱羽馨唉声叹气的模样，秦寿忍不住一阵心痛，主动认错以免钱羽馨又钻牛角尖想歪了，好不容把她哄好别又闹情绪了。

“秦郎，羽馨没气，罢了，你的事羽馨不想理，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

钱羽馨说完甩开秦寿抓紧的手，此时此刻钱羽馨感到自己好像一只蝴蝶，刚停在叶片上，正待展开它的虹一般的翅膀再向前飞，但她的心却被可怕的绝望刺痛了。

秦寿想要说些什么，可到嘴的话又说不出口，气馁地秃废落座椅子上，双手挠着头烦躁不已，现在自己算是吃在碗里看在锅里吗？

烦躁不已的秦寿想了一会，径直起身直奔铁匠屋，把乱七八糟的破事甩开一边，开始筹谋酿酒大计，解决村民们无所事事又闹心慌。

钱多不压身的秦寿，直奔铁匠屋实行酿酒大业，对于仙儿善意提醒声，秦寿渐渐选择遗忘，没时间去想这些阴险的人，有什么本事尽管使出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想要酿啤酒，第一步就要制储存啤酒的密封罐，和一大堆过滤管道什么的，又要开始考验王师傅他们手艺了。

“啤酒罐？”

王铁匠稀里糊涂挠着头，双脚蹲地看着秦寿在地面画出的啤酒罐图形，摸着下巴有些为难起来，至于那些一大堆酿酒发酵工具，还好办点，就是储存用的啤酒罐有些麻烦，要打那么大内置还要中空。

“不错，王师傅麻烦你了，三天后弄出来，那些铁筋暂时缓一缓，争取年关全村人都喝上啤酒！”

秦寿语重心长的交待，王铁匠勉为其难地点点头答应下，得到王铁匠答复后，秦寿又开始忙碌跑出去，找贺明与聂明开始商讨酿酒事项。

长安城，李恪骑着风骚的自行车溜达大街，马上引来众多惊讶目光，那唧唧作响的链条和摇摇晃晃的木轮，非但没有不美观，反而赢得了好事百姓

们议论纷纷声。

“这是什么？”

“不晓得啊！”

“好奇特啊，不会是长乐乡弄出来的吧？”

议论纷纷的好事百姓们忍不住跟上慢悠悠骑自行车的李恪，指指点点没有畜力能自己跑的自行车，第一个想到肯定是长乐乡出产的。

李恪听到后面跟上来百姓们议论声，心中一阵得意，单手扶着摇摇晃晃的车头，一手拿出扇子洋洋自得卖弄风骚扇风，引来过往怨妇少女们尖叫声。

“吴王！”

长安三骚客挡路惊得李恪差点把握不住车头，摇摇晃晃之中顾不得扇子变形，抓紧车头坐到蛋疼的铁杆，双脚拼命蹬地刹车停下来，鞋子脱飞才勉强停下自行车。

“哇~好稀奇，哪儿弄来的？”

“别乱摸，别乱摸…”

李震无视李恪恼怒的目光，惊呼连连伸手摸着车头，李恪连连拍打也止不住李震好奇，左摸右摸感叹连连。

李德奖与李德蓓一脸着急说道：“震兄，别摸

了，快撤，程妖精在后面逮人摆酒宴了！”

“差点忘了正事，告辞！”

“什么？！”

李震在李德奖两兄弟提醒下，冷汗连连拱手抱拳告辞闪人，丢下目瞪口呆的李恪，清醒过来的李恪忍着蛋疼，拐弯闪人免得遇上恶货流氓。

“哇哈哈~~吴王，这么急这是要打哪儿去？”

李恪不寒而粟地打了个冷颤，拼了命似的双脚连蹬自行车脚踏板，没跑出多远后面一轻，空转的后轮引来程妖精惊呼声。

“好神奇的玩意，吴王殿下，借来玩玩如何？”

“本王可以说不吗？”

李恪哭丧着脸给恶货程妖精揪离自行车，强盗一样的程妖精裂牙嘿嘿声笑着，寒光闪烁的门牙看得李恪不寒而粟。

“可以，要么跟老流氓喝个痛快，不醉无归，要么把这玩意给老流氓玩几日，你自个选！”

“借你吧！”

李恪哭丧着脸挥泪赠送，与老流氓喝酒？开什么玩笑？他的以酒解酒**，不喝爬誓不罢休。

第3卷第十九章威逼恐吓程恶货

“错，这么简单1+7=9？脑子进水了？”

夜幕降临的时候，秦寿看了眼五男五女的考试题，五个男的算术题只有三个勉强过关，另外两个看得秦寿吐血，比起五个女的全部满分，秦寿很想逮着不及格的两人问，羞不羞愧啊？

秦叔宝无语地看着秦寿骂骂咧咧批改试卷，面对贾蓉与钱羽馨一致得意目光，无语了，再也不敢说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话了。

如此简单的算术，秦叔宝学了两三遍记得七七八八，比起那些男的教师还厉害，没想到那些男教师这么不争气，丢光爷们的脸。

禁不住贾蓉与钱羽馨两婆媳间串通一气得意劲目光，秦叔宝好奇拿起粗糙的铅笔，在纸上画画写写一阵，大感惊讶无比，比起毛笔好用多了。

“寿儿，此乃何物？”

“2b铅笔！”

“2b铅笔？”

秦叔宝不明白2b铅笔是什么意思？好奇打量着以石墨加粘土加热做成的笔芯，硬度还算可以很实用，心里大呼真是好用，琢磨着怎么推广造福。

秦寿没有注意到自己老爹脸色与想法，批改完试卷心里琢磨着2b铅笔好搭档橡皮擦，有清风这个真正化学专家在，秦寿不愁弄不成纯天然无毒橡皮擦，配合橡皮擦出现在一起推广开来。

橡皮擦需要用到橡胶与研磨过的浮石粉，植物油，硫和其他物质混合起来，制出无毒的天然橡皮擦，万事俱备只欠最基本的橡胶。

橡胶树还没有引进来，很头疼的事，无花果树的树胶也可以，可问题现在的无花果树，都成了皇宫的贡品果树，拿锄头去挖？

估计还没进去给皇宫侍卫提出来了，就算是有办法进去，敢挖吗？李世民非拿菜刀追杀不可，那是长孙皇后最喜欢吃的无花果，宝贝的紧。

“爹爹，可否有办法弄皇宫无花果树出来？”

“无花果树？寿儿，你以为爹爹是神人？那可是贡品，当今皇后最喜爱的贡果…”

得，秦寿无心的问话，哪晓得惹来秦叔宝吹胡瞪眼唠唠叨叨，气馁的秦寿抹杀了橡皮擦的想法，皇宫，秦寿爱恨交加的地方。

“寿儿，你要无花果树有何用？”

比起秦叔宝吹胡瞪眼的不理解，知子莫若母的贾蓉，似乎看穿秦寿很重视无花果，忍不住好奇一

问。

秦寿看了眼秦叔宝，故作叹息摇摇头说道：“娘，无花果树全身都是宝，树身汁水可以做橡胶，无花果可以补血，要是晒干了就是上等好药材，熬汤给爹爹延年益寿都可以，只要有树枝孩儿便可移植…”

秦寿一席话听得秦叔宝心中微微一阵感动，不得不说秦寿药膳汤特别管用，如今秦叔宝慢慢察觉到自己身体开始恢复好转，虽然变化不大可那是不争的事实，听说无花果有这么大的用途，秦叔宝心动了，最重要还是有树枝可以移植。

“要无花果树也不是没有办法！”

“哦？爹爹，快说！”

秦叔宝沉吟犹豫不决的话，直让气馁的秦寿燃起一丝希望，按耐不住心中喜悦，直看得贾蓉摇头无语，钱羽馨默默地呆在一边没有插话，做个乖巧不闹的媳妇。

秦叔宝捋着胡须，指点迷津语气说道：“纵观如今大唐，敢虎口夺食恐怕只有一人！”

“程妖精？”

“嗯哼~爹爹没说过，夜深了，爹爹困了！”

秦寿蹦出程妖精三个字，秦叔宝干咳一声召来

秦管家与家仆，抬自己回房休息，贾蓉跟着秦叔宝身后离去，留下摸着下巴思考秦寿与当乖巧媳妇的钱羽馨两人留在大厅。

“羽馨，夜深了，我们…”

“你自个…啊！”

秦寿充满****的笑声，直让钱羽馨俏脸一阵火辣，还没来及跑人给秦寿逮着抱起来，惊得钱羽馨涨红脸埋在秦寿怀里不敢抬起头。

“小宝贝，回房造人去！”

钱羽馨那里受得了这么露骨的话？嗯哼一声不依地粉拳捶打秦寿胸口，得意洋洋的秦寿更是放肆哈哈大笑起来，脑海里忍不住想起丈母娘，要是她们…想多了，秦寿汗濂地抱着钱羽馨跑厢房。

次日清晨，卯时未到，秦寿便早早起床，愕然发现秦叔宝居然也早起上朝，这让秦寿很是不解，想到有顺风车省去麻烦进城，秦寿也没想太多跟上。

来到城门的时候，守城府兵见到秦叔宝要进城，二话没说提前开城门放秦叔宝与尾随的秦寿进城，秦寿进入城后折道离去。

“不用送了，老流氓我有坐骑了！”

卢国公府，马车车夫无语地看着程妖精退出摇

摇晃晃的自行车，听说是卢国公昨日得来的坐骑，马车车夫忍不住多打量几眼程妖精蹩脚的骑自行车。

有意显摆的程妖精骑着晃悠的自行车，心里一个劲得意，这次肯定羡慕死那些土鳖群臣，如此新异方便实用的自行车，简直就是给自己量身打造一样。

“嗯哼~”

“啊~”

哐当一声，秦寿一脸线无语看着扑街的程妖精，当看到程妖精骑着李恪过来的自行车，秦寿更是心中一阵得意，老流氓你乖乖从了...呃，应该是乖乖听话吧！

“贤，贤侄，早，早啊！”

程妖精畏惧十足秦寿出现街道转角，比武力打不过秦寿，仗势欺人更是没理由，秦叔宝的独子问过他乐意吗？程妖精算是认栽惹到灾星了。

“哎呀呀，不早啦~老流氓，车子哪里来的？嗯？”

“这...吴王借，对，吴王借来玩的！”

秦寿漫不经心的话，直让程妖精冷汗连连，这不是明知故问吗？肯定是吴王手里抢来的，怕煞秦

寿的程妖精头一次违背良心说谎，好汉不吃眼前亏不是？

“忽悠，接着忽悠！”

秦寿冷笑一声，双手抱胸一副信你丫的才怪事，吃定程妖精的秦寿琢磨着怎么逼程妖精替自己偷树？又连累不到自己。

“好吧，贤侄有话直说，无需拐弯抹角！”

是福是祸躲不过，程妖精干脆心一横，铁骨铮铮推起上百斤重的自行车，等待无事不出现找麻烦的秦寿出难题。

“好，痛快，帮本村长偷皇宫贡品无花果树，办成了，你抢吴王自行车事，不计较！”

“偷树？！”

程妖精瞪大眼看着秦寿，直到秦寿点点头后，程妖精砸吧着嘴唇琢磨得与失。

“车子现在属于你了，天前把无花果树送到长乐乡，要是敢让皇上知晓你替本村长偷树，后果自负！”

秦寿丢下句狠话转身离去，留下目瞪口呆的程妖精张大嘴巴，这小家伙出的难题，还真是够为难人啊！极品富二代

第3卷第二十章皇宫交通事故

“咦？这不是秦兄吗？”

“哇~秦兄，你今儿气色不错…”

皇宫门前，众多大臣们大吃一惊看着出现的秦叔宝，谁也没有想到告老还乡的秦叔宝，居然还出现皇宫，看情况肯定有什么大事发生。

众多大臣之中最高兴的莫过于尉迟敬德，熟络地凑到软轿前，惊讶地发现秦叔宝脸色越发红润，打心底替至交好友感到高兴。

李靖与李绩两人马上凑过来，东问西问秦叔宝在长乐乡住的可好？当然话题最多的还是围绕滑雪橇的事，听自家孩儿提及过滑雪橇的事，秦叔宝一个头大回应李靖与李绩两人的问题。

没想到其余武将们也瞎凑热闹围上来恭贺一番，什么老天有眼找到失散多年独子之类恭维话，最不爽的恐怕当属长孙无忌了，眼看联姻巩固势力的美事，给秦叔宝儿子出现破坏，心中极其不爽到顶点。

房玄龄和魏徵参合不进去，躲在武将外围吹胡瞪眼，户部尚书唐俭眯眼看着秦叔宝身后出现的人影，咋舌之余不敢置信揉了揉眼睛，以为自己没睡

醒产生错觉。
皇宫侍卫们面无表情看着群臣们熟络，时辰未到纪检官未出现，暂时无法轻点放行群臣进宫，顶着冰天雪地寒风等待换班时辰。
“那是程妖精吗？还是唐某眼红了？”
唐俭忽然其来一句话，打断了包围秦叔宝的群臣们嘘寒问暖声，纷纷转过头咋舌连连看着摇摇晃晃的影出现眼前。
“咦？还真是程妖精，那是什么？”
“怪哉，没有畜力可自行行走？”
“这恶货又从哪儿抢来的新奇玩意？”
风骚异常的程妖精听到群臣们张嘴结舌议论声，颇为得意双脚蹬着自行车踏板，在秦叔宝无语目光之中，风骚出尽的程妖精大鞋靶铲着雪花急刹车，在皇宫侍卫们掉眼球目光下，铲出两条长长的横沟。
“哇哈哈~~咋样？咋样？比起老流氓我坐骑大肚蝈蝈虎如何？”
程妖精很是满意群臣们目瞪口呆的表情，得意洋洋轻拍自行车的车头，震下一大票结冰的冰块，拿起自己名骑大肚蝈蝈虎做比较。
“逊色！”

“新奇！”

“好玩，妖精，借…好吧，当哥我没说！”

李靖与李绩的回答，程妖精不爽了，当尉迟敬德摩拳擦掌丢下秦叔宝想要耍耍的时候，程妖精从身后抽出程处默借来的短斧，震慑尉迟敬德撇撇嘴后退一步，恶货就是恶货不讲理。

“有一脸好车是成功男人梦想，有了这辆车无需再为停车位忧心烦恼，因为它可以立着放，可以躺着放，还可以挂在树上，有了它，老流氓夫人再也找不到吃酒闲逛的踪迹，杜绝无耻眼线…”

程妖精得意洋洋的介绍声，惊呆了在场文武大臣，随着程妖精短手斧敲打车头声，直看得大臣们一阵肉疼，虐待啊这是！

“妖精，哪儿来的？”

房玄龄第一个双目放光，听程妖精这么一忽悠，马上来兴趣了，他家夫人醋坛子一个，每次晚回家都要打报告，要不就是有眼线监督，甚是烦恼，如今程妖精夸的这么神，心动不如行动想要弄一部玩玩。

“妖精，莫不成是长乐乡？”

“嘿嘿~不错，全大唐就此一个，哇嘎嘎~~”

李靖一语道破，程妖精没有生气，反而得意洋

洋哈哈大笑起来，程妖精无耻大笑声马上惹众怒了，可又奈何不了恶货程妖精，目光峰峰看向秦叔宝。

“不用看了，要是有第二个，老秦早自个骑来了！”

程妖精厚颜无耻的得意劲，气得秦叔宝吐血似的抽搐着嘴角，就算是有现在自己能骑吗？对于程妖精挑拨的嫌疑，秦叔宝表示无语。

尉迟敬德走到秦叔宝面前，一脸肉疼表情说道：“老秦，是兄弟不？”

“……”

李靖轻拍秦叔宝软榻，往事不堪回首说道：“老秦，当初你有难，谁救你的？”

“……”

李绩紧随其后凑上来，大大亲情牌说道：“老秦，当初军粮全无，是谁把最后一口…”

“……”

房玄龄不甘落后走上来，痛心疾首说道：“老秦啊，房某可是替你挡过一箭！”

“……”

当唐俭与魏徵不约而同凑上来时，秦叔宝吐血似的无语想到一件事，自己彻底变成忘恩负义的硬

汉了？

“时辰到！”

秦叔宝恼怒程妖精挑拨是非的时候，皇宫大门终于开放了，纪检官太监撒起尖锐嗓音，把秦叔宝从千夫指嫌疑之中打救回来。

随着纪检官出现，群臣们从包围秦叔宝散开，只有长孙无忌与他裙带关系的官员冷眼旁观，长孙无忌压根瞧不起长乐乡奇技淫巧，上不了台面的小丑而已。

“等等，卢国公，皇宫内静止一切，只允许步行！”

纪检官检阅群臣们衣着，那个大臣衣着不整负责提醒，当程妖精骑着自行车想要进入皇宫，纪检官出手阻拦程妖精放肆的举动。

“滚，老流氓宝贝给人偷了，你赔得起？”

“这…还望卢国公见谅！”

程妖精打横来的话，激得纪检官一阵脸红，可程妖精这不符合规矩，不能忍让啊，要不然自己可是要掉脑袋的。

“滚！”

“请卢国公照…”

程妖精打横来的野蛮态度，惊呆了先进去的群

臣们回首，不可思议看着程妖精与纪检官争吵，皇宫侍卫们充耳不闻，谁也不敢去招惹恶贯满盈的程妖精。

“照个屁！找死！”

程妖精在群臣们诧异目光之中以为他服软了，哪晓得程妖精单脚撑地把自行车后退几大步，在纪检官松口气的时候野蛮冲来。

“拦…”

嘭~纪检官话还没说完，程妖精表演了一套正宗自行车可刮树绝技，抬起车头实木前轮撞得纪检官鼻血横流眼冒金星软倒地面，皇宫侍卫们目瞪口呆地傻了眼，谁也没敢上去找程妖精麻烦。

“老流氓我也敢拦？呸~找死！”

程妖精丢下一句狠话，骑着自行车大摇大摆进宫门，留下面面相觑的皇宫侍卫们耸耸肩，把自作孽不可活晕死过去的纪检官抬走。

贞观xxx年xx月xx日，卢国公涉嫌迟到与纪检官发生争执，气疯的卢国公使出必杀之技，极限飞跃，失手撞晕纪检官三日方知清醒，传闻纪检官清醒后疯疯癫癫告老还乡，大唐八卦野史录！极品富二代

第3卷第二十一章吃里扒外的门神老爹

“村长，你回来了！鸡，鸡…”

“鸡什么鸡？说！”

秦寿刚从长安城回村里，急匆匆跑来的贺明指手画脚地比划，直让秦寿一阵心惊，难道又闹贼了？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遭贼啦！”

贺明喘着气把遭贼说出来，惊得秦寿脸色发，还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又遇贼了，薛仁贵坐镇也防不了？薛仁贵呢？秦寿忍不住一脸诧异。

“村长！”

薛仁贵灰头土脸跑来，幞头夹杂着干枯树叶，一脸惭愧抱拳见过惊讶的秦寿，贼子从手里跑走了，薛仁贵感到一阵惭愧，贺明趁机溜人，以免心情不爽的秦寿逮着他开骂。

“薛兄，你这是？”

秦寿一脸诧异看着灰头土脸的薛仁贵，连薛仁贵也战败了？这贼子也太厉害了吧？薛仁贵的武艺，秦寿不怀疑，唯一解释就是那个贼子太厉害了。

“村长，贼子甚是可恶狡猾，身手灵活阴险暗

器防不胜防，薛某差点中招儿，有点像武林人士！”

“武林人士？”

薛仁贵提及武林人士惊呆了秦寿，至于薛仁贵评判的贼子身手问题，秦寿全过滤了，古代还真有神乎其神的武林？秦寿忍不住好奇起来。

“这是？绣花针？薛兄，你...”

薛仁贵递来带血牙签大的绣花针时，秦寿惊呆了，居然还真有绣花针伤人，莫不成这世上还真有气功一说？

“薛某小伤无碍事，这是贼子仓惶逃跑时落下的暗器！”

薛仁贵惭愧苦笑一声，拿出火折子一样大小的竹针筒，瓦解了秦寿气功的想法，世上没有神乎其神的气过，只是竹针筒作祟而已。

秦寿拿起竹针筒放到鼻子嗅了嗅，有股淡淡的女子体香，虽然不是很浓，可那淡淡的气息，秦寿绝得很好闻，很少有的牡丹香，属于黄粉牡丹具有的清香。

“行了，你先回去休息吧！好好疗伤，看看有没有淬毒什么的，此暗器太过歹毒阴险，你输的不冤枉！”

秦寿挥退薛仁贵，这防不胜防的暗器，薛仁贵会败很正常，只能说明使用暗器的人太过于狡猾。

“是！”

薛仁贵一脸惭愧的抱拳离去，秦寿没有追究责任，可薛仁贵无法释怀，秦寿那么看重自己，连一个鸡鸭场也看不住，太丢脸了。

“谁跟长乐乡过不去？”

秦寿拿着竹针筒，直朝唐友翁泥窑奔去，心里琢磨着是谁跟长乐乡过不去？通过竹针筒残留的牡丹香味，秦寿可以肯定，贼子是女的！

“村长！”

秦寿不知不觉来到泥窑，想事出神丝毫没有注意到唐友翁就在眼前，直到唐友翁开口，秦寿才清醒过来藏起竹针筒。

“水泥如何了？”

想到如今家里还是硬化泥土，秦寿一阵纠结，说得难听点，没上过漆的家具放久了，也会发芽成树，更别提凹凸不平的道路，遇上下雨天，蛋疼啊！

“还在烧制之中，恐怕…”

“扩大生产，村里暂时没事做的人过来帮忙建窑，本村长不缺钱！”

秦寿看了眼唐友翁一天的结果，才那么二十三斤份量，塞牙缝一方地基都不够，大感头痛大手一挥，财大气粗扩大生产。

“是！”

有了秦寿这句话，唐友翁也没什么好矫情了，把炼制水泥交给两个帮打下手的泥匠工负责，急匆匆去找人找苏菲拔款开始建窑。

秦寿没空呆在一个地方监督，直接去监察地基那边情况，还有铁匠工那边啤酒罐打造，甚至还有菜地木匠工哪边也要观察，又要给教师们上课，想到这么事，秦寿崩溃了，得力管理人才何在？

长安城皇宫内，群臣火力交纵商讨国家大事，鲜少想法一致的群臣们，开始以事实论事逐步发展到争吵的脸红耳赤。

李世民一手撑着龙椅扶手，哈欠连连等群臣们吵够了在出面，现在去打搅无疑是难以服众，驭臣有一套的李世民，先让你们吵个够，最后在当红脸化解矛盾，主张定论一举两得。

秦叔宝摇头叹息一声，朝会还是以往一样，一点也没变化吵吵闹闹，不到最后关头，李世民压根不出面制止，干脆瞪眼看热闹，那么喜欢吵，等你们吵个够。

闲来无事秦叔宝看了眼闭目养神的程妖精，心里一阵纳闷，他如何偷贡品无花果树？想到清晨秦寿找程妖精，秦叔宝有些期待又有些纠结。

程妖精很少服软，这次不知道程妖精会不会服软？偷树是很严重的事，也不知道程妖精怎么安然无恙偷出来，想到无花果树对自己身体有用，秦叔宝很期待，刚和家里人团聚不想早早离去。

“嗯？”

无聊环视一眼群臣们争吵百态，李世民无意发现秦叔宝手里转圈，耍生疏杂技的炭似铅笔，有些好奇招来太监薛高一阵耳语，长乐乡盛产稀奇古怪的玩意，李世民早有耳闻和向往，这次也不列外。

“胡壮公，皇上想知道你手里是何物？”

太监薛高小心翼翼走到秦叔宝身边，态度恭敬打断秦叔宝胡思乱想，询问他手里的铅笔用处。

“这个？铅笔，无需墨水可在纸张写字，石墨加粘土做成的，小儿劣作！”

秦叔宝这才想起要事，从胡思乱想之中清醒过来，拿起铅笔把妙处说出来，末了还郑重提及是秦寿发明出来的，惊呆了薛高，就简单的石墨加粘土做成，不用墨水能写出字？可能吗？

“可否借与呈上过目？”

信不信由不得薛高，怀着半信半疑疑问，薛高厚着脸皮索求铅笔给李世民过目，秦叔宝大大方方把铅笔递给薛高，来这里就是推广书生文人实用的铅笔，要是秦寿知道了非吐血不可，吃里扒外的老爹啊！

“石墨加粘土做成的铅笔？”

李世民在薛高拿来铅笔下，大吃一惊这么简单就弄弄出比毛笔方便的铅笔？半信半疑李世民按耐不住，握毛笔手势在奏折纸张用力龙飞凤舞书写。

划一声，尖头笔尖应声而断把薛高吓了一大跳，而李世民则目瞪口呆傻了眼，断了笔尖的铅笔划破奏折纸张裂口，可钝了的笔头却在奏折画出色一大横。

“妙啊！”

李世民一声妙啊，惊醒争得脸红耳赤的群臣们，目光纷纷看向喜得宝物一样的李世民，而秦叔宝早有预料似的轻捋胡须，2b铅笔给李世民看重了！极品富二代

第3卷第二十二章程妖精偷树记

怡情别院，二楼包厢内，何大公子颤颤赫赫接过盛情邀请的长孙冲斟酒，老鸨亲自端来下酒菜，在长孙冲豪爽打赏下笑得见眉不见眼退去。

对于两个公子哥到青楼不召妓，却关紧门饮酒作乐的断袖嫌疑不闻不问，青楼这做皮肉生意的地方，谁管你断袖还是磨镜？有钱就是大爷。

“何兄，想通了吗？”

“长孙公子，你确定能够...”

“隔墙有耳，你知我知心里明了便可！”

何大公子的话还没说完，长孙冲笑眯着眼作势噤声，别说出来，青楼这种鱼龙混杂的地方，难不保有隔墙偷听的恶习，可青楼又不得说是最好谈论阴谋诡计的地方，谈论完可以痛痛快快爽一回拍拍屁股走人。

“好吧，长孙公子，何某如何做？”

想到念念不忘的女人给秦寿霸占，又损失巨大家产，何大公子心里恼怒，连自己老爹生意连连亏损，见面动不动就施展家暴，搞得何大公子狼狈不已，心里怨气怒气积累到了爆发顶点。

“路给你了，只需要一点完事，看你如何处

理！”

长孙冲拿出黄纸包好的纸包，轻轻移到何大公子面前，狞笑着脸色，看脸色剧变煞白无血的何大公子甚是得意。

何大公子颤抖着手，想拿不敢拿，犹豫了几次迟迟下不了手，抬起头看到长孙冲讥笑的目光后，何大公子脑充血似的心中一横，抓起纸包在手紧握成拳。

“聪明的选择，何兄，你放心，出了什么事，有为兄担待着，尽管放手去做，为兄等你好消息！”

目的达到后，长孙冲心里一阵得意，潇洒自得站起来，轻拍何大公子的肩膀，哈哈大笑离去，留下何大公子涨红着脸紧握拳头。

“卢国公，此乃皇宫禁地，请留步！”

朝会散去，群臣们要么回去，要么留下来与李世民商讨大事，程妖精却溜达到大明宫不远处的果园，对于把皇宫除了后宫当自家后院的程妖精，皇宫侍卫们敢怒不敢言，只是程妖精溜达到果园，不得不阻拦。

“什么禁地不禁地？老流氓我尿急了，咋？进去施施肥也不许？”

“这...”

程妖精打横来的话，守果园的皇宫侍卫们面面相觑，这么粗俗的话，也只有程妖精说得出口，也只有程妖精想得出来，只是他们想不明白，程妖精进果园干什么？

“什么这那的，滚蛋！”

程妖精不耐其烦推开挡道守果园的皇宫侍卫，大摇大摆踏进果园，留下面面相觑的皇宫侍卫们。

“咋办？”

“凉拌，难不成还怕卢国公进去偷果子？”

“……”

皇宫侍卫们无语了，一脚踹开脑子出问题的同伴，大冬天哪来什么果子？树叶都难找一片。

“无花果，那些是无花果树啊？”

皇宫花园里，程妖精兜兜转转挠头抓耳，搞不清那些是无花果树，哪些是什么果树，高矮不一的果树看得程妖精眼花缭乱。

“这棵？不像啊！”

自言自语的程妖精兜兜转转，东摸西摸带雪的枯叶树身，头疼不已摸不准那颗是无花果树，秦寿又没说明白，无花果树特征急得程妖精团团转，果园上百棵高矮不一的果树，怎么找？

“呼~冷啊~”

就在程妖精急得团团转没有计策的时候，一名老太监哆嗦着双腿，憋急尿意从果园小木屋走出来，憋不住找棵大果树快速解裤子蹲下身子解手。

“呀呀呸，光天化日之下，随地解手，找死！”

程妖精惊如天雷的大嗓门喝骂声，直把尚食局老太监吓了一大跳，硬生生把拉出的尿缩回去，一屁股坐到冰冷雪地又跳起，正好给程妖精揪住衣领逮个正着。

“卢...卢国公爷！”

老太监吓了一大跳看着暴跳如雷的程妖精，以往李世民招待群臣品尝瓜果，有过几面之缘认得程妖精。

“嘿嘿~~认得老流氓我？正好，你丫的随地解手给老流氓我逮着了，走，去见你尚食局头子！”

“不要啊~卢国公也饶命！”

程妖精二话不说，揪着老太监往外拖，吓得老太监魂飞魄散，哭着喊着双手抓紧程妖精衣袖求饶，要真是带去尚食局评论，老太监非乱棍打死不可，敢随地大小解亵渎皇宫果树。

“哎呀呀~~好吧，瞧你一把年纪的人，活着也

不容易！”

“谢国公爷，谢国公爷…”

程妖精大发慈悲松开手，轻拍老太监的肩膀，一副万事好商量的态度，直惊得老太监颤颤赫赫，哆嗦着双腿等待程妖精出难题。

“无花果树？国公…”

“嗯？”

当老太监得知程妖精要找无花果树，吓了一跳想要说些什么，可程妖精瞪大眼吃人目光，吓得老太监哆嗦着身子骨说不出话。

“那棵？老流氓没空跟你废话！”

算算时辰，已经花去一刻钟时间，在不砍树李世民得知自己逛果园，肯定抓狂奔来阻拦，先砍后奏李世民也只能干瞪眼，一棵树而已难不成还杀了自己不成？大不了挨一顿棍子，总好过给秦寿暴揍或拒绝联姻。

“右，右手边，第，第五棵…”

程妖精瞪眼的吃人目光，吓得老太监不敢违抗，颤抖着手指向右手边第五棵树，比起程妖精拉去尚食局领罚，还不如监守不力挨打几大板，程妖精要砍树谁敢拦不是？

“早说不就没事了，滚蛋！”

暴躁如雷的程妖精一手推开老太监，程妖精抽出短斧把老太监吓了一跳，没想到，真没想到程妖精居然把短斧藏在身上！

程妖精走到半人高的无花果树，没想到无花果树居然长得这么丑，又矮又多分叉，纠结的程妖精暴喝一声，拿起短斧当着老太监面前开始砍树，乳白汁水横流看得程妖精咋舌连连，特别是沾到脸怪难受的。

两刻钟过后，当程妖精扛着两株半人高无花果树走出果园，皇宫侍卫们面面相觑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敢阻拦程妖精扛树走。

“怎么说？”

“你去？”

“你去！”

皇宫侍卫们你推我让，谁也不敢去禀报李世民，程妖精偷树了，怦然大怒的李世民肯定把罪责怪责他们头上，面面相觑的皇宫侍卫们眼睁睁看着程妖精把树扛走，真的是流氓耍赖，谁也挡不住！

极品富二代

第3卷第二十三章神奇土电话

“妖精，你这么造次，皇上知晓吗？”

退朝后秦叔宝早早先回来，铅笔制造方法早已告知李世民，不在朝位的秦叔宝懒得搀和太多，丢下李世民幽怨目光，让他自个与心腹大臣商讨铅笔用处。

程妖精扛着两棵无花果树来到长乐乡，惊呆了秦叔宝，这程妖精也未免太手了吧？一出手就一双，是买一送一还是腹的秦寿临时加价？

“哇哈哈~~老秦，瞧瞧你这话说得咋这么难听？贤侄要求老流氓敢不从吗？在说了，今后我们…”

“得，兄长我头痛，先回屋歇息！”

秦叔宝一挥手打断程妖精无耻攀亲，见到正主秦寿出现了借故闪人，以免程妖精厚着脸皮留下来，把家里的为数不多酒水消灭了。

“老秦，老流氓我…”

“哇~真是无花果树！”

程妖精的话还没说完，秦寿在程妖精身后惊呼一声，程妖精还没反应过来，扛着的两棵无花果树给秦寿撤走，害得程妖精双手粘腻腻的怪难受。

程妖精陪着笑脸看向喜形于色的秦寿，这下总该完满告成了吧？心松一口气的程妖精什么都不怕，就怕秦寿不满意什么的。

“贤侄，满意不？”

程妖精忐忑不安地看向秦寿，就怕秦寿不满意什么的，连秦寿地面丢落的青菜叶也没有去注意。

“哈哈~~满意，实在是太满意了！”

一下子斩获两棵无花果树，秦寿有什么不满意的？这要是分开嫁接种植，爽死了，相信不出一年时间，小量橡胶汁能够搞到一些。

“嗯哼，好吧，这次算你了，这里有些辣椒叶，回去拿猪肉炒着吃吧，焖也可以，不送了！”

秦寿分出一些田里剪枝出来的辣椒叶，落落大方送予程妖精一些当辛苦费，末了没管程妖精欲言欲止的模样，扛起两棵无花果树捡起辣椒叶闪人，留下一头雾水的程妖精手里提着辣椒叶。

“寿儿，这是？”

秦寿扛着两棵果树安置好后，秦叔宝忍不住一脸好奇看着秦寿丢在桌面的辣椒叶，看似青菜又不像，硬硬的枝梗不像可以做菜。

“辣椒叶，驱寒暖胃、补肝明目，又可治消化不良、胃肠胀气、胃寒等病症，非常有益…”

秦寿把辣椒叶能驱寒暖胃、补肝明目，又可治消化不良、胃肠胀气、胃寒等病症说出来，惊呆了秦叔宝，忍不住咋舌起来，这么牛叉？

“试试就知道了！”

秦寿拿起辣椒叶，在秦叔宝愕然目光之中，得意洋洋亲自下厨，露一手给秦叔宝尝尝自己手艺。

午时，当秦寿端出辣椒叶炒猪肉的时候，惊呆了贾蓉和钱羽馨，嗅着香喷喷的辣椒叶炒猪肉，不敢置信看向得意洋洋的秦寿，这是什么青菜？

豆芽吃多了也腻，看到新鲜的青菜，挑食的贾蓉和钱羽馨过滤了猪肉，眼睁睁看着绿油油辣椒叶。

“尝尝看，新出的辣椒叶，没辣味的！”

秦寿发现贾蓉和钱羽馨目光，心中甚是得意，至于现有的青菜，暂时不想种，要种就种大唐没有而又特殊的蔬菜，主打赚钱为主完成心中梦想。

“涩涩的，味道不错！”

贾蓉品尝了一口，没有想象之中美味，辣椒叶涩涩的味道有点怪，可也不影响口味，当苏菲端出辣椒也鸡蛋汤的时候，贾蓉品尝了一口马上双目放光。

“羽馨，你尝尝，味道不错！”

贾蓉端起盘子给钱羽馨盛满一碗，直让还没来及下手品尝的秦叔宝僵硬着嘴脸，太不厚道了！

“村长！”

吃饱喝足的秦寿还没来得及喘口气，贺明闯进来气得秦寿抓狂起来，这家伙怎么还是这么冒失？敲门都不知道吗？

“啥事？弄好了？快拿过来！”

秦寿怒冲冲转过头，咬牙切齿怒视着贺明，当看见贺明手里弄好的系着细绳的两个竹筒，马上心中一喜，竹筒土电话弄好了！

秦叔宝和贾蓉一脸愕然看着贺明手里的竹筒，不明白有何用意？看秦寿这么高兴的脸色，莫不成有什么古怪地方？

贺明见秦寿没有开骂，松了口气把两个竹筒电话交给秦寿后，退到一边等候秦寿检查，要是不满意在拿回去修改。

“寿儿，这是？”

“千里传音！”

“千里传音？”

秦寿得意洋洋甩着两个竹筒，忽悠出一句千里传音，惊呆了秦叔宝与贾蓉，连钱羽馨也忍不住凑过来看看，很普通的竹筒，怎么实现千里传音？

“不信？孩儿试给你们看，爹，你拿着这个，孩儿说话的时候，你把竹筒放到耳朵，孩儿说完毕了，你在拿竹筒说话…”

秦寿拿出一端竹筒给秦叔宝，说明了怎么使用后，秦叔宝带着半信半疑的目光接过竹筒，在秦寿牵着线跑出屋外不见人影后，百米长的羊毛细线还在拉动着，直到百米长细线绷紧后，秦叔宝才用力握住竹筒。

“爹爹，听得到吗？完毕！”

“啊？！”

秦叔宝大吃一惊，秦寿的声音居然从竹筒里传出来，吓得秦叔宝手一松，手里的竹筒脱飞出手，直到贺明捡起竹筒，秦寿疑惑的声音响起。

“爹爹，怎么了？收到回答，孩儿在村头，完毕！”

“寿儿？完，完毕！”

秦叔宝拿起贺明递来的竹筒，压制着心中的激动与不可思议回应秦寿，居然在村头说话？这里也能够清晰听到？秦叔宝震惊了，这是什么宝物？怎么办到的？那可是三十丈有余的距离。

秦叔宝疑惑了，想不明白秦寿怎么办到的，贾蓉更是吃惊捂着嘴，钱羽馨半信半疑走出大厅，出

去看看秦寿是不是在村头？

“孩儿这边听得很清楚，爹爹，你哪边呢？完毕！”

“很，很清楚，寿，寿儿，你是怎么办到的？”

去而复返的钱羽馨回来点点头后，秦叔宝震惊到傻了眼，半天才恢复过神，怀着激动过度的心情询问秦寿怎么办到的？这土电话出现，代表着什么？秦叔宝不敢想象了。

“很简单，就是声音通过…什么？岂有此理，聂明穷疯了是不是？拿着！”

秦寿准备说出原理，魏中梁跑过来把难民们摘多辣椒叶事说出来，惊怒了秦寿，连解释心情也没有，把竹筒土电话交给魏中梁，去制止聂明错误摘辣椒叶。

第3卷第二十四章大唐暖男模范

“辣椒叶，新鲜的辣椒叶，可爆炒，可炖，可闷...”

未时三刻，聂明拉着满满一牛车辣椒叶叫卖，吸引了众多百姓们好奇围堵，能引起百姓们注意力的，当属挂牌（长乐乡特产辣椒叶）八个大字。

“哇~是青菜耶！”

“这难道是长乐乡传闻已久的辣椒？”

“听说很辣...”

“那不是长乐乡村长吗？难道又煮一锅...”

百姓们议论纷纷声，一眨眼把聂明的牛车围得水泄不通，聂明扯高喉咙解释辣椒叶不是辣椒，而秦寿则搬来板凳坐在一边，冷眼旁观聂明怎么卖完这一车辣椒叶，连背来的二胡也用不上，引来那么多百姓出乎秦寿意料。

一车辣椒叶摘去一亩地，心的聂明还真是够狠，要不是秦寿及时阻止，还真给他摘去三分之二叶子，这样摘法以后怎么挫果？

说实在的秦寿也想看看百姓们接不接受得了辣椒叶，毕竟它没有豆芽美味，涩涩的味道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的，要想他们接受，必须先露一手给他们

尝尝。

聂大婶忙活着生火架锅，烧开锅里装来的山泉水，拿起砍碎筒骨猪肉放入锅里炖，不消片刻在配料打底猛火助热冒起屡屡香气，引得围观百姓口水横流。

“啊？仙儿姑娘了，快让开！”

“什么仙儿姑娘？谁啊？”

“啊？真是仙儿姑娘，快让开，别挡道…”

人群里一阵喧哗声与议论声哗然响起，秦寿听到仙儿姑娘愣了愣，寻声望过去，只见正前方围观的百姓堆里一阵人头涌动，仙儿和她的贴身婢女在人群里走进来。

仙儿身着淡粉色长裙，裙裾上绣着洁白的点点红梅，一条白色织锦腰带将那不堪一握的纤纤楚腰束住，一头青丝绾成飞仙髻，两侧给别了一支梅花白玉簪，虽然简洁，却显得清新优雅。

“仙儿见过秦公子！”

仙儿见到秦寿随性的模样忍不住抿嘴一下，盈盈一礼玉石之声惊呆了文人们，心里颇有怨气与妒忌看向秦寿，怎么他们没有这么好的福分？

“仙儿姑娘，别来无恙？如此大礼，秦某消受不起！”

仙儿有意无意曝光牡丹图抹胸，那诱死人不偿命的傲人双峰很致命，只可惜仙儿有意郎却无情，秦寿没有受仙儿的诱惑，淡然地抓起聂大婶递来的配料，洒进烧开的汤料里，使得筒骨更鲜甜。

惹众怒了，秦寿冷冰冰的话，激怒了围观的文人骚客们，至于平民百姓则是惊艳仙儿的美艳，压根不知道文人骚客们敬仰的美人儿是青楼花魁。

“夫人，悠着点！”

众怒人群后面，忽然响起一把秦寿愕然的声音，停下洒配料的手，百姓们主动让出道路，走进一名美妇与退去官服身穿圆领袍衫的房玄龄。

大唐暖男房玄龄先开路，家仆在百姓扎堆身后挤不进来，只能眼睁睁看着三好男人宰相爷护送夫人进去凑热闹。

“贤侄？你这是？”

房玄龄大吃一惊看着秦寿在玩什么花样？而秦寿则愕然打量传说之中的醋坛子房夫人，没想到她是那么美的一个人。

虽然年已四十有余，但却保养得宜，诚然是一个成熟性感的丰满********人，兼具成熟女性韵味与慈祥母亲的美艳面孔，一种养尊处优的贵妇风姿，配上雪白襦裙丰满艳丽无比。

“喔，现场弄些辣椒叶汤，请在场百姓一起品尝！”

秦寿从房夫人惊艳目光之中收回，转过头看了眼一边的仙儿，纠结了，进城一趟居然遇到两个熟人，可秦寿没有注意到百姓人群里偷偷溜走一人，正是想陷害的何大公子。

何大公子想要趁机投毒陷害秦寿，房玄龄忽然出现打断了他的想法，在智慧差不多爆表的房玄龄面前玩小把戏，无疑是自寻死路，更何况秦寿现在的身份，房玄龄都会站在他哪边，何大公子吃不了可能要兜着走。

“秦公子，当日你豆芽还有豆芽歌，现在，可否弄一曲？”

“咦？对啊！”

“村长，快来一曲！”

仙儿这么一说，马上引来身后百姓们欢呼起哄声，面对热情的百姓起哄声，秦寿瞪了眼仙儿，而仙儿无所谓地抿嘴偷笑。

房玄龄不可思议地看看仙儿，又看看秦寿，很好奇两人之间微妙关系，直到房夫人醋劲上来，拧了下房玄龄，直痛得房玄龄裂牙撕嘴痛呼求饶。

“那好，既然如此，秦某献丑了，加菜！”

群情起哄盛情难却秦寿双手抱拳，拿起二胡在百姓鼓掌声之中，落座椅子上干咳一声，示意聂大婶开始下辣椒叶滚汤逐一给看热闹的人尝尝鲜。

“好！”

“村长大义啊！”

有曲听又有汤喝，好热闹的百姓们鼓掌拍手叫好，聂大婶在秦寿目光示意中，恍悟拿起两个碗，盛满加了辣椒叶的汤水给房玄龄夫妇尝尝鲜。

“咦？好鲜甜？！”

“嗯，不错，涩涩的叶蛮好吃的！”

房夫人与房玄龄尝了一口后赞不绝口，加了无污染鲜鸡精和味精，味道格外鲜美，连仙儿尝了一口也忍不住赞誉起来，更别提那些一窝蜂哄抢的百姓。

“为你我用了所有的积蓄，翻山越岭的来看你...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的不能自已，多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秦寿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配上二胡不是很娴熟的拉奏，听哭了不少百姓，特别是房玄龄与房夫人，想到战乱时的情形，忍不住一阵感叹时光飞

去，仙儿崇拜地看着秦寿，没想到秦寿还真是多才多艺，很少见的奇男子。

“好！”

“呜呜…唱的太好了，我想到…”

“滚粗，哭哭啼啼，娘们似的…”

秦寿停下二胡，愕然看着抽啼声不断的百姓们，特别是房夫人，直接拉起房玄龄衣袖擦眼泪，暖男一号房玄龄落落大方为自己夫人服务，秦寿目光看过来时候，一脸尴尬地笑了笑，暖男不好当啊！

“辣椒叶怎么卖？”

“我也要…”

“别急，别抢，都有！”

聂明忙不过来似的，满头大汗报出辣椒叶价格，比起青菜贵了不知多少，可百姓们没有介意，全给辣椒叶炖出的汤水味征服了。

第3卷第二十五章房家大院

秦寿极其不愿跟着房玄龄夫妇身后，去见识他们房家大院，可熬不过房玄龄热情过分的邀请，还有房夫人盛情说客。

两夫妇心里打什么鬼主意，秦寿心里最清楚，无非是想要自己小露一手，教导他房府厨子如何处理辣椒叶，什么过府一叙恐怕是捎带的。

房玄龄与秦叔宝交情，秦寿不清楚，也没有兴趣去过问，出于对传说之中绿帽王房遗爱敬仰，秦寿想要见识见识戴绿帽还傻乐的房遗爱。

秦寿真心想要抽他几巴掌，男人当成他那样找根面条上吊得了，看着大唐暖男房玄龄越发显老的身躯，呕心沥血为大唐谋利到头却是，秦寿忍不住替房玄龄感到悲哀，家门不幸由次子败坏。

房府，黄昏阳光丝丝缕缕、如同细雨般落在眼前，好似梦幻的房子上洒遍每一个被年代尘封的角落，空气中弥漫着万物复苏前的清新气味，顺着这味道寻去、映入瞳孔的是外墙上遍布白雪的气度不凡古建筑。

房顶的砖即使有少许脱落，可仍就难以言喻的美感，望着这巨大而精致的历史沉淀，秦寿突然发

现世界那么大，自己只是一粒尘埃。

“贤侄，怎么了？”

房玄龄一脸古怪看着停下来的秦寿，搞不明白秦寿停下来看什么？大门有什么好看的？不懂秦寿心情的房玄龄不明白秦寿此时此刻感叹心情。

“没，没什么！”

秦寿在房玄龄疑惑目光之中，心不在焉地回应，直接跟着房玄龄进府，头一次进入国公府，看得秦寿咋舌连连，真是**真是够大的豪宅！

进入房府大厅，秦寿傻了眼，一家八口齐全了，秦寿忍不住打量一眼好生养的房夫人，四男两女怎么生出来的？还保养的那么好？有什么独门秘方？居然把房玄龄吃得死死的妾室不敢娶。

房遗直、房遗爱、房遗则、房遗义，还有两女，房遗玉，房遗焉，陌生人秦寿到来，三男两女同时好奇看向秦寿，只有奶妈抱着房遗义娃娃大叫，肉疼的房夫人走过去抱起。

“嗯哼~贤侄，这是长子房遗直，次子房遗爱……”

汗了，随着房玄龄一一介绍，房遗直比自己大一岁，次子房遗爱绿帽王比自己小了一岁，至于后面的秦寿压根没记住，也没有心情去记他们，秦寿

只去注意房遗爱，日后他的高阳公主啥样的？很期待。

“你是长乐乡村长秦寿？”

房遗直在房玄龄介绍完秦寿给儿女们认识后，震惊了房遗直，脱口而出的话直让房玄龄微微一愣，很少见长子这样失态。

“正…”

“幸会，幸会，坐，坐，没想到遇到诗神了！”

秦寿的话没说完，热情过分的房遗直在秦寿愕然失神之中，崇拜十足地邀请秦寿落住，房玄龄看到房遗直手里的唐诗三百首，恍然大悟了！

“房振！”

“在！”

哧~秦寿喝进去的茶忽然喷出来，在房玄龄愕然目光之中，酱红着脸当哑巴掩饰窘态，防震？真是够忽悠的名！

“速速命厨子下厨，好好招待秦贤侄！”

“是！”

管家房振领命离去，秦寿还想说些什么，房玄龄笑呵呵地落座家主位，轻捋胡须看着房遗直请教秦寿的问题，秦寿冷汗连连敷衍着房遗直的问题。

“大姐，他就是诗神？”

“应该是错不了，大哥不会认错人！”

耳灵的秦寿听到房遗焉和房遗玉议论声，汗濂地敷衍房遗直的不耻下问，坐立不安地找借口离去，危险啊！

房遗焉七八岁属于小萝莉倒是不怕，房遗玉现在接近豆蔻年华，未来的王妃招惹不得啊，秦寿也没有打乱历史的意思，可房遗玉微妙的少女怀春目光，看得秦寿心里不安，什么都不怕，就怕惹情债。

要是房玄龄酒宴下来喝多了，稀里糊涂把房遗玉卖给自己，那岂不是完蛋了？越想越心惊胆颤的秦寿，渐渐地额头冒出冷汗。

不是房遗玉不够漂亮，相反跟钱羽馨有得一拼，房遗玉看上去人如其名，长得很文静，淡淡的秀眉，一双迷人的杏仁眼，小嘴不大但微微上翘，总是给人一种微笑的感觉。

“贤侄可否有婚姻？”

“啊？！”

房夫人忽如其来一句话，惊得秦寿手里茶杯掉落地面，房玄龄停下捋须动作，愕然看着受惊过度的秦寿，忍不住纳闷起来，自己夫人有那么可怕

吗？

房遗玉脸色一阵绯红，似乎意料到什么，直让偷偷打量她的秦寿不寒而粟，乖乖，还真好的不灵坏的灵验了，房夫人曲解错误，误以为秦寿看上房遗玉，心中大喜正要准备一番说词。

“夫人糊涂了，皇上与秦兄早早定下婚姻，更何况程妖精...”

房玄龄以免房夫人说出话的难覆收，把成年旧事提出来，连程妖精硬塞聘礼嫁女联姻事也说出来，惊呆了房夫人与房遗玉。

“嗯哼~天色已晚，小子忘了大事，改日在登门造访，告辞！”

大厅气氛沉默下来后，秦寿马上借故离去，此处不宜久留，在留下来的不知道会有什么事发生？

“贤侄，天色已晚，在房府住一宿！”

“不用了谢谢！”

秦寿头也不回跑出大厅，房玄龄热情招待声加速秦寿离去，开什么玩笑？住一宿？谁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变故？

“夫人，你这是？”

秦寿离去后，房玄龄想不明白看向抱着小儿的房夫人，末了看了眼脸色不自然的房遗玉，摇摇头

叹息一声，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啊！

“此子前途无量，房郎，你可要力争到底，咋们可不能输给程家！”

“啊？！”

“娘~”

房遗玉脸一红，羞涩不已蹬脚离去，而房玄龄则目瞪口呆看向房夫人，这是啥待遇？这不是明显与君王还有恶货程妖精斗争吗？一个人而已值得吗？

“啊什么啊？本夫人目光错不了，玉儿嫁与他错不了，明儿赶紧下聘礼去，他程妖精敢抢，我们为何不敢？”

李世民迟迟未下达圣旨，房夫人早看穿李世民在等和考验，既然李世民不懂得珍惜，房夫人不客气了，秦寿的前途房夫人越看越可靠，文武双全不求名利，如此高风亮节的年轻人难得！

“真…好吧！”

房玄龄想要说些什么，哪晓得房玄龄惹来房夫人瞪眼目光，灰溜溜尴尬地拿起茶杯，才发现茶杯里的茶水早已空却。

第3卷第二十六章不可思议的变化

“贤胥？！”

入夜时分，钱老爷子愕然发现无家可归的秦寿跑来借宿，确切地说是无法出城回家的秦寿，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东门那边贴上了皇榜，入夜时分一律不许进出城。

上次放秦寿进去的军曹撤职了，秦寿打探才得知真相，也不知道遭谁陷害，军曹前些日子失职解甲归田种地去了。

“老丈人，小子今晚再此借宿一宿，刁劳了！”

“哈哈~~贤胥哪里话？一家人不说客套话，钱管家，备酒宴！”

秦寿汗濂的抱拳歉意声，马上引来钱老爷子开怀大笑声，热情拉拢秦寿落座，吩咐钱管家命人去准备酒席。

“小子一身风尘，极其不适想要洗漱一番！”

秦寿轻轻拂开钱老爷子热情拉拢，想到钱夫人那桩乌龙事，怕钱夫人稍后出来难堪，借口离去赔礼道歉。

“喔？里屋请！”

“不用麻烦了，自家人，小子自己去！”

钱老爷子客套带路，秦寿果断拒绝，钱老爷子想想也是，都是一家人了，没有那么客套礼，便随秦寿意在大厅等。

熟门熟路的秦寿走进内院，沿路在家仆与婢女们姑爷好问候声之中，趁人不注意钻进假山，直奔东厢房方向鬼鬼祟祟摸索过去。

“咦？没在？”

秦寿躲在东厢房后院，悄悄打开东厢房三间房屋后窗台，没有发现钱夫人的踪迹，忍不住一阵纳闷起来，莫不成在澡房？

带着一丝疑惑，秦寿慢慢退去，沿路返回直到内院出口假山，愕然发现钱夫人独自一人从另一侧走出来。

秦寿看着钱夫人盈盈走来，一件逶迤拖地的白色梅花襦裙格外显眼，未髻丝绸般墨色的秀发随意的飘散在腰间，身材纤细蛮腰羸弱更显得楚楚动人，看得秦寿一阵迷醉。

钱夫人丝毫不知道有人偷偷注视着自己，忧伤脸孔患得患失似的，想到自己就快要到过了花期的年龄，直到沉睡在泥土中，无人问津虚寒？

“唔唔~~”

忽然钱夫人整个人失重似的，红润薄唇给人用手捂住，整个人没入假山之中，钱夫人消失后没多久，两个婢女随后赶出来。

“嘘，是我！”

莫名其妙给人钳制住吓得钱夫人失魂落魄，又惊又怕地挣扎了几下，试图引起两个过路婢女注意力，直到秦寿的声音在钱夫人耳边响起，钱夫人才慢慢停下挣扎。

啪~秦寿松开钱夫人的时候，结结实实挨了一巴掌，打蒙的秦寿愕然看着泪眼模糊的钱夫人，豆大泪流出脸颊，恨意滔天怒视着毁了自己贞洁的秦寿，害得她烙下不守妇道包袱。

“别，别哭了，好吧，你说吧，你想要怎么样才原谅我？”

钱夫人双膝跪地哭泣声，直让秦寿手足无措，一阵心力憔悴，错误的第二个女人，秦寿打心底舍不得，可她的身份由让秦寿头疼不已，有种不顾一切抛弃世俗眼光，把她占为己有想法。

“恨不能杀了...”

“来吧！”

钱夫人停止了哭泣声，不敢置信看着秦寿摸出小金刀，抽出刀身递给傻了眼的钱夫人。

“你以为我不敢杀了你！”

钱夫人紧握手里的小金刀，不顾一切刺向秦寿心口，秦寿眼不眨一下，定定看着钱夫人美艳绝伦的俏脸，断定她下不了狠手。

从自己侵犯她到最后一刻，她疯狂索取可见憋了很久，她与钱老爷子之间发生了什么？秦寿不知道，直到秦寿心口一痛，秦寿才从胡思乱想清醒过来。

秦寿在钱夫人颤抖的玉手之中慢慢低下头，带血小金刀入肉一分，尖刀处渗着一丝丝血液落下来，惊呆了钱夫人欲要抽手离去，秦寿一把抓住钱夫人玉手，假装要死不活倒地。

“别，别走，继续，从我这心，心口破开，让我看看，自己是不是没，没心没肺的人，拜托了…”

“我，我…”

秦寿断断续续的话，直把钱夫人吓了一大跳，她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六神无主的同时下一刻惊呆了。

“我喜欢你！”

秦寿一句我喜欢你，钱夫人被这突然来临的话震动了，以致就像受到电击一般，精神处于半痴半

呆的状态之中。

一切发生得太快了，快到有些突然和意外，使钱夫人感到自己就像是一片可怜的小纸，被暴风雨随便吹打和蹂埔。

“我不知道那晚的错误，不奢望你的原谅，男子汉大丈夫敢作敢当，就算是知道了，我也会毫不犹豫将错就错，我只知道，我的生命里不能没有你…”

“你…”

钱夫人震惊了，脸色一会羞红一会煞白，直到秦寿咸猪手慢慢伸入她内穿薄蝉翼的玫瑰香抹胸，钱夫人才清醒过来，想要抗拒又无法抗拒。

‘不行的，不能这样，可是我…

钱夫人失神看着秦寿脸孔慢慢放大，理智意识抗拒着可在秦寿老练手法下，慢慢失去了抗拒之心。

一个时辰过后，钱老爷子一脸古怪看着姗姗来迟的钱夫人，春情未消退的钱夫人容光焕发，笑容比起以前多了不知道多少。

“你这是？”

钱老爷子不可思议地打量着钱夫人，觉得她今儿有些不对劲，可哪里不对劲了，钱老爷子一时间

又说不上来，秦寿洗一个时辰的澡还真是够晚的！

“老爷，妾身挂念羽馨了，如今贤胥今非昔比，妾身怕羽馨吃亏…”

钱夫人怕钱老爷子看穿什么，心里一惊岔开话题提及钱羽馨的事，直让钱老爷子心中一颤，对啊，怎么没想到这事？

现在秦寿可是胡壮公独生子，以前秦寿可能是高攀了，现在轮到自己高攀了，纵观秦寿现在突出的表现与身份，日后妻妾肯定不少，自家闺女出身最低等商贾，要是不吃亏那是假的，钱夫人这么一提醒，还真要了钱老爷子命。

“嗯，也罢，你去长乐乡看好羽馨，多教教她如何…嗯哼~”

如今之计也只有盲羊补牢，遣钱夫人去照看钱羽馨，教她如何尊夫守道，尽量争取胡壮公夫妇认可，直到秦寿匆匆泡了个澡出现，才停下提醒话。

“贤胥，来来，就等你了，酒席都回暖几次了！”

钱老爷子热情招待秦寿入座，而秦寿则有意无意看向钱夫人，换来钱夫人妖媚的白眼，心里悠悠叹息一声，这辈子算是甩不掉秦寿小色狼了。

连续两次将错就错，钱夫人有愧钱老爷子自责

之中，直到秦寿无耻脱鞋酒席下挑逗，钱夫人气恼瞪了眼厚颜无耻的秦寿，真是冤家啊！

第3卷第二十七章兄弟跟村长我混

次日清晨，一辆豪华马车走出城门，临近到达长乐乡停了下来，秦寿从豪华马车内跳出来，两个婢女坐在马车前沿，一脸怪异看着离去的背影。

望乡村，曾经与秦寿有过节的村庄，如今显得萧条无比，望乡村的布局跟长乐乡相差无几，村长屋落建四合大院似的正中央。

走进村落入眼便见三三两两村民们扎堆闲聊，议论的话题无非围绕着长乐乡展开，听到望乡村的村民们议论声，秦寿屑之以鼻，早知当初何必现在？

“唉~怎么我们不是长乐乡的人？”

“是啊，当初与他们结怨，真不应该啊！”

“就怪村长，当初没事替…”

“嘘，小声点！”

望乡村的村民们议论纷纷，提及脾气变躁的望乡村村长，村民们下意识闭口不谈，柳志斋怎么说也是村长，背后讨论他的坏话会遭到报复的。

“你来这里干什么？望乡村不欢迎你！”

秦寿出现望乡村，当初闹事的大婶第一眼发现秦寿，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扯起大嗓门泼辣大喊出

声，惊动了四周围坐闲聊的乡民们。

“本村长没有打女人的习惯，可你要是不知好歹，本村长不介意刮醒你这个刁妇！”

面对围上来看热闹的望乡村村民，秦寿无所畏惧威胁不知好歹的泼妇，是人也有三分气，当初要不是他们挑拨在前，谁有空吃饱撑着与他们斗？

“你…”

“怎么回事？吵吵闹…你来这里干什么？”

秦寿的恐吓声把泼妇吓退了一步，直到柳志斋跑出来，发现秦寿出现望乡村地盘，忍不住皱眉不悦起来。

现在秦寿今非昔比，柳志斋没有恶言恶语相加，要是换做以前早一呼百应揍秦寿一顿解气在说，现在给柳志斋十个胆也不敢。

“找人！”

“找谁？”

秦寿冷冰冰的话语，柳志斋很是不爽，可又不得不耐起性子，很蹩脚的憋屈让柳志斋恼恨无比，作威作福惯了那曾受过这种鸟气？

“你没资格问！”

秦寿一句瞧不起人的话，震惊了望乡村的村民们，找茬还是怎么回事？原本以为柳志斋会大发雷

霆出手教训秦寿，哪晓得柳志斋怒极反笑起来。

“你…好，好…”

柳志斋连说两个好字，手想要指向秦寿的时候，秦寿抬起手握紧拳头的动作，柳志斋吃瘪后退一步，打是打不过大唐新一代战神，只能涨红猪肝脸有气没地方发。

秦寿懒得与柳志斋废话，不入级的小瘪三浪费时间，望乡村的农田迟早会成为自己的，到时候他等着搬迁滚蛋流浪去。

“夏侯敦，出来！”

“夏侯敦？他找夏侯敦干什么？”

“听说他犯错解甲了…”

秦寿一声大喊夏侯敦，惊呆了望乡村的村民，议论纷纷东门军曹夏侯敦的事，柳志斋皱起眉头，又是从小与自己不对眼的夏侯敦那个家伙。

夏侯敦听到有人喊自己，扶着他年事已高衣衫缝缝补补的祖母出来，见到秦寿出现这里愕然失神，连他祖母轻呼声都浑然未觉。

“敦儿，谁啊？”

“祖母，他是长乐乡村长！”

“哦~”

夏侯敦的祖母应了声，在夏侯敦扶持下，步伐

有些吃力朝秦寿这边走来，望乡村的村民自动自觉让开路，给夏侯敦与他祖母经过。

“村长，你这是？”

“嗯哼~”

夏侯敦喊秦寿村长的时候，柳志斋干咳一声提醒夏侯敦，喊错人了，自己才是正牌的村长，秦寿不是他的村长，可夏侯敦压根鸟都不鸟尿不到一壶的柳志斋，直让柳志斋大感没面子。

“邀请你去长乐乡当治安队，月钱一贯钱！”

“啊？”

“哇~”

秦寿一开口就入正题，以闻所未闻的高额月钱惊呆了夏侯敦，不但夏侯敦惊呆了，连望乡村的村民也是惊呆了，这等好事怎么落不到他们头上？

面对村民们审视的目光，柳志斋涨红着脸吐血十足，村民们的目光不言而喻，瞧瞧人家长乐乡的村长，有钱有脸，光明正大过来挖人，你呢？

“这…”

“嫌少？没关系，两贯…”

“哇~”

夏侯敦的迟疑声秦寿的抬高价挖人声，彻彻底底震惊了望乡村的村民们，他们自始自终想不明白

夏侯敦那点出色了？以至于秦寿如此费劲大价钱越界挖人。

“村长别误会，夏某崇拜村长，只要村长用得上夏某，不用钱夏某也乐意，只是这户籍…”

秦寿的翻倍月钱邀请，夏侯敦很感动，自己一没技术二没能力，秦寿不怕麻烦敢来望乡村挖人，出如此厚报完全是看在当初自己放行，夏侯敦没想到失去了军曹职位，得来却是这么丰厚的回报。

望乡村夏侯敦早受够了，以前自己当了军曹柳志斋不敢拿自己怎么样，现在解甲归田他又嚣张起来了，要是夏侯敦答应了秦寿请求，阴险的柳志斋肯定又处处刁难自己祖母，户籍是夏侯敦最头疼的事。

柳志斋阴沉着脸色，心里盘算着秦寿吃瘪离去，怎么整死夏侯敦，任由秦寿如何出色，挂上国公爷长子名头，户籍可是最难搞定的事。

“哈哈哈~~我道是何故，户籍之事你放心，长公主乃本村长熟人，望乡村也是她的封地，一句话而已，怎么样？兄弟跟本村长混不？上等房屋一套白送！”

“真的？好，我，我愿意！”

秦寿说出这句话惊呆了柳志斋，更是震惊了望

乡村的村民们，这一比较下来他们的村长渣也不是，夏侯敦更是一脸惊喜，没有了后顾之忧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收拾包袱过来吧，长乐乡欢迎你！老祖母，稍后见！”

夏侯敦的祖母愣了愣，不敢相信有这么好的事，秦寿轻拍夏侯敦的肩膀转身离去，而夏侯敦在村民们羡慕妒忌目光之中，扶着自己祖母回去收拾包袱，离开这个贫困活见鬼的村庄。

“别得意，总有一天你们会后悔的！”

柳志斋在秦寿离去后，咬牙切齿怒视着秦寿远去身影，狰狞的面孔显示出他现在极度烦恼，光明正大斗不过现在身份显赫的秦寿，可暗地里小手脚够他吃一壶的。

“罗贵！”

“村长，啥事？”

“找人堵溪，把水全引到干枯的溪道！”

“啊，这…”

柳志斋丢下堵溪的话，惊呆了在场的村民们，这不是明显与长乐乡死磕到底吗？唯一的溪水是附近几个村庄农作物水源，面面相觑的村民们你看我我看你。

第3卷第二十八章全村动员做年货

匆匆两日过去，大年二十五清晨，秦寿慵懒地窝在被窝里不愿起来，早起的钱羽馨早早就去伺候贾蓉，听从暂时落居的钱夫人吩咐，讨好贾蓉欢心争取稳固地位。

对于钱夫人多此一举的想法，秦寿苦笑不得之余由得她去折腾，心里琢磨着怎么把过年气氛热闹起来，得知这个时代年货有限，秦寿甚感头痛。

橘子，柚子这些水果是有，可问题是没多少人懂得保存，以至于过年过节鲜少有水果，更别提还未传入进来的马蹄，但愿肯尼他们在印度找到了马蹄就好，只可惜忘记跟他们说了。

红瓜子秦寿没有发现有，估计西瓜没有出现变种，想要得到红瓜子容易，培养一些蜜蜂授错西瓜花粉就可以培养，只是现在还没到时候。

想来想去都找不到过年气氛，秦寿抓狂了，搜刮脑海残留的记忆，拼命回忆以前过年一大堆的食物，还有制止的方法。

藕糖，可以制作甚至大卖，糖果，勉勉强强制作得到，角子和糖环都是这个时代未有的过年自制货，又可大赚一笔，啤酒罐到现在未制出，秦寿暂

时没办法仰望了。

想到准备年货秦寿急匆匆跑下床，穿戴整齐直奔出家门，连秦叔宝和贾蓉的呼唤声也置之不理，直奔去找贺明准备全村一起制作年货。

“制作年货？”

贺明刚咽啃着一口胡饼，他家的大儿子贺子民马上搬来椅子招待秦寿，贺子民等秦寿落座带着五岁大的弟弟回避。

“不错，去召集全村人集合，包括难民，工作的人不要惊扰！”

“好嘞！”

贺明二话不说，丢下胡饼屁嗔屁嗔开始跑腿，召集非工作人员全部在村里集合，等候村长开发新的全民财路。

三刻钟过后，随着贺明在村里村外敲锣哟喝集合声，村民们和难民们陆续出现村长屋外面，密密麻麻的人群搬来小板凳，在贺明安排下空出位置围坐。

“咋回事？”

“不晓得！”

“莫不成有什么大事？”

有过经验的村民们小声议论纷纷，而头一次的

难民们大感稀奇，交头接耳议论着村长召集他们干什么？

维持持续的薛仁贵看了眼自家夫人柳氏，在柳氏疑惑目光之中，薛仁贵摇摇头表示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夏侯敦扶着自己祖母落座一边，在村民们热情招待下，夏侯敦心里一暖跑开去维持次序。

秦叔宝与贾蓉相序走出来，钱羽馨与钱夫人尾随其后走出来，贺明大张旗鼓敲锣打鼓一样哟喝声，听不到才是怪事。

秦寿在万目期待之中姗姗来迟，扛着石磨出现众人目光，跟随身后的还有聂明等人抬着长木桌和锅瓢之类，十几个免费劳动力村民扛着米袋出现。

“乡亲们，废话本村长不多说了，现在豆芽缺货，你们没事做很心急，本村长理解，现在本村长给你们事做，制作咋们长乐乡特有的年货，有钱一起赚开开心心过大年，你们说好不好？”

“好！”

“村长威武！”

村民们在秦寿蛊惑声之中，欣喜若狂地欢呼出声，连难民们也忍不住喜极沥哭，年关，以往他们过年都是在流浪之中度过，开春才回到原来居住地，何曾记得有团圆喜庆的年关？

“磨粉，下面，本村长就教你们如今制作年货，除了每户领取足量年货，其余的都归由聂明收购，按照每人制作的斤数统一归价…”

秦寿的无耻劳工模式，村民们没有异议，难民们更是没有异议，秦叔宝与贾蓉默默不语地旁观着期待着，钱羽馨与钱夫人安安静静看着秦寿弄什么花样？

秦寿弹指下，背米的年轻村民开始泡米，先拿出一部分泡了两刻钟的米出来磨，而秦寿则开始拿出村民后山塘临时挖出的莲藕，开始现场制作藕糖。

“现在，教大伙制作藕糖，工序有点麻烦但是味道不错，本村长不希望有吃里扒外的人，学会了多嘴说出去，断了自己财路…”

“村长，你放心，我们守口如瓶！”

“对，村长，谁要是说出去，我们跟他没完…”

秦叔宝在贾蓉轻扭手臂惩戒下，汗濂地轻抹额头汗，秦寿这话怎么听起来有点刺耳？指桑骂槐还是怎么回事？秦叔宝把铅笔献给李世民后，秦寿得知了吐血三升有余，贾蓉更是气秦叔宝糊涂多担忧。

村民们守信秦寿放心，最不放心是身后的秦叔宝，太坑娃了，有意说给秦叔宝听，老爹这次别吃里扒外了，家业这么大每一个点子都是撑家的。

藕糖制作有点麻烦，数量有限秦寿不打算卖，张屠夫关键时刻发挥作用，杀猪刀法切藕样样精通，制坯将藕重的水和洗净的藕加入大锅中煮沸至藕稍软，聂明打下手开始生火烧开水，秦寿一边讲解一边等候藕变软。

随着时间流逝，面粉还没磨完，秦寿等藕片变酥软后，开始捞出放入冷水中浸泡，冷却后用竹片将藕皮刮净，再用清水漂洗一遍，张屠夫在秦寿指导下，杀猪刀把莲藕切成手指尾粗的藕片。

“酸漂与水漂将切好的藕片放入淘米水中浸泡2天，捞出再置于清水中漂洗2天，每天换水3－4次…”

秦寿把藕糖制作复杂工序说出来，认真听讲的村民们恍然大悟，没想到藕糖这么复杂，要不是秦寿说出来，他们还不知道有这妙用，莲藕莲子他们大部分用来观赏或药用，没想到还可以制作吃的。

“下面开始教你们制作糖环…”

秦寿把年轻村民们磨好的面粉提上来，找来二十多个村妇上台，传授揉面过程，糖水开后倒入面

粉中，边倒边搅，让面粉充分接触水份膨胀，围观的村民们纷纷站起，咋舌看着白面粉变成黄土颜色。

待面粉弄成二十多团后，秦寿拿出搓面棍开始搓平面团，村妇们纷纷有样学样，聂明在秦寿忙碌交代声下，带人去提油出来准备开始炸。

张屠夫带着几个刀工不错的人，连薛仁贵也加入其中，在秦寿教导下，把搓平的面团切成两指粗，中间开了两刀完事在继续重复。

“好了，现在，看好怎么制作，你们别光顾着看，洗手学做一下！”

“啊？哦，哦，好的！”

“我也来…”

秦寿拿起三分切开的底部，慢动作左右分叉把岔开的面团条反折出两个圈，中间在反则又多出一个圈，变成一个还不算太丢脸的糖环，秦寿忍不住感叹一声，幸好以前小时候学过没遗忘。

第3卷第二十九章肥羊团里熟悉味道

“咦？这是怎么回事？”

“哇~好香！旺财，冲！”

“啊~停下！”

村头外，一大票骑马而来的肥羊团权贵公子哥们，惊讶村里人头汹涌，摸不着头脑长乐乡怎么回事？直到刁蛮公主李漱一声惊呼声，大呼小叫指挥旺财冲进村子。ｗｗｗ．．ｍｅ

旺财一声虎啸声，吓得群臣公子哥们马儿受惊，狼狈的丑态百出勒马安抚受惊马儿，连村民们也吓了一大跳，纷纷转过头看向村头多出的一大票皇宫贵族公子哥们，这是什么情况？

“漱妹！唉~”

李恪大感头痛轻呼一声女骑士一样冲进村里的李漱，长安三骚客们纷纷下马，由带来的家仆们牵走安顿好，其余陌生面孔的群臣公子哥们也跟着开始下马，绅士十足等待身后慢悠悠赶来的女士下乡团。

“让开，在不让开，咬屁屁了！”

村民们围得水泄不通，李漱恼怒了，娇斥一声粉拳连垂瘦了一圈的旺财，大有纵虎咬人的意思，

把挡道的村民和难民吓了一大跳，纷纷让开路给刁蛮公主进去。

秦寿抽搐着嘴角，看着骄傲女骑士李漱得意洋洋的劲头，在看旺财虎泪旺旺瘦一圈的模样，怒了，这刁蛮公主虐待旺财了？

“过来，旺财！”

嗷呜~随着秦寿一声呼喊，旺财揭翻得意忘形的李漱，在钱夫人惊讶捂嘴目光之中，旺财扑到秦寿脚下，比狗还乖巧地摇晃着虎尾讨好，薛仁贵和夏侯敦大吃一惊看向秦寿，打心底佩服秦寿，大虫也能收服的强悍牛人啊！

“你，死旺财，本宫要炖…”

摔了个大跤的李漱气得抓狂，出丑之下双脚连连蹬雪地，直到秦寿拿出炸好的糖环在李漱面前，李漱才停止撒野，嗅了嗅香喷喷金黄色的糖环，忍不住捻起一个尝尝。

“嗯，嗯，好好吃…”

“漱妹！”

赶来的李恪发现李漱礼仪大失的模样，忍不住一阵头痛，注意点礼仪行不？她这个样子，哪有大唐公主的模样？简直就是没眼看下去了！

“恪哥儿，你尝尝，好好吃喔…”

李漱直接抢过秦寿手里端来的盘子，油乎乎的嘴唇咬着有些酥软的糖环，甜甜的又香又软，第一次品尝到这奇特食物，李漱爱不惜手。

李恪在秦寿笑咪眼目光之中，半信半疑拿起一块糖环品尝一口，还真如李漱所言一样，顾不得什么礼仪与李漱开抢。

“我的！”

“什么你的我的，尝尝，就一个！”

“不给！”

秦寿汗濂看着李恪与李漱争抢，李漱母鸡护犊似的保护着盘子，频频撞开脸皮超厚挨身上前的李恪争抢，村民与秦叔宝等人愕然看着两兄妹争夺，至于吗？

“行了，别争了，多着，恪弟，你这是？”

秦寿拉开李恪别丢人现眼，看了眼后面娓娓到来的肥羊男女混杂团，有熟悉的有陌生的，不明白李恪这是什么意思？打土豪还是送肥羊上门给自己宰？要是后者要磨下刀啊！

“来玩雪橇的，寿哥儿，你别告诉恪弟，没准备好，话帮你放了这么久，总该兑现了！”

“啊？哦~”

秦寿先是啊了一声，在李恪蛋疼目光下，马上

恍然大悟哦了声，眨着眼让李恪松了口气，什么都不怕，就怕秦寿说忘记了或者是不记得了。

“秦叔叔好！”

“好，好~呵呵~~”

长安三骚客，魏玉，房遗直，房遗爱，还有一大票秦寿认不出的人，女的这边李丽质，房遗玉，程紫苑也来了，还有七八个秦寿忍不住的美女，看得秦寿眼花缭乱，一行三十多人算上家仆快奔百人了。

秦叔宝示意秦管家去端糖环招待皇宫贵族子弟到来，直看得秦寿泛白眼，算了吧，只要老爹不多嘴把制作秘方说出去就好。

在这些皇宫贵族子弟们赞不绝口之中，秦寿开始带他们去滑雪场，这些家伙是来找乐子的，不是来消费的，不过想到他们玩开心了，宣传出去卖门票也是大赚一笔，想到门票秦寿忍不住嘿嘿声偷笑起来。

“寿哥儿，你在笑什么？”

李丽质发现秦寿偷笑声，不动声色走近秦寿身边，总觉得秦寿笑得好奸诈，至于哪里？李丽质一时间说不上来。

“没，没事，哈哈~~今儿天气不错…”

房遗玉和程紫苑目光看过来的时候，秦寿一头冷汗地打着哈哈敷衍过去，李丽质大翻白眼，很明显秦寿口不对心，收到房遗玉和程紫苑敌视目光，李丽质落落大方与秦寿齐身走。

“厚脸皮！”

“不要脸！”

‘乖乖~合得来三个女人一台戏，合不来就是无硝烟战场啊！耳灵的秦寿隐隐约约听到程紫苑和房遗玉的啐骂声，至于她们骂谁？估计也只有她们两人心里知道。

李丽质涨红着脸，虽然程紫苑和房遗玉没有指名道姓，可李丽质隐隐约约察觉到，她们两个是针对自己的。

“别理她们！”

“嗯~”

秦寿轻声安抚，李丽质心中一甜，轻轻点头应着，不管怎么样，秦寿始终还是站在她这边。

秦寿也不想李丽质受半点委屈，她所做一切和自己亏欠，带来很沉重的包袱压力，压的秦寿差点喘不过气，心里喜欢可到嘴又说不出口，似喜似悲交织于心难以自拔。

‘我是不是太绝情了？嗅着李丽质身上淡淡体

香，下一刻秦寿迷醉了，不知不觉朝李丽质靠拢。

秦寿的靠拢让李丽质心中一喜，紧张的心情不知所措，落后肥羊团的李丽质心跳加速，期待着什么又害怕着什么，希望时间停留，又不愿意在走下去。

‘啊~他握我手了，我要甩开吗？当秦寿手不知不觉伸过来，挑逗似的摸到自己的手，李丽质下一刻俏脸红得比苹果很红。

“寿哥儿~”

“嗯？”

李丽质深情奕奕的轻呼声，秦寿慢慢从迷醉之中清醒过来，发现自己稀里糊涂握上李丽质玉手后，认命地叹息一声，缘定于此逃不掉就默认接受吧，秦寿紧了紧手里柔若无骨的玉手，慢慢驱赶内心挣扎的抗拒。

“丽质想看烟花…”

“可以，年夜，我为你点亮天空，驱赶暗让你享受整夜烟花晚会！”

“真的？！”

想到那美妙的烟花，李丽质很想在秦寿怀里看美不胜收的烟花，可想到年夜不能出宫，李丽质黯然伤神，再美的烟花比不过相隔遥远的距离。

“相信我会...”

秦寿说着说着停了下来，似乎嗅到了什么熟悉味道，在李丽质俏脸红到耳根羞态下，抬起头看向全目瞪口呆停下来的肥羊团。

第3卷第三十章香馍馍的秦寿

李恪的无语，长安三骚客的猥琐笑容，魏玉的果然如此，房遗直的叹息，李漱的瞪眼，程紫苑的气怒，房遗玉的哀伤等等，看得秦寿头皮发炸。

脸皮薄的李丽质涨红脸离远秦寿，实在受不了众目睽睽的目光，特别是程紫苑和房遗玉的目光，**裸的敌视毫无保留表现出来。

秦寿厚着脸皮走过众目睽睽的目光，走进木头篱笆扩建的滑雪场，十丈长畜生棚敞开式，上百头驯化野生鹿在吴氏兄弟照料下，精神抖擞圈养在畜生棚里。

“哇~好多鹿！有弓箭没有？”

李漱大呼小叫声，差点把秦寿气呛一头栽地，要打猎上山打猎去，为了抓这上百头野鹿，花了多少人工钱财驯养？光是一天精心照料就上千文。

“寿哥儿，莫要理会漱妹，这是？”

李恪的搭话，李漱撇撇嘴，跑到畜生棚吓坏了野生鹿安宁，吴氏兄弟忙得团团转平息受惊的野生鹿，麦麸子、谷糠，新鲜嫩草全给打翻。

好吧，李恪没眼看轻怕额头闭嘴了，李漱一阵捣鼓，彻底把畜生棚里的麦麸子、谷糠、新鲜嫩草

打翻，王公贵族子弟们无语了。

“把鹿牵出来，套上雪橇！”

“是！”

吴氏兄弟在秦寿头疼的轻挥手示意下，开始把受惊的野生鹿牵出来，王公贵族子弟们摩拳擦掌等待着，受李恪三寸不烂之舌蛊惑玩法，期待体验一下滑雪橇的速度与激情。

五十个雪橇一字排开，在吴氏兄弟套好下，引来王公贵族子弟们惊异大叫声，个个摩拳擦掌等候尝试雪橇的玩法。

“场地在圈子内，不可越出界，越界出了什么事概不负责，玩之前请签上条约…”

秦寿等吴氏兄弟架好雪橇，跑进吴氏兄弟管理雪橇的屋里，拿出一叠精心印刷出来的条约，签上他们大名，出了安全篱笆概不负责以防万一条例。

什么都不怕，就怕这些王公贵族子弟们贪玩耍酷，追求刺激跑出安全区域，出了什么事负不起这个责任，有了生死契约就不怕了，就算闹到李世民哪也不怕，不遵守规矩与自己何干？白纸字在手里。

秦寿手里的条例王公贵族们想也没想就同意了，每人一张纸纷纷签上名开始玩滑雪橇，连文静

的大家闺秀也不逊色，占据一个滑雪橇玩耍起来。

“你们怎么不去玩？”

秦寿愕然失神看着程紫苑和房遗玉还有李丽质三女，没有上去玩很让秦寿奇怪，李丽质和房遗玉属于弱女子，她们玩不起刺激很正常，可程紫苑有些问题了！

“没心情…”

“没意思…”

“无聊！”

好吧，李丽质和房遗玉的话还好理解，可程紫苑的无聊，秦寿吐血了，既然无聊你跑来干什么？得，无硝烟战场开始了，三十六计撤！

“你去哪儿？（秦公子！）（站住！）”

秦寿转身离去的时候，李丽质和房遗玉还有程紫苑不约而同开口，把秦寿吓了一跳，还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哥没招惹你们啊！

“内急，对，内急，你们聊！”

秦寿说完马上开溜，留下气恼的程紫苑和房遗玉互视一眼，紧接着冷哼一声背转身，李丽质看在眼里没有出声，孤芳自傲似的屹立一边。

“什么？房丞相也去下聘礼了？”

皇宫甘露殿内，李世民坐立不安了，手里拿着

密探头子严统领呈上的密折，心里疑惑起来，房玄龄也嫁女？这不是摆明瞎闹吗？

“严统领，此事千真万确？”

“回禀皇上，千真万确，礼车清早已出城，由房丞相亲自...”

严统领一五一十说出事实，惊呆了李世民，这可不得了，前有程妖精搀和一脚，现在又来房玄龄争抢，李世民坐镇不住了，这不是明摆着逼自己出手吗？

李世民拿出李丽质临摹的圣旨，犹豫了一会在严统领惊异目光之中，拿起还未推广的铅笔，在圣旨上面涂涂改改一会，盖上玉玺后丢给一边的薛高。

“传！”

“是，皇上！”

薛高在李世民面无表情的话语声之中，捡起圣旨慢慢退出甘露殿，点人出宫去长乐乡宣读圣旨。

‘争胥？！严统领冷汗连连地想到荒唐的事实，不过想到长乐乡村长如今鹊起的名声，又觉得很理所当然，单凭他现在新一代战神称号足以，更何况还挂着诗神的名头，文武双全香馍馍也不为过。

李世民无心批阅奏折，捋着龙须表面平淡无奇，内心却是久久难以平复，如此奇才原本打算慢慢磨，房玄龄嫁女彻底打乱了李世民布局，想到长乐乡问题李世民一阵心痒。

“严统领，长乐乡可否打进探子？”

“回禀皇上，打进了两个，听说长乐乡开始扩建缩地成寸新式建筑，以小钱回本用来安居难民...”

严统领的消息，直让李世民咋舌连连，如何缩地成寸法？当听到秦寿千两黄金大手笔扩建，李世民无语了，这家伙不是一般的有钱啊！

得悉严统领禀报的消息，李世民感叹连连，越发看不透有过一面之缘的神秘秦寿，武，新一代已故李元霸的象征，文，唐诗三百首技压群文豪，连孔夫子孔颖达都奉为宝典，错不了。

“继续摸索，弄清楚土水泥为何物？”

“是！”

严统领领命离去，留下李世民一手捋着龙须沉思起来，光靠打入长乐乡的底层探子，无法掌握更多消息，最起码秦寿弄出的每一种技术，都是李世民迫切需要的。

“羊毛衣...”

李世民轻拍龙袍内暖烘烘的羊毛衣，连穿几天爱不惜手舍不得换，比起敖贵的蚕丝，这廉价的羊毛衣简直是大众选择，只可惜秦寿藏着技术难以套取，要是以前可以以权人，现在不行了，会寒诸多开国功臣们心。

武媚娘从宫门外端着参茶走进来的时候，李世民双眼一亮，想到了什么心中一阵窃喜，想要拿第一手资料，非聪明伶俐的人不可。

与此同时，长乐乡临近午时，李恪玩得不亦乐乎，直到贺明追赶着喊停说明来意后，李恪才丢下雪橇车在李丽质三女目光之中急匆匆离去。

滑雪场不远处，秦寿蹲在凸起的雪堆里，李恪过来后，手指着滑雪场红衣女子说道：“那个女的是谁？”

李恪顺着秦寿手指的红衣女子，猥琐地笑着说道：“李怡然，卫国公李靖的小女，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未有婚约，怎么了？寿哥儿，莫不成你…”

“思想猥琐，没事了，玩你的去！”

李恪摸不着头脑看着秦寿离去，转过头又看看场上玩得疯癫的李怡然，心里嘀咕一声莫名其妙。

第3卷第三十一章将星现不眠夜

“聘礼？圣旨？”

入夜时分，躲猫猫了一天时间，直到肥羊团意犹未尽回城后，秦寿把新酒楼方案交给全村人，下达死命令连夜赶工出规模，才敢现身回家，看到大厅摆满聘礼和秦叔宝手里圣旨，秦寿惊呆了！

啥情况这是？房玄龄还真来下聘礼？最不可思议的还是圣旨，接过头疼不已的秦叔宝手里圣旨，秦寿打开一看冷汗连连，李世民这是在玩涂鸦吗？修修改改的圣旨看得秦寿头晕脑胀。

贾蓉轻拍脸色不太好的钱羽馨玉手，轻声细语安抚着钱羽馨，发生这样的事贾蓉理解钱羽馨心情，换成谁也不是那么好受，钱羽馨露出比哭还难看的笑容，贾蓉的安抚声也无法平息钱羽馨心中委屈酸楚。

钱夫人默默叹息着，偷偷看了眼钱羽馨又看看秦寿，心中百般不是滋味，有沉重的负罪感可又情不自禁继续负罪下去，犹如飞蛾扑火自取灭亡。

“寿儿，这次皇上来真的了，游骑将军，寿儿，你跑不了！”

秦叔宝无语了，也不知道李世民打什么算盘？

游骑将军从五品上，那可是带兵最少2万的大官，可李世民却给秦寿光杆司令，一个兵卒也没有，是何居心？考验还是有意？秦叔宝纳闷了。

‘坑，巨坑！

秦寿心里凉梭梭的，圣旨除了把李丽质下嫁外，就是光杆司令的狗屁游骑将军，涂涂改改的圣旨非但没提及俸禄，连军营也不配备，更别提武器盔甲粮草什么的。

秦寿傻谔谔看着桌面放置刺眼的兵符和一套盔甲官服，无语了，李世民玩什么把戏？秦寿忍不住纳闷起来。

“寿儿，如今你已是将军，就要多多省心，切记不可胡乱…”

秦叔宝把如今朝廷局势情况说出来，秦寿皱起眉头耳听着秦叔宝叮嘱的话，心里极其抗拒这道圣旨，水分太多同时又是烫手山竹。

秦寿不知道自己怎么回到房内，一整晚拿着烫手圣旨连晚饭也没有心情，回到房里心乱如麻不知如何是好。

“秦郎，羽馨…”

“别说了，羽馨，不管事情怎么变，你在我心里永不变！”

钱羽馨欲言欲止的话语，马上给秦寿挥手打断，在钱羽馨惊讶目光之中，秦寿甩垃圾一样把圣旨丢到一边，搂起钱羽馨柔声安抚，直让钱羽馨一阵感动。

“可…”

“别说了，只要我不变就是了，来，天儿冷，一起暖和暖和！”

钱羽馨还想说些什么，马上给秦寿堵住嘴，嬉皮笑脸搂起脸红耳赤的钱羽馨，一边轻吻一边解开钱羽馨衣物。

长安城内，随着薛高回宫后，各方势力开始活跃起来，新宠将星出现打破了现有的局势，李世民没招呼的提拔五品将军，引起了权贵们注意力。

东宫内，灯火通明的大殿内，李承乾阴霾着脸色，挥退通风报信的太监，李承乾抬起头看着大殿顶层，目光闪烁着几丝忧郁之色。

“游骑将军？父皇，你好魄力！”

李承乾自言自语冷笑一声，心里想着怎么笼络将星新贵，秦寿能打赢程妖精一家六口，加上他现在的身份，还有长公主下嫁陪衬，五品游骑将军不过分。

“夫人，你这是棋差一着啊，瞧瞧，把皇上逼

急了，五品游骑将军，加上长公主下嫁…”

房府大厅，房玄龄纠结地把收到的风声说出来，房玄龄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前脚离去李世民圣旨就来了，这下好了，不上不下难收场了。

房遗玉羞红着脸色，没想到自己爹爹还真下聘礼了，原本以为他说说而已，没想到来真的，婚姻大事惟命是从的房遗玉也只好逆来顺受。

“老糊涂，鹿死谁手还是未知数，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咋们眼光独特，等着吧，程妖精明儿肯定大闹一场！”

房夫人悠闲自得喝着茶水，能把李世民逼急了也算是一种本事，有程妖精打前锋大闹，房夫人心安理得坐看戏，事实证明秦寿果然是一匹藏于淤泥的马。

“爹爹，娘此计甚妙，一石二鸟逼迫程妖精与皇上干架，咋们坐收渔利趁机放玉妹与秦家拉近关系…”

“老糊涂明了没有？国家大事你能耐，儿女大事还是本夫人老辣！”

房遗直的恍悟赞誉声，直让房夫人心中一阵得意，打的就是这个算盘，程妖精出手快有何用？抢婚是靠头脑的！

“唉~也罢，为了闺女幸福，明儿当哑巴！”

“爹，娘，你们，玉儿不理你们了！”

房玄龄想想秦寿马还真够的，心里担忧着房夫人别聪明反被聪明误，可想到如今能够配得上自己闺女的，恐怕也只有饱腹经纶的秦寿了。

脸皮薄的房遗玉在房遗直与房夫人打趣目光之中，受不了涨红脸跑走了，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加上秦寿才能房遗玉没有半点怨言。

“啥？老房子皮痒了是不是？敢抢婚？逆子们，抄家伙，拆了他房府！”

“是，爹爹！”

卢国公府，程妖精暴跳如雷瞪大双眼，迟来的消息直让程妖精吐血十足，房玄龄无耻抢婚分明是老虎嘴里抢食，看到闺女委屈的目光，二话不说抄家伙招呼程家三兄弟找茬去。

“站住，秦家没吭声，你急啥？就你武夫行为，不是中了姓房的诡计？”

程夫人拍案而起，把程妖精吓得龟缩后退，程家三子更是胆颤心惊躲到程妖精身后，程夫人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夫人，那你说咋办？到手肥肉给人抢了，老流氓心里不服！”

哐当一声，气糊涂程妖精小屁孩发脾气似的丢掉手里武器，蹲地抓头烦恼起来，能配上自家闺女的，除了现在武力值爆满的秦寿，全大唐还真找不出第二个，加上现在长乐乡新鲜玩意一大堆，便宜不得外人。

赵国公府，长孙无忌阴沉着脸色，李世民联姻秦家早有预料，房程两家也参合联姻了，明显是秦家迅速崛起的征兆，长孙无忌忧愁起来，心里猜测着李世民用意何在？

“爹爹，表妹不能嫁…”

“闭嘴！”

长孙无忌拍案而起，直把长孙冲吓了一跳，他身后几位弟弟们低着头偷乐，特别是次子长孙涣，巴不得自己大哥失宠废了，好让自己继承年事逐渐变老的爹爹爵位。

“今后莫要在去招惹秦家，冲儿，你那点小心思收起来吧！”

“是，爹爹！”

长孙无忌警告声与安抚声，长孙冲表面屈辱，内心却是无法平息滔天怒火，目光短浅见不得乡巴佬秦寿崛起。

第3卷第三十二章年关武斗会

“1x1=1，1x2=2……”

寒风大雪内院，秦寿不得已从温暖被窝里爬起来进行教学，连考两次不及格的男同胞教师，做着俯卧撑背加减乘除口诀，女教师们想笑不敢笑，拿着铅笔填鸭式记下拼音词语。

“师傅，他们这是做什么？”

“嘘~小声点，作死啊，没见为师偷学吗？”

内院侧，盈风偷偷摸到偷看的袁神棍身后，袁神棍拿起铅笔敲打盈风小脑瓜，马上惹来盈风可怜兮兮的目光，偷学就偷学至于打人吗？

袁神棍没有理会盈风委屈目光，竖起耳朵铅笔刷刷声记着拼命字眼，一边偷听一边偷偷探出头看秦寿写在板上的字。

盈风搞不懂袁神棍学这个有什么用，犯困的她打着哈欠，甩着发酸的双手，先回去休息，房里还有她最喜欢的糖环美味年货宵夜。

“今天就到这里，等清风大师把第五课程书印出来，拿回去多复习明白没有？年后就是你们当老师日子！”

“是！谢谢老师！”

五个年轻女教师同时起立，躬身迎送秦寿离去，又有新书发快当老师喜得她们睡不着，当老师意味着她们拥有自己房子，可以正式入户长乐乡。

“袁神棍，跑什么跑？”

“嘿嘿~尊师！”

秦寿一声大喝，喊停准备偷偷离去的袁神棍，秦寿无语地看着袁神棍收起偷记的作文，至于吗？想学光明正大就是了，秦寿也不点破，免得袁神棍难堪。

“可否有法子骗你师兄来长乐乡？”

“这…”

袁神棍没想到秦寿喊停自己问及这事，提及骗字袁神棍一阵纠结，这不好啊，要是孙思邈师兄知道了，师兄弟都没得做，袁神棍为难的时候，秦寿冷笑一声，掏出一本书惊呆了袁神棍。

“无敌咸猪手！”

袁神棍双目放光作势欲要抢过来，秦寿轻轻一转身，扑空的袁神棍摔出个不雅的扑街，爬起来后一脸幽怨地看着秦寿。

“看你筋骨精奇，是块好材料，这本无敌咸猪手，一般人我不拿出来，怎么样？骗你师兄来，归你了！”

秦寿举起手里坑爹的无敌咸猪手密集，看得袁神棍双目放光，连连点头地嗯嗯声应着，再次伸手欲抢给秦寿一手顶住。

“见人送书，不管你用什么法子，把他骗来！”

“好吧！”

袁神棍纠结了一会，受不住无敌咸猪手的诱惑，点点头勉为其难答应下来，在秦寿得意笑容之中，袁神棍强忍着无敌咸猪手诱惑，抓头挠耳离去想办法。

“袁神棍对不起啊！”

袁神棍离去后，秦寿把用米饭贴上去的无敌咸猪手撕去，露出小儿三字经，清风排了足足几天版才印刷出来的书。

算算快到丑时，想到钱夫人在房内等着，秦寿嘿嘿一声色上心头，左右看没人经过，马上偷偷摸摸直奔钱夫人房间方向偷香窃玉。

皇宫内，武媚娘脸色变化莫测似的低着头跪地，得知李世民抛弃自己送给秦寿当侍女，心有不甘可又不得遵从，当李世民的内奸监视秦寿。

“媚娘，你是朕值得信任之人，朕派你去监视胡壮公之子秦寿，以防…”

李世民在武媚娘面前先是一阵交待，最后变成耳语，武媚娘极其不愿，可皇命难为不得不遵从，只能感叹自己命运不公。

“父皇！”

李世民交待完，李丽质深夜到来直让李世民一阵纳闷，都什么时辰了？怎么她还没睡觉？李世民一脸怪异看着李丽质失眠的容颜，手里提着不知道什么。

“丽质，有事？”

李世民挥退武媚娘，看了眼姗姗到来的李丽质，武媚娘躬低头慢慢退出甘露殿，李世民安排的任务，注定她无缘参与宫斗坐到最高的皇后位置了，原本以为皇后病倒有机会，哪晓得却是这样结果。

“父皇，你真下旨了？”

李丽质一脸期待看着李世民，转折了一夜难以入眠，得知父皇把自己临摹的圣旨下达后，李丽质心中一阵惊喜又期待。

“下达了！”

李世民摇摇头叹息一声，李丽质心里想些什么，李世民心里还不清楚？想到自己闺女终要嫁人，难言的心酸爬满心头。

“父皇，丽质今儿从长乐乡带回些年货，你尝尝！”

“年货？”

李世民在李丽质孝敬下，大喜之余又感到一阵好奇，拿起看起来有些油腻的糖环，放到鼻子间嗅了嗅贼香的，在李丽质期待目光之中轻咬一口马上双目一亮。

“恩恩，不错，脆香可口，甜而不腻！”

李世民在李丽质娇笑声之中，没有半点帝皇尊严狼吞虎咽，一眨眼干掉几个，李世民活动着牙齿，有些塞牙缝的糖环极其不舒服，用手指剔牙又不好意思。

“父皇，你改了圣旨没有？”

李丽质总觉得李世民没那么大方，势必会出些小心眼坑秦寿，想到自己未来夫婿给父皇坑，李丽质心里不乐意了。

“赐官不给月俸，给权不给兵！”

“啊？！”

李丽质瞪大眼不可思议看着自己耍赖的父皇，这么缺德的想法，也亏他想得出来，赐官不给月俸，给权不给兵，这是什么官？

李世民也没有与李丽质解释的意思，拿起笔墨

开始拟刁难秦寿的圣旨，打心底就是想要磨磨看秦寿有什么本事，看秦寿有没有本事组建一支军队。

他不是脾气很高傲吗？让你高傲个够，没有朝廷兵甲钱粮支持，看秦寿拿什么来组建军队？最重要的粮草和兵器就是天价费用，越想越自得的李世民洋洋写了一大片刁难的圣旨。

“丽质，明儿你去长乐乡，替父皇送个侍女，顺带这道圣旨与年关武斗会，不许偷看！”

李世民不容置疑把盖了玉玺印圣旨递交给李丽质，叮嘱李丽质送侍女同时，连同圣旨与年关武斗会帖子交予李丽质。

“年关武斗会？”

李丽质看了眼烫金帖子大吃一惊，年关武斗会可是各国使者带来高手参与的比武大会，以往每年都是由程家三子和其他武臣之子，现在轮到秦寿了。

“胜，有赏，败，严惩！”

“啊？！”

李世民说完，不顾李丽质惊异目光，提起年货糖环，如此美味打牙祭宵夜也不错，李世民背着双手转身去甘露殿后殿休息，留下目瞪口呆的李丽质拿着武斗会帖子发呆。

第3卷第三十三章震慑人心的鞭炮

“糖环？什么来的？”

“不晓得啊！闻起来很香！”

次日清晨大年二十六，连续几日阴天散去太阳升起，早起百姓们哆嗦着身子骨出门，见到聂明卖糖环的身影，哟喝了两声卖年货糖环，百姓们扎堆围上去。。

“糖环，年货必备，长乐乡特色年货，恰逢年二十八前，劲爆大减价，五文一斤...”

“先尝尝味道！”

“就是，都不知道味道如何...”

百姓们慢慢习惯了聂明斤字，连提前到达的各国使者们也围上来，精明的聂明深得秦寿奸商真传，玩起先尝后买小把戏，拿出一些糖环放到油纸上，用力锤断几节只供一些老顾客品尝。

“哇~不错，给我来十斤！”

“我也要！”

“数量有限，每人限购一斤，想要更多请到长乐乡西鹤楼！”

一眨眼聂明宝贝牛车上木桶装着的糖环卖个精光，得悉长乐乡出现什么西鹤楼，带着一丝疑惑，

跟着收摊的聂明身后一看究竟，长长的队伍一传十十传百，到达东城门时候数量飚升近千人。

长乐乡村头右侧，当好事百姓们来到长乐乡的时候，惊呆了，聂明嘴里说的西鹤楼果然气势宏博，亮瞎了百姓们双眼。

八根手工粗糙铁力木筑起五百米宽简陋酒楼，最奇特还是带有二楼，楼梯从两侧一直搭建上去，屋顶还未搭建呈现露天模样，上百个木工在二楼忙碌着搭建，铁锤钉木声锯木声交织在一起。

要是光是这些还不至于震惊好事百姓，最奇特还是摆出来度假式餐桌，每隔三步距离竖起蘑菇式干草伞，长方形餐桌搭配四人座，深深震撼着前来看热闹的百姓们，这哪是酒楼？简直就像度假胜地。

“诸位，西鹤楼暂时未落建成，请到这边选购年货，数量有限…”

聂明安放好宝贝牛车，指引前来的好事百姓们年货集中地，特别强敌数量有限惊醒了震惊之中的百姓们，一窝蜂朝村民搬出熬了一天一夜炸出的糖环和油角子奔去。

李丽质在皇宫侍卫护送下姗姗来迟，见到汹涌的百姓们围堵去路，皇宫侍卫们只能吆喝驱赶，跟

着李丽质马车后面随行的武媚娘，呆若木鸡环视越显繁华的长乐乡，身后还有陆续闻风赶来的下乡百姓大军。

“村长当将军了，放鞭炮啦~”

“闪开，快闪开，小心炸伤！”

贺明带着人跑出来，牵着长长的鞭炮跑出来，红彤彤的纸鞭炮吸引了在众的百姓们目光，贺明大喇叭一样的呼喊声，村长当将军震惊了百姓们，连后面闪开小心炸伤也浑然不觉。

“盛世和谐添锦绣，伟业腾飞更辉煌，宏图大展奔前程，财运亨通创大业…”

当贺明指挥村民贴上喜庆大红对联时，文人离骚们瞪大眼读出龙飞凤舞的金漆对联，金漆大字挂上村头两侧，惊呆了，横批福星高照四个大字更是醒目无比。

“这里一串，这里也要一串，扶好，别掉下来了，喜糖，红包，快快…”

贺明忙碌张罗声，村民们没有怨言喜庆着笑脸，爬上村头大门顶挂两串百万头鞭炮，长长的鞭炮吊挂着，惊呆了好事百姓们，忍不住好奇想到，这是什么？

村妇们笑脸嘻嘻拿着木盘，端出连夜赶制的油

纸包着的糖果和红包，一字排开走出村头，迎来百姓们大感新鲜的目光。

“啊？长公主…”

“无需多礼，这是？”

李丽质出现贺明与村民们正要行礼，李丽质轻轻一挥手，免去他们繁琐行大礼，贺明与一群村民们连声道谢。

武媚娘跟上李丽质身后，目光一直没停打量长乐乡，深深给这里的民风与淳朴吸引了，开始闷闷不乐的心情逐渐散去。

“回禀公主，这是我们庆贺村长当将军…”

“吉时到！”

贺明的话还没说完，清风急匆匆跑出来，大声呼喊一声，两个村民马上拿起线香，点燃慢引马上跑开。

“快退后！”

贺明大声喊了一声，自己先往后退，看热闹的好奇百姓们不以为意，牛气想要瞧瞧红纸弄成的鞭炮有多厉害，特别是那两包红纸包着的顶头。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鞭炮炸响一刻把围观的百姓们吓得一窝蜂后退，震耳欲聋连绵不断的鞭炮声，震得无知的百姓们双耳刺痛。

“好响！”

“什么？你说什么？”

噼里啪啦鞭炮声把百姓们话语声覆盖，那刺痛耳膜的鞭炮声持续不断，滚滚浓烟和跳飞出来的鞭炮把百姓们惊吓捂耳频频后退。

李丽质与武媚娘紧捂着双耳，难以置信眯眼看着硝烟弥漫的村头大门，乌漆漆一片如星的红点一颗颗炸裂开来，仙女散花似的红纸四处飞溅。

当长长的鞭炮不消片刻烧完，有些耳痛的百姓们慢慢放下手，李丽质与武媚娘同时放下手的时候。

轰隆两声，两个大纸包忽然炸开，震穿耳膜一样的爆炸声，把一大群毫无防备的人吓得踉跄后倒，惊魂未定一屁股坐到雪地。

好事的百姓们震惊了，傻了眼看着漫天飘舞的红纸碎，失聪的双耳嗡鸣着，呛人滚滚硫磺烟雾袭来浑然不觉。

如今的竹鞭炮比起纸鞭炮简直渣儿都不是，再一次见证鞭炮威力的百姓们，久久未从鞭炮震撼恢复过来。

“喜糖来了！”

“红包来了！”

村妇们顶着浓烟滚滚的硫磺味，仙女散花似的抛起喜糖与包了一文钱的小红包，落雨似砸到发呆的好事百姓头顶。

“哇！一文钱！”

“好甜，我的喜糖…”

“别抢，我的！”

“什么你的，滚！”

清醒过来的好事百姓们各自捡起喜糖红包，打开一看有一文钱，马上暴乱哄抢起来，尝到新异糖果甜味的百姓们马上哄抢起糖果。

“护驾！”

皇宫侍卫们没想到场面失控了，大喝一声护驾组成人肉墙，把长公主与武媚娘保护起来，防止失控的百姓们浑水摸鱼揩油，更怕混乱之中误伤了长公主。

“啊！”

李丽质与武媚娘失声尖叫，抛洒的喜糖与小红包钻进她们抹胸里，李丽质马上双手捂着胸口，防止天降糖果红包又钻进来。

碍于大庭广众又不好意思拿出来，李丽质与武媚娘涨红着脸在皇宫侍卫保护下，慢慢进入长乐乡大门。

第3卷第三十四章斗胜公鸡程妖精

“她，她…”

接完圣旨秦寿傻了眼，李世民这是闹哪出？居然送个未来女帝给自己当侍女？李丽质笑盈盈递来的圣旨，秦寿呆若木鸡接过重如泰山的圣旨。

乱了，全乱了，秦寿万万没想到，武媚娘戏剧化的命运，居然给自己影响了，慌了神的秦寿忐忑不安地看着武媚娘。

淡绿色的繁花宫装，外面披着一层金色薄纱，宽大的衣摆上锈着紫色的花纹，三千青丝撩了些许简单的挽了一下，其余垂在颈边。

肩若削成腰若约素，肌若凝脂气若幽兰，娇媚无骨入艳三分，真有那倾国倾城之色，闭月羞花之容。

美是美，可脏唐臭汉出了名的大唐，破鞋二手鞋一大堆，她不会给李世民啃完丢出宫了吧？秦寿忍不住不寒而粟。

打心底有些抗拒这个豆蔻年华的未来女帝，心狠手辣惹不起的狠角色，秦寿心里问候着李世民，一套又一套阴自己，有仇还是咋？

“寿哥儿，恭喜你当将军了！”

“喜从何来？”

李丽质的恭喜声，秦寿欲哭无泪地挥手唤来苏菲上糖果招待，直到苏菲拿出秦寿特制的太妃糖果，李丽质涨红着脸色。

秦寿不知道李丽质心里想些什么，看了眼与苏菲退出去熟络环境的武媚娘，心中一阵纳闷，总觉得李世民没安好心，至于那里不对劲？一时间秦寿又说不上来。

“赐官不给月俸，给权不给兵，粮草兵甲自备，这不是逼着我上吊吗？”

“……”

秦寿欲哭无泪的唠叨声，李丽质无语了，一脸尴尬说不出话，她自己也想不明白父皇用意，这么明显的坑人官，还真是天下少有，唯一福利就是不用去上早朝，安心组建起军队。

“对了，寿哥儿，父皇给你的帖！”

李丽质想起李世民的交代，拿出年关武斗会烫金帖子递给秦寿，稀里糊涂的秦寿接过李丽质递来的帖子，无语了。

就知道没好事，没想到居然还有后天的武斗会，年二十七的年关武斗会，为期一天应战周边领国使臣带来的高手，很显然有试探大唐虚实的意

思。

“有奖励没有？”

什么武斗会秦寿不在乎，只在乎奖励的问题，无功不出力理所当然，这吃力不讨好的事，秦寿蛋疼十足。

吐蕃，倭奴国，交趾，占城，东西突厥，波斯，大食，罗刹等等，大大小小十几个小国高手玩车轮战？就算是铁人也禁不住这样轮番上阵啊！

秦寿想不明白李世民是好面子打肿脸充胖子，亦或者是摆出天朝无敌，能人辈出不怕你们番邦，来挑战吧！

“有，不过父皇没说，寿哥儿，你上次说的…”

“村长！”

李丽质话还没说完，贺明急匆匆跑进来，打断了李丽质后面的话，秦寿放下烫金年关武斗会帖子，抬起头怒视着不会挑时间的贺明。

“偷鸡贼又来了，薛仁贵中毒受伤了！”

贺明说完马上开溜，留下震惊的秦寿，又来了？还用毒中伤薛仁贵？怒了，秦寿丢下李丽质，急匆匆跑出去看情况，连薛仁贵也阴沟翻船，看来那个女贼果然心狠手辣。

李丽质很想跟上去，只可惜秦寿早已跑得无影无踪，只能叹息着坐等秦寿忙碌完回来，在谈正事。

来到薛仁贵新家，第一时间到场的袁神棍拿出草药丹，替薛仁贵解毒，哭哭啼啼的柳氏轻抹眼角泪花，直到秦寿到来才带着一岁多点的小儿。

“如何？”

秦寿等柳氏出去后，拉过解毒完的袁神棍，探明薛仁贵的情况，没想到对方那么狠，先是暗箭难防的竹针现在又玩毒，实在是太可恶了。

“神仙醉，他无大碍！”

“神仙醉？”

袁神棍提及神仙醉，秦寿听得稀里糊涂，忍不住纳闷起来，什么玩意？怎么感觉像酒名？有这样的毒药吗？

“神仙醉，草乌制成迷药，中者轻身通神见鬼，三日必定不省人事…”

袁神棍把神仙醉解释成蒙汗药，秦寿恍然大悟了，得知袁神棍有他师兄孙思邈制成的解百毒丹，二话不说抢了过来，直让袁神棍郁闷不止。

有了这甘草丹，日后遇到神仙醉也不怕了！秦寿收起甘草丹，无视袁神棍欲哭无泪的嘴脸闪人，

薛仁贵无大碍就好，同时郁闷想到那个三番两次挑拨的女贼，用意何在？

比起秦寿郁闷，皇宫里的李世民更是吐血三升，程妖精当着群臣面，公然质疑顶撞声惊呆了群臣们，个个露出看戏的目光。

“老恶货，别得寸进尺！”

李世民拍案而起，龙颜大怒怒视着挑战自己尊严的程妖精，李世民暴怒拍案声，把群臣们吓了一大跳，全低着头不敢去看盛怒的李世民。

房玄龄纠结无比，程妖精还真是敢公然挑战天子，为了一个女婿值得吗？房玄龄犹豫不决琢磨着要不要打退堂鼓？惹不起的恶货。

长孙无忌冷笑着，程妖精与李世民掐的越不可开交更好，最好削了程妖精官职，自己好安插人手坐收渔利。

“妖精，适而可止，收敛点！”

与程妖精并排的李靖不动声色，小声提醒程妖精适而可止，别在闹下去了，帝王怒火不是臣子可以承受的。

“哟呵~谁得寸进尺了？自古皆有先来后到，老流氓我先提亲，你搅合什么？”

李世民有气程妖精更是有气，在孔老夫子翻白

眼目光下，勒起衣袖实事论事争辩，大有一副一言不合开架互掐的架势。

“老恶货，在胡闹，莫以为朕不敢…”

“好啊，来啊，头在这儿，老流氓我也活够本了，不在乎这一刀，来来！”

程妖精不知死活伸出头挑战李世民的怒火，惊呆了大殿内群臣们，李世民吹胡瞪眼颤抖着手，喘不过气似的一阵绞心痛跌坐会龙椅。

“啊！皇上，快传太医！”

李世民气急攻心差点晕过去，把薛高吓了一大跳，扯起尖锐嗓音呼喝传太医，程妖精与李世民第一场掐架，李世民稍落下风战败，好好一个早朝变成抢胥掐架，简直就是荒唐至极。

孔老夫子没有出头，魏徵也没有出头，两个以往敢于出言批评的大臣，如今夹起尾巴做人，让在场大臣们很是无语，斗胜公鸡程妖精火力够猛的。

第3卷第三十五章超级女管家武媚娘

“太子来访？”

头疼入不敷出开销的秦寿，得知当今太子李承乾到访甚感头痛，狼子野心必有所图，他的臭名与断袖爱好秦寿不敢相交，更不想卷入争权夺位派系之中。ｗｗｗ．．ｍｅ

贺明站在一边小鸡啄米似的点着头，想到那高傲的太子，贺明打心底不爽，牛气什么？正眼不看自己也就罢了，命令似的语气简直是目中无人。

李丽质看着秦寿，想要看看秦寿如此处理这事，现在李丽质明白父皇用意，也猜测到父皇未雨绸缪的魄力手腕，扶持洗牌新势力。

李丽质大胆猜测着，父皇看准秦寿散漫不夺名利心态，大胆放权给秦寿组建新势力，震慑同时预防日后图谋不轨的人，朕手里有杀手锏，有种蹦出来闹事。

当然李世民如此放心放权，很大原因归咎于李丽质，他信任李丽质会督促好秦寿，有了李丽质在秦寿身边循循督促，秦寿也生不起逆反之心。

“晾着，就说本村长陪长公主上山打猎！”

“啊？是！”

贺明没想到秦寿这么绝，连当今太子屈身登门造访也不给面子，既然秦寿这么说了，贺明也只好依言照办。

李丽质翻起白眼，秦寿有这么空闲陪自己打猎？要不是自己磨着他，恐怕他又不知道跑哪去忙活了。

“等会，要是还有其人人登门拜访，一律说本村长不在家！”

“是！”

贺明领命离去后，秦寿松了口气，有了李承乾开头，后面肯定陆续有人登门拜访，按照自己特殊掌兵权方式，简直跟独立军团没有什么区别。

“寿哥儿，军营想好没有？丽质好回复父皇登记造册！”

李丽质在秦寿拖拖拉拉看账目的时候，伸手挡住秦寿翻阅账本，等他看完厚厚一层家当账目，天了都未必能够看完。

“虎豹师！”

“虎豹师？”

李丽质闻言为之一鄂，虎豹师够威风的，只是师是什么意思？李丽质不明白师的编制，更不清楚秦寿要打造机动师的想法，要不然怎么对得住游骑

将军四个字？

“不错，我的虎豹师规划与现在的不同，由师、旅、团、营、连、排、班的序列编制和三三制的编制…”

李丽质不可思议看着秦寿，头一次听闻如此奇特的军营管理方式，大感惊讶之余又忍不住佩服起来，比起现在的军营秦寿设想的更通俗易懂。

一个班十名兵卒组成；一个排由三个班组成，一个连由三个排组成，人数大约在120人左右，一个营配有三到四个连左右，人数大约在500人左右；一个团配有三个营，一个标准团人数事1500人；一个师包括五到六个团。

再加上隶属于师后勤处的二线非战斗单位，比如自给自足养殖场等，隶属于师后勤，再加上师以及其他粮草军械单位，如此算来一个师大约有一万人左右，完全符合了拥兵限制人数。

秦寿一口气说出自己想法，惊呆了李丽质，半天时间未恢复过来，直到秦寿在她面前晃了晃手，李丽质才呼出一口气，目光怪异看着秦寿，打心底想要了解一遍，秦寿头脑是什么做成的？

“寿哥儿，可否详细点？”

李丽质承认给秦寿师团想法震惊了，带着一丝

疑问声，想要套出更多具体操作方式，不得不说秦寿说出来的师团管理方式，很简洁很合理。

“不可，不可，想知道更多？除非皇上把月俸兵卒钱粮兑现！”

秦寿摇头不语声，直让李丽质为之无语，兵卒何来钱粮之理？府兵制都是自足自给，除了武将有微薄钱粮可领，府兵钱粮来源基本靠无战事耕作得来微薄收入。

时间悄悄飞逝离去，李承乾等了两刻钟见秦寿没回来声音，阴沉着脸发作不得甩袖离去，看了眼值守大厅门保护李丽质的皇宫侍卫，气冲冲离去。

上山打猎？忽悠谁？明摆着不想见自己！李承乾吃了闭门客心中极其不爽，秦寿有意躲着不见，很明显不想与自己攀上关系。

“姓秦的，等着，你会后悔今日决定！”

李承乾恶狠狠转过头，看了眼繁华安宁的长乐乡，狰狞着脸色发起毒誓，等自己坐上皇位，这里就是废土一片！

“将军，长乐乡的规划整理好了！”

武媚娘带着钱羽馨头痛一阵子的规划书到来，惊呆了秦寿，拿起武媚娘整理好的规划书，秦寿震惊了，没想到武媚娘居然有管家天赋，条条框框规

划整理得工工整整一目了然。

“寿哥儿，天色已晚，丽质先行回宫！”

“嗯，嗯…”

李丽质告退声，秦寿头也不抬点头应着，没有心情去送李丽质，完全震惊武媚娘超级管家天赋之中，支出收入整理得整整有序。

秦寿头一次见到如此清晰一目了然的管理方式，木匠盈利5021文，铁匠与泥匠一直亏空消耗12013文，工匠也属于消耗不进财。

总数统计下来现有班底日常消耗，超出了两万多文，所幸是月结，要是日结光是铜钱山也扒空。

看到具体消耗数量，秦寿心里凉梭梭一阵，日消耗20贯钱工人工资，谁够自己败家？

连负责统计的武媚娘也大吃一惊，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一天消耗20贯钱，一个月接近600多贯钱，难怪李世民垂怜不已。

令武媚娘惊奇的是，靠家具与零零散散豆芽发家的秦寿，居然在鲜少动用千两黄金下，能够维持运转一个多月，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奇迹。

“去叫菲儿过来！”

“是，将军！”

初来乍到武媚娘慢慢适应长乐乡，在秦寿挥手

下慢慢退去，秦寿看着武媚娘离去的身影，一阵纠结与烦恼充斥心头，千年难得一遇好人才，只可惜她来历不明，秦寿不敢重用，怕着了李世民的道阴沟翻船。

“郎君有事？”

苏菲在秦寿冥思苦想的时候姗姗来迟，脆生生询问秦寿喊自己来的意图。

“菲儿，今后账务之事交予媚娘！”

“哦~”

秦寿的安排，苏菲不敢不听，武媚娘表现出来的魄力才能，深深折服了苏菲。

“羽馨呢？”

“夫人去滑雪场了...”

秦寿问及钱羽馨去向，苏菲把钱羽馨的去向说出来，长公主到来识趣的钱羽馨怕秦寿难堪，故意躲开与钱夫人去滑雪场玩耍。

“菲儿，记住了，把现在图纸和配方收好，莫要给媚娘发现或看见，暂时不让她接触这些，明白了没有？”

“是！”

苏菲一脸怪异看着秦寿防贼手段，在秦寿挥手下慢慢退去，留下秦寿一人独自呆在内院发呆。

第3卷第三十六章妻管严发作的好难人

“秦郎，你说卢国公他会妥协归还吗？”

“他敢？”

入夜时分，一辆马车缓缓驶出东城门，七分醉意秦叔宝酒上心头，难免话语冲了些招惹贾蓉连掐带拈惩罚，酒醒大半秦叔宝求饶声，直让负责赶马的秦管家感叹连连，这样多好啊！

秦叔宝与贾蓉从卢国公府赶回家的时候，愕然失神发现家里多出一个人，在贾蓉眼里是陌生人，在秦叔宝眼里却是诧异连连，皇上御用才人怎么在这里？

“什么？皇上御赐的侍女？”

当秦寿挥退武媚娘先行下去休息，把圣旨拿出来给秦叔宝看后，秦叔宝惊呆了，总觉得李世民没安好心似的。

“孩儿怀疑皇上派她来是监视，至于监视什么，孩儿暂且未知…”

秦寿把自己猜测想法说出来，惊得秦叔宝连连点头，钱羽馨扶着贾蓉先行回房休息，留下秦寿与秦叔宝秉烛夜谈。

当秦寿得知秦叔宝去找程妖精索回旧将部下，

心中一阵心喜又感动，担同时担忧问题了，转投过来的秦叔宝旧将部下月俸，谁买单？

秦叔宝一阵无语看着秦寿，这个坑人十足的将军，李世民还真是开创了史无前例，秦叔宝头痛十足把第二道圣旨交回给秦寿，老了，让他自个头痛去，秦叔宝好无义气召来家仆抬着自己闪人。

‘这缺德皇上，玩什么把戏？秦寿忍不住纳闷起来，心里猜测着李世民用意何在？考验还是故意出难题？拿起武斗贴秦寿更是蛋疼，人怕出名猪怕壮，又给李世民逮着当免费打手了！

与此同时皇宫甘露殿，薛高孱弱着身躯在殿门外等候，听到李世民抓狂的怒骂声，摇摇头叹息起来，能惹李世民如此暴怒，除了程恶货，全大唐找不出第二个。

“老恶货，敢与朕抢人，活腻了你！”

想到程妖精公然与自己掐架抢胥，李世民吐血十足，可又奈何不了关系户一大票的程妖精，光是他的夫人斐氏大家族，就让李世民有些忌畏，更别提战功累累的程妖精，要不然早把程妖精推出去斩了！

卸磨杀驴李世民做不出来，会寒了众多功臣们心，也只能忍让着，同为为人父母，为子女着想理

所当然。

李世民退步长公主坐大，程妖精闺女做妾室，哪晓得程妖精不给面，反过来的话直让李世民很是没面子，早朝在掐架之中一言不合提前退朝。

李世民无心批阅奏折，送走武媚娘心中一阵肉疼，感觉好像少了什么，可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也只能白送才人做内鬼，挖秦寿收着藏着的技术，光是冬日种菜这一门绝活，非套出不可。

“师团编制？这小家伙怎么想的？”

李丽质回报秦寿起的虎豹师与大致编制方式，惊呆了李世民，虽然与府兵制有点相同之处，可又有不同之处，李世民很期待秦寿编制成熟的成果。

房府大院，房玄龄把早朝李世民与程妖精交火事说出来，末了加入自己打退堂鼓的想法，马上惹来雌威爆发房夫人拍案而起喝骂声。

“老糊涂你了是不是？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咋们眼光独到…”

“是，是，夫人教训的是！”

房玄龄妻管严发作，赔着笑脸把手里摊凉的茶杯奉上，在房夫人瞪眼目光下，房玄龄大气不敢喘一下，直看得一边的房遗直和房遗爱一阵纠结，可怜的爹啊！

“罢了，明儿本夫人亲自出马，当爹没用，闺女脸皮薄，这算什么事？”

“……”

房玄龄无语了，尴尬地赔着笑脸不敢吭声，就等她这句话，死皮厚脸之事，房玄龄做不出来。

“娘，爹爹作弊！”

“抽！”

“啊～～”

卢国公府，程妖精咬牙切齿怒视着程处默，颤抖着双腿扎起马步，屁股险些坐上烧去一半手指粗的线香，头顶着石磨不敢乱动。

程夫人懒洋洋地背靠着长乐乡家具逍遥椅，舒坦享受程紫苑力道适中的按摩，程家三子活生生汉奸似的，双手抱胸监视老爹有没有耍赖。

“夫人，我知错了！”

“错在哪儿？说说看？”

程妖精欲哭无泪求饶认错，叛徒儿女帮娘不帮爹，程妖精寻死之心都有份，程夫人漫不经心的声音，更是让程妖精崩溃。

“不该喝酒！”

“处默，抽！”

“是，娘！”

嗞~程妖精扭曲着脸，五官揉得不成人型，结结实实给手下不留情的程处默拿树枝狠抽了一下，屁股发热下吃劲奶力坚持下来，好险啊！

“别，别，不该归还老秦亲兵…”

“继续抽！”

“爹爹，对不住啦~”

程处默无辜地耸耸肩，狠劲十足一鞭抽得程妖精力歇，坚持不住一屁股坐上线香，程妖精扯起头五官抽筋似的左右摇晃，整个人惨叫一声乍然跳起，手里的巨石丢到一边。

“好你个逆子，公报私仇，找死！”

“娘，救命啊！！”

程妖精勒起衣袖，暴跳如雷伸手抓狡猾如兔的程处默，直到程夫人从逍遥椅跳起，暴走的程妖精马上怂了。

“哼哼~~妖精，皮痒了？”

“不，不敢…”

程夫人冷笑声与三子一女同仇敌视目光，程妖精没了在外作威作福的痞子气，怂的不能在怂地双手抓耳，低头认错争取程夫人宽宏大量，要是李世民见了肯定吐血。

“程家家规还记得吗？”

程夫人漫不经心的话，程妖精点点头又摇摇头，想跑不敢跑，跑了跟大罪，程夫人会加倍家法力度。

程妖精心里祈祷着秦寿快娶走程紫苑，程夫人失去程紫苑撑腰，那三个化骨龙墙头草可以无视，家主威风可以重振不在是梦想。

“紫苑，你爹爹记性不好，提醒一下他！”

“是，爹爹违反家规第五条，犯错问题分歧上，娘永远是对的！”

程夫人似乎看透程妖精心里想法，冷笑一声双手抱胸，程紫苑一脸歉意看着欲哭无泪的程妖精，说出程妖精崩溃十足的话，整个人龟缩似的缩起双肩。

“那还等什么？”

“等等！夫人手下留情，我想起来了！”

“晚了，扁！”

程家三子在程夫人一声令下，一人一边把程妖精架住，程夫人活动着拳头娇喝一声，大半夜传来程妖精惨兮兮惨叫声，惊得卢国公府家仆与婢女们不寒而粟，家暴了！

第3卷第三十七章呕心斗角房程式

“是你？”

“是你？”

次日清晨，加建之中西鹤楼停马车处，房夫人与程夫人先后下马车，同时见到双方微微一愕，谁也没有料到双方会不期而遇，更巧妙的是同时出现长乐乡。

“哼~”

房夫人与程夫人马上恍悟双方来意，各自冷哼一声不屑一顾撇过头，直看得两个车夫与随从家仆们冷汗连连，关系甚好的两夫人在此关系破裂吗？

“好不要脸，学人抢女婿！”

“啧啧~~怎么听起来那么刺耳？什么叫抢？要说不要脸，恐怕是你先吧？”

监督西鹤楼工程的贺明，远远发现房夫人与程夫人争吵声，马上溜进村里禀告秦寿，麻烦来了！

“村长！”|

还未睡醒的秦寿，在贺明急促拍门声下，狂躁十足诈尸般跃起，春光乍泄的钱羽馨悠悠转醒，白了眼秦寿拉起被窝盖住修长曼妙的身段。

“啥事？死贺明，你想躺着过年是不是？”

暴跳如雷的秦寿抓狂了，要不是看贺明跑腿有两下，早废了他回家蹲着，夜里东奔西跑偷情容易吗？觉没睡好贺明就跑来打搅，不知道自己有睡懒觉习惯吗？

“麻烦来了！”

贺明不寒而粟丢下话闪人，心里郁闷不止，好心好意来报告又挨骂了，反正话带到了，秦寿听不听是他的事。

“麻烦？什么麻烦？”

“困~”

秦寿摸不着头脑，钱羽馨美女蛇似的缠上来，乌的长发凌乱地披散在雪白肩头和粉红的枕头上，俏脸像一朵桃花，樱唇微张发出慵懒的撒娇声。

美人儿撒娇秦寿哪里抵得过？**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秦寿现在明白其中含义了，搂着盈盈一握的钱羽馨娇躯，什么狗屁麻烦见鬼...

哐当...

“抢什么抢？”

“谁抢的？”

“啊...”

房门遭遇暴力撞击，直把想歪歪的秦寿吓了一大跳，连睡懒觉的钱羽馨也惊醒，尖叫一声发现陌

生来人，通红着脸钻进被窝。

“程夫人？房夫人？！”

秦寿傻了眼看着贸然出现的程夫人与房夫人，吓了一大跳，这是什么情况？该死的贺明怎么不早说是她们两个？

程夫人与房夫人同时傻了眼，发现秦寿光着上半身与一个女子同床而眠，玉面刹那间充血似的一阵火辣辣。

“呸~伤风败俗！”

“不知羞耻！”

程夫人与房大人同时说了一声，涨红脸暗啐一声转身跑人，留下目瞪口呆的秦寿，这算啥事这是？秦寿无语看着钱羽馨，鸵鸟的幸福，可以藏于被窝里！

两刻钟过去，茶水招待已过两杯，就在程夫人与房夫人等得不耐其烦的时候，秦寿搂着钱羽馨大摇大摆出来，钱羽馨极力想要挣开秦寿，奈何秦寿不为所动，钱羽馨也只好认命似的。

“不知两位伯母大驾光临，未能远迎还望赎罪！”

秦寿表面立场似的，搂着脸红钱羽馨并坐一张椅子，即让钱羽馨感动又唯恐不安，房程两夫人目

光看得她心里忐忑不安。

“你眼里还有本夫人存在？”

房夫人心里一阵有气，秦寿这举动分明是在挑拨，有伤风德搂着陌生女子与自己谈话，可想到秦寿诗才纵横，一出手三百多首朗朗上口名流千古名诗，也就释然了，风流才子嘛！

“贤侄，风流乃热血男儿本性，本夫人理解，不像某些人斤斤计较！”

“你...”

程夫人大义凛然的话，直让秦寿为之一鄂，连钱羽馨也是一样，只有房夫人涨红着脸，程夫人充满火药味的话题，分明是针锋相对自己而来。

“两位伯母莫吵，不知两位夫人前来，所谓何事？”

房程两夫人争吵声秦寿很头疼，不得已下挥手打断她们争吵，其实不用问也知道她们所谓何来，只是装糊涂当什么事也不知道而已，钱羽馨心里不安地紧了紧手，在秦寿安抚下慢慢松下来。

“贤侄，我家闺女如何？”

“这...”

程夫人抢在房夫人面前，眯起眼看着秦寿安抚钱羽馨的动作，一开口就是秦寿蛋疼的话题，谁知

道你闺女如何？暴力倾向多点，当然秦寿不敢说出来，装哑巴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

“粗俗不堪，耍刀弄枪成何体统？哪像我家玉儿温文贤淑，贤侄，你说是不是？”

“这…”

房夫人不屑一顾撇撇嘴，出言顶撞抢在前头的程夫人，房夫人的话说中秦寿心坎了，当然秦寿也只能装傻当什么也不知道，含糊其辞不敢应答。

秦寿为难的样子让一边的钱羽馨想笑不敢笑，原本担忧的心情一扫而空，想到秦寿如此出色，引来两个国公夫人争夺，钱羽馨一阵骄傲又担忧。

“你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程夫人盛怒拍椅而起怒视房夫人，而房夫人不甘示弱拍椅而起，针锋相对的无硝烟战一触即发。

“好不要脸，本夫人家妖精提亲在先，你凑合什么？”

“切~嫁女又不是卖菜，凭什么先来后到？有才能者得之，相反你家闺女耍刀弄枪的，诗书懂吗？”

程夫人与房夫人相讥互掐声，秦寿冷汗连连，有想跑人的冲动，这算哪门子事？问过我意见没

有？这是我的家，不是她们家里啊！

“什么？找架打是不是？”

“切，只有泼妇才会耀武暴力，程妖精就是这样给你打服的吧？”

房夫人鄙夷着程夫人动不动宣扬暴力，秦寿实在看不下去了，直到秦叔宝在贾蓉与秦管家搀扶下走出来看情况，秦寿才找机会留下钱羽馨开溜。

“你，好过你醋坛子！”

“你在说一遍！”

“说一万遍也是，醋坛子！”

“你…”

“住手！”

秦叔宝吐血十足看着秦寿开溜身影，眼看房程两夫人开打掐架，只能硬起头皮大喝一声，及时制止两人互掐。

‘尼妹的，这算什么事？哥没有招惹她们闺女啊！

跑出村长屋的秦寿崩溃了，有种想哭的冲动，就算再想哭，也要微笑着说一句：你大爷的!这算什么事儿？哥安分守己不沾花惹草，怎么招惹两个惹不起的悍妇来了？

“村长，薛某…”

秦寿崩溃的时候，薛仁贵涨红着脸从村外跑到秦寿面前，想到自己栽在女贼手里，薛仁贵有愧秦寿厚望，欲言欲止想要辞退，马上给秦寿挥手打断。

“薛副将，你来得正好，本将军正式提拔你为陪戎校尉，给你个光荣任务，招兵买马，男兵五千，女兵五千！”

“啊？！”

薛仁贵大吃一惊看着秦寿，而秦寿说完头也不回转身走人，薛仁贵晕乎乎地差点站不住，幸福来得太快以至于半天还未清醒，陪戎校尉，那可是从九品上的官！

“当官了，我当官了…”

第3卷第三十八章秦氏太保拳

“仙儿姑娘？！”

闲来无事监督西鹤楼盖三楼的秦寿，惊讶发现不请自来的仙儿，笑意盈盈的笑容看得秦寿一阵心动不已，太美了！

秦寿承认这一刻心动了，萌生想要占有仙儿成为禁脔，粉脸白里透红嫣然一笑时，妖娇百媚自然而生令人怜爱。

“秦公子！”

仙儿似乎发现秦寿强烈占有**，粉脸微微一红，轻声莞尔盈盈一礼，惊醒**强烈的秦寿，连开工的工匠们也差点失神。

“嗯哼~仙儿姑娘，有事？”

秦寿尴尬地干咳一声，掩饰自己窘态惹来仙儿咯咯声娇笑声，那耸起的莲花图抹胸看得秦寿狂咽口水，亮瞎眼的冰晶玉洁肌肤诱惑十足，乖乖，这不是要老命吗？

得~非礼勿视，阿米豆腐！秦寿艰难地移开目光，装作圣人清高不受迷惑，仙儿杀伤力太大了，秦寿怕自己在看下去会化身真正的禽兽。

“来长乐乡当然是求年货！”

仙儿抿嘴笑了笑，感觉秦寿问的问题好逗，当然更深意的话仙儿说不出口，也没有勇气说出来。

“贺明！”

“有，村长，有事？”

秦寿一声吆喝，贺明马上从三楼急匆匆跑下来，看了眼美得冒泡的仙儿，点头哈腰等待秦寿安排。

“拿百来斤糖环糖果，送予仙儿姑娘！”

“是！”

“啊，这太多了…”

秦寿豪爽的出手，贺明闻言为之一鄂，末了清醒过来点头哈腰匆匆离去，连仙儿惊呼太多声也没去理会，差人准备送礼。

“小小心意而已！”

秦寿转过头不去看媚眼如丝般的仙儿目光，装作无所谓的模样，走到酒楼窗台看窗外风景。

“秦公子，敢问这是…”

气氛沉默下来后，不甘寂寞的仙儿出言打破，好奇询问建造这么空旷的房屋有何用？两层房子很少见，更何况还是三层的，看屋顶搭架的样子，有造四层的意思。

仙儿凑到秦寿身边，惊讶无比看着落地阳台，

四周直围了半人高护栏，全是木头制作，至于怎么固定设计的，仙儿瞧了半天没发现，更别提下面少见的台桌与怪异蘑菇伞，居高临下看下去，好像雪地里长出来的蘑菇一样。

居高临下仰望着一望无际的长乐乡绿与白交织的农田，仙儿心旷神怡地深呼吸一口，没有酒醉金迷胭脂水粉味，全是净化人心的气息。

“休闲度假酒楼，仙儿姑娘，有兴趣来管理吗？”

秦寿头也不回打趣地回应仙儿，也未曾想过仙儿青楼花魁身份，更没有瞧不起她风尘女子出身，进入青楼往往都是有不堪回想的童年悲剧。

“好啊，今儿仙儿从良，就怕没地方落脚，只盼秦公子好心收留！”

仙儿笑眯眯的话语惊呆了秦寿，来真的？不懂得青楼规矩的傻了眼，自己无心打趣声，她还真当真？亦或者是耍自己？

“仙儿莫要…”

“哈哈~~寿哥儿，仙儿可不是开玩笑，恪弟出马二十两金价，老鸨二话不说马上放人，瞧瞧，包袱恪弟都带来了！”

秦寿的话还没说完，李恪得意洋洋哈哈大笑走

上来，亲自背着仙儿所有家当包袱，惊呆了秦寿左看看仙儿，右看看来真的李恪，六神无主似的一阵恐慌。

仙儿抿嘴偷笑的目光，看得秦寿心中一阵喜忧参半，喜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忧的是情债太多不敢在招惹，可又忍不住想要霸占，美女试问谁不喜欢？更何况还是自己送上门的。

“寿哥儿，少在这儿假惺惺了，要不是仙儿姑娘垂青于你，恪弟早占为己有了！”

李恪鄙视一眼故作委屈的秦寿，得了美人芳心还假惺惺，要知道这赎身钱还是仙儿自己掏的所有积储，李恪只是用面子身份震服老鸨放人。

“……”

好吧，秦寿无语了，看来今儿是给仙儿耍了，难怪她今儿特意打扮了，感情是庆贺自己从良了，以最好一面来见自己，只是秦寿纳闷了，自己又不是什么香馍馍，怎么那么讨美女芳心呢？

秦寿想来想去始终也想不到原因，知道真相的估计也只有仙儿一个，她不说秦寿也没办法知晓。

“村长，年货准备好了！”

“滚！”

“啊，是！”

贺明笑嘻嘻跑上楼，心烦意燥的秦寿一声暴喝，贺明愕然失神片刻，马上郁闷不止地点头应着跑了。

“寿哥儿，听闻你明儿要参见武斗会，可有此事？”

“啊？”

李恪没事找事的问话，惊呆了仙儿，武斗会她上一年见过，那都是血腥无比的多国武斗，轻者伤及筋骨，重者躺床休息好几个月，程家三子当初落败波斯高手，可是修养好一段时间。

“区区一个武斗会而已，手到擒来！”

秦寿不放在心上撇撇嘴，既然李世民敢把自己去武斗会，秦寿就不用客气了，没有规则的武斗会，正好是大显身手的好时机，拳打无知吐蕃脚踩变态倭国。

“可...”

“少主，公爷有请！”

李恪还想说些什么，秦管家漫步似走上二楼，打断了李恪的话，等待秦寿一起回村长屋。

“放心吧，寿哥儿我手痒很久了，秦管家，麻烦你安顿一下仙儿姑娘！”

“是！”

秦寿安抚李恪的担忧之色，吩咐秦管家帮忙安顿仙儿的住所，房屋有限只好委屈她搬进村长屋将就挤挤。

“仙儿姑娘，请！”

“有劳了！”

秦管家礼貌邀请声，仙儿杉杉有礼回应，秦管家笑而不语在前面带路，李恪颇感无趣当起佣人，替仙儿背着包袱。

秦寿回到村长屋大厅，房程两夫人早已离去，至于秦叔宝怎么打发的？秦寿不知道也没有兴趣知道，愕然失神拿着秦叔宝家传密集，太保神拳。

秦叔宝也没有与秦寿多说什么，在贾蓉搀扶下两夫妇恩爱十足出去闲逛，极其不负责留下秦寿在大厅发呆。

‘能坑点吗？秦寿欲哭无泪看着太保神拳，这个不负责老爹也太粗心了吧？早不拿出来，偏偏在紧要关头才拿出来，临时抱佛脚有用吗？

秦寿抓狂地挠着头，翻开所谓的家传太保神拳，看到头痛不已的之乎者也古文，得，找人翻阅去！

“媚娘，媚娘，快来救命！”

秦寿合起太保神拳，扯起喉咙大呼武媚娘，翻

阅这事最拿手的莫过于才人武媚娘，要不然她怎么在宫女众多颖脱而出？

第3卷第三十九章强者都是最后出现

次日清晨，长安热闹了，大清早百姓们一窝蜂直奔皇宫校场，一年一度年关武斗会又开始了，最活跃莫过于赌场生意。

头一天就开始开赌，笼络不绝想要发财的百姓把赌场挤破，只可惜这次马秦寿赌率太低，一比一的赌率没啥盼头，倒是番邦小国赌率颇高，但是无人问津。

早早到来的各国使者团落坐两侧搭建观席台，精神饱满的各国高手更是待遇不错，平心静气等待天朝皇帝与群臣到来。

“八嘎~唐人真是爱迟到！”

倭国中大兄皇子阴霾着脸色，天朝皇帝与群臣迟迟未到，这让中大兄皇子很是恼怒，可大唐实力雄厚，也只能暗地里恼恨。

“中大兄皇兄，稍安勿躁，别忘了我们这次目地！”

“嗨~间人说得有理！”

倭国间人皇女警告声，中大兄皇子阴沉着脸色回应，间人皇女是舒明天皇最器重的，她聪明文武双修极有可能成为35代未来女皇。

“中大兄，你应该小心天赤七王，聂赤赞普，穆赤赞布，丁赤赞布，索赤赞布，美赤赞布，达赤赞布，师赤赞布这七个人不好对付！”

“嗨~”

中大兄皇子顺着间人皇女的警告，抬起头看向吐蕃出动的天赤七王，好好一场武斗会变成探虚国力。

大唐人才济济也是间人皇女每年前来摸底目的，可以的话手段****一下回倭国，间人皇女最期待的还是马秦寿，盛传这么久赌率这么低肯定是高手。

“西斯，这次不能手下留情，大唐出了高手！”

“王子，西斯明白，什么高手不高手，西斯捻死他！”

波斯使团，波斯王子阴沉着脸，上届西斯赢得晓幸含有水分在里面，领赏回去得不到肯定，这次带上顽固大臣，目的就是想要露一手震惊顽固大臣，自己手下有悍将，没想到来到长安听到有能人悍将。

各国使团叮嘱阵营高手，小心防备马秦寿，最近风头出尽的秦寿事迹，早已给各国使团盯上了，

民间传得这么多想不知道秦寿这批马都难。

“皇上驾到！”

随着太监薛高扯起喉咙高呼，李世民一丈长纯金龙撵出现，五匹白马拉着四个木轮纯金龙撵出现，栩栩如生三尺龙头看得各国使团惊叹连连，更惊艳与李世民同坐的长孙皇后。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围观百姓见到李世民出现，全都整齐一致跪拜，几十万人跪拜震慑各国使团，由衷佩服起东方大国，果然不愧为天朝。

数百名宫女太监跟在龙撵后面，过后便是上百群臣身影，皇宫侍卫盔甲鲜艳，叮叮当当的盔甲撞击声，长长的障刀悬挂腰身，不怒自威威武之躯震慑各国使团。

李世民轻扶长孙皇后一同下龙撵，在太监搬来龙椅与凤椅下，双双落座比武台看台，轻拂衣袖不怒自威的平身，几十万百姓同时起身。

“第一场，筛选赛，下台即为认…请各国代表准备，第一场，陈国公之子侯少锋对阵西突厥阿那史云！”

随着李世民落座，太监薛高扯起喉咙高呼，简要说明比武规矩后，各国使者高手们纷纷到比武台

等候。

“承认！”

“承…承认！”

身着皮衣头戴皮帽的阿那史云跳上比武台，对阵蹩脚虾一样的侯君集长子侯少锋，挂着骁骑尉的侯少锋底气不足哆嗦着嘴唇，打量高自己一个头的阿那史云。

李世民皱着眉头，召来太监薛高索要名册，心里疑惑着谁派这个蹩脚虾上阵的？当看到出战花名册，李世民差点气得吐血。

全都是名不见传的五品大臣之子，以往出战的武臣国公之子一个也没有，除了秦寿登名在册，其余全是花拳绣腿中看不中用的废物。

“太子呢？”

李世民愤怒一甩花名册，恼羞成怒把太监薛高吓了一跳，这名册是太子殿下给的，他自己也不知道。

“回禀皇上，太子抱恙在宫…”

“岂…”

太监薛高胆颤的话，差点气得李世民吐血，长孙皇后看过来的时候，马上收敛起脾气，露出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皇上，有何…咳咳…不妥吗？”

长孙皇后苍白着脸色，一脸疑惑看着故作笑容的李世民，总觉得他好像笑得很牵强。

“没，没什么，薛高，人全撤了，换秦家小子今儿顶着！”

“是！”

李世民一边敷衍长孙皇后，一边强忍怒气叮嘱薛高把花名册废物全换了，看情况太子有意整秦寿，李世民不知道太子与秦寿有什么过节，居然敢掉包人手。

“啊～～好痛啊～～我认输！”

开打第一回合，侯少锋软脚虾掉百姓眼球一地，阿那史云拳头还未靠近，这厮居然先倒地满地打滚，震惊了看热闹的百姓，更惊呆了阿那史云，啥情况这是？

侯君集更是涨红着脸，不敢去看脸色发的李世民，心里把阴损的太子问候个遍，自己那么忠心他，居然整自己唯一的孩儿。

“什么情况？”

“不晓得，尼妹的这个死软脚虾，害我输钱了！”

“滚！死软脚虾！”

侯少锋在暴走百姓鸡蛋狠砸之下，狼狈十足地失足掉落五尺高比武台，杀猪似的大叫声马上给皇宫侍卫架着离去，跟着倒霉的皇宫侍卫直接拿侯少锋当挡箭牌，抵挡暴走百姓们扔臭鸡蛋。

“下一个，倭国中大兄皇子对阵游骑将军秦寿！”

薛高按照李世民旨意，参赛的绣花枕头全都排除，直接把压轴的秦寿调上来打车轮战顶当。

倭国皇子中大兄阴沉着脸色，没想到自己第二个就对上大唐盛传的高手，倭国中大兄皇子深呼吸一口气，等待盛传的秦寿上场。

一刻钟，两刻钟过去，倭国皇子中大兄由愕然到失神最后到愤怒，等了足足半个时辰有余，依然未见秦寿上场，连各国使团也忍不住迷惑了议论纷纷起来，天朝皇帝没有发话，他们也只能私底下议论怎么了？

“来了，来了，村长来了！”

“哇！好帅！”

“帅呆了！”

“村长威武！”

李世民涨着脸的时候，百姓人群里一阵惊呼哗然，也不知道谁喊了一声，一浪接着一浪村长威武

声，看台上君王与群臣无语了，长孙皇后掩嘴惊呼出声，还有各国使者们纷纷站起，瞪大不可思议目光。

第3卷第四十章无耻车轮战

吼~旺财一声虎啸声惊呆了长孙皇后，当看到骑着旺财秦寿赤条上半身，露出栩栩如生的白虎纹身，脸色一阵红润暗啐一声好不羞耻。

群臣们一脸怪异看着秦寿没四大神兽护体，当发现风火雷电与薛仁贵举起虎豹旗尾随前来，顿然觉悟了，特别是李靖忍不住想到，这家伙来招兵买马吗？

李靖还真猜对了，薛仁贵在村里招了一天，村民们对于秦寿志愿当兵大摇头，放着生活这么好不享受，吃饱撑着才去当吃苦不讨好的兵。

迫于无奈秦寿只好借助这次武斗会，大出风头同时宣扬征兵，反正李世民又没有限制什么，正好老老实实在他面前招兵买马。

“此人劲敌！”

“不错，要小心...”

吐蕃七王小声议论纷纷起来，光是秦寿出场的气势，还有坐骑旺财，可以看得出秦寿并非软脚虾，甚至是比起前几届的更厉害棘手。

“西斯，你有把握没有？”

“王子，这...”

波斯王子的问话，大块头西斯为难起来，真要对上秦寿，他自己也没有百分百的把握，秦寿出场太拉风了。

“游骑将军秦寿，请上台比武！”

薛高得到李世民点头示意后，扯起喉咙直接宣布秦寿上台比武，秦寿傻了眼，这么快轮到自己？当秦寿看到比武台大唐阵营空荡荡，顿时无语了。

“哈级买嘛习带哟罗习哭哦乃噶一习马斯。”

“行了，哥我照片挂墙上的时候在拜，赶紧的，别鬼叫了！”

中大兄皇子的鞠躬礼，秦寿不耐其烦挥手打断，双手抱胸等待中大兄皇子攻过来，没挑战性的武斗会秦寿兴趣乏乏。

“一哒！”

中大兄皇子不明白秦寿所谓挂墙上什么意思，鬼叫一声直冲向懒洋洋的秦寿，散漫的秦寿让中大兄皇子很气，分明没把自己放在心上，含怒出拳一拳打向秦寿脸。

“我打~”

“嗞~”

看热闹的百姓与君臣还有使者们倒吸一口冷气，双脚不自觉紧靠拢，那可是爷们致命创伤啊！

中大兄皇子夸下传来弊息的痛楚，噗通一声跪在秦寿面前，差点晕眩过来扭曲着脸孔，直到秦寿一把揪起他梳起的长发。

“废物，滚！”

秦寿不屑一顾揪起哇哇大叫的中大兄皇子，甩垃圾似的把他丢下台，末了没事人一样拍拍手掌，一副打完收工的表情。

“好，打得好！”

“村长，威武！”

“皇上，这不符合比武规矩！”

百姓欢呼哟呵声之中，无疑给间人皇女狠狠一巴掌，第一个坐镇不住了，秦寿一招秒杀中大兄皇子，顶着使团里愤愤不平破骂声，第一个提出秦寿不道义的打法。

“比武胜负已定，如有异议，请明天继续，下一个，罗刹国，若夫斯基对游骑将军秦寿！”

太监薛高得到李世民点头目光，没理会间人皇女的抗议，直接宣布下一个，间人皇女阴沉着脸色，看了眼快刀手一样的秦寿。

秦寿咯噔一下，又是自己？秦寿看向李世民的时候，李世民假装没看到似的闭目养神，直让秦寿一阵恼火，啥意思这是？

若夫斯基也没有废话，一上台哇哇大叫直朝秦寿挥拳打来，毫无招式的野人打架方式，直让秦寿一阵厌烦，左一拳右一拳懒洋洋地格开若夫斯基拳头。

秦寿这边开打，东宫那边太子李承乾冷笑连连，对于他父皇会不会秋后算账什么的？李承乾压根没有在意过，打心底想要整死敢不给面子自己的秦寿。

“太子殿下，你这计策不妙啊，皇上回宫定然…”

“杜荷，你多虑了，孤王就不信父皇那么狠心，哼~大不了面壁思过几天而已！”

李承乾自信满满的话，直让杜荷一阵无奈叹息着，李承乾越来越一意孤行自以为是，这不是什么好事，杜荷有些后悔上了李承乾的破船，现在想后悔都来不及了。

“杜荷，走，陪孤王小饮一樽！”

“是！”

杜荷在李承乾亲密抓手下，心惊胆颤地僵硬着身子骨，完了，杜荷面如死灰想到极可能发生的事，可李承乾的面子又不得不给，硬着头皮跟李承乾亲热拉扯下进入东宫大殿。

一个时辰过去，秦寿自己也不知道挑战了多少个所谓使团高手，红肿双拳打下一个又一个，在百姓们欢呼声之中，气吁喘喘地喘息着。

“下一个，波斯使团西斯！”

没完没了的太监薛高再一次喊到波斯使团西斯的时候，秦寿崩溃了，玩车轮战还是怎么回事？

“请指教！”

西斯一上台，就入乡随俗拱手抱拳，打心底敬佩秦寿在车轮战下挺过来，虽然车轮战有些不耻，可大唐就秦寿一个出马，西斯也只好硬着头皮上。

秦寿不知道自己给太子阴了，也不知道李世民现在难找人的苦楚，心里问候无耻李世民同时，打量了眼身穿简朴皮甲服饰的西斯。

不同于一般东方男子，他脸部的轮廓鲜明如刀刻，浓眉大眼，鼻梁高挺又尖，刚毅脸孔留着过耳金黄短发，异常阴沉紧绷着脸，全身散发着一股冷寒。

“喝～”

西斯待秦寿点头后，暴喝一声没有花俏的拳头迎面朝秦寿打来，战场肃杀之气惊得秦寿后退一步，未摸透他招式前，秦寿不敢去迎接，侧身躲过一记手肘盾击打向一击落空的西斯后背。

嘭~秦寿手背膝盖顿时触电般抽搐了一下，西斯不愧是有真材实料的高手，秦寿盾击打来头也不回，反手以强壮的肌肉硬生生挡下秦寿盾击。

好强！西斯格挡秦寿盾击的肌肉一阵麻木，整个人扑前两步才堪堪站稳，西斯心呼一声好强。

稳住身子的西斯再次暴喝一声，狠辣十足的角斗士招式，逼得秦寿连连后退，以硬对硬拳拳到肉，越发红肿拳头刺激了秦寿怒火。

“破心拳！”

秦寿暴喝一声，青筋暴起拳头硬生生与西斯拳头对上，嘭一声，强力冲击下西斯吐了一口血倒飞出去，一直划着比武台半身压在比武台外边才停下。

“我输了...”

西斯秃废地低下头，秦寿含怒走过来的时候自动认输，想不认输也不行，秦寿遭遇那么多车轮战，还把自己打飞出去，西斯有自知之明。

“下一个，吐蕃七王对阵游骑将军秦寿！”

西斯下台的时候，薛高再次没完没了一口气报出吐蕃七王，秦寿吐血了，转过头看向李世民的时候，李世民头仰望着天手敲着龙椅，而长孙皇后直接张大嘴合拢不起来，傻子也能看出秦寿给人阴

了。

第3卷第四十一章征兵问题

吐蕃七王自动认输出乎秦寿意料之外，筋疲力尽的秦寿打蛇上棍见好就收，戏剧化的草草结束让李世民松了口气，秦寿在百姓欢呼声之中退台离去。ｗｗｗ．．ｍｅ

一眨眼两天时间过去，风波未消的武斗会在长安津津乐道，比起长安乐不知疲讨论武斗会，长乐乡更是人满为患，年货与家具吸引大批下乡的百姓与使团。

“村长，交趾国使团求见！”

“不见！”

“波斯使团求见！”

“不见！”

秦寿心烦意燥挥走一个又一个，各国使团来的都没好意，大厅桌面放着堆积如山高的请帖，不是群臣的请帖，就是各国使团们参加完大唐新年的请帖。

“寿儿，明哲自保，你现在身份非同小可！”

秦叔宝看了眼秦寿，不得不提醒秦寿，注意现在自己身份，他的言行举止时刻在朝廷探子监控之下，李世民肯定安插不少探子在长乐乡。

“爹爹，孩子知晓，爹爹，你确定程妖精会放回你的旧部下？”

两天有余，程妖精没声没气更没有见到秦叔宝旧部，秦寿忍不住怀疑起程妖精独吞了秦叔宝的旧部想法，要不然怎么没见到？

“……”

秦叔宝无语了，也不知道怎么回复秦寿刁难的问题，一脸尴尬地借故离去，程妖精不守信用，秦叔宝也拿他没办法。

颇感无聊秦寿走出村长屋，直奔视察工地，沿路发现盖好的土电话中转站，秦寿迫不及待等待女贼到临，她敢再次到来保管有去无回在小屋过大年。

“村长，旋耕机…”

“缓缓，没心情弄这些，赶紧改进单车！”

王铁匠见到秦寿，提及胎死腹中已久的旋耕机，秦寿头也不回大手一挥，继续鼓弄单车直让王铁匠一阵无语，还有铁筋事没完没了，哪有时间研究啊？

铁匠一直亏空，是时候盈利了，单车在程妖精炫耀下，早已雷霆贯耳了，是时候改进第二代单车出来，扩建开始又要用到大笔的资金。

“村长，倭国使团三春一幕想要家具，你看…”

“500文一套，接受得了就卖！”

路过木匠屋，林木匠急匆匆跟上来，秦寿没心情去管理这些，不耐其烦大手一挥，定制出林木匠哑口无语的狠价。

“那个甩水机呢？城里很多人来问！”

“一贯钱出货价！”

秦寿没想到李恪还真会办事，这么快宣传到位，定义好价格急匆匆离去，留下倒吸口冷气的林木匠，一贯钱？这个更狠！

秦寿来到扩建工地外围，很意外发现武媚娘的身影，下意识躲到村民房角落，偷偷打量武媚娘在干什么？

武媚娘不懂得建筑，自己又没有给她看过图纸，她跑来这里干什么？秦寿疑惑了，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

秦寿特别注意了下工地里，武媚娘热心肠端水给倒水泥的工匠，只可惜相隔太远秦寿压根注意不到什么，隐隐之中觉得这个武媚娘是有目的而为。

“老舟，老舟！”

无意间发现舟子卿拿着石灰经过，秦寿压低声

音招呼舟子卿过来，舟子卿有些迷糊看了眼躲躲闪闪的秦寿，带着一丝疑问跑过来。

“村长你...”

“把手头工作交给别人，假装监工走来走去，盯紧那个女的想要干什么！”

秦寿拉过舟子卿，一手指着武媚娘交代舟子卿监督，舟子卿想也没想就点头答应下来。

“小心点别露出马脚，晚上给本村长消息！”

“是！”

舟子卿带着使命若无其事走出去，招来一个工匠接替自己画线活，慢悠悠地朝武媚娘方向走去。

秦寿看了眼进展顺利的工地，简单的倒地基粗重活这些工匠一点就明白，无需自己担心，等他们把地基倒好，就是砌砖盖楼的大业，只可惜委屈那些难民们过年住不进新房子。

看着一批批板车推动几千皮板砖拉来工地，秦寿默默地转身离去，没有去打搅他们工作，转身去薛仁贵，看看征兵工作如何。

薛仁贵家，门口挂着两个木牌竖起的征兵处，冷清清的屋门无人问津，村民们要么忙活弄年货，要么扛着一箩箩烧制好年货搬出去。

秦寿踏进去薛仁贵家大厅，薛仁贵抓头挠耳苦

闷不已，连秦寿到来也浑然不觉，柳氏想提醒薛仁贵村长来了，给秦寿挥手打断。

“薛副将，征兵如何？”

“惨不忍睹！”

薛仁贵抬起头看了眼秦寿，把空荡荡的征兵记录交给秦寿，看得秦寿冷汗连连，连续3天无人问津！

薛仁贵一腔热血过后叹息一口气，感觉自己好像扫把星一样，做什么事都不成，甚至连累了秦寿，看到薛仁贵自责钻牛角的心态，秦寿摇摇头叹息起来。

“薛副将，别气馁，也许我们还没有找到关键突破口！”

“？”

薛仁贵一头雾水看向秦寿，不明白秦寿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突破口？他知道当兵的苦处，一没钱二艰苦，除了强制性兵役，基本无人踊跃当吃力不讨好的兵。

秦寿没有理会薛仁贵疑惑目光，径直走出去留下一头雾水的薛仁贵，直到两刻钟过去，秦寿带着夏侯敦过来。

薛仁贵疑惑地看着秦寿，不明白秦寿带夏侯敦

过来做什么？连夏侯敦自己也是一头雾水。

“夏侯敦，你说说看，你以前当兵的经历待遇！”

“啊？这…，好吧，夏某以前当兵的时候，除了收税私自克扣一点…”

夏侯敦在秦寿交代声下，硬着头皮把当兵经历说出来，七品以下官员，既没有俸禄，也没有驮马、武器等各项军资，全靠自己农耕加上缴朝廷税务，剩下的就是可怜的维持生活。

以往都是无战事春夏秋耕种，冬季大练兵三百人之团正，五十人之队正，十人之火长，他当守门军曹还好点，要是其他的就难说了。

“现在明白为什么没人当兵了吧？”

秦寿等夏侯敦说完，看了眼自认扫把星的薛仁贵，化解他心里钻牛角尖的问题，秦寿不希望未来大将军留下心里阴影。

“末将惭愧！”

薛仁贵在笨也不至于不明白秦寿用心良苦，惭愧十足抱拳道歉，秦寿如此重视自己，而自己却是三番两次钻死牛角尖。

“罢了，征兵事先缓一缓，等辣椒上市了，钱财充足在重金征兵，现在你们好好过个年，年后开

始地狱训练！”

“是！”

薛仁贵与夏侯敦毕恭毕敬送走秦寿，打心底暗自庆幸没跟错人，比起朝廷待遇，秦寿这里更实在。

第3卷第四十二章仙儿的惊讶

“羽馨姐姐，这是？”

入夜时分，长乐乡从村长屋开始四周延伸，摆满一桌桌酒席，仙儿带着从良一起出来婢女走出村长屋，嘴甜询问一边观看的钱羽馨身边。

“秦郎宴请全村过年！”

仙儿降低身份唤自己一声姐姐，钱羽馨心里一阵舒坦，态度良好说明原因，虽然现在仙儿还是处子之身。

钱羽馨相信要不了多久，她迟早给秦寿啃了，以秦寿越来越花心的性格，钱羽馨不相信秦寿会到嘴肥肉放走，心态良好默默接受这个懂事的仙儿。

“羽馨姐姐，秦公子呢？”

仙儿嘴甜腻的问话，钱羽馨带着遗憾的目光摇头，她自己也不知道秦寿跑哪去了，一眨眼间人影就不见了。

连钱羽馨都不清楚，仙儿颇感无趣东张西望，试图从陆续出现的村民与难民里找出熟悉身影。

“行了，你回去吧，今后该干嘛就干嘛！”

从后院溜回家里的秦寿，挥退没打探消息的舟子卿，秦寿也没指望舟子卿打探到什么，以他那点

智力怎么可能是狐狸精一样武媚娘对手？

舟子卿一脸尴尬地从后院跑出去，恐怕他到现在还不知道，秦寿叫他监控的武媚娘是什么厉害角色。

‘李世民，哥我诅咒你今晚吃鸡卡到骨头！

秦寿心里一肚子火气诅咒着没安好心的李世民，现在可以确定武媚娘就是李世民派来的间谍，什么送侍女？他有那么好心？

更可恶的是工匠里还有李世民探子，想干啥呢？偷技术还是监视自己？这一刻秦寿深刻明白一个道理，伴君如伴虎。

在开明的李世民也有让人蛋疼的八卦之心，秦寿现在更相信李世民想要偷技术，长乐乡出的羊毛手套和羊毛衣都是量产，都是李世民垂青的御寒之物。

要是自己还是以前没有后台老爹撑着，李世民或许会厚一道抢劫圣旨，现在有门神老爹撑着，他居然死要面子活受罪，玩起抢不如偷的小把戏。

“村长，鞭炮烟花全拿出去吗？”

秦寿胡思乱想如何应付贪婪李世民的时候，满手灰蒙蒙火药的五十名村妇抱着长短不一大红鞭炮走出来，两辆手推板车停在打开的后院门口。

“拿，烟花拿100个出去，鞭炮拿一半，长鞭炮挂村头放，短的挨家挨户没人八封，凌晨一到全放！”

“哦~”

五十个村妇闻言点头应着，拖着长鞭炮走出后院放到板车，招呼力气大的人进去抬沉重的烟花出来。

钱灵拿着钱羽馨外套经过，发现秦寿在后院轻手轻脚路过，以免秦寿发现自己，眼看快到内院出口，还没来得及窃喜，秦寿的手搭在她香肩上。

“灵儿，见了姑爷没招呼？”

“姑...姑爷...”

秦寿笑眯眯的目光，直让钱灵忐忑不安，一直刻意回避秦寿，没想到还真给他逮着了，秋后算账还是怎么回事？

秦寿拖着惊魂未定的钱灵到内院，把她推到内院墙壁，吓得钱灵心惊胆颤，拿起钱羽馨御寒外套挡着自己。

“灵儿，嘿嘿~~”

“姑，姑爷，你，你想干嘛？”

钱灵忐忑不安地看着秦寿，想到即将可能发生的事，心里一阵害怕彷徨着，直到秦寿用手指勾起

她洁白下巴，认命似的闭上眼等待秦寿无情摧残自己第一次。

“行了，别装出很委屈样子，姑爷我对你没兴趣！”

“你...”

秦寿不屑一顾的话语，直让钱灵一阵气结睁开眼，委屈的泪花哗啦啦直流，看得秦寿一个头大，咋回事呢？自己又没把她什么，哭什么？

“晦气！”

秦寿松开钱灵转头跑人，原本指望她帮忙做内鬼监督武媚娘去向，现在看到她这样，还是算了吧！

秦寿从村长屋走出来很是让钱羽馨无语，这家伙又走后门了，好好的前门不走走后门，想不明白秦寿这是闹哪出？

“贤胥，哈哈~~”

“哟，老丈人，丈母娘，请！”

钱老爷子与前两日回家的钱夫人姗姗来迟，秦寿热情地招待着钱老爷子与钱夫人，仙儿目光如炬，隐隐间发现秦寿与钱夫人眉来眼去的目光。

‘错觉？

仙儿带着一丝疑惑，在秦寿招待钱老爷子与钱

夫人坐定后，钱羽馨紧随其后落座，仙儿在秦寿邀请下莞尔一笑相序落座。

“亲家好！”

“呵呵～～好，好，无需多礼，都是一家人！”

秦叔宝与贾蓉姗姗来迟，钱老爷子与钱夫人客套的问候声，秦叔宝心中大喜回应了钱老爷子与钱夫人，钱羽馨乖巧儿媳秦叔宝还是很认可的，甚至觉得有些委屈了她。

钱老爷子与钱夫人在秦叔宝客套招待下再次入席，秦寿邀请一起下乡热热闹闹团圆，给足脸面的钱老爷子头一次大过年在外过。

秦叔宝很享受这种其乐融融的气氛，看着人山人海村民与难民喜庆笑容，招呼声哟呵声大笑声交织在一起，享受一年一度难得的喜庆年。

一叠叠菜肴在村妇们奔波之中，陆续送上上千围简陋木板搭建的酒席，还有大锅下厨的厨子们忙碌身影，看得钱老爷子与秦叔宝感叹连连，这才是真正的大家庭。

在座之中最开心的莫过于工匠们，与特意从城内赶来一起团聚的亲人们坐一桌，等待年饭过后秦寿发放工钱赶回家。

年关几天长安解除了禁宵可以出入自如，不少

慕名而来的城内百姓早早用毕团圆饭，开始跑到长乐乡范围占据位置，坐等子夜过后震撼人心的烟花晚会。

“来，喝酒！”

钱老爷子在心情大好秦叔宝连连灌酒下，喝得头晕脑胀还要硬着头皮死撑到底，看着满满一桌丰盛的鸡鸭鱼，筷子未下肚子先撑满一斤酒水。

秦寿与钱羽馨坐着，嘴角轻笑拿酒碗抿着酒水，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秦寿桌底下没停，脱了鞋调戏低头苦吃的钱夫人。

钱夫人涨红着脸不敢吭声，心里把秦寿怨个半死，暗骂秦寿急色的小鬼头，无耻的秦寿安排自己酒席铺上白餐桌布，挡住视线当着钱老爷子面玩刺激。

“筷子掉了！”

仙儿故意蹭倒筷子，在钱羽馨疑惑目光之中，借口筷子掉了压低身子作势捡筷子，秦寿大吃一惊想要收回调戏钱夫人的脚，哪晓得动情一半的钱夫人紧紧夹着秦寿作祟的脚，没有松动的意思。

仙儿捡起筷子整个人震惊了，怪异目光看了眼涨红脸的秦寿，在秦寿僵硬着笑脸的时候，仙儿若有深意地笑了笑。

第3卷第四十三章火烧竹与烟花区别

“什么？长乐乡也放火烧竹？”

麟德殿，李世民宴请外国使节观看乐舞，准备子夜后放屁声响的火烧竹庆贺，哪晓得间谍头子严统领报告后，震惊了李世民。

“皇上，长乐乡也放火烧竹？”

连一边陪伴的长孙皇后也忍不住好奇，长乐乡经过长公主描述，有些期待子夜到来，看看长乐乡所谓火烧竹的魅力。

“是的，皇上，据说是游骑将军专门为长公主准备的！”

“长公主？！”

严统领说出李世民愕然的话，紧接着心里一阵愤愤不平，为讨好长公主花那么大的本钱，怎么不见他讨好自己？

李世民挥退严统领，说实在的李世民也想去长乐乡看个究竟，可走不开啊，各国使臣使者都在这里，只盼秦寿别那么快放火烧竹，盖过自己火烧竹丢不起脸。

长乐乡，村宴在亥时结束，除了自发自觉清理餐桌的人，工匠们领完工钱开始各自回去，贺明欢

天喜地扛着钱袋回家，等待子夜到来烧鞭炮。

越来越多城里人跑到长乐乡村外，等着观看见过一次的烟花，据说这次烟花更多，特意大冷夜从城里跑出来占位置观看。

长乐乡村民们开始挖坑放烟花位置，当好事的百姓们见到烟花真身，全都惊呆了，30管的铁管密密麻麻，两人难以合抱。

“埋好点，不能有松动…”

清风监督着村民们挖坑埋好烟花，第一次试射烟花填了三分之一的泥土都震松了，更别提100多个烟花轮流放。

秦寿趁空脱离钱羽馨她们，监督安排放鞭炮的安全，重点提及不许朝干草木柴堆投放，以免发生不可预测的火灾，真要是那样哭都没眼泪。

“秦公子！”

“呃…仙儿姑…”

仙儿到来秦寿尴尬无比地应着，仙儿意味深长的娇笑声，更是让秦寿汗濂无比，得，给她抓到痛脚的把柄了。

“秦公子，就不能叫仙儿吗？为何那么生疏还要加姑娘二字？”

仙儿娇笑连连看着吃瘪的秦寿，也不点破秦寿

的窘态，不过他大胆的风流确实震惊了仙儿，连自己岳母也敢下手，而且还是当着老丈人面前，全大唐估计秦寿一个别无他人了。

“好吧，仙儿，还望…”

“望什么？仙儿可是什么也没看到！”

秦寿的话还没说完，仙儿俏皮地眨扑着灵慧双眼，直让秦寿要命十足呻咛一声，好吧，秦寿不得不承认，仙儿真是狡猾的小狐狸一个。

“秦公子，可否为仙儿弄一曲？”

气氛沉默下来后，仙儿忽然开口说着秦寿为之一愣的话，在仙儿美眸期待目光中，秦寿不忍心拂去仙儿美意，勉为其难点点头。

“谢谢！”

“嗯？谢从何来？”

秦寿一头雾水看向仙儿，她忽如其来的谢谢声，秦寿很是费解，谢自己什么？自己又没有帮过她什么。

“今年的年关，是仙儿过得最充足，最快乐的一天，见到村民们欢天喜地的笑脸，仙儿感觉好像回到童年…”

震惊了，仙儿说出她的经历后，彻底震惊了秦寿，更没有想到仙儿是前隋宇文成都的女儿，英雄

日落中山，无辜仙儿只能投靠母亲亲戚，给人面兽心亲戚卖去青楼。

为了掩饰自己身份，宇文睿婕在青楼化名仙儿，受老鸨调教取悦男子手段，天生美人胚子的她加上天资聪慧，深得老鸨喜好直到豆蔻年华，依然保持处子之身吊足文人骚客荷包。

直到秦寿的出现她视线，一首诗词打中她心扉，又在程家三子无故闹事之中救了自己一次，芳心大动还没来得及报恩，秦寿就跑了，没想到又戏剧化遇上了。

常言有道是最难消受美人恩，仙儿如此直白大胆露骨的话惊呆了秦寿，目光复杂看向仙儿，有美女垂青秦寿感到高兴才是，可想到还有三个未有准信的女人，秦寿头疼了，铁打的也应付不了啊！

“村长，快子夜了！”

“来了，失陪一阵！”

就在秦寿纠结的时候，清风的声音犹如救命稻草般惊醒秦寿，落荒而逃的秦寿在仙儿淡淡忧伤目光之中，渐渐消失在夜里。

与此同时皇宫里，李丽质身披御寒外套，在月莺和兰雀两宫女陪同下，索然无趣扬起头看着皇宫升起火烧竹，那点烟火升到屋顶炸开巴掌的光芒，

老远听到使团们乡巴佬的惊叹声。

‘好丑！

‘好难看！

月莺和兰雀忍不住轻轻叹息，以往最喜欢看的火烧竹，现在皇宫放起感觉怎么那么蹩脚难看？连长乐乡的烟花千分之一都比不上。

李世民得意洋洋看着使臣与使团们惊讶目光，竹鞭炮与火烧竹是天朝特有专利，这些番邦们也只有仰望的份。

群臣们索然无趣，个个仰高头等待子夜到来，李世民怕与长乐乡撞板难堪，故意提前一刻钟放火烧竹和放屁响过它的竹鞭炮。

“妖精呢？”

“好像跑了！”

“咦，老房子好像也跑了！”

大唐三恶货李靖等人久等长乐乡烟花未放，扭着酸痛的脖子惊异发现少了些什么，程妖精居然不在群臣队列里了，最不可思议的是连房玄龄也跑了。

“死妖精，不够义气…你们去哪儿？”

尉迟敬德骂骂咧咧地暗骂着先开溜的程妖精，去长乐乡都不叫上自己，直到李绩与李靖先后偷偷

溜人，尉迟敬德马上抓急跟上闪人。

有人带头开溜，群臣之中陆续有人先后离场，一眨眼间消失七七八八，只留下长孙无忌和孔老夫子的班底，僵硬着脸色站冷门岗。

等李世民转过头看向群臣队伍的时候，顿时脸的拉下脸，长孙无忌和孔老夫子僵硬着脸色，冷汗连连想到，皇上要发飙了！

通~~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破声震撼了全长安城，起爆回音经过山峰从四面八方犹如炸雷般席卷而来。

放火烧竹的太监吓得摔了大翻跟斗，长孙皇后也吓了一大跳抬起头，一束红光流星快速升空。

轰一声，地震似的把皇宫屋顶震落一大票雪花，使臣与使团们浑然不觉，瞪大眼看着天空炸起一朵五颜六色花朵。

“哇~”

“好漂亮！”

比起皇宫放的屁响声火烧竹，长乐乡放起的烟花惊呆了使臣与使团们，鲜艳烟花消逝一刻，通一声，又有一朵红芒流星快速升空，这一刻李世民无语到吐血，忍不住心里破骂秦寿，晚一点放不行啊？

第3卷第四十四章深夜入宫

嘭~的一声巨响，烟花腾空而起，使臣与使团们不敢眨眼，怕错过看烟花好时机，天空绽放五颜六色烟花，是他们一生最难忘一刻。ｗｗｗ．．ｍｅ

五彩缤纷烟花有的像流星徘徊在夜空，有的像万寿菊欣然怒放，还有的像仙女散花，看得全长安百姓大呼过瘾，连续两刻钟未停的烟花，给长安带来浓浓过年气氛。

“谢谢你，寿哥儿…”

李丽质这一刻哭了，没想到自己只是随口说说，秦寿还真快放足半个时辰，把年夜的夜空点亮，驱赶了孤单与寂寞。

李丽质慢慢沉醉于自己强烈的情感，就像一个纵马疾驰的骑手，骑着一匹骏马往前奔驰，达到情感终点站忘却世上的一切。

在这柔和美妙的夜里，李丽质感到自己的心在颤栗，不可捉摸的希望在悸动，她感到了幸福的气息在围绕着自己，神识不知不觉飞到长乐乡。

“好美，皇上！”

长孙皇后不知不觉靠在李世民肩膀上，痴痴地

仰望着空中炸起的烟花，看到美好事物一眨眼消逝，长孙皇后心中隐隐作痛，自己就好比天上的烟花，终究有一天会撒手离去。

“嗯…”

李世民有些咽啃说不出话来，偷偷打量了眼容颜憔悴煞白的长孙皇后，哪怕天空烟花在怎么灿烂五彩缤纷，也无法换去长孙皇后病态的脸色。

这一刻李世民感到很无奈很无助，纵使拥有万里江山万民敬仰，却无法换回挚爱的皇后病情。

长孙皇后看着一朵朵绽放小花徐徐从天而降，化作千万颗小火星飞溅开来，拖着长长的、闪光的尾巴缓缓落下，好似翩飞的蝴蝶，从空中旋落，又好似被风吹散的蒲公英。

李世民看了眼长孙皇后，犹豫了良久招来皇宫侍卫，轻声交代一番后，皇宫侍卫领命离去。

通通通…嗤嗤嗤…

“哇~”

最后一刻五连发烟花一起上升，把长安城与长乐乡带到惊呼哗然大作，一颗颗发亮，五颜六色的火焰拖着长长的尾巴，争先恐后，前仆后继地蹿上夜空。

这边炸出了天女散花，那边炸出孔雀开屏，夜

空好像花园一样含苞待放，又好像成了空中花园，花的海洋璀灿夺目，惊呆了全城百姓与围观的长乐乡村民。

长乐乡村头外左拥右抱的秦寿好不得意，仙儿自动送上门让秦寿心里爽歪歪，直到钱羽馨看完烟花清醒过来，发现秦寿花心大萝卜举动，气恼地扭了秦寿软腰肉几下。

“哈哈～～那个...”

仙儿涨红着脸在钱羽馨气鼓鼓目光下，低垂着头不敢直视钱羽馨，无耻的秦寿什么时候把手放进抹胸里面，仙儿浑然不觉，直到看完烟花才醒悟过来，又不好意思打开秦寿的手。

这一刻秦寿终于了解到，什么叫烟花杀手，带美女看烟花是最好泡妞手段，也是最好揩油的机会，天生爱浪漫的女孩，不管古今都是不分彼此，很容易给色狼得手。

“仙儿，走，别理这个色胚子！”

“嗯～”

钱羽馨甩开秦寿作怪的手，挽起俏脸通红仙儿离去，留下一脸尴尬的秦寿搓着鼻子，仙儿淡淡体香残留手指直让秦寿一阵迷醉。

‘什么时候两女来个大被同眠？

想到大被同眠，秦寿一阵心痒痒的，人生最大理想莫过于混吃等死，手里有花不完钱，美女在怀从此君王不早朝。

“村…啊~”

贺明跑来打断秦寿春秋大梦，马上遭到恼羞成怒的秦寿一脚飞踹，憋屈的贺明一头栽在雪地里，委屈十足地揉着秦寿踢中的胸口。

“啥事？快说！”

死不认错的秦寿着脸，这家伙打断自己赏他一脚算是好的了，贺明不知死活老是找虐，秦寿对此感到很是无语。

“鞭炮什么时候放？卢国公他们也来了…”

贺明欲哭无泪地揉着胸口，这跑腿的工作还在是不好做，典型的受气包，三天两头挨打以至于贺明成了秦寿专用沙包。

“马上放，卢国公他们问起，就说村长不知去哪儿了！”

秦寿说完马上溜人，开什么玩笑？现在最头疼就是见到程妖精和房玄龄，两个国公爷的闺女，秦寿无福消受也没有招惹的意思。

“什么？你耍老流氓我？”

“不敢，不敢…”

噼噼啪啪鞭炮声之中，贺明颤抖着双腿，整个人给程妖精提起，程妖精吃人的目光吓得贺明心惊胆颤。

“妖精，你是来闹事还是来找老哥我吃酒？”

秦叔宝看了眼吓破胆的贺明，不得已出言解围救下贺明，程妖精冷哼一声放过贺明，获赦的贺明一溜烟跑人。

“秦兄，妖精一看就知道是闹事的，哪像房某…”

“老房子，你啥意思？皮痒了是不是？”

“妖精，君子动口不动手，大过年和气，和气！”

房玄龄的话还没说完，程妖精恶狠狠拍桌声，把房玄龄吓得眼皮直跳，魏徵老好人似的站起来，劝说程妖精息怒。

“妖精，你要是在折腾，不好好说话，休怪老哥把你赶出去！”

秦叔宝怒了，大过年的程妖精这么一闹，什么喜气都闹跑了，秦叔宝一出面，程妖精马上撇撇嘴安分下来，气不过端起酒碗一口气喝完。

“秦兄，房某闺女之事…”

“屁，老流氓闺女还没着落，你瞎掺和什么？

有本事跟皇上掐架去！”

房玄龄提及抢婚之事，程妖精消逝的火气又燃起，刚想拍桌接触到秦叔宝警告目光，马上减弱火气郁闷不止。

“这事，还是由寿儿自己拿主意，秦某不敢断然做主！”

“对对，寿儿的婚事，我们不过问！”

秦叔宝在房玄龄与程妖精目光紧盯下，冒着虚汗打马虎眼搪塞过去，贾蓉夫唱妇随地附和着，把麻烦丢会给秦寿。

贾蓉做梦也没想到，当初担忧秦寿娶妻问题，现在变成心惊胆颤选妻问题，真的是计划赶不上变化。

秦叔宝这边疲于应付房玄龄和程妖精，秦寿哪边却傻了眼，打算从后门回房抱美人睡觉，哪晓得皇宫侍卫深夜下乡，逮着刚巡查完菜地的秦寿。

“秦将军，皇上有请！”

“皇上？敢问有何事？”

皇宫侍卫没有回答秦寿的疑问，伸手请秦寿上马与自己等人一起回宫，秦寿自嘲一声翻身上马，问皇宫侍卫这个问题等于白问。

第3卷第四十五章专业的忽悠

大明宫，秦寿第一次到来深深震撼了，南向北依次有丹凤门、含元殿、宣政门、宣政殿……玄武门、重玄门等。

玄武门李世民执政的地方，也是李世民最忌畏的地方，秦寿不敢多看生怕惹来不必要是非，成群结队经过的太监与宫女们，经过玄武门也是急色匆匆。

皇宫侍卫带着秦寿直朝甘露殿走去，沿路秦寿不经意见到在琼楼长公主身影，那望夫石般的丽影，看得秦寿心意悬马，一眨眼长公主丽影消失不见。

“微臣参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平身！”

李世民慢慢放下手里的糖环，在长孙皇后递来丝绢下，轻轻擦拭手里的油迹，近距离见到秦寿，一手拂须连连点着头。

长孙皇后好奇打量着秦寿，丈母娘看女婿的目光越看越是满意，一表人才能文能武，难怪长公主为他倾心，长孙皇后忍不住暗叹一声，秦叔宝生了个好儿郎。

秦寿冷汗连连，在李世民与长孙皇后打量下，保持着僵硬笑脸，心虚得不能在虚，那压抑的气氛差点把秦寿压得喘不过气。

“薛高，赐坐！”

“是，皇上！”

薛高在李世民龙袍轻挥下，搬来一张秦寿蛋疼的胡椅，憋屈十足跪坐一边，早知如此准备沙包护垫，跪坐一晚无难事，家具未打进皇宫这个大客户，失败啊！

秦寿偷偷打量传说之中的长孙皇后，身着大红宫衣，发丝竖起挽了个流行的飞仙髻，插着碧簪娇小玲珑，浅浅的笑容绽放在病态俏脸上。

白皙滑嫩的俏脸吹弹即破煞是可爱，遥看仙子下凡尘，广袖宽松粉玉要带，蛮腰纤细楚楚动人，完全与李丽质一个模刻出来般。

要不是她穿着皇后宫装，加上她成熟的韵味，秦寿还真以为李丽质扮长孙皇后忽悠自己，很难想象三十岁不到的长孙皇后，居然是有几个孩子的娘。

“丽质见过父皇母后！”

秦寿胡思乱想的时候，李丽质马上从宫门外气吁喘喘跑了进来，李世民无语地看着李丽质，而长

孙皇后莞尔一笑，招手示意李丽质来自己身边。

秦寿郁闷不止地跪坐着，顶着李世民与长孙皇后看女婿的目光，心里直纳闷不已，三更半夜召见准没好事。

“秦爱卿，火烧竹…”

“回禀皇上，那是烟花，不是火烧竹！”

火烧竹？还火烧猪呢？秦寿硬气头皮打断李世民的话，大唐驱瘴气演变过来的火烧竹，与自己的烟花不是一个档次。

“秦卿家，有何不同？”

长孙皇后疑惑了，火烧竹就是火烧竹，不过长乐乡那边的烟花确实很漂亮，也是她这辈子难忘的，看过最好看最美好的烟花。

“启禀皇后，微臣不晓得火烧竹如何，但是微臣的烟花是由三十管特制，非两名成年男子抬不可，起爆一瞬间地震山鸣，稍有不慎会引发不堪设想后果…”

秦寿不吭不卑回答长孙皇后问题，直听得李世民与长孙皇后咋舌连连，三十管特制？非两名成年男子抬不可？那是有多重的玩意啊？

“启禀父皇母后，丽质见过寿…秦将军烟花，比石磨还要大…”

李丽质一时嘴快口误，马上惹来李世民与长孙皇后怪异目光，发现自己说漏嘴马上涨红脸改口，可她俏脸一抹火辣辣的红晕始终无法消去。

秦寿纠结地想动不敢动，太坑爹了，跪坐的膝盖都开始发麻了，一刻钟时间过去，李世民捋着龙须沉默不语，长孙皇后没停地打量着秦寿。

好吧，秦寿不敢动了，皇上与皇后没有发话，秦寿不敢乱嚼舌头，更不敢去看偷笑的李丽质，好好的一个年，过得郁闷啊！

“嗯哼~秦爱卿，烟花朕看了，马马虎虎还行，还有乎？”

李世民干咳一声，装作若无其事的模样点着头，末了一句还有乎，直让秦寿一阵无语，马马虎虎还问有没有？

“启禀皇上，有，但是…”

“爱卿有话直言！”

秦寿吞吞吐吐的话，李世民心中很是不爽，可又不能表现太急切，让贼精的秦寿看穿自己想法，长孙皇后莞尔一笑，李世民这话她心里早有数，又准备秦寿了！

“启禀皇上，烟花属于危险品，非专业人士指导，很有可能引发不可估计的伤亡…”

李世民要烟花，秦寿不敢不给，问题是加浓高爆烟花，非后世硬纸筒烟花，一个铁管里装满了足足两斤起爆火药，威力非同小可。

要是李世民他索要烟花玩的不当，炸了皇宫自己担待不起责任，那起爆上百米高的烟火爆炸威力很强的，几百米范围足以把木质的皇宫烧毁，估计到时候有多少个脑袋掉都数不清。

“120丈高度！”

“200多丈爆炸范围！”

“比炼铁炉还高的温度？”

长孙皇后与李世民彻底傻了眼，李丽质也傻了眼，当秦寿给出大致的数据后，三人全张大嘴巴难以合拢。

经过秦寿大致估算出的数据后，彻底明白了烟花艳丽背后可怕的事实，火烧竹在烟花面前，简直就是一文不值。

李世民自己也是一阵后怕脚冒虚汗，秦寿乌鸦嘴要真是灵验了，烟花发生事故整个皇宫毁于一旦都有可能，但是烟花的威力让李世民看到了其中价值。

军用，没错，李世民第一时间想到军用，要是秦寿估算不错的话，烟花升空120丈高度，要是打

击敌军不也是120丈内随心所欲？在加上200多丈爆炸范围，比炼铁炉还高的温度，那是什么可怕的存在？

“爱卿，这烟花造价...”

李世民心动了，难以制止内心的激动，颤抖着嘴角小心翼翼询问秦寿烟花价值，要是靠谱的话，李世民不介意装备大唐军队。

“三贯钱左右一个，十人制作需要两日...”

有戏，秦寿故作为难之色，心里一阵偷着乐，竖起三个手指头狮子大开口，说出李世民勉为其难接受得了的价格。

当得三贯钱造价的烟花，李世民无语又心动，长孙皇后更是咋舌了，在李丽质轻声耳语下，长孙皇后震惊十足看向钱多人傻的秦寿，100个烟花，好魄力啊！

长孙皇后看秦寿越看越满意，得知秦寿为讨长公主欢心，花尽千金博美人一笑，如此快婿实属难得！

第3卷第四十六章小心眼的李世民

“爱卿，朕要烟花装备军队！”

李世民手指轻敲着龙椅，收到长孙皇后不言而喻的目光后，一口气断定要烟花装备军队，惊呆了秦寿，烟花装备大唐军队？亏李世民想得出来。

“皇上，挥泪跳楼价两贯钱！”

秦寿咬咬牙假装忍痛亏本，心里早已乐开花了，一个烟花成本价100文不到，的就是李世民，谁叫他给官不给俸禄，给权不给兵来着。

“朕要是不给呢？”

“臣回家自尽！”

“啊！父皇你…”

无语了，李世民脸没玩完，李丽质第一个坐镇不住惊呼出声，气恼地看向李世民，连长孙皇后哭笑不得的拉扯也置之不理。

“行了，先退下，父皇有话与秦爱卿商议！”

李世民颇感头痛挥挥手，长孙皇后轻声劝解李丽质，拉起气消大半的李丽质离去，留下秦寿与李世民呆在甘露殿。

“爱卿，烟花用在军用上，可靠否？”

李世民待长孙皇后与李丽质离去，沉默片刻问

出内心的疑问，李世民一直认为烟花可利用价值很可观，就等秦寿发明者答案。

“这，皇上，微臣没试过，既然皇上有意，明儿可试一试威力！”

秦寿算是服了异想天开的李世民，知道烟花可怕的威力，居然想到军用方面，自己都没想到，先给李世民拔了头筹。

经过李世民这么一点醒，秦寿还真有些期待，手榴弹这些自己不会弄，图书馆又不出这些违规的书籍。

烟花要是改装一下，还真成了要命的三十连发火箭弹，甚至是连射型火炮，只是威力大打折扣，烧烧粮草和营帐绝对是敌军梦魇。

只是平射与直线射击差距很大，加上低空爆炸的高温烟花，范围肯定大打折扣，别说200多丈，有二十三丈范围偷着乐了。

“嗯，爱卿，此事要抓紧，如今朕的江山唉...”

李世民点头过后摇头惋惜声，直让秦寿一阵愕然，他的江山怎么了？想到内忧外患百业待兴的初唐，秦寿一阵无语装起哑巴。

初唐的五姓七家确实是李世民最头疼的问题，

陇西、赵郡李姓，清河、博陵崔姓，范阳卢姓，荥阳郑姓和太原王姓，都是李世民头痛的问题。

李唐宗室一直和山东那边贵族尿不到一壶，五姓七家一直不怎么给李世民面子，这是不争的事实，李世民心烦的估计是这个。

李世民对此很无奈，像江左萧氏，太原王氏，都属于明日黄花菜不爽可以踩踩，萧家在隋唐更替群雄争霸期间受到重创，已经开始没落，才勉强同意和皇室联姻。

其他的大部分都是冷眼旁观，通过严冬难民的出现，就可以看出大氏族们玩的小把戏，圈地为主自顾自的。

“朕需要强力手腕震慑那些骄傲不逊大氏族，像朕英年早逝的皇弟李元霸一样的强力悍将，而你就是朕最看好的！”

李世民说到激动地方的时候，拍案而起把秦寿吓了一大跳，李世民拿自己跟李元霸比较，直让秦寿一阵受宠若惊，太高比较了！

秦寿也没想李世民对自己那么看重，感动之余有些不安起来，能力越大责任越重，担待不起压力山大的重任。

李世民此举无疑把秦寿绑上他的战船，李世民

算是玩了一手漂亮虎假龙威，拿自己做金牌打手震慑大氏族。

‘我算是被绑上草船借箭了吗？

秦寿哭笑不得想到巨坑的事实，原来李世民放权没安好心，想到自己成了树大招风，秦寿开始担忧起来，成了李世民金牌打手，无疑与大氏族们交恶了。

“皇上，暴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迫不得已秦寿只好按部就班分析问题，直让李世民一阵惊异，安静坐着听秦寿分析问题关键。

“皇上，暴力上只能消灭旧氏族，阻止不了新氏族的出现，要彻底消灭氏族，一是普及教育资源，让科举不至于成为一些草包子弟的盛宴…”

如今的大唐，科举只不过让氏族子弟进入政坛稍微麻烦了一点，十拿九稳的花钱打通最常见，草包如堆多不胜数。

二是让土地变得不那么重要，至少不是最重要的东西，贼心大作的秦寿有意蛊惑李世民，把土地私有化一些，自己好从中大捞一笔。

“嗯~”

李世民默默地点着头不语，秦寿说得很在理，科举确实是一大弊端，奈何国事繁忙李世民没空去

监督科举，以至于钻空子的人不少。

“其实，皇上，你可以试着自己出试题，废掉以前之乎者也废话论，以亲身体验概述民生，划分对应官职出考题...”

“一年小考三年一大考，不及格降职留观守？”

李世民捋着胡须，大吃一惊不可思议起来，还真没想到秦寿会提出这样刁难的考题，灵活多变又能迫使混吃等死的人积极上进。

不得不说秦寿这阴损的注意太深度李世民喜好，要真是按照秦寿做法，恐怕倒霉的就一大票了，也是最好制止浑水摸鱼的办法。

“程妖精偷树，是你指使的吧？”

“皇上，臣糊涂！”

李世民忽如其来的变话，直让秦寿一阵愕然，冷汗连连他是怎么知道的？末了装糊涂当什么事也不晓得，死不承认他能耐自己何？

“那爱卿后院几棵无花果树，朕好奇，爱卿无花果树何来？”

“......”

秦寿一阵无语，好厉害的间谍，这样都给李世民知道了，现在秦寿可以确定，武媚娘就是李世民

的高级眼线，也只有她在村长屋出入自由。

‘以后要派旺财守着才行！

想到李世民高级眼线在家里活动，秦寿又不敢拿她怎么样，只好耍点手段派旺财守门，量武媚娘智商爆表也奈何不了旺财。

“怂恿大臣进宫偷树，罪加一等，爱卿，你说朕如何罚你好？”

“……”

李世民得意了，秦寿吃瘪无语模样，心里一阵大笑开怀无比，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任由秦寿在怎么聪明在怎么强悍，还不是掌控自己手里？

“好吧，看在你武斗会扬威份上功过相抵，爱卿有异议否？”

“微臣遵旨！”

李世民无耻的变卦不发奖励，秦寿也只能打碎门牙硬咽下去，要怪只能怪自己太粗心大意。

“程妖精与房玄龄抢婚之事，朕很是恼火，你的烟花…”

吐血了，一波未消李世民又来一波不消停的剥削，秦寿有吐血的动作，心里咒骂着小心眼的李世民，当皇帝当成你这样能坑点吗？

第3卷第四十七章天下趋势

“皇上阴你？”

丑时下三刻，秦叔宝哭笑不得看向郁闷不止的秦寿，贾蓉也是一脸无语，真不知道是替秦寿感到高兴还是委屈，没想到秦寿初次入宫面圣是这样。 .ｍｅ

能够给皇上亲自阴人也算是一种福气，毕竟不知道多少人想见都一辈子见不到，更别提皇上阴人了，只是贾蓉做梦也想不到，皇上居然也有小心眼斤斤计较的一面。

“爹爹，孩儿现在麻烦大了，你还有心情笑话？”

秦寿欲哭无泪看着没心没肺一样的便宜老爹，李世民把自己推到浪尖刀口，完全打破了秦寿胸无大志的梦想，逼迫自己发奋图强建筑势力。

那些大氏族恐怕慢慢开始有动作了，秦叔宝退隐了，自己属于雏鹰羽翼未丰满，那些大氏族肯定不会等自己羽翼丰满的。

这一刻秦寿开始感到有些恐慌，极力渴望手握精兵震慑，有关那些大氏族的资料，了解的甚少，也不知道他们会出什么阴谋诡计对付自己。

“蓉儿，你先回房休息吧！”

“好吧，你们别聊太晚了！”

秦叔宝支开的话，贾蓉也只好黯然接受，贾蓉理解秦叔宝的用意，怕自己知道太多图添多余担心。

“寿儿，爹爹早跟你说了，是你自个吊儿郎当不当回事，一朝入朝并非儿戏，不过你现在觉悟过来也算是好事！”

秦叔宝先是一番严厉喝醒秦寿，末了捋着胡须感叹秦寿觉悟的早，不用自己操心秦寿碌碌无为的瞎忙活。

秦寿一脸愧疚低下头，当初秦叔宝确实提醒过自己，只是没有放在心头上，现在想想都后悔了，要是早一点觉悟，也不至于像现在如此心惊胆颤。

精兵，秦寿现在急需精兵撑场面，震慑那些打算废自己的人，现在秦寿开始怀疑偷鸡贼就是探虚实力的先锋，甚至有可能自己认错人了。

“寿儿，如今爹爹不在朝位，帮不上什么忙了，如今你最重要逐渐起自己势力，要真是大氏族玩阴的，恐怕皇上也难保你！”

秦叔宝叹息一声，如今秦寿有难却帮不上忙，暗自自责起自己窝囊没用，关键时期一点忙也帮不

上。

“爹爹，无需过多自责，孩儿也不是软柿子，既然皇上把孩儿当成右手，拿孩儿自然不客气，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忍让三分；人再犯我，奉还加倍；人还犯我，斩草除根！”

秦寿咬牙切齿的话，直让秦叔宝不寒而粟倒吸一口凉气，默默念着秦寿的口号，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忍让三分；人再犯我，奉还加倍；人还犯我，斩草除根！

秦寿放下忍无可忍无需在忍的誓言，秦叔宝是认可的，可说得容易秦寿拿什么与大氏族拼？单枪匹马是愚蠢的举动。

“寿儿，你要小心崔氏与卢氏两大家族！”

秦叔宝不得不慎重提醒秦寿，他是有值得骄傲资本，可要是对方来阴的，秦寿势必会吃亏，李世民放权越宽越是秦寿最致命的。

“孩儿知道了，爹爹，如今孩儿成了树大招风，可有计策？”

秦寿受教应着，默默记下崔氏与卢氏两大家族，日后他们赶玩阴的，自己也不用客气加倍奉还，自己有上千年历史走向优势，还有李世民强力后盾。

想到李世民秦寿琢磨着怎么弄些新鲜玩意，以发明带动资金，以资金带动农业，以农业带动精兵，环环相扣迫使李世民依赖自己，脱离不了自己。

秦叔宝一脸纠结地摇摇头，呕心斗角的事他从来不参与，也没有心情去玩，排兵布将带兵打仗还可以。

得，秦寿算是白问了，看了眼秦叔宝犯困的精神，秦寿告辞回房，慢慢康复的秦叔宝气色越来越好，秦寿不想打搅他休息。

东宫，李承乾借酒浇愁愁更愁，妖艳歌姬舞蹈无法引起李承乾**，哗啦一声，李承乾一脚踹翻酒案，把歌姬们吓退离去。

“可恶~废物，全是废物，什么狗屁高手，全是饭桶！”

未能阴倒不给面子的秦寿，李承乾心中很不甘，更恨那些酒囊饭袋一样各国使臣与使团所谓的高手，特别是吐蕃七王不战自败，李承乾更是吐血无比。

李承乾恨，恨秦寿不给面子，好心招揽他为幕僚，等坐稳江山，他还不是功臣一个？李承乾太缺武将了，争夺皇位的得力大将太少了，光是侯君集

一个不够。

大唐四大恶货压根不鸟自己，是李承乾心中一个痛，明哲保身压根没有扶持任何一方的意思。

房玄龄与程妖精争胥，秦寿正好是一个跳板，以程妖精影响力，收服秦寿必定可以得到四大恶货支持，没想到秦寿见都不见自己。

“太子殿下，长孙冲宫外求见！”

“传！”

表弟前来李承乾不敢怠慢，虽然现在长孙无忌开始慢慢对李承乾冷淡了，可李承乾没有放弃的意思，试图补救回长孙无忌大力支持。

“参见太子殿...”

“冲弟无需多礼，这儿没有外人，你我皆哥弟相称！”

长孙冲进入东宫见到地面一团糟，大致已知晓太子哥心中有火，至于他火从何而来？长孙冲不得而知。

李承乾换来太监宫女收拾重上一桌丰盛酒席，长孙冲在李承乾频频敬酒下，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乾哥，莫不成有心烦之事？”

长孙冲谢绝李承乾再次邀杯动作，心中有数假仁假义询问李承乾。

“不错，长乐乡那个乡巴佬，太不给孤王面…”

李承乾似乎找到倾诉对象，大吐苦水把心事说出来，长孙冲早有预料似的点着头，并未出言只是假装沉默一会。

“乾哥，既然你心中有气，为何不去联手吐蕃七王？”

“吐蕃七王？”

李承乾愕然看着出阴损主意的长孙冲，自己去找吐蕃七王？找他们干什么？这不是给有心人找借口说三道四吗？

“乾哥，你可知吐蕃七王为何武斗会自动认输？”

长孙冲神秘兮兮地丢下一句话，李承乾沉默了，说实在他还真不清楚，以他们七人齐上，经历车轮战的秦寿必败无疑，甚至有可能落个重残，他们自动认输值得让人匪夷所思。

“孤王愿闻其详！”

李承乾意识到了什么，看了眼神秘兮兮的长孙冲，放下身段讨教长孙冲出主意，秦寿既然不为自己所用，留着世上也是祸害，提前诛杀才是王道。

“那就是…”

长孙冲走到李承乾面前，在李承乾耳里一阵耳语，李承乾听闻后脸色变了变，下一刻沉默了。

第3卷第四十八章悲剧的程妖精

“尊师，烟花打人，靠谱吗？”

大清早，呼啸寒风之中，袁神棍与清风哆嗦着双腿，哪怕道袍里面穿着一件羊毛衫，也无法抵挡严冬的寒冷。

眼巴巴看着秦寿与林木匠几个木匠，忙碌捣鼓出丑陋的炮车，除了两个木轮有点靠谱，其他的袁神棍和清风怎么看都不靠谱。

用板车改造的炮车很简陋也“狠”丑，一堆木头架起三十管烟花呈现三十弧度，秦寿蹲在板车上改进烟花的快引，林木匠他们则架起多余的两条手臂粗木条。

“谁知道？试试就知道了，袁神棍，你还不躲起来？皇上就要来了！”

“尊师，贫道一没偷，二没抢，为何要躲？”

好吧，袁神棍泛白眼看白痴的目光，直让秦寿一阵无语，你不怕哥怕啊！小心眼的李世民要是看到袁神棍投靠自己，又不知道又折腾什么小把戏阴自己。

“村长，架好了，我们可以回去吗？冷啊！”

林木匠与几名木匠工架好固定杆，颤抖着身子

骨想要回去，太冷了，大年初一给秦寿逮着出来做苦力，够倒霉的。

“滚吧！”

秦寿不耐其烦地一挥手，林木匠与几名木匠工如获大赦，背着工具闪人，实在受不了天气寒冷。

“去，把木头架在一百丈外，每隔一丈竖起一根木头！”

秦寿一手指着另外一辆板车上的数十根木条，袁神棍和清风一阵无语，在秦寿抓壮丁下推着板车去安插试验木条。

秦寿看着自己得意杰作心中一阵得意，要是试验成功了，这烟花炮估计会是演变古代最早的火箭弹前身，烟花变大炮，亏李世民想得到这点，秦寿不得不佩服起李世民的丰富想象力。

“村长，村长，皇上来了！”

贺明穿着新兽毛皮衣跑来，打断秦寿的感叹声，气吁喘喘指着身后出现的天子龙撵。

“知道了，滚吧！”

贺明闻言一愕马上点着头应着跑开，皇上不是那么好见的，这个道理贺明多多少少懂得。

秦寿转过头看过去，无语了，头一次下乡的李世民这是出征？浩浩荡荡近千皇宫侍卫全副武装，

算上随行宫女太监与群臣还有皇室家属，直奔三千多号人。

“微臣参见皇上皇后…”

“免礼！”

李世民龙撵到来停下，秦寿马上行跪拜之礼，李世民颇为满意袖袍轻挥，免去秦寿的礼仪，带着形影不离长孙皇后一同落龙撵。

“哈哈~贤胥，你可真是难找啊，这是何物？”

老恶货！李世民着脸，诅咒起抢话的程妖精，众多大臣在前还有长孙皇后开导，李世民只好强忍着心中怒气。

“启禀皇上，一切准备就绪，等试验木桩放置好，可以进行试射！”

“嗯，爱卿辛苦了！”

秦寿没有鸟程妖精，给足李世民面子，直让李世民心中一阵舒坦，醒目啊！李世民忍不住赞誉起秦寿懂事。

末了挑拨似的目光看向吃瘪的程妖精，任你如何跳梁当小丑，在朕的面前始终翻不起什么跟头，程妖精吹胡瞪眼暗恨秦寿不给面。

李世民与程妖精斗气，长孙皇后甚感头痛不

已，都是老大不小的人，君臣之间就不能好好坐下来和谈？

“皇上，那道士，怎么那么眼熟？”

长孙皇后惊讶声，成功吸引了李世民与程妖精斗气，转过头寻声看向长孙皇后手指的方向，百丈开外两个道士之中，有个还真有点眼熟。

秦寿冷汗连连，怕什么来什么，要是李世民知道自己收服袁神棍，要是袁神棍一不小心说出自己蒙人仙法，汗了，秦寿都不知道怎么圆谎了。

当袁神棍和清风安置好标靶，拉着板车回来的时候，李世民与长孙皇后震惊了，连不少大臣们也震惊了，难以置信地揉着双眼，傻谔谔看着袁神棍。

“贫道见过皇上皇后！”

“好，好...”

袁神棍与清风打着道家手势躬身行礼，李世民与长孙皇后傻谔谔地应着，目光一直随着袁神棍身影看向秦寿，震惊十足看向袁神棍喊了秦寿一声尊师。

“嗯哼~皇上，现在试试看烟花炮的威力，有点危险，最好后退五十丈！”

“嗯，嗯，好，好...”

秦寿的提醒声下，李世民还未清醒过来似的，含糊其辞点着头带长孙皇后后退，群臣与宫女太监侍卫们纷纷跟着后退，只有程妖精摩拳擦掌地停在原地。

“贤胥，这么危险的东西，还是老流氓我来！”

程妖精看着秦寿改进的炮车，难以掩饰好动的情绪，摩拳擦掌抢下秦寿试炮的威力。

“你确定？”

“非常肯定！”

“那好，辛苦你了，那火点燃线引就行了！”

程妖精不怕死秦寿也乐得把点炮任务交给他，没把握的秦寿拿起线香交给程妖精，一溜烟跑人留下程妖精自个慢慢玩。

李世民一脸古怪看着秦寿，他不自个试验给程妖精玩干什么？可下一刻李世民恍悟了。

通…随着程妖精点上烟花线引，快引马上烧尽，一声震耳欲聋的起爆声响起，近距离听到起爆，李世民与长孙皇后心脏感觉收缩了一下，嗡鸣的双耳嗡嗡作响，群臣与宫女太监们更是惊诧连连。

轰隆一声，百丈开外落地见炸起炫目烟花，高

温烟花把几十丈范围雪瞬间融化，李世民与群臣还没来得及惊讶，快引的引线马上引发第二发烟花。

“糟糕，快跑！”

第二发烟花响起，秦寿远远看到简陋炮车受不了缓冲力，隐隐有散架前兆大呼一声跑人，秦寿一跑李世民与群臣们紧随其后闪人，皇宫侍卫尽忠尽职护卫李世民和长孙皇后后撤。

“妖精，危险！”

“妖精，快跑！”

震聋震傻眼的程妖精没听到后面李靖等人善意呼喊，等到第四发烟花爆发后，粗糙板车固定瘫痪了，失去支撑的烟花在第五发响起，强大后座力震飞上百斤重烟花。

“哇~”

程妖精尖叫一声跑人，两步做一步拼命跑，失去冲力的烟花头着地，第六发烟花响起，瞬间爆发产生高温融化三丈以内积雪，高温烧着其余管道线引，一眨眼二十四发烟花同时发射。

“啊！烫死老流氓我了！”

冲天飞去烟花铁管不知飞到那个角落，程妖精后背冒起大火惨叫连连扑倒雪地打滚，李世民与长孙皇后还有群臣们面面相觑，咋舌看向程妖精打滚

附近炸出十丈宽，三尺深高温溶出的坑洞。

第3卷第四十九章挑拨离间

进入长乐乡一霎那，李世民给这里祥和安居乐业民风征服了，在村民们跪拜声之中，李世民挽起长孙皇后，冲着秦寿扩建的地点走去。

当李世民与群臣们看到长长的地基沟，一霎那间全都惊呆了，固化的硬水泥李世民拿起障刀用力砍了几下，看得秦寿一阵无语，砍吧，砍吧，看你砍出什么成绩？

心中一阵得意的秦寿看着李世民拿起障刀发呆，锋利的障刀在坚固的水泥地基，留下无伤大雅的痕迹，反观李世民手里的障刀钝成狗啃一样。

“老臣不知皇上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还望赎罪！”

“秦爱卿！”

秦叔宝在秦管家搀扶下，步伐有些吃力赶来，李世民从痴呆之中惊醒过来，不可思议看着双脚能走路的秦叔宝，连长孙皇后也是一副吃惊模样，更别提那些跑上前寒暄的群臣了。

秦叔宝出现后，秦寿趁乱偷偷溜人，跑到村内房屋，秦寿愕然发现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按耐不住好奇心秦寿凑过去看个究竟。

‘武媚娘？！

秦寿惊讶地发现眼红明显哭过的武媚娘，独自一人站在枯树后，默默看着君臣们欢聚赏雪画面。

“很失望是吗？”

“啊？秦，秦公子…”

秦寿忽然出声惊醒武媚娘，局促不安地用手轻抹眼角泪痕，直到秦寿递来钱羽馨硬塞擦鼻涕的丝绢，武媚娘涨红着脸默默接过秦寿手里的丝绢。

“媚娘不晓得秦公子说些什么，媚娘还有事要…”

“机会对于每个人都是有的，只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把握住的，别在浪费青春了，也不要自作多情了！”

给人发现心中秘密的武媚娘，羞涩不已急于想要借口离去，秦寿一番莫名其妙的话，深深震撼了武媚娘，情不自禁停下脚步。

秦寿默默看着武媚娘失魂落魄的背影，轻轻摇头叹息起来，要不是自己的出现，也许她现在还在后宫里想尽办法得宠，经过几番苦命波折才得到圣恩吧？

秦寿没想过想要影响改变什么，武媚娘送来完全是出乎人意料之外，更多的是想不明白李世民为

什么要走这一棋。

“从你出宫一霎那开始，你的命运已经变了，别在痴心妄想回到皇宫里面，更别痴心妄想当皇后梦！”

“媚，媚娘没，没…”

武媚娘震惊转过头看向秦寿，底气不足争辩着什么，面对秦寿看破心事的目光，自欺欺人到嘴的话始终说不出口。

“袁天罡听说过吗？”

“嗯…”

秦寿忽如其来转移话题，有些反应不过来的武媚娘点着头应着，袁天罡大名她怎么不知晓？陷入失落情感智商大跌的她，暂时不是秦寿的对手。

“那你知道他为什么喊秦某为尊师吗？”

秦寿的话再次让武媚娘摇头不语，也不明白秦寿这番用意何在？心乱如麻的她满脑海都是李世民与长孙皇后恩爱的画面。

“告诉你也无妨，因为秦某通晓前世今生后世！”

“啊？！”

秦寿神棍十足的话震惊了武媚娘，不可思议地瞪大眼看着秦寿，感觉他在忽悠人，可秦寿严肃的

目光，又让她不得不半信半疑。

“你，13岁那年，父亲卒之，生母带着你投奔到了亲戚家里，遇到了为富不仁四个表哥...”

秦寿装出神棍模样，掐指说着武元庆，武元爽，武惟良及武怀运四人名字，惊呆了武媚娘，连她受到四个哥哥欺负辱骂事都含糊其辞说出，更别提在哥哥家里受苦受累的生母。

“别说了，求求你别说了...”

秦寿说出自己进宫前遭遇还有母亲的悲苦，不堪回首的武媚娘下一刻崩溃了，泪眼模糊抽啼起来，双手捂耳实在听不下去了。

武媚娘在后宫争权夺利，与宫女斗智得宠，大部分想要一朝得宠，改善母亲受惊白眼折磨的悲剧生活，没想到最后非但没有得宠，反而成了物品转手送人。

“唉~权，真的那么吸引人吗？”

秦寿仰头叹息一声，没有去安抚武媚娘，也没有必要去安抚，与其安抚还不如尖锐言语喝醒她，别在为虎作伥当李世民女间谍，她肯真心为自己所用，必然是一大助力！

武媚娘轻轻抽啼着，没有回应秦寿的话，自欺欺人不愿意面对现实，时刻幻想着自己有朝一日爬

上皇后顶峰，甚至更高更高...

“起来！”

“啊~”

武媚娘在秦寿暴力拉扯下站起身，秦寿松开挣扎不已泪眼婆娑的武媚娘，双手扶住武媚娘梨花带雨的俏脸。

“瞪大眼看清楚了，看到了什么？哪怕皇后那天崩了，也轮不到坐上皇后位置，不怕老实告诉你，没有秦某改变你命运，你日后除了出家当尼姑，青灯陪伴孤老，什么也没有！”

秦寿当头喝棒的话惊呆了武媚娘，张大朱唇不敢置信看着秦寿，又看看与李世民挨得近的长孙皇后，心乱如麻忘却哭泣不知如何是好。

“青春就是不要自作多情，自作多情等于做茧自亡，皇上给不了你的，秦某可以给，好自为之吧！”

秦寿慢慢松开武媚娘俏脸，在武媚娘复杂目光之中，轻轻替她擦拭两侧泪光，丢下一句话慢慢转身走人。

武媚娘失魂落魄地跌坐雪地里，目光痴痴地看着远处李世民与长孙皇后恩爱一幕，心如刀割似的泪水再次涌现出来。

秦寿当头喝棒的话，犹如一把锋利无情的刀子，一刀一刀地割着，剐着，她脆弱临近无法呼吸的心，血也在一一地流着。

武媚娘俏脸呈现出深沉的悲哀，还有一种苍白而憔悴的颜色，此时此刻的灵魂突然在一瞬间破碎了，毁坏了，周边村民们快乐和喧噪的声逐渐地消失。

沿着村道武媚娘失魂落魄地走着，她不能叫喊，变成了哑巴，茫然若失地走过了一间又一间村民房，她觉得眼前的路变得无法辨认了，阳光刺得她睁不开眼睛，所有的东西好像也都变得有些不堪入目了。

秦寿躲在村民家门，武媚娘没有了灵魂似的经过后，秦寿慢慢走出村民屋，目光复杂看着打击够惨的武媚娘。

“媚娘，对不起，到了我的地盘，乖乖效忠臣服于我吧！”

秦寿幽幽叹息一声，看着武媚娘妙龄背影心头一热，想要笼络她的芳心，死心塌地为自己办事，恐怕也只有最后一招了，打定主意秦寿马上去找贺明办事。

第3卷第五十章正义值爆满程妖精

“贤胥，去哪儿？”

程妖精顶着火辣辣的火烧肥臀和后背，裂牙撕嘴趴在颠簸不平的马车里，聂明挥舞着马鞭直奔长安城赶去。

“去揍人！”

“揍人？哇哈哈~~好，老流氓我喜…嘶~慢点！”

秦寿说去揍人，程妖精惊愕过后哈哈大笑，这一笑可不得了，马上牵引要命火烧臀的伤口，裂牙撕嘴没事找事拿聂明开骂。

秦寿无语地摇摇头，此去武家大院，必然要大闹一场，人面兽心的武氏兄弟出了名虐母，连自己生母都敢打，更别提武媚娘落魄的母亲，都不知道折腾什么模样了。

武家大院落座于城西，聂明把马车停在武家大院门口，狗眼看人低的家仆马上恶言恶语驱赶，直到程妖精蹦跳出来，把家仆们吓了一大跳，长安恶货流氓谁敢惹？

“滚！”

脾气暴躁的程妖精最瞧不起这些家仆，一脚一

个踹开，秦寿说来揍人的，程妖精自然不客气了，已故应国公武士彟的亲戚，程妖精压根不放在眼里。

就算是武士彟在世，秦寿说前来抽人，程妖精二话不说抄家伙前来，为了讨好女婿，程妖精算是费尽心思敢于得罪恶势力，连皇帝也不怕敢和他掐架虎口夺食，还怕上不了台面小瘪三？

秦寿大摇大摆地走在前头，程妖精保镖似的在后，只可惜少了威武的长斧，上朝又不许带武器，要不然程妖精非扛着闯进武家大院。

“磨磨蹭蹭，没吃饭啊？滚！”

“啊~”

秦寿还未踏进武家大院，远远便听到恶言恶语的破骂声，还有妇人心惊胆颤的惊呼声，木桶落地声与小女娃哭声响起。

“死扫把星，哭哭，家里都给你哭穷了，还哭是不是？”

“晴儿，别哭了，乖...”

“还有你，没有吃饱饭是不是？还是老子虐待你了，干点事也干不成，还打烂木桶，你存心的是不是？马上给我捡起来！”

秦寿马上走进去，只见一个美妇低着头，一手

安抚着哭泣的三岁女童，蹲身捡起破碎的木桶。

她蹲身的时候，一袭灰布抹胸暴露出来，露出丰满的胸部，那白花花的看得秦寿忍不住感叹起来，好丰满！

“你们是谁？”

武惟良，老神在在坐在逍遥椅上，眯眼打量着秦寿与程妖精，嚣张的气焰压根没把秦寿与程妖精放在眼里似的。

“贤胥，这混蛋老流氓看得手痒，想抽他几耳光！”

秦寿挥手制止了程妖精冲动，打量了眼武惟良，一袭白衣生得风流韵致，在清晨的阳光下，没有丝毫红晕，清秀的脸上只显出了一种病态的苍白，有点酒色过度的嫌疑。

秦寿没有理会武惟良，走到美妇身边，一手拉起捡衣物的美妇，武惟良怦然大怒，反了，这两个陌生人压根没把自己放在眼里。

“来人...”

“你喜欢揍，上去揍吧！”

“哈哈～～”

秦寿头也不回，程妖精马上得意地哈哈大笑起来，二话不说跑到武惟良面前，直把武惟良吓了一

大跳。

“畜生！看拳！”

“啊！”

这回不是武惟良惨叫了，而是美妇惊叫了，程妖精一拳打在武惟良肚皮上，惊呆了美妇。

秦寿看了眼美妇，面似芙蓉眉如柳，比桃花还要媚的眼睛十分勾人心弦，肌肤如雪，一头发挽成高高的美人髻，鲜红的嘴唇微微上扬，露出惊愕过度的表情，好一个妖媚艳丽的美妇。

‘韩国夫人？

秦寿第一时间想起眼前这位美妇身份，依稀记得韩国夫人与武媚娘同样有悲惨家暴，秦寿可以肯定美妇是武媚娘的姐姐，也是李治攀上武媚娘时候反目成仇杀之的姐姐武顺。

混乱的野史再一次出现秦寿的脑海里，当初自己也是无意看到的，真实与否与现在有些差距，可信度不是很高。

看到秦寿发呆表情，武顺整张艳丽俏脸红成一片红布似的，刚想动又不敢动，搂紧女童晴儿，误以为秦寿盯着自己胸口看。

“你们是谁？”

武元庆，武元爽，武怀运三兄弟手里拿着棍子

跑出来，武惟良惨叫声他们听不到才是怪事，当看到程妖精揍武惟良，脸色大变责问起暴起伤人的程妖精。

“老流氓揍人无需理由，贤胥，他们三个呢？”

“随你！”

程妖精撇撇嘴，憋着一肚子火气没地方发，现在自然不客气了，秦寿一句随你，马上嘿嘿声笑了出声。

“卢，卢国公！”

武元庆，武元爽，武怀运三兄弟吓得脸色惨白，不记得曾几何时得罪过他？可程妖精逼近把他们三个吓了一跳，跟程妖精打？那是不可能的事。

“别怕，武老夫人呢？”

秦寿没去看程妖精教训武元庆三兄弟，恶人自有恶人磨，自己动手还脏了自己手，转过头问了声惊呆的韩国夫人。

“柴，柴房！”

韩国夫人想也没想手指柴房方向，果真如此，秦寿着脸，虽然早已料到，可没想到还真在柴房。

“走！”

程妖精发现秦寿跑去柴房，二话不说捡起武氏

三兄弟掉落的棍子，赶鸭子似的驱赶着武氏四兄弟，鼻肿脸青的武氏四兄弟敢怒不敢言。

秦寿推开柴房门，正巧碰见年过三十有余武老夫人粗布麻衣身影，天寒地冻穿着缝缝补补的衣衫，连下人也不如啃着冰冷的玉柱。

“武老夫人？”

“啊？我，我没偷懒！”

武老夫人听到有人喊自己，先是疑惑转过头，当看到程妖精驱赶着武氏四兄弟过来，吓得脸色剧变放下手里啃去一半的玉柱。

“跪下，畜生！”

程妖精见到此时此刻武老夫人凄凉待遇，顿时火冒三丈，一脚一个把武氏四兄弟踹跪地面，恨不能亲手剐了这四个畜生。

噼噼啪啪~~程妖精连甩武氏兄弟四个耳光声，惊呆了秦寿，程妖精正义感爆发了？武氏兄弟更是屁都不敢吭一声。

程妖精怒啊，当初与长孙皇后不相上下的绝色美人，如今变成这样，要是已卒武士彟泉下有知，非气得活过来不可。

“武老夫人莫怕，媚娘惦挂你，秦某特意接你去相聚！”

“媚娘？！她，她不是…”

武老夫人见到程妖精惭愧不已，当得悉秦寿接走自己去见武媚娘，大吃一惊想说她不是在皇宫吗？可到嘴的话说不出口了。

“程妖精，这里交给你处理了！”

“嘿嘿~~放心，老流氓我会好好处理！”

“别啊，我们知错了…”

秦寿带走武老夫人，程妖精嘿嘿声笑了起来，在武氏兄弟眼里觉得很刺眼，哭着喊着求饶。

第3卷第五十一章仙儿乐队

一眨眼三天时间过去，年初四的清晨，长安城百姓按照以往过年规矩，走亲戚的走亲戚，拜年的拜年，当然少不了长乐乡传出来的规矩，长辈给送小孩红包。

不知不觉长乐乡慢慢影响着长安变化，长安城百姓纷纷以效仿拥有长乐乡文化为荣，当得知长乐乡要开办学堂，不少百姓串门走亲戚时，都提及此事。

“听说了吗？”

“啥事啊？”

“长乐乡今晚要办音乐会！”

“什么是音乐会？”

酒肆饭馆好事八卦者大梳起八卦，引来围观百姓惊呼声，音乐会是什么？他们不晓得，长乐乡弄出的东西，好事百姓们绝对不会错过。

“不清楚，据说皇上和大臣们都会去！”

“切，你只知道其一，这次据说有怡情别院从良的花魁仙儿主唱…”

“哇！是仙儿姑娘啊！”

文人们听到仙儿，马上双目放光，以前想要听

仙儿小曲，那可是排成长龙难有机会，从良后更是消声遗迹，现在听到在长乐乡，马上期待起来。

长乐乡，不少慕名音乐会而来的百姓咋舌了，落建好的西鹤楼挂上金漆牌匾，李世民龙飞凤舞的手笔，还有玉玺印章震撼了百姓眼球。

气势磅礴四层高西鹤楼成了长乐乡景点，村民们忙碌着挂打结延长大红彩条，由楼顶一直甩到二十丈外，密密麻麻远远看过去，好像用彩条固定了西鹤楼似的。

3545251052020426368228233034025903253

“灯笼，都挂上，都挂上，注意点！”

贺明在西鹤楼下指挥村民们挂灯笼，喜庆大红灯笼很有气氛效果，看得围观的百姓不愿离去，长乐乡又一次给予他们了惊喜，驱赶过年无聊的气氛。

只可惜治安队设立了警戒线，黄布拉起的界线百姓们不敢越界，有了李世民默许，治安队现在可以使用刀剑棍自卫维持治安，越界就是扰乱长乐乡的治安，后果自负。

“贺管事，贺管事…”

贺明在围观百姓招呼声之中，丢下手里的活去应付这些呼唤的财神爷，今晚他们可是出钱的主，

贺明不敢摆高架子赶财神爷。

“贺管事的，今晚真有什么会？”

“贺管事的，仙儿是不是在长乐乡？”

贺明走过来，治安队纹丝不动保持警戒，以防这些好事百姓越界，除非是商人有优先通过权力，其余的一律盘查清楚才放行。

“稍安勿躁！今晚确实有音乐会，由仙儿主唱保管大伙不虚此行，门票价格不一，五文钱，次等座，十文中等座，头等厢一百文到五百文…”

“百文？能见到仙儿和皇上，不贵！”

“哇~前排要五十文？”

“笨蛋，五十文能近距离见到皇上，划算了！”

贺明从衣兜里拿出一叠宣传纸张，一一派发给惊呼连连的百姓们，争抢最激烈当属文人骚客们，都是冲着从良的仙儿来的。

‘村长妙啊！

贺明看着争抢惊呼的百姓们，忍不住感叹起秦寿阴损的主意，用皇上和仙儿的名气炒作，文人最爱的莫过于仙儿了。

“这里有二十张音乐会免费门票，就送予大伙了，帮忙宣传宣传！”

贺明大发洒出二十张打了号码的门票，再次引发看热闹的百姓哄抢，治安队迫不得已警告着哄抢百姓不许越过界。

村长屋里，乱敲一气的架子鼓，秦叔宝第一个受不了撤，钱羽馨双手捂着耳朵，翻起白眼看秦寿乱敲一通，始终没有找到节奏。

“不对...”

“也不对...”

秦寿叮叮当当地敲着，敲到恼火的时候，鼓棒敲断好几根，始终无法抓到节奏感，主打的（喜欢你）节奏把握不正确。

仙儿双目崇拜看着秦寿摆弄的架子鼓，低音大鼓、踩镲、小军鼓、桶子鼓、吊镲、高音镲等，没想到这么奇异的乐器，居然可以打出那么好听的节奏。

除了秦寿不是很熟悉的（喜欢你）旋律，可那歌词仙儿很喜欢，感觉好像秦寿特意为自己写的一样。

“仙儿，歌词背熟没有？今晚可是你造星第一夜！”

手酸的秦寿干脆停下来休息，抬起头看了眼仙儿，她完美的嗓音要是不运用，简直是白白浪费

了，秦寿第一时间想到发展娱乐事业。

缺少娱乐的大唐，正好是一个契机，敛财发展养兵的好时机，长安富人那么多，不下手抢他们荷包，天理难容啊！

“嗯，准备好了！”

仙儿激动不已地点着头，当得知秦寿说要把自己培养成万民敬仰的歌星，仙儿小小激动虚荣了一把，谁不想活着万民敬仰？

能够与喜欢的人在一起，又能够得到万民敬仰，仙儿想也没想就点头同意了，而且她相信秦寿不会把自己卖了。

钱羽馨有些羡慕仙儿，天生拥有一副好嗓音，能够帮助秦寿增加收入，只可惜自己嗓音一般般，无法帮到秦寿。

“嗯，那好，跟我来，帮你打扮一下！”

“嗯~”

秦寿看了看时辰，提前准备也好，仙儿素颜妆是不错，可秦寿硬是觉得少了什么，丢下翻白眼的钱羽馨带着仙儿去设计下晚上的装扮。

秦寿乱敲一气找旋律停止了，后院敲编钟遥远的旅途旋律，更是得心应手，仙儿花钱从青楼赎回来婢女，玩起编钟，箜篌、笛、萧、击琴等得心应

手。

空明旋律与哼唱声，吸引了钱夫人与贾蓉还有一大票村妇们围观，时而低沉哼唱时而高吭，听得在场围观的人久久不愿离去。

武媚娘失神地用手握紧武老夫人的手，坐在后院走廊护栏看着媚儿的哼唱，百般纠结心思变幻莫测。

‘也不知道寿儿脑子怎么想出来的，这么美妙的曲子，难道真的是天上宫殿曲子？

贾蓉想起秦寿忽悠的话，忍不住感叹起来，如此优美又带忧伤威严的旋律，深深震撼着贾蓉，期待着晚上的音乐会到来。

‘这是我一辈子听到最好听的曲子！

钱夫人失神地想到秦寿影子，想到他对自己作恶画面后脸红耳赤，心虚异常看了眼一边沉醉仙音般的贾蓉，要是她知道自己与秦寿苟且，会有什么表情？钱夫人不敢想下去了。

当看到秦寿身影，钱夫人心跳加速撇过头，有些不安又有些期待着搓双手，从而忽略了仙儿尾随的出现。

“灵芸妹子，怎么了？”

“没，内，内急…”

钱夫人在贾蓉怪异目光之中，口不对心说完后转身离去，留下一头雾水的贾蓉摇摇头。

第3卷第五十二章正宗的烟熏眼

“你们要孤王摆鸿门宴？”

阙桂楼，何家东市酒楼里，李承乾乔装打扮会晤了吐蕃七王其二，聂赤赞普和穆赤赞布，当得知他们要自己摆鸿门宴招待秦寿，李承乾大吃一惊。

鸿门宴不是那么摆的，要是他父皇知晓了，第一个饶不了自己，串合外番谋害朝廷大臣，无疑断自己皇位前程，李承乾把长孙冲恨个半死，这是什么馊主意？

“太子殿下，你只需在姓秦的酒里下药，其余的你不用管，事情也不会怪到你头上！”

聂赤赞普从衣袖里掏出一包粉末，轻轻推到脸色发的李承乾面前，末了拍着胸脯保证他们出手干净利落，绝不会连累李承乾。

“你们未免太天真了吧？要孤王帮助你们斩杀我朝大将？”

李承乾扫开聂赤赞普移来的药粉，不屑一顾地讥笑讽刺，还以为他们有什么阴损主意整秦寿，没想到居然是想要借自己手除掉秦寿。

李承乾巴不得秦寿死翘翘，但是不会傻到背锅，吐蕃七王的小算盘，简直是够无耻的，自己又

不是傻蛋，凭什么要帮他们？吃力不讨好的事，李承乾不会去做。

“太子殿下，只要你帮忙，我王松赞干布全力支持你登基，甚至世代与太子殿下结成真诚盟友！”

穆赤赞布笑了笑，劝说着李承乾与自己等人配合，联手除去秦寿这个心头大患，李世民有了秦寿这个武勇大将，对于吐蕃来说无疑是噩耗。

李世民一直想动吐蕃，奈何手下功臣以年事已高，加上建国在初百姓待修养，暂时停歇下来，用不了一两年修养过来，肯定会拿吐蕃开刀。

车轮战能屹立不倒的秦寿，深深震撼了吐蕃七王，比武当天自动认输，一是故施障眼法，二是伺机以待一举干掉秦寿，三是观察人手里应外合。

得知太子殿下施了手脚害秦寿玩车轮战，吐蕃七王找到长孙冲，带话给李承乾引诱他出来一起商讨计策。

“你们以为孤王是傻子？告辞！”

李承乾冷笑一声甩袖离去，吐蕃七王打的小算盘简直是太天真了，当自己傻子？吃饱撑着才配合他们。

“聂赤…”

“别急，他会妥协的，时间而已！”

穆赤赞布打断聂赤赞普的忧虑，冷笑一声算死李承乾会妥协，只是李承乾需要一点时间适应，直到他发现自己处境。

“穆赤，我们打得过那个秦寿吗？那个太子会不会…”

“看运气吧！那个太子既然想秦寿死，自然不会跟当朝皇帝说的，放心吧！”

聂赤赞普的担忧声，穆赤赞布又何尝不是？既然得知了大唐有猛将，就要在他没成长前抹杀掉，要不然就是一个大威胁。

长乐乡，钱夫人涨红脸不知如何是好，急匆匆闯进来轻呼一声娇的寿弟弟，马上发现秦寿征用化妆间房间内多出一个人。

仙儿笑吟吟的目光左看看秦寿，右看看俏脸充血的钱夫人，早就知道两人跨越禁忌的界线，这在大唐和仙儿见过的经历算不得什么。

唔唔~~钱夫人大吃一惊瞪大眼，秦寿居然当着仙儿面狼吻过来，慢慢软化的钱夫人眯起眼，双手攀上秦寿宽厚的后背。

“嗯哼~”

仙儿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两人旁若无人的卿卿

我我，看得仙儿直翻白眼，在这么下去估计变活版春宫图了。

“灵芸，等会在慢慢喂饱你！”

“…”

钱夫人不好意思地看了眼笑意盈盈的仙儿，欲言欲止看着秦寿解开仙儿发髻，心中甚感幽怨无比，可恶的秦寿挑起浴火抽身走人。

日落黄昏前，闻风赶来的好事百姓拥挤在西鹤楼外围，薛仁贵与夏侯敦两人统领治安队维持次序，聂明与贺明忙碌地出票收钱。

“百文雅座，快快…”

“抢什么？先来后到！”

“去去，死穷鬼…”

蜂拥的好事百姓们争抢不已，一字排开的座椅眼看越来越多人坐进去，不甘落后的人开始争抢。

“别挤，别抢，还有位…”

贺明没想到仙儿魅力那么大，吸引了众多文豪公子哥争夺雅座前排等座位，五十到百文好像不是钱似的，三大木箱装满的铜钱抬走又来新的。

座位肯定招待不了那么多人的，聂明急得一身汗，雅座票基本已经卖完，剩下都是些鲜少人问津的中后排位置。

来晚的富家公子哥们不乐意了，凭什么他们要低人一等坐中后排位置？争吵声一直未消退，眼看就要发生暴乱，李世民龙撵姗姗来迟化解了。

“皇上驾到，闲杂人等回避！”

太监呐喊声制止了闹事文豪们，太监宫女跟着龙撵身后，群臣们跟风下乡似的，带着各自家眷前来。

“快去找村长，皇上来了！”

“你怎么不去？”

贺明郁闷无比看着聂明，直到聂明晃动着手里铜钱，贺明无语了，好吧，吃力不讨好的事又是自己。

“秦郎，秦郎...”

后院里，钱羽馨敲着秦寿征用的化妆间房间，进去一整天没出现，钱羽馨奇怪了，连自己母亲也不见了，这让钱羽馨很是纳闷。

“啊~鬼...”

“鬼什么鬼？”

门开一瞬间，钱羽馨吓得惊魂未定尖叫一声，直到秦寿衣衫不整跑出来，钱羽馨轻拍胸口，难以置信看着换了怪异装束的仙儿。

仙儿披头散发未梳未髻，两侧长发用树枝固定

成牛角模样，烟熏一样眼睫上皮漆漆的，加上白色衣服，要不是凑前看还真活见鬼了！

不过近看还真有点蛮好看的，要是颜色不是色的话更美，钱羽馨发现仙儿化了烟熏眼，比起以前更有女人特有的韵味了，只是怎么觉得有些奇怪？

“啊？娘，你也在这里？”

钱羽馨怪异地看了眼俏脸红晕的仙儿，开始还以为秦寿老实把仙儿偷吃了，当看到钱夫人同样红晕俏脸，大吃一惊之余感到一阵纳闷。

“嗯哼~这叫蒸汽式烟熏眼，熏多了自然这样，装还没化完，有事？”

“羽馨，慌慌张张干什么？娘在学化妆！”

钱夫人强自镇定撒着慌，打消了钱羽馨胡思乱想，两人大言不惭的欺骗，仙儿听得直翻白眼，秦寿化到一半搂着钱夫人滚床，害自己听了半个时辰，那滋味不是很好受。

“没，没事，不，皇上来了，你们继续！”

钱羽馨暗自惭愧自己多疑，把贺明带话说完后急匆匆转身离去，留下无语的秦寿，衣服都穿好了还继续什么？

第3卷第五十三章心境大变的武媚娘

“这家伙，居然把朕卖了！”

李世民哭笑不得环望一眼四周，不入流权贵们奉承朝廷大臣，看在秦寿好吃好喝招待下，李世民暂时原谅秦寿无耻的出卖。

李世民哭笑不得埋怨声长孙皇后笑了笑，目光看向王爷公主们扎堆大吃大喝，颇感头痛地摇摇头无语了，能顾忌下自己身份吗？

“夫人，轻点，痛，痛…”

房玄龄欲哭无泪地绷直身子，魏徵看过来的时候，马上露出比哭还难看的笑容，等魏徵头撇过去马上开口求饶。

“你也知道痛？本夫人还以为你铁石心肠，瞧瞧妖精得意成什么样？开口贤胥闭口贤胥，你呢？”

房夫人气不过程妖精厚颜无耻哈哈大笑声，大唆前两日与秦寿教训武氏兄弟场景，惹来不少目光与围观，相反他们这边冷清清的。

“娘，你也别责怪爹爹…”

房夫人怒目看过来的时候，房遗玉说不出话来，只能低垂着头沉默不语，房遗直想要说些什

么，摇摇头作罢不出声，房遗玉害羞脸皮薄吃亏啊！

比起房遗玉的害羞，程紫苑大气多了，无耻老爹闭口贤胥开口贤胥，在老爹损友暧昧目光之中，淡定自如坦然面对。

“寿哥儿还真是会折腾，连父皇也大老远跑出宫，唉~~”

“切，无聊！”

李恪感叹连连李漱不屑一顾声，直让李恪大感无语，这个刁蛮的漱妹怎么跟寿哥儿不对路呢？李恪感到纳闷了，目光环视一眼发现少了个人。

“开始了，开始了！”

狼吞虎咽甜腻蛋糕的李治，第一时间发现西鹤楼架起的简陋舞台动静，当五个身材姣好的女子手持箜篌、笛、萧、击琴走出来，两个年轻村民抬着编钟走出来。

“咦？”

李世民与长孙皇后大感好奇，全是女的，箜篌、笛、萧、击琴、编钟这些都晓得，还以为是什么新乐器，顿时兴趣乏乏耐着性子等下去。

当编钟敲响一刻，熙攘吵杂的人群嘎然而止，媚儿哼声与空明旋律交织在一起，从未听过的人群

迷醉了，琴声悠悠时而配合编钟合奏，其后箜篌、笛、萧跟随上阵。

“嗯~~”

李世民听得如痴如醉，头一次听到如此完美无缺的乐器合奏，长孙皇后双手撑着下巴，眼神迷离看着哼唱的媚儿，好完美的嗓音！

曲子到达高亢部分，听得李世民真心想要鼓掌叫好，又怕打断仙灵之曲，听到如此完美的曲子，李世民坐立不住了，要是以后听不到怎么办？

半刻钟时间眨眼过去，当编钟与哼唱消失，潮水般鼓掌叫好声惊醒李世民与长孙皇后，依依不舍看着五个女子下台离去。

“感谢诸位捧场长乐乡音乐盛会，好吧，废话少说，现在有请我们长乐乡头牌歌星，仙儿姑娘！”

“咦？”

“哇~！”

“真，真的是仙儿！”

秦寿上台后长话短说，以免激怒花钱来听曲子的人，一声有请仙儿，迈着轻盈步伐走出来的仙儿，马上引发一阵惊艳的惊呼声。

仙儿怪异的装扮惊呆了所有人，连秦寿跑去抬

上来的架子鼓也浑然不觉，当然也有人注意到秦寿怪异的乐器。

“仙儿感谢长乐乡村长，是他给了仙儿机会，为仙儿准备了那么多朗朗上口的曲子...”

文豪们还未从仙儿怪异装扮之中清醒过来，仙儿说出（喜欢你）歌曲名字，马上引来鼓掌声与嚎叫声，听得李世民等君臣们一阵皱眉。

“细雨带风湿透黄昏的街道，抹去雨水双眼无故地仰望，望向孤单的晚灯，是那伤感的记忆，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以往片刻欢笑仍挂在脸上，愿你此刻可会知...”

仙儿清唱前段，秦寿没有动，不记得旋律了的秦寿只会打**部位，经过两天练习勉强捡回来。

仙儿带着些许慵懒似的玉石之声，惊呆了李世民与长孙皇后，更别提那些文豪群臣们，幽忧惆怅音仿佛把人带入奇境。

“喜欢你那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愿再可轻抚你，那可爱面容，挽手说梦话，像昨天你共我...”

当仙儿唱到**部分，秦寿翘起蟒蛇皮做的低音鼓，音质差太多的低音鼓，非但没有破坏曲子，反而让听曲子的人惊喜连连，原来那个奇怪的乐器架

子是奏乐用的。

“寿儿哪里学来的曲子？”

秦叔宝轻搂着如痴如醉般的贾蓉，感叹一声躲在西鹤楼二楼，居高临下看着乱敲一气的秦寿，节奏配上仙儿完美之音，微微动容起来。

“哪晓得，他说是仙人指点，秦郎，还记得我们当初...”

贾蓉看着仙儿孤单背影，迎合着她的歌声想到以前，当初如此痴迷着秦叔宝，他出征后每晚都望着孤单灯火。

秦叔宝摇头苦笑，紧紧搂着贾蓉，心中感叹连连，随着乐曲渐渐迷醉，思虑回到年轻时画面。

“寿哥儿...”

李丽质依靠在台后，偷偷打量着秦寿的身影，喜欢你这首曲子，好像写出自己心声一样。

“媚娘，别在痴心妄想了！”

“啊，娘！”

武媚娘在村头偷偷看着，武老夫人轻叹声惊醒了武媚娘，轻抹眼角泪痕强自镇定露出笑容。

“媚娘，不是娘说你，后宫佳丽如此之多，老是宫中不计其数，你又何必...唉~”

“娘，媚娘只是...”

武老夫人摇头叹息一声，武媚娘顿时掩饰不住心情，拥入武老夫人怀里轻声哭了出来，哭得武老夫人一阵心碎。

“媚娘，为娘觉得那秦公子不错，既然他如此看重你，为何你还要…”

武老夫人受秦寿蛊惑前来劝说武媚娘，别在吃里扒外为皇上办事了，从秦寿把她接来这里后，武老夫人受了秦寿不少恩惠，加上有秦寿庇护，武氏四兄弟连屁也不敢放，更别提上门找仇什么的。

“娘，你别说了！”

武媚娘心乱如麻，此时此刻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从未动摇的权力梦想，在武老夫人开导下一点点破碎。

“你好自为之吧！”

武媚娘痴迷权力武老夫人叹息一声，也不好说太多刺激她，孤零零地转身回秦寿安排的房子，留下泪雨如下的武媚娘权量得失。

‘娘，媚娘真的错了吗？

武媚娘眼神迷离地看着武老夫人，嘴唇痛苦地颤动一下，浓密的睫毛底下重又流出眼泪来，停留在面颊上，好像有无限委屈不能申诉，借眼泪来发泄似的。

第3卷第五十四章早朝神器电视剧害死人

“哈秋～～”

一周时间过去，寅时下三刻，秦寿打着哈秋从家门走出来，聂明精神抖擞驾着马车驶过来，准备载秦寿去上早朝。

当发现秦寿解开裤子随地小便后，聂明冷汗连连，好随心所欲的村长将军啊！全大唐当官的，恐怕也只有秦寿这么牛叉。

“尼妹的，上什么早朝？这不是折腾人吗？万恶的李世民，哥我诅咒你房事不济…”

“……”

聂明哑口无语看着胆大妄为的秦寿骂骂咧咧声，敢骂皇上的人也只有秦寿，恐怕没人敢如此开口。

坐在颠簸不平的马车里，秦寿犯困地打着哈欠晕晕欲睡，莫名其妙要自己参与早朝，秦寿心中忿忿不平，不带这样折腾人。

皇宫大门，聂明拉着秦寿赶到的时候，程妖精挤开房玄龄，第一时间跳上马车，马上招来飞来横祸，累及无辜的聂明扑出马车。

群臣们包括皇宫侍卫们傻了眼，目瞪口呆看着

秦寿打着哈欠走出马车，全大唐恐怕也只有秦寿治得了程妖精了。

‘活该！

房玄龄解恨十足看着吃瘪的程妖精，恶人自有恶人磨，程妖精越是吃瘪，房玄龄心里越是高兴。

“哎呀呀~~原来是程伯父，不好意思，小子还以为是不懂事的贺明！”

秦寿没有悔意的道歉声，程妖精心中很是纳闷，僵硬着笑脸点点头，在李靖等人扶手拉扯下，裂牙撕嘴揉着胸口。

“贤侄好脚力，时辰到了，来来，咋们一起走！”

房玄龄竖起拇指头夸奖着秦寿，无视程妖精吃人的目光，热情地邀请秦寿一起与自己进宫。

第二次步入皇宫的秦寿感叹连连，在健谈的房玄龄说明下，了解到诸多复杂的宫中规矩，哪里可以去，哪里不可以去，全都说出来直让秦寿大长见识。

进入金銮殿后，秦寿依照自己官职走到武将队列，跑到最后列靠柱子边，心里一阵忐忑不安起来，等会是不是要跪着啊？

“嘿~这位兄台，贵姓？”

不懂规矩的秦寿没办法下，只好套近乎旁边六品年轻将军，趁早朝还未开始前，先问清楚规矩。

“秦将军，在下佟卿！”

年轻的将军没想到秦寿与自己搭话，激动不已地报出自己名字，双目崇拜地仰望着套近乎的秦寿。

“哦，久仰，秦某想问下，等会早朝，是如何的？”

秦寿装作恍然大悟的表情，压低声音询问佟卿早朝的事，怕丢脸的秦寿先事先了解，别到时候稀里糊涂留下笑柄。

“早朝？就是这样啊！”

佟卿不知道秦寿含糊其辞的话，稀里糊涂地回答秦寿怪异的问题，早朝有什么？都是很随意的。

“是坐着还是…”

“皇上驾到！”

秦寿的话还没说完，太监薛高尖锐高呼一声，打断了秦寿的话，李世民与长孙皇后成双成对从侧殿走出来，得，秦寿赶紧与群臣们俯身跪迎。

“傻呼！”

“万岁，（万碎！）”

“傻呼！”

“万万岁，（万万碎！）”

“在傻呼！”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吾皇万碎万碎万万碎！）”

秦寿跪拜几次还真有点傻呼了，随着李世民一声平身，群臣们站起来后又矮了一大截，纠结无比的秦寿干脆不动跪着算了。

“有本启奏，无本退朝！”

李世民一贯的口风，前面的那句秦寿直接过滤，最中听还是后面那句，无本吧，走个过场回去睡回笼觉。

“启禀皇上，兵器折损太多，如今将士手里皆是…”

兵部尚书李绩一上来，就提及大唐将士武器问题，索然无趣的秦寿晕晕入睡，佟卿有心想要提醒秦寿，又不敢出声和小动作，李世民目光老是看向这边，似乎在找什么，吓得佟卿不敢乱动。

‘怪哉了，莫不成没来？

李世民没有发现秦寿踪迹忍不住纳闷起来，五品的列队查看了一圈没见到秦寿，忍不住纳闷起不守时的秦寿，太懒惰了！

恐怕李世民做梦也没有想到，秦寿乱进品阶队

列，混进了六品队列里，凑巧前面又有个高个子挡着，李世民也不会去观察五品外年轻将军。

秦寿顶着发麻的膝盖，早知道要跪着就准备沙包里，无聊议事朝会秦寿瞌睡虫跑上来，一头寝在高个子的将军后背，直让高个子将军一阵恶寒僵硬，看得一边的佟卿冷汗连连又佩服。

敢在早朝大殿睡觉的，除了无所畏惧的程妖精，就是眼前的秦寿了，两人绝配的品性，直让佟卿佩服不已。

“诸位爱卿，科举废除论语，改用灵活多变考题……”

“皇上，此事万万不可，圣人论语不可…”

“皇上，臣等认为可行！”

李世民提及科举之事，孔颖达第一个反对，房玄龄和魏徵早已串通一气，支持起李世民的大举，草包太多了！

最不安的当属那些没真才实学的五品以下草包了，李世民春分要来一次大考，不及格打回原形变庶民，这让花钱打通的大氏族子弟们彷徨不安了。

“皇上，圣人宝典不可废…”

“皇上，孔学士说得不错！”

“皇上…”

“秦爱卿何在？”

李世民没有去理会跟着起哄的大氏族子弟们，更没有去看死板的孔颖达，既然决心要打掉草包，就要快准狠不能留一丝情面。

李世民等了半天没有回应，脸色发的难看，秦寿在关键时刻掉链子，成何体统？鬼主意还是他出的，不出来打圆场怎么行？

“臣在！”

秦寿在佟卿手肘轻顶下睡眼朦胧惊醒过来，李世民无语地看着秦寿乱入队列，感情这个家伙早来了，只是混淆在六品官队列里。

哧~秦寿爬出武将队列，长孙皇后忍俊不住笑出来，发觉自己失礼想要制止，可又止不住想笑，李世民抽搐着嘴角，不明白秦寿这是闹哪出？

“皇上，可否坐着？臣跪的脚麻了！”

秦寿在群臣们怪异目光之中，犹如贵妃醉酒似的单手撑着地，可怜兮兮说出脚麻的事实。

“谁让你跪着的了？”

李世民颇感无语看着秦寿发颤的双腿，开国到现在，除了跪拜迎接自己，大臣们都自备小板凳坐着的啊！

“啊？那…”

吐血了，秦寿手指文臣那边的时候，文臣们同时勒起宽厚坠地的官袍，露出一尺不到的小板凳，双脚卡在小板凳下面。

电视剧看多了也害死人啊！这一刻秦寿想要吐血三升，恨不能穿越回去揍死脑残的电视编剧。

第3卷第五十六章聚贤楼主

“查，给朕查清楚！”

太极殿，李世民龙颜大怒拍案而起，直把严统领吓了一大跳，领命转身离去，留下李世民与一干信任大臣。

“诸位爱卿，刺客一事，尔等有何见解？”

李世民难以掩饰内心的怒火，堂堂皇城下公然出现刺客刺杀朝廷重臣，这是何等耻辱？群臣们看着地面刺客死士的武器低头沉思起来。

“皇上，老臣认为，此事有些蹊蹊！”

“不错，皇上，这恐怕是有人栽赃陷害！”

房玄龄与李靖查看了眼地面兵器，都是新晋齐州都督齐王李佑的亲卫兵器，尸体面目全非无法判断真貌。

李世民激怒过后慢慢平息怒火，房玄龄与李靖的话很有说服力，李佑虽然很犯浑，可李世民始终不怎么相信，他有死士一说，更不相信远在千里的他，有那么长的手。

“启禀皇上，齐王虽然善于结交奸邪之辈，可他与秦将军无怨无故，不至于犯傻派刺客刺杀秦将军，老臣认为是有人借刀杀人！”

“房爱卿，依你之见是何人所为？”

房玄龄的话慢慢打消李世民怒气，现在就开始有人行刺秦寿，分明是在断自己右手，李世民开始怀疑大氏族所为。

“这，恐怕要找到秦将军才知晓！”

房玄龄一脸尴尬地敷衍李世民，心里大骂贼精的李靖关键时刻当哑巴，他的专业不回答，自己瞎凑合干什么？

房玄龄提及秦寿，李世民一阵惋惜肉疼，从遭遇刺客到现在，至今没有下落，抓急的程妖精早已满城搜查，通过百姓口述，最后见着秦寿给七个刺客追杀没踪影。

‘迫不及待了吗？

李世民阴沉着脸，一手捋着龙须冷笑起来，今日开始商议科举改革，马上得力右手遭遇刺杀，大氏族脱不了关系。

“这是哪…咳咳…”

秦寿醒来的时候，浑身剧痛好像蚂蚁在身上咬似的，睁开乏力眼皮一霎那，秦寿发现自己身处一张柔软的木床，精致的雕花装饰的是不凡，身上是一床锦被。

侧过身，映入眼帘的竟是轻纱的帐幔，窗台外

暮色微凉，头顶是一袭一袭的流苏随风轻摇，檀木桌放在正中，鼎上有着徐徐青烟，整个房间倒是不华丽，只是显得有些清雅、素朴，只有一把玉箫立在角落里。

“公子，你醒了！”

秦寿不适的动了动，却发现身体乏力无比，失血过多以至于眼前一阵眩晕，一头倒回玉枕迷迷糊糊之中听到惊呼声，晕晕沉沉晕过去。

“黄芪12克，白术12克，茯神12克，木香2克……”

秦寿再次悠悠转醒，耳里隐隐听到抓药声，还有清脆娇的应声，秦寿感觉很困很累不想起来，可身上要命的痛楚刺激着，又忍不住拼命睁开眼。

“别动，你伤口还未痊愈，这里很安全，放心！”

秦寿想要挣扎起来，把脉的人声如洪钟般提醒秦寿，得知对方没有恶意自己安全后，秦寿放下心任由对方折腾。

不知过了多久，秦寿感觉自己睡了好多天，又好像睡了一天时间，小腹和后背伤口慢慢愈合，没有开始瘙痒火烧一样痛楚。

当一口稀饭喂入，秦寿慢慢睁开眼，入眼便见

一名相貌姣好侍女甜甜一笑，放下手里的碗跑出去，留下郁闷不止的秦寿，喂完在走行不？

秦寿郁闷不止的时候，房门再次打开，入眼便见一个豹头环眼，铁面虬鬓的中年人走进来，虽然个子不出众可他厚实的身板，弥补了他的身高缺陷。

“公子可好？”

“这里是？”

对方一开口不流利的中原话，秦寿愕了愕，在看他麻花辫一样的头饰未带幞头，可以肯定对方不是中原人。

“聚贤楼，此乃张某人地盘！”

“聚贤楼？是你救了我？”

秦寿傻了眼，怪异看了眼自称张某人的大汉，聚贤楼是什么？秦寿没有听说过，想到自己给七个武艺高强的人追杀，最后晕倒巷子不省人事，醒来就发现在这里，可以肯定对方就是救命恩人。

“算是也不算是，公子，张某人看你也是官家人，为何追杀你的人也是官家人？”

张某人迷惑不解地看着秦寿，把自己内心疑问提出来，要不是秦寿的铜鱼符挂名身份，张某人还真以为秦寿是朝廷通缉犯什么的。

秦寿大吃一惊，刺客与府兵串通一气？要不是眼前张某人说出来，秦寿还真以为是大氏族的杀手，现在看来自己遭遇的刺客并非想象之中那么简单。

是谁？到底是谁想要置于我死地？秦寿迷惑了，连张某人连声轻唤也浑然不觉，猜测着除了大氏族外，还有谁如此大手笔调动治安府兵？

秦寿不认为大氏族们有权利调动治安府兵，长孙冲？不可能，就算他有老爹罩着，府兵未必给他面子，何大公子更不可能，那到底是谁？

“公子，公子...”

“啊？哦，不好意思！”

秦寿在张某人晃晃手下，清醒过来一脸歉意看着张某人，自己失神疏忽了他，要是没有他，秦寿也不知道自己尸首归何处。

“在下秦寿，敢问这位兄台大名，救命之恩没齿难忘！”

“啊？你，你是秦寿？”

张某人在秦寿自报姓名后，大吃一惊看着秦寿，惹来秦寿一阵稀里糊涂的点点头，自己有那么出名吗？

“幸会，幸会，在下张三，外号虬髯客，聚贤

楼是张某开的…"

“啊？你，你，你是虬髯客？！”

虬髯客说出自己名字，轮到秦寿震惊了，没想到历史上还真有虬髯客这个人，秦寿还以为是撮写出来的小说人物。

虬髯客初唐流浪将，南下结交中原豪杰，并与李靖夫妻拜为结义兄弟，但因妻子拓跋月儿的部落此时发生灾变，於是再北返大漠，协助拓跋族渡过难关，后来踪迹全无。

“张兄，我晕迷了几日？”

秦寿很想与虬髯客结交，可更想知道自己晕迷了几天，第一次受这么重的伤，秦寿怕了，以后要带侍卫随从才行，个人武勇抵不过暗箭难防。

“五日！”

“啊？！”

虬髯客报出秦寿晕迷天数，秦寿大吃一惊挣扎起床，忽然感到一阵眩晕恶心，全身乏力晕晕欲倒。

“秦将军，你中了毒，切莫乱动，小心毒气攻心！”

“中毒！”

虬髯客说自己中毒，秦寿傻了眼，失魂落魄跌

回床上，谁那么大仇恨？连毒也用上，够狠的！

第3卷第五十七章韬光养晦

“秦郎！！”

秦寿在虬髯客亲自派人护送下，终于秘密回到长乐乡，泪崩的钱羽馨第一个扑入秦寿怀里，紧紧抱住失踪了足足有五天的秦寿，好似怕一松手秦寿就会消失。

秦叔宝与贾蓉轻抹眼角泪痕，从秦寿失踪一刻起，两老一直没睡过安稳觉，如今秦寿回来了，担忧了五天的时间终于可以缓口气了。

仙儿轻轻抹着眼角湿润，说实在她也想扑上去，可又怕钱羽馨误会，只好默默站在一边替秦寿感到高兴，秦寿消失那牵魂挂肚的揪心才慢慢平息。

秦寿没有见到钱夫人有点小失落，对于钱夫人地下情人，秦寿慢慢开始有些舍不得，要不是从她嘴里得知钱老爷子兵荒马乱时期失去做男人，秦寿还真不敢一错再错下去，这个秘密秦寿没有告诉钱羽馨。

“爹爹，孩儿最近要韬光养晦一段时间，希望你能够帮忙隐瞒！”

“寿儿，你要躲起来？为何？”

秦叔宝大吃一惊同时古怪看了眼秦寿，韬光养晦意思不是藏起来不见人吗？至于吗？又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经过这次刺杀，孩儿意识到一件事！”

“喔？说来听听！”

秦寿感悟逐渐成熟稳重脸色，秦叔宝很是满意，没有了以前吊儿郎当的模样，秦寿这些天躲去哪里疗伤了？遇到了什么？秦叔宝不知道，也没有兴趣去知道，只想知道秦寿此时此刻想法。

贾蓉看着秦寿虚弱脸色苍白模样，心中一阵绞痛，要不是秦叔宝一直在旁安抚，恐怕早已忍不住再次哭出来。

“庙堂之大，鱼龙混杂！”

“庙堂之大？鱼龙混杂？”

秦叔宝愕然念叨着秦寿打哑谜一样的话，可秦寿不说清楚，秦叔宝听得也是稀里糊涂的，末了点点头算是答应秦寿的请求。

“孩儿有点乏，想要回房休息！”

“嗯，去吧，有爹爹在，没人惊扰得到你！”

得到秦叔宝保证帮忙隐瞒自己行踪，秦寿在钱羽馨与秦管家搀扶下回到后院，招来袁神棍查看自己中了什么毒。

“秦郎，你中毒了？！”

“没事，小毒而已！”

钱羽馨得知秦寿中毒，眼泪又再一次飙出来，秦寿一脸头疼地安抚着钱羽馨，等待袁神棍把脉清楚自己中了什么毒。

“羽馨姐姐，没事的，秦公子福人有福相，不会有事的！”

仙儿落座一边帮秦寿安抚钱羽馨，赢得了秦寿赞誉的目光，仙儿莞尔一笑轻轻搂着抽啼不已的钱羽馨。

“不妙啊！不妙...呃，妙啊！”

袁神棍乌鸦嘴马上惹来秦寿与仙儿愤怒的目光，袁神棍马上改口直让秦寿吐血，自己中毒了还妙啊，找抽是不是？

“直说，我中了什么毒？”

秦寿轻握钱羽馨的颤抖的玉手，隐瞒她没有必要，瞪眼怒视口不遮拦的袁神棍，先了解自己中了什么毒在说。

“鸩毒！”

“啊？鸩毒？！”

袁神棍说出鸩毒二字，秦寿与钱羽馨还有仙儿三人大吃一惊，秦寿更是吓得差点踉跄欲倒，鸩毒

可是剧毒，袁神棍有没有搞错？

秦寿记得鸩是一种传说中的毒鸟，形象为身赤目，身披紫绿色羽毛，喜以蛇为食，它的羽毛有剧毒，放入酒中能制人于死地。

“贫道大致觉得像鸩毒，嗯，贫道瞧瞧！”

袁神棍挠着头说出秦寿吐血的话，这家伙居然当着自己面，从道袍内拿出本老旧黄历医书，没有挂书皮破破烂烂看得秦寿一脸线。

“找到了，鸩碇毒！”

秦寿一手夺过袁神棍手里老黄历医书，打开一看费力十足看里面文言文的医书，居然是几种奇毒混合型的毒药。

鸩碇毒，制造毒药的人需要在犀牛角、兽皮的保护下，才敢制造此毒，稍有不慎，即会引火烧身，当秦寿得知鸩碇毒出自吐蕃那边后，心凉大片。

“袁神棍，你确定没弄错？”

“很简单，尊师，你现在有没有感到针刺般的烧心？节骨用力刺痛…”

秦寿颤抖着手把医书还给袁神棍，除了袁神棍上述症状一一对应，还有感觉恶心、乏力、嗜睡、还伴有绞肠的痛楚，稍微用力就感到骨头要散架的

荒谬错觉。

“瞧瞧，这就对了，鸩碇毒！”

袁神棍在秦寿连连点头下，一副信贫道错不了的表情，十分肯定秦寿中了阴险的混合毒，一天不解迟早在痛苦之中折磨致死。

“有何解救方法？”

“没有！”

“啊！”

噗通~秦寿一头栽在桌面，彻底给袁神棍十分肯定的语气打败了，说了那么多都是屁话，钱羽馨和仙儿更是惊呆了，眼角畜势待发的泪花，看得袁神棍纠结无比。

“并不是没有办法，就看尊师肯不肯花钱消灾！”

“说！”

秦寿抓急抬起头的时候，袁神棍冒出一句秦寿充满希翼的话，花钱消灾就花钱消灾，命保住了才是正事。

“嗯，贫道找找看，哪儿了？”

“……”

秦寿无语看着袁神棍又拿出医书翻找，好吧，这一刻秦寿觉得袁神棍并非可靠，这不是明摆着忽

悠人吗？临时抱佛脚有啥用？

“秦郎…”

“没事的！”

“秦公子…”

“没事的！”

秦寿大感头痛左右安抚着两女，目光死死盯着翻找医书的袁神棍，要是他敢蹦出找不到或无能为力，掐死他陪葬之心都有份。

“有了！”

几个月了？秦寿很想打趣袁神棍为老不尊小屁孩形象，都一把年纪的人跳大神似的一惊一乍，想吓人还是咋？

“殒命汤？”

秦寿看了眼袁神棍递来的医书，抽搐着嘴角很想把这个家伙踹飞，可看到下面闻所未闻的药材后，秦寿沉默了。

什么乌头碱、乌梢蛇、乌蔹莓、八叶曲、文旦皮、文冠木、火炭母、火麻仁、水蜈蚣等等，听都没听说过，不由得半信半疑起来。

“殒命汤，解毒圣药，当然这些药材很少见，而且也很贵，后遗症…”

“什么后遗症？”

秦寿在袁神棍忽悠声之中妥协了，老命要紧化学汤也忍了，可听到有后遗症心中一个咯噔，果然是世上没有绝对完美的事。

钱羽馨与仙儿忍不住心中一紧，并没有出言打断袁神棍，一脸担忧之色看得秦寿惭愧，揪出幕后主使定饶不了。

“房事精力旺盛…”

“啊？！”

噗通…秦寿再次一头栽下，仙儿一脸古怪，钱羽馨涨红脸惊呼一声，暗啐袁神棍什么破汤？

第3卷第五十八章狂妄的诱惑

“妖精，咋样？有消息儿没有？”

入夜时分，程妖精扛着坛酒缸从外面回到卢国公府，慵懒的程夫人伸着懒腰，躺在逍遥椅询问晚回家的程妖精。

“别提了，晦气，人没找着，逃犯倒是逮着两个！”

程妖精心烦意燥地落座椅子上，大掌拍开泥封，二十多斤的酒缸就这样抬起，咕噜噜声喝起酒，直让程夫人皱眉不悦，人没找着酒倒是找回一坛。

“皇上哪儿呢？”

程夫人杀气腾腾看着程妖精，活生生的一个人，找了五天都没有找到，天天带酒回家，甚至怀疑其程妖精是找酒不是找人。

“夫人，你又不是不知道，为夫我早出晚归，吃饭饭不香，喝酒酒不乐，可那秦家小子好像…”

“滚，晚上跪搓衣板去！”

程夫人着脸一手夺走程妖精手里的酒缸，直让程妖精郁闷不止，咋回事这是？又跪搓衣板？

皇宫里头，李世民来到李丽质寝宫，见到一脸

憔悴脸色的长孙皇后，心中一阵刺痛，挥退跟屁虫一样的宫女太监，走到长孙皇后身边。

“丽质，还不肯用膳？”

长孙皇后摇摇头叹息一声，她最担心的还是这事，三天了，自从秦寿失踪后，李丽质一直哭闹着，绝食了三天还真是够让人揪心的。

“皇后，你先回去歇息吧，朕进去瞧瞧！”

长孙皇后想了想也只好这样，在宫女搀扶下先行回宫休息，等候李世民的好消息，崛起的长公主脾气，完全继承到自己。

李世民进入李丽质寝宫，见到未梳未髻披头散发的李丽质趴在月牙床，轻轻宛然叹息一声，拿起寝宫内御寒外套，轻轻披在李丽质瘦弱后背。

“寿…父皇~”

“怎么？有了情郎不要父皇？”

李世民打趣笑着，坐到她旁边轻拍香肩，李丽质低垂着头摇头不语，心中的苦汁迅速地涌到脸上，像清早的百合花凝着露一样。

“父皇，有消息吗？”

“唉~”

李世民在李丽质期盼目光之中，摇摇头叹息一声，李丽质粉唇哆嗦着，眼里蒙上一层泪花，但她

还是竭力咬住嘴唇，想要强迫自己止住夺眶而出的泪水。

“父皇对不起秦爱卿...”

李世民的话刚说完，李丽质的双手突然紧紧抱着李世民肩头，什么话也不说了，肩膀在颇动，哭泣声直让李世民一阵心力憔悴。

李丽质晶莹的泪水顺着她秀丽的两颊，默默地流着，泪像雨点子一样落下来，扑簌簌地打湿了李世民龙袍。

与此同时，长安崔家与卢家两大氏族子弟们不安了，自从李世民开始执行科举变革，新晋将星遇刺等等一连串意外，以至于李世民开始打击消弱大氏族的势力。

“家主，此事分明是有人陷害我们！”

崔氏家主召开直系会议，崔氏族员议论纷纷，大唐新晋将星遇刺，惹怒了李世民，开始长安势力大清洗，伤及筋骨的各大氏族都各自开始会议。

“肃静，吵吵闹闹成何体统？”

崔氏家主拍案而起，马上镇住族员们的吵闹声，各个低下头不敢去看盛怒的崔氏家主。

“家主，游骑将军被刺一事，你有何见解？”

崔氏家族一名年轻族员提出自己内心疑问，要

不是有过往百姓见证秦寿遇刺狼狈惨样，还真怀疑是李世民与秦寿串通好的苦肉计，开始拿各大氏族开刀。

“有人在玩迷综阵，故意来个一石二鸟，明儿开始，所有族员停止一切，等待老族长指示！”

“是！”

崔氏家主的话，族员们不敢不听，暂时停下与李唐对着干的活动，以免触及现在龙颜大怒的李世民，中了别人借刀杀人的阴谋诡计。

“媚娘？”

长乐乡，武媚娘走进房间，秦寿皱着眉头，有些惊讶与意外，惊讶是她怎么进来的？不是有旺财守着东厢房吗？意外是武媚娘一进来，就放下一叠书信。

钱羽馨好奇看着武媚娘放下的书信，五张书信全都是精心叠好的，要不是武媚娘从她私人荷囊拿出来，还真不知道她把与李世民来往书信藏于身。

“可以看？”

“嗯~”

武媚娘站在一边，在秦寿询问声之中，点点头轻声应着，既然已经想通了，武媚娘没有隐瞒之意，彻底与李世民断裂关系。

得到武媚娘许可，秦寿也不客气打开来看，当看到里面的内容，秦寿无语了，还真是给自己猜对了，厚颜无耻的李世民还真是派武媚娘来偷技术和监控自己的。

“你不怕…”

“媚娘有什么好怕的？秦公子，媚娘现已是你的人，还需要对媚娘处处设防吗？”

秦寿迟疑声，武媚娘莞尔凄凉一笑，认命放弃权利颠覆的态度，震惊了秦寿，果然不愧是一代武帝，拿得起放得下。

“有吗？”

秦寿在武媚娘看透心思的敏锐目光下，尴尬地用手指轻抿着鼻子，试图掩饰自己窘态。

“那门口旺财是怎么回事？”

“有这回事吗？羽馨，去看看，要是真的，晚上炖了！”

武媚娘看了眼口不对心的秦寿，提及旺财看门的事，秦寿马上义正言辞，直让武媚娘哑口无语，目送着钱羽馨装模作样出去。

“媚娘，你真确定放弃皇宫的荣华富贵了？”

秦寿在仙儿搀扶下，认真地看着武媚娘，通过她闪烁的犹豫目光，秦寿知道放弃梦想的痛苦，当

初自己何尝不是？有高薪工作毅然放弃，选择没有前途却喜欢清静的图书馆。

“嗯~”

经过一阵天人交战后，武媚娘认真想起自己娘亲说过的话，人之所以痛苦，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

“算你有眼光，既然你选择了我，那我也无需隐藏！”

秦寿在武媚娘愕然目光之中，从桌面底下拿出一个木雕圆球，武媚娘愕然失神地看着秦寿拿出的圆球。

“知道这是什么吗？”

“媚娘，洗耳恭听！”

秦寿的提问声，武媚娘摇摇头表示自己不清楚，看了半天没看懂秦寿圆球的含义，连一边的仙儿也是稀里糊涂的。

“这叫全世界，我们现在身处的，只是这里……想与我分享这个世界吗？”

“啊！”

武媚娘在秦寿解说之下，整个人震惊了，死灰复燃的权利梦想再次复苏，直到秦寿拿着木球走过来，武媚娘颤抖着双手，直到秦寿把木球交到她手

里，下一刻，武媚娘觉得手里的木球很重很重……

第3卷第五十九章贼精的吴王

一眨眼一个多月时间过去，积雪融化头一天，上万难民在扛起大任的钱羽馨与武媚娘监督下，打开覆盖了严冬过后的保温布。

绿油油食指粗一望无际的辣椒，拇指粗的门茄，还有豌豆，蘑菇，惊呆了武媚娘，难民们欢声笑语收起一批批的保温布。

要不是亲眼所见，武媚娘打死也不相信，冬天过后初春能见到蔬菜，城内前来长乐乡淘金的小商贩们纷纷围过来，见证不可能的事实。

“啊？那，那不是门茄吗？”

“太不可思议了！”

“这个时候居然能长出来？”

“瞧，那是豌豆！开花了！”

“原来可以这样种！”

长乐乡难民把一批批的保温缝合破布解开，露出竹架对立爬枝的豌豆，惊呆了看热闹的小商贩，五百多亩田一望无际的绿油油，绿瞎了围观的小商贩双眼。

特别是豌豆的花朵，给田园增添了不少色彩，看到这里围观的小商贩们按耐不住了，眼前绿油油

的蔬菜不在是蔬菜，而是金灿灿钱财。

“田基一丈以内为禁止界线，越界后果自负！”

夏侯敦带着二十名治安队出现，手里拿着木棍敲锣打鼓警告围观的小商贩，一尺高的护栏就是防止他们越界。

“夏头，这菜什么时候成熟？”

“夏头，这菜园子谁管事？”

“夏头…”

夏侯敦没有理会热情打招呼的小商贩，带着人走到小商贩扎堆的面前，摊摊手下小商贩们顿时安静下来。

“你们心情夏某理解，但是村有村规，想要了解菜园里的事，大可找村里负责销售的聂明了解情况，但是，要是谁敢打歪思想，菜园里的箭楼会不客气的，话已至此好自为之！”

夏侯敦说完，拿起轻挥手下，两名扛着大木牌的治安队竖起警告牌，夏侯惇马上带着治安队转身离去。

“欢迎来翻栏，箭塔百发不中…”

汗~小商贩们抬起头看向菜园子立起的八个箭塔，一丈高度只露出窗口与门，阴森森的弩弓冒出

窗外，谁敢去尝试啊？

小商贩们不寒而粟直奔长乐乡，去找负责销售长乐乡的聂明，咨询下绿油油的菜地什么时候可以摘。

“好漂亮！”

武媚娘心旷神怡看着一望无际的菜地，犹如快乐蝴蝶穿梭菜地之中，难民们见到武媚娘娇笑声，毕恭毕敬地喊着武管家。

“羽馨姐，秦公子是怎么做到的？”

玩了一会，武媚娘跑回钱羽馨身边，按耐不住好奇心询问掌握技术的钱羽馨，秦寿把村长里的事物，全都交给她们两个打理，自己安心泡袁神棍开的调理解毒汤。

钱羽馨能力有限负责管理监督菜地，武媚娘负责工地建设和木器厂铁匠屋等等，今天是开保温棚日子，武媚娘抽空过来凑个热闹。

“你啊，学得多很杂，好吧，主要是靠这些保温棚，还有地膜保温锁水锁肥，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

熬不过武媚娘的好学，钱羽馨把保温棚和保温地膜说出来，武媚娘恍然大悟地点着头，那繁琐的工序还真是让武媚娘大涨眼界了。

“媚娘，来，我们摘些辣椒回去尝尝，秦郎说有拇指大的就可以摘了！”

“嗯！”

钱羽馨的提议正符合武媚娘心意，招来老唐拿菜篓子过来，开始在菜地里找大个的辣椒摘，两女欢声笑语声远远给到来的李恪听到。

‘寿哥儿失踪了一个多月，她们还有心情笑？莫不成…

王府马车内，李恪轻轻揭开车帘布，眯起眼看着钱羽馨与武媚娘在田园里摘辣椒的身影，断定秦寿肯定躲在家里玩失踪，要不然她们怎么还有心情笑出来？

“进村！”

“是！”

李恪一声进村，王府马车车夫马上驱马而前，十名王府侍卫跟随着马车后面前进，直朝长乐乡赶去。

“菲儿，本王你也要阻拦？”

“菲儿不敢，只是…”

东厢房门口，李恪笑眯眯地看着挡路的苏菲，心虚的苏菲不知道如何应付李恪，放他进去肯定知道秦寿在里面。

“只是什么？行了，本王知晓寿哥儿在里头，让开！”

“啊？你，你怎么知...”

李恪套话苏菲惊呼出声，等发觉上当受骗的时候，李恪嘿嘿声笑出声，气得苏菲鼓起双眼，恼起狡猾的李恪。

“寿哥儿果然在家，哈哈~~”

李恪得意洋洋的大笑声，把里屋的秦寿吓了一跳，泡着药澡避无可避郁闷不止，韬光养晦算是给大嘴巴李恪打搅了。

“寿哥...”

李恪得意洋洋推门而入的时候，马上发现秦寿仰躺冒着热气的澡桶，愕然失神之余在秦寿手指门后，马上恍悟过来关门。

“寿哥儿，你？”

李恪拉起房内的椅子坐近澡桶，不可思议地上下打量着脸色枯的秦寿，要不是秦寿嘴唇发白，肤色发还真看不出他有什么异样？

“中招了！”

“何毒？”

此时此刻李恪在笨，也看得出秦寿中毒了，淡淡草药香发出阵阵臭味，秦寿发的皮肤一点一点渗

出色墨汁一样的汗水。
“鸩碇毒！”
“鸩碇毒？”
秦寿说出鸩碇毒，李恪摸不着头脑，没听说过这种毒药，不过带个鸩字的，李恪就知道此毒非同小可，连壮如牛的秦寿也倒下。
“一种罕见的奇毒，别告诉别人寿哥儿我在家里，现在有人开始对寿哥儿我下手了…”
秦寿把自己担忧的事说出来，惊呆了李恪，得知事情真相后，李恪沉默了，越发觉得幕后手太可怕了。
“连丽质妹子也不说？”
李恪忽如其来提及李丽质，秦寿愕了愕看向一脸严肃的李恪，不明白他这话是什么意思？
“能瞒就瞒吧！”
秦寿有些头疼点点头，眼下情况最好就是越少人知道越好，精兵策略未完成之前，还是韬光养晦，免得再次成为树大招风。
李恪欲言欲止想要告诉秦寿，李丽质思念过度病倒的消息，可见到秦寿这样，李恪始终没有勇气开口，只能摇头叹息起来。
“你来长乐乡干什么？”

秦寿怪异看了眼李恪，他无缘无故跑来长乐乡干什么？吃饱撑着？还是早已发现了什么？要真是后者秦寿要提防一下，李恪想得到的不代表幕后阴谋者想不到。

“无聊来看看，没想到还真来对了，要不是恪弟在外发现羽馨她们欢笑声，恪弟还不知晓你在家里...”

“……”

无语了，秦寿没想到居然是粗心大意的钱羽馨和武媚娘坏事了，看来回来要好好教育她们才行！

第3卷第六十章起死回生一句话

“秦郎，羽馨不敢了！”

“秦公子，痛！”

钱羽馨和武媚娘回到家，马上给苏菲喊去东厢房，迎接她们的却是盛怒的秦寿惩罚，碍于秦寿威严，两女翘起香臀逐一给秦寿无耻大巴掌惩罚，可怜兮兮看向脸色不好的秦寿。

“行了，行了，起来吧！两个要命的妖精！”

秦寿强忍着两女香臀诱惑，默念阿米豆腐，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以免传毒吃斋一个多月，不能破戒啊！

秦寿憋着难受的脸，惹来钱羽馨娇笑声，武媚娘无语地摇摇头，秦寿什么都好，就是有点太随心所欲，完全不顾及什么道德。

袁神棍说过殒命汤也属于至毒药，以毒攻毒后遗症就是房事大进，光那些一两值金的药材，就知道殒命汤有多费钱。

“秦郎，那些辣椒都差不多可以卖了！”

“早着呢，在等几日！”

钱羽馨提及辣椒，秦寿有些纠结起来，不能亲自看到辣椒大卖，是一种遗憾，不过有李恪坐镇帮

忙，应该没什么问题。

“秦公子，皇上来的信儿，媚娘怎么回复？”

武媚娘拿出工匠转交来的李世民密信，看都没看直接交给秦寿处理，既然选择了阵营，就没有回头的路。

秦寿打开李世民交给武媚娘的密信，知乎？秦寿一头雾水看向武媚娘，而武媚娘同样也是摇着头，她自己也不清楚李世民这是什么意思？

‘搞什么飞机？

秦寿拿着李世民的密信疑惑了，没看懂里面的意思，也不晓得里面的含义，连武媚娘也不晓得，那怎么回复他？

“对了，那些建筑窗户真留那么大的口？”

气氛沉默下来后，武媚娘把新建的建筑问题提出来，没有秦寿在场武媚娘也不好乱下决定，毕竟建筑不是儿戏。

“留！窗户可以叫林木匠他们先订做…”

秦寿想也没想断定下来，玻璃可以到时候找些琉璃工生产，木制窗户要先到位，加固重力防止小偷撬开。

武媚娘在秦寿安排之中一一记下，不得不说秦寿这建筑方式，是武媚娘未曾听说过的，直到午后

时间，苏菲提醒出去用饭才停下安排。

“好辣！”

“嗯，是辣，但是很开胃！”

秦叔宝怪异地看了眼吐舌直呼辣的钱羽馨与贾蓉，武媚娘若无其事的模样还真是少见，连秦寿也佩服起来。

下筷尝了口无语了，春季辣椒哪有什么辣味？这点小辣都受不了，要是过多一个月她们不是连吃也不敢吃了？

“寿儿，爹爹不在，吴王发现你了？”

秦叔宝并没有下筷，一脸好奇地看向秦寿，清晨回去一趟没把好门，居然给李恪钻空子了！

秦寿纠结地看了眼门神老爹，门神还真不亏是白来的，有他在一个多月，一只苍蝇也飞不进来，他出门一趟马上飞进头痛的大苍蝇，而且还是嘴巴守不住秘密的大苍蝇。

‘以后是不是要贴上老爹的画像？震震宝宅？秦寿心里胡思乱想着，要是秦叔宝知晓了，不知道会有什么反应？

“寿儿，寿儿！”

“啊？哦，是，是有这么回事！”

秦叔宝连声呼喊声之中，秦寿心不在焉地回应

着秦叔宝的问题，纠结李恪大嘴巴的事，心里祈求着他别大嘴巴告诉李世民，至于秦叔宝说了些什么？秦寿压根没听进去。

“辣椒？”

甘露殿里，李世民好奇拿起李恪带回来的辣椒，一手捋着龙须一手反复研究手里辣椒，末了还放到鼻子嗅了嗅，淡淡泥土气息与辣椒味，直让李世民迷醉。

李恪冷汗连连看着陶醉的父皇，幸好醒目洗过几遍才带回来，要不然带有粪味熏陶，肯定会让李世民龙颜大怒。

“可生吃？”

李世民禁不住青幽幽的辣椒诱惑，整整一个多月未尝到蔬菜味儿，天天荤食早已吃腻了，如今见到春分马上有蔬菜，忍不住期待起来。

“据说，貌似，可以…”

李恪在父皇目光之中，轻抹额头汗支支吾吾地不敢肯定，秦寿说生熟皆可吃，谁知道呢？献宝的李恪第一时间把辣椒送来皇宫讨好。

咔嚓一声，李世民当着李恪面咬了口辣椒，宫女与太监们目瞪口呆目光之中，李世民顿时涨红脸，也不知道李世民运气倒霉还是咋，居然挑到最

熟最辣的辣椒。

辣劲十足的辣椒，辣得李世民涨起两腮，在李恪愕然目光之中，硬撑着辣出汗的窘态，强忍着吞咽下去，一眨眼功夫空荡荡的嘴巴火辣无比。

‘比起朕当年打江山心酸，这点辣味儿算得了什么？死鸭子嘴硬不服输的李世民，拿起啃去一口的生辣椒，当初心酸念头盘旋脑海。

“好，这才是君子之食！”

李世民说着李恪哑口无言的话，再次咬下一口，顶着辣心辣肺的味儿，硬撑下去，直到李恪服了告退离去，才大呼找水喝。

李恪来到李丽质寝宫，见到卧病在床的李丽质，任由宫女如何劝说，李丽质木讷似的不闻不问。

“都退下吧！”

“是！”

月莺和兰雀在李恪挥退下，盈盈施礼告退离去，李恪走到李丽质软榻，看了眼气色越来越差的李丽质，轻轻叹息一声。

“恪哥儿…”

李丽质见到李恪幽幽叹息一声，想要说话没力气，思念过度以至于病越来越严重，苦得李世民一

个头大无比。

“喝完这参汤，恪哥儿告诉你个好消息！”

李恪端起参汤，递到愕然失神的李丽质面前，笑而不语直让脸色肤白的李丽质泛起红润光泽。

“他…他有…”

“先喝完在说！”

李丽质撑起身子，激动不已看着李恪时候，李恪讨价还价逼迫李丽质先喝完碗里的参汤。

李丽质在李恪无语摇头目光之下，夺过参汤一口气喝完，连咳带喘呛到喉咙的咳嗽声，直让李恪无语了。

“寿哥儿在家里躲着！”

“啊？！”

李恪说出秦寿消息后，惊呆了李丽质，手里的碗掉落地面浑然不觉，等她反应过来要起身的时候，李恪伸手挡住她。

“恪哥儿，你这是？”

“丽质妹子，寿哥儿现在很危险，你若现在便去，不是等于害…”

李恪不得已把李丽质拦下来，把秦寿处境说出来，惊呆了李丽质，她没想到秦寿遭遇到幕后手下套，心忧之中在李恪叮嘱声勉为其难答应下来。

第3卷第六十一章药王孙思邈行踪

“药王明儿到长安？！”

“是的，尊师！”

头痛了，袁神棍说药王孙思邈到来，秦寿理应很高兴，可当得知袁神棍骗孙思邈来的理由后，吐血了！

仙法？自己懂个屁仙法啊？忽悠人倒是还行，无敌咸猪手玩过一次，没有意思了，加上孙思邈肯定没有袁神棍那么好忽悠。。

“尊师，那个无敌咸猪手…”

“来了再说，等着！”

袁神棍一脸郁闷地告退离去，秦寿敷衍的答复不是很满意，可也只能这样慢慢等，等孙思邈来了在索要期待已久的无敌咸猪手。

“秦郎，何为无敌咸猪手？”

袁神棍离去后，钱羽馨一脸怪异看着秦寿，总觉得秦寿在蒙袁神棍，连一边默不出声的武媚娘也是这么认为，手里拿着针织无所事事练起针织毛衣给侄女。

“醋加油加热洗手不烫手的小把戏…”

秦寿大大方方把骗来袁神棍油锅洗手把戏说出

来，惊呆了钱羽馨与武媚娘，特别是武媚娘，没想到这么简单的东西，居然蕴含这么多奇学，简直是受教了。

当秦寿拿出贴上无敌咸猪手小儿三字经的时候，钱羽馨与武媚娘无语了，秦寿还真是会骗人，要是袁神棍知道真相，不知何会不会悔得肠子都绿了？

“那秦郎你明儿如何留住药王？”

钱羽馨无语秦寿坑蒙拐骗举动，好奇秦寿明天又拿什么蒙药王孙思邈，武媚娘笑意盈盈地看着秦寿，她相信秦寿肯定有办法。

“蒙！”

“蒙？”

钱羽馨与武媚娘面面相觑起来，没想到秦寿还真继续玩蒙，这次又想出什么法子蒙了？有些好奇又有些期待起来。

“天机不可泄露！”

秦寿神秘兮兮的样子，直让钱羽馨与武媚娘为之气结，可秦寿不说她们也拿秦寿没有办法。

三声敲门暗号声响起时，钱羽馨放下秦寿蒙人的无敌咸猪手密集，走到房门后打开门，放薛仁贵进来。

“两位村长夫人好，村长，亲卫队第三轮淘汰赛结果出来了！”

钱羽馨理所当然地接受，武媚娘涨红着脸低着头，薛仁贵口快以至于她脸红如火烧，都没那回事，夫人二字武媚娘更是不敢高攀。

薛仁贵呈上亲卫队赛选结果，秦寿接过来看了眼摇头叹息一声，五百人合格的只有五十不到，秦叔宝老将部下更是没有一个合格，受不了突破极限的训练退出不少。

经过一个多月陪同训练，连薛仁贵自己也觉得长进了不少，由衷佩服起秦寿地狱式的筛选训练，能挺过来都是年轻的佼佼者。

“嗯，回去后继续训练，把口号喊出来，练不死就玩命练...”

武媚娘竖起双耳听得秦寿与薛仁贵交谈声，秦寿亲卫她知道一些，在养鸡场哪边偷偷摸摸大练兵，预防李世民的探子发现。

“村长，那征兵工作...”

“嗯，过些日子可以大肆招兵买马了，没事先回去吧！”

“是！”

薛仁贵在秦寿挥退之下，拱手抱拳离去，得到

秦寿的指示继续大练亲卫，为秦寿复出做好准备。

“秦郎，你这么快...”

“没办法，吴王是坏事主，他嘴巴不牢靠，势必会说给长公主知晓，长公主好起来，你以为皇上傻子？”

“……”

武媚娘无语了，听着秦寿大逆不道说李世民的坏话，这要是给有心人听去了，秦寿肯定吃不了兜着走。

提及李丽质，秦寿头疼了，痴情的长公主还真是让秦寿愧疚，思念成疾卧病不起，秦寿很想浮身可现在毒未散，亲卫为建好只能忍着。

“媚娘，去铁匠屋找王师傅，把这钢铁配方给交他！”

武媚娘接过秦寿含糊其辞的炼钢材料说明，看了眼里面的内容怪异无比，哪有这样繁琐炼铁的？又回炉又锻炼又加炭什么的，简直比百炼精铁还麻烦。

‘等着吧，钢铁技术出来装备亲卫，来再多刺客也不怕！秦寿冷笑一声握紧无力拳头，心中燃起强烈的报复浴火。

“皇上，这是何物？好...”

“辣！”

“对，对对！”

太极殿内，李世民智囊团大臣与武将大臣们吐舌连连，无耻的李世民拉着智囊团一起品尝生辣椒滋味。

房玄龄欲哭无泪地硬啃下去，哗哗直飙泪好像哭过似的，不带这么整人吧？魏徵更是难以下咽，这么辣怎么吃啊？纠结着要不要扔了？

“吃乎？”

“你先？”

“……”

尉迟敬德无语看着狡猾的李靖，转而又看看津津有味的程妖精，纠结了，文臣那边表情不假，狠辣！

“传膳！”

智囊大臣们品尝完生辣椒后，李世民朝一边伺候的薛高点点头，薛高尖锐地呐喊一声传膳，传膳太监马上端来荤素搭配的辣椒羊肉，还有大臣们诧异的辣椒牛肉。

“众位爱卿，当初朕与你们就是先生后熟，同甘共苦走过来，此时此刻再与朕一起分享吧！”

“吾皇万岁…”

李世民大方请客赢得智囊团大臣们喜悦的跪拜声，牛肉连李世民也舍不得吃的顶级美食，没想到今儿品尝到了，福气啊！

君臣同乐共饮进食煮熟的辣椒，顿时赞不绝口，有了油盐和配料处理，辣椒特有的辣味儿直让挑剔的君臣们胃口大开。

“皇上，此辣椒莫不成是长乐乡的？”

“不错，唉~没想到世上还有如此宝贝！”

房玄龄满头大汗的饱嗑疑问声，李世民轻拍饱胀的肚皮感叹着，辣椒加入菜肴里，使得腻味肉食的李世民不挑食了，食欲大振整个严冬头一次撑得这么饱。

“皇上，辣椒虽辣，但却是很好的助料品，如此肥腻的肉食没有丝毫油腻，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好菜肴！”

魏徵轻拍着饱胀的肚皮，好不容易蹭个皇宫御膳，没想到居然是这么美味，辣不绝口越辣越想吃的那种。

“皇上，据可靠消息，药王出现晋州一带！”

“药王？！”

李靖蹭饱喝足才提正事，惊呆了李世民，激动不已地站起身，有药王行踪无疑长孙皇后就是有救

了。

“不错，皇上，通过药王行踪判断，如若没算错，明儿应该到长安！”

“长安？莫不成…”

李靖的话让李世民惊异起来，目光怪异地看了眼李靖，而李靖笑而不语的点头动作之下，李世民看着辣椒恍悟了！

第3卷第六十二章仙法还是邪术

“药王？”

“长乐乡仙长？”

次日清晨，当秦寿泡完解毒浴，见到千里迢迢赶来的药王孙思邈，惊讶得忍不住打量起来，药王孙思邈同样打量着秦寿。。

孙思邈年过五旬，乌的头发已有银丝屡屡痕迹，幞头竖起银发，半遮半掩若隐若现，脸上光泽如玉，毫无岁月杀猪刀痕迹。

只是孙思邈抱着只公鸡，半信半疑的目光看着自己很是怪异，袁神棍僵硬着笑容站在一边，秦叔宝激动不已地看着孙思邈，没想到终于见着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药王。

“仙长不敢当，请！”

秦寿没有因为孙思邈名气阿谀奉承，那样得不偿失，纵观孙思邈平淡衣着，就看得出他的心态，落落大方邀请孙思邈落座。

孙思邈也没有来虚伪的一套，落落大方落座一边，见着秦叔宝也只是客气地点点头。

“偶闻仙长懂得仙法与炼丹术，孙某特意前来指教！”

孙思邈落座后马上入正题，秦寿看向袁神棍的时候，袁神棍抬头望着客厅顶层，好像在寻找着什么，一副人都帮你骗来了，怎么留住看你本事了。

“仙法不敢当，都是蒙人的小把戏，炼丹术这个嘛…”

秦寿不得不硬起头皮开脱，以免头一次见面给孙思邈留下不好印象，比起懒懒散散的袁神棍，孙思邈更靠谱更有仙风道骨之灵气。

提到炼丹术秦寿一阵纠结，自己哪懂炼丹术？都是忽悠袁神棍的，饲料丹都是无意糊弄出来的。

秦叔宝颇感无语看着秦寿，得，这次看你怎么圆谎？老是忽悠人，来报应了吧？秦寿支支吾吾的话语，直让秦叔宝摇头叹息起来。

“嗯~孙某偶得一只公鸡，本拿它试药，奈何此鸡甚是难教管，仙长可否有法子？”

“嗯？不知药王要秦某如何？”

孙思邈提出看似刁难的问题，秦寿马上来劲了，心中一阵暗自窃喜，还真是瞌睡了有人送枕头，大爱孙思邈这个提议。

“定住，好让孙某试药！”

“没问题，稍等！”

秦寿的话语直让秦叔宝与袁神棍为之一鄂，要

是蒙人秦叔宝还不至于如此，可要是定鸡那就非同小可了。

孙思邈停下捋须动作，目送着秦寿走回内院，真的懂仙法？孙思邈大感惊奇看向眼热期待的袁神棍，下一刻沉默了。

两刻钟过后，秦寿手里拿着朱砂鬼画符黄纸，带着钱羽馨还有武媚娘走出来，清风与其他三名道士拿着香案与香烛紧随其后。

“放下！”

“是，师尊！”

清风与三名道士同时放下香案，把香烛摆好，秦寿把黄纸放到香案，惹来步行有些不方便的秦叔宝凑过来围观。

孙思邈没有动，老神在在地坐着，手里的宝贝鸡一直没松过，诧异的目光看着秦寿忙活折腾。

“寿儿，你这是闹哪出？”

秦叔宝看不过去了，忍不住凑上前压低声音询问秦寿，打心底秦叔宝有些反对秦寿蒙人的把戏，太坑人了！

“施法啊，留住药王，爹爹，孩儿这么做全是为你好！”

秦寿的话直让秦叔宝一阵感动，没想到秦寿留

住药王，就是为了医治自己，这份孝心让秦叔宝自愧，一脸愧疚黯然走开，不再去打搅秦寿瞎忙活，哪怕他是坑蒙拐骗也好。

“秦某中毒了法力大失，只好麻烦点，拿鸡来！”

秦寿脸不红气不喘吹牛，药王孙思邈半信半疑，把手里的公鸡递给秦寿，而秦寿则拿起黄纸符，心里一个劲地得意偷笑，这次震不住他们名字倒过来念。

“精精灵灵、头街甲兵、左居北斗、右居七星...”

武媚娘想笑不敢笑涨红脸，听着神棍十足忽悠人的咒语，强忍着笑意替药王孙思邈感到悲哀，又中了秦寿忽悠人的把戏。

钱羽馨期待地看着秦寿忙碌身影，秦叔宝一脸古怪旁观，想看看秦寿折腾出什么花样？孙思邈瞪大眼看着秦寿作法。

只见秦寿双手食指与中指各自卷着黄纸符，转过身去一手抓住鸡脚，一手抓住鸡双翼，朝武媚娘与钱羽馨眨了眨眼。

秦寿用力左右上下摇晃着，紧接着把鸡放到清风拿出来的树枝木架上，装模作样用手抚摸公鸡背

部，在慢慢松开手。

“啊？！”

“咦？”

秦寿在鸡耳边弹了个响指，公鸡一动不动地趴在架起的树枝上，惊呆了袁神棍与清风等几人，药王孙思邈坐镇不住了，跑到公鸡面前，用手点了点公鸡，乖巧得一动不动，好像给人点穴了般。

秦叔宝一脸怪异看着秦寿，怎么办到的？连开始认为秦寿蒙人的钱羽馨与武媚娘也咋舌了，鸡是最容易受惊的动物，更别提站在树枝上一动不动。

“这算不得什么，拿鞭炮来！”

“啊？喔！”

清风闻言跑回内院，不知道秦寿要鞭炮做什么？药王孙思邈咋舌连连看向秦寿的时候，秦寿心中一阵得意笑，等会你更吃惊！

“让你们见识见识定鸡术厉害，闪开！”

秦寿接过清风递来的短封鞭炮，袁神棍拉着好奇的药王孙思邈后退，等所有人退后，秦寿拿起线香点燃鞭炮丢到公鸡战单杠旁边。

噼噼啪啪鞭炮声之中，孙思邈与袁神棍张大嘴成o型无法合拢，不但他们两个如此，秦叔宝等人也是如此，不敢置信看着公鸡一动不动安静蹲着，要

不是鸡的双眼时不时眨着，还真以为鸡死了。

‘仙术？还是邪法？

鞭炮烧完后，浓浓硝烟味弥漫着客套，在场震惊的人久久未恢复过来，都给秦寿神奇的仙法定鸡术震惊了。

“怎么办到的？”

清醒过来的武媚娘凑到秦寿身后压低声音求学，武媚娘自始自终不相信秦寿会仙法，肯定有什么技巧定住了鸡。

“这里！”

秦寿用手指着脑门，并没有解释太多，利用鸡左右脑不对称的缺陷，使鸡产生了自己无法保证身体平衡的错觉而不敢移动。

定鸡术其实没什么神秘的，普通人通过上下或者左右轻微晃动鸡，在配合特殊手法，使鸡耳中保持平衡的半导体管受到短暂的破坏，然后轻柔的安抚下鸡的情绪，在放于某处，鸡犹豫感觉自己无法保持平衡于是便蹲于某处不敢走动。

“孙某拜见仙长！”

孙思邈一脸崇敬地躬身施礼，开始孙思邈也不相信，现在信了，在如此响的鞭炮声之中，人都怕更何况胆小受点惊讶逃窜的鸡。

第3卷第六十三章打草惊蛇

“护驾！！”

东门外五里地小丛林里，龙撵经过的时候，忽然出现一阵箭雨袭来，中箭的皇宫侍卫惨叫着倒下战马，惊醒过来严统领大喝一声护驾。

皇宫侍卫训练有素拔刀格飞箭雨，李世民盛怒无比，一手夺过骑马经过的皇宫侍卫障刀，格飞专门行刺自己的箭雨。

战马嘶叫声与惊呼惨叫声交织在一起，宫女与太监尖叫连连躲起来，皇宫侍卫顶着箭雨保护好龙撵的时候，丛林里恢复一片平静。

“追！”

“穷寇莫追！”

“是！”

严统领挥手招呼皇宫侍卫进去追敌，李世民着脸阻止皇宫侍卫追赶刺客，进去也是无用功，试探行刺的刺客早已逃跑。

光天化日之下居然行刺，李世民震怒了，严统领捡起一只箭羽交给李世民，李世民看了眼箭羽刻着魏字，把箭羽放到龙撵一边。

“起驾！”

“起驾！”

李世民冷笑一声，龙袍袖子轻挥继续赶路，太监薛高重新鼓起勇气，高呼一声起驾，龙撵继续赶路直奔长乐乡，受伤的皇宫侍卫等待城门赶来的守城府兵接应。

“皇上驾到！”

“寿儿，你不躲起来？”

太监一声高呼皇上驾到，秦叔宝大吃一惊转过头看向坐定不动的秦寿，而秦寿无所动似的摇着头，目光看向折服自己蒙人仙法药王孙思邈，而孙思邈脸色诧异地替秦寿把着脉。

“皇上是冲老夫而来的！”

秦寿中毒的经过，药王孙思邈已经知晓，更知道李世民是冲着自己来的，要是孙思邈来了长安，李世民浑然不觉孙思邈才觉得奇怪。

钱羽馨与武媚娘识趣离去，特别是武媚娘，此时此刻最怕见到李世民，秦寿一直呆在家中帮忙隐瞒忽悠，李世民见着她势必会怪责。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哼~平身！”

李世民踏进村长屋大厅，秦寿等人马上跪拜迎接，见到失踪已久秦寿果然呆在家中，李世民心中

颇有怒气，但是经过刺客行刺后，李世民心中怒气减了不少。

李世民龙袍轻挥皇宫侍卫马上关紧大厅门，严统领尽忠职守守在门外，门神秦叔宝地盘，李世民在里面安全的很。

“秦爱卿，你不是失踪了吗？”

李世民落座后，阴阳怪气看着秦寿，又看看药王孙思邈，在再看看袁神棍，心里顿时不平衡起来，自己帝王比不上一个臣子魅力？

前有算死骨的袁神棍，后有药王孙思邈不辞千里来长乐乡，李世民小心眼大作，醋劲十足怒视着秦寿，上看下看没自己帅，左看右看没自己有魅力，凭什么他就那么有能耐？太不公平了！

“有吗？皇上，微臣一直在家疗毒，只是鲜少出动而已！”

秦寿装傻扮懵的话，差点没让李世民吐血，有心想要拿武媚娘寄回的信件做证据，可想到这不光彩的监视，只能咬牙切齿怒视了眼秦寿。

“仙长，你中毒太深，殒命汤以毒攻毒效果不大，待弟子去调药，告辞！”

“师兄，请！”

君臣之间的事，药王孙思邈无意搀和，在大厅

气氛沉默下来后，主动告退离去替秦寿配药解毒，孙思邈留下来袁神棍当然高兴了，二话不说借口离去。

“仙长，不错，秦爱卿，朕好奇你懂什么仙法？”

见到药王孙思邈毕恭毕敬的态度，李世民更是吃不到葡萄说酸的模样，冷讽热嘲看着中毒的不明显的秦寿。

秦叔宝坐在一边无语了，李世民语气一直都是酸溜溜的，怎么听起来有点像吃醋眼红？

“小把戏而已，不值得一提，不知皇上大驾光临...”

“哼~明知故问！”

李世民冷哼一声，说着秦寿为之无语的话，冲着药王孙思邈来的，刚得到药王孙思邈的臣服，秦寿不好意思指使他做什么，只好装糊涂什么也不知道。

“皇上，你这是？”

秦叔宝发现李世民龙袍沾了些血，故作吃惊打断李世民在纠缠不清，转移话题好奇询问李世民龙袍上的血迹。

“朕来的路上遭遇到了刺客，秦爱卿，你瞧

瞧，箭是否与当日你遇刺一模一样？”

“啊？！遇刺！”

秦叔宝大吃一惊，连皇上也敢行刺，这些逆贼真是够大胆的，同时心里一惊，要是皇上出了什么事，恐怕长乐乡难免会受波及，是谁那么狠？秦叔宝一阵后怕沉思起来。

李世民拿出一支用布包好的箭羽，放到桌面等待秦寿确定，当日秦寿遇刺，暗箭伤人的箭支消失不见，看来是有人故意收走了，至于尸体为什么不收走？值得耐人寻味思考幕后者用意。

秦寿拿起李世民放到桌面的箭支，细细打量一眼箭支，脑子里回忆着当初聚贤楼虬髯客给自己看的箭支，对比一下完全一模一样，就是箭支刻的字不同。

“启禀皇上，除了字迹不同，箭支一模一样！”

秦寿的确定声，李世民脸色阴沉下来，紧握拳头的手松了又紧，也不知道他是愤怒还是想到了什么，整张脸得十分难看。

“爱卿，你如何看？”

“启禀皇上，臣一头雾水！”

气馁了，秦寿敷衍的话直让李世民大感头痛，

看似精明的秦寿，关键时刻玩起小糊涂，这让李世民很是恼怒又没辙。

“你还要躲到何时？”

“毒尽去！”

秦寿不吭不卑敷衍的回答声，李世民再次挫败，可又不能强制他什么，只好作罢，需要用到秦寿的地方太多，李世民只好暂时忍让着。

“寿儿，皇上遇刺，你怎么看？”

李世民闲聊了一会亲自去请药王孙思邈回宫一趟，秦叔宝马上脸色疑重轻声询问起精明的秦寿，连行刺皇上这手都玩得出来，幕后手未眠太疯狂了吧？

秦叔宝忍不住替秦寿担忧起来，也不知道他得罪了什么人？以至于如此下狠手，幸好李世民没事，要不然长乐乡脱不了责任。

“打草惊蛇，爹爹，看来幕后手跟孩儿积怨很大，山雨欲来啊！”

秦寿颇感头痛地拍着头，自始自终没有想通，是谁那么狠？太子？还没到不死不休地步，长孙冲？没这魄力，大氏族？这个可能性比较大点。

秦叔宝摇摇头叹息一声，开始替秦寿担忧起来，有了李世民这出，日后必有更加无耻的阴谋出

现，自己在明敌人在暗很头疼的事。

第3卷第六十四章长乐乡黑名榜

“什么？没钱了？”

入夜时分，皇宫侍卫送回药王孙思邈，秦寿安置好孙思邈，回到东厢房的时候，武媚娘拿出账本惊呆了秦寿。

看着欠下长工们有些日未发的债务，秦寿心凉大片，何大公子手里赢来的金山，早已给袁神棍扒光，毒非但没解彻底，还欠下两千多贯钱债务。

此时此刻秦寿有上吊的心情，一棍打回原形滋味太不好受了，秦寿有掐死袁神棍的冲动，更有剁了幕后阴谋者的想法。

本来扩建新居就是极其耗钱，现在又摊上要命的毒，秦寿崩溃到抓狂地步，还真是人倒霉起来，连屋顶也漏雨。

“秦公子，长工们月钱可以缓缓，但是这些木料商和矿铁商还有煤矿…”

武媚娘一页翻着一页，密密麻麻的债务看得秦寿头晕晕的，武媚娘说得倒是轻巧，秦寿宁愿欠着供货商的款，也不愿意去欠长工们的血汗钱。

秦寿也是从工薪一族走过来的人，知道血汗钱给拖住那滋味有多难受，打工者永远不会体恤当老

板的艰辛，只会顾及到自己月薪涨了多少。

而当老板的永远只会变相剥削，压榨打工者每一分血汗钱每一分钟工作，除非遇到有良知的老板。

钱羽馨坐在一边帮不上什么忙，欲言欲止想要说找钱老爷子帮忙，可到嘴的话始终没有勇气说出口，怕伤了秦寿的自尊心。

仙儿不懂这些，有心想要帮忙却是爱慕能助，只能替苦恼不已的秦寿着急，上千贯钱不是小数目。

“村务还有多少资金可以调用？”

实在没办法下，秦寿只好想到村务公款，先暂时挪用顶替，按照当初卖年货的积蓄，应该还有剩余的钱财在里头。

秦寿没想到袁神棍药材那么贵，一直没怎么在意这些，直到武媚娘闲来无事查苏菲的账本，才发现负债累累。

“不多，只有五百七十八贯钱，支出七百多贯钱的村民，至今还没有还款…”

秦寿皱起眉头，听着武媚娘报出村里老赖的名单，最无语的还是一次性贷款20文买四头牛的村尾黄炳，一个多月过去了，至今还没偿还。

要说现在村里人，有几个不是富流油的？经过豆芽年货，家家户户少说也有几十贯钱身家，可他们一直赖着不偿还那才叫可恶。

当初设立扶贫村委会，目地是拉贫奔小康，现在全奔小康了，这些家伙居然忘记了当初贫寒，着实可恨不可原谅。

“秦郎，既然如此伤财，要不扩建新居暂停…”

“不行，工程一天不能停！”

秦寿直接打断钱羽馨不实际的想法，烂尾楼这事秦寿做不出来，一万多难民眼睁睁盼着住进新房子，不能言而无信。

“要不难民工不发月钱？秦公子，你给他们盖房子，不给工钱理所当然，何苦…”

“不行，不行，仙儿，你不知道其中艰辛，给他们工钱理所当然，加上日后收房租一样回本…”

秦寿果断拒绝仙儿不实际的想法，名声都打出来了，半途而废压榨劳作力，无疑是搬石头砸自己脚，纠结的秦寿想要名声又死要面子，一时间头疼不已。

“有了，媚娘，起墨，先把老赖治治！”

“是！”

秦寿拍桌动作把武媚娘与钱羽馨和仙儿吓了一跳，武媚娘闻言翻起白眼应着，去拿笔墨过来，告示最好用的还是笔墨。

“榜：即日起，村务贷款未归还者，一律列入名单，三日之内未归还，驱出长乐乡户籍...”

秦寿一边念着榜，武媚娘一边撮写榜警告，末了秦寿拿出自己专用章，在榜纸上盖下大印正式有效。

“媚娘，把告示交给菲儿，叫她转交给贺明，明儿清早贴上去！”

“是！”

武媚娘拿起榜告示走出去，秦寿马上沉下脸，这样下去也吃不消，是时候寻求合作商拉赞助一起开发了。

既然幕后手开始打草惊蛇，与其缩头乌龟躲起来，还不如光明正大现身，防止丧心病狂的幕后手又出阴损主意陷害，明枪易躲暗箭难防。

“仙儿，可有认识哪些富商？”

打定主意秦寿马上希翼看向仙儿，以她在青楼打滚这么多年，富商肯定结识不少，出了长安比较爱显摆的四大富商，肯定还有很多低调的富商。

“有，秦公子，你要认识他们吗？”

秦寿的问话仙儿精神一振大点其头，终于可以帮上忙心中无比喜悦，秦寿这可问对人了，富商仙儿认识不少数。

“那好，明儿修书一帖，请他们到西鹤楼一聚！”

“是！”

仙儿想也没想点头应下来，以自己魅力勾勾手指头，那些仰慕者们还不是争着跑来？

皇宫甘露殿，李承乾一脸愕然地看着李世民丢到自己面前的箭支，抬起头茫然地看着李世民。

“乾儿，你好大的胆，连父皇也不放过吗？”

李世民盛怒无比看着装傻的李承乾，强忍着爆血管的冲动，拍案而起咆哮一声，把李承乾吓退好几步，噗通一声跪地。

“父皇，冤枉，儿臣就算也天大的胆子也不敢…”

李世民面无表情地看着李承乾，总觉得李承乾似真似假，一时间李世民有些茫然了。

“父皇，儿臣在浑，也没有不敬之意，儿臣一直呆在宫中寸步未离，孔学士可作证，父皇，儿臣真的是冤枉，还望父皇明察，还与儿臣一个公道！”

李承乾喊冤的话，直让李世民一阵愕然，错怪他了？可看到李承乾不像做戏的悲愤喊冤，李世民下一刻疑惑了。

“既然父皇不信任儿臣，儿臣当这太子也无意义，请父皇削去儿臣太子身份，免得有人别有用心，挑拨儿臣与父皇…”

“退下吧！”

李世民有些头疼地挥挥手，李承乾连太子位置也放得下，李世民不得不惭愧起自己冲动，看着李承乾的身影，李世民下一刻疑惑了，到底是谁？

栽赃了齐王又栽赃魏王李泰，这手扰人心智的把戏，还真是玩得炉火纯青，通过秦寿确认箭支，李世民可以判断出是同一批人所为。

“莫不成是氏族所为？”

李世民无心批阅奏折，从遇刺一刻起，李世民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先是断自己得力右手大将，再过来就是玩起打草惊蛇，李世民不知不觉开始疑心起氏族。

第3卷第六十五章长乐啤酒

“村长！”

无心睡眠的秦寿，走到南厢房马上嗅到一股浓浓的发酵酒味儿，三名村民铲着成粉状的麦粉，丢进锅炉里加热发酵，见到秦寿到来马上尊敬地打着招呼。

秦寿点点头走到一人高锅炉，看着两个烧炭的村民把温度加到100多度，浓浓的麦香扑鼻而来，其余五个村妇各自忙活过滤捞起，送去冷却罐摊凉等待发酵。

“辛苦你们了，日后你们就是大工了！”

“啊？真的？”

“村长，我们也可以当长工吗？”

秦寿的话惊呆了酿啤酒的五男五女村民，长乐乡长工是最妥当有保障的职业，如今秦寿说有大工，这不是说明他们有机会成为长工吗？

“有，都有，把前些日子酿好的啤酒拿来，本村长尝尝！”

“哇~谢谢村长！”

“好，好，村长稍等！”

得到秦寿确定的点头后，村民们欢呼一声，开

始卖劲十足工作，一个村民急匆匆跑进东厢房，端出两尺高发酵了一个月的酒坛。

看到村民拿出的酒坛，秦寿颇感无语摇头，玻璃没有人才是一种遗憾，只可惜制做琉璃的工匠太稀有了，要不然玻璃肯定是大唐新宠。

拍开泥封一股啤酒味冲鼻而来，嗅着久违的啤酒，秦寿味蕾留下口水，拿过村民递来的酒碗，倒出金黄色的啤酒。

35452510520204263682282330340259032536

“你叫什么？”

秦寿漫不经心问了一声，抿了口地道纯正的啤酒，鲜酿小麦啤口味，十分适合女孩子喝的啤酒，可惜技术有限，没有在苦涩一点的啤酒味。

鲜酿小麦啤，秦寿舔了舔嘴角残留的味，一种带有纯麦芽酿造的啤酒，纯正丰富的啤酒花、其口感在辛涩中蕴藏着温和的香味。

“村长，韦达！”

村民毕恭毕敬回答了秦寿问题，眼巴巴看着秦寿手里的酒碗，很想品尝可又不敢，怕丢了来之不易的好工作。

“韦达？嗯不错，够伟大的！”

秦寿说着韦达脸红的话，后面秦寿咬字的话，

他要是听不懂才是怪事，张红着脸站在一边没有说话。

“韦达，过些日子，啤酒要扩大经营，有信心独立撑起吗？”

“有，村长，要扩多大？”

秦寿说要扩大啤酒，韦达马上心中来劲了，摩拳擦掌期待着，就是不知道秦寿扩大到什么地步。

“五亩地范围，你说呢？”

“啊？！五，五亩地！”

秦寿无语地摇摇头看了眼韦达，也就三千多平方米的酿酒厂，就震惊成这样，好歹他以后也是一个厂长了，心里承受能力太差了。

“技术记得保密，只传给自己信任的人！”

“是，村长！”

秦寿叮嘱声，韦达心情激动地应着，酿啤酒七步骤熟记于心，每一道都是比黄酒还要复杂。

啤酒过程比较麻烦，要精挑泡水发芽的小麦，把麦芽磨成粉、磨粉又是一道复杂工序，全由手工石磨精磨。

其后便是将糖化后之麦汁送至煮酒槽过滤，将麦汁与麦糟分离，传送至煮酒槽内用100度水温蒸煮大约70分钟，加入啤酒花之后，蒸煮到精华麦汁

为止，再用铁管装好送到发酵房。

麦汁需要降温保鲜处理，比黄酒还麻烦，温度需要降至10-12c后，大约需6天左右来完成发酵，在此步骤最后麦芽里的糖会经由酵母转化成啤酒。

啤酒成熟之前，熟化贮存又有关键步骤，啤酒熟化大约需要3个星期在低温贮酒桶进行，化神奇为腐朽的制冰就是其中关键，硝石加水快速产冰就是唯一途径。

“制冰，日后只许你一个人独立完成或者最信任的人，明白没有？”

“是！”

韦达知道秦寿的意思，啤酒成型少不了冰来冷却，没有冰保持新鲜，就算别人学去也没有用，达不到标发酵的啤酒会变质。

“明天把酒全送去西鹤楼，去忙吧！”

“是！”

韦达精神抖擞地去开工，人手有限暂时超额工作，这是没办法的事，想要打响啤酒，就要先弄一批啤酒出来。

“寿儿？”

大厅内，秦叔宝与贾蓉无所事事闲聊，秦寿吃力抬着啤酒坛走出来的时候，秦管家走上前接过失

去力的秦寿手里酒坛。

‘好香，这是什么酒？秦管家也是好酒之人，排空泥封的酒坛扑鼻而来的香气，秦管家忍不住嗅了嗅，没闻过这么怪的酒味儿。

“寿儿，这是什么酒？”

秦叔宝在秦管家端过啤酒坛，低头嗅了嗅扑香的啤酒，忍不住想要尝一口，马上给贾蓉一手打开。

“啤酒，也可以称为醴！”

“醴？”

秦叔宝一头雾水，醴是什么？迷迷糊糊之中记不起，贾蓉也是一头雾水，没听说过醴。

秦寿叹息了一声，在古代也有类似于啤酒的酒精饮料，古人称之为醴，大约在汉代后，醴被酒曲酿造的黄酒所淘汰。

秦寿猜测着古人的醴就是缺少冰维持发酵，以至于变质口味没有黄酒好，逐渐给人遗弃了。

“爹，娘，萌管醴是什么，尝尝孩儿自酿的酒！”

秦寿懒得去扫盲，示意秦管家倒出来给他们二老尝尝，啤酒凭什么一定是西方人发明的？老祖宗早就掌握了，只是不懂得冰冷藏发酵而已淘汰了，

自己顺势捡回来发扬光大。

“嗯~不错，辛涩中带有淡淡香气，寿儿，这就是你南厢房掏鼓的？”

“嗯？！不错！”

秦叔宝尝了一口凉透心窝，淡淡辛涩味刺激着味蕾，浓浓麦香味在嘴里残留，比起如今流行的黄酒丝毫不逊色，甚至各有千秋。

南厢房在秦寿中毒回来后，就彻底变成酿酒地方，连内院也霸占去变成发芽场地，好好的一个家给秦寿搞得满屋发酵酒味儿。

贾蓉抿了一口，连她不好酒之人，也忍不住诱惑，浅尝过后一口气喝去半碗，酡红俏脸看得秦叔宝一阵迷醉。

“不错，爹爹，此酒喝多也不怕醉，而起还可以助料制成美食…”

秦寿把啤酒的好处说出来，秦叔宝舔了舔嘴唇，示意一边伺候的秦管家满上，秦寿说他的他喝自己的。

一眨眼间，秦寿口干舌燥说完后，无语了，秦叔宝打着酒嗑露出三分醉意，贾蓉直接趴到一边，秦管家耸耸肩表示酒缸没酒了。

“酒鬼！”

秦寿无语地摇摇头转身离去，原本打算与秦叔宝共饮一番谈事，得，现在白搭，还是回去洗洗睡得了。

第3卷第六十六章三险两金征兵

“奇怪了，这些商贾去哪儿？”

“震兄，你看，长乐乡征兵告示！”

次日午时，找酒楼打牙祭的长安三骚客疑惑了，一大票商贾马车源源不断出城，那奔波的赶脚，好像去应酬什么似的。

当长安三骚客发现好事百姓围在公告栏，忍不住挤进去瞧瞧，没想到居然是长乐乡大手腕的春分征兵告示。

“哇！不是吧？当兵这么好？”

“三险两金，包婚嫁？”

“一百文月俸，当兵五年送房子？！”

好事百姓们咋舌连连，头一次见到如此优厚的待遇，月俸一百文足够吸引人了，更别提什么三险两金，还包婚嫁住房什么的，简直比朝廷好一万倍。

“震兄，要不跟着去瞧瞧？”

“嗯，也罢！”

长安三骚客坐镇不住了，闲来无事随手拦停一辆商贾马车，自报身份得悉他们赶去长乐乡应约，大感有趣搭顺风车去长乐乡逛逛。

长乐乡西鹤楼，长安三骚客下得马车吓了一大跳，密密麻麻上百辆马车停满外围，商贾们成群结队直奔西鹤楼。

而应聘当兵的年轻人浩浩荡荡，甚至发现不少在职府兵也跳槽，看得长安三骚客冷汗连连，好壮观的场面啊！

西鹤楼四楼，秦寿居高临下看着人头汹涌的商贾与年轻百姓，搂着乖如小猫的钱羽馨，心中一阵得意感慨着，君临天下醉拥美女莫过于此。

仙儿与武媚娘屹立两侧，沉默不语看着下面壮观气派的场面，心里想不透秦寿有什么能力，支付两千贯钱的巨额军费。

“秦郎，这么大手笔征兵，你吃得消吗？”

钱羽馨忍不住一阵担忧起来，秦寿大清早心血来潮，大手笔一挥征兵壮举，优厚待遇覆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一个人力量不如群众力量，看看底下商贾，你会发现，其实他们是很可爱的肥羊！”

秦寿指点江山似的，信心十足说出三女为之一愣的话题，肥羊？商贾在有钱，也不可能掏钱为你埋单吧？

“秦公子，莫不成你想要联合商人？”

武媚娘第一时间反应过来，把内心疑问提出来，惊呆了钱羽馨与仙儿，而仙儿现在终于明白秦寿借用自己名义召集商贾用意了。

“不错，一个人发财发不了什么，可是联合商贾一起，那就不同了，与其做小打小闹的生意，还不如放手一搏，把它弄最大，垄断全大唐商业！”

秦寿狂妄的话，直让三女一阵无语，可又忍不住期待起来，想要看看秦寿有什么本事？能够说服以利为先的商贾掏腰包？

长乐乡村庄里面，当贺明召集村民们到达村长屋旁边公告栏，贴上榜告示后，惊呆了村民们。

“即日起，村务贷款未归还者，一律列入名单，三日之内未归还，驱出长乐乡户籍…”

“啊？”

“新房子不发配？”

“那不是老黄吗？天啊，二十贯钱！”

村民们大吃一惊，当看到老赖排行第一的老黄二十贯钱，纷纷看向买了四头牛的老黄，二十贯钱不是小数目。

老黄在村民们诧异目光之中涨红着脸，时隔一个多月早已忘了，现在秋后算账还是有些措手不及。

“看清楚了，有钱赶紧把债务还清，没钱赶紧借钱去，这不是开玩笑，到时候踢出长乐乡，别怪没提醒！”

贺明说完大摇大摆离去，留下面面相觑的村民们你看我我看你，末了一窝蜂跑回家准备钱还债务，都上榜了丢不起这个脸，最重要还是新房子不发配的问题。

‘小样的，有借有还！贺明吹着口哨崩回家，心里鄙视着村里的老赖，还是自己幸运，一直跟着秦寿吃香喝辣，不愁没钱用。

“爹爹，孩儿要当兵！”

贺明哼着小调回到家中，贺明大儿子贺狩忽然跳出，把贺明吓了一大跳，恼羞成怒想要出手教育贺狩，反应过来惊呆了。

“什么？当兵？狩儿，你确定？”

贺明张大嘴难以合拢，不敢置信看着贺狩，以为自己耳朵听错了，当兵可不是小事，那可是一当几十年的事。

“是的，爹爹，你看，新的征兵公告！”

贺明半信半疑接过贺狩递来的征兵宣传单，看了眼差点双眼掉下来，有这么好的事？

熊孩子，在家蹲着没事干？来当兵吧！当兵其

实并不可怕，应征入伍后你无非有两种可能：有战争和没战争，没战争有啥可怕的？

有战争后又有两种可能：上前线或者不上前线，不上前线有啥可怕的？上前线后又有两种可能：受伤或者不受伤，不受伤又有啥可怕的？

受伤后又有两种可能：轻伤或者重伤，轻伤有啥可怕的？重伤后又有两种可能：治得好或治不好，治得好有啥可怕的？治不好更不可怕，因为你已经死了。

“三险两金？月钱一百文，当兵五年，光棍包婚嫁？另赠房屋一套...”

贺明颤抖着双手，看着诱惑无比的当兵宣传，特别是三险两金，三险：养老保险、重伤保险、医疗保险，两金：住房与婚嫁全包！

秦寿这阔气手段震惊了贺明，难怪今儿村外来了那么多商贾与长安年轻百姓，原来都是冲着征兵来的！

皇宫内，李世民接到长乐乡第一手消息，整个人震惊了，被召集而来的房玄龄与李靖等群臣，看到太监薛高传递的消息，全都傻了眼。

“皇上，这是真的？”

“爱卿你认为呢？”

李世民没好气瞪了眼李靖，秦寿这手招兵方式，完全盖过了大唐府兵制，据可靠消息称，不少府兵开始跳槽了，这让李世民很是生气。

“皇上，老臣疑惑，一人百文，他长乐乡有那么富有吗？”

房玄龄第一时间提出内心疑问，一人百文，十人就是一贯钱，百人就是十贯钱，千人百贯，万人千贯，这是什么数目？更别提什么三险两金包婚嫁住房什么的。

“这正是朕不解地方！”

李世民吹胡瞪眼再次抛出一本奏折，秦寿负债累累的债务李世民摸得一清二楚，加上他无偿扩建的长乐乡，没有朝廷资助与钱粮，哪里来的钱财养活这么兵马？

加上现在他又是风声鹤舞，幕后手还未查清，秦寿居然玩起大张旗鼓招兵买马，葫芦里卖什么药？李世民猜不透了。

房玄龄与李靖等大臣诧异连连，李世民丢来的奏折消息，长乐乡负债累累，拖欠诸多供货商钱财未归还，怎么还有心情玩这手？

第3卷第六十七章长乐乡蓝

座无虚席西鹤楼二楼，商贾们意外地看着酒楼杂役端上三菜一汤，还有怪异的两斤装小坛啤酒。

菜肴在商贾惊讶目光之中觉得很奇特，辣椒混搭羊肉极其美观，怪异的鸭肉散发着从未闻过的香气，还有酿辣椒都是见所未见的食物，还有比较常见的蘑菇汤。

“哇~”

“作死啊你，许老鬼！”

“羞不羞啊？仙儿姑娘设宴，正主没来先偷吃…”

偷吃的人忍不住哇然出声，受惊的商贾们露出鄙夷目光，鄙视长安城茶商许駿痴，人如其名爱偷吃，没规没矩在长安出了名。

与许駿痴同坐的五名商贾，顶着众目睽睽的目光，羞于与他为伍同坐，眼巴巴的目光看着许駿痴偷吃的啤酒鸭，缺少酱油依旧飘香无比，浓浓汤汁诱人十足。

“好好吃的鸭子，这是许某有生以来吃到最好吃的，又香又脆又…”

许駿痴激动不已地说出话，惊呆了在座的人，

纷纷拿起筷子品尝一口，马上乍然出声哄抢起来，至于其余两道菜动都没动过。

“哇~这酒不错！”

“嗯嗯，这个也不错，里面是猪肉还有蘑菇…”

“哇~好呛人，但是好好吃…”

商贾们连等仙儿出现都懒得等了，纷纷下筷抢食，好像几年没吃过饭菜的恶鬼似的，看得杂役们哑口无言，还有米饭没上，这些商贾们就把菜啃得一干二净。héi

“秦郎，这些恶鬼不会吃完就跑了吧？”

钱羽馨看着恶鬼投胎似的商贾们，一阵无语，忍不住替秦寿担忧起来，要是商贾们吃饱喝足拍拍屁股走人，秦寿算是得不偿失了。

“不会，他们一个也跑不了，这叫吃人嘴短，拿人手软！”

秦寿冷笑一声，看着这些商贾肥羊们，开始着手磨刀开宰，一个不留全进窝里与自己共甘共苦。

眼看时机差不多了，秦寿带着仙儿姗姗来迟，商贾们见到隐疾已久的秦寿出现，先是一愣，紧接着见到仙儿开始大嚎出声。

仙儿礼态从容回应商贾们，跟着秦寿身后一直

走到中间空着的酒席，等待借自己名义的秦寿发话。

“大家好，我是长乐乡村长！”

“村长，你不是失踪了吗？”

“村长，你可让我们好等…”

商贾们假惺惺的猫哭假慈悲，秦寿一阵无语，仙儿抿嘴一下又止住了，看秦寿如何应付这些狡猾的商人。

“嗯哼~言归正传，今儿借仙儿名义邀请诸位来，一是秦某感谢大伙们对长乐乡的支持，特殊简宴招待，二是一起洽谈合作！”

秦寿干咳一声，懒得与这些奸商们虚情假意，直接入正题说事，想要快速发展长乐乡，少不了这些商贾支持与带动。

“合作？”

“村长，请问如何合作法？”

商贾们你看我我看你，都没明白秦寿的合作意思，难怪今天这么大方请客，原来是有目的意为。

“合作就是，长乐乡所有产业投资，你们投资钱进来，什么也不用管，尽管分红！想要管理也可以，负责销售，分红按照业绩分成…”

“啊？”

“投资？”

“分红？”

当秦寿抛出长乐乡产业合作，商贾们惊呆了，长乐乡一直是他们触手想要的，没想到今天却实现了，只是秦寿的投资和分红，商贾们听得一头雾水，没明白怎么回事。

“投资，随你们投入多少进来，分红，就是将你投资数目，按照长乐乡的收益，进行分钱…”

“啊？原来是这样啊！”

“你怎么看？”

“嗯，有意思…”

秦寿把投资与分红说清楚，惊呆了在座的商贾们，议论纷纷交头接耳，不得不说秦寿这新异的决策，很吸引他们。

新异规新异，可问题来了，怎么确定自己投资的钱获益多少？商人以利益为主，有白赚钱好事谁也不愿意错过，涉及到钱财马上开始犹豫了。

“下面，给你们看看长乐乡未来蓝图，只要你们肯出钱出力，不出半年时间，皆可完成，这就要看你们有没有耐心？”

秦寿没有理会他们担忧钱的收益问题，直接把长乐乡蓝图拿出来，商贾们见到秦寿手里的蓝图，

全都惊呆了。

当看到木制的模型建筑，全都惊呆了，头一次见到美轮美奂的道具建筑模型，商贾们眼睛离不开了，死死盯着秦寿手里的模型。

工厂模式与绿化带街道模式，是商贾们闻所未闻的，见到如此奇特的建筑，商贾们萌生一种不虚此行的错觉。

“啤酒生产厂，理论占地五亩，视资金投入扩大，造价大概五百两黄金，可以竞投投资，你们适才所喝的酒就是啤酒...”

“五亩地？！”

“哇~那么大！”

“原来这酒叫啤酒啊？”

商贾们在秦寿说完后，咋舌连连惊讶起来，五百两黄金，看似很多，可在上百商贾面前，那都不是事，他们更期待秦寿分红。

“这是自行车建造厂，理论占地一亩，同样视资金投入扩大，造价大概七百黄金，木器厂...”

秦寿一口气把长乐乡现有资源报价出来，每报一样指着模型画圈，大致规模大致人手，惊呆了商贾们，动不动几百人的厂房理论，给了商贾很大的刺激，长乐乡要玩大的了！

加上秦寿独特的市场管理销售问题，又是一大笔赚钱门路，一时间商贾们摩拳擦掌起来，没想到这次来长乐乡收获这么多。

“举个例子吧，分红按照一两黄金%1分红模式也就是说，你们投入一两黄金，年底总利益达到千两黄金，可分得十两，有效时限十年！”

“啊？一两得十两？”

“这是真的吗？”

秦寿举例说完后，商贾们再次咋舌出声，世上有这么好的事？忍不住一阵期待，真要是这样投资钱进来，十年不用干活也有钱领了，十年那可就是一两变百两！

秦寿心里一阵偷着乐，傻帽啊，十年一眨眼就过去，分点蝇头小利，到时候工厂做大了，他们期限过去，还不是自己的？

仙儿莞尔一笑，现在终于明白秦寿的用意，感情秦寿是玩着过河拆桥小把戏，也只有这些商贾给秦寿哄晕了头。

“征集资金为期十日，想要来长乐乡投资，秦某欢迎过时不候，如果嫌分红少，亦可拉拢亲戚一起经商进货，秦某保证，长乐乡出产全大唐独一无二！”

秦寿说完丢下目瞪口呆的商贾，带着笑意盈盈躬身歉意的仙儿离去，给足时间他们慢慢考虑。;

第3卷第六十八章打破规则的征兵

“什么？聚集商贾投资分红？”

皇宫太极殿内，当间谍头子严统领拿回第一手消息的时候，李世民震惊了，包括他的智囊团大臣们也是一脸惊奇之色，心里倒吸一口冷气，好大的手笔啊！

秦寿消失一个多月，一出现就玩这么大，震惊了大臣们，一个闻所未闻厂房模式造价最低五百两黄金？就算是五亩地也不需要用到这么多钱吧？难道镶金吗？

“诸位爱卿，你们怎么看？秦家小子这是玩什么把戏？”

李世民疑惑了，总觉得秦寿在忽悠商贾，甚至有可能扰乱大唐经济的嫌疑，联手长安上百商贾，这是要在打商业战吗？

李世民此时此刻真的好想亲临长乐乡，逮着秦寿拷问一番，弄出这么大动静图的是什么？

李靖沉默了一会说道：“皇上，莫要忘了，秦家小子还在征兵，据说连女兵也招！”

长孙无忌第一个站出来反对说道：“胡闹，皇上，这可要制止，自古上战场都是男子汉大丈夫，

岂有女流之辈…”

李绩马上反驳打断长孙无忌说道：“呵呵~~无忌兄此言差矣，皇上，老臣觉得可观察，甚至可以一个月时限考验女兵，排个男兵与女兵对抗…”

李世民微微一愕看向出阴损注意的李绩，这主意妙啊，秦寿敢打破规则招女兵，名利双收风光要紧，关键时刻给他一巴掌打醒，还不是老老实实服服帖帖？

“皇上，臣等觉得此计可行！”

长孙无忌看了眼附和的群臣们，心里百般不是滋味，李世民一意孤行圣宠放权给秦寿的事，一直很反对甚至嫉妒，这等好事怎么没落到家里无所事事的几个孩儿身上？

“哈哈~~好，就如此办…”

太极殿侧殿，一个身影偷偷离去，服侍李世民回避的太监们一脸线，无语低着头看离去的身影消失，装作什么也没看见继续低着头。

“脱裤！”

“啊？脱，脱裤？！”

长乐乡征兵办，架起的两个营帐分左右男女，挂牌征兵年限身高，杜绝了不少超龄的人失意离去。

当然最尴尬的还是营帐内体检，要检查身高，视力，力气与耐力，最后便是窘人的脱裤检查大腿肌肉，当着两个大男人面前脱裤，太那个什么了？

“少废话，不脱马上滚蛋，没空跟你瞎扯！”

秦风一贯秉承严肃的气氛，对着受检的人不耐其烦大手一挥，高薪待遇征兵，最基本身体机能要达标，不是花钱请废物坐吃等死。

应征者在秦风没商量语气下，张红脸慢慢脱去裤子，双手遮住曝光的部位，惹来秦风撇撇嘴，谁有空去看你那玩意？

“将军！”

“嗯，薛副将，征兵工作如何？”

秦寿身后跟着十名护卫，把秦寿严密保护起来，防止混乱的征兵人员出现刺客什么的。

秦寿也不想来这里，可又怕薛仁贵招架不过来，抽空过来视察一下，以确保征兵工作顺利进行，当看到女兵全是年轻乡村的村姑，甚至婢女都有，秦寿心里一阵无语。

村姑秦寿还接受得了，都是穷人家孩子早当家，练就一身孔武有力，婢女是不是有些脆弱了？不过看在她们都处于花季年华，都是冲出路而来，到时候筛选不及格请退就是了。

“太多人了，末将都快忙不过来，只是女兵有些麻烦…”

薛仁贵把征兵工作说出来，提及女兵那边情况，薛仁贵一阵头大，没有合格的人选负责，以至于空着，冲着女兵来的村姑们等了大半天，开始不耐其烦了。

“哈哈~~贤胥，你真是让老流氓好找，听说你们这里招女兵？”

秦寿听到薛仁贵头痛的话题，正苦思着要不要实行淘汰筛选赛，程妖精肆意无忌哈哈大笑声，把秦寿吓了一大跳，一脸线转过头看着程妖精，还有他身后跟随的人。

程紫苑！居然是她？！秦寿傻了眼看着程紫苑带着两个婢女出现，与两个婢女一样身着儒袍，笑意盈盈看着秦寿。

程紫苑开始也不怎么相信，直到大街小巷传疯了才信以为真，直到程妖精硬把她拽拉出来，见到这里盛况才相信是真的。

“老流氓，莫不成你要变性当女兵？”

秦寿皱着眉头打趣程妖精，挥退薛仁贵去忙活，这家伙不会硬塞闺女进家门吧？秦寿忍不住担忧起来，那可是犯大忌激怒李世民的征兆啊！

“去去，老流氓没那个闲情，闺女，好好呆着，爹爹走了！”

“爹~”

“哈哈哈~~”

程妖精把程紫苑的包袱甩给身后两个婢女，秦寿整个人嘴张得可以塞进鸡蛋似的，一下子就愣住了，接着咽了两三口唾沫，好像是嗓子里发干似的。

秦寿大脑瞬间失去指挥自己行动的能力，木头一般地站在那里不动，楞着两只眼睛看着无耻程妖精消失人群里。

‘完了，完了，给程妖精钻到空子了，这次李世民肯定要暴走了！

下一刻秦寿脸色变得惨白无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儿，只觉得脊梁上流下一股股的冷汗。

“秦公子，紫苑去忙了！”

程紫苑不知道秦寿心里想些什么，也没有心情去了解，秉承程夫人教诲，这次是机会要主动出击，好男儿一消即逝。

“我这是在做梦吗？”

秦寿狠狠给自己一巴掌，痛得裂牙撕嘴，得不是做梦，程妖精这手玩得够绝够突然的，这不是把

自己推到浪峰顶尖吗？

“滚开！在不滚本宫要发飙了！”

秦寿纠结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一把要命的声音传来，直把秦寿吓了一大跳，拥挤人群里传来喝骂声与争执声。

刁蛮公主！秦寿不寒而粟地第一时间调头跑人，现在什么都不怕，就怕遇到克星一样的刁蛮公主。

“哼哼~~寿哥儿，哪里跑？站住！”

李漱娇斥一声，脱离慢腾腾开路的皇宫侍卫开道，双目泛光露出兴奋表情，直追跑进村里的秦寿。

“关门，关门！”

秦寿跑进村长屋，第一时间大呼护卫关门，急匆匆跑进大厅，把秦叔宝与贾蓉吓了一大跳，什么事？

“寿儿，慌慌张张成何体统？遭刺…”

秦叔宝的话还没说完，哐当一声，村长屋大门被暴力皇宫侍卫撞开，秦管家吓了一大跳，轻挥手招来秦叔宝带来的家仆出来。;

第3卷第六十九章坚定的心

.¨

.

“秦伯父好~”

噗通~秦寿一头栽地无力呻咛出声，风风火火出现的李漱，见到目瞪口呆的秦叔宝，变了个人似的乖巧无比地喊了一声秦伯父。ｗｗｗ．．ｍｅ

受不了打击的秦寿给李漱打败了，这个刁蛮公主野蛮起来很可怕，可温柔起来却是另有一番风格，秦叔宝抽搐着嘴脸，捋须颌首轻轻点头。

“嗯哼~夫人，年轻人谈话，我们老家伙没担忧！”

“秦郎，听说后院果树发芽了，我们去瞧瞧？”

“甚好！”

秦叔宝与贾蓉借故离去，秦管家挥退家仆跟着秦叔宝离去，留下悲戚戚的秦寿无语起来，你们肾好哥肾不好啊！别给百变妖精李漱迷惑了！

“嗯嗯~~”

李漱等秦叔宝离去后，马上由乖巧淑女变成刁蛮公主，耀武扬威似的晃动着粉拳，直让秦寿一阵纠结后退。

“说，这一个月去哪儿了？”

“咝~君子动口不手！”

李漱粉拳打来，直痛得秦寿裂牙撕嘴，无良皇宫侍卫双手抱拳站在厅门口监督，要是秦寿敢还手马上记下来，当然李漱打秦寿睁眼闭眼。

“本宫是女子！”

“……”

李漱暴揍秦寿一顿解气后，见秦寿没有还手大感无趣，双手叉腰说出让受虐秦寿无语的话，得，君子报仇十年未晚，等哥毒解除了加倍奉还！

“滚！”

“是！”

李漱一挥手，皇宫侍卫马上转过身离去，只在庭院周边警戒，防止陌生人靠近大厅。

“你真中毒了？”

“是，哎哎，干啥？”

“不许动，看看！”

李漱好奇拉扯秦寿衣衫，直把秦寿吓了一大跳，直到李漱翻起脸大唬一声，得，秦寿不敢动了，落落大方给喜怒无常的刁蛮公主看，反正她也看不出什么花样。

“骗本宫？”

淑女一会的李漱马上板起脸，粉拳打在秦寿胸口，翻找了半天没找到伤口什么的，有种被耍被戏弄。

“没骗你，伤口在身后！”

秦寿顶着李漱粉拳乱打，说明伤口位置才止住李漱胡闹，当李漱跑到身后揭开秦寿后领，良久才慢慢松开手。

‘这个刁蛮公主，男女有别不晓得吗？难道她是高阳？

李漱大胆的行为惊呆了秦寿，没有男女有别的思想，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让秦寿忍不住想起还未受封出现的高阳公主。

如今综合李漱种种表现，秦寿越发肯定眼前的李漱，就是高阳公主，想到她追求自由恋爱叛逆思想，与光头控的嗜好，秦寿不寒而粟起来。

胡思乱想的秦寿还没整理好情绪，下一刻整个人僵硬惊呆了，李漱在秦寿身后用力环抱，一滚烫的泪花打湿秦寿衣衫。

秦寿脸一刹间地变成灰色，被这突然来临的事震动了，以致就像受到电击一般，精神处于半痴半呆的状态之中。

李漱嘤嘤哭泣声，秦寿完全惊呆了，好像失音

了一般，好像麻木了一般，既说不出话，也没有力气去挣开李漱。

“寿哥儿，你把我吓死了，呜呜…从你消失后…”

李漱哭泣声与告白心声，秦寿慌了神，不知道是挣开她好呢？还是继续让她纠缠不清？压根没有想到李漱居然倾心于自己！

荒谬，离谱纠缠着秦寿煎熬的内心，秦寿压根没有想到一直与自己对着干，处处想要找法子占便宜的刁蛮公主，会倾心自己，更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完蛋了！秦寿心里惨兮兮地哀呼一声，连李漱说了些什么一句也没听进去，要是李世民知晓了，非剁了自己不可，这一箭双雕的美事，估计没那么便宜。

“你们…”

“啊！”

秦寿不知所措的时候，李丽质震惊不敢置信的惊呼声，惊醒了秦寿，李漱更是涨红脸尖叫一声松开秦寿，好像做错事的小女孩，塞了张纸给秦寿后，低着头从震惊的李丽质身边跑过。

“丽质，我…”

秦寿想要说些什么，李丽质有些心疼地挥手打断秦寿的话，在秦寿愕然目光之中，李丽质心灰意冷似的转身离去，那转身一瞬间滑落晶莹的泪花，深深震撼的着秦寿内心。

下一刻秦寿觉得全世界的一切，都是为眼前伊人而存在的，自己可以忽视世间万物，但不能错过眼前伊人，因为她就是自己世界的中心。

“别走！”

秦寿不顾一切三步化作两步，一手拉住李丽质踏出门的冰冷玉手，猛然发力把李丽质搂紧怀里，任由李丽质哭泣捶打，秦寿紧搂着不放手。

“唔唔~~”

李丽质在秦寿强吻下，挣扎力道越来越弱，憋着一个多月的思念化成疯狂，她的全身都发狂地、不可控制地涨起一股爱和被爱的欲潮。

秦寿表现得如此突然、粗犷、奔放、热烈，如同火山爆发一般，把日夜缚绕她的那些幽灵￣疑虑、恐惧、郁闷、烦恼、羞耻￣完全排除，完全摈绝。

李丽质慢慢迷醉其中，双手搂紧秦寿脖子，秦寿给她一种模糊不清的感觉，觉得自己是半个人，不完整，如果没有另一半更好的一半来加以补充，她觉得自己再也活下去了。

唇分，李丽质双眼迷离看着秦寿，一个多月的时间，他变瘦变成熟了很多，要不是近看，李丽质还真发现不了这些。

“丽质，对不起，刚才是个误会，并不是你想的那...”

“别说了！”

李丽质用手堵住秦寿的嘴巴，阻止秦寿继续说下去，从得知他遇到刺客消息，李丽质魂都没了似的，日夜担忧音讯全无的秦寿。

要不是李恪说出秦寿下落，李丽质现在还躺在软榻，秦寿的消息就像催心剂，给予了李丽质新的希望。

开始见到秦寿与李漱在一起，李丽质心一瞬间被抽空了似的，又好像掉进万丈深渊，不敢相信李漱会喜欢秦寿，父皇不会允许这样的事发生。

怀着一颗失落破碎的心，李丽质有忍痛离去，没想到秦寿最后紧要关头，出手拉住自己表面了心意，这是李丽质没有想到的事。

“丽质，来，寿哥儿带你去见一个人！”

想到李丽质现在的情况，秦寿二话不说拉起她的手，带她去看看药王孙思邈，以他医术应该可以救治李丽质家族遗传病。

“何人？”

“去了便知！”

李丽质的疑问声，秦寿保持神秘，带着李丽质直奔后院，去找研究破解自己身上毒的药王孙思邈。

既然决定了，没有退缩了！秦寿紧了紧握住李丽质的手，李丽质似乎感应到秦寿坚定的心，暖暖一笑故意放慢脚步给秦寿带着走。;

第3卷第七十章徐福传说

:·
.

“如何？”

秦寿等药王孙思邈帮李丽质施针完入睡，忍不住询问药王孙思邈情况，眼下也只有他可以依靠了，要是他摇头没机会了。

看了眼睡美人一样安宁的李丽质，秦寿感叹着天道不公，上天赐予了锦衣玉食美好一切，却剥夺了她健康的体质，饱受家族遗传病折磨。

要是放在后世或许还有办法，可在这古代有点麻烦了，医疗技术全看个人修为，当然老祖宗们的医术也不能小瞧，就是太固步自封藏着捻着不传授。

“唉～～”

药王孙思邈叹息一声，沉默不语没有开口说话，直让秦寿一阵担忧起来，又不敢打断孙思邈的沉思，怕错过了什么后悔莫及。

房间内一时间沉寂下来，咕噜噜声熬药蒸汽徐徐冒起，秦寿抓急不已坐在一边，等待低头苦思的药王孙思邈出主意。

“嗯，仙长，这个恐怕有点难度，长公主的病

情与长孙皇后病情相差无几，难，难啊！”

药王孙思邈摇摇头叹息着，说出秦寿气馁的话，什么都不怕，就怕药王孙思邈说没有办法，现在他的语气与没有办法医治有什么区别？

“难不成就没有办法了吗？”

秦寿抓狂起来，双手拼命地挠着头，感觉自己很没有用，空有宝藏源厚知识，却无法改变长公主的命运，这让秦寿很无力。

药王孙思邈沉默不语，轻轻揭开药罐似乎想到什么，定在哪儿发呆，连滚烫的药罐盖也浑然不觉，直到热气传递拿不住，手里的药罐盖掉落地打碎。

清脆药罐盖打碎一瞬间，施针入睡的李丽质动了动睫毛，随着脚步声走来，李丽质没有清醒的想法，一动不动安享坐个睡美人。

“有了，不过可能有点悬！”

秦寿拿起手绢轻轻替李丽质擦拭光滑脸蛋，听到药王孙思邈的话语，整个人为之一振转过身，看向一脸不确定的药王孙思邈。

“药王有何法子尽管说，秦某能办到的，定然拼尽全力！”

“鬼谷子门徒！”

“鬼谷子门徒？”

药王孙思邈说出鬼谷子门徒，秦寿一头雾水，怎么听起来那么玄乎？傻了眼看着药王孙思邈，等待他后面的话怎么说。

“东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遍地长满仙草！”

“这鬼话你也信？”

秦寿瞪大眼看着药王孙思邈，这神话传说秦寿压根不相信，什么仙草？野草倒是有不少，那些都是别有用心之人弄出来忽悠人的。

“没错，那些都是拙闻，但是，前秦鬼谷子门徒徐福是真的！”

“徐福求仙药？”

这回轮到秦寿惊讶了，不可思议看向药王孙思邈，不知道他想要说些什么，徐福是有这个人物存在，可他的行踪至今仍然是个迷，到底有没有长生不老仙丹之说，还是未知数或者说解释不过来。

秦寿记得史记记传，徐福率领的童男童女，在日本佐贺市、新宫市等地都被传为是徐福当年登陆日本的地方，但也有学者认为徐福最终的目的地是韩国。

因为韩国也有有关三神山和徐福东渡的传说和

曾活动的遗迹，此外，还有说去了南洋的，也有说到了海南岛的，更有说到了美洲的。

这种说法认为，徐福东渡是先到了日本，后来又到了美洲，并在美洲自立为王不归，檀香山遗留下带有中国篆书刻字的方形石，旧金山附近有刻存中国篆文的古箭等文物出土。

这些古代文物是当时徐福这批秦人经过时所遗留的，而墨西哥湾地区有批居住山区的黄种人，据称是秦时采药人的后代。

“不错，徐福虽没有炼成仙丹，据说他墓穴有本失传的上品百草经！”

“上品百草经？”

秦寿闻言咋舌连连，百草经秦寿知道，全书分三卷，载药365种，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分上、中、下三品，其中上品一直到后世未发掘，没想到居然是在徐福墓穴里！

“不错，上品百草经记载着起死回生医术，如若能找到上品百草经，贫道有把握医治长公主！”

知晓秘闻的秦寿头大了，徐福真正的墓穴在哪里？到后世科技发达了，也没有真正找出徐福的准确位置，狡兔三窑的徐福墓穴音讯全无。

“那徐福墓穴在哪儿？”

秦寿带着一丝期盼，看着捋须沉默不语的徐福，他能说出徐福墓穴藏用上品百草经，肯定知道徐福墓穴大致位置。

药王孙思邈拿出一张叠好破旧羊皮，小心翼翼交给秦寿，欣喜的秦寿打开一看，顿时哑口无语，好粗糙简陋的地图。

上面标记的三个圈，一个是倭国富士山，一个是在百济与新罗交界线，另外一个是在美洲那边，秦寿惊呆了，果然有未涉及到过的美洲，哪里可是有很多水果植物未引进来的，最可观就是古巴玉米！

“此三地乃仙师徐福死前托人带回，不巧回途遭遇大风浪，巧遇家师祖获救偶得此图，家师祖得悉真相欲转交，奈何…”

“三个地方，那个是真？”

时间不是很充裕，李丽质病危时间是643年，只有短短7年不到的光阴，秦寿不得不抓急起来，想要救她必须提前才行。

“不清楚，很有可能在倭国，可倭国皇室把徐真人当神仙贡拜，墓穴变成禁地，有点麻烦！”

药王孙思邈叹息一声，把自己猜测想法说出来，倭国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如今大唐想要触手倭

国，有点麻烦，更别提被列为禁地的墓穴。

“是吗？一个小小倭国，秦某未必放在眼里，你确定是在倭国？”

秦寿冷笑一声，倭国，迟早要开刀的小岛国，秦寿压根没把他们当一回事，只要确定了徐福墓穴位置，秦寿不介意把倭国打下来。

药王孙思邈愕然地看着秦寿，末了点点头又摇摇头，不敢确定态度直让秦寿纳闷，好吧，竟然得知徐福墓穴位置，那就不客气了！

“寿哥儿，丽质睡了多久？”

秦寿下定决心拿倭国开刀寻找百草经下落时，李丽质悠悠转醒的声音惊醒秦寿，扶着身子虚弱的病美人起来，药王孙思邈看了眼摇摇头无声走出去。

“没多久，只是一会儿！”

秦寿轻轻搂起面色泛起红晕的李丽质，看着她日渐憔悴的容颜，秦寿隐隐心中一痛，好吧，冲冠一怒为红颜，倭国，等着全家白骨成灰土吧！;

第171章阴谋再现

“寿儿，可有好玩的？娘很无聊！”

入夜时分，吃饱喝足的贾蓉与秦叔宝闲聊一会，无所事事的贾蓉觉得很孤躁，白天还可以出去溜达，可夜里孤灯黑火的想溜达也没心情。

秦叔宝一阵无语，好吧，秦叔宝承认夜里确实无聊，除了聊聊天打发时间，还真不知道能干什么？秦叔宝也忍不住看向秦寿，这家伙新异玩意一大堆，或许还真有可能弄些新鲜玩意。

钱羽馨与仙儿还有武媚娘莞尔一笑，看了眼纠结无比的秦寿，贾蓉的难题还真难倒了秦寿，纵使脑海里有众多想法，都受限制无法弄出来。

麻将！秦寿第一时间想到消闲娱乐打发好时机的麻将，想到一群古人一天到晚稀里哗啦搓麻将，秦寿忍不住想要笑出声。

还有好多好多的纸牌什么的，都是现在没有的，长乐没有禁宵，正好适合一人晚上没事赌博，增加税收什么的。

越想越乐的秦寿摩拳擦掌，长乐既然要打造工农业一体化，想要吸引更多商贾入坑前来投资，势必少不了娱乐这一项。

有娱乐必须有豪华客栈住宿，那样才能够吸引更多金猪来消费，缓解如今超负的财政压力，想要做大全面扩大长乐，娱乐事业必不可缺！

“寿儿，老流氓闺女怎么回事？”

“这…”

秦叔宝忽如其来的问话，打断了构思黄金梦的秦寿，一头冷汗无言以对，还真把这头痛问题给遗忘了，征兵工作还未完吗？秦寿忍不住纳闷起来，都入夜了未见程紫苑回来，怪哉了！

“寿儿，你糊涂了！”

秦叔宝摇头叹息一声，程妖精这一手硬塞闺女入门，无意在刺激李世民底限，甚至此时此刻李世民暴怒了。#中@.

秦寿一头冷汗连连，秦叔宝说得轻巧，这事自己也没有想到，没想到程妖精会来这一招，心惊胆颤想着李世民知道后会有什么表情？

“娘，孩儿这就去想法子！”

秦寿借口离去不在纠结程妖精给出的难题，事到如今也只有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坐等李世民有什么反应。

“这…唉~”

秦叔宝看着借故离去的秦寿，语塞拿他没办

法，火烧眉了还懒懒散散，这么不负责的人都有？

贾蓉轻轻安抚着生气的秦叔宝，苦笑一声摇摇头叹息起来，真心没想到秦寿这么受欢迎，转而看了眼各有千秋的钱羽馨三女感叹连连，也不知道秦寿上辈子哪来福气！

“呼~真是要命啊！”

秦寿跑出长屋，十名忠直护卫马上跟上来，五十名轮流训练的护卫，一天十二个时辰轮流交替保护处于毒未散的秦寿。

秦寿直奔出外军营，寒风呼啸之中，灯火辉煌的难民营响起欢歌笑语声，秦寿默默地躲在一边，顺着难民营升起的篝火。

惊异发现程紫苑与难民们熟络扎堆闲聊，丝毫没有高高在上的大家闺秀气质，有的更多是女汉子气魄。

“这么有闲情？”

秦寿怪异地远远打量着程紫苑与难民们无拘无促的闲聊，一眨眼间给她没架子的性子折服了，想到她与李丽质之间，秦寿头疼起来，现在李世民恐怕爆血管也有份了！

“混账！老流氓欺人太甚也！”

皇宫太极殿内，李世民收到间谍头子严统领回

报消息后，吐血十足拍案而起，狰狞的面容露出杀气，长孙皇后安抚声也不管用。

严统领跪在龙案前不敢抬起头，顶着李世民滔天怒火轻轻颤抖着，害怕李世民把怒火撒在自己头上，不得不说程妖精这手够绝的！

“皇上息怒，莫要因此事气坏龙体！”

长孙皇后轻轻抚顺气怒的李世民，程妖精这手出其不意，还真够乱人心智的，长孙皇后都给程妖精大胆震惊了，抛去礼法约束玩出这手叫绝无比的把戏。

“皇后，你不懂！”

李世民难以掩饰内心的怒火，秃废落座回龙椅，脑子里想着恨不能剁了程妖精冲动，这家伙太无耻了！居然来阴的！

纵观程妖精智慧，李世民不认为他能够想得出来，其身后肯定有程夫人出谋策划，也只有程夫人才有如此急智。

“严统领，把话带给叛朕的武才人，好自为之！”

“是，皇上！”

严统领领命抱拳告退离去，李世民颤抖着手，看得一边的长孙皇后摇头叹息起来，没想到丽质婚

事会发生如此戏剧化的变故，还真是前无史例的头一遭！

“皇上，你去哪儿？”

“找老流氓掐架，欺人太甚了！”

李世民愤愤不平地甩袖离去，留下哑口无言的长孙皇后，大半夜的去找臣子掐架？长孙皇后颇感头痛地摇摇头叹息着，为李世民小孩子脾气哭笑不得，估计明儿八卦风潮又多了一项！

长安城里坊，一间常年紧闭房屋内燃起烛光，五名黑衣铜面人聚首在房屋大厅内，双手负立后背看着坐在主客椅的铜面人头领。

“长乐大肆征兵？好气魄，好魅力！”

铜面人头领磨砂般嗓音冷笑声，五名黑衣铜面人低头不语，随着烛火摇晃看着头领身影在摇摆，谁也不晓得眼前铜面人首领真实身份，只知道他是他们的首领。

眼前五名手下正是铜面人首领的得力杀手刺客，分别与剧毒挂名，为首毒草、毒鸩、毒钱子、毒鹤、毒箭等五人。

毒草，善用以草淬毒杀人，毒鸩善用毒针刺杀，毒钱子善用铜钱暗器杀人，毒鹤以烟雾杀人，毒箭善用淬毒弓杀人。

毒草拱手说道：“主上，需要动手吗？”

铜面人首领挥手打断说道：“不！”

铜面人首领挥手打断毒草的疑问声，回答的干脆直让五名手下疑惑不解，可又不敢叛逆，只好继续低着头等待神秘首领安排。

“毒草，如今还有多少班底？”

“回禀主上，除了毒箭上次折损五人，还有一百二十七人！”

铜面人首领的问话声，毒草把毒箭损失的人手报出来，铜面人首领白皙修长手指轻敲着桌面，似乎在想着什么事。

“姓秦的留着还有大用，你们下一个目标，大唐太子李承乾！”

“是，主上！”

铜面人首领想了片刻，露出阴森森的笑容，五毒手下领命恭迎铜面人首领回内厅，至于铜面人首领用意何在？五毒手下浑然不知，听命行事便是。

第172章女贼哪里跑

“麻将？”

林木匠与鲁宏两人拍打一身木屑灰，秦寿赶在他们放工前，提出要弄麻将，惊呆了林木匠与鲁宏，麻将是什么？两人一头雾水。

“加班赶出来，全用树漆上色，136张…”

秦寿拿出图纸，上面画面奇怪的花纹与字样，每副136张，看得林木匠与鲁宏面面相觑，牌式主要有饼（钱）、条（索子）、万（万贯）等组成。

麻将的玩法最为复杂有趣，它的基本打法简单，容易上手，但其中变化又极多，搭配组合因人而异，是消磨时间最好的娱乐项目。

“加，加班？！”

“不错，明儿准备好五套！”

林木匠纠结无比，现在最怕听到加班，可秦寿不容置疑的目光，得，加就加吧，看在要升职管理的份上，拼了！

秦寿报完五套数目转身离去，留下郁闷不止的林木匠与鲁宏，雕刻这手艺只有靠鲁宏了。

“将军，女贼来了！”

“出现了？！”

秦寿走出木匠屋，薛仁贵急匆匆从家门跑出来，见到秦寿马上把女贼出现的消息说出来，惊呆了秦寿。

现在什么时辰？这万恶女贼消停了那么久，现在又出其不意出现，看样子她也在观察长乐的动静，似乎自己失踪她没了兴趣，直到自己出现她又闹腾了！

“拿弹弓来！”

“将军，你现在…”

秦寿二话不说，一手接过门外恭候护卫递来的牛皮筋弹弓，拿起拆散的鞭炮与薛仁贵直奔养鸡场，开始抓嚣张的女贼。()$()$(小)$(说)$().---.高速！

薛仁贵很担心现在的秦寿，毒未清除力气未恢复，根本不是女飞贼的对手，不过秦寿执意要去抓女飞贼，薛仁贵也只好随时保护了。

“抓贼啊！！”

当当当…秦寿和薛仁贵带着护卫还未赶到养鸡场，马上听到一直潜伏抓贼的治安队敲锣大喝声，火星点点与打斗声远远传来。

长乐在土电话中转站传达下，庄内贺明第一时间敲锣，呼喝全一起出动去抓贼，顿时整个长乐沸

腾起来，火把与喝骂声从四面八方赶来。

“不好！中计！”

女飞贼与烦不胜烦治安队纠缠打斗，见到四面八方出现火星大吃一惊，没想到长乐民反映那么迅速，一呼百应就出现真是没算到。

“大胆贼子，纳命来！”

仇人见面格外眼红，薛仁贵见到消声遗迹的女贼再次出现，双目冒火拔刀冲上去抓贼，这次非要亲手抓住她不可，一洗屡屡挫败的耻辱。

“手下败将，又是你？”

女飞贼惊吓过后讥笑连连，无视秦寿身后奔来的民，与薛仁贵游斗在一起，秦寿大吃一惊看着女飞贼，没想到她居然与薛仁贵打得旗鼓相当。

当~一阵火花溅起，女飞贼手力输于逐步变强的薛仁贵，不敌后退两步虎口一阵发麻，惊讶不已眨扑着双眼看向薛仁贵。

“大胆贼子，这回看你哪里跑？”

薛仁贵暴喝一声，蹬地跳起一击力劈华山刀法，直朝败退的女飞贼兜头劈下，忌畏薛仁贵力道的女飞贼闪身避过，手里障刀横扫格开身后围杀的治安队。

一击劈空的薛仁贵落地一瞬间，横刀一扫，反

应不及的女飞贼大吃一惊，超强柔韧身体后仰避过，惊呆了远处观望的秦寿，更别提又一击落空的薛仁贵。

‘瑜伽？’秦寿皱起眉头，眼前女飞贼超强柔韧后仰躲避方式，秦寿第一眼看穿女飞贼练过瑜伽，身体才有如此超强柔韧。

横刀突袭劈空的薛仁贵大吃一惊，女飞贼快速反转身子，朦胧火光之中隐隐发现她蒙着脸的布揭上了一点，殷红嘴唇里含着要命的吹针筒。

大吃一惊的薛仁贵耍着刀花，叮叮叮声一连串细如牛毛的吹针一一格飞，薛仁贵换来的代价却是摔得头晕眼花。

女飞贼一击得手马上发现秦寿踪影，翻身而起直朝秦寿袭来，十名护卫同时拔刀护卫，秦寿摸出阴人的弹弓时候，程紫苑第一时间赶到。

“大胆狂徒，休要伤人！”

叮一声，刀与枪碰撞冒出火星，女飞贼大吃一惊后退几步，发现程紫苑出现马上闪人，哪晓得薛仁贵又冒出来拦截，与程紫苑一起联手对付女飞贼。

‘这么厉害？！’

秦寿大吃一惊，女飞贼在程紫苑与薛仁贵合力

围观下，显得有些狼狈但是还能应付自如，手里的障刀左档右削，从容不迫应付着程紫苑与薛仁贵。

‘这么厉害？！’程紫苑打了一会大吃一惊，没想到还有这么厉害的人，失神之余险些遭遇对方一刀削手指。

“找打！”

一时分心险些着道的程紫苑恼羞成怒，长枪撩起枪花专朝女飞贼要害点杀，程紫苑恼羞成怒的攻击，加上薛仁贵围堵助攻，一时间女飞贼落入下风。

‘薛仁贵输的不冤，看来此女贼非留下不可！’

秦寿慢慢摸出特制的阴人鞭炮，红纸里层填充了适量麻药，至于效果如何没试验过，眼前的女飞贼正好拿来开刀试验。

“点火！”

秦寿拿起弹弓包着的鞭炮，护卫马上用火镰点火烧着线香，点燃秦寿专配的慢引鞭炮，秦寿吃力地拉紧弹弓，瞄准20米开外的女贼，算计时间偷袭。

“散开！”

秦寿冷笑一声放弓，燃烧的鞭炮直朝女飞贼打

过去，程紫苑与薛仁贵听到秦寿提醒，马上跳开一边。

程紫苑与薛仁贵忽然跳开，女飞贼马上发现快速飞来的暗器，不知何物的女飞贼下意识横刀格挡，啪一声吓了一大跳，一个硝烟带着麻药气味传来。

‘不好，有诈！’

女飞贼大吃一惊，马上感到一阵晕沉沉的，女飞贼摇晃着沉重的额头，试图想要自己清醒，摇摇晃晃好像喝醉酒一样。

嘭~女飞贼后背挨了一击刀背拍打，整个人站立不住踉跄扑倒，几番试图爬起来却无能为力，软绵绵的一点力气也提不起。

女飞贼失手就擒目光死死盯着秦寿，他的下三滥迷药还真够厉害，使得女飞贼半点力气也用不上劲，直到薛仁贵驾刀一刻，秦寿才出言阻止。

“薛副将，刀下留人，抓起来！”

“是，将军！”

薛仁贵虽然很想活劈了三番两次让自己蒙辱的女飞贼，但是秦寿的话又不得不听，挥手唤人过来把女飞贼绑起来等候发落。

“谢谢，你先回去休息吧！”

“啊？嗯，好...”

秦寿忽如其来的道谢声，程紫苑一惊一乍地涨红脸，还没等她说完秦寿已经转身离去，留下失神的程紫苑与崇拜仰望的治安队。

第173章乌龙无所不在

“靖兄？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次日清早，秦叔宝脸没洗在秦管家搀扶下走出大厅，大吃一惊发现清早造访的李靖，看情形与天色，李靖没有上早朝就赶来了。()$()$(小)$(说)$().---.高速！

“不安的风，秦兄，闹一闹算了，不必连人也关起来吧？”

“靖兄，老哥我糊涂，可否言明？”

李靖没好脸色地看着秦叔宝，而秦叔宝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什么闹一闹算了？什么连人关起来？不明白李靖这话是什么意思？自己什么时候关人了？

一夜未归的闺女，把李靖夫妇担忧得要命，小女顽劣出了名，表面看起来弱弱，实则心里没一刻安分。

李怡然与秦寿对着干的事，李靖早已知晓，碍于夫人宠爱有加睁眼闭眼，没想到李怡然昨夜未归，李靖连朝事也顾不得，城门打开马上赶来长乐。

“装糊涂不是？秦兄，昨夜你们抓的女贼，正

是小女！”

“啊！”

秦叔宝傻了眼，昨夜确实闹贼了，听说抓了个连续挑拨的女贼，秦叔宝当场傻了眼，没想到女贼居然是李靖的小女。

“秦兄，请问小女在何处？”

李靖不得不担忧起来，秦寿压根不认识自己小女，要是一时火气做出什么不可收拾的事，还真是难以收拾。

“这个...好吧，老哥我派人去问问！”

秦叔宝头疼不已地拍着头，召来秦管家去打探女贼的关押地，秦寿大清早就出去了，至今没有消息现在要找他还真有点麻烦。

李靖只能叹息一声，事到如今也只有等了，急也是急不出什么办法，秦叔宝陪着李靖坐在一边，等候秦管家找到秦寿。.~.

养殖场看管屋里，狭窄的屋内摆放着双人木架床，李怡然整个人给五花大绑，倒在木架上呼呼大睡。

秦寿哑口无言看着呼呼大睡的李怡然，秀眸紧闭，乌黑的长发凌乱地披散在漆黑的襦衫，俏脸像一朵桃花憨态十足呼呼大睡，樱唇微张发出均匀的

呼吸声。

失去蒙面布的李怡然露出她美艳的面孔，体态丰满玲珑凹凸，睡梦里憨憨一笑时，妖娇百媚自然而生令人怜爱。

秦寿尽情地欣赏着这美妙绝伦的李怡然，从头到脚，又从脚到头，看了一启遍又一遍，娇躯凸浮玲珑，流畅的线条极其优美，秦寿忍不住感叹想到，卿本佳人奈何做贼？

“吵什么吵…姑奶奶我没睡够…”

啪一声，李怡然俏脸挨了秦寿轻轻一巴掌惊醒，有些小迷糊性子的她浑然不觉失手就擒，刚想慵懒地伸懒腰才发现不对劲。

李怡然睁开眼发现自己躺在陌生的床，俏脸传来火辣辣的痛楚惊醒李怡然，下一刻傻了眼不敢置信眼前事实。

“啊～～谁？谁打姑奶…”

“吵什么吵？大爷我打的，咋地？”

秦寿弹了个响指，两名护卫马上走过去，一人一边揪起五花大绑的李怡然，秦寿坐在椅子上，冷笑地看着满脸怒火的李怡然。

“你敢打姑奶奶我？！”

李怡然拼命挣扎着，奈何身上绑着的麻绳太结

实，还有两名护卫架着，以至于她动弹不得，死死怒视着秦寿，恨不能咬死他似的。

“哟喝~偷东西还有理了？本长都不好意思抓你了，你怎么还好意思偷呢？打你算是给面子了！”

秦寿怒极反笑起来，这个女飞贼还真是无礼的任性啊，跟刁蛮公主李漱有得一拼，做错事还堂皇有借口，真的是不得不佩服起来。

“好，好，你可知道姑奶奶我是谁？”

李怡然满脸绯红，一直红到发根，两眼盯着眼前这个侮辱者，同时这双眼睛变暗了，突然闪烁了一下，又变得漆黑，接着姗起了不可遏制的怒火。

“知道，偷鸡贼！”

“你…”

秦寿有意激怒的话，她的样子变得狂乱，心中燃烧着最为猛烈的憎恨，愤怒达到了顶点，撅着嘴唇瑶鼻微皱，两颊红得像杏子，两眼闪着电一样的光。

“说吧，为何三番两次与本长作对？”

“哼～～”

秦寿的问话，李怡然咬碎银牙冷哼一声，撇过头不去理会秦寿，输得不服的李怡然压根瞧不起秦

寿，长安流传的果然不真实！

“不说是吧？好，看你骨气有多硬，撕烂她衣服！”

“啊~你敢！”

秦寿的命令把李怡然吓了一大跳，急得眼泪差点飙出来，秦寿马上伸手制止两名护卫，心里一阵得意，小样的，还制服不了你？

秦寿只是吓唬吓唬她，真撕烂她衣服那可不了，她的身份秦寿早已知道了，当初在滑雪场李恪就说过，李靖的小女。

只是秦寿没想到，外表弱弱的李怡然，居然是硬点子，连程紫苑也不怎么是她的对手，还真的是真人不露相。

“哼，说吧，本长很忙，没空跟你废话浪费时间！”

秦寿不耐其烦地冷哼一声，没弄清楚她为什么与自己作对？秦寿心里很是不甘，就这样白白放她走，太便宜她了！

“要姑奶奶我说也可以，你走过来，赶他们两个出去，姑奶奶我只告诉你一人！”

“是吗？”

李怡然谈条件的话，秦寿笑了，轻轻挥退两名

护卫，走到李怡然面前，也不怕她出撩阴脚，双脚大腿都给绑着，有本事踢来看看。

“说…”

“踩死你！”

李怡然忽然蹦跳而起，直把秦寿吓了一大跳，没想到李怡然来这么一出，整个人女僵尸似的蹦跳而起，双脚踩在秦寿鞋头。

啊~李怡然报复性踩了秦寿黑脚，心中一阵痛快淋漓过后马上惊呼出声，重心失去平衡后倒的时候，张嘴咬住秦寿肩膀肉。

“松口！”

“唔…唔唔~~”

李怡然唔唔声摇着头，她才没那么傻松口，下一刻李怡然涨红脸瞪大双眼，秦寿咸猪手在她丰满胸口狠抓了一把。

“怡然！”

“啊~~”

门外传来一声李靖轻呼声，李怡然涨红脸松开紧咬秦寿的肩膀，秦寿双手抓着李怡然双峰，以至于她没有掉落地面，嘶啦一声，李怡然名贵单薄胸衣应声开裂。

“啊~”

“你们？！”

李怡然再次传来惊叫声把李靖吓了一大跳，怒闯进屋里见到秦寿抓着李怡然双峰画面，整个人傻了眼，难以置信看着两人。

秦叔宝与贾蓉随后赶到，看到屋里的画面，顿时又气又怒，秦寿又沾花惹草了，秦叔宝有吐血的冲动，嫌麻烦不够还是怎么回事？

第174章收服武媚娘

“长，麻将制好了！”

“知道了，看什么看？滚！”

秦寿左眼黑着圈，在钱羽馨拿热鸡蛋散淤血下，怒骂走多事的林木匠，仙儿与武媚娘呆在一边抿嘴偷笑，秦寿目光看过来的时候，马上止住笑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小)$(说)$().---.高速！

怒了，秦寿咬牙切齿看着仙儿与武媚娘，还有同情心没有？这么明显在偷笑，却在装模作样，想骗谁呢？

“别动！”

钱羽馨没好气板正秦寿的脸，用包着的布鸡蛋烫开秦寿左眼的黑眼圈，李怡然这一拳够狠的，打得秦寿眼里血丝遍布，看得钱羽馨既是心疼又是好气。

秦叔宝与贾蓉怒气冲冲走回大厅，刚送走李靖两父女，马上回来找秦寿算账，可见到秦寿惨兮兮的模样后，回来前商量好的决心瞬间崩溃。

“寿儿，你...唉...”

秦叔宝在秦管家扶持下，坐到秦寿对面摇头叹

息起来，也不知道说些秦寿什么的好，贾蓉第一时间反叛轻拉衣袖动作，秦叔宝也不好在说些什么。

“爹爹，孩儿说那是…好吧，不说了，娘，麻将出来了，要不要搓上两把？”

秦寿想要解释些什么，秦叔宝瞪眼目光之下，秦寿干脆闭口不谈了，把话题转移麻将，遇到刁蛮不讲理的李怡然，秦寿自认倒霉。

“麻将？”

秦叔宝与贾蓉马上给秦寿的话吸引住了，反正李靖也说了不追究，于是乎不再去伤脑筋，看着秦寿桌面多出五套怪异盒子。#中@.

“万字牌：1-9万，每个4张，共36张；条（索）子牌：1-9条，每个4张，共36张；筒（饼）子牌，1-9筒，每个4张，共36张；字牌：东、南、西、北加上中、发、白，每个4张，共28张…”

秦寿把其中一套麻将倒出来，滔滔不绝解释玩法，秦叔宝与贾蓉好奇拿起木制麻将，看到一百多张木头做成的牌，后背光滑无比惊讶连连。

武媚娘与仙儿凑过来，边摸边拿着麻将雕花看，秦寿每解释一种牌的时候诧异连连，没想到简简单单的麻将，居然蕴含了这么多的玩法。

口述得口干舌燥的秦寿，干脆来场实战，现场

指导玩法，哪个不会教哪个，武媚娘陪着秦寿团团转，笑而不语看着乱打一通的三女一男。

“饼子？等，等会，寿儿，过来，这算是吃糊吗？”

钱羽馨打出饼子一筒的时候，秦叔宝出言打断上家的贾蓉摸牌，招呼秦寿过来帮忙把把脉，看看自己是不是要吃糊了？

“尔敢？”

嘭一声，贾蓉摸到的好牌给秦叔宝打断，恼羞成怒轻拍桌面，惹来钱羽馨与仙儿偷笑声，秦叔宝无语地看着没牌品的贾蓉。

“嗯哼~爹爹，你想吃诈胡尽管翻牌，你只能胡六九筒！”

秦寿无语地看着秦叔宝的牌，两个一筒，二三四万，三四五索，六七八筒，七八筒，他要是敢翻牌就是受虐的诈胡！

好心提醒秦叔宝，哪晓得贾蓉得意洋洋翻开三个六筒，钱羽馨翻出三个九筒，直让秦叔宝为之气结。

秦寿忽略了麻将魅力，一眨眼一个早上的忙碌教导时间过去，打上瘾的四人连吃饭都是在麻将台，直让秦寿一阵无语摇摇头离去。

“秦公子，辣椒何时能够卖？”

武媚娘陪着秦寿来到农田，看着难民们顶着寒风精心打理农田，闪烁着目光仰望看着秦寿，好奇询问秦寿辣椒事情。

“现在还不行，大部分没成熟，份量不足就拿出去卖，有些铺张浪费，在过些许日子便可，辣椒有成熟期…”

秦寿摇摇头叹息着，一边说着武媚娘受益匪浅的种植技术，武媚娘默默地跟在秦寿身后，看着他的背影发呆，这一刻武媚娘觉得，比起高高在上的李世民，秦寿似乎更有魅力！

“媚娘，你说大唐大，还是世界大？”

秦寿忽然转过身，问出武媚娘为之一愕的问题，看了眼秦寿严肃的面孔，武媚娘似乎明白秦寿想要说些什么。

“如果我要打倭国，媚娘，你可有好建议？”

“啊？！”

武媚娘傻了眼不敢置信看着狂妄的秦寿，李世民坐稳江山几年，都没想过出海东征的想法，秦寿居然狂妄到说要打倭国，这让武媚娘很是惊讶！

“很惊讶是吗？想不想做倭国女主人？”

“想！”

武媚娘在秦寿诱惑声之中，想也没想点头，末了意识到什么，马上一脸黯然失色，这是多么天真的想法，以现在自己侍女身份，在怎么轮也轮不到她。

“怎么？对自己没有信心？”

秦寿带着武媚娘走到农田哨塔前，转过头看了眼黯然失神的武媚娘，似乎看穿她心里想些什么。

“不，不是，媚娘…”

武媚娘的话还没说完，秦寿在武媚娘惊诧目光之中，直接把她搂进怀里，在她张嘴惊呼的时候，凑嘴贴上去索取武媚娘涩涩的初吻。

嗯~武媚娘不敢置信地瞪大眼看着放大的秦寿脸孔，两人的目光接触虽然只有极短的一瞬，可武媚娘只觉脑子发晕，身子发酥，竟像醉了一般。

他，他…心乱如麻武媚娘轻轻挣扎了一下，在秦寿老辣的爱抚下，慢慢软化涨红着火烧一样的脸，慢慢地垂下长睫毛，好像是在跟睡眠对抗似的。

武媚娘感觉自己快呼吸不过来的时候，秦寿才作罢松开她，武媚娘睁开眼见到秦寿舔嘴唇动作，心中一阵甜甜的又害羞，连自己双手什么时候抱上秦寿腰身也不知道。

“现在还敢说自己是侍女吗？”

武媚娘在秦寿打趣声下，红着脸摇摇头，马上招来秦寿咸猪手偷袭胸部，酥麻之中嗯哼了一声倒在秦寿怀里，感受着他身上成熟稳重的气息。

好安宁，没有皇宫勾心斗角的后怕，好安全，不用在日夜担心做错事遭到惩罚，好舒心，可以拥有如此体贴的怀抱。

武媚娘没想到秦寿这么器重自己，双手情不自禁紧了紧，紧紧搂着慢慢夺去自己芳心的秦寿，他为自己所做的一切，完全超出武媚娘想象。

“媚娘，还记得我以前说过的话吗？世界之大，大唐只是一粒沙而已！我们要做，就做洲之主，而你就是洲之女主！”

武媚娘轻轻颤了一会，在秦寿豪言壮语之中，双眼迷离看着越发高大神秘的秦寿，这一刻，武媚娘有股错觉，自骁天子的李世民，在秦寿面前简直什么都不是了！

第175章太子遇刺

“长，长，商人全...”

贺明冒冒失失跑来，发现秦寿又美女在怀，愕了愕察觉不对路马上调头跑人，一脸黑线的秦寿火大十足，这家伙什么时候才懂得叫开窍？

得悉商人到来消息，秦寿松开脸红耳赤的武媚娘，带着她一起去见见那些肥羊商贾，顺势教导她触手商业，如何应付狡猾如泥的商贾。

未开张的西鹤楼，暴增一倍的商贾在秦寿意料之内，武媚娘大吃一惊看着人头汹涌的商贾，大致数了数居然有两百多号人，比起宴会暴增一倍了。

“长好！”

“长！”

商贾们见到秦寿到来，纷纷仰足劲看着秦寿，商贾里面不少熟悉的面孔，看得秦寿一阵无语，连忽悠过的木料商马晋也来了，更别提一直有联系的煤铁矿商。

“大伙这么给面子秦某，那秦某也不废话太多，眼见为实...”

秦寿说了一通后，马上吩咐武媚娘去把长乐现有的资源拿出来，除了水泥铁筋，其余全都拿出来

一起商讨合作，武媚娘应声离去。

酒楼杂役扛着椅子跑出来招待贵客上门，闻风赶来的民们得知财神爷光临，纷纷帮忙把长乐特产与桌椅搬出来。

长乐如此热情招待，让打滚底层的商贾们倍有面子，虚荣心爆满纷纷落座，能与大唐新宠将军平起平坐，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秦寿没有架子就是他们最舒坦的地方。

“长，马某对你的分红很感兴趣，可否说一遍？”

马晋一脸幽怨地看着欠债大爷的秦寿，他的货款超级难兑现，非拖个期限不归还，对此马晋表示很无奈，看在秦寿是大客户份上，马晋不得不硬着头皮钻进秦寿无耻的套。

“好吧，投资分红就是…”

秦寿不得不再次说出投资分红的利诱，连带陷阱十年期限，惊呆了头天未参与的商人，直到武媚娘带着人出现，目光看向秦寿拿出展示的商品。

一套家具从桌子到椅子再到雕花床，都是商贾们见多的秦氏家具，大部分商贾目光瞄向啤酒还有自行车这两个，辣椒蔬菜只有小商贾们留意。

自行车程妖精炫摆了那么久，早已成了长安一

道风景线，如今见到款式不一样的自行车，商贾们心动不已，品尝过啤酒味道的商贾，目光一致看向啤酒。

“家具，相信你们很熟悉了，秦某不多说了，下面为你们介绍自行车，第二代的，比现在卢国公骑的好上一百倍…”

秦寿把自行车总体改进一一说出来，直让商贾们耳目一新，直到秦寿落落大方倒啤酒给商贾们品尝，再一次勾起商贾们进套。

“好了，今儿到此为止，这些就作为在座抽的奖品！”

“啊？奖品！”

“哇！真的？”

秦寿一挥手民们马上上去发印刷的纸条，两百多人手里每人一张，全看运气抽奖喜得商贾们摩拳擦掌。

商贾们最期待的还是自行车，除了现今的程妖精有一辆，现在这辆算是第二辆了，能抽到算是倍有面子。

“公子，有戏吗？”

武媚娘跟着秦寿身后，忍不住问出内心的疑问，也搞不懂秦寿为什么还不开始融资？两百多人

还不够吗？

“有，当然有，好的事物需要一个过渡时间，慢慢吊足他们口味，吸引更多的人前来！”

秦寿胸有成竹地说出计划，直让武媚娘恍然大悟，感情秦寿打的以商贾们宣传想法，让他们免费为长乐做宣传。

秦寿打的就是这个主意，要玩就玩大，秦寿不满足现在的商贾数量，一个厂房造价用不了那么多钱，变相集资才是真正的目的。

武媚娘一脸无语地看着秦寿，这么缺德的想法，也只有秦寿想得出来，可又不得不佩服秦寿的足智。

“现在要开始培养技术人员了！”

“嗯？”

武媚娘不解看着走在前面的秦寿，不明白秦寿这话是什么意思？而秦寿也没有解释的意思，直接带着武媚娘回长屋筹划。

长安城城西，太子李承乾带着归属权贵子弟们去打猎，初春正是万物初开，也是猎物熬冬过后出来觅食时期。

西山狩猎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绿树葱盈森林，参天的大树栩栩如生的石狮，连绵起伏的山，

隐隐约约可见的亭子，最引人注目的是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上面写着“西山狩猎场”李世民题的字。

二十多名皇宫侍卫骑马跟随着李承乾，权贵子弟们带来的家仆纷纷呈上狩猎器具，等待着李承乾开始狩猎。

“杜荷，如若你能猎到一头鹿，今儿孤王重重有赏！”

李承乾心情大好，拿起硬弓招呼，杜荷哑口无言，打猎是他的弱项，以他寒酸的力气，无意是自取其辱。

“谢太子殿下美意，杜...”

咻~杜荷的话还没说完，数十支利箭从猎场丛林里飞来，速度之快让人措手不及，李承乾胯下马儿受惊跃起，直把李承乾从马背翻下地。

乱箭把李承乾所乘的马射成刺猬似的轰然倒地，直挺挺侧倒一边压着李承乾的脚，李承乾惨叫一声整个人痛晕过去。

权贵子弟们或多或少中箭，忠心耿耿的家仆们第一时间赶上，冒着箭雨危机把受伤的权贵子弟救出来。

“有刺客！”

“护…啊~”

皇宫侍卫们一边拔刀格挡，一边大呼有刺客，试图唤来猎场守卫增援，只可惜第二波箭雨到来，狩猎场的守卫人影不见一个。

惨叫连连的皇宫侍卫们倒下一个又一个，倒下的侍卫脸色发黑，把其余皇宫侍卫吓了一跳，箭头有毒！

“救…我…”

“啊！有，有毒！”

权贵子弟吓尿了，第三波箭雨来的时候，马上与忠心变成怕死的家仆们逃窜，混乱场面小命难保，以至于李承乾生死不明懒得去管。

杜荷在第三波毒箭射来前，就抛下李承乾先离去，与其傻得自不量力上去找死，还不如小命要紧先撤。

第三波箭雨过后，二十多名皇宫侍卫一眨眼变成四五个，在第四波毒箭没开始前，拖着生死不明的李承乾出来，丝毫没有注意到李承乾脚髁变形。

好好一场春季狩猎，因为太子李承乾遇刺以至于狼狈逃走，让人纳闷的是刺客冲出丛林追逐了一段路程便消失了。

第176章肥鱼终于上钩

秦寿未雨绸缪厂房技术工培养，李恪没事往长乐跑，大唆李承乾遇刺的事，秦寿闻言后一句话顶得李恪哑口无语。

“太子遇刺？与寿哥儿我有关系吗？”

“没有…”

李恪郁闷着脸色，秦寿这句话有点冲，咋回事？郁闷不止的李恪看着秦寿挠头抓耳，想破头脑也没想出最佳的忽悠广告。

武媚娘想要偷笑不敢笑，为了坑钱秦寿还真是费尽心思，不顾连打麻将上瘾的人也敢得罪赶走，更何况李恪带来无关牙疼的消息。

药王孙思邈在皇宫侍卫邀请下，极其厌烦跟随皇宫侍卫一起进宫，长孙皇后病倒是秦寿预料之内的事，没想到戏剧化的是李承乾遇刺受制。

“有了，快快，嗯哼~学技术到长乐，赚钱那里是个好地方，三千个学位就业强，两百个顶级大师现身教导，长乐技术学院规模大……”

李恪抽搐着嘴角，耳听着秦寿朗朗上口的忽悠广告，三千个学位很吸引人，可秦寿后面的学技术也要钱，那就纳闷了，秦寿这是玩哪出？

李恪有心提醒秦寿长孙皇后病倒的事，可见到秦寿爱理不理的态度，也只能在心里感叹着，丽质妹子喜欢他真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

苏菲端出药王孙思邈早已熬制好的解毒汤，秦寿看也没看一口气喝下去，比起袁神棍破费财的什么汤，药王孙思邈的解毒汤更实在，价格便宜纯草药一碗两不到，庸医与职业医生差价一目了然。

“有事？”

秦寿放下药碗，怪异看了眼一直沉默不语没离去的李恪，轻轻挥退撮写完技术学院广告的武媚娘交给清风去印刷。.~.

“？”

李恪拿出一叠地契，直让秦寿惊讶到无语，抬起头看着李恪，想通了？上千亩农田说拿出来就拿出来，秦寿心中大喜现在最缺的就是农田，那上万多的难民就是最好的佃户。

“一千七百五十八亩地，寿哥儿，田可交予你，但是你必须保障丰收时期，定时定量给恪弟，你那所谓的分红如何算？”

尝过辣椒滋味的李恪，至今对辣椒念念不忘，那有些微辣促食欲的辣椒，以至于李恪暴饮暴食一段时间，有些发福起来，没辣椒后王府上下开始埋

怨吃饭没劲。

李恪也是整整一天没尝过辣味儿，这不受不了辣椒的诱惑，二话不说把现有资产荒地贡献出来，趁着春分好时机赶紧下种子。

辣椒的魅力出乎秦寿意料，连鬼精的李恪也忍不住，出手农田给自己打理，上千亩农田，秦寿心里乐了，表面却是装出无所谓的表情。

“哦？一千七百五十八亩地，嗯，少是少了点，不过还马马虎虎，分红还是以前说好的，三十年友情价，比外人多了二十年！”

秦寿一副你看哥我多够义气的表情，拿外人十年制的分红与李恪三十年制的分红对比，显示出自己对兄弟出手阔绰。

李恪无力呻咛一声，一千七百五十八亩地还嫌少？也只有秦寿这个家伙说得出口，要是换成别人早就乐开花了，当然李恪也不知道秦寿打着黑去他田契的想法，要不然也不会拿出来。

“寿哥儿，这可是贪得无…”

“你以为很多吗？要是寿哥儿占城稻回来，这些农田勉勉强强顶得上三到四倍的粮食产量！”

“啊！”

李恪大吃一惊，什么占城稻这里厉害？翻三到

四倍的农田产量？秦寿没有去理会李恪吃惊的目光，跟他解释也不清楚，不是种田的人白浪费力气。

“菲儿，把田契放好，恪弟，跟寿哥儿来！”

秦寿摇摇头叹息一声，好像怕李恪反悔似的，唤来苏菲收起李恪带来的田契，带着震惊过后未恢复李恪出去，无论李恪怎么追问，秦寿始终不说。

走出长乐，秦寿沿路带着李恪朝北走，王府护卫忠心耿耿跟随着，李恪远远便见到木头架起的一层大屋，五十多个民成打下手，与高价钱聘来的工匠搭建怪异建筑。

整个建筑用木料制成，没有用到如今扩建长乐新的水泥，十几间房间都设有门，左右两侧各七八间，中间搭建了木制楼梯，楼顶工匠开始加固顶板，看样子准备扩建第二层。

“长！”

“将军！”

李恪跟着秦寿来到奇异的建筑，民与外来工匠们尊敬的称呼，直让李恪心里一阵酸溜溜的，怎么没人注意到自己的存在？

看到占地快比得上自己半个王府面积，李恪一头雾水看向秦寿，不明白他带自己来这里有何用

意？

“长乐技术学院，未来人才中心培训点，集合工木铁泥医一体技术，艺满一年正式安排工作岗位，亦可半工半读…”

秦寿把眼前建筑用处说出来，惊呆了李恪包括身后王府侍卫，不由得开始佩服秦寿广阔的胸襟，自古以来不管任何手艺都是藏着掩着，哪有秦寿这样大大方方公开授课的？

如此打破传授技术方式，寿哥儿就不怕遇到迂腐之人反对？李恪忍不住替秦寿担忧起来，李恪担忧的不是秦寿收钱教学方式，相反这种收钱教学方式更得人青睐，毕竟有些手艺不是光用钱可以买得到的。

李恪的目地已经达到，陪着秦寿观察了一会儿，便开始索求辣椒带回去，眼看日落黄昏在即，李恪载着满满的收获辣椒与两副麻将玩法回归，当然还有秦寿厚颜无耻的宣传单。

皇宫甘露殿里，李世民一下午时间整个人显得苍老了许多，伺候的太监与宫女们孱孱弱弱地站在一边，谁也不敢出声。

太子遇刺脚残废，长孙皇后受不了打击病情加重，双重打击下李世民吐血心思都有份，看着龙案

上放着的现场凶器，李世民觉得是那么的刺眼。

李世民拿起凶器箭支，这次不再是齐，更不是魏，而是李字，幕后黑手**裸的挑拨，直让李世民有爆血管的迹象。

‘到底是谁？’李世民紧握手里的箭支，想破脑袋始终没有想到幕后者，派去监视的各大氏族全都窝在家里老老实实。

“皇上，吴王殿下殿外求见！”

李世民头疼不已想着事，一名太监轻手轻脚走进来，把李恪殿外求见报上来。

“宣！”

李世民慢慢放下手里的凶器，挥退太监去宣李恪进殿，太监躬低着头慢慢退去。

第177章自作孽不可活

次日清晨，长安城早起百姓开始以往各自忙碌，可当愁于生计的百姓们见到里坊围墙告示，马上一窝蜂围过来。．ｍｅ#中@.

“咦？上面写着什么？”

“笨蛋，长乐学院开学告示！”

“啊？！长乐的，上面说了什么？”

越来越多好事百姓们围上来，一听说是长乐的告示，怕遗漏了什么好事，七嘴八舌议论纷纷，个子矮的人拼命往里头钻。

“学技术到长乐，想发财那里是个好地方，三千岗位就业强，两百个顶级大师现身教导…三分理论七分实践，包学包会…”

“哇？！可以学手艺！”

“哼~狂妄，还以为…”

“滚，人家手艺比你的破强…”

长乐技术学院引起很大喧哗争辩声，死板的人认为长乐这是狂妄，比较想得开的人反驳死板的人，人家那叫大义。

争夺声之中差点酿造出大打出手的悲剧，直到治安府兵前来才一窝蜂散去，有的不屑一顾，有的

直奔出城去探探路。

长乐，当慕名前来学手艺的人赶到，以往繁华热闹的长乐头变得冷冷清清，难民营空无一人，一望无际绿油油农田冷冷清清。

要不是农田还有零星些人打理，还真以为长乐人去楼空了，更别提一直处于关门状态的西鹤楼。

“学技术的都过来报名，按照自愿填写…”

贺明带着人打哈欠走出头，摆好桌椅马上开始招呼前来学技术的人，把具体的学技术项目规划好。

由普通式十年、成员式二十年、精英式五十年三部分组成，看得前来学技术的人一头雾水，不明白普通与成员还有精英的差距。

“贺头，何为十年制？”

“二十年制又是何意？”

“五十年制…”

贺明面对七嘴八舌的学员们询问声，一个头两个大地轻挥手，学着秦寿招牌动作打了个响指，贺明新收的跑腿跟班马上拿出准备好的稿词。

“嗯哼~长乐员工制度，普通的十年制，学艺一年工作十年合约满了可自行离去，月钱固定不涨，逢年过节没有加菜钱…成员的二十年，每隔十

年月钱可涨百分之二十，逢年过节有加菜…精英式五十年…”

“哇！满工龄五年送车送房？”

“看病减半？这么好？”

“还有什么退休养老金，这么好？老了还有钱领？”

当贺明说出精英制的时候，惊呆了前来学艺的人，头一次见到如此诱惑人的福利，连贺明说的分期付款学费与一次性付款学费都过滤了，一百一个学位出的起。

“别抢，别抢，都有份！”

贺明甩出一叠招聘表格，马上遭遇哄抢，冷汗连连的贺明迫不得已制止，奈何学技术的人都给贺明鼓动心窝了。

“铿锵玫瑰叫苦叫累，女兵花瓶满脸憔悴；精神崩溃**残废，倒在路边蒙头想睡！”

“男兵儿郎人模狗样，丧尽天良有爹没娘；祸害天良丧心病狂，看似牛郎，全是流氓！”

后山林里，上万男女分成两列，顶着初春寒风分头负重越野跑步，男女兵负重不一的待遇，以至于双方开始互相调唆，减缓要命的入门筛选训练。

体能的训练女兵比起男兵弱了太多，第一天负

重十斤训练跑二十里路，就有三分之一受不了，大都是些城里离职的婢女，那些姑大部分都坚持下来。

武媚娘对于秦寿研究出来的麻将不感兴趣，没接替跑人去串门的秦叔宝位置，等贾蓉她们三缺一慢慢玩，跟随着学习管理里事物，见到第一天刷下这么多女兵，武媚娘忍不住替她们担忧起来。

秦寿这手打破封建传统，征用女兵惹来很多非议，秦寿能够顶着非议我行我素，实在是难得，更别提他在自己地盘提倡的男女平等制度。

“秦公子，你这样会不会太苛刻了？”

崇拜归崇拜，看到秦寿如此狠心一直对待态度，武媚娘忍不住提醒秦寿，要怜香惜玉，女子不如男子是千古不变的道理。

“谁天生就是块玉石？不经过打磨如何成才？要是这点苦头也吃不起，还不如回家种田，战场不是儿戏，三汗水一分收获...”

武媚娘沉默了，不得不说秦寿说得很有道理，看着那些倒下给抬回去的女兵，武媚娘深深叹息一声，何苦呢？

眼看薛仁贵与程紫苑带着人跑进山，秦寿估计着他们没一个时辰别想全部回来，带着武媚娘朝新

的农田赶去。

沿路看到大部分荒废无人开垦的农田，秦寿一阵肉疼，想要从李丽质手里夺下开垦权，又不好意思开口，她现在估计也没有心情。

想到长孙皇后病重加剧的病情，还有药王孙思邈摇头动作，秦寿算了算，长孙皇后估计熬不过六月份，该消失的还是会消息，始终无法逃脱命运齿轮。

长孙皇后都这样了，那李丽质会不会？秦寿不敢想象下去了，如今的希望全看那本上品的百草经了，记载着神农毕生渊博知识。

上万难民佃户在浓浓烟雾之中，把一堆又一堆割好的野草拿去烘烧，滚滚浓烟远远看过去好像烽火燎原似的，老唐带领着难民佃户们一起处理荒地。

十几名官府衙差确认好田契位置，用树枝多画田契以往的界线，长乐如今财大势大又是皇上新宠，衙差想不讨好也难，更何况老唐醒目塞钱。

“长？”

老唐远远发现秦寿带着武媚娘到来，丢下手里的活急匆匆跑来，亲自迎接秦寿到来视察。

“嗯~速度不赖！”

“哪里，还不是长你教导有方，你的功劳！”

老唐在秦寿夸奖开荒速度下，谦虚地把功劳推到秦寿头上，能够指挥一万多人干活，老唐恐怕做梦也没有想到，然而这个荣誉却是眼前年轻长给予的。

“少拍马屁，这块田全部用来种辣椒，记住叮嘱摘辣椒的人，煮的时候把里面的种子掏出来晒干…”

“是，是…”

老唐在秦寿交代声下，连连点头应着，要开垦完这些地，没十来天的工夫难以完成，更何况还有追肥改善土地，林林总总都差不多一个月时间，一个月时间辣椒种子都差不多挣够了。

“长，望堵溪的事…”

“别管他们，堵了更好，春雨多还凑没地方排水，我们也加堵几层！”

“是！”

秦寿冷笑一声，望的堵溪简直是自寻死路，应该叫自作孽不可活，眼看老唐能熟能生巧指挥大局，秦寿把这里的事交给老唐，继续去视察其他。

第178章抓急的四大富商

高家一百五十贯钱！”

“陶家八十贯钱！”

“吴家二百四十贯钱！”

“吕家……”

入夜时分，秦寿拿起竹签剔着牙，翘起二郎腿晃荡着，武媚娘与苏菲还有钱灵三个统计招商引资进来的商贾名单，一一制表登记大致数目，以便日后分红好处理。ｗｗｗ．．ｍｅ

清风与五个专职印刷工开始排版，简易小巧的活字印刷对照账单，印刷出造本纸张，等候正式开业一天逐个签字画押算是生效。

秦叔宝无语地看着厚厚一叠粗糙纸张，光是那半人高的纸张，少说也要五贯多钱，对于秦寿大赚大花的行为，秦叔宝只能摇头叹息感叹连连，越发看不透全才一样的秦寿。

“她们不用吃饭吗？”

秦叔宝听到内院贾蓉等人三缺一搓麻将声，忍不住纳闷起来，这些女人简直是打麻将打得走火入魔，贾蓉更是晚上不安分，睡梦里还大呼自摸！

提及麻将秦叔宝一阵头痛，错误低估了麻将魅

力，教会恶货四人组打麻将消遣时间，竟然给他们一脚踹回来，够无耻的！

“寿儿，听说你弄了什么学院？”

秦叔宝想到回来时听到的流言八卦，什么学技术到长乐顺口溜，以至于谩骂与赞誉声不成正比例，什么破坏规矩乱来的都有，这是秦叔宝继女兵风波过后，第二次听到的谩骂声。

“爹爹，是长乐技术学院，培养多方面人才手艺地方，防止手艺固步自封失传，为大唐造福的好事！”

秦寿得意洋洋地翘起二郎腿，把技术学院宗旨说出来，直让秦叔宝恍然大悟，秦管家露出赞许的目光，少主果然是非凡之人，这么绝的点子也想得出来。

“可爹爹为何听到谩骂声？”

“那是他们无知！”

秦寿一句话呛得秦叔宝无语，秦叔宝所指的谩骂声，秦寿不用想也知道是那些人，无非是些别有用心恶意疏导，上不了台面的小角色秦寿懒得去管。

“寿儿，玩归玩，别太沉迷铜臭味，商人低贱世俗……”

“爹爹，孩儿问你，如果世上没了商人，会如何？”

“这…”

秦叔宝还真给秦寿这刁难的问题问倒了，也没有想过世上没有商人这个问题，商势利眼狡猾是出了名的。

“或许你们觉得商人很低级，很卑微，很势力，很狡猾，可俗语说得好无奸不商，没有低进高出商人凭什么而活？没有他们，货物如何流通？没有他们何来…”

秦寿一口气举例说了一大堆，直让秦叔宝为之一颤，久久不能自拔叹息一声，可又不得不承认秦寿所言句句属实。

没有商人的付出，没有一个国家的财政收入，各地的货物也无法流通，更别提南上北下的商品，这一刻秦叔宝给秦寿颠覆了所有的想法。

“秦公子，统算出来了，共有三百二十七个商人参与，共有六万四千八百三十五贯钱！”

秦叔宝咋舌连连，一百多个商人，就集资了六万多贯钱！秦叔宝轻轻颤抖着手，那是什么数目？光是放钱恐怕堆积如山高了！

“太少了！”

秦寿一句太少了，直让秦叔宝大受打击，六万多贯钱还嫌少？秦叔宝感觉晕乎乎的，秦寿这算是要扰乱大唐经济吗？

如今大唐税收也就几千万贯钱，秦寿这一下子集资了这么多，这不是明摆着气死人不偿命吗？估计李世民也知道秦寿集资的数目了。

“寿儿，你要多少才满意？”

“最少几十万吧！”

噗通~秦叔宝给秦寿贪婪的话打败了，几十万？这句话也亏他说得出口，拉拢这么多商人，秦寿日后如何分配？

“呵呵~~爹爹，长乐要发展就要敢于拼搏，当然还有四个毒牙要拔除！”

“四个毒牙？”

秦寿自信满满的话，直让秦叔宝一阵感叹，还是年轻的好，只是后面的四个毒牙，秦叔宝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秦寿没有回答秦叔宝，把账单交给武媚娘慢慢整理，开始拔除毒牙阴谋论，分化长安四大富商从中作梗。

次日清晨，四大富商坐镇不住了，四大富商家主相约一起座谈商议，秦寿弄出的集资拉拢长安城

大半商人，甚至有不少慕名的洛阳商还在路上。

米商曹禺忧心忡忡，木料商卫夫义一脸沮丧，酒商陶英更是气愤不已，长乐弄出什么酒，简直是有目地针对他的。

“曹兄，如今长乐集资商人，你如何看？”

“这...”

“依卫某猜测，极有可能是打压我们！”

“卫兄所言有理，孩儿不争气得罪了...唉~”

四大富商家主头疼不已，各家孩儿不争气串通一气得罪长乐，这下倒好了，长乐风生水起玩起这一手融资，看情况有意打压他们啊！

“嗯，如今长乐长将军触手商业，以酒打压陶兄，相信下一个曹兄也跑不了，相信要不了多久，卫某也跑不了！”

卫夫义一脸沮丧地摇头叹息着，把陶英的处境与曹禺的处境道出，连自己的处境也不列外，最有威胁的马晋攀上秦寿，直让卫夫义头疼不已。

“曹某倒是不怎么担忧，就是陶兄有些麻烦，长乐的啤酒确实很受欢迎！”

“曹兄，莫要忘了，长乐农田与佃户可是超出国公数量，别忘了当初是谁提高米价？”

何家家主好心提醒曹禺，他想置身事外想都别

想，他家跟长乐有过过节，当初提高米价，估计秦寿要算账他也跑不了。

何家家主的提醒声，曹禺马上哑巴吃黄连似的，还真有那么回事，只能恨自己不懂事的孩儿胡来。

“现在我们极有可能是长乐的目标，与其坐以待毙，何不想想法子阻止？如若等长乐融资成功...”

“老爷，你的信！”

何家家主的话还没说完，曹禺的管家从外面走进来，拿着一封没有署名的书信递给曹禺，三位家主心里一个咯噔，这个时候冒出这一出没好事啊！

“各位兄长，真是对不住，家里有急事，失陪先！”

曹禺打开书信看了眼，顿时脸色变了变，在三位家主同时看过来的时候，口不对心地借口失陪离去。

‘家里有急事？’三位家主你看我看你，同时露出疑惑的脸色，总觉得曹禺口不对心，似乎有什么事瞒着他们。

第179章算你跑得快

曹禺脱离三位家主的宴会，赴约来到西市大食国开设的酒肆，地地道道的大食国酒坊布置，里面消费的全是定居学习巷的胡人，秦寿坐在与肯尼当初结识的位置。.~.

秦寿的匿名书信曹禺很是疑惑，他无缘无故单约自己所谓何事？不过考虑到秦寿信里提及机会只有一次，曹禺还是如期预约而来。

“曹某见过将…”

曹禺的话还没说完，秦寿马上挥手打断曹禺的话，笑了笑伸手示意曹禺落座，点了大食国特产美酒马郎酒。

“不知…”

“喝酒！”

秦寿再次打断曹禺的话，倒出马郎酒伸手示意曹禺喝酒，淡定的气势直让曹禺心里七上八下，不明白秦寿这是什么意思？

酒过三巡，曹禺挡住秦寿再次敬酒动作，而秦寿笑了笑也没说话，自斟自饮起来，好像找曹禺来不是谈事，而是无聊来喝酒的！

“长安四大富商即将成为历史！”

哐当~曹禺的酒耳掉落桌面，不敢置信看着淡定从容的秦寿，要是其他人说出来，或许曹禺屑之以鼻，可秦寿说出来的曹禺不得不认真惦拈。

秦寿继续自斟自饮，等待曹禺的答复，话已说明，至于他会不会开窍那就看他自己了，路已经指明给他，要么弃暗投明要么跟着三大富商一起灭亡。

“令郎与秦某之间的恩怨，秦某可以当做小孩子胡闹一勾销，你想与秦某合作，秦某双手欢迎，给你七日考虑时间过期不候！”

秦寿再次开口曹禺惊讶了，不敢置信看着秦寿，确定秦寿没有开玩笑语气，点点头没有说话，带着沉重内心琢磨着秦寿的话真实性。

“钱儿没带，你结账吧！”

“……”

秦寿厚颜无耻的话，直让曹禺一阵无语，怀着沉重的心情斟满马郎酒，脑子里乱成一团思考秦寿的话。#中@.

“长去哪儿？”

秦寿走出大食国开设的酒肆，二十名护卫马上走上来保护着，聂明丢掉手里的胡饼，抹了抹嘴拉着秦寿上马车。

“出城游荡！”

“出城游荡？”

秦寿看了眼周边笑了笑，无声无息做了个手势，说着聂明为之一鄂的话，二十名护卫发现秦寿手势，恍然大悟当做什么事也发生翻身上马。

吃饱撑着？聂明想不明白秦寿想要干什么？秦寿的命令聂明不敢违抗，载着秦寿在二十名护卫骑马跟随中，慢悠悠朝城东走去。

‘想玩阴的？这次保管你们有去无回！’

秦寿冷笑着，轻摸马车内暗藏着的嗜血龙枪，上次没带枪在身，以至于双手难敌十拳，这次恐怕他们没有那么幸运了。

神秘幕后者太神秘了，神秘到秦寿心不安，连李世民大唐皇帝也束手无策，可见这刺客组织隐蔽的有多深。

单是这些不足以秦寿感到害怕，最害怕的还是最后出现的七个杀手，秦寿肯定断定是吐蕃七王，只可惜自己伤好他们早已遁迹离去，想要报复也难了。

秦寿很想告知李世民事实，可又多此一举，吐蕃七王是小杂鱼，最可怕的还是潜伏着刺客，不知道是属于哪势力的？

城东郊外泥路，忽然飞来箭支直刺马身，受惊吃痛的马疯狂跑动，聂明大吃一惊同时一脸肉疼，那个王八蛋专门跟畜生过不去？

三十五个刺客从树林里跳出来，把聂明吓了一大跳，当前面五名身穿黑衣刺客举弓时候，聂明顾不得什么弃马车跳下去。

“有刺客！”

“将军小心！”

吃痛飞奔的马忽然一头栽地，长枪刺破马车底座，陷入泥底长枪带着阻力，把吃惊的马强制停下，翘起的马车眼看侧翻一边，秦寿飞快拔枪跳出车厢。

窸窸窣窣…五支淬毒利箭飞来，直朝跳出车厢的秦寿招呼，秦寿左右格挡甩飞射来的利箭。

“一个不留！”

“是！”

秦寿格飞射来的毒箭火冒十足，还真当自己是软柿子？招呼护卫反击，单手持枪直奔跳出来的刺客杀过去。

“抓活的，其余杀！”

“是！”

三十个持刀刺客冲杀上前，其余五个弓手刺客

迅速装着弓箭，准备给碍手碍事的护卫来阴的，还没等弓手们装好箭，一个冒着烟雾两个手指粗的红鞭炮掉落他们面前。

“？”

弓手刺客还没明白怎么回事，砰一声，加料的红鞭炮忽然爆开，把五个弓手吓了一大跳，一股刺鼻呛人的烟雾冒起。

“不好！”

“有毒？！”

“小样，有你们好受的！”

躲在侧翻马车后面的聂明冒出头，手里拿着弹弓贼贼笑出声，十分解恨看着软成一坨泥五个弓手刺客，好像喝醉酒似的陆续倒地。

聂明帮忙解决五个弓手刺客，秦寿心中大定紧握手里的龙枪，无视三十个持刀刺客杀气匆匆，快接近短兵相交的时候，手里龙枪一击大开大合的横扫。

“啊～”

无知的持刀刺客试图挡下秦寿，哪晓得神力无比的秦寿暴怒之下，直接扫断持刀刺客障刀，龙枪力道不减直把倒霉的持刀刺客拦腰扫断筋骨。

“全给我去死！”

盛怒的秦寿恢复神力大杀四方，手里的龙枪挑刺扫三合一，打得持刀刺客难以抵挡秦寿一回合攻击，不是扫飞就是挑飞要么就是刺伤。

大杀四方的秦寿没有丝毫手下留情之意，刺客们皮衣一样的战衣，出乎秦寿意料之外的坚固，确切地说是涂了一层滑脂，每次枪头撕破他们战衣的时候，都给滑快伤不到分毫，除非用力猛刺。

二十名护卫赶到让刺刀刺客们雪上加霜，秦寿的武勇出乎带头刺客意料之外，一面倒的趋势给带头刺客萌生退意。

二十名护卫二打一围杀之下，带刀刺客一眨眼间死去七八个，加上有武勇无比的秦寿左右格挡冲杀，带刀刺客眨眼间剩下十个不到，其余不是晕死就是打断肋骨生死不明。

“趴！”

秦寿挑飞两个刺客，一击力劈华山的枪身直朝带头刺客打来，哐当一声，带头刺客手里的障刀应声而断，力道不减龙枪击中他琵琶骨。

“啊~可恶，撤！”

带头刺客惨叫一声，整个人半跪泥面，拼着挨了秦寿护卫两刀，投出秦寿忌畏的毒药丸，趁秦寿挥枪格飞期间，忍着肩膀碎裂的琵琶骨痛处，开始

逃离。

“算你跑得快，别追了，小心有诈！”

“是！”

秦寿阻止试图追赶的护卫，气喘如牛似的柱起龙枪，呼吸用力过度的力歇，身毒刚痊愈还未完全恢复，就遇到刺客不得不让秦寿郁闷起来，给人盯上了！

第180章农田划分制

“又遇刺客了？”

入夜时分，秦寿回到家，秦叔宝一脸怪异地看着狼狈不已的秦寿，打心底想不明白秦寿这个家伙，怎么就这么招惹惦记呢？

刺客再次出现行刺，秦叔宝隐隐之间觉得事情不是想象之中那么简单，秦寿肯定得罪了什么人，以至于遭幕后黑手惦记着。#中@.

“啊？遭遇刺客了？秦郎，你没事吧？”

“寿儿，你没事吧？娘看看...”

钱羽馨和贾蓉大吃一惊，得悉秦寿又遭遇刺客，一脸担忧凑上来询问，不安分的刺客再次出现，钱羽馨和贾蓉都没有了打麻将的心情。

武媚娘和仙儿也想关心关心，不过看到贾蓉与钱羽馨把位置罢光，也只好作罢，远远呆在一边旁观替秦寿担心起来。

“没事，那些上不了台面的刺客，三两下打跑了，还抓住五个...”

“长，长，大事不好了，那些刺客全死了！”

“什么？全死了？”

秦寿的话还没说完，贺明急匆匆跑进来，无视

秦寿杀人的目光，气吁喘喘把刺客自杀的事说出来，末了脚底抹油似的一阵风跑了。

贺明带来得消息还真是够不幸的，秦寿还没来得及拷问刺客幕后主使者是谁？对方先服毒自杀了，刺客说死就死的态度让秦寿感到不安。

“爹爹，娘，孩儿出去一会！”

“小心点…”

秦寿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直让贾蓉一阵无奈叹息着，遇到这事还真是令人头疼不已，也不知道秦寿得罪了什么人？

“尊师！”

“将军！”

袁神棍与薛仁贵见到秦寿到来纷纷让开路，露出关押五个气绝身亡弓手刺客的身影，蒙脸的黑巾卸去露出七窍流血的毁容脸。

“怎么死的？”

秦寿蹲下身子，在五个死绝的弓手刺客身上翻找一遍，除了玉牌雕刻的壹贰叁肆伍号码，秦寿在也没有发现其他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初步断定，藏于牙缝里的鸩毒！”

袁神棍沉吟了片刻，把自己判断的结果说出来，袁神棍也没有想到这些人这么狠，失手被抓醒

来就服毒自尽，也只有受过特训的死亡刺客才会如此。

“恩，把这些尸首交给药王处理，问他有没有兴趣学学解剖术！”

“啊？！”

秦寿说完收起玉牌，留下一脸惊讶的袁神棍与薛仁贵，亵渎尸体是大忌，也只有胆大妄为的秦寿与敢于尝试创新的药王孙思邈，臭味相投才惜惜相惜。

刺客消息中断让秦寿心里很是不爽，不爽归不爽，正事还是要去办的，秦寿把刺客的事丢到一边，走出落秦寿停下脚步。

看了眼孤灯黑火的落与外，秦寿皱了皱眉，有了刺客盯上的潜在危机，秦寿意识到里外防御力量不足，很容易给丧心病狂的刺客有机可乘。

‘看来要加强防御了！’秦寿摸着下巴看着巨人一样的西鹤楼，心里盘算着发展珍馐型弩弓，配合阴人的红鞭炮，可生擒百步以外的刺客。

打定主意的秦寿直奔难民营，开始实行佃户们农耕奖励制度，加大他们责任心悉心照料自己农田产业。

一刻钟过后，上万难民打着哈欠扎堆围坐，熊

熊的火焰篝火之中，秦寿坐在上方，在上万目光之中，心里酝酿着说词。

程紫苑坐在难民堆里，双手撑着下巴看着秦寿，虽然程妖精一致吩咐她下手为强，可程紫苑怎么也拉不下脸，未嫁娶先进秦家大门。

骄傲的程紫苑自信自己可以得到秦寿青睐，压根不屑于程妖精蛊惑，坐等水到渠来的结果，程紫苑自信自己不比长公主哪里差。

“我们相识也算几个月了，本长再次感谢诸位默默付出！”

“啊？长，别这样，我等承受不起…”

“就是，长，当初要不是你，恐怕我们…”

秦寿忽如其来的鞠躬敬礼，惊呆了难民们受宠若惊似的，七嘴八舌还礼不敢受秦寿的大礼，秦寿为了帮他们家园，散去千金之事他们都已知晓，能在如此仁义已尽的长庇护，三生修来的福分。

“下面本长开始宣布一件事，希望大伙都用心记下，明日起，所有长乐现有的农田，开始实行分田管理，以每亩地租金十，个人缴粮每亩…”

“啊？！”

“这是真的吗？”

秦寿全面退出农田以租金形式，放开手让难民

来主导耕作，收获时期以义务缴纳农作物每亩收获百分之四十，玩起离退佃进的把戏，把佃户们激情一下拉高。

程紫苑听到秦寿这手阔绰的放田制惊呆了，如今不知道多少土财主想要敛地，而秦寿却把现有的农田分派出来！

如今国家税务，100亩土地要缴纳的农产品实物税为200多斤，一亩才2斤多，而在之前的隋代，100亩田地要缴纳的实物税一般最少为300斤，在更早一点的北周，百亩的税收曾高达1000斤以上。

除去如今国有税务一亩地2斤税收，秦寿收取百分之四十个人实物税，看似有点过分却是情理之中，外面的佃户帮财主耕作，一年到头未必有多余存粮，更何况秦寿又搬出如今技术工的福利待遇。

秦寿这手看似吃亏，实则名利双收，把农田交给佃户耕作，收成之时上缴百分之四十所得税，低价收入高价卖出，佃户一年到头有余钱了，有余钱就可以供天价的新房子费用了。

如此利滚利变相压榨帮自己打工，秦寿不但坐收了数不尽的钱，还赢得了民爱戴与拼搏，尽心尽力耕作农作物，赚钱衣食无忧的辛苦钱，比起现在的佃户制好不知道多少倍。

“长，这，这是真的吗？”

难民们婆娑飙泪，一脸激动地看向大仁大义的秦寿，丝毫不知道跳进秦寿变相的压榨打工圈套，为即将到来的幸福感到激动。

“本长从不打诳语，明儿晚上你们去找贺明标田，按人口标田数量，虽然你们可以拥有自己田地，但是还是要受老唐他们三个管，明白了吗？”

“是！”

难民们齐声应着，熬了这么久，终于开始有自己的农田，难民们摩拳擦掌激动不已，默默地把长乐当成自己天堂之家。

“晚了，早睡早起，争取把农田耕作好！”

“是，长！”

秦寿轻挥手解散声，难民们没有激动的没有离去意思，等秦寿离去后，开始讨论起秦寿新的农田制度。

第181章眼红到想打劫的李世民

“长，打，打出来了！”

次日清晨，秦寿应付着洛阳远道组团而来的商贾们，形形色色什么人也有，直到王铁匠急色匆匆赶来，秦寿精神一震，撇下一头雾水的商贾们，交由武媚娘招待他们，与王铁匠跑出去。#中@.

铁匠屋里，铁匠们全都停下手里的活，围观王铁匠打出的钢制武器，寒光四射的钢制刀刃，看得铁匠工们惊呼大片。

王铁匠带着秦寿到来，铁匠工们还没清醒过来，全给眼前的钢制武器惊呆了，直到王铁匠拿起钢制障刀，铁匠工们才清醒过来。

“长，按照你的热处理方式，真的管用，这是王某第五把失败后的结果，请长过目！”

王铁匠有些激动地颤抖着，把热处理繁琐过程淬炼出来的钢刀递给秦寿，为了这把障刀王铁匠花费了不知道多少心血。

整把钢刀花费了王铁匠无数脑筋，用热处理的淬硬，防止冷缩变脆又回火，回炉后又要退火和表面淬硬等过程，每一道都是要精心处理马虎不得。

“拿普通刀来！”

秦寿想要验证一下钢刀威力，唤人拿普通障刀来验证效果，要是王铁匠没处理好，钢刀是属于中看不中用的绣花刀，连普通刀也不如一碰即断。

哐当一声，铁匠工们放好的普通障刀，在秦寿拿障刀用力削之下应声而断，平整的断口惊呆了铁匠工们眼球。

“啊？！”

“削，削铁如泥？！”

铁匠工们瞪大双眼，不敢置信看着平整的刀身，要不是亲眼所见，还真不敢相信王铁匠打造出堪比前人失传的神兵利器。

“哈哈~~好，很好，王铁匠辛苦了，继续，把技术传给你三个徒弟！”

“是！”

“谢长！”

姜奉，丁浓，万恬三人闻言大喜于色，秦寿吩咐王铁匠授艺钢刀技术，这是他们三人始料未及的事。

其余的铁匠工们用嫉妒目光看着姜奉三人，能够学到如此宝贵的技术，还真是出乎人意料之外。

“好好干，你们也有机会，视情况挑选优秀的人转业专职打造武器！”

“啊？是，谢谢长！”

秦寿的安抚声一下子让嫉妒的铁匠工们心里平衡了，仰足劲开工争取最好的表现，把失传的绝学神兵利器打造方式学过来。

“继续加把劲打造，现在本长资金破十万贯钱，不愁本长没钱，确保本长亲卫队人手一件，其后全打造陌刀，赏金晚上过来取！”

“是，长！”

王铁匠咋舌连连富流油的秦寿，目送秦寿拿起钢刀离去，鼓起劲开始继续打造钢刀，终于打造出能派上用场的武器，王铁匠心里一阵激动。

“好刀！寿儿，你从哪儿得来的如此宝刀？”

秦寿带着障刀去秦叔宝面前炫摆，直把沉迷麻将的秦叔宝拉回来，接过秦寿递来的障刀，手指轻弹刀身马上品出其等级，连李世民供奉的上品百炼精铁也秒成渣。

秦叔宝好奇了，拿起障刀左看右看，始终没有看出历史风霜痕迹，更别提障刀本属于大唐标志武器，何来风霜历史迹象？

障刀乃唐刀四制之一，名字由它的用途而来，盖用障身以御敌，比军用横刀短，形状差不多，但更为轻便灵活，便于近身肉搏。

秦寿拿出这把障刀，惊呆了秦叔宝，看似障刀又不怎么像，长约有一米二长度，比起轻灵的障刀长了不少，最奇特还是蓝弧刀身，可见其锋利程度不容小视。

秦叔宝握了握奇特的障刀，刀柄双手皆可握，没有上麻绳胶漆套柄，感觉好像刚出炉一样。

“自家打造的百炼钢刀，削铁如泥！”

“啊？！自，自家打造！”

秦寿说出秦叔宝咋舌不敢相信的话，自家打造的武器？秦叔宝带着一丝疑虑目光，直到秦寿确定十足点头，秦叔宝下一刻沉默了！

“哎哎，还打不打？轮到你了！”

“打，怎么不打？五筒！”

“杠，哈哈~~胡了！”

贾蓉催促声，秦叔宝马上从沉思之中清醒过来，看也没看把五筒打出来，马上给贾蓉放杠自摸胡了！

“不算，再来！”

秦寿无语地看着秦叔宝沉沦麻将台，拿起武器闪人，得，跟他说了大半天算是白费力气，扛起钢刀去找薛仁贵，把好武器送给薛仁贵，拉拢人心也好。

皇宫甘露殿内，李世民退朝过后看望完长孙皇后，心事重重回到甘露殿批阅奏折，长孙皇后的病情越发让李世民伤怀。

经历太子遇刺惊吓过度，病情加剧的长孙皇后，连药王孙思邈也束手无策，这让李世民很是火脑，幕后黑手接二连三疯狂挑拨，简直没把大唐皇朝放在眼里，这让李世民很是生气。

“启禀皇上，长乐来的消息！”

间谍头子严统领拿着快报呈上来，把李世民从独自生闷气之中拉回来，接过太监薛高递来的快报消息，打开一看顿时眼红又火热。

“集资突破十万贯钱？削铁如泥宝刀问世！”

李世民倒吸一口冷气，卧底铁匠冒着被发现危机传回的快报，震惊了李世民，长乐研发出削铁如泥宝刀技术，这是李世民值得重点关注的事，没想到沉寂了那么久的长乐，终于有大发现。

探子把秦寿研制的钢刀锋利简述而出，军用的陌刀在秦寿新研制的障刀下，不堪一击削出平整两节，严重地刺激了李世民抢夺的**。

好阔绰的手，好厉害的技术！李世民颤抖着手慢慢放下手里的快报，削铁如泥宝刀问世，惹来李世民眼红欲抢。

“严统领，警告探子密切留意，尽量把宝刀打造方式弄清楚！”

“是！”

严统领领命离去后，李世民慢慢平复内心的激动，越发觉得秦寿是不可多得的宝藏，他奇思妙想的融资发展长乐，是李世民闻所未闻的壮举。

李世民很想去抢秦寿的技术，又怕秦寿发觉了，把好不容易打进去的探子挖出来隔离，那是得不偿失的损失，以静为动偷学技术为主，太明目张胆了日后秦寿有新技术又藏着掩着难挖掘。

“朕倒要瞧瞧，你还能捣鼓出什么？”

李世民耐着性子当什么事也不知道，坐等探子把技术反馈回来钻研，同时拟写一份圣旨，催促秦寿加速改良烟花变利器。

第182章再会聚贤楼

“小心点，千万别摘断枝叶！”

长乐农田里，聂明监督一包包新鲜辣椒过称，五百多人蹲在地里小心翼翼摘着辣椒，第一批辣椒终于开始上市了。

慕名而来的小贩们开始争先恐后询问价格与卖出价格，调货五一斤贵得离谱，可卖出价格七还是有赚头，聂明定制的统一价格，让许多小贩们肉疼量小进一些试卖。

二十多个民分成七八组，两人负责扛木棍吊秤，一人负责看重量，把数量报出，由聂明开始算账，贺明在一边协助武媚娘收钱。

“老张家的五十斤！”

“二百五十！”

“老邹家的八十斤！”

“四百！”

聂明一一报出小贩调货重量价格，贺明忙得团团转数钱，武媚娘开始登记造册，把收入记录下来。

“将军，你要进城？”

得了神兵利器的薛仁贵爱不惜手，可惜这不是

他想要的长兵器，不过秦寿一番美意，薛仁贵不敢推迟也不好矫情。

毕竟这把长障刀是长乐第一把自主研发神兵利器，秦寿第一时间交给自己，薛仁贵感动不已，忠心耿耿跟随秦寿出去办事。

“聚贤楼，带你去长长见识！”

“是！”

聚贤楼是什么？薛仁贵不晓得，与护卫们落后秦寿两个身影跟随，秦寿心血来潮牵出养尊处优的旺财，他们的战马不敢靠前。

秦寿对此表示很无奈，旺财属于百兽之王，动物忌畏天性无法驯麻木，这是秦寿很头疼的事，亲卫队不敢近身保护，很算是亲卫吗？

走出热闹不已吊辣椒的小贩圈，秦寿直奔长安城找虬髯客求援，还不满足现状的秦寿急需大量的人才，聚贤楼就是一个好地方。

通过虬髯客自吹自擂的聚贤楼人才济济，秦寿只好亲自上门去挖掘有用之才，只要是有手艺才能之士，秦寿全都不客气一打尽。

聚贤楼在长安小有名气的鱼龙混杂酒楼，来这里吃酒打发时间的顾客，大部分属于怀才不遇之人，要么就是孤傲自赏生活局促的匠工。

聚贤楼之所以如此吸引有才之人，是因为这里充满机遇，作为中介手的虬髯客不仅好客，又是人脉齐全资金雄厚的神秘人，开设亏本酒楼至今没赚过一分钱，基本是倒贴。

秦寿带着薛仁贵等护卫进入聚贤楼，正厅挂着大大的义字，还有形形色色酒客们伶仃大醉，看得薛仁贵与护卫等人直皱眉，好乌烟瘴气的地方！

“秦兄？！”

秦寿到来直让虬髯客大吃一惊，带着一群手下进来引来吃酒的之人惊讶目光，最惊讶的莫过于所有目光看向威风凛凛的旺财，虬髯客撇下一群豪客敬酒，出席迎接贵客上门。

“咦？他不是长乐长吗？”

“哇~原来楼主认识长乐长！”

“你说他来这里做什么？不会是招人吧？”

秦寿与旺财搭配阵容，成了长安最容易辨认标签，全大唐也只有秦寿拥有以虎为宠的强悍存在，这点是无法造假的。

加上现在长乐大势招兵买马，想让人不清楚不了解也难，那些怀才不遇的人个个仰足劲，有心想要相邀可见到旺财身影胆怯了。

秦寿听着吃客们议论纷纷的话，心中一阵大

定，果然没有来错地方，这里果然是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

“秦某不请自来，如有叼劳之地，还未张兄莫要见怪！”

“哪里，哪里，请！”

秦寿抱歉道歉声虬髯客连忙还礼，邀请秦寿入席一起畅饮一番，好客的虬髯客让秦寿盛情难却，与虬髯客落席一座。

薛仁贵与一干护卫站立一边，随时保护着秦寿安危，旺财蹲坐秦寿身边，看得虬髯客咋奇连连，忍不住感叹一声，好有灵性的大虫！

“秦兄到来，张某小店蓬荜生辉，普通水酒比不上秦兄美酿啤酒，来，张某先干为敬！”

“哪里，哪里！”

好客的虬髯客先干为敬，秦寿也不矫情，举起酒碗与豪爽的虬髯客共饮，环视一眼四周停下酒碗望过来的酒客，秦寿心里琢磨着怎么求才。

“不知秦兄到来，所谓何事？”

酒过三巡面不改色的虬髯客，放下手里的酒碗把心里疑问提出来，按照现在长乐繁忙的扩建，秦寿理应没时间抽空出来游荡。

长乐轰轰烈烈的扩建招商引资，虬髯客多多少

少有些耳闻，毕竟食客们经常提起这事，想不知道也难。

“不满张兄你，秦某现在人才紧缺，许多事都没办法动手，特此前来找张兄求救！”

“哦？哈哈~~秦兄，你来的正是时候，张某最近还头疼一批无业匠工！”

秦寿的吐苦声，虬髯客闻言哈哈大笑，十分豪爽地大手一挥，解决了秦寿迫在眉急缺人的事。

“哦？既有此事，那真是太好了，秦某如今正缺人手，敢问张兄都是些什么匠工？”

秦寿现在急缺工匠，扩张建厂房急需工匠搭建，其他匠工可有可无，顺带有的秦寿也不介意收一批，毕竟人才可遇不可求，虬髯客介绍的人才，起码可以减少秦寿逐一排除身世，防止别有用心探子。

“造船工匠十个，工匠十五个，泥匠四个，铁匠五个，木匠八个，其中琉璃工匠两个，秦兄可否有兴趣？”

虬髯客一口气报出秦寿心动不已的匠工种数，特别是稀有的造船工匠与琉璃工匠，秦寿想也没想一口气全杀下来。

“哈哈~~有兴趣，全要，要是造船工和琉璃工

还有工匠，越多越好！”

“长，我是造船工匠！”

“长，我也是！”

“长，工匠真的还缺人？”

秦寿话刚落，周边的食客马上坐镇不住了，十几个人一窝蜂跑来，连薛仁贵和护卫挡也挡不住，直到旺财爬起才镇住跑过来的匠工。

“诸位，稍安勿躁，感谢你们瞧得起秦某，只要是有才学或一技之长之人，长乐欢迎你们，你们明儿到长乐报道吧！”

“谢长！”

秦寿丢下话后，围过来的食客们纷纷道谢回座，没想到今儿在聚贤楼遇伯乐了，心中大喜感到桌面美食不在吸引人。

“张兄，日后麻烦你多多关照，多帮秦某关注推人才过来，造船工匠越多越好，必有重谢！”

“哈哈～～秦兄这是哪里话？能帮忙张某必在所不辞，来来喝酒！”

虬髯客豪爽答应下秦寿的请求，满上酒水与秦寿共饮，秦寿也不矫情，落落大方与值得信赖的虬髯客共饮。

第183章胖子李泰

“寿哥儿？！”

吴王府，秦寿没声没气杀来，打断了内厅白日宣淫的李恪，欲求不满的李恪郁闷不止，挥退受惊过度的王府侍女。

秦寿大饱眼福看着王府侍女妙龄身影红脸离去，反观李恪勒紧裤头若无其事人样，直让秦寿暗自佩服，不愧是脸皮厚比城墙。

“好悠闲啊！”

秦寿感叹声，换来李恪没好气的白眼目光，唤来侍女奉茶招待，李恪无所顾忌地穿戴衣物，脸不红气不喘与秦寿对立而坐。

“少来，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何事？”

李恪抿着茶水，鄙视着秦寿打趣声，一报还一报，当初打断秦寿好事，现在轮到自己，那郁闷得不上不下心情可想而知有多痛苦。

“太子遇刺之事，你应该知道吧？”

秦寿把太子遇刺的事说出来，李恪闻言愕了愕，这事谁不知道？全京城都知道，貌似还是自己告诉他吧？李恪郁闷了，不知道秦寿想要说些什么？

“我怀疑太子在故作戏！”

“啊？！”

李恪大吃一惊不敢置信看着秦寿，太子玩故作戏？要是秦寿猜测没错，那这个太子哥也太阴险了吧？李恪忍不住一阵心寒起来。

“寿哥儿，此言当真？”

“猜的！”

噗通~李恪直接给秦寿大胆猜测打败了，一头栽在桌面无力呻哼着，还以为秦寿掌握了什么证据是太子意为，感情是猜测的！

“当然也有可能是他皇位竞争者！”

秦寿排除大氏族嫌疑，他们在胆大意为，也不可能对李世民下手，哪怕是警告也好，也不会傻到自掘坟墓，唯一解释就是皇位争斗开始了。#中@.

李恪沉默了，秦寿后面的话比较靠谱点，李恪左思右想觉得太子不大可能拿自己玩笑，毕竟暗箭是无眼的。

当秦寿拿出一块弓手刺客玉牌的时候，李恪好奇地拿起玉牌研究起来，不明白秦寿这是什么意思？

“前天寿哥儿我又遇刺了！”

“啊？！”

李恪大吃一惊，没想到秦寿居然又遇刺了，发现秦寿安然无恙松了口气，越发对神秘的刺客感到畏惧。

“刺客头目跑了，活抓了五个刺客，最后也服毒自尽，这是他们的身份牌，看看能不能找出什么线索…”

“寿哥儿，你到底想要说些什么？”

李恪摸着手里的玉牌，自始至终猜不透秦寿的用意，是提醒自己还是托自己打探什么？

“担心你的处境，特来告知你，日后出门多带人！”

秦寿摇头叹息一声，提醒李恪加强防备，并没有多说些什么，总觉得这次遇刺背后阴谋并非想象之中那么简单。

“好的，恪弟记住了，寿哥儿，漱妹的田契在你手里？”

“是的，怎么了？”

李恪一脸古怪地看着秦寿，这家伙难道装糊涂？李恪张张嘴想要说些什么，对嘴的话又说不出口。

“吞吞吐吐干什么？有话赶紧说，莫不成刁蛮公主反悔收…”

“王爷，魏王厅外求见！”

秦寿的话还没说完，王府侍卫走进来，把魏王李泰在门外求见禀报，惊得李恪一头雾水，魏王跑来自己王府又想干什么？

“传他进来！”

“是！”

王府侍卫领命离去，秦寿一脸疑惑地看着李恪苦笑摇摇头，不明白他这话是什么意思？无缘无故提及刁蛮公主。

魏王李泰的到来，秦寿没有回避的意思，也没有回避的必要，目光示意李恪收起玉牌。

“哎呀呀~~三哥，四弟我就知…哟，这不是秦将军吗？”

李恪收起玉牌坐定抿茶水，胖嘟嘟满脸肥肉的魏王李泰哈哈大笑走进来，见到秦寿也在场忍不住惊讶出声。

秦寿忍不住大量一眼传说之中的胖王爷，脸又圆又大一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线，脸上的肉堆得像油团，整个看起来像一个慈眉善目的弥勒佛。

他来了，远远地一摇一摆地走过来，挪动着两条粗短的腿，腆着一个圆圆的大肚子，真像一只蹒跚的鸭子。

近一点，秦寿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脸上肥肉颤动，大汗淋漓，看样子走这么远的路真累得他够呛。

“四弟，坐！”

李恪看了眼秦寿与李泰没有熟络的意思，松了口气同时伸手阻拦下李泰，示意李泰落座一边。

“哈哈~~本王早起听到喜鹊在枝头叫，就知道有大喜事，没想到在恪哥儿王府遇到秦将军，幸会幸会！”

李泰脸皮不是一般的厚，挤开李恪自来熟地凑到秦寿面前，无视李恪抽搐的嘴角动作，热情地与秦寿攀交情。

“王爷缪赞了，秦某乃一介夫，将军称不上！”

秦寿不吭不卑地主动疏远李泰，他的名声不怎么好，外表憨厚内心奸诈无比，什么时候给他背后来一刀也不知道，从他与李承乾争夺皇位历史事迹，可以看得出他的为人。

最基本的长孙皇后病倒，他从封地赶回来，不好好呆在皇宫尽孝，却跑出来可看得出他居心不良，甚至有可能打着什么鬼主意。

“嗯哼~四弟来恪哥儿这儿，是所谓何事？”

李恪看不下去了，只好出言打断厚脸皮的李泰纠缠秦寿，打心底鄙视这个心机不纯的四弟。

“哦，是这样的，本王刚回长安，听闻长乐有许多好玩的玩意，特此约恪哥儿一起去长乐，没想到秦将军在此，真是巧得不...”

“不巧，秦某还有事要忙，告辞！”

秦寿没等李泰说完，马上起身告辞离去，李泰闻言一愣，没想到秦寿还真是够不给面子，有个性说走就走。

“寿哥儿，慢走！”

李恪得到秦寿眨眼提醒下，回了秦寿一个放心眼神，亲自送秦寿出门，哪晓得李泰麦芽糖一样沾着秦寿。

“哎哎，秦将军，去哪儿？本王今儿没事，一起...”

李恪无语地看着李泰跟着秦寿后面，屁嗔屁嗔沾着套交情，不管秦寿如何推脱，他脸皮厚度非同一般毫不气馁。

‘寿哥儿有麻烦了，这个四弟可是出了名的难...莫不成是四弟？’

李恪看着李泰圆溜溜的身影，下一刻沉默起来，先是秦寿遇刺，过来是父皇，其后便是太子殿

下，秦寿二次遇刺有惊无险度过，紧接着李泰就出现。

是巧合还是…李恪沉默了，要是开始只是父皇遇刺，李恪还有些怀疑是太子行为，可太子又遇刺，李泰又忽然无召回长安，回来看望长孙皇后？他现在样子像看望吗？意图不轨啊！

第184章医无止境

“四弟回来了？”

“是的，太子殿下，听闻他快搭上长乐秦将军了！”

东宫里养伤的李承乾大吃一惊，听到杜荷回报消息，顿时又惊又怒，皇位最大威胁人李泰回长安，得知李泰搭上秦寿，无疑给李承乾雪上加霜的感觉。.~.

“可恶！前有暗杀刺客，后有李泰出现，欺寡人好欺负！”

李承乾作势欲起，触动脚伤整个人扭曲着脸色，李承乾如受伤的野牛，整个人咆哮出声，脚疾残废阴暗心里萌芽，恨不能把李泰与秦寿碎尸万段。

“殿下息怒！”

杜荷不知道如何安抚李承乾了，李泰亲近秦寿的事，他不说相信要不了多久李承乾一样会得知，到时候恐怕还会落下知情不报的罪名。

“欺人太甚，肯定是他，是他故意派人暗刺寡人，故而不杀害寡人脚疾好羞辱，无颜面继承皇位，好毒的心！”

李承乾整个人吐血十足，有气无处发心里憋屈的要紧，心里认定害自己脚瘸的，就是李泰本人，除了他李承乾还真想不出还有谁？

杜荷无言以对叹息一声，李承乾脚废伤及筋骨御医束手无策，要是继续当太子必定成为笑料，对于李承乾的遭遇，杜荷表示无奈。

“圣旨？”

秦寿甩开魏王李泰回到家，秦叔宝拿出圣旨直让秦寿一阵意外，带着一丝疑惑接过圣旨，打开一看松了口气，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原来是催烟花改进的事。

“寿儿，不是爹爹说你，少自作聪明弄些稀奇古怪的玩意！”

“恩？爹爹为何？”

秦叔宝担忧的脸色，直让秦寿理解不过来，驱赶旺财回后院看门，防止李世民探子鬼鬼祟祟，落座一边虚心求教官场打滚多年的秦叔宝。

“兵器自古是帝王最忌畏的，如今你又是烟花又是什么刀，寿儿，爹爹问你，可曾想过皇上心里是怎么想的？”

“这...”

秦叔宝一席话直让秦寿冷汗淋漓哑口无言，说

实在的秦寿还真没考虑过李世民怎么想的，经过秦叔宝这么一提醒秦寿沉默了。

烟花是欣赏用的压根没想过军用，是李世民自己奇思妙想提出来的，钢刀是因为刺客出现，护卫装备削铁如泥钢刀，是想杀个出其不意。

经过秦叔宝这么提醒，秦寿感到一阵无力秃废，自古帝皇猜疑心很重，稍有不慎家破人亡是正常事，要不然也不会出现伴君如伴虎的名言。

“那爹爹你的意思？”

秦寿抬起头看了眼秦叔宝，见秦叔宝捋须胸有成竹的模样，虚心讨教起秦叔宝的意见。

“寿儿，与其皇上猜疑，不如主动献出钢刀技术，皇上龙颜大悦获得批准配备数量，何乐不为？如若给有心人发现，背后参你一本意图不轨更得不偿失！”

秦寿心中一震，不可否认秦叔宝还是姜老的辣，一目了然看穿局势，要真是秦叔宝的话变成事实，那是秦寿极其不愿看到的事。

“寿儿，如今你大权在握，深得皇上宠信，不应持骄自居，树大招风可懂？不为自己想想，也要为民多想想！”

“爹爹，容孩儿静一静想想！”

秦叔宝开导声之下，秦寿头痛十足地告退离去静一静，消化秦叔宝肺腑之言，秦叔宝捋须点点头叹息着，目送秦寿身影没入内院。

后院里，袁神棍与三个师弟们惬意十足晒春日阳光，压榨做牛做马的盈风磨杂粮，药王孙思邈看在眼里直摇头，袁神棍几人简直是在孽！

秦寿的出现袁神棍等几人马上偷偷溜进炼丹房，开始假装干活炼饲料丹，惹来盈风鄙视的目光。

“尊师！”

药王孙思邈抓药炼丹见到秦寿出现，学着袁神棍他们称秦寿为尊师，放下手里的活搬来凳子招待秦寿。

“药王，可否有兴趣开馆授徒？”

秦寿把秦叔宝的话暂时放到一边，落座孙思邈旁边，开口询问孙思邈意见，要是他有意开馆授徒，秦寿不介意把清风等人印刷的残本医书拿出来。

时隔了两三个月，秦寿感觉自己脑海里装的知识越来越少，甚至有些模糊不清，以前无所事事经常看书，多多少少记得一些宋代以后中医药方，趁还有残缺记忆印刷下来。

“开馆授徒？”

孙思邈闻言皱了皱眉，说实在的孙思邈也有些小顽固思想，打着传给自己未来徒弟想法，真要授艺没亲没戚之人，或多或少心里有些抵触。

“不错，开馆授徒，医无止境把医术发扬光大，让更多贫苦老百姓受惠！”

秦寿点点头，把自己心中筹划的梦想说出来，直让孙思邈为之一鄂，想不到秦寿居然有这样的想法。

“那请问尊师如何办？”

“培养大量医术人才，打造一个便民专业医疗队，穷人看病免费，有能力者皆可自挖草药代替药费…”

秦寿一口气搬出后世医院轮廓管理方式，惊呆了孙思邈，什么分科目看病，什么内外科直让孙思邈咋舌连连。

秦寿提及的免费为贫苦百姓看病这项，打动了孙思邈恻隐之心，回想当初学医目的不是为民谋利吗？

提议是好问题来了，孙思邈对秦寿提及的外科骨科之类不精通，内科什么的没问题，孙思邈不敢夜郎自大，广收门徒什么的。

“菲儿，菲儿！”

“来了，来了，郎君，有事？”

秦寿似乎看穿孙思邈担忧什么，大呼一声把忙碌的苏菲喊来，直让一边的孙思邈为之一鄂，不明白秦寿又闹哪出？

“去把我的医书全拿出来！”

“哦！”

苏菲应了声转身离去，留下一脸震惊的孙思邈，秦寿哪里来的医书？惊讶过后孙思邈期待起来，想看看秦寿拿出什么医书？

当苏菲抱着一堆书出现的时候，孙思邈震惊了，二话不说跑过去把医书全拿过来，看到厚厚的医书，孙思邈整个人震惊到无言以对！

“脉经？针灸甲乙经？本草经集注？肘后备急方？诸病源候论…”

孙思邈颤抖着手一一打开大致看了眼，看到里面的药方与病理论，直让孙思邈开阔视野，不敢置信地看着秦寿。

秦寿得意洋洋地享受孙思邈的崇拜，全是后代的名医典籍，什么王叔和的《脉经》、皇甫谧《针灸甲乙经》、陶弘景《本草经集注》、葛洪《肘后备急方》、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元丹贡布《四

部医典》、《太平圣惠方》等等，足够忽悠了！

第185章动员全村养蚕

“养蚕？”

贺明嘴里叼着的酿辣椒掉落桌面浑然不觉，傻谔谔看着钻出来打断吃午饭的秦寿，无缘无故提及吃力不讨好的养蚕，贺明想不明白了。

“少废话，吃完马上去召集百户人手，本长亲自培养一批养蚕专业人士！”

秦寿说完转身离去，留下咽了口饭的贺明哦了声，看着桌面的饭菜急匆匆扒完，丢下碗筷跑出去，召集人手进行秦寿吃饱撑着的养蚕。

如今的养蚕基本是一年只养两三批，蚕丝及其珍贵，桑树不懂得如何修剪，以至于没有多少桑叶喂养，基本是养个21天出了蚕包了事。

两刻钟时间过去，当贺明带着一百二十户民出现长屋，秦寿早已坐在大院等候多时，秦叔宝脱离打麻将走火入魔的一样贾蓉纠缠，见到秦寿又开始普化养殖，大感有趣落座一边围观。

“都人齐了？很好，现在开始给你们赚大钱的机会，想不想要？”

“想！”

秦寿的话刚落，一百二十户民们同时仰足劲齐

喝，谁不想发财，问题是贺明说长召集他们养蚕，一年两三批也能发大财？

要是其他人说出来，民们或许不信甚至屑之以鼻，可秦寿提出来的，那就另当别论了，神奇的长总是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

秦叔宝大感好奇，平心静气想看看秦寿这次又捣鼓什么？居然煽动一百二十户民们慷慨激昂的心情。

“那好，现在给你们讲讲本长改进的养蚕技术，保管你们家家户户春夏季可以养二十多批，秋季可养十多批！”

“哇！三十多批！”

“真的吗？”

“三，三十多批？！”

秦寿说家家户户能养三十多批，惊呆了民们，连旁观的秦叔宝也为之一振，要是真的话，一百多户人一年养三千多批，那是什么概念？秦叔宝不敢想象了！

蚕丝比棉花更暖和，如今这个时代没有棉花，秦寿不得不开始发展养蚕技术，为以后严冬打算，技术自己有。#中@.

想当初小时候，家境一般家里依靠养蚕为生，

跟着家里养了十几年的蚕和种地，秦寿不敢自夸自己是养蚕专业户，可重新捡起养蚕技术还是在行的。

“现在先说说蚕的具体成熟阶段，很重要也很关键，养蚕分卵、幼虫、蛹和成虫四个阶段，每个阶段必须精心照料马虎不得…”

蚕以卵越冬，春天桑树萌发时孵化成幼虫，幼虫食桑嫩叶长，喂养幼虫三天就睡眠蜕皮，春季生长期毕竟慢，更包吐丝需要十三四天时间。

蚕虫成熟了，就要找地方酣息吐丝，蚕架就是最好的蚕虫吐丝地方，上架的蚕虫需要排净粪便，两天后吐丝完毕，再经2-3天在茧内蜕皮化蛹。

蛹大约经10天变为成虫，最后变成蚕蛾，雌雄蛾交尾产卵，随即死亡产出密密麻麻上万的卵，经过温度折射可加速孵化。

民们平心静气听着秦寿把蚕虫演变过程说出来，恍然大悟之余熟记于心，秦叔宝捋须颔首点头，秦寿说得他一点也不懂，只觉得秦寿说得很有道理。

“过几日本长印刷出养蚕宝典给你们学习，不懂皆可问，现在，跟本长去后桑树地，进行桑树栽培！”

秦寿说完首先带路，拿出王铁匠他们打造好的树剪和砍刀，带着一群干劲十足的民们去后野生桑树林，开始桑树栽培剪枝教程。

秦叔宝闲来无事在秦管家搀扶下，跟着民们身后去看看，秦叔宝倒想看看秦寿如何一年养三十多批的蚕虫，要是真的，这对大唐布业带来很大震动。

民们浩浩荡荡的队伍朝后走去，吸引了午后休息的工匠们目光，趁着没开工时间跟上去瞧个究竟。

“老张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长带我们养蚕，一年家家户户养三十多批！”

“啊？三，三十多批！”

“那不是发财了？！”

尾随跟上的工匠们从民嘴里得知消息，全都震惊了，家家户户三十多批，这一百多户人不是三千多批了？以现在蚕丝上百一两，发大财了？

“砍树，把树头挖起，其余人去别的地方找桑树砍了，全把树头挖回来，贺明，去找一千佃户工过来起拱田！”

“是！”

秦寿大手一挥安排工作，民们先是傻了眼，确定秦寿不是开玩笑后，开始拿出家里带出来的柴刀砍树，其余人则把砍倒的桑树用锄头挖起。

不消片刻，贺明带着一千多佃户扛着锄头过来，在秦寿划分解说下，开始把荒地开垦，弄出一个三百多亩的桑树田。

热情高涨的民们把挖起的树头搬出来，秦寿拿起砍刀教导着民如何把桑树头切分成十几段，赶在桑树发芽时期追大肥种下去。

“记住了，今后的桑树没到夏季七月份中旬时期，开始剪枝以确保一个多月后能继续发芽，剪枝有技巧不能乱来伤及树身…”

两个时辰过去，秦寿把破开的树头在佃户起好的拱里埋下去，同时用树剪把民们砍伤裂开的树身剪平，遇到老树身就用**锯锯平，把重点的地方重复两三遍，以实物演示教导，让民们记忆深刻。

“长，要是剪得太低会怎么样？”

“长，要是剪高了呢？”

民们给秦寿修枝培养技术折服了，没想到桑树还可以这样种植，更没有想到桑树需要隔一季多点需要修剪，秦叔宝颌首点头看着，算是长见识了！

“低了会影响发芽，高了也是，要不正不偏保

留半个手指长度，看到没有？就是这么多，记住了没有？”

“记住了！”

民们在秦寿耐心教导下，恍然大悟地点着头，为准备到来养蚕发家致富摩拳擦掌，他们相信秦寿，相信秦寿不会坑他们。

“好了，没什么事去找树头，越多越好，把地里种满，这几天晚上过来上课学习养蚕技术！”

“是，长！”

秦寿口干舌燥驱赶民去找树头，民们在秦寿分配任务下，开始扛着工具去找桑树，准备着养蚕发家大计。

“寿儿，这可行吗？”

秦叔宝等民离去后，半信半疑问出内心疑问，不可否认秦叔宝给秦寿狂言吸引住了，如今蚕丝只有权贵消受得起。

蚕丝真大量出现，对于大唐来说无疑是一件好事，要是府兵都人手一套，冬日开战无惧天寒地冻了！

“行不行以后便知，孩儿从不做无用功之事，爹爹，孩儿先回去了！”

秦寿神秘笑了笑让秦叔宝颇感无语，说完的秦

寿一溜烟跑人，秦叔宝苦笑不得摇摇头叹息起来，但愿秦寿所言无虚！

第186章填鸭式教学

“什么？一年家家户户三十多批养蚕？！”

入夜时分，当探子的消息反馈长乐惊人发现，李世民坐镇不住了，手无意识地颤抖着，李世民小心肝扑通扑通声跳动着。

李世民嘴张得可以塞进鸡蛋那么大，整个人给严统领回报的消息愣住了，接着咽了两三口唾沫，好像是嗓子里发干似的。

三十多批，李世民感觉脑门晕乎乎的，太可怕的数据了，一年养四五批都是很了不起了，秦寿居然来个心脏大挑战数据，直让李世民对秦寿又爱又恨。

爱，秦寿层出不穷点子改善了长安百姓生活，恨，秦寿藏着掩着以技术发财，没有大爱分享之意，很是让李世民恼恨。

“你怎么这么讨人憎恨呢？”

“……”

严统领无语地听着李世民自言自语嘀咕声，爱恨交加的李世民真心拿秦寿没有办法，这家伙他不老实上贡，也只有看的份。

“三千批…三千批…”

李世民坐立不安地忽而站起又忽而坐下，蚕丝是大唐最紧缺的稀有物，也是最敖贵的御寒品，要是一千户一万户人养蚕，远的不说，长安和洛阳以及周边城镇，受惠最大！

李世民注定要失眠了，纠结不已在大殿内走来走去，批阅奏折的心情也没有，恨不能拔刀去抢秦寿技术。

严统领一直跪着，等候李世民安排下一步，是下旨抢呢？还是静观其变？严统领想着估计是后者居多，好面子的李世民丢不起脸厚黑去抢。

皇宫里头李世民琢磨着如何让秦寿分享养殖技术，长乐哪头秦寿忙的不可开交，晚饭一过民们到齐，马上开始填鸭式教学。

武媚娘手里拿着铅与纸，准备记载秦寿养蚕宝典，把经验之谈记录下来，以便印刷出书供给民们回去复习熟记，不懂的可找识字之人复读机模式阅读。

“蚕虫分为五个龄期，刚从蚕卵孵化出来的幼虫称为一龄蚕，大约吃3天桑叶后开始一眠，约眠1天，一眠起来后，为二龄蚕……”

“哦！”

民们在秦寿讲解下，一一记下来，大致了解蚕

的睡眠期和喂养期，以免桑叶摘多变不新鲜没有营养。

“最关键就是二龄蚕，喂养约两天半，开始二眠，二眠后为三龄蚕，开始进入大吃阶段，也是最辛苦喂蚕时间...”

秦寿把春季蚕成熟时期大约12天左右，夏季大约6-8天成熟期说出来，好让民们知晓，别到了时间不清楚，稀里糊涂浪费桑叶丢进去，以至于结茧不完美浪费。

秦寿重点提醒结茧前停止食桑，如何辨认熟蚕，蚕体收缩半透明，养殖过程必定有早熟的蚕虫，如何抓起放上蚕架等等一一说出。

口干舌燥的秦寿抿了口茶，大致养蚕方式已经说出，剩下来便是最复杂的养殖过程和预防事项，病变天灾鼠害天敌之类。

“下面是最关键的，也是养蚕必学步骤，消毒，防害，调配，喂养桑叶温度，室内温度等等！”

秦寿一口气说完，看了眼平心静气的民们，把春日雨水多，叶子湿如何处理讲解出来，通过秦寿走马探访，发现古人养蚕技术根本不完善。

叶子湿了也就一股脑丢下去，没有先晾干水分

什么的，以至于好好的蚕出现大脓病，僵蚕，口水蚕，大血病等等。

消毒也不过关，压根没有想过用石灰消毒一说，更别提发现死蚕也不捡开，以至于病毒一传十十传百导致一死一大片。

房间温度也没有把握好，要么是密封的空气不流畅，要么就是养肥老鼠鸟之类的，二龄蚕过后又不换房子，这样养蚕一年到头能养出什么玩意？

“长，叶子要怎么样才算最好？”

“长，石灰要撒多少？”

“长，天热了，桑树叶太烫不好，怎么致凉？”

秦寿一口气说出诸多注意事项，民们把疑问提出来，叶子太湿容易犯病，太热也容易犯病，消毒不过关也容易犯病，这让民们很是纠结，这蚕儿也太难伺候了吧？

“春日雨水多，叶子可置通风流畅的屋子放置，夏季叶子需要洒水降温，置阴凉摊凉，叶子保质期不能超过2日，最好今日摘到明日早中餐，过多也不好…”

民们在秦寿讲解下，恍然大悟地连连点着头，没想到还有这么多的门门道道，秦寿的独树一帜养

蚕技术，直叫民们大开眼界。

“大致的养蚕事项你们了解了，现在开始说说养蚕情况，老规矩，一批蚕儿两贯钱，免费培养一龄蚕，二龄蚕开始皆由你们负责养...”

“啊？两贯钱？”

“会不会少了？”

民们听到秦寿这么低的价格回收熟蚕，最低一张纸的蚕种结茧要六十双架，低于五十双架算一贯五百，很是让民们纠结。

“嫌少的可以不养，技术本长出，收购和后续蚕包抽丝本长负责，你们想一步登天要大价钱？不好意思，本长养不起白眼狼！”

民们议论纷纷的声音，秦寿心中有气，这些家伙还真是不够识趣，两贯钱一批还嫌少？细水长流三十批都有六十贯钱，试问一年六十贯钱，全大唐扒田去哪里找？

人心，面对万恶金钱在怎么淳朴善良的民也会变质，秦寿不得不感慨金钱的魅力，同时懊恼这些愚昧的民贪婪心作祟。

没有自己技术支持，他们那里来的如此丰厚回报，试问自古到今哪个当老板的不赚钱，傻不拉几给打工者打工？

六十贯钱，小商贩一年到头未必赚多到一半，给他们超出中层商人的年薪待遇，换来却是贪心不足的质疑！

“散了，本长不缺人，哼~”

“别啊！长，我们知错了！”

“长，我们知错了，给我们养吧！”

秦寿一声散会，把民们惊醒，细算三十批一年六十贯钱收入，全都傻了眼，原本以为长黑他们，现在才发觉他们自己占了大便宜。

“给你们养可以，怕你们日后反悔，明儿全都过来签合同，如有反悔驱赶出长乐，本长不愁没人加入长乐！”

“啊！”

秦寿丢下狠话转身离去，留下面面相觑的民们，忍不住懊悔不已想到，这么狠？驱赶出去是很丢脸的事，更何况全大唐去哪找这么好的地方？

第187章拥宝自重

次日清晨，整个早朝晃悠度过的李世民，终于从大臣们争吵声之中度过，散朝离去精神晃悠地呆在太极殿，看着堆积如山高的奏折，李世民头痛不已。

太子遭遇刺客废了腿，性情变得越来越暴戾，动不动出手打太监宫女，犯错一点小事轻则二十大板，重则五十大板，不死不残不罢休。

“唉~~”

李世民颇感无力揉着胀痛额头，太子脚废是始料未及的事，对于太子遭遇这种残疾，李世民也能只能睁只眼闭只眼，自古长子为大，李世民私心作祟纯当未有所闻。

“启禀皇上，长乐秦将军殿外求见！”

“秦爱卿？”

殿外太监走进来告知秦寿求见，李世民愕然失神起来，他不是大忙人一个吗？怎么这么有空跑来皇宫了？

“宣！”

“皇上有旨，宣秦将军进殿！”

太监应声告退出殿，在殿门外高呼一声宣秦寿

进殿面圣，秦寿颇感无语踏进麻烦一箩筐的太极殿，身后跟随着缴兵器的皇宫侍卫。

秦寿踏进太极殿，马上见到李世民单手撑着龙椅扶手顶着下巴，目光疑惑看着秦寿与缴兵器的皇宫侍卫进殿。

“微臣参见…”

“免礼，少在朕面前来虚的！”

李世民大翻白眼挥手打断秦寿下跪，他要是真心参拜敬重自己，也不会早朝不到，天天窝在家里睡懒觉，对于有赏识的能人，李世民一向很大度宽容。

“谢皇上！”

秦寿一脸汗濂地僵在原地，还真给李世民看穿了心里想法，定在原处不知所措，身后皇宫侍卫一脸无语，秦寿的待遇还真是少见。

()$()$(小)$(说)$().---.高速！

“秦爱卿有何要事？”

李世民看了眼秦寿，挥手示意一边的伺候的薛高搬来椅子招待，没等秦寿屁股坐暖马上入正题。

“献宝！”

“献宝？！”

秦寿一句献宝的话，先是让李世民一惊，末了

发现了什么，忍着心中的喜悦之情，若无其事装出漠不上心的态度，实则心里偷着乐，皇宫侍卫缴的武器早已发现。

“微臣自行改造的障刀，刀长约四尺，柄长约一尺，以胚型锻造，百炼千淬开刃，削铁如泥...”

随着秦寿解说，皇宫侍卫踏出一步，把秦寿带来的武器转交给薛高，在由薛高转交给皇上，皇宫侍卫使命完成默默告退离去。

李世民不敢置信地接过薛高呈上来的加长版障刀，抽开刀套露出刀刃蓝盈光芒，寒光闪闪看得李世民咋舌连连，忍不住惊呼出声。

“好刀！”

光看刀身完美的砍劈力学弧度，李世民深深给眼前加长版的障刀吸引了，招来薛高去拿把大唐官制的障刀对比。

‘慢慢试吧！唉~委屈了薛仁贵！’

秦寿默默地看了眼薛高离去身影，在看李世民爱不惜手把玩新款障刀，心里一个劲的肉疼，有愧薛仁贵过手没一天又转出来。

想到薛仁贵成名武器方天画戟，秦寿大感头痛起来，他际遇就断送在自己手里，看来要打造一把纯钢方天画戟给他补偿才行。

不消片刻，薛高把严统领找来，严统领在李世民示意目光之下，抽出佩刀平放，李世民双手握刀直朝严统领佩刀砍过去。

“啊？！”

“厉害！”

叮~严统领手一沉紧接着佩刀应声而断，李世民手里的宝刀一点事儿也没有，薛高与严统领大吃一惊，李世民目瞪口呆赞许一声，果然是削铁如泥利器。

“退下！”

“是，是…”

严统领不敢置信看着李世民手里宝刀，良久才恢复过来捡起断裂佩刀，慢慢告退离去，自始至终还未从宝刀轻而易举削断武器之中清醒过来。

秦寿撇撇嘴看着不堪一击的粗糙武器，不是秦寿瞧不起古代冶铁技术，而是古人死板的传男不传女手艺，导致许多精湛手艺流逝，加上经历战乱改朝换代，技术又倒退，想要恢复元气，需要漫长几十年甚至百年时间。

要是中唐时期的障刀，秦寿不敢保证百炼千淬的钢刀，是否能毫发无损砍断技术大进的铁制障刀？不过这个时期粗糙的工艺，秦寿还是有自信

的。

“朕收了，爱卿说出你的条件吧！”

李世民爱不惜手秦寿主动上缴的宝刀，没空与秦寿兜兜转转玩心眼儿，主动入正题谈条件，他如此慷慨呈上宝刀，必有与自己谈代价的条件，这也是李世民最欣赏的地方，旷世人才有谈条件的权利。

“这...”

“薛高，尔等都退下！”

秦寿一脸难色的表情，李世民一目了然，挥退太监与宫女回避，薛高与宫女们应声告退离去暂时回避。

“启禀皇上，钢刀技术与研发之中的钢片盔甲，微臣可与皇上分享，但是微臣需要人手各一套装备自己的虎豹师！”

“哦？钢片盔甲？”

秦寿一口气说出自己条件，李世民早有预料点点头默许了，只是秦寿提及钢片盔甲，这让李世民有些惊讶，看了眼秦寿称之为钢刀的宝刀，比起现在官制障刀，轻了不少但是杀伤力却很猛。

“启禀皇上，钢片盔甲延续改进如今大唐铠甲，工序有些麻烦，但是重量不会超过15公斤...”

李世民闻言秦寿奇特的公斤重量法，先是一愕，经过秦寿解释后恍然大悟之余差点坐镇不住了，倒吸口冷气咋舌连连，足足减轻十几公斤重量，防御却是提升几倍，想不心动心痒也不行。

如今大唐的盔甲，头戴头盔，有护颈和护耳，身甲也有护颈，身甲前部分成左右两片，每片中心有一小型圆甲片，背部则是整块大甲板。

胸甲和背甲在两肩上用带扣联，甲带由颈下纵束至胸前再向左右分束到背后，然后再束到腹部，腰带下左右各一片膝裙，整体下来少说三十多公斤分量。

加上现在大唐大部分沿用突厥马，突厥马体型小托上人的重量与盔甲重量，以至于骑兵大打折扣，改用皮甲防御力大跌，盔甲基本属于步兵，要是秦寿的钢片盔甲真研究出来，那是骑兵的一大进步。

“皇上，如若答应微臣条件，微臣奉上钢铁技术！”

“恩~”

李世民捋着龙须颔首点头不语，秦寿的用意他已大致了解，是怕今后别有用心之人参他一本，怕自己猜疑留下麻烦，故出此举以退为进。

第188章君臣心脏大挑战

“攻打倭国？为何？”

当得知秦寿为何要装备如此精良装备，李世民皱起眉头，疑惑不解看向秦寿，倭国是一个小附属国，李世民压根没想过要欺凌翻不起大浪的倭国。

秦寿要欺凌一个小附属国，李世民不得不弄清楚缘由，倭国地小物贫，大费周章去攻打，李世民觉得有些铺张浪费。

加上攻打一个小国家不是说说就算，涉及到兵马粮草之类就是一大问题，更别提如今大唐船业不发达，大批兵将出海遇到暴风雨无疑自寻死路。

“一本救命医书！”

“救命医书？”

秦寿严肃无比说出理由，李世民笑了，确切地说是哭笑不得，秦寿这个理由也算是理由？可下一刻秦寿的话，李世民的笑容僵硬了。

“不错，救长公主的救命医书！先秦时期求仙丹徐福道长带走的上品百草经...”

秦寿提及长公主，把药王孙思邈真真假假的叙说一遍，李世民脸色大变沉默了，先秦时期徐福求仙丹事迹，李世民知道，没想到还真有仙丹！

秦寿怕李世民不动心，真真假假瞎编乱造，说什么倭国皇室隐藏长生不老仙丹，以至于李世民得悉气喘如牛，没错很生气那种！

丫的，朕都没尝过长生不老丹滋味，你一个小国皇室居然藏着掩着，找抽还是怎么回事？药王孙思邈说出来的话，李世民还是很相信的。

就算没有所谓的长生不老丹，有救命长公主的医书，李世民也义不容辞拿倭国开刀，给倭国深刻了解怀璧其罪的道理。

“皇上，倭国看似地小物贫，实则不易，只是资源深埋地下难以挖取，再者倭国是一个很好跳板，要想攻破高句丽…”

秦寿一边蛊惑着李世民，一边呈上照着记忆画出的地图，李世民看了眼秦寿手绘的地图，大吃一惊同时心里不平衡起来。

羊皮地图手绘出亚洲版图，除了领小国度秦寿有意缩小了，可大食国，波斯，罗刹等等几个国家地图，哪一个不是比自己大唐皇朝大的？

更别提李世民心中之痛的吐蕃，从松洲开始西边大部分都是吐蕃地盘，快比得上自己大唐地盘了！

秦寿阴险的故意画大吐蕃地盘，成功刺激李世

民扩张领土的雄心，西有祸害吐蕃，北残存******，东有野蛮不逊的高句丽，李世民恼火了。

“秦爱卿，此图何来？”

李世民强忍着出兵扩张版图冲动，激动过后慢慢冷却下来，发现羊皮地图有点新，好像刚出图没多久，忍不住疑惑起来。

‘这家伙诡计多端，得多多提防！’

李世民觉得秦寿这个家伙没安好心，从主动献宝一刻起，都好像事先安排好似的，要是一不注意，还真钻进他圈套也浑然不觉。

“启禀皇上，此乃微臣出海一名手下多年游历，经过数十个国家，凭借着数十张地图拼成最完整地图…”

秦寿脸不红气不喘忽悠着李世民，玩这手打马虎眼秦寿最在行，马上把李世民唬得一愣一愣的，不由自主开始信任起来。

“恩，朕好奇，爱卿攻下倭国又如何？那可是一入冬临海结冰荒芜之地，你可有把握确保…”

“微臣有蚕丝技术，百户人家年收三千批，一批质量最少四五十斤！”

“一批四五十斤！”

李世民整个人坐镇不住惊呼而起，本打算套出

秦寿养蚕技术，没想到秦寿自己说出来，一开口就是李世民心脏超负荷承受能力。

这是什么技术？李世民惊呆了，原本以为秦寿养蚕技术，一批有十斤很了不起了，没想到一开口就是四五倍的份量！

一批四五十斤，三千批，李世民不敢想下去了，头脑一阵晕乎乎的，秦寿这是要打破全大唐养蚕用户的总量吗？

“不错，皇上，微臣可把技术扩大，甚至每年无偿上缴三千批蚕丝！”

“条件！”

李世民捂着心跳过快的胸口，秦寿话落十分上道示意秦寿说出条件，李世民知道无利不起早这个道理，秦寿敢夸下海口，必有条件在里面。

与秦寿谈条件，李世民觉得很划得来，要是其他人？先看看有没有朕动心的东西，没有一边凉快去。

“长乐为中心，方圆三百里农田，包括庄，归微臣掌管！”

“方圆三百里农田？”

李世民咋舌连连，不可思议看向秦寿，很想问秦寿一句，如此狂妄你一个人吃得消吗？三百里可

不是小数目，除了个别庄耕作农田，其余大部分都是荒田。

秦寿一口气索要这么多，按理来说李世民感到高兴，可问题是要是批下来，秦寿玩不起，这可是很要命的事。

可想到秦寿承诺三千批蚕丝，那白花花的蚕丝好像绳索一样，缠得李世民心儿不是滋味，答应还是不答应的好？心里没底。

“不错，皇上，三百里不多不少，当然作为报答，微臣自主加重税务，以每亩田税收上缴10斤粮食！”

秦寿说完心中一阵得意，李世民张大嘴巴难以合拢，整个人处于震惊过度状态，秦寿大放狂辞上缴五倍税务，严重惊呆了李世民。

如今大唐农田税务宽厚仁政，一亩才实收2斤多粮食税务，秦寿居然来语不惊死人不休的狂妄，一出手就是五倍税务，这手阔绰让李世民深深折服。

“此言当真？”

惊讶过后李世民瞪大双眼看着秦寿，好像怕秦寿反悔似的，三百里地换来五倍税收，傻子也知道稳赚不赔的生意。

至于秦寿如何产出如此居多粮食，那就看他本

事了，李世民不去管，也没有兴趣去管，如今大唐什么都不多，就是荒田多！

“微臣愿以项上人头担保，如有违背自当提头谢罪！”

秦寿松了口气，铁骨锵锵以人头担保，占城稻引进来后，别说每亩田10斤，每亩田一百斤秦寿也稳赚不赔，产量高的占城稻早熟耐旱，是粮食产量先锋。

要想日后攻打倭国，抢医书，粮草兵器必须存足，算算时辰秦寿只有两年时间准备，打一个不熟悉的国家，不是短短几个月小孩子玩过过家游戏，要准备充足兵未动粮草先行。

“好，朕准了！爱卿，在加两百里如何？”

“……”

秦寿还没来及叩谢马上冷汗淋漓，李世民更阔绰的追加两百里，轮到秦寿小心脏承受不起了。

第189章李泰的招揽

“哈哈~~今儿天气不错！”

恶寒，秦寿刚踏出太极殿，还没走下阶梯马上迎面遇到久等的刁蛮公主，双手抱胸气鼓鼓堵住去路，春荷，夏莲两宫女峭立刁蛮公主身后。#中@.

秦寿口不对心的话，马上惹来李漱不屑翻白眼动作，粉嘟嘟的嘴唇撇了撇，远远看过去撒是可爱，可在秦寿眼里却是那么的不安，特别是李漱勾勾手指的动作。

‘尼妹的，这皇室一窝蜂都是土匪吗？’

秦寿欲哭无泪地想着，李世民厚颜无耻强押担，三百里硬是多加一半有余两百里，末了还一脚把自己踹出太极殿。

按照他的话理解，朕踹你是给面子，一般人还享受不了这个待遇，够黑心的帝皇，出殿又遇到不想见的刁蛮公主，够倒霉运气！

“嗯？下来！”

李漱眯起眼，心中一个劲的得意，大有你不乖乖下来，本宫上去逮人，逮着后果自负的威胁之意。

“哈哈~~这不是秦将军吗？来来，与本王一起

吃酒去！”

秦寿刚走下阶梯，无所不在的胖子李泰马上屁溜屁溜跑出来，撞开李漱热情十足地拉起秦寿衣袖，相邀去他王府吃酒作乐。

“嗯？谁许你带走？”

李漱挡住李泰的去路，气鼓鼓地怒视着李泰，大有一言不合开打之意，直让秦寿冷汗淋漓，得，要化解，要不然惊扰李世民吃不了兜着走。

李泰麦芽糖一样出奇难甩，看情况他是蹲在这里守着很久了，想到了什么秦寿将计就计，应约李泰的邀请。

“公主殿下，一起！”

“嗯~~好吧！”

李漱在秦寿挽住一只手下，气消大半勉为其难答应下来，李泰有些惊异看了看秦寿与李漱，末了笑眯眯地带路在前，秦寿肯赏脸足够了！

“欺人太甚，实在可恶！”

东宫内，太监把秦寿应约李泰邀请去王府事告知，李承乾盛怒无比，挥手打翻宫女端来的药碗，把宫女吓得跪地琴琴发抖。#中@.

“找侯君集，杜荷两人前来！”

“是！”

太监离去后，李承乾马上派人找侯君集与杜荷两心腹前来，李泰搭上秦寿的事，让李承乾心里很是不安，李泰一直伺机自己太子宝座很久了。

‘好，很好，四弟，你给寡人的耻辱，寡人定然加倍奉还！还有你秦寿！’

李承乾双手紧握成拳，因为用力过度，以至于拳头发白，毫无血色的脸阴沉无比，咬破嘴唇犹如受伤野兽，随时暴起伤人。

李泰一回长安就四处拉帮结派收拢人心，现在他要是得到秦寿这匹黑马将军支持，李承乾不敢想象，自己会不会输得一塌糊涂。

李泰出现的太及时，太意外了，遭遇刺客到脚废，意外到李承乾有些承受不住，越发感到自己太子宝座不保了。

延康坊，李泰王府的地址，几十户人家围着魏王府定居，周围坊民见到李泰纷纷行礼，李泰心中一阵得意地，以平易近人姿态亲手扶起坊民。

李泰精心布置这一手，在秦寿眼里摇摇头一阵无语，他什么货色秦寿早已知晓，作秀得不错，秦寿乐得旁观不出声。

“假仁假义，寿哥儿，你别…”

“嘘，小乖乖，心里知道就好，别说破！”

李漱撇撇嘴大翻白眼可爱的表情，直让秦寿十指打动，轻声打断李漱的话，李漱听到秦寿喊自己一声小乖乖，粉脸一阵红晕轻嗯一声。

‘耶？这么简单？’

秦寿大感意外，没想到一向泼辣的刁蛮公主，今儿在甜言蜜语之下，居然变得这么淑女，真是奇迹啊！莫不成？秦寿忍不住想起李恪莫名其妙的话。

“哎呀呀，这些坊民真是太热情了，秦兄，请！”

秦寿笑而不语看李泰玩出什么把戏，对于他自来熟变化的口气，当什么事也晓得，光明正大挽起李漱的玉手，进入李泰的魏王府，想要看看李泰要干什么？

“王爷，有事直言，酒就罢了！”

王府大厅内，秦寿伸手打断热情李泰敬酒，忍着大胆的李漱暗地里挑逗，直奔正题没空与他兜圈圈。

“哈哈~~秦兄果然快人快语，也罢，本王缺一个幕僚，很想…”

“多谢王爷厚爱，只不过秦某才疏学浅，闲云野鹤惯了，喝酒！”

秦寿直言了当拒绝李泰的王府记室邀请，这么明显的要自己投靠他上破船？秦寿鄙视一番以喝酒混过去，心里破骂一声，死胖子，你皇帝老爹封官哥我都推三阻四，你算哪根葱？

李泰尴尬地一笑，可他那一闪而逝的精光，早已给一直留意他的秦寿发现了，软的不行来硬的吗？秦寿心里冷笑一声，看他玩出什么把戏？

“秦兄，古语有云，一失足千古恨，还望秦兄好好考虑！”

李泰手指轻巧着桌面，打着哑谜笑眯眯地看着秦寿，要不是碍手碍脚的李漱在，李泰早已威逼利诱，逼迫秦寿就范。

“多谢王爷提醒，秦某最大梦想，娶三五个妾室夜夜萧歌，哈哈~~”

秦寿打着哈哈再次拒绝李泰的警告声，末了在李漱用力掐大腿肉下，僵硬着笑容硬撑着笑下去。

‘争权夺位要开始了吗？’

秦寿不动声色伸手拍开李漱，在李泰眯成****目光注视下，有一搭没一搭地应付了事，心里却是在想着皇子们私底下的争权夺位。

酒过三巡，秦寿假装不胜酒力露出醉意，在李泰有意灌醉劝酒下，虚情假意推脱足以之类的话。

“天色已晚，秦某不胜酒力，在喝醉也，有事要忙失陪，告辞！”

“请！”

李泰亲自送别秦寿与李漱，看着秦寿与李漱离去的背影，双手背负后背，眯成线的双眼露出一抹阴狠之色。

踏出王府李漱深呼一口气，受不了李泰压抑的王府气氛，要不是秦寿在这里，李漱第一个不给面子闪人。

“那死胖子王爷，本宫见了心烦，去哪儿？”

“回家！”

秦寿的话还没说完，李漱揪住秦寿的衣领，秦寿排开李漱的玉手，只见李漱双目泛起盈盈泪光。

“好吧，好吧，你说吧，去哪儿？”

秦寿马上给委屈大有哭闹的刁蛮公主打败了，双手作势投降忙里偷闲空出半日时间陪她去疯。

“去逛街，走！”

秦寿服软投降，李漱马上破涕为笑心中一喜，说出秦寿崩溃的话，二话不说拉起秦寿直朝长安街走去。

第190章抓野兽当坐骑

“什么？抓，抓豹子！”

入夜时分，当秦寿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扒完饭说去抓豹子，惊呆了秦叔宝与秦管家，贾蓉等三女早已开台，压根不知道秦寿要去抓豹子，要不然肯定大吵大闹禁止秦寿去冒险。。

而秦叔宝则晕乎乎的，也不知道是说秦寿无知的好呢？还是想说秦寿天真，抓野兽当坐骑这样的想法，也亏秦寿想得出来。

“爹爹，孩儿是想成年的，可那几乎不可能，但是抓母豹或幼崽，还是有希望的，从小驯养也不是没办法的事！”

秦寿扛起龙枪，一副不知者无畏的态度，直让秦叔宝吹胡瞪眼，还真当真世上有什么虎豹营？野兽是最危险的，稍有不慎葬身山里也不知。

“不行，太危险了，不许去！”

秦叔宝第一个不同意，不管秦寿如何厉害，秦叔宝担心秦寿安危，绝不容许他冒险夜间出门，夜里山林猛兽一大堆，太危险了！

“行了，爹爹，一群野兽而已，孩儿自有办法，孩儿去也！”

秦寿不屑一顾撇撇嘴，扛起龙枪大摇大摆走出去，心意已决的秦寿励志打造独一无二，名流千古的真正虎豹营，日后驰骋沙场让敌人闻风丧胆，不要求多，有一个正规营数量就好。

“你，唉~秦管家，带人去照应！”

“是，公爷！”

秦管家在秦叔宝吩咐声下，带着五名从军退役家仆去照应，遇到危险好第一时间保护秦寿离去。

“这孩子…”

秦叔宝目送着秦管家带人出去，无言叹息一声，秦寿的脾气像足以前的自己，认定的事十匹马也拉不回来。

“国公爷，秦公子呢？”

秦管家离去没多久，武媚娘与苏菲两人抬着厚厚的印刷养蚕技术，出内院门没见到秦寿身影，忍不住好奇询问摇头苦笑的秦叔宝。

“恩，出去了，媚娘，怎么还叫老夫国公爷？”

“啊？！”

秦叔宝隐瞒秦寿进山抓野兽的事，目光怪异看着武媚娘，秦叔宝打趣的声音直让武媚娘俏脸一阵火辣通红，不知如何作答。

秦叔宝感叹一声，秦寿与武媚娘感情升温，郎有情妾有意，秦叔宝要是没发现才是怪事，看了眼脸皮薄的武媚娘，摇摇头苦笑着顺其自然吧！

“寿儿今晚没空，代课之事交予你，去吧！”

“是！”

武媚娘在秦叔宝挥手下，如获大赦似的通红着俏脸，连苏菲轻呼声也没听见，急匆匆跑出去直让秦叔宝乐开怀哈哈大笑。

秦叔宝很庆幸同时担忧起来，庆幸到了秦寿这一代，终于可以开枝散叶，担忧的是都快可以凑两桌麻将台的女人，吃得消吗？

长乐后山，一行百人队手持火把围成一圈，寒风呼啸声之中火把摇摇晃晃，薛仁贵与程紫苑两人各自手持兵器，与护卫队们背对背把秦寿保护在圈子里，防范黑漆漆树林里闯出什么猛禽野兽。

死静沉沉森林里带有淡淡血腥味，空气中不时扩散着几声鸟的呜咽声，似乎是生命最后的挣扎，似乎也是临死前的求救。

伸手不见五指夜里，整片大地被笼罩在黑暗之中，树林原有的张牙舞爪也浸泡在一片死光之中，显得那么颓然无力。

火把转动时，有限光照亮脚下密布的枯枝败

叶，呜咽叫声再次响起时，所有人抬起头，一只猫头鹰映入所有人瞳孔中，直叫人精神过度崩溃无比。

“小心防范，豹子喜夜里捕食，速度之快且又力大无比，薛副将，去把诱饵放好，一队进来，准备麻醉箭！”

“是！”

秦管家与五名家仆侍卫帮秦寿卸下带来的物品，当秦管家看到秦寿拿出一大堆超级麻醉药，无语了，居然是臭麻子花果实！

一队的护卫十人拿出弓箭，箭头装上淬了臭麻子花果实汁水，在前排护卫散开让道，平心静气握紧手里的硬弓，在寒风吹动之下琴琴发抖。

薛仁贵按照秦寿的交代，开始在一棵大树下设下刚杀的诱饵羊，确定无误后薛仁贵马上跑回来，接过护卫丢来的障刀。

“将军，一切妥当！”

“恩~等，都睁大眼了！”

“是！”

护卫们小声应着，除了十名麻醉弓手，其余的护卫睁大双眼，警戒四周的动静，连同树顶也不放过，秦寿说过，豹子上树很厉害。

“秦公子，这行吗？”

半刻钟过去，静悄悄的森林里一点动静也没有，程紫苑紧握手里的长枪，尽管她艺高人胆大，也会惧怕黑漆漆的森林，不知不觉靠近秦寿。

“当然，给点耐心，这次抓只母豹子给你做坐骑！”

“嗯~”

感受到秦寿浓烈男子气概，程紫苑不知不觉贴近秦寿，感受他的体温，感受他强壮有力的肩膀，想到当初与他不打不相识，程紫苑脸刷一下红了。

‘他还记得当初打死小飞的事？他要…’

程紫苑不知不觉胡思乱想起来，想到羞人的事脸红到发烫，轻轻颤抖着依偎在秦寿怀里，直到秦寿咸猪手摸上胸部，程紫苑气息变得浑浊起来。

下一刻，一阵大风吹熄左右几十把火把，轰隆隆一声，程紫苑心中一惊，惊醒秦寿看向诱饵方向，诱饵树上迅速蹿下一个五尺长黑影。

“放箭！”

咻咻咻咻…随着秦寿一声放箭，五支箭同时射出，叼着诱饵羊的豹子左右蹦跳，迅速躲过五支箭偷袭，没等豹子叼着猎物离去，随后五支箭同时射出。

嗷呜一声，中了一箭的豹子受伤转身离去，嘴里叼着猎物没有放松之意，秦寿第一时间冲出去把秦管家和薛仁贵等人吓了一大跳。

“少主危险，要下雨了！”

“将军！”

“不好，还有一只！”

秦管家等人没来得及追上去，树林里又闯出一只豹子，似乎嗅到圈子内杀羊气息赶来，把众人吓了一大跳，纷纷用刀套冲上去捕抓。

“薛副将，程小姐，你们带人去接应少主，这里交给我们！”

“是！”

“好的！”

秦管家怕秦寿新收的护卫对付不了豹子，出现伤亡什么的，只好安排薛仁贵和程紫苑带人去接应秦寿。

薛仁贵和程紫苑带走一队人去接应秦寿后，秦管家马上带着五名身经百战的护卫家仆冲在前头，合力生擒后面出现的豹子。

第191章一个别想跑

后山碎石林里，一道闪电划破夜长空，受伤母豹叼着羊尸体直朝巢穴奔去，秦寿赤手空拳远远跟着母豹身影，借助雷鸣哄哄闪电跟踪母豹回巢穴。

秦寿早就发现这只豹子是母的，豹子世界里雌的比雄的还要大一些，臭麻花药力似乎发作了，母豹一头栽在乱石堆里，无力哀呼着四肢拼命抓扒乱石。

秦寿摇头叹息一声，直朝倒地药力发作的母豹走去，只可惜没找到它巢穴，白白浪费了有幼崽的可能性。

“啊？！”

秦寿走到母豹身边，一道闪电划过，秦寿惊异发现母豹双眼流出泪，没错，真真实实的眼泪，顺着母豹目光看过去，百米远地方闪电划过，三头虎影在洞口盘旋不离。

秦寿没想到母豹巢穴就在百米远的狭窄山洞，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看情况三头老虎身影太大，钻不进去捕猎豹子的幼崽。

“我可以帮你救下你的幼崽，但是你要臣服我，你看怎么样？”

秦寿蹲下身试图与母豹谈条件，当见到母豹无力嘶吼一声，秦寿头痛不已猛拍额头，犯了愚昧到家的错误，好吧，并不是所有野兽，都有旺财那么灵性！

“畜生们，一个也别想跑！”

秦寿紧握成拳，在天空飘下丝丝冰凉雨水后，整个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气势，马大哈似的直跳下乱石林，下一刻悲剧发生了！

哎呀~秦寿落脚踩上卵石一滑，整个人摔出个人马朝翻不雅姿态，裂牙嘶嘴的秦寿拼命揉着贼痛的后脑勺，暗幸没人在场要不然丢脸丢大了。

秦寿弄出来的动静吸引了饥饿三只老虎，闪电伴着细雨划过一瞬间，秦寿清晰见到三只老虎饥饿淋漓的目光，又似乎动物本能嗅到血腥味，咆哮一声直冲秦寿而来。

“呀呀呸，打虎英雄在此，但敢嚣张？饶不了你们仨！”

成功收复过比它们三只大一号的旺财，秦寿岂会怕三只饿昏头的老虎？翻身跳起双手紧握成拳，怪叫一声借助有限的视力，与老虎动物反光的眼珠为目标，艺高人胆大挥拳打过去。

嘭~嗷呜一声，一只老虎头受击嘶吼一声飞出

去，一击得手秦寿并没有露出喜悦之色，视线有限秦寿判断不出左边两只老虎大致位置，巧妙避开它们饿虎扑羊天生招式。

吼~一声咆哮带着热气传来，直把秦寿吓了一大跳，打飞出去的老虎激起野兽凶残本性，快如闪电直朝秦寿飞扑过来。

‘闪电何在？’

狼狈躲过去的秦寿，遭遇另外两只伺机以待的老虎偷袭，衣服撕裂声与爪痕火辣辣的痛处，直让秦寿火大十足，要不是视力有限，这三只老虎简直是虐着玩！

一道闪电划过，千钧一刹间，秦寿把三只老虎位置看清楚，迅速出拳朝受过自己一击的老虎欺压上去。

轰隆一声，天空炸起闪电过后闷雷，伴随着雷鸣声秦寿一拳打在软柿子老虎身上，哀鸣声之中受击吃痛的老虎转头张嘴朝秦寿出拳手腕咬过去。

“将军，（秦公子）小心！”

及时出现的薛仁贵与程紫苑还有护卫小队惊呼一声，两名精明的护卫同时投出火把，试图驱赶另外两只背后偷袭秦寿的老虎。

护卫投来火把朦胧光线给秦寿带来一丝光明，

受击变凶狠虎头快咬到手腕的时候，秦寿无视身后扑来的两只饿虎，右手化拳为抓，左手同时出动抓住另外一边。

“一百八十度全垒打！”

秦寿暴喝一声，三百多斤重的老虎犹如纸张一样轻而易举抬起，把抓起的老虎当成棒球棍似的，一个旋转一百八十度，直打向背后扑来的两只饿虎。

“哇！”

“厉害！”

赶到母豹身边的薛仁贵与程紫苑还有护卫们全傻了眼，借助落地还在燃烧的火把光线，不可思议地看着秦寿以虎身打飞两只扑来的饿虎。

还没等薛仁贵他们惊呆完，有了视线光明的秦寿瞬间满血回归似的，神力丢起惨兮兮充当棒球棍的老虎，踢足球似的踢飞一边，撞上大石头哀呼连连爬不起来。

“哪里跑？”

秦寿大步跑到两只受伤的老虎面前，逮着两只老虎尾巴用力一扯，嗷呜大叫的两只老虎试图转身咬人，秦寿抬脚左右开踢，眨眼把两只湿漉漉的老虎打趴。

‘这家伙还是人吗？’

薛仁贵真心无语了，甩着脸上冰冷刺骨的雨水，薛仁贵给寒风刺骨冷醒了，挥手示意护卫上去带绳绑老虎。

“将军，下雨了，将士们受不了！”

薛仁贵眼看秦寿继续往前走，忍不住凑上前提醒秦寿，春天的雨水伴随着刺骨寒风，人根本受不了这么寒冷的要命天气。

“知晓了，命人把这些畜生扛回去，本长去去就回！”

“是！”

秦寿的命令，薛仁贵不得不听，看着秦寿离去的身影，摇摇头叹息一声，挥手催促将士们加快速度。

寅时，当秦寿等人捕猎归来，天空飘落的雨水逐渐减弱，深夜未眠的武媚娘见到秦寿湿漉漉的回来，早有准备了热水，没有惊动钱羽馨和仙儿，秦寿直奔澡房泡热水澡。

“秦，秦公子？！”

秦寿跑完热澡没有回房，反而跑来武媚娘的房间，这让武媚娘很是惊讶与不安，特别是秦寿关门后贼贼的笑声，更是让武媚娘不安起来。

“媚娘，今晚我孤枕难眠，这可如何是好？”

秦寿的话刚落，武媚娘涨红脸色，局促不安地无所适从，双手不安地搓弄着衣角，直到秦寿走过来，用手指勾起她结白的下巴。

摇晃烛火光之中，武媚娘地看着秦寿沐浴后的神采，发现秦寿逐渐放大的脸靠近，轻轻闭上眼睫，心跳加速地等待着即将到来成为他人之妇过程。

“公…”

武媚娘的话没说完，嘴唇马上给秦寿用嘴堵上，感受到秦寿的热情，武媚娘突然之间身子僵硬，像触电似的，心像一片落叶漂浮无踪。

一会儿披风吹进深渊，一会儿又飘向云天，随着心的跳动，武媚娘感到自己的身体直往上升，仿佛是要飘到空中去。

屋外春雨绵绵下个不停，毛毛细雨，悄悄无声地飘落着，像是无数蚕娘吐出的银丝。千万条细丝，荡漾在半空中，迷迷漫漫的轻纱。

第192章春季三防措施

次日清晨，秦寿神清气爽走出武媚娘的房间，牙床上躺着慵懒的钱羽馨与武媚娘，头一次大被同眠秦寿心里爽歪歪的。ｗｗｗ．．ｍｅ#中@.

想到昨夜雄风大振，秦寿意犹未尽乐不思蜀，深呼吸一口春雨过后的新鲜空气，秦寿意识到什么，急匆匆跑回东厢房开始着手大事。

抓起一大堆早早准备好的图纸，秦寿急匆匆跑出东厢房，着手安排倒楼顶水泥工作，争取漫长春雨季到来前，把楼顶倒好让难民住进去。

走到内院秦寿便见到酒瘾上来的袁神棍打酒回来，脖子上挂着两窜葫芦就是很好的证明，想到未兑现的诺言，秦寿抽出事先放好的玩油锅洗手说明纸。

“袁神棍，赏你的！”

“嗯？野兽发情论？”

袁神棍一头雾水接过秦寿大大方递来的纸张，看到上面写着洋洋几百字野兽发情论，大吃一惊的话把秦寿惊得差点踉跄欲倒。

“嗯哼~不是这张，应该是这...”

“情趣内衣设计图？”

袁神棍再一次无语抽搐着嘴角，这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秦寿汗濂地整叠未装订好的纸拿出来，翻找了一遍才把油锅洗手玩法递给袁神棍闪人。

“无敌咸猪手？！”

袁神棍拿起货真价实的油锅洗手玩法说明，瞪大眼不可思议看着简单的步骤与说明，脸孔由于心脏的痉挛而变得刹那间苍白。

“这么简单？”

当袁神棍得知油锅洗手小把戏关键在醋，整个如同受到雷击，得悉真相的袁神棍如同行尸走肉般，踉跄着步伐朝后院走去。

秦寿带着一大叠图纸，先直奔扩建居民房的工地，赶到的时候房屋陆续砌起三米高度，经历一夜春雨袭击，地面**的黄泥走起来破费力气。

“柱好顶梁，要是垮下来，抽了你们皮，快点，慢吞吞的，没吃饭是不是？”

舟子卿指点江山似的，扯起喉咙大声呼喝着，挖地基的难民工扛着树身顶梁，工匠爬到屋顶开始用铁钉固定搭板，为倒水泥屋顶做提前准备。

“人怎么这么少？”

“啊？，长…”

舟子卿吓了一大跳，没发觉秦寿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身后，直到秦寿开口说话，才注意到，冷汗淋漓怕秦寿又逮着他喝斥人把柄。

秦寿没工夫理这些，抬起头看向一排排密集的房屋，五里地的扩充连三分之一都建好，照这样的速度，恐怕到秋季也未必完成五里地范围几千套房屋。

“长，实在忙不过来啊，人手太少了，工匠们都是起早贪黑赶工，如今大部分人都累得趴下就想睡觉…”

舟子卿怕秦寿误会，一把眼泪一把辛酸诉苦，扩建的房屋工程巨大，砌砖也是从陌生摸到懵懵懂懂，又要拉水平线什么的，繁琐工序够累呛的。

“行了，行了，没空跟你废话，图纸拿起，赶在过几日春雨前，把现有的屋顶全倒好！”

秦寿不耐其烦打断舟子卿的诉苦声，把预备好的倒楼顶方案交给舟子卿，以免他稀里糊涂乱来，浪费贼贵的土水泥。

“要加碎石？”

舟子卿惊奇连连看着秦寿图纸勾画部位，简单易懂的画图小人拿铁棍搅均匀水泥层，其后便是平整木板大致刮平，重点提及水泥除了沙要掺和碎

石，基本与倒地基层相差无几。

“不错，铁筋也要先铺好，记住，一定要把铁筋先扎好在倒水泥，人手不够去找贺明在调五千人过来，这几天开夜工辛苦一点，春雨来了休息一段时间！”

“好，好！”

舟子卿在秦寿交代完后，连连点头应着送走秦寿，收起图纸马上去找贺明要人，争取春雨到来前倒好现有的房屋。

“长，贺明把人抽去五千人，这，这农田怎么开荒？”

老唐怒冲冲在头外厂房建筑地找到秦寿，把贺明抽调五千人的事说出来，人手将近少了一半，这让老唐心中很是不爽，特别是贺明拿鸡毛当令箭的态度。

“哦，本长安排的！”

“……”

秦寿一句我安排的，直让老唐没了脾气，得，秦寿安排的老唐无话可说，就是想不明白秦寿为何如此安排？

“老唐，今年雨量估计比较猛，春雨在即，先让佃户们歇歇，做好三防准备！”

“三防？”

老唐听到秦寿叹息声，抬起头看着头顶乌云密布，大有满城风雨吹欲来的征兆，理解不过来秦寿所言三防是什么意思？

“农田防排水、溪水防汛、房屋防倒塌！”

秦寿一口气把三防提出来，直让老唐闻言一愣，有那么夸张吗？可神奇长交代的事，老唐又不能不警惕起来。

“现在把开荒的事先放下，钱是赚不完的，确保农田排水通畅，派人沿途检查五百里范围河溪之间交叉口，确保洪水到来的时候，可以第一时间排走…”

秦寿把开荒的事丢到一边，安排老唐带人去检查河溪之间交叉口，重点标记出河溪的走向与位置，防止洪水来了没办法排走。

春季连绵雨势最容易引发山洪滑坡之类，后世都经常出现更何况古代？有预见的秦寿先未雨绸缪，保护好自己地盘安危，关键时刻也要出动非常手段。

“等会！”

“长，还有吩咐？”

老唐准备去办的时候，秦寿忽然喊停他，老唐

一头雾水看着秦寿，等待他的吩咐。

“差人去城内找吴王，托他找些会绘制地图的人，把河溪全画出来！”

“是！”

老唐得到秦寿吩咐后，马上转身离去，按照秦寿的安排，去找吴王帮忙，至于秦寿要绘地图干什么？老唐不得而知。

“长，长，终于找到你了！”

老唐刚离去，贺明急匆匆从里跑出来，气吁喘喘跑到秦寿面前喘息着，直让秦寿一头雾水，不解看着跑了一段路的贺明。

“有，有个自称虬髯客的人找你！”

“虬髯客？这里交给你监管一会！”

秦寿听到虬髯客，心中一喜，把图纸交给贺明，急匆匆跑回里，留下一脸郁闷的贺明，建房子这玩意，自己懂个屁啊！

虬髯客到来给秦寿带来了希望，以他开聚贤楼的威望，要是帮忙找工匠，省去自己很多工夫，虬髯客结识的豪客能手，几乎全把关过，至少不用担心探子什么的混进来。

第193章皇宫群殴事件

“哇~快看，长乐长最新封地！”

“数万户封邑！”

“五，五百里！”

李世民的皇榜一出，全长安的百姓惊呆了，这算是史无前例最大的受封，赶超国公爷们的封地了，虽然全是荒地可也是地啊！

相当于五个县的封地，那地有多大啊？百姓们咋舌了，李世民这一手阔绰的封邑，惊呆了全长安百姓，包括收到风声的朝廷大臣们。#中@.

秦寿受封如此大面积的封地加上数万户封邑，无疑给朝廷大臣们带来地震似的惊讶，更想不明白一意孤行的李世民用意。

有见不得光交易在里面！各方大臣们第一时间想到这个，除了这个大臣们还真想不出其它合理解释，就是不知道李世民与秦寿有什么书面交易在里面。

“老房子，皇上赏如此居多封地，可有消息？”

东市钱家酒楼，魏征与唐俭还有房玄龄三人同座一座，吃酒大唆皇榜消息，三位大臣都给李世民

这手不吭不声先斩后奏惊呆了，阻止是阻止不了，皇榜已出君无戏言，岂有贴出去的皇榜收回来道理？

“魏兄，房某至今还稀里糊涂，老唐，你呢？”

房玄龄大翻白眼，放下手里的酒耳，看向一边户部尚书唐俭，他掌管户口、赋税，没有谁比他更清楚，皇上册封如此大面积封地，唐俭必先造册。

“老房子，老魏，实不相瞒，唐某至今一头雾水！”

唐俭在房玄龄与魏征目光看过来的时候，苦笑一声一口气抿干酒耳里酒水，一手指着自己软胎帽，一副比他们还纳闷的表情。

“嗯，依房某估计，皇上肯定与秦贤侄达成什么协议，才会瞒着我等先斩后奏！”

房玄龄一边猜测着，一边用十分肯定的目光看向魏征，直让魏征一阵无语，房玄龄的目光无声说明，皇上就怕你！

“老房子，老魏，唐某先去忙了！”

“不送！”

唐俭苦笑一声摇摇头，李世民皇榜已出，又要开始忙活转长乐的户籍与记档，数万户封邑，唐俭

头痛不已要给秦寿开个专门管理小灶。

“哈哈~~来来吃酒，老流氓我今儿高兴，满上！”

卢国公府大厅，李靖与李绩还有尉迟敬德三人一脸黑线，抽搐着嘴角强忍没有发作，给厚颜无耻哈哈大笑的程妖精逐一满上水酒。

李靖三人很想抽程妖精几耳光，秦寿受封与你程家何干？至于把他们三人骗来灌酒？对于酒鬼程妖精李靖等人只能表示错识损友。

“妖精，秦贤侄受封，与你何干？”

尉迟敬德受不了酒鬼程妖精无耻灌酒，喝酒适量是好事，可过度就变成坏事了，借着五分醉意，尉迟敬德把憋在心里的话说出来。

“什么？怎么与老流氓没关系了？老流氓闺女都送上门了，迟早是两家子的事，黑炭，你说，与老流氓有关系没有？”

程妖精勒起衣袖，大马金刀单脚搭上桌面，直把李靖与李绩吓了一跳，摇头无语看着借酒发飙的程妖精。

尉迟敬德接触到李靖与李绩两人目光，冷汗淋漓地点头说道：“有，有…”

程妖精酒精上头，不乐意说道：“不真诚！”

尉迟敬德恨不能甩自己两耳光，欲哭无泪说道：“那你想怎么样？”

程妖精裂牙嘿嘿声笑着说道：“喝酒！”

“……”

李靖与李绩替尉迟敬德默哀起来，尉迟敬德在无耻程妖精灌酒下，两眼晕花硬着头皮喝下去。

李靖与李绩也好不到哪里去，心情大好的程妖精大呼一声再来一坛，把李靖与李绩吓得有夺门而逃的**。

刚从外面串门回来的程夫人，一进大厅闻到浓浓酒味，顿时气打一处来，揪起程妖精耳朵，把打听到顽固大臣去皇宫阻止的事说出来。

“死妖精，还喝？老顽固大臣都去皇宫，阻止皇上收回皇命了！”

“痛痛…什么？好胆，老流氓这就去收拾他们！”

程妖精得悉老顽固大臣去捣乱，心中顿时来气甩开程夫人，二话不说哟喝起三位醉醺醺损友，去拦截那些老顽固大臣。

皇宫内，李世民对于求见的老顽固大臣，宣称染疾避而不见，跑到长孙皇后寝宫，看望长孙皇后的病情。

“父皇，你不去与大臣们说明原因吗？”

李丽质服侍好长孙皇后入睡，走到搬奏折来寝宫批阅的李世民身边，好奇询问李世民的用意。

“无知顽固大臣，跪累了自然会离去！”

李世民头也不抬继续批阅奏折，顽固大臣那点眼红病，治治就好，他们要是有能耐提出与秦寿一样的丰厚回报，李世民也不介意扩大他们封地。

问题是他们没这个本事，只知道循轨办事的老顽固，善重农耕的李世民，给秦寿回报打动了，打破规则破例封赏。

李世民在等，等秦寿把奇迹做出来，到时候那些顽固大臣自然而然羞愧闭口不谈，事情没出结果前，说得再多也是费口舌。

“父皇，你真的封那么多地给…”

李世民抬起头的时候，李丽质涨红脸说不下去了，李世民怪异的目光，让李丽质心里很是不安，直到殿外传来喝骂推脱声，出缓解李丽质的窘态。

“皇上，皇上，大事不好了，卢国公带人与大臣在殿外掐架了！”

“掐架？！”

太监急匆匆跑进来禀告殿外的情况，李世民一脸怪异地放下手里的奏折，李丽质大吃一惊，没想

到程妖精居然带人在殿外掐架。

李世民一手捋着龙须，面无表情听着殿外程妖精等人醉酒疯言疯语，心里不知道在想着什么，太监跪地等候李世民发话。

“去唤人太医就位，掐完架每人领罚二十大板！”

“是，皇上！”

李世民的旨意直让太监冷汗淋漓，看情况李世民压根没出去制止的意思，太监领旨急匆匆去太医署。

皇宫外，十几名顽固大臣在赶来太医扶起下，惨兮兮地呻咛着，获胜的程妖精甚是得意哈哈大笑。

“呸~多管闲事的下场！”

李世民没有出面制止，看情况是默许了他们胡闹，连守殿门皇宫侍卫都是睁眼闭眼纯当没见到。

“哎哎，妖精，走，走，吃酒去！”

“对对，走，吃酒去！”

罪魁祸首四大恶人勾肩搭背离去，直让赶来的皇宫侍卫们面面相觑，错过精彩大戏啊！

第194章大唐蜕化版潘安

“张兄大驾光临，真乃是蓬荜生辉啊！”

“秦兄言重了，是张某人打搅了！”

虬髯客汗濂地回应秦寿大礼，他带来的三十多人全在院外，秦寿进来的时候早已注意到，晚是晚了点，可虬髯客能找到这么多人，算是不错了。#中@.

“菲儿上酒！”

秦寿请虬髯客落座后，呼喝一声苏菲拿啤酒出来招待，啤酒人手有限产量不高，秦寿至今没打算送人或推广，除了合资的人定时定量送一些，几乎都是存着自己慢慢喝。

“秦兄，恭喜你升官进爵了！”

虬髯客羡慕不已秦寿运气，坐拥百里封地，这可是自古到今嫌少有的优厚待遇，除了封藩王什么的，一般很少有这个待遇。

虬髯客恭喜声秦寿苦笑着摇摇头，他光知道表面不知道其中艰苦，看似风光昭告天下坐拥百里封地，可谁又知道自己可是拿脑袋博来的。

“张兄，莫要在挖苦秦某了，实不相瞒，现在秦某急缺工匠，可否有法子短时间内，帮秦某找多

点可靠工匠？”

秦寿摇摇头苦笑着，把心里之苦吐出来，工匠队伍远远不够想象之中的大，更别提日后要修路需要多少工匠，没办法之下秦寿只好求助虬髯客帮忙。

“哦？需要多少？”

虬髯客无语了，纵观秦寿一百多人的工匠队伍，那可是大唐少有的工匠队，朝廷供养的工匠也是三四百人而已。

“越多越好，嗯，最好先来五六百…”

哐当一声，秦寿的话刚落，虬髯客踉跄撞倒客座旁边空茶杯，不可思议地看向秦寿，一开口五六百人，好阔绰的手！

虬髯客以为秦寿会说是五六十人什么的，没想到秦寿五六百人还是撒牙缝一样的语气，这让虬髯客有些呼吸不过来似的，连苏菲什么时候呈酒上来也浑然不觉。.~.

“秦兄，五六百人，张某没有办法，要是五六十人，短时间还是可以帮忙，要是五六百人，唯恐需要时日…”

“嗯，五六十就五六十人吧，张兄若是能在夏季到来前，帮秦某找到具体人数，秦某每月赠送自

酿啤酒五十坛！”

虬髯客迟疑脸色的答复，秦寿心中大喜，以新出啤酒作为报答，引得虬髯客喜形于色，啤酒虬髯客有所耳闻，那些商贾流传他想不知道也难。

“好酒！苦涩之中带着淡淡芳香！”

虬髯客品了一口商贾们津津乐道盛传的啤酒，顿时双目放光一口气喝完，体验其中苦涩过后的麦香口感，流恋似的回味起当初往事。

想到当初不顾妻子劝解，南下结识豪客磕磕碰碰，心酸历程就像碗中啤酒，苦涩之中带着点点滴滴的心酸。

“长，外有个自称曹禺的米商求见！”

秦寿与虬髯客品酒感悟的时候，贺明急匆匆从外面跑进来，把曹禺外求见的事告知秦寿。

“跟他说本长没空，想通了就拿点实际诚意！”

“是！”

秦寿心里冷笑一声挥退贺明，曹禺现在才想通，估计是皇榜告示出了，害怕了，开始叛离四大富商。

算他还有几分见识，对于这种心性摇摆不定的人，就要使出驾驭手段，吊高态度不能让他平近只

能远观。

“秦兄，张某人带来匠工之中，还有一个奇异能人，不知秦兄可否感兴趣？”

秦寿与长安米商曹家有什么过节，虬髯客多多少少有些了解，并没有去参和什么，直接入正题把自己安排多出奇异能人说出来。

“奇异能人？可否请他进来瞧瞧？”

秦寿闻言先是一愣，末了秦寿带着一丝疑问，想要看看奇异到什么地方？虬髯客闻言便走出去。

不消片刻，虬髯客便带着一个生的尖嘴猴腮，体形瘦小，还有那闪动著精明之色的一对小眼睛，虽然五官对不起观众，可他灵敏的身手，秦寿在他进来的时候就发现了，也不知道他是刻意还是天生如此？

“在下潘安，见过将军！”

嗤~秦寿喝进嘴里的啤酒瞬间喷发，眼前个性十足长相对不住观众的人，居然叫潘安？他爹娘太有才了吧？秦寿抽搐的嘴角，简直就是糟蹋美男子潘安。

“嗯哼~你都有什么本领？”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秦寿不敢小觑自称潘安的个性‘美’男子，先问清楚他有什么本领，

只要有一技之长江湖人士，秦寿不介意收下日后大用。

“启禀将军，潘某懂得临摹家禽口技，还有破室刺探…”

说到后面潘安有些不好意思了，典型偷鸡摸狗本领，虽然美化了不少言辞，可终究是逃不出偷鸡摸狗的本性。

“哦？那好，本将军鱼符在此，来施展你本领我瞧瞧！”

“啊？！这…”

秦寿拿鱼符出来考验一下潘安的本领，直把潘安吓得无言以对，偷官符这不是自找死路吗？还是当着秦寿的面前偷。

“没关系，本将军只是考验你本领，来吧！”

秦寿挥手阻止欲言欲止的虬髯客，现在秦寿最缺就是潘安这样的人才，要是有他这样夜间出动的人才，这对自己来说无疑是一大助力。

魏王府和赵国公府，如今是秦寿重点打探的地方，两家之中极有可能一家是操控神秘杀手，要是潘安有李怡然那样本领，秦寿放心多了。

潘安看了眼秦寿认真的态度，转过头看向一边沉默不语的虬髯客，咬咬牙为自己前程拼上一把。

“既然如此，潘某得罪了！”

秦寿笑了笑站起来当路人，把鱼符塞进衣领内袋，增加难度看潘安如何窃取？要是能够在自己出手前偷去，秦寿算他合格过关了。

潘安绕着秦寿走了一圈，秦寿十分配合当什么事也不晓得，身子跟着潘安绕圈，看他如何出手不惊动自己下，偷取贴身的鱼符。

“钱掉了！”

潘安凑过来蹩脚的借口，秦寿警戒后退一步配合低头，抬起头的时候愕然失神，潘安手里多出一枚铜鱼符，虬髯客含笑点头心中一阵得意，自己介绍的人岂有差之理？

“怎么办到的？”

秦寿服了，潘安偷去自己鱼符，自己居然浑然不觉，要不是确定胸口空荡荡的，秦寿还真以为潘安变魔术或作弊弄了个忽悠自己。

“毁了将军衣衫，还望将军恕罪！”

“刀片？！”

潘安单膝跪地呈上鱼符和刀片时候，秦寿傻了眼低下头，自己衣领部位裂开一个口，感情潘安是用锋利刀片割开的，把握良好的技艺让秦寿心服口服。

“跟本将军混吧！”

“谢将军！”

潘安在秦寿扶起来后，欣喜若狂地抱拳再次下跪，马上给秦寿制止了，得此人才秦寿心中大爽，招揽虬髯客与潘安一起继续饮酒。

第195章一年多产占城稻

“什么？剪发肤？”

入夜时分，当薛仁贵露出叛逆的短寸头，秦叔宝坐等不住了，得悉秦寿开始实行军中剪短发肤，秦叔宝整个人吃惊站起来。.~.

如此叛逆不道的想法，也亏秦寿想得出来，剪发肤是忌畏的事，秦叔宝真心不理解秦寿怎么想的，有没有替别人着想过？

“寿儿，你可知自古圣人有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爹爹，你这叫迂腐，兵就要有兵的样，带着长发成何体统？天冷还好，天气热了如何受得了…”

秦叔宝迂腐的之乎者也，秦寿马上出言打断，事实论事直让秦叔宝一阵哑口无言，可内心始终觉得秦寿这做法有点不妥！

“国公爷，将军所言甚是，薛仁贵带头剪了发肤，如今神清气爽，没有以前累手累脚感觉…”

薛仁贵马上开口替秦寿反平，以自身为例说明，听得秦叔宝哑口无言，即不赞成秦寿此举，又不得不否认，薛仁贵此时此刻短发更帅气了。

“薛副将，淘汰了多少人？”

秦寿懒得与秦叔宝纠缠发肤这个问题，要玩就玩个性的，夏日长发带不透气铁盔作战，无疑是找中暑自寻死路，更何况自己练兵方式玩命的。

“回禀将军，男兵大约有两千多人，留守待看的一千多人，及格的不过一千三人，女兵大约一千九百人，留守待看的七百多人，及格的二千三百多人！”

薛仁贵报出数据后，秦寿与秦叔宝小小惊愕了一把，女兵合格率比男兵多，秦叔宝更是咋舌不已，秦寿玩命的训练方式他见过，没想到女子体质比男的还好！

秦寿训练新兵的方式，很不人道，至少秦叔宝是这么认为的，一天负重越野2次十里山路，不单是跑步那么简单，跑到后山还要没人砍一棵树扛回来。

回来歇息也没得歇息，就是仰卧起坐，蹲跳什么的，要么就是军礼课，光是这些不停顿的训练也就罢了，居然还要将士们自行建营，多糟蹋人啊！

秦叔宝很接受不了薛仁贵的数据，甚至怀疑起薛仁贵是不是念错了，或者弄糊涂了？亦或者是训傻了？女子耐力超过男子，打死秦叔宝也不相信。

“爹爹，你是不是觉得很不可思议？”

秦寿拿出拟好的军规条例和鱼符，在军规条例盖上自己的印章，一边收起鱼符，一边看着抱以怀疑态度的秦叔宝。

秦叔宝点点头没有说话，连他身后秦管家也持以不信的目光，一心认定女子未必能胜得过男子，要不然自古战场都是女兵上阵了。

“薛副将，传令下去，及格的人一律剪去发肤，晋入准精兵，不及格的和待留守的，剪与不剪自行决定，全部编入二线板凳！”

“是！”

薛仁贵接过秦寿递来的军规，领命告退离去，留下一脸疑惑的秦叔宝，不解看向秦寿，兵要那么少？

秦寿没有理会欲言欲止的秦叔宝，手里拿着铅在纸张忙活写字，大厅气氛一瞬间安静下来，没了贾蓉等人搓麻将声，秦寿感到时间耳根根外清静。

“寿儿，你向皇上要那么多农田吃得消吗？”

秦叔宝眼看秦寿忙个没停，趁现在有时间，忍不住把憋在内心的疑问提出来，程妖精为此事皇宫群殴顽固大臣，秦叔宝不知道才是怪事。

事情是秦寿惹出来的，这家伙一天到晚没一刻

安宁，经常弄出出人意料的事，还真是够让秦叔宝胆战心惊的。

“爹爹，别提了，跟皇上做生意够倒霉的，孩儿原本打算要方圆三百里农田种新稻种，哪晓得皇上硬多加两百里，孩儿也没有办法！”

“新稻种？”

秦寿前面的话秦叔宝自动过滤，早已猜测到秦寿与皇上肯定达成什么协议，当秦寿说出新稻种，秦叔宝来兴趣了，肯定是了不起的稻种，要不然秦寿也不敢如此阔绰。

“占城稻，一年两季交杂的好可以出现三季，耐旱，不择地而生…一亩田可收五石左右稻米，按照孩儿上缴一亩10斤税，爹爹，谁赚了？”

秦寿说完秦叔宝倒吸一口冷气，五石左右粮食？什么占城稻这么厉害？还一年两到三季，如今的粮食种下去，不遇到旱情一亩地收成一石多点，秦寿这翻倍的话让秦叔宝惊呆了。

秦叔宝难以平定内心激动，以现在一石相当于50多公斤算法，那岂不是五六百斤米？秦寿上缴五倍税务的10斤粮食，也是相当于九毛二虎之力！

要是秦寿所言非虚，以秦寿现有五百里农田，除去散落的庄占地，也有四百里多点，那是什么概

念？全大唐最多粮草拥有者！

这一刻秦叔宝晕乎乎的，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秦寿现在也是在赌运气，什么都不怕，就怕肯尼运占城稻半路遇到暴风雨什么。

“爹爹，可否有兴趣去瞧瞧精兵与新兵的区别？”

“哦，好，好…”

秦叔宝似乎还未从震惊之中清醒过来，心不在焉地连连点着头，在秦管家搀扶下，跟着秦寿去看看训练的新兵如何。

秦寿带着秦叔宝来到孤灯黑火还真扩建之中军营，四间长长简陋的宿舍营，在夜里显得气势无比，军营周边全用木栏简陋搭起。

踏进军营秦叔宝有种久违的熟悉气氛，想到以往与麾下将士谈天说地情形，秦叔宝有种光阴似箭的错觉。

薛仁贵打着灯笼走出来时，秦寿朝薛仁贵点点头，示意他开始进行夜里紧急集合，薛仁贵马上走到军营校场，击响牛皮鼓。

“集合！”

“快点！”

随着薛仁贵敲响牛皮鼓集合令，四间孤灯黑火

的军营吵杂声一片，碰撞声滚床落地声交织在一起。

随着值夜的护卫点亮周边火盆架，眨眼睛在秦叔宝与秦管家惊讶目光之中，新兵一边跑一边穿戴好衣物出现校场。

秦叔宝粗略算了下，最快出现的男女兵人数，与薛仁贵所言及格新兵符合，其后便是稍慢十几步的留守待看，最后是不及格的新兵，可光这不及格的新兵，集合速度都超越大唐任何一支精锐。

秦叔宝与秦管家面面相觑互视一眼，都给秦寿训练的方式震惊了，不需要在验证什么，外人看门道内行人看精髓，光是这集合速度与纹丝不动的纪律，足可以看出整支军队水平。

第196章下乡视察的君臣

次日午时，累呛的秦寿巡视内一圈，光是这一圈就是一天的时间，纯手工生产方式让秦寿很不满意现状，根本达不到心目中想要的结果。

机械生产，秦寿开始想着发展机械设备，想法是好，但是机械这种玩意，不是想弄就能够弄到的，需要机械相关的知识。

想要发展机械就要培养人才，而机械人才必须从小抓起，小孩子正好是接受教育最佳时期，成年人接受能力有限，秦寿只好把希望寄托成长的小孩。

“长，长！”

“贺明，你找抽是不是？”

秦寿想事出神，贺明急匆匆跑来，打断了秦寿的胡思乱想，抬起头见到慌慌张张的贺明，马上怦然大怒作势出手欲揍这个家伙一顿。

“皇上和大臣来了，在一里之外！”

“皇上来了？”

贺明说完一溜烟闪人，留下一脸愕然的秦寿，不明白李世民来这里干什么？是炫摆还是折服反对的顽固大臣？值得思考的问题。

李世民带朝廷大臣降临长乐，对于别人来说是大事，对于秦寿来说是头痛的事，可以肯定李世民是来带队打土豪的。

头外，秦寿带着薛仁贵等人出引接，浩浩荡荡几千人队伍够庞大的，群臣马车队跟随龙撵身后，太监宫女们走地雷阵似的避开淤泥路。

远远发现纯金龙撵沾满淤泥，秦寿无语了，糟蹋了黄金啊！对于天子座驾秦寿眼红无比，光这五米长龙撵，黄金少说一吨份量。

“微臣参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

“爱卿平身免礼！”

李世民在太监薛高搀扶下，老气横秋地轻甩龙袍袖，李丽质在月莺和兰雀两宫女搀扶下，绕开淤泥走到李世民身后，其后便是一群脸色不一的群臣。

“爱卿，带朕瞧瞧尔新房建得如何？”

“是，皇上！”

感情是冲着新房倒好水泥而来的，秦寿恍然大悟前面带路，新房昨夜倒好水泥瞒不过李世民，工匠里有李世民的密探。

秦寿并没有去隔绝密探什么，也没有去阻止他们传信，以免伤了君臣之间默契，懂得建筑不懂得

水泥制造，一样没有用。

安排薛仁贵带李丽质进里歇会，秦寿带着李世民和群臣们进入子，来到内简陋的小儿学堂，李世民与群臣们停下脚步。

五间简陋的草屋里面坐满三四百孩童，每间简陋课室坐满七八十人，女子当书生震惊了群臣，其中孔老夫子更是脸色变化莫测。

朗朗读书识字声从简陋学堂里传来，灵活的诗词讲义，轻松有趣的算术解答，都让臣武将们忍不住暗自颔首点头。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那你们知道诗中含义吗？”

“不知道！”

甜美的女教师提问声，孩童十分干脆回答，整齐的声音直不动的坐姿，直让外面驻足围观的君臣们大开眼界，特别是教学教师们见到门外有人观看，不受影响似的淡定自如继续授课。

“诗词含义就是：正午时分，农民还在为禾苗除草，汗水不断的滴落在禾苗下面的土壤里，谁知道我们盘中的美餐，它们粒粒都凝聚着农民的辛苦…”

教师拿起石灰块在涂黑的大黑板写下教义，一边说着一边写，孩童们认真听讲完后，开始用铅在纸里记下以备复习。

“老师，诗词意思是教导我们珍惜粮食，别浪费是吗？”

“是的，如今我们吃的每一粟米，都是辛辛苦苦种出来的，要节约粮食从自我做起…”

女教师的循循教诲声，直让外面驻足围听的君臣们颌首点头，好生动简练明了的课程，那些准备找茬的老顽固们更是涨红脸，孔颖达等老顽固更是羞愧难耐，论起教学方式还不如只学了一个多月的教师们。

“哈哈~~贤胥，好，甚好！”

孔颖达等老顽固大臣自愧不如表情，程妖精看在眼里心中更是得意，肆意无忌哈哈大笑，直让孔颖达等老顽固大臣吹胡瞪眼。

“皇上，这些上不了台面的教师，只学了一个多月，没什么好看的，请！”

秦寿这话一出，无形之中给孔颖达老顽固大臣们一个响亮耳光，只学一个多月就如此，要是一年不是成圣人了？

程妖精厚颜无耻的笑声，李世民直接过滤了，

若有深意地看了眼秦寿，颔首点头笑而不语，秦寿打什么算盘？李世民心中最清楚。

群臣们沿路朝扩建的新房子方向走去，见到家家户户民们悠闲蹲在家门，削竹子编制蚕架，其乐融融的欢声笑语声感叹连连，好一派世外桃源。

李世民没有惊扰这些民，哪怕他们发现了跪迎，都给心情大好的李世民挥手赦免礼仪，直朝完工新房一层的工地走去。

“哇~”

“这，这是什么屋子？”

“看似很坚固！”

时隔一个多月，当君臣们再次出现工地，望着扩建五里地，东面倒好一百多间房屋，西面南面北面还是空空的。

完工三分之一的东面接近六千人忙碌着，扛木的扛木，搅水泥的搅水泥，来来往往的年轻佃户担着搅好水泥开倒，屋顶加固的工匠们哟呵声呼喝声不断。

“皇上，由于屋顶水泥未干透，存在一定的风险，微臣…”

“恩~”

李世民点点头并没有逞英勇，走到未倒水泥的

房屋，特意看了眼工匠密探夸的水泥面地，脚踩到硬硬平坦的水泥面，一个字贼爽的。

秦寿无语看着好好地面出现脏兮兮的脚印，群臣们咋舌连连踩着及其平坦的水泥层，估计一辈子没见过这么舒适的地面，甚至有些不信邪似的用力蹬几下。

李世民参观了整体房屋构造，全是火砖加水泥、沙石、石灰砌成，三房两厅的模式，加上奇异的窗户直让君臣们大开眼界。

“这是何物？”

李世民与一干群臣来到厨房隔壁的卫生间，大感稀奇看着空留一个洞的小房间，李世民忍不住好奇询问身后的秦寿。

“启禀皇上，这是卫生间，简称茅房，暂时缺少排污缸...”

秦寿把卫生间与如今脏兮兮茅房比较，把卫生间用途与冲洗卫生说出，惊呆了李世民与群臣们，要真是如秦寿所言，那岂不是告别了如厕臭熏人的时代？

第197章极限训兵

李世民与群臣们参观完建筑后，带着震惊神色折反落，全都给长乐的发展变化给震惊了，心绪不宁地继续参观其他。()$()$(小)$(说)$().---.高速！

农田里绿油油的蔬菜，还有挂牌警告语，直让顽固大臣们哑口无言，看着一望无际的蔬菜农田，下一刻老顽固大臣们久久无语。

秦寿接触到李世民目光，识趣暂时告退遣人去农田摘菜挥泪大赠送，这些朝廷土匪到来，指望他们双手空空回去？难上登天！

“诸位爱卿，朕知晓你们心有不服，若尔等有能力一亩地上缴五倍税务，朕封尔等千里封地，君无戏言！”

“啊？！五，五倍！”

“原来如此！”

群臣们咋舌连连，现在他们终于知道李世民与秦寿的交易了，同时为秦寿阔绰的五倍农田税务惊呆了，那些顽固大臣们更是霜打茄子似的，为自己愚蠢的举动感到懊恼，白挨了一顿揍。

五倍，想都不敢想的税务，秦寿敢口出狂言自加筹码税务，是群臣们没想到的事，李世民的话直

让在场群臣们哑口无言，谁也不敢应答。

“尔等不是闹得很折腾吗？今儿为何不闹了？尔等有谁与秦爱卿如此阔绰，朕加封秦爱卿一倍封地！”

“……”

顽固大臣们沉默不语地惭愧低下头，当李世民拿出白纸黑字画押的军令状，全都乖乖闭上嘴，拿脑袋来玩命的事，傻子也知道风险。

“哈哈~~皇上，别尽说废话，这些软蛋只知道眼红乱吠，十个人加起来未必抵得上老流氓贤胥，嘎嘎嘎~~”

怒了，程妖精一针见血的话，马上激怒了群臣们，可程妖精的话又不得不让群臣们羞愧无力反击，只能吹胡瞪眼怒视无耻的程妖精。

()$()$(小)$(说)$().---.高速！

“咦？皇上你看！”

李靖惊讶声打断了窘态连连的群臣们，顺着李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排成长龙扛树跑回来，直让李世民大感有趣，听闻秦寿训练新兵很奇特，按耐不住去瞧瞧。

李世民开动，群臣们跟着李世民身后，想要瞧瞧长乐独特的训兵方式，最期待的当属武将们，长

乐给他们太多惊喜了。

当李世民等人来到军营，见到竖起的军规全都傻了眼，这么严肃的军法，简直就是要人命啊！

“闻鼓不起，蔑视禁约，驰突军门……犯者斩之！”

“出训行伍，搀前越后，言语喧哗……不遵训规，此谓乱军，犯者斩之！”

“托伤作病……捏伤假死，因而逃避，此谓诈军，犯者斩之！”

李靖与一干武将们哑口无语，够狠的军规，动不动就斩，数百条严苛军规直叫武将们大开眼界，这才是真正的严法治军！

“集合！”

咚咚咚...战鼓敲响集合令，扛树回来的男女各五千新兵分成六排，人数不一的队列看得李世民等人称奇不已，没有打搅站在军营外观看。

“这...”

群臣们发现男女精兵统一短发，全都震惊到说不出话来，顽固大臣很想脱口大骂不尊孝义自损发肤，吃过一次亏后懂得收敛先看清楚情况再下定论。

“皇上请止步，军营有规定，训练期间非军营

之人，一律不许进入！”

“大…”

皇宫侍卫拔刀恐吓不长眼的守门护卫，哪晓得给李世民出手制止住了，轻挥手下皇宫侍卫们退却一边。

“也罢，门外看！”

李世民大感有趣，治军如此之严，出乎李世民意料，并没有以势破坏规矩，秦寿治军严正是李世民想要的结果。

“下一项，体能训练，夏教头，开始！”

“是，侧空翻五十次！”

随着夏侯敦大喝一声侧空翻五十次，李世民与群臣们包括皇宫侍卫们都惊呆了，张大嘴不可思议看着四千号人同时侧空翻落地，自虐十足以后背砸浆水泥地。

“二！”

夏侯敦带头爬起，整齐一致的将士们同时爬起，满身淤泥之下在夏侯敦报出二字，再一次自虐侧空翻落地，泥水纷飞四溅看得李世民与大臣们心直收缩。

“啊！闺女！”

程妖精第一时间发现女兵阵营里的程紫苑，刚

想闯进去制止自己闺女自虐，军营两侧守门的护卫及时挡住去路。

“让开！”

程妖精火大了，看到自己闺女受虐心中有气，试图强闯进去，两名尽忠职守的护卫没有丝毫怯意，坚持不让步守着军营大门。

“程妖精，要是你想你闺女捡包袱回去，尽管进去！”

眼看程妖精就要硬闯进去，秦寿及时出现出言阻止程妖精鲁莽行为，刚立起的军规不可坏，程妖精脸色难看地看着秦寿到来。

当到十的时候，马上出现事故，两名精兵体质欠缺承受不住，第十次侧空翻落地时一口血喷出，未能跟上步伐。

“拉出去！”

“我，我还可以…”

薛仁贵冷若冰霜无情的话，四个护卫走上前准备拉起淘汰者，两个新兵同时苦苦哀求坚持着，薛仁贵没商量态度，一挥手四个护卫拉走淘汰者。

五十个侧空翻训练完，接下来就是一人合抱长树压着胸口仰卧起坐，一根树身压着五人一组，全躺在淤泥地里进行。

“一百个仰卧起坐！”

“是！”

四千多号人同时负树仰卧起坐，那场面与一致口号声深深震撼着君臣们视觉，秦寿心里冷笑着，这还算是小毛皮筛选，真正的训练在后面。

“秦爱卿，此法可适用？”

“不适用，皇上，这些人里还需裁决出一批！”

秦寿淡定的回答声，直让李世民一阵无语，光是这大开眼界的训练，已算盖过大唐任何一支军队训练，秦寿说还要裁决一批人，这让李世民很难以接受。

李靖沉默了，尉迟敬德也沉默了，连一向嬉皮笑脸的程妖精也沉默了，都给眼前狠的不能在狠的训练镇服了！

更别提看傻了眼的臣们，如此练兵简直是史无前例的自虐，那些老顽固大臣们更是不敢吭声了，忍不住怀疑起圣人舆论，圣言女子无大用？真的没大用吗？那里面女子可是货真价实存在。

“皇上，此处有点冷，寒舍备好酒水，还请皇上与诸位同僚赏脸！”

“恩，如此也罢！”

李世民在秦寿邀请声下，发现也没有什么地方可观察了，养蚕技术还没开始，桑树还在截枝播种，没什么好看头，于是带着群臣们去打秦寿这个土豪。

第198章欠管教的四兄弟

“寿儿，你确定皇上不会沉迷？”

李世民与一群土匪大臣打完土豪闪人，秦叔宝一脸怪异看着秦寿，感觉他送李世民一套麻将没安好心，甚至是别有用心。ｗｗｗ．．ｍｅ

“小玩怡情，大玩伤身，管他呢！别三天两头尽来孩儿地盘打土豪就是了！”

“……”

秦叔宝无语目送秦寿出去忙活，这么缺德的话也亏他说得出口，什么打土豪？不知道多少人想巴结群臣与皇上，秦寿倒是好赶苍蝇一样往外赶。

‘铜板啊铜板，总有一天废了你！’

秦寿纠结无比地挠着头，群臣下指定内购长乐特产是好事，问题是纠结的钱问题，俗语说得好，欠债都是大爷，群臣以没带钱为由，狠狠地洗劫了一番，末了丢下一句话日后在算账。

指望他们会老实给钱？秦寿不怎么觉得靠谱，什么叫打土豪？打土豪还给钱还叫打土豪？货币不流畅是秦寿最头痛的事，主要还是自己货物稀有价格贵，一直走黑权贵钱的路线。

大唐货币是秦寿最头痛的事，普通人买东西大

部分带着几十，嫌少超过一百钱，除非想到要买什么，才带足走路都累死人的几贯钱。

“长！”

“？！”

秦寿有些愕然看了眼衣衫凌乱的武顺从外跑回来，有些惊讶与不解，接武老夫人时候顺带回来的韩国夫人，一直忙碌秦寿差点把她给忘记了。

“求求你，救救我晴儿！”

“有话好好说，无需如此！”

武顺忽然噗通跪地，眼泪模糊跪求秦寿，大吃一惊的秦寿连忙扶起武顺，这大礼实在是受不了。

一个人肯放下尊严跪地求人，可见她确实遇到什么难题，要不然也不会如此，她的女儿晴儿秦寿见过，很可爱的一个小女孩。

“晴儿，晴儿给那四个畜生抓去了…”

泪眼模糊的武顺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直让秦寿怦然大怒，又是不知死活的武氏四兄弟，居然太岁头上动土找死！

原来武老夫人把武媚娘孝顺的五两黄金，给了一两武顺让她去置办母女两衣衫，哪晓得在城内遇到武氏四兄弟。

当初给程妖精揍了一顿老实多了，李泰回长安

四处纳贤，武氏四兄弟有幸攀上李泰破船，又恢复以往嚣张跋扈目中无人。

今日见到武顺孤儿寡母身怀巨款，一致认定她与长乐有了一腿，仗着有李泰撑腰，怀恨在心试图抓武顺回去****个够本，柔弱的武顺又怎么是武氏四兄弟对手？很悲催被抓了。

抓回武府路上，幸好在街道遇到冒失送酒夫，武顺趁乱顾不得女儿安危跑回来求救兵，反倒是撞到武氏四兄弟的酒夫惹来一顿暴打。

“放心，本长这就去替你找回公道，走！”

“谢长，谢长！”

武顺原本抱着不惜一切代价求秦寿帮忙，秦寿要是不帮忙，她只好厚着脸皮去哀求武媚娘，没想到秦寿这么豪爽答应了。

秦寿二话不说带上武顺走出头，一声呼唤下二十名整装待发的护卫骑马出现，机灵的聂明驱来马车随后从里出现。

“死贱人，哭什么哭？在哭抽死你！”

武家大院大厅内，三岁女童贺兰晴扑倒在地咽啃哭着，马上招惹来鞭子抽打，武元庆，武元爽，武怀运三兄弟火大十足，煮熟的鸭子跑了！

“不知三弟找着魏王没有？那贱人没爽到居然

跑了！”

“唉~住了那么久，都不知道那贱人如此美艳！四弟，都怪你！”

“什么？又关我事？”

“行了，别吵了，咋们有皇上最宠信的魏王撑着，他一个巴佬敢乱来？就是怕他找卢国公来！”

武元庆大喝一声，阻止武元爽和武怀运两人争吵，劲敌未到他们先内讧了，成何体统这是？

“大哥，要是那巴佬找来...”

“啊~”

武元爽担忧的话还没说完，庭院外传来几声惨叫声，紧接着带伤的四名家仆全丢到庭院中央，武氏三兄弟吓了一大跳拿起障刀跑出大厅。

秦寿带着怯弱武顺和二十名杀气腾腾护卫闯进来，把武氏三兄弟吓了一大跳，明晃晃的二十把带血障刀看得他们头皮发炸。

“你，你...”

“姓秦的，可别忘了，这里是...”

“秦某没忘记你们这些畜生，全抓起来，敢反抗给他们见见红！”

“是！”

随着秦寿一声令下，二十名护卫同时持刀走

来，把武氏三兄弟逼得连连后退，没想到秦寿还真带人带家伙来硬闯。

“晴儿！”

武氏三兄弟被围起来后，武顺马上发现厅内受委屈的闺女，迫不及待跑进去，武氏三兄弟想阻止都阻止不了，二十名护卫三两下把他们制服。

“每人赏二十耳光！”

“你敢，我们可是…”

武元爽的话没说完，噼噼啪啪扇耳光声打得武氏三兄弟晕头转向，护卫出手一个劲的狠，压根没有手下留情之意，五个耳光过后嘴角流血。

秦寿不屑出手，也懒得动手，自己出手反而脏了手，衰落的家族不必客气，应国公要是有在天之灵，恐怕也会抽他们这些畜生儿子。

武顺哭红眼抱着伤痕累累的晴儿出来，看到武氏三兄弟被抽，心中甚是解气，恨不能上去抽上两耳光。

“魏王请！”

“恩~”

武惟良恭维的声音直让武顺脸色大变，不安地抬起头看向秦寿，而秦寿若无其事似的坐上护卫从厅内搬来的椅子。

“大胆，又是你？欺负我们武家没人是不是？魏王，就是他！”

武惟良再见到秦寿底气硬了十足，狐假虎威似的借着魏王李泰撑腰，出言不逊喝斥秦寿，可下一刻李泰的话，直让武惟良掉落深渊。

“秦将军？”

李泰步入庭院第一眼见到秦寿身影，一手推开武惟良，有些惊讶地看着秦寿，末了有些愤怒看向一边的武惟良，这家伙没说得罪谁就把自己骗来，这让李泰很是恼火。

秦寿冷笑一声，没有起来行礼意思，拱拱说道：“魏王殿下，真是好巧，秦某削畜生甚是好玩，魏王殿下，有兴趣削削否？”

李泰不愿与秦寿交恶，巧妙避开话题说道：“秦将军，本王只是路过而已！不知…”

“本将军没空，来人，把另外一个畜生吊起来一起打！”

“魏王，魏…”

“滚，本王很忙！”

秦寿毫不给面子的话，李泰没有生气，有些生气甩开面如死灰的武惟良，气度十足抱拳离去，没有必要为没有价值的武氏四兄弟与秦寿交恶。

第199章神秘宝

入夜时分，武媚娘端着参汤走进东厢房，东厢房经过一番改造，房间一分为二由圆形木架隔开，五十方房间变成带书房，秦寿坐在书桌椅埋头画画写写。

“秦郎，你今儿...”

武媚娘看了眼躺在牙床补眠的钱羽馨，轻轻把参汤放到秦寿书桌边，难以启齿询问秦寿午后找武氏四兄弟寻仇的事。

“那四个畜生？别提了，媚娘坐，我问你个问题！”

秦寿放下手里粗糙的铅，武媚娘提及武氏四兄弟，秦寿想到了什么示意武媚娘落座一边，武媚娘轻轻依坐秦寿隔壁椅子，眨着眼睫等待秦寿的疑问。

“媚娘，我问你，那四个畜生为何找你姐姐麻烦？”

“这...”

武媚娘没想到秦寿居然会问这个问题，在秦寿疑问目光之中，支支吾吾面露难色不知如何作答。

发现武媚娘的神色，秦寿就知道自己猜测没

错，武顺手里肯定有武氏四兄弟想要的东西，抽晕前武元爽骂了一句贱人哥迟早找到的莫名其妙话。

“没事了，你先去睡吧，我出去看看工地，连绵大雨要来了！”

“恩~”

秦寿一口气喝完武媚娘端来的参汤，安抚武媚娘早点休息，收起资料放进书桌，披上一件御寒衣衫走出去，留下武媚娘低头沉思地双手揉着衣角。

走出东厢房，算算时辰应该戌时两刻，秦寿走到后院，袁神棍顶下清风的活，与三个师弟开始赶制火药，清风霸占另外一个房间做专用印刷。

秦寿去视察了一会孙思邈，见孙思邈苦读钻研医书，秦寿没有去打搅慢慢离去，他需要时间，需要时间适应这里的一切。

打开后门秦寿悄悄走出去，走前门势必会惊动大厅里未眠的秦叔宝，怕秦叔宝又唠唠叨叨没完，秦寿选择避避风头。

黑漆漆的庄内已熄火大半，秦寿朝着武顺和武老夫人落居房屋走去，未熄灯正合了秦寿心意，把内心的疑问弄清楚，要不然睡不着觉。

“谁啊？”

秦寿敲响房门，在长乐武顺不用担心武氏兄弟

报复，只是鲜少与民交际的武顺，想不明白谁半夜来敲门？武顺带着一丝疑问轻轻拉开门。

“长？！”

武顺大感惊讶看着秦寿出现眼前，见到秦寿笑盈盈的脸，武顺忽然涨红着脸，误会了什么似的单手撑着房门。

“怎么？不欢迎？”

“是，啊？不，不是…”

秦寿打趣声，武顺脸色越发滚烫，到后面连自己说了些什么，武顺自己也浑然不觉，心里头像揣着一只小兔子，砰砰乱跳，思绪纷繁心乱如麻。

“顺儿，谁啊？”

“啊？娘，没，是…”

武老夫人的问话声，心绪不宁的武顺支支吾吾，武顺的话还没说完，秦寿越过武顺踏门而入直让武老夫人小小惊愕了一把。

“…”

“小子见过岳母大人！”

武老夫人站起来迎接的时候，秦寿彬彬有礼的鞠躬行礼，直把武老夫人吓了一跳，联想到什么连连摆手作势不敢当。

爆豆似的油灯光之中，武顺通红脸色慢慢消

去，从厨房里端来烧好的开水招待秦寿，武老夫人爱怜地抱着有些犯困的贺兰晴儿。

“岳母大人，长屋房间有限，暂时委屈你们将就落住于此，新房落建必有安排！”

“啊？这，这不用这么麻烦！”

武老夫人惊呼一声过后，连连摆手示意秦寿不用这么麻烦，有住的地方已经很满意了，武老夫人不敢在奢侈什么的。

“岳母大人言重了，媚娘做小子的妾室，实在有些委屈了，只可惜小子家里房屋已满，招待岳母大人在此，实在是有愧…”

秦寿得体的话武老夫人松了口气，得知武媚娘做妾室，武老夫人心安了不少，起码比起没有地位的通房婢女强多了，怎么说以后有孩子也是庶系，嫡系的武老夫人不敢期盼。

武老夫人很满意秦寿对武媚娘宠爱，里要事几乎给她抓权处理，这是很难想象的事，更别提秦寿给武媚娘的零花钱，一出手就是十两金，孝顺的武媚娘都给了武老夫人当生活费用。

“不知…”

“岳母大人客气了，如今你我都是一家人，岳母大人是瞧不起小子吗？”

秦寿挥手打断武老夫人生疏的称呼，义正言辞的话直让武老夫人连称不敢，武顺她那双灵动有神眼睛里，闪出一种期盼又恍惚的复杂目光。

“好吧，老实说吧，小子有些好奇，为何那四人对…”

“唉~娘，拿来吧！”

秦寿的话没问完，武顺幽幽叹息一声，武老夫人沉默了一会，从贺兰晴儿脖子摘下红色平安符，看了眼武顺摇摇头叹息着，抱起熟睡过去贺兰晴儿进去休息。

“他们是为这个！”

“平安符？”

武顺拿起平安符，秦寿大感意外，左看右看武顺手里的平安符，除了有点鼓涨，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啊？直到武顺找来剪刀，当着秦寿面剪开平安符。

平安符剪开的时候，里面不是洒落米和铜钱什么的，而是一张巴掌大的羊皮纸，武顺拿起巴掌大的羊皮纸，依依不舍地递给秦寿。

“这是贱妾郎君担任越王府法曹时，无意发现的前隋秘密，至于里面是什么？贱妾郎君没说就…”

武顺有些咽啃自己悲催命运，原本以为嫁了个好人家，哪晓得郎家如此短命，丢下她们孤母寡女在世任人欺凌，性子懦弱的武顺家财给武氏四兄弟全吞走。

要不是秦寿出现，武顺不敢想象自己后面命运会如何？更没想到那四个畜生积怨太深，不顾礼法道德想把自己掳回去做禁脔，想想都感到可怕。

秦寿拿起巴掌大羊皮图纸，没空去听哭哭啼啼的武顺诉苦声，反复研究烧毁大部分的羊皮地图，所幸的是神秘的羊皮地图，关键的部位没有烧到，看到上面的方位，秦寿觉得有点熟悉又陌生。

‘这里隐藏着什么呢？宝物还是前隋皇室复国钱财？’

秦寿疑惑了，忍不住搜刮记忆回忆，贺兰越石，汉化鲜卑人，曾担任的越王府法曹一职，他的死记载是病死。

可秦寿拿到手里的羊皮地图，就不以为然，一个针眼大小的洞口出现中间，秦寿移到烛火前仔细研究一遍。

“这份地图可否？”

“你若喜欢拿去便是！”

“如此谢了，告辞！”

武顺傻了眼，原本以为秦寿会提些什么要求，武顺很自信自己美貌，想要给自己闺女找个好靠山后爹，没想到秦寿得到想要的东西，马上就溜人，让自作多情的武顺一阵气馁。

第200章特殊荣誉

春雨不停地下着，细细的雨丝织成了一张硕大无比的，从云层里一直垂到地面上，远处黛色的群山，近处粉红的桃花，嫩绿的杨树，柔软的柳枝，都被笼罩在这连绵不断春雨之中。ｗｗｗ．．ｍｅ

春雨洗去了冬日的残迹，万物在春风的吹抚下醒来了，在春雨的滋润下生长了，蚕农们披着蓑衣和斗笠，在秦寿亲自陪同指导下，保持农田排水。

连续三日春雨，农田灌满积水是很要命的事，排水有限的小溪，在望放渠下，洪水滔天似的铺满农田，这是很让人恼火的事。

“注意好排水，别让积水把地沟坑埋的大肥冲跑了！”

秦寿甩着斗笠滴下的雨水，顶着冰冷的双脚泡水发麻，指导变成蚕农的民们保持田里的通畅，以防积水把容一人经过的地沟大肥冲走。

想要桑树长叶子好多生，就要实行加肥种植，野生种植方式叶子没有营养，蚕虫吃了也不产量蚕丝，冒出的笋牙过个十来天便可拔梗，每株桑树留三到四枝芽。

“长，望大水跑来了！”

贺明急匆匆跑来，人未到就扯起喉咙把望大水蔓延过来的事说出来，直让秦寿大吃一惊，自作孽的柳志斋尝到了苦头，却连累自己下方的长乐。

“带人去把那个望的长撤了，打断双腿丢出本长地盘！”

“啊？是！”

贺明先是大吃一惊秦寿阴狠的手段，末了在秦寿看过来的时候，一头冷汗地点头应着，甩着蓑衣雨水跑去执行任务。

眼看桑树田排走水了，秦寿招来参与养蚕的朱游部，临时把他提拔养蚕管理员，负责管理农田与养蚕的事，直把朱游部乐得拍胸保证一定完成任务。.~.

没什么特别要关注后，秦寿绕回子里，稀里哗啦下个不停的春雨，把庄严冬痕迹清洗一遍，雪水交融在淤泥地里。

秦寿呆呆地看着子内鱼塘一样的积水，木讷看着聂明夫妇披着蓑衣斗笠，驱赶牛车去运拉收成辣椒贩卖，看着牛车轮子覆盖过半的积水，秦寿皱了皱眉。

常言说得好，要致富先修路，路没修好致什么富？看着聂明夫妇拼命抽打拉车老牛，秦寿忍不住

摇头叹息起来，有钱了牛也变得不宝贝了。

“舟大叔，过来！”

看着差不多覆盖鞋子的积水，秦寿抬起头间发现停工休息游荡的舟子卿，招手示意他过来。

“长，有事？”

准备串门聊天的舟子卿给秦寿逮着，玩起秦寿无语的铁掌水上漂工夫，踩踏着积水跑来，还真有江湖奇人的气势。

“恩，晚上过来帮忙拿图纸交给唐友翁！”

“好的，还有事吗？”

舟子卿想了想点点头应下，跑腿事而已，还以为是什么大事？

“日后新房子遇到这事，你说怎么办？”

“啊？这...”

舟子卿看了眼秦寿手指的积水地面，现在这里是淤泥路，挖个地势低的小沟可以排走，要是铺了水泥就麻烦了，这个问题还真给秦寿问倒了。

秦寿有意考考舟子卿，看看他能不能想出什么办法？可等了半刻钟依然没见舟子卿想出来，秦寿忍不住气馁了，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日后要搞个下水道，把内的积水通过下水道排去溪边！”

“哦！”

秦寿这么一说，舟子卿恍然大悟地猛拍着头，秦寿摇摇头叹息着转身离去，留下舟子卿尴尬地挠着头。

双脚麻痹前秦寿急匆匆赶回家，候守大厅的苏菲第一时间跑上来，接过秦寿摘下的蓑衣和斗笠防止一边，帮忙褪去秦寿雨水打湿的外套。

钱灵从内院澡房端出热水洗脚盆，秦寿顾不得水温如何，先下脚热热活於下发麻的双脚，烫水刺激下舒坦得秦寿想要呻吟一声。

“秦郎，大雨天儿，你为何还出去受罪？”

钱羽馨挥退心有抵触的钱灵，颇感无聊地落座秦寿旁边，仙儿紧随其后从内院走出来，坐到一边单手撑着下巴，目光看着泡热水脚的秦寿。

“唉～～家大业大，要是不看着点，如今我们这里早已成鱼塘了！”

秦寿颇感无奈地摇摇头叹息着，幸好早有预备，今年春雨有可能发生水灾什么的，田里的蔬菜需要及时出手，要不然迟早会因水过多溺死。

钱羽馨不懂这些，更不懂什么防范于未然，乖乖闭上嘴落座一边，贾蓉跟着秦叔宝回了长安，没了打麻将的人手颇感无聊。

“秦郎，皇上的密信！”

大厅内沉默气氛随着武媚娘出现打破，又来密信？秦寿纳闷了，这李世民又闹哪出？明知道武媚娘叛离他了，还给她来密信？

“对了，媚娘，那羊皮地图可有法子破解？”

秦寿接过武媚娘递来的密信，想到武顺送的羊皮宝图，一边打开密信一边询问武媚娘消息。

“暂时没有，媚娘用多张地图对照过，没有相似的地方，亦或者是…”

“打造龙撵？！”

秦寿惊呼声打断武媚娘的话，不可思议的目光看着李世民密信，也不知道是受了什么刺激，居然心血来潮要自己打造独一无二的龙撵。

“啊？造龙撵！”

钱羽馨与仙儿紧随其后惊呼出声，不敢置信看着秦寿，这可是特殊的荣誉啊！

“秦郎，这可是好事，你为何…”

“好事？皇上又黑郎君我了，瞧瞧，不给材料出言就要金……还真当郎君我开金矿的？”

秦寿大吐苦水把密信交给钱羽馨，心里恨死无耻皇帝李世民，打土豪还是怎么回事？哥在有钱也没傻到自掏腰包。

“秦郎，你有所不知，依媚娘猜测，皇上估计是先给你打个招呼，龙撵事关皇上体面，估计要你先起草图...”

武媚娘看了眼苦瓜脸一样秦寿，笑了笑把自己猜测想法说出来，李世民在无耻身为国君，也不会坑秦寿，把自己在宫中了解到的情况说出来。

历来皇上的龙撵都是礼部与工部起草图，经由中书省审核批准制作的，如今皇上不用国家机构造龙撵，选择秦寿独立完成，这是莫大的荣誉。

要是秦寿真造出龙撵，这对长乐名气又提升了一大节，武媚娘一番说辞让秦寿摩拳擦掌起来。

“哈哈~~好，那郎君我就打造一脸独一无二的三轮龙撵出来！”

“三轮龙撵？”

秦寿得意哈哈大笑声，直让在座三女面面相觑，三轮龙撵是什么？

第201章韦氏船工坊

四月阴霾的天气不是很冷，淅淅沥沥春雨停了，让那禁锢已久的心灵在这个春天来临之际，慢慢潮湿发芽，遍地绿叶树芽，远远的望去煞是好看。

长乐，历经一个多月断断续续春雨洗礼，佃户们开始出现农田，塑造出的农谚语，清明前后，点瓜种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

工匠们顶着阴寒天气加工加点拼尽全力赶工，西鹤楼对面空旷的地盘，隐隐架起工匠们心血塑造的厂房区，万事俱备只欠缺铺顶的瓦片。

投资的商贾眼看长乐厂房万事俱备，就缺砖瓦盖好开始生产，坐闲不住三天两头过来监督他们找来的工匠，哪怕是雨季也不放过强制开工。

“一二，用力！”

长乐淤泥道路，排成长龙的运瓦民夫哟喝着拉砖瓦，沉甸甸的砖瓦把板车轮子陷入泥潭里，四五个民夫同时推动难以前行的板车。

“快点，快点，没吃饭是不是？”

“你，快点跟上，晚了一个铜板也没有！”

商贾们冷漠催促着民夫用劲拉，道路淤泥糜烂

是商贾们头疼不已的事，虽然秦寿说过好天气在拉，可商贾们得不了那么久，自掏腰包加速完工，商贾们如此积极秦寿也乐得清闲，让他们自个慢慢瞎折腾。

寒食节大清早秦寿头痛不已，清明节又称寒食节，寒食寒食，顾名思义，这天就不能动火，只能啃昨日准备好的生冷食物。

万恶的寒食节不许生火，除非到了晚上才可以，而且还是由皇宫传出圣火，民间才可以使用凡火，这个习俗要一直保留到中唐才取消掉。

权贵子弟再次组团下春游，让忙得团团转的秦寿苦恼不已，又不得不强打起笑容招待，这不，刁蛮公主双手掐着秦寿的脸蛋，硬扯出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笑笑，嘻嘻~~对了，就是这样！”

李漱亲昵地扭捏着秦寿脸蛋，把欲哭无泪的秦寿弄得哭笑不得，这个刁蛮公主还真是恶作剧不断，看不出现在自己很郁闷吗？

“漱妹，你若是在胡闹，丽质姐我可要告之父皇，禁足你出宫！”

“嗯~”

李漱在李丽质警告声下，骄横地哼了一声放过

秦寿，疯疯癫癫似的钻进权贵子弟圈里，与权贵子弟们去踏青游玩。

“寿哥儿，漱妹胡闹，还望见谅！”

秦寿看了眼闷闷不乐的李丽质，摇摇头叹息一声，与她肩拼肩走踏上西鹤楼二楼，杂役清扫秽迹滚滚的台椅，端来自产啤酒告退出门等候。

“皇后还好吗？”

秦寿替李丽质斟满泥匠烧制的酒杯，似乎看穿李丽质心事，开口询问长孙皇后的情况，其实秦寿不用问也已经知晓，挨不了多久了！

李丽质摇摇头幽幽叹息一声，捻起不怎么适应的酒杯，轻抿一口苦涩的啤酒，尝到苦涩的味道，李丽质感觉自己人生就像眼前啤酒。

“寿哥儿，你这酒楼为何一直空置？”

李丽质似乎不想提及长孙皇后的事，环视一眼落建至今仍然不开业的西鹤楼，忍不住好奇询问秦寿用意。

“等你过门！”

“啊！”

秦寿的话直让李丽质脸红耳赤，慢慢垂下头双手搓揉着宫衣，期盼之中带着一丝丝失落之意，她也想，可母后现在随时撒手离去的状况，李丽质想

都没想过。

“寿哥儿，真是让恪弟好…咦？丽质妹子，你也在这儿？”

沉默的气氛保持没多久，李恪大咧咧的出现打破了，李丽质抬起头看向李恪暧昧目光，轻嗯了一声腼腆脸色红晕一阵算是回应。

秦寿泛起白眼没好气瞪了眼嬉皮笑脸的李恪，伸手之下李恪尴尬地用手指轻揉鼻梁，耸耸肩一手伸入衣袖内，掏出一张纸递给秦寿。

李丽质好奇看着秦寿与李恪在玩什么哑谜？碍于秦寿的私事，李丽质不好过问，轻抿着苦涩又可口的啤酒，并没有说话。

“嗯哼~丽质妹子，恪哥儿有要事与寿哥儿谈，可否？”

李恪看了眼秦寿皱眉动作，干咳一声提醒李丽质，自己有要事与秦寿商谈，麻烦她回避一下。

“寿哥儿，丽质先行出去玩乐！”

“恩~”

李丽质意识到什么，轻轻站起来告退离去，秦寿起身恭送李丽质下楼后，急匆匆关好门走回来。

“恪弟，韦氏船工坊是怎么回事？”

秦寿拿起李恪办妥的地契放到桌面，脸色有些

不自然起来，前隋时期的地契，虽然经过李世民玉玺更改，可这有年份的地契历史痕迹，是瞒不过秦寿的。

秦寿托他去找民间船工坊收购，这个家伙倒是好，居然跑到皇宫里黑来韦贵妃地契，秦寿第一时间察觉到，这地契没那么简单。

韦贵妃的历史秦寿粗略知道一些，前隋大将军、户部尚书李子雄之子李珉妻子，前隋末年李子雄随杨玄感起兵谋反，兵败后父子均被杀，而韦氏因是罪犯家属，按律被充入宫中为宫婢。

当初李世民还未做皇帝，怜惜她的美貌娶了拜封四夫人，育有一子一女，皇十子纪王李慎皇与十二女临川公主李孟姜。

李世民当了皇帝后，后宫佳丽三千享之不尽，自然而然慢慢遗忘韦贵妃，而韦贵妃自然有不甘，至于后面怎么样？秦寿不知道，历史鲜有记载有关她的一切。

“寿哥儿，如今船工坊大的都属于官家的，民间都是入不了台面的，为了帮你…”

“行了，行了，少在寿哥儿面前叫苦，条件！”

秦寿头痛十足挥手打断李恪废话，这份地契太

贵重了，李恪怎么弄来的地契，秦寿没空知道，也没兴趣去了解，后背一阵凉飕飕感觉自己踏进浑水了。

秦寿不相信韦贵妃出手那么大方？把家族旁系船坊说送就送，肯定有条件在里头，至于是什么条件，秦寿隐隐猜到了。

“寿哥儿，韦贵妃约你明儿在甘泉宫会晤，去与不去就看你了，地契就这一份，话已带到，寿哥儿，你自己慢慢想法子！”

李恪小声说完摇头叹息转身离去，留下目瞪口呆的秦寿，手里紧握着韦氏船工坊地契，脸色变化莫测地闪动着。

李恪的话秦寿不得不信，原本打算与李世民联手发展船业，可李世民拒绝了，至于他为什么拒绝？秦寿不知道，指望李世民批地不可能，如今也只有这份地契最适合。

第202章僵蚕的用途

午时过后，秦寿送走踏青的权贵子弟们，敷衍脱离商贾们追问完工期，直奔铁匠屋视察情况，第一个关注李世民委托的龙撵情况。#中@.

李世民的龙撵黄金与朝廷工匠，过段时日就到达长乐，缺少黄金锻造人才，秦寿迫不得已请李世民下批工匠支援。

人手爆增的铁匠屋，如今分批十二时辰未间断过，除了今日寒食节停炉一日，其余时间压根没有停止过。

李世民的龙撵需要特殊处理，秦寿迫不得已把以前义庄厨房改造一番，成为王铁匠早期师徒四人专用单间。

“长，你来得正好，瞧瞧这钢板够力度不？”

王铁匠见到秦寿到来，七上八下的心松了口气，马上拿起缓冲作用的钢板给秦寿过目，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秦寿到来。

秦寿最近一直没有空，王铁匠也不敢去打搅秦寿，直到秦寿到来，才把打造好的钢板拿出来，等待秦寿检验合不合格。

想到有幸为皇上打造龙撵，王铁匠想想都感到

一阵难以平息的激动，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姜奉，丁浓，万恬三人一脸期待看着秦寿。

秦寿接过王铁匠吃力递来的钢板，两条三指宽手掌厚长短不一的钢板，在螺丝拉马紧锁下僵硬十足，秦寿用了一半力勉强折动钢板。

“嗯，不错，技术有进步，弹力够了，足够支撑几百斤重物缓冲！”

王铁匠在秦寿夸奖下，激动地连连点着头，什么都不怕，就怕秦寿不满意要回炉什么的，返工是一种最烦恼的事。

秦寿把钢板放到地面，看了眼王铁匠他们构造好的加长版三轮车车身架，尾部长有五米，宽带也有两米五左右，纯铁塑造的三个三十寸铁轮放到一边。.~.

五十多平方的改造房堆满乱七八糟零件，秦寿拿起举重一样的两个后轮，两个后轮滑下来直让秦寿一阵无语，好吧，感情是未完工的作品。

王铁匠一脸尴尬地挠着头，轴承套滚珠有点麻烦，王铁匠一时间没研究出来，以致于空着两个轮子虚装。

“轴承尽量加快步伐，油脂用猪油代…”

“是！”

王铁匠在秦寿安排完后，与姜奉，丁浓，万恬三人送走秦寿，拿起秦寿命清风印刷的机械书籍恶补，仰足劲等到晚上可以开炉的时候，加速钻研出精工类的轴承。

“长，长，终于找到你了，蚕，蚕…”

秦寿踏出铁匠工坊，气吁喘喘的朱游部跑过来，缓不过气似的一手指着自家，说了半天硬是没说出之乎所以。

顺着朱游部手指他家方向，秦寿皱了皱眉，民变成蚕农户围在朱游部家门口，沮丧十足的议论声秦寿远远就听到，带着一丝疑问走向扎堆朱游部家门的蚕农们。

“老张头，你家蚕儿也僵了？”

“是啊，不知道咋回事？昨夜好好的，早上起来…”

“唉~~这可如何是好？半张纸的蚕儿僵了三分之一…”

二十多户蚕农们沮丧十足地议论纷纷，该做的工夫全部都做到位了，通风良好，叶子都是清爽，眼看还有三四天成熟，没想到第二天一百多户人，就有三十多户人家出现僵硬的蚕儿。

搞不懂原因的蚕农们来找负责人朱游部，哪晓

得朱游部的也中招了，同样出现僵硬的蚕儿，这让蚕农们不安起来，那可都是钱啊！

没有发现僵蚕的蚕农们驻足围观，出现这事他们也担忧，什么都不怕，就怕轮到他们蚕儿也出现这样的情况。

“都怎么回事？”

“长，你来得正好，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长，你看看这蚕...”

秦寿一出现，蚕农们马上一窝蜂围过来，手里拿着拣出来的犯病蚕虫，有硬化的僵蚕，有恶臭的死蚕，还有要死不活的口水蚕，只看得秦寿一阵无语。

“肃静！都拿开！”

随着秦寿一声大喝，二十多个七嘴八舌蚕农们纷纷后退，不敢去挑战秦寿威严，他可是在场所有人衣食父母，朱游部损失惨重没吭声，蚕农们慢慢平息焦急之色。

秦寿看了眼蚕农们百态的心情，理解他们心里的难受，辛辛苦苦起早贪黑伺候蚕虫，吹风雨淋摘桑树叶。

特别是拔梗，顶着冰雨麻木的双手去拔，其中

滋味秦寿体验过，没有手套皮破手麻也要去拔，每一钱都是用血和苦换来的。

蚕虫大吃和上架吐丝时期，忙起来的时候，错过一个多时辰吃饭常有的事，遇到这种无妄之灾，换谁心情也不好。

“这种叫死蚕，传染很厉害，发现的要及时处理捡开，用石灰撒到死蚕位置消毒，捡过死蚕不许碰好蚕，要洗手，春季遇到正常…”

秦寿把死蚕处理方式说出来，直让民们恍然大悟，秦寿抄录的养蚕宝典不是很齐全，大致注意事项没有举例。

现在遇到小部分严重情况，秦寿不得不耐心讲解处理方式，防止他们乱扔污染，告知丢进茅房做肥料。

“口水蚕是你们没处理叶子问题，这个不细说了，宝典上面有，僵蚕的全部收集起来送到本长后院，保持通风…”

蚕农们在秦寿解说完后，纷纷各自散去开始着手收集僵蚕，丝毫不知道僵蚕还有药用价值。

僵蚕经过简易加工，可以变成可观的药物，主要用于惊风抽搐，咽喉肿痛，颌下淋巴结炎，面神经麻痹，皮肤瘙痒等病症。

僵蚕的加工十分容易，并不需要特殊的设备。但晒干的僵蚕应及时加工处理，防止霉变和虫蛀，降低药用价值。

传统的僵蚕加工分净制和炮炙两种，净制就是将僵蚕去杂洗净，用石灰粉拌均吸干水分，充分晒干。炮炙就是将僵蚕倒入热锅内用火翻炒，至表现呈黄色即可。

“朱游部，日后蚕农有僵蚕记得第一时间送给药王，按照五两一钱补贴给他们，不足五两满五两在给，可找苏菲结账，明白没有？”

“是！长！”

朱游部愣了愣应着，想到僵蚕还有补贴，朱游部醒悟过来猛拍脑门，自己房子里的僵蚕可不少，至少可以换个十钱！

处理完蚕农这边的事，秦寿忙不停直奔军营，视察那边的训练情况如何？虎豹师秦寿打算分割成三支不一特种强兵。

第203章韦贵妃的试探

次日清晨，秦寿脸没洗牙没漱，就给苏菲从左拥右抱温柔吵醒，打着哈欠走出来大厅，便见早起仙儿招待陌生的小正太王爷。.~.

“李慎见过秦将军！”

“秦某见过纪王殿下！”

小正太王爷见到秦寿出现，拱手抱拳彬彬有礼，拜见仰慕已久的秦寿，他的事迹与奇闻李慎早有耳闻。

秦寿拱手回礼，没想到眼前的小正太王爷，居然是纪王李慎，他的到来让秦寿不得不提高警惕，准没什么好事！

“秦将军，可否有空？”

李慎恭恭敬敬地行礼，秦寿史无前例的突破王级封地，识封万户候，不是李慎八百户可比的，封地更是快到洛阳一半路，纵观历史都没秦寿封户如此居多。

城南郊区，一辆马车直朝萃云山庄行驶过去，十名护卫骑着马跟随马车身后，目光警觉十足打量周围点瓜种豆的农。

马车里秦寿阴霾着脸色，李慎告知有人要见秦

寿，在萃云山庄恭候大驾，这让秦寿很是惊讶与不安。

不用问秦寿也知道是谁，除了韦贵妃还真想不出还有谁？李慎没有跟着来，是秦寿预料之中的事，他的个性秦寿也了如指掌。

“寿哥儿，萃云山庄到了！”

马车停下来后，黑牛跳下马车通知秦寿一声，聂明忙于贩卖田里辣椒，压根没空当车夫，黑牛训练过关，如今正式成为秦寿专用车夫。

秦寿跳下马车，看了眼远离南城门的萃云山庄，依山围建气势宏博的山庄，在苍色的山岩的脚下，后院隐隐可见一片竹林，鞭子似的多节的竹根从墙垣间垂下来，两侧十丈长的围墙，可见这萃云山庄里面有多大。

山庄家仆拦住秦寿的护卫进入，秦寿挥挥手示意护卫门外等候，里面有心见自己的人，应该不会设计陷害，要不然也不用如此麻烦。

秦寿独自一人走进山庄，穿梭假山怪石，花坛盆景，藤萝翠竹点缀其间，置身此地静听着流泉拨清韵、古槐弄清风，是一种很好的享受。

只可惜走廊二十多个杀气腾腾的刀客出现，破坏了秦寿欣赏美景，二十多个刀客忽然举刀杀来，

这让秦寿很是惊讶并没有畏惧。

“找死！”

秦寿不用想，肯定是韦贵妃有意安排的，至于她用心何在？秦寿没兴趣去知道，双手紧握成拳迎上去。

有限走廊只允许两人同时经过，两个刀客挥刀砍来之际，秦寿惊奇发现这些刀客软绵绵的刀法，惊讶过后闪过刀客劈来的障刀，一拳一个打飞后退，压倒一大片身后乌龙刀客。

霹雳乓啷武器掉落声，秦寿摇摇头无语地看着乌龙刀客倒成一片，这水准的试探也未免太小瞧自己了吧？

“退下！”

“是！”

脸色难看的韦贵妃出现倒成叠罗汉的刀客身后，一声威严呵斥声，二十多个刀客打扮的太监鸭公声，直让秦寿恍然大悟，感情是太监扮的！

秦寿打量了眼惊艳的韦贵妃，淡粉宫装裙角绣着展翅欲飞的淡蓝色蝴蝶，内穿薄蝉翼的霞影纱玫瑰香胸衣，微风轻拂，竟有一种随风而去的感觉。

韦贵妃养尊处优的贵妇风姿，丝毫不输于豆蔻年华少女，长的千娇百媚，粉脸美艳绝伦，白里透

红的肌肤，秀眉微弯似月，嫣然一笑时，百花黯色。

“秦将军，让你见笑了，多有冒犯之处，还望见谅，请！”

秦寿点了点头，在韦贵妃与两名宫女带路下，跟着身后朝山脚亭台走去，打量着韦贵妃那迷人的背影，还有如兰似麝的幽香，秦寿感到一阵气血澎湃。

‘阿米豆腐，别胡思乱想！该死的袁神棍...’秦寿心中一惊，冷汗淋漓轻抹额头汗滴，极力克制莫名其妙的****上升，把袁神棍问候几百遍。

亭台楼阁，太监奉上香茗后，给韦贵妃挥退，包括韦贵妃身边两名贴身宫女，也给挥退出亭台楼阁，在楼阁外面站岗放哨似的。

“不知娘娘找秦某有何事？”

秦寿不想与韦贵妃兜圈子，直接入正题，没空与她拐弯抹角，总觉得她找自己没安好心，要不是看在洛阳船工坊份上，懒得与她搭上关系。

“本宫的大礼，不知秦将军可否收到？”

韦贵妃轻轻放下茶杯，笑了笑看着秦寿，自信满满的话直让秦寿皱眉不已。

“礼，秦某很满意，娘娘还是入正题吧！”

秦寿叹息一声，放下手里的茶杯，韦贵妃迟迟不肯入正题，这让秦寿很是无奈，没心情也没耐心与她玩小心机。

“那好，本宫直言吧，本宫想要得到秦将军支持！”

韦贵妃在秦寿两次催促声之中，慢条斯理说出自己的条件，直听得秦寿一阵皱眉，果然不出自己预料。

“支持？支持什么？”

秦寿装糊涂地挠着头，惹来韦贵妃一阵娇笑，笑声之中颤动的抹胸看得秦寿肝火上升，心呼一声好大的凶器！

“秦将军，你是明知故问还是装傻？一人之上的位置谁不眼馋？秦将军你说是不是？”

韦贵妃直言不讳说出目的，秦寿沉默了，韦贵妃的话很清楚告知秦寿，她要秦寿支持纪王李慎登上皇位，以秦寿现在人脉身份地位，很有前景的黑马。

韦贵妃最看重的还是秦寿与大唐四大恶货关系，李靖等四人一直保持中立，就算秦寿不拼爹关系，也足以与四位大臣拉近关系，更别提秦寿与程

妖精说不清的关系。

“娘娘言重了，微臣只是上不了台面的小将军，何来能力…”

“秦将军，本宫能理解你这算是敷衍吗？”

韦贵妃冷笑一声打断秦寿，不悦地皱起两叶修长柳眉，目光直勾勾看着秦寿，试图把秦寿心虚的一面看穿。

“娘娘，秦某乃无名小卒，唯恐力不能及！”

秦寿也撕破脸皮似的，懒得与韦贵妃废话太多，直截了当言明自己不参合皇位斗争，风险太大了。

“秦将军，一朝功成万民仰，纪王如若坐定皇位，秦将军就是开国功臣，大权在握岂不是更好？再者本宫侄儿开设的船工坊，是全大唐仅有的与朝廷挂钩…”

韦贵妃自信满满地拿船工坊诱惑着秦寿，以朝廷挂钩秦寿想在里面弄什么，都不会有人知道，她的侄儿掌管洛阳一切，可以帮秦寿隐瞒一切。

秦寿沉默了，不得不说韦贵妃这条件打动了秦寿，盘算着得与失之间，心中燃起熊熊的无名渴望。

第204章媚娘献计

入夜时分，秦寿回到家里依旧没见到秦叔宝回来，叹息一声烦躁不已回到后院，忙碌的袁神棍等人丝毫没发现秦寿进来。。.~.

秦寿看了眼忙活的袁神棍他们，并没有去打搅他们，摇摇头叹息着回到东厢房，武媚娘和钱羽馨都在厢房里，仙儿未与秦寿行房礼，并未出现东厢房。

“郎君，有心事？”

秦寿心事重重走回来，自然瞒不过两女，也不知道秦寿遇到什么事，以至于如此秃废无神，两女好奇走过来。

“很头疼的事！”

秦寿心事重重地落座书桌椅，在武媚娘轻柔按摩头部下，头疼十足地叹息着，脸色阴霾无常变化着，只看得钱羽馨咋然称奇，很少见秦寿如此，也不知道他遇到什么心烦的事。

“郎君，有何心事？不妨与我等说说，或许可以帮忙出个主意！”

“是啊，郎君，有何事不妨说出来！”

武媚娘的话，正合钱羽馨心意，钱羽馨紧握着

秦寿的手，试图给予秦寿最有力的支持，一直帮不到秦寿，钱羽馨感到很惭愧。

“唉~~韦贵妃想要郎君我帮她，扶持纪王李慎坐上皇位……”

秦寿把韦贵妃的想法说出来，直让钱羽馨惊呼一声，不敢置信看着秦寿，没想到居然是争权夺利，一时间晃了手脚不知如何是好。

争权夺利可不是什么好事，至少钱羽馨知道，稍有不慎会引来杀身之祸，甚至满门抄斩也是常有的事，自古争权夺利有几个有好下场的？

“郎君，你是怎么想的？”

武媚娘停下帮秦寿按摩，拉过椅子笑了笑看着秦寿，没有钱羽馨担惊受怕的恐慌，反而双目放光大感有趣的模样。#中@.

武媚娘此时此刻的心情，秦寿看在心里明在心底，自己的话成功点燃了她死灰复燃的权利**，武媚娘没有放弃至高无上的权利，相反是隐藏的及其深。

“媚娘，你怎么看韦贵妃？”

秦寿没有回答武媚娘的疑问，反而反问她一句，让武媚娘愕了愕，沉默着脸色没有回答秦寿，隐隐知道秦寿的用意，打着知己知己的用心。

秦寿在等，看看武媚娘对韦贵妃的评价，秦寿相信武媚娘在宫里打滚了一些年，多多少少应该知道一些宫中琐碎事。

“韦贵妃，贤良淑德心机颇重，善于攻心计，媚娘当初在宫内，没少吃她苦头…”

武媚娘把韦贵妃了解到的事迹一一说出来，她的这点陈年旧事，秦寿多多少少了解一些，了解归了解毕竟大部分都是后世模糊揣摩的真相，比起她现身说经历，差距还是很大的。

武媚娘说韦贵妃贤良淑德，秦寿未必见得，韦贵妃从出生到去世，见证隋帝、隋炀帝、唐高祖、三位帝王日落中山，想不萌生夺权那才是怪事。

李治上任后又与他有一腿，不过秦寿不得不承认，韦贵妃确实有傲人资本，难怪李治那恋母狂会把她推倒，在山庄的时候，秦寿都有不介意推倒她的**。

想到韦贵妃，秦寿有种心痒痒的冲动，甚至邪恶想到，后宫佳丽三千，步入三十大龄的她，是如何解自己的心理需求？

“唉~~郎君我就是头疼这事，争权夺利不是小孩玩过过家，稍有不慎抄家灭斩是家常便饭，可她的船工坊，郎君我又舍不得…”

秦寿抓急地挠着头，大吐心里的苦水，典型想要白拿不想出力，更不想参合任何政治斗争，秦寿的话，直让武媚娘大翻白眼，狡猾的家伙。

钱羽馨帮不上什么忙，心里不安地左看看秦寿，右看看沉默不语的武媚娘，心里期盼着武媚娘劝说秦寿别去参合斗争，可钱羽馨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

“秦郎，也许这是一个机会！”

“哦？”

秦寿闻言一脸疑惑看着神秘笑着的武媚娘，机会？什么机会？武媚娘笑意更浓让秦寿摸不着头脑，不知道她又有什么绝妙的好主意？

武媚娘的智慧秦寿是不怀疑的，要是她有什么绝妙办法，秦寿不介意玩玩改变历史，前提武媚娘出的主意要有足够理由吸引自己。

“秦郎，媚娘，你们聊，妾身去唤灵儿熬参汤！”

眼看秦寿与武媚娘密谈不可告人的事，钱羽馨识趣地回避，怕知道太多对自己没好处，干脆选择回避以免坏了秦寿的大事。

“秦郎，你是否断定皇上还有13年寿命？”

钱羽馨离去后，武媚娘翻起秦寿当初收服自己

的话，把大唐的大致走向真真假假告知自己，如今已是秦寿的人，武媚娘开始筹划大唐的未来。

“如不出意料，应该如此！”

秦寿沉默了片刻，点点头回应武媚娘的疑问，自己女人秦寿还是相信的，更何况这里是自己地盘，想阔谈什么就谈什么无虚隐瞒。

“如若是这样，媚娘倒是有一计，让秦郎名利双收，包括大唐在你掌握之中！”

“哦？说来听听！”

不得不说秦寿给武媚娘的话打动了，凡事不一定要按照历史走，自己既然掌握了历史，何不改变历史轨迹?

“秦郎，你只需如此如此这般...”

秦寿在武媚娘献计下，双目放光频频点着头，末了武媚娘妖媚一笑，更是让秦寿心中大喜，这么阴损的主意，自己怎么没想到？

“哈哈~~好，好，媚娘，郎君我果然没看错你，韦贵妃，你等着偷鸡不成蚀把米吧！”

武媚娘在秦寿十指大动揩油下，娇喘着半推半就，心情大好的秦寿抱起诡计多端的武媚娘，心里暗之庆幸李世民把她赏赐了给自己，要是真按照历史轨迹走，真不知道如何应付这个智力爆满的武

后。

解决了韦贵妃的难题后，秦寿十指大动好好宠幸武媚娘，不知不觉脑海里全是韦贵妃的身影。

掖庭宫，后妃们的居住处所，韦贵妃在寝宫浴房里泡着香汤，祛除出宫回来的风尘，两名宫女放下韦贵妃更换的衣衫后慢慢退出去。

韦贵妃仰躺在洒满花瓣澡池里，迷雾般水蒸气袅袅上升，思虑回到午时第一次与秦寿接触场景，患得患失不知道秦寿答不答应扶持纪王？

“娘娘，魂香太医配好了！”

“恩，出去吧！”

一名宫女鬼鬼祟祟钻进来，放下一包香料在韦贵妃澡池旁边，在韦贵妃挥手下慢慢退出去，拿起香料暗自失神起来。

第205章夜探魏王府

“监视魏王府？”

潘安还没来得及歇息，秦寿就跑来找他安排任务，监视魏王府的动静，潘安惊讶不已看着秦寿，想要确定秦寿没有说错话什么的。

“不错监督魏王府，主要监视魏王最近有什么动静，把他做的事全记录下来，办得到吗？”

秦寿拿出一本空白书与铅交给潘安，等待他的答复，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是时候轮到潘安派上用场了。

潘安一口气接下秦寿安排的任务，不就是监视一个人而已，有什么难事？要是连这些也办不到，潘安直接撞墙得了。

“小事一桩，将军，连他日常如厕也记下吗？”

“你喜欢，皇宫混不混得进去？”

秦寿一脸黑线看着潘安，想到了什么，秦寿怀着一丝期盼等待潘安的答复，心机大胆想要触手皇宫，方便日后自己行事。

“皇宫？将军，你不是开玩笑吧？皇宫城墙那么高，潘某如何进得了？”

潘安瞪大眼不可思议看着秦寿，哭笑不得不敢乱来，皇宫城墙十几米高度，岂是自己能够爬上去的？

不过秦寿这个提议也不错，一辈子没进过皇宫的潘安，忍不住有些期待想要进皇宫溜达一圈，正所谓年少不疯狂，老了又有什么资本在小辈面前吹嘘？

“不过，要是有攀爬之类翻墙，潘某倒是可以试试看！”

秦寿气馁的时候，潘安柳暗花明的话，直让秦寿燃起希望，潘安的话倒是提醒了秦寿。

后世做贼有几个手里没吃饭家伙的？要是复制一套做贼专用工具，皇宫简直就是自家后院一样，想去就去想走就走。#中@.

“那好，你先去魏王府，装备本将军帮你想法子！”

“是，将军！”

潘安领命走回屋里，留下秦寿独自琢磨如何弄套专用装备给潘安，半刻钟过去，潘安穿着一套自制黑衣从自家后窗离去。

长安延康坊，周边居民房孤灯黑火一片，唯独魏王府未熄灯，巡逻王府侍卫一丝不苟巡查王府每

一个角落，唯独疏忽屋顶的动静。

黑夜里，一个灵猫似的身影跃上王府大厅屋顶，逮巡逻王府侍卫过去，灵猫一样的黑夜四肢趴在屋顶，顶着夜里寒风轻手轻脚寻找大厅位置。

‘呸呸...那个缺德鬼在城脚如厕？’

潘安一边寻找魏王府大厅位置，一边心里暗骂缺德的人在城墙边布雷，以至于潘安走隐蔽地道进城中招，心情可想而知有多郁闷。

“恩？这里吗？”

趴在屋顶瓦片隐隐听到有声音传来，潘安停下摸索轻轻揭开一片砖瓦，凑眼看下去一个胖子和一个帅哥年轻人坐在一起。

‘胖的，没错了！’

潘安眯眼看着屋顶下的两人抿茶轻谈声，可以判断哪个胖子就是魏王李泰，至于他旁边的那个是谁？潘安不认识，贴着耳朵聚精会神偷听下面的谈话。

“表哥前来，莫不成是舅舅之意？”

李泰笑眯着眼，轻轻放下手里的茶杯，开口打破长孙冲插诨打科的废话，直切入正题，没兴趣与他废话一箩筐。

“非也，非也，青雀老弟，冲哥儿此番前来，

仅是个人，与忙于政事父亲大人无任何瓜葛！”

长孙冲笑了笑，放下手里的茶杯，摆手说出李泰及其不悦的话，得知长孙冲并非代表舅舅长孙无忌，李泰顿时拉下脸。

李泰如今急需与李承乾变冷淡的长孙无忌支持，有他的支持自己登基皇位不在是梦想，长孙无忌疏远李承乾消息，李泰多多少少有些耳闻。

原本以为李泰前来是代表舅舅的试探，没想到居然不是，这让李泰心中很不是不爽，故而摆出一副臭脸孔。

“那敢问表哥来青雀寒舍，是所谓何意？”

“闲聊！”

李泰冷冰冰的面孔，长孙冲不为所以地应付一声，直让李泰有发作的征兆，最后还是强忍下来。

“如今长安变天，相信青雀老弟知晓了吧？不知青雀老弟对太子哥受刺一事，有何看法？”

长孙冲再次端起茶杯，笑了笑抿了口茶水，若无其事说出李泰脸色大变的话。

“莫不成你们都怀疑本王做的？”

李泰咬牙切齿怒视着长孙冲，很明显他这话带有刺，似乎有意针对自己，要是李泰听不出来，那才是怪事。

‘刺客？莫不成是前一阵闹得沸沸腾腾的刺客？’

偷听的潘安大吃一惊，没想到今夜还真来对了，消声遗迹的神秘刺客有眉目了吗？潘安忍不住大喜过望，秦寿安排他来无非就是弄清楚刺客的事。

“非也，非也，青雀老弟，至于刺客是属于谁的？冲哥儿我无兴趣，来这里，只是想提醒青雀老弟，小心太子哥而已！”

“哦？是吗？”

李泰冷笑一声，手轻敲着座椅扶手，始终带着半信半疑的目光，蔑视没安好心的长孙冲，冷笑连连应付好心提醒的长孙冲。

“好吧，冲哥儿我也不拐弯抹角了，青雀老弟想要得到冲哥儿父亲大人支持可以，冲哥儿可以帮忙说说情，不过冲哥儿有个条件！”

“说！”

李泰皱了皱眉，有些不悦地点点头，长孙冲废话了老半天终于入正题，不可否认李泰给长孙冲的话打动了，想要扳倒李承乾太子宝座，必须还需要姜还是老得辣长孙无忌支持。

“想方设法阻止长公主嫁给姓秦的，作为报

答，你会得到冲哥儿父亲大人的支持！”

‘小子，你活腻了！’

潘安大吃一惊，没想到这个长孙冲居然打着拆散鸳鸯坏主意，要不是今夜只是来试探的，潘安定然赏长孙冲尝尝抓破皮的痒身粉滋味。

李泰沉默了，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长孙冲的意思，似乎在思考得与失，又似乎在权量其中利弊，两边都不是好得罪的人，李泰为难了！

“青雀老弟，话以至此，相同了大可找冲哥儿，告辞！”

李泰点点头没有站起送客意思，目光闪烁变化着静坐原地，丝毫没有注意到屋顶有人把他们之间的谈话，全偷听得一清二楚。

‘小子，你死定了，将军的女人也敢打主意？’

潘安待长孙冲离去后，慢慢盖上瓦片，目光看着长孙冲踏上一辆马车，心里暗骂长孙冲一声，轻手轻脚跟上长孙冲的马车，确定他的身份好回去交差。

第206章倭国商人

“长孙冲，是时候收拾你个废材了！”

次日清晨，秦寿收到一夜未眠的潘安打探结果，把潘安记录下来的消息放到未灭烛火烧毁，咬牙切齿手握成拳，恨不能一拳把长孙冲重残到生活不能自理。

对付光明正大的情敌不难，难的是应付那些千方百计想让你结束单身的人，而起还是背后偷偷来的那种，要不是有潘安，估计自己给人算计了都不知晓。

钱羽馨与仙儿默默地品尝着瘦肉鲜菇粥，武媚娘放下手里的滚烫粥，笑了笑看着气黑脸的秦寿，暗处情敌确实很可怕的敌人。

“秦郎，恕媚娘多嘴，这个长孙冲你要及时铲除，如若不然必然是隐患，甚至是让你身败名裂！”

“哦？怎么说？”

秦寿接过苏菲放下的一不值套餐，瘦肉鲜菇粥加油条，喝了一口看向拿起油条慢条斯理品尝的武媚娘，耐心请教起她的意见。

武媚娘度过一段心灰意冷命运波折，如今智慧

开始恢复，这对自己无疑是一大阻力，缺少的就是她这样的狗头军师出谋策划。

“皇上之所以如此信任你，有三点，第一点，你的才智与懒散胸无大志，无心与皇子拉帮争权夺位，第二点，郎君父亲大人的关系！”

“恩，第三点难道是？”

武媚娘简述的分析，秦寿汗濂地点点头默认，以前是这样，可现在变了，武媚娘没说第三点，秦寿隐隐猜到武媚娘想要说些什么。

“第三点最重要的，联姻，长公主是皇上最信任宠信，单凭这一点足够了，相信长孙冲也知道这一点，故而对长公主念念不忘，如若破坏了秦郎你与长公主感情...”

武媚娘把最糟糕的事情说出来，直让秦寿冷汗淋漓，经过武媚娘整理思绪前因后果，秦寿感到一阵后怕与愤怒，这个阴险的长孙冲必除才行！

按照武媚娘的意思，要是自己与长公主感情破裂联姻失败的话，李世民第一个会迁怒自己，甚至会拿自己开刀祭愤，以现在自己手握重权和兵器研究，势必会惹来不堪设想的后果与栽赃。

常言有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像长孙冲这种吃饱撑着没事做，整日想着法子阴人的蛀虫，是时候

拔除杜绝隐患。

“长，长！”

秦寿正想着怎么除去长孙冲这个阴险人士，贺明急匆匆从外面跑进来，打断了秦寿的沉思，在秦寿发怒前，气也来不及喘一下。

“长，外头有两个自称倭国的商人求见，说是谈大买卖！”

“倭国商人？不见…等等！”

听到贺明提及倭国商人，秦寿忍不住皱起眉头，刚说不见忽然想到什么，出言喊停准备跑人的贺明，郁闷不止的贺明老老实实呆在门口，等待秦寿的吩咐。

“安排去你家等着，本长稍后便过去！”

“啊？是！”

贺明不明白秦寿的用意，挠着头急匆匆跑出去，秦寿摸着下巴心里盘算着一石二鸟的阴谋，要是两个倭国商人肯配合的话，无疑是很好的棋子。

“媚娘，早饭用毕，安排张三推荐的船工匠马上启程洛阳！”

“是！”

秦寿抓起一根油条，安排武媚娘尽快把虬髯客推荐的船工匠去洛阳，马上急匆匆去会见倭国来的

商人。

来到贺明家里，秦寿马上见到两名倭国商人，没有想象之中本土服装，穿着大唐常见的儒衫，只是他们两人竖起牛粪头的发型有点独特，用白纸做幞头束起难看的发型。

秦寿了解倭国习俗，用来束发的发绳多用草、蔓、茎、麻等，上层人士则用绳和纸。庶民劳作时，仅用布将蓬乱的头发束一束。

只是逢年过节或者有祭祀活动出远门，才作垂发发型，倭国官僚为紫色，将军为红色，商贾与权贵人为白色，农民的发绳则仅限稻草，看两名商人发绳，秦寿可以判断出他们的身份。

“贝谷沐川，田中一幕，见过秦将军！”

两个倭国商人见到秦寿，马上毕恭毕敬站起，礼貌十足向秦寿鞠躬行礼，秦寿轻摆手示意两个倭国商人落座。

秦寿重新在打量两个倭国商人，贝谷沐川，三十多岁中年人，相貌平平却双目有神，典型经商已久老油条，田中一幕年纪轻轻二十二岁左右，典型憨头青涉世未深。

“将军秦某消受不起，你们找本长有何要事？”

秦寿故意把话言明，自己仅代表长乐，而不是大唐将军与他们说话，希望他们能够记住，别让有心人抓住痛脚又造谣是非。

“嗨~我们敬仰长乐木艺，特来与长合作！”

贝谷沐川怕田中一幕愣头愣脑乱说话，抢在前头干脆了当说明来意，他们来这里就是与秦寿谈合作的。

“喔？是吗？贺明，报价！”

“等等，长，可否单独谈谈？”

秦寿懒洋洋呼贺明报公价时候，贝谷沐川伸手打断秦寿的话，神神秘秘地用商量语气，想要与秦寿单独谈谈。

“可以，贺明去蹲你茅房去！”

“是，长！”

贺明在秦寿无耻挥退下，一脸无语地应着，走出家门在外面守着，吃饱撑着才去臭气熏人茅房蹲。

“？”

秦寿不解地看着贝谷沐川神秘兮兮拿出一封信，毕恭毕敬交到秦寿手里后，双手放在大腿上朝秦寿点头。

“我等倭国间人皇女的密信！”

“间人皇女？”

秦寿一头雾水，间人皇女是谁？秦寿记忆里不曾认识倭国皇族，秦寿没有拆开信件，眯起眼看着贝谷沐川。

“你到底是来送信还是来谈生意？”

“两者皆是！”

面对秦寿的疑问发难语气，贝谷沐川再次朝秦寿点头，镇定自如回答秦寿的问题，直让秦寿感到一阵意外，末了沉默着手指轻敲桌面。

“好吧，信，本长收下了，现在开始谈生意吧，希望你们不是忽悠本长！”

“……”

贝谷沐川无语地看着秦寿，还打算等着秦寿给回复，没想到秦寿看也不看，就跳过谈生意。

“长，这次生意我们滴不会亏待，诚意来合作，还请长过目…”

“行了，信，本长有空就看，说出诚意！”

秦寿不耐其烦挥手打断贝谷沐川的话，一副本长看到你们诚意在做决定看不看信。

“诚意在外，这是我们滴订单，多了算我们间人皇女见面礼，长，告辞！”

贝谷沐川直接套出清单放到桌面，末了在秦寿

愕然目光之中，鞠躬敬礼告辞离去，留下秦寿拿起清单呆呆发愕。

第207章偷师学艺的程妖精

“金，，，长，全，全是金子！”

头外，秦寿无语地看着三辆马车停在西鹤楼，当贺明干咽着口水，震惊到发抖说出马车里面全是金子，马上招来秦寿暴力一巴掌拍打脑门。ｗｗｗ．．ｍｅ.~.

“用不用拿个大喇叭四处唱？拉回去！”

“啊？是，是！”

贺明揉着给秦寿拍打的脑门，郁闷不止地去找人把马车拉回去，钱财不外露，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秦寿真是败给贺明了。

秦寿看了眼马车轮子压出的痕迹，够重的，里面有多少金子？秦寿不知道，不过秦寿可以肯定，里面金子肯定不少。

‘间人皇女？她打什么鬼主意？’

秦寿摸着下巴，低头沉思倭国公主的用意，她的书信里很简单，午夜溺河分叉口溺水河相见，至于什么目的？没有说出来。

“将军！”

秦寿反复揣摩间人皇女用意何在，薛仁贵到来打断了秦寿的沉思，抬起头看着心急如焚一样的薛

仁贵。

“有事？”

秦寿暂时撇开间人皇女用意，一头雾水看着急色匆匆的薛仁贵，很少见他这样，难道军营有什么变化？

“将军，卢国公带着三子前来军营，打着看望程副将，实则偷师学艺，将军，需要把他们赶走吗？”

薛仁贵一脸为难之色，把程妖精到来的事说出来，重点说出程妖精偷师学艺练兵方式，无论怎么驱赶，都没有办法把脸皮超厚的程妖精赶出去，这让薛仁贵很是头痛，程妖精脸皮总算是见识了。

“要学给他学个够就是了，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还有事？”

程妖精无敌脸皮厚的工夫，秦寿早已领教过，摊上这个恶霸老货，是秦寿最懊悔不已的事，薛仁贵没有领命离去，这让秦寿感到一丝不安。#中@.

“将军，卢国公把三子塞到军营里，收还是不收？”

薛仁贵弱弱地问了一句，直让秦寿愕然失神，还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这个程妖精居然塞三个年轻妖精进来，不怕自己虐惨他们吗？

“收！准备最后一次冷血淘汰赛！”

秦寿想了一会大气一挥手收下的话，薛仁贵半天没恢复过来，直到秦寿走远后，才惊醒过来，挠着短发想不明白秦寿的用意。

东宫内，李承乾坐在正殿宝座，侯君集与杜荷两人坐在一边，三人商讨着魏王李泰越来越频繁的动作。

“魏王今儿又与谁走得近了？”

李承乾握紧手里的酒耳，恨不能把酒耳捻碎，李泰频频与朝中大臣接触，天天摆宴宴请朝中大臣公子哥们，玩起欲盖弥彰的小把戏。

侯君集沉默了片刻没有说话，杜荷更是不敢吭声，现在的李承乾脾气越来越大，动不动就大发雷霆，宫中太监与宫女没少受他的暴力挨打。

“侯将军，你说！”

“这…”

“启禀太子殿下，魏王最近与户部尚书、莒国公唐俭次子，礼部尚书、懿公虞世长子，南宋国公萧瑀…”

杜荷硬起头皮，把李泰最近活跃拉拢的人一一报出，直让李承乾脸色大变，涨红着脸，怒目四顾，像是一匹被迫窘了的野兽，正在那里伺机反

噬。

杜荷与侯君集低下头，不敢与暴怒十足的李承乾目光接触，怕祸及鱼池得不偿失，李承乾的怒火比受伤的野兽还要可怕。

“退下！”

“是！”

杜荷与侯君集两人面面相觑，不敢置信李承乾愤怒过后恢复风平浪静的脸色，变化速度太快了，快到让人难以置信地步。

“青雀，你想死，莫怪寡人不念兄弟之情了，姓秦的，你也是！”

杜荷与侯君集退去后，李承乾右手紧握成拳，自言自语说着狠毒十足的话，李承乾看了眼自己废掉的腿，狠毒目光化成悲愤的复仇浴火。

长乐军营里，程妖精不耻下问缠着闺女程紫苑挖练兵秘诀，夏侯敦敢怒不敢言干瞪着眼，程妖精无论怎么赶都赶不走，这让人很是气愤。

程紫苑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剪短发肤，这让程妖精松了口气，要是她也剪短发肤还真是不伦不类了，光看她带的女兵可以看出像啥样？

“薛副将，将军怎么说？”

薛仁贵从军营外面走回来，夏侯敦赶紧跑上前

询问薛仁贵，程妖精一直呆在这里，严重妨碍了军训进程。

“随他，继续训练！”

“是！”

夏侯敦郁闷不止地应着，点齐千人精兵列队开始以往训练，越来越多人淘汰出精兵列，以致还未完筛选训练之中，精兵们各个仰足劲。

“程副将！”

“闺女，哎哎，闺女，喊啥喊？找抽是不是？急啥？”

“爹，要集训了！”

程紫苑败给无耻老爹了，一进军营就乱来，如今开始训练了，程妖精又开始捣乱，直让程紫苑很是生气。

“爹爹，闺女要训练了！”

“哎哎，训啥呢？爹爹难得来一回，话说回来了，你是来这儿当兵还是来过门的？”

程妖精把程紫苑拉到一边，提醒程紫苑最终目的，这闺女真是愁死了程妖精，也不知道是不是给秦寿洗脑了，居然有长屋不住，硬是扎堆军营成何体统？

“爹爹，不说了，闺女要去训练了！”

程妖精提及这事，程紫苑已经羞愤得脸红了，特别是当爹的程妖精说出口，脸皮薄的程紫苑害臊得从耳根、连脖子、经背脊红下去，直到脚跟。

“哎哎，闺女，爹爹的话还没说…”

程紫苑害羞的跑开，直让程妖精一阵气馁，扯起喉咙大声喊，马上惹来薛仁贵过来警告。

“卢国公，请遵守军营规矩，如若不然，薛某只好执行军规了！”

“哟呵？老流氓我没怕过谁？得，有本事叫你们将…”

薛仁贵的警告声，程妖精不屑一顾地撇撇嘴，可话还没说完，三头老虎在吴氏兄弟牵来下，吓得程妖精双脚打颤，忍不住干咽着口水，关门放狗吗？

“薛副将，训练宠到位！”

“套上战车！”

“是！”

薛仁贵头也不回，笑了笑看着程妖精，此时此刻的程妖精涨红着脸，脸色白一块青一块及其难看，感情给薛仁贵逗了！

“你，你想干什么？”

“最后一项考试！”

　　薛仁贵笑了笑，若无其事回答了程妖精的疑问，程妖精大吃一惊看着军营里推出一脸类似古时战国时期的战车，套在三只老虎身上。

第208章复古春秋战车

“这，这是什么战车？”

程妖精傻了眼，不可思议看着十人大型战车，比起如今的大唐四人战车更牛叉，更大型，接近一丈宽度，五尺长，一梭梭箭壶倒立战车两侧。()$()$(小)$(说)$().---.高速！

单单这些还不至于程妖精如此惊讶，最惊讶还是武装到牙齿的战车，四个二十八寸铁轮突出要命短钢钉，程妖精不敢想象人要是给压过去，会有什么样场面？

四个铁轮均带有三角钩刺，程妖精判断着肯定是跟着轮子转动的，车顶竖起四个铁架做什么用程妖精不知道，不过可以肯定决不是装饰品。

最不可思议的还是大型战车后面带有防撞突刺，一排排密集二尺长尖刺，估计谁撞谁死的超级阴险设计。

“虎豹骑突击战车，主要用于突击偷袭…最大载人十人，附带箭支五百支左右，总重量达五百八十斤…”

薛仁贵落落大方介绍虎豹骑专用战车，秦寿改造的复古春秋时期战车，简直就是移动型碉堡战

车，可远攻可近攻防御更是无话可说。

什么钢板减震，什么安全带之类的，程妖精听都没听说过，不过薛仁贵说站在上面的人遇到颠簸的路不会颠簸，这才是最吸引人的。

如今战车好是好用，是战场杀敌冲锋陷阵利器，可那随时颠簸出来，却是很大弊端，如今秦寿改进的战车有防震功能，无疑是对程妖精一大冲击。

“这四根铁柱有何用？”

程妖精兴致腾腾听着薛仁贵解说突击战车，薛仁贵没有提及战车四个柱子的作用，程妖精忍不住好奇起来，并没有去看出列的九个护卫。

“你们九个上去演示给国公爷看！”

“是！”

预备好的九名护卫接到薛仁贵的命令后，分批爬上一米五高的战车，在程妖精惊讶目光之中，从战车三侧拿起铁板快速装上四个铁架。

不消片刻整理战车变成铁笼似的，密不透风的铁板只保留两指宽的长裂缝，如若不是神箭手，休想射中躲在只有两指宽缝隙里面的士兵。

“刀阵！”

随着薛仁贵一声刀阵，九把木制障刀在裂缝里

冒出来，下一刻程妖精傻了眼，铁乌龟防御加阴人的武器，简直是遇神杀神遇佛灭佛啊！

薛仁贵看了眼目瞪口呆的程妖精，了解他此时此刻的心情，当初铁匠工们推来的时候，薛仁贵也是跟程妖精差不多。

按照秦寿的意思，这还是不完美的技术，什么蒸汽技术没研发出来，研发出来可以自行走动的话，那才是够惊人的。

“卸盾，淘汰筛选赛开始！”

“是！”

薛仁贵等程妖精吃惊够了，马上开始进行最后一项精兵淘汰赛，半刻钟不用铁板又卸下来，跑来十名护卫递上九把一米多长的轻长弓。

薛仁贵接过一名护卫递来的轻长弓，还没来得及跳上战车，给惊醒过来的程妖精阻拦下来。

“薛副将，老流氓可否上去溜达一圈？”

程妖精一改以往疯疯癫癫的脾气，脸色慎重地询问薛仁贵，秦寿改造的战车，程妖精意识到大唐军事战力飞进的前景，要是战车如薛仁贵所言不虚，这可是值得重视的大事。

“可以，你下来！”

薛仁贵想了想，觉得没什么可隐瞒的，落落大

方招下一名护卫，让出一个位置给程妖精上去体验下。

“全体都有，向右转！”

战车就绪后，夏侯敦执行军令，整齐一致男女各一千多人精兵直站立，静候夏侯敦的训话。

“越野二十里山路，终点后山干涸山塘，这次不限制你们负重，但是先说明规矩，必须按照平时训练的路跑，沿路有埋伏后有追兵，中箭三次淘汰出局…现在开始，自由跑！”

二千多名男女精兵们面面相觑，一一接过五十多名护卫派发的木质训练障刀，这是玩死人节奏还是怎么回事？没有箭头的箭支虽然不会死人，可也要命的痛啊！

夏侯敦说完规矩后，二千多男女精兵同时一窝蜂跑出军营，夏侯敦骑上马跑出军营，快马加鞭跑在前头扬尘而去。

“出发！”

精兵出逃半刻钟，薛仁贵大喝一声出发，吴氏兄弟怕三头老虎咬伤人，临时充当起车夫，拿起祖传特制的刺激药物参和野鹿肉丢给三只老虎吃。

药物刺激下三只老虎咆哮一声，矫健四肢同时蹬地，战车晃动一下开始前行，惯性下战车上的人

轻微晃动一下，程妖精站立不稳地前后晃动。

“卢国公，请系好安全带！”

“哦，哦，好的！”

薛仁贵无语地提醒程妖精系好安全带，程妖精反应过来捡起围身腰带系好，拉起布条带有扣子扣好两侧和前面，刹那间程妖精觉得安全多了。

速度越来越快的战车越来越逼近千步以外前面的精兵队伍，程妖精咋舌连连看着凹凸不平的颠簸道路，站在战车上丝毫感觉不到颠沛流离。

“上箭！”

逼近大约有七八百步距离，薛仁贵大喝一声上箭，八名弓手从战车两侧拿起没有箭头的箭支，瞄准工夫也不用直接拉满弓。

“放！”

四百步左右距离一刻，薛仁贵大喝一声放，八支箭直朝逃亡的精兵射过去，呼呼作响的弓箭看得程妖精咋舌无比，这是什么弓？

轻长弓比硬弓轻了不知道多少倍，却杀伤力不输于硬弓范围，四百步以内两支箭命中精兵队里两个倒霉鬼。

射完箭的八名弓手再次搭箭射出，娴熟一致默契射击看得程妖精震惊到无语复发，如此默契的配

合还真是程妖精头一次所见。

精兵们在战车尾后偷袭狼狈不已，要按时跑到终点又要应付偷袭，只能用手里的木质障刀边跑边格挡。

“丛林有偷袭！”

精兵们大吃一惊惊呼出声，漫天箭雨稀稀疏疏从前面丛林里射出，密集的钝头箭支犹如蝗虫般直袭精兵而来，谁也没有料到这次终极考核那么狠，简直是要刷下一大票人。

“姐妹们，别慌，齐心协力度过去，结阵！”

程紫苑顾不得身后的偷袭，挥舞手里的木质障刀格挡，吆喝着女兵阵营团结一致结阵格飞箭支。

一波箭雨下来惨叫连连中箭倒下一大筐人，二千多人精兵在前有拦路虎后有追兵下，迅速锐减到一千五百人，一波紧接着一波箭雨袭击下，陆续出现中箭三次淘汰者。

战车闯进丛林路时，程妖精更惊呆了，四轮三角倒钩野蛮搅烂碍事的树身，手臂粗的垂下树枝都给三角倒钩搅动下飞出外面，直到前方道路难以通行，战车才停下来。

第209章间人皇女

“不错，有一千二百五十八人及格！”

入夜时分，当薛仁贵统算好过关人数带来时，秦寿颇为满意地点点头，比预期多出四百多人，薛仁贵总算是交了一个好成绩。 .ｍｅ#中@.

薛仁贵直站立一边，秦寿的夸奖薛仁贵并没有洋洋自得，等待秦寿如何安排正式成为精锐的精兵所有事物，包括装备等等。

“秦郎，一千二百五十八人，按照他们加倍两百的待遇，月俸要二十五万一千六百，每人白米五十斤，共六万二千九百斤，一套装备成本价八百…”

薛仁贵冷汗淋漓听着武媚娘报出精兵费用，光是这一千多人就高达接近一百万钱，更别提军营里还有八千多普通一百待遇的新兵。

这一刻薛仁贵总算见识到什么叫财大气粗的人，全军装备加头月月俸高达8000多贯钱，秦寿眉头不眨的大手一挥，直让薛仁贵头晕乎乎的。

没当过家的薛仁贵还真不知道军费那么贵，特别是秦寿这一手阔绰的军费预算，简直就是天数字，估计李世民也难以吃消这沉重的数据。

“薛副将，把这数据带给给将士们看看，另外点齐一百护卫，本将军要去赴约！”

“是！”

薛仁贵不明白秦寿的用意，没多问原因听命去执行，对于出手如此阔绰的将军，将士们还有什么不满意的？

“秦郎，你要去见倭国公主？”

薛仁贵离去后武媚娘忍不住担忧起来，倭国公主送千两金示好的事，武媚娘知晓，正所谓无功不受禄，倭国公主出手如此大方，肯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阴谋。.~.

“见，当然要见，呵呵~~如此大客户，郎君我还想讨教她怎么发财？”

秦寿眯起眼说出武媚娘哑口无语的话，至于秦寿打什么鬼主意？武媚娘真心不懂，他不说实在难以猜测他心里想些什么？

“放心，既然她想见郎君必有所求，要不然也不必半夜偷偷摸摸走水道混进大唐，去暖床吧！”

武媚娘脸红耳赤轻嗯了一声，目送秦寿离去身影，紧张的心情变得七十八下，情不自禁开始替秦寿担忧起来。

寂静的夜里，溺河分叉口，一阵微风吹过，河

水淡淡腥味朝四周飘散，一百骑护卫马背后悬挂着五支利箭的箭壶，朝上的箭头绑着两个拇指大的鞭炮。

要是认为这是普通鞭炮，那就大错特错了，里面全是加了料的阴人粉末，百骑护卫后背挂着轻长弓，腰系着近身兵刃障刀，手举半路点燃的火把，护送秦寿来到溺河与溺水分叉口处停下。

秦寿看了眼涨起的河水还有人工挖掘的农田渠道，轻拍养尊处优一段时间的旺财，从旺财后背跳下地面，护卫们没有下马四处张望河道周边动静。

“注意警戒！”

“是！”

倭国船只还未出现，秦寿皱了皱眉头，示意护卫注意警戒四周的动静，虽然这里属于自己地盘，可地盘太广阔管理不过来，小心谨慎使得万年船。

忽然平近的河道传来一阵轻盈箫声，划船浆声与轻盈箫声吸引了秦寿与护卫们注意，纷纷朝开阔河道望去，一只渔船带着斗藤亮起灯火朝秦寿等人左侧岸边划来。

一刻钟过去，渔船终于靠岸了，除了船后一名渔夫打扮的人划船，船舱珠帘拂起，倭国间人皇女身着大唐普通百姓襦裙出现。

秦寿有些惊讶打量起间人皇女，淡粉色襦裙外披白色纱衣，露出线条优美的颈项和清晰可见的锁骨，裙幅褶褶如雪月光华流动轻泻于地。

轻轻走动使得步态愈加雍容柔美，三千青丝用发带束起，头插蝴蝶钗，一缕青丝垂在胸前，薄施粉黛只增颜色。

间人皇女跳下船头，手提着灯笼朝秦寿笑意盈盈走来，百骑护卫策马围过来的时候，秦寿挥手制止百骑护卫紧张过头的气氛。

近了，秦寿终于看清楚间人皇女少有惊世容貌，生得一张美艳绝伦的面孔，两道春山含翠的新月眉，一双秋水无尘的杏子眼，通梁瑶鼻似的玉峰，樱桃朱唇巧笑嘻嘻，真有那倾国倾城之色，闭月羞花之容。

秦寿放肆无忌从头到脚，又从脚到头，打量间人皇女一遍又一遍，娇躯凸浮玲珑，流畅的线条极其优美，秦寿不得不承认，间人皇女还真是世间少有的尤物，所幸她打扮成大唐化女性，要是她们那边秦寿懒得去欣赏了。

“小女子间人，见过秦将军！”

秦寿放肆无忌的色眯眯打量，间人皇女落落大方给秦寿看个够本，末了姗姗一礼惊醒还在眼色占

便宜的秦寿。

“嗯哼~不知贱人三更半夜邀请秦某，有何指教？如若是船震的话，嘿嘿~~”

“船震？”

秦寿咬字音，间人皇女没听出来，倒是船震生僻字眼，让间人皇女理解不过来，稀里糊涂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嗯哼~没什么，有话直说，本将军忙！”

秦寿干咳一声驱赶脑海不健康的思想，直入正题没空与间人皇女玩小把戏，家里还有两位暖妻等着自己回去宠爱。

“将军，可否耽误一点时间？上船闲聊片刻如何？小女子略备香茶恭候！”

间人皇女笑意盈盈地邀请秦寿上船闲聊，以香茶伺候诚邀秦寿，看样子是有什么见不得光的事要闲聊。

“怎么？将军莫不成怕小女子在河里设下埋伏？”

间人皇女见秦寿犹豫不决的样子，娇笑连连地颤动着快要撑破抹胸的****，只诱得秦寿恨不能抓一把，跟仙儿有得一拼的尺码啊！

想到仙儿秦寿心头一热，是时候拿下她了，两

个秦寿感觉还不满足，没有成就感，三个美女陪伴才是人生巅峰的享受！

“将军，将军！”

秦寿呆呆看着间人皇女的****出神，就算礼法不怎么在乎的间人皇女，也忍不住俏脸泛起一阵红晕，秦寿直勾勾的目光，太那个什么了。

秦寿如今的表现，间人皇女忍不住一阵窃喜，似乎抓住了秦寿弱点似的，心里一阵盘算着。

“嗯哼~好，好，你们在此等候！”

“是！”

秦寿回过神老脸一红，勉为其难答应下来，百骑护卫领命分散开来，目送着秦寿与间人皇女踏上渔船。

渔船慢慢划出岸边，直朝河中央划去，百骑护卫目测渔船范围，还在射程内松了口气，不敢有半刻放松，继续警惕渔船四周动静。

第210章趁火打劫先揩油

静静河岸边，百骑护卫平心静气观察河道中央，渔船停在河道中央静止不前，船夫用竹竿顶住船身，用麻绳把竹竿连同船身固定住，防止下游水力把船冲跑。()$()$(小)$(说)$().---.高速！

狭窄船身里，散发着淡淡橘子花香，间人皇女提起烧开的茶壶，泡出两盏湖州盛产的紫笋茶，轻轻撩起衣袖示意秦寿享用。

秦寿也不客气端起昂贵的紫笋茶，轻轻品茗一口摇摇头叹息起来，茶是好茶，奈何工艺水平没到位，没炒出茶叶独特的清香，简直就是浪费糟蹋。

“将军，你可真挑剔，紫笋茶都是属于我们倭国贡品，没想到居然进不了将军法眼！”

间人皇女把秦寿一举一动看在眼里，误以为秦寿不满意自己的招待，打趣的话更是让秦寿笑了笑，懒得去解释。

“茶喝过了，时辰不早了，公主有话直言！”

秦寿轻轻放下时下极品茶，奈何其中苦涩的茶叶难以达标自己嘴刁，直接入正题没空与间人皇女浪费时间。

“小女子若是想招揽将军呢？”

“哦？不知公主用什么招揽？”

间人皇女一开口就提及招揽，秦寿眯起眼打蛇上棍逗间人皇女，故施色眯眯的双眼，上下打量着间人皇女。

间人皇女在秦寿放肆目光之中，俏脸变成青白一阵，紧接着又渐渐转成绯红，孩子似的眼里射出惊喜，但是夹着惊疑的目光，虽然力避秦寿的视线，但是秦寿还是把她的变化一一看在眼里。

“倭国亲王加小女子，将军你看如何？”

间人皇女慢慢露出自己守宫砂手臂，以示自己处子之躯，一开口就是亲王权利加自己姿色利诱秦寿，熟知中原规矩的间人皇女，知晓中原人对贞洁十分看重。

“喔？条件挺诱人的，可惜秦某如今娇妻三个！”

秦寿摇摇头一脸遗憾之色，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间人皇女，很是让间人皇女气馁，少算了秦寿身边还有三个如花似玉的美女。

至于美到什么程度？间人皇女不知道，没亲眼见过只是道听途说打探，秦寿敷衍的话，船舱内顿时恢复平静。

“将军，不瞒你说，我们倭国出现内乱，小女

子不敢奢望将军能做点什么，但是，小女子恳请将军帮帮忙…”

迫不得已下，间人皇女退一步，低声下气把国内情况道出，北有未驯化的土著居民，西北有大批流民入侵占地为王，以至于舒明天皇政权日益萎缩。

通过间人皇女述说，秦寿大致了解倭国历史，当时，在东北半岛，新罗、高句丽的势力扩张，威胁百济，并使倭国在东北南部任那发展势力的半岛，经营策略陷于窘境，另一方面，导致大批大陆移民的流入。

苏我马子死后，苏我虾夷担任大臣，由于推古天皇驾崩时并没有选定继承人，于是圣德太子之子，山背大兄王与敏达天皇的长孙田皇子，都被视为皇室有力的继承人。

其中苏我虾夷的叔叔摩理势有意拥立山背大兄王，于是苏我虾夷为巩固自己的权势杀害摩理势，拥立田皇子为舒明天皇。

苏我虾夷派志能便，也就是倭国飞鸟时代忍者前称，去刺杀摩理势，哪晓得摩理势咋死，舒明天皇坐稳皇位后，纠集了倭国北部原始部落与流民，组成了小战国与舒明天皇对抗到底。

摩理势得到高句丽铁器装备，与倭国缺乏铁器大战，以至于倭国皇族政权领地损失惨重，领土丢失三分之一有余。

眼看摩理势的势力越来越大，隐隐有东山再起灭了舒明天皇意思，走投无路的间人皇女只好独身带人来东土大唐求援。

哪晓得李世民伤心长孙皇后病情，连见她心情也没有，更别提支援什么的，心灰意冷的间人皇女无计可施下，秦寿研发的钢制技术，给倭国潜伏大唐间谍得悉反馈回来，就有了这一幕重金收买秦寿的戏码。

“你想要本将军出售军火？”

秦寿听完间人皇女可怜兮兮的述说后，面无表情询问间人皇女的意思，心里冷笑鄙视着，巴不得你们倭国乱成一锅粥，日后老子收拾你们轻松多了！

“军火？小女子只想和将军谈一批铁质武器生意！”

间人皇女不明白军火是什么意思，故而刻意重点提出生意二字，并没有提及钢制的武器事情，间人皇女知道这是不可能得到的，铁质武器能要来一批不错了。

毕竟秦寿拥有自己强大的铁匠队伍，是整个大唐难找的一个巨大铁匠队伍，有了他的支持，对付起摩理势也就不用那么吃力。

“恩~生意？好说，公主，说出本将军满意的条件！”

秦寿很想讽刺间人皇女心妄想，忽然脑海灵光一现，原本板着脸露出灿烂的笑容，伸手摸着下巴色眯眯上下打量着间人皇女。

“啊？真的？将军，小女子想要三万件铁质兵器，如若将军能短期内提供八千件，小女子必有比先前厚礼更多的重谢！”

秦寿有商量的语气，直让间人皇女喜形于色，迫不及待把自己想要的数目报出，末了附加条件希望秦寿能够短期弄到八千件武器，以解倭国燃眉之急。

秦寿笑了，现在什么都不缺，就缺钱这玩意，间人皇女急于送钱，正好缓解秦寿资金紧张的问题。

“别说八千，一万都可以，但是本将军有个条件…”

间人皇女在秦寿凑过来小声耳语下，脸色一惊一乍不可思议地看向秦寿，直到秦寿说完后，整个

人沉默起来。

“条件本将军说了，公主好好考虑考虑！”

秦寿自信慢慢满满端起茶杯，一石二鸟之计还真是来得及时，秦寿相信间人皇女会答应的，只是她答应后倭国与大唐关系会满满走向恶化。

“将军可否给小女子两日考虑考虑？”

间人皇女复杂目光看了眼自信满满的秦寿，迫不得已以拖字诀敷衍秦寿，飞鸽传书回去跟舒明天皇谈谈。

“当然，本将军不是不讲理的人，听闻你们倭国女子萧法一流，本将军想看看你的诚意！”

秦寿一边说着一边解开腰带，间人皇女脸色大变，满脸绯红，一直红到耳垂，两眼盯着这个侮辱者，同时这双眼睛变暗了，突然闪烁了一下，又变得漆黑，接着燃起了不可遏制的怒火。

‘小样，有油不揩，更待何时？’

秦寿得意洋洋趁火打劫，勾勾手指示意间人皇女快来，间人皇女坚定地抬起头，看了眼得意洋洋的秦寿，眼角闪烁着泪光忍辱负重地屈辱了。

第211章阴谋再现

次日清晨，神清气爽的秦寿逮到夜猫子潘安，二话不说拉起一头雾水的潘安走到一边，询问他还有没有什么认识的江湖奇人义士。

间人皇女的出现，以及她的求助，秦寿心中有了计策，走私劣质武器同时又可以大赚一，最重要还能陷害人，一举三得的事何乐不为？

“有，将军，你要什么人？潘某有熟悉的五个弟兄，都是偷鸡摸狗样样精通…”

提及江湖奇人事，夜猫子潘安马上来劲了，一口气介绍五个还在江湖漂泊的弟兄，全都是些有志气劫富不劫贫的义兄，为了生活还在飘无定所流浪。

毕竟是官府有前科的人，没洗漂不敢公然抛头露面，哪里像潘安那么好，得遇伯乐洗漂黑身份，如今大摇大摆出现长安也无人缉拿。

“可有易容高手？”

秦寿沉默了片刻，想起古代神乎其神的易容术，相信江湖肯定流传有稀有的人物，易容术在古代不算什么，甚至不比后世动不动开刀或繁琐石膏制模什么的。

“易容高手？有！”

“速速找来，包括你那些偷鸡摸狗的兄弟，只要不是很大罪，本将军帮他们漂白身份！”

潘安说有，秦寿大喜过望，轻拍潘安的肩膀打包票，没等潘安兴奋回答，秦寿急匆匆走人，留下心情激动的潘安顾不得睡觉，紧随其后急匆匆出门。

“长，长，轴承弄好了！”

秦寿准备去视察学院，王铁匠大喜过望跑出来，激动着脸色大声泱泱轴承弄好了，直让准备去学院的秦寿闻言停下脚步。

轴承研究出来了，无疑是一件大好事，厂房完工在即，自行车投入生产是必然的，那是改变现状出行必备的交通工具，推出高中低三种档次，全民化实行绿色环保出行。

王铁匠颤抖着双手捧来巴掌大的轴承，秦寿惊喜无比地接过来，细细打量了眼纯手工打造的轴承构造，美中不足还是有的。

镶入式的轴承工艺，两个凹凸型轴承套滚珠，中间保留弧度洞口卡住支撑点，经由螺帽加固防止快速运转脱离。

秦寿勉强满意王铁匠的这份成果，美中不足就

是滚珠圆度不足，以至于转动的时候，未能够轻轻松松转动，基本转一圈会卡一下。

“恩，不错，暂时这样，加猪油进去增加润滑在试试看，最好把滚珠在想办法弄园点，那就更完美了！”

秦寿把轴承递回给王铁匠，交代王铁匠轴承如何保持润滑，以免超负荷运转磨损了轴承滚珠，高温摩擦改变滚珠烧在一起那就是得不偿失的事。

“是，长，王某在想想法子！”

秦寿满意了，王铁匠松了口气，什么都不怕，就怕秦寿摇头说不满意，打造这个轴承，王铁匠绞尽脑汁天天熬夜，甚至吃饭也跟铁匠们一起商讨办法。

“等会，王师傅，如今你的才艺大进，是时候辛苦一下培养一些年轻工匠，钻研机械学同时教出一批好学生！”

“是，长！”

秦寿的提议王铁匠想也没想，猛点头应着，这是好事，目送秦寿离去后，王铁匠急匆匆跑回铁匠屋，开始着手准备新龙撵的打造工程。

秦寿巡视了一眼技术学院，座无虚席甚至蹲到外面的新技术工看得秦寿头大，好吧，人手有限房

屋难安排，暂时委屈他们蹲着上课堂。

班底员工充当临时教师，现身说教经验，至于这些新员工学员能学到多少，就看他们本事了，反正福利就摆在那里，有没有耐心就看本事。

巡视了一圈后，秦寿直奔新房屋工地，新住进一批老弱佃农给工地带来气氛，新盖的房屋陆续增加之中，就等水泥硬化可以拆梁柱住进去。

舟子卿忙得团团转，又要监管搭建倒楼面的梁柱，又要监督到楼面的水泥，东面长长一片房屋顶东奔西跳，忙得连喘口气机会也没有。

“长？！”

舟子卿好不容易喘口气，憋眼发现秦寿出现工地，马上屁嗔屁嗔从屋顶跑下楼，亲自迎接到来视察的秦寿。

“恩，舟大叔，辛苦你们了！”

“不苦，不苦！”

舟子卿点头哈腰回复秦寿，短短两三个月时间，存钱五贯多，舟子卿感觉日子过得很充实，虽然比起蚕农民收入不如意，至少这份工是长久没风险的固定收入。

“加紧时间，过些日子恐怕又有一场持续个把月的大雨！”

“是！”

舟子卿在秦寿担忧仰望天的话，鼓足劲应着，天公不作美确实是很头疼的事，春季雨季无常更是常有的事，谁也不知道下一刻会不会下雨什么的。

“用心干活，到时候给你指挥几千人的工匠队伍！”

“啊？几，几千人！”

秦寿没有理会目瞪口呆的舟子卿，摇摇头叹息着转身离去，去泥匠工唐友翁那边视察情况，留下半天没回过神的舟子卿。

长安城延平街道延福坊，长方形房屋中间带阁楼房屋里，阴暗的楼阁封死了门窗，加上黑色布堵住光线，以至于一丝光线折射不进来。

阁楼里毒草、毒鸩、毒钱子、毒鹤、毒箭等五人对立而坐，亮起的油灯蒙上红纸套，朦胧红光把阁楼照的阴森不已。

“主上的密令，下一个目标！”

毒草把一份信放到桌面，毒鸩、毒钱子、毒鹤、毒箭四人先后拿起凑到油灯前观看，末了密信毒箭放入油灯里烧毁。

“毒草，主上还有其他交代吗？”

毒鸩等密信烧毁后，疑虑的声音询问带信的毒

草，他是五人之中身份最高的人，也是与神秘主上最多联系的人。

神秘主上是谁？没有人知道，哪怕是接头人毒草自己也不知道，从他们成立到现在三年时间，依然未知神秘主上的真面目。

“没有了，除了交代目标别死得太痛快！”

“嘿嘿~~这可是毒箭拿手好戏！”

毒草补充交代的话，毒钱子笑了笑，若有深意看了眼沉默不语的毒箭，而毒箭则怒视毒钱子，他带刺的话要是听不出来才是怪事。

“行了，都别吵了，毒箭私自行动，得到了应有惩罚，希望你们引以为戒，我们人手不多，损失一个少一个！”

“是！”

毒草的话，另外四位刺客首领不寒而栗应着，特别是毒箭，记忆犹新那要命的惩罚，所幸神秘主上用人之际，并没有下杀手惩罚。

第212章一窝不容三虎

“母，母后，你，你说真的？”

入夜时分，纪王李慎受召前往掖庭宫见韦贵妃，得悉韦贵妃要纪王李慎拜秦寿为师，纪王李慎又惊又喜，秦寿一书成诗神，纪王李慎早已仰慕不已。()$()$(小)$(说)$().---.高速！

早就崇拜秦寿的李慎，没想到幸运来得这么快，更不敢想象自己有一天可以拜秦寿为师，他的采与武艺，深深折服了李慎年少好幻想的小心脏。

“慎儿，这是一次机会，你可要把握好！”

“是，母后，慎儿这就去敢父皇说！”

韦贵妃溺爱地芊芊玉指轻点李慎的额头，李慎喜形于色告辞离去，韦贵妃笑而不语并未阻拦，直到李慎离去后，韦贵妃的笑容才慢慢消失。

‘慎儿，你可要争气！’韦贵妃心里百般难受，默默地祈求李慎争气，推他出线争夺皇位，韦贵妃也是迫于无奈顺应时势。

要不是有李恪穿针引线，还有长孙皇后病情加重，或许韦贵妃有贼心没有贼胆，可秦寿这匹黑马搭上线，韦贵妃有了为李慎争夺皇位的想法，试问天下父母有谁不为自己子女着想？

甘露殿，李世民挑灯夜批奏折，太监与宫女们晕晕欲睡半眯着眼，殿外巡逻皇宫侍卫脚步声与兵甲撞击声传来时，心惊胆残打了个冷颤精神抖擞站着。

“儿臣参见父皇…”

“免礼，慎儿找父皇有事？”

李世民轻轻放下手里的奏折，一脸疑惑看着深夜到来的纪王李慎，观他喜悦的脸色，可看出必有事前来。

“父皇，儿臣拜秦将军为师，还望父皇成全！”

“拜师？”

李慎的话还真把李世民惊呆了，捋须的手一抖裂牙嘶嘴起来，给李慎的话惊到了，这有可能的事吗？

“是的，父皇，秦将军韬武略，儿臣想要拜他入宫为师，还望父皇成全！”

李慎双眼闪烁着兴奋的目光，李世民沉默了，李慎的想法固然是好，可问题秦寿那个家伙会给面子当他老师吗？

“慎儿，秦爱卿答应了？”

李世民一脸疑惑看着欣喜若狂的李慎，总觉得

有点不靠谱，秦寿是那么好说话的人？李世民打死也不相信。

“父皇下一道旨意试试看！”

“……”

李世民若有深意看了眼很少求人的李慎，深思片刻后颌首点头答应了，喜得李慎告退离去，李世民用复杂的目光看了眼无心计的李慎，独坐龙椅发呆走神。

长乐，啤酒酿造师韦达带领着十个手下开始搬运酿酒设备，除了小设备没有要丢回铁匠屋回炉，其余大部分都搬迁去新建好的厂区。

火光闪烁的长乐人头汹涌，王铁匠等人和林木匠等人都开始搬迁，滚木声和哟喝声给长乐夜晚带来格外热闹。

秦寿松了口气看着人来人往的搬迁，厂区加班加点终于盖好屋顶，秦寿不得不感慨有钱就是好办事，抓急的商贾天天跑来监督，可谓是把工匠们累呛了。

“秦郎，赶工的这么快，不怕房屋倒塌吗？”

武媚娘跟着秦寿走出外，无语看着西鹤楼对面建起的简陋厂房，支撑点只有二十多根大梁，除了屋顶瓦是实在的，四周都是单薄木板挂上去遮风挡

雨的。
　　如此草率的豆腐渣建筑，也只有秦寿能把商贾们忽悠过去，武媚娘不怎么信任这些简陋独特的建筑，感觉有点不可靠。
　　“那能怎么样？先顶个两三年在换吧，商人天天催也烦！”
　　想到那些商贾们三天两头跑来问话，秦寿想想就头疼，连屋顶加水泥防水也懒得去加了，当夜开始搬迁进去，满足那些商贾们三天两头跑。
　　“秦郎，你跟倭国公主交易，风险太…”
　　“嘘，小声点！”
　　武媚娘哪壶不开提哪壶，秦寿作势噤声小声点，这属于机密秦寿不想太多人知道，劣质武器秦寿还没想好怎么安排王铁匠派人弄。
　　武媚娘摇摇头叹息一声，秦寿简直是在玩火**，明知道这里有李世民探子，硬是要与李世民眼皮底下玩小聪明，稍有不慎秦寿万劫不复。
　　私自贩卖武器给领国，这是很大罪的，要是秦寿哪天东窗事发，肯定吃不了兜着走，接近四万把武器，秦寿多少脑袋也不够掉。
　　“媚娘，郎君我知道你很纳闷，但是有些事，不玩玩悬崖上走钢丝绳，是很不爽的！”

秦寿没有与武媚娘解释太多，大男人主义思想作祟下，秦寿想要玩一手阴死人不偿命的把戏，现在就是在等，等间人皇女给答复。

秦寿相信她会妥协，只是时间问题而已，还有一天的时间，足够自己开始布局，等待一箭三雕的好戏码，虽然有点危险可要是把握得好，还是能火中取粟的！

“长，长！”

秦寿与武媚娘沉默下来各想其他事的时候，吴氏兄弟急匆匆跑来，打断了秦寿布局的想法，抬起头疑惑看着吴氏兄弟气吁喘喘跑来。

“长，那三头老虎发疯了！”

“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好的和以往一样喂食...”

吴氏兄弟气吁喘喘地把三只老虎自相残杀的事说出来，吴氏兄弟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忽然暴食的三只老虎互相争夺撕咬，眨眼间三只老虎伤痕累累。

秦寿推开吴氏兄弟直朝养虎地方跑去，太危险的地方武媚娘不敢跟上去，摇摇头叹息着目送秦寿前往畜生棚。

秦寿急急忙忙来到畜生棚，三个民手持火把远

离加固了铁笼的畜生棚，畏惧十足不敢上前，恶寒地看着铁笼里面奄奄一息的三只老虎。

“你们给了它们多少食物？”

三头公老虎没死秦寿松了口气，是食物链平衡作势吗？秦寿忍不住想起一山不容二虎的典故，想想也有这个这个可能性。

老虎食量很大，其可食动物密度没有那么高，一山二虎会一起挨饿，影响生存会自相残杀，但也有例外就是发情期，三只公的在一起不撕咬才是怪事。

“长，和平常一样，都是每只二十八斤鲜肉…”

吴氏兄弟把数量报出，秦寿皱了皱眉，现在可以肯定眼前三只老虎是属于发情期，二十八斤鲜肉哪里够吃？最少每次17——27公斤左右。

“行了，分开它们，发情期的老虎是这样，最近这几日增加食量！”

“是！”

吴氏兄弟面面相觑应着，没想到原来是这么一回事，目送着秦寿离去后，两兄弟纠结地看着奄奄一息的三只老虎。

‘一山不容三虎，不好的征兆啊！’秦寿心事

重重地胡思乱想，总觉得有什么大事要发生。

第213章作孽的天子用意

“又当官了？”

次日清晨，秦寿送走宣读圣旨的太监，手持着五品黑牛角轴圣旨，半天没醒悟过来，又当官了四个字，直让急匆匆赶出来的钱羽馨三女一阵无语。．ｍｅ()$()$(小)$(说)$().---.高速！

别人当官是欢天喜地，大摆筵席告知邻，生怕无人知晓当官的事，而秦寿却是一副苦不堪言的臭脸，这要是让考一辈子未见得中榜老秀才见着，简直是吐血三升有余，知足吧你！

武媚娘无语拿起秦寿丢垃圾一样圣旨，摊开一看哑口无言看向秦寿，国子司业丞，正六品虚职，掌儒学训导之政，李世民居然下旨秦寿当纪王李慎的老师！

“秦郎，韦贵妃在背后搞鬼吗？”

武媚娘第一时间想到韦贵妃，除了她，武媚娘还真想不出还有谁？不得不说韦贵妃这手够绝的，此圣旨一出恐怕搅得满城风雨。

“除了她还能有谁？韦贵妃，这个疯娘们玩的这手够绝！”

秦寿气恼不已地一拳打在桌面，局没来及布，

先给韦贵妃将了一军，把自己推出争权夺利水面，秦寿也搞不懂李世民心里怎么想的，居然答应了！

钱羽馨与仙儿对政事不懂，也没有兴趣去了解，羡慕不已看着有玩权术的武媚娘，怕妨碍秦寿思考默默退出去洗漱。

“秦郎，如今关键不是韦贵妃，而是皇上，他的用心难测！”

武媚娘替秦寿担忧起来，此时此刻武媚娘猜不透李世民玩什么把戏？此圣旨一出势必牵引斗得甚欢太子与魏王两人敌视，嫌太子与魏王暗里斗得不够欢吗？

“自古君王之心难测，能坐上龙椅的，有几个是省油的灯？媚娘，郎君我现在就怕，皇上有意试探！”

“试探？”

武媚娘惊异地看着秦寿，而秦寿摇摇头叹息起来，武媚娘还是太嫩了，缺少了十年宫斗生涯，以至于她看世事没有那么透彻，秦寿也不知道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山雨欲来风满楼，满城皆兵何时休？”

秦寿走到大厅门口仰望着阴霾的天空，婉然叹息一声，这道圣旨就好像一道闪电，打的人措手不

及，秦寿开始头疼琢磨着如何应付长安的动乱。

‘韦贵妃，你够绝的，总有一天要你知道错字怎么写！’

秦寿握紧拳头一拳打在大厅门口，给一个娘们算计了，秦寿感到憋屈无比，搅乱的局势让秦寿开始彷徨不安起来。

与此同时，长安城内，朝会散去后各大臣相邀结伴找地方喝酒，李靖难得心情大好，邀请损友三大臣去他府上喝酒闲聊。

卫国公府内，李德奖李德蓓两兄弟不知所踪，李怡然在庭院树顶隐藏，竖起双耳倾听庭院里四大恶臣谈话。

“皇上下旨加封秦贤侄国子司业，独授纪王为师，绩兄，敬德兄，老流氓，你们怎么看？”

李靖放下手里酒耳，看了眼三位同朝损友大臣，看他们有何意见，李靖目光留在程妖精身上，这恶货跟秦寿关系渊源匪浅，值得考虑他的意见。

李绩与尉迟敬德同时看向程妖精，想法与李靖一样，坐等程妖精开口在下达定论，隐隐之中猜到了什么又说不出口。

“你们三个看着老流氓我做啥？老流氓跟着贤胥意见，他要是支持纪王，老流氓跟着就是了！”

程妖精一口气喝完酒耳的酒水，感觉不痛快提起酒缸咕噜噜声牛饮，直让李靖三人一脸黑线，彻底给程妖精打败了。

“靖兄，你如何看？”

李绩直接把酒鬼程妖精排除在外，这家伙除了喝酒就是拳头暴力思想，指望他能动动快老死的脑袋开窍，估计天崩了也未必长进。

“打草惊蛇！”

“打草惊蛇？”

李靖揣摩着李世民用意，惊得李绩与尉迟敬德咋舌连连，草是打了，至于要惊什么蛇？还真是有点好奇，而程妖精自顾自饮懒得去参合伤脑筋的事。

“靖兄，莫要卖关子，快快言明！”

尉迟敬德受不了李靖卖关子的态度，急不可耐催促李靖揭开话题，实在猜不出李世民用意何在？

“还记得消声遗迹一个多月的神秘杀手吗？”

“恩？杀手？”

“靖兄，莫不成你怀疑...”

李靖也不故意卖关子了，大大方方揭开谜底，把自己猜测的想法说出来，直让李绩与尉迟敬德大吃一惊，不可思议看向李靖。

“不错，如若没猜错，皇上也开始怀疑杀手主脑，就在皇子之间，之余是谁暂时未知，故而使出这一计刺激，让对方坐镇不住自己出洞，相信皇上早已布好局...”

“什么？那贤胥岂不是诱饵了？”

啪啦一声，程妖精气打一处来丢掉手里的酒缸，碎裂的酒缸打断李靖的话，程妖精拍案而起愤怒的目光，直让李靖一阵无语，与自己何干啊？

“妖精，你醉了，出现幻听！”

“对对！”

李绩无语地摇摇头安抚愤怒的程妖精，尉迟敬德轻抹额头应和着，李靖捋着短须与程妖精对视，没有与李绩和尉迟敬德欺骗程妖精。

“行了，这点小酒奈何不了老流氓我，老流氓我这就找皇上算账去，哼！”

“妖精...”

“由他去吧！”

李绩与尉迟敬德试图唤回冲动的程妖精，眯起眼目送着程妖精出府门，心里盘算着估计皇上缺少程妖精这把火加加热。

‘神秘杀手？哈哈~~这次有好玩的了！’

李怡然等李靖等人不欢而散后，从树顶跳下来

单手撑着修长下巴，好动不已地摩拳擦掌想要参合其中。

魏王府，李泰收到消息第一时间阴霾着脸色，纪王李慎居然搭上秦寿，这是李泰始料未及的事，更没想到自己百般招揽的秦寿，居然与名不惊传的纪王李慎勾搭在一起！

东宫内，李承乾更是脸色变色龙一样，原本与李泰暗斗够吃力的了，没想到纪王搭上秦寿，瞬间形成三国鼎力势力，逐鹿皇位又增加强敌。

“父皇，你要抛弃孩儿了吗？”

李承乾犹如受伤的野兽般，在宫殿内咆哮一声，霹雳乓啷的金器落地翻滚声，在李承乾失去理智下打翻一大片。

发泄完的李承乾双目无神仰望着大殿，犹如疯子似的自言自语，时而哭时而闹时而抓头，好好的一个人弄得疯子一样。

“好，很好，既然天要负寡人，寡人就要…哈哈～～”

东宫内李承乾双目狰狞地仰头哈哈大笑，宫门外太监与宫女们琴琴发抖地颤抖着，不知道进去还是不进去收拾的好。

第214章尔欺我诈

当夜夜里，秦寿再次应约而来，早到的间人皇女渔船在岸边等候，百骑护卫面面相觑看着渔船再一次划出河中央，这次不会又是摇摇晃晃半天吧？

想到前两日夜里情景，百骑护卫们忍不住邪恶想到，渔船里有什么风景线？当然也只是猜测，谁知道里面是怎么回事？

渔船内间人皇女厌恶秦寿那双贪婪的、发亮的眼睛睁得很大，好像恨不能把自己吃了一样，可有事求助于他，又不得不硬起头皮面对。

船尾下面河水的轻柔的潺潺声使间人皇女感到烦躁，波浪清凉的气息并不能使她冷静下来，心绪沸腾，怀抱着巨大的希望，又怕秦寿出什么侮辱自己的事。

“将军，小女子父皇同意了，如若将军能够兑现若言，一周内必有两千两金答谢！”

间人皇女虽然很不喜欢与秦寿谈事，可国难当前又不得不屈身，低声下气与秦寿开谈生意，这是巩固倭国唯一的途径，也是最后的希望。

“两千两金？好大方！呵呵~~秦某好奇，嗯，应该是说想知道，你们倭国为何有如此多钱？”

秦寿摸着下巴，坏坏的笑容更是让间人皇女心中暗淬一声，嫌钱多还是嫌钱少？有钱收占了大便宜还这么无耻，头一次所见！

“税收，海贼，贸易...”

间人皇女也没有隐瞒，直言不讳说出倭国财政来源，直让秦寿心中一惊，果然是海贼赚钱，倭国本土士兵战力一般，可他们的海上船队却是一流的。

要不是当初肯尼有提及过倭国海船有变身海盗，秦寿还真不知道倭国这么无耻，居然用军舰挂着海盗名头四处打劫！

“将军，可否入正题？”

间人皇女懒得与秦寿谈太多机密，忍耐不住提醒秦寿，该谈正事了，没空与他浪费口舌，浪费多一天国内将士就死一大片。.~.

“可以，不过要等一周时间！”

秦寿老神在在地翘起二郎腿，先是把间人皇女吓了一跳，确定秦寿没想那个什么才涨红脸，暗淬自己一声怎么胡思乱想？

“将军，可否快点？”

“恩？你是指哪样？今儿腰带打结快不了...”

“将军，请尊重谈话！”

秦寿色眯眯地打趣间人皇女，马上惹来间人皇女发飙，秦寿无耻的跑题，很是让间人皇女不舒服，感觉秦寿没上心似的。

“好，七日时间，多一天不多，少一天不少，嫌慢你找其他人，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本将军还没活够本，本将军不缺你们那点钱！”

“嗨~小女子知错了！”

秦寿反过来发飙的话，隐隐有谈崩的征兆，间人皇女脸色大变，马上低头认错，以免得罪了秦寿发生不可挽回断裂关系。

‘等着，本公主得到所有武器，看本公主如何收拾你！’

间人皇女低头认错的时候，心中燃烧着最为猛烈的憎恨，几百种愤怒的火焰在她血管中燃烧，几千种碎尸万段秦寿意识在她胸膛中翻搅。

‘小样，等会哥让你吹够两个时辰！日后侵略了你们倭国，乖乖做哥的专用禁脔！’

秦寿冷笑地看着间人皇女，贪婪双目紧盯着间人皇女，调教得好简直是福艳无边，慢慢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要用阴险法子一点点击溃她才行！

“本将军耐心有限，希望公主莫要挑战本将军底线，附加条件，本将军需要你们国家地图！”

“地图？！”

秦寿提出要倭国地图，间人皇女脸色大变，隐隐之中察觉到秦寿似乎没安好心，他要地图做什么？间人皇女不知道但是绝非好事。

“不错，本将军想要在你们国家发展商业，哎呀呀，你应该知道，人生地不熟的，确实有点麻烦！”

秦寿厚颜无耻地睁眼说瞎话，间人皇女抬起头目光紧盯着秦寿，总觉得他话不对心，沉思片刻后咬咬牙点点头。

“可以，请给小女子三日时间，倭国随时欢迎将军！”

想到到时候秦寿兑现全部兵器，间人皇女在来一招反将军，打秦寿措手不及吃不了兜着走，甚至有可能逼他逃出大唐。

越想越满意的间人皇女心头一热，痛快十足答应了秦寿的请求，给他地图又如何？没有了大唐地盘扎根，到时候他还是丧家犬一样？

“嗯，那是一定的，就算你们到时候不欢迎，本将军也会厚着脸皮前来！”

秦寿笑嘻嘻地打了个响指，说着间人皇女柳眉直皱的话，丝毫不知道秦寿心里加了一句，带大军

前来五光政策的烧杀抢掠砸。

“将军，庆祝我们合作愉快！”

间人皇女不想与秦寿废话太多，打算喝完口茶各自散去，在呆下去间人皇女又不知道秦寿又想些什么羞辱的事。

“恩，恩，合作是合作了，但是本将军不愉快！”

秦寿嘿嘿声一手轻摸间人皇女举杯的玉手，间人皇女脸色大变，羞愤难耐同时又不得不陪着笑脸，看着秦寿一手轻解腰带。

“哎呀呀~~本将军甚是怀念公主出色的口技，要是公主表现的好，那就是合作愉快了，哈哈~~”

间人皇女两眼冒火盯着这个侮辱者，神色变得更加难看，眼睛里燃烧着怒火，鬓角有一条青筋轻轻跳动，无耻的秦寿躺到一边，招招手示意间人皇女该表现了。

“你看！”

“你们说将军在上面做什么？”

“谁知道呢？”

百骑护卫咋舌连连看着河中央的渔船，由轻微晃动慢慢变成明显的晃动，船夫耳聋眼盲似的双脚盘坐船尾，对于渔船里的动静丝毫未觉似的。

皇宫掖庭宫内，韦贵妃独守深宫，抬头仰望着窗外景色，两名宫女屹立一边，等待韦贵妃解衣就寝。

“你们都退下吧！”

“是，娘娘！”

韦贵妃慢慢从窗外收回目光，转过身挥退两名宫女，宫女离去后一名后宫执勤侍卫从窗户翻身跃进来，单膝跪在韦贵妃面前。

“莫侍卫，如何？”

“回禀娘娘，戌时两刻，太子宠妾连夜化成太监，由皇宫后殿翻墙出去，是否…”

执勤侍卫把自己手下监督东宫的事报出，后面的话没说完，韦贵妃马上伸手打断执勤侍卫后面的话。

“由他去，继续盯紧太子！”

“是！”

执勤侍卫领命告退离去，韦贵妃松了口气，不是针对纪王李慎就好，从开始把秦寿卷入宫斗一刻，韦贵妃就开始运用潜伏皇宫旧部将棋子，准备迎接宫斗的最激烈胜负。

韦贵妃走到窗台前，仰望着黑漆漆的天空，幽幽叹息一声，动荡即将要开始了！

第215章第一次交锋

次日清晨，秦寿从开张热闹长乐出发，直奔长安去就任什么破司业，李恪阴差阳错搭线韦贵妃，打乱了自己的安宁，想要抽身而退难了。

马车进城后停了下来，秦寿还没来得及询问驾车的黑牛怎么回事，李恪钻进车厢直让秦寿一阵无语，这家伙最近很少出现啊！

“寿哥儿，麻烦大了！”

“什么麻烦？”

秦寿不解一上来就大呼麻烦的李恪，李恪衣衫不整的儒衫，可以看出他早起很匆忙，以至于衣领一边整理好，一边没整理好。

这家伙，没找他算账倒是好，一见面又乌鸦嘴麻烦大了，他给自己带的麻烦还不够吗？秦寿打心底鄙视李恪这个家伙。

李恪把齐王李佑，蜀王李愔，蒋王李恽，越王李贞等人，暗地里纳贤死士事说出，直让秦寿皱眉不已，果然是一石激起千层浪。

李恪把劝退的胞弟李愔事如实道出，李愔在益州当都督，荒淫无到胡作非为，可他却是很听从胞哥李恪的话，李恪相信自己快信到达，李愔必然收

敛。

“恪弟，你有时间担忧这些，为何不担忧自己处境？”

秦寿一脸怪异看着李恪，他紧张这些就不紧张自己安危？他与自己走的最亲近，恐怕早已成了众多王爷心头大患。

“寿哥儿无需担忧恪弟安危，恪弟无心问鼎皇位，那高处不胜寒的皇位，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座的！”

李恪摇头苦笑一声，死猪不怕开水烫表情，直让秦寿一阵无语，话虽如此，可有些人未必如此想，至少韦贵妃就是其中之一。#中@.

秦寿错误低估了韦贵妃玩心术本领，这一棋走得够绝的，把潜在的危机全逼出水面，借李世民的手狠削这些危险人物。

“恪弟，寿哥儿也不知如何说你是好，搭上韦贵妃，你简直是作茧自缚，韦贵妃必然会把你当头号威胁！”

秦寿摇摇头叹息着，太子和李泰现在秦寿感觉不可怕，最可怕还是最求权利**的女人，为了达到目的可谓是阴毒手段不断，要不怎么会有最毒妇人心谚语？

“寿哥儿，恪弟此番与你进宫，就是找韦贵妃言明一切，寿哥儿无需担忧，恪弟自有法子度过！”

“但愿如此吧！”

李恪信誓坦坦的话，秦寿摇摇头叹息着，历史严重偏差，秦寿不知道对以后有什么影响？更不知道自己掌握先机还在不在？

刚起步的发展势力，在韦贵妃出现后完全打乱了，精兵准备就绪，可问题粮草还是道难关，秦寿开始恼恨韦贵妃心急，走错一步自己可是要陪着她殉葬啊！

马车里恢复了平静，李恪想着自保的事，而秦寿想着如何缓解局势，看了眼沉默不语的李恪，秦寿心中一亮，末了露出应对之策！

‘韦贵妃，不管你打什么鬼主意，你这招拔苗助长小心机，哥有慢工出细活小把戏！’秦寿想到解决局势办法后，整个人挺直腰板，期待着这次进宫力挽狂潮，争取喘口气发展时间。

皇宫横街，秦寿与李恪在中书外省殿门遇到将作监少监长孙冲，秦寿与李恪停下脚步，带路皇宫侍卫迫不得已停下脚步。

“好犬不挡道！”

“有种再说一遍！”

长孙冲带着匠工推动械具，横街那么宽的道路，秦寿硬是不避不让，与长孙冲冤家路窄似的凑到一块，一开口就是不留积德的话。

长孙冲皱了皱眉头，心态良好似的阴沉沉回了一句，没有惧怕秦寿之意，挥手制住身后匠工推械具。

李恪拿出藏于袖里的折扇，等着看好戏也没有劝解之意，秦寿有意与长孙冲交恶，至于用途何在？李恪不知也没空没心情去了解。

“说一万遍也是这样，是自己让开呢？还是本将军亲自送你一程？”

“你！”

秦寿毫不客气的威胁话，忍耐有限的李恪涨红脸，一手指着秦寿半天硬是说不出话来，皇宫侍卫想要劝说些什么，在李恪摆手示意下当起哑巴。

“给你们半刻时间，如若在不移走，休怪本将军不客气！”

嚣张，果然够嚣张的，匠工们面面相觑看了眼秦寿，又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在看沉默不语的皇宫侍卫，匠工们畏惧了，自动自觉后退移开械具。

带路皇宫侍卫哑口无语看着秦寿，越看怎么越

觉得秦寿有程妖精的身影，整个大唐估计只有秦寿与程妖精敢在皇宫如此放肆。

“你们...”

匠工们畏惧退让，很是让长孙冲吐血，可又没法呵斥他们什么，只能铁青着脸色怒视胆小怕事的匠工们，这无疑气势上属于对方一筹。

“切~孬种，恪弟，我们走，与丽质妹子吃酒去！”

“好说！”

秦寿不屑一顾故意刺激的话，还有李恪配合的应和声，直让长孙冲吐血三升，故意的！秦寿故意刺激的话，长孙冲差点忍不住暴起伤人。

长孙冲眼里冒着焚烧掉一切的怒火，两颊白皙的脸孔变得更惨白，额上筋脉奋张凶狠的脸扭弄得皱皱巴巴的，双手和手指不知不觉地抽动着。

故意的，长孙冲知道秦寿这是故意刺激自己，可又偏偏拿秦寿没有办法，长公主钦慕秦寿是事实，也是长孙冲人生最大一败。

‘哼，等着！’长孙冲咬牙切齿怒视秦寿与李恪离去的身影，心里暗自发誓要把秦寿整死整惨，要不然难消心头之恨。

第一次与长孙冲正面交锋，小胜的秦寿并没有

得意洋洋，反而琢磨起怎么收拾他，闹僵是迟早的事，要不是知道他背后阴自己，秦寿懒得与他交恶。

“寿哥儿，你这是...”

经过承太极殿天门，李恪压低声一脸疑惑，搞不懂秦寿为何故意与长孙冲交恶，以秦寿现在未巩固的势力，是得不偿失的愚昧之举。

“恪弟，寿哥儿我需要长孙冲掌管的城内军械库地图，以及相关人员消息与资料...”

秦寿放低声音与李恪交头接耳，说出自己想要的一切，把李恪吓了一跳，刚想惊呼出声马上及时收制住，李恪不可思议看向秦寿，想要确定秦寿不是在跟自己开玩笑！

“寿哥儿你...好吧！”

李恪怪异看了眼秦寿，末了勉为其难点点头算是答应了，秦寿想要做什么？李恪不知道也没有兴趣去知道，他知道准没好事。

第216章别有用心的李世民

“微臣参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秦寿进入甘露殿，第一时间行跪拜礼，李世民继续批阅奏折，似乎没有发现秦寿到来，也没有唤秦寿平身之意，继续批阅一本本奏折。ｗｗｗ．．ｍｅ

秦寿僵硬着脸色没抬起头，故意的！秦寿心里暗骂李世民，肯定是有意为难自己，强权地头秦寿迫不得已忍着。

两刻钟时间过去，就在秦寿双脚发麻的时候，一本无名奏折丢到秦寿眼皮底下，秦寿抬起头的时候，李世民冷笑着捋须等待秦寿看完在谈。

秦寿忍着发麻的双腿，捡起李世民丢来的奏折，打开一看脸色顿时发黑，心里忍不住大骂一声，长孙冲，你死定了！

奏折里面全是弹劾秦寿的，什么滥用私权恶意打残民，什么豪夺欺凌霸占农田，最可恶的捏造对了事实，自己与倭国勾结一事。

是间人皇女背后一枪还是长孙冲撞彩了？秦寿冷汗淋漓脸色发黑，虽然长孙冲弹劾勾结一事没仔细概述，可他能凭空捏造出来，可见他费尽了不少

心思。
“平身吧！”
“谢皇上！”
李世民没有追究秦寿松了口气，看情况李世民还不知道事情真相，自己真与倭国尔欺我诈勾搭上了，只是双方为不同的利益临时搭上线。
太监薛高搬来秦寿要命的胡凳，强忍着心中不痛快跪坐一侧，轻轻把奏折递给薛高，由他呈上去交还给李世民，李世民挥退薛高与宫女，看情况有话与秦寿密谈。
“如若朕不了解情况，爱卿，你脑袋早已搬家了！”
“谢皇上明察！”
李世民冷冷的话语，表示早已看穿长孙冲排除异己小算盘，心里同时感叹着长孙无忌真的是养了一群草包，正事不做偏玩起不入流的权术。#中@.
秦寿心虚地应着，没有主动说话，心里懊悔刚才没抽长孙冲一巴掌，要是早知道肯定狠狠抽他吖的两耳光，至少煽飞两颗门牙才解恨。
“倭国商人找你做何生意？”
李世民捋着龙须，目光直勾勾打量着秦寿，试图从他目光里看出什么，只可惜秦寿神游太空的目

光，让李世民看了半天也看不出什么，只好提及到倭国事上。

“启禀皇上，木器家具生意，定金三百两金一千套红木家具！”

秦寿故意报少间人皇女礼金数，秦寿相信李世民必然有探子猜测过轮印，只是无法知晓马车内有多少礼金，故而报出三分之一礼金数。

秦寿相信李世民不知道自己与间人皇女尔欺我诈的勾当，也相信间人皇女不会自掘坟墓，这么快把自己置于死地，除非她想国破家亡。

嘶~李世民倒吸口冷气，忍不住咋舌连连起来，三分之一的礼金数量，听得李世民小心脏跳动了一下，眼红十足秦寿这个家伙生钱有道。

李世民有一搭没一搭与秦寿闲聊起武器问题，长孙冲的表现很是让李世民失望，原本打算给他掌管钢制武器，现在看来需要换人了。

“嗯，爱卿，要抓紧时间改进烟花，吐蕃最近越来越不安份了…”

“是，皇上！”

李世民把吐蕃在松洲蠢蠢欲动的事说出来，秦寿听了直皱眉，上一年不是给李靖大破吐蕃挑拨吗？如今又开始蠢蠢欲动，是何缘故？

秦寿想到吐蕃七王当初刺杀自己的事，冥冥之中联想到了什么，可眨眼间又遗忘了什么，总觉得有什么关联在其中，就是没有猜到其中的含义。

秦寿很想把吐蕃七王的事说出来，可都猴年马月的事，说出来也没有多大的意义，眼下最要紧还是明哲保身，免得太早卷入皇位纷争之中。

“听说你改进了战车？”

提及战车之事，李世民心中就有气，要不是程妖精说出来，李世民还真不知道秦寿改进了战车，而起还是加强版的战车。

“这个，皇上，微臣忙，一时间忘记了…”

秦寿冷汗淋漓敷衍李世民的刁难，感情今日他刁难自己，奏折是其中一部分，最大原因还是自己未上报战车改进的事。

小心眼发作的李世民心里不平衡了，有好东西不先上报，这成何体统？眼里还有没有他这个皇帝了？

“那战车之事…”

李世民眯起眼看着秦寿，提及战车马上开始黑秦寿技术，程妖精夸夸其谈战车的威力，还上去体验过颠簸道路如平地，李世民眼热了。

如今的大唐战车都是以往技术，没有丝毫改

进，两匹马拉着跑死了一匹必翻车，而秦寿改进的四轮战车，可攻可守给程妖精夸的吹上天，李世民那个眼热啊！

李世民哪壶不开提哪壶，真是让秦寿措手不及，秦寿可以猜到肯定是程妖精多嘴说出来的，还属于不成熟的战车，秦寿只好忍痛割爱。

“皇上，匠工可去学习！”

秦寿无语了，李世民又开始黑自己了，碍于强权之下，秦寿不得不分享技术，秦寿也知道李世民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人。

“皇上，微臣有事要奏！”

“嗯，但说无妨！”

得到秦寿可以安排朝廷匠工进学院学长乐技术，李世民心情大好，秦寿的退步之举李世民心中大喜，捋着龙须颔首点头示意秦寿有话直说。

“微臣当纪王老师可以，但是微臣不想只授艺一人，以免落下不必要的误会…”

“哦？”

李世民有些惊讶与欣慰，秦寿此举已表明一切，不参与皇子之间的争权夺利纷争，秦寿的决心让李世民很是满意。

“嗯，此事过段时间再谈，朕等着看谁按耐不

住了！”

李世民沉默片刻，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秦寿的赤子之心要求，另有想法的李世民借助秦寿做幌子，把潜在的麻烦逼出水面。

“是，皇上！”

李世民别有用心的想法，秦寿大致猜到了什么，只能默默接下烫手的山笋，或者是成为树大招风的枪打出头鸟，这祸锅算是背定了！

“秦爱卿，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心里要有把握，去吧，进宫腰牌在慎儿宫殿！”

“是，皇上！”

秦寿在李世民威严警告声之中，冷汗淋漓应着，姗姗告退离去，留下低头沉思的李世民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事。

‘看来日后要小心行事了！’秦寿走出甘露殿，感觉后背湿透了，李世民敷衍秦寿的请求，秦寿想不明白李世民真正用意何在？

第217章不务正业

掖庭宫，秦寿头一次有幸进入李世民的后宫，踏进掖庭宫一刹那，秦寿感觉进入女儿国似的，三千佳丽各有自己地盘区域，在太监带路下，秦寿只是匆匆瞥了一眼就感叹不已。

后宫同时是花的海洋，同时也是花的坟墓，运气好一朝得宠平步青云，运气不好连皇上长什么样也不知道，孤老终身锦衣玉食的监狱般后宫。

整个后宫布局如同迷宫般，看得秦寿眼花缭乱，大黄高墙刷的平平整整，每隔千步一个过道拱门，凉亭五层塔阁楼随处可见，更别提三丈高度的空中楼阁。

贵妃们嫣然笑语声，贵人切切私语声，在秦寿耳边响起，古树参天更是比比皆是，琼台楼阁红粉胭脂，要是在配上烟火，秦寿相信肯定成人间仙境。

“姐姐们，你们在哪儿呢？”

“小王爷，我们在这儿呢！”

“嘻嘻~~小王爷，你来抓我们啊！”

秦寿循声望过去，顿时一阵无语到姥姥家，处于小屁孩时期的李治，居然在后宫与一群妃子们抓

猫猫，李治蒙着双眼在楼阁花园区玩捉迷藏。
　　妃子们也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亦或者是严重缺乏男人的宠爱，故意慢悠悠地闪躲，不一会给李治逮着倒在草丛里咯咯声娇笑起来。
　　李治小小年纪就开始懂得占便宜，看得秦寿两眼冒火又妒忌，这一压可是四五个姿色不错的妃子，哥都没这个命，羡慕死人了！
　　‘小小年纪便如此色，难怪长大了荒淫无道！’
　　秦寿打心底鄙夷李治这个色胚子，原本还打算日后走历史轨道支持他上位，现在想想还是作罢，烂泥扶不上墙的货色，免得自己择了夫人又损兵，这家伙有严重的恋母症！
　　“寿哥儿？！”
　　秦寿跟着太监还没来得及穿过楼阁花园，李治揩油完妃子摘下丝巾，第一眼见到有过几面之缘的秦寿，从揩油完妃子们身上爬起，屁嗔屁嗔朝秦寿跑来。
　　“见过晋...”
　　“寿哥儿，你这是太见外了不是？叫小治吧！”
　　秦寿与带路太监停下脚步，秦寿行礼的时候，

李治小大人似的制止了秦寿的礼仪，自来熟地赦免秦寿繁琐的礼仪。

“将军…”

“寿哥儿，你是来看丽质姐吗？正巧，丽质姐稍后便来这里，来来，寿哥儿，小治正无聊的要紧…”

太监催促的话还没说完，李治兴奋无比地打断太监的话，二话不说亲热拉起秦寿衣袖往花园楼阁走去，五个后宫妃子们窃窃私语指指点点秦寿。

后宫很少出现男人，更别提秦寿如此年轻才俊之人，就算是王爷们的私塾先生也是七老八十那种，秦寿的出现让后宫妃子们很是惊讶。

能进出后宫很少数，除非得到李世民信任首肯，秦寿年纪轻轻就得到李世民信任首肯，不得不让后宫妃子们惊讶与窃喜，总算见到正常的男人了，住进皇宫一刻起，妃子们都不知道多久没见过正常的男人！

秦寿窘态十足地给五个姿色上乘的妃子们打量，看她们春心大动的样子，秦寿也忍不住一阵迷醉，要是这里没有规矩外人什么的，秦寿不敢想象下去了。

太监很是无奈跟着秦寿身后，小王爷李治牵走

秦寿，太监想要多嘴催促又不敢，怕坏了李治的兴致招来挨罚，更怕耽误时辰急得不得了。

“各位姐姐们，小治给你说说，这可是大名鼎鼎的长乐长秦寿...”

李治拉着秦寿经过窃窃私语的妃子面前时，得意洋洋地把秦寿身份报出，马上引来妃子们惊讶声。

“啊？！他就是新晋大唐武状元？”

“哇！他不是唐诗三百首的诗神吗？”

“原来是他，好年轻好帅气喔！”

秦寿冷汗淋漓地想要跑人冲动，这李治想害人还是咋地？目测妃子们春心大动的出轨目光，秦寿感觉自己脖子凉飕飕的，带路太监更是撞墙的心都有份，小王爷这是作死的节奏啊！

“小治，莫要胡闹！”

秦寿不知所措是不是离开去就任时，李丽质威严的呵斥声如救星般，春心大动的后宫妃子们慢慢散去，解除了秦寿崩溃的窘态。

秦寿转过头看向多日未见的李丽质，瘦了，也更成熟了，李丽质身穿一袭素锦宫衣，外面披着一层金色薄纱，微风吹过轻纱飞舞，整个人散发出淡淡灵气，头上插着镂空飞凤金步摇，随着莲步轻

移，发出一阵叮咚的响声。

李治咋了咋舌做错事般跑了，留下秦寿与带路太监呆在原地，李丽质身后跟随的月莺和兰雀见到秦寿发模样，忍不住抿嘴偷笑起来。

“这位公公，可否耽误一些时辰？”

“启禀公主殿下，一刻钟！”

李丽质得到带路太监给时辰，点点头道谢后与秦寿踏进阁楼，月莺和兰雀两宫女呆在阁楼外面守着，带路太监摇头叹息着在阁楼花园边空等。

阁楼里秦寿抱紧李丽质，如如狂似的吻向李丽质鲜红柔嫩的柔美樱唇，李丽质娇羞地闭上自己梦幻般多情美丽的大眼睛，慢慢回应秦寿的狂烈索吻。

秦寿听着李丽质那娇俏的小瑶鼻哼唧声，呼吸越来越重、越来越急促，在秦寿爱抚的双手魔力下，渐渐变得柔软无力瘫在秦寿怀里。

怀中的绝色大美人儿吐气如兰，娇靥若花，一股处女特有的体香沁入心脾，胸前紧贴着两团急促起伏的怒耸山峰，刺激得秦寿**飙升，虽隔着一层薄薄的衣衫，仍能感到那柔软的丰满……

“寿哥儿，别，别…”

李丽质坚持最后一道防线，不想在这里把身子

交给秦寿，李丽质想要在新婚之夜把身子交给秦寿，而不是这里。

秦寿依依不舍地松开李丽质通红的嘴唇，透过阁楼点点昏暗光线，隐隐可见李丽质含情脉脉的双眸，美玉似的修长莲臂紧紧缠着秦寿脖子。

“美人儿，想死寿哥儿我了！”

“朕也想你快死了！”

秦寿爱不惜手舍不得离开伸进李丽质抹胸爪子，李世民阴深深的话直让秦寿吓了一大跳，与李丽质同时转过头看向站在楼阁门口的李世民。

“父，父皇...”

李丽质羞得想要钻进地缝里，惭愧低下头不敢去看盛怒的李世民，而秦寿则汗濂地从李丽质抹胸里伸出爪子，得，给李世民抓到不务正业了！

第218章魔术不好玩

掖庭宫，秦寿郁闷无比地揉着屁股，李世民惩罚的大黑脚，果然够黑的，郁闷的秦寿呆在李世民寝宫前殿一边站着，李丽质涨红着脸与秦寿同甘共苦的表现，很是让龙椅上坐着的李世民头疼。ｗｗｗ．．ｍｅ

“月底你们进行大婚！”

“父皇~”

“谢皇上！”

李世民一开口，秦寿心中一喜，到时候恐怕某人要吐血了，李丽质有些不舍地抬起头看向李世民，而李世民摇头叹息起来，紧接着目光怒视得了便宜卖乖的秦寿。

长公主便宜都给秦寿占完了，在不嫁出去还能怎么样？与其拖着还不如快刀斩乱马，进一步拉近秦寿好黑他的技术，再者长孙皇后需要冲喜。

秦寿不知道李世民打着什么鬼主意，要是知道他打着联姻黑自己技术，也不知道是哭还是吐血的好，沾沾自喜的秦寿手搭上害羞的李丽质。

李丽质轻微挣扎了一下，没有挣开只有任由他拉着，心里感到一阵甜密，有种守得青云见日出的

错觉。

李世民大翻白眼没好气看着李丽质与秦寿恩爱，心里一阵酸溜溜的舍不得李丽质这个掌上明珠，可闺女大了终须嫁人，李世民不得不忍痛割爱。

“儿臣见过父皇！”

李世民肉疼的时候，一群未成年的王爷公主走进来，大致9岁小到三岁，看得秦寿冷汗淋漓，这是要自己当幼师还是咋滴？

六个王爷李治，李慎，李嚣…八个公主，普安公主，东阳公主，临川公主，清河公主等等，十四个王爷公主看得秦寿心里直发慌。

“嗯，平身！”

李世民捋须颔首笑着，十四个王爷公主同时平身，不明白李世民把他们全召集来有何事？李治与李慎可谓是最高兴了，见着秦寿在场意识到了什么。()$()$(小)$(说)$().---.高速！

“秦爱卿，让朕瞧瞧你长乐教学方式，朕也当一次学生，来人，上案席！”

“是，皇上！”

李世民的话直让秦寿目瞪口呆，连李丽质也是差不多如此，不可思议看向政务繁忙的李世民，居

然有空与在这里浪费时间？

“治哥儿，他是那个不败战神吗？”

“当然，你眼瞎了！”

“啊？他就是诗神？”

王爷们议论纷纷声，小公主们更是惊喜连连，鲜少出宫的她们虽然见过秦寿两三次，可毕竟秦寿那时候都是远远的，难以看清楚模样。

如今近距离见到皇宫内盛传已久的秦寿又惊又喜，叽叽喳喳的议论声听得秦寿一个头大，李世民则捋须含笑不语看着王爷公主们，心里感叹着要是一直这样多好啊！

可惜这一切都是李世民空头幻想，子女大了权利熏陶始终心会变，闺女还好点，要是皇子之间必有兄弟反目成仇的一刻，过来人的李世民明白这一点，人心不可预测的奇怪东西！

一刻钟时间过去，当太监宫女们摆好十五张案席，李世民与王爷公主们落座好后，秦寿深呼一口气，好吧，就给他们来场生动难忘的课程。

“有一天，大猫妈咪带着小猫儿子，到河边去钓鱼…”

秦寿把比较有趣的小学生语课当故事教学，王爷公主们津津有味地听着，李世民捋着龙须僵硬起

嘴脸，开始怀疑起秦寿闹哪出？

当秦寿说起小猫三心两意不安份钓鱼，李世民恍惚间觉得甚是有趣，旁观一眼认真听讲的王爷公主，若有深意思考秦寿这个故事哲理。

什么一会儿大猫叫小猫抓蜻蜓，一会又嫌小猫啰嗦叫去抓蝴蝶，完完全全典型指手画脚那种，可李世民怎么听腻不对味儿？好像感觉秦寿在指桑骂魁似的！

“就这样，由于大猫不停地大喊大叫，从上午一直到下午，大猫一条鱼都没钓上来，它大发雷霆：都怪你不一心一意，一会儿说想抓蝴蝶，一会儿说想抓蜻蜓，害得我光顾为你担心！钓不到鱼！我不是说了吗？做事不要三心二意呀！”

秦寿改编的小猫钓鱼变成大猫钓鱼，忽悠得王爷公主们一愣一愣的，李世民也是差不多如此，觉得那头大猫甚是无耻，钓不到鱼怪到小猫头上。

李丽质抿嘴偷笑起来，这个大猫钓鱼故事，李丽质在长乐早已看过，版本不是这样的，只是秦寿篡改了变成恶趣味的指桑骂魁。

“嗯哼，大猫钓鱼讲完了，现在说说看，这个故事寓言说明了什么？谁知道？答对了有奖励！”

“嗯？有什么奖励？”

王爷公主们兴致勃勃地看着秦寿，很想叫秦寿在说一个寓言故事，可碍于李世民在此并没有起哄，顺理成章想要知晓秦寿奖励。

“答对了，教你们变魔术！”

“变魔术？”

王爷公主们你看我我看你，不明白秦寿所谓的变魔术是什么？连李世民也是一头雾水，更别提大感有趣的李丽质。

“爱卿，变个给朕瞧瞧！”

李世民在王爷公主们期盼目光之中，捋须开口压迫秦寿别卖弄关子，先把勾起自己好奇的魔术变个出来瞧瞧。

“好，皇上，微臣献丑了，长公主，借你手绢一用！”

强权下秦寿不得不低头，厚着脸皮朝李丽质索要手绢，李丽质想也没多想，直接把手绢递给秦寿。

“嗯哼~看好了，什么也没有！”

秦寿手拿手绢，在王爷公主与李世民目光之中，以示自己俩手无物，卷起右手袖子以示清白，然后用手绢盖在右手。

“麻利麻利哄…变！”

“啊？！”

“花！”

“怎么那么眼熟？”

秦寿坑爹的咒语忽悠完后，盖着的手绢轻轻一抖，未完全绽放的牡丹花奇迹般在秦寿左手里亮出来了，震惊了李世民与王爷公主们，连李丽质也是如此，想不明白秦寿怎么变出来的？

这空手变花小把戏玩烂了，卷起右手的袖子，左手不要卷，左手拿着手绢，一般不会怀疑鲜花就在左手袖子里，只要技术娴熟得心应手。

“皇上，皇后娘娘精心栽培牡丹花不知给何人折…”

秦寿还没来得及得琴一会，太监急匆匆跑进来禀告后宫出现偷花贼，当见到秦寿手里的牡丹花时候，得，偷花贼找到了！

“来人！把大胆贼子拖出去重责二十大板！”

“是！”

“父皇…”

李丽质想要求情，李世民怒不可赦地挥手打断李丽质的话，秦寿傻了眼给皇宫侍卫带出去领罚，自始至终秦寿还不知道自己折的花，是长孙皇后最喜欢的！

第219章神奇鬼医变脸术

“长，这一千套太多了，没办法完工啊！”

入夜时分，当秦寿从皇宫回来没多久，还没来得及擦药屁股挨板子的痛，林木匠就跑来诉苦，一千套倭国伪装的家具，短期一个月内弄齐谈何容易？

就算此时此刻林木匠的木工队上升两百人，也吃不消如此赶脚的生产，更何况还有其他小商贩们订单，一天几十套很勉强。.~.

秦寿一直追求质量与美观，家具组装一天几十套手工还是可以，可雕花再到上漆那可是繁琐工程，除非不雕花不上树漆，用粗糙工艺交货。

“行了，倭国那些家具，全用粗糙工艺，追求实用不是美观！”

“哦，那好吧！”

林木匠在秦寿不耐其烦挥手下，领命告退离去，竟然是粗糙工艺，那林木匠不用愁了，可以把这任务交给新员工们练练手。

林木匠离去后秦寿头痛起来，木匠缺少机械锯木业绩难以攀升，所幸现在主打的是简陋桌椅，偶尔接单小商贩需求量大的木床，要是复杂木柜什么

的，那可是麻烦到家的事。

卖给倭国商人的家具，只是四合一的桌子加四张椅子，手工艺简单的流水线生产，一百人分工合作，一天几十套勉强达标。

要是发展出机械锯木，秦寿相信两三年生产量勉强饱和长安城，如今长安城除了小部分权富改用新式家具，大部分还在遭受胡凳折磨之中。

“秦郎，药王的去伤净污膏！”

武媚娘从后院拿出药王研磨好的去伤膏药，哭笑不得看了眼裂牙嘶嘴呼痛的秦寿，他真的是讨打，皇宫里的东西岂可随意乱碰？更无语还是折了李世民送长孙皇后稀有品种的牡丹花。

“媚娘，明日起招些年轻好学奇技淫巧的人！”

“有何用？”

武媚娘一边帮秦寿涂抹药膏，一边好奇秦寿又整些乱七八糟的人，如今的奇技淫巧之辈，都是些捣弄无大用惹人笑柄之人。

“大用，日后便知！”

秦寿懒得去解释太多，解释多了武媚娘未必理解，如今的奇技淫巧之辈，与机械学有些相同，只是缺少点石成金教科书，秦寿相信有了点石成金教

科书，会事半功倍培养出一批优秀机械专家！

“长，麦子不够用！”

武媚娘帮秦寿上好膏药，秦寿还没来得及喘口气，韦达急匆匆跑进来，把酿造啤酒的麦子不够上报，那些小米商也没有囤积那么多。

“曹家如何说？”

秦寿听到小麦不够皱起眉头，啤酒是最暴利的行业，秦寿还等着啤酒在长安占有一席位置，在慢慢扩散周边邻镇大城什么的。

“这个，好像未有回应…”

韦达把自己黄昏前派人去曹家催促的事告知，也不知道催促的人是不是错过了出城时机，以至于现在还未回来。

“先等等看吧！”

“是！”

秦寿心里一阵不安地挥退韦达，右眼皮跳动的很厉害，隐隐之中感觉好像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至于是什么？秦寿一时间说不上来。

“秦郎，你在担心曹家变卦？”

武媚娘看了眼一脸担忧的秦寿，忍不住好奇多嘴一问，貌似这个可能性不大，除非曹家不识抬举等着秦寿日后报复，常言道民不与官斗，更何况还

是身份地位低下的商人？

“不，郎君我在担忧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别想太多了！”

秦寿担忧的脸色，武媚娘叹息一声，轻声安抚秦寿别胡思乱想，远离长安无法得悉长安城内最新消息。

“媚娘，月底郎君我就要迎娶长公主！”

秦寿撇去脑海里胡思乱想，把李世民今日决定的婚事说出来，武媚娘先是一愕，末了有些失落轻嗯了一声，预料之中的事可心里多多少少有些不舒服。

“媚娘，你放心，迎娶长公主后，郎君我在为你们补办婚礼！”

“嗯~”

秦寿早已发现武媚娘失落的脸色，抓起武媚娘的手，轻声细语保证给她与钱羽馨名份，武媚娘满足地依偎在秦寿怀里，一股成熟男人的汗味直透芳心，武媚娘感到头有一点晕，慢慢臣服于带有安全感的港湾。

“将军，潘某给你带来了…呃…”

秦寿上下其手想要在大厅玩刺激，潘安带着一名五旬布衣老者，喜匆匆地从门外走进来，愕然发

现自己出现的不及时。

秦寿清醒过来松开情迷意乱的武媚娘，而武媚娘则涨红着脸，含羞带嗔整理有些凌乱衣物，怨责秦寿一眼，急匆匆跑出大厅会后院。

“嗯哼~坐！”

秦寿打量了眼五旬老者，平淡无奇的脸孔光滑无比，犹如年轻人般肌肤，要不是他白银般丝发与浑浊看破世事目光出卖了他的年龄，秦寿还真不知道眼前的老者是五十多岁的人。

“在下鬼医丁不二，见过将军！”

五旬老者淡淡地打量了眼秦寿，拱手抱拳不吭不卑地行礼，秦寿十分满意地点点头，有些怪异面无表情的鬼医，起身伸手示意鬼医丁不二落座。

“不知鬼医可否露一手？”

秦寿不敢小觑江湖奇人，但是有些事还是要公事公办，没拿手绝技的人，秦寿养不起也没有兴趣去走麻烦的后门，替他洗清以往的小错误。

“悉闻将军重赏人才，丁某特意前来献丑！”

虽然丁不二不怎么喜秦寿放荡有伤风德的事，可人无完人这个道理丁不二还是知道的，更何况秦寿重才不计前嫌，光是这点值得丁不二尊敬。

丁不二在秦寿惊呆目光之中，双手撑上面部两

腮左右搓弄了几下，慢慢地撕下一层薄薄的皮层，末了露出他无情岁月杀猪刀的痕迹。

“怎么办到的？”

秦寿大吃一惊看着丁不二手里薄如面皮的皮层，丁不二平淡无奇的脸变成枯瘦脸色苍白的老人，很难看出前后鲜明的对比，仅是一层皮在作祟，秦寿也发现皮层内填充了像面团一样的粉状。

“启禀将军，这是丁某秘制的羊皮，只要有对方的模型轮廓，丁某可三日内秘制一张以假乱真人皮面具…”

丁不二也没有隐瞒之意，把自己拿手的易容术一一告知，秦寿咋舌连连听得丁不二解释，算是长见识了。

易容术并非正常情况能真正以假乱真，要是触碰的话很容易穿帮，再者因为填充了面团厚度，以至于缺少应有正常的表情，但是能做到这一点算是很不错了！

第220章盲羊补牢为时未晚

“半夜鬼敲门？”

安排好丁不二休息住处，潘安折返回长屋大厅，当秦寿拿出佃农在田里耕作时挖到的黄鳝，木盆里装有五条食指粗的黄鳝。.~.

当潘安听到秦寿说玩偏门手段吓吓长孙冲的时候，潘安大感有趣同时不寒而粟打颤了一下，半夜鬼敲门，光是与鬼字沾边都是不吉利的。

秦寿抓紧一条黄鳝，没有回答潘安的问题，把黄鳝头放到铁钉板上面，拿出小金刀破开黄鳝肚皮，用小碗接住黄鳝血，直到黄鳝血放完，秦寿才移开死绝的黄鳝。

潘安好奇地看着秦寿端起小碗，贼贼的笑容看得潘安头皮发炸，隐隐察觉到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甚至疑神疑鬼似的时不时往后看。

怕鬼神的潘安松了口气，一脸幽怨看着笑得不正常的秦寿，这不是人吓人吓死人吗？好端端的提及鬼神做什么？

“啊？鬼，鬼...”

咚咚...忽然门外传来轻轻敲门声，松了口气的潘安以为秦寿施法了，吓得头皮发炸跳到秦寿身

后，颤抖着身子骨看着大厅正门右侧的窗户。

“行了，世上哪有什么鬼神，出来吧，别自找苦吃！”

秦寿直接败给潘安这个家伙，这么胆小怕事日后怎么跟自己混？秦寿有些恼恨窗外装神弄鬼的人，不用猜也知道是谁的恶作剧了。

“咯咯咯~~如此胆小怕事，也配夜里行走？”

娇笑声之中，李怡然身着黑色儒衫，朦胧丝绢半遮脸，以至于无法看清楚她是喜是怒亦或者是怨，轻移莲步慢慢进入大厅。()$()$(小)$(说)$().---.高速！

李怡然冷讽热嘲声，很是让潘安没脸见人，可怕鬼神又是不争的事实，李怡然嘲笑声潘安涨红脸不知所措起来。

“你来这里做什么？”

秦寿挥挥手示意身后的潘安稍安勿躁，皱起眉头不悦地看着李怡然，恶女难招待，更何况还是李靖当宝一样的闺女。

当然要是她敢来破坏，秦寿不介意再把她抓起来严惩不贷，哪怕是李靖亲自前来，也要惩罚一番。

“哎哎，本姑娘不是来找茬的，无聊，过来玩

玩而已！"

李怡然说着秦寿哑口无言的话，无聊找别人去，玩玩而已这句话也亏她说得出口，当哥这里是什么了？

"你这半夜鬼敲门，怎么玩的？"

李怡然没有理会秦寿不爽的心情，一脸好奇看着秦寿手里的黄鳝血，在外面偷听了那么久，李怡然大感有趣这骗人的邪门歪术。

"你想玩？"

"嗯！"

秦寿摸着下巴出鬼主意，她的本领秦寿见过，要是有她和潘安配合，绝对可以给长孙冲难忘的一夜，李怡然想也不想连连点头应着，天天呆在家里无聊死了，整个长安好玩地方恐怕也只有长乐这里了。

"那好，你要是帮本长戏弄人，长乐日后欢迎你，怎么样？"

秦寿怕潘安一个人应付不来，通过他怕鬼神弱点，秦寿头疼无比，迫不得已化恩怨为友考虑起李怡然，黄鳝血腥味会招来大批蝙蝠，处理不好甚至坏事。

"咯咯咯~~没问题！"

李怡然十分痛快地答应下来，在秦寿招手下提高警觉凑过来，直到秦寿一阵耳语完后，双目放光大感有趣地频频点头。

“将军！”

李怡然和潘安提着四条活的黄鳝离去后，薛仁贵急色匆匆闯进来，打断准备回房休息的秦寿，身后跟着两名护卫抬着死绝的铁匠工走进来。

“怎么回事？”

秦寿看了眼死绝的铁匠工，忽然间意识到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仔细打量了眼中毒而死的铁匠工，有点陌生像后期招进来的人。

死绝的铁匠工鼻肿脸青，看情况没少受虐，不屑的冷笑僵硬着，嘴角流着黑色血水，看到这里秦寿心凉一大片同时脸色变得极其难看，抓到李世民以外的间谍了？

“将军，此人连续几日无故旷工，王铁匠觉得有异，跑去铁匠屋地下器库，发觉少了五把…”

“什么？”

秦寿大吃一惊，义庄原本夏季藏尸体改成地下器库，储藏有五十多把精钢特制障刀，还有一些见不得光的新式武器。

一眨眼少了五把精钢障刀，秦寿觉得事情非同

小可，没有想到居然是匠工监守自盗，更没有想到会出现另一个势力的间谍，难怪今晚眼皮跳得这么厉害！

薛仁贵把王铁匠上报消息得知后，知道事情严重性，在子里找了间谍匠工半日没见身影，直到日落黄昏这个间谍从外走回来，给薛仁贵逮着秘密审查。

被抓的间谍匠工知道想要平安撤离无望，嘴硬半天撬不开嘴谁指使的，更没有想到间谍匠工嘴里藏毒自尽了！

惭愧不已的薛仁贵把事情经过说出来，惊得秦寿脸色惨白，动也不动地站在那儿，只觉得脊梁上流下一股股的冷汗。

“马上命人转移器库，打扫干净痕迹，去后山的山神庙弄些灰尘蜘蛛，小心工匠那边皇上的探子，别惊扰到他们，布置到完美无缺，快点！”

“是！”

秦寿清醒过来第一时间命薛仁贵转移器库布置迷踪阵，薛仁贵也知道事态的严重性，秦寿未雨绸缪为将来打算，成立可信任专用班底自行研究了不少杀手锏武器，要是走漏了风声或给李世民知道非同小可。

嘶~失魂落魄的秦寿一屁股坐到椅子上，要命的火烧剧痛也无法平息秦寿滔天怒火，千算万算没有算到还有别的势力潜伏间谍匠工。

所幸王铁匠发觉的早，要是晚一步的话，秦寿不敢相信第二天会不会有什么变故？要是消息走漏到李世民哪里，秦寿不敢想象后果会怎么样？难以解释同时会给李世民带来猜疑心。

‘是谁？到底是那个王八蛋？’

秦寿吐血不已地揉着火烧屁股的痛处，开始猜测起是谁派来的间谍？隐藏的这么深居然毫无所觉，要不是王铁匠醒目及早发现，还真给人阴了也不知道。

发生间谍这事，秦寿意识到自己班底需要彻底大清洗，排除潜在的间谍，可人那么多一时间难以排除，秦寿开始头疼了。

“不管你们是谁？敢跟哥我来阴的，查清楚了定不轻饶！”

秦寿恶狠狠地紧握成拳，开始痛恨起那些潜在的间谍，查到一个杀一个决不轻饶，可头疼问题又来了，失踪的武器给秦寿带来很不安的心疼。

第221章夜半鬼敲门

“谁？”

笃笃...敲门声响了一阵消失，长孙冲带着一丝疑惑，拿起火镰敲打了半天，终于把熄灭的烛火点燃，带着疑虑的长孙冲走到房门，轻轻拉开栓上门销的房门。

一阵寒风吹过伴随着猫头鹰凄厉叫声，长孙冲忍不住皱起眉头，用手挡住摇摇晃晃不止的烛火，空荡荡的东厢房院子空无一人，南风天大风把院子里的参天大树吹得哗哗作响。

长孙冲左看右看没人后，摇摇头叹息一声，肯定是自己多想了，把烛火放到房内桌面，随时走到敞开的房门，没有注意到房门两侧沾着不明显的血迹。

“谁？！”

笃笃...敲门声随着长孙冲关好门再次响起，长孙冲恼羞成怒猛然拉开未来得及栓上的房门，空荡荡的门口直让长孙冲傻了眼。

空荡荡的院子甚至走廊空无一人，除了沙沙声作响的风吹参天大树声，长孙冲连个鬼影也见不到，恶作剧？谁有那么快的速度马上离开？

“难道是撞邪了？”

长孙冲不寒而粟地颤抖起来，忽然见到大树落下一黑影，那速度快得长孙冲心脏急促收缩，长孙冲惊得头皮发炸，鬼！长孙冲第一时间想到闻风丧胆的鬼神传说。

喵~野猫惊叫一声爬墙离去，把长孙冲惊了一下同时脸色变黑，恶狠狠地关闭房门，感情自己胡思乱想过度了！

房门关紧一刻又猛然拉开，疑神疑鬼的长孙冲如此重复两三次，直到确定没有敲门声后，才松了口气重新关上房门。

“姓秦的，你等着！”

想到秦寿今日皇宫给的耻辱，长孙冲气不过提起茶壶，恶狠狠怒骂一声秦寿，恨不能亲手剐了给他耻辱的秦寿。

长孙冲气不过地捧起茶杯，轻轻颤抖着手平复受惊过度的紧张心情，笃笃…杂乱无章的敲门声再次响起，吓得长孙冲手一抖茶杯掉落地面，杂乱无章的敲门声戛然而止。

“谁？是，是谁在外面？”

一阵寒意涌上长孙冲心头，纸窗外面好像有人似的，影影绰绰闪过，长孙冲脸孔急速收缩起来，

心跳越来越快，带着凉意的徐徐南风吹进屋内，忽明忽暗的烛火令他感到毛骨悚然。

“是谁？”

长孙冲越看越发毛，仿佛有任何细微声响都像有鬼来了似的，心惊胆颤的长孙冲忍不住疑神疑鬼，心惊胆战地在屋内东张西望。

空荡荡的庭院没有人回应长孙冲，凄凉的哀鸣叫声再次在外面响起，长孙冲额头**一片，冷汗湿透了他的衣衫，脚有点不听使唤起来，两腿发软琴琴颤抖着。

长孙冲从屋内墙上拔出悬挂着的障刀，武器在手强忍着惧意，拉开房门空荡荡的庭院空无一人，幻听，肯定是幻听！长孙冲头皮发炸地自我安慰地关紧房门。

笃笃…再一次敲门声响起，伴随着凄凉鸟鸣声逼近，长孙冲吓得魂飞魄散，大叫一声鬼啊，丢掉手里的武器一股脑钻进被窝里。

“喂，你别叫了，瞧瞧，都把他成什么样了？”

“谁知道他那么胆小？将军的夜半鬼敲门还真管用，嘿嘿…”

庭院大树上，两个黑影躲在树枝上，李怡然不

爽地一手拍打潘安的头，裂牙嘶嘴的潘安敢怒不敢言，临出门前秦寿告诫过他李怡然身份，别去惹她。

“哈哈~~这黄鳝血没想到还能引来飞鼠！”

李怡然大感有趣，装神弄鬼把长孙冲折腾了这么久，傻不拉几的长孙冲居然还不知道有人整蛊他，误以为有鬼在敲门，正应了一句话，平时不做亏心事，也半夜不怕鬼敲门。

潘安揉着李怡然拍打的头部，打心底佩服起秦寿这手戏弄人的夜半鬼敲门，也不知道秦寿怎么想的，居然可以使用黄鳝血吸引飞鼠来撞门，照成鬼敲门的假象。

鳝血能让方圆一里的蝙蝠闻腥而来，而且不停的撞击涂血的房门，门上没有落脚点就会演变成鬼敲门假象。

几次撞击不觉得什么，可反复十几次，几十次，在不迷信的人也会疯掉，哪怕守在门后也没有用，蝙蝠的动作永远比人快。

“无聊，有什么地方可玩的？”

李怡然不懂得起早原理，也没有兴趣去了解，只要有好玩的事，她都有兴趣去凑合一下，这种整蛊人的事正和她的心意。

戏弄完长孙冲大感无聊的李怡然，看向一边准备离去的潘安，闲不住的李怡然想要跟着潘安去长长见识。

“没有了，李小姐，潘某还要去监视魏王府，告辞！”

潘安说完从树上跳到围墙，灵猫似的踩着围墙顶头消失黑夜里，李怡然没有跟上去，监视这枯燥无味的活，不适合好动的她。

“嗯，明儿再去长乐！”

打定主意的李怡然抽身离去，今晚玩了一出夜半鬼敲门，受益匪浅的李怡然感觉自己今晚没来错，日后无聊也可以用这招整蛊人。

“好浓的血腥味！发生什么事了？”

眼看快到延康坊范围，潘安隐隐嗅到空气弥漫的血腥味，大批府兵手持火把出现，直奔怀远长寿两个坊方向跑去。

潘安猫着腰身躲在屋顶，避开上百的府兵闯入怀远长寿两个坊，带着一丝好奇之心，潘安从屋顶摸索到两坊间的屋顶，愕然发现曹府一家近百口尸横遍野。

“王司直，周司直，如何？”

“死者均被利器所杀，其中便有蛮力折腰而

死，刘卿你看，这是现场留下的作案工具，还有一名死去的凶手！”

两名大理司直在大理寺卿刘弘明姗姗来迟询问声下，拿出现场遗落的凶器，还有一名死绝身着灰色平民百姓服的年轻人。

“可查到死因？”

刘弘明差异地看了眼精钢制的加长障刀，末了蹲下身子检查凶手，发现凶手身上挨了不少棍伤与钝器伤痕，明显是给人群殴致死的。

“暂时未知，不过听隔壁住户提及过，曹家公子今日与长乐民催米发生了争执...”

王司直把自己了解到的线索报出，刘弘明沉思片刻，看着手里凶器觉得不凡，发生如此丧心病狂的灭门惨案，刘弘明不得不把事情上报上去。

“尔等继续查，刘某先奏明皇上！”

“是！”

王司直与周司直恭送刘弘明离去，马上开始着手带人寻找蛛丝马迹，潘安悄悄地从屋顶慢慢退去。

第222章小孙子下次轮到你

“将军，对不住了，皇命难为！”

大理寺天牢里，刘弘明带着郁闷不止的秦寿来到天牢，大理狱丞姜维亲自开锁单间牢房，点头哈腰恭送秦寿进入牢房。()$()$(小)$(说)$().---.高速！

秦寿伸着懒腰步入牢房，姜维想要锁门的时候，刘弘明摆摆手作势不必了，锁牢房门多余的，以秦寿天生神力他想越狱，这天牢的铁囚也难关他，更何况以秦寿身份，压根没有逃狱理由。

刘弘明也不相信秦寿指使人灭门曹家，很显然秦寿是给人陷害的，李世民打他入天牢只是过过场而已，刘弘明相信要不了多久，秦寿一样会平安无事出狱。

“行了，给本将军整些下酒菜来，烦着！”

“姜维，还不照办？”

“是！”

姜维汗濂地领命离去，头一次见到坐牢的人有这么好的待遇，不过刘弘明发话了，姜维只好照办去张罗下酒菜招待坐牢的秦寿。

“谢了！”

“不客气，将军有事唤姜维通知刘某便可，告

辞！”

秦寿拱手道谢声，刘弘明摇摇头叹息一声转身离去，他不敢怠慢秦寿，要是程妖精探监发现怠慢了，蛮不讲理的程妖精势必会猜了他的骨头。

“尼妹的，哪个混蛋弄的这么幼稚栽赃陷害？漏洞百出瞧不起人不是？”

郁闷的秦寿不敢坐下，昨日挨了李世民一顿毒打，今日又给他下旨从温柔里丢进天牢，骂骂咧咧的秦寿吐血十足，没技术含量的栽赃陷害，让秦寿哭笑不得。

秦寿知道李世民把自己丢进天牢，肯定不会傻到相信没技术含量的栽赃陷害，可以肯定陷害者把自己铁匠屋见不得光的事暗中曝光了，才激怒了李世民先让自己吃吃苦头，在慢慢调查。

秦寿暗自庆幸早有准备，及时转移了铁匠屋地下见不得光的器具，也不怕李世民亲自带人或遛狗去查，没准备怎么敢火中取栗不是吗？

‘到底是谁想要置我于死地？’秦寿想不通与谁结下如此深仇大恨？长孙冲还是李泰？亦或者是李承乾？苦思冥想的秦寿连姜维送来酒菜也不知道。

秦寿在天牢里心烦谁背后阴自己，长乐那边却

是乱成一锅粥，秦叔宝也不得不丢下封地的事宜，急匆匆带着哭哭滴滴的贾蓉快马加鞭赶回长安。

“听说了吗？长派人把长安米商曹家灭了门！”

“不可能吧？长这么善良，怎么会做这么丧心病狂的事？”

“有些事很难说…”

“吵什么吵？不用干活是不是？去去，都散了！”

厂房区新老佃工们议论纷纷秦寿被抓的事，林木匠与王铁匠还有韦达不得已出面，驱赶佃工们去干活，别在这里造谣是非。

“老林，你怎么看？”

“还能怎么看？长肯定是给冤枉的！”

“对对，我相信长不会做出这样的事！”

王铁匠，林木匠，韦达三人驱散佃工们干活后，马上开始议论起曹家灭门一事，要不是相信秦寿为人，恐怕他们三个也跟佃工们一样开始怀疑猜测起来。

“媚娘，这可如何是好？”

长屋内，钱羽馨与仙儿慌了手脚，只能用求助的目光看向武媚娘，看看她有什么好的计策替秦寿

度过难关，无缘无故飞来栽赃陷害，还真把她们两个吓得快哭出声。

“别慌，事情肯定有解决的办法，皇上不会那么轻易中了别人圈套，肯定有什么缘故隐情在里头！”

武媚娘不得不撑起家，安抚起钱羽馨与仙儿，她相信李世民不会那么愚昧，轻易相信奸人陷害，肯定另有隐情在里面，至于是什么？一时间武媚娘想不到其中缘由，只能凭空猜测李世民的用意。

“三位夫人，大事不好了，大理寺衙差前来查案了！”

“查案？”

贺明急匆匆跑进来，禀告大理寺衙差来查案，惊得武媚娘皱起眉头，大理寺衙差来长乐做什么？武媚娘忍不住疑惑起来。

“贺副长，长有交代让他们去查！”

“啊？哦，好的！”

薛仁贵带话出现，贺明想也没想就点头应下，薛仁贵是秦寿值得信赖的副将，既然秦寿交代过了，贺明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

“三位夫人稍安勿躁，长早已有应对之策…”

薛仁贵把秦寿临走时交代的话说出来，钱羽馨

与仙儿还有武媚娘松了口气，至少知道秦寿早已有安排对策，放心归放心可忍不住替秦寿担忧起来。

“哟~这不是秦将军吗？怎么落魄成这样了？啧啧~~”

天牢里，秦寿蹲着啃烧鸡腿，小口喝着酒，把周边的死囚们引得口水直流，长孙冲阴阳怪气的讥笑声，很是让秦寿刺耳，这家伙典型五行欠揍那种。

“切~小孙子，别得意，用不了多久，你也会蹲进来！”

“呵呵~~是吗？最近鄙人突发奇想新刑具，希望秦将军用得上！”

长孙冲压根不相信自己有那么一天，讥笑着秦寿死鸭子嘴硬，狞笑着挥手示意匠工们把新的刑具抬上来。

死囚们见到长孙冲又带来新刑具，脸色铁青之余愤怒十足，恨不能把这个无耻的长孙冲咬成碎片，这个家伙掌管将作监不务正业，老是弄些刑具来天牢，死囚们早已认识他了。

“多谢了，恐怕这日后还是给你自己慢慢尝试吧！”

秦寿看了眼周边死囚们怨恨目光，吃饱喝足若

无其事地拍拍手侧躺上床，心中感叹着长孙冲这是自作孽，到时候他进来恐怕有他好受的了！

“哈哈~~这个恐怕由不得你了，来人，给秦将军尝尝新...”

“长孙公子，皇上有交代，案情未查清前，不得对秦将军私自用刑！”

狱丞姜维走上前，不吭不卑打断长孙冲的话，直让长孙冲吃了死苍蝇一样，涨黑着脸难以下台。

“通融一下...”

长孙冲试图塞钱给姜维打点一下用私刑，好不容易逮着秦寿虎落平阳，不踩上几脚长孙冲难以消气。

“姜维，本将军讨厌苍蝇嗡嗡声叫个不停，麻烦赶走！”

“长孙公子，天牢重地，还望赶紧离去！”

“你...好，很好！”

狱丞姜维与秦寿串通一气的嫌疑，直让长孙冲脸色黑得不能在黑，可又拿敬酒不吃吃罚酒的狱丞姜维没办法，只能冷哼一声甩袖离去。

“小孙子，下次轮到你了，记得洗干净屁股等着坐穿牢！”

长孙冲大感没面子离去时，秦寿善意提醒声差

点让长孙冲踉跄欲倒，姜维不给面子驱赶，秦寿冷嘲热讽声，长孙冲大跌面子愤愤然摔门离去。

第223章坐牢也不安份

“尔等都退下吧，朕心中有数！”

皇宫甘露殿内，李靖与李绩还有尉迟敬德三人拉住欲要发飙的程妖精，说好一起来说情放过冤枉的秦寿，李世民都说了心中有数，秦寿蹲大牢肯定是过过场。()$()$(小)$(说)$().---.高速！

李世民冷笑着坐正龙椅，捋着龙须挑拨程妖精似的冷笑着，来啊，有本事来找茬啊，朕现在一肚子火气没地方掐架呢！

这一刻李世民多希望程妖精与他掐架，正好发泄心里埋藏的怒火，只可惜李世民失望了，程妖精在李靖等人拉扯下，一副老流氓我不上当受骗转身走人，直让李世民有抓狂的冲动，顶一两句可以不？烦着！

李世民拿起孔颖达呈上的匿名信件，心里疑惑起来，是谁？到底是谁借孔颖达之手陷害秦寿？

信里提及秦寿秘密私造威力巨大的武器，至于是什么没提及，不过李世民不得不重视，怕秦寿临时转移查不到。

故而收到告密信一刻马上收监秦寿，一方面可以堵住别有用心之人，另一方面可以借机彻查此事

真相来源。

曹家灭门惨案，李世民压根没信过是秦寿所为，他在意的是匿名信件真实度，如若是无故生有安抚一下放出来就是了，要是真查出什么呆在天牢好好反思一下。

掖庭宫，铜镜梳妆台的韦贵妃整理灵蛇髻，收到心腹莫侍卫带来的消息，韦贵妃沉默了下来，莫侍卫单膝跪地等待韦贵妃的安排。

“莫侍卫，此事莫要在去打探，以免暴露了身份，你先回去吧！”

“是！”

莫侍卫在韦贵妃挥退下，慢慢隐入后殿消失，留下韦贵妃单手撑着梳妆台，灵慧双眸呆呆失神，末了露出浅浅笑容。()$()$(小)$(说)$().---.高速！

“要变天了吗？”

韦贵妃慢慢整理好妆容，莲步轻移到窗台，望着阴霾好几天的天空，淡淡笑着自言自语，手握局势般掌控整个长安势力大变动。

“姜维，里面怎么回事？？”

午时时分，刘弘明惯例来查看一下牢房情况，毕竟牢房里住着一尊大神，刘弘明不得不亲力亲为前来查探，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打好关系总有

好处。

可当刘弘明来到牢房，马上嗅到牢房里开宴会一样的浓浓酒味儿，忍不住一脸黑线，换来守在牢房门前的姜维。

“将军在里头宴请囚犯！”

姜维把秦寿宴请囚犯的事说出，直让刘弘明直皱眉，秦寿把天牢当成自己家，还真是破天荒头一次遇到如此随性的人，恐怕全大唐也只有此人如此放肆了！

“嗯，这里交予你处理了！”

秦寿宴请囚犯一事，刘弘明只好睁只眼闭只眼，皇上说过了坐牢期间优待，这是这种的优待纵容有点让刘弘明无语。

姜维点头哈腰送走刘弘明，心里一阵乐呵着，巴不得秦寿天天宴请囚犯，出手大方的秦寿打赏就是一两金，坐牢还带金子还真是头一次所见。

“诸位，相识是一种缘分，今日秦某先干为敬！”

“好！”

秦寿豪爽的美酒好菜招待，直让囚犯们喜不胜收，没想到遇到牛人了，居然可以花钱打点狱丞，秦寿所待的牢区两千多人感恩带谢，狼吞虎咽大鱼

大肉还有久违的美酒。

一眨眼间秦寿赢得囚犯们好感飙升，原本鲜少寡言变得话捞子似的，把监牢之苦一一吐槽出来，伙食连潲水不如也就罢了，甚至有些快十年没洗过澡。

秦寿通过囚犯们诉苦声，了解到天牢无人道的疾苦，疾病经常发生是家常便饭，死囚还好点大不了病死，可那些犯案不重蹲个几年那些囚犯就亏大了。

普通囚犯有些等不到出狱改过自新就病死牢房，重刑一点十几二十年的囚犯，几乎无望熬到出狱，大理寺天牢还好点，要是其他地区的牢房恐怕简直畜生不如。

秦寿还了解到如今刑法不规范漏洞百出，甚至有屈打成招以至于无辜者入狱，犯案者逍遥法外的现象，说来说去都是万恶金钱在作祟！

“尔等心情秦某了解，尔等放心，日后秦某定然奏明皇上，改善牢狱条件！”

秦寿端起碗保证的话，再次赢得囚犯们叫好声，不管秦寿说得是不是真的，就冲他豪情宴请一事，足矣得到囚犯们尊敬与感激。

看了眼幽深的天牢，秦寿叹息一声一口气喝完

酒碗，看了眼多人同住囚犯们狼吞虎咽的动作，摇摇头回到自己未上锁的牢房。

天牢井子布局秦寿算是大开眼界了，五千多方的牢房面积，关押了一万多囚犯，光是秦寿所待的中间牢房部分，就足足有两千多人。

秦寿琢磨着出去后，怎么怂恿李世民变革牢房，牢房里存在诸多犯案工匠，是一不可多得的免费财富。

远的秦寿没兴趣也没有心情去涉足，但是长安范围内还是可以涉足一下，打造一个全大唐独一无二带劳改造监狱，越想越兴奋的秦寿开动起脑筋。

“在下仇万福，感谢将军大恩！”

“嗯？你在跟本将军说话？”

心里筹划着如何怂恿李世民改造监狱的秦寿，在隔壁十人区天牢感激声之中清醒过来，转过头看向隔壁衣衫褴褛蓬头乱发的囚犯，由于光线不足与他蓬头乱发遮脸，秦寿一时间看不清对方样貌。

“在下仇万福，感谢将军大恩！”

仇万福无语地在重复一遍，要不是秦寿大方豪爽，他还真懒得出声，只是性格所致受人恩惠必有所报。

“哦，不好意思，本将军适才走神，有事？”

秦寿汗濂地拱手回应，看仇万福孔武身板，秦寿一眼就看穿他是练家子，如此人才屈身牢房实在是可惜了！

秦寿与仇万福开始闲聊，慢慢得知他入狱经过，原来是遭人陷害入狱的，秦寿倾听着仇万福喊冤的可信度，心里不安份地打起小九九。

“什么？本宫听不清楚，你在说一遍！”

相比起秦寿不安份的打小九九，大理寺发飙的李漱作势欲揍阻拦不给探监的刘弘明，要不是李恪拉着刘弘明肯定挨了一顿猛揍。

“漱妹，冷静点！”

李恪劝说发飙的李漱，李世民有旨意不允许任何人探监，必有他的用意，刘弘明汗流如下赔笑着。

“王爷公主请回，皇上旨意如此，莫要让刘某难办！”

“你，哼，给本宫记着！”

李漱在李恪劝说下，及其不爽地跺跺脚离去，刘弘明大汗淋漓恭送走李漱与李恪，牢里有大神还真是不得安宁啊！

第224章茅房藏宝

“能低调点不？”

时间匆匆眨眼两日时间过去，秦寿蹲牢第三日黄昏前释放出来，衙差与皇宫侍卫搜遍整个长乐，没有发现匿名信告发的所谓新式武器。。

秦寿有惊无险出狱，民自发放鞭炮庆贺，最无语的还是贾蓉，居然玩起封建迷信的驱邪，袁神棍亲自主持驱邪大局，又是撒朱砂又是唧唧歪歪念咒。

忍了，看在贾蓉泪眼汪汪的攻击下，不想让自己娘亲失望的秦寿，强忍着揍袁神棍的冲动，这回想不洗澡也难了，红红的朱砂撒来及其难受。

“将军！”

洗澡堂内，潘安无声无息从屋梁顶落下，走到秦寿澡桶身后，毕恭毕敬喊了一声将军，把泡澡沉思的秦寿唤醒。

“鬼医进展的如何了？”

秦寿睁开眼头也不回泡在热水澡里，开口就询问整治长孙冲的事，此人太阴险秦寿一日不整死他，心里过得及其不踏实。

“差不多了，明儿可完成，将军，如今就差买

通道政坊内官衙的衙差，来个里应外合！”

潘安把鬼医丁不二模容快完工道出，刻画一个人的模容需要一段时间，鬼医丁不二追求完美无瑕，费时费力是需要的。

“嗯，本将军自由安排，你先下去准备吧！”

“是，将军！”

潘安在秦寿挥挥手下闪身离去，澡堂内恢复平静，秦寿泡着热水澡冷笑着，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要栽赃陷害成功，天牢有惊喜等着长孙冲。

‘长孙冲啊长孙冲，哥我倒要好好瞧瞧，你生不如死的样子！’

秦寿紧握着手，双目带着强烈的复仇浴火，向来秉承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必斩草除根的秦寿，开始实行斩除后患。

“什么？没有找到？这些衙差和皇宫侍卫干什么吃的？”

长安城靖安坊，长孙涣气急败坏来回走动，消声遗迹的何大公子坐在一边，他也在纳闷煮熟的鸭子怎么飞了？好不容易派人混进长乐，没想到关键时刻掉链子。

更没想到秦寿关键时刻偷粱换柱，以至于他们两人精心策划的阴谋落败，晓幸给秦寿渡过了一劫

难，长孙涣很不甘心，何大公子更不甘心。
“长孙公子莫脑，只是我们的对手太狡猾了！”
“能不烦吗？其余的探子马上撤回来！”
长孙涣气急败坏地担忧无比，棋差一着功亏一就，长孙涣开始担忧起其余的探子，什么都不怕就怕他们给查出来受不了苦头招供了。
“这恐怕有点难度了，长乐已经开始禁足令，着手调查了！”
何大公子摇摇头叹息一声，长孙涣的想法他早就想到了，从偷武器的探子暴露后，何大公子就试图撤回其余探子，可惜长乐早已开始布局排除了。
何大公子此时此刻担忧无比，相信要不了多久肯定排除出所有探子，就看那些探子受不受得了苦，会不会把他们供出来。
“嗯，本公子回去想想办法，你先派人去监视一下长乐动静！”
何大公子愤怒地看着长孙涣离去背影，通过他的语气，很显然要抛弃自己置身事外，如此无耻之人还真是少见。
‘长孙涣，我跑不了你也别想跑！’长孙涣无耻抽身事外，很是让何大公子恼火，现在终于看清

楚无耻的长孙涣用完就丢敷衍手段。
　　卢国公府，程妖精蹲在大厅内，可怜兮兮双手拉耸着双耳，程夫人双手叉腰成茶壶状，一手夺过老大程处默递来的皮鞭。
　　“说，长公主出嫁这么大事，怎么没声没气的？”
　　程夫人气急败坏地怒视着程妖精，今儿串门的程夫人从礼部尚书虞夫人嘴里得知，月底长公主下嫁秦寿的消息，差点没把蒙在鼓里的程妖精吊起来打。
　　“夫人，消消气，老流氓我这不是刚得…”
　　“娘，爹爹忽悠你！”
　　“就是，娘，抽抽更健康，爹爹要咬人啊！”
　　程处亮与程处弼煽风点火声，马上惹来程妖精吐血的怒目圆瞪，程夫人手里皮鞭一挥，程妖精马上老实下来。
　　“给你三日时间处理，要是处理不好，哼哼～～”
　　“好吧！”
　　程夫人放下狠话，程妖精硬起头皮答应下来，程家三子在程妖精吃人目光狞笑之中，见机不对路一溜烟闪人。

“滚，没出息！”

程妖精在程夫人暴走抽打下，憋屈十足抱头离去，气急败坏的程夫人坐到大厅椅子上，想不明白程妖精没事老拿自己孩儿出气干什么？

凌晨时分，丑时三刻一到，薛仁贵带着人悄悄来到里公用茅房，趁人熟睡之余开始打捞粪池里埋藏的隐蔽武器。

“将军！”

秦寿捂鼻到来，薛仁贵有些惊讶秦寿没入睡跑出来，护卫打捞粪池阵阵夜来香四处扩散，薛仁贵差点受不了想要把胃呕吐出来。

“全做好防水措施了吗？”

秦寿挥手驱散阵阵恶臭味，神秘武器事关重大，秦寿不得不出来亲自查看，估计李世民和那些阴谋陷害者做梦也想不到，自己把神秘武器丢进粪池里。

“是的，将军，全用羊皮包好，按道理不会进水，将军，瞒着皇上这样…”

薛仁贵不敢确定地回答，末了犹豫不决地看向秦寿，大逆不道秘密生产杀手锏武器，给薛仁贵有种图谋不轨的荒谬想法。

“薛副将，皇上总有一天会老去，如果我们不

提前准备，长乐迟早会变成废墟！”

　　秦寿劝导声薛仁贵一阵无语，对于这种大逆不道的私自营造，薛仁贵除了保持沉默还能做些什么？都是一条船上的蚱蜢，秦寿出了事长乐也别想逃得了干系。

　　“薛副将，有些事是身不由己的，为了长乐未来，我们都需要付出一些代价，以后你会明白的！”

　　“是，将军，末将明白了！”

　　秦寿的话很明了，提醒薛仁贵有些事该知道的知道，不该知道的别去多问多想，明白秦寿用意的薛仁贵干脆不在过问太多。

　　“打捞起来后，命人转移到后山豹子洞，加以掩盖，那些铁匠工也想办法把慢慢把他们调进去！”

　　“是！”

　　秦寿逐步安排下，薛仁贵想了想勉为其难答应下来，直到护卫们把隐藏的神秘武器打捞起来后，拱手告退离去加紧时间安排。

　　薛仁贵带人去安排后，秦寿沉默了片刻，径直回屋着手准备监狱大计，通过这三日了解情况，秦寿发现天牢是一个待开采的金矿。

第225章领地河道

“贤胥，老流氓闺女怎么说？”

次日清晨，程妖精出现秦寿面前，啃着早餐的秦寿砸吧着嘴，面对程妖精刁难的问题，秦寿压力山大不知如何回答。ｗｗｗ．．ｍｅ

“这个，那个…”

‘那个家伙走漏风声的？’秦寿郁闷不止地支支吾吾着，不知道如何回答程妖精，原本打算迎娶当日，程妖精大闹也不怕，李世民自然会收拾他，没想到他居然提前知晓了！

“妖精，呵呵~~大清早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不爽的风！”

秦寿为难不知如何回答的时候，秦叔宝姗姗来迟替秦寿解了围，秦寿一句你们慢慢聊趁机溜人，直让程妖精吹胡瞪眼拿他没法子。

“尊师！”

跑出屋门的秦寿马上不爽了，天公不作美又开始下雨了，哗哗大雨阻扰了秦寿视察工作，袁神棍从前院跑出来，打断了秦寿冒雨出去的想法。

“有事？”

秦寿无聊躲在大门前，看着袁神棍顶着大雨前

来，秦寿双手抱胸，看他找自己有什么事？

“师兄有请！”

“药王？”

袁神棍把药王孙思邈有请的事说出来，秦寿闻言一愣，药王孙思邈不是一直在忙着研究医书吗？怎么有空想起自己来了？

带着一丝疑惑，秦寿与袁神棍绕开大厅，以免程妖精逮个正着，通过侧路直绕到后院，去见有事找自己的药王孙思邈。.~.

秦寿来到药王孙思邈的房间，只见他双目发黑窝陷下去，秦寿大吃一惊，很难想象这是熬了多久才会这样？

“尊师，孙某想通了！”

秦寿到来后，孙思邈受益匪浅地站起身来，把想通开馆授艺事说出来，直把秦寿乐得差点欢呼出声，就等孙思邈这句话了。

“当真？”

“是的，尊师大义孙某要是不开窍，有愧尊师厚望！”

孙思邈汗濂地点点头应着，比起秦寿大义不私藏医书宝典，自己要是在死板藏着掩着有点说不过去了，孙思邈打心底佩服起秦寿不私藏的举动。

“好，好，药王，日后辛苦你了，先休息一段时间，待学院办好马上安排！”

“谢尊师！”

孙思邈一脸感激地回到自己床位倒头就睡，看着孙思邈身影，秦寿心中一阵暗喜，他能够想通开馆授徒，正是秦寿最希望见到的事，秦寿没惊扰孙思邈的休息，小心翼翼慢慢退出去。

“尊师，袁某夜观星相，这几日必有天灾！”

秦寿走出药王孙思邈的房间，没有离去的袁神棍一脸担忧地看着倾盘大雨，说出自己最担忧的事。

“恩，不错，确实有可能有洪灾，溺河开叉口位置不理想，灌溉沟渠年久失修，隐患啊！”

袁神棍有些惊讶地看向秦寿，他还没算出是什么灾，秦寿就未卜先知灾难了？这不得不让袁神棍佩服起来。

“很惊讶吗？这是常识，多留意河水变化，多观察天气变化，无需浪费精神卜卦，行了，没事去帮你师弟们弄火药，过几日用得上！”

“是！”

袁神棍在秦寿安排下，朝火药屋去帮忙，至于秦寿要火药做什么？袁神棍不知道，秦寿不说他也

想不明白火药与洪灾有关系？

秦寿看了看天空下个不停的大雨，脸色迟疑了一阵回东厢房，先研究好抗洪事宜，免得洪灾到来临时抱佛脚。

秦寿满怀心事走进东厢房，在钱羽馨细心走上前脱去湿了衣服后，马上吩咐武媚娘拿出画好的河道地图。

“媚娘，拿地域河道图来！”

“啊？是，秦郎！”

武媚娘走到书桌抽屉前，拿出手绘好的城东河道地域图，平摊在秦寿落座的桌子前，末了坐到一边单手撑着下巴看秦寿沉思。

钱羽馨召来侧房等候的钱灵，命她去煮些参汤给秦寿补补身子，钱灵心有不甘地应着，打心底开始羡慕起苏菲摆脱婢女身份，做起小管家替秦寿保管金库。

秦寿摸着下巴研究起城东郊外的地图，除了自己长乐偏离溺河和溺水河较远，洪灾到来波及程度甚微，但也不得不防。

“秦郎，你在看什么？”

武媚娘好奇地看着秦寿研究了半天，始终没有弄明白秦寿在研究什么？研究自己姐姐给的神秘宝

图？也不像，现在手绘的图跟以前手绘的必然不同。

“秦郎，有什么事，不妨说出来，或许我们可以帮上忙！”

钱羽馨见秦寿没有回答武媚娘，又见他愁眉苦脸的模样，忍不住担忧起来，很少见秦寿如此严肃半天不吭声。

“洪灾，我在担心洪灾波及周边的民，现在怎么说他们也算长乐一员了！”

秦寿在手绘图纸上画着圈，把溺水河和泸水河一带重点勾画出来，连同三处湖口也不放过，这些地方都是洪灾易发点，也是人口最多的地方。

武媚娘与钱羽馨看着秦寿指的地方，都标有庄人口与数量，特别是三处湖位置，大大小小上百个庄，人口多达上万之众，要是真有洪灾不撤离，势必会难逃一劫。

“秦郎，那这汉水道，如何处置？”

武媚娘把长乐两里外的汉水道勾画出来，汉水道一直由溺水河延伸到东南处交水河，其中错综复杂的渠道线路，贯通好几个镇。

“在滨水河处，放火药桶炸了，把洪水引入滨水河，在经过下河流走…”

秦寿沉默了片刻，说出武媚娘大吃一惊的话，炸河渠可不是小事，不过武媚娘看到秦寿手指的滨水河下游，那边人烟稀少确实是最好的选择。

“秦郎，炸河渠事关重大，你跟皇上说了吗？”

钱羽馨忍不住插嘴打断秦寿的话，炸河渠可是大事，要是秦寿没有与李世民协商好，私自炸河渠必会引起有心人借故发难，参秦寿一本。

“没有，就等监狱效果图出来，在去跟皇上谈谈！”

“监狱效果图？”

钱羽馨与武媚娘面面相觑起来，什么监狱效果图？而秦寿没有回答两女的疑问，嘿嘿声奸笑起来，监狱是最好不用给工钱的免费劳动力资源，只要给足了他们伙食，会死心塌地劳动改造。

当然建监狱需要用到水泥，到了这一刻秦寿迫不得已要牺牲水泥了，没有牺牲难以换取廉价劳动力，秦寿相信李世民会认同自己新的监狱想法，新的监狱系统会给他带来意想不到的声望。

第226章虚荣心爆满的李世民

“微臣参见皇上！”

“唐爱卿免礼！”

唐临朝后受召来到甘露殿，惊奇发现出狱第二天的秦寿也在甘露殿，不明所以的唐临在李世民免礼声下站起，落座秦寿对面。

秦寿见到刑部尚书唐临，好奇地打量一眼，低调的唐临向来很节约也很洁身自爱，从不参与任何政治斗争，更没有拉帮结派，历史鲜少记载有关他的资料。

秦寿打量唐临时，唐临也打量秦寿，久闻秦寿的大名，现在见到了唐临心里难免要多打量一下，以前都是远观不像现在近看。

“尔等看够没有？秦爱卿，有话速速道来！”

李世民受不了秦寿与唐临两人惺惺相惜的目光，忍不住出言打断，这都成什么了？李世民第一个感到恶寒，这都成什么了？

“启禀皇上，微臣带来了全大唐第一所监狱构造图！”

“监狱？”

李世民与唐临一头雾水，不明白秦寿所谓的监

狱到底是何物？而秦寿神神秘秘地拿出木板，很是让李世民与唐临好奇，想要看看到底是什么？

秦寿说完拿起监狱蓝图放到桌面，直让李世民与唐临一阵愕然，当秦寿揭开一米长盖着布的木板，看到别具一格的监狱模型，惊愕过后同时傻了眼。

三层模型监狱粗糙不堪，虽然样式简陋，可那闻所未闻的高墙还有开阔的场地，还有那高高的箭塔，李世民与唐临马上发现新大陆一样。

“这个叫监狱，集合劳智体改造一体的大型监狱，如若建成可同时容纳十万人以上的囚犯，可分男女监狱...”

“十，十万人！”

李世民与唐临同时坐立不住诧异惊呼出声，不敢置信看着自信满满的秦寿，十万人那是什么概念？李世民与唐临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中@.

“不错，十万人，最关键的还是此监狱落成后，不但可以改善如今阴深深的地牢，同时也可以改善囚犯的伙食，甚至...”

当秦寿提及声望二字，李世民顿时双目放光，这句话最中听了击中了好面子的李世民心坎上了，在秦寿马屁声中忍不住捋须含笑出声。

“秦将军，唐某好奇，所谓的劳智体是何意？”

唐临皱起眉头听着秦寿马屁声，不悦归不悦秦寿拍李世民马屁嫌疑，实事求事的唐临也想替囚犯们谋利，秦寿的点子同时打中他心坎。

李世民在唐临发出内心疑问后，马上从秦寿拍的马屁声恢复过来，捋着龙须等待秦寿解释清楚监狱具体用途，李世民也好奇起什么劳智体。

“劳智体，顾名思义是囚犯无偿劳动改造，争取表现提前出狱同时改善伙食，至于智嘛，当然是给他们上上忠君爱国……”

“好，妙啊！”

秦寿把劳智体三方面一一解释道出，直让唐临忍不住拍手叫绝，这算是当今囚犯福利最好的想法，也是给予犯错坐牢的人重新改造做人机会。

没有人比唐临了解如今牢房之苦，进去的囚犯不是等死就是病死，坐个两三年牢的囚犯还好，出来后就是腰酸背痛毛病一大堆，要是刑长的五六年以上，出牢的几率几乎为零，不是病死就是给牢卒虐死。

秦寿出的点子正合了唐临心意，秉承公正公平以劳动代替坐吃等死，还能学到一门手艺不怕出狱

没手艺，要是真能建起秦寿所谓的监狱，无疑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嗯，爱卿想法甚好，只是这监狱安全如何？”

李世民也忍不住暗赞一声妙，没想到秦寿脑瓜那么灵活，居然想到这么全面的改造囚犯想法，妙归妙，李世民意识到如此大的监狱，造价肯定不菲。

当然，李世民最在意的还是监狱安全方面，光看秦寿模型肯定规模不小，十万人监狱，这需要多少人来把守囚犯？安全方面又如何？这才是李世民最关心的问题。

“启禀皇上，如若监狱交给秦某建造，它就是全大唐最坚固的监狱，哪怕五十万大军也难以攻陷，更别提逃狱…”

嘶~李世民与唐临倒吸口冷气，秦寿口放狂词的话，直让李世民与唐临震惊了，秦寿拿什么建造？五十万大军也难攻破？

“爱卿，莫不成是…”

李世民忽然灵光一闪，想到了什么，忍不住小小激动一番，水泥，没错，除了李世民一直眼红的水泥技术，李世民还真想不出秦寿有什么能耐口出

狂言！

唐临一头雾水看看李世民，又看看秦寿不知道两人打什么哑谜，带着一丝好奇心之余唐临捋着胡须等待秦寿揭秘。

“不错，皇上，是水泥，配合如今钢的技术做监牢，攻城车也难以破开，更别提还有三丈高的围墙，配上密集铁钉…”

秦寿把监狱构造与围墙说出来，再一次惊呆了李世民与唐临，而唐临今日算是长见识了，要是秦寿想法不错，确实是插翅难飞的大监狱。

“皇上，微臣在天牢见识了囚犯们疾苦，不忍见到囚犯们冤死狱中，特此把水泥技术贡献出来，与皇上一起分享共建大唐繁华！”

“好！哈哈~~难得爱卿有如此仁义之心，唐爱卿，你意下如何？”

秦寿退步共享水泥技术，李世民心情大好捋须哈哈大笑起来，夸奖了秦寿一番后，没忘一边沉默不语的唐临意见，他是刑部尚书，好坏还需看看他的意见。

“启禀皇上，微臣觉得可行，就是不知这监狱造价…”

“皇上，微臣愿以皇上共同分摊监狱费用！”

唐临很满意秦寿的提议，关键是秦寿大监狱想法造价问题，秦寿抢先揽下重任，很是让唐临惊讶，传闻秦寿豪爽大方，如今一见还真名不虚传。

“嗯，只要有利于民生之事，朕不在乎这点钱，秦爱卿唐爱卿领旨！”

“臣在！”

李世民阔气龙袍一挥，秦寿与唐临两人同时跪地，接李世民口谕圣旨，秦寿心中大喜为监狱落建有眉目感到激动，那可是一批无偿劳动力！

“即日起，尔等两人着手筹建监狱，册秦爱卿为刑部侍郎，协管监狱刑律，册秦爱卿代替工部侍郎，主管监狱…”

“臣准旨！”

李世民一口气加封两个侍郎位置，秦寿心里美滋滋地叩头拜谢，虽然工部侍郎是暂时的，可有了刑部侍郎头衔足矣，可以方便暗中以权谋利了！

第227章二拒李承乾

“秦将军请留步！”

秦寿与刑部尚书唐临走出甘露殿，东宫太监第一时间走上前，毕恭毕敬上前打断秦寿与唐临的惜惜相惜交谈声。.~.

“秦将军，唐某不刁牢了，如若有空，大可到唐某府邸作客，告辞！”

“一定！”

太监的出现唐临意识到什么，客套十足丢下热情招待的话，秦寿抱拳送走皇宫侍卫撑伞送出去的唐临，转过头看向陌生的太监。

“秦将军，太子殿下有请！”

太监也没有废话，直接道明来意很是让秦寿惊愕，末了皱起眉头很是不悦，很不想去东宫，可人家都在这里等候传话了，要是不去实在太不给面子了。

“有劳带路！”

是福是祸躲不过，该来的还是要来的，秦寿不用想也知道李承乾找自己有什么事，除了招揽还真想不出他找自己还有什么事？

东宫内，秦寿来到明德殿，马上见到久违的李

承乾，除了他还有鉄锵支持者侯君集与杜荷两人，满满一桌宴席很是让秦寿惊讶，贿赂说服吗？

侯君集与杜荷两人落座左侧，他们两个下席摆着一桌丰盛酒席，李承乾这手小把戏秦寿早已看穿，心里冷笑一声虚伪行礼。

“见过太子殿下！”

“秦将军无需多礼，坐！”

秦寿忍耐着心中不烦，李承乾客套的话说完后，也没有客气的意思，径直落座右侧，秦寿不给脸的态度，很是让李承乾火脑，通过秦寿此举可以看出决心。.~.

“酒席倒不必了，秦某最近胃口不太好，想减减肥，太子殿下，有话直说，秦某很忙！”

太监准备换酒席的时候，秦寿毫不给面子的话，直让侯君集与杜荷两人直皱眉，李承乾更是大感不悦，只是强忍着没有发作，朝一边的侯君集打了个眼色。

“秦将军，太子仁厚，爱民如…”

“嗯？这与秦某何干？”

噎…侯君集长篇大论的褒奖李承乾话，秦寿装傻扮懵地顶了一句，杜荷刚喝进去的酒水马上喷发出来，秦寿这话顶得够绝的！

侯君集涨红脸说不下去了，秦寿把他顶得无话可说，直到李承乾挥手下，侯君集冷哼一声落座，怒视不识抬举的秦寿。

“秦将军，寡人缺个右庶子，秦将军可否有兴趣？”

李承乾也不废话，开门见山就招揽，以自己缺个右庶子智囊为由，试图招揽秦寿为自己所用，杜荷愕了愕看向李承乾，这不是明显打算招秦寿为右心腹吗？

“没兴趣！”

秦寿想也不想，果断回绝李承乾的话，李承乾气得脸色发青，额上的一条青筋涨了起来，脸上连着太阳窝的几条筋，尽在那里抽动。

“秦将军，正所谓禽择良木而栖，如今太子殿下大势所望，将来必定是皇位继承人，你又何必以卵击石与太子殿下对着干？”

杜荷叹息一声，迫不得已硬起头皮，好生劝导秦寿站对阵营，别自不量力参合其它势力与李承乾对着干，这样对秦寿没有好处。

秦寿冷笑一声，禽择良木而栖？李承乾也算是良木？他连块烂木头都不如，皇位真要是落到他手里，以他狭窄的心胸个性，简直是加速大唐毁灭。

“秦某书读得少，大字不识几个，太子美意秦某无福消受，山野农田才是秦某追求目标，要是太子殿下缺菜什么的，秦某乐意打折免费送！”

杜荷叹息一声，真心服了不识抬举的秦寿，词乏的杜荷干脆当哑巴了，秦寿表明心意态度，杜荷怎么可能听不出来？

“秦将军，你就不能好好考虑考虑？”

李承乾胸中的无名的怒火喷涌着，与炙人的太阳向四周放射炎热一样，恨不能用怒火烧死不识抬举的秦寿，第二次拒绝的这么干脆。

“太子殿下美意秦某心领了，有道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秦某扛锄头种种菜还可以，右庶子不适合秦某...”

“大胆，太子给脸不赏脸，秦将军，你可知道...”

秦寿毫不犹豫拒绝的话没说完，侯君集马上出言呵斥秦寿，太子三番两次低声下气求贤，秦寿如此不给脸还真是少见。

‘双簧连环计？不错，可惜哥我免疫！’秦寿冷笑着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等侯君集大义凛然废话，无所谓地用手指尾掏着耳朵，只看得李承乾眉头紧锁。

‘太不识抬举了！’李承乾很是气恼秦寿不给面，难以招降潜力无限的秦寿，要不是他潜力不错，李承乾还真懒得费口舌浪费精神。

“侯将军，秦某能理解你这算是逼良为娼吗？还是要秦某禀告皇上，侯将军你恐吓秦某？”

“你...”

“侯将军，够了！”

秦寿不紧不慢的反讥，侯君集涨黑脸正要说些什么，李承乾马上皱起眉头，出言制止侯君集。

“秦将军，寡人的提议，还望秦将军好好考虑，侯将军脾气急躁，还望莫要见怪！”

秦寿冷笑地看着李承乾与侯君集两人唱红黑脸，当自己三四岁孩童？这么幼稚的小把戏也拿出来玩？就他的本性坐上皇位也是祸国殃民。

“太子殿下，秦某还是那句话，道不同不相为谋，秦某只是农夫将军，没兴趣争权夺利，告辞！”

秦寿鸟也不鸟李承乾，表明心意别白费心机了，连礼仪也省去说走就走，气得李承乾拍案而起。

“秦将军，出了这道门，莫怪寡人不客气！”

再也装不下去的李承乾撕破脸皮似的，放下狠

话试图恐吓秦寿回心转意，与他对着干只有死路一条。

秦寿完全当李承乾的警告话当放屁，头也不回脚没停过径直走出明德殿，就他短命相有什么资格威胁自己？李世民在位一天他翻得起什么大浪？

秦寿踏出宫门竖起中指鄙视了一下李承乾，欺负李承乾他们不懂得羞辱姿势，没有半点犹豫渐渐远去，跳梁小丑秦寿压根没放在眼里。

“可恶！”

哐当一声，李承乾吐血十足踹翻酒案，侯君集与杜荷两人沉默不语，并没有出声去招惹心情不爽的李承乾。

“好，很好，给脸不要脸，那就休怪寡人不客气了！”

李承乾怒气如火山爆发似地喷射出来，他想打人，想摔东西，甚至想抄起一把障刀冲出去砍了秦寿，心里那股火气，就像火球一样在胸膛里乱滚。

第228章蒙人卦灾中带财

入夜时分，贺明与老唐来到长屋，愕然发现秦叔宝与贾蓉给秦寿赶出屋子，哭笑不得的秦叔宝吹胡瞪眼，贾蓉更是恼火无比。

当秦寿也把钱羽馨和武媚娘仙儿三女赶出来，贾蓉心里多多少少平衡了点，哭哭啼啼的三女听得秦寿一阵头大，这不是为她们安全着想吗？

潘安与丁不二两人混入三女护卫之中，得到秦寿点点头保重目光，不动声色回应了秦寿，没入护卫队伍里准备开始计划。

“寿儿，你，这至于吗？”

秦叔宝心里很不顺，可恶的秦管家居然给秦寿收买了一样，居然不听自己的了，好像串通好了一样，对秦寿的话言听计从。

“秦管家，麻烦你了，这里恐怕不安全！”

秦管家笑了笑没说话，撑着油伞挥手示意护卫家仆扶着秦叔宝上马车，钱羽馨三女在程紫苑带女兵撑油伞下，极其不乐意踏上马车进城。

“紫苑，你也进城吧！”

秦寿阻拦程紫苑归队，程紫苑看了眼秦寿摇摇头拒绝，没有说话与秦寿擦肩而过，她无言的留下

决心，秦寿也只能婉然叹息。

目送着秦叔宝与三女车队消失头，秦寿心里带着依依不舍，可山洪谁也料不到什么时候来，真的暴发时候撤离恐怕为时已晚了！

“老唐，把保温棚的布全拿出来，包括收破烂收到的，连同佃户全都叫来！”

“啊？是！”

秦寿在长屋门口下达命令后，老唐先是一愣，确定秦寿不是开玩笑后，急急忙忙去调集人手与保温棚的布。

“贺明，去召集养蚕户和所有工匠，今晚开始把溺水河一带一直延伸到五里外废墟，筑起半人高泥沙石河坝！”

“是！”

贺明在秦寿安排后，马上急匆匆冒着大雨去召集人手，洪灾在即快成熟的蚕虫，秦寿也没有心情去收成了，山洪要是来了，命比钱还要重要。#中@.

“紫苑，辛苦你去安排好工地老幼，随时上二楼避难！”

“好的！”

程紫苑看了眼秦寿，在秦寿拜托目光之中，勉

为其难地答应下来，带着两名女兵护卫朝工地方向走去，整个长乐在贺明敲锣打鼓声之中，民们披着蓑衣斗笠跑出来，心里不明白又发生什么大事了。

“将军，夏教头带着百骑护卫到达预定地点了！”

秦寿看着里集合越来越多人出神，直到薛仁贵披着蓑衣无声无息出现后，秦寿才清醒过来点点头表示知道了。

薛仁贵站在秦寿身后，没有开口说话静静地陪伴着秦寿，默默地看着秦寿背影，内心复杂无比评论秦寿，狡诈之中带着一颗善良之心，贪财之中又带着豪爽挥金如土，很复杂的一个人。

“薛副将，你妻儿现在撤离还来得及！”

秦寿忽然其来的话，直让薛仁贵闻言一阵惊愕，看着秦寿转过头慎重其事的脸色，薛仁贵心里一阵感动，双手抱拳拒绝了秦寿的好意。

“谢将军，贱内执意留下，薛某也无奈！”

“唉~派人去湖**水河那边，挨家挨户通告山洪暴发在即，自行离去找地势较高地方避难，如若不听劝告后果自负，顺便集合所有新兵开始建筑河坝！”

“是！”

薛仁贵在秦寿命令下，抱拳告退离去开始执行命令，留下秦寿一人站在门口发呆，直到发现武顺从屋里出来，秦寿大感惊讶撑伞走过去。

“顺姐，你没离去？”

秦寿撑伞过来招呼声，把正披着蓑衣武顺吓了一跳，发现秦寿惊异目光，好像做错事小女人一样低下头轻嗯了一声。

“我这就派人送你进...”

“不要，贱妾，贱妾自己留下来的！”

武顺鼓起勇气出言打断秦寿的好意，直让秦寿大感意外，当看到武顺扭捏的状态，好吧，秦寿无语了，她这算是帮倒忙吗？

“你考虑过晴儿吗？”

秦寿试图说服武顺离去，她要是出了什么事，自己也难以向武媚娘交代，毕竟武顺是武媚娘的亲姐姐，没了宫斗经历不至于她们两姐妹将来反目成仇。

“师尊，师傅有请！”

秦寿还想说些什么劝说武顺离去，盈风打着油伞急匆匆跑来，把袁神棍有事找他后，又避如蛇蝎似的一溜烟跑走了。

“好吧，你不愿离去也可以，帮忙照顾工地那

些老幼，负责生火造饭，能做到吗？”

“嗯~好…”

武顺执意不离去的态度，秦寿只好退一步，把她安排到比较安全的工地那边照顾，武顺想了想勉为其难答应下来，刚想说些什么秦寿得到她答复早已转身离去。

大厅内，袁神棍与药王孙思邈还有众多师弟们齐聚一起，噼噼啪啪算骨卜卦声，听得秦寿一阵头大，要不是药王孙思邈也参合其中，秦寿真想把他们一个二个踹出去。

袁神棍捋着胡须，脸色忧心忡忡地看着卦象，与几位师弟们协商一阵后，得出一个结论，百年难得一遇的天灾。

“尊师，此次天灾实属罕见，百年一遇不为过！帝星黯淡，灾星明后…”

“行了，行了，别扯些没用的，实在点，到底怎么回事？”

秦寿不耐其烦打断袁神棍的话，受不了他摇头晃脑，直接简练点别唧唧歪歪的，听到那些神棍术语，两个字头大！

“尊师，是这样的，这两日必有罕见天灾，太子这段时间必有一劫难…尊师，需要告知皇上

吗？”

药王孙思邈抢在袁神棍面前回答，以免袁神棍解释的不清不楚，又招惹心情不爽的秦寿怒骂。

“没这闲情，太子嗝屁了最好！”

秦寿大逆不道的话，惊呆了袁神棍与药王孙思邈，瞪大眼不可思议看着秦寿，连同他们几位师弟也是一副惊呆表情。

“还有没有重点的？没有你们赶紧撤去工地！”

秦寿没有理会他们吃惊的表情，巴不得李承乾死翘翘，都跟他翻脸了，谁有空去理会他死活？

“有，尊师，恭喜你！”

“喜从何来？”

秦寿抽搐着脸，很想揍袁神棍一顿，都要变天的天灾山洪欲来，还恭喜自己？找抽是不是？

“灾中带财！”

秦寿瞪大眼不可思议地看着袁神棍，忽悠人也不眨眼，功力大进啊！

“你蒙我？怎么不说灾中带艳？”

“也有！”

“……”

好吧，秦寿彻底给袁神棍打败，头痛不已地猛

拍额头，摇摇头叹息着大呼浪费时间转身离去，留下一脸委屈的袁神棍，卦象是这么说的！

第229章山洪暴发

轰隆~伴随春雷划过天际，雨越下越大，长乐往远处长安看去，好像一块灰幕遮住了视线，灰蒙蒙一片，撑天大树房屋之类，什么也看不见。

连续两日倾盘大雨，长安城东溺水河怒涛翻滚，声如战雷咆哮奔腾，伴随着骤雨抽打地面，雨飞水溅迷蒙一片，农田更是成了黄河。

“山洪来了！”

“快跑啊！”

“娃儿，你在哪儿？”

“娘…”

肆虐的山洪夹杂着折断的树枝，石块从山谷奔泻而下，不断冲入早已翻腾汹涌的河流中，那轰轰隆隆的声音如同万马奔腾，在拍打着岸边的同时渗出一层层巨浪，沿路摧毁挡道的一切生物。

靠河岸的民们乱成一团，像一群受惊的野马，拖家带口拼命往南跑，长乐贴的撤离纸张四处纷飞，混乱之中撞伤踩伤不计其数，直到山洪咆哮着把他们淹没。

山洪眨眼睛把篱笆，窑，屋脊摧毁淹没，漂浮的树身风筝似地颠簸，旋转，淹没的人变成了水鬼

埋没洪水之中。

“亲们，别挤，都别挤，快，快堵上缺口！”

薛仁贵穿着吹成披风一样的蓑衣，斗笠早已不知道吹到何方，顶着豆大雨滴倾打，带着八千名新兵们堆起沙包，建起堵水河坝防止山洪冲垮长乐。

薛仁贵一边招揽接纳失去家园的民，一边指挥筋疲力尽的新兵们继续堆沙包，筑起五里长的半人高沙包河坝，长乐蚕农与佃户们同时加入堆河坝抗洪之中。

所幸长乐地里位置不错，地势有点偏高加上溺水河处及时开建沙包河坝，暂时有效隔绝了山洪，但也不是长久之计。

“长！”

“长来了！”

秦寿带人来到外的时候，过膝盖的洪水源源不断从简陋沙包渗进来，蚕农与佃户们见到秦寿到来，如同救星驾到似的欢呼出声。

“将军，危险！”

“将军，别过去！”

秦寿推开护卫们好心提醒，踏上简陋沙包河坝，看着汪洋大海般半人高的山洪源源不断冲刷，在看五里外河渠那边五个新兵用麻绳绑着身子，靠

向作了标记的地点。
五名新兵扛着密封火药桶迟迟未开炸，很是让秦寿火脑，这是拿生命开玩笑吗？没看到河渠交叉口处漩涡四五个吗？
光靠年久失修汉水河渠漫延杜绝山洪是不行的，除非炸掉五里外八米高山坳缺口河渠，把山洪转排到南下的三处湖口，在经过交水河缓冲洪灾。
至于交水河洪灾会连累到哪里？秦寿没空去理会，保住自己长乐才是正是，自己不是圣人也不是什么好人，长乐安全为主。
“薛副将，磨磨蹭蹭干什么？还不下令炸了河渠！”
“将军，圣旨没到，湖口那边民还没来得及撤离...”
秦寿的暴怒责问，薛仁贵硬起头皮把圣旨未到说出来，加上湖口那边民还没来得及撤离，薛仁贵不敢乱来。
“还等什么(狗)屁圣旨？有什么事本将军担着，别去管那些无知愚民，炸！”
“是！”
提及圣旨跟那些愚民，秦寿就一肚子火气，自身难保谁还顾得那么多？薛仁贵在秦寿强制命令

下，不得不去下令炸汉水渠。

“长，长，菜，菜，全淹了！”

贺明**地从农田那边跑来，人未到气吁喘喘地把菜地淹了说出来，佃户都跑来抗洪救灾，根本没人去把田里的水排走。

“菜什么菜？命都快没了，去召集那些逃难来的民，全过来抗洪！”

“是！”

贺明在秦寿喝斥声之中，顶着大风大雨灰溜溜跑进子里，去集合逃难进来的民，加入抗洪大业之中。

秦寿黑着脸看着洪波不可阻挡气势汹汹到来，天空与汪洋形成汇集，洪水的泛滥势如破竹，所到之处转瞬间，吞噬了无数生灵，消声殆尽灰飞烟灭。

‘人定胜天！’秦寿紧握拳头，仍由大风大雨吹袭，眼睛模糊地看着忙碌成长龙的人群抗洪奔波，一包包的泥沙袋筑起捍卫生命长城。

秦寿不在指望那群吃饱撑着磨嘴皮的大臣定论，更不指望高高在上的李世民理解不到山洪毁家园疾苦，要想自保就要先斩后奏。

皇宫内，满朝武议论纷纷，今年雨水出奇凶

猛，以致各地区洪灾不断，灾情不断的奏折堆起小山高，直让李世民头痛不已。

各地灾情不断让李世民连续两日疲倦不已，罕见的山洪灾区十几年难得一见，把李世民打的措手不及，今年国库税收势必减少大半。

“城外山洪偏地，危及长安，长乐加急奏折毁汉水渠，诸位爱卿有何意见？”

李世民看了眼严统领递来的快报，把延迟送来的长乐申请炸毁汉水渠一事说出来，群臣们差异不已，毁了汉水渠那可是大事，汉水渠贯通大大小小上百个庄，毁了就难以修建了。

“父皇，儿臣认为不妥，汉水渠自古是农田命脉，岂能因个人私利说毁就毁…”

李世民的话落，沉寂个半月未出现朝堂的李承乾，马上句句珠玑开口反驳，直听得李靖等人皱眉不已。

“皇上，微臣觉得太子所言有理！”

长孙无忌赞同的支持声，很是让李承乾心中一阵得意，心里冷笑着这次还整不死秦寿？可李承乾得琴没多久，马上招到程妖精火爆十足的攻击。

“放狗屁，你们两个狼狈为奸不是东西的人，老流氓我问你们，农田重要还是人命重要？”

“你...”

长孙无忌与李承乾同时吐血十足，程妖精口无遮拦的骂人，很是让他们气愤，连李世民听了也感到刺耳，皱起眉头发作不得。

“皇上，汉水渠毁了可修，人死了可没得在修！”

“皇上，微臣也觉得有理，民以为贵，农田水渠乃死物，汉水渠毁了可重建！”

“可你们想过没有，汉水渠毁了，倒霉的就是交水河下游民众！”

李靖称程妖精的话刚落，房玄龄紧随其后附和，不服输的李承乾力辩，早知道秦寿打算的李承乾，拿交水河民众说事，马上让动摇不止的李世民为难了，眨眼间武百官开始加入口舌辩论。

李世民不知道秦寿计划，更不知道秦寿把山洪最终引发去哪里？一边觉得程妖精他们有理，一边又觉得李承乾这边有理难以决策。

第230章偷天换日

山洪第二天，连绵不断春雨与洪灾继续肆虐大地，长乐拼命保卫家园，长安城因地势问题，除了内河涌出无关压痛洪水，却是风平浪静什么事也没有。()$()$(小)$(说)$().---.高速！

长安百姓照旧忙碌自己生计，城外汪洋一片与他们无关，该干什么的就干什么，倒霉的当属西域客商，洪水阻拦了去路同时延误了出货期。

道政坊器具库，长孙冲在中校署令自掏宴请下，心中甚是得意，下属的恭维马屁声，拍得长孙冲及其受用，带着五分醉意摇头晃脑。

“邹鄯，这场雨下得真是及时，你说对不对？”

“对对！”

醉醺醺的长孙冲在下属邹鄯斟酒下，心情大好一饮而尽，雨天没事做整个器具库冷清清的，长孙冲趁着心情大好，放开胸怀喝个够本。

要是以往长孙冲鸟都不鸟邹鄯宴请，可今日不同，城外洪灾连连消息，在长孙冲看来简直是天助我也，最好把长乐淹没了！

“足矣，足矣，再喝醉了！”

长孙冲感觉有些头重脚轻摆摆手，打着酒磕推脱下属邹鄯频频敬酒，眼前出现视线重叠，看人都是迷迷糊糊的，丝毫不知道酒里下了料。

“长孙少监，好好睡一觉吧，邹某告辞了！”

邹鄯笑眯眯地说完慢慢后退，器具库门外走进一群穿着蓑衣的衙差，板车上面盖着一堆稻草，醉醺醺的长孙冲闻言邹鄯的话大感不妙，作势欲起的时候后颈结结实实挨了一击。

“你...”

长孙冲受击一瞬间酒醒大半，清晰发现邹鄯怜惜的耻笑声，长孙冲马上预感到不妙作势欲起，眼前一黑无力软倒桌面，长孙冲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给属下无耻阴了！

“邹兄，谢了！”

夏侯敦随手抓起晕过去的长孙冲，摘下他腰间的铜鱼符，把长孙冲丢给走进来的护卫，拱手抱拳感谢邹鄯，恐怕长孙冲做梦也想不到，自己手下会叛变自己。

“哪里，哪里，早看这个家伙不顺眼了！”

邹鄯拱手抱拳还礼，撇了撇嘴不屑看着晕过去的长孙冲，看他像拖死狗一样拖出去，心情大爽又解气，谁叫他平日里目中无人不得人心？

当邹鄯发现拉进十几辆板车揭开稻草，露出二十多个五花大绑晕过去的人时马上傻了眼，邹鄯发现都是平日里长孙冲嚣张跋扈的跟班家仆。

当丁不二随后赶到摘下斗笠的时候，邹鄯整个人傻了眼，不可思议看着一模一样的另外一个长孙冲出现眼前，要不是真的长孙冲五花大绑丢进板车，邹鄯还真不敢相信世上有如此相似之人。

“邹兄大恩，我等铭记在心，正事要紧，还望邹兄带路，少监一职很快归邹兄！”

夏侯敦了解邹鄯惊讶心情，丁不二易容术知道真相的夏侯敦，开始也给丁不二吓了一跳，要不是近看还真看不出什么猫腻！

“啊？哦，好，好，夏兄，请！”

清醒过来的邹鄯连连点着头，带着夏侯敦等人朝器库走去，掌管器库钥匙的邹鄯打开器具库大门，夏侯敦挥手示意护卫们进去搬走刀剑武器。

器库门前两名衙役晕倒地面，夏侯敦从衣袖里拿出临摹好长孙冲的调集令，拿出鱼符盖上印章直接递给一边的邹鄯。

“邹兄，这是你的护身符，一个时辰过后，找卢国公保管你平安无事！”

“谢夏兄！”

邹鄁接过夏侯敦递来的调集令，小心保管好再次拱手抱拳道谢，有了这张临摹的调集令，足够长孙冲喝一壶的。

八千件武器在百名护卫搬运下，一刻钟不到全搬完，夏侯敦眼看时辰不早了，也没有跟邹鄁废话，直接带人开始撤退，邹鄁松了口气送夏侯敦出去。

“邹兄，告辞！”

“夏兄，小心点！”

夏侯敦点点头带上斗笠，与丁不二骑上马开始撤离，按照事先约好朝东城春明门方向赶去，丁不二故意抬高斗笠，露出长孙冲面容带着夏侯敦在前面开路。

“站住，城门封锁了！”

春明门守城府兵拦路截下易容过的丁不二，看他们几大车朝城外走，守城府兵不得不拦下来，半里以外基本是洪水滔天。

“放肆，本公子路也敢阻拦？打！”

“是！”

夏侯敦带着护卫上前，二话不说噼噼啪啪声连抽挡路的守城府兵多事，假冒长孙冲丁不二目无王法的举动，把随后赶上来的守城府兵们吓呆了。

“长孙公子手下留情！”

“你算什么玩意？继续打！”

急匆匆赶来的春明门郑军曹，在手下撑伞下跑出来赔礼道歉息事宁人，有认识的正好，丁不二省去了拿出鱼符的麻烦，做戏做全套的丁不二丝毫不给面子，继续放任夏侯敦抽人。

郑军曹敢怒不敢言僵在原地，长孙冲嚣张跋扈惯了，这是全长安人都知道的事，只是没想到长孙冲今日火气那么大！

夏侯敦教训完鼻肿脸青的守城府兵，带着两名护卫返回丁不二身后，一副没事人一样翻身上马，郑军曹敢怒不敢言挥手招来身后守城府兵，把挨打的守城府兵带回去。

“本公子要出城，尔等还要阻拦吗？”

“不敢，放行！”

郑军曹强忍着心中怒气，挥手喝退守城府兵让路，连查十几辆的板车心思也没有，以免再次招惹纨绔子弟长孙冲不爽暴打。

“哼~一群废物！”

冒名顶替的丁不二学着长孙冲嚣张语气，不屑一顾骂了一句，挥手招人开始大摇大摆出城，郑军曹强忍着气炸的心，与府兵手下冷眼旁观十几辆板

车出城。

“军曹长，这...”

“这什么这？你也想挨打是不是？”

“不敢！”

郑军曹吹胡瞪眼哼了一声，在手下府兵们面面相觑目光之中，冷眼旁观板车出城消失不见，当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

“今日那个混蛋更值？”

“卢，卢国公，是，是小的！”

一个时辰过后，程妖精在邹鄯带路下，气急败坏带数百府兵出现春明门，直把郑军曹吓了一大跳，急匆匆跑出来迎接。

“长孙冲那龟儿子呢？”

“回禀卢国公爷，出，出城了...”

程妖精杀气腾腾带着府兵出现，一开口就责问长孙冲去向，郑军曹不敢有所隐瞒，把长孙冲一个时辰前出城的事说出来。

“混账，追！”

得知长孙冲出城一个时辰，程妖精二话不说策马出城，去追拿脑抽风的长孙冲运走器库的兵器。

第231章吐血的长孙无忌

日落黄昏时太极殿内，李世民愤愤然拍案而起，直把一脸沮丧蓬头垢面的长孙冲吓了一大跳，程妖精双手抱胸站在一边咧牙冷笑着，长孙无忌皱起眉头沉默不语。 .me

“长孙冲，你还有何话要狡辩？”

李世民拳头紧握，怒不可赦地大喝一声，程妖精找到他的时候，中了两刀晕倒在板车上，他的二十多个家仆全都给人乱刀砍死，八千多器库房武器不翼而飞。

“皇上，微臣冤枉，是，是邹鄯他陷害微臣，对，对，就是他，微臣午时前…”

长孙冲狼狈不已地抬起头，得知给人栽赃陷害后大哭喊冤，把罪魁祸首邹鄯交代，当时自己就是给他灌醉，背后挨了一击晕过去一一说出来。

“哟喝~挺会狡辩的，瞧瞧这是啥？长孙无忌，你生了个吃里扒外的好孩儿啊！”

程妖精鄙夷着死到临头还狡辩的长孙冲，直接拿出邹鄯呈上的证据，丢到长孙冲面前，冷讽热嘲的话直让阴沉脸色的长孙无忌更难看。

“皇上，老臣认为此事必有跷蹊，事情未查明

之前…"

“哟喝~哟喝~跷蹊？长孙老儿，老流氓才看你有跷蹊，人赃并获，你倒是挺会睁眼说瞎话，还是老流氓我血口喷人了？”

长孙无忌试图替长孙冲辩解，哪晓得阴阳怪气的程妖精咬死理不放，长孙无忌顿时哑口无语，有史以来词穷到无力反驳戳戳逼人的程妖精。

“你，程妖精，单凭一纸张和倭国算不得什么，冲儿从小锦衣玉食不缺那点钱，倒是栽赃陷害随便找人皆可，皇上，老臣恳请皇上明察！”

词穷的长孙无忌力争到底，总觉得事情太跷蹊了，长孙冲无缘无故与倭国勾结盗卖兵器，长孙无忌打死也不相信，目的何在？

“哟喝哟喝~~老流氓我算是服了你们长孙家厚脸皮功夫，黑的都能说成白的，连倭国逆贼都招供了，得得，皇上，臣遇到厚脸皮到家的人，无话可说了！”

程妖精冷嘲热讽的话，长孙无忌脸一阵红一阵白，而长孙冲直接铁青着脸色，从他醒来一刻起，没少受程妖精拳脚虐待，稀里糊涂被陷害的长孙冲吐血十足。#中@.

此时此刻长孙无忌不知道相信长孙冲的话好

呢？还是相信程妖精人赃并获好，程妖精逮着五个抱必死之心倭国人，串通一气污蔑长孙冲与倭国暗地里勾搭，后因交易产生纷争，演变如今勾结内奸。

证据确凿面前，长孙无忌反驳的是那么无力，连一向信任有加的李世民，也开始黑着脸色，隐隐有不在信任他的征兆。

李世民冷眼旁观长孙无忌与程妖精斗嘴，虽然长孙冲吃里扒外的太突然，李世民多多少少持有怀疑态度，可面对一大堆铁证如山的证据，李世民在怎么偏袒也说不过去了。

八千兵器，就这么白白便宜了倭国人，长孙冲打着什么鬼主意？李世民不知道也没兴趣知道，冷眼看着长孙冲自己老实交代，少受皮肉之苦。

“长孙冲，朕在给你一次机会，是自己老实交代？还是死撑到底？”

“皇上，微臣真的冤枉！”

李世民宽宏大量的话，长孙冲没有领情，也不敢背这黑压压的锅，吐血十足地哭喊着冤枉，心里早已恨不能把陷害自己的邹鄯挫骨扬灰。

“冤枉？呵呵~~你当朕是傻子？还是你当爹给你私藏了孪生兄弟？传春明门军曹上殿！”

“传春明门军曹郑宏上殿！”

盛怒的李世民眼看长孙冲人赃并获还想狡辩，怒不可赦传春明门军曹郑宏上来，李世民倒要好好瞧瞧，长孙冲狡辩到什么时候？长孙无忌的沉默说明了没有孪生兄弟一说法。

“末将郑宏参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平身！郑爱卿，把今日的事重复一遍！”

李世民看了眼脸色没变化的长孙冲，越看越是有气，死到临头还如此沉得住气，看来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启禀皇上，午时前郑某在用午饭，忽然听到手下…”

郑宏把事情经过详细说了一遍，没有隐瞒也没有偏差地把经历用语词道出，连长孙冲平日嚣张跋扈的态度也临摹的十足十。

郑宏的说词指证长孙冲更是抓狂，压根没见过他，何来修人之说？更可怕的是连他老爹长孙无忌也不信任目光，直让长孙冲感到心里凉飕飕一片，感觉自己给人阴了，最大可能性就是秦寿这个家伙。

想到当初秦寿在监狱的话，在听郑宏口述自己

晕过去的经历，长孙冲双眼发黑，好吧，现在可以确定是秦寿在搞鬼，感情是早有预谋的策划好！

“长孙冲，你还有何话要说？”

李世民强忍着爆血管的冲动，要是纸张和抓到的倭国人有可能陷害，可眼前守城军曹总不会陷害了吧？几十名守城府兵亲眼目睹长孙冲目中无人抽人，赖得掉？

“皇上，微臣冤枉，是秦寿，一定是他，对，肯定是他预谋好的，皇…”

嘭~暴走的李世民拍案而起，长孙冲死性不改死不认罪态度，极度让李世民失望，连长孙无忌也不再为失望的长孙冲说话了。

“岂有此理！死到临头还污蔑他人，来人，将长孙冲收入天牢，秋后处决！”

“是！”

李世民原本打算长孙冲招认算了，看在长孙无忌多年功劳份上，判他充军几年悔过，还有希望活着回来重新做人。

没想到他居然还血口喷人，你喷就喷吧，居然喷到忙着处理洪灾的秦寿，简直是当自己傻子好糊弄？长乐什么情况李世民心里最清楚，探子四十八小时与秦寿在一起抗灾，哪里来的精神工夫远程操

作一切？

“皇上，微臣冤枉啊！爹爹，救救孩…”

长孙冲在皇宫侍卫拽拖出去之中，竭嘶底里大呼冤枉哭泣着，程妖精鄙夷地冷笑着，长孙无忌心力憔悴地当起哑巴，证据确凿长孙无忌想求情也没有勇气。

太极殿君臣三人沉默没多久，严统领把大理寺卿刘弘明奏折呈上来，李世民拿起奏折一看，直接甩到长孙无忌面前。

“无忌，你看看你的好孩儿！”

长孙无忌犹豫了一阵，顶着李世民愤怒的目光，捡起奏折看了眼，敦化坊老屋找到二百两金，顿时心力憔悴到喷出一口血，整个人双眼一黑晕过去。

第232章因祸得福

“退了，退潮了！”

入夜时分，经历一天一夜山洪侵袭，民们在河坝顶发现洪水慢慢退去，马上欢呼而起跳下两米高的河坝，长乐有惊无险度过天灾考验。.~.

疲惫不已的邻民们欢呼过后，眨眼睛全都咽哨哭出声，有的是为自己庆幸而活哭出声，有的是为这次天灾丧失亲人而哭。

筋疲力尽的秦寿没有去打搅，麻木看着跌坐过膝洪水的领民，默默地看着他们劫后余生哭泣，这是他们愚昧不听劝告的后果，怨不得别人，要是早提防也不至于如此。

秦寿失神地跌坐炸毁的西鹤楼木板堆，目光无神看着六千新兵靠木板入睡，五千多具尸体漂浮简陋河坝内，大部分都是用身体换取沙包河坝安全，小部分属于疲劳过度倒入水里淹死，很讽刺的死亡方式！

五千多具尸体之中，有体质稍弱的新兵，也有新加入的匠工佃户，正是他们的牺牲，用身体顶住越建越高的河坝，才换取长乐的平安。

“薛副将，清点人数！”

“是，将军！”

疲惫不已的薛仁贵很想倒下入睡，可现在不行，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开始清点人数，这场天灾以牺牲少数人换取大部分人平安，让薛仁贵意识到人定胜天的道理。

“长！”

武顺与里妇女提来热腾腾的馒头，柴火粮食有限只能蒸煮馒头，轻轻蹲在秦寿旁边，拿出丝绢轻柔抹去秦寿脏兮兮的脸颊。

“顺姐，秦某是不是太不自量力了？居然狂妄到与天斗！”

秦寿轻轻推开武顺的温柔擦拭，自嘲一笑黯然地看着五千多具尸体，多么可悲的事实，人在大自然灾难面前，生命是如此的脆弱！

秦寿暗自自责自己夜郎自大，想到当初信心满满的决策，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那么可笑，正应了一句老话，人算不如天算！

武顺轻轻收起丝绢，落座**的木板，与秦寿紧挨在一起，幽幽叹息一声看着邻民们又哭又笑领取馒头。#中@.

“长，贱妾大道理不懂，可贱妾知道一件事，是你英明决策拯救了大伙，要不是你，估计这儿早

已成为废墟了！”

秦寿在武顺开导声之中，默默地看向邻民们，良久叹息一声默不作声，错与对现在无关重要，最重要的是保住了基业还活着就好。

武顺**的襦裙经过体温蒸发，满满散发出她独特的体香，筋疲力尽的秦寿嗅到这股成熟少妇香气，加上武顺试探主动的牵手，秦寿整个人精神一震，口干舌燥地想要驱散心中燃起的**。

“将军，事情办妥！”

潘安无声无息出现，着实把武顺吓了一跳，惊吓之中坐立不住木板，整个人倒入秦寿怀里，张嘴含住秦寿鼓起的部位，清醒过来的秦寿一脸黑线地用手挡住香艳的画面。

“潘安，你能不能别鬼鬼祟祟？”

秦寿在潘安暧昧目光之中，脸不红气不喘按住自己送上门的武顺，憋着要就地正法武顺的冲动，出言喝斥潘安鬼鬼祟祟的举动。

“将军，习惯了，你忙，潘某什么也没看见！”

潘安在秦寿喝斥声之中，打心底佩服起秦寿睁眼说瞎话的本领，怕破坏秦寿的兴致，打着哈哈装蒙扮傻告退离去。

潘安离去后，秦寿扶起脸红耳赤的武顺，只见她脸上的红晕显得更鲜艳了，而且蔓延到身后颈间，仿佛温柔甘美的肉的气息正在蒸发出来。

“贱妾...”

武顺目光与秦寿接触一瞬，在秦寿野蛮搂抱强吻过来下，武顺只觉脑子发晕，身子一阵酥麻臣服秦寿怀里，感受秦寿霸道的强吻竟像醉了一般呢喃着。

“长，长，你看，你看这是...”

“啊？！”

贺明喜冲冲跑来的叫喊声，打断了欲要偷食的秦寿，武顺受惊似的离开秦寿，脸红到火烧一样，只管弄衣服，娇羞无比想跑开又舍不得。

“金...”

秦寿很想揍贺明一顿的想法，可见到贺明手里的家伙后，马上出手堵住武顺惊呼，另一只手夺过贺明带来的金矿。

“破石头而已，有什么好看的？继续吃你们的！”

邻民们领取到馒头，在武顺惊呼出声的时候，忍不住转过头看向秦寿这边，秦寿及时藏住金矿，假装生气糊弄一头雾水的邻民。

武顺在秦寿松手后，惭愧地低下头，为自己一惊一乍感到羞愧，所幸及时收住话，要不然肯定引发难以收拾的暴动，自古金矿都是致命的诱惑。

“薛副将，别点了，过来！”

“将军，有...”

薛仁贵丢下清点人数的活，直接跑到秦寿面前，当秦寿拿出金矿的时候，薛仁贵惊呆了，拳头大的金矿惊呆了薛仁贵，通过泥土痕迹可以判断出，这是冲刷出来的！

“别声张，也别张扬，带人跟贺明去现场控制住，千万别让人知道消息，尽快列为精兵禁地！”

“是，将军！”

秦寿慎重其事交代薛仁贵，把金矿交给他处理，薛仁贵意识到事情重要，领命离去集合疲惫不已的精兵，与贺明一起出发去控制出金矿的地方。

“长，我...”

“好了，没事了，别声张，今晚来本长房间！”

秦寿待薛仁贵与碍事贺明离去后，出手打断武顺的话，精神大振同时色眯眯地看着武顺，开始琢磨培养刺激地下情人想法。

“嗯~”

武顺在秦寿迫不及待目光之中，脸红耳赤地涨红脸，低下了头，只轻轻答应了一声，忽而眼睛又放着异样的光，紧接着微笑举起头来，对秦寿瞥了一眼妖媚目光转身离去。

‘要命的妖精，看哥今晚怎么收服你！’秦寿十指大动恨不能把武顺拉回长屋，你情我愿的事秦寿自然不客气，更何况武顺姿色也没差，寡妇也有心里需要不是？

万恶袁神棍乌鸦嘴怎么这么灵？秦寿美滋滋地搓着手，准备去着手安排好灾后事宜，对于袁神棍乌鸦嘴的现灵很是满意。

后山经过山洪滑坡出现金矿，这是秦寿始料未及的事，带着因祸得福喜悦，秦寿按耐不住想要去视察金山有多大时，十匹快马踏着退去洪水前来。

‘真是一刻不得安宁！’看着十匹快马朝这边踏洪水而来，秦寿摇摇头叹息着，不用问也知道是谁传召了！

第233章死猪不怕开水烫

太极殿内，李世民皱起眉头打量秦寿，此时此刻秦寿脏兮兮的，衣衫夹带大量的淤泥，闻风赶来撩事的李承乾，很是让秦寿郁闷，这个太子心胸不是一般的狭窄。#中@.

“秦将军，城外洪灾如何了？”

“有劳太子关心，太子殿下想知道，大可亲自去视察一下！”

李承乾一出现就阴阳怪气假惺惺的询问，秦寿也没有什么好脸色，不紧不慢地回顶一句，直让李承乾为之气结。

李世民皱了皱眉，今年发生如此大的洪灾，李世民可谓是心力憔悴无能为力，李承乾出现就发难，李世民很是不悦，他什么用心李世民早已猜到。

“乾儿，够了！”

天灾是人始料未及的事，秦寿能在天灾之中保住长乐连同邻数万民，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了，秦寿私自毁渠自救李世民早已不计较了，换成李世民也会如此做。

“够？父皇，交水河几千民众就如此…”

李承乾冷笑一声，事实论事把交水河下游几千民众拿出来说事，李世民皱了皱眉没说话，秦寿无所谓的表情更是让李承乾得理不饶人。

“太子殿下，数万人重要还是几千人重要？秦某书读的少，请赐教！”

“你…”

秦寿一席话呛得李承乾哑口无语，李世民脸色越发难看，没完没了的李承乾避而不谈，跳转话题再次发难。

“那毁汉水渠之事，你如何解释？”

“假设东宫遭遇一模一样的情况，秦某好奇，太子殿下如何应策？秦某愚昧，请太子赐教！”

李承乾再一次吃瘪说不出话，没想到秦寿如此能辨，居然拿自己东宫说事，更可恶的是秦寿居然套住了自己的话。()$()$(小)$(说)$().---.高速！

“够了，乾儿，退下！”

大感失望的李世民愤怒而起，喝退心胸狭窄排挤忠良的李承乾，交水河民众早已撤离地势偏高荒野，只有蒙在鼓里李承乾自找其辱。

李承乾在李世民怒斥声之中，带着一丝不甘之意满满告退离去，李世民偏袒秦寿，李承乾心里甚是不服气。

“秦爱卿，洪灾伤亡如何？”

李世民待李承乾离去后，心力憔悴地揉着头疼额头，今年税收减半是铁板板的事实，秦寿能组织民众对抗天灾，让李世民意识到人可胜天的道理。

光是秦寿组织民众建起抗洪堤坝这一手，保全长乐基业与数万邻民，足以让李世民大开眼界，重视起秦寿提倡的三防。

“回禀皇上，长乐伤亡五千多人，邻情况暂且没有具体消…”

秦寿把长乐伤亡情况道出，很是让李世民小小惊讶了一把，长乐有预防伤亡都如此惨重，那些没有预防的岂不是伤亡更惨重？

与李世民闲聊了一会，秦寿以灾后重建为由告退离去，李世民头疼十足地挥挥手，目光复杂地看着秦寿离去的背影。

“贤胥！”

“……”

出得皇宫的秦寿一阵无语，程妖精居然从一侧冒出，逮着准备离去的秦寿，嘿嘿声笑声很是让秦寿头疼不已。

“贤胥，老流氓家闺女事怎么说？”

“这个…”

程妖精一开口就提及程紫苑的事，秦寿支支吾吾不知如何回答，程妖精帮了这么多忙，要是在恶言恶语有些说不过去。

“好吧，要是你能说服皇上，两家同嫁，小子勉为其难收了！”

“什么？小子，你胃口贼大的啊！”

灵光一闪的秦寿说出无耻两全其美的法子，程妖精犹如踩到尾巴的猫一样，一惊一乍瞪大眼怒视着秦寿，借助皇宫亮起的宫灯光线，隐隐发现秦寿露出狐狸尾巴。

程妖精变了口气的称呼，秦寿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表情，想到两全其美的法子，心情大好耸耸肩很是让程妖精气不过。

“哎呀呀，岳父大人啊，这不是胃口大不大的问题，皇命难违小子也不敢违抗，岳父大人，有劳你费费心了哈~告辞！”

“我，你，这…”

秦寿改口的岳父大人很是让程妖精乐呵了一把，可秦寿后面无耻的话，很是让程妖精无语，瞪眼看着秦寿大摇大摆离去。

长乐，经历洪灾过后家家户户连夜清扫家门，大量的黄泥石子树枝扫出门外，突增三四倍人口以

至于长乐人满为患。

秦寿刚回到人满为患的子，贺明见到秦寿回来急匆匆跑来的时候，秦寿一手指着贺明制止他跑来的动作。

“有事别找本长，自己想办法，没事也别来！”

贺明哭笑不得挠着头，这算是什么意思？直到秦寿跑回长屋，把旺财揪出来看守大门，好吧，贺明没有勇气去挑战养肥一圈看门的旺财。

空荡荡的长屋没有什么人，袁神棍等人还在工地那边没回来，秦寿跑到内院的时候，迎面遇到香汗淋漓的武顺从后院走出来。

得知武顺贴心烧好热水，秦寿心中大喜走上前，在武顺惊呼声之中把她抱起，直奔澡房方向跑去。

澡堂里，秦寿与武顺两人在澡桶里洗鸳鸯浴，武顺**的亵衣贴在秦寿后背，手拿布绢搓洗秦寿肩膀，秦寿闭目养神一刻慢慢睁开眼，经历内心挣扎过后良久叹息一声。

“顺姐，你无需如此作践自己，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武顺的用意秦寿早已猜到，无非是牺牲自己为

贺兰晴儿绑上长期饭票，通俗点就是找个好靠山，以免日后受人欺凌。

武顺磨厮的动作已说明了一切，煮熟的鸭子主动送上门岂有不吃的道理？秦寿不是什么柳下惠，更不会在乎什么世俗礼法，更何况如今世道最流行这个打破禁忌。

秦寿转过身眯起眼品味沐浴中的武顺，她虽然长的很高，玲珑透致身材并不骨感，有些丰腴的魔鬼身材散发出诱人的气息。

“秦公子…”

武媚娘与武顺两个人声音皆有不同，武媚娘的气质温润而高雅、而武顺却比较跳脱、脸部表情极多，加上她轻柔呼唤声，无疑是对秦寿致命的诱惑。

秦寿哪里会客气？搂起妖媚一笑的武顺，大手撤掉她碍事的亵衣，在武顺羞涩惊呼声，用嘴贴上她那鲜红柔嫩的樱唇。

秦寿娴熟技巧武顺慢慢迷失自我，娇羞地闭上双眸，娇俏的小瑶鼻呼吸越来越重、越来越急促，双眸滑落愧疚泪花混淆在热气熏人的雾气之中。

第234章韦贵妃的要求

“鹅鹅鹅，曲颈向天歌…”

掖庭宫通明门左下角亭楼，王爷公主们整齐一致背诵秦寿带来的课本，秦寿一手撑着下巴撇过头晕晕欲睡，懒得去注意王爷们私底下窃窃私语。www．．me

“治哥儿，我都快饿饿饿到曲颈向天嚎了！”

李简欲哭无泪地轻拍肚皮，看了眼模仿秦寿的李治，顿时一阵无语，好学不学偏偏学秦寿，李简真心想要踹李治一脚，不伦不类的像什么样？

“简弟，这你就不懂了，治哥儿我这叫开窍！”

李治不屑地撇撇嘴，崇拜的目光看向睡姿无敌的秦寿，如此高难度的睡姿都能完美无瑕呈现，李治不得不服了。

小公主们窃窃私语地闲聊，除了较真的两三个其余大部分都在私底下闲聊，直到一名太监跑进来，王爷公主们才收敛装模作样背诵课本。

“自行复习，稍后抽查，背不出直接上奏皇上！”

“啊！”

秦寿没商量的语气，把未成年的王爷公主们惊呆了，又是抽查临时抱佛脚开始死记硬背，秦寿冷笑一声甩袖跟太监出去，还真当自己睡着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只是这几日忙于灾后恢复生产，安抚民奔波有点疲惫，又要挤时间出来进皇宫当教书先生，这日子简直是在压榨精力。

‘韦贵妃又有什么事儿？’秦寿带着一丝疑惑，紧跟着太监身后朝掖庭宫的掖庭局走去，心里猜测着韦贵妃找自己目的何在？

掖庭局大门，莫侍卫截住了秦寿去路，带着一头雾水的秦寿直奔掖庭局后院奔去，一路上秦寿总算见识皇宫蚕妇养蚕技术，见到落后技术摇摇头叹息起来。#中@.

来到掖庭局后院一间空置房间内，秦寿在莫侍卫拿出一套太监服换上后，晕头转向跟着莫侍卫转圈子，心里甚是不解韦贵妃见自己这么麻烦，值得吗？

“微臣见过娘娘！”

头一次踏进韦贵妃寝宫，秦寿心里萌生一股不安，莫侍卫关闭宫门回避后，韦贵妃伸手示意秦寿落座一边。

韦贵妃还是一副深宫贵妇打扮，淡淡的魂香飘来，秦寿嗅了会浑身一颤，无名**充斥脑海，害得秦寿不得不默念起阿米豆腐。

“秦将军，你最近可是闹得够慌啊！树敌太多对你与本宫都没好处！”

“秦某糊涂，还望娘娘指点！”

韦贵妃漫不经心捧起香茗，警告似的语气让秦寿很是不爽，自己做什么与她何干？识趣的秦寿装糊涂假装不明白韦贵妃的意思。

“秦将军，你与长孙家恩怨，本宫没兴趣知道，但是本宫要提醒你，凡事要适而可止，长孙家不是那么好欺辱的！”

韦贵妃轻轻放下手里的茶杯，慎重其事提醒秦寿闹够就收手，他整治长孙冲身败名裂的事，韦贵妃不用查也知道是秦寿干的好事。

现在韦贵妃与秦寿合作了，韦贵妃需要借助秦寿人脉扶持李慎上位，而秦寿又需要她的家族船工坊，两者之间互相利用涉及到的就是政治筹码。

秦寿沉默下来没有回应韦贵妃的话，心中早有算计那需她多管闲事？长孙家迟早要灭，当然前提要李世民不在位才有希望，打击长孙家势力还是可以的。

“不知娘娘召唤有何事？”

秦寿避开韦贵妃的话题，不想纠缠太多有关自己的私人问题，直入正题说完闪人，这里给秦寿很不安很压抑的错觉，大概是因为后宫的原因。

“魏王最近很不安份，处处与慎儿作对，秦将军，可否有法子让他收敛点儿？本宫怕他吓到了慎儿！”

“魏王？”

秦寿沉默了，没想到韦贵妃找自己，居然要求教训魏王，这可是棘手的问题啊！怎么教训？抽两耳光？估计李世民饶不了自己。

“不错，魏王，秦将军，本宫晓得你的规矩，只要魏王收敛了，城南伐木场归秦将军你掌控！”

“此言当真？”

韦贵妃一出手就是伐木场厚礼，秦寿整个人精神一震，城南伐木场秦寿知道，那是长安第二大的伐木场，只是没想到居然是韦贵妃家族的。

一个伐木场恐吓王爷，这生意划得来，当然秦寿不会傻到自己去恐吓，最好的人选莫过于恶货程妖精了，有他出面估计事到功倍！

干坏事人选非程妖精莫属，秦寿琢磨着如何忽悠程妖精帮忙，韦贵妃拿着地契走过来把秦寿从沉

思之中惊醒。

“地契在此，本宫不打诳语，只要秦将军拿起官府过过场，即可变成秦将军产业，秦将军，莫要让本宫失望！”

韦贵妃落落大方把地契交给秦寿，也不怕秦寿拿了地契不办事，除非秦寿没有诚意，韦贵妃这一手大方让秦寿刮目相看，果然不愧是玩权术的人才。

‘看来不能小觑这个权力熏心的女人！’秦寿暗自防备起韦贵妃，同时搞不懂韦贵妃用的是什么香料？怎么带有这么要命的催情效果？

“娘娘，你的意思，只让魏王收敛？”

秦寿看着诱人无比的地契，没有接手先搞清楚情况，以免收了地契入套给韦贵妃吃得死死的，与这玩权术的女子合作，要时刻保持清醒才行，要不然哪天给她卖了还傻乎乎帮她点钱。

“呵呵~~秦将军嫌简单，能让他消失最好！”

汗~韦贵妃打趣的声音，秦寿干脆保持沉默，贪婪地收下韦贵妃放下的地契，刚收到一半韦贵妃变卦似的，用芊芊玉指按住地契。

“秦将军，本宫希望你越早越好，魏王不简单！”

“三日！”

秦寿沉默了一会说出办妥的时间，韦贵妃颇为满意松开手，三日虽然长了点，不过能够让魏王收敛，韦贵妃还是能够接受的。

“娘娘，如若没事，这几日秦某便不进宫了，以免魏王起疑心！”

“嗯！”

韦贵妃想了想也觉得有道理，要不然见他也不必如此麻烦，魏王在后宫眼线不少，稍有不慎势必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

秦寿在莫侍卫带路下离开韦贵妃寝宫，白白捡了个伐木场秦寿乐呵了一整日，心里盘算着与韦贵妃合作还真是好处不少。

“哼~贪婪的家伙，日后吃多少给本宫全吐出来！”

处于劣势的韦贵妃不得不借助秦寿人脉扶持李慎上位，等巩固了李慎位置，在慢慢过河拆桥收拾贪婪的秦寿，以免偷鸡不成蚀把米。

第235章我的地盘我做主

“将军，这是工部侍郎鱼符！”

“嗯？工部侍郎的？”

大理寺监牢外，姜维眼热地看着秦寿掏出一串五个鱼符，这是故意刺激人还是怎么回事？姜维无语地道出盲一样的秦寿掏出工部侍郎鱼符。

“这个是了吧？”

不晓得姜维想法的秦寿左掏右掏，最后拿出一个鱼符递给姜维检查，探个监还要那么麻烦，秦寿心里琢磨着日后改进监狱，这规矩得废掉！

“将军，请！”

姜维看了眼秦寿刑部侍郎的鱼符，顿时一阵无语不敢阻拦秦寿探监，恭恭敬敬地把鱼符递回给秦寿，真心没想到几日不见秦寿又加官进爵了！

“想不想当寺正？”

“啊？想！”

秦寿没有进去忽如其来一句话，惊得姜维咋舌连连，想也没想拼命地点着头，开什么玩笑？大理寺正比现在九品的大理狱丞高级多了！

“呵呵～～聪明人，本将军喜欢，你这样这样…”

秦寿轻拍受宠若惊的姜维肩膀，竖起拇指头夸奖了一会后，在姜维耳边耳语了一阵，直把姜维吓了一大跳，不可思议地看向满脸坏笑的秦寿。

“怎么样？事成之后，本将军找刘弘明提提意见！”

“这...”

姜维在秦寿拍胸保证声之中，犹豫不决地不敢下定论，这可是事关小命的问题，秦寿的条件很诱人，可他的要求更吓人，把长孙冲关进死囚牢房虐待。

“本将军给你一刻钟时间好好考虑，别忘了这里迟早是本将军地盘，出了什么事本将军担待！”

秦寿轻拍犹豫不决的姜维肩膀，丢下话后径直踏入天牢，狱卒在姜维挥手放行中，献媚讨好开门不敢阻拦秦寿进入，留下犹豫不决的姜维在思考。()$()$(小)$(说)$().---.高速！

“冤枉啊！”

“吵什么吵？冤什么冤？找打！”

天牢门打开一瞬间，囚犯们马上高呼冤枉，带路狱卒手拿木棍恶狠狠敲打牢房，喝退囚犯们张牙舞爪一样的拉扯喊冤声。

“爹，是你吗...”

狱卒带着秦寿来到当初关押的牢房，长孙冲听到脚步声整个人大喜，还没看清来人就惊喜呼出声，除了他爹长孙无忌，长孙冲还真想不到还有谁有办法进天牢。

可当看清来人是秦寿后，长孙冲怒火心中烧，双手紧握着牢房铁栏，熊熊怒火恨不能把秦寿碎尸万段，如果眼光可以杀人，此时此刻秦寿早已万箭穿心了！

"哈哈~~乖儿子，正是你爹我！"

"你别得意，本公子出去后有你好看的！"

长孙冲咬牙切齿怒视着秦寿，气势输了一筹的长孙冲慢慢平息心中怒火，长孙冲知道自己越是生气，秦寿越是得意。

'我不气，我不气，等着！'长孙冲强忍着时而爆发时而平静的心中怒气，怨恨目光之中闪过几千种收拾秦寿的阴狠办法。

狱卒屁嗔屁嗔从牢房中央搬来椅子，秦寿赞许地看了眼狱卒，这家伙挺会拍马屁的，狱卒点头哈腰后退几步，没去打搅秦寿与长孙冲的谈话。

"狂妄，无知，还想出去？恐怕你没这机会了，哈哈~~"

秦寿不屑一顾地竖起中指，狠狠鄙视了一下白

日做梦的长孙冲，通敌叛国走私兵器就是死罪，他老爹也保不住他。

“是你陷害我的？”

“是本将军又怎么样？不自量力的家伙，长公主你也有资格拥有？我呸~小孙子，给人栽赃陷害感觉如何？”

长孙冲出奇沉得住气很是让秦寿惊讶，末了秦寿仰头哈哈大笑出声，落落大方承认自己陷害他，恶言恶语讥笑声再次引发长孙冲疯癫的咆哮声。

“姓秦的，我要杀了你！狱卒，狱卒，你听到没有？他承认了，我是冤枉的！”

“来啊，哥坐着等你，白！”

秦寿竖起中指鄙视哈哈大笑，长孙冲顿时失去理智，双手拼命摇晃着牢房铁栏，犹如受伤的野兽竭嘶底里咆哮起来，狰狞的面容恨不能亲手撕裂了无耻的秦寿。

狱卒一副我耳聋什么也听不见，开什么玩笑？这些权贵们内斗的事，他一个小卒去多管闲事干什么？这不是等于自掘坟墓吗？

长孙冲咆哮声惊醒隔壁的仇万福，见到秦寿出现牢房，一惊一喜走到牢房铁栏，想起秦寿承若过放他出去，满脸期待地坐到地面等待。

“将军，姜某想通了，姜某听从将军安排！”

秦寿冷笑地看着疯狗一样的长孙冲咆哮，姜维想通出现秦寿身后，早就在秦寿预料之中，故意刺激长孙冲只是为了打发时间而已。

“是吗？这个疯狂发情了，你知道怎么做了？”

“你们…”

秦寿故意说大声的话，陷入疯癫的长孙冲顿时戛然而止，潜意识感到一股不祥的气氛，铁青的脸刹那间变成白色。

“顾云！”

“头，有事？”

姜维大喝一声唤来一边等候的狱卒，秦寿打量了眼叫顾云的狱卒，这家伙贼精的是个人才，值得栽培日后有大用。

“死囚哪有资格住这里？把长孙冲丢进死囚牢房，给过些日问斩的死囚尝尝鲜！”

“啊？是！”

姜维的命令直让顾云为之一鄂，在看了眼冷笑的秦寿双手抱胸，转而又看向瞪眼的姜维，确定姜维不是开玩笑后，冷汗连连应着招呼其他狱卒过来帮忙。

“你们敢！”

长孙冲吓了一跳，尝尝鲜这种术语，长孙冲在不懂规矩，也知道不是什么好事，顾云嘿嘿声笑着，带着三个狱卒前来开牢房门，把长孙冲吓得脸色全无连连后退。

“放手，你们还有王法没有？我要见皇上…”

长孙冲在四个狱卒架着出来后，崩溃十足地四肢并用挣扎着，没想到秦寿居然这么无耻歹毒，落井下石了还要痛打落水狗！

“我的地盘我做主，小孙子，当初本将军就说过了，迟早轮到你蹲，哦，蹲你没资格了，是趴进来，带进去给死囚慢慢开荤！”

“是！”

狱卒们在秦寿挥手下，逮起长孙冲直朝死囚方向走去，吓得魂飞魄散的长孙冲顾不得脸面，奋力睁开狱卒，在秦寿意外目光之中噗通一声双膝跪下。

“秦将军，大人不记小人过，你饶了我吧！”

“晚了！废物没资格得到怜惜，拉下去！”

秦寿冷笑一声大手一挥，狱卒马上逮起长孙冲拖着走，这种阴险的敌人，不弄死一辈子不安心，长孙冲整个人傻了眼，自己放下身段求饶，没想到

秦寿居然不给面子！

“姓秦的，我做鬼也不放过你…”

长孙冲崩溃咆哮声越来越远，秦寿无所谓地用手指掏着耳朵，招来心惊胆战的姜维，在他耳边耳语一阵后，姜维战战惶惶地点头照办。

第236章麻烦大了

入夜时分，秦寿回到长屋，秦叔宝就把秦寿留下，钱羽馨与武媚娘还有仙儿告退离去，留下空间给他们两父子慢慢交谈。()$()$(小)$(说)$().---.高速！

秦叔宝拿出后山拳头大的金矿，秦寿顿时一阵无语，这便宜老爹特工出身吗？还是挂着自己名头硬闯进去瞧个究竟的？

“寿儿，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以为自己掩饰的很好，难不成别人不知晓你此地无银三百两小把戏？”

秦叔宝摇摇头叹息一声，后山山洪过后冲出个金山，还真是少见的因祸得福，可秦寿居然没奏朝廷反而私吞，要是给有心人发现了，秦寿吃不了肯定兜着走。

这么大的露天金矿，他私吞想要干什么？秦叔宝疑惑了，总觉得秦寿好像没安什么好心，霸占这么大的金矿，想撑死吗？

光看手里的金矿纯度，秦叔宝咋舌连连，头一次见到纯度这么高的金矿，恐怕现今大唐仅有的金矿，没一个够山洪冲出的金矿厉害。

“爹爹，这恐怕是你狐假虎威蒙过去的吧？金矿，孩儿自有用意，爹爹无需担忧孩儿做何傻事！”

秦寿一语道破秦叔宝混进后山的事实，秦叔宝老脸一红窘态十足，还真给秦寿说中了，后山防守严密秦叔宝想要进去都麻烦，要不是自己硬闯进去，薛仁贵迫于无奈放行，秦叔宝早给一波箭雨轰出去了。

“唉~寿儿，如今皇子们蠢蠢欲动，你真要趟争权夺利浑水？”

秦寿不说金矿有何用？秦叔宝也不好指责太多，只是秦寿与韦贵妃搭上线这事，秦叔宝不得不慎重提醒秦寿，争权夺利不是那么好玩的，稍有不慎或站错势力，就没有回头路了！

“哈哈~~那个，夜深了，爹爹你早点歇息，孩儿告退！”

秦寿打着哈哈拿起金矿闪人，秦叔宝只能吹胡瞪眼，这家伙每一刻老实，插诨打岔的功夫一等一了得，丝毫不顾及他人想法，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

‘看来以后要加强戒备了！’秦寿拿着手里金矿一边朝后院赶去，一边琢磨着加强戒备的事，金

矿的事越少人知道越好。

“将军！”

秦寿走到内院的时候，潘安忽然冒出打断秦寿的沉思，在潘安鬼鬼祟祟招手下，秦寿带着一丝疑惑跟潘安进入以前酿啤酒房间。

“神神秘秘的，有何事？”

秦寿关紧门看了眼脸色不太好的潘安，心中大感疑惑莫不成有什么事发生？

“将军，潘某在魏王府打听到，魏王封地秘密培养死士，据说过些日子便来长安，特意针对纪王...”

秦寿闻言皱了皱眉头，李泰这个死胖子走偏差历史，玩阴的不成玩狠的？当潘安提及到魏王要嫁祸李承乾的时候，秦寿更是一阵无语，情况变得乱七八糟的。

想到韦贵妃未卜先知先下手为强，秦寿不得不佩服起韦贵妃，甚至开始怀疑韦贵妃是不是有探子混进魏王府，要不然她怎么提前知道魏王对纪王不利？

忽然间秦寿觉得自己给韦贵妃牵着鼻子走荒谬错觉，这个逐步出门的韦贵妃，在皇宫能够掌控一切消息，秦寿不得不重视起探子这一门情报学。

“小事一桩本将军自有应对之策，还有其他事吗？”

秦寿嘴里说得轻巧，心里开始慢慢防备起韦贵妃，玩权术的女人很可怕，情报，秦寿开始重视起情报这一门掌握先机的大事。

“有，长孙无忌秘密派人去了太原，至于所谓何事，暂时未知！”

“太原？！潘安你确定？”

潘安提及长孙无忌去太原，秦寿一惊一乍表情很是让潘安无语，默默地点头同时，秦寿忽然间意识到了什么，一时间又没想起来。

‘李治上位！好你个阴险的长孙无忌！’秦寿忽然恍然大悟猛拍自己的头，两蚌相争渔翁得利，长孙无忌这个老狐狸开始瞄向墙头草李治了！

对于长孙无忌选李治，秦寿认为很合理，李承乾，李泰，李治都是他妹妹长孙皇后的亲骨肉，三者之中就算是自己也会选好控制的李治。

李承乾脚疾性情大变，心胸狭窄狡猾多变，登上皇位难免忘恩负义，李泰高傲自负外憨内奸，更是难控制的人物，唯有没有心计耳根软胆小怕事李治是最佳人选，典型那边强倒那边的墙头草李治是最佳人选。

秦寿隐隐记得李泰完成括地志入住武德殿，让李承乾乱了手脚，以至于迫使李承乾加速谋反丢了太子宝座，李泰阴谋得逞想要往上爬最后给长孙无忌阴了。

秦寿没想到长孙无忌居然暗中操作玩小把戏，以太原出现了一块石头，上面刻有“治万吉”几个字，也就是“李治万岁吉祥”的意思，李世民才动了改立李治为太子的念头。

“潘安，最近你多留意点赵国公府，长孙阴人太麻烦了！”

“是，将军！”

潘安在秦寿挥挥手交代完，闪身告退离去，留下一脸头疼不已的秦寿，长孙无忌又凑热闹了，这回变成四国鼎力了。

秦寿郁闷不止走出空房，迎面见到脸色匆匆个把月没见的钱夫人，心中一阵窃喜正欲要跑过去，哪晓得钱夫人速度比秦寿还快，带着无尽思念扑进秦寿怀里。

“什么？你，你有了！”

汹涌激吻过后，秦寿整个人傻了眼，钱夫人有了接近两个多月的身孕消息，把秦寿惊得傻了眼，这次还真是麻烦大了！

“小声点，传出去你叫我如何见人？”

钱夫人俏脸通红一片，做贼心虚似的左右观望，确定没有人听到什么，才松了口气，钱羽馨没怀上她做母亲的先怀上，这让钱夫人有沉重的负罪感与骄傲感。

怀上秦寿的骨肉原本是大喜事，可在钱夫人心里怎么也喜不出来，没名没份也就罢了，要是她绝育的钱老爷子知晓了，该怎么办？更何况还有瞒在鼓里的钱羽馨。

钱夫人紧紧依偎在秦寿怀里，嗅着他浓浓的男人味，多少个日夜朝思暮想与担惊受怕，直到拥入秦寿怀里灵魂中的阴影，给情郎气息一扫而空，不顾一切沉沦甜蜜的、深邃的、荒唐的爱情。

“别急，别急，我想想，我想想！”

拥有了自己第一个孩子消息，秦寿心中一阵喜恼交加，喜自己要当爹了，恼的是暂时不能够给钱夫人与未出生的孩子名份，还真是麻烦大了！

第237章怂恿吴王当密探

“嗯？夫人，你要回娘家？”

次日清晨钱府大厅内，钱夫人借口去长乐探望闺女，如今大清早赶回来说要回娘家住一段时间，钱老爷子忍不住纳闷起来，无缘无故回娘家做啥？

“贱妾告辞！”

“走吧，走吧，走得越远越好！”

钱夫人没有回答钱老爷子的疑问，不冷不热地告退离去，很是让钱老爷子火恼，冷哼一声丢下碗筷饭也不吃出去打理生意。#中@.

‘灵芸最近怪怪的，莫不成有什么事瞒着我？’马车里钱老爷子胡思乱想心烦不已，最近钱夫人魂不守舍的模样，让钱老爷子起了疑心。

要不是钱夫人足不出户，厢房又特令不许男家仆靠近，钱老爷子甚至怀疑起钱夫人是不是偷人了？心烦意燥的钱老爷子恐怕做梦也想不到，钱夫人还真偷人了，对象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秦寿！

“寿哥儿？！”

吴王府，李恪还未睡醒就给大清早赶来的秦寿从温柔逮起，王府侍女涨红脸急匆匆穿衣离去，留下郁闷不止的李恪慢悠悠地穿衣。

“少废话，赶紧的，寿哥儿我在大厅等你！”

秦寿摇摇头无语李恪慢悠悠穿衣动作，丢下话后转身走出去，懒得去看李恪要死不活的穿衣速度，这家伙快迎娶祸害他好几年的杨氏，趁大婚前风流快活十足坐吃等死的逍遥王。

一刻钟过去，李恪穿戴整齐走出大厅，不解地看向烦躁不已坐在一边的秦寿，待王府侍女送上香茗后，挥退侍女出言询问秦寿来意。

“寿哥儿，大清早的，找恪弟有何事？”

“要命的事，恪弟，寿哥儿问你，除了金屋藏娇，还有什么可以藏娇的？”

呲~李恪喝进嘴里的茶水忽然喷发出来，咳嗽连连不可思议地看向秦寿，确定秦寿不是开玩笑后，脸色迟疑地摸着下巴。.~.

“寿哥儿，你这是闹哪出？”

郁闷不止的李恪要抓狂了，感情他无事不登三宝殿是为这破事而来，至于大清早打搅自己美好睡眠吗？可当看到秦寿认真的态度，李恪不得不收起哭笑不得的脸色，认真回答秦寿的问题。

“好吧，军营藏娇，这可是最安全的地方！”

“军营？！”

李恪提及军营二字，秦寿恍然大悟猛拍自己脑

门，还真是局中者迷局外者清，钱夫人怀有身孕把秦寿搞得晕头转向，差点忘了后山建设之中的军营最适合藏娇！

“寿哥儿，你不会是为这破事而来的吧？”

李恪有崩溃的迹象，要是秦寿点头的话，李恪掐死秦寿的心都有份，风流日子不长久，能享受就拼命享受。

“当然不是，恪弟帮寿哥儿一个忙如何？”

“什么忙？”

秦寿忽如其来的诡异笑容，李恪心中一个咯噔谨慎起来，秦寿笑得太奸诈了，心中戒备的李恪先弄清楚情况，以免又入秦寿的套变跑腿王爷了。

“一个事关你我生死存亡的忙！”

李恪闻言大翻白眼，内心鄙夷着奸笑连连的秦寿，忽悠，你继续忽悠！李恪保持沉默没点头也没摇头，总觉得秦寿这次没安好心。

“何事？力所能及的事，恪弟尽力而为！”

李恪深思熟虑了好一阵，说出自己的底线，隐隐间觉得秦寿求助的事，肯定远非想象之中那么简单。

“寿哥儿我要皇宫第一手消息，太子殿下，李治，皇上，包括韦贵妃在内！”

“啊？皇...皇宫？！”

秦寿压低声一口气道出四个目标，李恪整个人坐镇不住惊呼出声，末了底气不足小声询问，想要确定秦寿不是在开玩笑？

秦寿十分肯定地点点头，李恪顿时哑口无语阴霾着脸色，皇宫消息可不是那么好打探的，而且秦寿这四个目标，除了李治其他都不是好打探的。

‘寿哥儿想要干什么？’李恪迷惑想不通了，撇去太子与韦贵妃不提，连他父皇也算在内，李恪觉得秦寿太大胆了！

“恪弟，别以为寿哥儿我欺你，寿哥儿我倒下了，你也好不到哪儿去，韦贵妃是个心狠手辣的人，寿哥儿我都差点招架不住了！”

“这...”

秦寿视乎看穿李恪心里想法，冷笑着开导李恪做内鬼，除了他秦寿还真找不到值得信任合适人选了，而且秦寿相信李恪在皇宫长大，没两三个心腹打死也不相信。

皇宫暂时不是秦寿可以触手进去的地方，但是有了李恪这个家伙，事情变得简单起来，了解到目标四个最新动态情报，秦寿有把握第一时间做出应对之策，不至于这么被动给韦贵妃牵着鼻子走。

李恪沉默了，秦寿危言耸听的话，他不得不相信，秦寿发家崛起到现在，李恪没少收秦寿的好处，恐怕别有用心之人早已视自己眼中钉了。

聪明的李恪在长安风雨欲来争权漩涡开始，主动减少外出与秦寿联系明哲保身，可与李泰和韦贵妃接触时，那无言的暗示李恪不知道才是怪事。

“恪弟，如若你想坐皇位，寿哥儿我可全力支持你！”

秦寿的话直让李恪精神一震，末了眼光复杂地看了眼秦寿，确定秦寿不是开玩笑后，摇摇头叹息一声苦笑连连。

“寿哥儿，莫要拿恪弟打趣，皇位高处不胜寒，恪弟还是老老实实做逍遥王！”

李恪知道皇位不是那么好坐，以他母后前隋公主的身份，哪怕秦寿倾尽全力，也未必能够压服顽固大臣，恐怕李世民也怕自己辛苦打出的江山易主。

“恪弟，那你意下如何？时间不等人，及早安排布局，寿哥儿保管你逍遥一辈子无忧无虑！”

秦寿趁热打铁怂恿李恪当密探，恐怕李世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蛊惑李恪进宫当密探，把皇宫大大小小事情全掌控在手里。

“好吧，寿哥儿，恪弟如何做？”

李恪在秦寿趁热打铁怂恿下，深思熟虑了好一阵勉强答应下来，秦寿奸计得逞似的笑出声，在李恪耳边嘀咕了一阵。

“恪弟，全看你了，普通情报隔一段时间送出了，要是有何重大事飞鸽传书，寿哥儿有事忙！”

“好吧，寿哥儿慢走！”

李恪恭送秦寿出大门，出得王府门外见到坊里之间多出的陌生面孔走贩，马上阴沉着脸色转身回王府，看来寿哥儿说得不错，想要自保就要有所作为！

第238章再会聚贤楼

“将军！你可来了，赵国公夜里来…”

秦寿从王府突降大理寺天牢，姜维大吃一惊急匆匆走上前，迎接秦寿到来同时心惊胆战不已，把昨日夜里长孙无忌探监的事报出。。

所幸长孙无忌没有硬闯进去，得知李世民下过旨不许探监，识趣交代姜维好生招待长孙冲之类的话，长孙无忌丝毫不知道姜维招待得够好的。

“瞧你没出息熊样，怕什么？他赵国公在怎么势力大，也不够皇上大，没事的，仇万福罪名找到替死鬼没有？”

秦寿翻起白眼没好气安抚姜维，一个赵国公就把他吓成这个熊样，知道了又如何？不会把罪责推到下属身上吗？

要不是兑现当初诺言，秦寿懒得来脏兮兮的天牢，仇万福出狱的事，相信姜维应该找到替死鬼顶罪了。

“办妥了，将军，你需要进去瞧瞧吗？那个长孙冲折腾的不像人样了！”

“当然！”

秦寿推开姜维，大摇大摆走进天牢去瞧瞧长孙

冲，经历一夜爆菊折磨，看看他还有气没有？死了最好一了百了与自己无关，最多累及无辜的狱卒。

秦寿踏进天牢，仇万福不在监牢里，连同他受牵连的手下也不见了，不得不承认姜维办事效率不是一般的快，走进死囚区马上听到****的笑声。

“哈哈~~这个小皮娘真是够劲！”

“哎哎~~哥们，别弄残了，轮到兄弟我了！”

“啊，姜老大来了！”

秦寿在姜维带着走到死囚区，死囚们第一时间发现姜维，十多个死囚顿时勒起裤子，老老实实蹲到一边，露出光溜溜浑身污腻惨不忍睹的长孙冲。

长孙冲双手双脚被撕烂的衣服绑在一边，整个人趴在牢房公用的桌面，奄奄一息的鼻息声说明他还有气，听到脚步声无力地抬起脏兮兮蓬头垢面的头。

“姓秦的…”

奄奄一息的长孙冲咬牙切齿怒视秦寿，无尽的怒火在伤痛之中说不出话来，浑浊双目爆发出强烈滔天恨意。

“长孙冲啊长孙冲，忘记告诉你一件事，长公主月底就是秦某夫人了，慢慢在这里享受，不打搅你了，姜维，每日给死囚们赏好酒好菜！”

“是，将军！”

“姓秦…你们要干什么？啊…”

秦寿冷笑着转身离去，懒得去看不堪入目的画面，而今的长孙冲无疑等于废人，出去了恐怕也没脸见人了。

“秦兄？哦，秦将军！”

“张兄，你这见外了不是？可否有清静地方？”

半个时辰过后，秦寿只身一人出现聚贤楼，虬髯客大吃一惊同时上前亲自迎接，客套的话让秦寿假装生气，虬髯客一脸尴尬地邀请秦寿上二楼。

杂役送上美酒与美食关门离去，虬髯客热情地招待秦寿举杯，有了秦寿这个大东家资源，虬髯客人脉信誉越来越旺，结实的豪客更是直步上升，这是虬髯客没想到的事。

“秦兄到访，不知所谓何事？”

酒过三巡，虬髯客砸吧着嘴唇，小心翼翼询问秦寿到来用意，至于秦寿兑现啤酒之事虬髯客只字不提，长乐经历洪灾重建在即，虬髯客识趣没有去打搅烦秦寿。

“一是道歉未兑现的啤酒之事，二是秦某再次厚脸皮，向张兄讨要匠工，越多越好！”

“哦？要多少？”

虬髯客放下手里的酒耳，啤酒之事虬髯客没放在心上，如今秦寿又来催讨要匠工，虬髯客来兴趣了。

感情秦寿远远不满足他现在庞大的匠工队伍，要知道秦寿现在的匠工队伍，早已突破三千的数量，全大唐估计也只有皇宫敢于秦寿拼比人多。

“越多越好，还有，秦某需要奇技淫巧之辈年轻人一百个，这是定金！”

“秦兄太客气了吧？”

秦寿一口气说越多越好，虬髯客就露出愁眉苦脸之色，在加上少有的奇技淫巧之辈一百个，而且还是年轻人更棘手了，可当秦寿出手就是十两金子谢礼，虬髯客大吃一惊之余不敢收下。

虬髯客开聚贤楼，压根没想过要赚钱，更别提与秦寿现在的交情，虬髯客更不能收下秦寿的重礼。

“张兄，秦某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出手的没有收回去的道理，匠工与奇技淫巧之人难找，上下打点更是不少，秦某怎可占这个便宜？”

“这，好吧！”

虬髯客沉默了一会，在秦寿不容置疑的话语声

之中，勉为其难收下秦寿定金厚礼，秦寿都这么说了，虬髯客在婆婆妈妈显得自己有些做作了。

“秦兄，长孙冲勾结外族之事，可否是，秦兄别误会，张某人只是好奇...”

长孙冲勾结倭国盗卖大唐器具府兵器一事，早在昨日流传出来，虬髯客想来想去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一直怀疑是秦寿手，除了他虬髯客还真想不出还有谁？居然玩得这么狠。

“呵呵~~不错，是秦某陷害他的，此人心术不正，留在世上必然是祸根，不铲除秦某寝食难安啊！”

“……”

秦寿落落大方的承认，虬髯客一阵无语，还真给自己猜对了，只是秦寿与倭国合作的事，虬髯客心里不怎么舒服。

气氛一时间沉默下来，秦寿抿着酒坐看脸色不自然的虬髯客，心里早已猜测到他在想什么，他不出口秦寿懒得去解释。

“将军，恕张某人多嘴一问，你招收如此之多匠工，到底有何用意？就不怕当今皇上猜疑？”

虬髯客似乎不喜太沉默的气氛，一口气喝完酒耳里的酒水后，把憋在内心的疑问提出来，秦寿的

匠工队伍实在是让虬髯客汗濂到无语。

“怕，怎么不怕？可越怕越要闯闯，正应了一句俗话，年轻不胆大妄为，老了何来经验之谈不是？”

秦寿的回答很是让虬髯客再次无语，这是什么俗话？怎么自己没听说过？看秦寿笑眯眯自信的样子，虬髯客只能服了。

“张兄，有些事不方便说还望见谅，时辰不早了，秦某还有事要办，匠工与奇技淫巧之辈，有劳张兄了！”

“那里那里，既然秦兄有事要忙，张某人就不挽留了，秦兄请！”

虬髯客客套十足亲自恭送秦寿下楼出聚贤楼，目送着秦寿刁身一人迈入人来人往人群，打心底佩服起秦寿勇气，非常时期还敢一人大摇大摆，这份勇气虬髯客自己打死也做不到。

第239章借刀削人没商量

“王爷，王爷，大事不好了！”

“慌慌张张成何体统？何事？”

魏王府，李泰正设宴聚集了一帮大唐官二代，房玄龄的次子房遗爱，杜晦如的弟弟杜楚客，驸马都尉柴令武等等，王府侍卫慌慌张张跑进来，打断了李泰其乐融融的酒宴，心情不爽的李泰怒斥王府侍卫。

“哎哎，魏王，歌姬呢？”

“就是，歌姬呢？酒都喝了一尊，为何还不见歌姬助兴？还有五石散仙丹呢？”

柴令武与杜楚客不爽地打着酒嗑，五分醉意之下摇晃着头，起哄似的哟喝李泰派歌姬与五石散仙丹上场，沉迷化学丹的权贵子弟极度渴望热火烧身的仙丹。

五石散，权贵子弟流行的宴会仙丹助兴，主要成份为砷制剂，服后混身发热，甚至要泡在冷水中才能解脱，甚至有人索性躲在竹林中，脱光了衣服混日子，还被无知愚民誉为高士。

“稍等，稍等，何事？”

“卢国公…”

李泰陪着笑脸安抚开始吵闹的权贵子弟，脸色不爽地看向破坏气氛的王府侍卫，而王府侍卫话还没说完，程妖精暴喝怒骂声响彻王府大厅，把五分醉意的权贵子弟们全都激醒。

“死胖子，给老流氓滚出来！”

“爹爹，好浓的酒味儿！”

“爹爹，他们在里面宴会！”

“肯定是庆功宴，敢阻拦小妹幸福，爹爹，蒙管了，打进去！”

程妖精暴喝怒骂声，还有程家三子你一言我一语的起哄声，直把李泰吓得哆嗦起来，那些权贵子弟们更是一窝蜂想要逃跑，直到程妖精堵住门口全都老实下来。

程妖精大马金刀挡在大厅门口，手持七尺宣花斧颇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气势，把权贵子弟们吓得直哆嗦不敢乱跑，扎堆在一起怕煞程妖精这个恶货。

程家三子狐假虎威地在程妖精身后，各个不怀好意打量着权贵子弟们，心里愤愤不平他们大鱼大肉的宴会。

“程，程叔叔…”

“我呸，谁是你叔叔？叫国公爷！”

心惊胆颤的李泰鼓起勇气行礼，哪晓得程妖精一点面子也不给，大手一挥恶狠狠的鄙视话，直让李泰僵硬着嘴角发作不得。

“卢国公，敢问带人闯本王府邸有何要事？还望卢国公说个明白，如若不然本王定然把此事告知父…”

李泰鼓起勇气慢慢忘却对程妖精的畏惧，也不客气喊起卢国公爷，隐隐间意识到程妖精找上门，似乎受到了什么挑拨？最大嫌疑就是秦寿！

“爹爹，这家伙蒙你！”

“笨蛋，是装糊涂，书不好好念！”

“大哥瞧瞧你，还是二哥墨水好…”

“闭嘴！”

程妖精受不了三子你一言我一语的废话，一人一脚赏过去暴力手段，看得权贵子弟们胆战心惊的，好暴力的家暴啊！

“死胖子，老流氓我问你，是不是你嘴不干净，在皇上面前说三道四，百般阻拦老流氓闺女嫁给秦寿？说！”

程妖精暴跳如雷的喝骂声，李泰闻言整个人傻了眼，这是哪门子的破事？你闺女嫁给谁关他屁事？当程妖精最后一句暴喝声，李泰整个人咯噔一

下。

“卢国公，你听谁乱嚼舌头？本王压根…”

“爹爹，他又蒙你，好吧，孩儿不说了！”

李泰吐血十足地辩解话还没说完，程处默打岔的话更是让李泰有揍他的冲动，程妖精怒瞪过来时，程处默识趣地缩起头不敢出声了。

“老流氓贤胥亲口说的，难道还有假？你找死，看来不给你教训，还真不知道老流氓我当年打江山的手段！”

程妖精说出真相后，李泰意识到给秦寿阴了，李泰做梦也没有想到秦寿这么无耻，居然借程妖精之手来威胁自己！

连连后退的李泰意识到了什么，秦寿玩这手肯定是韦贵妃指示的，除了韦贵妃李泰还真想不出秦寿捏造是非目的何在？

“等，等等，好，好，本王错了，本王不敢了！”

眼看程妖精扛斧过来抽人，李泰刹那间脸色全无，要是给无法无天程妖精揍了一顿，日后如何出去见人？李泰识趣作势服软求饶。

退一步海阔天空，没有必要死撑，好汉不吃眼前亏，先度过程妖精找事的劫难，真给程妖精当着

这么多权贵子弟面前抽了，以后怎么出去见人？

“嘿嘿~~算你识相，你知道怎么做了？”

“这…”

程妖精刁难的话，李泰还不明白那是假的，无非是想要自己低头认错，在程妖精瞪眼目光之下，李泰迫于无奈只好低头道歉。

“哼~算你识相，如若下次在敢撩是非，看老流氓我怎么收拾你，走！”

程妖精在李泰脸黑表情之下，带着程家三子开始撤，留下一脸乌黑的李泰吐血十足，好一手借刀削人，好一手暗中警告！

‘好你个秦寿，好你个韦贵妃，算你们狠！’

程妖精离去后，李泰吐血十足，在怎么笨也知道秦寿借程妖精之手，警告自己别轻举妄动，这次有这个借口，下一次李泰还不知道秦寿有什么借口？

要想顺利登上太子宝座，必须有所牺牲不能得罪程妖精，李泰只能暂时放过李慎，韦贵妃与秦寿结盟了，秦寿有程妖精撑着，循环关系让李泰郁闷到姥姥家。

“小情郎，为何停止这儿？”

钱夫人轻轻撩起马车帘，看了眼外面魏王府，

不解地看向一边懒洋洋假寝的秦寿，秦寿能够亲自接自己，钱夫人感到一阵甜蜜蜜的。

“讨打，敢称本郎君小情郎？”

“不要...唔唔...”

钱夫人在秦寿用力拉下，整个人倒进秦寿怀里，两扇卷曲的长睫毛轻轻颤抖着，鲜红丰润的嘴唇给秦寿堵个严严实实。

“寿哥儿，卢国公爷出来了！”

秦寿还想进行下一步动作的时候，黑牛第一时间发现程妖精走出魏王府，马上把情况告知车厢里的秦寿。

秦寿松开动情的钱夫人，强忍着妖媚不已的钱夫人娇嗔怨怪目光，凑到车厢帘边轻轻撩起，马上见到程妖精带着程家三子得意洋洋离去。

“李泰，要是你不醒目，别怪哥我出狠手了，黑牛，回家！”

“是！”

秦寿自言自语嘀咕完慢慢放下车帘，轻喝一声回家，黑牛马上策马开始离去，秦寿在车厢里搓着双手喊了一声美人儿，猴急十足朝脸红耳赤的钱夫人扑过去。

第240章大善人的概念

眨眼三日时间过去，沉寂的长乐又开始活跃，长乐开粮换劳作力，把无家可归的周边邻民众闻风赶来。()$()$(小)$(说)$().---.高速！

活跃的贺明在望废墟招工买苦力，以挖地基换取填饱肚皮三餐伙食，吸引无家可归邻民众，饿晕头的邻民耐着性子倾听贺明废话。

“亲们，长乐最新公告，应朝廷应诏城东扩建监狱……凡表现出色者，一律皆可入籍长乐，优厚待遇…”

“扩建监狱？什么是监狱？”

“管他是什么？有饭开就好，还是长乐好，记得咋们…”

贺明啰嗦一大堆废话，越来越多经历山洪施虐无家可归的邻民闻风赶来，双眼冒绿光看贺明身后一大堆厨子下锅。

朝廷迟迟未救济，长乐赶先一步，嗅着久违的伙食，全都忍不住想要去哄抢，可当见到一千多人的长乐士兵，邻民们望而止步不敢造次。

“秦将军，这…”

秦寿与刑部尚书唐临来到大唐监狱选址，唐临

趁着天气晴朗前来视察，没想到见到秦寿有趁火打劫嫌疑，以粮食换取劳作力。

占地五十亩监狱，大唐匠工队还没开始出动，秦寿先出动邻民挖地基，唐临也不知道怎么评论秦寿了，说他狡猾呢还是奸诈？

“唐尚书，常言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与其浪费粮草供养他们度过难关，不如用自己双手换取活路，无谓施舍只会纵贯不劳而获之人…”

唐临闻言秦寿至情至理的话，下一刻沉默了，秦寿说得很有道理，也很有独特的见解，施舍只是暂时的，朝廷根本无法一直施舍到他们来年，施舍过后他们一样还是要挨饿一段时间。#中@.

房屋倒塌农田被毁，新增的难民给朝廷带来沉重的压力，国有储备粮草基本拿出来四处赈灾，要真是发生战事将士几乎饿肚皮上战场。

秦寿能够自掏腰包四处购粮有条件赈灾，减压朝廷负担同时又减少了不必要开支浪费，如此一举两得的事，是唐临没想到的。

“秦将军见地，唐某惭愧！”

唐临受教地拱手抱拳施礼，秦寿的另类见识深深折服唐临，别人想不到的事，居然给秦寿想到了，而且还是这么绝一举两得施舍与劳作力两不

误。

“唐尚书，你随意，秦某有事先忙，稍后在来！”

唐临笑而不语点点头，拱手抱拳送别秦寿离去，带着家仆护卫走进扩建监狱领地，期待着秦寿新监狱给他带来惊喜。

秦寿提倡的监狱想法，第一时间打动了唐临，一直从事刑法的唐临，深知大唐如今牢房黑暗没人权，冤案错案一大堆也就罢，最可怕还是无妄死在牢房里。

如今秦寿把监狱公平公正的性质，再加上半透明化管理方式与优厚福利，深深打动了唐临二话不说同意秦寿想法，才有今日监狱的诞生。

“将军，人查到了！”

秦寿老远就发现薛仁贵踪影，故而借口离去与薛仁贵接触，薛仁贵一开口就查到了，秦寿马上露出肃杀之气，二话不说与薛仁贵去办正事。

长安何府大院，何家家主何骞心绪不宁地坐立不安，隐隐之间感到一股不祥的气氛，直到何管家给人丢垃圾一样丢进来。

秦寿带着夏侯墩与护卫走进来，把何骞吓了一跳，皱着眉头同时慢慢站起身来，意外陌生来客很

是让何骞感到不安。

“何骞是吧？”

“你是？”

何骞不认识秦寿，可他能带持刀护卫，可以看出他身份不简单，有道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何骞不敢小觑怒气冲冲的秦寿。

“长乐长，有事找你家何大公子算算账！”

“啊，这…”

秦寿双手抱胸报出自己大名后，把何骞吓了一大跳，没想到眼前的年轻人居然是盛名已久的长乐长，更没想到他来寻仇了！

“带上来！”

秦寿懒得与何骞废话，冷笑一声大手一挥，两名护卫同时押解一个鲜血淋漓匠工出现，何骞马上皱起眉头，不解地看向秦寿这是什么意思？

“爹爹，孩儿…是你？！”

何骞不解看向秦寿的时候，何大公子从内院走出来，突然发现秦寿出现在自家，何大公子顿时脸色大变，见到地面躺着的匠工，刹那间又面如死灰。

“呵呵~~何大公子，好久不见了，别来无恙？”

“你想怎么样？”

秦寿的笑声在何大公子耳里是那么的刺耳，事情败露迟早的事，只是何大公子没想到秦寿速度这么快，原本以为需要一段时间，甚至晓幸认为秦寿找不到，没想到今日秦寿出现了。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何大公子好手段，本将军差点栽在你手里！”

“你们在说些什么？何某糊涂！”

何骞敢怒不敢发作，强忍着心中郁闷，忍不住插嘴进来，何骞觉得今日秦寿找上门没那么简单。

“是本将军把你打断四肢丢进牢房呢？还是你自己爬进去？”

“你…”

“将军，有话好好说，孽畜，到底怎么回事？”

何骞一边陪笑着安抚找茬的秦寿，暴怒十足反手给了何大公子一巴掌，这天杀的孽畜居然还敢去招惹刺头。

何大公子挨了何骞一记抽耳光，敢怒不敢言地捂着红肿脸，而秦寿则坐到一边冷眼旁观，今日就是铲除何家的最好时机。

“孽畜！”

何大公子知道隐瞒不了，人赃并获老老实实交代他与长孙涣设计陷害秦寿经过，何骞听完气打一处来再次反抽何大公子一记耳光。

“行了，本将军没空看你们表演，别说本将军冷血无情，给两条路你们选，要么放弃现有家业归本将军，给你们留下盘缠滚出长安，要么何大公子蹲一辈子牢…”

秦寿的条件一出，何骞顿时脸色发黑，转过头看了眼催头丧气的何大公子，紧咬牙关内心挣扎着思考得与失，要是选择后者无疑白发送黑发人。

“唉…好吧，何某愿意让出，希望将军言而有信！”

虎毒不食子，更何况家业再大也比不上自己孩儿命大，能保住命才是至关重要，钱财乃身外之物，失去了还能赚回来，命只有一条失去了就没有了。

“明天，要是明天还没准备好，一个也跑不了！”

秦寿冷笑一声转身离去，何家能够退出长安，无疑是一件好事，用何大公子命换这么多产业，赚了！

第241章钱老爷子的疑惑

“长，你回来了，佃户们与蚕农开始闹纠纷了！”

秦寿回到长乐，贺明马上急匆匆跑上来，把佃户与蚕农争肥的事说出来，直让秦寿一阵头疼，肥料是农田的命脉，缺少了肥料农作物远远达不了标。()$()$(小)$(说)$().---.高速！

“通告那些佃户们，每家每户只许种一亩菜地，其余全用来准备种植稻谷，让蚕农们肥料催生桑树！”

“是，长！”

贺明得到秦寿安排急匆匆跑出去，制止佃户与蚕农之间无谓争吵，要是晚到了发生不可收拾的暴动，贺明饭碗算是彻底打翻了。

“长，龙撵…”

“没空，晚点在说！”

王铁匠跑出来提及龙撵的事，秦寿想也不想直接回绝王铁匠，还有一大堆事要处理，谁有空去理会无关牙痛的龙撵？

“媚娘，去告知舟子卿，尽快开始建造城堡！”

“是！”

秦寿一踏进大厅，见到武媚娘忙碌的身影，马上安排她去催促舟子卿开始搭建自己中西合并城堡，武媚娘放下手里的活急匆匆跑出去。

“贤胥，你真是够忙啊！”

“哟，岳父，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秦寿准备进后院，钱老爷子吹胡瞪眼的话，打断了秦寿安排药王孙思邈授徒的想法，迫不得已听下脚步招待远道而来的钱老爷子。

钱羽馨没好气白了眼秦寿，这家伙忙起来简直是无视人的存在，在钱老爷子挥手下，钱羽馨识趣留下空间给他们闲聊。

“贤胥，你最近可否与卢氏大家族交恶了？”

钱灵奉上茶水离去后，秦寿还没来得及喝口茶解解渴，钱老爷子压低声音，小声翼翼询问秦寿是不是与卢氏大家族起矛盾了？

“岳父，此话怎么讲？”

秦寿慢慢放下茶杯，怎么觉得钱老爷子话里有话？好端端的提及自己与卢氏大家族恩怨，秦寿慎重起这个问题。

“贤胥，你可知道如今均田制？”

“均田制？岳父，你到底想要说些什么？”

钱老爷子提及均田制，还有有关卢氏大家族，秦寿隐隐察觉到不祥气氛，大氏族讨论这话题，没安好心啊！

“他们想要联名上奏，废除均田制…”

卢氏家族要废除均田制消息，秦寿忍不住皱起眉头，均田制是秦寿最好钻空子大势敛土地时期，如今卢氏家族居然出能人了，找到均田制的弊端。

均田制弊端，土地兼并的膨胀会导致地方豪强势力壮大，影响到大唐的政权加强，土地兼并的膨胀导致阶层矛盾的激化，从而引发农民起义，危机大唐王朝的统治。

能想到这点，秦寿不得不佩服起卢氏家族出了人才，只可惜对方出生的不是时候，晚出生几年或许秦寿会不择手段抢来人才洗脑，现在只能夭折人才了。

“多谢岳父提醒，小子先去忙，稍后再聊！”

钱老爷子一口气把手下探听到的消息说出来，秦寿拱拱手向钱老爷子道谢，没等钱老爷子回话，急匆匆走出大厅。

“杀人？”

潘安还没睡够就给秦寿逮起来，一开口就是杀人任务，把潘安刺激得一个激灵，不可思议看向秦

寿，谁与他如此深仇大恨的？以至于下狠手杀人！

“不错，别睡了，去卢氏家族老巢，把户部巡府主事卢先奇干掉，晚上之前，本将军需要得到他的死讯！”

“啊？是！”

潘安在秦寿不容置疑命令中，不寒而粟地打了个颤，领命急匆匆告辞离去，留下秦寿在原地苦思冥想后面的对策。

均田制，估计李世民也知道其中利弊，助长藩王的弊端，但是现在不能废掉，秦寿急需钻空均田制漏洞，大势敛够土地在说，条件有限一时间无法占据太多，需要一些时间过渡消化，眼下势必要保下均田制。

秦寿带着忧心忡忡的心情回到长屋大厅，内心一直琢磨着如何保持均田制三五年时间，最起码要把长安一直到洛阳土地，全变成自己囊中之物，在慢慢开始施行变革农田。

“贤胥，贤胥！”

“嗯？岳父，有事？”

秦寿想事出神丝毫没有注意到钱老爷子，直到钱老爷子连唤两声，秦寿才从思考之中清醒过来，发现秦寿心不在焉的样子，钱老爷子气得吹胡瞪

眼，感情自己白说了！

“贤胥，我怀疑钱夫人偷人了！”

“啊？这，这...不可能吧？”

钱老爷子怀疑钱夫人偷人，把秦寿吓了一大跳，用手轻抹额头冒出的冷汗，他还真猜对了，可惜奸夫在眼前钱老爷子还不知道。

“岳父，无凭无据，这，这个最好别乱猜测！”

秦寿在钱老爷子怪异目光之中，强自镇定劝导钱老爷子别胡思乱想，忽然间秦寿觉得钱老爷子黑色软胎帽有些滑稽，应该变成绿色更为妙。

“我感觉！”

钱老爷子也不相信钱夫人背叛自己，可有些事谁说得准呢？加上钱夫人心血来潮说什么回娘家，钱老爷子觉得有些蹺蹊。

多年老夫老妻，钱夫人最近魂不守舍举动，明显是动了情缘，只可惜钱夫人交际甚少又鲜少出门，钱老爷子一时间无法查证。

钱老爷子也想过好好调查，只可惜钱夫人匆匆回娘家，以至于钱老爷子计划胎死腹中，只能等钱夫人回来在想办法调查。

“岳父，那个你多想了，小子想岳母不是那样

的人，岳父，时辰不早了，去忙你的吧！”

秦寿强自镇定送客，不想与钱老爷子纠缠这个问题太多，负罪感的压力让秦寿无法直视钱老爷子，错误的乌龙以至于一错再错。

钱夫人内媚的性格，加上放得开的心怀，秦寿简直是爱不惜手，要不是钱老爷子是岳父，秦寿必定想尽阴谋使坏强抢过来。

“好吧，唉…”

钱老爷子听出秦寿的意思，摇摇头叹息一声告辞离去，常言道家丑不外扬，可钱夫人实在太可疑，憋在郁闷的钱老爷子苍老了几岁慢慢离去。

‘真是造孽啊！岳父对不住了！’秦寿目送着钱老爷子离去的身影，轻轻叹息一声，钱夫人正值芳龄大好年华，要是白白守寡真是可惜！

“师尊，师尊，你快来，师傅吹出什么璃了！”

秦寿惭愧不已的时候，盈风急匆匆跑出来，把袁神棍吹出玻璃的事说出来，秦寿闻言心中大喜，急匆匆跑进后院看看。

第242章宝物赠美人

“胡闹！好你个程恶货！”

甘露殿，当李世民收到严统领汇报的消息，顿时火冒三丈，程妖精恐吓李泰的事，直让李世民满脸怒容发作不得，连走进来的礼部尚书唐俭，也忍不住给盛怒的李世民吓了一跳。。

()$()$(小)$(说)$().---.高速！

李世民大致已经猜到谁主使程妖精的，除了秦寿这个撩事者，李世民还真想不明白程妖精无缘无故去教训李泰的理由，至于什么阻拦婚礼，完全是扯淡！

秦寿用意何在李世民没兴趣没心情了解，灾情多如牛毛早已烦透心窝，哪有时间去理会年轻人斗气的行为？只要不是玩得太过火就好。

“退下！”

“是！”

严统领在李世民龙袍轻挥下，姗姗告退离去，唐俭准备行礼的时候，马上给李世民挥手免去繁琐的礼仪，心烦意燥国事又要过问嫁女之事。

“唐爱卿，长公主婚礼筹办的如何？”

李世民最在意还是长公主的婚礼，长孙皇后凤

体一日比一日差，迫于无奈李世民只好用冲喜，试图挽救会日渐消瘦的长孙皇后。

“启禀皇上，礼金恐怕...”

“礼金不能少，朕丢不起脸！”

李世民阔气的手段，唐俭只能摇头叹息，皇上也免不了俗争强好胜，与程妖精斗起阔气，由此可见长公主受宠程度有多高！

“唐爱卿，这次婚礼，要办得隆重点！”

“是，皇上，微臣这就去办！”

唐俭在李世民点头允许之下，姗姗告退离去着手策划大婚，秦家那边也要商量商量，皇上嫁女可不是小事。

“皇上，吴王昨夜抱恙民间大夫素手无策，如今在宫门外等候，恳求进宫调养一段时日！”

唐俭离去后传话太监走进来，把李恪染疾怪病说出来，李世民听了觉得有些匪夷所思，想也没想点头答应了李恪请求。

“准！武德殿休息！”

李世民头疼不已揉着额头，挥退传话太监暗自伤伤，今年还真是是非不断，李承乾脚废了，李泰司马昭之心人人皆知，李恪又身染奇怪病疾，消声遗迹的神秘刺客至今没有音讯，够头疼的！

李世民这边头疼，长乐那边却是欣欣向荣开始慢慢恢复正常生产，大批入驻的朝廷匠工被安排到重新修缮过的厂区，唐友翁也开始冒出面传授水泥研制经验。

贺明东奔西跑安排朝廷来的匠工，秦寿甩手掌柜压根不理这些匠工，苦了贺明跑断腿又是安排住宿问题，又是安排食宿不敢怠慢朝廷匠工。

“王师傅，皇上的龙撵已催促了好一段时间，为何如今迟迟不交差？”

工部郎中俞闵有些不悦王铁匠迟迟不交差，明明已经造好的龙撵，俞闵觉得没什么了，可王铁匠硬是以未完工为由推脱，这让工部郎中俞闵很是不爽。

“俞郎中，这可冤枉了，还有最重要的安全步奏，长不来，王某也不敢乱来，出了什么大事，王某就算是有十个脑袋也不够掉啊！”

王铁匠欲哭无泪地把责任推到秦寿头上，工部郎中俞闵马上无语了，好吧，秦寿现在是他顶头上司，他也无话可说了，只好独自生闷气坐等秦寿到来。

“这就是你吹出来的玻璃？”

“是啊，尊师，怎么了？”

长屋后院，秦寿无语地拿起三十厘米长宽的玻璃，手工粗糙不说，气泡一大堆完全是失败品，秦寿的不满意袁神棍很是气馁，这可是他呕心沥血之作。

“好吧，只是本长见到最丑的作品！”

噗通~袁神棍给秦寿无情的话打败了，就算是失败品也不至于如此出口伤人吧？袁神棍准备失落收手不干，马上给秦寿逮着拉回来。

“好吧，袁神棍，本长话有些过分，常言道失败乃成功之母，继续加油，你一定可以吹出天下无缺的作品！”

袁神棍一脸黑线目送秦寿无耻拿走玻璃，感情废话这么多是想要打击自己，不喜欢就别扛走玻璃！

“师傅，还吹吗？”

“吹，继续吹！”

盈风小心翼翼走上前，袁神棍气不过夺过盈风递来的竹竿，开始吹玻璃工作，给秦寿打击了一阵，袁神棍心情不爽吹第二块快出现的玻璃。

长乐后山，薛仁贵亲力亲为监督精兵的训练，除了二十多个民夫在挖矿，其余待考察精兵两千多人继续加紧时间建设军营。

当秦寿出现军营的时候，守门的士兵连检查也省去，直接放秦寿进入军营，薛仁贵发现秦寿到来马上停止筋疲力尽的精兵训练。

“将军，你这是？”

看到秦寿手里拿着用布缠好的物品，薛仁贵忍不住纳闷起来，不知道秦寿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

“嗯哼~薛副将，钱夫人可好？”

“好，好，将军，钱夫人在木屋等你！”

薛仁贵冷汗连连回应秦寿的问题，对于秦寿荒唐的风流军营藏娇，薛仁贵真心无语到佩服五体投地，更不可思议的是钱夫人身份。

“小伙子，不错，训练的胸襟都鼓起来了，肌肉挺结实的！”

“将军，我是女兵！”

“……”

薛仁贵看了眼吃瘪的秦寿，鼓起蛤蟆嘴一样的双腮笑不出声，再看给秦寿用手敲打的女兵，满脸淤泥脸孔露出羞涩的神态。

“笑什么笑？走！”

“是！”

薛仁贵在前面带路，带着一脸尴尬的秦寿朝军营后临时搭建的木屋走去，精兵们随后哄堂大笑

声，更是让秦寿羞愤不已，眼矬了！

“小情郎！”

薛仁贵带秦寿来到木屋识趣转身离去，秦寿走进木屋让钱夫人心中一喜，作势扑过来的时候，秦寿吓了一跳制止钱夫人动作。

“别，别，小心点，这可是给你的礼物！”

秦寿的动作开始钱夫人以为他嫌弃自己了，当秦寿说送自己礼物，心中一喜迫不及待想要瞧瞧秦寿送什么礼给自己？

“啊！”

当秦寿揭开布露出带有气泡的玻璃，钱夫人整个人受惊似的脸色发白，待看清楚玻璃自己后，钱夫人不可思议地瞪大眼，左右手同时轻拍自己脸蛋。

“嘿嘿~~怎么样？这可是大唐竟有的一块镜子，它可以完美还原你的美…”

“谢谢你！”

秦寿的话还没说完，钱夫人扑到秦寿怀里，泪眼哗哗地直流咽啃着，没想到秦寿居然送如此贵重礼物给她，钱夫人感动不已。

第243章倒霉鬼长孙涣

“卢兄，哈哈~~哥哥来看你来了！”

“长孙兄，请！”

卢氏家族府邸，户部巡府主事卢先奇皱眉不悦，可碍于礼节不得不接待，对于不请自来的长孙涣，卢先奇很是不喜他为人。ｗｗｗ．．ｍｅ#中@.

‘长孙家二公子？！’

变装家仆的潘安低着头从前院走廊经过，原本打算熟悉环境进行刺杀卢先奇，长孙涣的贸然出现，很是让潘安感到惊讶。

停下脚步的潘安看了眼卢先奇与长孙涣两人，发现他们一个刻意熟路，一个刻意回避拒交，潘安脑子里一转，顿时来了阴险的主意。

“哎哎，你，怎么回事？不用去干活是不是？”

“啊？哦，哦…”

潘安在卢府管家喝斥声下，马上醒悟过来点头哈腰主动认错离去，跑到转角的时候闪身溜人隐入花园里消失不见。

卢氏家族大厅，卢先奇邀请长孙涣入座，但并

没有茶水招待，凑巧卢家家主出去搜集有关均田制资料，长孙涣又在这个时候上门，卢先奇不得不警惕起来。

长孙家与关东那边有点沾亲，原本应该是属于一家人，可长孙无忌效忠李世民，彻彻底底成了皇室忠实犬牙，以至于关系破裂。

“卢兄，令尊今儿不在？”

长孙涣对于卢先奇没有茶水招待，不恼也不怒，只是大厅内还有家仆屹立一边，很是让长孙涣不爽，可这里是卢先奇的家，长孙涣也只好忍耐性子。

“长孙兄，有话直说，卢某没空！”

卢先奇皱起眉头，对于长孙涣不怀好意的问题，卢先奇没有回答也懒得回答，忍着耐心没有下逐客令。()$()$(小)$(说)$().---.高速！

大厅窗户外，潘安鬼鬼祟祟钻到窗户下，借助窗台外的花草遮挡身影，竖起耳朵集中精神听里面的谈话。

“卢兄，这就是你待客之理？贵客远道而来，一杯茶水也没有？”

长孙涣不紧不慢地翘起二郎腿，说着卢先奇大为不悦的话，无奈之下只好挥手示意家仆去上茶，

好快点赶走交集不深的长孙涣。

“长孙兄，现在可以言归正传了吧？卢某真的很忙！”

碍于赵国公势力，卢先奇不想与长孙涣撕破脸皮，加上长孙冲无妄之灾狼狈入天牢，长孙涣会接替长孙冲长子位置势在必得。

“好，听闻卢兄准备联名上奏废除均田制？”

“长孙兄开什么玩笑？卢某听不明白！”

长孙涣提及均田制，卢先奇心中一个咯噔，警觉地看着长孙涣，他是怎么知道的？均田制祸及太多权贵的利益，非到关键时刻卢先奇不敢走漏风声，怕累及家族。

‘他是怎么知晓的？’如今长孙涣提前知晓，卢先奇不得不心中大惊，所幸心里素质过硬，并没有表现出来，强自镇定装傻扮蒙糊弄过去。

“卢兄，常言有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哥哥我来就是提醒你，均田制你晚点在上奏，这对你和你的家族都有好处！”

长孙涣冷笑一声，一副本公子无所不知的警告话，直让卢先奇脸色大变，有内鬼还是怎么回事？在长孙涣冷笑目光之中，卢先奇沉默了。

‘这长孙涣打什么鬼主意？’躲在外面偷听的

潘安忍不住疑惑起来，长孙涣居然制止卢先奇上奏废除均田制？还真是少见亦或者是另有阴谋？

‘管他有什么阴谋，先给你苦头吃吃！’想不明白的潘安挠着头，算计沏茶的家仆应该差不多了，左右看了眼没人后开始去做手脚。

厨房内，沏茶家仆刚泡好茶，还没来得及捧起茶托，忽然身后给人撞了一下，沏茶家仆扑出个不雅的狗啃动作。

潘安撞倒沏茶家仆的时候，迅速拿出当初秦寿抓到的刺客毒药，给其中一杯客人茶加了料后，迅速丢掉手里的毒药包，整个人压上沏茶的家仆身上。

“你...”

“嘿~你掉了钱儿吗？”

沏茶家仆想要开骂的时候，潘安拳头多出五钱，沏茶家仆双目放光地连连点头，潘安撞倒他的事一勾销似的。

“下次注意点儿！”

“是，是！”

沏茶家仆在潘安无耻提醒声下，喜得见眉不见眼连连点头应着，犹如侍奉亲爹一样送潘安出门，没想到遇到财神爷了！

“白，长孙涣，算你倒霉！”

潘安等沏茶家仆捧茶托走出厨房后，从走廊转角冒出身影，冷笑看着沏茶家仆离去的背影，一箭双雕的陷害完成，潘安马上闪人。

“长孙涣，卢某可以理解为你这是在威胁吗？”

长孙涣一语道破自己家族的大事，卢先奇也没有必要在隐瞒，撕破脸皮地落落大方承认，卢先奇看不顺眼长孙涣得琴的笑容。

沏茶家仆送上茶后，长孙涣手轻敲着桌子，不言不语只顾笑着，似乎十分开心卢先奇气急败坏的样子。

“卢兄，路，哥哥给你指点了，你怎么处理就看你自己了，别怪哥哥没提醒你，你若敢明日上奏，暴尸街头莫怪人！”

“是吗？那卢某还真是感激不尽了，送客！”

长孙涣撕破脸皮的要挟话，很明显警告卢先奇别做傻事，卢先奇很是不爽自以为是的长孙涣，长孙无忌势力在大也不敢乱来，不屑一顾的卢先奇没有丝毫畏惧挥手送客。

均田制必废，秦寿势力越来越大，又是李世民的右手，要是他拥有了更多土地，无疑是对他们氏

族头号威胁，要是农田改革限制成功，必能让秦寿自食其果。

“呵呵~~不急，听闻卢兄有贡品次等蒙顶茶，哥哥我怎可错过？”

长孙涣脸皮非一般的厚，在卢先奇皱眉不悦目光之中，长孙涣笑眯眯地轻抿一口，蒙顶茶入口芳香之中带有一丝苦味。

蒙顶茶长孙涣品尝过，茶水出现苦味长孙涣意识到茶水有问题，长孙涣马上脸色大变，手里的茶杯突然掉落地面，一口鲜血从嘴里冒出来，整个人扑到地面，把毫不知情的卢先奇吓了一跳。

“有毒，你…”

“快，快去拿解毒丹来！”

“啊？是！”

长孙涣忽然嘴角流出黑色血液，整个人扑到地面抽搐着，遭遇变故的卢先奇吓了一大跳，情急之中第一时间冷静下来换人去拿解毒丹。

身后伺候的家仆闻言马上跑出去，长孙涣在家里中毒，让卢先奇整个人凉透后背，阴谋，肯定有人阴谋陷害！

第244章新版龙撵

“长将军，酒什么时候酿好？”

“最少要一个月，等着！”

“长将军，自行车呢？”

“没那么快，急啥？”

次日清晨，秦寿还没来得及舒展个懒腰去视察城堡开建，上百多商贾们约好似的组团而来，逮着秦寿就东问西问害得秦寿不胜其烦回应。.~.

秦寿敷衍式的回答，商贾们心中很不满意，可碍于秦寿的权威与身份，商贾们发作不得跟屁虫一样跟着秦寿，很是让秦寿无奈与纠结，急啥这是？

“诸位，你们心情秦某了解，但是，你们无需如此隔三差五跑来，秦某这么大的家业在此，还怕秦某卷窝走人不成？”

“这...”

商贾们在秦寿实事论事话声，惭愧不已地挠着头，当初合作的时候，秦寿确实说过无需他们忧心，坐等收钱便是。

“秦某家业就在这里，信得过继续投资，信不过大可撤资，总之一句话，你们来视察欢迎，但是别在烦秦某！”

有了金矿撑腰秦寿财大气粗，丝毫不给面子商贾们，也不用在承受他们压力，丢下合不合作看你们自己决定的话后，高傲地转身离去，留下面面相觑的商贾们你看我我看你。

‘费劲！’秦寿心情不爽地大步离去，这些商贾只看重自己利益，目光太短浅了，还有一些商贾沉得气没来闹，可见他们魄力不俗。

“贺明！”

“长，有事？”

走到头的秦寿远远招来处理灾后辣椒田的贺明，虽然辣椒基本已经死绝，可那扎根田里的大肥还在，秦寿召唤声贺明屁嗔屁嗔跑过来。

“等会那些商贾走的时候，全都登名记册每人送一坛告别酒！”

“啊？哦，好的！”

告别酒，贺明知道是什么意思，相当于拉进黑名单永不联系，贺明送走秦寿后，默哀地看向从子里走出来的无知商贾们。

“将军！”

“纪王？！”

秦寿准备返回工地，纪王李慎从马车上跳下来，皇宫侍卫里三层外三层保护着李慎前来，秦寿

不得不走上前引接。

“将军，这是母后的信！”

李慎挥退皇宫侍卫一边等候，从衣袖里拿出一封书信交给秦寿，直到秦寿不动声色接下后，李慎拱手抱拳离去。

‘韦贵妃又想要干什么？’头疼不已的秦寿送走带信的李慎后，装作若无其事的模样，走到成为废墟的西鹤楼，按耐不住好奇打开韦贵妃的书信。

“小心阴妃？”

秦寿看了眼简短的四个字书信，一头雾水地慢慢收起书信，整个人心情繁重起来，没想到卷入皇位之争，居然引出这么多的是非。

阴妃生性如何？秦寿不知道，历史也很少记载，可她不成器的齐王李佑，可不是什么好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是非，秦寿慢慢开始感到有些厌烦。

缺失对阴妃的了解，秦寿手足无措起来，对付其他的人或许好办，可对付那些陌生到不熟悉的人，就有点棘手了。

关系，人脉，底牌是什么？秦寿一无所知，韦贵妃送来的这个难题，还真把秦寿难倒了，小心？怎么小心？

缺乏情报资源的秦寿忽然意识到严重错误，一心顾着发展自己势力，从而忽略了情报重要性，以至于现在自己就好像是瞎子。

“情报，看来要着手情报了！”

深刻意思到自己弱点，秦寿开始感到一阵后怕，树大招风肯定成为很多人目标，最近运气好了一点撞破不少针对性的阴谋，下一次可没有那么好运了。

情报最好来源莫过于酒肆青楼，其次便是暗中迅速培养密探，人才秦寿有，缺的只是时间与金钱的堆压培养。

秦寿原本想去视察城堡的建设，给韦贵妃带来信件后，烦透了心没心情去视察了，走向外扩大的铁匠作坊去视察，龙撵完工在即要去冒个泡，要不然给那些逼急的匠工状告，吃不了兜着走。

走到铁匠作坊巨大的烟囱浓烟滚滚，外来工匠赶工赶点加固修缮作坊，进进出出的铁匠工拉着废渣与矿石走进铁匠作坊，忙碌的身影见到衣食父母秦寿也没空打招呼。

“长！”

“将军，太好了，你终于来了！”

秦寿出现铁匠作坊，愁眉苦脸的王铁匠与十几

个皇宫匠工们同时松了口气，正主终于来了，要是秦寿再不出现，皇宫匠工们有去逮秦寿出现的冲动了。

秦寿围着巨无霸加长版龙撵三轮车，很是满意皇宫匠工们金雕手艺，栩栩如生游龙翻云图，看得秦寿叫绝不已。

接近三米长的敞开式车厢全用金子铸造，一米半宽的龙椅可以变龙床了，折叠式雨棚拉起可挡雨，简直是跨时代的新式潮流龙撵。

特别是驾驶位够绝的，除了主位把手后面还有一个加力位置，采用双人式脚踏技术，有效减压了单人力不足的现象。

越看越满意的秦寿连连点着头，还特意蹲下身子研究了下底盘，王铁匠与皇宫匠工们紧随其后蹲下。

七十公分高的底盘，简直是专门越野设计，王铁匠自发研究的大齿轮带动小齿轮，有效减压了脚蹬者输出动力，好是好事缺点就是容易掉链子！

“嗯，不错，工艺不错！”

秦寿赞许声王铁匠松了口气，什么都不怕，就怕秦寿不满意什么的，一句返工肯定是泪流满面的加班加点。

“那，将军，可否…”

“急啥？急啥？最关键的刹车系统没有怎么行？没一两天的工夫完成不了，继续去给秦某学生上课！”

“是，将军！”

皇宫匠工们在秦寿敷衍声下，心不甘情不愿地告退离去，反正有什么事秦寿顶着与他们无关，秦寿爱干嘛就干嘛，他们也管不着了。

“王师傅，黑了多少金子？”

皇宫匠工离去后，秦寿小声翼翼询问王铁匠黑了多少金子，秦寿目测了一下新式龙撵，觉得王铁匠没黑到似的。

“二十两，长，那些匠工们王某可不敢光明正大…”

“行了，把刹车系统随便装上去，越容易坏越好，维修又是一费用！”

“……”

王铁匠无语地送走心黑的秦寿，这么缺德的想法，也只有他想得出来，看了眼三轮龙撵，王铁匠摇摇头叹息起来，得，赶紧完工好功德圆满。

第245章调虎离山之计

“将军，倭国运走了兵器！”

“间人皇女也回国了？”

“这...”

入夜时分，当丁不二恢复本尊面貌出现大厅，把倭国接收了兵器报出，秦寿一脸疑虑担忧，想要确定间人皇女离开大唐。ｗｗｗ．．ｍｅ

秦寿这个问题丁不二不好回答了，谁知道那个倭国公主会不会半路下船？自己总不能一路跟着倭国船队出大唐边境吧？

“将军，这是倭国公主整理的地图！”

丁不二拿出倭国公主转交的地图后，秦寿大致看了眼马上冷笑出声，这个间人皇女还真是够狡诈的，要不是自己大致了解倭国地图模型，还真给她忽悠了。

“将军，不对吗？”

丁不二职业病发作观人细致，马上发现秦寿不屑的轻微动作，豁然间感到给间人皇女戏耍了，要不然秦寿也不至于如此。

“真真假假，这个间人皇女不简单，看来她也意识到了什么，好一个狡猾的贱人，日后别栽在本

将军手里！”

秦寿冷笑一声，把珍贵的五张倭国羊皮地图丢到一边，间人皇女聪明反被聪明误，恐怕她做梦也想不到，秦寿来自后世的人早识破她小算盘。

丁不二站在一边没有说话，他不知道倭国地图真假，更没有想到倭国公主这么狡猾，居然用假地图蒙骗自己，所幸秦寿没有生气，要不然丁不二还真不知道如何面对。

“秦郎，张三黄昏前命人带来一批匠工，需要抽查一下吗？”

丁不二不知所措的时候，武媚娘手里拿着整理好的资料递给秦寿，发生过探子事件后，武媚娘也开始痛恨起那些无孔不入的探子。#中@.

“不用了，虬髯客的人品，本郎君我还是信得过，何家的产业接收了没有？”

“秦郎，还在整理之中，这何家还真是富得流油……”

秦寿看也没看武媚娘手里的资料，直接甩到一边，底细这个问题秦寿压根不用愁，虬髯客恐怕比自己还有耐心去摸结交对方底细。

秦寿出奇的信任虬髯客，武媚娘颇感无奈摇摇头叹息，虬髯客是什么人物？武媚娘没兴趣去了

解，何家的产业还在统计之中，武媚娘一时间说不准具体有多少，只能用富得流油来比喻。

丁不二在秦寿邀请落座下，有些不习惯地落座一边，特别是面对武媚娘打理目光，丁不二不自在地动了动，试图调整自己坐姿。

“媚娘，依你之见，何家的产业，郎君我该如何利用？”

何家倾家荡产退出长安是迟早的事，自己没怎么费手脚，何大公子急着伸脸挨抽，是秦寿始料未及的事，也正好省去麻烦，剩下来就是另外两家了。

“秦郎，你如今消息最弱，理所当然是开办最好探听消息的行业，要想玩争权夺利，没眼线可是...”

武媚娘指点江山似的，把秦寿如今消息最薄弱说出来，秦寿吃了几次亏，完全是因为缺少消息这致命弱点，要是事先早知道也不至于如此被动。

武媚娘不谋而合的意见正中秦寿下怀，秦寿早已得出消息薄弱这致命误区，意外摊上韦贵妃战船，是秦寿最无奈的决策。

“秦郎，如今你最重要布局皇宫线人，当然要是有办法混进皇宫更好，可以第一时间得到皇宫消

息，比如皇上与太子的！”

“嗯，皇宫的郎君我暂时已有了人选，可也不长久，眼下最重要还是快点制造出潘安翻墙工具…”

武媚娘的提议秦寿早已有了安排，李恪现在已经在皇宫装病，可那也是暂时的，皇宫太大了，光靠李恪那点可怜线人远远不够，只要他有本法得到李世民消息就好，最后还是需要潘安出马，长期落脚皇宫打探。

“将军，要不丁某混进皇宫？”

眼看秦寿愁眉苦脸的模样，丁不二主动请缨揽下打探皇宫重任，说实在的丁不二也想进进宫溜达，一辈子还没见过皇宫什么样。

“不不，本将军还有任务给你，丁不二，要是你易容成本将军模样，需要多长时间？”

秦寿看了眼丁不二，马上想到洛阳那边的情况，船工坊需要自己坐镇一段时间，船只不是儿戏，要做到耐用耐撞抗风力强，必须加强船身龙骨问题。

造船自己不会，可有造船图案和理论，秦寿相信只要自己稍微指点船工坊匠工，必能自行研究出独特一套的新式战船，也是日后称霸海洋的无敌舰

队。

“秦郎，你…”

“媚娘，洛阳那边船工坊需要郎君我去一趟，如若我离开长乐，势必会给皇上起疑心，甚至会惹来更多关注，无疑暴露了洛阳船工坊…”

武媚娘疑惑声之中，秦寿叹息一声把洛阳事情道出，武媚娘闻言后恍然大悟，还真如秦寿所言，要是他不在这里，李世民恐怕会第一个知道。

丁不二知晓秦寿安排后，打理着秦寿皱眉沉思起来，秦寿的用意丁不二已知晓，无非是想要鱼龙混珠，确切点说是想要玩调虎离山之计。

“这个，如若没什么意外，大致应该明儿可以完成，只是将军，你我身高不同，丁某怕…”

丁不二琢磨了一阵秦寿脸型，与他自己相差不离谱，更何况秦寿有现成面孔可制模，速度快很多，只要稍微加工修色羊皮假面就可。

就是身高问题有点为难，秦寿比他高出半个头，若是有心人主意看，肯定会发现其中蹺蹊。

“这个无关要紧，到时候本将军派些身高一致的护卫保护你，无人可辨认出真假！”

“好吧！”

秦寿用绿叶衬鲜花的迷障法，丁不二只能叫绝

无言以对，一大群身高一致的护卫在人面前晃悠，身高问题迎面解决。

“事情就这么决定，丁不二，你马上去做准备，这些日子辛苦你表演了，不懂的等媚娘下决定！”

“是，将军！”

丁不二在秦寿决定安排后，拱手抱拳告退离去，留下秦寿与武媚娘在大厅，开始去准备制模工具。

“媚娘，接下来这里交给你打理了，多提醒丁不二装哑巴，还有，这段时间安排你姐姐去军营做伙夫！”

“是，秦郎！”

秦寿居然刻意安排武顺到军营当伙夫，武媚娘疑惑目光之中，秦寿打着哈哈敷衍过来，什么都不怕，就怕稀里糊涂的武顺搞错对象了！

第246章初临洛阳

“咦？你们发现没有？长今儿变矮了！”

“咦？真的耶！”

“没有啊？你们眼花了吧？”

次日午时，摘了一上午桑叶的蚕农背桑叶回家时，很意外地发现游离浪荡的秦寿怪异，有人觉得以往的长矮了一个头，有人觉得没这回事，只是护卫多了而已。

蚕农们放心桑叶包，聚首在一起歇会议论声，马上把巡视的贺明招惹来，发现蚕农们背后讨论秦寿的事，火燎火燎地跑过来张嘴便开骂。

“多事，不想干了是不是？桑叶还不快放进去？”

“狗腿子！”

“得琴什么？”

蚕农们在贺明撑起双手喝骂声之中，鄙视连连扛起桑叶包走人，留下气吐血的贺明咬牙切齿，这些刁民根本不卖面子贺明，理由他威严不够撑不起场面！

“你们...”

贺明气急败坏手指纷纷离去的蚕农们，黑着脸

色发作不得，要不是长夫人下令严禁讨论长任何事，贺明才懒得去管这些不给面子的刁民。

‘还真奇怪，长怎么矮了一截？怪事了？’贺明转过头看了眼游离浪荡的秦寿，心中很是纳闷，要不是确确实实是秦寿的面孔，贺明还真不干相信一夜间秦寿变矮了！

“将军，龙撵的事…”

“嗯哼~找媚娘去！”

皇宫匠工跑来问龙撵情况，丁不二大感头疼敷衍匠工的话，把问题丢个武媚娘处理，什么龙撵不龙撵的，谁知道怎么弄？

“将军，监狱遇到硬石头了，你快去看看！”

“去找舟师父，困了，回去睡觉！”

工部郎中沈万芳跑来禀告监狱地基遇到硬石头，束手无策只好求助秦寿如何处理，冒名顶替的丁不二头疼不已把责任丢个舟子卿，眼看越来越多的民跑来，丁不二识趣闪人，以免话多穿帮了。

“太不负责了吧？”

工部郎中沈万芳无语地看着冒名顶替的丁不二跑人，心中忍不住纳闷起来，今日的秦寿表现有点怪怪的，应该说是一点责任心也没有。

工程受阻秦寿不管事，无奈之下沈万芳只好去

另外一边工地，找长乐工头舟子卿出主意，地基遇到硬刺头一样的硬石头，要想办法处理才行。

“媚娘，那个丁不二这样下去，迟早穿帮的，要想想办法才行！”

外走回来的钱羽馨一脸担忧地看着冒名顶替的丁不二，忍不住提醒一边沉默不语的武媚娘，丁不二应付不了这种场面，总有一天会败露出来。

“那能怎么样？要是他不出来露露脸，迟早会给人猜疑！”

武媚娘苦笑一声摇摇头，钱羽馨的担心她自己何尝不是？可这有什么办法？如今长乐早不知道混进多少外围探子，要是丁不二不出去溜达，势必会引起别有用心之人猜疑，到时候恐怕是得不偿失了！

武媚娘她们在这里担忧，而远在洛阳路上的秦寿更是纠结无比，熬了接近一天颠簸的马车，震得晕晕入睡的时候，终于来到大唐第二大城市洛阳。

“寿哥儿，洛阳到了，我们进城吗？”

黑牛策马停下马车，眼看日落黄昏快要关闭城门，进城肯定要搜查，这一搜查无疑暴露了马车里的秦寿，到时候秦寿秘密来到洛阳的事就功亏一就传开了。

“不，我们到城郊外河岸，会有人接我们进城！”

秦寿想了会果断拒绝黑牛不现实的想法，这样进城无疑是暴露踪迹，还好早已有事先安排，趁夜摸黑混进洛阳城。

“好吧！”

看了眼洛阳城人头汹涌进城，黑牛叹息一声又要奔波一阵，依照秦寿的安排，策马绕开官道直奔洛阳河岸驶去。

夜色朦胧之中，黑牛哆嗦着身子骨在马车旁转悠，周边森林、庄、田野全笼罩黑暗之中，形成一座无情的监狱，将一切牢牢地禁锢起来。

‘怎么还没动静？冷死人了！’黑牛在河边拼命跳脚，试图驱赶夜里的寒风，流畅的河水哗哗作响，可河岸面一丝动静也没有。

早知道这么受罪，黑牛打死也不跟来了，有城门不能光明正大进入，却跑到荒郊野外吹冷风，又冷又饿刺激下黑牛寒颤连连。

“来了，生火！”

“啊？哦，好！”

秦寿忽然从车厢里走出来，莫名其妙一句来了命令黑牛生火，早已冻僵的黑牛哆嗦着僵硬冰冷的

双手，拿出火镰拼命敲打冒出火星坠落松树毛。

一刻钟过去，当黑牛点燃松树毛的时候，平静的河面出现船桨划水声，黑牛借助松树毛短暂的火光与温暖，隐隐见到一艄渔船慢慢朝这边划来。

“在下喻敌，见过将军，迎接来晚还未将军恕罪！”

渔船靠岸的时候，一名三十多岁平民服的中年人跳下渔船，走到秦寿面前双手抱拳单膝跪地，主动认错自己迎接来晚。

“嗯，喻工头无需多礼，进城在说！”

“是，将军请！”

秦寿没有责怪之意，喻敌松了口气站起身来，一手示意秦寿与黑牛上渔船，他自己跑到马车那边，把马车隐蔽好在上渔船。

渔船慢慢朝靠河而建的洛阳城驶去，城墙上府兵分批巡逻，丝毫没有注意到河岸有渔船偷渡而过，加上天黑能见度低，丝毫发现不了河面的情况。

“喻工头，洛阳城最近有何变化？”

坐在轻轻晃动的船舱里，秦寿看了眼坐姿端正的喻敌，他是虬髯客介绍的造船工头，也是最机灵的一个，秦寿很放心把船工坊交给他打理。

“将军，除了韦氏退出，其余大部分都没有变动，将军，喻某私自下令驱散韦氏匠工，如有不妥还望将军惩罚！”

喻敔没有隐瞒把洛阳城动静说出来，听得秦寿大感疑惑，按道理韦氏退出船工坊，势必会引起一些地方势力注意，居然风平浪静不得不让秦寿感到不可思议。

‘难道韦贵妃所言非虚？洛阳城已成了她家族掌控的囊中之物？’秦寿不得不慎重对待起这事，有利必有弊千古不变的道理。

“喻工头多虑了，你做得很好，船工坊安全吧？”

“启禀将军，很安全！”

秦寿的疑问声，喻敔想也没想马上回答，秦寿没有责怪他擅自行动，喻敔松了口气不敢说太多话，静静地呆坐一边回答秦寿了解陌生洛阳的问题。

第247章开国县公

当~当~次日清晨，击罄撞钟诵佛钟声悠扬飘荡，远闻数里听之使人心旷神怡，城内民众沐浴时下大兴的佛法朗诵声。.~.

“死秃驴们，还要不要人睡觉了？”

秦寿给没完没了钟声吵醒，崩溃十足的双手抱头，那震得耳鸣似的破钟声，就好像上万只苍蝇，围绕着秦寿眼前嗡嗡声乱转。

“将军，早饭以备好！”

喻敌似乎算准秦寿这个时候起来，推门而进告知秦寿早饭以备好，就等秦寿一起出去用饭。

“嗯，什么时辰了？”

“回禀将军，辰时一刻，佛钟二遍响！”

有睡懒觉的秦寿伸着懒腰，摇晃着脖子慵懒询问喻敌时辰，当喻敌报出辰时一刻，秦寿顿时黑起脸，这不是要折腾人吗？

崩溃的秦寿不敢想今后十几日如何熬过去？恨不能扛上火药桶去炸了那口破钟，简直就是无法让人睡懒觉的罪恶源头。

郁闷不止的秦寿穿戴整齐后，在喻敌带路下走出船工坊简陋住房区，简陋的走廊阴暗无比带着一

股河腥味，喻敌打开木门一瞬间刺眼光线射进来。

“好美！”

秦寿咋舌连连地看着眼前河面世界，大大小小数百艘商货船或停或出航，搬运船工在码头笼络不绝，各种语言明交织在一起，以至于秦寿有股错觉，走进航海时代的繁华社会。

当秦寿收回目光，打理所在的船工坊后，占地五千多平方米造船坊堆满木头，两条二十米长三米宽船坞停满小型破旧船只。

八名船工匠算上黑牛正好九个蹲坐一边，胡饼白粥河虾鱼之类用碗装着放到地面，九人眼巴巴看着秦寿，全都等秦寿一起出来用餐。

“这些破船为何不毁了？”

“将军，那是韦氏船工坊以前留下来的废旧船只，全处理了就没法子出河了…”

秦寿的疑问声，喻敌汗濂地回应秦寿的疑问，他昨晚能够悄悄混进来，全靠这些破旧渔船，要是真的全处理了，哪里来的船用？

“嗯…这样吧，有空找个时间把这些船只全堆上船坞，第二批船工匠即将到来，今天起正式开始造船！”

“是，将军，请！”

喻敨得到秦寿安排后，频频地点头应着，秦寿没有安排后，喻敨才开始正式邀请秦寿入席，条件有限下秦寿只好忍着没洗漱不适，落座一边开始用早饭。

第一次在河边用早饭，秦寿感到格外的舒坦，碧绿清澈的河水，喧闹哗然的商船，还有偶尔有一群水鸟飞过的身影，犹如一副天水图，景色宜人，不得不让秦寿叹服大自然的伟大与创造力，构画出一处如此奇景。

“哎哎，有人没有？开国县公来访，速速开门！”

秦寿五分饱的时候，紧闭的船工坊木门传来敲门声，打搅了秦寿欣赏洛阳河的心情，转过头看向喻敨的时候，只见他眉毛微微一皱。

“将军，来者乃开国县公韦小豹，韦氏船工坊前主人大伯…”

“韦小宝？！”

秦寿喝进的粥水差点想喷出来，当喻敨说明韦小豹的身份后，秦寿才缓过气来，还以为是满清时代的韦小宝也跑来了！

“嗯，你去应付他，本将军不方便见任何人！”

“是，将军！”

秦寿沉思了一会，现在还不是露面与韦贵妃亲戚见面时期，叮嘱好喻敌打发韦小豹，秦寿带着黑牛暂时躲起来，躲到破船里以免韦小豹发现可疑。

“寿哥儿，这人有点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

当船工匠打开门放进韦小豹与家仆的时候，黑牛嘴里咬着胡饼，通过朦胧的纱布打量了一眼韦小豹，有些眼熟可又一时间说不上什么地方见过。

“嗯？黑牛，你确定？”

“是的，只是想不起在哪儿见过，好熟悉，我想想…”

秦寿闻言大感好奇，黑牛见过这人？直到黑牛很肯定的点头，秦寿心中一惊同时忍不住悄悄揭开一点黑纱，打理韦小豹样貌。

只见他身材伟岸肤色古铜，蓄着一撮短而硬的八字胡，乌沙软胎帽露出黑白分明发髻，五官轮廓分明而深邃，嘴角挂着一丝浑然天成的笑意。

“喻工头，尔等闭门好些日，为何如今迟迟不动工造船？”

“让县公笑话了，秦将军未有动工令，我等岂敢私自动工？县公大驾光临，不知所谓何事？”

喻敌不吭不卑地回应韦小豹的疑问，末了直接切入正题，了解韦小豹为何事而来后，赶紧把他打发离去。

“哈哈~~好，喻工头，快人快语韦某也不绕圈子了，喻工头，你把船工匠全都辞退了，人手可足？”

韦小豹在家仆搬来树头下，落落大方坐下捋须笑呵呵地说出来意，直让喻敌皱了皱眉，算账还是有意试探？

“不劳县公担忧，秦将军自有招募到的船工匠前来，县公如若无事请回，喻某还要继续布置船工坊！”

喻敌不急不慢地拱手抱歉，开门见山的送客让韦小豹脸色僵硬了一会，目光看了眼停止用饭的八个船工匠。

“那好，既然喻工头有事忙，韦某不打搅了，告辞！”

“请！”

韦小豹爽朗一笑转身离去，喻敌愕然一会没想到他那么好说话，清醒过来马上送韦小豹与他的家仆出门。

“寿哥儿，我想起来了！”

“嗯？”

秦寿一直注意韦小豹的身影沉思，黑牛一惊一乍的拍头动作，把沉思之中的秦寿惊醒，带着疑问之色看向黑牛。

“寿哥儿，还记得你买下苏菲那天吗？他，他好像也在长安，跟一个人聊了些什么…”

黑牛把以前买黄豆的事说出来，秦寿闻言脸色迟疑起来，当时只顾着救下苏菲，压根没注意周边情况，如今听黑牛诉说一遍，秦寿隐隐觉得这个韦小豹并非表面那么简单。

“他跟什么人说话？说了些什么？还记不记得？”

“这…我就不知道了，要是能够见到那个人，我还是认得出来！”

黑牛在秦寿追问声之中，尴尬地挠着头回答，秦寿意识到韦小豹这个家伙有问题，事情过了那么久，黑牛想不起来很正常，他能够认得韦小豹已经算是不错了！

“那好，以后你一直跟着寿哥儿我！”

“嗯！”

黑牛在秦寿批准当跟班，裂牙憨态十足笑了笑，秦寿无语地摇摇头，韦小豹的出现，秦寿忽然

觉得长安变得有些复杂了！

第248章韦小豹的疑惑

眨眼五天时间过去，韦氏船工坊还挂着牌匾，洛阳码头来往商客忍不住停下脚，紧闭大门消沉好几日的船工坊，终于有动静了，刨木声与打铁声交织在一起。

“咦？怎么会有打铁声？”

“不晓得，莫不成变打铁铺了？”

商客们驻足韦氏船工坊大门，好奇心驱使下忍不住凑到大门的门缝，想要看个究竟什么的，可当发现门缝后面又覆盖了一层木板后，商客们郁闷了。

这是闹哪出？加盖得严严实实的大门，杜绝了商客们打探里面的环境，那叮叮当当的打铁声，就好像一头猫一样挠得商客们好奇心大作。

船工坊里面，后续赶来的铁匠工与船工匠混合在一起，三十五人分工合作忙碌，在两个工头监督带领下，打铁的打铁，刨木的刨木，整个船工坊忙碌一片。

秦寿蹲在一边，目光失神地看着用毛绘画的一叠船构图，有些是自己画的，有些是喻敌画的，木与铁融合形成秦寿都不知道称呼什么好。

船体龙骨用铁做成，就是船甲出现问题，要是纯用木板装订上去，防御力又大打折扣，要是用铁板，如今技术没达标，估计一下河就沉入河底了，头疼的事！

七八张图纸摊开地面，秦寿一边研究整艘船体内部构造，一边琢磨着如何最大限度提升船的防御力与坚固，以免出海遇到大风浪散架了。

“将军，二百多龙骨架，是不是太多了？以现在的手工，没两个多月打不出来！”

喻敨丢下配合铁匠工的活，脸色疑重走到秦寿身边蹲下，把船体龙骨架的事说出来，二百多船体龙骨架，喻敨不敢想象秦寿要打造多大的战船。

如今大型的是主力战船，最长也是16-20丈，称为“舰”或“楼船”，楼船又有2层、3层、4层，甚至4层以上甲板的。

中型的是用于攻战追击的战船，如“蒙冲”、“先登”等，小型的是用于哨探巡逻的快船，以速度为主几乎船身很轻。

“至少要40丈，采用车船技术，主心还是要看这龙骨的坚度，其它的暂时放一边…”

喻敨在秦寿拿出图纸讲解下，咋舌连连无语了，按照秦寿的意思，他想要舰船与楼船结合在一

起，组成史无前例的大唐第一艘战舰！

秦寿拿出新的张纸，在喻敌观摩下，用木炭削尖在纸上画，一艏船草图出来了，四十丈长度，起楼5层，高100余尺，约合29。5米，宽50尺，约合14。76米，能容战士三千人，有四个两侧转轮为动力源。

秦寿原本打算借用海鹘船模仿创制海船，可它不理想的设计秦寿撇去了，搬用它两侧浮板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安装到新战舰上，以适应海上作战的要求。

“将军，那船甲如何固定？这龙骨全用铁，喻某糊涂了！”

喻敌把心里的疑问说出来，手指着秦寿手绘的船体龙骨架，头疼起如何把船甲木板装上去，死铁与木不相容啊！

要是龙骨架是木头还好说，用穿斗式穿枋把一排排的龙骨穿连起来，经过加工构造加固耐用无比。

可如今秦寿用铁做龙骨，这可难倒了喻敌，不知道如何处理加固船甲，最基本的龙骨架镶在一起固定都有些麻烦。

“螺丝，这个过几日工程差不多了，本将军会

与铁匠工们谈谈，船甲也是，采用木包铁做双重缓冲，铁板在里头木板在外头加固...”

秦寿把自己想法说出来，喻敵皱起眉头沉思，这是一次巨大的挑战，可以说是对他的技术考验，木板包铁皮还是头一次所闻。

“这个，将军，铁不会沉于水吗？”

对于半桶水船构造的秦寿，喻敵硬起头皮把铁浮不气的事实说出来，哪怕是秦寿新异的木包铁设想，只会增加重量完全起不到什么作用。

“谁说铁不能浮水面的？只要密封的好，照样能够浮起，算了跟你解释也是浪费口水，照本将军的命令执行就是了！”

“是，将军！”

秦寿的喝斥声，喻敵表示无奈默认，既然秦寿说铁能够浮出水面，喻敵只好麻木信任了，可想到现在的人手，喻敵又不得不头疼起来。

“将军，如若按照我等这些人，这艘船起码要一两年时间，要是在加三四百人，有望一年内完工！”

喻敵琢磨着秦寿的新式战楼一体船，船甲铁包木新意加固闻所未闻，粗略估算过后报出大致完工时间。

如此大的战船，又是如此奇特的建造，喻敃谨慎为妙报出大致完工时间，包括修改船体整顿之类，都是及其耗费时间。

“嗯，人手会逐步增加，好好干，本将军在去想想法子！”

秦寿安顿好喻敃，转身回船工坊木屋想办法，船只加了铁板必须考虑到防水问题，还有排水等问题，船建好重量肯定不轻，更别提载人重量。

“船工坊开工了？”

“是的县公，还有打铁声！”

洛阳县公府，整个院落富丽堂皇，进进出出家仆婢女数不胜数，县公府前院一名平民百姓打扮男子急匆匆跑进大厅，守门家仆护卫并没有拦截。

韦小豹收到手下的回报船工坊开工了，整个人沉默下来，闭门造车的船工坊，让韦小豹心生疑惑，还有打铁声更是稀奇了。

可当得知船工坊码头处堆起破船只，严重干扰探子在海上监视，韦小豹更是好奇船工坊里面捣鼓什么？

‘莫不成长乐长来了？’韦小豹忍不住心生疑惑，前几日去串门船工坊，发现喻敃那些船工匠们伙食与份量，韦小豹就起疑心了。

可要是长乐长来了，在自己地头居然一点消息也不知道，那也未免太可怕了吧？再者他偷偷摸摸来船工坊做什么？韦小豹疑惑了。

“继续监视船工坊，别暴露了！”

“是，县公！”

韦小豹挥退探子手下继续监视船工坊，隐隐之间猜到了什么又不敢确定，末了拿起墨修书一封派人传达至长安查明情况。

“韦傅！”

“县公，有何吩咐？”

县公管家韦傅在韦小豹轻喝声之中，从大厅侧厅角落走出来，等待县公韦小豹的安排。

“去查查长乐进城工匠的数目！”

“是！”

韦傅领命转身离去，留下阴沉着脸色的韦小豹落座一边，焦虑不安地左思右想。

第249章闹事刁蛮公主

“研究弄婚车？”

皇宫甘露殿内，李世民收到工部郎中俞闵奏折，哭笑不得丢下奏折，造好的龙撵又要推迟交货日期，理由是秦寿要参考复制一辆迎娶长公主的婚车。 . m e #中@.

婚车头一次所闻李世民有些好奇，按耐住急切想要炫耀龙撵的想法，得，为了长公主大婚隆重，参考就参考不急一时。

“严统领，长乐最近有何动静？”

李世民放下手里奏折，唤来殿门外一直等候的严统领，从太监送上奏折一刻起，李世民就发现严统领在殿门外。

“启禀皇上，两艘外来船于今日凌晨进入溺河，除了一艏官转****船只，据闻另外两艘船均是来之占城国…”

严统领把沿海地区海军消息上报，奉命西去的肯尼带回大量占城稻，自然瞒不过大唐沿海地区官员检查，发现大量外来粮草进入境内，海军官员自然要上报。

“一千石粮草？”

李世民看了眼沿海海军官员奏折疑惑了，秦寿舍近求远购进一千石占城国粮草，很是让李世民匪夷所思，太扯了吧？

要是船上是什么奇珍异宝，李世民还觉得理所当然，可船上运回来的居然是一千石粮食，李世民有点纳闷了，应该是说画蛇添足。

“这家伙闹哪出？”

李世民挥退严统领，想不明白秦寿用意，自言自语嘀咕一声，一千石粮食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可秦寿如此大费周章运回来，这有点让李世民匪夷所思了。

“皇上，兵部尚书李靖与户部尚书唐俭殿外求见！”

“宣！”

李世民想破脑袋想不明白秦寿用意，直到太监走进来禀告李靖殿外求见，李世民才从沉思之中清醒过来，宣李靖进殿谈话。

“两位爱卿有何要事？”

李世民在李靖与唐俭准备行礼的时候，挥手打断他们两人的跪拜，李靖最近忙于兵部事物，很少来皇宫，如今脸色担忧进宫忍不住让李世民好奇起来。

“皇上，微臣查阅海军近况，洪灾导致各地海军损失惨重，如今我朝海军器具耗损上升...”

李靖一开口就提及海军事物，李世民皱起眉头头疼起来，又是洪灾导致海军受损严重，今年天灾不但影响了庄稼，还影响了海军情况。

唐俭识趣没开口，等李世民头疼完海军，还有户部这边也是差不多，天灾，唐俭叹息着今年天灾够厉害的。

“爱卿，海军器具损失如何？”

“启禀皇上，损失惨重...”

李世民最担忧的海军器具兵器，在李靖如实禀报下，整个人秃废不已地靠坐龙椅，耳听着李靖把损失一一上报。

如今大唐海军的主要兵器，除常用的刀、剑、矛、枪、弓、弩外，还有重型武器绞车弩、拍竿和炮车及配套的箭、石等。

炮车，或称抛车，即抛石机，即将石弹系上绳索，绳索依次缠于轮周，作战时激烈转动车轮，当石弹转到需要的角度时，以利刃断绳，使石弹连续地抛射出去，是如今大唐最重要的舰载打击兵器。

“爱卿，如若朕把秦爱卿烟花装备海军，你看意下如何？”

抛石机，绞车弩等等重型武器太笨重了，加上弹丸大石重量普遍上什，秦寿还在改进之中的烟花，确实是不可多得的主武器，第一个方便第二个轻巧，最满意还是带有燃烧。

“皇上，这要等结果，微臣说不准！”

“嗯，此事容朕想想！”

没有见到成果与实用，李靖没有不敢乱下定论，李靖在李世民头疼挥手下，放下奏折姗姗告退离去。

“皇上，户部巡府主事卢先奇差人在狱中送来，求唐某呈上奏折！”

唐俭等李靖离去后，拿出受无妄之灾入狱的卢先奇奏折，呈给李世民过目，出于对卢先奇的信任，唐俭连里面什么内容，看都没看呈上来。

“嗯，朕知晓了！”

李世民看了眼呈上来的奏折，若有所思地把奏折丢掉废奏折边，唐俭看了眼皱起眉头，通过李世民的语气，唐俭知道里面内容肯定没什么好事。

唐俭在李世民头疼的挥手下，不敢询问结果姗姗告退离去，大殿内顿时恢复平静，李世民手撑着龙椅扶手独自沉思。

卢先奇的废除均田制奏折，李世民大致看一眼

就过滤了，要是没有发生天灾前，李世民或许会考虑考虑，现在李世民压根不用考虑直接作废。

只是李世民想不明白，是谁迫害卢先奇毒害长孙涣？也算长孙涣命大，及时服用了卢家珍藏的解毒丹没死，卢先奇蹲蹲牢房是在所难免。

长乐，丁不二在刁蛮公主李漱杀来前，第一时间收到风声跑去后山避难，以至于扑了个空李漱很是气恼，在长乐闹得鸡犬不宁。

“秦寿！出来！”

李漱气得连连跺脚，在子里四处找秦寿身影，蚕农们一脸肉疼地看着李漱挨家挨户搜查，还未摊凉的桑树叶搞得满天飞。

“夫人，你快劝劝公主吧！”

“是啊，夫人，公主在这样，我们蚕虫非犯病不可！”

闻风赶来的武媚娘与钱羽馨，马上给蚕农们哭丧着脸请求，刁蛮公主带侍卫闯进桑叶屋，没换过鞋子这样踩进去，什么病菌都有怎么养蚕啊？

较贵蚕虫对桑叶很挑剔，这事武媚娘看过养蚕宝典多多少少知道一些，蚕农们喂蚕的桑树屋都特意安排了一双鞋。

“媚娘，这可如何是好？要是…”

“羽馨姐稍安勿躁，公主还不知情，这事等媚娘来处理！”

武媚娘安抚焦急不已的钱羽馨，朝发飙的刁蛮公主李漱走过去，在给她如此糟蹋下去，蚕农们的蚕虫不用养了。

“公主殿下，秦郎今儿大清早进城了，桑叶忌泥污，影响产量无法…你如此闹也不是事儿，要是秦郎…”

“哼~哪又如何？”

李漱在武媚娘头头是道占理说理下，挥手阻止了皇宫侍卫继续翻找，涉及自己父皇利益情况下，李漱强忍着心中不爽。

“公主你如此闹也不是事儿，媚娘要是秦郎也会躲起来，要不这样…”

“好，本宫信你一次！”

李漱在武媚娘支招下，双目放光慢慢平息心中怒气，末了在武媚娘笑意盈盈目光之中，涨红脸带着一头雾水的皇宫侍卫离去。

第250章放线钓鱼

“出来吧！”

入夜时分，韦氏船工坊靠河房屋内，挑灯苦画图纸的秦寿疲惫抬起头，无病呻咛似的揉着额头，轻呼窗外轻微的动静。

一个黑影迅速从窗户翻身跃进屋里，摇晃灯火之中潘安摘下蒙面的面巾，不用秦寿招呼落座一边空位的胡椅。

“将军，如此着急招潘某前来洛阳，所谓何事？”

潘安风尘仆仆的脸色，带着一丝倦意与迷惑，拱手抱拳询问秦寿召自己来用意，要不是收到飞鸽传书，潘安也不可能快马加鞭夜里赶来。

“你自己看看码头第五艘船对着的房屋！”

秦寿莫名其妙的话，潘安带着一丝疑色从胡椅站起来，凑到窗外看了眼码头，风平浪静的河面黑黝黝一片。

带着一丝疑惑潘安聚精会神观察，几盏渔灯悬挂码头，昏暗灯光中，潘安隐隐见到秦寿所指位置有人在潜伏的黑影。

“将军，这…”

给人盯上了，潘安第一时间想到这个船工坊给人盯上，发现秦寿脸色不太好，潘安并没有说下去。

“去县公府一趟！”

“是，将军！”

秦寿想了想直接安排潘安去打探县公府，始终觉得韦小豹这个家伙有点可疑，甚至有点神秘，或许能够打探出什么不得了的事。

“等会，穿上这个！”

潘安准备离去前，秦寿右眼无意识跳动了一下，意识到了什么喊停潘安，拿出一件带有余温的背心，直接丢给一头雾水的潘安。#中@.

“将军，这是？”

潘安接过带有余温的背心护甲，拿在手里不轻不重大约有七八斤重量，乌萋萋的光泽潘安用手指轻敲一下，清脆声音悦耳无比。

“最新的保命盔甲，钢片护体盔甲，能够抵挡普通刀剑弓伤害，穿上去以防不测！”

“谢将军！”

潘安得知手里的背心护甲厉害后，欣喜谢过秦寿穿戴好幽灵似的翻出窗外，直让一边的秦寿摇头无语，心绪不宁地等待潘安带回来结果。

秦寿这边开始着手调查韦小豹，长安哪边也没有闲下来，赵国公府内，长孙无忌阴霾着脸色，在长孙涣房间焦急不已来回走动。

长孙冲牢狱之灾未平息，如今次子长孙涣又快要废了，连连遭遇与沉重打击，长孙无忌变得苍老了许多，直到切脉完御医摇头叹息抱拳离去，长孙无忌有吐血三升的冲动，急匆匆跑到长孙涣牙床边。

“涣儿，你感觉如何了？”

长孙无忌扶起虚弱的长孙涣，对外宣称长孙涣已无大碍，可他中的奇毒已入膏肤，太医都束手无策，试问天下还有谁解毒能力？

药王孙思邈？长孙无忌拉不下脸去求，与秦寿关系不怎么对路，长孙无忌打死也做不到屈尊降贵去自讨无趣。

“爹爹，孩儿要杀了卢先奇那个混…咳咳…”

长孙涣脸色苍白无比，卢先奇的祖传解毒丹药无法完全排除奇毒，只能暂时压制身上的毒素，想到自己平白无故中毒，长孙涣气得差点肺炸。

“涣儿，事情没弄清楚前，先别下定论，爹爹一定会查清楚谁干的好事，爹爹饶不了他！”

长孙无忌铁青着脸色，他也恨卢先奇，可长孙

无忌知道，卢先奇也是受害者，杀了他也没有用，真凶不是他反而中了阴谋者圈套。

“爹爹，孩儿不想死，爹爹，孩儿求你去把药王找来…”

“涣儿，别多想了，没事的，早点睡！”

长孙涣苦苦哀求声，长孙无忌脸色变了又变，僵硬着笑脸劝说长孙涣早点歇息，长孙无忌敷衍声很是让长孙涣失望，苍白的脸色慢慢撇过头，不在去哀求长孙无忌了。

走出长孙涣房间的长孙无忌阴霾着脸色，罪魁祸首长孙无忌想到了好个政敌，可通过他们秉性，长孙无忌完全排除在外。

长孙无忌一边返回大厅，一边脑海里琢磨着最大可能性的人，李承乾有可能，李泰也有可能，秦寿更是嫌疑最大，但是这些仅此是猜测而已，想要确定必须查清事实！

皇宫内掖庭宫，韦贵妃孤零零地坐在一边，目光失神打量富丽堂皇的宫殿，太监与宫女全都赶出宫门外，冷冷清清的宫殿只此韦贵妃一人。

“娘娘，阴妃的心腹今日混出宫，直奔齐王封地而去…”

莫侍卫无声无息出现韦贵妃身后，把阴妃那边

的动静报告出来，韦贵妃冷笑一声豁然站起身，拖着宽大裙幅来回走动。

“纪王最近如何？”

“回禀娘娘，纪王近日钻研秦学士书籍，得到了皇上赞誉...”

韦贵妃忽然转换话题，莫侍卫有些反应不过回禀李慎的情况，连同他给李世民表扬的事也说出来。

“据说洛阳船工坊开工了，长乐那边有何动静？韦县公还没消息送来吗？”

韦贵妃停下脚步，轻盈转过身看向摇头无语的莫侍卫，脸色顿时一下子变白了不少，洛阳船工坊开工之事，大哥韦小豹还未有动静，不得不让猜疑心变得离谱的韦贵妃谨慎起来。

“娘娘，你怀疑...”

“多事，继续监视太子的动静，阴妃那个贱人不必理会！”

莫侍卫迟疑声没说完，给盛怒的韦贵妃甩袖喝退，莫侍卫一头冷汗告退离去，留下脸色不太好的韦贵妃心绪不宁来回走动。

‘大哥，莫不成你也背叛本宫了？’韦贵妃落座一边，捧起变冷的茶水抿了一口，轻轻把茶水放

到桌面胡思乱想。

甘露殿内，挑灯批阅奏折的李世民犯困无比，可又不得不强大起精神，继续批阅堆积如山高的奏折，太子犯浑不闻政事夜夜萧歌，把东宫弄得乌烟瘴气，李世民又是气又是恼拿他没办法。

严统领急匆匆走进来，批阅奏折的李世民听到脚步声抬起头，放下手里奏折挥退身后的太监薛高。

“启禀皇上，密探在城内发现神秘刺客窝点，是否派兵围剿？”

严统领把密探无意发现的延福坊神秘刺客窝点报出，李世民紧握拳头冷哼一声，肃杀之气眨眼间冒出，以至于严统领不敢直视李世民的愤怒。

“终于浮出水面了吗？暂时别惊扰，继续监视！”

“是！”

严统领命告退离去，李世民疲惫地松了口气，等了这么久终于等到神秘刺客消息，密探发现的只是小杂鱼，围剿了效果不大，李世民最在意的还是钓出幕后大鱼！

第251章破针扎不死

洛阳县公府大厅院子，潘安无声无息干掉巡夜犬，拖着死绝巡夜犬到花丛里掩埋好，左看右看确定没人巡逻过来，灵猫似的迅速爬上树隐入黑暗之中。()$()$(小)$(说)$().---.高速！

潘安跑到大厅屋顶轻手轻脚踩着瓦片，每当县公府巡逻家仆护卫出现，潘安就要贴身瓦背防止暴露身份，等巡逻家仆护卫挑着灯笼离去后，在继续摸索大厅正位。

‘有同道中人？’正准备揭开瓦片的潘安迅速窝下身，县公府另一侧围墙出现一个黑影翻墙而入，迅速隐入前院花园消失不见。

遇到同行情况下，潘安琢磨着要不要离去，可想到秦寿的交代，潘安不得已下硬起头皮，一边轻轻揭开瓦背，一边四目张望以防遭遇暗算。

瓦背揭开后潘安小心翼翼贴眼凑上去，并没有完全拿开瓦背，摇摆不止的烛火光之中，韦小豹坐在正席主客椅，手捧着账本捋须浅看账目，管家韦傅屹立一边伺候。

“县公爷，别来无恙！”

“怎么是你？韦傅，出去！”

黑衣人无声无息出现，韦小豹大吃一惊，管家韦傅欲要喊人，见机得早韦小豹挥退韦傅，以免惊动府里的家仆护卫。

韦傅带着一丝疑惑惊讶之色告退下去，连在屋顶偷看的潘安也吃惊了一把，今晚还真是运气不错，韦小豹放下手里的账目，挥手间邀请黑衣人落座客椅。

“长乐家私，韦县公还挺会享受的！”

“你来这里干什么？”

黑衣人磨砂一样的嗓音，直让偷听的潘安皱起眉头，辨认不出对方的真实年龄，而正主韦小豹皱起眉头，直入正题似乎很反感他的出现。

“韦县公，你这是明知故问，区区是为收债而来！”

“债？本县公何尝欠了你们债？”

黑衣人漫不经心的回答，蒙面黑黝黝的双眼似笑非笑，韦小豹忍不住皱起眉头，不悦地端起茶杯品茗一口香茶，试图掩饰内心愤怒。

韦小豹装糊涂，黑衣人也不紧不慢地用手轻敲桌面，一副吃定韦小豹的态度，翘起二郎腿等待着韦小豹回应。

‘这家伙果然有鬼，看来将军还真是料事如

神！’潘安紧盯着下面情况，忍不住想到秦寿料敌先机，还真是算得死死的。

大厅沉寂下来后，潘安慢慢放缓自己气息，以免底下的同行发现自己的存在，狡猾的黑衣人看似若无其事姿态，实则双目每一刻停过打量四周动静。

潘安暗自庆幸自己没揭完瓦片，要不然迟早给他发现自己存在，潘安平心静气揣摩对方与自己不分伯仲，套用秦寿术语，甚至有可能反侦探比自己还强！

“你到底想怎么样？本县公没空与你拐弯抹角！”

韦小豹慢慢放下手里的茶杯，似乎受不了眼下压抑的气氛，败退一步先发言打破气氛，尽快赶走这个索命鬼一样的黑衣人。

“五百！”

“什么？！”

黑衣人冷笑一声，竖起五指报出数目，末了在脖子间划了一下，韦小豹整个人大吃一惊忿然而起，猩红双目怒视贪得无厌的黑衣人。

‘五百？什么五百？’屋顶上的潘安大感好奇，黑衣人无头无脑的五百，韦小豹就腾然大怒，

到底是什么值得他这么愤怒？潘安耐着性子听下去。

“韦县公，别忘了你...”

“啊？！安福死了！”

“有刺客！在屋顶！”

可惜，潘安还没听到黑衣人说出什么之乎所以，巡逻家仆护卫惊呼有刺客声，打断了黑衣人的话，闻声赶来手持火把巡逻家仆护卫马上发现潘安的身影。

暴露身份的潘安顾不得什么，放下瓦片马上逃窜，大厅内黑衣人在韦小豹失神间消失离去，韦小豹整个人铁青着脸色，气冲冲跑出大厅。

“去把府兵找来，把刺客给本县公抓住！”

“是！”

家仆护卫得到韦小豹气急败坏命令，带上火把与灯笼跑出县公府，分批去抓拿逃窜的刺客，韦小豹阴霾着脸色，双手紧握成拳在原地沉思。

道德坊河岸边，潘安还没来及渡船逃离，一枚飞针直朝潘安后背破空袭来，潘安顾不得解开小舟绳索，前扑躲过致命的飞针。

“大胆小贼，哪里走！”

潘安晓幸躲过飞针，破空的刀风随之劈来，当

一声，黑衣人不敢置信地愕然失神，潘安四肢并用狗爬动作，三观尽毁惊呆了黑衣人。

“看招！”

再次晓幸避开的潘安后背凉飕飕一片，趁黑衣人失神一瞬间，抓起一块石头直朝黑衣人丢过去，叮一声，潘安丢来的石头给黑衣人搁飞。

“看招！”

潘安手里亮着的火光再次丢出暗器，恼羞成怒的黑衣人本想用刀搁飞，可当发现潘安丢来的之物带着火星，意识到这暗器不简单。

黑衣人心中一惊收刀快速避开，闪避间挥手一针朝潘安丢过去，玩暗器谁怕过谁？中针的潘安一个踉跄掉进洛水河里。

啪一声，鞭炮的爆炸声冒出一股黑烟，黑衣人大吃一惊似乎知道这股黑烟有古怪，马上屏蔽呼吸挥手驱散烟雾，等黑衣人驱散烟雾时，潘安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抓刺客！”

“在这边！”

“快快！”

恼羞成怒黑衣人恨不能一刀活劈了潘安，临走时还来这一手，闻声赶来的府兵与县公府家仆护卫

呐喊声，很是让黑衣人抓狂闪身离去。

自信满满的黑衣人相信潘安活不了多久，他的毒针用不了一刻钟时间，中毒者就会毒发身亡，到时候府兵与县公府家仆护卫找到的就是一具尸体。

“人呢？”

府兵与县公府家仆护卫们赶到河边，空荡荡的河面死静一片，一阵风吹下鞭炮纸屑随风飘走，留下一股淡淡轻不可闻的火药味。

府兵与县公府家仆护卫在河边搜查了一遍，除了一艏未解开的小舟，上下河流找了好几里没发现异常，气馁的府兵与县公府家仆护卫才停止搜查。

“哈秋~哈秋~~好冷！”

府兵与县公府家仆护卫们离去后，潘安在通往避暑皇宫河桥底下冒出头，打着喷嚏一手紧抓着大石堆成的桥墩，防止河水把自己冲走。

“幸好将军给了护甲，要不然还真不知道怎么死？”

潘安伸手摸了摸胸口衣服挂着的毒针，暗自庆幸秦寿给了护甲，要不然还真中招死在这里，心有余悸的潘安恢复力气后，游水过河对岸绕路回去。

第252章乱相才开始

“毒针？”

潘安带着毒针狼狈而回，秦寿拿起潘安带回来的毒针，下一刻沉默了，手里的毒针毒素早已给河水冲走，无法带回去给孙思邈辨认是什么毒？

耳听着潘安娓娓叙来消息，韦小豹隐藏极深身份让秦寿很是不安，看来黑牛还真是关键时刻起作用了，要不然还真不知道韦小豹背后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去泡个热水澡，过几日回长安！”

“是，将军！”

潘安离去秦寿沉默下来，手里拿着毒针独自发呆，乱相要开始了，从韦小豹露出尾巴一刻，情况变得越来越糟。

迫于现实不得不提前回归长安，韦小豹与神秘黑衣人有什么交易？秦寿不知道也没心情去知道，踏足争权夺利这一步就没有回头路。

几日时间眨眼过去，秦寿呆在船工坊互相指导学习研究战舰，潘安有事没事出去探听洛阳城风声，确定风声过后秦寿才敢趁夜悄悄离去回长安。

“秦郎，你回来了，太好了，快把这事处理

完！”

日落黄昏前秦寿刚回到长乐，武媚娘二话不说把一大堆账务丢给秦寿，临近半个月的账务堆积如山，看得秦寿头疼不已。

“将军！”

“仇万福？！”

仇万福出现大厅，秦寿很是惊讶，连同他的手下八个风尘仆仆，解脱的笑容秦寿可以猜到，他肯定报了陷害他的人仇，要不然也不会如此。

“将军，我等来追随你，还望将军收下！”

仇万福双手抱拳单膝跪地，连同他的手下八人同时跪下，直乐得秦寿走上前扶起，人才自动送上门，这可是大好事。

“好，好，有你们加入，秦某实力大涨，媚娘，去找人安排他们住宿！”

“是，秦郎！”

武媚娘没好气白了眼秦寿，出去找人安排仇万福等人的安居，仇万福感激不尽地朝秦寿拱手抱拳离去，并没有打搅秦寿忙碌。

“监狱，家具，自行车，啤酒…”

秦寿头疼不已地翻着武媚娘整理的账务，林林总总一大堆看得头晕脑胀，支出与收入完全不成正

比，而收入从洪灾爆发起，压根没有这回事。

所幸现在有金矿支撑，可以弥补现在每日庞大经费支出，但是金山银山也迟早有一天会亏空，迫不得已下秦寿只好加快自行车与啤酒两个敛财点。

值得庆幸的是肯尼带回来了占城稻，豇豆，红萝卜，南瓜都找到一些种子，万事俱备开始要农忙了！

东宫内宵歌一片，伶仃大醉权贵子弟们淫语声不断，双目紧盯着歌姬们，丝毫没发觉正主太子李承乾悄悄走到侧殿。

“齐王在齐州招兵买马？”

“是的，太子殿下，据闻他的舅父弘智劝他募壮士以自卫为由，私底下大肆招兵买马，弘智推荐妻兄燕弘信辅助李祐，如今招募到一千多死士…”

李承乾心腹把齐州情况道出，李承乾忍不住心中冷笑，一个发落山野小小齐王，也敢夜郎自大问鼎至尊无上的龙椅？简直就是人说梦话！

冷笑过后李承乾不得不沉默下来，齐王李佑招募的两员大将昝君谟和梁猛彪，让李承乾有些忌畏，全是百步穿杨的神射手，来阴的简直是防不胜防。

“太子殿下，需要属下去…”

“不，没有确凿证据前，告密信没有用，齐州是李佑地盘，收到风声肯定隐藏起来，得不偿失甚至有打草惊蛇…”

心腹提议告密信，李承乾想也没想果断拒绝，齐州离长安有一段距离，等查访的官员下达，李佑恐怕早已掩饰好，打草惊了蛇日后很难引蛇出洞。

李承乾沉思了片刻，李佑远在封地做土霸王，有好有坏，要是他招募到有才智之人帮忙，势必会是心腹大患，就拿昝君谟和梁猛彪两员大将，一等一射手就是要买的。

“暂时先别管他，小鲤鱼闹不成大事，先把魏王给寡人盯紧了，还有那个心怀不轨的吴王！”

“是！”

心腹得到李承乾旨意，慢慢告退离去，留下一脸阴沉着脸色的李承乾双手紧握成拳，末了收起怒容带着一丝虚伪笑容走出大殿。

与此同时魏王府，李泰纠合一大票人雅士开始讨论大事，如何完成一本全大唐地理风情习俗的论书。

想法比较奇特的李泰，引来五湖四海的人雅士，隔三差五宴请把各自见闻与经历口述，听从新招智囊团的话，隐晦韬光沉寂争权夺利风头，关键

时刻杀个回马枪。

热闹不绝的魏王府乌烟瘴气一片，人们啃了化学丹药解衣宽袖，五分醉意大红脸纷纷吹嘘自己见闻，王府记事把人们吹嘘内容适量删减。

“魏王，你的飞鸽传书！”

李泰眯起眼看着人们在化学丹助兴大肆吹嘘，直到心腹侍卫悄悄送来飞鸽传书，李泰不动声色挥手挥退心腹侍卫。

“情况有变？”

李泰看了眼心腹侍卫带来的飞鸽传书，简短四个字直让李泰皱起眉头，趁机把纸条揉成废纸塞进衣袖。

“诸位慢慢享用，稍后还有歌姬助兴，本王去去就回！”

“好！”

“王爷你忙…”

李泰客套拱手抱拳告退声，醉醺醺的人们丑态百出送别李泰，继续吹嘘自己的经历事实。

长乐，入夜时分秦寿刚用毕晚饭，在武媚娘翻白眼目光之中，借口出去视察，准备去看望军营藏娇的钱夫人。

秦寿军营藏娇的事，武媚娘早已知道了，震惊

秦寿乱来的举动同时又无奈，连她姐姐都给秦寿秘密霸占，钱夫人又怀有身孕，真不知道秦寿如何处理。

武媚娘无奈地看着秦寿厚颜无耻身影，转过头看向一边失落的仙儿，相信她恐怕知道的不比自己少，只有蒙在鼓里的钱羽馨不知道事情真相。

“长！”

贺明急匆匆出现，堵住大门秦寿顿时大感头疼，这个家伙出现准没好事，看来去探望见不得光的钱夫人又要拖延一阵。

“有事赶紧说，本长忙着！”

“长孙涣在外求见！”

贺明在秦寿暴走前，一口气说出长孙涣在外求见之事，没等秦寿吃惊恢复过来，一溜烟闪人回家吃饭去，要命的跑腿活不好干！

“长孙涣？他来这里干什么？”

秦寿摸不着头脑嘀咕一声，带着一丝疑问直接走出大厅，前去外看个究竟，看看长孙涣来长乐干什么？

第253章逗你没商量

长乐头外，长孙涣脸色发白躺在软轿，十名家仆气不过侯立一边，两箱密封木箱放置脚下，风火雷电四人双手叉腰，挡住他们进去路。

有求于人长孙涣没有了以往嚣张跋扈，厚厚毛毯加盖身上，目光期盼着看向黑黝黝的长乐里面动静，都过去两刻钟了，始终没见到秦寿出现。

要是以往长孙涣肯定大发雷霆，可现在长孙涣装孙子耐着性子，让十名家仆大掉眼球，二公子何时有如此好的脾气与修养了？

秦寿绕路走后院视察了一会孙思邈收的弟子，见孙思邈开堂授课新弟子，没有去打搅惊动，转出后院朝后山军营方向走去，迎面见到用毕晚饭出来溜达的贺明。

“长，你不去见长孙涣？”

贺明不解地看向秦寿，长孙涣在外头没有离去，秦寿没有去见他的意思，看他去向好像要去后山。

“见什么见？他说见本长就见他岂不是很没面子？晾着！”

“哦！”

贺明不了解秦寿与长孙涣之间恩怨，秦寿不想说他也不好去问，以免惹恼了秦寿招来挨揍，贺明怕煞有暴力倾向的秦寿。

“等会，那些洪灾难民安排哪去了？”

贺明准备离去的时候，秦寿想到洪灾过后无家可归邻民情况，占城稻回来了，急需人手插秧种稻谷，收成或许会晚了点，可总好过一粟米也没有。

“长，全安排在难民营哪…”

“嗯，知道了，明天通知他们全去种田，把长安城内所有牛买回来！”

“啊？所有牛？！…”

贺明惊讶声秦寿早已转身离去，次健牛一头都要3贯钱，幼小的牛都要1贯左右，长安城全部牛都买回来，这需要多少钱啊？

“你们长呢？”

足足等了一个时辰有余，依然未见秦寿出现，有些生气的长孙涣强忍着怒火，开口询问挡路不给进去的风火雷电四人。

“不知道，长孙公子，等得了继续等，等不了大可先回去，明儿再来！”

“你们怎么说话…”

风火雷电四人不屑的回答，长孙涣家仆忍不住

出言喝斥风火雷电四人，话还没说完给长孙涣伸手制止住，想到此次来的目的，长孙涣不得不装起孙子忍气吞声。

“哟~什么风把长孙家二公子吹来了？秦某人刚忙完，招呼不周还望莫怪！”

三刻钟眨眼过去，秦寿阴阳怪气的道歉声，长孙涣听在耳里觉得是那么刺耳，特别是秦寿咬字的二公子，更是让长孙涣心中很不爽，明显秦寿是故意的。

姗姗来迟的秦寿没有丝毫歉意，懒懒散散从里头走出来，看得长孙涣两眼冒火，很明显秦寿这是故意的。

“秦将军，明人不说暗话，长孙涣前来是道歉的，希望秦将军有怪勿怪，长孙涣以前不懂事！”

有求于人长孙涣强忍着怒气，挤出比哭还难看的僵硬笑容，双手抱拳开门见山服软认错，试图化干戈为玉帛，博取秦寿的同情。

“哎呀呀~~长孙二公子真是说笑了，你又没得罪秦某，何来道歉之说？再者，长孙二公子，你我没有谈不上什么交情…”

秦寿在秦风醒目搬来椅子下，老神在在落座头，漫不经心地说着长篇废话，长孙涣吐血十足地

强忍着怒气，一直保持着僵硬笑容。

‘小样，当初合起人整哥的时候，没见你这么积极！’秦寿冷笑着看着长孙涣吐血的表情，他来这里的目地大致有了一些了解，无非是想要来求孙思邈解毒。

“秦将军，长孙涣以前多有不懂事，还望将军见谅，今日前来一来是谢罪，二来是送礼...”

“没三来吧？”

秦寿漫不经心地出言打断长孙涣的话，掏着耳朵若无其事模样，够无耻的，一语截断长孙涣最终的目地。

“三来求药王解毒！”

小命要紧长孙涣不得不硬起头皮，把最终目地说出来，通过秦寿无耻到不邀请人进去坐，足可以看出秦寿在故意刺激长孙涣。

“药王？长孙二公子，你来错地方了吧？本将军这里可没有什么药王，来人送客！”

秦寿冷笑一声下逐客令，风火雷电四人马上拔出武器，惊呆了毫无准备的长孙涣和他带来的家仆，没有想到秦寿说赶客就赶客。

“秦将军，有话好好说，长孙涣乃诚心诚意来道歉，不是来闹事，还望将军通融通融，这点小礼

不成敬意！”

眼看秦寿不给面子转身回子，长孙涣顾不得生气急了起来，命人打开木箱同时好言好语恳求秦寿让他见药王。

“贿赂本将军？罪加一等，来人，把罪证交给皇上！”

“秦将军，做人不必如此绝，长孙涣没有恶意，还未秦将军通融！”

秦寿三番两次无理取闹，长孙涣忍不住有些火大起来，语气加重了几分，直到秦寿转过身来，长孙涣后面的话越来越弱。

“是吗？本将军最近手痒，长孙二公子，你说这如何是好？”

长孙涣示弱的语气越来越明显，秦寿停下脚步冷笑一声，看也没看长孙涣带来的金银珠宝，说出长孙涣脸色大变的话，他带来的家仆们更是恼火无比，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

长孙涣眼睛冒出焚烧掉一切的火，浑身血液像沸腾着的开水，带着一股不能忍受的怒气，一直流到手指尖轻轻颤动着，嘴唇上印着一排齐崭崭的齿痕。

秦寿的意思，长孙涣知道也明白，无非是想要

抽他耳光，这要是给秦寿抽了耳光，他长孙涣日后还有脸见人吗？

“哎呀呀~~天色已晚了，金银珠宝长孙二公子拿回去吧，本将军无福消受这么贵重的礼物，送客！”

秦寿冷笑一声，报复最高境界就是让对方哭着喊着求自己打他脸，潘安无心栽柳柳成荫，还真是栽对了！

“等等！”

“长孙公子，还有事吗？”

长孙涣咬牙切齿喊停转身离去的秦寿，在秦寿笑眯眯的问话声之中，惨白无血的脸颊瞬间充血，因愤怒委屈不甘而充满回光返照一样的血色。

“请秦将军抽不懂事的长孙涣！”

“哎呀~这不好，你爹爹要是知晓了，秦某吃不了兜着走，算了，洗洗睡！”

秦寿摇摇头说出长孙涣吐血十足的话，刚才想要抽他，现在又怕三怕四，明显是故意而为。

“长孙涣请秦将军动手！”

“本将军睡醒一觉在说！”

长孙涣在他家仆愕然目光之中，再次拉下脸恳求，却换来秦寿无耻睡醒一觉再说的话，长孙涣咬

破下唇怒火心中烧，秦寿明显故意的！

第254章财大气也粗

“长安无牛？这家伙哪里来的这么多钱？”

次日清晨皇宫甘露殿内，退朝的李世民收到严统领最新城内消息，傻了眼不敢置信看着严统领整理好的消息。#中@.

整个长安城的上千头牛都给长乐买完，以至于长安城内一头空置牛也没有，更别提刚出生没多久的幼崽牛，都给长乐一口气全打包走了！

秦寿如此阔气一口气买光所有牛，是李世民想也没想到的事，当然最关键的问题还是，秦寿哪里来的这么多钱？这让李世民很是疑惑。

“严统领，派人去查查长乐！”

“是，皇上！”

严统领领命告退离去，李世民百思不得其解，不明白秦寿哪里来的那么钱？上千头牛还没包括哪些幼崽牛，这需要多少钱啊？

李世民觉得其中有跷蹊，就算秦寿集资再多商人，也未必一口气吞得下这么多的牛群，这是打算开养牛场吗？李世民忍不住胡思乱想起来。

不得不说李世民这次还真猜对了，秦寿就打着开始培养肉牛的想法，一口气买下长安现有空置的

牛群，划出一块空地动工建设养牛场。

长乐外聚首两万多无家可归邻民，得知长乐要开始统一耕作，邻民纷纷聚首过来围观长乐耕田制度。

从未见过的耕作制度，让邻民们见到一幕曙光，除了每家每户可以领取减一半十亩地耕作，还可以每隔半年额外领取每亩田五钱奖励。

当然并不是天下掉下馅饼那么简单，种植的稻谷收成时期，除了每家每户可以拥有十石500斤以外，其余的全都无偿上缴。

要是没有每亩田补偿五钱存在，邻民们肯定不乐意，可有了这每隔半年一亩地补偿五钱制度后，邻民们欣喜接受了。

“每五户人家轮流使用一头牛，挂上牌匾搞清楚，千万别搞错了，晚上把牛牵回建设之中的牛栏，要是发现牛有损伤，收成之日按折算扣钱…”

贺明扯起喉咙重复着话，邻民们有条不絮地牵着公用牛去耕作，在贺明怂恿话声之中，干劲十足去开垦荒地种迟来的稻谷种。

子大门前，秦寿十分满意贺明演讲天赋大进，把邻民们哄得只看到小利，忘记看大利，到时候丰收季节他们想反悔也难了！

“秦郎，你这是变相压迫邻民！”

武媚娘摇摇头叹息一声，从里走到秦寿身后，了解秦寿以小利博取大利的坑人手段，武媚娘真不知道怎么评论秦寿的好。

“媚娘，这是什么话？这叫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算了，跟你说不明白，长孙涣那个家伙怎么样了？”

秦寿大翻白眼的动作，武媚娘摇摇头无语笑了笑，提及长孙涣的事，秦寿心里一阵爽歪歪的，早上抽他一个耳光，看他日后怎么见人？

“药王给他开了剂压制毒素的药…”

武媚娘想不明白秦寿用意，既然是敌人为何又救他？想不明白干脆把里面的情况说出来。

秦寿一边朝建设之中的牛栏走去，一边耳听着武媚娘把长孙涣的情况说出来，心里琢磨着如何慢慢玩崩溃长孙涣，这需要药王孙思邈的配合才行。

“长！”

“长夫人！”

秦寿带着武媚娘出现，憨厚老实的匠工们停下手里的话，点头哈腰恭迎长乐长与他们认定的长夫人，害得武媚娘俏脸一阵通红。

“长，真要浪费一百亩地种杂草？”

吴氏两兄弟发现秦寿到来，把牛栏建造图纸交给匠工，跑到秦寿面前把心里疑问提出来，牛什么都吃，至于浪费百亩地种杂草吗？

“苜蓿，酢浆草…牛繁缕等等全种上！”

秦寿一口气说出十几种对牛有益的杂草，同时也有些是可以做药，治蛇虫叮咬和高血压什么的，一举两得何乐不为？

秦寿都这么说了，吴氏兄弟还有什么话可说？依言照办就是了，反正他们只负责养，秦寿说什么就是什么。

“秦郎，后山熔炼的金子，就这么流入长安，皇上肯定会起疑心，你不怕…”

秦寿巡视了一会牛栏建设又离去，武媚娘跟着秦寿身后，眼看左右没人，把心里担忧的问题说出来，这么大张旗鼓李世民肯定怀疑秦寿钱来源。

“怕？郎君我怕什么？就怕皇上不派人监视！”

秦寿不屑一顾的撇撇嘴，武媚娘忍不住皱起眉头，秦寿太自负了，要是李世民查出他的金矿，他肯定吃不了兜着走。

“媚娘，也许你会觉得郎君我很自负，可是眼下情况，也只有引起皇上关注，长乐才能摆脱宵小

之辈惦记……”

武媚娘沉默不语地听着秦寿娓娓道来的担忧，当得知洛阳县公韦小豹事后，武媚娘忍不住皱起眉头，情况还真如秦寿所说一样，越来越复杂了！

“秦郎，既然你知道韦县公事，为何不告诉韦贵妃？”

武媚娘糊涂了，不知道秦寿打什么鬼主意，既然知道韦县公隐藏这么深，为什么不把这事禀告韦贵妃？怎么说他现在也算是韦贵妃派系的人。

秦寿叹息一声没有回答武媚娘的疑问，忍不住感叹一声，武媚娘还是太嫩了，没有经历磕磕碰碰，武媚娘的心智还未完全成熟定型。

争权夺利不是儿戏，除了值得自己信任的人，其余人都要保持若即若离，甚至要保留自有秘密底牌，才有在争斗之中有笑看风云的资本。

要是什么事都告知韦贵妃，等她顺风顺水一路高歌铲除异己，势必会飞黄腾达那天过河拆桥，不让她遇点挫折吃吃苦头，崩溃遭遇亲人背叛无助，她又怎么知道盟友的重要？

“媚娘，有道是多一事不如省一事，让韦贵妃吃吃苦头也好，不损兵折将怎么知道秦郎好？要不然她还真以为自己是女诸葛了，什么都玩的开！”

好吧，武媚娘给秦寿无耻坐看好戏想法折服了，谁与他为盟还真是莫大的悲剧，看着一望无际田野开垦忙碌身影，武媚娘不知不觉陶醉其中。

“媚娘，再过几年，长乐就要超过长安，到时候郎君我在这里给你盖个不属于皇宫的宫殿！”

“嗯！”

武媚娘在秦寿豪言壮语声之中，依偎在他怀里，期待着那天到来，要等到诺言实现，除非当今的天子不在位，秦寿控制得了新皇帝才行！

第255章响亮的一巴掌

轰隆隆~~入夜时分，整个长安只听见天空一阵炸雷咆哮声，雨像箭一样从天空射下来，随着震耳欲聋的雷声，消停的雨季再次迎来暴风雨！

禁宵的长安大街巡逻府兵四处逃窜躲雨，冷不及防给简直是暴风箭雨淋个措手不及，整个长安上空响起轰隆隆的雷鸣声，还有那沙沙声暴雨声。()$()$(小)$(说)$().---.高速！

一道电光划破天际间，天地间变成白茫茫的一片，上百个黑衣杀手冒着大雨穿梭街道，腰后背着明晃晃刀剑，顶着瓢泼大雨直朝延康坊跑去。

魏王府，守门王府侍卫在府门摇摇晃晃灯笼之下，双手抱长枪打着哈欠晕晕欲睡，丝毫不知晓瓢泼大雨隐藏浓烈杀机。

随着一名杀手头领轻喝一声，上百名清一色黑衣杀手拔出刀剑，借助哗哗作响雨声掩盖，轻手轻脚朝晕晕欲睡两名守门王府侍卫摸过去。

“谁？有...”

一名守门王府侍卫险些倒地清醒，朦胧灯光之中发现地面密密麻麻身影走来，大吃一惊惊呼一声，武器还没来及握紧，脖子一痛喊不出有刺客这

句话。

一刀抹颈的杀手头领回旋反刺，刀入死绝的王府侍卫小腹，另外一名王府侍卫惊醒时，拔刀而出一记横劈，头颅带着鲜血飞去，死不瞑目无头尸体抽搐一下踉跄倒地。

两名杀手在杀手头领干掉守门王府侍卫，合力跳跃爬墙跃进魏王府，半刻钟不用王府门便打开，杀手头领带着一群杀手闯进魏王府。

“上，主公有令一个活口不留！”

“是！”

杀手头领带着杀手闯进王府大院后，请举手里的刀朝前一挥，杀手们应声四散而去，开始寻找魏王府所有活口大开杀戒。

“有刺客！啊…”

王府庭院巡逻侍卫与杀手碰面一瞬间，杀手带着肃杀之气冲向王府侍卫，干净利落毫无花巧砍杀，把巡逻的侍卫杀得措手不及。

铮~铮~当~当…暴风雨庭院之中，刀与剑碰击声交织在一起，刀光剑影之中带起鲜红血水，捍卫王府安危侍卫们拼了命似的与杀手纠缠。

一边抵挡杀手入侵一边高呼有刺客，试图唤来其他弟兄过来帮忙，杀手与王府巡逻侍卫兵器撞击

声响彻内院。

惊醒的王府家仆与侍女们尖叫连连，换来的却是无情一刀一剑杀戮，灯光四起房屋内杀戮一片，血如泼墨似的染在木窗纸上。

杀手头领带着人闯进内院，先进来的杀手已经开始大开杀戒，王府家仆与侍女带着惊恐之色四处逃窜，杀手头领算了算时辰无多，速战速决解决以免夜长梦多。

“你们去拦住后院，其余人跟我一起去找正主！”

“是！”

杀手马上分成两队，一队五人跳过内院，直奔后院去堵门，以免正主抄后门离去，杀手头领带着主力三十多个杀手，沿路碰到王府的人就杀。

“别，别杀我，我，我只是食…”

十几个王府食客们颤颤赫赫跑出内院，马上招惹杀手无情乱刀乱剑砍杀，残肢头颅随处可见，甚至有的直接被虐杀致死。

杀手头领带着人马直奔东厢房方向，沿路见到漏之鱼一刀砍过去，末了一脚踹飞灯笼，灯笼燃烧同时引燃上漆的房屋。

“嗨~大胆贼子，纳命来！”

杀手头领带着主力杀手到达东厢房时，东厢房十名王府侍卫突然冒出来，手里紧握着障刀大喝一声直朝杀手头领冲来。

杀手头领冷笑一声，握紧手里的刀直冲而上，一记旋转刀花当当声硬接三把障刀同时砍来，火星四射之余杀手头领藐视冷笑一声。

王府侍卫没反应过来，杀手头领忽然俯身一记横拉，力撑点没有的三名王府侍卫前扑，寒光闪过三名王府侍卫小腹一痛，悲剧还没有过去，迎接他们的却是尾随赶来的杀手们一阵乱刀砍。

一击得手杀手头领没有停留，剩余七名侍卫砍来之际，单脚蹬地跳跃而起，跨过七名侍卫头顶时，手中之刀连砍几下，落地时三名王府侍卫同时倒地，吓坏了身边其余四名王府侍卫。

“杀！”

一窝蜂冲上来的杀手瞬间把四名王府侍卫掩埋，血花四溅惨叫连连，杀手头领连看也没回头看一眼，直朝东厢房走进去。

杀手头领推开亮着灯的李泰房间，金碧辉煌的房间内，魏王府老管家慢慢放下手里的书卷，看破生死似的看了眼杀手头领。

“老匹夫，魏王何在？”

杀手头领走到魏王府老管家面前，一手提起面不改色的魏王府老管家，恶狠狠询问他李泰的下落。

“哈哈~~吾王早已…”

魏王府老管家话还没说完，杀手头领一刀刺入魏王府老管家胸口，魏王府老管家嘴里冒着血沫，临死前颤抖着手，试图想要揭开杀自己的凶手真面目。

“废物！”

杀手头领不屑冷笑一声，左手松开魏王府老管家衣领，一把抓住他要撕扯自己面巾的手，用力一瓣清脆骨骼断裂声响起，杀手头领一脚踹开死绝的魏王府老管家。

“头，找遍东厢房，没有找到魏王身影！”

“把这里烧了，撤！”

“是！”

杀手们没有找到李泰的踪影，白跑一趟的杀手头领恼羞成怒，丢下烧了魏王府转身离去，留下手杀们引火烧王府。

“王府着火啦~~”

“魏王府着火了！”

扑天大火在雨夜燃起，浓浓滚烟熏得王府左邻

右舍百姓醒来，敲锣打鼓声把巡逻府兵引来，开始救失火的魏王府。

皇宫甘露殿内，李世民心绪不宁地无法批阅奏折，眼皮跳动的极其厉害，隐隐间意识到有什么事发生，可一时间又猜不到什么事。

“启禀皇上，魏王府遭遇杀手刺杀，王府上上下下二百多人无一生…”

嘭~李世民龙颜大怒拍案而起打断严统领的话，双目闪烁着一股无法遏止的怒火，额上的青筋迅速暴涨而起，连着太阳窝的几条筋，尽在那里抽动。

杀手嚣张屠杀魏王府二百多人，无疑给李世民来了一记响亮耳光，王爷又怎么样？照杀不误，天子地盘又如何？想杀谁就杀谁！

“何人所为？魏王呢？”

李世民竭嘶底里猛拍龙案，发出犹如受伤的狮子般的怒吼声，质问严统领什么人干的，李世民最关心的还是魏王李泰。

“啊？皇上，御医，快传御医…”

李世民受激过度，心脏激烈绞痛，一时间喘不上气似的，倒在龙椅上把严统领吓得连呼御医。

第256章刺客专用装备

“魏王府灭门惨案？好事啊！”

次日清晨，秦寿一觉醒来得悉魏王府遭遇灭门惨案，一惊一乍之余没心没肺地飙出一句好事啊，直让从长安赶回来的秦叔宝为之气结。

()$()$(小)$(说)$().---.高速！

如今长安风声鹤舞一片，李世民遭遇打脸的事，全城戒备森严了不少，甚至开始挨家挨户搜查凶手，魏王李泰又生死不明毫无下落。

“寿儿，依爹爹经验来看，这事肯定是…”

“行了，爹爹，那个阴险魏王自导自演的苦肉计，你也信？傻了吧？”

秦叔宝话没说完，秦寿不屑一顾的反驳，秦叔宝愕然失神地看向秦寿，看情况似乎秦寿知道的不少啊！

秦寿不知道也没有兴趣去知道，现在秦寿可以肯定，韦小豹就是魏王李泰的人，至于他为什么要背叛韦贵妃另投新主？秦寿估计是他以前走错位惹的祸。

当然这些纯属猜测，那些杀手很明显是与洛阳有关联的，一开口就要五指数目用心何在？虽然潘

安没听到他们计划暴露了行踪，可秦寿可以猜到用意何在！

魏王府遭遇灭门惨案，正主李泰当夜不在府里，心里不是有鬼就是有预谋的苦肉计，除非他也挨了千刀死翘翘，秦寿才相信他是无辜的受害者。

“爹爹，没事你早点回去吧，娘可是给你落在家里不安全，最近长安不怎么太平，没事少些出门！”

秦寿懒得与秦叔宝说太多，说得多错的多，收不住嘴的秦叔宝要是乱嚼舌头说出去，无疑暴露了自己出现洛阳的事。

秦叔宝吹胡瞪眼看着秦寿离去身影，着实给秦寿气糊涂了，到底他是长辈？还是自己是长辈？怎么觉得语气那么老气横秋？

走出长屋秦寿忍不住深呼一口气，魏王府闹出这么大的动作，李泰简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无非是想使苦肉计博取同情入住皇宫避难，相信用不了一天时间，李泰肯定会假惺惺哭着出现。

“将军，吴王差人送出书信！”

潘安把吴王派人送出来的消息递给秦寿，拿过潘安递来的书信，秦寿打开看了眼后，顿时沉默下来。

“潘安，跟本将军来！”

“是，将军！”

秦寿把手里的信件揉成团，带着一头雾水潘安朝后山方向走去，稀里糊涂的潘安不明白秦寿用意，也不敢多嘴去问秦寿。

后山军营，潘安再一次出现的时候，给还在扩建之中的军营惊呆了，一里地军营围栏修建的又高又尖，三米高度削尖的双层树身墙，远远看过去阴森可怕。

两千多待选精兵自学成才，把中西结合的军营墙构成奇特建筑，连墙顶都有一米宽的走廊，更别提军营内搭建起的五米高哨塔，一目了然防止千步以内有人影出现。

“将军，你这是？”

潘安不明白秦寿用意，为什么带自己来如此机密的地方，貌似秦寿下过命令，除了非军营之人，其余人一律不许进入后山军营，他现在破例带自己进来，这让潘安很是费解。

“跟上！稍后你便知晓！”

秦寿没有回答潘安的疑问，带着一头雾水的潘安穿过集训中的校场，直接走到军营宿舍区域的两间五百多方的木房子。

叮叮当当的敲铁声响起一刻，潘安大感惊奇看向秦寿，军营里有铁匠敲打声，这是在私底下做武器吗？

当潘安跟着秦寿走进没挂牌的铁匠屋，热气熏人的火浪随之铺面而来，二十多个铁匠工袒胸露腹，手里拿着大铁锤叮叮当当声敲打熔炉拉出的火红器具。

三米长两米宽的熔炉温度出奇的高，铁匠工想要把器具放入熔炉池，都要用一米长的火钳，要不然皮都烤焦了。

“将军！”

“将军！”

秦寿带着潘安出现，改行专职做武器的姜奉，丁浓，万恬三人同时停下手里的活，迎接前来视察的秦寿。

“把装备拿出来！”

“是，将军！”

潘安疑惑不解秦寿用意何在，直到秦寿大喝一声拿装备上来，姜奉屁嗔屁嗔地跑走，不消片刻拿出一套潘安大感惊奇的小巧武器。

除了潘安穿过的一次内甲，还有一把巴掌大小巧精致的弩弓，剩下就是乱七八糟的三样小玩意，

潘安大感稀奇东看西看。

“这是给你准备的间谍专用工具，攀爬弩弓，射程八米，配有十米长攀爬绳，可负重二百多斤，铁莲花手环，偷袭暗杀法宝，三角菱刺阴人...”

秦寿一一把装备拿出来介绍，潘安双目放光地搓着双手，秦寿没说一样都是不可多得的好宝贝，简直是刺客必备的物品。

潘安拿起小巧玲珑的弩弓，稍微用力把韧性不错的钢制弓片拉个满弧，轻轻扣动弩弓后突出的扳机，嗡一声清脆的弓身抖动两下恢复平静。

“将军，潘某要进宫溜达了？”

潘安满意地放下弩弓，八米射程足够翻阅皇宫高墙了，秦寿拿出这些装备，其中包括以防万一的，潘安在笨也想得到秦寿用意。

这些准备每一件都是稀有，最满意的还是攀墙专用的小弩弓，皇宫高墙不在高，想进就进没人可以阻拦，当然其他防身武器也不差，关键时刻可以救一命，就是不知道秦寿怎么想出来的。

“不错，一个人本将军怕你忙不过来，皇上，太子，现在又多出一个李泰，最好找三个人一起，出了什么事也好照应！”

“好吧，将军，潘某这就回去找人！”

秦寿慎重其事的话，潘安也知道皇宫不是等闲之地，沉思片刻勉为其难回去准备一下，最起码也要物色好搭档人选。

“去吧，小心点！”

秦寿轻挥手示意潘安去做准备，潘安得到命令后脸色迟疑告退离去，留下秦寿呆在铁匠屋里发呆。

“将军，诸葛连弓工艺太复杂，又要缩小体积太难了，技术部的汪羟遇到麻烦了，请你过去指导！”

“嗯，知道了，继续加把劲，把虎豹营的武器尽快打造好！”

姜奉把奇技淫巧之人组成的技术部事说出来，秦寿头疼不已地点点头，诸葛连弓技术早已失传，想要研究出来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诸葛连弓现在是秦寿急需研究的弓手装备，它的火力大是秦寿最看好的，遇到技术问题这事，肯定要过去瞧瞧，事关重大马虎不得。

第257章人倒霉麻烦不断

“射程，本将军需要的射程，而不是你们浪费精力研究二十矢齐发！”

军营金矿洞旁一边小木屋，三个爱好木牛流马的奇技淫巧之人面面相觑，惭愧低下头不敢抬头看盛怒的秦寿，射程还真是一个要命的问题。#中@.

秦寿恨铁不成钢表情看着三人，弩机的连发射功能很简单，由五矢齐发，到十矢齐发，再到二十矢齐发，只是量的变化，毫无意义浪费精力。

量是提升了，可射程问题大打折扣，很是让秦寿不满意，单兵的诸葛连弓七八米距离除了阴人，基本毫无用处，最起码要上十几米距离。

攻城用的诸葛连弓好弄，射程也可以就是笨重过头，不适合单兵作战，装在战船和大队伍里用还差不多，由韧性不错钢板做强弓片，绝对是敌人的噩耗。

“将军，请在给我等一点时间，我等一定会交出满意的答卷！”

秦寿的失望怒骂声，三名奇技淫巧的中年人惭愧不已，双手抱拳认错恳求秦寿在给他们时日研究，如今世道很难遇到像秦寿这样有钱又有眼光的

主子。

“嗯，适才秦某语气过重，请诸位见谅，好好专研吧！”

秦寿摇摇头叹息一声转身离去，留下三名奇技淫巧的人苦思冥想，如何改善诸葛连弓的射程问题，要是用到钢片肯定要很费解拉倒板拉，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

‘期盼越多，失望越多，是不是太过分了？’走出研究诸葛连弓房屋，秦寿一边想着一边茫无目的瞎转，可想到精兵日后攻打倭国的事，秦寿只能叹息着为难三名奇技淫巧的人想破脑子了。

“将军，你的夫人在营外有事求见！”

秦寿正想着去看望钱夫人，军营外看守大门的守卫走过来，报告武媚娘在军营外有事找，直让秦寿一阵疑惑不解，武媚娘来这里干什么？

“秦郎，赵国公长孙无忌来了！”

“长孙无忌？这老狐狸来这里干什么？”

武媚娘把长孙无忌拜访事说出来，秦寿忍不住一阵疑惑，带着郁闷的心情与武媚娘一起离开军营，回子里去见见不请自来的长孙无忌。#中@.

“什么风把赵国公吹来了？秦某有失远迎，还望见谅！”

秦寿回到大厅，见到长孙无忌乌黑脸色坐着，虚伪一笑拱手抱拳谢罪，长孙无忌看了眼毫无诚心的秦寿，冷哼一声十分不给面子。

“秦将军，你好生厉害，老夫犬子不争气也罢，尔为何还要羞...”

“哎哎，赵国公，说话要凭良心，什么叫羞辱？二公子赖死不活求着秦某打脸，秦某乃心软之人，岂能拂去他人一片诚意不是？”

“你...”

长孙无忌原本打算借机谴责秦寿，没想到秦寿居然如此善辩，一气之下涨红脸有理说不清，不争气的长孙涣求秦寿打脸一事，在有心的秦寿宣传下，传遍了整个长安，以至于长孙无忌脸面大失。

“赵国公，如若只是这些鸡毛蒜皮小事，恕秦某事多人忙难以招待！”

秦寿也不客气冷笑一声，拱拱手抱拳把话说清楚，有事赶紧说，没事赶紧滚蛋，哥没时间跟你瞎扯淡。

“器具库兵器，乃秦将军所为吧？”

“抓贼要讲证据，赵国公，你要是乱嚼舌头，秦某可要去皇上哪儿告你污蔑！”

长孙无忌旧事重提，秦寿心中忍不住大吃一

惊，在长孙无忌阴沉的目光之中，秦寿强自镇定不露声色反驳长孙无忌无凭无据的猜测。

长孙无忌冷笑着，秦寿心中有鬼的脸色，长孙无忌早已看在眼里，虽然秦寿掩饰得很好，可瞒不住打滚多年官场的长孙无忌。

“哼~秦将军，好手段，老夫若查出事情真相，你好自为之！”

“？”

长孙无忌冷哼一声甩袖离去，丢下一句莫名其妙的话，连跟秦寿说废话的心思也没有，秦寿愕然失神地目送长孙无忌离去。

“秦郎，赵国公找你有何事？”

长孙无忌离去没多久，武媚娘便从外面走进来，带着一丝好奇询问低头沉思的秦寿，两人之间交谈没有半刻钟就离去，这让武媚娘不得不大感好奇。

“谁知道他脑抽什么风？不过，有可能他发现了什么，或者有人不守道义开始玩小把戏了！”

秦寿皱起眉头，长孙无忌贸然造访，又说些莫名其妙的话，秦寿忍不住担忧起不守道义的间人皇女，最大可能性就是间人皇女在背后玩小把戏报复。

“好了，没事了，你先去忙！”

秦寿怕武媚娘白担心，她不知道自己与间人皇女勾当，秦寿也不想说太多，支开一面担忧武媚娘，秦寿马上跑出去找丁不二。

“将军！”

潘安落居的家里，仇万福见到秦寿出现，大感意外与八名手下站起来恭迎秦寿，连恢复原貌的丁不二也走出来。

“丁不二，你马上去长安盯紧赵国公府！”

“将军，出事了吗？”

秦寿一开口就安排盯紧赵国公府，不得不让丁不二大感意外，在看秦寿担忧的脸色，丁不二忍不住疑惑起来。

“间人皇女，本将军担心她又回来撩事，要是能发现找到最好，抓回来！”

“是，将军！”

丁不二想也没想以本尊脸孔领命离去，间人皇女与秦寿有什么瓜葛恩怨，丁不二不清楚也没兴趣去了解，领命照办去监视赵国公府动静。

“将军，仇某人…”

仇万福想要帮忙给秦寿制止了，人多容易暴露，更何况现在只是猜测，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更

何况那个间人皇女不是简单角色。

“你们身手不错，可否有兴趣当本将军的密探？”

秦寿摸着下巴询问仇万福他们几个，他们身手确实不错，潘安现在正缺人手，要是他们能够帮上潘安，无疑是一大助力。

“密探？将军，我等能行吗？”

仇万福不可思议看向秦寿，打打杀杀他们几个还在行，这当密探可是很费事的活，仇万福心里没有底气。

“不试试怎么知道？本将军相信潘安有能力栽培你们，当然要是你们不乐意，本将军也不为难你们！”

“我等愿意！”

秦寿都这样说了，仇万福还能说些什么？一口气答应下来，仇万福等人答应了，秦寿松了口气转身离去，探子班底终于有了！

第258章第二代自行车

“你被你父皇踹出来了？”

“是赶，不是踹，嗯哼~寿哥儿，注意言辞！”

午时一刻，当李恪郁闷出现大厅，秦寿早已料到会是如此，只是没想到李恪这么狼狈，居然给阴谋得逞的李泰挤出修养风水宝地。

李恪在武媚娘与钱羽馨两女惊讶目光之中，涨红脸死要面子硬撑着纠正秦寿言辞，赶出来与踹出来几乎没什么区别，都是属于狼狈出宫。

“走吧，跟寿哥儿一起出去逛逛！”

秦寿怜惜无比看了眼李恪，这家伙还真是够衰的，摇摇头转身带头离去，送他一件礼物算是弥补他脆弱心灵创伤。

“寿哥儿，你说是谁如此之狠？居然把魏王府差点灭门了？”

走出长屋，沉不住气的李恪忍不住开口询问前面带路秦寿，想到李泰死里逃生，李恪开始担忧起自己安危，也怕大胆逆贼下一个目标是自己。

“得了吧，你这是杞人忧天，没事的！”

秦寿撇撇嘴，彻底给李恪白担心的话逗乐了，

李泰亲手导演的苦肉计，也只有不知情的会相信，秦寿第一个打死也不相信，这么幼稚的巧合，忽悠谁呢？

“寿哥儿，你怎么这么肯定？”

李恪大感惊讶看着秦寿，而秦寿则笑而不语摇摇头，外行人看热闹，内行人看门道，说多了也是白费力气。

不死心的李恪一路缠着秦寿，似乎猜到秦寿知道些什么，可他不说引得李恪猫抓心儿一样，八卦十足想要了解真相。

从李世民把他赶出皇宫一刻起，让狼狈不已李泰住进武德殿，李恪就郁闷到姥姥家，这算是什么事？

“好吧，魏王府惨案，其实是一个苦肉计跳板，那是魏王入住武德殿唯一机会，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

“近水楼台先得月？！”

秦寿比喻李泰由于地处近李世民，便而获得优先的献媚机会，顿时恍然大悟起来，感情事情起因经过原由，全是李泰在搞鬼！

秦寿没有说话，停了下来看忙碌的佃户辛勤耕耘，用不了多久，只要蒸汽技术研究了，牛耕也要

淘汰了！

蒸汽技术好是好，问题是涉及到机械力学，不是一年两年时间可以完成的，没有三四年消化时间，休想达到机械代替畜力。.~.

“寿哥儿，既然魏王如此，你为何不阻止或揭发？”

消化了秦寿话里意思，李恪迷惑了，忍不住看向心胸廓然的秦寿，要是李泰真夺位成功了，他不是更危险了吗？

李恪想不明白秦寿用意，也不明白他为什么知道了还袖手旁观，一点也不紧张现在的局面，他到底心里想些什么？李恪真的很想知道秦寿心里想法。

“恪弟，耕田明知是很苦，可佃户为何还要无怨无悔耕田？”

“这…”

秦寿忽如其来的转话，李恪一时间答不出来，没体验过民间疾苦生活的他，根本不知道何为生活？更不懂生活的无奈。

“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生字，想要活下去必须亲自动手想办法，那些能做的，那些不能做，全靠自身本性，而且魏王也是如此…”

秦寿慢条斯理看似走题的话，转眼又回到魏王身上，李恪佩服不已秦寿观察能力与揣摩局势能力，一语道破李承乾与李泰皇位之争的关键。

李承乾心胸狭窄，坐定皇位肯定会铲除所有异己，李泰阴险狡诈，他坐定了皇位也会铲除所有异己，以至于两亲兄弟反目成仇互相厮杀。

“恪弟，这次魏王聪明反被聪明误，只要寿哥儿从中加点油，这两只大老虎很快就要退出皇位之争了！”

两虎相争必有一死一伤，最终得利的还是坐看山虎斗，一山不容二虎是千古不变的道理，李泰自导自演的苦肉计提前入住皇宫庇护，是秦寿没有料到的事，不过这也是一次天赐良机。

李恪摇摇头叹息一声，得知秦寿想法无言以对，也不发表自己的意见，一路跟着秦寿来到铁匠作坊，双目冒光地看着李世民新式的三轮龙撵。

“这，这就是父皇的新龙撵？”

李恪不可思议地看着王铁匠带人检查最后工序，以确交货出去保万无一失，涉及李世民的安危马虎不得。

秦寿没有回答李恪接近白的问题，这么明显的龙撵除了李世民的，这世上还有谁敢仿制？除非活

腻了去挑战皇室权威。

“王师傅，把新的自行车推出来！”

“啊？长，王爷，哦，好的！”

王铁匠给突然出现的秦寿吓了一跳，得知秦寿要新的自行车目地，二话不说跑到铁匠作坊仓库，去推出造好的自行车。

王铁匠推出崭新减轻一半重量自行车时，李恪马上欣喜不已地搓着双手，还没来得及跑上去，马上给秦寿一手拉住。

“怎么样？”

“嗯嗯，不错！”

李恪在秦寿笑眯眯的目光之中，连连点着头十分满意，直到王铁匠把自行车推来，李恪爱不惜手地抚摸着自行车，自从程妖精抢去第一代自行车玩残后，李恪一直是幽怨十足。

“恪弟，这可是636年款，长乐第二代自行车，纯手工顶级王大师打造，当是寿哥儿给你的礼物！”

王铁匠在秦寿吹嘘声之中，汗濂地用手轻抹额头汗水，还真是够会吹的，本想提他大婚用的婚车之事，看秦寿吹得这么起劲，王铁匠也不好意思去打搅。

“啊？真的？！”

李恪大吃一惊不敢置信看向秦寿，确定秦寿不是开玩笑点点头后，乐开花似的笑了一会马上黯然摇头叹息起来。

“怎么？不满意？”

李恪的表情，秦寿很是费解，还指望他为自己自行车宣传，难道是自行车失去了魅力？秦寿忍不住一阵担忧起来，要真是这样，这可是很要命啊！

“不是，寿哥儿，恪弟很满意，也很喜欢，只是恪弟怕老流氓又抢去，辜负了寿哥儿一片好意！”

李恪在秦寿疑惑的时候，把憋在心里的委屈话说出来，万恶的程妖精简直土匪一样，见到什么好东西厚脸皮硬抢，什么宝物也保不住。

“寿哥儿道是何大事，放心，如若老流氓敢抢给他留话，等着寿哥儿去找他算账！”

“那多谢寿哥儿了，告辞！”

李恪得到秦寿保证，喜开眉似的推着自行车离去，秦寿摇摇头无语起来，他去干什么？秦寿想也不用想也知道，肯定是去炫耀了。

第259章夜游掖庭宫

长安城西北辅兴坊，入夜时分巡街府兵过后，三个黑影出现辅兴坊屋顶，敢顶风作案的除了潘安和仇万福，还有带路进宫的秦寿。.~.

秦寿原本不想参与的，可又忍不住想要见见大婚前不许见面的长公主，什么狗屁规矩秦寿压根不放在眼里，当然少不了去报复一下韦贵妃。

“将军，此房子正好是最佳落脚点，要是能够买下，方便我等日后行事！”

潘安准备着攀爬弩弓，仇万福习惯性打理四周动静，把落脚的房屋有利地势说出来，赢得了秦寿刮目相看。

还真如仇万福所言，平民房与掖庭宫只隔着一条街，九米不到的距离正好潜入皇宫最佳点，而且还能给手下大饱眼福，皇宫佳丽三千岂是庸脂俗粉？真的是两全其美收拢人心的好地方。

最重要这个位置还是千挑万选的好地方，院子里有一颗五米高大树，与掖庭宫内侍省附近一棵参天大树正好搭配。

“嗯，万福，没想到你还有眼光，好吧，有空你来这里把间屋子买下，钱不是问题！”

“是，将军！”

得到秦寿的夸奖，仇万福心中一喜，能被人重视是一种荣誉，更何况还是他死心塌地追随的秦寿，要是没有秦寿帮助，仇万福现在也不会大仇得报逍遥自在。

嗡一声，准备妥当的潘安射出手里的攀爬弩弓，带四角尖钩的箭头卡在皇宫大树枝上，潘安紧了紧绳索，确定没有虚钩才松了口气，迅速把绳索绑到平民房院子树身。

“将军，好了！”

“嗯，下一轮巡逻还有一刻钟，快点爬过去！”

潘安架好天桥绳，秦寿马上开始示意攀爬过去，潘安当仁不让第一个拿起布条滑过去，等潘安落到皇宫树枝后，紧接着仇万福跟着滑过去。

()$()$(小)$(说)$().---.高速！

头一次滑绳索的秦寿心里有些忐忑，直到落上树身潘安与仇万福接住自己，秦寿才松了口气，慢慢平息刚才惊心的滑翔。

“这次你们两个目标在这里，潘安，你去东宫的明德殿，和承恩殿…宜秋宫或宜春宫不用考虑，也别自作聪明过去，万福你去武德殿…”

落地之后，秦寿拿出两张李恪窃读过皇宫地势手绘的地图，一一转交给他们两个，借助内侍省微弱的灯笼光线，重点把大致皇宫侍卫比较多的地方说出来，包括换岗巡逻时间差等等。

李世民恐怕做梦也想不到，日防夜防家贼难防，李恪背叛自己成了秦寿间谍，装病疗养时间把太极宫与东宫巡逻规律全摸透了，而且还全盘套出给秦寿。

有了秦寿给予的地图，确定汇合时辰后，潘安与仇万福马上开始分头行动，趁后宫的巡逻皇宫侍卫离去，马上钻进迷宫一样的皇宫后院。

掖庭宫之大秦寿算是见识了，鬼鬼祟祟穿过一道又一道拱门，寻找李恪给的李丽质寝宫位置，无头苍蝇似的转悠了一圈，准备穿过另一道拱门的时候，秦寿霎时间停下脚步回头走回去。

“就是这里！”

月莺和兰雀两宫女刚好从寝宫大门走出来，守门两个太监轻轻合上宫门，秦寿眼珠一转蹑手蹑脚绕个圈子跑到李丽质寝宫后殿。

秦寿偷偷钻入寝宫窗户，映入眼帘竟是粉黄色的帐幔，古琴立在角落，铜镜置在木制的梳妆台上，满屋子都是那么清新闲适，精雕牙床上一妙龄

身段发出均匀呼吸声。

“谁？寿…”

尽管秦寿脚步放得很轻，可始终瞒不过刚入睡的李丽质，听到一点异响马上惊醒，见到秦寿出现自己牙床边，惊讶得不敢想象眼前事实。

“嘘，小声点，你想要寿哥儿我死无葬身之…”

秦寿的话还没说完，李丽质爬起扑进秦寿怀里，喜极咽啃粉拳轻捶秦寿胸口，发泄心中挂念与相思。

秦寿轻抱李丽质盈盈一握的蛮腰，瘦了，李丽质又瘦了一圈，隐隐有朝骨感美女方向发展，所幸她走的不是以肥为美错误路线。

“寿哥儿，真的是你吗？丽质没有做梦吗？丽质好怕…”

李丽质紧搂着日思夜想的情郎，喃喃自语地说着自己担忧与害怕，越是到大婚期，李丽质越是感到恐惶不安，好像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又怕以后秦寿对自己不好，种种不安充斥心头难以自拔。

“傻瓜，怎么会呢？别胡思乱想，寿哥儿我也想你，吃饭想你睡觉想你…”

李丽质哪里听过这么肉麻的情话？在秦寿哄骗

下与不老实魔爪乱摸，俏脸泛起一朵朵红晕，娇气喘喘地给秦寿压在身上。

“寿哥儿，别，别…”

随着秦寿吻向李丽质鲜红柔嫩的柔美樱唇，李丽质娇羞地闭上自己梦幻般多情美丽的大眼睛，娇俏的小瑶鼻呼吸越来越重、越来越急促，那美丽羞红的玉首不再死命地摆动抗拒，渐渐变得温驯起来。

情郎猴急索取自己第一次，李丽质很想制止可又狠不下心，直到秦寿开始解自己亵衣，李丽质秀眸轻轻颤抖着，乌黑的长发凌乱地披散在雪白肩头和粉红的被褥上，等待着情郎的痛惜。

“长公主睡了？”

“启禀皇上，刚入睡！”

李世民的声音把秦寿吓了一大跳，连同情迷意乱的李丽质也吓了一跳，差点惊呼出声及时给秦寿用手堵住她嘴巴。

“丽质，等着寿哥儿娶你回家，寿哥儿先走了！”

“嗯~”

李丽质在秦寿重重吻别下，涨红着脸色轻轻点头，轻轻爬起目送秦寿狼狈提裤翻窗的身影，忍不

住轻笑出声，这一笑把准备离去的李世民倒回来。

“父，父…皇！”

“丽质，你还未就寝？”

李世民推门而入，摇晃烛火光下见到李丽质满脸红晕衣衫不整，大感惊异走过去，吓得李丽质连忙揭被盖住身子。

“没，没，天儿有点热，丽质睡不着，父皇，你去看母后吗？”

李丽质撒谎不会的声音，越发让李世民大感疑惑，总觉得李丽质有点怪怪的，出于对李丽质的信任，李世民自嘲一笑自己多心了。

“唉~~丽质，过些日子你就要出嫁了，父皇有些舍不得你，白白给秦家捡了大便宜…”

眼看李丽质出嫁在即，李世民有些舍不得乖巧贴心的长公主，可闺女养大了始终是别人的，精心照料的花一样闺女给人连盘端走，李世民心揪得一个痛啊！李世民打定主意日后要压榨秦寿利息才行！

第260章带兵器的婚礼

掖庭宫内，巡逻皇宫侍卫刚过一批，秦寿马上从琼台阁楼花圃冒出，鬼鬼祟祟朝韦贵妃寝宫摸过去，趁难得一次摸进皇宫，想要探探韦贵妃有什么部署？

‘在哪儿了？’只去过一次韦贵妃寝宫，此时此刻秦寿有些糊涂了，当时急匆匆没怎么注意周边的环境，现在想要找韦贵妃寝宫，难了！

找了半天没有找到路，气馁的秦寿原路返回，途经内侍省的时候，秦寿停下脚步闪身钻进拱门边的大树，轻盈脚步声与交谈声由远至近传来。

()$()$(小)$(说)$().---.高速！

“母后，慎儿不想争夺皇位，为何母后执意要慎儿趟浑水？”

李慎不屈的声音，很是让躲在一边的秦寿大感惊讶，随着脚步声与谈话声临近，朦胧灯笼火光慢慢出现，秦寿不敢探出头，怕暴露自己身份麻烦大了。

灯笼光线倒影出五个人影，秦寿不知道是谁，不过秦寿可以肯定是韦贵妃的亲信，要不然她也不会放任李慎大胆提及争权夺利这事。

“傻慎儿，有些事轮不到你做主，你无意问鼎皇位也好，那太子和魏王皆是阴险之人，哪一个会放过你？”

“可…”

李慎试图反抗辩解，韦贵妃不容置疑挥袖打断，李慎哑口无言说不出话来，带路的人突然停下来，秦寿心中一紧，被发现了吗？

“慎儿，母后好不容易绑上秦将军，你可要争口气，莫要关键时刻心软，反而坏了大事！”

‘什么关键时刻？’听到韦贵妃教育纪王李慎，秦寿心中一紧，这个韦贵妃不知道又打什么坏主意？秦寿忍不住纠结起来，利字面前一把刀啊！

秦寿忍耐着心中微怒，想要听听韦贵妃怎么过河拆桥法？今夜来皇宫还真是没来错，只要知道了韦贵妃想法，日后好有应对之策。

“母后，我们这样做真的好吗？”

“除非你日后想要给人控制，你舅舅在洛阳算是小有实力，洛阳到长乐只是一日…慎儿，其他的你不用管，只管好你自己，这些日子多讨你父皇欢心！”

韦贵妃一番好言安抚李慎，殊不知她的话一字不差给秦寿听过去，韦贵妃指望的韦小豹，恐怕要

空欢喜一场了。

恐怕韦贵妃做梦也想不到，她信任的韦小豹会背叛，更没想到韦小豹早早已选好阵营，抽身难给威胁着继续上贼船。

韦贵妃与李慎离去后，秦寿松了口气同时冷笑着，无知的韦贵妃即将要为她愚蠢付出代价，确认周边没人出现，秦寿返回落脚点等潘安与仇万福。

一个时辰过去，在秦寿焦急等待之中，终于迎来潘安与仇万福两人平安归来，带着收获不菲的消息潜离皇宫。

次日清晨，当李恪骑着新自行车出现长安大街，马上引来长安百姓惊讶目光，而那些烦人小商贾见到，只能摇头悔恨不已，当初太急切烦人惹恼了秦寿，以至于和长乐失去合作关系。

“什么？你们，你们要进军营？”

长安香茗居，显摆的李恪还没来得及炫耀自己自行车，李震与李德奖李德培三兄弟同时异口同声说当兵了，惊呆了李恪。

当李恪得知他们要去秦寿那边当兵，李恪差点没有踉跄扑到，这是算计好的还是有预谋故意刺激自己？

“吴王，你那小破车，别拿出来显摆了，哥我

们几个不稀罕！”

“就是，看到没有？长乐伴郎帖！”

李震与李德奖李德培三兄弟，你一言我一语，同时拿出三张大红请帖，李恪顿时为之气结，好家伙，自己居然连请帖也没收到！

不平衡了，李恪很想去找秦寿算账，还是斩鸡头结拜兄弟吗？李震与李德奖李德培三兄弟都有请帖，偏偏他什么也没有！

“寿哥儿发的帖？”

李恪心中极度不平，原本是打算来刺激他们，没想到反而给他们刺激回来，这让李恪心中很是不爽，要不是硬撑着面子，早甩袖离去找秦寿算账。

“嘿嘿~~震哥，你学问比较深，你说伴郎是什么意思？”

“是啊，是啊，震哥，说说看！”

“嗯哼~这个嘛~据说，哥我也是听送帖的说，新郎官要请好几位好友跟随迎亲队前往迎娶新娘，以壮声势并且让保护新郎哥...”

怒了，妒忌了，李震几位损友无视自己，自顾自说讨论伴郎意义，很是让李恪抓狂，刚准备甩袖离去，李震马上出手拉住他。

“吴王，你去哪儿呢？”

“要你管？走开，本王没你们这些兄弟！”

李恪很是气愤，甩开李震的拉扯袖子，今儿没显摆到，反而给他们三个刺激到，感觉自己是局外人的李恪，心中很是气愤要找秦寿去问个明白。

“震兄，别闹了，吴王殿下，你是女方家人，秦兄岂敢邀请你？”

“吴王殿下，莫气，我们开玩笑而已，入军营事是我们兄弟三人今儿早上想到的，都没跟秦兄提及呢！”

怕李恪真去找秦寿麻烦，无中生有要是给秦寿知道了，日后收不收他们三个还是未知数，李德奖与李德培忍不住尴尬地道出自己吹牛皮事实。

“好吧，吴王，我们跟你开玩笑的，但是伴郎是真的，秦兄担心大婚当日有变故，特此邀请我们哥三个当伴郎！”

“哦？当真？”

李恪在李震三人劝说道歉声之中，勉为其难接收事实，提及大婚有变故，李恪忍不住好奇起来，这事秦寿压根没跟他提及过。

“骗你干什么？程家三兄弟也在里面，只不过他们是暗中，至于秦兄为何如此安排，我们就不知晓了！”

李震把事情真相说出来，同时拿出喜帖里面夹着的信，李恪大感好奇拿过来一看，顿时脸色沉吟起来。

喜帖里夹杂着长安迎亲路线图，而标记的几个坊位，李恪不明白其中用意，看向李震他们三个的时候，李震三人也是一头雾水摇摇头。

“这是何意？”

“不晓得，送帖的人就说，迎亲当然带上家伙，其他什么也没说，还叫我们几个大婚前当日才去长乐，我们也好奇，不明白秦兄用意…”

李恪的疑问声，李震比李恪还郁闷，把送帖的话重复出来，直让李恪摸不着头脑，不明白秦寿葫芦里卖什么药？大婚当日带兵器？至于吗？一个婚礼搞得如此紧张兮兮的！

第261章倭国探子

眼看大婚在即，秦寿忙得不可开交，要布局大婚前路线安全，又要准备充足鞭炮与烟花增加喜庆，又要打理开发与建设之中的长乐，忙得不可开交焦头烂额不为过，连喘口气时间也没有。.~.

刑部尚书唐临隔三差五来一趟，不是追问监狱建设问题，就是讨教运作方式，他一个人来也就罢了，最可恶带上一大票官员前来拖时间学习。

“长，商贾们求见！”

“没空，让他们过一段时间在来！”

“长，里粮仓快没米了！”

“去买！”

秦寿头大无比地处理完一批又一批麻烦，武媚娘与钱羽馨还有仙儿都去帮忙了，要不然秦寿现在恐怕早已陷入崩溃的包围。

粮仓米消耗一空，又要去四处进高价米，洪灾过后米价暴涨一倍，秦寿差点吃不消要崩溃，除了监狱的挖地基难民有朝廷赈灾粮供养着，早一批的灾民都加入长乐进入耕作，消耗粮食加剧在所难免。

心烦意燥的秦寿抓急不已，越是关键时刻出现

这个问题，越是头疼无比，衣食住行食字排第二，没有吃的怎么能行？

“长，木料商马晋在外求见！”

“有请！”

贺明急匆匆跑进大厅，把马晋前来拜访之事说出，秦寿闻言挥手示意贺明有请马晋进来，亏欠了他那么多，是时候兑现诺言了。

“马某参见将军！”

“马掌柜的，坐！灵儿，奉茶！”

不消片刻马晋走进大厅，拱手拜见邀请自己来的秦寿，马晋在秦寿邀请落座声下，带着一头雾水坐定一边，不知道秦寿找自己干什么？

苏菲去侍奉贾蓉，没有婢女之下秦寿只好征用钱羽馨的贴身婢女钱灵，两盏茶奉上后，马晋没有喝，等待秦寿发话。()$()$(小)$(说)$().---.高速！

“马掌柜的，还记得当初秦某的承诺吗？”

秦寿抿了一口茶直入主题，马晋闻言一愣点点头，事情都过去了好几个月，马晋早已不当一回事了，如今秦寿再次提及，马晋忍不住疑惑起来。

“城南韦氏伐木场，马掌柜的，可否有兴趣接手？”

“啊？！韦，韦氏伐木场？！”

秦寿说出韦氏伐木场，马晋大吃一惊不可思议看向秦寿，确定秦寿不是开玩笑后，连连点着头应着，傻子才不答应。

马晋没想到今日惊喜这么大，秦寿居然兑现诺言了，这是马晋没有想到的事，欣喜不已地端起茶杯，喝一口茶压压惊。

“将，将军，你，真的把伐木场交给马某打理？”

马晋想要确定一下事实，惊喜来得太突然了，以至于马晋有点措手不及，想要再次确定一下事实。

“秦某从不说谎话，明儿你大可派人进驻韦氏伐木场，就说本将军派你来的，没人敢阻拦你…”

“将军，丁某…”

秦寿的话没说完，丁不二急匆匆从门外走进来，见到大厅内还有生面孔的人，丁不二马上闭嘴没说下。

“那好，将军，你有事先忙，马某告辞！”

马晋知道秦寿有事要忙，得到秦寿的肯定声抱拳告退离去，秦寿也没有挽留之意，含笑点头算是回应了马晋。

“丁不二，有事？”

“将军稍等！”

马晋离去后，秦寿一脸疑惑看向丁不二，而丁不二拱手抱拳告退出去，更是让秦寿大感好奇，搞什么神神秘秘的？

不消片刻丁不二带着护卫架着一个晕过去的人出现大厅，秦寿不解地看向丁不二，带个人回来算是什么意思？

“将军，丁某在赵国公府抓到这倭国贼子！”

“倭国人？”

丁不二把带回来的人身份说出，秦寿忍不住皱起眉头，长孙无忌与倭国什么时候有联系了？联想到他莫名其妙出现丢下的狠话，秦寿心中一惊。

‘难道是间人皇女的手下？’想到间人皇女秦寿忍不住暴露杀心，要是真是这样，要提前与间人皇女中断合作，先把她铲除才行。

“弄醒！”

丁不二在秦寿命令下，野蛮板起晕过去的倭国人，手指掐了下倭国人的人中，吃痛转醒的倭国人破口大骂了一声气可肖。

“你们是谁？”

倭国人醒来后，装出一副无辜害怕的模样，流利的中原语顺口张来，要不是他转醒一刻骂出倭国

语，还真给他忽悠过去。
“我们是谁无关重要，问题是你是谁？受谁指使？你的主人又是谁？别试图挑战耐心，你玩不起！”
秦寿冷笑一声，这个倭国人装得太挺像样的，一口气问出好几个问题，末了加了一句警告话，他不醒目别怪自己了。
“你们，你们到底是谁？为何要…”
“丁不二，带下去用铁钉穿手指，看他嘴硬到什么时候！”
“是！”
秦寿懒得废话，也懒得去听倭国人啰嗦，厌恶无比一挥手，丁不二了然一笑，明白秦寿的意思交给自己慢慢处理。
“你们，你们乱用私刑…”
“傻帽！”
倭国人接近白的话，丁不二不屑一顾地撇撇嘴，踹了倭国人肚皮一脚，指挥两个护卫把他拖下去。
“秦郎，适才那人是谁？”
武媚娘一脸不解边走边回头看着外面，带着一丝疑问询问脸色发黑的秦寿，大吵大闹听着甚是厌

烦。
“倭国的探子，媚娘，怎么了？”
秦寿有些头疼地揉着头，什么都不怕，就怕那个倭国人交代了是间人皇女派来的，那就麻烦大了！
“你的工地问题，工匠少了那么多，工程延缓了，居民房也停工了，泥匠工那边...”
武媚娘一口气把工地房屋扩建问题说出来，秦寿一个头大无比，特别是泥匠工砖头水泥不够用，更是雪上加霜的头疼问题。
“监狱那边的工程放慢速度，先把自家的弄起来，媚娘，派人去聚贤楼找张三，最短时间内帮忙找一批匠工！”
“还加人手？”
武媚娘给秦寿的话惊呆了，如今长乐匠工都快破三千人了，还要继续在加，吃得消吗？
“加，继续加，这点人手哪里够？人不怕多，就怕人手不够，日后有大用，去吧！”
“好吧！”
武媚娘在秦寿头疼揉额头吩咐下，勉为其难答应去找人，头疼的秦寿坐在一边沉默不语，丁不二抓到倭国探子，秦寿心里越发不安，感觉好像有什

么事要发生？到底是什么事？一时间又说不上来。

第262章好黑的一匹黑马

“快点，磨磨蹭蹭，想吃鞭子是不是？”

大理寺天牢，狱卒推着一名三十好几中年人朝天牢走去，脸色憔悴的中年人双目无关，在狱卒推动下，犹如行尸走肉似的。

“来者何人？所犯何罪？”

大理狱丞姜维在天牢边晒太阳，两个狱卒献殷勤地替姜维松骨捶背，姜维懒洋洋地公式化询问狱卒带来的新囚犯。

“姜狱丞，此人乃汴州尉氏人，在陈仓犯了命案…”

“命案？啧啧~~那可不得了，压下去，死囚牢房！”

狱卒把中年人案底告知，姜维眯起眼挺起身板，上下打量了眼孔武有力的中年人，摇头叹息一声如此人才浪费了，挥挥手安排好中年人的囚房。

中年人没有说完，听到死囚牢房二字，浑浊双眼顿时无光，麻木不仁地给狱卒带进天牢，进入死囚牢房注定有死无生了！

“姜狱丞，秦将军最近不是在招人才吗？小的看此人一表人才，或许…”

“嗯？”

姜维翻看狱卒带来的案件起因，正打算发霉个几年在统一呈给刑部，亲信支招的话姜维双目一亮，猛拍自己脑门忍不住暗骂糊涂，怎么没想到这事？

“那还等什么？赶紧的去找秦将军过来！”

姜维二话不说抓起身后献媚出主意的狱卒，赶他去长乐找秦寿，升官发财就要绑大腿，秦寿就是最好的大腿！

两个时辰过后，眼看快要日落西山，秦寿还没来姜维忍不住急了，新的犯人姜维不确定秦寿要不要，暂时安置长孙冲以前住的牢房。.~.

眼看交班换人时间要到了，秦寿要是在不来确定，姜维很难办了，要是给别有用心的人打小报告到刘弘明，姜维吃不了要兜着走。

“怎么还没来？真是急死人了！”

姜维急得犹如锅上蚂蚁，新来的囚房要是送去死囚牢房，肯定会遭到亡命之徒的死囚欺凌，不送他去死囚等会换岗了就麻烦大，真是纠结人啊！

“姜维，你找本将军有何事？”

姜维急不可耐的时候，秦寿在狱卒恭维带路下终于到来，七上八下不安的姜维，见到秦寿到来忍

不住松了口气。

秦寿一头雾水，要不是狱卒说的不清不楚，秦寿还真懒得亲自过来，当然人才这两个字秦寿算是听清楚，正缺人才的秦寿不得不放下忙碌家业，前来看个究竟什么人才？

“将军，你来了，太好了，今儿天牢收监了一个大胆人物，以下犯上斩杀了陈仓折冲都尉…”

“带路！”

秦寿懒得去听姜维废话，是不是人才看一看瞄一瞄就知道了，个人眼光不同，他认为是人才，秦寿未必认为是人才，眼见为实再定论。

姜维点头哈腰在前面带路，以自己多年阅人无数眼光，姜维相信新来的死囚，肯定是人才，只要秦寿高兴满意了，可以跟秦寿谈谈升迁的事了。

“啊？！是将军！”

“将军，我们是冤枉的，求求你放我们出去…”

“将军，我们会手艺，很多很多的手艺…”

秦寿再一次踏入天牢，囚犯们马上认出求贤若渴的秦寿，仇万福与他的手下提前出狱，囚犯们多多少少知道是出自秦寿。

激动不已的囚房们摇晃着铁栏牢房，试图引起

秦寿的注意力，只可惜秦寿连看也懒得去看他们一眼，无关重要的人物秦寿懒得去费力招揽。

中年人听到囚房吵闹声与脚步声，默默地抬起头看向朝自己走来的秦寿，带着一丝疑惑慢慢站起身来，从他关押独立牢房一刻，就猜到自己有转机。

“你是？”

中年人带着一丝疑问望向停止牢房前的秦寿，纵观秦寿没穿官服可得到那么多囚房喊将军，可见秦寿身份非同一般，更何况出入自由天牢。

“将军，坐！”

姜维献媚亲自搬来椅子，更是让中年人大吃一惊，忍不住好奇打量起年轻的秦寿，试图猜测秦寿真实身份。

“在下秦寿，游骑将军同时也是长乐长，这位兄台如何称呼？”

“同时也是刑部侍郎，刘仁轨，秦将军问你话如实交代！”

“秦将军好，在下刘仁轨！”

秦寿自报身份，再加上一边的姜维参合一句，中年人大吃一惊，没想到眼前的年轻人居然是大唐武双全新晋战神，也是刑部侍郎，由衷发自内心尊

敬问候。

秦寿这半年多的声望覆盖大半个大唐，刘仁轨要是不知道才是怪事，只是没有想到在这里遇到他，更没有想到自己案情惊动刑部，秦寿亲自来天牢审理案件，让刘仁轨有些受宠若惊。

‘刘仁轨？’秦寿一脸疑惑看着刘仁轨，感觉有点熟悉又有点陌生，一时间想不起来，在看他一脸正气凌然，秦寿感觉他是个少有的人物。

“你打死了陈仓折冲都尉鲁宁？”

秦寿接过姜维老老实实递来的入狱底案，看了眼后带着疑惑目光看向刘仁轨，敢以下犯上狱中打死上级，牛人啊！

“将军，都尉鲁宁自持品秩高，豪纵无礼，无人能止，刘某看不过眼好言相劝，哪晓鲁宁不但不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刘某遂将其投入狱中…”

刘仁轨义正言辞把事情经过如实说出来，看不顺眼都尉鲁宁欺凌民危害一方，把鲁宁收监，鲁宁在狱中不期悔改，对刘仁轨横加谩骂，刘仁轨一怒之下将鲁宁乱杖打死，才有今日踉跄入狱。

‘刘仁轨？！’秦寿恍然大悟想起历史名将，刘仁轨640年才冒泡的大唐海军统帅，经历两个皇朝的海军大将军，同时也是白江口之战大败倭国、

百济联军的牛将军，如此人才居然给自己遇上！

秦寿琢磨着如何收服他，当然不能马上放他出来，以他敢以下犯上的正义凌然之气，需要他在狱中好好反思，在想办法收服为己用，缺的就是他这样天生打水战的将军。

“嗯，刘县尉，你的案情本将军有所了解了，在本将军未查明事实真相前，刘县尉，委屈你在这儿住上一段时间，如若刘县尉所言非虚，本将军定然还与你一个公道！”

“谢将军！”

秦寿充满正气凌然的话，刘仁轨感动的泪流满面，拱手作揖施礼答谢，秦寿召来姜维叮嘱他照顾好刘仁轨，直朝死囚区域走去，刺激一下老熟人长孙冲。

第263章不入流的演技

死囚区域，秦寿还没走到死囚区，远远便嗅到作呕的臊臭味，还有一股发酸发霉的潲水味，三两个狱卒拖着病死囚犯走出，经过牢房大夫检查确认已死，再经由仵作送去敛葬。

“开门！秦将军要去见死囚犯长孙冲！”

“是！”

狱卒在姜维轻挥手下，点头哈腰打开井字天牢死囚区，厚重生锈牢房铁栏门发出牙酸开门声，狱卒腰带别着一大串死囚区牢房钥匙，拿起火把在前面带路。

“死相，学犬叫，快点！”

“傻子，快叫，在不叫让你尝尝粪桶厉害！”

“汪…汪汪…”

“哈哈~~”

还未到长孙冲死囚牢房，秦寿远远听到长孙冲被欺凌得一个字惨！又是学犬叫又是嬉笑抽打耳光声，真不知道长孙无忌来到这里，会不会吐血身亡？

“安静，都老实点！”

狱卒走到长孙冲的死囚牢房，出言喝斥玩得兴

起的死囚们，狱卒一出现死囚们大感无趣走到一边，留下蓬头垢面的长孙冲跪地。

“爹，爹，你来了，孩儿在这里，孩儿在这里...”

秦寿与姜维一出现，长孙冲整个人发疯似的扑到牢房铁栏，着实把姜维吓了一大跳，刚想一脚踹过去，马上给秦寿伸手制止住了。

缩减的五个死囚畏惧十足，不敢去看姜维，长孙冲给他们玩疯了，怕事情怪责到他们头上，老老实实当起孙子不敢乱来。

秦寿蹲到牢房前，冷笑一声看着长孙冲，帅气的脸孔变成脏污瘦弱的脸，凹下去的眼睛，带着浑浊目光，说话时满嘴黄牙恶臭无比，脏污的长发，脏污的囚衣，脏污的赤膊，总之一个字就是脏！

“将军，这家伙变傻了，要不要...”

“真傻还是假傻？”

姜维把长孙冲变傻的事说出来，按照以前律令加上他特殊身份...秦寿转过身不屑一顾的反驳，姜维顿时哑口无言。()$()$(小)$(说)$().---.高速！

“爹爹，孩儿知错了，爹爹，你带孩儿回去...”

长孙冲试图伸手抓秦寿衣服，秦寿早有预备后

退了一步，冷笑着看长孙冲装傻，他有那么容易变傻子？蒙谁呢？就算是变傻了也要折磨到死！

“将军，差不多得了吧？在这样下去，姜某…”

“怎么？怕了？”

姜维试图劝说秦寿适而可止，长孙冲都给他折磨成傻子了，可秦寿冷笑的反问声，姜维顿时再一次哑口无言，不敢应答秦寿的问话。

“爹，爹，孩儿知错了，爹…”

“一个长孙无忌而已，怕他干什么？他权利在大也管不到大理寺，放心吧，有什么事本将军顶着！”

“好吧，将军，姜某听你的！”

秦寿直接过滤长孙冲装孙子的扮傻，装也装不像样忽悠谁呢？姜维在秦寿保证声之中，脸色迟疑一阵勉为其难答应下来。

事情都到了这一步，早已没了回头路，既然选择了秦寿这个阵营，姜维也只好硬着头皮与秦寿一起玩下去，整死整残长孙冲。

“姜狱丞，对了，本将军过两日与长公主大婚，请帖忘了带，你可要记得赏脸前来！”

“啊？真的？那可恭喜将军，贺喜将军了，姜

某一定准时到！”

秦寿的邀请婚宴，姜维心中大喜，一番祝贺拍胸保证自己准时到，这是亲近秦寿的好机会，姜维怎么可能错过巴结？

秦寿抱拳回礼姜维同时，目光一直注视着长孙冲，不经意间发现浑身一颤的动作，得，秦寿知道了他在装，冷笑一声揭穿了他的小把戏。

“开饭了！”

狱卒在外面晦气十足喊了一声，两名狱卒抬着潲水一样发酸的食物，死囚区域囚犯们马上爬起，扬起脖子等待伙食到来。

“呵呵~~姜狱丞，本将军好奇，傻子会不会吃饭？”

长孙冲装傻哭着轻轻颤抖一下，意识到秦寿肯定没安好心，可又不得不硬起头皮硬撑下去，连丢脸喊他爹都喊了，还会在乎他阴险的试探？

“将军，姜某愚昧，还望将军指点！”

姜维冷汗连连，由衷为长孙冲感到悲哀，得罪了秦寿算是他倒霉八辈子了，这次不知道他又想出什么阴损法子整治长孙冲了。

“你们几个过来！”

秦寿弹了个响指，安分守己的五个死囚闻言先

是一愣，看了眼秦寿一边恭维的姜维，忐忑不安地走过来。

“日后这人的伙食，全改用粪桶招待，你们今后伙食大鱼大肉，怎么样？”

“啊？真的？”

“将军，此言当真？”

“信不信由你们！”

秦寿阴损的话刚说完，死囚们不敢置信地看着秦寿，连一边的姜维也是傻了眼看着秦寿，这招太狠太没人性了吧？

“姓秦的，我要杀了你！！”

长孙冲再也装不下去了，双眼闪烁着一股无法遏止的怒火，像是一匹受了伤的野兽，又像怒狮一样咆哮连连，恨不能亲手撕裂了眼前侮辱者。

姜维吓了一跳，这是多大的仇恨啊？长孙冲那张黑瘦的脸变得更黑，眼睛里发出无尽怒火，嘴张开露出尖锐的黄牙，好像要把所有人吃掉似的。

“你，你，居然敢装疯卖傻？你们几个好好招待他，秦将军的话就是本狱丞的话，拖下去！”

“好叻~”

恼羞成怒的姜维发飙了，差点给长孙冲装疯卖傻欺骗过去，感觉给人耍了的姜维很生气，头脑发

热默认了秦寿缺德的惩罚方式。

“姓秦的，你给我等…不要，唔唔…”

秦寿冷笑一声转过头，懒得去看遭虐的长孙冲，以免自己倒了胃口，姜维看了眼马上受不了转身跟着离去，那画面想都不敢想。

走出天牢秦寿松了口气，长孙冲如今跟废人差不多，不值得再去看了，剩下来就是等着他死期到来，至少在死囚们折磨下，他不会活到秋后。

“将军，姜某的事…”

姜维随后走出天牢，看了眼没有离去的秦寿，壮起胆子提及升迁寺正的事，等了这么久就盼着这事。

秦寿看了眼姜维，心里琢磨着，这家伙御用的好是一大助力，通过他今日出色表现，有眼光物色的未来大唐海军元帅，值得栽培成为手下。

“嗯，过几日本将军帮你跟刑部尚书说说，牢房你可要记得安排信任的人！”

“是，姜某一定会办妥，将军你慢走！”

得到秦寿安排后，姜维心中大喜连连点头应着，升迁的事有着落了，姜维欢心喜地地恭送秦寿离去。

第264章机械水车

眨眼又两天时间过去，越是到大婚期前一天，秦寿越是感到心绪不宁，好像预感到有什么事发生，以至于天天走神办什么事也不上心。ｗｗｗ．．ｍｅ

秦寿不知道是不是所谓的婚前恐慌症，个性不成熟？生活能力差？容易产生紧张焦虑感？貌似自己都有，在精神和感情上，纯属属于敏感型的。

心绪不宁的秦寿，最近发现自己越来越容易生气，动不动就大发雷霆，骂怕的贺明连续两日不敢前来打搅，怕秦寿再一次发飙骂自己。

“秦郎，外面都忙得天旋地转，你却舒舒服服坐在这里，要是让人瞧见了成何体统？”

从外面走回来的武媚娘发现秦寿坐在大厅，大感有气忍不住开口埋怨，别人在外面忙个不停，他倒是好坐在家里不闻不问，最近这两日脾气也冲得很。

“烦着，媚娘有事？”

心烦不已的秦寿挠着头发，武媚娘跑回来肯定没什么好事，外面的事物基本交给她打理，除非遇到难题一般很少进来打搅自己。

“汉水渠毁了，以南一带农田无法引水进田，监狱地基进程太慢，遇到岩石层难以挖掘，匠工意思要不要绕道，唐友翁人手不足…”

武媚娘没好气把诸多难题丢给秦寿，甩手的秦寿不闻不问这些事，武媚娘心里也没有底，带难题回来看秦寿怎么处理？

“汉水渠…”

以南一带无法引水进农田，确实是头疼无比的事，汉水渠贯通城东一带，接连城南郊区一带的农田，城南那边好解决，有滨水何支撑可以引水，可城东这边毁了的位置麻烦了。

“嗯，汉水渠那头，郎君我想想法子，唐友翁的叫他们辛苦一阵，监狱那头别理他们慢慢挖，等不及朝廷自己招人！”

武媚娘大翻白眼，秦寿不负责的借口离去，真心那他没有办法，朝廷匠工肯定又有怨言了，顶着压力的武媚娘叹息一声，不得不依言照办。

回到东厢房的秦寿翻箱倒柜，从一叠叠的纸张之中找出城东河域图，标记出的毁渠缺口正好处于小山坡段，想要修复恐怕没有庞大资金与人力时间，难以完成补回去。

“灵儿，灵儿，去把林木匠找来！”

“是！”

准备走进来打扫房间的钱灵，心情不爽地应着跑出去，所幸秦寿看图出神，要不然钱灵肯定又要招到责罚。

汉水渠是修补不回去了，就算是可以秦寿也懒得浪费人力物力，看了眼断渠的地理位置，秦寿心中萌生了一举两得办法，冲力水车与风力水车，再次发生洪灾也不用再怕排水问题。

冲力水车，以现在汉水渠水源充足，加上出现缺口断层水流很猛，简单实用可把水快速引入农田，缺点就是夏季水源不足没多大用途。

最完美的当属风力水车，借助风力带动木齿轮，经由齿轮产生风力动力，在由齿轮产生轴动输出动力，可实现低处提水，缓解旱季汉水渠水少的危机，也可以避免抢水发生殴打事件，一举两得。

办法是想到了，剩下来就是设计与制造了，水车设计比较容易，基本全是简单的机械原理，只要齿轮之间绞合没有偏差，几乎没有什么难技术。

“长，你找林某？”

林木匠快步踏进东厢房，带着一丝疑惑小声翼翼询问秦寿，最近这几日秦寿脾气大进，贺明就是很好的反面教材。

“你现在把手里的活转交给鲁宏，是时候专攻一下木牛流马的奇技淫巧，别一味钻进钱眼荣誉里！”

秦寿耐着性子教诲林木匠，没事多动一下脑筋自己弄一些小发明，奇技淫巧需要一个领班人物，在没有信任的人选之下，秦寿只好期盼林木匠担当起大任。

“哦，哦，好的，长，就这事吗？”

林木匠稀里糊涂地挠着头，心里忍不住胡思乱想着，找自己来就是为了这事？

“林师傅，你看看这个设计图，可否有把握？”

“哦？”

秦寿没有发飙怒骂什么的，林木匠松了口气同时带着一丝疑问，接过秦寿递来的设计图看了眼，眨眼间顿时沉默下来。

冲力水车和风力水车两款设计图，林木匠闻所未闻而且还是头一次所见，特别是风力水车，看得林木匠皱眉不已。

一根木墩带着六扇奇怪的芭蕉形扇子，扇子下面是一个巨大的带齿轮盘，轮盘绞合地方还有一个小齿轮带动轴木另一侧齿轮，另一侧的齿轮画着长

长链条与竹筒形状水盘，整个设计简直就是别出心裁。

而冲力水车，林木匠横看下看，看了老半天始终没看出什么，两个支架点撑着一个大圆盘，半天没吭声琢磨着图里的设计含义。

“长，林某愚昧，这是何物？”

琢磨了老半天没猜出是什么，林木匠忍不住老脸一阵火辣，拱手赔罪汗濂询问秦寿用意，是自己孤陋寡闻还是秦寿博学多才？

“冲力水车，春秋季适用型自动取水灌溉农田，风力水车，夏季专用由低处抽水上高处…”

“啊？！”

秦寿解释出两款水车作用，林木匠大吃一惊整个人惊若木呆，张大嘴巴半天难以合拢，要真是如秦寿所说，那可是大唐农田飞速进步。

农作物什么都不怕，就怕遇到干旱季节，特别是夏季，每往到了夏季农作物基本靠天吃饭，除非离水源近的可以用脚手踏方式抽河水，离水源偏远的农田就麻烦大了。

而秦寿发明的风力水车，只要有风可以源源不断不知疲惫抽水，甚至可以覆盖水流几十里范围，简直是惊呆了林木匠。

“，长，你，你说得可是真的？”

林木匠忍不住颤抖起双手，这可是利国利民的大事，要是自己打造出来，肯定会名流芳史，甚至会给朝廷重视嘉奖什么的。

秦寿一脸黑线看着林木匠，这么不信任的话也亏他说得出口，心中无名怒火瞬间腾空而起，这家伙当自己吃饱撑着逗他玩？

“少废话，你不干交给鲁宏，以后每亩农田全开一条小渠，齿轮不懂可以去找王铁匠研究研究，没事赶紧拿着图纸滚蛋！”

“是！”

林木匠在秦寿不耐其烦拍案下，精神抖数地卷起图纸闪人，开什么玩笑？功名利禄的好事给鲁宏？林木匠脑抽了才那么笨。

第265章连射重弩弓

“将军，攻守专用重连弓组装好了！”

日落黄昏前，姜奉出现告知攻守专用重连弓组装好，秦寿整个人精神一振，收起一大堆图纸跟着姜奉去后山军营视察。

攻守专用重连弓造好，无疑是一大喜事，有了攻守专用重连弓坐镇，日后秦寿再也不惧怕任何事，连发数十支的重连弓，只要箭支足够千军万马也不怕。

后山军营里，一辆十尺长四尺宽两轮弩弓缓慢推出，两翼各镶着四张钢板弓片，密密麻麻的箭头露出外面，重弩弓车头犹如马蜂窝一样，远远看过去及其吓人。

“小心点，夏教头，派人去放箭靶！”

“是，你们几个，过去放箭靶！”

薛仁贵心惊胆颤地看着重弩弓车推出来，一边指挥放置地点一边命令夏侯墩去放箭靶，等待秦寿到来试验重弩弓的威力。

远远看到连射重弩弓，秦寿心中一阵惊喜，这算是时下最厉害的攻守重武器了，只要有充足的箭支和坚固的城池，以少胜多根本不在话下。

“将军！”

“将军…”

秦寿到来军营薛仁贵等人同时迎接，姜奉马上跑开去鼓弄重弩弓，确保重弩弓万无一失，以免试验威力的时候出现故障，那就丢脸大了。

军营宿舍区，钱夫人隔着老远呆在屋子边，见到秦寿出现军营又不敢过去，只能默默地看着，等秦寿忙完过来坐坐陪自己聊天解闷。

“辛苦你们了，姜奉怎么样？”

秦寿点头应和了薛仁贵等人，走到重弩弓车前看了眼，紧接着询问检查的姜奉，用韧性的钢板做弓身，射程肯定没有问题，甚至有可能超越现在的竹子弓身。.~.

连射重弩弓技术早已失传，能够复制出来算是实力暴涨一节了，配上现有的钢板技术，威力肯定不小，甚至有可能超过后世宋朝的笨重单发床弓。

“将军，没问题了，四冲弓片，一冲十矢齐发…箭支采用普通铁箭头，就是制造起来有些麻烦…”

姜奉一边说着一边拿出一只普通箭支，毕恭毕敬地递给秦寿，为了制造这重弩弓车，姜奉没少与制弓的匠工虚心学习。

秦寿拿起姜奉递来的特制的箭支，比起现在的箭支轻了三分之一，箭长四尺，无箭羽后尾，箭身圆滑均用木制成。

最绝的还是箭头特殊制造，普通铁箭头采用菱三角形状，带有阴险防拔除钩刺，中箭者难以拔除，除非穿透身体从后背取出。

“嗯，穿甲弓箭头要研制一些，能破步兵的盔甲最好，箭支也要加紧时间大量生产，箭头可以找你们王师傅在要一批人过来专门生产！”

“是，将军！”

秦寿的安排姜奉心中一喜，又可以增加人手这是好事，现在就那么十几个匠工，天天赶工做这做那的，忙也忙不过来。

“将军，箭靶已放好，均在八百步以外！”

“嗯，本将军试试看！”

八百步，大概一千三四米左右，古代的步数与现在计算不一致，三百步为一里，八百步距离太远了，以至于秦寿看到的箭靶模糊不清，无法找出正确的大致位置。

“盲射？”

“将军，何为盲射？”

秦寿忽然蹦出一句盲射，皱起眉头停下试验重

弩弓威力，站在一边的薛仁贵忍不住一阵疑惑，稀里糊涂不明白秦寿说什么盲射？

“就是射程太远，无法判断最佳射击点，盲射达不到最佳狙杀…嗯，狙杀？！”

秦寿解释盲射的意思，提及到狙杀二字的时候，突然间猛然大悟，猛拍自己的脑门，怎么忘记了后世的狙击枪瞄准镜，要是装备了观察员瞄准镜，还是杠杠的厉害！

薛仁贵无语地看着秦寿一惊一乍，什么狙杀？什么最佳射击点？他完全听不懂，只能哑口无语等待秦寿试验研究出来的重弩弓车威力。

“没事了，你过来试试看！”

秦寿纠结重弩弓需要两人掌陀，薛仁贵走到一边与秦寿一起合力转动转轮，四片钢弓片在转轮拉动下，慢慢弯成满弓弧度。

费力的转动让秦寿很不满意，终于发现重弩弓的致命缺点，钢板威力是不错，可问题来了，普通人肯定要四人合力才能拉动。

“将军，你请！”

薛仁贵轻呼一口气，甩了甩有些发麻的手臂，心呼好厉害的钢板，要是他一个人根本拉不动这要命的钢板。

秦寿看了眼发射点，四个凸点皆由拉闸来控制发射，秦寿拉动一个拉闸试验一下，第一冲的十矢齐发，在薛仁贵等人惊呼声之中，眨眼化成黑点消失不见。

第二第三第四冲箭支发射完，秦寿与一大票精兵们直朝八百步外箭靶视察，只见十个箭靶中靶的没四五个，大部分脱靶在军营木墙。

“将军，姜某…”

看到散射的箭支，姜奉汗濂地抱拳认错，射程是够了，可问题来了，四十支箭，命中这么低惭愧啊！

“嗯，不错，姜奉，别太在意这准头，毕竟散射准头偏低很正常，主要是靠数量与范围打击敌人…”

秦寿怕姜奉钻进死胡同，耐心解释连射重弩弓缺点与优点，准头是少了，可有范围与射程弥补了不足，试想五辆箭车同时发射，谁能躲得过密集的箭雨？

“将军，那…”

“姜奉，试试看改用火药爆破冲压推动，射程有五六百米就好，四连弓改一下变成二连，太费劲了不适合！”

“是，将军！”

姜奉在秦寿安排下，咋舌连连地点头应着，火药冲压推动，还真是头一次所闻，不过四连弓消弱成二连弓，是在所难免的，普通人难以转动八块钢板。

薛仁贵没有说话，说实在的四连弓他很满意，可问题是太难操作了，总不能拉动一两次就累趴吧？

八片钢板就算是有助力齿轮也费劲，秦寿提议减到二连弓，威力虽然打了折扣，可减少四片钢板效果可能也不差。

“好好研究一下！”

秦寿摇摇头叹息着转身离去，四连弓好是好，问题是太笨重太费力了，不适合普通人操作，秦寿需要的是两人可以操作过来的散射范围重弩弓。

“姜师傅，看你的了！”

薛仁贵摇摇头叹息一声，轻拍姜奉的肩膀转身离去，留下一脸郁闷的姜奉，这算是什么意思？直接说不满意不就行了！

第266章明争暗斗

“不错，不错，好酒好菜，太子哥，你这是庆功宴呢？还是晚膳？”

“见过魏王殿下！”

东宫明德殿，李泰不请自来中断了李承乾招待两位心腹，李承乾两位心腹侯君集与杜荷停下喝酒，拱手抱拳拜见不请自来的李泰。

“哈哈~~无需多礼，无需多礼，哎呀呀~~太子哥，你瞧瞧，泰弟也饿了，可否设宴一席？”

李泰厚脸皮哈哈大笑声，落座一边赖着不走，李承乾忍不住皱起眉头，冷哼一声招来太监，去备一座酒席想要看看李泰做什么？

一刻钟过去，太监与宫女传上一桌酒席，李泰也没有客气意思，不用李承乾招待自斟自饮大吃大喝，看得一边的侯君集与杜荷直皱眉，不知道李泰来这里目地何在？

“四弟，找寡人有何事？”

李承乾在侯君集与杜荷疑问目光看过来时，强忍着心中怒气，冷漠地询问死对头李泰来自己东宫做什么？李泰意外到来打了个李承乾措手不及。

“呵呵~~当然是喝酒用膳了！”

李泰用白一样的目光瞄了李承乾一眼，李承乾顿时涨红猪肝脸，恨不能一脚把这个无奈胞弟踢出宫门，无事不登三宝殿，李承乾知道这个可恶胞弟肯定有目的。

“魏王殿下，有话尽管说，无需在此故弄玄虚！”

侯君集在李承乾目光示意下，不得不硬起头皮，拱手抱拳打破沉寂的气氛，李泰的出现气氛变得压抑了很多。

“哎呀呀，太子哥这儿的美食还真是不得了，泰弟舍不得离去了，太子哥，你说这可如何是好？”

李泰厚颜无耻一语双关的话，怒了，李承乾眼里闪烁着一股无法遏止的怒火，这种怒火通常只有赌台旁边的赌徒才有。#中@.

李承乾再笨也听得出李泰话里意思，鸪占雀巢，很明显想要霸占自己的东宫，侯君集与杜荷也是一目怒火，这个魏王够无耻的，说话够直白的！

“是吗？四弟，恐怕你无福消受！”

李承乾不屑一顾地冷笑一声，李泰都开始上门打脸了，李承乾没有必要忍气吞声，更没想到李泰开始发难找抽了。

“太子哥，你找人灭了泰弟府门，泰弟夺回属于自己东西，这不过分吧？”

李泰冷笑一声，重重放下手里的酒耳，嬉皮笑脸的笑容豁然无存，换成了一副义正言辞脸孔，李承乾闻言差点吐血，这口黑锅够黑的！

“魏王殿下，属于说得好，抓贼讲证据，侯某愚昧，敢问魏王殿下证据何在？”

“不错，魏王殿下，你有何证据证明是太子所为？”

侯君集先是发难，杜荷不甘落后支撑，两人没想到李泰这么无耻，居然血口喷人栽赃陷害。

李泰冷笑着没有说话，自斟自饮喝起酒，目光一直紧盯着恼羞成怒的李承乾，而李承乾在李泰惊讶目光之中，由愤怒慢慢恢复平静。

“四弟，寡人忍耐有限，如若你在胆敢血口喷人，休怪寡人不念兄弟之情，送客！”

“是吗？那等着瞧，告辞！”

李承乾不急不缓的逐客令，李泰阴狠地双手抱拳告辞，顶着圆鼓鼓的肚皮踏出宫门前停下脚步，在李承乾不悦目光之中，慢慢转过身看向侯君集与杜荷。

“侯将军，本王敬你是个人才，本王曾经的承

诺不变，还望侯将军多多考虑，切莫站错位置耽误一生，如若侯将军改变主意，本王大门随时欢迎你～！”

李泰说完得意洋洋转身离去，留下铁青着脸色的李承乾，侯君集皱起眉头没有说话，他深刻知道解释即是掩饰，与杜荷默默地坐在一边。

明德殿一眨眼恢复死静，李承乾阴霾着脸色，目光慢慢看向皱眉不已的侯君集，察觉到李承乾目光，侯君集脸色大变迅速走出席位。

“太子殿下，侯某绝无二心，亦无与魏王有过任何交集，还请太子殿下明察，切莫中了魏王挑拨离间！”

“太子殿下，魏王很明显是在挑拨离间，故而引太子殿下起疑心…，还望太子殿下莫要信以为真！”

李承乾怀疑的目光，侯君集在笨也想得到，李承乾开始动摇怀疑李泰所言真实性，杜荷不得已下不得不站出来替侯君集申冤。

“寡人岂是糊涂之人？侯将军，寡人怀疑的是四弟王府灭门案，是不是他自己主导的苦肉计！”

“这…”

李承乾没有上当侯君集松了口气，可李承乾这

怀疑的问题，侯君集与杜荷不敢妄下定论，没凭没据证实不了什么，就算是证实了，哪又怎么样？

长乐，临近夜里的时候，秦寿总是觉得心绪不宁，心情烦躁的来回走动着，也不知道是烦明日大婚？还是心烦有什么事要发生。

秦叔宝与贾蓉没好气地看着心烦意燥的秦寿，都快成家的人了，居然还这么毛躁？可秦寿心里烦躁，秦叔宝和贾蓉又哪里知晓？

“寿儿，你这是怎么回事？晃来晃去，爹爹都给你晃悠了，你就不能老老实实呆着？”

秦叔宝大翻白眼没好气瞪了眼秦寿，这家伙明天即将成家了，居然变成这副德性成何体统？别人大婚前高高兴兴的，只有他垂头丧气的。

贾蓉摇头叹息一声，有些惆怅又有些欢喜，明日是秦寿大婚是好事，可贾蓉总是觉得秦寿在造孽似的，瞧瞧大厅凑成一桌麻将的女人，真是造孽糟蹋人！

秦寿不愿意在城内摆喜酒，认定长乐是家，秦叔宝也拿他没办法，只好把秦氏祖牌移位到长乐，好让在天之灵祖宗见证后代辉煌。

“爹爹，我们秦家还有很多亲戚吗？”

“这不是废话吗？明儿你大伯二伯…”

秦寿心不在焉的废话引来秦叔宝翻白眼，一口气说出一箩筐三姑六婆叔叔婶婶们，听得秦寿一阵头大，战乱时都各走一方定居，如今家世显赫了又东南西北凑在一起，典型的有福同享有难离当。

“好吧，爹爹，你安排吧，孩儿有点累，先下去休息了！”

“这孩子...”

面对秦叔宝没好气的白眼，秦寿选择败退闪人，秦叔宝看着没点主见自我意识的秦寿，只能干瞪眼拿他没办法。

秦寿离去后，秦叔宝不得不安排人手开始准备，慵懒的秦寿对自己婚礼事不闻不问，当爹当娘的秦叔宝与贾蓉开始忙碌安排布置。

第267章神秘告密信

皇宫甘露殿，忠直于守的皇宫侍卫精神抖擞巡逻，丝毫没有注意到大殿头顶有嚣张密探入侵，皇宫侍卫过去一批，秘密潜入的密探轻轻揭开大殿屋顶瓦片。#中@.

‘什么狗屁皇宫侍卫？’潘安不屑地撇撇嘴，鄙视下面忠直于守的皇宫侍卫，自己这么大一个活人来去自如了两三日，居然连他也发现了！

‘仇万福在东宫那边没事吧？算了，先办完正事在想！’与仇万福对调后，潘安担心仇万福不熟悉地方，可想到他出色身手，也就作罢自己多余担心。

潘安凑眼望下去，大殿内好一副温馨，魏王李泰胖嘟嘟的身子蹲着，献媚讨好替李世民洗脚，而李世民则捋须点头，颇为满意李泰的孝顺。

“父皇，舒服吗？”

“嗯，泰儿，你这手艺，从何学来？比太医的按摩博士”

李泰手法老练的按摩足部，李世民颇为享受地眯起眼，对李泰老练的按摩手法大感稀奇，很难想象贵为王爷的他会学这些手艺。

李泰的搓、抖、缠、捻、滚、揉六法，伺候得李世民舒坦无比，加之药材辅助浑身舒畅无比，越发对懂得孝顺的李泰喜爱！

“父皇，这是儿臣在封地时，跟一名游方大夫学的，父皇儿臣观你形数惊恐，经络不通，病生于不仁，治之以按摩...”

李泰把李世民状况说出来，长期缺乏经络不通，气血不通，龙体的某个部位就会出现疾患，在治疗上可以用按摩的方法疏通经络气血，达到治疗的作用。

李泰不骄不躁地诉说自己心得，李世民大感意外地看向李泰，没想到李泰居然学了这么多的奇门偏方，可又不得不承认李泰按摩起来很舒服。

“嗯，泰儿有此孝心，父皇甚是心喜！”

李世民不由自主地感叹一声连连点头，要是每个皇子都有李泰如此孝心，李世民也不至于如此劳神伤脑，天天担忧他们针锋相对自相残杀。

“父皇，儿臣原本想要替太子哥治疗，哪晓得太子哥不领情...”

李泰趁热打铁无中生有拈造是非，恶人先告状把李承乾坏话说了一通，李世民听了忍不住直皱眉头，今日他们两兄弟不欢而散的争吵，他是知晓

的。
‘足部按摩有这么舒服吗？’大殿上偷听的潘安忍不住纳闷起来，看李世民享受的模样，似乎还不错，潘安忍不住妒忌起来，帝王就是好命啊！
“泰儿，今后如若无事，别在去东宫，还有其他事吗？”
李世民叹息一声收回脚，自行穿上龙靴不用李泰献媚，他们两兄弟的争斗，李世民多多少少知道一些，只是装糊涂不去追究太多。
“父皇，儿臣王府遭遇变故前，有位神秘人引开了儿臣，连同带有一封告密信，儿臣最近害怕差点忘了，请父皇你过目！”
“告密信？”
李泰犹豫了一阵，拿出一封皱巴巴的信封递给李世民，而李世民带着一丝疑惑，接过李泰递来的信封，并没有拆开只是拿在手里发呆。
‘这死胖子，天生五行欠扁，又玩什么花样？’大殿屋顶上潘安忍不住咒骂阴险的李泰，这封所谓的告密信，肯定是没什么好事。
“嗯，泰儿，你先回去歇息吧！”
“是，父皇！”
李泰在李世民挥手下，姗姗告退离去，李世民

没有拆开信封，手里拿着信封走到龙案，静静坐着不知道在想什么。

潘安轻手轻脚爬到大殿另一侧，寻找了半天才找到正确位置，轻轻揭开瓦背时，李世民早已把告密信烧成灰。

‘可恶，来晚了！’潘安自怨自艾地暗骂一声，却是疏忽了一件事，哪怕他动作够快，隔得那么远也未必看得清楚告密信里写什么。

严统领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李世民龙案前，轻声细语交代的李世民，潘安听不清楚李世民在说些什么，急不可耐地挠着头，暗骂李世民老狐狸。

“等会，严统领，长乐那边查清楚没有？”

严统领准备告退离去，李世民突然喊停严统领，提及长乐怎么突增那么多钱？李世民一直想不明白，秦寿是故意隐瞒身家还是钱会变戏法变出来？

“启禀皇上，暂时没有发现，不过微臣发现长乐后山军营甚是严密，探子无法…”

严统领把长乐的事禀告出来，李世民沉默了一阵，觉得秦寿搬迁军营有古怪，可又觉得很合理，一时间无法判断长乐后山有什么，无缘无故的总不能仗势欺人，派人进去搜查什么的，有点说不过

去。

没有什么发现的潘安等严统领离去后，带着遗憾回到集合点，等待仇万福出现一起回去，等了半个时辰，仇万福有惊无险回来后，两人才相序离去。

丑时一刻，后院内秦寿无心睡眠，焦急等待潘安和仇万福回来，时而想到明日的婚事，时而想到不安的事，脑海里乱七八糟乱得跟一团粥似的。

“将军！”

“将军！”

就在秦寿心烦意燥的时候，潘安和仇万福终于回来了，两人平安无事直让秦寿松了口气。

“怎么样？打探到什么消息了没有？”

秦寿的疑问声，潘安和仇万福两人遗憾地摇摇头，把各自打探的消息一一说出来，潘安的消息秦寿听了忍不住皱起眉头，告密信？

还真是怕什么来什么，这封神秘告密信，秦寿敢肯定有百分之五十几率是针对自己的，至于为什么李世民会烧毁，秦寿不得而知也无从得知。

“谁的告密信？告谁的密？”

秦寿越发不安，这个李泰还真是天生欠削那种，没事找事看来要给他颜色尝尝，要不然还真以

为自己是软柿子。

“将军，潘某无能，没打探到…”

潘安一脸惭愧地把当时情况说一遍，秦寿听了头疼不已挥挥手，这事怨不得潘安，只能怪运气太差。

“嗯…本将军担心明儿有变，你们两个去准备准备，安排好明日之事！”

“是，将军！”

潘安和仇万福在秦寿疲惫挥手下，躬身告退离去，留下秦寿一人独自呆在后院，心里琢磨着李泰到底给了李世民什么告密信？

‘李泰，你个死胖子，给我记着，欠债的总有一天要还！’秦寿咬牙切齿紧握着拳头，李泰越来越危险了，只可惜这个家伙龟缩在皇宫，暂时拿他没有办法。

第268章新版婚车

次日清晨，卯时未到皇宫早已张灯结彩，各主要宫殿都备足了鞭炮、红色烫金双喜字儿大蜡烛，皇宫御路上都铺了红毡子。#中@.

皇宫内太监与宫女们忙碌奔波，掖庭宫李丽质寝宫内，沐浴完的李丽质披上宫女带来的衣纁袡，缕缕青丝垂在胸前，宫女在李丽质俏脸薄施粉黛，铜镜内倒影出李丽质如梦似幻的哀愁脸孔。

宫女们挽起李丽质墨玉般的青丝，简单地绾个飞仙髻，拿起四品花钗六树，轻轻别上飞仙髻，点好眉心画眉，眨眼间宫女们惊叹连连，疑是从天而来的仙女清丽出尘。

“参见皇上...”

李世民大清早过来，忙碌的宫女们发现李世民，盈盈施礼给李世民免礼挥退，李丽质盈盈起身作势行礼。

“丽质，无需多礼！”

“谢父皇！”

李丽质在李世民把手搀扶下，脆生生的话语之中带着一丝咽啃，有些舍不得离开似的，引来李世民感慨的叹息声。

“父皇，丽质怕…”

“傻丽质，怕什么？唉~父皇也舍不得，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理所当然，丽质，日后…”

李世民轻声安抚李丽质，心中极度不爽又没有办法，凑热闹的程妖精也选择今日，以至于秦寿得逞迫不得已废去了驸马府，总不能把程妖精的闺女也接去驸马府吧？

李世民在宫里交代李丽质，而长安城内却是热闹一片，取消早朝群臣撇去以往官服，各个衣衫鲜艳车水马龙马车排成长龙朝城东驶去，春明门守城府兵早早大开城门，放各大臣马车出城。

数里城东红妆挂满大树，马车车夫们惊讶连连，数万邻民自发自觉爬树挂红妆布条与红灯笼等等，越是靠近长乐越发显得喜庆。

()$()$(小)$(说)$().---.高速！

群臣到底长乐，普一下马车全惊呆了，一夜之间长乐大变样似的，头大门挂满密密麻麻长鞭炮，子里堆满长短不一鞭炮与烟花，民们人手好几封短鞭炮塞到腰间。

李震与李德奖李德培三兄弟，第一时间脱离他们李靖他们，跑进里子去找秦寿，身为伴郎的他们三个哪里要进去准备准备。

“歪了，歪了，左边一点…”

群臣们踏进长乐，只见贺明指挥人手在长屋大门前挂喜字，秦叔宝第一时间出现长屋大门，恭迎到来的群臣道贺声。

“秦兄，恭喜啊！”

“哪里，哪里，里面请…”

精神足的秦叔宝带着管家恭迎群臣进屋，疲于招待的秦叔宝差点笑僵脸，迎接道贺的群臣们到来，由管家安排带进屋。

后院内秦寿沐浴完身着四品绣冕新郎服，武媚娘与仙儿带着笑意，替郁闷不止的秦寿梳理，钱羽馨闷闷不乐地呆坐一边，目光呆地看着秦寿。

“秦郎，今日乃大喜之日，为何闷闷不乐？”

武媚娘似乎看穿秦寿郁闷的心情，忍不住好奇询问起郁闷不止的秦寿，按道理秦寿应该开心才是，摆着臭脸多难看。

仙儿轻轻撞了撞武媚娘，在武媚娘目光看过来时，撇头示意身后呆坐发呆的钱羽馨，武媚娘识趣闭嘴不说话了。

“行了，行了，都出去吧！”

“是！”

武媚娘与仙儿在秦寿驱赶下，莞尔无语一笑告

退离去，留下秦寿与钱羽馨在屋子里，让两人好好说话。

“羽馨，怎么了？”

武媚娘与仙儿出去后，秦寿走到闷闷不乐钱羽馨面前，与她并肩而坐伸手轻搂摇头轻叹的钱羽馨。

“秦郎，没什么，羽馨去整理喜床…”

秦寿愕然看着钱羽馨挣开自己的手，目光呆地看着她温柔贤淑整理喜床，心生愧意却无法开口弥补，这场婚礼应该属于她却变成另外一个人。

“咦？出来了！”

“郎君在里面，还请诸位稍等！”

李震等人在东厢房外面等了片刻，武媚娘与仙儿出来刚想要进去，马上给武媚娘与仙儿拦下来，门口等候的薛仁贵与夏侯墩忠直于守。

“还没好？”

李震与李德奖两兄弟郁闷不止，武媚娘与仙儿挡住去路，他们三个也只好耐着性子等下去，新郎官没出来他们急也急不来。

笃笃…新郎服内窗户传来敲窗声，把正在整理喜床的钱羽馨吓了一跳，转过头看向秦寿的时候，秦寿已经无声无息走到帖了喜字窗外边。

“将军，聚贤楼那边安排好了！”
秦寿推开一点窗户，潘安与仇万福两个人脸带疲惫之色，把聚贤楼楼主虬髯客同意带侠客协助之事说出来。
“辛苦你们了，本将军担心可能有不长眼的人搞破坏，你们在辛苦一阵潜伏，真发生什么事，不用留活口格杀勿论！”
“是，将军！”
潘安与仇万福在秦寿交代完后，马上告退不动声色离去，秦寿合上窗台转过身，钱羽馨带着担忧之色出现身后。
“没事的，放心，郎君我过些日子在给你们补办婚礼！”
“嗯，你小心点！”
“尊师，时辰到了！”
钱羽馨在秦寿轻哄声下一脸担忧地点点头，直到袁神棍在屋门外喊了一声时辰到，秦寿才叹息一声轻拍钱羽馨的香肩，朝紧闭的房门打开走出去。
“五辆？”
“秦兄，我们六个，五辆怎么够分？”
当秦寿带着李震三人来到后院门口，五辆挂着大红绸缎的自行车放到一边，尉迟宝床三兄弟随后

赶来，李震顿时不乐意了。

“他们五个骑自行车，你帮秦某驾驶婚车！”

“那还差不多！”

秦寿的安排，李震松了口气，跟着秦寿去看他所谓的婚车，李德奖和尉迟宝床兄弟们开始瓜分自行车，薛仁贵与夏侯墩无语地看着这些权贵子弟们争抢。

可当见到秦寿的婚车后，李震有晕菜恨不能抽自己两巴掌的冲动，一辆加长人力的黄包车出现眼前，整理黄包车挂满喜庆的红绸缎。

要不是造好一半的山寨凤撵给李世民反悔，秦寿也不至于临时临急改用简单的半木半铁黄包车，真的是印证了一句俗话，计划赶不上变化！

“秦，秦兄，那，那个…”

“什么这个那个？赶紧的，时辰到了，耽误了良辰吉日，皇上盛怒你我担待不起！”

秦寿没有理会李震的抗议声，逮着李泰推到拉手前，秦寿坐上黄包车翘起二郎腿，奸笑地看着郁闷不止的李震。

第269章好大的惊喜

长安城，数十里红妆飘飘，马车从街头排到街尾，井然有序，治安府兵精神抖擞把持长安街道，看热闹的百姓们大清早占好位置，等待围观长公主出嫁。.~.

长长的围观长龙聚满好事百姓，由城东春明门一直延伸到皇宫朱雀门，途径道政坊，东市，平康坊，务本坊和兴道坊等等。

围观百姓们议论纷纷，各自猜测长乐这次迎亲的花轿规模，是八人还是十人？大唐长公主出嫁，百姓们想不凑个热闹也不行。

治安府兵顶着好事百姓们推撞，直不动犹如城墙屹立不倒，防止好事百姓们突破界线扰乱大婚吉时，皇上怪罪下来他们担待不起。

“迎亲队来了，你们看！”

“咦？真的来了！”

围观的百姓们踮起脚尖伸长脖子，远远便见到大红衣衫加身的仪仗队、鼓乐队在迎亲队伍前，大红灯笼开路，沿途一路吹吹打打鞭炮齐鸣好不热闹。

“咦？那是什么？”

“不晓得啊！那不是新郎哥吗？”

“真的耶！”

仪仗队和鼓乐队过后，李震拉着奇特黄包车出现，马上惊呆了看热闹的百姓们，原本以为新郎哥会是骑马带着花轿，没想到秦寿骑着发福虎头披红缎的旺财。

秦寿骑老虎迎亲秒爆了百姓们眼球，加上沿路投放贼响的鞭炮助兴，连同治安府兵们也忍不住肃然起敬，骑虎接新娘自古以来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简直是无人可效仿的隆重婚礼。

面对百姓们惊呼声与乍然声，李震露出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幽怨十足的目光看向骑虎拱手抱拳的秦寿，转而又看向身后风头大出的李德奖等人，恼怒无比同时后悔多嘴上当受骗。

“哇~这是长乐的自行车？！”

“真好看！”

李德奖与尉迟五兄弟自行车队出现，引发了看热闹的百姓们一浪浪高呼惊讶声，迎亲团秦氏三姑六婶们各个高傲抬起头，倍有面子欣然接受看热闹百姓目光。

平康坊内，阁楼房屋紧闭的窗台轻轻动了动，黑漆漆的窗台边缘露出一双双目光，黑黝黝的箭支

对准街道仪仗队，紧接着窗台又慢慢恢复平静。

阁楼里十多人躲在黑暗房屋里，屋内血腥味扑鼻，三具女尸倒在一边，全副弓手打扮的刺客们平心静气，借助有限烛火光聚首在一起。

“头，什么时候动手？”

刺客们你看我我看你，最后看向刺客头领，等待沉默不语的刺客发号命令，这次刺杀任务九死一生，基本没有活着安全离去机会。

“目标出现一刻，新郎官能杀死最好，杀不死也就罢，一击即退明白没有？”

“是！”

刺客头领简练说明后，轻轻一挥手刺客们开始占据最佳射击位置，等待迎亲队伍进宫接目标出来，给予秦寿当头一棒刺激。

嵩仁坊和胜业坊两坊之地，虬髯客与程家三子各自镇守一坊之地，虬髯客带来江湖豪客三十多人，程家三子带着五十多精锐弓手府兵，各自在一边商谋对策。

“张兄，如若给府兵抓到了，我等如何是好？”

“是啊，张兄，要是来个乱党罪名，那…”

虬髯客带来的江湖豪客们一脸担忧之色，当时

应诏虬髯客来帮忙，拼着一股义气前来，现在见到外面阵势，觉得有些多余画蛇添足。

“有些事不是想象之中那么简单，你们放心，有什么事张某人顶着，更何况对面还有程家三兄弟照应着，没事的！”

虬髯客迫不得已安抚害怕的江湖豪客们，担惊受怕的江湖豪客们得到虬髯客保证后，松了口气勉为其难答应下来，虬髯客的话他们还是愿意相信。

“大哥，姓秦的那家伙娶长公主，我们蹲着在这里干啥？”

程处亮郁闷地蹲在一边，耳听着长龙迎亲队离去，抓急十足地挠着头，把憋在心里的郁闷之气说出来，马上招惹心情不爽的程处默一脚踹。

“笨啊你，咋们小妹今儿不也是出嫁吗？自家人不帮帮谁？还是等着老爹来扒皮？”

程处亮挨了程处默一脚，顿时郁闷到姥姥家不敢出言，程处弼偷笑了一会，在程处亮恨意目光看过来时，顿时闭口装糊涂仰望着天。

五十多名精锐弓手府兵哑口无语，三兄弟内讧一样的吵闹，简直就是一盘散沙，云骑尉武将董镐摇摇头叹息一声，指望三兄弟带队不可能了，挥挥手示意弓手精锐开始爬上平民房屋顶埋伏。

皇宫内，秦寿带着李震经过一大堆的繁琐礼仪，终于在太极殿见到李世民挽着脸色发白的长孙皇后，还有准备妥当着大红衣纁袡盖着红布的李丽质，当然还有一批大大小小送嫁的王爷公主们。

“微臣参见皇上，参见皇后娘娘…”

秦寿似乎发现李世民送嫁队伍少了什么，汗濂地与李震走到铺上红毯的台阶，参见早已准备妥当的李世民与长孙皇后，李世民挽着李丽质从台阶走下来。

“免礼，今日朕将丽质交予你，如若胆敢让丽质受半点委屈，你自个看着办！”

“不敢！”

秦寿冷汗淋漓抹着额头，李世民这警告话有点多余，给自己一万个胆子也不敢欺负李丽质。

“花轿呢？还有这是何物？”

李世民看了眼李震拉来的黄包车，吹胡瞪眼询问秦寿迎亲的花轿何在？可对黄包车又大感惊奇与奇特，李震拉进来的时候，李世民就注意到这怪异的黄包车。

“启禀，皇上，这是婚车，花轿太俗气了，微臣…”

长孙皇后笑而不语打量着秦寿，这家伙经常捣

鼓出奇离古怪的东西，经常在李丽质照顾夸奖，听多了长孙皇后也就麻木了。

王爷公主们大感惊奇跑到黄包车围观，咋舌连连地东摸西摸，要不是知道是李丽质的婚车，他们还真想上去体验一下。

“嗯哼~爱卿，朕给你一个惊喜！”

“额…”

趁良辰吉日未到，李世民干咳一声说给惊喜，秦寿闻言整个人傻了眼，什么惊喜这么神秘？

“朕把高阳公主陪嫁与爱卿，出来吧！”

随着李世民轻喝一声，秦寿傻了眼目瞪口呆看向太极殿大门，荷叶莲心两个宫女出现一刹，秦寿整个人头晕脑眩差点当机，李漱是高阳公主？！好大的惊喜！

第270章两波刺客

“吉时到！”

随着太监高呼一声吉时到，一百多名宫女围着黄包车，手提花篮走在李震拉起黄包车前面，太监与皇宫侍卫尾随其后护送，过来便是送嫁的王爷公主们。

“来了，出来了！”

“哇？那，那是皇上的新龙撵？！”

皇宫护池对岸围观百姓们惊呼连连，皇宫侍卫出现一刻就沸腾了，当新版三轮龙撵无畜力拉动，前尖后宽三轮龙撵出现，顿时把围观百姓沸腾到顶点，全都给新龙撵震傻了。

严统领与另外一名副统领加速龙撵，两人双人游似的踩着龙撵脚踏板，带动起沉重的三轮龙撵，骑马保护的皇宫侍卫们一脸怪异目光，替两位稍感吃力皇宫统领们默哀一刻钟。

李世民与长孙皇后坐在龙撵上，得意洋洋地捋着龙须，欣喜接受围观百姓们惊讶的目光，长公主出嫁之日大度限免了百姓们跪拜大礼。

“皇上，此龙撵甚好，坐着不抖如赴平地…”

“皇后喜欢就好！”

李世民看了眼长孙皇后病态欣喜的脸色，心中一阵绞痛之余露出牵强的笑容，今日之喜果然没冲错，长孙皇后回光返照的气色，李世民心中大定。

“严统领，加速先行一步！”

“是，皇上！”

长孙皇后大感惊奇看向李世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等后面？而李世民轻拍长孙皇后的玉手，并没有解释些什么。

“咦？怎么会有两个新娘？”

“不知道耶！”

三轮龙撵赶脚离去过后，看热闹的百姓们再一次震惊了，一百多名宫女沿路铺洒着数不尽的大红花瓣，可当围观的百姓们见到黄包车两个新娘时候，顿时傻了眼。

同时出嫁两位公主？围观百姓们以为自己眼花了，拼命揉着双目试图看清楚些，真真切切的两个新娘看得他们下巴差点脱落！

百姓们惊讶不已看着黄包车两位公主，纷纷猜测起另外一个公主是谁？同时用羡慕加妒忌的目光看向秦寿，这家伙走什么运？

眨眼间成了全民公敌的秦寿冷汗连连，骑着旺财精神恍惚不已，没想到李漱居然是高阳公主，而

且还是出嫁时才得到的封号！

‘她怎么会嫁给自己？李世民怎么会同意的？’秦寿想不明白也毫无头绪，目光情不自禁看向先行离去的三轮龙撵，自始至终想不明白李世民心里在想些什么？

薛仁贵与夏侯墩步行尾随黄包车后面，两人羡慕不已地看着秦寿，打心底佩服起非同凡响的秦寿，娶公主一娶就是双，试问全天下谁有这福气？

黄包车上，李丽质与李漱挤在一起，每次李漱想要揭开红盖头，都给李丽质及时发现挡下她无知的乱来，李漱只能乖乖老实坐着。

寒风卷着花香刺得李丽质头有点晕，心绪不宁地心跳及其厉害，通过红盖头朦朦胧胧见到周边的情况。

路旁皆是维持秩序的府兵，涌动的人群络绎不绝，比肩继踵议论纷纷，个个皆伸头探脑去观望这百年难见的婚礼。

李德奖两兄弟与尉迟三兄弟骑着自行车保护黄包车，在百姓乍然喧闹声之中，四目张望警觉两侧围观百姓，同时也要注意周围房屋动静。

“出来了，小心点！”

“嘿嘿~~放心，有我们兄弟在！”

李德奖两兄弟扶着不是很稳的车头，喜袍内碍事的短三尺短剑格外搁人，尉迟三兄弟分开到右侧的黄包车，成伞字形保护黄包车的新娘安危。

“有刺客！”

右侧维持秩序府兵身后，不知道谁尖叫高呼一声有刺客，看热闹围观的百姓先是一愣，直到一名百姓吐血倒下，围观的百姓顿时哗然大乱，维持秩序府兵们轰然被撞开，一眨眼间整个大街乱成一团。

“闪开，快闪开！”

皇宫侍卫眨眼间变成好几波，各自保护后面送嫁的王爷公主们马车，宫女与太监在混乱人群冲撞之中倒下一大片，府兵们怎么警告也没有用。

好好婚礼场面失控乱成一团，李德奖与尉迟三兄弟马上从自行车下来，用自行车与身体阻挡，以免混乱的百姓里有刺客混淆在里面。

秦寿有凶猛异兽旺财，混乱的百姓不敢靠近秦寿，人人怕煞裂开虎牙的旺财，秦寿皱起眉头掏出短剑，慢慢向拳脚齐出捍卫黄包车安全的李震靠拢。

李丽质与李漱呆在黄包车上，两女双手互相抓在一起，虽然有红盖头遮住，可她们琴琴发抖的双

腿，可以看出她们两个也很害怕。

“杀！”

混乱人群里突然多出一百多名持刀刺客，全部身穿平民百姓服见人就杀，把府兵们好不容易维持起来的秩序再次打乱。

持刀刺客犹如疯子似的，见人就砍一眨眼死伤上百人，残忍的杀人方式就好像切瓜切菜一样，彻底把热血方刚的尉迟三兄弟激怒了。

“兄弟们，杀了这些逆贼！”

“好！”

持刀刺客一出现，尉迟宝床顿时战意十足，收起寒酸不痛快的短剑，野蛮抓起实铁打造的自行车，大杀四方冲向冒出的持刀刺客。

吼~野兽之王旺财一声仰头嘶吼，撇下早已落地的秦寿，高高跃起朝持刀刺客扑过去，阴森森虎牙顺势咬破一名持刀刺客脖子。

倒霉的刺客惨叫一声，挥刀砍向旺财砍了个空，一击得手的旺财闪身跑远，血溅四方似的持刀刺客嘴里冒着血，丢掉手里的武器拼命捂着脖子嗤嗤声喷发的血水。

秦寿与李震护着黄包车车头，手里的短剑叮叮锵锵声阻挡持刀刺客冲过来，有了武勇无比的旺财

游走回来乱咬乱抓协助，秦寿与李震压力大减持刀刺客的疯狂。

“秦兄，小心！平康坊阁楼有弓手！”

平康坊阁楼紧闭窗户忽然大开，十几名黑衣人手拿弓箭出现把李德奖三兄弟吓了一大跳，提醒杀得起兴的秦寿注意左边阁楼。

“薛副将，夏教头，拉护蓬！”

“是！”

薛仁贵与夏侯墩在秦寿高呼声之中，挥刀格开缠住他们的持刀刺客，阁楼弓手刺客拉满弓时，快速跑到黄包车后面同时拉动滑动型的铁护蓬。

“起！”

哐当一声，薛仁贵与夏侯墩同时出尽吃奶力，弓手刺客放箭时，成功拉起一个块十厘米厚的椭圆车蓬，严严实实盖住两位新娘。

叮叮叮...十几支利箭射到密封一样的椭圆车蓬弹起一阵火星，铁乌龟一样的黄包车无法伤到两位公主新娘，惊呆了持刀刺客与弓手刺客们！

第271章杀鸡儆猴

平康坊阁楼弓手刺客一波攻势马上撤退，一直未动的虬髯客看准时机，不动声色带人迂回到平康坊后面截杀。#中@.

程家三兄弟气急败坏带人跑出来，千算万算没算到刺客那么大胆，居然选择在靠近皇宫的平康坊伏击。

“有埋伏，撤！”

意外多出另外一波同道弓手刺客，很是让持刀刺客头领惊讶，眼看目标杀不到，对方早有预谋，眨眼伤亡十几人，持刀刺客头领见势不妙开始下令撤退。

“哪里跑？”

秦寿火冒三丈投出短剑，一剑刺死一名挡路持刀刺客，有李震等人镇守着黄包车安全，秦寿放开手脚一拳一个打飞挡路持刀刺客，直追欲要逃离的持刀刺客头领。

婚礼都开红见血了，秦寿不在意今日诛杀全部刺客，震震幕后主使者，得罪自己下场自己看着办，自己又不是软柿子，岂能由他们随便捻？

准备逃跑的持刀刺客头领突然转身，挥刀直朝

身后凌厉拳风打来的拳头砍过去，只见秦寿猛然收拳用肩膀顶上，持刀刺客头领千钧一发间傻了眼，这家伙脑子秀逗了吗？

叮一声，大刀砍刀秦寿肩膀冒起一阵火星，持刀刺客头领还没理解过来秦寿是不是铁打的，秦寿一击上勾拳快准话打在持刀刺客头领下巴。

持刀刺客头领两颗带血门牙打飞出来，双眼冒金星一阵眩晕，紧接着拿刀右手遭遇肘击，持刀刺客头领手中大刀脱飞而出。

“乱党贼子，全都不许动！”

程家三子带着弓手府兵出现，还有后面潘安带上百护卫出现截断去路，加上持刀刺客头领失手被擒，剩余七十多名持刀刺客们面面相觑停下困兽之斗。#中@.

潘安马上带人过去缴武器，七十多名持刀刺客全都给暴力踹倒跪地，在潘安强制要求下，双手抱头不敢动弹，每人身后皆有一把刀架在脖子上。

皇宫侍卫们保护着送亲王爷们走过来，害怕的公主们全躲在马车里不敢下来，外面尸横遍地惨不忍睹，死伤好几百无辜百姓们哀嚎声不断。

“先别翻起来，别让新娘见到这情况，出城在打开！”

“是，将军！”

薛仁贵与夏侯墩停下打开黄包车的护蓬，维持秩序的府兵们开始打扫大街，抬走受伤未死的无辜百姓去医治。

李承乾与李泰还有李恪在皇宫侍卫保护下，走到李震等人一边，皱眉看着血腥场面与被擒的刺客，三人的表情各自不一，李承乾的惊讶，李泰的愤怒，李恪的皱眉，秦寿一一看在眼里。

“来人，把这些刺客交给大理...”

“魏王殿下，这点小事不劳大理寺了，本将军自然会处理！”

李泰恼羞成怒唤人把刺客交给大理寺处理，秦寿冷笑一声出言打断心中有鬼的李泰，皇宫侍卫们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秦将军，你想滥用私刑？别忘了，今日乃你大喜之日！”

李泰冷哼一声，皱起皱眉绰绰逼人的语气责疑秦寿，同时拿秦寿大婚之日说事，试图说服秦寿把这些刺客交给大理寺处理。

“多谢魏王关心，反正都见红了，不差这么几十号人在添红加喜庆，秦某怕交给大理寺半路，再次给人劫救了刺客，还是当场杀了的好！”

秦寿不冷不热的反驳声，李泰忍不住皱起眉头不悦，盘算好的路线给秦寿识破，顿时哑口无语说不出话来。

“秦将军，这事恐怕要禀明父皇才...”

“杀！”

秦寿懒得听李泰磨磨唧唧的废话，甩袖喊了一声杀，七十多号刺客眨眼间变成尸体，震惊了李承乾与李泰两人，不敢置信看向冷血无情的秦寿。

“你，你...”

李泰黑着脸色，颤抖着手指指向秦寿，气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连皇宫侍卫也傻了眼，秦寿这手先斩后奏够绝够狠的，七十多条人命一眨眼间就烟消云散。

“本将军还年轻，需要人指点，但不是魏王你！”

秦寿不屑一顾地撇撇嘴，持刀刺客是李泰的人，秦寿早已猜到也懒得去审问，免得给狡猾的李泰倒打一耙，用眼泪攻击李世民控诉自己陷害他。

“至于这个刺客头领，啧啧~~”

秦寿一把揪起要死不活的刺客头领，看了眼脸色发黑的李泰，双手掐住刺客头领脑袋，当着李承乾与李泰面前，用力扭断刺客头领脖子，拍拍手若

无其事看向阴霾着脸色的李泰。

“秦将军，你未审先滥杀刺客，本王定然将此事禀告父…”

“随便，魏王殿下，别忘了本将军兼职刑部侍郎，算了，这令牌没用了，麻烦魏王顺路交给皇上！”

李泰话没说完，秦寿不屑一顾撇撇嘴，顶得李泰哑口无言，末了投出一枚金牌丢给李泰，李泰接住秦寿丢来的金牌，脸色黑的不能在黑。

“将军，抓到一名未来及咬毒自尽的刺客！”

迎亲队重新整合时，两名衣着寻常百姓服的江湖豪客出现秦寿面前，一人一边拖着一名蒙面的刺客。

“带回去好好折磨审问！”

“是，将军！”

秦寿一边安排一边看向嫌疑最大的李承乾，只见李承乾没有丝毫表情动作，秦寿忍不住疑惑起来，不是他的人吗？还是掩饰的太好了？

李泰黑着脸色怒视秦寿，很明显秦寿早已怀疑到持刀刺客是他的人，故意杀鸡儆猴警告自己，而另一波的刺客却是扣留审查。

两名江湖豪客拖着蒙面刺客离去，李承乾自始

至终没有动容过，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神态，连正眼也懒得去看蒙面刺客。

仪仗队和鼓乐队受到惊吓过后重新集合起来，带着心惊胆颤的心情继续迎接新娘出城，新婚遇到见血的事，还真是够不吉利的。

“将军，刺客全死，你这是…”

“做戏做全套，引蛇出洞！”

薛仁贵带着疑问询问秦寿用意何在？秦寿淡淡的回答声，薛仁贵愕然失神地摇摇头，搞不明白秦寿玩哪样？

‘不是他吗？’秦寿骑上劳苦功高的旺财，带着疑问目光回顾一眼，猜疑着回到马车的李承乾背影，心里认定是他指使的弓手刺客，可他镇定的样子秦寿又无法确定自己判断。

如今只能猜测引蛇出洞了，秦寿相信用不了多久，另一波的刺客肯定会出现，会寻找子虚乌有的假刺客踪迹，来个杀人灭口毁灭证据什么的。

第272章拼酒谁怕谁

入夜时分，连绵不绝鞭炮足足响彻半个时辰，浓浓硫磺味与红纸在一阵风吹动下，熏得内上百桌酒席宾客咳嗽连连，双儿嗡嗡作响说话声音特别大。

拜完天地秦寿一牵三的艳福，看得权贵子弟们双目发红，这一比较下来，还真是人比人气死人那种，只能放开肚皮闷闷不乐，消灭桌面摆着的三种酒水。

“微臣参见皇上！”

秦寿把三女送进洞房，准备出去大厅陪酒，在内院遇到等候的李世民，愕然期间反应过来拜见，李世民心情不太爽地摆摆手。

“秦爱卿，你是如何知晓有大胆逆贼在大婚前，胆敢行刺长公主的？”

李世民挥退贴身保护的严统领，带着琢摸不透的内心疑问，是他预先知道还是猜测的？两者之间李世民更相信前者。

出宫前秦寿与李世民商量好，让李世民先行一步带走长孙皇后，以免让她受惊过度毁了婚礼，从而中了幕后阴谋者的诡计。

开始李世民也是半信半疑，直到秦寿出宫护池河遇刺，化险为夷主导出一出血腥婚礼，李世民不得不暗自庆幸，所幸秦寿有预见的安排，不然还真后果不堪设想。

“回禀皇上，微臣是猜到的！”

“猜的？”

秦寿拱手抱拳如实道来，秦寿的答案李世民很是不满意，有点敷衍和隐瞒的意思，可又找不到理由，不得不相信秦寿的说词。

“不错，皇上，微臣只是猜的，有人想要借题发挥，引发微臣与皇上的关系恶劣，治微臣护救不力，好趁机收拾微臣…”

秦寿把自己猜想大致说了一遍，其实心中早已有底是谁干的，只是懒得说出来惹护犊心强的李世民憎厌，想要知道真相他自己慢慢去挖掘。.~.

“刺客你全杀了？”

李世民似乎了解秦寿用意，也没有在追究这个问题，话题一转提到秦寿手刃七十多名刺客，活口也不留一个，太狠毒了吧？

“是的，皇上，与其留下麻烦放虎归山，不如痛快点一了百了，皇上，微臣要去敬酒，先告辞了！”

“去吧！”

秦寿说出自己想法后，李世民有些疲惫地挥挥手，秦寿的用意李世民知道，甚至猜到秦寿知道幕后主使者是谁，只是懒得说出来得罪人。

‘此子乃双面刃，驾驭得好，大唐之福，驾驭不好，迟早祸害！’李世民复杂目光看向逐渐消失的秦寿背影，给秦寿单独下了定论，算计的太死了！

“长，千杯不醉药！”

秦寿走到大厅后门前，贺明拿着一小包药鬼鬼祟祟递给秦寿，秦寿看也没看，打开药包倒进嘴里干咽下去，末了轻拍贺明肩膀，竖起拇指头夸奖他聪明。

贺明屁嗔屁嗔闪人，千杯不醉药包很简单，菜花，单纯的菜花什么也没添加，用菜花的花晒干研成粉末，喝酒之前，服大约一指甲盖的份量，保证日饮千杯而不倒，学名是葛花。

“哟！我们的新郎官出来了！”

“贤胥，来来，与老流氓我干一杯！”

秦寿一出场，大厅内群臣们顿时起哄，最大声的莫过于心情大好的程妖精，排开一个大酒坛，大嗓门无耻哟喝秦寿过来豪饮。

“好，诸位叔叔伯伯相邀，小子要是不识抬举太上道了，小子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借着千杯不醉的药粉助胆，秦寿不客气接过程妖精无耻的敬酒坛，在群臣们惊讶叫好声之中，一口气狂饮一大坛酒。

一圈酒鬼们敬酒下，秦寿差点撑不住有点头晕脑胀，撑着满满一肚子酒水，打着酒嗑告退离去，还有那些权贵子弟们没有敬酒。

秦寿走到庭院，权贵子弟们男女分开显得格格不入，男的这边吆喝声猜拳声不断，相反女的那边八卦不断，窃窃私语指指点点大厅内走出的秦寿。

“寿哥儿！来来，恪弟敬一杯！”

“哈哈，好说！”

李恪带着五分醉意第一时间逮着秦寿，醉醺醺的模样看似站立不稳，轻声细语在秦寿耳边耳语一阵，秦寿轻拍李恪的肩膀，一饮而尽李恪敬来的水酒。

李震与李德奖几兄弟不称职的伴郎，非但没有替秦寿挡酒，反而厚颜无耻轮番起哄，拼命灌秦寿喝酒，要不是秦寿有千杯不醉解药，还真给他们灌趴。

“秦将军，噢，不，应该叫妹夫了！”

李承乾纠结一大票权贵子弟围上来，不怀好意的敬酒看得秦寿冷汗连连，这家伙存心报复还是怎么回事？想灌趴自己？

“哪里，哪里，太子殿下，秦某先干为敬！”

李承乾阴笑着拿来小酒坛，秦寿不得不硬起头皮，强忍着肚皮走路都是水声的胀气感，双眼发黑一口气喝完，末了放下喝干净的酒坛。

秦寿在权贵子弟们叫好鼓掌声之中，挑拨似目光看了眼脸色不自然的李承乾，而李承乾不得不硬起头皮接下秦寿的挑拨。

“秦某素闻太子殿下千杯不倒，喝杯的没意思，趁今儿热闹，爷们来痛快的，喝坛的！”

“……”

当秦寿无耻拿出两坛大酒坛，豪爽拍开泥封惹来权贵子弟们欢呼叫好声，这回轮到李承乾冷汗连连难以下台了。

三刻钟过后，当潘安从外面风尘仆仆跑回来，见到倒满一地的权贵子弟们，顿时哑口无语，很显然是坐在酒席边打酒嗑的秦寿杰作。

在看源源不断温泉水从桌底流出来，蔓延到醉倒地呼呼大睡面的权贵子弟嘴脸，醉醺醺入睡的权贵子弟舔着温泉水，嘴里喃喃呓语，

下一刻潘安张大嘴巴呆若木鸡，将军果然够无耻的！以如此方式羞辱战败者，简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羞辱方式！

“潘安，有事？”

秦寿哆嗦了一下身子骨，释放完憋得要命的尿意，以胜利者姿态鄙视自不量力的权贵子弟，头也不回询问出现身后的潘安。

所幸女眷们在他们斗酒的时候跑光去闹新娘，要不然秦寿也不敢光明正大坐着放水，更不敢明目张胆羞辱这些权贵子弟。

“将军，魏王提前回宫，遣人去义庄毁尸灭迹！”

潘安把提前退场跟踪李泰回到长安的事说出来，秦寿闻言皱起眉头没有说话，摸着下巴沉思不语。

“嗯，知道了，回去好好休息吧！”

“是，将军！”

潘安得到秦寿的安排后告退离去，留下秦寿呆坐一边沉思，秦寿紧握拳头一会松了下来，冷笑一声双手负立后背回洞房**去。

第273章失败的蒸汽技术

眨眼匆匆一个月过去，长乐百里农田长出绿油油庄稼苗，过往百姓们咋舌不已目睹农田无人打理，放任庄稼苗自然生长怪哉连连。.~.

要不是偶尔见到长乐佃户身影，时不时抓水灌溉农田或拔野草，还真以为庄稼种下去就不闻不问了，密密麻麻的庄稼没人去分开，直叫过往百姓商客们摸不着头脑，这是耕哪门子田？

当然最惊奇的还是当属汉水渠景观，十个摩天轮形状冲力水车自行运转，带起白花花农田用水，借助破开一半挖空树身引入农田水渠。

长乐巧妙借用水力方式引水，吸引大量游客与取经的附近民围观，最叹为观止的还是失败五六次的风力水车。

“把柱子放好，歪了，歪了，嗯，勉勉强强，不许动，加钉子加固，快点！”

林木匠拿着风力水车修改图，指点十名木匠工安放四根支撑柱，三名朝廷特派匠工虚心学习，有不懂地方马上纠缠林木匠解题迷津。

长乐二十名治安队精神抖擞站立一边，一边哟喝围观的百姓与游客们后退，一边架起长长绊马

桩，防止围观的百姓们越界打搅施工。

“兄台，这是什么？”

“外地来的吧？这叫风力水车！”

“风力水车？”

“瞧见没有？皇上都排工部来学习…”

外地游客们在本地百姓得意解说下，顺着本地好事百姓手指方向看过去，风力水车施工现场，还真有三名记事不吭声的朝廷匠工。

冲力水车的巧妙设计完工，李世民第一时间收到消息，经过一段时间考验，李世民发现了冲力水车的好处，特派皇宫匠工们下学习取经在推广，这就有了朝廷匠工身影。.~.

冲力水车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也无需隐瞒什么，秦寿落落大方给朝廷匠工们来学习参考，李世民目光注意力都跑到水车上，秦寿才有空开始组建班底研究蒸汽技术。

军营后山，嘹亮训练声不间断覆盖军营里敲打声，二十多名年轻匠工诞生出新的工种，机械匠工，精攻机械学与锻造学。

斐玉，新机械匠工的工头，带着二十多名年轻机械匠工修缮最后工序的长方形铁箱子，淬火冷却后，一个三米长一米半宽的密封箱子终于打造好。

“呼呼~~方龄，将军呢？”

斐玉拿着光着汗水直流膀子，拿起缠在脖子的布巾，拼命擦拭脸上发酸的汗水，没发现秦寿身影，斐玉忍不住一脸黑线，询问屋内其余机械匠工。

“斐头，将军刚刚还在，估计去了军营禁地！”

一名机械匠工抹着额头汗滴，大胆猜测秦寿的去向，除了去军营禁地，还真想不出秦寿有什么地方可去？

“去找来！”

“啊？哦，好！”

斐玉头疼无比地揉着额头，一手丢掉手里的铁锤，安排说话的方龄去找秦寿，多嘴说话的方龄郁闷着脸色，迫不得已下只好出去找秦寿。

军营禁地区简陋木屋里，钱夫人春情未退的双眉露出满足的笑意，双脚有些虚浮无力依偎在秦寿怀里。

秦寿小心翼翼搀扶鼓起小腹的钱夫人，亲力亲为用衣袖扫除一尘不染的座椅，直让钱夫人看了摇头轻笑，多大事儿这是？

“小心点，别动了胎气！”

“小情郎，妾身没有那么娇气！”

钱夫人葱莹玉指轻点秦寿额头，没好气白了眼秦寿，一手轻揉肚子里的小生命，在秦寿落座身边的时候，惆怅叹息一声头寝在秦寿宽厚肩膀。

“灵芸姐，怎么了？”

钱夫人惆怅叹息声，秦寿忍不住转过身，双手轻轻捧起钱夫人脸颊，看着她越发母性光辉的美艳俏脸，三十有余的钱夫人正值如虎似狼时期，有身孕在身承受力与花样百出伺候，秦寿简直是爱不惜手。

“灵芸姐，你们聊，妾身去熬药膳！”

武顺急匆匆用手梳理凌乱发髻，春意盎然的俏脸红晕一片，媚眼如丝瞟了秦寿一眼，双脚虚浮无力地撑着墙壁，打开紧闭的厅门走出去。

“唉~没什么！”

钱夫人还想说些什么，连相差没几岁武顺也堕落进来，钱夫人心中罪恶感慢慢消退，想到两女共侍一夫画面，钱夫人心中荡漾着前所未有的刺激。

“将军，将军…”

秦寿还想说些什么安抚钱夫人的话，外面响起蒸汽技术班底方龄呼喊声，秦寿顿时感到一阵头大，还未温存够咋就那么快冒出来打搅？

“小情郎，去忙你的吧，有空记得来陪妾身就好！”

“好吧！”

钱夫人知道秦寿忙碌，不敢耽误他的时间，给了秦寿一个安慰吻后，轻轻推脱秦寿去忙，秦寿极其不愿地站起身来，在钱夫人目光护送下走出去。

两刻钟过后，打造好的蒸汽箱注满三分之二的水，薛仁贵带着二十多名护卫走进，扛着蒸汽箱到熊熊火炉上加热。

斐玉在秦寿点头下，跑到长方形蒸汽箱，用打造好的铁管头塞上破布，链接蒸汽箱尾部放气阀，试验一下蒸汽压力能不能推动简陋的气缸做循环运动。

“方龄，检查一下气缸润滑油量，伍煋，加固气缸…”

“是！”

机械匠工方龄与伍煋两人忙碌起来，在斐玉安排下各自检查粗糙的气缸，伍煋拿起工具加固定在台面气缸的四角螺丝。

“将军，这能行吗？”

薛仁贵皱起眉头看着蒸汽箱开始咕噜噜声直响，高温的火炉瞬间把蒸汽箱里的冷水加热，薛仁

贵始终不相信什么水蒸气可以推动什么气缸，实现不知疲惫的机械工作。

“有什么不行？薛副将，你要记住一点，凡事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事！”

“将军大智，薛某受教了！”

秦寿自信满满的真理，薛仁贵一惊一乍过后，领悟到秦寿意思双手抱拳受教，秦寿没有说话，隐隐之间察觉到简陋的气缸好像少了些什么。

“放气了！”

咕噜噜声越来越响的蒸汽似乎开锅了，斐玉判断差不多了，高呼一声放气猛然拉动闸门快速闪人，嗤嗤声浓浓白雾从接口处四处喷发。

“不好，快跑！”

秦寿发现气缸动了一下，脸露喜色之余马上僵硬，缩回的气缸眨眼卡住不动，意识到不好的秦寿马上高呼闪人，机械匠工们得到秦寿提醒声拔腿就跑。

哐当~嗤…卡住的气缸忽然裂成碎片，紧接着浓浓水蒸气迅速弥漫整个房间，滚滚白烟似的水蒸气从木屋大门钻出来。

第274章天才与蠢材只差一线

“什么？你要办幼童节？”

享受天伦之乐的秦叔宝喷茶而出，当秦寿说明日六月一号，要办个幼童节日，直接给秦寿的话呛到了，无缘无故蹦出个什么幼童节，目地用意何在？

李丽质与武媚娘钱羽馨等几女带着惊讶目光看向秦寿，只有李漱眨扑着眼，兴致蓬勃想要听秦寿的下，幼童节，想想觉得蛮好玩。．ｍｅ.~.

“寿儿，何为幼童节？话说回来，紫苑怎么就这么任性？”

贾蓉不知道什么是幼童节，不过秦寿做什么事，她还是第一时间支撑，正因为有了贾蓉无私的支持，秦寿才有今日的成就。

提及程紫苑贾蓉就摇头叹息，好好的一个儿媳不在家呆着，偏偏动枪弄舞扎进军营，这让贾蓉很是烦恼说也说不听。

“嗯哼~幼童节，就是未成年的孩童节日，孩儿想要办个大唐独一无二的节日，把受虐的各地方孩童都保护起来…”

秦寿干咳一声对程紫苑的事避而不谈，把儿童

是大唐的未来，是大唐的希望扩大化润色，秦叔宝听了颔首点头大感有理，没想到秦寿想得那么多，想得那么长远颇感欣慰。

经过秦寿这么润色的话，秦叔宝深刻意识到民间疾苦百姓孩童遭遇，男童幸运点去当小偷混日子长大，不幸的年纪一到阉掉送入宫中当阉人。

要是女童就悲剧多了，不是卖进青楼就是童养媳，运气再差点的直接饿死街头或荒野，遇到灾荒更是多不胜数这样的悲剧发生。

“秦郎，你的想法固然是好，可节日一过，那些孩童还不是一样恢复饥饿吗？”

李丽质等秦寿滔滔不绝说完后，忍不住出言泼秦寿冷水，想法是好，可以给大唐幼童一个有盼头的节日，李丽质想不明白秦寿花这么大的心思，是钱多没地方花？还是心血来潮？

“长公主有所不知，媚娘猜测秦郎定然还有后话未提！”

“是吗？”

武媚娘的搭话，李丽质忍不住多瞧武媚娘几眼，经过一个月相处，李丽质发现武媚娘才干是她不能比的，把秦寿的家业打理得井井有条。.~.

“不错，知我者莫过于媚娘也！”

秦寿一番褒扬的话，武媚娘笑而不语地看着秦寿，李漱酣醋着俏脸，左看看武媚娘右看看眉来眼去的秦寿，心中很是不爽又不敢发作，怕在秦叔宝与贾蓉面前积累的好媳妇印象大减分。

“别卖关子了，赶紧说！”

秦叔宝最看不得秦寿慢悠悠喝茶动作，这个家伙不催他，还真有喝够一刻钟茶时间才开口，早领教过他吊儿郎当拖时间的脾气。

经历过妻离子散之苦，见证过兵荒马乱暴尸荒野的孩童，秦叔宝很想在自己有生之年，做点什么善事积福，以报答老天开眼之恩。

“好吧，好吧，孩儿想要办个孤儿院，专门收留贫苦养不起或流浪在外的孩童，给他们一个安宁成长…”

秦寿滔滔不绝把孤儿院前景说出来，旨在给收留幼童创造良好的大家庭和学习环境，让他们健康、快乐、幸福地成长，有一技之长做有用之人。

“孤儿院？！”

秦叔宝与几女惊呼声，不可思议看向说出孤儿院想法的秦寿，这么绝的方法他都想得出来，不得不让人惊讶与感叹。

惊讶归惊讶，感叹归感叹，秦寿设想办孤儿院

问题来了，钱，衣食住行肯定是一大花销，秦寿花这么一大钱愁思苦虑办孤儿院，目地何在？

“寿儿，这可是有去无回的亏本买卖，你可想清楚了？”

秦叔宝沉默一会，想不明白秦寿用意，可又不得不提醒秦寿，办事不能半途而废惹下笑柄，如今长乐早已成了树大招风，稍有什么动静马上引来一大堆关注目光。

“呵呵~~爹爹，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个谚语，知否？”

“羊毛出在羊身上？”

秦叔宝在秦寿自信满满笑容之中，带着疑惑的脸色重复秦寿很有哲理的话，武媚娘与李丽质一点就悟，恍然间明白了狡诈的秦寿没安好心，只有李漱与钱羽馨还有仙儿三女苦思冥想理解秦寿的谚语。

“孤儿院只是给无家可归的孤儿一个安身地，孩儿可以给他们良好成长环境，甚至教育他们长大成人，直到他们有能力独立营生开始还债…”

大厅内的人在秦寿说出自己用意，全都傻了眼看着秦寿，连早猜到秦寿没安好心的李丽质与武媚娘，都没想到秦寿会是打这么精妙的算盘。

“好吧，寿儿，爹爹服了你奇思妙想，你打算如何做？爹爹身子骨还硬朗，可以接下这重任！”

秦叔宝左思右想了片刻，在秦寿惊讶目光之中，主动揽下有意义的活，还没等秦寿惊讶完，贾蓉凑热闹似的夫唱妇随。

“寿儿，无论你做什么，娘都支持你，日后你爹爹管理男童，娘可以照顾女童，呵呵~~”

“秦郎，本...妾身可以教那些孩童打架！”

不甘落后的李漱参和进来，一开口就是教坏人的想法，秦寿顿时翻起白眼败给她，自己开孤儿院是光明正大培养人才，不是培养地痞！

“爹娘，孩儿这就去筹划，明儿好准备准备正式开始！”

“嗯，去吧！”

秦寿告退离去声，秦叔宝平息心里躁动点点头，目送着一大票儿媳跟着秦寿走入内院，摇摇头叹息起来，在过几年肯定抱孙子都抱不赢了。

入夜时分，皇宫甘露殿内，李世民收到秦叔宝呈上来的奏折，打开一看捋须点头大叫几声妙哉，孤儿院的想法深得李世民欢喜。

“嗯，不错，不错！”

李世民如获至宝似的轻轻合上奏折，要是秦寿

真办起什么孤儿院，无疑是大唐的福音，拍案叫绝的想法连李世民也忍不住参和进去，捞一带满传奇色彩传唱千古的大好事。

“孤儿院，孤儿院，那是不是该有个孤老院？哈哈~~”

喃喃自语的李世民重复着孤儿院，忽然想到有幼必有老，李世民甚是得意捋须哈哈大笑，为自己机灵感到得意，从而忽视了最重要一点关键。

秦寿办的孤儿院是带有浓厚利益驱使，孤儿就像前期亏本投资的金融，后期长大就是一无尽的财富，而李世民超前的思维想到孤老院，压根是血本无归顺带挥泪赠送棺材本的福利慈善，印证了一句俗话，天才与蠢材只差一线！

第275章客商带来的机遇

“孤儿院？”

“六一幼童节？”

次日清晨，好事百姓闻风而来，长安城内广贴长乐告示，宣扬六一幼童节和孤儿院作用，围观的长安百姓们议论纷纷。()$()$(小)$(说)$().---.高速！

长乐宣扬孤儿院，推广幼童节的节日，与他们半毛关系也没有，反倒是幼童节有纵坏孩童的意思，也没理解到幼童节的含义。

“兄台，你看懂了吗？”

“不懂！”

围观的百姓看了几眼摇摇头散去，其后再也没有人围观，一直监视情况的人得到结果后，飞奔似的跑回长乐报告情况。

相比起长安城日复一日忙碌生计，长乐反而变得热闹无比，秦寿发起幼童节的节日，拥戴的民们第一时间付应，农忙过后空闲下来张罗节日气氛。

“长，城内没人关注告示…”

贴告示的人跑回来找到在汉水渠监工的秦寿，把长安城内无人过问的告示说出来，监工林木匠等人安装风力水车的秦寿，闻言沉默下来。

影响力不足的节日，秦寿第一时间想到这个问题，冲动过后慢慢冷却心情，想要大唐百姓接受这个节假日，必须要有轰动感人肺腑的事迹，用来吊念逝去的人贡献。

学二战时期法西斯屠杀孩童？这么缺德无人道的方法，只有畜生才做得出来，秦寿打死也不敢去想这么丧心病狂的事。

“行了，回去忙你的吧！”

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秦寿头疼不已地挥退民，幼童节看来只能靠长乐每年举办影响长安了。

眼下办好孤儿院才是王道，培养忠诚不二的人才精英，全靠从小培养的孤儿，至少他们不会忘恩负义，翅膀硬了四处高飞。

“林木匠，什么时候装好？”

失败五六次的风力水车，秦寿很是火恼，这么简单的风力驱动，居然会因为风力过大或因为提水重量负荷崩溃，简直是笑掉大牙的笑话。

为了巩固失败几次的风力水车，秦寿迫不得已加大投资本钱，用水泥加固地面，这次在失败说不过去了，汉水渠的水越来越少，风力水车在不完工正式投用，农田分配用水肯定不够！

“明儿，长，照这速度，最快也要明天，匠工需要加固陡坡…”

秦寿不耐其烦发飙，林木匠冷汗连连把大致完工时间说出来，为了加固风力水车，林木匠可谓是熬尽脑汁，几天几夜没睡好。

“加紧时间吧！”

秦寿叹息着摇摇头转身离去，林木匠都熬成双目冒血丝了，秦寿也不好意思再催促了，带着郁闷的心情去视察农田的稻种秧苗。

‘最近怎么这么多商客走东侧原潇乐小道了？’秦寿带着疑问的目光，看向长乐不远前隋官道，打心底纳闷搞不懂原因。

自从一个月前大婚过后，越来越多的商客不走官道，偏偏走前隋废弃的官道，途径长乐农田，从春明门和延兴门进长安城，以前的安化门明德门启厦门都成冷门了。

“老唐，老唐，过来！”

“好的，长稍等！”

秦寿走到农田里一边视察秧苗情况，一边琢磨不透商客改道的事，发现老唐也在监查农田情况，以他闲不住嘴的个性，应该知道一些内幕。

老唐一口气交代完简单的农田管理事项，从佃

户们讨教声之中抽身离去，气吁喘喘小跑到秦寿面前。

“长，有事？”

“那些商客是怎么回事？好好的官道不走，为何最近全走这里？”

秦寿一手指着老唐身后两亩田的前隋官道，把心里疑问说出来，老唐顺着秦寿手指看了眼烟尘滚滚的商客，不明所以的挠着头，别人爱走哪儿也碍不着事吧？

“长，城南自从洪灾过后，大部分的人都搬迁过来了，有的甚至应诏前来挖监狱地基，以至于城南官道人烟稀少…”

老唐把城南那边的情况与商客们担忧说出来，人烟稀少容易滋生强盗什么的，加上天灾过后城南官道坑坑洼洼，不像长乐这边有人主动挖泥修路。

加上长乐人气十足，还有治安队十二个时辰巡视农田周边情况，比起荒无人烟的城南，商客们更喜走前隋官道，起码人烟较多的地方安全感比较多。

老唐把自己了解到的事说出来，秦寿摸着下巴看向官道人来人往的商客，心中盘算着如何扩张长乐财政收入，客商们改道路线给秦寿带来了商机无

限的灵感。

“行了，没事了，你去忙吧！”

“是！长！”

老唐在秦寿挥退声之中，带着莫名其妙的不解忙活去，秦寿急匆匆跑回子，找贺明带动子里的收入，现在贺明负责子里事务，有些事要跟他打打招呼。

“贺…我靠！”

秦寿一脚踹开贺明家里紧闭的房门，把屋内白日宣淫的野鸳鸯吓了一大跳，贺明吓了一大跳直接缴货喘息着。

好吧，鲁莽过头了，但愿贺明不会从此房事不振，秦寿一脸黑线关门走出去，给屋内野鸳鸯穿衣时间，郁闷不止的秦寿双手抱胸，等待野鸳鸯穿戴好衣物出来。

“，长…”

戚寡妇衣衫凌乱没整理好急匆匆跑出来，发现秦寿还呆在一边，受不了秦寿怪异的目光打量，酡红的脸没脸见人似的掩面跑了。

“可以啊！”

“长，坐！”

秦寿似笑非笑的冷笑声，贺明涨红着脸，沏茶

招待鲜少串门的秦寿，没想到今日好事给秦寿撞破，贺明返老还童似的装嫩害羞起来。

“办酒楼客栈？长，这，有人住吗？”

当得知秦寿找他办酒楼客栈，贺明咋舌连连地看向秦寿，搞不明白秦寿怎么心血来潮东搞西搞了？

就这郊区人烟稀少的地方，除了邻民偶尔走动，压根没有什么人，办酒楼客栈给谁消遣给谁住？

贺明还以为秦寿来找自己有什么大事，没想到是商量办酒楼和客栈，贺明顿时给秦寿的想法搞蒙了，当初的西鹤楼浪费人力物力，到头来还不是一样废了？

“叫你去办就去办，派人去找马晋，拉多点木材过来开始造酒楼，空闲的佃户帮忙去打下手造房子！”

“啊，哦，是！”

贺明在秦寿不耐其烦挥手下，爬起来动身去安排人手，留下秦寿皱着眉头呆坐一会，受不了大厅内残留的********气息，撤！

第276章扑朔迷离的局势

入夜时分，长乐家家户户沉寂在孩子霸王节日，而秦寿却头疼如何建造酒楼与客栈，刁蛮公主李漱与几女打麻将，牌品超级差叽叽喳喳没完没了，惹得秦寿心烦不已却拿她没办法。

干脆眼不见心不烦，径直走出长屋，朝后山军营走去，视察蒸汽技术改进，陪陪有身孕在身的钱夫人，总好过呆在家里听几女搓麻将声。

“将军！”

秦寿夜里巡查来军营，着实让薛仁贵很是意外，正准备回家的薛仁贵不得已停下来，招待夜里巡查的秦寿。

“嗯，没事了，你先回家吧，本将军只是去瞧瞧斐玉的工作！”

“是，将军！”

秦寿醉翁之意不在酒，薛仁贵心中有数也懒得去说破，姗姗告退离去，秦寿不是检查精兵训练就好，其他的他自己也管不着。

“将军！”

“怎么样了？”

秦寿走进军营靠山起建的蒸汽研究屋里，斐玉

马上停下手里的活，擦拭着额头汗滴走出来，秦寿挥手打断斐玉行礼，一开口就问及蒸汽技术进展的怎么样？

“将军，吸取经验，气缸正在改进之中，只是，将军，那些冷却水孔道，有点麻烦…”

斐玉把单缸筒陋气推运作的疑难问题说出，用水蒸气膨胀产生气压，推动缸体进行活塞运动产生动力，斐玉头一次所闻。

要不是有秦寿的入门级与新手级机械学书籍，斐玉他们等人还真是云里雾里，陷入了奥妙机械学后，斐玉等人欲罢不能苦读钻研，如今秦寿出现了，斐玉当然不会错过机会，把内心疑问一股脑提出来。

“冷却水孔是必要的，缸体内活塞历经长期运作，势必会产生高温，要是没冷水冷却会摩擦加大细缝，从而导致漏气动力不足…”

斐玉的问题，秦寿不得不耐心解释，当然秦寿自己也是稀里糊涂，按部就班把原理与理论说出来，关键还得要靠斐玉自己慢慢实遣。

解释了一大堆斐玉难题，口干舌燥的秦寿观察了一会，重新打造单气缸的机械匠工精心修缮，秦寿没有去打搅他们，默默转身离去视察姜奉那边的

情况。

一番巡逻下来浪费了半个时辰，秦寿带着疲惫之色来钱夫人木屋，秦寿的到来给钱夫人很大的惊喜，安静享受难得的二人世界，直到丁不二风尘仆仆出现军营，秦寿带着歉意离开木屋。

“将军，查到了！”

秦寿与丁不二走到军营校场，丁不二把打探赵国公府事说出来，沿途跟踪之下发现了倭国藏身之地，没有秦寿的命令丁不二不敢打草惊蛇，大夜里赶回来报告情况。

“确定是间人皇女？”

“不怎么确定，不过倭国人倒是有不少！”

秦寿咬牙切齿的愤怒声，丁不二皱起眉头，不敢莽然断定间人皇女就在藏身老巢，怕自己判断失误打乱了秦寿的布局。

秦寿停了下来仰望着天空，没有说话就这么静静地站着，丁不二站在一边等候秦寿的安排，是出动人手剿灭还是静观其变？全凭秦寿自己做主。

“窝点在哪？里面有多少人？”

沉默过后，秦寿转过头询问一边的丁不二，最关心的还是倭国据点内有多少人？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先下手为强，把毒牙拔除。

间人皇女没有回国，秦寿深刻意识到，间人皇女野心不小，吃了自己栽赃陷害的八千武器还不满足，还想玩小心机同意手段，试图玩坐山看虎斗的小把戏。

“曲池坊，大约有五十多人，将军，那些倭国人跟上次将军大婚那批遭遇的刺客有点相同之处…”

“镔铁刀？”

当丁不二提及一个月前大婚遭遇的持刀刺客，秦寿忍不住皱起眉头，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凌乱了，得知倭国那边也使用镔铁刀，秦寿脸色变得更阴沉。

秦寿通过古代历史得知，唐代及以前的镔铁比较罕见，但译来的佛经有镔铁记载，应该和印度本身对这种纯度不高钢制品熟悉有关。

然而倭国使用的镔铁刀，并不能代表唐朝本身镔铁的普及使用，就更谈不上冶炼了，一百多把镔铁刀从哪里来？洛阳的韦小豹？

就算是镔铁刀来自洛阳海外贸易比较发达城市，可一出手一百多把，这么阔卓的增援，秦寿怎么想也想不通其中关系何在？

眼下所了解的情况，秦寿有些糊涂乱了，就因

为镔铁刀三个字，搞得秦寿头晕脑胀，分不清辨不明眼下事实真相。

镔铁刀属于韦小豹的，这是逃不了的事实，韦小豹投靠了魏王，也是不争的事实，间人皇女与长孙无忌有联系，而且长孙无忌与魏王又没有搭上线，更别提合作支持什么的了。

丁不二提及镔铁刀与刺客相吻合，就是曲池隐藏倭国人，秦寿脑子里乱了，毫无头绪地拼命地挠着头，搞不懂越来越复杂的乱七八糟势力怎么相合了？

“将军，如何处理那些倭国人？”

丁不二不清楚秦寿乱成一团粥的脑海，小心翼翼询问秦寿如何处理？狡猾的倭国人经常换窝，丁不二追踪了一个月才发现他们定居老巢位置。

“暂时先别惊动，静观其…对了，丁不二，可否有办法混进去打探消息？”

“这…”

秦寿想到唯一了解情况的混进去打探消息，忍不住看向一边脸色有些为难的丁不二，想要破译现在乱七八糟的真相，唯有丁不二冒险进去打探了。

“将军，可以是可以，问题是丁某不懂倭国语，肯定会…”

丁不二头疼不已地把自己担忧问题说出来，混进去容易问题是遇到盘查的时候，自己不懂倭国语肯定暴露身份。

“这个容易，本将军弄一本速成倭国语给你，你只要想好混成那个倭国人即可，把里面的消息打探出来！”

秦寿想了想安排好一切，丁不二愕然看着秦寿，确定秦寿不是开玩笑后，勉为其难点点头答应下来。

“丁不二，你先去准备吧！”

“是，将军！”

丁不二在秦寿挥手下，躬身告退离开军营，留下秦寿站在原地仰望着天空，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死间人，你在玩什么把戏？”

秦寿握紧拳头又松开，对于间人皇女转身背弃信义的无耻道德，深感厌恶同时恨不能抓来煽两个耳光，典型后世让人深痛厌恶的倭国人。

第277章上当受骗

“寿哥儿，去哪？”

“去皇宫！”

次日清晨辰时两刻，皇宫侍卫带话交代完急匆匆离去，秦寿哈欠连连揉着惺忪睡眼，心情不爽地坐上黑牛备好的马车，懒洋洋说了一声去皇宫，黑牛应了一声挥鞭驱赶马车直奔长安。

()$()$(小)$(说)$().---.高速！

‘看来要尽早收服刘仁轨了！’颠簸马车里，秦寿强打起精神思考着，如何收服具有未成名的海军大将刘仁轨，好为将来海战做准备。

刘仁轨孤傲的脾气，估计磨也磨得差不多了，一直卡着案件也不是办法，迟早会给李世民注意到刘仁轨的存在，要趁早截住李世民出手拿下才行。

秦寿打的就是欺负李世民没自己预知未来的本事，暗中挖取李世民未来的大将，为自己将来扶持傀儡皇帝做准备，李慎如今是最好的选择。

李治缺少智慧爆表的武媚娘辅助，成不了什么大器，加上耳根软两面倒的性格，不适合当未来的皇帝，铲除长孙无忌就要靠李慎登基，至少他仁义事迹还是真实的。

秦寿来到皇宫时，正好赶上满朝武百官退朝，寒酸客套话之中，秦寿与阴沉着脸色的长孙无忌擦肩而过，他不鸟自己秦寿也懒得去鸟他。

“秦将军，自作孽不可活，好自为之！”

长孙无忌与秦寿擦肩而过之时，突然其来一句话震撼了秦寿，转过身看向他时，长孙无忌若无其事扎堆进群臣里。

‘这死老狐狸，什么意思？’秦寿摸着下巴阴沉着脸色，琢磨长孙无忌话里的意思，转而想到间人皇女问题上，马上露出强烈的杀心，间人皇女果然是个祸害！

秦寿开始后悔当初交货的时候，没有派人把间人皇女干掉，以至于留下祸害后悔不已，害得现在担惊受怕寝食难安。

“秦将军，皇上等着，请！”

“哦，好的，有劳！”

太监轻声招呼声唤醒沉思的秦寿，清醒过来的秦寿一脸尴尬地点点头，跟着笑而不语的带路太监朝甘露殿走去，一边走着一边想起长孙无忌的话。

甘露殿内，李世民与李靖等一干武将大眼瞪小眼，就等着姗姗来迟的秦寿，见到君臣久等，秦寿汗濂无比地行跪拜之礼。

“微臣参见皇上，吾皇万岁…”

“平身，薛高，赐座！”

秦寿不真诚的大礼，加上他衣着不正，李世民吹胡瞪眼消受不起，李靖等武臣们摇摇头苦笑无语，秦寿疏忽连自己衣衫不正也浑然不觉。

“皇上，不知找微臣有何要事？”

秦寿看了眼殿内李靖一干武将，包括工部等等都在，意识到肯定没什么好事，可又不得不硬起头皮，开口打破大殿内的气氛。

“秦贤侄，北部临海边界近一个月来出现张狂海盗，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这是死者遗留下来的兵器！”

“啧啧~~长孙无忌生的好孩儿！”

李靖把兵器拿出来，秦寿看了眼顿时皱起眉头沉默不语，这兵器好眼熟啊！不但眼熟，而且还刻画有大唐兵署制的字眼！

程妖精毫无道德挖鼻孔耻笑声，惹来一干武将与李世民愤怒目光，无所畏惧的程妖精裂牙一笑，一副老流氓我实话实说的表情。

好吧，程妖精打岔秦寿直接把他无视过滤，可下一刻秦寿了解到，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一时疏忽给间人皇女忽悠了。

什么国难当头？什么乱贼叛乱，什么假惺惺的装可怜，统统是骗人的，现在秦寿终于明白，她要这么多武器，完全是用来装备海盗。

给人戏耍了秦寿又气又怒，恨不能一刀剐了间人皇女，千算万算没算到给间人皇女戏耍了，碍于李世民等贼精的人在场，秦寿没有刻意表现出自己的愤怒。

转而想到一个月前的告密信，秦寿忐忑不安地看向面无表情的李世民，心里猜测着他叫自己来的用意何在？不会是有光自己的吧？

联想到昨夜丁不二推断，加上魏王无事献殷勤投出的告密信，秦寿开始怀疑魏王与间人皇女有接触了，甚至开始玩阴自己走投无路。

“秦爱卿，你如何看？”

“这...”

秦寿在李世民面无表情询问声之中，面露难色答不出来，什么怎么看？谁知道你想怎么看？干脆装糊涂什么事也不知道。

“八千兵器流落外敌手里，真是好讽刺啊！”

李世民盛怒无比拍案而起，秦寿吓了一跳过后慢慢平复下来，不敢去看龙颜大怒的李世民，心里一直担忧着李世民是不是知道了些什么？

魏王李泰弄得这一手，搞得秦寿心里七上八下没了底气，什么都不怕，就怕间人皇女对簿公堂指正自己，要真是哪样不敢想象后果会怎么样？

“章爱卿，朕十万大唐海军，连区区几千人海盗也收拾不了？”

“启禀皇上，海盗全是前隋时期蒙冲，加之熟知海域…”

海军大将军章德闽在李世民愤怒责问声之中，汗流满面把海盗规模说出来，当提及海盗拥有数百艘前隋蒙冲快船，还有来无影去无踪狡猾熟知地理，李世民沉默了。

“皇上，纵观这兵器，乃前一段时间失窃吻合，长孙冲监守自盗罪有余辜，如今还祸及无辜百姓，皇上，老臣认为长孙冲当之斩立决！”

程妖精眼看李世民婆婆妈妈难以下决定，自作主张提及斩背了黑锅的长孙冲，想想也气愤，丢失那么多兵器到头来流落海盗手里，还调转矛头对付自己人，实在是罪不可赦。

李世民没有去理会程妖精的提议，目光看向沉默不语的秦寿，接触到李世民的目光，秦寿干脆装聋作哑不发表自己意见，神秘告密信一直压得喘不过气来，哪有工夫去理会废人无疑的长孙冲？

李靖在李世民看过来的时候，摇摇头叹息一声，表示自己不参合这个问题，其他的武将更是懒得出声去得罪人。

“好吧！”

群臣装傻不发表意见，李世民也只好默许了程妖精的提议，李世民的默许批准斩了冤死鬼长孙冲，这让秦寿很是意外，难到那封告密信不是针对自己的？秦寿忍不住猜疑起来。

李世民也不想如此，于私于理迟迟无法下定论，如今发生海盗拿丢失兵器对付自己边境，李世民想饶恕他都难了，长孙冲监守自盗证据确凿，活生生的十几个守城府兵都指证他，总不能同时眼花吧？

第278章心虚弥补

群臣离去后，李世民单独留下秦寿，不是有关告密信的事，秦寿担忧了一早上终于松了口气，整个人腰板也直了起来。

李世民唤太监备来酒席，看着御酿美酒美食，秦寿也不客气品尝了一口三勒浆，轻呼一口气，果然不愧是皇室贡品，味道纯正悠久。

“秦爱卿，就如今大唐海军船只，你有何建议？”

李世民看了眼秦寿臭美德性，哭笑不得摇摇头叹息一声，把海军不成熟制度与技术问题提出来，经历改朝换代海军实力薄弱是难以避免的。

通过海盗只用蒙冲就打得大唐海军措手不及，可以看出如今的大唐海军确实很薄弱，要不然也不用如此狼狈，以至于北方地区海盗为患。

秦寿能工巧匠一大堆，李世民把希望寄托在秦寿身上，而且也相信秦寿会有办法，大唐薄弱的海军实力，让李世民这些年来担忧无比。

“抛旧开新！”

好吧，看在罪恶之源起于自己份上，秦寿忏悔将功补过，决定帮李世民一把，狠狠打击万恶的倭

国海盗，让间人皇女偷鸡不成蚀把米。

“抛旧开新？秦爱卿，来来，与朕好好谈谈，如何抛法？如何开新？”

李世民原本以为秦寿会敷衍说什么想一段时间，没想到秦寿还真马上有办法，心情大好亲自替秦寿斟酒，把受宠若惊的秦寿吓了一跳。

“抛弃现有的多桨船只，改用风与人力并用转轮型转桨，日行千里…”

“车船？”

秦寿厚颜无耻把车船的发明者李皋技术剽去忽悠，李世民愕然失神看着秦寿，真真切切给秦寿忽悠到了，丝毫不知道若干年后，他后辈子孙李皋就是车船发明者。

秦寿口水花喷喷，一口气把自己修改过的车船想法道出，李世民意识到秦寿嘴里所说的车船珍贵，唤人拿来纸与，命秦寿画出草图给他看看。

心中有愧的秦寿弥补李世民损失，落落大方勒起衣袖，在李世民走过来围观下，精心画出车船草图，甚至动用筷子酒耳做模具画线。

半个时辰过去，李世民越看越惊讶，越看越吃惊，不可思议盯着秦寿看了良久，直到秦寿把草图画好，李世民才从复杂目光之中回过神。

“皇上，微臣拿大唐如今现有舰船与楼船两款做改进，转轮动力车船速度绝对比多浆速度快，皇上你看…”

秦寿把画好的草图拿起来，在李世民凑过来虚心听教下，解释自己运用风力水车灵感作为主动力，人力推磨装置为备用动力，在海上风力几乎不愁。

李世民颔首点头听着秦寿奇妙设计，差点忍不住拍掌叫绝，借用风力楼船可达到快艇的速度，海盗遇上恐怕只有束手就擒的出路。

“嗯，爱卿不愧是朕的福星，唉…”

李世民接过秦寿递来的草图，如获至宝似的颤抖着手，这一份草图交给匠工处理，无疑是大唐海军实力进步。

“皇上，还有问题吗？”

李世民惆怅的叹息声，秦寿猜不出他美中不足的遗憾才是怪事，对于李世民贪得无厌索求，秦寿心怀负罪感下，硬着头皮看情况揽下重任补偿。

“海上舰船武器问题，秦爱卿，不瞒你说，如今朕的海军，还是沿用前隋工艺，武器笨重不利于…”

李世民把大唐海军武器问题提出来，光是笨重

的主力舰船用投石炮车，就是鸡肋的武器，笨重不说光是栽一大堆炮弹石头，就是一个重量问题严重拖后腿的慢。

战场局势一触即发千变万化，迟一步有可能局势大变，可主力舰要是没有投石炮车，攻打沿海地区的城镇也是麻烦。

“皇上，不是有弩弓车吗？”

秦寿皱起眉头，武器这个问题还真是麻烦事，投石炮车秦寿知道，那可是威力巨大的家伙，唯一缺点就是装弹麻烦，发一炮巨石至少要一刻钟准备时间。

“弩弓车射程短，单箭难以有作为，朕最担忧的还是海上作战，近身作战没有逼退地方的武器！”

李世民把自己担忧问题说出来，虽然秦寿提供了车船设计图，有效避难了这个可能性，可有些事是人算不如天算的，谁知道开战的时候，敌军会不会第一时间干掉笨重的炮舰？

秦寿沉默了，琢磨着要不要把淘汰的钢板连发弩弓车技术交出，钢板连发弩弓车秦寿不打算作为主打武器，准备时间太慢了！

如今秦寿偏向于火药膨胀压缩动力，子弹经过

火药压缩能打出几百米，秦寿不相信改进加长几十倍的管道，打不出一千米以外的距离。

一时间大殿内沉寂下来，君臣两人各怀心事似的喝着闷酒，秦寿琢磨着要不要交出淘汰的钢板连发弩弓技术，而李世民琢磨着怎么压榨秦寿想办法在做贡献。

“皇上，微臣最近研究出连发弩弓，还有些小问题没解决，或许可以装备到海陆军营之中！”

秦寿看了眼李世民熬出几缕银丝愁容，想到他对自己宽容与信任，咬咬牙把淘汰的钢板连发弩弓技术主动交出来，算是弥补平自己心中罪恶。

“连发弩弓？秦爱卿，莫不成是…”

李世民愕然看着秦寿，最后面的话连他自己也浑然不觉颤抖起来，连发弩弓李世民知道，三国时期有名的利器，可惜技术早已失传，如今听到秦寿提及连发弩弓，忍不住震撼起来。

“不错，皇上，正是诸葛连弓，微臣改用了钢板技术，射程可达到八百步之遥…”

“此言当真？！”

秦寿的话没说完，李世民瞪大双眼，豁然起身把秦寿吓了一跳，不寒而栗看着吃人一样的李世民目光，干啥呢？哥胆子小，别吓人好不？

意识到自己激动过度，李世民慢慢平息坐下，可他无意识抖动的双手，可以看出他此时此刻心情难以平静。

“秦爱卿，那诸葛连弓，何时能完工？”

李世民强忍着心中喜悦，小心翼翼询问宝一样的秦寿，好像怕再次吓到他似的，急于想知道秦寿什么时候献上失传的诸葛连弓！

“这，大概要一周，微臣尽量督促…”

“好，好，好，哈哈…”

秦寿含糊其辞地睁眼说瞎话，总不能说早就造好了吧？要真是这样肯定会引起李世民疑心什么的，李世民连说三个好字仰头哈哈大笑起来。

第279章死牛一根筋

“将军！”

秦寿到来大理寺，升官当了寺正的姜维第一时间到天牢迎接，怕新的狱丞不懂事，得罪了秦寿就麻烦大了，姜维可不想自己屁股还未坐暖的寺正移位。

新的狱丞在姜维小声交代下，点头哈腰去开牢房门，再次来到天牢秦寿感触良多，时间变化都不记得当初自己进来时情景了。

“长孙冲怎么样了？”

狱丞打开牢房门，秦寿没有走进去，低头沉思片刻开口询问姜维，现在他掌控整个天牢，这里除了刘弘明他就是老大，他说一没人敢说二。

“将军，差不多残了！”

姜维悄悄走到秦寿旁边，小声说出长孙冲的情况，秦寿顿时哑口无言，差不多和肯定相差很大区别好不？

“秦将军？！”

天牢里刘仁轨听到囚犯呼喊冤枉声，慢慢站起来一脸惊喜看着秦寿走过来，承蒙秦寿的照顾，刘仁轨在天牢里好吃好住。

“打开！”

“是，将军！”

秦寿要进牢房与刘仁轨聊天，狱丞犹豫不觉时候，姜维眨了下眼色，精明的狱丞马上屁嗔屁嗔拿出钥匙开牢房门。

狱丞打开牢房门后，马上给姜维安排去准备酒菜，精明的狱丞点头哈腰领命离去，姜维马上驱散牢房内狱卒到门口等着，他自己守着牢房大门。

牢房内秦寿搬来椅子与刘仁轨对坐，直到狱丞送来酒菜，秦寿自始至终没有说话的意思，拿起酒樽亲自斟酒给刘仁轨，受宠若惊的刘仁轨连连点头道谢。

“秦将军，刘某的案情…”

酒过一巡刘仁轨实在受不了秦寿吊着口味，在秦寿斟酒前伸手打断，按耐不住提及自己案件的问题，拖了一个多月，刘仁轨也急了。

‘终于沉不住气了？’刘仁轨急切的脸色，秦寿心里得意一笑，面露难色轻轻放下手里的酒耳，刘仁轨急切的脸色慢慢变成死灰色。

“刘兄，唉…有点麻烦，秦某为了你的案情奔波忙碌二十多日……”

秦寿摇摇头叹息着，睁眼说瞎话唬得刘仁轨既

是感动又是遗憾，感动秦寿为了自己案情奔波劳累，遗憾是他出手打死的陈仓折冲都尉鲁宁身份背景不简单。

刘仁轨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阴霾着脸色没说话，秦寿拿起酒耳自斟自饮，心里盘算着如何把握时机关键，一口气拿下刘仁轨的忠心。

鲁宁的身份确实有点不简单，在陈仓地界家族稍有点名望，虽然刘仁轨给抓起来送到大理寺候审，可鲁宁家族没有放弃上长安告御状。

要不是秦寿及时收到消息制止住了，恐怕这事还真引起李世民关注，趁现在压得住鲁宁家族告御状，秦寿迫不得已提前收服刘仁轨。

“唉…多谢秦将军费心费力，刘某问心无愧死而无憾！”

刘仁轨碾碎手里的酒耳，在秦寿皱眉目光之中，拱手抱拳道谢秦寿的尽心尽力，看破生死的刘仁轨一副视死如归，无怨无悔自己所作所为。

鲁宁家族的人来长安告御状治自己死地，刘仁轨早已猜到会有这么一天，欠债还钱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刘仁轨也没有后悔自己决策，哪怕时间倒流，他也会亲手杀了祸害民的鲁宁。

刘仁轨不畏强权敢作敢当的精神，深深折服秦

寿同时又深感遗憾，太愚忠了的人了，坐了一个多月的牢还没领悟到事态险恶这个道理。

“其实，秦某还有一条路，保刘兄你大难不死！”

“哦？秦将军请讲，刘某洗耳恭听！”

秦寿峰回路转的话，刘仁轨大感好奇，拱手抱歉虚心讨教秦寿所谓的生路，隐隐之间察觉到秦寿所谓的生路，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隐姓埋名！”

秦寿压低声音，给刘仁轨指明道路，同时也可以杜绝鲁宁家族人告御状的问题，哪怕李世民查下来，也不会挖掘到刘仁轨这名未来海军大将。

“刘某一生光明磊落，隐姓埋名如此苟且偷生之事，刘某做不出来，秦将军，你的美意刘某心…”

“愚蠢！”

秦寿拍案而起喝斥声，姜维朝里面看了眼摇摇头，装作什么也没听见，刘仁轨涨红着脸色想要反驳秦寿，可想到秦寿好心在帮自己，慢慢平复下激动的心情。

要自己隐姓埋名？刘仁轨想都不用想直接拒绝了秦寿提议，男子汉大丈夫岂有贪生怕死之理？一

个鱼肉民的败类贪官，刘仁轨没有后悔杀了。

“刘兄，恕秦某多嘴，你可否成家立业了？”

冲动过后秦寿慢慢平复下来，心平气和询问刘仁轨家人情况，刘仁轨僵硬了一下脸色，双手无意识颤抖着默默点头算是回应秦寿的问题。

‘有戏！’刘仁轨视死如归的脸色慢慢缓和，套用打了一巴掌给一个红枣的手段，秦寿发现了刘仁轨弱点，继续加大心里攻击瓦解他死牛一条筋的决心。

“刘兄，可否想过家里人？”

“想！”

刘仁轨拿起酒樽一口气灌进一大口，暴露了心里弱点的他，浑浊双眼泛起盈盈泪光，似乎想到什么感触最深的地方。

“有孩儿？”

“嗯…两岁多了…”

刘仁轨暴露出铁汉柔弱的一面，秦寿大胆猜测刘仁轨心里想法，扯起无关牙痛的家常，试图激起他思家念家情绪。

刘仁轨不知不觉陷入秦寿有预谋的圈套，感概良多地把家里情况诉说，包括还在牙牙学语的孩儿，提及自己孩儿，刘仁轨露出少有的开朗一面。

“刘兄，顾家爱家的男人，才是好男人，而不是一味寻死不顾...”

“秦将军，刘某有点乏了！”

秦寿试图乘胜追击，一举攻破刘仁轨的内心弱点，刘仁轨有些疲惫地伸手打断秦寿，拱手抱拳告罪回到牢床倒下就入睡。

“好吧，刘兄，如若你想通了，尽管与狱丞知会一声，秦某尽最大努力帮忙，告辞！”

一时间无法收服刘仁轨，秦寿感到有些气馁，暂时让刘仁轨冷静一段时间，逼得太急了适得其反。

“将军，那刘仁轨不识抬举，你又何必...”

走出天牢秦寿松了口气，一边跟随的姜维纳闷不已，把憋在心里的话说出来，还没说完给秦寿伸手打断了。

“姜寺正，刘仁轨这段时间你可要好生照料，如若他受到半点委屈，拿你是问！”

“是，将军！”

秦寿警告声姜维轻抹额头汗水，连呼不敢点头哈腰应着，亲自送阴霾着脸色的秦寿走出大理寺。

第280章暴风雨前的平静

“口令！”

黄昏时分曲池坊，倭国老巢据点两名守卫拦住易容过的丁不二，有些怪异看了眼脸色僵硬的丁不二，过后挠着头索要口令。#中@.

“杀酷拉！”

“……”

丁不二有些蹩脚的倭国语，两个倭国守卫哑口无言，确认无误后才放丁不二进入曲池湖边，等待下一批船载入芙蓉园真正据点。

三个外出办事的倭国人早已在湖边等候，见到丁不二点点头算是打了招呼，谁也没有说话就这么静静地等着船只到来。

‘呼~好险！’丁不二轻呼一口气，心跳加速紧张的心情慢慢平复下来，抬头挺胸收腹静静等着船只，下一刻会遇到什么，丁不二不知道，深入虎穴全看运气行事。

半个时辰过去，夜幕降临的时候，湖面才出现一盏摇摇晃晃的渔灯，一叶小舟慢悠悠地朝湖岸边划来，船夫靠岸看了眼回来的四人。

“哈呀酷…”

船夫招手示意丁不二等人上船，所幸丁不二恶补了一天简单倭国语，要不然还真听不懂哈呀酷就是快点的意思。

小舟船桨划破安宁的湖水，远处不时传来一两只受惊野鸭的扑翅声，使月夜的湖面更显得孤寂和冷清，丁不二全神贯注记下芙蓉园周边动静。

不消片刻时间，眼前出现一间湖中岛古宅，确切地说那是一个巨大的湖中古宅，朦胧灯笼光线之中露出金顶石壁，绘着各种各样的鸟类图案，色彩斑斓壮丽无比。

芙蓉山庄金漆牌匾远远清晰可见，芙蓉湖里还有这么隐蔽的一所山庄，出乎丁不二的意料，没想到倭国把老巢设立在这里！

踏上山庄岸边，丁不二大致扫描了一眼山庄布局，气势宏博的芙蓉山庄好像一个湖岛，四周皆有绿木树荫成林，偶尔可见三两守卫在湖岛上巡逻。#中@.

“哈呀酷，hi咩，吗哒塞...”

船夫招呼着丁不二四人快点，别让公主在里面久等，大致了解湖岛上巡逻人数，怕露出破绽的丁不二，紧随着三个倭国人步伐，进入无人看守大门的芙蓉山庄。

进入山庄内，丁不二再次震撼了芙蓉山庄的人间仙境，那玲珑精致的亭台楼阁，清幽秀丽的池馆水廊，还有大假山、玉玲珑等赏心悦目园林的杰作，使得丁不二不得不感叹，谁建造的？

特别是那饶着围墙屋脊建造的雕龙，鳞爪张舞双须飞动，好像要腾空而去似的，更令丁不二惊叹不已，可以判断出这里以前肯定是前隋某个王爷避暑山庄。

踏进山庄大厅丁不二，马上嗅到熟悉的味道，大厅内纱幔低垂，四周石壁全用锦缎遮住，就连室顶也用绣花毛毡隔起，既温暖又温馨。

五十多号倭国人跪坐在大厅，大厅中央摆着一张精雕细琢的镶玉月牙寝床，间人皇女侧躺锦被绣衾，美目扫了眼后续赶到的四个手下。

丁不二也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来迟了，还没进大厅前就听到间人皇女说话声，现在进来了，却变得安静一片鸦雀无声。

“渡边将军，长乐哪边是否注意到我们行踪了？”

间人皇女慵懒地伸了个懒腰，端庄美艳的姿态，五十多个倭国士兵不敢抬头去看，只有混在人群里的丁不二大饱眼福，怕暴露身份瞄了几眼不敢

看下去。

‘小娘们，果然是你，估计你想不到叔叔我又混进来了！’丁不二心里冷笑一声，暗自得意自己高超易容术没人识破。

“这...公主殿下，应该吧！”

渡边一郎不敢确定地行了个认罪礼，惹来间人皇女不悦的目光，在侍女送酒来之下，一手拿着酒耳轻晃着，渡边一郎大气不敢喘，整个人跪爬地面等待间人皇女发落。

“废物，起来吧！”

“谢公主殿下！”

渡边一郎在间人皇女赦免罪过下，如获大赦似的跪坐一边，损失了一名探子至今毫无消息，不用猜也知道落入长乐手里了。

“公主殿下，赵国公那边...”

渡边一郎旁边的藤条野沉不住气，把联络长孙无忌的事说出来，间人皇女马上挥手打断了他的话，手里的酒耳酒水泼到藤条野脸上。

藤条野敢怒不敢言，任由酒水在脸上，间人皇女盛怒有她的道理，加上等级森严藤条野只能当着手下面前委屈受辱。

“今日不谈事，本公主怀疑有人混了进来，这

段时间内，你们要好好检查身边每一个人…”

“嗨！”

五十多名倭国士兵同时应着，恭恭敬敬送走交代完的间人皇女下去休息，在场的倭国士兵你看我我看你，试图找出间人皇女所谓混进来的探子。

‘好狡猾！’丁不二淡定十足与周边倭国士兵对视一眼分开，没有收获让丁不二很不爽，与散开的倭国士兵同时离去。

凌晨时分，长乐家家户户进入孤灯黑火，除了养蚕户民偶尔起来查看蚕虫，大部分进入睡眠，要么就是治安队夜里巡逻身影。

长屋大厅内，还未就寝的秦寿披着间外套，掌灯提神写写画画，晕晕入睡钱灵小鸡啄米似的，直到水壶烧开蒸汽声惊喜，开始泡茶给熬夜的秦寿。

“灵儿，你先回去休息吧！”

“是！”

秦寿看了眼无精打采的钱灵，头疼十足挥手放她去休息，钱灵如获大赦似的飞奔离去，直让秦寿看了摇摇头无语。

“出来吧，没人了！”

“将军，丁不二送回来的消息！”

秦寿揉着废纸丢到一边，朝大厅窗户喊了一

声，潘安一溜烟钻了进来，无声无息出现秦寿面前，手里拿着一张纸条递给秦寿。

“魏王最近有何动作？”

秦寿看了眼丁不二送回来的消息，若无其事把纸条放到烛火里烧掉，开口询问好一个月未出现的潘安。

“回禀将军，魏王除了每日讨好皇上，大部分老老实实呆在宫内，没发现有何...”

潘安把最近一个月皇宫内的消息报告出来，自从大婚当日秦寿当着他面杀了刺客，魏王一直老老实实呆在宫内，连李承乾那边也是如此。

“继续监视，这个死胖子没那么容易罢休！”

“是，将军！”

潘安领命悄然无息告退离去，大厅内秦寿端坐一边心绪越来越不宁，太平静了，越是暴风雨前兆越是风平浪静，秦寿忍不住开始担忧，这个魏王简直就是脸皮厚的祸害，怎么打也不醒悟的二货！

第281章冒泡的名匠

次日清晨，新一批长安招募到工匠来到长乐口位置，原本废弃的西鹤楼忙碌无比，密密麻麻的佃户与堆积如山高的木料，着实把新来的工匠吓了一大跳。

锯木的锯木，破木的破木，佃户们热情高涨齐动手壮观场面，把长安工匠们惊呆了，有这么多人还需要他们做什么？

“赵工头，这是什么情况？”

“赵工头，你确定没来错地方？”

“谁知道？过去问问就知道了！”

面对工匠们质疑声，负责招他们的赵工头也是一头雾水，带着茫然不知所措和愤怒，直接带人围堵头走出来的贺明。

“贺长！”

“干啥？干啥你们这是？”

赵工头带人围上来着实把毫无准备的贺明吓了一大跳，双手齐动摆出凹凸曼打怪兽的姿势，治安队不在这里，贺明吓得想要呼喝周边的邻们过来帮忙。

直到赵工头说明来意，贺明才松了口气，这么

大群人气势汹汹跑来，还真把他吓得以为要找自己算账，原来是为佃户们这事！

“嗯哼~好吧，他们只是打下手的，这么大的工程总不能靠你们十几个...真正的还是要靠你们发挥安排！”

“原来如此！”

贺明干咳一声解释佃户们是帮忙的，赵工头等十几个工匠了解情况后，同时松了口气，感情长乐给他们开出日结二十钱工钱，是这么回事！

原本盘算着建酒楼和客栈，就他们十几个人磨磨蹭蹭也要一年时间，一年下来每人也有七贯钱，现在看来只是他们想的太美好了，世上哪有这么好的事？

新来的工匠们恍然大悟表情，他们心里想什么贺明怎么可能不知道？贺明忍不住鄙视起来，他们算盘倒是打得挺好的，可秦寿有那么笨钱多没地方花吗？

十几天时间完工，领取几百钱，又有一大堆人手帮忙，减轻他们工作负担，这么好的工作去哪里找？

“图纸在这里，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尽管来找本副长贺某，还有，记住是副长，别在喊错

了！”

贺明拿出酒楼与客栈图纸交给赵工头，慎重其事提醒他们，自己是副长，不是正级的长，别混淆了害自己丢了饭碗。.~.

赵工头等人连连点头应着，打开贺明交过来的建筑图纸，顿时一脸发黑，这是什么建筑？特别是客栈的建筑图纸，看得赵工头等人面面相觑。

“工部来了新人？”

秦寿刚醒来与娇妻们用早饭，治安队马上有人跑来，告知风力水车来了工部新官员，与前一批围观学习的工部官员相比，新来的官员在治安队眼里算是生面孔了。

“是的，将军，他们带来皇上口谕，说是奉命参考风力水车原理，至于有何用途没有说…”

治安队怕给忽悠了，加上新官员带来的是皇上口谕，他们不敢怠慢放生面孔的工部官员进去参观，同时第一时间跑回来汇报情况。

李丽质与李漱品尝着米粥，没有开口说话打搅，钱羽馨与仙儿更是不敢搭话，默默地一边品尝米粥，一边偷偷打量沉默不语的秦寿。

“嗯，本将军知道了，别管他们！”

“是，将军！”

秦寿想了想挥退治安队，秦寿都这样说了，治安队更是无话可说，拱手抱拳告退离去，不敢打搅秦寿用早饭。

“秦郎，莫不成是父皇派人来学习舰船驱动了？”

治安队离去，李丽质忍不住开口说出内心疑问，秦寿把风力驱动船只的事早就跟她们提及过，李丽质猜测肯定是她父皇派人来学习风力水车原理。

“嗯，有这个可能，你们慢慢吃，郎君我去瞧瞧！”

李丽质不经意间提醒，秦寿皱了皱眉想想也有这个可能性，没想到李世民这么快有动作，看来李世民也是给海盗逼得抓急了！

李世民着急的心情秦寿了解，换成自己恐怕不比李世民沉得住气，秦寿更想知道一件事，李世民安排了什么官员来学习？

秦寿带着一丝疑惑，直奔风力水车那边去瞧个究竟，隐隐之间觉得自己要是自己不过去，肯定会错过什么，至于是什么？一时间秦寿说不上来。

断裂汉水渠，秦寿来到的时候，便发现三个官员在一边虚心学习，治安队走上前亲自替秦寿拉开

绊马栏，放秦寿进来。

“将军，就是他们三个！”

治安队手指三个新来的官员，秦寿看了眼脸带疑色，挥退治安队朝三个官员走过去，想要看看对方什么来头。

“下官阎立德，见过秦将军！”

“你是阎立德？”

阎立德自报姓名参见秦寿，直把秦寿吓了一跳，不敢置信看了眼阎立德，惊呼出声直让阎立德闻言一愣，不明白秦寿有什么好惊讶的？

“秦将军，你认识阎某人？”

秦寿的惊呼声，阎立德忍不住惊讶起来，不曾记得自己什么时候这么有名了，居然引起秦寿的注意力，这让阎立德很是受宠若惊。

“嗯哼~~偶有所闻，偶有所闻！”

秦寿干咳一声敷衍阎立德的话，谁认识他什么？他弟弟阎立本倒是知道，至于他给自己弟弟风头盖住，心头会怎么想秦寿不知道，不过他真才实学是错不了的。

“秦将军，阎某奉皇上之命前来学习观摩风力水车，还望秦将军多多指点！”

“哪里，哪里！”

阎立德虚心讨教声，秦寿汗濂地拱手抱拳还礼，打心底没想到居然会是阎立本的哥哥研究风力动力，想想也是，阎立本主攻画风与设计，兼修刑法等等，阎立德主攻建筑，往后的昭陵都是出自他们两兄弟联手。

“秦将军，阎某观察了风力水车构造，很完美，但是有些不足的地方，比如这水车受力支撑点，用不了多久肯定会崩塌…”

与秦寿闲聊了一会，阎立德马上转移话题，把林木匠等人快完工的风力水车缺点说出来，直让秦寿刮目相看，果然不愧是建筑天才，一目了然发现风力水车的受力点缺陷，也是风力水车失败几次的原因。

“阎兄，可否帮秦某纠正？此风力水车失败了几次，秦某甚是烦恼！”

“这，好吧，阎某献丑了！”

阎立本在秦寿邀请下，勉为其难答应下来，他也需要秦寿帮忙，把风力水车的构造图原封不动送给自己。

第282章名匠的眼光

阎立德与秦寿来到风力水车取水点，观察过风力水车运水槽后，阎立德开始沉思起来，炸开的缺口经过洪灾肆虐后，陡坡的泥土变得松动。

几米高陡坡呈直线倾斜，三个匠工一组加固水槽，吊篮与叮叮当当凿岩声响个不停，浓雾与垂落水花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幅优美的画境。

阎立德手痒痒大有动作画冲动，可想到最终目地，阎立德不得不停忍耐天生作画因素蛊惑，开始研究起风力水车运作失败崩塌的原因。

秦寿与阎立德走进风力水车取水点，滨水河分支河面，接近十米长的取水带，看得阎立德咋舌连连，斜斜往上的取水带一直延伸上陡坡顶。

阎立德越看越惊奇，简简单单的齿轮居然可以带动这么长的取水带，还真是让阎立德大开眼界了，要不是工部的人亲眼见证过，阎立德打死也不相信，单凭风力可以源源不断抽水上去。

“秦将军，你的设计很完美，可是阎某觉得有些不理想的地方，还望秦将军勿要见怪！”

阎立德参观了风力水车提水区构造，看了眼一路沉默不语的秦寿，迟疑片刻说出自己意见，怕惹

来秦寿不满，故而不敢把话说得太绝。

“喔？阎兄无需担忧什么，秦某岂是心眼小之辈？阎兄有何意见，不妨大胆指出，秦某感激不尽！”

秦寿笑了笑拱手抱拳，虚心向阎立德讨教起来，风力水车秦寿早已知道有问题，只是一时间想不到问题所在，阎立德发现问题所在，秦寿自然心喜不得了。

林木匠不是工匠，也不是工匠设计师，自己对力学研究也是贪多不精，缺少像阎立本这样工匠建筑大师，一目了然发现风力水车问题所在。

“那阎某得罪了！”

秦寿不介怀的话，阎立德也没客气，在秦寿笑而不语伸手示意随意下，专注着目光开始目测取水带斜度，总觉得秦寿没有运用好斜度。#中@.

秦寿没有去打搅阎立德研究，抬起头间发现陡坡顶潘安身影，不动声色朝吊篮走去，去与潘安汇合，看看他有什么要紧的事。

“潘安，有事？”

秦寿与潘安汇合后，潘安带着疑色邀请秦寿到偏僻的角落，鬼鬼祟祟左右看了看，确定没人在附近才松了口气。

“将军，今早李泰与倭国公主会面了！”

潘安压低声音把最新整理到的消息说出来，秦寿听了整个人为之一惊，看来自己感觉还真没错，李泰这个家伙还真是不安份的祸害。

李泰这次又与间人皇女商议什么？两人如何搭上轨的？那些当初杀死的刺客，是不是倭国人？这成了一个谜，一个很是让秦寿不安的谜题。

“在什么地方？有没有机会…”

“东市醉桂楼，将军，你不是开玩笑吧？那李泰可是带了一百多皇宫侍卫！”

潘安把李泰与间人皇女会面的地方说出来，听出秦寿的意思大吃一惊心里一阵恶寒，干掉李泰这个馊主意也亏秦寿想得出来，一百多皇宫侍卫怎么干掉？

“谁说要干掉他？只是给他教训，一百多个皇宫侍卫？这死胖子，学精了！”

潘安说出李泰带侍卫的数量，忍不住咋舌起来，由此可以看出，李世民对李泰的宠爱有多深，居然配一百多的皇宫侍卫保护。

干掉李泰？秦寿才没那么傻，没人与李承乾对着干，就无法逼李承乾自作孽造访，李泰正好是李承乾的克星。

可李泰这个家伙不专心对付李承乾，反过来对付自己，这不是秦寿想要的结果，这无疑成了李承乾坐观山虎斗，要想办法把李泰引回正规才行。

“嗯，潘安，这样吧，今后你多注意武德殿！”

“是，将军！”

潘安在秦寿挥手下，拱手抱拳告辞离去，留下秦寿呆在一边抹着下巴，琢磨着怎么彻底把李泰扇醒，就算他自以为躲在皇宫里很安全，也要给他实质性的安分警告。

‘死胖子，别把哥我逼急了，要不然皇宫里只会多出一具尸体！’李泰死性不改，很是让秦寿恼火，这家伙一天不修理简直是目中无人。

带着愤怒的怒气，秦寿走回风力水车点，发现阎立德四处找自己，秦寿慢慢平息内心怒气，坐上吊篮由匠工们小心翼翼放下去，直奔向考察好的阎立德。

“阎兄，刚才有事忙了一会，怎么样？”

秦寿带着歉意走到阎立德面前，拱手抱拳谢罪，阎立德笑了笑拱手还礼，把自己研究的结果说出来。

“这里，秦将军可以考虑凿洞，运用人字拱顶

撑，无需硬是要陡坡做支撑点…”

目测到秦寿美中不足设计，阎立德折断一根树枝，一边解释一边做出模型，秦寿咋舌连连看着阎立德，没想到他居然这么神，一语击中了水平角度问题。

经过阎立德指正出不足之处，秦寿也发现了风力水车的问题关键，水平角度不均匀，导致浪费风力不提，顽固借用陡坡以至于载水超重承受不住压力。

阎立德的办法很简单也很实在，借用信号模式墩柱的支持力，构成力学倾斜角度，完美解决了风力取水的动力和支撑力。

“阎兄一语惊醒梦中人，秦某受教了！”

“哪里，哪里，阎某献丑了！”

秦寿恍然大悟猛拍着脑门，阎立德有些意外拱手还礼，秦寿没有生气自己纠正，大度的虚心采纳自己意见，是阎立德没有想到的事。

阎立德原本以为秦寿不会采纳自己提议，甚至以为他会敷衍应几句，毕竟自己的话算是折了秦寿面子，而秦寿开朗坦然接受自己提议，是阎立德始料未及的。

“林木匠，下来！”

“啊？是！”

正在指挥最后工序的林木匠，听到秦寿的呼喝声马上丢下手里的活，坐上一头空置的吊篮下陡坡底。

“长，有事？”

林木匠小跑到秦寿面前，轻抹额头汗水，越来越闷热的天气，预示着炎热的夏天就要来临了，带着酸臭味的林木匠都不好意思靠近秦寿了。

“阎兄，有劳你指点林师傅，秦某这就去准备风力驱动构造图！”

“阎某的荣幸，有劳秦将军！”

阎立德没想到秦寿这么大方交出风力驱动图纸，带着欣喜的脸色欣然接受了秦寿提议，拱手抱拳送走秦寿，只有林木匠郁闷着脸色，听这莫名其妙的口气，像是要返工的前兆啊！

第283章新杀手锏武器

“贺副长，这一间间房间，什么意思？”

临近午时时分，贺明还没来得及去找勾搭的戚寡妇，马上给新招来的赵工头拦住，手里拿着客栈设计图，追问贺明什么意思？

人多力量一上午时间，客栈主大梁与支撑梁全部埋好，开始动工划分房间的时候，赵工头顿时头大了，新式奇特的客栈房间看得他眼花缭乱。

一千多平方的客栈，一楼勾画出四十间客房，二三楼分别是四十五间，每个房间大小不一，有十五平方的，有二十平方，有三十多平方的，算上客栈走廊通道什么的，简直是跟牢房一样。

“小的房间叫单间，头等房，稍微大点的叫双人房，中等房，最大的叫多人房，次等房，还有问题吗？”

贺明一手夺过赵工头拿来的图纸，顿时翻白眼解释出单间，双人房与多人房的含义，赵工头稀里糊涂地点着头，直到贺明丢回来图纸，一手指着贺明吐血的地方。

“那，这个也是单间？”

“那是茅房，每个茅房地方留个这么这么大的

口，明白没有？”

贺明没好气说出茅房两个字，惊呆了赵工头，把臭烘烘的茅房建在客栈里？还真是头一次所闻，赵工头整个人傻了眼，理解不过来似的点点头又摇摇头。

贺明比划了一阵，发现赵工头傻乎乎地点头又摇头，顿时感到气馁，好吧，贺明彻底给他打败了，肯定以为茅房是现在臭气熏人的茅房。

“造图纸做就是了，其他的你别管，赶紧开工去！”

“喔！”

面对贺明发飙的脾气，赵工头敢怒不敢言应着，收起图纸告退离去，管他把茅房建去哪里，他收钱工作就是了。

“晦气！”

贺明心情不爽地朝地面吐了口痰，想到戚寡妇准备好午餐，贺明顿时脸笑成狗尾草一样，在蚕农们鄙夷窃窃私语之中，屁嗔屁嗔奔去戚寡妇家门。

“将军，夫人们在家里等你！”

军营铁匠屋内，秦寿扎进铁匠屋就是一两个时辰，眼看午时已到秦寿还没出来的意思，薛仁贵忍不住跑进铁匠屋提醒秦寿，午饭时间到了该回家吃

饭了。

“没空，薛副将，麻烦帮本将军回去说说，本将军在军营蹭饭！”

沉寂与姜奉讨论新武器的秦寿，头也不回回绝了薛仁贵善意提醒，继续与姜奉讨论新武器构造，留下一脸黑线的薛仁贵哑口无语。

看了眼津津乐道讨论武器构造的秦寿，薛仁贵只能无奈叹息着默默告退离去，心里开始替秦寿担忧起来，他三番几次老是跑来军营蹭饭，肯定会引起几位夫人怀疑，事出反常必有妖不是吗？

“将军，这弩弓射程远了，一没准头，二没视线，用钢板费时费力拉动起来更外费劲，这，恐怕有些多此一举吧？”

秦寿提出打造单兵远程弩弓，姜奉脸色迟疑了一阵，提出内心疑问，秦寿的想法固然是好，弩弓用的钢片减薄了，威力打了一些折扣，可三四百米范围还是有的。

三四百米的范围准头肯定有偏差，人的视线有限，想要三四百米距离精确无误击杀目标，不是一般的难，而是非常的难，哪怕是神射手也无法用弩弓精确击杀目标。

“钢板力度是硬，可要是钢板两侧拉绳加上滑

轮动力，可减轻拉弓的力度，问题是精确点有没有办法修正？”

“滑轮动力？”

秦寿挪用复合弓的原理，姜奉听得稀里糊涂的，直到秦寿拿起树枝，在地面画出复合弓的原型，姜奉惊讶连连看着复杂的复合弓原理。

复合弓的上下都由2个滑轮机构，测量这两个滑轮中心间的距离，就是这个弓的轴距，轴距反映了一个弓的大小。

秦寿搬用的复合弓原理加装上弩弓，形成现在的十字弩弓一种装有臂的弓，主要由弩臂、弩弓、弓弦和弩机等部分组成。

姜奉看着秦寿画出的十字弩弓，最重要的部分是机，弩机一般为铜制，装在弩郭匣状内，前方是用于挂弦的牙，也叫挂钩，牙后连有望山。

总体看似很复杂，其实西汉开始的弩，望山上就刻有刻度，作用相当于现代枪械上的表尺，便于按目标距离调整弩发射的角度，提高射击的命中率。

而秦寿的十字弩弓的望山，相当于狙击枪用于瞄准的准星，玻璃研制出来了，瞄准镜这些秦寿不用担心了，主要是修正精确问题有点麻烦。

“将军，这个，姜某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研究！”

姜奉摸着下巴反复研究秦寿的弩弓，沉吟了片刻后勉为其难揽下秦寿安排的重任，打造威力强大的十字弩弓，姜奉相信这把武器一出，势必成为长乐杀手锏武器。

“嗯，姜奉，辛苦你了，最好快一点，长乐的未来，全看你的了！”

“是，将军！”

秦寿郑重其事的话，姜奉脸色大变之余，拍胸保证接下重任，很少见秦寿这么严肃交代，姜奉深刻意识到这把武器的重要性。

“图纸本将军晚点送过来，姜奉，你现在好好研究一下，明白了吗？”

姜奉没有说话，点点头算是答应了秦寿，苦思冥想着秦寿画出的十字弩弓，弩臂、弩弓、弩机等简单，问题是弓弦复杂的构造。

“将军，还有事儿吗？”

姜奉研究了一会儿，抬起头的时候发现秦寿还在，愕然一会忍不住好奇询问没离去的秦寿，他没离去还有什么要交代？

“嗯，有事，连射弩弓车改造的怎么样了？”

秦寿想起答应李世民的连射弩弓车，双连发的感觉威力有点大了，秦寿琢磨了一会，还是敢用单连发的，以免日后自作孽。

“改好了，将军，要试验一下吗？”

姜奉想也没想点点头，秦寿没来他一直遗忘这事，现在秦寿提及双连发弩弓车，姜奉小心翼翼询问秦寿意思。

“不用，把双连发的在修改成单连发的！”

“啊？！”

姜奉傻了眼看着秦寿，还改单连发的？那他们当初研究这个，不是白费心机了吗？姜奉搞不懂秦寿在想什么？怎么越改越落后了？

“送给皇上的，没有必要太先进，纷纷那些奇技淫巧的人，加紧时间改进火药推动，本将军回去准备十字弩弓的图纸。”

“是，将军！”

姜奉无语了，感情改进落后的单连发，是送给皇上的，姜奉摇头叹息着目送秦寿走出铁匠屋，又要忙活了！

第284章心怀鬼胎

东市醉桂楼，二楼包厢里寂静一片，李泰与间人皇女对立而坐，谁也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喝茶，双方各自带着亲信屹立身后，防止发生不愉快的意外。

渡边一郎双手抱胸，镔铁刀立于胸口，与同样双手抱胸的李泰亲信对视，只要双方主人谈不妥，或闹僵了大有随时拔刀相向的动作。

“魏王阁下，本公主的手下死了这么多人，你就没有一点真诚的表示？”

间人皇女放下手里的茶杯，带着兴师问罪的口气，责问脸皮超级厚的李泰，约自己来这里就光喝茶，什么话也不说，连死了一百多人的手下，他好像没事人一样只字不提，这让间人皇女很是生气。

“表示？间人，本王还没跟你算账，你倒好意思向本王索要好处？”

间人皇女提及死去的倭国刺客，李泰顿时火冒三丈，拍案而起发飙起来，三脚猫的功夫还自夸倭国一流杀手，秦寿那边的人一个未损便将他们一打尽，还当着自己面杀鸡儆猴，想想都一肚子火气。

“魏王阁下，那是你安排不力，中了他人圈

套，怨不得他人，在怎么一流的杀手，面对圈套也是自寻死路！”

间人皇女冷笑着李泰找借口的推脱，他的布置不力导致手下损失惨重，这是李泰无法推脱的责任，一百多个倭国精英就这样死了，间人皇女想不恼火也不行。

要不是李泰呆在皇宫没办法找他算账，间人皇女也不用如此拖了一个月的时间，现在才找李泰秋后算账，当初帮他住进皇宫，现在居然坐着不腰疼泼冷水。

“就你那些窝囊废志能便？本王也不觉得怎么样，还有脸自称一流杀手？”

“八嘎！”

李泰侮辱了倭国一流志能便，渡边一郎第一时间沉不住气，骂了李泰一声，要不是间人皇女及时出手制止，渡边一郎还真想拔刀相向，管你什么王不王爷，为了志能便荣誉讨回公道。#中@.

“间人，要是你不管好自己手下，本王不介意替你出手教训！”

李泰阴冷着脸色，直称间人皇女为间人，连公主也省去了，在他眼里倭国只是一个米粒之光的小国家，依附大唐的小岛国，配不上公主一词。

虽然李泰不知道渡边一郎说什么，不过李泰知道肯定没好话，要是李泰知道了，渡边一郎肯定横着出去。

“魏王阁下，本公主有中原名，请叫唐颖，还有，魏王阁下，你约本公主出来，就是无谓争辩？”

间人皇女知道与李泰争论对错无关重要了，李泰想要赖掉责任，间人皇女也拿他没办法，谁叫这里是他的地盘，为了倭国大业，间人皇女不得不忍气吞声，继续选择与李泰合作。

“争辩？本王没那个闲情，本王需要两百名像样的杀手，要是还是像先前的一批那就算了！”

“两百杀手？”

李泰一开口就要增加一倍的人手，间人皇女忍不住皱起两叶柳眉，低头沉思起来，两百死士杀手，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可也经不住李泰这样挥霍折损。

“不错，两百杀手，多一个本王不喜，少一个本王不乐意，三周后本王要见到人，要不然，哼~你自己看着办！”

李泰气质高昂地端起茶杯，无视柳眉紧皱的间人皇女，目光肆意无忌打量起间人皇女，色眯眯的

双眼露出强烈占有间人皇女为禁脔。

渡边一郎露出强烈的杀意，李泰的目光他怎么可能看不出来？居然敢用肮脏的眼神玷污倭国女神级公主，简直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李泰肥胖的脸，在渡边一郎眼里确实是一个丑到家的家伙，没有继承到李世民帅气，坑坑洼洼的酒糟鼻看起来恶心十足。

“可以，那本公主的报答是什么？魏王殿下，请你尊重一下本公主，如若不然本公主不介意给皇上来一封告密信！”

间人皇女爽快答应下来，发现李泰色眯眯的眼光，顿时露出厌恶的神色，毫不客气警告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李泰，眼睛放干净点。

‘够狠！贱人，等着，本王坐稳皇位，第一个有你好看！’间人皇女提及告密信，李泰脸色大变，阴沉着脸色慢慢收回目光。

“报答？扬州一带，倭国进关口的税务全免！”

李泰板起脸色，冷笑一声提出自己的报答条件，间人皇女闻言双目一亮，扬州可是好地方，可哪里的关口税特别重，李泰许诺税务全免，无疑是倭国最大的得益者。

‘他想要干什么？’间人皇女看了眼脸色恢复正常的李泰，打心底想不明白他要这么多杀手干什么？杀手到了他哪里，间人皇女基本无法得知李泰隐藏在哪里，手下更是没办法传递消息出来。

“好，口说无凭，还望魏王阁下照规矩办事！”

“哼~”

间人皇女保险的立字据，李泰冷哼一声，唤来身后侍卫去准备墨，等侍卫离去准备墨后，李泰阴霾着脸色活动着右手五指。

一刻钟过后，李泰立好字据画上押后，直接塞入怀里，手指轻敲着桌面，让准备接收字据的间人皇女为之一鄂，不明白李泰怎么忽然变卦了？

“字据本王立好了，但是，本王怕你耍花样，见到本王想要的后，扬州大都督会亲自接收，这字据扬州大都督会亲自转交于你！”

李泰精明的算盘，连一边的渡边一郎也看不过眼，分明是在戏耍他们似的，说好的事忽然间临时变卦，这让间人皇女很是愤怒。

“本公主凭什么相信你？”

“信不信由你，本王还未给人要挟过，这是对你的惩罚，记住了，三周时间，告辞！”

李泰没有理会间人皇女愤怒的目光，冷笑一声转身离去，气得间人皇女拿他没有办法，只有干瞪眼目送李泰离去，扬州的开放权对于间人皇女来说，诱惑实在是太大了！

“公主，我们...”

“嗯，按他的话去做，回去修书一封给天皇，派皇兄的人来做替死鬼，拿到了扬州开放权，有人会收拾他！”

“是！”

间人皇女的安排，渡边一郎双目放光遵命照办，借刀铲除国内皇位竞争者精锐，也亏间人皇女想得出来，至于间人皇女说的有人是谁？渡边一郎不用想也知道是谁，除了秦寿还真想不出还有谁！

第285章改进茅房

入夜时分，长孙皇后突然病情发作病倒，皇宫侍卫奉命请药王孙思邈进宫，连同李丽质都跟着回宫，包括毫无血缘关系的李漱也要回宫一趟。

大厅内眨眼间变得冷清了不少，秦叔宝与贾蓉满脸愁容坐在一边，钱羽馨和武媚娘还有仙儿三女沉默着脸色，时不时用古怪的目光看向淡定从容的秦寿。

他不去看丈母娘皇后也就罢了，居然连一点担忧之意也没有，三女有些想不明白，秦寿是冷血还是早知如此？

“寿儿，你不去瞧瞧？”

秦叔宝一脸疑惑看着表情淡定的秦寿，想不明白他怎么这么无心无肺，长孙皇后病倒他不去看望有点说不过去，在怎么说长孙皇后也是他丈母娘。

“生老病死，人之常情，去了又如何？无力回天徒增悲伤情绪而已，有这闲情，孩儿还不如发愤图强，为大唐添砖添瓦……”

秦寿一番长篇大论，直让秦叔宝吹胡瞪眼，睁眼说瞎话他无敌，这么冷血没人情味的话，也亏他说得出口。

“孩儿还有事要办，爹，娘，你们早点歇息！”

受不了秦叔宝质疑的目光，秦寿干脆去后山军营陪陪钱夫人，哄完多愁善感的钱夫人在回来陪两位娇妻，至于仙儿暂时保持原状。

秦寿敷衍离去，秦叔宝只有吹胡瞪眼的分，这家伙每次说到关键，都是这样，很是让秦叔宝恼火，真心想不明白他遗传到谁的。

夜里长乐依旧忙碌一片，未到亥时下一刻，长乐所有产业没有停工之理，除了十二时辰不停炉的分班铁匠，其余基本工作超过八个时辰。

高薪待遇下匠工们无怨无悔超负荷工作，一分汗水两分收获，在长乐随处可见标语刺激下，卖足劲工作到深夜才罢休。

‘真希望一直保持这样！’秦寿感概良多靠着子大门，目光失神看着外忙碌的身影，比起每到夜里死气沉沉禁宵的长安，长乐算是活跃多了。

“长！”

贺明小心翼翼走到秦寿身后，与秦寿保持两步之遥，不敢与秦寿并肩而立，他的光辉与才智，贺明拍马也赶不上。

“唉~贺明，本长问你一句话，你老老实实回

答本长！”

“长请说！”

秦寿头也不回感触良多叹息一声，身后呆着的贺明闻言一愕，头一次见秦寿这么心平气和与自己说话，沉默了一会等待秦寿的问题。

“假如有人跑来夺走眼前一切，而且对方身份高贵，你会怎么做？”

秦寿突然转过头，借助里挂着的两盏灯笼朦胧光线，目光紧盯着贺明大吃一惊的表情，等待他的回答判断自己纠结的内心对与错。

贺明没想到秦寿会问出这么古怪的问题，惊讶过后在秦寿目光紧盯之下，平淡无奇的脸顿时沉默起来。

“长，要真是这样，不管对方是什么人，贺某会拼了命！”

贺明不知道秦寿话里的含义是什么，不过还是老老实实说出自己想法，长乐是他的一切，这里比起外面好上一万倍，决不允许任何人来破坏。

得到想象之中的答案，秦寿笑了笑摇摇头没说话，话说得是容易，真正做起来就难了，势力在大，可真正面对国家机器讨伐时，就好像风雨之舟不堪一击。

秦寿摇摇头叹息着离去，留下一头雾水的贺明摸不着头脑，不知道自己说错了什么？看着秦寿远去的背影，贺明越发觉得秦寿背负着很沉重的包袱。

“长！”

秦寿来到木器作坊，劳累了一天的鲁宏提起精神，丢掉手里雕刻工具，小跑到秦寿面前，亲自迎接秦寿的到来视察工作。

秦寿点点头没有说话，巡视一百五十七名木匠工流水线的作业，五十五人负责破木量尺寸，四十人负责把破好的木精修刨木，十二人组装家具，五人负责雕刻，剩余十五人上树漆。

其余二十名木匠工负责制作夏季到来的折扇，刨木声、锯木声、敲打声、窃窃私语八卦声交织在宽敞作坊里。

“扇子存了多少？”

秦寿转过头看了眼一边沉默不语的鲁宏，询问扇子的储存了多少？夏季正好是扇子大卖时期，准备越充足越好，人骚客特别喜欢这玩意，他们不在意价格，只在意面子问题。

“一百多把，长，这扇子容易给人...”

“有实力，不怕别人山寨，放心吧！”

鲁宏的担忧秦寿知道，虽然扇子很容易山寨，可名气在这里，秦寿也不怕别人抢饭碗，比的是实力。

秦寿都这么说了，鲁宏也没有什么好担忧的了，陪着秦寿巡逻一圈作坊，把每一处工作细节都汇报给秦寿，在秦寿重点提及注意防火后，绕回到原地送走秦寿。

“长！”

铁匠作坊热气熏人，进进出出倒矿渣的铁匠工都赤膊着上身，秦寿出现大门没有进去，王铁匠在手下匠工提醒下，赤膊着上身一边抹汗一边跑出铁匠作坊。

“王师傅，又要辛苦你了！”

“哦？”

秦寿摸出一张折叠好的图纸，王铁匠大感意外接过来，摊开一看居然是奇离古怪的圆管和接口，有直型的，有y型的，还有一大堆没见过的形状接口。

每个管道里面全是真空，口径大小不一，有的需要直径十厘米的，有的七八厘米，接口内重点标出可套进去的一厘米凹口，最无语还是奇怪的蹲式铁盘坑。

“长，这是？有何用？”

王铁匠稀里糊涂挠着头，看了半天始终没有研究出用意何在，忍不住好奇看向秦寿，等待秦寿解谜其中的作用，特别是那奇怪的蹲式铁盘坑。

“客栈卫生间的管道，通俗点就是茅房排污口，这些凹口一定要备好，日后要加固水泥防止漏出…”

“茅房排污口？！”

秦寿说出是客栈用的茅房排污口，马上惊呆了王铁匠，当得知秦寿要他弄一百多套管道时，王铁匠整个人晕乎乎的，不知道秦寿弄这些有何用？

“有问题吗？多久能弄出来？”

“没，没，好吧，长，最快要一个月时间，王某试试看！”

王铁匠冷汗连连地轻抹额头，僵硬着笑容回复秦寿的疑问，得到王铁匠的答复后，秦寿满意地点点头离去，留下王铁匠挠着头，又是要命的活！

第286章狡猾的间人皇女

皇宫掖庭宫内，临近午夜时分灯火通明一片，长孙皇后病倒的事，掖庭宫内有人欢喜有人愁，得知长孙皇后病情加深，李世民连奏折也没心情批，徘徊长孙皇后寝宫大门焦急不安等待着。ｗｗｗ．．ｍｅ

药王孙思邈与太医在里面呆了半天，至今还没有任何消息，不得不让李世民心烦意燥，李承乾与李泰两人相序随后赶到，连长孙无忌得悉消失也深夜赶来，一眨眼间长孙皇后寝宫聚集满人。

内斗的李承乾与李泰两人分开而站，谁也没鸟对方，连见面点头的意思也没有，形同陌路人李世民看了头疼不已。

皇子们各分党派还是让李世民头疼，却拿他们没有办法，倒是公主那边团结让李世民松了口气，至少不会像皇子们分党派之争什么的。

潘安与仇万福悄然无息混过掖庭宫，看了眼灯火通明的掖庭宫，两人各自摇头一无所获飘然离去，懒得去偷看压抑的掖庭宫。

“尊师，磨好了！”

长乐长屋后院，袁神棍带着满是晶莹玻璃碎的

布手套，小心翼翼拿起六片大小不一的凹凸型的玻璃，什么物镜，什么目镜，袁神棍压根不明白什么意思。

“嗯，等会！”

秦寿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声，刻刀精雕两节拇指大的竹筒，秦寿小心翼翼鼓弄竹筒，袁神棍忍不住凑上前围观，看了半天始终没看明白秦寿在捣鼓什么？

秦寿把两节空心竹筒尾部削成椭圆形，再拿起相差无几的竹筒小心翼翼套上去，一层接着一层套下去，直到变成三四厘米长才罢休，紧接着又制作另外一头。

‘又瞎搞什么？’袁神棍带着好奇目光，不动声色坐到一边，带着疑问聚精会神看秦寿在油灯下雕刻竹筒，搞不明白秦寿在弄什么？

两刻钟过去，秦寿活动了下僵硬的脖子，在袁神棍惊异目光之中，小心翼翼拿起两片无名指宽的凹凸镜片，开始镶入拇指粗的竹筒里。

“尊师，这是何物？”

看了半天始终没看出究竟，袁神棍按耐不住内心的好奇，小心翼翼询问秦寿在弄什么，现在袁神棍对秦寿越发佩服不已，什么奇离古怪的东西都能

够弄出来。

玻璃就是袁神棍最惊奇的地方，简简单单的以石灰石、石英砂，纯碱等为原料，放到窖中高温熔化成液体，等液体冷却到一定程度时，用压制和吹制的方法制成神乎其神的玻璃。

要不是秦寿教导制作，恐怕袁神棍做梦也想不到，单凭几种简单的原料，居然刻意制出完美无瑕的透明玻璃。

现在秦寿又开始鼓弄稀奇古怪的玩意，袁神棍忍不住想要知道，这次又是什么好家伙？秦寿弄出来的东西，几乎是全大唐没有出现过的。

“瞄准镜，通过调正倍率，可以两到三里狙杀敌人！”

“啊？！两到三里？！”

秦寿说出瞄准镜，袁神棍稀里糊涂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可秦寿说可以两到三里狙杀敌人，这不得不让袁神棍吃惊起来，两到三里太夸张了吧？

袁神棍的吃惊目光，秦寿没有去看，小心翼翼处理第二聚焦平面镜，瞄准镜不是普通几片玻璃就能够制成。

瞄准镜手工艺要求有点复杂，特别是第一和二聚焦平面镜尤其关键，准位线的地方，稍有偏差或

者安装不均匀，都会导致精确大大减折扣。

袁神棍好奇宝宝一样的求学疑问，秦寿没空去解答也没有心情去解答，聚精会神安装瞄准镜，小心翼翼把校正管套进竹管里。

“将军！”

秦寿忙于制作瞄准镜，连潘安什么时候进来也浑然不觉，直到他轻呼一声将军，秦寿才停下手里的精细活，抬起头看向出现面前欲言欲止的潘安。

“说吧，都是自己人！”

潘安的目光秦寿知道，袁神棍坐在一边没有离去的意思，反复研究两块镜片的奥秘之处，对于袁神棍秦寿还是比较信任的。

“丁不二传来消息，间人皇女三周后，与魏王在扬州有交易，至于是什么，暂时还不清楚！”

“有交易？”

潘安带回来的消息，秦寿闻言大吃一惊，阴霾着脸色手紧握成拳，没想到这么快有动作了，交易，这次又不知道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交易了。

“丁不二没说明白？”

“没有，丁不二说间人皇女很狡猾，似乎猜到有人混进了她的老巢，故意走漏风声给将军知道，至于时间地点一点也没提…”

潘安把丁不二的消息重复出来，秦寿听了忍不住皱起眉头，没想到间人皇女这么狡猾这么精明，这都给她知道有人混进她老巢了！

“你先回去，继续盯紧长孙无忌，那个长孙涣也是！”

“是，将军，潘某先告辞！”

潘安在秦寿挥退下，拱手抱拳告退离去，留下秦寿低头沉思，搞不懂间人皇女与李泰两人又交易什么阴险的事。

“袁神棍，卜个卦！”

心情烦躁的秦寿挠着头，没心情捣鼓瞄准镜，看了眼一边好奇宝宝一样琢磨镜片的袁神棍，马上叫袁神棍卜个卦看看吉凶。

“嗯？尊师，你不是不相信…”

“叫你卜就卜！”

袁神棍惊奇诧异的目光之中，秦寿拍桌而起喝斥问题多多的袁神棍，吃瘪的袁神棍无奈之下，拿出骨牌开始算骨卜吉凶，唠唠叨叨的神棍语犹如紧箍咒一样，听得秦寿一个头大。

“怎么样？”

算了半天的袁神棍停了下来，皱起眉头沉默不语，袁神棍越是这样秦寿越是心里不安，忍不住开

口询问卦象如何？

“尊师，贫道卜了一辈子的卦，头一次见到如此怪异的卦！”

“什么卦？”

袁神棍有些费解的表情，很是让秦寿抓急，好吧，有求于人秦寿按耐住心急的性子，虚心讨教起袁神棍卜出什么卦象？

“一头雾水！”

“#@”

秦寿很想骂人，可到嘴的话又骂不出口，袁神棍敷衍一样的话，很是让秦寿生气转身离去，连同完工一半的瞄准镜带走。

“求神还不如靠自己，你们两个阴险的家伙，等着！”

秦寿带着瞄准镜走出房屋，抬起头看了眼星光灿烂的夜空，想到间人皇女与李泰又合伙玩阴的，秦寿咬牙切齿开始准备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第287章玩阴的谁怕谁

次日清晨，城门大开第一时间，姜维快马加鞭赶出城，把守城府兵吓了一大跳，一头雾水目送赶着投胎的姜维，策马朝长乐方向狂奔而去。.~.

“这姜寺正怎么回事？”

“谁知道呢？”

“值守了，叽里咕噜干什么？客商准备要进城了！”

春明门守城府兵窃窃私语嘀咕着，直到军曹长跑出来大喝一声，守城府兵们才停下议论声，精神抖擞地镇守城门，准备检查进城的商客。

“来自何人？”

长乐口大门，天色蒙蒙亮的时候，姜维快马加鞭朝子赶来，治安队纷纷抽出兵器，放出绊马栏大声喝斥快马奔驰而来的姜维。

“大理寺寺正姜维，有紧急要事见秦将军，劳烦速速禀报！”

“稍等！”

姜维策马停下自报出身份，治安队半信半疑看了眼姜维独自前来，回应了一句后马上有一名治安兵急匆匆离去，其余的治安兵继续守住口大门。

姜维很想闯进去，可长乐的规矩，姜维不得不遵从，忍耐住心急如焚的心情，把马绑到一边焦急等待，治安队见姜维绑好马，慢慢拉开绊马栏，守住大门等待离去通告的治安兵回来。

“姜寺正，将军有请！”

半刻钟过后，通报的治安兵急匆匆跑回来，一脸歉意邀请久等的姜维进，姜维点点头赶脚十足朝长屋跑去。

大厅内秦寿顶着困意十足的眼皮，刚躺下没多久就给治安兵打搅，得知姜维大清早赶来有要事禀报，无心睡意的秦寿喝着苦茶提神，目光惊异看着大门外急匆匆跑进来的姜维。#中@.

“将军！大事不好了！”

“哦？到底何事？姜寺正，慢慢道来！”

姜维一开口就大事不好，秦寿忍不住心中一惊，伸手示意姜维落座，喝口茶慢慢说，免得他气吁喘喘的不清不楚的。

姜维气吁喘喘坐定客椅，捧起茶杯喝了口苦茶，平息奔波后的气喘，一五一十把清晨李世民降下的圣旨一一说出来。

“什么？皇上为长孙皇后祈福，赦免天牢里的死因？”

姜维说出圣旨内容，震惊了秦寿，千算万算没算到李世民来这么一遭，又跟历史偏差了，还要不要人活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不成李泰知道天牢情况？’越想越有可能，秦寿傻了眼捧茶杯的手定在半空，整个人蒙了似的一动不动，又好像给人点了穴一样。

当得知魏王李泰抢在李承乾面前，积极请求以大赦囚徒，并将他们送入道观，来为长孙皇后祈福祛疾，其用心不良秦寿气得差点肺炸。

最可恶的还是群臣居然上套，感念皇后盛德都随声附和，就连耿直的魏征也没有提出异议，一致认同了李泰孝心的提议，大赦死囚罪过。

‘李泰，你个死胖子，你死定了！’秦寿咬牙切齿碾碎手里的茶杯，直把一边的姜维吓了一大跳，不敢去看盛怒的秦寿。

“好，很好，李泰，你活腻了，本将军不介意给你点脸色！”

刻骨铭心的仇恨像火山般喷发，秦寿扭曲的嘴角，恶狠狠咒骂着李泰，阴沉的声音里蕴含着无比的憎恨和渴血的**。

姜维不寒而栗地打了冷战，秦寿充满怨恨的

话，姜维不敢质疑其中真实性，更不敢怀疑秦寿会不会拿李泰怎么样？

“将军，这可如何是好？要是长孙冲回到...”

“别急，你现在马上派人回去，这样……”

姜维心急如焚不知如何是好，秦寿马上挥手打断了姜维的自乱阵脚，临危不乱在姜维耳边耳语了一阵，长孙冲想要安然无恙出狱？那是不可能的事！

姜维闻言秦寿支出的阴损主意，整个人大吃一惊不可思议地看向秦寿，直到秦寿十分确定的点点头，姜维面露难色迟疑起来。

“将军，这，恐怕不太好吧？”

“姜寺正，别忘了，长孙冲有多大的怨念，这是唯一的办法，找个替死鬼背黑锅就是了，大不了你降职一段时间，风头一过本将军在把你提拔上去！”

姜维犹豫不决的表情，秦寿马上出言劝导，要是给长孙冲活蹦乱跳出狱，无疑是对自己一个灾难，他知道的太多了！

加上现在与长孙无忌交恶了，肯定不能让长孙冲正常出狱，怎么说也要变成要死不活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变成生活不能自理的植物人！

“好吧！姜某听从将军安排！”

姜维脸色迟疑地犹豫了一阵，抬起头间见到秦寿保证的脸色，衡量得与失之间，最后勉为其难答应下来，事到如今也只有这样了。

姜维妥协秦寿松了口气，什么都不怕，就怕关键时刻姜维退出不玩了，那就麻烦大了，以长孙冲个性肯定会破斧沉薪与自己死磕到底。

现在长孙冲还掌控在手里，想他怎么样就怎么样，当然这要姜维的配合，没有他的配合，秦寿也没有办法掌控这一切。

“姜寺正，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替死鬼也要嘴巴严一点的，动作要快一点，明白了吗？”

“是，将军，姜某明白，姜某这就去办！”

姜维在秦寿警告提醒声，心意已决站队就要一站到底，拱手抱拳告退离去，趁死因未到时辰放监，赶紧去安排人手弄残长孙冲。

“秦郎，怎么了？”

姜维前脚刚离去，武媚娘梳洗完毕走出来，见到秦寿阴霾着脸色极其难看，忍不住走到秦寿面前，带有余温玉手安抚着秦寿愤怒的情绪。

“一只烦人的苍蝇躲在皇宫里，不识好歹处处与郎君作对，媚娘，你又何办法让苍蝇消停？”

秦寿慢慢平息内心怒火，反手握紧武媚娘的玉手，带着求教与期盼的目光看向武媚娘，看看她有何妙计让烦人的苍蝇消停。

“秦郎，你说得苍蝇，是太子还是魏王？”

武媚娘笑了笑看着秦寿，他大逆不道的话武媚娘早已知道指的是谁，只是故而多此一举打趣，消停秦寿大清早的怒气。

“又胖又惹人讨厌的家伙，有何妙计速速道来，郎君我重重有赏！”

武媚娘故意打趣声，秦寿忍不住翻起白眼，咬牙切齿把李泰比喻出来，惹得武媚娘咯咯声娇笑不已，直到秦寿板起脸时候，武媚娘才收起笑容，在秦寿耳边出谋策划耳语一阵。

“妙啊！哈哈~~还是媚娘你才智过人，来来，与郎君我晨运三百回合去！”

秦寿得到武媚娘支出妙计后，心中大喜抱起受惊毫无预备的武媚娘，无视武媚娘娇嗔的粉拳乱打，得意洋洋哈哈大笑进入后院。

第288章天牢大动乱

“姜寺正，有事？”

新任狱丞正准备带狱卒进天牢押解死囚出来，姜维及时出现制止了新狱丞动作，眼看还有半个时辰就要释放死囚，姜维不动声色带走新狱丞到偏僻角落。()$()$(小)$(说)$().---.高速！

新狱丞带着一丝疑惑，不明白姜维带自己来这里干什么？出于对姜维的栽培与信任，新狱丞脸带恭维笑意，等待姜维的指使安排。

“孙斌，姜某问你一句话，你老老实实回答姜某的问题！”

“当然，当然，姜寺正，你说！”

姜维鬼鬼祟祟左右看了眼，确定周边没什么人，慎重其事开口询问新狱丞孙斌，直让孙斌一头雾水，点头哈腰连连赔笑着。

“要是姜某让你想法子弄残长孙冲，你做不做？”

“啊？这…”

姜维一开口就说弄残长孙冲，把孙斌吓了一大跳，差点惊呼出声，所幸姜维及时噤声制止，要不然孙斌还真失惊泱出来。

孙斌心惊胆颤地看着姜维，想要确定姜维不是开玩笑，直到姜维很确定的点点头，孙斌心沉如海似的面如死灰，支支吾吾着不敢答应姜维的条件。

长孙冲可是长孙无忌的长子，这得罪人的事，孙斌还真不敢乱来，搞不好惹下麻烦就玩大了，长孙无忌肯定不会放过他的。

“放心，又不是让你杀了长孙冲，只是找人往这狠狠修理一顿，变傻了或不能生活自理即可！”

“这…”

眼看时间无多，姜维忍不住开始催促，在晚就来不及了，可又不能强迫孙斌，这样只会适得其反，孙斌犹豫不决难以下定决心，迫不得已下姜维只好自作主张许下诺言。

“怎么样？要是你答应了，吃一点小苦头，事后主薄这个位置归你！”

“啊？当真？”

大理寺主薄，从七品上的美差，一下子跳几级的官位，孙斌经不起诱惑心动起来，最主要姜维担保自己会没事，吃一点小苦头跳级很划算的买卖。

“姜某什么时候骗过你？时间无多，快点去办妥，事成之后好处少不了你！”

“好叻，姜寺正，你等着孙某好消息！”

姜维自作主张的许诺，孙斌经不起诱惑马上告退离去准备，孙斌经不起诱惑上当了，姜维忍不住松了口气，先稳住孙斌日后在跟秦寿谈事。

昏暗牢房里死静一片，孙斌找来亲信狱卒走进天牢，把非亲信的狱卒留守外面等候，拉过亲信小声交代了一阵，狱卒闻言先是一惊，末了点头答应下来去安排。

一刻钟过后，死囚牢房区外围四个牢区悄然无息打开，死囚们愕然失神看着狱卒，直到狱卒招呼他们出死囚牢区。

三十多名死囚脱下囚衣，包住脚戴着脚链，在死囚区狱卒安排下，全都集中到空旷的位置，一头雾水看向招呼他们出来的狱卒。

“今日是你们大好日子，想不想自由？”

狱卒一开口说出激动人心的话，死囚们瞪大眼不可思议看向狱卒，不明白狱卒这话是什么意思？谁不想自由？问题是这个自由太遥远了。

“好吧，你们不相信是吧？皇上手谕书信在此...”

“啊？赦免！”

“皇上开恩啊！”

当狱卒宣读完李世民赦免死囚祈福皇后安康消

息，死囚们还半信半疑，可当狱卒反过大理寺卿交给姜维的手谕赦免书信，死囚们相信了，那鲜红的玉玺印假不了。

辰时下三刻一到就开始押解他们去道观祈福，能死里逃生的死囚们差点痛哭出声，所幸给狱卒出声制止了，防止外面和里面两间未开放的死囚牢区听见。

“赦免名额有限，想要活命的，你们知道怎么做了？”

狱卒懒得废话，直接入正题说出死囚们自私阴狠一面，自相残杀，没错，就是自相残杀，要不然狱卒也不用故意留下两个牢房死囚没叫醒，单独叫醒他们说事。

“一刻钟时间，里面两个牢区的人，全都不醒人事，要不然你们自己看着办！”

狱卒说完丢下一串钥匙到死囚脚下，带着两名狱卒转身关门离去，在外面等待死囚们的好消息。

“兄弟们，想活命的，跟我一起来！”

“好！”

狱卒离去后，其中一名死囚带头捡起钥匙，阴狠着脸色带头行动，其余死囚们一呼百应跟着倒回死囚区，开始为自己自由大混战自相残杀。

“谁？！”

死囚区里，长孙冲顽强得跟小强一样，听到牢房门传来开锁声，带着恶臭机警爬起，昏暗的光线马上见到十多人走进牢房，下意识感到不妙迅速爬起。

“兄弟们，给我往死里打！”

噗通一声，长孙冲还没来得及爬起，胸口马上挨了三脚，肋骨断裂声随之响起，直挺挺撞上天牢墙壁滚落地面。

“啊~你们干什么？”

“别打…”

熟睡之中的死囚遭遇到一顿冷不及防暴打，惨叫连连哀嚎起来，铁链击打声与惨叫声交织在一起，一时间血流满牢房。

‘秦寿！’长孙冲第一时间想到肯定是秦寿的安排，除了他，长孙冲还真想不出还有谁如此狠毒，一心想要治自己死地。

“你们…”

长孙冲强忍着身体散架的要命痛处，还没来及爬起，马上给一名死囚拿铁链勒到脖子，差点喘不过气硬扯起来。

长孙冲给勒起来后，三个死囚马上围上来乱脚

猛踩猛踢，一眨眼工夫惨叫连连的长孙冲差点痛晕过去，直到一记撩阴腿外加一铁链甩过来打在脑门上。

嗡一声，长孙冲只感觉脑袋与下垮传来一阵剧痛眩晕，晕倒跪地之时，凶狠的死囚们不依不饶，专门往长孙冲头部招呼暴打。

“住手！全抓起来！”

长孙冲晕死过去一瞬间，嗡鸣的双耳传来长孙无忌暴跳如雷的喝骂声，头破血流的长孙冲不省人事倒在沾腻腻染红干草堆里。

从狱丞孙斌推三阻四借口时辰未到，长孙无忌就察觉不对路，顾不得狱丞孙斌阻拦，带人怒闯进去正好见到长孙冲给死囚打晕一幕。

“啊？！国公爷不可！”

“还愣着干什么？快上去保护！”

怦然大怒的长孙无忌，夺过侍卫腰间口的障刀，不顾侍卫的惊呼声，抽刀上前砍杀打红眼的死囚们。

侍卫们怕长孙无忌发生意外，一窝蜂而上制止混乱的牢房，等侍卫们控制住牢房混乱时，长孙无忌抱着生死不明惨兮兮的长孙冲，突然间哭出声惊呆了侍卫们。

第289章化敌为友

“秦将军，约寡人到此，有何贵干？”

午时时分，东市醉桂楼，李承乾一瘸一拐应约而来，在醉桂楼掌柜带路下，踏进二楼包厢见到久违的秦寿，毫不客气落座一边，一开口就冷言冷语，责问秦寿找自己做什么？

秦寿笑而不语，挥退身后随行保护的黑牛，端起酒壶亲自斟酒给李承乾，而李承乾则带着疑惑目光，不明白秦寿玩什么花样。ｗｗｗ．．ｍｅ

“酒可以喝，但是寡人想知道，秦将军约寡人前来，所谓何事？”

秦寿敬酒李承乾很婉转回绝，没搞清楚情况之前，李承乾喝不下秦寿这宴席，不是怕秦寿酒里下毒，而是怕这宴没好宴。

“好吧，那秦某直说了吧，太子殿下，你我何不放下恩怨，化敌为友呢？”

“喔？”

秦寿坦诚直言的话，李承乾忍不住大感意外，带着疑色看向秦寿，搞不懂秦寿怎么突然间转性了？居然与自己化敌为友？这让李承乾很意外与惊讶。

秦寿笑了笑举杯一饮而尽酒耳里的酒水，李承乾没有动，目光迟疑着紧盯秦寿，试图看穿秦寿打什么鬼主意？很可惜秦寿坦荡荡的态度，让李承乾看了半天，始终没有发现什么问题所在。

“秦将军，寡人凭什么相信你？”

李承乾把玩手里的酒耳，目光直视着秦寿，带着质疑的语气询问秦寿，最近一个月秦寿没有与纪王李慎交涉，这让李承乾萌生疑惑，闹僵了还是另有什么阴谋？

秦寿会投靠自己？李承乾在与秦寿闹翻之后，就知道今生无望收服秦寿，可今日他突然开口修复以往的恩怨，这让李承乾不得不谨慎，以免中了秦寿的圈套。

“太子殿下，你不要误会了，秦某是真心与你化敌为友，但并不代表秦某要投靠你！”

“哼~那秦将军是何意？”

秦寿戏耍自己一样的口气，很是让李承乾心中不爽，他这话说了不是等于白说，既然不投靠自己，何来化敌为友之说法？政敌就是政敌，永远改不了的事实。

“意思就是，你们皇位之争，与秦某无关！”

“哦？”

秦寿很简练明了的话，直让生闷气的李承乾大感意外，带着疑惑的目光看向秦寿，通过秦寿这话，似乎他不在支撑纪王了！

李承乾沉默了，琢磨着秦寿话里的真实性，而秦寿从容不迫自斟自饮，好像什么事也与自己无关似的，这不得不让李承乾慎重其事考虑起来。

“秦将军，你这话的意思，寡人听得稀里糊涂，可否简单点？”

李承乾看了眼好像心意已决的秦寿，带着疑问的语气，装糊涂想要秦寿痛快点，从嘴里说出他急切想要的答案。

“太子殿下，你顽皮了！”

秦寿笑呵呵地放下酒耳，说出李承乾脸角抽搐的话，顽皮？亏秦寿用的出口这个词形容，李承乾拉下脸强忍着没有发作。

“好吧，意思就是，秦某在长乐做闷声发财的土财主，长安内的事，秦某一概不理不闻不问，太子殿下，够简单了吧？”

逗了李承乾一会，秦寿马上恢复严肃的脸色，说出自己用意与决心，李承乾大感意外地看向秦寿，总算是听到有些盼头的中听话。

下一刻李承乾沉默了，他猜不透秦寿怎么突然

之间退出了？可秦寿的退出，对于李承乾来说，无疑是一件大好事！

“好吧，寡人就相信秦将军一次，希望秦将军不要出尔反尔，成为卑鄙无耻的小人，秦将军，请，喝了这杯酒，你就是寡人的朋友！”

收服不了秦寿，但是他保持袖手旁观，不插手争权夺利风暴，对自己好处不少，至少可以少一个政敌，李承乾不得不选择相信秦寿诚意，有些时候机遇就在一眨眼之间，错过了就不会再来。

“哈哈~~那是当然！”

秦寿爽朗一笑与李承乾捧杯，抿着酒水偷偷打量了一眼一饮而尽的李承乾，嘴角露出一丝冷笑，傻帽一个，口说无凭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知道，简直就是草包太子一个！

酒过三巡，秦寿热情地拉拢李承乾喝酒，至始至终没有入正题，把李承乾灌得三分醉意，大吐苦水宫中与李泰内斗的心酸事。

秦寿装糊涂没有应，要么干脆借口喝酒，要么直接岔开话题避而不谈，李承乾借酒发挥的试探，在秦寿眼里好像小儿科似的。

“太子殿下，时辰不早了，秦某...”

秦寿喝得差不多了，眼看兴起的李承乾再次斟

酒，马上借口离去，哪晓得外面传来争吵声，打断了秦寿告辞的话。

“八嘎~你滴找死是不是？这么多包厢，居然敢说没有，是不是瞧不起我们倭国人！”

“不，不，几位客官息怒，佟某哪敢呢？只是…”

李承乾皱起眉头，倭国人叫泱嚣张的声音，在李承乾耳里听起来很刺耳，秦寿坐定一边冷笑了一下，李承乾看过来的时候，马上装作出一副准备告辞离去，给李承乾伸手制止下来。

“只是什么？我们可是魏王上宾，敢得罪我们滴，拆了你滴破店，滚！”

倭国人嚣张十足推开包厢门，门口外的佟掌柜只能点头哈腰赔罪，命人去准备酒菜招待嚣张的倭国人。

“滨崎木，你说公主与魏王交易，是不是有点吃亏了？居然…”

“中居松一，小声点，隔墙有耳！”

两名倭国人在隔壁包厢得意洋洋交谈声，清清楚楚传到这边，李承乾闻言大吃一惊，脸色发黑的及其难看，带着疑色目光看向秦寿的时候，只见秦寿也是一副惊讶与不敢置信的神态。

‘李泰！’李承乾阴沉着脸色，不管是不是秦寿故意安排，还是巧然遇到，李泰暗中与倭国公主勾结交易这事，无疑对李承乾来说是致命的威胁。

包厢内沉默着，秦寿没有说话，李承乾也没有说话，默默地听了片刻隔壁用倭国人越来越猥琐交谈，秦寿实在受不了告退离去。

“太子殿下，秦某还要去工部交差，晚了皇上怪罪下来，秦某担待不起！”

“嗯，秦将军要去皇宫，寡人正好顺路！”

李承乾阴霾着脸色，与秦寿一起离开包厢，偶然听到倭国公主与魏王交易消息，李承乾心情顿时变得阴沉起来，丝毫不知道全程都是秦寿故意安排。

第290章白跑一趟

皇宫内秦寿郁闷着脸色，没想到长孙无忌告状速度那么快，长孙皇后病倒李世民心情不爽，加上天牢发生动乱，长孙冲生死不明长孙无忌矛头指向秦寿。.~.

虽然力辩与自己无关，可长孙无忌像疯子一样死咬不放，很是让秦寿郁闷，所幸李世民心烦不已，把大吵大闹的长孙无忌与秦寿赶出皇宫。

“秦将军，老夫冲儿之事，怎么算？”

秦寿探望了下李丽质，刚从皇宫大门走出来，提前出来的长孙无忌阻拦在宫门前，阴狠着脸色怒视秦寿，大有发飙出手伤人的意思。

“长孙无忌，秦某敬你是老前辈，你污水怎么泼来，秦某接着就是了，但是请记住一件事，抓贼要拿脏，没证没据秦某可不客气了！”

“你……”

秦寿不屑一顾的反驳声，直气得长孙无忌说不出话来，颤抖着手指着秦寿半天，爆血管似的气得肺炸，气喘如牛似的喘息着。

想到长孙冲在天牢给有阴谋的殴打生死不明，长孙无忌的神色更加难看，眼睛里燃烧着怒火，白

发硬线的鬓角一条条青筋轻轻跳动，双手和手指都奇怪地、不知不觉地抽动着。

“我什么我？哼，一个卖国求荣窝囊废，秦某不屑于动手，反而脏了秦某的手，长孙无忌，这次秦某大人有大量，不跟你计较，想要找秦某麻烦，麻烦下次带足证据！”

“你…”

秦寿毫不客气的翻脸话，长孙无忌气得有话说不出来，明明就知道是他干的好事，可又没有证据指证，这让长孙无忌很是无力与愤怒。

秦寿冷哼一声，甩袖踏上皇宫大门边等候的马车，在黑牛挥鞭驱赶下扬尘而去，留下黑着脸色的长孙无忌吐血不已。

“你给老夫我记着！”

长孙无忌阴狠着脸色，与秦寿对持败阵下来心中很是不甘，连一向支持的李世民也爱理不理，这让长孙无忌感到无力，秦寿越来越受宠，对他威胁越来越大。

“秦将军？！”

“阎兄别来无恙，秦某来叨劳了！”

当秦寿来到阎府，正准备出门的阎立德大感意外，不可思议看着秦寿到来，在秦寿拱手还礼之

中，恍然大悟惊醒过来邀请秦寿进府里就坐。
　　秦寿笑了笑没有进去，在阎立德愕然目光之中，停下脚步欣赏阎府独特门楼建筑，灰瓦白墙和高大的门楼挂着阎府二字，气势宏博引人入胜。
　　秦寿凑到门楼观摩了一会，开阔府门皆刻有精致的雕花，屋顶的雕花更为精致美丽，再加上周边绿树成阴群屋呼应，有种置身闹市凡尘感。
　　阎立德没想到秦寿对建造这么感兴趣，也没有出言打搅，安安静静站在一边等待秦寿观摩，门楼设计完全出自他父亲毕生心血杰作。
　　“嗯，不错，阎兄果然不愧是名匠世家！”
　　“哪里，哪里，都是家父的杰作，秦将军，请！”
　　秦寿的夸奖声，阎立德有种受宠若惊的错觉，再次毕恭毕敬邀请秦寿进屋里坐，比起秦寿挂名的工部侍郎，阎立德更想与秦寿切磋建筑学。
　　阎立德再次邀请声，秦寿不得不收回研究目光，落落大方与阎立德并肩而行迈入门楼，阎府两名看门家仆一动不动直守着大门。
　　进入庭院秦寿再次感叹起来，布局漂亮养眼，庭院内开满奔放之中的奇花异草，院子西面，几根长的竹竿架上，爬满了花藤，稠密的绿叶衬着紫红

色的花朵，又娇嫩，又鲜艳，远远望去，好像一匹美丽的彩缎。

要是者竹架下面在放置石雕茶座什么的，秦寿觉得那样也行会更完美，在阎立德再次邀请声之中，秦寿尴尬地点点头进入大厅。

“阎兄，这是令尊？”

进入大厅见到阎毗画像挂在墙壁，还有灵牌供奉，秦寿顿时一阵无语，好吧，差点忘记了阎毗早已死了十几年了。

“家父早已仙逝有些年，秦将军，请，上茶！”

阎立德摇摇头叹息一声，说出自己父亲早已死了有些年，秦寿马上抱拳告罪，等秦寿落座后，马上唤人上茶招待秦寿。

家仆上茶后，秦寿点头道谢打理着阎府大厅土木结构，全是自成一家的建筑风格，至少秦寿见过大部分建筑构造，没见过如此奇特的建筑。

“阎兄，前些日子秦某一时忙碌，忘了把图纸转交，今日特意前来奉上，还望阎兄莫要见怪！”

“哪里，哪里，秦将军亲自送来，阎某过意不去才是真的！”

秦寿把风力水车驱动图纸送上，阎立德大感惊

喜接过图纸，秦寿这么忙还亲自送来，阎立德哪敢有怨言什么的？

终于得到风力驱动的图纸，阎立德大感惊奇地颔首点头研究起来，越看越惊叹鬼斧神工一样的设计，风力驱动的图纸装置，打开了阎立德新的见识领域。

秦寿捧起茶杯抿了口茶，默默看着阎立德醉心于风力驱动的设计图，名匠世家子弟果然是与众不同，认真起来一丝不苟。

“阎兄，为何不见…”

“嗯？秦将军，你找立本有事？”

秦寿含糊其辞的话，阎立德马上知晓秦寿的话里意思，秦寿歉意的点头，阎立德也没有生气，阎立本名气盖过他，阎立德自愧不如坦然接受事实。

“秦将军，你来晚了，立本前些日子去了荆州…”

“荆州？”

阎立德说出阎立本去向后，秦寿忍不住皱起眉头，荆州秦寿知道，阎立本画技提升的地方，没想到自己居然赶上了他出门的时日。

据历史记载，阎立本曾经到过荆州，见到有名画家张僧繇壁画，在画下留宿十余日，坐卧观赏，

舍不得离去的典故。

只是秦寿没想到自己这么不凑巧，特意赶来居然没赶上时间，以至于错过了与阎立本结识的时机，还想着与他结交日后有大用求他帮忙。

秦寿心不在焉回答了阎立德的讨教风力驱动问题，眼看时辰已经不早，又错过了与阎立本结交，秦寿只好借口闪人。

“阎兄，时辰不早了，秦某还有要事回去忙，今日先到此为止，如有不懂之处，阎兄大可到长乐！”

“嗯，也罢，阎某今日受益良多，秦将军请！”

阎立德知道秦寿醉翁之意不在酒，他能留下来与自己聊那么多，够给面子了，阎立德也不敢耽误秦寿的时间，点点头恭送秦寿离去。

第291章好戏才开始

“瞄准镜？”

入夜时分，回来汇报情况的潘安，在秦寿拿出完工的竹筒瞄准镜时候，大感惊异接过所谓的瞄准镜，上看下看打理着竹筒一尺长的瞄准镜。ｗｗｗ．．ｍｅ

两个手指宽度的前后竹筒各镶有白色镜片，中间凹下去只有拇指宽度，更惊奇的是可以扭动，潘安刚想扭开前头竹筒瞧个究竟，马上给秦寿制止住他的好奇心。

“别拆，小心镜片掉出来就报废了！”

“啊？哦，将军，这有何用？”

潘安强忍着好奇心作祟，一脸尴尬地挠着头，所幸秦寿提醒的早，要不然潘安还真好奇拆下来，彻底把秦寿精心准备的瞄准镜报废了。

潘安的好奇心秦寿了解，也没有责怪他的意思，换成自己未见过新奇的玩意，也会手痒拆开来研究，但是瞄准镜秦寿不希望潘安去研究，他理解不了太先进的技术，说了也是白说那种。

“瞄准镜，可调倍率远观一百米到一千米的距离，当然这需要自己手调才行，这里是倍率，越高

看得的地方越远…”

秦寿把潘安放下的瞄准镜一一解说出用处与构造，什么物镜，什么目镜，还有什么高低调整钮，听得潘安稀里糊涂云里雾里。

但是秦寿提及到可远观一千米以内近在眼前，顿时让潘安大吃一惊，在秦寿教导解说下，虚心学习起瞄准镜的用法，还有高低调整钮的作用。

秦寿怕潘安弄反了物镜当目镜使用，故意在目镜侧用刀口做了标记，提醒潘安别犯傻，物镜当目镜使用，以免关键时刻出差漏。

“好神奇！”

潘安在秦寿调好最小倍率，潘安看了眼长屋挂着灯笼外面，两个灯笼放大在眼前，直让潘安惊为神奇天物，太神奇了！

十字线里倒影出灯笼的朦胧火光，越看越爱不惜手的潘安慢慢放下瞄准镜，准备交还给秦寿的时候，秦寿摇摇头没有接。

“暂时给你用着，潘安，给你一周时间，去打探清楚李泰的支持者，是时候给他放放血了！”

“是，将军！”

秦寿大方把瞄准镜交给潘安，直让潘安心中一喜，得知秦寿要开始反击给李泰沉重代价，潘安精

神一振领命收起瞄准镜闪身离去。
“死胖子，好戏才开始，没了乌龟壳没有了党羽，看你得琴到什么时候？”
潘安离去后，秦寿冷笑一声自言自语嘀咕着，瞄准镜配上十字弩弓，远距离无声无息暗杀他的党羽，没了羽毛的李泰看他怎么嚣张起来？
秦寿原本不想这么快逼李泰与李承乾死掐，可他所作所为，很是让秦寿气愤，没去招惹他算他八辈子烧了高香，可李泰不知死活挑战自己底线，秦寿不必客气了。
皇宫里头，武德殿内，李泰正准备去献媚讨好李世民，还没来得及出宫门，便遇到大夜里杀过来的太子李承乾，碍于礼节情面上，李泰不得不招待串门而来的李承乾。
“太子哥，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李泰阴笑着请李承乾落座，连茶水招待也省去，挺起胸膛高傲地看着李承乾，心中露出鄙夷问候，死瘸子，到时候你的太子宝座乖乖让出来。
“泰弟，母后病重你不去陪母后，这大夜里又怎么去哪儿啊？”
李承乾冷笑一声，明知故问反讥李泰，他抢功劳提倡为母后祈福，释放死囚的事，李承乾心中早

已猜到了他与舅舅的联系上了。

天牢那么多囚犯，他偏偏不提，非要提罢免死囚罪过，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的小算盘与长孙无忌的出谋，瞒不过心里雪亮的李承乾。

长孙无忌疏远了李承乾，这让李承乾心里很不爽，虽然失去了长孙无忌支持，可现在得到秦寿退出不玩保证，纪王成了没有爪牙纸老虎不用去理会，李承乾压力大减正好有时间开始收拾李泰。

“替父皇分担朝政之事，不像某些人霸着位置不务正业！”

李泰不屑一顾直言不讳的话，李承乾毫无异色冷笑一声，李泰仗着受宠，越来越目中无人，甚至爬到自己头上作威作福了。

“不劳泰弟费心了，寡人早已接下父皇的奏折！”

李承乾的话直让李泰心中一惊，怎么回事？李泰不可思议看着恢复振作的李承乾，这无疑对他来说是要命的事。

“泰弟，忘了跟你说一件事，父皇批准寡人调查魏王府惨案提议，寡人推荐了秦将军，泰弟，你放心，用不了多久真凶伏法，你就可以安然搬回王府了，告辞！”

“你……”

李承乾的话差点让李泰吐血，而李承乾则冷笑一声甩袖离去，无视抓狂的李泰愤怒目光，大摇大摆瘸着腿走出武德殿。

“不可能的，这是不可能的…”

李承乾离去后，李泰整个人秃废瘫坐椅子上，什么调查王府惨案真凶，真凶早已给秦寿灭了，用不了多久肯定有一批替死鬼出现，到时候自己就要回到王府了。

“王爷，太子清晨与秦寿在…”

“滚！”

李泰气急败坏地打碎殿内饰品，吓得进来禀报的太监孱弱着身躯离去，李泰千算万算，没有算到李承乾与秦寿化敌为友了，更没想到两人联手整治自己。

安排好的一切顺风顺水，在秦寿与李承乾联手下，眨眼间工夫李泰变成被动的丧家犬，给秦寿与李承乾吃得死死的，毫无还手之力。

“秦寿，你给本王记着！”

相比起李泰发飙的大发雷霆，掖庭宫里的韦贵妃更是寝食难安，莫侍卫带回来的消息，韦贵妃猜不出秦寿玩什么把戏了。

“莫侍卫，你确定秦寿与太子化敌为友了？”

“启禀娘娘，应该错不了，太子上奏…”

莫侍卫一五一十把自己探听的消息禀告出来，韦贵妃听了忍不住皱起眉头，秦寿与太子之间的恩怨，韦贵妃是知道的，李承乾无缘无故推荐秦寿查魏王府惨案，肯定达成了什么协议。

“莫侍卫，你明日派人去长乐打探打探，注意点别让太子的人发觉了！”

“是，娘娘，末将告退！”

莫侍卫得到韦贵妃安排后，拱手告退离去，韦贵妃带着疑惑的脸色走到窗台，仰望着繁星点点的夜空，想不明白秦寿葫芦里卖什么药？

“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韦贵妃失神地嘀咕一声，猜不透秦寿用意何在？韦贵妃也不相信秦寿是那种出尔反尔的人。

第292章闹市凶杀案

一周时间眨眼过去，风平浪静的长安城一如既往平静，权贵子弟们三五成群，逛青楼的逛青楼，逛酒楼的逛酒楼，百姓遇到了权贵子弟们避如蛇蝎绕开。 .me

“柴兄，听闻最近你收了个新侍女？”

“嗯，张瑜兄，有此事吗？”

三名权贵子弟游走大街，闲来无事吹起牛皮，好扯不扯扯到柴令武身上，走在前头的柴令武顿时感到一阵头疼。

两位跟班小弟张瑜和姚敛讨论起这事，柴令武听到心烦意燥无比，不提这事还好，提及了顿时一阵火恼，早给他驸马老爹赶出去了。

眼看快要取巴陵公主，他的驸马老爹柴绍肯定不容许他胡来，不顾柴令武面子，把他新收的侍女赶出家门，心情不爽的柴令武一直对此事耿耿于怀。

“周雄，要是你嘴巴在不放干净点，别怪柴某不顾兄弟之面！”

“不敢，不敢，柴兄别见怪…”

周雄在柴令武警告声之中，冷汗连连赔着笑脸

连称不敢，柴令武冷哼一声，带着骄傲不逊的脾气，东逛逛西逛逛打发无聊的时间。

光德坊，落座于西市东侧，临靠魏王府的延康坊，光德坊正中央房屋阁楼，虚掩的窗户对准西市下横街，阁楼内阴暗一片。

“潘安，行不行的？”

“谁知道呢？第一次玩这玩意，快过来帮忙搭把手！”

阁楼内，仇万福与潘安一起小心安装着弩弓拆散的零件，装到弩弓钢板的时候，潘安呼喊仇万福帮忙搭手，要用力绷紧钢板才行。

十字弩弓在仇万福与潘安联手下，眨眼间工夫组装好，潘安在仇万福诧异目光之中，小心翼翼拿出瞄准镜，卡进望山凸起的卡槽上。

开始仇万福还不知道望山凸起的卡槽有什么作用，潘安安装瞄准镜上去后，仇万福才明白其中用意，增加远距离瞄准用的。

“潘安，你说那个柴令武，他今日会逛西市吗？”

仇万福看了眼跑到窗户准备的潘安，忍不住好心提醒潘安，要是柴令武今日心血来潮不来西市闲逛，他准备一周踩点算是白费心机了。

柴令武是李泰拥护者，加上他的家世，正好给了李泰嚣张跋扈的底气，现在秦寿要弄刺杀柴令武，让李泰少了羽翅看他还有什么本事嚣张。

“看运气，不过说实在的，将军发明的瞄准镜和十字弩弓，还真好用！”

潘安漫不经心地回应仇万福，用尽吃奶力拉了个满弓，轻轻推开窗户搭上十字弩弓，小心翼翼调动瞄准镜倍率，三百米距离犹如近在眼前。

仇万福凑到潘安旁边，看了眼相隔一百多米远的西市，摇摇头叹息起来，没有瞄准镜下，仇万福看不清人山人海的西市情况，更别提人群里找出目标。

潘安准备好后没有说话，犹如狩猎的猎人等待猎物出现，十字弩弓加上瞄准镜，经过一天练习，潘安慢慢掌握了一点技巧。

“出现了！”

柴令武与他两个跟班小弟出现后，潘安露出欣喜的笑容，仇万福看不到西市的情况，郁闷不止的准备逃跑路线，潘安开始光天化日之下刺杀，势必会惊动驻守西市的治安府兵。

“小绵羊，近点，在近点…”

潘安轻轻摆动十字弩弓，瞄准镜十字线中心点

瞄准柴令武的眉心，他的神态与不爽的表情，潘安一一看在眼里，等待他到空旷位置一击杀之。

西市里的柴令武东逛西逛，隐隐之间察觉到很不安错觉，至于哪里不对路了，一时间柴令武又说不上来，总感觉好像给什么人盯住了一样。

“柴兄，你看，哪里有个美人…”

咻一声，带有余温的热血晒在柴令武脸上，柴令武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跑上来的周雄一箭刺破左眼，带着冲力倒飞出去撞倒身后密集跟上的百姓。

柴令武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双眼，突然到来的刺杀，好似晴天霹雳当头一击，又好像被人从头到脚浇了一盆凉水，全身麻木轻轻颤抖着。

‘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柴令武惶惶不安的胡思乱想，搞不清楚眼前情况，怎么莫名其妙飞来刺杀横祸？

“啊！死人了！”

“快跑啊！”

西市的百姓们先是一愣，直到周雄左脸血肉模糊，冒着余温的血水喷发而出时，百姓们才惊醒过来，大声泱泱化作鸟兽般四处逃窜。

柴令武此时此刻的大脑，已经失去指挥自己行

动的能力，木头一般地站在那里不动，楞着两只眼睛不知所措地看着四处逃窜的人群。

“可惜了！”

阁楼里的潘安宛然叹息一声，十字弩弓偏差太厉害了，明明瞄准柴令武的眉心，居然命中随后赶到的周雄左眼，没想到偏头居然那么大。

缺乏风速与阻力相关知识的潘安，丝毫没找出问题关键，硬生生把问题埋怨到没修正好准心。

最无语的还是柴令武也不知道是吓傻了还是吓蒙了，居然一动不动站在原地当箭靶子，这让牛脾气上来的潘安很是气愤，故意还是活腻了？居然挑拨自己？

心有不服的潘安再次拉弓，搭上一支特制的弩弓箭，势要干掉傻了眼一动不动的柴令武，有了一次教训这次潘安学精了，把准头移开一点瞄准柴令武左耳。

“柴兄，快跑…”

周雄意外中箭死亡，张瑜清醒过来第一时间跑上前，推发愣的柴令武离开这里，另外一支箭再次飞来，张瑜推开了柴令武，可他自己却中箭倒飞出一米之外。

扑到在地的柴令武傻了眼，一切发生得这样突

然和意外，使柴令武感到自己就像是一片可怜的小纸，在混乱百姓群踩踏下惨叫连连。

“有乱党刺客，快去找乱党刺客！”

“是！”

第二支箭发出后没多久，西市驻守的治安府兵出现了，光天化日之下出现刺客，这无疑是在打他们的耳光，最可恶的还是连刺客身影也找不到。

治安府兵们驱散了百姓后，除了去搜查的府兵寻找刺客身影，其余的纷纷拿起武器，四目寻望刺客的踪迹。

没有发现刺客身影和下一波攻击，治安府兵们松了口气，低下头看向受刺身亡的两个倒霉鬼，还有遭遇黑脚踩踏晕过去的柴令武，不知所措地面面相觑起来，怎么回事？

第293章自找其辱的魏王

“准头有问题？”

午时时分，潘安与仇万福两人回来报告情况，秦寿顿时一阵无语，两次攻击居然没有刺杀到柴令武，反倒是他的两个跟班倒大霉了。ｗｗｗ．．ｍｅ()$()$(小)$(说)$().---.高速！

潘安提及准头问题，秦寿拿起十字弩弓，在潘安羡慕与妒忌目光之中，轻轻松松把十字弩弓拉个满弓，连一边的仇万福也变得哑口无语，传闻果然不假，将军天生神力啊！

潘安在秦寿目光示意下，跑到一边拿起茶杯放到大厅门栏下，秦寿搭弓准备开射，秦叔宝与贾蓉带着武媚娘她们，恰逢此时从外面走回来，秦寿不得已停下来。

“寿儿，你这是干什么？”

秦叔宝与贾蓉先进入大厅，差点踩到门栏下来的茶杯，忍不住一脸黑线训斥不务正业的秦寿，里外忙得要死不活，他倒是好在家里闲得无所事事。

秦寿懒懒散散秦叔宝最看不惯，都成家的人了整日不务正业，就知道把活丢给别人，他自己却心安理得到处悠哉活哉。

潘安与仇万福毕恭毕敬行礼，秦叔宝带着疑色点点头算是回应了，秦寿招些江湖人士为己用的事，秦叔宝多多少少知道一些，懒得去多嘴说些什么。

“爹爹，娘，你们不是去看孤儿院建设吗？怎么那么快回来了？”

秦叔宝与贾蓉担任起照顾孤儿的重任，扩建工地那边已经开始搭建孤儿院，他们不是去监工孤儿院建设吗？怎么有空回来了？

武媚娘与钱羽馨还有仙儿走到一边，无语看着问出白问题的秦寿，也不知道他是玩蒙了？还是时间过得糊涂了？都什么时辰了？不用回家吃饭？

“你手里拿着什么？”

秦叔宝没有理会秦寿废话的问题，马上发现他手里奇怪的十字弩弓，虽然秦寿卸下的箭支，可十字弩弓两侧的弓片用钢板制作，是秦叔宝未曾见过的。()$()$(小)$(说)$().---.高速！

更何况还有两个奇怪的滑轮，加上三四根缠绕一样的绳索，看得秦叔宝惊奇连连，不容置疑地伸手索要秦寿的十字弩弓研究研究。

贾蓉对于秦寿弄些稀奇古怪玩意，早已见怪不怪了，带着三个乖巧的儿媳坐到一边歇凉，天气越

来越热以至于出去一趟都是香汗淋漓。

“爹，看归看，别多嘴说出来，这可是要孩儿的命！”

面对好奇心爆满的秦叔宝，秦寿不得不硬起头皮，把十字弩弓交给秦叔宝，希望秦叔宝嘴巴严点，别学以前一样把铅技术上缴了。

“哼~爹爹岂是嘴巴不严之人？”

秦寿的叮嘱声，秦叔宝老脸一热，接过秦寿交来的十字弩弓，大感稀奇研究起来，特别是看到竹筒瞄准镜，带着疑惑目光看向秦寿。

“爹爹，这是孩儿精心研究的瞄准镜，可观察远处的景物，简单点说…八百步之内如同近在咫尺！”

“啊？八，八，八百步近在咫尺？！”

秦寿解释瞄准镜用途，开始秦叔宝还是听得云里雾里的，可当秦寿提及八百步近在咫尺的话，震惊了秦叔宝，张口结舌结结巴巴不敢相信事实。

贾蓉等女不了解秦叔宝震惊什么，可听到秦叔宝惊呼八百步近在咫尺，都忍不住惊呼出声，凑上来围观秦叔宝手里的十字弩弓。

“寿儿，此言当真？”

秦叔宝不敢置信地用手轻轻抚摸十字弩弓的瞄

准镜，连同贾蓉等女一头雾水看向秦寿，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可又不得不耐起性子听下去。

“爹爹，千真万确，还请爹爹替孩儿保守秘密！”

“好吧！”

秦叔宝在秦寿郑重其事提醒声下，复杂的目光看了眼秦寿，勉为其难答应下来，他不知道秦寿想要干什么，可秦叔宝隐隐之间察觉到，秦寿越来越不安分了，只要秦寿不是叛君什么的，秦叔宝可以睁眼闭眼不闻不问。

在秦寿教导解说声之中，秦叔宝摘下瞄准镜，在秦寿指导声试了试调整钮，把倍率慢慢调高，清晰逐渐变模糊又变清晰过程，直让秦叔宝惊讶连连。

十字准心把长屋外面看得一清二楚，直到发现气吁喘喘的贺明跑向大门，秦叔宝才放下瞄准镜失神起来，在贾蓉与三儿媳催促好奇声之中，转交给她们玩。

贺明跑进庭院时，秦寿挥退潘安与仇万福，免得太多人知道了他们两个身份，哪怕是尽心尽力办事的贺明，秦寿也不打算让他知道太多。

秦叔宝看了眼秦寿，又看看悄然离去的潘安与

仇万福，摇摇头叹息一声没说些什么，想说也说不过来，问题秦寿听得进去才行。

“长，魏王在外求见！”

“不在，打发他离去！”

贺明气吁喘喘把魏王李泰外求见之事说出来，秦叔宝看了眼秦寿，而秦寿则冷笑一声，一句不见打发愕然的贺明离去。

“是！”

秦寿说不见，贺明也只好照办急匆匆跑出去，留下一脸疑惑的秦叔宝摸不着头绪，秦寿这么明显闭门谢客，傻子也知道。

“寿儿，你…”

“爹爹，常言道无事不登三宝殿，这生性滑头的魏王不是简单人物，孩儿懒得去招惹！”

秦寿歪理的话，秦叔宝点点头又摇摇头叹息着，真希望秦寿不要去招惹争权夺利漩涡，稍有不慎身败名后悔莫及。

“你确定你们长不在？”

长乐头外，李泰给治安队挡住去路很是火恼，加上贺明跑回来一句长不在打发了事，更是让李泰火上浇油似的，阴沉着脸色责问贺明。

“不在，王爷如若无事，恕长乐没地方招待，

请回！”

李泰不善的语气，贺明心里也来气，管你什么王爷不王爷？在长乐长最大，毫不客气下逐客令，治安队双手抱胸挡住去路，防止李泰带人硬闯进去。

“好，很好，非常好！”

李泰连说了三个好字，气急败坏地手指贺明一阵，黑着脸甩袖离去，很明显这是秦寿有意闭门谢客，压根不鸟自己。

“切~银枪蜡头，看好门，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来长乐！”

“是！”

贺明不屑一顾的鄙视话，加上治安队大嗓门呼应，李泰险些踉跄欲倒，双目喷火转过头的时候，贺明早已大摇大摆离去。

太可恶了！李泰有杀人的冲动，好歹自己也是堂堂王爷，这刁民居然敢指桑骂槐，可想到秦寿如今地位与权势，李泰也只能愤愤然转身离去。

第294章谁才是真阴雄

甘露殿，李世民无奏一身轻，空闲下来处理其它乱七八糟的事，太子发愤图强懂得帮忙处理政事，这让李世民很是欣慰太子开窍了。#中@.

李世民拿起早上发生的西市刺杀案，又开始头疼起来，死了两个五品大臣的子弟，谯襄公柴绍长子柴令武险些遇刺身亡，在混乱之中遭遇践踏身受重伤。

又发生刺客事件，这让李世民很是愤怒，制造胡乱不提，还杀了朝廷重臣之子，简直是没有把自己放在眼里，最可恶还是连刺客身影也没见着。

“这是什么箭？怎么会有如此歹毒箭支？”

李世民拿起龙案上少见的箭支，长一尺多点，比起一般的箭支粗了一点，没有箭羽，最歹毒还是带有倒钩的箭头，中者必死无疑难以取出箭头。

据严统领汇报，取出箭头的时候，连同死者眼珠与肉一同拔出，可见设计这箭支的人，心肠有多歹毒，简直就是不死不休誓不摆休。

“父皇，长乐秦寿联合太子哥欺负泰儿，父皇，你要替泰儿做主！”

李世民琢磨不透箭支来历，李泰圆嘟嘟的身子

气吁喘喘跑进甘露殿，一见到李世民就哭着鼻子控诉秦寿与李承乾居心不良。

“泰儿何出此言？速速请起！”

李世民轻轻放下手里的箭支，颇感头疼伸手示意哭鼻子的李泰起来，本来就心烦刺客的事，现在李泰又瞎搅和哭诉发愤图强的太子，还有无辜的秦寿，李世民忍不住皱起眉头不悦起来。

“父皇，泰儿所有句句属实，太子哥与秦寿前日在酒楼化干戈为玉帛，联手对付泰儿，父皇，你看，柴令武都…”

哪壶不开提哪壶的李泰拿柴令武遇刺的事说出来，说得有理有据的直让李世民面露疑色，捋着龙须耐起性子听李泰说完。

“泰儿，你可有证据？要是有证据，父皇替你做主！”

李世民沉吟着脸色，末了抬起头看着哭成不成人样的李泰，经过李泰这么一分析哭诉，李世民也觉得有点蹊蹊在里面。

李承乾与秦寿恩怨一直都是难以化解，怎么突然之间说和好就和好了？当然不排除他们是真心和好，可李泰这么搅合哭诉告状，李世民不得不重视起来，防止他们兄弟之间越斗越厉害，走上自己曾

经走过的路。

“有，父皇，泰儿今儿去长乐…”

李泰恶人先告状，把今日去长乐见秦寿，无辜给羞辱的事添油加醋说出来，李世民越听越怒，可怒过之后马上冷静下来。

“泰儿，事情是否属实？”

李泰添油加醋说秦寿羞辱他，这让李世民很是恼火，可又不得不怀疑李泰话里有些不实，秦寿在大胆也不至于羞辱堂堂一王爷。

没搞清楚情况之前，李世民不敢断然下定论，一波末平又发生一波烦恼之事，李世民心烦意燥不已。

“父皇，泰儿句句属实，如若父皇不信，大可质问与泰儿一同回来的皇宫侍卫，如若泰儿有半点虚言，泰儿自讨仗罚，父皇，你要替泰儿做主…”

李泰哭着鼻子，没完没了一口咬死秦寿大不敬，拿串通好的皇宫侍卫说事，增加自己添油加醋的说服力，一心想要治秦寿大不敬之罪。

“启禀皇上，游骑将军秦寿殿外求见！”

“宣！”

太监禀告声打断了添油加醋道是非的李泰，李泰刹那间开始脸色发白，没想到秦寿来得这么快，

李世民正想找秦寿对质，他自己送上门正好。
“微臣参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秦寿踏进甘露殿，憋眼见到李泰在场，早有预料他会恶人先告状，没想到还真是这样，真的是脸皮厚比城墙。
比脸皮？谁怕谁？秦寿心里冷笑一声，马上行礼拜见李世民，而李世民则冷哼一声，没有喊秦寿平身之意。
“秦爱卿有何要事？”
经过李泰演戏逼真颠倒是非黑白哭诉，见到秦寿李世民心里顿时有气，只是强忍着假装什么事也没发生，倒想看看秦寿进宫有何用意？
“启禀皇上，微臣前来解甲归田，还望皇上成全！”
“嗯？爱卿何出此言？”
秦寿主动交出鱼符，这一手以退为进的苦肉计，打得李世民措手不及，包括一边的李泰吓了一大跳，没想到秦寿来辞官了，下意识察觉到不妙。
秦寿低着头见到李泰啃了死苍蝇表情，心里冷笑一声，死胖子，你什么个性哥一清二楚，想跟哥斗？今儿先将一军，让你无法下台。
“皇上，正所谓树大招风，微臣一心偏安为民

谋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忙前忙后前顿饭顾不得后顿，可有些人总是找微臣麻烦…”

秦寿把贺明挡客不见李泰的事修色了一下，李世民听到另外一个版本，顿时皱起眉头看向一边李泰，两人的话李世民更愿意相信秦寿。

秦寿的名声比起李泰好得多，他终日游走内忙前忙后，李世民的探子每日都有记录，比起李泰可靠多了。

李泰玩颠倒是非黑白，秦寿也不差，铿锵有力占理说半真半假实话，李泰越听越脸色发白，秦寿这手辞官加颠倒是非黑白够绝的，打得恶人先告状的李泰措手不及。

“你，你血口喷人，父皇，事情不是这样…”

“好吧，魏王殿下说秦某血口喷人就血口喷人吧，皇上，微臣来罢官请罪！”

李泰此时此刻大有冲上去狠揍秦寿一顿想法，这倒打一耙玩的太绝了，先是据实力辩后面直接来个激将法承认所有错误，搅得李世民晕头转向的。

“你…”

“够了，泰儿，你太让父皇失望了，滚下去！”

李泰黑着脸色，在李世民喝斥声之中，心不甘

情不愿告退离去，阴毒双目死死盯着秦寿，要是眼光可以杀人，秦寿恐怕早已碎尸万段了。

秦寿不动声色背后竖起鄙视中指，更是让后退离去的李泰怒火心中烧，虽然不明白秦寿这手指的意思，可李泰也能够理解到，肯定不是什么好意。

‘小样，跟哥我玩阴的？你还不够资格！’秦寿心里冷笑着，李泰什么本性秦寿一清二楚，早就料到他会回来恶人先告状。

前一辈子李承乾就是给这个死胖子逼得造反，这一辈子又想用对付李承乾的法子对付自己？他还不够资格嫩着！

第295章货币变革

“秦爱卿，这支箭你可看出来历何处？”

李世民头疼不已地摇摇头，待李泰离去后，岔开话题拿出今日西市发生的凶杀案罪证箭支，丢到秦寿面前看看他有何意见？

至于秦寿闹罢官回种田之事，李世民只有吹胡瞪眼左耳进右耳出，这家伙当官了不是一样窝在长乐种田？

“启禀皇上，有点像倭国惯用的春霄箭！”

秦寿大致看一眼，假装沉思了片刻，不确定的语气把脏水泼到倭国身上，让李世民大吃一惊，原本没指望秦寿看出什么，没想到秦寿居然认识。 .me

“倭国的春霄箭？”

李世民带着疑问目光看向秦寿，还真没听说过倭国有这样的箭支，要不是秦寿说出来，李世民还真想不到有这样的名字。

“皇上，微臣有个飘洋手下，曾经经过倭国遭遇海盗袭击，当时他就中过一箭…”

秦寿没等李世民问自己怎么知道的，直接拿又出海找价值蔬菜水果的肯尼说事，李世民不得不半

信半疑。

肯尼带回来占城稻之事，李世民是知道，经过秦寿这么一泼脏水，李世民阴沉着脸色，下意识相信了秦寿的话，比起一头雾水毫无消息，秦寿的话更靠谱些。

只是李世民想不明白了，倭国胆大包天图的是什么？先是边境化成海盗洗劫大唐庄，现在又皇城地盘刺杀朝廷子弟，这不是虎口抢食找死吗？

“大胆倭国，欺朕...”

李世民还想说欺他不敢报复，想到春季洪灾导致今年粮食肯定锐减，李世民顿时底气不足，心里有气发作不得，那郁闷可想而知有多憋屈。

()$()$(小)$(说)$().---.高速！

秦寿默默地跪坐一边没说话，倭国敢暗地里挑战大唐，明显早已看穿大唐如今局势，四面逢敌建国初期粮草不济，又经历洪灾自顾不暇。

真正等大唐崛起没三五年时间难以成就，等大唐崛起兵强马壮了，倭国又献媚奴首称臣，这是倭国千年来改不了的恶性。

“爱卿，如今朕的江山，你有何见解？”

李世民慢慢缓解气氛，看了眼一边沉默不语的秦寿，试图岔开话题，别让秦寿继续沉寂李泰的恶

人先告状根蒂之中。

李世民的用意，秦寿明在心里看在眼里，心里默默叹息一声，姜果然是老的辣，李世民御臣子手段，不是他十几个皇子们可比的。

“皇上，要想兵强马壮，必须先致富屯粮，其他什么都是虚的！”

“先致富屯粮？”

秦寿说出大唐现今状况，李世民忍不住皱起眉头沉思，秦寿提出先致富屯粮，这个道理李世民是知晓，可问题如何实施，李世民心里头没有底气。

“皇上，俗话说得好，要致富先修路，修完路就要重商业，商乃国之本，没商何来富之理？如今商人地位...”

秦寿看准时机，马上开口提及商业大论，扩大商人利益与地位，把商人地位提高，李世民听了捋须颔首不语。

修路是必然的，可那是一大开销，经过秦寿提及现今官道状态，李世民头疼不已，天晴还好点，要是遇到下雨天简直是寸步难行。

“皇上，最重要的还是货币问题，商业流通货币简便挽带，这个迫切要急需解决！”

秦寿看了眼沉默不语的李世民，知道一时间之

间难以说服李世民提高商人地位，这需要时间慢慢开导适应，转折提及到货币问题上。

“货币？秦爱卿何出此言？”

李世民不知道秦寿用意何在，有点受不了跑题王的秦寿，好好的商人论突然间跑到货币上，李世民有些不悦了，还没入味就跑题了，啥意思这是？

“皇上，假如你是普通百姓，出去买一匹马，需要带多钱？呃，微臣只是假设！”

秦寿突然发觉李世民怪异目光，知道自己一时口快口误了，冷汗连连重点提及假设，李世民脸色才稍微好转一些。

“朕会去先看货，选定了在由马贩送上门结账！”

李世民用白的目光看了眼秦寿，吹胡瞪眼回复秦寿无聊的话题，一匹普通马最少一两贯钱，谁吃饱撑着带十几斤重钱去买东西？

“皇上，你看，马贩为了你一匹马浪费时间走一趟，中间消耗的来回时间足足几刻钟，要是遇到偏远的一两个时辰…”

秦寿实事论事把现在货币不流畅的事举例说出，李世民顿时皱起眉头，如今开元通宝货币效仿的是西汉五铢，金银都不是主打货币，确实有些麻

烦。
　　秦寿把如今的富人状况说出来，钱多无地方放的富贾，要么把钱买土地，再就是把钱装在大罐中，密封好埋在地下，等用时再取出来，及其麻烦，要是遭遇战乱，那钱会被遗忘常有的事。
　　“嗯，爱卿所言有理，依爱卿之见，有何妙计解决？”
　　李世民沉思片刻，突然发现秦寿气定神闲，心中一动隐隐猜测到秦寿又有什么奇思妙想的想法？
　　“皇上，为今之计只有变革货币，方便于民利于民！”
　　“变革货币？如何变法？”
　　秦寿提及变革货币，李世民大感好奇，虚心讨教起秦寿问题，秦寿经常想出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李世民早就领教过了，这次也不例外。
　　“皇上，这是微臣设计的新款大唐货币，请皇上过目！”
　　李世民上钩了，秦寿心中一喜装出严肃不勾的表情，从怀里拿出筹谋已久的设计图，上交给好奇心大作的李世民。
　　“一毛？两毛？五毛？一块？两块？五块…”
　　李世民接过秦寿递来的钱币变革方案，看了眼

秦寿举例的钱币版图，整个人傻了眼念出闻所未闻的钱币。

在看钱币以大小不一，金色的以金铸成十块钱，二十块，五十块，一百块四种，特别是一百块份量大很多，银质划分一块，两块，五块，铜币变成一毛，两毛，五毛。

每一个版本的金额不一，但是其方便程度，是李世民未曾见过的，其新异与方便携带甚至到找零，每一样都击中李世民心坎。

“嗯，爱卿，尔提议甚好，容朕好好考虑一段时间！”

“是，皇上！”

李世民心动了，秦寿知道他迟早会接受，只是需要一段时间吸收，最起码也要跟大臣们协商，秦寿也没有在多说些什么，告辞离去静待李世民好消息。

第296章重金悬赏

“秦将军，本王那点招惹你了？为何处处与本王作对？”

秦寿走出甘露殿，在带路太监带到太极门的时候，遇到守在太极门的李泰，见到秦寿出现，李泰毫不客气走上前质疑秦寿所为。.~.

李泰理直气壮的声讨，秦寿不屑一顾地伸手掏耳朵，见过无耻的人，还真没见过这么不要脸，一上来就颠倒是非黑白的人，要不是知道他天性，还真给李泰帝王级演技唬住了。

“魏王殿下，知道廉耻二字怎么写吗？要不是你是王爷，冲着你这句话，秦某早两耳光扇过去了！”

“你…”

秦寿不屑一顾的鄙视话，气得李泰脸色发黑，连守门的皇宫侍卫也惊呆了，不得不佩服起秦寿的厉害，连王爷也不给面子，够牛的！

李泰什么货色，秦寿不用想也知道，对于这种无赖王爷，你越是凶他就越怕，要是弱了气势，他肯定会肆意无忌爬上头作威作福。

“秦某还年轻，需要人指点，但不是王爷

你！”

秦寿冷笑一声，一点面子不给的话，气得李泰恨不能上去扇秦寿一个耳光，可是他不敢，恐怕还没扇到反过来给秦寿扇一巴掌，那就得不偿失了。

“秦将军，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李泰强忍着心里怒气，似威胁的语气提醒秦寿，做人不要太过分，这里怎么算也是他老爹的地盘，惹恼了自己他也没好日子过。

“好聚好散！”

秦寿连看李泰一眼力气也没有，就这么毫不给面子径直离去，李泰黑着脸色手指秦寿离去背影，半天硬是说不出一句话。

步出皇宫秦寿松了口气，回头看了眼森严的皇宫，打内心有些抗拒里面的气氛，里面不是普通人呆的地方，更别提还有厌烦的人在里面。

“寿哥儿，去哪儿？”

“去聚贤楼！”

黑牛眼看秦寿上车那么久，始终没有发话忍不住多嘴一问，秦寿坐上马车想了会，直接道出久违的聚贤楼，黑牛想也没想挥鞭策马离去。

聚贤楼，自从虬髯客与秦寿搭上关系，源源不断介绍匠工给长乐，彻彻底底成了中介酒楼，以往

门庭冷落如今变成门庭若市。

聚贤楼杂役贼精的双眼，一眼看穿秦寿专用的马车，好不容易帮黑牛挤出个车位，点头哈腰恭送楼主贵客进聚贤楼。

“秦将军？！”

当秦寿再次踏进聚贤楼，眼尖的虬髯客第一时间发现，告罪从宾客群里脱身，带着喜悦之情亲自迎接秦寿的到来，正琢磨着这些日要去找秦寿一趟，没想到秦寿亲自来了！

秦寿一出现，加上虬髯客热情招待声，聚贤楼宾客们纷纷放下手里的酒碗，带着惊喜过望的目光，自动自觉全都站起来，恭迎闻名已久的长乐长。

黑牛吓了一大跳，正欲要挺身而出保护秦寿安危，马上给秦寿挥退一边，虬髯客的地盘安全度，秦寿还是比较信任。

“张兄，秦某又来叨劳了，可否有安静之处闲聊片刻？”

“哪里，哪里，秦将军大驾光临，此乃张某人的荣幸，楼上包厢，请！”

秦寿客套的话，虬髯客闻言一愣，意识到秦寿肯定有什么事要自己办，马上醒悟过来邀请秦寿上

包厢，一边带路一边拱手告罪酒客们随意。

“秦将军，边喝边聊，张某人乃是爽快之人，不喜磨磨蹭蹭！”

秦寿亲自斟酒虬髯客受宠若惊地接过，在秦寿敬酒之际，爽快开口说话，直入正题问明秦寿的来意。

秦寿抿了一小口酒，在虬髯客等待目光之中，摇头叹息一声，把刘仁轨的事说了一遍，虬髯客听完后忍不住肃然起敬。

“贪官污吏，人人得而诛之，秦将军，张某人有何帮得上忙的，还望秦将军开口，张某人定然义不容辞！”

秦寿说了这么多，要是虬髯客还没听出味，那才是怪事，肯定是有求自己，要不然也不会选如此安静的包厢谈事。

“帮秦某查找刘仁轨的家眷，以免鲁家找到了，当然，要是能够给鲁家一点颜色，收敛一点更好！”

秦寿说出自己来意，虬髯客忍不住惊异了一声，末了伸手摸着下巴浓密的胡须，秦寿的要求不过分，对于虬髯客来说小事一件。

秦寿借用江湖手段警告鲁家，虬髯客知道秦寿

的用意，无非是不想他自己陷入太多，至于用意何在？虬髯客不得而知，也不了解秦寿为什么要如此大费周章，收服名不见传的刘仁轨。

“好吧，秦将军，此事交给张某人！”

虬髯客琢磨了半天，在秦寿期待目光之中，豪爽答应了秦寿的请求，找人和教训人对于虬髯客来说易如反掌。

“那秦某坐等张兄的好消息了！”

虬髯客的豪爽秦寿早在预料之中，得到虬髯客的保证后，秦寿心情大好亲自斟酒给虬髯客，再次受宠若惊的虬髯客豪爽一饮而尽。

借着酒量虬髯客天南地北与秦寿闲聊，从突厥的风景一直扯到大唐这边，提及突厥那边的事儿，虬髯客露出忧心忡忡的担忧。

虬髯客的妻子拓跋月儿，秦寿多多少少知道一些，鲜卑遗民的部落，至于什么时候发生灾变，秦寿不知道，但是秦寿知道一件事，虬髯客於是再北返大漠，协助拓跋族渡过难关。

至于帮他妻子度过难关后，他会去了哪儿？就不是秦寿所知道的事，秦寿也没有八卦到去问这些，估计现在的虬髯客也不知道。

“秦将军，张某人认识了新一批匠工，秦将军

是否…”

“喔？那真是太好了，张兄，匠工秦某可是多多益善！”

虬髯客一开口就提及匠工的事，秦寿心中一喜，匠工自己不嫌多，有多少收多少，长乐想要发展扩大，人才永远是不够的，秦寿不在乎钱财，人才才是财富保障。

“张兄，时辰不早了，秦某等你的好消息，越快越好，事成之后重金答谢！”

“好的，秦将军慢走！”

秦寿看了眼时辰，里还有许多事要办，便起身告辞离去，虬髯客不敢耽误秦寿的宝贵时间，站起身来拱手抱拳送秦寿离去。

新一批的匠工又有了着落，虬髯客放下心中担忧，至于秦寿重金答谢，虬髯客想都没想过，带着喜悦之心亲自送秦寿走出聚贤楼。

第297章亲情手段

“将军，刘仁轨一家带来了！”

眨眼又一周时间过去，经过秦寿委托，虬髯客几番周折打探，终于找到刘仁轨避难家眷，从刘仁轨出事到现在，他的家眷一直四处躲鲁家复仇。

直到昨天虬髯客散布人手，才从贫民窑里找到刘仁轨妻儿，要不是虬髯客人脉广源，还真难以找到乔装打扮的周氏和两岁多的刘仁信。

“张兄，有劳了！”

“哪里，哪里，秦将军，张某人先告辞，有事尽管吩咐！”

虬髯客完成任务后，拱手抱拳离去，秦寿也没有挽留，正事要紧带着有些害怕的周氏与她怀中刘仁信，前往大理寺去见刘仁轨。

开始周氏很害怕，可见秦寿一路上没有恶意，又是马车招待心宽了不少，当得知他要带自己去见天牢的郎君，周氏又惊又喜。

大理寺，当刘仁轨见到自己久违的妻儿，在秦寿大方开锁让他们家人团聚下，大吃一惊之余哭哭滴滴与妻儿搂抱在一起。

“出去吧，别打搅别人家人团聚！”

“是！”

姜维在秦寿吩咐声之中，带着手下孙斌一起跟秦寿走出去，以免打搅刘仁轨一家人团聚，好好给他们相继的时间。

“将军，刘仁轨不给面子，你为何？”

走出天牢一刹那，姜维深呼吸一口新鲜空气，转过头看了眼沉思不语的秦寿，忍不住把内心疑问说出来。

要是自己，秦寿如此客气招揽，姜维肯定第一时间效忠秦寿，哪里像刘仁轨的不识抬举，姜维真心替秦寿感到不值。.~.

“你不懂！”

秦寿看了眼一脸疑惑的姜维，苦涩地摇摇头笑了笑没有多说些什么，刘仁轨富有传奇的人生，只是缺少了伯乐相中。

从乱世到现在，刘仁轨没有以剑换掉手上的经卷，这并非握着剑柄的手会颤抖，而是不理会这种厮杀的意义。

他的勇气体现在坚持与执着上，在草命如芥、朝不保夕的年代，还能怀揣着理想，死抱着几本经书，也要有足够坚强的意志同信念，这是秦寿最佩服的地方，动荡生活的残酷性并不亚于战场，饥饿

与死亡随时可能大驾光临。

想要研究学问却时常陷入食不裹腹的窘境，落魄时连写字的纸张都成为一种奢侈，换成自己恐怕做不到早已去磨练自己。

或者是他出于明智，亦或者出于幸运，刘仁轨选择了正确的立场，入道安抚大使任瓌的幕府，保全自己战乱之中的新婚妻子。

靠着贵人任瓌的相助，刘仁轨先是被提拔为息州参军，之后又授陈仓县尉，二十多岁的他在仕途上迈出重要的一步，但是与乱世涌现出的英雄相比，他更像一个冷眼旁观时代的人。

刘仁轨的同龄人中，像李靖程妖精等等，不少已是立下赫赫战功的开国勋臣，在将星闪耀的年代里，他还能沉得气躲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可见他忍耐力非同寻常。

然而这不为人知的秘密，恐怕千年后才会给后世的人发觉，当然这对于千年后跑来的秦寿，如此沉得住气的未来大将，岂能从自己手里溜走？

“秦将军，刘郎想与将军你单独谈谈！”

半个时辰过去，在秦寿气定神闲等待之中，周氏一脸泪花带着刘仁信走出天牢，见到等候已久的秦寿，盈盈一礼告知刘仁轨想要与秦寿单独谈谈。

“稍等一会！”

秦寿点点头朝周氏道谢，直接招来姜维在他耳边耳语一阵，姜维闻言后连连点头，叮嘱手下孙斌看好这里，急急忙忙去安排刘仁轨的替死鬼。

周氏满脸期待看着秦寿，通过她与刘仁轨交谈得知，秦寿有办法让刘仁轨安然无恙，前提要刘仁轨隐姓埋名，当秦寿的手下效忠一辈子。

“秦将军，刘郎嘴笨性子耿直，还未秦将军莫要见怪！”

“呵呵~怎么会，刘嫂子，你且在此稍等，本将军马上让你们一家团聚！”

周氏带着欣喜笑容拼命点头，目送着秦寿直朝天牢走去，通过周氏的话，秦寿不得不感叹起来，在怎么铁骨铮铮的硬汉，面对亲情也是不堪一击。

“秦将军！”

秦寿再次走进天牢，刘仁轨复杂地看了眼秦寿，拱手抱拳脸色有些秃废地叹息一声，算是给秦寿抓住了自己的弱点所在。

“刘兄，怎么样想通没有？”

秦寿没有废话，也懒得去废话，以刘仁轨的聪明，他肯定猜到自己用意，要是连这也猜不到，秦寿算是看走眼了。

“谢谢秦将军出手救助刘某妻儿，刘某没齿难忘！”

刘仁轨没有回答秦寿的问题，拱手抱拳一个大礼感谢秦寿所做的一切，他的妻子周氏把最近的经历都说出来了，连鲁宏家人复仇之事也说出来。

得知秦寿派人寻找妻儿，在鲁宏家人再次找到她们之前，及时出手替她们解围，要不然现在刘仁轨也不敢想象还能不能在见到妻儿。

“那是秦某的份内事，刘兄，秦某还是那句话，长乐欢迎你，包括你的妻儿，有秦某在的一天，鲁宏一家不敢找上门！”

秦寿摆摆手大度十足，看了眼锐气大减神色秃废的刘仁轨，趁热打铁拍胸保证有自己罩着，鲁宏家族寻仇也要惦念一下。

“秦将军，刘某还能说不吗？”

刘仁轨苦笑一声看着秦寿，事到如今他还有路可走吗？最担忧的妻儿都不安全了，要是还在死鸭子嘴硬要面子，那他还算是个男人吗？

“呵呵~~刘兄，所有一切秦某早已打点好，请！”

刘仁轨认栽的话，秦寿心里直乐开花，落落大方邀请刘仁轨出狱，替死鬼这事有姜维在，简直是

易如反掌办妥。

“秦将军，刘某有一事不明白，还望秦将军解答！”

“刘兄有话直说！”

刘仁轨踏出牢房前，忽然停下脚步求疑问，秦寿闻言一愕，落落大方坦然接受刘仁轨的问题。

“刘某只是一介书生，为何秦将军…”

“**************，千金散尽还复来，刘兄，到时候你便知了！”

刘仁轨的话没说完，秦寿神秘笑着打断刘仁轨，一席话说得刘仁轨摇头不已，罢了，事到如今都这样了，问多了也是白问！

刘仁轨在秦寿安排下，几经周折置换一身，在姜维全权办理下，改头换面成了另外一个人，挽着妻儿跟在秦寿身后大摇大摆走出大理寺。

第298章完美风力水车

眨眼又将近一周时间过去，风力水车按照阎立德方法改进后，架起人形t字支撑点后，风力水车整体美观不少同时看起来更加耐用。#中@.

风力水车完工前，阎立德受邀前来，当看到有自己一半的设计风力水车，阎立德大为感动，秦寿善用他人意见，难得心胸开阔的人。

风力水车完工在即，过往客商们见到风力水车聚首一大票人，忍耐不住好奇心，停在长乐新开辟的官道，结伴而行朝风力水车走去。

一眨眼工夫时间，风力水车周边聚满客商游客们，议论纷纷指指点点风力水车的壮观，谁也不知道长乐这是在鼓弄什么。

“兄台，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不晓得啊！”

“听闻好像什么水车…”

阎立德与工部匠工们呆在风力水车内围，听到外围的游客与客商们议论声，心中一阵感叹，长乐渐渐成了长安风景区了。

长乐的强大与新事物层出不穷，渐渐地引导了长安的趋势，这是阎立德没想到的事，特别是秦寿

的风力驱动，开阔了阎立德新的视野。

风力水车还在最后收尾期，秦寿带着治安队姗姗来迟，引来围观的客商与游客们惊呼声，阎立德走上前与秦寿客套一阵。

“长，都准备好了！”

林木匠带着手下们走上来，把风力水车检查好没问题后，才上前禀告情况，为了这风力水车，返工了这么多遍，林木匠有些心力憔悴。

秦寿点点头走向风力水车，检查一遍完工的风力水车，吸取了几次失败经过，齿轮全用铁制成，八十齿的风力转轮与带动齿轮相吻合。

确保万无一失秦寿在检查一遍整个驱动，阎立德跟着秦寿身后，默默看着巧妙天工的风力驱动，秦寿自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话。

“怎么还不开始？”

“就是，这什么风力，可是看了它好几次...”

外围看热闹的客商与游客们议论纷纷，秦寿带人检查那么久还没开始正式试用，这让围观的客商与游客们按耐不住了。

顶着看热闹的客商与游客们议论声，秦寿硬起头皮继续检查，对于客商与游客们议论声置之不理，投入这么大的开销，又是水泥又是人工，秦寿

不想因为一点小问题，导致风力水车崩溃。

“秦将军，这是猪油？”

阎立德蹲下身子，用手指划了下齿轮之间油腻腻的油层，放到鼻子间嗅了一下，马上皱起眉头嗅出猪油的味道，忍不住诧异看向秦寿，放猪油有何用？

“可惜没有润滑脂，只好用猪油代替，放猪油目地是增加润滑，防止齿轮之间运作摩擦耗损……”

秦寿把油脂的作用说出来，同时如何定时定期上油，防止干磨导致齿轮之间寿命耗损，从而增加阻力消耗风力输出的动力。

阎立德大感惊异地虚心学习，还真没有想到风力驱动机械学，居然还有这么多门门道道，要不是秦寿说出来，阎立德还真不知道有这么回事。

出于对阎立德的贡献与帮助，秦寿无私地把机械学简单原理倾囊授予阎立德，算是对他帮忙改进风力水车的回报，没有他的帮忙，秦寿也不知道这风力水车什么时候才能完工。

眼看旱季在即，风力水车太重要了，农田用水全靠它了，没有了它，占城稻在怎么耐旱，也耐不过太阳暴晒的干裂农田。

“林木匠，开始吧！”

确定无误后，秦寿在阎立德惊讶目光之中，摘下一片叶子测试了下风速，确定良好后朝林木匠点点头，示意他开始运作风力水车。

“放杠！”

林木匠大嗓门吆喝一声放杠，秦寿一脸黑线看着林木匠，打麻将还是怎么回事？放杠？

三名木匠在林木匠吆喝声过后，跑到风力驱动卡着的铁棍，齐声呼喊一二三拔起卡着齿轮的铁棍，六扇两米高半米宽风帆在风力吹动下，开始自行转动。

咯咯声，六扇风帆在风力吹动下慢慢运作，带动齿轮与齿轮之间转动，阎立德与三个工部匠工官员目瞪口呆看着风力驱动输出动力，带动起颤抖了一下的链条。

“啊！动了，动了！”

“真的耶！好神奇！”

当齿轮带动输送水带，自行运作慢悠悠转动，围观的客商与游客们惊呼连连，恨不能涌上前去看个明白，只可惜治安队一直镇守着。

“你们看，水！”

“啊？真的把滨水河的水抽上来了！”

当输送水带湿漉漉带着水滴转上来时，围观的

客商与游客们再次震惊了，不约而同跑到汉水渠边缘，远远往下眺望汉水渠缺口处的滨水河情况。

自行运转的输送水带，每隔一个拳头位置，皆装有三节长竹筒，入河面时自行潜入装满，经过循环后装满水慢慢浮出水面，经过链条带动慢慢往上输送。

头一次见到如此神奇的水车，客商与游客们大开眼界了，不约而同看向神秘莫测的林木匠等人，想不明白他们是怎么想到的？

“这，这…”

阎立德张口结舌看着风力水车源源不断抽水上来，一竹筒一竹筒的水在循环到下层的时候，自行倾倒抽上来的水进入开凿的水槽，再有水槽分流输送到开辟的农田水渠。

“怎么样？”

秦寿发现阎立德目瞪口呆的表情，心中甚是得意，能够震住他，是秦寿始料未及的事，不过这样也好，起码让他知道自己本事，日后起码用得到他的地方不少。

“天工造物也不为过！”

阎立德良久从震惊之中清醒过来，目光充满敬佩看了眼秦寿，转而看向还在源源不断工作的风力

水车，这风力水车打开了阎立德新视野。

“林木匠，继续弄两台风力水车，确保农田用水足够！”

一台风力水车只能勉强应付南侧的农田，其他地方的农田也需要装上，要不然无法上缴当初向李世民夸下的海口承诺。

“是，长！”

林木匠在秦寿交代声之中，想也没想点头答应下来，有过经验林木匠自信满满，能够下一次一次性到位完工。

“阎兄，可否有兴趣参观秦某工地？”

“那是阎某的荣幸！”

阎立德在秦寿邀请声下，大感意外之余欣喜若狂连连点头，秦寿的新建筑他一直很向往，如今秦寿邀请，阎立德岂能错过如此大好机会？

第299章人才的价值

“太子殿下？”

七月闷热的天气，秦寿在子凉亭监督客栈与酒楼最后尾期工作，李承乾带着一大票皇宫侍卫出现，早有预料的秦寿心中大定，手里的酒碗慢慢放到石桌，带着惊喜之色恭迎怒气冲冲的李承乾。ｗｗｗ．．ｍｅ

“秦将军，你这是耍寡人？”

李承乾黑着脸冷哼一声，挥手挥退身后的皇宫侍卫，在秦寿邀请下落座一边，阴沉着脸色落座石椅，一开口就是质疑秦寿的语气。

“太子殿下，秦某糊涂，可否明言？”

秦寿装傻扮懵装作什么事也不知道，其实他兴师问罪的话，秦寿早已猜到，无非是有光李泰与倭国勾结的事。

经过丁不二潜伏打探，终于摸清楚间人皇女与李泰的勾当时间地点，秦寿原本打算借李承乾之手，给李泰一个狠教训。

没想到李泰那么狡猾，居然当夜变更了时间地点，丁不二想要通报也来不及，以至于精心布局的李承乾扑了个空，这不，马上来找秦寿算账。

“魏王的事，秦将军，别告诉寡人，你不知道？”

秦寿装糊涂很是让李承乾恼羞成怒，直接道出他指使自己去给李泰制造麻烦的事，害得他精心准备的人白跑一趟扬州。

“嗯？有这事吗？太子殿下，是不是你的人走漏风声了？”

“不可能...”

秦寿惊讶的目光与语气，李承乾忍不住迟疑起来，难不成他也不知道？可看秦寿毫无做作的表情，李承乾找茬的心情慢慢消去。

()$()$(小)$(说)$().---.高速！

与秦寿闲聊一阵后，李承乾自觉无趣告辞离去，他母后病情越来越严重，防止李泰在宫内讨了便宜，他自己得不偿失。

送走李承乾后，秦寿阴沉着脸色，千算万算没算到李泰居然玩这么一手，以至于两百多倭国刺客流入大唐，去向不明变成了定时炸弹。

没有确凿证据与罪证，很难扳倒狡猾的李泰，贸然指责他勾结势必会给反咬一口，他在李世民面前油嘴滑舌善辩能演，秦寿早就知道了。

“将军！”

“你怎么回事？”

没多久丁不二出现凉亭，秦寿皱起眉头看了眼狼狈不已的丁不二，搞不明白他这是怎么回事？衣衫破烂好像叫花一样。

要不是丁不二现在这惨样，秦寿还真想找他算账，不过看到他现在，秦寿心里的怒气慢慢消退，肯定是身份败露了，要不然也不会如此。

“将军，那间人皇女早已识穿了丁某，故意拿丁某戏耍团团转…”

丁不二把自己遭遇说了一遍，听得秦寿忍不住皱起眉头，没想到间人皇女这么狡猾，识破了丁不二故意制造假消息。

不过间人皇女没下杀手干掉丁不二，算是给足了面子，要是她下杀手，估计现在的丁不二不是安然无恙回来，而是躺着变咸鱼抬回来了。

“这账日后在慢慢跟她算，丁不二，你先下去休息一段时间！”

“是！”

丁不二在秦寿挥退之下，涨红着脸色告退离去，阴沟翻船很是让丁不二惭愧，可又拿间人皇女没办法，芙蓉山庄早已人去楼空。

“将军，姜工头有事找你！”

秦寿低头沉思想事的时候，薛仁贵亲自跑腿过来，报告姜奉有事找自己，带着疑惑的神色，跟着薛仁贵身后朝军营走去。

来到后山军营，远远便发现刘仁轨与精兵一起训练，秦寿很想说些什么，可想到以后真正到了战场残酷，秦寿不得不摇头叹息起来。

“此人资质平平，为何？”

薛仁贵也发现了拖后腿的刘仁轨，有心想要说些什么，可到嘴的话又说不出口，刘仁轨经过一周时间训练，资质平平让薛仁贵大皱眉头。

秦寿把刘仁轨塞到精兵营来，其用意何在？薛仁贵不知道，只知道刘仁轨好像烂泥扶不上墙的人物，不管怎么训练都是无法提升。

“武夫之勇只适合兵卒，将才之慧隐于平淡之中，薛副将，你只需把他当做来历练便好，至于其它日后你便知道了！”

“是，将军！”

秦寿莫名其妙的话，薛仁贵听得稀里糊涂的，不过秦寿不说清楚，薛仁贵也不好意思在多嘴问下去，目送秦寿去依山而建的铁匠小作坊。

秦寿来到铁匠小作坊，三三两两铁匠工把成品武器抱出，放入矿石洞穴里隐藏好，秦寿还没踏入

铁匠小作坊屋，姜奉大汗淋漓光着膀子走出来。

“姜奉，你找本将军有事？”

秦寿看了眼脱水过度的姜奉，忍不住皱起眉头，夏天已经到来了，他们需要多喝盐水啊，要不然很容易在里面出事。

“将军，姜某觉得要是每支箭都用大量火药填充，有点浪费了，姜某改进了一下原理，使用铁珠代替箭支…”

姜奉滔滔不绝说出自己改进的发射方法，惊呆了秦寿，这不是霰弹枪的子弹原理吗？秦寿一脸怪异地看着姜奉，他是怎么想到这么超前霰弹原理？

姜奉想法居然是在火药里填充铁珠，经过秦寿子弹壳原理，在结合烟花制造过程的闪珠填充，自主想到了霰弹枪的子弹原理。

姜奉的进步让秦寿大感惊讶，没想到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姜奉，居然有如此灵活的思维，这么牛叉的霰弹原理也想到，真是服了他。

“将军，怎么了？姜某说得不对吗？”

姜奉在秦寿怪异目光打理下，心里有些不安地看向秦寿，说了半天秦寿一句话没说过，还以为秦寿在恼自己乱来乱改。

“没，很好，姜奉，按照你的想法去做，无需

顾忌什么，本将军等着你造出来！”

秦寿摇摇头叹息一声，颇感欣慰地轻拍姜奉的肩膀，终于发现自主成型的人才了，连自己都不懂的霰弹枪原理，硬是给他想出来，秦寿不得不感叹造物弄人。

“是，将军，姜某马上去办！”

姜奉开始还担忧秦寿责骂自己浪费时间，现在得到秦寿肯定后，嘴里乐呵着屁嗔屁嗔跑回铁匠屋，开始着手改进去除箭支，改用铁珠做弹药。

‘终于出现开动脑筋的人才了！’秦寿看着姜奉乐呵跑回去的身影，心里感慨不已，姜奉的转变让秦寿看到了希望。

带着懵懂希翼的内心，秦寿直奔后山禁地，去看望逐渐鼓起肚皮的钱夫人，有了身孕的女人都喜欢胡思乱想，秦寿不得不多抽出时间陪伴。

第300章好一道平安符

夜幕时分，一辆马车急匆匆从春明门驶入长安，守城府兵拦也不敢拦，更别提什么盘查，直接放马车进城扬尘离去。

马车内秦寿宛然叹息着，长孙皇后要薨了，薨听起来有点绕口，还不如死好听点，对于长孙皇后要死的事，早在秦寿预料之中。

黑牛快马加鞭驱赶马车，在巡逻府兵纷纷避让之下，直奔皇宫方向赶去，谁也不敢去阻拦盘查什么的。

马车听到皇宫门口后，秦寿在带路太监带路下，直朝遥远的掖庭宫走去，经过半个时辰绕来绕去，秦寿终于来到掖庭宫。

还没来得及踏进掖庭宫大门，远远便能感受到里面传来压抑的气氛，很压抑让秦寿很不喜的气氛，其中又带有浓浓悲伤情绪。

到达长孙皇后寝宫，一大票王爷与公主静候一边，王公大臣们呆在一边摇头叹息着，目光时不时看向紧闭的宫门。

“贤胥，贤胥，这儿！”

王公大臣这边，程妖精发现秦寿的身影，马上

朝秦寿招手示意，要不是碍于现在情况不对路，程妖精还真大嗓门呼喝起来。

秦寿看了眼王爷公主那边，除了李承乾，李泰，李治，李丽质，还有晋阳小公主不在，其余的基本全部都在。

寝宫内哭声不断隐隐传出，大感惊奇的秦寿见到李漱与李恪，只见两人没事人一样望过来的目光，秦寿带着疑问朝程妖精那边走过去。

“贤侄，你来晚了！”

“嗯？怎么了？”

秦寿刚进入王公大臣队列，发现少了长孙无忌，加上李靖摇头叹息声，秦寿隐隐猜到了什么，只是装作不知道满头雾水。

“唉~皇后薨了！”

“啊？！”

李绩说出长孙皇后死了的消息，秦寿整个人惊呆了，怎么提前几日死了？不是七月二十八死的吗？现在离二十八还有三日。

“唉~~可怜一代圣贤皇后...”

“魏某最佩服就是长孙皇后，哪晓得...”

房玄龄与魏征两人老泪纵横的模样，加上声色撩人的话，一眨眼间渲染了不少身边大臣，连恶货

程妖精也流出鳄鱼般的泪光，秦寿汗濂地左看看程妖精等人，右看看臣那边，无语了！

“嗯？贤胥，你为什么不哭？”

“干嘛要哭？生老病死人之常情，岳父，你干啥哭？”

“对哦，老流氓我干啥哭？”

程妖精一问一答挠着头，收起鳄鱼眼泪直让秦寿一阵无语，好吧，算是给他打败了，来迟一步的秦寿没见到长孙皇后，有些遗憾起来。

“贤胥，来！”

程妖精不动声色地拉着一头雾水的秦寿脱离王公大臣，带着秦寿远离王公大臣，神神秘秘的样子直让秦寿摸不着头脑。

“岳父，神神秘秘的，到底有何事？”

秦寿受不了程妖精神密兮兮的样子，甩开程妖精的拉扯，带着疑惑目光看向程妖精，想要知道他闹哪出？

“贤胥，你这些日子是不是与魏王那胖子过不去？”

程妖精左右看了眼没有外人后，把心里的疑问提出来，秦寿听了忍不住皱起眉头，程妖精知道这些很正常，当初还是忽悠他去教训李泰那个家伙。

“是又怎样？那个死胖子找抽，处处与小子作对，耶？对了，岳父，你问这个干什么？”

面对程妖精严肃的质疑声，秦寿落落大方承认下来，这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明眼的人一目了然看出来，更何况程妖精又不是傻子什么的。

只是秦寿想不明白，程妖精怎么突然间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了？很少见他这么八卦的，面对秦寿质疑的目光，程妖精没好气地大翻白眼。

“别用这种眼神看着岳父我，贤胥，要是没什么大不了的恩怨，你与魏王的事就此罢休吧！”

程妖精受不了秦寿的目光，善意提醒秦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别在折腾争权夺利漩涡之中，搞不好身败名裂后悔莫及。

要不是为了自己闺女着想，怕闺女守寡什么的，程妖精才懒得废话苦口心婆劝解秦寿，他死活与自己何干？这爹当得不容易啊！

只可惜程紫苑压根没体会到，我行我素扎堆军营里，婚礼在她眼里好像过过家一样，程妖精看在眼里无语在心里。

“岳父，有些事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楚，说吧，你有什么消息内幕？”

秦寿心里咯噔一下，程妖精变得如此谨慎，不

得不让秦寿疑惑起来，可又禁不住好奇心，想要知道程妖精变得畏手畏脚的原因。

这不像平日天不怕地不怕的程妖精，是老了还是怎么回事？秦寿的猜疑目光，程妖精不知道秦寿在想些什么，要是知道了肯定吐血不已。

“贤侄，那是因为长孙皇后给了魏王一道平安符！”

“平安符？”

李靖与李绩还有尉迟敬德三人走过来，李靖一开口替程妖精说出难言之隐，秦寿忍不住诧异地看向李靖他们三个，什么平安符这么牛叉？

秦寿与魏王的恩怨，李靖等人早已有所耳闻，只是装作什么也不知道，看在秦叔宝与程妖精的面子上，李靖他们三个才站在秦寿这边。

现在长孙皇后临死前求李世民，为李承乾李泰李治三兄弟求了每人一道平安符，秦寿现在继续与李泰作对，准没好结果。

通过李靖等人说明原因后，秦寿沉默了，还真是没想到长孙皇后最后还有这一手，似乎早已料到他们三兄弟日后会位皇位厮杀，故而每人求下一道李世民承诺的平安符。

“皇上答应了吗？”

“你说呢？”

秦寿带着疑色有些小白的问题，马上迎来程妖精等人无语的目光，没好气的回答直让秦寿呛住说不出话来，好吧，算李泰那个家伙走****运了！

“出来了，走吧！”

气氛一下子沉默下来，眼尖的李靖发现长孙皇后寝宫门大开，摇摇头叹息一声提醒秦寿，该归位跪迎长孙皇后薨的事实。

‘死胖子，算你走运，下次在惹哥我，别说平安符，免死符照样弄死你！’秦寿带着恨意目光看向假兮兮哭的李泰，至少在秦寿眼里是这么认为的。

太监昭告声之中，掖庭宫内群臣与王爷公主们哀声放哭，秦寿躲到群臣身后有气无力符合着，至于太监唠唠叨叨说了什么？秦寿一句话也没听进去。

第301章百里稻花香

眨眼又一个月时间过去，炎热夏季那种让人无法躲避的酷热，使得长安城内百姓们头痛，不论你走在烈日炎炎下的街道，或是已进入树木或房屋的阴影，不论是在早晨还是在傍晚，那暑日的热总是伴随着，缠绕着，真让人心烦。

酷暑的天气，太阳高悬天空，活像一个大火球，灼热、耀眼，大地像被烤焦了似的，一切生物都像在蒸笼里，闷热难忍。

溪河干涸了，树木花草在酷阳烈日低下了头，花草趴到地上，小狗伸着舌头，喘着粗气躺在屋檐下，形成一幅幅夏日难耐图。

长乐，秦寿汗水淋淋地摇着扇子，不得不顶着烈日当空照出外巡视农田，心里咒骂着见鬼的天气，夏天热的要命，冬天冷得要死，还要不要人活了？

秦寿在贺明跟班献媚讨好煽扇子下，沿路检查长乐各地建设，重点检查即将成熟的占城稻，稻谷是民生大事马虎不得。

“唐友翁那边的泥管生产的怎么样了？”

秦寿朝外南侧农田方向走去，到达官道遇到过

往商贾游客们招呼声，一边点头回应一边询问身后三把手贺明，泥匠工制造水泥下水管的问题。
“回禀长，差不多了！”
唐友翁那边下水道的问题，贺明小心翼翼地含糊其辞回答，谁知道唐友翁那边弄了多少？贺明压根没时间去查看，务那么多忙不过来啊！
贺明耍圆滑的回答声，秦寿摇摇头叹息一声，也没有去责怪他，农田收割在即，他忙不过很正常，加上前一段时间长孙皇后刚薨，无聊的参与出殡大礼，把秦寿折磨的焦头烂额。
想到李世民爱妻心情，秦寿就觉得一阵可惜，居然把**三轮龙撵一同陪葬给长孙皇后，够气魄的君王，引诱得秦寿想组织盗墓者去偷出来。
走到天然而成的溪水，秦寿顿时皱起眉头，一群大小不一孩童们光着屁股，泡在过膝溪水里，与一群泡水牛群戏耍，过往民们看到只是笑了笑，丝毫没有担忧之色。
看到这情形秦寿忍不住皱起眉头，一点安全意识也没有？浅水也能溺死人，更何况还是一群不懂事的孩童。
“贺明，这是怎么回事？”
秦寿停下脚步，一手指着溪水孩童们戏水画

面，顿时皱起眉头，缺乏大人看护，孩童们戏水很危险，要真发生什么意外都没人知道。

“啊？这个…”

贺明很想说这没什么，天气热小孩子们玩水很正常，可见到秦寿不善的目光和生气的脸色，顿时支支吾吾不敢搭话，贺明知道，要是自己敢乱说，肯定会惹来秦寿暴怒。

“限你一个时辰内，把这里处理好，包括其他地方也是，要是本长发现还有小孩戏水，你自己看着办！”

“啊？这，我…”

秦寿阴沉着脸色下达死命令，贺明顿时目瞪口呆，手足无措地不知道说些什么的好，可秦寿压根没有给贺明废话，黑着脸色转身离去。

‘这些家伙粗心大意，缺乏安全意识，等悲剧发生了，后悔莫及！’秦寿板起脸头疼不已地想着这个问题，有关孩童安全成长的问题。

等真正发生溺水死亡事件，到时候悲剧影响的不是一家人，而是一子里的人，看来有必要宣传安全意识了！

秦寿一边想着安全的问题，一边琢磨着如何宣传没大人看管孩童戏水的问题，子里的每一个孩童

都是不可多得的财富，每一个都是那么的珍贵损失不得。

“长！”

老唐远远发现秦寿巡视到来，丢下指挥佃农引水的活，亲自迎接巡视到此的秦寿，不敢有半点疏忽与怠慢。

“嗯，老唐，稻谷怎么样了？”

秦寿收起胡思乱想的心情，在老唐亲自跑来之下，环视一眼数里一望无际金灿灿的农田，用不了五六日可迎来第一次大丰收了！

朝廷早已有了专员官员下来考察，经过考察与审批，李世民意识到占城稻的耐旱本领，在丰收过后第一时间开始推广占城稻。

老唐在考察官员推荐下，晋升了朝廷颁发的屯田吏芝麻绿豆官，羡慕得里的民们眼红十足，一致认定还是跟长混有钱途与官途。

“回禀长，差不多了，农田用水如今排到培育田里…”

老唐把农田的情况一一说出来，风力水车源源不断输送灌溉用水，得知要收成了开始组织人手引水到培育田，准备下一批的谷种栽培。

这批占城稻晚了一个多月，按照两季度种法，

第一季，四月下旬插秧，按计划七月下旬收割为最佳，可现在已经到来八月中旬了，又要赶着第二季，九月以前插秧，十一月底收割赶脚十足。

秦寿皱起眉头听着老唐把情况说出来，稻谷这成熟时期急也急不来，一般水稻成熟要经历四个时期：乳熟期、蜡熟期、完熟期和枯熟期。

乳熟期，水稻在开花后的3-5天时开始灌浆，在乳熟期开始时，米粒逐渐变硬变白，但是背部仍为绿色。

蜡熟期，这个时期内水稻的籽粒内容物浓黏，无乳状物出现，用手压稻穗中部籽粒有坚硬的感觉，鲜重量开始下降，干重量接近最大。

完熟期，这个时期的稻谷的谷壳变黄，米粒的水分减少，干物重量达到定值，籽粒变硬，不容易破碎，这个时期是最佳收获期。

至于枯熟期秦寿想都没想过，那是最划不来的时期，稻谷梗和米粒容易掉落，一般到了完熟期初期就开始收割最理想。

“嗯，叮嘱佃农们，这段时间注意好防范，确保没有田鼠和鸟类破坏，同时也要叮嘱佃农们，农忙到来前看好自家孩儿…”

“是，长！”

老唐在秦寿叮嘱声下，连连点头应着，不敢阳奉阴违秦寿的命令，至于为什么还要看管好小孩子，老唐不得而知照办就是了。

“这里拜托你了！”

秦寿轻拍老唐的肩膀，摇摇头叹息一声转身离去，农田交给老唐打理秦寿很放心，马上转折回去监督酒楼与客栈的装修工程。

酒楼与客栈早已完工，剩下来的是麻烦的装修工作，特别是储水与茅房还有化粪池的问题，这个需要马上解决，总不能每到夜里子里继续臭烘烘的。

第302章茅房的失误

长乐客栈，三层高的客栈早已完工近一个月，客栈大门顶蒙上的红布灰尘滚滚，过往商客与游客们每次经过长乐头外的客栈，都会停下脚步驻足围观一会。。

自从长乐开始建造酒楼与客栈，赢得了商客们高度的欢呼声，特别是往返洛阳的商客，城外有露宿即安全的客栈，无疑是百年难得一遇的福利。

只可惜长乐客栈完工到现在，至今还没有开业，很是让商客与游客们疑惑，每次带着好奇心跑上来咨询，都给忙碌的匠工以装修为由打发离去。

至于什么是装修？商客与游客们都是一头雾水，可长乐的匠工们不说清楚，他们也无法知晓，只好盼星星盼月亮长乐客栈快点完工，好解决他们有时错过进城时机，借宿荒郊野外的窘态。

“长？！”

紧闭的客栈随着秦寿推开门走进去，忙碌装饰客栈的赵工头丢下手里的活，屁嗔屁嗔跑到大东家秦寿面前，点头哈腰亲自招待秦寿到来巡查工程进度。

秦寿点点头没说话，双目环视一眼客栈独特的

装饰，直接秒杀现在的大唐任何一家客栈，狭窄的招待大厅位置虽然不大，却是布置有条有序。

简洁的大厅四周雕刻各式花纹，一进门就见到四米长招待台，墙壁后面木雕（长乐客栈欢迎你）八个鲜红大字，左右两侧各自设有休息三排长座椅，还有三间杂物房。

“嗯，赵师傅，辛苦你们了！”

虽然未正式完工，可见到与图纸设计的雏型，秦寿已经很是满意了，赵工头与他手下十几个匠工队有装修的天赋，是秦寿始料未及的事。

“哪里，哪里，长，要看看客栈房间装饰吗？”

“嗯！”

赵工头的话，秦寿收回目光，点点头在赵工头带路下，查看一楼的房间，确保装饰风格全部符合自己要求，而不是千篇一律的现在大唐风格。

秦寿在赵工头带领下，先查看三十平方米的廉价房，毕竟走的是大众化消费，豪华房中等房什么的，都是商贾与稍微富裕的游客专利。

三十平方的廉价房进去时，一股热浪扑来直让秦寿皱眉不已，要是没有散热什么的，估计睡二三楼的人倒霉了，这么闷热别想睡安稳觉了。

廉价房摆满六张双人床位，勉强容得下两人同时经过的走道，远远看过去显得拥挤不已，一米二宽的床位，足够单身汉翻滚。

“长，这还满意吗？”

赵工头看了眼默不出声的秦寿，心绪不安地小心翼翼询问秦寿，什么都不怕，就怕秦寿不满意什么的，床位都是鲁宏他们制作的，赵工头负责带人组装。

秦寿没有回答赵工头，直朝廉价大杂房公用茅房走去，走到茅房边马上见到一名工匠拿水泥浆填饱铁制成的蹲便器。

“长！”

填补蹲便器的工匠发现身后脚步声，转过头见到秦寿吓了一跳，连忙放下手里的工具，窘态十足地整理自己嫌热敞开的衣袖，以免给秦寿留下不好印象。

“嗯，你装的是什么形状返水湾？”

“？”

秦寿的话，工匠闻言一头雾水，直到秦寿手指他另外一个桶，里面装满一堆联接蹲便器的接口，工匠才恍然大悟。

“长，沈某用的是这个！”

沈鹤拿起一个p型的返水湾，怕脏用衣袖抹了抹才递给秦寿，而秦寿拿起p型的返水湾，顿时皱起眉头，疏忽大意理解错误啊！

“沈工匠，如果水平干管比地面低的不太多，应该采用p形返水弯，可以用一截带承插口短管来配合安装高度，没有规定长度，使得水平管有坡度就行…”

“啊？这…”

沈鹤愕然失神地看着秦寿，顿时哑口无言说不出话来，说实在的他还真不知道有这些门道，安装都是图个方便好接。

“像一楼这样的水平面，直接用p型是错误的，正如p型原理相差无几的s型，如果是楼房干管的位置比较低，就应该采用s形返水弯…”

秦寿把蹲便器返水弯的工作原理，耐着性子解释给沈鹤听，很简单就是利用拐弯处，造成一个水封，防止下水道的臭气倒流，实现除臭的效果。

沈鹤懵懵懂懂地点头，这回总算是明白了一些，感情他错误理解导致安装的其他房间茅房又要返工，很要命的凿水泥返工！

“这个要返工，本长可不希望客栈因为这点小失误，变成臭气熏人没人敢投宿的客栈！”

“是，是，长，沈某知道了！”

秦寿极度不满的返工要求，沈鹤大汗淋漓地应着，秦寿没有扣工钱算是走运了，沈鹤哪里还敢有意见提出什么抗议？

赵工头轻擦拭额头汗滴，所幸他的装修不是很复杂，按照图纸所画加工有几分相似便可，比起沈鹤要命的开凿硬化水泥轻松多了。

“以后记住了，有什么不懂的，可以找贺明把情况汇报，就因为你们这样私自乱来，返工材料又暴涨了！”

“是，长，沈某知错了！”

沈鹤一脸惭愧地低下头，返工凿硬化水泥是很费劲的，一不小心有可能凿坏木板或者铁管，重新补上又是一大费用。

秦寿看了眼惭愧不已的沈鹤，慢慢降下心里的小小怒气，这点怪不得他，初次遇到这事有点失误正常，只是材料消耗又增加有点难以承受。

“赵工头！本长问你一句话，你老老实实回答本长！”

“嗯？长，你说！”

走出廉价房后秦寿兴致大减，压根没有心情去看其他房间，突然停下脚步询问赵工头，直让赵工

头心里七上八下的。

“有兴趣留下成为长乐一员吗？”

“啊？！”

赵工头原本以为是什么事，没想到秦寿一开口就是投来橄榄枝，做梦没想到秦寿会招揽自己的赵工头，刹那间傻了眼不可思议看着秦寿。

“愿意，，长，赵某愿意！”

在秦寿遗憾转身的时候，清醒过来的赵工头连忙追上来，带着激动的语气挡住秦寿去路，好像怕秦寿走了错过机会。

长乐一直是匠工们的天堂，优厚的待遇全大唐乃至皇宫，都没有长乐三分之一那么好，只有傻子才不答应这么好的事。

“好，等你们把客栈与酒楼建好，你们就正式成为长乐一份子！”

“是，谢谢长！”

得到秦寿亲口许诺，赵工头喜得见眉不见眼，点头哈腰恭送秦寿出客栈。

第303章老花眼的福星

入夜时分，刚用完晚饭的秦叔宝带着欣慰的笑容，看了眼一家其乐融融温馨画面，坐到一边拿起秦管家从城内带回来的账本。ｗｗｗ．．ｍｅ#中@.

虽然长安城内府邸秦叔宝交给秦管家全权打理，可有些事也是需要他亲自过目的，比如府内开支的账目，经过长乐一段时间熏陶，体会到百姓疾苦与无奈，秦叔宝慢慢开始重视起仆人们生活。

“寿儿，寿儿！”

秦寿与钱羽馨等女打情骂俏的时候，贾蓉看不惯眼似的，大翻白眼轻声呼喝秦寿，把秦寿从无顾忌的打情骂俏之中拉回现实。

“娘，有事？”

面对贾蓉没好气的白眼目光，秦寿装无辜地耸耸肩，夫妻之间打情骂俏很正常，总不能做小偷一样偷偷摸摸吧？迂腐成这样还有什么乐趣可言？

“你爹爹这儿看得不是清楚，速速去帮你爹爹！”

贾蓉没好气地一手指指自己双眼，又指向在费劲查阅账目的秦叔宝，秦寿愕然地看向几乎伸长手

拿账目的秦叔宝。
“老花眼？！”
“老花眼？”
“秦郎，老花眼是什么？”
秦寿忽如其来蹦出一句老花眼，贾蓉与钱羽馨等女闻言一愣，武媚娘带着求知欲目光看向秦寿，什么老花眼？头一次所闻。
“呃…这个，老花眼，就是年纪到了一定程度看东西比较模糊…”
秦寿在贾蓉与钱羽馨等女好奇目光之中，解释出老花眼的意思，听得贾蓉与钱羽馨等女云里雾里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听都没听说过。
也难怪她们不知道这些科普知识，老花眼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不是眼病或疾病什么的，也不是老年人才有的。
上了年纪随着人眼的晶状体逐渐纤维硬化，睫状肌逐渐麻痹，使人眼无法有效调节眼球的形状，这是正常人都会的问题。
老花眼很容易分辨出来，当眼睛与所视物体的距离，看近处的物体时必须移远才能看清楚，这时的眼睛状态就称为老花眼。
“唉~寿儿，如今你爹爹看书多了，就会出现

头晕眼花，娘担忧…”

“娘，你稍等，孩儿这就想办法解决爹爹的苦恼！”

贾蓉一脸担忧说出秦叔宝的情况，什么看书多了就会头晕脑胀眼花缭乱，担忧的话还没说完，秦寿马上有了想法。

心血来潮的秦寿急匆匆跑出大厅，直奔后院留下一头雾水的贾蓉，看向钱羽馨武媚娘仙儿三女的时候，三女摇摇头表示不知道秦寿忙什么。

“烧凸透镜？”

后院玻璃生产小作坊，袁神棍闲得无聊在院子里乘凉，秦寿突然冒出来把袁神棍吓了一大跳，当得知秦寿要求自己烧凸透镜，袁神棍整个人傻了眼。

凸透镜最难烧不好把握的工作，成型前要是吹得不好，肯定会大打折扣，当初帮秦寿弄瞄准镜的时候，没少考验袁神棍的嘴上功夫。

现在又要开始弄凸透镜，袁神棍有崩溃的迹象，三个琉璃工匠凑巧都已经回家休息几日，这吹玻璃重任不好玩啊！

“少废话，叫你办马上去办，要不然新的道观，本师尊要考虑…”

“别，别，贫道这就去吹！”

秦寿拿道观的事要挟袁神棍，马上气得袁神棍牙痒痒的，可又不得不拉下脸赔笑求饶，好吧，看在新道观的份上，袁神棍只好揽下重任。

“给你一个时辰，过时不候！”

袁神棍崩溃到差点踉跄欲倒，转过头时秦寿早已大摇大摆离去，留下恼羞成怒的袁神棍酱黑着脸，心里咒骂秦寿一顿，这不是逼人太甚吗？太可耻了！

秦寿回到房内用雕刻刀雕刻老花镜边框，当雕刻刀架眼镜片边框的时候，潘安从窗外翻窗跃进来，差点把秦寿雕刻的老花镜边框弄坏。

“将军！潘某加派了人手，打探了一个多月，至今没有消息！”

潘安无视秦寿愤怒的目光，脸带疲色汇报结果，秦寿带着惊讶目光，看了眼尽力而为的潘安，轻轻放下手里完工一半的眼镜边框。

“城外打探过没有？”

“启禀将军，城外南侧北侧西侧，五十里范围全搜查过一遍，毫无消息！”

秦寿的疑问声，潘安如实道来，秦寿马上皱起眉头，很不满意潘安打探的结果，人会凭空消失？

秦寿打死也不相信，肯定有些地方没打探到。

“这事交给你的手下继续打探，你和仇万福继续盯紧皇宫内的动静！”

“是，将军！”

潘安得到秦寿的安排后，拱手抱拳告退闪身离去，留下秦寿一人独自呆在房内发呆，直到一个时辰过去，袁神棍臭汗淋漓用手帕包着晶莹凸透镜出现，两个凸透镜规模一模一样。

“尊师，你看看合适否？”

袁神棍把凸透镜放到桌面，脸带倦色脸颊两侧酸麻无比，吹了将近半个时辰玻璃，报废了好几个才吹出来，袁神棍想不明白秦寿又捣鼓什么烧钱玩意？

制作玻璃开一次炉费用贼高，光是窖中高温就不知道要消耗多少木炭，更别提稀有的石英砂纯碱等原料，光是两个小镜片就花了接近一百多钱。

“嗯，勉勉强强，袁神棍，技术进步了！”

秦寿从沉思之中清醒过来，拿起凸透镜打量了一眼，中间厚边缘薄，晶莹的镜片气泡少了不少，凑到眼前眯眼试了下，用不了多久马上感觉有点头晕，度数有点偏高了，起码有三百度。

老花眼要想在原来习惯的距离上，恢复视力就

必须配戴老花镜进行视力补充，才能重新恢复原有的视力清晰，老花镜是每个人步入中年后的第二双眼睛。

半个时辰过去，秦叔宝与贾蓉在大厅久等秦寿未出现，正准备回房休息的时候，秦寿手里拿着木架框老花镜出来，吸引了秦叔宝与贾蓉的目光。

‘这是何物？’秦叔宝与贾蓉大感稀奇地看着秦寿手里的老花镜，连准备回房就寝的钱羽馨三女也忍不住大感好奇，惊异地看着秦寿手里的老花镜。

“爹爹，孩儿为你准备了一副恢复视力的老花镜，日后你看书什么的，戴上它保管还原你年轻时的视力！”

“嗯？有这么神奇？拿来瞧瞧！”

秦叔宝在秦寿献宝下，带着半信半疑的目光，招手示意秦寿拿过来瞧瞧，秦寿怕秦叔宝不会带，直接帮他戴上老花镜。

“啊？！”

秦叔宝戴上老花镜后，顿时整个人震惊无比地目瞪口呆，原本朦胧的视线，眨眼间变得清晰多了，贾蓉在秦叔宝惊呼声之中，一脸怪异看着秦叔宝，戴上老花镜感觉他变帅了不少，同时也增加了

几分人气质！

第304章老花镜成宝

次日清晨，秦叔宝应诏城内损友酒宴，带着一脸怪异的秦管家出门，对于秦叔宝出去应酒宴，贾蓉只能无奈干瞪眼，总不能拦着不给去吧？

秦叔宝甩手出去潇洒，照顾简陋孤儿院十几名孤儿任务，只能落到贾蓉身上，连同拉上无所事事的钱羽馨与仙儿，减轻照顾孤儿的负担。#中@.

忙碌的秦寿开始着手晒谷场的事宜，农田多了稻谷收割要晒，开阔空地铺水泥同时又要加建粮仓，而且还要短短半个月内完工，很赶脚的赶工。

“建晒谷场？长，去哪儿建？”

大清早贺明牙没刷脸没洗，给早起的秦寿找上门惊呆了，一大清早就提及建晒谷场，贺明心中没底询问秦寿去哪里建？

用地十分紧张的长乐，几乎没有多余的空地了，除非隔十几里远的空地，可相隔那么远遇到雨天咋办？再说了运输就是一个头疼问题。

以前的晒谷场都是自家门口进行，要么就是家家户户轮着晒谷，哪里像现在农田多了，人口暴涨了，晒谷子还真是一个头疼的问题。

“自个想办法找地方，腾也要腾出空地，午时

前想出办法，要是连这么简单的事也办不妥，要你有何用？”

“啊？这，我，那…”

贺明还想说些什么，可惜秦寿早已转身离去，留下贺明抓急无比说不出话来，实在是太无耻了，这也算是简单事？

崩溃的贺明连洗漱的事也忘了，急匆匆跑出家门开始着手晒谷场和粮仓的问题，贺明不敢叛逆秦寿的命令，更不敢阳奉阴违去挑战秦寿的脾气，要不然他副长一职就保不住了。

晒谷场扩建肯定要用到大量的水泥，现在水泥紧缺情况下，秦寿只好退而求全，先停工其他的工程，优先考虑稻谷的大事，充足的米粮今年在发生类似灾情，也不用再怕没有米粮。

“长，用水泥铺稻谷场？会不会浪费了？”

舟子卿与唐友翁两人应秦寿召唤，急匆匆赶来未完工的城堡，得知秦寿要开始用大量水泥铺稻谷场，顿时吃惊不已秦寿的举动。

现在的工程大部分都卡在水泥上面，本来就不够用，现在又增添稻谷场铺设，很明显有浪费资源的嫌疑，水泥需要消耗多少？

“衣食住行，听说过没有？食字排第二，舟子

卿，把人手全部集中起来建设粮仓，本长要密封一滴水也进不去的粮仓！”

“是，长！”

舟子卿给秦寿夸张道理说服，颇感无奈地点点头答应下来，半个月内建好粮仓与二十多个晒稻谷场，确实有点赶，可也不是没有办法。

“老唐，水泥加把劲，人手不够本长再给你调配一些人，日后用到水泥更多！”

“是，长！”

唐友翁在秦寿安排下，沉吟片刻点点头答应下来，既然秦寿都这样说了，他也只好照办，只能继续加建炉窑生产水泥，朝廷那边已经开始自主生产水泥，唐友翁根本不用愁心去监督照看什么的。

“开始去准备吧，午时贺明安排好位置，你们马上开始动工！”

“是，长！”

唐友翁与舟子卿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没有其他什么重要事安排后，秦寿转身离去继续安排其他的工作，长乐想要快速发展，离不开自己亲力亲为监督。

卫国公府大院，李靖亲自斟酒给李绩与程妖精还有尉迟敬德三人，趁秦叔宝没来之际，大谈长乐

百里稻花香的盛景。
“唉~真没想到皇上眼光如此独到！”
“可不是，真不知道秦贤侄怎么想到的？居然引进如此耐旱的稻种！”
李绩与尉迟敬德大谈长乐百里稻谷之事，这不是什么稀奇之事，在长安城早已传遍了，甚至不少粮草商犹如猫嗅到鱼腥味，早早开始出动前往长乐谈收购粮草的事。
“哈哈~~你们莫要羡慕，那都是老流氓的好女婿杰作！”
李绩与尉迟敬德酸溜溜的话，程妖精大为得意哈哈大笑起来，闺女摊上了这么一个盛名夫婿，很是让程妖精得意了一把。
李绩与尉迟敬德吹胡瞪眼好一会，程妖精的无耻他们早已领教过，最好别打断他的得意笑声，要不然肯定会遭到程妖精更猛烈的反驳。
“咦？亲家老哥，你这是啥玩意？”
当秦叔宝带着老花镜出现，得意哈哈大笑的程妖精马上戛然而止，第一个大感好奇站起身来，觉得秦叔宝戴上老花镜后，整个人年轻了不少！
李绩与尉迟敬德还有李靖三人同时转过头，愕然看向年轻了不少的秦叔宝姗姗来迟，气质大变的

秦叔宝给他们三人很奇怪的感觉，只能用三个字形容，帅呆了！

“哎哎~~老流氓，干啥？老哥我的东西也敢下黑手？只许看，不许抢！”

秦叔宝第一时间拍开程妖精欲要抢的黑手，在李靖和李绩还有尉迟敬德三人凑上来时，落落大方摘下有些眩晕的老花镜。

“嗯？秦老哥，此乃何物？”

李靖第一时间接过秦叔宝递来的老花镜，大感惊奇地打量两块有点凸的镜片，晶莹透白无暇的玻璃，惊呆了李靖等人。

李绩与尉迟敬德忍不住凑上去围观，看了半天始终没有见过这样的镜片，不约而同看向秦叔宝，希望他能够解谜这奇怪的玩意到底是何物？

“老花镜，寿儿给老哥准备的孝心，纠正看东西的好宝贝...”

“老花镜？”

李靖在秦叔宝得意解说下，忍不住好奇戴上，开始有点晕晕的，可眨眼间这不适感觉消失不见，换来是眼前一片清明，只是过不了多久只感觉双眼有点酸胀。

“好神奇，就是有点...”

“老帅哥，最近兄弟我眼有点不好使，我瞧瞧！”

李靖摘下老花镜，尉迟敬德第一时间忍不住开口，经过秦叔宝一番大夸，尉迟敬德想要试试看是不是有那么神奇？

“唉唉，干啥？排队，老流氓我还试过！”

程妖精野蛮抢过李靖递给尉迟敬德的老花镜，惹来尉迟敬德怨念似的目光，无耻的程妖精毫不在意，有样学样戴上老花镜。

“嗯，嗯，不错，归我老流氓了！”

“什么？！”

秦叔宝看了眼程妖精无耻霸占老花镜，摇头苦笑一声，好吧，李绩与尉迟敬德还有程妖精三人眨眼间打闹，顿时让李靖头疼不已，好好酒宴就给老花镜风头破坏了！

第305章二顾阎府

临近午时时分，吴王府内李恪心绪不宁地在大厅走来走去，时而叹息时而摇头，目光时不时看向王府大厅外面，似乎等待着什么人到来？

“寿哥儿，你可来了！”

盼星星盼月亮，当秦寿应约赶来，李恪忧心忡忡的脸终于松了口气，带着喜色恭迎一头雾水的秦寿进大厅。

“恪弟，这么急找寿哥儿有何事？”

秦寿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从李恪派人到长乐通传，说什么有大事，邀请自己前来王府一趟，至于什么事带消息的王府侍卫自己也不清楚。

“行了，有话赶紧说，寿哥儿没空喝茶！”

李恪正欲要喊人上茶，坐定后秦寿没好气打断李恪，瞧他样子哪里像什么大事儿？不知道自己忙得要死不活吗？哪有时间陪他喝茶浪费时间？

要不是李恪说得严重，秦寿还真不想来，长乐收购稻谷在即，里里外外都是忙，赶紧听完消息赶紧闪人。

“魏王在父皇面前提议增加你的农田税收，缓解今年各地农田收成的亏空！”

“什么？！”

当李恪说出魏王李泰又找抽，在李世民耳边吹耳边风，秦寿乍然而起有揍人的冲动，死胖子李泰还真以为自己不敢动他？

自己提出了五倍的税务，已是天下少有的魄力，现在李泰居然把自己往死里整，居然犯贱找抽还要提高税务，五行欠扁还是怎么回事？

“好，很好，非常好，恪弟，还有其他事儿吗？”

秦寿怒极反笑起来，李泰还真以为在皇宫安然无恙？既然他敢挑战自己忍耐底线，秦寿也没有必要客气什么，该出手就要出手。

“有，纪王李慎在萃云山庄要见你！”

秦寿带着怒意的阴冷笑意，李恪忍不住不寒而栗起来，沉默了片刻，直接说出李慎要见秦寿的消息，至于秦寿见不见那是他的事，他自己只负责传话。

“李慎？”

李恪提及李慎要见自己，秦寿忍不住皱起眉头，肯定没什么好事，而且秦寿也猜到是谁指使李慎，除了韦贵妃，秦寿还真想不通还有谁？

李慎老实巴交的一个王爷，也是一个爱民如子

的好王爷，值得扶持的新皇帝人选，比起墙头草没主见的李治好上一万倍，只是他多了一个玩弄权术的母亲。

“还有事儿吗？”

“没了！”

李恪的话刚说完，秦寿马上起身离去，留下目瞪口呆的李恪，这也太现实了吧？连一个谢字也没有，就这样走了？

出得吴王府秦寿阴沉着脸色，李泰找死的行为，很是让秦寿火恼，这家伙不给他来点实际的教训，还真以为自己是那么好欺负？

“寿哥儿，去哪儿？”

“阎府！”

秦寿钻进马车后，黑牛马上开口询问秦寿去哪里，察觉到秦寿心情不好，黑牛不敢多嘴在问其他，挥鞭驱马直朝直朝阎府方向赶去。

奔驰的马车之中，秦寿阴沉着脸色，一方面想到如何收拾李泰，另一方面犹豫着要不要去见李慎，韦贵妃忍耐了这么久才有动静，她心机深到让秦寿感到害怕。

“寿哥儿，阎府到了！”

不知过了多久，黑牛的轻呼声惊醒沉思之中的

秦寿，清醒过来的秦寿这时才发现，马车不知什么时候停了下来。

走出马车，阎府景色再次引入眼里，过往商客与百姓纷纷避让秦寿，敢公然停在官衙之家大门，可见秦寿身份绝不简单。

阎府守门家仆见到秦寿出现，马上跑进一名家仆进府衙里通风报信，秦寿轻呼一口气走到阎府门楼前，并没有鲁莽茫然走进去。

“秦将军，什么风把你吹来了？有失远迎还未秦将军莫要见怪！”

不消片刻收到消息的阎立德急匆匆走出府门，拱手抱歉向秦寿赔礼道歉，收到家仆的汇报后，阎立德不敢有半点怠慢。

“阎兄多虑了，是秦某冒昧打搅才是真！”

“哪里，哪里，秦将军大驾光临，寒舍蓬荜生辉才是真，秦将军有事？”

秦寿脸带歉意的话，脸色有些不自然阎立德连连拱手还礼，废话那么多丝毫没有请秦寿进去坐的意思，加上他言不由衷的话，似乎有些顾忌什么。

“阎兄，实不相瞒，秦某前来拜访阎立本，请问他在不在？”

秦寿也懒得废话了，直入正题说明自己来意，

钱币变革少不了大画家阎立本帮忙，虽然李世民那边没有吭声，可秦寿知道要不了多久，李世民肯定会同意的，做好事前准备才是王道。

“这…”

秦寿直入正题道明来意，阎立德脸色顿时变得有些为难，秦寿眯起眼看着阎立德，似乎已经猜到阎立德会说些什么。

“秦将军，你来晚了，立本于前日外出…”

“唉~也罢，秦某改日再来！”

没等阎立德说完，早有预料的秦寿叹息一声，拱手抱拳告辞离去，走得那么干脆，直让筹谋好一大堆好话的阎立德呆在原地。

阎立德敷衍似的回答，秦寿早已猜到肯定是阎立本的本意，至于他为什么不见自己？秦寿不知道也没有兴趣去知道，既然别人不想见自己，秦寿也没有理由死皮赖脸去求见。

“黑牛，去城南郊外，萃云山庄！”

“好叻！”

秦寿报出地址后，黑牛应了一声策马扬尘离去，留下呆在府门发呆的阎立德独自发呆，摇摇头叹息一声转身走回府内。

阎府大厅内，一名三十五岁中年人一手拿着酒

樽，一手持之手苍劲有力龙飞凤舞似的，勾画出栩栩如生的人物轮廓。

“大哥，人走了？”

“走了！”

阎立德走进大厅，阎立本马上停下手里的作画，扬起酒樽豪饮一大口，头也不回问了一声走进来的阎立德。

“立本，大哥不明白，秦将军是值得结交之人，三番两次有诚意前来，你为何避而不见？”

阎立德不解地看了眼阎立本，把藏在心里疑问提出来，实在是想不明白阎立本心里想什么？秦寿为人阎立德还是比较看好。

“大哥，如若他有心，还会再来，有些事跟你说不清，日后你便知！”

阎立本摇头叹息一声，说出阎立德云里雾里的话，阎立德很想多嘴说些什么，不过看到阎立本玩起考验人耐心的小把戏，也只能干瞪眼看着帮不上忙，他知道自己弟弟的脾气。

第306章帝王之道

萃云山庄，秦寿跳下马车，看了眼景色大变萃云山庄，气势宏博的山庄，翠莹竹林茂盛无比，鞭子似的多节的竹根从墙垣间开枝散叶。

嗅着空气弥漫的淡淡桂花香，压抑秦寿心里的郁闷气息，伴随花香一眨眼消失不见，深呼吸一口气新鲜空气，秦寿从袖子拿出折扇直朝萃云山庄门楼走去。

山庄家仆看了眼秦寿，作势要开口提醒不得靠近，直到秦寿拿出鱼符在家仆面前晃了晃，山庄看门家仆马上推开紧闭大门，不敢阻拦秦寿进山庄。

秦寿独自一人走进山庄，穿梭有点熟悉的假山怪石，山庄内还是一样的摆设，远远见到无遮拦的水榭里白衣少年身影，踏上池塘走廊桥直朝水榭走过去。

秦寿走近水榭凉亭惊动了抿茶读书少年，豁然转过头见到秦寿，厚薄适中的红唇，漾着另秦寿目眩的笑容，妖孽的小帅哥啊！

李慎俊秀非凡脸蛋，很是让秦寿妒忌，遗传到他母亲韦贵妃良好基因，加上剪裁得体儒衫，手执一把长乐折扇，典型花少女的美男级杀手。

“小慎见过秦将军，冒昧打扰还望秦将军多多担待，请！”

李慎拱手抱拳相邀秦寿入水榭落座，说实在的李慎也不知道怎么称呼秦寿的好，挂名好几个虚职头衔，翻来覆去只好以秦寿实质的游骑将军来称呼。

李慎发自内心的尊敬，秦寿拱手抱拳还礼，落落大方落座水榭凉亭木制胡凳桌椅，理所当然接受李慎亲自斟茶。

“纪王，有事奔正题，秦某不喜兜兜转转的话题！”

秦寿打开折扇，轻轻扇着风，不苟言笑的态度，还有折扇秀气的寿字墨宝，看得李慎一愣一愣的，很明显这不是出自秦寿的手墨宝，也没见过秦寿的真迹墨宝。

“秦将军，小慎奉命带话前来，你与母后的结盟事…”

“一切照旧，纪王殿下，回去告诉你母后，别让外表事实蒙蔽，秦某现在有些麻烦，迫不得已才与太子阳奉阴违…”

李慎带话的没说完，秦寿猜到后面的意思，干脆直接打断李慎，说明自己现在处境，相信以韦贵

妃的玲珑心智，应该知道自己难处。

秦寿的话已经说得很明白，李慎捧起茶杯抿了一口茶，点点头算是默许了秦寿难处，争权夺利这东西，李慎打心底有些抵触。

“秦将军，不瞒你说，小慎不喜母后安排，什么争权夺利，小慎只想安安分分为民办事…”

秦寿沉默了，李慎当着自己面吐出心声，很是让秦寿感到意外，更没有想到李慎年纪小小，居然有这么早熟的思想，狠是让秦寿刮目相看。

李慎虽然有些不喜母后安排自己争权夺利，可孝顺的李慎不敢叛逆自己母后，只能硬着头皮听从母后安排，不想让自己母后伤心。

他的这份孝心，秦寿隐隐间看到了一个仁治皇帝的雏影，再看李慎年纪很适合提前栽培，如果洗脑得当，无疑是一大好事！

“非也，非也，既然纪王想要为民谋利，就要撇去心中魔障，政绩作秀民不利己，小施恩泽造福一方有何用？想要造福百姓就要大施恩泽…”

打定主意的秦寿拼一拼，不管是否能够得到心目中完美答案，秦寿也要赌上一把，开始洗脑李慎的想法，大谈帝王之道的道理，很是让李慎惊讶了一把。

“秦将军，何为帝王之道？”

李慎在秦寿洗脑帝王之道阔谈之中，兜兜转转都没离开过为民谋利为主题，一眨眼间赢得了李慎尊重，犹如见到志同道合的挚友，心喜之余虚心讨教起帝王之道。

“德治—帝道—五帝之业；仁治—王道—三王之业；武治—霸道—十年而终！”

“德治—帝道...”

李慎喃喃自语重复秦寿的话，秦寿一语道破帝王之道精髓，让朦胧的李慎打开了一扇帝王心坎，秦寿看了眼李慎沉默的脸色，摇头叹息起来。

李慎属于仁治王道，比起他老爹德治帝道逊色了不少，也缺乏了应有的魄力手腕，不过比起李承乾与李泰，李慎简直是可靠多了，最起码他的仁治是百姓之福。

最好人选莫过于贼精的李恪，完全遗传了李世民的性格，只可惜他母后杨妃是前隋公主，注定无缘问鼎皇位，血统在封建社会就是这样可笑。

哪怕李世民偏执传位，势必迎来打江山的顽固大臣极力抵制，谁能想到他们百年之后，李恪会不会改朝换代什么的，前隋孽障不可重任迂腐思想很严重。

“秦将军，小慎愚笨，还望秦将军...”

“帝王之道是指作为一个帝王所应有的是态度，知识，智慧，管理，预测...”

李慎虚心讨教声之中，秦寿也没有私藏的意思，把砖家们理解到独特见解一一说出来，李慎虚心学习之余亲力亲为秦寿斟茶解渴。

“那小慎如何做？”

李慎待秦寿一口气说完大道理，受教地朝秦寿一拜，这些忌畏的知识，不是一般人能够学习到的，对于亦师亦友的秦寿，李慎由衷佩服起来。

“帝王之道，忌畏鲁莽缺乏常识，善于辨认是非公道......”

不该说的都已经说开了，秦寿也不在乎多说一些，把帝王之道的大道理简练化，事先打好基础培养李慎，趁他现在接受能力强还未完全定型，一股脑灌输仁政帝王要领。

“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以乱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顺者亡，言赏则不与，言罚则不行，赏罚不信，故士民不死...”

李慎静静地消化秦寿的阔论，不知不觉天色已到黄昏，今日学到的知识，可谓是胜读十年的诗书，夸张点说是诗书无法教导的知识。

“纪王殿下，时辰不早了，麻烦你带话回去给你母后，秦某自有安排，请她安心看戏便可！”

“嗯，小慎多谢秦将军赐教，秦将军，慢走！”

李慎有些意犹未尽，可天色不留人，再不回去肯定会出岔子，接受了秦寿半日洗脑的大论后，李慎恢复起自信，听从有意为的安排。

“今日帝王之道，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切记不可让外人知晓，包括你母后！”

“小慎明白！”

李慎在秦寿慎重其事交代声之中，肃然起敬拱手抱拳保证保守秘密，得到李慎的保证答复后，秦寿满意告辞先离去，考验正式开始！

第307章圈钱计划

“长，这可是灌溉农田的溺水河！”

入夜时分，贺明应诏而来得知秦寿又要浪费人力，鼓弄什么避暑乐园，顿时目瞪口呆愕然看着秦寿，想要确定秦寿不是在开玩笑。。

居然大手弄什么休闲避暑乐园，一出手就是五个风力水车，那可是造价二十多贯钱的玩意，五个差不多一百多贯钱，还没算上东拐西拐的管道与人工费用。

更别提浪费土地，光是秦寿提及要规划溺水河分叉口空地，贺明就头疼不已，那可是最肥饶的地方，特别适合中瓜果蔬菜类。

秦叔宝大感惊奇，拿过贺明递来的图纸，诧异连连不可思议看着秦寿，游泳池？还真是头一次听闻，想要看看秦寿有何解释？

“寿儿，游泳池是什么？”

贾蓉接过秦叔宝递来的图纸，看到秦寿画出的简陋游泳池蓝图，忍不住问出内心疑问，看秦寿草稿图与招来贺明用意，很显然要准备动工了。

钱羽馨三女大感惊奇接过贾蓉手里的草稿图，武媚娘看了一眼后摇摇头叹息着，很想提醒秦寿经

费问题，可看到秦寿雄心壮志的模样，又不好开口泼秦寿冷水，只好等秦寿忙完在跟他提提。

意识到今年估计没法完工，秦寿也没有强迫贺明干什么，只是把蓝图丢给贺明保管，自己房间堆压太多资料，乱七八糟找起来麻烦的要命。

“秦郎，你自个看！”

回到房间的秦寿，还没来得及歇会，武媚娘就拿出厚厚账本，看到厚厚的账本秦寿头疼不已，直接挡回武媚娘。()$()$(小)$(说)$().---.高速！

“媚娘，你说出来就可以了，头疼！”

秦寿蹩脚的借口，武媚娘没好气翻起白眼，钱羽馨与仙儿呆在一边莞尔一笑，秦寿最怕看到账本的事，她们早已知晓，也亏他这样当家当的理所当然。

“秦郎，如今长乐一直亏空，在这样下去迟早你又要破产...”

武媚娘一口气把长乐消耗巨大的流动资金报出，最烧钱的莫过于水泥与房屋这两项，其次便是匠工们的月薪，最后便是蚕丝业，全是手工活进展收益慢。

特别是蚕丝业，全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古法抽丝剥茧，光是洗條抽丝用水，一天换一次臭气熏人，

严重影响蚕丝的质量，可又没法子半日换一次。

水泥的制造原料基本是高价进来的，石灰石和粘土这两种主要原料，经过长乐大肆进购，贼精的原料商抬高了一倍的价格，从中狠狠赚了一把。

秦寿听着武媚娘报出金融危机，顿时一阵头大起来，所幸有金山支撑着，可以暗地里仿制官银以假混真维持，可这样也不是长久之计。

李世民目光早已开始盯上后山军营，虽然没有进一步行动强令检查，可秦寿知道要是在这样亏空下去，势必会引起李世民怀疑，真搜查后山军营那就麻烦大了。

“秦郎，如此下去也不是办法，迟早会给皇上发觉什么的！”

武媚娘忧心忡忡提醒秦寿，别在胡来东搞西搞了，肯定会引起有心人调查，秦寿弄的新长乐扩建，本来就是无底洞的吞钱大坑。

石子，河沙，砖头，水泥，铁筋，木板等等，每一样都是手工打出来，铁打的事实流水的帐，每一样不是花钱哪里凑合的出来？

更何况洛阳船坞坊那边每隔一个月，都要拔出一巨款过去，而且还要偷偷摸摸夜里进行，生怕别人知道什么的，如此下去也不是办法。

“秦郎，媚娘说得有道理，如今你拥有匠工超过皇宫数量，皇上不可能猜不到你花销…”

经过武媚娘这样一分析，钱羽馨豁然间感到忧心忡忡，开始替秦寿担忧起来，很铁证的事实掩盖不了真相，真等到李世民查证下来，什么都晚了！

仙儿很想说些什么，可见到秦寿现在烦躁的模样，到嘴的话也说不出来，只能摇头叹息着闭嘴不说，免得再次增加秦寿的烦恼。

“唉~郎君我何尝不想慢慢发展？可有些事…”

想到李丽质现状，秦寿心马上沉下来，长乐的发展远远达不到心里要求，就算倭国是一个小国，攻打一个国家不是儿戏，更不是嘴上磨磨嘴皮就行。

没有百分百把握，没有强力经济与粮草撑腰，贸然发动侵略无疑是自寻死路，铺给就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秦郎，不管你要做什么事都好，缺乏钱财是最忌畏的事…”

秦寿如此着急发展长乐，武媚娘多多少少知道秦寿用意，无非是想要壮大实力好攻打倭国，想法固然是好，可问题秦寿太急进了，一口气想要一步登天，那是几乎不可能的事。

面对武媚娘的实事论事提醒，秦寿有些急躁地挠着头，想要说些什么又无从开口，心烦无比的秦寿摇头叹息着，总之绕来绕去都是一个字，钱的问题！

看到秦寿如此烦恼，钱羽馨想要说些什么，可到嘴的话始终无法开口，原本打算说找她老爹给钱什么的，估计说出来大男人主义的秦寿也不会接受。

“媚娘，说来说去，郎君我就是缺钱？”

“确切地说是正规盈利的钱！”

秦寿急躁的疑问声，武媚娘苦笑一声摇摇头，他不缺钱，缺的只是光明正大收入的账目，在这样下去势必会引起仇家怀疑，甚至出眼红出小心眼法子，一封告密信到李世民龙案背后整秦寿。

一次两次或许李世民不会理会，可要是多了李世民肯定会起疑心，更何况秦寿得知了阴险的李泰，估计他现在正在想法子找秦寿尾巴，至于为什么没往收入这方面下手，可能暂时没有想到秦寿经济这方面问题。

“好吧，既然如此，那郎君我就要开发销金窑的不夜城了！”

“不夜城？”

武媚娘与钱羽馨还有仙儿三女愕然看着秦寿，不明白秦寿所谓的不夜城是什么意思？什么是不夜城？

“不夜城就是醉酒金迷的意思，把长安城富豪人全拉拢到长乐，给他们没有夜晚的意思，只要有钱吃喝玩乐到天明……”

秦寿把红灯区的想法说出来，惊呆了武媚娘与钱羽馨还有仙儿三女，很明显的**堕落之地，也亏秦寿为了钱想出这么猥琐的法子。

不过也是最吸引人的想法，长安城禁宵杜绝了百姓们夜生活，可以想象秦寿弄出这样的场所，火爆程度有多厉害！

第308章懒汉养猪场

（恢复四更，谢谢书友支持！）

次日清晨，天色刚蒙蒙亮的时候，秦寿不得不早起开始安排里的事物，稻谷收割在即，众多事物需要提前安排好，以免到时候手忙脚乱。.~.

闷热夏季清晨，鸡鸣声传遍里每一个角落，徐徐清风之中带着缥缈的烟气，家家户户在天色微亮前，就已经开始刷锅造饭。

早起的长乐民赤膊着上身，驱赶夜里闷热的虚汗，发现离奇早起的秦寿，很是让民们惊讶，直到秦寿走向贺明家门，才渐渐收回惊讶目光。

“长？呃...吃了没？”

贺明坐在大厅内嚼着刚出炉的白馒头，发现早起秦寿到来很是惊讶，在秦寿怪异的目光之中，贺明涨着脸支支吾吾地招待秦寿一起用餐。

脸皮薄的戚寡妇见到秦寿，受不了秦寿怪异的目光，通红着脸色跑回屋内回避，第二次给秦寿抓个正着，戚寡妇惭愧到想跳河自杀地步。

“你自个慢慢吃，她怎么回事？”

秦寿皱了皱眉，很是佩服贺明的勇气，敢光明正大把戚寡妇留在家里，撞破了两人关系两次，秦

寿不得不重视起来，以免发生不可想象的意外。

“这个…那个…”

贺明在秦寿审问目光之中，害羞到支支吾吾说不出来，似有难言之耻尴尬十足，每每想到戚寡妇总是傻乐笑起来。

“好吧，你们破事本长懒得去理会，但是她的名份，你尽快安排好！”

贺明闪闪躲躲不愿说出来，秦寿也没有兴趣继续追问下去，********你情我愿常理之事，秦寿好心提醒贺明把握好，别到了关键时刻出现岔子，对他和戚寡妇两人都不好。.~.

贺明尴尬地连连点头应着，松了一口琢磨着如何处理，要是处理不当势必会留下不好的口德，甚至会害得戚寡妇没脸见人。

“长，有事儿吗？”

眼看秦寿没有离去的意思，贺明意识到秦寿肯定有活要交代，急匆匆啃完手里的馒头，以免秦寿等救了又要发飙。

“准备养猪！”

“养猪？”

秦寿懒得废话，直入正题养猪惊呆了贺明，想来想去始终想不明白，秦寿怎么心血来潮要养廉价

猪了？

猪是最常见的家畜之一，也是百姓消费最广的家畜，对各种自然地理环境、气候等条件均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很好养殖发展。

加上稻谷收割在即，大量的米糠鸡鸭肯定消耗不了，放久了会影响质量与均衡营养，米糠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油脂、维生素等，放久了会变质。

秦寿绝对不允许出现平白无故的浪费，现在开始发展养猪场，可缓解经济压力与物质无辜浪费，同时可以报障农田肥料充足。

耕田的没肥怎么能够迅速发展？化学肥不会弄，天然肥料总不差吧？就是有点臭而已，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不错，找个偏远的地方，办个养猪场，准备好公猪母猪...”

经济收入压力下，秦寿迫不得已发展养猪事业，总不能让工人闲下来，更何况母猪一年两胎就可产仔12-26头，铁当当的生钱机器。

秦寿夸夸其谈养猪大业，贺明听得头晕脑胀，直到秦寿拿出筹谋好的养猪场图纸，贺明才松了口气，秦寿废话那么多，只有图纸最实在。

“懒汉养猪场？”

贺明抽搐着嘴角，确定秦寿不会是忽悠自己，怎么弄个坑爹十足的名字？懒汉养猪场也亏秦寿想得出来，养殖这门道有得懒吗？

贺明强忍着抓急的冲动，细细品味着秦寿所谓懒汉养猪场构造图，场址要求地势较高、干燥、平缓、向阳等四方面因素。

秦寿重点勾画的场址，注明了至少高出当地历史洪水水位线以上，其底下水应在2m以下，这样可以避免洪水的威胁和减少因土壤毛细管水位上升而造成地面潮湿。

五千个大小不一的猪舍，虽然只是简陋草图，可每个猪舍重点表面分三到四头猪，重点标记养猪舍四大条件，阳光、空气、气流、风向。

“这个，长，这养猪圈太，太大了吧？”

贺明心虚异常地看着秦寿，虽然早有心里准备，秦寿每次找他都会心惊肉跳的大事，可这次也玩得太大了吧？五千个猪舍平均每个猪舍三头猪，也是一万五千多头猪啊！

想到那些大胃王猪，贺明心惊肉跳起来，一头猪可是好几个人伙食量，就算是现在长乐稻谷收割在即，也经不起这么大的规模养殖。

“大？这还是雏型？日后还要发展更大的，竖

起耳朵听好了，养猪要注意两点…”

养猪是必要发展的，贺明没见识的眼光，秦寿懒得去计较，把母猪舍和公猪舍模式具体要求，大致举例说出来，重点提醒贺明不能都建一个样。

母猪舍需设护仔间，而其它猪舍就不需要，公猪舍墙壁需坚固些，围墙需高些等，以免爬墙翻墙跑了，养什么猪，就要建什么猪舍，受教的贺明崇拜地看着秦寿。

“别用这崇拜的目光看着本长，只要肯动脑子，你也可以像本长一样聪明！”

“是，呃，不，贺某不敢！”

贺明在秦寿臭屁十足吹嘘话之中，崇拜地连连点头应着，清醒过来后马上大汗淋漓摇头连称不敢，开什么玩笑？秦寿奇迹百出的想法，贺明拍马也赶不上。

“少拍马屁，赶紧物色两个精明的人做左右手，你一个人忙不过来！”

贺明是不错的跑腿，可光他一个人累的够呛，长乐现在规模越来越大，甚至有可能会再次扩大，光凭他一个跑腿办事有点慢，也不缺那点跑腿钱。

“是，是，长，贺某明白！”

贺明在秦寿提醒声下，虚汗连连点着头，还真

如秦寿所说一样，最近这段时间忙得够呛的，早就想跟秦寿提及这事，现在秦寿提出来缓解了贺明心中压力。

“养猪舍办好点，最好离子远点，要是出现不理想的选址，你自个看着办，本长要去看看化粪池如何，回来前希望你有理想之地！”

“长放心，贺某一定办妥！”

对于秦寿强制的死命令，贺明也只能硬着头皮接下来，还要陪着笑脸点头哈腰站起来，亲自躬送秦寿离去。

“这算是什么事儿？”

贺明拿出养猪场图纸，挠着头郁闷不止，每一次秦寿找上门都是没好事，这么大的懒汉养猪场，又有得头疼了！

第309章有技术难不倒

“长！”

“长好！”

后五里地，原本养殖鸡鸭场所变成一个巨坑，早起招募来的苦工们光着膀子，坐在巨坑边上啃胡饼或馒头，挖掘用的工具镐头锄头铲子丢到一边，享用长乐提供的免费早餐。.~.

秦寿到来苦工们纷纷站起，打心底尊敬这个大方的雇主，全大唐也找不到这么好的雇主，懂得体恤他们的辛苦工作，定时定量给足伙食与双倍的工钱。

哪怕是超负荷的延长个把时辰工作时间，苦工们也无怨无悔继续工作，对得起秦寿优厚的待遇，只可惜长乐人满为患，想要成为长乐一员也不是那么容易。

秦寿保持着笑脸一一应付苦工们真诚问候声，看了眼挖到半米深度长宽100x100米的巨坑，足够容纳好几万的三四日生活排污量。

“长，不知你来了！邱某…”

秦寿挥手打断气吁喘喘的中年人，邱俗真，一百多名苦力的工头，负责这里化粪池工作，同时兼

职挖排污下水道，一直流通到这里统一处理。

“邱工头，还需多久完工这里？”

秦寿跳下巨坑检查了一遍，没有岩石什么的选址很好，挖掘工作进行的很顺利，秦寿懒得废话太多，直入正题想要知道巨坑完工时间。

“十日，长，最快也要十日！”

邱俗真沉默了片刻，大致报出完工的时日，没有故意拖延时日，也没有故意搪塞秦寿骗取工钱，完工期该是多久就是多久。

得出具体完工时日，秦寿虽然很不满意，可这事又急不来，十日已经是很勉强的赶工量，两米多的深度，毕竟是人力挖掘，不是机械挖掘。

挖好巨坑又要结砖上水泥，防止从地底污染水源，算算这些工时又要多出一个月时间，还有埋水管等工程都是颇费时间的。

“这里到时候要架桥梁，桥梁墩要结实，一定要打入三米深度…”

秦寿目测了下巨坑位置，加入化粪池桥梁，单靠人力处理化粪池有些麻烦，机械抽是最方便的，现在技术有限暂时没有办法，可日后会不会发明出来还是未知数，免得以后临时临急又加上去麻烦。

秦寿的想法邱俗真勉为其难接受，紧跟着秦寿

步伐听从安排，秦寿每说一句邱俗真都牢记于心，不懂的就多嘴提问两句。

“邱工头，加快步伐吧，工钱，本长不会亏待你们！”

“是，长，邱某会督促的！”

秦寿不满意的话，邱俗真听得出来，冷汗连连硬着头皮应允下来，想要扶秦寿上去，哪晓得秦寿一个蹦跳就跳上了巨坑。

“都快点，吃饱赶紧下来开工！”

秦寿看了眼巨坑摇摇头叹息着离去，邱俗真送走查看工程进度的秦寿，马上哟喝苦工们加快速度吃完开工。

查看完化粪池这边，秦寿又转到新长乐建设工地，东面的房屋基本建设好，一排排两层砖石民房住满了人，南面西面还有北面还空荡荡的，等待工匠们忙碌完继续开工建设。

完工一半的城堡屹拔而起，三楼还未加设屋顶，以至于远远看过去有点四不像，除了继续挖地下室的工人进进出出城堡，其余的人大部分都是老弱病残孕在新房子留守。

三岁以下的孩童全都去义务接受免费教育，看了眼宁静的新镇，秦寿没有进去打搅里面的人，悄

悄地转折离去查看贺明安排的晒谷场。

“这里，这里不够平整，挖平，快点…”

秦寿走出新镇工地一百米远，马上见到三万多民佃户们忙碌的身影，在舟子卿独揽开建大权之中，呼喝民佃户们挖平凸起的平地。

工匠们开始着手搭建简单的粮仓，看似简单的工程又麻烦不已，一要防止水灾加高地势，二要防风防盗又要加固粮仓坚固度，工程费劲又费力。

秦寿静静地走到建设之中的粮仓，短短半日时间已经搭好地梁桩，一人合抱的梁桩竖起数十根，两百人一组的工匠同时分成四组，共同搭建长方形五百平方米谷仓。

秦寿设计的粮仓撇去寒酸的圆形，采用房屋工厂形状，粮仓高度以四米为标准，方便以后容纳更多的粮食。

忙碌的舟子卿又要监管晒谷场地势，又要管理粮仓搭建，忙得团团转连歇口气的时间也没有，还有两天可以调动人手推平空地，过后就全靠他接近千人的工匠队，又要铺设水泥又要搭建粮仓等等。

“长？”

忙碌的舟子卿刚喝一口水解渴晨起闷热，发现秦寿无声无息到来，舟子卿马上放下手里的碗，小

跑到秦寿面前亲自迎接。

“嗯，进展的不错！”

秦寿看了眼忙碌的佃户身影，三里地范围的空地在众人合力下，填补得如赴平地，点点头十分满意舟子卿的办事能力，谷仓建在晒谷场中央，方便了搬台晒谷。

“那都是长你教导有方！”

舟子卿在秦寿夸奖声之中，变黑的脸眨眼出现红晕，不好意思地挠着头，反夸起秦寿的功劳，这马屁拍得十分恰当，很是让秦寿受用。

“铺水泥前，一定要先用铺一层沙子，不用太厚，其后用碎石子与水泥混合铺高，有两公分厚度就好，注意设些有弯度的排水道...”

秦寿一边踏进铺平的晒谷场，一边指导舟子卿铺晒谷场注意事项，重点提及晒谷场排水问题，用u型做排水道方便晒谷事不好清理，同时也可以以免下雨的时候水难以排走。

舟子卿受教地连连点头，用心记住秦寿的话，缺乏记事用的纸，舟子卿不得不强迫自己死记下来，以免忙过头忘记了那就麻烦大了。

“你不用拿纸记下来？”

秦寿说了一大堆，以往舟子卿肯定会拿铅与纸

记下来，现在看他没记下来，秦寿顿时有些不悦起来，这东西很容易遗忘，要是没有留到排水道，夏季遇到雨季积水多了，有些麻烦。

“长，舟某也想啊，可最近长夫人不在派发用纸了，说什么…”

“行了，本长知道了，忙你的去吧！”

舟子卿诉苦声秦寿顿时感到一阵头大，差点忘了昨天夜里的事，挥退舟子卿去忙，带着遗憾的心情转身离去。

秦寿知道武媚娘的用意，纸长乐消耗最严重，不当家不知道纸的贵，平白无故白白送了那么纸钱给别人，秦寿暗骂自己笨，造纸自己也会啊！

第310章王爷算什么东西

炎热夏季，长安城内街道来来往往百姓不少，哪怕是炎热的夏天，也无法制止长安百姓们奔波讨生计，或应酬各式各样的邀请。。

胡商与外地商客走贩游走长安每一处街道，与沿街而设店铺争利客户，店家商人们只能干瞪眼，期盼着大唐出台政策，整治这些抢饭碗的走地贩。

“让开，让开...”

繁华的闹市街道，随着皇宫侍卫驱赶声，百姓们敢怒不敢言让开路，怒视数十骑皇宫侍卫护送不知名马车出宫，至于是哪位王爷在马车里，无人知晓真相答案。

但是与皇宫沾惹上关系的，百姓们也只能强忍着怒气，算马车里的王爷鬼精没敢冒泡，要是给百姓们认出来了，估计讨不到什么好便宜。

马车内李泰忍受着闷热，在侍从太监讨好的扇风之中，极度厌恶太监裤裆传来闷热蒸发出来的骚味，并不敢揭开车帘，更不敢光明正大冒泡。

“离本王远一点，堵住车帘！”

“啊？是，是...”

李泰厌恶的喝斥声，太监一脸憋屈地直接靠到

车帘后，用身体挡住马车奔跑时吹起的车帘，防止外面的人看清楚里面情况。

为了小命着想，李泰不得不忍受这份煎熬，与秦寿李承乾交恶后，李泰一直窝在最安全的宫内避难，百般讨好李世民赢得孝子美称。

这次出宫迫不得已，想要收拾秦寿，李泰不得不秘密联手如今还有威望的大氏族，里外应和拔掉秦寿这个隐患，有他在的一天李泰没一刻安宁。

更别提现在秦寿与李承乾交好了，处于弱势的李泰急需暗中的大氏族支撑，为了皇位李泰也顾不得那么多。

虽然李世民早有消弱大氏族的想法，可大氏族牢固了几百年基业，真有那么容易铲除？至少这几年时间内，李世民暂时奈何不了大氏族。

秦寿产业越来越大，李泰再不实际反击，等他壮大了那就麻烦大了，趁他现在羽翼未丰满，最好办法就是联合明哲保身的大氏族，以财治财打压秦寿产业。

“姓秦的，敢与本王作对，本王与你死磕到底！”

似乎想到秦寿倒霉的样子，李泰心里一阵激动，忍不住扭曲着满是大汗的肥胖脸，心中一阵得

意狞笑着，没有了资源看秦寿如何破产？

李泰沉寂了一个多月，经过多方打探得知，秦寿大部分的资源都是各大氏族掌控着，要是联合他们抵抗秦寿的资源，秦寿想不破产也不行。

皇宫侍卫护送马车经过主街永达和兰陵两坊时，道德坊民宅阁楼上两个身影同时冷笑出声，狙击十字弩弓在香阁楼里开始组装起来。

香阁楼内一名富家女子与婢女倒地晕过去，两个忙碌准备刺杀的人，对身后的富家女子不闻不问，把变成零件的狙击十字弩弓安装好。

“潘兄，这次仇某来？”

仇万福羡慕地看了眼潘安手里的狙击十字弩弓，改进过后的狙击十字弩弓威力更大，只可惜生产工艺麻烦，加上精兵们兵器盔甲优先，导致无法优先考虑生产狙击十字弩弓。

“仇兄，这次一击即跑，不得失手，下次吧！”

潘安有些为难地看了仇万福，思前想后了片刻，最终想到任务关键性，潘安不得不遗憾拒绝了仇万福的请求。

要是他把握不好错手杀了李泰，麻烦大了，要是没伤到李泰，又错失警告良机，势必会坏了秦寿

布局。

“好吧，下次！”

仇万福也知道这次任务的关键，并没有强求什么，只可惜眼力与心态没有潘安强，以至于变成潘安的观察手。

潘安歉意地看了眼仇万福，听到外面的动静后，马上朝仇万福点点头示意开始，仇万福无言地点点头回应了潘安，拿出秦寿新制的单筒望远镜凑到阁楼观察外面。

“侍卫五十名，前后各二十名，左右两侧五名，好狡猾的家伙，居然有替死鬼挡住车帘…”

仇万福一边观察过了永达和兰陵两坊的皇宫侍卫阵型，一边汇报出马车内的动静，除了赶马的车夫有点碍事，马车帘里太监档车帘身影几乎暴露出来。

“别管这些，报出风速，准备制止动静！”

“好的，风速2级，感觉有风…”

仇万福在潘安瞄准马车后，开始一边报出风速，一边拿出富家小姐的大红亵衣丢出窗外，兰陵坊街道边乔装成走贩商客的探子马上开始行动。

“哎呀，我的小马儿！”

探子不动声色拿出尖锐匕首，狠狠刺了下驮着

所剩无几香料的突厥马，吃痛的马发狂似的嘶叫一声，钻空冲出前面皇宫侍卫的空隙，把赶马车夫吓了一跳拉进马头停下来，探子制造混乱后马上转身离去。

“怎么回事？”

“谁的马？”

皇宫侍卫大吃一惊停下来四目张望呼喊，受惊的马车突然停下来，马车内档住车帘的太监顿时坐立不稳，贴着车帘往后倒出车厢，一眨眼间把马车内的情况暴露出来。

“好机会！”

潘安十字瞄准镜里发现李泰身影，残忍地露出笑容，锁定李泰右手臂后，轻轻扣动狙击十字弩弓扳机，嗡一声，一道黑影利箭直朝马车飞过去。

“不好！有，啊…”

李泰愕然失神片刻，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刚想大呼有刺客，话还没说完一道破风利箭穿梭而进马车内，冷不及防的李泰右手臂传来眩晕的痛楚。

“有刺客！！”

李泰惨叫声顿时把皇宫侍卫吓了一大跳，高呼呐喊一声有刺客，顿时把街道两旁围观的百姓们吓得鸡飞狗跳四处逃窜。

场面眨眼间混乱起来，皇宫侍卫迅速收缩成墙，密不透风保护起马车，确定咿呀鬼叫的李泰没生命危险，保护着马车慢慢调头离去。

“切，王爷算什么东西？撤！”

确定李泰中了一箭警告，潘安竖起鄙夷中指，慢悠悠地收起狙击十字弩弓，直接装进准备好的麻包袋，与仇万福没事人一样走出香阁楼，直接走到民宅后院准备的马车驾车离去。

当治安府兵从附近坊赶到现场时候，场面早已失控到控制不住，治安府兵们只能干瞪眼，傻谔谔地看着地面触目惊心的长长血痕，全是皇宫马车后撤回去留下来的。

等治安府兵排查到道德坊民宅，潘安和仇万福早已嚣张大摇大摆离去，留下晕过去一直未苏醒富家小姐与婢女。

第311章发飙的李世民

武德殿，当李世民得知李泰半路遭遇刺杀，便怒气冲冲赶来查看情况，痛失皇后离世还未恢复过来的李世民，此时此刻有爆血管的冲动。ｗｗｗ．．ｍｅ.~.

到底是何方神圣？居然胆敢天子眼皮底下刺杀自己孩儿？李世民愤怒到想要杀人冲动，大胆刺客行凶刺杀李泰，这无疑是给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

李世民胸腔充满了怒气，大胆的刺客彻底把李世民惹怒了，眉毛抖动得十分厉害，双手因愤怒无意识地变化着，两眼喷射出杀人的光芒。

“严统领，大理寺查出何人所为没有？”

“这…”

李世民愤怒地转过头，饱含杀气的语气，直让严统领吓得心惊肉跳，支吾着不知如何作答，大理寺查出的真相，估计很难让李世民接受。

刺客来无影去无踪，远程精确射击隐秘又十分好，躲在民宅阁楼里简直是防不胜防，别说李泰他会遭遇刺杀，恐怕严统领他自己也难以招架阴险的暗杀。

当李世民从严统领口里得知事情真相，有吐血

的冲动，两百多步的距离，精确到一箭命中马车内的李泰，在根据现场皇宫侍卫说词，马车帘揭开才暴露李泰身影，这恐怕神射手也无法办到。

“查，要是刘弘明查不出凶杀，朕拿他是问！”

“是，皇上！”

严统领在暴走的李世民交代声之中，拱手抱拳告退离去，留下李世民伺候的太监宫女呆在一边，大气不敢喘一下静静等候着。

武德殿里面杀猪似的叫喊声，更是牵动了李世民愤怒的心，有心想要闯进去看看情况，又怕打搅太医们救李泰，只好强忍着怒气在武德殿宫门前来回走动。

武德殿门口太监们孱弱地浑身发抖，头一次见到盛怒的李世民，好像暴走的狮子一样，来回走动杀人的目光吓得太监们气也不敢喘一下。

半个时辰过后，在李世民愤怒等待之中，三名太医衣衫血迹斑斑走出来，连同两名宫女端着两盘血水走出来，还有一支带血未来及清理的箭。

“启禀皇上，微臣无能，魏王暂时安然无恙，可，魏王的右手废了！”

“什么？右手废了？！”

太医见到李世民硬起头皮，把李泰的情况说出来，小命是保证了，可箭头刺穿肩胛骨，带钩刺的箭头难以拔除，经过生与死的衡量，太医选择了砍掉李泰的手臂。

“启禀皇上，情况紧急微臣也是迫不得已，比起一只手魏王更重要…”

愤怒的李世民很想命人把太医压下去砍了，可经过太医一番说辞，保住了李泰的性命，李世民不得不恩怨分明，功过相抵饶过大胆的太医。

当最后出现的宫女脸色发青，用金盘捧着断臂出现大殿门口，李世民血液在太阳穴里发疯似地悸动，脑袋像给什么东西压着，几乎快要破裂出来似的。

强忍着不去看血腥的断臂，李世民铁青着脸色，大步踏进武德殿，去看望里面李泰的情况，太医们硬着头皮紧随其后跟进去。

金碧辉煌的武德殿内，只见寝殿内云顶檀木作梁，范金为柱础，殿中顶上房梁悬着一颗巨大的明月珠，熠熠生光，似明月一般尽显雍拥华贵。

六尺宽的沉香木阔床边，李泰脸色苍白无血躺在血迹斑斑的床上，两名宫女清洗地板上的血迹，见到李世民铁青着脸闯进来盈盈一礼，告退一边等

候。

李世民铁青着脸色走到床沿边，用手挥开轻纱宝罗帐，轻轻坐到床沿边，颤抖着手想要摸李泰苍白无血的脸，直到身后的太医出言提醒。

“皇上，魏王如今身子虚弱，不可…”

“尔等都出去！”

心力憔悴的李世民挥挥手，太医与宫女们慢慢告退离去，留下李世民独自一人留守李泰床边，默默地留下天子之泪。

“泰儿，朕的泰儿…”

看到李泰右手空荡荡，李世民心中忍不住一酸，任由眼泪滑落脸颊，想到长孙皇后临死前的交代，李世民心中一阵绞痛，辜负了长孙皇后的寄托。

李泰此时此刻的惨样，更是激怒了李世民，奈何凶杀来无影去无踪，有心想要找刺客发泄愤怒，却无从下手，那郁闷吐血的心情可想而知。

李世民失神地仰望着殿顶，思来想去始终想不到，到底是谁那么大胆？也猜不到是谁所为，神秘刺客接二连三出现刺杀，很是让李世民火恼不已。

太子李承乾？李世民第一时间排除，就算是他们两兄弟斗得厉害，也不至于自己在位期间，出现

手足相残地步，至少李世民不相信李承乾会做这蠢事。

秦寿？他自己都遭遇过死里逃生的刺杀，加上长乐那边探子经常看得到秦寿忙碌身影，李世民下意识排除在外，不管怎么说李世民也怀疑不到秦寿有什么动机？

那么最后一个怀疑目标，那就是隐藏得及深的大氏族，除了他们，李世民还真想不出还有谁？

从秦寿遭遇刺客起，一直到现在始终没有找到神秘刺客窝点，以前发现的窝点都是小鱼，只可惜鱼儿没钓到反而发生李泰王府灭门惨案惊跑了。

翻来覆去毫无头绪的李世民烦躁不安，头一次萌生一股秃废无力感，高高在上又如何？连自己孩儿也保不住，这让李世民很是无奈与抓急。

“莫侍卫，你确定那孽种手废了？”

“是的，娘娘，此事千真万确！”

掖庭宫，韦贵妃有些意外地看着汇报宫内情况的莫侍卫，怎么也没想到李泰会发生这样的事，更没有想到秦寿这么狠，居然暗地里废掉李泰的手。

要不是李慎带回来的话得知秦寿继续守约，韦贵妃恐怕想不到是秦寿所为，通过他现在不留痕迹无声无息刺杀手段，韦贵妃不得不重新审视起秦寿

价值观。

“莫侍卫，最近宫内估计不太平，你日后行事收敛点！”

“是，娘娘，末将先告退！”

莫侍卫在韦贵妃提醒声之中，拱手告退悄然离去，他明白韦贵妃的话里意思，更明白韦贵妃用意。

“秦寿，本宫还真是小瞧你了！”

莫侍卫离去后，韦贵妃冷笑一声，秦寿现在越来越大胆，正是韦贵妃希望看到的，同时也是韦贵妃最担心的，狼子野心难以叵测。

第312章失败的盔甲

入夜时分，潘安把好消息带回来，得知秦寿在军营里，转折到军营见到了秦寿，要不是武媚娘提及秦寿在这里，潘安还真稀里糊涂在长屋后院白等一个晚上。()$()$(小)$(说)$().---.高速！

“将军，这是…”

当潘安来到薛仁贵木屋时，见到薛仁贵费劲帮秦寿脱盔甲，顿时一脸黑线张大嘴巴，要不是知道秦寿兴趣爱好正常，还真以为他们两个玩背背山。

营帅屋内装饰简陋，一盏油灯在帅案上摇晃着灯火，除了墙壁上挂着的佩剑与一件大唐普遍盔甲，再也没有多余饰品。

秦寿坐在帅椅上，岔开腿费劲十足拉扯盔甲下身，薛仁贵蹲地费劲帮忙秦寿脱掉脚下的盔甲，远远看过去好像那个什么。

秦寿恼火十足地甩掉明亮亮的西式上身盔，在薛仁贵费劲拉扯之中，传来衣衫破裂声，薛仁贵尴尬地停下手不敢动手了！

“看什么看？外面等着！”

秦寿恼怒地瞪了眼潘安，气愤姜奉打造出的第一件盔甲，极其不满意盔甲的不灵活，穿在身上没

有半点灵活感，特别是手肘部位，连活动也是费劲十足。

更别提脱盔甲的麻烦，搞不好穿上去脱下来裤子先报废了，总之验证了一句话，缩水的玩意都是坑爹，仿制西式全身盔，简直是失败之作！

“啊？哦，哦，好…”

潘安古怪地看了眼秦寿脱盔甲动作，但还是依言先出去，他丝毫不知道秦寿给盔甲卡住了裤裆，怕出丑先赶潘安出去。

“薛副将，把这乌龟壳丢给姜奉，想办法重新改进脱下来简单些！”

“是，将军！”

秦寿恼火扯下裤脚盔甲，薛仁贵想笑不敢笑，成功脱下盔甲秦寿以裤子开裂为代价，幸好自己没有试穿，要不然这窘态肯定归他自己。

“看什么？还不快去？”

“是！”

薛仁贵很想看看秦寿风吹屁股凉的后面，在秦寿没好气喝骂声之中，捡起十几斤重的钢制全身盔跑人，留下秦寿呆在自己营将小屋。

“将军！”

“坐！”

秦寿坐在薛仁贵的帅座，伸手示意回避走进来的潘安落座一边，用帅案挡住裂开的裤头，袍衫下方早已给万恶的盔甲卷走了。

失败的西式全身盔，很是让秦寿烦恼不已，风火雷电四人又不懂这些，只知道穿没研究过的四个木头人，关键时刻帮不上忙。

秉着筹算发展全身盔，可以打造一支钢铁军团，无畏刀剑弓的冲锋铁骑团，现在只能慢慢摸索，改进全身盔的质与量。

“潘安，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秦寿平息了心里闷气后，拿起帅案茶壶倒出冷却的盐开水，喝了口咸咸的盐水提神，看向一边坐着沉默不语的潘安。

“启禀将军，完美一击重创目标…”

潘安如实禀报情况，把今日之事一一说出来，中了秦寿指导研发的铁钩箭，李泰的手基本等于残废，除了切除手臂自救，要么就硬穿过去找死。

铁钩箭歹毒之处，潘安想想都有些后怕，也不知道秦寿怎么想出来的，三个菱角皆有鱼钩一样的倒钩，拔箭无疑是自寻死路，卡在肉里还好一点切除，要是卡在骨里除了废手，根本拔不出来。

“没人发现你们吧？”

秦寿沉默了片刻，问出内心最担忧的问题，什么都不怕就怕有人发现潘安他们，现在他和仇万福是暗中杀手，身份暂时不能曝光。

潘安想了想摇摇头没有说话，要是这么容易给人发现，他也不用混了，撤退都是用马车，几经周折换地方潜逃，就算是大理寺查下来也不用怕。

“嗯，这几日你们暂时不用去皇宫蹲守，转到赵国公府那边监视一段时间，同时派人尽快找出间人皇女，太安静了！”

“是，将军！”

潘安得到秦寿命令告退离去，留下秦寿独自呆在帅座发呆，长孙无忌沉寂了一个多月没有发难，还有销声匿迹的间人皇女，很是让秦寿不安。

长孙无忌那边还好点，长孙冲已经变成生活不能自理的植物人，没有意外奇迹发生，注定一辈子躺在床上伺候到死。

最不安的还是倭国公主间人皇女，她就像一个潜伏的定时炸弹，在她准备阴谋前先干掉这个祸害，通过两次交手秦寿意识到间人皇女不是泛泛之辈。

“将军，刘仁轨如此安排？”

去而复返的薛仁贵走进木屋，把刘仁轨的事说

出来，经过一个多月的训练，刘仁轨后进的潜力，让薛仁贵刮目相看，同时佩服起秦寿眼光。

光是刘仁轨训练完闲来无事研究兵法，以推演方式挑战薛仁贵，三败两胜深深折服了薛仁贵，真不亏是军事人才，特别热衷于以少胜多的打法。

一个官弃从军短暂一个多月时间，差不多追赶上自己研究了几个月兵法，光凭这一点薛仁贵拍马赶不上。

“刘仁轨？嗯...”

薛仁贵提及刘仁轨，秦寿马上皱起眉头，差点把这个水军统帅给忘记了，要不是薛仁贵提醒，秦寿还真把他遗忘了。

洛阳那边造船坊，第一艘楼船战舰完工一半，是时候开始训练水兵了，练兵千日用兵一时，海上作战肯定要熟悉水性。

“薛副将，稍后你去安排一下，给刘仁轨一个营帅屋！”

“是，将军！”

秦寿提拔刘仁轨当副将，薛仁贵没有意见也没有妒忌，以刘仁轨现在的才能，完全有资格与他平起平坐。

提拔了刘仁轨当副将，当然不能让他当光棍司

令，水军肯定要加紧时间组建，海战没有经验全靠摸索。

“嗯，还有，明日起去佃户挨家挨户探访，挑选五千成年男女，注意点别惊动皇上的探子！”

“啊？还要…是！”

薛仁贵原本想说还要女的？可当看到秦寿不像开玩笑的脸色，马上硬着头皮点头应下来，通过现在精兵里的女兵实力，薛仁贵不敢小觑女子。

薛仁贵很想提醒秦寿，他现在兵力已经超出官职，要是再给水军弄个番号什么的，势必会招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超出兵权范围的事秦寿也知道，要不然干什么要偷偷摸摸组建？在没升官增加统领兵力前，可以事先暗中训练，总不能关键时刻才临时组建乌龙军。

秦寿走出营帅屋，一边琢磨如何办纸厂，一边朝钱夫人木屋走去，老远见到钱夫人木屋昏暗的火光，秦寿心里一阵惭愧，暂时没办法给她名份。

第313章愤怒的钱老爷子

次日清晨，秦寿给闷热的天气热醒，轻手轻脚移开慵懒钱羽馨修长玉臂，披上单薄的外套，总是觉得有些闷热很是让秦寿心烦。

“看来要尝试一下弄些短衬来应付夏季！”

没有懂得剪裁女红，秦寿很是无奈，里那些妇们手工太差劲，秦寿不敢指望靠她们入行布庄，更何况现在用人之际，空不出人手弄这些。

“秦郎，什么是短衬？”

也不知道秦寿是不是嘀咕声太大，惊醒了熟睡之中的钱羽馨，秀眸轻眨着想醒不醒，乌黑的长发凌乱地披散香肩，樱唇微张说着梦呓似的话。

秦寿转过头看着钱羽馨，醒过来的钱羽馨独特气质深深吸引着秦寿，红晕俏脸上透着一份恬静，乌黑散乱秀发散发着淡淡的清香。

秦寿欣赏的目光，钱羽馨心中很是受用，忍不住嘴角微微上扬，勾勒出少有的妖媚娇笑，当着秦寿面前慢条斯理穿戴衣物。

“短衬就是...”

秦寿也不知道怎么跟钱羽馨解释，干脆用手翻起自己衣物，露出到手肘部位，晃了晃给钱羽馨

看，钱羽馨怪异地看了眼秦寿翻起的衣袖。

“秦郎，或许羽馨可以叫姨娘帮忙…”

“卫国公夫人？”

秦寿闻言愕然看着钱羽馨，她的姨娘卫国公夫人，秦寿是知道的，钱夫人的表亲关系，纳娶钱羽馨的时候，卫国公夫人的厚礼，足以知道她是很疼钱羽馨的。

只是卫国公夫人自己开办了裁缝店，很是让秦寿纳闷，要不是钱羽馨说出来，秦寿还真不敢相信，好好的国公夫人去经商，算得上是少见一类，李靖大度的包容很是让秦寿佩服。

秦寿一边帮钱羽馨梳理秀发，一边琢磨着如何搭上卫国公夫人，共同盈利衣食住行衣字为头的利益，大唐百姓接受能力很强，新的事物往往最容易接受，而且很热衷的追求风格，正是这个时代的完美。

“小姐，老爷他…”

钱灵急匆匆跑进来打断了秦寿帮钱羽馨梳理秀发，瞪大眼不可思议地看着秦寿，怎么也没有想到秦寿会做这样的事。

“灵儿，帮小姐梳理，秦郎，你先出去瞧瞧吧！”

“嗯，好！”

帮自己爱人梳理头发，秦寿不觉得什么，可脸皮薄的钱羽馨有点受不了，特别是钱灵怪异的目光，有些恼钱灵冒失不敲门闯进来。

秦寿临出门瞪了眼不守规矩的钱灵，换来钱灵咋舌的俏皮鬼脸，有心想要教训她却无从下手，秦寿只能哭笑不得走出去，去瞧瞧大清早跑来的钱老爷子有何贵干？

长屋大厅，钱老爷子心烦意燥，坐在客椅上犹如痔疮发作似的，秦寿见到钱老爷子这样，很想说一句你丫的痔疮发作是不是？

“贤胥！”

钱老爷子见到秦寿出现，豁然间站了起来，神色显得有些激动，着实把秦寿吓了一跳，好生安抚他坐稳。

“岳父大人，这么早，找小子有何事？”

待苏菲上好茶水，秦寿挥退苏菲忙自己的事，长乐现在处于农忙时期，到处用到人手与钱财支出，秦寿还打算去找些可靠的婢女代替苏菲端茶水工作。

指望钱灵那个踢一踢滚一滚的大小姐脾气婢女，秦寿不敢苟同，李丽质与李漱带走了四个免费

劳工宫女，回宫守孝以至于斟茶递水婢女少了。

“贤胥，你的岳母，她，她偷人了！”

“啊？！”

钱老爷子捧起茶杯，气急败坏提及钱夫人时候，几乎咬牙切齿颤抖着声音，说出家丑不外扬的事实，下一刻惊呆了秦寿。

‘他怎么知道的？’秦寿心里七上八下，不安地瞥了眼气急败坏的钱老爷子，捧茶杯的手无意识抖动着，在钱老爷子愤怒目光看过来的时候，假装镇定喝茶掩饰。

“贤胥，你怎么了？”

“没，没事，有点惊讶，呃…那个，岳父大人，你怎么…”

秦寿在钱老爷子疑惑目光之中，脸色不自然地敷衍着，突然想到钱老爷子怎么知道钱夫人偷人之事？看情况他还不知道钱夫人跟谁偷人了，要不然也不会如此客气跟自己说话。

“那贱人骗了岳父我，原本以为她回娘家只是散散心，没想到…”

钱老爷子气急败坏地把事情原委说出来，原来钱夫人借口回娘家那么久，迟迟未见她回家钱老爷子就心生疑惑，特意派人回钱夫人娘家江南查看。

哪晓得钱夫人压根没有回过娘家，得到这消息钱老爷子吐血十足，事实摆在眼前钱夫人真的不守妇道，不知道与谁私奔跑了！

“这个，岳父大人，事实没有定论之前，莫要意气用事，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岳父大人，你也不是气血方刚的年轻人，别没有证据就…”

“这…”

经过秦寿心虚开导声，钱老爷子迟疑了，虽然秦寿说得很有理，可仆人汇报的事情真相就是这样，心烦意燥的钱老爷子抓头挠耳。

“岳父大人，你可要好好替羽馨想想，这样贸然定论，要是她知晓了肯定会…”

迫不得已下，秦寿只好硬着头皮化解钱老爷子怒气，这事能瞒就瞒吧，只要钱夫人不出军营，相信钱老爷子找到天涯海角，也找不到钱夫人去向。

心中有愧的秦寿故意拿钱羽馨说事，暂时平息下钱老爷子心中怒火，可钱老爷子自始至终难以咽下有戴绿帽的嫌疑。

“贤胥，岳父我想去一趟江南，这些日子麻烦你…”

“爹爹，你去江南做什么？”

钱老爷子想通了去江南一趟，查证事实真相好

安心，话还没说完钱羽馨带着钱灵走出来，一脸好奇看着钱老爷子。

“嗯哼~爹爹去江南进茶叶，对，进茶叶！”

“哦，爹爹，那你可要小心点，羽馨听过往行商说，江南哪边最近不怎么安全！”

钱老爷子刚想说些什么，收到秦寿警告目光后，马上改口敷衍着钱羽馨，虽然钱羽馨很奇怪钱老爷子的脸色，可想到他是要做生意，也就没有多怀疑什么。

“岳父大人，你有事就先忙，小子不打搅了！”

“呃，好吧！”

秦寿赶客声，钱老爷子心里很是不爽，可又怕自己呆久了，会憋不住心里的话，说出来伤害到钱羽馨，只能带着一肚子的火气离去，回去收拾行当亲自去江南查个清楚。

第314章三顾阎府

“黑牛，去长安阎府！”

钱老爷子离去后，秦寿暂时把钱老爷子的事放到一边，走出长屋招来黑牛，再去会会阎立本，就不相信自己凭着三顾精神，感动不了阎立本出来相见。()$()$(小)$(说)$().---.高速！

得到秦寿要去目的地，黑牛挥鞭赶马朝长安城奔去，对于秦寿三番两次跑去撞冷门，黑牛表示很不理解，别人都不想见他，为什么还要执意去拜见？黑牛想不通秦寿心里在想些什么？

黑牛的迷惑，秦寿更是费解，搞不懂阎立本打什么算盘？他肯定知道自己登门求见的事，至于阎立德敷衍的外出，秦寿屑之以鼻，阎立本有没有出门，瞒得过城内安插的探子？

闷热马车内，秦寿拿起折扇拼命扇风赶热，这些日子阎立本动向，秦寿了如指掌，要么去官衙报个道，要么就在家里深居简出，一举一动早已在秦寿监控之内，至于他玩什么把戏？就不是秦寿所得知的事。

“寿哥儿，是长孙涣，要跟着吗？”

黑牛驾驶马车来到春明门，准备排队入城的时

候，很意外发现长孙涣的马车从城内出现，黑牛有些惊讶报告给马车内的秦寿。

至于黑牛怎么知道长孙涣的马车，那么明显的赵国公府家仆护卫，黑牛要是不认识才是怪事，更何况一群护卫之中，黑牛认得好几个，当初长孙涣来长乐求药时候，就见过一次。

“长孙涣？”

黑牛发现长孙涣马车，秦寿有些愕然地皱起眉头，轻轻撩开马车右侧窗帘，看了眼外面情况，城门处一辆有点眼熟的马车出现眼前。

秦寿一边扇风赶热，一边眯起眼聚精会神打量长孙涣的马车，当夏日风吹过露出侧边马车帘时，露出久违的长孙涣面孔，秦寿有些吃惊地紧皱眉头，还真是长孙涣！

‘这家伙肯定没好事！’秦寿目送着长孙涣马车逐渐离去，隐隐间觉得这家伙又不老实，低头沉思了片刻，自嘲一笑自己想多了，摇摇头叹息一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懒得去费劲胡思乱想。()$()$(小)$(说)$().---.高速！

“别理他，继续进城！”

“是！”

得到秦寿的命令，黑牛驱马挤队上前，黑牛挤

队行为商客与游客们没有生气，自动自觉让开路给黑牛马车过去，不用猜里面坐着肯定是长乐长。

客商与游客们自动自觉让路，减少了黑牛不少麻烦，连守城护卫也没有去检查，就这么大摇大摆进城，羡煞后面排队等候的商客与游客们，这人与人的差距就是这么大！

阎府，家仆又再次见到秦寿马车前来拜访，第一时间跑进府衙内通告，黑牛看了气得牙痒痒的，要是这阎府家仆不跑进去通告，秦寿早见到正主了。

秦寿走下马车，阎立德急匆匆从府衙内走出来，又惊又喜堵在门楼前，见到他这番动作，得，秦寿知道又见不着阎立本他本人了！

“秦将军，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不顺风，阎兄，别告诉秦某，阎侍郎又不在？”

秦寿拱拱手还礼阎立德的客套，阴阳怪气的话，很是让阎立德尴尬不已，还真是让秦寿猜着了，阎立本还真不想见他。

“这个…”

面对秦寿质疑的阴阳怪气话，阎立德不知如何作答，支支吾吾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也搞不懂阎立

本为何这样？迟迟不肯见三番两次诚意来拜访的秦寿。

故有刘备三顾茅庐见诸葛亮，现有秦寿三顾见阎立本，而阎立本又不是在世诸葛，偏偏吊高架子，很是让阎立德难做，又不敢得罪秦寿，只好涨红着脸不作答。

“也罢，阎兄，麻烦你将此物交予阎侍郎！”

秦寿看了眼难为情的阎立德，知道非于他本意，不想让他太过于难堪，直接拿出一封信递给阎立德，劳烦他转交给迟迟不肯见自己的阎立本。

“这，好吧！秦将军，阎某...”

“秦某告辞！”

秦寿懒得与阎立德废话，他没亏欠自己什么，不容阎立德道歉的话说完，直接拱手告辞离去，秦寿相信阎立本看了自己信封，用不了多久会自己主动找上门。

“秦将军...”

阎立德还想说些什么，只可惜秦寿头也不回，摆摆手踏上马车扬尘离去，留下阎立德拿着秦寿交到手的信封往回走。

“给我的？”

阎立德拿着信封走进大厅，直接递给一脸愕然

的阎立本，对于阎立本的问话，阎立德摇摇头叹息一声，坐到一边懒得解释。

“立本，你还真以为自己是诸葛亮？”

“嗯？此话怎解？”

阎立本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声纳闷的阎立德，带着疑问直接拆开信封，脸色一惊一愕地看着信封，连阎立德唠唠叨叨说了什么也没有听到。

“立本，不是哥哥说你，秦将军是不错的人，至少是值得结交，他的才能与学识不是你我…”

唠唠叨叨没完没了的阎立德，苦口心婆提醒阎立本，别在吊人口味了，有什么事一起坐下来谈谈多好？这样摆高身份无疑是得罪人的。

“立本，立本！”

“嗯？啊？有事？”

阎立本一直处于精神恍惚状态，阎立德发现后，很是生气地大吼了两声，阎立本清醒过来后，一头雾水看着很是生气的阎立德。

阎立德直接给阎立本气怒了，好吧，感情自己苦口心婆的劝说声，都是白扯了，阎立本压根一句没听进去，这让阎立德吹胡瞪眼很是无奈。

“立德，那秦将军还有何话交代？”

阎立本收起信封，没有给阎立德看的意思，脸

色迟疑一阵，小心翼翼询问阎立德，阎立本直接给阎立德带回来的信震惊了。

“没有！”

阎立德瞄了眼阎立本手里的信封，很想知道里面写了什么，以至于阎立本态度一百八十度转变，可阎立本不拿过来看，阎立德也只能干瞪眼。

“真的没有？”

“没有就是没有，大哥我有事先出去，不奉陪了！”

阎立本怀疑的目光，阎立德很是生气，这算是什么意思？阎立本想要说些什么，不过看到阎立德气在头上，也只能摇头苦笑一声，目送阎立德借口出去散心。

“有意思！”

阎立本轻拍手里的信封，一边收起一边自言自语，走到未完成的画前，持半天硬是没有意境，满脑子都是信封里面的内容。

第315章试探收拢

“秦将军？！”

当秦寿再次踏进聚贤楼，眼尖的虬髯客第一时间发现，告罪从宾客群里脱身，带着喜悦之情亲自迎接秦寿的到来，每次秦寿出现都会给虬髯客意外惊喜。ｗｗｗ．．ｍｅ

秦寿的出现，加上虬髯客热情招待声，聚贤楼宾客们纷纷放下手里的酒碗，带着惊喜过望的目光，自动自觉全都站起来，期待着这次秦寿又来招人手。

聚贤楼如今成了长乐专用通道，不少慕名而来的豪客与工匠，都期盼着虬髯客筛选，进入盛名已久优厚待遇的长乐。

“张兄，这次秦某又来叨劳了，还有，希望以后张兄莫要再唤将军，听着生疏刺耳！”

秦寿拱手抱拳还礼客套声，虬髯客尴尬地笑了笑，确定秦寿没有什么私事找自己，眨眼变回豪气万千的汉子，热情招待秦寿一同落座新结识的豪客。

“秦将…呃，好吧，秦兄，张某人给你介绍三位江湖豪客，左首关鑫，祖传关公刀法鲜有敌手，

义气与刀法张某人佩服，右首张德志，张德明，两兄弟曾经落寇为海盗…”

三个江湖豪客在虬髯客一一介绍下，落落大方而起朝秦寿拱手抱拳，素闻秦寿重视人才，不过问背景身份，全都慕名而来。

开始三人还不怎么相信，聚贤楼就是通达长乐捷径，现在见到正主了，三人开始相信外界谣传了，虬髯客真的与秦寿有关系。

秦寿一一打量眼前的三人，都是三十多出头的壮年热血大汉，孔武有力的手臂与风霜满面的粗糙脸孔，可以看出他们经常漂泊痕迹。

除了自称关羽后人的关鑫比较正直，没有污点什么的，张德志张德明两兄弟算是想要黑漂白，不过看他们两兄弟模样，秦寿也不觉得他们是穷凶极恶之人。.~.

“三位都是真英雄，张兄介绍的人，秦某一向很信任，如若三位有诚意来长乐，秦某自当欢迎至极！”

“谢将军！”

关鑫与张德明两兄弟没想到这么有信儿，见识了秦寿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魄力手段，欣喜不已总算是遇到明主了，同时崇拜地看向虬髯客。

虬髯客在关鑫与张德明两兄弟崇拜目光之中，很是受用与欣喜，威望大进同时为秦寿给面子很是感激，没有秦寿支持虬髯客也混不到现在地位，也了却不了自己心中夙愿，结交天下豪客！

关鑫与张德明在秦寿交代声之中，拱手抱拳告辞去找门外黑牛报道，惹来聚贤楼里酒客们羡慕的目光，没想到他们三人真的给秦寿招揽了。

等他们三人离去后，酒客们纷纷扬起头，等待着秦寿继续招揽人，长乐出了名的优厚待遇，不少人都是慕名来到聚贤楼，希望虬髯客看上他们，帮忙打通进长乐的路。

“秦兄，此番前来，莫不成又缺工匠？”

饱受酒客们压力的目光，虬髯客厚起脸皮开口打破沉寂，一边替秦寿斟酒，一边询问秦寿来意，虬髯客不相信秦寿会闲得没事做跑来与自己喝闲酒。

“还真给张兄你猜对了，这次秦某急需造纸工匠和可靠的金饰工匠！”

“造纸工匠？！”

秦寿一开口就要稀有的造纸工匠，虬髯客忍不住皱起眉头，还真是难为情了，金饰工匠还好办点，可这造纸工匠，可不是大街上随便能够捡到

的。

秦寿看了眼为难的虬髯客，就知道造纸工匠的稀有程度，琢磨再三要不要降低要求？学徒工什么的都好，起码省回自己麻烦。

“秦兄，不瞒你说，造纸工匠恐怕有点难度，张某人尽力而为，最快需要三日有消息，至于金饰工匠，有几个合适人选，秦兄，你看看！”

虬髯客不敢乱答应秦寿拜托的事，没有把握的事虬髯客尽量不去揽上，以免耽误了秦寿的大事，损了自己的威信。

当虬髯客跑到掌柜柜台，拿出一本类似账目本递给秦寿后，秦寿大感惊异地翻开来看，里面全是虬髯客记录的酒客身份与事迹。

密密麻麻的账本里，除了画叉淘汰品行不行的工匠，基本都是些待考证的工匠，有木工的，有船工匠的，有铁匠的，有酿酒师等等。

头一次接触虬髯客记录本，秦寿总算是见识了虬髯客的细心，更是对他逐渐成熟的消息感兴趣，不知道他现在的消息覆盖到哪里？

“要是没有什么污点，值得信赖的，就这五个吧！”

秦寿粗略扫了眼五名金饰工匠，看情况虬髯客

已经排查清楚身世干净，秦寿想也没想直接点名要这五人，值得信赖就好，其他什么都是虚的。

“嗯，好吧，至于造纸工匠，张某人尽快给秦兄答…”

秦寿没有迟疑选好了，虬髯客松了口气准备收回记录本，突然秦寿一手按住记录本，虬髯客一脸疑惑看着秦寿，不明白秦寿有何用意？

“张兄，秦某问你事儿！”

“秦兄有话直说！”

秦寿突然其来压低嗓音询问声，虬髯客意识到什么，左右看了眼酒客们，接触到虬髯客目光，酒客们各自转过身饮酒吃饭，虬髯客脸色迟疑一阵，点点头轻声回应秦寿。

“你的消息灵通否？”

“这…”

秦寿问起自己家底这事，虬髯客脸带难色不知如何回答，而秦寿双目乍现的精光，很是让虬髯客为难左思右虑。

秦寿没有催促虬髯客下结论，缺乏消息这方面重要渠道，秦寿开始筹划收拢虬髯客消息，只要有了强大消息，秦寿再也不会像以前被动，特别是现在处于关键时刻。

一个强大的消息，不是一时半会能够组建起来的，虬髯客混迹长安好几年，拥有自己消息很正常，也是秦寿最缺的致命关键。

“秦兄，可否容张某人想想？”

虬髯客暂时无法下定论，心绪不宁地以拖字诀敷衍秦寿，虬髯客知道一件事，要是答应了秦寿，无疑成了秦寿的手下。

虬髯客不知道秦寿要自己消息做什么？以现在秦寿的举动与走向，虬髯客隐隐猜到了什么，争权夺利，除了这个虬髯客还真想不到还有什么？

要是答应了秦寿，虬髯客无疑等于踏进皇位斗争漩涡，与他当初结交中原豪客初衷违背了！

“也罢，秦某等张兄的好消息，告辞！”

秦寿知道虬髯客需要时间考虑，以退为进告辞离去，第一次试探有戏，秦寿没有过分逼迫虬髯客，那样只会适得其反，要慢慢来收拢他！

第316章布局开始

“秦将军，皇命难为，委屈一下！”

大理寺，秦寿还没出春明门，就给刘弘明派人请来，刘弘明也不想得罪秦寿这尊大佛，可李世民下了死命，要是他三日之内查不出真凶，他位置不保是事小，李世民怪罪下来那可是要命的事。

刘弘明待如上宾的审问，秦寿表示无语，好吧，他为难之处秦寿算是了解了，对他摊上这事表示深感歉意，十分配合刘弘明问题。

李泰遇刺当日，秦寿老老实实呆在子里，上万人可以作证秦寿一直呆在农田，包括经常过往客商等等，对于这点刘弘明早已查证过了，只是秦寿嫌疑实在是太大了，就他与李泰恶劣关系，跑不了有些关系。

刘弘明也没指望问出什么，只是走个过程，起码不至于给外人看到他无禄而为，要是秦寿点头承认，刘弘明才觉得是怪事。

“刘寺卿，秦某该回答的都已经回答了，还有事儿吗？”

秦寿不耐其烦地反问沉默下来的刘弘明，一点破事耽误自己宝贵时间，早知道当初命潘安一箭爆

头算了，一了百了多干净，哪里像现在，给刘弘明留下来公事公办提问。

衙差无语地看着秦寿坐在公堂之下，吊儿郎当翘起二郎腿，这哪里是审问犯人？简直就是在聊家常一样，当然衙差们也不敢去质疑刘弘明有点荒唐的审案。

“这…”

刘弘明复杂目光看了眼秦寿，有些难为情难以启齿，直到姜维从外面走进来，朝刘弘明使了个眼色后，刘弘明咬咬牙做着艰难的决策。

“你们都下去吧！”

“是！”

衙差在刘弘明挥退下，带着不解的疑问排队散去，秦寿看了眼姜维，露出会心一笑的笑容，姜维一边朝刘弘明走过去，一边背着手朝秦寿做了个放心手势。

“姜寺正，有事？”

刘弘明对姜维跳级的升官，心生些许不满，但是碍于刑部尚书唐临破例提拔，还有他与秦寿千丝万缕的关系，刘弘明不得不与姜维交好，不敢再用以前对待下属语气质疑姜维。

“刘寺卿，事到如今，刺客毫无音讯，何不找

替死鬼应付了事？”

姜维走到刘弘明案台前，小声支招给刘弘明，而刘弘明听到姜维阴损的主意，顿时脸色大变，有心想要喝斥姜维，可看到秦寿在场顿时忍了下来。

“姜寺正，你想害死刘某？”

碍于秦寿在场，刘弘明压低声与姜维窃窃私语，第一时间反驳姜维不实在的阴损主意，替死鬼真有那么容易找应付了事，刘弘明早就办了，何必在这里浪费心神头疼？还真当李世民那么好骗？

姜维出的馊主意，刘弘明排除在外，搞不好丢了乌纱帽事小，来个欺君之罪那就麻烦大了，灭九族是帝王震慑臣子的家常便饭。

“刘寺卿，话可不是这样说，要是秦将军帮忙，或许可以救刘寺卿你一命，别忘了秦将军身份…”

姜维在刘弘明耳边嘀咕一阵，刘弘明脸色一惊一乍，不可思议看向姜维，紧接着又带着疑惑的目光，总觉得姜奉这个家伙没安好心。

刘弘明抬起头看了眼漫不经心的秦寿在挖耳朵，一副没有兴趣去偷听他们之间的谈话，在看看一边默默点头的姜维，刘弘明下一刻沉默了！

“刘寺卿，别忘了还有两日期限，速战速决才

是正道，现在下决论还来急，要是晚了就麻烦了…”

姜维善意提醒犹豫不决的刘弘明，快刀斩乱麻才是正道，在犹豫不决婆婆妈妈下去，倒霉的是他自己，路已经给他指明了，至于他上不上钩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那就看他的造化了！

“姜寺正，你确定不蒙刘某？”

刘弘明琢磨得与失，总觉得姜维热情过头，可眼下时间一点点消逝，神秘刺客一点踪迹也没有，这让刘弘明很是不安，大海捞针无疑自寻死路，姜维提出的自保建议，打动了刘弘明。

面临生死问题，再怎么清廉无私的人，也有自私的一面，更何况刘弘明压根不属于迂腐之类，相反的很圆滑精明，都快自身难保了，谁还顾得什么名声？

“刘寺卿，信得过姜某，这事交给姜某来处理，保管给你满意的答案！”

姜维拍胸保证声，刘弘明沉默了，一手捋着短须，一边衡量其中利弊，在姜维目光直视之下，想到自己大好前程，刘弘明咬咬牙点头，勉为其难答应下来，彻底上了姜维布局好的贼船。

“刘寺卿，你稍等，姜某与秦将军说说看，当

然刘寺卿你肯定要牺牲一些，日后为秦将军所用！”

“好吧！”

心乱如麻的刘弘明终于意识到姜维布好的局，感情他就是说客，刘弘明心力憔悴地揉着头疼的额头，事到如今刘弘明也只好认命了。

与其无功上呈招惹天子愤怒带来杀身之祸，还不如痛快点听从姜维的安排，起码可以晓幸躲过一劫。

姜维假装走到秦寿面前商量一番，演戏演全套的秦寿开始摇头，在姜维好说歹说之下，还有刘弘明点头赔笑目光之中，秦寿勉为其难答应下来。

“刘寺卿，魏王遇刺一案本与秦某无关，不过看在姜寺正当初照顾有加面子上，还有秦某不想在给你麻烦浪费时间，秦某可以帮你忙找个完美的替死鬼，前提你要配合！”

“那是，那是，刘某恳求秦将军帮忙，大恩大德刘某没齿难忘！”

刘弘明在秦寿盛情难却演戏中，连连赔笑着点头应是，就差没有把秦寿供奉起来，走投无路之下刘弘明也只好指望秦寿帮忙了。

“帮忙算不上，只不过刘寺卿日后记得秦某就

好！”

“那是，那是！”

刘弘明频频点着头，不敢催促秦寿快点入正题，低声下气等待秦寿的安排，姜维呆在一边冷笑着，刘弘明上了秦寿的贼船，今后想要下去恐怕难了！

“这两日刘寺卿你该干嘛就干嘛，其他的事交给秦某处理，办妥了秦某自然安排姜寺正通知你！”

“是，是，那…”

秦寿全权负责替死鬼的事，刘弘明松了口气，这句话算是刘弘明最中听的，刚想说些什么，给秦寿挥手打断他的话。

“想活命，等消息吧！”

秦寿说完潇洒转身离去，心里冷笑一声，栽赃陷害的局开始了，有人开始要倒大霉了！

第317章护田从小抓起

午时时分，秦寿带着新收三个江湖豪客回到长乐，招来贺明安排好他们落脚，马不停蹄直奔出外，查看农田与养殖场的布局。

金灿灿外农田吸引不少客商游人们驻停围观歇息，经常往来客商们赞不绝口长乐的繁荣，甚至相信用不了多久，长乐就是第二个小长安。

“长，客栈什么时候开业？”

“快了，快了！”

“长，这稻谷卖吗？”

“暂时不卖，下次再说！”

面对游客与商客们包围询问声，秦寿保持着良好态度一一回应，客栈还在装饰还有茅房问题没有解决，要过一段时间才行，急也急不来，改善生活环境才是主要。

至于稻谷，秦寿现在暂时不缺那点钱，存粮才是至关重要，谁知道今年冬季会不会再次出现难民什么的？更何况自己还有几万人手下，吃都不够吃怎么可能傻到卖粮食？

老唐在农田里逐一检查稻谷情况，田鼠与臭屁虫还有钻心虫的危害，特别是钻心虫，往往稻谷成

熟之际专门出现来危害，导致丰收时节收粮锐减。

要不是有秦寿以前印刷的农田百科全书，老唐还真不知道有这么多门道，更不知道稻谷有这么多的危害害虫，缺乏这些有效学识，以至于往往稻谷丰收时期，都是产量低下。

“长！”

老唐发现秦寿到来，马上带着五名候选的年轻技术员，踩着田基去迎接秦寿，同时也要看看地面有没有蛇出没什么的。

“你们没有备蛇药？”

秦寿看了眼他们六个，如今夏日时期，最多蚊虫蛇鼠出没时期，特别是农田，什么毒蛇也有，一不小心中招了，没有解毒草药在身上，无疑是自寻死路。()$()$(小)$(说)$().---.高速！

自从前些日子有佃户给毒蛇咬过后，所幸发现得早及时抬回去治疗，才没有生命危险，发生蛇咬人事件后，提醒了秦寿夏日农田存在一定危险。

如今解毒的蛇草药，秦寿只记得几种，半枝莲、虎杖、金银花、蒲公英、野菊花、车前子等等，都可以快速解蛇毒。

“这个...”

老唐等人顿时哑口无语，不知如何回应秦寿的

话，说实在的老唐耕田一辈子，还真没有给毒蛇咬到过，大部分都是一些无毒如乌梢蛇。

再说了毒蛇出没地方必有解药，老唐觉得秦寿有些多余担忧，耕田的有几何不与蛇打交道的？正所谓人不犯蛇，蛇不犯人。

“老唐，别以为你种了一辈子田，运气好没有遇到毒蛇咬就沾沾自喜，要真是有那么一天，损失的不是你一个人的事，而是长乐的财富与技术…”

“啊！这…是，是，长，唐某知错了！”

老唐在秦寿严厉喝斥声之中，一脸羞愧地低下头认错，秦寿当着他五个学生面前不给面子训斥，老唐羞愧难耐又不敢顶嘴，他知道这是秦寿的好意。

“以后在发生这样马虎大意的事，别怪本长不客气！”

“是！”

老唐惭愧到低下头，陪同着气在心头的秦寿巡查农田，至于另外五个年轻技术员，更是不敢吭声一路跟随，牢记秦寿的农田安全措施警告。

对于老唐疏忽大意，秦寿很是恼火，太过于自负不是好事，毒蛇这玩意防不胜防，要是给剧毒的毒蛇咬了，没有及时解毒必死无疑，到时候肯定会

发生悲剧。

秦寿在老唐带领下，走进农田里查看放完水的稻田，发现稻田里滋生许多病害幼虫卵，缺乏化工农药杀虫下，会影响下一次水稻的收成。

“收割完后，第二季的稻谷苗下秧前，记得撒上生石灰消毒！”

“撒石灰？”

老唐在秦寿指导声之中，有些愕然惊异，头一次听闻农田还要撒生石灰，至于秦寿所谓的消毒，老唐与他五个学生都是云里雾里的。

“太多病害了，土壤内肯定会存在病害细菌...”

“长，啥是细菌？”

秦寿讲解了一大堆，老唐稀里糊涂地挠着头，给秦寿新鲜字眼细菌二字弄糊涂了，除了福寿螺卵随处可见，老唐压根没见到什么所谓的细菌。

“细菌，就是眼看不见的...算了，跟你也讲不通，你只要记得适量加入生石灰就行！”

“哦！”

老唐稀里糊涂地点着头，至于秦寿所说的什么细菌，他压根没有见到过也没有听闻过，既然秦寿说撒生石灰，那就撒呗！

秦寿懒得解释太多了，在解释下去恐怕他们会活活饿死憋死，生活无所不在细菌，他们还是少知道为妙，只要大致知道一些即可。

秦寿查看了会农田，基本都是一些普遍的杂草，像什么稗草、千金子、双穗雀稗、马唐、牛筋草等，全都属于农田里普遍出现的草害，无法祛除的玩意。

虫害大部分是稻蓟马、稻螓甲、稻苞虫、臭屁虫等叶面害虫，特别是臭屁虫，遇到危险放出的臭气，沾到手里臭得要命，稻谷熟了它们就跑来破坏。

一群孩童嬉闹声在田里传出来，当秦寿抬起头见到孩童们手里窜着青蛙，顿时皱起眉头，真是没化的败家子啊！

如今没有农药杀虫，全靠青蛙捕抓害虫，这些小屁孩倒是好，居然跑来搬石头砸自己脚跟，一只青蛙平均一日可以消灭多少害虫？

“以后禁止农田里捕抓青蛙，抓到一个罚钱十！屡犯二次罚钱百，若有第三次，驱逐出，列入长乐黑名单！”

“啊？这…是！”

秦寿这手严令惊呆了老唐，包括他身后的五个

学生，纷纷为秦寿制定越来越多规矩感到揪心，青蛙而已，严厉太过了吧？

“你们把农田宝典，益虫篇，抄一百份明儿给本长！”

“啊？！”

老唐与他的五名学生惊呆了，农田宝典几十页，益虫篇就数页，对于他们半盲的人，抄一百份无疑是要命的惩罚，情愿扛锄头去一里地的地沟，也不愿意拿杆抄写头疼的字。

秦寿懒得去跟老唐他们废话，黑着脸径直朝那些孩童走过去，要给他们上一堂深刻的教育课，要是在这么任由他们胡闹下去，还丰什么收？

原本打算去看看养殖场那边建设，现在发生孩童成群结队捕抓青蛙，很是让秦寿火恼，他们是玩的开心，没米吃的时候看他们是哭还是乐？

第318章扫盲式教育

入夜时分，长乐学堂灯火通明一片，劳累一天填平晒谷场的佃户们，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在贺明召集下前来长乐学堂。

眨眼工夫时间，长乐内变得人满为患，密密麻麻的民与佃户们议论纷纷，指指点点学堂门口罚站的十几个孩童。

“咦？那不是老黄家的吗？”

“还有齐家的，怎么回事？”

“不晓得啊！听说给长抓到罚站了！”

民与佃户们议论声之中，沉默化远离十几个孩童家属父母，给长抓到罚站，肯定犯了什么大错误，要不然也不会召集如此严重的会议。

民们不记得什么时候，没开过这样隆重的会议了，现在召开了肯定有什么大事，而受罚的孩童父母涨红着脸色，面对民与佃户们指指点点，恨不能拿棍子上去抽不省事的孩儿，都成什么样儿了？

里召开如此隆重会议，秦叔宝与贾蓉肯定不会错过，带着武媚娘等女来到学堂，有些意外看着受罚的孩童，搞不明白秦寿闹哪出？

两刻钟过后，在民与佃户们顶着饿肚皮期盼

下，秦寿带着长乐三男三女教师走出来，每人手里拿着一个铁丝笼子，一字排开到秦寿身后。

“咦？那是什么？”

“笨蛋，是青蛙！”

“嗯？长拿青蛙出来干什么？”

秦寿带着教师出现，每人手里提着的铁笼青蛙都安静地躺着，搞不明情况的民们挠着头议论起来，反正不会是开炖青蛙大会就是了。

“亲们，本长召开会议，有两件事重点要提一提！”

秦寿一出来就发话，民与佃户们屏息着气，竖起耳朵听秦寿说事，谁也不敢多嘴搭话，老实巴交地看向脸带怒色的秦寿，受罚的孩童父母更是心忧不已，不知道自家孩儿犯了什么错，以至于秦寿如此恼火。

“第一，今后农田里青蛙，一律不许捕抓，如有发现罚钱十，给予警告，再犯百，未成年者皆由父母领罚杖责二十，屡教不听者逐出长乐…”

“啊？！”

民与佃户们惊呼一声，面面相觑不敢置信同时看向秦寿，这也未免太大题小做了吧？青蛙丰收时期随处可见，有的甚至抓些回去炖了加菜。

现在秦寿居然严令禁止捕抓青蛙，还有那严厉苛刻的惩罚，这让民与佃户们很是难以接受，青蛙而已，至于如此较真吗？

“也许你们觉得本长小题大做了，可你们又怎么知道，青蛙捕食大量田间害虫，对农田有益，对我们稻谷有巨大的意义，它不单是害虫的天敌，更是丰收的卫士...”

民与佃户们窃窃私语议论声，秦寿一一都听在耳里，趁着人齐开始扫盲青蛙的好处，缺少青蛙护卫农田，无疑是搬石头砸自己脚，除非他们会生产农药，要不然全老老实实禁止捕抓青蛙。

秦叔宝头一次听闻青蛙益处，大感惊奇之余连连点头，通过秦寿事实论事的话，秦叔宝终于了解农田多多少少学识，打开了一扇无法触及的新视野。

青蛙爱吃小昆虫，每天能吃50多只害虫，这让民与佃户们咋舌连连，说实在的他们还真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只是觉得有就地取材肉食自然不会错过。

“下面让你们看看青蛙怎么捕抓害虫的！”

秦寿知道嘴里说的，未必能够使他们印象深刻，最简单直接点就是眼见为实，为了下一次农田

丰收，秦寿不得不浪费时间给他们做试验。

秦寿挥挥手示意，身后的三男三女教师提着笼子走上前，一一放到地面转身倒回去，不多久搬出书桌放到学堂门口前，把铁笼里的青蛙全放到桌子上。

民与佃户们带着疑惑目光，看向书桌上六只青蛙趴在铁笼里，后腿蜷着跪在铁笼上，前腿支撑，张着嘴巴仰着脸，肚子一鼓一鼓地等待着什么。

一只蚊子飞过来，在青蛙面前一晃，青蛙身子猛地向上一蹿，撞到高度有限的铁笼，舌头一翻又落在地上，蚊子不见了，它又安然原样坐好，等待着下一个蚊虫到来。

“啊？！”

民与佃户们惊呼一声，在烛火光照射下，不可思议地看着几只青蛙活跃蹦跳，头一次见到青蛙捕食画面，民与佃户们沉默了，他们要是在不明白秦寿意思，那就不应该了！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有蛙叫声我们就有播种的希望，有蛙声就有收获的喜悦和欢乐，所以从现在开始，杜绝捕抓青蛙，捕抓青蛙无疑是在搬石头砸自己脚，是图一时口福好玩呢？还是图温饱，你们自己选！”

秦寿的话再次点醒民与佃户们，现在他们知道秦寿用意了，农田之所以有高产量的粮食，大部分归功于他们一向餐上肉的青蛙！

秦叔宝颔首点头赞许地看向秦寿，说实在的，要不是秦寿弄出这么深刻的教学，秦叔宝还真不知道田里青蛙有这么大的用处！

“第二点，河道，水渠，溪水，严禁戏水，以免发生不可估量的悲剧，不单是为你们着想，更是为你们孩子安全着想…”

炎热夏日大人小孩喜欢去戏水，降温解暑这一点无可厚非，可现在河道和溪水都存在安全隐患，不能图一时清爽白白丢了性命。

“这…”

面对越来越多的禁止，民与佃户们再次议论纷纷，虽然秦寿的出发点是好的，可太多规矩约束着，这让民与佃户们很是不适应。

“当然，本长限制了你们去河道里戏水，并不代表今后如此，如今农忙在即暂时没空建游泳池，不过你们放心，本长明日起，亲自去城内请人挖游泳池…”

民与佃户们议论声，秦寿全听在耳里，太多限制以至于他们心生不满，这是迫不得已的事，比起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哀，秦寿默默担起责任，而不是等到悲剧发生了才亡羊补牢。

“念在他们初犯份上，本长不在追究，如若下次再发现捕抓青蛙和私自到河里戏水的，一律给予警告处分，散了！”

既然要坚决执行律，就不能有半点仁慈，警告完民与佃户后，秦寿头也不回转身离去，至于他们遵不遵守那就是他们的事，反正话已经丢下。

第319章天气预报团

“寿儿，农忙过后，你几位叔叔家…”

“什么？！”

晚饭用毕秦寿还没来及去剔牙，秦叔宝提及李震等人要来长乐体验军营生活，着实把秦寿吓了一大跳，那些可都是难招待的主啊！

“你几位叔叔的决定，寿儿，你可要把握好，千万不能心存手软，好好培养一下…”

秦叔宝没有理会秦寿此时此刻心里想法，事先打个招呼给秦寿知道，以免李震几人到来，秦寿忙得焦头烂额难以招待。()$()$(小)$(说)$().---.高速！

秦寿很想抗议，可秦叔宝先斩后奏的决定，秦寿知道这事跑不了，只能憋屈地点点头，除了点头还能咋样？秦叔宝都自作主张定好的事，由得秦寿说不吗？

“灵儿，去把袁神棍他们带来！”

“是！”

钱灵呆在一边突然听到秦寿招呼声，心中很是不乐意，可又不得不去执行，这么有钱的人婢女不找多几个，老是使唤她。

秦叔宝坐在一边喝着苦茶，倒是想要看看秦寿

闹哪样？天天每一刻安宁，都不知道他在忙活什么？最难以理解的还是，一下子弄出一大堆东西，顾头不顾尾的都不知道秦寿想要干什么？

武媚娘钱羽馨还有仙儿三女坐在一边，自始至终一句话没有说，默默地陪着贾蓉窃窃私语，时不时嬉笑着目光看向秦寿。

“尊师，你找我们？”

一刻钟过后，袁神棍与他几位师弟姗姗来迟，钱灵来找他们说秦寿有事找，连口饭后茶也没得及喝，就急匆匆赶来。()$()$(小)$(说)$().---.高速！

“嗯，坐！”

秦寿点点头示意袁神棍他们落座，袁神棍与他的师弟们一头雾水落座一边，面对秦叔宝好奇目光，袁神棍报以尴尬笑容羞愧低下头。

曾几何时秦叔宝把他奉为上宾招待，时境过迁如今却成了秦寿的手下，再次面对秦叔宝，袁神棍有种羞愧难耐的羞涩。

秦叔宝心里也是一阵感慨，曾经把袁神棍当成活神仙看待，经过这半年来秦寿洗脑式改变，秦叔宝不在相信什么所谓的虚拟神话，天空上面什么也没有，所谓天庭只是愚昧之人忽悠出来的。

“明日天气如何？”

“嗯？”

秦寿抿了一口苦茶，一开口就问及明日天气，袁神棍与他几位师弟们一头雾水看向秦寿，不明白秦寿这话什么意思？

“你们不是有夜观星术本领吗？”

秦寿轻轻放下手里的茶杯，看了眼恍然大悟的袁神棍他们几个，虽然秦寿不提倡神鬼学，可天气这玩意不算吧？毕竟古人夜观星术还是有些门道的，不像后世蒙人的。

占星术牵强附会地把天象与人事联系在一起，是非科学的秦寿屑之以鼻，但是，占星术对古代天的发展，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为了进行星占解谜天空奥秘，人们注意观测天象，预测地震天气什么的。

最出名的还是李淳风这个老道士，只可惜他以将仕郎直入太史局，成了李世民御用天气专家，掌天、地理、制历、修史之职的太史局，混得如鱼得水，充分展现其才智，赢得李世民欢喜。

最可贵的还是他改进汉代的天浑仪，加黄道、赤道、白道三环，变成三辰仪，使天观测更便捷精确，哪怕是传到后世，也是最先进的天观测仪器。

只可惜人才早已给李世民挖走了，秦寿只能干

瞪眼的份，李淳风不像袁神棍他们迷炼丹，不鸟李世民的厚召，才给自己机会挖过来。

“这个，尊师，观天象，贫道略知一二，怕…”

“少谦虚，今后长乐天气预报员，归你了，早中晚三个时段推测天象，有雨到来派人四处通告，你们手里的事，自有人去接手！”

袁神棍谦虚的话，秦寿不耐其烦地挥手打断，由不得袁神棍抗议直接安排他们轻松的工作，十二个时辰内不定时预测观察天象预知风雨。

耕田少不了与天气打交道，特别是晒谷的时候，要是没有提前知晓有没有雨季前来，谁知道早上太阳猛，午后会不会暴风雨前来？夏季的天气难预测。

秦叔宝愕然地看向秦寿，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天气这方面的事，更没有想到什么天气预报玩意，经过秦寿这么一瞎弄，秦叔宝忍不住暗赞起来，好奇妙的想法！

“过些日子农忙过后，抽调一些人手建个观星气象台，你们几个专门负责预测天气变动，怎么样？”

袁神棍与他的师弟们沉默一直没说话，秦寿不

得不耐起性子，纠分清观星台与气象台的区别，以免袁神棍他们想偏以为自己图谋不轨了。

“好吧！贫道试试看！”

经过秦寿一番解释，加上换了份轻松的工作，袁神棍想了想勉为其难答应下来，观星预测天气玄学，袁神棍马马虎虎应付得过来，至于准不准就不关自己的事了。

只是有些担忧秦寿这大胆的举动，要是给有心人发现了，肯定会传到李世民耳里，到时候肯定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哪怕是你观天气也好。

“嗯，你们先去看看明儿的天气如何？把大致的意思用纸和记录下来，准不准是一回事，起码心里有个底！”

“是！”

秦寿都这么说了，袁神棍还有什么话好说？带着他几个师弟告辞出大厅，去外面找地势好隐蔽的位置，琢磨天象预测一下明日天象。

“寿儿，观天象预测，可靠吗？还有你建什么观星台，那可是大忌！”

袁神棍等人离去后，秦叔宝带着疑色看向秦寿，把心里的疑问提出来，不得不说秦寿弄个什么天气预报，确实是很好的想法。

可正所谓天有不测风云，老天说变就变，根本不是人可以预测的，要真是人可预测得到，天下早就一片歌舞升平了！

对于秦寿没事浪费财力人力，还胆大包天建什么观星台，秦叔宝多多少少有些不认同，要是传到李世民耳里，那得了？想造反还是怎么回事？

“爹爹，是天气预报台，不是观星台，算了，跟你扯不通，孩儿放到后山去建得了吧？”

秦寿彻底败给秦叔宝，瞧他一席话把贾蓉等女吓得，秦寿懒得去解释太多，大不了把天气预报台建在后山禁地，谁知道里面怎么回事？

建个观星天象台还这么麻烦，秦寿很是火恼，这样限制那样限制，太迂腐顽固了，天气乃是农民密不可分的大事，要不然怎么会有靠天吃饭之说？

第320章不为人知的交易

“三顾阎侍郎？”

皇宫甘露殿内，刚从悲伤情绪恢复过来的李世民，收到严统领带回来的整理消息，百思不得其解秦寿用意何在？居然玩起三顾茅庐把戏！

阎立本除了画画有些天赋，李世民横看竖看怎么也看不出，阎立本还有什么潜在天赋？值得秦寿大费心机三顾阎府？

而阎立本自抬身价屡屡不见，很是让李世民好奇了，心好像有只猫儿在挠痒痒似的，不知道这些臣子之间玩什么把戏？

经过大理寺刘弘明盘查，排除了秦寿刺杀魏王可能性，李世民才有心情查看长乐的消息，李泰与秦寿之间恩怨，李世民多多少少知道一些，而且他也不相信秦寿会那么大胆，敢公然刺杀李泰。。

“这不安份的家伙，又折腾什么？”

李世民有些哭笑不得翻着严统领整理的本子，里面全是记载一个月前长乐动向，就差秦寿一天去几趟茅房没记载，其余他在子里的动向一一记录在案。

当然还有后山严厉苛刻的军营，想到军营两个

字，李世民琢磨着是时候试探秦寿训练的能力，经过半年放权秦寿自行组建训练，他的新兵应该有些起色了。

“严统领，可否查出箭支来历？”

翻了半天没有发现有趣的事，李世民把本子丢到龙案，想到神秘刺客的事，李世民顿时感到一阵头大与恼火，神秘刺客接二连三挑战权威，无疑是一个颇具有危险的毒瘤，一日不铲除寝食难安。

“启禀皇上，经过多方查证，箭支均属普通铁铸品，除了手艺娴熟一气呵成，没有多余锻造痕迹，普通铁匠随意皆可打造，只是…”

“只是什么？”

李世民一手捋着龙须，一边压制心中怒火，严统领说了这么多，没有一句是重点的，这让李世民很是火恼，可又发作不得。#中@.

“只是箭头工艺复杂，将作监匠工们推测，箭支非产于大唐！”

“哦？”

严统领上报的将作监匠工们结论，很是让李世民感动意外，不是大唐的产物，那就是属于外来兵器了，什么时候大唐境外有如此厉害武器了？

几百步距离，一箭击中李泰肩骨，阴毒箭头无

法拔除，李世民想想都感到一阵后怕，真凶一日不伏法，长安城恐怕是一日不安全！

李世民不敢想象，要是他自己出宫，潜在的危机刺客出现，给他自己来一箭，真要是哪样，恐怕...李世民不敢想下去了。

“退下吧！”

“是，皇上！”

严统领在李世民头疼挥挥手下，拱手抱拳告退离去，李世民头疼不已地揉着额头，神秘刺客神秘的暗杀武器，两样都是要命的威胁。

与此同时，城北郊外渭水河，渭水山庄依河而建河岸边，偌大山庄灯火通明一片，静悄悄的山庄偶尔传来几声犬声。

山庄大厅内，悠悠琴声响起，珠帘挂壁挡住一半大厅位置，长孙涣落座大厅外侧，朦胧轻纱大厅内，一名身材姣好女子赤脚侧躺月牙寝椅，另一边则有一名歌姬焚香抚琴。

珠帘分割位，两名身强体壮护卫双手抱拳，不动如山般一站就是一个下午，好像把大厅外侧坐着的长孙涣当做隐形人一样，不闻不问就是不让长孙涣过去。

“敢问里面小姐，请在下前来有何事？”

长孙涣憋不住心里的疑问，从被邀请到这里后，一直晾着喝酒，要么就是听琴打发时间，一晾就是一个下午直到现在。

自从被邀请到这里，长孙涣就觉得浑身不自在，神秘女子出现后，一直没有开口说话，很是让长孙涣心烦。

也亏长孙涣耐得住性子，换做以前早就发飙离去了，哪里会像现在干等坐半天，可今时不同往日，为了复仇长孙涣也只好沉住气。

“咯咯~~长孙公子，如此着急，这是要打那儿去呢？韵烟还未尽地主之谊！”

珠帘里妙龄女子说着娓娓动听的声音，好像有魔力似的，眨眼间平息下长孙涣心里的怨气，朦朦胧胧间一个慵懒的舒展懒腰朦胧美姿，深深勾住长孙涣的目光。

神秘女子朦胧的身姿，加上讲话的声音娇柔细语，悦耳动听之极，好像毒药一样无形地吸引着长孙涣，想要一睹里面伊人的真面目。

长孙涣不曾动心的小心脏，这一刻给里面的神秘女子打动了，头一次萌生心跳加速的错觉，身体不受使唤似的站起来。

“嗯？长孙公子请自重！”

两名护卫大汉伸手挡住长孙涣情不自禁的去路，清醒过来的长孙涣一脸尴尬无比，涨红着脸色慢慢退回原坐，惹来里面神秘女子娇笑不已的笑声。

“长孙公子，时候到了，你我自会相见，到时候韵烟会给长孙公子意外惊喜，只是现在，别忘了你我之间只是暂时合作！”

“合作什么？”

长孙涣皱起眉头，有些不悦里面的神秘女子故弄玄虚，要不是她派人三更半夜无声无息出现赵国公府，又盛情相邀于此，长孙涣还真不想来这里。

要不是看重她肯帮忙对付秦寿份上，长孙涣也不至于失去志短，他与秦寿之间恩怨，是一辈子也化解不了的仇恨。

“你的仇人，韵烟可以帮你铲除，甚至可以抓来交予长孙公子处置，作为报答，长孙公子有什么可以让韵烟心动的？”

神秘女子一开口就是长孙涣心动的条件，可当神秘女子索要报答的时候，长孙涣沉默了，他不是傻子，这么诱人的交易，对方胃口肯定不小。

虽然长孙冲已经变成彻底废物，可他长子身子是改变不了事实，迂腐的长孙无忌在长孙冲变废物

出狱后，直接夺去他代替长子的位置，搞得现在长孙涣一棍打回原形，什么也没有了。

“你想要什么？”

思前想后片刻，面对神秘女子交易，长孙涣经不住诱惑，妥协同时先问清对方条件，以免到时候对方故意出难题那就麻烦大了。

“韵烟现在想要的，长孙公子恐怕给不了，不过，要是长孙公子肯信守承诺，韵烟不但可以帮你铲除仇人，还可以帮你坐上长子位置！”

“好，那敢问小姐，要本公子如何做？”

神秘女子再次丢出诱惑的话，长孙涣心动了，也顾不得什么直接答应下来，直到弹琴歌姬停下，轻轻揭开珠帘拿出一张纸递给看守的护卫，在由护卫转交给长孙涣。

长孙涣看到纸里面的内容，顿时脸色大变，抬起头的时候，看守的另一名护卫拿出墨放到长孙涣面前，等待长孙涣自己决策。

第321章急功近利的下场

亥时三刻，准备就寝的秦寿，在斐玉派人前来通传下，秦寿披上单薄的外套，急匆匆直奔后山军营跑去，留下郁闷无比的武媚娘与钱羽馨，得，这家伙一去没一两个时辰别想回来。
()$()$(小)$(说)$().---.高速！

在斐玉派来的机械匠工提灯笼带路下，秦寿感到一阵纠结无奈，朦胧的光线照明有限，这大夜里什么时候踩到蛇虫都不知道，更别提路面凹凸不平的石子路。

秦寿很想开路，可人手有限加上水泥严重不足，只能暂时作罢，就算暂时开不了路，照明这玩意也要改进一下，要不然孤灯黑火的，夜里出行都不方便。

“你们都是这样夜里走路的？”

秦寿不得不佩服走夜路的机械匠工，他一直拿灯笼照顾自己走路，而他视线有限情况下，居然还能走得如此顺畅，没有绊脚什么的。

“将军，韩某习惯了！”

韩庚老实巴交地回应秦寿的疑问，长乐不像长安，夜里要禁宵什么的，以前在家耕田的时候，经

常起早贪黑早已习惯了，长乐每一寸土地熟悉的很，夸张点没有火照样敢摸黑前进不绊倒。

秦寿点点头没说话，熟能生巧这个典故不欺人，土生土长的人要是连自己地盘也不认路，那就不应该了，哪像秦寿一天到晚忙这忙那，压根不记路。

后山军营沉寂一片，除了巡逻值守的人，大部分都已经进入梦，进入军营秦寿松了口气，起码这里的光线比外面好多了，夜行不方便提醒了秦寿，有必要改善一下便挽式灯的问题！

“将军，气缸改进好了！”

斐玉在木屋前恭候已久，见到韩庚与秦寿到来，斐玉急匆匆走上前，第一时间汇报改进的气缸好消息，秦寿没来前他已经试验过一次。

“是吗？进去瞧瞧！”

气缸改进成功，秦寿忍不住心中一喜，带着喜色示意斐玉前面带路，气缸研究成功，无疑是一大喜事，投入农田无疑是事到功倍的好家伙！

秦寿带着朦胧的喜悦感，要是气缸真的完美运作没有故障，那真要好好夸奖斐玉一番，蒸汽气缸诞生，连同海船都可以省去麻烦的风力驱动。

进入火炉一样的木屋，秦寿第一时间受不了，

脱掉身上碍事的单薄外套，穿着亵衣踏进带有酸臭味的火炉木屋，二十多个机械匠工全都精神奕奕，汗如雨下巩固半人高的蒸汽单缸。

蒸汽单缸完全参照蒸汽火车模式，利用水蒸气的气体输送成为动力，实现单缸进气排气的循环工作，唯一缺点就是润滑问题，一直是秦寿最头痛的事。

“太大了，以后要减小一点！”

“是！”

秦寿不满意蒸汽气缸太大块，斐玉表示很无奈，这个只是样品，技术有限下全都要放大，缩小了不但考验手工艺，还要考验耐心。

不满意归不满意，怕在出岔子秦寿特意检查一遍，高压蒸汽输入口，粗糙布碎堵住管头漏气，桥接的还不错暂时没有发现漏洞。

阀杆与活动阀，秦寿仔细检查一遍，包括十字头与十字头导杆，还有活塞推杠，试了试活动阻力，阻力太大没有蒸汽驱赶人力推拉有点吃力。

斐玉陪在秦寿身边，秦寿一一检查蒸汽气缸，斐玉心里就七上八下，生怕秦寿检查出什么漏洞，驳回煞费苦心熬了一个多月的辛苦结晶。

“嗯，很好，开始试验吧！”

秦寿轻敲测试用的单缸推动飞轮，十分满意斐玉的细心，得到秦寿的首肯认定，斐玉松了口气，挥手示意机械匠工们开始抬蒸汽锅炉上熔炉加入。

“快手点，接好管道，方龄，看好水蒸气！”

“是！”

方龄在斐玉呼喝声中，等机械匠工们接好管道后，拿着布巾一边擦拭脸上汗水，一边颤抖着手，等待水蒸气压力高涨后打开阀门输气驱动。

“韩庚，往气缸注油！”

“是！”

韩庚在斐玉命令中，提起半桶精兵们打猎炸出来野猪油，往漏斗一样的气缸灌注油量，以免活塞在气缸里没有润滑损坏。

“开始了！”

方龄听到铁管传出咕噜噜声，感觉差不多了大呼一声，提醒周边的人赶紧闪开，以免出现意外泄露什么的，高温水蒸气可是很要命的。

等周边的人远离后，方龄马上拉动阀门，咕噜噜声响的水蒸气顿时进入气缸，原本静止的气缸活塞推杠，忽然间自行运作，十字头在十字头导杆左右摩擦移动。

气缸运作后，一进一排的废气从烟囱冒出，随

着水蒸气越来越多，活塞推杆越来越快，飞轮转动速度也变得越来越快。

“好，好，哈哈…”

看到飞轮成功运作，秦寿心中大喜，难以掩饰内心喜悦，差点想要鼓掌庆贺一下，蒸汽气缸成功运作，标志着大唐工业时代就要到临。

蒸汽时代提前到来，秦寿再也不用惧怕任何势力，只要给自己十年时间发展，到时候看自己横着走，李世民还不是连屁也不敢放？

打？他拿什么跟自己拼？用人海战术还是刀剑拳头？惹恼哥研究蒸汽推土机什么的，直接开进皇宫帮他免费拆迁。

“啊，不好，冒火了！”

什么？！秦寿还没来得及从痛快淋漓幻想之中清醒过来，一声晦气的不好惊呼声，好像一盘三月天冷水，彻底把给秦寿浇醒。

“我…靠！”

秦寿发现冒火的蒸汽气缸正飞速运作，汽包铁皮内发出不正常牙酸铁磨铁声，戛然而止的气缸瞬间曝管，大量水蒸气从接口喷发而出，吓得秦寿脸色大变调头马上跑人。

“啊！！烫死我了！”

“快跑啊！”

“咳咳…等等…啊！”

一眨眼间整个木屋浓烟滚滚，滋滋声的水蒸气从管道冒出四处喷发，花洒一样的雨滴溅在毫无防备的机械匠工身上，传来一声声杀猪一样的叫喊声。

机械匠工木屋这边有动静，值夜巡逻的士兵跑来查看情况的时候，全都惊呆了，木屋里面大夜里烟雾弥漫，十多名倒霉的机械匠工咿呀大叫，肩膀脖子上泛起高温烫出的水泡。

“斐玉，下次在出现这样的问题，你…算了，好好想想问题出现在哪儿！”

“是，将军！”

斐玉汗流满面，原本以为秦寿会大发雷霆，没想到秦寿最后还是放过他，气恼的秦寿用手摸了摸火辣辣痛的脖子，气急败坏转身离去，把残局丢给斐玉他们慢慢收拾，又一次失败，太急功近利了！

第322章丰收二宝

次日清晨，早起佃户们带着喜悦心情用完早饭，浩浩荡荡开始出发去农田收割，在贺明召集下，一亩地一亩地收割过去。

“男的去割稻谷，都过来领收割刀，数量有限轮留收割，女的负责打谷，打谷稍后教你们怎么打，现在开始干活，一亩一亩地收过去…”

贺明安排人手带来准备一个多月的收割刀，一千多把数量有限，加上东凑西凑出来的旧收割刀，勉强凑其三千多把，三万多人怎么够分？

眼下只能换着人轮流收割，毕竟割一两个时辰下来，腰酸背痛是常有的事，人多轮流交换就不同了，可以减轻负担体力流失。

“咦？这是什么刀？”

“怎么有锯子的？这能割吗？”

佃户们在贺明哟呵过来分发收割刀，拿在手里惊讶连连，带有锯齿的收割刀闻所未闻，很是怀疑这收割刀有没有他们以往容易掉头的镰刀好用。

“废话那么多干什么？长的农田二宝你们懂什么？赶紧的，你们去把摔桶麻布袋搬来！”

贺明瞪了眼啰嗦的佃户们，喝斥他们赶紧开工

收割稻谷，同时点出五百多人去搬摔桶和麻布袋前来，剩下的人负责捡割好的稻谷。

佃户们拿着秦寿发明的收割刀，开始还不怎么相信这收割刀好用，可用过之后马上惊奇连连不已，比起其他人用老旧的收割镰刀，他们效率快多了！

带有锯型的收割刀，比起他们以前用的收割刀方便又省力，一抓四五把稻谷稍微用力以割稻谷梗，省时又省力轻轻松松就割下来。

“快点，快点，先放这！”

聂明带着人扛秤砣前来，按照秦寿与李世民约定，每亩地产粮十斤当税收，当然是没脱壳的那种，要是算上脱壳的秦寿亏死也没天亮。

“聂明，你来这么快干什么？朝廷人还未到啊！”

贺明走到聂明面前，带着疑问不解地看着他，朝廷人未到他先来，是不是有点急过头了？更何况稻谷才收割，哪有那么快过称缴税？

“唉~~我也不想，可长有命，不得不执行啊！”

得，聂明提及秦寿下的命令，贺明马上没了意见，等待抬摔桶的人到来，几千人收割速度不是一

般的快，一眨眼间收割完三分田。

两刻钟过去，五个巨大椭圆形摔桶扛着过来，四人一组扛着过来，其余都推着放满麻布袋的板车，一车车朝收割的农田走来。

摔桶，即打谷桶，由三部件组成：桶、篾，短木梯，俑面椭圆形，约长1。5米x宽0。75米x高0。75米，篾笆约高1。5米x宽2米。

木梯约1米长，挂在桶沿尖形的一端，打谷时围在桶沿上空成弧形，把住摔打稻稿时的谷粒，伸向桶里，稻捆往梯面摔打，谷粒便掉在桶里，简单又实用的打谷桶。

为了装米方便，秦寿还特意在桶底开了两个活动口，谷满的时候可以打开舱门，源源不断装满麻布袋，省去麻烦装桶内的稻谷。

“长就是能人，什么办法都想得出来！”

聂明看着贺明带人打谷，忍不住感叹起来，经过将近一年时间，长乐从三百户不到的人口，逐渐发展到如今虚职的万户侯，如此成就恐怕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吧！

半个时辰过去，朝廷田吏税官带人姗姗来迟，见到长乐热火朝天收稻谷的场面，田吏税官咋舌连连，这恐怕是他一生以来，见到最壮观的收割画

面。

城东一带郊区自出得城门一里，皆是长乐地盘农田，几里之外破烂庄荒无人烟，民皆往长乐集中，闲时自行搭建简陋家，把长乐隐隐形成一个小镇规模。

田吏税官到来没多久，秦寿紧随其后从里走出来，打心底秦寿很不想出来，晒谷场铺水泥在即，要监管帮忙出一份力，光靠舟子卿那些匠工又要搭建粮仓又要铺水泥，累得够呛的。

“田笠卿见过秦将军！”

“恩恩，无需多礼！”

田吏税官见到秦寿出现，毕恭毕敬地拱手抱拳上前迎接，丝毫不敢用傲慢态度，秦寿有些头疼地拱手抱拳还礼，应付一下田吏税官，以免给他留下不好印象回去说坏话。

别看田吏税官只是不入流的小官，要是他使坏上报到户部，在由户部整理呈到李世民龙案，够秦寿喝一壶的，有句俗话来着，小鬼难缠就是这个道理！

“秦将军，此乃何物？”

田笠卿发现佃户们爬上打谷桶，三两下打掉稻谷梗上的稻谷，咋舌称奇不已，眼光毒辣马上发现

其中实用性，比起现在古法分离稻谷简便快捷多了。

“此乃打谷桶，加上收割镰刀，统称丰收二宝，里匠工们心血来潮劣作，入不得法眼，哈哈~~”

佃户们麻利打谷抽离稻谷，秦寿心中大喜，以现在的速度算下去，用不了一个月时间，所有农田收割完稻谷不是问题。

当然前提这一个月内最好没有雨下，要不然有些麻烦了，加上第二批稻谷又要赶着时间下秧，好奔波的夏季！

田笠卿点点头没有在说话，什么丰收二宝没听说过，不过收割用的镰刀与打谷桶值得推荐，在秦寿带路招待下，先后围观了打谷场面与收割用的收割刀，每一样都是田笠卿闻所未闻的农田工具。

佃户们配合恰当的收割方式，让田笠卿大开了眼界，盘算着如何将眼见的事上报上去，田笠卿忍不住感叹起来，长乐果然名不虚传，在这里见到的新鲜玩意，不用惊讶都很正常。

“秦将军，你有事大可先忙，田某随意看看！”

田笠卿似乎发现秦寿心不在焉的表情，意识到

秦寿是大忙人，不敢在叼劳打搅秦寿的宝贵时间，他能够亲自出来招待一番，田笠卿已经很满意了。

“那好吧，聂明，你可要好生招待田吏使！”

“是，长！”

聂明在秦寿点名安排下，点头哈腰应着接下重任，田笠卿拱手抱拳送走秦寿，在聂明带路下四处闲逛。

“青蛙农田宝，肉少吃不饱，非法捕抓贼也？”

当聂明带着田笠卿来到农田警示语，看到禁止捕抓青蛙的宣传语，田笠卿愕然失神起来，这算是什么意思？

聂明笑了笑也没有解释什么，带着田笠卿去统算现在长乐的耕作亩数，好规划出上缴的税务总量，田笠卿也算是厚度，没有故意报多亩数，该多少就是多少一一记录下来。

第323章借刀杀人

眨眼又一天时间过去，刘弘明派人偷偷摸摸前来长乐询问过几次消息，都给秦寿耐心等着打发离去，不是还有一天时间吗？瞧他没耐心的程度。()$()$(小)$(说)$().---.高速！

当刘弘明派出去的人回报秦寿的答复，刘弘明有种哭笑不得甚至想要崩溃冲动，秦寿还有心情铺晒谷场，这让刘弘明有信错人的错觉。

要不是姜维拍胸保证秦寿会办妥，刘弘明还真不敢指望秦寿帮上什么忙，事到如今刘弘明也只能耐着性子，等待秦寿的好消息。

此时此刻秦寿却悠哉活哉在里头转，除了偶尔心情好去晒谷场看看，要么就四处游荡，查看内的情况，好像把刘弘明的事忘得一干二净。

“将军！”

张德志，张德明，关鑫三人暂住潘安以前落脚的房屋，秦寿到来三人走上前迎接，住了两天没有安排，三人觉得浑身不爽，很想秦寿安排事给他们做。

“嗯，怎么样？在这里还习惯吗？”

“谢谢将军款待，将军，请给我们一点事做

吧！”

秦寿的问候声，张德志三人一脸感激，想到自己等人在这里白吃白住，浑身不是劲，一心想要秦寿安排事给他们做。

说实在的秦寿暂时还没有想到安排他们三个做什么，加上最近一直忙农田的事，把他们三个疏忽了很正常，现在他们主动提及，还真是让秦寿头疼。

“这个，容秦某想想！”

秦寿不敢吊高自己身份，虬髯客推荐的豪客，肯定不是省油的灯，加上现在才接触，以礼相待收拢人心才是关键。

张德志和张德明两兄弟海盗出身，肯定有丰富的航海能力，正是筹建海军急需人才，有他们两个协助刘仁轨，无疑是锦上添花。.~.

关鑫就有点麻烦了，关羽后代忠义肯定不用说，要是让他做些违背良心的事，恐怕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张德志三人平心静气等待着，等待秦寿给他们确切的安排，虽然很不想劳烦秦寿，可要是不劳烦秦寿安排，他们三人感到有些过意不去，空有能力帮不上忙，他们也不好意思继续呆下去。

“将军，洛阳喻工头快信！”

秦寿烦心如何安排关鑫的时候，秦风急匆匆跑来，拿出洛阳船工坊喻敌飞鸽传书来的快信，打开一看顿时皱起眉头。

张德志三人不知道秦寿手里快信内容，不过看到秦寿皱眉的模样，可以判断出秦寿遇到麻烦事了，张德志三人顿时心中一喜，终于有事可以做了！

“关鑫，秦某洛阳船工坊遇到一些麻烦，你可有兴趣去洛阳一趟帮秦某坐镇？”

“谢将军，那是关某的荣幸！”

关鑫没想到秦寿这么信任自己，居然把船工坊交给自己，虽然只是打杂保护船工坊的安全，可总好过一天到晚呆在这里。

“那好，秦风！”

“将军，有何吩咐？”

关鑫肯答应去洛阳坐镇，秦寿松了口气，秦风在秦寿点名下，走前一步双手抱拳等待秦寿安排。

“你们四兄弟协助关鑫一起去洛阳一趟，要是有人胆敢闯进船工坊范围，格杀勿论！”

“是，将军！”

关鑫听了秦寿格杀勿论的安排，先是皱了下眉

头没说什么，等去了洛阳看清楚情况，才知道真相好做定论。

关鑫与秦风离去后，秦寿把手里的快信揉成一团，张德志两兄弟呆在一边，默默地等待着秦寿安排。

“你们两个航海有经验吧？”

“是的，将军！”

张德志两兄弟没想秦寿会问这样的问题，想也没想点头应着，作为曾经的海盗，要是连航海也不懂得，那他们也就白当海盗了。

“嗯，秦某现在想要组建一支海军，缺乏有经验的航海人员，你们可否有兴趣加入海军？”

“将军，我们这算是当兵吗？”

张德志两兄弟马上醒悟过来，秦寿这话无疑是想要他们两兄弟入伍当兵，知道当兵的艰苦，出战还要自己准备一切，张德志两兄弟顿时拉下脸。

“不错，当然，秦某这里当兵不像朝廷的，你们可以去打探打探，给你们一天时间考虑，要是没有意见，晚上给秦某一个信儿！”

“是，将军！”

秦寿都这么说了，张德志两兄弟半信半疑地告辞离去，打探清楚长乐当兵的福利，在做打算要不

要入伍当兵什么的。

秦寿看着张德志两兄弟离去的背影，心里盘算着如何运用他们迅速组建海军，有他们两个在，秦寿在也不用担心海军的问题，最重要他们肯定辅助刘仁轨就最好！

秦寿远远发现潘安身影，左右看了看周边没什么人注意这边后，推门而进张德志他们落脚的房屋，潘安等秦寿进入房屋后，紧随其后从后门进入房屋。

“将军，找到了！”

“哦？在哪？”

大厅内，潘安一出现就把找到倭国老巢消息说出来，心中大喜的秦寿露出狰狞的笑容，任由你间人皇女如何狡猾，在自己地盘她躲得在深也没有用。

“启禀将军，在这儿！”

“太池林？”

潘安拿出随身携带的羊皮地图，摊开在大厅桌子上，一手指出长安郊区西侧太池林，秦寿有些意外地惊呼一声，还真没想到间人皇女真会找地方躲藏！

太池林那边，秦寿多多少少有些记忆，那可是

四面环山的地方，西靠灞水河北靠高山，南靠原始森林，正是最佳隐藏地方，稍微有什么风吹草动可以四窜逃跑。

“有多少人？”

“二十八人！”

秦寿的疑问，潘安把打探到的消息说出来，除了间人皇女，算上她带来的倭国将领与手下，一个二十七人，至于其他人去了哪里？潘安不得而知。

“潘安，先通知虬髯客带人潜伏好，随时准备抓肥羊，记得弄些罪证在现场，这次不能让肥羊跑了，在派人把消息传给刘弘明，让他去打草惊蛇！”

“是，将军！”

潘安得到秦寿的安排后，收起羊皮图纸开始准备借刀杀人，至于秦寿嘴里说的肥羊，除了间人皇女，潘安还真想不出还有谁？

“贱人，这次看你哪里跑？！”

潘安离去后，秦寿握紧拳头，自言自语嘀咕着，间人皇女抓不到就要当场干掉，她存在一天就是对自己威胁，这次在给她跑了，秦寿不敢想象她会不会报复？

第324章双管齐下

大理寺，刘弘明心烦意燥地在办案大厅走来走去，最后一天了，秦寿迟迟没有消息传来，这让刘弘明心里很是不安。 ．ｍｅ#中@.

今日整整一日没出去装模作样查案，就是怕自己出去时候，秦寿忽然派人来错过了时辰，距离期限越来越短，刘弘明心里就是急得如锅上蚂蚁。

“姜寺正，秦将军不会逗刘某吧？”

刘弘明看了眼一边气定神闲的姜维，顿时心中有气，这个家伙简直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看得刘弘明一肚子火气又发作不得。

“刘寺卿大可放心，秦将军是言出必行的人，无需…这不，说曹操曹操就到！”

姜维漫不经心地开导刘弘明要有耐心，话还没说完姜维发现长乐通风报信的人，顿时眼眯成一条直线。

通风报信的人走到刘弘明面前，把秦寿原话说出来后告辞离去，刘弘明紧绷的心松了口气，终于等到秦寿的好消息了，刘弘明不敢想要是送消息的人在晚一点，自己会不会精神失常什么的。

“姜寺正，召集人手准备去抓人！”

“是，刘寺卿！”

确定了所谓真凶的大致位置，刘弘明自然不会在拖拉，不管秦寿消息可不可靠，马上招呼姜维召集衙差，去逮捕藏于太池林的所谓真凶。

有了秦寿提供真凶线索，刘弘明打心底感激姜维，要不是他提议，现在刘弘明恐怕也是坐着等死份，愤怒的李世民肯定会拿他办事不利开刀。

刘弘明拿起一直尘封的障刀，灰迹斑斑的障刀看得刘弘明一阵心酸，自从坐上大理寺卿，刘弘明也不记得自己多久没有用过武器了？

刘弘明这边开始召集人手，虬髯客哪边也不落后，收到潘安带来的消息，虬髯客第一时间组织人手，前往城西郊区一带，迎接秦寿接应的人手送来兵器。()$()$(小)$(说)$().---.高速！

灞水池，相隔太池林十里远的荒郊，虬髯客带着五十多人手下来到的时候，等了片刻一辆密封式马车姗姗来迟，虬髯客朝马车招招手，赶马车夫回应了虬髯客。

“黑牛兄弟，有劳你了！”

马车靠近后，虬髯客终于发现送兵器的人居然是黑牛，遇到熟人好办事多了，虬髯客拱手抱拳客套十足迎接黑牛跳下马车。

“张大哥，莫要拿俺开玩笑，二十把无官属障刀，四十长弓，箭壶八十套，请张大哥清点！”

黑牛憨厚一笑抱拳回应虬髯客，一边报出自己带来的兵器数目，一边带着虬髯客走到马车后面，打开后车厢特制的门，露出黑黝黝的刀弓兵器。

虬髯客无语地看着马车内的兵器，这是咋回事？抓漏之鱼至于要这么多弓箭？可兵器都运来了，虬髯客也只好无奈叹息一声招人取兵器。

“张大哥，将军有令，能抓到间人皇女最好，要是反抗死活不论，千万别让她跑了！”

趁虬髯客的手下分发武器，黑牛慎重其事提醒虬髯客，同时拿出秦寿口述武媚娘手绘的间人皇女大致容貌图，交给虬髯客处理。

虬髯客接过黑牛递来的间人皇女容貌图，打开看了眼点点头没有说话，倭国人虬髯客自然不用客气，也没有客气理由。

没下中原结交豪客之前，虬髯客在东北一带混迹过一段时间，早有耳闻东北沿海一带海盗众多，大部分都是倭国伪装趁火打劫的。

对于心狠手辣的倭国人，虬髯客没有什么好感，这个不用秦寿特别交代，虬髯客也会主动执行，只是虬髯客没想到他的目标居然是女的。

“张大哥，将军送你的宝贝，千万别掉了或给太多人知晓！”

当黑牛拿出一个伸缩竹筒，虬髯客大感有趣接过来，在黑牛指导怎么使用下，大吃一惊如获至宝似的，犹豫再三不知如何是好。

单筒望远镜虬髯客第一眼就知道是好宝贝，没想到居然可以看到远距离事物清晰如在眼前，虬髯客觉得秦寿的礼物太贵重了！

“黑牛兄弟，这礼太…”

“张大哥，将军送出去的东西没用收回的道理，还望张大哥好生保管，莫要让俺难做！”

黑牛都这样说了，虬髯客要是在推脱显得有些矫情了，再者想到秦寿有意招揽，虬髯客犹豫再三勉为其难笑纳收下，单筒望远镜虬髯客打心底爱不惜手。

“黑牛兄弟，时辰不早了，张某人先去准备，请黑牛兄转告将军，张某人办事，放一万个心！”

黑牛在虬髯客保证下，等他的手下拿出所有兵器后，点点头跳上马车驱马离去，他的任务已经完成，剩下来就看虬髯客的了。

半个时辰过后，虬髯客带着人来到太池林外围，找了个最佳隐藏位置，虬髯客拿起单筒望远

镜，开始寻找预测倭国人最佳逃跑的路线。

望远镜世界里，虬髯客再一次感叹望远镜的神奇，八百步距离犹如近在眼前，太池林的山庄一动一静尽收眼前，可谓是知彼知己一目了然。

巨大的古宅盘山而建，在苍色山岩的脚下，屋顶上的瓦片压得密如鱼鳞，金顶石壁与阳光相辉映，阳光折射下显得色彩斑斓。

“郑宏！”

“张大哥，有何吩咐？”

虬髯客观察了一会山庄动静，判断出最有可能逃跑的路线，马上放下手里的单筒望远镜，招呼身边的江湖豪客手下。

一名三十多岁的江湖豪客走到虬髯客身边，手拿障刀拱手抱拳等待着虬髯客安排，早已习惯打打杀杀的他，隐隐之间嗅到一股即将到来的血腥味。

“你带一半人到山庄对面，也就是西侧瀛水河边埋伏，要是他们投鼠忌器抓起来，如若反抗格杀勿论，张某人在这里等他们自投罗！”

“好的！”

虬髯客的安排，听到格杀勿论的话，郑宏舔了舔舌头，想也没想点点头答应下来，带走一半人手摸着森林边缘，朝山庄西侧瀛水河潜伏过去。

等郑宏离去后，虬髯客心里祈祷着间人皇女别走高山路线，虽然山庄靠近有些险要的高山，对普通人有些危险，可这所谓的险要高山，对习武之人来说小菜一碟。

布好局虬髯客只有耐心地等了，等大理寺的衙差来打草惊蛇，虬髯客只负责瓮中捉鳖，只要不与大理寺衙差交锋就好，虬髯客相信秦寿会安排好这些。

第325章现成的替死鬼

太池林山庄内，间人皇女心绪不宁地来回走动，渡边一郎忠心不二伴随间人皇女，比起摇摆不定的藤条野，渡边一郎在间人皇女如今最低落时候，依然没有离去，默默地陪伴跟随间人皇女。www．．me

“可恶，实在是可恶！”

此时此刻间人皇女恼火无比，国内传来消息，中大兄皇子掌权了军权，无形之中给间人皇女带来巨大威胁，更可恶的是中大兄皇子收买了间人皇女手下，成功夺去她大部分军权。

舒明天皇前些阵子偶感风寒，得势把持朝政的中大兄皇子野心暴露，趁间人皇女不在国内大势拔除她的爪牙，以至于现在间人皇女快变成光棍司令。

“公主，要不我们回国内吧，再回不去…”

渡边一郎的提议，间人皇女伸手打断他的话，她何尝不想回去？可现在这个情况，她想回去也麻烦，没有船只更没有协助的人，她怎么回去？

藤条野背叛把船只全调走，把间人皇女与她心腹手下全留在这里，无疑是受了中大兄皇子的命令

指使，有意而为把她困在大唐，无法回去收拾残局。

原本指望李泰帮忙弄船回国，没想到李泰前些日子突然受击，如今窝在宫内是死是活？间人皇女浑然不知，千算万算没有算到李泰也倒下了。

“也不是没有办法，只是不到万不得已…”

间人皇女的话还没说完，突然山庄外面传来一阵骚动，兵器碰撞声与厮杀声打断了间人皇女，渡边一郎大吃一惊拔刀而起，谨慎看着大厅外面的动静。

“公主，大事不好了，外面，外面来了好多大理寺衙差！”

“大理寺衙差？！”

一名倭国志能便慌慌张张跑进来，报告外面的情况，惊呆了间人皇女与渡边一郎，怎么也没有想到大理寺找上门！

是阴谋还是陷害？间人皇女皱起两叶柳眉，听着外面厮杀声越来越近，总觉得事情有些蹊蹊，最近都老老实实的，大理寺无缘无故找上门做什么？

“公主，你先跑，这里交给我！”

渡边一郎看了眼沉默不语的间人皇女，忍不住心中一紧，催促间人皇女先离去，眼下情况可以判

断出，大理寺衙差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间人皇女在逗留下去迟早会被抓，这无疑中了他人圈套。()$()$(小)$(说)$().---.高速！

“好吧，渡边一郎，你自己小心！”

间人皇女自己也蒙了，眼下没时间多余胡思乱想，渡边一郎肯留下来殿后，无疑是最好的决策，对于渡边一郎明显的情意，间人皇女压根没有理会过。

“姜寺正，抓活的！”

“是！”

太池林山庄外面，上百名大理寺衙差格杀顽固抵抗的倭国志能便，眼看倭国志能便越来越少，刘弘明心中一急开口提醒姜维抓活口，全杀了怎么交差？

大理寺衙差得到抓活的命令，一窝蜂而上三五成群，逼得倭国志能便没有退路，眼看大势已去衙差没有在杀人，纷纷丢下武器主动投降。

“进去抓活的！”

倭国志能便主动投降，刘弘明松了口气，什么都不怕，就怕一个活口也没有，到时候想要交差都麻烦，死无对证啊！

抓到的全是小鱼刘弘明很不满意，气急败坏命

令姜维带人进去抓大鱼，而他自己则带着人守在门口，照看投降的倭国志能便。

“放弃反抗吧！”

“谁？！”

渡边一郎等间人皇女离去后，紧握手里的刀准备拼死一战，誓死保护间人皇女平安离去，忽然身后传来一声讥笑声。

渡边一郎大吃一惊转过头的时候，一记凌厉风声朝他打来，吓了一跳的渡边一郎一记就地打滚，险之又险躲过背后偷袭者的阴险偷袭。

狼狈不已的渡边一郎还没来得及庆幸，又一记凌厉风声打来，吓得魂飞魄散的渡边一郎拔刀格挡，打来的棍影忽然变道，直朝渡边一郎腿骨打过去。

“啊！！”

渡边一郎惨叫一声，右脚腿骨膝盖受了猛烈一击，要命的痛楚差点没把他痛晕过去，弓起身的时候，先前偷袭者再次挥来一棍。

渡边一郎只感到眼前一黑，紧接着双目眩晕，摇摇晃晃晕倒前，渡边一郎清晰察觉到，自己额头流出一丝沾腻腻的液体。

“姜寺正，里面有动静！”

“哎呀，那个王八羔子踩了本寺正？愣着干什么？还不快扶起本寺正？”

大理寺衙差听到大厅内惨叫声乍起，大吃一惊不等姜维下令准备冲进去，姜维突然绊倒地面，骂骂咧咧后面谁绊倒了他。

大理寺衙差们面面相觑停下来，在姜维拖延时间喝骂声之中，衙差们七手八脚扶起碍手碍脚的姜维，又不敢把他丢在这里，怕有隐藏的敌人那就麻烦大了。

“这家伙头还真硬，浪费了我的棍子啊！都怪你老仇！”

“……”

潘安手里拿着断裂的木棍，骂骂咧咧地责怪一边沉默无语的仇万福，要是渡边一郎还清醒的话，肯定气得吐血。

这两个家伙毫无江湖道义，背后偷袭也就罢了，居然还说风凉话，只可惜晕过去的渡边一郎听不到，要不然肯定会气得半死不活。

“潘兄，别闹了，办正事要紧，大理寺衙差就在外面！”

“好吧，替死鬼已经有了，办正事要紧！”

经过仇万福提醒，想起正事潘安丢掉手里的断

棍，趁姜维没带人闯进来之前，把精心准备的几只箭支放到一边，确定没有遗漏后与仇万福快速闪人。

等大理寺衙差保护着碍事的姜维进来后，潘安和仇万福早已撤得无影无踪，留下晕死过去的替死鬼渡边一郎呆在大厅。

“愣着干什么？人赃并获，还不抓起来？”

“啊？是！”

大理寺衙差在姜维喝骂声之中，稀里糊涂跑上去抓起晕过去的渡边一郎，顺带收起潘安故意留下的罪证箭支。

“还真朝西侧跑去了！”

太池林南侧树林里，一直潜伏不动的虬髯客，拿着单筒望远镜查看山庄动静，从大理寺衙差进攻山庄一刻，虬髯客都是平心静气观看。

当虬髯客发现间人皇女带着七名倭国志能便逃离，直奔西侧灞水河方向逃离，虬髯客有些遗憾地摇摇头，还真朝郑宏那边跑去了。

“追过去！”

“是！”

既然间人皇女朝西侧灞水河逃离，有郑宏在那边挡着，一时半刻间人皇女他们肯定跑不了，来个

前后夹击保管间人皇女没法逃走。

第326章计划赶不上变化

“刘寺卿，抓到一个活口，你看！”

太池林山庄打斗声停止后，刘弘明带着衙差随后赶到大厅，姜维手里拿着潘安栽赃陷害的箭支，亲自交到刘弘明面前，等待他过目下定论。

刘弘明带着疑色看向晕死过去的渡边一郎，自始至终不相信姜维有能力抓住匪首，肯定有什么人背后帮忙，至于是什么人？刘弘明不用想也知道是谁了！

“姜寺正，秦将军派人帮忙的？”

“刘寺卿，知道就好，替死鬼有了，怎么安排看你的了！”

刘弘明的疑问声，姜维不动声色地点点头，小声翼翼提醒刘弘明，替死鬼已经替他准备好了，接下来怎么做全看他的了！

刘弘明拿着姜维交过来的箭支，愕然失神不知如何是好，进展的太顺利一时间刘弘明有些不相信眼前事实，按理说现在刘弘明现在应该感到高兴，可内心怎么也高兴不起来，这可是一起糊涂案啊！

“刘寺卿，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赶紧下决定吧！”

刘弘明关键时刻犹豫不决，姜维忍不住有些气恼，这家伙怎么关键时刻变挂了？这么好双赢的事，居然还犹豫不决，换成自己早就乐呵得接受了。

“你们去仔细搜查一遍！”

“是！”

衙差在刘弘明出言调开下，各自散去在山庄内搜寻，姜维松了口气，刘弘明支开衙差，肯定想通了有什么话要与自己说。

刘弘明手里拿着箭支，阴沉着脸色坐到大厅胡凳上，通过这次栽赃陷害，暴露出真正真凶是秦寿，现在又要与秦寿合伙欺骗李世民，刘弘明有种上当受骗的无力感。.~.

“真没想到，姜维，你够狠的，枉我刘某这么信任你，你居然合伙外…”

“刘寺卿，有句俗话叫识时务为俊杰，不瞒你说，姜某也是现在才知道真相，刘寺卿，事情都走到这一步了，你难道要跟秦将军作对？”

刘弘明秋后算账的话，姜维一脸无辜地辩解，刘弘明当场气呛，有心想要找姜维麻烦，可姜维的话就好像一个响亮的耳光，打醒了刘弘明。

是啊，就算是知道了真相又怎么样？跟秦寿作

对秉公办案？估计他第二天就会暴尸街头，估计秦寿也有办法撇清关系，而他自己却白白冤死。

秦寿连李泰都敢下手，更何况他自己有什么不敢的？下一刻刘弘明沉默了，是继续一错再错成为秦寿帮凶？还是秉公办事？刘弘明没有了主意。

姜维坐到一边静静地等待刘弘明下决定，开始姜维也不相信真凶是秦寿，直到渡边一郎莫名其妙被打晕在地，又凑巧见箭不见弓，这么明显的栽赃，姜维再笨也看得出来，当然那些衙差也要打点一下封口。

“好吧，姜维，算你狠，刘某给你害死了！”

经过一番挣扎，刘弘明妥协了，与其为无谓的正义牺牲，还不如顺应潮流狼狈为奸，应了姜维的话，识时务为俊杰小命要紧！

“这不就结了，刘寺卿，这里辛苦你了，姜某先行告辞！”

刘弘明妥协，姜维松了口气，什么都不怕，就怕刘弘明太过迂腐，现在什么烦恼也没有了，姜维可以把好消息告诉秦寿了。

灞水河岸，间人皇女在手下保护到河岸边，还没来得及歇会气，一波箭雨直朝他们射击而来，冷不及防的七名倭国志能便一眨眼间，便中箭倒下三

个。

遭遇埋伏间人皇女脸色大变，拔出身上的刀警戒河岸边树林，阴森森的树林里静悄悄一片，要不是地面躺着刚死去的三个手下，还真难以相信刚才遭遇到了偷袭。

等了片刻有余，没有见对方再次发动攻击，间人皇女忍不住心烦意燥起来，后面山庄已经停止了打斗声，不用猜间人皇女也想到结果如何？

“何方鼠辈？”

间人皇女恼羞成怒，直朝河岸边树林里开口怒骂，很显然对方是故意拖延时间，敌暗我明情况下，间人皇女不敢贸然行事，一眨眼死去了三个手下，间人皇女承受不起在失去手下的打击。

“投降吧，郑某保证你安全！”

眼看间人皇女已经无路可逃，郑宏带着人从树林里走出来，算算时辰虬髯客也快赶来，郑宏不怕间人皇女玩什么阴谋。

“你是何人？为何要与小女子作对？”

间人皇女发现郑宏的人数，脸色顿时大变，十个刀客二十个弓手，特别是二十个弓手虚拉弓手势，间人皇女相信，要是自己敢乱来，对方肯定会放箭射击。

“留下你的人，这位小姐，识趣点束手就擒，别逼郑某辣手摧花！”

郑宏不屑杀女人，更何况还是如此美艳的女人，至于虬髯客为什么要杀了她？郑宏没兴趣知道，只要间人皇女老实投降，郑宏也省回手上沾上血腥。

开始郑宏以为是什么穷凶极恶之徒，没想到虬髯客要自己拦截的居然是女流之辈，杀人郑宏不会眨眼，但是杀一个女流之辈，郑宏怎么也下不了手。

“哦，是吗？”

间人皇女似乎发现郑宏弱点，咯咯声笑了起来，越笑越得意直让郑宏忍不住皱起眉头，不明白间人皇女笑什么？

“你笑什么？”

郑宏谨慎地看着间人皇女，突然间觉得这个美艳异常的女子很危险，还没等郑宏提起精神防备，忽然间人皇女嘴角娇笑变成冷笑。

“愚蠢！”

间人皇女嘲笑一声，紧接着郑宏这边头顶出现一阵窸窸窣窣声，密集箭雨从河岸边射来，冷不及防的郑宏与他的手下大吃一惊，有埋伏！

“啊～～”

“有埋伏！”

“可恶，撤！”

密集箭雨一眨眼间放倒郑宏这边七八人，间人皇女趁郑宏他的手下们大乱，带着四名手下直奔河岸埋伏地跑去。

疲于应付密集箭雨的郑宏差点想要吐血，千算万算没算到间人皇女还有埋伏，河岸边冒出的二十多人埋伏弓手，一波紧接着一波箭雨直朝这边放，狼狈不堪的郑宏只好带人后撤回树林。

损失惨重的郑宏等埋伏弓手停下攻击，间人皇女早已搭乘渔船顺流河水跑远了，气急败坏的郑宏狠狠甩掉手里的障刀，一脸惭愧看了眼死伤过大半的手下。

早知如此先出手干掉狡猾的间人皇女，只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自责难逃的郑宏秃废地坐倒地面，等待虬髯客到来问罪。

第327章吐血的李泰

“抓到真凶了？”

李世民拿起刘弘明的奏折，恍惚之中有点难以接受事实，可刘弘明呈交上来的罪证箭支，完全符合刺杀李泰的箭支，更何况还有替死鬼渡边一郎。

李世民原本想要提审渡边一郎，哪晓得渡边一郎押送回大理寺天牢，就咬破牙缝里的毒囊服毒自尽，以至于李世民不得不默默接受事实，真凶自咎难逃大唐审判，先下手自我了断，完全符合亡命刺客行为。

估计李世民怎么也想不到，他一直信任的大理寺卿刘弘明，早已给秦寿渗透腐蚀了，成了秦寿帮凶欺瞒事实真凶，纵容姜维灌毒弄死渡边一郎，替死鬼伏法真凶却逍遥法外。

真凶伏法李世民松了口气，刘弘明办事李世民多多少少有些信任，卸去心头大患一直忙碌到晚上，李世民才有空去武德殿看望李泰。

“抓到真凶了？”

东宫内，太监把探听到的消息汇报给李承乾，励志图强的李承乾放下手里的奏折，有些惊讶地看了眼通风报信的太监，想要确定通风报信的太监不

是蒙自己。

这破案速度也太快了吧？最不可思议所谓真凶居然是倭国人，这让李承乾很是匪夷所思，整个案件过程漏洞太多了！

刘弘明怎么知道凶杀在城西偏僻的太池林？又是怎么抓到来无影去无踪的刺客？撇去这些不谈，算他办案有两手，可亡命杀手会自带毒药，这个他身为大唐刑法者，多多少少知道一些吧？

最不可思议还是单凭一支箭定罪，李承乾觉得太过儿戏，武器呢？李承乾最感兴趣还是几百步内精确杀人利器，而刘弘明却以武器不见为由敷衍，李承乾觉得事情真相并非如此。

“你先下去领赏吧！”

“谢太子殿下！”

百思不得其解的李承乾挥退通风报信的太监，欣喜若狂的通风报信太监躬身告退离去，李承乾冷笑一声，真凶是谁他早已有些眉目，只是没有证据下懒得说破，就算是有证据，李承乾也不屑说破，政敌的敌人就是盟友！

“太子殿下，城北一带最近出现一群不明来历的势力！”

李承乾丢下手里奏折胡思乱想的时候，一名侍

卫打扮的人从侧殿走进来，把打探到的消息报告出来。#中@.

“不明来历的势力？皇上可知道此事？”

“这...”

李承乾的问题还真问倒了侍卫，李世民的眼线有多广，他一个小小侍卫哪里知道？至于李世民知不知道那就不得而知了。

“继续暗中盯紧，看他们想要做什么？最好打探清楚来历，暂时别惊动他们！”

“是！”

侍卫拱手抱拳告退离去，留下李承乾阴霾着脸色，长安又多出一股来历不明的势力，局势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他们是谁？想要干什么？’李承乾沉默了，百思不得其解来历不明的势力，在没有确定对方来历之前，李承乾采取以静为动，先查清楚在做定论。

“父皇！”

“泰儿，别动，躺着就好！”

武德殿，李泰脸色苍白躺在软榻上，李世民到来李泰挣扎着欲要爬起，心痛的李世民快步走到李泰面前，好生安抚情绪激动的李泰。

遭遇刺杀后，李泰整个人变了样，以往胖嘟嘟的脸型，短短几日之内瘦了一大圈，特别是他空荡荡的右手，李世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泰儿，真凶抓到了！”

“抓到了？父皇，快处死他！”

李世民坐到软榻边，把抓到真凶好消息说出来，李泰闻言顿时咬牙切齿，恨不能亲手剐了秦寿，除了他李泰还真想不出还有谁！

如今李世民说真凶抓到了，不用猜肯定是秦寿，一扫秃废的李泰满脸期待地看着李世民，希望李世民马上杀了秦寿，就算不能亲手杀了他，只要他不留在世上，这对李泰来说无疑是好消息。

“呵呵~~泰儿，真凶已畏罪服毒自杀，泰儿，你现在...”

“死了？”

李泰紧绷的心顿时松懈下来，一直误以为真凶秦寿死了的李泰，失落之中带着痛快淋漓，强敌对手死了，剩下来就是把李承乾拉下太子之位。

以一只手换秦寿一条命，李泰除了觉得有点亏外，这无疑是最好的消息，至少少了一个强敌，对付起李承乾轻松多了。

“泰儿，你放心，倭国人敢偷袭你，父皇绝不

允许倭国存留...”

“什么？！”

李泰一直误以为死的是秦寿，直到李世民说凶杀是倭国人，李泰整个人一惊一乍翻身而起，顾不得牵引到的伤口，不可思议看向李世民，想要确定自己没听错。

“父皇，你说真凶是倭国人？”

李泰整个人狰狞着脸色，几乎接近崩溃咆哮，错了，全错了，倭国人怎么会刺杀自己？真凶除了秦寿，还有谁？

“不错，大理寺卿刘弘明已经查明...”

李世民不了解李泰怎么这么激动，点点头把刘弘明查明的真相说出来，哪晓得李泰听完后，受了不刺激整个人喷了一口血，双眼一黑晕过去。

“泰儿！御医，快传御医！”

李泰吐血晕过去，着实把李世民吓了一大跳，情急之下呼喝宫门外太监去找太医，李世民怎么也没有想到，李泰情绪波动这么大，完全是因为他老糊涂判错案！

长乐，潘安把间人皇女逃走的消息说出来，秦寿顿时脸色变得极其难看，又让间人皇女跑了，这无疑是一个致命的疏忽。

“将军，还需要继续...”

“继续加大力度搜索，发现间人皇女格杀勿论！”

秦寿咬牙切齿握紧拳头，间人皇女再次逃离，现在已成了惊弓之鸟，加大力度搜查才是正道，等她喘过气来自己就麻烦大了。

“将军，那潘某先行告辞！”

潘安告退离去，秦寿有些疲惫地挥退潘安，千算万算没有算到间人皇女如此狡猾，居然还暗中留有一手埋伏，果然是不好对付的刺头！

秦寿很想找虬髯客麻烦，可想想这也不是他的错，只能怪他的手下太马虎大意了，同时见识到间人皇女潜在的威胁程度。

“看来要准备应急之策了！”

秦寿头疼不已地揉着头，开始琢磨应急之策，以防间人皇女复仇发难，要是她自投罗到李世民那边，供出一切无疑是痛击了秦寿的死穴。

第328章李世民的考验

次日清晨，天蒙蒙亮的时候，秦寿早早起来准备长乐发展路线，收割完的稻田又要重新开垦，准备用来培育秧苗，准备下一季的种植。#中@.

晚种的水稻要赶着时间下第二批秧苗，要不然赶不上秋季丰收节了，秦寿也不想这么奔波赶脚，可这批粮食勉强顶住到明年开春，要是冬季再有难民压根不够消耗。

“长，养猪场排污渠怎么安排？是挖渠到公用化粪池还是另外…”

“自己想办法解决，最好重新开渠！”

贺明大清早就来难题，秦寿头疼不已地把难题丢回给贺明，现在的化粪池只提供给全的，要是加上那些猪无疑增加了倒夜香人的压力。

“这样吧，养猪场挖沟排到鱼塘，给鱼塘增肥！”

“啊？这…长，可行吗？”

贺明瞪大眼，不可思议看着秦寿，头一次听闻秦寿这不可思议的养殖方式，想要确定秦寿是不是没睡醒？还是忙晕过头了？

“少废话，这叫综合利用，鱼塘水没有微生

物，养鱼慢...他奶奶滴，跟你废话干什么？照办就是了！”

“啊，是！”

秦寿说了一通生物循环课，贺明听得云里雾里，直到秦寿清醒过来才发觉自己对牛弹琴了，恼羞成怒驱赶贺明照办。

贺明在秦寿喝骂声之中灰溜溜跑远，既然秦寿这样安排他照办就是了，只是想不通秦寿这种奇怪养殖方式。

看了眼时间秦寿直奔晒谷场，经过袁神棍他们夜观天象，这几日天气晴朗，过些日子就难说了，怕赶上雨季秦寿不得已停下新兵训练，全都加入到铺晒谷场热潮。

劳累的秦寿还没来得及歇会，巳时末到，就给皇宫来人催促去面见李世民，至于什么事，秦寿猜测肯定没好事，正所谓好事不上门，上门都是坏事！

李世民有召，秦寿不得不硬起头皮去报到，连洗漱也省去急匆匆跑出门，招来黑牛驱马直奔长安，如今李世民遭遇一大堆打击，秦寿不敢有片刻耽误，去挑战李世民脾气什么的。

皇宫太极殿内，大唐四大恶货将军坐席一边，

其他三人还好一点中规中矩，程妖精无聊地打着哈欠，搞不懂李世民朝会过后留下他们干什么？

李世民坐在龙椅上手捋着龙须，闭目沉思不言不语，似乎等待着什么人到来，至于他在等什么人，李靖等人就不得而知，只能忍耐着性子老实陪坐。

“游骑将军秦寿殿外求见！”

“宣！”

宫门外太监呼喝秦寿到来，李靖等人顿时恍然大悟，感情李世民是在等秦寿，带着一丝不解疑惑，李靖等人目光看向太极殿外秦寿急匆匆走进来。

“微臣参见...”

“秦爱卿无需多礼，薛高，赐座！”

秦寿心不诚的大礼，李世民没好气翻起白眼，无福消受他心不诚的大礼，轻挥手示意薛高给秦寿赐座，给李世民看穿自己心不诚，秦寿尴尬无比地落座一边。

‘好大的阵仗，这是玩什么把戏？’秦寿看了眼大唐四大恶货全在场，忍不住皱起眉头胡思乱想，不明白李世民这是闹哪出？

环视一眼李靖等人，瞧他们迷茫的脸色可以看

出，他们也不知道李世民玩什么把戏？程妖精裂牙朝秦寿一笑的时候，秦寿回以牵强的笑容，够了，他的笑容不敢恭维。

“秦爱卿，你的新兵训练得怎么样了？”

咯噔，李世民无缘无故提及新兵的事，秦寿心里不安地咯噔一下，啥意思这是？秦寿没有回答李世民，脑海里快速转动着，非常时期要谨慎对待，说错一句话可能带来的就是致命的危险！

‘什么意思这是？亦或者是发现了什么？还是？’心里不安的秦寿胡思乱想起来，不敢贸然回答李世民，想清楚在回答他才行。

“贤侄，贤侄！”

“嗯？”

秦寿沉默不语，李靖马上败给他，也不知道是走神还是怎么回事？敢在李世民面前走神，他算是有史以来第一个人了！

李世民黑着脸色，有心想要发作却强忍下来，这次秦寿是主角，李世民不得不强迫自己原谅秦寿一次走神。

“呃…启禀皇上，训练的马马虎虎！”

意识到自己走神惹怒了李世民，秦寿不得不硬起头皮，谦虚地说出新兵近况，打心底有些得意，

马马虎虎收拾你的王牌大军绝对没问题。

超负荷激发人类潜能训练，全都是有科学依据的，比起现在的训练方式，严厉不知道多少倍，不敢保证以一敌十，以一敌四五个人还是勉强可以的。

“嗯，朕原本打算一年后查看你训练新兵的成果，既然秦爱卿如此自信，那朕提前抽查一下你训练结果！”

李世民捋着龙须，酱黑的脸色慢慢松懈下来，提出秦寿目瞪口呆的要求，提前抽查新兵训练的成果，这让秦寿很是惊讶，不是说好一年后抽查结果吗？太着急了吧？

“呃…皇上，是不是太…”

“朕已经决定了，诸位爱卿，你们谁愿意抽查秦爱卿的新兵？”

李世民不容秦寿反对，我行我素打断秦寿的抗议声，转过头看向李靖等人，看看有谁愿意出来抽查秦寿的训练结果。

秦寿的训练新兵方式，李世民一直默默地关注着，以前是没空加上组建没多久，李世民一直把这事遗忘放到一边。

现在长乐丰收在即，加上他的新兵训练一日没

间断超负荷训练，李世民很想见识一下，如此超负荷训练成果如何？

最佳检验成果的人，莫过于眼前四位大唐恶货将军，手下精兵都是经历战火洗礼的人，想要检验出秦寿新兵能力，非他们四个手下精兵们不可。

“这...”

李靖等人犹豫不决地不敢冒头，赢了胜之不武，会留下以老欺少口闲，要是输了更是丢不起脸，李世民提出的建议，还真是很难以决策的事。

等了片刻李靖等人没一个站出来，这让李世民很是生气，很是没有面子，李靖等人好像事先商量好似的，谁也没有去应李世民的号召。

“皇上，老流氓我试试看！”

李世民快要发飙的时候，程妖精裂牙嘿嘿一笑，枪打出头鸟似的第一个站出来，惊呆了李靖和李绩还有尉迟敬德三个。

“嗯~老流氓就你了，三日后带人去长乐比试！”

李世民捋着龙须开怀大笑起来，丝毫没有顾及秦寿郁闷的脸色，马上同意了程妖精的主动请求。

第329章独特贞观币

太极殿内，确定程妖精精兵与秦寿精兵比试时间，大唐四大恶货在李世民挥退下，唯独把秦寿留了下来，看情况是有事情要商议，要不然也不会单独留下秦寿。.~.

秦寿不安地临危而坐，与李世民单独相处，总是觉得有点压力大，特别是不说话的时候，气场压力是最大的，君王的心最难猜测。

“秦爱卿，农田收割的如何了？”

“启禀皇上，马马虎虎过得去，依照当初约定，微臣...”

李世民沉默了片刻，一开口就问及农田之事，秦寿不敢有所隐瞒，也没有必要隐瞒，如实说出农田实情，田吏税务官都已测过，相信李世民心中早已有底。

占城稻的收成着实让李世民大吃一惊，同时暗赞秦寿的眼光独到，居然千里迢迢去占城引进高产量的占城稻，一亩地产粮最少四五百斤粮食，够厉害的稻谷种！

“秦爱卿，占城稻推广全大唐，依你之见意下如何？”

占城稻是秦寿引进的，李世民思前想后看出了占城稻的魅力，有心想要大势推广，当然这要问问秦寿的意见，希望他可以把种田经验共享出来。

长乐种粮产量这么高，李世民相信秦寿肯定有秘诀途径，要不然他也不可能种出普通百姓一倍有余的粮食，光凭这一点足够吸引了李世民。

粮食自古都是国之命脉，缺乏粮食无疑是一个国家的衰落，有眼光的李世民不拘一则，更不会嫌弃什么外来物，只要对大唐有利的，他都会施行倡导。

“那是微臣的荣幸！”

李世民都这样说了，秦寿敢说不吗？再说了引进占城稻，无非不就是多产粮，把现今的米价打压下来，粮食多了是好事，起码不用愁米价上涨什么的。

得到秦寿的同意，李世民心中一阵欢喜，占城稻丰收魅力李世民有目共睹，加上秦寿弄出的风力水车，如果大力推广开来，李世民相信用不出三四年时间，大唐即将进入国富民强时代。

“秦爱卿，你当初提议的货币论，朕好奇，如何改革法？可有方案供朕好生瞧瞧？”

想到国富民强朦胧镜像，李世民马上想起秦寿

曾经提及的货币论，农业带动上去了，商业肯定要也要跟着上去，货币流通性就是一大难题。

如今太子发愤图强，主动揽下芝麻绿豆小事，李世民可以空出时间琢磨其他，第一时间想到货币问题，当然也要看看秦寿改革的效果。

“启禀皇上，微臣早已有准备，可否持一用，微臣把大致货币变革写出来！”

“嗯~”

秦寿索要墨，李世民想也没想点点头答应下来，招来一边静候的薛高，醒目的薛高拿起李世民龙案上的墨纸张，小心翼翼递到秦寿面前。

秦寿勒起衣袖抓起杆，当着李世民好奇目光，挥如云写出货币构思，薛高看了眼秦寿真迹墨宝，不敢恭维想笑不敢笑，五岁孩童估计写的比他顺眼。

两刻钟过去，在李世民等待之中，秦寿终于把自己构思的货币写好，薛高小心翼翼地捧起秦寿写好的长篇大论纸张，直接递给久等的李世民。

“贞观金币壹佰元？伍拾元？贰拾元…”

李世民愕然地看着秦寿构思的货币，费劲十足念出秦寿狗爬一样的字眼，不过还是给秦寿想出这样的货币给震惊了。

“秦爱卿，这壹佰元，伍拾元，贰拾元，全用金铸而成，其他拾元，伍元，贰元，壹元，均用银铸…何解？”

李世民放下手里的纸张，光是秦寿起名贞观币打动了李世民，后面部分李世民没有去看，先弄清楚这货币价值与用处，隐隐之间李世民觉得这货币有很大价值观。

“启禀皇上，微臣用金银铜区分货币价值，一是为了方便，二是可以减轻不必要负重，三是可以方便找零…”

李世民竖起耳朵聚精会神听着秦寿长篇大论，当秦寿举例把现今一变成铜铸一毛钱，十变银铸壹元，百变大银拾元，千也就是一贯钱变金铸百元，顿时咋舌不已，这可是前无实例的货币变革！

秦寿怕李世民理解不过来，举例说明某人去买一匹普通马，市场价格接近三四贯钱，要是用现在的铜钱交易，肯定要带接近三十斤重的铜币，或者货到付款以物换物什么的，相当的麻烦！

但是用新版的金币就不同了，只需四个火柴盒大的金币，足够交易下一匹马，甚至还有零头找，极大改善了交易的麻烦与浪费时间。

再者某人去酒楼消费，普通消费或许几到十几

钱足以，可对有钱人或权贵们消费，那可是动辄上百上千的大餐，光是酒水就两三百一斗，唐人好酒喝个几十钱酒水小意思。

在经过秦寿一番详细讲解，李世民沉默了，不得不说秦寿设定的货币价值观，打动了李世民变革货币心思，认同归认同可这货币想要变革，要顾及很多！

“爱卿想法不错，可这货币变革势必会有以假乱真吧？”

李世民最担心还是民间仿制，以假乱真扰乱货币流通，到时候还真是麻烦不断，虽然现在的货币也存在造假，但是起码铜币价值不是很高。

现在秦寿把金币价格变高，要是给民间仿制出来，无疑是给大唐经济带来巨大损害，最基本会动摇大唐根基，太冒险了！

“皇上，微臣也想到这问题，所以连续几次拜访阎侍郎，就是想要他帮忙设计一套…”

秦寿打蛇上棍，把自己拜访阎立本的事提到货币变革，李世民听完秦寿解释后，恍然大悟起来，感情秦寿三顾阎府，是想要弄样板给自己看！

当得知秦寿变革的货币，金币全印自己肖像，好流放万世什么的恭维话，李世民脸红了，小宇宙

瞬间爆发，知我者莫过于他，这主意不错！

“嗯，爱卿，此提议甚妙，最好弄个样板出来，朕好与大臣们商议一番！”

李世民捋着龙须龙颜大悦地点点头，亲自批准秦寿弄一套样板来，好说服一起打江山的老顽固大臣们，毕竟变革货币不是小事，也不是动动嘴皮就可以的！

“皇上，这个最好你派工匠来，微臣把设计方案交予他们！”

“嗯，也罢，爱卿，有劳你费心了！”

激动过后李世民恍悟过来，十分满意秦寿避嫌的举动，心情大好继续与秦寿畅谈货币变革之事。

第330章天意还是造化弄人

第二天，李世民派来的金匠工秦寿安排到厂区范围，顺势安插一大堆虬髯客介绍的金饰匠工去偷师学艺，对于秦寿安排的金饰匠工，朝廷金匠工们没有怀疑什么，有问必答套出毕生才学。ｗｗｗ．．ｍｅ

估计李世民做梦也想不到，他疏忽大意以至于养出个大胆金老鼠，等他醒悟过来为时已晚了，当然那只是后话暂且不提。

“将军，真要在后山扩建第二个军营？”

薛仁贵应诏而来，得悉秦寿又要开设第二个隐蔽军营，把现在禁地的军营里匠工们全转移到后山里，顿时感到一阵头疼，又是一件要命的苦力活！

薛仁贵无语地看着秦寿，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玩狡兔三窑还是故弄玄虚？薛仁贵不知道也没有兴趣去知道，他只知道一件事，重建一个军营是吃力不讨好的事！

“没办法，过两日精兵要与卢国公的精兵切磋，加上李靖他们的公子哥们又要来长乐体验军中……”

秦寿颇感无奈地说明情况，薛仁贵顿感无语，

好吧，现在他终于知道秦寿的苦衷，感情是给逼着搬迁机密兵工厂与机械厂，至于金矿那是没有办法搬走的。

“将军，那金矿...”

薛仁贵不得不提醒秦寿，要是李靖他们的公子哥们来到这里，肯定用不了多久会发现金矿，到时候秦寿估计麻烦大了。

总不能一直把李靖他们的公子哥逗留筛选营区，经过一段时间考验，要是他们及格了，肯定会调动现在的精兵营区。

薛仁贵现在体会到了秦寿的无奈，早知当初他应该建多一个掩饰军营，或者分成男女军营，不用如此被动怕给人发现秘密。

“嗯，这样吧，把现在的军营重新划分，女子军营安排在金矿那边，实行男左女右架起分隔墙！”

“是，将军！”

秦寿这主意够绝的，女子军营划到金矿区，相信李靖他们的公子哥们胆子再大，也不会跑到男女有别的女子区，成功杜绝了他们发现金矿存在。

“去吧，把精兵们调回来，加快速度筑起围墙！”

“是，将军，末将告辞！”

眼下也只有这样最好的办法了，确定秦寿没有什么特别交代，薛仁贵便急匆匆告辞离去，开始召集精兵们回来动手筑围墙，连同军工厂之类也要迁走。

“也不知道老丈人怎么样了？唉…真是头疼啊！”

想起钱老爷子去了江南，算算时日现在估计早已到了，钱老爷子这次恐怕是白跑一趟，钱夫人压根没回过娘家，就在长乐这里。

想到钱夫人现在这样，秦寿也不知道如何安排了，纸是包不住火的，除非钱夫人愿意隐藏一辈子，包括未出生的孩子。

就算是钱夫人没有意见，秦寿自己也不怎么乐意，长子长女为大，总不能自己未出生的孩子要隐姓埋名一辈子吧？

头疼不已的秦寿豁然起身，思前想后秃废无比滴摇头叹息着，转眼又慢慢落座椅子上，心烦意燥无比揪着头发，想破脑袋也没有想出办法解决这棘手的问题。

“早搬走了，滚！”

与此同时江南哪边，钱老爷子气得吐血有份，

钱夫人娘家老房子早已卖了，至于钱夫人年迈的老母搬去了哪里，钱老爷子丝毫不知道。

悲哀的钱老爷子这时才发现，与钱夫人冷落一些年，连她家里近况也不知道，真的是有愧人夫，难怪她会变心，是报应吗？

老屋易主的家仆恶言恶语驱赶钱老爷子，最近不少人想要借口套近乎，都想拜见他们家公子，钱老爷子马上给家仆定义成套近乎的人。

钱老爷子秃废地漫步在青砖石上，渴切想回忆起以往的每一个细节，周边一草一木，似乎都带有以往那份淡定的气质，只可惜如今早已物是人非了！

路，钱老爷子不知道延伸到什么地方，路上的每个岔口，都通往一个不一样的江南，麻木不仁的钱老爷子游走江南街道，没人陪伴就这么静静走着。

钱老爷子登上桥顶，心乱如麻看着江南的河道，两岸坐落着密密麻麻的房子，望过去是青白的交相辉映，好像一直延伸到天边，高大的柳树遮住阳光，倒映在水中的影子，朦朦胧胧的好似梦中。

“钱老爷子？！”

钱老爷子失神的时候，突然一把熟悉的惊呼

声，惊醒了失落的钱老爷子，转过头看到身后来人，钱老爷子顿时愕然失神。

眼前出现一个蓬头乱发的满脸污泥的乞丐，破烂打钉衣衫发出阵阵恶臭味，哪怕眼前乞丐在怎么落魄也好，也难以掩饰他曾经那份傲骨之气，还有那帅气熟悉的脸孔。

“是你？何大公子？！”

钱老爷子不敢置信看着眼前脱胎换骨的何大公子，很难想象当初他是衣食无忧家财万贯公子哥，时过变迁没想到他居然变成一无所有的乞丐！

何大公子这是沉默了，没有回答钱老爷子，就这么黯然转身离去，他自己也不知道干什么要喊钱老爷子，按道理见到他应该绕着走，可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喊出来了。

“等会！”

何大公子刚走出几步，钱老爷子心中一软，不管何大公子以前人品如何，现在他落魄成这样，多多少少因自己而起，理所当然补偿他一些。

哐当~钱老爷子从衣袖里掏出三两金子，放到何大公子破碗里，算是补偿他当初对自己闺女情一片。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何大公子涨红着脸色，丝毫不领钱老爷子的情，而钱老爷子则摇摇头叹息一声，走下石桥径直离去，没有理会身后的何大公子责问声，更没有注意到何大公子在背后追来。

走到河道岸边的钱老爷子，马上给追上来的何大公子拉扯停下来，在过往路人停下脚议论声之中，钱老爷子涨红着脸色试图甩开何大公子脏手。

“站住，你的臭钱，我何某不屑…”

“放…啊！”

也不知道是钱老爷子甩袖力气大了，还是何大公子意识到自己手脏，突然间放手以至于钱老爷子甩力过大，一个踉跄重心不稳直朝河岸噗通一声掉进水里。

“啊！有人落水了！”

“什么落水了？是哪个乞丐推下去的！”

“快去救人啊！”

钱老爷子掉落水里，把何大公子吓了一大跳，不熟悉水性的何大公子在周边路人指点污蔑声，心中感到一阵害怕，连钱老爷子死活也不管了，抓起破碗拼命跑离这里是非之地。

第331章神秘势力

眨眼又两天时间过去，天色渐渐临近黄昏，长屋大厅，闲来无事学刺绣的钱羽馨，看得一边心痛的秦寿直摇头无语，很想提醒她没有天赋就算了，别死撑了！

这两日钱羽馨学刺绣，没少弄伤手指头，经常精神恍惚走神，也不知道她怎么回事，每次问她总是心绪不宁，说什么预感到不好事情发生。

直到夜里，秦叔宝与贾蓉用完晚饭早早回房歇息，把空间留个年轻人，免得老出现打搅年轻人生活，加上缺少娱乐夜里基本是鼓噪无味。

“秦郎，要不过些日子，在子里办一场仙儿的曲子大会？”

武媚娘看了眼颇感无聊的仙儿，接触到仙儿眼色示意，武媚娘开口提醒秦寿，别把仙儿冷落了，也想不明白秦寿怎么放着个大美人不动？

“演唱会？”

“呃，算是吧！”

武媚娘有些不习惯秦寿所谓的演唱会词眼，还是习惯说曲子大会，自从秦寿办过一两场后，就压根把这事遗忘了似的，仙儿除了这些能够帮助秦

寿，其他什么的她都帮不上忙。

“唉~~好吧，等收割完稻谷再说吧！”

秦寿看了眼一脸期待的仙儿，点点头勉为其难答应下来，马上迎来仙儿羞涩的笑意，看得秦寿直摇头无语，老老实实在家里呆着不好吗？何必抛头露面呢？

秦寿知道仙儿的用意，无非是想要自己增加财政收入，说实在的秦寿还真不缺这点钱，不过仙儿喜欢的话，秦寿也不介意隔三差五玩造星把戏，把仙儿培养成大唐歌星什么的。

钱羽馨再次心神恍惚地手拿针线刺绣，对于秦寿与武媚娘窃窃私语不闻不问，要不是一边的仙儿时不时提醒，还真刺伤手了！

“尊师，贫道夜观星宿大变，估计后天有场大雨！”

秦寿与武媚娘闲聊扯东扯西的时候，袁神棍急匆匆从大厅外面跑进来，连同他的几个师弟一起，把夜观的天象说出来。()$()$(小)$(说)$().---.高速！

袁神棍说后天可能有大雨，秦寿顿时感到一阵头大，夏季的大雨可是很大的，如今农田才收割到几十亩地，现在又来大雨怎么搞？

“有大雨？袁神棍，准呼？”

“尊师，贫道也不晓得，夜了，贫道去就寝了！”

秦寿不信任的目光，很是让袁神棍生气，都说了有可能有只是猜测，谁知道老天下不下雨？遭受质疑的袁神棍带着闷气告辞离去。

好吧，秦寿给袁神棍耍小孩子脾气逗乐了，或者说逗的没脾气了，一把年纪的人还耍小性子，还真是少见的人！

武媚娘想笑不敢笑，秦寿给袁神棍生气逗得哑口无言，还真是少见，刚想说些什么，门外突然出现鬼鬼祟祟的潘安。

“你们先回房休息，郎君我有事！”

“好吧，你也早点休息！”

武媚娘看了眼有急事一样的潘安，不用想也知道肯定没什么好事，秦寿才这样支开她们，武媚娘只好带着仙儿与钱羽馨离去，先回房等秦寿。

“将军！”

“神神秘秘的，有何事？”

秦寿看了眼脸色焦急的潘安，一脸疑惑不解，很少见潘安这样，莫不成打探到什么消息了？还是发现间人皇女有新靠山了？

“这两日长安城内，莫名其妙多出一股陌生势

力，财大气粗两日内收拢了数十家店铺…”

“陌生势力？”

潘安原原委委说出最近长安城动静，神秘陌生势力财大气粗，两日内坐收数十家店铺，安定进驻长安城，直让秦寿大吃一惊，什么来头？

秦寿眉头紧皱，总觉得这股神秘陌生势力，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连潘安都打探不清对方来历，可见对方神秘到什么程度？

“将军，潘某无能打探不出，以请张兄帮忙打探，估计过些日子会有消息！”

潘安一脸惭愧地把事实说出来，神秘势力出现的太快了，而且还很狡猾，从城西城南城东三个方向，掩人耳目分批进城。

搞得如此神秘潘安想注意不到都不行，不打探不知道，一打探吓了一大跳，也不知道对方那里来的巨厚资金，两日内迅速发展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

是敌是友秦寿不用猜也知道了结果，就算不是敌人也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势力，至于是何人的？现在暂时没法知道，其目地又是什么？难以猜测！

在对方没有动作之前，秦寿也不好去招惹对方，以免自寻烦恼，刚安稳一阵秦寿不想惹太多是

非，既然知道对方落脚地方就好办，严密监查就是了。

“将军，如何处置这些人？是先先手为强还是静观其变？”

潘安等待着秦寿下结论，只要秦寿说先下手为强，潘安毫不犹豫准备家伙，进行暗杀活动，有狙击十字弩弓在，远距离狙杀神不知鬼不觉。

“静观其变吧，最近老实点，别平息了一波又起一波风浪！”

秦寿头疼不已地揉着额头，李泰遇刺的案情好不容找了个替死鬼，要是在弄出神秘刺杀，无疑把刘弘明害死，到时候追查下来，自己也跑不了关系。

神秘势力还真是会赶对时间出现，要是他们提前出现，秦寿毫不客气把他们干掉，可现在不行，要夹起尾巴老实做人，不能在弄出动静了！

“说来说去还是我们消息太过于薄弱了，潘安今后要大力发展消息，眼瞎无疑挨打！”

“是，将军，潘某会注意的！”

秦寿慎重其事的提醒，潘安也意识到了探子紧缺窘态，要是早有虬髯客的规模消息，陌生势力没进城前早已发觉了。

“还有事吗？”

秦寿头疼揉着头，眼看潘安没有离去的意思，忍不住纳闷地抬起头，按照以往没事他早开溜了。

“没，没了，呃，有，将军，潘某想回家一趟！”

潘安言不由衷的话，直让秦寿大感惊异，看了眼越发腼腆害臊的潘安，似乎想到了什么，一脸怪异目光上下打量着潘安，直把潘安看得扭捏不已。

“把手里的事交给仇万福吧，滚！”

“谢将军！”

潘安在秦寿笑骂声之中，潘安相信秦寿早已猜到自己回去干什么，只是有些难以启齿，在秦寿没好气挥手下，潘安一脸尴尬地挠着头告辞离去

“神秘势力？什么来头？”

潘安离去后，秦寿慢慢收起笑容，低头沉思起来，潘安还真是带来了头疼的消息！

第332章噩耗不断

次日午时，春明门守城府兵大吃一惊，连同过往进出城商贾与游客们，都纷纷避让绕路而走，带着一丝不解头绪，要打仗了吗？

一千名大唐精锐府兵衣甲整齐，精神抖擞站在烈日之下，似乎等待着什么，春明门军曹长脸色忧郁地看着城外精锐府兵，第一时间认出是程妖精的部众。ｗｗｗ．．ｍｅ

云骑尉武将裘仞，程妖精手下第一员大将，前隋时期一直是程妖精贴身护卫，跟随程妖精征战十余年，战功赫赫立下不少汗马功劳。

“什么情况这是？”

“不知道啊！”

“不会是要打仗了吧？”

排队进城商客与游客们窃窃私语，当某人说出接近白要打仗的话，顿时惹来一阵白眼，如今天下太平哪里来的什么战事？

直到春明门城门口传来一阵骚动，还有守城府兵与百姓们跪拜，过往商客与游客们带着激动与喜悦之情，纷纷跪拜瞻仰大唐天子之威。

李世民带着群臣出城，长乐那边却忙碌一片，

特别是秦寿不得不丢下手里的大小事，亲自布置堆满米粮的长乐，丰收回来的粮食第一时间安排人手，全放进建好屋顶的第一间粮仓。

明天有可能下大雨，秦寿迫于无奈只好集合工匠人手，全力以赴把第一间粮仓密封好，确保雨水无法渗透进粮仓，连木板墙缝隙也要用水泥里外填补。

秦寿呆在粮仓外面，仰头叹息着看工匠们爬上粮仓顶，用水泥加封瓦片的空隙，确保雨水可以全部滑落屋檐，经过削开一半竹筒引走雨水。

“将军，临时校场真要放在农田里？”

薛仁贵得悉李世民要来长乐，带着群臣与考察的精兵前来，时间无多秦寿又临时下的命令，带着疑问跑来晒谷场粮仓这里找秦寿。#中@.

李世民带群臣来考验训练结果，理应是值得荣耀与高兴的事，可当得知秦寿把比试校场放在收割过的农田里，第一时间找上来想要确定。

“要不放哪儿去？这叫还原真实战场环境，去派人把训练的木刀拿出来！”

这也行？薛仁贵冷汗连连看着秦寿，什么还原真实战场环境？在搁搁碰碰的农田里，薛仁贵不觉得那点还原真实战场环境，反倒是觉得秦寿有报复

心态。

薛仁贵还真猜对了，秦寿确实有报复心态，一群吃饱撑着没事干的君臣，想看猴子耍戏是吧？可以，全都到农田里蹲着看，体验一下下独特风味！

“等会，薛副将，告诫那些精兵们，不用在意什么，当那些陪练的大唐府兵是敌人就好，坚持贯彻快准狠！”

“是，将军！”

薛仁贵在秦寿交代声之中，再次冷汗连连领命离去，这次恐怕程妖精的精锐要倒大霉了，长乐训练的精锐新兵，全是贯彻快准狠精髓，一击废敌毫无还手之力。

“将军！”

薛仁贵刚离去没多久，趁有时间秦寿想要去后山一趟，看看军营搬迁结果，风火雷电四人狼狈跑回来，着实把秦寿吓了一大跳，怎么回事？

“你们怎么？关鑫呢？”

秦寿带着疑问看着风火雷电四人，每人身上都挂彩，不知道他们遭遇了什么？只见他们四个少了关鑫，秦寿顿时感到一阵不祥。

“将军，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快到洛阳的时候，遭遇到了不明来历的伏击，关鑫他掩护我们逃

离，身中数箭独自一人引走伏击…”

秦风通红的双眼，脸色异常地悲戚与沉痛，想到关鑫牺牲自我掩护他们逃离，心生惭愧无颜以对，当时情况紧急又由不得他们做其他选择。

秦寿得知他们遭遇不明来历伏击，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突然到来的噩耗，好似晴天霹雳当头一击，又好像被人从头到脚浇了一盆凉水，秦寿顿然间茫然失措，像个泥塑木雕的人。

“行了，你们四个先回去修养一段时间！”

“是，将军！”

羞愧不已的风火雷电四人拱手抱拳离去，留下秦寿一人独自在原地发呆，给风火雷电四人带回来的消息烦透了心。

‘是韦小豹干的？还是神秘陌生势力？’秦寿阴霾着脸色，猜测到底是谁伏击了风火雷电他们？最关键的一个问题，不管谁伏击的都好，对方是怎么知道风火雷电他们要去洛阳？

种种疑问徘徊秦寿心头，安排他们去洛阳这事，除了风火雷电和关鑫四人知道，还有张德志两兄弟，他们新来的三人秦寿不怀疑，那都是虬髯客考查过的人。

“将军！大事不好了！”

“丁不二？又有什么大事发生？”

丁不二一出现就说大事不好，秦寿头疼不已地揉着头，好吧，刚经历完不好的大事，现在又来一桩，秦寿心中早已有了抵抗力。

“将军，你的老丈人，在江南淹死了！”

“啊？！”

丁不二说出钱老爷子在江南淹死消息，秦寿整个人完全惊呆了，好像失音了一般，不敢置信地看着丁不二，这消息太突然了！

不得不说，秦寿被这突然来临的噩耗震惊了，以致就像受到电击一般，精神处于半半呆的状态之中，半天没有恢复过来。

钱老爷子坠河溺死消息，秦寿也不知道是不是老天抓弄人？还是命运如此安排？各种矛盾复杂的心情，无时无刻地绞缢着秦寿。

“将军，请你节哀顺变！”

丁不二发现秦寿脸色不太好，好生安抚精神恍惚的秦寿，遇到这不幸的消息，换成任何人心里也是不好受。

“丁不二，本将军老丈人的死，是意外还是人为？”

秦寿慢慢恢复过来，收起心中复杂混乱的心

情，想要知道钱老爷子真正的死亡的原因，要是意外自己逃不了关系，要是人为起码心里罪孽就少了一些。

“这个丁某暂时未知，相信江南官府哪边很快有消息定论！”

丁不二不敢确定地摇摇头，现在他基本易容混在大理寺，帮忙秦寿监视大理寺最新动静，有什么消息第一时间带出来。

江南官府哪边传递来的消息，丁不二第一时间收到就跑来告知，毕竟钱老爷子身份在哪里不是？江南官府哪边也觉得有些棘手了。

“有消息第一时间禀报！”

“是，将军！”

确定秦寿没有其他吩咐交代，丁不二告辞离去，秦寿头疼不已地揉着额头，这噩耗怎么跟钱羽馨和钱夫人说啊？

第333章出乎意料

午时三刻，农田收割的佃户们停下收割工作，远远观摩大唐天子威严，当然少不了围观两支不同属的精兵，烈日阳光下鲜明对比一目了然。

李世民大感头疼坐着不平衡的镶金龙椅，皇宫侍卫们更是头疼不已，四五个皇宫侍卫合力扶着龙椅，农田松软的泥土很容易陷进去。

群臣们呆在一侧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搞不清秦寿这是闹哪出？好选不选偏偏选农田来玩，当然议论最多的还是两军对垒的精兵们。

程妖精这边的精兵卖相不错，衣甲鲜明不动如山，相反秦寿这边的精兵，男女混杂参其不全，虽然也是纹丝不动纪律，可怎么看也没有程妖精的精兵卖相好，更何况程妖精的精锐都是开国兵将，孰胜孰赢一目了然。

秦叔宝与久违的群臣们闲聊，难得相聚自然不能错过机会，要不是还有重要事，秦叔宝恨不能马上拉拢群臣们，一起进里喝酒阔谈闲聊。

“秦爱卿，朕想要解释！”

李世民头疼不已地站起来，懒得去坐不平衡的龙椅，黑着脸责问秦寿用心何在？害得他做没坐

相，只能憋着站起来。

“启禀皇上，这叫还原战场气氛，两军对垒野外遭战比比皆是，想要士兵们代入其景，就要选好...”

好吧，经过秦寿实事论事的忽悠，李世民妥协了秦寿的安排，挥退皇宫侍卫把龙椅带走，农田地面凹凸不平，放在这里也是碍事碍眼。

“秦爱卿，开始吧！”

李世民没有心情与秦寿继续瞎扯，难得下一次，考察完秦寿的新兵情况，还要考察长乐每一处，长乐的繁荣像毒药一样吸引着李世民。

“是，皇上！”

李世民打什么算盘，秦寿心里还不知道？无非是想考察完好进行无耻打劫，天子下一次容易吗？不打劫一点油水回去，别说李世民不乐意了，恐怕那些厚黑的大臣们也不乐意。

秦寿走到农田处，程妖精不甘落后哈哈大笑，走到自己精兵阵营，议论纷纷的群臣们马上停下来，兴致蓬勃看着秦寿与程妖精即将到来的对决。

“老帅哥，他们翁婿之间比试，你看好谁？”

尉迟敬德心痒难耐地看着秦寿与程妖精两方阵营，心里没有底询问一边沉默不语的李靖，想要看

看他有何高见？

“这个，不好说！”

李靖苦笑一声摇摇头，说实在的尉迟敬德还真把他问倒了，秦寿是突起的黑马，凡事皆有可能，而程妖精属于金牌黑马，各有各的优点，两人手下将领对阵，谁胜谁负还真是一时难以琢磨。

“嗯，依我之见，估计程妖精胜多！”

李绩在尉迟敬德看过来的时候，沉吟片刻大胆猜测程妖精胜多，秦寿有可能落败，毕竟程妖精实力摆在那里，秦寿在怎么努力，也不可能短时间内压过程妖精的王牌精锐。

看看程妖精的阵型，上阵父子兵，不但有专属武将，云骑尉裘仞，还有潜力不错的程家三兄弟，光靠秦寿这边除了他本人和程紫苑，没一个眼熟的。

哪怕秦寿在厉害，面对成千上百的精锐府兵围攻，也吃不消不是？更何况秦寿身后所谓的精兵，李绩怎么看也不敢苟同！

“爹爹，大事不妙啊，紫苑在对面，克制我们三人啊！”

“是啊，爹爹，妹夫太无耻了！”

程家三子发现程紫苑在女兵阵营，心忧无比地

开始怯战，他们知道程紫苑出手没有分寸，从程紫苑懂事开始都是给她压着揍，不是对手啊！

程妖精对于身后不成器的三兄弟，很是火恼同时又觉得有理，爱女深切程妖精也不想混战之中误伤程紫苑，哪怕是比试也好，程紫苑肯定当真对待，她的脾气程妖精知根知底。

“比试一炷香时间，双方公平起见均不带盔甲，统一用木刀…没有限制，直到一方无人站立为胜，卢国公，你敢应战否？”

“呔，有何不敢？不过俺家闺女要退出，老流氓我怕伤及自家闺女！”

程妖精在秦寿挑拨的宣战语气，抓急一手指着程紫苑，要求秦寿把自家闺女赶出去，程妖精自始至终不相信秦寿所谓精锐，可以打败自己一手调教的王牌精锐。

纵观秦寿参差不全的男女混杂所谓精锐，程妖精就鄙视不已，要是他闺女在阵营里，还真有点给秦寿险胜的嫌疑。

要是秦寿安排程紫苑对阵程家三子，程家三子必败无疑，程妖精知道自己闺女厉害，身后三子未必是程紫苑的对手，当然程妖精更怕比试之中误伤了自己闺女。

“爹爹，你！”

程紫苑没想到程妖精提出这样的要求，有些气恼瞪眼怒视程妖精，驰骋战场一直是她心中梦想，好不容易有机会露面，没想到程妖精居然要抹杀！

“紫苑，出列，薛副将补上！”

秦寿落落大方把程紫苑挑出去，程紫苑虽然很不乐意，可在秦寿面前不得不听话，恨恨地瞪了眼程妖精退出去。

薛仁贵汗濂地替补上程紫苑的位置，没想到关键时刻秦寿这样安排，看到对面程妖精父子齐上阵，薛仁贵头疼不已，要跟卢国公对打，他心中没底啊！

“儿郎们，给他们点颜色瞧瞧，不用顾忌什么上！”

程紫苑一出场，程妖精自然不用客气什么了，扯起大嗓门哟喝一声，一挥手上千精锐府兵同时立起手里的木刀，程妖精憋屈十足地拿着木制长斧，太轻了！

“把他们当成是假想劲敌！”

“是，将军！”

比起程妖精鼓舞士气的呐喊，秦寿这边气势低了一大节，但是精神抖擞的精兵，蠢蠢欲动紧握手

里的训练障刀，总是觉得那么熟悉。

“上！”

“干（他）娘的！”

“兄弟们，砍死他们！”

当太监点燃一炷香宣布正式开始的时候，秦寿一挥手，夏侯敦带领着粗狂男兵冲锋陷阵，而替补的薛仁贵汗濂地带领女兵从右侧包抄。

嗤~李世民差点喷发踉跄倒地，给秦寿这边的兵痞粗言粗语震惊了，张大嘴巴不敢置信地看着落后慢悠悠的秦寿，连同群臣们也给长乐的兵痞满嘴问候惊呆了！

‘这是什么兵？’君臣们无语地看着匪气十足的长乐兵痞，那冲锋散乱成一团毫无队形的阵容，还真是大跌眼球出人意料！

第334章失败者要接受惩罚

双方精锐一触即发碰撞在一起，夏侯墩带着五百男精锐士兵，与云骑尉裘仞五百精锐府兵交手一刻，顿时化作鸟兽一哄而散。ｗｗｗ．．ｍｅ

“点子硬，撤！”

“跑啊！”

云骑尉裘仞傻了眼，这是什么意思？不但裘仞傻了眼，连同五百精锐府兵也是傻了眼，与长乐所谓精兵试探交手一击，那软弱无力的攻击好像没睡醒似的，一击即退化作鸟兽。

“这，这什么玩意？”

群臣们目瞪口呆，拼命揉着双眼不可思议看向农田战况，这是什么情况？特别是女兵那边，程家三子带五百精锐迎接的时候，居然轰然四散更别提交手什么的。

李世民脸色变得一阵青一阵白，吹胡瞪眼看着程家三子哇哇大叫追杀女兵，很想知道秦寿葫芦里卖什么药？

可当李世民发现女兵逃跑没有丝毫凌乱阵型，脸色渐渐回暖了不少，要是认真看得话，可以清晰看到女兵们不苟言笑的娇容。

‘这家伙，玩什么把戏？’不受身边群臣们鄙夷议论声影响，李世民捋着龙须，费心费力琢磨秦寿玩什么把戏？

李世民带着疑问静静抬起头，目光看向李靖那边情况，秦叔宝谈笑风生与旧臣们闲聊，对于农田战场情况好像丝毫不担心，李世民忍不住纳闷起来，目光看向秦寿与程妖精的交锋。

“老黑鬼，绩兄，你们买谁赢？嘿嘿~~小赌怡情！”

李靖双目放光发现秦寿阵营杂乱无章的精锐逃窜，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从他们与程妖精精锐府兵一交手即退，保存实力戏耍程妖精精锐举动，就可以看出其中精髓，示敌以弱攻其不备。.~.

李靖暗赞秦寿野心的想法，想要不损一兵一卒，完歼程妖精的精锐，给看热闹的君臣们一个响亮耳光，比耐力程妖精的精锐府兵不是长乐精锐对手，长乐新兵以耐力训练为主，这一点李靖早已知道。

李靖不安好心的坑钱，李绩与尉迟敬德没好气白了眼李靖，当他们傻子？带兵打仗多年的他们两个，早就看出其中秦寿野心与用意了。

“一三四五营，回型方阵，二营将士，锥形

阵”

逃窜的夏侯墩带着人开始布局，先示敌以弱引诱裘仞进入局内，紧接着夏侯墩大喝一声，迅速下令结阵包围入圈套的裘仞与他的将士。

“啊？这是？阵中阵？！”

李靖大吃一惊，不可思议地看着阵中阵，连同其它看热闹的群臣们，看到不可思议的阵中阵，也开始变得脸色僵硬起来。

回型方阵，以四个方位以三到四排士兵合围，以间隔半米的距离横向排开，严密把裘仞与他的将士们包围圈内，待锥形阵冲锋过后，迅速出动四面夹击，痛击乱成一团的落水狗。

“这是何阵？”

李世民不可思议地看着回型方阵，头一次见到如此奇异的阵法，由于距离太远，李世民无法看清楚阵中里面情况。

“顶住！”

裘仞没想到夏侯墩那么狡猾善辩有预谋，先是示敌以弱扰乱他的判断，进入开阔空地马上布阵，而且还是他陌生的回型方阵，最要命还有冲锋的百人锥形阵！

精锐府兵在夏侯墩他们冲锋的时候，早已乱成

一团各自为战，哪有工夫听裘仞的招呼，最要命的还是夏侯墩他们出手够狠毒的，狼入羊群似的手里木刀大开大合左右开弓，招招往人最脆弱的部位揍。

程家三子那边也好不到哪里去，薛仁贵这边也是玩起阵法，深陷阵中处处挨揍，特别是回型方阵转动痛打落水狗，程家三子哇哇大叫恼火无比，给一群娘们打心里郁闷可想而知。

“贤婿，看招！”

程妖精没空去看战场内环境，主将对阵打醒十二分精神，一出手就是试探性一击，木斧直朝秦寿兜头一击力劈华山劈来。

好久没活动的秦寿拿起木刀，以硬碰硬迎接程妖精猛烈一击，当一声，木刀搁住程妖精野蛮力劈，趁程妖精未来及变招，秦寿空置的左手掌发力一拍，木刀削着斧柄直朝程妖精持斧双手削过去。

“哇~贤婿，你来真的？！”

秦寿木刀削来把程妖精吓了一大跳，空出一只手猛拍斧柄尾端，拍飞长斧用手挡住秦寿削来的木刀，秦寿野蛮之力程妖精差点手掌骨撞碎，哇哇大叫抓急怒视秦寿。

“战场岂能儿戏？看刀！”

一击得手秦寿没有停留之意，暴喝一声，手里的木刀直朝程妖精肩膀砍过去，逼急的程妖精一个侧身回跑，一手接住快要落地的长斧，气打一处来拼命格挡。

秦寿野蛮之力程妖精最忌畏，每次重击似的猛砍，震得程妖精虎口发麻，也不知道秦寿手里的木刀什么材料做的，居然连砍几次没有断。

秦寿不依不饶纠缠连砍，程妖精气得哇哇大叫，知道秦寿的厉害不敢贸然硬接，趁秦寿一击砍空，程妖精精神一振，心中暗呼一声，好机会反击时候来了！

“贤婿，这可是你逼老流氓的，让你尝尝老流氓厉害，野兽狂舞！”

“白！”

程妖精逼急威风凛凛的大招，秦寿迅速跳开看耍猴一样看着程妖精发飙，程妖精手里的长斧舞得虎虎生风，发现秦寿害怕后退，心里甚是得意。

秦寿早已发现程妖精的精锐府兵阵亡了，全都趴在地面哀嚎连连，李世民与群臣们全都傻了眼，秦寿的精锐新兵除了轻重不一伤，一个也没有倒下。

这战绩可谓是震惊了李世民等人，要不是亲眼

目睹，估计打死也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特别是秦寿的阵中阵，深刻地给李靖等人上了一课。

“看看周围再说吧，狠狠揍，不用给面子！”

秦寿不屑一顾冷笑声，等程妖精反应过来的时候，停下手愕然看着四周，他的所谓精锐府兵不翼而踪，周边全是密密麻麻鼻肿脸青的长乐精兵。

得到秦寿命令后，长乐精兵们嘿嘿声笑了起来，上千人手里拿着木刀满满缩小包围圈，把程妖精吓了一大跳，丢掉手里的木制斧头。

“投降，老流氓投降！”

“晚了，失败者要接受惩罚，揍他丫的！”

秦寿不屑一顾撇撇嘴，当着李世民与群臣们目瞪口呆的目光，一挥手下上千人同时一窝蜂而上，群殴找抽的程妖精。

第335章厚黑的李世民

长屋大厅，李世民没有与群臣们四处瞎逛，回味无穷地品尝着长乐特有的啤酒，冰镇过的啤酒风味入口清凉，瞬间征服了李世民挑剔的味蕾，而对于秦寿有办法弄出冰块，更是大感好奇。#中@.

秦寿没有弄冰窑，李世民知道，弄冰窑工程巨大，不是秦寿消受的起工程，而且还是冬日采冰夏日用，储存过程会消耗一些，那是很正常的事。

李世民的冰窑勉强够他自己用，夏日驱暑的珍贵品，向来都是珍稀得不怎么用，而秦寿倒是好，居然用冰块冰镇啤酒，够**的，看得李世民眼红无比，就差没下黑手掠夺制冰技术。

“秦爱卿，这冰…”

“呃…皇上，微臣一周奉上三斤冰块！”

好吧，李世民土匪气一出，秦寿不得挥泪大赠送，与其他厚黑开口夺取自己制冰技术，还不如痛快地无偿赠送，要是给他知道了制冰方法，那硝石身价肯定成宝了。

如今大唐硝石矿很少，大部分都是官府掌控着，除了供给道士炼丹用，几乎没有人知道硝石还有制冰功能，这技术除了自己信任的人，大部分都

要烂在心里不说出去。
　　秦寿痛快的上缴冰块，李世民心中很是满意，通过秦寿肉疼的一周奉上三斤冰块，李世民知道这冰块来之不易，要不然早就随处可见了。
　　李世民也厚不起脸皮剥夺秦寿技术，他肯主动上缴已经够大方了，适而可止就好，别逼得太急坏事了，更何况日后还需要来打秋风。
　　“秦爱卿，近日长安城内，莫名其妙多出一股势力，你可知道？”
　　“有这事？”
　　李世民提及城内多出的莫名势力，秦寿装作惊讶茫然不知，这事早就知道了，当然秦寿也不敢表现出自己早已知道，以免引起李世民猜疑。#中@.
　　李世民仔细看着秦寿，确定他没有做作后，叹息一声点点头，捋着龙须脸色变得阴沉无比，神秘势力以商人身份进驻长安城，没有什么愚蠢的举动，李世民暂时拿他们没有办法。
　　“皇上，既然如此，为何？”
　　“秦爱卿，你有所不知，没查清楚对方身份前，朕岂能私自用兵围剿？”
　　虽然整个大唐是李世民天下，他想要动谁就动谁，可对方以商人身份安分守己，李世民也拿他们

没有办法，总不能变成蛮横不讲理的暴君，无缘无故赶尽杀绝留下不好的影响。

李世民的顾虑，秦寿表示无语，不过李世民的话也有道理，没证没据贸然出兵围剿，肯定会寒了百姓的心，要是对方有心散布谣言，无疑是对李世民负面的影响，这皇帝也不是那么好当啊！

一时间大厅内沉默下来，李世民捋着龙须不知道在想什么，而秦寿则老老实实地坐在一边不言不语，君臣两人就这么静静地坐着，谁也没有说话。

“秦爱卿，攻打倭国之事，你准备得怎么样了？”

“这…”

李世民突然起来转换话题，秦寿有些吃不消地不知如何回答，也不知道李世民到底想要知道什么？很明显自己准备充足，缺的就是时间与粮草。

“嗯？”

李世民不悦地瞪了眼秦寿，经历长孙皇后病故打击，李世民不想再有类似事情发生，可长公主遗传到她母后一样病情，李世民不得不着急起来。

李世民曾想过修书一封给倭国，命舒明天皇上缴上品百草经医书，可经过秦寿提醒，怕舒明天皇知道徐福墓穴藏有异宝，不上交藏起来就麻烦大

了。

既想要舒明天皇不知道，他们参拜的徐福墓穴有异宝，又想要百分百拿到手，最好的办法就是入侵了，谁叫他们怀璧其罪不是？

更何况攻陷倭国是一个良好跳板，高句丽一直是李世民想要征服的国家，前隋数十万无辜将士惨死高句丽，造就高句丽的嚣张年年不上贡。

“启禀皇上，俗语说得好，兵未动粮草先行，这事急不来，更何况渡海的海船要足够，海船之事…”

秦寿面带难色把麻烦说出来，李世民听了秦寿一大堆废话，忍不住皱起眉头，说来说去都是缺少时间与海船这玩意。

“嗯，海船之事，朕可以提供给你，但是朕要你最快速度拿到百草经！”

“是，皇上！”

李世民痛快提供海船，秦寿自然乐得欣然接受，洛阳那边海船暂时不能出动，只有等李世民不在位，才可以出来冒个泡什么的。

韦小豹也要干掉，想办法找个人打理洛阳最好，自己人打理地盘最安全，起码不用担心海船曝光，洛阳成为基地是当务之急。

‘看来要提前把韦小豹除去，想要除去韦小豹，非韦贵妃出手不可！’秦寿琢磨着怎么借用韦贵妃手铲除韦小豹，他留在一天势必成为祸害。

风火雷电他们去洛阳遭遇的伏击，秦寿猜测最大可能就是韦小豹干的，除了他秦寿还真想不出还有谁？至于怎么说服韦贵妃还真是头疼的事。

秦寿也不想那么快干掉韦小豹，关键时刻可以用他来对付韦贵妃，可眼下这种情况，秦寿不得不提前干掉他，留他继续在也是祸害。

“秦爱卿！”

“嗯？啊？”

李世民愤怒的呼喝声惊喜秦寿，清醒过来的秦寿冷汗连连，走神惹恼了李世民，所幸李世民没有怪罪，要不然还真是要命。

“朕甚喜这酒，爱卿，你看…”

“呃…这个，微臣每月奉上一百坛！”

得，李世民又开始腹黑了，秦寿敢不上交孝敬吗？面对李世民土匪性质抢夺猎取，秦寿只有咬紧牙关认倒霉，除非不想混了！

“一百坛？”

“皇上，啤酒不好生产，成酒期间最麻烦…”

李世民有些不乐意了，这么少？李世民嫌少的

表情，秦寿差点吐血，太无耻了吧？啤酒有那么容易生产吗？保质成酒期间消耗更是不少冰，更何况现在小麦也没有那么多，根本达不到量产。

李世民在秦寿解释声，脸红耳赤地干咳着，好像自己成了土匪似的，不过听到秦寿啤酒复杂生产经过，李世民忍不住咋舌连连，还真没想到啤酒那么麻烦，最不可思议还要用冰来平衡温度成酒期。

“嗯哼~一百坛就一百坛吧，秦爱卿，带朕出去瞧瞧你们的粮仓！”

“……”

秦寿直接败给无耻的李世民，得，他是老大他说了算，给李世民黑了一次又一次，秦寿悲戚戚地认栽。

第336章冷落的美人

入夜时分，秦叔宝打着饱嗑剔牙，对于秦寿今日表现大为满意，大夸秦寿惹来贾蓉大翻白眼，很想讽刺秦叔宝一下，当初谁说嫌秦寿老是惹麻烦的？

秦叔宝夸奖声秦寿浑然没放在心上，脸色复杂地看着钱羽馨，欲言欲止想要跟她说钱老爷子的事，可到嘴的话始终没有勇气说出口，只能憋着找合适时机在说出来。

受了心情大好的秦叔宝没完没了夸奖，心情不好的秦寿先闪人，今日给君臣一帮土匪黑去一大票，心情郁闷的要紧。

秦寿怕煞李世民带队下打土豪，每次他一来总是少不了打土豪，而且还是很腹黑的那种，死要面子又要好处。

“秦郎，瞧你心绪不宁，莫不成有心事？”

秦寿跑回东厢房在狭窄庭院乘凉，仰望星空的时候，武媚娘出现秦寿面前，居高临下看着躺在逍遥椅的秦寿，观人阅色的武媚娘早发现秦寿心事重重。

“唉~媚娘，羽馨的爹爹在江南死了！”

“啊？死...”

秦寿说出钱老爷子的消息，武媚娘大吃一惊，刚说出死字，秦寿马上作势噤声，武媚娘顿时伸手捂住嘴巴，不敢相信地看着秦寿。

秦寿幽幽叹息一声，失神地仰望着繁星夜空，燥热天气吹来徐徐凉风，可始终吹走秦寿复杂的心情，钱老爷子意外死亡，可以说是天意弄人。

钱羽馨还好，钱夫人那边有点麻烦了，至少她没有生下自己骨肉之前，秦寿要瞒着她，以防她伤心过度动了胎气，有些事谁也说不准。

“秦郎，那你如何跟羽馨说？”

武媚娘蹲下身子，目光闪烁地看着秦寿，这事瞒不了多久，钱羽馨肯定知道会知道这事，武媚娘不敢想象钱羽馨知道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不知道，烦着，媚娘，你先休息吧，郎君我去后山看看！”

“好吧！”

秦寿三天两头跑后山，醉翁之意不在酒，后山肯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瞒着，武媚娘没兴趣去八卦刨根问底，安守本分等待秦寿回来。#中@.

秦寿带着沉重的心情从后门离去，想到钱老爷子死讯头疼不已，他的产业谁打理？钱羽馨？几乎

不可能的事，秦寿也不想她去抛头露面。

摸黑走到后山军营，值夜巡逻的士兵见怪不怪秦寿到来，除了去见营区里的钱夫人，巡逻士兵们还真想不出秦寿来这里干什么？兵工厂和机械厂都搬走了。

"紫苑？"

秦寿准备去钱夫人木屋，经过开始建的隔开围墙，大感意外发现程紫苑独坐矿洞边，灯笼挂在一边照亮出她孤零零的身影。

秦寿停下脚步看着程紫苑消瘦的倩影，对于程紫苑秦寿了解的很少，从迎娶她进门到现在，还未与她行过周公之礼。

"秦郎？！"

程紫苑背对着矿洞，听到身后的脚步声，受惊转过头惊讶地发现秦寿出现身后，正想用手抹去眼角泪花，马上给秦寿伸手抓住她生满硬茧的玉手。

秦寿轻揉地轻抚程紫苑长满硬茧的玉手，程紫苑脸色羞红一片想要抽离，可想到现在已经成了秦寿的夫人，也只好任由他轻薄的抚摸。

很难想象如此娇滴滴的玉手，居然长满了硬茧，秦寿知道这是长年累月使用兵器留下来的痕迹，从中可以看出她刻苦的训练。

“紫苑，你在哭什么？”

秦寿有些惭愧对程紫苑的关心，按理她应该好好在家里享福，而不是天天混迹军营，秦寿也猜到程紫苑肯定不想这样，估计是不想自己难堪。

“没，没什么…”

想到今日程妖精训斥她练武练傻，程紫苑就忍不住偷偷伤心，心情不好出来静一静，没想到给秦寿撞破。

秦寿拉着程紫苑落座石头上，当秦寿手搂住她纤细腰肢，程紫苑轻轻颤抖了一下，嗅到秦寿独特的男子气味，垫着头轻轻寝在秦寿肩膀。

盛夏之夜，如水般凉风轻轻涤荡白天的喧嚣和浮躁，空气中处处弥漫的花香是那样的沁人心脾，倒影的星星，就像无数珍珠洒落在波光粼粼的琵琶湾上。

从来不喜欢仰望夜空的秦寿，即使有璀璨夺目的星星眨眼，也难以抚平心中埋藏的淡淡忧伤，一股思念想家的情绪。

“紫苑，你知道吗？我最怕看到圆月，每次看到都会想到离已远的自己，是那么孤单，或是怕看到一轮残月，会幻想团圆是何等的珍贵，亦是多么的奢侈……”

程紫苑默默地听着秦寿触景伤情的心里话，有些程紫苑听得明白，有些她压根听不出来，可程紫苑自始至终没有出言，默默地听诉秦寿讲着心里话。

在这柔和的月夜里，程紫苑感到一种神秘的东西在心里颤栗，不可捉摸的情意在悸动，她感到了一种像幸福的气息似的东西在包围自己。

“紫苑，对不起！”

“？”

沉寂道不出的幸福的程紫苑有些醉了，醉在秦寿心里感触话里，直到秦寿一声道歉声，程紫苑抬起头不解地看着秦寿，不明白秦寿好端端的，怎么突然间无缘无故向自己道歉？

秦寿看着她那漆黑如墨的两排睫毛，还有那充满野性的大眼睛，秦寿突然间感到脉搏加速跳动，她那双明亮、诚实的眼睛，深深地打动着秦寿内心。

“秦…唔唔…”

秦寿突然凑嘴吻上来，程紫苑瞪大双眼与秦寿近距离对视，接触到秦寿眼里强烈的**，程紫苑只感到心跳加速与俏脸火辣辣的，在秦寿贪婪吸取之中，程紫苑慢慢闭上两排长长的睫毛。

程紫苑默许的闭眼，秦寿自然不客气双手齐动，强烈渴望在秦寿血管里奔流，不安份的手一点一点解开程紫苑的衣衫。

衣衫滑落凉风吹过惊醒程紫苑，想到自己第一次不能丢在野外，程紫苑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用力推开兴在头上的秦寿。

“别，别在这里，秦郎，回屋子好吗？”

程紫苑通红着脸色，在秦寿疑惑目光之中，害羞不已地手指自己木屋，想到即将到来的羞人事，程紫苑一会儿充满了幸福，一会儿又充满了恐惧，矛盾不已不知如何是好？

“遵命，我的美人！”

憋得难受的秦寿很想玩玩野战，不过想到程紫苑第一次，也就作罢，笑嘻嘻地抱起脸红一片的程紫苑，直奔她的木屋补上迟来的周公之礼。

第337章匿名信件

次日清晨，秦寿神清气爽地从军营走出来，值守士兵怪异目光看着秦寿，很少见秦寿在军营逗留一夜，在看秦寿从程紫苑木屋走出的路线，值守士兵们恍然大悟！

晴朗的天气吹来徐徐闷热的清晨夏风，走到农田没有以往的热闹，经过袁神棍他们天气预报团评估，今日可能有雨下，佃户们都暂停收割稻谷。．ｍｅ

一大群妇幼老人在农田里捡稻谷穗，受秦寿锄禾诗集影响，深刻了解到每一粒粟米的辛苦，以身作则循循教导孩童们珍惜粮食。

看着和睦的画面，秦寿心里感叹不已，贫苦百姓很容易知足，只要有吃住饿不死，他们就会死心塌地留下来，尊重你，敬待你，甚至用心做好每一件事。

“长！”

“有事吗？”

贺明出现秦寿身后，秦寿头也不回，目光发愣看着妇幼老人捡稻谷穗，秦寿知道贺明每次找上自己，准没什么好事。

“长，麻布袋可能不够用，要继续收破布回来加工吗？”

贺明小心翼翼把碎布不够用的事说出来，如今的麻布袋全是长乐兴起的废品站收回来的，先把碎布清洗干净，再经过里懂些女红缝合制成，减轻了秦寿负担。

如今丰收在即，缝制的麻布袋有些不够用了，加上秦寿的粮仓统一用麻布袋装，方便取用但是消耗太大，以至于需要更多的废旧衣物拆散制麻布袋。

“去收吧，提醒那些收布的人长点眼睛，死人衣物别收回来，晦气！”

“是，长！”

贺明愕了愕看着秦寿，死人衣物也亏秦寿想得出来，谁有那么缺德？去扒死人衣物发小财？可秦寿提醒了，贺明不得不注意一下，有些事是说不准的。

“还有事？”

贺明没有离去，秦寿收回目光转过头看向贺明，忙得晕头转向的贺明挠着头，极力回想着遗忘了什么很重要的事？

“对了，长，阎侍郎在长屋求见！”

“滚，这么重要的事都忘记！”

贺明说出阎立本来长乐拜访了，气煞的秦寿恨不能一脚踹开贺明，那些重要那些不重要都分不清，真是活活给他气死了！

郁闷不止的贺明很想说些什么，又不敢去看秦寿怒气冲冲的脸色，秦寿真的是给贺明气死了，阎立本可是大金猪，日后吃粥吃饭可是看他的了。

长屋大厅内，阎立本耐心静坐一边，没有见到秦叔宝多少有些遗憾，也不知道他大清早去哪里溜达了，武媚娘的招待阎立本有一搭没一搭回应着，要么就是品着苦涩的茶水，静等一宿未归的秦寿回来。

“阎侍郎大驾光临寒舍，秦某有失远迎，还望阎侍郎别见怪！”

秦寿急匆匆赶回来，一入门便见到阎立本正主，不敢有丝毫怠慢，拱手抱拳告罪，武媚娘白了眼一宿未归的秦寿，自动自觉离去免得打搅两个大男人谈话。

“秦将军，哪里话，理应是阎某告罪，秦将军连日…”

“哈哈~~过去事不提，灵儿，上冰镇的啤酒！”

秦寿伸手打断阎立本的话，过去的旧事不想在提，相信他已经被自己转交的货币图纸打动了，更何况李世民都已经派工匠来弄样品，他肯定要出马的。

秦寿大度不见怪的态度，很是让阎立本惊讶，要是其他人闭门三次不见，早就心生怨恨了，就算不怨恨也没有什么好交集，哪像秦寿如此大度。

没多久钱灵送上一坛啤酒还有一盘冰块，阎立本目瞪口呆看着满满一木盆冰块，整个人傻了眼，这么多冰他哪里来的？

秦寿雄厚资本震惊了阎立本，出手如此阔卓的冰块，比李世民还牛，恐怕李世民也拿不出那么多冰块，更别提秦寿直接**到拿酒坛冰镇！

“阎侍郎，尝尝秦某自酿的啤酒！”

秦寿打破沉默气氛，首先倒出每日清晨冰镇好的啤酒，秦叔宝与秦寿就好冰镇啤酒，今日阎立本前来拜访，算是捡了个大便宜。

“嗯！入口冰凉，好浓的麦香，秦将军，这莫不成是醴酒？”

阎立本头一次喝到冰凉的酒，大感惊奇之余品尝了一口，马上露出不可思议的目光看向秦寿，说出秦寿也为之一鄂的话，醴酒！

‘他也知道失传已久的醴酒？’秦寿不可思议地看着阎立本，醴酒早已给人遗忘，也是啤酒的前身，只是古人缺乏用冰保鲜，以至于味道不同而已，逐渐给发展起来的黄酒取代了。

“阎侍郎，此番前来，不知所谓何事？”

秦寿故意绕开阎立本的疑问，不回答醴酒的问题，啤酒生产过程与醴酒相差无比，要是给阎立本知道了，难不保他会走漏出去，要是知道了发酵过程，自己没有了技术可言。

“秦将军，阎某是为新版贞观币而来！”

秦寿不愿告知啤酒来历，阎立本也不好再去八卦，直接说出自己来意，为秦寿蛊惑的贞观币而来，加上李世民已经给了他旨意。

阎立德拿出秦寿给的信，摊开里面秦寿画的贞观币模型，正面画有壹佰元图案，背面缺少画工秦寿没有加工上去。

“阎某好奇，如何把画缩小进贞观币里头？”

阎立本把内心疑问提出来，身为工部侍郎的他，有义务承担货币变革，更何况这次的货币变革非同寻常，几乎全部需要他担任。

“好吧，阎侍郎，请！”

光说没有用，最好就是以实践行动，匠工都在

准备塑性，铜币与银币，金币价值比较高，需要劳动阎立本出马才行。

知道自己担任的重任，阎立本也没有推辞，与秦寿客套一阵一起走出大厅，在秦寿带路下朝塑币地方走去。

秦寿带着阎立本来到以前的铁匠屋，现在已经变成塑造新版钱币的地方，还未进去就听到里面敲打声。

“阎侍郎，你先进去，秦某有事稍后在来！”

“嗯，也罢，秦将军你忙！”

阎立本不知道秦寿忙什么，也不好意思去叨劳他，先行一步走进铁匠屋旧址，秦寿转身朝自己屋子走回去。

“将军，潘某今早在门外捡到的信！”

潘安鬼鬼祟祟从院子里冒出来，拿着一封拆过的信交给秦寿，当秦寿打开匿名信件一看，脸色顿时拉下来，忍不住暗呼一声，好大的胆子啊！

第338章再遇刺客埋伏

“韦贵妃？”

秦寿与阎立本忙于设计贞观币样板，贺明跑进来支走秦寿，当秦寿得知韦贵妃要见自己，秦寿愕然失神起来，送信的人早已离去。

她找自己有什么事？秦寿想不明白韦贵妃怎么突然要见自己了？正想找她谈谈韦小豹的事，没想到她倒是先找上自己，看来肯定有什么变故。

“叫黑牛备马！”

“是，长！”

跑腿的贺明应声离去，开始贺明也觉得不可思议，韦贵妃居然可以出宫，还真是鲜少听闻的事，当然这些贺明懒得去八卦，也不是他可以八卦得起的。

半刻钟后，秦寿坐上黑牛牵来的马车，直奔萃云山庄方向，坐在颠簸不平的马车里，秦寿琢磨着韦贵妃这么突然要见自己，到底是什么事？

“寿哥儿，小心！”

秦寿闭目沉思琢磨着韦贵妃召见用意，突然马车一个大颠簸停了下来，黑牛大惊失色的惊呼声惊醒秦寿，紧随着侧倒一边的马车，把秦寿吓了一大

跳。

来不及问黑牛怎么回事，秦寿第一时间转身，单脚撑着斜向左侧的马车边缘，抬脚猛力一击，把后车厢门踹烂成木屑，马车侧倒前迅速跳出去。

哐当~侧翻的马车左边失去了轮毂，秦寿跳出马车外面刚落地，铺天盖地的弓箭从马车前面射来，黑牛狼狈十足地拿马鞭搁开箭支，跑到马车后与秦寿汇合。

“前面什么情况？”

秦寿阴沉着脸色，发现黑牛右手臂中了一箭，所幸不是致命伤，无法得知前面情况，秦寿很被动不敢冒出头。

“寿哥儿，有五十多个刺客杀来了，怎么办？”

黑牛一脸担忧地说出前面的情况，顺手扯下手臂上的箭，眉头不皱一下快速撕破衣服，勒紧伤口上方进行紧急自我急救，经过特训黑牛学会如此应对突发伤口。

“又是刺客？！”

听到刺客两个字，秦寿头疼不已，怎么也没想到安乐一段时间，又有刺客出现，疏忽大意没有准备武器，秦寿恼火不已，是谁那么缺德又想要干掉

自己？

眼下情况由不得秦寿胡思乱想，箭雨攻势停止后，秦寿知道下一波肯定近身刺杀，对于古代千篇一律没有新意的刺杀把戏，秦寿早已摸透了。

“黑牛，是跑是战？”

秦寿拔起一支落空箭支，侧过头看向发小黑牛，他想跑秦寿不会阻拦他，面对生死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权利，反正秦寿不会跑也跑不了，很明显对方是冲着自己来的。

黑牛默默地夺过秦寿手里的箭支，无言地握紧手里的箭支，表明自己心意，秦寿很满意黑牛的决心，捡起一支箭后背紧贴着马车，深呼吸几次慢慢平息内心，竖起双耳静静倾听外面的动静。

侧翻的马车完全挡住后面情况，五十二名刺客不得不分成两拨，丢掉手里碍事长弓，拔出明晃晃的障刀，轻手轻脚朝马车后背摸索过去。

当刺客接近马车后车厢的时候，秦寿与黑牛同时发难，两人手里拿着箭支，朝左侧的刺客杀过去，一出手就是防不胜防的致命一击。

两名带头刺客闷哼一声，秦寿与黑牛手里的箭支穿透两人脖子，溅飞的鲜血惊呆了后面的刺客，不寒而栗轻轻颤抖着，两支利箭穿透脖子的恐怖画

面，吓到了这些不畏死亡的刺客们。

一击得手秦寿没有停留，趁刺客们吓傻一刻，迅速夺过死去的刺客手里障刀，挥刀杀入刺客群里，一刀一个快速冲杀进刺客群里。

“去死！”

恼羞成怒的秦寿一刀在手大杀四方，横刀格挡住四名刺客砍来的刀锋，在刺客们失神一瞬间，保护一声拔刀往上一撩，四名刺客给秦寿蛮力震得踉跄后退。

震开四名刺客的刀锋，秦寿迅速欺身而上，横刀一扫血光四溅，四名刺客手里的障刀同时落地，双手捂着裂开喷血的小腹，噗通声跪倒地面怎么也止不住血。

寒光闪烁四名刺客眼前一亮，紧接着脖子一痛，蒙面的黑布掉落一截，喉咙处喷出大量的止不住的鲜红血。

黑牛也不逊色，秦寿一下子干掉五个，他也当仁不让一眨眼间干掉两个，惨叫声之中一脚一个踢飞出去，撞倒两三个冲上来的刺客。

“杀了他们两个！”

刺客头领没想到秦寿与黑牛出手这么狠，冷不及防的突袭一下子干掉八个手下，大吃一惊的刺客

头领清醒过来，挥刀而上击杀主要目标秦寿。

大开大合的秦寿左右砍杀刺客，对于这些想要杀自己的刺客，秦寿没有手下留情，也没有留活口的意思，一刀下去几乎毙命，就算是死不了也要废掉他们倒地。

有黑牛在右翼防守，秦寿压力大减，仗着身上穿了内甲，拼着挨几刀砍出火星，以命博命狂砍刺客，趁右侧刺客没有回拢收缩前，先干掉多几个。

当~刺客头领挥刀砍来，结结实实砍到秦寿后背，刺客头领只感觉握刀虎口一麻，火星四溅过后秦寿外套衣服裂开，露出黑黝黝的钢板内甲。

“有内甲？！”

刺客头领大吃一惊，没想到秦寿居然穿了护身内甲，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秦寿回旋刀猛力劈来，吓了一跳的刺客头领抬刀挡住。

哐当~两把障刀一碰即断，刺客头领虎口传来麻木痛楚，握刀的手酸痛到无力握紧，巨大冲力使得刺客头领连退好几步才勉强站立。

秦寿没事人一样手持断刀，直奔刺客头领暴露胸口刺过去，打定主意擒贼先擒王，黑牛没有内甲保护，早已伤痕累累硬撑着没有倒下。

刺客头领吓了一大跳，情急之下夺过身边一名

刺客手里的障刀，直投向杀来的秦寿试图逼退，秦寿头疼十足地挥刀格开，加上后面赶上来的刺客纠缠，暂时放过刺客头领。

“撤！”

刺客头领知道刺杀秦寿无望，没想到秦寿穿着内甲，更没有想到秦寿有一员猛将，右侧赶上来的刺客还没来得及出手，刺客头领就喊撤，只能硬着头皮听令撤退。

刺客头领识时务撤退，秦寿没有去追，也没有心情去追，丢掉手里的断刀跑到靠马车坐地休息的黑牛面前，一脸紧张地询问他伤势。

“黑牛，你怎么样了？”

“寿哥儿，俺没事，都是皮肉伤！”

黑牛裂牙笑了笑，轻轻扯下外衣，露出他胸膛卷起肉的错综复杂伤口，秦寿检查了一遍，确定黑牛说的都是事实松了口气。

第339章较量你还嫩着

“秦将军，你遭遇刺客了？”

萃云山庄，当秦寿衣衫破烂出现，韦贵妃直接惊呆了，得知秦寿遭遇刺客，更是惊讶得无言以对，而秦寿能够安然无恙从刺客手里杀出来，说明他本事非同一般。

韦贵妃更佩服秦寿胆识，遭遇了刺客不但没有违约，还如约而至赶来，由此可以看出秦寿胆识不是一般的大，而是非常的大！

“娘娘，有事请入正题吧！”

秦寿叹息一声，无所谓地落落大方任由韦贵妃看个够，一些无知刺客找死，秦寿根本不放在眼里，有本事再来一回，下次他们就没有那么好运了。

吃亏一次秦寿醒目多了，下次不管有事没事，随身带着兵器到此逛，要是这次带了兵器，秦寿敢保证那些嚣张刺客全都要留下来。

“听闻秦将军派人去洛阳，遭遇到了伏击？”

“你怎么知道的？”

秦寿刚捧起茶杯，韦贵妃说出风火雷电四人遭遇伏击的事，直让秦寿大吃一惊，带着谨慎目光看

向韦贵妃，不明白她怎么知道这么清楚？

‘韦小豹告诉她的？亦或者是？’秦寿猜测着韦贵妃怎么知道的，这事很隐蔽的，估计韦小豹也不知道，要是他知道肯定脱不了嫌疑关系。

“秦将军，别忘了，本宫既然能够玩争权，要是没有点本事，你说本宫会自寻死路吗？”

好吧，韦贵妃这席话打翻了秦寿心中猜疑，确实如她所说的，要是没有点能耐，她一个妇人无疑是自寻死路，甚至什么时候暴尸深宫也不知道。

“你知道什么？”

秦寿也不客气了，连尊称娘娘也省去，开门见山直截了当，懒得去绕无谓的圈子，以前可以说是与她阴奉阳违，现在秦寿才真真正正考虑联手诚意。

既然她连自己隐秘派人去洛阳事也知道，秦寿不敢小觑她了，消息那么灵通的她，秦寿不得不考虑共享她的消息，消息是秦寿最薄弱的一项，她肯分享出来无疑解决了秦寿困扰。

“韦小豹！”

“韦小豹？”

韦贵妃提出韦小豹，秦寿愕然地看着她，韦贵妃笑了笑点点头，轻轻捧起手里的茶杯，似乎等待

秦寿老实回答自己疑问。

“你不知道？”

秦寿皱起眉头反问起韦贵妃，既然她消息那么灵通，发现了韦小豹的叛变她迹象，没有理由还问自己，是试探还是怎么回事？秦寿心里没有底。

“本宫知道也罢，不知道也罢，秦将军，信任是合作的基础，这点你应该知道吧？”

韦贵妃冷笑一声，模棱两可的话很是让秦寿无语，看来她是有意考验自己真诚，才故此一问，看看自己诚意有多少。

“好吧，韦小豹秦某知道也不多，只知道他与魏王李泰可能…”

面对韦贵妃考验的目光，秦寿不得不叹息一声，如实说出自己大致猜测，可能两个字加重几分，表示自己不是明确的猜测。

韦贵妃听着秦寿娓娓道来，结合最近韦小豹的怪异动静，心中一惊果然自己没猜错，韦小豹还真与李泰有瓜葛，甚至背叛了自己。

韦贵妃怎么也想不到，韦小豹会背叛自己，面露杀机的一瞬间眨眼又消逝，虽然她掩饰得很好，可始终逃不出秦寿锐利的目光捕抓到。

‘好阴狠的女人，不知道这次韦小豹怎么

死？’秦寿琢磨着韦贵妃如何处置背叛她的韦小豹，单看她一闪而逝的阴狠目光，可以判断出她的性格。

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的类型，甚至是冷血无情，秦寿不得不感叹起皇权的魅力，自古有多少人为九五之尊，弄得家破人亡六亲不认？恐怕十个手指轮流数也数不过来。

“秦将军，洛阳如若本宫空置出来，你打算安排谁去接管？”

“这...”

冷汗，秦寿没想到韦贵妃语气这么大，说绊倒就绊倒韦小豹，没有念一丝亲情什么的，越发觉得这个女人不简单，甚至有点变态心狠手辣。

“洛阳之事，还是娘娘你自己安排吧，秦某不插手这事！”

韦贵妃目光质疑过来时，秦寿沉默了片刻，假装推脱韦贵妃的好意，秦寿早就打算好接手洛阳，只是不能表现的太急切。

韦贵妃身居深宫内，估计身边信任的臣子没几个，她大义灭亲铲除了韦小豹，肯定没有值得信任的人，剩下来只能依赖自己了。

“秦将军，本宫什么情况，你心里最明白，少

在本宫面前打马虎眼，本宫没时间与你废话！”

心情烦躁的韦贵妃一语道破秦寿小算盘，他心里想些什么？韦贵妃要是不知道那就白活了，韦贵妃十分不喜秦寿得了便宜卖乖的态度。

“吴王！”

“吴王？”

当秦寿提出人选的时候，韦贵妃愕然失神看着秦寿，想到李恪与秦寿之间的关系，韦贵妃眯起眼打量着秦寿，似乎想要看穿秦寿安什么坏心思？

“秦将军，你逗本宫？”

韦贵妃沉默了片刻，最后冷笑一声，想要知道秦寿用意何在？洛阳城可是一个油水充足的肥差，只要稍微有点贪官头脑，三年十万雪花银不是梦。

更何况李恪王爷身份，很是让韦贵妃忌畏，加上他与秦寿又是结拜关系，韦贵妃什么都不怕，就怕秦寿羽翅丰满了，到最后反将自己一军。

“娘娘，合作基于信任，这句话可是你说的！”

秦寿的话韦贵妃顿时脸色大变，还真是风水轮流转，秦寿反讥的话直让韦贵妃哑口无语，不知道如何反驳秦寿。

“还有，娘娘请你记住了，秦某不是那种狼心

狗肺忘恩负义的人，信不信由你，告辞！”

话已经说得很明白，至于韦贵妃怎么选，那是她的事，秦寿说走就走的孤傲，韦贵妃没有挽留，阴沉着脸色目送秦寿离去，心里不知道在想什么？

“将军，去哪？”

秦寿从萃云山庄走出来，顶替黑牛的薛仁贵带来钱羽馨以前的马车，连同二十名护卫严密保护秦寿的安全。

再次发生遇刺事件后，薛仁贵不顾秦寿大惊小怪的反对，硬是带来贴身护卫保护秦寿的安全。

“吴王府！”

秦寿想了会，猜到韦贵妃始终会妥协，只是需要时间而已，未雨绸缪先去吴王府，给逍遥王李恪打打预防针，以免到时候韦贵妃想通了，李恪没有心理准备。

第340章小弟的义务

吴王府，李恪正打算搂王府侍女巫山共游，秦寿突然杀来打断了李恪的好事，碍于礼节与情面，李恪不得不放弃美好时光，亲自招待贵客上门的秦寿。

当王府侍女送上香茗，秦寿摇摇头叹息一声，糟蹋了好茶叶啊！炒茶工艺不成熟，以至于糟蹋了茶叶品质，真是暴殄天物了！

当发现李恪与王府侍女眉来眼去的**，秦寿顿时一脸黑线，好家伙，感情他这些日子深居简出，是天天呆在府里吃窝边草，鄙视一个先！

“恪弟，洛阳你去掌管如何？”

“什么？寿，寿哥儿，你确定不是开玩笑？要恪弟去掌管洛阳？！”

李恪刚喝进的一口苦茶，顿时喷发出来，不可思议地看着秦寿，想要确定秦寿不是开玩笑或拿自己开心，洛阳那是什么地方？那可是韦贵妃势力范围。

李恪搞不懂秦寿闹哪出？这么明显的鸪占雀巢，韦贵妃她知道吗？不怕她发飙起来，秦寿和他都没有好果子吃吗？更何况李恪也没有离开长安的

打算。

要是有合适人选，秦寿才懒得去劳烦混吃等死的李恪，掌管洛阳不是什么人随便都能安排进去的，李恪身为王爷最适合不过，韦小豹一下台他顶上，相信李世民也放心交给李恪打理洛阳。

“韦贵妃她会同意的，就看恪弟你的意思！”

“啊？这...”

秦寿的话李恪顿时哑口无语，一脸黑线看着秦寿，感情秦寿早已安排好一切，今日突然到来，是想要说服自己去洛阳的决心。#中@.

李恪犹豫不决地不知如何回答秦寿，说实在的李恪宁愿坐吃等死逍遥快活，也不愿意去费心费力，打理一个几十万人口的城市。

“恪弟，洛阳可是一个肥差，各种海外舶来品的风水宝地，运气好可以淘到价值千金的宝贵品...”

秦寿发现李恪没有去洛阳的想法，加大蛊惑怂恿李恪心动，先是以淘宝诱惑李恪，在到美女如云引诱，夸夸其谈洛阳如何好，听得李恪差点口水直流。

要是真如秦寿所言哪样，洛阳简直就是一个天堂，去过几次洛阳的李恪，怎么觉得秦寿好像在忽

悠自己，洛阳哪有他说得那么美好？

洛阳在李恪眼里比不上长安，可在秦寿眼里长安比不上洛阳，那可是外商云集的风水宝地，要不是自己地盘在长乐，秦寿还真想搬去洛阳落户算了。

“恪弟，寿哥儿问你，你喝的是什么？”

“茶，怎么了？”

秦寿突然其来变换话题，李恪有些受不了秦寿白一样的问题，大翻白眼没好气回答秦寿的问题，考验自己智商还是怎么回事？

“要是这茶叶，寿哥儿有办法把它身价抬高，变成极品茶叶，去除如今苦涩难入口之味，变得醇香…你看意下如何？”

“嗯？”

秦寿自信满满的话，李恪不可思议地瞪大眼，连茶叶他也会弄？李恪咋舌不已同时又心生怀疑，又是利诱又是蛊惑自己去洛阳，不知道秦寿想要干什么？

秦寿笑了笑没有理会李恪迷惑目光，淡定十足地翘起二郎腿，等待李恪的答复，洛阳非交到他手里不可，这样秦寿才有机会拿下洛阳官窑制茶坊，通过地头蛇李恪上任从中作梗，变成自己囊中之

物。

官转民化有点麻烦，可要是有地头蛇帮忙，这点麻烦变成子虚乌有，办制茶坊有些麻烦，既然洛阳有现成的两家官窑制茶坊，秦寿也不客气全黑下来。

经过打探秦寿知道洛阳官窑制茶坊运作，每年春秋季收到的茶叶都运到官窑制茶坊炒制成茶叶，落后技术导致炒茶工艺极差，再好的茶叶也糟蹋了。

更何况海外舶来品大部分都在洛阳，几经转折消耗浪费不少，有的甚至在半路夭折，想要得到更多未发现物种蔬菜瓜果，就要有熟人坐镇洛阳，俗话说得好有熟人好办事不是吗？

“恪弟，长安如今越来越乱，暂时不适合你继续呆下去，等个几年风平浪静了，你在搬回来，寿哥儿保管你腰财万贯，子孙后代用也用不完…”

李恪迟迟未有结论，秦寿不得不加大力度蛊惑，除了他，秦寿还真想不出还有谁更适合？金钱，美女，如果要是连这也打动不了他，秦寿还真不知道用什么打动他了。

李恪混吃等死，图的不是这两样吗？估计他也知道，他大婚之后王府开销，全由他自己解决，光

靠他不理事封地那点收入，不够他大手大脚的花销。

小弟就是用来差遣的，李恪这么闲，要是不给他事做，还真是浪费了人才，秦寿相信李恪的能力，会把洛阳打点好，毕竟他的利益与自己挂钩，除非他闲钱腥搬石头砸自己脚。

“好吧，要恪弟答应也可以，不过父皇赐婚的那个杨氏，寿哥儿你可否有法子推脱掉？”

面对秦寿大力蛊惑，李恪心动了，钱财美色一直是他心中追求，可想到他即将到来的婚事，马上大感头疼。

杨氏一家的情况他早就提前打探清楚了，一家子品行差得不得了，更何况秦寿以前隐晦跟他提及过，他未来的王妃千万别选姓杨的。

“这个小意思，那你是不是同意去洛阳了？”

“寿哥儿你都安排好了，恪弟还有选择吗？”

秦寿拍胸保证的话，李恪欲哭无泪地憋屈点头，这就是身为小弟的悲哀，没有丝毫反抗余地，看在逍遥快活份上，李恪只能默然接受秦寿安排。

“恪弟，别跟寿哥儿我装，到时候你恐怕舍不得回来了，算了，等寿哥儿我的好消息吧！”

秦寿鄙视着李恪勉为其难的样子，装，到时候

他混久了，就知道洛阳简直就是一个天堂，要不然当初武媚娘称帝的时候，为什么要把皇都搬到洛阳？

“寿哥儿，不留下来一起用膳？”

“没胃口，寿哥儿我可没你那么闲，还要回去办正事！”

李恪没诚意的挽留声，秦寿鄙视更加强烈，想着跟王府侍女快活才是真，有本事马上搬出酒宴，不喝趴他才是怪事。

李恪尴尬不已地亲自送秦寿出府，这才发现秦寿后背衣衫破烂，至于秦寿遭遇了什么？李恪不用想也知道，肯定遭遇到刺客了，要不然怎么会这么狼狈？

第341章公平交易

秦寿回到长乐，第一时间发现一辆陌生马车，在看赶马车夫与家仆不菲的衣物，秦寿忍不住大感惊奇起来，什么人来访了？这么有钱？连家仆车夫衣着都如此奢华。。

带着一丝疑问，秦寿走回长屋，停在门口的车夫与家仆们看了眼秦寿，觉得有点眼熟一时间想不起来，本想阻拦生面孔的秦寿进入，想起这里不是他们地盘，才作罢目送秦寿进入。

“灵儿，怎么回事？”

秦寿还未踏入大厅，就看到钱灵守着大厅门口，侧着身子竖起耳朵偷听，秦寿隐隐听到钱羽馨咽啃哭泣声，忍不住黑着脸色惊到偷听的钱灵。

“啊？这，卫国公夫人来了，把老爷去世的消息告诉了小姐…”

面对秦寿脸色难看的质问，钱灵一口气把卫国公夫人的事说出来，秦寿听了愕然失神，卫国公夫人，不就是李靖的夫人红拂女吗？

她来这里干什么？秦寿想不明白，卫国公夫人来这里干什么？更没想到她那么多嘴，原本打算晚一点找个合适时机说出来，没想到她提前说出来

了。

“行了，去忙你的，下次在发现你听墙角，有你好看的！”

“哦！”

钱灵不甘地哦了一声，在秦寿进去的时候，调皮地做个鬼脸，秦寿突然转身的时候，马上收起鬼脸撇撇嘴离去。

‘香蕉你个巴拉，看来以后要振振家规了！’秦寿恼火无比看着钱灵离去背影，对于她没大没小的不拘一格性格，很是恼火无比。

特别是她那张小嘴巴，蕴藏着丰富的表情，不爽时，撇撇嘴，扮个鬼脸；生气时，撅起的小嘴能挂住一把小油壶。

更可恶的是，从她那张嘴巴说出的话，有时能让人气得火冒三丈，有时却是哭笑不得，没规没距也亏钱羽馨受得了她。

“秦郎…呜呜…”

秦寿刚踏进大厅，钱羽馨早已哭成泪人儿，发现秦寿回来了，不顾一切羞涩扑进秦寿怀里，钱老爷子死讯给她很大的打击。

秦寿轻声细语安抚着钱羽馨，一边抬起头打量大厅内多出的两个人，一个陌生面孔的美妇，不用

猜也知道她是卫国公夫人，还有几分熟悉的李怡然，

秦寿忍不住惊艳地多打量几眼卫国公夫人，墨玉般的青丝，简单地绾个飞仙髻，几枚饱满圆润的珍珠随意点缀发间，让乌云般的秀发，多了几分出尘气质。

卫国公夫人虽然年已三十有余，但是姿色却非常的美艳，与李怡然在一起简直就像姐妹花一样，特别是她自身散发出一股成熟的******韵味，只能用十二个词形容，丰若有馀，肥瘦适中，美艳至极！

“哼~”

秦寿盯着卫国公夫人看了那么久，完全忽视了一侧的李怡然，心情不爽的李怡然冷哼一声，惊醒了秦寿尴尬一笑，搀扶着哭湿自己衣衫的钱羽馨落座一边。

“贤侄好大的架子，本夫人邀请你过府一叙，迟迟未有回应，本夫人亲自拜访却迟迟未现，莫不成瞧不起本夫人？”

“娘，人家可是大忙人，瞧不起我们闲得发慌的人！”

“啊？这，小子不敢！”

卫国公夫人一开口就发难，李怡然刁难的煽风点火，秦寿恨得咬牙切齿，支支吾吾不知如何回答，说实在的还真没有收到卫国公夫人的邀请。

“姨娘，你别责怪秦郎，近日秦郎忙于农忙，是羽馨没来得及说…”

“好好好！”

钱羽馨泪眼汪汪说出实情，卫国公夫人心里不爽怒气消去大半，但是想到妹夫死在江南，秦寿却隐瞒着不说出实情，很是让卫国公夫人生气。

“小子有急事出去办，不知卫国公夫人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还望见谅，不知卫国公夫人前来所谓何事？”

不想与卫国公夫人继续纠缠下去，秦寿只好双手抱拳告罪转移话题，以免心怀不轨的李怡然借故找茬，让自己更加难堪。

“裁缝！”

“裁缝？”

秦寿愕然地看着卫国公夫人，美眸顾盼间华彩流溢，红唇间漾着清淡浅笑容，很难以琢磨的笑意，有点像奸商见到水鱼狠狠宰的那种。

“娘，怡然就说过了，这家伙没有诚意，我们白来了！”

李怡然煽风点火的话，卫国公夫人笑得更是诡异，秦寿冷汗连连面对两母女的刁难，好家伙，两母女一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也不知道李靖怎么受得了她们？

“哦，瞧瞧，瞧瞧小子这记性，羽馨，去拿郎君准备的图纸出来！”

“是！”

秦寿恍然大悟猛拍着脑门，借口支开心情不太好的钱羽馨，以免她一直在这里哭影响自己，面对这两母女同时出动刁难，秦寿不得不静下心来与她们纠缠，谈好利益才是至关重要。

卫国公夫人笑眯眯地看着秦寿，好像一副算计好似的，秦寿不得不认真对待起来，这个精明的女人给秦寿感觉不是那么好对付。

不消片刻，钱羽馨拿着秦寿指导武媚娘画的长短衬衣图案出来，秦寿落落大方地把设计图交给卫国公夫人，希望她真能对得起金裁缝这个称号，心灵手巧裁出手工版的衣服。

“嗯？这是？”

开始卫国公夫人也不相信，秦寿有什么好想法的设计图，可当她接过秦寿递来的设计图后，不得不大吃一惊。

卫国公夫人还真没见过如此奇特简单的衣衫，光看著明衣衫单薄料要求，还有长短袖的尺寸，卫国公夫人就猜到，这简单怪异的衣衫，是夏天用的！

不得不说秦寿这几张新异的衣衫设计图，成功吸引了卫国公夫人，精明的卫国公夫人甚至从中看出其价值，要是真裁出成衣，势必会引起长安一大潮流。

“长短衬衣，全大唐只此小子一家，当然要是…”

卫国公夫人吃惊的模样，还有李怡然质疑目光，秦寿早有预料，夸夸其谈衬衣的好处，卫国公夫人既然选择了从商，秦寿相信她能够看出衣服的价值。

“秦将军，那你条件是什么？”

秦寿说了这么多，卫国公夫人慢慢收起惊讶，眯起眼打量着秦寿，想要知道秦寿的条件，卫国公夫人不相信秦寿会没有条件，大大方方把设计图给自己。

“五个心灵手巧的裁缝，为期两年无偿借给小子！”

“五个裁缝？”

秦寿的要求有点过分了，虽然是外借给秦寿，可一下子要走五个裁缝，她无疑成了光棍司令一样，卫国公夫人沉默了。

第342章组建裁缝女工

“遭遇刺客了？”

午时时分，甘露殿内，李世民收到严统领上报的消息，得知秦寿今早遭遇到刺客，不可思议地咋舌连连，想不明白秦寿仇恨值怎么那么高？又再次遭遇不知名刺客暗杀。。#中@.

所幸秦寿没有受到什么伤害，只是李世民想不明白，这次的刺客又是哪方的？通过大理寺出动调查，得知不是魏王遇刺的同一批，李世民心松了不少。

“严统领，可查到刺客藏身处？”

公然刺杀朝廷重臣，李世民又惊又怒，没完没了的发生刺杀事件，简直没有把他放在眼里一样，这次李世民真正震怒了。

今年还真不是太平年，先是李泰再过来就是秦寿，长安突然增多胆大妄为的刺杀事件，李世民再不出手杀鸡儆猴，还真不知道往后怎么治理国家了。

“启禀皇上，正派人全力彻查之中！”

面对李世民愤怒的责问声，严统领硬起头皮如实汇报，只可惜那些刺客太狡猾了，布下迷踪以至

于探子们线索中断了。
“彻查清楚，发现刺客踪影格杀勿论！”
“是，皇上！”
李世民愤怒的格杀令，严统领领旨告退离去，留下李世民独自呆在甘露殿，加派人手去彻查清刺客的踪迹。
“什么来头？”
严统领离去后，李世民脸带疑惑疑问声，不敢确定刺杀秦寿的人，是不是最近进驻长安的神秘势力，吞噬越来越多的商铺，很是让李世民不可思议。()$()$(小)$(说)$().---.高速！
最不可思议的是，对方居然打着高句丽的旗帜，以雄厚的财力四处占地占商铺，源源不断的财力分批从各地涌入长安。
按理来说这是好事，可在李世民心里越是不安宁，对方越是如此，李世民心里越是感到不祥，事出反常必有妖。
相比起李世民心烦不已，长乐这边秦寿更是烦心，午时已过炎热的天气依然没有下雨痕迹，恼羞成怒的秦寿想要逮袁神棍揍一顿，这是什么意思？逗人还是怎么回事？晴空万里哪里来的什么大雨？
可想到天气无常变化，也就释然了，后世科技

那么发达都没有办法完全预测到天气走向，更何况袁神棍他们全靠估测天象？

想到卫国公夫人妥协，安排五名孰能生巧的裁缝女工达成交易，秦寿马上开始筹划组织人手，以免过些日子忙碌起来把这事忘了，临时临急组建又麻烦了。

安排好佃户们继续收割稻谷后，秦寿马不停蹄去找贺明，办这事非贺明莫属，秦寿也忙不过来亲自招募这伤脑筋的事。

“选两百名年轻女子学女工？”

贺明咋舌不已地看着秦寿，正打算出门去监察收割稻谷，没想到秦寿一到来，就带来这么要命的任务，两百名女工，那是什么数量？贺明想都不敢想。

“这个，长，人会不会太多了？”

贺明不可思议地看向秦寿，小心翼翼提醒秦寿，两百名女工太多了吧？就算是佃户里头挨家挨户筛选，一时间恐怕也难找出这么多人。

更何况秦寿要求很严格，只招13到16岁之间，理由是年轻学习能力强，超过岁数一律排除在外，又是头疼十足的重任，最重要月薪又不高。

“叫你办就去办，啰嗦这么多干什么？这是女

工们招聘与职业走向，抄五份贴出去，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三日内招齐！”

秦寿懒得与贺明废话，直接甩出琢磨出来的职业等级与待遇，把难题丢给贺明慢慢头疼去，甩手掌柜秦寿不顾贺明崩溃的哀嚎走出去。

“如果你热爱女红，或者你的朋友圈子里；有女红方面的兴趣，在我们这里就会，找到属于你的空间，我们会给你，一个充分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

贺明汗濂地看着手里的招聘信息，看到女工职业等级的时候，更是咋舌不已，撇去以往固定的月钱，采用计件多劳多得算钱方式，职业等级铸就工件价格多少。

初级学徒女工，价格一钱一件，连续见习工作一年内，颁发初级学徒女工毕业证，价格晋升两一件。

中级学徒女工，取得初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两年以上，并取得结业证书，工件提升到三一件。

高级学徒女工，取得中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三年以上，授予专业证书，工件提升到四一件。

女工技师，取得高级职业资格证书后，连续从事本职业工作五年以上，授予银剪手，工件提升到五一件。

最后便是女工裁缝，也是最吸引的人的顶峰职位，需要从事十年的工作经验，授予金剪手特殊称号，除了工件翻一倍价格，还可以获得长乐现有的福利。

当然这个金剪手不是那么容易评选的，要进行两项考核合格者，才能够拥有如此特殊荣耀，而考核又分为理论知识考试和技能操作考核。

理论知识考试采用闭卷试方式，技能操作考核采用现场实际操作，理论知识考试和技能操作考核均实行百分制，成绩皆达60分以上者为合格。

“乖乖，长怎么这小气？这不是便宜那些小女娃吗？”

贺明眼红十足秦寿开出的福利，只可惜秦寿要求太严了，确切地说是要求范围太狭窄了，居然只收十三以上十六以下的，可惜他的戚寡妇安排不进去。

头疼的贺明只好照规办事，先抄写五份贴出去看情况，实在凑不到人数只好抓壮丁了，秦寿交代下来的任务，贺明不敢有半点推辞。

日落黄昏，给坑爹袁神棍天气预报团戏耍后，临时临急出门收割稻谷的佃户们，辛劳了一个下午拖着疲惫的身躯收工回家，途经头告示栏的时候，纷纷停下脚驻足围观。

“咦？上头写了什么？”

“不晓得啊！”

“哇，是女工招募告示！”

佃户们议论声与围观吸引了工匠们过来，其中工匠群里不乏有些墨水的人，看到告示上的招募女工又惊又愕，头一次见到如此奇特的招募告示。

懂墨水的工匠在佃户们期盼目光之中，一一念出招募告示上的消息，新的服装裁缝女工优厚待遇，惊呆了汗流雨下的佃户们，家里有适龄闺女的，纷纷各自散去回家商议，而没有的则摇头叹息起来。

第343章又是威胁的交易

入夜时分，秦寿带着百骑人马直奔溺水河分叉口，间人皇女敢公开邀见自己，秦寿很是纳闷想不通，按理她应该夹起尾巴藏起来，而不是光明正大冒泡。.~.

既然间人皇女敢开门见山冒泡，秦寿自然不会错过机会，想要看看间人皇女打什么算盘？以防万一狡猾多变的间人皇女设套，秦寿不得不多带人手。

当秦寿带人来到溺水河分叉口，看着以往熟悉的地方，秦寿感慨良多同时谨慎打量四周，平静河面空无一物，也不知道间人皇女打什么鬼主意？是故意还是有意在远处观察自己？

不管间人皇女打什么鬼主意，既然敢来就不怕她来阴的，除非她活腻了，自己地盘也不怕她玩什么花样，更何况自己带来的百骑精兵护卫，都不是等闲之辈。

“将军，有动静！”

夏侯墩老远发现河面动静，第一时间提醒秦寿，同时挥手示意身后的百骑精兵护卫提高警觉，以防对方来阴的打个措手不及。

“你们后退几步，弓手准备，要是发现情况不对路，不用等本将军命令！”

“是，将军！”

夏侯墩在秦寿安排下，轻轻挥手与百骑精兵护卫后退几步，把肩膀挂着的长弓取下，搭上箭发现情况不对随时准备攻击。

“秦将军，阔别几个月，别来无恙？”

渔船靠岸后，间人皇女消瘦的脸在昏暗渔灯照耀下，露出淡淡的愁容笑意，诚意十足带着两名志能便，从渔船跳下朝秦寿走来。#中@.

啪~秦寿一巴掌甩向间人皇女粉脸，挨了一巴掌的间人皇女俏脸变得更红，菱型樱桃小嘴渗出一丝血水，两名志能便顿时拔刀破口大骂。

“八嘎！”

“住手！”

间人皇女娇斥一声，挥手打断两名冲动的志能便，从他们拔刀一刻起，秦寿身后百骑精兵护卫已经拉弓对准这边，两名志能便才慢慢收回刀。

秦寿冷笑一声，不问理由也不需要理由，直接扇了间人皇女一巴掌解恨，双手抱胸站在原地，对于间人皇女身后志能便，秦寿直接过滤无视，有本事他们就在冲动一点，下一刻变成尸体直接丢进河

里喂鱼。

“秦将军，间人可以知道这是为何吗？”

间人皇女轻轻擦拭嘴角的血迹，装无辜可怜看着秦寿，目光始终没有离开夏侯墩他们，上百的弓箭瞄准这边。

“间人多矫情，打打更健康，劝你最好放充满点，如若不然水底的人全都一个别想活着！”

秦寿冷笑一声，早已看穿间人皇女玩什么把戏，更是一语道破她暗中的杀手锏，从虬髯客豪客手下郑宏失手，秦寿就猜到她会有这一手。

志能便是忍者前身，忍者秦寿多多少少了解一些，主要是为主君进行秘策、破坏、暗杀、收集敌方前线情报、搅乱敌方后援基地等种种谍报活动。

由于生前必须隐姓埋名，过着终生见不得天日的生活，更需要超常耐人的性子，水下工夫更是了得，单凭一个竹子呼吸可以呆一两个时辰。

间人皇女脸色大变，没想到秦寿居然知道自己藏有后手，不敢质疑秦寿的话，间人皇女招来身后两名志能便护卫，小声交代他们安排水下的人离去。

“秦将军，间人这次前来，一是来告罪，二是想请秦将军帮忙弄一艄船，好让间人回国收拾乱

局…”

间人皇女等两名志能便撑船离去后，直接开门见山说明来意，诚意十足的话，很是让秦寿感到意外，眯起眼打量着她话里的真实性。

“你把本将军害得这么狼狈，你说本将军还会相信你的话吗？”

什么中大兄皇子趁机掌权倭国，什么倭国大乱，这与自己何干？巴不得倭国越来越乱，她骗了自己一次，没有理由在相信她的废话。

“秦将军，你误会间人了，间人之所以没有回国，第一，间人收到不利倭国的消息，特意留下来的，第二，间人承认有些是骗了你，但是也不全然…”

“呵呵~~还真会推脱责任，那好，本将军问你，你要的兵器，都用来干什么了？”

间人皇女推脱海盗责任一干二净，秦寿忍不住怒极反笑起来，这个间人皇女还真会善辩，居然把责任全推到中大兄皇子头上，当自己是傻瓜？

“打击新罗，秦将军，不管你信不信，间人绝没有与大唐作对之意，全是中大兄皇子故意设计，把间人留在大唐，他掌权后故意安排一切陷害间人…”

间人皇女理直气壮地把事情经过说出来，从她到手兵器一刻起，藤条野就早已背叛了她，成了中大兄皇子间谍心腹，故意假传舒明天皇消息，要她逗留大唐追查新罗混进的势力。

“是吗？那告密信是怎么回事？还有你派人屡屡与长孙无忌接触，又与魏王勾结提供人手给他，这又是怎么回事？本将军很想知道！”

间人皇女推卸责任眼睛不眨一下，秦寿忍不住皱起眉头，一口气提出三个疑问，要是她回答不出来，准备等着死在这里。

“告密信不是间人指使的，是藤条野暗中手脚，与长孙无忌接触，是想要查明新罗势力位置，魏王之事是将军你屡屡穷追猛打间人，迫于无奈只好借助魏王纠缠秦将军你，以免破坏间人办事…”

间人皇女有苦衷的说明来龙去脉，秦寿忍不住皱起眉头，她的话看似很合情合理，听她这么一说来，好像自始至终都是自己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这一刻秦寿没有在提出疑问了，就这么静静地思考着间人皇女话里真实性，夏侯墩看了下眼前气氛，挥手打消精兵护卫们谨慎的戒备。

“秦将军，间人此番是诚心诚意求助，作为报

答，间人把所剩的开销与关于长安神秘势力消息，一一奉上！”

“你有资格跟本将军谈条件？”

秦寿皱起眉头，不悦地看向提出条件的间人皇女，她也不搞清楚自己什么状况，自己想要杀她一句话的事。

“有没有资格，不是间人说得算，不过间人要是短时间内回不到国内，中大兄皇子掌权了，对间人和秦将军都没有好处…，一艘船换来巨额军费与有利消息，秦将军，你好好考虑一下！”

“……”

好吧，间人皇女的话，还真击中了秦寿软处，纵观间人皇女不像开玩笑的模样，秦寿开始犹豫了！

第344章新发明油光灯

“秦郎，你就这么放走倭国公主？”

次日清晨，当秦寿休信一封派人去洛阳船工坊，加速修好一艏破船给间人皇女回国，知晓真相的武媚娘怪异地看着秦寿，很怀疑秦寿是不是脑子进水了？还是贪图对方美色舍不得下杀手？

要知道秦寿这无疑是放虎归山，想想当初他自己给间人皇女耍的团团转，现在只给对方几番言语就糊弄过去，武媚娘想不通了？

“媚娘，做人要言而有信，更何况她给的消息…啥意思这是你？你郎君我还没色到那地步！”

秦寿摸着良心说实话，武媚娘一副信你有鬼的表情，很是让秦寿火恼，啥意思这是？自己就那么不堪吗？

武媚娘白了一眼秦寿，始终不相信秦寿有那么好心，甚至认为秦寿昨夜那么晚回来，肯定把倭国公主给那个什么了，男人就是这样！

这次武媚娘还真冤枉了秦寿，昨夜晚归是因为间人皇女信息量太多了，以至于秦寿听完都两个时辰过去了，知晓如今神秘势力来头，秦寿开始重新与间人皇女修缮合作关系，应对来头不小的神秘势

力。()$()$(小)$(说)$().---.高速！

“算了，与你说不通，反正郎君我行得正走得直，把何家的店铺与老丈人的店铺全都统计好，晚上郎君我有用！”

武媚娘质疑的目光，很是让秦寿不爽，懒得与她争辩太多，越是解释越是显得自己在掩饰，交代完武媚娘整理地契，干脆去忙其他事。

“心虚了？”

秦寿愤愤然离去，武媚娘自言自语嘀咕一声，直让出门的秦寿差点踉跄欲倒，好吧，君子不与小女人一般见识，忍！

忿然离去的秦寿带着不爽的心情，气冲冲地走出长屋，直奔外巡视厂区工作，沿路皆可见到忙碌的佃户身影，推着满满一板车的粮食去粮仓方向。

“长，长！”

“有事？”

贺明急匆匆跑来呼唤声，秦寿不得不停下脚步，转过头看向满头大汗的贺明，瞧他如此着急模样，难不成招女工出问题了？

“长，女，女工人太多了……”

贺明喘着气把今日应聘的女工消息说出来，贺明怎么也没有想到，看似不咋样的女红裁缝，居然

大清早差点把他家门挤破，来的都是里符合年龄的女子，害得戚寡妇吃醋了好一阵。

“哦？有多少人？”

民们热情的响应，还真是出乎秦寿意料，原本以为贺明需要抓壮丁什么的，没想到贺明带来这么好的消息，还真是出人意料之外。

“五百多人，甚至有些是城南那边的民，也送女儿过来说什么里亲……”

贺明一说出五百多人，秦寿咋舌不已，当得知连城南那边的民也收到风，秦寿无语了，看来长乐还真是名声在外了。

“全都收下，以后视能力筛选，不合格的全都打回去！”

“是，长！”

得到秦寿安排后，贺明领命告辞离去，如今也只能这样安排了，亲们这么热情秦寿不好意思拂去他们好意，日后也要看情况慢慢壮大。

秦寿朝王铁匠那边走过去，并没有走进热气熏人的铁匠作坊，只是在外面瞄了眼就摇摇头闪人，受不了里面的高温。

“长！”

王铁匠得知秦寿在外面找自己，大汗淋漓地跑

出铁匠屋，小跑到远离铁匠屋的秦寿身边，一边用湿漉漉的布巾擦拭汗水，一边疑惑地看着秦寿。

“王铁匠，自行车生产得如何了？”

自行车到现在已经好几个月，一直没有正式开卖，长安富商们哪边也没有催促，他们也知道自行车造出来不容易，秦寿先给他们人手一辆，足够他们显摆得意。

“长，存有五十九辆，那玩意太难弄了，加上我们人手不足…”

王铁匠苦瓜着脸色，如实报出自行车的数量，七八天能够弄出一辆已经很不错了，所有工艺都是手工打造，而且秦寿要求又要减轻质量，要是随便弄三五天出一台还是没问题，主要是现在人手不足是最要命的。

又要弄铁筋，又要模型塑造铁管，又要应付民们生产农具，就算是他们人手再多，也分不出心打造那么多，长乐整个产业可以说铁匠工是最辛苦最累的。

“嗯，最好多弄几辆，过些日子开始高价出售！”

“是，长！”

王铁匠在秦寿交代声之中，硬着头皮答应下

来，确定秦寿没有交代后，转身回去忙碌自己的事，没空闲逛浪费时间。

自行车生产工艺麻烦，秦寿打算把它抬高到比突厥马还要贵两三倍的价格，至于爱要不要那是别人的事，反正自有人会当冤大头。

“长，你看看这个怎么样？”

当秦寿来到木工作坊的时候，鲁宏拿着一个四不像马灯木头玩意，有点像手提电筒形状，用木头做成的支架，支架四周却是空荡荡的。

秦寿结果鲁宏递来的四不像马灯，仔细打量一眼很符合自己创意，支架底座用一块凹进五厘米的铁板呈椭圆形状装灯油，只要四周加上木板，主光正面加个玻璃折射镜片，就是新式的油光筒了！

“嗯，不错，鲁师傅，辛苦了，你先去忙！”

“是，长！”

秦寿满意了，鲁宏松了口气转身回作坊继续忙碌，秦寿迫不及待地提着鲁宏弄好的油光筒，想要组装上去看看效果如何，要是跟手电筒相差无几效果，那无疑是一大创举。

“秦郎，这是何物？”

午时已过，秦寿从清晨跑回后院一直未出现，武媚娘不得不亲自去请秦寿出去用午饭，发现秦寿

低头捣鼓怪异的木头玩意，武媚娘忍不住好奇起来。

“油光灯！”

“油光灯？”

秦寿头也不抬，直接说了一句武媚娘愕然的话，什么是油光灯？她还真头一次所谓，带着好奇的目光看秦寿忙碌，连喊秦寿吃饭的事也不记得了。

秦寿小心翼翼地拿起镜片，把连接在一起的主光通道镶入镜片，四块镜片镶好后又开始加固木板，防止透明的玻璃散光，忙完这些已经半个时辰过去。

“媚娘，让你见识郎君我的新发明！”

秦寿得意洋洋地拿起油光灯，注入膏油点燃灯芯的时候，一缕摇晃的光圈越来越明显，光圈射出五米远，直让武媚娘大吃一惊。

“啊？这！”

武媚娘不可思议看着秦寿晃荡手里的油光灯，左右摇摆的光圈越来越明朗，犹如天上月亮那么大的光圈，折射到房屋阴暗角落清晰可见，深深震撼了武媚娘。

第345章大唐拍卖场

眨眼一周时间过去，风平浪静的长安城一如既往平静不已，看似平静的长安城，却隐藏着见不得人的肮脏交易，确切地说是见不得人的阴谋。

观月楼，落建于东市，以前是一间名气不大的青楼，自从财大气粗的神秘商人砸钱后，成功易主变成萧条的酒楼，然而最奇特的还是，来消费的人全是富商。

最怪异的还是，这些富商们不是很心甘情愿来消费，比起隔条街的钱家酒楼，这里简直就是掉了不知道多少档次。

观月楼后院内，一名侍女手里提着篮子，撩起裙角小心翼翼朝后院房子走去，后院看守的侍卫看了眼侍女，轻轻推开房门毕恭毕敬让侍女进入房内。

侍女走进后院屋内，只见大白天的屋内灯火通明一片，偌大的屋内铺满柔软的毛毯，侍女小心翼翼脱去鞋子，光着脚丫走进装饰的富丽堂皇的房内。

房内月牙寝床上，侧躺着一名蒙面女子，蒙面女子不远处，站着一名苍髯如戟男子，只见其双手

抱胸闭目养神，犹如尊石雕一样。
“小姐，你的午膳！”
侍女把篮子放到月牙寝床边，低垂着头不敢直视慵懒的蒙面女子，更不敢去打量苍髯如戟男子，什么该看什么不该看的，侍女心中有数。
“月瑶，姓钱的一家，消息打探清楚没有？”
蒙面女子似乎没有胃口，慵懒地睁开美眸，一双迷人的杏仁眼，灵动传神看着侍女，通过她不耐其烦的语气，可以看出她现在心情很不爽。
钱家就钱羽馨一个独女，只可惜钱羽馨一直呆在长乐，没有办法逼其现身，钱夫人又不知所踪，最可恶的还是钱老爷子遗体一周前就转送到长乐了。
这让蒙面女子感到很是火恼，只要找到钱夫人下落，她就有办法引钱羽馨出长乐，抓到钱羽馨她就有办法控制住多情种子秦寿。
“小姐，暂时还没有！”
月瑶知晓自家小姐打什么主意，可钱夫人的下落，就算是她派人去了江南，也无从得到消息，更何况钱老爷子在江南也没有找到她。
“继续打探，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找到钱夫人！”

“是，小姐！”

月瑶在蒙面女子强制命令下，躬身慢慢告退离去，不敢打搅蒙面女子与苍髯如戟男子谈话。

“小姐，最近我们如此大动作，相信大唐皇帝早已发觉了我们存在…”

“发觉又如何？我们以商人身份进来，他李世民没证没据，敢派兵围剿我们吗？笑话！”

蒙面女子不屑一顾地冷笑一声，她就是光明正大进驻长安又如何？没有证据李世民也奈何不了她，更别提派兵围剿什么的，除非他不想要自己名声与地位了。

蒙面女子看准李世民的弱点，欺他不敢随便乱动，比起乱来李世民更在意自己的名声，毕竟他的名声来之不易，何况他一直掩盖着玄武门事件。

“韩宁，你与秦寿交手，对他有何评价？”

蒙面女子看了眼一边忠实的手下苍髯如戟男子，淡淡的语气询问他的意见，五十多人居然抓不到秦寿，蒙面女子不敢小觑秦寿实力了，传言果然不假！

“力大无穷，谣传大唐勇士名不虚传，有李元霸实力，要不是属下及时撤退，估计给他生擒也有可能！”

韩宁赞不绝口的话，蒙面女子心中很是不悦，可又不得不承认这事实，秦寿硬取是不明智的，如今情况也只好施行智取了，从他弱点击溃他，想法是好可办起来就难了！

“派人盯紧长乐，只要有机会，马上动手抓住他的女人！”

“是！”

韩宁领命告退离去，留下蒙面女子静静沉思，长乐发展的很迅速，最可观的还是精钢技术与火药，虽然已经给李世民掌控了，可技术秦寿还保留着。

“大唐拍卖会场？”

“什么意思？”

“不知道啊！”

长安城东市内，通告栏再一次张贴上长乐的告示，围观百姓们议论纷纷，互相猜测着所谓拍卖会场是什么意思？

头一次听到拍卖会场，百姓们都带着好奇心，猜测告示里是什么意思？所谓的拍卖会场，他们还真是头一次所闻。

百姓们带着好奇心，经过告示的宣传地方，带着好奇心前往去查看，东市原本何家产业酒楼紧闭

着大门，可里面叮叮咚咚敲打声，可以判断出里面有人在忙碌。

“咦？那不是贺副长吗？”

“真的耶！”

紧闭的大门百姓们进不去看个究竟，可当贺明坐着牛车拉满一车木料出现，百姓们好奇不已，贺明马上成了百姓围堵对象。

“贺副长，拍卖会是什么意思啊？”

“是啊，贺副长，你怎么亲自来了？”

贺明还没来得及下牛车，围堵的百姓一下子把贺明包围起来，七嘴八舌东问西问，贺明顿时感到一阵头大。

“诸位，拍卖会是我们长乐一种商品交易方式，以竞标方式，价高者得达成双方满意的商品交易…”

碍于百姓们热情围堵，贺明不得不把拍卖会大致意思说出来，自行车与啤酒生产工艺复杂，特别是自行车，无法大量生产只好通过拍卖黑有钱人的钱了。

为了引起更多人的兴趣和更多的关注，拍卖会公开竞买行为，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同时也可以推动长乐的名声再次提升。

解释完大致意思，贺明拱手抱拳告罪闪人，木料由马晋带来的木料工运进去，围堵的百姓们虽然很不满意贺明的答复，可又不得不承认，拍卖会确实吸引了他们。

贺明提及的长乐自行车与啤酒，即将要在装修之中的酒楼举行拍卖，价高者得吸引了百姓们，加上李恪与秦寿合作商贾们体验一段时间，不少人盼着拥有一辆自行车充面子。

“长！”

“嗯，外面百姓对拍卖会有什么反应？”

贺明走进装修改造之中的酒楼，秦寿坐在大厅内抿着茶水，头也不回问了一句身后的贺明，想要知道百姓们对拍卖会的反应。

“长，百姓们很热情，这个，长，我们有必要…”

“忙你的去吧！”

贺明想不明秦寿的用意，只好叹息着领命告辞离去，也不知道秦寿神神秘秘在忙什么？

第346章贪小便宜的吴王

“长，全都用长板凳吗？”

赵工头带着他的装饰队伍翻修整个酒楼，把以前的胡凳胡桌全都丢掉，要么拆散用来当废角料，简单的拍卖会模型慢慢出现。

很简单的会场，就是把屋子重新翻新，多余的全部清空，空出全部位置用来防止长板凳什么的，二楼的重新改造变成仓库。

“全部改了，二楼暂时先别动，先把底下的弄好，在去慢慢整理二楼的！”

“是，长！”

秦寿看了眼拆得差不多的酒楼，叮嘱赵工头具体事项，赵工头想也没想直接点头应下，开始招呼人手进行大换血的改造装修。

拍卖会现场改造很简单，秦寿压根不需要什么所谓的图纸，就地查看安排好那些拆，那些不拆就可以了，根本不需要费心费力在去画蛇添足。

“寿哥儿，恪弟就猜到你会在这儿！”

何家酒楼，李恪一脸急色出现秦寿面前，很是让秦寿无语，这家伙还真是会找时间来麻烦，明知自己忙得要死还跑来捣乱。

拍卖会搞得这么隆重，李恪要是不知晓才是怪事，大清早收到消息就赶来这里，早猜到秦寿有可能会在，没想到还真遇到了秦寿在坐镇。

“恪弟，找寿哥儿我有事？”

鲜少出门的李恪找上门，秦寿忍不住大感好奇，这家伙不老老实实呆在王府，准备去洛阳上任，跑出来干什么？

要知道现在神秘势力就在长安，虽然是针对自己的多点，可难不保对方会铤而走险，拿李恪开刀什么的，毕竟对方是与李唐有仇恨的家伙。

()$()$(小)$(说)$().---.高速！

“唉~寿哥儿，恪弟也不想，话说回来了，寿哥儿，恪弟的事你办好没有？”

“嗯？啥事？”

李恪愁眉苦脸的表情，说出秦寿一头雾水的话，秦寿很是疑惑，现在忙的要死，谁有空去理会他什么破事？

“我的天啊！寿哥儿，恪弟的婚事，你不会把这事忘了吧？杨家今儿都开始送礼来了！”

李恪崩溃地一手拍打额头，彻底给秦寿不负责的话打败了，难怪今日杨家这么积极送礼来，感情秦寿压根没有想到办法帮自己！

“恪弟，人家送礼来，你不会拒收吗？”

秦寿也给李恪的话打败了，人家送礼他不会拒收吗？还是穷疯了没钱用了？秦寿对李恪贪小便宜的弱点，彻底打败了！

只是秦寿没有想到，杨家速度那么快，还真是出乎秦寿意料之外，说实在的自从间人皇女说出神秘势力来历后，秦寿也没有心情去理会这些破事。

李恪涨红着脸色，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秦寿问了半天才知道事情真相，当得知杨氏送来百两黄金厚礼，李恪折了腰顿时感到无语。

“寿哥儿，你可要想想法子，恪弟可不想…”

“得了吧，聘礼你都收了，还想悔婚？老老实实当你的新郎哥，熬个几年时间就没事了！”

李恪贪小便宜的心作祟，秦寿爱莫能助地耸耸肩，没收聘礼还好办事，可他收了就麻烦大了，秦寿也难有回天之力帮他了。

秦寿把话说白了爱莫能助，李恪苦瓜着脸色，早知道不贪图那点聘礼了，以至于现在秦寿想要帮忙也帮不上。

“对了，恪弟，这些日子，你最好老老实实呆在王府里，没事别乱出来走动！”

“嗯？为何？”

秦寿突然其来的慎重其事提醒，李恪一脸好奇看着秦寿，不明白秦寿这话是什么意思？自己好端端的为何要变成缩头乌龟？

“为你安全着想，要是你有什么意外，寿哥儿我去哪儿找人顶替洛阳的位置？”

秦寿没好气地翻起白眼，这家伙该老实的时候不老实，不该老实的时候，偏偏窝子王府里三步不出大厅，典型的麻烦制造者。

“寿哥儿，莫不成你说的是神秘势力这回事？”

李恪看了眼秦寿担忧的脸色，突然间想到神秘势力，看情况秦寿担忧的就是这事，要不然也不会如此慎重其事提醒他。

“知道就好，现在可以确定，对方是冲着寿哥儿我来的，你我关系匪浅，对方肯定不会错过机会拿你出气！”

秦寿不知道李世民布局如何，也不知道他如何应对这些神秘势力，只要保护好自己身边的人，秦寿不怕对方来阴的。

李恪点点头没有说话，他也发觉到事态的严重，光是秦寿遇刺一事，就可以看出对方胆大包天程度，不排除对方会对自己下手。

“对了，寿哥儿，今儿恪弟在东市发现长孙涣！”

“嗯？长孙涣，怎么了？”

李恪提起他的仇敌长孙涣，秦寿一脸怪异地看着李恪，怎么无缘无故提及他了？那家伙最近不是很老实吗？

赵工头看了眼秦寿这边，不知道他与李恪嘀咕什么，怕妨碍秦寿与李恪之间谈话，故意支开手下们，免得去打搅秦寿与李恪的谈话。

“恪弟发现他去了观月楼，这家伙准没好事！”

“观月楼？恪弟，怎么了，莫不成长孙涣最近皮子痒了，招惹你了？”

李恪慎重其事的话，秦寿颇感无语地大翻白眼，现在破事一大堆，秦寿不希望还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打搅自己。

李恪尴尬一笑地摇摇头，只是好心提醒秦寿，多注意长孙涣，没想到惹来秦寿翻白眼，真是好心变成多事了。

“行了，没事少去招惹他，寿哥儿最近很烦，别在给寿哥儿我添乱了，回去等上任消息吧！”

秦寿没好气赶李恪回去，自己与长孙涣的恩

怨，大部分归咎于他，要不是他与长孙涣结缘在先，秦寿也不至于与长孙涣有交集。

他不去招惹长孙涣，秦寿相信长孙涣也不会去招惹他，苦头吃过一次的长孙涣，知道得罪自己没有好下场。

“寿哥儿，那自行车还有吗？”

“没有干嘛？”

秦寿谨慎地看着李恪，他不是有一辆了吗？现在又问这事，想要干啥呢？自行车拍卖会一开始，就是身价倍增的摇钱树。

“一辆，你瞧瞧，恪弟要去洛阳了，身为王爷一辆多丢人不是？李德奖他们两兄弟人手一辆，恪弟我…”

“……”

秦寿直接败给厚脸皮的李恪，好吧，居然拿去洛阳的事来说事，很明显的趁火打劫，有事求他秦寿只能勉为其难答应再送一辆给贪小便宜的李恪。

第347章祸水东引

秦寿刚从长安回到长乐，还没来得及歇口气，李慎在皇宫侍卫护送下，出现喝茶的秦寿面前，很是让秦寿感到意外。()$()$(小)$(说)$().---.高速！

长屋挂着白条，李慎不知道秦寿家里发生了什么事，也没有心情去过问这些，想起自己来的目地，李慎挥退皇宫侍卫在大厅外等候。

“秦将军，可否有合适说话的地方？”

李慎慎重其事双手抱拳，问秦寿有没有僻静的地方说话，秦寿带着李慎直接来到内院，待钱灵奉上香茗后，秦寿才直入正题。

“纪王大驾光临，不知所谓何事？”

秦寿不敢小觑未成年的李慎，出生皇宫大染缸的他，心智早熟的厉害，要不然早就无法立足尔欺我诈的皇宫了，更何况还有不简单的韦贵妃从小抚养长大。

“秦将军，小慎此番前来，带来了母后口信！”

“口信？”

李慎带来韦贵妃的口信，秦寿抿茶的动作停了下来，有些惊讶地看着李慎，不知道他带来什么这

么谨慎的口信？

“母后希望秦将军你出手干掉舅舅，包括前小慎的表哥！”

‘够狠的，斩草除根啊！’秦寿忍不住大吃一惊，没想到韦贵妃那么狠毒，杀了韦小豹也就罢了，没想到居然连自己侄子也不放过！

李慎眼睛红了一阵，慢慢强制自己不露出软弱一面，他没想到自己母后为了扶持自己上皇位，居然连舅舅与表哥也不放过，借他人之手进行暗杀！

“就这些？还有别的要求吗？”

秦寿知道韦贵妃既然连自己哥哥也不放过，肯定有什么特殊要求，还是先问清楚，以免李慎忘记了，到时候麻烦就大发了！

“斩草除根一个不留，最好是弄出意外身亡！”

“意外身亡？”

秦寿有些愕然地看向李慎，还真是有些棘手的事，刺杀完全没有问题，没想到韦贵妃居然要自己弄意外身亡，这不是故意出难题吗？

李慎脸带浓浓哀愁，说实在的他自己也没有想到，母后变得越来越狠毒，都是为了皇位，以至于整个人都变了，变得李慎有些陌生感觉。.~.

“秦将军，小慎借口出来的，怕引起他人疑心先行回去了，告辞！”

眼看自己呆的时间久了，李慎怕自己呆久了会引起秦寿不必要麻烦，马上站起来拱手抱拳告辞离去，秦寿也没有挽留之意，亲自送李慎出去。

“秦郎，纪王找你有何事？”

秦寿刚送走李慎，武媚娘从内回到大厅，见到秦寿阴沉着脸色坐在椅子上发呆，忍不住好奇询问李慎来找他有什么事？

“唉~还能有什么事？韦贵妃给郎君我出难题了！”

“难题？什么难题？秦郎不妨说说看，或许媚娘可以帮上忙！”

秦寿唉声叹气说出李慎来这里的目地，武媚娘更是好奇不已，坐到秦寿一边，轻声安抚秦寿，试图化解秦寿愁容满面的情绪。

武媚娘善解人意的话，秦寿摇摇头叹息一声，把李慎带来的消息说一遍，武媚娘听完后沉默下来，还真如秦寿所言哪样，韦贵妃出了难题给秦寿。

要是只干掉韦小豹造成意外身亡，还是容易的事，可要是连韦小豹的孩儿也不放过，那就有点麻

烦了，毕竟李世民也不是傻瓜，县公死了是意外，要是连他孩儿也死了，那就离奇了。

“秦郎，这也不是没有办法的！”

“哦？媚娘，你有何办法，速速道来！”

武媚娘的话，秦寿就好像溺水者遇到救命稻草，一脸期待看着武媚娘，看看她有何办法，神不知鬼不觉干掉韦小豹，又不引起李世民的注意。

“光明正大刺杀！”

“光明正大刺杀？”

武媚娘神秘一笑说出光明正大刺杀，秦寿闻言一愣，不解地看向武媚娘，这是什么馊主意？这么明显的刺杀，不是招惹李世民目光盯向洛阳吗？

自己船工坊就在洛阳，要是李世民层层剥丝，势必会发现洛阳船工坊的秘密，秦寿暂时还不想暴露船工坊的秘密，第一时间摇头杜绝了武媚娘的馊主意。

“秦郎，别忘了城内有免费替死鬼，只要秦郎你这样…”

秦寿摇头动作武媚娘看在眼里，笑了笑提醒秦寿城内有免费替死鬼的事，秦寿皱眉的时候，武媚娘在秦寿耳边嘀咕了一阵出谋策划。

秦寿听完武媚娘的祸水东引计划，双目放光地

看着武媚娘，而武媚娘则笑了笑点点头，一举两得的妙计，看秦寿如何运做了。

“好，呵呵~~媚娘此计甚妙，嗯，郎君我要好好琢磨！”

秦寿竖起拇指头夸奖着武媚娘，这么阴损的法子，也亏她想得出来，难怪前世李治抱她大腿不放，有如此智囊辅助，还不愁江山不稳？

“秦郎，韦贵妃如此心狠手辣，连自己亲哥哥也不放过，日后她要是掌权了，郎君你恐怕也好不到哪儿去...”

武媚娘不得不提醒秦寿，灭了豺狼壮大了母老虎，要是宫内的母老虎羽翼越来越丰满，到时候反扑过来咬一口秦寿，恐怕秦寿哭也没有眼泪。

“哼~一只母老虎而已，在怎么厉害到头来也是纸老虎，放心吧，本郎君自有应对之策！”

秦寿自信满满地冷哼一声，不屑一顾地撇撇嘴，摸清楚韦贵妃的底牌什么都好办事，到时候鹿死谁手，还是未知数？

武媚娘看了眼骄傲的秦寿，摇摇头叹息一声，希望秦寿真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早有准备应对越来越心狠手辣的韦贵妃，要不然到时候哭的就是秦寿。

“对了，这些日子你们最好少出外，就算是有什么大事，派人去就行了，估计他们发现郎君我弱点了！”

“好吧！”

武媚娘想了想点点头答应下来，神秘势力针对秦寿而来，通过他们开始刺杀秦寿一刻起，就可以看出来。

“羽馨呢？”

“后山里，秦郎，你去看看吧！”

提及钱羽馨，武媚娘就叹息不已，目光怪异地看了眼秦寿，他与钱夫人之间有一腿，武媚娘早已发觉了，只是没有道破。

钱老爷子死因，估计秦寿推卸不了责任，至于秦寿为何藏起钱夫人，又藏到那里去了？就不是武媚娘所得知的事。

秦寿脸皮再厚也受不了武媚娘怪异的目光，干咳一声借口去看钱羽馨闪人，留下武媚娘猜测着钱夫人去向。

第348章错误的决策

“爹爹进宫了？”

入夜时分，秦寿刚从晒谷场帮忙回来，得知秦叔宝给李世民大夜里招进皇宫，突然间意识到好像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具体是什么事？秦寿暂时无法得知。#中@.

贾蓉看了眼一边披麻戴孝的钱羽馨，不动声色地把忙完的秦寿拉走，秦寿一头雾水任由贾蓉拉到大厅外面，神神秘秘的不知道她有什么要跟自己说？

“寿儿，你这是怎么回事？亲家过世羽馨回家守孝乃人之常情，你为何...”

贾蓉看了眼里面的钱羽馨，转过头不悦地训斥秦寿太霸道太乱来了，哪有他这样安排的？太让人心寒了！

特别是把钱老爷子尸首带回来，这不是明摆着沾惹晦气吗？贾蓉一直忍着没有发难，好不容逮着机会狠狠批评秦寿一番，没见过秦寿这样胡闹安排的。

“娘，有些事跟你说不明白，为了羽馨和我们的安全，孩儿有必要这样做，不过这事你最好别

管，好啦，别思想那么迂腐！”

秦寿不敢把神秘势力针对自己说出来，以免贾蓉瞎操心，秦寿决对不允许自己软处给敌人掌握，更不允许敌人以自己女人要挟自己。

在没有查清楚对方老巢和幕后主脑之前，秦寿只能忍而不发，一旦发现不死不休报复回去，要让他们知道，得罪自己的下场。

秦寿有事瞒着自己，贾蓉早已猜到了，至于什么事她不知道，既然秦寿不想说，很明显是怕自己担忧，贾蓉无奈地叹息一声，点点头妥协黯然转身离去。

‘娘，对不起，让你担惊受怕了！’秦寿一脸歉意看着贾蓉回大厅的身影，同时双手紧握成拳，等潘安他们找到神秘势力老巢，秦寿不把他们连根拔起誓不罢休，让他们知道自己不是好惹的。

()$()$(小)$(说)$().---.高速！

皇宫太极殿内，灯火通明大殿内李世民智囊团与武将齐聚一首，当然也少不了闲来无事打探消息的潘安，站在老地方居高临下听取下面机密的政事。

李世民恐怕做梦也想不到，他认为很安全的皇宫，会有经常出动的探子光顾，更想不到高高的皇

宫大墙，在潘安眼里犹如平地轻而易举混入。

“皇上，松赞干布此人野心极大，要是任其攻打吐谷浑王，统一吐蕃无疑是对大唐威胁，不得不防！”

松赞干布攻打吐谷浑消息传到李世民这里，马上连夜召集智囊团与武将们，共同协商吐蕃的问题，兵强马壮的松赞干布越来越不安份。

早先就有不安份举动，现在又开始攻打吐谷浑，兵强马壮的松赞干布很是让吐谷浑王慕容顺不安，派人快骑送来战报求援，才有现在的晚上临时召集。

李靖第一时间提醒李世民，顺应归降的甘豆可汗请求，以免松赞干布吞噬了吐谷浑，失去了牵制对大唐产生威胁。

“药师兄多虑了，慕容顺兵力虽然弱于松赞干布，可他实力也不容小觑，当初他斩天柱王，率部归唐……”

长孙无忌摇摇头反驳李靖的多虑，慕容顺号称有五万大军，就算是不敌也不至于连家门也守不住，除非他的五万大军是纸糊的。

秦叔宝摇摇头叹息一声，挪挪嘴想要说些什么，可想到自己现在不在朝位，想想还是作罢，只

是秦叔宝想不明白，李世民传召自己来干什么？

“老滑头，你这么有能耐，怎么不见你去试一下防守？站着说话不腰疼，还是你与松赞干布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你……”

“够了！”

程妖精不屑一顾地鄙视长孙无忌，惹来长孙无忌愤怒的怒视，眼看他们又要开火呈口舌之勇，李世民及时出言制止，要是在不站出来制止，不知道又闹腾到什么时候？

“皇上，微臣觉得无忌大臣所言有理，如今我大唐遭遇洪灾，粮草收成…”

户部尚书唐俭不得不站出来，摸着良心说出实情，串通一气似的支持长孙无忌建议，惹来程妖精不爽的瞪眼，可粮草这事还真是铁板板的事实，程妖精又没法反驳唐俭的长篇大论。

李世民也很想派兵去协助，松赞干布狼子野心太重了，可惜遭遇洪灾过后收成不好，导致粮草不足无法出兵支援，只能干瞪眼看事情变化。

武臣这边哑口无语，粮草两个字堵住了他们出兵的理由，连户部尚书唐俭都告急粮草了，他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只能干瞪眼看着李世民如何安排。

‘西部大乱，这可不是什么好事！’潘安偷听了一阵，直到大殿下面恢复平静，潘安忍不住咋舌起来，还真给秦寿算对了！

潘安想起以前秦寿提及过的大唐明年必有大乱，没想到居然是吐蕃那边，潘安不得不佩服秦寿料事先机，吐蕃作乱源头恐怕始于这事！

下面群臣们废话连篇的议论，潘安没有心情去听，眼看没有什么好消息挖掘后，潘安开始抽身离去，把这重要的消息报告回去。

“诸位爱卿，就没有实质的建议吗？”

“皇上，如今也只有隔岸观火，要是强行支援，只会挥空粮草，要是其他边境邻国知道大唐…”

“请皇上三思！”

李世民头疼的问题，长孙无忌第一时间站出来，破悉现在大唐窘态，其余臣们一致赞成长孙无忌的提议，李靖等人面对粮草紧缺，也不得不叹息着默认顺应局势。

“嗯，如此也罢，除了秦叔宝，李靖…其余都退下吧！”

“是，皇上！”

一干无关重要武大臣在李世民挥退下，躬身告

退离去，留下秦叔宝与李靖等人呆在太极殿，不知道他们与李世民又商议什么大事？

群臣离去后，李世民隐隐察觉到不好的预感，可一干开国功臣都一致认定慕容顺能够撑住，也只好叹息着自己多虑了！

李世民自认不可能发生的事，然而过不了多久，大唐帝国的西部，昆仑山以南那片古老而又神秘的雪域高原上，会出现一个头号宿敌。

错误的决策导致李世民放纵了松赞干布强大，一个此前历代中原王朝，从来没有接触甚至从没有听说过的强大对手，正以惊人的速度悄然而迅速的崛起。

一代天骄李世民错误决策，包括骄傲过度的群臣在内，恐怕谁都没有料到，这个新生的西部势力，会成为大唐帝国最强悍，最难缠的宿敌。

第349章君王梦想臣子倒霉

太极殿内，就松赞干布与粮草问题，群臣们展开了激烈的议论声，各抒己见从粮草一直讨论到壮大大唐实力，说来说去都是离不开粮草与军事两方面。

李世民捋着龙须闭目养神，群臣们争吵议论声，李世民全都听在耳里明在心里，一方主张发展农业，另外一方主张发展军事，从而忽略了经济问题。

‘唉~还是秦寿想得周全，要致富先开路，要强国先经济！’李世民想到秦寿强国理论，忍不住感叹起来，群臣们争议半天始终没有切入正点。

没有强大经济基础，光是有粮草与精兵有何用？经济取决一切，士兵用的兵器盔甲马匹乃至箭支，都是从何而来？国富了民才会变强！

“诸位爱卿，听朕一言！”

群臣们争论半天毫无结果后，李世民睁开眼发话了，群臣们顿时乖乖闭嘴，等待李世民的发话，不知道李世民想要说些什么？

“朕决定提高商人地位，鼓励经商，短期内减少境内商人赋税，开建水泥官道，减低商人货运风

险…”

“这…”

群臣们给李世民的话惊呆了，鼓励经商他们不反对，这是天大的好事，可提高商人地位，这有点太过于优厚了吧？在群臣眼里，商人永远都是以狡诈势利出名！

而李世民提及建水泥官道，减低商人货运风险，还好说一点，水泥的坚固与平坦，群臣们在长乐算是见识过了，只可惜水泥一直秦寿掌握着，丝毫不知道秦寿与李世民暗地里已经达成协议了！

秦叔宝皱起眉头沉默不语，不用猜这肯定又是秦寿出的主意，除了他秦叔宝还真想不出还有谁能够蛊动李世民，不拘一格提升商人的地位。

()$()$(小)$(说)$().---.高速！

李世民看了眼在场的亲信大臣们，留下他们就是指望他们明日早朝，能够支持自己的决定，精明的李世民支走那些顽固大臣，减少李世民的难堪。

“皇上，你的决定老流氓我第一个支持！”

“皇上，老臣认为可行！”

“皇上，老臣觉得可行！”

程妖精第一个站出来支持，秦寿就是经商的，他要是不支持才是怪事，李靖第二个站出来支持，

他家夫人也是经商的，李绩与尉迟敬德等人纷纷紧随其后。

房玄龄与魏征忽视一眼，觉得此举未尝不是好事，纷纷响应李世民的决定，其余大臣们也只好付应，唯独长孙无忌冷眼旁观不作结论。

得到众多心腹大臣们一致支持，李世民心里很是高兴，秦寿提出的修路建议，正合李世民心意，路好走了哪怕是突发战事，也能够缩短时间调动兵马，最重要还是粮草的铺给问题！

“嗯，竟然诸位爱卿都支持了，那朕明日起就开始昭告天下，当然还有一事，朕要开办养老院，这需要尔等大力支持...”

“养老院？”

当李世民提出办养老院，李靖与房玄龄等武大臣惊呆了，包括长孙无忌，魏征，唐俭，李绩，尉迟敬德，程妖精等人，纷纷张大嘴难以合拢。

秦叔宝抽搐着嘴角，光听到养老院三个字，他就知道出于谁的杰作，秦寿，没错，除了他，秦叔宝还真想不出还有谁能够忽悠李世民，白花冤枉钱养一只脚快搭进棺材的老人。

秦叔宝想不明白，秦寿什么时候忽悠李世民了？说实在话秦叔宝很想提醒李世民，别为了面子

上当了秦寿报复的忽悠，可想到要是这样说，无疑是自打秦寿嘴巴，把他害惨。

‘唉~真是作孽啊！’秦叔宝满脸愧疚看了眼变冤大头的一干大臣们，腹黑的李世民肯定会压迫他们掏荷包，谁叫他们都是朝廷重臣不是？

“诸位爱卿，孟子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孔子又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朕决定了，日后尔等月俸苛扣一些…”

“啥？等，等等，皇上，啥狗屁养老院，与老流氓我何干？”

李世民拿两大圣人说事，程妖精第一个不服，什么尊老不尊老？非亲非故白养一群老家伙，又不是他爹娘，关他屁事啊？

李靖等人默默地竖起拇指头撑程妖精，连一向不对路的长孙无忌，也忍不住精神上撑程妖精，这句反驳的话太了！

“老流氓，要是换做你是穷苦百姓，没有如今地位，没有子婿，没有…”

李世民头头是道的话，群臣大热天感到后背冷汗淋漓，而程妖精则张大嘴巴，目瞪口呆看着口才变好的李世民，他假设这么多，貌似都不存在！

秦叔宝头疼不已地揉着头，为秦寿惹下的麻烦

感到可耻，求神告佛祈求李世民别把秦寿供出来，要不然秦叔宝不知如何面对群臣的愤怒！

“皇上，老流氓什么都有！”

“老流氓，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敬老爱老乃大唐优良传统，其中不乏一些默默无闻开国功兵，老无所依…”

李世民事实论事，把秦寿忽悠的话重复一遍，忽悠一群毫无心理准备大臣们，包括败北程妖精一愣一愣的，打心底怀疑李世民什么时候口才变得那么好了？

什么人进入老龄阶段、病残、丧偶、丧失劳动能力、超过年龄而无法工作或生活无法自理的老人，都能够得到朝廷的无条件义务照顾赡养。

又什么坚持实行贯彻八老方针，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依、老有所终。

李世民占据上风的强调八老方针，连顽固分子程妖精也败阵，一群大臣们冷汗连连，得，经过李世民这么一说，要是不出白养一批老人的冤枉钱，他们反而成了为富不仁的人。

“皇上，老臣愿为大唐孤寡老人出一份力，月俸减半！”

秦叔宝第一时间站出来带头支持李世民梦想，得要是再不封住李世民嘴巴，怕他把秦寿幕后参谋着道出，到时候秦叔宝难以顶住愤怒的群臣怒火。

“嗯，秦爱卿果然乃大唐顶梁支柱，尔等呢？”

李世民开怀大笑地捋着龙须，一洗开始松赞干布带来头疼的烦恼，龙目大睁看着犹豫不决的群臣，等待他们的结论。

“臣等愿为皇上出一份力！”

迫于现实的压力，加上退隐的秦叔宝都这么积极，群臣们不得不低头，支持李世民的宏图大梦，真的是君王梦想群臣倒霉啊！

第350章油光灯的缺点

“松赞干布攻打吐谷浑了？”

潘安大半夜跑回来，把打探到的消息说出来，还真让秦寿大吃一惊，算算时辰也是差不多了，松赞干布打败吐谷浑就会借口兵发松洲。.~.

理由是松赞干布以唐朝收容吐谷浑王及其残部为由，大举入侵大唐帝国本土，又派使臣进贡金帛，表示前来迎娶公主，遭遇李世民据婚，同时进攻松州。

“这群老糊涂，还真是养虎为患啊！”

对于李世民与大臣们袖手旁观态度，秦寿很是无语，很明显的养虎为患，在意那点粮草干什么？两面夹击干掉松赞干布不是多爽吗？

潘安佩服不已地看着秦寿，他的料事先机还真是够牛的，要不是潘安自己亲自打探，还真想不到事情会是按照秦寿预测的方向走。

“将军，那你为何不把...”

“本将军要是说出来，理由呢？谁会相信？算了，养只老虎也好！”

潘安不实际的问题，秦寿忍不住大翻白眼，这话说出去谁信啊？就算是李世民相信了，他一句你

怎么知道的？自己怎么回答他？

松赞干布崛起给大唐带来烦恼，未必不是好事，最起码可以把李世民分心出去，无暇顾及自己好隐蔽发展，松赞干布在怎么强大，在自己面前也是纸老虎一只。

冷兵器时代秦寿有火药，压根不惧怕吐蕃的二十多万大军，只要有足够的火药，光是丢成百上千的火药桶足够他喝一壶，当然日后真要拿吐蕃开刀，要给士兵们增加缺氧训练，好适应高原地区的缺氧。

“虬髯客那边有动静没有？”

“启禀将军，暂时没有！”

秦寿突然其来问及虬髯客的事，潘安如实回答虬髯客的反应，秦寿一心想要收虬髯客，潘安想帮忙也帮不上忙，怕自己越帮越忙坏了秦寿的好事。.~.

“新罗势力老巢打探到没有？”

想到遭遇刺杀的新罗势力，秦寿就恨得牙痒痒的，冒泡的都是小鱼，秦寿暂时不敢打草惊蛇，以免惊动隐藏极深的主脑发飙得不偿失。

敌暗我明很是让秦寿头疼不已，要不是有间人皇女提供消息情报做交易，秦寿还真不知道神秘势

力是来自新罗。

秦寿隐约记得新罗最初是辰韩的12个部落之一，共有6个庄和6个家族，被称为斯卢六部，直到632年善德女王出现，新罗历史上第一位女王，三国一统奠定者。

一个小王国有这么雄厚的资金？在长安寸土寸金的地方大势买卖商铺？秦寿打死也不相信，肯定是用了什么肮脏手段，那些所谓运送进来的资金，估计是掩人耳目用来发展势力的。

“这个，将军，暂时没有！”

潘安一脸冷汗地拱手抱拳，新罗势力太狡猾了，以至于潘安四处打探，都是一些不入流的小鱼，大鱼隐藏的很深很难查找位置。

“没事了，你先回去吧！”

潘安的回答秦寿很不满意，可又没办法的事，潘安遇到了棘手的狐狸，一时半刻找不到很正常，头疼不已的秦寿挥退潘安，暂时把新罗势力放到一边。

“啊，着火了！”

潘安离去没多久，武媚娘在庭院外惊呼一声，秦寿听到武媚娘惊呼声，大吃一惊怕出什么事，急匆匆跑出房门见到庭院燃起大火，顿时愕然无语。

地面散落的玻璃碎与燃起熊熊大火的木片，还有武媚娘与仙儿惊吓过度的样子，看样子是给自己新发明的油光灯出现问题吓到了。

“媚娘，仙儿，你们没事吧？”

从她们惊呼声一刻起，秦寿以为大胆新罗刺客潜入长乐了，饱受惊吓过度的秦寿松了口气，什么都不怕，就怕自己的女人遭遇劫持什么的。

那一刻秦寿有杀人的冲动，彻底地把自己弱点暴露出来，身边的女人就是秦寿逆鳞，身为一个男子汉大丈夫，要是连自己女人也保护不了，那还算是男人吗？

“秦郎，你的油光灯吓死人了，适才媚娘与仙儿觉得好玩…”

武媚娘心有余悸地把事情经过说出来，秦寿听了武媚娘原委的话，顿时感到一阵无语。

原来开始自己与潘安交谈的时候，武媚娘与仙儿没有进去打搅，闲来无事觉得秦寿的油光灯好玩，左右晃动着影儿玩耍打发时间。

仙儿突发奇想想要看看油光灯能不能够折射上天，武媚娘觉得有趣疏忽了油光灯内构造，倾斜油光灯的时候悲剧发生了，里面的膏油倾斜遇到燃烧的灯芯，瞬间点燃了木制的油光灯。

“你们…”

秦寿哭笑不得地看着贪玩的武媚娘与仙儿，惭愧不已的两女低垂下头，不敢去看生气的秦寿，怕秦寿责罚她们。

油光灯的弱点让秦寿意识到，没有手电筒那么方便，要是遇到什么事，想要看顶头都麻烦，发现弱点秦寿自然要改进一下。

“媚娘，你毁了郎君的油光灯，罚你今晚陪羽馨守灵！”

“啊？是，郎君！”

秦寿有意支开武媚娘，精明的武媚娘马上发现什么，醒悟过来娇笑一声领罚去内院那边，陪钱羽馨一起守灵，秦寿醉翁之意不在酒，武媚娘早就看穿了，何况仙儿一直保持处子之身，今晚奉献出来理所当然。

仙儿不安地看着秦寿，双手无意识地搓揉着衣角，粉脸通红一片意识到什么即将要到来，又是害怕又紧张。

从秦寿跑出房门一刻起，深刻意识到自己太在乎她们了，特别是仙儿，从她随嫁做妾室至今，一直未与她行周公之礼，感觉很是亏欠她。

“仙儿，来，别怕，今晚好好伺候郎君！”

“嗯~”

秦寿大灰狼诱拐小红帽的语气，仙儿在觉得有一股微火，又像烧红的针似地跑遍她的全身，让她感到一丝丝的不安与期待。

茭白的月夜里，仙儿感到自己的心在颤栗，不可捉摸的情绪在悸动，整个人的生命就建筑在这个人的身上，连他的脚步声，都能引起她一阵朦胧而模糊的喜悦。

“啊！秦…”

秦寿抱起仙儿，看着她通红一片俏脸，低头吻上她通红欲滴的红唇，突然其来的热吻，仙儿像上了鸦片瘾似地耽溺于秦寿霸道热吻，贪婪地吸取****的毒汁。

随着秦寿迈入房内，把她放倒柔软牙床，衣衫一件件分离，仙儿紧张又期待地双手抱住秦寿脖子，等待秦寿下一刻的宠爱。

第351章北方商会

次日清晨，大清早秦寿就带足人手前往长安，直奔聚贤楼找虬髯客，尽管虬髯客没有同意成为自己手下，可也挡不住秦寿找他借调人手。 .ｍｅ ()$()$(小)$(说)$().---.高速！

韦小豹需要干掉，需要用到虬髯客的江湖豪客，动用自己长乐的势力，无疑是自找麻烦，李世民的探子也不是吃白饭的，突然间少了人肯定会上报。

减少不必要的麻烦，秦寿不得不去厚脸皮请求虬髯客支援，洛阳要及早拿下才行，秋季茶叶运来前调动李恪去洛阳，吞噬掉洛阳所有制茶厂。

聚贤楼，当秦寿来到的时候，发现冷冷清清的聚贤楼，没有以往几次到访的人马为患热闹场面，杂役第一时间发现赶马车的黑牛，亲自上迎贵客到访。

夏侯墩带着二十名护卫闪开一边，目光如炬打量四周情况，确定没有危险后朝黑牛点点头，杂役僵硬着脸色，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变得如此紧张兮兮的？

秦寿下得马车落落大方打赏了杂役，在杂役点

头哈腰恭送下，大步踏入冷清的聚贤楼，夏侯墩与黑牛呆在外面，并没有跟进去增添麻烦。

秦寿踏入聚贤楼一刻，马上见到满脸愁容的虬髯客，空荡荡的聚贤楼酒客寥寥无几，小声议论着最近比较崛起的神秘势力。

“秦将…秦兄？”

虬髯客发现秦寿到来，一扫愁容满面欣喜脱口而出，看到秦寿不悦的脸色，马上意识到改口，秦寿才露出满意笑意，在虬髯客招待下落座一边。

“张兄，这是怎么回事？”

聚贤楼杂役送来酒菜后，秦寿与虬髯客酒过三巡，才开口询问虬髯客原因，比起以往的热闹，现在萧条的客源很是让秦寿纳闷不解。#中@.

“秦兄，你没听说吗？”

“听说什么？”

虬髯客惊讶的话，秦寿一头雾水，最近都在忙农忙，要么就是帮忙建设晒谷场，哪有时间去理会长安城的变化？

看虬髯客看怪物的目光，秦寿意识到肯定有人抢饭碗了，确切地说是抢虬髯客的饭碗，通过他现在萧条的客源，可以看出自己猜测没有错。

“北方商会进驻长安城，重金聚收有才识的门

客与匠工，包括张某人对方也下了邀请帖…”
　　虬髯客把事情缘由说出来，秦寿闻言停下抿酒动作，虬髯客提及的北方商会，居然重金聚收有才识的门客与匠工，无疑是抢了虬髯客和自己的饭碗。
　　“北方商会？”
　　经过虬髯客这么一说，秦寿隐隐猜到可能是神秘势力，在玩挂羊头卖狗肉把戏，现在终于知道他们资金动向与企图。
　　‘想要打压自己吗？’秦寿不屑一顾想到新罗天真的想法，现在自给自足压根不怕什么商业战，更何况自己的商品深入民心。
　　“秦兄，他们来头不小，看情况是有意针对你我，据可靠消息，他们正准备触手秦兄你的资源，不少富商已经加入了商会…”
　　“什么？！”
　　虬髯客的话让秦寿大吃一惊，高音贝的惊呼声吸引了喝酒的酒客们，意识到自己失态了，秦寿尴尬地抱拳朝酒客们谢罪，酒客们善意一笑点点头，继续喝酒闲聊。
　　虬髯客在秦寿转回头的时候，有些心力憔悴地摇头叹息一声，遇到了强手是始料未及的事，比起

自己的头疼，恐怕秦寿更头疼，对方真的收拢了秦寿大部分材料资源，无疑是卡住了秦寿的死穴。

“张兄，消息准确不？”

这回秦寿不敢小觑所谓的北方商会了，这么短的时间内，坐收了三分之一的长安商铺，他们怎么办到的秦寿不知道，可现在大部分商人都加入了什么商会，无疑是秦寿头疼的事。

“暂时知道这么多，不过今日他们观月楼大摆宴席，庆贺北方商会成立，招待江湖豪客与匠工们，秦兄，你可要小心了！”

虬髯客皱起眉头，把自己所知道的消息一一说出来，其中不乏挖走不诚心的江湖豪客，现在留下来的人大部分都是虬髯客的客僚。

虬髯客的消息秦寿有些慌了手脚，什么都不怕，就怕自己水泥用到的材料遭到牵制，火药用到的硝石和木炭与硫磺，很大部分都是材料商进购的。

现在想要制止已经来不及了，看来要想办法通知李世民，把火药用到的材料，全部变成官方化，严厉打击私自开采，杜绝给北方商会牵制。

木料这些秦寿压根不愁，有马晋这个家伙顶着，完全够用自己消耗，当然也要派些人去保护他

才行，以免北方商会出阴谋控制住他了。

“张兄，谢谢你的消息，来的很及时，不过现在秦某有件事需要你帮忙！”

想到应对之策后，秦寿马上进入正题，开始向虬髯客索要支援，哪怕他现在陷入危机，秦寿也不得不硬起头皮索求他的支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秦兄何出此言？张某人能够帮上忙的，义不容辞！”

虬髯客爽朗大笑，拍胸保证帮秦寿的忙，人在江湖混最重要一个义字，哪怕虬髯客现在处境不太好，也会豪爽帮秦寿的大忙。

“那秦某不客气了，秦某需要五十人，身手了得的人！”

“喔？”

秦寿说出要五十人，虬髯客有些面对难色，也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不知道秦寿要这么多人做什么？一时间难以凑其人手给他啊！

秦寿也知道虬髯客的难处，五十人要是换做以前，他肯定会眉头不眨一下豪爽答应下来，可竞争者北方商会出现后，他的客源与客僚流失大半。

“秦兄，如若不急着要，张某人可以试试看三

日内凑齐！”

虬髯客一脸为难地说出自己底线，换做以前那回如此婆妈？秦寿有求于他，要是不帮忙有点说不过去。

“三日就三日，那就有劳张兄了，大恩不言谢，来日必有重谢，秦某先去忙，告辞！”

“秦兄慢走！”

秦寿得到虬髯客的答案，虽然有点拖延时间了，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在虬髯客热情迎送下，秦寿坐上马车。

“黑牛，去皇宫！”

“是！”

秦寿说明去向，黑牛想也没想挥鞭驱马直朝皇宫方向驶去，马车里头秦寿一脸阴沉着脸色，北方商会，好唬人的名头，此时此刻秦寿有必要提醒李世民，以免对方先出手倒霉的是自己。

第352章局势大变动

皇宫甘露殿内，太子李承乾把奏折批阅好转交给李世民，赢得了李世民开怀大笑的赞誉，太子越来越上进，无疑是一件好事。()$()$(小)$(说)$().---.高速！

“嗯，乾儿，父皇很高兴你越来越上进，你母后要是泉下有知...”

“父皇，这都是儿臣份内事！”

提及长孙皇后李世民老泪纵横，只可惜长孙皇后再也没有办法看到，李承乾越来越懂事的一面，转头又想到魏王李泰自暴自弃，李世民心中百感交集。

前一段时间李承乾自暴自弃，而李泰却是活跃十足，可眨眼间变化过来，李承乾发愤图强，而李泰却变得自暴自弃，两兄弟之间性格不合反复变化，很是让李世民头疼不已。

“父皇，儿臣听闻长安来了一股势力...”

“嗯，乾儿，此事无需你担忧，父皇自有定论，好好协助父皇处理政务便可！”

李承乾的瞎操心，李世民很是不悦，这事不是他可以处理过来的，而且李世民也不希望李承乾牵

扯进来，好好学习处理政务才是他应该做的事。

“启禀皇上，游骑将军秦寿，有要事殿外求见！”

当太监走进来禀明秦寿在外求见，很是让李世民与李承乾感到意外，向来忙碌的秦寿居然有时间跑来，这不得不让李世民感到不可思议。

带着不解的疑惑，李世民挥退李承乾，宣召秦寿进殿，倒是想要看看秦寿有什么大事？一般没有什么大事，秦寿很少主动来找自己。

李承乾告退离去在殿外见到秦寿，刚想要与秦寿打声招呼，急色冲冲的秦寿当他透明人似的，直接进入甘露殿很是让李承乾心中不爽。

‘这家伙找父皇有何事？’李承乾没有离去，愕然发现太监与宫女眨眼都赶出来，忍不住猜疑秦寿与他父皇商议什么大事？

“秦将军出来后，请他到寡人东宫一叙！”

“是，太子殿下！”

无法得知里面情况，李承乾招来一名太监，叮嘱秦寿出来后，告知秦寿自己有事找他，太监领命躬送李承乾离去。

“新罗的势力？成立商会？”

甘露殿内，李世民不可思议地看着跪坐一边的

秦寿，神秘势力是新罗来的，又成立了商会，还真是出乎李世民意料之外，以商人为幌子好高明啊！

通过这股神秘势力收拢商铺的手段，李世民感到有些跷蹊，是正常手段还是非正常手段？有待考察之中，最不可思议还是城内商人都向商会靠拢了！

李世民头疼地看着龙案上未盖章的皇榜，幸好没有发出去，要不然恐怕又便宜了这股神秘势力，李世民不得不暗自庆幸秦寿出现的及时。

“秦爱卿，这消息你从何而来？”

李世民纳闷了，秦寿的消息也太快了吧？自己还没收到风声，他倒是好，第一时间跑来，不得不让李世民感到怪哉。

“嗯？皇上，你不知道吗？现在长安传到大街小巷了！”

李世民的疑问，秦寿早有了应对之策，装无辜地耸耸肩，把消息传得沸沸扬扬拿出来说事，李世民顿时感到一阵语塞，好吧，要是承认了无疑说明他孤陋寡闻。

“嗯哼~朕忙于政事，不过问这些乱七八糟的事，秦爱卿，你有何妙计？”

李世民干咳连连地掩饰着，秦寿恍然大悟的表

情，李世民心中很是不爽，哦什么哦？分明就是不相信自己，李世民强忍着没有发作！

想到秦寿为这事而来，肯定有办法制止，要不然他也不会来找自己，想到这个可能性，李世民干脆不去伤脑筋，看看秦寿有什么高见？

“皇上，对方玩经济战，微臣不怕，就怕对方玩钳制战，最好把水泥与火药的材料，全部变成官方化！”

“经济战？官方化？”

秦寿一口气说出好几个陌生词眼，李世民大感有趣地捋着龙须，经过秦寿一番解释，李世民恍然大悟，原来所谓的经济战就是比拼价格，官方化就是全部归属朝廷管理手段。

“嗯，那爱卿那些材料需要官方化？”

李世民有些蹩脚绕口秦寿的新词，不得不说这些新词很贴切，当然李世民更在意秦寿火药配方，水泥配方秦寿拿出来共享了，可火药技术一直掌控着，很是让李世民气不过眼，又不好意思去剥夺。

现在机会来了，只要知道大致配方，李世民相信朝廷肯定有能手配出来，秦寿都能够配出来，李世民不相信泱泱大唐朝弄不出来。

“硝石，木炭，硫磺，石英，石灰…”

秦寿一口气把自己常用到的材料混淆报出，李世民颔首点头默默记着秦寿报出的材料，大部分除了官府掌控，有些基本是民众都可以开采卖给道士炼丹。

秦寿玩心眼一口气报出一大堆材料，李世民咋舌不已，这火药也未免太复杂了吧？要是秦寿知道李世民心中想法，肯定笑抽，他要是按照自己忽悠去配置，配个上千年也未必能够配出。

“嗯，朕琢磨琢磨！”

李世民敷衍式回答，秦寿无语了，他心里打什么算盘？秦寿心里最清楚，无法是想要剥夺自己火药技术，可秦寿有那么容易剥夺这保命技术吗？

反正真真假假的配方已经说出来，至于李世民怎么弄怎么研究，那是他自己的事，就算是秦寿把真正火药配方说出来，没有比例他也难以配出高威力的火药。

“皇上，事不宜迟，以免后患，微臣先去纪王处补习！”

“嗯！”

李世民捋着龙须颔首点头没说什么，目送着秦寿离去背影，李世民沉思起来，局势大变出乎他的意料。

‘新罗势力，到底想要干什么？’李世民头疼地揉着额头，新罗是臣服大唐的附属小国，每年都准时上贡，很难想象一个小国家有这么富有。

“亦或者是有人故意误导？”

李世民甚至开始认为，有人故意误导，让自己与善德女王关系恶化，新罗在东北地区牵制着百济与高句丽，要是有人故意误导，势必会导致东北地区大乱。

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李世民不得不谨慎，不管事情真相真实如何，李世民都要采取措施，秦寿破产倒闭对李世民没有好处。

神秘势力搞清楚来源后，李世民开始着手布局，直到真正幕后主脑出现抓起来，审查一下搞这么动静有什么企图？

第353章秦门神的眼光

李承乾的邀请秦寿理都懒得去理，与李慎商量好大致除毒瘤行动，经由他传信给韦贵妃，秦寿不便久留便告辞离去，从皇宫出来已经临近午时。

当太监去东宫汇报情况，早已备好酒席的李承乾顿时火冒三丈，秦寿又开始背弃信义疏远自己，亲近毫无实力的李慎，很是让李承乾恼火。

李泰废了之后，秦寿连鸟都没鸟过李承乾，甚至李承乾几次诚心邀请，都给秦寿以农忙拒绝，这次光明正大去见李慎，分明是狠狠地扇了李承乾一个耳光，彻底把李承乾打醒。

“秦寿，你欺人太甚了！”

意识到自己给秦寿耍了，李承乾恼羞成怒踢飞酒宴，把通风报信的太监吓得跑了，连赏也不敢要就这么跑了，并不敢去招惹脾气变暴躁的李承乾。

李承乾失神地仰望着大殿，目光变得越来越呆，曾经的幻想大志犹如泡沫似的，轻轻一点就碎，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

秦寿丝毫不知道，自己没有赴约李承乾的邀请，导致李承乾再次自甘堕落，武德殿那边秃废一段时间的李泰，又再次重振旗鼓活跃起来。

当秦寿回到安宁的长乐，马上给热闹忙碌的长乐渲染了，从心烦意乱的明争暗斗阴影之中走出，深呼吸一口特有的稻花香。

“夏侯墩，你喜欢这里吗？”

“将军，末将喜欢长乐！”

秦寿一开口就问翻身下马的夏侯墩怪异问题，夏侯墩不明白秦寿这话什么意思？但还是老实说出心里话，长乐无拘无促正是平凡人的理想定居地方。

包括夏侯墩身后走过来的护卫精兵们，也不例外喜欢长乐一切，这里是他们的家，从小到大都居住在这里，除了一些人外来插队进来精兵们的，都承认自己是长乐一份子。()$()$(小)$(说)$().---.高速！

“建设一个美好乐园，要很长长一段时间，可摧毁一个乐园，只是短短几分钟时间…”

秦寿多愁善感的话，夏侯墩沉默了，连同二十名护卫精兵们也沉默了，不得不承认秦寿的话很有道理，长乐的变化他们一直有目共睹。

“吴氏兄弟培育出虎豹崽没有？”

秦寿想到迟迟未能够组建的虎豹营，转身过看向夏侯墩，询问虎豹幼崽的问题，既然要组建虎豹

营，就要有真正的虎骑将军豹骑兵！

“母虎产出三只，母豹同样三只，如今大致有三只幼崽虎，二十头幼崽豹…”

夏侯墩把吴氏兄弟驯养的虎豹情况报出，经过前一段时间没事去后山抓虎豹，圈养的虎豹规模越来越大，只可惜野性难训成年的虎豹无法直接交流。

现在经过吴氏兄弟驯养虎豹幼崽，再过多一个月调教，便可转到指定精兵进行训练培养默契，如此成绩真心不容易。

“嗯，告诫吴氏兄弟他们，调教归调教，一定要保留它们的野性，骑兵营精兵们也要开始入手动物学，了解它们的习性…”

“是，将军！”

秦寿独创的驯养技术，深深折服夏侯墩，想到自己即将分到一头老虎坐骑，夏侯墩浑身充满干劲，连同他身后的护卫精兵们也忍不住激动起来，至少二十人里头有一半是分配到。

“长，你的请帖！”

贺明大老远发现秦寿从马车走出的身影，拿着金边请帖急匆匆赶过来，气吁喘喘把金边请帖递给秦寿。

夏侯墩眼看没有什么事，加上已经回到安全的长乐地盘，秦寿也不需要他们继续保护，便带着激动不已的护卫精兵们先回营报道。

“烧了！”

“啊？烧了？”

秦寿看了眼金漆抒写的北方商会四个大字，怎么看怎么觉得刺眼，炫富还是咋回事？连拜山头过来打招呼也没有，一张邀请帖就想要自己去参加？好增加他们什么破商会名气？算盘打的不错！

“等会！”

贺明挠着头接过秦寿丢回来的金边请帖，正打算去烧了，秦寿突然出言喝止贺明，一头雾水的贺明停下脚步，等待沉思之中的秦寿交代。

“把金边撬下来在烧，不许贪污，知道没有？”

“啊？！”

贺明傻了眼木头似的站在那里不动，楞着两只眼睛看着无耻的秦寿，这招够阴损的，居然先撬走金边在烧帖，要是对方知道了估计给活活气死！

秦寿没有理会吃惊傻了眼的贺明，转过头走回去，蚊子再小也是肉，金条撬出来算是他们北方商会的拜山头，一张破帖就想请自己过去鸿门宴？至

少来一箱看得顺眼的金子，心情好了秦寿不介意去溜达赴宴。

“寿儿，你回来正好，嘶~夫人轻点，为夫这不是顺路替寿儿买侍女吗？”

回到长屋秦寿傻了眼，确切地说是给突然其来多出一名美女惊呆了，更确切点说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妙龄美女。

妙龄少女身着淡灰色儒裙，三千青丝系着守孝白布，晶莹如玉双手轻抹红肿双眸，腮边两缕发丝随风轻柔拂面凭添几分诱人的风情。

秦寿带着疑色走进大厅，无视吃瘪呼痛的秦叔宝，好奇打量着多出的守孝美女，秦寿不得不承认，眼前的美女还真是美的冒泡。

巴掌大娇小无暇脸蛋，肌肤晶莹如玉，末施一丝粉黛红晕乍现，樱桃小嘴不点而赤，仿佛荷花中的仙子，迷途凡尘似的，迷迷离离，让人不禁升起怜爱。

“紫嫣见过公子！”

“爹爹，这怎么回事？”

妙龄少女珠圆玉润的声音很好听，这是秦寿有生以来听到最好听的声音，哪怕是仙儿黄莺之音，也比不上眼前的妙龄少女声音。

当妙龄少女盈盈一礼的时候，白花花亮瞎眼的双峰，看得秦寿狂咽口水，艰难地转过头看向一边吃瘪挨黑手的秦叔宝。

“这个啊，嗯哼~今日爹爹刚回来，遇到她卖身葬父，据她说是城东酒坊商人家柳家闺女，爹爹查探过了，他爹爹欠赌债败光家产...”

秦叔宝一五一十把事情经过说出来，眼前的女子叫柳紫嫣，乃城东一家小酒坊的独生女，因为她爹生前好赌败光家产，遭到赌坊逼债跳河自杀。

赌坊的人失去了债主，正打算卖了河边抱尸首痛哭的柳紫嫣去青楼，大门神及时出现同情心泛滥，玩了一手老英雄救美女的典故！

‘老爹眼光也太毒辣了吧？这么极品美女都能随便捡到？’秦寿不得不妒忌起秦叔宝****运，咋自己出去一趟遇不上卖身葬父的好事？

第354章麻烦不断

秦叔宝好心帮倒忙买了个大家闺秀回来，秦寿很是头疼，就柳紫嫣这个娇滴滴的身板，真不知道是她伺候人呢？还是别人伺候她？

头疼不已的秦寿拍着额头转身回房，等好心办坏事的秦叔宝慢慢安排，自己先回房收拾好重要的图纸，顺便把养尊处优的旺财牵出来看好东厢房。。

突然多出来路不明的所谓侍女，秦寿不得不提防一下，要是以前秦寿或许不会这样，可最近闹腾厉害的北方商会，秦寿就要小心点使得万年船。

“秦郎，你回来了？”

仙儿慵懒地躺在牙床，未梳洗的秀发散乱到一侧，秦寿轻手轻脚收拾声惊扰到了她，轻轻动了下顿时皱起两叶柳眉。

“别动，乖乖躺着！”

“仙儿有点头晕，躺多了，秦郎，你扶仙儿起来嘛~”

仙儿撒娇似的声音，秦寿哭笑不得，小心翼翼地轻扶着仙儿坐直，手触到她单薄的亵衣香汗一片，秦寿顿时一脸愧疚自责。

与仙儿温存谈心一会，直到她的婢女媚儿心惊胆颤走进来时候，秦寿交代了一番先出去忙事，知道秦寿忙碌仙儿不敢去打搅他，点点头接受媚儿悉心照顾。

“，长…贺某没，没贪…”

正在挑金边请帖的贺明，发现身后干咳声猛转过头吓了一跳，秦寿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他身后，哆嗦着嘴唇畏惧地看着脸色不太好的秦寿。

“行了，给你十个胆子也不敢贪！”

秦寿不耐其烦地挥手打断贺明的话，那点金边秦寿才不在乎，就算贺明不上交也懒得去过问，心烦着自己老爹好心办坏事，带来路不明的女人回家。

“长，有事吗？”

确定秦寿不是来监督自己贪污，贺明收拾好乱七八糟的桌面，亲自倒苦茶给秦寿，小心翼翼等待秦寿的吩咐。

“本长家里多了一个侍女…”

“好事啊，呃，长，你继续，你继续！”

秦寿一开口提及多出个侍女，贺明一惊一乍打断了秦寿的话，惹来秦寿抓狂的时候，意识到自己多嘴了，陪着笑脸道歉。

“来历不明，谨慎对待，走漏技术拿你是问！”

“啊？长，这，我，那…”

贺明瞪大眼看着秦寿，支支吾吾不知道如何回答，可惜秦寿没有给他辩解机会，冷哼一声转身离去，连一口茶水也没喝就这么走了。

“我这是招惹谁了？”

贺明欲哭无泪地挠着头，秦寿把所有责任推到自己身上，很是让贺明崩溃到极限，这副长不好当啊，上头要看秦寿脸色，下面本土民跟他阳奉阴违，压根不买他的帐，很是让贺明欲哭无泪。

突然多出陌生女人，秦寿心烦意燥在里溜达了一下午，直到入夜时分用完晚饭，秦寿依旧心不在焉，要么与贾蓉一起母子俩同仇敌视秦叔宝。

秦叔宝很是纳闷，今儿怎么个回事？贾蓉闹闹也就罢了，女人家喜欢吃醋正常，可秦寿那敌视目光啥意思这是？好心给他选个美冒泡的婢女，至于如此吗？

“媚娘，怎么样？那个婢女今儿老不老实？”

回到厢房，秦寿第一时间询问紧随其后赶回来的武媚娘，想要知道那个柳紫嫣有没有露出马脚什么的？秦寿始终觉得那个婢女来历不明。

“秦郎，你是不是多心过头了？媚娘看那婢女妥妥当当的，就是做粗重活有点笨手笨脚…”

武媚娘不解地看着秦寿，总觉得秦寿有些多虑了，人家好好一个大家闺秀，遭遇家门不幸，不同情也就罢了，还怀疑人家来路不明，太寒人心了吧？

“行了，你先去看看仙儿，郎君我有事！”

“是，秦郎！”

武媚娘没好气地白了眼秦寿，始终觉得秦寿有些担心过分，秦叔宝都打探清楚了，真心搞不懂秦寿他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唉~~思想太单纯了！”

秦寿看了眼武媚娘离去的身影，摇摇头叹息一声，人心险恶在后世经常看到，更何况这狗血戏码，秦寿能信度几乎为零，只有查探清楚再作打算。

非常时期秦寿不得不非常对待，哪怕柳紫嫣身世清白，秦寿也不得不提防，自己的技术太重要了，特别是火药，这可是热武器的基础。

两刻钟眨眼过去，潘安鬼鬼祟祟从后院潜入东厢房，而秦寿则坐在房内双手撑着下巴，直到潘安脚步声传来，秦寿才从沉思之中清醒过来。

“将军，你找潘某有事？”

潘安一出现就一脸好奇询问秦寿，从黄昏前秦寿派人通知自己晚上提前来一趟，潘安连进皇宫打探也放到一边，及时赶来看看秦寿有什么交代？

“嗯，今日多出个陌生人，本将军心里很是不安，潘安，你去城东打探一下，有关柳家的一切，包括柳家大小姐容貌，身高，兴趣…喜好等等！”

汗~瀑布汗~潘安冷汗连连看着秦寿，很想知道秦寿想要干什么？要不是秦寿妻妾一大堆，还真以为他看上柳家大小姐，琢磨着迎娶第几房妾室呢？

“是，将军，对了，今日北方商会成立，长孙涣带着一群权贵子弟去凑热闹了，据说还有不少权贵都受到了邀请，连吴王也去了…”

潘安正准备离去，突然想起北方商会今日成立之事，把情况说出来，直让秦寿忍不住皱眉，好家伙，居然这么多权贵们给面子！

最耐人寻味还是李恪也去凑热闹了，他跟长孙涣不是死对头吗？同时出现没有打架？秦寿更在意的还是对方头领是何方神圣？

“查清楚对方什么来历吗？”

“暂时没有，不过冒泡的是一个苍髯如戟的大汉，塞外口音很重…好像叫什么韩宁，潘某估计他

是小鱼苗一个…”

潘安把自己所知道的事说出来，秦寿听了忍不住沉默起来，经过潘安这么一形容，秦寿猜到那个大汉绝非中原人士。

“嗯，派人盯紧观月楼，别打草惊蛇！”

观月楼，秦寿觉得里面肯定有什么秘密，小鱼头目出现了，大雨还未出现，秦寿不得不把目光瞄向观月楼。

“是，将军，没事潘某先回去了！”

潘安想了想也觉得观月楼有些蹺蹊，只是那边地势毕竟复杂，周边房屋夜里灯火不灭不好打探，秦寿想了想没有什么交代，默默地点点头让潘安回去继续打探情报。

第355章后台硬好乘凉

三天时间眨眼过去，李世民那边迟迟没有动静，秦寿感到很是火恼，万恶的李世民在玩底线大挑战吗？要是真是这样，好吧，算他赢了！

北方商会短短三天时间，就把秦寿的材料商全部收拢了，第三天时间就开始终结了硝石硫磺木炭等等交易，害得秦寿不得不派人去买官家的高价货。ｗｗｗ．．ｍｅ()$()$(小)$(说)$().---.高速！

北方商会开始发难，先前的富商纷纷上门撤资，秦寿意识到北方商会的阴谋，要跟自己玩明暗商业战，一场无硝烟的商业战即将开始打响。

“秦郎，商贾们全在外面，要求归还他们先前投资的钱！”

“知道了，调动后山里的金子，按帐还给他们就是了！”

东厢房内，媚儿乖巧地扇着一盘冰块凉风，秦寿头疼不已地揉着额头，万万没想到那些富商全都给北方商会收买了，说撤就撤走资金，还真是要命的事。

一时间无法偿还这么多钱，秦寿不得不冒险调动后山的金子，现在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富商们要

撤资，总不能赖着不给吧？

武媚娘宛然叹息一声，爱莫能助地看了眼头疼的秦寿，发生这样的事估计谁也会措手不及，秦寿能够撑着没有大发雷霆，算是他修养过硬了。

“等会，太便宜他们了，把他们收到的利息连同算回来，自行车磨损费，啤酒费用全都一清二楚算清楚！”

眼看武媚娘要走出房间，秦寿阴霾着脸色，把钱退回去给他们可以，自行车要没收回来，连同磨损费用也算上，包括赠送的啤酒家具等等。

“是！”

武媚娘愕了下，想想也觉得有道理，马上转身离去，去安排归还富商的钱财，同时也要整理当初他们收到的商品价值，既然撕破了脸皮也没有客气的意思。

“秦郎，吴王在厢房外面求见！”

“让他进来吧！”

武媚娘离去没多久，在厢房外面闲坐的仙儿走进来，把旺财挡住李恪进入的事说出来，秦寿头疼不已地挥挥手，仙儿转身离去放李恪进来。

“寿哥儿，哎呀呀，你这门真的是太…”

片刻过后，李恪手持折扇走进秦寿房间，顿时

眼红十足看着挺会享福的秦寿，居然用冰块扇凉风，还真亏他**到想得出来！

“媚儿，去拿冰镇啤酒出来！”

“是！”

媚儿盈盈一礼告退离去，乖巧的性子比起钱灵可靠多了，李恪眯起眼竖起拇指头，色眯眯地盯着媚儿远去，才动手搬来椅子坐到冰盆边自己动手扇凉风。

“恪弟大清早过来，有何事？”

秦寿暂时抛开富商反骨的心烦事，归还他们钱财自己又要陷入金融风暴，今后再也不信任那些不可靠的富商，找合作伙伴要找信得过那种，至少像马晋那种。

“哎呀呀，等酒上来先，好吧，好吧，好消息和坏消息，你先听那个？”

李恪本想打趣秦寿，可接触到秦寿阴沉要发飙的目光，马上落败说明来意，很是让秦寿惊讶了一把，这家伙的好坏消息向来不靠谱。

“少废话，先来好消息！”

坏消息一箩筐秦寿够烦恼的，在听李恪坏消息，他所谓的好消息都变成没有味道了，秦寿急需所谓的好消息冲淡郁闷的心情。

“唉，恪弟我就是跑腿命，父皇同意了寿哥儿你的想法，把硝石，木炭，硫磺，石英，石灰等等，都变成官方化，而且全交给你自行处理！”

“哦？此言当真？”

李恪带来的好消息，还真是振奋了一下秦寿，有李世民撑腰出台修改方案，这无疑是狠狠扇了一巴掌那些材料商，证明他们靠错边了！

“这么重要的事，恪弟敢乱嚼舌头吗？瞧瞧，给你带来了一份未粘贴的皇榜压压惊，估计现在皇榜应该粘贴上去了！”

李恪没好气白了眼秦寿，从衣领里掏出湿了一半的皇榜，直接递给心急如焚的秦寿过目，待媚儿送上冰镇啤酒，李恪迫不及待地自行动手丰衣足食。

李恪恶鬼一样的动作，媚儿一阵无语，重新拿起折扇轻轻替秦寿扇着风，仙儿交代过好生伺候秦寿，媚儿不敢有半点马虎与怨言，更不敢多眼去看秦寿手里的皇榜。

“啧啧~~爽啊！寿哥儿，如何？满意否？”

李恪一口气喝了一大口冰镇啤酒，轻呼一口凉透心窝的冰爽感，砸吧着嘴里的酒沫，笑眯眯地看着脸带喜色的秦寿。

“嗯，不错，不错，恪弟，这次总算你带了个好消息，跟我玩阴的？这次看你们怎么赔了夫人又折兵？”

材料商自掘坟墓的愚蠢举动，秦寿很是不屑，早就算到会有这一遭，那些愚蠢的材料商连情况也没有摸清楚，就乱投阵营与自己作对，简直是茅房打灯笼找死！

有李世民这个强硬后台撑腰，什么势力什么商业战，秦寿压根不惧怕，外来势力在大也大不过帝国政权机器，李世民一句话硝石，木炭，硫磺等等国家的，那些材料商人们敢反对吗？恐怕只有打碎牙齿硬啃份。

心情大好的秦寿与李恪喝起酒，完全把外面讨债的富商们过滤，甚至巴不得武媚娘快点归还他们臭钱，让他们自个慢慢悔得肠子都绿去。

酒过三巡，空荡荡的啤酒坛喝得一干二净，缺乏玻璃装酒，秦寿只能一直憋屈用酒坛代替，等玻璃生产上规模了在代替。

“恪弟，坏消息呢？”

秦寿打着酒嗑，看向一边五分醉意的李恪，忍不住一脸冒黑线，这家伙借酒发疯，一直想要揩油媚儿，精明的媚儿在青楼时早就练就一身防狼本

领，每次李恪借故蹭过来，总是能够轻灵避开。

“恪弟，你要是吓坏了寿哥儿的媚儿，后果自己看着办！”

“嘿嘿…头晕，头晕！”

李恪在秦寿警告声之中，马上酒醒大半尴尬地用手指揉着鼻尖，媚儿一脸感激地看向秦寿，要是换做其他人家，恐怕早强制她讨好客人陪睡陪笑了。

“嗯哼，坏消息，漱妹明儿回长乐，够坏吧？”

李恪说出所谓的坏消息，马上阴笑着看向秦寿，只见秦寿目瞪口呆地张大嘴巴，这消息是也算是坏消息？

“好吧，算你狠！”

秦寿竖起中指鄙视李恪，这个家伙分明是想要看自己出丑，恼羞成怒的秦寿甩袖站起来走出去，李恪得意哈哈大笑跟着秦寿身后，秦寿越是吃瘪他越是高兴。

第356章疑心病的秦寿

送走李恪没多久，秦寿呆在农田哨塔里，冷漠地看着富商们成群结队离去，要不了多久他们就后悔今日的决定。()$()$(小)$(说)$().---.高速！

北方商会许诺了什么条件给他们？秦寿不知道也没有兴趣去知道，他们错误的站错队，让秦寿深刻认识了他们嘴脸，风吹草动的墙头草！

“愚蠢的人！”

秦寿冷笑地看着富商队伍远去，还有五辆马车没有离去，秦寿不知道他们原因何在，但现在无所谓了，缺少他们地球一样转得好好的。

“长！”

“聂明，有事？”

聂明从下面爬上来，秦寿早已发觉了，头也不回随意问了一句聂明，贺明没有跑来，秦寿早就看到他忙碌的身影，早跟他提及过培养跑腿的，至今还没回应，也不知道他想要干什么？

“五夫人说，富商大部分的人妥协走了，还有五名富商没有离去，他们说不是闹事，而是真诚与长你合作的！”

“哦？既有此事？”

聂明的话很是让秦寿感到惊讶，转过头看向聂明，而聂明带着犹豫不决的脸色，看情况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的话说不出口。

“聂明，有事尽管说吧！”

他的模样秦寿早已猜到肯定是什么大事，聂明的性子跟黑牛一样，两父子都是大咧咧有话直说，很少藏得住在心里，表情早已把他出卖了。

聂明犹犹豫豫地不知道说不说的好，几番到嘴的话又开不了口，现在秦寿已经够烦的了，可当见到秦寿不耐其烦的时候，只能咬咬牙一口气说出来。

“长，里工匠们人心惶惶，不知道谁散布谣言，说长你...”

“说什么？说本长没钱了？”

聂明后面的话说出不来，秦寿帮他说出来，聂明愕然地看着秦寿，默默地点头算是秦寿猜对了，甚至还有些人已经开始萌生不干了。

通过聂明的话，秦寿了解到北方商会这一手够狠的，内外夹击散布谣言，试图瓦解自己长乐的团结，他们算盘打得不错，秦寿也正好借机铲掉不诚心的匠工。

“聂明，别去理他们，任由事态发展，本长倒

要看看，那些是忠奸，一次性大换血！”

“是，长！”

聂明愕了愕，没想到秦寿居然打这样的想法，不过想想也是，现在最好是考验人心的时候，反正技术都是核心人物掌控着，基础匠工都是分工合作。

最基本的拿家具打比喻，以前是一个匠工师傅独立完成的，秦寿拿出流水线作业打散，一个班十人左右负责锯木，另外一个班也是十人左右，负责修缮木料，其余的负责组装之类。

就算是不老实的匠工们跳槽跑了，秦寿也不用惧怕，缺乏过程流程他们也只会流水线作业，真正加工组装又是一门活。

“去吧，告诫匠工头们，别去理他们，要闹等他们慢慢闹个够！”

“是！”

知道秦寿用意后，聂明拱手抱拳告辞离去，去安排通知匠工头们，按照秦寿的话去做，不闻不问任由事态发展。

大老远秦寿居高临下发现潘安的身影，这家伙先混进收割的佃户，熟悉他的治安队没有阻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任他过去，通过治安队打探到秦

寿下落，直奔哨塔这边赶来。

“将军，打探到了，确实有此人！”

潘安爬上农田哨塔，带来打探到柳紫嫣的消息，秦寿很是不满意，三天时间，足可以见到自己消息有多薄弱。

要是有虬髯客消息融入，秦寿相信自己现在也不至于如此被动，哪怕虬髯客自己受到了波及，可他培养的消息是无法撼动的。

“年龄，外貌，身高全都一样吗？”

“这，大致差不多，就是外貌有些麻烦，据说柳家大小姐鲜少出门...”

秦寿有些刁难的问题，潘安冷汗连连，这也太要人命了，人家一个未出嫁的大家闺秀，性格内敛怎么可能抛头露面？

就算是如今大唐风气豪放，也不是家家户户大家闺秀都那么豪放，有些家规严的，未出阁前基本都是呆在家里不出家门。

邻坊没真正见过柳家大小姐也很正常，秦寿这刁难的问题，还真是问倒了潘安，只能硬着头皮把自己知道的消息一一说出来。

经过潘安这么一说，秦寿知道还有漏洞在里面，最基本相貌就是最大一个漏洞，没人见过柳家

大小姐，谁都可以冒充她。

秦寿认死理的行为，潘安表示很无奈，也觉得秦寿过于谨慎，不过秦寿的决策，潘安不敢去质疑，他这么怀疑肯定有他的道理。

“潘安，这事暂且告一段落，回去通知仇万福，今晚过来找本将军，有别的任务交给他！”

“是，将军！”

想到虬髯客应该准备得差不多，秦寿觉得是时候出发去收拾韦小豹了，顺便开始布局引诱北方商会隐在的杀手出动。

原本秦寿打算亲自去洛阳的，可柳紫嫣的出现，完全打乱了秦寿的布局，自始至终秦寿没相信过柳紫嫣的每一句话，因为她出现的太不及时了！

“将军，那个赵国公府还要打探吗？”

赵国公府一直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消息，潘安觉得秦寿有点多此一举浪费人力，现在人手本来就是不足，分散开来更是大打折扣。

“继续盯紧，也许我们遗漏了什么，别死板盯紧长孙无忌，长孙涣也要开始注意！”

潘安提及赵国公府，秦寿总是觉得遗漏了什么，突然想起最近这几日活跃起来的长孙涣，秦寿差点把这事忘记了！

“是，将军，潘某这就去安排！”

秦寿依旧不放过赵国公府，潘安也只能认命去执行，眼看秦寿没有什么交代，怕自己呆得太久引起有心人注意暴露身份，先告辞离去。

“长孙涣，别让我发现你撩事，要不然你下场比长孙冲更悲剧！”

潘安离去后，秦寿双手紧握着哨塔边缘木栏，阴狠着脸色自言自语嘀咕，长孙涣给过他一次机会，要是不好好珍惜，秦寿也不必客气了。

“长，药王有事找！”

聂明去而复返在哨塔下面大声呼喝，孙思邈有事找自己，还真出乎秦寿意料之外，他最近不是在一直培养弟子吗？

带着不解的疑惑，秦寿不敢让孙思邈久等，收拾起心情爬下哨塔，直奔回里看看孙思邈有什么事找自己？

第357章医术进步的变革

午时时分，秦寿带着孙思邈坐在马车上，刚进入长安春明门，马上听到城墙边聚首的百姓们议论纷纷声，城墙边的皇榜告示有人欢喜有人愁。

“凡即日起，硝石，木炭，硫磺…国有资源归大唐官府管理？”

“这什么世道啊？”

“就是啊，这不是逼着人没法子生活吗？”

“嘿嘿，这些家伙，敢跟长乐作对，找死！”

皇榜告示边，聚首的百姓们指指点点，而那些受到北方商会蛊惑的小商人们，就差点没捶胸顿足悔到肠子都绿了。

此时此刻那些小商人们终于看清楚秦寿势力，有李世民撑腰北方商会在强大，也不过是纸老虎一个。

李世民一句硝石，木炭，硫磺等等是国有资源，民众不可私自开采，就算是想要开采也要去找新设立的资源官府申请公，没有公继续开采者抓到全丢进牢房，够狠的这招！

而当他们知道所谓的资源官府由李世民钦定秦寿后，更是恨不能狠抽自己耳光，这不是把他们逼

上绝路吗？

‘无知！’秦寿马车经过城墙边，轻轻撩开马车帘看了眼外面动静，鄙视这些小商人丑态百出的模样，这还得多谢北方商会。

要不是他们逼得太急，李世民也不会出台这样救急政策，以保全秦寿实力，秦寿破产了坐大了北方商会，这对李世民没有好处。

皇宫太极殿内，李世民还没来及用午膳，秦寿就带着孙思邈出现李世民面前，赶上时间的秦寿有幸体验到皇宫复杂的午膳。

不得不说与李世民共餐确实很烦人，先由御膳房太监负责把三张膳桌拼在一起，然后在铺上华丽大气的桌单，光是这些步骤就浪费一刻钟时间。

紧接着手捧红色漆盒的太监们排着队进来，将各种菜肴、饭点、汤羹等迅速端上饭桌，光是看到造型卖点的菜肴，秦寿就知道味道不差那里去。

“两位爱卿，与朕一起尝尝皇宫美食！”

“谢皇上！”

秦寿与孙思邈拱手作揖感恩李世民赐座，李世民就坐后，传膳太监先查看每道饭菜中的试毒牌变色不变色，再亲口尝尝，然后李世民才开始吃。

秦寿看了眼所谓的试毒牌，一种银制的半寸宽

三寸长的小牌子，古人认为如果饭里有毒，牌子是会变色，对于这种繁琐的吃饭，秦寿一阵无语，以身试毒的薛高太幸福了，李世民都要吃他口水，恶心不？

原本充满期待的午膳，在薛高一样样试过后，秦寿顿时胃口大失，专挑薛高没污染过的地方，简单浅尝几口便吃不下去。

“爱卿找朕有何事？”

忧心国事的李世民也没有什么胃口，简单应付填饱肚皮，也没等孙思邈有没有吃饱，薛高开始命人撤下御膳，李世民看了眼秦寿与孙思邈，好奇询问他们来意。

“启禀皇上，微臣与药王经过一段时间准备，如今已经具备完善条件，为大唐医疗事业而来…”

“济民医院？”

秦寿一番说辞道明来意，李世民大吃一惊不可思议地看向秦寿，什么是医院？他还真是头一次听闻如此怪异的名称。

不过这个济民医院，还真是深得李世民欢心，民以为贵，济民不就是救济的意思吗？加上他后面也有个民字，这名字李世民真心觉得起得不错！

“皇上，济民医院，主打为无钱看病贫苦大众

患者，以富治穷…设立病床查看病重患者…”

秦寿把医院宗旨说出来，很是让李世民感到意外，什么挽救生命、造福大众的高尚性；探究和崇尚科学的智慧性；甘冒风险、不顾危险的奉献性等等，把李世民忽悠得一愣一愣的。

华夏大地是最早设置医院的国家，远在西汉年间，黄河一带瘟疫流行，汉武帝刘彻就在各地设置医治场所，配备医生、药物、免费给百姓治病。

只是当时措施不完善，可隐隐也有医院规模，就拿最近的朝廷隋朝时期，也有医院前身病人坊，只是当时是用来收容麻疯病人之类。

现在秦寿完善规模，结合后世中医院规模，设立专属科目很是让李世民感到新奇，整个人由内到外科目分明，连骨折之类小伤也划分出独立科目。

“嗯，爱卿想法不错，你自行定论便可了，这点朕帮不上什么忙吧？”

秦寿说了这么多，李世民马上谨慎起来敷衍秦寿，总觉得秦寿没安什么好心，一边沉默不语的孙思邈，自始至终一句话也没有说。

“皇上，臣等就是怕有些人浑水摸鱼，特别是贪小便宜的人，钻贫穷免费看病的空子，增加医院的负担，这需要皇上你…”

一直没有说话的孙思邈终于开口了，一开口就是李世民觉得比较靠谱的话，出台贫民看病证，只颁发给贫苦百姓，杜绝别有用心的人鱼目混珠。

同时出台敢冒充贫苦百姓，或抢夺贫苦百姓看病证的刑法，严防出现不择手段贪小便宜的人，抓到一个严惩不贷等等。

普通百姓皆可看病优惠，当然前提要自行挖掘有用的药材上缴，以药材的贵贱价格算出看病费用，一举两得以物换物看病，减少病患者多了挖不过药材局促状态。

“嗯~”

李世民颔首点头地捋着龙须，不得不说孙思邈这提议，深得李世民赞许，为民谋利这点好事，李世民打心底一百个赞成。

“准了！”

经过一番思考过后，李世民点点头批准了秦寿与孙思邈的提议，如此造福百姓的好事，李世民岂有不答应之理？更多的期待是医院规模。

“谢皇上！”

李世民批准了，秦寿与孙思邈心头大石松了下来，最高兴的莫过于孙思邈，多年的梦想救济贫苦百姓终于要实现了，打心底感激秦寿。

秦寿想出的医院法子，虽然有看似牟利的嫌疑，可毕竟牟的都是富人钱财，贫苦百姓与普通百姓光是以物换物看病举动，深得孙思邈认可。

药材是最紧缺的看病药物，光是挖取药材就是一件苦差事，现在有百姓们自动自觉挖药，无疑减轻了他们工作量，可以安心专研医术治病救人。

一下午时间，李世民在了解医院过程之中度过，给秦寿与孙思邈两个人奇特思维想法惊呆了。

第358章神秘来客

“长孙公子，请回，我们小姐暂时不见客！”

长孙涣带着一名头戴幂蓠的男子出现观月楼，韩宁第一时间挡住长孙涣，告知长孙涣他家小姐任何人也不见，很是让长孙涣感到没有面子。#中@.

特别是在神秘男子面前，韩宁如此不给面子，长孙涣憋红着脸色，有心想要发做，可想到自己与他们关系只是合作，只能强忍着。

“麻烦通告你们小姐一声，本公子带来了稀有的贵客！”

“长孙公子，请稍等！”

韩宁怪异地看了眼戴幂蓠的男子，很少见有男子带女人用的出远行帽子，不过看他衣着华贵风尘仆仆，韩宁知道对方身份肯定不简单。

怕坏了事韩宁暂且让长孙涣与神秘男子稍等，先进酒楼内院通报一声，长孙涣只能干瞪眼，恨恨地看向韩宁远去的背影。

“长孙涣，你的地位不咋样啊！”

神秘男子不悦地看向一边吃瘪的长孙涣，丝毫不顾忌观月楼内酒客们怪异目光，压低的嗓音听得出他也是火恼。

“这…”

长孙涣刚想要说些什么，神秘男子不耐其烦挥手打断长孙涣的话，要不是长孙涣找上他，他也懒得冒风险出现在这里。

风尘仆仆赶回来，没想到居然长孙涣带他来这里，很是让神秘男子心中不爽，感觉自己白跑一趟，通过长孙涣的地位待遇，可以看出对方压根没把长孙涣当一回事。

“长孙涣，要是你敢玩花样，有你好看的！”

神秘男子的警告声，长孙涣皱起眉头很是不悦，可想到自己先求他的，也只能强忍着心中不爽，陪着笑脸拱手抱歉。

“两位公子请！”

半刻钟过后，去而复返的韩宁再次出现，不吭不卑地邀请长孙涣与神秘男子进入内院，韩宁带着长孙涣与神秘男子进入内院后，人气旺盛的酒楼里马上有酒客结账离去。

韩宁带着长孙涣与神秘男子进入内院厢房，神秘男子惯性谨慎厢房一眼，周围陈设之物也都是少女闺房所用，极尽奢华。

精雕细琢的镶玉牙床，锦被绣衾，帘钩上还挂着小小的香囊，散着淡淡的幽香，随着他们进来

后，两名婢女轻轻放下隔开的轻纱。

“这是怎么回事？”

见到这样的情况，神秘男子很是不悦，转过头看向长孙涣的时候，长孙涣歉意一笑抱拳告罪，等神秘男子回过头的时候，朦胧内室牙床上坐着一名蒙面女子。

‘什么时候出现的？’神秘男子大吃一惊，只是眨眼工夫时间，蒙面女子就悄然无息出现，要不是对方早有准备就是对方身手不凡，两者之间神秘男子更相信后者。

“长孙公子，这么急见本小姐，所谓何事？”

蒙面女子慵懒的声音，长孙涣松了口气，而一边的神秘男子则很是不悦，什么时候自己曾受到过这种待遇？

“给韵烟小姐带来一位强力朋友！”

长孙涣免得神秘男子发飙，知晓他的脾气与性子，首先开口拉皮条似的，壮大合作关系，首要目标铲除让他羞辱的秦寿。

“朋友算不上，这位小姐藏头鼠尾，这也算是待客之道？”

神秘男子在蒙面女子未开口说话前，冷笑一声孤傲十足的冷讽热嘲声，很是让韩宁狠狠皱了下眉

头，可想到这里是大唐地盘，再看神秘男子嚣张的语气，忍而不发看向长孙涣。

收到韩宁质疑的目光，长孙涣一脸尴尬地赔礼道歉，神秘男子的脾气长孙涣知道，心高孤僻做什么事都要高人一等，要不是急于铲除秦寿，长孙涣还真不想去招惹他。

“公子也不是一样吗？废话少说，你们来找本小姐有何事？”

“你...”

“给哥哥个面子，以和为贵！”

蒙面女子不客气的反驳声，神秘男子正欲要发作，长孙涣马上站出来当好人，平息双方不和睦的争吵声，以免谈崩了。

“哼~”

神秘男子双手抱胸，很是不爽地翘起头，那心高气傲的态度，韩宁真心想要出手教训他一顿，自己地头拽什么拽？要不是未弄清楚他身份，怕惹来不必要麻烦，韩宁绝对会把他丢出去。

“韵烟小姐，你的钳制计划失败了，本公子不得不厚脸皮邀请人进来，一起共同完成大业！”

长孙涣一开口就刁难蒙面女子失利，怕过火马上转移话题初衷，占占口头上的便宜，道明自己的

来意初衷。

“那是长孙公子你消息不准确造成的，长孙公子，此事韵烟还未跟你算...”

“嗯哼~”

蒙面女子反过来的刁难声还未说完，韩宁干咳一声打断里面蒙面女子的话，长孙涣怪异地看了眼韩宁，又看看里面戛然而止的蒙面女子。

“长孙公子，韵烟好奇你带来什么人？可否真面目见人？”

蒙面女子沉默了片刻，恢复平淡无奇的心态，直接入正题，长孙涣转过头看向身边的神秘男子，朝他无言地点点头。

神秘男子得到长孙涣的目光示意，犹豫了片刻最终客随主便，在韩宁惊异目光之中，慢慢摘下头上戴着幂蓠的男子。

皇宫外，秦寿与孙思邈走出皇宫大门，黑牛发现秦寿与孙思邈走出宫门，第一时间赶马上前迎接，夏侯墩带着二十骑卫紧随其后。

“尊师，孙某替天下穷苦百姓感谢你！”

还未上马车，孙思邈大礼一施，很是让秦寿大感惊讶，在皇宫侍卫们怪异目光之中，秦寿双手扶起孙思邈。

“药王无需多礼，这是秦某心中的夙愿，理应是秦某感激药王才对！”

说实在的孙思邈大礼秦寿不敢当，有利用私心的秦寿不敢去面对一心为民的孙思邈，心中有愧啊！

“秦将军留步，皇上有请！”

孙思邈还想说些什么，宫里头一名太监急匆匆跑出来，打断了孙思邈想说些其他，李世民回头有请很是让秦寿感到意外。

“夏侯墩，你们先护送药王先回去，注意点保护好安全！”

“是，将军！”

不了解李世民突然回头请，只好安排夏侯墩他们先护送孙思邈回去，叮嘱夏侯墩放点心眼，别让孙思邈受到惊吓。

夏侯墩知道秦寿的用意，拱手抱拳领命护送孙思邈先回长乐，平安送孙思邈回去在倒回来接秦寿。

目送马车离去后，秦寿跟着太监返回皇宫，心里猜测着李世民又有什么事找自己？

第359章国企就是这样来的

紧闭的聚贤楼让准备来消费的酒客们很是不解，没了消费的地方，老熟客的酒客们摇摇头转身离去，丝毫不知道聚贤楼里面正准备大干一场。

“就剩下这些人？”

聚贤楼，虬髯客有些不满地看着郑宏，寥寥二十人不到的江湖豪客，眼看时间已到，今晚秦寿就要派人去洛阳，预定的三十人少了三分之一，怎么向秦寿交差？

“张大哥，这二十位弟兄，郑某也是废了好大力气找来的，其中还有一些退隐的弟兄…”

虬髯客的不满意，郑宏也头疼无比，把情况说出来，北方商会财大气粗挖走了不少心不诚的豪客，留下来的人基本是忠心不二的。

为了凑齐这二十人，郑宏东奔西波，连退隐深山洗手不干的豪客，也给他厚脸皮请出来充数，得知刺杀洛阳县公，郑宏不敢用三流豪客充数。

“唉~也罢，张某人跟着亲自出动吧！”

“啊？！”

郑宏不可思议地看着虬髯客，确定虬髯客不是开玩笑后，郑宏顿时一阵无语，他都已经尽力了，

相信秦寿也知道他苦衷，至于这么拼吗？

“天黑前分批出城，到长乐二十里外山神庙集合！”

“是！”

郑宏与二十名江湖豪客们领命分批从聚贤楼后门离去，虬髯客想要回楼上取自己称手兵器，可想到这样出城太惹人注目了，只好强忍着不取兵器，借用秦寿安排的兵器。

交代好杂役照顾好聚贤楼，虬髯客算算时辰也差不多了，转身离去提前到达山神庙等候，等待秦寿安排人与他一同去洛阳。.~.

皇宫太极殿里头，秦寿傻了眼看着李世民，很想确定李世民不是开玩笑？他贵为堂堂大唐天子，也玩经商？

“秦爱卿，怎么，瞧不起朕？”

李世民很是得意地从龙案站起来，腆着他养尊处优过度一样的啤酒肚，很是满意秦寿惊讶过度的表情。

既然北方商会玩经济战，李世民也不甘落后，外藩都欺负头上来了，李世民也要反击反击才行，要不然还真欺负大唐无人！

算盘打得啪啪响的李世民，决定从经济上打垮

外藩北方商会，把他们带来的钱财全吞掉，一个镚子也不留，让他们知道大唐很危险，赶紧爬回新罗安全点。

想要玩经济战，李世民第一时间考虑到秦寿，这家伙发家本领不错，要是在配合他自己全力支持，李世民深信一个崭新繁荣的商业帝国，即将在自己在位的时候崛起。

更何况与其皇榜昭告天下提升商人位置，还不如以身作则，先从长安扩大影响到全大唐，乃至周边的小小国度。

“那个，皇上，你确定不是开玩笑？”

秦寿愕了半天才恢复过来，不可思议地看着得意洋洋的李世民，想要确定证实他不是开玩笑，皇上也经商？这可是少有的千古奇谈啊！

要是李世民不是开玩笑，自己产业可是变成铁板板的国企，与朝廷挂钩不是国企是什么？估计那些撤资的小商人知道后，会悔到拿肠子上吊了！

秦寿做梦也没有想到，李世民会心血来潮不拘一格玩经商，有了他的全力支持，还有什么事办不到的？

“秦爱卿，你看朕像开玩笑吗？朕反复想过了，爱卿说得甚是有理，想要国强必须提高商

业…”

李世民感慨良多地叹息一声，经过反复煎熬深思熟虑后，李世民意识到一个国家富强的重要性，加上有北方商会做催化剂，李世民意识到贫穷挨打局面，还有商人之间不团结。

“秦爱卿，你有何想法？不妨与朕聊聊，朕需要短时间内，使得大唐国富民强！”

李世民的诚恳之意，秦寿激动过后慢慢平复下来，李世民发现秦寿低头想事，并没有去催促他，重新落座回龙椅，等待秦寿的答案。

‘皇上如此急切，看来他也有可能预测到吐蕃的崛起！’秦寿揣摩着李世民第二层心里想法，吐蕃的不安份有可能是第二个催化剂。

李世民一再而三强调国富民强，秦寿隐隐猜到李世民想要宏图励志开阔疆土了，与历史走动差不多，只不过秦寿出现提前催化了李世民提高商人地位，还有心血来潮与秦寿合作经商而已。

“皇上，微臣还是那句话，要致富先修路，路路通财才会通！”

“要致富先修路？嗯~”

秦寿再次提及修官道，李世民颔首点头捋着龙须，秦寿的话很有道理，要是官道全用大规模水泥

道路，无疑是缩短了两城市之间来回距离，减少了不必要时间耗损。

“再有就是办大型国企轻重业工厂！”

“大型国企轻重业工厂？”

秦寿再次蹦跶新鲜词，李世民停下捋须动作，一脸好奇地看向秦寿，不明白大型国企轻重业工厂是何意？

“启禀皇上，大型国企轻重业工厂意思就是，轻工业与重工业，轻工业就是指主要提供生活消费品…”

秦寿把轻重工业大致意思说出来，李世民双目放光聚精会神听着秦寿长篇大论，特别是轻重工业含义，打开了李世民从未接触过的认知。

秦寿提及轻工业包括食品、造纸、布类等几大类十几个行业，其中包含衣、食、住、行、用、娱乐等消费领域的产业组合群，李世民觉得秦寿安排划分的很合理。

而重工业又与轻工业对称，其中包括冶金、机械、天然风力能源、化学、建筑材料船坞等大型工业，听得李世民咋舌不已，还真没想到有这么多门道，今日听秦寿这么一说，还真胜读十年诗书了！

“皇上，要是按照微臣所述开办成功，微臣敢

保证十年之内大唐有质的飞越实力，到时候别说一个吐蕃，就算是三个吐蕃也无所畏惧，同时也可以解决数万人稳定收入工作…”

秦寿再次丢出重磅型炸弹，轰动李世民整个人晕乎乎的，光是秦寿后面的吐蕃与百姓稳定收入，足够李世民心动到恨不能马上执行，秦寿提及资金人力问题都不是问题，人力财力李世民有的是，主要是进程与结果！

“嗯，爱卿，回去整理好一份奏折呈上来，越快越好！”

“是，皇上，这份计划太过于复杂，微臣需要一个月时间！”

一个月时间虽然长了点，可想到秦寿拍胸保证十年大变化，李世民也只能强忍着心急，默认接受了秦寿悠长的准备时间。

第360章狐狸的尾巴

“瞧瞧你干的好事，这不是糟蹋人家姑娘家吗？”

长乐长大厅内，贾蓉脸带不喜之色看着柳紫嫣奔波忙碌，怒视一边装正经看的秦叔宝，好好一个大家闺秀沦落到打杂，贾蓉打心底于心不忍。.~.

秦叔宝倒是心安理得的态度，很是让贾蓉不喜，怎么看也怎么看不过眼，特别是秦寿排斥的态度，虽然不是很明显，可知子莫若母，贾蓉一手带大秦寿，他心里想什么还不清楚？

“蓉儿，你就多心吧，要不是…好好，为夫等寿儿回来，好好找他谈谈！”

秦叔宝原本想要辩论，可见到贾蓉不善的目光后，彻底败退作势投降，与女人计较这些，无疑是自寻麻烦，聪明的秦叔宝干脆退让一步，拿起秦寿小库印刷的，摇头晃脑呷酒品味打开新领域学士的籍。

贾蓉无语地看了眼秦叔宝手里厚厚的，清风道长最新印刷的十万个为什么，特别是看到皮下面标名的小儿早教篇，顿时感到一阵无语，心里忍不住暗啐一声，老顽童。

柳紫嫣香汗淋漓地提着木桶到内院，家规有命不允许她到后院，她寸步不敢去后院，相隔几步之遥柳紫嫣不敢去一探究竟，后院经常有袁神棍等人乘凉，她一进去就会给袁神棍等人发现。

内院就那么三间房，除了一间清理过给钱羽馨守孝，另外一间是袁神棍等人吃饭的地方，最后一间便是仙儿搬离出去，给柳紫嫣落脚的房间。

“哎哎，师弟，你这是咋回事？怎么把这么多都塞到我炼丹房了？”

“师兄，尊师有命，清风不敢不听啊，这些全是重要籍…”

“什么？重要也不至于堵满我炼丹房吧？要是哪天我心血来潮炼丹烧了可别怪…”

袁神棍与清风争吵声，柳紫嫣轻轻放下手里的木桶，刚走到月牙拱门时，马上迎面见到急匆匆走出来的武媚娘。.~.

“五，五夫人…”

吓了一跳的柳紫嫣急促不安地行礼，柳紫嫣似乎想要进入内院，武媚娘忍不住皱起眉头，秦寿交代过不允许她进入后院半步。

“你做什么？”

“啊，没，没有，紫嫣听到里面…”

武媚娘不悦的责问声与质疑目光，柳紫嫣支支吾吾地解释着，话还没说完武媚娘皱起眉头不悦地挥手打断她。

“做好自己本分，什么不该听的不要去听，什么不该看的别去看！”

“是！”

柳紫嫣在武媚娘警告声之中，惊慌失措地应着，最后在武媚娘挥退下，带着愧意躬身告退离去，留下武媚娘独自沉思看着她离去的背影。

‘此人心怀不轨，看来秦郎猜测没错！’武媚娘看着柳紫嫣背影，心里想到多心的秦寿提醒，现在综合柳紫嫣的行为，武媚娘也开始起了疑心。

带着警觉之心武媚娘有意无意看了眼柳紫嫣，便急匆匆离去，经历北方商会第一次发难，长乐动乱了一阵，急需安排处理。

黄昏时分，秦寿回到家门的时候，秦叔宝整个人如惜负重地轻叹一声，饱受贾蓉音波轰炸，终于可以耳根清净了！

“寿儿，你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可以如此虐待糟蹋人家一个姑娘家？人家才…”

秦寿一回来，贾蓉就逮着秦寿喋喋不休地发难，为干苦活的柳紫嫣打抱不平，秦寿也不缺那么

点钱养活一个闲人，至于折腾人家一个娇滴滴的大家闺秀？

“娘，你别忘了，那是爹爹买回来的婢女，与孩儿无关，再说了，孩儿又没有强制她去干活，不要什么责任都怪在孩儿身上，算了，跟你讲不通！”

遭受贾蓉一番奚落责备，秦寿很是纳闷地闪人，跟她心软的人讲也讲不通，自己自始至终没有安排过什么，只是限制柳紫嫣进入后院而已。

“别看为夫，寿儿说得有理，夫人，你就是心肠软，又不是你儿媳，瞎操心什么真是？”

贾蓉气鼓鼓看向秦叔宝的时候，秦叔宝摇摇头叹息一声，转身出去溜达解闷，对贾蓉不可理喻的心软，表示很头疼的无奈。

晚饭时间，秦寿一直躲在后院，这让贾蓉很是生气，以为秦寿在与自己斗气，她又那知道秦寿哪有时间去理会这些事？

李世民玩经商了，既然与朝廷合作民企变国企，秦寿肯定要好好策划一番，打造一个别出心裁的工业园，而且要规模大的那种。

筹划一个大型工业园，不是嘴上说说就可以的事，不但涉及到规模，还要涉及到技术安全方面问

题，肯定有不少敌国探子在长安。

秦寿可不想自己精心准备的工业园技术，刚成立就成了敌国窃取对象，每一样技术都要做到严密把关，疏忽大意不得。

“秦郎！”

“嗯，媚娘，有事吗？”

秦寿抬起头的时候，仙儿与媚儿手里捧着饭菜跟着武媚娘走进来，忘记用餐时间的秦寿揉着头疼的额头，还真是人忙起来连吃饭都忘记了！

“秦郎，今儿有五家富商没有起哄退资，他们来是想要询问可否增加融资？”

“喔？算他们有眼光，融资一事回复他们，过一段时间再议！”

五个富商没有退资，很是让秦寿感到意外，既然他们这么诚心，在自己低落受阻时候一直支持，秦寿有理由回报一下他们，当然还要继续考验他们心态。

经商这玩意太多门道，自己也没有心情去玩尔欺我诈，要是五名商人值得信赖，秦寿不介意把何家产业与钱老爷子产业交给他们打理。

“对了，秦郎，今日发现柳紫嫣听到袁大师与清风师傅争吵声，鬼鬼祟祟的可能…”

武媚娘想起今日发现，把柳紫嫣不正常的举动说出来，秦寿闻言后拿起碗筷的手停了下来。

“媚娘，现在你去告知清风，顺便找贺明安排人手，把印刷出来的籍，全都搬到城堡哪边！”

“是！”

秦寿想了一会，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吗？想到有可能发生的事，秦寿直接安排武媚娘把印刷出来的籍，全都提前安排到城堡，武媚娘知晓秦寿用意，急匆匆走出去安排。

“仙儿，今后要是郎君不在房里，你和媚儿要看好房门，不允许柳紫嫣进入半步，哪怕是老夫人也不允许进来，明白吗？”

“是！”

仙儿与媚儿同时应着，她们不知道秦寿为什么这样安排，不过秦寿这样做肯定有他的道理。

第361章宝刀赠英雄

戌时，长乐二十里开外山神庙，虬髯客与郑宏两人呆在庙门前，等候秦寿派人来带队去洛阳，二十名豪客们呆在庙里，借助篝火微弱的火光轻声细语交谈。.~.

“张大哥，你在担心什么？”

郑宏第一时间发现虬髯客担忧的脸色，了解虬髯客的郑宏，知道他心里想些什么，故此多此一问打破沉默压抑的气氛。

虬髯客摇摇头叹息一声，郑宏了解他的同时，虬髯客又何尝不了解他？虬髯客仰望着天空，的发呆看着天空残月。

“郑宏，你想家了吗？”

“家？”

虬髯客突然其来的话，郑宏闻言一愕，紧接着也抬起头，失神地仰望着天空一轮残月，没想到虬髯客提及家这个字眼，很是让郑宏感到意外。

郑宏早已不知道家是什么样子了，从战乱开始家破人亡，刁身一人的郑宏过着无拘无促的生活，曾几何时他也想过以前日落而归的温馨家庭。

可无情的战乱把这一切都击碎了，眼下都是过

着算一天是一天的日子，虬髯客提及家这个字眼，把郑宏一起带入过往回忆之中。

“来了，叫弟兄们准备！”

“是！”

虬髯客突然瞭望远方，远远听到细微的马蹄声，虬髯客马上提醒郑宏去通知庙里的弟兄准备，游民出生的虬髯客对马蹄声最敏感，通过马蹄声虬髯客可以猜到马匹数量。

郑宏刚进入庙里，虬髯客就见到点点火光，很奇特的火光，不像灯笼也不像火把，五米远的光线折射地面，看得虬髯客咋舌连连。

当郑宏带着庙里弟兄走出来的时候，四个身影和一辆马车朦胧之中出现，连同牵着三十匹空置的马，秦寿身影逐渐出现虬髯客眼里。

“张兄，就你们这些人”

虬髯客也出动了，秦寿早已收到消息，特此还准备了一把百炼千锤好刀，只是没有想到虬髯客人少了这么多！

预期的三十人，算上虬髯客与郑宏两人，也就二十二人，真要是光明正大刺杀韦小豹，这点人手显得有些少了。

薛仁贵与夏侯墩谨慎地观察四周动静，手里的

油光灯四处打量着四周，仇万福先行下马，目光打量着配合自己行动的虬髯客。

“秦兄，这是张某人最大的努力了！”

秦寿的不满意，虬髯客惭愧不已地叹息一声，能够凑到这么多人算是不错了，错误低估北方商会手段，导致他的手下流失大半。

秦寿看了眼虬髯客的手下，点点头没有继续埋怨他，他能够凑到这么多人已经是很给面子了，翻身下马后招来赶马车的黑牛，示意他去卸下兵器。

虬髯客带着郑宏走上前，经过秦寿客气的介绍，虬髯客与仇万福总算是熟悉了一番，紧接着秦寿开始布局刺杀韦小豹的任务。

虬髯客与郑宏等人咋舌连连，惊异地看着秦寿手里的油光灯，怪异的油光灯经过镜片折射，哪怕是有风也不见得里面的火光摇摆，比起灯笼实用多了。

“南市进行刺杀？”

虬髯客大吃一惊，不可思议地看向秦寿，当秦寿安排在南市刺杀韦小豹的时候，打心底为秦寿安排感到疯狂。

南市四周皆有大大小小里坊包围着，每一个里坊皆有若干治安府兵把守，哪怕是他们刺杀成功，

也难以逃脱出去。

“不错，南市，韦小豹每隔三岔五会去南市闲逛，仇万福复杂远距离刺杀，而你们任务就是保护仇万福平安离去…”

秦寿没有理会虬髯客吃惊的目光，安排好大致刺杀位置与他们协助仇万福逃走的路线，经过洛阳船工坊船工们打探踩点，找出了最佳的逃亡路线。

安众坊正对面的洛河桥段，同时他们有三天时间训练潜泳，间人皇女的志能便，给秦寿扣下一个留在船工坊那边，秦寿看中了他们潜泳的本领，正好用他来调教虬髯客等人水上逃生。

秦寿的安排，虬髯客知道他们任务是辅助仇万福逃生，沉思片刻后勉为其难答应下来，虽然看似有点冒险，可也不妨尝试一下。

“张兄，秦某命人特制了一把宝刀，希望张兄喜欢，黑牛抬出来！”

“哦？”

秦寿说要送兵器给自己，虬髯客很是意外地轻哦了一声，直到秦寿朝卸兵器的黑牛呼喝一声，黑牛马上双手拿起一把千锤百炼大关刀出来。

“啊？这…”

四尺五长大关刀极具吸引力，一尺宽的刀背夸

张无比，锋利的刀锋就算是在黑夜里，虬髯客也觉得是那么的亮瞎眼。

虬髯客接过黑牛递来的大关刀，入手一沉大吃一惊，少说也有一百斤的份量，光是拇指宽的刀背，足可见用料十足。

特别是刀背锁枪口，可以锁住克制长兵器，近可猛攻远可克制长兵器，虬髯客越看越是心喜不已，主要还是刀尖开了刃更是增加了威力。

“此刀仿制大关刀，暂无名字，张兄，好刀配英雄，此刀正适合你！”

虬髯客的表情秦寿一一看在眼里，早就摸清楚了虬髯客惯用兵器，特此准备了一把好刀送给虬髯客。

“这…”

虬髯客很想说如此大礼不敢接受，可见到秦寿豪爽的表情，虬髯客知道要是自己这样说，显得自己有些矫情了，而且虬髯客也不是那种矫情的人。

秦寿送刀的含义，虬髯客心里清楚，无非是变相拉拢自己，这只是第一步，虬髯客相信秦寿后续还会有其他。

“张某人多谢秦兄赠宝刀，张某人定然不负秦兄所望！”

知道秦寿用意后，脸色复杂的虬髯客勉为其难接受了，说实在的他打心底喜欢这把刀，比起他现在珍藏的刀好多了。

“张兄，秦某等候你们好消息，事成之后必有重谢！”

“告辞！”

秦寿出乎意料之内的许诺，虬髯客早已猜到，眼看时辰不早了，郑宏等人也拿到兵器，虬髯客拱手朝秦寿抱拳先行出发。

“将军，此人是个不可多得的人物！”

仇万福与虬髯客等人骑马远去后，薛仁贵走上前感概良多地看着虬髯客他们，忍不住多嘴提醒秦寿。

“确实是个了不起人物，而且还是很讲义气的英雄，唉~回去安排后面的引蛇出洞吧！”

秦寿点点头叹息一声，与薛仁贵和夏侯墩一起返回去，开始布局引蛇出洞，北方商会会不会上当成替死鬼出洞，秦寿心中也没有底。

第362章不安份的人

长安城内永安坊，一间普通民宅里灯火通明，长孙涣坐席一边翘起腿，看着神秘男子还在带着幂蓠，并没有急着要赶回去的意思。

神秘男子揭下幂蓠，露他的庐山真面容，妖孽白皙的脸庞，透着棱角分明的冷俊，乌黑深邃的眼眸，泛着狡诈精明的目光，此人正是齐王李佑。

“长孙涣，本王算是给你忽悠，白跑了一趟，这账怎么算？”

李佑心情不爽地看着长孙涣，原本以为长孙涣介绍什么好盟友，没想到居然是眼高于顶自以为是的外藩小国，一个小小的商会居然架势那么大，简直是不可理喻！

北方商会没有诚心的合作，李佑第一时间撕破脸，一个外藩小国，居然胃口那么大，帮助李佑上位可以，要江宁以北的领土，李佑在傻也不会傻到去答应这分割国土的事。

一个小小的新罗国也敢夜郎自大？李佑差点没笑抽，要是他们要求帮助收拾百济或高句丽什么的，李佑这个还可以答应，可关于领土分割之事，李佑打心底不屑。

这么明显的空手套白狼，当李佑是傻子还是傻二愣？要不是偷偷回来的怕暴露身份，李佑肯定带人去一锅端了北方商会，什么玩意这是？

“齐王，俗语说得好，看人不能够看表面，你没见到过他们真正实力，当然是这么认为，要是哪天你醒来，发现床边多出一支箭，你就不是这样想了！”

李佑语气不善的责问声，长孙涣压根没放在眼里，心安理得提醒李佑，别光看表面忽视一个强力盟友，当初长孙涣给对方招揽方式吓了一大跳。

戒备森严的赵国公府，对方能够来无影去无踪，不惊动任何人情况下，放下一支箭与招揽信，当初着着实实把长孙涣吓了一大跳。

“哦？有这么厉害？”

李佑半信半疑地看着煞有其事的长孙涣，要真是入长孙涣所言那样，还真是不容忽视的强力盟友，至少他们暗杀手段不容忽视。

能够自由进出戒备森严赵国公府，不惊动任何人情况下放下警告，可以看出对方实力不差，而这一点正是李佑最缺的，只是他们狮子大开口的条件，李佑怎么也觉得有点刺耳。

“信不信由你，齐王，这里是你暂时落脚地

方，明日最好赶紧离去，有什么事，在通知你！”

长孙涣不想与李佑废话太多，现在李佑意识到对方的厉害也没有用了，早就谈崩了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李佑自以为是性子，长孙涣只能就此作罢，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李佑压根就不是成大器的人，长孙涣敷衍了事告辞离去。

“哼~跟你爹一个鸟样！”

李佑看着长孙涣离去的背影，冷哼一声紧咬牙关，愤愤然地一拳打在桌子上，感情自己冒险回长安，算是回错了！

“王爷，大事不好了，外面来了一群皇宫侍卫！”

“什么？！”

长孙涣离去后没多久，昝君谟和梁猛彪同时急匆匆走进来，李佑闻言大吃一惊，整个人呆若木鸡落座回椅子上，皇宫侍卫都找上门了，这么说来他父皇早已查到他在这里了。

“长孙涣！”

李佑咬牙切齿地握紧拳头，此时此刻他终于领悟到，长孙涣压根没安好心，甚至是故意的，至于他目地是为什么？李佑不知道，也没有心情去知

道，严统领已经带着侍卫闯了进来。

“齐王殿下，皇上有请！”

严统领带着人闯进大厅，昝君谟和梁猛彪两人后退一步，把李佑暴露出来，严统领冷笑一声不屑地看了眼昝君谟和梁猛彪两人。

李佑自以为隐藏的很好，其实从他进长安一刻起，就在李世民掌控监视之下，从他与长孙涣接触到北方商会，李世民探子就一直监视着他。

李佑面如死灰地看着严统领，现在他终于意识到，上了长孙涣的当，至于长孙涣为什么要这样做，李佑不知道也没有心情去知道，只有日后想办法找他算回老账。

“齐王殿下，请，别让皇上久等了！”

严统领不屑一顾地看了眼昝君谟和梁猛彪，两人什么名声严统领早已心中有数，也只有李佑才会结交这样奸邪之辈。

李佑面如死灰踏出大厅，打心底恨死长孙涣这个家伙，要不是他怂恿李佑还真不想回来，没想到一回来就给他父皇盯上了，这次少不了一番责骂。

“齐王来长安了？”

秦寿刚从后院回到厢房，潘安就出现厢房门口，第一时间把打探到的消息汇报出来，秦寿听了

咋舌不已，这个不安份的家伙，居然给皇宫侍卫逮个正着，够倒霉的！

李佑来长安肯定没有什么好事，这个家伙本来就不是安分之人，又去了北方商会，不知道有什么企图和阴谋？

最愤怒的还是长孙涣这个撩事棍，这家伙还真是刚好了伤疤又忘了痛，居然又开始不安份活跃起来，看来是天生五行欠扁的家伙。

当得知是他一手引进北方商会势力进驻长安，秦寿恨不能去把这个撩事棍抓起来，狠狠地吊起来抽到死为止，好生放过他一次居然不珍惜，又跑出来兴风作浪，还真以为自己不敢杀了他？

“是的，将军，长孙涣如何处置？”

潘安呆在一边，有些嗜血地舔舔嘴唇，跃跃欲试想要马上动手，给长孙涣最后一次大礼，见血的大礼。

潘安知道这次长孙涣在劫难逃，惹怒了秦寿他下场只有一个，那就是死，也许死是对他最好的期盼，暴怒的秦寿不会让他那么容易死的。

“杀了他太便宜了，打探清楚他想要玩什么阴谋，在慢慢玩崩溃才有意思，你知道怎么做了？”

“是，将军，潘某知道了！”

潘安在秦寿提醒声下，贼贼地笑了笑点点头告辞离去，秦寿的意思他知道，弄出第二个长孙冲的下场。

‘这撩事棍把李佑拖下水，想要干什么？’秦寿坐在厢房小庭院石阶上，想不明白长孙涣把李佑骗来长安干什么？

无缘无故搭上李佑，秦寿总觉得这个长孙涣受了什么指使，至于是什么人指使他？秦寿暂时猜不出来，是长孙无忌亦或者是死寂沉沉的李泰？

挥去头脑乱七八糟想法，秦寿抬起头看了眼天色，转而又想到军营里独守的钱夫人，打定主意去看望一下钱夫人，顺便看看蒸汽工程进展如何。

第363章麻烦还真不少

次日清晨，秦寿大清早起来就在内院发现勤洗衣物的柳紫嫣，还没来得及撇撇嘴不屑，贾蓉悄然无息出现秦寿身后，五指化爪扭着秦寿耳朵。

“痛，嘶~娘，你干啥呢？”

贾蓉不容秦寿抗议，拽着秦寿耳朵又气又怒，一直把秦寿从内院拽到大厅，不知道贾蓉大清早发什么脾气的秦寿，轻轻一挥手弹开贾蓉扭耳朵。

“好哇，你还敢反抗？”

“……”

贾蓉火冒三丈的话，很是让秦寿郁闷无语，大清早的来这么一下，还真是够要命的，原本还有三分困意的秦寿，顿时狠清醒地揉着耳朵，怪异地看着一脸愤怒的贾蓉。

“你也知道痛？后山的…娘问你怎么回事？”

贾蓉一手撑着腰，气急败坏地一手指着秦寿，活脱脱的人形茶壶形状，刚想责问秦寿后山的钱夫人怎么回事，可想到家丑不外扬，只能强忍着怒气一五一十把她所见说出来。

开始贾蓉也不知道秦寿这么胡来，直到今早刚起来，武顺脸色急匆匆跑进来，又带走孙思邈背着

药箱急匆匆跑出去，早起的贾蓉感到好奇，偷偷跟上去瞧个究竟。

直跟到了军营贾蓉更是好奇，军营守卫们不敢阻拦贾蓉，让贾蓉发现了不该发现的事，钱夫人居然呆在军营里，而且还怀有秦寿的孩子。

“啊？这个...”

秦寿心虚地不敢去盛怒的贾蓉，这么隐蔽的事也给她发现了？秦寿支支吾吾不知道如何回答，心里只想着要去看看钱夫人动了胎气怎么样了？

“你！娘真是给你气死了！”

贾蓉扬手作势要抽秦寿一个耳光，可定在半空的手迟迟难以下手，脸色极其难看地看着走出来的柳紫嫣。.~.

“老夫人，紫嫣什么也没听见...”

柳紫嫣在秦寿转过头的时候，脸色慌张地提着满满一桶洗过衣物走出去，初来乍到她不是很习惯去溪里与妇们一起洗衣物。

“娘，事情不该发生的都发生了，感情之事你情我愿，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柳紫嫣走后秦寿阴沉着脸色，抬头挺胸理直气壮的话，很是让贾蓉火冒三丈，这家伙做错事还理直气壮，简直是不可理喻。

“唉~真是作孽啊！”

贾蓉气完过后头疼不已地揉着头，对于秦寿乱来不检点很是生气又无奈，木已成舟生气又怎么样？加上钱夫人已经有了身孕，秦家第一个香火。

“娘，你别气了，孩儿自有办法解决，希望娘暂时帮忙保密！”

“唉~~”

贾蓉头疼不已地挥挥手，气过怒过贾蓉不想再说什么了，就是不知道这事如何跟秦叔宝提及，贾蓉想来想去总是觉得太荒谬了。

得到贾蓉无言的默认，秦寿松了口气急色冲冲跑出去，想要去后山查看钱夫人的情况，同时找值守的士兵算账，防范越来越松了！

“秦兄！”

“妹夫！”

秦寿刚踏出长，马上见到头疼的少爷派新兵来报道，李震与李德奖两兄还有程家三子，连同尉迟宝床三兄弟，一个不缺全部大包小包搬家似的跑来。

“哈哈~~贤婿，老流氓这三个逆子，今后可归你好好管教了，要是他们不听话，萌客气尽管狠狠教！”

程妖精第一个从少爷派新兵冒出头，李震等人顿时不寒而粟，不敢去与程妖精顶嘴什么的，程妖精一生气后果很严重。

程妖精身后陆续走出李靖和李绩还有尉迟敬德，四人同时出现秦寿就冷汗连连，得，他们四个同时出现，又要给他们折腾一些时间。

“好说，好说！”

秦寿僵硬着脸色，四个恶货还真是会挑时间，心忧钱夫人情况同时又不得不硬着头皮招待他们，招待不好他们发飙起来，对秦寿来说简直是有害无益。

晒衣服的柳紫嫣时不时看向秦寿这边，见到大唐四大恶货与秦寿交集这么好，忍不住咋舌连连，四大恶货可是大唐出了名的武将，每一个都是身份非凡。

心不甘情不愿的秦寿邀请远道而来的四人，至于李震等少爷派新兵还是老老实实在门外等候，他们今日前来还真打乱了秦寿生活，军营那边至今还未完全安排好。

“啧啧~~这啤酒甚是好啊！”

当秦寿召来早起媚儿送酒上来招待，程妖精一个人霸占一坛酒，美滋滋的感叹声很是让秦寿无

语，得，今儿要是老爹在不出场，自己又要大出血了！

“贤侄，听闻你与皇上合作经商，可有此事？”

“呲~老帅哥，真有此事？”

正喝着酒的李绩与尉迟敬德喷出一口酒，咋舌不已左看看李靖右看看僵硬脸色的秦寿，彻底给李靖的话震惊了，包括程妖精在内也忍不住瞪大眼。

皇上也经商？李绩与尉迟敬德咋舌不已，这是他们头一次听闻的破天荒消息，要不是出自消息灵通的李靖嘴里，还真不敢相信有这事！

“贤婿，老帅哥说得可是真话？”

“呃…确实有其事，正在计划之中…”

面对程妖精与李靖等人求证目光，秦寿知道瞒不住，一头冷汗地点点头，他们迟早也知道，没有必要隐瞒之意。

程妖精不可思议地看向秦寿，这家伙也太有难耐了吧？居然怂恿到李世民去经商，要是程妖精知道李世民找秦寿合作经商，不知道有什么样的表情？

“国企轻重工业？”

等秦寿如实道出后，李靖等人不可思议地看着

秦寿，什么是国企什么是轻重工业？未曾听说过的四人带着求知欲，想要了解大致意思。

“哟~你们怎么这么早来了？”

“嗯哼~你们聊，小子爹爹最清楚，你们问他吧！小子有事先忙，失陪！”

秦寿头疼不知道如何解释的时候，秦叔宝犹如天籁之音把秦寿解救出来，秦寿马上把麻烦皮球踢给一头雾水的秦叔宝，借故闪人。

“好哇，秦老哥，这么大的事不告诉我们？”

“秦老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我说呢，怎么皇上当日单独留下他，感情是为这事！”

“秦老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快快说，啥是国企轻重工业？”

秦叔宝还没来得及反应什么事，秦寿就一溜烟跑人了，而秦叔宝马上遭到李靖等人你一言我一语追问，稀里糊涂的秦叔宝摸不着头脑，什么国企轻重工业？他压根就没听说过！

第364章难伺候的少爷派

“秦将军，你快去看看那些新来的公子哥...”

午时时分，当秦寿从钱夫人木走出来，头疼无比的薛仁贵马上跑过来，一口气把头疼的李震等人破事交给秦寿处理。

说实在的薛仁贵他可没有勇气，应该是脾气去管教横得不能在横的公子哥新兵，各个都是牛气哄哄的，你横他们更横。

初来第一天吃不苦也就罢了，跑出没多远居然掉队找地方歇息，你说歇息也就罢了，居然还厚颜无耻打野味悠哉活哉，更别提什么后续的训练。

最可恶的还是目无军纪，缺席到场也就罢了，还悠哉活哉剔牙，在校场看精兵们训练勾肩搭背大声喧哗，严重影响了新兵们训练心情。

“有这事？”

“你自己看吧，又开始了！”

秦寿闻言薛仁贵吐苦声，愕然失神地看向喧闹的军营食堂，乒乒乓乓的打斗声与怪叫声从食堂里传出来，直到一张长板凳丢出来，秦寿马上黑着脸色。

‘好家伙，这是要拆自己军营吗？’秦寿酱黑

着脸色，大步朝食堂方向走过去，这些少爷来当兵，还真是超级难搞定的刺头！

食堂里头乱哄哄一片，男女精兵们端起碟盘蹲到一边围观，目光看向场面九vs九的男女混战，纷飞的木屑碎片与饭粒，看热闹的男女精兵们就差没有喝彩出声。

食堂内分成三个大圈打斗，李震与李德奖两兄弟与三个女兵斗在一起，程家三子与另外三个女兵斗在一起，尉迟三兄弟也是一个样。

没学过擒拿术的九位公子哥们吃亏了不少，三两下给女兵放倒地面拳打脚踢，不消片刻鼻肿脸青，大感没面子死撑与女兵们纠缠。

“哟喝~小娘们挺厉害的！”

“大哥，这三个小娘们挺棘手的，我们用无耻攻势！”

“对对，打赢她们，今晚压床上暖床！”

程家三子你一言我一语的羞辱声，很是让对阵的三个女兵们恼羞成怒，娇斥一声冲上去，欺程家三子不懂诡异擒拿术，逮着就猛揍狗嘴吐不出象牙的程家三子。()$()$(小)$(说)$().---.高速！

“嘿~看我小爷双龙出动！”

“啊？！色狼！”

程处默故意给女兵勒倒落地，顾不得手腕的痛处，趁女兵不注意期间，双手袭胸狠捻了一把赚回本，受惊的女兵惊慌失措乱了手脚，一巴掌甩过去马上给程处默抓到机会。

双脚扣住女兵腰身，猛然出力把乱了阵脚的女兵翻倒地面，不等女兵反抗爬起来，厚颜无耻压上去制止女兵反抗，****笑着双手齐动大肆揩油。

程处默一击得手刺激了两位无良弟弟，故技重施一下子搞定两个女兵，惹来看热闹的男女精兵们暗啐无耻，刚想上去帮忙，秦寿与薛仁贵及时出现马上老实呆在原地，幸灾乐祸看着程家三子怎么倒霉？

“住手！”

不堪入目的场面秦寿看了差点吐血，恨不能上去一人一脚把他们九个踹出去，好好一个军营在他们到来第一天，就弄得乌烟瘴气。

程家三子在秦寿出现暴喝声之中，收敛从哭声的女兵身上爬起来，落败被揩油的三个女兵无脸见人欲要跑出去，给秦寿挡在前面。

“回去！”

秦寿不容置疑命令声，三名哭哭啼啼的女兵不敢违抗，一边抹着泪水一边低着头走回女兵阵营，

接触到程家三子目光，恨不能把他们三个剁了。

“嘿嘿~那个妹夫，我们看这里气氛那么死沉，故意增加点气氛，开玩笑的，别当真！”

“对对，开玩笑的！”

程处默发现秦寿脸色极其难看，心虚异常地陪着笑脸，李震等人马上符合地应着，头一次见到秦寿暴走的样子，心里那个慌啊！

“是吗？那好，本将军也跟你们开个玩笑，把他们九个扰乱军纪的拿下，拉到校场各杖责五十大板！”

“是，还愣着干什么？拿下！”

秦寿怒极反笑，憋着一肚子火气拿他们九个开刀，一开口就是五十大板的惩罚，薛仁贵第一时间呼喝站在一边的精兵们上去抓拿。

“你们敢…”

程处默与李震等人同时惊呼，还没来得及说完，已经给憋着一肚子火气精兵们一窝蜂而上逮着，不老实敢反抗就一顿毒打，早就看他们九个不顺眼了。

“拖出去，派人去找他们四位国公爷老爹过来监管！”

“是！”

精兵们得到秦寿命令，不顾李震等人放声怒骂反抗，推着他们九个出去，留下三名哭红眼的女兵呆在原地。

“秦郎，紫苑…”

程紫苑得到食堂这边消息便急匆匆赶来，只可惜她来晚了一步，刚想说些什么，马上给头疼不已的秦寿挥手打断。

程紫苑不知道这边情况，自从成了秦寿女人后就退出了军涯，安心回家当她少夫人，没想到自己三个哥哥在军营里闹事。

“紫苑，安抚好她们三个，千万别让她们做傻事，知道了吗？”

“嗯！”

程紫苑不知道三个女兵怎么了，不过看到她们哭成这样，肯定没有什么好事，秦寿交代好程紫苑，带着一边沉默不语的薛仁贵走出食堂。

“将军，薛某失职了，请将军责…”

走出食堂薛仁贵惭愧领罚声给秦寿打断，目光复杂的秦寿看了眼薛仁贵，遇到这事也不怪他，阶级等级森严的后遗症。

“算了，念你初次犯，稍后自行去校场领罚十板，他们九个也是，等他们老爹来了看他们有什么

意见在执刑！”

“是，将军！”

羞愧不已的薛仁贵知道秦寿有意从轻发落，他的疏忽导致差点酿出悲剧，要是薛仁贵一直遵守执行军规，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怒在心头的秦寿慢慢平息下怒火，想到李震他们身份有些麻烦，临时改变主意等李靖他们过来自行决定，以免把关系闹僵了不好。

“薛副将，下次秦某不想再见到类似事件发生，记住，在本将军的军营里，没有所谓的贵贱，不管对方什么身份，进来一律是没有背景的新兵，明白了吗？”

“是！”

薛仁贵在秦寿提醒声下，咬咬牙点头应着，秦寿的意思在简单不过了，李震等人进入军营就等于普通新兵一样，没有特殊荣誉与地位。

“唉~”

秦寿看了眼被绑起的李震九人，摇摇头叹息一声转身离去，等李靖他们自己过来决定，想要留下他们就照规矩办事，不想留赶紧带回去，别在这里乱军心，真是难伺候的少爷派新兵。

第365章白费心机的诱饵

“仙儿出去溜达一圈？”

秦寿处理完军营的刺头，回来就找仙儿去做诱饵，看看自己猜测对不对？没有办法之下只好请动仙儿，做一回诱饵把北方商会隐藏的杀手吸引出来。()$()$(小)$(说)$().---.高速！

秦寿也不想这样做，可要是不把北方商会隐藏的杀手吸引出来，潜在的威胁对自己很不利，有潜伏的威胁在一天，秦寿就没有办法安宁。

要么把他们吸引出来一次性干掉威胁，要么每日提心吊胆提放，两者之间秦寿更愿意选择后者，只要北方商会潜在的杀手上当，脏水污水就拼命泼到他们身上。

“好吧，仙儿听秦郎你的！”

秦寿用意何在仙儿不知道，他不说也有他的用意，出于对秦寿的信任，仙儿想了一会同意了秦寿引蛇出洞的想法。

“不管发生什么事，呆在马车里别出来，知道吗？”

“嗯！”

秦寿慎重其事的交代，仙儿想了想点点头，通

过秦寿语气，仙儿知道这次肯定很危险，要不然秦寿也不会如此谨慎交代，至于是什么事？仙儿压根不去问。

安排好仙儿出行做诱饵，秦寿又开始串出门，一头扎进农田里，至于干什么无人知晓，更不知道秦寿会在农田扎堆操纵一切。

长安城内，意气风发的长孙涣游走长安大街，好了伤疤忘了痛的他，丝毫不知道秦寿再次针对他施行报复，自以为掩饰的很好早已给秦寿知晓。

“站住，说你呢，抓住他！”

突然间一个贼眉鼠眼的人不避不让长孙涣，与长孙涣错身而过，谨慎的长孙涣下意识想到什么，用手轻拍空荡荡的腰间，他的钱袋早已不翼而飞。

意识遭遇到扒手，长孙涣恼羞成怒暴喝一声，呼喝身后四名家仆抓住贼眉鼠眼的人，按照大唐律令这个小偷足够去充军了！

而贼眉鼠眼的人正是潘安，开始借机找事起哄，想方设法忽悠周边的百姓们帮忙出手揍长孙涣，有秦寿指点足够长孙涣喝一壶的。

“干啥呢？你们想抢我的钱？”

长孙涣与他的家仆们包围过来时，潘安马上扯起喉咙大声泱泱，故作害怕的样子双手捂着腰带

处，一副遇到地痞流氓的模样，成功把周边的百姓们吸引过来。

“这人怎么这样啊？”

“就是，穿得人摸狗样的，就欺负我们贫苦百姓！”

事先准备好的托儿议论纷纷，你一言我一语指指点点拦下潘安的长孙涣，还有他的家仆们也在其中，而长孙涣的家仆们一头雾水，不知道长孙涣他想要干什么？顶着百姓谬论压力死撑到底。

潘安血口喷人的话，长孙涣听了差点吐血，贼喊抓贼还真是遇到无赖了，可想到自己钱袋都给潘安偷走了，长孙涣咽不下这口恶气。

“把本公子的钱袋拿出来，本公子格外开恩赦免你的罪，如若不然本公子报官亲自来查，你可莫要后悔！”

面对越来越多百姓们层层围观，长孙涣知道要是自己处理不好，势必会给他老爹抹黑，要是闹到李世民哪里，他老爹也保不住他。

既然不能硬取只能智取了，长孙涣先是宽容大量，哄骗潘安自己把钱袋拿出来，待他上当受骗自动自觉交出，在人赃并获送去官府处理。

“亲们，你们评评理，俺爹病危当前，家里就

五钱准备去抓药，太过于赶路不小心撞到这位公子，他居然诬蔑俺偷了他钱…”

长孙涣小把戏潘安打心底冷笑鄙视，当自己傻瓜还是傻二愣？于是绕开长孙涣的话，装可怜把脏水泼到长孙涣身上。

从偷到长孙涣钱袋，潘安就知道钱袋里有多少钱，没想到这个死穷鬼长孙涣那么穷，身上只有五钱，至于金子什么的更别想。

“太不要脸了！”

“就是，连穷人十几钱也不放过！”

“马蛋，老子最看不惯这些仗势欺人的人…”

百姓们在潘安声色凛然泪眼攻击下，早已看不过眼了，长孙涣居然连穷人五钱也不放过，太目无法纪了。

“你，你血口喷人！”

长孙涣气得差点肺炸，自己本来就五钱，这下倒好小偷偷了钱还反咬一口，最可恶的还是居然拿出自己五钱炫耀，他的钱袋早已不知道给潘安整哪去了。

“哎啊~别打，别打，这是我爹的救命钱…”

潘安趁围观的百姓们一视同仁怒视长孙涣的时候，突然倒地满地打滚，长孙涣的家仆们面面相觑

起来，这人太不要脸了吧？谁动手打他了？

“看不过眼了，这些有钱人还欺负人了，揍他！”

“对对，揍他！”

潘安安排的几个托马上起哄，一窝蜂而上直冲向目瞪口呆的长孙涣，等长孙涣反应过来出手自卫的时候，那些托儿演技表演到位，一个个大叫不堪一击倒地。

“太欺负人了，亲们打死他！”

下一批的托儿们继续开始怂恿，有了表演到位的前一批托儿们榜样，愤起的百姓们早已看不过眼了，加上最近长孙无忌针对秦寿修订的大唐律令，权贵子弟犯法与庶民同罪影响，一窝蜂而上猛揍长孙涣。

“我爹是赵国公，你们谁…啊～～”

“公子！”

混乱之中长孙涣马上给蜂拥的百姓们覆盖，拳打脚踢之中惨叫连连，长孙涣的家仆们想要去救驾也自身难保，潘安与托儿们把他们放倒落地过过手隐闪人。

等治安府兵们赶来的时候，起哄的百姓们早已一窝蜂跑远，留下惨兮兮的长孙涣鼻肿脸青，简直

是给人打得他老爹都认不出地步，而他的家仆们更悲剧，双手捂着下垮无力呻吟着断子绝孙之痛。

黄昏前，出去溜达了一个下午仙儿，在薛仁贵等人暗中保护下平安回到长乐，秦寿刚从晒谷场回到后院，确定仙儿没有收到袭击，忍不住纳闷起来。

“没有动静？难道他们识破了？”

郁闷不止的秦寿搞不懂北方商会想要干什么？诱饵都出动了，他们还不上钩，还真是让秦寿想不明白，识破了还是布局有误？

“秦郎，皇上派人有请！”

秦寿琢磨不透北方商会为什么不出动杀手时候，武媚娘急色冲冲地跑进后院，把外皇宫来人请秦寿进宫的事说出来。

“嗯，知道了，你们这段时间最好别乱跑！”

李世民有请秦寿知道什么事，无非是有人告状了，叮嘱她们别乱跑出外急匆匆赶出去。

第366章死猪不怕开水烫

皇宫太极殿内，李世民皱起眉头看着殿内臃肿成猪哥脸的长孙涣，躺在软轿上全身涂满药草味，长孙无忌老泪纵横，一把鼻涕一把泪控告秦寿，暗地里安排人把他次子打成这样。.~.

长孙无忌片面说辞，李世民很是头疼，今日长孙涣欺良霸市行为，大理寺早已彻查清楚，经过多方百姓们铁证如山指认，早已成了事实。

可长孙无忌始终不相信这结论，要求李世民再次彻查清楚，加上长孙涣一口咬定是秦寿报复，就把长孙涣抬进皇宫，希望李世民还于公道。

长孙无忌死不松口咬死秦寿报复长孙涣，李世民碍于情面上，不得不把扎进农田一天，协助收割稻谷的秦寿请来。

虽然李世民也有些怀疑是秦寿所为，可秦寿终日奔波农田，李世民怎么也狠不下心去怀疑秦寿，就算是秦寿干的，比起一无是处的长孙涣，李世民更偏袒于为大唐贡献的秦寿。

“皇上，游骑将军秦寿殿外等候！”

“宣！”

太监走进来说出秦寿在殿外，长孙无忌马上收

起软弱一面，抚着衣袖轻抹眼角泪痕，李世民头疼不已地挥挥手，太监领命告退离去。

“微臣参见皇上！”

“你，你，爹爹，就是他…”

秦寿一出现，长孙涣激动得想要挣扎起来，恨不能上去揍秦寿一顿解气，可他浑身针刺般痛楚以至于他无力可施，加上浮肿的脸说起话来极其费力。

仇人再次见面，新仇旧账堆积在一起，长孙涣恨不能拿刀活剐了秦寿，这次玩阴的整他，把长孙涣整得够惨的。()$()$(小)$(说)$().---.高速！

“爱卿免礼平身！”

秦寿到来长孙无忌出奇沉得气，李世民大感惊讶之余，轻挥龙袍示意秦寿起来说话，到想要看看长孙无忌如何翻案指正出秦寿罪行，碍于情面李世民不得不打搅秦寿宝贵时间。

“秦将军，老夫问你几个问题，希望秦将军你如实回答！”

“哦？是吗？秦某很忙，有话赶紧说！”

长孙无忌发难，秦寿无所畏惧地勇敢面对长孙无忌，从李世民召唤过来，就知道是什么事了，早已有了应对长孙无忌发难之策。

两边都是李世民亲信，可两边水火不容，李世民感到一个头大，要是秦寿与长孙无忌和睦，李世民相信情况会变得更好，只可惜有些事不是想象之中那么简单。

“秦将军，老夫问你最近在忙什么？”

“嗯？这个问题可有些难了，吃喝拉撒忙着造人，那个需要秦某一一说出来吗？亦或者是包括过程都说出来…”

哧~秦寿无厘头的回答，李世民差点想要笑喷出来，突然想到有可能寒了长孙无忌心，硬撑着没有笑出声，抬起头仰望着宫殿，当自己透明人一样，看他们折腾到什么时候？

长孙无忌丧失一个长子，现在次子又变成这样，李世民理解他此时此刻心情，只是想不明白一件事，长孙无忌为何死死咬死秦寿不放？

单凭长孙涣片面之词，李世民打心底不怎么相信，长孙涣终日知道吃喝玩乐，仗着长孙无忌身份游手好闲的公子哥，碌碌无为就知道算计人，李世民打心底很是不喜。

要不是他现在这个衰样，光他诬告朝廷重臣，足以让李世民唤人拖出去把他打二十大板，他爹的脸面都给他败光了。

“赵国公，秦某忍你很久了，要是你无凭无据，切莫血口喷人，你家不成器孩儿终日出去惹是生非，遭人报复就算了，别拉不出屎全怪到秦某身上，等大理寺查出真相，在来与秦某对质！”

“你…”

长孙无忌绰绰逼人的话，没完没了责疑话题，很是让秦寿火恼，欺他无凭无据奈何不了自己，开始发难反击，长孙无忌顿时哑口无语。

还什么大理寺？大理寺早已定案了，长孙涣仗势欺人意图抢取贫民五钱，遭遇愤怒百姓看不过眼围殴，按理长孙涣应该判刑入狱悔改几个月，可给李世民压下来了！

“爹，爹，不是这样的，是他…”

“闭嘴！”

长孙涣惨兮兮咬字不清呼唤声，长孙无忌头疼无比，单凭长孙涣片面之词，他无力再去刁难秦寿，李世民已经格外开恩了，再不识抬举长孙涣他也保不住了。

“赵国公，倒是你可要好好管教你家孩儿，别四处乱跑去惹是生非，出了什么事就赖到秦某头上，秦某很忙没空与你们一般见识，可不代表秦某就是软柿子给你们随便诬蔑！”

“你，你…”

秦寿毫不客气的讽刺，长孙涣差点气得差点吐血，明明就是他干的，可他却推脱的一干二净，很是让长孙涣抓狂。

长孙无忌沉默了，自家孩儿什么品行，他心里一清二楚，头脑发热冲动过度后，长孙无忌慢慢开始冷却下来。

“秦爱卿，此事就此作罢，无忌，回去好好管教你的孩儿，要是再有下次别怪朕不客气了！”

“是，皇上！”

李世民打圆场不追究下去，理亏的长孙无忌只能愤愤然地怒瞪了眼秦寿，心不爽带走长孙涣，在争执下去对长孙涣没好处。

“爹，就是秦寿他，你为何…”

“闭嘴！”

长孙涣在皇宫侍卫抬出宫门后，由家仆转手后，长孙涣心有不平始终认定秦寿报复自己，马上招惹长孙无忌喝斥声。

“涣儿，以后不许你在去招惹姓秦的，你不是他的对手，你大哥都给他整成这样，你还不知悔改吗？”

长孙无忌越说越激动，要不是长孙涣现在这个

惨样，长孙无忌还真想狠狠扇他几耳光，彻底把他猪一样的脑袋扇醒，没事去招惹狡猾的秦寿，找死也不用如此积极。

“是，爹爹...”

长孙涣在长孙无忌爆血管的怒骂声之中，理亏地低下头，至于他有没有悔改之意，长孙无忌不知道，不过长孙涣什么性子，长孙无忌心里最清楚。

‘唉~看来要立三子长孙浚为长子了！’长孙无忌看了眼不知悔改的长孙涣，打心底开始放弃了他，从他与北方商会接触起，长孙无忌看在眼里明在心里，他迟早也会为自己愚蠢付出代价。

这一次长孙无忌身为人父帮他出气，下一次他在不知悔改，长孙无忌懒得去管他了，那么多的孩儿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

第367章雄心壮志的冤大头

“秦爱卿，朕打算先修建官道！”

“修官道？”

闹事的长孙无忌离去后，李世民一开口就提及修官道的事，秦寿大吃一惊看着李世民，想要确定李世民不是开玩笑，修官道可不是嘴上说说的事。

以现在的大唐能力，还有生产水泥的能力，想要应付这么庞大的工程，那无疑是天方夜谭，更何况工匠就达不到数量标，存手工没有机械辅助，更是消耗更多时间。

如今没有重型运输交通工具，可以不用像后世那样铺那么厚的水泥，弄个豆腐渣工程一样可以妥当用个上百年时间，可也要消耗很惊人的水泥。

“不错，秦爱卿，如若朕要修建水泥官道到洛阳，要多长时间？多少人手？消耗多少…”

李世民有些期待地看着秦寿，想要知道长安到洛阳修建水泥官道，具体时间与人力还有物力，李世民突然其来的疑问，还真为难了秦寿。

“皇上，估计难，匠工如若皇上凑得齐一万人，实习半年时间在投入修路…算上五万民众帮忙打杂，估计可以一到两年内完成！”

“啊？一到两年？”

李世民咋舌不已地看向秦寿，一到两年时间太长了，光是秦寿细数海量的水泥与石碎和河沙等等，就是李世民想都不敢想的事。

经过秦寿这么仔细分析后，李世民深刻意识到要马上开建钢铁厂，废物利用的矿渣可以用来磨粉变成水泥原料，还要大力开发石灰等等。

如此一算下来李世民沉默了，那需要多少人力物力啊？一万工匠李世民或许还有办法召集，可五万民夫那不是一小数目，光是费用与消耗以现在这种情况，不是李世民承受得起。()$()$(小)$(说)$().---.高速！

李世民沉默的时候，秦寿开始开动脑筋准备忽悠，这次是一次机会，骗取一万免费工匠建设长乐的大好时机，有了一万免费工匠，长乐暂时处于烂尾的建设，可以在明年开春时期全部完工。

李世民肯投入一万工匠实习，那水泥厂与钢铁厂肯定少不了同时建设，河沙开采与山石开采肯定也少不了同时动工，至于李世民会不会动心，那就要看他动心情况如何。

算算李世民在位时间，还有十二年时间，足够他铺设水泥道路到松洲地界，加上他后期平定突

厥，大量战俘又可以义务开建，妥妥的没问题。

“嗯~秦爱卿，长远的暂且不提，眼下改善长安，需要多长时间？”

修官道以后可以慢慢来，长安改善环境是迫在眉睫之事，每到下雨天气根本就是无法行走，坑坑洼洼水潭一大堆，李世民几次出巡都是龙袍脏兮兮回来，甚是烦恼不已。

长乐的水泥地表，连李世民安排的探子都赞不绝口，李世民就意识到这是改善民生的大好事，用一句老话概况，皇城都没弄好，其他都是虚的！

“五年时间，如若算上水泥厂与钢铁厂建设时间，大致要六七年！”

秦寿大致给出数据，八十多平方公里的皇城，不算上居住的里坊民宅，每个街道铺设也要占用时间，更何况还要应付客流量，修一半通一半费时费力。

听到秦寿给出的数据，李世民又皱眉了，可想到皇城那么大，也就释然了，要是秦寿说两三年，李世民可能要怀疑秦寿是不是偷工减料了？

“唉~看来朕是太心急了！”

李世民头疼不已地揉着额头，秦寿给出的数据，都是李世民最头疼的事，光是民夫与工匠就是

头疼的事，工匠还好一点，民夫就有些麻烦了。

“皇上，其实也不尽然，别忘了还有囚犯代替民夫！”

“囚犯？”

李世民的头疼秦寿早已猜到，故而拿囚犯出来说事，李世民听闻秦寿提及囚犯，有些愕然看着秦寿，突然想起秦寿以前怂恿过建监狱的事。

“皇上，囚犯圈养着终日不见阳光，浪费国有粮食同时起不到悔过作用…以微臣之见劳动改造，表现出众者皆可减轻刑期…”

秦寿开始打囚犯的主意，把义务劳动减轻刑罚等等再次说出来，事多忘事的李世民闻言颌首点头，不得不说秦寿这个提议，很正中李世民下怀。

只要少量的伙食，把囚犯赶出去义务劳动，解决民夫之事又可以赢得名声，如此双赢的想法，狠得李世民欢心。

眼下头疼的事大部分都已解决，剩下来就是钢铁厂与水泥厂的事，经过秦寿提醒李世民深刻意识到要提前准备，要不然真开动的时候，还真会手忙脚乱。

“那依爱卿之见，这水泥厂与钢铁厂，建于何处？”

既然决定要大干一场，李世民就下定决心准备，虽然会增加国库压力，可这对于后期发展，根本算不得什么。

“城东五里处，附近几个落全都改变成工业区，同时把城外程妖精的军营与李靖等人的军营全都驻守周围...”

“哦？驻守军营？”

秦寿把自己早已筹划的想法说出来，李世民闻言双目一亮，他知道秦寿的用意，驻守军营防止敌国探子挖走技术，震慑别有用心的敌国探子。

李世民是这样想，而秦寿却是另外一种想法，有李靖与程妖精等人军营驻守长乐范围，可以形成双赢的局势，一来好让李世民安心，二来可以稳固长乐的安全。

铁桶包围圈北方商会也要惦量一下，在自己地盘闹事后果，老是限制家里几女外出，短时间或者没什么，时间久了肯定会有怨言。

“嗯，好，有劳秦爱卿回去准备准备，匠工之事过一段时日，朕就交给你好好栽培！”

李世民琢磨着得与失，最后还是选择了秦寿的提议，先把钢铁厂和水泥厂搞起来，当然匠工们也要实习新的建筑本领。

李世民不得不承认秦寿独特的建筑技术厉害，光是派去的探子送回来的信，都可以整理一本建筑奇学了！

“微臣遵旨！”

得到李世民同意后，秦寿心中大喜领命离去，终于忽悠到李世民万人匠工队，相信要不了多久，那些铁矿与木炭之类，全都变成免费物品，源源不断克扣进长乐。

带着欣喜之色秦寿飘乎乎地走出大殿，而李世民则头疼不已地揉着头，又要增加沉重的负担了，可想到大唐即将在自己手里繁荣，哪怕是当冤大头也值得了！

第368章计划的变动

“将军？快请坐！”

大半夜的薛仁贵正想就寝，秦寿突然到来很是让薛仁贵感到意外，柳氏知道他们肯定有重要事谈，挺着鼓起的肚皮朝秦寿盈盈一礼，带着犯困的薛丁山先去休息。

秦寿莫名其妙竖起拇指头夸奖，薛仁贵晒黑的脸色露出一阵尴尬笑容，他知道秦寿的含义，也为即将到来的第二个孩子感到高兴。

当初要不是秦寿收容提拔，薛仁贵估计自己还在挣扎温饱问题，更别提现在有温馨的家，还有即将出世的第二个孩子。

“薛副将，过段时日准备开始建普通军营！”

薛仁贵斟茶上来的时候，秦寿打住薛仁贵示意他落座，开口提及第二轮征兵事宜，一开口就是普通军营，很是让薛仁贵感到意外。

以秦寿现在的官职，两万兵卒已经是极限了，在扩张就有大逆不道的嫌疑了，亦或者是秦寿又升官了？薛仁贵忍不住猜测起来。

“不用猜了，本将军没有升官，但是以后难说，先建设刀盾兵与枪兵军营，精兵们训练不许

停，继续加大训练力度，每天进行实战训练…"

"是，将军！"

薛仁贵想不明白秦寿的用意，不过秦寿这样安排了，他也就照吩咐实行，他相信秦寿这么做肯定有他的理由。

"普通士兵训练不用精兵那么严格，不过也不能太松散，多看兵多与本将军府里的秦管家交流学习…"

"啊，将军！"

薛仁贵在秦寿指点下，虚心听从秦寿安排，秦管家薛仁贵知道一些，跟随秦叔宝的五品骑都尉大将，他能够放下前程追随秦叔宝，这份毅力是薛仁贵值得钦佩的。#中@.

薛仁贵不知道秦寿为何与自己语重心长说那么？直到秦寿从怀里掏出鱼袋的时候，薛仁贵差点坐立不住，隐隐之间想到了什么，又不敢确定，小心脏扑通扑通声快速跳动着。

"薛仁贵听令！"

"末将在！"

秦寿突然其来严肃喊了一声，薛仁贵马上直立而起，噗通一声单膝跪地，双手抱拳激动地看着秦寿手里的鱼袋。

鱼袋代表什么？薛仁贵心里最清楚，在大唐只有五品以上，皆佩鱼符、鱼袋，以明贵贱，应召命，除了秦寿这个家伙毕竟特殊，可李世民早早赏赐他鱼符，恐怕早已打算好慢慢提拔秦寿。

现在秦寿拿出非他自己鱼袋，不是代表自己已经爬上五品以上官位了？薛仁贵有些不相信眼前事实，可又不得不相信那精致的鱼袋。

“恭贺你爬到本将军头上了，归德中郎将！”

“啊？！”

薛仁贵只感觉头一阵晕乎乎的，归德中郎将，那可是从四品下的官职，一下子爬到秦寿头上，薛仁贵不敢置信地看着秦寿拿出鱼符，上面清清楚楚刻画着他的名字。

“这，这…”

薛仁贵颤抖着手并不敢去接，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这官升得太快了，快到薛仁贵不敢相信，整个人晕乎乎的，怕梦醒了是空欢喜一场。

现在薛仁贵终于知道秦寿用意，感情他要把自己脱离出去，组建一支普通军队，难怪他会有开始要自己建设军营的说法。

“这什么这？还不接你的鱼符？又没有月俸的，真不知道你高兴什么？”

秦寿郁闷不止地把鱼袋递给薛仁贵，说实在秦寿开始还真给李世民大度封官惊呆了，看得出来李世民也知道薛仁贵是个良将，故而出手大方试图想从自己手上挖过去。

秦寿根本不担心李世民挖人，知道薛仁贵为人与性格，秦寿不怕薛仁贵背叛自己，而且薛仁贵也不是那种忘恩负义之人。

薛仁贵激动不已地接过秦寿递来的鱼袋，对于秦寿来说不算什么，可对于薛仁贵来说那是无上的荣誉，得到李世民认可亲自封官，那是多么耀眼光宗耀祖的事。

薛仁贵恨不能马上把消息告诉柳氏，至少让她知道没有跟错人，让她势利眼的爹娘知道，他薛仁贵不是没有出息的市井无赖！

当然薛仁贵也知道一件事，自己能够有这份荣誉，全靠秦寿支持与栽培，要不是秦寿大力支持，他也不会有现在的成果。

“好了，薛将军，少在本将军面前得便宜卖乖了，趁你还是光棍司令前，帮本将军安排人去一趟洛阳，把这封信交给仇万福！”

“是，将军！”

不管秦寿怎么开玩笑都好，薛仁贵都没放在心

上，拿起秦寿递来的信封，与秦寿一起同出门，秦寿打道回府，而薛仁贵热情高涨地朝军营方向跑去安排人手。

秦寿目送薛仁贵离去的身影，摇摇头叹息一声，看来李世民眼光还是贼精的，薛仁贵天生将才之料，李世民早已发觉了，只可惜他慢了一步，给自己熟知历史挖走了他两员未来大将。

次日午时，洛阳城内萧条一片，客商与游客们各自找地方酣息或躲避烈日阳光，船工坊依旧紧闭大门，隔绝了路人们探访里面的情况。

正准备开始行动的虬髯客与仇万福收到秦寿的快信，送信的人把信封交到仇万福手里后，连歇也没有歇会就奔波赶回去。

“仇兄弟，什么情况？”

仇万福看完信里内容脸色大变，虬髯客忍不住好奇询问，仇万福没有说话，直接把信递给虬髯客，让他自己慢慢看。

“仇兄弟，你怎么看？”

虬髯客看完信里面的内容，轻呼一口气把信转交回仇万福手里，情况有变光明正大刺杀变成暗地里刺杀，而秦寿留一活口用意，很是让虬髯客费解。

“将军意思很明显，杀大放小留后患，等时间到来！”

仇万福早已猜到秦寿用意，虬髯客不了解秦寿与韦贵妃阳奉阴违的合作，仇万福身为秦寿心腹，心里最清楚秦寿用意何在。

“也罢，张某人听命行事便是了！”

仇万福这么说了，虬髯客想了想叹息一声，他不知道秦寿用意，不过秦寿这样安排自有他的道理，少问多做事遵从就是了。

“张兄，你们先休息一阵子吧，仇某先去办事！”

虬髯客点点头没说话，仇万福说的办事，他知道什么意思，卸磨杀驴杀人灭口，没错，灭了留下来的倭国志能便，临走时秦寿就交代了仇万福。

第369章父爱如山

眨眼两日过去，傍晚时分，两个黑夜溜进洛阳县公府后院，仇万福徒手掐死最后一名家仆，秦寿交代过一个活口不留，仇万福贯彻执行秦寿的命令。

虬髯客目光复杂地看了眼仇万福，这家伙果然是够狠的，说杀就杀连眉头不皱一下，跟仇万福一起进来清理，基本全是仇万福在动手。

虬髯客只打晕了一个家仆，比起仇万福一下子干掉四个家仆，显得有些逊色了，发现虬髯客手下留情，仇万福不得不提醒虬髯客。

“张兄，做大事不能婆婆妈妈，你如若下不了手…”

仇万福的话还没说完，虬髯客轻轻一用力掐碎了打晕的家仆的喉结，晕死过去的县公府家仆哼了一声彻底死去。

“好吧，仇某收回原话！”

虬髯客以行动证明，仇万福收回轻视目光，拱手朝虬髯客抱拳赔罪后，打开后院大门接应外面等候的手下，虬髯客拿出自己的宝刀，今日要大开杀戒了。

县公府大厅内，韦小豹没有了以往意气风发，摇晃的灯火光下变成憔悴不已，微微下陷的眼窝里，露出难以言喻的目光，转过头看向一边二十出头的年轻人，露出慈爱不舍的目光。

年约二十二、三岁，五官清秀中带着一抹俊俏，身材修长清瘦，着一袭浅灰色锦袍，长长黑发以一根紫色缎带束于脑后。

只是年轻似乎有点内向，老是皱着眉头不大说话，韦小豹从小到大，几乎没有见到他笑过，笑纹几乎在他的脸上是绝了迹似的。

韦泽，韦小豹唯一的孩儿，情的韦小豹从他夫人过世后，一直没有纳娶，到目前为止一直是孑然一身，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从小梦想出海的韦泽身上。

“泽儿，你有何心事？不妨与爹爹说说看！”

韦小豹捋着短须，开口打破大厅内沉默气氛，知子莫若父，韦泽心里想什么，韦小豹心里最清楚，趁还有时间成全他的梦想。#中@.

从与自己妹妹韦贵妃撕破脸皮一刻起，韦小豹就知道自己命运如何，结果只有死路一条，踏错一步就无法回头了。

而且韦小豹也知道，自己要强的妹妹肯定不会

放过自己，她独断专横的个性，韦小豹心里最清楚，更何况他派人伏击了秦寿，报复是迟早的事。

“出海！”

韦泽淡淡一句话，形同陌人很是让韦小豹心中一痛，从他送出船工坊一刻起，韦泽就是这样，压根没有好脸色，韦小豹剥夺了他唯一的兴趣爱好。

“好，你去吧！”

韦小豹爽快的答应，这回轮到韦泽惊讶了，一直以来韦小豹都是坚决反对的，现在居然赞成了，这让韦泽很是感到意外。

“爹，你说得是真的？”

韦泽欣喜若狂地看着韦小豹，不敢相信韦小豹的话，想要确定自己爹爹不是开玩笑，一直以来他都是阻止的，现在居然同意了？

韦泽喊出久违的爹字，韦小豹眼睛突然湿润起来，多久没听到这么亲切的称呼了，从让出他船工坊一刻起，他就再也没有喊过韦小豹一声爹。

“啊~”

“有刺...”

“来了吗？”

突然间后院传来惊呼惨叫声，惊动了韦泽豁然站起，而韦小豹失魂落魄的脸色嘀咕一声，更是让

韦泽感到一阵惊讶与不解。

哗啦一声，两名带血的县公府护卫破窗而进，手里的兵器落地一瞬间，把韦泽吓了一大跳，韦小豹马上站起来把韦泽挡到身后。

“韦县公，收债的来了，是你自己动手？还是某人亲自动手？”

仇万福蒙上面巾与两名江湖豪客们从窗外跃进来，手里拿着带血障刀步步进逼，走到死绝的县公府护卫尸体，捡起掉落地面的武器丢到韦小豹脚下。

“韦贵妃派你们来的？”

韦小豹第一时间想到韦贵妃，也只有她有前隋逆将势力，韦贵妃第一任丈夫是前隋大将军、户部尚李子雄的儿子李珉，虽然他们两父子兵败阵亡，可还有残部败将苟且存活下来效忠。

“算你有眼光，赶紧痛快点抹颈，哥几个还要赶回去吃宵夜！”

“你…”

仇万福不耐其烦的打趣声，韦小豹顿时气岔当场，可想到韦泽的安全，韦小豹不得不沉住气，开始考虑为韦泽考虑后路。

“看来韦县公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上！”

眼看时间无多，韦小豹有拖延时间的嫌疑，以免夜长梦多，仇万福轻挥手示意两名江湖豪客上去，逼他保护韦泽离去。

“泽儿，快跑！”

“爹，我…”

“快跑！”

两名江湖豪客挥刀冲上来，韦小豹大吃一惊，顾不得什么推开韦泽跑人，挥刀迎上迎接两名江湖豪客的障刀。

哐当~韦小豹整个人定住当场，手里的障刀削开两节掉落地面，两把障刀硬生生砍在韦小豹肩膀琵琶骨上。

秦寿！韦小豹第一时间想到长乐，秦寿研发的削铁如泥宝刀，韦小豹是知道，韦贵妃根本不可能拥有长乐武器，哪怕是两人合作，秦寿也不会送武器给她！

失策的韦小豹没想到居然是秦寿派来的杀手，而对方承认是韦贵妃的人，韦小豹不知道他们用意何在？

“爹！”

“不…”

韦泽满腹的悲痛冲上来，仇万福一记刀背打晕

韦泽，韦小豹作势要临死一拼，两名江湖豪客同时用力施压，剧烈痛楚传遍全身，加上两名江湖豪客施力，使得韦小豹无法使出力气。

韦泽倒下瞬间韦小豹整个人崩溃了，虽然仇万福只是打晕了韦泽，可难不保他会不会杀了韦泽。

“求求你们，放过他，他什么也不知道，他是无辜的！”

韦小豹目光绝望地闪烁着，苦苦哀求仇万福别伤害韦泽，在刚强的硬汉子，再也压不住他那激动，沉痛的护犊感情，声音里满含着忏悔哭声。

“韦县公，你家孩儿我们会照顾好的，安心去吧！”

仇万福说完手里障刀轻轻一挥，寒光闪过韦小豹脖子出现一道血红，紧接着血水犹如喷泉般喷发而出，韦小豹张合着嘴想要说些什么却无从说出话来。

两名江湖豪客同时拔出障刀，韦小豹双膝跪倒地面，慢慢垂落的头压住了脖子伤口喷发的血，死不瞑目的双眼一直没有闭合看着地面。

“磨磨蹭蹭干什么？还不快撤？治安府兵稍后就赶来了！”

“撤！”

虬髯客浑身血迹带着轻重伤不一的人闯进来后，见到仇万福他们才解决，忍不住气急败坏起来，仇万福抓起晕过去的韦泽，开始下令撤退，等治安府兵们赶来的时候，县公府一个活口也没有发现。

第370章刁蛮公主回归

眨眼又一周时间过去，洛阳韦县公惨遭灭门，彻底激怒了李世民，大理寺应付了事查了一遍，经过秦寿背后安排，找了些案底累累替死鬼交差平息了事。

虽然李世民很不满意大理寺的答案，可交差回来的都是隐姓埋名已久的通缉匪徒，李世民又不得不接受事实，怎么也想不到刘弘明会假公济私。

“秦将军，刘某差点给你害死了！”

秦寿突然大驾光临大理寺，大理寺卿刘弘明崩溃十足，一见到秦寿就大吐苦水，洛阳惨案刘弘明想都不用想，就知道肯定是秦寿干的。

从现场遗留断裂的刀身，刘弘明就知道是长乐钢刀的杰作，虽然技术已经给李世民掌控了，可研发钢铁技术的秦寿班底还在。

为了掩饰秦寿手下粗心大意罪证，刘弘明没少伤脑筋上下打点，修改现场真实情况，虚报造假案情欺骗李世民，刘弘明觉得自己堕落了。

“刘寺卿，成大事者不拘小节，日后你就会明白了，刘寺卿，素闻你好佛，秦某带来谢礼，还望笑纳！”

秦寿拿出一个巴掌大的金佛，刘弘明双目放光忍不住喜形于色，还真没想到秦寿连自己信佛也知道，刘弘明颤抖着双手，小心翼翼接过秦寿送来的金佛。

“这，这份礼太重了，刘某…”

“何来之礼？”

秦寿笑了笑看着刘弘明，醒悟过来的刘弘明左看看右看看，确定没人后把金佛收入怀里，心里忍不住感叹起来，秦寿太上道了！

“刘寺卿，秦某还有事，先告辞了！”

“秦将军慢走！”

安抚好刘弘明没有后顾之忧，秦寿马上告辞离去，里还有一大堆事物等着处理，压根没有时间与工夫陪他闲聊扯淡。#中@.

回到长乐贺明就急匆匆跑来，告知秦寿一直支持他的五个富商来了，全都在他家里招待，长现在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去了。

五个富商来意秦寿心里最清楚，李世民与自己合作经商消息，早已不翼而飞传出去了，即将开办的国企工厂也在筹划之中，他们能坐得住才是怪事。

“长！”

贺明带着秦寿走回家里大厅，五名富商同时毕恭毕敬站起来，目光崇拜地看向秦寿，能够与当今皇上垂青合作经商，秦寿算是有史以来第一牛人了！

“无须多礼，坐，都坐！”

“谢长！”

五名富商在秦寿客套的话之中，受宠若惊地点头哈腰落座，经过他们自我介绍一番，秦寿终于知道五人的大名和涉及领域。

孟德，长安布庄的掌柜，苟简，茶叶商人，乔鹤，西市腔酒发家人，纪兰泉，经营酒楼客栈的掌柜，夏明翰，拥有自己庞大跑商队伍。

“本长给人打击的时候，你们没有撤资，你们的诚意本长铭记在心！”

“哪里，哪里...”

秦寿了解他们职业后，全都是对自己有利的人，而且他们还有自己组建多年班底，正是秦寿急切的人才，光是乔鹤和纪兰泉就是秦寿当务之急最需要的人。

钱老爷子的商铺与何家黑来的商铺，需要有人来打理，而他们两个是最好的人选，一直空着商铺也不是办法。

“你们五个可有兴趣接管秦某老丈人的店铺？喔，还有何家的商铺！”

“给店铺我们打理？”

五名商人同时大吃一惊，原本来这里拜见秦寿，是想要表明决心，没想到秦寿居然把店铺给他们打理，钱家和何家的店铺，大大小小也有数十间，一直是长安大富商位列，不知道有多少人眼红。

现在秦寿居然把商铺交给他们打理，很是让他们惊讶了一把，忍不住小心脏狠狠地跳动了一下，由此可以看出，秦寿一直不见他们五个，是一直在考验他们。

“秦某从不欺人，说出去的话相当于泼出去的水，当然，这就要看你们怎么选择了！”

秦寿不言而喻的话，五名商人同时沉默了，秦寿的意思他们要是在不清楚，那就无疑是白活一辈子了，要么投靠他要么一拍两散，很绝的逼人手段。

“诸位，先回去好好想想，秦某恭候你们的答案！”

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秦寿不想在啰嗦废话下去，至于他们怎么选择看他们表现，秦寿急需要他

们效忠，有李世民合作足够了，他们负责销账就可以。

五名富商你看我我看你，全都给秦寿开出的条件惊呆了，看情况现在的秦寿不缺合作商了，却的只是真诚的手下，而他们五个想要得到秦寿认可，必须成为他的手下。

“贺副长，这…”

“贺副长，就没有其他的折中办法了吗？”

五名富商们一致看向贺明，打心底的要屈人篱下他们不怎么乐意，毕竟他们都自己的家业，投靠秦寿无疑是把自己家业也贡献出来。

“你们想多了，我们长不会稀罕你们那点家业，想清楚再来吧，请！”

秦寿已经把话说明了，贺明也没有留客的意思，开始送他们离去，五名富商只好拱手抱拳告辞离去。

秦寿刚回到家，就发现不对路，感觉好像没什么好事发生，踏进大厅的时候，马上僵硬着笑容，李漱双手叉腰气鼓鼓地瞪着秦寿。

李漱很狠秦寿这个家伙，几次进宫都不来看自己，今日自己回来他又跑出去，心情不好的李漱发发小脾气，理所当然的事。

“秦郎，你去哪儿了？”

“呃，这个…出去办事，哈哈~~”

乖乖，女王夫人要发怒了，秦寿心惊胆颤地后撤两步，李漱突然间跑过来，尖尖长指甲犹如厉鬼似的抓来，把秦寿吓了一大跳。

“哈哈~~瞧把你吓得！”

李漱用手捻着秦寿脸，看到秦寿害怕的样子，心中很是得意，恶作剧的恐吓把秦寿吓成这样，李漱心里很有成就感。

荷叶莲心两宫女差点忍不住笑出声来，早知道李漱想要吓吓秦寿，没想到还真把秦寿吓到了，李漱天天呆在宫里没少埋怨不去看她的秦寿，现在见到了免不了发发小脾气。

“好哇，你敢吓为夫？”

恼羞成怒的秦寿扛起失惊出声的李漱，不顾荷叶莲心两宫女吃惊的目光，直奔后院跑去，至于去干什么不用想也知道大概，俗语说得好久别胜新婚嘛！

第371章土匪将军

午时一过，喂饱刁蛮公主的秦寿，还没来及歇会，贺明就在厢房庭院外大呼大叫，得知北方商会前来拜访，秦寿穿戴整齐走出厢房。

“北方商会来拜访？”

“是的长！”

北方商会来拜访，还真是出乎秦寿意料之外，无缘无故来拜访肯定没安什么好心，印证一句俗话什么来着？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不是吗？

沉寂了一段时间的北方商会，现在又开始活跃起来，秦寿大感好奇之余想不通了，想不通他们主动出击原因与目的何在？

“行了，没你事了！”

既然想不明白原因，秦寿只好亲自去看看，挥退贺明秦寿直朝大厅方向走去，看看他们来找自己又打什么鬼主意？

大厅内，柳紫嫣亲自斟茶给一名苍髯如戟的男子，秦寿出现大厅，柳紫嫣盈盈一礼转身欲要离去，秦寿马上出言阻止她离去。

“本长腿有点酸，紫嫣，过来帮本长捶捶脚！”

“啊？是！”

秦寿厚颜无耻的要求，柳紫嫣闻言一愣，末了俏生生地应着，等秦寿落座后蹲到他旁边，粉拳轻捶替秦寿捶脚。

秦寿有意无意看向苍髯如戟的男子，想要看看对方什么表情，很可惜秦寿什么也没有发现，只见对方毫无动容，似乎见怪不怪土财主的腐烂生活。

“在下韩宁，相信秦将军已有了解！”

秦寿从出现到现在，整整一刻钟没有说话，韩宁先打破沉默气氛，拱手朝秦寿抱拳，先打破沉默。

“不好意思，韩掌柜的，本将军一直忙，还真不知道，有事？”

秦寿一开口就是冷讽热嘲声，心态良好的韩宁笑了笑，并没有把秦寿的话放在心上，也猜到秦寿话里的意思，不想与自己废话太多。

“秦将军果然是爽快之人，好，那韩某也直入正题，秦将军，韩某此次前来，看中了秦将军在长安的商铺，秦将军，开个价吧！”

韩宁也不废话，一开口就提及收购秦寿的商铺，秦寿忍不住皱起眉头，这家伙还真是口气狂妄啊，居然欺到自己头上，自己会缺那点破钱？

他们要那么多商铺做什么？通过韩宁找上门，秦寿大致猜到他们用意何在，玩商业垄断扰乱大唐经济，从经济上拖垮大唐，好阴险的手段！

“韩掌柜的，不是本将军看不起你们商会，本将军很想问一句，你们商会买得起本将军商铺吗？”

秦寿不屑一顾地撇撇嘴，他们小算盘秦寿算是看破了，就他们根基不稳也想狂妄到玩垄断？自己都不敢想，他们倒是敢枪打出头鸟！

就凭他们联合了一些心不定的小商贩，收了一些商铺就敢玩垄断，秦寿不得不佩服他们勇气，不过要是他们有经商天才，那就另当别论了，秦寿不得不提防。

“秦将军，识时务为俊杰，趁现在大好机会出手，对你有好处，如若不然到时候，秦将军可莫要后悔！”

“你这是威胁本将军吗？”

韩宁善意的提醒声，秦寿忍不住皱起眉头，尼妹的，见过狂的，没见过这么狂妄的，居然跑到自己地头来威胁自己？

秦寿不得不佩服他的勇气，一个小小商人居然狂妄到这样，还真不知道他懂不懂死字怎么写？惹

恼自己随时把他打残丢出去。

“秦将军，你要这样认为，韩某也没有办法，与其空置着，不如转让出来，岂不是更好？”

韩宁笑了笑，捧起茶杯喝了一口簌簌口，好说歹说试图劝服秦寿转让出商铺，丝毫没有了开始绰绰逼人的语气。

打一巴掌给一颗糖小把戏，秦寿不屑地冷笑一声，换做其他普通人也许会给他吓到，但是对于秦寿来说，简直就是雕虫小技。

“是吗？嗯，也罢，只要韩掌柜给得出这个数，秦某也不介意考虑考虑！”

看到韩宁势在必得的模样，秦寿打心底不爽，有心想要逗逗他，竖起五个手指头，很是让韩宁摸不着头脑。

“五十贯钱？”

韩宁秀逗的话，秦寿差点气乐了，这家伙当自己白还是他自为是很精明？五十贯钱也亏他想得出来。

“五千贯一间！”

“什么？！”

秦寿狮子大开口的话，直把韩宁吓得直立而起，一直沉住气的脸色瞬间变成酱黑色，连捶脚的

柳紫嫣也忍不住吓得停下手，五千贯钱一间，他商铺镶金的吗？

“秦将军，韩某诚心诚意来...”

“等会，韩掌柜，本将军话还没说完，竖起你的耳朵听清楚了，五千贯钱一个月，而且还是只租不卖！”

秦寿不屑一顾地打断韩宁废话，五千贯钱只是租给他们，而不是卖给他们，别太自以为是了。

“你...”

秦寿的话韩宁终于醒悟过来，现在他终于明白秦寿一直在逗着他玩，压根没鸟过他什么买商铺的事。

“秦将军，希望你别后悔今日决定，告辞！”

“等会！”

谈不拢韩宁马上告辞离去，还没走到大厅门口，秦寿突然开口喊停韩宁，以为秦寿怕了，韩宁带着喜色转过头，看看秦寿还有什么话要说？

“韩掌柜的，忘记告诉你一件事，本将军谈话按时辰算的，一刻钟十两金子，你耽误了本将军两刻钟时间，留下二十两金子再走吧！”

“你...”

秦寿厚颜无耻的抢劫，韩宁气得差点吐血，见

过无耻的人，还真没见过如此不要脸的人，居然如此光明正大抢劫！

“要是韩某不给呢？”

“缺胳膊还是缺腿，你自己选！”

秦寿冷笑一声，大咧咧地看着自找麻烦的韩宁，敢威胁哥我？横啊，在嚣张啊，有本事他就冲出去！

“这就是你们大唐官员的风格？”

谁吃饱饭没事干带那么多钱在身上？韩宁强忍着怒气，忍不住讽刺起秦寿光明正大的抢劫行为。

要不是这里是秦寿的地盘，韩宁还真不顾一切冲上去揍秦寿一顿，给他戏耍了半天现在又厚颜无耻威胁，韩宁吐血都有份。

“少废话，你有两个时辰赎身机会，两个时辰本将军没有见到二十金子，你们北方商会等着本将军亲自带人去查封，不服可去告御状！”

秦寿横得不能在横的态度，看都懒得去看韩宁一眼转身离去，韩宁气得脸色变得更难看，可又不敢怀疑秦寿的话真实性，简直就是一个土匪将军！

第372章改善生活用锅

“建制茶作坊？”

与北方商会头一次接触较量，韩宁败退交了赎金秦寿才罢休，三天时间眨眼过去，大清早贺明刚起来，就给秦寿逮着通知建制茶作坊。

贺明大吃一惊地看着秦寿，舟子卿他们前日才弄好粮仓和晒谷场，铁打的也要休息一下啊，现在秦寿又开始瞎搞办建制茶作坊，贺明不可思议看着秦寿，想要确定秦寿不是开玩笑。

制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第一长乐没有技术，第二没有这方面的人才，第三也空不出多余地方瞎弄了，更何况秦寿还有什么纸厂要筹划。

“少废话，叫你办就办，啰啰嗦嗦想干什么？不想干了是不是？”

贺明什么都好，就是交代他办起事总是啰里啰嗦，很是让秦寿不爽，也不知道是他年纪原因还是天生如此，没有一点魄力担心这担心那的，没有一点上进心。

技术自己有的是，比起现在的技术好多了，秦寿才不屑现在的制茶技术，简直就是糟蹋了好茶叶，人才可以自己慢慢培养。

“长，我哪敢呢？只是，没地方啊，那造纸厂贺某到现在还没…”

贺明哭丧着脸连呼不敢，把具体情况说出来，长乐已经没有多余空地了，除非占用农田开办，要不然还真空不出地方来。

得知情况后秦寿头疼不已，又是空地的问题，长乐逐渐在扩大，空地越来越少成了不争事实，要是放到偏僻的地方开办，又不安全又麻烦，还真是头疼的事。

“长，你看，空地几乎没有了，除非把这占地的滑雪场拆了！”

贺明直接把长乐简陋地图拿出来，一边指着给秦寿看，从现在的长乐，再到正在扩建的居住地，密密麻麻标满了字符。

当贺明提到以前冬季开发的滑雪场，秦寿顿时皱起眉头，滑雪场位置是不错，可秦寿留着有用，暂时不想动用这块荒地。

“把这里的农田全占用了！”

秦寿手指着头外的农田，距离客栈与酒楼不远的地方，以前长乐种蔬菜辣椒的专用地，农田可以搬远点，造纸厂与制茶作坊，秦寿一定要在监控范围内。

造纸厂与制茶作坊运行后，即将带来非常可观的利润，秦寿不想自己领先的技术给外人探去，产生竞争者什么的，最好办法就是在围绕子四周而建。

“啊，哦，好吧！”

秦寿规划好了，贺明也只好去照办，加上现在稻谷已经收割的差不多，也可以空出人手搭起简陋的作坊房。

“抓紧时间，秋季到来前，本长要见到搭好的房！”

“是，长！”

秦寿这次给的时间很充足，还有一个多月时间，贺明松了口气，什么都不怕，就怕秦寿突然说要越快越好什么的。

“安排人手开始大量收集树皮、麻头、苎麻这些，越多越好，造纸厂最好靠近溪边，明白了吗？”

“是，长！”

秦寿交代收集的东西，贺明不知道有什么用处，但还是领命去照办，他相信秦寿这么做必有他的用意。

处理好制茶作坊与造纸厂的位置，秦寿离开贺

明的家，直奔外走去，找王铁匠开始准备治锅，炒茶专用的三锅。

炒茶分生锅、二青锅、熟锅，三锅相连，砌成三锅相连的炒茶灶，很简单又很耐用，都是往后人们智慧结晶，现在没有这个工艺很正常。

跑到铁匠外面，秦寿找人喊出王铁匠，一口气说出需要三种锅，王铁匠闻言忍不住愕然失神，什么生铁锅，什么二清锅，没听说过，熟铁锅倒是知道。

春秋战国时期以后铁器逐渐普及，铁也就渐渐成了制作锅的主要材料，一直延续到现在，现在用的锅大部分是熟铁锅，很容易生锈。

“生铁锅？”

王铁匠愕然地看着秦寿，没怎么听说过生铁，需要秦寿帮他扫盲一下，王铁匠只知道用可塑性比较好的熟铁。

“好吧，生铁就是你们炼钢过程，以碳化铁的形态存在，其断面呈白色，通常又叫白口铁…”

秦寿不得不耐心讲解，等王铁匠慢慢挖掘，铸造生铁中的碳以片状的石墨形态存在，它的断口为灰色，通常又叫灰口铁，由于石墨质软，具有润滑作用，因而铸造生铁具有良好的切削、耐磨和铸造

性能等等。

经过秦寿一番讲解后，王铁匠恍然大悟，还真没想到还有生铁这一说词，经过秦寿这么一扫盲，王铁匠了解到了生铁的新领域。

还真没想到生铁是这样的，要不是秦寿说出来，王铁匠还真不知道生铁形成的构造与比例。

“长，要打多少口锅？”

王铁匠知道秦寿找自己打锅，肯定只多不少，要不然他也不会亲自来找自己，直接派人来通传一声就是了。

“王铁匠，日后造锅全用生铁，熟铁别弄了，容易生锈不好处理！”

生铁锅好处多多，做饭煮菜的时候，会有少量的铁离子溶入食物中，可以有效治疗缺铁性贫血的人，比起容易生锈的熟铁锅好多了。

想到最近几女有些贫血，秦寿不得不想方设法从生活方面补补血，生铁锅代替熟铁锅是迟早的事，改善生活环境才是主要大事，其他都是虚的。

“是，长！”

王铁匠不懂这些，不过秦寿说的都是事实，现在的铁锅要是放了水一夜，第二天就会出现锈迹，极其难清洗麻烦的很，要是秦寿的生铁锅有这么

好，无疑是极大改善了生活水平。

“去准备吧，全人看你的了！”

“是，长！”

王铁匠一脸黑线地看着秦寿，有那么夸张吗？直到薛仁贵急匆匆跑出来，王铁匠才告辞离去，回他的铁匠继续去忙活。

“将军，皇上又来下了！”

“皇上下了？”

当薛仁贵说出李世民又来下，秦寿顿时感到一阵头大，这李世民怎么回事？闲得发慌还是无所事事？

现在秦寿最怕听到李世民下的事，每次他到来少不了要打秋风，这次又不知道他来这里干什么？

“去准备迎接吧！”

“是，将军！”

薛仁贵得到秦寿的吩咐，马上抱拳离去安排接驾，薛仁贵离去后秦寿头疼无比，这家伙官职都比自己还高，还叫自己将军，存心的是不？

第373章草科生化武器

李世民没有带群臣来，秦寿忍不住松了口气，什么都不怕，就怕李世民带着一大帮土匪大臣，双手空空而来大包小包满载而归，如此下去也撑不住他们洗劫。

李世民来到长乐第一件事，就是查看秦寿的粮仓，长乐大丰收刺激了李世民，要不是秦寿已经上缴了五倍的税务，李世民还真想厚着脸皮继续洗劫秦寿。

李世民也知道人太多进入长乐，容易惊起不必要的惊慌，除了李世民随处禁卫保护，其余皇宫侍卫驻守原地，与一群太监宫女们找阴凉地方歇息。

“秦爱卿，你这晒谷场不错！”

踏入晒谷场一刻，李世民给黄灿灿的金黄稻谷亮瞎了眼，眼红十足地看着规划有序的晒谷场，二十块足球场大的晒谷场，晒满了收割回来的稻谷。

并列而排的粮仓在中间，二十块晒谷场围绕着粮仓而建，排水渠与挡谷栏规划得有条有序，头一次见到如此奇特晒谷场，李世民想不眼红都不行，不知道秦寿怎么想出来的？

秦寿尴尬地笑了笑没有说话，以免刺激李世民

又眼红打土豪，这些粮食够秦寿应付今年冬季难民绰绰有余，更何况还有准备种植的第二批稻谷。

“参见皇上…”

“免礼，免礼，都忙你们的！”

晒谷的佃户发现李世民到来，纷纷放下手里的活行跪拜礼，心情大好的李世民捋着龙须，示意佃户们无需多礼，都忙他们的事。

踩在平坦坚硬的水泥面，李世民心中一阵感慨，比起他皇宫铺设的平坦地基石头坚固多了，没有凹凸不平的搁脚，踩上去很舒坦。

水泥路的好处再次让李世民提高了喜爱，要是全长安街道都用上这坚固平整的水泥面，可想而知那是多美好的事。

“秦爱卿，带朕去瞧瞧你的军营！”

“是，皇上！”

李世民要去视察军营，秦寿松了口气，就怕李世民赖着这里不走，眼红自己粮食多，又要增加税收什么的，他厚脸皮的功夫秦寿算是彻底领教过了。

后山军营早已搬空隐蔽的生产窝点，也不怕李世民去视察什么的，至于矿洞早已加盖成军营柴房掩饰，李世民也不会吃饱撑着去看柴房。

后山军营距离晒谷场没有多远，一里半路程即刻到，加上晒谷场周边又加建了哨塔，可以随时发现有没有人来破坏粮仓什么的，及时通知军营那边过来支援。

李世民一路看着秦寿布局安全措施，四个哨塔相呼应照看粮仓，五米高度可以随时发现动静，哨塔的妙用让李世民大开了眼界。

“秦爱卿，你的战车，可否在减轻一点？”

走到军营大门的时候，李世民突然停下脚步，走到军营边空置的一辆战车，说出秦寿为之一鄂的话题，李世民突然谈到战车上面，秦寿还真有些措手不及。

“这个，皇上，可以是可以，尾翼防撞可以卸去，护板用轻钢代替可以减轻，不过成本就提高了…”

李世民给出的难题，秦寿只能走到战车边，一一回答李世民的问题，战车后尾翼的防撞可以卸去，防御力减弱了，现在用的铁板可以改用轻钢片增加坚硬度，不过成本就高出许多。

李世民听着秦寿解说，颔首点头没有说话，说实在的李世民觉得秦寿的后尾翼没有多大用途，要真想增加防御力，最好就是增加攻击型武器，打击

追兵最佳利器。

“嗯~秦爱卿，要是战车后面增加阻拦追兵利器，比如制造麻烦什么的，可否有办法？”

战车好是好，冲锋陷阵的杀器，可问题是只能对付三方，后面的不怎么好布置，要是有追兵后面追赶偷袭，几乎是必死无疑。

李世民还真会是给秦寿出难题，沉默不语的秦寿跳上战车，脑海里回忆着以前看过的古代战争片，还真如李世民所说哪样，要是敌方有快马追兵或者骑射手，无疑是战车的克星。

战车上的人都死了，战车还有什么意义？没人驾驶的马会乱跑，要是与游牧民对战更悲剧，那些游牧民可是一顶一的驯马高手，给他们控制住马无疑是变成了无人驾驶战车，反过来打乱自己阵脚。

战车以速度冲锋见长，哪怕是架上了铁板防御，马一死无疑成了不能动的坐以待毙，敌方长矛兵一过来瞎捅一番也是自寻死路。

“皇上，要是你不怕成本高，微臣可以帮你研制烟雾毒粉！”

“烟雾毒粉？”

秦寿说出烟雾毒粉四个字，李世民忍不住大感惊异，烟雾毒粉是什么李世民不知道，不过与毒沾

关系的，李世民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东西。

“不错，皇上，要是改进烟花弹里装有荨麻叶磨成的粉，人或畜一旦碰上就如蜂蛰般疼痛难忍，它的毒性使皮肤接触后立刻引起刺激性皮炎，如瘙痒、严重烧伤、红肿…”

“这么厉害？！”

李世民咋舌连连，什么是荨麻李世民不知道，不过光是秦寿说出它的威力，足够李世民心动了，人畜难以抵挡，要是与敌方开战，先来几发荨麻粉，那敌军还不是不战自败了？

“启禀皇上，荨麻毕竟阴毒，如今识得的人不多，微臣也是听闻药王提及，列入歹毒草药，才知道有这种毒草！”

秦寿怕李世民追问自己如何得知，又怕他过分担忧荨麻草的威力，只好以拿药王孙思邈当挡箭牌更具有说服力，忽悠李世民放一百个心没人认识荨麻草。

发展草科生化武器是必然的，现在打仗还拼人多玩阵法落伍了，草科生化武器荨麻粉借助烟花几发过去，要是顺风的话更悲剧，敌人肯定会痒到无心恋战不战而败。

“喔？竟有此事，秦爱卿，这荨麻草好找

吗？”

秦寿提及的草科生化武器，很是让李世民动心，既然没有多少人知道，而且荨麻草又有如此威力，李世民开始考虑秦寿建议，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弄这阴损的烟雾毒粉。

“皇上，好找就不是奇草了，这需要一段时间，微臣试试看栽培！”

“嗯，秦爱卿，此事要保密，最好配置出解药！”

意识到荨麻草稀有与厉害，李世民不得不慎重提醒秦寿，一定要保密好荨麻草作用，同时也要配置解药，毕竟荨麻草太阴损了！

第374章眼红病发作的李世民

经过秦寿一番忽悠，李世民畏惧起荨麻草威力，甚至又恨又爱那种，恨它太阴毒，碰上就如蜂蛰般疼痛难忍，喜欢是因为它对敌人有很好打击作用。ｗｗｗ．．ｍｅ

要是秦寿指点李世民心里想法，肯定笑抽过去，荨麻又不是无药可救，就算是不小心中了荨麻草毒素，随便拉泡小便也可以应急缓解疼痛。

当然荨麻草属于毒草一类，也有解药草与它共生，臭蒿可以缓解荨麻扎伤的烧伤痛楚，只是秦寿没有说出来，也懒得去说，要不然怎么体现荨麻草价值？

栽培荨麻草是必然的，家畜最好的口粮，荨麻收割回来，经晾晒切碎，用开水煮过，拌些麸皮之类就变成天然精料，喂猪又白又肥营养价值高。

“秦爱卿，北方商会前些日子找你了？”

李世民想到沉寂一段时间又活跃的北方商会，脸色复杂地看向秦寿，好像有什么心事藏在心里似的。

“是的，皇上，他们试图收取微臣已故老丈人的商铺，皇上，北方商会想玩经济战，垄断长安经

济挤垮...”

“行了，秦爱卿，别在说了，朕早已知晓！”

秦寿的话还没说完，李世民脸色有些复杂地仰望着烈日天空，李世民的表现很是让秦寿不解，既然他已经知道了，为何还无动于衷？秦寿忍不住纳闷了！

秦寿刚想说些什么，一边保护李世民安全的严统领，马上朝秦寿使眼色，不言而喻别自找麻烦的目光，很是让秦寿费解，怎么回事这是？

“你们是什么？”

“我们是害虫...”

一声声一问一答和整齐脚步声传来，把李世民与严统领和一群禁卫们吸引，只见军营大门李震等九人排成一队，在一名精兵监督下自动自觉开始负重跑步。.~.

“这是？”

李世民愕然失神地看着大唐四大恶货孩儿，一个不漏全都在这里，最不可思议的还是他们居然老老实实训练，居然没有了以前的骄横气势。

这变化也太惊人了吧？李世民忍不住咋舌连连，短短一周多点时间，眼前九个权贵子弟居然变成这样，要不是亲眼所见，李世民还真不敢相信眼

前事实。

“启禀皇上，事情是这样的...”

面对李世民质疑目光，秦寿把他们九人犯错的事一一道来，经过李靖等人亲自来监督行刑后，李震等人变得老老实实，在也不敢胡闹了。

当得知事情真相后，李世民不得不感慨起来，军营还真是磨练人的地方，连这些骄傲不逊的权贵子弟也彻底醒悟了，可见秦寿训人还真有一套！

一边的严统领忍不住佩服起秦寿，敢于得罪大唐四大恶货公子哥，还能把他们训得服服帖帖，就他这手强硬本事，赢得了严统领的尊敬，换成他自己面对这些公子哥们，恐怕早已束手无策了！

“虎？！”

“小虎...末将参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突然一只小老虎从军营里跑出来，李世民愕然失神地看着小老虎，直到夏侯墩跑出来，见到李世民在军营外，马上下跪拜行礼。

“嗯哼~平身！”

李世民从惊讶之中清醒过来，干咳一声老气横秋示意夏侯墩起来，同时目光看向秦寿，想要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启禀皇上，他叫夏侯墩，微臣新兵训练教头，同时也是虎豹营的营长！”

“虎豹营？营长？”

秦寿道明夏侯墩的身份与职责，李世民一惊一诧地重复一遍虎豹营与营长，虎豹营李世民知道，营长是什么？李世民可是一头雾水。

“皇上进去自然知晓！”

口头上难以说明什么，秦寿干脆示意李世民亲自进去一睹，亲自了解自己组建的真真正正虎豹营，比起三国时期所谓虎豹骑更牛的骑兵营。

三国时期曹操是有那么一支精锐骑兵，并非全是虎豹骑兵，是因为他的战斗力极强，作战时像虎豹一样勇猛，才称其为虎豹骑。

而现在秦寿组建的，确确实实是真实的虎豹骑，比起曹操厉害多了，兵也比他猛多了，曹操有本事动用训练特种兵的课程吗？他没有自己有！

李世民带着一丝好奇，踏进严守以待的军营大门，刚进入军营李世民咋舌不已，两只幼崽虎，二十头幼崽豹全都在接受训练，比狗小一些的猛兽惊呆了李世民。

‘这家伙怎么抓来这么多幼崽的？’李世民眼红十足地看着虎豹成群，照这情况下去，不出两年

就是真真正正的虎豹骑了！

凶猛野兽加凶狠精兵，李世民不敢想象下去，这战力会有多高？有这些虎豹骑兵冲锋，绝对是敌人的噩耗！

“秦爱卿，此虎豹何来？”

李世民酸溜溜地看着秦寿，越发记恨秦寿这家伙，每次来这里总是给他意想不到的惊喜，现在的惊喜更是李世民想都没想到过！

换句话来说就是，太刺激人了，李世民也不知道秦寿不是天生就打击自己的，什么都想的出来，想谁都会想，问题是能不能做出来？

而在秦寿这里，却是成了能想就能做出来，先是火药，战车，现在又是虎豹，李世民真想问秦寿一句，怎么办到的？

“启禀皇上，山上抓来的，为了凑足这些，微臣手下把附近山头虎豹都抓光了！”

秦寿一脸尴尬地说出实情，李世民顿时一脸无语，连同保护李世民安全的严统领，也僵硬着脸色，太扯淡了！

亏秦寿想得出来抓虎豹做坐骑，普通人遇到虎豹早就吓得落荒而逃，而他倒是好，居然组织人手去抓凶猛异兽，真不知道说什么的好。

“严统领，你怎么看？”

“启禀皇上，末将心服口服！”

李世民转过头看向一边的严统领，而严统领有话说话打心底佩服起秦寿，能做到这样秦寿算是有史以来第一人了！

查看了一会李世民摇摇头叹息离去，打击太大没心情看下去了，李世民不敢保证自己再看下去，会不会眼红到硬抢秦寿的家当。

经过秦寿打击过后，李世民琢磨着自己皇宫也要组建一支骑兵，像秦寿这样的精锐铁骑，预防玄武门事件再次发生。

玄武门事件给李世民留下很大阴影，当初夺皇位亲手杀了自己太子哥，为了预防自己皇子们走上自己旧路，李世民不得不这样做。

第375章棋差一着的威胁

眨眼又一周时间过去，聚贤楼还是一如既往冷冷清清，忠实酒客们每次到来，都是讨论北方商会的事，北方商会日渐扩大，很是让虬髯客担忧不已。#中@.

直到午时，一名不速之客登门拜访，打破了虬髯客的安宁，北方商会暂时露面的韩宁出现虬髯客面前。

“张三，好久不见了！”

“韩宁？！”

同为大漠人的韩宁出现，虬髯客感到有些意外，与韩宁曾经有过几面之缘，没想到他居然是北方商会的人！

开始虬髯客还以为是重名，世上重名的人多着，没想到还真是以前大漠有过泛泛之交的韩宁，他登门拜访虬髯客早已猜出个大概，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没安好心。

“张兄，几年未见原来在长安隐居了，还真是让韩某人好找！”

韩宁落落大方与虬髯客面对面而坐，自来熟的态度很是让虬髯客不喜，要是没有认识秦寿之前，

或许虬髯客会很热情招待他。

可自从他与秦寿作对，处处刁难秦寿后，虬髯客也没有了好客的热情，冷冰冰地看着韩宁，不说话等他自觉无趣离去。

“张兄，这就是你的待客之道？你的妻儿还好吧？”

可惜虬髯客想错了，韩宁早有预备而来，没有了大漠人豪爽，反而增添了几分用心不良的奸诈，也不知道受了什么影响。

“你想说什么？有话直接点，别拐弯抹角的！”

虬髯客突然间燃起肃杀之气，掌柜台边的郑宏发觉情况不妙，不动声色走过来，随时等待虬髯客命令，把不请自来的韩宁丢出去。#中@.

韩宁笑了笑欲要伸手抓起酒樽，虬髯客毫不客气地把酒樽移开，没有请韩宁喝酒的意思，长乐特供的啤酒，不是他韩宁喝得起的。

“张兄，俗语说得好，识时务为俊杰，如今我们北方商会日渐壮大，缺少张兄你这样的人才，你我皆是一份子，为何不投身我们北方商…”

“道不同不相为谋！”

韩宁招揽的话，虬髯客不屑一顾地撇撇嘴打

断，就他们跳梁小丑的北方商会，也也有资格自称玩转长安？

秦寿没有动他们，虬髯客早已猜到大概，大部分归咎于发展势力，懒得去与他们一般见识，真正伤及秦寿底线，北方商会恐怕早已成为尘埃了。

更何况还有一直沉住气的李世民，至于李世民打什么算盘？虬髯客不知道，不过看李世民放任的意思，有放长线钓出大鱼的意思。

“张兄，拓跋族可好？”

“你想说些什么？姓韩的，张某人脾气有底线！”

韩宁突然提及拓跋族，虬髯客心中一惊，不带感**彩脸扭曲起来，郑宏正想要出手，及时给虬髯客制止住，想要看看韩宁葫芦里卖什么药？

韩宁敢触及虬髯客逆鳞，虬髯客恨不能一刀把他活剐了，但是虬髯客没有冲动，哪样只会给日渐没落的游牧民拓跋族带来灾难。

新罗国距离拓跋族不远，要是韩宁与新罗国有什么特殊地位，无疑是给拓跋族带来致命的危难，韩宁提及拓跋族无疑正中了虬髯客要害。

“只是提醒张兄你而已！”

韩宁笑了笑看着脸色剧变的虬髯客，心中很是

得意，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知道虬髯客底细情况，对付他起来容易多了。

通过一段时间打探，知晓秦寿与虬髯客的关系，韩宁收到命令开始对虬髯客下手，在秦寿没有收服虬髯客之前，先出手把虬髯客收过来气死秦寿。

而且虬髯客进驻长安这些年，要是没有点势力，说出去也没有人相信，要不然秦寿也不会如此积极处处讨好虬髯客。

“姓韩的，你别太过分！”

虬髯客突然暴走似的拍案而起，把喝酒的酒客们吓了一跳，不可思议地看向这边，而韩宁无所谓地面对虬髯客愤怒，耸耸肩若无其事笑了笑。

愤怒似乎像一股闪电要撕碎乌云，虬髯客眼睛瞪得圆圆的，怒火一下子窜上天灵盖，脸上腾地红起来，鬓角有一条条青筋隐隐可见在轻轻跳动。

郑宏从来没有见过虬髯客生这么大的气，嘴唇子都发白了，浓密的胡子一颤一颤地，双手和手指都奇怪地、不知不觉地抽动着。

“从与不从，张兄你自己看着办，韩某人在北方商会恭候张兄大驾，告辞！”

韩宁没有在意虬髯客的愤怒，目地已经达到便

告辞离去，他相信虬髯客会妥协，用惯这小伎俩的韩宁得意洋洋离去，没有在意身后虬髯客杀人的目光，发现他的弱点什么事都好办！

“可恶，欺人太甚也！”

虬髯客愤愤然地一拳打在桌子上，再次惊起酒客们诧异目光，不知道今日聚贤楼楼主怎么回事？怎么火气这么大？

“张大哥，北方商会好卑鄙，居然用…”

虬髯客挥手打断郑宏的话，韩宁出现确实打乱了虬髯客生活，更没有想到韩宁会拿他夫人部落做威胁，日渐衰落拓跋族人口不多，要是新罗国拿拓跋族开刀，无疑是灭族之灾！

拓跋族现在人口稀薄，加上北方地区战乱贫瘠众多，拓跋族人口严重缩减，根本不是新罗国的对手，要是对方绕海经过高句丽，那就麻烦大了！

虬髯客不敢想象自己夫人部落，会不会因为自己而带来灭顶之灾，要真是这样他会后悔一辈子，要是妥协了他更对不起秦寿的信任。

“郑宏，备马！”

“张大哥，去哪？”

虬髯客沉默了片刻，突然叫郑宏备马，大吃一惊的郑宏愕然看着虬髯客，不知道他备马要去干什

么？

“长乐，你在这里看好聚贤楼！”

没有办法之下，虬髯客只好去求助秦寿了，与其屈人篱下用心险恶的北方商会，还不如寄人篱下的秦寿那边好，起码秦寿比北方商会强得多，虬髯客隐隐之间猜到，北方商会迟早不会有好下场。

见识秦寿的势力与隐在的强大，虬髯客不得不下定决心，只要秦寿有办法办法替自己夫人部落度过难关，虬髯客不介意找个靠山好乘凉，起码也对得起秦寿几番好意招揽。

“是，张大哥，你稍等！”

虬髯客不是头脑冲动回拓跋族，什么都好说，郑宏就怕虬髯客头脑发热跑回去了，把这里的事丢给自己不闻不问。

第376章工程必备品

“搅匀，用铁棍搅匀点，倒水泥是一门工夫，处理不好会不均匀出现问题，可不能粗心大意，你，你，没吃饱饭是不是？”

长乐扩建居民房工地，舟子卿如今成了万人工头，老气横秋训导李世民派发下来的学习工匠，按照秦寿无耻想法，学习技术就要亲自体验建筑学，白白坑了李世民一万名免费工匠参与建筑房子。www．．me

没有了压力舟子卿轻松多了，只负责动动嘴皮训导新工匠错误，有技术娴熟的长乐工匠手把手教导，根本不需要舟子卿亲力亲为去教导。

“舟大哥，长真厉害，一下子骗…”

“吴庸，你找死啊？小声点！”

舟子卿怒视一眼栽培起来的手下吴庸，二十出头外表腼腆内心鬼精的很，办事也是很得力，深得舟子卿喜爱栽培成为自己副手。

最不喜就是他心直口快，经常说话没遮没揽，要是给朝廷新来工匠听到了，传到李世民耳里秦寿就麻烦大了，欺君之罪可是要掉脑袋的。

吴庸一脸惭愧地低下头，舟子卿喝骂声他连吭

也不敢吭一下，意识到自己犯错陪着笑脸请求舟子卿原谅。

“长来了，你以后嘴巴严点，该所不该说长点记心，要是连累了我，有你好看！”

“是，是，我知道了！”

舟子卿大老远发现秦寿身影，提醒吴庸嘴巴严一点，意思自己缺点的吴庸点头哈腰应着，头疼无比的舟子卿挥手赶走吴庸去忙。

“长！”

“嗯，本长的城堡，进展的怎么样了？”

舟子卿屁嗔屁嗔跑上来，秦寿点点头看着忙碌的工地，想要知道自己新家工程进度如何？如今的长显得越来越小了，秦寿急需搬进面积够大的城堡。#中@.

“差不多了，长，除了顶和内部装饰…嗯，大概再过三个月，冬季前可以搬进去！”

舟子卿把秦寿的城堡情况说出来，包括他的隐蔽地下室，全调用现在老班底去赶工，争取冬季前把秦寿的城堡弄好。

还要等三个月，时间是长了点，秦寿也可以理解，自己住的房子一定要坚固，而不是为了应付了事，造出要命的豆腐渣工程。

秦寿看了眼开始扩建的南侧居民房，桥接东面形成一个l型的居民墙，有了居民房当城墙，自己住宅区城堡才够安全。

“拿蓝图来！”

“啊？哦，好的，长稍等！”

舟子卿不明白秦寿怎么突然间要蓝图了，舟子卿不敢问太多，领命离去回家拿蓝图过来，舟子卿不带图纸在身，很是让秦寿无语，太过于自信不是好事啊！

趁现在有时间秦寿好好观察一遍新居工地，要是将来落建好，防守方面肯定要加强，空出的地方也要盖些学堂和图馆，知识就是无穷的力量！

“寿儿，你也在这里？”

秦叔宝刚从秦寿城堡走出来，很是满意城堡的面积与独特风格，想到以后住进去，秦叔宝有些迫不及待，发现秦寿也出现在工地，很是惊讶。

秦寿无语地看了眼秦叔宝，自己怎么不能在这儿？要搞清楚这里是自己一手创建起来的，当然秦寿也不敢这样反驳秦叔宝，会寒了秦叔宝的心。

“爹爹，你来这里干什么？”

秦寿一脸怪异地看着秦叔宝，他不去溜达陪逐渐人多的孤儿院，跑来这里肯定是偷懒，至少秦寿

是这么认为的，这里又没有什么值得他关注的。

“别提了，跟你娘闹脾气了，过来散散心而已！”

秦叔宝叹息一声，说出实情秦寿顿时无语，也不知道两人闹什么脾气？都老夫老妻的人，还小孩子脾气一样折腾，不累吗？

“长，蓝图来了！”

秦寿沉默不知说什么好的时候，舟子卿气吁喘喘地去而复杂，手里拿着新居蓝图过来，把秦叔宝吸引过来，看秦寿摊开蓝图咋舌不已。

说实在的秦叔宝还真是头一次见到蓝图，而且还是这里规划新居的蓝图，看到新居蓝图美轮美奂的画面，虽然是单调色彩，可独树一帜的建筑足够弥补了。

“这里，到时候需要加哨塔，哨塔位置要够大，可以值守人多…嗯，四个方位全部加上吧！”

秦寿开始安排哨塔位置，同时说明哨塔具体尺寸，要比现在的哨塔高，顶头也要容纳四五人，还有防守器具什么的。

舟子卿听完咋舌不已，还真是麻烦的戒备塔，一要坚固二要顶头位置大，还真是有些头疼的建筑，而且还要用到水泥钢筋搭建。

“长，这么高，怎么倒水泥啊？站都没地方站…”

舟子卿头疼不已地把情况说出来，秦寿的戒备哨塔还真是刁难了舟子卿，这戒备哨塔不像房，可以用木板撑着房顶人站上去倒水泥。

而秦寿现在想到的戒备哨塔，完全以支柱模式撑上去，站都没地方站，还真是把舟子卿难倒了，连一边不懂建筑的秦叔宝，也觉得不可思议。

“笨蛋，不会搭建竹架啊？日后这些房子外表装饰，也要用到竹架搭建，用竹子加麻绳捆绑在一起……”

“竹架？”

舟子卿与一边沉默的秦叔宝忍不住愕然起来，头一次听闻竹架，直到秦寿以实际行动，用工地里废弃的竹子，找来麻绳加固搭建起简单的模型。

两刻钟过后，当秦寿手脏兮兮搭建起简陋模型竹架时，舟子卿目瞪口呆看着，而秦叔宝则捋着胡须，看不懂这竹架有何用意？

“舟师父，看清楚了没有？”

秦叔宝不懂也就罢，要是舟子卿不懂，那就麻烦大了，建筑学经常用到竹架，总不能砖头丑不拉几的吧？肯定要加些石灰批上去美观一下。

“看，看懂了！”

直到秦寿亲自踩上去，摇晃一下的竹子没有散架，舟子卿算是长见识了，这么小的模型都撑起秦寿，要是围绕着房子搭建竹架，这点份量算什么？

秦寿给舟子卿上了一堂工程学课程，打开了舟子卿孤陋寡闻的视窗，见证了力学的作用。

“以后建筑高的地方，都要用到这些竹架，明白了吗？”

“是，长，明白了！”

舟子卿点点头，感激不尽秦寿倾囊授学，要不是秦寿现场教导，还真不知道竹架有这个作用。

“长，聚贤楼楼主来拜见！”

“张三？”

秦寿正打算去看看自己城堡建的如何，贺明急匆匆跑过来，告知虬髯客来了，很是让秦寿惊讶了一会。

第377章屈服的虬髯客

“张兄，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媚儿，愣着干什么？还不去准备好酒好菜呈上后院？”

“是！”

秦寿急匆匆回到长，马上见到魂不守舍的虬髯客，心里大感好奇之余，命媚儿去厨房准备好酒好菜，热情招待亲自找上门的虬髯客。

柳紫嫣刚想说她去准备，可秦寿压根当他透明人似的，派媚儿去厨房准备好下酒菜，亲自带着虬髯客离开大厅，有意避开来路不明的柳紫嫣。

秦寿带着虬髯客来到后院，偷懒乘凉的袁神棍马上撤，惹来秦寿没好气的白眼目光，实在是拿懒懒散散的袁神棍没有办法。

不消片刻，媚儿从厨房里端来清晨炸好的烧鸡，还有一坛啤酒俏生生告退离去，在秦寿热情斟酒下，虬髯客奉陪秦寿喝了两碗苦涩心头的啤酒。

“秦兄，为何在此谈话？”

虬髯客有些搞不懂秦寿，好好的大厅不用，偏偏选择后院招待自己，看秦寿模样似乎有意避开生面孔的柳紫嫣，虬髯客忍不住纳闷起来，那个女子何方神圣？

“张兄，你找秦某有何事？”

虬髯客的疑问声，秦寿没有回答，也不想去回答烦人的问题，绕开话题询问虬髯客的来意，看心事重重的模样，秦寿就知道肯定有什么事情发生。

“唉~秦兄，不怕你笑话，张某人这次遇到麻烦了！”

“哦？有何麻烦？张兄不妨直说，秦某能够帮上忙的，一定义不容辞！”

虬髯客自嘲一笑道出他自己遇到麻烦，很是让秦寿小小惊讶了一把，既然他找上门又说出遇到麻烦，秦寿就猜到他肯定有事求自己。.~.

“北方商会韩宁找上张某人了，他们要求张某人...”

虬髯客把韩宁找上门的事说出来，秦寿听了忍不住皱起眉头，又是这个家伙，前一段时间在自己这边吃了憋，没想到他又活跃起来，找虬髯客的麻烦，还天真地想要收服虬髯客，算盘打的不错。

‘尼妹的，抢食抢到头上来了？老虎不发威，当哥我病猫？’北方商会嚣张态度步步逼人，很是让秦寿火恼，居然抢食抢到自己碗里，明显是在跟自己叫板。

当得知他们用卑鄙手段要挟虬髯客，秦寿忍不

住皱起眉头，还真是为难了忠义两难全的虬髯客，妥协他相当于与交恶，不妥协无疑给他夫人衰落的族人带来麻烦。

这个韩宁在新罗什么地位，没有人知道，也不知道他是不是骗虬髯客，而且虬髯客也赌不起，没有办法之下只好前来，看看秦寿有什么好的建议？

要是连秦寿也没有办法，虬髯客不得不选择退出，放弃这里的一切虚名，只身回去保护自家夫人族人的安全，屈人篱下之事而且还是不齿的北方商会，虬髯客打死也做不出来。

“张兄，你怎么打算？”

秦寿沉默了片刻，一口气喝完碗里的啤酒，看向默然伤神的虬髯客，想要看看虬髯客的决定，一个小小的新罗国，秦寿压根不放在眼里。

要不是现在势力还在发展之中，没有海上作战的船只，秦寿直接挥兵过去灭了新罗，壮大了百济或高句丽又如何？在秦寿眼里迟早是囊中之物，三流小脚色秦寿压根没放在眼里。

“只要秦兄有办法帮张某人夫人的族人度过难关，让她们过上与世无争的日子，张某人誓死效忠秦将军！”

虬髯客一口气说出心中想法，越是说到后面越

是激动，直接双手抱拳请求秦寿帮忙，北方商会下三滥的威逼手段，还真把虬髯客逼急了。

“此言当真？”

虬髯客后面的话，很是让秦寿精神一震，想到他夫人拓跋族在高句丽后方，秦寿心生阴险的前后夹击想法，为日后李世民亲自御驾亲征高句丽，准备强力的盟友。

要是得到善骑马上好手拓跋族配合，占据天时地利的高句丽也是不堪一击，当然这事要跟李世民知会一声，要是他点头同意了，可以改写李世民犯浑打不下高句丽的结局。

高句丽的强悍在古代，相当于汉朝时期强敌，确切地说是胜过匈奴，仅次于跟冉闵交战的羯族死士，只可惜他们只会守城不会野战，总喜欢龟缩乌龟城里不出，借助北方严寒加固城墙结冰难以攻破。

“张某人岂敢放狂词！”

走投无路下虬髯客只好选择寄人篱下，比起屈人篱下好多了，再说秦寿比起北方商会更靠谱，实力更加的强大。

“好，有张兄这席话就好，张兄请放心，秦某保管你夫人的族人安然无恙，但是请张兄给秦某一

天时间，明儿给你一个满意答复，你看如何？”

“多谢秦将军，那张某人等待秦将军的好消息！”

既然已经做出了选择，虬髯客不敢在与秦寿平辈相交，得到秦寿答案，虬髯客不敢打搅秦寿，喝完碗里啤酒抱拳告辞离去。

秦寿亲自送虬髯客出长，迎面便与晚归的秦叔宝碰了面，秦叔宝有些好奇打量一眼虬髯客，直到秦寿倒回来把他拦下。

“寿儿，适才那人是何许人？”

虬髯客秦叔宝见过一两次，当时也没怎么注意，现在近距离看到，秦叔宝贼精的目光，一眼看出虬髯客的不凡。

“一个强力盟友，爹爹，孩儿有事进宫，不跟你聊了！”

“等会，你进宫干什么？”

秦叔宝再次拦下秦寿，总觉得秦寿好像不怎么安分，又似乎有什么事瞒着自己，不让自己知道。

“爹爹，当然是…你在这里干什么？”

“？”

秦寿说着说着突然停下来，脸色变得极其难看出言喝斥，秦叔宝一头雾水转过头，马上发现他好

心买回来的婢女柳紫嫣出现在门口。

“去，去提…”

秦寿脸色极其难看的训斥声，柳紫嫣惶惶不安露出手的木桶，不敢去看盛怒的秦寿，心儿忐忑跳个不停，红通通的双眸隐隐返现泪痕。

“寿儿，你怎么回事？瞧你把人吓得，没事了，紫嫣，去忙你的！”

“是！”

秦叔宝发话了，柳紫嫣好像受惊一样的兔子，手里提着木桶小跑离去，看着柳紫嫣离去背影，秦叔宝摇摇头叹息一声转过头。

“爹爹，看人不能看表面，此女不是什么好人，自个长点心眼！”

“什么？”

秦寿老气横秋的提醒声，秦叔宝有些抓急起来，自己吃油盐比他吃饭还多，居然敢用这语气，只可惜秦寿早已离去，留下秦叔宝大翻白眼，搞不明白秦寿怎么这么排斥人家一个可怜姑娘家？

第378章好无语的真相

皇宫甘露殿内，李世民一脸怪异地看着找上门的秦寿，当得知秦寿来意后，李世民沉默了，扶持外藩衰落的游牧民部落，李世民不见得对自己有什么好处？

拓跋族与李世民有些渊源，可那都是猴年马月的事了，拓跋族现在早已衰落到寥寥无几，甚至还过着原始牧民生活，秦寿突然间提及扶持拓跋族，李世民有些纠结起来。

“秦爱卿，朕，想知道你意图！”

李世民放下手里的奏折，揉着有些头疼的额头，想要知道秦寿用意何在？无缘无故提及相隔遥远的拓跋族，李世民不知道秦寿打什么算盘？

“培养一支大唐独一无二的野战奇兵！”

“野战骑兵？”

会错意的李世民愕然失神地看着秦寿，什么是野战？稀里糊涂不明其意，秦寿经常蹦跶出莫名其妙的怪词，就算是有免疫力的李世民也忍不住惊异起来。

“皇上，是奇怪的奇，是指出其不意的意思，也可以理解为突然袭击的军队的意思…”

意识到李世民会错意，秦寿不得不汗濂地解释奇兵与骑兵含义，要是李世民同意了这支奇兵组建，会给高句丽带来致命灾难。

经过秦寿解释后，李世民恍然大悟地点点头，还真没想到秦寿这么阴损，居然想出这么绝的奇兵，在敌国后方秘密栽培一支奇兵。

“爱卿提议不错，可朕又如何信任他们？”

拓跋族天生是好骑手，这点李世民不得不承认，可又不得不担忧另外一件事，怕自己培养出一头狼，正所谓山高皇帝远，李世民怕驱虎引狼，一头很要命的狼。.~.

拓跋族善骑散射李世民知道，只要是成年的拓跋族民，经过一番简单的训练，就会变成很彪悍的骑兵，要是控制不住，无疑是搬石头砸自己脚。

养虎为患这个道理李世民知道，无缘无故去栽培外藩部落，李世民吃饱撑着没事干？秦寿奇兵想法固然是好，可李世民不想变成是大唐头号强敌的奇兵。

“那皇上信任微臣吗？”

秦寿反过来的话，李世民抽搐着嘴角，很明显秦寿这话问得很白，要是不信任他，会给他放宽权限？会给他大势发展势力？

“有话直说，少在朕面前玩小心眼！”
李世民没好气地大翻白眼，秦寿这话问得好白，同时也猜到秦寿想要说什么，要不然秦寿也不会如此放肆。
“微臣有个手下是拓跋族的头领，今日他受北方商会要挟，迫于无奈...”
秦寿不得不把事情真相说出来，既然想要得到李世民支持，就要说服李世民帮助拓跋族，要是自己没有上报就贸然实施，肯定会招惹猜疑。
最难过的就是李世民这一关，与其自己暗中劳心劳累帮忙，还不如光明正大怂恿李世民帮忙，反正以后最大得益者还是李世民。
秦寿相信好大喜功的李世民，肯定不会放过高句丽，与其没有准备重复杨广的旧路，劳师动众惨败收场颜面无存，还不如事先准备杀手锏奇兵，让高句丽狠惊喜一把悔恨终生。
“哦？竟有此事？”
李世民很是惊讶，没想到秦寿手下居然有个拓跋族族长，还真是孤陋寡闻了，李世民心里一阵不是滋味，这算是什么事啊？
李世民眼红十足地看着秦寿，什么好事都让他遇上，而他自己却没有这么好的命，很是让李世民

心里愤愤不平。

“皇上，新罗国没安好心，不得不防，趁他们还没有完全成长，理应抹杀在摇篮，如若不然…”

“秦爱卿，你错了，那北方商会并非新罗国的人！”

想到北方商会处处与自己为敌，秦寿不得不提醒李世民，可李世民的话更是让秦寿大吃一惊，北方商会不是新罗国的人？那他们到底是什么来头？

看李世民样子，似乎知道北方商会的来历，秦寿好奇同时忍不住有些火恼，难道又给间人皇女戏耍了？想想倭国与新罗之间的世仇，秦寿觉得有这个可能性。

“北方商会，是高句丽的势力，秦爱卿，你消息不可靠，这点朕也是前些日子才收到的消息！”

李世民叹息一声，把龙案上一封信丢给秦寿，开始李世民就觉得有人在误导，直到善德女王派人快马传来信，沿路遭到不明势力阻杀，信送到来时送信使者流血过多而死了。

李世民早就开始觉得，有人故意误导秦寿，在通过秦寿误导自己，好让自己与善德女王关系恶化，新罗在东北地区牵制着百济与高句丽，要是有人故意误导，势必会导致东北地区大乱。

现在经过善德女王亲信证明，李世民知道了事情真相，故而没有对北方商会出手，他在等，等幕后的人浮出水面。

“皇上，既然是高句丽的势力，何不干脆把他们全端了？”

秦寿想不明白了，李世民既然知道幕后主使是高句丽，还留着祸害在长安，不是明显自找麻烦吗？

通过善德女王亲信，秦寿知道自己又给狡猾的间人皇女摆了一道，以后见到她肯定不能放过，甚至不能在相信她任何的鬼话连篇。

在结合虬髯客的话，那个韩宁真是高句丽那边的，虬髯客的夫人部落确实有危险了，她们的部落就在高句丽后方。

“小鱼苗而已，要抓就抓大鱼，投入越多收时候岂不是更富？他们翻不起什么大风大浪，秦爱卿，你的奇兵之策，嗯~容朕考虑考虑！”

李世民捋着龙须胸有成竹的气魄，很是让秦寿无语，感情李世民打的算盘比自己还狠，一鼓作气连骨也不剩全都吞下，看来自己想的比起李世民，还真是太嫩了！

“是，皇上，微臣先行告辞！”

“嗯！”

既然已经知道李世民布局了，秦寿也懒得去参合瞎搞，等李世民他自个慢慢玩，秦寿选择退出，想办法先帮虬髯客夫人部落，秦寿相信李世民肯定会同意奇兵之策，除非他心里无意抓高句丽麻烦，那就另当别论了。

比心黑秦寿自认不是李世民对手，他连自己亲兄弟也下得手，秦寿做不到这一点，现在秦寿开始慢慢醒悟过来，自己一直都在给李世民外表欺骗了，玩心计李世民简直是笑看风云，什么时候背后来一刀，怎么死也不知道。

第379章蛮不讲理的女人

次日清晨，秦寿醒来第一时间，就朝浴房方向跑去，洗去晚上流了一身汗的不适，没有风扇很头疼的事，更不敢叫荷叶莲心两宫女进来扇风，太没道德折腾人了。#中@.

秦寿钻进浴房身影，直让早起的武媚娘很是无语，自从李漱回来后，几乎天天晚上霸占着秦寿，独立专横武媚娘等女也是拿她没办法，刁蛮公主的身份在哪里摆着。

泡在冷水桶里秦寿就开始头疼起来，虬髯客今天肯定会来，李世民又没有答应自己的提议，这样拖下去也不是办法，救火如急布局失误发生悲剧的话，秦寿也没有脸面去见虬髯客。

不安份的韩宁还真是会给自己出难题，此时此刻秦寿也不知道是该感激韩宁好呢？还是恨死他的好？他的难题加速了虬髯客投靠，同时也给自己带来烦恼。

“长，长…”

“有话赶紧的，没空！”

胡思乱想的秦寿，在贺明急切呼唤声之中，从脑海乱成一团粥之中清醒过来，头疼十足地揉着额

头，回应打搅自己泡澡的贺明。

“长，长安五个富商过来了，说有事找你商量！”

贺明一脸纳闷地呆在澡房外面，把长安五个富商要求见秦寿说出来，这跑腿活不好干啊，每次来找秦寿都是责骂。

“你自己去处理，同意了就把商铺交给他们打理，不同意的滚蛋！”

“是！”

五个富商想了这么久才有消息，秦寿打心底很是恼火，有那么难想通吗？心烦不已的秦寿才懒得去见他们，把这事交给贺明慢慢处理。

秦寿不见五个富商，贺明也没有法子，只能硬着头皮去传达秦寿的意思，至于他们答不答应，那就是他们的事了。#中@.

“媚娘，有何事？”

贺明离去没多久，突然间澡房们给推开，秦寿转过头愕然看着武媚娘，看她脸色不太好的模样，好像有什么事发生似的？

“秦郎，你还有心情泡澡？卫国公夫人与程夫人杀过来了，说要找你算账！”

“什么？杀过来了？”

武媚娘一口气说出外面情况，把秦寿吓了一大跳，发生什么大事啊？居然用杀字来形容？搞得好像仇敌似的。

“娘，姓秦的在这边！”

“程夫人，你先还是妹妹先？”

“无所谓，今儿一定要他剥了他的皮！”

哗啦一声，秦寿差点一头栽在冷水桶里，卫国公夫人的话咋那么，直到程夫人咬牙切齿的愤怒声，秦寿纠结无比，啥情况这是？这么大的仇恨？

“秦郎，你个保重！”

武媚娘转身看了眼后面情况，吓得花容失色头也不回，没义气跑了，一点患难见真情的意思也没有，留下悲戚戚的秦寿准备爬起来找衣物。

“你，你们想，想干什么？”

当杀气重重的卫国公夫人与程夫人还有李怡然闯进来的时候，秦寿爬起一半的身马上蹲进水里，心惊胆颤地看着她们手里的刀剑枪，好家伙，打家劫舍还是怎么回事？

“好哇，居然还有心情泡澡，禽兽，看刀！”

“有话…我~靠！”

秦寿光着膀子露出上半身，卫国公夫人粉脸露出几缕羞红与愤怒，二话不说一刀朝秦寿的澡桶横

劈过去，把秦寿下得冷汗连连。

没想到卫国公夫人说砍就砍，秦寿不敢拿自己小命开玩笑，马上双手撑着单人木桶边缘，双脚收缩起来避开卫国公夫人要命的拦腰砍。

知道秦寿武艺不凡，卫国公夫人没有手下留情，哐当一声，锋利的刀沿着单人桶中间砍过去，有意让秦寿当众出丑。

“啊！”

卫国公夫人一刀砍断木桶，李怡然第一时间惊呼一声双手蒙着眼，直到一边的程夫人没好气一手拍开，李怡然噗嗤一声，忍不住笑出来，秦寿狼狈十足地双手抓紧木桶上层，遮住腰身以免曝光。

“李夫人，有话好说，不必…我，靠！”

秦寿的话还没说完，卫国公夫人手里的刀反转又削来，吓得秦寿不得不后退一步，左避右闪狼狈十足避开卫国公夫人不苟言笑的追杀。

“哪里跑？”

程夫人似乎发现秦寿跑向自己衣物方向，马上冲进战圈，拿起长枪一挑，秦寿的衣物飞向李怡然的时候，李怡然手里长剑耍出个眼花缭乱剑花。

“你们！”

眼看自己衣物化成纷纷蝴蝶碎片，秦寿气得差

点肺炸，什么意思这是？直到程夫人手里的长枪打向秦寿的脸，吓了一跳的秦寿咬咬牙，松口双手去硬接程夫人的长枪。

“淫…”

卫国公夫人发现秦寿木桶要滑落，暴露他不堪入目的下面，正想要开骂秦寿扭动腰身转动起呼啦圈，震惊了卫国公夫人与程夫人，这也行？李怡然直接傻了眼，不可思议看着秦寿玩呼啦圈木桶，空手硬接程夫人的长枪。

嘭一声，秦寿硬生生用手臂挡住程夫人扫来的长枪，顾不得右手骨折的痛楚，双手抓紧枪头部位，硬推着枪头去阻挡卫国公夫人刀削。

叮，一阵火星四射，卫国公夫人惊异一声，不可思议看着刀身，枪头准确无误地挡住刀锋，程夫人试图硬抽回长枪，奈何她的力气不够秦寿大。

“香蕉你个巴拉，还来？！”

好不容易制止两个头疼的国公夫人，李怡然嫌不够乱添乱拔剑削来，头两个大的秦寿只能忍痛手臂，臂击长枪枪身挡住李怡然添乱持剑削来。

“啊～”

“好哇，还敢欺负人？”

李怡然算是见识了秦寿的怪力，轻描淡写的一

击枪身反击，持剑的手一麻手中长剑险些脱手而飞，卫国公夫人发现李怡然吃亏，暴怒十足护犊心十分强烈，拔刀作势继续砍秦寿。

“住手！”

腰身背痛的秦寿头疼无比作势闪人，秦叔宝带着秦管家及时出现，一声住手及时阻止了发难的卫国公夫人与程夫人。

“你们这是…”

从卫国公夫人她们大清早杀来，秦叔宝收到消息就马上赶来，见到眼前的画面，秦叔宝忍不住抽搐着嘴角，在看看湿漉漉地面，还有秦寿狼狈的模样，顿时满脸布满黑线，这是什么情况？

“哼，算你走运！”

“马上换好衣物，出来在跟你算账！”

秦叔宝出现了，卫国公夫人与程夫人不得不给面子秦叔宝，两人同时冷哼一声，收起兵器带着李怡然先出去，留下郁闷不止的秦寿双手提着木桶，好蛮不讲理的女人！

第380章戏剧化的转变

当秦寿换好衣物出现大厅，卫国公夫人与程夫人马上开始发难，得知真相秦寿差点崩溃，李德奖两兄与程家三子太不地道了吧？居然颠倒是非黑白报复？

自己什么时候虐待他们了？什么时候要求他们当众脱衣羞辱了？这黑水也泼得太黑了吧？秦寿忍不住冷汗淋漓，感情两位国公夫人都给骗了。

“呃…根本没那么回事，其实都是军营规矩，惩罚是有那么一回事…”

“嗯？”

“娘，别信他，他很狡猾的，当初闺女没少受他油腔滑调欺负！”

秦寿的辩解，马上招惹两位国公夫人质疑目光，甚至认为秦寿在狡辩，一边的李怡然马上开始搬弄是非，很是让秦寿吐血，这小娘皮什么意思这是？闲自己麻烦不够来添乱？

秦寿愤怒的目光，李怡然得意地翘起骄傲的头颅，很是让秦寿吐血无语，啥意思这是？当初她没少给自己添乱，现在又开始添乱？

李怡然的话，卫国公夫人与程夫人琢磨真实

性，她们宁愿相信自己孩儿的话，也不愿意去相信秦寿的话，直到秦叔宝开口，才打消了她们对秦寿的质疑。

“嗯哼~容秦某说一句实话，犬子不打诳语，确实有此事，令郎等人骄傲不逊…李靖与程妖精他们都清楚事情真相，如若不信大可回去问问便知！”

了解事情真相后，秦叔宝有种哭笑不得的冲动，替秦寿感到无语与悲哀，看秦寿那么可怜，秦叔宝不得不站出来替秦寿说话。

“秦大哥，你的话不足为证，谁知道你是不是偏袒？”

秦叔宝的话马上给蛮不讲理的卫国公夫人否决，秦叔宝差点气岔当场，得，好心当雷劈，她们家的娃不长进也就罢，居然颠倒是非黑白来整秦寿，够绝的！

遇上偏执狂卫国公夫人，秦叔宝也只好摇头叹息的份，算秦寿够倒霉的，摊上这吃力不讨好的破事，爱莫能助的秦叔宝帮不到背黑锅的秦寿了。#中@.

秦寿更是欲哭无泪，一边想法处理完两位国公夫人刁难，一边想法子回去后，慢慢整李震等人，

敢阴自己？活腻了他们！

“娘，你看他，心中有愧无话可说了！”

秦寿沉默想法子打发两位国公夫人刁难，李怡然突然其来的搅是非，秦寿有吐血的冲动，这个任性活跃的姑奶奶还真嫌自己不够乱啊！

“娘，你怎么来了？”

“紫苑！”

就在秦寿要发飙的时候，程紫苑从内院梳洗好急匆匆跑出来，把准备发飙的秦寿镇压下去，摇摆不定的程夫人见到程紫苑，心情大好招手示意程紫苑过来。

“紫苑，你给秦郎我评评理，秦郎我可否有虐过你的三个哥哥他们？”

秦叔宝失去威信不足说服不讲理的两位国公夫人，秦寿只好把目光投向程紫苑，希望她出来帮忙说服程夫人，少了程夫人助威，卫国公夫人肯定底气不足。

“紫苑，你跟娘老实说，你的情郎可否有虐待你三位哥哥？”

程夫人早已摇摆动摇，现在秦寿又拿程紫苑说事，程夫人最相信程紫苑为人，卫国公夫人也沉默了，程紫苑心性她是知道的。

程紫苑出现李怡然大感无趣，从她出现一刻起，李怡然就知道没有玩头，程紫苑是有话实说的性子，关于这一点李怡然心里还是比较清楚的。

“娘，秦郎没有虐待三位哥哥，也没有虐其余哥哥们，是他们不长性，初来乍到就调戏...”

实话实说的程紫苑把事情经过来龙去脉解释出来，包括他们诬蔑秦寿脱衣羞辱之事，也一一解释出原因。

秦寿这边的训练很严厉，人多训练衣物提供不上来，加上天气炎热男兵大部分都选择脱去衣服训练，女子比较特殊秦寿多花钱照顾了。

卫国公夫人与程夫人经过程紫苑这么一解释，勉强相信起秦寿的话，加上还有李靖与程妖精都在场见证，程紫苑为人正直比起她们的孩儿更靠谱。

意识到李德奖两兄弟和程家三子撒谎，卫国公夫人与程夫人露出羞愧的脸色，为误解秦寿感到一阵羞愧。

“为何训练要脱去衣物？”

李怡然找不到借口为难秦寿，没事找事硬是找出秦寿痛脚，扯到脱去衣服训练一事说事，从而疏忽过滤其他士兵也是裸身训练。

‘小娘皮，哥忍你很久了！’李怡然没事找事

的刁难，还真是让秦寿郁闷不止，好不容易平息两位国公夫人心中怨气，李怡然又提及不是积累生怨吗？

“贤侄，你很缺钱吗？”

李怡然的话再次揭起卫国公夫人心中不平，想到自己两个孩儿给秦寿折腾，心中始终咽不下口恶气，一心想要找秦寿麻烦。

“不瞒你们说，确实很缺钱，特别是北方商会针对小子后，小子经济一下子陷入低潮…”

秦寿不得已下，只好把自己苦衷说出来，李世民坑自己没给军费，全都要自己一手准备，又不像她们国公郎君有封地又有月俸撑着。

秦寿的话卫国公夫人与程夫人顿时一阵无语，他的情况她们多多少少了解一些，李靖与程妖精经常提及。

“贤侄，听闻你与皇上合伙经商？”

确认了给自家孩儿摆了一道，心中有愧的卫国公夫人把话题转移，想到秦寿与李世民合伙经商的事，虽然李靖说过可卫国公夫人还是想要亲自确定一下。

“嗯，确实如此，李夫人，你有兴趣？”

“本夫人有什么好处？”

“娘，你们…”

李怡然顿时感到一阵无语，说好的来找麻烦，怎么变成来谈生意了？转过头去看秦叔宝的时候，秦叔宝也是一阵无语。

“寿儿，你与卫国公夫人谈生意，不怕她坑你？她可是出了名的鬼精！”

卫国公夫人与程夫人离去后，秦叔宝忍不住担忧起来，看向一边乐呵着与卫国公夫人达成协议的秦寿，好心提醒秦寿别给卫国公夫人外表欺骗了。

“爹爹，你就放心吧，谁坑谁还是一回事，孩儿要去找某些人算账，不跟你聊了！”

秦寿不屑一顾撇撇嘴，想到李震等人皮子痒，居然给自己小鞋子穿，心中很是有气，第一时间去报复他们九个。

“唉~”

秦叔宝看着秦寿离去的身影，想要说些什么又无从开口，只能期待秦寿别太过于自信。

第381章见不得光的杀手锏

“将军！”

午时时分，虬髯客如约而来，在外遇到秦寿，急切想要知道答案，虬髯客的到来秦寿头疼不已，李世民还没有回复，眼下只有自己提前先帮他了。#中@.

“张兄，跟秦某来吧！”

总不能让虬髯客白来一趟，也不能让心寒了，秦寿带着虬髯客直奔后山，虬髯客不知道秦寿要带自己去哪里，也没有多废话一直默默地跟着秦寿身后。

直到秦寿带着虬髯客进入后山，虬髯客忍不住大感惊异，不明白秦寿带他上山做什么？丛林密布的山林棘刺多不胜数，而秦寿总是能够带着虬髯客安然无恙通过，很是让虬髯客不可思议。

“不用惊讶，只是障眼法，你注意看就知道，这些棘刺修剪栽培过！”

秦寿不用看也猜到身后虬髯客惊讶心情，既然虬髯客已经做出选择，秦寿也没有隐瞒他什么，坦荡荡让他知道自己秘密。

虬髯客看了眼杂草丛生棘刺林，野生酸枣尖刺

和杂草类棘刺贼吓人的，仔细看还真如秦寿所说哪样，尖尖的棘刺有修改的痕迹，要是不注意看还真发觉不出来。

‘这么神秘？里面隐藏了什么？’虬髯客忍不住好奇起来，想要知道棘刺林里面到底有什么？越是往里面走古树越是茂盛，隐隐之间还能听到伐木声。

经过两刻钟艰难行走路程，越来越开阔的丛林很是让虬髯客惊讶，没有了棘刺做障碍后，干枯的地面越发有开路的痕迹，还有哗啦啦声树木倒塌声，惊起一大票飞鸟四处飞散。

“一二三，加油！”

“往右，注意安全，倒了！”

哗啦啦~又一声树木倒塌声，在秦寿带领下终于走出隐蔽道路，空旷的场地震惊了身后的虬髯客，不敢置信地看着眼前开阔的隐蔽军工厂。

两个足球场大的空地，布置的井井有条，五百多名男女精兵伐树开地，其余五百多名男女精兵自食其力搭建军营与作坊。

场地正中间筑起三间未完工的大型兵工厂，叮叮当当打铁声拉风箱声，还有三个三米长一米半宽火池冒着熊熊火焰，匠工们挥汗打铁动作，有条有

序的忙碌身影，深深震撼着初次到来的虬髯客。

“将军！”

一队负责值守的巡逻兵发现秦寿与虬髯客出现，急忙忙走过来亲自迎接，目光怪异看着身后的虬髯客，不明白秦寿为什么要带陌生人来，不过秦寿带来的人，巡逻兵从来不敢去过问。

“没你们事，去忙你们的吧！”

“是，将军！”

确认秦寿不是有事前来，巡逻兵们继续开始他们巡逻任务，哨塔未落建前，他们要十二个时辰换班巡逻，以确保方圆两里内没有任何异常。

“将军，这里是？”

虬髯客不可思议地看着秦寿背影，怎么也没有想到秦寿居然如此大胆，开辟出一个如此隐蔽的军营，要是给别人发现的话，无疑是给秦寿带来杀身之祸。

而秦寿带自己来这里，虬髯客感到一阵感动，很明显秦寿这是出于信任，要不然他也不会如此，把自己机密告示自己，更不会带自己来这里。

“隐蔽军营，也是秦某研究基地，有些东西不宜出现，太逆天了，没办法只好藏起来，等时机成熟了，终究会出现…”

秦寿感叹一声大致解说一些，虬髯客听得云里雾里不明白秦寿说些什么，既然听不懂虬髯客也懒得过得去追问，只想知道秦寿带自己来这里有何用意？

“张兄，你的事秦某跟皇上提过了！”

“嗯？”

秦寿继续带着虬髯客朝兵工厂作坊走去，突然其来提及皇上，虬髯客心中一紧，没有说话，等待秦寿的下。

事关自己夫人族人的安危，虬髯客不得不打起精神，没有他大度的夫人默默背后支持，虬髯客在长安也混不出这样风头，想到自己夫人的族人还在贫瘠挨苦，虬髯客心中羞愧难耐。

“秦某跟皇上提出奇兵想法，暗地里培养你夫人部落成为一只精锐奇兵，皇上需要考虑考虑！”

“哦……”

秦寿说出实情虬髯客心情复杂地点点头应着，说实在的虬髯客打心底不希望拓跋族参与任何战争，可想到如今世道哪有世外桃源？继续安逸享乐无疑自取灭亡。

有大唐做背后撑腰，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至少有大唐罩着，没人敢觑视拓跋族，也不敢去欺负逐

渐衰落的拓跋族。

“张兄，你放心，秦某相信，要不了多久，皇上会同意的，形势逼人！”

“形势逼人？”

虬髯客跟紧秦寿身后，一脸疑惑地看着秦寿神秘莫测背影，不明白秦寿这话什么意思？

“姜奉！”

“将军？你们继续！”

秦寿没有理会虬髯客的疑问，走到半露的兵工厂作坊，朝正忙碌的姜奉喊了一声，姜奉马上把手里的活交给丁浓和万恬，他自己光着汗雨如下的膀子，直朝秦寿方向跑过去。

“去兵器库！”

“是，将军，这边来！”

姜奉怪异看了眼虬髯客，在秦寿命令下，带着秦寿与虬髯客朝兵器库走去，虬髯客大吃一惊，隐隐之间猜到秦寿带他来这里的用意。

姜奉带着秦寿与虬髯客绕路来到兵工厂北面，o字型军营木围着中间两间五百平方大，两名值守精兵见到姜奉与秦寿到来，其中还有生面孔的虬髯客，不敢多问的精兵直行了军礼放他们三个进去。

“兵器？盔甲？！”

虬髯客走进所谓的兵器库，见到兵器库里摆放整齐的清一色障刀，还有见所未见的全身盔甲，更有黑不溜秋的铁疙瘩，忍不住大吃一惊失惊出声。

“这是？”

虬髯客的惊讶，秦寿很是满意，走到兵器架边，拿起一个铁疙瘩丢给虬髯客，刚从震惊之中清醒过来的虬髯客，马上接住秦寿丢来的铁疙瘩，入手一沉少说也有三四斤份量，忍不住诧异地看向秦寿。

“秦某见不得光的杀手锏，霹雳弹，要试试看吗？爆炸起来方圆十米内，人畜皆损！”

“啊？！”

秦寿说出铁疙瘩的名字与威力，虬髯客再次大吃一惊，差点把握不住手里的铁疙瘩，还真没想到手里丑陋到家的铁疙瘩，居然有这样的威力。

“好！”

虬髯客大致猜到秦寿用意，沉默片刻看着铁疙瘩头顶多出的引线，点点头想见识手里铁疙瘩的威力。

第382章军火交易

轰隆~一声震破耳膜巨响在山林里回荡，惊起方圆两里飞禽走兽四处乱窜，包括伐树与打铁的工匠纷纷停下手里的活，停顿一会后摇摇头继续赶工，什么在响他们心里一清二楚。

碎石泥土随着爆炸过后四处飞落地面，爆炸地方浓烟滚滚过后，露出一个一米宽的坑洞，周围的树木残留大小不一的铁皮碎片。

虬髯客目瞪口呆地看着远处坑洞，嗡嗡声作响的耳朵至今还没有适应恢复过来，脑海里停留在霹雳弹爆炸的一瞬间，那地动山摇似的震动，深深震撼着虬髯客内心。

秦寿肉疼十足地看着坑洞，一个铁疙瘩造价不菲啊，光是一斤多的火药就够要命的，更别提纯手工制作的空心铁胆，为了应付火药撑破力，制作过程又不能太厚，很考验手工能力。

一边的姜奉颇感无语地看着坑洞，再看看虬髯客目瞪口呆的样子，得，姜奉就知道辛苦储存的霹雳弹，又要给秦寿败家出去了！

“张兄，霹雳弹威力如何？”

秦寿很是满意虬髯客表情，要是他淡定十足，

秦寿才觉得怪事，霹雳弹一直都是隐蔽生产，接近半年时间，才造出一百多个，威力刚好赶得上土雷。

没有技术下，秦寿只好造搬鞭炮原理，用空心铁弹塞满火药，引线充当引子引爆内胆填充了大量的火药，虽然有点浪费火药，可威力达标上去了，秦寿也不在乎这点钱。

“很厉害，将军，这霹雳弹…”

虬髯客吃惊过后久久难以平息内心激动，没想到秦寿带自己来看这么厉害的东西，想到这么厉害的霹雳弹，虬髯客就知道这玩意价值不菲。

意识到了什么，虬髯客心里忍不住有些小激动，想要确定秦寿用意，而秦寿笑了笑点点头，更是让虬髯客心跳加速的厉害。

“张兄，这霹雳弹，是秦某一些心意！”

“啊？这…”

猜到归猜到，可秦寿亲口说出来后，虬髯客小心脏狠狠地跳动了一下，霹雳弹他算是见识厉害了，没有想到秦寿出手这么大方，居然一口气全部赠送给自己。

姜奉想要说些什么，可到嘴的话始终说不出口，不敢去打搅秦寿此时此刻的心情，摇摇头叹息

着，就知道结果是这样。

“张兄，皇上暂时未能下定论，就算是他下定论了，也有可能一时半会照顾不上，你可以派人护送到拓跋族，小心保管好就是了…”

“多谢将军！”

秦寿如此大方赠送威力惊人霹雳弹，又叮嘱注意防潮和远离火源什么的，虬髯客感激涕零地双手抱拳道谢，有了这些霹雳弹护身，拓跋族再也不用惧怕任何势力骚扰，秦寿还真是解了虬髯客的后顾之忧。

“姜奉，清点出兵器三百，盔甲一百，顺便拿出火弹箭，还有诸葛连弓！”

“啊？这，将军那可是全部家当，是！”

秦寿一口气点出几乎所有家当，姜奉大吃一惊提醒秦寿，直到秦寿瞪眼下，姜奉心中一紧无奈叹息着，领命告退离去准备。

“将军，张某…”

姜奉离去后，虬髯客想要推脱秦寿好意，给秦寿大度的摆手打断，一脸感动的虬髯客不知道说些什么的好，秦寿兵器库的家当，他全都看在眼里，秦寿大度的出手几乎送光了他的家当。

钢制武器与盔甲有多值钱，虬髯客心里很清

楚，现今流传下来的前人名器，几乎都是失传名匠呕心沥血钢制武器，锋利程度不亚于刚出炉的精铁武器，甚至百金难求地步。

而秦寿复活的钢制技术，虽然没有以前名匠呕心沥血杰作，可锋利程度与名匠们打造的相差无几，可见价值非同一般。

虬髯客不知道一把武器造价多少钱，可光是秦寿消耗巨量的铁矿与碳，超出长安三分之二的铁匠铺用量，还有这里接近百人的铁匠工队伍，半年时间才打造出这么多，就知道这武器与盔甲有多难生产。

“张兄，先别谢，秦某是有条件的！”

“将军尽管说，张某人办得到的，义不容辞！”

秦寿有条件的赠送，虬髯客都觉得不是事，兵器盔甲不是单单价钱可以衡量的，光是匠工们日夜敲打，就难以用金钱衡量价值。

“开通拓跋族的牛羊贸易，本将军以粮食与他们交换！”

“啊？这个没问题，就算将军不说，张某人也会这样做，只是如何…”

秦寿说出所谓条件，虬髯客松了口气，还以为

是什么大事？拓跋族时代牧牛羊而生，相反还觉得秦寿有些吃亏，又是赠送兵器又是变相送粮草，虬髯客搞不懂秦寿用意何在？隐隐之间觉得自己占了大便宜。

秦寿贸易条件缓解了拓跋族经济，同时问题又出现了，貌似秦寿没有海船，他如何运走那么多的牛羊？而且秦寿也只能走海盗众多的海路，陆地几乎没有这个可能性。

“这点秦某自有办法，张兄，你很迷惑秦某为何做亏本买卖？”

“是的将军！”

秦寿反问话，虬髯客沉默了片刻，如实点头说出心里的想法，还真想不明白秦寿用意何在？

“北方商会不是新罗国的人，而是高句丽的…”

“啊？！”

秦寿说出北方商会真实身份后，虬髯客大吃一惊同时了解到了秦寿亏本用意，他怕自己有后顾之忧，才亏本大赠送武装起拓跋族。

高句丽不善野外交战弱点，虬髯客早已知晓，要是拓跋族没有武器武装起来，高句丽在不善野外战斗，也能把拓跋族灭族，可有了秦寿这批武器支

援，高句丽也要惦念一下实力。

“将军，诸葛连弓和火弹箭！”

虬髯客心惊不已的时候，去而复返的姜奉拿着两尺长诸葛连弓，还有五支绑着冲天炮一样的箭支出现，把虬髯客目光吸引住了。

“诸葛连弓，可连续发射八支箭，有效射程十五至二十米，顺风最远二十五米，火箭弹骑兵与步兵克星，威力差霹雳弹几倍，三秒引线，里面装满铁珠，经过弓箭引射，爆破范围三米…”

秦寿每介绍一样，虬髯客就感到脑门晕乎乎的，全都是骇人听闻的杀器啊！虬髯客不知道秦寿还有什么杀器，但是光凭秦寿出手这些威力惊人的武器，只要拓跋族不是遇到万人军队，几乎可以轻而易举击退！

第383章蒸汽研究成功

秦寿败家的举动，姜奉只能翻白眼，想不明白秦寿今儿脑子抽哪门的风，居然如此败家一口气大赠送，姜奉忍不住多打量几眼虬髯客，心里琢磨着虬髯客什么来头？

恐怕皇上也没有他那么待遇吧？姜奉摇摇头心里叹息一声，琢磨不出虬髯客身份，姜奉忍不住替李世民感到悲哀，他如此信任秦寿，得到的汇报还没有虬髯客三分之二厚待。#中@.

“张兄，要试试看效果吗？”

“别，不，不用了！”

虬髯客崩溃十足地阻止秦寿败家，连他自己也看不过眼了，有了霹雳弹震撼，虬髯客不想在受到打击与浪费，知道用处就好能省即省，虬髯客也知道秦寿存货不多，不想在糟蹋任何一样宝贝。

“那好吧，张兄，你何时回去一趟？这批武器太贵重，需要你自己亲自送回去，秦某在派些人保护！”

秦寿看了看天色，呆着太久也不是事儿，容易引人起疑心，为了彻底收服虬髯客，秦寿不惜下血本，拓跋族天生骑兵料，不必现在衰落的突厥差。

日后征战沙场少不了拓跋族，只要有足够粮草安定拓跋族，秦寿相信十五年后，拓跋族会为自己抚育出一支让人闻风丧胆的骑兵，黄帝的后裔有差吗？

“一周后吧，承蒙将军瞧得起，张某人誓死效忠将军！”

虬髯客沉默片刻后，突然间单膝跪地双手抱拳行大礼效忠，惊呆了一边偷懒陪伴的姜奉，此时此刻姜奉才知道真相，原来秦寿如此慷慨是收服他！

“哈哈~~好，好，张兄快快请起！”

虬髯客下定决心的效忠，秦寿心中大喜，双手扶起效忠的虬髯客，没白费这段时间辛苦，有了他和他夫人族人效忠，自己势力又要飙升上涨。.~.

“将军，将军，蒸汽气缸研究好...”

大呼小叫的方龄急匆匆跑过来，也不知道是乐过头还是激动过头，忘乎所以地大声泱泱，丝毫没有注意到还有陌生人在场，直到发现虬髯客后，方龄忘乎所以叫喊声马上戛然而止。

“哦？这么快？方龄，前面带路！”

“是，将军！”

秦寿没有生气的意思，方龄松了口气，马上屁嗔屁嗔地跑在前头，看他高兴的样子，看来这次蒸

汽气缸真的没有问题了。

“张兄，请！”

秦寿没有遗忘一边的虬髯客，哪怕是他现在变成自己手下，秦寿也没有拿他当自己手下看待的意思，还是一如既往奉为上宾，很是让虬髯客有面子。

虬髯客也没有矫情，他也很好奇什么是蒸汽气缸，不敢与秦寿并行的虬髯客走在秦寿身后，看着秦寿雄厚背影，虬髯客越发看不透秦寿。

机械研究部与铁匠作坊相隔不远，曾经姜奉就投诉过，别把自己铁匠作坊与机械研究部在一起，理由是斐玉太危险了，隔三差五弄些蒸汽事故，看多了也吓人，碍于姜奉投诉，秦寿只好把他们两人隔开一间。

还未踏进机械研究部，秦寿就隐隐听到隆隆机械运作声，还有水蒸气压力过大放气声，虬髯客大感惊奇随后踏进机械研究部大门，马上震惊里面不可思议的情景。

整间五百平方宽的子，充满了金属朋克风格，当然虬髯客不懂什么叫朋克？可那金属冲击感，让虬髯客犹如进入另外一个世界似的。

蒸汽炉安装在火炉下面，熊熊火焰把蒸汽炉底

部烧得红彤彤的，蒸汽炉顶头排气阀在人工手动拉动下，滚滚水蒸气发出尖锐呼啸带起烟雾冲天而起。

二十多个人光着膀子忙碌不已，一问一答的汇报莫名其妙数字，至少虬髯客没听懂是什么意思，而没有任何助力下自行运转的转轮，深深吸引着虬髯客目光。

“将军，这是？”

虬髯客忍不住咋舌不已看了眼一边心情激动的秦寿，搞不懂眼前两个怪异铁杆怎么来回运转推动金属转轮的？

“这叫蒸汽汽缸，有了它用在农田上，赛过十几头牛，要是用于交通，日行千里不是问题…”

“啊？这么神奇？”

虬髯客咋舌不已地惊呼出声，不可思议地看着内复杂的蒸汽设备，虬髯客不敢质疑秦寿的话，从他拿出霹雳弹到一切虬髯客陌生的玩意，虬髯客都觉得那是多么神奇不可思议。

“将军，你看！”

虬髯客惊呼声把喜颜于色的斐玉惊醒，见到秦寿出现自己身后，带着喜色与骄傲指向运作了一刻钟有多的蒸汽汽缸。

失败了那么多次，花费了那么多的心血，终于研究出蒸汽汽缸，斐玉有些骄傲满足起来，没有辜负秦寿的期盼。

“不错，但是斐玉，不能太过于骄傲，这只是试验品，真正投入适用，就变成精工活了！”

“是，将军教训的是，斐玉知错了！”

秦寿皱眉不悦地提醒声，斐玉马上意识到自己太过于自负，以至于惹秦寿生气了，马上认错道歉，想到秦寿说得有道理，收起骄傲自负的心。

虬髯客目瞪口呆地看着蒸汽炉延伸出来的铁管，接口秦寿说的蒸汽汽缸部位，泄露出浓浓水蒸气白雾，把周围附近湿润了一片。

‘好厉害！’虬髯客忍不住咋舌连连，想不通原理何在，可水蒸气他倒是认识，经常洗澡产生水蒸气见多了，没想到水蒸气能够推动铁，虬髯客想破脑袋也没想出之乎所以。

“运转多久了？”

“启禀将军，三刻钟了，半个时辰要停歇一次，油脂润滑不行容易拉缸…”

斐玉如实回答秦寿的疑问，半个时辰已经很勉强了，在强撑下去会把缸体与活塞磨损，导致密封失效漏气没有了动力。

“嗯，辛苦了，本将军放你们几天假，好好休息几天，直到本将军想好蒸汽发动机模型，在开工！”

“是，将军！”

秦寿大度的开恩放假，斐玉心中大喜，为了这蒸汽汽缸没少熬尽脑汁，整整两个多月吃不好睡不好，现在有得休息自然高兴了，交了满意答卷没白领秦寿每月给的月钱。

“张兄，时辰不早了，走吧！”

“啊？哦，好，好的！”

虬髯客在秦寿呼唤声之中，艰难地从朋克蒸汽世界收回目光，带着震撼的内心与秦寿一起离去，见识了秦寿隐在真实实力，虬髯客庆幸自己没选择错。

第384章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

日落黄昏，从长乐得到超级满意答案，又见证秦寿真实实力，虬髯客马不停蹄骑着快马直奔回城，试图在城门关闭前回城，尽快安排好一切事物。ｗｗｗ．．ｍｅ

城东官道丛林，阴森森的丛林里隐藏着巨大杀机，十五名蒙面弓手蹲守丛林里一动不动紧盯着官道动静，直到虬髯客刁然一人骑着快骑出现，弓手刺客们慢慢拿起弓箭，拉满弓随时等候头领命令。

“毒草，此人暂时杀不得！”

弓手刺客头领正欲要下令的时候，韩宁带着人出现消声遗迹一段时间的毒草身后，及时出言阻止了毒草鲁莽，刺杀虬髯客无疑破坏了他的主人计划。

“你有什么资格与...”

“毒草，要是你家主人令牌呢？够资格了吧？”

毒草的冷讽声韩宁毫不放在心上，拿出毒草阴魂不散目光的令牌，韩宁有令牌在手，毒草不得不听令挥手制止手下刺杀虬髯客。

“你怎么有主人令牌？”

毒草看着虬髯客扬尘离去，搞不懂自己神秘主人怎么临时变卦了？更搞不懂韩宁什么时候见过他主人了？要不然怎么会有他主人的令牌？

韩宁笑了笑从身后手下拿过一坛酒，毒草看了眼韩宁手里的酒坛，犹豫了片刻勉为其难地点点头，与韩宁席地而坐分享美酒。

毒草拿起韩宁斟满的酒碗，轻轻揭开蒙面的下巴黑布，一口气干掉碗里的酒，痛快淋漓地大呼一声好酒，居然是长乐的啤酒，毒草忍不住疑惑起来，长乐稀少的啤酒韩宁怎么弄到手的？

“别奇怪，那些猪脑袋商人们孝敬的，唉~~如此好酒，真不知道长乐如何酿造出来的！”

韩宁耸耸肩说出酒的来历，末了忍不住叹息一声，舔着嘴边淡淡的苦涩味道，越发喜欢这种苦涩的啤酒，比起现在长安流传的美酒，别有一番滋味。#中@.

“少废话，你怎么有毒草的主人令牌？为何阻拦毒草刺杀心腹大患？”

毒草没有理会韩宁感叹，皱起眉头不悦地责问韩宁缘故，虽然自己主人与北方商会达成协议，可韩宁有自己主人的令牌，很是让毒草不解与气愤。

效忠了神秘主人那么久，鲜少与神秘主人交

流，更别妄想会赏赐令牌，而韩宁与自己神秘主人才接触没多久，居然得到令牌，很是让毒草气不过。

“靠这个，算了，跟你莽夫一样的人讲也讲不通！”

“你...”

韩宁诡异一笑用手指指着自己头，老气横秋的话惹怒了毒草，可想到他有主人令牌在手，制度与等级森严约束下，毒草只能强忍着韩宁目中无人羞辱。

“毒草，劝你识趣点，别自作主张，要是坏了韩某主公大事，不用韩某出手，相信你家主人也会有你好看！”

讽刺完韩宁阴沉着脸色警告毒草，为了逼虬髯客尽快效忠秦寿，迫使秦寿出动隐在兵器支援虬髯客夫人部落，韩宁的主公没少下工夫，精心安排一串又一串的戏码，演戏给秦寿与虬髯客看。

至于韩宁怎么知道秦寿有神秘强大兵器，全托毒草神秘主人的福，要不是他真诚结盟，意图借助韩宁神秘主公势力，分赃秦寿隐在强大兵器，还真不知道有这回事。

毒草神秘主人打什么鬼主意？韩宁心里早已猜

到，诱拐打劫到秦寿隐在神秘兵器，分蝇头小利给北方商会，而毒草的神秘主人会想法子揭穿秦寿，从中捞取秦寿技术，算盘打得不错。

而毒草自以为是擅自行动个性，他家神秘主人早已猜到，怕毒草冲动个性坏了精心布置好的计划，故而给韩宁令牌，让他出面牵制毒草。

“哼~算你狠！我们走！”

韩宁的警告声毒草很是没有面子，可又不得不相信韩宁的警告，恼羞成怒下带着手下离去。

“浪费了韩某的好酒，这家伙迟早是祸害，也不知道他家主人怎么容忍下他？”

毒草离去后，韩宁暗自嘀咕一声，有些肉疼自己珍藏的美酒，打心底想不通毒草的神秘主人，怎么可以容忍得下头脑简单做事冲动的毒草？

“秦郎，你确定把所有家当都赠送给张三？”

长乐长厢房里头，武媚娘不可思议地瞪大眼看着秦寿，霹雳弹一百多个，兵器三百，盔甲一百套，还有二十把诸葛连弓和五百支火箭弹。

要知道这些家当都是匠工们日夜辛劳打造出来的，而秦寿说送就送眉头都不眨一下，这让武媚娘觉得有些不可思议，甚至怀疑秦寿是不是脑袋进水了？

光是这些家当，就价值百两黄金，每一件都是耗费无数资源才拼凑出来，武媚娘隐蔽记录本里，每一件家当全都有备录在案。

“唉~媚娘，别那么死板钻钱眼里，哪怕是千两黄金，换来虬髯客他的人脉消息，还有拓跋族死心塌地效忠，这人情值得了，正所谓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

武媚娘钻进钱眼里很是让秦寿头疼不已，她能够为自己持家是好事，可有些时候该大方就要大方，而不是斤斤计较得与失。

缺乏心智磨练的武媚娘，秦寿有些纠结无语，没有了阴暗心理，武媚娘没有了强硬作风，更没有算无遗漏的心智，有好有坏少了狠毒多了几分寡断。

“好吧，媚娘想不通郎君心里想什么？”

武媚娘在秦寿头疼的时候，幽幽叹息一声，秦寿暗喻自己小家子气，武媚娘要是听不出来才是怪事。

“媚娘，别想歪了，郎君没有别的意思，好吧老实跟你说吧，这叫将计就计！”

“将计就计？”

秦寿发现武媚娘黯然的神色，迫于无奈只好道

出自己心中想法，很是让武媚娘大感惊讶，直到秦寿从抽屉里拿出一封信，武媚娘拿起信看了眼，忍不住大吃一惊。

“现在知道了吧？”

“这，秦郎，会不会太冒险了？”

秦寿头疼的反问声，武媚娘一脸担忧地看着秦寿，把信还给秦寿的同时，提心吊胆提醒秦寿，别冒这个风险。

“形势所逼，迫于无...”

“什么形势所逼，你们两个关门在这里叽里咕噜什么？”

秦寿感叹的话还没说完，刁蛮公主李漱突然推门闯进来，把秦寿吓了一大跳，动作飞快收起信，以免刁蛮公主发现了。

“藏着什么？啊？！”

“小乖乖，帮郎君生娃去！”

秦寿在刁蛮公主李漱跑过来时候，突然袭击抱起李漱，淫笑着打乱李漱好奇心，武媚娘大翻白眼，轻轻退出去懒得打搅秦寿好事。

第385章有爱的大唐律法

“勤工减刑？”

眨眼又三天时间过去，早朝太极殿内群臣们议论纷纷，给李世民这一手突然其来大唐刑法惊呆了，刑部尚唐临气定神闲眼观鼻鼻观心。

李世民提出的勤工减刑律法，唐临知道是谁提倡的，除了秦寿还真想不出还有谁能够想出这么新异的法子，勤工减刑打破了现有的大唐法律，也难怪群臣们会议论纷纷。

不管死囚还是轻重刑囚犯，只要是在牢里服刑的犯人，参与大唐每一样国有义务建设，服刑劳动成绩表现优越者，皆可减轻罪行，死刑可减轻到有期徒刑。

李世民此律法一出，马上遭惹到群臣们议论纷纷的争议声，此法太过于新潮，以至于群臣们适应力出现差错，无法适应李世民律法。

“朕新修改的大唐律法，诸位爱卿有何建议？”

群臣们惊呆的目光，李世民心中很是得意，新的大唐法律很人性化，至少比起现在大唐律法更为人道，秦寿琢磨出来的刑法，李世民现在才敢提出

来。

水泥厂与钢铁厂开建在即，需要大量的苦力，各地牢犯集合起来就是一道不可忽视的苦力，正所谓不用白不用，与其坐享其成等刑满或等死，不如发点粮食去干活什么的。

“皇上，老臣觉得不妥，此法一出会直接造就更多人徇私枉法，无疑助涨…”

长孙无忌第一时间站出来反驳李世民变法，李世民的变革长孙无忌知道，肯定是秦寿提倡的，除了他长孙无忌还真想不出还有谁。

秦寿的变革刑法，无疑是跟长孙无忌作对，长孙无忌修订好的大唐律法，秦寿又掺和进来破坏，无疑是在跟他作对。.~.

“哟喝~怎么不妥了？姓孙的，老流氓觉得可行，此乃大好事，咋到你嘴里就变味了，什么造就更多人徇私枉法，你修改的律法就没人徇私枉法了？”

“你，你，你强词夺理！”

程妖精第一时间站出来反讥长孙无忌，占据上风针针见血反驳的长孙无忌脸色涨红，手指着口不遮拦的程妖精，语言贫乏不知如何反驳。

“皇上，臣等认为合情合理，囚犯充军实乃下

下之策，严重打乱边疆布防，能力有限…”

串通一气的李靖等人同时站出来，支持李世民筹谋已久的变革，力压盖过孤立无援的长孙无忌，说实在的秦寿提倡的变革律法，比他的更完善更合理。

“皇上，此法不可…”

“有何不可？还是姓孙的你想要一手掌控律法，做些见不得人的事？”

“你，你胡扯！”

不服输的长孙无忌试图力辩，可程妖精针对性的死咬不放，长孙无忌气得差点肺炸，打心底想不明程妖精怎么老是跟自己过去？

“无忌兄，犯人充军本来就是不合理的事，第一，犯人不可靠，第二，犯人没训练，第三，犯人上战场无疑是等于死路…”

李靖等人再次站出来，细数犯人充军的危害，不但增加了军队压力，还打乱了治军严明的纪律，犯人去了战场也是死路一条，鲜少有活着的人。

老顽固大臣孔老夫子等人保持沉默，没有支持长孙无忌底气不足，保持中立看事情变化，很是让长孙无忌火恼。

阵线不统一缺少孔老夫子等人支持，长孙无忌

感觉自己就像跳梁小丑，光靠自己势力庇护的朝中不入流官员支持，长孙无忌显得有些势单力薄，无力驳回秦寿背后搞的一切。

至于房玄龄等人，长孙无忌更不敢去奢侈，他们没有落井下石算是够客气的了，通过他们沉默的态度，似乎早已知道有此事，静观其变那边强倒向那边。

“还有人有异议吗？”

长孙无忌孤立无援反对，李世民心中微微叹息一声，他不再是以前一心为民办事以前的他，自从长孙无忌与秦寿交恶，还有经历长子迫害打击，整个人都变了。

长孙无忌以前修订的律法确实很好，可是缺乏人性化的管理与漏洞，李世民反复揣摩以看出，最不喜现在的长孙无忌，做任何事把私人之间恩怨情绪带进来。

李世民直接无视自己，长孙无忌脸色变得一阵青一阵红，明摆着李世民已经想好了，要实施这个变革，提出来只是给群臣们通通气。

“这...”

群臣们议论纷纷地私底下聊起来，不得不说李世民推荐的变革，还真有点打得他们措手不及，更

具有人性化的刑法。

“老房子，你怎么看？”

“想出此法的人，绝！”

魏征私底下与房玄龄闲聊，房玄龄捋着胡须颔首点头，忍不住大赞想出此想法的人，用囚犯免费为朝廷劳作，争取悔过宽恕深得民心。

试问人谁无过？犯了一些小错就残酷无形充军，边远充军十去**必死无疑，能够大度容忍他人之错，给予改过自新机会，才是仁治大道理。

“嗯，老房子所言有理，魏某也是这么认为！”

魏征想想也是如此，这次李世民推出变革，单独只有长孙无忌反对，老顽固孔老夫子等人都保持沉默，长孙无忌可谓是孤立无援。

孔老夫子等老顽固之所以没有反对，完全是李世民推行的新律法，与他们专研的诗有些异同巧合，都是大圣容人之道，他们会自打耳光反对才是怪事。

“启禀皇上，正所谓破而后立，如此深得民心大好事，乃万民之福朝廷之气…”

唐临等群臣们议论完后，第一时间站出来赞同李世民的律法变革，自从秦寿跟他提及过，唐临早

就巴不得快点实行，一语击中了唐临心中大梦之想。

唐临也知道想要变革如今大唐律法，单靠秦寿一人无法实行，要不然他也不用拉拢了自己与李靖等人帮说客，由李世民实行变革律法，他们从旁推波助澜支持。

“既然诸位爱卿没有异议，那么就按照新律法执行，刑部尚唐临，此事由你负责！”

“是，皇上！”

李世民果断下定论，长孙无忌只能涨黑着脸色，没人站在他这边，他早已成了跳梁小丑，迫于现实成定局，长孙无忌想过冲动辞官，可又不敢做出鲁莽决定。

要是真辞官了，失去了势力长孙无忌不敢想象自己后果会怎么样？最容易想到的肯定会给秦寿玩残，只能够默认接受李世民推行的新大唐有爱刑法。

第386章大胆的措施

蒸汽研究成功后，秦寿一直疲于改进农田工具，蒸汽发展是必然的事，马虎不得也慢不下来，最基本要实行机械犁田代替现在畜犁田。 .me

想法是好，可真正做起来就麻烦了，第一个技术还不娴熟，第二个没有有效的润滑油，第三个怎么传输动力，就成了秦寿头疼的问题。

全都是机械学，光有理论不精通这玩意啊，憋了三天时间硬是没想出大致构造，秦寿把难题丢给斐玉他们，大致说了一下具体原理应付了事。

“这么快开始了？”

当贺明从后门溜到秦寿厢房，说出长安最新的消息，秦寿更是头疼到家，李世民变革律法圣旨下达，还真把毫无准备的秦寿打得措手不及。

变革律法无疑就是压榨囚犯劳作力，现在李世民又开始折腾水泥厂与钢铁厂的事，心烦机械问题的秦寿顿时头疼不已，还以为要过一段时间才会有眉目，没想到李世民这么迫不及待。

“是的，长，现在长安城百姓都议论纷纷…”

贺明把去往洛阳商人议论的话说出来，如今商人全都走前隋官道，途径长乐什么消息也打探得

到，只要稍微有耳力就能探听到消息。

“知道了，没事去忙你的吧！”

“是，长！”

原本以为会有什么赏赐，没想到秦寿一点奖赏也没有，好歹也是大消息啊？看了眼心情烦躁的秦寿，贺明不敢去打搅秦寿，郁闷不止地灰溜溜离去。

贺明前脚离去武媚娘端着参汤走进来，李漱回来后简直就是压榨秦寿精力，白天牵着旺财遛狗似的到处去疯，晚上回来就霸占着秦寿，仙儿甚是有怨言又不敢提出来。#中@.

“秦郎，你的参汤！”

秦寿头疼的模样，武媚娘摇摇头叹息一声，把参汤放到秦寿桌上，对于他棘手的机械问题，武媚娘再有才学也只能爱莫能助，压根不懂那些复杂的理论。

“洛阳哪边有消息了吗？”

想到虬髯客的事，秦寿揉了揉头疼的额头，头也不抬询问整理桌的武媚娘，想要知道洛阳哪边的消息，船只需要提前准备。

“暂时没有，秦郎，风险那么大，恕媚娘多嘴，肯定会有陷阱等着你上钩！”

武媚娘搞不懂秦寿用意，既然已经知道是陷阱，为何还要往里面钻？武媚娘也不知道说些秦寿什么好，是无知呢还是果断？

“这叫明知山有虎，本郎君偏要虎山行，一味忍让只会铸就他们更加变本加厉，而且，郎君我也未必会怕他们，是时候让刘仁轨熟悉海战了！”

秦寿自信满满的信心，武媚娘只能摇头叹息，不再多说些什么，说得再多也没有用，秦寿已经决定的事，武媚娘知道没有人可以改变得了。

“秦郎，刑部尚唐临在大厅外面求见！”

“嗯，知道了！”

武媚娘不知道说些什么好的时候，仙儿从外面走进来，告知唐临登门拜访，很是让秦寿感到意外，唐临来访秦寿不敢怠慢，把乱七八糟的纸张交给武媚娘整理，去会会登门拜访的唐临。

大厅内唐临与无所事事的秦叔宝闲聊，健谈的唐临把今日朝事说出来，很是让秦叔宝惊讶不已，更没想到秦寿居然瞒着自己，怂恿李世民变革大唐律法。

“小儿胡闹，实在是…”

“秦老哥，令郎此举乃万民之福，何来胡闹之理？”

秦叔宝目光复杂地看了眼唐临，深感愧疚赔礼道歉，知子莫若父，秦寿打什么算盘？秦叔宝心里最清楚，而唐临大义凛然的气度，更是让秦叔宝无地自容。

什么以劳减刑？扯蛋吧，秦叔宝信这套才有鬼，狡猾的秦寿连李世民都敢坑，那些死囚算得了什么？只是秦叔宝想不明白，秦寿怎么想出这么叫绝的法子？

默默伺候斟茶的柳紫嫣站在一旁，左瞧瞧秦叔宝右瞧瞧唐顺，两人客套虚礼一番后，又恢复沉默很是让柳紫嫣不解。

“唐叔叔大驾光临，小子寒舍蓬荜生辉啊！”

“蓬荜生辉？贤侄用词还真是让人叫绝！”

秦寿一出现双手抱拳，谦虚的话很是让唐临叫绝，要是秦寿的家里也叫寒舍，清廉到贫不建府邸的唐临，那他的家岂不是寒舍不如了？

“唐叔叔，走，我等一起去瞧瞧新监狱工程！”

“嗯，也罢，贤侄请！”

秦寿有意无意看了眼柳紫嫣，心思一动有意避开柳紫嫣，邀请唐临外面谈事，唐临不知道秦寿用意，想到监狱建设他也想去看看，便点头同意一起

出去。

秦寿有意避开谈话，秦叔宝只能坐在一边吹胡瞪眼，目光看了眼有些憋屈的柳紫嫣，脸带疑色沉默不语，搞不懂秦寿怎么处处避开柳紫嫣？

监狱工地里，民夫们顶着烈日搭建占地开阔的监狱，短短一两个月时间，渐渐地出现地基雏形，来来往往的民夫们挑着泥土倾倒出去。

唐临与秦寿在长乐护卫保护下，徒步来到长乐几里远扩建中的监狱，看着民夫们挥泪赶工，唐临心中百感交集同时忍不住担忧起来。

“贤侄，皇上如此着急用囚犯开建，安全方面甚是让人担忧啊！”

退朝心情激动过后唐临慢慢冷静下来，思来想去觉得李世民太着急太冲动了，监狱未完全落建就开始实施，极大增加了逃犯们逃狱的风险。

“唐叔叔大可放心，贤侄敢保证，那些囚犯们不会逃狱，甚至会感恩戴德唐叔叔深明大义！”

“哦？此话怎解？”

秦寿自信满满的话，很是让唐临心中不解，忍不住好奇看向秦寿，想要知道他有何妙计？能够把囚犯管的服服帖帖。

“逢年过节放假一回，准许家人工地探望，恩

惠并施…”

　　秦寿照搬李世民后期仁政措施，每逢过年准许囚犯回家过年大胆举动，以至于囚犯感恩戴德没有一个逃跑，过完年个个自动自觉回到牢房服刑。

　　“啊？这…”

　　唐临整个人傻了眼，不可思议地看向秦寿，为他想出来的馊主意惊呆了，而秦寿则笑了笑没有多说些什么，相信自己提一提，李世民肯定会考虑，毕竟这大胆的行为，还是他往后亲自做出来的，自己只是提前催化而已。

　　“秦将军，皇上手谕！”

　　唐临还想说些什么，一名皇宫侍卫快马而来，翻身下马后把一封信交给秦寿后，翻身上马离去。

第387章吴王号战舰

唐临离去后，秦寿才有空拿出李世民所谓的手谕，看到里面的内容，顿时双眼发黑一阵无语，甚至想要开口骂人，这闲得蛋疼的皇上，还真是会给自己找事！

收起所谓的手谕，秦寿头疼无比揉着头，李世民居然要求自己想办法哄高兴晋阳公主，一个四岁小萝莉闹闹很正常，至于无耻到哄小孩事也要强加自己身上？

还真是当爹不容易，当臣子更不容易，这点破事压担上身，还真是要了秦寿的命，最无语还是黄昏前进宫报道，要是没有拿得出手的玩意，自己看着办的威胁语气。#中@.

秦寿理解李世民心情，可他不理解自己要命的心情，秦寿搜刮脑海里的记忆，回忆起少得可怜的晋阳公主资料。

晋阳公主李明达，乳名兕子，至于李世民会起这么绕口的乳名，大约是希望她长得健康，能抵挡一切不测和疾病。

可惜这个名字，并没能挽救晋阳公主娇弱的命运，这个异常聪慧的公主，在十二岁的时候不幸病

死了，也不知道是李世民亏心事做多原因。

“秦郎，你这是怎么了？”

武媚娘正打算出门去看望自己娘亲与姐姐，发现秦寿抓头挠耳在长门前转悠，武媚娘忍不住大感好奇，什么事至于这么烦躁？

“你自己看！”

秦寿头疼无比地把李世民所谓的手谕交给武媚娘，带着希翼目光看向武媚娘，希望她能够帮忙出个好主意，说实在的秦寿还真给李世民无耻强加身的任务烦透了。

“这个，秦郎，媚娘帮不上忙，媚娘有事先走了！”

武媚娘看了眼李世民手谕，顿时无语地把手谕交还给秦寿，没有义气地跑了，很是让秦寿恼火无比，这算是什么意思？

“怎么了？二刘？”

“唉~燕宽，最近我家的闺女老是闹腾！”

秦寿正愁心怎么应付李世民的无耻要求，两名长乐蚕农们说话声吸引了秦寿，正头疼这事没想到里也有人遇到这是，秦寿不动声色朝两人慢悠悠走过去，想要看看他们有何办法？

“嗯？怎么了？”

燕宽一头雾水看着二刘，以前秦寿没有当长的时候，刘振是里最游手好闲的家伙，渐渐地给里人起了二刘戏称到现在。.~.

“还不是因为长的六夫人，我家闺女就喜欢听她...”

“音乐？！”

“啊，，，长？！”

二刘的话还没说完，秦寿突然猛拍脑门惊呼一声，把二刘和燕宽两人吓了一大跳，背后议论长夫人还给抓个正着，心惊胆颤的两人还真给秦寿吓到了。

秦寿没有理会二刘和燕宽两人，受到二刘的话启发，兴冲冲地转身离去，直让二刘和燕宽两人摸不着头脑，不知道秦寿这是怎么回事？

洛阳城，李恪大感无聊上街游荡，看着洛阳陌生的地方，李恪有种上当受骗的错觉，给秦寿忽悠了，街上年轻貌美女子游荡了几天，鬼影难见一个。

比起长安随地可见的貌美女子，洛阳城可谓是歪瓜劣枣一大堆，要么就是晒得皮肤黝黑的船家女子，要么就是带着小屁孩都会走路的残次品级妇人。

“上当了，本王上当了…”

李恪崩溃十足地自言自语，王府侍卫跟班们一脸黑线，不知道李恪唠叨什么？最近这几日总是如此，什么上当了上当了，都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

“吴王？”

闲来无事的李恪饶了一圈，最后来到秦寿的船工坊，敲响一直紧闭着的船工坊大门，喻敌亲自开门见到脸色不太好的李恪，大感意外请李恪进去，王府侍卫们全都阻拦在外。

“老是关紧门，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

李恪很是火恼喻敌老是关紧船工坊，有事来巡查都要敲门等，可当见到完成船体的楼船构造后，李恪顿时说不下去了。

船工坊河岸边搭起高高的木栏，用木板搭起八米高五十多米长的木板墙，两个足球场长宽的工坊地，放置一艏40丈船体，接近七米高的船身虽然没有缝合好，可光是骨架足以让李恪咋舌不已。

五十八名船工们爬上爬下敲打加固船身，浓浓的树漆味极其刺鼻，看到这个巨无霸用这么多树漆，李恪更是惊叹不已，这需要多少钱啊？

“这是何物？”

李恪咋舌不已地仰望着巨无霸一样的船，虽然

还没有完工，可那外铁内木的船身，足够震惊了李恪，从未见过如此巨大的船。

“王爷，这是将军新战舰楼船，长四十丈，起楼5层，高100余尺，宽50尺…”

喻敔知晓李恪与秦寿的关系，没有隐瞒把秦寿结合战舰与楼船一体的新战船说出来，李恪张大嘴巴久久难以合拢，这艘巨无霸的战船，超出了现今大唐海军任何一艘战舰与楼船。

“那它怎么行驶？”

李恪在喻敔没有隐瞒讲解声之中，绕着战船溜达一圈，发现左右两侧皆没有船浆之类，而两侧五米高处船身皆有保留两个磨盘大的口，忍不住好奇起来。

没有船桨李恪实在是想不明白，这么大一艘船怎么行驶河里或海里？眼前的巨无霸战舰，深深震撼着李恪幼小心灵，只能用一句话形容，太疯狂了！

“蒸汽驱动转轮！”

“蒸汽驱动转轮？”

喻敔说出蒸汽驱动转轮，李恪听得一头雾水，什么是蒸汽？什么是转轮？他听都没听说过，由此看来秦寿有很多事瞒着他，心里酸溜溜的李恪很不

是滋味。

“对了，王爷，将军差人送来信，喻某差点忘了！”

喻敌自己也不知道蒸汽驱动是什么，也不知道如何跟李恪解释，想起昨日长安来人送的信，喻敌马上把信转交给李恪。

“这船可有名字？”

“呃…没有！”

李恪拆开信看了眼收起，心血来潮似的见猎心喜，突然问一句船有名字没有？喻敌颇感无语地回复李恪，船都没做好，怎么可能那么快命名？

“嗯，那就好，这艘船就以本王番号起名，叫吴王号！”

“……”

李恪大言不惭的话，喻敌表示无语，这事他可不敢做主，要经过秦寿同意才行，没有秦寿点头，给喻敌一百个胆也不敢乱来。

“就这么定了，你们将军还真是…”

李恪大咧咧地亲自做主，末了脸色不爽地唠唠叨叨起来，喻敌冷汗连连不敢应答，亲自恭送李恪离去。

第388章神奇的音乐盒

“秦郎，快天亮了！”

秦寿在铁匠作坊一呆就是一天时间，临近天亮的时候，武媚娘在治安队如临大敌保护下，前往铁作坊去找秦寿，也不知道他忙了一天时间，到底在忙什么？

“知道了，王铁匠，你老眼昏花了，大多一个凸点了！”

“啊？长，这，这如何是好？”

武媚娘没敢走进热气熏人的铁匠作坊，大感好奇伸头仰望里面情况，见到王铁匠与秦寿玩泥沙一样蹲在水泥块边，一个骂一个道歉，搞不懂里面怎么回事。。

可当看到地面废弃一大堆铁皮的时候，顿时感到一阵无语，也不知道他们在里面干什么？脾气暴躁的秦寿抓头挠耳心烦不已，王铁匠更是可怜兮兮，双目充满血丝悔恨不已，一不小心打个盹就酿成大错误。

“重新打过，要是记忆旋律打不出来，你今天别睡觉了！”

“啊？是，长！”

王铁匠崩溃十足地应着，颤赫着僵硬过度的双腿，双手撑地费劲地爬起来，顶着心力憔悴的脸色，继续去重新打铁皮。

秦寿扫起地面的一大堆零件，全是音乐盒的零件，什么音筒内圈、音板、齿轮、发条、阻尼、螺丝等部件全都小心收好带走，音筒至关重要没办法纯铁打造，秦寿只好用木头代替，外层用树胶加小铁钉加固音皮。

“秦郎，这是什么？”

武媚娘一脸怪异看着秦寿手里乱七八糟的零件，搞不懂秦寿捣鼓了一天，就为了这些奇怪零件有何用意？至少武媚娘没有看懂这些东西是什么？

“制造美妙音乐的好家伙，算了，跟你说也说不明白，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想到李世民还在等结果，秦寿头疼不已，昨天黄昏前李世民来催过，秦寿钻进铁匠作坊没有去理会，放了李世民一次鸽子，秦寿不知道他会不会怦然大怒？

不用想也猜到肯定会，可这音乐盒制造麻烦，为了这哄小孩音乐盒，秦寿连王铁匠休息时间也霸占去，让他熬夜制作够苦了他。()$()$(小)$(说)$().---.高速！

“什么是音乐盒？”

武媚娘大感好奇，紧追着秦寿不放，想要知道音乐盒是什么？李世民逼迫秦寿做的事，武媚娘相信这个音乐盒一定很神奇。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问那么多干什么？”

面对好奇宝宝一样的武媚娘，秦寿没好气瞪着眼，没有理会武媚娘憋屈的目光，急匆匆跑回长，开始着手准备组装音乐盒。

“寿儿，站住，爹爹有话…”

“没空！”

早起的秦叔宝发现秦寿从外面跑回来，大声呼喝秦寿停下来，而秦寿头也不回应了一声，急匆匆跑到内院，留下秦叔宝独坐大厅吹胡瞪眼。

尾随其后进来的武媚娘朝秦叔宝行了个礼，便跟着秦寿身后进入内院，秦叔宝更是纳闷不已，打心底想不通秦寿在瞎忙什么？

“有这么忙吗？”

郁闷不止的秦叔宝摸不着头脑，不知道秦寿到底在忙什么？想不通只能叹息一声，只好等秦寿空闲下来在谈事。

回到厢房庭院，秦寿马上开始整理音乐盒零件，音筒内圈、音板、齿轮、发条、阻尼、螺丝等

等，全部划分一边小心翼翼放好，以免搞乱麻烦了。

万事俱备只欠音筒外圈铁皮，秦寿开始找来木板，不求人自己动手制作第一个音乐盒，虽然尺寸大了点，可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谁叫技术有限不是？

武媚娘静悄悄走到秦寿身后，想要看看他到底在捣鼓什么？忙活了一整天就弄了些零件，武媚娘很是大感好奇，一看就看了一个时辰过去。

“长，你看这次对不对？”

王铁匠双目充满血丝，小心翼翼把三指宽用钝铁打打出凸点铁皮递给秦寿，等待秦寿确认没问题才敢离去，这薄铁皮贼难打的，还有那些凸点也是，打错一个地方就等于报废。

“嗯，马马虎虎勉强过关，以后要注意了…”

秦寿把音乐盒最重要的音筒部位说出来，音乐盒之所以能够发出音乐，全靠旋转运动中音筒上的凸点，挑起音板后使音板振动，并按设计振动频率发出音乐。

技术有限下，秦寿只能够做到8音，一般22音以下的机芯为8-17秒循环，至于那些十几二十多音色，秦寿做不出来也想不出来，只知道音数越多，

奏出来的音色就越丰满，曲子和旋也就更丰富。

以前小时候音乐盒坏了，秦寿没少自己动手修，大概知道音乐盒原理，而以前听的音乐盒音乐也是记忆那曲子，秦寿极其熟悉。

“是，是，长，王某知道了！”

犯困的王铁匠很想睡觉，点点头应付着秦寿的话，秦寿没好气地挥挥手放过王铁匠，有过经验的他，日后在做音乐盒轻松多了。

“秦郎，这是何物？”

看了将近一个时辰有余，当秦寿把音乐盒组装好后，武媚娘忍不住开口提问，感觉秦寿手里的玩意有点怪异。

“老少适宜的音乐盒，媚娘，让你瞧瞧郎君我的杰作！”

秦寿转动组装好的音乐盒，在武媚娘好奇目光之中，松开上好链的把手，音乐盒马上响起叮叮声美妙的和旋乐。

“啊？这...”

从未听过如此好听的音乐，武媚娘整个人惊呆了，不可思议地看着秦寿手里两个巴掌大的木盒发出美妙的音乐。

“很神奇是吗？其实很简单的，全靠这个音

筒…”

秦寿手指着音乐盒上面的滚筒，武媚娘顺着秦寿所指音筒看过去，转动的音筒上面按一定的顺序排列着凸起的针，还有可以发音的钢片，每次音筒转动上下起伏发出叮叮声。

“好神奇，啊？秦郎，这，这，怎么停了？”

武媚娘刚接过秦寿递来的音乐盒，突然间音乐停了下来，武媚娘花容失色不安地看向秦寿，心里忐忑不安起来，以为自己不小心弄坏了秦寿的音乐盒。

“傻瓜，那是因为没动力了，滚筒周长有限，转一周就是一个循环…”

武媚娘愧疚的表情，秦寿哭笑不得地安抚她，不是她的错，是音乐盒没有动力缘故，秦寿再次上发链条，音乐盒再次响起。

“嗯哼~”

“啊？皇上？！”

武媚娘刚想接过秦寿递来的音乐盒，突然一声干咳声打断了武媚娘动作，秦寿转过头愕然失神看着李世民出现身后。

第389章晋阳小公主

“父皇，兕子，要，要！”

李世民板着脸出现，还真把秦寿吓了一大跳，可他那锐利的目光，一直紧盯着武媚娘手里的音乐盒，他身后的小萝莉奶声奶气呼唤声，把秦寿吸引过去。()$()$(小)$(说)$().---.高速！

晋阳公主？！秦寿大吃一惊同时，忍不住打量起见过一次面的可爱小公主，以前是远看没怎么注意到，现在近看却不同了。

她那一张粉嘟嘟脸蛋儿实在迷人得很，独特混杂着两种特质，一种是母亲给她的娇柔，一种是李世民给她的直率。

最招人喜欢的地方是她的眼睛，她的黑眼珠特别大，几乎占满了整个眼睛，而且漆黑漆黑的，仿佛看不到底。

当她对你有什么要求时，就用两只眼睛企求地望着，就好比现在这样目光盯着武媚娘手里的音乐盒，秦寿的心一下就软了，她要什么就给什么。

“嗯哼~”

小公主发话了，李世民岂有不从的道理？碍于面子上李世民没有说出来，干咳一声提醒秦寿，赶

紧自动自觉上缴，免得自找难受。

“皇上，这是微臣昨日赶制了一天一夜，才打造出来的音乐盒，希望小公主喜欢！”

“哦？音乐盒？”

秦寿拿过武媚娘递来的音乐盒，李世民大感好奇，接过秦寿递来的音乐盒，上看下看始终没有发现什么奇特之处，失去了动力的音乐盒停止了音乐。

“父皇，兕子，要，要！”

李世民拿着音乐盒不放，晋阳小公主顿时不乐意了，扁起嘴大有李世民不给就哭给你看，抓急的李世民失去君王威严，蹲下身子哄着晋阳小公主。

“好好，兕子，给，秦爱卿，如何用？”

李世民把音乐盒交给晋阳小公主后，眼看小公主不满意的目光，李世民又开始刁难起秦寿，询问秦寿如何使用音乐盒。

秦寿不敢怠慢直接教导晋阳小公主如何上链条，美妙的记忆音乐再次响起，晋阳小公主爱不惜手地紧紧抱住音乐盒。

“秦爱卿，你出来一下！”

晋阳小公主出乎意外喜欢音乐盒，李世民暂时饶过秦寿，示意秦寿跟他出去有事要谈，秦寿朝武

媚娘使了个眼色，示意她照看好晋阳小公主。

来到大厅秦寿没有发现秦叔宝身影，也不知道他是有先见之明还是出门溜达，难怪李世民如入无人之地直接走入后院。

“秦爱卿，拓跋族之事...”

“皇上稍等，你进来干什么？”

李世民谈及拓跋族之事，秦寿突然发现柳紫嫣端茶进来，忍不住出言阻止李世民的话，厉声喝斥柳紫嫣进来干什么？

李世民一脸怪异看着秦寿，不明白秦寿怎么对自家婢女如此之凶，也没有责怪秦寿意思，捋着龙须有些惊艳地打量着柳紫嫣，越看怎么觉得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李世民沉默了，目光一直打量着柳紫嫣，试图回忆起在哪儿见过，可国事多忙的李世民，总是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她？

“紫嫣奉茶...”

柳紫嫣有些委屈地停止门口，盈盈泪光积累到灵动双眸，很伤心很委屈的模样，李世民身后的严统领看了忍不住皱起眉头，不明白秦寿怎么如此粗俗对待一个婢女？

“以后这事交给媚儿她们，你专门伺候老夫人

便可，茶水撤下，叫媚儿重新换上！”

“是！”

秦寿的安排柳紫嫣大感委屈地应着，端着茶水转身离去，李世民坐在一边冷眼旁观，思虑的目光一直注视着柳紫嫣背影。

“严统领，出去门口守着！”

李世民隐隐之间猜到秦寿用意，沉默了片刻示意严统领去外面守着，严统领领命走出大厅，大厅内又恢复起平静。

“皇上恕罪，新来婢女不懂事，还望皇上见谅！”

“嗯，秦爱卿，恐怕此女不简单吧？”

秦寿的告罪李世民罢罢手，马上猜到秦寿用意，不言而喻地询问秦寿，很少见秦寿如此待人，更何况还是一名婢女。

“言归正传，秦爱卿，拓跋族之事，朕考虑好了，秦爱卿言之有理，朕准了！”

秦寿尴尬的笑声，李世民懒得去过问他的私事，把考虑好的培养拓跋族之事说出来，不管怎么说拓跋族与他有点渊源，放任不管怎么也说不过去。

“谢皇上，呃，微臣替手下感谢皇上大恩！”

秦寿失言的感谢，惹来李世民怪异目光，想到了什么秦寿一脸尴尬地纠正语词，以免李世民心生怀疑，李世民同意了支援拓跋族，无疑是一个天大好消息。

既然李世民都同意支援拓跋族，开启贸易自然可以光明正大了，要贸易就要有光明正大的运输船，蒸汽研究成功了迟早要问世，与其隐瞒着等待李世民发觉，还不如提前说出来。

“皇上，微臣有不情之请，还望皇上批准！”

“哦？爱卿但说无妨！”

看在秦寿音乐盒深得晋阳小公主欢喜份上，李世民心情大好，只要秦寿要求不是很过分，李世民都可以斟酿批准。

“微臣想要在溺水河建个船工坊，同时需要大量的煤炭！”

“建船工坊？煤炭？”

秦寿的要求还真是让李世民大感意外，李世民不可思议地看着秦寿，想要确定秦寿不是开玩笑，他建船工坊做什么？煤炭还好说一点，综合一年调查时间，他长乐消耗几乎是全长安的三分之二！

“秦爱卿，你建船工坊有何用？”

“造运输船海贸！”

李世民的疑问声，秦寿想也没想直接说出自己想法，长安明地里造运输船，洛阳暗地里造军舰，运输船只要稍微改造一下，又可以变成战船和登陆船，主要自己有蒸汽技术，有蒸汽技术就需要用到大量煤炭！

“运输船海贸？”

李世民惊讶了，海贸可不比境内河贸，汪洋大海风险一箩筐，海盗风浪多不胜数，境内河贸比较靠谱，就是防止水贼劫货什么的。

“不错，皇上，微臣有正在研究的蒸汽技术，无需人力风力，主要有足够煤炭，可日行千里而不知疲惫…”

“嗯？”

有意思了，秦寿提及的蒸汽技术，深深地吸引了李世民，光是日行千里而不知疲惫，就足够李世民动心好一阵，打心底咋舌不已，什么东西这么厉害？

“皇上，眼见为实，请！”

早有准备的秦寿，早已命斐玉等人夜里把样品蒸汽技术搬出来，李世民带着好奇心情，在秦寿邀请下立身而起，去看看秦寿所谓的蒸汽技术。

第390章蒸汽的魅力

“爱卿，这是？”

当秦寿带着李世民来到蒸汽机存放点，以前自己旧房子的地方，李世民看到蒸汽设备，整个人大吃一惊看着蒸汽炉，第一时间想到好大的铁桶！

紧随其后保护李世民安全的严统领，也是差不多一样的想法，见到两米高的蒸汽炉，第一时间想到好大的铁桶，只是铁桶上面多出个怪异的长管子和帽盖，不知道有什么用处？

要是秦寿知道李世民和严统领两人心中所想，不知道会不会无语到吐血，明明就是蒸汽炉，怎么变成铁桶了？当然秦寿不知道李世民和严统领心中想法。

“启禀皇上，这就是蒸汽设备，通过高温沸腾开水产生蒸汽，再由蒸汽压力通过铁管传导到蒸汽气缸产生动力，而后再有里面活塞推动…”

秦寿滔滔不绝说出蒸汽原理，李世民满脸越来越多黑线，说实在的秦寿没说一句话，他压根没听懂，可以确切地说是云里雾里！

什么高温，什么水蒸气，什么压力，还有什么动力，李世民压根都没听懂，碍于面子之事，李世

民捋着龙须不懂装懂地颔首点头，没有去打搅秦寿讲解。

秦寿在一边耐心讲解，而李世民则带着好奇心，凑到蒸汽炉左看看右瞧瞧，陪同身后的严统领一脸黑线，李世民刚想用手敲下蒸汽炉，又怕出糟故而转过头看向停下讲解的秦寿。

“秦爱卿，烫乎？”

李世民一脸尴尬地转过头，看向身后的秦寿想要确定一下，其他没有听懂，但是这个蒸汽炉要用大火烧，李世民倒是听懂了。

“启禀皇上，没炭火烧不烫！”

秦寿一脸无语地回应李世民的疑问，没见蒸汽炉下面都没有生火吗？怎么可能会发热发烫呢？

李世民随口应了一声，放下心来用手敲敲蒸汽炉，发出清脆厚实的铁皮声，铁的，李世民终于可以确定事实。#中@.

李世民大感惊奇地围着蒸汽炉转悠，看了半天始终没有看出个之乎所以，最后气馁地罢罢手，示意秦寿开始展示他所谓的蒸汽设备。

“皇上请稍等，微臣这就去安排人手来启动它！”

“嗯！”

秦寿暂时告退离去，李世民想也没想点点头示意秦寿快去快回，他也很想瞧瞧这所谓的蒸汽设备如何，至于晋阳小公主李世民压根不用担心，在长乐要是还有危险，秦寿不用混了。

不消片刻，秦寿带着五名治安队进来，还有尾随其后赶来的秦叔宝，没想到李世民跑来这里，秦叔宝急匆匆走上前行礼告罪，给李世民罢罢手示意免礼。

“秦爱卿，开始吧！”

李世民看秦寿带人进来了，很想见证一下蒸汽的魅力，是不是秦寿说得那么夸张？秦叔宝呆在一边，一头雾水看着房子内的蒸汽设备，不知道秦寿这是闹哪出？

“是，皇上，你们几个，把蒸汽炉抬上灶头，小心点，别搁到了！”

秦寿领命马上安排人手，把蒸汽炉抬上临时建起的砖石灶头，没有水泥加固有点松动，需要很小心放上去。

“寿儿，你在瞎搞什么？”

秦叔宝不知道秦寿弄什么，忍不住凑到秦寿身后，小声翼翼询问秦寿，怂恿李世民来这里，又看到稀奇古怪的玩意，秦叔宝纳闷了，这家伙还真是

没一刻安宁过！

“爹爹，稍后你便知道！”

趁李世民与严统领目光都注意在蒸汽炉上，秦寿小声回答秦叔宝的疑问，也没空去与秦叔宝解释太多，蒸汽动力迟早要出现，当是给李世民打打预防针。

秦寿打算蒸汽动力明地里用在农田商业上，哪怕李世民怎么想都好，都不会把蒸汽动力用在军事上，除了自己列外，那是自己专利。

“生火，把管头接上去，小心点！”

“是！”

架好蒸汽炉后，秦寿马上安排五个熟悉过的护卫开始生火与连接管道，五个护卫们有条有理分工合作，李世民与秦叔宝大感惊奇，耐着性子等待结果。

半个时辰过去，子里在炭火越来越旺盛燃烧下，李世民与秦叔宝还有严统领三人热汗淋漓，李世民还好点，有严统领接过秦寿递来的折扇扇风。

“秦爱卿，还没好吗？”

“皇上，快了，水没开呢？在等会！”

李世民有点受不了内热气，忍耐着性子问了一声秦寿，而秦寿敷衍似的回答，很是让李世民不

喜，可又不得不耐起性子等待。

当蒸汽炉水温达到沸点的时候，浓浓白雾在护卫放压的时候，突然间长啸一声把李世民与秦叔宝还有严统领三人吓了一大跳，心有余悸地抬起头看着蒸汽炉上面的放压口。

“皇上，请后退一点，以免发生意外！”

没有质量保证的玩意，秦寿不敢开玩笑，请李世民后退到门口，有什么突生变故可以第一时间逃离，以免水蒸气喷出误伤李世民就麻烦大了。

李世民在秦寿提醒声下，与秦叔宝一起下意识后退到门口，等待秦寿开始施展所谓蒸汽动力，想要看看秦寿所谓的蒸汽动力如何。

“开始！”

“是！”

确定李世民与秦叔宝都呆在门口远观，秦寿开始示意五名护卫打开通气阀，让蒸汽驱动蒸汽气缸，进行蒸汽时代的动力。

随着一名护卫打开通气阀，大量压缩过的水蒸气通过阀门传进管道，进入禁止的气缸后，发出哧一声后开始慢慢运作。

“啊？！”

李世民与秦叔宝还有严统领三人失声惊呼出

声，不可思议地看着气缸活塞推杆自行运作，没错，在没有人推动下自己动了起来，随着护卫慢慢加大气阀，气缸活塞推杆速度越来越快，空转的轮盘转出眼花缭乱的呼呼声。

“这，这…”

李世民瞪大双眼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一切，泄露的铁管冒出浓浓白雾，把整间子弥漫得犹如仙雾般，咔哧咔哧声的机器运转声，惊呆了秦叔宝与严统领，半天没有恢复过来，脑子里想着一件事，太神奇！

伴随着一声水蒸气过多泄压呼啸声，秦叔宝良久从震惊之中恢复过来，目光复杂地看着秦寿背影，蒸汽动力给秦叔宝带来太震撼的视觉冲击。

秦寿很是得意李世民吃惊的目光，这就是智慧的力量，这就是蒸汽的魅力，只要蒸汽娴熟了，大唐即将提前进入蒸汽时代。

第391章妇债夫还

再次回到长大厅，李世民良久未恢复过来，一直处于蒸汽驱动带来震撼之中，从未见到过如此神奇的玩意，李世民彻底给震惊了。

蒸汽的驱动诞生，李世民看到了其中无法估量的价值，不但李世民如此，连同一边陪坐的秦叔宝，也是差不多如此，蒸汽的驱动给他太大的震撼了。

头一次见到如此神奇的东西，还真是开阔了秦叔宝的视野，没想到世界上还有如此神奇东西，不得不让秦叔宝感叹，还真是孤陋寡闻了！

“秦爱卿，你所谓蒸汽…”

“启禀皇上，蒸汽技术用于农业或商业没有问题，要是用于军事上，没有多大效果！”

李世民心里想什么秦寿最清楚，他一开口秦寿马上出言打断他的话，打消李世民用于军事上的想法，自己的专利怎么可能便宜李世民？还指望日后蒸汽技术做家底靠山，肯定不用装备用于非自己家底上。

秦寿的话李世民心中很是不喜，可又不得不接受事实，秦寿说不行那就是没有办法，李世民知道

有些东西强迫是没有用的。

秦叔宝不懂这些东西，有心想要帮忙也帮不上，只能呆坐一边看秦寿与李世民做交易，至于他们会达成面交易，秦叔宝不知道。

“如何用于农业与商业？”

不能够用于军事上，李世民心里多多少少有些遗憾，遗憾归遗憾，能够用于农业与商业上，对于李世民来说怎么也算是个安慰奖。

“机械农耕与机械运输！”

“机械农耕与机械运输？”

秦寿说出机械农耕与机械运输，李世民忍不住纳闷起来，不明白秦寿这话是什么意思？不过听起来有点意思，至少陌生的词眼，吸引了李世民。

“启禀皇上，机械农耕就是，机械代替畜力耕作，日耕畜力几倍工作量，而机械运输就是，机械代替畜力拉运，一次性可拉上万斤的东西，也就是几百石左右重量...”

“嗯？爱卿所言当真？”

李世民双目放光地看着秦寿，不得不说秦寿的话，深深打动了李世民雄心壮志，要不是见识了秦寿的神奇蒸汽设备，李世民肯定会笑之以鼻，认为秦寿在吹牛皮。

可见识了神奇蒸汽设备后，李世民不是这么想了，既然秦寿能够说出来，就有把握做到，最好的证明就是长乐的农田。

“皇上，微臣岂敢乱嚼舌头，只是蒸汽设备有些不娴熟，微臣还缺一样最宝贵的东西！”

“何物？朕有的，绝不吝惜！”

李世民半信半疑的质疑声，秦寿拍着胸脯保证，赢得了李世民喜悦的赞誉声，可当秦寿提及宝贵的东西，李世民心中一紧，秦寿眼里宝贵的东西，肯定是不凡之物。

‘等的就是你这句话！’要不是蒸汽气缸缺少最有效的润滑油品，秦寿也不至于提前拿出蒸汽设备，迫于无奈只好求助李世民尽快完善蒸汽设备。

秦叔宝一边看着秦寿，发现秦寿眼珠子不安份乱转，就知道他心里又开始出馊主意，秦叔宝忍不住叹息一声，能安份一点吗？

秦叔宝想不明白，真心想不明白，秦寿怎么这么喜欢与李世民掐来掐去？都各自想着法子压榨对方，李世民是光明正大压榨，而秦寿则是变相换法子报复。

“石油！”

“石油？何为石油？”

当秦寿说出石油二字，李世民皱起眉头，还真没有听说这个古怪的名字，目光看向一边沉默不语秦叔宝的时候，秦叔宝摇摇头表示自己也不清楚。

醒悟过来的秦寿猛拍着自己脑门，真是糊涂了，石油不是现在的名称，在李世民奇怪目光之中，秦寿再次说出李世民一头雾水的话。

“呃，就是，猛火油！”

“猛火油？何为猛火油？”

‘又不对？’李世民一头雾水的话，秦寿崩溃了，猛火油不是现在的别称吗？突然间秦寿醒悟过来，猛火油是宋朝时期的别称，好像前期叫什么水来着？

“呃，应该是，石脂水，对，石脂水！”

“石脂水？秦爱卿，你到底想要什么？”

李世民一脸黑线看着秦寿，从石油到猛火油再到现在的石脂水，李世民听都没有听说过，压根不知道秦寿想要找什么？

又错？秦寿崩溃了，还真不知道怎么形容石油了，秦寿知道现在有石油，有些人已经用于照明，甚至有些人已经用到车毂减少摩擦，只是个别少数。

“泉有苔如肥肉，燃之极明，水上有黑脂…”

想破头脑难以想出如何形容石油，秦寿马上想到古代形容石油的话，张嘴说出石油特性，没办法，要是没有石油提炼出润滑油，蒸汽气缸无法长时间工作。

至于提炼秦寿也不愁，北魏时期郦道元就写了一本水经注，听说一直在皇宫收藏着，里面记载着先人们简单提炼石油经过。

“秦爱卿，你说的是有毒石漆吧？黑如墨人畜触之必死无疑…”

“石漆？呃，没错，皇上，就是石漆！”

当李世民说出石漆与石油一模一样话，秦寿犹如小鸡啄米似的拼命地点着头，没想到石油这时候叫石漆，并不叫什么猛火油什么石脂水，还真是够无语的。

“嗯，秦爱卿，你要多少？”

石漆不值钱，大唐境内有不少，没想到在秦寿眼里变成最宝贵的东西，李世民表示很无语，这东西也只有穷苦百姓买不起油膏，才冒险去装取来用。

秦寿不知道李世民心中想法，要是知道了肯定吐血不已，石油不值钱？换到后世李世民肯定是超级暴发户了。

“皇上，这个当然越多越好！”

石油秦寿不怕多，提炼过后可以产出煤油什么的，比起用现在贼贵的动物油脂靠谱多了，更何况机械这玩意，最吃润滑油。

“嗯，过段时日…”

“父皇~呜呜…漱姐，她坏，打坏了兕子音乐盒…”

李世民准备答应的时候，晋阳小公主突然哭着跑出来，哭诉刁蛮公主打坏了她的音乐盒，尾随出现的皇宫侍卫手里拿着散架的音乐盒。

“秦爱卿，限你马上重做一个，要不然，哼…”

“啊？这，是！”

李世民一边安抚晋阳小公主，一边阴沉着脸色威胁秦寿，妇债夫还，秦寿崩溃十足，忍不住心里破骂起做错事逃之夭夭的李漱，好你个闯祸精刁蛮公主。

第392章再现神秘杀手头领

眨眼两日时间过去，天色变暗的时候，虬髯客带上他所有家当人手出现长乐，二十五人分批聚集到山神庙，等待秦寿应约到来。 .ｍｅ()$()$(小)$(说)$().---.高速！

“郑宏，你无需跟着张某人奔波…”

“张大哥，你不用说了，郑某心甘情愿！”

虬髯客试图说服郑宏回去，他没有必要跟着自己去冒险，海上风险很大，什么时候遇到风暴海盗什么的，这些都说不准。

郑宏的决心让虬髯客感到一阵无奈，说实在的虬髯客真的很不希望他跟着自己，留下来打理聚贤楼总好过跟着自己冒险。

知道郑宏的脾气，虬髯客没有在多说些什么，说得再多也没有用，他决定的事没有人能够阻止，就是因为他这牛脾气，深得虬髯客佩服与尊敬。

‘但愿一路平安吧！’虬髯客心里默默地祈祷着这次回家路途，转过头看了眼忠心不二的江湖豪客们，这次需要他们保驾护航，不得不劳烦他们跟着自己去冒险。

“张大哥，秦将军他们来了，好多人！”

虬髯客思想开小差的时候，郑宏突然看见远处摇晃的十几盏灯火，顿时大吃一惊，隐隐约约之间整齐的脚步声，郑宏大胆猜测来人不少。

虬髯客回过神的时候，秦寿和五百名精兵一同出现，保护着十五辆稻草掩饰过的板车姗姗来迟，虬髯客马上亲自上前去迎接。

“秦将军，这是？”

虬髯客不可思议地看着秦寿出动五百精兵，大致已猜到秦寿用意，肯定是保护这批兵器送过去的，要不然秦寿也不用如此大费周章。#中@.

五百名精兵身后还有二十多名工匠，当他们出现后，更是让虬髯客惊讶不已不明白秦寿用意，怎么也带上工匠了？

“张兄，这位是刘仁轨，秦某的御侮校尉，这次负责护送兵器到拓跋前，要是遇到什么事，归他指挥！”

秦寿朝身边的刘仁轨点点头，在他站出来的时候，马上介绍刘仁轨的身份，虬髯客不明白秦寿用意，担还是十分给面子上前抱拳互相熟络一番。

“秦将军，这...”

“张兄，此次护送肯定不简单，以防万一，秦某不得不这样做...”

虬髯客的疑问，秦寿理解的同时担忧起来，虬髯客想得太简单了，要不是有潘安打探到的消息，秦寿还不知道有那么多人惦记，更不知道自己树立了那么多仇恨。

当虬髯客得知这次护送危险重重，虬髯客忍不住咋舌起来，看来自己与秦寿都掉进了某些人设定好的圈套，等待着自己与秦寿钻进去。

而秦寿将计就计的大胆魄力，不得不让虬髯客佩服起来，说实在的虬髯客还真没有想到有那么多人惦记秦寿。

“张兄，这些工匠们可以给你夫人族人带来改善生活，交代你的夫人好生款待他们，要是能够给他们安家最好！”

“谢将军，张某人牢记于心！”

秦寿交代声，虬髯客铭记于心不敢疏忽，打心底感激秦寿能够劝服年轻的匠工远离家，这背井离的滋味，虬髯客心里最清楚。

“张兄，此行多注意，遇到不长眼的人，切记不用手下留情，最好别左右刘校尉决议！”

秦寿怕虬髯客太过于正义，不屑下杀手干掉心怀不轨的人，更怕他会左右洗脑不稳固的刘仁轨，慎重其事叮嘱他，别去影响刘仁轨的判断。

“是，将军！”

秦寿的交代声，虬髯客脸色复杂地犹豫了一下，勉为其难答应下秦寿的要求，他知道秦寿用意，下狠手一个不留。

虬髯客把自己情报拿出来，一本账本一样的，小心翼翼转交给秦寿，虬髯客把联络方式全告知秦寿。

“张兄，时辰不早了，出发吧，早去早回！”

收到虬髯客转交来的情报，秦寿心里踏实多了，有了这情报，自己消息灵通多了，再也不用眼瞎一样，观察不到长安的动静。

“张某人告辞，秦将军，保重！”

夜长梦多虬髯客也知道这个道理，与秦寿告别后带着人手开始朝洛阳方向赶去，洛阳那边早已有船只安排好等待出航。

长安城内观月楼，灯火通明的观月楼韩宁在后院呆坐，与他对坐的是一名金面面具人，还有两名一动不动直站着的面具人。

韩宁自斟自饮地品了口茶，金面面具人一动不动双手抱胸，目光一直紧盯着韩宁，也没有说话似乎在坐等韩宁先开口。

“好吧，金主，算你厉害，找韩某有何事？”

金面面具人一动不动，一坐就是半个时辰，韩宁彻底落败投降，先开口打破沉寂，这个神秘人物韩宁不得不佩服他毅力。

“你没资格问这句话，老实坐着便是！”

金面面具人冷笑一声，傲气十足的语气，很是让韩宁不喜，他的话很明显瞧不起自己，韩宁愤怒可想而知。

“金主，韩某忍耐有限的，说出来意吧，如若不然，合作到此为止！”

他有傲气韩宁更有傲气，北方商会不需要他，照样玩的过来，更何况他除了有善于暗杀的刺客，其他基本对北方商会没有帮助。

要不是大小姐有交代款待他，韩宁才懒得去鸟他，长乐好不容易有动静，他就跑来打搅布局，很是让韩宁心中不耐烦。

“你以为姓秦的有那么愚蠢？没有试穿你的计划？韩宁，吾在这里就是阻拦你去破坏！”

“为何？”

金面面具人的话，很是让韩宁感到惊讶与意外，有些看不透眼前的金面面具人，既然他都已经知道秦寿那边动静，怎么还不出手？

“等！”

“等？”

金面面具人简陋的话，韩宁更是费解难以理透，不明白他这话是什么意思？还要等什么？在等下去秦寿那批神秘的兵器早就出海了。

“等时机到了，陆地你我联手，皆不是姓秦的对手，出海了就不同了！”

“韩某凭什么相信你？还有，韩某凭什么听你的安排？”

金面面具人操作局势的话，韩宁心中更是不喜，凭什么自己要听从他的安排？他玩他的，自己玩自己的，谁也不相干。

“凭这个，还有意见吗？”

“算你狠！”

当金面面具人拿出信物的时候，韩宁涨红着脸色，咬牙切齿怒视了一眼金面面具人，不得不听从金面面具人的安排。

第393章暴风雨前的宁静

“寿儿，这么晚了，你去哪儿了？”

秦寿送走虬髯客刚回到家，秦叔宝居然没有就寝，一开口就是询问秦寿去哪里，还真把秦寿吓了一跳，秦叔宝孤灯黑火坐在大厅，秦寿回来的时候，就点着油灯看着秦寿，阴沉着脸色示意秦寿落座，有话要跟他好好谈谈。.~.

秦叔宝发话了，秦寿不敢不从，老老实实落座一边，等待秦叔宝的审问，他不用开口秦寿也知道，他想要问什么，无非是想要知道自己三更半夜出去做什么？

“寿儿，你老实跟爹交代，你最近在干什么？”

“嗯？没干啥啊？爹，你干嘛这么问？”

秦叔宝一开口就是语气不善的责问声，秦寿装作一头雾水的模样，秦叔宝抽搐着嘴角，十分痛恨秦寿这欺上瞒下的态度。

“你晚上带走五百人和二十五工匠，还有一些箱子，里面装着什么？”

秦寿装糊涂很是让秦叔宝火恼，恼羞成怒一语道破秦寿所作所为，直让秦寿心里一惊，他怎么知

道的？

这一切都安排的很隐秘，没理由自己爹爹会知道的，秦寿忍不住心惊肉跳胡思乱想，不知道秦叔宝怎么知道这么清楚，看他语气似乎还不知道箱子里面装着什么？

“无话可说了？寿儿，你瞒着爹爹要到什么时候？老实交代，你带这么多人去哪儿？箱子里面又是什么？”

秦寿低头沉思模样，秦叔宝更是占据理由，开始责问秦寿，总觉得那箱子里面有古怪，还有没回来的人，就可以判断出，秦寿肯定在进行什么不为人知的交易。

“好吧，爹爹，里面只是兵器，支援拓跋族的兵器而已，山长水远肯定有不少海盗，那些人只是保护而已，至于工匠只是过去...”

面对秦叔宝发难似的质疑声，秦寿真真假假地说出实情，反正李世民都答应支援拓跋族，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至于兵器秦寿只是含糊其辞，没有说明具体是什么。

秦寿真真假假的话秦叔宝半信半疑，可秦寿都如实说出来了，秦叔宝还真找不出秦寿话里有哪些漏洞，只能勉为其难接受秦寿敷衍的回答。

李世民支援拓跋族一事，秦叔宝早已知道，前两****到来就提及过，只是想不通秦寿这次送了什么东西给虬髯客。

“爹爹，如若没其他事，孩儿先回去休息了！”

“嗯...”

秦寿有事瞒着不说，秦叔宝也拿他没有办法，只能暂时放过他，看着秦寿逃似离去背影，秦叔宝沉默下来。

秦寿回到厢房庭院的时候，潘安鬼鬼祟祟从厢房一侧钻出来，把一封信交给秦寿后，话也不说就拱手抱拳离去，前前后后不到几秒钟的时间。

“神秘杀手头领终于出现了？这回倒要看看你玩什么把戏？”

秦寿打开潘安送来的信，看到潘安打探的消息，忍不住冷笑起来，找到神秘杀手头领的老巢就好办事，秦寿也不急于找他麻烦，先确定是不是正主。

没有十足把握前，秦寿不敢贸然行事，以免灭了只是替死鬼小脚色，惊动了真正的正主隐藏更深，既然他想玩，先陪他好好玩！

三艏商船与两艏蒙冲慢慢驶出洛阳河，刘仁轨

站在蒙冲船头，吹着江河面特有的腥风，朦胧天色开始渐渐放亮，早起渔家忙碌张罗着生计。

当晨光万里时，峰峦垂悬于清澈透明的碧水中，岩影波光，交相辉映，湖水静静的，像一块无限的翡翠闪烁着美丽的光泽。

头一次出远门刘仁轨叹息一声，看着前面商船揭起江水一浪接一浪，不断地冲洗着岸边的岩石，心中不知不觉萌生起想家的情怀。

“刘校尉！”

“张三，有事？”

虬髯客从身后走过来，刘仁轨头也没有回，从思家情怀清醒过来，看着千篇一律的江河两岸，心神不敢放松警惕，这是他第一次出航，也是他第一次作战。

秦寿交代过这次出航不太平，有可能遭遇到接应不暇的遭遇战，刘仁轨不敢疏忽大意，谨慎打量四周的动静，以免阴沟翻船对不起秦寿的信任。

“刘校尉，你说会有人劫持我们的商船吗？”

虬髯客心绪不宁地与刘仁轨站在一起，眺望平静的江河，总觉得平静的江河里，充满了危机四伏，平静的渔船扎堆江河，虬髯客总觉得有些古怪，一时间说不出哪里古怪之处。

这次护送的武器太贵重了，虬髯客不敢有半点的疏忽，当得知有人故意逼迫自己投靠秦寿，又设计想方设法逼出秦寿隐藏的武器，虬髯客忍不住担忧起来，同时也想不明白，秦寿明知是计，为何还要将计就计？

“这个说不准，张三，你看，这里的渔船太平静了！”

刘仁轨叹息一声，打量周边诡异平静的渔船，总觉得有些心绪不宁，好像有什么事要发生似的，具体哪里不对劲又说不上来。

虬髯客顺着刘仁轨的话看了眼两岸的情况，确实如刘仁轨所言那样，太诡异的平静了，前面还能见到渔夫早起张罗生计，而到了这里却平静的要命。

头一次出战，刘仁轨心里一阵激动同时，内心又有些期待起来，五百海军训练时间虽然不长，可超负荷的训练与江河上熟悉水性训练，刘仁轨相信比起现今的大唐海军绝对不差。

“刘校尉，莫不成…”

“很难说，保持警戒就是了，但愿将军猜测有误！”

刘仁轨叹息一声，摇摇头打断虬髯客的猜测，

不敢果断下论敌人会不会在这里出手，还是出海了在出手。

虬髯客觉得刘仁轨的话有道理，想起秦寿的交代，还有这批武器的价值，虬髯客没有再去烦刘仁轨，转回去告知休息中的手下们，随时保持警惕。

蒙冲过后，两艘静止的渔船似乎开始晨起的生计，荡起船桨尾随蒙冲后面，刘仁轨早就发现身后的动静，没见对方捕鱼而是远远跟随着，刘仁轨忍不住皱起眉头。

‘要开始了吗？’刘仁轨轻轻叹息一声，不敢确定隐在的敌人会不会在这里出手，后面两艘小渔船肯定是探子，想要确定商船是不是装有货什么的。

刘仁轨手里拿着一面旗杆，朝另一艘静止的蒙冲比划了一阵，张德志与张德明两兄弟回应了刘仁轨的旗语。

第394章先礼后兵

“秦将军？”

次日清晨观月楼，韩宁大吃一惊看着秦寿带着黑牛出现观月楼，秦寿突然间拜访还真是出乎韩宁意料之外，怎么也想不到秦寿会找上门，而且还是现在。

秦寿冷笑一声什么话也没有说，带着黑牛穿过酒客们，直朝观月楼后院走去，韩宁阴沉着脸色紧随秦寿身后，并不敢出言阻拦秦寿进入后院，包括哪些杂役们也不敢去阻拦秦寿，韩宁都没说话，哪些杂役们敢阻拦身份不凡的秦寿吗？

秦寿自来熟踏进后院大厅，韩宁不得不硬起头皮跟着进去，想要看看秦寿到来想要干什么？他突然其来拜访还真把韩宁打个措手不及。

“秦将军，你不怕韩某茶里下毒？”

杂役送来茶水后，秦寿也不客气品茗起茶水，悠哉活哉的样子，韩宁忍耐着性子，阴阳怪气提醒秦寿，小心茶里有毒。

“是吗？本将军给你一百个胆也不敢，除非你北方商会别想在长安混了！”

秦寿不屑一顾地冷笑一声，若无其事地放下手

里的茶杯，戏谑的笑容很是让韩宁不爽，可又发作不得只能涨黑着脸色，不知道秦寿又有什么鬼主意？

“秦将军，请入正题，韩某很忙，无法招待将军你，请见谅！”

摸不透秦寿来这里的用意，韩宁不得不忍耐着性子，总觉得秦寿突然到来没安好心，知道秦寿的厉害，韩宁不敢在态度骄横，以免秦寿又抓住把柄发飙。

“抓乱党！”

“抓乱党？”

秦寿突然其来一句抓乱党，把韩宁吓了一大跳，末了黑着脸色，难道他所指是金面面具人的事？可他又怎么知道金面面具人昨夜来过这里？

“秦将军，你莫要血口喷人，韩某只是一名正当商人！”

韩宁不安地看着秦寿，不敢确定秦寿是不是知道了什么？强硬着语气反驳秦寿无理取闹，韩宁脸色表现出一丝慌张，秦寿完全看在眼里。

“就凭你也配算是一名正当商人？本将军收到有人举报，你们北方商会用下三滥手段非法占取商铺！”

秦寿冷笑一声，一开口就是韩宁脸色大变的话，刚想要站起来的时候，黑牛拔刀的动作，直让韩宁皱眉不已，不敢乱动坐定一边。

“秦将军，你这是血口喷人，如若秦将军再如此，韩某…”

“要是本将军如何？找你们的靠山孬种长孙涣来撑腰？”

秦寿不屑一顾的讥笑声，韩宁顿时哑口无语，不敢去硬接秦寿的话，吃过秦寿一次亏，韩宁知道秦寿不是想象之中那么好对付。

“你是不是正当商人，本将军没有兴趣，不过本将军最感兴趣的，还是韩掌柜如何收买到这么多商铺？”

韩宁沉默秦寿马上占理发难，韩宁听到秦寿的话，忍不住皱起眉头，隐隐之间察觉到秦寿似乎查到了什么，一时间又说不上来。

占取商铺确实是用了不正当的手段，不过那些小商贩都给控制在手里监视着，没有人敢多嘴说出来，秦寿现在知道这些内幕，韩宁忍不住心里大吃一惊。

“秦将军，你不觉得你多管闲事了吗？韩某收买商铺之事，不在秦将军职责范围内吧？还有，韩

某只是一名…”

韩宁再也忍不住心里的怒气，不客气的话还没说完，大理寺正姜维带着衙差闯进来的时候，韩宁心中一惊，豁然站起马上给衙差一哄而上包围。

“秦将军，姜某已经派人把观月楼全包围起来，一个苍蝇也跑不了！”

“你们…”

韩宁没想到秦寿这么卑鄙无耻，居然玩起先礼后兵，更没有想到秦寿会突然间发难，找大理寺的人来查自己，没有准备的韩宁还真给秦寿打得措手不及。

“姜寺正，如若有人胆敢反抗，知道怎么做了？”

“知道，乱党处理格杀勿论！”

秦寿冷笑一声打了个响指，姜维在韩宁愤怒目光之中阴笑一声，轻轻一挥手衙差们马上四散开去，顿时间整个后院一阵鸡飞狗跳，惊呼声与尖叫声交织在一起。

韩宁敢怒不敢言，秦寿与大理寺正狼狈为奸，韩宁只有打碎牙齿的份，两人联手先礼后兵，韩宁除了无奈与愤怒，什么事也做不了。

民与官斗是不理智的，韩宁现在才想起这句谚

语，可现在什么都迟了，秦寿有预谋而来，韩宁无法抵抗也无法抗拒。

不消片刻，后院传来兵器打斗声，韩宁脸色变得更加难看，刚想要出去看看，黑牛第一时间走上前，拔刀动作韩宁脸色变得更加难堪。

韩宁不知道打斗声来源何处，也不知道后面发生什么情况，再看秦寿阴险的笑容，脸色变得极其难看，一直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栽赃陷害？’韩宁突然间脸色大变，不知道怎么回事，总觉得这打斗声来得太突然太意外了，意外到韩宁无法判断事情真相。

“唷，还真收藏有乱党啊？韩掌柜，你不是说自己是正道商人吗？那请问外面是怎么回事？”

“你，你们…”

秦寿讥笑连连看着脸色难看的韩宁，李世民婆婆妈妈不动手，自己先来个投石问路，把局势搅浑再说，先把韩宁丢进牢房里头，看他怎么打运输之中的武器主意。

“禀告姜寺正，秦将军，在后院发现隐蔽通道，并有铁面刺客反抗，我方死了五个…”

“你们栽赃陷害！”

“窝藏反贼？很好，拿下！”

一名带血的衙差急匆匆跑进来，把外面的情况说出来后，韩宁顿时意识到遭到秦寿无耻的陷害了，姜维的话更是让韩宁吐血不已。

留守的四名衙差拔刀而上，韩宁不敢反抗乖乖束手就擒，就算是反抗也没有用，反而会招秦寿下杀手，聪明的韩宁没有做愚蠢事。

“韩掌柜，好好在牢里待一阵吧，带走！”

“算你狠！”

韩宁给衙差推着走的时候，咬牙切齿怒视着秦寿，棋差一着没有算到秦寿会来这一手栽赃陷害，打破了他家小姐布好的局。

“秦将军，要是皇上问起…”

“本将军的意思，去吧，皇上不会为难你的！”

得到秦寿的保证后，姜维尾随其后跟着带人离去，连同假死的衙差也一同抬走，留下秦寿在这里处理收尾，闹得这么大肯定要给李世民个说法。

第395章音乐盒的魅力

皇宫甘露殿内，李世民一脸纳闷地看着若无其事的秦寿，想不明白秦寿到底在玩什么把戏？这么明显的栽赃陷害，想要闹哪出？

而秦寿若无其事地坐在一边，对于李世民的疑问目光，秦寿压根没有放在心上，既然做了就无愧于心，至于李世民怎么看，那是他的事。.~.

“朕需要一个理由！”

李世民没空与秦寿玩沉默，头疼十足地揉着额头，秦寿闹出这么大的动静，也不知道他在玩哪出？这么明显的打草惊蛇，完全破坏了李世民的布局。

要不是现在秦寿有大用，李世民可定大发雷霆，什么话也懒得去问了，直接把秦寿推出打一顿在说，私自乱动搅局实在是太气人了。

“皇上，他们不择手段拘禁小商人，要挟小商人把店铺归属他们…”

秦寿占据理由，实话实说很是让李世民无语，这事他早已知道，只是没有去理会，隐藏幕后黑手主脑没出现，反而打草惊蛇得不偿失。

现在倒好了，秦寿来这么一出，完全破坏了李

世民计划，也不知道是秦寿有意还是无意？李世民只能干瞪眼听秦寿说着不靠谱的话。

“秦爱卿，恐怕不止这些吧？”

李世民颇感无语地听着秦寿忽悠一大堆废话，总觉得秦寿言不尽实，似有所瞒忽悠自己，秦寿的忽悠能力李世民早已领教过了。

“皇上，微臣句句属实，大理寺衙差死了五个，不信皇上大可派人去查看，微臣不敢有半点...”

秦寿死猪不怕开水烫，占据理由忽悠起李世民，总不能说出实情，怕韩宁联手隐迹已久的神秘刺客，劫虬髯客护送的船队事吧？

少了韩宁碍手碍事，金面面具人就那点人手不足为俱，对付起立也省力多了，毕竟那批武器太贵重了，秦寿损失不得也马虎不得。#中@.

秦寿敷衍的回答，李世民只能吹胡瞪眼，勉为其难接受秦寿忽悠证词，搞不懂秦寿用意，李世民懒得去管，不该发生的都已经发生了，责怪也没有用，眼下还是抚平小公主才是正事。

“那音乐盒又坏了，爱卿，朕的小公主又闹了，你说如何是好？”

想到自己用力过猛扭断了弹簧，李世民老脸一

阵火辣，打心底气秦寿玩意不给力，秦寿制作的音乐盒完全没有技术保障，稍微用力过度就崩，太坑了！

“啊？这，皇上，音乐盒一时半刻…”

“天黑之前朕要见到，退下吧！”

秦寿废话了一大堆，李世民头疼不已地挥挥手，不按逻辑的思维，很是让秦寿头疼不已，可又拿他没有办法，君王之命不可违，只好郁闷不止地告退离去。

看着秦寿离去的背影，李世民目光变得有些复杂，良久头疼不已地叹息着，揉着头疼的额头，又破坏自己精心布好的局，真心拿秦寿没有办法。

“秦将军请留步！”

秦寿走出甘露殿的时候，一名太监突然走上前，出言阻拦秦寿离去，秦寿一头雾水看着眼前的陌生太监，不知道他拦下自己有什么事？

“秦将军，纪王殿下在孔子庙有请！”

“孔子庙？有劳前面带路！”

太监报出李慎在孔子庙有请，秦寿很是惊讶，那可是阁学的地方，李慎跑去哪里找自己有何事？秦寿忍不住纳闷起来。

带着疑惑秦寿跟着太监前往孔子庙，想要看看

李慎找自己有何事？总觉得找自己的不是李慎本意，肯定是受了韦贵妃指使，腼腆的李慎很少有这心计。

“秦将军，你来了，快请坐！”

孔子庙凉亭处，李慎坐在凉亭里喝着茶，秦寿的到来李慎心中一喜，亲自走出凉亭迎接秦寿，太监送秦寿到来后转身离去。

“纪王殿下，找秦某所谓何事？”

秦寿落座后，在李慎亲力亲为的斟茶之中，受宠若惊地抱拳还礼，李慎亲力过度秦寿有些消受不起，看他腼腆难以开口的模样，秦寿忍不住纳闷起来，可以排除他不是奉韦贵妃命见自己的。

“这个，先喝茶，先喝茶！”

“纪王殿下，茶可以喝，但是秦某还是想要知道来意！”

李慎难以开口的模样，秦寿越发纳闷，挥手打断李慎的客套，没时间也没有工夫与他玩哑语，那么多事等着回去处理，又要完成李世民交代的任务，忙啊！

“音乐盒，秦将军，可否送予…”

“……”

好吧，还以为什么事，感情又是音乐盒的破

事，秦寿没想到音乐盒魅力这么大，男女老少都通杀，现在李慎又提出要一个音乐盒，秦寿表示无语。

秦寿又那知道音乐盒的神奇，早已流传整个皇宫了，晋阳小公主终日带着音乐盒在掖庭宫闲逛，眼红了不少王爷公主们，李慎就是其中一个。

“过段时日吧，纪王殿下，如若没有其他事，秦某先告辞了！”

“好，好吧，秦将军慢走！”

秦寿敷衍的回答，李慎虽然很不满意，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至少秦寿没有拒绝自己，李慎迫不得已放过秦寿，只能等了。

“寿哥儿！”

秦寿在太监带路走到横街的时候，马上听到头疼的声音，刚敷衍完李慎，又遇到烦人的李治这个家伙，挡住去路很是让秦寿无语。

“晋王殿下，有事？”

带路太监停在一边稍微回避一下，秦寿不得不硬起头皮打招呼，不用问看他兴奋的目光，就知道他为何事而来？

“寿哥儿，听说音乐盒是你弄的，可否？”

“有空，有空一定送个，晋王殿下，没事秦某

先告辞了！”

李治一开口秦寿顿时无语，好吧，果然又是音乐盒，秦寿敷衍回答李治后，便急匆匆错身离去，没有理会愕然的李治目光。

秦寿头疼不已地加快脚步闪人，跑到皇宫大门的时候，迎面遇到大唐四大恶货一字排开守住秦寿马车，秦寿顿时崩溃十足，不会又是？

四大恶货包围秦寿的时候，黑牛松了口气，说实在的给他们四个包围的时候，黑牛感觉压力山大的！

“贤婿，音乐盒有呼？给老流氓我来一个！”

“贤侄，还有伯父我们三个…”

“……”

秦寿无语了，真心没想到音乐盒魅力这么大，连年岁过大半的大唐四大恶货，也钟情音乐盒？秦寿不得不感叹，音乐盒还真是老少通杀啊！

第396章头疼的人物

次日清晨，秦寿刚刚睡醒，马上收到长安的动静，不得不说虬髯客手下探子的打探消息能力，还真是出奇的快，短时间内居然可以整理到消息。

洗漱完毕秦寿拿起打探来的消息，有些意外地看着整理好的消息，北方商会查封不到第一天，马上又恢复了营业，天牢里蹲着的韩宁朝会散去安然无恙放出来。

“有意思！”

秦寿看着消息忍不住冷笑出声，这次打草惊蛇还真惊出不少蛇鼠，恐怕李世民又要进行一****清洗了，也不知道李世民现在什么表情？秦寿心里很是好奇。

“寿儿，大清早的一个人呆着笑什么？”

秦叔宝的声音传来，秦寿不动声色地收起整理好的消息，秦叔宝看在眼里没说什么，趁秦寿有时间，直接坐到一边好好跟秦寿谈谈事。

“寿儿，爹爹不管你做何事，但是有一事你要记着！”

“爹爹你说！”

秦叔宝语重心长的交谈声，秦寿大致已经知晓

他想要说些什么，可还是装出一副懵懂不知受教的表情，以免秦叔宝心中留有心结。

“寿儿，我们秦家世代忠良，食君之禄，忠君之事...”

秦叔宝怕秦寿不安份谋反什么的，语重心长提醒秦寿要做到忠厚，不要利己损人做些违背良心的事，更不要做不忠不义之人。

李世民如此重任信任他，秦叔宝就怕秦寿内心不满足，谋生叛乱想法，越发感到自己大命将至，秦叔宝瞒着秦寿没有说。

“爹爹，你放心，孩儿在浑，也没有不臣之心，更没有……”

秦叔宝的担忧秦寿听不出其中味道才是怪事，语重心长保证自己没有谋反的心思，话说到最后秦寿没说下去，不该出现的人又出现。

柳紫嫣吃力提着木桶低头走出去，看着她柔软的背影，秦寿打心底冷笑一声，装吧，看你装到什么时候？骗得了秦叔宝等人，骗不了秦寿玲珑剔透的心思。

“寿儿，既然你不喜此女，爹爹在里安排她一所居住地，你看如...”

“不用了，让她呆在家里做大小姐就是了，爹

爹，孩儿有事先忙！”

秦叔宝的提议秦寿果断反驳，要么送她离开长乐，要么就继续在监控范围内，要是真在里空置一间空房子给她，无疑是脱离了自己监控。

秦寿的变卦很是让秦叔宝无语，刚想要说些什么，秦寿早已一溜烟闪人了，留下秦叔宝独自呆坐一边摇头叹息着。

“国公爷，你怎么…”

秦寿前脚刚离去，孙思邈从内院走出来，看了眼垂头丧气的秦叔宝很是不解，不理解他为什么不把自己情况说出来。

“唉…免得他担心，药王，辛苦你了！”

秦叔宝不想秦寿过分担心自己情况，自己什么情况秦叔宝心里最清楚，虽然秦寿的药膳很有用，可年轻时候受损过度，加上如今年事已高，出现问题很正常。

孙思邈摇摇头叹息一声，对于秦叔宝的隐瞒，只能表示无语，落座一边按例进行替秦叔宝检查情况，把脉一番后孙思邈再次摇头叹息一声。

“国公爷，你恐怕…”

“生死乃天注定，药王无需自责！”

孙思邈欲言欲止的样子，秦叔宝知道他想要说

些什么，自己什么情况自己心里最清楚，没有在去折腾苦求什么。

“唉…国公爷，孙某这就去准备煎药！”

“有劳药王了！”

孙思邈摇摇头叹息一声，拱拱手抱拳离去，秦叔宝一脸感激地抱拳送走孙思邈，要不是孙思邈的药撑着，秦叔宝现在恐怕又躺回软榻病怏怏的模样。

“秦郎，朝廷派来的工匠有意见了，嫌弃地方住…”

秦寿刚踏出长，武媚娘便从工地走回来，把朝廷派发来的工匠不满心声说出来，秦寿听了忍不住皱起眉头，这些家伙有地方给他们住已经不错了，还嫌弃？

“别管他们，媚娘，这段时间麻烦你去一趟洛阳！”

“洛阳？”

秦寿一边交代武媚娘，一边朝养蚕户走去，当得知秦寿要自己去洛阳，武媚娘很是惊讶，不明白秦寿要自己去洛阳做什么？

当得知秦寿要她去洛阳协助李恪处理即将到来的茶叶，武媚娘顿时一阵无语，吴王那家伙太过于

懒散不管事，导致无人可处理茶叶。

洛阳制茶厂全都给李恪处理掉，要是不周转茶叶回来，茶农们闹事闹大了，那就麻烦大了，迫不得已之下秦寿只好安排武媚娘去一趟洛阳坐镇。

“秦郎，那这个人，你怎么处理？老夫人经常念叨你的不是…”

武媚娘跟着秦寿来到蚕农处，看到柳紫嫣在晾晒衣物，目光怪异地看着面无表情的秦寿，搞不懂秦寿怎么处处提防着她？既然不信任为何不赶走？

“媚娘，你仔细点看，看看发现了什么？”

对于武媚娘的疑问，秦寿没有回答，反过来考验起身后的武媚娘，有心培养她观人本领，但凡心思紧密的人，都能够看穿一个人是否在演戏。

要是她真是娇生惯养的大家闺秀，提这么一大桶的衣物，脚步还能这么轻灵？说出去没人相信，至于其他人为什么没有观察到这点，秦寿估计着给她演技到位外表疑惑了！

武媚娘观查了半盏茶时间，始终没有发现柳紫嫣不妥之处，疑惑不解地转过头看向秦寿，发现武媚娘疑惑目光，秦寿有些头疼地揉着额头，好吧，败给她了！

“李怡然？她怎么来了？”

秦寿正想说出柳紫嫣可疑之处，外突然停下一辆马车，远远见到熟悉又头疼的身影，秦寿忍不住头疼起来，这个小魔女又跑来干什么？

李怡然背着包袱朝秦寿这边走来，身后还跟着四名年轻女子，秦寿愕然看着李怡然，不明白她这是什么意思？武媚娘识趣地先闪人。

“哼~看什么看？”

“好吧，大小姐大驾光临，敢问有何事？”

李怡然一开口就是不客气的话，秦寿郁闷不止地揉着鼻子，多此一举问出很白的问题，看她这架势还有四个年轻女子的行装，就知道她们来意。

“要不是娘安排来的，本小姐还不愿意来你这破地方，少废话，本小姐住哪儿？”

“……”

李怡然不客气的憋屈话，秦寿无语了，不稀罕别来啊，没人强求你来，有她身后四个年轻女红高手足以，真心招待不起千金大小姐，很头疼的人物！

第397章人不可貌相

午时时分，房玄龄串门到同为宰相的魏征家，每次见到不堪入目的民房，房玄龄就忍不住摇头叹息起来，魏征为官清廉从不建府邸，比起他房玄龄汗濂无比。

低矮破旧的民房，老旧掉漆门楼从外面可见院子里面情况，魏征置身院子花架乘凉，几根长的竹竿架上，爬满了花藤遮挡阳光。

三两间破旧房子组成奇特宰相家，由于院子古树遮阴，以至于外面看去里终年不见阳光，昏暗潮湿，墙皮早已脱落了，墙上凹凸不平。

房玄龄心血来潮串门，魏征很是惊讶，从院下藤阴而起活动僵麻双腿，起身抱拳邀请房玄龄一同落座，呼喝一声内老伴奉茶伺候。

“魏兄，房某来叨劳了！”

“哪里，哪里，老房子，今儿之事你如何看？”

魏征收起奉命主持编写的《隋》、《周》、《梁》、《陈》、《齐》，把墨摆放整齐好，趁着房玄龄来串门，询问今儿朝事。

朝廷百官就有五六个控诉秦寿目无法纪持官欺

人，替蒙冤查封北方商会说好话，要求李世民放出受冤的韩宁，而大度的李世民说放就放，很是让魏征费解。

搞不懂秦寿与李世民玩什么把戏，一个昨天抓一个今天放，现在房玄龄来串门，魏征把疑惑了一个上午的问题说出来，想要看看房玄龄有何见解？

虽然秦寿心机很深，可他一心为民谋利，魏征还是有目共睹的，更何况他修改的大唐律法，简直是让魏征叫绝不已，他心术不正一面慢慢给魏征过滤。

“魏兄，你还真是高抬房某了，房某哪晓得这么多？不过可以肯定一件事，皇上要开始清查我等臣子…”

“哦？既有此事？”

房玄龄把心中担忧说出来，魏征不以为然，李世民怎么查都好，与自己无关，行得正坐得端的魏征不惧这些，而房玄龄的担忧，魏征知道，怕李世民寒了功臣们心。

两位宰相讨论了一个下午，最终房玄龄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摇头叹息不已默认离去，魏征继续戳写他未完成的。

“关鑫？他回来了？”

入夜时分，秦寿收到薛仁贵的回报消息，急匆匆赶去军营见见失踪有一段时间的关鑫，失踪了那么久才回来，秦寿觉得有些奇怪。

薛仁贵在前面带路，而秦寿则低着头，琢磨起关鑫遇刺当日的事，他掩护风火雷电四人逃离后，这段时间都去哪里了？为何现在才出现？

也难怪秦寿会质疑关鑫，现在是多事之秋，秦寿不得不慎重对待每一件事，关鑫养伤养的太久了，秦寿不得不怀疑起关鑫。

军营外面，关鑫身边站着一名腼腆姑打扮的女人，头一次来到长安外围的长乐，姑好奇打量着军营里的一切，特别是见到军营里的幼崽虎豹，惊喜连连地拉扯着关鑫的衣袖。

“秦将军！”

“嗯，这是？”

秦寿来到军营，有些意外发现关鑫不是一人，他身边还有一名姑打扮的年轻女子，确切地说是有点丑的姑，至少秦寿无法直视夜里她诡异的容颜。

姑大约十七八岁，侧面看还可以，可要是她转过头可吓人了，至少秦寿给吓到了，黑黝黝的脸上一块吓人的胎记覆盖大半脸，憨厚一笑秦寿马上僵硬起脸色。

要是雷雨交加夜里，她来这么憨厚一笑，胆小的人活脱脱给她吓魂都没有，犹如见到厉鬼似的，越看越吓人。

“秦将军，这是关某贱内，承蒙贱内相救悉心照顾…”

关鑫在秦寿疑惑目光之中，提及丑陋的姑心中一阵安宁，至少秦寿发现关鑫没有做作的嫌疑，通过关鑫所言秦寿了解到他最近这些日子的动向。

原来关鑫掩护风火雷电四人离去，吸引走埋伏者窜进森山老林到悬崖边，寡不敌众挨了几刀打落山崖，原本以为一死晓幸遇到姑宁嫦曦救命之恩。

重伤未愈的关鑫受宁嫦曦悉心照料，慢慢痊愈同时相处一段时间，慢慢得知宁嫦曦不公的待遇，打小受尽白眼被爹娘抛弃森山老林，以豺狼虎豹周旋为生。

性子耿烈忠直的关鑫，秉承关家遗训受人之恩滴水回报，果断娶下这个丑女子，直到身子完全康复了，带着妻子宁嫦曦前来继续投奔秦寿。

“关兄，辛苦你了，里面请！”

“啊？秦将军使不得，关某…好吧，将军，请！”

得知事情经过后，秦寿一脸惭愧不已，为自己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感到惭愧，关家后裔岂能是忘恩负义之人？惭愧的秦寿朝一头雾水关鑫报以大礼后，邀请受宠若惊的关鑫进入军营。

秦寿如此以上礼下，关鑫感觉自己没有跟错人，双手抱拳还礼，带着一边沉默不语的宁嫦曦进入军营。

薛仁贵静静地在一边看着，直到秦寿与关鑫并肩进入军营，薛仁贵才跟着进去，哪怕现在薛仁贵官职高于秦寿，薛仁贵都以手下自居。

经过幼崽虎豹的时候，宁嫦曦突然间吹响一声口哨，在秦寿愕然诧异目光之中，宁嫦曦叽里咕噜说着生涩难懂的话。

训练了一天累泱泱的幼崽虎豹们直立而起，在训练守卫们惊讶目光之中，突然间变得精神奕奕围绕着关押笼子乱串。

‘难道这是传说之中的兽语？’秦寿大吃一惊看了眼宁嫦曦，又看看精神奕奕关押笼子里的幼崽虎豹，忍不住猜想到失传的兽语。

懂兽语的人很少，有些人是先天自带有的，有些人是经过钻研后天培养出来的，宁嫦曦会兽语还真是出乎秦寿意料之外，包括一边的薛仁贵，其中有一头老虎崽就是他的坐骑，从未见过它今日如此

兴奋！

“嫦曦，不可胡闹！”

“啊？是关郎！”

知晓宁嫦曦有与野兽沟通能力，幼崽虎豹变得这么生猛，完全是宁嫦曦的杰作，而宁嫦曦一洗开始的静，俏皮吐舌一笑。

“秦将军，贱内无知，还望…”

“无妨，里面请！”

关鑫道歉声没说完，秦寿心中大喜打断关鑫的话，高兴还来不及，怎么可能责怪他的妻子？关鑫的妻子还真给秦寿带来了惊讶，心情大好热情招待关鑫进军营里说话，宁嫦曦给秦寿印证了一句老话，人不可貌相！

第398章四面楚歌

眨眼半个月时间过去，长乐有条有序继续生产发展，新一批农田占城稻抓紧时间下秧，秦寿压根抽不出时间去关注其他事。

初来乍到的李怡然给秦寿带来很多苦恼，特别是她与刁蛮公主臭味相投，简直就是人来疯二人组，短短半个月时间，把长乐闹得鸡飞狗跳。

对此秦寿除了无奈还是无奈，也不知道她是玩的还是来做事的？秦寿也不敢去招惹她，惹不起躲得起，钻进农田里与佃户们一起种田，赢得了一片爱戴的赞誉声。

“没有动静？”

当薛仁贵在农田里找到累得腰酸背痛的秦寿，把收到的飞鸽传信递给秦寿后，看到刘仁轨简练的语词，秦寿忍不住纳闷起来，太诡异了！

“薛将军，辛苦你了，征兵进行的如何？”

偷懒的秦寿锤着腰，罢罢手阻止薛仁贵讨好的帮忙，秦寿可不敢叼劳薛仁贵，这传出去成何体统？转开话题询问薛仁贵征兵问题。

“一切进展的很顺利，就是人太多了…需要考察一番！”

薛仁贵如实说出实情，征兵告示一出简直是人山人海，长乐的服兵役比起大唐好多了，甚至不少慕名而来的府兵也在其中，而且还是偷奸耍滑借故离职拼拼运气。

薛仁贵的话秦寿头疼不已，难怪最近这些日子，不少大唐将军串门，感情是为这事，头疼不已的秦寿挥挥手，示意薛仁贵去忙他的。

‘太诡异了！’薛仁贵离去后，秦寿忍不住皱起眉头，想不通一直打自己主意的幕后黑手，怎么那么沉得住气？还是筹划着给刘仁轨来一次大惊喜？

比起秦寿的郁闷，相隔遥远的刘仁轨更郁闷，三艘商船与两艘蒙冲将近使出黄海之滨，浑浊偏黄海水一望无际，出海后隔三差五几乎难以见到有船只过往。#中@.

刘仁轨拿出单筒望远镜，站在船头瞭望附近海域四周情况，平静了半个月没有遇到阻拦，刘仁轨忍不住心生疑虑，秦寿是不是多心过头了？

没有想象之中遇到强盗，顺风顺水驶出大唐境内，害得将士们连续半个月时间没休息好，都在紧张气氛之中度过，在如此下去也不是办法，将士们肯定受不了。

“刘校尉，有动静吗？”

虬髯客也不知道自己问了多少遍这个问题，从出航到现在，一天至少问个好几次，可想到船中运输的兵器，虬髯客不得不谨慎提防。

再次见到辽阔的大海，虬髯客感叹连连，大海真的是魅力无穷，滚滚波涛击浪中流，沙鸥鸣空锦鳞入水，海天一色心旷神怡。

“唉~”

刘仁轨摇摇头叹息一声，收起单筒望远镜，目光如炬看着平静的海面，越是平静的海面，此时此刻刘仁轨越是觉得危机重重。

水，刘仁轨现在最担心还是水的问题，夏日出航水是最紧缺的，虽然出海前在境内补充满了水源，可难不保遥远的海程会不会消耗过度？

“刘校尉，对面的船只发来旗语，何意？”

虬髯客不知道刘仁轨的担忧，当他发现另一艘蒙冲，张德志两兄弟指挥的蒙冲，发来怪异的旗语后，忍不住好奇提醒刘仁轨。

旗语，虬髯客从刘仁轨嘴里大致得知，双方传递消息的手段，每一种旗语手势代表一种含义，极其方便又省去了命令到达不了的麻烦，没当过兵的虬髯客不懂得旗语。

“张三，我们进入倭国地盘了，前面是海盗出没地，要小心了！”

刘仁轨解读张德志发来重复两次的旗语，脸色变得慎重起来，猜测起秦寿担忧的事，有可能在海盗地盘动手，甚至有可能联手海盗！

暗中之手迟迟没有动手，刘仁轨就觉得有些不对劲，直到海盗出身的张德志两兄弟告知，刘仁轨才意识到这一点，这一战恐怕会在前方海域，至于有多少人？刘仁轨暂时未知。

刘仁轨的猜测，虬髯客马上脸色大变，虽然早有心理准备，可听到海盗地盘，难免心理有些畏惧，陆地虬髯客或许不怕，可对于大漠出身的虬髯客，最惧怕就是水战，没有晕船算是他神经大条了。

“刘校尉，你看，麻烦来了！”

虬髯客一脸担忧抬起头的时候，马上大吃一惊双眼急速收缩一阵，一手指着前方远处海域上密集小黑点，看得虬髯客头皮发炸地步。

“停止前进，所有将士进入备战状态，商船后退回到中翼，弓手就位，推出弩弓！”

“是！”

刘仁轨拿起单筒望远镜看了眼前方密密麻麻的

快船，果断下令停止前进，安排交代身后的护卫准备进入备战。

护卫得到刘仁轨的命令后，拿起牛角吹响号角，悠长的号角声一响，三艘商船与蒙冲同时停下船桨，蒙冲上休息之中的将士们听到号角声，在漆黑船舱里乱成一团穿戴兵甲。

“刘校尉，你看左翼和右翼也有敌人！”

虬髯客大吃一惊提醒刘仁轨，而刘仁轨在虬髯客提醒声，转身朝左翼黑点方向看过去，紧接着又看向右翼，密密麻麻的两翼快船，看得刘仁轨心凉一片。

意识到了什么，刘仁轨通过船舱快速跑到船后，虬髯客也意识到了什么，紧跟着刘仁轨身后跑到后面去看，尾翼同时出现一支十五艘小型快船，每艘快船上皆有七八人，快速朝蒙冲划来。

四面受敌刘仁轨冷汗淋漓，想跑也跑不了头一次出战居然遇到这么棘手的战事，还真是出乎刘仁轨的意料之外，刘仁轨转过头苦笑一声，看着脸色发青的虬髯客，忍不住仰头叹息一声。

“张三，这回我等麻烦大了！”

“何止麻烦大？没想到他们居然联手海盗！”

将士们嘈杂的脚步声与呼喝声，传入虬髯客耳

里久久难以平息，看着船尾外三四里远的快船，虬髯客心沉入海似的。

“鹿死谁手还是未知数，江军曹何在？”

“末将在！”

刘仁轨冷笑一声，在虬髯客愕然目光之中，刘仁轨大声呼喝一声，一名二十出头的年轻军曹长，身披皮铁缝合的兵甲，双手抱拳出现刘仁轨身后。

“安排两个排的将士，弩弓对付身后的快船，靠近五丈范围马上禀报！”

“是！”

虬髯客一头雾水看着刘仁轨，什么两个排？虬髯客没听说过，不过当江军曹长带着七十多号将士，没人身上背着弓箭，合力推出三个改进连发弩弓的时候，虬髯客终于明白过来了！

安排好后防刘仁轨又急匆匆跑回船头，与忙碌搬运箭支的将士们擦肩而过，虬髯客找到郑宏交代一番后，马上跑到船头去帮忙。

第399章刘仁轨的杀手锏

“什么玩意？”

江军曹长眯起眼看着后面敌军出现的人，除了一名带着铁面面具人的，其余人全是一身漆黑蒙脸装束，一百多号人杂乱无章的划船动作，江军曹长第一时间看出，这些人都是临时初学者！

“放箭！”

两艘蒙冲船尾后，随着后面敌军靠近射程范围，两艘蒙冲军曹长同时下达命令，六支手臂粗大号箭支飞向两里外的十五艘快船。

“是弩弓，快转向！”

“快，快点！”

六支大箭同时射出，把冲锋上前的十五艘快船的人吓得魂飞魄散，带头的毒箭扯起喉咙，指挥手下快点划船避开要命的弩弓。

毒箭差点有吐血的冲动，想不明白蒙冲将领怎么回事？居然舍弃前方防御力，把弩弓搬到船尾，通常一艏蒙冲只标配三把弩弓。

“啊~”

凄凉惨叫声惊醒胡思乱想的毒箭，目光看向两艘快船上的人倒霉十足，六支破风而来的大箭，其

中两支串起血腥的人肉串，一箭三人同时倒向一边，重心偏向揭翻了以轻巧为主的快船。

其余落空的四支大箭力歇掉进海里，惊魂未定的十三艘快船没有去救落水的同伙，也不敢去救他们，要是等弩弓装填好箭支，无疑是自寻死路。

“快划，他们装箭没有那么快！”

毒箭双目冒火顶着破浪海上拍打，恨不能马上爬上蒙冲，痛快杀掉船上可恶的士兵，一下子干掉十几个手下，毒箭心中在流血似的。

“放！”

嗖嗖嗖…三声破空声随着江军曹长命令同时飞出，三连发的弩弓发起第二轮攻击，第二轮巨箭飞出的时候，毒箭差点喊破喉咙。

“趴下！”

毒箭喊完第一个趴身在船上，其余的手下们纷纷效仿，低头避过飞来的要命巨箭，怎么也想不到，对方装箭速度那么快！

六支巨箭同时落空，江军曹长忍不住皱起皱眉，没想到对方学精了，知道怎么躲避巨箭，按照秦寿的话，眼下这情况等于大炮打蚊子，很是让江军曹长头疼。

“弩弓倾斜七十度，装满另外两弦箭支，等待

敌军进入射程，启用落箭式！”

“是！”

发现敌军的狡猾，江军曹长不得不动用浪费箭支的落箭式，以倾斜的落箭方式，借助巨箭恐怖冲击力，击毁敌军的轻舟快船，能毁越多轻舟快船越好。

“报，江军曹长，刘校尉有令，后防只许发射一轮箭支，连弓只许两轮，其余全调集到前方！”

“什么？一轮？连连弓也只能发射两轮？”

准备装填箭支的士兵们面面相虚看着江军曹长，传令兵的话他们听在耳里，军令如山默默地手臂粗的巨箭，不敢违抗刘仁轨的命令。

江军曹长不知道前面什么情况，不过刘仁轨要求调集箭支，可见前方吃紧的很，江军曹长头疼十足地挥挥手，传令兵马上带人开始搬家伙，搬走后方支配发射三轮的九支巨箭。

“楞着干什么？准备落箭式，至少给本军曹长打翻两艘！”

“是！”

江军曹长喝骂声，士兵们面面相觑地清醒过来，三支箭打落两艘轻舟快船？太牵强了吧？可军曹长发令了，他们不得不硬起头皮照办。

“快划，他们没有箭了！”

两艘蒙冲后方没有继续发射要命的巨箭，不管对方玩什么把戏，为了鼓舞低落士气，毒箭不得不违背良心，欺骗手下加快速度划船。

只要靠近了两艘蒙冲，弩弓基本没有什么威力不足为俱，只要在射程内，毒箭就可以用弓箭反击对方。

“连弓准备，等他们靠近一百步距离，马上开射，眼睛给本军曹长放亮点！”

“是，军曹长！”

眼看十三艘轻舟快船越来越近，江军曹长不得不冒险一拼，压缩只有十把钢制诸葛连弓射程，比硬弓距离远了一点而已。

古时每个朝代天子以自己的双步划分步数，左右脚各走一步，定为长度单位步，还规定步的五分之一为1尺，300步为1里，100步为一百米左右。

江军曹长聚精会神看着逐渐靠近的轻舟快船，心里默默祈祷着三中二，减少后防的压力，突然一个巨大黑影飞过头顶，江军曹长还没来得及反应是什么，径直落入船尾两米远处。

哗啦~~巨石落海卷起巨大波浪，溅起大量水花拍上蒙冲，震得两艘停下的蒙冲左右摇摆，江军曹

长差点站立不住扑到船甲上，等巨浪震动过后，心有余悸地看着海面浮起零星带血海鱼。

投石车，没想到前方居然有战舰，江军曹长忍不住咋舌起来，什么海盗规模这么大？居然连投石车战舰也配备有！

“稳住，快点，预备上位，准备放箭！”

东倒西歪的士兵们站稳后，江军曹长马上呼喝士兵们校准好走偏的弩弓位置，心里忍不住担忧起前方状况。

前方船头状况激烈，三艘三帆战舰，五艘楼船，十五艘两侧蒙冲，同时气势汹汹而来，更别提还有大大小小七八十艘轻舟快船。

楼船还好一点，可那三艘三帆战舰要命，每艘船身上皆有一辆远距离投石车，三石齐出动够要命的，搞不好中了一弹巨石，整艘船沉没都有份。

“瞄准战舰船体，放箭！”

蒙冲前头三把弩弓分成品字形，随着浑身湿漉漉的刘仁轨暴喝一声，九支巨箭同时连发而出，直朝密集的五艘战舰飞过去。

“啊～”

冲锋的强盗轻舟快船靠近蒙冲一百步距离，马上开始发动弓箭攻击，蝗虫一样数百支箭支同时飞

来，船首出中箭的士兵一眨眼间倒下十余个。

“刀盾手，前排顶住，后勤医务兵，马上救治伤员，其余装箭！”

临危不乱的刘仁轨通红着双目，敌军强盗来势汹汹，加上有不畏死亡的轻舟快船开路，打得刘仁轨有些措手不及，寡不敌众伤亡越来越大。

刀盾兵在刘仁轨命令下，拿起比洛阳借出人还高的盾牌，一字排开站在船甲上，抵挡第二波的箭雨攻击袭击。

“刘校尉，这可如何是好？”

没有带兵打海仗经验的虬髯客憋屈不已，要是在陆地虬髯客可以想办法吸引弓手，可在茫茫大海还真成了束手束脚。

“传令兵，出动杀手锏！”

“是！”

“杀手锏？”

虬髯客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镇定自若的刘仁轨，直到传令兵带人放楼梯跑去诱饵货船，虬髯客一头雾水转过头，想要知道刘仁轨什么杀手锏？

第400章木船的克星

“放箭！”

船尾后防，毒箭带队的轻舟快船靠近射程后，江军曹长大喝一声，三支巨箭同时倾斜发射出去，另一艘蒙冲同时发射三支巨箭，六支箭一前一后同时飞向不知死活十三艘轻舟快船。#中@.

“啊~”

“不好，船要沉了！”

三支巨箭同时冲破三艘轻舟快船，倒霉的人直接给巨箭连人带船碎片扎进海底，惊呼声与骚乱声同时响起，海面冒出猩红血水极其吓人。

三艘穿出窟窿的轻舟快船上人乱成一团，逐渐下沉的船喷泉似的涌入海水，发现有些手下想要跳到别的同伴船，以免重心偏差出现翻船骚乱，毒箭不得已下狠毒命令。

“镇定，暂时呆在海里！谁敢违抗命令格杀勿论，弓箭手反击！”

强制翻船的人呆在海里后，毒箭马上下令开始进行反击，五十多名弓手同时拿出长弓，搭上箭直朝蒙冲后防拉弓放箭。

“啊~”

“放箭！”

随着毒箭他们开始反击，两艘蒙冲后防士兵马上有中箭的人落海，江军曹长咬牙切齿暴喝一声，十把诸葛连弓分成两队，前排蹲着后排站着，窸窸窣窣连发弓箭朝毒草他们落后长弓手射过去。

“什么玩意？！”

噗通...噗通...一声声惨叫声在毒箭耳里响起，他手下弓手站起来拉弓准备放箭，一眨眼间变成活靶子，连发密集的诸葛连弓，惊呆了毒箭整个人，搞不明白对方两艘船只有二十把奇怪弓箭，居然可以发射上百支箭！

“江军曹长，刘校尉命令使用烟花弹！”

江军曹长正准备下令装箭匣，传令兵带着三名士兵抬来两个四管烟花，打断江军曹长下令。

“哈哈，好，好，早就应该用上了，生火，烧死他们！”

“是！”

江军曹长看着两个四管加大型烟花，心情大好一挥手撤掉弓手们，烟花虽然不多，可改进版的烟花威力够大，足够木制的船只喝一壶，江军曹长甚至埋怨起刘仁轨，怎么不早用烟花弹？

“哟西，唐人就是喜欢狗咬狗，对方肯定没有

箭支了，杀过去，收了他们运输的神秘武器！”

“嗨！”

两艘蒙冲失去了猛烈反击，藤条野心中很是得意，贪婪船上价值不菲的长乐神秘武器，大手一挥开始下令冲过去包围两艘蒙冲，别打沉了白费心机。

“刘校尉，这是？”

虬髯客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士兵们搬上来的烟花，目光怪异地看着刘仁轨，这些奇怪的铁管就是刘仁轨的神秘杀手锏？虬髯客横看竖看怎么也看不出其中利害之处。

“草木克星烟花，张兄，别小看这些观赏烟花，木船遇到只有找死的份，里面加了强效引燃粉，可以快速引燃木船…”

刘仁轨把烟花里面加了难弄的白磷解释出来，经过白磷加料在发光弹里面，可瞬间粘在木头上，产生高达几百甚至上千度的高温，别说木头了，长达十几分钟燃烧，铁也要融化。

虬髯客咋舌不已，虽然没有听明白刘仁轨的话，可那连铁也能够融化，就知道这烟花弹不简单，但是当得知这么厉害燃烧型烟花只有寥寥十个不到，虬髯客难免心理有些遗憾，要是数量再多点

就好了！

现在虬髯客终于知道，刘仁轨为何这么镇定从容不迫，感情是有后备杀器撑腰，不到万不得已不拿出来用而已，虬髯客更没有想到秦寿有这么厉害的武器。

“起火！”

随着刘仁轨命令，刀盾兵撤去盾牌，弩弓手们快速拆去笨重的弩弓，两人合力抬上白磷烟花，用铁链加固好烟花，等待火源到来引燃。

“将军，唐军装了奇怪的家伙！”

“哟西，困兽之勇，杀噶地！”

战舰探子手下瞭望到蒙冲这边情况，居高临下汇报情况，藤条野不屑一顾地冷笑一声，没见过烟花的他，不知道烟花的威力，仗着人多势众试图吞下两艘蒙冲和三艘货船，违背信义吞下长乐神秘武器。

失去了刀盾兵掩护，轻舟快船要命的箭支犹如蝗虫般飞来，倒下一个又一个将士，刘仁轨在怎么镇定也红了眼，与虬髯客的江湖豪客们拿刀格挡箭支。

“刘校尉！”

“张三，别管刘某，保护好火源！”

叮叮当当…刘仁轨手里障刀拼命格开要命的箭雨，哪怕自己大腿中了两箭，也硬撑着挡箭，保护船头加固烟花的士兵，还算宽敞的船头半盏茶不到时间，倒满了数十具尸首与遍地触目惊心的箭支。

虬髯客佩服不已地看了眼刘仁轨，身为主帅不顾自身安危，拼命保护下属值得虬髯客敬佩，没时间墨迹的虬髯客招手示意一边忙碌的郑宏上去帮忙，他自己跑到后面去保护火源的士兵。

轰隆一声，张德志与张德明两兄弟指挥的蒙冲，突然间中了巨石袭击，船身穿洞的蒙冲剧烈晃动了几下，喷泉一样的海水从穿洞的船中央喷发而起。

“不！！”

刘仁轨双目猩红地回头看了眼下沉的蒙冲，惨叫声与落水声交集在海上，失神片刻间刘仁轨小腹中了一箭，整个人后退两步跌倒船甲上。

“可恶，点火！”

刘仁轨中箭倒下生死不明，眼看敌军战舰与楼船快速冲锋而来，虬髯客保护火源来到架起的烟花，失去主帅下虬髯客只能硬着头皮下令。

拿着火把的士兵来不及多想，直接依次点燃架好的烟花快速引线，虬髯客与拿着火把兵后撤两步

的时候，整天巨响的烟花发出第一枚磷光弹。

轰隆一声，第一枚烟花磷光弹射偏落到五艘楼船前头，轰然爆开的烟花磷光弹乍起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倭国海盗士兵们只觉得双耳针刺般痛楚，悲剧还没散去，四溅的磷火瞬间引燃带头的一艏楼船。

“啊～～救我...”

“着火了！”

爆裂的烟花磷火瞬间引燃楼船，而楼船上扎堆的倭国海盗士兵们，瞬间成了高温燃烧弹效果的烤猪，与楼船顶层四周大火融为一体。

“八嘎！怎么滴回事？”

嘭~又一发烟花磷火弹直朝楼船方向飞去，靠近蒙冲二十丈的轻舟快船倭国海盗士兵们，第二发烟花磷火弹发射时，震破耳膜的倭国海盗士兵们受惊过度，特别是弓手们站立不稳噗通噗通声落入水里。

藤条野双目充血看着绚丽烟花磷火弹一瞬间消失，眨眼间又爆发出亮瞎眼的强烈光芒，藤条野受不了强光一瞬间刺激，闭眼在睁开眼的时候，整个人傻了！

第401章伤亡惨重

璀璨烟花绽放一瞬间，磷光火焰瞬间粘附在楼船，第一艘起燃的楼船火上加火，其余两艘楼船也在波及之中，三艘楼船浓烟滚滚惨叫连连。

()$()$(小)$(说)$().---.高速！

“撤！快后撤！”

见机不妙的两艘楼船乱成一团，船桨拼命往后划，而带火的倭国海盗士兵试图跳过来，皆给见机不妙的两艘楼船倭国海盗士兵打回去或落入海里。

当其余两个架起的烟花磷火弹发射的时候，轰隆一声，一枚烟花磷火弹直接命中一艏战舰，绽放烟火一瞬间整艘战舰燃起铺天盖地的大火。

“撤！”

藤条野吐血十足高呼后撤，再不撤那要命的烟花，迟早会把他的船队全吞噬掉，而且藤条野也不知道对方还有多少致命的烟花，一眨眼损失了好几千人，这回恐怕回去没办法向中大兄皇子交代了！

以倭国薄弱实力，根本造不出楼船战舰，这些船只全是以前前隋遗留下来的，现在一眨眼毁去倭国大半实力，藤条野整个人失惊无神跌坐船甲上，目光呆看着又三发齐射的烟花。

轰轰轰…三声爆破声与耀眼的光芒，哪怕是晴朗的白天，藤条野也觉得格外的刺眼，惨叫声与慌乱喝骂声，还有号角撤退声与凌乱的脚步声，连绵不绝交织在藤条野双耳。

“完了，完了…”

藤条野失魂落魄地颤抖着嘴，冲天火焰不用看肯定又有倒霉船只中招了，爆闪的火焰加入了白磷粘附性超强，只要稍微有一点火焰溅入船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藤条野伤亡惨重，后防区的毒箭也好不到哪里去，烟花磷火弹发射的时候，两连发的烟花弹准确无误落到两艘前头轻舟快船。

还没明白怎么回事的毒箭，下一刻见证了他永生难忘的一幕，璀璨的烟花一眨眼间爆发，绚丽的烟火带着致命白磷四处飞溅，瞬间点燃七艘轻舟快船，包括他自己铁面也粘附到了燃烧的白磷。.~.

“什么玩意？啊！”

熊熊火焰粘在铁面燃烧着，眨眼间高温传导铁面，毒箭吓了一大跳，受不了变烫变红的铁面，更顾不得手烫焦的痛楚，拼命摘下铁面丢出去同时，引燃头上的长发。

邪乎的火焰很是让毒箭吓了一大跳，顾不得什

么狼狈不狼狈，带着火冒四丈头发，犹如鸵鸟似的一头扎进海里，试图用海水浇灭邪乎的火。

“哈哈~~”

大快人心的江军曹长与士兵们嘲笑声，毒箭露出所剩无几的乱发，看了眼周边冒火的船只与手下，眨眼间四艘轻舟快船冒起熊熊火焰。

起火的快船上手下纷纷跳入海里，依然可见火在海里烧了一阵才慢慢熄灭，等人飘上来时，早已经给海水刺激烫伤晕过去，毒箭吐血十足双目喷火，可又不得不下令撤退。

“可恶，撤！”

连蒙冲十丈范围也没有靠近，毒箭有吐血的冲动，可见识了烟花磷火弹的诡异威力，毒箭不得不下令后撤，在冲下去毒箭不敢保证会不会全军覆没。

身后再次响起烟花震耳欲聋的起爆声，毒箭头也不敢回，抢过一个船桨拼命划后撤，怕煞那威力惊人诡异的烟花。

“撤，撤退了！”

来势汹汹的海盗团伙，眨眼间就开始狼狈逃窜，连轻舟快船也开始拼命后撤，蒙冲上的士兵们没有欢呼的喜悦，第一时间跑到倒下的刘仁轨。

“还傻站着干什么？快去救人！”

“啊？是！”

刘仁轨诈尸般跃起，一开口就是怒骂，士兵们惊醒过来后，马上开始营救落水的同伴，刘仁轨没死算是好消息。

随军军医背着药箱跑上前，查看了眼刘仁轨的伤势，两支不是致命箭伤，还有一支比较悬，直接命中小腹处，没死算是刘仁轨福大命大了。

“张三，谢谢你！”

“刘校尉，何出此言？”

虬髯客走过来查看的时候，刘仁轨在军医处理箭伤时候，开口道谢声很是让虬髯客不解，刘仁轨变得这么客套，虬髯客还真有些适应不过来。

“若不是你帮忙指挥，现在…啊~”

军医拔出箭支时候，刘仁轨毫无防备惨叫一声，面对刘仁轨哭笑不得的目光，军医一脸惭愧地笑了笑，他还以为刘仁轨准备好了才拔箭的。

“刘校尉，你先处理伤口，有什么事，稍后再说，张某人去帮忙救人！”

“嗯，有劳了！”

虬髯客的话，刘仁轨心沉入海，点点头朝虬髯客道谢，初次指挥战场没想到伤亡这么大，损失了

一艏蒙冲没什么，损失了兵将那才是大事，张德志张德明两兄弟生死不明，刘仁轨心中有愧。

虬髯客还想说些什么歉意的话，可见到刘仁轨自责懊悔的心情，虬髯客不敢再去打搅他，胜败乃兵家常事，更何况他以少胜多击退强敌，算是功劳一件。

船头处伤兵没有哀嚎声，顽强的意志默默自我包扎伤口，让旁观的虬髯客很是惊讶，换做其他人恐怕早已鬼哭狼嚎了，而这些伤员们不吵不闹，除了拔箭时闷哼一声，几乎是安静默默地处理伤口。

“张大哥，找到张德志张德明两兄弟了！”

“他们没事吧？”

郑宏避过抬尸体的士兵，走到发呆的虬髯客面前，虬髯客发现郑宏惋惜的脸色心中一紧，张德志与张德明两兄弟，虬髯客知道，很重情重义的人，只是时势弄人被逼入错行的海盗，早已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一死一重伤，张德志给巨石砸中，张德明给碎木废了右手…”

“什么？！”

当郑宏说出实情，虬髯客双手紧握成拳，吃惊的目光与脸上一阵痛苦的痉挛相辉映，第一次，眼

泪从他那凝滞的眼睛里像泉水样地流溢出来。

虬髯客推开郑宏，大步朝右侧船甲走过去，只见张德明目光呆，麻木地瘫坐船舱边缘，随军的军医简陋医术用火把烧着他断掉的右臂，丝毫感觉不到疼痛似的。

张德明左手抱着不成人形的冰冷尸体，所有外界的事物也正配合着他悲伤的情绪似的，天空渐渐泛起阴郁的天色，船下面是重浊乌黑的海水；还有一阵阵清爽悲戚的冷风。

很残酷的劫数，船沉掉了，带着他大哥张德志沉入大海，充满希望的大海上，灾难到来一刻连一根绳索，一块薄板也没有留下。

“德明，张某人对不起你！”

看着熟悉的两兄弟如今悲惨模样，虬髯客泪如雨下惭愧地双膝下跪，如此大礼惊呆了过往与忙碌打捞尸首的将士们，包括处理伤口的军医，静静地看着虬髯客朝张德志与张德明两兄弟磕头赔罪。

“张大哥，我们不怪你，因为我们是军人！”

张德明空洞的话，赢得了将士们尊敬声与爱戴，而虬髯客则惭愧地放声哭出来，要不是因为他们护送保护自己妻子族人武器，他们也不会发生这样的意外，这一切缘由归根到底全在武器上。

第402章奢侈的厕纸

眨眼间又过了一年，黄海一战各方势力安静了整整一年，包括一直不安份的北方强盗团伙，也安静了一年时间，受创严重的海盗团伙消声遗迹似的。ｗｗｗ．．ｍｅ

而刘仁轨使用的烟花型磷火弹，击退大规模海盗团消息，也落入李世民龙案上，威力巨大的磷火弹，李世民意识到了其中利害之处。

可是将近一年时间的调查与考研，均给秦寿以造价高，费用大为理由推脱，什么白磷不好保存，需要在低温下进行保存，温度超标会自燃之类，把李世民敷衍过去。

李世民逼急了秦寿，直接拿出一个塞了白磷的烟花当实验，在太阳暴晒没多久，烟花自燃把李世民唬住了，要不是亲眼所见事实真相，李世民还真不敢相信有这么回事。

“严统领，长乐最近有何动静？”

甘露殿内，李世民心绪不宁地放下奏折，最近这些时日慢慢变懒惰，懒于过问政事以至于挨了魏征一顿批斗，憋着一肚子气的李世民心里很是不爽。

要不是看他一把年纪，又出于好心提醒，李世民非把魏征拖出去咔嚓了，太不上道了，居然当着那么多群臣们面子开刷，叫李世民脸面何在？

“启禀皇上，还是老样子！”

李世民想要问什么，严统领心里最清楚，无非是想要知道长乐一切情况，包括秦寿的最新动向，可秦寿几乎都是游走工程与农田之间，压根没有什么异常情况，也没有值得注意的地方。

“没动静？下去吧！”

“是，皇上！”

李世民阴沉着脸色，挥退严统领后，总觉得事情并不是想象之中那么简单，秦寿如此研发白磷烟花的？又是如何填充易燃白磷的？一连串问题李世民浑然不知。()$()$(小)$(说)$().---.高速！

相比起李世民苦恼，长乐那边秦寿忙碌多了，又要监督秋收的情况，又要监管秋茶的炒茶技术，又要监管造纸技术，忙得团团转压根没有时间去理会其他事。

甚至即将回归的虬髯客等人，秦寿也没有时间去洛阳亲自迎接，一股脑钻进造纸作坊，查看造纸工人们制造纸业过程。

一批工人负责削好竹子，放入水池里浸泡，使

纤维充分吸水，待竹子泡水足够，全捞上来加上树皮、麻头、和苎麻等植物原料捣碎。

五六个人同时把原料转移到水力磨坊，借助水车动力研发出捣碎木桩，把原料放进不知疲惫的捣碎木桩，实现了省时又省力的半机械化捣碎。

紧接着又有工人分工合作，把碎料放入大锅里蒸煮，直到煮烂为止使纤维分散，直到煮成纸浆，每一步骤都分批人手进行，没有重复比起现在造纸合力化多了。

两口大锅分批使用，这口大锅煮烂的原料马上熄火，待下一批原料送来又换另外一口大锅，免去了空等冷却的等待时间。

“长！”

造纸厂工头石栗发现秦寿到来视察工作，马上丢掉手里的活屁嗔屁嗔跑过来，亲自招待过来巡查的秦寿，没进入长乐前，石栗是个造纸厂学徒工，给秦寿看中后步步高升变成作坊工头。

“嗯，第一批纸张出来了吗？”

“快了，长，工人们都在加紧时间烘干，长，这边请！”

石栗有些不习惯喊工人们，可秦寿制定的规矩，他不得不遵从改口喊工人，亲自带着秦寿越过

五人一组的三组纸膜区，朝烘干纸张的大石走去。

秦寿跟着石栗身后，看了眼纸膜区工人忙碌工作，捞起的纸浆全用平板式的竹帘把纸浆捞起，过滤水分制成纸膜，

纸膜步骤需要有纯熟的技巧，才能捞出厚薄适中、分布均匀的纸膜，太厚的纸浆会变成纸张太厚，浪费材料，太薄又不经折，很容易碎开。

烘干区是两间大小连体石，小的石负责用木炭烧火加热，包括一半以上子里的人饭，全都在这里统一完成，秉承秦寿浪费可耻精神，炭火可以煮饭同时，又可以传导热量到大子里，烘干里的纸张。

秋季风大秦寿不敢把纸张放到外面暴晒，沾惹了风尘影响纸张的质量，除非是夏季炎热的夏日，要不然一年三季全都放入烘干里进行完成。

“出炉喽~闲人回避，小心火气！”

“长，要出炉了，快闪开，贼热的！”

紧闭的石随着工人大呼一声，石栗马上提醒秦寿后退，高温的铁门推开一时间，那闷热的气温贼熏人的，石栗吃过一次亏记忆犹新。

秦寿点点头没说话后退远一点，遵守造纸厂的规矩，有些期待看着第一批纸张出炉，看看改进的纸张效果如何。

经过改善的烘干晒纸，造纸速度比起古法靠天吃饭快捷多了，最麻烦的就是浸泡这一步骤，要使得纤维韧性够好，就要花费一个多月时间，缩短了古法百日浸泡。

当烘干打开铁门，热气熏人的气息蔓延而出，两名工人不敢进去，一人一边用铁叉勾起挂着的纸张晾杆，把颜色发黄的纸张晾杆勾出来。

“石工头，这就是第一批纸张？”

当工人们放到平坦石板，揭开纸膜露出发黄不均匀的色调，看着浑浊发黄低档纸张，比起现在纸张稍微好一点，秦寿忍不住一脸冒起黑线。

比自己想象之中白色纸张差太多了，秦寿也不知道那个步骤出错了，这不是自己想象之中满意的白色纸张，用来当厕纸还差不多！

“这…”

石栗不知道说些什么好，跟着秦寿走到出炉的半人高纸张，三尺宽七尺长的纸张，可以说已经很完美了，就是不知道秦寿为什么还不满意？

“煮烂时加了石灰漂白没有？”

“啊？！”

秦寿突然想起漂白过程，而石栗惊呼声与醒悟表情，秦寿头疼不已地呻吟一声，好吧，不用问就

知道了，他肯定缺少了这至关重要的一步骤！

“这批纸全废了，别用纸筒卷了，给本长打包好送来当厕纸，下一批要是忘记漂白过程，你自己看着办！”

“是，长！”

秦寿气愤不已地转身离去，用纸当如厕完用？石栗冷汗连连地点头应着，为秦寿奢侈的举动感到无语，可又不得不点头应着，更不敢顶嘴，老实巴交亲自恭送奢侈的秦寿离去。

第403章悍将牛进达

哧~秦叔宝喝进的茶水瞬间喷发，一脸不可思议看着魏征，感情他今天来拜访，不是有什么大事，而是专程道是非来的，而他道的是非目标，更是当今天子李世民！

秦叔宝无语地看了眼魏征，识趣地装聋扮哑，不作任何表态，魏玉一脸羞愧之色，羞于与长舌妇一样的爹爹为伍，也只有他敢于光明正大背后说李世民坏话。()$()$(小)$(说)$().---.高速！

“秦兄，为何不见贤侄？”

“唉~魏兄，犬子终日瞎忙，说实在，秦某也不知他去向！”

魏征找秦寿有什么事，秦叔宝不用猜也知道，肯定是为李世民的事而来，如今大唐也只有魏征与秦寿，敢光明正大与李世民说话。

不想秦寿招惹太多是非，秦叔宝下意识回避魏征，甚至有些开始疏淡魏征交情，秦叔宝不想自己撑不住的时候，没有管制秦寿以至于他受魏征影响，变得越来越大。

李世民有一个魏征足够了，再多一个魏征无疑是坏事，到时候不单秦寿倒霉，连同怂恿者魏征他

自己也跟着倒霉。

“那好吧，秦兄，打搅了！”

秦叔宝漫不经心的回答，魏征早已猜到，知道秦叔宝无心招待，魏征也没有继续打搅的意思，在待下去也只会惹人嫌，只好拱手抱拳告辞离去。

“魏兄慢走！”

秦叔宝礼貌得体送走魏征，松了口气坐回原位，摇摇头苦笑一声，仰头看着顶，神游太空似的发呆看着顶。

“爹爹，魏丞相来了？”

秦叔宝也不知道自己发呆了多久，直到秦寿一脸好奇走进来，出口询问魏征来意，秦叔宝才从神游太空之中清醒过来。

“嗯，爹爹打发他走了，寿儿，朝政之事你最好少去过问，老老实实呆在家里，瞎忙活你的事业，知道了吗？”

秦叔宝目光复杂地看了眼秦寿，语气心长地提醒秦寿，别在厉害朝政之事，秦叔宝怕自己时日无多，缺少管促的秦寿会乱来。

现在自己还在，秦寿做错什么事，李世民或许会看在自己面子，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要是自己不在了，难不保李世民会对秦寿不客气。

“爹爹，你怎么了？孩儿一直很安分守己啊？”

秦寿一头雾水看着秦叔宝，搞不懂秦叔宝怎么变得这么婆妈？最近老是担心这担心那的，难道进入老年更年期了？秦寿忍不住胡思乱想起来。

“对了，爹爹，过两日准备搬新居，孩儿去找袁神棍定定日子！”

猜到秦叔宝有可能进入老年更年期，转而又想到建好的城堡，是时候要挑选日子搬进去了，怕啰嗦的秦寿借故离去。

“长，外有个自称牛进达的人求见！”

“牛进达？”

秦叔宝刚想要说些什么，学精的贺明没有以前盲目冲动，看清楚长大厅情况，才把牛进达求见之事说出来。

准备离去的秦寿听到贺明的话，停下脚步有些好奇转过头，怎么感觉这个名字那么熟悉的？一时间没想起何方人物，直到一边的秦叔宝惊讶声，秦寿才想起来。

“武卫将军牛进达？”

原来是他！经过秦叔宝吃惊惊呼声，秦寿恍然大悟，前隋时期牛进达降唐后，与程妖精、秦叔宝

一起留在了秦府，成为李世民的心腹。

时境过迁现在升迁正三品武卫大将军，很正常，都是跟老爹一样的名人，只是他冒泡的比较少，以至于他的名气没有那么大。

新、旧唐都没有给他列传，但从史仍然可以找到一此关于他的记载，这些记载足以证明他是一个能征善战的将领。

特别是即将发生吐蕃大战，让他展露矛头，至于为什么没有记载丰功？秦寿猜测着估计不良侯君集吞掉了他的功劳。

“有请他进来！”

“是，长！”

秦寿不敢怠慢亲自登门拜访的牛进达，转过头看向秦叔宝的时候，秦叔宝默认转身离去，看情况秦叔宝不想掺和秦寿结交忠义名将。

牛进达为人秦叔宝最清楚，当初与他一起并肩作战过，知道他秉性忠厚老实，确实是值得深交来往的人，虽然当初他还是毛头小子一个，可秦叔宝不敢小觑他的能力。

“秦将军！”

“牛将军，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快请坐！”

有过几面之缘，牛进达认得秦寿，加上他与秦

叔宝有点旧识情分，牛进达热情洋溢地放下身段，与相差二十的秦寿平辈论交。

秦寿一边打量见过一两次的牛进达，一边热情招待牛进达落座，豪爽的牛进达拱手朝秦寿道谢，也没有客套与虚蛇的做作，径直落座一边。

三十多岁的牛进达，身长九尺，髯长一尺有余，身躯凛凛相貌堂堂，一双眼光宛如寒星，两弯眉浑如刷漆，爽朗哈哈大笑嗓门显得中气十足。

秦寿忍不住感叹一声，好一个威武大将军，光他这份身板与气度，万军之中随意那么一站，大有万夫难敌之威风。

“牛将军大驾光临寒舍，实乃寒舍蓬荜生辉，不知牛将军有何事？”

秦寿先是客套的礼貌话，见到牛进达皱眉的模样，知道他不喜绉绉这一套，马上转移语气，直入正题询问牛进达来意。

“秦将军，你我皆为军人，牛某生性随意，不喜酸一套，此番前来，牛某向秦将军讨要趁手兵器！”

牛进达爽朗直言话，很是让秦寿感到惊讶，没想到牛进达一开口就要道明来意，专程来讨要兵器的！

“这，牛将军，秦某只是…”

“秦将军，牛某嘴笨不会说好话，也不会拐弯抹角，有些唐突还望秦将军见谅，只要秦将军有趁手兵器，牛某不惜一切代价讨要，哪怕倾家荡产！”

秦寿敷衍式的回答，牛进达没有生气也没有不喜，直截了当一根筋讨要武器，大有没达到目地不离去的意思，他的个性完全暴露出来。

秦寿看了眼爽快直接的牛进达，摇头叹息一声，难怪他混不上国公一列，也上不了列传名列，感情他个性与脾气铸就他无缘问鼎最高荣誉！

“这…好吧！牛将军，请跟秦某来！”

出于对牛进达敬仰与厚直，秦寿想了一会，勉为其难点点头答应下来，得到秦寿的首肯，牛进达心中大喜，站起身来紧跟着秦寿身后走出去。

第404章武器换来的人情债

秦寿带着牛进达朝外工匠作坊走去，秦寿要带自己去哪里，牛进达不知道也没有兴趣去知道，只要能够求到趁手武器，去哪里也无所谓。

()$()$(小)$(说)$().---.高速！

自从程妖精换了新武器，到处吹嘘如何如何，惹来一大票武将们羡慕的目光，牛进达就是其中之一，武夫对于趁手武器，有致命的热衷，只要有相中的武器，哪怕是倾家荡产，也要想办法求来，牛进达也不例外。

吐蕃二十万大军屯兵松洲，牛进达隐隐之间察觉到即将有战事要发生，加上李靖等一干大臣猜测，越发觉得战事即将到来，没有趁手武器牛进达感觉浑身不自在。

“长？”

热汗淋漓的王铁匠出来歇会，迎面见到秦寿带着陌生人前来，王铁匠大感惊异同时头疼起来，不用问肯定又是求武器的人！

自从秦寿答应重新帮程妖精打造武器后，经过程妖精卖弄风骚似的四处宣传，导致大唐不少武将跑来求兵器，渐渐地王铁匠也开始触手另外一门很

有钱途的职业，打造将军级别的兵器！

“王师傅，去把你的家底全拿出来，给牛将军好好过目一下！”

“啊？是，长！”

王铁匠在秦寿眼色示意下，醒悟过来牛进达身份不简单，要不然秦寿也不用如此眼色示意，点头应着转身离去把打造好的将军级兵器全拿出来。

“牛将军，听闻你快要出征征讨吐蕃了？”

“嗯？秦将军，这事你也知道？”

他也知道吐蕃之事？牛进达忍不住大感好奇，讨伐吐蕃一直是李世民心腹大将李靖等人知晓，秦寿也知道牛进达不得不好奇起来。

就算是秦寿与李靖等人关系很好，李靖等人也不会把如此军机要事随便说出去，秦寿是怎么知道的？牛进达好奇了！

“时势判断的，吐蕃狼子野心，松赞干布收拾了吐谷浑…韩威不是对手，败阵是迟早的事！”

“哦？”

秦寿所言不差的话，牛进达大吃一惊之余不敢小觑秦寿，正如秦寿所言那样，吐蕃军号称二十余万，进屯唐松州西境，很明显狼子野心意图不轨。

而秦寿能够算到韩威不敌败阵，很是让牛进达

感到惊讶，更不可思议的还是秦寿分析的头头是道，让牛进达受教之余忍不住纳闷起来。

“将军，武器来了！”

牛进达还想说些什么，王铁匠带着人打出四件兵器，刀枪斧锤样样齐全，精明的王铁匠一看牛进达身板，就知道他非使用轻兵器之类人物，故而搬出重武器类型的兵器。

“牛将军，秦某家当就这些，你自个慢慢选！”

秦寿知道王铁匠打造的这些武器，全是大唐武将们量身定做的武器，牛进达真诚求兵器，秦寿也只好放一次某个将军的鸽子，看牛进达看上哪把武器。

四把兵器在初秋阳光折射下寒光闪烁，牛进达咋舌不已地看着纯钢制的重武器，每一件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上等兵器，难怪程妖精炫耀引来那么多武将红眼。

要是秦寿知道牛进达想法，肯定屑之以鼻，这可是最新的合金技术，重量轻了可质量却飞升了，比起钢制武器更厉害更锋利，每一把造价都是几十贯钱的利器，至少在这个时代，算是神兵利器级别。

牛进达走到四把重武器，每一把武器都用手试试看重量，刀不错可惜太轻，枪也很抢眼，可惜牛进达枪法不行，双锤是不错，可惜不符合牛进达。

屏去刀枪锤三种兵器，最后牛进达看上了两把卖相不错的双斧，牛进达见猎心喜拿起两把双斧，斧头顶互相撞击一下，传来清脆悦耳的声音。

“好斧，秦将军，请问这…”

“牛将军果然有眼光，秦某佩服，此乃鄂国公定制的凤头双斧，斧头刃阔八寸，单面开刃，颈长十二寸，尾厚刃薄，柄长四尺…”

牛进达相中尉迟敬德定制的武器，秦寿忍不住竖起拇指头，夸奖牛进达眼光独到，这把双斧造价是四把武器最高端，用料最足的兵器。

秦寿也没想到尉迟敬德百金求兵器的阔气，很难想象一毛不拔的尉迟敬德，为了兵器可以阔卓到挥金如土，连眉头也不眨一下，还真应了一句俗话，武器就是武夫的第二生命！

凤头双斧，属双中短型兵器，斧头呈扇形，柄长四尺，用时左右手各持一斧，其用法有抡、劈、砍、扎、由、云、撩、挂、削、扫等。

由于双斧看起来比较笨重，有的功夫已经失传了，故而使用斧者已不多见，玩斧的人要求吞吐起

落，更要有程妖精那种粗犷豪爽的风格，舞动起来格外有杀气。

牛进达身板正好适合双斧，至于他会不会斧法？秦寿不知道，也没有兴趣去知道，秦寿在琢磨着怎么以物换物，捞取更大的好处。

“哈哈~~好，那牛某就夺他人所爱了，秦将军，这双斧如何算？”

牛进达第一眼就喜欢上双斧，拿在手中不轻不重更是爱不惜手，特别是那锋利的斧刃，牛进达敢肯定属于削铁如泥神兵利器，长乐的名气不欺人！

“免费赠送！”

“什么？”

牛进达大吃一惊看着秦寿，以为自己耳朵听错了，包括一边默不出声的王铁匠，也是傻了眼不可思议看着秦寿，要知道这把双斧光是造价最昂贵，差点用去上百贯钱，每一道工序与材料都是精挑细选。

现在秦寿大方送人，眉头不眨一下，王铁匠忍不住抽搐着嘴角，心里大叹秦寿还真是败家啊！

“当然也不是白送，秦某还有事要求牛将军帮忙！”

“哦？牛某办得到的义不容辞，秦将军但说无

妨！”

秦寿后面的话，牛进达不占便宜的心情才慢慢好些，秦寿有事相求肯定是大事，看在神兵利器份上，牛进达先看看秦寿什么条件在做打算，这把兵器他要定了。

“痛快，秦某欲要组建一支斧兵，缺少用斧高手，有劳牛将军帮忙指导！”

“哦？这...好吧！”

牛进达还以为是什么大事，没想到居然只是教导新兵用斧招式，感觉占了大便宜的牛进达有些惭愧，可秦寿不收钱他也没有办法，欠着良心债很是让牛进达心情沉重。

得到牛进达的答应，秦寿心里直乐，比起不靠谱的程妖精与尉迟敬德，牛进达恐怕更靠谱一些，至少他的秉性没有程妖精或尉迟敬德差，那两个家伙匪气太重了，要不得！

第405章只抢人不抢财的海盗

眨眼又一天时间过去，忙碌的秦寿开始每一天奔波，秋干物燥容易引起山火什么的，秦寿不得不日复一日，不耐其烦重点提醒子里的人，注意防火措施。()$()$(小)$(说)$().---.高速！

蚕丝技术越来越娴熟，蚕丝量越来越多，可敖贵的蚕丝价格始终没有下降，特别是蚕丝被深受权贵们追捧，比棉花还保暖的蚕丝简直就是供不应求。

“长，这蚕丝污水排去哪儿？放久了都长虫子了！”

朱游部发现秦寿经过脱茧蚕包区，马上跑出来大吐苦水蚕丝污水怎么处理？洗抽蚕丝需要用到大量用水，洗多几次污水池都变得浑浊不清恶臭连连。

开始把污水排到溪水，马上惹来几十里外下游的镇闹事，没办法下秦寿选择了倒入化粪池，开始还好蚕丝不多倒夜香的人应付的过来。

可养蚕技术娴熟了，产量高了蚕丝多了，每天排那么多污水，还有全人排污，倒夜香的人也吃不消了，开始埋怨起来，很是让朱游部难办。

“继续排去化粪池，有什么不满的，叫那些夜香工来找本长！”

“啊？哦，是，长！”

有秦寿这句话朱游部放心多了，天天给那些夜香工堵门说事也不是事，现在有秦寿出面担下责任，朱游部放心多了。

蚕丝有朱游部负责，秦寿放心多了，受不了里面臭气熏人的味道，秦寿摇摇头转身离去，找来呆在家里的黑牛，准备叫他驾驶马车去看钢铁厂与水泥厂的建设。

“将军，薛将军在军营有事禀告！”

“哦？”

传令兵跑过来告知薛仁贵有事找，秦寿忍不住大感好奇，挥退传令兵后带着好奇之心，朝军营方向走去，看看薛仁贵有什么事找自己？

“什么？只抢人不抢财？”

秦寿赶到军营，多事之秋的大唐，又迎来头疼十足的事，沉寂已久的猖狂海盗又开始作乱，在大唐沿海地区庄进行诡异的抢劫，还真是怪异的举动。

“是的，将军，倭国此举有些诡异，薛某认为必有…”

薛仁贵把大清早收到即将赶回来的刘仁轨飞鸽传，直接交给秦寿，把他们返途所见到的诡异情况汇报出来，看着刘仁轨回报的消息，秦寿下意识沉默起来。

薛仁贵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倭国反常太离谱了，在平州范围使用轻舟专门抢人，抢完即跑也不杀人，很诡异的举动，等地方官府赶来时早已逃之夭夭。

小规模抢人事件，地方官府以为是普通海盗行为，也没怎么在意草草了是写份奏折上报，平州经常受到海盗袭击干扰，早已是家常便饭的事。

要不是刘仁轨他们返途用望远镜发现这一切，还真不知道是倭国的暗中使坏，居然调用一艏楼船装掳来的人，三艘蒙冲与一艏三帆战舰保驾护航，隐迹在深海岛屿转移抢来的人。

实力大打折扣的刘仁轨没有去惊动倭国，也不知道倭国用心何在？用了将近十日工夫返回黄河流域，派人加急快马送信把诡异的事情汇报回来。

“事出反常必有妖，倭国没安好心！”

薛仁贵一脸感叹地摇摇头，对于秦寿的担忧，薛仁贵帮不上忙，俗语说得好鞭长莫及，秦寿在怎么担忧也没有用，山长水远他又能够做什么？

晚到了这么久的消息，秦寿很是头疼，就算是能够即时返回也没有用，上报给李世民在费点工夫周折，倭国早已逃之夭夭了。

通讯的不发达很是让秦寿无力，倭国此番诡异的举动，很是让秦寿感到不安，似乎在进行什么阴谋，至于什么阴谋一时间又说不上来！

“将军，薛某安排了三千人，真的全学双斧手？”

沉寂片刻后，薛仁贵开口打破沉寂的气氛，有点茫然地看着秦寿，两万人新兵原本计划全是长枪兵与陌刀兵，现在秦寿又抽调出三千人变成双斧手，薛仁贵觉得有些太杂不好管理。

“嗯，多兵种有好处，体能一定要达标上去！”

“是，将军，薛某告辞！”

秦寿重点交代体能二字，薛仁贵想了想点头应着，确定秦寿没有其他交代后，转身告辞离去，留下秦寿一人呆在原地发呆。

‘倭国又准备什么阴谋？’秦寿纳闷起来，搞不懂倭国小偷小摸掳人举动什么意思？也不知道倭国打什么鬼主意？

没心情去查看钢铁厂与水泥厂的事，秦寿直朝

钱夫人木走去，这一年来简直就是辛苦她了，隐姓埋名逐步出军营，默默抚养替自己诞生第一个孩子。

“秦郎，你来了，瑶儿刚睡着！”

踏进充满温馨的小木，钱夫人容光焕发俏脸带着淡淡愁容，见到秦寿先是一喜紧接着又露出怜爱目光，抱着怀着婴儿走到秦寿面前。

秦寿小心翼翼抱起自己第一个孩子，确切地说是一名长女，起名秦瑶，希望她长大后像美玉一样美丽动人。

受后世影响秦寿没有重男轻女之分，钱夫人发现自己生出还是个女孩，当时哭了怪自己不争气，头一次当爹的秦寿口水说干了，才平息产后激动的钱夫人。

“灵芸姐，辛苦你了！”

钱老爷子死后，秦寿开始慢慢改变对钱夫人的称呼，而钱老爷子的死讯，秦寿一直没敢告诉钱夫人，哪怕是现在也没有勇气告诉她。

开始没临产怕钱夫人知道了，再次动了胎气，现在临产已经有几个月了，秦寿始终没有勇气说出来，打心底有瞒着钱夫人有多久算多久，自私也罢无耻也罢，既然选择了就没有后退路。

“瞧你说的，应该是辛苦了我们的瑶儿！”

“应该是辛苦你们母女，好夫人，郎君我亲亲！”

钱夫人大翻白眼的表情，秦寿一脸惭愧同时心动不已，产后的钱夫人虽然发福了不少，可她独特成熟女性韵味，还有那慈祥母性美艳面孔，深深吸引着秦寿。

不顾一切地空出一只手，搂紧钱夫人发胖了不少的腰身，在钱夫人羞涩惊呼声之中，秦寿吻上钱夫人未点胭脂的红唇，慢慢逼退钱夫人到简陋牙床。

知道秦寿想要干什么，钱夫人羞涩之中带着一丝期待，气若游丝似的自行宽衣解带，直到秦寿把她压倒牙床上，小心放置好熟睡的瑶儿，钱夫人就迫不及待缠上来。

第406章唐装的魅力

“吴王回来了？”

午时过后，秦寿刚从军营走出，贺明就找到秦寿告之李恪从洛阳回来的消息，想到明天是自己新居入伙，李恪提前回来也就释然了。

“去忙你的吧！”

得知李恪回来后，秦寿头疼不已地揉着头，这个闲王爷回来肯定没有那么快回去，不过想想也是，骗他去洛阳整整一年时间，回来呆久点也是理所当然。

贺明不知道秦寿头疼什么，没什么事便转身离去，秦寿与李恪之间的交情，不是他可以理解过来的，贺明也没有心情去八卦这些。

秦寿赶到家的时候，李恪又开始不老实，缠着柳紫嫣嘿嘿声淫笑起来，面对李恪调戏，柳紫嫣犹如待宰羔羊，期期艾艾的模样让人看了觉得甚是可怜。

“嗯哼~恪弟！”

“寿哥儿，嘿嘿，恪弟只是开个玩笑，不必较真，开玩笑而已，哈哈！”

柳紫嫣在秦寿出现后，羞愧难耐地低着头转身

离去，自动自觉离去留下空间给他们交谈，李恪的身份她不敢反抗也没有余力反抗。

“回魂啦，此女如何？”

“嗯？寿哥儿，你这话是何意？”

秦寿突然其来打趣声，李恪眯起眼看着秦寿，贼笑的目光很是让秦寿无语，好吧，这家伙也不知道是不是憋坏了，还真是来者不拒。

“行了，那个女的你玩不起，洛阳那边这一年来进展的如何了？”

秦寿没好气翻白眼，夭折李恪不检点的猥琐思想，柳紫嫣不是他可以玩得的人，搞不好给她爬上位，控制了李恪就麻烦大了，对于这个来者不拒的闲王爷，秦寿很是头疼，生活一点也不检点。

“嗯，不错，不错，对了，寿哥儿，你的第二艘舰…”

李恪的话还没说完，马上给秦寿挥手打断，恰逢此时柳紫嫣端着茶水进来，见到她始终以婢女自居，勤于伺候活，秦寿很是头大。

柳紫嫣似乎知道秦寿脾气，不喜自己呆得太久，放下茶水在李恪贱笑目光之中，通红着俏脸低头转身急匆匆离去。

“恪弟，可否有法子，在扩大船工坊？”

秦寿沉默了片刻，对于舰船之事只字不提，船工坊那边每隔差五都有消息回来，秦寿早已知晓，第一艘舰船完成了船身，并没有继续加建船楼。

意识到了楼船弊端，秦寿开始转型战船，当初一时头脑发热，没有注意到楼船抗风能力，现在醒悟过来为时不晚，只造好船身可以随时更改。

考虑到今后有可能发展18世纪的土炮，秦寿连同战船也要改一改，变成拿破仑号型蒸汽战列舰，分三层炮舱轮番轰炸，再多轻舟快船也架不住。

刘仁轨与倭国乔扮的海盗交战过一次，以沉重的代价赢得了胜利，同时也看出倭国轻舟快船数量之多，加上已经掌控白磷技术，可以在炮弹上面做点章变成燃烧炮弹。

“要扩大？”

李恪咋舌不已地看着秦寿，确定秦寿不是开玩笑后，马上沉默起来，要扩大船工坊就要征集地方，征集地方就要动用到钱，不怎么好办的事。

“恪弟，此事有劳你了，最好尽快办妥此事，长安局势变化越来越快…”

怕李恪好不容易回长安一次，又赖上个把月时间才回去，无人照应的洛阳肯定会大乱，要是地方官府来气上报李世民，把李恪踢出洛阳，无疑是自

己头疼。

知道李恪的散漫，秦寿不得不出此下策，给李恪点头疼事做，以免他无事一身轻，贪图享乐坏了大事，他的个性秦寿早已摸透了。

“好吧，寿哥儿，你还真是会给恪弟找事！”

李恪头疼不已地勉为其难答应下来，知道秦寿用意李恪没有去反驳，也没有必要去反驳，叹息着认命自认倒霉认识了秦寿这个无耻家伙。

“秦郎，你的新居对联，仙儿见过吴王殿下！”

“嗯，对联？拿来瞧瞧！”

仙儿拿出秦寿新居对联，李恪大感有趣想要看看秦寿又弄了什么对联，仙儿笑了笑直接把对联递给李恪，秦寿直接泛起白眼。

“树雄心创伟业为江山添色，立壮志写春秋与日月增光，沿阶花木著奇观一亭春色；近水楼台多幻景满院祥光？嗯，够气颇！”

“少扯淡，你还不回王府？”

李恪的赞誉声，秦寿没有放在心上，巴不得赶这个家伙离去，省得在这里看到心烦，这家伙除了占便宜厉害，其他都是不成武不就，典型混吃等死。

“你的新衣服！”

李恪正想说些什么，李怡然从外面走进来，气鼓鼓丢来一件奇异的衣物，秦寿刚想接过来，李恪出手比秦寿还快，第一时间抢过衣服笑了起来。

“啧啧~~寿哥儿，你不老实啊！”

李恪看着手里奇怪的衣物，感情秦寿这么急赶自己离去，是有好东西藏着掩着，这不，给李恪逮着了，看着奇特的衣服，啧啧有词地上看下看，活脱脱土包子似的。

秦寿一脸肉疼地看着李恪相上唐装，李怡然还真是赶对时间了，没看见李恪这个家伙在这里吗？自己还没来得及体验下，白白便宜了他。

光看李恪喜爱的脸色，秦寿知道要是不忍痛割爱，难以打发走李恪这个家伙，这家伙赖皮工夫秦寿早就领教过了。

“拿了赶紧走，没空招待你！”

李怡然双手抱胸，冷笑着看秦寿与李恪斗嘴皮，唐装，秦寿明日穿的衣物，好心亲自动手缝制，没想到秦寿居然送人，这让李怡然心里很是不爽。

“哈哈~~那当然，啧啧~~”

李恪目光怪笑地左看看李怡然，右看看秦寿暖

味十足地笑着，没等李怡然抓狂先闪人，李恪知道李怡然发飙起来不好惹。

“哼，你倒是很大方啊！”

李恪离去后，李怡然冷哼一声，目光不善地看着秦寿，阴沉着脸色变得十分难看，很是气恼秦寿把自己亲手缝制的唐装送人。

“这是你大小姐手艺非凡，连吴王也爱不惜手，唉…”

“少来这套好话，本小姐不吃这一套，哼~”

秦寿一番褒扬夸奖声，李怡然心中很是得意，同时摆出不屑一顾撇撇嘴，洋洋得意地转身离去。

“秦郎，你明儿穿什么？”

“她会再做一套的，刀子嘴豆腐心！”

“……”

仙儿无语地摇摇头，感情秦寿早已看透了李怡然脾气，李恪扫荡走秦寿的衣服，仙儿表示很无语。

第407章人头税的交易

平州海域上百里外荒岛，入夜时分，五艏轻舟快船朝荒岛驶去，快船上乘坐着二十五名黑衣人，除了两名带着铁面具的人，其余的人皆以黑布蒙脸。#中@.

快船抵达两里地不到荒岛时，空荡荡的荒岛空无一人，荒岛上窸窣散落着几颗大树，黑衣人从浅滩上岸，拖着轻舟快船隐藏好围在海边静静等待着。

“毒箭，瞧你这熊样，出一次海就怕成这样？”

毒鸩发现身边毒箭的异样，忍不住皱起眉头，自从毒箭一年前败阵后，落下了惧海后遗症，至于他遭遇了什么？毒鸩不知道，毒箭也没有提及过。

可毒箭回来时那惨不忍睹的模样，毒鸩就知道他肯定遭遇了什么悲惨战斗，连容都毁了，可想而知当时战斗有多激烈。

“毒鸩，你就损吧，要是当初换成是你，也许你也比我好不到哪里去！”

毒鸩的质疑声，毒箭没好气地瞪起眼，他根本不知道当时战况如何，那记忆犹新的画面，一直纠

缠着毒箭心灵，又像噩梦一样久久难以挥散。

“那什么烟花真有那么厉害？”

毒鸩忍不住好奇起来，那么多人居然败在烟花上，毒鸩不好奇也不行，可惜烟花技术一直由秦寿控着，那怕李世民也没有办法弄来。

“很邪乎，不提了，来客了！”

毒箭摇摇头试图驱散脑海里可怕记忆，突然发现海东面零星火光闪烁，毒箭岔开话题看向海的东面，几盏火光正朝荒岛这边赶来。

想起正事毒鸩收回八卦好奇心，两刻钟过后，一艘蒙冲与二十多艘轻舟快船在毒鸩等人引火指引下，朝荒岛这边赶来。

蒙冲没有办法靠近浅滩，经过轻舟快船转移下，蒙冲上的特殊船客乘坐轻舟快船，在士兵保护下登上了荒岛。#中@.

“你们到底是谁？藏头鼠尾的有意思吗？”

间人皇女在两名倭国将军与五十名士兵护卫下，刚下船就毫不客气质疑毒鸩与毒箭，两人与他们手下全蒙着脸，很是让间人皇女心中不喜。

“公主殿下，我等有各自难处，还望公主殿下见谅！”

“找本公主有何事？少废话，直入正题！”

毒鸩双手抱拳不温不火地回应间人皇女刁难，没兴趣与毒鸩废话的间人皇女，板起脸双手抱胸，等待毒鸩入正题。

要不是他们相邀，间人皇女还真懒得来这里，能够发现自己主持大局，说明他们来历不简单，间人皇女不敢小觑他们两个。

“公主殿下，我们合作，你看意下如何？”

“合作？怎么合作法？你们又有什么资格与本公主合作？”

毒鸩的话，间人皇女感到很是意外，可又忍不住讥笑起来，藏头鼠尾的人也有资格与自己谈合作？还真是天大的笑话。

“资格？公主殿下，别以为你扳倒了中大兄皇子，就以为没了对手，只要我们主上愿意，你的中大兄皇子一样可以东山再起！”

“哦？是吗？”

毒鸩威胁的话，间人皇女先是一惊，末了冷笑着一副信你有鬼，还真以为他们的主上是大唐天子？势力可以影响到倭国？哪怕是现在的大唐天子，也没有办法影响到倭国。

至于中大兄皇子，间人皇女始终认为他已经没有办法翻身了，几千人士兵的生命就这样给他害

死，还损失了那么多船只，她父皇在宠也有限度。

“公主殿下要试试看吗？不出三日，你们的中大兄皇子会重新掌政，到时候公主殿下可别后悔了！”

毒鸩口放狂词的话，间人皇女沉默了，不确定毒鸩的话可信度有多高，可他居然敢如此说必有所依仗，间人皇女不敢去赌，也赌不起。

“你们想怎么合作？”

间人皇女出手拦住身后两名倭国将军冲动，一改开始不屑的态度，不温不火地左看看毒鸩右看看毒箭，先示敌以弱看看对方打什么鬼主意？

“公主殿下，你们在平州做的一切，我们主上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可以帮你们掩盖事实！”

“哦？那你们条件是什么？”

毒鸩的条件确实很诱人，同时也让间人皇女好奇起来，他们的神秘主上何方人物？居然可以遮手到平州！

间人皇女知道，世上没有免费午餐，毒鸩敢开出这么诱人的条件，间人皇女不心动才是怪事，当然肯定也有附加条件在里面。

“人头费用，一个人一两黄金！”

“八嘎！”

毒鸩说出最终目地，间人皇女忍不住皱起眉头，而她身后两名倭国将军忍不住骂出声，一个人一两黄金，比抢的来得还快！

“你觉得这有可能吗？”

间人皇女挥手制止身后两名将军冲动，冷笑一声看着狮子大开口的毒鸩，而一直未开口的毒箭，终于说出间人皇女心动不已的话。

“算上平州铁矿呢？只要你们出兵占领，平州官府不会过问！”

“当真？”

间人皇女双目放光，铁矿加匠工，以人头算一两黄金一个，这交易划得来，间人皇女没想到今夜还真来对了！

毒箭冷哼一声，似乎很不屑说话的样子，把剩下的事交给毒鸩慢慢交涉，该说的已经说了，至于间人皇女信与不信是她的事。

“话已至此，公主殿下，我们给你三天时间考虑，想好了三天后在此见面，告辞！”

毒鸩说完与毒箭一起拱手抱拳带人告辞离去，留下间人皇女与她两名将军还有五十名倭国士兵呆在原地。

“公主，唐人不可信！”

“可信不可信又如何？对方身份不简单，连平州官府也能左右，肯定是大唐有权势掌控着，佐伊！”

“嗨，公主有何吩咐？”

左侧三十多岁的倭国将军佐伊单膝跪地，等待间人皇女交代命令，右侧的倭国将军濑户藏介低着头。

“召回长乐的探子匠工！”

“嗨！”

佐伊得到间人皇女的命令，带着人先行离去准备，留下濑户藏介与一半士兵保护间人皇女的安全。

“藏介，回去后马上派人给魏王送信，调查清楚这些铁面人身份！”

“嗨！”

李泰沉寂了一段时间，间人皇女不得不找他帮忙，放着若即若离的盟友不用，不是间人皇女作风，而且这些神秘铁面人，让间人皇女很是不安，居然能够左右平州官府的人，来头肯定不小！

第408章缺德的毒药

“袁神棍，有事？”

正准备出门去散散心的秦寿，突然间停下脚步，袁神棍堵住了去路，很是让秦寿感到纳闷，在看他幽怨的目光，秦寿更是无语，什么意思这是？

“尊师，那丁不二把贫道的炼丹房霸去，可不带这样折腾人...”

袁神棍憋着一肚子火气，想到自己专用炼丹房给别人霸占去，袁神棍心里很是不爽，没声没气就霸占去，找他理论一句有什么意见去找秦寿，顶得袁神棍甚是没有面子，气不过才来找秦寿说事。

“你都快搬新居有自己炼丹房的人，还斤斤计较这些？”

秦寿无语了，袁神棍这个家伙都跟着一起搬去城堡，他新的炼丹房比起现在的，不知道大多少倍，至于那么小气还斤斤计较丁不二鸪占雀巢？

“好吧，他霸去贫道炼丹房也就罢，最可恶他用贫道炼丹炉弄什么毒药...”

“行，行，我去提提！”

秦寿很是头疼不知道说些什么好，袁神棍唠唠叨叨什么习惯用旧的，不习惯用新的丹炉，当得知

丁不二用自己炼丹炉炼制毒药，更是气不过讨要说法。

丁不二毒医身份，秦寿多多少少知道一些，他自己配备一些毒药自防很正常，要是没有毒药在身上，还真觉得有些不正常。

在袁神棍幽怨目光之中，秦寿不得硬起头皮去找丁不二谈谈，让他放过袁神棍的丹炉，至于袁神棍为什么小屁孩一样跑来告状，秦寿猜测着有可能不敢与玩毒的人正面对抗。

“丁...这家伙跑哪里去了？”

秦寿走到袁神棍以前的炼丹房，空荡荡的炼丹房里热气熏人，丁不二也不知道跑哪去了？带着好奇之心秦寿走到炼丹炉看了眼。

“什么东西？这么香的？”

嗅着炼丹炉里面发出浓浓的药草气味儿，秦寿忍不住大感惊异，忍不住好奇抬起头，看着炼丹炉上面架起的竹管子，一直延伸到一个泥缸上。

居然采用蒸馏法？秦寿不知道丁不二又瞎弄什么玩意？知道他玩毒高手不敢去研究泥缸里什么玩意？

带着好奇之心秦寿坐到炼丹房内摆放的桌椅，等丁不二回来跟他好好谈谈，也没怎么注意就拿起

茶壶，自斟自饮喝起来。

“呃…将军，有事？”

秦寿突然到来，很是让从外面赶回来的丁不二感到意外，按理秦寿应该在忙碌搬家之事，而不是跑来这里？

丁不二不得不放下手里提着的一篓木炭，走到秦寿面前，看看他找自己有什么事？可当看到秦寿自斟自饮起桌面的茶水，丁不二整个人傻了眼。

“丁不二，你在做什么？这什么茶？味道不错，啥表情你这是？”

秦寿一连串的疑问，丁不二一脸黑线地看着秦寿，好家伙，蒸馏出的醉鱼草，一下子给秦寿干掉，这家伙没事吗？

丁不二忍不住大汗淋漓，醉鱼草是他最新研究出来的高烧药，在长安混迹了一段时间，得知不少富家公子哥们厌倦私塾，甚至千方百计逃学。

一次偶然意外，丁不二在长安城南外见到老翁捕鱼方式很奇特，搓了一把草丢到溪水里，浮起一大片鱼儿，好奇之心驱使下才知道醉鱼草的妙用。

“将军，这是醉鱼草！”

“醉鱼草？什么玩意？怎么本将军感觉头晕沉沉四肢无力的？”

丁不二说出醉鱼草，秦寿闻言为之一鄂，突然间秦寿觉得四肢乏力的要紧，最要命还是头晕沉沉的，同时口干舌燥充斥喉咙。

‘发烧了？！’秦寿大吃一惊，很明显自己就是发烧了，没有任何预兆，就突然之间感到浑身没有了力气，秦寿用手摸摸自己额头，温度很正常啊！

可浑身四肢酸痛是真实的，这是发烧的症状啊！秦寿突然间想到极有可能是所谓的醉鱼草问题。

“呃…那个，将军，你喝的茶就是醉鱼草蒸馏出来的…”

丁不二一脸无语地提醒秦寿，醉鱼草是他研究出来使坏用的，没想到秦寿阴差阳错喝光了第一次蒸馏的醉鱼草。

“什么？发烧型草药，你…”

当得知丁不二没事吃饱撑着研究发烧药，秦寿差点气得要吐血，好研究不研究，偏偏研究这些下三滥的毒药，秦寿抓急的同时慢慢平静下来。

“这门手艺留下，不可外传也不许…”

“啊？是，将军！”

秦寿话还没说完就觉得浑身不舒服，要不是看

在丁不二发烧药还有价值份上，秦寿肯定要揍这个家伙一顿，前提现在变成软脚虾一样，想要揍他都无力而为。

丁不二郁闷不止地应着，送走喝醉酒一样的秦寿，喝光一壶醉鱼草，丁不二也不知道秦寿今晚会烧得怎么样？

“秦郎，你怎么？”

“去找药王来，快点！”

“啊？哦，好的！”

秦寿晕沉沉刚回到厢房里头，武媚娘大吃一惊看着秦寿，只觉得他有些不对劲，秦寿一开口就要找孙思邈，把武媚娘吓了一大跳，急急忙忙跑出去。

“丁不二，你把哥我害惨了！”

秦寿只觉得自己头很沉很沉，浑身乏力酸痛倒在牙床上，身体泥一样贴在床上不愿动弹，手不安分的试图拉过被窝呼呼大睡，但失败了。

倘若是睁着眼睛还好，要是闭上眼，哪怕是只有那么一下，就会天地翻转的不停，那几秒钟时间，秦寿感觉像是过了一年，久违的发烧感很是让秦寿后怕。

秦寿在混沌空洞的世界里徘徊，既不能向前

走，也不能向后退，隐隐之间听到呢喃细语声还有摇头叹息声，秦寿意识慢慢变得模糊起来。

“奇怪了，没有风寒啊，怎么身子那么烫？”

孙思邈大感好奇，把脉了好一阵，没有发现秦寿风寒的痕迹，可他红彤彤的脸还有略显冰凉的额头，孙思邈查不出秦寿怎么回事。

“呃…孙道长，将军误饮了丁某的醉鱼草，开剂猛风寒药即可！”

不放心秦寿情况的丁不二跑来，得知药王也束手无策查不出原因，心中很是得意，醉鱼草连药王也查不出原因，可见醉鱼草威力有多可怕！

“醉鱼草？”

孙思邈不解地看向丁不二，直到丁不二说出醉鱼草提炼方式与作用，孙思邈一脸怪异地看着丁不二，这么缺德的风寒毒药，也亏他想得出来！

第409章虬髯客的回归

次日清晨，出了一身汗的秦寿感觉舒坦多了，就是浑身乏力很是让秦寿感到火恼，活脱脱软脚虾的模样，直让送衣服来的李怡然鄙视不已。

啥目光这是？受不了李怡然强烈鄙视目光，秦寿有抓急暴起伤人的意思，可现在软成泥一样的模样，秦寿有种力不从心，在武媚娘与仙儿帮忙下，换上了李怡然连夜赶制的大红唐装。

“活该！”

李怡然暗啐骂声转身离去，秦寿欲哭无泪地哭丧着脸，得，解释就是掩饰，这回活生生给李怡然误解成纵欲过度的下场。

武媚娘与仙儿莞尔苦笑着，李怡然连同她们也误解进去，不得不感叹丁不二研发的醉鱼草够厉害的，连药王也查不出是什么原因所致怪异的风寒。

“寿哥儿，还在窝着...咦？”

武媚娘与仙儿帮秦寿穿好大红唐装，李恪风骚十足地穿上昨日抢来的唐装，今日抢眼很是让李恪心中得意，踏进秦寿厢房见到秦寿衰样，忍不住诧异同时暧昧笑了起来，笑得很****那种。

“媚娘，去找丁不二赏一壶醉鱼酿给吴王殿

下！”

“啊？！”

武媚娘正打算斟茶招待闯进来的李恪，秦寿阴森森的报复话，很是让武媚娘无语大吃一惊，连同一边吃力搀扶着秦寿的仙儿，也差点忍不住笑出来，这算是传言之中的难兄难弟吗？

当然秦寿也只是开个玩笑，要真是给李恪喝了缺德的发烧毒药，还真是自掘坟墓搬石头砸自己腿，这不是存心给他留借口呆在长安吗？

“寿哥儿，要节制啊！”

李恪一开口就是秦寿吐血的话，好吧，忍了，总不能告示他，自己中招喝了发烧毒药吧？丁不二研发的发烧毒药，秦寿打心底要保密到底，以后有大用。()$()$(小)$(说)$().---.高速！

“少废话，有何事？”

秦寿强忍着腰酸背痛乏力感，脸带不喜之色怒视着说风凉话的李恪，这家伙大清早来是看自己笑话的？

“寿哥儿，你不是吧？父皇和王公大臣们都来了，就等你了...”

李恪直接给秦寿打败，也不想想今天是什么日子，正主躲在后院里，也不去招呼远道而来的客

人，有这样无耻的人吗？

好吧，经过李恪这么一提醒，秦寿头疼起来，中了丁不二研发的发烧醉鱼草，整个人晕沉沉的，差点把新居入伙的事给忘了。

经过李恪这么一提醒，秦寿马上示意武媚娘与仙儿扶自己出去，李世民与群臣来了，马虎不得要亲自出去接待才行。

“秦爱卿，你这是？”

大厅内，李世民与群臣们闲坐一边，有一搭没一搭闲聊起，秦寿在武媚娘与仙儿搀扶之下走出来，李世民一脸黑线看着病殃殃的秦寿。

当然李世民目光更多留意在秦寿唐装上，简谱没有花俏的唐装，深深吸引着李世民的目光，程妖精与李靖等人也不约而同打量过来。

“贤婿，咋好好一个人变成软脚虾了？是不是…”

“哈哈~~老流氓，心里知道就可以，没有必要说出来！”

“……”

程妖精狗腿吐不出象牙，还有李靖等人打趣声，很是让秦寿无语，一群无良的大臣，自己有那么不堪吗？

“皇上，微臣昨夜偶感风寒，身子有些不适，还望皇上见谅！”

“偶感风寒？”

李世民目光怪异地上下打量着秦寿，怎么也不觉得像是得了风寒，倒是觉得像纵欲过度的软脚虾，别说李世民不相信了，连同一边的群臣们也是信你有鬼的表情。

得，面对君臣们不信任的目光，秦寿干脆以沉默代替回答，解释的越多越黑，还是老老实实地去准备新居入迁事宜。

顶着散架似的身体不适，秦寿告罪暂且先离去，开始准备喜迁新居的事宜，由秦叔宝亲自招待这些给面子前来的君臣们。

秦寿一离去，君臣们就开始讨论秦寿唐装问题，面对君臣们你一言我一语的询问声，秦叔宝冷汗连连不知如何回答，谁知道秦寿穿的什么衣物？他也是头一次所见。

“将军！”

“张兄，快快里请！”

秦寿在武媚娘与仙儿搀扶下，来到新居马上见到快马先赶来的虬髯客，心情大好的秦寿在武媚娘与仙儿搀扶下，走进正在打理的城堡。

挥退武媚娘与仙儿去忙碌，秦寿病殃殃亲自招待虬髯客，很是让虬髯客感到怪异，要不是秦寿提及自己中了丁不二风寒毒，虬髯客还真以为秦寿纵欲过度，丁不二经常玩些稀奇古怪的毒，虬髯客多多少少知道一些。

“张兄，你确定手下发现的强盗团伙，有带铁面具的人？”

通过虬髯客汇报当时战况，秦寿心里大吃一惊，晕沉沉的头眨眼间变得狠清醒，没想到居然还有神秘杀手团在其中。

一直沉寂的神秘杀手团又冒泡了，秦寿觉得事情并非想象之中那么简单，居然勾结倭国打自己武器主意，要不是有改进版烟花撑着，说不准还真给他们得逞了。

“将军，刘校尉说了，烟花弹是不错，不过也有缺点...”

虬髯客把烟花弹的缺点说出来，秦寿顿时感到一阵头疼，刘仁轨头一次试用烟花弹，就发现了烟花弹的弱点不适合海战。

爆开的白磷还好点，会在海面燃烧，要是没有爆开马上熄灭在海里，有点铺张浪费嫌疑，要是能够百分百命中，那噩梦似的燃烧就另当别论。

秦寿头疼不已揉着头胀欲裂的头，直接打消烟花装备海军的想法，刘仁轨的经验已经得到了验证，不适合海上使用。

“好吧，张兄，容秦某好好想想，你先回去休息吧！”

“是，将军！”

虬髯客知道秦寿的担忧，也知道他留自己的原因，今日是他喜迁新居的日子，李世民与群臣们皆在，还有不稳定的因素，少露面才是真的。

“倭国又想要干什么？”

从虬髯客嘴里得到确认，倭国抢人不抢财的举动，很是让秦寿疑惑，搞不懂倭国又要打什么鬼主意？

“长，长，铁匠工，昨夜突然消失了三个匠工…”

“消失？怎么消失？”

虬髯客离去没多久，贺明从外面急匆匆跑进城堡大厅，把铁匠工突然少了三个匠工事说出来，秦寿忍不住大吃一惊站起来，不可思议地看着贺明，想要确定他不是跟自己开玩笑。

第410章钱庄的小把戏

新居入伙仪式繁琐无比，由袁神棍这个大神棍亲自主持一切，什么吉日吉时，新居里面要放满有关水之类的玩意，如洗手盘、水桶等等。ｗｗｗ．．ｍｅ()$()$(小)$(说)$().---.高速！

秦寿最受不了袁神棍唠唠叨叨蒙人神棍话，什么日子是天地之精化，是阴气、阳气相互交汇融贯而成的气场，气场清秀便吉，气场混浊便凶。

好不容易熬过袁神棍大张旗鼓的忽悠，秦寿整个人松了口气，在袁神棍忽悠的时候，晕沉沉的就想要抓到枕头蒙头就睡，要不是新居不宜第一天躺床就睡，现在秦寿巴不得马上钻进床里呼呼大睡。

“贤侄，恭喜喜迁新居！”

“谢谢…”

开门红鞭炮一响群臣们马上走进来恭贺，犯困十足的秦寿强打起精神，挽带着妻妾与秦叔宝贾蓉一同在门口，迎接赏脸来正式道贺的群臣们。

筋疲力倦的秦寿僵硬着笑容，机械似的点着腰酸背痛快要散架身子，耳听着群臣们踏进城堡一刻，巴佬似的惊呼声与感叹声充斥脑海。

新居入伙午饭结束，群臣们在开阔的城堡里游

荡，头一次见到如此奇特的建筑，忍不住评头论足惊诧连连，阎立德身处群臣身后，感叹连连看着秦寿城堡杰作。

比起现在土木结构建筑，秦寿的城堡全是混凝土加砖石砌成，巧妙的力学支撑点让阎立德大受启发，打开了新的建筑领域视野。

群臣们在秦寿别树一帜城堡内游荡，而李世民则逮着晕沉沉想要休息的秦寿，拉到秦寿开阔房内谈事，连同李靖房玄龄等一干武大臣们。.~.

“启禀皇上，贞观币历时一年初步定型，还请皇上与诸位同僚们过目！”

接触到李世民点头目光示意，阎立本瘦了一圈站出来，手捧着历时一年精心揣摩出的新版贞观币献出，精雕木盒轻轻放到桌上。

阎立本的话马上让秦寿精神一振，说实在的阎立本研制贞观币，秦寿很少去关注，现在阎立本完工了贞观币，秦寿也很想知道模型如何？要是简单的倒是可以临摹，要是复杂那就麻烦了。

“诸位爱卿有何意见？”

李世民打开木盒，有些遗憾地拿起一枚百元金币，材质为纯金打造，圆形，直径50厘米，厚度3厘米，一两的份量不轻不重。

正面刻有壹佰元反临摹处理痕迹，两侧皆有复杂的花纹，看似很凌乱却布格有理，背面刻有唐字眼，阎立本没有办法把自己画像加进去，李世民内心多多少少有些遗憾，可阎立本已经尽力了，李世民也只好凑合着。

单调的技术看得秦寿心里直乐，唬住其他人或许可以，根本唬不住自己复制、秦寿早就算到阎立本没有办法加进李世民肖像，故而增加难度让君臣们知道金币不好仿制。

“这…”

李世民的话还真把群臣们问倒了，纵观从一毛铜币到百元新奇金币，大小规格全都不一致，可它方便找零与挽带，深得群臣们喜爱。

“秦爱卿，你有何意见？”

李世民转过头看向秦寿，提议是他提出来的，现在关键时刻又玩深沉，李世民心中很是不喜，没有达到预期想要结果。

“启禀皇上，微臣觉得可行，不过需要成立朝廷办的钱庄，以长安为中心投入试营，看看效果如何在做定算…”

秦寿顶着晕沉沉犯困，有始有终把想法说出来，货币变革肯定会带来很大的影响，想要百姓们

慢慢接受适应，需要一段时间过度期适应。

不管哪个时代也好，货币变革受影响最大的还是普通老百姓，原本月钱厚厚实实的，货币变革变成轻轻的，多多少少心里有些不爽是正常。

想要杜绝这种贪多不烂的思想，就要时间来磨合他们，李世民与群臣们听了秦寿一番发自肺腑很有道理的话，点点头算是默认了。

钱庄君臣们还真是头一次所闻，现在兑换金银基本是由金银店、柜坊等兼营，一般般诚信度不怎么可观，现在秦寿提倡办钱庄，不得不让君臣们大感有趣、

“贤侄，那所谓的朝廷钱庄，如何运作？货币又如何凭兑？”

房玄龄沉默片刻，开口打破沉默气氛，把自己心里疑问提出来，秦寿提及办朝廷钱庄是好事，可那兑换货币就显得有些麻烦了。

“嗯，房爱卿所言有理，秦爱卿，可否有明确建议？”

“是，皇上，其实单凭朝廷举办钱庄，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要是附加一些民企分摊，可减少朝廷压力…”

秦寿把钱庄具体作用说出来，除了货币兑换，

其后逐渐发展办理存放款项和汇兑，适应商业发展的需要逐步完善，深得李世民与几位大臣们颔首点头认可。

钱庄在通融和调拨资金上有促进商品流通的作用，有远见的李世民隐隐之间看到了这一点，光是秦寿这一点足够打动了李世民。

秦寿定制的三年期限最低返利百分六，更是让其他大臣们心动，钱存进钱庄里三年时间，什么也不用管，就有百分之六利息，竟有这等好事？

而定制期限的存款，又可以以房价值放款，促进遇到经济危机的普通商人周转资金，直到限期无力还贷没收房产地契等等，公正之中不乏带有人情味贷款措施。

“皇上，如若贤侄所言无差，微臣认为可行！”

房玄龄在秦寿一番讲解钱庄大义后，反复琢磨其中利与弊，储值有利于大唐发展飞速，与其百姓的钱埋在地里，还不如储值起来为大唐经济贡献。

“皇上，微臣觉得可行！”

李靖回味了一下秦寿的话，光是贷款那一项，就很吸引人，用地契或房契相同价值，折扣三分之一价格进行贷款，朝廷不损失同时也解决了有需要

的人燃眉之急。

“嗯，秦爱卿，朕限你两日内，懿好奏折上呈！”

“是，皇上！”

李世民颔首点头通过，秦寿心中一喜，一扫软绵绵的高烧状态，有气无力地接下重任，李世民同意了开办钱庄就好办，民企的龙头汤自己可以先喝一口。

李世民等人讨论贞观币具体试用时间，秦寿一句话也没有听进去，晕沉沉的脑子里活跃起来，琢磨着怎么完善钱庄，幕后操纵经济变化，收拢更多的田地。

第411章土火炮研究

眨眼又两天时间过去，好不容易熬过要命的发烧，秦寿重视起醉鱼草的作用，要是用于军事上找水源下毒，敌军不攻自破以劳而逸。

想法是好的，现实是残酷的，当得知醉鱼草药效有限，想要一千人中毒份量，要用到两到三升份量，秦寿果断不依赖醉鱼草，还是脚踏实地老老实实地想办法，发展起十八世纪工业水平。

三名铁匠工的离任，秦寿没有多加关注，也没有时间去关注这些，把这事丢给贺明慢慢处理，抓破脑门拿出一大堆清风印刷遗忘大半的资料。

“将军，武卫将军牛进达在厅外求见！”

搬入新居的秦寿躲在房内两天没冒泡，绞尽脑汁想着发展土火炮事业，正式成为跑腿的黑牛，通报秦寿牛进达在外求见，很是让秦寿感到惊讶。

“牛进达？嗯，偏厅招待，稍后便到！”

“是！”

秦寿头疼不已地看着黑牛离去背影，逐渐成熟的黑牛懂得了分寸，不在像以前一样两小无猜寿哥儿称呼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受了他古板老爹洗礼？

收起乱七八糟的资料，秦寿整理一下衣衫，走出房直朝偏厅方向走去，大厅经常晃荡柳紫嫣，秦寿不得不提防，有贾蓉撑腰秦寿不敢拿她怎么样。

秦寿也想不明白，柳紫嫣用了什么办法，居然赢得了贾蓉垂怜，搬来新居也不忘带上她，看在贾蓉面子上，秦寿不敢在对她恶言恶语。

“秦将军！”

“牛将军，什么风把你吹来了？坐，无需客套！”

牛进达发现秦寿满怀心事走进来，马上抱拳出言惊醒沉思之中的秦寿，醒悟过来的秦寿一脸惭愧地抱拳回礼。.~.

荷叶与莲心两宫女端上茶水，牛进达一脸古怪地看着秦寿，这家伙还真会够省婢女的，连刁蛮公主宫女也敢调用，他算是少见的人。

“秦将军，你这茶叶，没得说，牛某不善饮茶，也给其中清香折服了！”

品茗一口秦寿独特炒茶技术，入口淡淡茶香，没有以前茶叶苦涩难以下咽味道，牛进达忍不住感叹起来，深深给什么都办得到的秦寿折服了。

“哪里，哪里，牛将军若喜欢，秦某每月奉送十两！”

牛进达这等粗人不善饮茶，也品出自己炒茶技术独一无二，秦寿心中一阵得意，大大方方一挥手，阔气十足赠送茶叶了表心意。

“如此那牛某不客气了，对了，秦将军，此番前来，牛某是来告辞的！”

“哦？莫不成？”

通过一段时间了解，牛进达认识了秦寿的阔气，也没有矫情欣然接受秦寿套友情好意，同时一脸惭愧前来告辞要去前线了。

牛进达的话秦寿早已猜到大概，肯定是吐蕃先发制人了，虽然没有收到有关任何风声，可这已成定局的事实，瞒不过心中有底的秦寿。

区区吐蕃二十多万大军，秦寿压根没放在眼里，粮草充足兵马训练有素，要是现在自己去收拾他，胜负一半半几率还是有的，当然也需要付出很沉重代价。

“前日吐蕃出兵松州，松州都督韩威大败…”

牛进达没有隐瞒军机大事，秦寿算算时辰也差不多这个时候，没想到会是这些日子，就松洲都督韩威那个酒囊饭袋能够守住？

牛进达与秦寿闲聊东扯了一会，秦寿无意掺和松州战事半点言论，牛进达意识到了什么，不敢继

续打搅秦寿，便打算告辞离去。

“牛将军，此去一路顺风，不过秦某想要赠送牛将军一席话，小心高原反应，穷寇勿追！”

“哦？高原反应？谢了，牛某牢记于心，秦将军告辞！”

秦寿后面叮嘱的话，很是让牛进达惊讶了一下，确定秦寿没有开玩笑的模样，点点头道谢抱拳离去。

“真是多事之秋啊！”

目送牛进达走出偏厅，秦寿头疼不已揉着头，今年很不太平，又是多事之秋，水浑的长安又要再次准备浑浊一趟。

跑回房的秦寿带着一大堆资料，去后山隐蔽军营区找斐玉，研发火炮势在必行，蒸汽都已经逐步完善成熟了，除了外调的两名机械匠工做幌子，其余的一个不漏全呆在隐蔽军营里。

“造土火炮？将军，什么是土火炮？”

当秦寿来到隐蔽军营，一开口就要斐玉想办法造土火炮，斐玉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没有理解过来秦寿所谓土火炮的原理。

“土火炮就是，以火药燃烧的高压燃气为动力，抛射弹丸的身管射击武器…”

“嗯？”

斐玉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说实在秦寿说的话，斐玉听得云里雾里的，什么火药燃烧高压燃气为动力？什么抛射弹丸，完全没有听懂大致意思。

“将军，这，这个什么身要铸铁的啊？还有，这…什么是无缝？”

斐玉把秦寿整理出来的土炮大致要求消化一遍，什么炮身要铸铁的，这个斐玉可以理解，可那什么无缝炮管，斐玉有些难以吃透其中含义。

“有问题，看，明白？”

“哦！”

秦寿不负责的话，斐玉一个头大，秦寿拿来一本有关土炮资料，足够他啃一个月时间钻研了，又接触新的领域，斐玉感觉自己压力不是一般的大。

人手有限秦寿也只好为难斐玉，谁叫他们是第一批接受机械学的人，与其浪费时间再次栽培人才，还不如将就凑合着抽出几个人手研究。

“最好抓紧时间研究出来，给你一年时间！”

“啊？一，一年？”

斐玉大吃一惊看着秦寿，时间这么充裕，斐玉就知道这什么土炮，肯定没那么好造，要不然秦寿也不会给这么足时间他研究。

“嫌时间长？那好，半年之内…”

“将军，斐某不是这个意思！”

秦寿厚颜无耻的缩短时间，斐玉欲哭无泪地双手抱拳求饶，秦寿交代的东西，哪一样不是他们见所未见的玩意？

“行了，瞧你没出息的样，农田用的耕田机进行的怎么样？”

“将军，如不出意外，入冬前应该可以改好，就差将军所说的润滑油！”

秦寿心血来潮询问旋耕机的事，斐玉收起有关土炮的资料，带着秦寿走进机械工坊里，二十多名机械工摆弄一台缩小的蒸汽气缸设备，只是屁股后面翘起高高水塔一样蒸汽炉，秦寿怎么看怎么觉得别扭。

第412章再现祸端

夜里时分，秦寿很想去搬离的长看望守孝的钱羽馨，可想到她现在处于守孝期，又不好意思去打搅，只能强忍着守规矩不去看她。

尊重礼节秦寿不敢去打破千古流传孝心，特别是封建古代丧制规定，人死后，守孝期为三年，凡祖父母、父母死后，嫡长子或长女都要守孝三年。

情况有变动秦寿打破了一些规矩，没有放钱羽馨回家守孝，已经够过了，要是在过火有点说不过去了，死板的贾蓉与秦叔宝能够容忍秦寿胡来，已经算是格外开恩了。

自从秦寿搬新居后，武顺光明正大应诏进入城堡成了婢女，知道秦寿与武顺两人有一腿关系，武媚娘只能睁眼闭眼权当浑然不觉，两人经常偷腥武媚娘撞破好几次，见多了也就慢慢麻木了。

“尊师！”

“嗯哼~袁...神棍，有事？”

在房里乱来的秦寿，还没来及开斋，没关紧的房门传来推门呼喊声，大吃一惊的秦寿不顾武顺委屈的抗议，把衣衫解去大半的武顺按到桌底，憋着怒气不怀好意怒视冒失闯进来的袁神棍。

“树漆未干，有话赶紧说，忙着！”

袁神棍嗅着房内残留的淡淡女子芳香，一脸怪异刚想坐到秦寿桌前摆放的招待椅，秦寿极度不爽的赶客语气，袁神棍闻言为之一鄂，看着桌光滑的椅面，忍不住纳闷起来，忽悠谁呢？

“好吧，尊师，贫道闲来无事卜了一卦…”

“赶紧说，要是凶中带吉之类废话，赶紧回去忙你的事！”

又是坑爹的卜卦，秦寿脸色变得有点青起来，额上的一条条青筋展露无遗，甚至想随手抄起一把刀，把袁神棍大卸八块的冲动想法。

也不知道袁神棍怎么回事，卜别人的卦两个字，贼准，卜自己的卦还是两个字，坑爹！十卦有**卦没灵验过。

最可恶的还是武顺，藏在桌底调戏自己，尤其是秦寿不经意低头的时候，朦胧光线之中，武顺红润的双唇虚张，舌尖轻轻舔着嘴唇，妖媚笑容与善解人衣玉手不安份，顿时让秦寿血脉贲张。

武顺飒爽冷艳不过火的妆容，还有那魅惑的眼神，配上其独特的熟女气质，不用再多复杂手段，光是她一举一动就赢得了秦寿霸占之心。

“尊师，你最近这些日子，最好别乱跑，你今

年命犯…”

“行了，行了，知道了，出去吧！”

不知道桌底有什么的袁神棍，好心好意提醒秦寿，哪晓得换来心不在焉的秦寿不耐其烦驱赶，秦寿没有把自己话当回事，袁神棍只好摇头叹息告退离去，该说的已经说了，听不听是他的事。

“妖精，哪里跑！”

袁神棍离去后，秦寿憋着浑身难受，赶紧跑到房门关紧门，犹如狼见到待宰小羔羊，扑身上前搂起媚态十足的武顺。

长安城内，寂静一段时间的观月楼后院，从金面面具人再次出现一刹那，打破了修身养性的韩宁安宁生活，迫于金面面具人神秘身份，韩宁不得不硬起头皮招待。

“怎么又是你？”

韩宁最不想见到眼前金面面具人，还有一脸愤怒的毒草，他特殊的草型标记铁面具，韩宁一眼就认出他就是最容易冲动的毒草。

既然金面面具人来了，韩宁不得不谨慎一点，招来亲信把后院防守的滴水不漏，包括顶也派人把守，吃过一次亏韩宁精明多了，防止有人偷听走漏任何消息。

“不错，有所长进了！”

韩宁谨慎理智的表现，金面面具人很是满意，看来他吃过秦寿一次栽赃陷害的亏，懂得了如何自我防范，这是好事。

“少废话，你来这里有什么事？”

碍于金面面具人有主公令牌，韩宁不得不听从他的调配，打心底韩宁很不希望见到金面面具人出现，他一出现准没好事。

“你什么态...”

“毒草，本尊说话，何曾轮到你插嘴？”

脾气暴躁易冲动的毒草喝斥声还没说完，金面面具人淡漠的警告声，把毒草吓了一大跳，双手抱拳连呼不敢静候一边乖乖闭嘴。

“本尊管教无方，多有得罪还望韩掌柜别见怪！”

“岂敢，说出你来意吧！”

金面面具人好说话的态度，韩宁不由自主更加谨慎起来，总觉得金面面具人如此客套准没好事，耐着性子等待金面面具人说明来意。

“引蛇出洞，一击杀之！”

“喔？恕韩某愚昧，信心何来？”

金面面具人简练八个字，韩宁不用猜也知道，

蛇是属于谁？知道秦寿这条毒蛇的厉害，韩宁忍不住冷笑一声，带有讽刺语气反问起金面面具人。

秦寿有那么好杀？韩宁吃过亏早就领教过了，武艺虽然平庸无奇，可他天生神力弥补了缺陷，还有他敏捷身手，都不是普通刺杀可以解决得了的麻烦。

金面面具人以前也刺杀过秦寿，还差点给他得逞，到后来把事情闹大了，他几乎藏头鼠尾不敢光明正大活动，现在又口出狂言要灭了秦寿，韩宁不得不怀疑他话里可信度有多高？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金面面具人打哑谜的话，韩宁理解起来很费力，不明白他又打什么鬼主意？什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本尊自有安排，你听命行事便可！”

“那韩某怎么配合？”

金面面具人孤傲的话，很是让韩宁不爽，可想到他拥有主公的信物，韩宁不得不装孙子配合，见物如见主，韩宁不敢违抗。

“那就看你的表现了，相信呆在长安这么久，姓秦的喜欢什么，你早已有大概了，至于其它的不

用你管！”

金面面具人掌控一切的孤傲态度，韩宁心中很是不喜皱起眉头，默默地看了眼自信满满的金面面具人，勉为其难地答应下来点点头。

“何时动手？”

“你什么时候准备好，就什么时候动手，本尊等你的好消息！”

韩宁的妥协早已在金面面具人意料之中，丢下等他消息的话，带着毒草坦然自如离去，韩宁独坐一边目送着金面面具人离去背影。

“可恶！”

韩宁握紧双拳却无气可撒，只能愤愤然地大骂一声，头一次给人牵着鼻子走，韩宁心里很是不服，更想不明白他的主公为何那么放心，居然把信物交给金面面具人！

第413章请君入瓮

“两位贵客，你确定不是开玩笑？”

眨眼又两天时间过去，长安城新开设的拍卖场，杂役伙计在拍卖场鉴宝区傻了眼，不可思议目光看着两名落魄的西方人。.~.

秉承拍卖场不以贵贱辨人，杂役伙计拿不定主意小心翼翼询问，确定眼前两名落魄西方人，不是大清早闲得没事逗自己玩？

奇怪白花花的石头，杂役伙计反复研究了半天，始终没有看出什么玩意？除了外表有些粗糙晶莹透白和坚硬，杂役伙计始终没有瞧出有哪些奇特与价值之处？

“这是~金~石！”

“很~很值钱！”

两名落魄的西方人你一言我一语，杂役伙计一头雾水挠着头，要不是他们两个态度诚恳，语言表达生涩乏力，还真以为他们两个拿自己开刷。

“这个，你们先去偏厅稍等，待鉴定师傅验证价值，在给你们消息如何？”

杂役伙计拿不准奇怪石头的价值，要不是秦寿有令，凡是遇到没见过稀奇古怪之物，一律奉为上

宾招待拖延时间等确定，杂役伙计还真想唤人把他们赶出去。

“好，好…”

两名落魄的西方人商量了一会，勉为其难答应下来，拍卖场主营拍卖任何珍宝，兼收卖家送来拍卖的物品，懂价值的可以私底下交易。

拼运气的两名落魄西方人走投无路之下，只好到拍卖场这里拼拼运气，拍卖场这一年积累的声望，慢慢在长安冒起名声，他们两个要是不知道才是怪事。

安置好两名落魄西方人，杂役伙计去请拍卖场掌柜过来把把眼，要是连掌柜也认不出，那就要通知秦寿过来判断收还是不收。

为了安全与信誉保证，杂役伙计没有带走两个落魄西方人奇怪石头，以免给对方污蔑拍卖场声誉，秦寿制定的一箩筐规矩，有效杜绝了无故找茬的人。

“在下武德，拍卖场掌柜，请问二位有何珍宝？”

拍卖场掌柜武德，四十多岁的中老年人，武媚娘可信任的旁系亲戚，精明玲珑心思，秦寿第一眼就看出他是诚实有头脑的人，很放心把拍卖场交给

他打理。

“是，是的，掌，掌柜，金，金石…”

两名落魄西方人你一言我一语，断断续续费力解释声，武德听得有些吃力，最终勉勉强强听明白他们大致意思。

两人是走海运的波斯国货商，仰慕神秘东土大唐魅力繁荣，从殖民地埃及那边运来货物，试图带些有价值的丝绸回波斯大卖，没想到临近到达大唐海域，触礁把他们赖以生存的货船毁了。

丝绸在大唐境外贵如金，甚至连大大小小国王，都以东方丝绸之物为御用衣物，以至于海外商客不远千里跋山涉水，前来大唐狠赚一回去。

“哦？老夫瞧瞧！”

武德没有兴趣了解他们带什么货物来大唐，最感兴趣的还是他们手里奇怪石头，两名落魄西方人小心翼翼把金石交给武德。

武德诧异连连地拿起怪异的石头，入手挺沉的，少说也有五两的份量，整块石头整呈梨形，颜色为蓝白色，透明如水，极为漂亮。

头一次见到如此怪异耀眼的石头，武德小心谨慎地把怪异石头交回给两名落魄西方人，在两名落魄西方人期待目光之中，捋着短须沉思起来。

“唉~恕老夫眼挫，活了大半辈子，没看出此乃何物，二位可否在稍等片刻？老夫请东家的来把把眼！”

“好，好，有，有劳了！”

两名落魄西方人在武德叹息声之中，再次勉为其难答应下来，在他们那边这种金石，只有上层贵族才配拥有的贵重物品，没想到东方人居然没人认识。

得到两名落魄西方人耐心等待答复，武德马上派遣杂役伙计去长乐一趟，把秦寿请过来以免走宝了，武德亲自招待两名落魄西方人。

“奇怪的石头？”

长乐，当拍卖场杂役快马加鞭赶来，汇报拍卖场收到新奇的拍卖物，秦寿忍不住大感好奇，当然更好奇的还是两名西方人带来什么好东西？

“是的，将军，武掌柜无法判断，请将军你亲自去过目…”

杂役伙计一五一十把事情经过说出来，秦寿听完后大感有趣，通过杂役伙计详细描述石头模样，隐隐之间猜到了什么，一时间又不敢肯定。

“嗯，知道了，要是珍宝，本将军重重有赏！”

“谢将军！”

秦寿阔气的许诺，杂役伙计心中一喜，可以肯定秦寿说出这句话，那重重有赏几乎已成定局，没想到今儿走运了！

秦寿没有理会杂役伙计心中想法，急急忙去招人找来黑牛，顺便点齐二十名护卫保驾护航，前往长安去一看究竟。

长安东市右侧常乐坊，二十名黑衣人躲在常乐坊平民房内，浓重血腥气弥漫着整间内，毒鹤和毒钱子两人呆在平民房内。

两人捣鼓着一个四管烟花磷火弹，二十斤重量让毒鹤与毒钱子咋舌不已，论起手工长乐当之无愧做得天下少有，圆圆的炮筒没有丝毫捶打斑斓，好像天然而成似的。

“毒鹤，你说主上怎么弄到这些烟花的？”

“你怎么不去问问主上？据说这烟花很歹毒，毒箭差点阴沟翻船！”

毒钱子的话，很是让毒鹤无语，看着眼前得来不易的四管烟花磷火弹，毒鹤打心底有些畏惧它，他们主上交代过，要小心保管至阴凉地方，要不然有自爆的危险。

“嗯，也不知道…”

“头，目标出现了！”

手下汇报打断了毒钱子的话，毒钱子露出嗜血的笑容，轻轻挥退手下，抬起头看向毒鹤，看看他有何意见？

“等他进去出来一瞬间在动手吧，能把他烧死拍卖场里面最好！”

“喔？理由？”

毒鹤的提议，毒钱子很是意外，与神秘主上交代的不符，按照神秘主上的意思，把秦寿当街烧死马车内。

“你自己看看，他的护卫谨慎那么高，加上街道路面开阔容易闪躲，要是他进去拍卖场，得到奇珍异宝心情大好，防范必然松懈，到时候打他措手不及…”

“高！还是你够毒，听你的！”

毒鹤破解心里的想法，毒钱子忍不住佩服起毒鹤，现在毒钱子终于明白，神秘主上要自己听从毒箭调遣用意，心思紧密的毒鹤办起事来有头有尾，懂得分析情况，要是换成他自己主导，可能会浪费了神秘主人安排的诱饵。

第414章没文化真可怕

‘钻石？！’秦寿见到杂役伙计形容的奇怪石头，开始就认为可能是钻石，没想到还真给自己猜对了，果然是稀有收藏之物钻石！

见到比后世还要大的塞拉里昂之星钻石原矿，秦寿小心脏忍不住扑通扑通声跳动起来，强忍着激动的心情没有表露出来。#中@.

“将军，你看...”

“嗯，本将军好好瞧瞧什么宝贝？至于如此大惊小怪？”

秦寿没有去看两名落魄的波斯人，在武德拿起钻石原矿递来时，装模作样若无其事地拿在手里，心里早已笑开眉了，这个时候的人压根不懂得钻石价值与含义。

入手足足有1250克拉钻石原矿，直接秒杀了968克拉的塞拉里昂之星，秦寿萌生强烈占为己有念头，这要是放到后世绝对是无价之宝了。

两名落魄的波斯人安静地坐在一边，等待秦寿判断金石的价值，只是他们端茶杯无意识颤抖的手，给谨慎的秦寿发觉到了。

‘他们在害怕什么？难道？’发现两名落魄的

波斯人害怕，秦寿忍不住心生谨慎，正所谓不作亏心事，夜里也不怕鬼敲门。

“嗯哼~秦某向来喜欢波斯产物，奈何波斯如今内乱一大堆，秦某最近很少见到长安有波斯货商身影了，不知道贵国的俾路斯皇帝，如今可否健在？”

“这…”

秦寿突然其来跑题的话，武德很是不解看着秦寿，包括两名落魄的波斯人，都给秦寿八卦的好奇疑问问倒了，两人支支吾吾半天不好回答。

“好，将，将军，我，我们的皇帝…”

“嗯，很好，黑牛，请他们进去吃一顿大餐！”

“是，将军，两位请！”

两名波斯人各自互视一会，结结巴巴地点头应着，秦寿突然笑了，笑得很诡异，黑牛带着人走进来，客气十足地伸手请两名波斯人进后院。

()$()$(小)$(说)$().---.高速！

“武德，把钻石带回去交给五夫人保管，马上派人转移拍卖场所有物品！”

“啊？”

一边的武德伸手接住秦寿抛出的钻石，稀里糊

涂地看着秦寿，不明白秦寿这是什么意思？怎么突然间就要转移拍卖场所有物品了？

“越快越好，快点，走后门转移！”

“是，将军！”

武德不明白秦寿用意，不过秦寿这样说了，武德也只好按照秦寿意思照办，开始安排人手去转移拍卖场所有物品。

俾路斯？秦寿忍不住冷笑起来，这么简单的一个忽悠套话，就把两个假冒的波斯人给套住了，欺负自己不晓得波斯历史？俾路斯现在估计还是乳臭味干的小屁孩。

波斯帝国由于对东罗马帝国的连年征战，加上萨珊王朝对臣民横征暴敛，同时加强对宗教的控制，造成暴乱迭起，在629年和642年，两任皇帝遇刺，又受到崛起中的阿拉伯帝国的攻击，帝国终于崩溃。

波斯帝国崩溃后，萨珊王朝末代皇帝的王子俾路斯，曾逃到大唐，向大唐皇朝请求救兵抗击阿拉伯帝国入侵，友爱的大唐派兵护送其返回，在今伊朗一带建立波斯督护府，但不久终为阿拉伯帝国所灭。

“将军，他们交代了！”

“没用暴力吧？”

不消片刻黑牛走回来，秦寿头也不回，开口询问盘问结果的黑牛，看那两个软弱的诱饵，秦寿就知道是软脚虾。

“他们是北方商会找来的诱饵，把将军你引来这里，至于做什么他们不知道，只说卖了金刚的钱归他们…”

黑牛把审问出来的结果如实汇报，秦寿听完忍不住皱起眉头，又是北方商会，这个祸害沉寂了一年时间，自己没找他麻烦算是烧高香了，没想到又犯浑找抽！

把自己引出来，秦寿猜到肯定有后招，大致已经猜到对方用意，要不是两个诱饵心里素质不过关暴露出来，秦寿还真差点中了对方计谋，眼下也只有将计就计。

“哼~北方商会好大的手，没想到本将军命那么值钱，黑牛，把你我衣服和他们对换，让他们得逞一下！”

“是，将军！”

黑牛不知道秦寿用意，不过秦寿交代了，他也只好遵从照办，他相信秦寿这么做肯定有理由，什么也没有问，返回后厅去做准备。

安排好一切秦寿沉思片刻，便转身走进后厅，把自身衣物脱下来交给黑牛，鼻肿脸青的两个波斯人在黑牛暴力拳头下，老老实实穿上秦寿脱下的衣物。

“出来了！”

一直紧盯着拍卖场大门动静的毒钱子，由于距离太远看不清易主的目标，转过头带着欣喜之色看向毒鹤。

毒鹤凑到窗台看了眼拍卖场门口出现的秦寿与黑牛，距离关系看不清楚对方容貌，可那熟悉的衣物错不了，时机错过了就没有机会了。

“点火，弓手准备！”

“是！”

随着毒鹤一声命令，一名蒙面刺客拿起油灯走过来，直接点燃由两名蒙面刺客扶着的烟花，其余的十七名刺客弓手拿起长弓，各自走到预定的房间，准备烟花响起一刻发动偷袭。

“啊？！”

“怎么回事？”

嘭~随着第一发烟花震天响起爆炸响，一枚射偏的烟花磷火弹，带着绚丽夺目流星光芒，偏离目标直朝拍卖场横街街道密集人群飞过去。

轰一声，磷火弹落地一时间，爆发出致命绚丽的光彩，冷不及防的无辜百姓在磷火弹爆发一瞬间，脸与衣物附沾到毒火白磷，瞬间烧焦满地打滚。

范围十米内眨眼变成一片地狱火海，伴随着无辜百姓惨叫声与四处逃窜声，东市横街拍卖场相隔两间之内的商铺，一眨眼变成火海。

“撤！”

烟花炸响一刻，长乐护卫们第一时间闪人，没有理会两个诱饵死活，更没有盲目去抓捕常乐坊那边的刺客，对方有致命的烟花磷火弹，长乐护卫知道白磷燃烧的恐怖威力。

扶烟花管的两名蒙面刺客惊呼一声，错误低估了铁管里面塞满的火药起爆威力，烟花炸响一刻强烈的后座力，把他们双手震得发麻失去知觉把握不住，四管烟花掉落地面把毒鹤与毒钱子吓了一大跳。

跑！毒鹤与毒钱子第一时间想到跑，顾不得手下们死活，也顾不得阴差阳错的失误，也没有算到烟花起爆反震这么厉害。

毒鹤与毒钱子跑出房间一瞬间，马上听到身后嘭一声，震破耳膜的爆炸声吓得毒鹤与毒钱子不敢

回头。

第415章乱象再临

“刘爱卿，可查清楚何人所为？”

皇宫太极殿内，李世民黑着脸龙颜大怒拍案而起，东市又发生刺客事件，这次倒好，居然还出现烟花磷火弹，死伤二百三十八人，烧毁商铺多达数十间。

太极殿内武大臣沉默了，正商议吐蕃战事没想到来这么一出，不安份的秦寿又招惹出刺杀事件，还真是出乎人意料之外，更不可思议是这次闹的动静够大！

面对龙颜大怒的李世民，群臣们大气不敢喘一下，他这个问题还真问倒大理寺卿刘弘明，一时间哪有那么快有结论？

“父皇，儿臣认为烟花磷火弹有必要归朝廷监管，以免有些人…”

李承乾没有建议性的话题，李世民直接过滤了，秦寿有那么老实肯把火药技术上缴？以他个性宁愿胎死腹中也不会老实上缴，除非他哪天脑门抽风了倒是有可能。

李世民更多好奇还是谁想要刺杀秦寿，居然动用到他自己弄出来的烟花磷火弹，至于为什么会发

生乌龙刺杀错误，李世民暂且无法得知。

“启禀皇上，据微臣初步调查，烟花磷火弹是将作监走失的！”

李承乾泼冷水的建议没说完，刘弘明马上把自己初步调查结果说出，狠狠地扇了李承乾一个耳光，包括李世民在内。

怎么也没想到，居然是自己皇宫内将作监流失出去的，而不是皇宫外的将作坊，李世民阴沉着脸色，好吧，没想到刺杀事件又牵涉出皇宫内鬼了！

“刘寺卿，你可查清楚了？皇宫戒备森严，岂能信口胡言？”

给刘弘明狠狠扇了耳光，李承乾感觉大跌面子，忍不住恼羞成怒，慎重其事提醒刘弘明，别哪壶不开提哪壶与自己对着干。

皇宫戒备森严，怎么可能流失出去？原本想要给背弃信义的秦寿添麻烦，没想到刘弘明扇了一个响亮耳光，很不给面子的耳光。

李世民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虽然李承乾所言很有道理，可刘弘明的话李世民更相信多一些，他的查证事实可以肯定皇宫内有吃里扒外的人，至于是谁暂时没有查出来而已。

“启禀皇上，新任将作监掌管器具少监卢飞鸿

下落不明，其家人亦两日前悄然离开长安，至今还在查证之中…”

刘弘明没有理会绰绰逼人的李承乾，直接说出实情让李世民大皱眉头，看来还真有吃里扒外的内鬼在皇宫，小鱼冒出水面可大鱼却隐藏的很深！

殿门外严统领急匆匆走进太极殿，跪坐一旁的群臣们带着诧异目光，很少见严统领如此放肆闯进来，看来是又有什么紧急大事才会如此。

“启禀皇上，经过将作监管事查证，器具库十个烟花磷火弹，少了五个烟花磷火弹，前往松州粮草完整无损，十个烟花磷火弹遭劫…”

“什么？！”

严统领的话一出，群臣与李世民大吃一惊，没想到居然还发生后勤遭劫，而且居然还是抢致胜器具烟花，粮草居然一点也没动！

“刘爱卿，朕限你三日之内，彻查清此事来龙去脉！”

“是，皇上！”

李世民愤怒的咆哮声，刘弘明硬着头皮硬接下来，还真是够要命的差事，又是限定的三日，看来李世民已经处于暴走边缘了。

烟花磷火弹从皇宫走丢，还有前线后勤运输又

遗失烟花磷火弹，李世民忍不住担忧起来，丢失的烟花磷火弹是潜在的威胁，要是落入敌方手里，无疑是大唐先锋军的致命打击。

更要命的还是秦寿肯定会对朝廷失去信任，要是他不在提供威力巨大的烟花磷火弹，李世民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保管不力是他有错在先。

比起李世民抓急与愤怒，长乐那边秦寿更是郁闷不止，没想到自己也会差点阴沟翻船一天，神秘杀手拥有烟花磷火弹，很是让秦寿感到意外。

“将军！”

入夜时分，潘安收到秦寿遇刺风声便赶来告罪，没有提前打探到神秘杀手动作，是他失职在前。

“行了，这不是你的错，安排人手去倭国的事，准备的怎么样了？”

秦寿心烦意燥地挥手打消一脸惭愧的潘安，这事怨不得他，正所谓富贵险中求，看在北方商会送来天价钻石份上，秦寿暂时把这伤脑筋的事遗忘一边，着手准备布局攻打倭国计划。

正所谓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要是连现在倭国情况与地理都没有搞清楚，盲目进攻无疑是大损人手，想要减少更多无谓伤亡，就要先开始布局一

切。

“启禀将军，全安排好了，二十五人熟悉各种技巧，连语言也学得七七八八，只要派遣过去适应一段时间，凭借他们出色才艺，应该可以在一年内打入倭国官场！”

秦寿没有责怪自己办事不力，潘安松了口气同时把先遣探子的事说出来，为了这些精英探子，足足用了一年时间培养才艺与洗脑忠诚，现在就等秦寿安排什么时候出发。

“马上派遣出去，建立起倭国隐蔽情报部，把倭国地理与布局还有动机等等，每一周把最新消息飞鸽传送回来，在江宁县设立中转消息点...”

秦寿沉思片刻，马上安排潘安开始动手，刘仁轨他们无意发现倭国不为人知的举动，秦寿隐隐之间觉得倭国开始有大动作了。

“是，将军，潘某告辞！”

眼看秦寿没有其他交代，潘安领命告辞离去，秦寿揉着头疼的额头，挥挥手示意潘安去办事，情况变得越来越乱，秦寿觉得自己有点把持不住局势了。

倭国敢光明正大打劫平州匠工，秦寿就预测到倭国有大动作了，最大可能因素就是间人皇女夺回

政权了，开始大张旗鼓有所作为了。

“间人，你在世上就是一个祸害！”

头疼不已的秦寿后悔莫及，心软以至于放狐归山，这个狡猾的倭国狐狸公主，再给她一两年时间准备，秦寿不敢保证到时候攻打倭国，会不会因为自己糊涂导致损兵折将？

世上没有后悔药，错过的机会就没有再来，倭国那边在策划什么？秦寿不知道，放走间人皇女是一大忌，她能够这么快扳倒中大兄皇子，就可以看出她出色的掌政才能，甚至有可能会成为倭国下一代女皇。

第416章刽子手佐伊

眨眼一周时间过去，李世民在秦寿遇刺第二天，就派人前来安抚秦寿，这次李世民比较实在的赏赐，勉强让秦寿有了中安慰奖的想法，特许自己在溺水河口开办船工坊。.~.

有了李世民特许，秦寿自然不客气，大刀阔斧招苦力开垦荒地建船工坊，占地三十亩的大手船工坊，惊呆了李世民与群臣还有长安百姓们。

特别是秦寿大手的苦力，一出手就是近万苦力队屯平三十亩地，而且还是用混凝土，又传出建两万平方米的三丈高墙，犹如重磅炸弹震惊长安朝野。

秦寿的大手让全长安百姓乃至满朝百官君王，亲眼目睹了什么叫超级暴发户，加上他铁锵的五个富商手下全力支持，又是开采河沙又是修建河坝，浩浩荡荡大工程把溺水河折腾的水位加深的严重厉害。

溺水河船工坊工程地点，秦寿正在监督苦力队抓紧时间屯平地面，人来人往的苦力光着膀子汗流雨下扯起喉咙呐喊整齐口号，八人一组用圆木扛着五米长铁轨。

“快点，快点，固定好三角受力支架，要是歪了扣你们工钱…”

头一次担当工头的吴庸精神抖擞，不敢马虎大意第一次的重任，尽心尽责监督好每一项工程，重点盘踞在船工坊造船起重支撑三角架点。

起重支撑三角架是承受船只吊起的地方，共分五个造船仓房，每一个仓房占地都有三亩面积，还要铺设滑轨落水岸边等等，全都马虎不得。

“齐王卧病回长安？”

正在监督船工坊建设的秦寿，得知虬髯客派郑宏来送的消息，忍不住皱起眉头，看来李承乾命运，始终逃不了这个齐王祸害，受他牵连陷入永无翻身漩涡。

齐王这个野心家，秦寿也不知道怎么评判他的好，活脱脱一个愚昧到家的自大狂，也不知道他母后阴妃怎么不制止他？

“是的将军，如若无他事，郑某先告辞！”

“嗯！”

郑宏亲自当跑腿送信，秦寿知道现在虬髯客也很难熬，北方商会出现导致他客源锐减不提，加上回拓跋海上死伤不少手下，他人手严重不足正常。

()$()$(小)$(说)$().---.高速！

虽然北方商会经过自己一次打击，信誉大减拉回不少客源，可要排除奸细混入还是要费一点心思，总不能招揽心性不稳的做亲信。

“长，工部阎侍郎带着一批工匠在里求见！”

“阎立德？”

郑宏离去没多久，贺明气吁喘喘跑来，把阎立德登门求见说出来，很是让秦寿感到惊讶，不明白他没事带人找上门干什么？

带着疑惑之心秦寿吩咐贺明，去催袁神棍抓紧时间提炼石油，赶紧把润滑油提炼出来，蒸汽设备即将要开始加入工业，加速工业发展少不了润滑油。

贺明点头捣蒜似的应着，直到秦寿交代完一箩筐事务，便急急忙跑走了，跑腿的事他很乐于效劳，要是伤脑筋的事还真是不敢去招惹。

遥远海外倭国，大阪临海地区，秦寿在长安大张旗鼓扩建，比起倭国这边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间人皇女把握倭国政权大手扩建海军，才叫疯狂。

征集的十五万民夫，在倭国士兵暴政似的监管下，大阪城彻底成了倭国最大海上船工坊，掳来的工匠在倭国士兵暴力压迫下，不得不动手建设。

浩浩荡荡的民夫队伍动手下，大型船工坊，铁

匠作坊，木器作坊等等迅速崛起雏形，海面更是一刻没停从倭国境内外运输大量木材与铁矿等等。

山****和三阳道两海域之间，在间人皇女强硬手段下，实行全面封海作业，渔船不得靠近二十海里范围，违者巡逻海面的小型攻击舰，不管是不是本土居民，不警告直接发起攻击。

间人皇女巡视新建工匠作坊，大唐掳来工匠碍于倭国士兵监督与家人安危恐吓，不得不忍辱偷生出卖手艺，手把手教导愚笨到家的倭国学徒工匠。

“公主，唐人工匠复原的先祖剑，请过目！”

一名倭国监工士兵拿出一把中原春秋时期相似的青铜剑，走到间人皇女面前双膝下跪，毕恭毕敬双手呈上未开刃的精炼铁剑。

佐伊将军接过监工士兵上呈的精炼铁剑，转手交给低头转交给间人皇女，接过复原先祖的草剃剑，间人皇女有些激动地轻轻抚摸剑身。

三指宽的剑身未开刃，中间带有削甘蔗刀一样的血槽口，四尺长剑身有三四斤份量，最阴毒的还是剑尖带有钩刺，刺入人体暂且不管血槽口，光是拉出来就够要命。

哐当~间人皇女接过佐伊腰挂长乐打造的纯钢障刀，用力砍之下清脆的断刃声乍然而起，周边忙

碌的民夫与匠工们停下动作，吃惊地看着间人皇女拿佐伊将军宝刀，轻而易举砍断新制先祖的草剃剑。

“炼制不出长乐的钢制武器吗？”

“这…”

间人皇女极其不满意精炼草剃剑，卖相是不错，可比起长乐的钢制兵器，相差一大节，这不是间人皇女想要的结果。

召集回来潜伏长乐的三个工匠，从他们嘴里得知也不知道钢制兵器炼制过程，间人皇女有白费心机的秃废感，狡猾的秦寿一直把不怎么信任工匠调到倒矿渣或拉矿石，她派去卧底的工匠就是属于这类。

“公主殿下息怒，工匠们大致知道一些配方，或许…”

“抓紧时间弄清楚，本公主需要钢制武器配方！”

佐伊的废话，间人皇女很是不满意，直接把钢制障刀丢回给佐伊，朝开始动工造船的方向走去，一艏二十五丈长大型战舰龙骨木架，在五名倭国监管士兵喝骂皮鞭加身下，掳来的船工忍气吞声，伤痕累累构造战舰龙骨。

“佐伊将军，这五个士兵不用留在世上，本公主不希望在见到这幕！”

“嗨！”

间人皇女皱起两叶柳眉，出言示意佐伊去杀了五个监管士兵，间人皇女不希望匠工们含恨做工，要是他们使坏这艘倭国镇国主力舰隐患不堪设想。

佐伊没有多问什么，点头应着朝五个监管士兵走过去，招手示意五个监工士兵下来，等监工士兵屁嗔屁嗔跑来时，突然间出手快准狠一阵刀光闪过，五道血花飞溅到战舰龙骨架。

五具无头尸体同时喷血倒地，惊呆的匠工们看着冷漠的佐伊，而佐伊没事人一样甩掉手里障刀的血迹，杀人在他眼里跟杀猪一样没有什么区别。

“公主有令，善待匠工，谁敢违抗死路一条！”

“嗨！”

闻风赶来的倭国士兵发现是倭国第一高手，刽子手佐伊闹事全都傻了眼，直到佐伊淡漠颁布间人皇女命令，吓破胆似的不敢违抗，领命遵从拖走五具尸体。

第417章腹黑的女人

“日后谁敢欺负你们，尽管找贝谷沐川，本公主定杀不赦，但是如若有人无故闹事，也别怪本公主不客气…”

掳来工匠们停下手里活沉默着，间人皇女的话虽然改善了他们待遇，可家人受到迫害威胁，打心底不会感激怀柔手段的间人皇女。

碍于他们现在的处境，又不得不装出感恩戴德表情，继续做他们应该做的事，确保自己与家人安全，以免引来后悔终生的愚蠢事。

间人皇女强加担子在肩，贝谷沐川冷汗连连，这份差事好烫手啊！可又不得不硬起头皮赔笑着接下来，谁叫他选择了间人皇女势力？

“贝谷沐川！”

“嗨，公主有何吩咐？”

头疼不已的贝谷沐川，在间人皇女召唤声之中，带着低声下气的笑容，小跑到间人皇女面前，等待间人皇女发话。

佐伊忠心耿耿地屹立间人皇女身后，冷漠的脸孔，冷漠的目光，冷漠的心态等等，贝谷沐川靠近了也忍不住不寒而栗。

贝谷沐川不知道间人皇女用什么手段？怎么招揽到倭国号称冷血刽子手佐伊，据悉倭国内乱时候，佐伊初生牛犊不怕虎，凭借艺高人胆大协助舒明天皇平反叛乱，助力他上皇位。

舒明天皇当权后，不知什么原因，他又开始隐迹山野生活，并且发誓不再与皇室来往，如今违背誓言很是让贝谷沐川难以理解。

“这艘镇国战舰，一定要监督好，不可出现任何问题…派人加紧掏光他们手艺，利用完了直接，你明白？”

“嗨！”

间人皇女慎重其事交代一番，贝谷沐川不敢违抗，点头应着恭送间人皇女离去，间人皇女后面的话，贝谷沐川心里最清楚，没有利用价值直接杀掉，皇室惯用的过河拆桥腹黑手段！

“公主，你答应佐伊之事…”

离开大阪海岸工坊，佐伊突然间策马停下，追随护驾的倭国士兵同时停下脚步，间人皇女策马转过头时，佐伊提及间人皇女许诺的事，马上给脸色不太好的间人皇女挥手打断。

“佐伊阁下，本公主敬你是大英雄，没想到你居然…好吧，本公主答应的事自然会信守诺言，但

是这起码要本公主坐上皇位后在谈，本公主以天照大神名义起…”

“嗨，佐伊错了，公主无需如此！”

间人皇女有些恼怒佐伊动摇内心，不过太过于得罪他，间人皇女只好使用怀柔政策安抚佐伊，以免他心生芥蒂坏了自己大事。

间人皇女懵胧的答案，佐伊虽然很不满意，可又不得不勉为其难接受，逼得太急对自己与间人皇女都没有好处，间人皇女都敢用天照大神名义起誓，他还有什么放心的？

“佐伊阁下，中大兄残留势力，本公主希望你尽快解决，如若不然…”

“佐伊明白，公主放心！”

佐伊敷衍的回答，间人皇女心中很是不满，可又拿他没有办法，带着不满的愁容策马走在前头，佐伊看了眼间人皇女背影，冷笑一下紧接着恢复冷漠表情，策马护卫在间人皇女身后。

‘佐伊明显是故意的！’间人皇女阴沉着脸色，以佐伊的能力和他有裙带关系濑户藏介世交好友兵力，要斩草除根中大兄皇子残留势力很容易。

可佐伊偏偏留下一些麻烦手尾，其用意何在间人皇女心里很明白，无非是故意留一手让自己难

堪，以免自己掌握大权过河拆桥，不信守承诺迎娶他智障儿子。

间人皇女初回倭国时，势力早以给中大兄皇子残杀光，加上舒明天皇莫名其妙中毒瘫痪，倭国大部分已归中大兄皇子掌管，间人皇女想要夺权难以登天。

走投无路之下间人皇女只好求助隐迹山野的佐伊，经过讨价还价以他扶持自己坐稳皇位为条件，最后联姻迎娶他智障儿子。

得到了佐伊裙带关系濑户藏介双重帮助，间人皇女势力大涨发动夺权，一举杀进田中宫皇宫，废了正在****的中大兄皇子，重新夺回大权，解救出囚禁兵入膏肤的舒明天皇。

‘等本公主夺到皇位，在接他人之手灭了他！’打算好的间人皇女露出狐狸般笑容，想要收拾倭国绝世高手，恐怕非远在大唐的秦寿出手不可！

“哈…哈…秋，莫不成是丽质想我了？”

长乐，秦寿走到城堡家门，突然一个大喷嚏，直让刚出门的武媚娘听见无言以对，为厚颜无耻的秦寿感到羞愧。

“媚娘，去哪儿呢？”

“少来，阎侍郎在里面等着！”

秦寿搓着双手露出贱贱的笑容，武媚娘没好气大翻白眼，错开秦寿调戏的脏手勾搭，一边离去一边提醒秦寿，阎立德在里面等着他。

“小妖精，等着，晚上让你软成烂泥求饶！”

想到刁蛮公主现在越来越放得开二女同床思想，秦寿心中一阵窃喜，搓着手期盼着夜里降临，慢慢训导刁蛮公主玩更刺激的。

至于刁蛮公主前一辈子为何有光头控思想，秦寿分析出些许经验，要么绿帽王能力不足，要么就是两人缺乏激情，再者没有化恨为爱经历，以刁蛮公主崇拜自由恋爱个性，大部分归根于此。

“秦将军！”

秦寿从走神踏进大厅，阎立德与一名陌生中年人准备虚寒客套话，哪晓得秦寿压根没注意到他似的，走神十分严重直到差点迈进后厅，阎立德不得已下一脸黑线出言唤醒走神的秦寿。

“嗯？哦，走神了，哈哈~~阎兄，坐，坐！”

惊醒过来的秦寿一脸尴尬地收起快要踏出大厅通道的脚，转过头打了个哈哈掩饰自己出糟，招待阎立德落座同时打量一眼多出的陌生人。

三十多岁的人，眉毛浓黑而整齐，一双眼睛闪

闪有神采，平淡无奇脸孔布满风吹雨晒痕迹，夸张点说丢进人群也很容易辨认，小脚色秦寿兴趣乏乏收回目光。

“阎兄登门拜访，实乃寒舍蓬荜生辉，来来，品尝一下秦某最新进来的秋茶！”

“哦？那阎某不客气了！”

秦寿客套的话，阎立德没有放在心上，荷叶与莲心两宫女亲自奉茶上来，阎立德嗅到浓浓的茶清香，忍不住心中大喜。

长乐炒茶技术一流，经过加工的茶叶几乎是身价翻倍，经过货商提货炒价更是贵了不少，现在有幸品到最新鲜的秋茶，阎立德自然不会错过。

第418章疯狂的李世民

皇宫内李泰心烦意燥走出宫殿透透气，刚出武德殿散散心，迎面见到诈病回长安休养的齐王李佑，春风得意的李佑哪有什么病态？

“魏王近来可好？”

“哼~”

齐王李佑假惺惺的问候声，消瘦了一圈的李泰冷哼一声，不屑一顾地继续走出宫门，哪晓得齐王李佑嚣张跋扈地挡住去路。

“你想怎么样？”

李泰阴沉着脸色，很明显李佑是来找茬的，李泰身后跟随伺候的太监们后退几步，李佑阴笑的脸色和人多势众的太监跟班，很强大啊！

“想怎么样？当然是找你慢慢算账，当初你害本王如此狼狈，这次你也别想好过！”

李佑走到李泰面前，两人相隔不到一尺距离，想到当初给他害得那么狼狈，李佑没有动手已经算是克制力有进步了。

他在幕后主导长孙涣戏弄自己，以为做得天衣无缝，她母后早已发觉了，要是他母后阴妃来信说明，还真不知道这一切都是李泰在主导。

至于李泰怎么与北方商会搭上线的，李佑不知道也没有兴趣去知道，只要知道李泰想要陷害自己就行。

李佑警告的话直让李泰眉头紧皱，他话里的意思李泰心里最清楚，只是强忍着没有发作。

“证据！”

李泰淡默地看了眼找茬的李佑，心境大变没有了以前嬉皮笑脸开朗，更多是隐藏极深的仇恨，不经意眉间闪出的杀气一闪而逝。

“证据？哈哈~~可怜虫，等着滚出皇宫，慢慢有人收拾你！”

李佑冷笑一声，紧接着又哈哈大笑起来，鄙视的目光看了眼李泰少了右臂的袖子，直接挨着他空荡荡是袖子经过，丢下李泰脸色大变的话。

()$()$(小)$(说)$().---.高速！

李泰紧握着左手拳头，牙关紧咬发出轻微愤怒磨牙声，李佑太监们低着头快速经过，不敢停留于此惹李泰发怒招祸上身。

“李佑，别嚣张，你给本王等着！”

李佑讽刺威胁的话，李泰要是听不明白，那才是怪事，他今日来此耀武扬威，很明显就是警告自己。

“什么？造朝廷主力舰？”

比起李泰的怨恨，长乐这边的秦寿更是头疼无比，当得知阎立德来意，秦寿刚喝进嘴里的茶水差点喷发出来。

李世民要造大唐主力舰，也不至于把如此重任交到自己身上吧？朝廷工匠一大堆，也不缺自己吧？

秦寿实在是想不明白，李世民怎么把如此重任交到自己身上？这可不是什么好事，而阎立德带来的人，也正好是造船司韦监。

“秦将军，你大张旗鼓在溺水河开办船工坊，皇上不把重任交给你，还能交给谁？这位造船司韦监是来…”

阎立德直接服了想要推卸重任的秦寿，别人一辈子烧高香也难求到的事，到了秦寿这里却是成了要命事，这要是传出去还要人活吗？

经过阎立德提及，秦寿打量起沉默寡言的韦监，想起现在不仅化事业蓬勃发展，而自己带来的科技发明也蒸蒸日上。

受自己影响，那些王公大臣们也开始热衷于发明创造，就连皇室那些王爷们在饱事终日后也欲欲试试，四处招揽奇技淫巧之人，秦寿没想到自己的

科技影响那么大。

“喔！久仰了，韦船司，秦某好奇皇上的主力舰如何打造？”

“秦将军，这是韦某船图，皇上略有不满，特派韦某前来向秦将军指教！”

秦寿好奇的疑问，韦监也很干脆，拿出自己画的两张船图，秦寿也想见识他们船图，打开一看顿时无语，好疯狂的李二啊！

神龙舟号主力舰，长三十余丈，宽五丈，三帆外加风力驱动，要求载人六七百，船尾舵、高效率推进工具橹以及风帆的有效利用等等。

神龙舟号采用的是榫接结合，要求全用铁钉钉联的方法，用铁钉比用木钉、竹钉联结要坚固牢靠得多，秦寿发明的铁钉，李世民意识到了其中耐用性与巩固性，广泛采用了这种先进方法。

而另一艘御用神舟船，更是疯狂，船长四十丈，宽八丈，最可恶还是居然要求船上能开圃种花种菜，仅水手就达四五百人之多，更别提护卫与随从，可想而知御用神舟船之大可想而知有多大！

秦寿仔细观摩韦监设计的船身，船体两侧下削，由龙骨贯串首尾，船面和船底的比例约为10：1，船底呈v字形，虽然便于行驶破浪，可吞水

量不足入海遇到暴风大浪容易翻船。

“韦船司，你的设计图很好，可这也太疯狂了吧？”

秦寿把图纸放到一边，轻呼一口气消化韦监带来的重磅消息，想法固然是不错，可这也太愚昧到疯狂了吧？居然想要天真建造海上霸主级战船？

光靠风帆与自己淘汰的风力驱动，想要驱动这么大一艏巨无霸级别战船，太人说梦了，船速跟不上无疑成了靶子，再大的船也是废物。

要是敌方有训练水鬼队什么，这巨无霸级别战船也要悲哀了，随便凿几个洞，船沉是很快的事，船体越重进水也就越快。

“秦将军，正因如此皇上不放心韦某，特意派韦某前来向秦将军讨教，皇上下令三年内要求完工！”

韦监看了眼一边保持沉默的阎立德，而阎立德保持沉默的态度，韦监也只好黯然如实说出来，李世民的意思很明显，有些信不过自己手艺，要求自己配合秦寿联手打造出两艘镇国战船。

“三年？朝廷派多少工匠来完成？要是借用船工坊，秦某可以提供两个空间仓库，多了恕难以办到！”

得知李世民如此赶脚命令，秦寿大感头疼不已，最关键他派多少工匠来完成？得，就知道他们来没好事，秦寿干脆点说出最大程度退步，牺牲两个造船仓库房，先堵住韦监狮子大开口霸占太多仓位。

他们都找上门了，要是不用自己扩建之中的船工坊，秦寿打死也不相信，正所谓好事不上门，上门准没好事。

“一千名工匠，皆由韦船司与秦将军合力完成！”

“什么？秦某？那你呢？”

阎立德一开口秦寿顿时吓了一大跳，李世民是嫌自己太清闲还是怎么回事？还真是会没事找事，想到阎立德一直没有提及他自己，秦寿忍不住纳闷起来。

“阎某跟秦将军你手下学蒸汽技术！”

“……”

好吧，阎立德说出他的来意，秦寿顿时无语了，感情李世民都打算了，要把自己领先技术全都掏光，学就学，没有机械基础，没七八年时间别想了解机械原理！

第419章两妃之间较量

“将军，皇宫戒备森严了不少，你确定不是开玩笑？”

入夜时分，辅兴坊据点，潘安崩溃十足地看着秦寿出现眼前，他怎么混进长安的？潘安不知道也没有兴趣知道，可他心血来潮要进皇宫那才是够要命的。.~.

春季过后，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李世民突然加强了皇宫防备，导致现在潘安与仇万福想要进皇宫打探消息，都要小心翼翼生怕暴露。

进出整整一年多时间，两人才熟悉起皇宫侍卫换岗时间，进出应付起来容易多了，现在秦寿又要跟着冒险进去，有些麻烦啊！

“少废话，本将军是去见里面关着的夫人，你们打探消息与本将军何干？赶紧的，本将军赶时间！”

潘安啰嗦一大堆有的没的废话，不耐其烦的秦寿大翻白眼，他去打探他的消息，我去看我的守孝长公主，牵扯不到什么要那么多废话？

难道告示他，本将军想要进宫，就是要跟长公主做有益身心的健身运动？亦或者是进宫也要得到

他的批准？

“好吧，将军，你自个小心点！”

秦寿不耐其烦说出理由，潘安只好无奈叹息一声，勉为其难答应下来，想想以秦寿机智与身手，看来自己多余担忧了。

心血来潮的秦寿也想一年未见的长公主，就算不能做点什么，进去揩揩油亲亲嘴也好，这么久不见要是不想念那才是怪事。

“淑妃，你觉得你有资格做皇后？”

掖庭宫阴妃寝宫内，韦贵妃不请自来发难，很是让阴妃不喜，可又不得不礼节上招待，问鼎皇后宝座阴妃没有那门心思，也没有韦贵妃那么大的野心。

韦贵妃一脸嫉恨阴妃比自己美艳，虽然年过三十有余，但是姿色却非常的美艳，岁月无情的流逝，没有在她美艳容颜显出残忍的摧残。

更散发出一股成熟的艳妇韵味，雪白如凝脂般的肌肤雪嫩，是如此的光滑细致，没有丝毫瑕，看来几乎就像半透明的白玉，宛如冰雪冷美人似的。

特别是她胸前高耸犹如刚出炉的热白馒头，在雪白莲花抹胸衬托下，是人见了也垂涎欲滴，韦贵妃最妒忌就是阴妃比自己好的身材。

“韦妃何出此言？姐姐我糊涂！”

韦贵妃找茬的话阴妃没放在心上，从容不迫笑了笑，牵动她雪白傲人的双峰，惹来韦贵妃妒忌与暗啐，忍不住暗骂一声狐狸精。

韦贵妃寝宫临近长公主寝宫，相隔没有多远就几步之遥，李世民看望守孝的李丽质，顺路会过来瞧瞧韦贵妃很正常，正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

“淑妃，那皇上最近隔三差五来你这儿，想必用了什么见不得手段吧？”

韦贵妃脸色不善地看着阴妃，李世民这些日子经常在阴妃寝宫留宿，韦贵妃要是不知道才是怪事，眼红的韦贵妃看不惯阴妃走运，肯定使用了什么下三滥手段。

美貌与身材韦贵妃自认比不上她，可阴妃比韦贵妃长几岁，颜份已经输了一大节，可她却能够得到李世民欢心，加上李佑又回长安，韦贵妃不得不怀疑是阴妃阴谋，想要争权之中占一席位置。

“韦妃，你想多了，姐姐我可是没那福分！”

‘装，接着装！’韦贵妃恨恨地瞪着阴妃，对于阴妃的话，韦贵妃压根不相信，要是她没有问鼎空缺的皇后宝座，死缠着皇上干什么？

“不管韦妃妹妹你信不信，姐姐我还是那句

话，皇上要立谁皇后？那是皇上意愿，唉~不提了，韦妃妹妹，尝尝长乐一品茶！”

阴妃嘴里这样说，可她端起李世民赏赐长乐顶级炒制的贡品茶，无疑是在刺激着韦贵妃善妒之心，斯有礼的动作气得韦贵妃想要发飙。

虽然阴妃没有问鼎皇后宝座心思，可韦贵妃疑心病太重，加上绰绰逼人语气，阴妃心里就有气，不就是最近这几日李世民心血来潮恩宠，至于如此善妒吗？

阴妃知道李世民对长孙皇后情意，绝无另立皇后心思，聪明的她也没有去打这心思主意，与其招惹李世民厌烦，还不如踏踏实实顺其自然。

“淑妃，你别太过分了！”

韦贵妃眼红瞪着阴妃，长乐一品茶是主打贡茶，全是采用江南东道建州上等好茶叶炒出，经过手法奇特炒制，使其茶汤色泽清澈，香气温和久久难散，呷上一口齿颊留香，才有李世民御赐一品茶美称。

而李世民赏赐一品茶给阴妃，可见阴妃如今受宠直压韦贵妃，一心谋略皇后宝座的韦贵妃，见不得势单力薄的阴妃爬到自己头上。

“韦妃，谁过分了？姐姐三番忍让，你却绰

绰…罢了，夜深了，姐姐也乏了，韦妃，请回吧！”

“你，好，好，很好！”

阴妃端茶送客动作，韦贵妃阴沉着脸色，怒视着毫无倦意的阴妃连说三个好字，末了阴霾着脸色甩袖冷哼一声离去。

‘真是善妒的女人！’韦贵妃离去后，阴妃大感头疼地揉着额头，点缀的三叶莲花额印随着她玉手揉动轻轻晃动。

想到李世民今夜有可能来这里，好不容得到李世民青睐宠幸机会，阴妃便起身走出宫殿大厅，转回寝殿着手准备催情药，好让李世民喝了有**，以解自己忍了这么多年的生理需求。

‘这份量应该足够了！’阴妃把买通御医帮忙制作的消魂粉，倒入大半酒水里，等待李世民到来喝了颠龙倒凤一宿。

想到李世民喝了这消魂粉酒，老当益壮索求无度，阴妃冰肌雪肤俏脸露出两抹红晕，身为女子特别是她现在如虎如狼的年纪，谁希望清心寡欲当寡妇一样过索然无味日子？

阴妃也曾幻想过自己要是嫁了普通人家多好，哪怕妻妾众多也有隔三差五宠幸机会，哪像宫里后

宫佳丽三千，排期都排到坟墓里都有份。

“娘娘，齐王在殿外求见！”

“佑儿？”

宫女在寝殿门口通报齐王李佑来拜见，阴妃大吃一惊同时忍不住皱起两叶柳眉，他来得还真不是时候，要是李世民来了，肯定心中不喜错过宠幸机会。

可想到李佑夜里找来，肯定有什么急事，阴妃收起心中不喜，放下手里加了猛料的酒水，转身出去瞧瞧李佑找自己有什么事，没什么大事打发他离去便是。

第420章天真无邪的小公主

“耶？又迷路了！”

掖庭宫内，十字街道口右侧秦寿抓急不已，虽然已经一年有余没进过掖庭宫，可李丽质的骄阳阁寝宫路线，秦寿还是有些记忆的。#中@.

可眼前一道大红宫墙堵住去路，甚是让秦寿烦恼不已，明明是这条路通往李丽质寝宫的，怎么建了道墙封路了？太缺德了吧？

“香蕉你个巴拉，哪个王八蛋封路了？”

秦寿有狂揍封路的工匠想法，错综复杂的后宫路线太多，秦寿不知道还有哪条路线？同时想起潘安善意提醒，后宫半年前有所变动的事，悔到肠子打结，早知道先叫地头蛇潘安带路。

抓急的秦寿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巡逻侍卫的脚步声由远至近传来，把秦寿吓了一大跳，要是给抓着了还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大半夜跑皇上后宫想干啥？

慌不择路的秦寿一头钻进不远处拱门，秦寿后脚跨进拱门没多久，十多人一队的禁卫队刚好巡逻到十字街道口，看到堵起的高墙，禁卫队们摇摇头叹息一声，可怜天下父母心！

禁卫队们离去后，秦寿马上打量起自己身处何处，当见到眼前的宫殿时候，秦寿一惊一吓过后，心跳加速扑通扑通声，直跳了好一阵才松口气。

翠苑阁，宫殿内已经熄火，看不清里面什么情况，门口两太监与两宫女站着打瞌睡，多年习惯早已麻木了，除非里面伺候的人有传唤，要不然他们一直瞌睡到天亮。

“嗯，这个宫殿后门，应该可以穿到西侧哪边！”

想起当初从李丽质寝宫后门穿出去，似乎见过有眼前这个翠苑阁宫殿轮廓，再看西侧哪边隔着几栋墙的伊人，进都进来了空手而归说不过去，秦寿不得不冒险去试试看。.~.

打定主意秦寿轻手轻脚摸索前进，走到寝宫左侧窗户前轻轻推了下，没关紧！秦寿心中一喜轻轻推开窗户，带着做贼的头一次激动心情，笨手笨脚爬进窗户。

落地一瞬间，秦寿隐隐嗅到一股淡淡的幽香，很清淡却是很好闻，黑黝黝的宫殿内，除了缓慢呼吸声，基本没有其他声音。

映入眼帘的竟是粉红色的轻纱幕帘，随风轻摇甚是好看，秦寿没想到自己居然翻窗到寝睡牙床

边，淡淡的烛火光晕距离太远，秦寿视力有限看不清楚牙床上是谁？

‘晦气！’秦寿暗骂一声晦气，怕床上熟睡的人突然惊醒，发现自己存在引来不必要麻烦，大丈夫能屈能伸为了李丽质，秦寿只好学猫爬地走。

熟睡中的晋阳公主梦里梦见自己母后，很模糊却又很真实，她母后在她耳边不知道说了些什么，最后飘然离去，梦醒的晋阳公主有些想念起好久未见的母后。

突然发现牙床下有奇怪的东西在爬到，于是一溜烟跳下床，光着脚丫出现秦寿面前，挡住一脸黑线的秦寿去路。

“大哥哥，你是来陪兕子玩的吗？”

晋阳小公主嘟起嘴粉红嘴，纯真无邪奶声奶气声，秦寿汗如雨下傻谔谔地点着头，直接给天真无邪的晋阳公主打败了。

见过秦寿的晋阳小公主没有大呼有贼，当然她潜意识里也不知道贼这个意思，在说了她身处皇宫，还真没有见过贼。

秦寿点头晋阳小公主笑了，笑得很灿烂一屁股坐到地面，双手撑着下巴眨着水汪汪双眼，盯着秦寿看了好一会，差点把秦寿看毛了。

“你怎么醒来的？”

秦寿实在受不了晋阳小公主天真目光，僵硬着笑脸问出有些白的问题，可秦寿想不明白，自己没有制造出任何声音，她怎么醒来了？

“母后梦里告诉兕子，有人陪兕子玩！”

晋阳公主晃动着有些散乱的发丝，天真无邪地嘟着粉嘟嘟的嘴，小手抓揉着单薄亵衣，眨巴着眼说出连她自己也难以相信的话。

噗通…秦寿彻底给天真的晋阳小公主打败，尼玛的，哥忽悠人那么多，没有想到今儿居然给小萝莉忽悠回来了，失败啊！

晋阳小公主确实说出实话了，睡梦里隐隐约约听见自己母后的话，虽然很模糊可还是记得一些，说什么有人陪自己玩了，没想到一醒来还真是有人，而且还是有美妙动人音乐盒的大哥哥。

“大哥哥，兕子的音乐盒坏了！”

“嗯？是吗？拿来，大哥哥帮你瞧瞧！”

“嗯！”

天真的晋阳小公主爬起来，跑到牙床上试图爬上去，可试了几次硬是爬不上去，秦寿怕她小孩子心性急了会哭，只能站起来帮把手把她扶上去。

晋阳小公主从自己牙床里头拿出音乐盒，很放

心把她最喜欢的音乐盒交给秦寿，小手拉着秦寿坐上自己香榻。

“好了！”

“嗯，谢谢大哥哥，你对兕子真好！”

晋阳小公主如获至宝一样，喜形于色收回秦寿修好的音乐盒，比起自己父皇整天赏赐奇珍异宝，晋阳小公主更在意会发出美妙的音乐盒。

吧嗒~秦寿整个人石化似的，晋阳小公主在秦寿脸上亲了一下，紧接着趴在秦寿大腿上，把音乐盒放到一边，赖着这位母后派来解闷的人。

“小公主，别告诉其他人，要不然大哥哥我...”

秦寿怕晋阳小公主年幼无知，把自己出现后宫之事说出来，那真是够要命的，迫不得已下秦寿把事情严重化，晋阳小公主似懂非懂地点点头，还真怕秦寿一去不回。

秦寿用拉钩骗人是小狗哄小孩子把戏，把晋阳小公主哄好保证不提及他出现过，得到秦寿默许她想自己，可以缠着她父皇派人保护去长乐玩，天真无邪地答应下来。

“大哥哥，你走了吗？陪兕子说说话，兕子好孤单！”

晋阳小公主可怜楚楚的目光刹那间融化秦寿去意，在她泪花再次涌现出来的时候，彻底被打败秦寿，没办法之下只好用讲故事哄睡她好离去！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小女孩赤着脚走着，她又冷又饿，整整一天，一根火柴也卖不出去，她不敢回家，因为她怕爹打她…”

秦寿一口气讲完四个童话故事，晋阳小公主早已轻酣入睡，从未如此踏实睡过，小手紧握着秦寿的手，似乎怕一松手秦寿就离去了。

秦寿小心松开晋阳小公主的嫩手，一年未见她又成长了不少，轻手轻脚把她放回香榻，看着她熟睡粉嫩的脸蛋，想起自己出世半年有余长女，暂时给不了名份与父爱，秦寿忍不住轻叹一声，心生惭愧与自责。

第421章阴差阳错

“佑儿，你疯了吗？”

阴妃见到齐王李佑，挥退殿内的宫女太监，皱眉不悦看着无所谓的李佑，现在都什么情况了？他还敢诈病回长安享福，这不是存心找死路吗？

现在韦贵妃吃醋与自己较上劲，李佑又不合时回长安修养，放任封地不管跑回来搅浑水，简直是徒增麻烦，搞不好身败名裂家常便饭。

()$()$(小)$(说)$().---.高速！

“母后，佑儿是受舅舅指点回来的！”

“弘智？”

李佑把实情说出来，阴妃忍不住大吃一惊，搞不懂她大哥阴弘智脑门抽哪根筋？好好的怎么怂恿李佑回长安了？这不是把他推入火坑吧？

打心底阴妃就不赞成李佑争夺皇位，以他个性与不学无术才德，简直就是人说梦话，可就他这么一个孩儿，阴妃宠爱有加，只能任性他胡来。

阴妃贯彻儿揭瓦娘扶梯信念，导致李佑从小培养出嚣张跋扈，小小年纪不学好，四处惹是生非，到最后落个没好下场。

李佑把实情说出来，阴妃听完实情脸色变得极

其难看，他无良的舅父阴弘智劝他回长安秘密募人才，阴弘智还要推荐妻兄燕弘信辅助李祐等等。

“尼妹的，怎么这么多皇宫禁卫？”

阴妃寝宫窗户，一个黑影翻身而进，躲在空无一人的寝宫窗台下，秦寿松了口气自言自语嘀咕着，还真应了潘安那个乌鸦嘴，皇宫增加了不少的巡逻禁卫。

松口气下来的秦寿好奇打量着眼前环境，只见寝殿内云顶檀木作梁，朦胧粉黄轻纱为帘幕，六尺宽沉香牙床边悬着粉红罗帐，帐上遍绣洒金线海棠花，风起绡动如坠云山幻海一般。

秦寿做贼似的揭开滑如丝帘幕，映入眼前的是檀木桌放在正中，小香鼎上飘着徐徐青烟，不时飘来一阵好闻的檀香，整个寝宫华丽而不失典雅。

“皇宫御酿吗？偷喝一点应该没人知晓！”

看到檀木桌摆放的一尊美酒，秦寿先观摩酒樽位置一会，小心翼翼拿起酒樽，凑到鼻子嗅了嗅，一股浓浓酒香深深诱惑着秦寿。

浅尝一口秦寿心里感叹不已，果然名副其实的皇宫贡酒，留齿芳香人自醉，贪婪的秦寿一边品尝着酒樽美酒，一边朝寝宫前殿隐隐谈话声走过去。

‘齐王李佑？那这里不是阴妃寝宫了？’当秦

寿凑到前殿走廊边缘，听到外面一男一女光明正大交谈声，秦寿忍不住诧异起来。

“佑儿，咋们势单力薄，犯不着去争夺无谓的皇位，母后什么都不图，就图…”

“母后，你别说了，佑儿决定的事绝不会改！”

阴妃试图劝服李佑别在图皇位，李佑死牛一条筋不听劝解，任性的脾气很是让阴妃感到无奈，只能轻轻叹息着，不知说些什么的好。

‘这家伙脾气倒是挺倔，有前途，只可惜…’李佑死牛一条筋脾气，很合秦寿胃口，只可惜他无大才太过于奸邪，不是皇帝的料，也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阴险家。

无独偶然发现阴妃与李佑的谈话，秦寿暂时没有离去想法，想要看看母子俩有什么计划？李佑回长安是一个祸害，先弄清楚他想要干什么？

“母后，如今长安势力，谁最大？”

“这…”

李佑突然其来的话，还真难倒了身处皇宫高墙内的金丝雀阴妃，她鲜少八卦宫外之事，又那知道皇宫外面的情况？

殿前恢复了平静，秦寿抿着酒樽里的美酒，心

里直乐李佑这个刁难阴妃的问题，还真是没安分的主，一回来就开始拉拢强势力扶持他做皇帝。

“长乐吧！”

“长乐？”

阴妃一开口就提及长乐，还真出乎偷听的秦寿意料之外，包括沉默的李佑，迟疑不解地看着阴妃，长乐名气他回长安倒是略有耳闻。

“如今大势非长乐莫属，只可惜那秦将军与韦贵妃有往来，佑儿你别心妄想了，母后大致了解到，秦将军有可能是支持纪王李慎…”

李佑不安分目光阴妃看在眼里明在心里，知子莫若母，李佑心里想些什么？阴妃心里最清楚，把自己所知道的情况大致说出来。

“母后，佑儿要会会那个秦将军，凡是不能一概而论，只要抓住秦将军弱点，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通过阴妃道明秦寿大致发迹史与得到父皇宠信，李佑心里萌生了强烈收拢秦寿想法，想到秦寿这匹黑马有这么多关系脉，李佑自信满满地握紧拳头。

“可是佑儿…”

“母后，你想看到父皇不在的时候，其他人坐

上皇位对咋们赶尽杀绝吗？亦或者是母后你…”

阴妃还想说些什么提醒李佑别自讨无趣，可李佑声色凛然说出有可能又没有可能的事，阴妃沉默了，默默地听着李佑大揽是非谬论。

不得不说李佑还真说中了阴妃痛处，要真是李慎坐稳皇位，以适才与韦贵妃交恶来看，韦贵妃做了皇太后，势必会记恨在心拿她与李佑开刀。

经过李佑这么一点醒，阴妃才意识到自己太幼稚了，宫斗险如虎，一失足千古恨，可要是不斗别人也会视眼中钉。

想到与韦贵妃交恶，阴妃打心底悔恨不已，早知道如此退一步，忍辱不与强势的韦贵妃交手，现在好了，醒悟的太晚后悔也没有用。

阴妃知道一件事，以韦贵妃善妒的心态，李慎坐上皇位第一个倒霉肯定是自己，自己倒霉无所谓，可要是累及无辜的李佑，那才是要命的事，阴妃不敢想象下去了。

“好吧，佑儿，你做什么，母后不想再过问，只求你适而可止，别把自己陪在里面，母后乏了，你先回去吧！”

“是，母后！”

李佑不知道阴妃与韦贵妃交恶之事，发现自己

母后动摇了，李佑达到目地心里直乐告退离去，有了自己母后全力支持，李佑再也不用担心独战无援了。

阴妃心绪不宁回寝殿的时候，秦寿早已倒回阴妃寝殿，顶着口干舌燥发作的药力，小心翼翼把酒樽放回原处，刚想翻窗离去见到外面巡逻禁卫出现，马上打消翻窗出去的想法。

阴妃心绪不宁的脚步声传来时候，秦寿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地抓急起来，出去是死不出去也是死，实在没有办法之下左右看了眼，发现阴妃香榻右侧摆放有屏风，来不及多想一股脑钻进去。

第422章给李二扣环保型帽子

“皇上，平州频频出现海盗抢人，太子不闻不问夜夜萧歌，东宫乌烟瘴气荒淫无度，皇上，再如此下去…”

“哦？竟有此事？”

太极殿内，李靖深夜入宫提及平州之事，李世民大感意外与愤怒，拿起李靖呈上奏折查证，李承乾不定性的态度，很是让李世民失望到极限。

原本李世民发现前半年时间里，慢慢变消极的李承乾沉迷夜夜萧歌，预防他再次沉沦下去，苦心积虑李世民思前想后，最后开始放手政务。

用心良苦李世民顶着魏征找茬，变成不过问政事昏君，把政务全交给李承乾处理，以免他继续消极下去，没想到自己一番苦心太子没有领情，很是让李世民愤怒。

“岂有此理，小小倭国竟然敢在大唐境内如此放肆？着实可恶，爱卿，这是何时发生的事？”

李世民重重地猛拍龙案，龙颜大怒地看着李靖，这么重要的消息，怎么到现在才上报？更气的是李承乾居然不去过问，典型烂泥扶不上墙的货色。

“启禀皇上已有一个月了，平州知府极有可能勾结倭国，丢失两座矿山不派兵去围剿，反而放任私自开采…”

“什么？一个月？！”

当李靖说出一个月时间，李世民差点气得想要吐血，一个月，平州知府是活得不耐烦了？居然勾结了倭国一个月时间！

更气的是李承乾，居然瞒着一个月时间不上报也就罢了，还不知检点夜夜萧歌，根本就是拿国家大事当儿戏，如此太子要来有何用？

李世民很想亲自过去，狠狠扇李承乾几个耳光，自己如此信任他，而他却交出这样的答卷，对得起自己对他的信任？

李靖站在一边没有继续说下去，说再多也没有用，这消息一来一回就是好几天，探子回报消息还是上周的，现在平州变成什么样，李靖都不敢想下去了。()$()$(小)$(说)$().---.高速！

“爱卿，朕命你派人去把平州知府抓拿归案，还有，平州出现的倭国人，一个不留！”

“是，皇上！”

李世民杀气冲天的话，李靖不敢违抗也不敢在自讨无趣逗留，领命告退离去，留下李世民阴沉着

脸色，紧握拳头的手无意识颤抖着。

倭国，又是不安份的白眼狼倭国，从大唐中土取经吸纳经验回去，学到了些皮毛就开始变脸咬人，让李世民看清了倭国嘴脸，典型养不熟的白眼狼。

“皇后，朕造的什么孽啊！”

想到李承乾辜负自己三番几次期盼，李世民想起已薨的长孙皇后，忍不住老泪纵横掏心自责，自己造了什么孽？居然生出个烂泥扶不上墙的太子。

李世民不知道李承乾想怎么样？这么明显钦定他是未来皇位继承人，为何还不知收敛生性做人？偏偏要背道而驰做出愚蠢到家的消极？

掖庭宫阴妃寝宫内，心绪不宁的阴妃没有发现桌面动静，更没有发现酒樽少了不少酒，魂不守舍地回到自己香榻，丝毫没有注意到相隔不远的屏风后隐藏危险。

“唉~~”

阴妃良久叹息一声，越想越心烦意乱，经过李佑无中生有是非，阴妃开始担忧起李世民不在以后，她母子俩往后会怎么样？

阴妃不会傻天真李世民万寿无疆，皇上也是人而且也只是普通凡人，他也会生老病死，并不会百

姓与群臣们嘴里所说那样万寿无疆。

阴妃坐在香榻上独自哀怜叹息，屏风后面的秦寿却是憋着难受，药力开始发作浑身发热，不知不觉解开敞开衣衫散热。

‘尼妹的，怎么回事？’秦寿崩溃无比，满脑**爬上心头挥之不去，加上寝宫内淡淡芳香与阴妃微弱呼啸声，像致命毒药一样侵蚀着秦寿。

“薛公公？！”

薛高走到寝殿门前，心绪不宁的阴妃发现薛高出现，心中一喜以为李世民来了，哪晓得薛高独自一人走进来，阴妃一时间心情又恢复低落。

“娘娘，皇上政务繁忙，无需等候！”

薛高说明来意后恭身告退离去，阴妃失落地跌坐回香榻，经历今夜多次打击，阴妃整个人变得浑浑噩噩，幽幽叹息一声整个人失魂落魄，好像整个人生崩溃了。

“退下吧！”

“是，娘娘！”

两名宫女走进来准备伺候阴妃就寝，心情欠佳的阴妃挥退两名宫女，不明所以的两名宫女低着头告退离去，到殿外宫门守候等待阴妃有需要吩咐。

躲在屏风后面的秦寿慢慢失去理智意识，喘气

如牛似的紧盯着屏风外走来的美艳阴妃，受药力发作影响，饱受要命的**煎熬，秦寿不顾一切要给李世民戴绿帽。

阴妃带着失魂落魄之心，丝毫不知道自己酿造了悲剧，走到屏风里面准备解衣就寝，刚踏进屏风一刻，一个黑影突然之间袭来，冷不及防的阴妃刚想要惊呼大喊，整个人给黑影强而有力抱住。

“秦...唔唔唔...”

阴妃惊魂一刹那，借助屏风外穿透进点点火光，很意外发现隐藏的人，居然是秦寿，还没来及惊呼，秦寿给药力发作**屏蔽了理智，阴妃鲜红丰润的嘴唇瞬间给秦寿堵上。

秦寿把阴妃按到地面，阴妃那迷人的**柔若无骨，丰若有馀，肥瘦适中，美艳至极，修长的双腿，高耸的胸脯，丰满的肥臀，浑身上下每个地方，都给失去理智的秦寿逐一摸过。

‘他怎么进来的？怎么可以如此放肆？’奋力挣扎的阴妃试图挣开秦寿，而她那点可怜力气，还有无用功的身体扭动，更是激起秦寿**。

阴妃挣扎越来越激烈，而秦寿更是压着阴妃，连她宫衣也懒得去解，直接撕扯她裙角下亵裤，羞涩到欲死的阴妃慢慢停下了挣扎。

‘皇上，臣妾对不住你了！’想起今后的道路，阴妃慢慢放弃了抵抗，在抵抗也没有用，木已成舟事业成定局，给李世民带绿帽子是跑不了。

秦寿手法老练的娴熟挑逗，从未体验过的阴妃娇羞不已，内心虽然抗拒外人侵犯，可身心不受控制起了反应，加上秦寿气血方刚，比起力不从心李世民强多了。

阴妃慢慢认命地闭上梦幻般美丽的大眼睛，滑落一滴忏愧泪水，那娇俏的小瑶鼻呼吸越来越重、越来越急促，那美丽羞红的玉首不再死命地摆动，渐渐变得温驯起来。

第423章虎父无弱女

“秦郎还未回来？”

“是的，五夫人，头说应该没事，没听到皇宫有任何动静！”

次日清晨，一宿未归的秦寿，武媚娘忍不住胡思乱想担忧起来，直到潘安派人回报消息，武媚娘心中还是有些不放心，可都事情都变成这样了，武媚娘也没有办法。#中@.

“行了，你先回去吧！”

“是，五夫人！”

心烦意燥的武媚娘挥退之下，潘安派来的人告退离去，秦寿胡来武媚娘打心底很是无语，秦寿这个家伙没一刻安宁，武媚娘渐渐变得麻木不仁了。

长公主守孝他硬是要去瞎闹，这下好了，乱来也不分时辰，困在皇宫一天看他怎么出来？长乐每一天的事务都离不开他。

迫于无奈之下，武媚娘只好去找丁不二，眼下也只有丁不二可以顶替秦寿充门面，以防不测突然降临什么人物，要是秦寿不在子里，那就麻烦大了！

旧长如今成了丁不二与袁神棍地盘，为了研制

更多强效高烧药，秦寿顶着袁神棍不满的目光，除了内院原封不动，把后院划分成两块地盘，给他们两个慢慢搞乌烟瘴气的研究。

袁神棍担当起化工专家，拿秦寿搜刮到的北魏时期水经注，利用里面古老提炼方式，蒸馏分解出石油的油质、胶质、沥青质、碳质，最后提炼出古法润滑油。

而丁不二除了继续制造高烧毒药，还安排了五个人手磨制荨麻草，进入秋季栽培山林的荨麻草已到采摘时期，晒干了还要磨成粉加工猛料同时又要研发解药，丁不二累得不亦乐乎。

“五夫人，有事？”

武媚娘亲自到来，丁不二意识到肯定有大事，丢下手里制高烧毒的活，走出门外迎接不敢进来的武媚娘，打心底武媚娘也怕煞能使人高烧的醉鱼草。

“将军在皇宫内暂时无法脱身，丁不二，今日你暂且顶替将军一日！”

“啊？这个...好吧！”

武媚娘说明来意后，丁不二一脸惊讶想要推脱，变成秦寿模样那可不是好差事，可见到武媚娘不容置疑的目光，丁不二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这次权当放你休息一日，为应付未知的事情发生，在房里安静呆一天假寝便可！”

“是，五夫人！”

武媚娘都安排好了，丁不二还能说些什么？痛痛快快地一口气答应，正巧最近累得够呛，呆在秦寿宝坻房睡觉，总好过扮着秦寿样子四处游荡的好。

武媚娘交代一些注意事项后，便回去安排准备，丁不二送走武媚娘，在袁神棍吹胡瞪眼目光之中，光明正大开始着手准备化妆。

“小样，要不是贫道，你有那么走运？”

吃不到葡萄说酸的袁神棍，吹胡瞪眼看着丁不二迅速变成秦寿模样，目送丁不二从后门溜走，阴阳怪气自言自语嘀咕一声。

“师傅，盈风也想休息！”

长大两岁的盈风慢慢朝妙龄少女方向发展，可怜兮兮的她玉手沾满乌萋萋石油，油乎乎黏黏的怪难受，加上石油刺激味道，整整一个多月没吃过安稳饭菜，几乎是难以下咽那种。

“可以，等你那日山鸡变凤凰在跟师傅我讨教还价，现在，给师傅我进去炼制石油！”

袁神棍一脸黑线转过头怒视着瞎起哄的盈风，

一番没有仗义的话，很是让盈风心中不爽，气鼓鼓地扁起嘴与袁神棍怒瞪一眼。

“哼~冷血，刻薄，尖酸的师傅！”

“哎，你什么意思，别走，没良心的徒儿，当初师傅…”

盈风气鼓鼓转身离去的背影，袁神棍气急败坏地追着盈风身后，唠唠叨叨没完没了扯起收养她陈年旧事。

“这…”

后山军营里，秦叔宝整个人石化当初，当贾蓉说要给自己惊喜，一开始秦叔宝稀里糊涂，不明白贾蓉带自己来后山军营干什么？

直到消失整整一年多的亲家钱夫人出现，抱着怀中婴儿跪在眼前，反口喊了一声羞涩的爹，秦叔宝整个傻了眼，张大嘴巴难以合拢。

贾蓉摇头叹息一声，自从昨夜秦叔宝吐血病情发作，药王孙思邈施针救治后才缓解过来，得知秦叔宝撑不了多久的消息，贾蓉泪雨洗脸了一整夜，直到清晨才想通带秦叔宝过来。

贾蓉不希望秦叔宝带着没有抱到孙子孙女遗憾，反正钱夫人与秦寿之间的关系，迟早要公之于众，与其拖着秦叔宝撑不到那一天，还不如痛痛快

快点，让他余下日子抱上孙女。

钱夫人一脸羞愧地低着头，脸红到发烫不敢抬起头去见秦叔宝，更没有勇气面对曾经的亲家，毫无心理准备的钱夫人给贾蓉这一手突击，打得措手不及，直到怀中女婴哭声响起，才惊醒石化之中的秦叔宝。

“唉~快快请起！”

秦叔宝清醒过来后，为秦寿荒唐叹息一声同时，亲自扶起秦寿不知第几房的钱夫人，而钱夫人涨红着脸色，不敢去看目光复杂的秦叔宝。

“秦郎，这可是寿儿第一个长女，叫秦瑶！”

木陷入尴尬的沉默后，贾蓉怕钱夫人良心自责留下芥蒂，出言提醒钱夫人同时化解秦叔宝心中怒气，秦寿造的孽对于死板的秦叔宝来说无疑是很大的创伤。

而秦叔宝没有气晕过去，多半归咎于喜得抱孙心情冲化了，要不然秦叔宝还真给秦寿活活气死不过，钱夫人在贾蓉提醒声下，小心翼翼把怀中吓醒的女婴秦瑶交到秦叔宝手里。

“嗯，好俊俏！”

秦叔宝颤抖着双手抱起孙女，喜大于怒之下慢慢忘却怒气，事已至此在责备也无用，心愿已了秦

叔宝心中大喜，看着怀中哭变笑的孙女，感叹不已孙女会认人！

“嘶~”

“啊？！”

突然秦叔宝裂牙嘶嘴痛呼一声，怀中女婴秦瑶抓住秦叔宝长须，用力一扯秦叔宝下巴长须少了一大戳，秦叔宝痛得眼泪差点掉出来。

贾蓉与钱夫人忍不住同时惊呼出声，惊呼过后的贾蓉忍不住笑出声，见到此时此刻画面，贾蓉忍不住想起当初生下秦寿场面。

钱夫人正担忧秦叔宝会不会大发雷霆，直到一边贾蓉在她耳边嘀咕一阵，钱夫人松了口气同时忍不住莞尔一笑，没想到秦寿小时候也那么调皮！

“哈哈~~不错，吾家瑶儿跟她爹爹小时候一样，将来必成大器，有其父必有其女，哈哈...”

心情大好的秦叔宝非但没有不高兴，反而更开怀大笑，怀中秦瑶让秦叔宝情不自禁想起秦寿小时候情景，物是人非事事休，临死前能够抱上亲孙，秦叔宝感觉老天没有辜负自己。

第424章以恶制恶

“本王要见你们秦将军！”

长乐口大门，给拦截在外的李佑心中很是不爽，一向嚣张跋扈惯的他，岂能受得了这种鸟气？区区一个长乐而已，胆敢阻拦堂堂大唐王爷？

原本来与秦寿谈事的李佑，见到眼前这不给面子的场景，顿时认为是秦寿有意而为，铁了心支持纪王李慎，没有丝毫商量余地，要不然也不会如此意为。

“王爷殿下，想见将军可以，先在此等候通报，没有命令我等不敢随意放行，还望王爷莫要为难我等！”

守卫们看不惯李佑高傲的态度，秉承着秦寿命令，非熟悉有来往之人，一律拦截在外，王爷又如何？给脸就承认你是，不给脸就是撒赖市井地痞无疑。

什么齐王不齐王？守卫们压根就不鸟他什么王爷身份，连太子想要见秦寿，也要得到通报才行，套用秦寿嚣张的话，不服气回去找他爹皇帝哭鼻子告状去！

“放肆，本王要见你们将军，是你们将军荣

幸，不来迎接还摆起架…”

锵~当守卫们不给面子拔出障刀，李佑整个人脸色变得极其难看，反了，这些长乐太不给面子了，居然敢当着自己面前拔刀！

“来…”

“王爷请三思，皇上曾有令，但凡王爷大臣来长乐，遵从这里规矩！”

那曾受过这等鸟气的李佑黑着脸色，刚想呼喝身后皇宫侍卫抓他们起来，跟随身后皇宫侍卫小声翼翼提醒李佑，千万别在长乐闹事，这里可是李世民重点照顾的地方。

皇宫侍卫说完后，李佑阴沉着脸色冷哼一声，压制心中怒气甩手准备离去，刁蛮公主骑着旺财出现李佑身后，把李佑吓了一大跳。

“本宫听说有人在这里闹事，原来是你，找本宫郎君有何事？”

刁蛮公主得意洋洋地双手抱胸，李佑见到旺财彪悍虎躯，吓得脸色全无心里很是得意，以前没少受他欺负，经常与坏心眼李愔联手欺负弟妹，现在风水轮流转，刁蛮公主自然不会放过羞辱机会。

皇宫侍卫们冷汗连连，好吧，刁蛮公主对阵嚣张王爷，这次有得头疼了，两边都不是好惹的，皇

宫侍卫们干脆退出火力场，以免两个不安份的住掐架殃及自己无辜。

“哼~与你何干，走！”

李佑有些忌畏刁蛮公主骑着的异兽旺财，识趣没有与刁蛮公主怄气，真要是哪样吃亏的总会是自己，光看异兽旺财体型，身后的皇宫侍卫塞牙缝也不够掐。

“切~闹完事就想安然无恙离去？旺财！”

刁蛮公主不屑一顾撇撇嘴，从旺财虎背跳下来，好不容易逮着机会报复羞辱李佑，岂能这么容易让他安然离去？

吼~通人性旺财得到刁蛮公主吩咐，朝准备离去的李佑嘶吼一声，万兽之王虎啸声，把李佑与皇宫侍卫附近带来的马全吓瘫痪。

李佑颤抖着身子不敢动弹，包括跟随他而来的皇宫侍卫也是如此，旺财挡在前头没了去路，得意洋洋的刁蛮公主双手叉腰，很是满意旺财虎威震慑。

长乐守卫们乐呵起来，刁蛮公主出现一刻，他们就知道有戏好看，两位都是皇亲国戚，看眼前状况肯定少不了掐架，王爷公主掐架肯定不得了，想想都觉得兴奋。

“你，你想怎么样？”

底气不足的李佑畏惧旺财，更别提身后没有义气的皇宫侍卫，早已溜到一边不敢去招惹，虽然他们是保护李佑的，可没有必要去趟王爷公主之间内斗浑水，那是自找无趣捡痛的愚昧行为。

反正出了什么事也不关他们事，王爷公主掐架不是他们管的过来，李世民也不是蛮不讲理的昏君，自然知道刁蛮公主脾气有多恶劣。

“向本宫道歉！”

“你...哼~休想！”

刁蛮公主的意思，李佑岂能不知？拿小时候受欺负陈年旧事找事，要自己向她道歉，而且还是大庭广众之下，李佑怎么也做不出来。

“那好，你想走先打赢旺财这一关，要不然等着父皇亲自接你回去，本宫容许你派人回宫通风报信，本宫倒想让父皇知道，你来长乐干什么？”

“你...”

刁蛮公主还真抓到了李佑痛脚，整个人黑着脸色变得极其难看，出宫他都是偷偷摸摸的，要是给李世民知道他心怀不轨来长乐，一脚把他踹回封地就麻烦大了。

收到李佑恶劣态度拜访消息，武媚娘正想着办

法走出来应对，见到刁蛮公主出现整治李佑，武媚娘松了口气站在远处看热闹。

‘没想到漱妹妹这么强悍！’李佑恶劣性质武媚娘早有耳闻，他早已给秦寿列为黑名单，现在有刁蛮公主以恶制恶，武媚娘放心多了，从中看出刁蛮公主也有作为一天，彪悍的制恶门神。

“何人胆敢在长乐闹事？”

收到风声随后出现的程紫苑骑着一匹马，带着二十名女兵出现，一下子把皇宫侍卫与李佑等人包围起来，皇宫侍卫们面面相觑，太悲催了吧？拜访变闹事？

“程紫苑？！”

程紫苑李佑认识见过一两次面，恶货程妖精家宝贝闺女，典型一人受欺辱全家出动找面子的流氓家族，李佑有些忌畏程紫苑，招惹不得的流氓国公闺女。

“紫苑姐姐，要是有人擅闯长乐地盘，按照父皇特令律法，该怎么惩罚？”

“擅闯长乐国企地盘，不管王爷还是官宦子弟，皆以庶民扰乱治安同罪，轻则仗打二十大板，重者收押等候皇上处理！”

“你们...”

刁蛮公主有了程紫苑出现帮忙，更是理直气壮无中生有罪名，而程紫苑很配合说出李世民特批的保护产业机密律法，李佑吐血三升都有份，这次算是吃饱撑着贴脸来出丑了！

“哼哼~~道歉还是规章办事？你自己看着办！”

刁蛮公主得意洋洋地看着李佑，这次算是他倒大霉，他的臭脾气没改正好给刁蛮公主找到了借口收拾他。

“漱妹，对不起！”

强势面前李佑不得不收起气焰，真要是把事情闹大了，对他自己没好处，搞不好还真给父皇踢回封地坏事，大丈夫能屈能伸，李佑认栽低下高傲的头颅，说出违背意愿的话。

“咦？本宫跟你很熟吗？还有本宫有封号，高阳公主！在有，声音太小听不清楚！”

“高阳公主，对不起！”

李佑黑着脸心滴血似的喊出低人一等的道歉话，大度的高阳公主挥挥手下，女兵们与旺财退开一边，李佑含辱带着皇宫侍卫翻身上马，逃似的用马鞭抽打马身离去。

第425章无耻的威胁

“秦夫人，莫要与阎某开玩笑！”

午时时分，阎立德带着韦船司来长乐报道，准备找秦寿安排造船仓，哪晓得武媚娘以秦寿一宿未眠，刚刚才入睡为由阻拦阎立德，很是让阎立德无语，包括一脸无语的韦船司。.~.

“阎侍郎，媚娘在大胆也不敢胡言乱语，可秦郎最近劳心过度，恰逢刚安稳入睡，还望阎侍郎高抬贵手，莫要打搅秦郎休息！”

虽然有丁不二帮忙应付着，可要是阎立德发现身板不一，很容易起疑心，武媚娘不敢乱来穿帮坏事，带着阎立德与韦船司到房门口，打开门给他们看了眼后马上把门关上。

见到房内假冒的秦寿坐着也能睡着，阎立德与韦船司两人面面相觑互视一眼，虽然只是看了一眼，可假冒秦寿打呼噜的睡姿，由此可见确实够累呛的。

“秦夫人打搅了，阎某明日再来，告辞！”

韦船司勉为其难推后一天的目光，阎立德也只能如此，朝武媚娘惭愧抱拳告罪离去，里面假冒的秦寿都累成这样，要是他们还去打搅真说不过去

了。
　　武媚娘陪着笑脸恭送阎立德与韦船司到城堡大门，还没来得及松口气，就头疼十足发现秦叔宝抱着长孙女走回来，还有一脸羞涩躲躲闪闪的钱夫人，在贾蓉牵扯下不安地来到她见了咋舌无比的城堡。
　　“媚娘，寿儿呢？”
　　“秦郎，没，没回来...”
　　秦叔宝一开口就指名道姓找秦寿，武媚娘意识到了什么，支支吾吾不知道怎么解释的好，看秦叔宝不喜不怒的脸色，武媚娘不知道秦叔宝此时此刻什么心情。
　　“哼~那逆子回来，马上叫他来见爹爹我，还有派人去军营把灵芸所有东西搬回来！”
　　“是！”
　　秦叔宝冷哼一声抱着长孙女走回城堡，钱夫人犹豫着要不要进去，在贾蓉拉扯下只能羞红着脸跟进去，经过武媚娘身边的时候，脚步更是加快了几分。()$()$(小)$(说)$().---.高速！
　　武媚娘看了眼钱夫人背影，摇摇头叹息一声，这次秦寿有麻烦了，肯定是贾蓉守不住秘密告示秦叔宝的，至于她为什么要这么急说出来，武媚娘实

在是想不通。

“媚娘，适才进去的可是钱夫人？”

“大姐，媚娘差点给你吓死了！”

武媚娘在大门口发呆的时候，武顺无声无息出现武媚娘身后，突然出言询问把武媚娘吓了一跳，没好气转过头瞪了眼好奇心爆满的武顺。

“行了，媚娘，跟大姐说说，什么情况这是？”

武顺没有在意武媚娘目光，拉过武媚娘想要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怎么钱夫人都光明正大搬回城堡了？武顺要是不眼红那才是怪事。

“大姐，收起你那点小心思，别让娘知道了没脸见人！”

武媚娘没好气白了眼武顺，她心里想什么武媚娘还不清楚？死板的武老夫人肯定接受不了事实，毕竟武顺现在还挂着寡妇名头，老老实实偷人得了，别想太多了！

武媚娘的话直让武顺脸红一阵，想想武媚娘的话也有道理，带着遗憾转身离去，武媚娘看着武顺离去的背影，为秦寿不检点沾花惹草感到头疼无比。

“哈欠~”

秦寿打了个喷嚏从睡梦之中清醒，淡淡的茉莉花香在空气中飘荡，秦寿懒洋洋地伸了个懒腰，突然一只白如玉般玉臂搭过来。

“？！”

秦寿大吃一惊侧过头，只见怀中的绝色大美人儿，乌黑的长发凌乱地披散在雪白香肩，还有那粉红的枕头上，修长双眉弯如月，秀眸紧闭，吐气如兰，娇靥若花，樱唇微张，发出均匀的呼吸声。

阴妃？！秦寿大吃一惊时候，阴妃紧闭秀眸慢慢睁开，见到秦寿一直盯着自己看，粉脸刷一下露出少有的少女红晕，刚想要动弹突然传来撕裂般痛楚，忍不住皱起两叶柳眉。

“你！唔唔...”

阴妃刚想训斥秦寿，突然间秦寿压上来封住了她的嘴，挣扎了几****妃慢慢开始变顺从，有了反应双手环抱着秦寿厚实熊腰，花开花落高亢了好几回。

一个时辰过去，阴妃穿戴整齐目光复杂地看着秦寿，他给自己带来的快乐，是李世民永远也无法给予的，颠龙倒凤了一整宿，醒来了又来一次回忆，阴妃身心得到极大满足。

幸好贴身的宫女知道自己脾气，没有传召她们

不敢贸然进来打搅阴妃休息，要不然她们进来肯定发现里面的奸情。

“秦将军，你如此无礼，难不成就不怕皇上知道了，把你诛九族？”

阴妃阴沉着脸色，底气不足威胁秦寿，而秦寿则冷笑一声，在阴妃不安的目光之中，厚颜无耻走到阴妃面前，伸手勾起她下巴，手指轻佻摸着她红彤彤红唇。

“娘娘，现在木已成舟，说出去对谁也没有好处，皇上给不了你的，本将军可以给你，在说了，娘娘，后面你可是缠着本将军索求无度啊！”

“你…”

秦寿厚颜无耻的话，阴妃俏脸变得一阵通红，刚想要说些什么，秦寿轻轻用力收拾掐住她尖尖下巴，阴妃怎么说也说不出话。

“别想着打本将军的主意，不过看在你还有姿色份上，乖乖做本将军的禁脔，本将军可以保你母子俩平安无事度过一生！”

阴妃唔唔声想要说些什么，奈何秦寿一直掐着她下巴，自始至终说不出一句话，而秦寿直接蹲下，与双眸乍现害怕的阴妃直视。

“不怕老实告示你，你不成器的败家子，注定

死在皇上手里！”

阴妃被秦寿这突然来临的话震惊了，以致就像受到电击一般，精神处于半半呆的状态之中，秦寿没有放弃继续打击她，阴妃整个人呆若木鸡，拼命摇头不相信秦寿所说子虚乌有的分析。

“笨女人，本将军劝你别做傻事！日后只许乖乖伺候本将军，看在你我有鱼水之欢份上，本将军可以保证你母子俩平安无事一辈子…”

阴妃朦胧双眸隐现泪光，在秦寿霸道威胁声之中，慢慢停下了挣扎，一滴滴豆大泪滴滑落秦寿手里。

“我凭什么相信你？”

“信不信由你，笨女人，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本将军的女人，从一而终知道吗？如若你胆敢在伺候皇上，魏王就是李佑好榜样，本将军既然做出一次，不介意做出第二次，不信你可以试试看！”

当秦寿承若自己废掉李泰的手臂，在拿李佑做威胁，阴妃整个人不寒而粟颤抖着，没了主见似的失魂落魄瘫坐一边，秦寿威胁的话，阴妃不敢相信也不敢不去相信，目光复杂地看着秦寿。

原本打算要威胁他，没想到反过头被他威胁了，爱子心切的阴妃服软了，他能够来去自如进出

后宫，光这一点足够说明了一切，秦寿不简单！

第426章吃在碗里想着锅里

整整一个下午时间，秦寿呆在阴妃寝宫里哪里也去不了，在秦寿无耻打一巴掌给一颗枣把戏下，势单力薄的阴妃慢慢妥协了，她有力的要挟戏剧化变成秦寿要挟她。

知道阴妃弱点后，秦寿对付起阴妃得心应手，顺从的阴妃得到秦寿保证，保她母子一生平安足以，不再奢侈什么争夺皇位想法，在秦寿支招下，继续做戏给李佑看，其他的一切交给秦寿处理。

入夜的时分，丝毫不知道戴了绿帽子的李世民，正头疼一件事，晋阳小公主泪眼婆娑跑来，李世民收拾残局了一整日，原本想要找李承乾算账，晋阳小公主杀来，打乱了李世民找李承乾算账想法。

“兕子，谁欺负你了？告诉父皇，父皇替你做主！”

李世民爱怜地抱起哭哭啼啼的晋阳小公主，这是长孙皇后遗留下最珍贵的宝贝，除了李丽质剩下来就是她了。

李世民心疼从小体弱多病的小公主，怕她哭出什么好歹，好生安抚着小公主，心里同时疑惑着，

那个家伙不长眼惹哭了他的心肝宝贝？

“父皇，兕子想去长乐玩！”

“嗯？为何？”

晋阳小公主哭着要去长乐玩，李世民顿时一阵无语头疼起来，也不看看现在什么时辰了？惊讶过后的李世民疑惑起来，好端端的她怎么闹着去长乐玩了？

“母后昨夜偷偷告诉兕子的，长乐有好玩的，叫兕子去长乐玩几日！”

晋阳小公主嘟起粉嘟嘟的小嘴，天真无邪的话还有那泪光泛现的灵慧双眼，一眨眼间把李世民打败，刚想蹦出胡闹的话马上胎死腹中。

晋阳小公主提及长孙皇后，李世民心中不由自主一阵绞痛，看着晋阳小公主一脸理所当然天真泛现向往的笑容，李世民良久仰头叹息一声。

又是长乐，朕锦衣玉食的皇宫，居然比不上一个区区长乐，李世民不由自主地感到一阵悲哀，很悲哀自己皇宫比不上长乐。

“兕子，你老实跟父皇说，怎么突然想到要去长乐？”

悲哀归悲哀，李世民觉得有些跷蹊，晋阳小公主心血来潮要去长乐玩几日，按理说李世民不觉有

异，可她拿长孙皇后托梦说事，李世民觉得有些荒唐。

心生疑虑的李世民想要知道真相，而且晋阳小公主想起与秦寿拉钩说过的话，当然不能食言供出秦寿教的。

“母后说的啊！”

晋阳小公主嘟起小嘴，说出李世民为之欲倒的话，又是长孙皇后，好吧，李世民彻底给晋阳小公主打败了，无奈之下只好妥协了。

“好吧，好吧，父皇都依你！”

“谢父皇！”

得逞后晋阳小公主眯起眼，送予李世民一个晚安吻欢快离去，看着晋阳小公主活蹦乱跳的身影，李世民心中一阵感叹，真希望她一直如此健健康康快乐无忧。

长乐那边有高阳公主在，可以照顾晋阳小公主，加上长乐治安不比皇宫差，秦寿训练的兵不比大唐精锐府兵差，安全方面李世民很放心。

晋阳小公主出现打乱了李世民找李承乾算账，心情大好的李世民看在已薨长孙皇后面子，暂时放过李承乾一次，再有下次胡闹李世民不得不考虑换太子，太胡闹了！

掖庭宫内，当潘安找到秦寿来接应，阴妃开始相信起秦寿所说一切，而秦寿则与潘安潇洒离去，留下阴妃独自一人自怨自艾独守空荡荡的大殿。

“皇上，妾身对不住你！”

想到给李世民戴了顶绿油油的绿帽，阴妃惭愧地深深自责，可想到秦寿霸道与年少方刚给予她前所未有的满足，阴妃心中忍不住一阵荡漾。

此时此刻阴妃犹如怀春少女，渐渐忘却心生愧疚的悔恨，沉沦于昨夜与午时两度前所未有过的满足与欢乐，还有秦寿野蛮霸道占有欲，忍不住俏脸返现一阵火烧似的红晕。

从来没有经验过全身心所感到的骚动情绪，阴妃回味如如醉身心欢乐久久不能自拔，简直是升到飘渺的境域，又无法用语言形容。

“呸…阴妃啊阴妃，你脑子胡思乱想什么？”

各种矛盾喜与哀心情，犹如毒蛇似的绞缢着阴妃，明知错误的却身不由己跳入火坑，阴妃只觉得自己俏脸发烫不已，久违的青春光彩乍现她绝美容颜。

“将军，那…”

潘安带着秦寿走出皇宫，回到据点一脸怪异看着秦寿，很想知道究竟是什么情况？秦寿居然与阴

妃有一腿事实，震惊了潘安整个人。

敢与贵妃偷情，潘安也不知道说秦寿厉害好呢？还是胆大包天无知的好，这事要是走漏一点风声，秦寿恐怕死无葬身之地是家常便饭的事，连皇上的女人也敢偷？活腻了不是？

秦寿不知道潘安心里想些什么，阴妃房事生涩如少女，柔弱之中还保留善良的本性，深得秦寿喜爱，此等极品美妇晾晒后宫荒废青春，简直是暴殄天物！

“多事，这两日手绘一张后宫地图，特别是韦贵妃的寝宫，要详细，本将军过两日还要来！”

“啊？哦，是！”

有了阴妃的经验，秦寿又想起美妙动人的韦贵妃，要是两贵妃一起伺候大被同眠，啧啧~~简直就是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了！

秦寿越想越激动，给李世民四大贵妃其中一个戴绿帽子，这成就感不是一般的爽，当然韦贵妃不是那么好吃的，要有万全之策把握才行！

想要完全控制候选人李慎，就要把狡智的韦贵妃征服才行，就算暂时不能把韦贵妃征服，过过眼瘾偷窃她也不差不是？越想越兴奋的秦寿差点忍不住流出口水。

韦贵妃不比阴妃差，反而她狡智更是升起秦寿征服**，一静一动性子不一的两位贵妃左拥右抱在怀，那是何等美事？

潘安一脸怪异地看着秦寿，丝毫不知道秦寿在琢磨计划，一个吃在碗里想着锅里的计划，要是潘安知道秦寿想法，也不知道是说秦寿厉害呢？还是想说秦寿不知者无畏？色胆包天了！

“潘安，好好干，到时候本将军掌控了整个皇宫，赏你几个后宫佳丽做妾室！”

“啊？！是，谢谢将军！”

秦寿抛出巨大利诱，惊得潘安差点忍不住高呼秦寿万岁，后宫佳丽，那可是潘安做梦也不敢想的事，没想到秦寿许下这么诱人的诺言，潘安忍不住喜形于色，亲自恭送秦寿离去。

第427章大势所趋

在聚贤楼呆了一夜，安排好虬髯客大致走向目标，清晨降临城门大开时，虬髯客派人安排了一辆马车，秘密送秦寿出城，以免给有心人发现。ｗｗｗ．．ｍｅ()$()$(小)$(说)$().---.高速！

大清早秦寿沿路听到最多的，还是百姓们讨论朝廷颁发改版的贞观币，新推出实用的贞观币，赢得了百姓们爱戴与赞誉，至少一路上秦寿很少听到反对声。

回到长乐秦寿马上开始头疼，大清早秦叔宝坐在大厅，心情格外开朗，抱着小孙女逗开心，还没进大厅门就听到秦叔宝哈哈大笑声。

大厅内钱夫人不安地坐在一边，大老远见到秦寿出现，脸色变得酡红不敢抬起头，而秦叔宝身边坐着的贾蓉发现钱夫人模样，便转过头看向大厅门口，顿时没好气大翻白眼。

“逆子，站住！”

秦寿刚想做贼心虚偷溜进去，秦叔宝冷哼一声，突然开口打消秦寿偷溜进去的想法，秦寿马上僵硬着脸停下脚步，不敢去看秦叔宝铁青的脸色。

‘啥情况这是？’秦寿不安地看了眼装鸵鸟的

钱夫人，又看看大翻白眼的贾蓉，两者之间秦寿更相信是贾蓉出卖自己了，把自己与钱夫人的事说出来了。

“去给祖宗上香，告慰先祖咋们秦家添丁！”

“哈？！”

秦寿还以为秦叔宝会大发雷霆，少不了一顿怒斥，没想到秦叔宝非但没有开骂，反而叫自己去供奉的祠堂上香，这么说来秦叔宝承认了钱夫人？

幸福来得太快秦寿感觉有些晕乎乎的，而一边的钱夫人更是羞涩不已，秦叔宝的话，无疑是承认了她和秦寿诞生的秦瑶身份。

苦尽甘来的钱夫人有种想要哭的冲动，多少个日夜担忧，苦自己无所谓，苦了刚出生的小秦瑶，那才是罪不应当的事，现在秦叔宝承认了小秦瑶，一直忐忑的钱夫人松了口气。#中@.

“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

“啊？哦，好，好，谢谢爹！”

秦叔宝板起脸暴喝一声惊醒秦寿，醒悟过来的秦寿马上脸带喜色，走到激动泪花涌现的钱夫人面前，挽起她惊慌过度未恢复过来的冰凉玉手，一起朝城堡安置的秦家祖牌走去。

“秦郎，你…”

“唉~~夫人，顺其自然吧，别在给寿儿添乱了！”

贾蓉担忧的话，秦叔宝没有放在心上，挥手打消贾蓉守不住秘密，想要告诉秦寿的想法，早已看透生死的秦叔宝没有遗憾了，亲孙都已经报上了，还有什么奢求的了？

秦叔宝看似很洒脱，其实贾蓉心里很清楚，秦叔宝固执思维，没有抱到男丁孙子，多多少少会有些遗憾，毕竟从秦氏一脉单传了好几代，无法开枝散叶心里会有遗憾。

“将军，皇上来了！”

“皇上来了？”

秦寿带着上完香的钱夫人走出祠堂，还没来得及询问钱夫人怎么回事，贺明急匆匆闯进来，告知李世民来了，还真把做贼心虚的秦寿吓了一大跳。

东窗事发？心里不安的秦寿带着忐忑之心，交代钱夫人先去回避一阵，急匆匆走出大厅，亲自去迎接李世民的到来，还在大厅抱着孙女的秦叔宝，一头雾水看着秦寿急匆匆离去。

头外李世民感叹连连，药王名头不是假的，新成立医馆大清早就人满为患，有条有序求医问药的人，在守卫监管下没有一个不守纪律的。

看到如此之多千里迢迢前来就医之人，李世民深刻意识到秦寿提倡的医院重要性，有必要提高医疗环境带住宿，大势所趋医者有待发展可不容辞！

秦寿跑出头外的时候，外已经跪满迎接李世民的民，李世民时不时来长乐，民们早已麻木，没有了以往见到天子的喜悦。

“微臣参见…”

“大哥哥！”

秦寿还没来得及下跪迎接李世民，一声天籁之音带着喜悦之色打断秦寿，听到晋阳小公主亲热的呼唤声，秦寿冷汗连连，感情自己白担心一场，是晋阳小公主闹着来长乐的！

李世民一脸怪异看着晋阳小公主跑到秦寿面前，心里又是妒忌又是疑惑，什么时候秦寿与晋阳小公主这么熟悉了？

就算秦寿是长公主夫婿，是晋阳小公主姐夫，也没有亲热到这个地步吧？李世民忍不住好奇与纳闷起来，也不知道秦寿有什么魅力？居然那么吸引女的！

“嗯哼~兕子，去找你漱姐玩，父皇有事与秦爱卿谈！”

“嗯，大哥哥，兕子去找漱姐玩，一会你要带

兕子去玩！”

“好，好！”

渐渐懂事的晋阳小公主知道他父皇有事谈，并没有任性留下来缠着秦寿，反正能够在这里痛快玩几日，晋阳小公主在宫女与太监跟随下，活蹦乱跳去找刁蛮公主。

李世民阴阳怪气吃醋的话，秦寿听在耳里明在心底，忍不住冷汗连连，啥情况这是？醋意也未免太厉害了吧？

李世民再次来到秦寿的城堡，眼热无比看着秦寿美轮美奂的城堡，李世民知道秦寿这城堡，大部分掺和了西方设计，其中也融入了不少未曾见过的艺术。

至于李世民怎么知道的，很简单，丝绸之路来源很多西域胡商，初到长安自然少不了见识风头猛的长乐，秦寿标志性的城堡，有种让胡商们回到家的感觉，这一传十十传百，李世民想不知道也难。

李世民进入大厅，秦叔宝与贾蓉早已收到风声回避，暂时隐瞒一下李世民长孙女之事，以免李世民发现了心里不平衡。

“秦爱卿，依你之见，钱庄设立何处？”

一落座李世民就提及钱庄之事，如今贞观币告

示张贴已有一段时间，经过一段时间适应与言论，李世民出奇发现贞观币深得民心，赢得大片叫好声。

百姓能够接受李世民知道时机已经成熟，是时候开始发行新贞观币，既然要发行久的铜钱肯定要进行兑换回收，包括散落在外的金子。

钱庄开设肯定不能在皇宫，而离开了皇宫在城内，李世民又担心不安全，纠结之下送晋阳小公主来长乐同时，向秦寿讨教钱庄安全的万全之策。

“这个，皇上，微臣没有长安...”

“严统领！”

“是，皇上！！”

秦寿的话没说完，李世民轻喝一声严统领，而严统领拿出一张三尺宽的大羊皮地图，在门外侍卫进来把桌子移位后，严统领把手里的长安地图摊开。

好吧，秦寿无语了，感情李世民早已有所准备，来这里是想要向自己讨教钱庄的安置地，大势所趋钱庄建立迫在眉睫，要不然新货币一出现，难以应付长安城试点新货币兑换，肯定会带来骚动与混乱。

第428章皇宫猛虎队

“皇上，钱庄建于此处最为合适！”

“崇贤？崇德？”

李世民有些惊讶看着秦寿，不明白秦寿怎么选址长安正中心地的崇贤与崇德坊，而不是皇宫外朱鹤街善和与兴道坊？这舍近求远很是让李世民费解。#中@.

连一边的严统领也是傻了眼，开始他也跟李世民一样，以为秦寿会选址善和与兴道坊，可秦寿偏偏选址崇贤与崇德坊，有点怪异了！

“皇上，你这地图有点不详细啊！崇贤与崇德两坊之间，各有一条溪河，崇贤内溪河抵达延康坊，又有一条内溪河交叉…”

李世民不解目光之下，秦寿无奈叹息着，手指李世民带来的过气图纸，确切地说是没有精细到划分出几米宽的溪河，有记忆的秦寿了解到两溪河之间，皆可通道皇城内，当然李世民要头疼修改一下皇城河道了。

经过秦寿详细说明，李世民恍然大悟地捋着龙须，一脸惭愧地脸红起来，惭愧啊，自己地盘居然连内溪河走向也不知道，李世民忍不住老脸一阵火

辣辣的。
“爱卿，为何要把钱庄设在内溪河边？”
李世民果然不愧为天子，脸红一阵马上恢复正常，经过秦寿一番讲解后，说出内心疑惑，钱庄设在溪河边，不明白秦寿有何用意？
“启禀皇上，钱庄放置溪河边，一来方便调遣钱财运输麻烦，二来运进皇宫可以方便结算进入国库，三来这里两个河流其中一条，可以设立成为禁区，有效减少风险...”
秦寿把自己想法说出来，李世民忍不住大赞点着头，秦寿这个方法确实不错，走河运确实减少了不必要麻烦，虽然路程远了，可有效减少了运输麻烦与不必要的风险。
用板车拉货币，装不了太多而且又麻烦徒增压力与人手，而走水运则不同，一艏小货船可以装几辆板车份量，只要布置得当，可以减少不必要开支与人手护送。
“当然，皇上，有了船只运输也不行，还要成立一支专业护送的钱庄保安队！”
“钱庄保安队？”
李世民愕然看着秦寿，当秦寿说出钱庄保安队，李世民怎么觉得有点怪怪的？直到秦寿解释钱

庄保安队的用意后，李世民恍然大悟起来。

大厅后面，秦叔宝把小秦瑶交回给钱夫人，正打算出去拜见李世民，突然见到柳紫嫣鬼鬼祟祟的呆在大厅后门走廊，秦叔宝皱起眉头不悦起来。

“紫嫣，你在做什么？”

“啊？没，没，紫嫣...”

柳紫嫣见到秦叔宝出现，大吃一惊同时支支吾吾，不知道说些什么好，当秦叔宝发现她手里端着的茶水，秦叔宝恍然大悟起来。

“紫嫣，这事以后交给媚儿她们，你尽心尽力服侍好老夫人！”

“是！”

柳紫嫣在秦叔宝吩咐声之中，带着失落之心告退离去，秦叔宝看着她远去的背影，沉思片刻摇摇头苦笑一声，自己想多了！

“老臣参见皇上！”

“唉~爱卿无需多礼，速速请起！”

秦叔宝走出来拜见，见到秦叔宝气色越来越差，李世民心中一阵绞痛，追随自己打江山的老将一个个老去，死的死退隐的退隐，生离死别见得太多，李世民在麻木也清澈感到悲哀。

加上秦叔宝状况，李世民明在心里并没有说出

来，怕打击秦寿情绪一蹶不起，只有蒙在鼓里的秦寿浑然不觉。

秦叔宝一出现秦寿变得老实多了，李世民看在眼里气在心里，这家伙老爹一出现就变老实，还真是孝子啊！

“秦爱卿，朕想要在皇宫组建一支骑兵，你有何建议？”

李世民把秦寿晾晒一边，与秦叔宝闲聊了一盏茶的时间，突然其来一句要在皇宫组建骑兵，问问秦寿有何建议？还真是让秦寿头疼无比。

你的皇宫还需自己什么建议？秦寿一脸无语无言以对李世民的问题，搞不懂李世民怎么突然心血来潮组建骑兵了？

当然李世民问出这话，秦寿就感到一阵心里不安，没好事，准没好事，又不知道这个腹黑的李世民打自己什么鬼主意？

秦叔宝无语地看了眼捋须眯眼的李世民，深知李世民个性的秦叔宝，一眼就看穿李世民在打小九九，秦叔宝太熟悉李世民这个动作了，程妖精当年就是受害者最多之一。

“这个，皇上，微臣没有建议！”

秦寿不敢乱嚼舌头，生怕自己说错一句话，又

中李世民圈套，给他吃得死死的，赔了夫人又折兵那才划不来。

严统领在李世民身后眯起眼，双眼乍现奇异光芒，李世民一开口他就知道了，组建一支猛兽骑兵驻守玄武门同时，镇压不安份的皇子们重蹈覆辙。

“朕的皇宫需要一支精锐铁骑，由猛兽组建的铁骑！”

“……”

李世民说出最终目的，秦寿哑口无语，好吧，每次他来都是打秋风逃不了的事实，这次更狠的，眼红自己虎豹营，居然也想要搞一只虎豹营？

“唉~朕可惜没有懂驯兽之人，秦爱卿啊，你说这可如何是好？”

无耻！秦寿心滴血似的一阵肉痛，这么明显的打劫，无疑是想要自己贡献出现来之不易的虎豹营坐骑，这腹黑的皇帝太不厚道了！

“皇上，微臣虎豹营里幼崽，基本已经认人了，再有几个月也就成年了，这突然易主…”

秦寿哭丧着脸说明驯养野兽经过，李世民没有丝毫动容地一直笑着，越笑越奸诈那种，看得秦寿心里直发毛。

“朕不需要乱七八糟的，朕只要猛虎做坐

骑！”

噗通…秦寿直接给李世民气魄打败，无痛呻呤一声，好吧，秦寿算是给李世民天真打败了，猛虎营？李世民果然是够狂妄，清一色猛兽老虎，一玩就玩大的，自己比起他简直是弱爆了！

“秦爱卿，朕给你一年期限，来年开春，朕要见到一千只老虎幼崽，如若不然，哼~皇宫内侍省，朕替爱卿保留位置！”

李世民丢下丧心病狂的狠话，秦寿整个人石化似的，尼妹的，不就是给你偷偷戴了顶绿帽子，这么快就有报应？秦寿差点要晕菜过去，这皇帝太无耻了！

秦寿不知道李世民什么时候离去的，整个人浑浑噩噩难以清醒过来，想起李世民无耻威胁，秦寿有欲哭无泪的冲动，一千头幼虎崽？至于这么玩人？还用太监威胁自己？

第429章医馆漏洞

“寿儿，爹爹有话…”

“孩儿先忙，有空在说！”

李世民丢下包袱离去，秦寿不得不开始着手准备李世民无耻要求，要是他来真的把自己整去内侍省，到时候恐怕哭都没眼泪，君无戏言谁知道他会不会来真的？

秦叔宝想要跟秦寿好好谈谈，忙碌的秦寿压根没时间与秦叔宝浪费，一溜烟跑出去留下秦叔宝摇头叹息不已，越来越忙碌的秦寿，连说话谈心时间也没有，秦叔宝忍不住有些伤怀。#中@.

秦寿也没有时间去与秦叔宝闲聊，拉下一天时间没有安排，也不知道产业怎么样了，关键时期秦寿不敢马虎大意，稍有闪失就前功尽弃。

现在处于工业半成熟初期，丝毫松懈不得要抓紧每一步骤，直到步入正轨才可以完全松口气，把所有事物交给手下工头们自行处理。

“长！”

秦寿跑到外铁匠作坊，王铁匠马上停下手里的活，清凉装新式单薄衬衣，经过火星肆虐破洞点点，浑身带着发酸的汗臭味跑出铁匠作坊，迎接秦

寿到来巡查安排。

“嗯，王铁匠，旋耕机准备的怎么样了？”

“长，如不出意料，入冬前可以完工，长要进去瞧瞧吗？”

丢了一年多的旋耕机技术，再次重新捡起来王铁匠难免有些技艺生疏，把大致时间说出来，以前是因为没有技术没有空余时间与人手研究，现在时间充足又有机械匠工帮忙，王铁匠感觉顺手多了。

“不用了，尽量抓紧时间吧，以后还有其他的！”

“是，长！”

秦寿想了想懒得进热烘烘的作坊，更何况还有其他事要忙，便转身离去，去看看新开设医馆的药王孙思邈那边什么情况。.~.

新开设医馆临近客栈与酒楼，自从药王孙思邈医馆开始后，长乐前隋官道变得更加繁荣，医馆经常以人满为患，大部分人都冲着药王名头而来。

主要归咎于药王贯彻仁医，物廉价美医术了得又有医馆，不少慕名而来的权贵子弟，几乎天天把医馆挤满，大部分都是同一个病，风流过度的花柳病！

五百平方的简陋济民医馆临靠官道，排满五队

长龙让过往商客们头疼不已，前来求医问药的人，没有一个敢仗势欺人。

包括长安内稍有名气的权贵子弟们，也不敢在长乐撒野，抓到打入黑名单，以后再也无缘得到药王包括他新收弟子医治。

五名长乐守卫在医馆两侧值守，顶着秋高气爽太阳，汗流雨下纹丝不动监督求医之人，十条木栏而建形成十个过往通道，直通向寻医挂号处。

“唉~这样排下去，何时才是尽头？”

“得了吧，谁叫你不早来？要是你有关系，瞧瞧，那个长乐工匠亲戚，马上可以跑到前头…”

“真是欺人太甚了，好歹我等赶了几百里路，从清晨排到现在…”

“真羡慕老弱病残孕和贫民，可以优先看病！”

秦寿来到排满长龙的医馆，听到排队求医的百姓们议论声，秦寿忍不住皱起眉头，居然还有拉关系走后门？这可要提前制止才行。

秦寿没有惊动前来就医之人，阴沉着脸色从医馆后院钻进去，医馆后面开阔草药场地，二十九名药童忙碌着煎药与晒药。

秦寿到来惊动了他们，纷纷停下手里活恭迎大

善人秦寿，在秦寿噤声下，药童们带着天真的笑容，手抹乌萋萋的灰黑脸继续煎药。

看了眼露出满足现状笑容的药童，秦寿感叹不已，最小的八岁，最年长的才十二岁，要是在后世够秦寿蹲大牢啃国家粮了。

两百平方空旷厅内，两侧五排五人坐长椅坐满了人，孙思邈与栽培的八名弟子，接应不暇接待前来治病的病人，由于人手严重不足，孙思邈没有办法执行秦寿分科就医的想法。

“嗯，公子，霉疮起于与生疳疮之妇人交合薰其毒气而生，公子，这段时日好生调养，禁止行房事...”

“是，是，谢谢药王！”

秦寿普一进到人山人海的大厅，就听到药王孙思邈摇头叹息不已，把脉完说出病人的病情，又是寻花问柳惹下的风流病。

这半年来花柳病日见增多，孙思邈也头疼不已，前来应诊的权贵公子哥们不检点，寻花问柳染疾太多着实让人无语。

“朴硝2两，桃仁1两，赤芍1两，全蝎1两...金银花4两，车前子5钱，蜈蚣30条...左转去付钱领药，切记，半年内，禁止行房事！”

“谢药王！”

孙思邈开出药方，权贵子弟一脸感激地拿着药方告辞，并不敢拿了药方开溜，有许多药外面都是没有的，除非不想病好了。

“药王，过来一下！”

下一个病人刚坐稳，秦寿打断药王孙思邈，朝药王孙思邈招手示意，前来看病的人发现是长乐长秦寿，并不敢有怨言，老老实实等待孙思邈回来。

“尊师，有事？”

疲惫不已的孙思邈虽然很累，可这半年来救治了不少贫苦百姓，再苦再累也无所谓，每次见到百姓们发自内心立匾而来答谢，孙思邈觉得这一切都值得了。

最重要还是孙思邈自己也学到了不少药材知识，秦寿的医里记载着很多孙思邈闻所未闻的新药材与药性，提前铸就了他医术顶峰。

“药王，这段时间辛苦你了，秦某抓紧时间尽量选择好医院位置，但是，药王，你也要加紧时间，栽培多点弟子来分担！”

“是，尊师，对了，最近药材严重不足，需要…”

秦寿语重心长提醒声，孙思邈也发觉到了人手

不足的窘态，想起医馆库存的药材抓急，孙思邈把药材严重紧缺之事说出来。

“嗯，这事早已有安排，相信洛阳那边很快有消息…”

长安药材商眼红长乐用药材量大，发现商机故意抬高价很是让孙思邈气愤不已，药材价格提高导致医馆入不敷出。

秦寿早已知道了这些，提前中断了长安丧心病狂趁火打劫的药材商联系，自行组建人手进山采挖药材同时，派人去洛阳寻找新的药材商。

“药王，晚上命人树立一块匾，凡走后门托关系插队就医者，一律挂入黑名单！”

“是，尊师！”

孙思邈原本想跟秦寿提及这事，没想到秦寿先发觉了，最近老有人打着某某里工匠亲属关系，插队就医很是让孙思邈火恼，不满的人比比皆是，现在秦寿发觉严重性提前封闭，这是好事。

“去忙你的吧，本长帮你物色些弟子人选！”

“是！”

孙思邈拱手告辞离去，医馆一天到晚忙个不停，招收弟子之事孙思邈也没有空去，现在秦寿揽下是好事。

第430章招人惦记

入夜时分，长安城一如既往进入禁宵，巡逻府兵们懒性十足，手拿着长乐特产油光灯，巡逻各坊之间街道，确保没有飞贼或胆大包天的百姓顶风作案。

“没想到这长乐的油光灯这么好使，比起以前灯笼好用多了！”

“是啊，不知道这滑滑的玻璃怎么弄成的…”

巡逻府兵们趁领头的曹长去八卦人家房事，巡累了停下来小声议论油光灯，自从前一段时间配上百一盏油光灯，减少了巡夜府兵们担心灯笼烧着事故，深受巡夜府兵们爱戴。

巡逻府兵曹长偷听百姓家房事之事，巡逻府兵们很是无语，也不知道他们曹长怎么有这特殊嗜好？长夜漫漫的听多了受得了吗？

巡逻府兵们逗留街道偷懒闲聊，相隔不远处一座里坊平民房内，几双目光一直打量着巡逻府兵们动静，明晃晃的障刀放置窗台一边，随时应付突发事故。

平民房内一块红丝绸覆盖着油灯罩，光线有限内显得阴森恐怖，金面面具人坐在偏厅椅子上，毒

鹤与毒钱子单膝跪地，双手抱拳不敢去看金面面具人。

“主上，毒鹤失误，还请主上惩罚！”

毒鹤一脸惭愧地主动请罪求罚，与其金面面具人主动问罪，还不如痛痛快快请罚，起码惩罚起来没有那么重，刺杀秦寿失误，是毒鹤没有预料到的事。

“起来吧，押运松州烟花丢失事情查清楚没有？”

烟花磷火弹震荡威力，不但毒鹤他们没有料到，连金面面具人也没有料到，错误估计导致刺杀失败，惹下大麻烦是谁也没有想到的事，只能说秦寿走****运了。.~.

而押运松州烟花磷火弹十枚数量不翼而飞，很是让金面面具人惊异，居然还有暗中势力提前一步抢食肥肉，而且还够狠的，一抢就是十枚一个不留，粮草却丝毫未动，很是让人费解。

“启禀主上，暂时没有，属下猜测有可能是北方商会的人！”

毒钱子在毒鹤退一步的时候，无奈站出来把推测说出来，怎么查？都过去那么久的事，就算是有痕迹也早已消失了。

毒钱子的回答很是让金面面具人不爽，完全是推测毫无根据，可又没有办法拿他们出气，现在是用人之际，只能暂时放过抢食的人。

抢这么多烟花磷火弹，不是造反就是有预谋大事发生，反正迟早会浮现出水面，金面面具人也不急，如今形势越乱对他越有利。

“过几日两百倭国死士会到长安北郊，你们两个安排好接应，要是再出现差漏，你们两个提人头来见本主上！”

“是，主上！”

金面面具人交代死命，毒钱子与毒鹤面面相觑领命，安排好一切金面面具人转身离去，留下毒钱子与毒鹤两人半跪在地，知道金面面具人从后门隐迹离去，两人才敢站起来。

长安这边策划着阴谋，遥远的倭国那边也不例外，田中宫皇宫内，间人皇女盘坐草席，席案上拜访一卷卷竹简与奢侈的账本。

两名一男一女年轻将领跪坐一边，双手搭在大腿上低着头，要不是两人还睁着眼，呼吸均匀跪坐着一动不动，还真以为他们睡着了。

“原田大野，忍兵招募的怎么样了？”

间人皇女头也不抬，一边批阅倭国地方官署上

呈奏章，一边开口询问左侧的年轻男子将领，新的忍兵招募情况如何？

见识过秦寿新兵战力，也打探过秦寿新兵训练半年时间，一举打败大唐成名已久流氓将军精锐，间人皇女萌生了自行组建新兵的想法。

秦寿训练方式早已公开给大唐朝廷，隐藏大唐兵部探子早已得到训练方法，通过几番转折最近才传回倭国，落入现在间人皇女手里，这得多亏她有先见之明的父皇安插探子。

“启禀公主，已招募到一万人！”

原田大野抬起头，露出他那刚毅无奇脸孔，肤色古铜，五官轮廓分明，浓密的眉，高挺的鼻，眼睛里闪动着狂热执着的精光。

“一万人？太少了，继续加，最少要五万人，给你三年时间训练，如不出成果，带头来见本公主，训练方法小心保管好，退下吧！”

“嗨！”

原田大野捡起间人皇女丢到膝盖下的匿名信封，带着急切狂热心情领命告腿离去，间人皇女如此重用他，原田大野不敢有半点马虎。

“公主，丽子我…”

“吉川丽子，你的心情本公主很了解，但是，

这些武夫之事，还是由原田大野来处理，本公主还有事安排你去做！”

逗留原处的吉川丽子想要请命训练，间人皇女挥手打断吉川丽子想法，以她师承家族武艺，去训练新兵有些大材小用了，就算是间人皇女破例推荐她，也难以服众新兵。

没能如愿吉川丽子有些小小失望，不过听到间人皇女有其他事安排，吉川丽子心情才稍微好受一些，不做点什么事，吉川丽子觉得自己就像花瓶一样。

“丽子，如今倭国各封地诸侯手握重兵，阳奉阴违皇室命令，长期下去必然会出现大乱，想要制止战乱发生，就要先收拾这些诸侯…”

吉川丽子沉默了，间人皇女的话她很清楚，她想要自己去刺杀地方诸侯，群龙无首之下间人皇女好回收地方兵权，间人皇女疯狂的举动，吉川丽子不知道说些什么的好。

“丽子，国难当前本公主无人可用，本公主需要你短期内，替本公主组建一支擅长刺杀，打探消息，用毒…”

“是，公主！”

吉川丽子在间人皇女谈心似的语气请求之下，

勉为其难接下重任，替间人皇女培养一支刺客队伍，用来对付倭国各地诸侯。

“在此之前，丽子，麻烦你明日清早带五十名精锐志能便，秘密去一趟大唐洛阳，把打探清楚长乐造船坊位置，把他们的造船技术抢回来，能够抢到人最好，抢不到全杀了！”

“嗨！”

吉川丽子在间人皇女交代下，跃跃欲试领命告退离去，间人皇女目送着吉川丽子离去背影，容颜憔悴地阴沉着脸色。

通过潜伏大唐内的探子打探得知，秦寿已经开始着手准备攻打倭国了，而去过一次洛阳的间人皇女知道，秦寿在洛阳肯定有隐蔽船工坊，可洛阳大大小小十数个船工坊，查起来还真有些麻烦。

第431章第一代蒸汽车

“将军，斐玉有事找你！”

“斐玉？”

一筹莫展医院地址的秦寿，在夏侯墩亲自跑腿带口信，秦寿有些意外看着夏侯墩，能劳动夏侯墩亲自跑来，肯定有什么大事发生。

()$()$(小)$(说)$().---.高速！

带着疑惑秦寿把烦恼丢到一边，直朝后山隐蔽军营走去，怕惊动呆在大厅的秦叔宝，秦寿只好从后门开溜，怕煞唠唠叨叨的秦叔宝逮着又啰嗦。

“夏侯墩，张德明他怎么样了？”

在夏侯墩带路下，经过后山摆设的军营时候，秦寿想起少了右手的张德明，按理说他现在属于废人，不适合继续呆在军营，冷兵器时代不适合残疾人，可他倔强的性子秦寿也只能无奈叹息。

开始秦寿打算补偿他，在长乐给他安置养生之所，可张德明拒绝了秦寿的好意，一句我还有左手，把秦寿怜惜想法顶了回去，强烈的复仇**简直蒙蔽了他。

“将军，张校尉很努力，经过三夫人指点，自己摸索出了一套刀法，连薛将军也佩服不已！”

夏侯墩满口大赞张德明的努力，残疾的他凭借自己毅力与刻苦，加上程紫苑有空钻军营指导，单凭一只手可以打赢两名自己亲自训练的精兵，夏侯墩想不佩服也不行。

张德明给秦寿提拔到从九品陪戎校尉，夏侯墩没有妒忌也没有眼红，他不知道黄海之滨一战战况有多激烈，光是回来的伤残兵，夏侯墩就知道肯定很惨。

“夏侯墩，明日补偿奖赏海军士兵，追加三个月的月钱奖赏他们！”

“是，将军，棘刺林了，小心！”

有功必赏，有过必罚，不能寒了他们心，三百或许不算什么，可在他们眼里无疑是一大赏赐，当兵也要养家糊口，要不然谁吃饱撑着，没事去接受比朝廷还严格的训练？

朝廷迟迟不敢用秦寿训练方式，是因为国库问题与府兵怨声载道，白板收入当兵已经算是给面子了，要是又加强折磨人的训练，连铁打损伤药钱也没有，出现逃兵一大堆问题就麻烦大了。

秦寿在夏侯墩带路之下，穿过茂密弯弯曲曲棘刺林，隐藏暗处戒备的守卫发现夏侯墩与秦寿，没有阻拦也没有盘问直接放他们过去。

“方龄，检查好蒸汽管，确保铜管喇叭口密封！”

“是！”

秦寿与夏侯墩走出棘刺林，进入隐蔽开阔军营的时候，两盆架起半人高的篝火盆围满了看热闹的人，工匠与士兵们指指点点场中忙碌的机械匠工们。

“这是什么？”

“听机械匠工说，好像是什么蒸汽车？”

“将军！”

秦寿走到啧啧称奇的工匠与士兵们身后，随着夏侯墩故意干咳一声，工匠与士兵们同时转过头，见到秦寿出现身后，惊呼一声同时纷纷自动自觉让开一条路。

秦寿没有驱赶他们，夜里他们有自己空闲私人时间，走到斐玉身后一脸黑线看着场中丑不拉几的蒸汽车，秦寿忍不住感叹一声还真是够丑的！

“将军，这是最新改进型的蒸汽炉，全用铜塑造而成，减轻了重量，管口采用将军教导的喇叭口连接方式…”

斐玉不知道秦寿心中怎么想，把改进的蒸汽驱动，放到可以载四五人的车子试试效果，万事具备

只欠秦寿来亲自试验一下成果。

　　秦寿崩溃十足看着斐玉杰作，忍不住暗骂一声，尼玛的，这算是蒸汽三摩吗？秦寿不得不佩服起斐玉的脑袋，这都想得出来，服了他！

　　两个后轮借用蒸汽火车推动原理，气缸推动飞轮，飞轮带动横拉杆传输动力到两个三十寸铁轮子，屁股后面加装了一个蛋糕型椭圆形状蒸汽炉。

　　五十公分高度，直径底部宽一尺上头宽两尺，底座建有十公分高度烧火炉，车尾部加载了容纳三十斤木炭小车厢，以备随时加火产生源源不断蒸汽。

　　车身最让秦寿无语，省材料还是经费欠缺了？居然使用粗糙的木头工艺？除了蒸汽炉尾部烧火部位加了铁板，整个六米长车身全用粗糙手工艺木头搭建加固。

　　中间加安装了一张长板椅，可以同时容纳三人，除了车头驾驶位采用单车头模式有点让秦寿不喜，其余的基本没有什么。

　　要不是不成熟的手艺，蒸汽炉与驱动系统占去一半车身，这蒸汽车恐怕更完美了，现在上看下看，怎么看也属于凑合型蒸汽车。

　　“试过没有？”

秦寿有些纠结地看着第一代寒酸蒸汽车，将就玩玩吧，等技术成熟了在改进一下，要是没有问题车头肯定要改进，旋耕机采用这车头模式，不翻车才是怪事。

“将军，这不刚弄好吗？将军，要试试看吗？”

斐玉一脸无语，等方龄他们安装好蒸汽炉，检查一遍确认没事后，斐玉看着秦寿，看看他有没有兴趣体验一下。

“那是必须的，烧火预热！”

“是，将军！”

斐玉在秦寿勒起衣袖大手一挥下，点头哈腰屁嗔屁嗔跑到蒸汽炉后面，亲自烧火起炉充当副驾手，排气放气全靠他在后面手控。

一边的夏侯墩想要提醒秦寿注意安全，可见到秦寿兴致蓬勃，只好叹息一声不在出声，而围观的工匠与士兵们退到一边，空出地方等待蒸汽奇迹降临。

两刻钟过去，经过斐玉熟练引火焚烧，全铜制的蒸汽炉底部乌萋萋一片，密封的蒸汽炉里发出水蒸气沸腾声，斐玉大汗淋漓地跑到储气罐。

“将军，可以试了！”

“好，放气进来！”

斐玉喊了一声可以试了，秦寿心情有些激动地跳上蒸汽驾驶位，双手扶着丑不拉几的扶手，大喝一声回应斐玉放气驱动。

随着斐玉打开气阀，源源不断蒸汽通过密封的铜管进入储气罐，再由储气罐传到气缸产生动力带动飞轮，飞轮两侧机械手臂推动蒸汽车后面两个轮子。

“啊？动了！”

“哇！好神奇！”

夏侯墩与工匠士兵们一样，惊讶得张大嘴巴难以合拢，慢慢运转的蒸汽车在颠簸山路摇摇晃晃，秦寿脚踩着油门一样的储气罐蒸汽输出阀，随着进去管中间气门扩张，大量蒸汽推动气缸快速运转。

“哈哈，不错，时速最少有三十码！”

“慢点，将军，要散架了！”

越来越快的蒸汽车，在工匠与士兵们咋舌目光之中，上下起伏颠簸，滚滚烟雾从烟囱排放出来，斐玉崩溃十足，快速飞驰的蒸汽车木制车身，发出咿呀咿呀声，好像要散架一样。

“呃…斐玉，有刹车呼？”

“什么？将军，斐某听不见！”

“跳车！”

秦寿大吼一声盖过蒸汽炉气压过多泄压呼啸声，第一时间先跳车，疏忽大意的斐玉居然没安装刹车！

哐当一声，蒸汽车车头撞上前面树身，倾斜倒向一边的蒸汽车，把毫无准备的斐玉揭飞出去。

第432章当黑车遇到皇帝

“哇塞~这是什么？”

“太夸张了吧？！”

春明门，晨起百姓们忙碌生计，一声长啸蒸汽呼啸声打破城东城门宁静，眨眼间好热闹百姓们纷纷围上去，围观长乐新的玩意出现。

当秦寿顶着黑眼圈，驾驶怪异三摩版蒸汽车出现城门，围观百姓们全都傻了眼，张大嘴巴久久难以合拢，秦寿开动的蒸汽车，颠覆了他们传统认知。

丑不拉几的三摩版蒸汽车，在他们眼里却是如此神奇与不可思议，没有畜兽与人力推拉，它却能冒着白烟自行行驶，神奇的事物给百姓与收成府兵们，带来感触心灵的震撼。

万众瞩目之下，黑牛腼腆害羞呆在车尾，面对左右两侧围观的百姓们目光，黑牛有想要跳车去骑马的冲动，身后跟随着二十名护卫骑马随时保护。

“大唐真神奇！”

“是啊，神奇的东土，神奇的大唐！”

见识多广的胡商们最新恢复过来，看着秦寿控制蒸汽输入保持低速行驶，忍不住感叹连连起来，

特别是见到复杂的蒸汽驱动装置，简直是惊为天物！

而初来乍到的胡商们更是感叹不已，见过不少国度奇奇特特事物，还真没见到过领先近千年的蒸汽时代产物，繁琐的机械原理谁也看不懂。

“贤婿！”

“我~靠！”

刚到东市地段街道，拥挤不堪的街道前方，随着程妖精一声破锣嗓音大喝，秦寿吓了一大跳，差点收不住脚踩下去加速铜管蒸汽通过。

“让开，快让开，要不然老流氓我发飙了，数到三，一…”

凑热闹围观的百姓把街道拥挤得水泄不通，随着程妖精大发雷霆发飙喊话，刚喊道一的时候，拥挤的街道瞬间空出一条宽敞通道，程妖精骑着长乐限量版自行车，吹胡瞪眼出现眼前。

一见到程妖精出现，秦寿就头疼不已，这恶货岳父可是出了名的难缠，原本是趁着他早朝时间，进城里溜达一圈威风一下，没想到居然遇到了他。

逃课不上朝还是被赶出来了？秦寿忍不住纳闷地看着笑脸嘻嘻的程妖精走上前，得，这回少不了他折腾一下蒸汽车。

“啧啧~~贤婿，这是什么玩意？借给岳父我玩玩？”

程妖精凑上前围观蒸汽车，啧啧有词打着商量语气，在秦寿眼里这蒸汽车丑不拉几，在程妖精眼里酷毙了，瞧那些围观的百姓怨恨与妒忌目光，不用说也知道了。

程茂与程盛两人接过程妖精自行车，对于程妖精喜新厌旧的性格，打心底表示很无语，而对于创造奇迹的秦寿，却很尊敬。

“得了吧，岳父大人，你玩不起，给你折腾两下散架了，五钱路费，载你溜达一圈还可以！”

知道难以打发恶货岳父，秦寿退一步委曲求全，载他溜达一圈逛逛打发了事，以免他老是惦记着死皮厚脸赖着不放，当然秦寿不忘收回木炭本钱。

“什么？五？好，算你狠！”

秦寿厚颜无耻索要黑车费，围观百姓们面面相觑起来，连铁公鸡一样一毛不拔的程妖精也敢黑，不得不佩服起秦寿以恶制恶的境界！

生气的程妖精很想抓狂，秦寿连自己干枯的钱袋也不放过，一点情面也不给很是生气，可又不甘心错过体验新鲜的蒸汽车，只好从怀里掏出五钱丢

给秦寿，气鼓鼓跳上秦寿的黑车。

蒸汽车再次长啸一声开动，突然其来的长啸声把围观百姓吓了一大跳，包括坐黑车的程妖精，心有余悸地转过头，看着冒起浓浓水蒸气白烟的烟囱。

蒸汽车毫无压力爬上平康坊陡巧拱桥，再次引起身后追逐的百姓们惊叹声，光看蒸汽车整体重量，少说也有三四百斤份量，还没算上三个大活人在上面。

下拱桥坡的时候，秦寿再次头疼起来，李靖与李绩还有尉迟敬德三人在皇宫外围街道出现，随着蒸汽烟囱发出排气呼啸声，三人同时目瞪口呆打理着秦寿蒸汽车，还有得意洋洋大马金刀跨坐车中间的程妖精。

“贤侄，载乎？”

李靖等三人出手拦下蒸汽车，没等秦寿开口就跃跃欲试想坐上去体验一下，秦寿一脸黑线竖起五根手指头，报出黑车上车价。

“宰，五一个，少一不答应！”

财大气粗的李靖痛快摸出十五钱，直接交给秦寿跳上去，与程妖精挤在一起体验一下蒸汽车的魅力。

“宰，五一个！”

沿路遇到不少熟悉的大臣，秦寿黑心作祟五一人超载搭客，有心想试试看蒸汽载重能力，还未到朱鹤门就已经超载了十二人，动力明显不足秦寿发觉出来了，把蒸汽输出踩到尽头，时速勉强达到二十码。

“哎哎，别挤，要掉下去了！”

“混账，谁的棍子？搁到老夫…”

蒸汽车上挤满的十二个大臣，随着蒸汽车起伏颠簸左右摇晃，伴随车厢木头唧唧声骂骂咧咧不已，前方围观的百姓全都目瞪口呆张大嘴巴难以合拢，见证了大唐超载诞生。

“哎呀…”

抵达朱鹤大门的时候，秦寿突然急速刹车，冷不及防的四位倒霉大臣滚冬瓜似的滚下车，等他们爬起来的时候，李世民一脸黑线走到他们面前。

“吾皇万岁，万…”

“哼~胡闹！”

李世民怒斥一声，打断了四位倒霉大臣的跪拜见驾，板着脸朝蒸汽车走过去，车上八位大臣们面面相觑，呆在车上不知道如何是好，下也不是不下也不是。

“尔等还不下来？成何体统？”

李世民板起脸一声怒斥，程妖精等人在李世民一脸黑线目光之中，马上一窝蜂跳下车，尴尬不已地退到一边，还真没想到会遇到出宫的李世民，最悲催的莫过于秦寿，感觉好像遇到查证的交警李二同志了！

“秦爱卿，扰乱治安误伤同僚大臣，该当何罪？”

“……”

李世民一上前双目放光盯着蒸汽车看了会，紧接着板起脸无中生有问罪秦寿，而秦寿则无语地跳下车，得，想要蒸汽车直说，拐弯抹角的忽悠谁呢？

“皇上，微臣正打算送车给皇上，没想到在这遇到…”

“嗯~好，好，哈哈~~”

“无耻！”

“唉…”

秦寿主动上缴李世民马上收起黑脸，快怀大笑很是满意秦寿识趣，而一边的程妖精咬牙切齿愤愤不平，同为岳父怎么待遇相差那么大？而李靖等人摇头叹息不已，又给李世民强权捷足先得了！

第433章儿童不宜话题

“母后，那秦寿欺人太甚也！”

掖庭宫内，李佑一肚子火气发泄心中不满，而阴妃则心魂不定地应着，没有说话同时应付着李佑心中不满，以他个性撞墙是迟早的事。

而李佑见不到秦寿很正常，因为那时候秦寿还躺在她香榻上，当然这羞人的事阴妃不会说出来，更不敢告示心术不正的李佑，如此伤风败俗的事能瞒就瞒。

“佑儿，听母后的，别在去招惹秦将军！”

良久阴妃从胡思乱想之中清醒过来，目光复杂地看了眼李佑，好心劝诫李佑别白费心机了，秦寿早已言明不会支持他，他不是当皇帝那块料。

“是，母后！”

阴妃的话李佑不得不听，长乐有刁蛮公主与程紫苑在那边，都已经闹成这样了，李佑也不是不识趣的人，天下之大又不止秦寿一家，图的是皇位而不是四处立敌。

“佑儿，母后有些乏了，你先回去吧！”

“是，母后，佑儿先行告退！”

阴妃目光复杂地看着李佑离去背影，挪挪嘴想

要告诉李佑别在折腾了，可想到秦寿警告的话，阴妃也只好顺其自然等待事情发展下去，只好晚上等秦寿过来，在跟他好好谈谈。

想到夜晚秦寿又要过来欺辱自己，阴妃有些害怕同时心底又朦胧期待着，徘徊道德边缘刺激与罪恶双重压力，阴妃有些心力憔悴与朦胧。

长乐那边，给李世民黑去蒸汽车，秦寿心中极其不爽，带着一肚子忿忿不平的怨气骑马回去，面对强权面前，秦寿也只好忍让三分。

‘等着，你夺哥我的蒸汽车，哥我送你免费环保帽子！’想到李世民厚颜无耻黑走蒸汽车，秦寿心里恶狠狠地咒骂着李世民，太不地道的无耻皇帝。

回到长乐地盘，排队就医的人目光诧异看着秦寿，早上他风骚出尽的蒸汽车呢？秦寿出去时候大出风头，回来却骑着马，很是让排队就医的人感到费解。

秦寿没有理会他人猜测目光，阴沉着脸色经过早起的张屠夫肉摊，大清早生意火爆的张屠夫直接做起店铺老板，从屠宰场杀的猪羊放到口外做起买卖。

“秦郎，你回来了，你快回去把麻烦解决

吧！”

秦寿骑着马回到长乐，仙儿马上从子里跑出来，一脸急色的模样说着莫名其妙的话，直让刚下马心情不好的秦寿一头雾水。

“仙儿，怎么了？”

秦寿把马交给身后跑上来的护卫，一脸怪异看着仙儿，刚经历李世民厚颜无耻黑走蒸汽车，现在又来烦事心中很是不爽。

“晋阳小公主与二夫人闹起来了！”

“什么？”

当仙儿说出实情，秦寿大吃一惊丢下仙儿跑回去，乖乖这还得了？要是刁蛮公主把晋阳小公主弄哭了，倒霉的还是自己，李世民肯定又要妇债夫还。

心急如焚的秦寿急急忙跑回家，要制止刁蛮任性的李漱，以免她欺负小公主，给小公主伺候的宫女回去八卦，惹李世民发飙前来找茬。

“哎，你怎么回事？漱姐的也抢？”

“漱姐，你好坏，明明是兕子的，你的早吃完了！”

“什么？你那只眼看到漱姐吃了？小孩子说谎可不好！”

“哎~你们别抢了！”

秦寿刚踏入大厅，马上见到秦叔宝与贾蓉一脸黑线，而偏厅那边传来刁蛮公主与晋阳小公主争夺声，更是让秦寿冷汗连连，好家伙，还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跑进偏厅秦寿顿时一阵无语，刁蛮公主得意洋洋抢到奶油糕点，晋阳小公主扁起嘴，灵慧双眸委屈十足地泛现泪光，而武媚娘则在一边头疼不已，什么忙也帮不上。

“你在干什么？有你这样当姐姐的吗？”

“啊？！”

刁蛮公主在秦寿怒斥一声下，拿着奶油糕点一溜烟跑人，好像怕秦寿抢走她最爱似的，晋阳小公主扁起嘴，可怜兮兮地看向秦寿。

秦寿叹息一声，对于李漱疯疯癫癫没长大似的性子，很是头疼，只好走到晋阳小公主面前蹲下来，好生安抚着要哭出来的晋阳小公主。

“小公主别哭，走，大哥哥带你去做好吃的，保管你一辈子没吃过！”

“真的？”

虽然少了美味嘴馋的糕点，可当秦寿许诺做好吃的，晋阳小公主一脸期待地看着秦寿，在秦寿点

头之下欢呼一声，拉起秦寿的手臂摇晃着。

武媚娘一脸无语地看着秦寿抱起晋阳小公主，也不知道说些什么的好，对于不守礼法的秦寿，表示很无奈，男女授受不亲不知道吗？

秦寿抱着朦胧不懂的晋阳小公主走出偏厅，惊呆了伺候晋阳小公主的四位宫女，不过看到晋阳小公主赖着秦寿怀里开心模样，她们不敢多嘴说些什么。

“苏菲！”

“啊？郎君，有事？”

苏菲拿着换洗衣物低着头心事重重走出来，见到秦寿抱着晋阳小公主出现，受惊一会涨红脸看着秦寿，当秦寿目光看向她手里的衣物，苏菲更是做贼心虚似的，把衣物藏于身后。

“你藏什么了？”

“啊？没，没…”

秦寿感觉有些怪异，很少见苏菲这样，忍不住大感好奇，而苏菲粉脸通红，支支吾吾说不下去，当秦寿伸出手的时候，苏菲脸红犹豫了一阵，拿出自己准备要换洗的衣物。

“大哥哥，她的亵裤怎么有血的？”

晋阳小公主看到苏菲手里拿着的亵裤，所谓的

亵裤也就是一条短衬裙裤一样，秦寿还真给晋阳小公主的话问倒了。

“嗯哼，苏菲，这有什么好害臊的，来葵水很正常，处理好了...”

秦寿干咳一声无语看着俏脸通红火烧一样的苏菲，来葵水了有女初成长的标志，很正常啊！可想到自己问出让苏菲难堪的问题，马上醒悟过来停下口没继续说。

苏菲通红着脸点点头，在秦寿挥手下低着头离去，而一边的好奇宝宝晋阳小公主，还真是问倒了秦寿。

小公主：“大哥哥，是什么葵水？”

秦寿：“你以后会知道！”

小公主：“哦，那为什么要来葵水呢？”

秦寿：“代表长大成人！”

小公主：“那大哥哥你来葵水了吗？”

“......”

秦寿彻底给天真无邪的晋阳小公主打败，儿童不宜，秦寿不敢在乱回答她求知**了，越说越难解释，免得给李世民知晓打个禽兽标签，干脆闭嘴不谈等她叽叽喳喳个够。

第434章老少咸宜美食

“五斤牛奶？”

“少废话，长要，赶紧的！”

贺明跑腿到养牛场，一开口索要五斤新鲜牛奶，把养牛场看守民吓了一大跳，十多头母牛刚分娩没多久，正是喂养初生小牛时期。

现在贺明一开口要这么多牛奶，还真难为了看守民，贺明受不了看守民怀疑目光，直接拿出秦寿金字招牌，打消看守民误以为自己贪污。

“早说长要不就得了，别说五斤，十斤也有，等着！”

“你…”

看守民说出贺明吐血的话，夺过贺明手里的木桶，跑进牛场去挤新鲜牛奶，抓狂的贺明郁闷到姥姥家，正副级别长待遇差距，还真是一个天一个地！

一盏茶时间过去，看守民提着一桶新鲜牛奶走出来，贺明冷哼一声夺过转身离去，看守民撇撇嘴不屑一顾，什么副长？还不是跑腿一个？

“寿儿在折腾什么？”

坐在大厅里喝茶打发时间的秦叔宝，从贺明提

着牛奶急匆匆走进大厅，忍不住一脸好奇与纳闷，搞不懂进进出出的贺明在瞎忙什么？

“牛奶？秦郎，寿儿肯定又捣鼓新鲜玩意儿！”

“哦？”

经过贾蓉这么一提醒，秦叔宝有些期待起来，按耐不住心中好奇，与贾蓉一起朝厨房方向走去，想要看看秦寿在厨房折腾什么？

当秦叔宝与贾蓉来到城堡靠西厨房的时候，还算开阔的厨房内站着四男四女年轻民，贺明在一边把牛奶倒入准备好的大铁盘里。

“鸡蛋五十个，牛奶五斤，白糖2斤…”

秦寿把晋阳公主放到厨房搬来的椅子上，努力回忆着美食制作过程，四男四女年轻民在贺明把牛奶提回来后，开始动手按量抓取秦寿美食配方。#中@.

秦叔宝很想提醒秦寿别把晋阳小公主带来油烟厨房，一边的贾蓉拉住秦叔宝，摇摇头示意秦叔宝别打乱秦寿，灵感一惊即逝难以找回。

经过贾蓉眼色提醒，秦叔宝看了眼晋阳小公主赖着秦寿不放，只能摇摇头叹息一声，不出声看秦寿捣鼓什么玩意？

“你们四个，把蛋黄和蛋白分离开，只取蛋黄，再将蛋黄和白糖放入碗内，将蛋黄和白糖搅拌均匀，最后将蛋液打发成乳白色就可以了…”

“是，长！”

秦寿不敢把精细的活交给粗手粗脚的男士，安排四个女民打鸡蛋分离，女民在秦寿交代声之中，开始动手打鸡蛋。

叮叮当当的搅匀蛋黄声，奏起美妙的音符乐章，晋阳小公主时不时伸长脖子，安静等待着不吵不闹，盼望着秦寿所谓美食完成。

“把柠檬草香料与牛奶加热煮好！”

“是，长！”

四个男民一头雾水地照办，从秦寿召唤他们来制作所谓美食到现在，还不清楚秦寿在弄什么？压制着心中好奇心把牛奶放入锅里烧火加热。

“夫人，这寿儿在捣鼓什么？”

“好像在做蛋糕，又好像不是，看看便知了！”

秦叔宝一头雾水看向一边贾蓉，怕惊扰到苦思冥想过程的秦寿，小声询问一边的贾蓉，见过秦寿制作蛋糕过程的贾蓉，猜测着秦寿可能做蛋糕又不像，一时间猜不出来。

要是制作蛋糕，也不至于用到冰块吧？秦寿闲来无事硝石制冰过程，惊呆了秦叔宝与贾蓉，好像妖法一样一眨眼间工夫，一桶冰块就出现了，太神奇了！

“大哥哥，你会法术吗？”

“嘿嘿~~大哥哥会的更多！”

晋阳小公主一脸崇拜地看着秦寿，水汪汪的大眼睛直冒小星星，厚颜无耻的秦寿得意洋洋地双手叉腰，忽悠得晋阳小公主不依缠着秦寿教她。

“好了，小公主别闹了，此等高深法术，等你长大了在教，现在等着大哥哥做冰激凌给你吃！”

“嗯，好吧！”

在秦寿敷衍忽悠声之中，晋阳小公主勉为其难答应下来，小脑瓜期盼着自己快长大，直到一股浓浓柠檬香扑鼻而来，晋阳小公主忍不住双目放光。

冰激凌是什么晋阳小公主不知道，可这浓浓香气扑鼻而来，就知道肯定很好吃，不在闹的晋阳小公主安静等待着。

“长，牛奶加热好了！”

“嗯，把牛奶倒进鸡蛋里，倒的时候小心点，慢慢来…”

秦寿看了眼锅里煮好的柠檬味牛奶，安排男民

将煮制好的牛奶，慢慢的倒入打好的蛋液中，提醒他们边倒边搅拌。

冰激凌制作过程最重要一部分，在倒牛奶的过程中，一定要慢慢的倒，不然会影响成品的美观性。

待他们搅拌好后，秦寿再次吩咐他们倒入锅中，加以小火煮一会，等待差不多的时候，名他们用准备好纯天然竹筒盛装，等其凉凉后放入冰块桶内封盖冷冻即可。

“寿儿，什么是冰激凌？”

秦叔宝看了半天，始终没有看明白个所以，直到秦寿把冰桶盖盖好十五个十尺长的竹筒，忍不住大感好奇走上前询问秦寿。

“爹爹，这个等到夜里的时候，你们便知晓！”

秦寿保密笑了笑，秦叔宝与贾蓉顿时一阵无语，可又拿秦寿没有办法，秦寿叮嘱四男四女记下过程，提着冰桶拉着晋阳小公主离去，免得秦叔宝与贾蓉好奇心作祟偷吃。

入夜时分，刁蛮公主与程紫苑一头雾水，搞不懂秦寿在忙什么？武媚娘与仙儿坐在一边，陪着钱夫人逗小秦瑶，秦叔宝与贾蓉坐在一边，看着秦寿

妻妾成群感叹不已。

钱夫人生了头胎长孙女，而刁蛮公主与程紫苑一直没动静，很是让秦叔宝与贾蓉搞不懂，不知道她们是怎么回事？

想到秦寿今日制作的冰激凌，秦叔宝与贾蓉胃口大失，无心看桌面丰盛的美食，盼星星盼月亮的秦叔宝与贾蓉，在秦寿带着晋阳小公主出现的时候，忍不住期待起来。

“先生女士们，尝尝本郎君最新的冷饮美食，媚儿，苏菲，荷叶莲心，上冰激凌！”

随着秦寿一声呼喝，媚儿，苏菲，荷叶莲心，四女同时用木托拿出冒着冷雾绿白掺杂的竹筒冰激凌，马上吸引了几女目光。

“哇！好冷，好好吃！”

“咦？真的耶！”

第一个迫不及待品尝的刁蛮公主，拿起匙羹挑了一块不硬不软的冰激凌，入口即化的香甜味美，马上征服了刁蛮公主刁钻口味，口感细腻、冰凉爽口，这是她头一次品尝到最奇特的美食。

有了刁蛮公主带头，秦叔宝与贾蓉不敢落后，品尝了一口瞬间给柠檬口感的冰激凌征服了，加入狼吞虎咽大军，看到刁蛮公主她们丢失淑女吃相秦

寿头疼不已，能含蓄点吗？

　　晋阳小公主嘴馋地还想吃，虽然她早已先尝了两个冰激凌，可还是忍不住想要吃，要不是秦寿说过吃多了不好，恐怕她早已经不住冰激凌诱惑。

第435章偷觑带来的灵感

“将军，你还带东西进宫？”

临近亥时下两刻，秦寿顶风作案花了接近一个时辰摸进辅兴坊，潘安一脸无语看着秦寿还真跑来偷人，而且还是偷皇帝的女人，这不是太岁头上动土找死吗？

你说偷人也就罢了，还嚣张到带不知道什么东西进皇宫，潘安有种无语到崩溃，还真当进皇宫是秋游？自带食盒进去游玩？

“多管闲事，地图准备的怎么样了？”

潘安怪异目光秦寿看在眼里明在心里，轻叱一声索要掖庭宫地图，吃过一次亏秦寿醒目多了，有张地图防防身也好，至少不会在阴盛阳衰掖庭宫走丢，遇到巡逻侍卫也知道哪里躲安全。.~.

潘安直接拿出一张手绘的简陋地图，秦寿拿过来打开一看顿时无语，潘安还真是够会应付了事，只画了韦贵妃与阴妃两个寝宫地图，其他地方都是空荡荡。

秦寿很想说些什么，可两日时间能够画出大致地图，已经算是不错了，不敢要求太多的秦寿勉为其难接受，一边研究地图一边听潘安汇报这两日皇

宫局势。

“太子故意放任平州？潘安，你确定？”

当潘安说出李承乾故意放任平州给倭国夺利，秦寿忍不住大吃一惊，李承乾什么时候与倭国搭上关系了？那不是李泰的专利吗？

“启禀将军，此事千真万确，皇上知晓了开始龙颜大怒，可最后又不了了之…”

潘安把大致打探到的消息说出来，很是让秦寿惊讶了一阵，李世民也太过分容忍李承乾胡闹了吧？要是换做其他皇子，恐怕早给李世民开刀了吧？

想不明白李世民打什么算盘，秦寿懒得去想了，**一刻值千金，更何况还是皇帝后宫，带着迫不及待的心情，秦寿跟着潘安混进后宫里。#中@.

落脚内侍省与潘安分别，秦寿撇撇嘴看了眼内侍省，想起李世民要挟自己的话，尼妹的，敢拿太监威胁自己？先扰乱你后宫再说！

打定主意的秦寿阴阴一笑，左右看没人巡逻到此，沿着掖庭宫西侧方向跑去，有韦贵妃莫侍卫带过路，秦寿知道怎么去韦贵妃寝宫，就是怕她寝宫又改变了路，才派潘安先打探清楚。

带着碍事的食盒秦寿，一路顺风顺水摸到韦贵

妃寝宫，刚到韦贵妃寝宫后院，看了眼上锁门销的宫门，左右看看没人后，秦寿阴笑着摸出一把匕首，顺着门缝轻轻挑开门销。

‘这么低级的门销锁，也想挡住哥我？’秦寿不屑一顾地撇撇嘴，挑开门销秦寿小心翼翼看了眼后殿动静，静悄悄的没有人马上钻进去。

“萦、画萦！”

“是，娘娘有何吩咐？”

秦寿摸进韦贵妃寝殿，马上听到侧殿韦贵妃轻声呼唤声，秦寿吓了一跳马上钻到两人合抱梁柱后面，两名宫女提着热水桶走进偏殿澡房，敞开的澡房门走出两名宫女，与提水的宫女擦肩而过。

‘这么晚还洗澡？’秦寿心中一动，露出贱笑的笑容，趁提水的两名宫女走出来，没有合门继续去打水，秦寿偷偷钻进澡房去偷窃贵妃沐浴。

贵妃就是贵妃，待遇果然不同！秦寿钻进韦贵妃的澡堂，忍不住感叹韦贵妃奢侈的澡堂，来不及打量澡堂环境，听到后面脚步声传来，秦寿马上顺着门口立起两丈朦胧的屏风，钻到韦贵妃更衣双层屏风后。

萦和画萦两宫女手里捧着崭新宫衣，放到浴池边摆放的胡椅上，跪坐到韦贵妃靠池后背，拿起丝

巾蘸水伺候韦贵妃洗澡。

“萦，纪王最近在宫中可否安好？”

“启禀娘娘，纪王最近勤于诗，深得国子监于太傅喜爱…”

萦赞不绝口把纪王事迹说出来，韦贵妃听了很是满意，翘起修长**，画萦尽心尽力伺候着清洗。

‘偶滴乖乖！’秦寿偷偷探出头来，通过朦胧灯光，偷觑到韦贵妃修长****，肌肤滑嫩雪白富有光泽，晶莹的脚趾玲珑剔透，足弓隆起形成优美的弧线。

特别是韦贵妃站起来的时候，秦寿差点喷发鼻血，修长曼妙的身段，纤幼盈盈一握蛮腰，还有那傲视群雄的…直让秦寿大饱眼福，鼻子间痒痒的，呼吸变得急促，嘴里流着长长的哈喇。

秦寿尽情地欣赏着韦贵妃美妙绝伦的艳姿，猥琐目光从头到脚，又从脚到头，饱览了一启遍又一遍，心里忍不住感叹，真是迷死人的妖精！

‘简直是暴殄天物啊！’秦寿眼热十足欣赏着韦贵妃出浴，打心底痛恨起李世民，典型霸占茅坑不拉屎行为，如此极品贵妃要是换成自己，早就从此君王不早朝了！

“娘娘，听说宫里侍卫说，齐王去长乐找秦将

军了，给高阳公主羞辱了一番回来…”

“哼，一个跳梁小丑而已，自不量力妄想…更衣！”

画萦八卦说出齐王受辱的消息，韦贵妃不屑一顾冷笑着，就凭齐王大器难成品行？也想跟自己慎儿争夺皇位？简直是人说梦！

人不学好，整天跟小流氓鬼混，游猎无度，还自认为身怀绝世武功，才高八斗具有雄才大略，又偷偷摸摸封地招兵买马，典型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韦贵妃差点说漏嘴，醒悟过来及时闭口，轻喝一声更衣，丝毫没有发现自己更衣过程，给躲在屏风里的秦寿大饱眼福看个精光。

‘真是迷死人的妖精！’贵妃出浴与更衣双重视觉侵蚀下，秦寿口干舌燥恨不能闯出去，马上把韦贵妃就地正法，当然秦寿也敢想想而已。

要是真那么做了，到时候恐怕还没得逞，就给皇宫侍卫闯进来，拉去给李世民恼羞成怒问斩了，韦贵妃傲人资本是秦寿没有想到的事。

‘不行，火气太多了，吃个冰激凌降降火！’秦寿一边欣赏韦贵妃慢悠悠更衣，一边小心打开随身携带的食盒，装满冰块的食盒里放着两个

竹筒冰激凌。

　　秦寿拿出一个冰冷的竹筒冰激凌，原本打算全送给有奸情的阴妃，受韦贵妃出浴影响，**太大怕自己把持不住，一边舔着酸甜的柠檬冰激凌降降火气，一边欣赏韦贵妃穿上掩盖傲人身材的宫衣。

　　‘这亵裤太无语了，看来要发明情趣内衣才行！’ 韦贵妃穿上亵裤时，看到那大打折扣的亵裤，秦寿心中浴火减少大半，缺少情趣啊！

第436章冰激凌的意外收获

“臣妾参见皇上！”

李世民突然大驾阴妃寝宫，毫无准备的阴妃心里忐忑不安跪迎，还真是怕什么来什么，李世民来得不是时候，阴妃不知如何拒绝李世民。ｗｗｗ．．ｍｅ#中@.

正打算就寝的阴妃，没等到秦寿到来，反而等到了李世民前来宠幸，换做以前她或许会很高兴，可与秦寿鱼水之欢后，潜意识对李世民草草了事有些抵触。

“淑妃无需多礼，速速请起！”

****秦寿的蒸汽车，心情大好的李世民在皇宫内不务正业玩了一天，心血来潮驾玩新坐骑来到掖庭宫，就想起楚楚动人的阴妃。

秦寿的蒸汽车比起龙撵爽多了，更别提没有马鞍的马更带劲，想想没有内裤加身胯下，骑着马背上下颠簸，只能用蛋疼两个字形容受罪。

“爱妃，今日朕得了一宝物，心情甚好，特来前来看望爱妃！”

“恭喜皇上偶得宝物！”

李世民拉着阴妃玉手坐到一边，气吁喘喘的太

监薛高与严统领识趣出殿外守护，以免打搅了李世民与阴妃之间的好事。

阴妃有些僵硬身子，不安地坐到椅子上，显得有些坐立不安，李世民笑毕过后收起笑容，阴妃心绪不宁的表情，李世民一一看在眼里。

“淑妃，佑儿顽劣无度，封地所作所为，朕甚是气愤！”

“皇上，臣妾教导无方，佑儿年幼无知，还望皇上…”

李世民误以为阴妃心烦李佑之事，想到他的恶劣与品性，李世民心中很是不喜，要不是念在他是皇子份上，李世民早拿他开刀了，齐州封地没少弹劾他奏折。#中@.

李世民拿李佑说事把阴妃吓了一大跳，弱点暴露无疑给偷摸进来隐藏一处的秦寿看在眼里，李世民出现还真出乎秦寿意料。

‘阴妃啊阴妃，这次看你诚意如何！’秦寿躲在暗处偷看寝宫大殿里面情况，看看阴妃是不是遵从自己意思，彻底背叛李世民成为自己禁脔。

占有欲强烈的秦寿偷人偷出理直气壮，要是她打着另一种算盘，秦寿不得不提前抛弃她，要是她真心真意臣服自己，秦寿可以考虑接受她。

阴妃丝毫不知情此时此刻在秦寿考验之中，心绪不宁担忧李佑同时又担忧秦寿突然闯出来，而李世民后面的话，更是让阴妃难以置信。

“阴妃，朕已决定，将佑儿托给权万纪多加管教，过段时日…”

李世民的话犹如晴天霹雳当头一击，以致阴妃就像受到电击一般，精神处于半半呆的状态之中，好像失音了一般，好像麻木了一般，既说不出话，也没有力量。

‘真的，果然是真的！’阴妃失神地双目发呆，想起秦寿跟她说过的话，还有李佑大逆不道弑师行为，而李佑弑师正主就是吴王老师权万纪，也是李佑身败名裂起兵造反源头！

开始阴妃也不怎么相信秦寿的话，吴王的老师权万纪怎么可能会与李佑有关系？可现在李世民安排权万纪去教导李佑，希望他改邪归正事实，彻彻底底印证了秦寿无中生有的事实。

“爱妃，爱妃！”

“啊？皇上，臣妾…”

李世民不满的轻呼声，阴妃像在梦中被惊醒似地，目光又像刚从遥远的地方，摸索回来似的，俏脸一阵白一阵青，李世民看了直摇头不已。

“爱妃，早些歇…”

“皇上，臣妾身子有些不适，无法伺候皇上，还望皇上恕罪！”

李世民站起来的时候，阴妃慌乱着手脚，言不由衷说出违背良心的话，李世民怪异看了眼阴妃，沉默片刻点点头叹息一声转身离去。

扫兴的李世民大步跨出大殿，后宫佳丽那么多，不缺她一个，李世民也没有强迫留下意思，此处不留宿还有其他宾妃伸长脖子盼着呢！

第一次违背良心拒绝了李世民宠幸，阴妃整个人充满负罪感与良心自责，失魂落魄地朝寝宫走去，经过寝宫殿门准备转身关门的时候，秦寿一溜烟钻进来把阴妃吓了一大跳。

“秦将…唔唔…”

阴妃的话还没说完，秦寿放下手里的食盒，单手搂住阴妃盈盈一握蛮腰，凑上嘴堵住阴妃香甜湿润红唇，空出一只手把殿门关紧，随手带上门销。

秦寿霸道热吻与熟练手法，犹如野兽一般冲进了阴妃芳心，直挤得她不能喘气，压在阴妃心中的疑虑、恐惧、郁闷、烦恼、羞耻眨眼消逝无影无踪。

“小宝贝，算你及格了，赏你的！”

秦寿把气吁喘喘满脸酡红的阴妃松开，厚颜无耻的话直让阴妃大翻白眼，什么小宝贝她不知道什么意思，可当秦寿拿起地面放着食盒，阴妃忍不住一手捂着嘴，没让自己惊呼出声。

好多冰，阴妃第一时间看到食盒内满满的冰块，比李世民斟量着用冰还要奢侈，第二眼见到的是奇异的冰激凌，竹筒内放置的冰激凌冒着淡淡的冷雾。

“这是何物？”

阴妃不知道冰激凌是什么，也不知道它是不是可以吃，光是它青白相间的卖相，足够让阴妃大感奇特。

秦寿搂着清醒过来的阴妃，而阴妃这次很顺从贴着秦寿胸口，在秦寿提着食盒走到桌椅的时候，秦寿绅士十足拉开椅子扶着阴妃落座，又拿出竹筒冰激凌放到她面前。

不曾受到如此恋人般呵护待遇的阴妃，在秦寿细心体贴下，感觉心乱如麻，同时却又触动尘封已久少女心扉。

“冰激凌，来张嘴尝尝亲自为你准备的美食甜品，这可是准备了一天的成果…”

秦寿睁眼说着瞎话哄骗阴妃，不疑有他的阴妃

信以为真，触心感动之下张开嘴享受秦寿亲自喂食，入口即化的冰激凌酸甜美味，一下子征服了阴妃颤抖的芳心。

柠檬酸冰激凌味道，似乎触动了阴妃以前心事，彤彤有神目光看着秦寿，眨眼间双眸突然泛现水雾般的泪花。

“不好吃吗？怎么哭…”

阴妃流出眼泪把秦寿吓了一跳，以为阴妃不喜欢冰激凌，躬低身子的时候阴妃扑进秦寿怀里，轻声哭了出来，双手紧搂着秦寿脖子不放。

“秦将军，阴妃要…”

阴妃哭了一阵，紧接着在秦寿目瞪口呆之中，主动献上香吻索取，生涩的吻技与呢喃急切动情轻呼声，一下子把秦寿**点燃。

美人有请岂能错过？秦寿搂着性情大变的阴妃，吃不消八爪鱼一样缠着自己的阴妃，喘息着倒进她香榻撕扯她名贵宫衣…

第437章傲视雌雄秘籍

“你去哪儿了？”

大清早刁蛮公主很不爽双手抱胸，怒视一宿未归的秦寿，虽然程紫苑帮他隐瞒混在军营，可刁蛮公主始终不相信秦寿有那么老实。

()$()$(小)$(说)$().---.高速！

十五个竹筒冰激凌，秦寿拿走了两个，刁蛮公主认为秦寿肯定送给某个狐狸精了，钱夫人就是很好的例子，不声不响带回买一送一，还没跟他算账这事，现在倒好又跑出去鬼混。

虽然刁蛮公主一直强迫自己，没事少去惹秦寿不高兴，可他沾花惹草也就罢，最可恶还带回来，存心气自己还是怎么回事？

“干啥？干啥？你属狗的啊？”

刁蛮公主抓奸似的嗅着秦寿身上味道，做贼心虚的秦寿一手推开刁蛮公主，而刁蛮公主的话差点让秦寿踉跄欲倒。

“淑妃的味道？”

“你脑子进水了是不是？还想闲郎君我麻烦不够？山里香花一大堆，想吃冰激凌，赶紧去厨房找人弄！”

做贼心虚的秦寿训斥刁蛮公主没事找事，板着脸马上闪人，留下刁蛮公主半信半疑，怎么也不相信秦寿与后宫妃子有什么联系。

‘尼妹的，怎么没想到刁蛮公主有这个本事？’秦寿心虚异常地轻拍胸口，一边纳闷地想着刁蛮公主怎么嗅到的？一边抬起自己手臂衣袖，嗅了半天始终没有嗅到偷欢过后香味儿。

“恶心，龌龊！”

秦寿嗅着衣袖味道的时候，李怡然手拿着量好尺寸的绳索，从钱夫人房间走出来，见到秦寿偷偷摸摸嗅着身上的味道，李怡然鄙视着不守伦法的秦寿。#中@.

钱夫人算是李怡然小姑，与她母亲卫国公夫人有些渊源亲属关系，虽然交往不是很深，可怎么说也算是亲属，而秦寿母女通吃不道德行为，典型如今上层权贵腐烂生活，什么都乱搞一通。

李怡然最瞧不起这样的人，然而这是大唐的通病，由李世民带头留下的不守礼法祸根，导致全大唐大部分权贵以此效仿为荣，幸好她爹爹出于淤泥不染，不是那样盲目跟风的人。

“等等！”

“色狼，你想干什么？”

李怡然避瘟神一样闪人，秦寿想到了什么，突然开口喊停李怡然，而李怡然双手护胸，谨慎地看着秦寿，好像防狼一样防着秦寿。

“行了，别臭美了，秦某对三围不达标的人不感兴趣！”

“什么？你在说一遍！”

秦寿大翻白眼鄙视的话，马上惹来李怡然发飙，三围什么意思她早就听说过了，女性的黄金三围，胸围、腰围、臀围，秦寿这么明显的鄙视目光，马上惹恼了李怡然。

比起武媚娘等女黄金三围92-61-92，而仙儿更夸张的大一码，李怡然与刁蛮公主小一号的码数，一直是她们两个人心中的痛，现在秦寿拿这事说事，无疑是在讽刺自己！

恼羞成怒的李怡然，给秦寿提到心里痛处，拿起手里量好的绳索，抽打左闪右避的秦寿，失控之下连量好的尺码搞乱了也不知道。

“停，停，野蛮女人，秦某有秘籍可以帮你提升，成为傲视雌雄女人！”

“当真？”

秦寿没想到李怡然反应那么大，那么在意她自己三围尺码，原本气不过她找事，只是斗斗嘴过过

瘾在谈正事，没想到惹恼了偏激的她。

迫于无奈之下秦寿只好拿出后天养成技巧，满足李怡然偏执三围不满，秦寿的话犹如重磅炸弹似的，李怡然马上停下追打秦寿，通红着俏脸半信半疑看着秦寿。

“你看我像忽悠人吗？好吧，传你秘籍傲视雌雄也行，但是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

秦寿啰嗦一大堆废话，最后讲到重点，李怡然从迫不及待心情之中清醒过来，谨慎地看着秦寿，怕秦寿提出她难以接受的条件。

“帮秦某发明内裤！”

“发明内裤？什么是内裤？”

当秦寿说出内裤两个字，李怡然一头雾水没有明白过来，当然她也没有联想到羞人的亵裤一词，毕竟那是不雅的字词。

“当然是亵裤的进化版啦！穿在里面保护…喂，君子动口不动手，你思想别老歪处想好不好？”

秦寿话还没说完，气急败坏的李怡然粉拳朝秦寿打来，早有准备的秦寿左右格挡，一边说一边郁闷到姥姥家，思想前卫点好不？

李怡然在秦寿一边回避一边劝说之下，慢慢恢复平静，想起卫国公夫人说过的话，想要成为一名优秀裁缝，就要抛弃世俗目光，大胆打破现有的禁锢思想。

“哼，图纸，还有秘籍，本小姐可以考虑！”

气过之后李怡然慢慢平息下来，伸手向秦寿索要羞人的内裤图纸与秘籍，看在提升三围秘籍份上，李怡然勉强接下秦寿龌龊的内裤发明。

“图纸暂时没有，晚点在交给你，好吧，秘籍可以口传，你听好了，先...”

秦寿在李怡然瞪眼目光之中，无奈耸耸双肩，内裤想法还是临时临急想出来的，当然那个后天提升三围方法，简单多了当口诀忽悠李怡然。

李怡然满脸通红听着秦寿现场教导，一只手放于头后，另一只手由内向外围绕胸部虚划做按摩姿势，同时用指压时搭配活血的穴道位置。

秦寿滔滔不绝重复着，李怡然慢慢抛去心中羞涩，给秦寿讲解的活血丰胸法吸引了，特别是配合冷水淋浴按摩，什么越冷越好，让李怡然有些为难起来。

还有那练腹提臀方法，打开了李怡然爱美新视野，什么先缓慢吸气，将上半身向右扭转，腹部收

缩反复练习等等，而提臀的更绝，臀部夹紧往上抬吸气，长期练习便可达到丰满翘臀效果。

“你没忽悠本小姐？”

除了丰胸的有些靠谱，其他的收腹与提臀方法，李怡然觉得秦寿有点忽悠人，最苦恼还是丰胸过程，简直是要李怡然的命。

虽然她自己也很洁癖，几乎两日一洗，比起三日一洗的其他人，洁癖多了，可在秦寿面前，李怡然觉得秦寿更洁癖了，居然提倡天天洗澡，更要命的还是用冷水刺激，除了每个月那么几日不适应，其他都要坚持冷水洗。

“要美必须付出代价，持之以恒你必然傲视雌雄，算了，话已至此，信不信由你！”

秦寿一副正人君子之态，说完转身离去，打心底秦寿就开始琢磨全提倡勤洗澡，还有开设健康人生的大保健场所，想法子掏光钱多人傻的有钱人荷包！

第438章帝王级战车

“咦？祛暑冷饮美食冰激凌？”

“缤纷时代，冬日情怀，酷爽秋日，冰爽无限？”

眨眼两日时间过去，风平浪静的长乐，在秋高气爽午时，拉出长长的冰激凌广告，顿时吸引了不少过往的商人与游客们，纷纷驻足围观临时搭建起的长方形商铺木。。.~.

打开长方形售卖窗的聂明，与制作雪糕的四男四女，把提前做好冷藏过的雪糕桶抬出来，一边盛装雪糕的聂明，一边扯起喉咙吸引围观的商客与游客过来。

“亲们，恰逢秋高物燥淡季，长乐推出新品特产冰激凌，多种水果口味任君选…吃一口犹如屹立雪山之巅，原价十钱，现挥泪打五折，五一两杯，打包走八一两…”

“五？带走还要八？这么贵？”

“好吃吗？”

商客与游客们在聂明开挂似的快嘴忽悠下，不约而同凑过来看热闹，卖相不错的冰激凌，搭配上反季西瓜，第一时间征服了商客与游客们视线冲

击。

长乐经常弄些反季瓜果，大部分熟路的商客与游客们早已见怪不怪了，只有少部分的商客与游客咋舌不已，更难得可贵的是冰这冷饮美食。

冰块向来都是皇宫与权利鼎盛官家消费象征，而秦寿打破传统，以低廉的价格可以享受到冰，马上引来有钱人心动品尝，五钱对于他们来说不算什么。

“哇塞！好味道！聂掌柜的，来多几个！”

“嗯，酸甜酸甜的，还有西瓜的味儿，聂掌柜的，打包！”

“好叻，买五个竹筒冰激凌，免费赠送一些冰块与木盒保温！”

富裕的客商品尝过后，第一时间给独特冰激凌味道所吸引，二话不说出手大方打包些回去给家人品尝，而聂明不忘推销买多优惠政策，更是赢得富裕商人们叫好声。.~.

有人带头了其他人不甘落后，五钱不多对于他们来说，尝个新鲜也不错，更何况品尝的人都叫好，肯定错不了，一时间聂明忙得差点应付不过来。

“怎么回事这是？”

阎立德带着秘折刚从皇宫到长乐，见到人山人海的客商与游客围堵简陋商铺，摸不着头脑怎么回事，可当见到买到冰激凌的人蹲地品尝陶醉模样，阎立德更是大感惊异，不知道是什么玩意？

搞不懂的阎立德带着疑惑走进长乐口大门，要不是还有事要办，阎立德还真想去凑个热闹，守卫大门的治安兵看了眼熟面孔的阎立德，没有阻拦直接放任阎立德进里。

几经转折颠沛流离奔波，阎立德累呛十足在养殖场外围找到秦寿，而秦寿更是郁闷无比，带着闹心的晋阳小公主出来散散心。

刁蛮公主闲晋阳小公主聊不到一块，自个玩自个的，终日无所事事霸占旺财去后山打猎，要不就是四处疯野闲逛，丢下晋阳小公主无聊闹腾。

“秦将军！”

阎立德气吁喘喘地喘着气，一手撑着养殖场的木栏，一边喘着粗气平息奔波，要找秦寿这个家伙还真是够累的，四处打探追逐他的踪迹，最后才得知他在陪晋阳小公主散散心，这不是折腾人吗？

“阎兄，有事？”

秦寿召来黑牛小心看好晋阳小公主，走到气吁喘喘的阎立德面前，一脸疑惑看着他，他不去忙着

学习机械基础，跑来找自己干什么？

“皇，皇上秘折！”

气吁喘喘的阎立德口干舌燥，很想一屁股坐到草地上，想到正事直接拿出李世民秘折交给秦寿，功德圆满的阎立德整个人背靠木栏喘息休息。

秦寿头疼不已地接过阎立德转交来的秘折，李世民给的秘折，肯定没好事，经过烟花失窃一事后，李世民变得越来越谨慎。

“帝王级战车？”

秦寿整个人石化当场，当看到李世民所谓的秘折，秦寿感觉整个人崩溃当场，好吧，不得不佩服起李世民的眼光，连蒸汽动力也要发展到战车上面去！

李世民要求订做的帝王级战车，简直是要秦寿老命，李世民不是造战车了，简直是在造蒸汽坦克了，光是体型直追坦克了。

而李世民构思的战车，秦寿只能用画蛇添足来形容，既要乌龟壳一样的装甲，又要哨塔一样的远程攻击能力，不伦不类的看得极其怪异。

仔细一看李世民完全是结合了攻城车与楼船的想法，两层箭楼塔要求一丈半高度，宽度更是无语，最低限制五尺，八轮驱动四周全用铁板密封，

只保留射箭口，看上去活脱脱的移动式囚房！

“阎兄，这重任麻烦退回给皇上，交予将作监即可，恕秦某能力有限，接不下如此重任，蒸汽技术还处于初步期…”

秦寿果断拒收李世民的重任，这是完全不可能办到的事，蒸汽驱动还在初期，技术远远达不到承载吨位级的战车。

就以第一代蒸汽车气缸输出力，一千斤已经很费劲了，要是长期超负荷承载，气缸崩溃很常见的事，更何况技术还没完善到如此精妙。

“这…”

阎立德有些为难起来，将作监还在排查隐在奸细之中，而秦寿说出自己难处，阎立德更是左右为难。

李世民交代的事，退回去肯定让李世民难堪，怪罪下来他自己也不好过，一时间阎立德不知如何是好。

“大哥哥，兕子要骑马！”

“好，小公主，稍等一会！”

阎立德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晋阳小公主撒娇跑上来，闹着要求骑马，秦寿头疼无比地应付着晋阳小公主。

“阎兄，秦某还是那句话，这战车，恕秦某无能为力，皇上真想要造，皇宫匠工能人辈出，应该可以胜任！”

“好吧，秦将军打搅了，阎某直接回复皇上！”

秦寿果断拒绝李世民不实际的想法，阎立德也只能叹息着摇头告辞离去，秦寿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

‘切，算盘打的还挺好的，就算有这技术，也不可能去作茧自缠！’阎立德离去后，秦寿冷笑一声，自己才没那么傻作茧自缠。

蒸汽技术只提供生活用，压根不会发展到军事用途，就算是发展了，也要等李世民嗝屁了，控制住了傀儡新的皇帝，秦寿才敢大肆发展军事用途。

现在的蒸汽技术都是偷偷摸摸用在研究上面，暂时不敢曝光出来，李世民算盘满满的想法，秦寿才没那么笨自寻死路。

第439章呵护健康三件宝

“寿儿，这是何物？”

入夜时分，当李怡然脸色不自然，丢出一条三角形装的内裤，秦叔宝大感好奇，出手比秦寿还快，拿起三角裤横看竖看始终没有看出用意。www．．me.~.

秦寿一脸黑线地看着秦叔宝，咋回事这是？想做蒙面超人吗？秦叔宝倒立三角裤拉近看的时候，秦寿彻底给他打败，蒙面大侠必备的玩意啊！

贾蓉也是一脸好奇目光，但是她没有秦叔宝那么乱来，老眼昏花差不多凑到脸看，他的老花镜又不知道给谁黑走了，对于秦叔宝败家行为，贾蓉表示很无语。

那些无耻大臣经常来打秋风，几番好话就糊弄走死要面子活受罪的秦叔宝新玩意，见多了贾蓉也看不过眼，尊重一下秦寿一片孝心行不行？

李怡然走到刁蛮公主几女哪边，在她们耳边嘀咕一阵，马上引来诧异惊呼声与怪异目光，左看看秦叔宝右看看秦寿，终于明白那三角裤的用处，原来是秦寿发明的新版亵裤！

“寿儿，你什么目光？居然还用细绵绸料？”

秦叔宝没看出三角裤用处，眼光毒辣的他，一眼看穿三角裤用细绵绸剪裁而成，细绵绸可是高级绵织物，一匹布两贯钱左右价格。

而秦寿捣鼓这奇特的三角形状玩意，秦叔宝忍不住肉疼起来，败家也要看情况，光是这些布料，秦叔宝粗略算下来，少说也有十几钱。

秦寿大翻白眼的目光，更是让秦叔宝心中不爽，贾蓉接下来的话，秦叔宝心中气消了大半，而秦寿更是哭笑不得。

“秦郎，该不会是给小秦瑶做的衣裳吧？”

哧~李怡然突然间忍不住笑出来，在贾蓉与秦叔宝目光怪异看过来的时候，李怡然涨红着脸色跑出大厅，留下一头雾水的秦叔宝与贾蓉。

而知道真相的刁蛮公主几女，更是忍俊不住想要笑出声，不由佩服起贾蓉的想象力，明明是秦寿的新发明的内裤，却想象成小秦瑶的衣裳。

“你们笑什么？”

贾蓉一头雾水看着刁蛮公主几女，不明白她们笑什么？罪魁祸首李怡然跑走了，看情况她们几个好像知道什么，自己又说错了什么？

“娘，那是孩儿的亵裤，新出的三角裤，有了它骑马再也不用怕…”

“胡闹！”

秦寿说出秦叔宝手里的三角裤用途，秦叔宝突然间感到一阵恶心，没想到居然是污秽之物，幸好是刚剪裁好的，要不然秦叔宝肯定恶心死了。

秦叔宝恶寒避如蛇蝎的目光，秦寿没觉得什么，秦叔宝觉得污秽之物，可正是这些所谓正人君子觉得污秽之物，深深保护着生理健康。

古代没有内裤一直是秦寿头疼的问题，经常凉飕飕的也不是事儿，用那些包脚裤搁得超级不舒服，长期下来严重健康，三角裤出现是必然的。

“行了爹爹，你和娘先回去吧，孩儿还有家庭会议要开！”

李怡然即将要拿来的女性专用，不适合秦叔宝在场旁听，秦寿不得已把秦叔宝与贾蓉赶回去，以免稍后几位娇妻们难堪。

“哼~胡闹！”

秦叔宝不知道秦寿又要捣鼓什么污秽之物，大翻白眼之下冷哼一声甩袖离去，经过秦寿身边的时候，说出秦寿为之欲倒的违背良心话。

“寿儿，给爹爹整几条！”

秦叔宝用秦寿能听得到的声音，交代完秦寿给他留几条三角裤，在贾蓉疑惑目光之中，马上板起

脸一副正人君子模样，双手立于后背大摇大摆回去休息。

秦寿鄙视着秦叔宝死要面子活受罪，他驰马沙场大半生最清楚骑马的悲哀，知道颠簸马背的不好受，知道了三角裤好处又不好意思说出来，啥人这是？

“过来，害臊什么？都是成年人，给你们讲讲裹胸的坏处，以后除了夏季裹胸，其他季节隔三差五要戴上女性二宝之一胸...”

秦寿看了眼几位娇妻脸红耳赤躲躲闪闪的目光，顿时没好气招呼她们过来，这有什么好害臊的？为了她们身心健康，秦寿不得不给她们讲解健康知识。

裹胸秦寿也没有打算废掉，那可是展现大唐女性最美的地方，但是也不提倡她们经常裹胸，特别是出生有心脏病史皇族的刁蛮公主，重点照顾她少裹胸。

裹胸，使胸部器官心脏、肺脏受到压迫，使肺部不能充分舒展扩张，减弱呼吸功能，影响氧气对全身的供应，时间久了会产生不良反应。

当李怡然去而复返带着胸与月事带出现，刁蛮公主等几女顿时脸红耳赤，虽然李怡然提前跟她们

打招呼了，可当真正见到真物，难免有些局促与害臊。

“瞧瞧你们，这有什么好害臊的？高阳，特别是你，为了你的健康着想，以后尽量少裹胸，这个是专门为你定制的！”

“啊？”

秦寿指名道姓，把高阳公主吓了一大跳，看着秦寿拿在手里的胸，脸红耳赤不知道如何是好，武媚娘与仙儿更是不敢抬起头去看。

至于月事带秦寿脸皮再厚，也难免有些难以开口，那可是女儿家的**问题，自己一个大男人说出来，别说她们受不了，自己也有些难以开口。

新的月事带简洁方便，用完可以拿去烧掉，全是一次性低廉造纸残次品代替，她们知道用处就好，反正比起她们处理月事，用草木灰装进小布条里，用纸代替方便多了！

“秦郎，妾身可否试试？”

钱夫人看了眼高阳公主和程紫苑，两女低着头不敢抬起来，而武媚娘与仙儿更是不堪，经历了波折风雨钱夫人早已淡化了，以身示范秦寿捣鼓的新事物。

“嗯，也好，李大小姐，辛苦你了，走，回房

试试吧！”

秦寿看了眼大厅不适合更换，朝一边大翻白眼的李怡然道谢，搂着几位娇妻回房体验一下新的内衣，秦寿相信这些所谓污秽之物，用不了多久都会给人接受。

“哼~色狼！”

李怡然愤愤然地怒视着秦寿离去背影，可心里又不得不佩服秦寿大胆思维，李怡然把秦寿女性三件宝拿回去给卫国公夫人参考，没想到居然赢得了卫国公夫人赞不绝口的好想法。

而卫国公夫人有远见的话，这三件宝很快流行大唐，成为大唐女性追捧的新物品，李怡然不得不信，她娘亲的话李怡然从没有怀疑过。

第440章流感毒的诞生

“你们没有围尺？”

次日清晨，秦寿心血来潮第一次踏足开办半年有余的裁缝作坊，篮球场大的场地房内，坐满了一百多名女工，在老手裁缝工手把手教导下，剪裁与缝线都是独立一人完成。

看到这里秦寿忍不住皱起眉头，李怡然这种管理方式，太落后了，生产能力大打折扣又浪费资源，不会用交班流水线作业方式？

“什么围尺？”

李怡然闲来无事坐在一边品着茶，现在裁缝作坊几乎以供应长乐士兵衣服为主，太简单的活李怡然懒于出手，没事过来看看要么就陪刁蛮公主去玩耍。

秦寿大清早过来，一开口就是莫名其妙的话，李怡然心中有些不喜，漫不经心地喝茶，没有在意秦寿疑问心声。

“量身子用的，还有，你们剪刀就只有一把？”

秦寿无语看着作坊内的剪刀，人手只有一把，而且形状看起来有点怪异，与想象之中的差距太

大，最基本的裁缝也要3把剪！

裁缝剪刀3把，中剪大剪磨平剪，尺子最基本的条尺和板尺，而这里几乎没有见到，一个用来量身体，一个用来量布料的。

“莫名其妙，没事出去，本小姐地盘禁止男的进入！”

“……”

李怡然大翻白眼，放下手里的茶杯，毫不客气把秦寿赶出去，秦寿一脸无语地看了眼李怡然，得，男子汉大丈夫不与小女人一般见识！

“看什么看？想扣工钱是不是？还不干活？”

秦寿吃瘪离去，裁缝女工们停下手里活，李怡然马上拍台轻喝，裁缝女工们马上开始干活，搞不懂秦寿与李怡然在较劲什么？

‘好你个野蛮女人，等着！’李怡然不给面子把自己赶出去，秦寿心情极度不爽，要不是还需要用到她教导裁缝女工，秦寿肯定毫不客气把她炒鱿鱼了。

就她那份脾气跑去后世谋生，除非自己当老板，要不然注定一辈子找不到工作，带着气愤不平的心情，秦寿琢磨着如何加快生产率。

以她们现在纯手工制作，难以实现大规模供

应，没办法大规模供应，只供应自产自用，违背了自己当初赚钱的想法。

只可惜不懂脚踏式缝衣机，要不然比起手工缝制快不知道多少倍，想要改善现在的制衣效率，必须使用分工合作加强效率，可李怡然根本没办法谈，很是让秦寿头疼不已。

“将军，那个玩毒的，你去看看吧！”

“丁不二？”

薛仁贵跑腿前来，一脸怪异上前汇报，秦寿一脸愕然看着薛仁贵，他堂堂一个将军怎么变成跑腿了？想到丁不二那边出现情况，秦寿也没往其他地方想，直接朝旧长方向走去。

秦寿刚来到长十几步开外，马上发现长大门围守不少蒙面守卫，好像在防毒似的，离长大门十几步开外设下警戒栏，阻拦秦寿进去查看。

袁神棍与他的师弟们在秦寿到来的时候，由守卫们用布巾蒙着脸抬出来，包括他的徒弟盈风也在其中，喝醉酒似的念念叨叨自言自语。

“将军！小心，里面危险！”

“怎么回事？”

秦寿看了眼抬出来的倒霉袁神棍与他的师弟们，面部潮红，晕晕沉沉要死不活地胡言乱语，秦

寿一眼看出是高烧状态，忍不住一脸疑惑询问身后赶来的薛仁贵。

守卫们阻拦自己进去，秦寿也没有生气与责备，他们的好意秦寿知道，也体验过那要命的高烧，看里面烟雾滚滚的，不用想肯定有毒。

“将军，那个玩毒的，不知道加了什么猛料进炼丹炉，疯疯癫癫弄炸了炼丹炉，袁大师与他徒儿还有师弟们，无一幸免全中招…”

薛仁贵一脸无语地挥挥手，示意守卫们把袁神棍等人送去孙思邈那边救治，同时把自己所了解到的情况，一一汇报出来。

至于丁不二怎么样了？薛仁贵暂时无法得知，也没有办法得知，开始有鲁莽的守卫冲进去，没多久全都中招倒下爬出去。

意识到这些烟雾厉害，薛仁贵疏散了周边人同时，加派守卫处理蔓延出来的毒雾，要是不处理好，全人中招那就完蛋了！

“将军！成功了，丁某成…呃…”

满脸乌萋萋的丁不二跑出来的时候，薛仁贵与秦寿一脸黑线看着罪魁祸首，丁不二大呼小叫一会，马上收起兴奋的心情，尴尬不已地嘿嘿声笑出来。

“你过来，薛将军，这里交给你处理！”

“是！”

秦寿朝丁不二招招手，把他带走同时提醒薛仁贵，处理好这里的一切，以免毒雾扩散开去，祸及其他人那就麻烦大了。

“拿来！”

秦寿带着罪魁祸首丁不二走到清净地方，早就发现丁不二衣服里鼓起的丹药瓶，至于他怎么弄到这么大动静，秦寿不知道他怎么办到，也没有兴趣去知道。

“将军，丁某最新研制的风寒药，药力歹毒，放入炭火之中可以产生雾化毒雾，嗅者不消片刻…”

丁不二小心翼翼掏出药瓶，说出药瓶里毒药的作用，可以通过空气传播很是让秦寿吃惊与惊讶，这不是成了流行病毒体？

而当丁不二说出拿无辜人试验到迹象，中毒者会马上急起高热，畏寒或寒战，头痛、身痛、乏力、食欲减退等全身中毒症状，让秦寿一阵无语。

“确定只是风寒？没有其他后遗症？”

秦寿拿起丁不二交来是风寒毒药瓶，没想到还真给丁不二研究成功，可以通过空气传播高烧毒，

虽然不会死人，可要是处理不当也会发高烧死人事故，就算是不死也会烧成傻子。

秦寿什么都不怕，就怕有后遗症什么的，要是单单只是制造风寒，起码没有那么歹毒，服几剂退烧药便可，用于战场上绝对是要命的杀手锏。

“暂时没发现有什么后遗症，将军，你可以拿起找不爽的人试试效果，涂一滴在蜡烛上即可，遇火即产生毒雾...”

丁不二一脸坏笑地教导秦寿如何使用，这风寒毒药是阴人的法宝，即不会要仇人的命，又可以反复整对方，反复整几次在健康的人也病怏怏。

“丁不二，你去后山重新来过吧，就当是避避风头吧！”

秦寿想到袁神棍有可能找他麻烦，安排他去后山算了，他们两个在一起迟早大打出手，丁不二无所谓地耸耸肩，去哪里都一样。

第441章冰激凌的诱惑

“将军，你确定不是开玩笑？”

入夜时分，应诏赶来的潘安，当秦寿拿出药瓶交给他，如何施毒整治长孙涣和李泰两个家伙，潘安傻了眼一脸不可思议。.~.

要不是亲耳听见，潘安还真不敢相信，世上还有如此神奇的风寒毒药，而且还是遇火产生气体传播什么的，这不是跟瘟疫一样吗？

“不相信？要不要你试试看？反正本将军不急，你体验一下…”

“潘某不敢！”

秦寿厚颜无耻的话，潘安一脸冷汗不敢去尝试，开玩笑，自己吃饱撑着没事做？没事找事自找麻烦？风寒这东西潘安才不敢去沾惹，高烧起来很要命！

“长孙涣那家伙，给本将军往死里整，一天不能让他好过，至于李泰那个家伙，把他逼出乌龟壳皇宫就好！”

“是，将军！”

秦寿的安排，潘安不敢违抗，打心底替长孙涣与李泰感到悲哀，特别是长孙涣，反反复复莫名其

妙高烧，估计不死也折磨到崩溃，看秦寿打算是要把他整到发疯地步。

‘我的娘啊，要是真有那么厉害，啧啧~~’潘安小心翼翼收藏好风寒毒药，忍不住感叹起来，要是手里的毒药真如秦寿所说那样，还真是阴人法宝。

“将军，潘某先恭喜你！”

“喜从何来？”

潘安想起了什么，突然朝秦寿双手抱拳，一脸愕然的秦寿不解地看着潘安，不明白他这话什么意思？亦或者是他打探到了什么好消息？

“将军，你的蒸汽车深得皇上喜爱，经过昨夜与幕僚大臣们商议，知道将军你要把蒸汽技术用于农田，皇上决定要加封你封地！”

“喔？既有此事？皇上把哪里奖赏给本将军？”

潘安说明原因很是让秦寿感到意外，没想到给李世民黑了蒸汽车，居然换来如此大的利益，这是秦寿没有想到的事。.~.

当然秦寿更在意李世民奖赏哪里封地，太远了没有必要，自己也忙不过，以现在一个县的封地，秦寿没有满足，封地越多越好，现在用地都变得紧

凑，而且长乐继续扩大是不可避免的。

“应该是城南一带吧，具体潘某也不清楚，等皇上下达圣旨，将军便知！”

潘安猜测着有可能是城南一带，长乐繁荣吸引了客商与附近民投奔，以至于城南郊外几十里外都是荒田，官道更是人烟稀少。

李世民与他的幕僚大臣们提及过这事，所以潘安很肯定是城南郊区，毕竟城南有大唐专用官道，接近一年时间没什么人走，几乎已经荒废杂草丛生了。

“嗯，本将军知道了，去吧，那两个烦人苍蝇，不给点颜色他们瞧瞧，还真以为本将军奈何不了他们，给本将军狠狠的整！”

“是，将军！”

得到秦寿安排潘安领命拱手告辞离去，而秦寿则坐在房里揉着额头，长孙涣与李泰这两个家伙，留着迟早是祸害，慢慢收拾他们才是硬道理。

李泰可以把他逼出皇宫，让他收敛点别老是仗着皇宫安全，老是琢磨着阴自己，等他与李承乾狗咬狗去，长孙涣比较好下黑手，就先把他整残再说。

这次有了风寒毒，秦寿再也不用怕长孙无忌怀

疑自己了，他也没有证据怀疑自己下毒，再说了也没有听说过风寒毒，说出去估计也没人相信。

想到医术秦寿马上想起医馆的事，扩建正规化的医院是必然的，要不然千里迢迢来求医的人，重病者没地方休养，只可惜现在没有空地，李世民追加封地的话，无疑是缓解秦寿燃眉之急。

更头疼还是李世民交代的任务，上哪去找那么多老虎给他？而且老虎也不是那么好抓，一时间秦寿头疼起来。

“皇上，这里面用料是鸡蛋黄，白糖，还有酥酪，至于酸味，微臣尝不出是何物！”

皇宫甘露殿里，御厨甘密如获至宝李世民赏赐的冰激凌，虽然只是一丁点，可对于天生舌感敏锐的甘密来说，辨认出冰激凌的成分还是小事一桩。

只是甘密尝不出柠檬草的味道，柠檬草特有的柠檬酸，调制出了冰激凌的口感，而没有见过柠檬草的甘密，更不知道柠檬草是何物？

“甘爱卿，真的尝不出来？”

李世民一脸遗憾看着号称食神的甘密，据闻他到嘴事物，不管做工有多复杂精细，只要他尝一下便可尝出用料，现在连食神也栽在冰激凌上，李世民感到一阵气馁。

而李世民没有想到，秦寿居然奢侈用酥酪（牛奶）制作冰激凌，要不是秦寿有养殖场，养活了一大批牛，李世民还真拿他开刀问罪，你丫的把酥酪挤光了，初生小牛不是饿死了？

现在秦寿逐步发展蒸汽代替牛，李世民渐渐不在看重牛的珍贵，等秦寿投入蒸汽机械犁田，牛也就变成名正言顺餐桌之物了，当然那也是李世民盘中之物。

小灶自己开就好，不宜坏规矩，反正秦寿养殖场养了那么多牛，隔三差五送些来打打牙祭，也不过分不是？

“启禀皇上，恕微臣才疏学浅，尝不出酸酸的乃是何物，更不晓蛋黄如何与酥酪搭配，蛋黄与酥酪本乃腥之物，而此冰激凌却…”

甘密一脸惭愧地拱手抱拳请罪，有愧食神这个名头，彻底给秦寿两腥之物搭配出如此美味的冰激凌打败，更搞不懂如何把液体一样的物品凝固。

“唉~甘爱卿无需自责，退下吧！”

“谢皇上！”

甘密在李世民气馁挥手下，如获大赦告谢离去，打心底佩服起制作冰激凌的秦寿，不知道他是怎么办到的，蛋黄与牛奶本来属于腥物，而秦寿却

能除去腥味，制造出甜腻冰激凌，让甘密大开眼界了！

李世民纠结地看着龙案上的冰激凌，不得不说李世民还真给冰激凌味道征服了，更没想到秦寿能够制造这么美味的美食。

最可恶的还是他手艺太绝了，连号称食神御厨也尝不出其中配方，更别提制作过程，看着最后一个竹筒冰激凌，李世民纠结着，吃还是不吃的好？

“薛高，把冰激凌送予长公主！”

“是，皇上！”

“慢着，唉，罢罢，快拿走！”

薛高一脸无语地僵硬当场，反悔又强忍诱惑的李世民，犹如小孩脾气似的，心烦意燥挥退薛高快拿走，免得看到了又忍不住嘴馋，只好等明日秦寿在派人送来孝敬了！

第442章白老鼠长孙涣

“大哥，可否通融下，怎么说…你大爷！”

噗通…连续几声落水声，程家三子与李震先后掉进水牢里，骂骂咧咧的程处默落水一瞬间，整个人杀猪似的嗷嗷大叫，要命的盐水入侵屁股伤口，痛得犹如蚂蚁咬屁股似的。.~.

“你大爷的，是盐水！”

“太缺德了，快开门，要不然出去有你好看！”

“夏侯墩，大爷我跟你没完…”

守卫冷笑一声，懒得去理会四人鬼哭狼嚎怒骂声，拿起铁链锁紧水牢铁栏，防止下面受惩罚的四人爬上来，他们今晚要在水牢是过一夜，体验一下不遵守军规的惩罚。

水牢，关押军罚过后的犯人地方，别小看这水牢，里面可不是什么普通水，是加了猛料私盐的盐水，为了这些盐水惩罚，秦寿可谓是下费苦心，重金买了一大堆倒进去，专门惩罚不听话的刺头。

十平方宽敞的水牢深度一米六，四周皆由水泥砌成，防止盐水渗流进大地里，变成一潭死水专门用来惩罚军罚过后的人，打到屁股开花在丢进去刺

激一下，那不是普通人可以享受得了的。

“夏校尉是不是太过分了？”

守卫甲呆在一边，等守卫乙把水牢铁栏关闭好，忍不住小声开口担忧起来，不管怎么说，水牢下面可是有将军三个小舅子，夏侯墩不分青红皂白，把他们丢进水牢，显得有些不给面子。

“放心吧，将军说过，这些家伙要好好敲打敲打，更何况这是三夫人的命令，你敢违抗？”

“好吧，当我没说！”

守卫乙说出程紫苑的意思，守卫甲顿时无语，得，将军夫人的命令，下面受罚的四个刺头，今晚有的受了，这就是不守规矩贪吃的下场！

“李震，瞧瞧你出的馊主意，嘶~痛…”

“得了吧，要怨就怨你们的妹妹，话说回来了，程紫苑真的是你们妹妹吗？”

程处默骂骂咧咧埋怨声，李震撇撇嘴鄙视着程处默，当初自己提议的时候，怎么不见他们三个像李德奖和尉迟三兄弟他们反对？

最郁闷的还是李震有点怀疑，程紫苑是不是他们的妹妹？太无情了吧？居然不念兄妹之情，打完了还丢进水牢惩罚，太心狠了吧？

“你说什么？有种再说一遍！”

“得，当我没说！”

程处默人多欺负人少恶劣手段，本来就屁股火辣辣的痛李震，马上作势投降服软，好汉不吃眼前亏，还是想想今晚怎么熬过去。

“大哥，别闹了，想想明儿怎么办吧！二弟我最后一个拖出去，当时听到紫苑妹妹说，明儿要送我们去劳改反醒一段时间！”

“啥？劳改！”

程处亮说出自己听到的消息，把程处默与李震吓了一大跳，顾不得盐水刺激屁股的痛处，瞪大眼看着程处亮。

劳改可是很要命丢脸的惩罚，相当于囚犯一样丢进囚犯营里劳改减刑，大唐最新律法劳改就是这样而来，而心里脆弱的程处弼，直接靠着程处默后背晕过去。

听到程处亮说出这么严重的惩罚，程处默与李震有吐血的冲动，不就是受不了军营淡出鸟味的伙食，出去打打野打牙祭而已，至于这么狠，丢进囚犯营里劳改？

不管程处默信不信，程处亮很确定地点点头，李震与程处默石化似的一动不动，突然和意外两人好像被拴了块石头似的，慢慢沉下水里，太意外冷

血的惩罚！

“鸿胪寺少卿？”

赵国公府大厅内，当长孙无忌召来长孙涣，说出帮他请职到的外交官位，长孙涣整个人傻了眼，不可思议地看着长孙无忌。

鸿胪寺主要掌朝会、宾客、吉凶仪礼之事，凡国家大典礼、郊庙、祭祀、朝会、宴飨、经筵、册封、进历、进春、传制、奏捷等等，都归鸿胪寺管。

现在长孙无忌拉下脸帮他讨到鸿胪寺少卿一职，还真是出乎长孙涣意料之外，长孙无忌向来好面子，从不会向李世民请求什么，甚至主张极力反对避嫌用亲，可他今日反常之态，还真出乎长孙涣意料。

“涣儿，时辰不早了，早些回去歇息吧，明儿去鸿胪寺就任！”

“啊？是，多谢爹爹，孩儿先告退！”

长孙涣在长孙无忌心力憔悴挥手之下，喜形于色拱手抱拳告退离去，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爹爹会帮他求官，很明显是把自己当长子来看待了！

“唉~涣儿，希望你日后能够生性点，莫要在去招惹不该招惹的人！”

长孙无忌目光复杂地看着长孙涣离去背影，自言自语嘀咕一声，心如死灰的长孙无忌彻底放弃了长眠不醒长孙冲，把最后希望放在还有机会调教的长孙涣身上。

‘可惜一切都迟了！’顶上一直偷听的潘安心里冷笑一声，撇撇嘴不屑一顾鄙视着长孙无忌用心良苦，他的次子也要步入长子后尘。

长孙涣回房后，潘安懒得在浪费时间，轻手轻脚朝长孙涣房走去，准备实行后悔得罪秦寿的下场，有仇必报的秦寿早已把他定了死罪。

“机会来了，机会来了，姓秦的，你等着…”

厢房内长孙涣喜形于色难以入眠，在房内狰狞着脸色来回走动，死性不改的他马上给赶到的潘安听到，忍不住心里冷笑一声，冲着你这句话，谁先倒霉还是未知数！

长孙涣死性不改，潘安完全没有了负罪感，拿出药瓶贼贼轻笑一声，轻轻揭开厢房顶瓦片，楸准烛台位置，从衣内掏出一根稻谷梗呷上一滴风寒毒液。

滋滋…药液在潘安贼眼精准滴下，滴到烛火芯边缘，遇火发出滋滋声燃起一丝肉眼难见的烟雾，大功告成潘安轻轻盖上瓦片，怕自己也中招先行离

去，懒得去看结果。

“好困！”

走神的长孙涣没有发现什么怪异之处，嗅到一股淡淡清香味，严重走神的他没怎么在意，可眨眼间双眼皮沉重的犹如灌铅，困意涌上来之下长孙涣打着哈欠，直朝牙床方向走去。

还没走出几步长孙涣感觉越来越不对劲，四肢乏力同时喉咙莫名其妙嘶哑，双眼视线模糊，走两步路都难以站稳好像喝醉酒似的。

“怎么回事？啊？风...”

长孙涣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乏力双手轻摸自己滚烫的双颊，大吃一惊的同时双眼一黑，整个人跌倒牙床边脆弱到痛晕过去。

第443章变异西瓜

“听说了吗？赵国公府家撞邪了！”

“嗯？周兄，有何八卦？速速道来！”

眨眼一周时间过去，聚贤楼恢复以往热闹景象，经历一年时间缓冲，聚贤楼在秦寿幕后支持下，大势推出煎炒炖焖等熙肴美食，迅速拉拢回大票食客与客僚。。

虽然聚贤楼不是以酒楼经营为生，可也摆脱不了酒菜招待，慢慢地形成了酒楼与会客场地，明地里招待前来消费的食客，暗地里招收有才之士，经过复杂逐一排查，确定不是别的势力，才敢接受有才之士。

大清早食客们议论纷纷，知情者大方阔谈上层八卦，引来不少好八卦的食客们围堵，赵国公府的八卦，好八卦的人自然不会错过，长孙无忌与李世民裙带关系，全天下没有多少人不知道。

“张大哥，这...”

“别理他们，让他们自由言论！”

郑宏一脸忧心忡忡神色，见到虬髯客姗姗来迟，刚想说些什么给虬髯客伸手打断了，按照秦寿的意思，聚贤楼要有言论自由，除了皇宫内的事，

其余的随心所欲畅谈无所顾忌。

“可...好吧！”

郑宏还想说些什么，见到虬髯客摇摇头动作，郑宏识趣闭嘴不说下去，虬髯客都这样说了，他还能说些什么？只好照办任由食客们闲聊八卦。

“郑宏，大哥我去趟长乐，你好生看好聚贤楼，切莫让人盗走冰激凌技术！”

虬髯客沉默片刻，想通之后把聚贤楼暂时交给郑宏打理，叮嘱他小心看好后院的场地，以免有心人盗走冰激凌技术和制冰技术。

郑宏不知道虬髯客去长乐做什么，想也没想便点头答应下来，冰激凌技术与制冰技术太神奇，要不是郑宏亲眼所见，还真不敢相信世上还有如此奇妙制冰方式！

相信郑宏不会辜负自己期盼，虬髯客慎重其事再叮嘱一遍，得到郑宏拍胸保证才放心离去，虬髯客不怕啰嗦，就怕技术走丢了难以向秦寿交代。

()$()$(小)$(说)$().---.高速！

长乐，秦寿刚从造纸厂走出来，琢磨着如何量产如厕用纸，改善现在用草根或用穷人用竹子清洁问题，长期下去非痔疮发作不可。

如厕用纸向来是有钱人与达官贵人专利，而且

还是很奢侈的用，有钱了谁也不希望用草根或竹子，只有贫苦与普通百姓们苦苦挣扎草根与竹子。

“，长，你，你去瞧瞧，田，田里，西瓜全，全…”

“西瓜怎么了？”

秦寿头疼如何量产质地差的厕纸，鲁顺气吁喘喘地跑来，挡住秦寿去路，气喘一样说出农田里第三季的西瓜，直让秦寿心中一个咯噔。

莫不成遭贼了？亦或者是有鸟或者野猪偷吃了？最大可能是大胃王野猪，那可是头疼的吃货，西瓜田经常有野猪偷吃，民与守卫抓到过不少。

“长，你先去看看吧，西瓜有一半全变了！”

“变了？”

当鲁顺缓过气说出西瓜田情况，秦寿松了口气同时一头雾水，不是闹野猪成群结队偷吃就好，西瓜变了秦寿一时没理解过来，摸不着头脑朝西瓜田里走去。

西瓜田开垦在桑树田外围，夏转秋时段经常秋高物燥严重缺水，为了保持桑树田能够得到充足水灌溉抚育，大量农田用水抽调到桑树田里。

多出的水源肯定要溜走，与其白白浪费水源，秦寿把种植西瓜安排到桑树田外围，一方面可以减

少水源流失，另一方面可以合理用肥。

来到瓜地秦寿一脸疑惑不解，十五个瓜农每人看守三亩地西瓜，而他们手里拿着巴掌那么大的变异瓜，愁眉苦脸议论纷纷起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不知道，头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里面不是白的就是黄的…”

“这些子也太大了吧？”

瓜农们你一言我一语议论着，脚底下放着十几个田里摘出来的变异西瓜，全都打开露出里面白花花的瓜肉，还有半红不红变大一两倍的瓜子，有的甚至瓜肉开始发臭，可里面却是红红的瓜子。

头一次遇到这样情况，瓜农们没有了主见，不怎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几乎大部分瓜田都有这现象，发现异常情况第一时间鲁顺。

“啊！长来了！”

“长，你快瞧瞧，这是怎么回事？”

“长，这西瓜到底…”

“一个个来，别急，拿那个腐烂变臭的过来！”

瓜农们一窝蜂七嘴八舌围上来，秦寿顿时感到

一个头大，十几个人好像几百只鸭子在耳边叫似的，受不了的秦寿第一时间发现变异的西瓜。

‘红瓜子吗？’熟悉的红瓜子肉臭味，秦寿第一时间想起西瓜变种出来的红瓜子，通常红瓜子都是由蜜蜂授错花粉导致而成，反秋西瓜最容易出现这样的事故。

要是真是红瓜子，那就完美了，逢年过节没有瓜子和花生，秦寿总觉得有些遗憾，现在出现类似的变异红瓜子，秦寿自然不能错过。

瓜农们不知道秦寿用意，刚想拿起臭的瓜子，可想到瓜肉有点恶臭，刚想拿好的，马上给秦寿喝止，难以抑制心中的喜悦。

“红瓜子？真的是红瓜子！”

“红瓜子？”

瓜农们面面相觑，不可思议看着秦寿不嫌臭，伸手掏进腐烂变臭的瓜肉，抓出一把红红的红瓜子，整个人喜形于色惊呼出瓜农们一头雾水的话。

“还有多少这种变异的瓜？嗯，就是烂瓜？”

“长，算算也有五六亩地！”

瓜农们不知道红瓜子是什么？也不知道红瓜子有何作用，不过秦寿问了，他们还是老老实实回答出来，看样子这变异瓜好像是宝贝似的。

“这些瓜全都妥善保管好，没烂的等过几日瓜变软了就可采摘，发现烂的全都抓出来，只要这些红瓜子，收集起来拿到本长城堡，明白没有？”

“还傻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照办？”

“是，长！”

秦寿慎重其事交代，还有鲁顺呼喝声下，瓜农们清醒过来开始照办收集变异瓜，至于秦寿有什么用，他们不知道，照办就是了。

“长，长，张三有事求见！”

“虬髯客？”

秦寿还没从喜悦之中恢复过来，贺明急匆匆跑来告知虬髯客前来，秦寿蹲下身子在田基沟渠边随意洗了下手，有些意外虬髯客到来有何事？

第444章酸奶的灵感

“太医，如何？”

赵国公府，长孙无忌整个人苍老了几分，憔悴老脸失神仰望着顶房梁，城内郎中聘请无数，始终未发现次子长孙涣到底什么情况，短短一周时间内，反反复复风寒诡异无比。

走投无路的长孙无忌，拉不下脸去长乐找药王孙思邈，在李世民得悉情况后，委派了宫廷御医前来，对于长孙涣反复风寒，李世民认为可能是他身子虚造成的。

“国公爷无需担忧，令郎乃身子虚偶感风寒，服剂驱寒药就无碍了！”

太医颔首拂须把脉一阵，长孙涣外感热病初起，脏腑热盛，邪热鼓动，血行加速，阴虚火旺，归咎原因可能是不自爱引起，缺乏对入秋忽冷忽热引起。

“太医，可否是有人故意下毒...”

“下官行医多年，从未听闻有风寒可下毒，国公爷，早中晚煎药令郎服下便可，告辞！”

长孙无忌疑心病太重的话，太医心中不喜同时开出药方告退离去，长孙无忌很明显在怀疑他的医

术，心中有气的太医丢下药方，懒得与没医学根据的长孙无忌废话。

太医的话长孙无忌虽然很不满意，可又拿太医没有办法，只好默然接受太医不负责的话，要怪只能怪长孙涣身子太虚，反复的风寒留下笑柄传出外面让人笑话。

长乐，秦寿在房亲自招待虬髯客到来，偶得西瓜变异来的红瓜子，心情大好的秦寿亲自斟酒招待，惊得虬髯客受宠若惊，倍感荣幸端起秦寿斟来的啤酒。

“张兄，找秦某有何事？”

酒过三巡，秦寿放下手里的酒杯，平定心里激动后，看了眼虬髯客，心里有些好奇，没事什么重大事情，他一般很少亲自过来，大部分都是派人来传消息。

现在虬髯客亲自到来，秦寿不得不疑虑起来，什么都不怕，就怕发生什么大事，要不然虬髯客很少亲自到来。

“将军，张某人献大漠人的酸奶，希望将军有用！”

“酸奶？”

虬髯客通红着脸色，说出酸奶两个字，秦寿闻

言为之一愣，看到秦寿表情，虬髯客脸色更是羞红，突厥那边酸奶不算什么，甚至很普及化。

虬髯客原本不想这样，可拓跋族那边生活确实很贫苦与局促，部族的人生活环境，几乎与突厥的没有什么区别，大部分都是营帐为生，鲜少有定居的房住址。

秦寿与大唐先后派人支援后，拓跋族慢慢稳定下来，过上了定居的生活，可问题就来了，物资贫乏导致部族生活很疾苦，牛羊居多的他们无法盈利换取生活用品与粮食，归咎到底还是钱的问题！

收到妻子的回信，虬髯客知道拓跋族现在过得很清贫，有心想要帮忙不是他一人可以承受得下来，拓跋族说人口不多，可也有几千上万人。

那么大一生活费用，不是虬髯客可以支付得了，可虬髯客又厚不起脸皮去求秦寿，他给予的帮助已经很多了，而且虬髯客也是铁骨铮铮的人。

得知秦寿喜好搞新玩意，加上大唐崇尚胡风甚重，虬髯客只好拿突厥自备自营的酸奶博博运气，以秦寿的才智，虬髯客相信秦寿会改进酸奶，变成另外一个新品酸奶，从而获利支援拓跋族。

“张兄，酸奶配方何在？”

秦寿惊呆过后，心中一喜，酸奶是游牧人发明

的，经过秦寿虬髯客这么一提醒，秦寿想起了元代时期蒙古大将发明的奶粉，改善大唐新生婴儿与妇女的奶粉。

奶粉是元朝蒙古大将慧元发明的，用牛奶进行了巧妙的干燥处理，做成了便于携带的粉末状奶粉，作为军需物质，长途行军时，奶粉便于携带。

食用时取半镑左右放入随身携带的皮囊中，加入水挂在马背上通过马奔跑时产生的震动，使其溶解成粥状从而食用，在作战时在马背上能迅速补充体力，所以蒙古骑兵才那样强悍，使敌人闻风丧胆。

在长途行军和沙漠作战缺少粮草时，依靠这种方法能生存达几个月之久，而且秦寿也打算借用蒙古大将慧元的方法，把牛奶分成两种，一种适合婴儿的，一种适合行军打仗的，减少干粮的负重与轻装远袭。

“有，有，张某人早已准备好！”

虬髯客不知道秦寿想法，也不知道他酸奶想到奶粉，秦寿索求酸奶配方，虬髯客就知道有戏了，欣喜地拿出酸奶配方交给秦寿。

酸奶配方在突厥不算什么，至于在大唐更是一不值，牛奶都是奢侈品，初生牛犊都不够喝，怎么

可能给人喝？就算是有人喝也是偷偷摸摸，怕给人发现了告密要给官府拉去问罪。

“张兄，可否有跑远商丰富的人？”

“跑远商？”

秦寿大致看了眼虬髯客给的配方，很简单发酵牛奶方式，可以借鉴考虑研究生产奶粉，想到荷兰的奶牛，秦寿开始琢磨起现在有可能处于波斯帝国统治的荷兰地盘。

奶牛是荷兰特产，要是有办法运回大唐与黄牛杂交，可敷生出新一代的中土奶牛，比起现在的牛产奶更多，更能够供应大众化。

秦寿突然间需要跑远商的人，而不提及其他虬髯客难免有些小失落，但是又不敢提出来，沉思片刻回忆脑海里的记忆。

“有，有一个，将军，你如若需要，张某人明日帮你找来！”

“好，哈哈~~张兄，你这酸奶配方很好，秦某很喜欢，说吧，有何条件！”

虬髯客想了一会还真想到一个人，当虬髯客豪爽帮秦寿找来，心情大好的秦寿开始谈虬髯客条件，虬髯客既然有目的带来酸奶，秦寿就知道他肯定是为钱而来。

至于他为什么要这样，秦寿没兴趣知道，也没有兴趣去八卦，心中早已有了大致猜测，落落大方与虬髯客谈起交易，他的酸奶给秦寿带来了灵感。

“张某人需要一粮草和钱财布匹...”

虬髯客说着说着都感到脸红，一个不值钱的酸奶配方，就索要那么多生活用品与粮食，可想到拓跋族生活艰苦，虬髯客不得不硬起头皮。

“没问题，你派人安排吧，三日内秦某准备好一切物资！”

“谢将军，张某人这就去准备！”

秦寿豪爽眉头不眨答应下来，虬髯客心中大喜，感激涕零地拱手抱拳告辞离去，急性子的他得到秦寿承诺，马上急匆匆离去。

第445章奶粉的意义

“山羊奶粉？”

入夜时分，秦叔宝与贾蓉等人吃饱喝足，秦寿突然起来说出一句，要弄奶粉喂养断奶后的秦瑶，惊呆了秦叔宝与贾蓉等人，全都目瞪口呆地看着秦寿。。.~.

特别是贾蓉与钱夫人，她们两个有喂养经验，由于技术与科普问题，断奶后的婴儿，几乎是以粥水喂养，很少有说还继续喂奶的。

秦寿心血来潮提及用羊奶喂养婴儿，颠覆了她们的认知，本来断奶后小孩戒奶就麻烦，现在秦寿又折腾出什么山羊奶粉，这不是明摆着折腾人吗？

“寿儿，何为奶粉？”

比起贾蓉与钱夫人不理解，秦叔宝局外人不懂这些，对于秦寿提及奶粉很感兴趣，秦寿经常捣鼓些稀奇古怪的玩意，秦叔宝早已麻木了，没有一惊一乍的心情。

“羊奶小孩也能吃？”

高阳公主李漱嘀咕的话，秦寿马上大翻白眼，羊奶怎么不可以喂养小孩了？那可是奶中王者，后世奶粉满天飞的时代，羊奶比牛奶贵多了！

引进荷兰奶牛是必然的，发展扩大了可以变成大众化平民百姓奶源，而羊奶秦寿可以主打上层人士所需，打破牛在古人变稀有珍贵之物。

在说了奶粉自己不说羊奶更有营养，谁知道呢？挂牛头卖大众化贵羊奶，喝下去也不知道是牛还是羊，还不是自己说了算？

羊奶跟牛奶差不多，而且羊奶更接近母乳，也没有牛奶那么容易上火，羊奶最大的好处还在于不会过敏，不像牛奶有些不适合孩童使用。

“当然可以，只要将羊奶浓缩了，就赶得上母乳的喂养，而且还能够提高免疫力尽量少生病...”

秦寿一边解释羊奶的好处，同时目光复杂看了眼晋阳小公主，她从小就体弱多病，秦寿也不敢确定她是不是缺少母乳喂养的原因。#中@.

以长孙皇后生育三男两女体质来判断，秦寿猜测极有可能是因为长孙皇后营养跟不上，导致她最小的晋阳小公主体弱多病，活不过13岁就夭折了。

以现在晋阳小公主情况，要是奶中王者羊奶浓缩成功变成奶粉，补充她缺少的营养，或许能够改变她夭折的命运，秦寿大胆猜测晋阳小公主极有可能是缺少营养造成的。

秦叔宝与贾蓉等女听得稀里糊涂云里雾里，说

实在的还真没听懂秦寿说些什么，不过秦寿打算要捣鼓奶粉什么的，他们也不好反对，只好任由他瞎弄了！

“好吧，你们等着，等奶粉出来你们就知道了！”

秦寿气馁地看着秦叔宝与贾蓉等女不信任的目光，说多了也是费口舌，先想办法弄出奶粉，让他们知道自己所言非虚。

“尊师，找清风有何事？”

半个时辰过后，发福的清风在秦寿派人请动下，从印刷作坊急匆匆赶来，在城堡开辟的五间研究室其中一间找到秦寿，一头雾水不知道秦寿找自己有什么事？

五十平方大的房间，地面摆着一桶新鲜挤出的羊奶，养殖场牛羊不缺，要挤一桶奶小意思一件，更何况羊在长安随处可见，价格比猪贵了一点而已。

“清风，你的印刷作坊，现在不需要你亲自管理了吧？”

“是的，尊师！”

秦寿摆放着一大堆过滤工具与锅瓢，迟疑片刻开口询问清风印刷作坊的事，清风想也没想点点头

应着，印刷作坊除了隔三差五印刷，清风几乎无所事事，吃饱就睡发福了不少。

“那好，清风，你把印刷作坊交给其他人打理，本尊师给个光荣任务你，造福万千子孙后代的好事，你可有兴趣？”

“啊？真，真的？尊师，那是清风的荣幸！”

秦寿的话直让清风闻言为之一振，难以掩饰心中喜悦拼命点头应着，活字印刷从出现一刻就已经小有成就，不满足现状的清风希望有更多的成就。

奈何秦寿一直没有其他用得上他的，现在秦寿终于用特殊光荣任务下达，清风肯定不会错过，巴不得马上开始着手。

“那好，现在本尊师教你如何提炼羊奶，你细心听好了，要有准备失败几百次，乃至上千次的心里准备！”

“是，尊师！”

秦寿的话清风没有放在心上，迫不及待地等待着秦寿教导，直到秦寿拿出提炼牛羊奶的过程配方，清风看了眼整个人咋舌连连。

羊奶提炼方法，先将羊奶经过蒸煮浓缩成饼状，其中过程又要将羊奶浓缩4倍，提炼出最基本的炼乳，最后还要继续浓缩到8倍，形成最终的奶粉，

而变成了然后再干燥制粉等等。

过程复杂与苛刻的无污染环境，直让清风看了头大无比，而其中要加入蔗糖又要严格化，不能多也不能少，多了上火少了配不好营养均衡。

“清风，你先试试看吧，注意好卫生情况，每次都要勤洗手，衣服要天天换…”

“是，尊师！”

秦寿慎重其事交代声，清风点点头牢记于心，交代完后秦寿把房间交给清风整理安排，走出研究房朝门口外等候的钱夫人走过去。

“灵芸姐，有事？”

秦寿踏出研究房，走近钱夫人面前，伸手搂住钱夫人盈盈一握腰身，没有一丝生育过的赘肉感，看来钱夫人祛除赘肉有一套心德。

“秦郎，妾身可否去拜祭先…”

钱夫人脸色迟疑一阵，小声翼翼说出心中想法，怕秦寿心存根蒂，后面先夫两个字说不出来，可要是不去拜祭一下，钱夫人心存不安与愧疚。

得知钱老爷子死讯，钱夫人愧疚了一段时间，钱老爷子死因大部分归咎于她，更无脸面去见一直守孝的钱羽馨，也不知道如何面对瞒在鼓里的她。

“想去就去吧，羽馨之事，等羽馨守完孝，我

去跟她说说！”

“嗯！”

得到秦寿首肯钱夫人心中大石落定，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只能在隐瞒着钱羽馨两年时间，希望到时候她可以接受事实。

钱夫人不敢打搅秦寿忙碌先告退离去，小秦瑶刚入睡很容易受惊醒来，钱夫人不放心其他人照顾，先行回去照看与秦寿衍下的结晶。

“作孽啊！”

想到一直蒙在鼓里的钱羽馨，秦寿顿时头疼起来，不知道怎么跟钱羽馨解释这一切，小秦瑶的身份很尴尬，估计钱羽馨知道了，心中很难接受这事实。

第446章基情与命运

眨眼匆匆一个星期时间过去，清风揽下奶粉研制工程，失败了不知道多少次，要么火候过大烧糊了，要么弄成一团团的，营养严重流失。

没有把握到关键火候，加上缺乏经验导致奶粉难以成型，气馁的清风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浪费了多少羊奶，要不是秦寿大度没有责备，清风还真不敢玩下去。

“将军，他叫万里赴，有跑过波斯的跑商脚夫…”

找了足足一个星期时间，虬髯客终于找到新工作的万里赴，说明来意后，万里赴十分爽快答应了，连新工作几日工钱也不要了，追随虬髯客前来长乐。

万里赴没想到虬髯客没有忘记自己，居然替自己找到了好差事，长乐一直是中低层百姓向往的圣地，万里赴做梦也没想到虬髯客安排自己来了。

“嗯，你叫万里赴？”

“是的，将军！”

万里赴在秦寿打量目光之中，大气不敢喘一下，小心翼翼回答秦寿的问题，不敢太过于骄纵自

傲，给新东家留下不好的印象。

秦寿上下打量着万里赴，三十多岁快奔四十的人，黑黝黝的肤色与风霜痕迹，可以看出他是风吹雨晒造成的，粗糙双手长满老茧，粗布麻衣难以掩饰他雄伟的身板。

“嗯，既然是张兄找来的人，本将军也不废话了，交给你一个任务，去一趟波斯西侧沿海地区，在哪边找十几头带黑白斑点母牛回来…”

“是，谢谢将军！”

秦寿爽快什么也不用问，直接交给他自己任务，喜得万里赴感激涕零拱手道谢，经过秦寿交代，万里赴牢记于心，在虬髯客目光示意之中，欣喜告退离去等待秦寿安排好一切出发。

“将军，你不用…”

“张兄，秦某相信你！”

虬髯客还想要说些什么，秦寿一句话打消了虬髯客顾虑，感激涕零地无言拱手拜谢秦寿信任，有秦寿这一句信息你的话足以！

“张兄，秦某已有些日子没去长安西市逛了，可否有兴趣与秦某一起去西市逛逛？”

“那是张某人的荣幸！”

秦寿心血来潮要去长安西市逛逛，虬髯客闻言

一愣，承蒙秦寿看得起相邀，喜形于色拱手道谢，乐于奉陪秦寿去长安西市逛逛。

灵岩寺，江南一带不怎么出名的小寺庙，可自从有高僧入住后，变得不一样了，晨起佛钟敲响大地，以往平静的灵岩寺，清早却变得人满为患。

大批香客成群结伴上山，直奔萧条落魄的灵岩寺而去，大部分都是冲着长安游历而来的高僧名头，其中不乏三五成群乞丐上山讨饭。

“兄台，这么巧？”

“哟，黄兄，你也是来看道岳法师？”

“是啊，道岳法师最后一日讲坛，岂能错过…”

乞丐群里，一名秀气的乞丐竖起双耳，倾听江南富商与地方权贵们虚寒问候交谈声，道岳法师名头让乞丐灵机一动，萌生了拜入佛门的想法。

道岳法师乞丐在长安的时候，早略有耳闻，长安城西南隅永阳坊的大总持寺，出了名的宅心仁厚高僧，佛法精深广大直追游历未归唐玄奘。

要是秦寿在此肯定提刀砍了这个乞丐，落魄的秀气乞丐正是何大公子，无缘无故背负了杀人命案，东躲西藏一年有余的何大公子累得够呛，心力憔悴不已。

素闻道岳法师来了江南，何大公子眼前一亮，走投无路之下又遭官府通缉，与其担惊受怕提心吊胆过日子，不如去找道岳法师碰碰运气，说不准运气好能得到他的青睐，可以削发为僧入住寺庙，比起居无定所乞丐强多了！

“阿弥陀佛，施主，家师偶感风寒，身子不适无法开坛，感谢诸位施主…还是请回吧！”

灵岩寺内，在一名帅气守门僧弟子阻拦下，慕名兴冲冲而来的香客们，在帅气僧人闭门谢客下，带着失望之色只好失望而回。

“滚，死乞丐，大清早够晦气的！”

失望而回的香客们，迎面遇到讨食讨上门的何大公子，心中颇有怨气一人一脚踹踢晦气的何大公子，软弱无力还手的何大公子双手挡着脸，直到脾气暴躁的香客们发完脾气潇洒离去。

“阿弥陀佛，这位施主，为何不反抗？”

帅气和尚看不惯眼走上前，打了个佛号上前询问麻木的何大公子，想起高僧唐玄奘西去取经的意义，帅气和尚心有感触地叹息一声。

世人都被险恶、丑恶、贪婪、自私、利益蒙蔽双眼，为了感悟世人向善，高僧独身前往西方佛法起源地，取经传播回中土，感化世人向善。

“。每一种创伤，都是一种成熟！”

何大公子失神地看了眼帅气和尚，喃喃自语说出颇有感悟的话，何大公子感悟的话，直让帅气和尚为之一颤，佩服不已地轻念一声阿弥陀佛。

想起自身遭遇，何大公子有种想要哭的冲动，失意赶出长安后，前往江南路途时遭遇强盗洗礼，何家家主死于强盗刀下变亡魂，贪生怕死何大公子连自己亲娘也顾不上，骑马独自逃离。

初到江南身为分的何大公子，曾经忍辱进过大户人家打杂谋生，性格偏激的他受不了约束，几经转折被赶出来，空有满腹诗学的何大公子金丝鸟出生，最后沦落到自暴自弃变成乞丐。

“大师，可否通报一声家师，弟子何全男想见道岳法师，麻烦大师通报一声，家父与道岳法师相识…”

看破红尘的何大公子，早已心如死灰，自杀怕痛，上吊怕喘不过气，跳河怕水，浑浑噩噩过来近一年有余，突发奇想想要落发为僧，守着青灯木鱼孤老一生。

“阿弥陀佛，施主请稍等！”

帅气和尚没想到眼前的乞丐，居然是长安四大富商之子，何家他知道一些，刚出家时略有耳闻，

也知道何家是家师香客好友。

在加上何大公子的慧根，帅气和尚隐隐猜到何大公子求见之意，十分爽快答应了何大公子请求，他做自己师弟也是不错的事。

“谢大师，敢问大师法号？”

帅气和尚转身离去通报时，何大公子难得遇到一见如故的好人，忍不住出言相问，想要知道帅气和尚法号。

“大师不敢当，贫僧辩机，施主请稍等！”

辩机自报法号转身离去通报，留下呐呐自语的何大公子失神念叨着，感激不已看着辩机离去的身影。

第447章再遇奴隶贩

“将军，为何来这里？”

当秦寿带着虬髯客来到西市奴隶市场，虬髯客打心底有些抵触没有人权的奴隶地盘，说实在的奴隶两个字，虬髯客最为厌恶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恶习。.~.

不管虬髯客如何厌恶，奴隶始终逃不出封建社会所需，有人需要必然有人铤而走险，各色各样本地外地奴隶贩扎堆西市，为争夺熟客大打价格战。

再次踏入奴隶市场，感触良多的当属一直跟随秦寿身后的黑牛，当初在这里遇到了苏菲还有程妖精，眨眼匆匆一年有余过去，如今再度回到这里，有种物是人非事事休感触。

“寻找人才！”

不管虬髯客喜不喜奴隶市场，对于秦寿来说，奴隶市场就是一个博运气地方，运气好物色到小国战败的将领，再者家里婢女太少，需要添加一部分，还有管家之类的。

虬髯客识趣闭口不在问，秦寿重视人才挥金如土，这点虬髯客心里很清楚，正因为他的魄力，才造就他现在如今地位与势力急速上升。

经过与秦寿这一年多时间接触，虬髯客慢慢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吸取秦寿的经验，虬髯客重视起人才，魄力与豪爽重塑起聚贤楼辉煌，慢慢开始招揽人才往拓跋族塞过去。

“女奴，300~500一个！”

听到熟悉的哟喝呐喊声，秦寿心中一笑寻声望过去，罗马奴隶贩昆图斯手拿皮鞭，身着特色古罗马半露布衣，叫卖奴隶台上面异国他的美女。

也不知道是他生意不怎么好还是怎么回事？秦寿发现他奴隶台上的女奴，几乎没有变过似的，还是原来以前见到过的女奴，比起以前见到的更加饥瘦。#中@.

“昆图斯！”

“你是？”

黑牛带着护卫推开碍事不买奴隶的好事百姓，秦寿走进奴隶市场喊了一声昆图斯，奴隶主昆图斯一头雾水看着秦寿，不曾记得什么时候结识过身份大变化的秦寿。

秦寿一身锦衣华服，还有带刀护卫护送，肯定是很有势力的达官贵人，昆图斯不敢小觑秦寿，疑惑归疑惑，带着讨好献媚的笑容，从奴隶台跳下来，滑稽的罗马服与无语的罗马鞋，看得秦寿直摇

头。
“这位官人，不知你需要什么…”
“一年前一个穷小子在你这里买过一个小女奴，你可还记得？”
昆图斯屁嗔屁嗔跑上前，介绍他奴隶场的女奴，秦寿眯起眼挥手打断昆图斯的废话，轻拍昆图斯的肩膀，把昆图斯吓了一大跳。
当秦寿旧事重提的时候，再看秦寿身后二十名带刀护卫面无表情，昆图斯颤抖着双腿，鼓起勇气仔细打量一眼有点眼熟的秦寿，脑海里拼命回忆着一年前的事。
“你，你是…”
“长乐长，他都不知道？”
“就是，赫赫有名游骑将军，大唐不败战神都不知道，还敢在长安混？”
记忆深刻的昆图斯当然记得一年前的事，当时秦寿无耻暴力黑走一个小女奴，徒手碾碎一个石头，昆图斯可谓是记忆深刻，而且还惹来闲来无事闷得慌的大唐恶货程妖精找茬。
百姓们指指点点议论声，昆图斯整个人傻了眼，目瞪口呆看着秦寿，没想到当初的巴佬，眨眼一年时间过去，如今变成权倾一方的大地主，而且

还挂着朝廷金字招牌的土豪将军！

寻仇还是找茬？昆图斯清醒过后，整个人孱弱地琴琴发抖，想起当初自己瞧不起的目光，还把程妖精引来，昆图斯情不自禁想到秦寿有可能是来寻仇。

“里面可否有安静地方？本将军不是来找麻烦，有生意上门找你谈谈！”

“啊？有，有，里面请！”

秦寿皱眉不悦说明来意后，昆图斯七上八下的心松了口气，马上点头哈腰陪着笑脸，邀请秦寿与一直保持沉默的虬髯客往自己商铺里面请。

确定秦寿不是来找茬，昆图斯安心多了，至于秦寿所谓的有生意谈，昆图斯更是喜不胜收，跑在前头亲自招待秦寿进入商铺大厅。

头一次进入异国风情商铺，秦寿感叹连连，里面的装饰完全的罗马风格，金碧辉煌地面全铺满厚厚一层地毯，八名异国美女女仆身着罗马妇女服饰，盈盈有礼恭迎昆图斯的贵客到访。

头一次进入罗马风格的地方，虬髯客感叹连连，还真是没白来一趟，在昆图斯热情招待下，虬髯客落座一边等待秦寿与昆图斯谈生意。

“秦将军，不知你有何生意与小的谈？”

待女仆奉上茶水招待，昆图斯小心翼翼地拱手抱拳，询问秦寿有什么生意与自己谈，怕自己言多招惹秦寿不喜，没有废话直入正题。

秦寿喝了一口昆图斯招待客人的茶叶，顿时皱起眉头，掉渣的茶叶都不是长乐特产炒制的，心中有底的秦寿放下手里的茶杯。

“本将军家里缺少端茶递水的婢女和管家，昆图斯，你可有年轻貌美女子或年长一些洗衣做饭的女子？品貌要过得去…”

想到此番目地秦寿先从婢女入手，奴隶男丁秦寿暂时放到最后，昆图斯是不是奸商秦寿不知道，怕他知道自己来意，故意抬高价格那就亏大了。

“有，有，秦将军，你要多少有多少，阿德尔曼，把所有女奴带进来！”

“是！”

昆图斯入随俗管家阿德尔曼应声离去，把昆图斯所有家当的女奴召集进来，有贵人到访冷淡的生意做不做都无所谓了，先招待好贵客在做打算。

不消片刻工夫，阿德尔曼带着一行五十多名女奴走进来，有外面展示的女奴，还有一直未露面的女奴，光看她们秀发凌乱不见光日的脸色，就知道有些已经关押了很久。

见到如此之多有麻木有认命的女奴，虬髯客忍不住心生厌恶，肤色不一的女奴虬髯客厌恶之中感叹不已，连黑如碳的黑人也见到，算是长见识了！

“昆图斯，你敷衍本将军吗？”

“啊？将军，小的不敢！”

秦寿皱眉不悦看着这次残次品女奴，经历时间太久早已麻木不仁了，买回去也是花瓶一个，秦寿不需要没有血肉的花瓶，需要的是还有灵魂的女奴。

“把你所有家当拿出来，本将军既然来了，就不差这点钱，昆图斯，本将军的长乐，你应该听说过吧？”

“是，是，阿德尔曼，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

“是！”

秦寿不悦的似威胁似警告话，昆图斯冷汗连连，咬咬牙呼喝阿德尔曼去把一直未驯化，半年前到手的新货拿出来，秦寿眼高于顶的目光，昆图斯不敢有所怠慢。

第448章意外的收获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求求你们放了我，我是给山贼抓来的...”

“吵什么吵？在吵冷鞭子伺候！”

等了半盏茶时间，随着乱糟糟的苦苦哀求声，还有阿德尔曼喝斥声，一行二十五名衣衫破烂，姿色上乘年龄不一的女奴，手脚戴着铁链在阿德尔曼驱赶下，盈盈哭泣低头走进大厅。#中@.

虬髯客皱起眉头不悦地看着阿德尔曼，要不是秦寿在场，虬髯客还真会看不顺眼出手教训他一下，粗俗的阿德尔曼丝毫没有伶香惜玉的意思，粗暴地驱赶二十五名女奴走进来。

比起虬髯客愤怒与看不过眼，秦寿见怪不怪没有丝毫动容，女奴手奴隶主压迫悲剧的生活，秦寿早已耳闻，昆图斯对待她们算是比较仁慈的了，估计昆图斯也知道，女奴完整性越值钱。

“将军，你看，这些还满意吗？都是未驯化过的女奴...”

昆图斯无言叹息一声，说实在的这些女奴原本打算培养好，可以换取最大限度的利益，现在秦寿出现了，昆图斯不必浪费精力去讨好那些朝廷不入

流的官员，秦寿一个顶得上一大票放血讨好的朝廷官员。

秦寿点点头没有说话，目光一亮发现了什么，带着惊异之色走到一名年纪三十出头的女子，落魄衣衫裂开不少，懦弱性子导致她从出现到现在一直沉默寡言。

“将军，她...”

昆图斯小心翼翼走上前，试图说明眼前女奴，秦寿眯起眼挥手打断昆图斯，不用他介绍秦寿也看出眼前女奴的身份。

“啧啧~~何夫人，别来无恙啊！”

秦寿伸手勾起何夫人沾满污泥的下巴，何夫人开始忍不住认命闭上双眸，翘起屈辱的嘴唇，下巴跟着秦寿轻佻抬动抬得更高。

秦寿的声音惊醒何夫人，睁开一双迷人的杏仁眼，愤怒目光之中带着一丝羞涩，想要回避秦寿轻佻，可想到自身处境，何夫人只能屈辱任由秦寿轻浮。

秦寿还真没想到居然是何家的夫人，何大公子的母亲，何大公子落魄成乞丐，失手将钱老爷子退下河里淹死，已经成了铁板板的事实。

至于事情真相如何？秦寿没有兴趣去知道，反

正官府断案的事实，对于秦寿来说有利，要不是承诺了何家家主不找何大公子麻烦，秦寿早就不客气了。

何大公子自作孽不可活，秦寿也乐得不去过问，等官府慢慢通缉他，看他能够躲多久逮捕归案，现在遇到落难何夫人，秦寿直叹天意如此。

“啊，你...”

秦寿突如其来掐紧何夫人的下巴，何夫人双眸露出惧怕之色，孱弱地看着害得她家破人亡的仇人，银牙紧咬恨不能咬死秦寿，有心想要反抗，奈何手脚都带着铁链难以动弹。

昆图斯愕然看看秦寿又看看何夫人，看情况两人是认识的，昆图斯站在一边没有说话，默默地看着秦寿与何夫人，挥退一边的阿德尔曼，而虬髯客更是识趣的不闻不问，捧起茶杯独自品茗等待着。

“昆图斯，这些女奴本将军全要了，开个价吧！”

秦寿轻轻松开何夫人，懦弱的何夫人慢慢恢复理智，并没有与秦寿死磕到底，而秦寿一开口全部要完这些女奴，惊得昆图斯有些反应不过来。

原本以为秦寿要一半算不错了，没想到秦寿一口气全部要完，太出乎昆图斯意料忍不住倒吸一口

冷气，再次召来阿德尔曼把女奴带到门外等候，心里开始盘算着最大利益价格。

“将军，小的亏本卖给将军，只要将军给十，不，八两金子！”

昆图斯琢磨着价格，一开口索要十两金子，发现秦寿皱眉的时候，马上改口降低一些，以免秦寿嫌价格高，不满意直接闪人，错过了结交的好机会。

“价格还算公道，再来一些男丁奴隶！”

秦寿眯起眼点点头，昆图斯给出的价格，秦寿还算是满意，至少他没坑自己，除去成本估计他赚得也不多，识趣的秦寿没有为难昆图斯。

“好，好，将军稍等，阿德尔曼，去把男丁奴隶拉出来，最好的！”

昆图斯点头哈腰笑着，一边应付秦寿一边扯起喉咙，呼唤阿德尔曼去把男丁奴隶带上来，末了补充一句要最好的，赢得了秦寿笑而不语的满意笑容。

发掘到何夫人秦寿已经收获不错了，把仇人的母亲拉来做禁脔，到时候何大公子见了，不知道会不会气得吐血？何夫人美貌虽然算不上倾国倾城，可姿色上乘勉强合得上秦寿胃口，最重要她还是仇

人的母亲。

古人十三四嫁人为妻比比皆是，何夫人看她年纪，估计也是十五岁不到生下何大公子，秦寿判断她大约也只是三十二出头，绝对不会超过三十四，正值如虎是狼时期，接受能力比青涩娇妻们更厉害。

有了钱夫人与阴妃经验，秦寿知道这些美妇们**很强，只要征服了她们身心，会抛去自身羞涩追求做女人的最高境界。

“将军，将军！”

“嗯？嗯哼，有事？”

秦寿走神意淫的时候，昆图斯连声呼唤惊醒秦寿，干咳一声的秦寿不喜地看着一脸黑线的昆图斯，直到昆图斯手指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的奴隶男丁，秦寿忍不住老脸一阵火辣。

“张兄，你看那些比较实在？”

“这...”

秦寿突如其来的问话，还真让虬髯客有些意外，看了眼秦寿手指的奴隶们，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回答秦寿的问题。

虬髯客不好判断的迟疑，秦寿摇摇头叹息一声，还是自己亲自来，慢步走向高矮不一的残次品

男丁奴隶，逐一打量过去秦寿直摇头不已，直到在一名三十出头的奴隶男丁面前停下来。

“你叫什么？以前做什么的？”

“洪武，当过几年管家！”

秦寿突然其来的询问声，奴隶男丁宏亮的回答声，很是让秦寿感到一丝疑问，在看他不屈的目光，秦寿满意地点点头。

“就你了，昆图斯，把你的废物全拉回去！”

“啊？是，将军！”

秦寿一手指着愕然失神的洪武，阿德尔曼在昆图斯目光示意下，马上走上前解开洪武的脚手链，把秦寿不满意的奴隶男丁赶回去。

“昆图斯，麻烦你把人送到长乐，自然有人接手！”

秦寿接过昆图斯拿来的奴隶凭条还有欠条，按上手印把欠条交给昆图斯，让他把奴隶全带回长乐，自己先带着虬髯客在昆图斯点头哈腰亲自陪伴下离去。

第449章巧遇李淳风

“胡饼，便宜的胡饼…”

“白面，新鲜白面…”

“细鞋，安定坊出的细鞋…”

虬髯客默默地跟随着秦寿走出西市，笼络不绝的叫卖声一直在身后徘徊，黑牛与护卫们紧随着秦寿身后，随时保护着秦寿的安危。

虬髯客不知道秦寿要去哪里，也不知道他茫无目的四处游荡，到底想要去哪里，秦寿不说虬髯客也不好意思去问，只好默默地跟随着秦寿身后。

“秦将军，是齐王李佑的车队，回避吗？”

秦寿逛到长安正中心主街道的时候，黑牛发现两辆马车在皇宫侍卫护送下，一前一后缓缓前来，下意识黑牛出言提醒心情大好左右盼顾的秦寿。

“回避？他算老几？本将军为何要回避？”

秦寿不屑地撇撇嘴，黑牛与虬髯客顿时一阵无语，果然够狂，也只有秦寿说得出这句话，换成别人估计也只能敢在心中想想而已。

李佑马车缓缓到来，秦寿立于街道一侧，双手抱胸抽出袖口里的折扇，冷笑看着给提前赶出长安的李佑，护送他出城的还有阴弘智和他的妻兄燕弘

信。

“弘信，齐王回到封地，你可要多加约束他，莫要以下犯上老是顶撞权万纪，此人乃是老顽固，为了大业，多叮嘱齐王修身养性！”

“是，弘信明白！”

阴弘智慎重其事交代声，燕弘信不敢有违，抱胸保证会督促好齐王，阴弘智筹划好一切，燕弘信激动不已，等待着到达齐州大手阔脚做出一番事业。

阴弘智看了眼前头李佑的马车，头疼不已地摇头叹息一声，说实在的阴弘智还真不怎么信任燕弘信，不是他不可靠而是怕他约束不了李佑。

李佑什么脾性阴弘智心里最清楚，恶劣顽性难以听入他人劝告，除了会听从自己劝告，其余人基本不买账，包括妻兄燕弘信也未必卖面子。

权万纪为人正直保守，由他辅导李佑无疑是坏大事，阴弘智不知道李世民打什么主意？派权万纪去齐州阴弘智心忧不已。

“阴弘智？那他身边应该是他的妻兄燕弘信了！”

秦寿眯起眼看着马车与皇宫侍卫经过，自言自语嘀咕一声，秦寿看向阴弘智的同时，阴弘智也不

经意间发现秦寿，小小意外地惊讶了一把后，朝秦寿点点头礼貌性打招呼，策马继续跟随队伍离去。

“唉~可惜了一个人物！”

秦寿眯眼看着阴弘智离去的背影，短暂接触没有任何交集，可阴弘智善谋远虑的心智，秦寿第一眼就看出他非简单人物，只可惜摊上了一个不学无术的败家外舅，算是一个可悲的人物。

当然秦寿更在意后面马车里的权万纪，只可惜权万纪呆在车厢里，秦寿无缘见到他的真容，加上秦寿慵懒一年未见上过一两次早朝，大部分朝臣几乎很多都没见过，更别提结拜小弟李恪前任老师。

大感无趣的秦寿摇摇头叹息一声，直朝朱鹤街方向走去，一直跟随后面的虬髯客糊涂了，秦寿绕了个大圈，又回到朱鹤街皇宫正门方位，不知道他想要干什么？

“李太史！”

“秦将军？”

李淳风刚从皇宫出来，还没来得及上马，秦寿突然出现拱手抱拳打招呼，李淳风很是惊讶地回礼作揖，秦寿他算是见过一两次，只是一直默默无闻背后看着。

得到袁神棍算死草算准时机，秦寿溜达一圈后

转折到皇宫大门，十分及时赶在李淳风上马离去前，偶遇碰到李淳风。

“李太史可否有空？”

“秦将军如若不嫌弃，寒舍恭候秦将军！”

李淳风不动声色掐指一算，大致知晓秦寿来意摇头叹息一声，拱手相邀秦寿到他寒舍一聚，秦寿也没有推辞，先让李淳风回去准备，自己随后赶到。

一盏茶时间过去，李淳风回到居住里坊烧好开水，等待秦寿到来沏茶，秦寿如约而至赶到，带着虬髯客走进李淳风清贫院落。

“嗯，一代将才，恭喜秦将军偶得良将！”

一番虚寒招待秦寿落座后，李淳风拂须打量虬髯客一眼，锐利目光一眼看出虬髯客有将才之风，只可惜虬髯客没有报效朝廷。

虬髯客虽然不明白李淳风的话里意思，稀里糊涂的他默默站在秦寿身后，搞不懂秦寿带他来这里做什么？

“李太史，此乃皇宫贡品茶，一番小小心意，还望李太史笑纳！”

李淳风的话秦寿没有放在心上，在李淳风准备沏茶的时候，拿出一包油纸包好的十两茶叶，轻轻

放到李淳风石桌面前。

“秦将军大礼淳风心领了，秦将军，还是直入正题吧！”

李淳风没有推脱秦寿的厚礼，也没有去接秦寿厚礼，眯起看着秦寿反客为主沏茶动作，直入正题示意秦寿道明来意。

“秦某想请李太史帮忙，打造一个三辰仪！”

“三辰仪？”

李淳风大感意外看着秦寿，虽然已经算到秦寿是受袁天罡指明前来，可终究没有算到秦寿来意，而秦寿一开口就请自己帮忙打造三辰仪，还真是让李淳风感到意外。

“不错，李太史，秦某冒昧前来就位三辰仪而来，还请李太史帮忙，粮食乃国之根本…”

一直忙于长乐发展，秦寿差点把预测天气一事忘掉一边，好不容易空闲下来，受到袁神棍指点，撞撞运气找李淳风帮忙。

怕李淳风拒绝，秦寿一口气说出天气对农作物的影响，李淳风低头沉思起来，秦寿这个要求不过分，而且秦寿求三辰仪用于农作物，对于李淳风来说是一件好事。

“这个，秦将军，容淳风与皇上商议，在做定

论！”

李淳风不敢贸然答应秦寿请求，思前想后片刻，要跟李世民商议一番在做打算，三辰仪毕竟是皇宫专有之物，流出宫外要得到李世民首肯。

“如此便有劳李太史了，秦某还有事，先行告辞！”

得到李淳风答应后，秦寿满意离去，留下愕然失神的李淳风独坐原地，就这么走了？李淳风摸不着头脑，搞不懂千方百计与自己相遇的秦寿，怎么来匆匆去也匆匆？

“将军，你这是？”

“欲擒故纵！”

秦寿笑了笑说出最终目地，虬髯客一头雾水，不明白秦寿打什么鬼主意，秦寿不说他也没有办法，只好盲目地跟着秦寿身后游荡一整日。

第450章诡异真相

“买了一大堆女奴？”

入夜时分，甘露殿内严统领屹立一边，李世民闲来无事拿起严统领整理的消息，当看到秦寿买女奴的消息，李世民一脸疑惑，秦寿买一大堆女奴做什么？

八卦心大作的李世民，看了眼简短的消息，迅速过滤其他无关牙痛的消息，查阅有关长乐的消息，秦寿拒绝了李世民精心炮制的帝王战车构造图，心中有气的李世民正琢磨着如何找茬。

最可恶还是冰激凌技术，居然藏得死死的，连皇宫御厨临摹了一个星期有余，始终没有找到制作方式，气得李世民恨不能拉下脸去抢秦寿手艺。

‘太可恶了，实在是欺人太甚了！’抓狂的李世民翻阅着长乐有关的消息，可探子回报的都是无关牙痛的消息，李世民心中有气翻阅了一阵，没有找到秦寿小尾巴发难找茬，最后目光停留在奶粉两个字眼上。

“羊奶粉？”

李世民停下手，目光愕然看着羊奶粉三个字，郁闷不止的李世民丢下手里的消息，头疼不已地揉

着额头，怎么不是牛字？要是牛奶粉，李世民有借口拿秦寿开刷，逼他交出馋人不已的冰激凌手艺。

严统领一头冷汗看着自言自语的李世民，不知道李世民心里想些什么，沉着气不敢去打搅李世民，怕惹恼心烦意燥的李世民。

“严统领，晋阳小公主为何这些日子不来闹朕了？”

“启禀皇上，公主还在长乐！”

严统领一头冷汗提醒患了健忘症一样的李世民，醒悟过来的李世民轻拍额头，还真差点忘了这事，想到晋阳小公主在长乐，李世民忍不住叹息一声。

“严统领，可否有法子，要来冰激凌？”

“这…”

想到馋人的冰激凌，李世民心有不甘看向一边的严统领，而严统领一头汗如雨下不知道如何回答，李世民的问题还真难倒他了。

严统领能有什么办法？李世民这刁难人的问题，还真问倒了严统领，难不成出馊主意？叫李世民强抢秦寿的冰激凌技术？

“退下吧！”

“是，皇上！”

李世民心烦意燥的挥手，严统领如获大赦告退出去，留下李世民独自呆在甘露殿，晃悠着不知道做什么好，满脑子想着那甜腻的冰激凌。

长乐，不知道招惹李世民惦记的秦寿，正意气风发地翘起二郎腿，新收的二十四名婢女一字排开，还有一名新的管家，除了关押在房的何夫人，买回来的奴隶一个不漏全到齐。

秦叔宝与贾蓉一脸无语看着秦寿，包括伺候贾蓉的柳紫嫣，一脸幽怨地看着秦寿，不找婢女还好，一找就是二十多个，连武媚娘等女也是一脸无语。

“即日起，你们十二时辰负责城堡的起居卫生…”

秦寿翘着二郎腿，大咧咧地安排她们的工作，女奴们经过一下午熟悉，慢慢接受了新环境，比起暗无天日的奴隶营，这里简直就是新家一样。

“洪武，本将军的城堡起居事务，全交给你打理！”

“是，将军！”

秦寿安排好一切，舒展了个懒腰，没有理会秦叔宝等人目光，回房去慢慢调教何夫人，昆图斯敢收大唐人做奴隶，看来他肯定攀附上什么关系！

房门打开的时候，换洗过后的何夫人变了一番模样，没有污腻在脸蛋上，变得楚楚动人，修长曼妙的身段，纤幼的蛮腰，秀挺的****，修美的玉项，洁白的肌肤，辉映间更显得妩媚多姿明艳照人，看得秦寿色心大动。

“你，你想干什么？”

秦寿关紧房门时候，何夫人双手懦弱性子马上浮现出来，一边后退一边谨慎地看着秦寿，而秦寿则是冷笑一声，径直走到何夫人面前，轻浮地勾起她洁白下巴。

“你现在只是一个女奴，别忘了，是本将军将你从火坑救出来，今后要么乖乖服侍本将军，保管你衣食无忧，要么送你去青楼，自己选吧！”

秦寿说完松开惊魂未定的何夫人，错身经过何夫人的身边，惊醒过来的何夫人失魂落魄地跌坐地面，清澈澄明双眸流出一丝丝泪花，无言地哭泣着。

“少在本将军面前装可怜，当初你不孝子一心想致本将军于死地，这账没跟他算，算是他走运，现在倒好，还害死本将军的岳父，你说这账怎么算？”

“你胡…”

何夫人抬起头正想叱秦寿胡说八道，直到秦寿甩来一张江南官府通缉令，何夫人捡起一看脸色剧变，通缉令上画着何大公子栩栩如生的相貌。

“不可能，不可能…”

何夫人看着官府下达的通缉令，容颜憔悴俏脸现出一阵痛苦的痉挛，用一种无力的绝望的眼光看着秦寿，心情一下子跌到深渊之下，突然伏在地上大哭起来。

虽然何大公子临危抛弃了自己独身离去，可毕竟他是何夫人的亲骨肉，在怎么恨也没有隔夜仇的刻骨恨，现在何大公子犯命案在身，无疑是死路一条。

“秦将军，求求你，求你放过全男，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

绝望了一阵哭泣声，何夫人突然间抬起头，希望就像一只五彩缤纷的肥皂泡，苦苦哀求着秦寿放过何大公子。

何家就他一个独苗，更何况还是她的亲骨肉，不管何大公子做了什么丧尽天良的事，他始终是她的亲骨肉。

为保住何大公子的命，天真的何夫人不得不屈辱哀求起秦寿，只要秦寿不追究下去，何夫人相信

何大公子肯定平安无事。

“想救你不孝子？可以，那就要看看你怎么表示了？”

趁火打劫的秦寿勾勾手指头，忍辱负重的何夫人脸色变了变，可想到何大公子生死安危，不得已下屈服走向秦寿。

“你被山贼俘虏，可曾被玷污过？”

“没有，他们杀了…”

秦寿清醒过来才想起最重要的事，武媚娘通过交谈，了解到了何夫人遭遇，何夫人先是羞愤，最后不堪回忆当初被俘的经过，山贼没有对她下手玷污，反而把她转手卖给到了昆图斯哪边。

经历半年暗无天日关押与调教，何夫人几乎已经绝望了，直到秦寿出现把她救出，何夫人的话让秦寿察觉到，事情有些不对劲！

“你暂时住这里，待本将军查清楚事情真相在做定论，这段时间本将军房的床特许你住下！”

何夫人不可思议看着改变主意的秦寿，动动嘴刚想说些什么，可秦寿早已转身离去，留下何夫人崩溃似的跌坐地面，突然间掩面哭了出来。

第451章奶粉的问世

　　眨眼三天时间过去，玩疯的晋阳小公主赖着长乐不亦乐乎，李世民催了好几次，都给晋阳小公主没玩够为由不肯回宫，心酸的李世民只能作罢。()$()$(小)$(说)$().---.高速！

　　要不是严统领回报晋阳小公主好吃好住，气色比起在皇宫好了不少，李世民还真不放心晋阳小公主在外面。

　　得知晋阳小公主越来越健康活跃，李世民吃醋同时安心让晋阳小公主呆在长乐，等她玩累了想家了，在把她接回宫里。

　　“大哥哥，你在做冰激凌吗？”

　　高阳公主大清早出门跑去后山玩耍，没等睡懒觉的晋阳小公主，心情不好的晋阳小公主在厨房找到忙碌的秦寿，见到秦寿在弄羊奶，晋阳小公主忍不住好奇凑到秦寿身后，踮起脚尖想要看锅里。

　　“我的公主啊！小心烫，这不是冰激凌，是羊奶，你等会，稍后有好吃的！”

　　“嗯，大哥哥真好！”

　　秦寿头疼不已放下手里的过滤布，交给一边的清风继续过滤抽离水份，把晋阳小公主哄开一边，

高温的煮沸的羊奶很危险，一不小心烫伤晋阳小公主，那就麻烦大了！

听到有好吃的晋阳小公主笑嘻嘻地走到一边，不去打搅秦寿忙碌，在宫女搬来椅子陪伴下，走到厨房外面等待着秦寿忙完，拿出好吃的东西。

“将军，这是第六遍过滤了，拿去奶罐加热一下，应该可以变成八倍浓缩粉了！”

清风把过滤好的羊奶倒入木桶内，经过六遍反复蒸煮抽离水份，原本接近满锅的羊奶，变成只有三分之一的羊奶，浓郁的羊奶不在像开始清淡。

心情有些激动的清风等待着秦寿决定，经过接近两周时间反复失败，清风慢慢懂得了其中诀窍，以前没有过滤布，没有办法过滤抽离水份。#中@.

空闲下来的秦寿连续三日参与帮忙下，清风慢慢有了经验，加上有铁匠工帮忙，制作了一套烘干铁具，可以快速烘干羊奶水份形成粉末。

“将军，方龄带着蒸汽什么机在外面等候，说什么是改进小型的！”

“哦？这么快？”

洪武急匆匆走进来，把方龄带着奇怪的东西在城堡外面的事说出来，秦寿还没来得及歇会，得知斐玉他们改小了蒸汽机，忍不住有些惊讶起来。

洪武不知道什么是蒸汽机，点点头应着秦寿的疑问声，安静呆在一边，完全进入管家一职，等待秦寿的安排，什么该问的，什么该知道的，洪武心中有数，不敢去多加打探。

“叫他把蒸汽机放到王铁匠那边，本将军有空在过去！”

“是，将军！”

羊奶成型在即暂时离不开，只好安排洪武去交代方龄，得到秦寿的回复安排，洪武躬身弯腰作揖离去，并不敢诸多逗留打搅忙碌的秦寿。

“清风，开始吧，带回研究室开始进行无尘烘干！”

“是，将军！”

洪武离去后，秦寿把蒸汽机的事放到一边，示意清风开始烘干浓缩过的羊奶，加速形成粉状变成真真正正速溶奶粉。

为了这技术秦寿没少麻烦虬髯客，游牧出生的虬髯客对于牛羊奶很熟悉，特别是过滤方式很有一套，把无污染白布过滤水分技术交给秦寿，才有今天的成绩。

清风小心翼翼把浓缩过的羊奶倒进木桶里，加上木盖密封好抬回研究室，开始着手烘干变成奶

粉，形成老少咸宜的羊奶粉。

走出厨房的秦寿安抚晋阳小公主在等等，没有理会晋阳小公主扁扁嘴不乐意，紧随清风身后去见证奶粉成型的过程。

“这寿儿又瞎捣鼓什么？不累吗？”

身子骨越来越差的秦叔宝，在秦管家搀扶下，正打算回房休息一阵，见到秦寿与清风忙碌的身影，秦叔宝忍不住纳闷起来。

那什么奶粉连续两周时间失败，秦叔宝一直看在眼里，秦寿折腾浪费这么多羊奶，秦叔宝打心底很是不解，钱多也不是这样挥霍浪费啊！

带着疑惑的心情，秦叔宝示意秦管家搀扶着自己，跟着秦寿身后去瞧个究竟，要是秦寿在失败，秦叔宝不得不啰嗦劝解秦寿罢休。

研究室内，清风把浓缩过的羊奶倒入铁罐里，开始慢火烘烤加热，控制火候焚烧产生热源，形成四十度的阳光温度，把奶粉残留的水份烘干。

“清风注意控制火候，别再把羊奶烘焦了！”

“是，将军！”

有了多达数十次失败经验的清风，大致知道如何控制火候，在秦寿焦急等待之中，慢火烘烤铁罐里的羊奶，让铁罐里的温度蒸发里面的水分。

“寿儿，你还不死心吗？”

“爹爹？你怎么来了？”

秦叔宝突然其来出现秦寿身后，把秦寿吓了一跳同时，一脸无语地看着秦叔宝，就这点失败要自己放弃？太儿戏了吧？

“寿儿，不是爹爹说你，你捣鼓这些浪费多少…”

唠唠叨叨的秦叔宝没完没了细数奚落声，秦寿头疼不已地大翻白眼，好吧，就知道他出现没好事，没想到来上浪费可耻教育课了！

“爹爹，怎么可能会浪费？失败的奶粉都是喂猪等等，你没注意经常何羊奶的小猪，越来越…”

受不了秦叔宝唠叨没完没了，秦寿不得不开口打断秦叔宝奚落似的细数，虽然奶粉失败没达到预想效果，可用来喂小猪也不见得很差。

秦叔宝彻底给秦寿谬论打败，不懂研究这门高深技术门外汉的他，只能叹息着摇摇头，坐等看看秦寿这次捣鼓出什么？

“将军，可以了，要揭盖吗？”

一个时辰过去，其中晋阳小公主进来过几次，都给秦寿打发离去，直到清风一声轻呼，秦寿才从漫长等待瞌睡之中清醒过来。

“晒点水在外面，制造冷雾成型！”

“啊？是，将军！”

没有雾化技术，秦寿不得已只好使用冷水，借助铁罐的温度产生雾化效果，把里面逐步成型的羊奶粉加速成型。

不明白原理的清风照办去打水来，在秦寿点头下慢慢泼些冷水到铁罐，滋滋声烟雾之中，铁罐慢慢冷却过后，秦寿迫不及待朝清风点点头。

“嗯？好香！”

清风揭开密封的铁罐盖时，浓浓的香味腾空而起似的，远远站在一边等候的秦叔宝，马上嗅到一股浓郁奶香味，说不出的香味让秦叔宝忍不住贪婪嗅着。

“将军，成功了吗？”

清风拿起勺子，在有点闷热的铁罐里装出一点晶莹半黄的粉末，小心翼翼滴到秦寿面前，秦寿用手指呷了一点放到嘴里尝了一下，顿时笑了出来，终于成功了！

第452章不安份的倭国

“给幼豹喂奶？”

午时时分，吴氏兄弟两人傻了眼，一脸不可思议看着秦寿，想要确定秦寿不是开玩笑，秦寿带来粉状一样发黄的粉末，吴氏兄弟怎么看也看不出哪一点是奶粉了？

拿宝贝疙瘩幼豹喂不知名奶粉，头一次见到莫名其妙的粉末，吴氏两兄弟想要确定秦寿不是开玩笑，母豹奶水充足，没有必要多此一举吧？

“少废话，叫你们喂就是了，兑温水摇晃就可以了，先拿两头幼豹试验一个星期，有什么动静第一时间通知本将军！”

秦寿把油纸包好的一斤多点粉末丢给吴氏兄弟，这份量应该足够两头幼豹试验一个星期，丢下奶粉的秦寿马上转身离去，方龄带出来的改进版蒸汽机，还要去看看效果如何。.~.

“大哥，这怎么喂？”

“废话，当然是灌进去了，照办吧！”

吴氏兄弟讨论了一会，看着秦寿丢来的奶粉，只能依言照办兑水喂养幼豹了，头一次见到这么稀奇古怪的粉末，也不知道秦寿怎么弄出来的？

“长，瓜农们收集到的瓜子，怎么处理？”

秦寿刚来到铁匠作坊，鲁顺带着人抬着一箩收集到的红瓜子，最后一批变异西瓜产出的红瓜子，放到秦寿面前等待秦寿处理。

秦寿蹲下身子抓起一把湿漉漉带瓜肉的瓜子，强忍着今年过年炒红瓜子的冲动，把红瓜子放回箩筐，以这一箩筐的红瓜子，日后种下去必然产量不少。

“拿去溪边洗干净，趁现在太阳猛烈，赶紧拿去晒干，注意保管好，明年开春全种下去！”

“是，长！”

得到秦寿的安排，鲁顺带着两名瓜农们离去，按照秦寿的吩咐去洗倐红瓜子，秦寿的话很明显，这些是用来做种的，留着来年开春种下去。

“王师傅！”

秦寿走到铁匠作坊门外，招手示意里面忙碌的王铁匠出来，王铁匠放下手里的活，一手抹着头顶汗水快步跑出来。

“长，有事？”

一头雾水的王铁匠跑到秦寿面前，而秦寿则走到方龄放置一边的小型蒸汽机，第一辆蒸汽车太过于笨重，在秦寿要求下，斐玉与他手下日夜赶工缩

水蒸汽机比例。

技术慢慢娴熟加上采用铜塑蒸汽罐，一周多点时间就赶制出一套小型蒸汽驱动设备，动力输出减弱了不少，搭载一两个人应该没有问题。

“王师傅，用四厘米角铁塑造一个一丈长四尺宽的车身！”

“啊？这…”

王铁匠瞪大眼不可思议看着秦寿，不明觉厉秦寿要来做什么？一丈长四尺宽的车身，全用角铁高温熔接上去，有点费劲费时，就算是造出来也有二三十斤重量。

秦寿把大致的车底情况形容一下，前后两侧需要预留三角支持点，用来放置轴承什么的，第一辆蒸汽车由于太赶脚，基本采用阻力超大的板车模式，摩擦阻力浪费了不少动力。

吸取经验教训秦寿打算造辆代步型小蒸汽车，能够搭载一两个人便可，为了更完善减震问题，秦寿同时拿出钢板减震原理，能够承受五六百斤重量就行等等。

“长，长，图纸，先准备图纸，王某好琢磨如何动手！”

王铁匠晕头转向听着秦寿说出一大堆，最后受

不了打断秦寿设想，秦寿要求太多，大部分王铁匠听都没听说过，更别提打造了！

“嗯，也罢，你先把车身打造好，同时也弄些铁桶型号的薄铁皮，车身三分之二留下四个洞孔，以后用来加载顶棚...”

秦寿一口气说完，王铁匠晕乎乎地点头答应下来，秦寿给的任务还真不是一般的棘手，揽下重任的王铁匠勉为其难答应下来。

王铁匠不知道秦寿想要干什么？不过秦寿疯狂的想法，王铁匠知道秦寿来真的，要弄一台遮风挡雨的蒸汽车，至于他怎么弄？王铁匠还真有些期待。

“将军，最新情报！”

潘安栽培的手下史勇，带着潘安整理好的情报出现，直接把一本小册交给秦寿，王铁匠识趣走到一边，不去打搅秦寿办事。

“倭国派人来大唐？”

秦寿打开史勇带来的密信，看到信里的内容顿时忍不住大吃一惊，倭国来大唐肯定没好事，至于他们来大唐做什么？秦寿一时间不得而知。

信里潘安把倭国出现长安北郊的事记载下来，原本想要去进一步打探，哪知道倭国秘密潜入的两

百多号人消失无踪。

“史勇，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秦寿收起密信抬起头看着史勇，想要确定一下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倭国这么多人潜入大唐境内，李世民居然一点也不知觉，秦寿感到有些怪异。

“昨日夜里，探子在北郊无意发现的...”

史勇把探子大致发现的情况说出来，秦寿闻言忍不住皱起眉头，一夜消失无影无踪，看来这些倭国潜入者，肯定有人帮助，要不然不可能藏得那么深。

至于是谁帮忙？秦寿一时间猜不到，也没有办法得知，倭国人狼子野心秦寿不得不防，虽然不知道他们目地何在，可秦寿相信肯定会打自己主意。

“行了，你先回去吧，有什么情况第一时间送来！”

“是，将军！”

史勇在秦寿挥挥手下，拱手抱拳告辞离去，留下秦寿呆在一边阴沉着脸色，而一边的王铁匠见秦寿忙完，才敢走上前询问秦寿造车之事。

“长，那个车身...”

“晚上你过来房，本长把图纸交给你，去把车

身抓紧时间弄出来，最好准备一批人手，专职负责打造零件！”

“是，长！”

秦寿用意王铁匠知道，怕技术丢失故而采用流水线生产方式，没三两个匠工一组，各其所司负责打造零件，而不是一大班人一起打造。

这样可以杜绝一些特殊情况发生，就算是铁匠工不想混了，他们单调的只懂一门手艺，出去也混不开，可以有效防止技术丢失。

心情不佳的秦寿转身离去，倭国出现给秦寿带来预警，间人皇女坐稳倭国掌权，无疑是一个祸害，对于秦寿日后攻打倭国增加了不少难度。

‘死间人，你想干什么？’带着疑惑与揣摩不透心里，秦寿忍不住暗骂起间人皇女，不知道她又玩什么花样？

第453章新发现品种

倭国的事给秦寿带来了烦恼，还有昆图斯奴隶场的事，潘安至今还没有查到眉目，通过何夫人讲诉经过，秦寿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与跷蹊。ｗｗｗ．．ｍｅ.~.

既然是山贼，求财不到肯定会杀人，以何夫人姿色上乘，肯定少不了一番侮辱，而山贼没有对她下手，很是让秦寿感到意外与跷蹊。

不敢确定何夫人所说真实性，说实在的对于何夫人秦寿兴趣一般般，要不是何大公子关系，秦寿压根提不起兴趣，打击死何大公子最好办法，莫过于拿他亲娘开刷，敢与自己作对就要有被报复的心里准备。

秦寿心不在焉晃悠一圈地盘，查看了眼准备完工的钢铁厂与水泥厂，李世民催促了不少次，总算差不多可以完工了，又溜达一圈查看农田，一晃就是一个时辰过去。

正准备去看造纸作坊，盘算如何提高生活用纸，改善生活缺不了纸张广泛应用，洪武急色匆匆跑来，打断了秦寿去查看造纸作坊的想法。

“将军，吴王殿下在大厅等候！”

“恪弟又回来了？”

当洪武说出李恪又跑回来，秦寿顿时感到一阵头疼，这家伙还真是不安分，有事没事跑回来，难道就不能消停一下？

洪武不知道秦寿心里想什么，按道理王爷拜访是好事，可秦寿头疼的样子，让洪武很是无语，这可是多少人盼不到的好事！

李恪大老远跑回来，秦寿不得不去看看，说不准他还真有什么大事，要不然他也不至于大老远跑回来，洪武紧随其后跟着秦寿，慢慢开始习惯长乐一切。

“啧啧~~这冰激凌不错，嗯，好吃！”

“恪哥儿，你有点吃相行不？”

李恪从洛阳回来，无所事事的高阳公主亲自招待李恪，冰激凌一出手马上后悔了，吃货一样的李恪也不知道是牙好还是怎么回事，一口气啃了三个大号的冰激凌，还意犹未尽品尝第四个。#中@.

见识李恪肚量高阳公主后悔了，早知道不显摆拿出来招待了，这下倒好，招惹了李恪这个恶鬼，满嘴白乎乎的雪糕，还意犹未尽打着饱嗑。

“嗯哼~”

“寿哥儿，呃…”

秦寿走进大厅干咳一声，意犹未尽的李恪打了个饱嗑，挺着凉呼呼饱胀的肚皮，艰难地站起来朝秦寿拱手抱拳，高阳公主大翻白眼坐着，气愤不已地瞪了眼恶鬼李恪。

秦寿一脸无语地看了眼饿货李恪，他旁边散落的冰激凌竹筒，可以看出他吃了不少，一个足足二三两份量，一口气干掉四个，晚上有他闹肚子。

“你又跑回来干什么？别喝茶了，小心你肠胃受不了吐血，去给吴王准备冷水！”

“是，将军！”

秦寿大翻白眼没好气看着李恪，新收的婢女送上茶水时候，秦寿及时打断李恪喝茶解腻想法，一冷一热找死也不用这么积极。

婢女撤下热茶，李恪尴尬不已地揉着鼻子，高阳公主没心没肺偷笑声，很是让李恪感到纳闷，在秦寿愕然目光之中拍拍手。

‘搞什么？神神秘秘的？’秦寿一脸疑惑地看着李恪，而李恪拍完手后若无其事坐着，两名王府侍卫应声而现，扛着一箩青色长瓜出现。

“水瓜？！”

“水瓜？”

秦寿惊呼一声水瓜，轮到李恪一脸愕然了，还

真不知道这用来煮贼清甜的瓜，居然还有名字叫水瓜，看秦寿一惊一乍的样子，李恪顿时感到一阵气馁。

原本以为发现不得了的好吃新奇瓜类，大老远特意跑回来显摆，没想到秦寿居然认识这新奇的瓜类，感觉上当受骗的李恪，恨不能回去逮着天竺货商骗子暴打一顿，摆明是忽悠自己！

秦寿不知道李恪心里想些什么，目光完全给一箩筐的水瓜惊呆了，待皇宫侍卫把一箩筐水瓜放置地面，秦寿马上跑上去用手抓起一个水瓜，还凑到鼻子间嗅了嗅水瓜特有的味道。

水瓜现在应该叫做天罗瓜，唐宋前几乎无人知晓，就算是有人知晓也不知道食用，天竺那边的特产，至于为什么到明朝才有人发现，秦寿不知道也没有兴趣去知道。

水瓜浑身是宝错不了，营养价值高的同时老水瓜里面丝用途不少，可以刷锅又可以用来造纸，最重要的水瓜可以做药用。

“恪弟，你可真是带回了好宝贝啊！”

“嗯？寿哥儿，此言当真？”

气恼的李恪在秦寿欣喜表扬声下，眯起眼看着秦寿，想要确定秦寿不是开玩笑，柳暗花明又一的

心情，李恪心中大定，秦寿的话已经明确了，这水瓜是好东西。

“废话，算你还有点本事，对了，恪弟，你怎么弄到的？”

“嗯，一个天竺货商孝敬的，说实在的这水瓜真心不错，就是里面硬馇馇的丝难以下咽…”

秦寿没好气白了眼李恪，摸着手里有些变老的水瓜，没有告诉李恪他给人坑了，这水瓜属于做种了，里面都已经成丝了。

而李恪把事情经过说出来，秦寿更是无语，好吧，总算是办对了一件好事，安排李恪去洛阳是明智的选择，发现新鲜玩意知道上报。

“恪弟，那个天竺货商离去没有？”

想到了什么，秦寿按耐不住心中激动，询问天竺货商下落，说实在的天竺还真有很多瓜果蔬菜没有引进来，要是那个天竺货商还在，或许可以叫他把特产带来。

“没有，估计要在洛阳筹备货物带回天竺，茶叶一时间没有找到…”

李恪把天竺货商带来大量珍宝行贿自己事说出来，想通过他自己联系秦寿，进购一批茶叶带回去，秦寿把洛阳的茶叶作坊都收了，以至于茶叶在

洛阳居高不下，民间小作坊炒茶技术还真不敢恭维。

“哦？竟有此事，嗯，你先回去，通知他来长乐一趟！”

合作秦寿当然很乐意，而秦寿更在意天竺商人这条线，要是他能够帮忙带来天竺特产，那就更完美了，当然要是能够带来橡胶树更完美！

“那，冰激凌...”

“少不了你的份，赶紧去办，办妥了寿哥儿专门派人隔三差五送你一大堆，撑死你！”

李恪馋嘴的模样，秦寿顿时一脸黑线，没好气鄙视着李恪把他赶回去，得到秦寿的许诺，李恪眯起眼双手抱拳，先回王府休息一晚次日在回洛阳。

第454章废物循环

黄昏前，秦寿去了一趟医馆，得知药王孙思邈去了一趟赵国公府，秦寿心中很是不喜，不用问肯定是长孙无忌走投无路，拉下脸来求孙思邈救治长孙涣。

而孙思邈敌我不分，大公无私的医者父母心慈悲，很是让秦寿不喜，回去一趟找制毒专家丁不二索要醉鱼草高烧药，趁煎药童子忙碌不注意期间，偷偷撒下足量的高烧药。

至于会不会药力相冲，把长孙涣折腾死，秦寿可不管，让孙思邈吃点苦头也好，最好激怒长孙无忌交恶，到时候去出手相救，把孙思邈带出来就是了。

煎药童子一头雾水看着秦寿偷笑离去，搞不懂秦寿来来回回两次搞什么？想到自己药还没有煎完，孙思邈赶在城门关闭前进长安，开始加火煎药。

‘我实在是太坏了！’一箭双雕的小把戏，秦寿乐得坐收渔利，期待着长孙无忌发飙找孙思邈麻烦，到时候自己在去救驾，让长孙无忌以后再也不敢找孙思邈治病。

“嗯哼~”

秦寿歪歪意淫长孙涣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惨样，李怡然一声不善的干咳声，惊醒了秦寿的歪歪，发现李怡然双手叉腰，俏脸发黑挡住去路，秦寿心里一个咯噔。

“李大小姐，有事？”

李怡然不善的目光，秦寿一头雾水没看明白，看她模样似乎来找茬的，秦寿搜刮脑海，始终没想到自己那点得罪了她？

“围尺，剪刀何在？”

李怡然大翻白眼，没好气地伸出白玉般玉手，索要秦寿提及过的围尺与剪刀，秦寿说得那么神奇，李怡然早就有些心动了，哪晓得一等一周有余，迟迟未见秦寿拿出围尺与剪刀，忍不住亲自找上秦寿。#中@.

“啊？这个...”

最近一直忙碌其他事，还真把围尺与剪刀忘了，再者李怡然瞧不起的目光，秦寿以为她不在乎，没想到她还真记上心了，头疼不已的秦寿顿时无语了，李怡然嘴里一套心里一套，谁知道她想干什么？

“哼~两天内，本小姐要见到实物，如若不

然，哼哼~~你看着办！”

　　秦寿支支吾吾的表情，李怡然就知道秦寿压根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心中有气丢下狠话离去，留下一脸黑线的秦寿哑口无语。

　　当初不稀罕是她自己说的，现在又跑来索要，什么意思这是？郁闷不止的秦寿挠着头，搞不懂心口不一的李怡然。

　　带着郁闷的心情，秦寿直朝造纸作坊走去，围尺与剪刀简单，秦寿根本没有放在心上，关键还是怎么提升造纸技术，广泛推荐民生用纸才是王道。

　　长乐员工有少部分人经常痔疮发作，万恶的如厕竹子片够伤人的，要么就是得了****病，增加孙思邈负担同时又拖累工程工作进展。

　　想要摆脱用竹子伤身清洁土法，就要加大生产民生用纸，当务之急就要改善如厕用纸，不需要太好的质量，造纸残渣浆产出废纸，比起竹子好用多了。

　　造纸作坊内，石栗与一群造纸工人扎堆而坐，美滋滋品尝着冰激凌解馋，内部价格很深得民心，对于他们来说天天品尝美味的冰激凌，一钱的价格太划算了！

　　“石工头，这冰激凌百吃不厌，真不知道长怎

么想出来的？”

“就是，俺家闺女一天到晚缠着要，每天都要带回一个回去…”

“唉~你们知足吧，石某家败家子可是一天三顿少不了！”

石栗与造纸工人席地而坐，大吐心中苦水，虽然一钱一个不贵，可吃得了也不是好事，何况秦寿说过尽量少吃，以免肠胃不行的人经常受冷酸刺激闹肚子痛。

可冰激凌酸甜冷的味道，男女老少皆适宜，甚至逃不出它的魅力，浓浓的奶香加上纯天然的柠檬草添加料，更是让人喜得不得了。

“长？！”

秦寿突然到来查岗，把忙里偷闲的石栗与工人们吓了一跳，不约而同站起来，一脸局促不安看着秦寿出现他们身后。

“都坐下吧，石栗过来！”

“啊？是，长！”

对于工人们忙里偷闲吃冰激凌聊天，秦寿没有去责备他们，工作时间给他们留些休息时间很正常，一味剥削只会适得其反。

心里忐忑不安的石栗跟着秦寿身后，不知道秦

寿找他有什么事？还是算账自己偷懒给他抓个正着，不安的石栗跟着秦寿来到浆池。

“石栗，要是废纸重新洗浆，需要多久？”

“啊？废纸洗浆？”

秦寿突然其来的疑问，石栗愕然失神地看着秦寿，原本以为秦寿找他麻烦，没想到是在问废纸重新洗浆之事，一时没有醒悟过来的石栗傻谔谔地看着秦寿。

废纸洗浆有什么用？石栗不明觉厉，也不知道秦寿用意，一般用过的纸张大部分都是遗弃，除非是籍之类保管下来，再者就是老旧到破损才遗弃。

“不错重新洗浆，不需要有多好，只要能够成型粗糙厕纸就好，要改善一下里人全部生活，杜绝用竹片！”

“粗糙厕纸？！”

当秦寿再次说出最终目地，石栗直接无语到姥姥家，用纸当厕纸？也亏秦寿想得出来，要是人知道了直接吐血有份，太不尊重昂贵的纸张了！

“少废话，没时间与你磨蹭，简单手艺不需要多精湛，需要多长时间？”

秦寿没空与石栗墨迹，只要准确的纸张成型时间，要是快速的话，秦寿不介意增加收废品职业，

在添加一个收废弃纸张，加入其它碎料纤维，增加厕纸产量。

“一周，至少要一周时间，压纸与烘纸…”

石栗想了一会，直接说出大致成型时间，既然秦寿说厕纸不用太精湛手艺，粗糙不堪也不怕，石栗把大致过程说出来。

得到石栗大致具体时间，一周时间成型秦寿很满意，以现在落后手工艺翻新纸张，这是最快的速度了！

“嗯，好，石栗，你明日去找舟子卿，叫他派人来在加建一个洗浆池，专门接收废纸与造纸的残渣浆，加些纤维织物煮烂…”

秦寿把粗糙量产的厕纸技术说出来，石栗竖起双耳用心听着，当得知秦寿造厕纸添加那么多碎料，顿时一阵无语，那还是能用的纸张吗？

交代完石栗，秦寿马上转身离去，去找管理收废品的聂明，给他增加收购废纸的项目。

第455章月夜杀机

“秦郎，你怎么了？”

入夜时分，武媚娘端着参汤走进房，看了眼一边酣睡的何夫人，直接走到心烦意燥的秦寿面前，轻轻放下手里的参汤，刚想垫手过去试探，给秦寿一手挡住。.~.

“没事，就是有些感到有些不安，好像有什么事要发生，今晚右眼皮跳得十分厉害…”

秦寿放下手里的铅，画了一半的模型图放到一边，经过与阎立德讨教画工一段时间，秦寿画画水准提高了不少，不在像以前画得自己看了也脸红。

从用完晚饭到现在，秦寿也不知道自己右眼皮跳了多少次，虽然秦寿不信这些，可有时侯宁可信其有也不信其无。

“秦郎，你这是操劳过度，喝碗参汤补补吧！”

秦寿多虑的心思，武媚娘忍不住莞尔一笑，捧起参汤递给秦寿，长乐守卫森严，怎么可能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也许吧！”

秦寿接过武媚娘递来的参汤，觉得武媚娘的话

很有道理，自己想多了或者有可能劳累过度了，基于原因秦寿更相信后者。

秦寿猜测自己极有可能是生理性的跳动，用眼过度或劳累、精神过度紧张、压力过大时出现，发作时间有时长有时短，跳动程度主要看疲劳。

“秦郎，她...”

武媚娘一脸怪异地看着秦寿，要不是何夫人一直酣睡着，武媚娘还以为秦寿把她吃了，通过何夫人三日未梳洗的情况，武媚娘知道秦寿没有去侵犯何夫人。

现在秦寿偏向喜好大龄女子，武媚娘觉得秦寿有些怪癖，先是钱夫人，后面是她姐姐武顺，到现在还完整无损的何夫人，武媚娘猜测着何夫人用不了多久，迟早会变成秦寿的禁脔。

当然武媚娘还不知道，皇宫里面还有独守宫门，期盼秦寿到来的阴妃，而吃在碗里想着锅里的秦寿，还在打着韦贵妃的主意，敢给李世民戴环抱型帽子，色胆包天也不为过！

“待查之中，对了，媚娘，晋阳小公主如何了？”

秦寿看了眼酣睡的何夫人背影，摇摇叹息一声，突然想到闹人的晋阳小公主，秦寿就头大无

比，开始陪她两三日还有些耐心，可现在长乐发展在即，哪有那么多时间陪她玩？

慵懒的高阳公主连带她妹妹心也没有，心情好就带她去溜达一圈，心情不好就自顾自的玩，典型自私自利的家伙，仙儿她们又和晋阳小公主合不来，很是让秦寿头疼不已。

“小公主刚入睡，秦郎，小公主一直这样也不是法子…”

“好吧，好吧，郎君我想法子打发她离去，你先出去吧，郎君我还要赶出图纸给王铁匠！”

武媚娘提及晋阳小公主的事，秦寿头疼不已应付武媚娘，难不成告示她自己夜里偷溜进宫，给她发现了的事？秦寿敷衍的回答，武媚娘摇摇头叹息一声，端起秦寿喝完的参汤走出去，不敢打搅秦寿忙碌。

秦寿呆在房里想破脑袋改进蒸汽车，长乐两里处却聚首了两百多名黑衣人，全都清一色蒙脸手握很普通的集市常见铁刀剑，隐藏黑黝黝草丛里躲避值夜巡逻的长乐治安队。

“八嘎，那是什么玩意？”

黑衣人头领眼红看着长乐值夜巡逻治安队手里油光灯，几米射程的光线惊呆了他，从未见到过如

此神奇的油光灯，要不是有任务在身，黑衣人头领恨不能抢过来。

值夜巡逻治安队离去后，一名黑衣人迅速从长乐方向跑回来，灵猫似的隐入草丛里，安逸太久的巡逻治安队，丝毫不知道有人胆大包天打长乐主意。

“吉郎，打探清楚长乐布防没有？”

黑衣人头领一边拍打蚊子，一边颇有怨气询问跑回来的探子，喂了半个时辰的蚊子，黑衣人头领觉得浑身痒得不得了。

“佐川将军，打探清楚了，铁匠作坊都布置在外，兵营距离铁匠作坊有半盏茶时间...”

探子吉郎把摸底到的情况说出来，包括巡逻值夜的治安队规律，都一一说出来，治安队懒散的巡逻，喜得佐川一库摩拳擦掌。

“哟西，天照大神佑我大和，速战速决，只抢技术图纸，最好能够抓到姓王的！”

“嗨！”

随着佐川一库下令，二百多名黑衣人同时拿出刀剑，朝还在亮着火的铁匠作坊摸索前进，打探到王铁匠他们今晚要赶工，佐川一库把握机会开始动手。

通过回来的卧底探子回报，长乐的王铁匠掌管着钢铁技术，他是整个长乐铁匠工头，资料全在王铁匠身上，开工锁进铁柜里，回去就带在身上。

经过一天踩点，佐川一库见过王铁匠，知道他面貌亲自带队去抓人，留下一百多人做支援随后赶到，抓到人抢到技术资料就马上跑。

“有刺客！”

长乐隐蔽哨塔第一时间异常情况，大批黑衣人摸索到铁匠作坊时，哨塔守卫就通过铁匠作坊火光发现他们，第一时间拿起小锤敲打哨塔上的铜锣，当当声发出警报。

“八嘎，上，活抓姓王的铁匠工！”

“嗨！”

佐川一库恨不能亲手活剐了粗心大意的吉郎，连隐蔽的哨塔都没有发现，行踪暴露佐川一库只能硬着头皮硬抢了，错过了这次机会下次就没有了。

黑衣人在佐川一库命令下，第一时间冲破铁匠作坊简陋木板，正在赶工打铁的铁匠工们吓了一大跳，见到黑衣人闯进来马上四处逃窜。

“抓住他！”

佐川一库发现王铁匠逃跑身影，一边挥刀砍杀挡路碍事的铁匠工，一边呼喝身后的手下去拦截王

铁匠，以免他跑来白费功夫。

“救命啊！”

莫名其妙闯出黑衣刺客，还针对自己而来，吓得魂飞魄散的王铁匠马上跑到铁匠作坊大门，撒开喉咙大呼救命，当门外出现的人不是守卫，而是黑衣人的时候，王铁匠崩溃到极点，双眼急速收缩看着刀身砍来。

“啊~”

“八嘎，别杀了，抓住他！”

王铁匠下意识用手挡住刀身，佐川一库及时出口破骂，挽回了王铁匠断手的命运，鲁莽的黑衣刺客及时收住手，没有砍断王铁匠的手臂，可也够王铁匠喝一壶的痛，收到惊吓与要命痛楚下，整个人晕过去。

“大胆毛贼，胆敢在长乐撒野？上！”

听到警报声的薛仁贵第一时间冲出里，未就寝的他戴上兵器，孤身一人杀进一窝蜂上前阻拦的黑衣人。

第456章一呼百应全村出动

“啊~”

薛仁贵仿制的方天画戟一记横扫，兵器断刃声与惨叫声同时响起，枪头两侧半月利刃削铁如泥，削断黑衣刺客手里普通刀刃同时枪尖划破他们的喉咙。()$()$(小)$(说)$().---.高速！

两名黑衣刺客同时跪倒地面，手中断刃脱离双手，死死捂着破开喷血的喉咙，挣扎了几下扑到地面抽搐着，没有停留的薛仁贵拽拖着带血方天画戟，直奔铁匠作坊杀过去。

孤胆英雄似的左右开弓，带血画戟所触普通兵器不到一回皆断刃，不知死活的黑衣刺客蜂拥而上，试图逼退薛仁贵救王铁匠。

“尔敢？！”

佐川一库跑到晕倒王铁匠身前，刚想要掳走王铁匠闪人，盛怒的薛仁贵投出手里画戟，直朝佐川一库飞过去，同时空出双手套白刃。

呼啸兵器带着破空声把佐川一库吓得魂飞魄散，知道薛仁贵方天画戟厉害，佐川一库没有迎接，狼狈十足跳开躲过飞来的方天画戟致命一击。

“杀！”

佐川一库刚双脚落定，寻声赶来的值夜巡逻治安队第一时间出现，在风火雷电四人带队下，从四面八方陆续赶来，与外围的黑衣刺客们交战在一起。

“把他带走，撤！”

眼看情形不妙，佐川一库不忘呼喝门外的黑衣刺客掳走王铁匠撤退，传闻之中的战神秦寿没有出现，他手下的猛将先出现，佐川一库不敢恋战，人到手基本任务完成，没有必要浪费时间耗下去。()$()$(小)$(说)$().---.高速！

黑衣刺客早已产生退意，一直预警的哨塔惊呆了长乐夜里上空，原本熄灯大半的房开始亮起灯火，民们衣衫不整骂骂咧咧拿着农具从里跑出来。

佐川一库下达撤退令，正合了苦苦抵挡武勇的薛仁贵黑衣刺客们心意，作坊门口边的两名黑衣刺客一人一边抓起王铁匠，在同伙保护下开始跟着佐川一库后撤。

“大胆贼首，哪里跑！”

王铁匠给掳走，薛仁贵第一时间发现，可身边二十多个黑衣刺客苦苦纠缠，很是让薛仁贵火恼，王铁匠可是长乐灵魂铁匠工，最重要的人物丢失不得。

火恼无比的薛仁贵拼着挨刀，手里普通大刀一击力劈华山，以后背中两刀砍伤代价，活劈了一名挡路黑衣刺客，断刃的大刀薛仁贵直接丢弃。

薛仁贵欺身而上继续挡路的两名黑衣刺客，没有理会左右与后面追赶的黑衣刺客，双手紧握成拳，使出秦寿无私传授的秦叔宝绝学太保神拳招式。

“碎！”

薛仁贵暴喝一声，双手左右交叉同时打出，硬生生打在两名黑衣刺客肋骨，碎骨声清脆响亮，两名挡路的黑衣刺客手里武器突然掉落地面，软如泥似的双双倒在地面，连惨叫声也没有就彻底死绝。

“八嘎，杀了他！”

同伴无声无息死去彻底激怒其余黑衣刺客，凶狠十足挥刀而上，一副不活劈了薛仁贵誓不罢休的阴狠，薛仁贵头疼不已地收回双拳，反手一记肘击击飞一名黑衣刺客，趁乱追赶离去的佐川一库。

“倭国猪，你爷爷我在这里！”

正准备追上去的黑衣刺客，突然听到身后阴狠的嘲笑声，还没来及反应先后出现惨叫声，两个最后的黑衣刺客撞倒前面的人，爬起来的黑衣刺客惊恐地发现后面情况。

秦寿活动着双手不紧不慢走上前，光是秦寿一个不至于黑衣刺客们惊恐，而是秦寿身后密密麻麻的民，眼花缭乱的锄头洋铲扁担看得黑衣刺客们头皮发炸。

“亲们，给本长打，狠狠地往死里打，让他们知道长乐不是好惹的，有什么事本长担待着！”

“打死他们！”

秦寿一挥手煽动情绪，倭国敢来长乐闹事，简直是活腻了，不给点颜色他们瞧瞧，还真当自己是好欺负的？

贺明不甘示弱带头起哄，人多气壮的民们在贺明煽动下，理直气壮呐喊着冲出去，管你什么刺客不刺客，几千上万人还怕眼前二十几人？

几千号人扬着火把冲来，还有愤怒的喝骂与怒吼声，那场面何其的壮观？连懒得动手的秦寿也忍不住感叹起来，人多气势大牛鬼蛇神见了也回避！

“八嘎，撤！”

民一窝蜂而上，把黑衣刺客们吓了一大跳，理智的他们没有愚昧到死撑到底，大难当前各自纷飞，黑衣刺客一分散悲剧马上发生。

蜂拥而上的民们马上把他们包围起来，手里的锄头、洋铲、扁担凶器往死里打，有了秦寿坐镇担

保无事，一眨眼间二十多个黑衣刺客毫无还手之力，双拳难敌上百钝器玩命往死里打，头破血流倒地惨叫连连。

秦寿双手抱胸面无表情地看着嗷嚎连连的刺客，敢来长乐闹事就要有作死的心里准备，至于掳走的王铁匠，秦寿根本不用担心，倭国乔扮的刺客逃不出五里外，更何况还有薛仁贵去追赶。

一刻钟不到时间，偷袭的黑衣刺客叫苦连连，兵营出动最快的虎豹骑一出现，黑衣刺客一面倒局势逐步减少之中。

精锐的虎豹骑出手狠辣，几乎没有留活口的意思，在夏侯墩带领下，长枪带着冲锋气势，直捣黄龙似的直破黑衣刺客混乱阵型。

零星反抗的黑衣刺客大部分都已经剿灭，死伤倒地的黑衣刺客偏布头，混乱之中铁匠作坊燃起熊熊大火，尸体烧焦味随风飘荡四处闪开。

“将军，刺客已平定，铁匠工伤亡二十一人…”

一刻钟过后，夏侯墩满脸鲜血从坐骑上跳下，单膝跪地双手抱拳，把战况一一说出来，包括作坊内未来得及救出的尸体。

“把活口全抓起来，今夜值守的人，杖责五

十，发现刺客的人，奖励金十两！”

“是，将军！”

夏侯墩领命暂且告退离去，秦寿奖罚分明赢得了周边的民与士兵们爱戴尊敬，自发自觉开始清理血腥的场地。

秦寿阴沉着脸色，目光看着烧起熊熊火焰的铁匠作坊，贺明带领着民们开始忙碌救火，以免火势波及周边的啤酒作坊和木工作坊。

“间人，你等着，这账迟早跟你算清楚！”

秦寿咬牙切齿看着烧毁的铁匠作坊，铁匠工伤亡二十一，光是损失人才就够秦寿肉疼了，还要安抚赔偿亡者家属，一时疏忽大意导致酿成悲剧。

第457章生不如死

子时三刻，秦寿坐在旧长大厅内喝茶，薛仁贵不负秦寿期盼，押解回五花大绑的吉郎，其中还有失血过多晕过去的王铁匠。.~.

夏侯墩把长乐伤亡情况一一汇报出来，十八个匠工无辜死在混乱之中，一轻伤两重伤，还有损失铁匠作坊等等全汇报出来。

秦寿阴沉着脸色，握紧手里的茶杯轻轻颤抖着，可以看出秦寿此时此刻心里有多愤怒，铁匠工培养到现在，已经不是用金钱来衡量损失了。

技术隗宝是秦寿闷声发展启航船，损失的人才短时间内难以培养，拖累诸多工程不说，想要铁匠这一门恢复元气，恐怕没半年一年时间难以办到。

“将军，薛某惭愧，贼首跑了，还请将军恕罪！”

半盏茶时间过去，薛仁贵单膝跪地负荆请罪，一脸惭愧让主脑跑了，只抓到小鱼真正大鱼却跑了，原本不会发生的事，却因为自己失职有负秦寿期盼，薛仁贵感到惭愧不已。

长乐安全内务，基本都交由薛仁贵处理，长年安逸加上不忍见到浪费人力，薛仁贵逐步减弱了夜

里的巡逻人员数量，导致倭国杀手有机可乘。

一边站着的夏侯墩挪挪嘴想要说些什么，可见到薛仁贵已经带回王铁匠，按理奖罚分明的秦寿，应该会斟酿惩罚薛仁贵过失，识趣闭嘴不去添乱。

“鉴你有伤在身，暂且赦免你的过失，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待伤好了自领二十杖刑，明日你带抚恤金去安慰死去匠工家眷，下去疗伤吧！”

开始潘安已经派史勇前来提醒过，没怎么放在心上的秦寿没去多加注意，没想到居然酿成如此大祸，要是提前防范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

秦寿自己也有疏忽责任，并没有完全责怪薛仁贵防守不力，只是他体恤手下好心办坏事，秦寿不得不给薛仁贵长长记性，以免日后再出现类似事件。#中@.

“谢将军！”

秦寿从轻发落已经很宽容了，换做其他人恐怕早已拉出去砍了，要么就是打成残废赶出长乐，损失这么多匠工，足够秦寿杀鸡儆猴泄愤了。

薛仁贵惭愧拱手抱拳告退离去，不忘把晕过去的王铁匠带下去疗伤，留下秦寿与夏侯墩还有守卫们在大厅，连夜审问抓到的吉郎。

“跪下！”

“八嘎…”

夏侯墩不用秦寿示意，直接面无表情走到吉郎身后，一脚踢中吉郎膝盖，强迫小杂鱼吉郎跪倒地面，吉郎大骂一声，马上招惹夏侯墩一记老拳暴打。

“谁派你们来的？谁负责安排你们的行踪？”

秦寿端起茶杯，强忍着心中大卸吉郎八块冲动，平心静气问出两个问题，谁派他们来的秦寿心中有底，最关键的还是谁接应他们？居然把他们隐藏的这么好！

要不是想知道真相，秦寿才懒得跟吉郎废话，直接拉出去酷刑折磨到死，在吊在长乐外面警告不安份的人，长乐有仇必报不是好惹的。

“哼~”

吉郎不屑一顾地撇起头，要不是为了保护佐川一库离去，他自己也不会失手给薛仁贵抓到，事已定局吉郎骨气锵锵，一副视死如归高傲态度。

“好，骨头这么硬是吧？夏侯墩，给他来个生不如死！”

吉郎硬骨头的态度，秦寿怒极反笑起来，打了响指示意夏侯墩给他酷刑试试，看他能够坚持多久？

“将军，什么是生不如死？”

夏侯墩一头雾水，招来守卫好生看好吉郎，怕当众说出来丢了秦寿的面，故而走到秦寿身后，小声翼翼询问，什么生不如死？夏侯墩听都没听说过。

“去把丁不二找来！”

“是，将军！”

醒悟过来的秦寿无病呻咛一声，一手轻拍着额头，差点忘了鬼医丁不二琢磨出来的变态酷刑，直接挥手示意夏侯墩去找丁不二，让他见识什么叫生不如死！

夏侯墩带着一头雾水离去，直跑向后院去找丁不二，跪地的吉郎一脸不屑，大唐所谓的酷刑，在他们倭国十二大变态酷刑里，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将军，谁要玩生不如死？”

没多久丁不二带着杀猪刀出现大厅，夏侯墩一脸恶寒地远离丁不二，似乎了解到了什么叫生不如死，没想到丁不二居然想出这么折磨人的酷刑。

“丁不二，你看他最多能挨多久？会老实招供？”

秦寿一手指着吉郎，眯起眼看着丁不二，他玩出来的生不如死，还真是够绝的，伤口撒盐也不为

过，典型凌迟处死的雏形。

吉郎咯噔一下，丁不二手里的杀猪刀贼吓人的，锈迹斑斑的杀猪刀钝的要命，变钝的刀口残留着干枯血迹，也不知道丁不二哪里找来的。

“嗯，就他这个身板？应该能够撑到早上，将军，要施刑吗？”

丁不二啧啧有词地上下打量着吉郎，手里的锈迹杀猪刀带着一顾腥臭味，吉郎冷汗连连，强忍着丁不二用杀猪刀拍脸的腥臭味。

“随意，本将军乏了，夏侯墩，你在这里等消息！”

“是，将军！”

夏侯墩一脸黑线地看着秦寿离去，在丁不二目光示意下，一挥手招来四名守卫把吉郎按到地面，同时脱去吉郎身上衣服，把吉郎吓得破口大骂。

“八嘎…”

丁不二狞笑地拿着杀猪刀，在吉郎手臂磨刀刮毛似的，看得一边的夏侯墩一脸黑线，眨眼间愕然地瞪大眼，丁不二用力一划，吉郎右手臂顿时皮开肉裂，锈迹斑斑的杀猪刀染满了鲜血。

“啊…”

吉郎杀猪似的惨叫一声，四名守卫同时按住吉

郎手脚，难以动弹的吉郎脸色扭曲起来，凸起双眼死死盯着丁不二。

“哎呀呀，一不小心划伤了，痛吧？给你消消毒！”

丁不二嘿嘿声笑着，无视吉郎吃人的目光，在夏侯墩恶寒的目光之中，从身上摸出私盐与榨出的辣椒水，在大厅内找到碗混合，贼兮兮地笑着蹲到吉郎面前。

“最后问你一遍，招还是不招？”

“哼~”

夏侯墩在丁不二没灌辣椒与私盐混合水前，审问吉郎招不招贡，骨气还算不错的吉郎咬牙冷哼一声，夏侯墩轻拍丁不二肩膀，示意他继续。

“啊…”

辣椒与私盐混合的折磨人猛料，在丁不二吹着口哨淋下伤口时，吉郎四肢抽搐的十分厉害，按住他的四个守卫差点给他挣脱，直到吉郎受不了辣椒水与私盐要命折磨，双眼一黑晕过去。

第458章杀鸡儆猴

“长乐遭遇袭击，诸位爱卿有何看法？”

次日清晨朝会散去，李世民留下李靖与两位大唐丞相，原本想留下程妖精，哪晓得程妖精旷早朝，大清早就去长乐看望出事的贤婿。

()$()$(小)$(说)$().---.高速！

比起程妖精积极李世民逊色多了，可政事繁忙李世民也只能无奈叹息，无法分身去顾及其他，以长乐的防守力，李世民无需担忧太多，担忧的则是倭国越来越不安份了！

通过长乐那边了解得知，昨夜突袭长乐的正是倭国，胆大包天的倭国在大唐境内作乱，而且还一次性来两百多人，他自己一点也没有知觉，李世民想不生气都难，肯定是有人暗中帮助。

“皇上，依微臣判断，还是要查清事情经过，才能下定论！”

李靖没有过多言论，把皮球踢回给李世民，倭国能够这么明显混进来，肯定是有人暗中协助，至于是谁暂且未知，胆敢勾结外藩的人，除了争权的皇子们，李靖还真想不出其他朝臣谁有这个胆量？

与其言多必失还不如甩手不理，李靖直接把麻

烦丢回给李世民，等李世民自己慢慢寻找答案，知道的越多越麻烦，还不如识趣当个瞎子聋子，装作什么也不知道！

“启禀皇上，药师所言有理，臣等无异议！”

李世民目光看向房玄龄与魏征，两人同时开口不掺和其中，敷衍李世民的问题，消息灵通的李靖都不掺和，他们才没那么傻去掺和。

三位朝臣圆滑打太极，李世民只能吹胡瞪眼，知道他们心里想些什么，不想沾惹太多是非，有觉悟的李世民隐隐猜到了什么，始终不愿意相信事实。

“启禀皇上，松洲传来消息…”

李世民正要发怒的时候，李靖识趣用松州消息打消李世民，侯君集与牛进达还有刘兰等人临近松州，预计有可能九月发动攻击。

“嗯，松赞干布狼子野心不容小觑，只可惜…”

侯君集等人行军速度加快了，有点出乎李世民预料，原本预期有可能九月中旬到达松州，没想到他们提前了整整一周时日。

行军速度快了又如何？少了杀手锏烟花磷火弹，李世民心中那个气，大理寺卿刘弘明查了整整

半个月有余，始终没有查到烟花磷火弹丢失蛛丝马迹。

要不是李世民心中有数很难追回烟花磷火弹，恐怕早已拿刘弘明问罪了，失窃过去好几日才有消息，烟花磷火弹算是断案了！

李世民相信丢失的烟花磷火弹，很快会浮出水面，而烟花磷火弹出现就代表着，李世民肯定会以损失换来真相。

李世民这边心烦松州战役与烟花丢失情况，长乐那边秦寿更是恼火无比，大清早程妖精就串门，而且还是赶着吃早饭时间，厚颜无耻蹭吃蹭喝，程紫苑羞愧不已，为自己爹爹无耻感到丢脸。

“哎呀呀，这么小的冰激凌，哪够我老流氓一口？贤婿，还有乎？”

“……”

秦叔宝一脸黑线看着厚颜无耻的程妖精，在看看他桌面散落的七八个冰激凌竹筒，得，典型吃货一个，感情打着看望秦寿名义来打秋风的！

秦叔宝吃饱喝足带着贾蓉出现散步，没义气丢下秦寿独自应付厚颜无耻的流氓岳父，摊上无耻的极品岳父，秦叔宝也不知道秦寿是幸还是不幸？

但是有一点秦叔宝很欣慰，至少自己不在的时

候，程妖精护犊的个性，起码可以撑着秦寿，也算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吧！

大厅内程紫苑等女早已回避或自找地方玩，留下秦寿独自应付程妖精，洪武屹立秦寿身后，随时等待着秦寿吩咐。

“岳父大人，你今儿来，不会是只为冰激凌吧？”

秦寿一脸黑线打了响指，洪武识趣去城堡地下冰窑，取成型好的冰激凌出来，待洪武离去后，程妖精马上哭诉着嘴脸，垂头丧气不已。

“非也，非也，听闻三逆子给带去什么改，贤婿，你可要给个实在的说法，要不然老流氓我很难回去应付你岳母...”

程妖精大吐苦水，也不知道程夫人如何得知消息，揪着程妖精耳朵去取证消息，闹过一次程夫人吃亏过，没脸在来只好把程妖精赶出来。

“军有军规，国有国法，岳父大人，请你回去告知岳母，要是她在过分干涉打乱小子军规...”

秦寿把事情经过原委说一遍，程妖精得悉之后恍然大悟同时摇头叹息一声，为自己三个不争气的逆子感到可耻，马上打江山混过来的程妖精知道军规重要性，理解秦寿用心良苦发自内心惭愧不已。

“将军，倭贼招供了！”

“哦？招供了？”

夏侯墩走进来汇报吉郎招供的消息，程妖精坐在一边没有说话，昨夜长乐遭遇大胆贼子突袭，程妖精就是顺道过来看看情况。

“是的，将军，贼子叫吉郎，是倭国公主派来抢技术的，据他交代是已故大臣长子杜荷引线窝藏...”

吉郎嘴硬出乎夏侯墩意外，而他硬撑到最后招供，还真得多亏丁不二无耻招数，割下面在加辣椒水和盐水，撑得过来残废一生，撑不过来还好一点一死了事。

可丁不二拿出针灸，废话一大堆保管他死不了，后半辈子生不如死，吉郎崩溃了，丁不二准备动手的时候，一五一十把他所知道的事全盘套出，包括撤离的路线等等。

“杜荷？他不是太子的手下吗？”

当夏侯墩说出实情真相，秦寿忍不住皱起眉头，原本以为有可能是李泰那个家伙，没想到居然是李承乾，还真是出乎人意料之外！

“把那些贼子连同尸首全吊在外面！”

“是，将军！”

秦寿面无表情下达命令，夏侯墩愣了愣，包括一边看热闹的程妖精也傻了眼，这也太阴毒了吧？清醒过来的夏侯墩领命告退去办事。

“贤婿，你这…”

程妖精皱起眉头，有些不喜秦寿这种办事方式，太缺德了，死者已矣安息便可，没有必要如此记仇报复虐尸。

“岳父大人，小子向来别人敬我一尺我还对方一仗，但是如若有人胆敢来阴的，小子我就不用客气了！”

秦寿不屑一顾地撇撇嘴，不杀杀鸡警告警告，还真以为自己好欺负，李承乾？他还真活腻了，坏心眼大开的秦寿摸着下巴，打量着一边的程妖精，是时候给李承乾找些麻烦了！

第459章心境大变的阴妃

夜里时分，掖庭宫内一如既往安然无恙，秦寿摸黑混入韦贵妃寝宫，只可惜没赶对时间，韦贵妃早已熄灯就寝了，白跑一趟的秦寿只能朝阴妃寝宫方向摸索过去。 .me

尊重古人忌畏秦寿没敢去见守孝娇妻李丽质，就算是见也是偷偷摸摸隐藏见她，以免她知道自己进宫，心生怀疑自己没安好心。

阴妃在寝宫独自哀怜，秦寿好久没来她感觉心里一阵空荡荡，眼看子时降临，独守寝宫的阴妃幽幽叹息一声，正打算就寝的阴妃吓了一大跳。

“秦将…唔唔…”

突袭而来的秦寿搂住阴妃盈盈一握蛮腰，狂热吻向阴妃鲜红柔嫩的柔美樱唇，阴妃娇羞地闭上自己梦幻般多情美丽的大眼睛，在秦寿老练手法爱抚下，娇俏的小瑶鼻呼吸越来越重、越来越急促…

秦寿如如醉品尝着阴妃香唇红如血胭脂，只觉怀中的绝色大美人儿吐气如兰，娇靥若花，一股特有的体香沁入心脾，让秦寿欲罢不能不愿放手。

特别是阴妃抹胸前紧贴着两团双峰，急促起伏的怒耸双峰，让秦寿迷恋不已，很难相信她是抚育

过一个孩子的母亲，虽隔着一层薄薄的丝绸，可秦寿仍能感到那柔软丰满的刺激。

比起秦寿迷恋，阴妃何尝不是如此？秦寿硕大健美的胸肌，阴妃能够感受到其中安全感，那不是李世民可以给予她的，加上秦寿玩法多样，比起死板的李世民，阴妃芳心渐渐挂在比自己小十几岁的秦寿身上。

“我迷人可爱的妃妃，叫声老公来听听！”

秦寿松开娇气喘喘的阴妃，手指轻勾阴妃下巴，厚颜无耻要阴妃喊自己老公，在唐朝喊老公很常见，也是这个时代发明出来的肉麻词。#中@.

阴妃羞涩难以开口，民间恩爱逐渐流行的老公老婆称呼她不了解，深居深宫大院的她也没有办法了解外面情况。

秦寿爱怜的目光，阴妃心中一甜，没有后悔当初决策，轻轻颤抖着长长的睫毛，如梦似幻的双眸迷恋不已看着秦寿，瞳孔里面倒影出秦寿的身影，动情的身躯软成泥似的，恐怕秦寿一松手就软倒地面。

“好吧，妃妃老婆，今儿冰激凌给无耻流氓黑走了，送你大礼补偿！”

知道阴妃一时间难以接受肉麻词，没关系时间

长着慢慢调教就是了，心情大好的秦寿拿出女性两件宝，得意洋洋看着愕然失神的阴妃。

秦寿手里半透明的轻纱内裤，还有昂贵绸缎制的胸，阴妃虽然不知道是何物，可见到秦寿不怀好意的笑容，就知道秦寿没安好心，忍不住俏脸一阵火辣发烫。

“咦？你？”

“妾身怕皇上…”

头脑发热过后秦寿发现阴妃手里带着金戒指，这明显是她来葵水的标志，阴妃通红着脸色，羞涩不已地说出实情直让秦寿松了口气。

“啊？好羞，妾身不要…”

确定阴妃是忽悠李世民，秦寿松了口气同时在阴妃耳边耳语一阵，阴妃羞涩不已地惊呼一声，没想到秦寿居然发明这么猥琐的东西，刚想逃离马上给秦寿搂住，好说歹说****妃勉为其难答应了秦寿要求。

阴妃犹如含羞少女，在秦寿期待的目光之中，背转身子慢慢褪去宫衣，展露出她迷人的**背影，丰若有馀，修长的双腿，丰满的肥臀…

阴妃慢腾腾的动作，撩得秦寿差点把持不住，而阴妃强忍着心里羞涩，手有些混乱穿上秦寿带来

的内衣裤，急得秦寿恨不能上去帮她快点穿好。

当阴妃羞涩转过头的时候，穿着一套跨时代的情趣内衣，秦寿深深给眼前尤物迷住了，不由自拔地扑上毫无准备的阴妃...

半个时辰过去，爽歪歪的秦寿搂着软成泥阴妃温存说情话，阴妃潮红过后俏脸紧贴秦寿胸口，听着秦寿强而有力的心跳声，回味着蚀骨铭心做女人的快乐，渐渐地满足过后倦意涌上心头。

“皇上驾到！”

宫殿外太监宣呼声惊吓到秦寿与阴妃，李世民突击降临把秦寿和阴妃吓得魂飞魄散，而秦寿更是要么不已，顾得不到什么狼狈，捡起地面自己和阴妃散落的衣物，一股脑丢进牙床边更衣屏风。

阴妃想笑不敢笑，狼狈不已的秦寿抓起遗落的鞋子，还有阴妃散落的宫鞋摆放好，马上直奔屏风处避难，钻床底是愚蠢的行为，而且也没有办法钻进去。

李世民出现前一刻，秦寿光留着身子钻进屏风内，而躺在牙床上的阴妃紧捂着锦被，装出风寒的轻咳声，闭眼装睡不敢看突击检查到来李世民。

“薛高，这是怎么回事？”

“皇上恕罪！”

李世民心血来潮的心情，顿时冷却下来，忍不住冷起面孔转过身质疑身后的薛高，连自己后宫贵妃染疾也不知道，他这个内务总管怎么当的？

李世民责备声把薛高吓了一大跳，噗通一声跪倒地面求饶，还真没想到阴妃突然染疾了，要是李世民责怪下来，薛高吃不了兜着走。

假装惊醒的阴妃一惊一喜，装出染疾风寒的虚荣，见到李世民没有上前，心存愧疚之心慢慢消失无遗，要是换做长孙皇后，恐怕李世民不会如此，妃不如后阴妃彻底醒悟了！

“臣妾参见皇上，臣妾偶感风寒身子不适，无法迎接还望皇上见谅！”

“爱妃何出此言？快快躺下，传太医了吗？”

机智的阴妃用风寒掩饰自己未消退的潮红，李世民摇头叹息一声并没有走过去，隔着老远询问阴妃的情况，风寒会传染，李世民就算是想要过去，跪地的薛高恐怕也会冒死提醒李世民。

“咳咳…谢皇上关心，臣妾已无大碍，休息一会即…”

“嗯，爱妃多加注意身子，薛高，摆驾回宫！”

李世民没有发现异常，加上阴妃演技凑巧到

位，略带遗憾转身离去，喜欢玩突袭的李世民性趣大失，只能去宠幸其他妃子了。

“我滴乖乖，真是要老命！”

李世民离去半盏茶时间，秦寿满头大汗穿戴整齐走出去，连同阴妃的衣物带到牙床边，而阴妃则缓了口气大翻白眼，刚才还真是玄啊！

“小妃妃，你先休息，过些日子我在来看你！”

“嗯~”

阴妃在秦寿安抚下，红晕未退轻轻点头，接受了秦寿亲密晚安吻，脸带不舍看着秦寿翻窗离去，良久幽幽叹息一声，双眸紧闭渐渐入睡。

第460章秦寿的克星

眨眼一周时间过去，长乐挂起的咸鱼警告，在咸鱼发臭时全丢尽火坑里焚烧，虽然秦寿偏激的作为有些过激阴损，可丝毫不影响过往商客与游客。.~.

“长乐最近收废纸什么的，听说价格还很厚到…”

“你这是孤陋寡闻，听说长乐要弄厕纸…”

“最近怎么不见长乐长？”

“谁知道呢？肯定又有什么新东西出现…”

长乐休息亭内，走累的商客与游客们停下来歇会，同时议论起长乐的变化，议论最多的还是秦寿，以往经常见到秦寿身影，现在秦寿深居简出很是让人怀疑。

也难怪商客与游客们猜疑，每次秦寿深居简出一段时间，就有新的事物出现，但凡在长安或长乐呆过一段时间，就了解秦寿喜欢玩惊喜。

而厕纸就是最大的惊喜，通过长乐的民们走漏风声得知，秦寿要量产改善生活的厕纸，商客们犹如猫嗅到鱼腥味，想方设法打探真实性。

要真是厕纸代替了竹片，无疑是暴利的财路，

聪明的客商知道货以稀为贵，要是带到长安以为城镇卖给有钱人，身价翻几翻都有可能！

“唉~伤脑筋做啥？到时候就知道了，话说这冰激凌不错！”

“就是，可惜带不远...”

提及手里啃着美味的冰激凌，商客与游客们摇头叹息不已，冰激凌一融化就变成水状，带不了多远而且还要及时食用，超过一日没有冰存藏甚至会变质变味。

现在冰激凌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聚贤楼，一个是起源地长乐，其他地方想尝都没有机会尝到，可惜了一条财路让客商们叹息不已。

“唉～～”

秦叔宝房内，孙思邈把完脉摇头叹息一声，贾蓉坐守一边轻轻擦拭着眼角，秦叔宝病殃殃地躺在床上，病入膏肤的秦叔宝脸白如纸，深度晕迷躺在牙床上一动不动。

贾蓉的哭声孙思邈持之手感到很无力，承蒙秦寿一直无偿支持亏损医馆，圆了自己救助世人伟大梦想，可却无法挽回或延寿秦叔宝的命，孙思邈很是惭愧。

“秦夫人，恕孙某无能为力，国公爷恐怕熬不

过入冬了！”

孙思邈把药方写好转交给轻抹眼角泪痕的贾蓉，道出秦叔宝寿期大限，虽然秦寿的补血养元药膳很有效，可秦叔宝年轻时不爱惜自己，失血过多导致年迈体能缺失，大小疾病积压过多，已无回天乏力之术。

加上秦叔宝以前长期服用金属丹，积累了丹毒里面慢性毒素，孙思邈在怎么妙手回春，也难以排出秦叔宝隐在身体里的毒素，只能说这是天意如此！

“有劳药王了，还望药王继续隐瞒！”

贾蓉一脸感激朝孙思邈施礼，识大体的贾蓉没有大吵大闹，连孙思邈都没有办法了，秦叔宝迟早离世几乎已成定局，要不是怕秦寿分心担忧，贾蓉还真想去告诉蒙在鼓里的秦寿。

“秦夫人放心，孙某还有事先忙，先行告辞！”

“药王慢走！”

孙思邈点点头收起行医囊告退，医馆还有很多病人，贾蓉不敢耽误孙思邈宝贵时间，亲自把孙思邈送出房间，转过头看了眼晕迷不醒的秦叔宝，抹净泪痕偷偷去煎药。

“螺丝，螺帽，五号牙纹的，快点，快点…”

“啊？哦，好，好的！”

铁匠旧址，秦寿睡倒地面，加装新的蒸汽车底盘钢板，黑牛充当人力举升机，双手维持三四十斤重的丑陋车身，加上了钢板之类变得更沉。

王铁匠侄子王海打下手，在秦寿催促声手忙脚乱翻找螺丝，也难怪秦寿催促，体恤黑牛搬抬不容易，三四十斤的重物维持一两刻钟没问题，可要是时间久了还是挺累的。

王铁匠还在休养之中，加上铁匠作坊一时半刻还未来得及做好，秦寿暂时放王铁匠半个月假期，包括哪些好久没休息过的铁匠工们。

“大功告成，黑牛可以了！”

把最后一个减震的钢板装好后，秦寿松了口气，剩下来加装轮子的事，直接丢给王海处理，秦寿开始装上蒸汽机，亲自动手组装自己第一辆代步车。

“将军，最近老夫人经常偷偷摸摸煎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哦？竟有此事？你确定没看花眼？”

大嘴巴的黑牛说出贾蓉偷偷摸摸的事，刚把蒸汽机放上去的秦寿，闻言忍不住停下手，贾蓉没事

煎药，还真是有些古怪。

黑牛很确定地点头，把他发现两次的事说出来，一次是夜里黑牛起来解手无意发现，还有一次是在医馆那边，秦寿忍不住怪异起来，直到门外出现李怡然，吓了一跳的秦寿无暇去胡思乱想。

“姓秦的，你什么意思？”

“李大小姐，有话好好说，别动手动脚的！”

李怡然怒气冲冲闯进来，手里拿着临时折断的树枝，追逐秦寿一顿猛抽，左右格挡的秦寿恼火无比，这个大小姐又发哪门子野蛮风？

黑牛一脸黑线地假装找零件帮王海，不去看冤家路窄一样的秦寿与李怡然，至于他们两个为什么一见面就相冲，黑牛表示真心不理解。

“围尺，剪刀！”

“啊？这...”

当李怡然说出围尺剪刀事，秦寿顿时一阵无语，好吧，坦白地说秦寿还真把这事忘了，要不是李怡然提起还真又望了！

这也不能怪秦寿，忙起来谁记得那么多？加上铁匠作坊又毁了，铁匠工都休息了，谁有空去弄剪刀？

“那个，李大小姐，你看，铁匠作坊都毁了，

能不能宽恕…”

秦寿一个头大，试图缓缓时限，一时半刻去哪找人给她准备这些工具？秦寿有些懊悔自己一时嘴贱，没事净给自己找麻烦。

“不行，本小姐今日就要，如果拿不出来，本小姐马上撤走裁缝女工！”

李怡然气鼓鼓地投出手里的树枝，没商量语气说出威胁话，秦寿头疼无比，还真怕什么来什么，李怡然这一句话正好击中秦寿软肋。

“你…好，好，李大小姐，别生气，秦某马上给你办，王海，去开炉！”

“啊？是，长！”

服软的秦寿作势投降妥协，好男不跟女斗，更何况李怡然抓住了秦寿的痛脚，迫不得已秦寿只好妥协，呼喝正在忙的王海开炉，好打发克星一样的李怡然。

第461章交恶到冰点

得到三剪两铁尺，李怡然勉强放过秦寿，放下狠话明日拿出围尺，便迫不及待去试试大中小三剪，还有两个量布匹用的新尺。#中@.

找茬的李怡然离去，秦寿如惜负重缓了口气，李怡然抓到自己的软肋要挟，秦寿还真拿她没有办法，裁缝工需要时间熟悉手艺，没两三年时间李怡然带来的裁缝工，一个都别想离去。

“小娘们，算你狠，看什么？继续干活，明日给本长弄好！”

“啊？是，长！”

王海在秦寿瞪眼喝斥声下，憋屈不已地开始动手组装秦寿蒸汽车的轮子，心中有气没地方发泄的秦寿，只好拿王海来开刷。

带着一股怒气秦寿把手尾丢给王海处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次自己的座驾，哪怕李世民提刀来抢，也要誓死捍卫，胡思乱想秦寿走出铁匠，迎面便见到贺明急匆匆跑来。

“长，那个赵国公带人来闹事了！”

“长孙无忌？！”

贺明把长孙无忌带人前来闹事说出来，秦寿马

上皱起眉头，长孙无忌前来闹事，秦寿大致已经知道他来意，无非是反反复复医不好他次子长孙涣的事。

退完烧又中风寒毒，如此反复恶性循环，他的次子长孙涣能好才是怪事，除非自己大发慈悲，不再整治他的次子，那他还有可能健健康康。

“行了，去忙你的！”

“是，长！”

秦寿挥退贺明，冷笑一声慢悠悠朝医馆走去，能把长孙无忌逼急亲自跑来闹事，看来长孙涣肯定是折磨的惨不忍睹，要不然长孙无忌也不会这样。()$()$(小)$(说)$().---.高速！

“庸医，你看你做的好事！”

“这...”

医馆内，长孙无忌双目喷火，怒视着毫不知情的孙思邈，不服他的药还好，长孙涣还没有那么惨，联系服了孙思邈开了一周的药，长孙涣此时此刻奄奄一息了。

医馆内百姓们指指点点议论纷纷，深知孙思邈医术了得宅厚仁心，根本不是长孙无忌找茬的庸医，很明显长孙无忌是爱子深切故意发难。

“嗯，如若你今儿不给个说法，莫怪...”

“莫怪什么？找皇上评理是吗？好啊，长孙无忌，尽管去找，秦某在这等着！”

“你…”

长孙无忌狠话没说完，秦寿及时出现解围不知如何是好的孙思邈，秦寿的话直让长孙无忌气得哑口无言，阴沉着脸色死死看着秦寿，心里懊悔不已。

早知道如此当初就不来求孙思邈了，长孙无忌甚至开始怀疑，这一切都是秦寿在搞的鬼，可又没有证据一时拿他没有办法。

先是长孙冲，现在又是长孙涣，心力憔悴的长孙无忌再也没有以前意气风发，换来的却是愁透心窝银丝斑斑，十一个孩儿没有一个争气。

“我什么我？秦某还年轻是需要人来指点，但不是长孙无忌你，别以为你沾着皇亲国戚可以胡所欲为，要请皇上来评理是吧？好啊，去吧，要秦某送你一匹马吗？”

秦寿一边说着，一边有意无意看向瘦如排骨的长孙涣，还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的那种，悲催的长孙涣简直是瘦到皮包骨地步。

‘好厉害的风寒毒，这么整人真的是生不如死地步！’见识到长孙涣悲催的模样，秦寿忍不住不

寒而栗，这家伙够悲催的！

既然要玩就玩到底，没有半点仁慈可讲，对待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秦寿敢保证，长孙涣好起来肯定会铤而走险玩命对付自己。

“自己败家子不争气，还好意思上门讨说法？长孙无忌，秦某敬你是堂堂国公爷，不跟你计较太多，太医都束手无策，麻烦你别在用权利来欺负药王硬要他看不可能治…败坏他来之不易的声誉！”

“怪不得，连皇宫太医都素手无策…”

“赵国公也太不厚道了…”

“你…”

秦寿冷讽热嘲的话，加上四周还有就医百姓议论纷纷，长孙无忌不知道说些什么好，爱子深切的他见不得长孙涣受苦，故而前来找麻烦，谁知道麻烦没有找到，反而给伶牙俐齿的秦寿反咬一口。

哪怕李世民来了，也理不到这事，甚至会认为长孙无忌无理取闹，加速失去了长孙皇后那一层关系，甚至有可能变成陌路人。

这不是长孙无忌所看到的，来之不易的权利，长孙无忌不想就这么失去，以前长孙皇后在世，长孙无忌可以与李世民忽悠，装出大公无私的阴险嘴脸。

现在？李世民说什么他屁都不敢放一个，不像以前有长孙皇后关系撑着，可以义正言词推脱甚至阻拦，现在巴不得李世民给越多好处权利他，更不敢去招惹李世民厌烦。

“好，很好，哼~走着瞧！”

“慢走，不送了！”

面对百姓指手画脚的指责，长孙无忌心中有气可又不能发，只好阴沉着脸色，放下狠话似的转身离去，秦寿冷笑一声，毫不客气送客。

“尊师，孙某…”

“没事了，为了你老声誉，以后这些仗势欺人无赖，少去招惹！”

孙思邈一脸惭愧抱拳答谢秦寿帮忙，秦寿安抚着孙思邈，提醒他以后少去招惹这些无赖，蒙在鼓里的孙思邈一脸感激地应着。

“诸位，赵国公家次子不知检点，不知哪里惹了恶疾，皇宫太医束手无策，故而找药王…”

“嗯，我叫说嘛，药王医术怎么可能差？原来如此！”

“这个赵国公也太不厚道了，他家次子经常逛青楼，该不会是…”

处理完纷争秦寿马上泼黑水，把所有罪责全推

卸到长孙无忌身上，看热闹就医的人顿时恍然大悟，比起赵国公不成器次子恶名狼藉，他们更相信仁心厚道的孙思邈。

经过秦寿颠倒是非黑白，看热闹就医的人误导了真相，一致认为无辜受害的长孙无忌太阴险了，在秦寿安抚下，医馆马上恢复了正常就医。

‘长孙无忌，下一次就轮到你，没有了皇后撑腰，看你怎么死！’秦寿走出医馆看着长孙无忌马车离去背影，冷笑一声心里琢磨着怎么让长孙无忌倒台。

现在的长孙无忌已经沉迷在了权利，他前世栽培的李治就可以看出，他想做幕后皇帝，只可惜他斗不过经历波折心狠手辣的武媚娘，最终落个家破人亡下场，现在轮到自己让他在挫败一次！

第462章端正月的美食

“有节日过吗？”

午时过后，瞎逛一圈回到子里的秦寿，一头雾水看着民们开始泡涨米准备去辗米，热火朝天的样子，好像明天有什么节日到来。

秦寿摸不着头脑地挠着头，想来想去始终没有想到什么节日，发现贺明那家伙提着桶泡好的米出来，秦寿朝贺明招招手，示意他过来了解一下情况。

“长！”

“咋回事这是？”

贺明放下手里准备去辗米的木桶，跑到秦寿面前点头哈腰问候，秦寿没空看贺明讨好笑容，一手指着他放下的木桶，不解到底怎么回事。

“长，明日是八月十五，端正月，做太师饼啊！”

“八月十五？端正月？做太师饼？”

贺明大感惊奇地看着秦寿，往年太过于忙碌，各个都忙于响应秦寿奔小康大计，压根没时间估计什么端正月，就算是有也是随便杀只鸡鸭加菜。

现在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家家户户都奔上中康

了，里哪家哪户不是身家几十到百贯？手里有余钱了，加上日子富裕了，慢慢追回遗漏的节日。

端正月在如今大唐仅次于春节，忙碌完所有事，家家户户开始准备月饼前身太师饼，明日就是秋季赏月，应该是拜月大节日，怎么可能错过？

稀里糊涂的秦寿一时间蒙了，八月十五隐隐记得什么，可一时间想不起来了，忙晕头的秦寿想不起什么日子，至于什么端正月？压根没有听说过。

“八月十五…我~靠！不是中秋节吗？！”

“中秋节？”

秦寿喃喃自语嘀咕着，突然间醒悟过来一惊一乍猛拍着头，八月十五正好是中秋节，而一边的贺明一脸怪异地看着秦寿，中秋节是什么？没听说过！

“贺明，通知全的人，辗好的米全都集中起来，夜里准备开委会，本长要发明新的美味食物，快去！”

“啊？哦，好，好！”

秦寿兴致匆匆地大呼一声，贺明先是一愕，可听到秦寿说要发明新的美味食物，醒悟过来马上去执行照办，召集里的人夜里集合。#中@.

竟然要做美味的月饼，就要准备一大堆复杂的

材料，秦寿第一时间跑去聂明，趁天还没黑之前，赶紧安排他去长安内扫荡早熟的甘蔗回来。

“买甘蔗？长，现在甘蔗很贵！”

正准备辗米的聂明给秦寿拦截在门口，当得知秦寿要求自己去扫荡长安早熟的甘蔗，聂明一脸黑线看着秦寿，好心提醒秦寿现在早熟的甘蔗，很贵！

聂明无语地看着秦寿，就算是想吃也不用全部扫荡吧？还是秦寿想要种甘蔗？聂明忍不住疑惑起来，买甘蔗也不用去长安，城西那边大把人种。

“贵也要去买，快点，少废话，有多少全给本长收回来！”

“那个，长，你想吃甘蔗吗？”

聂明一脸怪异看着秦寿，想吃甘蔗也不用这么着急吧？现在早熟的甘蔗没那么甜，咬着也牙累，何苦呢这是？

“少废话，叫你办就去办，本长要做月饼，拖延时间拿你是问！”

“哦，好吧，老婆子，去辗米！”

秦寿不容置疑的话，聂明只好照办，把辗米的事交给里忙碌的妻子，聂明开始安排人手去城西郊外砍甘蔗，与其去城里给人骗还不如亲自去砍便宜

多。

聂明找人去买甘蔗后，秦寿开始纠结疏忽糖类，现在的糖品种太少了，没有砂糖更没有黄糖，红枣有了这点不用担心，剩下就是馅料之类的。

没有砂糖没关系，有甘蔗就可以，自己可以烧制砂糖和黄糖，万事俱备剩下来就是打饼专用的模型了，现在的太师饼太丑陋了，没有月饼香脆可口。

月饼出现势必会引起一阵风靡风潮，正好又可以送人，提前一百多年出现月饼，秦寿心中很是得意，到时候自己就是月饼发明者了，太师饼算不上月饼，可以过滤了！

“雕刻打饼模？”

秦寿找到鲁宏的时候，鲁宏正蹲在木匠作坊门口休息，白花花的胡须沾满白花花的冰激凌，当秦寿找上他要求制作打月饼模，鲁宏一头雾水。

“用一块木板，凿出四到五个模型，五到六厘米深度，宽要10厘米，底部雕刻不一样的花纹，具体要多长时间？”

秦寿大致估摸着，以这样的模型规格，打出的来月饼应该符合要求，去掉皮料层应该有四厘米厚，直径也有八厘米宽，当然要除去周边凸起的齿

纹。

鲁宏目瞪口呆看着秦寿，久久未恢复过来，也不知道秦寿要做什么？直到秦寿不耐其烦低喝一声，鲁宏一个激灵清醒过来。

“晚上，要是花纹不复杂，应该晚上可以做出来，长，花纹图...”

鲁宏保守估计说出大致时间，以现在自己雕刻手艺，只要不是复杂花纹图，一个时辰基本搞定，麻烦就在于开凿部分，要按着规矩来开凿，有些麻烦。

鲁宏说出晚上可以做出来，秦寿松了口气，什么都不怕，就怕鲁宏说明天，明天就是中秋节了，制作好晚上加热烘烤，早上几乎可以品尝到月饼了。

“花纹，你自己喜欢，反正中间要有长乐三个字眼，其他的随便你琢磨！”

秦寿把要求说出来后转身离去，留下愁眉苦脸的鲁宏挠着头，自己喜欢？那雕什么花纹啊？鲁宏一时间愁起来，时间有限只好找人去准备开凿，自己想办法琢磨花纹。

有了花纹剩下来就是烘烤了，月饼最后关键一步，想要月饼成型，少不了烘烤箱，要想做烘烤箱

就要把休息的铁匠工，召集七八个，加速打造月饼烘烤箱。

“烘烤箱？长，啥是烘烤箱？”

八名休息之中的铁匠工，在秦寿召集回来后，先后出现临时的铁匠房，王海悲戚戚地继续赶制秦寿的蒸汽车，无缘参与制作高额报酬的烘烤箱。

秦寿以制作烘烤箱一贯钱奖励，成功把休息之中的八名铁匠工吸引过来，至于其它的铁匠工们只能幽怨无比，秦寿怎么不找他们？

“烘烤箱，一层分三个格子，里面用铁皮制成...”

秦寿把大致的烘烤箱说出来，为了使得烘烤箱内温度达标到一百多度，又不会损坏铁皮，秦寿不得不参照造纸厂内的烤炉方式。

八名匠工闻言恍然大悟地点点头，待秦寿讲解完后，马上迫不及待地开始动手，秦寿说是用来制作端正月新式月饼用的，当然不敢马虎。

第463章长乐乡月饼

入夜时分，长乐内架起火盆，密密麻麻的民们聚首在新建广场，五张桌子合拼在一起，地面摆满了一桶桶辗好的面粉，民们议论纷纷等待秦寿出现。#中@.

贺明跑上跑下指导出席的五十多名妇们把面粉沥水，一篮蓝的鸡蛋在民们自发凑齐下，摆满一大堆放置好一边。

“肥猪肉来啰！借过，借过...”

张屠夫带着五个屠夫手下，扛着三桶刚杀没多久的肥猪肉，一边呼喝挡道的民们借过，一边大汗淋漓朝砌起的大锅倒下去，开始准备炸猪肉备用。

“媚娘，秦郎是不是要组织里人打架了？”

汗~武媚娘服了凑热闹跑出来的高阳公主，这么暴力的想法也亏她想得出来，还带坏身后懵懂无知的晋阳小公主，仙儿在一边抿嘴偷笑，高阳公主还真是长不大的一个玩心公主。

“仙儿妹妹，你去瞧瞧紫苑，怎么还未出来？”

“好的！”

仙儿在武媚娘交代声下，倒回城堡去找程紫

苑，帮小秦瑶洗澡洗到现在还没出来，也难怪武媚娘有些心急，怕程紫苑胜任不了帮倒忙。

“长来了！”

“咦？那是什么？”

“不知道啊！”

当秦寿带着鲁宏还有铁匠工们打造的烘烤箱出现，民们指指点点议论纷纷起来，给铁匠工们带出来的烘烤箱惊呆了，不知道秦寿在搞什么？

当得知贺明召集他们，说要做什么月饼，民们就满心期待着，每次秦寿召集他们，就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这次恐怕也不例外。

“嗯哼~亲们，本长也不废话了，今儿就教你们八月十五的美食，月饼！配料是白面粉、鸭蛋黄、豆沙馅、碱面、黄糖浆、油、鸡蛋…”

秦寿一出现就跑到合拼桌子前，干咳一声懒得废话，直入正题做月饼的材料，民们愕然地看着秦寿，一大堆乱七八糟的配料，有些是他们听都没有听说过。

聂明在秦寿说完后，带着人把黄糖浆抗出来，一千多斤甘蔗才榨出三分之一的糖浆，聂明想想就有些肉疼，当然浓缩出来的糖浆还真不是一般的甜。

甘蔗经过切碎碾压，用石板压出来的汁液，在去除纤维残渣等杂质，以小火熬煮5～6小时，不断搅拌让水份慢慢的蒸发掉，使糖的浓度逐渐增高，高浓度的糖浆慢慢变成黄糖。

“做月饼第一道工序，将黄糖浆、碱面、生油、面粉一点点融合，你们上来和成面团…”

待聂明等人把黄糖浆扛上来后，秦寿开始讲解制作月饼过程，以前小时候家里做过，秦寿多多少少记得如何制作。

二十多名民在秦寿点名下走出来，借助火光记住秦寿说的面粉、黄糖浆、碱面、油的比例，张屠夫把炸出来的猪油摊凉后，协同上去帮忙。

“接下来就是把和好的面揪成大小相同的小面团，并擀成一个个面饼…把豆沙捏成小圆饼，包入鸭蛋黄，裹紧成馅团…”

大感好奇的武媚娘与高阳公主凑上去，看着二十多名民卖力和面团，最开心的莫过于晋阳小公主，很少见到这么热闹的场面，瞪大眼看着民们大汗淋漓搓面团。

秦寿接过贺明献媚斟来的茶，厚颜无耻坐在民身后，指手画脚安排其他看热闹的人别傻站着，开始动手弄鸡蛋与豆沙还有猪肉馅料。

只可惜没有花生，要不然可以制作一些口感不一的五仁月饼，人多力量大一眨眼间五张拼凑的桌子围满了人。

眼看还有一大堆面粉，秦寿只好安排人手继续去搬桌子，轰轰烈烈大干一场，月饼也好拿去卖点钱送人什么的。

面团弄好后，秦寿安排八个人轮流负责打压月饼，一个木制的月饼制作模具，先放入少许干面粉，将包好馅的面团放入模具中。

“小心点，月饼从模具中扣出时，用力要均匀，不可反复用力，侧扣一下，反面正扣一下即可出来，模具中的干粉不宜多放…”

最关键的时刻来了，秦寿不得不放下手里的茶杯，走到打饼的两人旁边，长篇大论提醒他们，以免他们乱来一通，浪费力气同时又浪费时间。

“啊？哦，好的！”

两名打饼的民们点着头应着，按照秦寿的交代反复把面料打成型后，小心翼翼地左右抠弄下来，当第一个月饼形状出现台面，没有占到位置动手的民们惊讶连连，给月饼的雕花纹与形状惊呆了。

“哇！好神奇！”

“比起太师饼好看多了！”

“走开，走开，给本宫玩玩！”

当第一批五个形状不一的月饼成型，高阳公主更是摩拳擦掌，贪玩上前跃跃欲试，凑热闹的晋阳小公主也跟着跑上去，秦寿顿时感到一阵头大。

“少添乱，一边凉…好吧，想玩这个小的给你玩！”

秦寿一手逮着添乱的高阳公主，受不了高阳公主幽怨目光，作势投降把一个小号的打饼模具交给高阳公主，等她自个慢慢玩。

“烤箱准备起火预热，你们几个把铁皮洗干净点，在放点油进去…”

为了使烤出的月饼更香，烘烤时加入一点猪油，怕这些新手们不懂得加多了起酥，秦寿不得不耐起性子讲解，包括烘烤的时候，也要注意火候，以免把月饼底部烤焦了。

“秦郎，你这是？”

钱夫人带着洗过澡的小秦瑶走出来，惊讶发现里忙碌的景象，与程紫苑和仙儿走过来，好奇询问秦寿在瞎忙什么？

“制作月饼！”

“月饼？”

秦寿得意洋洋地拿起一个刚成型的月饼，经过

黄糖浆染色，好像烘烤熟透一样，引得钱夫人三女咋舌连连，淡淡的猪油香隔着没多远都可嗅到。

“对了，爹和娘呢？怎么不见二老出来？”

秦寿不想去解释太多，有点费劲，等月饼烤出来她们就知道了，想到秦叔宝与贾蓉一天未见，秦寿忍不住好奇起来，按照以往他们二老早出来看热闹了。

“秦郎，娘有点不舒服，爹爹陪娘先睡了！”

“哦？这样啊！”

仙儿从秦管家那得到消息，直接说出来，既然是贾蓉不舒服已经睡着了，秦寿也不好去打搅她休息，没怎么放在心上开始继续监督制作月饼，争取晚上做多点明日可以多出来送礼。

第464章赏月大会

“月饼？”

次日清晨，退朝后李世民再次下，亲自迎接晋阳小公主回宫，当秦寿送上紫檀盒装着的月饼时，李世民整个人为之一鄂，直到秦寿打开精美紫檀盒，露出里面卖相好看的月饼时，李世民震惊了。#中@.

浓浓月饼香味扑鼻而来，包括与李世民保持距离的严统领，也远远嗅到月饼独特的香味，更比提相隔没几步的薛高，喉咙忍不住咕噜一声。

八个金黄色月饼极具卖相，长乐三个字印在金黄月饼上，精美花纹浑然天成，底部红褐色，墙部呈乳白色，火色均匀，皮沟不泛青，表皮有蛋液及油脂光泽，看得李世民食指大动忍不住想要品尝一口。

李世民正打算伸手去拿一个尝尝，秦寿突然间合上紫檀盒，李世民惊愕过后忍不住黑起脸，什么意思这是？连同严统领与薛高都给秦寿大胆行为惊呆了。

“皇上，这些是微臣精挑细选，送予你晚上赏月吃的，这些做工一般般，皇上大可先尝味道！”

秦寿没有在意李世民盛怒的目光，打了个响指洪武捧着没有包装过的月饼走出来，堆成千层塔一样的月饼，化解了李世民心中的愤怒。

“嗯，朕好好尝尝！”

李世民暂时放过秦寿无心之失，拿起一个月饼放到嘴里嚼着，甜甜的滋味在李世民舌尖游荡，李世民忍不住双眼冒光。

月饼馅料油润细腻、不发粘，李世民差点把舌头吞进去，气味清香无比，甜腻之中带着咸味，还真头一次品尝到如此奇特的月饼！

‘真是甜啊，这甜沁人心脾，这甜爽爽滑滑！’李世民忍不住赞誉一声，嘴里没停咬开蛋黄馅，一刻钟不到时间，李世民舔着油腻腻的嘴，还想在品尝第二个。

“皇上，月饼虽好吃，可不宜贪多，隔一两时辰品尝第二个为佳，一下子吃太多，会引起饱胀…”

秦寿怕李世民贪嘴吃多，加上他的疾病史，确实不宜吃多，安全起见秦寿不得不提醒李世民，以免他贪吃过度，出了什么事自己担待不起责任。

“嗯，爱卿言之有理，也罢，不过此月饼，味道还真不错！”

李世民有些眼馋千层塔一样的月饼，经过秦寿这么一提醒，有些遗憾地强忍着诱惑，勉为其难接受了秦寿提议，反正秦寿保证了，以后隔三差五送最优质的月饼上贡，过过嘴瘾就好！

“爱卿，城南郊区一带日后交给你处理了！”

“啊？谢皇上！”

心情大好的李世民接过薛高递来的手绢，一边擦拭着油腻的手，一边提及迟迟未做定论的城南郊区农田，喜得秦寿拱手抱拳道谢。

李世民金口牙开，城南郊区农田算是成为秦寿封地了，封地又扩张了一倍，秦寿心中大喜之余筹划着种些什么。

现在品种越来越多，秦寿正愁没农田分配，现在李世民终于增加地盘，空出大量空地自己又可以大刀阔斧大干一场了。

“爱卿，钢铁厂与水泥厂完工在即，朕的工匠队伍进展如何了？”

趁晋阳小公主还没有出来，李世民开始按耐不住了，提及工匠队伍建筑学学得怎么样了？眼下最重要改善长安内街道问题，一下雨李世民那个烦啊！

“启禀皇上，皇宫工匠们手艺精进，随时可调

走！”

现在长乐几乎没有什么大动作建筑了，秦寿暂时不需要皇宫工匠了，正好还给李世民等他慢慢折腾去，自己也懒得去理会了。

与李世民畅谈了一会，提及即将更换的货币，秦寿心思大开，就得李世民货币变革实行了，新的货币推行李世民肯定会压力大增，到时候自己民企的钱庄，可以名正义顺减压他的负担。

送走极其不乐意的晋阳小公主与李世民，秦寿松了口气同时心思大开，没想到今日居然是自己幸运日，李世民终于兑现了城南一带郊区的农田。

“寿儿，皇上走了？”

“嗯，走了，爹爹，你脸色为何如此差？”

秦叔宝与贾蓉双双走出大厅，秦寿一脸怪异地看着气色越拉越差的秦叔宝，总感觉他有点不对路，最近他老是躲在房间里头，秦寿觉得他好像有什么事瞒着自己？

“老了，最近休息得不怎么好，嗯？这是何物？”

秦叔宝强颜欢笑敷衍着秦寿，贾蓉轻轻叹息着，怕秦寿看出什么跟着一起隐瞒，秦叔宝怕秦寿起疑心把话题转移到月饼上。

“没事就好，有事去找药王看看，嗯，这是月饼，爹爹，你尝尝看！”

“哦，好，好！”

秦寿没有多疑秦叔宝的话，直接说出月饼，秦叔宝不知道什么是月饼，不过看月饼卖相，就知道味道不错。

想到今日是八月十五，要是太单调了，秦寿总觉得有些可惜，心中一动萌生了举办赏月大会想法，加上今夜长安城不禁宵，正好可以打响月饼名气。

胎死腹中已久的不夜城想法，再次在秦寿心里萌芽，货币变革到时候想要占第一手肥肉，就要有充分资金来源充门面，不夜城就是最好的幌子。

“爹爹，你慢慢吃，孩儿还有事去忙！”

“嗯，去吧！”

趁秦叔宝品尝月饼时，秦寿开始着手去安排，当然也要去会会昆图斯那个家伙，知道他的底细，秦寿有办法收服这个外商，为自己不夜城提供大量青楼妓女。

“贺明！”

“将军，有事？”

贺明满头大汗从月饼烘烤地方走出来，只睡了

一个多时辰的他，正打算回家歇会，秦寿马上逮着他。

“写一份通过贴去头，同时派人去通知城里的大臣们，长乐今晚有宴会，邀请他们饭后来赏月！”

“啊？哦，好的将军！”

安排好贺明，秦寿赶时间离去，没空与贺明废话，找到黑牛的时候，黑牛正蹲着家门口啃月饼，秦寿到来黑牛放下手里啃去一半的月饼，抹干净手里的油迹询问找上门的秦寿。

“黑牛，准备马车去大理寺！”

“哦，好的！”

秦寿要去大理寺，黑牛没有问原因，马上开始去准备马车，同时召集夏侯墩与护卫保护。

蒸汽车还没有组装好，秦寿心烦不已，这也不能怪王海，昨日打造烘烤箱拖延了不少时间，没办法之下秦寿只好坐马车，去大理寺一趟，虎假狸威收服奴隶主昆图斯。

第465章秋后算账

大理寺，忙的焦头烂额的刘弘明，明知今日是八月十五最重要节日，可刘弘明依然没有心思过节，包括大理寺集体上下官员衙差狱卒们，都没有心思提前回去过节。()$()$(小)$(说)$().---.高速！

烟花磷火弹丢失一案一直未破，虽然李世民没有催促，可刘弘明知道李世民在等答案，一个让他满意的答案，可整整过去临近一个月时间，刘弘明始终拿不出什么满意答案。

“将军？！”

秦寿意外造访很是让刘弘明大感意外与惊喜，挥退府衙厅内衙差到门外，刘弘明亲自斟茶招待秦寿，夏侯墩与黑牛站在秦寿身后，没有秦寿命令没有刻意回避的意思。

“行了，刘寺卿，秦某不是来茶的，有事找你帮忙...”

秦寿挥手打断亲自斟茶一半的刘弘明，在刘弘明的愕然目光之中，秦寿直接说明自己来意，要求刘弘明派人跟自己去一趟西市奴隶市场，找奴隶商昆图斯麻烦。

“哦？竟有此事？按照大唐律法，那个昆图斯

足够他蹲十几年的大牢！”

当秦寿说清楚昆图斯底细，其中包括他收买山贼，暗中有见不得人的人贩子交易，而且还盗卖大唐境内的百姓，刘弘明大感有气。

一个胡商胆敢抓大唐境内百姓贩卖，昆图斯简直是自寻死路，尽管他掩饰的很好，可始终逃不开潘安深度摸瓜调查，取证到他与山贼有来往的事实。

“刘寺卿，这个倒没有那么麻烦，那个昆图斯还有用，秦某此番前来就是想请刘寺卿帮个忙！”

“秦将军这是哪里话？刘某这就差人陪秦将军你抓拿他，秦将军，那个烟花磷火弹之事…”

秦寿说明来意刘弘明拍着胸脯保证，这是他份内的事，想到头疼的失窃烟花磷火弹之事，刘弘明不得不求助秦寿帮忙。

“此事刘寺卿无需担忧，皇上恐怕早已心知肚明，刘寺卿大可装模作样继续调查，皇上不会过分责怪于你…”

刘弘明担忧的事在秦寿眼里都不是事，失窃那么久的烟花磷火弹，能追的回来才是怪事，要拿刘弘明问罪的话，早在半个月前就拿他开刀了，也不至于等到现在。

得到秦寿的保证分析，刘弘明松了口气同时心安了不少，接受秦寿两盒普通纸包装的月饼贿赂，还有夜里赏月大会的邀请，刘弘明派姜维跟随秦寿出去办事。

“阿德尔曼，第二批奴隶什么时候到？”

“老爷，都在城外，就等黄昏前蒙混进城！”

西市奴隶场，昆图斯美滋滋地喝着小酒，有些迫不及待坐等圈养的山贼送来奴隶，阿德尔曼把奴隶下落告知，昆图斯慵懒地打了个哈欠。

“外面奴隶交给你了，老爷我歇会！”

“是，老爷！”

昆图斯把外面卖奴隶的事交给阿德尔曼，坐等第二批的奴隶到来，第二批的奴隶多了不少大唐境内本土居民，风险有点大要小心谨慎。

虽然大唐有律法规定，如果商人诱拐了本土汉人做奴隶，情况严重的犯罪商人多半会被处死，可高额利润促使奴隶商铤而走险，明地里一套背地里一套，掺杂混淆试图蒙混过关。

有趣的是大唐只保护本地百姓，而异族奴隶并不赦免，导致纵容奴隶商越来越多，只要当时没有赦免异族奴隶的法令，不管他属哪个种类，异族奴隶都是很畅销的，利小多销也是一种生意手段。

“何时才能打通平州一带的海域？唉~~”

假寝之中的昆图斯愁心不已，平州一带临近百济与高句丽，要是能够拿下平州知府那边打通关系，一直平静的海盗可以肆意无忌抢夺百济与高句丽。

百济空有虚表与高句丽同穿一条裤子，欺压新罗国新上任的女王，两个国家防守能力无敌出战一般般，打劫他们百姓也只能干瞪眼。

“大理寺办案，闲杂人等退去，否则休怪刀下无眼！”

正歪歪想着如何打劫的昆图斯，突然间给外面传来的争吵声惊醒，还没来得及爬起来去看怎么回事，秦寿带着姜维与黑牛还有夏侯墩闯进来。

“秦将军，你这是…”

“来人，给本寺正搜仔细了！”

“是！”

昆图斯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姜维冷笑一声从秦寿身后走出，公正严明地轻轻一挥手，十名大理寺衙差马上闯进来，一窝蜂跑进昆图斯内院。

昆图斯内院马上传来凌乱尖叫声，不敢动弹的昆图斯颤抖着双腿，不知道秦寿这是什么意思，更不敢去指责秦寿，连大理寺都出动了，昆图斯突然

萌生完蛋了错觉。

“昆图斯，你好大的胆，知法犯法暗养山贼，杀人越货抢人变奴，该当何罪？”

“啊？这…秦将军饶命啊…”

秦寿秋后算账把昆图斯吓了一大跳，噗通一声双脚跪地连连磕头认错，连大理寺都出动了，昆图斯不敢认为秦寿是在开玩笑。

秦寿面无表情地走过昆图斯身边，大咧咧地坐到大厅正位，昆图斯跪在地面不敢动弹，更是大气不敢喘一下，不消片刻大理寺衙差押解上百人男女奴隶出来。

“姜寺正，这是奴隶契，属下清点过，一百三十二人，其中有十二人是偏远地百姓…”

当大理寺衙差拿起厚厚一叠奴隶契，说出实情的时候，昆图斯有种要晕过去的冲动，光是十二个大唐百姓，足够把昆图斯定罪拖出去砍头了。

“昆图斯，你可知罪？”

姜维挥退大理寺衙差，甩手把一叠奴隶契丢到昆图斯脸上，把面无血色的昆图斯吓得差点瘫痪，颤颤赫赫汗如雨下。

“秦将军饶命，昆图斯以后再也不敢了…”

昆图斯此时此刻明白了，秦寿借大理寺之手来

收拾自己了，知道姜维只是奉命行事，找茬的正主正是秦寿，昆图斯向秦寿开始讨饶，没想到秦寿会来这一手。

“饶命？可以！就看你怎么表现了！”

秦寿冷笑一声，开始还以为昆图斯有什么背后势力撑腰，经过一番查证原来是白板势力，除了培养了一批山贼暗中勾当牟利，其他什么也没有。

“秦将军，你说，你说！”

“自己看！”

昆图斯三两下服软，秦寿大感无趣，直接甩下准备好的卖身契，昆图斯捡起秦寿丢来的卖身契，整个人面如死灰颤抖着双手，够无耻的！

第466章巧遇李泰

昆图斯服软妥协，画下了他卖身为奴的契约，昆图斯想不妥协也不行，光是他罪证足够他抄家灭门砍头，而秦寿给他一条活路，卖身为奴成为秦寿手下，无疑是最理想可观的出路。

比起心血毁于一旦，还不如忍辱屈身，昆图斯识趣地选择了投靠秦寿，保住自己来之不易的基业，以免毁于一旦，死或活之间昆图斯识趣选择后者。

昆图斯的妥协，早在秦寿预料之中，收起昆图斯妥协的卖身契，秦寿得意哈哈大笑离去，连同搜刮出来的奴隶，都给夏侯墩派人带走。

“没亏反赚，不是吗？”

得到秦寿承诺不会亏待他，有奴隶全送到他长乐，以市场七折价格全部收，昆图斯松了口气，慢慢从屈人篱下阴影之中走出来。

比起以前他千方百计讨好关系，现在屈身在秦寿庇护之下，昆图斯感觉舒坦多了，要是没有那个万恶的卖身契，昆图斯恐怕做梦也在偷笑。

“将军，为何要一个外藩奴隶商？”

办完事姜维没有与衙差们一同离去，秦寿大方

赏赐他们每人两百封口费，只要去长乐提现便可，衙差们感激不已乐呵着去兑现。

姜维陪着秦寿闲逛长安城，靠近走在前头秦寿身后，把内心疑问说出来，西市奴隶场大大小小也有十几家，有几家甚至是本地人开办的，搞不懂秦寿怎么选择外藩人？

“姜维，该你知道的就知道，不该知道的别多问！”

“啊？！是，将军，姜某糊涂了，还望将军恕罪！”

秦寿提醒警告声话，姜维马上醒悟过来，拱手抱拳赔罪，秦寿的话很明显，这些问题不是他该知道的，别乱打听做好自己本分事就是了。

秦寿也没有去责怪姜维，有些事他知道的越少，对他越有利，知道的太多未必是好事，自己所办的每一件事几乎都是逆天而行，特别是有些敏感的事，姜维少知道一些比较好。

“哟~这不是魏王殿下吗？最近可好？”

途经怀贞坊的秦寿正打算去看望虬髯客，没有想到遇到气色憔悴的李泰，暴瘦的李泰看起来没有以前胖嘟嘟，经过大减肥变得帅气了不少。

秦寿不得不感慨醉鱼草的威力，提炼出来的风

寒毒，简直是纯天然无污染的减肥药，要是能够做减肥药，肯定能够卖疯。

“哼~姓秦的，别得意！”

李泰见到秦寿顿时气得牙痒痒，仇人见面格外眼红，而且李泰相信，自己这一年来倒霉，全拜秦寿所赐，心底伤痛最大的还是断臂之仇。

虽然有替死鬼顶替罪名平息下来了，可李泰始终相信是秦寿所谓，现在发现姜维与秦寿走在一起，李泰更是确定了事实，可那又怎么样？案情都已经尘埃落定，罪魁祸首秦寿却是逍遥法外。

没凭没据李泰拿秦寿没有办法，现在他又是李世民大红人，李泰说一百句话不敌秦寿一句忽悠话好用，残酷的事实让李泰很火恼。

“托你魏王的福，本将军好吃好喝好睡，哎呀呀~~魏王，你的手这是怎么回事？啧啧~魏王啊，你可要保护好另外一只手啊！”

“你…”

秦寿阴阳怪气地回答，李泰心中有气发作不得，可当秦寿哪壶不开提哪壶，提及李泰的断臂，马上招惹怒了李泰，双目冒火怒视着故意的秦寿。

李泰要是连秦寿这讽刺的话也听不出来，那才是怪事，秦寿话里意思隐晦警告李泰，老实点，要

不然下一只手也保不住了。

这么明显的威胁话，连李泰的跟班侍卫都听出来了，纵观秦寿与李泰两人之间争斗，李泰的侍卫们识趣没有掺和，就算是原委告知李世民，也会惹来挑拨是非嫌疑，片面之词证据何在？

姜维更是左右盼顾，装作什么也没有听见，不去理会秦寿与李泰两人之间恩怨，秦寿敢光明正大挑拨李泰，直让姜维佩服不已，胆敢威胁王爷的，恐怕全天下只此一人，再无别无分号了！

“好，很好，姓秦的，你终于承认...”

“承认什么？本将军说了什么？姜维，本将军说了什么？”

李泰脸色变得狰狞起来，左手颤抖着指向秦寿，而秦寿不屑一顾地撇撇嘴，若无其事地掏着耳朵，讥笑的目光鄙视这李泰，转过头看向一边的姜维。

“启禀将军，姜某什么也没听见！”

“你们...”

姜维装聋扮傻的表情，李泰吐血不已，通过姜维的态度，李泰终于知道很悲催的事，大理寺已经给秦寿掌控了！

而他自己的糊涂案，在秦寿无耻操控下，用倭

国替死鬼敷衍过去，就算李泰猜对了，没有真凭实据，他也拿秦寿无可奈何。

李泰越是愤怒秦寿越是高兴，跟自己玩阴的？他还嫩着点，自己要他三更死谁敢留他到五更？要杀他简直易如反掌，就好像草寇一样命贱不值钱。

要不是怕麻烦，秦寿早让李泰暴尸皇宫里面，以为皇宫里面就很安全，要他小命分分钟钟的事，当然秦寿也没有头脑发热过度，为一个不成器的李泰自找麻烦。

“脑呆二货！”

秦寿竖起中指不屑一顾转身，欺负李泰不懂中指的含义，带着姜维与夏侯墩还有黑牛离去，留下铁青着脸色的李泰。

“将军，这…”

姜维紧跟着秦寿身后，没想到秦寿把他拖下水了，这下倒好，连他自己也无辜给牵进来，成了李泰眼中钉，姜维忍不住心里一阵担忧。

姜维心里担忧什么，秦寿早已知道，怕李泰报复他，姜维多余的担忧秦寿完全不放在心上，说出姜维为之一鄂的话。

“放心吧，他不会逍遥很久，迟早会失势赶出长安，最后郁郁寡终！”

“啊？哦，那就好，那就好！”

姜维在秦寿开解声下，松了口气驱赶心中胡思乱想，既然选择了秦寿，姜维就不敢再有异心，相信秦寿的话，相信他会掌控大局。

“你先回去吧，以后记得多照顾昆图斯，他可是本将军的摇钱树，晚上记得来参加本将军的赏月大会！”

“是，姜某明白，将军，姜某先告辞！”

秦寿的话姜维听得出来，点头哈腰告退离去，不敢打搅秦寿去办事，秦寿这么明显支开自己，肯定有事去办，不方便让他知道。

第467章月下危机

八月十五是一个美好的夜晚，长乐早早把红红的灯笼挂上树梢，使整个内外充满着朦胧的节庆之日，应约而来的宾客们提前到场。

宾客马车把长乐外围占满长长一排，贺明与聂明两人忙上忙下，带人安排马车位置，同时引导宾客们进里，直朝难得开放的新居方向走去。

当一众宾客们来到开放的新居场地，都给长乐新式的建筑惊呆了，特别是秦寿的城堡，让那些无缘进来的宾客头一次见到，惊呼连连指指点点。

要不是城堡门外有守卫守着，宾客们还真想进去看个究竟，空旷的内广场搭建起临时舞台，一张张圆台座椅同时搬出来。

“妖精，怎么这么早？你这是？”

“妖精，你这是显摆吗？”

大唐恶货组合李靖与李绩还有尉迟敬德到来时，李靖与李绩一脸怪异看着程妖精，这家伙还真是牛叉，手里拿着一盘木托装着的七八个月饼。

程妖精大马金刀霸占一张座椅，无耻笑眯着眼品尝月饼，程夫人羞于与吃货程妖精为伍，提前开溜找程紫苑谈心，免得跟程妖精在一起丢脸。

房玄龄等一帮臣拖家带口，十分给足秦寿面子前来参加赏月大会，比起其他没见过世面的宾客诧异，武大臣们也好不到哪里去，第二次踏足给他们不一样的感受。

“哈哈~~老流氓贤婿开赏月大会，岂可慢一步？来来，尝尝！”

程妖精打着饱嗑，招呼李靖与李绩还有尉迟敬德三人落座，自来熟逮着忙碌的洪武，厚颜无耻索要冰激凌与啤酒，程妖精的无耻要求，洪武只能照办去安排。#中@.

“秦郎，妾身还是回去照看瑶儿…”

“好吧！”

钱夫人发现卫国公夫人到场，窘态着脸色羞于见到卫国公夫人，借口回去躲避卫国公夫人，秦寿早就发现卫国公夫人出现，并没有刻意强留钱夫人，点点头同意了。

武媚娘与高阳公主白了眼秦寿，这家伙还真是够造孽的，武媚娘与高阳公主目光，让秦寿尴尬不已地揉着鼻子，直到太监高呼声，解除了秦寿尴尬。

“皇上驾到~”

“吾皇万岁，万岁…”

宾客群臣们同时下跪迎接李世民到来，心情大好的李世民在严统领保护下出现内，大批皇宫侍卫与宫女太监紧随其后，眨眼间把还算空旷的场地变得更加拥挤。

“免礼，免礼！”

李世民在秦寿亲自过来迎接安排之下，落座一边捋着龙须，十分满意秦寿布局的一切，很有节日气氛，不枉李世民推掉宫内摆宴，想不推掉都不行，群臣都给面子跑来长乐了，请鬼啊？

“皇上，赏月大会要开始了！”

“哦？”

李世民还没反应过来，突然震耳欲聋的烟花炸响，天空绽放出五彩缤纷的烟花，眨眼间把夜晚变成了白天，一束束烟花冲天而起，给夜空披上了一件五颜六色的衣裳。

烟花炸响一刻，宾客与群臣们一边品尝着月饼，一边抬起头看着炫目五彩的烟花，感叹连连不已，特别是群臣们，比起以往每年皇宫开办的宴会，长乐显得热闹多了。

“咦？”

“哇！”

当群臣们从烟花停息后，意犹未尽收回僵硬的

脖子时，群臣与宾客们惊呆了，包括听到声音恢复过来的李世民，愕然看着搭建起的舞台，不知何时架起两块大玻璃，把天上的红月折射到舞台上。

中秋的月亮，清晰捕抓到舞台，仙儿似一位柔美矜持的仙女，在舞台上静静地盈盈微笑，那倾洒下来的月华，秀色旖旎，让在场的群臣与宾客们惊艳不已。

美人的白纱，轻柔而飘拂，将一份柔情淡淡传递，好似想把人间变得晶莹而圣洁，幻若仙境，围观的群臣与宾客们大气不敢喘一下，怕惊扰到了如梦似幻的场景。

“秦郎，你去哪儿？”

秦寿趁李世民与群臣们看呆的时候偷偷溜人，眼精的武媚娘第一时间发现秦寿逃离的身影，忍不住轻声唤停秦寿。

“嘘！小声点，进城一趟有事！”

秦寿拉过武媚娘，小声示意武媚娘别大声泱泱，含糊其辞把自己去长安事说出来，至于去做什么，秦寿没有说，武媚娘大翻白眼，不用问肯定没好事。

“鬼鬼祟祟的，肯定没事！”

武媚娘勉为其难帮秦寿圆谎，目送着秦寿离去

背影，忍不住暗地嘀咕怀疑，秦寿进城准没好事，至于他干什么？武媚娘不得而知。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仙儿一曲水调歌头，把群臣与宾客们渐渐带入佳境，从未听过如此婉转动听似曲非曲的诗词，群臣与宾客们不敢叫呼出声打搅。

李世民捧香茗的手定在半空，举目失神凝望那遥远的夜空，任凭思绪飞离那夜色的迷茫，淼淼清茶染浸了思念，那如水的月华，像长孙皇后思念的目光，牵动着李世民悸动的心情。

当仙儿唱到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时，李世民忍不住湿润了双眼，脑海里全是与长孙皇后点点滴滴的回忆。

长乐这边大摆宴会，远在几百里外的洛阳，却是热闹一片，各种花灯与花船飘在洛河，而韦氏船工坊内却是静悄悄一片。

“你们先睡会，我去洛阳王府，找吴王有事！”

“是，喻工头！”

喻敌无心过八月十五，放船工匠们出去玩，安排好守夜的侍卫注意休息，打着灯笼去吴王府，找吴王谈谈扩大船工坊的事，李恪迟迟未批下周边的房，喻敌开始急了起来。

第一艘主力舰基本已经完工船身，随时可以落水作业什么的，要不是怕被发现，一直藏着没动工，喻敌还真想把舰船推下河里，空出位置继续建造第二艘。

喻敌刚离去没多久，十艘三丈长花船先后朝韦氏船工坊河岸靠拢，喻敌疏忽大意放守卫们休息，导致酿成了大祸。

花船停靠并没有离去，等了良久没有发现船工坊出现警告喝斥，二十八名黑衣人身手敏捷从花船跳出，沿着船坞桥直奔向竖起高墙的韦氏船工坊。

第468章抢完再烧

“好红的月，好美味的月饼！”

洛阳吴王府，李恪拿起秦寿隔夜派人送来的月饼，摇头叹息不已独坐王府大院，品尝着美味甜腻的月饼，李恪也想回去过端正月节，可想到如今的皇宫不在像以前，只能叹息着岁月不饶人。

再也回不到幼年时期和睦，人长大了，心也变了，为了利益几乎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更别提那诱人的九五之尊皇位，兄弟反目成仇家常便饭的事。

生在皇室很悲哀，加上现在正室的太子与魏王斗争，李恪看在眼里明在心里，那不是他自己可以招惹的，远离是非之地越远越好，以免招祸上身。

“王爷，船工坊喻敌府外求见！”

“哦？有请！”

叹息不已的李恪暗自伤神时候，王府管家走进来，告知船工坊的喻敌来访，很是让李恪感到意外，想也没想直接示意王府管家请喻敌进来。

“喻敌参见吴王殿下！”

“嗯，喻工头，有事？”

王府管家带着喻敌前来的时候，喻敌双手抱拳拜见李恪，心情一般般的李恪挥退王府管家，一脸

疑惑看着喻敌，想不明白他找自己有什么事？

“王爷，船工坊扩张之事，何时才有着落？”

“扩张？哦，想起来了，瞧瞧本王这记性，延迟几日可否？”

经过喻敌这么一提醒，李恪恍然大悟猛拍着自己脑门，还真是差点给忘了，要不是喻敌提醒，李恪几乎把扩张之事丢到脑后了。

好吧，喻敌算是给李恪打败了，看他样子就知道，他早已不记得有这么一回事了，要是自己不来提醒他，还真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

李恪打着商量语气延迟几日，喻敌还能说不吗？在李恪热情招待下，喻敌盛情难却与李恪同坐，李恪热情地斟酒套取喻敌下一艘船什么样？

要不是李恪是秦寿结拜兄弟，喻敌还真以为李恪刺探情报了，没有隐瞒的喻敌在李恪灌酒之下，全盘说出下一艘纯钢打造的主打舰船，以火炮为主的战列舰。

得知下一艘舰船消息，用纯钢制成让李恪咋舌不已，舰船武器全部改用两里射程的火炮，这是什么概念？李恪不知道，甚至有些期待起来。

“吉川将军，一切准备妥当！”

“上，抢到船技术放火烧了这里！”

吉川丽子待手下们打开一个洞口，从花船上走下来，确定里面守卫都放假回去休息，吉川丽子示意手下们开始动手。

二十八名黑衣人同时点头无声无息穿进打开的木墙，吉川丽子不紧不慢跟随其后进去，吉川丽子伺机已久按兵不动，等的就是端正月这天下手。

端正月是唐人最为看重的日子，仅次于一年一度的春节，吉川丽子深明一个道理，强攻是不理智，智取才是正道，首要任务是抢到造船技术。

“有刺...”

船工坊内起来解手的守卫睡眼朦胧，还没到茅房大门，突然一个黑影闪现出来，守卫吓了一大跳一个冷惊醒，刚呼出一声马上感到喉咙一痛。

紧接着守卫整个人感到一阵天旋地转，千钧一发瞬间，守卫不可思议看着身子，噗通一声，守卫头颅掉进茅房里面，他的无头尸体抽搐了一下轰然倒下。

“哟西！铃木郎，干得不错！”

干掉守卫的黑衣人大口喘着气，守卫尸体失去平衡力压过来的时候，吓了一大跳后退一步，就差点没有惊呼声，直到他身后多出一名黑衣人，轻拍他的肩膀夸奖着。

“八嘎，还不快动手找造船图！”

“嗨~”

黑衣头领走过来，出言喝斥两名黑衣人不办事聊天，遭遇头领喝斥两名黑衣人马上朝船工坊休息地方跑去，开始查找造船图纸的下落。

吉川丽子带着人先进去，闯进守卫休息的房，惊醒的守卫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马上变成刀下亡魂，干净利落的一刀了结。

“有刺客！啊~”

惊醒的守卫迅速爬起来，还没来得及爬起，明晃晃的刀身紧随而来，血光乍现染红了守卫休息的房，一击得手的黑衣人迅速到下一间房。

“吉川将军，全部搜查过了，没有发现船工匠，全是守卫！”

吉川丽子若无其事擦拭手里草剃剑，黑衣头领检查一遍后，没有发现船工匠身影，马上跑到吉川丽子面前，报告检查到的情况。

“船工匠大师，喻敌呢？”

“没发现！”

吉川丽子很不满意黑衣人头领的回报，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没想到喻敌夜里跑出去了，错失一步吉川丽子心中很是不高兴。

原本计划好的事，天时地利都占了，喻敌突然离开船工坊，这让吉川丽子有种错失良机的无力感，说实在的抓到喻敌比得到造船图纸还管用。

“马上找到图纸下落，把这里烧了！”

“嗨！”

时间不多，吉川丽子没时间在这里浪费，要是给人发觉这里情况，到时候想要跑出洛阳城都麻烦了，眼下先找到图纸才是至关重要。

黑衣头领离去后，吉川丽子倒回完工船身的舰船，看着巨无霸的半铁半木舰船，吉川丽子阴沉着脸色，这艘船要是下水了，对于倭国来说无疑是致命的。

“公主担忧果然有理，唐人没安好心！”

吉川丽子阴沉着脸色嘀咕一声，走到放置油灯油脂的地方，招来两名黑衣人示意他们把油脂倒到船里面，准备撤离时烧毁。

“吉川将军，找到了！”

半盏茶时间过去，黑衣头领带着一叠稿纸出来，喜不胜收地把稿纸递给吉川丽子，直接在喻敌房间内找到这些造船图纸。

“撤，放火烧了这里！”

“嗨！”

吉川丽子看了眼黑衣头领找到的造船图纸，心中一喜同时疑惑起来，船体内部结构采用的蒸汽机械技术，吉川丽子一点也没有看懂。

找到想要的，吉川丽子马上开始下令烧掉船工坊，黑衣头领马上开始安排人手烧毁船工坊，随着火把丢进阻燃的油脂，船工坊马上燃起熊熊的大火。

“着火了！”

“韦氏船工坊着火了！”

“咦？怎么回事？”

难得解禁禁宵的百姓出来游玩赏月，当船工坊燃起熊熊火焰时，忍不住惊呼出声，目光看向冒起冲天大火的韦氏船工坊，最让人惊奇的是烧起这么大的火，船工坊内居然没有人大喊救火！

第469章又一次意外收获

掖庭宫，秦寿偷偷溜到李丽质寝宫，远远偷看消瘦了一圈的李丽质，几番想要出去见李丽质，可又忍不住强忍着内心冲动，提醒自己一定要沉得住气，三年而已，一眨眼就过去了！

“月莺，今日是端正月吗？”

“是的，公主！”

月莺和兰雀两宫女守在一边伺候李丽质，而李丽质坐在寝宫大厅座椅上，手里拿着李世民派人转交来的月饼，据说是秦寿亲手做的。#中@.

李丽质失神地看着窗台外红月，慢慢月食的月亮变成一轮弯月，李丽质轻轻叹息一声，思虑全跑到宫外的长乐那边，可现在守孝期李丽质又不得不强忍着心中挂念，三年孝期未满前，不去见秦寿。

“公主，你在想驸马爷了吗？”

“多事！”

兰雀多嘴的打趣声，马上惹来李丽质轻啐娇斥声，兰雀调皮地咋了咋舌，李丽质见人忍不住摇头叹息起来，拿兰雀没有办法。

说实在的兰雀还真说中了李丽质的心坎，想秦寿又能怎么样？他不能见自己而自己也不能见他，

以免把晦气带给秦寿，害了他运气不佳。

“唉~秦郎，你还好吗？丽质想你了~”

李丽质自言自语地嘀咕一声，月莺和兰雀这次不敢嬉笑了，默默地退到一边，不敢去打搅李丽质思郎心切。

‘傻瓜，郎君我就一直看着你！’秦寿默默地看着李丽质，心中一阵绞痛不已，碍于礼节又怕李丽质起疑心，秦寿不得不强忍着心中冲动，狠心转身离去。

李丽质的情意秦寿心中知道，而且感觉自己亏欠她太多了，带着愧疚之心，秦寿朝韦贵妃寝宫放下摸索过去，难得趁李世民不在皇宫，秦寿可以肆意无忌逛他的后宫。

“母后，你找慎儿有事？”

李慎应诏韦贵妃召唤前来，彬彬有礼的言行举止很是让韦贵妃满意，李慎目光有些怪异地看了眼莫侍卫，搞不懂自己母后召自己来有什么事？

韦贵妃笑了笑示意李慎落座一边，李慎知道自己母后肯定有事谈，要不然也不会单独留下旧部将莫侍卫，自从韦贵妃直言要自己争夺皇位，把莫侍卫身份说出来后，李慎才知道自己母后波折的遭遇。

按理来说以韦贵妃的身份，李慎是无缘问鼎皇位的，可搭上秦寿的线后，韦贵妃才不在乎什么，只要有实力皇位到时候还不是手到擒来？

“慎儿，最近可发现宫内情况？”

“这...母后，慎儿...”

韦贵妃等李慎落座后，马上开口询问李慎有没有注意到皇宫的动静，李慎闻言一愣，韦贵妃的话很明显提醒自己，皇宫又开始准备动荡了。

李慎支支吾吾不知如何回答自己母后的问题，说实在的他还真没有怎么注意皇宫的动静，一直沉迷与钻研诗，哪有时间去顾忌这些勾心斗角的事？

要不是韦贵妃处处提醒自己，李慎还真不想掺和这劳心劳累的宫斗，比起要命头疼的宫斗，李慎更喜欢钻进丰富的海，典型呆子类型。

“慎儿，难不成你忘了母后教诲？”

“慎儿不敢！”

韦贵妃突然怦然大怒拍打案几，把李慎吓了一大跳，惭愧地低头抱拳，不敢去看怦然大怒的韦贵妃，心中有委屈不敢说出来。

‘呆子就是呆子，不错我喜欢！’偷偷溜进韦贵妃寝宫窗户边的秦寿，没敢混进去怕里面的莫侍卫发觉，躲在花丛里偷听里面的动静。

虽然看不见里面的情况，可秦寿通过韦贵妃愤怒的话，秦寿可以猜测到，呆子李慎又惹恼了韦贵妃，李慎的表现很让秦寿欣喜。

李慎越表现出弱呆子气，对自己越有利，对他也有利，用不出两三年时间，太子作废后，李世民肯定考虑下一任太子人选，李慎几率大了很多。

“娘娘，王爷还未适应，请娘娘给点时间王爷适应！”

莫侍卫不忍看到李慎受委屈，忍不住开口帮腔说好话，韦贵妃冷哼了一声，似乎接受了莫侍卫的说辞，又似乎发现自己语气过重，会给李慎带来不好的影响，只能强忍着没有发作。

“慎儿，这段时间你少钻读无用诗，多多去亲近秦将军！”

“是，母后，慎儿知道了！”

平息下来心中怒气，韦贵妃提醒李慎多亲近秦寿，李慎不敢叛逆自己母后意思，想到秦寿才学的渊博，李慎想也没想点头答应下来。

韦贵妃头疼不已看着李慎，他什么都好，懂得孝顺，知达理，温诗雅，要是当了皇帝，肯定是百姓之福，只可惜他缺少心计，没有自己照应吃亏肯定是必然的。

“你先回去休息吧！”

“是，母后，慎儿告辞！”

李慎不知道韦贵妃用意，找自己来又不说事，稀里糊涂抱拳告辞离去，不敢叛逆韦贵妃同时更不想她伤心难过，带着愧意慢慢退出去。

李慎离去没多久，躲在花园里的秦寿大感无趣，轻摸怀里的月饼没有掉，没有听到想要的消息，正打算离去莫侍卫的话留下了秦寿去意。

“娘娘，太子殿下暗中培养杀手，意图不轨，为何不想法告知…”

“莫侍卫，在没有真凭实证之前，切莫打草惊蛇，太子那孽障实在太阴险了，居然培养了一批…”

秦寿还没来及听清楚后面的话，韦贵妃突然停下说话，见机时快的莫侍卫及时跑到屏风后面，一名宫女疾步匆匆走进来。

“娘娘，肖太医有事在内侍省求见！”

“嗯，本宫知道了，退下吧！”

韦贵妃挥退宫女，交代了莫侍卫一番后，起身走出寝宫去见肖太医，大感无趣的秦寿带莫侍卫偷偷溜走后，直奔阴妃寝宫方向摸索过去。

“李承乾，这个家伙培养了刺客？难道是那些

神秘刺客？”

秦寿一边摸索去阴妃寝宫，一边回想着韦贵妃说过的话，只可惜宫女出现打断了宝贵的消息，韦贵妃不亲自说出来，秦寿还真没有办法了解清晨。

‘看来要多加注意李承乾这个家伙了，太阴险了！’想到李承乾隐藏这么多秘密，秦寿不敢小觑起阴险的李承乾。

没有答案的消息，秦寿带着心中疑惑，避开巡逻的皇宫禁卫队，钻进阴妃的寝宫，趁李世民一时半刻回不来，好好玩个痛快。

第470章铁牛号旋耕机

“什么？船工坊给毁了？”

眨眼三日时间过去，当李恪处理完船工坊一大堆破事，才有空派人到长乐汇报，迟来的消息让秦寿差点吐血，恨不能逮着李恪暴打一顿，那些事重要他都分不清楚，日子过傻了还是智力倒退了？

跑腿送消息的王府侍卫等待秦寿回信，要是知道秦寿心里想法，肯定无语到姥姥家，吴王为了掩盖事情真相，怕地方官府介入调查发现船工坊秘密，故而放出假消息，船工坊船工们疏忽大意，导致粗心大意的火灾。

更何况烧毁的木墙又要连夜搭建，防止烧焦差不多变残骸的舰船曝光，又实行船工坊一带河岸三里封闭一周时间，忙得天昏地暗替秦寿收拾残局，哪有时间去顾忌其他东西？

“你带口信回去，告知吴王，今后船工坊加派人手，河岸两侧设立哨岗，把旧址的商贸船坞改迁走…”

“是，将军！”

王府侍卫得到秦寿口信，心里重复几遍记熟冷汗连连告退离去，迁走现在相隔船工坊不到两百米

远的商贸船坞，那是多么大的工程啊！王府侍卫彻底给秦寿疯狂的想法惊呆了！

“那个王八蛋干的好事？敢虎口抢食？活腻了？”

王府侍卫离去后，秦寿抓狂不已，一时间无法查清楚谁干的，秦寿心烦不已，居然敢抢船工坊造船技术？最可恶还是把里面十二个守卫残忍杀害，全是一刀致命砍下头，手段极其残忍到心寒！

树立仇敌太多，秦寿也不知道那个混蛋找死，胆敢太岁头上动土，心情烦躁不已的秦寿挠着头，在大厅内来回走动着。

“将军，斐玉有事找！”

“斐玉？”

薛仁贵亲自到来告知斐玉有事找，秦寿第一时间想到旋耕机，除了旋耕机还真不知道他找自己有什么事，心情激动的秦寿跟着薛仁贵出去，去后山隐蔽军营，看看斐玉的旋耕机进展的怎么样了？

“长，你的蒸汽车...”

“暂时没空，弄好了放到一边！”

秦寿跟着薛仁贵走出子，王海跑上来告知蒸汽机的事，全副心思放到旋耕机上的秦寿，暂时没空理会自己的座驾，交代一番急匆匆赶着时间去后山

隐蔽军营。

比起自己用来显摆座驾，秦寿更着急利民生产的旋耕机，机械代替畜力是必然的，而且机械速度比畜力快不知道多少倍。

当薛仁贵带着秦寿来到后山营地，斐玉便急急匆匆跑来，亲自带着秦寿进入搭建好的机械房，忙碌的机械工进进出出，要么就拿着材料走出来。

“将军，你看！”

斐玉带着秦寿与薛仁贵进入机械房，一手指着快完工的一丈宽，三丈长的大型旋耕机，薛仁贵瞪大眼不可思议地看着蒸汽旋耕机。

“这…”

也难怪薛仁贵如此惊讶，中型旋耕机超乎了他想象，全身皆用铁构成，光是那三尺宽的大轮子，足够让薛仁贵吃惊到顶点，更别提旋耕机后面一丈宽的旋耕耙。

秦寿直接走到还在组装之中的旋耕机，蹲下来看了眼至关重要的旋耕耙，蒸汽动力问题，秦寿相信斐玉已经处理好，最重要还是旋耕耙的问题。

“链条拉动？不错的想法！”

秦寿蹲下来看了眼旋耕耙驱动方式，很巧妙的链条带动方式，两侧用链条拉动旋耕耙，而旋耕耙

由一条轴带动耙齿，随着蒸汽机压力加速，可以完美实现快慢速松土。

耙齿最容易耗损这事秦寿知道一些，经常打土难不保会出现断裂，这个没关系，主要它够力打松泥土就好，其他什么都不用去理会。

“将军，斐某借鉴了自行车行驶方式，想要达成将军你的设想，加速可带松泥土，就只能这样…”

斐玉不骄不躁把旋耕耙的原理说出来，说实在的为了研究这原理，斐玉没少伤透脑筋，借鉴了大量的信息才有这样的成果。

“几人操作？”

秦寿最关心的还是这蒸汽旋耕机几个人操作？蒸汽机不比先进的柴油机或汽油机方便，要监控压力同时又要一人驾驶，还有烧火之类的。

而斐玉后面的旋耕耙用的升降方式，肯定又要多一人操控，算算起来也要四五人左右，才能驱动这个大家伙，进行机械化的旋耕。

“五人，将军，最少要五人，这次斐某采用大动力的气缸，动力方面应该没有问题…”

斐玉把保守估计操作人员数量说出来，经过旋耕耙阻力打土，可以减轻蒸汽旋耕机的速度，以免

加速过快导致漏打或者不均匀。

经过机械学恶补，斐玉知道了阻力摩擦因素，心中有底懂得了承载力越重，气缸输出功率负荷越大，会减慢速度同时能够均匀打碎泥土。

“很好，大概什么时候可以试用？”

经过斐玉开动脑筋的设想，秦寿已经很满意了，说实在的斐玉能够做到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现在秦寿最期待还是什么时候可以正式试用？

薛仁贵默默地站在一边，说实在的秦寿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他一句都没有听懂，不懂这些的薛仁贵默默地看着这一切。

“将军，最好等所谓的润滑油出现…如若不然斐某不敢枉然试行！”

斐玉沉默了片刻说出自己担忧，如此巨大的功率转速，光是现在普通油脂应付不了，还是等秦寿正规化的润滑油提炼出来，要不然斐玉不敢担保会不会白白浪费心血？

“嗯，好吧，本将军催促一下，对了，这旋耕机有名字没有？”

袁神棍那边迟迟没有消息，秦寿很是头疼不已，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想到如此巨大的旋耕机，要是没有威武的名字，太对不起它跨越历史的出现

了。

“铁牛！”

“铁牛？哈哈~~好，不错，就叫铁牛！”

裴玉小心翼翼说出自己想好的名字，秦寿重复一遍裴玉起的名字，心中大喜哈哈大笑起来，铁牛还真是够体贴的名字，机械造的牛。

“裴玉，确保铁牛号安然无恙，想法子在旋耕机两侧涂上字样，本将军要让全长安人都知道，铁牛旋耕机！”

“是，将军！”

裴玉冷汗连连，秦寿张狂的大笑声还真是够无语的，秦寿迫不及待地跑出去，第一时间找袁神棍施压，尽快弄出润滑油来。

第471章麝香猫果

“尊师！有事？”

袁神棍一脸幽怨迎接秦寿的到来，也难怪袁神棍会如此，连续三次搬迁场地，赶鸭子一样换谁心里也不爽，丝毫不顾及袁神棍心里怎么想。

开始搬出旧址长，跑到旧的铁匠，铁匠作坊烧毁后，又搬出铁匠，现在改换临时的一间破烂，赶鸭子一样的赶袁神棍心里没气才是怪事。

“嗯，石油提炼得怎么样了？”

秦寿懒得进里面刺鼻的房，石油特有的刺激味道，秦寿嗅到感觉有点头晕不适，并没有进去只是在门外询问袁神棍，提炼润滑油的事。

现在就缺最重要的润滑油，气缸没有润滑油根本行不通，更别提属于重型机械作业的旋耕机，碎土阻力大那么多，没有粘度的润滑油无法实行长时间工作。

更何况轴承机械转作需要润滑，总不能干磨耗损阻力，加上农田碎土经常碰到水什么的，一不小心很容易生锈什么的，有润滑油脂保护就不用担心这些问题。

“尊师，哪有那么快？在等一段时间，你老

是…”

不提提炼之事还好，提到这事袁神棍就一肚子火气，老是换地方什么的，重建安装设备就浪费时间，更别提打断的提炼工序。

“好吧，尽快点吧！”

袁神棍吐槽似的诉苦声，秦寿汗如雨下不敢在去催他了，还真如袁神棍所说哪样，老是换地方浪费时间不提，严重拖累了提炼工序。

“尊师，弟子想…”

“嗯，有空在说，忙！”

不敢打搅袁神棍继续研究，秦寿马上转身先闪人，袁神棍垂头丧气地叹息一声，想要提及自己炼丹之事，看情况只能胎死腹中了。#中@.

秦寿不敢逗留下来，怕袁神棍再抱怨房子的事先闪人，城南郊区地方还没有规划，暂时空不出地方给袁神棍，只能暂时他委屈一下。

“咦？怎么回事？”

秦寿刚从袁神棍研究的破跑出来，见到外聚首了不少客商打扮的人，其中不乏各国的胡商，通过他们衣着就可以判断出。

贺明在子大门不知道说些什么，乱哄哄的子大门传来沸沸扬扬吵闹声，守卫们忠直于守，防止人

满为患的客商冲破警戒线闯进来。

“看，是长乐长！”

“长，我们…”

“贺明，过来！”

秦寿带着不解疑问走到子大门，客商们发现秦寿骚乱变得更加激烈，蛋疼的秦寿招手示意疲于应付的贺明过来，想要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秦寿拉着贺明走到一边，心有余悸看了眼群情激动的客商们，带着疑问看向满头大汗的贺明，想要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长，客商想要谈月饼之事，还有玻璃…长，你看？”

贺明把事情经过说出来，秦寿恍然大悟起来，感情是三日前的赏月大会余波带来的，月饼甜腻存放时间还可以，深受过往客商喜好。

而玻璃摘月效果除了仙儿带来轰动，还有就是医馆加设的照镜效果，更是深得人们震惊与喜好，更何况还有其他特产。

“嗯，月饼可以成立一个零食加工厂，专门做绿豆沙和月饼作坊，暂时挑几间房子，人手你安排，这事交给你去办，价格你看着定，怎么样？有

信心没有？”

“有！谢谢长！”

贺明得到秦寿放权交给自己处理，心中一喜连连点头道谢告退离去，秦寿头一次全权交给自己办，贺明知道秦寿开始考验自己办事能力了！

“贺明，希望你别让本长失望！”

秦寿看着贺明离去背影，自言自语嘀咕着，太多事物自己忙不过来，贺明跟了自己那么久，是时候放手让他尝试一下独立处理小事，而不是什么事都要自己盯着安排，把贺明变成一个布置任务机器。

“将军，有个洛阳胡商带着吴王信物，洪某把他安排在大厅！”

“洛阳胡商？”

洪武急匆匆找来，告知洛阳来了胡商，而且还带着李恪的信物，洪武不敢怠慢贵客，把胡商请到城堡大厅招待，同时亲自跑出来找秦寿。

洛阳来的胡商很是让秦寿感到意外，更意外的是还带着李恪的信物，带着一颗好奇之心，秦寿返回城堡，想要看看对方什么来头？

“你是何人？”

秦寿走进城堡大厅，马上见到一名天竺商人打

扮坐在椅子上，两撇浓密胡须秦寿一眼就看出，这个天竺商人属于亦奸亦忠那种。

大厅内弥漫着一股有点熟悉的气味，一时间秦寿想不起是什么，皱着眉头嗅了下，发现气味从天竺商人身后发出来，好无语！

“桑贾伊?甘地！”

“哦，桑贾伊，找本将军有何事？”

秦寿知道桑贾伊是名，甘地是姓，没有出糟喊错丢人现眼，气定神闲坐到主客椅，待洪武沏好茶奉上，翘起二郎腿看着桑贾伊。

看在李恪的面子上，秦寿没有不耐其烦赶客，桑贾伊的中土话说得这么顺溜，看他样子似乎很热衷大唐化，除了衣衫保持天竺着装，其他都是汉化。

“谈茶叶生意，还有我们天竺特产，麝香猫果，希望将军喜欢！”

“麝香猫果？”

桑贾伊说谈茶叶生意，秦寿马上想起李恪提及的天竺商人，眼前的桑贾伊肯定是了，只是桑贾伊说带来特产麝香猫果，秦寿还真没有听说过印度有什么麝香猫果？

“榴莲？！”

“榴莲？将军，这是麝香猫果！”

当桑贾伊拿出所谓麝香猫果时，秦寿忍不住大吃一惊同时傻了眼，什么麝香猫果？分明是榴莲，而且还是特大号的榴莲，少说也有三十多斤重，简直就是榴莲王！

桑贾伊没听说过榴莲，加上当地人都称麝香猫果，而他带来的还是天竺皇室贡品扣下来的，仰慕大唐茶叶与瓷器等等，有心找个大商人合作，送上特补的水果王者。

“没，没什么，茶叶好说，桑贾伊，这麝香猫果多不？”

秦寿没有在意桑贾伊反驳的话，管他叫什么，最重要还是这个榴莲，可是号称水果王，全身都是宝，皮壳还可以用来熬汤。

“不怎么多，要是将军喜欢，桑贾伊可以每次来大唐时装运多一点...”

“好，哈哈~~来来，咋们谈谈生意！”

桑贾伊如实说出榴莲的情况，得到桑贾伊保证，秦寿开怀大笑，与桑贾伊谈起生意合作，只可惜这里的天气种不活热带水果榴莲。

第472章天生猛将

与桑贾伊达成协议后，秦寿十分豪爽出手炒制出的五百斤茶叶，虽然秦寿的茶叶比起以前贵了不少，可秦寿炒出的茶叶少了苦得难以下咽味道，深得桑贾伊喜爱，拉回去卖给权贵有钱人，绝对可以大赚一。#中@.

互利之下与秦寿达成协议，桑贾伊带着不虚此行心情，急急忙赶回洛阳去着手准备人手过来拉运茶叶，而秦寿偶得榴莲王，琢磨着晚上与众女们一起分享，但是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去做。

打造一个蒸汽朋克长乐，纯蒸汽驱动一切，包括答应了晋阳小公主的条件，建造一个游乐场，随时恭候她过来玩，还有拖延了一年时间的游泳池！

“长，贺某很忙！”

贺明家里，当秦寿一出现，贺明顿时哭丧着脸，没等秦寿开口马上说自己忙，秦寿一脸无语地看着贺明，这家伙还真学精了，知道自己无事不登三宝殿。

“行了，本长，我~靠，你们...”

秦寿正打算放过贺明转身离去，久违的巨女暴龙从贺明房间走出来，巨女暴龙见到秦寿，先是一

愣，紧接着大饼脸通红一片，醒悟过来后庄严地行了个军礼。

“将军好！”

秦寿震惊过后不可思议看着贺明，而贺明躲躲闪闪不敢去看秦寿，巨女暴龙更是一动不动，典型军人风范磨练出来的气质乍现无疑。

‘啥情况这是？’秦寿一头雾水左看看羞涩不已的贺明，右看看不苟言笑的女暴龙，忍不住回想起当初贺明遭遇她倾情一吻情景。

经过军训的女暴龙体型暴瘦了不少，没有了以前的臃肿肥胖，可她那接近两米的巨人身高，与接近一米七的贺明，怎么看也觉得怎么不协调？

“小芳，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沏茶给将军！”

“是，贺郎！”

噗通，秦寿差点忍不住为之欲倒，看两人奸情败露的模样，秦寿知道他们拉上天窗了，至于贺明怎么啃得下这巨女，秦寿深表怀疑。

“贺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秦寿一脸黑线看着贺明，他的八卦私事秦寿理应不去多嘴过问，可他明明有了身材苗条还算过得去的戚寡妇，现在又勾搭上巨型女，秦寿想不好奇

都难了！

难怪自己一进来贺明就躲躲闪闪的，感情是怕自己知道这事，现在奸情曝光了就死猪不怕开水烫，落落大方承认了，秦寿很是无语。

“唉~长，坐吧，此事说起来一匹布那么长，不提也罢！”

贺明脸色难堪不想提及往事，似乎羞于过往的事，重新招待秦寿落座，反正不该看到的都给秦寿看到了，贺明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了。

通过贺明大致说起经过，秦寿很是无语，终于知道名不见经传的巨型女名字，肖芳，贺明青梅竹马的玩伴，跟黑牛一样属于大胃王，饭量用桶做单位。

肖芳自从得知贺明与戚寡妇有一腿后，失意的她投身进入第二批女军人，她出色的天赋和仅次于秦寿的蛮力，深得程紫苑重视。

推荐给薛仁贵得到重视，一步步由新兵爬到军曹长，再爬上归德执戟长，然后又是归德司戈，最后爬升到现在的归德中候。

自从她接替程紫苑的位置后，现在已经掌女兵五千，在军营里有号称小将军，女兵们相信肖芳是最有可能升任大唐第一女将军。

而与贺明结缘是很机缘到让秦寿无语，原来是戚寡妇的儿子夏季时贪玩，偷偷跑去溪边游水再一次溺水，凑巧肖芳那时休假路过，把戚寡妇的儿子救起。

感恩戴德的戚寡妇得知肖芳一直钟情贺明，带着报恩之心自荐媒婆，贺明对戚寡妇言听计从，硬生生啃下这个巨型女。

“唉~~贺明，辛苦了！”

听完贺明荒谬的血泪史，秦寿只能表示无语，为贺明患有妻管严的爷们通病，感到一阵悲哀，要是说出有情人终成眷属，估计贺明会吐血身亡！

“长，你就笑话大叔我吧！”

把心事掏出来后，贺明觉得与秦寿关系拉近了不少，好像回到以前穷苦日子，摇头叹息着苦恼不已，事已成定局贺明只有默默接受了。

“将军，喝茶！”

“等会，坐下！”

肖芳亲自斟茶递给秦寿，末了准备离去，秦寿马上开口留下她，肖芳不敢违抗，老老实实地坐到贺明身边，腼腆的犹如害羞媳妇儿低下头。

“肖芳，你现在是归德中侯？”

“是的，将军！”

秦寿突然其来的问话，肖芳不知道秦寿想要问什么，如实回答秦寿的问题，而一边的贺明喝着茶，装哑巴低着头不插话。

“你最大限度，可举多重？”

“启禀将军，大概五百斤左右！”

肖芳不知道秦寿问这些古怪问题做什么？但还是如实回答秦寿的问题，有些保守不敢夸大其词，八百斤对于她来说没问题，但是只能撑半刻钟。

“可有趁手武器？”

“启禀将军，没有！”

秦寿提及武器之事，肖芳黯然失色地头低得更下，没有了开始的自信，就算她是中侯的武官，专配武器也不是她可以承受得起的，更何况专配武器价格不便宜，动不动上百贯钱！

“长...”

“你想要什么兵器？”

贺明刚想说些什么，秦寿马上挥手打断贺明，肖芳经过军营磨练之后，隐隐有先锋大将的资质，这是秦寿没想到的事。

向来重视人才的秦寿，自然不会错过肖芳这一员大将，更何况还是女性，秦寿太需要一个独当一面的女将军，而眼前的肖芳最适合。

女兵不比男兵差，更何况秦寿压根没有重男轻女思想，加上有后世男女平等洗礼基础，秦寿更不敢忽视女兵最容易出现的爆发力。

“双锤！”

“双锤？好，过一段时间，本将军派人亲自给你送去！”

“啊？”

肖芳说出梦寐以求的武器，秦寿想也没想爽快答应下来，贺明大吃一惊看着秦寿，包括肖芳也是吃惊的表情，而秦寿则笑了笑什么话也没有说。

“当然，武器不是白送的，到时候还需要用到你的地方，时间不早了，不打搅你们午饭时间！”

秦寿丢下一头雾水的话，贺明与肖芳摸不着头脑，当秦寿起身离去的时候，贺明与肖芳亲自送秦寿离去。

第473章货币的影响

“这是什么货币？”

“客官，你外来的吧？这可是贞观币，麻烦你先去朝廷钱庄更换货币！”

眨眼一周时间过去，当新版贞观币一出现，整个长安城迎来残差不齐的议论声，有叫好的也有抱怨的，叫好的是富人们方便了，抱怨的是普通百姓，原本沉甸甸的身家眨眼变成轻荡荡。

受影响最大的还是外来客商，本地商人不收旧版的铜钱，需要到朝廷开办的钱庄更换货币才交易，这让外来的客商们很是无奈，为了不受时间与货物影响，只好去兑换新的货币。

可当外来货商们来到新钱庄兑换点的时候，马上崩溃了，排成长龙的队伍还有供不应求的兑换，让外来货商们感到一阵无力，这要是等到猴年马月啊？估计排到天黑也未必轮得到他们。

“这怎么排啊？”

“就是，估计天黑也未必轮到我们！”

“哎哎，干啥？想打尖？后面呆着！”

眨眼间钱庄门口乱成一团，你推我攘乱哄哄的，镇守钱庄门外的府兵们顿时感到一阵头大，有

心想要制止却无能为力，只能干瞪眼看着事情继续恶化下去。

谁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而罪魁祸明者秦寿，却躲在一处暗中观察，新版的货币一出，秦寿自然不会错过，连续几日盯着，心中早已有了定夺。

“将军，这样好吗？”

虬髯客一脸无语地看着掌控局势的秦寿，朝廷钱庄开张到现在，秦寿分批派人第一时间兑走三分之二的新货币，导致现在朝廷钱庄压力扩大。

至于秦寿为什么要这样做？虬髯客不知道也无法得知，只觉得秦寿肯定有阴谋在里面，至于是什么阴谋？虬髯客一时间想不出来。

“以后你就知道了！”

秦寿冷笑一声看着朝廷钱庄兑钱速度变慢，从无限制的兑钱变成每天每人限兑，惹来商人与百姓们强烈的不满抗议声。

除了商人可以最大限度兑换五百以下，其他普通百姓只能限兑一百以下，运输回收的船只也是每天来回十几趟，压力大增导致朝廷钱庄负荷超载。

虬髯客的疑问，秦寿并没有解答，而且秦寿相信李世民很快会找上门，到时候就是洽谈民办钱庄

的事了，开始分摊李世民独自坐大的金融。

“张兄，你家夫人的牛羊，何时运到长安？”

秦寿没有跟虬髯客废话太多，最想知道拓跋族的牛羊运输怎么样？不过问这些问题的秦寿，全权交给虬髯客自己处理。

现在虬髯客慢慢开始有了自己的小团队，这对秦寿来说是好事，最好他能够独当一面，而且秦寿暂时没有把虬髯客变成武将的想法。

“将军，如不出意外，半个月后就应该快到了！”

虬髯客大致估摸时间误差，给出不明确的答案，走海运风险大不提，经常遇到大风浪也是很正常，搞不好翻船是常有的事。

更别还有海盗之类，可不走海运又没有办法到长安，加上现在运输船都是船桨与帆力，速度再快也是有限度。

钱庄混乱变得越来越厉害，秦寿就是要这样的效果，相信消息早已传到李世民哪里，就等他坐镇不住来找自己。

“走吧，没看头了，相信皇上很快会找上门！”

“……”

虬髯客一脸无语看着秦寿，敢公然挑拨当今皇上，恐怕也只有秦寿这个家伙敢如此胆大包天，换成别人恐怕想也不敢想，更别提去打李世民的注意。

秦寿没有在意虬髯客心里想些什么，带着虬髯客在长安城里浪荡，主要还是去看看李世民开始筹建铺路的朱鹤街，当然还要去见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

“什么？又兑光了？”

皇宫甘露殿内，李世民头大无比批阅厚厚一层奏折，当严统领带来钱庄消息时，李世民忍不住抽搐着嘴角，不用问李世民都知道是谁干的好事。

秦寿，除了这个家伙分批人手无耻兑光，李世民还真想不出还有谁？只是李世民想不明白，秦寿这么做到想要干什么？存心让自己难堪不是？

“是的，皇上，通过种种迹象可以看出，是长乐游骑将军秦将军所为，分批派人进行新版货币兑换……”

当严统领说出钱庄情况，李世民更是哭笑不得，秦寿兑走了差不多李世民存藏一大半的新货币，真正流通长安的不到三分之一。

而一直沉寂的北方商会也不敢示弱，兑走了三

份之一货币，一时间民间形成三分天下的意思，除了制造新货币的朝廷，外面就是秦寿与北方商会坐大的迹象。

“北方商会，这个狼子野心的商会，还不安份？”

李世民忍不住皱起眉头，再次见到有关北方商会的消息，李世民就很是不喜，要不是最近疲于松州战事，还有长安城修建道路无暇顾及，李世民还真不介意拿他们开刀，想干啥这是？

严统领没有多嘴，老老实实呆在一边，北方商会不安份的举动，很明显就是打着与长乐对抗到底，至于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还真是匪夷所思？

而李世民迟迟未对他们下手，很是让严统领心中不解，也想不明白李世民为什么不出手收拾他们？或者是李世民在等什么？

“严统领，派人把秦寿请进宫里来，朕倒要好生瞧瞧，这家伙玩什么把戏？”

“是，皇上！”

严统领在李世民心烦意燥挥手之下，拱手抱拳领命告退离去，留下李世民独自呆在甘露殿内，看着严统领整理到的长乐其他消息。

“蒸汽旋耕机？莫不成还真弄出来了？”

心烦意燥的李世民拿起严统领整理好的消息，看着蒸汽旋耕机的消息，忍不住咋奇起来，秦寿提及过机械化代替畜力，淘汰牛神圣的地位。

开始李世民不怎么相信，可秦寿弄出蒸汽旋耕机，李世民不得不半信半疑起来，要真是消息无误，这无疑是对大唐一大幸事。

可想到钱庄的事，李世民心中就有气，秦寿这分明就是逼自己出手找他谈话，用意何在李世民暂时无知，可他兑换那么多货币也在情理之中。

只是李世民想不明白，秦寿这么做不是让自己难堪吗？憋不住心里疑惑与气怒，李世民不得不把秦寿请进皇宫，想要看看他到底想闹哪出？

第474章造假王

“将军，这位是？”

“嗯，本将军的兄弟，虬髯客张三！”

当虬髯客与秦寿来到大理寺不远处的民房，姜维第一时间屁嗔屁嗔跑出来，发现秦寿带多一个人出现，姜维忍不住大感好奇看着虬髯客，情况不明之下欲言欲止。.~.

而秦寿介绍虬髯客时兄弟相称，惊呆了姜维同时更是让虬髯客受宠若惊，虬髯客刚想说些什么，马上给秦寿伸手打断，不容置疑的目光堵住了虬髯客。

虬髯客心中一阵感动，没想到秦寿会如此荣誉介绍自己，得到姜维敬佩的目光，虬髯客不骄不躁地抱拳回礼，知道姜维官职的虬髯客，不敢小觑身着便服的姜维。

“姜维，人在里面吗？”

“是的，将军，在里面！”

虬髯客一头雾水左看看秦寿右看看姜维，不知道他们两人说些什么，秦寿没有说明白是什么事，虬髯客也不好去打探什么，装聋作哑呆在一边。

得到姜维答复后秦寿很满意点点头，推开普通

民房的大门走进来，姜维与虬髯客互相客套一阵，在秦寿不悦转过头的时候，两人才停下谦虚，先后跟着秦寿身后走进去。

“谁？姜寺正，这位是？”

阴暗的民房内，秦寿踏进房一刻，一名五十出头须发半白的老人坐在大厅，见到陌生的秦寿犹如惊弓之鸟，待看清楚秦寿身后跟进来的姜维，老人才松了口气。

从姜维把他从死囚牢区送出来到现在，已经整整两日，老人没有一刻安宁过，终日提心吊胆，就是怕突然间大理寺衙差找上门，把他重新逮回暗无天日的死囚大牢里。

虽然姜维承诺过，他在这里很安全，可姜维无缘无故把自己放了，老人总觉得姜维没安好心，直到姜维带着两个陌生人出现，老人不得不谨慎起来。

“赵廷箴，这位是秦将军，也就是放你出来的大恩人，还不快见过？”

赵廷箴谨慎过度这点姜维可以理解，加上他不识秦寿很正常，并没有责怪他不识务，能有这份警戒心就好，就怕他坐牢坐久了，人变傻了。

“啊？赵廷箴见过秦将军！”

“无需多礼，你就是造假王赵廷箴？”

赵廷箴大感惊讶打量了一眼秦寿，双手作揖鞠躬拜见，秦寿罢罢手示意赵廷箴无需多礼，落落大方坐到大厅的主客椅，待姜维出去重新把门光上，秦寿才有空打量起眼前的造假王赵廷箴。

赵廷箴，五十多的老人，中等身材，四方脸庞，由于长年在天牢里呆着，脸上的皮肤显得很苍白，加上连日提心吊胆，好像好几夜没睡上安稳觉，他两只眼睛深深地陷了进去。

虬髯客在秦寿伸手示意下，不敢拂去秦寿的好意与面子，默默地落座一边下首位置，主次之分一目了然，不敢跨越心中那股约束的思想障碍。

“是的，将军！”

姜维不在场，赵廷箴没有了压抑与局促，说实在的姜维的身份，给予赵廷箴很大的压力，比起秦寿无形的压力深埋心里，估计与姜维的敏感身份有关系。

“本将军乃随性之人，赵师傅无需多礼，坐！”

“谢将军！”

秦寿淡淡不容置疑的话，加上久居上位管理数万手下后天培养的气势，赵廷箴不敢违抗，颤颤赫

赫坐到最下首的位置，显得有些不安双手不知道放哪里好。

虬髯客沉住气没有多嘴，静看情况变化，不知道秦寿带自己来这里做什么？光从秦寿嘴里得知他赵廷箴绰号造假王，就知道赵廷箴身份不是什么好货色。

“赵师傅，本将军乃是随性之人，不喜兜兜转转的绕圈子，你看这货币可否仿造？”

“造假钱？！”

秦寿没有废话，也懒得多费口舌去废话，直言了当拿出一枚崭新百元贞观币，直接丢给失神惊呼的赵廷箴，清醒过来的赵廷箴及时接住秦寿丢来的新贞观币。

而虬髯客更是惊讶不已，没想到秦寿带他自己来，是想让自己知道，秦寿要造假钱，秦寿疯狂的举动让虬髯客有种看错人的想法。

但是鉴于秦寿品行与胸怀大志的梦想，虬髯客强忍着没有胡思乱想，坐看事情变化以及经过，看看秦寿打什么算盘？

“赵师傅，别告诉本将军，你已经弃暗投明了，本将军就一句话，跟着本将军混，你大可安然无忧造假钱！”

“这…”

秦寿的话还真说中了赵廷箴的心里，造假钱是要杀头的，当初他开小作坊以假乱真，超高临摹手艺几乎无法辨伪真假，直到邻居无意发现，眼红报官把赵廷箴抓了起来。

早有准备的赵廷箴在玩临摹造假钱之前，就已经把家眷送出长安隐姓埋名，原本打算造够衣食无忧假钱金盘洗手隐居，没想到东窗事发败露了，蒙受了延缓三年多的缓期砍头。

秦寿也不知道他是幸运还是走运？连续三连冠赶上李世民大赦免，缓期了砍头大罪，直到秦寿找姜维帮忙，在姜维通宵达旦查找之下，才把几乎遗忘的赵廷箴从死囚区查出来。

“当然，还有你四处躲藏的家人，本将军可以安排他们在长乐居住，保他们富裕过一辈子，包括你三次不中科举的孩儿，本将军可以帮忙让他中个榜眼，了却心愿！”

“啊？将，将军，此言当真？！”

见赵廷箴没有动心，秦寿直接掏出最大的利益，一下子震惊了赵廷箴，瞪大眼不可思议看着秦寿，不是赵廷箴不相信秦寿的话，而是不敢相信自己耳朵是不是听错了？就凭姜维听秦寿调遣这一

点，足够了！

而秦寿提及家人之事，深深打动了赵廷箴，最大亏欠的就是跟着受苦东躲西藏的家人，而秦寿敢冒险收留他们，又为自己做梦都想当官的孩儿打通后门，把心如死灰的赵廷箴刺激起了希望。

“本将军从不忽悠人，赵师傅，给你两日时间好好考虑，想通了给姜维一个信儿！”

秦寿笑了笑没在废话，看赵廷箴心动的表情，秦寿知道他心动一大半，丢下话后带着虬髯客离去，给足赵廷箴时间好好考虑。

“将军，你这是…”

“张兄，这次麻烦你去帮忙找铸金银铜的工匠了，越快越好！”

走出普通百姓房，虬髯客的话还没说完，秦寿直接把话说清楚，虬髯客顿时无语了，现在他终于知道秦寿带自己来意了，组建造假钱的班底！

第475章大闹青楼

“将军，是太子殿下！”

虬髯客跟着秦寿走出造假王赵廷箴藏身房，正打算与秦寿分别离去忙事，突然发现太子李承乾的座驾，还有杜荷随身跟随的跟班，眼尖的虬髯客第一时间发现。

“这么明目张胆，肯定没好事！”

“……”

秦寿自言自语的话很是让虬髯客感到无语，什么叫明目张胆？太子出宫很正常啊？总不能天天窝在宫里孵鸡蛋吧？也只有秦寿才认为不正常。

虬髯客心里怎么想秦寿没有兴趣去知道，李承乾出宫肯定没好事，更何况还有走狗一样的跟班杜荷跟随，秦寿更想知道他们想要干什么？

带着疑问秦寿悄悄跟着李承乾身后，想要看看他去哪里？虬髯客迫于无奈只好尾随跟上，带着疑问与不解，搞不懂秦寿想要干什么？

“得月青楼？”

当秦寿跟到南城区丰安坊，发现太子李承乾身影与杜荷一前一后，先序进入得月青楼，秦寿忍不住感到一阵惊讶，还真很少来南城区这边，也不知

道这边有这个青楼！

“将军，这是北方商会最近新开的青楼！”

“又是北方商会？”

虬髯客说出得月青楼真面目，秦寿忍不住皱起眉头，没想到居然又是与北方商会挂钩的，看来这个太子还真是不安分的主。

“张兄，麻烦你回去安排人混进去，在回长乐一趟带程家三子来，提醒他们穿得像样点！”

“是，将军！”

秦寿沉思片刻直接安排虬髯客去长乐一趟，找程家三子过来，不明白秦寿打什么鬼主意？虬髯客老老实实地安排照办。#中@.

虬髯客离去后秦寿马上阴沉着脸色，李承乾与北方商会勾搭上，秦寿隐隐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不知道他们又要玩什么阴谋，秦寿只好出动程家三子进去捣乱，给李承乾增加麻烦。

半个时辰过去，秦寿找地方蹲得双脚发麻，终于等来心中不爽的程家三子，虬髯客完成任务如惜负重地松了口气，说实在的程家三子还真是难伺候的主。

“妹夫老大，你找我们有何事？”

在虬髯客面前他们三兄弟可以肆意无忌发脾

气，在秦寿面前三人马上夹起尾巴老实做人，屁也不敢放一个，点头哈腰陪着笑脸。

“过来，有事跟你们说说…”

秦寿也没有废话，直接招过他们三个，在他们耳边耳语一阵，程家三兄弟闻言过后双目冒光，在虬髯客一脸怪异目光之中，嘿嘿声笑着拍胸保证，直奔得月青楼跑过去。

“将军，这是？”

“没事了，张兄，你先回去吧，本将军也要去大理寺一趟！”

虬髯客疑问声，秦寿笑了笑没有说什么，双手负立先回去，留下一头雾水的虬髯客摸不着头脑，不知道秦寿神神秘秘的在搞什么花样？

得月青楼里面装饰的金碧辉煌，地铺白玉奢华无比，拥挤不堪的嫖客们搂搂抱抱青楼卖笑女子，乌烟瘴气的胭脂酒味儿让程家三子久违了。

嫖客桌上菜肴香味四溢，在怎么美味的菜肴也比不上怀中撒欢玉人，让人流连忘返，楼台卖艺女子一舞倾城，回眸一笑百花羞，窈窕身姿引人入胜，让程家三子赞不绝口，好久没来了！

“老鸨！把这里最漂亮的姑娘，全给大爷我招出来！”

程处默最快清醒过来，想到有事要办，故意撒开大嗓门，双手叉腰没事找事似的，把一楼的嫖客们吓得停下饮酒作乐，当看清程家三子的面貌时，大部分的嫖客们识趣地选择沉默。

“唷~三位贵客，有点眼生，头一次来我们得月楼吧？”

三十多出头的老鸨，在程处默找茬的大喝声之中，扭着水蛇腰一样的身板，挺起加厚抹胸的双峰，亲自招待程家三子到来。

“鬼啊！”

程处默见到老鸨出现吓了一大跳，惊诧一声一脚把老鸨脸腮两侧抹得猩红的老鸨踹开，吃痛的老鸨倒飞出去，噼里啪啦声撞倒身后的酒台。

“啊？！打架了，快跑啊！”

“别跑，客官，你没结...”

程处默闹事一脚，顿时把青楼嫖客们吓得落荒而逃，青楼妓女们更是不堪尖叫连连四处逃窜，老鸨给桌子上的瓦器盘子摔碎蹭破皮，惨不忍睹地在碎片地打滚呻吟。

而楼顶嫖客们不知道下面什么情况，饱受惊吓衣衫不整落荒而逃，有的冲下来逃窜，有的跳窗逃跑，都是些有贼心没贼胆妻管严的嫖客。

闻风出现的青楼打手试图阻拦嫖客离去，奈何情况太乱跑了一大票霸王嫖客，而制造事端的罪魁祸首程家三子，嘿嘿声趁乱揩油，抓到四处逃窜青楼妓女就****一番。

“住手！”

青楼下面发生动静，韩宁第一时间走出来查看，李承乾与杜荷躲在包厢内，发现是程家三子，忍不住皱起眉头，李承乾推门而出杜荷刚想阻止已经来不及了。

“哟喝~居然是太子殿下！太子殿下也来青楼寻欢？”

“哎呀呀~~哥哥，难不成皇宫内太子妃满足不了太子****？”

“两位哥哥，八成太子有什么嗜好，说不准来青楼不是找妓女而是找妓男！”

程家三子没有给面子韩宁，再说了韩宁算哪根葱？他们三人目标就是找李承乾麻烦，三兄弟你一眼我一语的冷言讽刺声，李承乾脸色阴沉到极点。

“嘎嘎~~三弟说得不错，幸好咋们爱好正常！”

程处默在两位损兄弟挑起是非之下，肆意无忌哈哈大笑起来，李承乾好俊男之风不是什么新鲜

事，而程家三子拿这事出来挑拨，还真是命中了李承乾底线。

加上程家三子厚颜无耻搂着三个姿色不错妓女，挤眉弄眼的讥笑声，更是让李承乾心中盛怒到顶点，很明显是在讽刺李承乾。

“你们找死，贺侍卫，掌嘴！”

“是，殿下！”

“不可...唉~”

程家三子没事找事挑拨，击中了李承乾的软肋，恼羞成怒的李承乾马上招来乔装打扮过的贺侍卫，出手教训出言不逊的程家三子。

杜荷发觉事情太巧合刚想出言阻止，奈何李承乾已经下令了，贺侍卫带着人冲下一楼，前去抓拿嘴巴不干净的程家三兄弟。

一直静观其变的韩宁见李承乾动手了，韩宁也没有什么顾忌了，大好事给程家三子打破了，心中很是不爽朝下面的打手们点点头，示意他们去帮忙，给下面闹事的程家三子颜色瞧瞧。

第476章有预谋的陷阱

“打架？嘎嘎~~哥哥我喜欢，美人儿，等会哥哥在疼你！”

十五名皇宫侍卫冲上来时，程处默推开身边指够油的青楼妓女，活动着四肢嘿嘿声笑起来，程处默宣战了，程处亮与程处弼自然不甘落后，同时推开身边揩油的青楼妓女，嘿嘿声坏笑着大玩兄弟齐心上阵。。

“速战速决，别浪费时间！”

“每人五个吗？”

“大哥，二哥的提议我喜欢！”

程处默慎重其事交代声下，程处亮与程处弼同时点头，无视皇宫侍卫商量好怎么安排，活动双拳奸笑连连迎上冲过来的皇宫侍卫，经过特训后三兄弟的实力大进，应付起来得心应手。

至于韩宁那点不入流的青楼打手，程家三子压根没放在眼里，一拳一个打飞出去，新式的招式擒拿手直让皇宫侍卫们出乎意料，诡异刁钻防不胜防。

擒拿术主要以刁、拿、锁、扣等等招法，进行擒伏敌人，招式狠毒出其不备，皇宫侍卫没见过擒

拿术，眨眼就吃亏哀嚎连连倒地，甚至还没反应过来，就给程家三子扳断手指骨，痛呼倒地。

而程家三子最喜欢用阴险的招式，比如扣，用指深掐皇宫侍卫五官或要害，要么抠眼、要么抠鼻、要么抠腮、要么掐肩、甚至挖海等等。

“啊~好卑鄙！”

“呸~什么叫卑鄙？讨打！”

皇宫侍卫喝骂声马上激恼玩得兴起的程家三子，出手狠毒双手同时出击，要么手肘盾击皇宫侍卫下巴，要么就专往晕穴打过来，发扬擒拿术一招制敌精髓。()$()$(小)$(说)$().---.高速！

擒拿术本身就是以反侧关节、点穴窒息、分筋碎骨为目标，因而临敌必须心狠手毒，否则将为敌人所俘获，一击制敌没有半点犹豫。

“好身手，韩某来会会尔等！”

程家三子阴险歹毒的擒拿术，看得韩宁技痒不已，撇去程家三子找茬的意图，光是他们出奇的招式，韩宁就忍不住技痒，纵身跳下二楼落地后蹬地而起，直朝程家三子飞身横扫过去。

韩宁一出手没有花俏的横扫，程家三子迫不得已放过皇宫侍卫，联手迎上对抗敢独自单挑的韩宁，对阴毒擒拿术有忌畏的韩宁识趣选择游斗，没

有盲目到与程家三子近身交战。

“太子殿下，小心有诈！”

韩宁与程家三子打斗的时候，杜荷马上醒悟过来，加上李承乾有下去看戏的意思，忍不住出言提醒李承乾，千万别上当受骗，程家三子出现的太不是时候了。

“哼~寡人倒想瞧瞧，他们有什么诈？”

一意孤行的李承乾没有理会杜荷的提醒声，瘸着腿走下楼梯，韩宁的身手让李承乾刮目相看，独战阴险的程家三兄弟游刃有余。

至于程家三子有什么诈？李承乾怎么也不相信他们头脑简单的人，会出什么阴谋诡计？亦或者是他们本来就是来这里闹事的。

“三弟，顶着，二弟，合击！”

“又是我？”

“好！”

韩宁一出手，程处默马上意识到韩宁不简单，有些忌畏韩宁马上招呼程处弼当炮灰先锋，自己与程处亮合击把韩宁打趴。

程处默玩牺牲一个成全两个把戏，程处弼哭丧着嘴脸抗议一声，而程处亮无耻呼应了，二比一无耻投票之下，程处弼只好硬着头皮硬接而上。

哧~程处弼硬接下韩宁蛮力一脚，胃部传来要命波涛汹涌地翻滚一阵，受到排山倒海冲击力之下，忍不住喷出一口胃里胆汁。

“疯魔乱舞！”

“什么玩意？！”

程处默与程处亮突然分开两侧，借鉴他们老爹的疯魔乱舞招式，自发研究出两人合击式疯魔乱舞，其实就是疯子打架方式，双拳双脚轮流交换，一副不打倒敌人誓不罢休的气势，直冲向手足无措的韩宁。

程处默负责左翼攻击，程处亮负责右翼攻击，两人拳拳到肉的打法，韩宁疲于双手齐用应付，给他们两个无耻的打法打得难以招架。

头一次遇到如此流氓打法，韩宁还真给他们两个打蒙了，一时间难以拆解，加上程处弼又加入进来，双拳难敌六拳，韩宁一下子处于弱风，双手隐隐作痛。

程处默与程处亮同时出脚，专打关节部位把韩宁吓了一大跳，拼着受程处弼一记黑虎掏心的攻击，现学现卖擒拿术双手扣住程处弼一击得手的手腕，趁其不备借力而起，躲过程处默与程处亮两人阴险脚法。

“啊～～”

程处默与程处亮一击落空，两人用尽八分力右脚同时打在一起，瞬间断骨似的痛楚传遍脑神经，两人同时收回右脚单脚蹬地哇哇大叫。

韩宁险之又险避开后，心中一狠拽起程处弼的长发，吃痛的程处弼扬起脖子，马上遭到韩宁一记刀手攻击。

“咳咳～～小爷我，跟你拼了！”

程处弼喉结受到攻击，差点喘不过气双眼一黑，干咳连连的程处弼声如沙哑，一记撩阴脚盾击，把韩宁吓了一大跳，双脚夹紧程处弼脚盾击时候，程处弼突然笑了，笑得让韩宁极其不安。

“哎呀～～断了，断了，脚断了！”

“？！”

等韩宁醒悟过来的时候，青楼外面闯进了大理寺的衙差还有亲自带队的姜维，韩宁马上察觉到事情不妙，可醒悟的已经为时已晚，包括李承乾与杜荷在内！

“哟喝～挺热闹的，姜某见过太子殿下！”

大理寺衙差在姜维挥手之下，把韩宁与太子殿下还有杜荷包围起来，姜维双手负立后背，大摇大摆走进来，见到脸色发黑的李承乾，虚伪地双手作

揖问候。

“哼~”

姜维假惺惺的问候声，李承乾冷哼一声别过头去，从姜维带人出现一刻起，李承乾就意识到，事情并不是想象之中那么简单。

“哎呀呀…断了，脚断了，太子纵手下打人了…”

“你们…”

程家三子泼黑水的污蔑，李承乾脸色发黑到顶点，气急败坏手指着程家三子，恨不能提刀上去没人补上一刀，无耻的程家三子恶人先告状，够毒的！

“嗯哼~太子殿下，有劳你去一趟大理寺查证一下，至于你们两个？来人，把他们押下去！”

“是！”

姜维打蛇上棍不分青红皂白就定断，李承乾气得脸色阴沉无比，十指无意识颤抖着，很想揍人的冲动，至于韩宁与无辜的杜荷，直接傻了眼不敢反抗，给衙差粗暴押解下去。

第477章忽悠无罪

“皇上要见本将军？”

“是的，秦将军！”

秦寿安排姜维去接应把事情闹大，坐等程妖精护犊心强去报复，刚回到长乐，就遇到恭候已久的皇宫太监，太监不敢在秦寿面前气质高昂，恭候不知道去哪里忙碌回来的秦寿与自己进宫。

太监开始找秦寿被洪武撒谎告知，不知道秦寿巡查到哪里，一时间难以找到秦寿踪迹，长乐之大太监也知道，只好按耐住性子坐等，直到秦寿现在回来。

“哦，好的，这位公公，可否稍等片刻？本将军还有些重要私事处理一下！”

“岂敢，还请秦将军快点儿！”

秦寿客气的请求话，太监不敢不给面子，反正都已经迟了这么久，也不在乎这么一点半刻，给足秦寿面子去处理私事。

“洪武！”

“将军，有事？”

秦寿从大厅出来走到偏厅，找到一丝不苟监督新婢女们清理偏厅卫生的洪武，招手示意他过来有

话说，洪武小跑到秦寿面前，等待秦寿安排。

“洪武，稍后你去找薛将军，说程家三子私自逃离外出，不知所踪，明白了吗？”

“是，将军，还有其他事儿吗？”

秦寿慎重其事交代一番，洪武问也没多问点头答应下来，程家三子什么时候跑出来了？洪武压根不知道，照着秦寿吩咐去办就是了。

“那个柳紫嫣，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之处？”

秦寿想到最近安分不少的柳紫嫣，总觉得她有些诡异安静，洛阳船工坊无名遭暗杀与失火之事，秦寿忍不住怀疑起柳紫嫣，这个祸害还真是头疼的存在。

“柳小姐？将军，她没什么异常啊？”

洪武摸不着头脑，搞不明白秦寿派自己监视她做什么？柳紫嫣深得秦老夫人喜爱，隐隐有认作干女儿的迹象，洪武也不敢太过监视太明显。

“没事了，你以后多注意一点，去忙你的吧！”

“是，将军！”

秦寿头疼不已地揉着头，挥退洪武转身离去，留下洪武稀里糊涂，搞不懂秦寿怎么老是要自己注意弱不禁风的柳紫嫣。

“说说，你想怎么样？”

一个时辰过去，甘露殿内，秦寿到来的时候，李世民没有免礼秦寿平身，甩出手里钱庄的奏折，阴森森的目光毫不客气地看着秦寿，玩这点小把戏意图何在？李世民很想知道。

秦寿早有准备接受李世民刁难，装糊涂捡起奏折看了眼，顶着李世民愤怒的目光，毅然抬起头与李世民直面对视，睁眼说着脸不红气不喘的大话。

“启禀皇上，微臣佃户众多，加上民们开始学经商，需要大量货币很正常…”

“……”

好吧，李世民无语了，秦寿睁眼说瞎话的工夫一等一的一流，说得李世民找不到借口发难，只能吹胡瞪眼看着秦寿忽悠到底。

“行了，少在朕面前打马虎眼，朕问你，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秦寿忽悠功力李世民早有领教过，挥手打断秦寿的废话，直入正题想要弄清楚秦寿想要干什么？李世民不相信秦寿是没有目的。

“皇上明鉴，微臣句句属实，不敢有半点隐瞒！”

秦寿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态度，李世民直接败给

秦寿，可又拿他没有办法，秦寿不肯开口，李世民也无法得知秦寿心里打什么鬼主意？

一时间大殿内安静下来，李世民捋着龙须心情极度不爽，而秦寿则老老实实跪地，眼观鼻鼻观心，一副跟李世民耗到底的模样。

‘小样，到时候看谁先熬不住！’秦寿心里冷笑着，与其自己说出口开办民营钱庄，还不如等李世民熬不下去，主动上门求自己解决。

钱庄刚开设漏洞肯定不少，想要一下子完善是不可能的事，李世民现在相当于摸石过河，一步一步在摸索其中，可以说是毫无经验的经营者。

而秦寿拥有明朝以后钱庄的大致流程资料，随便拿出一套足够填补现在钱庄的漏洞，当然秦寿暂时没兴趣去冒险钻空子。

与其冒险钻空子，秦寿还不如造假闷声发大财，应该是高仿发大财，只要造假王赵廷箴点头了，秦寿就可以逐渐高仿团体，自主生产新一代贞观币鱼目混珠长安。

“听说你的蒸汽旋耕机已经研究好了？可有此事？”

“嗯？启禀皇上，确有此事，如今缺少最重要的…”

正歪歪想事的秦寿，在李世民突然其来的问话声之中，如实回答李世民的疑问，蒸汽旋耕机面世是迟早的事，更何况蒸汽旋耕机早已推出来了，李世民知道很正常。

秦寿把蒸汽旋耕机缺少的润滑油之事说出来，李世民捋着龙须颔首点头，什么润滑油他不知道，只要知道秦寿没有骗自己就可以。

“此物真可日耕几十亩地？”

李世民最在意的还是机械代替畜力，要是机械真如秦寿所言那么神奇，那牛的身价应该可以降低了，至少在长安这里是降低了。

日耕几十亩地，那是什么概念？李世民想想都有些兴奋，光是探子回报的蒸汽旋耕机体型，李世民就有恨不能去围观的想法。

只可惜现在还是摆设品，秦寿推出来摆景了一周，没有运行暂时不知道它功用，据说是一直在铁匠作坊完工，直到铁匠作坊毁了，秦寿才推出来面世。

“皇上，理论上是可以的，暂时没有润滑油，微臣无法确定真实数据！”

秦寿没有隐瞒这些，反正蒸汽旋耕机真正运作的时候，就知道了，秦寿的回答李世民有些迫不及

待，想要看看蒸汽旋耕机运作的情况。

“秦爱卿，你那什么奶粉，可有？给朕来些！”

“奶粉？”

李世民想起晋阳小公主吵闹要喝羊奶粉，捋着龙须直言不讳说出来，秦寿顿时一脸黑线，那可是还处于试验期啊！

秦寿也不知道晋阳小公主偷喝过羊奶粉，当初忽悠她并没敢给她品尝，缺少那么多工序与合成配方，秦寿也不知道羊奶粉喝了会怎么样？

“嗯哼~没事了，爱卿，去看看晋阳小公主吧！”

“嗯？啊，是，皇上！”

李世民突然其来提及晋阳小公主的事，为之一鄂的秦寿不知道那个小公主闹什么心？在李世民特许下，秦寿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去他后宫溜达一圈。

第478章胆大包天程妖精

“秦爱卿，朕的后宫如何？”

“很美！”

秦寿有气无力回答李世民的问题，原本以为可以再次舒坦游览掖庭宫，没想到李世民心血来潮，亲自陪着秦寿一起去后宫看望晋阳小公主，害得秦寿受宠若惊到郁闷顶点。

说实在的，秦寿甚至开始怀疑，李世民不是心血来潮去看晋阳小公主，而是有意防狼一样防着自己，至于吗？自己敢光明正大在他后宫乱来吗？

“秦爱卿，朕所修的朱鹤街，你有何建议？”

走到翠苑阁宫门前，太监与宫女跪地迎接，李世民突然停下脚步，转过头看向身后沉默不语的秦寿，跑题一样的话题直让秦寿有些措手不及。

“这个，皇上，微臣没有意见！”

“嗯？”

秦寿敷衍式的回答，李世民听了很是不喜，什么叫没有意见？提议是他提出来的，现在开始修建朱鹤街了，居然甩手不理，这不是让自己难堪吗？

“呃…好吧，皇上，你是打算修建双向街道？还是五车道的街道？”

李世民不善目光看过来的时候，秦寿不得不硬起头皮，把最基本的道路构思说出来，直让门外汉李世民大感好奇。

“何为双向街道？何为五车道？为何当初不提？”

经过秦寿这陌生词眼提问，李世民才发觉自己冲动过头，什么都不懂就一股脑乱来，现在秦寿又来一套，李世民有种上当受骗的错觉。

()$()$(小)$(说)$().---.高速！

意识到李世民不善目光，秦寿一阵无语，这也不能怪自己啊？他没问自己怎么修建马路，就心血来潮一股脑开工，与自己何干？

“父皇？！”

“嗯，兕子，呵呵…”

秦寿正无语不知如何回答李世民的时候，晋阳小公主突然从寝宫走出来，见到李世民先是一惊一乍，李世民暂时放过秦寿，转身过欲要搂起奔来的晋阳小公主。

晋阳小公主乳燕归巢一样跑来，待李世民作势抱起她的时候，晋阳小公主逃开李世民的熊抱，直奔扑进秦寿怀里，搞得李世民僵硬原地抽搐着嘴角，半天没有恢复过来。

“皇上，卢国公带兵器怒闯东宫！”

“什么？岂有此理！”

李世民僵硬着脸色半天没有恢复过来，直到一名皇宫侍卫急匆匆跑来，告知程妖精带着家伙怒闯东宫，把李世民吓了一大跳同时恼羞成怒。

程妖精带兵器去东宫干什么？李世民不知道，可程妖精胆大妄为举动，李世民不得不去处理一下，不知道李承乾做了什么事，惹急了程妖精这个老匹夫。

‘闹吧，闹得越乱越好！’李世民气急败坏离去后，秦寿阴笑连连冷笑着，就等程妖精出手了，程妖精还真是没辜负自己期盼，这回够李承乾老实一回了！

“寿哥哥，你在笑什么？”

“没，没什么，走，大哥哥今儿带来好东西给你！”

晋阳小公主天真无邪的目光注视下，秦寿收起阴险的笑容，神神秘秘地话惹来晋阳小公主好奇心大作，在秦寿怪异绅士大礼下，晋阳小公主咯咯声笑着先回寝宫。

东宫内，李承乾刚从大理寺回来没多久，脸色阴沉的如碳那么黑，大理寺听信谗言颠倒是非黑

白，很是让李承乾恼火。

“秦寿！”

李承乾咬牙切齿地猛拍案台，第一时间想到是秦寿干的好事，除了他李承乾还真想不出还有谁？居然敢明目张胆与自己作对。

李泰没有可能，他与程家毫无瓜葛，最大的嫌疑就是秦寿了，虽然秦寿没有在场，可他可以串通一气指使程家三子去闹事。

程家三子恶人先告状，统一指责李承乾纵侍卫行凶，加上还有虬髯客事先安排好的所谓青楼嫖客证人帮凶，这股脏水泼得李承乾措手不及。

现在李承乾什么都不怕，就怕程妖精找上门，秦寿这手栽赃陷害太厉害了，打得李承乾措手不及，至于韩宁与杜荷他们两个？李承乾自身难保也顾不得他们了。

“卢，卢国公，你，你想干什么？”

李承乾还没来得及歇口气压压惊，还真是怕什么来什么，盛怒的程妖精大摇大摆闯进东宫，太监与皇宫侍卫拦都拦不住，把李承乾吓了一大跳。

正所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程家三子在得月青楼出事没多久，程妖精就找上门，李承乾不认为程妖精是专程来看望自己的，况且他也没有这个好

心。

“你说老流氓能干啥？认识这玩意不？”

哐一声，程妖精抽出一把短斧，把李承乾吓得差点踉跄欲倒，惊魂未定地看着冲冠怒发的程妖精，敢带武器进宫威胁的，恐怕也只有胆大包天的程妖精做得出来！

得知三个娃给人揍进大理寺，而罪魁祸首就是李承乾，护犊心强的程妖精咽不下口恶气，加上大理寺颠倒是非缘由，闹事的程家三子变成无辜受害者，程妖精更是气得差点肺炸，仗着得理不饶人，进来皇宫闹事。

“卢，卢国公，事情没有查明前，你可知...”

“呸~好你个小娃，敢威胁起老流氓？别以为你老爹是皇帝，老流氓我就怕你！”

哐哐...程妖精抓起短斧连敲案台三四遍，吓得李承乾屁也不敢放一个，更别提身后一动不敢动的皇宫侍卫，程妖精怒发冲冠跑进来找茬的时候，就有人去通报李世民了，程妖精发飙谁也挡不住啊！

李承乾阴沉着脸色大气不敢喘一下，他知道程妖精带斧头来是威胁自己，把事情闹大好让自己父皇过来评评理，正好中了秦寿阴险的陷害。

醒悟过来的李承乾想要辩解已显得无力，大理

寺明显已经给秦寿掌控了，加上还有事先安排的泼黑水证人，李承乾的侍卫与韩宁的人供词显得很无力。

“今儿老流氓就等皇上给个满意答复，别以为你是太子可以胡作非为，老流氓可不怕你！”

哐~程妖精气急败坏盛怒一斧，把皇宫侍卫们吓得踏前一步又忍不住定住，犹犹豫豫不敢上前抓拿胆大包天的程妖精，而李承乾更是屁也不敢放一个，典型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那种。

“皇上驾到！”

程妖精瞪眼等着李世民到来给个答复，一盏茶时间过去后，太监高呼皇上驾到，李承乾面如死灰地瘫坐地面，得，这次黑水还真是泼得够黑的！

第479章无抵抗的毛毛熊

“程爱卿，朕需要一个解释！”

李世民大步踏进东宫的时候，见到敲烂的案台还有吓瘫的李承乾，李世民顿时脸黑如碳，怒目直视胆大包天持凶进宫恐吓太子的程妖精。#中@.

李世民强忍着心中杀人的冲动，能把程妖精逼急到这个地步，李承乾肯定犯了天大离谱的大浑，要不然程妖精也不会抓急到动用凶器恐吓。

程妖精什么脾性？李世民心里最清楚，这个混世魔王疯疯癫癫，做事冲动又不计较后果，从来都是占便宜不肯吃亏的主。

“皇上，你来得正好，微臣也需要一个说法！”

李世民有气程妖精更是有气，一副今儿豁出去，得理不饶人讨要说法，很是让盛怒的李世民闻言为之一愕，慢慢压制心中怒火，挥退一直逗留明德殿内皇宫侍卫。

正所谓家丑不外扬，更何况现在与程妖精也算是半点亲戚关系，她的闺女与李世民的两个公主，都是秦寿平起平坐的夫人，有什么事坐下来好好谈谈。

“乾儿，可有此事？”

当程妖精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李世民越听越脸色发黑，而李承乾却面如死灰，有大理寺那边的供词作证，李承乾想要反驳都显得很无力。

而李承乾无力反驳阴沉着脸色，李世民更加确定程妖精说词，连证人都有了，更何况李承乾无事逛青楼也就罢了，居然还去勾搭狼子野心的北方商会，光是这两点足够李世民愤怒的。

“父皇，儿臣冤...”

啪一声，李承乾无力辩解的话还没有说完，马上迎来李世民盛怒的一巴掌，打蒙的李承乾不敢置信看着盛怒的李世民，从小到大头一次挨李世民一巴掌。

程妖精大为解气看着李承乾挨了一巴掌，李世民目光看过来的时候，程妖精马上收起解气的笑容，头望着大殿一副老流氓我什么也没看到的模样。

“朕问你有没有这回事！”

李世民愤怒到顶点，北方商会是李世民最为厌恶的势力，在没有确定幕后人真实身份前，李世民一直没拿他们开刀，就是想要确定是不是其人。

现在李承乾倒好，居然不安份跑出去勾结北方

商会，存心与自己作对还是怎么回事？光是李承乾这一点足够李世民赏他一巴掌。

“有！”

李承乾知道事情闹成这地步，想要安然无恙平息下来是不可能的了，而罪魁祸首秦寿恐怕要的就是这样的结果！

中了秦寿开始反目成仇的圈套，李承乾只能打碎牙齿往肚子吞，更不敢去招惹盛怒失望的李世民，心中早已把秦寿与程妖精恨得半死。

“好，很好，程爱卿，你可否满意？”

“马马虎虎！”

李承乾主动承认了，李世民连说两个好字，冷漠地看着一边看戏的程妖精，得到想要的答案，程妖精收回短斧，勉为其难接受李世民的答案，李世民这一巴掌训儿经，程妖精看得心里舒坦。

“满意就好，来人！”

李世民怒极反笑了起来，突然暴喝一声，明德殿外守候的皇宫侍卫闻声走进来，程妖精一头雾水看着李世民。

“太子不知检点私自出宫，杖责二十，左领军大将军带兵器恐吓太子，杖责五十，罚去俸禄一年，剥去左领军大将军一职！”

“是！”

李世民的惩罚皇宫侍卫们面面相觑，而程咬金早有预料事情会这样，落落大方一招大鹏展翅张开手，给皇宫侍卫押解下去，而李承乾则面如死灰，倔强的脾气强制自己不去求饶。

“小公主，闭眼，大哥哥给你惊喜！”

东宫那边事情李世民已经处理完，翠苑阁这边秦寿要应付缠人的晋阳小公主，没办法之下只好使出杀手锏，给晋阳小公主一个大惊喜。

“嗯！”

晋阳小公主乖巧地闭上如梦似幻的双眼，有些期待秦寿给她的惊喜，秦寿每次总是给她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渐渐地晋阳小公主喜欢上这个大自己十几岁的姐夫。

“好了，睁开眼吧！”

“啊？！”

当晋阳小公主睁开眼的时候，看到秦寿手里多出一个巴掌大的毛毛熊，从未见过如此可爱的毛毛熊，晋阳小公主喜欢得不得了，马上抢过秦寿手里的毛毛熊。

晋阳小公主爱不惜手抱着可爱的毛毛熊，敲鼓的小熊毛是桔黄色的，耳朵是半圆形的，两只乌黑

的眼睛紧紧盯着前方。小熊的鼻子有点往上翘，鼻子头是黑色的。

“寿哥哥，这是什么？兕子好喜欢！”

晋阳小公主抱着毛毛熊紧紧不放，凑脸磨着毛茸茸舒坦的熊毛，七分相似的毛毛熊好像熊崽一样，直接命中晋阳小公主小芳心。

“它叫葡萄！”

“葡萄？”

当秦寿说出毛毛熊名字，晋阳小公主瞪大眼看着秦寿，一会儿看向手里的毛毛熊，一会儿又看向秦寿，葡萄晋阳小公主知道是什么，酸酸甜甜可以吃的水果。

秦寿十分得意嘿嘿声笑着，毛毛熊魅力还真是小女孩的无法抗拒的，为了安抚这个晋阳小公主，秦寿可谓是煞费苦心，想破了头脑才想出毛毛熊。

“要听葡萄来历故事吗？”

“好啊，好啊，寿哥哥，你快说！”

秦寿提及故事两个字，晋阳小公主顿时笑得见眉不见眼，欢呼连连大叫着迫不及待想要听故事，而且还是怀中抱着的毛毛熊葡萄故事。

“从前，有个小熊叫葡萄，当它的母亲死了和它的父亲决定回到它们的前生活，和加入马戏

团……”

秦寿来一出童话故事，深深吸引了晋阳小公主，当听到毛毛熊辛酸、勇敢、不屈历险记后，晋阳小公主忍不住为小毛毛熊喜悦与哀伤，直到累了双手紧紧抱着毛毛熊，趴到一边呼呼入睡。

“兕子要找毛毛熊玩…”

呼呼入睡的晋阳小公主睡梦里模模糊糊梦呓，秦寿看着晋阳小公主又恢复病态的脸色，忍不住摇头叹息起来，父爱过度的可怜娃！

李世民把她当宝一样伺候在金丝里，久不见眼光缺少锻炼，加上天生营养不良，导致她大小病缠身，最终活不到十三岁就香消玉焚了。

‘唉~我能做点什么吗？’秦寿目光呆地看着安静入睡的晋阳小公主，失神地想着想要做点什么，挽救这个可爱的小公主。

第480章文化之间的差异

“这么快败退了？”

眨眼一个月时间过去，松州之战松赞干布在唐军连连夜袭之下，折兵损将败退回老巢，唐军奇袭获胜，但吐蕃主力也未受多大损失，见识唐军厉害，松赞干布下令撤军，松州之战至此结束。

秦寿收到松州那边的战报，索然无趣把战报丢到一边，早有预料松赞干布会失败，只是没有想到他败得那么彻底，而李世民没有下令乘胜追击，秦寿知道李世民顾忌什么，地势与环境气候问题。

“将军，你怎么看？”

薛仁贵坐在房一边，品尝着秋后最后一批的冰激凌，以后就没有机会尝到这么美味的冰激凌了，想要再次吃上就要等春后初夏，除非不怕冷大冷天去吃要命的冰激凌。

松州之战薛仁贵了解不多，但是唐军连连夜袭杀得吐蕃措手不及，不得不佩服起指挥的统领将军，以少胜多击退吐蕃号称20万大军。

“吐蕃之所以败退，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入侵大唐的心思，只是想要威胁试探大唐的实力…”

秦寿冷笑一声分析出松赞干布此次进攻松州目

地，原本就不是要抢占大唐的多少土地，而是强迫李世民赐婚，李世民不但不赐婚，反而发重兵前来应战，如果松赞干布不撤军，双方继续厮杀，他的目的就更加无法实现。

更何况吐蕃国内局势并不稳定，多年征战，连兵不息，新征服的各部落也需要时间去逐渐安抚，松赞干布的大臣也因此劝他退兵。

松赞干布也是不傻子，挑拨已经够了没有必要继续死磕到底，在后方不稳的情况下，以吐蕃主力与大唐交恶到底，过于冒险不值得。

最后在这次交锋中，大唐展示了自己的作战能力，让吐蕃吃到了苦头，牛进达的先锋部队以奇袭的方式取得了斩首千余级的胜利，显示了强悍的战斗力，从气势上压倒了吐蕃。

经过秦寿大致分析，薛仁贵甚感有理点着头，侯君集还真是拖油瓶将军一个，主力拖了那么久还没赶到，直到牛进达他们击溃吐蕃第二天，才慢悠悠赶来抢功劳，真心替牛进达感到不值。

“将军，船工坊事件查清了，乃倭国所为！”

“哦？办事效率不耐嘛！”

史勇从门外光明正大走进来，禀明洛阳船工坊失事真相，秦寿没好气地大翻白眼，相隔一个多月

才查清楚真相，潘安也太不给力了吧？

史勇尴尬十足不知如何回答，秦寿的话里意思，很明显在责备潘安办事不力，史勇除了无语还是无语，不敢乱搭话惹急心情不爽的秦寿。

“将军，这是？”

史勇一头雾水看着秦寿丢出一包油纸，薛仁贵一脸怪异看着秦寿，他知道秦寿要折腾潘安了，技术不完善的山羊奶粉，喝了会拉肚子，幼豹试验了几次拉了几次。

“山羊奶粉，最新研制的，看潘安这么操劳，送一些给他补补身子，滚吧！”

“是，将军！”

秦寿大言不惭整治，史勇不了解情况稀里糊涂收下，在薛仁贵怪异目光之中带着毒奶离去，在看看一边心情不爽的秦寿，薛仁贵摇摇头叹息一声，什么也没有说。

倭国，又是倭国，听到倭国两个字，秦寿就恨得牙痒痒的，虽然失窃的是旧船造船图，可毕竟也是最先进的设计图，倭国越来越猖狂，很是让秦寿心烦不已。

相比起秦寿的抓狂生气，远在倭国的田中宫皇宫内，间人皇女更是心烦不已，吉川丽子带回来的

造船图，工匠没有一个会打造半铁半木的先进舰船！

“丽子，辛苦你了！”

“公主哪里话，这是丽子份内事！”

间人皇女客套的感激话，吉川丽子并没有放在心上，而且她早已把生死置身事外，不管在什么国度，女人做探子被抓下场很悲剧的。

“木包铁船身？大唐果然能人辈出！”

间人皇女忧心忡忡看着吉川丽子带回来的造船图，还有吉川丽子所见到的洛阳完工船身，其巨大已超出间人皇女的想象。

间人皇女没想到秦寿这么厉害，居然研究出这么厉害的战舰，所幸吉川丽子已经烧毁了，虽然已经烧毁了，可间人皇女不敢掉以轻心，正所谓毁了还可以重建。

“公主，姓秦的是强敌，要提前铲…”

“丽子，本公主何曾不想？只可惜唉…”

吉川丽子的提议，间人皇女何尝不想如此，只可惜秦寿太过于狡猾，加上在长安势力权倾一方，想要杀了他谈何容易？

间人皇女也曾试过刺杀秦寿，可秦寿单凭他自己实力，还有贴身保护的护卫，除非拥有上千人军

队，才有机会把秦寿与他的护卫一个个磨死，要不然都是白搭！

“把这份图纸交给那些唐工匠，不管如何，一定要打造出这样的船只，至于船身内，全改成船帆与船桨！”

“嗨！”

新式战船图纸化差异，间人皇女不知道船内蒸汽驱动原理，更不懂得机械转轮齿作用，迫不得已之下间人皇女只好退而求其次，全改用帆力与船桨为动力。

至少内部是铁给船身增加了不少巩固与冲撞力，哪怕是撞船也会双方损失惨重，鉴于秦寿是偷偷生产，数量上肯定无法占优势，间人皇女胜算起码大了一点。

吉川丽子领命收起图纸，有些事她无法了解，间人皇女不说她也无法知道，收起图纸准备出去办事。

“佐川一库未能完成任务，带去的人死伤大半，丽子，此事交给你处理了，本公主不希望在见到此人！”

“嗨！”

间人皇女冷血无情的命令，吉川丽子早有预料

领命告辞离去，死士就要有随时死亡的觉悟，不是死在任务上就是失败回来领死，前者毕竟冤，后者起码可以回来交代遗嘱，在剖腹自杀。

“秦寿，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吉川丽子离去后，间人皇女头疼不已地揉着额头，平州那边事情已经败露，现在与大唐彻底交恶，不少倭国学子都给遣散回来，包括商业上的往来，如今大唐彻底成了倭国不受欢迎地方。

走到这一步间人皇女也是很无奈，事情缘由最大可能性源自秦寿这个家伙，与大唐彻底交恶，无疑封闭了倭国的贸易，死死掐住了倭国经济倒退。

第481章欠扁程妖精

兄台，这是怎么回事？”

“你不知道？外来的吧？”

“稍安勿躁，各位，稍安勿躁…”

次日清晨大清早，长乐庄大门外，笼络不绝占满了本地与外地商人，数百商人把长乐大门堵得死死的，架起的绊马桩隐隐有倾倒的迹象。#中@.

早起赶着去长安的游客与商客们发现热闹，忍不住好奇凑上前询问原因，贺明口干舌燥地阻止拥上前的商人，在治安队保护下应付群情激动的商人。

“各位，你们心情贺某了解，但是，请你们遵守规矩，别制造混乱，如若不然贺某很难办…”

贺明满头大汗应付商人，自从秦寿推出厕纸外售后，吸引了犹如猫遇到鱼腥味的商人前来，也难怪他们会这样，厕纸存用纸张做成，售价低廉深得商人们喜好与追求。

而贺明相序推出，以废旧纸张还可以优惠批发厕纸，更是赢得商人们喜爱，用纸如厕那是官家人才有的福气，现在秦寿打破传统，只要有钱普通人也可以用上粗糙厕纸，比起竹片之类好多了。

“长，这么多人，恐怕这些厕纸不够分啊！”

石栗纠结地看着群情奋起的百姓，说实在的，这么多人还真是难以应付，光是储存的厕纸就无法供应满足子里的人消耗，现在又对外销售批发，石栗搞不懂秦寿这是闹哪出？

“这叫适应，凡事都要有个过度适应期，有压力才有动力，去忙你的吧！”

“是，长！”

秦寿打着哑谜的话，石栗稀里糊涂摸不着头脑，在秦寿挥手下逃离似的跑回去忙碌，新的一批废纸运来，又要忙活去分解重新熔炼成粗糙厕纸。

“鲁宏！”

“啊？长，有事？”

正准备去田里忙碌开始温棚种菜的鲁宏，秦寿第一时间发现他，在秦寿招手下，鲁宏快步跑到秦寿面前。

“初冬前的反季节菜安排好没有？”

初冬将至又是种菜发财好时机，秦寿开始琢磨起反季节的新菜，今年收获了一个新品种水瓜，是时候把它们安排上去种植了。

“长，都安排好了，全都是新的菜种！”

鲁宏点头哈腰回复秦寿的疑问，大部分种植以

前肯尼带回来的豇豆，红萝卜，南瓜等等，都是产量不错的新鲜蔬菜，包括秦寿前一阵子弄到的水瓜。

“牛皮菜，有没有？”

“牛皮菜？长，什么是牛皮菜？”

秦寿突然提及牛皮菜，鲁宏想了想摇摇头，还真没听说这种菜，要不是秦寿提及，鲁宏还不知道有这种菜，什么牛皮菜还真是头一次听！

“就是叶子很大，跟大白菜差不多，比…别名叫猪婆菜，见过没有？”

秦寿不死心大致描述一下猪婆菜的形状，鲁宏沉思片刻遗憾地摇摇头，说实在的他还真没听说过秦寿所说的那种菜。

好吧，秦寿无语了，头疼不已挥挥手，鲁宏一脸歉意告退离去，留下秦寿郁闷不止地抓头挠耳，猪婆菜属于阿拉伯那边的菜，没想到现在还没有出现！

“滚，滚，谁敢挡路？”

秦寿正纠结怎么没见到5世纪前早已引进来的猪婆菜，程妖精大嗓门喝骂声随之传来，听到程妖精的声音，秦寿顿时感到一阵头大。

“贤婿，哪里跑！”

正打算闪人回避的秦寿，马上给气急败坏的程妖精大喝一声，喝止住了脚步，秦寿僵硬着笑容转过身的时候，程妖精大步流星出现秦寿面前。

“岳，岳父大人，有，有事？”

程妖精气急败坏出现眼前，秦寿颤颤赫赫地没有了底气，把程妖精当枪使唤了，他现在醒悟过来很正常，更何况还有个智囊夫人指点。

“你说呢？老流氓的好贤婿！”

“好吧，岳父大人，你想怎么样？”

程妖精狰狞着笑容，大手连拍着秦寿肩膀，不言而喻的笑容，秦寿要是看不出来才是怪事，得，肯定是闻到风声赶来打土豪了。

与其给程妖精抢狠的，还不如痛快点讨价还价，程妖精什么脾性，秦寿心里一清二楚，给他打劫没有好下场，这家伙典型贪得无厌。

谁叫自己欠他人情？秦寿只能忍着屈辱打碎牙齿往里吞，想要打发程妖精，就要满足他的贪婪，打秋风惯了的他向来不手软，更何况他现在无官一身轻。

“冰激凌，几百个，茶叶三四十斤，月饼随便来个一两百斤，多点老流氓我也不介意，对了还有那什么厕纸，来上一些…”

“你怎么不去抢？”

程妖精一口气说出贪得无厌的数目，秦寿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他属猪还是怎么回事？一口气索要那么多？准备改行经商还是怎么回事？

脸色变得越来越黑的秦寿，抽搐着嘴角，这程妖精胃口还真不是一般的大，这么多东西，他能够短时间吃完？特别是冰激凌那很容易融化的东西。

“咋滴？老流氓我就抢，你又如何？一句话，给还不是不给？”

程妖精吹胡瞪眼怒视着秦寿，蛮横不讲理地双手叉腰，一副老流氓我抢你又怎么样？有本事来咬我的态度，气得秦寿牙痒痒的，摊上这个流氓岳父，秦寿也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

程妖精恶狠狠的瞪眼目光，秦寿阴沉着脸色，手无意识地轻轻握紧颤抖的时候，眼尖的程妖精马上发现了。

“算了，不逗你了，过两日是你岳母生辰，这些都是用来招待来宾的！”

“啊？岳母生辰？！”

程妖精大感无趣撇撇嘴，直接说明来意，免得把秦寿逼急了自己倒霉，秦寿忍不住大吃一惊，原本以为程妖精是来打秋风的，没想到原来是程夫人

生日到来了！

最近疲于里外的事物，要不是程妖精亲自跑上门来提醒，秦寿还真差点把程夫人的生辰事忘了，真是不应该啊！

“好，明日小子派人全送去！”

看在程夫人生辰份上，秦寿十分痛快一口气答应下来，程妖精眯起眼哈哈大笑起来，竖起拇指头夸奖秦寿一番，大摇大摆去找他家闺女聊家常。

“岳母生日，肯定要给大惊喜了！”

程妖精离去后，秦寿抹着下巴沉思起来，不管怎么说程妖精帮了自己那么多，还给自己害得他丢了官职，怎么也要补偿一番才行，心中有愧的秦寿琢磨着怎么给程夫人生辰宴席来个惊喜。

第482章惊变的真相

“媚娘，见着寿儿了？”

“刚进城一趟了，娘，有事？”

贾蓉急匆匆走出大厅，没有发现秦寿踪迹，反而见到武媚娘与仙儿在喝茶，贾蓉忍不住心急如焚询问秦寿去向，武媚娘一脸好奇看着贾蓉，直接说明秦寿去向。

至于秦寿去长安城做什么？武媚娘不知道也没有多嘴去问，自从程妖精来了后，秦寿就变得神神秘秘的，找来聂明嘀咕了一阵就跑出去了。

“唉，那孩子真是的，媚娘，仙儿，你们快来帮娘！”

“哦！”

心急如焚的贾蓉顿时气馁了，没办法之下只好找她们两个帮忙，武媚娘与仙儿一头雾水，跟着贾蓉身后，搞不明白贾蓉找她们做什么？

“咳咳…”

“国公爷，你怎么了？啊？吐血了，老夫人，老夫人…”

武媚娘与仙儿还未到贾蓉的房间，隐隐就听到秦叔宝咳嗽声还有柳紫嫣惊呼声，大吃一惊的贾蓉

马上推门而入，武媚娘与仙儿紧随其后跟进去。

　　武媚娘与仙儿走进房里，只见秦叔宝一动不动虚趴床沿晕过去，地面吐出一滩血迹，武媚娘与仙儿大吃一惊，连忙跑上去帮忙。

　　“紫嫣，快去请药王过来！”

　　“啊，好，老夫人！”

　　贾蓉伸手探了下秦叔宝鼻息，还有微弱气息，慌乱过后马上呼唤柳紫嫣去找药王孙思邈过来，柳紫嫣看了眼武媚娘与仙儿，点点头应着跑出去。

()$()$(小)$(说)$().---.高速！

　　“娘，别哭了，有药王在，爹爹不会有事的！”

　　“娘，这是怎么回事？”

　　仙儿待贾蓉与武媚娘搭手把秦叔宝扶起躺好，一脸担忧轻声安抚急红眼的贾蓉，而武媚娘则扶起贾蓉落座房内椅子，询问贾蓉事情真相。

　　开始武媚娘早就怀疑贾蓉最近不怎么对劲，老是偷偷摸摸隐瞒着所有人去煎药，遇到过一两次都给贾蓉敷衍打发离去，现在看到秦叔宝这样，武媚娘已经大致知道了一些真相。

　　“唉~你们爹爹已经病入膏肤，无药石可救，你们爹爹怕…”

知道事情瞒不下去了，贾蓉只好叹息着把事情经过说出来，事情都变成这样，在隐瞒也没有意义了，更何况现在的秦叔宝身子一天不如一天。

“何夫人，房卫生，还有是菲儿来吧！”

“这那好意思？里面都是...”

柳紫嫣急匆匆经过城堡内走廊，到达房分叉走廊口的时候，隐隐听到苏菲与何夫人客气争执声，柳紫嫣忍不住停下脚步，左右看看没人在附近，凑到走廊房口分叉处，凑眼看向秦寿向来不向她开放的房。

苏菲与何夫人在房门口争执着打扫，苏菲想要进去帮忙，可何夫人偏偏不让，里面属于她半私人房间，秦寿安排她在里面住已经有一个多月，向来都是她自己打扫，慢慢地何夫人习惯了这里。

秦寿看何夫人有点墨水，不但写得一手好字，连画工也不错，经过一个多月了解，得知她未嫁给何家家主时，曾是前隋一名校尉女儿，温彩凤。

天下大乱的时候波及家人，温校尉惨死逆贼战乱，走投无路才嫁给当时还卖酒为生的何家家主，慢慢遗忘了自己才学，直到秦寿心血来潮问她，才知道她也曾是才女一个，特批她成为自己房小蜜。

“可郎君说，要菲儿伺候你，包括房卫生交给

菲儿，要是…”

“菲儿，现在我已不是什么娇生惯养的夫人了，这点事还是由我自个来吧！”

苏菲还想说些什么，何夫人挥手打断苏菲的话，打心底有些喜好这个小二号秦寿小蜜，把苏菲劝离后，何夫人摇摇头转身回房。

“柳小姐？！”

正打算关门整理房的何夫人，愕然发现柳紫嫣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房门，柳紫嫣用手顶住门，何夫人怎么关也关不紧，惊讶的何夫人还没恍悟过来，突然香肩传来一阵剧痛，慢慢软到地面。

“等了这么久，终于有机会了！”

柳紫嫣冷笑一声，一洗以往静的脸目，没有去看门后晕倒的何夫人，走进一直不开放的房，轻轻带上门开始查找所需的资料。

头一次进入秦寿的房，柳紫嫣犹如进入海般，八十平方面积的房内，一排排架上放满印刷好的，门口对着最里面放置一张三米长桌与零散三张招待椅子，桌隔壁不远就是一张休息的一米五木床。

没时间欣赏这些的柳紫嫣大步走向桌，当看到桌下面的柜台上了简陋的锁，柳紫嫣没有放在眼里，伸手拿起简陋锁用力将其扳断。

“空的？！”

柳紫嫣心中大喜拉开柜的时候，里面空荡荡什么也没有，柳紫嫣忍不住整张俏脸变黑，不信邪在打开下面两个柜，还是空的！

“怎么可能？！”

暴露了身份毫无收获，柳紫嫣整个人心沉如海，原本趁着秦寿出去大好时机，加上秦叔宝突发病情，正是下手脱身好时机，没想到居然白忙一场。

“菲儿，见着柳紫嫣没有？”

“没有，洪管家，怎么了？”

不死心正打算继续寻找的柳紫嫣，突然停下手倾听外面的洪武与苏菲交谈声，当听到洪武后面的话，柳紫嫣只能停下无谓想法。

“不好，菲儿，去找薛将军他们，派人进来，快点！”

“哦，好！”

苏菲不清楚洪武用意，但还是照办去找薛仁贵，没有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柳紫嫣心有不甘地看了眼房内一切，气不过秦寿防范太深恶向胆边生。

“好，既然本小姐什么也得不到，你也没想好

过！”

气不过空手而回，柳紫嫣拿起桌面油灯油脂，直接泼向架，泼完后拿起火镰点着火放火烧架，直到熊熊火焰燃起，柳紫嫣才解气跑出房。

“着火啦，房着火啦！”

柳紫嫣刚出城堡大门没多久，城堡内马上传来大声惊呼声，周边居住的民们马上跑过来帮忙，长城堡着火那可是不得了的事。

薛仁贵及时带人出现，柳紫嫣趁乱隐入民群里，趁薛仁贵没有了解情况，先溜出已经熟悉的子。

“所有人闪开，先进去救火！”

“是！”

薛仁贵刚赶到城堡大门，浓浓烟雾从城堡内冒出，情况未名的薛仁贵只好安排人进去救火。

第483章怕什么来什么

午时时分，秦寿从长安城内回来，得知城堡内所发生的事，脸色变得极其难看，狐狸终于暴露出尾巴了，而且还是会选对时间。

秦寿眼里闪烁着一股无法遏止的怒火，脸色变得发黑发青，额上的一条青筋涨了出来，脸上连着太阳窝的几条筋，尽在那里抽动。

武媚娘与仙儿想要说些什么，可到嘴的话始终说不出来，见到秦寿难看的脸色，更是不敢乱说话，只好叹息着在一边等待孙思邈亲自煎完药进来。

秦寿很想咆哮骂人，甚至想抄起一把菜刀活剐了柳紫嫣，敢烧自己房活腻了她！气得哆嗦的秦寿牙齿咬住嘴唇，过了一会，紧绷的面色才缓和下来，嘴唇上印着一排齐崭崭的齿痕。

心中有愧的贾蓉不敢直视秦寿，虽然秦寿一直提醒，可贾蓉怎么也不相信柳紫嫣是那种有心计的女人，直到柳紫嫣露出狐狸尾巴，把家里搞得一团糟，又差点烧毁秦寿房，后悔莫及已经来不及了。

“娘，为什么要瞒着孩儿？”

秦寿并没有责备有关柳紫嫣的事，该发生的已

经发生了，只是不敢相信贾蓉瞒着自己，瞒着秦叔宝恶化的病情，眨眼间秦寿脑袋像给什么东西压着，快要破裂了。

“这，寿儿，这是你爹爹的意思…”

贾蓉心虚不敢去看秦寿脸色，无法隐瞒之下，把事情起因说出来，全是秦叔宝交代不让说出来，一直隐瞒着秦寿，不让他担心。

药王孙思邈端着药走进来时，解围了贾蓉的心虚，秦寿待孙思邈把药放好，把孙思邈带到一边，询问他秦叔宝现在的情况。

“我爹到底怎么样了？”

“这…”

孙思邈还真不知道如何回答秦寿的问题，以他现在的情况，能活得到月末已经算是不错了，除非有奇迹降临，如若不然很难有起色。

()$()$(小)$(说)$().---.高速！

“将军！”

孙思邈不知道如何回答秦寿问题时候，薛仁贵在房门外拱手抱拳，等待秦寿出来有事要禀告，解除了孙思邈不知如何作答的窘态。

“药王，不管如何，麻烦你一定要救活我爹！”

“尽力而为吧！”

秦寿恳求声，孙思邈摇头叹息一声，不敢打包票勉为其难答应下来，得到孙思邈的承若秦寿松了口气，有总好过没有，这里帮不上什么忙，秦寿只好出去处理柳紫嫣留下的麻烦。

“如何？”

“启禀将军，烧毁了一半的，何夫人刚刚苏醒…”

秦寿阴沉着脸色走出房间，薛仁贵脏兮兮着脸紧随其后，把房损失程度说出来，薛仁贵不知道秦寿资料有没有在桌里，反正柜里面空无一物。

秦寿没有说些什么，大步走向房的走廊位置，零星水迹蔓延出房走廊，其中还漂浮烧焦一大半的页，可想而知当时救火有多混乱。

“将军！洪某…”

洪武安排婢女们打扫房，见到秦寿到来惭愧双手抱拳赎罪，秦寿挥手打断洪武的惭愧自责，事情不该发生的都已经发生了，责怪也没有用。

“温彩凤呢？”

“启禀将军，在客房休息！”

秦寿提及何夫人下落，洪武把何夫人暂时休息的地方说出来，原本打算安排何夫人与婢女们一间

大杂，可想到何夫人与秦寿之间暧昧不清的关系，洪武自作主张把她待遇提高，安排一间客房给她休息。

“嗯，去忙你的吧，明日抓紧时间，把这里重修一遍！”

“是，将军！”

对于洪武的安排，秦寿没有不满，要是把何夫人安排到婢女同住的大杂房，确实有点委屈了她，怎么说也算是自己房小蜜。

秦寿挥退洪武带着薛仁贵走进房，五名婢女扫走地面积压的水，秦寿没有惊动她们扫地，直接走到烧焦的桌下面，在薛仁贵愕然目光之中，从桌底下拉起一块伪装石板，露出里面五十公分深的坑洞。

“找到那个贱人下落没有？”

秦寿轻拍用羊皮囊制成的件袋，外面蔓延了一些水，所幸密封的好没有进水，要不然还真是白搭了，早算到那个柳紫嫣不会老实，没想到她那么沉得气，一直到现在才开始露出尾巴。

“启禀将军，暂时没有，可能她早已准备好了逃生路线，薛某已派人开始四处查找空隙…”

薛仁贵一脸惭愧说出实情，从房起火一刻起，

薛仁贵就派人封闭子进出，慢了一步导致柳紫嫣提前溜走，知道有防守薄弱空隙，薛仁贵开始盲羊补牢，四处查找薄弱空隙的地方。

“嗯，今后长乐十二时辰不间断严守以待，恢复以往竹筒传音，中转站多设置几个，本将军要长乐镇五里以内范围，全部第一时间知道消息！”

“是，将军！”

薛仁贵领命告退离去，去安排废弃已久的竹筒传音，秦寿看着薛仁贵离去的背影，手里拿着羊皮囊发呆，打扫卫生的婢女们不敢发出太大声音，更不敢去打搅秦寿沉思想事。

“哇塞~失火了？”

“……”

贪玩的高阳公主出现房门口时，秦寿顿时一阵无语，好家伙，这个刁蛮公主连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也不知道，真是服了她！

“你去哪儿了？”

秦寿大翻白眼没好气随口问了一句，甩着羊皮囊外边的水迹，看高阳公主着装不像去打猎，家里发生这么大事，她浑然不觉秦寿不好奇才是怪事！

“去会昌寺烧香啊！还能干什么？真是！”

“会昌寺？烧香？等等！”

高阳公主没好气白了眼秦寿，气鼓鼓地转身离去，秦寿一时间没有醒悟过来，待醒悟过来的时候，心里咯噔一下，脸色变得阴沉极其难看，大喝一声把高阳公主吓了一大跳。

“你，你干什么？”

“以后不许你去会昌寺，包括任何寺庙，听到没有？！”

秦寿高声咆哮下死令，严禁高阳公主去会昌寺，包括其他任何的寺庙，以免她重蹈覆辙，遭遇旧情复发的光头派辩机和尚，给自己带绿油油的环抱帽。

“你…”

“我什么我？要是今后你敢在去和尚庙，哼~后果自负！”

秦寿没有理会高阳公主瞪大眼目光，拿起密封好的羊皮囊件，丢下狠话气冲冲撞开挡路的高阳公主，去看望受惊过度的小蜜何夫人。

第484章蒸汽旋耕机威力

“长，长，润滑油研究出来了！”

“啊？！秦将…”

秦寿来到何夫人休息的房间，发现何夫人受惊过度还在小息，并没有去打搅她休息，难得看到何夫人柔美睡姿，可冒失的贺明把这一切都破坏了！

惊醒的何夫人见到秦寿近在眼前，再看贺明在房门外面，俏脸一阵红晕双手捂着抹胸，懦弱十足的性子有些怯怕秦寿兽性大发，话还没说完给秦寿挥手打断。

“好好休息吧，有什么事以后在说！”

秦寿安抚好何夫人休息，没有理会何夫人怪异的目光转身离去，走到房门口拽起木头人一样贺明关门走出去，这家伙晚来一步不好，偏偏这个时候出现，简直是气死人！

“长，贺某不是有意的…”

“滚蛋，以后在冒失，本长废了你！”

贺明在秦寿恶狠狠警告声之中，如获大赦灰溜溜闪人，一时激动忘了以前秦寿警告过的事，现在才回想起来惭愧不已。

心中有气的秦寿带着闷气去找袁神棍，贺明这

个家伙什么都好，就是老改不了冒失的性子，要是自己在里面干点什么事，那岂不是让自己难堪了？

来到袁神棍小木，只见袁神棍老神在在坐在门口，嘴里哼哼唧唧地嘀咕着什么，秦寿到来的时候，袁神棍马上弹跳而起，直让有心想要偷听的秦寿一脸无语。

“尊师，你来了！”

“嗯，润滑油呢？”

索然无趣的秦寿点点头，最关心还是润滑油的问题，一直听着的蒸汽旋耕机，需要润滑油来启动，现在有了润滑油，是时候该让它工作了！

盈风可怜兮兮地从小木里走出来，脏兮兮的脸蛋好像小叫花一样，看到盈风幽怨的目光，秦寿顿时一阵无语，万恶的袁神棍不知道啥叫虐待童工吗？

惭愧的秦寿没有去看盈风可怜兮兮的目光，没有她辛劳勤恳打下手，恐怕这润滑油也难以出现，她的功劳可谓是不小。.~.

“方龄拿走了，说先去试验！”

“这么快手脚？”

袁神棍说方龄拿走了，秦寿顿时一阵无语，还真没想到方龄比自己还着急，带着郁闷秦寿直朝镇

外停放的蒸汽旋耕机走去，袁神棍尾随其后跟上。

镇外面，再次围堵上一群好热闹的商客与游客，每次长乐有什么大动作，都少不了商客与游客们身影，甚至里面还有不少熟悉的面孔。

“这是啥玩意啊？”

“笨蛋，连长乐铁牛号旋耕机也不知道？第一次来的吧？”

“听说这玩意这贼厉害的，日耕几十亩地不是难题！”

“嘶~有这么厉害？”

商客与游客们议论纷纷，当有所谓知情人士报出小道消息，顿时引发一阵惊呼声，长乐治安队拉起警戒绳，以免拥挤的百姓冲破警戒绳。

商客与游客们目光一致看向巨型旋耕机，特别是旋耕机后面的一排排密集刀齿，有专门负责的人测试上下活动，光是拉动一个铁杆，就可以控制大家伙上下活动，惊呆了商客与游客们目光。

老唐，鲁顺，魏中梁等三人同时跑来，铁牛号旋耕机要开动，这么大的事儿要是不来，还真有点说不过去了，更何况这大家伙可是跟他们管理农田有关系的东西。

方龄爬上蒸汽旋耕机倒入黄褐色一样的油脂，

不明所以的商客与游客们指指点点，搞不懂方龄在干什么？直到秦寿出现了，游客与商客们忍不住一阵惊喜，等待见证神奇时刻到临。

“准备启动！”

“好嘞！”

加完润滑油的方龄高呼一声，测试旋耕机的五人统一回应方龄，早已发现秦寿到来的方龄，从蒸汽旋耕机心脏部位跳下来。

“将军，蒸汽旋耕机准备完毕，第二辆蒸汽旋耕机，正在赶工之中…”

方龄兴奋不已地说明情况，秦寿很是满意地点点头，计划产三辆存手工打造的旋耕机，改善整个长安周边农田环境，两辆自己用，一辆可以外租帮忙打田，收取一定额度的钱。

现在万事俱备只欠验证了，秦寿也不怕失败，哪怕失败了也好，起码自己努力过，可以继续改善不完美的地方，坚持把蒸汽旋耕机完善到最完美。

蒸汽机预热需要一段时间，趁有空秦寿召来老唐，交代他去放水进最近五亩农田，不需要放满水，只要保持农田土地湿润就好，老唐依言照办去准备放水。

袁神棍啧啧称奇左看看凑热闹的外围百姓，右

看看开始预热启动蒸汽机的工人们，有些期待这个风吹日晒一个月有余的大家伙启动。

“哇~好响！”

“是啊，耳鸣了！”

当蒸汽烧开锅时，一声呼啸声从排气口渗出，毫无预备的游客与商客们咋舌连连，不可思议地看着烧开的蒸汽铜锅炉烟囱，浓浓白烟雾的水雾冲天而起。

“启动吧！”

“好嘞，启动！”

秦寿迫不及待一声启动，方龄传音筒一样呼喝一声，蒸汽旋耕机上的五人同时开始准备启动，随着监控蒸汽压力的人打开蒸汽阀，源源不断的蒸汽进入气缸里产生动力，活动杆头在围观人惊呼声之中，缓缓带动前方两个大轮子。

“啊？动了，动了！”

“真神奇！”

“啊？你们看！”

随着蒸汽旋耕机中间飞轮快速运转，带动蒸汽旋耕机左右两侧轮子，看热闹的游客与商客们惊呼连连，恨不能冲进去近距离观看，奈何有治安队警戒，不得不遵守长乐的规矩。

当蒸汽旋耕机开进老唐放好的农田水，最后面控制旋耕耙的人进入农田一刻，马上拉动杆头降低空转之中的旋耕耙。

空转的旋耕耙入土一刻，马上溅起四处飞散的碎泥土，控制杆头的人倒霉十足，溅满一身的泥土，活脱脱一个泥人儿似的。

围观看热闹的商客与游客没有笑，全都目瞪口呆看着蒸汽旋耕机快速碎土能力，慢悠悠地快到达一块田尽头的时候，慢慢拐弯转向变成横犁。

横犁田的旋耕耙清晰无误映入商客与游客眼里，高速运转的链条带动旋耕耙刀齿，起垄出接近三米宽的田基模样。

眨眼间工夫就犁好一头牛一个时辰的工作量，这是什么效率？包括围观的老唐，鲁顺，魏中梁三人都傻了眼，彻底给蒸汽旋耕机震惊了！

第485章皇上也耕田

蒸汽旋耕机开动一刻，不少闻风赶来的长安百姓跑出春明门，甚至连长安内一直注意长乐动静的达官贵人们，也不甘落后带着家仆们下去瞧瞧，更别提一直注意长乐的李世民。#中@.

人满为患的春明门一时间压力大增，欲要出城的百姓们把城门堵得死死的，导致春明门进的少出的多，更别延兴门那边的情况。

“兄台，这么巧？你也出城？”

“是啊，长乐铁牛号旋耕机听说开动了，想出去瞧瞧...”

“那是，怎么可以错过呢？这些守城府兵怎么办事那么慢？”

“瞧瞧，皇上都出动了！”

好热闹的百姓们议论声与指责声，守城的军曹长与守城府兵们压力大增，受不了百姓责骂干脆大开城门，懒得去检查了，放任好事百姓们出去。

军曹长之所以那么大气度不检查，完全是因为李世民出现的原因，远远发现皇宫侍卫骑马带队开道，不敢阻拦圣驾出城，军曹长下令疏散围堵的百姓先出城，以免混乱发生不可预测的事。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没来得及出城的好事百姓们自动自觉分开两侧，跪迎李世民出城下，以免惊扰圣驾大罪消受不起，皇宫侍卫可是不管这些，惊扰圣驾是要被抓起来的。

“咦？皇上的新座驾也是蒸汽车？”

“孤陋寡闻！”

当李世民的蒸汽三轮龙撵出现，惊呆了孤陋寡闻的百姓，似乎与三轮车极有缘分的李世民，洋洋自得捋着龙须，十分享受百姓们崇拜与羡慕的目光。

经过皇宫匠工悉心改造，寒酸木头变成纯金打造，档次一下子提升不少，更是吸引得好事百姓们眼红，这得多少金子造成啊？

一盏茶时间过去，李世民来到长乐的时候，铁牛号旋耕机已经犁完了五亩地，秦寿与老唐等人走到犁好的农田，查看碎土的效果。

“长，好均匀的土！”

“是啊，长，鲁某种了一辈子的田，头一次见到犁得如此细腻的土！”

“这，旋耕机，果然要得，要得！”

老唐，鲁顺，魏中梁三人咋舌连连，一人抓起

一把犁得均匀的碎土，感叹连连同时忍不住期待起来，有了这蒸汽旋耕机，那些畜力牛基本可以淘汰了。

光是这五亩地，靠牛来犁恐怕没两三日，估计没有办法完成如此重任，一头牛每天可耕地2亩，但它每耕地3天，就得休息1天，哪有蒸汽旋耕机速度那么快？

半个时辰就完成五亩地工作量，它的耕地效率是牛拉梨的40倍，按照这样的速度一天完成8公顷的地，估计没有问题！

“皇上驾到！”

“啊？皇上来了？”

“傻啊？还不跪迎？”

李世民一到还真引起不小的轰动，议论纷纷同时下跪迎接李世民到来，包括在田里检查土质如何的秦寿，带着一群人走出农田迎接李世民的到来。

李世民亲自到来秦寿早有预料，蒸汽旋耕机开动，他没收到消息才是怪事，只是他这速度让秦寿感到汗濂，太明目张胆了吧？

居然使用飞鸽传传送消息，当自己傻子不成？还是李世民打算有心让自己知道，他有内鬼在子里！

“免礼，免礼，秦爱卿，听闻你蒸汽旋耕机开动了，朕特意前来瞧瞧！”

“是的，皇上，刚刚试验了一下，半个时辰碎土五亩地！”

秦寿在李世民开怀大笑声之中，一边解释蒸汽旋耕机工作效率，一边亲自带李世民去看蒸汽旋耕机碎土的效果，五亩地的成绩半个时辰，让李世民大感意外。

“嗯，不错，不错！”

经过秦寿一番讲解蒸汽旋耕机，李世民龙颜大悦走到农田看了眼碎土，看到均匀的碎土，李世民忍不住连连点头，从未见到如此碎的泥土。

严统领跟随着李世民身后，咋舌连连看着沾满泥土的蒸汽旋耕机，虽然停了下来可旋耕耙夹带的泥土与稻谷梗，可以看出它是经过考验的。

李世民忍不住走到禁止的旋耕机，耳听看热闹的商客与游客们所见所闻话题，心血来潮说出秦寿傻了眼的话。

“秦爱卿，朕想试试！”

“啊？”

“皇上，不可…”

秦寿目瞪口呆看着李世民，想要确定李世民不

是开玩笑，而严统领更是大吃一惊，想要阻止李世民去体验旋耕机，哪晓得李世民心意已决，挥手打断严统领墨迹。

“嗯？”

“可，可以，皇上，请稍等！”

秦寿冷汗连连，知道李世民爱显摆，肯定是图个新鲜，想要在越来越多围观百姓面前出出风头，不敢违抗的秦寿马上领命照办。

李世民开怀大笑地捋着龙须，点点头等待秦寿去准备，严统领想要说些什么，到嘴的话又说不出来，怕扫兴惹来李世民龙颜大怒，只好叹息着照顾好李世民，别出漏子难以收拾。

“什么？皇上要耕田？将军，你确定不是开玩笑？”

当秦寿找到刚试完蒸汽旋耕机的方龄，说出李世民也要玩蒸汽旋耕机，惊呆了方龄同时难以置信看着秦寿，想要确定秦寿不是开玩笑。

方龄晕乎乎的，这么大的蒸汽旋耕机，自己都有点难以操控，更别提身居上位养尊处优的李世民，光是那坑坑洼洼的农田，要是操作不好，随时有翻车的危险，真要是哪样，谁担待？

秦寿也知道这些，可李世民要玩，总不能扫他

的兴？更何况那么多百姓看着，就这么拂去李世民的面子，无疑是自找麻烦，不得已下秦寿只好硬着头皮，安排方龄担待点照看好。

“你说呢？随便给皇上过过瘾就是了，别拂去皇上的心情，要不然，你我都担待不起！”

“啊？是，将军！”

秦寿一脸头疼地拍着额头，李世民要体验一下旋耕机耕田，秦寿敢说不吗？方龄更是难办地苦瓜着脸答应下来，这么大的旋耕机，要操作起来很费劲啊！

方龄去重新安排烧锅炉，秦寿退到一边无语看着李世民在严统领帮忙下爬上旋耕机，而外围的百姓们更是目瞪口呆，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天子要耕田？

可当蒸汽旋耕机再次启动的时候，看热闹的百姓们相信了眼前事实，李世民确实要耕田，而且还是乱来一通的耕田！

第486章突发奇想的袜子

一眨眼一个时辰过去，李世民泥人儿一样离去的时候，秦寿很是无语亲自恭送，过了耕田瘾的李世民满载而归。

“长，那个皇上弄碎的田基，咋整？”

老唐汗流满面走上前，小声翼翼询问秦寿如何处理李世民弄坏的田基，经过李世民乱来一气，几乎把田基毁了，老唐都分不清那块田属于谁的了？

那些佃户们更是开始争吵起来，重新划分农田减少的佃户不乐意，多了的佃户心里偷着乐，按照秦寿亩产量征收给钱，田越多种植的农作物越多，他们收入越可观，加上现在用田紧张，几乎不够佃户们分。

“老唐，农田晚上你们重新标分一下，包括城南那边也开始划进去，安排一万人在那边扎营落户！”

“啊？城南？哦，是，长！”

秦寿看了眼争吵之中的佃户，头疼不已把城南郊区农田事说出来，把老唐吓了一大跳，确定秦寿没有开玩笑，马上欣喜跑去安排，又增多一倍的耕作农田，减轻了现在佃户们紧张用地，这是好事。

解决矛盾后，秦寿揉着头转道回镇内，没有理会还在围观的好热闹百姓，加紧时间催促清风研制健康高营养奶粉，小秦瑶现在已经戒奶了，处于发育时期营养一定要跟得上！

没技术秦寿或许按照以前喂养方式，现在有技术了，肯定要在前期打好基础，为了自己下一代身体健康，秦寿不得不劳心劳累去开展羊奶大业。

奶粉加工作坊内，浓浓奶香从作坊内蔓延出来，秦寿还没走进去，就听到清风吆喝声与倒奶声，新场地作坊经过秦寿严格要求，变得极其卫生干净。

“全脂和脱脂奶粉？”

清风傻了眼看着秦寿，什么全脂什么脱脂？他压根不懂，更不懂秦寿说了一大堆的话，稀里糊涂挠着头，山羊奶粉还没正式研究成功，就搞这么多这东西，还真是够累呛的！

“现在烘干技术处理的怎么样？”

知道奶粉最关键一步，烘干成型是难关，缺少有效的雾化冷却，以至于奶粉成型过程营养丢失了不少，加上又是铁罐制成烘干室，破坏了营业成分常有的事。.~.

“难，正在处理之中，不过现在新品奶粉，幼

豹喝了不会拉肚子，就是营养方面好像有点跟不上…”

清风一边说着最关键的烘干技术问题，一边带着秦寿去作坊后院，查看两只喂养的幼豹情况，见到两只幼豹瘦如排骨，明显营养不良秦寿顿时一阵无语。

幸好是用野兽做试验，要是用人做试验，秦寿不敢想象经过反复拉稀后，还会不会像这些幼豹一样，还有力气站起来嗷嗷叫着要喝正常奶。

“尊师，要不放了它们，换成其它…”

清风看了眼低头沉思的秦寿，小心翼翼地提议着秦寿换成其它野兽幼崽，哪怕是马也好啊，总好过这两个珍宝一样的幼豹。

每次前来看望的精兵们，都以杀父仇人一样的目光看待自己，清风也感到一阵压力山大的，又不是自己出的主意，至于要如此吗？

“不，继续喂养，如果高脂奶粉研究成功，它们两个体质直接超过任何一头豹，继续努力吧！”

“是，尊师！”

秦寿坚持清风也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玩下去，但愿两只幼豹还能坚持下去，要不然那些精兵们非拆了自己，简直是虐待紧缺的野豹啊！

秦寿没有理会清风怎么想，带着心事重重的脸色转身离去，心里琢磨着要不要弄些虎与豹杂交野兽，狮子与豹子杂交有狮豹，变态岛国人已经验证了，那虎与豹肯定可以杂交出新品种！

低头想事的秦寿琢磨着虎与豹杂交问题，会变异出什么大自然新产物？没注意到前方的问题，迎头撞上软绵绵的东西，紧接着一个响亮耳光打来。

“啊~死色狼，找死！”

“嘶~你…呃…”

秦寿吃痛惊醒捂着挨打过后火辣辣的脸，当看清楚自己撞到的人后，秦寿顿时一阵无语，好吧，这一巴掌挨得值得了！

李怡然俏脸愤怒到通红，双手保护着丰满到呼之欲出的双峰，也不知道是她穿了加厚型胸呢？还是纯天然后天丰胸成功？居然从b飙升到临近e的尺码，够厉害的！

“这是什么？”

在李怡然羞愤到要杀人的时候，秦寿岔开尴尬气氛的话题，蹲下身子捡起轻柔如纱的丝料，最难得可贵的是居然还是染黑了，很少见这种奇异的似丝非丝的布料！

“冰丝纱，你干什么？”

李怡然想要夺回秦寿手里敖贵的冰丝纱，哪晓得秦寿马上坏笑塞进衣领里，气得李怡然涨红着脸，想要抢回来又无从下手。

“嘿嘿~~这算是你一巴掌的惩罚，冰丝纱归我了！”

“你...拿回来！”

李怡然很想出手揍无耻的秦寿，这些冰丝纱很贵，原本打算做些透气胸内料，没想到给秦寿无耻黑去了，可秦寿耍赖她又斗不过，只好气鼓鼓瞪着秦寿。

“来啊，有本事你自己动手！”

“啊~无耻，死色狼！”

秦寿拉开衣领露出胸肌的时候，李怡然俏脸刷一下红晕爬满双霞，受不了秦寿无耻的调戏，双手捂脸不敢去看，过了良久松开双手的时候，秦寿早已不知所踪了。

“死色狼，你等着！”

给秦寿戏耍后，李怡然气得直跺脚，恨不能逮着无耻的秦寿猛揍一顿解气，一时间找不到秦寿那个家伙。

李怡然只能气鼓鼓地捡起地面散落的布料，待忙完灵感突发设计在找他算账，反正他又不懂女

红，李怡然也不用怕秦寿浪费她宝贵的冰丝纱。

“做长筒袜？”

秦寿跑到懂女红的武顺新家，趁武老夫人带着小外孙女出去玩，与武顺亲热一番后，拿出黑来的冰丝纱交给武顺，要求她帮忙制作长筒袜。

“是的，顺姐，帮帮忙，一直延伸到大腿，不需要太宽，这料有些弹性…晚上赶着要，要是弄出来了，明儿喂你一晚上！”

“好吧！”

武顺咋舌不已地听着秦寿长筒袜尺寸，而秦寿后面的那句话，直让武顺一阵春心荡漾，妖媚一笑爽快答应下来。

武顺妖媚笑容直让秦寿十指大动，但是想到武老夫人随时有可能回来，只好忍着给武顺一个安慰湿吻后，放下娇气喘喘的武顺嘿嘿声坏笑跑出去。

第487章新的发现

“将军，你又要去幽会阴妃？”

亥时下三刻，秦寿偷偷溜进长安城举动，很是让潘安无语，真是色字头上一把刀，更无语的还是秦寿的惩罚，什么营养奶粉？毒奶才差不多，害他拉了一天的肚子。

“少废话，那个瘸子有什么动静？”

“……”

秦寿不耐其烦大手一挥，开口询问李承乾的有什么动静，敢称太子为瘸子的，恐怕也只有秦寿这个家伙了，潘安很是无语把李承乾最近的动静说出来。

程妖精一出马，李承乾老实多了，最近都安分守己，老老实实呆在东宫内，至于他有没有私底下干些什么？潘安就不晓得了，又不能一天十二个时辰盯着他。

索然无趣的秦寿撇撇嘴，没有得到想要的消息，只好暂时放过李承乾这个家伙，叮嘱潘安尽快把李泰赶出皇宫，提前把这个祸害弄废再说，现在局势已经慢慢在掌控之中，没有必要按着历史走向。

秦寿大胆逆天想法，潘安表示很无语，敢胆陷害皇子，秦寿还真是有史以来第一人，待秦寿交待完马上开始混进皇宫后院的掖庭宫。

进入掖庭宫秦寿与潘安马上分开，两人目地不一致，秦寿是去胆大包天偷人，潘安则是去皇宫溜达，打探里面的消息。

“不知道韦贵妃有没有沐浴？要是她能够穿上丝袜，啧啧~~”

朝韦贵妃寝宫方向摸索前进的秦寿，歪歪想着韦贵妃魔鬼般的身材，很难相信韦贵妃育有一子的美妇，居然拥有********的极品身材，要不是亲眼所见，还真是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越想越头脑发热的秦寿，差点与巡逻后宫禁卫撞个正着，所幸秦寿及时从意淫清醒，第一时间扑进掖庭宫两侧的花圃隐藏。

“奇怪，好像看到一个人影了！”

“大惊小怪，后宫禁地怎么会有人闲逛？可能是燕妃的猫！”

“别废话，快巡查，交班完回去睡觉！”

巡逻的后宫禁卫停下来讨论了一会，最后把眼花的禁卫误看成是燕妃的猫，燕妃有一只调皮捣蛋的猫，禁卫们大致知道一些，经常喜欢夜里在后宫

游荡。

也幸好巡逻的后宫禁卫采用了长乐乡油光灯，没有像以前用散光的灯笼巡逻，要不然肯定会发现秦寿身影，油光灯光线集中以至于视线有限，想要查看清楚周边环境，需要左右移动。

‘燕妃？’后宫禁卫离去后，心跳加速的秦寿彷徨未定，暗道好险同时忍不住想起燕妃其人，史书上很少记载的越王李贞母亲。

现在估计她还不是李世民的四贵妃之一，秦寿依稀记得好像是阴妃受齐王李佑牵连，地位不保才让燕妃顶替上去，有关她的消息秦寿了解甚少，好像还有一个在世父亲，受其祖父影响终身不得为官。

“这么说来，燕妃就在这附近？”

史书记载她体态沉静、举止幽闲、节操高尚、处事变通，擅长女红，诗文俱加，幼时，其兄燕敬嗣让其读《上林赋》，燕妃匆匆浏览，随即便背诵出来，典型过目不忘的才女。

最难得可贵的是，燕妃还是一等一的大美儿，只可惜她的儿子李贞有点不成器，应该是大器晚成，到中年时期还想着反武运动做皇帝梦。

看在她当初对武媚娘初入宫照顾有加，待人又

彬彬有礼份上，秦寿打定主意去见见燕妃，当然不是光明正大去见她，而是偷偷摸摸去见见。

宾妃寝宫比起贵妃寝宫待遇差了许多，没有独立的宫殿也不能自称本宫，更没有奢华的装饰品，秦寿偷偷踏进燕妃寝宫，忍不住皱起眉头，待遇差距也太大了吧？

“夜星，娘娘刚醒要沐浴香汤，速速去准备！”

“啊？哦，好的夜萤！”

寝宫内室传出宫女交谈声，秦寿心中一喜，好家伙，真是赶对时间了！没想到居然碰上燕妃大半夜洗澡美事！

对于偷窃这事秦寿越来越上心，正所谓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欣赏美女正是此时秦寿心里最大的愿望，而且还是后宫佳丽众多的地方。

常言道家花不如野花香，是人总会觉得自己得不到的就是好的，越是别人看着越好，人或许就是如此矛盾吧！反正秦寿自认自己属于这一类。

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人就是这个心理，不能说是心理病也不能说是人性潜在的性质决定的，不能说对与错，谁对谁错，这个世界谁能说清？

待夜星走出内室，秦寿偷偷跟上夜星背后，趁马虎大意的夜星没关澡堂大门，心情激动地跟着溜进去，先占好位置等待好戏上台。

“太子殿下！”

东宫武德殿内，一名黑衣人出现李承乾身后，而刚赶到的潘安发现下面的情况，大吃一惊同时竖起双耳，平心静气倾听下面的小声交谈。

“你怎么来了？”

“太子殿下，事情紧急，属下不得不亲自前来！”

黑衣人在李承乾不悦的责备声之下，如实说明自己来意，李承乾慢慢收起不悦之心，点点头示意黑衣人靠近说话。

好家伙，今晚还真是收获最大，潘安没想到李承乾居然还真有隐蔽势力，更没有想到自己还真赶对时间，碰上这事。

‘你大爷的！断背佬！’潘安忍不住心里暗骂一声，狡猾的李承乾居然与黑衣人玩交头接耳的细语，光看他们亲密态，好像有奸情一样。

发现下面的情况，潘安吐血不已，虽然听不清楚他们在交谈什么，可光知道李承乾有这一手隐藏势力，足够了！

“嗯，你先回去，注意点，别给人发现了，以后少来，最近皇宫巡查越来越严了！”

“是！”

李承乾待黑衣人交代完后，挥退黑衣人同时警告他以后少来皇宫，李世民开始加派人手增加皇宫守卫，看来是有预见防止当初他经历的皇宫政变。

黑衣人领命告退离去，留下李承乾阴沉着脸色，而潘安更是郁闷不止，没听到他们阴谋诡计，潘安抓急不已暂时不敢离去。

‘看来将军担忧还真是有道理，这个太子隐藏太深了！’发现了李承乾的秘密，潘安暗自晓幸同时抓急起来，不知道李承乾又准备什么阴谋？

待李承乾回去休息后，没有什么新发现，潘安只能灰溜溜离去，没有打探到具体情报，心中有些不甘。

第488章险之又险

“严统领，长乐乡旋耕机，你有何想法？”

“这…”

甘露殿内，李世民心绪不宁，隐隐之间好像有什么事要发生，心情烦躁的李世民无心批阅奏折，传贴身侍卫头子严统领进来闲聊。

受宠若惊的严统领不知如何回答李世民的问题，长乐乡旋耕机是不错，可问题秦寿会把技术拿出来吗？他发家全靠技术保密，还有一松一驰奖励分明，才有这样的辉煌成就。

“唉~”

想到秦寿藏着掩着技术，李世民就感到一阵头疼，他要是分享出来那该多好？蒸汽技术李世民看到的了希望，如此逆天的机械技术，颠覆了李世民的认知。

‘又想打将军的主意！’武德殿那边探听完消息，潘安又摸到甘露殿来打探消息，得知李世民又琢磨着秦寿的蒸汽技术，潘安鄙视之余不屑一顾撇撇嘴。

“严统领，大明宫隐蔽军队筹备的如何？”

“启禀皇上，已经准备妥当，五千侍卫先后脱

离就位…”

当李世民提及大明宫的事，潘安忍不住大吃一惊，没想到李世民居然还有一手暗棋，看样子是怕政变才准备的！

‘好阴险的皇帝！’潘安忍不住暗赞一声，李世民这手果然够绝的，提前布置防范于未然，他经历过的事不希望再次发生，故而想出如此绝妙的办法。

得知李世民在大明宫有埋伏五千兵，眼看时间差不多了，潘安没有心情听下去了，慢慢退去转折回掖庭宫内的内侍省，等待秦寿完事回来。

潘安又那知道秦寿正在偷窃之中，哪有心情去考虑其他？包括去见阴妃的事都丢到一边，呆在澡堂屏风角落，借助朦胧的光线观看走进来的绝世美妇燕妃。

出乎秦寿意料的是，燕妃只有二十八左右，比起阴妃与韦贵妃更年轻，更无法相信她已是抚育过两个皇子的妃子，虽然有一个夭折了，可毕竟也是生育过两次的人！

燕妃看上去人如其名，长得很文静，淡淡的秀眉，一双迷人的杏仁眼，皮肤细润如温玉柔光若腻，樱桃小嘴不点而赤，娇艳若滴，腮边两缕发丝

随风轻柔拂面，凭添几分诱人的风情。

“夜星，更衣！”

“是，娘娘！”

燕妃莲步轻移走近秦寿所藏身的屏风，裙幅褶褶如雪月光华流动轻泻于地，挽迤三尺有余，使得步态愈加雍容柔美，一股如兰似麝的幽香，秦寿嗅到忍不住呼吸间变得急促起来。

‘阿米豆腐！’秦寿心里默念着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燕妃隔着轻纱屏风在夜星帮忙下，淡粉色宫装慢慢褪去，露出薄蝉翼的霞影纱玫瑰香胸衣，夜星把宫装挂上屏风，哪晓得用力过度，以至于宫衣滑落屏风后面。

‘@#￥！’秦寿心里破骂夜星宫女坏事，浓浓幽香宫衣盖住秦寿的头，刚想扯掉发现夜星欲要走过来捡失手没挂好宫衣，秦寿心中一紧暗呼不好要暴露了！

“夜星，你怎么了？”

“啊？娘娘，夜星不小心把娘娘宫衣弄掉了…”

燕妃发现夜星没有帮自己继续解开抹胸，忍不住好奇询问正跑向屏风后的夜星，夜星好像做错事的小女孩似的，把她自己没挂好的宫衣事说出来。

‘别进来，别进来！’秦寿心里祈祷着夜星别进来，她要是真进来，还真是坏大事了，到时候秦寿都不得不做蠢事了！

“罢了，稍后在捨起来吧！”

“是，娘娘！”

也不知道是秦寿祈祷成功了？还是燕妃急于想要沐浴香汤，打断了夜星捨衣想法，在夜星帮忙下，褪去围胸的抹胸，看得秦寿下一刻鼻血流出来，好大！

燕妃丝毫不知道自己清白之身，除了李世民之外还有人偷偷看光，燕妃轻轻撩起丝绸般墨色的秀发，随意的飘散在修长腰间，展露出她完美S型纤细背影，蛮腰羸弱，更显得楚楚动人。

‘真是迷死人不偿命的妖精！’燕妃的身材是秦寿从来没见过最完美的，加上她体态轻盈的步伐，把秦寿浴火一下子点燃，差点把持不住闯出去，把她收了！

“夜星，你先出去！”

“是，娘娘！”

燕妃落入一丈长宽浴池，挥退夜星想要静一静，夜星知道燕妃又要多愁善感，识趣先行下去，过后在来伺候燕妃。

夜星离去后，澡堂里恢复了平静，燕妃一动不动好像睡着了似的，秦寿给燕妃勾起了**，寻思着去找阴妃消消火，要不然憋得难受死。

打定主意秦寿开始偷溜，在不溜麻烦大了，要是等宫女夜星倒回来，捡燕妃的宫衣，肯定会发现自己，三十六计还是跑为上策！

咕咚一声，秦寿爬出屏风处的时候，心急过头衣服挂到屏风角，也不知道掉了什么东西，传出一阵轻微的声音。

“谁？”

燕妃从哀怨之中清醒过来，看向传来异响的屏风之处，哗啦啦声的池水声把正准备逃离的秦寿吓了一大跳，情急之下只好学着猫叫声。

“喵~”

“原来是鵷儿！”

秦寿惟妙惟肖的学猫叫声，让燕妃哭笑不得，马上想到自己养的猫，为纪念早逝夭折的李嚣，取名鵷儿，以纪念早夭的李嚣。

成功蒙混过关的秦寿轻轻松了口气，差点暴露真的是好悬，待燕妃重新背过身一刻，马上闪身偷溜出去，丝毫没发觉自己掉落了罪证在场。

阴妃寝宫内，早早就寝的阴妃没想到秦寿会

来，熟睡迷迷糊糊之中觉得有些不对劲，睁开眼的时候发现一个黑影爬上香榻，刚想张嘴惊呼马上给黑影堵住了香唇。

羞愤不已的阴妃挣扎了一下马上停下反抗，嗅到熟悉的偷情郎独特气味，阴妃动情地回应秦寿贪婪索取。

“美人儿，先别急，来，今儿给你带来了新鲜玩意！”

秦寿强忍着马上吃了阴妃的想法，松开春情荡漾的阴妃，在阴妃疑惑目光之中，翻身溜下香榻，点亮一根蜡烛，移到香榻边放置的胡凳，贼笑着拿出两个新制的黑色冰丝长筒袜。

“这是何物？”

阴妃羞涩不已看着秦寿拿出黑色冰丝长筒袜，光看秦寿坏笑的表情，就知道秦寿没安什么好心。

“情趣物，罢了，稍后在穿，美人儿，今晚喂饱你！”

“啊~讨厌！”

秦寿浴火烧心，再加上阴妃穿着新式的内衣，受不了诱惑马上扑上去解火在说，秦寿的猴急让阴妃羞涩不已，无力抵抗秦寿双双翻滚到香榻上。

第489章强兵训练

眨眼一周时间过去，秦叔宝越来越恶化的病情，直让秦寿愁碎了心，冥冥之中命运定格好的事，让秦寿很是无力，不管自己在怎么努力，也无法把秦叔宝死亡边缘拉回来，这一切都好像是上天安排好似的。

短短三日时间，想破头脑的秦寿始终没有想出任何办法，挽留已经油灯枯竭的秦叔宝，在孙思邈判决无药石可医后，秦寿只能默默接受事实，丢下长乐乡所有事物，默默地陪伴着秦叔宝最后人生时光。

秦叔宝房间内，晕迷不醒的秦叔宝呼吸间变得有些微弱，秦寿连续几日陪伴没有离去，贾蓉坐在一边终日以泪洗脸，也无法换回逐渐日落西山的秦叔宝。

程紫苑与仙儿陪在贾蓉身边，好声安抚着以泪洗脸的贾蓉，只有没心没肺的高阳公主，给秦寿禁足不许外出长乐乡一步，只能赌气在长乐乡范围到处去游荡，武媚娘顶下秦寿甩手的所有事务。

“将军，外面…”

“找薛仁贵！”

“可…是，将军！”

夏侯墩找上门正想找秦寿处理军营的事务，无心理会其他的秦寿，直接把事情交给薛仁贵打理，夏侯墩挪挪嘴想要说些什么，可见到房内压抑的气氛，夏侯墩识趣告退离去。

没有心情理会其他事的秦寿，一心一意陪伴秦叔宝，以免错过了最后陪伴时光，没有什么事比陪伴亲人更重要，更何况还是自己亲爹！

“将军，军营…”

半个时辰过后，薛仁贵出现秦叔宝房门外，没有进去只在门外禀告军营的事，新兵入营与筛选，这些都需要秦寿去安排。

“薛将军，不是说过了吗？全都交给你处理，怎么还…”

“寿儿，咳咳…你，你有事，先去忙，无需理，爹爹！”

秦寿不耐其烦转过头训斥薛仁贵的时候，秦叔宝从沉睡之中悠悠转醒，出言打断脾气不太好的秦寿，在秦寿搀扶下仰躺着喘气。

“爹爹，可是孩儿…”

“寿儿，爹爹一把老骨头了，自己身体知道怎么回事，去忙你的事吧！”

喘过气的秦叔宝隐隐有回光返照的迹象，说话没有显得断断续续，把秦寿支出去忙自己的事，不要因为自己病情拖累他什么也办不成。

秦叔宝知道秦寿陪了自己多少日子，也知道他丢下多少事没去处理，轻声安抚秦寿去忙他自己的事，别因为自己拖累了他，导致长乐乡群龙无首。

开始秦叔宝不想把自己病情告诉秦寿，就是怕现在的秦寿会这样，现在的他管理那么多人，每天要处理那么多事，根本走不开分心办其他事，更别提陪着自己。

“寿儿，你就听你爹爹的话，这儿有娘和紫苑还有仙儿照料着，没事的！”

“秦郎，你就听爹爹的话吧！”

“秦郎，有我们照料着，爹爹会没事的！”

贾蓉与程紫苑还有仙儿先后安抚秦寿，让他去忙自己的事，面对她们三个你一言我一语的帮腔，秦寿只好勉为其难答应下来，先去处理比较重要的军营事。

“薛将军，什么事？你自己处理不了？”

秦寿走出城堡，心情有些不爽阴沉着脸色，薛仁贵还真是会挑时间来麻烦，军营有什么大不了的事？非要自己亲自出马不可？

“关于捕虎队的事，还有精兵列入问题，将军，你先去看看就知道了！”

“哦？”

薛仁贵一个头大说出捕虎队，秦寿有些意外，捕虎队由关鑫的妻子宁嫦曦带队，现在出现问题秦寿忍不住大感意外，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答应过李世民一年期限内，凑足老虎等他自个慢慢培养，现在出现问题那就麻烦大了，谁知道到时候交不足期限货，会不会惹恼李世民内侍省安排位置给自己？

军营里，秦寿刚踏进扩大不少的军营，马上嗅到一股淡淡的药草味，秦寿带着不可思议的疑问，紧跟着薛仁贵身后去看个究竟。

“你看看你，就是这么鲁莽，做事顾前不顾后，害那么多人受伤，看你怎么跟秦将军交代！”

“关郎，人家不是故意的…”

秦寿刚走进军营军医处，马上听到关鑫训斥宁嫦曦的声，踏进军医处马上见到里面情况，木床上躺满了二十多名轻重伤不一的精兵。

“秦将军，贱内…”

“怎么回事？”

秦寿挥手打断关鑫惭愧的道歉话，皱眉看着二

十多名精兵都身受重伤，忍不住大感惊奇看向也受伤的宁嫦曦，想要知道事情的真相。

“秦将军，事情是这样的，贱内急功进制，想要抓捕一窝五十里外森林的老虎，粗心大意以致...”

宁嫦曦惭愧得无法面对秦寿盘问，关鑫只好出头替宁嫦曦解释过程，秦寿了解事情经过后，很是无语，还真是急功进制害死人！

“关鑫，这事不能怨她，她也是为本将军着想，本将军理解，没事了，以后小心点！”

“是，将军！”

秦寿深明大义没有责怪宁嫦曦过失，关鑫感激不已抱拳感谢，至少秦寿没有责怪宁嫦曦算是走运了，还敢在奢侈什么？

“精兵筛选进行的怎么样了？”

走出军医处，秦寿停下脚步询问身后的薛仁贵，有关精兵筛选的事，现在不像以前大批进入精兵列，要经过反复考核淘汰，十个淘汰七八个补充进去。

“启禀将军，这次精兵筛选，成绩优越者太多，薛某一时间难以评断...”

薛仁贵把新一批的精兵筛选之事说出来，合格

的人超过半数很是让秦寿感到惊讶，但是秦寿暂时不需要那么精兵，一时间有些为难起来。

“这样吧，先实行一个月的新老兵地狱式训练，加倍，一个月过后，在重新考核，不达标的全挑出二线，哪怕是老兵也是一样！”

“是，将军！”

薛仁贵咋舌地听着秦寿命令，原本现在的精兵训练已经超出极限了，现在又要加倍训练，能撑下来的有几个啊？

搞不懂秦寿用意，更搞不懂秦寿想要做什么？但是薛仁贵还是依言照办，他相信秦寿这么做肯定有他自己理由。

“走吧，本将军也想瞧瞧新的精兵！”

“是，将军，这边请！”

秦寿心血来潮去看新的精兵，薛仁贵马上带秦寿去看，并且没敢告诉秦寿，成绩优异者之中，还有李德奖几兄弟。

第490章初定巡捕房

“吴王有紧急事找？”

“是的，秦将军！”

秦寿刚从军营走出来，李恪的贴身王府侍卫连夜赶路，终于在临近午时赶到长乐乡，把李恪有紧急事找说出来，很是让秦寿感到惊讶，什么大事至于如此紧急？

问王府侍卫他自己也是一问三不知，李恪也没有把具体什么事说出来，就交代秦寿亲自下去，商量什么重大事什么的。

秦寿知道一般没有什么大事，李恪很少如此着急派人前来，肯定遇到了什么棘手的事，等着自己去处理。

“嗯，本将军知晓了，你先回去吧！”

“是，秦将军！”

李恪贴身王府侍卫告辞离去，留下秦寿独自呆在军营大门沉思，搞不懂李恪这么紧急找自己，所谓何事？

想不明白秦寿干脆不去想，还是先去洛阳一趟看看，以免错过了什么大事，当然要去洛阳一趟，首先要安排好其他的事务。

“黑牛，准备马车，去洛阳！”

“是，将军！”

秦寿快步跑回村子里，第一时间安排黑牛准备好马车，原本打算带自己新的蒸汽座驾去的，可想到沿途道路不太平颠簸，怕难以适应长途跋涉，很有可能会导致散架什么的，也就作罢。

去洛阳就要把手里的事务转交一下，贺明管理有一套慢慢成熟，是时候给他独立支撑一下，有武媚娘指点着，应该不会把长乐乡搞得一团糟。

现在秦叔宝有武媚娘她们照看着，按理不会有什么事，出去一两天时间再回来也不会耽误什么工夫。

“啥？村长，你不是开玩笑吧？村子里事务交给贺某？”

“镇长，从现在起，本村长正式是镇长，而你就是村长，明白不？”

贺明傻了眼看着秦寿，想要确定秦寿不是开玩笑？秦寿纠正贺明的话，什么村长不村长？现在长乐乡规模叫镇了，在叫村有点说不过去了。

“村，村长？！”

贺明整个人晕乎乎的，连秦寿交代了什么也不记得了，给秦寿亲自任命村长一职，美得什么事也

记不住，傻谔谔地点着头。

交代完贺明具体事项，秦寿便急匆匆转身离去，看在贺明二房是未来女将军份上，秦寿才那么信任把村长一职交给他，城南郊外那边正式扩大，自己身份提高是必然的，在管理长乐乡忙不过来。

交代完贺明具体事项，秦寿跑去找老唐，鲁顺，魏中梁他们三个，交代农田耕种的情况，特别是温室棚，马虎大意不得。

“老唐，你们三个过来！”

秦寿在拥挤的村子外面找到老唐他们三个，招呼他们过来交代农田的具体事务，老唐与鲁顺还有魏中梁三人马上跑过来，挤开好热闹围观的百姓群。

“村长，有事？”

“新耕好的农田，重新开沟分列，像这些打好的田基，可以分成三列…”

老唐他们三人跑过来点头哈腰，秦寿皱眉不悦看着打好的农田，这些家伙就不知道分成三列吗？

“啊？这…”

在秦寿训斥声之中，老唐三人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说实在的他们还真没想到这些，现在秦寿这么一提醒，才醒悟过来。

秦寿真是给他们三个打败了，光顾着看热闹看新鲜，就不知道安排这些事吗？还是等旋耕机打完在想起这些事？

老唐他们三个在秦寿烦躁脾气怒斥下，惭愧地低下头不敢应答，虚心听着秦寿安排具体事项，包括放肥等等。

“还傻愣着干什么？马上派人去安排！”

“啊？是，村长！”

在秦寿喝骂声之中，老唐三人一个激灵清醒过来，一溜烟闪人去安排人手准备，留下秦寿站在原地吹胡瞪眼，这些家伙还真是不长记性！

“夏侯墩，过来！”

远远发现夏侯墩手拿着新兵器，心血来潮的秦寿招手示意夏侯墩过来，夏侯墩带着一脸疑惑，急匆匆跑到秦寿面前。

“将军，有事？”

正准备召集人手护送秦寿去洛阳，没想到秦寿找自己，不明所以的夏侯墩等待秦寿安排。

“夏侯墩，你不用跟本将军去洛阳！”

“啊？将军，末将…”

秦寿突然其来说不用自己跟着他，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事的夏侯墩，想要说些什么，马上给秦寿

挥手打断了话。

“本将军还有事安排你去做！”

“哦，将军，你说！”

未能跟随秦寿出趟远门，夏侯墩心里有些不是滋味，知道秦寿有事安排自己做，夏侯墩挺直腰身，等待秦寿交代。

“本将军要在长乐乡准备开办一个巡捕房！”

“巡捕房？”

夏侯墩瞪大眼看着秦寿，巡捕房是什么？夏侯墩听都没听说过，挠着头看向秦寿，不知道秦寿又要琢磨什么新玩意？

光听到捕这个字眼，夏侯墩就联想到朝廷治安衙差一类，可是有必要搞得那么稀奇古怪吗？衙差就衙差，还弄个什么稀奇古怪的名字。

“不错，专门负责长乐乡领地的安危，抓捕破坏长乐乡的罪犯，从明日起治安队全部改名巡捕衙，加强他们的训练…”

自己地盘越来越大，秦寿不得不搞个正规点的警卫部门，巡捕房就是正好欺压偷窃一类人，抓到先暴打一顿在慢慢审查，把恶名传播开来，震慑那些有心打长乐乡主意的人。

想要在长乐乡闹事？可以，先问问巡捕房里手

戴红围巾的捕快们乐不乐意？抓到管你天王老子还是什么？先暴打到差不多残废在慢慢审问，与其无用功的贴告示警告，还不如用实际点的手段震慑。

“啊？是！”

了解到秦寿的用途与用意，夏侯墩冷汗连连，够铁血冷漠的手段，估计秦寿这巡捕房一出，谁还敢在长乐乡闹事？

“抓紧时间去处理，巡捕房要安排什么位置，直接去找贺明安排！”

“是，将军！”

秦寿交代完马上转身离去，留下哑口无言的夏侯墩，这什么巡捕房还真是够烫手的事，不寒而粟的夏侯墩才不去接管这事，开始物色人选担起这重任。

“将军，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嗯，走吧！”

秦寿倒回长乐乡村子里面，黑牛早已准备好马车，还有一行五十名守卫精神抖擞，骑着五十匹快马严阵以待，没有什么事要交代了，秦寿点点头上马去洛阳。

第491章不虚此行

“寿哥儿！你终于来了！”

“少来，寿哥儿我不好这口，废话少说，有何事？”

秦寿到达洛阳的时候，已经是亥时多一刻，风尘仆仆的秦寿带着疲惫的倦意，受不了李恪恶心的热情，秦寿恶寒十足推开李恪拥抱。

同时目光发现王府大厅，多出一名三十多岁的陌生人，通过他富态与润色饱满的脸目，秦寿大致可以猜到，此人非富即贵。

“来来，寿哥儿，先入宴，稍后再提事，恪弟特意为你准备了一桌洗尘宴！”

李恪没有道明陌生人的身份，热情地招待秦寿落座酒宴，包括黑牛与五十名护卫，都有幸安排到偏厅位置用餐。

盛情难却秦寿也熬不过李恪招待，落落大方落座李恪下首，陌生男子在秦寿目光打量自己的时候，颔首点头朝秦寿笑了笑，算是见过礼。

酒过三巡，秦寿通过李恪介绍，才慢慢了解到陌生男子的大致来历，原来是扬州大都督萧恒贵，最不可思议的还是，萧恒贵也有一个女儿，莫不成

是缘分？

大唐虽广设都督府，潇恒贵看似权霸一方的大人物，但是有府兵制钳制，军权集中在朝廷，地方都督几乎没有实权，只是空有虚表而已。

而李恪找自己来的用意，秦寿也慢慢猜到了什么，只是一时间无法确认，装作哑巴闷声喝酒，等待李恪入正题，找自己来有何目的？

“寿哥儿，萧都督可以在泉州开屏一个隐蔽海岛，叫什么南蛮来着？”

“启禀王爷，叫南日群岛，当地人叫南日孤岛，加上当地有天然船坞洞口...”

酒喝多有点上头的李恪，有点忘事直让萧恒贵有些无语，忍不住开口纠正李恪的话，是南日群岛，不是南蛮群岛！

“南日群岛？！”

南日群岛秦寿有些记忆，在平海弯与兴化湾之间，泉州往上的开口处，大小位置正好适合，而萧恒贵说南日群岛有天然船坞洞口，正是秦寿最缺的隐蔽地方。

“萧都督，可否有地图？”

“有，秦将军，稍等！”

秦寿不确定是不是泉州那边的南日群岛，再者

很想看看那个所谓南日群岛的范围，萧恒贵在秦寿客套话之中，拱手抱拳先告退，去他落脚酣息的客房拿行囊出来。

“恪弟，怎么回事？”

秦寿双手抱拳客套送走萧恒贵，待萧恒贵离去后，马上逮着准备自斟自饮的李恪，想要搞清楚萧恒贵是什么情况？一声不吭就拉了个盟友。

“寿哥儿，别激动，别激动，好吧，事情是这样的…”

李恪在秦寿盛怒的目光之下，只好一脸憋屈地把事情经过说出来，听到李恪把事情原由说了一遍，秦寿抽搐着脸直接败给李恪这个家伙。

原来一个月前，李恪闲来无事在洛阳城内溜达，凑巧碰到萧恒贵还未及笄小女，这家伙倒好，看上人家萧大小姐头一次出远门，又不懂人情世故，仗着长着一副好皮囊诱拐，把人家萧大小姐灌醉搞定了。

李恪原本以为萧大小姐是什么富商之女，加上萧大小姐姿色上佳，勉为其难纳为妾室便可，哪晓得她是扬州大都督的闺女，把李恪郁闷到姥姥家。

不该吃的已经吃了，没办法之下只好见家长了，敢赖皮要是萧恒贵一气去长安告御状，李恪吃

不了也要兜着走，好好的单身生活没了，李恪想不郁闷也不行。

“得了吧你，得了便宜还卖乖？这个萧恒贵寿哥儿我看还行，起码比起你退婚的杨氏可靠多了！”

秦寿没好气白了眼得了便宜卖乖的李恪，纵观萧恒贵圆滑老练的心智，比起那个杨氏之父只知道调戏宫女强多了，在怎么说萧恒贵也是扬州大都督！

说实在的秦寿还真很少见外姓大都督，一般大都督都是由皇亲国戚担当，现在冒出个外姓人当大都督，可见这个萧恒贵身份不简单！

“秦将军，地图来了！”

去而复杂的萧恒贵带来随身携带地图，经过与李恪交涉后，确定了私底下达成联姻关系，萧恒贵算是李恪未来岳父，只差李恪定好时日回去准备下聘礼了。

而秦寿是李恪的结拜异姓兄长，加上秦寿声名在外，萧恒贵多少有些耳闻长安风头人物秦寿，打定主意站李恪这边，暗中支持李恪当未来皇帝。

而萧恒贵丝毫不知道，李恪压根没有当皇帝的心思，而秦寿也没有强制扶持意思，想差的萧恒贵

自作多情，以为秦寿要荒岛培养自己势力，暗中支持今后李恪上位，尽心尽力帮忙。

“嗯，确实是风水宝地，萧都督，此处可否有人烟？”

秦寿看了眼萧恒贵指出的位置，确实是一处难得的风水宝地，虽然是纯手工描绘的，可标明的地质还是比较明显的，最关键还是人烟多不多。

既然是秘密地肯定要人烟稀少，涉及到渔民有可能会出现荒岛处，秦寿不得不提防这一点，有熟人在那边确实是好办事。

“暂时没有，秦将军，你若需要，萧某可在此处划开来，萧某可上奏朝廷，改迁都督府位置…”

萧恒贵把荒岛处情况说出来，不远不近就算秦寿需要什么材料，半日即可运到荒岛那边，加上萧恒贵在那边帮忙照料，简直是天衣无缝的隐蔽地点。

不得不说萧恒贵还真是给秦寿一个惊喜，有了这个荒岛，可以解决船只生产问题，说实在的秦寿还真头疼船只问题，现在李恪意外绑上一个大都督岳父，还真是绑的是好时候。

“嗯，那就有劳萧都督帮忙了，秦某船工坊之事，相信恪弟已经说过了！”

“秦将军客套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来来，喝酒！”

秦寿客套的话，萧恒贵客套回应同时，话里暗示着秦寿，都是一家人了，没有必要如此见外，有了萧恒贵的保证，秦寿不虚此行与萧恒贵熟络起来。

李恪强颜欢笑地喝着酒，看到秦寿满意的笑容，至少这次自己摊上结亲大事，算是误打误撞摊对了，开始李恪也没有底，现在发现秦寿满意了，至少自己没有弄砸事情。

比起重建船工坊，李恪更希望船工坊搬出去，在自己地盘玩这手，很心惊胆颤啊，要是东窗事发自己也逃不了关系，现在有个替死鬼岳父接烫手山竹，总好过自己倒霉的好。

第492章摇摆的心

洛阳王府后院，李恪亲自沏茶招待无心睡眠的秦寿，黑牛与带来守卫们守住后院每一个角落，防止有人偷听秦寿与李恪之间谈话。

秦寿如此谨慎，李恪了解没有多说些什么，也没有表现出什么不喜之色，沏好茶与秦寿品茗欣赏夜空的星光，繁星点点看得让人迷醉不已。

“寿哥儿，那个萧都督，恪弟该如何与他解释？”

“解释什么？”

李恪哭丧着嘴脸打破沉寂气氛，开始求教秦寿问题，萧恒贵一直误会自己有意染指九五之尊的皇位，其实李恪打心底就没有这个意思，也没有勇气跟未来岳父提及此事，打心底就想当个逍遥王。

秦寿笑眯着眼逗李恪，打心底想要治治这个管不住下面家伙的闲王爷，这家伙早不说这事，害自己奔波赶来，不好好逗逗他，还真难以解心头之愤。

“寿哥儿，别逗了，恪弟现在愁死了，说实在的恪弟是有那么点心思问鼎皇位，可恪弟知道自己…”

李恪一脸黑线看着秦寿，大胆畅谈皇位之事，有黑牛与秦寿带来的守卫清场把守，李恪很放心谈及皇位之事，而且秦寿也没有禁止他谈及皇位之事。

皇位李恪不想那才是怪事，只是他知道自己尴尬的双皇族身份，就算李世民废了李承乾后，有心立他为太子，也会遭到众多大臣们的反对。

经过秦寿的指点远离长安是非之地，终日做作出混吃等死闲王爷的姿态，可他精明的决策与天赋管理封地手段，早已给李世民注意到了，只是他自己浑然不知而已。

李恪不知道并不代表秦寿不知道，有潘安这个家伙经常摸底打探，秦寿想不知道李世民打什么算盘都难，李世民开始提前注意李恪，是秦寿没有想到的事。

“行了，少在寿哥儿面前假惺惺，那萧大小姐如何？”

秦寿鄙视着李恪得了便宜卖乖嘴脸，换成普通人光是李恪这无耻手段，足够他暴尸街头了，还能乐悠悠地坐在这里喝茶？当然秦寿更好奇还是萧大小姐。

是李恪命运里第二原配王妃呢？还是新的原配

王妃？秦寿不知道也无法得知，有关他第二原配王妃萧王妃，还真是记载的很少。

“这…那…”

李恪在秦寿诧异目光之中，难得老脸一红抓头挠耳，害羞不已不知如何回答秦寿的问题，看到李恪这个鸟样，秦寿一阵无语，好吧，这家伙难得脸红害臊，看来萧王妃不会差到哪里去。

“喻敌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秦寿捧起香茗岔开话题，以免李恪害臊过度出糟，询问船工坊的事，经历倭国无耻偷袭后，秦寿琢磨着到时候在南日群岛加强守卫，保护喻敌他们的安全问题。

“正在旧址筹建新的船工坊，对了，寿哥儿，那个旧的船可否…”

李恪把喻敌他们重建船工坊事说出来，提及废弃的吴王号战舰，李恪想要从秦寿手里求来，喻敌说打算要融掉，李恪觉得有些浪费。

那艘毁了外身的吴王号战舰，不管怎么样里面还是完整无缺，稍微清理一下还是可以的，有艘钢铁船出现洛阳，怎么说也是景点不是？

“喜欢就拿去吧，恪弟，洛阳你可要看好了，今后新的帝王登基，就用洛阳皇宫，把这里变成你

自己的势力地盘…”

秦寿落落大方把旧战舰交给李恪，用来镇守洛阳也好，同时交代李恪看好洛阳，以后新的傀儡皇帝登基大典，就在洛阳进行，直接把国都迁到洛阳，长安的皇宫彻底变自己后宫。

李恪不知道秦寿打什么主意，想也没用便答应下来，只是秦寿要自己在这里发展势力，还真是为难了李恪，除了税收私底下克扣一些，基本没有什么资本养活一群人啊！

“寿哥儿，恪弟…”

“你放心，你的经费寿哥儿会一分不差给你，还会派一个将领过来，帮你训练手下，但是，你要记住，千万要隐藏好！”

李恪心中担忧秦寿知道，挥手打断李恪的话，大气十足拔款给李恪组织势力，得到秦寿保证与交代，李恪眯起眼笑了起来，十分爽快答应下来。

“恪弟，寿哥儿在问你一句，你老老实实地回答寿哥儿！”

“嗯？寿哥儿你说！”

秦寿突然其来严肃的话题，李恪止住笑意放下手里的香茗，等待秦寿后面的问题，很少见秦寿如此严肃，看来是有什么大事！

秦寿在李恪瞩目以盼目光之中抿着茶水，整理着脑海里的说辞，在李恪等烦的时候，才慢慢放下手里的茶水。

“你到底有没有意指皇位？有，寿哥儿想尽办法帮你，没有，寿哥儿在帮你定制一套方案！”

“啊？这…”

秦寿的话还真让李恪有些搓手不及，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惊讶过后支支吾吾低着头，阴沉着脸色似在煎熬着秦寿带有诱惑的问题。

“好好想想吧，寿哥儿在你这儿逗留两日，想通了在回答寿哥儿！”

“哦…好，好的！”

魂不守舍的李恪捧起香茗，目送着秦寿摇头叹息离去背影，直到黑牛与五十名守卫散去，李恪还未从秦寿话里清醒过来。

“黑牛！”

“将军，有何事交代？”

秦寿走回李恪安排的客房，刚坐定客房内的座椅，马上招来门外守候的黑牛，不知道秦寿有什么安排的黑牛，老老实实呆在房门外，等待秦寿安排。

“你去船工坊一趟，把喻敌找来！”

“是，将军！”

秦寿想了一会，无心睡眠想抓紧时间修改船体，以前设计的船图，秦寿觉得有些缺陷，是时候在进一步完善等喻敌他们自行完成了。

“等等，记得叫喻敌把设计船图纸与笔带过来！”

“是，将军！”

黑牛刚准备转身离去，秦寿想到最重要的船图纸，黑牛确定秦寿没有其他交代后，才转身告辞离去。

“恪弟，寿哥儿等你答复了！”

黑牛离去后，秦寿自言自语嘀咕一声，双手撑着下巴望着外面独自发呆，接下来就是等待李恪的答复了。

说实在的秦寿宁愿李恪当皇帝，也不愿意李慎当皇帝，以李恪聪明才智当皇帝，绝对是天下百姓的福，比起书呆子李慎强多了，而且韦贵妃也不是什么等闲货色，想要控制李慎就要控制韦贵妃，很棘手的事！

第493章落魄的国舅

“你们将军还在房里忙碌？”

“是的，王爷！”

次日清晨，李恪正打算尽地主之谊带秦寿洛阳逛一圈，守门的黑牛挡住李恪，以免李恪惊扰在里面忙碌的秦寿，包括一宿未归的喻敌。

要不是知道秦寿兴趣爱好正常，李恪甚至以为秦寿与喻敌在玩背背山，秦寿在忙事李恪不敢去打搅，颇感无聊自己出去找乐子玩。

房间内喻敌精神疲惫地拿起秦寿改善好的图纸，经过一宿双双联手修改，新的战舰更加完善，而喻敌也知道了他即将要搬家的地方，南日群岛，一个荒无人烟的泉州方位小孤岛。

“将军，还有其他安排吗？”

喻敌有些疲惫地双手抱拳，小声翼翼询问秦寿，确定秦寿没有其他安排，好回去准备一下，随时出发去泉州准备入驻新的船工坊。

“嗯，暂时没有了，到时候本将军安排一些船工过去，记住，这次守卫一定要加强！”

“是，将军，喻某明白！”

经历过倭国捣乱后，秦寿不得不提醒喻敌时刻

注意安全防备问题，暂时没有什么安排，秦寿挥挥手示意喻敌先回去休息。

喻敌离去后，秦寿无心睡眠，在房内来回走动，经常熬夜秦寿慢慢练就一两天不睡还挺得住本领，心绪不宁的秦寿隐隐察觉有什么事要发生。

“唉~也罢，既然好不容易来洛阳一趟，出去逛逛也好！”

想到以前来洛阳，都是匆匆来匆匆离去，好不容易有空闲时间，秦寿暂时无心睡眠，出去逛逛也好，要不然还真白来洛阳了！

秦寿心血来潮要去洛阳逛逛，一宿未眠的黑牛带着守卫们，跟随秦寿身后随时保护，至于秦寿要去哪里？黑牛不敢多问，老老实实跟着秦寿身后就是了。

头一次光明正大逛洛阳大街的秦寿，终于领略到仅此与长安的洛阳繁华，各国贩夫走卒齐聚一堂似的，沿街叫卖自己的商品。

新鲜货物往往最容易吸引唐人百姓目光，包括秦寿在内也不例外，比起好新鲜凑热闹的百姓，秦寿更注重外来商客的货物价值，只可惜看了一大堆，都是不值得买下的干货。

“哧…走，走，你这那是酒？简直就是水…”

走累的秦寿正打算找个酒馆歇会，途经南市永太坊泰和记酒馆时，泰和记掌柜喷出嘴里入口的酒水，重重放下手里的酒碗，恶言恶语驱赶一对卖酒父子。

“佟掌柜的，你可不能这样，以往我们都是...”

“怎么样？以往佟某我有眼无珠，受你们两父子欺蒙，进那么差劲的酒水，害得佟某生意一落千丈，现在佟某有长乐乡特产啤酒，不需要你的，滚滚！”

秦寿马上停下脚步，好奇打量着卖酒的父子二人，推着一辆独轮酒车，左右两侧各自挂满四坛二十五斤装的大酒坛，与酒馆掌柜好说歹说。

年轻点的男子三十岁左右，中等个子，清瘦的下巴壳，显得很没生气，宽宽的浓眉下边，闪动着一对精明、深沉的眼睛。

特别在他低三下气说话的时候，露出满口洁白的牙齿，很引秦寿注目，那身穿着脱浆墨色儒衬，头戴一片毡巾，十足落魄书生才子。

另外一名五十多岁老人憔悴不已叹息着，岁月在他的眼角刻下密密麻麻的痕迹，手掌干瘪，背部似乎也微微弓起。

老人皱纹斑斑的脸，早已被岁月雕磨得面目全非，唯一不变的恐怕就是那双眼睛，虽然饱经沧桑，却依然没有失去光亮，只是多了份睿智，让人感受到岁月所不能抹去的风采。

“佟掌柜的，你看我们两父子就指望这酒水…”

“五文一斗，爱买不买！”

中年男子试图好说歹说恳求酒馆掌柜收下，佟掌柜不屑一顾地撇撇嘴，竖起五根手指头，贪婪十足压低价格四倍价格，直让中年男子吐血不已。

“敬嗣，走吧！”

“可是，爹爹，这酒…”

“走吧！”

老人宛然叹息一声，沮丧地用手拉着中年男子的衣袖，酒馆掌柜压根不想要他们的酒水，在多说下去也没有用，五文钱就算是点头了，佟掌柜还会继续找借口压低下去，与他打交道这些年，什么性格还不知道？

中年男子在秦寿看来挺孝顺的，凡事都依着老人的话去做，在老人先一步离去前，急急忙推起独轮卖酒车离去。

“倒霉，晦气，死穷鬼！”

佟掌柜鄙视着卖酒两父子，不屑一顾地撇撇嘴转身走回酒馆，比起现在五花八门的酒水，长乐乡特产的啤酒更受欢迎。

“二位请留步！”

“公子有何指教？”

秦寿在卖酒父子经过自己身边的时候，突然伸手拦住他们的去路，老人见到秦寿衣着不凡，加上久居上位养尊处优，还有黑牛与护卫们皆带兵器公然上街，就知道秦寿身份不简单。

“此酒如何卖？嗯？杨梅酒？！”

秦寿心血来潮走到独轮酒车面前，揭开一坛拍开泥封的酒坛，一股浓浓的杨梅味儿，秦寿忍不住愕然失神，没想到居然还有人懂得用杨梅泡酒？

“十，十文，哦，不，八文，一斗！”

有生意上门，中年男子憨态可掬地放下独轮酒车，报出急于出售的价格，老年人麻木地叹息一声，点点头算是认可了中年男子的报价。

“八文？太可惜了，此酒八十文一斗，也不为过，这些本公子全要了，黑牛带走！”

“啊？！”

秦寿嗅了嗅酒坛里杨梅酒的味道，感叹连连说出老人与中年男子愕然的话，直到秦寿爽快拿出一

两金子，丢给中年男子，没理会中年男子惊呼声，直接叫黑牛推走。

“公，公子，太，太多了！”

老人醒悟过来，抢过失神中年男子手里的金子，作势欲要还给秦寿，虽然他们现在穷困潦倒，可也不至于落魄到嗟来之食。

“多的算是交个朋友，敢问老丈大名？本公子好奇杨梅酒配方！”

秦寿眯起眼拒收老人送回金子，假装不懂酿造杨梅酒，实则有心想要收拢他们两个，懂得提前弄出杨梅酒，看他们都是非等闲人物。

“公子客气了，老朽燕宝寿，这是犬子燕敬嗣，敢问公...”

“你是燕宝寿？”

“？”

秦寿一脸古怪看着燕宝寿，那不是燕妃的亲爹吗？怎么落魄成这样？而燕宝寿更是一脸愕然看着秦寿，不明白秦寿这话是什么意思？

第494章诱拐国丈国舅当村官

洛阳西市广利坊，燕宝寿与燕敬嗣两父子热情招待贵客秦寿作客，黑牛直接安排一名护卫把杨梅酒送回洛阳王府，不离不弃跟随着秦寿。

燕宝寿与燕敬嗣两父子知道秦寿真实身份，哪敢怠慢盛名已久的秦寿？普一回到家就忙碌开来，又是烧水又是整理乱七八糟的大厅。

虽然秦寿已经强调了无需多礼，随意就好，可燕宝寿与燕敬嗣两父子口头应着，手里却没有停下来，直让秦寿哭笑不得，招来黑牛派人回王府一趟，带上等好茶过来。

半个时辰过去，燕宝寿与燕敬嗣两父子弄干净大厅的时候，秦寿已经从护卫带来茶叶沏好茶，嗅到名贵清香的茶叶，燕宝寿与燕敬嗣两父子倍感荣幸落座一侧。

“来来，喝茶！”

秦寿反客为主招待燕宝寿与燕敬嗣两父子喝茶，燕宝寿与燕敬嗣两父子手捧着香茗，轻抿一口长乐乡特产炒制的茶叶，忍不住感叹连连，长乐乡的东西就是好，这是他们无法比的！

“燕国丈，你们这是？”

秦寿一脸怪异看着燕宝寿与燕敬嗣两父子，一个是大唐国丈，一个是大唐国舅，怎么落魄到这个地步？就算是燕妃现在还未是贵妃，就算他们两父子身份在低微，也不至于这样吧？

燕宝寿，秦寿知道一些，燕妃的亲生父亲，据说年轻时有神童之誉，但未有官职的记录，似受其父燕荣之累，未从官途，而燕敬嗣也没有官职迹象，这让秦寿很好奇了，太离谱的祸害三代了吧？

不能因为燕荣行差搭错，就连累他子孙后代官场也不给进吧？秦寿真心搞不懂李世民怎么想的？娶了人家闺女又折磨她家人，闹哪出这是？

“唉~秦将军，莫要如此说，羞煞老朽也！”

燕宝寿在秦寿疑惑目光之中，羞愧难耐无脸见人似的撇过头，双手抱拳自叹自哀，纵使他天资奇才，不受朝廷重用又如何？

而燕敬嗣更是沮丧，饱读诗书二十余载，科举考试连连落榜，不是他才学不够，而是上头有人故意打压，连连碰壁多年，早已麻木看透世事了。

虽然皇宫里头有个当宾妃的妹妹，可她自身难保哪里估计得到他们？就算是想要估计他们，也要想想后宫险恶，稍有差错留下把柄，冷宫招待家常便饭。

“敢问燕国丈，燕国舅，今后你们有何打算？”

秦寿不了解他们的处境，也没有兴趣去了解，光看他们现在这个德性，就知道他们混得不够好，当官几乎对他们挂红灯，要么继续碌碌无为挣扎求生，要么就另想他法寻找出路。

燕宝寿或许已经看透了，可燕敬嗣正直抱负心强热血时期，趁他还没有磨灭抱负前，秦寿开始打他们两个主意，不管什么时代都好，人才是最值钱的！

“这…”

秦寿的话里有话，燕宝寿要是听不出来，难以愧对他吃了几十年油盐米饭了，自己倒是无所谓，可燕敬嗣总不能如此下去。

燕敬嗣挪挪嘴想要说些什么，可见到他自己爹爹没有发话，只能憋在心里头不说话，饱读诗书的他遵守孝德，等待燕宝寿的最终决定。

“燕国舅，可否听过秦某劣作…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

秦寿没有放弃的意思，老的可能给岁月磨去了雄心壮志，转战尚处成熟热血的燕敬嗣，激起他没

有泯灭的热血雄心。

燕敬嗣听到秦寿卖弄剽窃的文学，肃然起敬崇拜十足地看着秦寿，这首岳阳楼记广为盛传，更没有想到今日有缘见到本尊。

发现燕敬嗣燃起雄心，秦寿心中一喜知道有戏，在古代没有哪一个有抱负的男子汉，会甘于平凡度过一生。

燕敬嗣是不幸的一个，受祖父立场牵连跟他爹一样倒霉，无缘问鼎官场施展抱负，心有不甘是很正常的。

现在机遇来了，而带给他机遇的，正是自己，李世民不用他，自己重用他，只要他能够忍受多几年，经过自己栽培肯定是未来大唐顶梁柱。

“爹爹…”

“多谢秦将军美意，可否容老朽考虑一段时间？”

燕敬嗣刚想要说些什么，燕宝寿挥手打断燕敬嗣的话，他知道秦寿很明确是来招揽他们，鉴于现在长安局势混乱，加上秦寿周旋风头之中，燕宝寿不得不慎重其事考虑一下。

就算燕宝寿不为燕敬嗣着想，也要为皇宫里头苦苦煎熬的燕妃着想，他每做出一步决定，都会直

接影响到燕妃今后命运，还有外孙李贞的命运。

亢奋过后的燕敬嗣冷静下来，燕宝寿心里想什么，燕敬嗣已经猜到了一二，慢慢恢复无欲无求的冷淡，秦寿看在眼里颇为满意燕敬嗣的心境。

‘此等人才如若加入长乐乡，势必减少自己负担！’看出燕敬嗣秉性与沉着大气表现，秦寿时分满意同时迫不急待想要收拢他们，但是秦寿知道急不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那秦某等待燕国丈的答复，长乐乡大门随时欢迎二位，告辞！”

知道他们心中顾虑，秦寿也没有废话，留下时间给他们好好考虑，秦寿相信他们迟早会想通的，跑过来给自己当村官，当然要有燕妃那边试探，最终才会有结果。

“秦将军慢走！”

燕宝寿不敢怠慢，与燕敬嗣一起恭迎抛橄榄枝的秦寿离去，待秦寿离去后，燕宝寿脸色复杂地犹豫不决落座回原坐，目光痴呆看着秦寿留下的茶叶与十两金子。

“爹爹，要与妹妹商量一番吗？”

“嗯，敬嗣，你修书一封，亲自去一趟长安，找守皇宫...”

燕敬嗣轻声询问燕宝寿的意见，燕宝寿沉默了片刻，目光复杂地看了眼燕敬嗣，左思右想最后叹息一声，点点头算是同意的了燕敬嗣的想法。

得到燕宝寿的点头同意后，燕敬嗣心中大喜，接过燕宝寿拿起秦寿留下的一两黄金，出去购置文房四宝，准备一番亲自去长安。

“唉~”

燕敬嗣出去办事后，燕宝寿无力叹息一声，不得不说秦寿是很好的说客，他能够任人唯贤重视人才的事迹，燕宝寿早有耳闻。

现在秦寿亲自来招揽是好事，可涉及到燕妃的利益关系，燕宝寿不得不跟燕妃商量一下，看看她有何意见在做打算。

第495章抱憾终身

入夜时分，秦寿在洛阳城逛游了一整天才回王府，李恪早已备好宴席招待，除了宴席上见过的萧恒贵，秦寿终于见到李恪搞定的萧家大小姐，确切地说是未来的王妃。

秦寿不得不佩服李恪的眼光，萧家大小姐不愧是美人一个，脸蛋娇媚如月，眼神顾盼生辉，双颊边若隐若现的红扉感，营造出如花瓣般的娇嫩。

秦寿赞誉目光打量她时，盈盈一笑极其撩人心怀，微风吹过，轻纱飞舞，整个人散发出淡淡灵气，好似荷塘小仙子般娇嫩可爱。

萧家大小姐似乎沐浴过香汤，三千青丝透着浴后湿气，头发随意的挽了一个松松的髻，其余垂在颈边，斜插一只淡紫色簪花，显得几分随意却不失典雅。

“萧筱，这是本王的结拜异姓大哥，秦寿，还不起来见过？”

“萧筱见过寿哥儿！”

“嗯，好，好！”

秦寿在李恪介绍声之中，才知道萧大小姐的芳名，萧筱得方大体的盈盈一礼，秦寿马上清醒过

来，刚伸出手想扶起她，转而想到了什么尴尬十足地应着。
　　发现秦寿窘态，萧筱抿嘴偷笑起来，直到李恪瞪眼下，才收敛起来假贤淑地坐到李恪身边，萧恒贵挪挪嘴想要喝斥萧筱，到嘴的话又说不出口。
　　“来来，寿哥儿，坐！”
　　李恪热情地招待秦寿落座，打破尴尬的气氛，打蛇上棍的秦寿僵硬着笑脸，朝一边的萧恒贵抱拳歉意，萧恒贵笑了笑表示无碍，自己闺女什么个性他心里最清楚。
　　酒过三巡宾客尽欢，李恪本来想诱拐秦寿带回来的杨梅酒，可秦寿的护卫说没有命令，不敢私自开斋，李恪只能作罢用啤酒招待了。
　　萧恒贵有幸品尝到冰镇的啤酒，咋舌不已的同时贪杯喝多，有些上头晕乎乎的，光顾吃菜喝酒耳听李恪与秦寿交谈，时不时搭上一两句话。
　　突然秦寿脸色苍白一阵，莫名其妙的伤痛涌上心头，无边无际的伤痛似要胸膛裂开，无尽的苦恼从里面滚滚地流出来，眨眼间好像就会淹没似的。
　　“拉什么拉？男人喝酒女人一边呆着，寿哥儿…寿哥儿！发什么楞？喝！”
　　一直好奇打量秦寿的萧筱，似乎发现秦寿的异

样之处，几番拉扯李恪衣袖有心提醒李恪，喝上头的李恪心情不悦喝斥萧筱一声，大舌头似的邀请秦寿继续喝酒。

发现闺女委屈的目光看过来，萧恒贵一边摇头一边喝酒，无言示意宝贝闺女萧筱，注意淑女该有的分寸别乱来，委屈的萧筱低下头，赌气不说话。

“恪弟，寿哥儿有急事，稍后便走！”

“什么？寿哥儿，你稍后就走？”

喝上兴头的李恪舌头有些大起来，五分醉意的脸听到秦寿稍后要回长安，顿时酒醒大半有些不悦地放下手里酒耳，萧恒贵放下手里酒耳，醉眼迷离看向秦寿，搞不明白秦寿这么急回去干什么？

“恪弟，你又不是不知道寿哥儿很忙，如若不是萧都督提供宝岛，寿哥儿稍后就回去了！”

心绪不宁的秦寿揉着大感头疼的额头，就在刚刚一瞬间，秦寿心里无意识地抽搐了一下，似乎冥冥之中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似的。

担心卧病在床的秦叔宝安危，秦寿不得不提前回去，没有心情继续逗留，该办的事都已经办完了，更何况长乐乡还有一大堆事物等着处理。

“好吧，好吧，走吧，走吧！”

“恪弟，寿哥儿真有急事，下次定然常住一段

时间，告辞！”

酒上心头心情不爽的李恪赌气重重放下酒耳，心情越来越燥乱的秦寿顾不得李恪此刻心情，一口气喝完手里的啤酒赔罪，便告辞急匆匆离去。

秦寿说走就走，李恪心里很是不高兴，拉拢一边无辜的萧恒贵，拼命斗酒喝得萧恒贵两眼冒金星，又不得不硬起头皮，继续陪生闷气的女婿王爷硬撑到底。

长乐乡，子时三刻已过，临近凌晨时分，城堡内灯火通明一片，药童急急忙忙跑进城堡一会，又急急忙忙跑出去，不消停的夜里，周边的村民们无心睡眠，全都走出屋外看向灯火通明的城堡。

秦叔宝房外，薛仁贵心烦如燥来回走动，房里浓浓哀哭声一片自己却无能为力，薛仁贵也只能干瞪眼着急，秦国公快熬不住了！

“三夫人怎么还没回来？”

“启禀将军，三夫人刚出去的！”

薛仁贵替里面着急，忍不住询问在门外伺候的洪武，颇感无语的洪武提醒薛仁贵，程紫苑刚出去找钱羽馨来，哪有那么快回来？关心则乱的薛仁贵气馁地用拳头捶打墙壁。

“寿…寿…”

“秦郎，秦郎，呜呜~~你不要有事，寿儿就快回来了，秦郎！”

房间内，贾蓉扑到在床沿边哭得那个伤心，武媚娘与仙儿泪眼婆娑搀扶着贾蓉没倒下去，高阳公主眼睛红红与哭红眼抱着小秦瑶的钱夫人站在一边。

奄奄一息的秦叔宝目光散涣，颤抖着手呢喃呼唤着，身处远方的秦寿名字，断断续续的声音，大有随时撒手离去的迹象。

“唉~”

孙思邈坐在一边摇摇头叹息一声，给秦叔宝施针刺激生命极限，估计也撑不到秦寿赶回来，能够熬得过凌晨算是不错了。

“皇上驾到！”

房门外走廊随着太监薛高轻呼一声皇上驾到，走廊响起高呼万岁声，贾蓉在武媚娘与仙儿搀扶下，哭肿双眼颤颤赫赫站起来，准备迎接李世民的深夜到来。

“秦爱卿！”

李世民带着久违守孝的李丽质出现，贾蓉等人同时跪拜迎接，见到床上奄奄一息的秦叔宝，李世民悲伤得如万箭钻心，三步做一步跑到秦叔宝床

沿，喊出爱卿时喉头上已经发出呜咽声。

见到又一员劳苦功高打江山老将东山落日，在李世民心里深处汹涌起更大的酸痛波涛，李世民只感到心在发痛，心在哗啦啦流血，曾经大鱼大肉日子不复来。

“寿…皇…”

没有见到自己最想见到的孩儿，秦叔宝失望散涣的目光慢慢暗淡，抖动的手喊出一个皇字，手突然间僵硬起来，在李世民咽啃着欲要握住的时候，无力软到床沿。

“不！！”

李世民悲戚地大吼一声，刹那间眼泪流满了两颊和胡子，如同珍珠似的挂在他的胡子角上，李世民只觉得浑身痛苦地痉挛着。

“啊？皇上！”

“秦郎！”

“爹爹…”

随着李世民接受不了昔日猛将消逝，悲伤过度晕倒，房间里刹那间炸开了锅，凄厉哭喊声充斥整个夜晚。

第496章事成定局

眨眼匆匆一个星期过去，与秦叔宝错失最后一面，抱憾终身的秦寿守孝到头七，忏悔自己不孝未能及时赶回来，长乐乡短短一周时间内，受秦叔宝的影响似的，陷入阴云迷雾内。

“洪管家，秦将军怎么样？”

“唉~~还是老样子，有事？”

老唐逮到出城堡办事的洪武，想要了解守孝的秦寿情况，洪武直接告之秦寿还是老样子，末了一脸疑惑看着老唐，想看看他有什么急事需要自己去传达。

“没，没事，你先忙！”

知道秦寿现状情况，老唐并不敢去打搅秦寿，以免招惹盛怒的秦寿惩罚，在洪武稀里糊涂目光之中，老唐急匆匆转身离去。

“莫名其妙？”

洪武搞不懂老唐神经兮兮有什么事，摇摇头自嘲一声自己想多了，开始忙碌自己的事去。

“怎么样？”

“哎，你叹啥气？赶紧想办法解决！”

老唐走出村子外面农田，鲁顺和魏中梁马上凑

上去，逮着垂头丧气的老唐追问，大翻白眼的老唐没好气顶他们两个一句话。

“你们两个就知道站着说话不腰疼，镇长还在守孝我敢去问吗？你们怎么不去问问？”

“哈哈~~今日天气不错！”

“对对，走走，趁有时间，咋们去喝口小酒！”

鲁顺与魏中梁一脸尬尴地笑了笑，末了你一言我一语插诨打岔，勾肩搭背朝长乐乡外围的客商驿站酒楼奔去，留下咬牙切齿的老唐气愤不已。

两个无耻的家伙不闻不问城南迁移的事，把麻烦丢给自己处理，老唐很是火恼又拿他们两个没有办法，谁叫他现在是农田吏，怎么说也是挂名朝廷的芝麻绿豆小官。

“唉~没办法，只好找贺村长了！”

佃户们个个不愿意外调到城南郊区那边，老唐抓急不已挠着头，实在没有办法之下，只好去找贺明想办法了，这么拖着也不是办法。

受秦叔宝离去的影响，皇宫内李世民罢朝一周以吊念已故重臣，原本李世民以为自己会看透生离死别，做到冷眼旁观一切，真正见到垂死的重臣一幕，李世民心中就忍不住发酸。

记忆里全是年轻时打江山的画面，只可惜岁月不饶人，曾经生龙猛虎的老将如今已到花甲之年多不胜数，老年化众多以及生面孔年轻化太少，让李世民抓急不已。

“皇上，燕妃的兄长燕敬嗣，最近一直逗留长安！”

李世民暗自伤神的时候，严统领急匆匆走进来，单膝跪地把探子打探到的消息汇报上来，惊醒哀伤之中的李世民。

“燕敬嗣？他来长安做什么？”

严统领把燕敬嗣来长安一个星期的事说出来，李世民忍不住好奇纳闷，燕家已经杜绝了大唐当官的缘分，燕敬嗣又莫名其妙跑来长安，甚是让李世民感到意外。

落魄国丈燕宝寿一家在洛阳定居之事，李世民是知道的，之所以不闻不问他们的生活，李世民迁就于他祖父燕荣不齿行为。

燕敬嗣是一个难得的才子，他的科举考试才学，李世民都有过目，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只可惜李世民内心一直很排斥燕妃一家。

“无需理会，退下吧！”

“是，皇上！”

自嘲一笑的李世民挥挥手，挥退多心的严统领，燕敬嗣来长安有他的自由，再说了他孤家寡人一个，要权没权要人没人，能做出什么大逆不道的事？

严统领在李世民心烦意燥挥手下，姗姗告退离去，疏忽大意的李世民，一时不注意，导致隐藏祸害的诞生。

掖庭宫燕妃寝宫内，收到兄长燕敬嗣的来信，燕妃心中惊喜同时忍不住好奇打开信封，想要看看久违的兄长来信说些什么。

“长乐乡的邀请？”

当燕妃看完燕敬嗣托人送进来的书信，燕妃俏脸露出一丝古怪之意，失神片刻忍不住拿出一个星期前，浴池澡房里捡到的鱼符。

当时秦寿离去没多久，误以为是自己圈养的猫鵍儿作祟误进澡房，待夜星去而复返好奇一问，得知自己的猫老老实实呆在寝宫内，燕妃意识到不对劲。

唤夜星去查看屏风后动静，得知什么也没有，燕妃就借口支开夜星，跑去屏风后面查看情况，除了她的宫衣还散落一侧，地面多出一块秦寿疏忽大意遗落的鱼符。

“秦寿！”

燕妃羞愤不已地握紧手里的鱼符，通过鱼符上面刻有的官署名，燕妃就已经猜到是秦寿偷窃自己洗澡，碍于贞洁如此大问题，燕妃只能打碎银牙往肚子里吞。

现在秦寿又开始招揽兄长燕敬嗣，至于秦寿目地何在？燕妃暂且不知晓，是补偿还是赎罪？燕妃无法猜测，只能愤愤然将计就计，同意了燕敬嗣的请求，待他去长乐乡看看，秦寿打什么鬼主意？

长乐乡内，钱羽馨没有回去继续守孝，目光复杂地看着惭愧低下头的钱夫人，又看看自己娘亲与爱郎诞生的新生命，觉得很荒谬难以接受事实。

得知事情真相的钱羽馨，很想与钱夫人断绝关系，从此不在理会不在相认这个不守妇道的娘亲，可见到小秦瑶哇哇大哭大闹，钱羽馨下一刻心软了。

“羽馨，不该发生的都已经发生了，你又不是不知道秦郎...”

武媚娘从外面走进来，见到钱夫人与钱羽馨两人形同陌人一样对持着，忍不住上前好言开导钱羽馨，这种乱七八糟的情况，在如今大唐上流社会来说是很常见的事，要不怎么会有脏唐臭汉的说法？

钱羽馨在武媚娘三寸不烂之舌话语开解下，心情复杂无比地默默接受眼前事实，闹脾气也闹了一个星期了，事已成定局无法改变，在这么僵持下去也无事于补。

“羽馨，娘对不…”

“娘，别说了！”

钱羽馨轻轻抹着眼角，现在家里已经乱成一团糟，要是自己在添乱闹心，只会显得有些小家子气，武媚娘说得很有道理，如今世道母女共侍一夫很常见，只是有些人做得比较隐蔽而已。

“羽馨…”

钱夫人没想到钱羽馨那么快适应原谅自己，一脸感激看向武媚娘同时，一脸羞愧不敢直视目光复杂的钱羽馨。

“娘，什么都别说了，让羽馨看看小秦瑶！”

钱羽馨慢慢放下心中根蒂，有些迫不及待想要看看满岁的小秦瑶，此时此刻钱羽馨心中百般不是滋味，是叫妹妹呢？还是…

第497章封建迷信

“秦将军！”

“原来是马晋兄，坐，坐！”

次日头七刚过，马晋的到来，秦寿披麻戴孝的衣服还没来得及更换，就热情招待马晋落座，待婢女们奉上茶水，马晋才入正题。

“秦将军，马某冒昧打搅，还未秦将军恕罪，伐木场出事了！”

“伐木场出事了？出什么事儿了？慢慢道来！”

马晋一开口就把紧急情况说出来，毫无准备的秦寿闻言忍不住皱起眉头，伐木场出事无疑是当头一棒，秦寿比起马晋还更着急。

伐木场一直是秦寿消耗最多的资源，特别是加入了纸业后，更是用量倍增，以往马晋除了供给秦寿额定数目，还有剩余一部分可以卖给商人。

自从秦寿造纸后，伐木刚好够秦寿维持，渐渐地马晋也就成了秦寿专用供木商，可最近两日伐木场里的伐木工不知道怎么回事，先后陆续口吐白沫晕过去。

“将军，现在伐木场各个都说闹鬼了，这可如

何是好？”

“哦？闹鬼？竟有此事？稍等片刻，本将军去更衣！”

“是，将军！”

出现这种封建迷信谣言，秦寿不得不去亲自查探一番，冥冥之中想到了什么，可一时间又说不上来，只有亲自去看一看，才知道事情真相，以免发生骚乱停止了消耗巨大的木料供应。

马晋来这里就是想请秦寿去看看，经过伐木工们口述那鬼怪出现地方，吓得伐木工们停工两日，有些干脆吓到不敢来了，没办法之下马晋只好前来求助，再这样下去他伐木场不倒闭才是怪事。

起码长乐乡有袁神棍等道士在，驱鬼僻邪还是可以，伐木工大部分中邪了一样，不是病倒就是腹泻，要么就是好像得了风寒一样，太诡异搞得伐木场人心惶惶。

更换好衣物的秦寿与马晋一同走出长乐乡，找到闲下来无所事事的袁神棍，在黑牛与护卫保护下直朝城南郊区方向走去，马晋的伐木场就在城南郊区山林里。

“尊，尊师，你，你不是开玩笑吧？闹鬼？”

颠簸马车上，袁神棍得知秦寿要带自己去哪

里，又得知要干什么后，袁神棍颤颤赫赫地瞪大眼，想要确定秦寿不是开玩笑，闹鬼可不是小事！

袁神棍很是奇怪，向来不迷信的秦寿，怎么相信起妖魔鬼怪传说了？要不是亲耳所闻，袁神棍还真不敢相信是从秦寿嘴里说出来的！

秦寿没有回答袁神棍的问题，袁神棍纳闷无比，从秦寿找到他之后，就要求袁神棍戴上驱邪蒙人的家伙，直到现在才知道要去治鬼，袁神棍心里没有底气。

蒙蒙人还可以，要是真闹鬼的话，袁神棍可是无力应付，潜意识里袁神棍就有些忌畏鬼怪一类，没想到今日还真遇到了！

“将军，到了！”

黑牛一声到了，秦寿揪着心不甘情不愿的袁神棍下马车，带他来秦寿自然有自己用意，想要消除谣言闹鬼，袁神棍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在脸色忧忧的马晋带路下，秦寿带着袁神棍与黑牛等人踏进简陋伐木场，整个伐木场内笼罩着迷信阴云，害人不浅的迷信影响，无知伐木工们烧香忌鬼神。

林间乳白色的雾气像素纱在树丛中缠绕着，飘动着，满山森林全是乳白色的雾气，汹涌着，翻滚

着，仿佛要吞没了山间的一切。

“行了，瞧你没出息的样，什么闹鬼？那是愚人才说出的话，本尊师估计着，应该是瘴气所致！”

秦寿没好气白了眼郁闷不止的袁神棍，闹鬼？世上哪里来的鬼怪？根据眼前的情况来判断，秦寿猜测很有可能是瘴气所致，瘴气有毒是很正常的，特别是现在人烟不密集的地方，最容易产生瘴气。

“瘴气？尊师，何为瘴气？”

“瘴气是原始森林最常见的毒气，人烟稀少时经过大自然催生，其中夹杂各种植物或者动物尸体腐烂后散发的毒气…”

袁神棍听不懂秦寿的话，稀里糊涂摸不着头脑，什么瘴气？什么大自然？袁神棍听都没听说过，更别提什么乱七八糟的自然学。

“瘴气是森林很常见的玩意，就是眼前浓雾一样，有的瘴气会产生异香，也有些瘴气闻起来腥臭无比，而且瘴气也并不是说全都是什么动物，或者植物尸体腐烂后产生的毒气…”

秦寿带着避如蛇蝎的袁神棍走进瘴气外围，看着地面砍伐过后高矮不一的树桩，解释瘴气的最基本成型经过，扫盲身后懵懵懂懂的袁神棍。

当然瘴气也有可能是毒蛇等毒物的痰涎、矢粪在低洼地带积聚产生的毒气，甚至于有的瘴气还不是什么简单的毒气，而是无色无味无形无体的东西，让人根本无法察觉。

这瘴气按季节，依春夏秋冬可以分为青草瘴、黄梅瘴、新禾瘴和黄茅瘴，按症状则可以分热瘴、冷瘴、哑瘴和幻瘴等等。

另外按照具体的成因，或者说毒气和病毒的来源，还可以分什么桂花瘴、菊花瘴、蚺蛇瘴、黄蜂瘴、蒙沙瘴、湿水瘴等等。

“黑牛，你们每人隔一段时间，服一些薏苡仁，可以轻身辟瘴！”

“是，将军！”

秦寿拿出一袋早有预备的薏苡仁，辟瘴气的最后的药材豆子，嚼碎吞下可以辟瘴气不受入侵，进去查看瘴母的位置，搞定瘴母这些瘴气基本会消息。

瘴母在原始森林很常见，其中悬着的一个个轮廓微显模糊的金色圆球，小者如乒乓，大者如车轮，忽而有圆球从半天坠下，突然迸裂，渐渐散开，色彩绚烂，五色遍野，似彩虹似云霞，那就是瘴母。

而这瘴母形成因，一时也很难说也很难解释，具体是什么动物或者植物腐烂后的毒气所形成，很可能是许多种毒气混合而成。

“火把准备，撒雄黄点燃！”

“是，将军！”

在秦寿一声令下，黑牛与护卫们同时拿出来时准备好的火把，撒下雄黄后点燃开始进入瘴气林里，秦寿逮着心不甘情不愿的袁神棍走进去。

“咦？这是怎么回事？”

“马掌柜的，秦将军怎么进去了？”

“就是啊，里面可是…”

祭拜的鬼怪的伐木工们发现秦寿他们进去后，忍不住凑到马晋身边，七嘴八舌询问马晋，里面可是闹鬼，忽上忽下漂浮不定，贼吓人的。

第498章睁眼说瞎话

　　秦寿带着袁神棍进去溜达一圈，用雄黄助燃烧毁瘴母后大功圆满，在安排袁神棍糊弄出去作法忽悠愚昧无知的伐木工，闹鬼一事算是暂停一段落。

　　临走前交代马晋一番，每天开工前弄些雄黄之类阻燃驱散瘴气，以确保瘴气消散开来，在进行开工，以免再次出现类似情况笑话。

　　现在马晋他们砍伐已经到原始森林边缘，加上年份已久产生腐烂瘴气很正常，稍有不慎很容易引起轻重不一的疾病，轻者休息几日无大碍，重者会祸及生命。

　　秦寿慎重其事的交代，马晋不敢马虎大意，连连点头应着记下，在秦寿保证不会在出现类似情况后，马晋缓了口气亲自送别秦寿离去。

　　“皇上又来了？”

　　回到长乐乡村镇大门，见到一大批的皇宫侍卫驻守村镇外，秦寿马上意识到李世民又光临长乐乡了，除了他秦寿还真想不出谁有那么大的阵仗？

　　带着疑惑的神色，秦寿遣散黑牛等人，急匆匆赶回家看看李世民到访又有何事？他每次到来，秦寿就知道准没有好事。

‘难不成是怀疑燕敬嗣了？’秦寿一边想着事，一边想起燕敬嗣来长安的事，他的行踪瞒不过长安探子越来越多的秦寿眼线，从他出现长安一刻起，秦寿就知道他的来意，询问燕妃的意思。

既然自己知道了，秦寿相信李世民肯定也知道，长安是李世民的地盘，也是他权政中心，燕敬嗣来长安，要是李世民没有消息才是怪事。

“微臣参见皇上，镇内有事忙碌，无法亲自迎接，还望皇上恕罪！”

“嗯，爱卿免礼！”

秦寿普一回到城堡大厅，就见到李世民在秦叔宝灵牌前上完香，感触良多的李世民在秦寿跪拜见驾时，龙袍袖口轻抹眼角湿润，并没有回头轻挥手示意秦寿无需多礼平身。

秦寿大气不敢喘一下站在一边，不知道李世民突然驾到所为何事？当然秦寿不会天真到认为李世民是专程来祭拜秦叔宝的，肯定是另有其事。

“爱卿，坐！”

李世民待眼睛湿润恢复过来后，惆怅不已叹息一声落座主位，反客为主示意秦寿落座，秦寿不敢逆旨，老老实实地坐到一边，听候李世民吩咐。

“秦爱卿，朕，需要你的蒸汽农耕机，普及到

整个长安，说说你的条件吧！”

“这...”

李世民整理了一下头绪，直入正题说明自己来意，毫无准备的秦寿闻言一愣，不可思议看着李世民，没想到他居然是因为蒸汽农耕机而来。

秦寿更没有想到的是，李世民居然心平气和跟自己谈条件，而且还是为了蒸汽农耕机，看来蒸汽农耕机效率，已经得到了李世民百分之二百肯定。

不得不说秦寿这次还真猜对了，李世民彻底给蒸汽农耕机效率征服了，短短一周时间内耕田700多亩地，那是什么概念？李世民不敢想象下去。

要是秦寿知道李世民心中想法，肯定不屑一顾，接近300马力的蒸汽农耕机，大地块，一天耕作100亩小意思，就算是后世中小型拖拉机也是100马力。

要不是怕太逆天了，秦寿故意安排耕作一个时辰休息半个时辰，一天耕个一百多亩地小意思，当然前提也要适应一下刚出炉的蒸汽机，没磨合就这样赶脚上，用不了多久蒸汽机几乎报废掉。

“启禀皇上，那个蒸汽机很烧钱！”

李世民看重蒸汽机技术，秦寿开始琢磨磨刀宰李世民了，光是维修费用就是一笔大数目，更何况

旋耕机刀齿最容易断裂，断了一根几乎打不了均匀的土。

怕李世民不知道机械这玩意烧钱容易耗损，秦寿不得不先给李世民打打预防针，以免到时候出现问题，又产生不愉快的纠纷。

“哦？如何烧钱法？说来听听！”

秦寿慎重其事的提醒，李世民大感有趣，想要了解更多旋耕机的相关消息，旋耕机发展是必然的事，它的功率已经开创了农业一大步进步。

“启禀皇上，机械是耗损最严重，也是烧钱最厉害…”

有话直说的秦寿直接把机械利与弊说出来，光是蒸汽气缸耗损还有旋耕机刀齿耗损，每一个月保养与维护，就足以让李世民咋舌不已，更别提其他乱七八糟的检修费用。

一个蒸汽气缸就要二十贯钱造价，一把普通刀齿就要两百文到五百文不等，要是精铁塑造更贵起码一千文以上，更别提那些链条燃烧的煤炭之类。

经过秦寿林林总总算下来，一台蒸汽农耕机，造价接近上百贯钱，听得李世民咋舌连连，而且还是小型的，至于有多小李世民不知道。

而外面服役耕作的铁牛号旋耕机，造价起码在

五百贯钱以内，听得李世民哑口无语，很难想象一堆铜铁构成的旋耕机，居然要如此天价！

“这，爱卿，能便宜点吗？”

李世民心生退缩同时又不甘，如此完美的旋耕机，要是不大力发展普及化，还真有点说不过去，一台旋耕机抵得上几百头牛工作量，这笔账李世民算得到。

问题是李世民总觉得秦寿在忽悠自己，确切地说是坑自己，一堆不值钱的铜铁要上百贯钱价格，李世民在傻也不会相信秦寿忽悠。

“皇上，这可是造价，还没算上今后保养的费用，以微臣能力，只能吃得消两台旋耕机，再多微臣要破产了...”

秦寿猫哭老鼠悲装可怜，在秦寿装可怜目光之下，李世民忍不住老脸一阵火辣，好像自己是万恶的剥削主一样。

看在秦叔宝刚过世的份上，李世民没有扯下脸黑秦寿，要是换做以前，李世民早就板起脸，二话不说要么压低一半价格，要么拿内侍省威胁他。

“嗯，此事朕好好考虑，秦爱卿，朕听闻你生产厕纸，可否让朕瞧瞧？”

“那当然，皇上请！”

李世民暂时放下旋耕机想法，需要好好考虑一段时间，太昂贵的费用李世民有些吃不消，闲来无事想到最近闹得挺张扬的厕纸，李世民心血来潮想要去瞧瞧，如此利民的好事，李世民自认不会错过掺和一脚。

李世民要去看看厕纸生产工艺，对于这点秦寿自然没有意见，而且秦寿也打着李世民的主意，有他加进来，厕纸量产化更容易实现。

第499章蒸汽学前班

李世民走了，带着秦寿满意答复离去，送走李世民秦寿垂头丧气不已，见证到厕纸简单加工过程，见到利益的李世民大手笔一挥，合资！

“秦郎，如今我们产业，大部分都与朝廷挂钩了！”

秦寿回到重新装修好的书房，武媚娘就迫不及待地把秦寿产业整理出来，除了农田李世民没有掺和，其余的大部分李世民都掺和了，包括养殖业里的蚕丝。 .ｍｅ

“都挂钩了？资金到位没有？”

秦寿不可思议看着武媚娘，对于武媚娘整理出来的产业，秦寿没有心情去看，也没有工夫去看那头疼的文字，李世民都涉足了自己产业，看来他眼光也不错。

最关键的还是资金问题，李世民向来都是奉行欠钱都是大爷为准则，没有拔款下来什么都是假的，要自己自掏腰包扩大，秦寿才没那么傻，真要是那样要他盟友干什么？

“暂时没有！”

武媚娘摇摇头叹息一声，指望李世民能够快速

拔款下来？那是不可能的事，至少武媚娘不相信李世民有那么积极，整天忙碌政事的他，会有那么快的速度？

秦寿头疼不已地挥退武媚娘，摊上千年老赖一样的李世民，秦寿除了头疼还是头疼，他不拔款过来，秦寿也拿他没有办法，只好慢慢拖延时间。

“将军，新兵筛选马上要开始！”

“那么快？”

武媚娘离去没多久，薛仁贵就急匆匆走进来，报告新兵筛选的事，新兵筛选那么快，还真有点出乎秦寿意料之外，不是计划好一个月吗？

“是的，将军，新兵进展的很快，而且训练…”

薛仁贵把新兵训练刻苦之事说出来，秦寿听了忍不住大感意外，还真没想到结果这么快出来，更没有想到加倍训练之下，还有那么多人留下来。

有了这些精益求精的精兵，秦寿相信用不了多久，即将会有一批让人闻风丧胆精锐士兵出现，到时候这些精兵就是敌人的噩耗。

“薛将军，筛选之事交给你了，本将军相信你！”

“是！”

秦寿没有心情去看筛选之事，荒废了整整一周的产业，需要时间慢慢处理，根本分不出时间去忙其他，薛仁贵知道秦寿很多事要忙，没有继续待下去，领命告辞离去。

“等会，去把方龄找来！”

“是，将军！”

薛仁贵快走出书房时，秦寿想起了蒸汽机械那边问题，唤停薛仁贵叫他帮忙找方龄过来，薛仁贵没有多问确定秦寿没有其他吩咐后，领命告退离去。

现在蒸汽已经基本完善成熟，秦寿开始琢磨明地里生产农用的蒸汽机，暗地里由斐玉他们开始塑造船只心脏蒸汽机，双管齐下争取更快时间完成。

既然方龄要冒出水面撑门面，就要开始规划蒸汽学前班，组织一些人充当门面开始学习蒸汽结构，打造一个大唐独一无二的蒸汽世界。

“将军，方某有事来晚，还望…”

半个时辰后，方龄急匆匆赶来，见到秦寿马上解释自己来迟的原因，秦寿挥手打断方龄后面的话，临时有事很正常，自己又不是蛮不讲理的人。

“方龄，你看看，本将军的筹划如何？”

秦寿直接把刚准备好的蒸汽构思移到书桌边，

示意方龄自己拿起来看看，方龄带着疑惑神色，拿起秦寿推过来的纸张，看了眼愕然失神。

组建一支百人蒸汽学前班？方龄不可思议地看向秦寿，最无语的还是秦寿要自己分工安排他们工作，不能够让他们同时掌握三到四种技术等等。

又要实行分开技术管理，这是方龄最头痛不已的事，统一的还好办一点，可这要是分开来，还真是够麻烦的，方龄没想到秦寿还真会给自己添加麻烦。

“有问题没有？”

“有，将军，这会不会太麻烦了？”

秦寿的疑问，方龄毫不犹豫点点头，直接把自己不懂的地方说出来，分批按班很麻烦，无形之中给方龄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方龄，不要怕麻烦，有些事是需要这样，毕竟那些新来的机械工，还不是很可靠，就算是可靠了，也要分班按部就班，不能…”

秦寿耐心讲解按部就班的好处，以免新来的机械工吃里扒外，这么多人想要一时间排查清楚，那是不可能的事，至少是这么认为。

经过秦寿讲解隐患后，方龄只能够勉为其难答应下来，秦寿安排好的事，方龄知道是改变不了，

只能够默默地接受安排，谁叫他给秦寿盯上了？

铁牛号旋耕机已经完成了试验成功，大力发展是必然的事，总不能再偷偷摸摸建造了，那样只会引得李世民怀疑，适得其反这个道理秦寿知道。

“去准备吧，地方直接找贺明安排，记住，尽快组建起来，皇上那边已经开始注意到了…”

“是，将军！”

交代完的秦寿挥腿方龄，郁闷的方龄只能揽下重任告退离去，方龄离去后没多久，秦寿马上走出，准备去找丁不二，看看有没有把握收集瘴气，制造一些阴人的毒药什么的。

“呃…李大小姐，有事？”

秦寿刚走出书房门，迎面见到李怡然双手抱胸堵在门口，气鼓鼓的李怡然咬牙切齿怒视着秦寿，大有一言不合出手的意思。

见到李怡然的模样，秦寿心里忍不住咯噔一下，正所谓善者不来来者不善，她堵在门口秦寿就知道准没有什么好事。

“本小姐的冰丝纱呢？”

“没了！”

李怡然一开口就要索回冰丝纱，秦寿闻言一愣，在李怡然杀人目光之下，死猪不怕开水烫语

气，理直气壮说没了，气得李怡然粉拳打来。

“啊？！你混蛋！”

嘭~李怡然粉拳打来时，秦寿早有预备随手关门，一拳打在房门上，李怡然痛得眼泪差点掉下来，在书房门外面拳打脚踢怒骂连连。

‘小娘皮的，都过了这么长时间，还惦记着？’郁闷不止的秦寿挠着头，李怡然寻仇上门还是让秦寿无语，原本以为她会忘了，没想到居然还记在心上！

至于她那什么冰丝纱，早给秦寿制成丝袜送给阴妃了，还有两套倒是还未来及的出手，等待机会在出手，现在李怡然堵门了，秦寿只好窝在书房里与她消耗时间。

第500章幽会燕妃

“燕妃的信？”

躲在书房内避难的秦寿，待李怡然愤然离去后，正打算出去办事，燕敬嗣突然到来，同时还带来燕妃的亲笔书信，秦寿忍不住大感惊异。

燕敬嗣呆在一边大气不敢喘一下，说实在想要进秦寿的地盘，不是一般的难，而是超级的难，要不是好说歹说，守门的护卫还真懒得去通报。

秦寿看信时，燕敬嗣空出时间四周打量秦寿书房环境，头一次见到如此怪异的布置，还有外面诸多奇怪的建筑，燕敬嗣感叹不已，长乐乡果然是名不虚传。

“燕国舅，信，秦某看完了，不知道燕国舅可否想通？秦某此处急缺人才，如若国舅肯定过来帮忙，用不出几年时间，二把手少不了！”

秦寿卷起燕妃亲笔书信，在燕敬嗣愕然目光之中，用火镰点燃蜡烛，把燕妃的书信烧毁掉，待书信烧毁后，秦寿心平气和看向燕敬嗣，丢出重任等待他的答复。

燕妃书信里隐晦交代，要自己今晚过去商量大事，至于她怎么发觉自己有办法混进后宫，秦寿暂

时未知，不过她已经发出邀请，秦寿不得不亲自去一趟。

“国舅愧不敢当，燕某听从将军安排！”

燕妃已经同意了，燕敬嗣还有什么好犹豫的？更何况他自己也抵挡不住秦寿开出的条件，二把手无疑是接替秦寿长乐乡的大小事务。

得到燕敬嗣的答复后，秦寿心里很高兴，亲自送燕敬嗣出门回去准备，等待他到来帮自己打理长乐乡，现在长乐乡急缺管理人手。

好不容易熬到天黑，秦寿事先提前准备先去长安城内，燕妃的书信能够平安送到其兄长燕敬嗣手里，秦寿相信李世民没有起疑心，这对秦寿来说是一件好事。

“将军，北方商会于前些日子全撤离！”

“撤离了？”

事先到达潘安他们隐居地点，潘安把北方商会撤离的事说出来，很是让秦寿感到意外，别说秦寿了，连事先知道消息的潘安也是如此。

是怕了？还是做贼心虚？潘安不知道也无法得知，甚至连李世民也没有出动拦截，这让秦寿感到很意外，他不是放长线钓大鱼吗？如今大鱼都跑了，他还不收线，到底想要干什么？

“算了，先不管这些，继续盯好皇宫的动静，混乱即将到来了！”

“是，将军！”

北方商会撤离，这对秦寿来说是一件好事，至于他们打什么鬼主意？秦寿没有兴趣去知道，也没有心情去知道，脑海里琢磨着怎么应付燕妃。

直到亥时一过，秦寿才开始动身潜入掖庭宫，与潘安分道扬镳后，秦寿直朝燕妃寝宫方向摸索前进，至于会不会是陷阱？秦寿没有放在心上。

除非燕妃不要自己礼节贞操，把自己偷偷侵入后宫之事说出来，树立一个强敌这样对她没有好处，秦寿现在头疼的是，怎么应付燕妃的刁难。

秦寿到底燕妃寝宫时，燕妃独坐内室寝宫，空荡荡的寝宫内空无一人，桌面摆满丰盛的酒菜，看到燕妃有所准备，秦寿忍不住为之一鄂。

“秦将军，既然来了，为何还要藏头鼠尾？”

正打算着怎么露面与燕妃打招呼，燕妃幽幽叹息一声，头也不回示意秦寿现身，惊讶到无语的秦寿满脑疑问，她是怎么知道自己来了？

不解归不解，既然燕妃已经道破了，秦寿不得不硬起头皮出现，燕妃都已经开门见山说破了，在隐藏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

“都亥时了，还没来吗？”

燕妃自言自语的嘀咕声，秦寿刚踏出现身差点踉跄欲倒，好吧，感情她也是蒙的，只有自己傻乎乎上当受骗了！

秦寿制造出轻微的噪音，燕妃马上察觉到，受惊转过头见到陌生的秦寿，马上猜测到秦寿的真实身份，燕妃忍不住内心感叹起来，秦寿比起谣传的更年轻。

“微臣参见燕妃娘娘！”

“秦将军，请坐！”

秦寿能够自有混进后宫，说明了他有自己的本事，燕妃不敢小觑也不敢怠慢，轻挥手示意秦寿落座，酒菜都是为他特意准备。

这种偷偷幽会一样的负罪感，充斥着燕妃内心心灵，可想要知道秦寿用意何在？燕妃不得不昧着良心谴责，弄清楚他招揽家父与兄长的用意。

“燕妃娘娘，有话直说，秦某不喜猜人心思！”

秦寿落落大方落座后，直言不讳进入话题，没空与燕妃兜圈子，相信她也没有这份耐心，与其虚蛇婉转绕来绕去，还不如痛快点说出实情。

其实燕妃不说，秦寿也猜到了什么，当然能够

当哑巴最好，秦寿懒得自作聪明，去戳破燕妃心中想什么，她自己能够亲口说出来更好。

“秦将军，为何招揽家父与兄长？”

秦寿都开门见山了，燕妃也不废话直入正题，反问起秦寿用意，为何要招揽她的父亲与兄长两人？燕妃隐隐之间觉得秦寿没安好心。

“人才，燕妃娘娘，相信你也知道，秦某向来注重人才…”

秦寿睁眼说瞎话，燕妃闻言为之一鄂，秦寿那点事迹她还是有所了解，虽然秦寿说得头头是道，可燕妃总觉得秦寿在忽悠自己。

话已经说开了，秦寿也没有了开始的局促，自来熟似的自斟自饮，有免费宵夜不吃白不吃，而且秦寿相信，燕妃不会天真误以为自己会支持越王李贞。

燕妃沉默没有说话，默默地看着秦寿自斟自饮，对于秦寿的胆量，燕妃除了佩服还是佩服，敢私自跑进掖庭宫，必有所依仗。

‘难不成他偷偷幽会韦贵妃？’燕妃忍不住猜疑起来，之所以没有想到阴妃，是因为秦寿与李慎走得比较亲近原因，燕妃会想到韦贵妃也很理所当然。

想到幽会二字，燕妃马上心中有气，秦寿干了什么事，恐怕他心里最清楚，心中有气的燕妃脸色慢慢变得极其难看，当着秦寿面拿出罪证。

“秦将军，这个如何解释？”

“呃...”

燕妃面无表情阴沉着脸色，直接甩出秦寿遗落的鱼符，秦寿傻乎乎地伸手摸摸自己腰间，还真少了一枚鱼符。

‘怎么会在她手里？’下一刻秦寿傻了眼，不可思议看着自己遗落的鱼符，在回想当初急匆匆逃跑情形，秦寿冷汗连连忍不住暗骂一声，真的是粗心大意了！

第501章山人自有妙计

燕妃拿出罪证后，秦寿顿时哑口无言不知如何作答，还真没想到会有罪证遗留下来，只能怪当初太不小心，留下了证据给燕妃抓到。。

燕妃脸色一直阴沉着，秦寿越是沉默越是代表他心虚，鱼符除了是他的，燕妃还真想不出还有谁？想到自己清白给秦寿看个精光，燕妃杀了秦寿心都有份。

气归气燕妃也不敢把这事张扬，这等丑事宣扬出去对她自己百害无一利，深思熟虑过后，燕妃控制住自己心里怒火，此事只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只能便宜了秦寿，白白把自己清白看去。

“那娘娘的意思想怎么样？秦某也是无心之失，当初迷了路稀里糊涂钻进来，没想到居然…”

“够了！此事莫要再提！”

恼羞成怒的燕妃脾气再好，可面对秦寿睁眼说瞎话本领，也只能自认倒霉，真要计较起来，对他对自己都没有好处，颇于无奈燕妃只能自认倒霉。

与燕妃闲聊了一会，燕妃心不在焉的模样，很是让秦寿无语，看看天色已经不早，有心想要阴妃温存，秦寿收起遗失的鱼符，大感无趣告辞离去。

“秦将军稍等！”

“娘娘还有事？”

正打算告辞离去的秦寿，在燕妃欲言欲止的挽留下，秦寿一头雾水停下脚步，转过头看向难以启齿的燕妃，不知道她有什么话要说？

“没，没事了…”

燕妃幽幽叹息一声，没说什么挥挥手，秦寿知道她想说些什么，既然她不想提，秦寿也没有继续追问的意思，闪身告辞离去。

‘真是多愁善感的女人，本将军岂有工夫理会她的越王李贞？’燕妃担忧李贞的事，秦寿早就猜到了，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

李贞命长着，打小好武，长于骑射；好学，兼涉文史，有行政能力，皇族中与他的十弟纪王李慎齐名，当时百姓尊称他们纪、越。

但年到中年李贞听信小人谗言，有正直官僚被贬退，又纵容僮仆欺侮所部的官民，因此史书说他，佩服他的才干，而鄙夷他的行为。

秦寿离去后，燕妃更是叹气无比，原本燕妃想要请求秦寿，告知韦贵妃别找越王李贞的麻烦，可想想也觉得有些不可能，燕妃忍不住自嘲一笑。

阴妃寝宫里，阴妃心里七上八下坐立不安，魂

不守舍地坐下又站起来，直到秦寿到来，阴妃松了口气，强打起精神朝秦寿一笑。

“好老婆，有心事？”

秦寿第一时间发现阴妃难看的脸色，在阴妃扑来之际，双手搂住她的芊腰，一脸好奇询问阴妃在担忧什么？

“唉...你自己看！”

阴妃在秦寿好奇目光之中，拿出一封书信交给秦寿，大感好奇的秦寿松开阴妃，接过她递来的信封，打开一看顿时感到无语。

感情又是不安份的齐王李佑惹事了，信里内容说明齐王李佑不尊师，频频顶撞前任吴王老师权万纪，甚至恶言恶语，气得权万纪差点吐血。

消息是阴妃派人安插进去送回来的，还真印证了秦寿的预言，胆大包天的李佑已经开始着手策划刺杀权万纪了，还真把阴妃急红了眼。

要是秦寿预言成真，李佑肯定活不成了，阴妃能够不急嘛？阴妃没想到事情还真是按照秦寿所说哪样，李佑太不争气了！

“别急，齐王只是想想而已，他暂时不敢胡来！”

秦寿看完阴妃交来的书信，摇摇头叹息一声，

看来事情还真是无法改变，李佑就他拿脾气，权万纪碎尸万段是迟早的事，而李佑小命到头也是迟早的事。

“这，这可如何是好？”

阴妃急红眼，一时间没有了主心骨似的，求助的目光看向秦寿，现在她除了秦寿可以信任，还真没有可以信任的人了。

要是李佑真摊上这大逆不道弑师行为，李世民肯定不会放过他，到时候还真成了秦寿预言一样，李佑要死在大逆不道弑师糊涂举动。

开始阴妃也是持着半信半疑，现在派去的卧底已经派人快马送回消息，阴妃才意识到事情的重要性，同时忍不住开始担忧起来。

“放心吧，此事老公我自有应对法子！”

“啊？真的？”

秦寿拍着胸脯保证，阴妃止住眼角泪痕，不可思议看着秦寿，想要确定秦寿不是开玩笑，而秦寿自信满满地点点头，阴妃才破涕为笑。

要想李佑多活几年，就要想办法把权万纪保护好，光保护权万纪没有用，最重要的还是断绝李佑弑师行为，想法是好，真正办起来还真是有点棘手！

阴妃不知道秦寿心里在想些什么，得到秦寿保证后喜形于色，俏脸贴在秦寿胸脯，倾听着秦寿强而有力的心跳声，她相信秦寿一定会有办法解决李佑的事。

“对了，乖乖老婆，你可知道燕妃喜欢什么花？”

“干什么？”

秦寿突然其来转移话题，阴妃好像吃醋似的受惊从秦寿胸脯分开，一脸谨慎地看着秦寿，无缘无故提及燕妃，阴妃大发娇嗔似的，心中百般不是滋味。

“有用，瞧瞧你疑神疑鬼的，老公我发现越王李贞对齐王不利，先想法子…”

“啊？当真？”

当秦寿胡言乱语忽悠阴妃，那越王李贞对齐王不利来说事，还真正中了阴妃脆弱心坎，不明秦寿骗人伎俩，阴妃把自己所知道的燕妃弱点都说出来。

“嘿嘿~~好，好，夜深了，好老婆，该就寝了！”

“衰样！”

阴妃在秦寿****笑声之中，扭捏着身子，直到

秦寿搂起阴妃，受惊的阴妃惊呼同时用手堵住嘴，差点惊动外面守门的宫女。

甘露殿内，李世民心情烦躁地揉着头，看了眼厚厚的奏折头疼无比，太子不过问政事，很是让李世民失望与心烦。

“皇上，夜深了，该歇息了！”

“嗯，朕知晓了！”

薛高善意提醒声，李世民没有放在心上，揉着头疼的额头走出甘露殿，薛高紧随着李世民身后，踏出宫门后李世民仰头叹息一声，目光仰望着繁星点点夜空。

“严统领，太子还在宵歌？”

“是的，皇上！”

李世民头也不回，开口询问宫门前笔直站着严统领，不敢隐瞒的严统领如实回答，很是让李世民恼火无比，带着失落与失望之心，摇摇头叹息一声离去。

第502章大势所趋

一晃眨眼三年时间过去，有了李世民财大气粗的主大力支持，秦寿的长乐乡飞速崛起，蒸汽成熟运用到大部分手工业领域。ｗｗｗ．．ｍｅ

有了蒸汽设备加入轻重工业，船工坊建船速度快了许多，见识到蒸汽魅力，李世民再次大手笔一挥，扩大蒸汽运用提高产量。

李世民曾经几次想要与秦寿交涉，有关蒸汽技术运用到军事的问题，都给秦寿推三阻四打回去，阳奉阴违把蒸汽技术安排到泉州范围的南日群岛。

“将军，最新情报！”

长乐乡城堡书房内，秦寿疲惫不已地翻阅资料，薛仁贵忙碌偷闲亲自送来最新情报，打断了秦寿疲惫的查找资料，拿起薛仁贵亲自送来的资料，大致看了眼。

“文成公主下嫁了？”

秦寿看着情报，文成公主在送亲使江夏王李道宗，还有吐蕃迎亲专使禄东赞伴随下，于前些日子出长安前往吐蕃，出嫁队伍够气派够大方的。

秦寿不得不佩服李世民狡猾，找个堂叔李道宗闺女点名文成公主忽悠，而得逞的松赞干布日后肯

定会亲迎于柏海，执子婿之礼迎见道宗，然后与文成公主同返逻些。

突厥俟利苾可汗统有三万户，有精兵四万，马九万匹，贞观十五年正月，俟利苾领他的部落渡过黄河，在定襄城建立牙帐。

并向太宗奏称，如果薛延陀对他们进犯，请允许他们入居长城以内，有看门的李世民自然很乐意，大大方方应允了俟利苾的请求。

“倭国那边有消息没有？”

秦寿收起薛仁贵上交来的消息，最关心的还是倭国那边的情况，万事俱备准备了三年时间，就等倭国现任舒明天皇嗝屁，趁倭国政权大乱一举进攻群龙无首倭国。

纵使间人皇女已经慢慢掌权，又快到了迎娶镇守将军佐伊的弱障儿子，可她政权还是没有完全巩固，佐伊也不是傻子，就算间人皇女成了女天皇，也不会给她执掌政权，反过来威胁自己。

“暂时没有，将军，三万刀枪兵已准备，精兵一万五随时恭候，精锐五千已混入倭国...”

薛仁贵把军营之事一一汇报出来，连同五千精锐精兵混进倭国事都安排好，在倭国西南侧宫崎与熊本活动，随时里应外合杀倭国措手不及。

间人皇女在大板兴师劳众建船工坊事，秦寿早已知晓，并没有派人去摧毁什么的，一来不值得二来倭国的造船技术垃圾要命，除了抢到自己淘汰木包铁技术，其他根本就是掉渣。

不过间人皇女能够自我研究，弄出木船外围镶铁板，还真是出乎秦寿意料之外，比起现在的大唐完成采用木船技术，不知道高明了多少。

大势所趋，就算是间人皇女高明了，她那点技术秦寿压根不放在眼里，自己有排炮舰船，密集土炮射过去，纯铁制成的舰船也受不了，更何况她铁板镶的木船？

“嗯，薛将军，有劳你去把老唐和王铁匠的侄子王海找来！”

“是，将军！”

薛仁贵领命告辞离去，留下秦寿摸着下巴，看着薛仁贵带来的消息目光发呆，攻打倭国刻不容缓，筹备了这些年，是时候该动手了！

“爹爹…”

“瑶儿，来，爹爹抱抱！”

发呆的秦寿在奶声奶气秦瑶撒欢声之中清醒过来，看着小天使一样的秦瑶小跑进书房，还有钱夫人笑而不语出现倩影，秦寿心中一暖，抱起刚满四

岁的小秦瑶。

“秦郎，你天天窝在书房内，妹妹们心中有怨气啊！”

钱夫人跨步走进书房，拖着长长的裙幅，莲步走到秦寿身边落座，好心提醒秦寿，别顾着忙事业把家里几位姐妹们都冷落了。

如今的燕敬嗣能够独当一面，根本不用秦寿尽心尽力去亲自监管，按理来说秦寿现在应该很有空，怎么还蹲在书房内忙碌？

“灵芸，郎君我现在是最忙碌的时候，哪有时间去陪她们...”

秦寿叹息一声，钱夫人的疑惑秦寿知道，可越是到关键时刻，秦寿越不能掉以轻心，对倭国开战在即，什么都要准备好，包括粮食兵甲之类。

钱夫人不知道秦寿打什么算盘，也不知道他要攻打倭国的事，只好叹息一声不在多说些什么，但愿他能够处理好那些心有不平的姐妹们。

三年了，除了最近刚怀上的武媚娘，其余诸女一点动静也没有，她们能够不担心才是怪事，连钱羽馨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居然没有怀上。

“将军！”

百感交集的钱夫人胡思乱想的时候，王海和老

唐同时走进来，毕恭毕敬的站在一边，惊醒胡思乱想的钱夫人，搂过赖着秦寿不放的秦瑶。

秦瑶本来心中很不喜，可在钱夫人好说歹说劝慰下，渐渐懂事的秦瑶不敢在打搅秦寿忙碌，老老实实坐在一边，等待秦寿忙完在缠着陪自己玩。

“老唐，粮草准备的怎么样？”

“启禀将军，粮草充足有余，隔年的粮食已经卖给商贩…”

老唐在秦寿疑问声中，如实说出粮草的情况，隔一两年的粮草基本卖给商贩，新鲜的自己留下来，粮草充裕足够全镇七八万人吃上两三年时间。

“很好，分批粮草运到洛阳，在从洛阳运到南日群岛，注意，晚上运过去！”

“是，将军！”

老唐在秦寿慎重其事交代声之中，领命告退离去，准备安排人手开始分批运走粮草，至于秦寿干什么要偷偷摸摸，老唐不知道。

“王海，排炮的炮弹准备的怎么样？”

“启禀将军，一万发铁弹准备完毕，夏先锋前些日子已运走，如今库存有三千发…”

王海如实禀告排炮的情况，纯死铁制成的土炮弹，爆炸威力有限，不过里面加了高燃的猛料，足

以弥补土炮弹威力，焚烧效果虽然没有白磷厉害，可也不差。

“嗯，加快一点速度，告知袁神棍他们，火药也要加快速度，本将军不希望时机到来，准备的不充足！”

“是，将军！”

王海在秦寿命令声下告退离去，也难怪秦寿如此着急，都准备了三年时间，要是开战时机到来，因为火药不足那就说不过去了。

“瑶儿，来，爹爹陪你出去玩！”

“嗯~”

安排好大致事情，缓了口气的秦寿丢下手里的活，抽空陪自己的闺女去玩，钱夫人笑了笑跟着秦寿身后，看着一家其乐融融，心里一阵温暖。

第503章长乐乡游乐场

“将军好！”

“镇长好！”

秦寿带着闺女秦瑶出现长乐乡镇外，熟络的商客与游人们纷纷打招呼，包括长乐乡忙碌的佃工们，发自内心尊敬问候，没有秦寿，也就没有他们如今富足身后。

钱夫人默默地走在秦寿身后，严重的等级观念导致她不敢跨越上前，与秦寿平起平坐走在一起，虽然秦寿纠正过她，可钱夫人依然是我行我素。

历经三年的变化，长乐乡外围隐隐之间变得繁华镇口，继续开阔的产业与道路还在建设之中，原本的农田已经变成一排排密集的商铺。

舟子卿没有一刻忙碌，与得力助手邱工头合作开发商铺，舟子卿负责建筑商铺，而邱工头负责挖沟渠与粪坑，对于挖沟渠与粪坑有丰富经验的邱工头，如今都快成大名人了，皇宫粪坑都是出自他的手。

“舟子卿！”

“镇长，有事？”

秦寿发现舟子卿在忙碌，招手示意舟子卿过

来，把秦瑶交给一边的钱夫人，朝她歉意一笑，钱夫人知道秦寿有事忙碌，并没有过多抱怨什么。

“游乐场建设的怎么样了？”

秦寿第一时间最想知道游乐场的事，经过三年时间准备筹划，按理来说应该有个消息，可舟子卿一直迟迟没有消息，这让秦寿很是不满意。

“游乐场？镇长，这事由吴庸办的啊！”

秦寿提及游乐场之事，舟子卿稀里糊涂挠着头，搞不懂秦寿是贵人多忘事还是怎么回事？游乐场一直由吴庸处理，他自己从来没有插过手。

“哦，差点忘了，没事了，去忙你的吧！”

经过舟子卿的提醒，秦寿才想起这事，恍然大悟过来挥退舟子卿，挽起秦瑶的小手直朝游乐场方向走去，钱夫人紧随其后跟上，留下一头雾水的舟子卿。

游乐场落座于风力水车不远处，经过占有农田开阔，如今变成五里长两里宽的大型游乐场，四周皆用砖石切起三米高围墙。

为了这个游乐场，秦寿几乎砸进大部分的身家，等它完工一刻就是赚回本钱时候，秦寿有些期待蒸汽时代的游乐场。

走到游乐场大门，入眼便见由鲁宏带十名木工

队伍亲自雕刻，卡通形象在鲁宏等人辛勤雕刻下，惟妙惟肖极其吸引人眼球。

“哇~好漂亮，娘，瑶儿要进去玩！”

“好好！”

钱夫人受不了秦瑶一蹦三跳欢喜脸色，在秦寿点头同意下，先带着秦瑶进未完工的游乐场，鲁宏听到身后秦瑶欢天喜地声，就知道秦寿来了，丢下手里的活跑到停在一边的秦寿面前。

“镇长！”

“嗯，不错，鲁大师，你的手艺又精湛了！”

鲁宏小跑过来打招呼，秦寿十分满意看着鲁宏的杰作，纯手工雕刻卡通形的米老鼠与唐老鸭，充满了童话气息，虽然没有上色，可那栩栩如生的雕刻，就可以看出鲁宏雕工进展飞速。

果然不愧是鲁班后人，秦寿凑近围墙雕刻仔细观摩，雕刻技术没有一丝斑斓，大部分都是采用一刀雕成，除了有些拐弯角与密集处需要补刀，其余基本是恍然天成一样。

“哪里，镇长谬赞了，这些全都是阎立德侍郎帮忙，没有他帮忙绘画，鲁某也雕不出如此结果！”

秦寿的表扬声，鲁班不敢独领，直接说明是阎

立德的大功劳，没有他帮忙，鲁宏也不敢保证自己雕得那么好。

鲁宏拥有不骄不躁心态很不错，秦寿大为满意地点点头，挥退鲁宏去忙他自己的事，秦寿直接走进还在建设之中的游乐场，热火朝天的建设三年来没停过。

五百多名工匠在三月天里，大汗淋漓拉动钢材与滚木，整齐的呼喝声加上蒸汽绞盘助力，拉动数百斤重的钢材，朝架起五丈高三角拖去。

旋转式滑水道正在建造之中，全采用一人合抱巨树雕空成U型，加上铁皮与铁钉加固，还有连接板装饰，形成了水上游乐场。

只可惜滑水道在初建之中，具有了模型没有泳池，二百平方米的泳池用白线画好，暂时空不出人手一直空置着，旋转木马之类还在安装之中。

看了眼游乐场布局分明，道路两侧都铺好水泥面，秦寿很满意，万事俱备只欠时间完善周边绿化等等问题。

最满意还是吓人的鬼屋，安排在游乐场末端一座小山里，招募来的苦力们推着板车倒出泥石，连续挖了两年估计也差不多完工了。

闲来无事秦寿找到吴庸，而吴庸在铺设的小铁

轨上面监督，手里拿着铁锤时不时敲击小铁轨，丝毫没有注意到秦寿到来。

虽然小铁轨承受能力不是很重，可吴庸不敢半点马虎大意，如若发现松动或者没有牢固，马上安排人手前来巩固。

“镇长？！”

检查完小铁轨没问题后，吴庸还没来及缓口气，秦寿的到来的脚步声，让吴庸大感意外，放下手里的小铁锤，屁嗔屁嗔跑到秦寿面前。

“嗯，吴庸，铁轨铺到末端了吗？”

“镇长，哪有那么快？刚铺到一半！”

吴庸的答复秦寿有些不满意，可又急不来，小铁轨不能马虎大意，更何况还有变道的铁轨，工程有点复杂加上经验有限，延缓是很正常的。

“这些小铁轨怎么不铺设小碎石？”

“小碎石？”

吴庸一头雾水，不明白秦寿干什么要铺设小碎石在铁轨边，秦寿只好耐心解释原因，铁轨与蒸汽小火车车轮的接触面积小，但是小火车拉满人后会变得非常重。

铁轨下面除了铺设枕木减缓负重，还需要石头以分散小火车的重量，防止铁轨因压力太大或时间

长久而下陷到泥土里。

经过秦寿耐心解释原因后，吴庸恍然大悟点点头，拍胸保证知道了，会马上派人铲掉加进去的泥土，改变成全用碎石铺垫。

“将军，将军！”

秦寿纠正完吴庸错误，洪武气吁喘喘地从游乐场外面跑进来，秦寿停下脚步去看鬼屋的想法，转过头看向急匆匆跑来的洪武。

“有事？”

秦寿一头雾水看向洪武，而洪武气吁喘喘地喘着粗气，手指着镇内城堡方向，断断续续说着秦寿皱眉的话。

“房，房丞相，来，来了，有，有事找...”

“知道了，你去告知六夫人，本将军先行回去！”

秦寿头疼不已听完洪武气吁喘喘的话，带着一脸疑惑转身回镇内，留下洪武平息着气息。

第504章赌气的皇帝

“什么？皇上用蒸汽旋耕机在东宫耕田？”

当秦寿赶回城堡，见到一脸愁容的房玄龄时候，房玄龄第一时间站起来，把自己来这里的原因说出来，把秦寿吓了一大跳。

没想到李世民奔四十的人，还有心情去玩耍？最无语的还是用蒸汽旋耕机，在东宫内过瘾农民耕作，连朝政之事也荒废了好几日。

“贤侄，如今皇上什么也听不进去，连耿直的魏征劝导也无果，甚至还挨了杖责十板，在如此下去，恐怕…”

“哈？魏征也打屁股了？哈哈，那个，小子忘记还有重要事，先…”

房玄龄说出魏征也挨打了，秦寿闻言马上退缩了，打着哈哈准备借口转身离去，哪晓得房玄龄干咳一声，李靖与李绩两人同时出现，堵住了秦寿的去路。

啥时候他们狼狈为奸了？秦寿郁闷不止地左看看李靖与李绩阴笑的目光，右看看房玄龄冷笑的模样，得，这次想要跑人也跑不掉了。

悲戚戚的秦寿给李靖与李绩两人左右劫持，房

玄龄贼笑着跟随身后，早算到秦寿会这样，幸好摆了秦寿一道，暗中联手李靖与李绩劫持秦寿皇宫，制止玩心未泯李世民胡闹的举动。

想要制止李世民，恐怕非得秦寿出马不可，谁叫他弄出什么蒸汽旋耕机，害得李世民有君王不做，在皇宫内闲来无事乱开荒，这次倒好，跑到东宫里去开荒。

皇宫东宫内，李承乾心烦意燥地呆在明德殿内，外面嘈杂的蒸汽旋耕机声，很是让李承乾火恼，可又不敢对外面的人发脾气，只能顶着一双黑眼圈，无法睡眠痴呆仰望着大殿屋顶。

“喂，喂，两位伯父，小子自己会走，快放手，怪难为情的！”

秦寿在李靖与李绩左右劫持下来到东宫，受不了过往太监与宫女怪异目光，秦寿挣扎着欲要脱离李靖与李绩的劫持。

奈何两位无耻老将军不为所动，劫持秦寿直到东宫明德殿外面，才送开秦寿，房玄龄尾随其后赶来，待秦寿自由后开口提醒秦寿。

“贤侄，看看你做的好事！”

“呃…这个…”

秦寿顺着房玄龄手指方向看过去，明德殿外侧

的花园，李世民带着严统领等几个侍卫，铲平明德殿外所有花花草草，飞溅的泥浆溅飞到得到处都是。

可怜兮兮的守宫门太监与宫女一动不敢动，任由李世民玩耍旋耕机溅飞来的烂泥加身，而李世民则在旋耕机上面，一边操作一边破口大骂。

“乾儿，你要玩是吧？好，父皇陪你玩，父皇也不要这江山了，咱们以后耕田…”

汗~瀑布汗~秦寿听到李世民赌气的话，终于知道了事情真相，感情是李承乾太浑了，惹恼了李世民来偏激的法子。

房玄龄与李靖等人顿时哑口无语，现在他们终于知道李世民为什么这么偏激了，感情是因为太子最近太胡来，十分崇尚突厥文化，常让突厥侍从用突厥礼仪假葬他，以致于行为产生偏差。

李世民知道此事后，屡屡前来训斥，阳奉阴违的李承乾不但不该，还变本加厉导致李世民使用更偏激办法，老子不当皇帝了，看你拿什么本钱来玩耍？

似乎玩累了，又或者见到房玄龄他们来了，发泄完的李世民从蒸汽旋耕机跳下来，着实把严统领吓了一大跳，所幸李世民老当益壮，没有出现问题

才松了口气。

“哼~”

李世民看了眼房玄龄他们几眼，冷哼一声板起脸错身而过，他们找秦寿来想要干什么？李世民心里很清楚，如若劝解不了自己胡闹，肯定会派秦寿上场强制破坏蒸汽旋耕机。

心中有气的李世民没有继续闹下去，在胡闹下去说不准他们会强制拆了蒸汽旋耕机，要不然他们也不会把秦寿逮来。

秦寿在李靖与李绩威胁目光之中，迫不得已硬起头皮紧随其后，摊上这事秦寿也只能自认倒霉，劝说李世民？搞不好他心情不好，自己也跟着倒霉。

‘死害人精，你等着！’秦寿怨恨无比地回头怒视一眼明德殿，李承乾这个害人精还真会折腾，死到临头还弄些不安份的事出来，真是气煞人也！

等他彻底让李世民失望剥去太子头衔，在慢慢收拾他，新仇旧恨一起算，他做了什么事心中有数，失利的李承乾现在属于垂死挣扎那种。

甘露殿内，李世民闹起脾气单手撑着下巴，撇过头不去看跟屁虫一样走进来的房玄龄等人，看到李世民这幅模样，房玄龄等人一脸黑线，这天子简

直就是越活越返老还童了！

“皇上，呃…那个…”

秦寿在无耻的李靖与李绩一人一记黑脚同时踹动下，硬起头皮站出来，支支吾吾说了半天，硬是没有扯出一句话来。

“唉~朕让诸位爱卿笑话了，太子不长性，朕甚是烦恼！”

对李承乾越来越失望的李世民，仿佛一瞬间苍老了不少，连他脸上皱纹也清晰可见，那失落与悔恨交织在一起，直接渲染到房玄龄等人。

“皇上…”

房玄龄刚想说些什么，李世民挥手打断房玄龄的话，李承乾越来越胡闹，李世民也不知道自己造了什么孽？居然培养出这么一个不懂事的太子。

“魏征之事，朕深感惭愧，房爱卿，有劳你去替朕安抚一下！”

“是，皇上！”

李世民想起魏征挨板子的事，事后惭愧不已抿心自责，只能口头补偿魏征了，赏赐魏征多半不屑这些。

“皇上，如今朝事…”

“都别说了，朕很累，尔等都退下吧！”

李世民有些疲惫地挥挥手，李靖和李绩还想说些朝中大事，可见到李世民如此模样，也不好在继续打搅下去，在李世民心灰意冷挥手下，小心翼翼告退离去。

“秦爱卿留步！”

秦寿正打算溜人，李世民一声留步，秦寿踏出的脚僵硬原地，房玄龄等人幸灾乐祸偷笑着离去，留下秦寿独自应付心情不好的李世民。

‘卑鄙，无耻！’秦寿诅咒问候房玄龄等人，太无耻了，把自己带来这里，感情是借手自己平息李世民心中怒气，好鬼精的算盘！

难怪自己爹爹以前提醒自己，少与这些无良大臣们玩耍，感情这些老滑头们做什么事都是算计好的，只有自己才傻乎乎上当受骗。

第505章并州人选

秦寿坐立不安地乱动，不消片刻，太监奉上丰盛的酒菜，看着丰盛的酒菜，秦寿食欲全无，主要是李世民一直阴沉着脸色，在怎么好的胃口也变成食欲全无。

李世民阴沉着脸色，提起酒樽开始自斟自饮，没有理会一边坐着的秦寿，闷酒下肚几杯后，李世民重重地把酒耳放落桌面，把心里忐忑不安的秦寿吓了一大跳。

“秦爱卿，你说，朕为何会有如此不屑之子？”

“呃…这个…”

李世民的话，秦寿还真不知道如何回答，也不敢乱应答，皇室的破事最好少去沾惹，秦寿脑子里回荡着秦叔宝以前警戒过的话，识趣装糊涂不作答。

秦寿装糊涂的态度，李世民看在眼里没说什么，他心里有顾忌是对的，想到这里李世民忍不住自我嘲笑一番，摇摇头叹息一声，抿酒解愁内心忧愁。

一时间整个大殿内静悄悄一片，李世民自斟自

饮，而秦寿面对丰盛的宫廷美食想尝又不敢动，特别是那香飘飘的牛肉，真想尝一口味道如何。

虽然现在牛在长安地位不像以前，可李世民一天没撤去禁令，普通百姓不敢食用老或病死的牛，只能用土葬方式安置牛，就算是秦寿想要吃牛，也要偷偷摸摸杀牛，根本不敢光明正大。

“倭国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嗯？啊，启禀皇上，差不多了！”

李世民突然其来转移话风，毫无准备的秦寿闻言一愣，冷汗连连回复李世民的疑问，秦寿的回答让李世民很是不满意，什么叫差不多了？

“启禀皇上，如今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哦？何为东风？”

秦寿在李世民审视目光之中，拱手抱拳卖关子一样的话题，直让李世民大感有趣，有心想要知道秦寿所谓的东风，到底是什么东风？

“舒明天皇死讯，还有灾荒之风！”

“舒明天皇死讯？灾荒之风？此话正解？”

秦寿胸有成竹的模样，很是让李世民感到意外，倭国的舒明天皇如今正值青年，怎么会死呢？还有灾荒之风什么的，李世民更是难以费解。

据早期派遣的探子回报，如今倭国风调雨顺，

更何况间人皇女执政后，更是民心所向一股全民皆兵之风刮起，隐隐让李世民有些担忧起来。

按理来说秦寿现在马上出兵去讨伐是最佳时刻，如若等间人皇女完全巩固政权，以他那点兵力去攻打有十几万兵力的倭国，李世民怎么看都觉得有点悬。

“皇上，倭国地处沿海一带，常年遭到风暴袭击很正常，加上微臣有袁天师等人日观天象，东面不出一个月时间内，必然有股灾难之风...”

“哦？竟有此事？”

李世民在秦寿忽悠声之中，大感意外端起酒耳的手停下来，不可思议地看着秦寿，想要确定秦寿不是开玩笑，怎么知道那么多的？

秦寿有袁天罡，李世民有李淳风，可李淳风都没有预测到有这事，袁天罡先预测到了，这让李世民心里很是不平衡，怎么能人都跑到秦寿那边去了？

“嗯，既然如此，爱卿你可要把握好，要是朕的丽质出现什么问题，拿你是问！”

“微臣不敢！”

李世民面露杀气的目光，看得秦寿冷汗连连，还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李丽质的病情，秦寿比李

世民还着急这事，可有些事急也是急不来的。

“燕宝寿，燕敬嗣，最近可好？”

“都好，都好...”

李世民跑题功夫，秦寿算是领教过了，借着啃牛肉的工夫掩饰内心，燕妃的爹爹和兄长都成了自己手下，李世民会关心很正常。

至于他有没有联想到什么？秦寿不得而知，反正自己没有与燕妃达成什么协议，也不怕李世民去查，而且李世民也知道自己重视人才，相信他也看出燕宝寿与燕敬嗣的能力。

“秦爱卿，平州至今无人治理，你说派谁打理比较好？”

李世民停顿了下，突然放下手里的酒耳，把心里忧心忡忡的事提出来，李承乾掌管的平州闹出勾结倭国之事，一直空着平州没人打理。

平州一日无人打理，李世民心里多多少少有些不放心，平州临近突厥与高句丽，都是李世民心头大患，这两头狼一日不除，始终是李世民心头之刺。

“这...”

说实在的秦寿还真不好回答，平州都督一般都是由王爷担任，李世民那么多皇子，随便挑选一个

足以，何必问自己的意思呢？

记忆里，秦寿记得平州归宿李治打理的，李绩为并州大都督府长史，不知什么原因导致李绩没有去赴任，现在李世民提及，秦寿也不好乱插嘴。

“秦爱卿，你看朕的慎儿如何？”

“皇上英明！”

李世民突然眯起眼，用商量的语气询问秦寿的意思，秦寿闻言一愣，不敢去正面直视李世民的目光，拱手抱拳附和李世民的英明举动，其实内心早已把李世民问候个便。

李世民打什么主意？秦寿不知道，但是他没有按照自己意愿，安排李治过去，反而安排李慎过去，看来是长孙无忌已经迫不及待开始动手了。

至于是不是长孙无忌背后使坏，秦寿暂时无法得知，但是秦寿可以肯定，除了长孙无忌使坏，秦寿还真想不出还有谁？

“那就这么决定了，秦爱卿，朕决定派你的人薛仁贵去做并州大都督府长史！”

“啊？！”

秦寿傻了眼，不可思议看着李世民，秦寿的表情李世民一一看在眼里，而李世民冷笑一声，挥挥手示意秦寿离去，秦寿恢复过来后拱手抱拳告退离

去。

‘怎么回事？乱了，全乱了！’失魂落魄的秦寿走出甘露殿，失神地仰望着阴霾的天空，搞不懂李世民心里打什么算盘？

李世民这手安排打乱了秦寿布局，毫无准备的秦寿丢了魂似的，一步一步走下阶梯，百思不得其，李世民在玩那样？是发觉了什么？亦或者是长孙无忌开始背后下黑手了？

‘长孙无忌，别给我找到你使坏的证据，要不然，让你白发人送十一个黑发人！’清醒过来的秦寿恶狠狠地发着毒誓，要是知道是长孙无忌背后使坏，故意打乱自己布局，势要他好看。

带着气愤不平的心，秦寿急匆匆走出皇宫，先去找虬髯客商量对策，李世民这手太黑了，打得秦寿有点措手不及。

第506章传话筒李慎

“张三回去了？”

“是的，将军，张大哥不是一个月前跟你打招呼了吗？”

当秦寿来到聚贤楼的时候，没有见到虬髯客，亲自出来招呼的郑宏，一脸怪异看着秦寿，要不是有黑牛跟着，郑宏还真以为眼前的秦寿是丁不二假冒消遣自己的。 .me

虬髯客一个月前就已经回了大漠，至于去干什么？郑宏不知道，大致知道他是奉命秦寿命令回去办事的，现在秦寿又稀里糊涂找上门，郑宏想不郁闷也不行。

醒悟过来的秦寿猛拍着头，经过郑宏提醒才想起这事，一个月前派虬髯客回大漠帮忙找些母牛回来，万里赴已经找回奶牛，缺少的是突厥纯种母牛。

“没事了，忙你的吧！”

醒悟过来的秦寿摇头叹息一声转身离去，留下一头雾水的郑宏摸不着头脑，不知道秦寿这是怎么回事？想不明白郑宏摇摇头转身回去忙自己的事。

回到长乐乡，秦寿心情烦躁地跑回书房，连大

厅内几女也懒得去打招呼，秦寿怪异的举动，很是让武媚娘几女担忧，可又不知道秦寿心烦什么？暂时不敢去打搅秦寿的心烦。

“将军！”

“斐玉，有事？彩凤，斟茶！”

“是！”

心烦意燥的秦寿坐在书房内想对策，斐玉敲门走进来打断了秦寿胡思乱想，收起烦躁的心情，秦寿示意从隐蔽军营亲自到来的斐玉落座。

在书房外恭候的何夫人应声离去，斐玉也没有客气直接与秦寿面对面坐下来，把图纸转交给秦寿，而秦寿则带着疑惑目光，拿起图纸看了眼。

“斐玉，此图有什么不解地方？”

蒸汽火车驱动，很简单的飞轮带动左右四轮，现在斐玉把地图转交回来，很明显是有不懂的地方，直接按照蒸汽车的构造就是了，有那么麻烦吗？

“将军，以现在的技术，我们暂时没有办法制造如此大的密封罐，更何况这火车头体积已经超载…”

斐玉把秦寿构思的火车图难点说出来，偷工减料了很多的火车头，光是动力输出方面，远远达不

到体积方面。

要是制作游乐场小型火车头，斐玉自信还有把握，可要是制造大家伙，不是他们隐蔽窝点可以弄得出来。

“你的意思是缺少制造厂？”

秦寿没有在意密封罐，这点斐玉办不到，不代表铁匠工们办不到，有丰富经验的王铁匠他们，对于制造密封罐有一定的心得。

斐玉点点头算是应同了秦寿的话，别说这密封罐，光是那上百斤重的轮子，就不是他强项，大部分都是铁匠工的活，斐玉除了密封上面帮的上忙，其他都只能干瞪眼。

更何况他也没有那么多心思去应付这个大家伙，蒸汽方面还有其他技术运用，他想要忙也忙不过来，除非手里活都交给他得力助手伍煋。

“好吧，这事你安排，找个娴熟的机械工担任，本将军晚点找贺明安排场地，你暂时不能露面，辛苦你想法子解决动力问题了！”

“是，将军！”

秦寿头疼不已地把麻烦丢给斐玉解决，斐玉只好认命接下重任，先借鉴小火车产出来，在进行改进了，伍煋是时候该让他独立了。

打好算盘的斐玉拱手告退离去，留下秦寿呆坐一边发呆，连何夫人什么时候斟茶进来也知道，直到何夫人走到秦寿身后，轻手替秦寿按摩头部，秦寿才清醒过来。

“还习惯这里吗？”

“嗯~”

何夫人给秦寿拉进怀里，俏脸一片红晕不敢抬起头看秦寿，经过三年来相处，还有秦寿强壮体魄耐力，身心征服的何夫人体会到了女人快乐。

不知不觉认命成了秦寿的禁脔，只要秦寿需要，不管什么时间地点，何夫人都一一满足，不知疲惫索取榨取秦寿的精力。

秦寿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对成熟的女性渴望多个年轻的，或许基于她们大胆表现，又或者她们经历过冷落，很放得开房事这方面羞涩，只要秦寿喜好，任何姿势都能够满足秦寿所需。

在秦寿娴熟热吻挑逗下，何夫人俏脸红晕到发烫，双眸倒映出近在咫尺的秦寿，一只手搂住秦寿的脖子，一只手抓起秦寿作怪的手伸进自己饱满围胸里，动情地回应秦寿作怪的舌头。

“嗯哼~将军，纪王有事登门拜访！”

书房门外洪武隐隐听到里面不和谐呻吟声，干

咳一声惊醒里面野鸳鸯，里面在干什么？洪武不用想也知道，听多了也就麻木了！

“知道了，真是迷死人的妖精，去洗个澡，稍后在喂饱你！”

“是！”

欲求不满的何夫人朝秦寿瞟了个白眼，在秦寿瞪眼下娇笑连连先行下去，何夫人刚离去没多久，没来得及平息浴火的秦寿，马上引来急色冲冲的李慎。

“秦将军，父皇真的派遣小慎去平州？”

“坐！”

收到风声的李慎第一时间赶来，秦寿点点头算是回应了李慎的疑问，不顾李慎着急的目光，示意他稍安勿躁先坐下谈谈。

“可是，母后她…”

李慎毫无心机，直接把自己母后出卖，说明自己是带话来传话筒，秦寿一脸无语看着李慎这个书呆子，还真是毫无心机的人，最容易吃亏的主，远离长安或许是一件好事，至少秦寿是这么认为。

“纪王大可放心，或许这是一次机会！”

“机会？”

李慎愕然看着秦寿，此时此刻他也不知道相信

自己母后的话好呢？还是相信秦寿的话好，她母后意思千方百计要秦寿想办法留在长安，而秦寿反其道要自己离开长安。

一时间李慎有些混乱了，不知道听母后意思好，还是听秦寿的意思好，心里没有了底气，抓起书桌面何夫人刚沏好的茶，一股脑喝下去。

“你稍等，本将军这就修书一封，你带回去给你母后看了，她便知道了！”

“好，好！”

心里没了主意的李慎，只好听从秦寿的安排，迫不及待示意秦寿快写书信，好让自己带回去交差，李世民的安排打乱了韦贵妃部署好的一切，李慎从未见自己母后生那么大的气。

“带回去吧，小心点！”

“谢将军！”

一刻钟过后，秦寿把写好的书信折叠好交给李慎，慎重其事交代他保管好，李慎不敢逗留太久，拿起书信拱手告辞离去。

第508章战前思想准备

“将军，你这是？”

后山军营里，薛仁贵正忙碌着点兵，秦寿突然到来打乱了薛仁贵点兵，丢下一群士兵亲自迎接秦寿的到来，秦寿心情有些不好地点点头，招手示意薛仁贵跟自己来一趟，有事要跟他好好谈。

薛仁贵带着一头雾水跟着秦寿身后，不知道秦寿找自己有什么事，而秦寿带着薛仁贵来到伪装过的金矿洞口前停了下来，突然转身过把薛仁贵吓了一大跳。

“皇上决定要安排你去并州，担任并州大都督府长史！”

“啊？长，长史？”

秦寿说出消息后，薛仁贵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好似晴天霹雳当头一击，如同雷轰电掣一般，又好像被人从头到脚浇了一盆凉水，傻了眼不可思议看着秦寿，想要确定秦寿不是开玩笑。

一切发生得太突然太意外了，薛仁贵整个人被这突然来临的事震动了，以致就像受到电击一般，精神处于半痴半呆的状态之中，良久未恢复过来。

薛仁贵此时此刻的心情，秦寿有所了解，换成

自己也会措手不及，升官升得太快未必是好事，大起大落不是普通人可以承受的起。

“将，将军，你，你确定不是开玩笑？”

薛仁贵半天才恢复过来，哆嗦着嘴唇说出自己也不相信的话，并州大都督府长史那可是从三品大官，唐代大都督府的长史地位较高，甚至会充任节度使。

“你看本将军有心情跟你开玩笑吗？”

薛仁贵的话，秦寿很是无力呻吟一声，轻拍自己的额头，李世民下达的命令，自己就算是想要抗议，也无力而为之，虽然没有正式下旨，可秦寿觉得薛仁贵跑不了。

李世民打什么鬼主意？秦寿暂且未知，但是秦寿知道，李世民有意分化消弱自己的势力，也有可能发现了薛仁贵大将潜能，有心分开自己与薛仁贵，以利诱拐薛仁贵效命朝廷。

两者之间各占一半，秦寿无法猜测到李世民用意，最后就是有可能长孙无忌在背后搞鬼，这一切需要潘安调查过才知道，现在秦寿只是来给薛仁贵通通气而已。

“将军，薛某不想去并州！”

“哦？”

薛仁贵沉思了片刻，直接说出自己内心意愿，很是让秦寿感到意外，看着薛仁贵认真的表情，秦寿大感有趣想要听听薛仁贵为何放弃升迁的机会？

“将军，可否替薛某推掉？薛某心在长乐乡，承蒙将军看得起，薛某才有今日…”

薛仁贵声色凛然地说出自己心里话，秦寿听在耳里并没有多说些什么，直到薛仁贵表明自己心意后，秦寿无言地叹息一声。

“愚蠢！”

“将军，薛某…”

秦寿丢下一句莫名其妙的话，薛仁贵闻言一愣刚想要说些什么，只可惜秦寿早已转身离去，留下薛仁贵定定地呆在原地，回味秦寿话里的意思。

“妹夫老大！”

“秦将军好！”

秦寿丢下薛仁贵在伪装过的金矿洞口前反思，前往军营视察准备出战的新兵，程家三子与李震等人马上屁嗔屁嗔跑来。

见到他们九个喜悦的神色，秦寿心生警戒，忍不住一脸怪异后退一步，太热情了，肯定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

“啥事？站着说话！”

受不了他们九个热情，秦寿作势让他们停下，再看女兵那边刚训练回来，窃窃私语的偷笑声，秦寿意识到这九个家伙准没好事。

“妹夫老大，你也太不地道了，去打倭国，怎么少得了我们三兄弟？”

“就是，妹夫老大，我们在这里快憋出鸟气了，有战事不算上我们兄弟几个，我们不服！”

“秦将军，我们可是盼了好久，好不容易遇上这事，怎么没有我们份？这叫我们回去怎么跟老不死交代…”

程处默与李震等人你一眼我一语，七嘴八舌把秦寿包围起来，最夸张的还是尉迟宝床三兄弟，直接拿女兵来对比，引起了几位好面子的损友们大声支持响应。

秦寿一脸黑线看着他们九个，这个决定秦寿还真不敢乱做主，没有大唐四大恶货点头，谁敢放他们去战场？出了什么事自己可担待不起。

“得，得，你们想要去可以，今儿本将军放你们一天假，去说服你们爹爹在来跟本将军讨价还价！”

受不了他们九个幽怨的目光，秦寿只好退一步，先让他们回去得到他们各自老爹批准，没有他

们恶货老爹默许，秦寿可担待不起这份责任，战场不是开玩笑，运气不好死人是家常便饭。

得到秦寿首肯的退步，程处默等人屁嗔屁嗔跑回去，还没来得及缓口气的秦寿，马上迎来有女将军潜质的肖芳，她那雄伟的身高不得不让秦寿仰望。

“将军，为何我们女兵没有机会去战场？我等不服！”

肖芳一开口就是质疑秦寿的决定，秦寿先派五千精锐男兵去倭国，却没有她们女兵的份，这让肖芳很是不服气，训练了这么久，没有用武之地可想而知有多不服，甚至质疑起秦寿宣扬的男女平等口号。

“急什么？先遣五千精锐男兵只是去打前锋，谁造谣了说不许你们去？”

肖芳的质疑让秦寿很是不爽，可她们急于出战心里，很是让秦寿欣慰，至少她们没有怯战或厌战的心里，光凭这一点胜算就大了很多。

“啊？这，可是…”

肖芳在秦寿怒斥声之中，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谣言起源于心不平女兵们，要肖芳出卖她们，还真有点难为情。

“算了，以后管理好你的手下，你们放心，攻打倭国之事，少不了你们份，全都要出动，回去好好训练，本将军不希望你们站着出去躺着回来！”

“是，将军！”

秦寿不在追究，肖芳如获大赦告退离去，得到秦寿保证急匆匆跑回去通告，看着肖芳离去的背影，还有一群女兵们唧唧歪歪的闲聊，秦寿下一刻阴霾着脸色。

‘要给她们上上课才行，真正到了战场，到时候恐怕就不是这样了！’担忧不已的秦寿着手准备好思想教育，以免开战前出现岔子。

训练归训练，可真正到了战场就不是一回事了，到时候的画面要是心里素质过不了关，恐惧可能会像瘟疫一样散开，到时候就变成可怕的拖后腿了。

第509章墙头草李治

“舅舅！”

皇宫花园里李治大感意外长孙无忌到来，挥散陪自己玩耍的宫女，小心翼翼招待长孙无忌的到来，长孙无忌皱着眉头，很是不喜李治贪图享乐。

李治不知道长孙无忌在想什么？脸色显得有些窘态，有点惧怕不苟言笑的长孙无忌，期期艾艾地坐在一边，等待这个严肃的舅舅发话。

“小治，你也快到虚冠之年了吧？”

“是，是的…”

长孙无忌突然其来的问话，李治有些心慌意乱地点点头，不敢去直视长孙无忌目光，懦弱的性子让长孙无忌颇为满意点点头，要的就是他这样的性格。

太子已经算是烂泥扶不上墙，长孙无忌已经彻底对他失去希望，魏王李泰太过于阴险，难以控制其狼子野心，搞不好被他反咬一口。

现在只剩下软弱的晋王李治，至少他现在的性子，很是让长孙无忌满意，很适合当下一位君王，只要栽培的好，就是一个很好的傀儡皇帝。

“小治，你老实说，舅舅对你怎么样？”

“这…”

长孙无忌突然其来的话，还真让李治有些措手不及，支支吾吾不知如何回答，而长孙无忌一直保持着笑脸，没有丝毫不耐烦的意思。

“舅舅，小治还有书要读，先，先告…”

“嗯？舅舅有那么可怕吗？”

李治借口想要离去，长孙无忌突然板起脸，不喜地瞪了眼李治，把李治吓得不敢动弹，颤颤赫赫地摇摇头，打心底有些畏惧这个严肃少来往的舅舅。

“小治，你母后离去前，托舅舅好好照顾你，舅舅这些年忙于公事…”

长孙无忌待李治重新坐好，声色凛然地猫哭假慈悲，试图博取李治的好感，或许是长孙无忌演戏到位，把李治渲染的眼睛红红的。

“你大哥自甘堕落，舅舅很是心疼，你四哥性情大变，变得阴险狡诈…”

“舅舅…”

长孙无忌偷偷看了眼李治，加大力度渲染李治，摇头叹息加上表演到位的叹息，把李治哄得差点眼泪哗哗，还真没想到自己舅舅有这么多烦心事。

“小治，舅舅助你上皇位如何？”

“啊？！”

长孙无忌突然其来的话，把李治吓了一大跳，嘴张得像箱子口那么大，一下子就愣住了，接着李治咽了两三口唾沫，好像是嗓子里发干似的。

这消来的太意外太快了，以至于李治有些反应不过来，做梦都没想过的事，在长孙无忌一句话之中，打蒙了似的不知所措。

“这个，这个…”

李治不知如何回答长孙无忌，李治的表现很是让长孙无忌满意，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要是李治无动于衷或者淡定从容，长孙无忌还真考虑收回原话。

“好好想想，小治，舅舅等你的回答！”

“好，好的，舅舅慢走！”

长孙无忌知道李治需要时间适应与消化，并没有过多施压，留下时间给李治慢慢适应，李治小心翼翼地送走长孙无忌后，整个人虚脱似的坐到石亭里。

“怎么办？怎么办？”

李治没了主心骨一样，长孙无忌给他带来的消息，打乱了李治的安逸生活，从未想过要坐皇位的

李治，这可整个人乱了。

“治哥儿，陪兕子玩好吗？”

“没空！”

晋阳小公主跑来闹的时候，心烦意燥的李治板起小脸吼了晋阳小公主一声，而晋阳小公主则撅起小嘴，隐隐有大哭出来的迹象。

“好好，兕子，别哭，是治哥儿不好，咦？你手里拿着什么？”

晋阳小公主抽涕声响起的时，李治马上大感头疼，要是把这个父皇心肝宝贝惹哭了，自己也不好过，李治收起不耐烦之心，想办法哄高兴晋阳小公主。

突然发现晋阳小公主手里拿着的毛毛熊，虽然已经掉色了不少，可始终无法褪掉它的可爱，大感惊奇新鲜的李治想要夺过来，晋阳小公主护宝一样护到身后。

“不给，这是寿哥哥给兕子的！”

“寿哥儿？！”

晋阳小公主提及秦寿，李治灵机一动双目放光，对啊，怎么忘记了秦寿？正心烦如何应对舅舅的话，想起玩得比较要好的吴王李恪口头禅，有困难找秦寿！

“治哥儿，你去哪儿？”

“不告诉你！”

李治在晋阳小公主追问声之中，加快脚步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留下追不上的晋阳小公主独自生闷气，李治这些年来疏远不与她玩，很是让晋阳小公主感到无聊。

长乐乡，秦寿刚从军营出来，洪武又奔波气吁喘喘告知李治到访，得知情况的秦寿大感意外，貌似自己跟李治没什么交集，怎么突然来造访了？

不解归不解，既然李治亲自造访来了，秦寿不得不去见见他，带着疑问走回城堡，马上见到皇宫侍卫守在城堡门外，皇宫侍卫见到秦寿肃然起敬，秦寿没有心情去得意，满心疑虑走进城堡里。

“寿哥儿！”

“晋王殿下，请坐！”

李治见到秦寿从外面走回来，马上站起来亲热打招呼，对于李治自来熟招呼，秦寿没有放在心上，中规中矩示意年满十二的李治落座。

“不知晋王殿下造访有何事？”

待婢女奉上茶水，秦寿端茶抿了一口，直入正题询问李治的来意，对于这个没有什么交集的小王爷，未来皇帝人选，秦寿压根没有多大兴趣。

“寿哥儿，舅舅找小治谈话了！”

“哦？”

李治的话很是让秦寿感到意外，长孙无忌找他谈话与自己何干？秦寿耐着性子装作什么也知情的模样，其实心里早已算到了，无非是皇位的事。

“舅舅意思想要立小治为太…”

“晋王殿下，不好意思，秦某只是个耕田的将军，不过问政事，请回吧！”

李治的话还没说完，秦寿马上心里冷笑一声，毫不客气打断李治的话，装傻装糊涂不去理会李治两面倒的话。

“寿哥儿，小治…”

“请！”

李治还想说些什么，秦寿直接端起茶杯送客，一点面子也不给李治，吃瘪的李治郁闷着脸色，抓头挠耳在秦寿送客令下一步三回头离去。

‘小样，就你墙头草的性格，有哥我在，这辈子你注定无缘问鼎皇位了！’秦寿目送着李治离去背影，心里冷笑着，就他这性子，没有武媚娘照料着，迟早会把大唐王朝败在手里。

第510章不是冤家不聚头

“上香？你们钱多没地方花？”

眨眼两天时间过去，自从有燕宝寿和燕敬嗣两父子打理长乐乡，秦寿终于可以缓口气不用忙上忙下，两父子的出色管理能力，让秦寿大开眼界。

无所事事的秦寿在大厅里喝茶，筹划着如何安排进攻倭国的事，秦寿的娇妻们提倡去佛门上香意见，很是让秦寿一阵无语，吃饱撑着没事干？塞钱给不劳而获的和尚？

“秦郎，你还好意思说？不上香求菩萨保佑，姐妹们儿哪有机会…”

秦寿尖酸刻薄的话，马上惹来李丽质大翻白眼，没好气白了眼秦寿同时摇头叹息一声，目光有些羡慕看向鼓起肚皮的武媚娘，秦寿这是不当女人不知道女人心里滋味。

除了钱夫人怀了投胎，过来就是三年后有动静的武媚娘，而其余众女却是一点动静也没有，这不得不让李丽质她们担忧起来，正室没有怀上秦家骨肉，倒是偏室先怀上，这要是传出去成何体统？

经过几女商议后，觉得可能是不够诚心，想要去会昌寺上香，以求菩萨保佑她们得愿以偿，知道

她们担忧后，秦寿有种哭笑不得的荒谬，这生孩子事关菩萨什么事？

可面对娇妻们同仇敌视目光，秦寿不得不妥协，无奈叹息着跟随去什么会昌寺，打心底有些抵触她们封建迷信，什么送子观音？纯属扯淡！

长安城西北金城坊的会昌寺，源源不断香客慕名会昌寺而来，相传唐玄奘在此得到观音菩萨点化，步行西去取经成了景点。

未到会昌寺，秦寿就察觉到了外面的热闹，三月的天气还属于春暖花开季节，呼啸北风之中吆喝声叫卖声源源不断，大街小巷全摆满各色各样的货商。

“麻布，便宜卖麻布喽~”

“油条，刚出炉长乐乡特产手艺油条~”

“宜城特产九酝酒，快来看看喽~”

扎堆会昌寺街道的商贩们，各式手段吆喝吸引过往百姓与香客们注意力，过往的百姓与香客们看了眼后，摇摇头不感兴趣闪人。

而吆喝长乐乡特产手艺的油条商贩，上过几次当的百姓们早就免疫了，长乐乡福利那么好，怎么可能会有人跳槽出来，大清早扎堆街头卖手艺为生？

“咦？那是什么？”

“乡巴佬，长乐乡护卫队都不知道？”

“真气派！”

当黑牛带着二十护卫出现会昌寺街道清路，自觉让路的百姓们驻足围观，当秦寿代步的蒸汽车出现，那些骑自行车孤芳自赏的人，顿时变得羡慕不已。

同时长乐乡产的代步工具，前者是最先进的气压运动，后者是脚力运动，一对比之下简直身份大掉价，奈何蒸汽车秦寿一直没有量产。

蒸汽车秦寿除了自己用的，其余大部分都是属于农业化设备，连那些高官大臣们都没有机会拥有，更别提这些普通百姓们。

秦寿的蒸汽车一出现，吸引了不少仇恨与妒忌目光，一群如花似玉的娇妻坐在上面，加上秦寿愁眉苦脸的左拥右抱，更是引来愤怒的目光，拉仇恨你这是？

蒸汽车呼啸声惊吓到四周围观的百姓，连同守寺和尚也惊吓到，一名看门憎人从寺门走出来，不知者无畏挡住黑牛去路。

“阿弥陀佛，施主，此乃佛门圣地，请勿喧…”

“哟喝？这位大湿有点眼熟啊！”

看门僧人的话还没说完，秦寿从蒸汽车跳下来，阴阳怪气的话，直让看门僧人不寒而粟颤抖了一下，见到秦寿跳下蒸汽车，惊恐万分转身欲要逃跑。

“拦下！”

“是！”

黑牛发现看门僧人不对路，有逃跑的企图，第一时间呼喝身后护卫将其拦下，五名护卫同时策马上前，把看门僧人包围其中。

“不好，子惠有麻烦了！”

“你还愣着干什么？快去禀告寺务和方丈！”

“啊？哦，哦！”

会昌寺其余三名看门僧人发现不对劲，自乱阵脚后马上派遣一人进去通报，剩下的两名看门僧人想要上前化解纠纷时，黑牛早已发觉轻轻一挥手，又跑出五名护卫挡住两名多事的看门僧人上前。

“何大公子？”

秦寿走过来看拦下来的多事看门僧人，见到有点熟悉又变得有点陌生的面孔，冷笑一声直接说出看门僧人的身份。

黑牛听到何大公子四个字，恍然大悟起来，感

情是秦寿的敌人，也亏秦寿眼尖，居然大老远看清削发为僧的何大公子。

“阿弥陀佛，施主，你认错人了，贫僧乃子惠！”

看门憎人在秦寿幸灾乐祸的话语声之中，刻骨铭心的仇恨像火山般喷发，恨意像把他整个人按在棘刺上的疼，双眼阴凄凄的，闪烁着仇恨的亮光。

仗着现在自己是四大皆空和尚的身份，目光炯炯直视秦寿，用佛门法号敷衍秦寿，试图蒙混过关，哪晓得惹来秦寿一记响亮的巴掌。

“啊？这，这，怎么回事？”

“这长乐乡镇长也太胡来了吧？”

围观的百姓们聚首在会昌寺大门，当秦寿一巴掌扇了自称子惠的和尚，全都不可思议看向秦寿，为秦寿胆大妄为的举动震惊了，公然打六根清净的和尚？还有枉法吗？

“秦…”

秦寿身后娇妻们赶来，试图化解秦寿在佛门圣地胡来闹事，秦寿头也不回挥手打断她们，一手抓起嘴角流血满脸怨恨的何大公子。

何大公子见到钱羽馨，再次见到她那刻骨铭心的微笑，直触动了何大公子隐藏内心的爱意，连她

的脚步声，都能引起何大公子一阵朦胧而模糊的喜悦。

　　而当钱羽馨厌恶愤恨的目光看来时，何大公子心如刀割似的折磨着他的五脏，使他浑身都疼痛而抽搐起来，很想解释什么又无从开口。

　　何大公子的目光秦寿一一看在眼里，事到临头还敢做白日梦？秦寿在围观百姓再次愕然目光之中，狠狠地赏了何大公子又一记响亮耳光，直接扇飞两颗门牙。

　　“好，很好，非常好，好一个会昌寺，好一个佛门圣地，居然胆敢窝藏杀人犯，黑牛，去找大理寺的人来！”

　　“是，将军！”

　　秦寿没有理会百姓们敢怒不敢言指指点点，一语惊醒梦中人的话，直让指手画脚的百姓们愕然，怎么也没有想到，秦寿打的和尚，居然是杀人犯，秦寿敢叫大理寺介入，肯定错不了！

第511章贼鼠一窝

“阿弥陀佛，诸位施主，为何佛门前闹…”

“闹你妹，这里是你家地盘？”

晋升寺务的辩机急匆匆走出来查看情况，发现秦寿暴打何大公子一幕，便走出寺门试图感化秦寿，秉承佛门大爱宗旨劝解秦寿别出手伤人。

好不容易逮到消声遗迹三年多的何大公子，秦寿岂能如此轻易放过他？加上对于和尚没有好感的秦寿，不屑一顾恶言恶语，更是让辩机皱眉不喜。

二十多名护寺武僧先后从会昌寺涌出，秦寿带来的护卫马上拔刀迎上前，两锋相交大有一言不合厮杀起来的迹象，围观的百姓们纷纷后退一步，以免祸及鱼池。

“诸位师兄弟们，稍安勿躁！”

辩机见到秦寿带来的人各个都佩戴武器，知道不是善类第一时间阻止武憎冲动，以免一言不合打起来麻烦大了，搞不好会吃上叛变官司。

当辩机见到秦寿身后一群如花似玉的娘子军，大感惊艳失神一会，紧接着阿弥陀佛自言自语向佛主忏悔自己定心不够，辩机的一举一动秦寿全看在眼里。

‘死秃驴，修炼得耳根不清净啊！’秦寿忍不住皱起眉头，把眼前帅气的和尚定义成为修炼到家，如若是真修炼到家，在美的美女在和尚眼里也只是红粉骷髅而已，比如唐玄奘就是其中一个。

“敢问施主…”

“敢~你~妹，本将军抓拿杀人犯，与你秃驴何干？”

秦寿冷笑地看着辩机，脚踩到何大公子大腿骨上，直痛得何大公子惨叫连连，原本英俊的外面变得脏兮兮，围观的百姓们不在指指点点，坐看热闹好戏上演。

瞧瞧这阵仗，好久没看到热闹的百姓们，有些迫不及待秦寿与会昌寺的和尚打起来，渐渐地百姓们知道意识到一件事，只要有秦寿出现的地方，几乎是热闹不断的。

“施主，恶口永远不要出自于吾等口中，不管他有多坏，有多恶，你愈骂他，你的心就被污染了，你要想，他就是你的善知…”

“哟喝~哟喝~跟本将军玩箴言是吧？好，本将军心情好，就跟你玩玩，你有你的生命观，本将军有本将军的生命观，本将军不干涉你，你个死秃驴也别自找麻烦，干涉本将军，明白？”

辩机傻谔谔地看着秦寿，见过无耻的，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好心跟他讲大道理，这倒好了，秦寿反过来跟他说起大道理！

“秦郎，别跟他们废话，把他们全都打趴，这死和尚胆敢杀羽馨爹爹，讨打！”

高阳公主最不安份，李丽质没有拉住她，以至于她跑上前起哄叫泱添乱，末了还不解气踹了几脚爬地的何大公子。

辩机见到高阳公主大为惊艳，失神一刻马上一个激灵清醒过来，接触到秦寿杀人的目光，辩机默念着阿弥陀佛惭愧低下头。

秦寿一手把高阳公主拉回后面，阴沉着脸色走到辩机面前，看着他光溜溜的脑门，很想五爪姜敲下去，看在光天化日之下，忍着，以后有机会在慢慢收拾他！

“施主，贫道愚昧，敢问子惠…”

“我呸~什么子什么惠，秃驴张大耳朵听好了，他叫何全男，朝廷通缉要犯，在江南谋杀了本将军岳父，秃驴，够清楚了吗？”

“啊？原来是长乐乡的杀岳父仇人！”

“难怪了…”

秦寿张开秃驴闭口秃驴，直让辩机皱眉不已，

而秦寿的话马上引起围观百姓惊呼议论声，同时了解到了事情大致原委，杀人填命天经地义。

“阿弥陀佛，施主，你是否认错人了，贫僧敢以名誉保证，他是子惠，不是何全…”

“放狗~屁，你什么货色？”

面对百姓指指点点压力，辩机脸红耳赤试图挽救下有缘分何大公子，昧着良心说谎试图化解，秦寿不屑一顾的恶言恶语顶回去，辩机变得哑口无言。

“让开，让开，大理寺办案，闲杂人等一律后退！”

辩机哑口无言急着等待主持方丈出面时，大理寺衙差出动效率出乎百姓与辩机的意料，一刻钟不到就带着二十多人快马加鞭赶来。

“咦？居然是大理寺卿！”

“真的耶！”

大理寺卿刘弘明亲自出动，围观百姓们咋舌不已，能够惊动大理寺卿出动，看来秦寿说的子惠和尚，肯定是杀人犯无疑了！

会昌寺窝藏杀人犯，要是消息确凿无疑，估计会给会昌寺香客带来一定损失，辩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想要做些什么补救已经来不及了。

“阿弥陀佛！”

会昌寺主持圆宏方丈，在刘弘明出现后紧随其后出现，身披鲜红袈裟带着一干寺内长老们出现，见到大理寺人都介入了，并没有说话只是站在寺门前静观其变。

“秦将军，是你报的案？”

“是的，刘寺卿，你看看此人与三年前江南杀秦某岳父是否相像？别说本将军冤枉好人！”

刘弘明策马停下假装与秦寿相交范范，秦寿打蛇上棍公事公办，刘弘明点点头翻身下马，接过大理寺主薄递上的公文通缉令，走到秦寿让开的道路。

“来人，把通缉犯何全男带回大理寺！”

“是！”

刘弘明参照了一下通缉令，确定无疑大声呼喝衙差拿下，面如死灰的何大公子没有反抗，死狗一样给大理寺衙差拖下去。

刘弘明已经验证了子惠和尚是杀人犯，看热闹的百姓们开始对会昌寺好感下降，原来和尚庙也窝藏杀人犯！

“圆宏方丈，得罪了！”

“阿弥陀佛！”

刘弘明朝一直未开口的会昌寺主持圆宏抱拳告罪，深明大义的圆宏还了个礼，出现这样的事，圆宏也只能爱莫难住。

“会昌寺，哼~”

抓到冤家路窄的何大公子，秦寿没有心情与众女去上香，众女识趣没有闹，陪着心情不好的钱羽馨跟秦寿一起打道回府。

“辩机，回寺内领罚二十大板！”

“是，方丈！”

圆宏方丈待秦寿等人开始离去，大致知道事情起因后，摇摇头叹息一声，洪亮声音直让准备坐上蒸汽车走人的秦寿为之一震。

辩机？！秦寿慢慢转过身眯起眼看着帅气的辩机，起先就有些怀疑他，现在圆宏方丈这么一喊，把辩机身份说出来，更是让秦寿有种踏破铁鞋无觅处的错觉，秦寿看了眼没有反应的高阳公主，下意识琢磨着什么阴损主意。

第512章佛门的弊端

入夜时分，秦寿泡完香汤整个人神清气爽，一洗今日遇到的晦气，同时萌生了蒸桑拿的想法，以现在的条件，搞个桑拿在搞些一条龙服务，绝对是生意火爆的场面。

有想法就行动的秦寿走出大厅，召来洪武去找燕宝寿和燕敬嗣两父子前来，连同管事的贺明一起找来，没有多问的洪武按照秦寿意思去办。

“秦郎，羽馨杀父仇人，你打算如何处置？”

李丽质走出大厅见到秦寿懒散的模样，顿时没好气白了眼秦寿，坐到秦寿一边开口询问秦寿如何处理钱羽馨杀父仇人何全男？

也难怪李丽质会这样问，何夫人现在成了秦寿的小蜜，两人之间在书房内乱来之事，李丽质早有所耳闻，对于这种现象李丽质见怪不怪，上流社会都是这么****，也就没有什么好惊奇的。

只是何夫人的身份确实有点尴尬，一边已经成为她们众多姐妹的其中一员，一边又是钱羽馨杀父之母，双重矛盾的身份，真的是叫人头疼不已，李丽质也不知道秦寿怎么想的？

“何全男？当然是劳改一辈子赎罪！”

秦寿说出李丽质哑口无语的话，什么叫劳改一辈子？恐怕他自己也难办吧？对于秦寿花心，李丽质不知道说些什么的好。

当燕宝寿和燕敬嗣两父子还有贺明到来，李丽质宛然叹息一声，不在去理会秦寿的破事，也懒得去打搅秦寿商量大事。

“镇长！”

“将军！”

贺明和燕宝寿两父子同时行礼，秦寿挥挥手示意他们落座，贺明与燕宝寿两父子依言落座一边，一脸不解看着秦寿，不知道他找自己等人有何事？

洪武识趣下去准备酒菜伺候，贺明和燕宝寿两父子老老实实坐在一边，等候秦寿的吩咐，直到一刻钟过后洪武亲自端上，秦寿才打破大厅内沉寂的气氛。

“长乐乡能有今日，多亏国丈与国舅鼎力相助，秦某无以为报，杯水之酒聊表心意！”

“哪里，哪里，将军太客气了！”

秦寿举杯先干为敬，豪爽的话直让燕宝寿和燕敬嗣两父子惭愧，这句话应该是他们说才对，要不是三年前秦寿聘用他们两父子，现在都不知道过着什么样的日子？

帮秦寿做事三年，燕宝寿和燕敬嗣两父子已经小有积蓄，至少比起城内普通商人富有多了，不愁吃不愁穿没有什么奢望了。

“嗯哼~如今长乐乡人气还不够旺盛，你们有何高见？”

“……”

秦寿的话一出口，贺明顿时抽搐着嘴角表示无语，还不够旺盛？是不是要每日集市一样踏破长乐乡大门，秦寿才高兴？

光现在长乐乡的游客与过往商客的流量，已经属于超负荷了，以前还有外售的特产，现在集市扩建基本已经没有满足外售的条件了。

订单更是雪花飘一样堆积如山，过期的都拿去废物利用变成厕纸了，现在秦寿还不满足现状，这让贺明有崩溃的迹象。

比起贺明畏手畏脚，燕宝寿和燕敬嗣两父子安静多了，秦寿加再多的压力，对于他们来说都是理所当然的，收人钱财替人办事天经地义之事。

“将军，你有话尽管吩咐，我与爹爹听从将军安排！”

燕敬嗣请命的话，燕宝寿颔首捋须点头，表示赞成燕敬嗣的意见，秦寿安排再多的事，只要是力

能所及之事，燕宝寿都会义不容辞完成。

秦寿鄙视一眼推三阻四的贺明，要不是看在追随多年份上，早把散漫的他踹走了，看在他现在积累声望好办事份上，秦寿只能忍着他点。

“开办夜场！”

“夜场？”

秦寿说出自己用意，燕宝寿和燕敬嗣两父子愕然失神，而贺明则老实闭上嘴，夜场之事他知道，三年前秦寿就有想过要办的，只可惜当初刚起步，人手不足不了了之。

现在人手充足了，秦寿又提起办夜场事，贺明大致已经知道用意何在？狂敛财为即将到来的攻打倭国做准备。

贺明猜对了秦寿一半用意，还有一半更为重要，打破长安禁宵死板规矩，只要秦寿夜场一开放，长安权贵势必会过来挥金如土，久而久之长安禁宵不攻自破。

秦寿这边筹划夜场，皇宫那边李世民更是大感头疼，秦寿今日大闹寺庙之事，李世民要是不知道才是怪事，只是秦寿挖掘出逃逸三年的杀人犯何大公子，无疑给了李世民一个警戒信号。

向来尊重佛门的李世民，最忌违有人在佛门地

盘闹事，要不是秦寿是为岳父报仇，李世民还真会拿秦寿开开刀。

刑部侍郎唐临受李世民连夜召唤进宫，得知秦寿今日举动揪出大唐隐患，头疼之余又佩服无比，也不知道秦寿走了什么****运，居然连消声遗迹三年的杀岳父仇人也能够找到！

“唐爱卿，佛门隐藏重犯一事，你如何看？”

“启禀皇上，佛门不问身世乱收人，得严查！”

李世民纠结无比看着唐临，想要咨询唐临的意见，秦寿打头炮挖掘出重犯，李世民意识到了弊端存在，肯定有不少落网重犯削发出家隐居寺庙。

唐临早想把佛门弊端之事说出来，不少重犯走投无路投机取巧窝藏佛门，借此躲避大唐法律制裁，加上李世民有律法保护佛门，以至于唐临畏手畏脚。

而秦寿今日举动，颠覆了李世民认识观，完全没有想到佛门清净之地，居然还收容重犯，而唐临提议严查，李世民下一刻犹豫了。

“这，不太好吧？”

“皇上，在不严查，犯人逍遥法外，那冤死之人岂不是更死不瞑目？那大唐律法岂不是...”

李世民犹豫不决的态度，唐临很是无语，召自己进来提及佛门之事是他，现在犹豫不决又是他，唐临都不知道李世民想要闹哪样？

唐临把佛门胡乱收容的祸害说出来，李世民直皱眉不已，现在佛门还真成了三教九流的乌烟瘴气地方。

什么杀人犯之类犯了错误，只要在佛主面前忏悔，就可以得到佛门庇护逃避制裁，要是在不治理的话，日后恐怕更难了！

“查吧！”

“是，皇上！”

李世民犹豫了一会，觉得唐临的话很有道理，要是在不彻查佛门，修改佛门的庇护律法，还真会造成更多罪犯逍遥法外。

第513章长孙无忌的把戏

与此同时，倭国田中宫内，舒明天皇奄奄一息躺在榻榻米凉席上，整个皇宫内灯火通明一片，间人皇女跪坐在舒明天皇面前。 .me

间人皇女两员心腹年轻将领跪在其后，原田大野与吉川丽子各自手持着刀柄，病危的舒明天皇哆嗦着嘴唇，似乎想要说些什么，可挪动了嘴唇半天，硬是没有力气说出一句话。

“丽子，还没有找到中大兄皇子残余部众？”

间人皇女小心翼翼替舒明天皇梳理银丝，头也不回询问身后吉川丽子，她负责查找佐伊放过的中大兄皇子残余部众，整整查了三年没有消息，很是让间人皇女不安。

隐藏三年，三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只要是有心培养，绝对是一个隐藏的祸害，什么都不怕，就怕到时候出现拖后腿，那就麻烦大了！

“启禀公主殿下，属下无能，还望赎罪！”

“公主殿下，佐伊势力开始壮大了…”

吉川丽子惭愧地低下头，说出间人皇女极其不悦的话，吉川丽子的意思很明显，还没有找到中大兄的残余部众，而原田大野把佐伊狼子野心消息说

出来，间人皇女忍不住开始对佐伊怨恨起来。

驱虎引狼，现在间人皇女此时此刻心情，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了，驱走了中大兄皇子，却引来了佐伊这头狼，这三年来佐伊势力逐步壮大，已经到间人皇女心寒地步。

已经有不少幕僚府将军投靠了佐伊，间人皇女真正掌握兵权，不到佐伊一半，要是佐伊在收拢北部地区的幕僚府，无疑是间人皇女致命的打击。

“吉川丽子，加快速度拉拢北部幕僚府静冈草，实在不行，用强行的！”

“嗨！”

吉川丽子在间人皇女阴沉脸色安排下，领命告退离去，留下原田大野呆在间人皇女身后，原田大野低着头，不敢看逐渐有女皇之威的间人皇女。

“原田大野，大阪船工坊战舰进展如何了？”

间人皇女待体弱的舒明天皇熟睡过后，头也不回叹息一声，询问身后的原田大野大阪城船坞情况，大唐那边传来最新消息，长乐乡那边已经开始有动作了，大势调动粮草分批离开。

秦寿想要干什么？间人皇女心里很清楚，只是不知道他干什么要与自己国家过不去？经过隐迹大唐朝廷探子回复，秦寿要攻打自己国家，早就筹划

了三年有余。

秦寿有动作了，间人皇女总不能坐以待毙，加上洗劫到秦寿最新造船技术，间人皇女相信胜负还是未知数，主要是大唐皇帝不干涉也不支援，坐看事态变化。

“启禀公主，以有蒙冲三十艘，楼船五十艘，攻击舰十五艘…”

原田大野把大阪城船坞情况如实汇报出来，经过一番布置后，佐伊已经没有权利进入大阪城，占地为王的佐伊在熊本一带成了炮灰。

缺少海上船只的佐伊，只能隔岸观火看间人皇女折腾，就算是佐伊想要干涉，也无法飘洋过海山口关或爱媛关，间人皇女从拥有自己舰队起，就与佐伊撕破了脸皮。

“加强人手把持住山口关和爱媛关，等他先跟长乐乡的人打！”

“嗨！”

间人皇女挥挥手，原田大野领命告辞离去，想到现在内忧外患，间人皇女忍不住心酸不已，目光痴呆看着熟睡过去的舒明天皇，恐怕他此刻还保持清醒，会急得吐血身亡都有份。

“父皇，我该怎么做？”

间人皇女自言自语嘀咕一声，轻轻抚摸着舒明天皇消瘦干枯的老脸，已到油灯枯尽的舒明天皇，早已没有了往日的风采。

“长孙阴人派人在太原凿石头？”

“是的，将军！”

长乐乡这边，燕宝寿和燕敬嗣两父子还有贺明离去后，秦寿正打算回去休息，筹划明天开办夜场的工程，潘安亲自到来送消息，很是让秦寿感到意外。

潘安把探听到的长孙无忌消息说出来，得知长孙无忌秘密去太原凿石头，秦寿忍不住想起长孙无忌把戏，治万吉，触动了李世民废太子后另立太子人选。

“好阴险啊！”

知道了长孙无忌把戏，秦寿暗自庆幸起来，幸好潘安及时带来消息，要不然还真给长孙无忌得逞了，现在李治缺少强悍人庇护，要是长孙无忌真的得逞了，很容易成为长孙无忌的傀儡。

难怪今日长孙无忌会去找李治，而且提前给李治通气，看来沉寂已久的长孙无忌坐镇不住了，恐怕他也发觉到了李世民时日无多，为自己将来打算了。

要真是给长孙无忌阴谋得逞，到时候倒霉的第一个肯定是自己，长孙无忌控制住傀儡李治，第一时间就会向自己发难，自己与他的恩怨，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秦寿在大厅内心烦意燥走来走去，潘安心安理得坐在一边，把头疼的事交给秦寿慢慢去头疼，他才懒得去费劲脑心思琢磨这些。

“虬髯客什么时候回来？”

“张大哥？”

坐在一边喝茶等待秦寿安排的潘安闻言停下手，一头雾水看向秦寿，不明白秦寿提及虬髯客做什么？虬髯客不是回大漠还没回来吗？

想到虬髯客还在大漠，秦寿大感头疼地猛拍着头，还真是用人之际找不到人，心烦意乱的秦寿突然转过头，目光上下打量着潘安，直把潘安看得浑身发毛。

“潘安，可否有合适人选去破坏？”

“合适人选？”

秦寿的话还真把潘安问倒了，他上哪去找合适人选？至于秦寿所谓的破坏，无非是指破坏长孙无忌的阴谋，如此重任潘安还真不敢乱荐人，搞不好要担待全部责任！

“将军，你看，要不仇万福如何？他最近无所事事，确实是最好的人选！”

潘安在秦寿眯眼的时候，心里嘎登一下，意识到要是自己想不出合适人选，秦寿肯定会把自己丢去太原，秉承死驴友好过死道友，潘安马上把仇万福出卖。

“那还不去办？等着本将军请你吃宵夜？”

“是，啊？不是，潘某告辞！”

秦寿阴森森的话，潘安点点头马上摇摇头，在秦寿作势出拳的时候，潘安一溜烟闪人，留下秦寿独自一人呆在大厅内发呆。

“好你个阴人，哥我等着看你如何吐血？”

想到长孙无忌把戏最后在自己掉包，知道真相后会怎么样？秦寿有些期待起来，想要将长孙无忌一军，就要靠太原那边的官府了！

第514章捣乱四人组

次日清晨，秦寿刚睡醒还未来得及洗漱，程妖精与李靖等人大清早就来造访，毫无准备的秦寿只好硬着头皮去应付，四大恶货到来秦寿大致已经知道他们来意。ｗｗｗ．．ｍｅ

那些好战份子少爷派肯定说服了他们，如若不然他们四个也不会亲自前来，拒绝的话早就把少爷派他们踹回来了，心有准备的秦寿走出大厅。

一脸无语看着大厅内自来熟的四个恶货，特别是程妖精，完全把这里当成他的家一样，或者干脆就是这里主人，把洪武折腾的满头大汗接应不暇。

“啤酒，要冰镇的，不冰的别拿上来！”

“是，是！”

“等会，急啥？再来三五斤牛肉，别蒙老流氓我！”

“是，是…”

“等会，哎哎，你这人咋回事？急啥？赶着投胎？再准备十斤生的牛肉，茶叶随便三五斤，要顶级的…老流氓我稍后带回去！”

“啊？是，是…”

洪武直接崩溃了，秦寿的极品流氓岳父，还真

是够无耻的，吃在碗里还想着打包，太无耻了，而李靖等人则竖起拇指头，无言地夸奖程妖精厚脸皮的工夫，换成他们打死也做不出这么缺德的事。

李靖等人甘拜下风，程妖精更是得意洋洋裂牙大笑，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来到长乐乡就好像回到自己家一样，想要啥就拿啥，常言道不拿白不拿。

“嗯哼~岳父大人，你这是来打土豪吗？”

秦寿忍着程妖精厚颜无耻的大笑声，干咳一声表示自己出现了，阴阳怪气地责问程妖精厚脸皮，太缺德了，居然狮子大开口，撑死他！秦寿心里诅咒着厚颜无耻哈哈大笑的程妖精。

“贤婿，来来，坐坐！”

程妖精完全融入了自己是主人的身份，没有顾及秦寿的感受，热情招待刚睡醒的秦寿入座，李靖等人笑而不语，对于程妖精的无耻，他们早已见怪不怪了。

“岳父大人，三位伯父，你们到来有何贵干？”

“贤侄，你这是跟我们打马虎眼吗？”

秦寿装糊涂什么也不知道，拱拱手抱拳询问程妖精与李靖等人来意，李靖眯起眼笑着，一语道破秦寿打马虎眼的废话。

秦寿笑了笑没说什么，洪武带着婢女们端酒菜上来时，秦寿摇摇头表示无语，这些肉食者还真是什么都不忌口，秦寿直接拿起洪武沏好的茶漱口。

“贤婿，少在我们几个老家伙面前打马虎眼，你要开始打倭国了，俺老流氓家三个逆子，非去凑个热闹不可，要是你胆敢把他们晾在这里孵鸡蛋，你看着办！”

程妖精说话最直白，秦寿刚端起洪武晨起早茶漱口，程妖精的后面的话直让秦寿喷茶而出，干咳连连差点给滚烫的茶水呛到。

“哎哎，老流氓，你这话咋那么难听？什么孵鸡蛋？你家孩儿属老母鸡的？贤侄，莫要听老流氓疯言疯语，伯父我就一句话，上战场，伯父家孩儿不是弱者！”

尉迟敬德鄙视着程妖精狗嘴吐不出象牙的荤话，很直言豪爽说明来意，他的话至少有点中听，秦寿点点头没说话，等待李靖与李绩的意见。

见到李绩安然坐着，秦寿心生无力难以扭转局势，原本并州长史应该是他，现在李世民不知道脑门抽那根筋，居然委派名不见传的薛仁贵上去顶替，还能镇得住不安份的突厥吗？

“贤侄，伯父我与绩兄意思一样，希望能够借

此机会，历练一下德培他们，有贤侄你照看着，伯父很放心！”

李靖一开口，李绩颔首点头没有说话，通过他理所当然的笑意，秦寿已经知道他们两个早已串通好一气，强压担的重任让秦寿心情很繁重，自己成保姆了！

“岳父大人，三位伯父，你们心情小子理解，可小子如今也有难处，恐怕无法照应…”

“哦？贤婿，有何难处？痛快点，婆婆妈妈的，老流氓我甚是不喜！”

“嗯，不错，贤侄，有话直说，伯父我们帮得上忙的，定然义不容辞！”

秦寿灵机一动婉转的话，直让程妖精与李靖等人心中一紧，比起秦寿带着他们孩儿去打落后的倭国磨练下，好过跟随他们碌碌无为，爱子之心作祟难以割舍他们去冒险。

而秦寿则不同，去打落后的倭国，战力一般加上秦寿兵器精锐，又有强兵悍将随时保护，特别适合他们孩儿磨练增加见识。

现在秦寿有难处，他们当然要义不容辞帮忙解决，以确保秦寿没有后顾之忧，可以随时照应他们的孩儿安全，为人父母矛盾的思想乍现无疑。

“唉~还不是并州之事，皇上要抽调走小子得力大将去并州，奈何小子的大将已经熟悉水域作战…”

秦寿眼看时机已经成熟，秦寿把李世民调走薛仁贵的事说出来，连同并州不安份的突厥隐患说出来。

要是名不见传的薛仁贵真坐镇并州，秦寿不敢想突厥会不会犯浑，毕竟薛仁贵没有李绩的名气大，突厥拿薛仁贵练练手也有可能。

秦寿婉转说出李世民没有公布的消息，直让程妖精等人为之一鄂，说实在的，他们还真不知道有这回事！

皇上居然派一个名不正经传的人去镇守并州？还真让李靖匪夷所思，搞不懂李世民打什么鬼主意？按理来说应该是由他们几个去赴任长史重任！

“嗯，贤侄，无需担忧，此事容我等去与皇上谈谈！”

“不错，贤侄，如若实在不行，伯父我自荐亲自去镇守！”

李靖给了秦寿一个定心丸，而一边的李绩捋着短须，自告奋勇揽下重任的话，直让秦寿心里直乐，等的就是他们这句话。

“贤婿，你放心，要是他们两个话不敢用，老流氓我去闹，就不怕皇上不妥协！”

程妖精拍案而起爽快拍胸保证，更是让秦寿心定了不少，比起前者两人，程妖精这句话更有威信力，尉迟敬德虽然没有说话，可他裂牙大笑的表情，已经表明了心意。

“多谢伯父们，小子以茶代酒，先干为敬！”

得到李靖他们保证后，秦寿心宽了不少，目地已经达到，没有了顾忌心情大好先干为敬，这次够李世民麻烦的了。

‘想阴我？看谁阴谁？’秦寿一口气喝完杯中冷却茶水，有捣乱四人组在不怕李世民不妥协，秦寿冷笑着与李世民玩起小心眼，虽然暂时未知李世民用意，不过可以确定，李世民开始防范自己了！

第515章最佳损友

“你要当爹了？”

秦寿刚送走打秋风的四大恶货，还没来得及歇口气，李恪连夜从洛阳赶回来，带回秦寿震惊到无颜以对的消息，李恪这个家伙居然当爹了！

要是单凭他正室萧王妃怀孕了，秦寿还不至于如此，最无语的还是这个家伙运气咋那么好？捎带的两个妾室也怀上了，这让秦寿情何以堪啊？

想想自己娇妻成群，三年来才中标一个，而李恪倒是好一次三个，直让秦寿眼红到妒忌，此时此刻秦寿都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疲劳过度，导致生育下降了？

越想秦寿越觉得有这个可能，李恪典型温饱思淫，而自己天天熬夜发展长乐乡，要不就是隔三差五溜进皇宫，如此奔波夜猫子的生活，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的生活规律。

“寿哥儿，你啥眼神？恪弟就不能当爹吗？”

李恪郁闷着脸看向愕然失神大受打击的秦寿，有这样为人兄长的吗？自己喜当爹消息回长安，第一时间就想起秦寿，而不是皇宫内的老爹。

刚到长乐乡就迫不及待跳下马车，连去皇宫报

喜也没有那么积极，哪晓得秦寿这副表情，严重打击了李恪喜悦的心情。

“呃，不，不是这个意思，恪弟，你别误会，寿哥儿我可是妒忌你啊，说说看，你有什么心德？”

发现李恪幽怨的目光，秦寿清醒过来满脸歉意，化解李恪的误会，虚心讨教起李恪有什么独门秘方？这能力也太强悍了，秦寿想不取经也不行。

李恪在秦寿虚心讨教的诚恳，脸色阴转晴似的笑开眉，猥琐十足地与秦寿窃窃私语起来，李恪支招的心得，直让秦寿一阵无语，心里暗骂一声****啊！

“恪哥儿？！”

“嗯哼~漱妹，想恪哥儿没…”

李恪传授经验给秦寿的时候，李漱从大厅里面走出来，惊讶十足发现自己亲大哥回来，一惊一喜之下跑来，李恪站起来迎接的时候，秦寿一手蒙着眼。

“嘶~”

李恪突然间整个人躬低身子，脸涨红得好像熟透的虾米，脆弱部位遭受李漱野蛮一脚袭击，没反应过来的李恪还明白怎么回事，又遭到李漱拳打脚

踢几下，十分解恨地哼哼唧唧转身离去。

秦寿早就发现李漱的脸色，知道李漱心里有火，没地方发泄，倒霉的李恪正好是她的出气包，洪武大管家没少受这份鸟气，慢慢的洪武已经习惯了，练就了一身专业抗打能力。

“寿~哥~儿…”

“别看我，与寿哥儿我无关，走吧，带你去看样好东西！”

李恪幽怨目光看过来时，秦寿耸耸肩表示自己无辜，李漱疯疯癫癫的性子，秦寿早就领教过了，看李恪可怜兮兮的模样，秦寿摇摇头叹息一声，带他去看好东西。

看在秦寿有好东西的份上，李恪忍下受气的鸟气，跟随着秦寿身后，想要看看秦寿有什么好东西？

当秦寿带着李恪来到挂牌制衣坊的砖瓦屋，李恪给长方形的砖瓦屋惊呆了，目光痴呆地看着长十五丈，宽三丈的长方形厂房。

“女子重地？带把子的人免入？”

李恪收回惊讶目光，看到厂房虚掩铁皮大门挂着的鸡血警告牌，李恪抽搐着嘴角，僵硬着脸转过头看向秦寿，而秦寿则贼笑嘻嘻地用脚踹了一下

门，马上闪人到一边，留下目瞪口呆的李恪不知所措。

“找…啊？！”

“啊~”

大门敞开一瞬间，李怡然怒气冲冲提棍出来，一棍横扫傻站中间的李恪，待发现是李恪的时候，李怡然收住了不少力道，可那木棍还是结结实实打在李恪腰板。

惨呼一声的李恪差点眼泪飙出，目光愤恨地看向一边仰头看天的秦寿，李怡然手里木棍掉落地面，错手暴打到无辜的李恪，不知道如何是好。

“嗯哼~李大小姐，殴打王爷可是大罪，幸好吴王大人有大量，不跟你计较，乖乖地拿两套女性四宝出来！”

“想要好宝贝，配合点！”

秦寿厚颜无耻出现李恪旁边，勾肩搭背说出李怡然愤怒的话，李恪想要甩开不道德的秦寿，秦寿紧了紧手，一句窃窃私语话打消了李恪反抗。

李恪不知道秦寿所谓好宝贝是什么？但是看秦寿这么缺德牺牲自己讹诈李怡然，肯定是好东西，强忍着腰板的要命痛处，裂牙板起脸配合秦寿点点头。

“你们敢讹本小姐？！”

秦寿说出企图，李怡然涨红着脸，咬牙切齿怒视着秦寿与李恪，可她失手错打李恪是事实，要是李恪较真起来，她爹爹李靖也为难。

“什么叫做讹？这叫赔礼道歉，吴王很大肚量的，嗯？是不是？”

“嗯哼~”

秦寿厚颜无耻纠正李怡然的话，末了还用商量语气询问一边的李恪，强忍痛处的李恪干咳一声，点点头算是附和了秦寿的话。

“你们…”

李怡然在秦寿与李恪厚颜无耻狼狈为奸威胁下，眼角泛现出泪光，见到她这个模样，秦寿忍不住为之一鄂，玩过火了？

李怡然出乎秦寿意料哭着转身跑进去，留下面面相觑的秦寿与李恪，没过多久李怡然通红着双眼，拿出李恪瞪大眼的奇形怪状衣物，丢出来后转身关闭铁门。

“寿哥儿，这是啥宝贝？”

李恪一头雾水看着秦寿，裂牙蹲下身子捡起一个文胸，左瞄右瞄始终没有看明白，两个圆乎乎的加上细如绳的布带，是什么玩意？

“晚上睡觉戴着，保管你一觉到天亮！”

秦寿厚颜无耻地抓过李恪手里拿着的文胸，直接套在李恪头上，李恪恍然大悟地点点头，差点惹来过往的镇民们爆笑声，知道镇长在逗吴王识趣闪人。

“那这个呢？怎么怪怪的？”

最近有些失眠的李恪，在秦寿忽悠下，勉强接受了秦寿所谓宝贝，文胸挂在幞头的李恪，一脸好奇看着秦寿手里的三角形黑色薄如丝朦胧的玩意。

“穿在外面，你会变身无敌超人！”

“无敌超人？”

“对，要试试看吗？”

李恪一头雾水，在秦寿忽悠声之中，跃跃欲试地点点头，在秦寿强忍笑意指导下，怎么也撑不进去，秦寿发现李漱朝这边走来，趁李恪不注意拿起一套内衣裤闪人。

“啊？恪哥儿，你变态！”

“啊？漱…”

李漱发现李恪大白天在制衣坊门前猥琐女子内衣裤，惊呼一声粉拳打来，李恪还没反应过来，马上遭到胞妹李漱愤怒拳打脚踢，而罪魁祸首秦寿早已溜人了！

第516章两难决策

“养生技工？”

旧医馆里，秦寿到来孙思邈把手里的病人都移交给栽培出来的弟子，经过三年来的栽培，已经有三批上百人弟子可以十二个时辰轮流交换值守，真正达到永不停歇的救死扶伤。

而当秦寿提及养生技工，孙思邈头一次听闻大感惊异，在药童递来茶水后，虚心讨教起秦寿意思，什么养生技工？孙思邈还真是一头雾水。

“就是休闲养生之道，药王，养生技工不需要太高明的医术，只要大致懂得穴位，需要多长时间？”

“大致懂得穴位？这…”

秦寿没有说出自己目的，怕药王孙思邈知道了会接受不了，故而隐晦说出培养一事，至于干什么不劳他操心。

只要那些养生女技工熟记穴道便可，秦寿急需要培养一批标致养生女技工，吸引更多的长安权贵来消遣。

其实还有一点秦寿没有说出来，带点有色服务但又不完全是，把养生女技工全培养成刀片妹，勾

引权贵在长乐乡消费昂贵的货单。

比如一坛卖价五十文两斤装啤酒，按照现在的新货币，五块钱的贞观币，可以卖到二十以上，配合夜店高消费水准，专坑那些有钱没地方花的权贵子弟。

“大概一个月！”

孙思邈不知道秦寿心里打算，沉思片刻最后说出保守的时间，一个月，原本孙思邈想说半个月足以，心思紧密的孙思邈怕出现差错，故意增多时日。

“呵呵~~那好，这事就交给你了，对了，帮我把把脉，最近也不知怎么回事，腰酸背痛的厉害！”

秦寿一脸尴尬地把自己症状说出来，其实不用看秦寿自己也知道，肾虚了，家里几位娇妻想生娃想疯了，夜夜宵歌铁人也禁不住榨取。

这个秦寿不能怪她们，只能怪自己没有节制，仗着年轻方刚过度挥霍精力，熬夜伤身已经是大忌了，还要房事过度，天天吃补药也补不回来。

“唉~肾虚！”

孙思邈替秦寿把了一会脉，摇摇头叹息一声，用肾虚两个字回复秦寿，秦寿一脸尴尬地收回手，

早就知道是这样的结果。

“有何办法？”

“节制房事！”

噗通一声，秦寿给孙思邈的回答彻底打败了，孙思邈这句话简直就是说了等于白说，以现在自己的情况，有可能节制得了吗？

“调和阴阳则精神充旺，邪不能侵，得保健康，然而调和之道，须顺时以养阳，调味以养阴，使阳气固密、阴气静守，达到内实外密…”

孙思邈没有在意秦寿接不接受，以他现在的这个情况，除了节制和进补，还真没有办法短时间内见效，对于秦寿娇妻成群，孙思邈表示很无语。

“没有其他办法了？”

秦寿不死心问了一句，孙思邈沉吟片刻，很遗憾地摇摇头，阳气亏损这玩意，不是说补就能够补回来的，需要慢慢调理才行。

气馁的秦寿摇摇头转身离去，留下宛然叹息的孙思邈，男人，始终逃不出色字一把刀，爱莫能助的孙思邈也没有办法，他又不是神仙。

游离浪荡了一天，秦寿把夜场选址交给贺明还有燕宝寿两父子处理，好不容易熬到日落黄昏，秦寿先行一步进城，事先到达潘安隐居的地方。

秦寿的到来想干什么？潘安心里一清二楚，把昨日与今日的消息一同交给秦寿后，先休息等待深夜降临，心不在焉的秦寿没有心情去看这些。

亥时一到，秦寿马上迫不及待溜进掖庭宫，与潘安分道扬镳后，直奔阴妃寝宫，当秦寿混进阴妃寝宫后，担惊受怕的阴妃松了口气。

“真怀上了？”

“嗯~”

阴妃满脸忧心忡忡很确定地点点头，秦寿整个人石化了似的一屁股坐到阴妃香榻，虽然有过这样的心里准备，可没想到事情真发生了，还真让秦寿有点措手不及。

秦寿的表情阴妃看在眼里明在心底，很正常的心态，换成是谁也会是这样，偷情的后果就要付出代价，只是这个代价太大了！

“事到如今也只有一个办法了，你借口思儿成疾去齐州！”

“啊？秦郎，这，可行吗？”

说实在的老公老婆称呼阴妃不怎么习惯，当得知秦寿安排后，阴妃不可思议地看向秦寿，总觉得秦寿这个主意有点不靠谱。

可眼下这种情况，也只有按照秦寿办法去做，

要不然还真没有其他法子了，再过一段时间，只要是有眼的人，都可以发现她的异状。

“只能这样了，而且你远离皇宫是好事，随便找个借口呆个一两年再回来，齐王那边已有安排，就是需要你配合一下！”

“秦郎，你说，只要能够保住佑儿，妾身做什么都可以！”

当秦寿提及李佑的事，阴妃心中一紧，迫不及待地看着秦寿，看看秦寿有什么好主意？现在李佑的情况，基本与秦寿说得一模一样。

“狸猫换太子！”

“狸猫换太子？”

秦寿说出莫名其妙的话，阴妃先是一愕，没有理解过来秦寿话里意思，更不明白什么是狸猫换太子？

“这事以后你就知道，你只需要了解便可，安抚齐王的情绪，剩下来的事本郎君自然会办妥！”

秦寿叹息一声，想了整整一夜，秦寿才想出最绝妙的办法，只要阴妃到了齐州安抚好李佑，剩下来的事交给丁不二处理，秦寿相信李佑不会重复以往的道路。

然而这一切需要阴妃配合，需要她安抚李佑，

这样秦寿才能够保障李佑走上正途，而不会发生弑师死罪，当然还有一个祸害也要铲除。

“当然，你的大哥留着也是祸害，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啊？这…”

秦寿在阴妃犹豫不决的时候，说出阴妃难以接受的话，而秦寿最后抹颈的动作，更是让阴妃不能接受，弑兄她想都没有想过。

阴妃更没有想到，秦寿居然会支出这样的阴招，两边都是阴妃的亲人，而秦寿只能给她一个选择，是要齐王活着还是要她兄长活着？

“齐王与你兄长之间，你自己做选择吧，想通了郎君在你离开长安时，城外等你！”

“秦…”

秦寿给阴妃考虑的时间，阴妃想要说些什么，可惜秦寿早已闪人，饱受煎熬的阴妃失眠了，整整一夜无法入眠，给秦寿带来的消息彻底失眠。

第517章倭国局势

　　次日清晨，秦寿睡到自然醒的时候，慵懒地舒展了一个懒腰，看了眼空荡荡的床边，秦寿忍不住自嘲一笑，自己连习惯早起娇妻们一半都不如。ｗｗｗ．．ｍｅ

　　作势爬起的秦寿突然感到一阵眩晕，腰酸背痛的刺痛随之而来，想到昨夜劳累过度，秦寿大感头疼地轻拍额头，完蛋了，妻妾成群也不是什么好事！

　　‘节制，以后要节制！’强忍着痛处的秦寿打定主意，要节制一下房事过度，要不然自己还真会三十岁未到就先夭折了！

　　“唉~现在终于明白，在古代越有钱有地位的人为什么那么短命了，红颜祸水啊！”

　　自嘲一笑的秦寿双手捂着酸痛后腰，脚步虚浮地走出房间，开始妒忌起有爹就是好的生活，最起码不用像自己一样，一天十二个时辰，最少有七八个时辰忙个不停。

　　秦寿此时此刻终于明白一个道理，家大业大同时责任也大起来，管理那么多的人口，还真不是想象之中那么简单，更不是什么都丢给手下办，自己

可以安枕无忧。

“镇长，大事不…”

“贺明，有话赶紧说，趁我没发怒前！”

正打算洗漱的秦寿，在贺明急匆匆闯进来大呼小叫打断声之中，阴沉着脸色转过头，愤怒地怒视着乌鸦嘴贺明，每次他出现大呼小叫大事不好，秦寿就知道他没好事。

洪武紧随其后出现贺明身后，早就提醒贺明了，可禀性难移的贺明还是一如既往冒失，这下好了惹恼心情不爽的秦寿，贺明这简直是自找麻烦。

“夜场空地问题，以前旧址房屋，村民们不肯退步，说什么要…”

贺明在秦寿愤怒目光之中，一口气把夜场定在长乐乡旧址村内事说出来，拥有房屋地契的蚕农们得知贺明要征收旧房屋，各个索要补偿费用。

虽然现在村庄旧址已经无人居住，可蚕农们养蚕已经养了好几年，这会儿说征用就征用，他们自然不乐意，非要贺明补偿他们迁走费用。

“强迁，不服的赶出长乐乡！”

“啊？哦，好！”

面对蚕农们贪得无厌的想法，秦寿很是无语，这下家伙只顾个人利益，丝毫没有集体荣誉感，二

话不说一句强迁，还丢下狠话谁敢闹事赶出长乐乡。

面对秦寿没商量的命令，贺明领命照办跑出去，洪武紧随其后离去，不敢去惊扰心情不好的秦寿，更不敢去招惹。

“一群无知莽夫，看来要完善一下管理制度…”

贺明大清早带来晦气消息，心情欠佳的秦寿琢磨着要加强完善长乐乡管理，最基本的要树立一个规矩，无规不成方圆。

打定主意的秦寿急匆匆洗漱完，连早饭也没时间去顾忌，一头钻进书房内筹划完善镇管理制度，筛选一下人才管理日渐增多的镇民。

“秦郎，娘她不肯从爹爹府里回来，说什么要在爹爹旧址府里终老，这可如何是好？”

秦寿在书房内筹划着镇内管理制度，程紫苑端着秦寿早饭一脸忧心忡忡走进来，把贾蓉守寡三年胡壮公府事说出来。

“不回来？！”

经过程紫苑提醒，秦寿才想起自己娘亲在老爹府里守灵三年的事，当仙儿与钱羽馨捧着徐州一大堆账务走进来，秦寿更是头疼不已。

长乐乡已经够麻烦了，现在又添乱似的多出一个徐州，秦寿有上吊喘不过气的荒谬感，打心底搞不懂李世民打什么鬼主意？

按道理自己继承了老爹爵位，徐州都督也应该另谋人选过去担当，可李世民好像忘记徐州似的，害得秦寿不得不接手老爹的徐州管理。

“仙儿，羽馨，把这些交给燕敬嗣！”

“哦！”

仙儿与钱羽馨在秦寿头疼挥手下，两女互视一眼拿起徐州账务走出去，按照秦寿的吩咐把账务转交给燕敬嗣。

“紫苑？还有事？”

程紫苑没有离去，秦寿大感好奇抬起头看向程紫苑，只见程紫苑拿出一张巴掌大的纸条，在秦寿疑惑目光之中，什么话也没说直接递给秦寿。

“倭国长崎兵力布防图？”

秦寿拿起程紫苑先看过的卷纸，里面是缩小的倭国长崎岛兵力布防图，简单的地势用黑点标记出倭国长崎岛的兵力布置。

“先锋夏侯墩打探回来的消息，经过前哨传递回来的，地势图估计过一两周会有消息…”

程紫苑把探子送回来的消息如实说出来，连倭

国变成三股势力的事也交代出来，经过程紫苑说出实情后，秦寿从书桌底下拉起掩饰石板。

找出倭国地图仔细查阅对照，大致已经了解到长崎岛的兵力情况，根据夏侯墩带回来的消息，大致掌握到了倭国最新情况。

“倭国这次算是多灾多难了！”

秦寿忍不住感叹连连，为倭国混乱的局势感到庆幸，还真是赶对时间与机缘了，倭国内忧外患，内斗不断毁灭是迟早的事。

佐伊拥兵六万多，长崎驻守一万，大本营熊本拥有两万大军，鹿儿岛拥有八千，宫崎九千，福冈拥有九千，大分拥有七千左右兵力，与皇室正统拥兵五万间人皇女的山口与爱媛展开了划分界限对立。

而北部福岛与山形以上地盘，皆由中立派幕僚府静冈草掌控，通过夏侯墩等人潜入一段时间了解得知，现在佐伊与间人皇女都在争夺拉拢静冈草。

佐伊与间人皇女僵持的局面，就等北部拥兵八万静冈草做出决定，要是他与佐伊达成协议，间人皇女左右逢敌必死无疑，要是间人皇女得到静冈草支持，佐伊也只能鱼死网破抗争到底。

“秦郎，你打算什么时候进攻？”

程紫苑有些兴奋地看着秦寿，以现在倭国情况，攻打是最理想的时机，那蠢蠢欲动的心情，可以看出她也想去参战，可惜她现在的身份，注定无缘参与到其中，秦寿也不会放任她去。

“不急，入冬前在开战也不迟！”

“为何？”

秦寿自信满满的话，很是让程紫苑匪夷所思，要不是秦寿布局井井有条，程紫苑甚至要怀疑秦寿懂不懂指挥大局？

“以后你便知道了，去帮郎君通达李怡然，尽快多准备将士人手两套御寒衣！”

“好吧！”

秦寿不说出来，程紫苑也无法得知秦寿打什么算盘，在秦寿保密的安排下，程紫苑只能气馁地听从安排。

第519章公平交易

“要本将军亲自去？”

次日清晨，秦寿还没睡醒，洪武就敲响房门惊喜睡懒觉的秦寿，得知虬髯客又来了，秦寿睡意全无走出去招待，当虬髯客告知闫涛要秦寿亲自见他，他才肯再次出山，秦寿一脸愕然失神。

什么玩意？架子那么大？秦寿直接给闫涛逗乐了，虬髯客见到秦寿逗乐了，整个人松了口气，说实在的虬髯客还真怕秦寿知道了会大发雷霆。

得知闫涛玩起拥才自重，秦寿没有生气反而更加有些期待，能够玩那么大的谱反考验自己的诚意，秦寿更加志在必得手下闫涛这个人物。

“张兄，稍等片刻，本将军去准备一下！”

“是，将军！”

秦寿想了想还是决定去见见闫涛这个人，既然他玩反考验，自己就应他无聊的刁难，亲自去会会他，看看这个闫涛是否值得自己亲自邀请。

两刻钟过后，洗漱完毕的秦寿与虬髯客坐上黑牛准备的马车，直奔长安城南方向，一路上秦寿与虬髯客谁也没有说话，静静地在马车内静坐。

虬髯客搞不懂，秦寿有蒸汽车，为何还乘坐落

后的马车？一路上欲言欲止的虬髯客，想问不敢问，一直憋着心里搞不懂秦寿怎么想的。

通济坊，长安最有名的贫民窑地，也是出了名的脏乱差地方，与它相邻的曲池坊确是属于富丽堂皇的烟花之地，一贫一富的相差，让人有种隔街如隔山的错觉。

秦寿的马车与护卫队到达通济坊的时候，通济坊内贫民们顿时哗然一片，里面的贫民们很大部分都受过长乐乡恩惠，自发自觉跑出来迎接秦寿到来。

“秦将军！”

“秦将军…”

黑牛与护卫们不得不出动阻挡热情的贫民们，以防有刺客混入贫民内对秦寿不利，虬髯客咋舌不已地看着人头汹涌的贫民们，他们感恩戴德的热情，全都发自内心没有丝毫做作。

秦寿笑脸相迎地拱手抱拳还礼贫民们热情，见到皮包骨的贫民们，秦寿心里百般不是滋味，有心想要帮助却力所能及。

贫民，不管什么时代都会有，包括后世经济发达也是如此，一个国家都没有办法改善他们生活，更别提刚发展起来的长乐乡。

粮草秦寿暂时不缺，可秦寿也不会大发善心什么，对倭国开战在即，粮草消耗是十分巨大的，而且运输过程也会消耗一些，真正到达战场的粮草，也只会是所剩不多。

见到这些贫民们样子，秦寿开始担忧起粮草挽带问题，大批粮草出动运输，沿途走海运势必会遇到大风大浪，麻烦不说还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将军，到了，就是这里！”

“嗯？到了？”

虬髯客提醒走神的秦寿，从走神清醒过来的秦寿，愕然地看着虬髯客手指的破屋，残破的篱笆门楼摇摇欲坠，经过风霜雨打门楼甚至出现白蚁蛀空的痕迹。

黑牛小心翼翼地敲响破烂门楼，生怕自己用力会把门楼敲倒，也难怪黑牛会如此，轻轻敲门期间沙尘哗啦啦声从门楼上面掉落下来。

“来了，来了！”

破烂门楼里面传来沙哑的回应声，秦寿皱着眉头后退一步，两侧的护卫走到门楼两边，防止摇摇欲坠的门楼倒塌惊吓到秦寿，虬髯客摇摇头叹息一声。

“你们是？秦将军？”

闫涛打开院子大门的时候，愕然地看着牛高马大的黑牛，在看两侧的护卫，闫涛猜测着黑牛的身份，虬髯客昨日来过，现在又有黑牛出现，下意识把黑牛当做秦寿。

黑牛裂牙笑了笑错身让开，露出挡着身影的秦寿，闫涛恍悟过来尴尬地通红着脸，拱手作揖抱拳的时候，秦寿大度十足地挥手打断闫涛的客套。

秦寿打量着闫涛，三十多岁的中年人，中等身材，四方脸庞，眉毛浓黑而整齐，浓眉下边，闪动着一对精明、深沉的眼睛，尴尬笑时，露出一口整齐微白的牙齿。

“你就是闫涛？”

“是的，秦将军，里面请！”

秦寿的问话，闫涛不吭不卑地拱手抱拳，发现昨日登门拜访的虬髯客呆在秦寿身后，闫涛确定了秦寿的身份，客套十足邀请秦寿里屋坐。

秦寿点点头，在闫涛错身让位下，眉头不皱跨进破烂的门楼，虬髯客与黑牛一左一右跟随秦寿身后，护卫们逗留门楼外面。

闫涛破烂木屋外表看起来很残破，可屋里却是一尘不染，家具虽然有些破旧，可却摆放的井井有条，很难想象他是虬髯客口里所说的酒鬼。

“闫涛，本将军也不废话，可否有兴趣来长乐乡？为本将军办事？”

秦寿待闫涛亲自斟白开水招待下，在闫涛目光直视之中，没有嫌疑一口气喝完，末了开门见山说明来意，豪爽直言没有拖拉直让闫涛刮目相看。

“承蒙秦将军瞧得起，闫某感激不尽，但是闫某想要知道，秦将军夜场用途何在？”

闫涛似乎也是爽快之人，也没有拖拉直言不讳询问秦寿夜场用意，秦寿肯放下身段亲自前来，而且还是大清早赶来，光是这份心足够打动有心考验秦寿诚意的闫涛了！

更何况长乐乡闻名长安已久，闫涛原本想要试试看，秦寿是否跟传言一样，现在已经证实了，秦寿跟传言一样重视人才，为了人才不屈委身前来。

“专宰钱多人傻的权贵，掏光他们身上的钱，光是这一点不够吗？”

秦寿眯起眼看着闫涛，通过他死灰复燃的目光，秦寿已经知道他心动了，嫌不够的秦寿再次用语言刺激闫涛，把他隐埋已久的雄心壮志激发出来。

“好，如若将军帮闫某报仇，闫某今生命归秦将军！”

“呵呵~~有何不可？大理寺等候着！”

闫涛爽快答应下来，末了附加隐藏心里已久的一个条件，闫涛的豪爽秦寿自然不会让他失望，十分痛快答应下来。

他的情况秦寿早已知晓，一个衰落的小权贵，在秦寿眼里跟蝼蚁没有什么区别，掳来给闫涛杀了也是分分钟钟的事。

“闫某参见将军，今后闫某命就是秦将军的！”

“好，好...”

得到秦寿痛快的决定，还把仇人已经丢进大理寺，闫涛目地已经达到，双膝跪地臣服秦寿，在秦寿开怀大笑扶起下，闫涛回房收拾行囊。

第520章阴损的李恪

“收回粮草调动了？”

“是的，皇上！”

眨眼三日时间过去，皇宫甘露殿内，李世民得到严统领回报长乐乡粮草调动的消息，大感意外之余又觉得不可思议，搞不懂秦寿这是闹哪出？

经过秦寿透露消息，李世民得知秦寿要在入冬前开始侵略倭国，虽然搞不懂秦寿为什么要选择作茧自缠的入冬，可他开始动倭国布局，李世民算是勉强接受了。

要不是碍于面子上不插足此事，李世民早就催促秦寿赶紧动手了，把倭国怀璧其罪的上品百草经抢回来，这也是唯一救治李丽质的医书。

李丽质隔一个月回宫一次探望，她的病情复发越来越明显，李世民看了也揪心，要不是秦寿要打万全之策战略，李世民还真会催促秦寿赶紧动兵。

现在秦寿又回调出动的第五批粮草，李世民想不奇怪才是怪事，他的每一批粮草出动，李世民都有眼线盯着，全都押运到泉州一带存放。

“这家伙玩什么把戏？”

李世民挥退严统领，自言自语合上严统领带回

来的消息，搞不懂秦寿这是要闹哪出？哪有调出去的粮草，还要临时召集回来的？

“微臣参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

“侯爱卿免礼平身！”

侯君集在感恩戴德拜谢平身，在李世民赐座下落座一边，等待李世民发话，而李世民什么话也没有说，薛高接过李世民递来的奏折递给侯君集。

“一年小考三年一大考，不及格降职留观守？”

侯君集接过薛高递来的奏折，带着一头雾水打开一看，大吃一惊不可思议起来，还真没想到李世民会变革这样怪异的科举。

废掉以前之乎者也废话论，以考生亲身体验概述民生，划分对应官职出考题，完全杜绝了读死书的无用书生，侯君集有些颤抖差点拿不稳奏折。

‘又是姓秦的出馊主意！’侯君集见到奏折后面秦寿的大名与时间，顿时脸色大变，忍不住暗骂秦寿没事找事，净给自己添乱添麻烦。

侯君集完全没想到，秦寿三年前就提及科举变革，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李世民一直没实施，现在才开始实行科举变革。

侯君集相信，要是真的执行科举变革，势必会

引来一场文学界地震，现在李世民找他，无疑是要开始实行文学界地震了！

“皇上，这…”

“侯爱卿，一个月后，朕要全大唐学子们都知道，如若不然，你吏部尚书撤了！”

侯君集还想说些什么，李世民挥手打断侯君集的废话，不容置疑地强迫侯君集办好此事，办不好撤掉侯君集兼职吏部尚书的官位。

“是，皇上！”

侯君集脸色发黑地拿起奏折告退离去，这奏折无疑是烫手的山竹，要是办不好的话，撤掉了吏部尚书一职，无疑是对太子对他非常不利。

侯君集之所以能够给李承乾重视，全凭他吏部尚书一职，源源不断地替李承乾坐收新的势力新人，如今李世民变革科举，无疑是把李承乾逼上了绝路。

“唉~”

李世民看着侯君集离去背影，秃废十足地叹息一声，懊悔不已没有提前听从秦寿意见，及早变革科举培养一批新的年轻化官员。

历经一个个老臣相许离去，不是卒就是进入老年化，新生面孔极少见到，甚至有些老臣一人担任

多职，要是哪天嗝屁一个，又空出位置又麻烦了，如此下去也不是办法，科举变革火烧眉急。

李世民在甘露殿内愁眉苦脸担忧国事，而李恪则带着萧王妃进后宫，一来李恪借口看望抚育自己的奶娘，二来见见阔别已久的小尾巴李治，三来指使萧王妃宣传一下秦寿的内衣。

“恪哥儿，这是何物？”

墙头草李治热情招待阔别已久的李恪，待李恪****笑着拿出长乐乡特产内衣的时候，李治一头雾水拿起粉红色的文胸，摸不着头脑看着一脸坏笑的李恪。

“嗯哼~这个嘛，叫做失眠者的福音！”

“失眠者的福音？”

李治半信半疑地看着李恪，总觉得李恪笑得太邪恶了，可一时间又说不出李恪哪里邪恶了？拿着丝绸制成的文胸，左看看右看看，始终没有看出有何用意？

“哎哎~~没文化真可怕，是这样用滴，怎么样？”

李恪强忍着笑意夺过李治手里反复研究的文胸，邪恶地变相整治李治，替李治戴在头上蒙住双眼，故作认真语气询问李治效果如何？

“黑！”

李治傻乎乎地回应李恪的话，左右晃动松垮垮蒙着双眼的文胸，凉亭外面路过的宫女们见到李治模样，差点止不住笑意笑出来，强忍着李治滑稽的动作，宫女们急匆匆路过离去。

“黑就对了！晚上带着保管你一觉天亮！”

“当真？”

李恪理所当然的忽悠话，李治一脸惊喜地看着李恪，说实在的李治最近给长孙无忌通气的事，搞得心烦意燥失眠了好一段时间，现在有这个好宝贝，自然心中大喜了。

“那这个是？”

李治舍不得摘下李恪的心意，别起挂在头上的文胸，差点让李恪笑翻地上，在李治好奇手指三角内裤时，李恪强忍着笑意干咳一声。

‘太坏了，我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坏了？’李恪看着傻乎乎的李治，闪过一丝愧疚的心里想法，可想到给秦寿整治的那么惨，现在整治一下跟屁虫李治也不过分！

“穿在外面，你会有自信心爆满的感觉！”

“啊？这么神奇？小治试试！”

李恪继续忽悠李治，迫不及待的李治在李恪忽

悠声之中，不疑有他在李恪传教下传上，勒得紧紧的让李治觉得有些别扭，特别是颜色鲜艳的大红色。

看到李治傻乎乎的还真相信，李恪肠子差点笑抽了，怕李治意识到自己整蛊他，李恪憋红脸止住自己没有笑出来。

“恪哥儿，你这是？”

不知道李恪整治自己的李治，别起松垮垮掉落下来的文胸，傻乎乎地看着涨红脸的李恪，一头雾水搞不懂李恪怎么表情怪怪的？

“嗯哼~小治，你好好体验一下，自个去宫里溜达一圈，恪哥儿有事先去看望奶娘！”

“哦，好，好的！”

忽悠李治去溜达，李恪逃似的离开凉亭，留下懵懂无知的李治挠着头，得到新玩意有些迫不及待地去显摆炫耀。

第521章大开眼界的素质

眨眼一周时间过去，闫涛如约前来，大仇已报心愿已了，闫涛更是死心塌地替秦寿办事，经过秦寿灌输新的知识，跃跃欲试地开始执行。

而秦寿大手笔一下子给他二十五个头批手下，更是让闫涛惊喜不已，虽然只是打杂的，可已经足够了，而秦寿又拥有私人的奴隶手下，更是让闫涛不敢小觑。

而接客用的青楼女子，秦寿全用高句丽或异国他乡女子，让闫涛见到了秦寿的夜场不一样，有些期待秦寿夜场的开业那天到来。

长乐乡糕点作坊，经过月饼与蛋糕还有面包之类打响名气，秦寿组建了一个长乐乡糕点作坊，由长乐乡原住民马巍，四十多岁有二十年做胡饼经验来管理。

撤回第五批粮草后，秦寿就开始琢磨易挽带的干粮，经过反复思考后，最终借鉴压缩饼干原理，自己制作高浓缩的饼干，一个一百克的饼干相当于二两饭和一些青菜肉类的份量。

“高浓缩饼干？”

马巍一脸愕然看着秦寿到来，一头雾水不解秦

寿所谓的高浓缩饼干意思，把手里烘烤面包之事交给二十多名打下手的手下，亲自招待安排任务的秦寿。

“记住配方，膨化粉，白糖，食用油，食盐，芝麻，水，更制作面包一样，只是要反复烤多一次...”

马巍不假思索就地取材，用白花花的面粉洒在一张空置台面上，写下秦寿想出的高浓缩饼干配方，马巍不疑秦寿想出的配方，现在制作的糕点，全都是秦寿想出来的配方。

“镇长，那个比例多少？”

马巍待秦寿交代完烘烤过程，点点头看着台面上写下来的配方，想起最重要的材料比例，马巍虚心地向秦寿讨教比例。

“不记得了！”

噗通~马巍直接倒地给秦寿不负责的话打败了，没有比例他哪里做得出来？马巍艰难地从地面爬起来，无病呻呤一声，感情秦寿说了这么多都是白费口舌！

“只记得一点，膨化粉十斤，白糖两斤左右，食盐50克，食用油好像是多少来着...”

“将军，吴王殿下来了！”

秦寿试图回忆着压缩饼干的配料比例，过了这么久早已忘记了，马巍一脸无语地记下秦寿不确定的数目，直到洪武从外面走进来，打断了秦寿回忆。

“你先想办法自个慢慢琢磨，糕点之事交给手下去弄！”

“是，镇长！”

秦寿不负责的话交代完闪身离去，马巍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接下秦寿交代的烫手任务，还真是头一次听闻如此奇怪的作法糕点。

“镇长，等等，那个膨化…”

马巍想起膨化粉是啥玩意？可他的话还没说完，不负责的秦寿早已跟着洪武开溜了，留下马巍抓头挠耳，先想办法处理好秦寿给出的高浓缩饼干配方。

“寿哥儿！”

“少来恶心，有何事？”

秦寿刚回到城堡大厅，李恪热情地作势要拥抱，一脸恶寒的秦寿推开热情的李恪，没好气地大翻白眼，问清楚李恪的来意。

“寿哥儿，你这是什么态…好吧，好吧，恪弟已经替你打通皇宫内的效应，后宫不少妃子…”

李恪在秦寿没好气的责问声下，刚想唠叨些废话，接触到秦寿不善的目光后，马上作势投降说明自己的来意。

当得知李恪把女性三宝宣传到皇宫后宫内，秦寿心中大喜，缺的就是皇宫后院内那些妃子们的长期顾客，那可是很大的一个消费集体！

女性三宝只是探路石，后面还有源源不断的改良女性用品，抢占皇宫后院富得流油的妃子们钱财，而萧王妃就是最好的代言人。

“好，哈哈~~实在是太好了！”

李恪带来的消息，还真是秦寿最想听到的消息，抢占了皇宫后院一席之地，到时候就是权贵们的贵妇们，有皇宫后院的妃子们做领头羊，减少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寿哥儿，听闻你准备办夜场？”

李恪没有兴趣知道下一步的计划，最关心的还是秦寿要办夜场的新事儿，好打听的李恪，得知秦寿要办什么不夜城的夜场，心挠得痒痒的。

“嗯哼~当然，还在培养之中，怎么有兴趣去瞧瞧？”

“那感情好！”

秦寿干咳一声，没有隐瞒夜场的事，反正也没

有机密可言，秦寿的话一出，李恪马上打蛇上棍，想要提前见识夜场地址等等相关消息。

经过李恪解释，秦寿无语地得知，原来李恪又摊上吹虚无聊事，一回来就没有安宁，跟一群无聊权贵子弟们吹嘘，自己消息最灵通。

鉴于李恪帮助自己那么，秦寿豪爽地答应了李恪的要求，带着他去看看夜场开建的地方，还有高等素质的训练服务员的地方，以满足李恪争当灵通王愿望。

秦寿带着好奇李恪走到培养服务员训练场地，当然少不了正在开建之中的夜场，旧址村庄大门早已封闭，舟子卿亲自拦下拆村庄变夜场的大任。

经过尘土飞扬的拆屋场地，李恪跟着秦寿来到训练服务员的地方，李恪终于见到他目瞪口呆的高素质训练，青楼出生杂役闫涛按照秦寿的宗旨，训练一群夜店综合素质优良的杂役服务员，以顾客至上为基础准则。

“我们的口号是？”

“夜店是我家，人人都爱他，客人是爹娘，坑爹把钱花！”

闫涛扯起喉咙高呼一声，二十五名服务员亮起高亢嗓音，贱无止境的口号惊呆了李恪，整个人傻

了眼张大嘴巴，然而闫涛后面的话，更是让李恪惊讶到顶点。

“我们的宗旨是！”

“打不还口，骂不还手，有钱大爷，没钱孙子...”

二十五名服务员整齐一致的口号，更是让李恪嘴张大到可以塞进鸡蛋程度，而秦寿则笑而不语，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夜店秉承给客人至高无上的感觉。

“报数！”

“傻瓜，垃圾，白痴，废物，怂蛋，二货，蠢材，笨蛋...”

噗通~李恪崩溃到极限，彻底给接受过短暂三日严格军训的服务员打败了，更是对秦寿洗脑式训练佩服到极限，见过牛的没见过这么没节操的！

“恪弟，如何？”

“寿哥儿，恪弟，心服口服！”

面对秦寿无耻的问话，李恪只能竖起拇指头表示衷心佩服，夜店有这样无节操的服务员，李恪忍不住有些期待起来，期待着秦寿夜店的开张！

第522章鱼的灵感

“恪弟，你确定不是开玩笑？”

带着李恪溜达一圈回来后，当李恪提及李治的破事，秦寿一脸无语地看着李恪，想要确定李恪不是脑门抽了，要自己帮懦弱的李治。

现在都什么情况了？李恪居然同情他的跟班小弟，熬不过他的请求，跑来请秦寿出主意，李恪在秦寿责问目光之中，一脸尴尬地挠着头。

“呃，那个寿哥儿，能帮就帮，帮不了就算了！”

面对秦寿大翻白眼的目光，李恪迟疑了一阵，打心底有些同情李治遭遇，看看秦寿有没有办法解脱李治的麻烦，有办法最好，没有办法他也尽力了。

秦寿摇摇头叹息一声，现在这种情况秦寿不能帮李治，要是帮了李治，势必会引起长孙无忌变动，到时候他变动了，秦寿还真会变得束手束脚。

如今情况按照历史轨迹走向，秦寿暂时不想去破坏，只要在关键时刻，打长孙无忌一个措手不及，一击致命给予他永无翻身之日，要不然倒霉的就是自己。

李恪不知道秦寿心中想法，见秦寿没有帮忙之意，也就没有在强求什么，只能宛然叹息一声，唠叨了一些琐碎事，最后商议好短暂协议，李恪匆匆告辞离去。

“太天真了，恪弟，你还真是会够找麻烦！”

目送李恪离去的背影，秦寿头疼不已地揉着额头，只能用假天真来形容李恪这个家伙，眼下什么形势他心里最清楚，要自己帮李治，不是自找麻烦吗？

无奈的秦寿摇摇头叹息着，直到贺明急匆匆走进来，秦寿才从头疼之中清醒恢复过来，一头雾水看着满脸担忧的贺明。

“有事？”

秦寿一脸怪异看着欲言欲止的贺明，这不是他的本性，按照以前他早就大呼小叫了，很少见他这副模样，忍不住让秦寿有些好奇起来。

“镇长，你去瞧瞧鱼塘吧！”

“鱼塘？怎么了？”

贺明说出鱼塘的事，秦寿更是大感好奇，而贺明支支吾吾着什么也没说，只是希望秦寿自己亲自去看看，带着疑惑之色秦寿亲自去看看鱼塘。

路上贺明一句话也没有说，在前面带路，秦寿

大感好奇鱼塘怎么回事？直到到达鱼塘的时候，秦寿才发现八个村民们一脸忧心忡忡的。

“镇长来了！”

“镇长，你快瞧瞧，这鱼没法卖了！”

“就是啊，镇长，现在鱼价大跌…”

村民们见到秦寿到来，第一时间围上来，七嘴八舌诉苦长安鱼价大跌的问题，导致他们八人的三亩鱼塘积累了一大堆鱼。

搞清楚事情真相的秦寿马上头痛起来，鱼价大跌还真是有些预料之外，而养鱼户村民们就靠这鱼塘里的鱼维生，要是鱼卖不出去，他们一年到头几乎没有什么钱赚。

现在碰上鱼价暴跌的事，养鱼户村民们哭得眼泪差点飙出，贱卖的鱼亏本，要是不贱卖更是收不回本钱，一年到头几乎伺候鱼塘里的鱼。

“肃静，肃静，本镇长，好好调查一下！”

受不了一群渔户村民们哭哭滴滴的模样，秦寿大感头疼地挥手制止他们骚动，事情没有搞清楚前，秦寿不敢枉然断定下定论。

安抚好激动过度的渔户村民们，秦寿头疼不已地转身离去，鱼价暴跌是秦寿没有想到的事，按照现在刚开春，鱼价会掉很正常，可也不会掉的如此

离谱？

午时，当洪武送上长安城内潘安反馈回来的消息，秦寿顿时一阵哑口无言，沿海一带出现十年难得一遇的鱼潮，导致沿海鱼类不少涌进长安，压下了淡水鱼价。

“洪武，去找王海和贺明前来！”

“是，将军！”

迫于无奈，秦寿只好出动罐头鱼想法，黄豆存储量足够，可以开始自主生产豆鼓了，等待之中秦寿在书房内翻找北魏时期贾思勰著作，农业科的齐名要术。

“将军！”

“镇长！”

两刻钟过后，王海和贺明先后赶来，一头雾水看着秦寿拿着齐名要术反复专研，王海和贺明到来后，秦寿放下手里的齐名要术。

“王海，本将军要制作铁皮管头，长12厘米，宽8厘米，高6厘米，铁皮不需要太厚，需要多长时间？”

“长12厘米？宽8厘米？高6厘米？”

王海在秦寿问题下，愕然失神片刻自言自语重复着秦寿尺寸，不知道秦寿要弄这么奇怪长方形铁

皮盒子做什么？

“启禀将军，大概要三个时辰！”

王海保守说出秦寿奇怪长方形盒子成型时间，其中还是省去熔铁时间，要打造不漏的奇怪长方形盒子，还真需要一点时间。

“很好，你找二十名学徒匠工，专门负责制作铁皮罐头，越多越好！”

“是，将军！”

王海也没问秦寿做这么多铁皮盒子做什么，领命告退离去，留下贺明站在一边，等待秦寿的安排，也不知道秦寿找自己做什么？

“贺明，渔户们鱼塘里的鱼，本村长以他们以往出货价格全要了，叫他们放心！”

“是，镇长！”

秦寿收完渔户们的鱼贺明松了口气，至于秦寿要那么多鱼做什么？贺明没有兴趣去知道，正打算转身离去，秦寿突然开口喊住贺明离去。

“等会，召集一些手艺不错的厨师，还有找一下无所事事的人，学做豆鼓！”

“豆鼓？”

秦寿安排贺明找一下厨师还可以，可要是安排一些人做豆鼓，贺明有些糊涂了，豆鼓长安城内也

有卖，只是货比较少而已，搞不懂秦寿要豆鼓做什么？

“少废话，不单豆鼓，连酱油也要学会！”

“酱油？镇长，什么是酱…”

“豆酱清，里面全有，照做！”

秦寿丢出齐民要术到贺明脚下，一头雾水的贺明捡起齐名要术，在秦寿不耐其烦挥手下，贺明不敢再去烦秦寿，带着齐名要术离去。

“豆鼓鱼，酱油，我真是天才！”

贺明离去后，秦寿洋洋自得地自夸起来，幸好有老祖宗的齐名要术，里面记载了豆鼓与酱油方法，而酱油这个时代还未发展起来。

渔户们卖不出的鱼，正好给秦寿了一个提醒，佐餐菜，有了豆鼓鱼必然还要生产素食之类的副食品，比如豆腐乳，正好适合行军打仗的军人口粮。

要是一味啃饼干，久了肯定淡出鸟味，但是配合便挽的豆鼓鱼之类副食，可以减少押运粮草的负担，真正做到了方便快捷。

第524章安全事故

轰隆一声，子时，长乐乡内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紧接着又是一连串的爆炸声，犹如晴天闷雷似的，震耳欲聋爆炸声炸响长乐乡方圆五里以内每一个角落。

紧接着当当敲锣声和吆喝起火声随之响起，吓醒的镇民们骂骂咧咧地点亮油灯，不约而同地带着零星睡眼走出房子。

镇内西边地区冒起冲天大火，猛烈的火势随风串到十几米高度，噼里啪啦的火烧声远远可闻，一头雾水的镇民们咋舌不已，各自拿着油光灯前往起火方向去瞧个究竟。

“起火啦~”

“快去救火！”

“愣着干什么？打水，快去打水…”

镇民们朝着冒起熊熊火焰的方向走去，一路上纷纷可见值夜的守卫们忙碌飞奔，第一时间到达的贺明，满头大汗呼喝慢悠悠的镇民们去找桶救火。

清醒过来的镇民们一窝而散各自跑回家，没多久提桶到井边，拿起井桶开始吊水，打满水直奔起火的方向跑去，准备去救莫名其妙的火势。

“怎么回事？到底怎么回事？”

秦寿正与何夫人玩得兴起，突然其来的爆炸声，害得秦寿提前交货了，带着不爽的脸色衣衫不整跑出城堡，见到西边火器库冒起熊熊火焰，秦寿吐血都有份抓急跺脚破口大骂。

“贺明，贺明！滚出来！”

火器库起火，秦寿真想把贺明逮着暴打一顿，不知道多少次提醒过他，镇内的火器库严格看守，现在火器库起火了，里面储存好些成品火器，眨眼就烟飞云散。

“来了，来了，镇长！”

贺明满头大汗地从火源处出现，见到秦寿怒气冲冲的模样，贺明大气不敢喘一下，秦寿作势要打的时候，吓得贺明双手抱头，一脸可怜兮兮地看着秦寿。

“找到了！”

“还愣着干什么？快送去医馆那边！”

薛仁贵在火源处亲自处理火势，守夜的守卫们找到炸飞出来的四名道士，道袍早已变成乞丐装，两个道士悲戚戚失去了一只手，其余两个还好点，至少四肢还健在。

守卫们找到四名道士，薛仁贵第一时间安排守

卫们扛他们去药王医馆救治，怕火势蔓延薛仁贵不敢走开，加入灭火的队伍里。

两刻钟过后，惊醒的娇妻们走出来时，见到扑天大火吓得花容失色，秦寿松开贺明想要过去救火，马上给担惊受怕的娇妻们拉住不让去。

“将军，火势太大，为了你的安全，还有夫人们，您还是别去！”

“将军，大局为重，火器库太危险了！”

燕宝寿与燕敬嗣两父子随后赶来，好心劝解秦寿别冲动，火器库里面全是危险品，谁知道里面还有没有没爆炸的东西？

碍于娇妻们苦苦哀求的目光，还有燕宝寿两父子的劝解，秦寿只能作罢眼睁睁看着大火慢慢萧条，半个时辰过去，火器库的火势已经控制住，零星火苗在镇民们齐心合力下，慢慢消失不见。

累垮的镇民们气吁喘喘地喘息着，火器库四周湿漉漉一片，碎木屑在积水流动下四处漂泊，薛仁贵带着人进入成为废墟的火器库，寻找大火过后的尸体。

“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火势已经扑灭，娇妻们松开秦寿的时候，秦寿强打起精神，安排娇妻们先回去休息，帮不上忙的

李丽质几女只好听从秦寿安排，先行回去休息。
“你给本镇长过来！”
李丽质她们回去休息后，秦寿拽拉着面如死灰的贺明，直朝变成废墟的火器库走过去，恨不得赏贺明几脚解气，这就是粗心大意的下场！
燕宝寿与燕敬嗣两父子紧随其后，也难怪秦寿这么生气，安全生产方面基本是贺明一手抓，现在出事了，秦寿自然不会放过他。
“将军！”
从废墟里走出来的薛仁贵，带着十名守卫抬出五具烧焦的尸体，严重的烧伤已经分辨不出谁是谁了？见到秦寿到来，薛仁贵拱手抱拳迎接。
“如何？”
秦寿松开面如死灰的贺明，阴沉着脸色看着五具烧焦的尸体，多么沉重的血泪代价，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失误。
“火器库已毁，初步断定是失误造成，五名火药工匠已死，身份在彻查之中，四位道长两重伤两晕迷不醒…”
薛仁贵把大致的调查情况说出来，没有外敌入侵痕迹，很明显是失误造成的，至于具体情况，还需要彻查才知道真相。

“贺明，这事你自己看着办，赔偿火药工匠损失费，你自己负责！”

“是，镇长！”

秦寿阴沉着脸色没商量的语气，贺明只好认栽扛下全部责任，镇内生产安全方面基本由他处理，现在出事了，贺明也没有逃避责任想法，想逃也逃不了。

“国丈，国舅，这里交给你们善后了！”

“是！”

秦寿把手尾交给燕宝寿与燕敬嗣两人处理，交代完后秦寿直朝医馆方向走去，等四个火药制作者道士醒来，在查问事情起因经过。

薛仁贵跟着秦寿身后一言不发，发生这么大的动静，相信要不了多久，皇宫内的李世民肯定会收到风声，要是李世民介入调查那就麻烦大了。

“薛将军，趁夜把镇内机密全都搬离，以免明日皇上派人来调查！”

“薛某了解！”

秦寿走到灯火通明的医馆大门时，停下脚步提醒薛仁贵善后的事，预防李世民会介入调查，只好先撤掉有些见不得光的东西。

“将军，薛某…”

薛仁贵还想说些什么，秦寿挥手打断薛仁贵的话，其实薛仁贵不用说，秦寿也猜到他想要说些什么，关于他调任到并州之事。

“此事本将军已安排好，你大可放心亲临战场！”

“谢将军！”

得到秦寿的保证，薛仁贵心中大喜，准备了足足三年时间，要是关键时刻给调走，无缘上战场那是多么大的遗憾。

现在有了秦寿的保证，薛仁贵有些迫不及待入冬到来，到时候就是他建功立业的大好时机，也是打响名气的机会。

“刘仁轨有消息没有？”

“启禀将军，刘先锋半个月前，早已抵达南日群岛，如不出意外，现在应该在南日群岛海域适应...”

秦寿问及刘仁轨的消息，薛仁贵把刘仁轨大致消息说出来，得知刘仁轨开始适应海上作战，秦寿点点头没说什么，踏进急救之中的医馆大门。

第525章又来一个灵感

“痛，痛…”

“轻点，轻点，啊~”

医馆内，秦寿刚走进去，就听到惨兮兮的叫声，两个道士咿呀鬼叫着，孙思邈皱着眉头没有动手，全交给他的弟子们动手救治两个伤的比较轻的道士。ｗｗｗ．．ｍｅ

“尊师！”

秦寿进来的时候，孙思邈亲自迎接秦寿到来，点点头的秦寿走到一边，看着失去手臂的两名道士惨样，至今还没有醒来，只能耐着性子等孙思邈弟子们救治完在盘问事故。

薛仁贵站在一边默默地看着孙思邈弟子们忙碌，这是他三年来头一次见到如此重大的意外事故，难怪秦寿会生气，换成他自己也会生气。

“那两个怎么样？”

“可救活，但是他们的手…”

秦寿问起两个身受重伤的道士，孙思邈如实回答秦寿的问题，救活他们没问题，前提是他们失去的手，孙思邈无能为力。

就算是找到了断肢，孙思邈也接不回去，他又

不懂得什么手术，又不是人们嘴里夸的真正妙手回春，失去的就失去了。

孙思邈的能力有限，秦寿心里知道也没有过多要求什么，能捡回一条命算是不错了，比起火器库内丢了命的五个冤死鬼好多了。

秦寿与孙思邈闲聊医院的事，孙思邈如实回答秦寿的问题，医院已经基本建成，就缺内部装饰更完美，孙思邈也有些迫不及待搬进去。

直到孙思邈的弟子们救治完四个受伤的道士，孙思邈知道秦寿肯定有话要问四个道士，带走弟子们留下空间给秦寿。

“尊师！”

“说说看，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两名轻伤道士在秦寿搬来椅子询问下，一脸忏愧地不敢去看秦寿，发生这样的事故，他们两人都有责任，安全方面没把握好。

所幸秦寿没有责备他们的意思，要不然秦寿就不会坐在这里，跟他们闲聊一样聊天了，心中有愧的两名道士看了眼两个道友。

“事情是这样的…”

其中一名道士眼看秦寿没有生气的意思，鼓起勇气把事情经过说出来，原来事发当前，他们异想

天开，试图在土炮弹里塞些火药，变成会炸开的土雷一样。

秦寿提倡的有奖开动脑筋，四个道士商量一番后，自行决定找王铁匠帮忙弄了个半空心的土炮弹，当他们填充火药进去后，又觉得威力恐怕不够大。

想要拿下巨额的奖励，必然要冒险，于是他们四个商量一番，决定添加些易燃白磷进去，增加土炮弹的爆炸威力与持久燃烧能力。

粗心大意的四人疏忽了白磷属于易燃点，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下，弄了些白磷在火器库里填充土炮弹，没想到悲剧随之而来。

“你们真的是…”

得知事情真相后，秦寿有些哭笑不得，不知道骂他们好还是夸他们的好，这么大胆的想法，也亏他们想得出来，白磷需要在低温度的地方填充才行。

可眼下悲剧已经发生了，贺明已经背下了黑锅，在追究下去也没有意义了，反正他们四个也得到了深刻的教训，应该意识到了白磷的危险。

现在责怪已经没有用，不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白磷自己没有防范好，秦寿心里多少担待一些

责任，但是他们乌龙的想法，给了秦寿一个惊喜的灵感。

“好好养伤吧！”

“是，尊师！”

鉴于他们出发点是好的，又给自己带来意外灵感，秦寿没有追究下去，摇摇头叹息转身离去，秦寿没有责备他们两个，让两名道士松了口气。

“薛将军！”

“将军有何吩咐？”

走出医馆，秦寿仰头叹息一声看着夜空，头也不回喊了下薛仁贵，跟随秦寿身后的薛仁贵双手抱拳，等待秦寿的吩咐。

“你说培养死士如何？”

“死士？”

薛仁贵一脸愕然地看着秦寿，搞不懂秦寿培养死士做什么？打心底薛仁贵有些抵触死士两个字，简直是不要命的变态存在，为了完成任务不择手段。

秦寿不知道薛仁贵心里想些什么，但是经过四个道士误打误撞的奇思妙想，秦寿想到了人肉炸弹四个字，很疯狂但是很有效的大面积杀伤力。

以现在时代的人穿衣肥厚宽大，混进敌**队密

集的地方，出其不意引燃身上绑着大面积自杀式炸弹，绝对是敌人的噩耗。

而且恐怕敌人怎么也想不到，会有人潜入他们军营，以自杀式的炸弹跟他们拼命，比起现在所谓的死士刺杀无关牙痛，大面积的炸弹绝对占有恐怖优势。

“不错，本将军的死士，并非普通死士，而是…”

“啊？这…”

当秦寿说出自己死士的想法，薛仁贵整个人傻了眼，不可思议地看着秦寿，说实在的薛仁贵做梦也没有想到，秦寿会想出如此卑鄙的自杀方式。

确切地说是让人意想不到的自杀方式，背负致命的土雷管，混进敌军内部人越多的地方引爆，薛仁贵简直不敢想象后面的事。

“薛将军，此事交给你办了，明日本将军去大理寺一趟，给你找些死囚犯，你派人负责训练他们，日后对付倭国必有大用！”

“是，将军！”

薛仁贵脸色犹豫了一阵，勉为其难答应下来，反正不用他自己经手，确定秦寿没有其他安排，薛仁贵先告辞回去休息。

“唉~薛仁贵，兵不厌诈，你还有很长路要走！”

秦寿把这任务交给薛仁贵，其目地用意已经很明显，把薛仁贵打造一个铁血将军，一个出色的将军为了大胜，只要是计谋都会物尽其用。

而薛仁贵缺少这一点，缺少战火的洗礼，倭国就是他最好的奠基石，也是他一战成名与成长的地方，比起他前世慢慢熬出头好多了。

四个道士弄出的大头虾，给秦寿带来了灵感，制造恐怖分子的灵感，对待倭国秦寿没有什么惭愧，更何况那些死囚迟早要死，与其死得无价值，还不如培养一批敢死队，至少还有用武之地。

想通之后秦寿带着兴奋的心情，迫不及待等待明日到来，到时候找姜维打点一下，弄一批死囚出来就是了。

“倭国，这次看你们怎么死！”

此时此刻秦寿真的很想知道，敢死队登陆倭国后，到时候间人皇女会有什么想法？面对防不胜防的敢死队，她还能坚持多久？

第526章你这是搞推销吗

“长乐乡火药作坊起火？”

次日清晨皇宫内，退朝的李世民接手严统领上报的消息，大感惊讶无比，一向谨慎的秦寿居然阴沟翻船，很是让李世民不可思议。

“严统领，你确定是火药作坊？”

“这…”

李世民看了眼严统领整理好的消息，冷笑一声把严统领的消息丢到一边，看着愕然失神的严统领，问出一句严统领不知如何回答的话。

探子回复是火药作坊，严统领就认定是火药作坊，而不像李世民带着疑心，不怎么相信探子上报的消息，李世民怀疑也有自己的道理。

如果真的是火药作坊爆炸，不是单单毁了一个作坊那么简单，而是一大片面积范围，火药的威力李世民知道，也见识过它无所匹敌的魅力。

秦寿火药作坊会建在密集的居民处所？打死李世民也不相信秦寿会脑抽，其中必有隐情在里面，秦寿蒙蔽了自己探子，但是蒙蔽不了李世民。

“严统领，再派人混进去，先前一批的探子继续逗留！”

“是，皇上！”

严统领在李世民安排下，领命高退离去，李世民手里拿着无用的消息丢到一边，阴沉着脸色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启禀皇上，国子监祭酒孔颖达，国子监助教盖文达…”

“宣！”

低头沉思的李世民在薛高急匆匆走进来通报，孔颖达等几个顽固老臣前来，李世民大感头疼地揉着头，这些老顽固们来意李世民早已心中有数。

无非是为科举变革之事而来，侯君集消息一放出去，李世民就知道肯定会引起这些老顽固们强烈抵抗，而变革科举又是势在必行的事。

李世民忙着应付老顽固大臣，而秦寿无事一身轻去大理寺，直接找姜维开始筹划死囚版的敢死队，为以后攻打倭国做万全之策。

“死囚？将军，恕姜某冒昧一问，你要死囚做什么？”

秦寿到来姜维很是高兴，可当得知秦寿要死囚犯时，姜维顿时头疼起来，要是秦寿要一两个还好办，可问题秦寿一次性要几十个，那才是大问题！

为难的姜维纠结无比，一次性给秦寿几十个死

囚犯，那他怎么交差？恐怕刘弘明也难以交差，这事要是走漏一点消息儿，他与刘弘明算是玩完了。

“怎么？有困难？”

秦寿笑了笑很确定地点点头，没有一点商量语气，直叫姜维头疼不已，坐立不安地抿着茶，不知如何回答秦寿，答应了又扛上担惊受怕的后果，不答应吧又说不过去，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是好。

秦寿也没有催促姜维下决定，死囚犯秦寿是要定了，反正他们终归一死，与其碌碌无为砍头死去，还不如多活一些时日，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岂不是更妙？

“将军，姜某想知道，你要那么多死囚犯，所谓何用？”

姜维沉默了片刻，似乎想通了什么，咬咬牙做出决定前，问清楚秦寿要死囚犯做什么用？一次性要那么多死囚犯，也不是没有折中的办法。

关键还是要搞清楚秦寿用意，要不然姜维还真不敢去冒这个险，要是有价值的，姜维可以舍命陪君子，要是没有什么大价值的，姜维还真要好好考虑。

“军事用途，姜维，本将军只能说这么多，但是本将军可以保证，他们一个活不了，而且不会给

你留下麻烦！”

秦寿神秘兮兮地大致说出用意，直让姜维有些意外，确定秦寿不是开玩笑后，而且得到秦寿保证不会留下手尾，姜维松了口气点点头算是答应了。

姜维没有多问其他什么，带着秦寿朝天牢牢房走去，狱卒们点头哈腰迎接姜维与秦寿到来，姜维只留下比较信任的手下，其他的全调走。

姜维的谨慎秦寿没有说什么，跟着姜维的后面走进天牢里，直朝死囚区方向走去，在死囚区秦寿见到了落魄的何大公子，单居一间牢房的他显得清幽多了。

“啧啧~~这不是何大公子吗？”

秦寿停下脚步阴阳怪气的调唆声，惊醒盘坐精心的何大公子，睁开眼见到牢房外的秦寿，无动于衷地再次闭上眼，其心态出乎秦寿意料之外。

“放肆，来人…”

姜维发现何大公子不识抬举，正想呼喝狱卒们去揪何大公子出来，秦寿挥挥手打断姜维发飙，看在何夫人表现良好份上，秦寿失去了折磨他的兴趣。

秦寿在姜维带领下，走到死囚重犯区，八间牢房五十多人，全都是秋后斩立决的死刑囚犯，而且

还是从外地调进来的。

“将军，你看这五十四个囚犯怎么样？各个身强力壮，是天牢里最好的，刚住进来没多久…”

姜维点头哈腰地手指八间牢房里的死囚，小声翼翼地告知秦寿这些死囚案底，幽州那边穷凶极恶杀人如麻的强盗，幽州官府将他们一网打尽的时候，损失了不少人手。

“强盗？”

“没错，强盗，很凶残的那种，将军，满意吗？”

当秦寿得知这五十四名死囚犯是强盗身份时，有些惊讶看着姜维，而姜维点头确定无疑，末了小心翼翼询问秦寿满不满意？

“将军，这些强盗各个身手了得，要是调教得好，绝对减少将军不少麻烦，光凭他们现在身手，以一敌三不在话下，要是将军你满意的话…”

“你丫的什么时候变成搞推销了？”

秦寿一脸黑线转过头看向夸夸其谈的姜维，彻底给变成推销员的姜维打败了，搞得自己好像在买人口似的，而姜维变成奴隶商一样。

也难怪秦寿会这样想，姜维夸夸其谈的介绍，跟推销奴隶一样，好像怕自己不要一样，开始怕这

怕那的，现在变得这么积极。

“嘿嘿...”

姜维一脸尴尬地笑着，受不了秦寿怪异的目光，囧着脸示意秦寿上前去看看，狱卒们识趣拿起火把凑到牢房门前，借助微弱的火光给秦寿看清楚里面的情况。

“就他们了，知道怎么做了？”

“了解！”

秦寿大致看了眼穷凶极恶的强盗，见到他们血性还尚存，很是满意地点点头，交代一番姜维处理好，同时拿出现钱打赏狱卒们。

得到秦寿打赏的狱卒们满心欢喜，交代完姜维处理好这些囚犯后，秦寿转身离去，要进宫一趟解决一些麻烦。

第527章与天子谈条件

皇宫太极殿内，李世民假寝似的一手撑着头，任由国子监祭酒孔颖达，国子监助教盖文达等人唠叨没完没了，懒得去听什么圣人不能忘之类废话。。

其实这些老顽固们说来说去都是废话，可以说是迂腐不懂得变通，从他们一开口闹，李世民就干脆左耳进右耳出，最后变成爱理不理打瞌睡。

‘无知，愚昧，老顽固…’李世民心里怒骂着孔颖达等人，经过秦寿重视人才开创先河，李世民意识到了人才与年轻化的重要性。

当官的只为读死诗书一朝功名飞龙冲天，不懂得为民办事要来有何用？还不如秦寿的重视人才，不问家世与根底，只要你有才能，皆可发挥出来。

正因为秦寿这手玩的漂亮，以至于他长乐乡短短三年时间内，由一个开饭都难的村庄迅速发展成一个工业镇，而且还隐隐有影响着长安的经济变化。

“科举必改，尔等都退下吧！”

“皇上…”

李世民待孔颖达等人废话完，揉着头疼的额

头，不容置疑地下了最终定论，不顾孔颖达等人的反对，挥退他们离去。

孔颖达等人想要说些什么，可李世民已经铁了心要变革科举，孔颖达等人无力回天，只好暂且先告退，想办法联系更多大臣打消李世民的疯狂想法，坚持贯彻老祖宗的东西不能改。

“食古不化老顽固，朕的江山在如此下去，迟早断送朕的手里！”

李世民不屑一顾地看着孔颖达等人离去背影，仰头叹息一声，老年化的大臣最终要更换，而且还要迫在眉急培养新人，以免出现空缺。

渐渐感到力不从心的李世民，有些疲惫地揉着额头，自己龙体什么情况，李世民心里最清楚，奈何太子越来越浑，让李世民伤透了心窝。

“启禀皇上，游骑将军秦寿殿外求见！”

“宣！”

秦寿到来很是让李世民感到意外，沉思片刻直接宣秦寿进殿，看看他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何事？李世民知道秦寿没事不会往皇宫跑，这次不知道他又有什么大事？

“微臣参见皇上，吾皇万…”

“免礼，薛高赐座！”

李世民打断秦寿废话的跪拜，直接安排薛高赐座，秦寿拱手作揖告谢，待薛高送上胡凳后，落落大方地坐到一边。

“爱卿有何事？速速道来！”

李世民捋着胡须，看了眼玩沉默的秦寿，没好气地大翻白眼，先开口打破沉默，要是跟他玩沉默，估计坐半天时间都有份。

“微臣为军粮而来！”

“军粮？”

当秦寿说出军粮二字，李世民一脸愕然地看着秦寿，搞不懂秦寿玩什么花样？军粮怎么了？亦或者是他发明了什么？

想到发明两个生僻字眼，李世民有些迫不及待起来，看秦寿镇定自如的模样，李世民就知道秦寿有好东西要上报，要不然以他大忙人的忙碌，不会吃饱撑着跑来皇宫与自己闲聊。

“启禀皇上，微臣想到了…”

“嗯哼~稍等，稍等，薛高，去御膳房准备宴席！”

“是，皇上！”

秦寿的话还没说完，李世民干咳一声打断秦寿的话，挥退闲人薛高去准备宴席，谈论到大事怎么

少得了以酒助兴？更何况好酒的李世民。

一刻钟过去，当薛高带着太监奉上御膳房美食，在李世民挥退后，秦寿不客气地先品尝一口难得的皇宫美酿。

“爱卿，速速入正题！”

太极殿内就李世民与秦寿君臣两人，酒宴上来了，李世民迫不及待想要知道秦寿的军粮问题，从他撤回第五批粮草到现在，李世民一直关注着这个问题。

“启禀皇上，微臣正琢磨着一套速食行军干粮，不用生火造饭，急行军可轻装挽带十日左右伙食…”

“嗯？此言当真？”

当秦寿说出行军干粮时，李世民双目放光，将士可以挽带十日左右行军干粮，而且还是一顿二两饭的份量，李世民意识到了什么。

要是真如秦寿所言那样，那还真是一个伟大的壮举，特别是深入敌后孤军奋战，缺粮永远是一个弊端，要是秦寿真发明出了什么神奇饱食干粮，无疑是大唐之福。

“不错，皇上，微臣正在钻研高浓缩饼干，如不出意料半年之内必有眉目，只是…”

“只是什么？爱卿有话直说！”

秦寿说出高浓缩饼干话题，李世民大感有趣觉得很新鲜，半年时间不长勉强可以接受，可秦寿后面的话，很是让李世民心中不喜，又来吊口味了！

李世民相信秦寿有把握给出具体时间，必定对什么饼干很有信心，时间越久越显得那个什么饼干价值可贵，对于这点李世民深信不疑，就好像蒸汽机一样。

“微臣有个条件！”

“嗯~”

秦寿说出最终目地的时候，李世民沉默了，也只有秦寿敢跟李世民谈条件，换成其他人这句话一开口，李世民早就把他踢出去了。

秦寿也没有办法了，四大恶货都说不动李世民任性想法，好像乌龟吃秤砣铁了心一样，势要调离薛仁贵，有意架空自己似的。

“说说看，只要不太过分，朕都应允！”

李世民知道秦寿的条件肯定不简单，没有把话说绝视情况而定论，秦寿敢跑来皇宫与自己谈条件，说明他对高浓缩饼干很有自信。

“取消调离薛仁贵赴任并州长史一职，要是薛仁贵调离，微臣没有办法发明高浓缩行军饼干！”

“嗯？”

当秦寿说出条件后，李世民眯起眼看着秦寿，还以为是什么，没想到秦寿居然提出这样的条件，李世民捋着龙须没有说话了。

秦寿坦荡荡地喝着小酒，话已说出口秦寿没有后悔之意，既然答应了薛仁贵的事，秦寿就要硬着头皮硬撑到底，迫不得已违背着良心把发明者推到薛仁贵身上，显示他的重要性。

至于李世民答不答应那是他的事，反正话已经撂下了，李世民要是答应了，秦寿不介意把高浓缩饼干研究成功拿出来分享，要是李世民不答应，秦寿只好藏着掩着自己玩自己的。

秦寿把话说清楚后不再说话，等待李世民的最终决定，得与失就看李世民怎么决策了，反正自己做出最大牺牲了，要不是为了兑现诺言，秦寿还真不想把这好事分享出来。

第528章自找麻烦

“嗯，可以，但，朕也有个条件！”

“微臣能办到的定然义不容辞！”

沉思了足足两刻钟，李世民反过来也要附加条件，得到李世民同意的秦寿心中大喜，拍着胸脯保证力所能及，而李世民却笑了，笑得秦寿心里有些发慌。ｗｗｗ．．ｍｅ

李世民没有多说些什么，一言不发带着秦寿离开太极殿，心中不安的秦寿跟着李世民身后，总觉得李世民没好事，同时懊悔自己嘴贱，应该谨慎对待。

掖庭宫，当李世民带着秦寿来到后宫时，秦寿无语了，早就猜到李世民没安好心，没想到他带自己来后宫，奸情暴露了亦或者是？

心里忐忑不安的秦寿心情七上八下，不知如何是好，千算万算没有算到李世民会来这一招，给李世民打个措手不及的秦寿，第一时间蒙了。

‘翠苑阁？’当李世民带着秦寿来到晋阳小公主寝宫，秦寿愕然失神同时松了口气，一开始还真以为李世民发现了什么。

进入翠苑阁一瞬间，空气弥漫的药草味直让秦

寿皱眉不已，意识到了什么秦寿叹息不已，感情跳进李世民挖好的坑，还真是自找麻烦啊！

“皇上！”

翠苑阁内，太医齐聚一堂还真是让秦寿大开眼界了，二十多个御医面带愁容，李世民一进来马上走上前迎接。

“朕的兕子如何？”

“这...”

李世民阴沉着脸色一开口，太医们顿时哑口无言不知如何回答，晋阳小公主昨日清晨病倒到现在至今还未清醒，素手无策的太医们无法救治体弱多病的小公主，体弱多病的晋阳小公主，一直是李世民心中之痛。

好吧，秦寿见到脸白如纸的晋阳小公主，不用问也知道李世民想要干什么了，又丢个包袱给自己，而且这个包袱还很棘手。

“退下！”

李世民强忍着喊人把庸医拖出去杖责二十的冲动，如获大赦的太医们惊慌失措地告退离去，秦寿看着太医们离去的背影深感无语，皇宫不好混啊！

“秦爱卿，朕将小公主托付于你，你可要好生把朕的小公主医治好！”

“这，皇上…”

秦寿想说些什么，李世民挥手打断秦寿的话，愁容满面的脸隐现出条条清晰的皱纹，李世民带着秦寿走出翠苑阁，宫门外太监与宫女们识趣避开。

李世民仰望着天空，什么话也没有说，而秦寿更是郁闷不止，总觉得李世民是有意安排的陷阱，等的就是自己钻进来。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想，从李世民提出条件一刻起，秦寿就隐隐察觉到，李世民一开始就给自己下陷阱，只是太在意薛仁贵之事，以至于给他钻了空子。

“秦爱卿，如实说，朕的兕子，可否有救？”

“这…”

李世民的问题，秦寿还真不知道如何回答他，说有救？有些自欺欺人，说没救？恐怕自己今儿别想安然脱身离去。

李世民转过身的时候，秦寿已经低下头想着晋阳小公主的事，李世民没有打搅秦寿，就这么静静地等待着秦寿的答案。

秦寿回忆着晋阳小公主的命运，她估计活不到三年，从小体弱多病的她，估计是营养跟不上导致，现在弥补虽然晚了点，可也不是没有办法。

这需要好好琢磨一番，秦寿心里没有底不敢贸然答应，李世民这个要求还真是够棘手的，自己那有空去当保姆兼职带小孩？小秦瑶都没怎么有空带，更何况别人的？

“嗯？”

久等没有见秦寿有动静，李世民有些不耐其烦地嗯了一声，提醒秦寿他耐心有限，成与不成全看秦寿如何处决？

‘杀气？！’李世民一闪而逝的杀气，把秦寿吓得后背凉飕飕的，虽然只有一瞬间，可秦寿早就察觉到了李世民的杀气。

“微臣不敢保证，尽量尽力而为！”

秦寿在李世民刁难的疑问，从惊魂未定之中清醒过来，勉为其难揽下重任，看在自己小姨子的份上，秦寿不得不妥协尽力而为，就算是不看李世民面子，也要看李丽质面子。

“嗯，如若朕的兕子情况有好转，朕允许你开设钱庄！”

“啊？此言当…嗯哼~皇上，那是微臣的份内事！”

当李世民眯起眼许诺好处的时候，秦寿闻言双目放光，忽然意识到了什么，尴尬地干咳一声，道

浩貌然地变幻语气。

李世民出乎意料同意了民营钱庄，还真是让秦寿有些意想不到，差点兴奋过头暴露出自己的企图，意识过来的秦寿学会了谨慎。

秦寿厚脸皮的功夫李世民早有领教，对此只能干瞪眼，李世民知道没有好处，休想秦寿能够尽心尽力办事，为了晋阳小公主，李世民不得不退一步，放出利益使秦寿卖力办事。

“皇上，那并州之事…”

“朕自有安排！”

秦寿小心翼翼询问李世民并州长史之事，李世民目光复杂地看了眼秦寿，良久叹息一声说出秦寿心安的话，不用调走薛仁贵是好事。

至于李世民安排谁去并州？秦寿没有兴趣去知道，只要不是调走自己得力大将就好，其他的秦寿才懒得去过问，安心自己闷声发大财。

“秦爱卿，你那什么饼，何时有眉目？”

“启禀皇上，最快要四，三个月左右！”

李世民问及高浓缩饼干之事，秦寿开始竖起四个手指头，李世民皱眉不悦的表情，秦寿马上减少一个手指，换汤不换药说出大致时间。

要是秦寿所谓的高浓缩饼干，真有那个效果，

无疑是大唐的福音，行军打仗和后勤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开销与浪费。

“尽快，滚蛋！”

三个月左右，秦寿说来说去还不是要四个月时间？这点小把戏蒙谁呢？至少李世民不相信，没好气地驱赶秦寿滚出自己的掖庭宫。

一脸郁闷的秦寿拱手抱拳告辞离去，至于晋阳小公主的事，不用秦寿去理会，反正李世民会派人送来长乐乡。

秦寿只能把这棘手的事丢给孙思邈去头疼，以羊奶粉为基础在运用孙思邈的药物调理，还有健康的安排饮食，秦寿相信在体弱的人，不出一两年时间也能培养的健健康康。

李世民阴沉着脸色看着秦寿离去的背影，目光闪烁着不定的犹豫，最后看向翠苑阁殿门，心里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第529章局势变动

“秦郎，这是？”

黄昏时分，在城内晃悠了一天的秦寿姗姗回到长乐乡，刚回到家还没来得及坐暖椅子，武媚娘挺着大肚子走出来，一脸怪异的目光时不时朝里面看。

午时三刻时分，皇宫来人把晋阳小公主送来，一头雾水的武媚娘搞不懂秦寿在闹哪出？而皇宫侍卫什么也没说，完成任务就离去。

最可恶的还是秦寿一整天不见人影空见花，好不容易见到秦寿回来，武媚娘逮着机会询问秦寿用意，没事找事不是自找麻烦吗？

太医都束手无策，更何况药王孙思邈也说过了，他也无能为力救治体弱多病的晋阳小公主，秦寿能有什么办法救治晋阳小公主？

“媚娘，这麻烦可不是郎君我招惹回来的，是皇上硬塞过来…”

秦寿头疼不已地揉着头回答武媚娘的疑问，摊上这破事也不是秦寿想要的，可自古有句俗语叫皇命难为，秦寿想要反抗也无能为力。

得知真相的武媚娘顿时一阵无语，爱莫能助地

摇摇头叹息一声，也不知道秦寿是走运还是走霉运？得与失之间武媚娘不知道如何衡量了。

“你的破事懒得去理了，对了，你书房内有客人！”

“客人？”

秦寿一头雾水看着武媚娘，而武媚娘什么话也没有说，一副你自己去看看就知道的表情，留下愕然失神的秦寿摸不着头脑，什么客人？

带着疑问秦寿前往自己的书房，一名陌生的背影背对着秦寿，当秦寿脚步声响起时，陌生的背影转过身来，露出秦寿有些眼熟的面孔。

眼前的中年人三十多出头，毫不起眼的脸孔露出恭敬的笑容，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肩膀，穿着褪了色的儒衫，古铜色的脸上嵌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额角上显露出一块猩红胎记。

“罗岷见过将军！”

“罗岷？”

秦寿一脸恍然大悟地点点头，罗岷，以前跟随仇万福的一名手下，当初仇万福投靠自己的时候，秦寿对他有点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他额头上明显的胎记。

隔三差五去一趟潘安据点，秦寿见过罗岷几

次，虽然只是匆匆一眼，可他明显的胎记很容易辨认，很理所当然的秦寿就对他有点印象。

“是的，将军！”

罗岷见到秦寿恍悟的表情心中大喜，通过秦寿的表情可以猜到，秦寿对自己有印象，能被人记住是一件好事。

“有何事？坐，坐下慢慢说！”

罗岷兴奋的表情，秦寿不以为意，记住一个人对于秦寿来说不算什么，伸手示意罗岷落座，看看他带什么好消息来？

潘安没有亲自到来，秦寿很理解，那夜猫子现在越来越忙，晚上探听消息白天整理，除了午时过后休眠，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反常时差。

“将军，长孙无忌派人在太原，暗中召集工匠，意图不明是否，仇大哥等将军回复…”

“哦？是吗？召集工匠？”

罗岷倍感荣幸落座后，一开口就把太原之事说出来，得知真相的秦寿冷笑一声，长孙无忌还真是千算万算，没有算到自己早已识破他小把戏。

通过长孙无忌召集工匠意图，秦寿早已知道他用意，想玩蒙人的小把戏，没想到仇万福初到太原，这么快就有眉目了，办事效率不错。

罗岷坐在一边没有说话，静候秦寿的安排，收到仇万福的消息，罗岷不敢耽误直接跑来，就怕事情有变。

“飞鸽传书告知仇万福，想办法接触太原官府，实在不行就…”

“是，将军！”

秦寿沉思片刻安排罗岷传信给仇万福，能说服太原官府为自己所用最后，实在不行就实行控制方法，一定要拿下太原官府的人，赶在李世民安排并州人选就任前，把长孙无忌的计划破坏。

得到秦寿的指令后，罗岷谨慎地牢记于心，他明白秦寿的用意，长孙无忌不可能离开长安去太原，只派人在太原玩小心计，什么时候调包了他也不知道。

“皇宫内有何消息？”

“启禀将军，魏王已搬出武德殿…”

秦寿最关心的皇宫动向，罗岷马上把潘安探听到的消息如实道来，李泰搬出武德殿是迟早的事，只是秦寿没有想到这么快。

“莫不成皇上发现了什么？”

李泰这么快搬出皇宫，秦寿小小惊讶了一把，忍不住猜疑起李世民是不是发现了什么？要不然也

不会如此分开李承乾与李泰。

再通过今日李世民不小心暴露的杀气，秦寿越发有可能李世民发现了什么，至于他发现了什么？秦寿暂时未知也无从得知。

李世民暴露的杀气让秦寿开始谨慎起来，处理不当还真会阴沟翻船都有份，李世民不是很好应付的人，他心里想些什么，秦寿无法猜到。

“北方商会人的回国了？”

秦寿把李世民头疼的问题丢到一边，提及北方商会咬牙切齿，千算万算没有算到柳紫嫣居然是北方商会的幕后主脑，而且还光明正大混进来。

无疑是给秦寿一记响亮的耳光，可惜当时不在长安，如若不然北方商会一个也跑不了，可李世民大大方方给北方商会一个活路，很是让秦寿不解其用意，放长线钓大鱼，这线也放得太长了吧？

“是的，将军，北方商会已回到…”

罗岷不敢去看秦寿杀气腾腾的脸色，如实禀报北方商会最新动向，包括混进去的探子，都给严查得谨慎小心，生怕暴露出来。

“将军，太子殿下暗中调动杀手，意图不明潘大哥怕事情有变，特派…”

罗岷离去前说出最后一个消息，秦寿为之惊讶

的消息，李承乾居然暗中调配杀手，其狼子野心不用问恐怕也猜到想要干什么！

自掘坟墓，得知消息的秦寿也不知道李承乾到底怎么回事？居然这么沉不住气事先挖坟，他调配杀手用意，恐怕是针对某人了。

“告诉潘安，别管他，让他慢慢折腾！”

“是，将军，罗某先告辞！”

得到秦寿不予理会的命令，罗岷带着秦寿的命令告辞离去，待罗岷离去后，秦寿摇摇头叹息一声，长安真的是越来越混乱了。

常言说得好多子多福，这对于普通人家来说是福气，对于皇权贵族来说是不幸之事，特别是皇宫里最不幸，诱人的皇位自古都是充满血腥。

第530章君臣密谈

深夜时分，潘安如期混进皇宫，同时带着罗岷带回来的消息，重点打探李世民这边的消息，太子李承乾暂时可以不用去理会。。

“怎么回事？”

还未到甘露殿，潘安隐隐发现甘露殿比起以往多了不少皇宫禁卫，三步一哨有点夸张，可十步一哨至少还是有的。

突然暴增的皇宫巡逻禁卫，很是让潘安大感惊讶，肯定有什么大事，意识到错过了时机，潘安贼溜溜的双眼快速转动着，想办法混到甘露殿范围。

“有了！”

想起了什么潘安贼贼一笑，差点暴露出声音及时捂住嘴巴，左右看没有人经过松了口气，借助周边的景物遮挡，蹑手蹑脚直朝甘露殿方向摸索过去。

甘露殿内，李淳风盘膝而坐平心静气，面对丰盛的酒宴，李淳风没有动容嘴里念叨有词，李世民自斟自饮，坐等李淳风算卦问卜。

‘闹哪样这是？’好不容易摸到甘露殿老位置，见到甘露殿下面的情况，潘安一头雾水摸不着

头脑，不知道下面是什么情况？

“爱卿，如何？”

“启禀皇上，公主大福！”

当李淳风停止念叨有词的时候，李世民迫不及待地放下手里酒耳，李淳风睁开双眼，如惜负重地说出李世民心安的话。

一直担忧李丽质与李明达两位公主情况的李世民，心中纠结千百遍，虽然有秦寿保证她们会没事，可李世民终究还是有点不放心，特意请李淳风来为两位公主卜卦。

如今得到李淳风的好卦，李世民心安了，如今大唐算卦最准确的，除了投靠秦寿的袁神棍，当属眼下的李淳风，只可惜鱼与熊掌不能兼得，很是让李世民纠结。

“爱卿，朕之天下今稍定矣，爱卿深通易道，不知何人会丧吾大唐，以及吾朝之后登极者何人，得传者何代？爱卿为朕细细道来！”

放下心中一大事，李世民又开始担忧起自己众多皇子们，还有九五之尊的皇位，日后终将会落入谁人手里？隐隐之间成了李世民心中之痛。

趁李淳风违背了天机一次，李世民厚起脸皮再次劳烦折寿的李淳风，为自己再窃天机一次，反正

他都折寿了，不介意在折寿一次，凑个整数也好不是吗？

太子自甘堕落李世民已经彻底失望了，打心底对他没有任何期盼了，而现在诸多皇子之中，贤德的还真没有几个，真叫李世民抓急不已。

‘有意思！’潘安没想到今夜还真赶对时机了，又探听到了不得了的消息，随着甘露殿下面脚步声源源不断，潘安尽量贴近瓦背，以免巡逻皇宫禁卫发现自己踪迹就麻烦大了。

“启禀皇上，欲知将来，当观以往；得贤者治，失贤者丧；此万世不易之道也，窃天机...”

李世民贪得无厌的问题李淳风冷汗连连，这么明显的要求，李淳风还真有些纠结起来，窃天机可不是好事，泄露了天机更会变革命理。

没有办法之下，李淳风只好用忽悠来敷衍李世民，大唐未来局势李淳风早已略知一二，只是他要是说出来，未免有些得罪人。

“朕所问者非此之谓也，爱卿以术数之学，推吾朝得享几许年？至何人乱吾大唐？何人亡吾大唐？何人得吾大唐？以及代代相传，朕欲预知，爱卿但说无妨！”

李淳风打马虎眼的话题，李世民听不出味道才

是怪事，带着不爽的语气，李世民再次追问李淳风，一口气的四个问题，还真是让李淳风无言以对。

‘废话，当然是由将军说了算，这个牛鼻子，看样子有点真材实料！’李淳风不知如何回答，潘安撇撇嘴不屑一顾，眼下局势都在秦寿掌控之中。

而李世民如此重视虚心讨教李淳风未来的问题，潘安不敢小觑衣着普通的李淳风，看他样子似乎不比袁神棍差到哪里？

“启禀皇上，此乃天机，臣不敢窃！”

李淳风摇头叹息一声，果断拒绝了李世民的恳求，窃视如此缥缈的天机，代价太沉重了，李淳风承受不起同时也没有勇气去窃视。

窃视的后果李淳风不怕，最怕的还是李世民知道真相后，会导致天机大变，到时候变成什么样？李淳风还真不敢想象。

尊重道家顺其自然原则，避免卷入无谓的宫廷斗争，李淳风下意识回避李世民的刁难问题，搞不好自己麻烦缠身，这不是李淳风想要的结果。

“爱卿多虑，言出卿口，入朕之耳，惟卿与朕言之，他人者不能知之耳，卿试言之，朕好奇！”

李淳风的拒绝，李世民心中有些不喜，可又不

死心想要知道，耐着性子劝说李淳风，试图以诚意打动他，先知自己江山后面如何？

说实在的李世民还真不想自己辛苦打下的江山，就这么毁于自己后代手中，就算自己做不到什么，也可留下遗嘱什么的，叮嘱自己后代谨记哪些威胁。

‘牛鼻子，别自作聪明！’潘安在甘露殿瓦背顶窃视下面的对话，心里祈祷着李淳风别自找麻烦，要是他敢胡言乱语给秦寿添乱，估计他命也不长了。

“启禀皇上，臣不敢窃！”

李淳风铁了心似的，宛然拒绝李世民的话，李世民抽搐着嘴角，李淳风三番两次拒绝，很是让李世民心中愤怒到极点，可又不能得罪他，只好暂时作罢，以后在找机会慢慢说服李淳风。

李淳风再次拒绝让潘安松了口气，幸好李淳风识得大局，要不然他肯定活不到后天，以潘安对秦寿了解，对于威胁的存在，绝对不能留到第二天。

“唉~如此也罢，朕的天宫院筹备的如何？”

“这，启禀皇上，臣一人之力，难以完成…”

未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李世民有些失落地垂头丧气，转眼想到满足自己虚荣心的天宫院，李

世民有些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李淳风准备的怎么样？

李淳风头疼不已地说出情况，天宫院设计太多风水问题，李淳风无法单独完成如此重任，除非有袁神棍这号人物帮忙，要不然还真有点吃力。

‘天宫院？什么天宫院？’潘安一脸茫然地挠着头，什么天宫院没听说过，眼看没有什么重要消息，加上皇宫禁卫交班时间到了，怕远处交接的禁卫发现，潘安识趣地先撤。

第531章飞鱼号战舰

“公主殿下，静冈草与佐伊在福岛秘密会见！”

“什么？”

倭国田中宫皇宫内，吉川丽子把佐伊最新消息说出来的时候，震惊了间人皇女，脸白如雪的间人皇女紧咬贝齿，要是佐伊出现眼前，恨不能将其咬死当场。ｗｗｗ．．ｍｅ

吉川丽子带回来的消息，无疑是间人皇女最不想听到的消息，可事情已经发生了，想要阻止已经来不及了，可关键问题来了，佐伊是怎么突破山口与爱媛两个防线的？

毫无预备的，佐伊就大摇大摆出现静冈草大本营福岛，如此明显的讽刺很是让间人皇女难以接受，更搞不懂佐伊怎么混过去的？

“丽子，佐伊是怎么从山口与爱媛两个防线过去的？”

间人皇女把心里疑问提出来，当然间人皇女没有质疑吉川丽子的意思，只是想不明白佐伊是怎么混过去的？山口与爱媛都有重兵把守，不可能出现问题。

“出海！”

“出海？”

吉川丽子说出真相后，间人皇女为之一鄂，佐伊拿什么出海？他没有大型的舰船，如何绕开自己坚守的海域位置？这让间人皇女很是费解。

“公主殿下，别忘了，他还有大唐那边太子支持，据悉半年前大唐太子暗中调动了三艘舰船，四艘蒙冲与佐伊做交易...”

吉川丽子的话打消了间人皇女的疑虑，而大唐太子与佐伊达成了什么协议？间人皇女不得而知，最讽刺的还是，如此重要的消息，她居然一无所知！

间人皇女自嘲的笑声，吉川丽子看在眼里明在心底，她自己何尝不是与间人皇女一样的心情？直到事情发生了才知道真相，多么可悲的消息寡陋！

“丽子，这次有劳你出动了，要是静冈草与佐伊达成了协议，你知道怎么做了？”

“是，公主殿下！”

吉川丽子在间人皇女交代声之中，拱手抱拳告退离去做准备，留下头疼不已的间人皇女阴沉着脸色，倭国局势大变，已经不在她掌控之中。

“父皇，间人该怎么办？”

间人皇女目光痴呆地侧过头看向隔着木门的侧殿，隔壁躺着油灯枯尽的舒明天皇，悔恨不已的间人皇女后悔当初没听舒明天皇的警告，别去招惹隐退的佐伊。

现在引狼入室导致倭国变成两侯与皇室鼎力，要是两侯真的达成协议联手，无疑是倭国皇室的没落前兆，悔恨不已的间人皇女下意识把责任全推到中大兄皇子身上，要不是他，也不会有今日结局。

“来者何人？”

“扬州都督萧恒贵！”

南日群岛，萧恒贵憋屈十足成了跑腿，白天怕有心人发现导致不必要的麻烦，萧恒贵选择了夜里，没想到遭遇到了封锁海面的巡逻渔船。

别小看这些渔船毫不起眼，里面可是暗藏连弓在里面，遇到不听劝告的渔民误闯进来，巡逻的渔船会毫不心存手软什么的，直接毁尸灭迹。

萧恒贵不敢乱来，哪怕这里是他的地盘也好，也要尊守一下秦寿设定的规矩，没有戒备的森严的巡查，这里的据点恐怕早已曝光了，当然也少不了萧恒贵暗中帮忙掩盖。

“稍等片刻！”

巡逻的渔船无法判断萧恒贵真实性，加上又是

黑漆漆的夜里，只好委屈萧恒贵逗留一会，巡逻队先去禀告在做打算。

萧恒贵没有不喜之色，在自己官船上等待，等待最高负责人刘仁轨出现，自从刘仁轨接手这里后，基本大小事都归刘仁轨管理。

半个时辰过去，去而复返的巡逻渔船发出通过信号，用手挡着油光灯发出允许通过的信号，要是真是扬州都督萧恒贵，他看得懂这信号的含义。

萧恒贵挥挥手示意亲信开船，穿过两艘渔船的时候，萧恒贵的亲信手下们咋舌不已，虽然是黑夜，可官船通过的渔灯折射，清晰可见渔船中间摆放着两台小型的连弓，射程起码有四五百米左右范围。

“萧都督大驾光临，刘某有失远迎还未恕罪！”

“哈哈~~哪里，哪里，是萧某打搅才是真！”

萧恒贵的官船靠岸南日群岛修建的船坞的时，刘仁轨亲自带着护卫出来迎接，灯火通明的船坞港口，萧恒贵不敢摆架子拱手抱拳还礼。

刘仁轨与萧恒贵客套一阵后，伸手邀请萧恒贵独自一人进入天然船坞作坊，至于他的手下全都老实呆在船上不允许下船，懂规矩的萧恒贵没有不喜

之色，入乡随俗似的与刘仁轨一起进入天然船坞作坊。

入眼一艏四十丈长的钢铁船，惊呆了萧恒贵的双眼，叮叮当当的敲打声在船坞内响个不停，如此清脆的敲铁声，要是萧恒贵听不出来就是怪事了！

五丈宽的船身几乎把整个船坞天然海洞霸占，经过两丈高的船身，萧恒贵几乎用仰望的姿势来观看这艘巨无霸船只。

铁铸成的船，怎么漂浮在海水里？这个不可思议的答案萧恒贵无法得知，而当看到船工们开始加装船身两侧大轮子船桨的时候，更是不可思议咋舌连连。

左侧两个三丈圆带扇子的大轮子，一半潜入水中，另外一半占据船身，船桨轮子中间各有五六名船工们在上面攀爬，至于做什么萧恒贵不得而知。

“刘先锋，这是？”

“飞鱼号，萧都督，有何事？”

进入船工坊内，刘仁轨才解答萧恒贵的疑问，第三艘的钢铁船完工在即，这艘飞鱼号一完工就是倭国毁灭的征兆，三艘主力舰足够摧毁一个倭国。

当然刘仁轨没有让萧恒贵看更惊人的船舰上排炮，轮番哑炮铁球轰炸，就算倭国有铁船，也经不

住密集铁球撞击沉船，更何况倭国也没有技术制造铁船。

“长安的消息！”

刘仁轨有所隐瞒的话，萧恒贵听得出来也没有多问下去，该知道的知道，不该知道的萧恒贵懒得去打听，只要对自己有利就好。

萧恒贵直接把自己当脚夫信差，拿出李恪加急快马送来的书信递给刘仁轨，而刘仁轨接过萧恒贵递来的书信，一眼就看穿书信并非出自李恪手，只是秦寿假借李恪名义传达的。

“有劳了，萧都督，请回吧！”

“好吧，告辞！”

刘仁轨毫不客气的送客，萧恒贵只好叹息一声拱手抱拳告辞离去，他知道自己送来的信，决对不是那么简单。

第532章眼热病发作的天子

“乔装海盗？”

张德明愕然失神地看着刘仁轨，而刘仁轨耸耸肩表示不是自己意思，直接拿出萧恒贵跑腿送来的信件，张德明半信半疑地用左手拆开信件。

当看清楚信件里面的内容，张德明顿时哑口无言，好吧，秦寿简练的话已经概况出了办海盗的意图，长乐乡缺少招待客人用的妓女，最合适的莫过于倭国女人。

而他们的任务除了抓倭国女人，还要训练新兵的胆量，见血成长的胆量，执行秦寿冷血的男杀女抓，为即将到来攻打倭国做准备。

“刘先锋，你安排吧，张某听你的！”

带着强烈嗜血复仇目光的张德明，了解了秦寿用意后，整张脸变得扭曲起来，复仇，翻遍整个倭国也要把当初杀了自己大哥的藤条野抓到报仇，活生生折磨死他。

张德明滔天恨意刘仁轨没察觉到才是怪事，对于张德志的死，刘仁轨内心自责了整整三年，要是当初早点动用烟花磷火弹，张德志或许不会死。

“德明，刘某…”

“刘先锋，张某累了，张某随时听从刘先锋安排，告辞！”

刘仁轨的话没说完，张德明拱手抱拳告辞离去，不想提及往事的张德明，没兴趣也没有心情听刘仁轨道歉的话，刘仁轨没有必要道歉什么。

看着张德明离去的背影，刘仁轨深深自责起来，到嘴的话始终说不出来，只能摇头叹息着，把所有的罪责全揽到自己身上。

“倭国，这次绝不放过你们！”

刘仁轨双手紧握成拳，为三年前失去的不少手下报仇，要是当初倭国不参与内斗之事，刘仁轨或许有些犹豫秦寿没有人性的决定，现在刘仁轨压根没有这种心理想法。

既然要开始实战练兵，就要先提前准备木船，新式战船在没有对倭国正式用兵前，暂时不能曝光，示敌以弱让他们麻痹大意，等开战了再给他们震撼打击。

想通之后刘仁轨去找喻敨，安排一些老式木船做掩饰海盗船，专门去倭国海域边境打秋风，就当是提前熟悉倭国海边的情况。

次日清晨，长安皇宫内，退朝后的李世民专门留下户部尚书唐俭，对于怠工散漫的唐俭，鲜少亲

民懒惰性格这些年算是出了名，李世民简直是爱恨交加，奈何现在人才缺乏，李世民只能强忍着唐俭散漫。

唐俭宿醉的酒味儿特别重，显得有些邋遢的官服带着淡淡的酒味，李世民坐在龙案上远远就嗅到唐俭饮酒过度的味道，皱起眉头很是不悦。

“不知皇上召见，有何大事？”

唐俭受不了李世民紧盯的目光，先开口小心翼翼打破沉寂气氛，李世民冷哼一声，甩手丢出唐俭漏洞百出的奏折，唐俭发现是自己奏折，愕然失神期间顺手捡起。

当唐俭打开奏折一看，脸色顿时变得极其难看，皱巴巴的奏折墨迹模糊不清，浓浓的酒味儿随着奏折打开散发出来，意识到李世民发怒的原因，唐俭冷汗连连不知如何是好。

“唐爱卿，这就是你的奏折？朕为何看不懂？”

“臣罪该万死！”

李世民杀气腾腾的话，把唐俭吓得双脚打颤，噗通一声双膝跪地，上一年户部政绩全在奏折里面，就因为饮酒出现马大哈，导致酒水把奏折内容模糊了。

现在李世民秋后算账，唐俭识趣先认罪，以免李世民恼羞成怒找他麻烦，说实在的唐俭还真没想到自己犯酒浑惹麻烦了，没有注意到奏折给酒水糟蹋了。

“哼~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谢皇上开恩！”

唐俭这些年出了名的懒惰，李世民心中有气同时计上心头，唐俭与秦寿关系还不错，隔三差五去长乐乡讨酒喝，而秦寿十分给面子唐俭，每次唐俭都是满载而归。

唐俭不知道李世民打什么主意，但是李世民没有过分追究责任，让唐俭松了口气，奏折重新补上是必然的事，这次不知道李世民又要自己办什么事？

“素闻你与秦寿交情不错？”

“这…”

李世民一开口唐俭大吃一惊，李世民话里的意思，要是唐俭没听出来才是怪事，李世民又没安好心，至于他又要打秦寿什么主意？唐俭不得而知。

“唐爱卿，朕问你，去年朕京城内外税收多少？”

“启禀皇上岁收大约一百万石！”

李世民突然起来的问话，唐俭想也没想一口气答出李世民莫名其妙的问题，虽然奏折已经变得模糊不清，可大致还是有数目看得清楚。

“朕长安城内外耕地面积多少？”

“启禀皇上，耕地大约三千八百五十余顷！”

唐俭擦着额头汗滴，倒背如流似的答出李世民考验似的话题，按照长安城内外耕地人口，屯田者共耕田6万亩地，每亩产为1。025石左右。

“长乐乡耕地多少？”

“大约一千五百二十倾！”

唐俭不知道李世民想要干什么？如实回答李世民的疑问，光是秦寿耕作已经快追上长安城内外的一半耕作，还有大部分荒废之中的农田，由于人口问题一直空置着。

“长乐乡岁收多少？”

“这，那…大约有一百五十万石！”

嘭~李世民拍案而起把唐俭吓了一大跳，哆嗦着身子骨低下头不敢去看盛怒的李世民，相差比例悬殊的答案，唐俭恨不能抽自己一个耳光。

其实唐俭得到秦寿不少好处，故意隐瞒报少了不少，如今秦寿占有农田都直奔两千多倾地了，他那号称八万镇民可不是瞎吹的，要不是唐俭帮忙隐

瞒，李世民恐怕更吃惊，秦寿实际产量远远不止这个数。

虽然秦寿推广了占城稻，可经过三年老唐等人摸索，加上秦寿百科全书辅导，慢慢摸索出了早熟杂交水稻，比起占城稻丰收增加了不少。

“唐爱卿，你可知罪？”

“啊？！这，那…”

李世民阴森森的话，唐俭支支吾吾说不出话，认罪？认什么罪？可要是不认，李世民那带有杀气的话，很明显要是说错话，掉脑袋是分分钟钟的事。

“朕需要长乐乡农田种植技术，给你两个月期限！”

“是，皇上！”

李世民眼红病发作的命令，唐俭汗流满面地硬啃下李世民无耻重任，很明显他想要自己出马，坑秦寿最新的农田种植技术！

第533章人口隐患

“贺副镇长，又有新告示？”

“嗯哼~长乐乡最新福利，希望大伙好好研究，争取为长乐乡争光，勇夺生育奖，生的越多越…喂喂，别扯…”

“生育奖？”

“啥玩意这是？”

“别扯，别挤，救命啊~”

大清早，当贺明拿着秦寿最新批文告示走到长乐乡公告栏时，早起的长乐乡镇民们一窝蜂围堵上来，把升职成为秦寿左右手的贺明包围其中。

燕宝寿摇头无语地看着贺明呼救，爱莫能助地耸耸肩闪人，谁叫他那么喜欢出风头？现在好了，身陷镇民包围才想起自己，燕宝寿又不是傻子，才不去遭那个罪。

身陷重围的贺明狼狈不已，匆匆贴好歪歪斜斜的告示后，四肢并用爬出拥挤越来越多的镇民包围圈，头也不敢回拖着散落的腰带闪人。

“国家兴旺，匹夫有责；多生多福，丈夫有责？”

“该怀不怀，房倒屋塌；该生不生，扒房牵

牛？”

“普及三胎，奖励四胎，抚育五胎，巨奖八胎？”

镇民们面面相觑地互视一眼，给长乐乡推出新的超生政策震惊了，而最诱惑人的还是五胎以上皆有镇委会补贴抚养，超过五胎以上每年每户还能领取额定的钱粮补贴！

虽然每户按照一新生人口一百贞观币，还有人口一石粮食补贴政策，可如此优厚的生育奖励还真是够吸引人的，更何况现在镇民们现在不缺粮食，养得起秦寿提倡的多生政策。

“秦郎，你把镇里的女人们当猪来看啊？”

城堡顶头，秦寿双手抱胸居高临下看着镇民们反应，李丽质从身后出现，质疑的话打断了秦寿沉思，转过头见到李丽质大翻白眼的表情，秦寿颇感无语地揉着鼻子。

要是换做后世借秦寿一百个胆量也不敢如此，可现在在人少地广的古代，秦寿不得不实行超生政策，暴增一下新生人口填充长乐乡逐步老年化的局势。

以现在的长乐乡八万人口，光是老年化就占据一半人口，其中有劳动力的老人只占老年化百分之

三十，其余百分之七十已经无力负重农活了。

在如此下去，用不出几年时间，长乐乡人口暴跌是正常，拖累了农田跟不上耕作，才是要命的事，秦寿绝对不允许这事发生。

“丽质，郎君我问你，大唐如今人口有多少？”

“这...”

秦寿脸色担忧的话题，还真问倒了不问世事的李丽质，大唐有多少人口这事，恐怕连户部尚书也不敢枉然下定论，毕竟有些偏远穷乡僻地没有入案其中。

“大唐号称天朝，可区区人口七千万不到，人平均耕作不到全大唐三分之一的领土！”

“啊？”

李丽质不可思议地瞪大眼看着秦寿，没想到秦寿对大唐民生那么了解，包括耕作都了如指掌，这恐怕连她贵为天子的父皇也没秦寿这么清楚。

秦寿杞人忧天的神色，很是让李丽质不能理解，这大唐人口与耕作虽然有点关联，可秦寿这败家的举动奖励超生政策，李丽质有些看不懂秦寿想要干什么？

“丽质，你一定以为郎君我杞人忧天吧？”

秦寿收回杞人忧天的神色，目光如注地定定看着李丽质，而李丽质在秦寿坦诚目光之中，点点头又摇摇头，说实在的李丽质还真不知道秦寿意图何在？

“你看看吧！”

秦寿没有跟李丽质废话太多，以最具有说服力的长乐乡户籍档案账本交到李丽质手里，让她好好看看自己的担忧，是杞人忧天还是当务之急头等大事？

“老年化？”

当李丽质打开长乐乡户籍档案账本，秦寿重点勾画的老年化惊呆了李丽质，越是看到后面，李丽质越是大吃一惊，什么中年化，什么年轻化，什么幼儿化等等，都是李丽质闻所未闻的词。

而八万长乐乡户籍人口，老年化占据了一半人口，中年化占据了三分之一多一半，年轻化的连三分之一线都未达标，更别提出生率不高的新生幼儿。

虽然李丽质没有看懂秦寿标配的年龄化，可老人中年等划分，李丽质懵懵懂懂大致其中含义，对比下来李丽质渐渐明白了秦寿的担忧，还有不靠实际奖励超生付之行动的想法。

“两万多老年人，没有劳动力的就有一万人左右，勉强有劳动力的老人一万不到，其中还有步入老年化不少的中年人，用不出一两年时间暴增之中…”

秦寿把长乐乡人口隐患说出来，出生率与三年来老年化死亡率不成正比，再如此下去，长乐乡不出三年时间，人口暴跌是正常，荒废的农田才是要命的事。

两千多倾农田经过三年来努力，已经变成肥田，要是荒废了肯定会变成杂草地，流失肥田不说，在没有化工肥料前提下，想要再次把田变成肥沃，又要等几年？而人生又又几个年头？

“丽质，如今长乐乡富裕了，是时候加速人口暴涨了，百业兴旺离不开人口…”

秦寿瞭望着远方长安城，感叹连连说出至理至性的话，就如今大唐的总人口，只比后世一个大型城市平均，防止地大物广的大唐人口不均匀，助长超生是迫在眉急之事。

在古代没有科技破坏环境，人口越拥挤越好，人口越多占领地盘就需求越多，想要开阔疆土，就要人口！

没有人口何来兵卒开阔疆土？没有人口何来管

理打下的疆土？难不成攻下一个国家，留下百十人管理几十万地盘转身就走？有哪些国家的人愿意成为亡国奴？

压迫久了必然会造反，等他们造反了又派兵牺牲打下来，周而复始无休止的打来打去，这无疑等于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没有什么区别！

要是人口充足以迁民治理殖民，打下来的亡国奴还有谋反心思吗？面对动辄几亿人口大唐，答案很明显，那是不可能的，冷兵器时代人口代表胜利与入侵资本！

“秦郎深谋远虑，妾身忏愧！”

经过秦寿一番讲解，李丽质恍然大悟，人生老病死是正常不过的事，而秦寿提倡的超生，虽然有利但其中也隐藏不少后患。

当然这对于秦寿来说，超生只是一个过渡期，其后便是优生坑爹的政策，控制人口饱和是一种手段，人口多了征兵容易，打仗完全没有后顾之忧，死了一个家里还有一箩筐兄弟，不是吗？

第534章意料之中

“出来吧，鬼鬼祟祟的！”

李丽质离去没多久，秦寿头也不回背朝着身后轻喝一声，虽然身后的脚步声很轻盈，可始终瞒不住敏锐的秦寿双耳，熟悉的脚步声秦寿不用猜也知道是谁。

武媚娘笑盈盈的出现秦寿身后，从李丽质与秦寿交谈的时候，武媚娘就出现了，只是不想打搅秦寿与李丽质聊天，躲在一边静静地偷听秦寿与李丽质的聊天。

“秦郎，你用心不良，怂恿丽质帮你！”

“哦？此话怎讲？”

武媚娘一语道破自己的心思，秦寿大感意外转过头看着武媚娘，很明显武媚娘已经发现了什么，单凭自己片面之词，武媚娘就可以猜到自己想法，秦寿不得不佩服起武媚娘。

说实在的秦寿还真给武媚娘说对了，打的就是怂恿李丽质鹦鹉学舌带话给李世民，人口普遍提升是必然的事，奖励超生是迫在眉急的事。

虽然李世民可能见证不到大唐新一代成长，可他要是支持自己超生想法，十八年后大唐人口就会

破亿，到时候开疆扩土指日可待，有压力就有动力。

“你心里怎么想，你心里最清楚，秦郎，吴王来访了！”

“恪弟？”

武媚娘大翻白眼没好气白了眼秦寿，自己才没有心情猜测他心里想法，直接把李恪造访之事说出来，留下一脸愕然的秦寿自言自语嘀咕。

‘这闲王爷又跑来凑什么热闹？’李恪没事找事跑来长乐乡，秦寿忍不住皱起眉头，也不看看现在什么时候，李恪居然还有心情跑来长乐乡，秦寿真是服了他。

不解归不解，既然李恪来了，秦寿不得不去亲自迎接招待李恪，至于他有什么事，先看看在下定论，必要时候提醒一下他。

“寿哥儿！”

“少来恶心，坐！”

李恪肆意无忌地调戏着大厅内的婢女，秦寿出现大厅的时候，李恪暂时放过调戏的婢女，笑意盈盈地张开双手作势要拥抱，秦寿一脸黑线舞起拳头威胁。

一脸尴尬的李恪嘿嘿声笑着，老老实实地坐到

一边，待秦寿挥退婢女奉茶上来，李恪目光始终没有离开秦寿婢女的妙龄身影。

“嗯哼~瞧你这没出息样，婢女也不放过？”

秦寿鄙夷的话，李恪摇摇头叹息一声，秦寿典型的饱汉不知饿汉饥，他家的婢女素质与容颜值，哪一个不是超过吴王府的？

“寿哥儿，外面是咋回事？”

李恪心血来潮好奇询问外面的情况，刚一进长乐乡镇，就见到人山人海的镇民围绕着公告栏，讨论着什么生育之事，还有什么奖励之类的。

碍于面子李恪没有去掺和，现在见着秦寿正主，李恪当然少不了要八卦一下，什么超生几胎的，李恪稀里糊涂完全听不懂。

“超生有奖，耶？你问这个干什么？有何事？说完赶紧走，现在时机不对路！”

秦寿没好气地回应李恪一句，想到现在非常时期，秦寿不想李恪牵连进来，要是他的频频接触，影响到了李承乾布局，秦寿得不偿失。

可又不能闭门不见这个义弟，没办法之下秦寿只好忍着气，等待李恪废话完赶紧离去，恕难招待他这个大麻烦，为了他和自己好，事情没成定居前尽量少来往。

“好吧，寿哥儿，恪弟摊上麻烦事儿了！”

秦寿用意李恪心里清楚，可现在李恪比秦寿更烦恼，而李恪的话更是让秦寿大感意外，麻烦事？他摊上什么麻烦事了？秦寿忍不住有些好奇起来。

婢女们奉上茶水后，秦寿挥退婢女们，伸手示意眨眼变得愁眉苦脸的李恪喝茶，这家伙简直就是表情帝，开始笑脸嘻嘻无忧无虑，现在变成忧心忡忡。

“寿哥儿，父皇找恪弟谈话了！”

李恪抿了一口茶，说出秦寿为之一愕的话题，李世民找李恪谈话了，而且话里意思隐隐有扶正李恪的想法，虽然没有明说，可那话**不离十了。

得知李恪的苦恼后，秦寿沉默了，不得不说李恪还真是运气不佳的家伙，什么破事都摊得上，而且还是要命的不合时机。

“嗯~此处不宜谈此话，恪弟，走，到寿哥儿书房里说！”

对于倒霉透顶的李恪，秦寿除了无语就是替他感到悲哀，倒霉的运气经常缠着他，慎重其事地想了一会，秦寿捧起茶杯带李恪去书房里详谈。

秦寿的提议正合了李恪心意，李恪端起自己的茶杯跟随着秦寿身后，直朝秦寿比较安全的书房里

面详谈大事。

“恪弟，这可能是皇上的试探！”

书房内，当李恪把事情经过说出来后，秦寿沉思片刻抬起头看着忧心忡忡的李恪，一语提醒李恪这有可能是李世民的试探。

李世民会把皇位候选人想起李恪很正常，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只是没想到李世民这么心急，也有可能是事情原本就是这样。

李世民是有想法把李恪扶正，可他想法终究会给一群老顽固大臣埋没，李恪的双重皇室身份血脉，铸就他问鼎皇位道路很艰辛，除非李恪拥有血腥的杀戮手段。

问题是李恪没有，以他懒散的性子，铸就成为一位碌碌无为的闲王爷，可他已经给李世民盯上了，难不保他今后会招来不必要的是非。

“寿哥儿，那恪弟现在如何是好？说实在的恪弟对那位置没有兴趣！”

李恪见秦寿沉默不语，心急如焚迫不及待想要秦寿帮忙想办法，早知道会有这事发生，李恪就不打算那么早回长安了，长安什么局势他心里一清二楚。

太子还在位，李世民就提前跟李恪打个招呼，

所有事迹与秦寿以前推断提醒完全符合了，没有了主意的李恪只好求助秦寿帮忙，减少自己不必要的麻烦上身。

“为今之计，恪弟，你只有继续远离争斗，相信皇上不可能看不出你的决心，这样吧，恪弟你以后…”

秦寿沉思片刻，替李恪出谋策划起来，李恪在秦寿耳语话之中，双目放光地频频点头，不得不说秦寿这主意不错，断绝了他父皇的扶正想法，同时打消太子眼中钉的想法，一石二鸟安枕无忧。

李恪向秦寿继续讨教法子，一直熬到午时前，收获颇丰的李恪满载而归，带着秦寿赠品与出谋策划的法子回王府。

第536章致命三寸

当秦寿见到孙思邈招收的二十名女郎中，忍不住佩服起孙思邈的眼光，更没有想到孙思邈也有审美的心思，筛选的女郎中全都是姿色不错的豆蔻少女。www．．me

秦寿惊艳异常打量着候选的女郎中，一个个美艳非常，有着苗条的身材和俏美的脸庞，当然她们神态各不相同，有的羞涩，有的腼腆，有的大胆等等。

‘老不休的孙思邈，知人知面不知心啊！’看着二十名豆蔻少女，秦寿目光怪异地打量一眼捋须微笑的孙思邈，越发判断孙思邈没安什么好心。

“药王，你厉害！”

秦寿竖起拇指头，由衷佩服起孙思邈审美目光，这些女子当郎中实在太可惜了，当护士绝对会引来一群狼，而且还是无病找病那种。

孙思邈一头雾水不明所以秦寿的夸奖，压根不知道秦寿心里想些什么，要是他知道秦寿猥琐的心里想法，肯定大呼喊冤遇人不淑，自己何成有过如此猥琐的思想？

眼前这些女郎中的人选，全都是经过孙思邈严

格筛选出来的，鉴于她们热衷救死扶伤，有的甚至慕名长乐乡开放没有性别歧视，不远千里前来学医。

受封建思想影响女子学医基本没有可能，就算是有就好像后世熊猫一样稀少，除了长乐乡不拘一格，只要是有才能天赋，不管男女皆可学一门手艺。

挥退二十名女郎中，让她们自行修读医术，秦寿神秘兮兮地拉着孙思邈走到一边，在孙思邈耳边耳语一阵，直让孙思邈为之愕然，不可思议地瞪大眼看着秦寿。

“女护士？尊师，何为护士？”

孙思邈一头雾水看着秦寿，想要确定秦寿所谓的护士含义，更搞不懂护士的作用，不耻下问护士的由来。

“就是协助郎中处理病人之类繁琐之事，比如发展临床科目需要用到护士，疗养院需要用到…”

经过秦寿一番讲解后，孙思邈恍然大悟地点点头，说实在的孙思邈还真没有想过这么多，经过秦寿这么一解释，孙思邈才知道护士的作用。

孙思邈更没有想到护士有这么多的作用，孤陋寡闻的孙思邈算是给秦寿打开了新视野，频频点头

算是接受了护士一词。

“好好安排一下，护士全都要女郎中一样的姿色！”

“嗯？”

孙思邈接受了护士新职业，秦寿松了口气把重任丢给孙思邈处理，理所当然当起甩手掌柜转身离去，孙思邈刚想说些什么，秦寿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了。

医院已经成立，大小事务迫在眉急整顿，清洁工之类也少不了，孙思邈打理这么大一间医院，秦寿还真有些放心不过来，只能靠他慢慢适应了。

朝镇内赶回去的秦寿琢磨着给郎中们整一套工作服，既然已经打破了传统，眼下也只有继续打破下去了，服装变换也要顺应一下潮流。

“唐尚书来访？”

秦寿刚从孙思邈那边回来，洪武就跑上前告知唐俭前来拜访消息，唐俭拜访很是让秦寿感到惊讶，惊讶归惊讶秦寿还是要瞧瞧，唐俭找自己有何事？

洪武爱莫能助地耸耸肩，表示他自己也不知道户部尚书唐俭有什么事，以他身份唐俭肯定没有必要废话，秦寿带着疑惑的神色，急匆匆赶回城堡。

“秦将军！”

“唐尚书大驾光临寒舍，此乃秦某的荣幸，洪武，奉茶！”

“是，将军！”

秦寿走进大厅的时，临危而坐唐俭犹如见到救星似的，起身恭迎秦寿回来，秦寿客套十足地拱手抱拳赔罪，呼喝尾随进来的洪武沏茶招待。

“唐尚书，有急事？”

洪武奉上茶转身离去后，秦寿捧起茶杯抿了一口，一脸疑惑看着忧心忡忡的唐俭，不知道贵为盟友的他为何事而烦恼？

“秦将军，大事，皇上眼红你的…”

哧~秦寿喝进的茶水喷发而出，干咳连连不可思议看着闪开一边的唐俭，想要确定唐俭不是逗自己玩，皇上又眼红病发作了？

“你确定不是开玩笑？”

秦寿纠结无比滴看着唐俭，想要确定唐俭不是逗自己，皇上居然眼红自己农田技术，派唐俭来索求新研发的一年三季水稻，还有种植技术等等。

太无耻了！秦寿忍不住暗骂李世民无耻，三年来自己帮他税收翻了一倍有余，李世民居然人心不足蛇吞象，吃在碗里看在锅里，居然还想要打自己

主意？

唐俭知道片面之词缺少说服力，直接拿出李世民交代的密旨，递给秦寿以证实自己所言非虚，要不是没有办法，唐俭也不会跑来麻烦秦寿。

“你没有修改过秦某的产粮？”

秦寿看了眼唐俭拿出的密旨，倒吸一口气的同时脸色怪异看着唐俭，不是叫他减少自己产粮真实情况吗？怎么还上报那么多？活该他落马候查。

“秦将军，你确定你不过问长乐乡所有事务？”

秦寿的话刚说完，唐俭反过来一脸怪异看着秦寿，他产粮的真实情况，唐俭已经压减了三分之一，在多瞒不过其他田吏们。

唐俭把秦寿真实的产粮情况说出来后，秦寿顿时一阵无语，好吧，自己错怪他了，说实在的秦寿还真不知道自己领地产粮情况，这些都是武媚娘亲手打理的。

“好吧，你想怎么样？”

唐俭落马候查对于秦寿来说不是什么好事，要是不解决唐俭的问题，李世民另选户部尚书，这对秦寿来说麻烦不断，要是真调查起来，还真是麻烦一大堆，这不是秦寿想要看到的结果。

“解决麻烦！”

唐俭眯起眼看着秦寿，简短四个字让秦寿头疼不已，不得不说李世民这招大蛇三寸大招，还真掐住了秦寿致命的弱点，要么坐以待毙等候新户部尚书彻查，要么乖乖上交一年三季杂交技术和农田技术。

“洪武！”

“将军，有何事？”

秦寿犹豫了一阵，最后叹息一声轻呼门外守候的洪武，唐俭坐在一边缓了一口气，他知道秦寿最终还是妥协了，没有自己照料着，秦寿欺君之罪迟早会曝光。

“把杂交技术和农田技术拿出来！”

“是，将军！”

秦寿一脸肉疼上交技术，事到如今也只有这样了，不妥协保住唐俭的户部尚书官位，倒霉最终的还是自己，这次算是给李世民阴了！

第537章内忧外患的大唐

“强盗煞星？百姓福音？贪官终结者？”

眨眼两周时间过去，皇宫甘露殿内李世民批阅奏折，愕然失神地念出邢州都督上呈的奏折，什么乱七八糟的看得李世民稀里糊涂，可又忍不住往下看。

邢州地界与洛阳交接口处，最近出现一批奇怪惩恶扬善的神秘百人队，短短两三日时间作案多达十余起，剿灭了强盗窝多达二十多个，贪官更是杀了不少。

最不可思议的是，这支神秘百人队总是能在大唐官府衙差赶到前，提前收场离去隐入深山老林里，行事作风雷厉风行不拖泥带水。

神秘百人队在邢州都督提及之中训练有素，又不与大唐官府正面接触，很是让李世民感到惊讶与震惊，同时心忧坐立不安起来。

按理说这是好事，可在李世民眼里，却不是这么认为，虽然这支神秘百人队出发点是好的，可他们拥有很强的作战能力，一击必杀没有留一个活口，好像天生就是军人一样难以对付。

“臣参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

“爱卿免礼平身！”

失神的李世民在李靖叩见声之中清醒过来，挥手打断李靖繁琐的跪拜礼，招来薛高赐座驱赶其出去回避，单独留下李靖有事详谈。

“皇上，这是？”

“爱卿看看在作定论！”

李靖一脸愕然看着李世民丢过来的奏折，捡起奏折一头雾水看向李世民的时候，李世民头疼不已地揉着头，示意李靖先看完在讨论。

李靖带着一头雾水翻开奏折，当看到邢州的奏折内容，李靖愕然失神起来，神秘百人队大张旗鼓剿强盗，杀贪官，救济贫苦百姓等事迹一一刻录在案。

李世民叹息一声看着憔悴苍老不少的李靖，他家夫人病危命悬一线，按理说李世民不应该去打搅他，可眼下自己江山出现篓子，急需李靖这等老滑头出谋策划。

“皇上，此乃好事，为何？”

“爱卿，你不觉得跷蹊？”

李靖疑惑的目光，敷衍了事的话很是让李世民头疼不已，李世民揉着焦头烂额的额头，他知道李靖心思不在这里，换做以前肯定不会这么说。

“皇上，只要对方向善，不对大唐做出有损之事，何不睁眼闭眼？自古邢州地界强盗如林…”

李靖知道李世民会错意了，双手抱拳破悉邢州上呈的奏折内容，邢州地界与洛阳交界口位置群山如林，养育了不少打家劫舍大大小小的强盗团伙。

以往邢州地界交界口位置最为乱，过往商人另可绕道也贪图那点时间，导致官道荒废几年无人行走，邢州官府更是拿那些神出鬼没的强盗没辙。

现在有义士之人剿强盗，这是好事没有必要死磕打压，更何况他们还救济了贫苦百姓，鉴于他们无视大唐律法，私自杀戮贪官是有些过激，可他们出发点也是好的。

“嗯~西突厥的乙毗咄陆可汗，最近可否有动机？”

经过李靖解惑后，李世民揉着头疼的额头，暂时放过无关牙痛的神秘百人队，只要他们不太过分暂时忍让着，如今最重要还是外患的西突厥。

乙毗咄陆可汗，阿史那氏?始毕可汗之子，******汗国灭亡后奔西突厥，自立为乙毗咄陆可汗，不是李世民承认册封的外来户口，与俯首称臣的沙钵罗可汗处处为敌。

“启禀皇上，乙毗咄陆可汗越来越不安份，据

闻大小部落都争先投靠了他，依臣之见沙钵罗可汗不是他的对手…”

李靖把西突厥内乱的事如实禀告，乙毗咄陆可汗四处扩张兵强马壮，比起俯首称臣的沙钵罗可汗势力大多了，据闻两个可汗之间恩怨冲突已经开始了。

李世民皱起眉头听着李靖的消息，乙毗咄陆可汗正如李靖所言，此人乃是狼子野心的野心家，一日不除迟早是祸害，可想到没有借口出兵，只好暂时作罢。

“高句丽从不上贡藐视朕大唐之威，还三番两次对新罗意图不轨，爱卿可否有人选试图？”

想到高句丽越来越不安份，李世民就一肚子的火气，区区一个巴掌不到的小国，藐视天威也就罢了，居然还打亲唐的新罗国主意，实在是不给李世民的面子。

“启禀皇上，职方郎中陈大德，此乃最好人选，此人圆滑多变，善于交际…”

李世民的话李靖隐隐猜到了什么，琢磨片刻想到了善于外交的陈大德，此人嘴上功夫不错，而且又善于应变，确实是不可多得的人选。

视察高句丽的情况，非陈大德莫属不可，除了

他恐怕还真没有其他人可以完成使命，派他去打探高句丽的情况，是最理智的选择。

“陈大德？嗯…”

李世民回忆着名不见传的陈大德，捋着龙须颔首点头拉长音嗯了一声，脑海里记住了李靖推选的外交人才。

“长乐乡开什么破夜场，爱卿如何看？”

“这…”

李世民转移话题提到长乐乡，李靖顿时哑口无言，能够李世民惦记是好事，但是惦记太多了就是坏事，最好的例子就是秦寿这样的倒霉鬼。

长乐乡夜场一事，李靖早已略有耳闻，而秦寿捣鼓夜场之事，李靖大致猜到了其中用意，逆天而行打破长安禁宵，这很符合秦寿叛逆的性格。

“爱卿，此子你有何看法？”

“狡猾多变，圆滑老练，心思紧密，淡泊名利，不拘一格…”

李世民一脸黑线看着李靖，而李靖一口气说出秦寿好几个矛盾的性格，直让李世民佩服不已，李靖全都说道点子上了。

秦寿现在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让李世民开始担忧起来，特别是他暗藏的势力，虽然李世民暂时

没有找到，可李世民隐隐察觉到，秦寿已经变得非常可怕的存在了。

原本当初只是培养秦寿对付各大氏族，现在各大氏族都安分守纪，让李世民有种养虎为患的错觉，可秦寿巅峰科技带来的影响，已经渐渐深入民心，想要制裁他恐怕会出现不可收拾的混乱。

“出使高句丽之事，爱卿多费心了，爱卿先行回去吧！”

“是，皇上！”

想到变成虎患的秦寿，头疼的李世民挥挥手放过李靖回家陪夫人，把出使高句丽之事交给李靖去处理，内忧外患让李世民生出一股无力感。

第538章三十里送别

长安城内，两辆马车一前一后从皇宫大门缓缓驶出，百骑皇宫侍卫精神抖擞骑着马，目光谨慎打量着四周街道情况，宫女与太监尾随前头马车，挤入皇宫侍卫保护范围之中。

过往商客与百姓纷纷避让，不敢阻拦皇宫出行队伍，更不知道马车内是何许人出宫，光看这队伍的数量与死气沉沉似的出行，就可知出行的皇族人士，在皇宫里面混得不怎么样。

马车内阴妃有种解脱的感悟，摇摇晃晃马车内轻抚看不出什么痕迹的肚皮，即将要见到久违的秦寿，阴妃有些期待又有些害怕与紧张，混乱的心情害得阴妃心绪不宁。

“走了吗？”

“是的，皇上，娘娘刚出宫！”

皇宫内，李世民黯然伤神地揉着头，薛高走进来的脚步声，李世民第一时间发觉，略显疲惫的语气询问阴妃离宫的消息，薛高如实说出阴妃离去的消息。

李世民不亲自去送阴妃的事，薛高不敢多嘴去问，更不敢多嘴去探听不该自己知道的事，打心底

搞不懂李世民怎么放任阴妃出宫？

“嗯，朕知晓了，退下吧！”

“是，皇上！”

薛高在李世民挥挥手下，躬身告退离去，不敢去打搅心力憔悴的李世民，而李世民独坐太极殿内，目光失神似的仰望着大殿屋顶。

良久李世民幽幽叹息一声，拿起户部尚书唐俭的奏折，看了眼成功把秦寿技术骗来的奏折，李世民轻蔑一笑，秦寿与唐俭之间神秘关系，李世民心里一清二楚。

“皇后，朕，是养虎为患吗？”

李世民突然想起已故的长孙皇后，忍不住一脸忧伤地扪心自问，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以至于养虎为患，壮大了秦寿势力同时已经无力掌控他一切。

长安城东郊外三十里地，通往齐州官道边缘驿站不远处，秦寿大清早赶到等候，跟随的还有薛仁贵与二十名护卫，隐藏在驿站不远处的丛林里。

“刘仁轨他们出发没有？”

“启禀将军，前些日子已经出发，算算时辰应该快到倭国了！”

秦寿最关心的还是刘仁轨他们的动静，乔装成

海盗去洗劫倭国境内，顺手进行实战提升新兵们见血的胆量，光靠练不实战无疑等于纸上谈兵。

薛仁贵大致猜测刘仁轨的情况，在没有明确消息之下，薛仁贵也不敢保证刘仁轨到了倭国没有？亦或者是已经到了倭国，在开始实施洗劫倭国。

薛仁贵不确定的回答，秦寿很是不满意，可又没有办法得知刘仁轨他们情况，只能作罢等待刘仁轨消息回复，没有明确消息前，一切猜测都是多余。

“邢州情况如何？”

眼看时辰尚早，阴妃车队暂时未到，秦寿想起邢州的情况，也不知道黑牛头一次带队，会不会出现岔子？要不是夏侯墩有任务在身，秦寿还真不想单独考验黑牛统御能力。

邢州强盗众多，是最适合给第二批精锐练手的好地方，两千人队伍分批进行剿匪，疑惑大唐官府的判断力，变成江湖人士所为。

秦寿知道这瞒不了多久，相信李世民很快会怀疑，等他怀疑的时候基本已经处理完，当然这要看黑牛处理的速度如何。

“启禀将军，一切进展顺利，肖将军已到达益州…”

薛仁贵把肖芳前往益州的情况说出来，按照秦寿的想法兵分两路，制造疑惑让朝廷自顾不暇没空追踪邢州的情况。

“将军，车队在三里外！”

“嗯，去准备一下！”

薛仁贵把情况汇报完，一名探子鬼鬼祟祟从外面钻进丛林里，报告长安来的车队已经到达三里外，不消片刻即将到达驿站暂歇一会上路。

得知阴妃快要到达暂歇的驿站，秦寿挥手示意探子去安排驿站的人员，同时转身朝驿站后面走去，准备去会会即将暂歇的阴妃。

秦寿去哪里薛仁贵心里很清楚，对于秦寿花心的性格，只能摇头叹息着在丛林里等候，驿站已经布好自己人，秦寿的安危薛仁贵不用担忧。

两刻钟过去，阴妃车队在驿站处短暂休息一会，皇宫侍卫列行检查一遍驿站没有问题，阴妃戴着帷帽在宫女搀扶下，朝驿站里面去休息一会。

贵妃娘娘身娇肉贵三十里休息一会很正常，皇宫侍卫也没有多起疑心，清空好驿站内无关人员，才敢放心阴妃进驿站短暂休息一会。

“尔等都退下吧！”

“是，娘娘！”

宫女们在阴妃挥退之下，盈盈一礼转身离去，走出阴妃休息的房间轻轻关上门，与皇宫侍卫一起在门外等候阴妃召唤。

“想我了吗？”

“唉~”

秦寿笑意盈盈从窗户钻进来后，阴妃没好气白了眼秦寿，良久疲惫不已地叹息一声，亲自沏茶招待落座一边的秦寿。

“秦郎，妾身到了齐州，接下来怎么做？”

阴妃待秦寿喝一口茶润嗓子的时候，压低声音询问秦寿下一步安排，好不容得出宫一次，阴妃已经没有打算回皇宫的心思了。

再说了秦寿已经判定李世民没几年的命，用不了多久长安会一片腥风血雨，逃离长安是最明智的选择，至少秦寿已经安排好齐州的一切。

“无须担忧什么，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就当没什么事发生，适当时候会有人与你接触，安排你如何做…”

秦寿知道阴妃担忧什么，最怕李佑知道她的事，对于这点秦寿早已有了安排，要不然夏侯墩与丁不二也不用提前去准备，相信他们两个已经安排好了一切，就等阴妃过去坐镇大局。

知晓秦寿的安排后，阴妃松了口气，开始阴妃还有些犹豫，冒这么大的险出来，就怕秦寿没有安排好，现在得到秦寿的保证，阴妃不用在担心了。

“娘娘，该启程了！”

阴妃与秦寿温存了半个时辰，宫女不合时的提醒声，惊醒了赖着秦寿怀抱的阴妃，时光不留人，阴妃不知道这一次别离，不知道何时才能与秦寿再见。

“路途遥远小心点别着凉了，郎君我会时不时来看你！”

“嗯~”

阴妃得到秦寿保证轻轻点头附和着，秦寿刚转过身阴妃挪挪嘴想要说些什么，到嘴的话始终没勇气说出来，目送着秦寿离去的背影，阴妃失神地坐回原位，直到宫女轻呼几遍没回应推门而入查看才惊醒过来。

第539章海怪传说

倭国鹿儿岛海口线，鹿儿岛上倭国村民们忙碌着生计，市集临海而建停满大大小小渔船，缺少守卫的村镇安乐一片，丝毫没有注意到平静海面，潜伏着巨大杀机。

两艘没有挂军旗的蒙冲，五艘中型快船停靠鹿儿岛十海里外，刘仁轨坐镇左侧蒙冲战船，手拿单筒望远镜瞭望鹿儿岛市集情况，按兵未动打量四周的情况，以防出现纰漏把手下带入绝境。

兵力有限刘仁轨不得不谨慎，哪怕事前知晓鹿儿岛海岸边没有守卫，大部分都抽调到靠拢熊本，刘仁轨也不敢轻举妄动，牢记秦寿叮嘱的话，小心驶得万年船。

“刘先锋，张副将请求靠拢！”

“准！”

刘仁轨放下手里望远镜，张德明要靠拢过来，肯定有什么事，准许张德明过来说话，商讨一击即退的办法也好，盲目冲进去只会惊吓到里面的羔羊们。

既然是出来打猎，就要满载而归，空手而回或收获不丰，不是刘仁轨想要的结果，更何况手下们

需要见见血，要不然他们来这里做什么？

“刘先锋！”

“张副将，有何事？”

张德明满脸担忧走上前，欲言欲止的模样很是让刘仁轨疑惑，不知道张德明有什么事要跟自己说，很少见张德明如此紧张。

“刘先锋，据张某得知，前方乃倭国赫赫有名死亡之海，据悉乃海怪常年聚集地，凡有船只路过，皆会激怒海怪沉船...”

“海怪？什么海怪？”

张德明把自己所知道的小道消息说出来，提醒刘仁轨小心前面的海域情况，据悉鹿儿岛海边情况盘踞有海怪，中小型船只经过几乎撞沉海底。

张德明的话让刘仁轨愕然失神，什么海怪听都没听说过，子虚乌有的事张德明怎么也不相信，甚至认为是愚民们子虚乌有乱戳出来的。

“刘先锋，这是事实，据闻前一段时间，有海商不信邪强行通过，三艘船全部毁了，商人更是无一幸免...”

张德明就怕刘仁轨会这样，好心提醒刘仁轨重视起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要是真有海怪倒霉的还是船上的人。

张德明的话刘仁轨沉默了，说实在的刘仁轨是不怎么相信，可张德明说得这么认真，刘仁轨不得不得忠言逆耳，要真是如张德明所言，五艘快船肯定倒霉，甚至这两艘蒙冲也不知道能不能扛得住？

“来人，派一艏空的快船，直穿死亡之海！”

不信邪归不信邪，小心驶得万年船又不想绕圈子双重矛盾下，刘仁轨还是以眼见为实处理，真要绕海突袭不是刘仁轨想要的结果，带来的干粮与淡水不足应付长途跋涉回南日群岛。

刘仁轨的意思张德明心中有数，也知道刘仁轨心中的担忧问题，干粮与淡水，这次出动几乎都是轻装上阵，来回航程几乎已经安排好，临时改变航道无疑作茧自缠，总不能扮演强盗还带一大批粮食淡水吧？

没多久，一艏清空的快船架起风帆，顺着风向慢悠悠朝鹿儿岛方向驶去，刘仁轨手里拿着单筒望远镜，一直关注快船的动静，以确定张德明所言非虚。

“张副将，不是刘某不相信你，可眼前我们任务，你应该心里很清楚！”

观察了一会刘仁轨放下手里的单筒望远镜，以现在的风速想要到达死亡之海有一段距离，刘仁轨

转过头安抚一边沉默不语的张德明。

张德明笑了笑没说什么，刘仁轨心里担忧什么，张德明心里很清楚，并没有不满刘仁轨的质疑行为，换成自己也会如此，只是张德明不想悲剧再一次发生。

“拿地图来！”

“是！”

快船验证张德明的话需要一段时间，趁有时间刘仁轨先准备好第二条路，以免真的灵验了临时临急又要浪费时间查证第二条路。

没多久传令兵去而复返带来倭国手绘地图，刘仁轨接过传令兵递来的手绘地图，在护卫们主动搬来桌椅下，落座一边看着有偏差的简陋地图。

按照事先安排好的路线，直接从鹿儿岛正中间海域穿过去进行抢劫，现在遇到子虚乌有的拦路虎海怪，刘仁轨不得不在安排另外一条备用航线。

“张副将，有关死亡之海，你知道多少？”

刘仁轨低头沉思看了会鹿儿岛海域情况，一个倒C型的城镇，中间部位基本全是天然海湾，鹿儿岛真正驻兵情况，在相邻的熊本与宫崎交界线地方。

无法判断死亡之海范围有多大，要是绕道鹿儿

岛右下方的缺口登陆，与自己任务违背了，鹿儿岛右下方人烟稀少，根本没有值得光顾的地方，没办法之下刘仁轨只好询问一边沉默的张德明情况。

既然他出发前了解到了鹿儿岛相关消息，刘仁轨相信张德明肯定多多少少知道一些，要不然他也不会知道死亡之海的情况。

“死亡之海范围，鹿儿岛中间缺口左上方一直延伸到这缺口中央，形成了有利的天然海港防御，一般不熟悉这里海盗贸然闯进…”

张德明把自己所知道的消息说出来，手在地图上比划了一圈，刘仁轨皱起眉头看着缺口狭窄的安全地带，蒙冲是没办法强行闯入，除非敢强闯死亡之海的海怪领地！

“沉，沉了！”

“见到海怪了吗？”

“没有，你们呢？”

刘仁轨琢磨进出路的时候，蒙冲上观察手大声惊呼出声，船首处的士兵们大吃一惊议论纷纷，各自面面相觑你看我我看你，海怪没见到反而见到船沉了！

刘仁轨闻言转身走到船头处，拿起单筒望远镜查看快船身影，已沉入一半的快船碎木漂浮海面，

没有任何动静就这么慢慢沉下去。

“张副将，改变计划，先撤回去在做定夺！”

“是！”

看清楚快船下场后，刘仁轨阴沉着脸色，果断改变原来设定好的计划，先撤回去从长计议，眼下这种情况刘仁轨不得不改变计划。

对于刘仁轨下达撤退令，张德明心中有数同时早就有预料，硬闯是自寻死路，眼下撤退才是至关重要，山长水远有的时间慢慢收拾倭国。

刘仁轨看了眼鹿儿岛方向，心中一阵阵忏愧无比，早该听秦寿忠告多备几个方案，现在没有备用方案让刘仁轨后悔不已，只能暂时撤退回去从长计议好再来。

第540章灵感不断

眨眼两天时间过去，大清早秦寿正打算去视察游乐场鬼屋设计，想要吓人就要把鬼屋设计得完美，就要装饰的亦真亦假，吸引更多人适应乐趣。

鬼屋吓人这玩意，秦寿也不知道会不会受到欢迎，可要是没有鬼屋，游乐场变得很不完美，新事物适应是需要一个过渡期，这点秦寿心里知道。

“贤婿！”

活见鬼了！白天想鬼还真活见鬼了，程妖精大咧咧出现秦寿面前，把秦寿吓了一大跳，这老恶货一出现，秦寿就知道准没好事。

“岳父大人，有何事？”

秦寿避开热情的程妖精熊抱，一脸黑线看着笑脸嘻嘻的程妖精，总觉得他这大灰狼一样的笑容没安好心，下意识谨慎程妖精的到来。

“哎呀呀，最近不知道咋回事，老是这儿头疼要命…”

程妖精心烦不已地手指着自己脑部，每次坐久了或者干了一会活，就感到一阵要命的痛楚，好像随时要晕过去似的。

“偏头疼？”

秦寿愕然地看着程妖精手指脑门，有百分之五十可能判定程妖精得了偏头疼，这可是属于老年人很常见的病，经过程妖精一番描述，**不离十是偏头疼。

“偏头疼？啥是偏头疼？罢了，你又不是郎中，懂个啥？带老流氓去见见你的药王！”

秦寿的话程妖精半信半疑，可想到秦寿不是郎中，马上醒悟过来，以为秦寿在敷衍自己，没好气地大翻白眼，逮着秦寿拖去新立的医院。

没有秦寿这个活挡箭牌，程妖精还真进不去见孙思邈，守卫们死脑筋不让进，程妖精又不敢用强的，只好亲自过来逮着秦寿去见孙思邈。

受不了要命的偏头疼折磨，城内医馆几乎倒闭一大半，更何况程妖精信不过那些庸医们，最终还是选择医术高明的孙思邈给自己看病。

面对程妖精野蛮拉扯，秦寿只好硬着头皮带他去见孙思邈，对于程妖精的不信任，秦寿没放在心上，毕竟自己也只是猜测，还是留给专业人士孙思邈判断算了。

“药王呢？”

“启禀将军，在内院！”

秦寿带着程妖精来的医院独立医馆禁地，守卫

见到秦寿亲自到来不敢阻拦身后程妖精，让开道路给秦寿与程妖精经过。

“贤婿，你这里不错嘛！”

“随时欢迎你带够钱来长住！”

秦寿没好气的话，差点让程妖精踉跄欲倒，这话怎么听得这么刺耳？怎么感觉秦寿好像在诅咒自己百病缠身？什么欢迎长住？谁稀罕来住了？

看在有事求秦寿份上，程妖精强忍着心中不痛快不敢发作，跟着秦寿身后直朝孙思邈独立医馆走过去，比起外面坐镇修行不够的郎中，程妖精更放心闭门不出的孙思邈。

“咦？”

“将军？卢国公？”

秦寿带着程妖精走到医馆大门的时候，孙思邈浑身血淋淋走出来，手里拿着一节解剖出来带血的大肠，看得程妖精脸色发白，清晨吃进去的东西差点吐出来。

别说程妖精有吐的**，秦寿自己也是差不多如此，幸好秦寿是空腹没吃东西，要不然还真当场呕吐出来，比起一无所知的程妖精，秦寿更清晨孙思邈手里拿着血淋淋的大肠来历。

不是动物的器官，而是处决过的死囚器官，至

于孙思邈为什么要切下来？秦寿不得而知，对于孙思邈神经大条的思维，秦寿算是佩服了。

“嗯哼~药王，卢国公头疼，你帮他瞧瞧，本将军进去歇会！”

“啊？哦，好，好的！”

孙思邈接触到秦寿提醒的目光，恍悟过来的孙思邈知道秦寿意思，借题发挥先进去帮他收拾残局，让他在外面拖延着程妖精，不能让程妖精见到里面的情况。

解剖尸体是大忌，特别是在这个封建迷信时代，越少人知道越好，毕竟亵渎尸体是很大罪的，虽然秦寿很相信程妖精会保守秘密，可难不保他会不会醉酒误事，喝多把什么都说出来，那就麻烦大了。

秦寿不知道孙思邈这么粗心大意，居然选择大白天解剖尸体练手，更不巧撞到他解剖时机，安排好孙思邈拖延程妖精，秦寿硬着头皮进去替孙思邈收拾残局。

“这是何物？”

“猪，对，猪大肠，用来晚上加菜酸笋炒大肠…”

程妖精疑惑的目光看着孙思邈手里的大肠，孙

思邈心里忐忑不安地把抽出来的大肠放到一边，抽搐着嘴角昧着良心说谎。

“怎么这么大？也罢，给老流氓我留点！”

“哈？”

程妖精半信半疑地看了眼孙思邈，想起以前在秦寿这边吃过的酸笋炒大肠味道，下酒特别滋爽回味无穷地舔舔嘴唇，厚颜无耻索要一些带回去给厨子弄些来尝尝。

孙思邈给程妖精的话惊呆了，刚想解释到嘴的话说不出来，总不能说是死因的大肠吧？难以圆谎的孙思邈冷汗淋漓地轻擦额头。

“卢国公，里面有点乱，没收拾好，这边请！”

“嗯，也罢！”

怕程妖精看穿什么，又怕程妖精不耐其烦闯进去见到不该见的东西，孙思邈请程妖精到医馆旁边榕树下坐下，检查他的身体情况。

医馆内窗户全蒙上纱布，外面猛烈的阳光折射不进来，昏暗的烛火在大厅内摇摆不定，静悄悄的医馆大厅传来细微可闻的脚步声。

一具开腔剖肚的无头尸体躺在特制铁床上，血水滴答滴答顺着铁床堰流而下，粗糙开腔器撑开无

头尸体胸膛，内脏东一堆西一堆乱放一团。

“我~擦你大爷的，死药王，你这是搞活生生鬼屋吗？”

秦寿干咽一口咽沫，瞪大眼看着昏暗光线折射的地面，血淋淋的鲜血染红了铁床同时，也染红了地面一大片，加上尸体少了头又开腔，还真有点阴森吓人。

“鬼屋？！”

提及鬼屋秦寿想到一直缺乏灵感的游乐场鬼屋气氛，现在看到孙思邈解剖的地方，秦寿马上联想到游乐场的鬼屋灵感，此时此刻的场景，正好可以借用。

“真是人瞌睡了，就有人送枕头，就这样了！”

惊栗过后秦寿不怎么觉得恐怖了，反而觉得此处的场面，正好适合用来套进鬼屋，想到鬼屋那边的事，秦寿摩拳擦掌地转身跑出去，至于自己进来做什么？秦寿早已忘得一干二净。

第541章治病珍酿

“啥？开颅取疾？”

“卢国公，您的病，乃脑部痼疾，近期难于根除，须长期攻治，逐步缓解，以求延长寿命。”

原来程妖精早年得了一种头风病，中年以后日益严重，每次复发心乱目眩，头痛难忍，找了很多郎中乃至太医医施治，疗效甚微毫无起色。

孙思邈慎重又慎重诊视后，在程妖精胸椎部的鬲俞穴进针，片刻程妖精便觉得脑清目明疼痛立止，从未有过的神清气爽再次回来。

可程妖精还没来得及高兴赞誉孙思邈医术高明，孙思邈一句要开颅取疾，把程妖精吓得脸色发白，开什么玩笑？开颅取疾还有命在吗？

程妖精脸色变得极其难看，而孙思邈则捋着长须，见到秦寿跑出来，刚想说些什么，秦寿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独留下孙思邈应付程妖精。

“那是啥意思？老流氓我得的是啥病？”

程妖精吹胡瞪眼地看着捋须的孙思邈，不死心想要了解自己病情起因，总觉得孙思邈在忽悠自己，故意把自己头疾夸大化。

“头风病，常言道，表外实，下内实，忌世治

外实，多用表剂，表则外虚，风寒得入，而病加剧，世治内实，多用下剂，下则内虚…”

“啥玩意？老流氓我书读的少，你莫要糊弄老流氓我！”

孙思邈唠唠叨叨的废话，程妖精一句没有听懂，什么头风病？程妖精瞪大眼没好气地看着孙思邈，开颅取疾这么大的事，程妖精傻了才会同意，搞不好命都没有。

“华佗青囊经，信不信由你！”

孙思邈捋着长须摇头叹息离去，说实在的就算程妖精同意了，孙思邈也没有把握开颅成功切除程妖精的脑疾，而且孙思邈也不确定程妖精是不是头风病。

意识到自己医术有待进步，孙思邈没有理会呆如木鸡的程妖精，摇头惋惜着走回自己医馆，至于秦寿不吭一声就跑了，孙思邈搞不懂秦寿瞎忙什么。

游乐场，处于完工状态的游乐场进行最后一步装饰，一桶桶昂贵的树漆运到游乐场里面，经过香料与胭脂掺和调出秦寿要求的色剂。

一群工匠手拿着拖把一样的染色棍，开始在游乐场设备上面调色，阎立德受秦寿邀请抽空过来帮

忙染色监督，按照秦寿的要求游乐场要达到色调童话。

“草汁，只要汁水，过滤好残渣…”

阎立德指挥工匠们压榨染色用的杂草绿色汁水，通过树漆一起混合能够变成绿色漆，上色过后绿油油一片比起原来土掉渣的灰色或黑色好看多了。

秦寿没有去打搅阎立德，绕过忙碌的工匠刷漆，直朝小歇休息的鲁宏走过去，没等鲁宏站起来打招呼，秦寿逮着鲁宏直朝游乐场空置的C字形房屋走过去。

“制造阴曹地府？！”

鲁宏不寒而粟地颤抖一下，得知秦寿要自己弄个阴曹地府，还有雕刻假死尸与牛头马面之类吓人，鲁宏打心底有些畏惧这些妖魔鬼怪玩意。

什么不玩，偏偏玩这些吓人的玩意，这不是要命吗？阴曹地府本来就属于忌畏的东西，现在秦寿又要弄这些吓人的玩意，哪怕是假的也好，哪有这样亵渎鬼神传说的？

“怎么？怕了？”

鲁宏的表现秦寿一一看在眼里，对于鲁宏这样秦寿表示很无语，胆子这么小，以后怎么跟自己

混？不迷信的秦寿压根不相信什么鬼话连篇的东西。

也只有这些愚昧无知的人，才信奉世上有鬼神之说，对于秦寿来说，只要是越吓人越恐怖越好，经过一段时间过渡，秦寿相信鬼屋很快给人接受。

鲁宏点点头算是应了秦寿的话，不敢亵渎鬼神之威，怕自己遭到报应什么的，别说亵渎了，想都不敢想这些事。

“少废话，去药王医馆里取取经，三个月内，本镇长要见到成绩！”

“啊？这…”

秦寿懒得跟鲁宏废话，丢下死命令强制鲁宏克服心理障碍，鲁宏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秦寿没有给鲁宏废话时间，头也不回转身离去。

“这不是强人所难吗？”

一脸苦瓜脸的鲁宏欲哭无泪，秦寿死命令的要求，他不敢违抗也没有办法违抗，抓急不已地挠着头，想起秦寿的话，药王医馆有什么经可取的？

“紫苑？你怎么哭了？”

在镇内游荡了一圈，眨眼到了午时秦寿才转身回家，刚回到大厅就见到程紫苑坐在大厅内轻声抽涕，一脸茫然的秦寿走到程紫苑身边，好生安抚无

缘无故哭泣的程紫苑。

“秦郎，爹爹得了头风病，药王说要开颅取疾，这，这可如何是好？”

“头风病？”

当程紫苑说出实情后，秦寿闻言为之一鄂，头风病那可是要命的玩意，搞不好会一命呜呼，可综合程妖精口述的症状，秦寿更偏向与偏头疼。

偏头疼先兆可为视觉性的、运动性的、感觉性的，最常见的先兆为视觉性先兆，如闪电、暗点、单眼黑矇、双眼黑矇、视物变形、视野外空白等，其中又包括酒精、睡眠不足、情绪紧张造成及加重。

综合上述症状程妖精全都占有，秦寿甚至认为孙思邈误诊了，以程妖精现在的情况，加上孙思邈处于临床实习期间，玩开颅手术必死无疑。

“好吧，好吧，别哭了，郎君我出动珍宝试试看！”

“珍宝？”

头疼不已的秦寿眼下也只有出动珍藏已经的宝贝，程紫苑在秦寿说完后停止哭泣，抬起头愕然看着秦寿，还真不知道秦寿有什么珍宝？

“洪武，去拿珍藏三年的五步蛇酒出来！”

“是！”

秦寿没有理会程紫苑的疑惑，召来洪武一脸肉疼拿出泡了三年的五步蛇酒，毒性越烈的蛇泡出来的蛇酒越有功效，便宜了程妖精这个老恶货。

“啊？蛇？！”

半刻钟过去，当洪武手捧着玻璃瓶出现，程紫苑大吃一惊看着玻璃瓶里两条雌雄五步蛇，狰狞的蛇头张开，泡在酒里格外的阴森恐怖。

“紫苑，拿回去给岳父大人喝吧，喝完这瓶酒应该差不多，注意不要贪杯就是了…”

“啊？哦，好，好的！”

秦寿的话程紫苑不怀疑，接过洪武递来的蛇酒，迫不及待地回家一趟，看到程紫苑急切的背影，秦寿摇摇头叹息一声，蛇酒治偏头疼格外有效，就是不知道程妖精是不是真的的偏头疼，就算不是也喝不死他。

第542章开始行动

齐州都督府，李佑连同他的舅父阴弘智，在都督府后院商议着大事，至于权万纪早就遗忘一边，要么见到他就回避，懒得与喋喋不休的权万纪碰面。

“舅舅，母后再过两日便到齐州，莫不成长安形势有变？”

李佑一脸忧心忡忡没了主见，目光迟疑地看向奇迹百出的舅父阴弘智，现在他能够依靠的，也只有舅父阴弘智，没有了他善后帮忙出谋策划，李佑也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该如何走了。

这三年来自从有阴弘智打理一切，李佑可以空出很多时间四处游猎，头疼之事全交给舅父阴弘智打理，当然除了实质的兵权外，其他都放心交给阴弘智打理。

不是李佑不相信阴弘智，而是天性谨慎狡猾的李佑，压根就不信任身边任何人，哪怕是自己舅父阴弘智，李佑也不敢完全信任他，他的心机太深沉了，让李佑有点害怕的错觉。

“佑儿，此事需等你母后来了才知晓，佑儿，如今我等缺的乃是粮草，当务之急应尽快收集粮

草！”

阴弘智目光复杂地看了眼李佑，他心里想些什么，阴弘智心里最清楚，李佑连自己也防备，很是让阴弘智感到失望，可又不能怪他天性多疑。

换成阴弘智自己，恐怕他自己也比李佑好不到哪里去，甚至有可能比李佑更歹毒一点，皇位实在是太诱人了，阴弘智难免心理有些痒痒，想方设法玩螳螂捕蝉麻雀在后的小把戏。

李佑虽然有暗中招募的兵力，可阴弘智自己也不差，经过三年来精心准备，早已招募到自己暗中势力，一股可以随时掌控李佑的暗中势力。

真正效忠于李佑的人，只有昝君谟和梁猛彪两个酒肉同党，而阴弘智有妻兄燕弘信帮忙，胜负早已一目了然，更何况李佑的情况阴弘智一清二楚。

“依舅父之见，如何收集粮草？”

李佑对于粮草这些问题兴趣不大，把头疼的问题交给阴弘智慢慢伤脑筋，他自己坐享其成等待阴弘智安排就好，要不然要他干什么不是？

“加重赋税！”

阴弘智左右看看确定没人后，压低声音指使李佑做缺德的决定，加重赋税达到快速征集粮草的目地，当然这加重赋税是有门道在里面，而不是一味

压榨征收。

过渡征收赋税只会适得其反，要是一点点加重那就另当别论了，只会造成民怨四起而不会把齐州百姓逼上绝路闹事之类的，后果当然由李佑自己一人承担。

阴弘智算计着李世民只会小小惩罚李佑，不会因为一些贱民闹事而拿李佑开刀什么的，在怎么说李佑也是他亲生的不是？虎毒不食子更何况李世民又不是万恶老虎。

李佑犹豫了，阴弘智的馊主意，李佑不敢恭维同时又有些心动，没有粮草想要起兵造反简直是痴人说梦话，将士都吃不饱还有什么力气造反？

但是要是按照阴弘智的馊主意实行，以现在情况自己父皇肯定会怦然大怒，甚至会派人前来把自己召回去反思悔过，甚至有可能会调离自己出齐州，那不是自己想要的结果。

“权长史，齐王殿下在午休，没有命令我等...”

“放肆，让路！”

“这...”

齐州都督府后院，王府侍卫阻拦怒气冲冲的权万纪进入后院，苦瓜着脸告知没有齐王命令，不敢

随意放行权万纪进去。

憋着一肚子火气的权万纪怒斥一声，李佑不学无术也就罢了，最可恶的还是屡教不改强抢民女，现在连被抢的百姓都告状告到权万纪这里主持大局了。

权万纪在齐州三年来，早已积累了不少声望，他公正无私与李佑徇私枉法成鲜明对比，齐州百姓有眼看在眼里，爱面子的权万纪感觉自己给李佑拖累了。

“权长史，家有家规，国有国法，你如此大声泱泱，可有把齐王放在眼里？亦或者是权长史无视大唐皇族尊严？”

“你...”

齐王府管家慢条斯理走过来，伶牙俐齿的话把权万纪顶撞得哑口无言，手指着齐王府管家你了半天，硬是说不出一句话。

“哼~”

面对王府侍卫们众目睽睽目光，权万纪只能暂时忍让甩袖离去，懒于与齐王府管家闹别扭，赌气回大厅坐等李佑出来在算账。

“管家的，这是？”

守门王府侍卫见权万纪离去松了口气，这时才

注意到跟随李佑的王府管家后面情况，四个家仆带着一个身穿喜袍头盖着红盖头的女子从一侧出现。

“多事，国舅还在里头？”

“是，是的！”

王府侍卫在王府管家轻喝一声下，醒悟过来低下头不敢多嘴乱问，如实回答王府管家的问题，末了让开位置让王府管家与家仆们押解女子进去。

“你看到了吗？”

“什么？”

“王爷口味儿越来越重了…”

王府管家带着四名家仆与强抢的民女进入后院不见后，两名守门的王府侍卫小声议论起来，讨论强抢回来的民女身材，五大三粗的活脱脱一个大老爷们似的。

对于李佑口味变怪癖，两名王府侍卫表示很不理解，自古苗条淑女君子好逑，现在好了，五大三粗劣女王爷好逑了！

不寒而粟的两个王府侍卫鸡皮疙瘩爬满全身，摇摇头祛除脑海里恶心的想法，继续站岗防止有人进入打搅齐王的好事。

王府管家带着四名家仆与掳来民女走进齐王厢房后院时，暴起的民女揭起盖头，粗暴十足的一手

勒紧王府管家衣领。

“丁不二，你个…”

“嘘，小声点，夏侯墩，等会接下来看你表现了，三日醉，吹一口保管三日不醒人事！”

易容成王府管家的丁不二强忍着呕吐，不敢正视夏侯墩噩梦一样的绝世容颜，别过脸拿出一个半截手指长的竹筒，递给夏侯墩自己独立完成任务。

至于夏侯墩身后的四名家仆，直接左右观望四周情况，以免有人经过发现这里的情况，暴露了身份就麻烦大了。

“夏侯墩，成败看此一举，千万别让将军失望！”

“哼，丁不二，你给我等着！”

丁不二强自镇定转过头，拉下夏侯墩的揭起的红盖头，好生交代一番惹来不爽的夏侯墩冷哼一声，缺德的丁不二居然拿自己当诱饵，迷晕李佑好办后面的事。

第543章交恶到底

“那批火器如何了？”

“很安全，舅舅，你问这个做什么？”

阴弘智突然其来问起三年前丢失的火器，李佑心中警觉起来，带着警觉之心开始防备自己舅父阴弘智，阴弘智无缘无故问起火器之事，李佑想不起疑心都难。

那批火器是李佑致胜之物，自从三年前秦寿遭遇自己火器遇刺后，已经终止了烟花磷火弹向朝廷供应，歹毒的磷火燃烧太可怕了，至于秦寿有没有自己隐蔽生产不得而知，反正现在朝廷没有了烟花磷火弹是事实。

烟花磷火弹的威力，李佑算是耳闻过了，歹毒的燃烧火焰难以扑灭，当时刺杀秦寿的乌龙贼，没有刺杀成功秦寿，反而差点把东市毁了，由此可见烟花磷火弹的威力。

“小心保管好，舅舅我最近听到风声，有不怀好意的人潜入都督府了！”

“是吗？有劳舅舅关心了！”

阴弘智的话，李佑压根没有放在心上，总觉得阴弘智不是出于关心，而是有目的想要套出自己劫

持的烟花磷火弹下落。

“王爷，你的美人儿到了！”

阴弘智在丁不二乔装成管家，带进李佑抢回来的民女时，皱眉不悦地打量一眼丁不二，隐隐之中觉得这个管家有些可疑，可一时间这个管家哪里不对劲，阴弘智又说不上来。

阴弘智没有打搅李佑的好事，怪异的目光打理一眼李佑强霸占回来所谓美女，李佑继续这样沉沦下去是好事，至少对于有目地的阴弘智来说是好事。

阴弘智离去后，李佑拂袖而起，目光上下打量着低头装晕的民女，由于盖着红盖头，严重干扰了李佑判断能力，半信半疑审视一眼低头的管家。

“这就是本王抢回来的美女？”

“是的，王爷！”

丁不二的回复李佑有些疑惑，走到装晕的夏侯墩面前上下打量着，还有手摸了摸夏侯墩的手臂，粗糙的手腕让李佑觉得可疑。

李佑刚想揭开检查一下，低着头的丁不二心中一紧，连同四个押解民女的家仆也忍不住紧张起来，情况超出他们预料之外。

“王爷，权万纪在大厅内等候，说要是王爷再

不出来，他就要奏明皇上王爷在封地所作所为！”

“岂有此理，那老不死的，总有一天…”

丁不二在李佑揭起盖头一点的时候，想到权万纪在外面的事，灵机一动借权万纪转移李佑的注意力，以免局还没有布好就事先穿帮了，丁不二需要时间准备一切。

丁不二成功转移了李佑的注意力，权万纪又跑来找麻烦，很是让李佑心中不爽，正打算办好事就给他搅毁了。

正如丁不二所言那样，要是不出去见他，说不准权万纪还真把自己这边情况捅出去，经常打小报告的权万纪，李佑算是恨透了他，露出强烈的杀心。

“带下去，灌些好药，本王稍后在宠幸！”

“是！”

李佑给权万纪搅局扰乱了心智，无暇去检查即将宠幸的民女，挥退丁不二带下去准备，自己先出去应付爱管闲事的权万纪。

“死丁不二，你找死！”

“别闹了，快去准备！”

李佑刚离去，扮演民女装晕的夏侯墩马上发难找丁不二算账，丁不二一手拂开抓狂的夏侯墩，努

努嘴示意四名假冒的家仆把夏侯墩带下去。

“你等着，事情过后跟你没完！”

夏侯墩恨不能把出馊主意的丁不二宰了，自己堂堂一个大爷们给一个男的摸来摸去，想想都觉得恶心，要不是大局为重夏侯墩还真不玩了。

丁不二没把夏侯墩的话当一回事，干大事做一点小牺牲算什么？更何况李佑又没有把他怎么样，急什么这是？

都督府大厅，李佑刚走出来的时候，权万纪冷哼一声，比起权万纪的看不顺眼，李佑更是看他不顺眼，老不死的天天找茬，是佛也有三分火气。

“哼~来本王这里有何事？”

李佑没有给面子权万纪，大咧咧地坐到一边，不屑一顾地看着权万纪，要不是看在父皇强加过来份上，李佑早就把他弄死丢出王府。

李佑最讨厌别人管着自己，在长安一直有父皇管着就受够了，现在封地又多出一个唠叨没完没了的老不休，李佑想想就一个头大。

“把周员外之女放了，如若不然...”

“如若不然如何？别忘了，齐州是本王地盘，你一个有名无实长史算什么？惹恼本王叫你竖着走进来躺着出去！”

“你...”

两人一见面一言不合的话，马上晋升到充满火药味的针锋相对，李佑嚣张跋扈的气焰，很是让权万纪吐血不已，简直是无药可救。

这一刻李佑给权万纪朽木不可雕的觉悟，感情自己在齐州白白浪费了三年时间，李佑还是一如既往任性非为，现在倒好发展到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

“好，好，老夫的话不管用，那老夫只好请皇上评评理了！”

“一路走好！”

权万纪拿出李世民欺压李佑，哪晓得李佑不屑一顾撇撇嘴，死猪不怕开水烫挥袖送客，阴狠脸色浮现一闪而逝的杀气，恨不能宰了多事的权万纪。

劝说无果之下权万纪对李佑心灰意冷，就他这个性子权万纪已经把他判决无药可救，如今也只有皇上能够起作用，再让他如此胡作非为下去，不知道有多少百姓遭殃。

“梁猛彪！”

“王爷，有何吩咐？”

权万纪离去后，李佑阴沉着脸色呼喝门外守候的梁猛彪进来，酒色过度的梁猛彪忠心耿耿走进

来，小心翼翼等待李佑的安排。

“本王不想再见到这个老家伙，你知道怎么做了？”

“是，王爷！”

李佑阴沉着脸色作势抹颈的动作，梁猛彪恍然大悟地点点头，歹毒的李佑要杀师，帮凶梁猛彪摩拳擦地爽快应下来。

“去吧，叫昝君谟准备好住处，过些日子本王母后要来，好生安排妥当！”

“是，王爷，小的先告辞！”

想起自己即将到来的母后，李佑心里百般不是滋味，可又不能让自己母后受到委屈，还算有孝心的李佑安排梁猛彪整理好住处。

梁猛彪点头哈腰领命告退离去，留下李佑独坐大厅沉思，想起自己厢房内还有新妾室等着宠幸，精虫上脑的李佑迫不及待跑回厢房。

第544章狸猫换太子

李佑回到厢房大门，四名家仆守候厢房门口，假冒管家的丁不二恭维上前拍马屁，李佑很是受用地甩出赏钱打赏马屁拍得不错的丁不二。

“赏你的，本王今日不见客，明白了吗？”

“是，是，谢王爷！”

李佑臭屁十足地甩出可怜兮兮的五文钱，丁不二打心底鄙视李佑，五毛贞观币的打赏，也亏他拿得出手，按照新货币还在推行的长安，五文钱塞个牙缝也不够。

要是李佑知道丁不二心中的想法，肯定气得当场吐血有份，齐州与长安相距本来就是一个地一个天，要是硬扯上两个地方消费问题，只能说无语了。

当然李佑根本没有时间去理会这些，迫不及待地摩拳擦掌去见准备宠幸的妾室，丁不二关紧厢房门冷笑一声，朝四个看守厢房门家仆点点头转身离去。

“美人儿~你在哪儿呢？”

踏进厢房内的李佑淫笑连连，双手互搓脚步轻轻，直朝厢房寝室方向走去，大红蜡烛大白天烧

起，摇晃的烛火光之中，一个身披喜袍的大红装女子，一动不动坐在月牙床边缘。

“嘿嘿～～”

见到待宰的羔羊，李佑心里很是得意，城内周员外家千金，李佑早已垂怜已久，奈何周家大小姐给脸不要脸，几番上门求亲给拒绝。

没心情与周家大小姐干耗的李佑，不顾舅父阴弘智善意提醒，一意孤行带人闯入周员外家里，直接把周家大小姐抢过来，自己地盘还怕没权没势低贱商人出生的周员外？简直就是笑话。

至于周员外会不会去长安告御状，李佑压根不用担心，除非他活腻了敢离开齐州半步，死士会不死不休追杀到底，相信周员外也知道这点。

而周员外找权万纪评理，李佑更是不放在眼里，权万纪如今等于死人一个，他迟早会给自己安排的手下碎尸万段，想回长安告状？就看他有没有这个命。

红头盖里夏侯墩心里冷笑一声，朦朦胧胧见到李佑身影靠近，嘴里含着丁不二特制的三日醉，就等李佑自投罗网来一出狸猫换太子。

“美人儿，别急哈~先喝一杯合卺酒！”

夏侯墩正等着李佑前来揭盖头，哪晓得李佑走

到夏侯墩面前时，心血来潮玩起中规中矩的婚礼仪式，先喝什么破合卺酒。

‘喝你个大头鬼，赶紧过来揍你一顿再说！’夏侯墩手痒难耐，这个李佑典型找抽，自己牺牲了那么多，不讨回点便宜还真是有些心有不服气。

“啧啧啧～～忘了你也喝不到，嘎嘎…”

李佑拿着合卺酒走到夏侯墩面前，正打算递到夏侯墩红盖头下，突然又收回来自己一饮而光，淫笑连连甩掉手里的酒杯，正打算活动筋骨，文静不动的新娘突然乍然而起。

“找死！”

“啊？鬼，鬼…来，呜呜～～”

夏侯墩突然揭开红盖头，露出庐山真面目把李佑吓得魂飞魄散似的，失声大叫同时夏侯墩出手快如闪电，李佑还没喊出来人两个字，夏侯墩的红盖头塞到他嘴里。

惊恐万分的李佑顾不得嘴上的被堵，作势转身欲要跑出去，夏侯墩快速跨出一步，一记飞踢把李佑踹倒地面扑出个狗啃屎不雅姿势。

意识到遭遇陷害，李佑吓得魂不守舍，刚想爬起来后颈一阵刺痛，李佑双眼一黑软到地面，一动

不动趴在地面晕过去。

夏侯墩不解气地在李佑后背踩上两脚，典型敬酒不吃吃罚酒的家伙，早点揭盖头迷晕了不是更好？非要慢腾腾招惹自己脾气底线。

“夏侯墩，你们新婚之日，就不能好好温柔一点吗？好歹给丁某一些时间，太冲动了！”

夏侯墩打晕李佑没多久，丁不二从寝室窗口翻墙而进，一脸无语地看着夏侯墩使用暴力，自己精心准备的三日醉算是白费了。

最无语的还是夏侯墩没耐心，还没来得及赛点东西鼓起两腮，使得自己更像李佑，就给夏侯墩破坏了，怕会惊动阴弘智，丁不二不得不提前赶来。

“少废话，夏某可没有心情与他慢慢耗，囚禁他的地方准备好没有？”

夏侯墩懒得跟丁不二斗嘴，也没有心情与他浪费口舌，早处理完早回去，在齐州浪费了那么多时间，夏侯墩觉得有些虚度光阴，很简单的事硬是要给丁不二搞的那么复杂。

“还用你交代？夏侯墩，你也太暴力了吧？怎么说他也是王爷…”

丁不二喋喋不休的唠叨，夏侯墩大翻白眼没好气地坐到一边自斟自饮，解决了李佑这个麻烦剩下

来丁不二慢慢玩了，自己可以抽身离去。

“剩下来交给你处理了，夏某先回去交差了！”

夏侯墩喝完李佑准备的合卺酒，把残局丢给丁不二慢慢处理，进攻倭国迫在眉急，夏侯墩可不想错过大好时机，在这里虚度光阴，浪费了自己建功立业的机会。

“嗯，也罢，回去告知将军，一切在掌控之中！”

丁不二想了想点点头算是同意了，夏侯墩留在这里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阴妃一到阴弘智也翻不起什么大浪，更何况还有二十多个护卫混进来了，解决他是迟早的事。

剩下来狸猫换太子的把戏，就等丁不二慢慢玩了，夏侯墩才没空在这里浪费时间，多逗留一天自己上战场机会就少了很多，这不是夏侯墩想要的结果。

“小心点，阴弘智不是很好应付的家伙，必要时使用武力解决，告辞！”

夏侯墩看了眼自信满满的丁不二，变成另外一个李佑的他，给夏侯墩一种不怎么习惯，好心叮嘱丁不二小心后，一边解下碍事的新娘袍，一边急匆

匆转身离去。

“真是脾气暴躁的家伙！”

丁不二暗自嘀咕一声，用脚踩了踩李佑的后背，直接用脚跟把李佑反转过来，捡起夏侯墩丢弃的三日醉，也不嫌脏朝李佑鼻孔吹进一口烟雾。

晕过去的李佑抽搐了一下紧接着慢慢恢复平静，丁不二松了口气拍拍手招外面守候的四个家仆进来，四个家仆不用丁不二交代，自动自觉把李佑放进地毯，卷包好直接扛出去安置。

“好戏上场了，嘿嘿~~当王爷感觉真心不错！”

四个家仆离去后，丁不二臭屁十足地原地转动一圈，头一次冒充皇亲国戚，而且还是大唐王爷，丁不二想想心里一阵激动。

第545章时势大变

“你爹把五步蛇吞进去了？”

眨眼两日时间过去，大清早的秦寿刚洗漱完毕走出大厅，就见到回娘家几日的程紫苑回归，当然还带来秦寿为之咋舌的话。

昨夜凌晨贪杯过度的程妖精没有节制，偷偷爬起来喝得伶仃大醉不说，居然把蛇酒里的雌雄五步蛇，当成下酒菜吞了进去，事后才发觉自己吞了两条剧毒的蛇。

怕程妖精会不会中毒身亡，程紫苑在城门大开的时候，就急匆匆赶回来，出城时遭遇了堵塞拖延了一些时间，直到程紫苑回来时已经到了辰时两刻。

“行了，行了，死不了人的，泡过酒的毒蛇没有毒性了！”

“当真？紫苑不是有意…”

秦寿受不了程紫苑哭哭啼啼声，头疼不已地揉着额头说出程紫苑心安不少的话，至少秦寿的话程紫苑还是很相信的，秦寿没好气的白眼，程紫苑马上道歉自己不是有意怀疑他的话。

程妖精的举动秦寿很是无奈地摇摇头，蛇酒虽

好也不是这样贪杯的，没补到吐血算是程妖精走运了，通过十五升装的玻璃瓶，秦寿可以看出程妖精酒量不是吹的。

“将军！”

“妾身先告退！”

罗岷从外面出现的时候，程紫苑收起担忧的心情，识趣回避不去打搅秦寿与罗岷的谈话，程紫苑离去后，罗岷才从大厅外面走进来。

罗岷到来秦寿知道肯定有什么大事，要不然他也不会选择大清早来这里，意识到有大事发生，秦寿朝罗岷点点头，拂袖而起直朝书房方向走去，罗岷紧随秦寿身后前往书房。

“将军，最新消息，皇上开始对将军你起戒心了，在长乐乡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秘密开始布守四支军队...”

“哦？既有此事？”

书房内，罗岷待秦寿落座后，马上把潘安昨夜打探到的消息如实汇报出来，得知李世民玩阴的，秦寿心凉一大节，这可不是好预兆。

‘莫不成皇上发现了什么？’秦寿大吃一惊同时心里忐忑不安起来，看来李世民已经开始意识到了什么，或者已经开始惧怕自己势力了。

虽然秦寿早有预料到会有这么一天，可这一天来临的太快了，快到秦寿有些适应不过来，以至于泰山压顶一样，把秦寿压得喘不过气。

“将军…将军！”

“嗯？有何事？”

走神的秦寿半天没有回复过来，连呼好几遍见秦寿没有反应，罗岷忍不住加大嗓门，把沉思走神的秦寿唤醒回魂。

没有听到罗岷说什么的秦寿，一头雾水地看向罗岷，给李世民暗中发难的事搅得心情大失，没有心情找罗岷冒失的麻烦。

“将军，皇上在将作监开始研究你的烟花磷火弹技术，据悉皇上召回前一批潜伏的探子，还招揽了一个很厉害的道士…”

“香蕉你个巴拉！”

嘭一声，秦寿愤怒拍案而起把罗岷后面的话打断，遭受惊吓的罗岷闭嘴没敢说话，更不敢去看盛怒的秦寿，待秦寿消完气再提。

烟花磷火弹早已停止供应给朝廷了，理由是朝廷太多不安定的别国探子，还有死对头混迹太多，加上磷火附烧性很强很难扑灭，秦寿基本停止了磷火的生产。

现在李世民捡起自己淘汰的危险技术，让秦寿感到不安，以朝廷的能力大势生产很容易，可要是李世民用磷火弹对付自己，就算自己有再强的兵力，也经不住燃烧弹一样威力的磷火弹焚烧。

磷火可是连单薄铁也能够融化的危险玩意，要是李世民丧心病狂要至于自己死地，随便来个几发磷火弹足够把自己辛苦建立的长乐乡毁于一旦，更别提血肉之躯的士兵之类。

‘要想个万全之策才行！’忧心忡忡的秦寿坐立不安起来，低头沉思着应对之策，秦寿不敢赌晚年的李世民会不会丧心病狂？更不敢拿自己小命与基业开玩笑。

建造长乐乡花了自己整整三年多的心血，现在才处于初步繁荣状态，要是给李世民临死前拉去垫背，那可就冤死了。

李世民的举动很明显已经开始针对防备自己了，说不准他大限将至的时候，会第一个拖自己垫背，通过他现在行为与举动，秦寿可以猜测得到。

先是自认为神不知鬼不觉的布兵，其后便是研究自己淘汰的烟花磷火弹，在怎么笨的人也想得到，李世民没安什么好心，危机重重之下，秦寿不得不谨慎对待要命的问题。

“还有什么坏消息，一次性说出来！”

慢慢平息心里怒气后，秦寿恢复心平气和，抬起头看向一边的罗岷，心中带着强烈的杀意，连罗岷也感觉到秦寿恐怖的肃杀之意，至于他针对谁罗岷不得而知。

“启禀将军，没有了！”

罗岷拱手抱拳如实回复秦寿，除了这两件比较重要的坏消息，其余都是无关牙痛的八卦小道消息，估计秦寿也没有兴趣去理会。

秦寿阴沉着脸色没有说话，脸色犹豫不决难以下决定，罗岷站在一边等候秦寿安排，不敢出言打断秦寿想应对之策。

琢磨了良久，秦寿最后俯身到书桌底下，罗岷不知道秦寿干什么，更不敢去偷看秦寿书桌下的秘密，一动不动等待着，直到秦寿拿出一封羊皮密封好的信封一样玩意，罗岷不解地看着秦寿。

秦寿手里拿着羊皮信封，犹豫不决地要不要执行，刚递出来的动作，罗岷准备接过来的时候，秦寿又收回来，重复了好几次，直让罗岷无语到姥姥家。

“罗岷，把这份B计划交给潘安，只许潘安一人过目，其余人不得窃视，小心点，千万别弄丢

了！”

经历一番思维挣扎后，想通的秦寿直接把带有秽迹的信封交给罗岷，慎重其事交代罗岷务必送到潘安手里，同时叮嘱罗岷警告潘安，千万别走漏信封里的任何一丝消息，只许他一人过目。

“是，将军！”

秦寿交代的如此严重，罗岷牢记于心不敢忘，在秦寿挥手下，小心翼翼把信封塞到自己衣里，拱手抱拳告退离去回复消息。

“事情真的要走到这一步吗？”

罗岷离去后，秦寿失神地仰望着书房屋顶，自言自语地自嘲笑着，秦寿心里的疑问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也没有人可以给他正确的答复。

第546章奢侈军服

秦寿走到制衣坊大门，无视什么警告女子重地，带把子的人免入废话，敲响制衣坊铁皮门，紧闭的铁皮门打开时，走出一名二十多岁的成熟村妇。

“镇长，有事？”

薛仁贵妻子柳氏，如今担任制衣坊的二把手，李怡然不在制衣坊基本由她负责，秦寿很放心把制衣坊交给她打理，不单是因为薛仁贵的关系，更多是她心灵手巧的天赋，加上为人谦和，深受制衣坊内女工们爱戴。

秦寿打量了几眼柳氏，眼睛虽是单眼皮，但秀气明亮，那高高的鼻梁下经常有力地紧抿着的嘴唇，显示着零星的活力。

按照以往的历史轨迹，她现在早已不在人世了，可自己的出现和发现薛仁贵，改变了她与薛仁贵的命运，才没有发生两地分居抱怨而终的悲剧。

“李大小姐还未回来？”

“镇长，还没回来！”

感叹命运强大的秦寿叹息一声，收回打理目光漫不经心地询问李怡然的情况，柳氏一脸怪异看了

眼秦寿，如实告知李怡然还未回来的消息。

卫国公夫人病倒，李怡然回家看望很正常，就算是卫国公夫人没有病倒，李怡然想走想留全看她心情，她又不是秦寿手下什么的。

“制作蚕丝军衣，你有把握没有？”

“蚕丝军衣？”

柳氏愕然地看着秦寿，想要确定秦寿不是开玩笑，蚕丝基本是用来加工成敖贵的布料，何成**沦落到军衣大衣上面了？在怎么有钱也不至于如此**吧？

柳氏有些看不懂秦寿了，搞不明白秦寿为何如此铺张浪费？蚕丝价格虽然降了一些，可它保暖性很强加上又轻盈，是有钱人追捧之物。

“跟本镇长来一趟吧！”

“啊？哦，好，好！”

秦寿似乎看穿柳氏心中的想法，摇摇头叹息一声招手示意柳氏跟自己来一趟，不明所以的柳氏清醒过来，傻谔谔地点着头表示了解。

秦寿待柳氏关闭制衣厂大门，直朝养蚕方向走去，柳氏一头雾水跟随秦寿身后，不知道秦寿要带自己去哪里？带着疑惑的心情与秦寿保持五步之外跟随，封建思维束博着她不能太过。

新建养蚕点，忙碌的蚕农们挑蚕粪或清理蚕房，柳氏不可思议地看着养蚕地，从未到过这里的她，头一次见到如此军民合作的劳作。

薛仁贵光溜着膀子亲自带头挑两箩蚕粪，当秦寿带着柳氏出现的时候，薛仁贵与柳氏同时愕然失神一会，待秦寿走远后，柳氏才从失神之中清醒过来，朝薛仁贵笑了笑跟上秦寿的身影。

“将军搞什么？”

薛仁贵目送着柳氏跟秦寿去蚕丝生产地，摸不着头脑地摇摇头，搞不懂秦寿带自己妻子去脏臭蚕丝分离屋做什么？

搞不懂秦寿用意的薛仁贵摇摇头继续干活，协助蚕农们把蚕房清理好，加入石灰消毒好转移第二龄的幼蚕进去，加快蚕丝生产速度。

“镇长，这里是？”

秦寿推开蚕丝分离房大门的时候，柳氏忍不住用手绢捂住鼻子，抵挡里面恶臭的气味，忙碌的大龄女工们在恶臭水池边分离蚕包。

“蚕丝生产地，气味有点重，慢慢习惯就好！”

柳氏的表现秦寿看在眼里没说什么，自己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比起柳氏好不到哪里去，同样受

不了里面恶臭的气味，现在已经习惯多了。

知道柳氏不可能参观白如雪蚕丝生产过程，秦寿直接关上门朝空气稍微好的另一间蚕丝过滤池走去，比起过滤池分离池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区别。

精神恍惚的柳氏跟着秦寿身后，要不是亲眼所见，柳氏还真不知道那白如雪的蚕丝，居然要历经臭水池一样的地方洗涤分离，也搞不懂秦寿带她自己来用意何在？

“啊？这，这么多？！”

当秦寿越过过滤池推开旁边的仓库大门，露出整整齐齐的蚕丝摆放点，柳氏整个人傻了眼，从未见到积累如此之多的蚕丝，满满的仓库里全是白如雪的蚕丝。

“镇长，这是？”

仓库里头等级造册的一个中年人，听到外面动静急匆匆跑出来，见到推门的是秦寿松了口气，其后发现秦寿身后薛仁贵的夫人柳氏，中年人一脸怪异地看着秦寿。

“肖闵，如今蚕丝存有多少？”

秦寿走进昏暗禁止烛火的仓库，随手摸了摸折叠整齐的一圈圈蚕丝，以一斤重为一叠的蚕丝，存放在特制的木箱小格子里，方便随时取用蚕丝。

三年成果才勉强储满一仓库蚕丝，秦寿想想心里就萌生难以言喻的成就感，大致估摸着这存储量足够应付四万大军人手一套。

“镇长，大约有七万五千三百四十二斤！”

“七万五千三百四十二斤？！”

肖闵转折回去拿起账本，报出实质数字的时候，柳氏整个人听了晕乎乎，七万多斤蚕丝，要是秦寿一下子出手的话，势必把长安搅得天翻地覆。

柳氏做梦也没有想到，秦寿居然存储了那么多蚕丝，按照一套蚕丝军衣两斤的份量，足够应付秦寿的四万大军人手一套。

“嫂子，入秋前，可否做足四万大军人手一套军衣？包括内在穿的保暖型内衣裤？”

手工与机械区别太大，没有指望她们一两个月时间赶出四万套军衣，半年时间估计差不多已经够了，入冬的倭国很冷，没有御寒衣物简直自寻死路。

倭国缺少御寒军大衣，入冬开战士气大跌肯定会无心恋战，而自己将士有御寒衣物，还有跨时代的土炮之类，入侵倭国士气高涨得心应手。

“嗯，应该可以，保暖型内衣裤是何物？”

秦寿的要求，柳氏算了算日子，除去其他杂七

杂八时间，还有半年不到时间，应该可以赶工出来，只是秦寿所谓保暖型内衣裤是什么？柳氏听着有些糊涂。

别说柳氏糊涂了，肖闵更是听着糊涂，对于秦寿**用蚕丝给将士们做军衣，肖闵除了无语还是无语，恐怕连朝廷再有钱，也玩不起这奢侈烧钱的军服！

“这个夜里秦某把图纸交予薛大哥，你自然明了！”

“哦，好，好的！”

秦寿卖关子的话，柳氏也没有追问下去的意思，盈盈一礼告退离去，柳氏已经知道秦寿用意，制作将士们军大衣不用省，蚕丝秦寿有的是！

第547章萨珊王朝使者

“波斯国来使？”

“是的，将军，波斯国使者点名要见你！”

刚处理完入冬将士军衣问题，秦寿还未来得及去巡查其他产业，督促快速生产达成目标，洪武就急色冲冲找到秦寿，告知波斯国有使者登门拜访求见。

要是光明正大的求见，秦寿还不至于如此惊讶，反之对方是通过商队混进来的，借口与长乐乡交易，实则是波斯国使者们秘密会晤秦寿。

“知道了，你先回去！”

“是，将军！”

秦寿什么也没有交代，一句知道了打发洪武回去，搞不懂秦寿用意的洪武告退离去，先去招待远道而来的波斯国使者，至于秦寿见不见那是他的事。

有困难不找大唐皇朝，反而找上自己，秦寿觉得事情有些蹊蹊同时谨慎起来，怕是阴谋诡计得慎重斟酌一番，想通后秦寿召来一名守卫，交代一番守卫领命告退离去。

“你们将军呢？”

波斯国使者梅洛夫，四十出头的一个中年人，高大威猛的身躯让洪武自愧不如，独特的欧洲人面孔，成熟之中带着一抹帅气，碧蓝眼睑倒影出洪武身影。

晾了一天没有见到正主秦寿，梅洛夫心中有些不爽，喝了一天的茶水眼看日落黄昏了，依旧还未见到秦寿归来，梅洛夫再也沉不住气了。

“尊敬的客人，洪某早就说了，将军很忙！”

梅洛夫不爽的问话，洪武并没有放在心上，不吭不卑睁眼说着瞎话，话已经说得很明了，等得及就继续等，等不及可以先回去。

至于秦寿为什么要晾着梅洛夫，洪武大致猜到一些，肯定是在调查梅洛夫来意，所有才消耗了一天的时间，如今形势混乱不得不防任何可能发生的因素。

梅洛夫想说些什么，可想到自己有事求人，只能忍耐着性子继续坐等下去，梅洛夫就不相信秦寿能忙到一天一夜不回家，除非秦寿有意避开不见他贸然造访。

“哈哈~~贵客久等，秦某实在不好意思，有懂中原语的不？”

就在梅洛夫刚喝完一口茶后，秦寿姗姗来迟从

外面走回来，普一进大厅见到梅洛夫打量自己，秦寿就先双手抱拳告罪。

“梅洛夫见过秦将军，梅洛夫仰慕中原，学过一些中原话！”

梅洛夫终于见到正主秦寿出现，中规中矩朝秦寿施了个贵族礼仪，单手立胸朝秦寿行见面礼，秦寿抱拳作揖朝梅洛夫回礼，心中早有眉目安然落座主人椅。

梅洛夫懂得中原话省去秦寿不少麻烦，要是梅洛夫不懂得中原话，还真是头疼的交流，至少秦寿没空去找个翻译过来。

“梅洛夫？敢问梅洛夫使者来秦某此处所谓何意？”

梅洛夫来历秦寿早已通过虬髯客打探知道他来历，波斯帝国有名的昔日沙漠骑士，不但善于作战，更善于外交，他管制的区域更有沙漠骑士王美称。

秦寿不敢小觑梅洛夫，他在波斯国拥有很大的影响力，更是骁勇善战的骑士王，战绩光荣从未败过任何一场战役，梅尔夫贵族的后裔。

“将军可否有合适交谈地方？”

“秦某家里如若不安全，那还有什么地方安全

可言？”

梅洛夫欲言欲止的模样，秦寿早已心中有数，哈哈大笑着摆摆手示意梅洛夫有话尽管直说，自己城堡都不安全的话，去哪里谈话也是白搭。

“尊敬的秦将军，这是我们伊嗣埃国王的密信，还望秦将军过目！”

“哦？”

虽然秦寿大致已经知道梅洛夫来意，没想到他居然带着波斯国的国王密信，而且还是指名道姓给自己的，很是让秦寿感到惊讶。

秦寿接过梅洛夫递来的密信，没有迟疑打开来看，见到波斯国的国王亲笔书信，秦寿不确定是不是真的，可梅洛夫尽心的汉化翻译，秦寿大致了解到了情况。

当时萨珊王朝与中亚的印度贵霜王朝及欧洲的罗马帝国并称，三国雄霸欧亚。萨珊王朝在最强盛之时，曾多次威胁比邻的贵霜王朝及东罗马帝国。

萨珊王朝的贵族包括安息帝国的部落、波斯贵族及各地的贵族。许多家族在安息帝国衰亡以后才兴起，显赫一时的帕提亚七大氏族当中的多个氏族仍然得到重视。

在阿尔达希尔一世统治时期，阿契美尼德王朝

的卡伦家族、苏雷纳家族等多个家族仍备受尊重，慢慢地酿造出来祸端。

在众多波斯及非波斯贵族当中，梅尔夫、阿巴沙尔、卡曼尼亚、锡斯坦、伊比利亚及阿迪亚波纳统治者的地位崇高，他们是众王之王的宫廷常客。

卡伦家族、苏雷纳家族等贵族统领的地区享有半独立的地位，虽然他们仍隶属君王，但他们的职位是世袭的，正因为这过分摊权，导致如今的萨珊王朝陷入危机。

“梅洛夫，实在是对不住了，烟花磷火弹，秦某早已销毁，恕秦某爱莫能助！”

秦寿心里冷笑一声，不管梅洛夫是真心求购烟花磷火弹，还是有意陷害自己什么的，烟花磷火弹早已封存不在见天日，除非到万不得已情况下，才拿出来腥风血雨制造杀戮自救。

尽管事情非如此，秦寿也不想提前出手火药技术，狡猾的欧洲人一旦提前掌控火药技术，肯定会给搅乱历史轨迹，以前老祖宗糊涂，把火药技术传播出去，导致作茧自缠害了后辈子孙。

虽然火药是禁不住迟早会流失出去，可有自己在的一天，秦寿压根没有想过把火药传播出去，至于后人会不会传播出去，就看他们造化了。

“这…”

梅洛夫没想到秦寿这么快拒绝，至于后面伊嗣埃国王许诺的诺言，秦寿连看都没看直接把书信烧毁了，愕然当场的梅洛夫整个人蒙了。

梅洛夫没想事情会变成这样，秦寿铁了心不会与波斯国合作，很是让梅洛夫没有预料到，呆立当场的梅洛夫久久未恢复过来。

“梅洛夫，这些事，你应该找朝廷，而不是秦某！”

“秦将军…”

“天色已晚，洪武，去客栈安排一所住处，好生招待贵客！”

“是，将军！”

梅洛夫想说些什么，秦寿挥手打断梅洛夫的话，召来洪武安排梅洛夫去客栈落脚休息，至于明日他爱干嘛就干嘛，自己才懒得去招惹麻烦上身。

第548章农田租耕法

“将军！”

“嗯，薛兄，你来的正好！”

夜里时分，薛仁贵空手而回在柳氏追问下，才知道秦寿有什么图纸，没办法之下只好跑来秦寿这里拿图纸，据说是什么新衣服的图纸。

秦寿把准备好的图纸交到薛仁贵手里，不懂衣服制作的薛仁贵看也没看收藏起来，正打算告辞离去，秦寿伸手示意薛仁贵落座一边，自己有话要跟他说。

薛仁贵不知道秦寿有什么话要说，老老实实坐到一边等秦寿吩咐，而秦寿则低着头想事，似乎在琢磨理清自己头绪。

“薛兄，这里没有外人，秦某也不妨老实说，天欲要对秦某下手了…”

“啊？！”

薛仁贵大吃一惊，不可思议地看着秦寿，说实在的秦寿的话，还真是让薛仁贵够吃惊的，皇上已经开始对秦寿下手，那无疑等于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为何？”

薛仁贵惊讶过后，慢慢平息内心惊讶，看着秦寿想要知道原因，李世民无缘无故要对秦寿下手，其中必有原因在里面，至于是什么？秦寿没说薛仁贵无法得知。

“因为害怕！”

“害怕？”

当秦寿说出不是原因的原因，薛仁贵整个人傻了眼，要是出自别人口薛仁贵肯定笑之以鼻，可出自秦寿的口，薛仁贵就觉得不可笑，甚至相信秦寿的话。

秦寿有足够理由让李世民感到害怕，不单他现在潜在的势力，还有那暗中的势力与未曝光的火器，每一样都足够让李世民寝食难安，要是李世民知晓秦寿全部家当，恐怕秦寿活不到明天了。

薛仁贵目光如炬看向秦寿的时候，秦寿颇感头疼地耸耸肩表示很无奈，面对如此事实，秦寿只能感叹运气不济，李世民出手太快了，快到秦寿没有办法应对。

“将军，依你的意思...”

秦寿摇摇头笑了笑，薛仁贵不言而喻的目光，秦寿要是看不出来才是怪事，下下策的手段不到万不得已的阶段，秦寿懒得使用。

秦寿否决的摇头，薛仁贵没有了主意，眼下也只有这样的办法了，除非李世民先动手，而且也无法得知李世民什么时候动手！

“你知道就好，此事记得保密，皇上暂时可能不会动手，要动手估计也要一两年时间！”

“是，将军！薛某先告辞！”

秦寿慎重其事的交代声，薛仁贵点点头表示了解，直到书房门传来敲门声，薛仁贵识趣拱手抱拳告退离去，把秦寿的话牢记于心。

薛仁贵打开书房门的时候，贺明老实巴交地站在一边，见到薛仁贵要出去，识趣地站到一边点头哈腰赔笑，薛仁贵朝贺明笑了笑大步离去。

秦寿的麻烦薛仁贵帮不上忙，但是薛仁贵知道秦寿肯定有办法度过难关，至于他为什么要告诉自己这么重要的事，薛仁贵猜测着可能是秦寿要给自己提醒。

“镇长，长乐乡所有农田规划在这里！”

贺明轻手把门关好，小心翼翼地把长乐乡农田规划放到秦寿书桌面，坐到一边等待秦寿安排，秦寿心血来潮要看农田规划，贺明就知道秦寿肯定有什么计划。

秦寿点点头没说什么，拿起长乐乡农田规划大

致看了眼，看到自己农田大致倾数，秦寿有些不是很满意，才一个县大点的范围，离自己心中目标才算起步。

“贺明，你说要是现在农田以租耕形势，你看如何？”

“租耕形势？如何租法？”

贺明愕了愕看着秦寿，租耕贺明还是头一次所闻，现在农田大部分都是私有化，除了上缴一定朝廷税收，大部分都是自给自足。

现在秦寿玩租耕，肯定会引起一片骚动，长乐乡的福利摆在那里，加上不少人想尽办法削尖脑袋想要进长乐乡户籍，现在秦寿玩租耕，不是变相招人入籍长乐乡吗？

当然贺明最在意的还是秦寿所谓的租耕，从来不吃亏的秦寿，这次又不知道玩什么花样？变相剥夺无知佃户为秦寿打工，贺明觉得秦寿用打工来形容长工太贴切了。

“一家三口耕作五亩地者，月俸粮五石，人头五十贞观币补偿，普通茶五两，布匹一丈，逢年过节各种糕点下发...”

当秦寿说出租耕形势，贺明整个人瞪大双眼，张大嘴巴难以合拢看着秦寿，想要确定秦寿不是开

玩笑，这么明显的亏本租耕形势，秦寿这是闹哪出？

按照秦寿类推租耕方式，但凡一家五口岂不是更赚了？贺明良久清醒过来，不可思议地问出自己也不敢相信的话。

“镇长，你确定不是开玩笑？这么亏本的租耕方式…”

“亏本吗？他们农田义务耕作的农作物，全归本镇长所有支配！”

秦寿冷笑一声打断没有瞻远目光的贺明废话，早知道找燕宝寿他们两父子过来商议算了，这么明显的自己大赚居然想不到？

按照一家三口的伙食量，大胃口一点的一个月消耗百来斤米很正常，小胃口的**十斤足以，五石粮食足够他们富余存粮了，更何况还有钱补充。

之所以用这种方式补贴，完全是因为粮食不能久放原因，新鲜米可以留到明年，去年的米可以先消耗点，卖粮食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更何况秦寿还想要玩大点，存多点粮草多做善事之类，为自己增加民间声誉与威望，到时候李世民想要找自己麻烦，也要惦念一下民心可贵四个字。

李世民把自己逼到这个地步，更何况他跟风手段层出不穷，既然李世民想要玩，秦寿就大大方方跟他玩，看谁先撑不住？

自己就那么几万人，没关系，自己承受得起一点小损失，比起李世民几千万的臣民，他与自己斗威望斗得越厉害越好，等他回味过来的时候，恐怕难以收场了，到时候他就知道什么叫不要盲目跟风！

“好吧，镇长，你打算什么时候发布？”

不知道秦寿心里想法的贺明无奈地叹息一声点点头，算是默认了秦寿的想法，不去多问秦寿的用意，反正秦寿这么做自然有他的道理。

“越快越好，还有镇内明日开始实行卫生费和治安管理费...”

“......”

又变相坑钱了，贺明无语地看着秦寿，什么破卫生费和治安管理费，贺明不用猜也知道秦寿在玩羊毛出在羊身上把戏！

第549章三戏辩机

“打和尚？寿哥儿，你确定不是开玩笑？”

吴王府，大清早李恪牙没漱脸没洗，在秦寿亲自逮着下，睡眼朦胧地打着哈欠，直到秦寿说明来意，李恪整个人为之清醒，不可思议地看着秦寿，想要确定秦寿不是开玩笑！

李恪就知道秦寿来找自己准没好事，没想到居然是要自己揍人，而且还是揍无冤无仇的和尚，这让李恪很难办，揍普通人还好，这要是光明正大揍一个和尚，有点说不过去了！

“少废话，是兄弟就痛快点，帮不帮忙？”

秦寿不知道李恪心中想法，在他眼里教训一个和尚轻而易举之事，根本没有心理负担与压力，更何况辩机一日不消失，秦寿心里有些不安。

虽然自己出现改变了很多人命格，可有些事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只有辩机消失了，或者远离长安永远不踏足，秦寿才会感到心安。

“帮，怎么帮？寿哥儿，你说吧，恪弟怎么帮你？”

在秦寿鄙夷目光之中，李恪头脑充血拍胸保证帮忙，可刚说完后马上后悔了，秦寿走近在李恪耳

边耳语一阵，李恪马上一脸黑线看着秦寿。

交代完的秦寿二话不说，拽起李恪走出王府大厅，跟随保护的薛仁贵见秦寿没逗留就离去，一头雾水跟着秦寿与李恪身后。

“麻布，便宜卖麻布喽~”

“油条，刚出炉长乐乡特产手艺油条~”

“宜城特产九酝酒，快来看看喽~”

长安城西北金城坊的会昌寺，吆喝声叫卖声源源不断，大街小巷全摆满各色各样的货商，扎堆会昌寺街道的商贩们，各式手段吆喝吸引过往百姓与香客们注意力，过往的百姓与香客们看了眼后，摇摇头不感兴趣闪人。

“寿哥儿，你这是要闹大啊？”

到达会昌寺后李恪开始后悔了，换了一身普遍儒衫，知道秦寿要找麻烦的和尚法号，刚想转身闪人，秦寿伸手拉住临阵逃跑的李恪。

“少废话，都安排好了，你还想临阵脱逃？”

“不是，是，那个…”

秦寿没商量的语气，李恪欲哭无泪地想要解释什么，可奈何李恪力气没有秦寿大，李恪瞬间有种错上贼船的错觉！

“看到没有？就那个秃驴，看你的了！”

秦寿没有给李恪废话时间，发现辩机出现会昌寺大门，虬髯客手下早已踩点了好几次，知晓了辩机化缘的日期，接着李恪身份铲除辩机。

李恪顺着秦寿手指目光，一名衣着朴素的和尚手里拿着化缘专用钵，脚踏草鞋，手里拿着佛珠，单手直立做着佛家手势。

一边走一边唠唠叨叨念着经文，但凡见到香客们尊敬行礼，辩机礼貌十足地回应，李恪还在犹豫的时候，秦寿推了推李恪示意他快上。

“将军，这…”

“此人是个祸害，留不得！”

薛仁贵待李恪离去后，刚想说些什么，秦寿摇头叹息一声，点名道姓辩机是一个祸害，秦寿这么说了薛仁贵只能哑口无语，陪着秦寿在一边看热闹。

“哈哈~秃驴好久不见了！”

李恪待辩机转头朝香客回礼，哈哈大笑一声忽然出手，猛然用力一记五爪姜敲到辩机光秃秃的脑门，辩机痛呼一声五官扭曲转过头，有些崩溃看着陌生的李恪。

“阿弥陀佛！施主，你认错人了！贫憎乃…”

“啊？你不是秃驴？不好意思，一时错认还望

大师勿怪！”

忍！辩机在李恪一脸愧疚的脸认错下，强颜欢笑地打了个佛家语，你永远要感谢给你逆境的众生，辩机想起师父的话，忍气吞声地转身施礼离去。

良好修养促使辩机不得发作，贯彻佛家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真理，大气度的态度瞬间赢得了不少掌声，反观李恪在周边百姓眼里，变成败类一类。

李恪在众目睽睽之下，嘿嘿冷笑一声，三两步追上辩机后面，用力一记五爪姜敲到辩机光秃秃的脑门，辩机再次痛呼一声扭曲着脸转过头。

“哈哈~我想起来了，你是银贞！对了，你怎么出家了？不记得我了吗？我是你老爸，还记得吗？想当初我们一起偷看隔壁又隔壁再隔壁村寡妇…”

李恪无视辩机扭曲狰狞的脸目，胡言乱语废话一通，自称自己是你老爸，连看热闹的百姓也差点忍不住，想要打抱不平踹李恪一脚，就不能尊重一下出家人吗？

“阿弥陀佛！施主，你又认错人了！贫僧乃…”

“啊？又认错人了？大师，不好意思，你长的

惊险有创意，阿弥托福，不好意思，醉过~醉过！”

再忍！辩机在李恪入戏八分的表情脸悔改之下，哑巴吃黄连僵硬着脸打了个佛家语，再次想起师父曾经教导的话，请你用慈悲心和温和的态度，把你的不满与委屈藏出来，别人就容易接受你。

“这人怎么可以这样？”

“就是！太不道德了！”

“还来？大师小...”

看热闹的香客们气愤不已，指责无理取闹的李恪，而李恪准备再次出手，香客们忍不住轻呼提醒辩机，可惜已经晚了。

这次李恪出手更狠，敲得辩机踉跄跌坐地面，双手拼命揉弄光溜溜的光头，辩机火冒三丈，三番戏弄眼前的人必然是没安好心！

“龟儿子！我想起来了，你是龟儿子，就算化成灰老爸我也认得你！！”

李恪无所谓香客们把自己包围，在辩机阴沉着脸爬起来的时候，确定十足的口气双手叉腰，那表情好像还真的一样。

“找死！”

菩萨也有三分火，李恪三次戏弄把辩机彻底惹

火了，习过一两年三脚猫功夫的辩机一拳打出的时候，还没到李恪胸口，李恪表演十分到位后倒。

“啊~好痛，和尚打人啦~”

李恪耍无赖的举动惊呆了看热闹的香客们，包括目瞪口呆出拳没收回来的辩机，李恪耍无赖的满地翻滚，好像给辩机打成重伤似的。

“谁敢在此闹事？”

“大理寺？”

辩机还没反应过来，姜维带着大理寺衙差及时出现，看热闹的香客们更是傻了眼，这大理寺出现的也太及时了吧？

“吴王殿下？大胆逆贼殴打皇亲国戚，来人，抓起来！”

姜维带人推开围观香客，假装惊讶发现李恪，姜维的话一出，香客们意识到了什么，大理寺衙差还未动手，一窝蜂散开跑光。

第550章忽悠是最好的武器

哐当一声，暗无天日的天牢里，辩机石化般还未恢复过来，一切发生得太突然和太意外，以至于辩机茫然失措，像个泥塑木雕的人。

辩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又好似晴天霹雳当头一击，又好像被人从头到脚浇了一盆凉水，动也不动地站在那儿全身麻木。

殴打皇亲国戚？阴谋，很明显是卑鄙无耻的阴谋，辩机脑海里一直回荡着姜维黑心的判决，自己根本没有碰到身穿平民服的吴王！

狱卒关牢房门的门臼的响声，在辩机的耳朵里，就和末日审判的号角那样洪亮骇人，辩机整个人失魂落魄地跌坐因房稻草堆，人生充满戏剧化的变化！

“演得漂亮，你不做影帝实在是浪费了！”

“影帝？”

大理寺因房外面，秦寿竖起拇指头夸奖着李恪，而李恪傻谔谔地看着秦寿，不明白秦寿所谓影帝是什么意思？包括一边站着的姜维和薛仁贵，都是一头雾水。

姜维老实呆在一边等待秦寿的安排，只是想不

明白秦寿闹哪出？抓一个和尚至于请动吴王帮忙？姜维实在是搞不懂秦寿用意何在？

薛仁贵同样不清楚秦寿用意何在，不过薛仁贵相信秦寿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跟随秦寿这么长时间，薛仁贵知道秦寿每做一件事都会事先安排好。

“行了，没你事了，过两日在兑现报酬！”

“好吧，你自个慢慢玩！”

秦寿用完就甩开自己，李恪很是郁闷无语，看在秦寿兑现报酬份上，李恪心满意足离去，继续过混吃等死的逍遥王日子。

看着李恪孤寂离去的背影，秦寿颇感无奈地摇摇头叹息一声，聪明的李恪识趣当逍遥王远离是非，可有时候他不想找麻烦，麻烦自然会找上他。

今后李恪命运如何？秦寿已经无法猜测了，命运变动的太厉害，大部分已经不在秦寿掌控之中，不该发生的事已经发生，该发生的事已经变了。

“姜维，本将军去牢房一趟，看好门！”

“是，将军！”

秦寿看了眼紧闭的天牢大门，时机已成熟是时候会会辩机了，安排姜维看好天牢门，秦寿与薛仁贵一起走下天牢，留姜维在天牢外面看守大门。

“辩机！”

辩机像在梦中被惊醒似的，目光仿佛刚从遥远的地方摸索回来，见到秦寿出现眼前，有个一面之缘的辩机认得秦寿，就是不知道秦寿真实身份。

“是你陷害贫憎？”

辩机突然其来的责问，秦寿愕了愕落落大方地点点头，没有一丝辩解也无需辩解，薛仁贵双手抱胸站在秦寿身后，冷眼看着一切。

辩机脸孔在秦寿承认的时候瞬间抽搐起来，痉挛的脸孔由红而变得苍白，嘴唇轻轻抖颇起来，眉毛同时也在抖动着。

“为什么？贫憎与你无冤无仇为何...”

醒悟过来的辩机犹如发疯似的，双手拽紧牢房铁栏拼命摇晃，竭嘶底里朝秦寿咆哮连连，辩机早就意思到是阴谋，没想到正主就在眼前。

“嘘~稍安勿躁，本将军最近火气大，你懂的，难以控制！”

秦寿作势噤声打断辩机咆哮声，没有在意辩机仇恨的目光，若无其事地打了个响指，薛仁贵识趣走出去找可以坐的椅子。

秦寿冷笑的警告声，辩机意识到‘民不与官斗’五字真理，良好修养直让秦寿刮目相看，辩机

慢慢平息心中怒气，与秦寿直视对视，想要看看秦寿有什么话要说。

薛仁贵找来一张椅子放到秦寿面前，冷眼看着辩机双手抱胸，而秦寿在辩机目瞪口呆目光之中，稍微用力扯断锁着牢房门的铁链。

“本将军不喜隔门说话！”

“……”

秦寿野蛮一脚踹开失去铁链锁着的牢房门，若无其事的话直让辩机彻底无语了，搞不懂秦寿又要玩什么阴谋？

“你想要干什么？”

辩机知道秦寿陷害自己抓进天牢，现在又像朋友一样聊天，事情肯定没有那么简单，谨慎的目光打量着秦寿，想要知道秦寿用意何在？

“不想怎么样，你不觉得这样面对面说话挺好吗？”

“……”

辩机再一次无语，确切地说是给秦寿的话呛得无言以对，白痴才觉得好，无缘无故蒙受牢狱之灾，会说好才是怪事！

“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秦寿跑题一样讲大道理，辩机忍不住皱眉，秦寿引用孟子?告子下含义，辩机似乎猜到了什么，一时间又说不准，只能忍着等待秦寿下文。

“言归正传，本将军不喜绕圈子，想开创属于自己的佛国吗？”

“佛国？”

秦寿开门见山的话，辩机整个人傻了眼，不可思议地看着秦寿，想要确定秦寿不是开玩笑，佛国，很明显就是一个以佛为尊的国家意思。

不得不说秦寿用开创二字，彻底打动了辩机，一时间辩机忘却了牢狱之灾，更忘记了秦寿的陷害，满脑子都是开山鼻祖的佛国幻想。

“不错，一佛之上，全民信佛的佛国！”

发现辩机动心了，秦寿加大力度蛊惑辩机，而一边的薛仁贵神游太空似的，眼观鼻鼻观心，好像耳聋似的什么也没听见，可他的目光一直没离开过失神的辩机。

薛仁贵已经大致猜到了秦寿用意，感情秦寿大费周章出动吴王，就是为了洗脑辩机，至于秦寿为什么要那么麻烦？薛仁贵一时间没法猜出来。

“想！”

不管秦寿出于何种目地？辩机不得不承认秦寿

的提议很诱人，想也没想拼命地点着头，好像怕秦寿反悔似的，佛国，多么诱人的想法！

如此好事辩机做梦也没有想到，而秦寿敢说出这样的话，辩机也敢接下来，聪明的辩机知道，秦寿所谓的佛国，肯定不是在大唐之内，而是大唐境外某个地方！

“哈哈~~好，本将军喜欢跟聪明谈话，过来！”

辩机入套了，秦寿哈哈大笑同时竖起拇指头夸奖辩机识时务，同时化敌为友招手示意辩机过来，辩机犹豫一阵可始终抵不过佛国的诱惑，小心翼翼走近秦寿身边。

“阿弥陀佛，承蒙将军看得起，贫憎义不容辞！”

秦寿在辩机耳边耳语了一刻钟，脸色变幻无常的辩机直到秦寿说完，打了个佛家手势，想也没想满脸欣喜一口气答应下来！

第551章两款蒸汽型凶器

“将军，为何…”

回长乐乡路上，薛仁贵有些搞不懂秦寿用意，心里疑问的话还没说完，秦寿挥手打断薛仁贵的疑问，摇摇头示意薛仁贵别在问下去。

薛仁贵虽然心里有很多疑问，可秦寿不想说，薛仁贵也不好意思在八卦问下去，继续保护秦寿回长乐乡，看似已经没有危险，可有些事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料到的。

“将军，斐玉在老地方有事找你！”

“嗯，知道了！”

秦寿刚回到长乐乡大门，入眼便见燕敬嗣在长乐乡大门恭候已久，燕敬嗣发现秦寿回来，第一时间走上前告知斐玉有事找他。

至于斐玉所谓的老地方，燕敬嗣不知道是哪里，也不敢多嘴去打探秦寿的机密，既然选择了秦寿这边，燕敬嗣就死心塌地替秦寿办事。

“还有事？”

秦寿发现燕敬嗣没有离去，欲言欲止的模样，好像有什么话要说，可见到薛仁贵还有护卫在一边，燕敬嗣磨蹭了半天始终没说来。

意识到燕敬嗣担忧什么，秦寿挥挥手示意薛仁贵与护卫们先回避，薛仁贵与护卫们识趣离远秦寿，回到长乐乡基本没有什么危险了。

“将军，燕妃的书信！”

“哦？”

燕敬嗣有些失落地毕恭毕敬奉上燕妃书信，封建地位的束博让燕敬嗣有种亲情疏远，秦寿没有兴趣估摸燕敬嗣的心情，燕妃无缘无故送来书信，必然不是什么好事！

“嗯，你先去忙吧！”

“是，将军！”

秦寿接过燕敬嗣带来的书信，小心藏好示意燕敬嗣先去忙，任务完成的燕敬嗣拱手告退离去，留下秦寿独自沉思猜测燕妃故弄什么玄虚？

想不通燕妃的用意，秦寿暂时把燕妃之事丢到一边，先去看看斐玉找自己有什么事？斐玉有事找肯定是蒸汽技术融合问题。

薛仁贵紧随秦寿身后，去看看斐玉又有什么新玩意出现，薛仁贵知道斐玉找秦寿，肯定是有什么大事，要不然斐玉还少找秦寿出主意。

后山隐蔽军营，以往驻守的精锐大部分赶赴倭国，除了一小部分值守戒备安全，停止扩充的隐蔽

军营显得有些孤寂，鸟兽在林间四处可见。

“将军，你来了！”

“斐玉，这么急找本将军有何事？”

斐玉亲自在隐蔽军营入口处迎接，大感意外的秦寿一脸疑惑，搞不懂斐玉有什么急事？居然这么隆重在入口处亲自迎接。

“启禀将军，攻城车和井阑已完工！”

“哦？是吗？速速带本将军去瞧瞧！”

斐玉迫不及待说明原因，秦寿忍不住心中大喜，攻城车和井阑融入了蒸汽驱动，前者不需要士兵冒着生命危险硬破城门，后者基本解决了移动问题，要是蒸汽驱动融合成功，成为攻城凶器也不为过。

薛仁贵紧随秦寿身后不言不语，攻城车和井阑薛仁贵知道，属于攻城很常见的笨重器具，薛仁贵搞不懂秦寿为何浪费钱财？研究笨重而不实用的攻城器具。

攻城车顾名思义就是用来撞击城门、城墙，以破坏敌城，从而达到攻城胜利的钝器，通常由一根巨大的桩固定在四轮车上，以巨大的惯性通过桩头冲击城墙或城门，以达到攻破城池的目的。

而井阑则显得有些鸡肋，战国时期墨子发明杰

作，井阑行动力很慢，往往很容易被破坏，井阑是属于移动式箭楼，可攻击城墙上敌军的攻城兵器。

一般井阑搭至3层半高，底下安上滑轮，居高临下移动扫射，特点范围广，对动态打击力强，弱点，移动慢，没近身作战能力，随便四五个普通兵皆可摧毁。

可当薛仁贵见到改进的攻城车和井阑，马上收回原先不屑的想法，斐玉把蒸汽驱动全都安装上攻城车和井阑，两个样板攻城利器体型比起现在攻城利器大了好几倍有余！

斐玉走到四丈长一丈宽高接近一丈的怪兽攻城车，锥形冲撞头采用纯钢铸成，直径宽接近一米，纯钢制的前四后二轮子，极其吸引人目光。

搭配蒸汽驱动原理的前四轮，宽厚之余轮面全采用致命的钉刺，比起大唐现在的纯木制攻城车，简直就是一个天一地的区别。

“将军，这台是攻城车，全车重三千多斤，搭配了100千瓦动力的蒸汽机...”

“100千瓦动力？！”

斐玉得意洋洋地介绍自己的杰作，还有加大功率的攻城车动力，相比起薛仁贵的咋舌不已疑问，秦寿则理所当然地点点头，100千瓦的动力，配上

纯钢的撞头足够撞毁城门，哪怕是铁铸成的城门。

“加强型井阑，全车长约三丈，宽一丈，楼高四丈，顶头配有单人瞭望塔，采用三角塔固定式…”

当斐玉介绍身边另外一辆井阑的时候，薛仁贵已经无言以对了，如此井阑还真是头一次所见，特别是上层空中楼房一样一丈长宽巢穴，简直是守城的士兵噩耗！

改进的井阑不在是鸡肋，至少薛仁贵是这么认为，井阑四周皆带有致命刺猬原理，除了底部可以进去爬进去，其他方位基本无从进去！

更要命的还是井阑前后方，全采用防撞型刀车原理，密集三尺长的三角形尖刺，可冲锋可防守，简直就是铁乌龟壳一样的碉堡凶器。

“要是敌人从底部钻进去呢？”

秦寿不得不佩服斐玉妙想天开的设计，井阑确实是天衣无缝的设计，可缺点还是有的，那就是入口处底盘，既然井阑入口是底盘下方，想必敌人也应该知道！

“将军，斐某早有准备，请！”

秦寿的疑问，斐玉笑了笑自信满满，伸手示意秦寿跟自己一起钻进井阑底盘，秦寿与薛仁贵带着

疑惑目光跟着斐玉身后钻进车底。

车底下斐玉采用底仓进去方式，只允许一人爬进方式，而仓口门处开出蜂窝型井盖一样的洞口，秦寿已经大致猜到了什么。

跟随着斐玉从井盖口爬进井阑内部，还算宽敞的井阑低下内部，可以同时容纳十五人，四周边全采用厚钢板与螺丝加固，有效防止箭支乱箭。

“将军，你看！”

斐玉在秦寿与薛仁贵愕然目光之中，走到井阑室内一边吃力拉动闸门，轰一声，毫无准备的秦寿与薛仁贵同时大吃一惊，三十六枚三尺长圆尖铁刺天衣无缝落入蜂窝型井盖入口。

第552章提前准备后路

秦寿从隐蔽军营里出来后，满脑子都是斐玉天才绝妙的想法冲击，改款的攻城车和井阑两类蒸汽型凶器，简直是梦魇的存在。

特别是井阑简直是移动碉堡，动力充足进可攻退可守，又可以做了望塔，随时监视要进攻的城池或者野外的动静，简直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变态存在。

回到大厅没有见到娇妻们，询问洪武得知娇妻们去游乐场参观了，秦寿很是无语地摇头，游乐场还未完工，她们就迫不及待想要一睹为快。

闲来无事的秦寿挥退洪武，回到书房打开燕妃亲笔书信，看了眼燕妃信内的内容，秦寿一脸疑惑地拿着燕妃的亲笔信烧毁。

“韦妃，你想玩什么把戏？”

燕妃通风报信的消息，秦寿一时间不确定燕妃用意何在？更不清楚是不是燕妃栽赃陷害，但是秦寿不得不慎重看待问题，先查清楚在判断谁对谁错！

搞不懂燕妃的用意，秦寿召来洪武派他找人去长安，找罗岷过来有事商议，连同袁神棍和舟子卿

一起找来，不明所以的洪武领命告退离去安排。

趁洪武去找人期间，秦寿在书架翻找着什么，直到两刻钟时间过去，袁神棍与舟子卿先后赶到，一头雾水看着秦寿把书房翻得乱七八糟。

“镇长，尊师！”

“嗯，你们来了，坐，随便坐！”

当秦寿找到了想要找的书，袁神棍与舟子卿同时开口，找到想要找的书后，秦寿心情大好示意袁神棍和舟子卿随便坐。

袁神棍和舟子卿不明秦寿找他们来做什么，但还是老老实实地坐到一边，一下子把他们两个召来，肯定有什么大事。

“你们两个可否有把握，建造一个外人无法进去的迷宫世外桃源？”

“迷宫世外桃源？”

秦寿一脸正色的话，袁神棍和舟子卿忍不住面面相觑起来，秦寿的想法还真是奇特，建造迷宫世外桃源？他到底想要干什么？

袁神棍惊讶过后沉默了，而舟子卿清醒过后也是如此，秦寿的想法很好，可问题是秦寿要打造一个奇门遁甲一样阵法，实现完全与世隔绝。

“这次工程有点大，本将军要把长乐乡后山圈

地而建，但是又不能惊动外人，你们看看如何办！”

秦寿直接说出规模，再次惊呆了袁神棍与舟子卿两人，长乐乡后山？那可是很要命的工程，直到秦寿从书桌上拿起长乐乡后山地图，袁神棍与舟子卿同时松了口气。

原来秦寿不是疯狂到要把长乐乡后山推平，而是在后山深处一块面积达十里的平地圈地而建，在根据周边地势继续扩充，形成天然阵法。

“尊师，弟子想要知晓，为何如此大费周章建世外桃源？”

袁神棍待秦寿把筹谋了一段时间的地宫院拿出，咋舌不已的袁神棍脸色疑重，想要知道秦寿为何要建造伤财的地宫院？

如此巨大的一个工程，都可以赶得上一个小型城池了，至于秦寿需要的砖石建筑城墙，山里多得是足够不缺这些，袁神棍缺的是一个理由。

说实在的袁神棍打心底不建议秦寿这样做，除了劳民伤财外，还会引起别有用心的打探，建造这么大型的工程，要是想神不知鬼不觉完成，恐怕有点难了！

舟子卿坐到一边没说什么，比起袁神棍的好奇

疑问，舟子卿惟命是从听从秦寿的调配，只是这次工程如此巨大，起码要上万民夫协助，想要完成恐怕没四五年时间难以完工！

“避祸！”

“避祸？”

秦寿简短的话，袁神棍忍不住为之一鄂，包括一边的舟子卿也是如此，什么避祸？有什么祸要发生？可秦寿没有言明，舟子卿也无法知晓。

意识到了什么，袁神棍惊讶过后点点头，算是默认了秦寿打哑谜一样的答案，祸源很明显出自于李世民哪边，要不然秦寿也不至于害怕到为自己准备后路。

“周易？”

袁神棍愕然地看着秦寿丢出珍藏的手抄本周易古书，突然间意识到秦寿不是在开玩笑，而是很实在要为自己准备后路。

“这次你们两个要互相配合，打造一个自给自足的世外桃源，先把外围搞起来，内部在慢慢修建…”

秦寿慎重其事叮嘱袁神棍与舟子卿，先把世外桃源的外围迷宫阵法研究出来，预防不测可以第一时间躲进去避难，狡兔三窑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建筑学加周易阵法融合，看似很新鲜可早有先例，但是要筑造这么大范围的，还真是设计太多太多学问了，不是一时半刻就能够完成的任务。

“一年之内，把迷宫弄好！”

秦寿知道阵法这类很伤脑筋，也没有强求袁神棍与舟子卿短期内完成，给足他们两人时间慢慢研究，一年时间只要有心足够了！

“是，尊师！”

袁神棍还能说些什么？硬着头皮接下秦寿的重任，与舟子卿一起退出书房，商议如何配合完成秦寿交代的重任。

“将军！”

袁神棍与舟子卿两人离去半个时辰，心烦意燥的秦寿坐立不安，满脑子都是长安局势变动，直到罗岷气吁喘喘出现书房门口，秦寿才从躁动之中平息下来。

“罗岷，回去告知潘安，这些日子多加关注掖庭宫的情况，特别是韦贵妃那边，还有…”

秦寿没等罗岷喘过气，马上交代罗岷任务，把自己原委的话传达给潘安，盯紧掖庭宫的动静，李世民后宫也开始变得不安份，直让秦寿头疼不已。

当然秦寿最在意的还是燕妃通风报信的情况是

否真实？要是真如燕妃所言，秦寿不得不提前防备，形势越来越不受控制，秦寿有些心力憔悴难以招架了。

“将军，还有别的吩咐吗？”

罗岷把秦寿的话牢记于心，老老实实地呆在一边看着阴沉脸色的秦寿，至于秦寿的安排罗岷没有八卦去多问什么。

秦寿沉默了片刻，想起关键人物最近变得太安分，让秦寿心里很是不安，如今局势秦寿就好像摸石过河，全靠自己发挥了。

“盯紧长孙无忌，如有异常随时前来汇报，去吧！”

“是，将军！”

秦寿阴沉着脸色想到长孙无忌这个家伙，真正祸端还是长孙无忌这个家伙，罗岷在秦寿疲惫挥手下，拱手抱拳告退离去。

第553章主动送上门的人才

聚贤楼，午时时分已过，秦寿姗姗来迟，门口外亲自等候的虬髯客松了口气，亲自上前迎接秦寿与薛仁贵，至于秦寿的护卫四散开来，警惕打量四周街道动静。

秦寿护卫们谨慎的职责，虬髯客没有不喜之色，如今长安局势混乱，谨慎是理所当然的，更何况还有敌对势力刺客虎视眈眈，不能马虎大意。

“张兄，如此之急找秦某有何事？”

秦寿虽然不习惯出门带着一大票人，可眼下情形要是不带人出门，倒霉的最终还是自己，安全第一秦寿慢慢学会适应保镖成群的日子。

虬髯客如此之急找自己，秦寿有些好奇，来时路上已经开始猜测，极有可能发现不得了的人才，要不然虬髯客很少如此紧急找自己。

“将军，不是张某人意思，是对方点名要见你，将军，你看！”

虬髯客手里拿着一个巴掌大的迷你抛石机，小心翼翼递给一脸好奇的秦寿，包括一边的薛仁贵也忍不住点点头，迷你抛石机模仿的唯妙唯俏。

可要是单凭这些还至于虬髯客如此，秦寿拿起

迷你抛石机打量了一眼，马上发现了其中的奥妙，忍不住大吃一惊，脱口而出说出薛仁贵一头雾水的话。

“机关大师？张兄，人在何处？”

秦寿收起迷你机关抛石机，迫不及待地想要见见懂机关术的大师，机关术人才太少了，以至于秦寿想要建造更隐蔽的东西都没办法。

现在好不容易出现一个人才，秦寿自然不会错过，懂得弄这么精致的迷你抛石机，秦寿相信对方一定是心灵手巧的顶级机关大师。

“人在里面，将军请！”

秦寿点点头在虬髯客带路下，进入聚贤楼直朝内院方向走去，虬髯客把对方安排在内院，很出乎秦寿意料一路上询问虬髯客，有关机关大师的情况。

薛仁贵搞不懂秦寿与虬髯客谈什么，带着一脸疑惑跟随着秦寿身后进去瞧个究竟，想要看看是什么人？能引起秦寿这么大的兴趣！

聚贤楼后院处，一名满发银白的老者落座一边，还有一个衣衫破旧的小男童，比起老者自来熟一样的适应，小男童显得有些腼腆局促。

“将军，在这里！”

虬髯客带着秦寿走到老者旁边，老者傲慢不识趣的态度，很是让虬髯客心中不爽，忍不住出言提醒老者，收起他那份孤傲的态度。

“你就是长乐乡镇长？”

老者没有理会虬髯客，抬起头眯起眼打量着秦寿，薛仁贵作势要保护上前，秦寿挥手打断薛仁贵的担忧，与老者对立而坐打量着他。

这是一张令人心生畏惧的面庞，那又长又乱地头发半遮着的眼睛里透露出一种闪烁的光芒，下巴尖尖的，几乎拖到洗浆的衣服上，嘴角挂着一丝冷笑。

“行不改名坐不改姓，长乐乡镇长秦寿是也！”

秦寿落落大方地承认，虽然眼前的老者已过六旬，可他丰富的经验就是一座宝库，如此人才秦寿岂可错过？机关学太神奇复杂了！

“哦~”

老者哦了一声，语气平平淡淡的，很是让秦寿无言接话，原本琢磨着怎么收拢他，现在变成被动很是让秦寿无力，感觉这个老者不简单。

“老夫杨乃祯，劣徒伏安，专研奇淫技巧机关学，唉~人老了，需要一个安静地方歇歇…”

冷场过后老者再次开口，把腼腆的小男童与自己身份介绍一遍，苍老的面孔露出疲惫之色，直接明了说明自己心思。

虬髯客在杨乃祯开口时，先告退离去，该办的事已经办完，至于后面结果如何？不是虬髯客所关心的事。

薛仁贵守在秦寿身边，耳听着杨乃祯诉苦一样诉说经历，至于他主动送上门的事只字不提，秦寿耐着性子听完杨乃祯真真假假的经历。

“长乐乡欢迎你！”

被动的秦寿叹息一声，杨乃祯丰富的学识正是秦寿紧缺的，不管杨乃祯来意如何，秦寿没有理由拒绝他。

机关学一直是很稀有的职业，至少秦寿三年来还真没见过有几个，更何况杨乃祯有丰富的几十年机关学术，简直就是一个丰富的知识宝库。

“你不好奇原因？”

这回轮到杨乃祯惊讶了，秦寿居然什么也没问，就朝杨乃祯伸出橄榄枝招揽，甚至连双方了解也省去，杨乃祯想不惊讶都难，这还是外面谣传的最难进长乐乡吗？

自己真真假假的话，杨乃祯相信秦寿肯定听得

出来，而秦寿直接跳过繁琐考察之类，直接招揽自己，这让杨乃祯有点难以置信。

“没有必要，只要是本将军看重的人才，本将军不在乎什么乱七八糟的，但是本将军有一个要求！”

拿回主动权的秦寿松了口气，理直气壮地说出自己地盘规矩，通过杨乃祯一闪而逝的痛苦，秦寿大致猜到他肯定惹上了什么麻烦，才主动送上门借自己长乐乡避难。

对于主动送上门的人才，秦寿岂有错过的理由？新的藏身避难地急缺机关大师，如今杨乃祯出现了，简直是天助秦寿。

“秦将军直说！”

秦寿的痛快杨乃祯也不甘落后，落落大方示意秦寿有话直说，与聪明人谈话就是不费劲，杨乃祯开始慢慢对秦寿这个家伙有些好感。

“开馆授徒，把你机关学发扬光大！”

“这…”

当秦寿说出条件后，杨乃祯迟疑了，机关学都是历代口头授学，而现在秦寿要求开馆授徒，发扬神秘莫测的机关学，杨乃祯犹豫不决起来。

“如此神奇机关学，如若埋没了岂不是可

惜？”

秦寿拿起杨乃祯精心制作的迷你投石车，摇头叹息不已大感惋惜，要是杨乃祯不妥协开馆授徒，这门手艺恐怕流失历史长河了。

“师傅，伏安累了！”

杨乃祯犹豫不决的时候，小男童伏安可怜兮兮地看着杨乃祯，面对徒弟期待的目光，杨乃祯宛然叹息一声，点点头算是答应了秦寿的要求。

“哈哈~~好，杨师傅，请！”

得到杨乃祯的妥协同意后，秦寿更加确定他们惹上了麻烦，至于是什么麻烦秦寿不得而知，但是在长安地盘有自己罩着，谁敢动他们师徒二人？

得到庇护的杨乃祯认命地叹息一声，在小男童伏安搀扶下，跟着秦寿走出聚贤楼，朝长乐乡方向赶回去。

第554章一无所获

深夜时分，掖庭宫内禁卫们尽心职守巡逻，收到秦寿的交代，潘安第一时间朝韦贵妃寝宫方向摸索过去，先打探韦贵妃这边的动静。

‘有暗哨？！’摸索到韦贵妃寝宫大院的时候，谨慎的潘安第一时间识破韦贵妃寝宫大院有暗哨，大吃一惊的潘安意识到韦贵妃肯定有什么阴谋。

正如秦寿所担忧一样，韦贵妃已经开始不安份了，连自己寝宫都安排了暗哨，看情况韦贵妃还真如燕妃所言，已经开始暗中针对秦寿布局了。

韦贵妃寝宫的暗哨对于潘安来说，根本不值得一提，绕了一圈没有惊动寝宫内暗哨，潘安轻手轻脚借助黑夜爬到韦贵妃寝宫正殿瓦背。

“娘娘，人手已经安排好！”

“嗯~办得不错，莫侍卫！”

‘来晚了？’趴在正殿上方瓦背的潘安，一脸可惜的表情，没有听到韦贵妃与莫侍卫的前面交谈话，依照现在的情况来判断，肯定已经布置好了阴谋。

“娘娘，皇上改了主意，并州划分给晋王，李

绩将军负责并州长史…”

莫侍卫在韦贵妃夸奖声之中，不敢邀功自傲，把皇宫内最新动向情况说出来，李世民撤去了李慎去往并州，该封晋王李治管理并州。

“眼下非常时期，莫侍卫，你日后少去打探无关大事，以免暴露了自个身份！”

“是，娘娘！”

韦贵妃皱眉不悦地轻甩宫袖，提醒莫侍卫少去打探无关重要的事，皇宫内稍有不慎或走错一步，全军覆灭是家常便饭。

莫侍卫一脸惭愧低下头，低头认错恳求盛怒的韦贵妃恕罪，而韦贵妃则端起茶杯，迈着轻盈脚步无目地来回走动。

“纪王最近在忙什么？”

“启禀娘娘，纪王殿下在甘露殿整理书库！”

韦贵妃的担忧，莫侍卫如实把纪王李慎的情况报告出来，得知李慎还在帮李世民整理甘露殿内书库，韦贵妃更是忧心忡忡。

没有想要的答案，潘安大感无趣地闪人，原本打算去燕妃寝宫溜达看看，发现燕妃寝宫早已熄火，潘安只好远离掖庭宫，趁黑摸向太极殿方向。

当潘安摸到太极殿时，已经过去了一个时辰，

当潘安揭开太极殿瓦背时，李世民咳嗽连连批阅着奏折，静悄悄的大殿内灯火通明就李世民一个人。

‘看来将军猜测没错！’当李世民咳出一口血痰的时候，居高临下俯视的潘安大吃一惊，这才意识到李世民身体一日不如一日。

也不知道是李世民过分追求长生不死化学丹药所致？亦或者是他命该如此，李世民此时此刻再也没有朝堂上一人之上的威严，反观更像一个迟暮老者一样。

“皇上，药来了！”

严统领听到李世民咳嗽声，带着三名道士快步走上前，呈上浓黑的药递给李世民，而李世民仰起头一口气喝完后，好像立竿见影似的马上止咳了。

“退下！”

李世民回味着苦涩心头的药，原本苍白无血的脸色，经过道士炼制的药水慢慢血色，李世民轻轻挥退三名道士，单独留下忠贞不二的严统领。

“烟花磷火弹研究的怎么样？”

“启禀皇上，工匠无法掺和磷灰…”

李世民疑问，严统领如实汇报，缺少有效技术山寨秦寿的烟花磷火弹，闹出了不少悲剧事故，所幸及时发现得早，才没有惊动任何人。

得知又失败后，李世民心中一阵绞痛，烟花磷火弹是好东西，只可惜秦寿已经不产了，而磷灰燃点低，更是一个致命的难以处理。

“皇上要不…”

严统领下意识出馊主意，李世民摆摆手打断严统领后面的话，严统领想要说些什么，李世民心里很清楚，来硬的，如此下下策迫使秦寿配合，不是李世民想要的结果。

本来长安形势已经够乱了，要是来硬的激怒秦寿闹事，得不偿失还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更何况牛脾气作祟的李世民，死要面子活受罪，秦寿办得到，没有理由他自己办不到！

“严统领，长乐乡有何动静？”

李世民苍老了不少的脸孔，淡漠的语气询问严统领，长乐乡永远都是李世民心中的一个梗，更多原因是那让人垂怜的保密技术。

“启禀皇上，长乐乡暂时没有动静，军营改建还在进行…”

严统领如实汇报情况，李世民点点头捋着龙须，背靠着龙椅心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严统领大气不敢喘一下，低着头等待李世民安排。

屋顶上偷听的潘安不屑一顾撇撇嘴，想要复制

将军的烟花磷火弹？简直就是痴人说梦话，没有技巧与地利环境，李世民注定永远自产不了烟花磷火弹。

“严统领，如若朕的五千虎骑兵对阵长乐乡精锐，胜算有多少？”

“这...”

李世民突然其来的问话，还真难倒了严统领不知如何回答，李世民培养的五千虎骑兵看似很威风，真正与长乐乡精锐对阵起来，谁胜谁负还是未知数。

更何况秦寿还有层出不穷的手段，真正玩起阴来，李世民恐怕比起秦寿逊色多了，秦寿最擅长玩意想不到的事。

‘什么情况这是？’潘安咋舌不已地平心静气继续窃听下面情况，李世民的话已经说出了他心中想法，迟早有一日会与秦寿交恶到底，要不然李世民也不会拿秦寿精锐相比。

李世民的话已经很明显了，潘安在笨也听得出其中的含义，只是搞不懂李世民为何要拿秦寿开刀？是功高震主还是无法掌控秦寿了？

潘安不知道原因，恐怕秦寿他自己也不知道原因，总算听到一些眉目的潘安牢记于心，回去后要

提醒一下秦寿，他此时此刻已经成了李世民惦记上了！

“严统领，过来！”

“是，皇上！”

李世民沉思片刻朝严统领招招手，意识到李世民有什么大事要交代，严统领小心翼翼走到龙案前，而李世民在严统领耳边轻声细语一阵。

‘我~靠~’潘安忍不住抓急起来，千算万算没算到李世民居然玩窃窃私语，无法得悉李世民的秘密，潘安直叹自己运气够霉的！

严统领在李世民交代完后，拱手抱拳离去，留下李世民独坐龙椅发呆，没有得到情报的潘安郁闷不止，带着白来一趟气馁心情闪身离去。

第555章机关大师

眨眼两日时间过去，慢慢重新掌控回局势的秦寿，保持低调做人高调做事风格，特别是农田租耕法，吸引了不少左右乡邻大老远跑来。

农田租耕法秦寿早已交给老唐等人处理造册，心血来潮的秦寿前往新医院疗养地，看望在调养的晋阳小公主，以孙思邈突飞猛进的中西结合医术，秦寿估摸着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王大婶，你听说了吗？”

“咋了？”

“据说这里要开设女郎中！”

秦寿经过凉亭里休息的男女病患者在说八卦，无意听到她们讨论女郎中之事，秦寿就知道新事物需要过渡期适应，在外面或许自己影响不到什么，可在自己地盘想要干什么就干什么。

秦寿没有兴趣去听他们八卦，直朝疗养方向走去，沿途避开不少熟悉的面孔，当秦寿出现晋阳小公主独立的房屋，皇宫侍卫与太监全都在门外等候。

皇宫侍卫没有阻拦秦寿进去，推门而进的秦寿发现晋阳小公主还是一副晕迷不醒，除了伺候的宫

女寸步不离，还有抽空过来把脉的孙思邈。

“如何？”

“一切进展顺利！”

孙思邈把脉完转过头见到一脸心急的秦寿，待秦寿发问的时候，缓了口气告知晋阳小公主朝好的方面发展，想要调养好不是一日两日的事。

“尊师，你要造什么世外…”

“嘘！”

孙思邈疑惑的问题，秦寿第一时间作势噤声，醒悟过来的孙思邈才觉悟过来，此处不宜谈这么敏感的话题，在秦寿招招手下，孙思邈收拾自己行医囊。

“你怎么知道的？”

走出疗养地，秦寿转过头好奇地看着孙思邈，此等机密大事只有舟子卿和袁神棍知道，孙思邈是怎么知道的？秦寿忍不住有些好奇。

而孙思邈掐指的动作，秦寿恍然大悟起来，差点把孙思邈是道士出生之事给忘了，他懂得星相术很正常，只是秦寿有些纳闷，孙思邈能够预测到自己未来？

连钻研星相术几十载的袁神棍，都预测不到自己未来，孙思邈能够预测到，秦寿想不惊讶都不

行，直到孙思邈说出实情，秦寿气馁收回原话。

“袁师弟讨教周易时得知的！”

孙思邈不知道秦寿心里想些什么，如实说出实情打消了秦寿胡思乱想，袁神棍会找上他很正常，光凭袁神棍一人恐怕难以完成如此大任。

“尊师，你若要建世外桃源，最好算上李淳风此人！”

孙思邈摇头叹息一声，不过问世俗烦事不代表孙思邈一无所知，秦寿要弄个世外桃源，孙思邈想都不用想，就知道秦寿想要干什么。

出于善意孙思邈提醒秦寿，要建造世外桃源，非得得到李淳风帮助，以袁神棍和李淳风两人臭味相投，比起他自己半吊子的星相学强多了。

“唉~话虽如此，办起来谈何容易？”

秦寿摇摇头叹息一声转身离去，孙思邈的提议是不错，可问题是李淳风现在是李世民御用占凶问吉，哪里有可能轮到自己挖走？

“将军！”

“嗯？薛兄，何事如此兴奋？”

茫无目地乱走的秦寿，迎面碰到心情激动的薛仁贵，收起郁闷的心情，忍不住大感好奇，看向似乎有意找自己的薛仁贵。

“将军，这是机关大师杨乃祯新作，护腕暗器！”

“护腕暗器？”

薛仁贵迫不及待地摘下戴在手上的护腕，而秦寿此时才发现薛仁贵手腕多出的护腕，带着疑问秦寿接过薛仁贵呈上的护腕，有点沉手，少说也有三四斤份量！

纯铜打造的护腕，除了雕刻一些花纹，秦寿上看下看还真没看出什么奇怪地方，护腕作用冷兵器交战起到保护手腕不被扭伤，还有就是格挡兵器另外一个有效方法。

“将军，小心，那是出针口，射程有四五米左右，普通皮甲难以抵挡…”

秦寿好奇打量着护腕时候，薛仁贵小心提醒秦寿别拿出针口对着自己，以免机关失灵或者秦寿一不小心碰到机关，闹出大头虾就麻烦大了。

薛仁贵的讲解秦寿忍不住咋舌连连，还真看不出一件普通的护腕，居然可以暗藏机关在里面，简直就是杀人无形的暗杀神器。

经过薛仁贵的讲解，秦寿了解到护腕的机关位置，就在左侧凸出明显的花纹，稍微用力按下去就会触发机关，弹飞出一支细长针杀人无形。

秦寿没想到杨乃祯还真是宝刀未老，短短两日时间就打造出如此奇特的护腕，四五米的射程不是很远，可真正面对面遇到强敌的时候，这距离足以！

“可以触发几次？”

“启禀将军，只能一次，过后需要自己填补上去！”

意识到这个暗杀机关好处，秦寿有些迫不及待想要知道可以发射几次？当薛仁贵说只能发射一次，过后要自己填补直让秦寿感到一阵气馁。

能触发一次算是不错了，至少战场上两军交锋遇到强敌机会比比皆是，有了出其不意的暗杀护腕，至少可以重创敌人保全实力。

秦寿没有过分要求什么，毕竟这属于精密的机械活，杨乃祯能够设计得如此完美，看来他以前打造过，现在只是造一个出来证明他自己才能。

“此物加大力度推广，入冬前最好人手整齐一套！”

“是，将军！”

秦寿把纯铜护腕丢回给薛仁贵，强调安排入冬前准备够暗器护腕，多一个暗杀机关相当于多出一份安全保障，再者倭国兵卒还没奢侈到人人皆有皮

甲。

“还有事？”

秦寿发现薛仁贵没有离去的意思，忍不住大感好奇看着薛仁贵，看他神色似乎有什么话要说，可到嘴的话始终没有说出来。

“你什么时候变得婆婆妈妈了？有话直说！”

“是，那些少爷派…”

秦寿不耐其烦的喝斥声之下，薛仁贵硬着头皮把闹事的少爷派说出来，军营调动人手这么密集，那些少爷派没发现才是怪事。

得知程家三子等人又开始闹事，秦寿头疼不已，要是在这样闹下去，迟早会坏事，是时候把他踹出去活跃活跃一下。

“把他们都送去南日群岛，消息刘仁轨会好好调教他们一番！”

“是，将军！”

想到刘仁轨那边山高皇帝远，正适合把这些官二代丢过去磨练一番，薛仁贵在秦寿阴沉着脸色安排下，拱手抱拳告退离去。

第556章险些吃出命

“镇长，镇长，出来了，成功了！”

马巍一脸喜色找到正赶回家的秦寿，语无伦次说着秦寿稀里糊涂的话，什么出来了？什么成功了？一头雾水的秦寿待马巍休息够才问清楚原因。。

原来是高浓缩饼干制造出来了，带着半信半疑的神色，秦寿跟着马巍身后前去看个究竟，这么短时间研究出高浓缩饼干配方成分？打死秦寿也不相信。

来到糕点作坊，忙碌的工人进进出出，在糕点作坊工作的人，不管帅与丑，只要进去待个半天，全都一个样，一脸厚厚的面粉妆。

磨坊连着糕点作坊，方便磨米的同时更方便取舍，而推动磨坊大石磨的是牧场里六头驴，还算宽敞的糕点作坊通道走廊，变成白蒙蒙一片。

“油！”

“来罗，来罗…”

“糖！”

“来罗…”

还没进入糕点制作厨房，秦寿就听到里面热闹

的吆喝声，糕点大师傅吆喝声还有糕点学徒工应答声，连同伴随着浓浓的油炸香味，充斥着整个糕点厨房。

马巍小心翼翼地带领着秦寿走下五层石阶，进入两百多平方的糕点厨房，四十多人划分出四个不同区域，有制作油炸一类的，有制作蛋糕一类的，也有馒头包子一类的。

空置出的一块位置，只有寥寥三人背对着秦寿搓面团，光看他们三个背影与娴熟的手法，秦寿就知道他们是老师傅一类的。

“将军，你看，这是最新弄出来的饼干！”

马巍一说话，搓着面团的三人同时停下手，刚想朝秦寿打招呼，给秦寿挥挥手打断他们不需要如此客套，顺手接过马巍递来的所谓饼干。

“你确定这是饼干？”

秦寿一脸黑线地看着手里底部焦黑的面，放到鼻子嗅了一下，除了烧焦的麦香味，其余基本嗅不出什么味道，秦寿很怀疑这饼干能吃吗？

看着手里烧焦的饼干，秦寿有种想要骂人的冲动，这么明显失败品，马巍还找自己过来，五行欠揍还是欠骂？

“徐大同，过来！”

“是，马头！”

马巍没有在意秦寿的疑问目光，招手唤来一个虎头虎脑的年轻人，见到秦寿先是一喜，刚想说些什么，马巍干咳一声提醒徐大同注意点自己身份。

秦寿忍着要骂人的冲动，把手里烧焦的饼干丢回给马巍，看他还有什么话要说，要是说不出自己满意的话，等着扣他工钱。

“大同，吃下去！”

“啊？还，还吃？”

马巍二话不说，拿起烧焦的饼干示意徐大同吃完，徐大同脸色发黑地看着马巍，想要确定马巍不是公报私仇，报复自己喜欢偷吃的本性。

徐大同犹如死了爹娘一样的表情，引起了秦寿的好奇，莫不成真的是研究成功了？压缩饼干特点就是，一口气吃完会撑得要死不活，结合现在徐大同的脸色，估计相差无几。

“不吃扣工钱，吃完奖励你！”

“哦！”

在马巍打一巴掌给一颗红枣软硬兼施下，徐大同勉为其难上演以身试饼，抓起马巍递来的烧焦饼干，三两下一口气吞进去。

三名搓面团的糕点师傅见徐大同啃下去了，手

忙脚乱斟满一大壶水，准备在徐大同撑得死去活来的时候，给他灌水疏通一下。

“啊～～”

徐大同惨叫一声双手捂着撑坏一样的胃，满地打滚翻爬惊动了正在忙碌的其他糕点师傅学徒工们，纷纷停下手一脸怪异看着偷吃出名的徐大同。

“别给他水，会撑死他的！”

“啊？哦！”

秦寿出手制止三个糕点师傅乱来，三个糕点师傅同时看向马巍，看热闹的马巍耸耸肩，三个糕点师傅只能依照秦寿的意思。

高浓缩饼干虽然同样是面粉制作的饼干，但是因为质地比较紧密，使用膨化剂使其含水量降低，而且不易吸水，使饼干中可以补充体力的成分，在相同的体积下含量更多使其更加耐饿。

像徐大同这样大吃大喝的人，不细嚼慢咽加上水吞咽，无疑是自找痛苦，等他适应一会后应该没事了，至于会不会撑坏他的胃？秦寿不得而知。

“味道如何？”

“很，咸…也，也，很…甜！”

秦寿待徐大同慢慢适应下来停止挣扎后，蹲到气吁喘喘眼泪鼻涕流满一地的徐大同面前，一脸好

奇询问徐大同饼干的味道。

奄奄一息似的徐大同喘着粗气，把自己品尝的味道说出来，很咸也很甜，还有一股香浓的烧饼干味，反正徐大同自己也不知道如何解释。

“镇长，要不把他送去…”

这一次见到徐大同眼泪鼻涕都出来了，玩大了马巍心里不安起来，怕徐大同有什么事，试图派人送徐大同去药王那边看看。

秦寿摇摇头挥手打断马巍的担忧，徐大同这是撑出来的，基本没什么大碍，就算是有，以现在医术只能喝中药调理他撑坏的胃。

“你现在感觉饱吗？”

“很饱，好像吃了三大碗白米饭！”

秦寿不紧不慢的提问，喘息过后的徐大同有想要吐却吐不出来的恶心感，憋在心里十分难受同时回答了秦寿的疑问。

饱胀感伴随着恶心充斥徐大同脑海，空荡荡的胃一下子给压缩过的饼干撑满，徐大同有生以来第一次厌倦美食，厌倦了吃得太饱的后果。

秦寿不信邪地伸手在徐大同胃部轻轻按了按，马上发现徐大同想吐又吐不出的动作，秦寿马上收回手，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了。

“嗯，送他回去休息！”

“是！”

得到想要的答案，秦寿很满意地点点头，招来人手把徐大同送回去休息，经过徐大同口述，秦寿已经确定了高浓缩饼干配方接近成功。

没想到马巍还真是个人才，短短时间内把残差不全的高浓缩饼干配方自己摸索处理，有了这高浓缩饼干，行军粮草不成问题了！

“马巍，做的不错，这正是本镇长要的高浓缩饼干，要是味道上面，能改进一下最好！”

“是，镇长！”

得到秦寿的表扬与肯定，马巍心中一喜猛点头应着，现在已经可以确定，这看似失败品的烧焦饼干，正是秦寿想要的高浓缩饼干。

秦寿交代马巍一番后，连同失败品烧焦饼干一起打包，留下一脸欣喜的马巍搓着双手，哟喝看热闹的糕点师傅学徒们开始开工。

第557章间谍王爷

“秦郎，这是何物？”

“高浓缩饼干，别乱吃，一小块撑得很饱的！”

秦寿刚回到大厅，马上见到娇妻们聚集一堂，秦寿把手里的高浓缩饼干丢到一边，第一时间抱起堵起嘴的小秦瑶，好说歹说才把她哄开心。

好动的李漱第一时间翻开秦寿带回来的东西，看到烤焦的饼干，李漱忍不住有些好奇，怕好奇心害死猫，秦寿提醒李漱别去尝试。

就她那猫咪一样的胃口，一小口足够撑饱她了，看着烧焦的饼干，李漱不屑一顾地撇撇嘴，卖相全无不提还烤焦了，就这破玩意？送给她也懒得去品尝。

李漱对高浓缩饼干不感兴趣才是好事，要是她嘴馋贪新鲜或贪好玩，还真是够要命的，奈何现在暂时没有时间去处理失败品。

“哟~本王来的不是时候吗？”

李恪欠扁的声音在大厅外面响起，秦寿就有抓狂的冲动，难得的和和睦睦画面，随着不恰当时机李恪出现，几位娇妻们先后回避。

只有李漱与李丽质呆在大厅，笑而不语看着一脸尴尬的李恪，还有作势要杀人冲动的秦寿，一时间大厅内气氛变得极其压抑。

“恪哥儿，你不老老实实呆在王府，四处乱窜干什么？”

李漱打破气氛的话差点让李恪踉跄欲倒，这话怎么听得那么刺耳？什么叫老实呆着？自己什么时候不老实了？

“漱妹，你这什么话？恪哥儿我有腿，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又不是坐牢！”

两兄妹一见面就火力十足针锋相对，秦寿顿时更多一阵头大，还真是少见多怪的兄妹组合，别人和和睦睦一家好，两人倒是好一见面没多久就开始斗嘴。

“坐，有何事？”

秦寿慢慢平息心中怒气，想起孙思邈的警告，秦寿保持一颗心平气和的心态，忌燥忌怒，要不然非赏李恪一脚不可。

“寿哥儿，少来这一套，恪弟的辛苦费呢？”

李恪瞪大眼看着没事发生一样的秦寿，好心提醒秦寿记起自己的辛苦费，当初秦寿承诺的事，现在居然当没发生一样，李恪自然心中有些不爽。

秦寿一头雾水地看着较真的李恪，什么辛苦费？自己不缺钱，他需要多少开一句话，打什么哑谜谁知道什么破辛苦费？

“恪哥儿，秦郎无缘无故干嘛要给你辛苦费？”

李漱手指咬出不咬进的态度，李恪纠结无比，嫁出去的妹等于泼出去的水，凡事都想着自己家郎君好。

“行了，你们先回去，郎君我有话跟恪弟谈！”

眼看李漱与李恪又开始闹别扭，秦寿不得已之下只好挥退一言不发的李丽质与准备发飙的李漱，在任由他们两兄妹胡闹下去，秦寿都不知道自己会不会看不过眼大发雷霆。

李丽质与李漱离去后，婢女才呈上酒菜招待，待婢女们摆放好酒菜，秦寿挥退她们伸手示意李恪先喝酒，有什么话稍后再谈。

“寿哥儿，你是不是与父皇交恶了？”

“没有？恪弟为何如此问？”

秦寿一脸愕然地看着李恪，而李恪摇摇头叹息一声，也不知道他在叹息着什么，目光如炬看着秦寿，确定秦寿不是开玩笑后，把自己所知道的事说

出来。

李世民调动四个军营兵力，以东南西北四个方位重新部署新军营，牢牢钳制长乐乡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其用意很明显已经在李世民掌控之中。

难怪李恪会突然问自己是不是与他父皇交恶了，光看着调兵遣将的布局，有眼的人就可以看出李世民在防备着自己，至于他为什么不直接收回兵权？秦寿不得而知李世民用意。

“寿哥儿，恪弟还有很重要的事！”

“哦？所谓何事？”

酒过三巡，喝得差不多的李恪左右看看没人，忍不住压低嗓音直接说明来意，大感意外的秦寿竖起耳朵，等待李恪把消息说出。

“恪弟写，寿哥儿你看！”

大感惊讶的秦寿在李恪直视之下，放下手里的酒杯，一脸好奇看向认真起来的李恪，看他样子似乎知道了一些自己所不知道的事！

李恪自斟自饮了两杯，在秦寿疑惑目光之中，手指在酒杯里呷了一些酒水，在桌面上写下一行字，秦寿见到桌面上的一行字，顿时脸色大变。

“寿哥儿…”

李恪不动声色地用手抹去桌面字迹，变成一潭

酒水沿着桌面滴落地面，此时此刻秦寿的心情，就好像酒水滴落一样。

秦寿好像梦游似的瞪大眼，又像在梦中被惊醒似地，目光仿佛刚从遥远的地方摸索回来，目光接触李恪左右晃动的手，秦寿一手拍开无力地揉着头疼的额头。

“寿哥儿，今后你有什么打算？”

“唉~事到如今还能怎么样？走一步算一步！”

面对李恪的疑问声，秦寿心力憔悴地叹息一声，还能怎么办？眼下这种情况，除了走一步算一步，还真不知道如此应对。

“寿哥儿，你说这事跟长孙无忌有没有关系？”

“长孙无忌？”

李恪随口的问题，一语惊醒梦中人一样，秦寿整个人为之愕然，千算万算还真没算到长孙无忌这个家伙，现在经过李恪这么一提醒，还真忽略这个隐在的定时炸弹。

长孙无忌，这段日子活跃的太不厉害，让秦寿心生警惕，差点把这个老祸害给忘了，自己与他的恩怨恐怕是这辈子到死都无法化解开。

想到那个阴险的长孙无忌，李恪不寒而粟打了个颤，见识过他手段的李恪过目难忘，打小留下心理阴影的李恪，善意提醒秦寿小心长孙无忌。

“寿哥儿，你可要小心那个长孙无忌，最近活跃起来老往小治那边跑，看情况他已经开始栽培小治…”

李恪一边抿着酒水一边提醒秦寿，现在局势已经很明显了，无心问鼎皇位的李恪行得正坐得端，压根不怕什么阴谋诡计朝自己来。

“你先回去吧，需要什么派人跟洪武打一声招呼！”

“那恪弟告辞了！”

得到秦寿的承诺后，李恪心满意足地拱手抱拳离去，这笔买卖很划得来，一个消息赢得这么多的好处，此等好事上哪去找？

李恪离去前，连同秦寿打包回来的失败品饼干一起顺走，等秦寿发觉过来的时候，李恪早已跑得无影无踪了。

第558章名副其实死亡之海

眨眼又两周时间过去，重振旗鼓的刘仁轨再次带人出现死亡之海范围，心中已有定夺的刘仁轨，直接坐等天黑实行计划。

“怎么又来死亡之海？”

“不晓得，也不知道刘先锋怎么想的？”

“嘘，小声点！”

刘仁轨闭目养神的时候，隐隐听到船舱外面过往的士兵们议论声，对于他们的疑惑与不解，刘仁轨没去解释什么，时辰一到他们就知道了！

至于船舱外的士兵们议论声，刘仁轨压根没有放在心上，带渔网出来是捕抓诱饵的，不是他们所谓吃饱撑着没事找事。

“刘先锋呢？”

“在船舱休…”

“进来吧！”

张德明的声音出现船舱外，刘仁轨早已听见，收回闭目养神的盘坐，示意守船舱门外的护卫让张德明进来，得到命令的护卫拉开船舱门，放行张德明进入船舱。

轻微晃动的船舱之中，刘仁轨伸手示意张德明

随意落座，摇晃不止的桌子上放置一张倭国鹿儿岛范围布兵图。

“刘先锋，外面的弟兄们议论声，想必…”

“那又如何？”

刘仁轨单手撑着桌面，无所谓地耸耸肩，笑而不语看着张德明，直让张德明心里一阵发毛，有点不习惯刘仁轨这胸有成竹的目光。

“谢了，张某不饿！”

刘仁轨拿出长乐乡第一批制作的高浓缩饼干，巴掌大的木盒里存放了三天的粮食，只要兑着水来喝，顶上四五天都没问题。

高浓缩饼干虽然味道不咋地，可它入口膨胀感刘仁轨还是感觉得到，吞进肚子里没多久就感觉饱胀，吃什么东西也吃不下去。

“将军发明的神奇饼干，确实不得了！”

刘仁轨捧起巴掌大的盒子，里面存着九块长方形高浓缩饼干，一餐一块撑得饱饱的，比起繁琐的运粮方便简陋多了，少了不少行军负担，即开即食方便至极。

张德明不是来与刘仁轨讨论粮草之事，也没有兴趣与刘仁轨讨论饼干什么的，此番过来是为死亡之海的问题。

“刘先锋，先别管这些，听手下汇报，你要晚上强渡死亡之海？”

冒险强渡死亡之海，这张德明没有想过的事，更荒唐的是刘仁轨居然下令大势捕鱼，这到底是来打劫还是来当渔民的？

“不错，一个区区死亡之海，今夜过后便是宁静之海！”

刘仁轨没有在意张德明质疑目光，十分肯定地点点头，强渡死亡之海是势在必行，刘仁轨自信满满的话，惹来张德明一阵愕然。

张德明想不通刘仁轨怎么那么喜欢夜袭？孤灯黑火还真难为一群人四处寻找目标，这不是等于搬石头自己砸自己脚？

刘仁轨不知道张德明心里想什么，他自己想法很简单，白天人口不集中容易暴露目标，可夜里就不同了，各个都回家休息，又孤灯黑火的，正好是搞偷袭的好时机。

“张副将，你可知海里是何物？”

刘仁轨突然其来的问话，张德明摇摇头表示不知道，只知道死亡之海范围有怪物，至于是什么怪物？至今还没人认出来。

“蛟鲨！”

“蛟鲨？”

刘仁轨自信满满说出死亡之海怪物身份时，张德明傻了眼不可思议地看着刘仁轨，脑海里第一时间想到，刘仁轨怎么这么确定死亡之海怪物是蛟鲨？

当刘仁轨丢出秦寿飞鸽传信后，张德明顿时无言以对，好吧，连秦寿都认为是蛟鲨，张德明也没有什么好反驳的了。

虽然秦寿不确定死亡之海里面是什么鲨鱼品种，可眼下这种情况没得说了，只能使用投毒灭杀手段，把拦路虎鲨鱼全都毒死。

“刘先锋，外面打捞起一条幼年蛟鲨！”

“哦？”

张德明还想说些什么，船舱外传来一阵敲门声，紧接着一名护卫汇报士兵们打捞起的一条幼年蛟鲨，大感意外的刘仁轨迫不及待想要出去瞧个究竟。

“还真是蛟鲨？”

“莫不成死亡之海里面全是这些蛟鲨？”

“刘先锋来了！”

刘仁轨带着张德明走出来后，议论纷纷的士兵们马上闭口，可他们胡乱猜测的话，刘仁轨与张德

明早就听进去了。

一条身长不足五十厘米的幼年鲨鱼离水后乱奔乱跳，士兵们用渔网覆盖住幼年鲨鱼，以免幼年鲨鱼锋利牙齿咬破了渔网。

“按住它！”

“是！”

不管士兵们逮的是什么品种蛟鲨，刘仁轨都要亲自验证一下，秦寿差人快马送来的丁不二毒药，看看有没有大范围杀伤力效果。

刘仁轨待士兵们按住幼年鲨鱼后，拿出一支箭支呷上丁不二的毒药，直刺入幼年鲨鱼体内，挣扎几下的幼年鲨鱼没多久全身发黑死翘翘。

“啊？这…”

张德明与士兵们一脸咋舌地看着幼年鲨鱼死绝，什么毒这么厉害？见血封喉还是超级毒药？光看幼年鲨鱼发黑的鱼肚，足可见这毒威力有多可怕！

“来人，把诱饵抛进死亡之海！”

“是！”

见识到了毒药威力，刘仁轨怕药力不够，小心翼翼顺着箭支滴入死绝的幼年鲨鱼身体上，充分发挥它死得其所的价值。

“刘先锋，这有用吗？”

现在张德明终于明白刘仁轨用意，在死亡之海打捞诱饵投进去，蛟鲨生性凶残，遇血腥味更是盘踞而来，啐了毒的诱饵丢出去，可以死绝一大片蛟鲨为患的海域。

“有用没用等着就是了，先回去休息吧，晚上估计有可能有恶战！”

“是，刘先锋！”

张德明的疑问，刘仁轨也不知道如何回答他，这一切需要等到天黑才知道，意识到晚上有可能有恶战，刘仁轨叮嘱张德明先去休息好。

虽然鹿儿岛兵力都不在海边，可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残留兵力，养精畜锐是最好的办法，等奇袭过后鹿儿岛主力赶来救援，早就逃之夭夭了。

“刘先锋，诱饵，起作用了！”

半个时辰过去，胡思乱想的刘仁轨在传令兵上前打断后，迫不及待地朝船头方向跑去，当刘仁轨跑到船头的时候，目瞪口呆看着死亡之海，密密麻麻漂浮着数不尽的蛟鲨尸体。

光是这些还不算什么，最可怕还是海水染红了一大片局域，不知者无畏的蛟鲨们嗅到血腥味争先恐后来寻死，眨眼工夫时间放眼过去死亡之海，成

了名副其实的死亡之海！

第559章血洗仇恨

时至夜里，死亡之海触目心惊的血水还未散发到岸边，密密麻麻的蛟鲨尸体堆满死亡之海，猩红血水混合着海水久久难以散去。

失去了天然屏障死亡之海守护，鹿儿岛不设防大门敞开，正迎接一群有预谋的人前来扫荡，安逸已久的鹿熊海镇家家户户点起璀璨灯火。

死亡之海里，五艘打头阵的快船艰难前行，蛟鲨尸体遍海皆是，借助鹿熊海镇万家灯火光芒，直朝鹿熊海镇港口滑过去。

“一组的兄弟们，这次玩真的，打起精神来，除了稍有姿色的女子，其余的不管老少见人就杀！”

“是！”

五艘快船上的军曹长各自做好战前交代，坚持贯彻秦寿给他们定义的方针，执行三光政策，杀光，抢光，烧光！

头一次杀人或许对于新兵来说是一种挑战，可要是连这关也过不了，日后还有什么资格入侵倭国？今夜就是他们磨枪三年用兵一时的大好时机。

五艘快船靠近港口后，迅速跳上岸把船只绑好

四分而散，开始清理港口上准备入眠的倒霉鬼渔民们，以确保两艘蒙冲可以安然无恙靠岸。

两刻钟时间过去，港口停靠的渔船里渔夫们全都死绝，染血的渔船失去牵引绳索，随着潮汐渐渐朝海里驶去。

两艘蒙冲靠岸后，先后跑下一百多名新兵，得到刘仁轨点头示意大开杀戒命令，一百多名新兵开始挨家挨户撞门洗劫。

“啊？你们是…”

鹿熊海镇一间普通家庭，一家五口其乐融融的饭后聊天，随着陌生人闯入大吃一惊，当看到一群手持利器的人出现，还没来得及问什么事，一刀雪白刀锋回答了多事的人问题。

“男的杀，女的抓！”

“是！”

三组的军曹长甩了甩手中障刀血迹，杀了一个人对于老油条子他来说没什么感觉，主要还是磨练身后新兵们的胆量。

这一家五口三女两男，除了开始问话一家之主死了，还有一个五岁不到孩童，三个女性之中，有一对是双胞胎，稍微年长的估计是她们母亲。

“不要，小坂正雄，快跑！”

“娘~”

三组的军曹长忍不住皱起眉头，没想到自己居然带了一组愣头青，面对五岁的男童居然无法下杀手，比起外面惨叫连连的喝骂声，他们这里显得安静多了。

“军曹长，他还是…”

“是什么？”

新兵们面面相觑，犹豫不决要不要动手，可军曹长冷笑一声，头也不回冷血无情的一刀，直接砍掉男童的脑袋。

“军人的天职，不管对与错，坚持服从命令！”

男童脑袋掉落地面的时候，直接把一对双胞胎姐妹吓晕过去，军曹长甩着带血的障刀，走到哭哭滴滴的妇人面前，眼不眨一下砍下她的头颅。

“好，说得好！”

“属下参见刘先锋！”

军曹长的话刚说完没多久，还未从惊魂未定心思清醒过来的新兵们，马上听到鼓掌叫好声，刘仁轨带着四名带血护卫走进来。

“你叫什么？”

“徐卒！”

刘仁轨刮目相看的目光，徐卒不骄不躁地拱手抱拳，自报自己姓名，再次赢得了刘仁轨满意的点头，不骄不躁果然是将士之才！

“嗯，很好，这次扫荡过后，到本先锋这里来报道！”

“谢刘先锋提拔！”

刘仁轨的话已经很明显了，徐卒要是听不出来才是怪事，欣喜若狂的徐卒没想到今晚自己走运了，无意的一番教诲变成了刘仁轨亲信。

“继续出去打劫，还有一刻钟准备撤！”

“是！”

徐卒在刘仁轨挥手提醒下，带领着三组新兵继续去扫荡，连同战利品一对双胞胎带走，自然会有战利官登记造册论功行赏。

鹿熊海镇一眨眼间变成火海似的，惨叫声，咒骂声，还有反抗声源源不断从四面八方传来，反抗最激烈当属人多势众的家庭。

“三组的兄弟们，别在丢脸了，上！”

“杀啊！”

三组的新兵们在徐卒鼓舞下，拔刀而上接应遭遇群殴的同伴，有徐卒给他们亲自上过一堂见血课，三组的新兵们勇气变大了不少。

“找死！”

徐卒大杀四方地冲进反抗的倭国镇民，面对倭国镇民没有威胁力的扁担锄头之类工具，徐卒正眼不看一下，手里锋利的纯钢障刀左右开弓，削掉一大片的木头堆。

鹿熊海镇另一边，张德明杀性大气，与鹿熊海镇唯一有威胁力的三十五人厮杀起来，四名忠心耿耿的护卫游走张德明身后接应保护。

“断！”

张德明暴喝一声，左手持刀的手带着无尽的愤怒挥刀而出，哐当一声砍断一名倭国老兵劣质铁剑，锋利的刀身破开了倭国老兵头颅。

“八嘎！”

“跟他拼了！”

张德明杀了鹿熊海镇名气比较大的老兵，惹恼了剩余十几个倭国新兵，咿呀鬼叫不顾张德明护卫砍掉手脚危机，直扑向气吁喘喘的张德明。

“来得好！”

杀性打起的张德明挥刀而上，前后遭受倭国新兵钝器挫伤，以伤痛化为复仇动力，切瓜砍菜似的左右横扫，直到身边再无站立之人。

四名护卫面面相觑地远离张德明，看着他颤抖

的持刀左手鲜血淋漓，地面倒下一大票死绝的倭国人，里面有退役的老兵，也有协助管理治安的新兵。

“三十五个…”

张德明紧了紧手里的障刀，三十五个，距离倭国以命换命赎罪方式，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张德明甩了甩手中障刀血迹，对于自己前后刮伤和皮肉伤毫不在意。

“张副将，时辰到了，撤了！”

“撤！”

想起正事张德明慢慢恢复清明，再看鹿熊海镇北面地区长龙萤火之光出现，意识到倭国救兵即将赶来，果断下令带人后撤。

张德明带着人回到港口码头时，扫荡的打斗声已经零星停止了，堆积如山高的尸体在烧毁的房子照耀下，显得格外的刺眼。

一百多名妙龄少女全都赶上蒙冲，快船上的五组人轻重伤不一，目光复杂而又后怕看着变成人间炼狱的鹿熊海镇，谁也想不到前一刻这里是安居乐业的地方。

“磷火弹准备，把这里全烧了！”

“是！”

张德明平安归来刘仁轨松了口气，瞭望到远处越来越密集的长龙救兵，冷笑一声轻轻一挥手示意把磷火弹丢进去助燃。

第560章机巧的猜测

燃起的火焰眨眼间吞噬整个鹿熊海镇，偶尔能够见到鹿熊海镇民在火海里晃动，死里逃生的呐喊痛哭声交织在一起，黑暗中燃起的红光，如同阎王的召唤信号。

火焰远看像是一股妖气在盘旋，赤炎火光带着一些狰狞，带着浓烟与灼热，夹杂着肆意妄为的呼啸声，还有让人窒息的气体急速燃烧的嘎巴声，似乎天地也为这股喷涌而来的爆发而放行。

熊熊的火焰肆无忌惮地扩张着它的爪牙，企图把所用的地方全覆盖在它的统治之下，一切嘈杂的声响在这场大火中扭曲着，人们的恐怖感，紧张感被无限放大，包括撤离的所有人。

五艘快船坐满了新兵，目光如注看着鹿熊海镇火势蔓延，伤员与掠来女人基本搭乘两艘蒙冲，刘仁轨麻木地看着鹿熊海镇变成废墟，没有吝惜也没有惭愧的意思。

按照秦寿的话来概括，出来混的迟早要还，他们当初洗劫他国时，情景不是跟眼前一样吗？更何况当初打劫报复之仇一直记在心里，而鹿熊海镇只是第一战而已！

“将士们伤亡如何？”

张德明从另外一艘蒙冲架起踏板过来，刘仁轨头也不回就知道来人是谁，目光看着熊熊火焰的鹿熊海镇，开口询问身后出现的张德明伤亡情况。

“重伤十五人，轻伤五十人，刘先锋，我们低估了倭国的势力！”

“好可怕的数字！”

张德明报出受损的数据，刘仁轨忍不住自嘲一笑，要是敌方有敌军守护，恐怕伤亡加一倍有余，要是敌方也有同样的公平兵器，恐怕凶多吉少！

张德明的话刘仁轨不可否认，确实低估了倭国整体战斗力，还有那遇到危险团结一致的决心，带着死也要拉上一个垫背的无畏心里，确实很可怕！

“张副将，知道我们损伤的原因？”

“愿闻其详！”

刘仁轨突然其来的话，张德明闻言一愕，见刘仁轨醒悟的表情，张德明配合上道，想听听刘仁轨意见与感悟。

“搦战与军威！”

“搦战与军威？”

刘仁轨摇头叹息不已，说出这次行动将士们最大的心里障碍，没有开战的理由是，缺少军令如山

的灌输，导致真正开始面对犹豫不决，战场犹豫一秒钟等于自取灭亡。

总归纳更大一个原因是，新兵们头一次见血，头一次执行如此没人性的三光政策，缺乏服从命令思想，以至于新兵们上战场出现孬种。

“张副将，辛苦了，先回去休息吧！”

“是！”

刘仁轨早已发现困累的张德明，知道他心里背负着什么压力，刘仁轨好意劝导张德明回去休息，以免他心里负担负荷了，陷入一发不可收拾的杀戮黑暗阴影。

“至少这次没亏不是吗？”

刘仁轨目送着张德明离去的背影，紧接着转过头看了眼船舱，里面关押了一百多名倭国女人，足够应付交差给秦寿一张满意答案。

右近卫中権将土肥原二带着三千人马，出现化身火海鹿熊海镇时，整个人差点气得吐血晕过去，往常都是他们打劫别人，那曾有一天会有人打劫回自家！

“查！查清楚情况！”

“嗨！”

暴跳如雷的土肥原二狰狞着脸色，手里的马鞭

用力过度导致无意识颤抖着，暴喝跟随回来的三千人马四处搜索情况。

不敢违抗的土肥原二手下兵卒们开始四处查看情况，至于是查什么兵卒们一头雾水，装模作样在死尸堆里查探一番就是了。

尸横遍野的鹿熊海镇无一生还，有些未死透的活口直接埋入倒塌的火场，熊熊火焰之中把他们尸首与烧毁的房屋埋在一起，烧焦味与烟火味冲天而起。

土肥原二失神地看着自己倒塌的家门，熊熊火焰早已把他家门烧塌，连他最爱的忠犬也一命呜呼躺在家门前，只留下烧焦的狗头还有死不瞑目的空洞双眼。

“土肥中権将，查到了，敌人是从海里穿过来的！”

“不可能，不可能，鹿熊海镇有死亡之海做掩饰，怎么可能...”

一名兵卒跑上前汇报敌军从死亡之海穿过来，土肥原二恶狠狠转过头，双手勒起无辜的兵卒，目光如注地审视着粗心大意的兵卒。

“土肥中権将，你看，蛟鲨，是蛟鲨！”

海岸边呼喝的兵卒惊醒了难以置信的土肥原

二，把无辜的兵卒丢到一边，急匆匆跑去海岸边查看情况，蛟鲨囤聚鹿儿岛外围土肥原二是知道的。

“怎么可能？！”

土肥原二见到海面漂浮死绝的蛟鲨尸体，密密麻麻一望无际看起来格外恐怖，土肥原二打死也难以置信眼前情况，谁有那么大的能力？居然可以把整个死亡之海的蛟鲨全毒死了？

可一下子毒死死亡之海的蛟鲨，那是需要多么大的毒药剂量？土肥原二想想就觉得不可思议，死亡之海有蛟鲨恐怕只有国内的人才知道，外人是无法知晓这一些。

土肥原二的疑问没人可以回答他，也没有人知道原因，聚首越来越多的兵卒们，目瞪口呆看着海面漂浮的蛟鲨尸体，脑子里统一想到一件事，敌人怎么杀光这些蛟鲨的？

有可能是皇室那边借机出手，也有可能是别国的入侵给予警告，两者之间土肥原二更相信前者，有可能是皇室那边借机挑拨闹事。

倭国上下拥有最多船只的，当属如今如日冲天的间人皇女，仗着有吉川家族大力支持，敢与三分天下的幕僚府夺回兵权，想法太天真了！

“把这封书信交给幕僚府大将军濑户藏介，速

度要快！”

“嗨！”

意识到事态严重，土肥原二拿出干巴巴的毛笔，淹了几口口水吐到随身携带的干墨上，拿起毛笔头磨了几下，急匆匆写好一封书信转交给传令兵，叮嘱尽快传到幕僚府大将军濑户藏介手里。

传令兵收起土肥原二交来的书信，先前一步告退离去，留下土肥原二在这里收拾残局，火势减弱的鹿熊海镇无人敢进入熄灭的高温。

“其余人，继续查找看看有没有生还者！”

“嗨！”

土肥原二走回自己家门，眼前的情况用物是人非事事休也不为过，儿时记忆充斥土肥原二脑海，曾经欢乐祥和与世无争的鹿熊海镇，如今变成废墟一片！

第561章青春永驻

“三辰仪？”

袁神棍目瞪口呆地看着秦寿拿出观赏用的三辰仪，高67厘米，宽51厘米，由球体和支架底座两部分构成，成分全都是金与铜美观十足。 .me

李淳风改进的汉代落下闳发明的天文浑仪，加黄道、赤道、白道三环，演变成三辰仪，使天文观测更便捷精确，是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天文观测仪器。

三辰仪坐标环中，正立的大圆环为子午圈，上刻周天360°；与之相交的双圆环中，外环为天常赤道圈，上刻时刻度分。

内环为游旋赤道圈，上刻赤道十二宫度，此仪的焊接等工艺手法亦十分精致，可演示测日月星而求得时刻，及测定月、星的赤道经纬度。

面对如此精湛的手法制造，袁神棍佩服到五体投地，隐隐之中有些想要见见与自己齐名的李淳风，据闻他精修天文、历法、阴阳之类。

“想见他吗？”

袁神棍的表情秦寿早已看在眼里，心中不由自主来了一计，或许这次是一次机会，以袁神棍切磋

才学机会，套取李淳风好感，想方设法把他从李世民手里挖过来。

“想！”

袁神棍想也没想点点头，这么好的机会袁神棍不珍惜才是怪事，更何况他修的阴阳之类略显有些欠缺，急需李淳风如此人才互补互利。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去！”

“啊？这，这么快？”

秦寿说走就走的话，袁神棍还未反应过来，就给秦寿逮着往外走，郁闷不止的袁神棍想要说些什么，奈何秦寿根本没有给他机会废话。

想要争取人才就要够脸皮厚，其次看锄头挥得好不好，最后看看有没有死皮赖脸的恒心？三样皆有的秦寿自然不会错过，更何况袁神棍是需要向李淳风讨教一番。

摇摇晃晃的蒸汽车上，袁神棍心里显得有些七上八下，好像大姑娘头一次上花轿脸红似的，又好像即将出嫁的人，心里不安患得患失。

比起袁神棍的精神恍惚，秦寿也好不到哪里去，脑海里全是盘算着如何忽悠李淳风，想一下子收服他为自己所用，秦寿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以袁神棍讨教名义打进去，与李淳风结交

为好友，那就另当别论了，当李世民得知李淳风与袁神棍频频接触讨教，势必会对李淳风大感失望，不在受到李世民的重用。

“将军！到了！”

盘算好小阴谋的秦寿忍不住想要笑出声，直到亲自护送的薛仁贵一脸黑线提醒秦寿，李淳风简陋的家已经到了，秦寿才从阴险小算盘之中清醒过来。

袁神棍一脸怪异地看着秦寿，通过他现在的表情，袁神棍可以得知秦寿又不知道在打什么鬼主意？他这个表情袁神棍实在是太清楚了！

“嗯哼，你们留守在门外，袁神棍，走吧！”

秦寿干咳一声掩饰自己的尴尬，安排好薛仁贵等人在门外守候，带着袁神棍直朝李淳风破烂小门楼走去，轻轻敲响闲在家中的李淳风家门。

吱呀一声，破旧门楼轻轻拉开，下一刻准备敲门的秦寿手定半空之中，目瞪口呆看着一名妙龄女子出现眼前，秦寿除了惊艳还是惊艳！

月白色绣花长裙，外面穿着一件脱色薄烟纱，三千青丝用一只雕花木簪挽起，未施粉黛，樱桃小嘴不点而红，简单而又不失仪态。

“你是？”

“长乐乡秦寿，有事拜访李太史！”

秦寿清醒过来露出一丝人畜无害的笑容，落落大方道明自己身份与来意，惹来妙龄女子一声轻笑，下一刻秦寿失神好一阵。

妙龄女子嘴角仍然是一丝楚楚动人的微笑，但眼底一片凉薄，显得十分疲惫，不但容貌倾国倾城，而笑容也是倾倒众生，堪称绝色也不为过，连袁神棍不动凡心的家伙，也变得痴迷起来。

“稍等！”

妙龄女子手上的银铃阵阵作响，音色宛如飞珠溅玉，好似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下凡，直触动秦寿内心灵魂，可想到这里是李淳风的家，还有自己身体状况，秦寿收起挖墙脚的心思。

“永春驻颜术？”

“嗯？何为永春驻颜术？”

袁神棍狗鼻子一样四处嗅了嗅妙龄女子残留的芳香，忍不住皱起眉头一语道破妙龄女子香味来源，是属于一种极其极端的青春永驻方法。

“永春驻颜术，其实乃一种极端青春永驻的方法，致死一刻肤色依旧白皙娇嫩，就是把一种秘方配制叫作息肌丸的药丸塞入肚脐…”

袁神棍皱了皱眉，把自己所知的永春驻颜术方

法说出来，这种失传已久的极端自残法子，没想到袁神棍还有机会见到！

秦寿咋舌不已地瞪大眼，经过袁神棍讲解，秦寿终于知道作息肌丸的魅力，这种丸药是由麝香、高丽参…守宫、凌霄花、益母草、鹿茸等名贵药物制成的蜜丸。

制成丸将其放入肚脐内，确实功效显着，用后可使人肤如凝脂，肌香甜蜜，但该药之毒却会经久滞留积蓄在血脉内，令女人终生不孕，其寿命也会因此减少一半。

知道作息肌丸魅力同时又知道她缺点的危机，秦寿不寒而粟地打了一个冷颤，这个也许就是要美的付出代价，拿青春赌命玩！

“死袁神棍，把这破什么丸给我忘了，要是你胆敢在本尊师娇妻们面前说漏嘴，你等着自备棺材！”

“是，是！”

秦寿恶狠狠的警告声，袁神棍欲哭无泪地点点头，就算是袁神棍有心想要推广，没有稀有守宫、凌霄花、益母草等这些稀少药草，也是白搭！

得到袁神棍的保证，秦寿还是有些不放心，回去要好好敲打敲打袁神棍，爱美之心人人有之，哪

怕秦寿也逃不出，只是这美的代价以牺牲一半寿命，可不是秦寿想要的缺陷美。

与其要短暂的美，还不如要一起活到老的生活，至少老了时候，可以坐在一起细数对方的皱纹，一起回忆走过的风风雨雨，而不是独守墓穴说悄悄话。

“两位，夫家有请！”

妙龄女子再次出现，音色宛如飞珠溅玉惊醒了秦寿，大约猜到她年龄的秦寿没有了开始惊艳之色，淡淡地拱手抱拳谢礼，拽着袁神棍往里面走。

“唉~夫家还真是算死草！”

妙龄女子无奈叹息一声，今日与李淳风打赌，没想到李淳风算好今日有两名贵客找，还真是应了他未卜先知，而且还算好秦寿待她借口禀报时机，第二回正眼也不看她一眼。

第562章测字定乾坤

“笑笑，沏茶！”

“是，李长史！”

李淳风家院子里，整理演齐名要术，其实就是修改三国时期的齐名要术，加入了现有大唐的物产，包括农田合力施肥过程。

李淳风与妙龄女子调唆声，秦寿看在眼里并没有说些什么，最感兴趣的还是李淳风手里的著名农经，不知道他添加了什么进去？

“秦将军，贫道劣作，如有不对地方，还望秦将军指正！”

李淳风待自己妻子进入里屋沏茶时期，发现秦寿对自己修改的齐名要术感兴趣，想到里面大部分都记载到秦寿农作物，李淳风借此机会向秦寿讨教。

“指正不敢当，李长史太客套了，那秦某不客气了！”

李淳风话里有话的敷衍支开自己，秦寿要是听不出来才是怪事，打蛇上棍留下空间给李淳风与袁神棍两人交谈，秦寿捧起李淳风修改好的演齐名要术走到一边观看。

书中记载了主要农作物粟、黍、稷的播种日期，介绍了怎样选种、浸种和给水稻催芽技术，以及轮作和套种的经验。

强调因地、因时制宜的同时，对土壤的改良和耕作技术耕、锄等也十分重视，提出要经常保持土壤中所含有的适量水分，增强土壤肥力，要利用农作物吸收养料的不同，进行作物的轮作、间作、混作和套作。

全书102篇，分为11卷，约11万字，包括农艺、园艺、蔬菜和果树的栽培、林木、家禽、家畜的饲养、养鱼和农产品制造，如酿造、食品加工，及其他农业、手工业等等。

‘这家伙，怎么知道那么详细？’秦寿咋舌连连地看着李淳风的演齐名要术，里面农业与手工业，几乎很接近自己产业，虽然语言概括的很模糊，可整体过程李淳风一字不差全记录下来。

按理来说这是好事，可在秦寿眼里可不是什么好事，所幸李淳风只知道大概过程，并不知道用料与配料方面，要不然秦寿还真杀了李淳风的心思都有份。

直到妙龄女子去而复返端来三杯茶，秦寿才从沉思之中清醒过来，合起李淳风修改的齐名要术，

挨着袁神棍身边落座。

“秦将军，如何？是不是有杀了贫道心思？”

“啊？”

李淳风待秦寿落座好，突然其来开口的问话，秦寿与袁神棍不由自主地愕然一下，而一边的妙龄女子更是惊呼一声，刚想要拔隐藏石桌底短剑给李淳风制止住了。

“内人不懂事，让两位贵客见笑了，笑笑，你先回屋，夫家我与秦将军有话要谈，放心，没事的！”

妙龄女子在李淳风好言相劝下，心不甘情不愿地哦了一声，不言而喻的警告目光直让秦寿尴尬无比，事情又不是自己挑起的，干嘛非要算到自己头上？

郁闷过后的秦寿有些好奇，李淳风是怎么猜到自己心里想法？说实在的刚看一半李淳风的齐名要术，还真萌生了杀了李淳风的想法，只是一眨眼间消逝的想法。

“不用好奇，贫道可是阅人无数，光从面相可大致了解对方心里想法！”

李淳风揭开秦寿的谜团，秦寿忍不住由衷佩服起来，光是他这一点不是袁神棍可以比的，而一边

的袁神棍尴尬地挠着头，在李淳风面前显得他逊色多了。

“秦将军，贫道与袁天师甚是有缘，可否留宿袁天师几日？共同切磋切磋？”

“嗯，也罢，袁天师他自己喜欢就好！”

李淳风主动入套省去了秦寿不少工夫，他这个不是理由的要求，秦寿岂有不答应的道理？至于他们谈论了什么，秦寿不得而知，也没有兴趣知道。

“素闻李长史测字很准，秦某也想测测自己今后情况如何！”

“这，好吧！”

临走前秦寿一开口就想要自己帮他测字预知吉凶，面带难色的李淳风犹豫了一阵，接触到袁神棍点点头的目光之后，李淳风勉为其难答应下来。

“秦将军，请写下你心里最想要写的字！”

秦寿在李淳风交代声之中，心思所念就下笔写了个倭字，末了放下笔杆请李淳风占测，也许是太兴奋的原因，秦寿把字写的歪歪扭扭，既长又松。

李淳风掐指算了一会，眉头紧缩，沉默了一会儿，似乎预测到什么不好的，轻抚两捋短须，犹豫着要不要说出自己测出的结果，而一边的袁神棍喝着茶，测字这玩意他不懂，帮不上秦寿的忙。

“李长史，有话尽管说，无需遮遮掩掩！”

秦寿眼看李淳风欲言欲止的模样，心中很是有些不安，可又迫不及待想要知道结果，只好忍耐着性子，等待李淳风的解答迷津。

“将军，你这个倭字，写的歪斜不正，像倭又不像倭字，而且底下还拉长女字部，以此看来，将军恐怕有难过美人关隐忧！”

秦寿闻言大惊失色，李淳风的意思很明显，自己与间人皇女之间恩怨，早已变了味，可李淳风算得这么准，秦寿忍不住顿时慌张了起来，坐立不安，不知如何是好。

李淳风看了秦寿的面相，摇摇头叹息一声，平生阅人无数，还真没见过秦寿这么复杂难以看透的面相，看似短命相可又包含长寿无疆命理，还真是让人难以费解。

“秦将军，以你的面相看来，你是个心地善良的人，承蒙你祖上积德，你虽然要遭受此劫，但如若处理的好，方可安然渡过，只不过恐怕要有贵人相助！”

“贵人？李长史，你说的贵人是…”

“无量天尊，是福是祸躲不过，该来的还是会来，这一切都要看秦将军你的造化，天机已泄露过

多，秦将军，贫道赠送你一席话！”

李淳风打哑谜一样的话，很是让秦寿心中不满，不该说的都说那么多了，在泄露一些又何妨？可李淳风铁了心不说秦寿也拿他没有办法。

“李长史有话直言，秦某洗耳恭听！”

“贫道献丑借佛言，相由心生，境由心转，命由心造！”

李淳风丢下的箴言，秦寿忍不住心中一颤，李淳风的意思在明显不过了，面相是由你的内心心事决定的，环境是由你的心得转变就可以改变，命运是由你去创造的！

带着感激的心情，秦寿拱手抱拳告辞离去，留下袁神棍与臭味相投的李淳风切磋风水论，不懂风水的秦寿懒得去掺和。

第563章铲除祸害

“将军，袁天师呢？”

“在里面洗脑，去聚贤楼！”

薛仁贵发现秦寿一个人出来很是奇怪，当得知袁神棍在里面做什么后，薛仁贵顿时一阵无语，秦寿要去聚贤楼，薛仁贵自然没有意见，也知道秦寿去聚贤楼做什么。ｗｗｗ．．ｍｅ

拿消息，南日群岛那边最新的消息，只要刘仁轨有什么消息，会第一时间转发到聚贤楼，长乐乡存在太多李世民的密探，步步小心的秦寿不得不提防一下。

聚贤楼，还是一如既往繁华热闹，自从少了北方商会后，聚贤楼客源再次回暖，接应不暇的虬髯客曾提议过扩张，都给秦寿推脱以后再议。

“秦将军？！”

“张兄呢？”

郑宏刚亲自送走一批客人，入眼发现秦寿与薛仁贵前来，马上走上前亲自迎接，秦寿没有与郑宏废话，直接点名见虬髯客。

“在后院，将军请！”

郑宏想也没想直接回复秦寿，末了作势邀请秦

寿入内，不客气的秦寿带着薛仁贵进去聚贤楼，其余的护卫全都守在门外。

与此同时，齐州都督府内，阴妃初来乍到齐州水土不服，休息了几日后，开始执行丁不二制定的计划，酒宴阴弘智还有他的妻兄燕弘信。

“这，可行吗？”

关键时刻阴妃开始变得有些畏手畏脚，目光复杂看着乔装成自己佑儿的丁不二，心里有些不安与不忍，不管怎么说阴弘智都是她亲弟弟。

要真把他拿下赶出大唐，阴妃说实在怎么也做不到，那无法割舍的亲情，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表述的清楚，更何况阴妃又不是冷血无情的人。

“娘娘，成王败寇就看这一次了，机会只有一次，娘娘就算不为将军想想，也要为你肚子...”

“好吧！”

阴妃在丁不二善意提醒下，勉为其难地答应下来，眼看时辰差不多到了，阴妃收起复杂的心情，在丁不二点头示意下，阴妃拿出一包粉末仰头全吞进去。

“微臣参见娘娘！（臣等参见娘娘！）”

阴弘智带着燕弘亮与燕弘光兄弟前来，按照封建礼仪并不敢直称阴妃，燕弘亮与燕弘光两兄弟阴

妃知道，燕宝寿的次子与少子，与阴弘智有裙带关系。

“免礼，佑儿生性顽劣，给诸位添了不少麻烦，今日本宫设宴向诸位感激辅助佑儿！”

“哪里，哪里…”

阴弘智和燕弘亮两兄弟受宠若惊地赔笑点点头，话虽然这样说，可他们的手已经出卖他们，不由自主地端起阴妃亲自斟满的酒水。

燕弘亮与燕弘光两兄弟虽然与阴妃对场不明确，可他们真心靠拢阴弘智，足可见他们已经跟燕妃化断关系，比起燕妃自身难保，投靠齐州齐王府长史阴弘智，比起权万纪的齐州长史权利大多了。

阴弘智与燕弘亮和燕弘光兄弟交攀最密，他们这些皇戚国舅皆不满尚书总仆射长孙无忌独霸朝堂，能凭借太宗威名仗势欺人。

于是鼓动他们的外甥进行谋叛的举动，最好是能逼李世民退位，并借由帝令诛杀太子李承乾与诸位不服藩王，主要是长孙皇后亲生子。

算盘打得好殊不知，他们的外舅越敬王李贞不鸟他们，加上燕妃受宠成低峰，无可奈何之下不满清贫，受妻子引荐搭上阴弘智，共同谋取荣华富贵大业。

阴弘智等人一口气喝完，阴妃挪挪嘴想要说些什么，马上接触到丁不二提醒目光，阴妃心中有憋屈，干脆不说话等假冒的李佑自己慢慢圆场。

“舅父，还有两位叔父，来，今日佑儿与母后团结，心情特好，佑儿敬你们一杯！”

“哪里，哪里！”

阴弘智与燕弘亮两兄弟嘴里虽这样说，可待假冒李佑亲自斟满酒，贪杯十足地一头喝完酒耳里的酒水，丝毫不知道酒水里已经下了药。

丁不二冷笑一声看着阴弘智与燕弘亮两兄弟，死到临头还不知道上当受骗，也罢，为了阴妃的安全不受惊吓，丁不二只好装多半刻钟孙子，等药力发作了慢慢在收拾他们。

“敢问娘娘这次住多久？”

阴弘智放下手里的酒耳，借着酒力大胆询问阴妃住多久回去？心有牵挂不愿阴妃陷入进来受牵连，阴弘智得安排好一切。

“不久，母后舟车劳顿有点不适应齐州，酒力不慎，佑儿亲自替母后饮此杯酒水！”

“好，好！”

假冒李佑孝顺的搭话，阴弘智与燕弘亮两兄弟没有猜疑，爽快十足接过假冒李佑斟酒，再一次一

口气喝完酒耳里的酒水，还未来及笑，假冒李佑先放肆笑了出来。

“佑儿，你这是何…”

一头雾水的阴弘智与燕弘亮两兄弟，搞不懂李佑怎么无缘无故哈哈大笑？压根没有往中了假冒李佑诡计的想法。

“来人，把这些乱党拿下！”

“啊？你…”

李佑突然其来翻脸不认人，把阴弘智与燕弘亮两兄弟吓了一大跳，刚想站起来的时候，三人突然间觉得一阵天旋地转，心中大吃一惊上当受骗了！

没等阴弘智与燕弘亮两兄弟反应过来，在假冒李佑拍拍手冷笑声之中，十五名佩刀护卫从都督府大厅后面屏风墙破纸而出，十五把寒光霍霍的障刀搭在阴弘智等人肩膀上。

“这是为何？”

药力发作的阴弘智晕晕沉沉，看人的双眼出现重叠阴影，难以站立的阴弘智给护卫们五花大绑，艰难地跪地试图驱散眼花的现象。

阴弘智做梦没有想到，自己胞姐阴妃会对自己下手，更别提面如死灰的燕弘亮两兄弟，自始至终他们还没搞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阴妃没有勇气去看阴弘智愤怒的目光，别过头去坐等丁不二下一场戏码，重点改变自己与李佑命运的戏码，只能牺牲阴弘智三人，挽留下伤透心去意已决的权万纪。

“自作孽不可活，舅父，你害得佑儿还不够惨吗？”

阴妃没有说话，并不代表假冒的丁不二不说话，声色凛然地故意放大声呼喝阴弘智，有意让外面赶来的什么人听见似的。

而一边的阴妃则叹息着心生惭愧，为了自己与佑儿安全，阴妃不得不铁石心肠，把祸害阴弘智和燕弘亮两兄弟铲除再说。

“齐州长史权万纪，参见娘娘！”

没多久闻风赶来的权万纪脸带疑色走进都督府大厅，连同保护权万纪兼职李世民密探的典军韦文振也在其中。

第564章洗心革面

“倭国有这么厉害？”

长安城聚贤楼内，秦寿自言自语看着飞鸽回来最新消息，虬髯客耸耸肩表示自己也不知道，要不是秦寿念出来，还真不知道刘仁轨他们打了一场有惊无险的抢劫战，更不知道他们差点出现伤亡。

刘仁轨送回来的消息，让秦寿意识到新兵可怕之处，没有真正沾惹过血与战火洗礼的他们，空有一身好本事无疑等于瞎白练。

幸好自己有先见之明，要不然到时候开战还真会变得束手无策，抢劫是他们一个历程，只有见过血、见过死人、体验过杀人等等，他们才会真正成熟起来，知道战争的可怕。

“张兄，那个造假币的如何？”

想到造假王赵廷箴，秦寿现在想要知道他的近况，安排在长乐乡无疑是自寻死路，没办法之下秦寿只好安排虬髯客把他安置好。

“还好，安排在太池林附近，想必没人知晓...”

虬髯客把赵廷箴的情况说出来，精心安排在倭国以前掩藏的太池林，经过大理寺充公后又转手到

秦寿手里，加上太池林人烟稀少，最适合隐蔽造假币。

“有空你去赵廷箴取钱扩大聚贤楼，但是注意一下，千万别贪多惹来麻烦！”

“是，将军！”

虬髯客在秦寿慎重其事交代声之下，心中大喜拱手抱拳答谢，聚贤楼如今不能满足客源了，要是满足不了客源会丢失许多有用人才，这一点秦寿比虬髯客更清楚。

开始不答应虬髯客的请求，是怕李世民起疑心追查，现在李世民起疑心了，秦寿没有办法之下，只好冒险取假币出来快速发展。

交代完虬髯客一些零碎事，秦寿烧毁刘仁轨信件，朝虬髯客拱手抱拳告辞离去，以免呆久了惹来遍布眼线的李世民密探发觉。

齐州都督府，权万纪与韦文振傻了眼，不可思议看着眼前的情况，阴弘智和燕弘亮两兄弟五花大绑跪在地面，摇摇晃晃大有晕过去的前兆。

阴妃坐在一边宛然叹息着，而李佑更是洗心革面似的，大义灭亲把三个祸害抓起来，搞不懂眼前情况的权万纪有些蒙了，不知道李佑玩什么花样？

“权长史，本王年幼无知，受舅父蛊惑不思进

取，经过母后一番悉心教诲，本王豁然醒悟，还望权长史见谅！”

权万纪良久未恢复过来，包括保护权万纪的典军韦文振，也是一副目瞪口呆的表情，这个混蛋王爷转性也转的太快了吧？快到韦文振心生谨慎，怕其中有诈变成鸿门宴就乐大了。

“哦？”

权万纪半信半疑地转过头看向阴妃，想要确定李佑所言非虚，比起阴险善变的李佑，权万纪更相信久居上位的阴妃，要是阴妃承认担保了，或许可以打消权万纪回长安告状的想法。

“权长史，本宫佑儿所言句句属实，还望权长史给个面子，以前佑儿多有得罪地方，还望见谅！”

阴妃知道自己要是再不出面，难以留下权万纪与韦文振的离去，要是他们真到了长安，自己辛苦奔波就功亏一篑了，甚至会祸及一大堆人！

如今之计也只有留下权万纪，替李佑收拾留下的手尾，而一边原本中毒的阴弘智，听到自己姐姐大义灭亲事实，更是接受不了眼前一黑，软趴趴地晕过去。

阴弘智晕过去下一刻，连同一侧的燕弘亮两兄

弟，也受不了药力发作先后倒下，一侧坐着的丁不二冷笑一声，这下可以死无对证，也不用怕权万纪不妥协了。

“承蒙娘娘瞧得起，权某岂有不应之理？”

发现阴弘智和燕弘亮两兄弟先后倒下，权万纪撇去心中猜疑，加上阴妃婉转恳求给李佑一次洗心革面机会，权万纪衡量了一会勉为其难应允下来。

权万纪才不管是不是李佑奸计，只要他洗心革面就好，再者阴妃总不能骗自己，这样对她自己没有好处，如果李佑只是一时悔改，到时候再离去也不晚。

朽木可雕，在李恪那边栽了一次，权万纪不想再李佑这边再栽一次，要真是这样他以后还有什么脸皮见人？

“有劳权长史了，本宫定然好好管教佑儿，保管佑儿准时到权长史学做人基本！”

“哪里，哪里，权某先告辞！”

有了阴妃保证后，权万纪心松一口气拱手抱拳离去，韦文振一脸疑色打量了一眼李佑，觉得这个齐王有点怪怪的，可想到如今天下谁敢冒充王爷？

自嘲一笑的韦文振暗骂自己胡思乱想，跟随着权万纪转身离去，韦文振离去后，丁不二虚脱似

的，韦文振离去的目光，还真把丁不二吓了一大跳！

“下一步如此处置他们？”

权万纪与密探韦文振离去后，阴妃忍不住松了口气，转过头看向一边面部僵硬的假冒李佑，还有一动不动的十五名护卫，看看丁不二下一步怎么处理？

“燕弘亮与燕弘光两兄弟跟随权万纪一起充军到边疆，至于昝君謩与梁猛彪两个奸邪之辈，杀无赦！”

丁不二没有迟疑，脱口而出说出眼下三人处决，至于昝君謩与梁猛彪李佑两员猛将，除了以死谢罪还真没有可以放生的地方。

丁不二的处决阴妃虽然不怎么乐意，可想到秦寿的话，阴妃不得不叹息一声点点头，算是应允了丁不二处决方式。

至少自己弟弟充军可以大难不死，运气好或许可以逃离边境永远不回来，大唐已经没有他容身之处，回来等于自投罗网自找死路。

“本宫佑儿呢？本宫要见见他！”

想到一直没见面的李佑，阴妃忍不住开始想念李佑，想要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而不是眼前假

冒的李佑，阴妃怎么看也觉得不怎么自在。

牵挂李佑的安危，阴妃没心情与丁不二废话，要不是自己身体劳累，阴妃才懒得出面应付权万纪，在怎么说自己也是贵妃身份！

“在后院地牢，丁某马上派人...”

“不必了！”

丁不二告之李佑关押之处，正打算安排人手保护阴妃去看望，阴妃心情不好地挥手打断丁不二，冷若冰霜地拒绝了丁不二好意。

‘至于吗？丁某也是受害者好不好？’阴妃没好脸色的表情，丁不二郁闷不止地揉着鼻子，忍不住诅咒起出阴损主意的秦寿。

第566章孤注一掷

“贤婿，哇哈哈~~你的蛇酒，甚是了得，头不痛腿不酸了，连多年…老流氓我喜欢！”

秦寿刚踏出新建长乐乡大门，迎面便见程妖精肆意无忌哈哈大笑声，李靖与尉迟敬德捋须站在一边，目光乍现一闪而逝的精光，得，今日非大出血不可！

‘知道就好，还大声泱泱干什么呢？’秦寿忍不住打心底问候程妖精，这家伙明显是嫌自己不够麻烦，大声泱泱搞得人人皆知，眼下秦寿都不知如何收场？

“两位伯父好！”

“嗯，好！”

秦寿上前招待问好，李靖与尉迟敬德捋须笑了笑，不言而喻的目光看得秦寿头皮发炸，干脆装糊涂什么也不知道，陪着笑脸迎接这三位长安官场巨头。

秦寿可不敢怠慢他们三个，每一个都是脚蹬一蹬长安震三震的人物，更何况要是缺少他们支持，李世民恐怕早没有那么多顾忌，早拿自己开刀了。

“贤婿，老流氓三子真的去了战场？”

程妖精在秦寿招待进入未开放的副食店，马上进入话题想要知道自己家三子的情况，那些少爷们离开长安，他们为人父母想不知道都不行。

开始还以为秦寿安排他们去哪里体验，直到两个星期过去，依旧没见他们回来，就迫不及待想要知道秦寿是不是把他们派去倭国那边了。

虽然李靖与尉迟敬德两人没有说话，可他们竖起耳朵的模样，秦寿就猜到他们其实也很在意，只是不善于表达出来，装作一脸无所谓的模样，真正关系到他们孩儿消息，还是挺在意的。

“没有，安排他们在，咦？你问这些干什么？今日要是买副食，给你们八折，要是打探情报，没门！”

醒悟过来的秦寿一副打死不说的表情，商人语气十足直让程妖精等人为之气结，可他们也知道情报隐蔽性的关键。

长安皇宫内，明德殿内李承乾拉帮结派，拉拢了不少支持他的官员，虽然大部分都是新晋或者不出名的，可关键在于人多力量大。

“太子殿下，长孙无忌那个老匹夫，权倾朝野有一段时间，班底根固人脉广阔，想要拔掉他，恐怕有些难！”

侯君集落座一边看着李承乾纠集上不了台面的势力，忍不住心凉半截，光凭这些小脚色也敢与长孙无忌死磕？无疑是自寻死路塞牙缝也不够。

更何况长孙无忌有那么容易给李承乾扳倒？侯君集不用想下场也知道是什么，要么身败名裂，要么李承乾退位让贤，两者恐怕没一样是李承乾所希望的。

“太子殿下，时机未到，还望太子殿下三思，不过以太子殿下势力，要是整治魏王还是绰绰有余！”

一边的杜荷收到侯君集的眼神示意后，迫无无奈只好站出来，拱手抱拳出谋策划，李承乾现在报复长孙无忌恐怕义气用事会吃亏，最好办法是拿势单力薄的李泰开刀。

“放肆，你意思是要寡人欺软怕硬？”

杜荷的话刚说完，李承乾不屑一顾地冷哼一声，欺软怕硬不是他的性格，这要是传出去有什么脸面见人？要玩就玩大的，长孙无忌背弃信义，李承乾自然怀恨在心。

最不能原谅的是，长孙无忌好选不选，偏偏选最软弱的同胞弟弟李治，摆明是在侮辱李承乾智商似的，就李治那个软蛋也有机会问鼎皇位？

很明显长孙无忌是在刺激李承乾，没有了他长孙无忌协助，李承乾什么都不是，有了他长孙无忌协助，就算是软蛋傻瓜也能坐上皇位。

偏激的李承乾一直认为，长孙无忌是在向自己挑拨，直到长孙无忌由暗到明支持李治，李承乾才意识到长孙无忌已经彻底放弃自己。

不服输的李承乾要证明给长孙无忌看，他错看自己是他一辈子最后悔的事，同时也要证明给长孙无忌看，自己就算不需要他，也能争夺九五之尊的皇位。

当李承乾目光看向殿内杂鱼官员时，关键时刻各个低下头没有一个有中肯的意见，吃喝玩乐时各个积极的比谁更活跃。

‘全都是废物！’李承乾吐血地定义这些杂鱼官员，没有一个帮的上忙，还是老班底的侯君集和杜荷实在，能够给出实在建议。

“太子殿下，杜荷所言有理，望太子殿下三思以大局为重，免得太子殿下与长孙老匹夫斗败，便宜了坐收渔利的魏王！”

侯君集得到杜荷目光示意，与杜荷一唱一和劝说李承乾大局为重，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势力，别因为义气用事，便宜坐收渔利的阴险魏王。

“太子殿下，别忘了还有秦寿此人，长孙老匹夫志在与秦寿争夺，太子殿下为何自寻烦恼参与进来？如今先铲除…”

杜荷待侯君集劝说完，再次接上侯君集的话题，劝导李承乾大局为重，先把头号之争魏王干掉，更何况秦寿势力今非昔比，早已盖过长孙无忌。

杜荷与侯君集两人劝说，李承乾沉默了，还真如他们两个所言那样，秦寿势力已经大到他无法估计，甚至他也听到一些风声，自己父皇已经开始筹划对秦寿打压，以免他权势过大难以控制。

“依你们意思，要寡人先铲除魏王？”

李承乾犹豫片刻的疑问，杜荷与侯君集同时点点头，保存实力才是关键，长孙无忌与秦寿斗是最妥当的，最好在他们两败俱伤的时候，李承乾在迎风杀出，一举登基打他们措手不及。

李承乾挥退那些吃白饭的官员，单独留下杜荷与侯君集商议大事，杂鱼们离去杜荷与侯君集开始肆意无忌出谋策划，听得李承乾连连点头。

“也罢，杜荷，这次一定要手脚利落点！”

“是，殿下！”

李承乾妥协了先拿魏王开刀，松了口气的杜荷

领命告退离去，开始着手准备调查搬离皇宫的李泰起居，关键时刻给他致命一击。

“候将军，倭国那边情况如何？”

“太子殿下，阴险的间人皇女想要通吃，不但收了太子大礼，还收了魏王的大礼…”

李承乾提及倭国的事，侯君集气不过把自己所知道的事全告知，间人皇女脚踏两船通吃大礼，很是让李承乾恼火，忍不住想起他父皇告诫过的话，倭国是一匹养不纯的白眼狼！

第567章没有毒牙的蛇

“将军，你找张某人…”

长乐乡瞭望塔上，虬髯客终于见到俯视长乐乡的秦寿，还有一边守护的薛仁贵，刚想开口说些什么，突然给秦寿挥手打断，勾勾手指示意虬髯客上前说话。

不明所以的虬髯客走上前，朝薛仁贵报以微笑算是打过招呼，吹着暖暖的立夏之风，与秦寿并排俯视着长乐乡一切，特别是见到人山人海的副食店，虬髯客忍不住咋舌不已。

在下面看或许没有觉得什么，可在上面俯视下去的话，那视觉冲击效果就不同了，蝼蚁般的百姓挤压在副食店四周，熙攘吵杂的人群喧嚣声，远远传来犹如近在眼前，让虬髯客有种高处不胜寒的错觉。

虬髯客定定地俯视着如此热闹的场面，全大唐能够制造如此轰动的场面，除了出巡的当今天子当属现在的秦寿，简简单单的一个副食大卖场开张，就能够吸引大半长安城百姓出城，可见长乐乡魅力越来越深入民心。

“知道这些人为什么要来这里吗？”

秦寿突然其来的问话，虬髯客沉默了片刻，最后想破头脑也想不出答案，遗憾十足地摇摇头，秦寿这个问题还真问倒了虬髯客。

包括一边屹立守护的薛仁贵，也想不出秦寿这句话的意思，接触到虬髯客求助的目光，薛仁贵耸耸肩表示自己也是一头雾水，秦寿不按逻辑的思维，不是他们正常人可以同步的。

“民心所向！”

“民心所向？”

秦寿说出答案，虬髯客忍不住为之愕然，薛仁贵有种恍悟可又抓不住真理，虚心竖起双耳，倾听秦寿后面解答迷津的话题。

“其实百姓很实在也很真实，你能够给他们温饱，柴油米盐价格公道，能够改善他们生活环境，他们就会一窝蜂追随而来…”

秦寿大道理的话一出口，虬髯客与薛仁贵顿时醒悟过来，感情秦寿是在炫夸自己，可虬髯客与薛仁贵又不得不承认，秦寿有炫夸自己的底气。

厕纸，改善了普通百姓的如厕烦恼，铅笔，打压了文房四宝有钱人才享受得起的规则，桌椅，驱走了胡椅的毒害，水利农田，加速了粮草饱和丰收等等，更别提还有蒸汽的影响。

不知不觉秦寿由民生小事物，逐步改善着长安百姓的生活，一直影响到周边的城镇，甚至还有不少海外胡商排队等进货。

“将军，你的大恩大德，长安百姓会牢记于心！”

虬髯客双手抱拳作揖佩服不已，打心底在想着，要是秦寿出生皇族，未来肯定是一个爱民如子的好皇帝，他的才能受制与权限，要是他是帝皇之家出生，必然是大唐千秋万世之福。

不但虬髯客有如此想法，连一边沉默的薛仁贵也差不多如此想法，要是秦寿有朝廷大机器无条件支持，何愁大唐不繁荣鼎盛？只可惜这一切都是空头幻想，除非秦寿起兵造反改朝换代。

“张兄，将军有一批新研发军粮，不方便运送，需要用到你们的人帮忙送去南日群岛…”

薛仁贵得到秦寿点头示意后，代替秦寿直言开口找他来的目地，新的高浓缩饼干与罐头鱼两样军用粮，秦寿暂时未公布，也不打算那么快公布出去。

可要是自己人运输到南日群岛，势必会给李世民的密探查到，到时候秦寿恐怕有嘴难以解释，轻装军粮是行军打仗必备之品，秦寿压根没有打算分

享出去。

开始是为了保住薛仁贵不给李世民调走，哪知道狡猾的李世民居然下套，目地是要他把晋阳小公主医治好，害得秦寿钻进李世民下的套，暴露了自己还在钻研军用物资，李世民想不戒防也不行。

谁知道你还在秘密研究什么？在不消弱你势力，到时候真翻脸吃亏的恐怕是李世民他自己，恍然大悟的李世民意识到秦寿已经不在自己掌控之中，旧的密探传回来的消息，基本都是假情报。

觉悟过来的李世民开始实施对秦寿进行戒备，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李世民已经知道自己身体情况，为了下一代江山巩固，不得不谨慎秦寿权倾一方控制新帝皇。

“这个没问题，张某人道上有提着脑袋跑私盐的人，交给他们最安全不过！”

虬髯客在薛仁贵说出秦寿步步为营的情况，豪爽十足地拍胸答应下来，再一次暴露了他隐藏的家底，直让秦寿刮目相看，没想到虬髯客还真是不显山不露水，一显露吓人一跳那种。

跑私盐那可是暴利的财路，当然也是掉脑袋的绝路，走私私盐不管哪个朝代，都是朝廷严重打击的对象，比打击造假货币毫不逊色。

秦寿竖起拇指头的时候，虬髯客一脸尴尬地挠着头，接触到薛仁贵怪异的目光，更是囧红着脸，这不是等于在官家面前不打自招吗？

“张兄，韦贵妃的暗棋找到没有？”

秦寿转移话题没有去追究虬髯客走私私盐之事，对于他们拿脑袋赚钱见不得光的生活，秦寿不敢兴趣没有兴趣去掺和，每个人有每个人生存发财道路。

秦寿现在最关心的还是韦贵妃布下的暗棋，现在的韦贵妃就好像一条毒蛇，只要自己拔除了她的毒牙，到时候她没有了毒牙，还不是乖乖从了自己？指东她敢往西？

“启禀将军，找到了，全是前隋逆将，何时动手？”

虬髯客舔了舔略显干燥的嘴唇，有些迫不及待想要动手，薛仁贵一动不动地看着远处，秦寿的行动他知道大概，韦贵妃的余孽残将全都杀无赦！

“明日子时，到时候薛将军会找你，准备好足够人手，一夜之内活口一个不留，参与者，两百贞观金币！”

“是，将军！”

秦寿重赏的悬赏令，直让虬髯客大吃一惊，包

括薛仁贵也是如此，觉得秦寿是不是钱太多没地方花了？醒悟过来的虬髯客感激抱拳告谢秦寿大方。

秦寿如此重赏很明显是补偿阵亡的人，韦贵妃残孽遗将经过这么多年潜伏，势力与实力大增是很正常的事，多多少少会阵亡很正常的事。

“去准备人手吧，本将军需要好消息！”

“是，张某人告辞！”

虬髯客在秦寿疲惫挥手下，拱手抱拳作揖告退离去，薛仁贵站在秦寿身后，欲言欲止想要说些什么，最后到嘴的话还是咽下去。

第568章故意而为

齐州都督府后院地下囚室，李佑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精神失常地仰望着挂于石墙的油灯，直到微弱脚步声传来，李佑还是不闻不问，空洞的双眼毫无生气。

这地下囚室原本是李佑用来囚禁反抗他的人，或者是掳来的大家闺秀之类，没想到终有一天会变成是自己的归宿，这一切的一切都要归咎他敬爱的母后。

是她，要不是她联合外人整治自己，现在的李佑还在外面逍遥快活，而不是一个披着自己外貌，招摇撞骗的人冒充自己，李佑很恨，恨自己母后同时恨透所有人。

阴妃在丁不二还有两名女兵假冒宫女保护下，走进还算干净的都督府地下牢房，见到朝思暮想的李佑，忍不住眼泪滑落下来轻呼一声。

“佑儿！”

“你来干什么？是你？！”

阴妃咽啃的哭泣声，李佑非担没有领情，反而转过头露出刻骨铭心的仇恨，像火山般喷发，忿恨狰狞扭曲着脸孔，两个瞳仁几乎要跳出来似的。

阴妃见到李佑此时此刻狰狞的面目，心中一痛摇摇欲坠，所幸一边的两名假冒宫女及时反应过来，出手搀扶住心如刀割，痛不欲生的阴妃。

“狗男女，本王要杀了你们！”

一阵忿恨的烈焰在李佑心里直冒起来，泪膜底下的眼珠闪着猛兽似的光芒，几百种愤怒的火焰在李佑血管中燃烧，几千种反抗的意识在他胸膛中翻搅。

李佑开始恨他的母后，更恨眼前伪装成自己的丁不二，打心底认为自己母后背叛李世民，与眼前伪装自己的人有一腿，至于目地用意何在？已经不重要了！

李佑的咆哮声，像是一头困守洞穴，陷于绝境的野狼，准备把他碰上的任何东西都撕成碎片，包括眼前自己的母后，还有伪装自己的丁不二。

“佑儿，不是你想得那样的，母后这是为你好，以后你便...”

“住口，本王没你这么不要脸的母后，本王要告诉父皇你们...”

阴妃哭着喊着试图开解偏激的李佑，丁不二怕她出事只好以下犯上，使眼色示意两名假冒宫女看好，一人一边牢牢扶住阴妃不让她靠前。

偏激的李佑话还没有说完，丁不二实在是看不下去，恶狠狠一巴掌甩过去，打得李佑整个人眼花缭乱踉跄欲倒，带着不可思议的目光看着一模一样假冒自己的人。

“你敢打本王？”

李佑那低微而阴沉的声音里，蕴含着无比的憎恨和渴血的**，带着嗜血的目光愤愤然地看着丁不二，要是眼神可以杀人，此时此刻丁不二早已千刀万剐了。

“打得就是你，怎么？废柴，不服气？”

丁不二看不惯李佑死到临头还狂犬病发作的模样，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处境？居然天真到去告诉他父皇？要不是秦寿仁慈，现在他早就剁成肉酱喂狗了。

烂泥扶不上墙也就罢了，还智力倒退简直不可理喻，丁不二见过傻的横的，就是没有见过这么傻到天真的人，骂他废柴还侮辱了废柴两个字。

“有本事放本王出来，看本王不把你碎尸万段！”

李佑一边怒骂同时用尽全身之力拼命摇晃牢房门，拿出杀人行凶般的胆量，那张消瘦的脸变得更黑，眼睛里发出杀气冲天的怒火，嘴张开露出尖锐

的两排牙齿，好像要把眼前的丁不二吃掉似的。

“好啊，丁某倒想看看你如何杀人？”

“丁先生...”

丁不二怒极反笑了起来，拿出钥匙去开锁牢房门，两名假冒宫女惊呼一声，想要说些什么给丁不二开完锁后，抬起手阻拦两名假冒宫女废话。

一边掩面哭泣的阴妃后退了一步，挪挪嘴想要说些什么，可到嘴的话始终没有勇气说出来，打心底希望李佑逃出去不要回来，可又怕李佑逃出去后真去长安告状，矛盾的心里充斥着她内心。

“拿武器出来！”

丁不二蔑视着瞪大眼的李佑，头也不回向身后的假冒宫女索要贴身武器，两名假冒宫女犹豫了一阵，各自拿出一把随手携带的两尺短剑出来。

丁不二直接过其中一把短剑，一脚踹开开了锁的牢房门，把里面的李佑吓得往后退，拼命干咽着喉咙里的唾液，强制自己不惧怕丁不二。

“让你三招，打得过丁某人，你自由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打不过，闭上你口臭的嘴巴，老老实实呆在这里，直到天下太平！”

丁不二把短剑丢到李佑脚下，大放狂辞开赌，打心底鄙视不学无术的李佑，给他武器又如何？就

他酒色过度的衰样，给长剑他也打不过自己。

“此言当真？”

李佑阴沉着脸色，慢慢俯身捡起短剑同时防备着丁不二偷袭，直到抓住武器短剑，脏兮兮的脸露出一丝生机，欺丁不二麻痹大意，不知道自己学了几年三脚猫功夫。

丁不二竖起拇指头，突然拇指头向下露出一丝鄙视的目光，脸色变铁青的李佑不用问也知道，这不是什么好手势，凶光毕露的李佑抓起短剑，带着滔天恨意直朝丁不二刺来。

“啊！”

心忧李佑的阴妃，在李佑持剑刺丁不二的时候，忍不住惊呼一声，眼驰手快的两名假冒宫女知晓阴妃有身孕，怕她受惊动了胎气，搀扶着阴妃走到一边，以免李佑借机跑出来伤到阴妃。

“华而不实，虚而无力，齐王殿下，你这是玩废柴剑法吗？”

丁不二不屑一顾地奚落着李佑的剑法，打心底用语言刺激李佑到崩溃，侧身避让同时露出一丝讥笑戏弄的目光。

一剑无用功的李佑毫无气馁，待丁不二没有落脚站稳一瞬间，横剑扫向丁不二腰身，试图一剑把

假冒自己的丁不二重创。

“第二招了，齐王殿下！”

丁不二轻飘飘地避开李佑软绵绵的横扫招式，此时此刻的李佑好像拿剑的小屁孩，跟他玩简直就是浪费自己时间，要不是自己口出狂言让他三招，早就一招把他打趴了！

“去死！”

眼看两招丁不二都轻而易举闪过去，在看牢房门大开不设防，李佑心中一横把手中的短剑投向丁不二，趁丁不二闪避一瞬间，拼命往牢房外面跑。

“啊？月婵，快去把他抓…”

“不用，他跑不远！”

两名假冒宫女发现李佑跑出去，阴妃心中一紧同时无力叹息着，其中一名假冒宫女大声惊呼一声，试图安排同伴月婵去抓李佑，丁不二冷笑一声打断了两名假冒宫女多余担心。

第569章尘埃落定

“丁先生，本宫的佑儿…”

“娘娘放心，齐王跑不出都督府，更不会坏将军和娘娘的大事，他会彻底醒悟的！”

阴妃担忧的神色，丁不二看在眼里明在心底，她期待着李佑跑出都督府，同时又怕李佑坏事，难以决策的矛盾心里纠缠着她，走到这一步阴妃已经是心力憔悴了。

可走出这一步没有后退路了，凌乱的心情左右着阴妃心，事到如今也只有听从丁不二的安排了，必定丁不二是秦寿的代言人，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秦寿在背后策划。

“你们两个照顾好娘娘，千万莫让娘娘动了胎气！”

“是！”

丁不二交代完两名假冒的宫女，朝阴妃拱手抱拳告退离去，先去处理跑出去的李佑，留下阴妃与两名假冒宫女慢腾腾走出地牢。

“来人，快来人，抓住以下犯上的逆贼…”

落荒而逃重见天日的李佑，一出牢房门便见到来来往往的家仆与婢女，以为得救的李佑大声泱泱

着，试图引起家仆与婢女们注意。

李佑成功引起了家仆与婢女们注意，只是看李佑的目光带着一丝怪异，紧接着八名都督府护卫驱赶家仆与婢女们，四名都督府护卫守住出口，四名都督府护卫大步朝李佑走来。

“抓住后面的乱党，快，快抓住他们，本王重重有…”

都督府护卫走过来时，李佑心中大喜，一边呐喊一边朝都督府护卫跑去，可还没到达都督府护卫身前，两名带头的都督府护卫同时出手，把李佑打趴地面。

蒙了落地的李佑还没反应过来，打趴他的两名都督府护卫同时冷笑一声，手里未脱鞘的障刀同时架在李佑脖子上，把打蒙的李佑震傻了。

“为什么？为什么！！”

竭嘶底里的李佑咆哮大吼挣扎着欲要起来，两名都督府护卫一人一脚同时踩着李佑胸口，无论李佑怎么挣扎都好，都是徒劳无功无法爬起来。

“齐王殿下，你就别白费心机了，都督府上上下下，全都归丁某人掌控了，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丁不二走到李佑面前，蹲下身子伸手轻拍李佑

脏兮兮的脸，不屑一顾的鄙视声，换来李佑双目赤红的愤怒目光，不为所动的丁不二啧啧声摇着头。

“母后，母后，佑儿知错了，求你放过佑儿…”

当李佑发现丁不二身后出现的阴妃，不死心的他计上心头，试图以可怜兮兮博得自己母后心软放了自己，好找机会逃回长安把他们全部揭发。

丁不二冷笑看着李佑死不知悔改的装可怜，连猪都不相信他的话，更何况是有身孕在身的阴妃，除非她糊涂了不顾自己肚子孩子着想。

“佑儿，你就安心在牢里待几年吧，到时候你想做什么，没人在管你了！”

阴妃早已看透狡诈的李佑，他的话要是能够相信，也不至于落成这样的下场，他所作所为都在秦寿意料之中，要不是秦寿及时出手，恐怕他现在早已酿成大错，更连累自己在冷宫孤老终身。

李佑整个人石化了般，没想到自己母后居然如此绝情，更没有想到连回绝之地也都没有，不敢相信眼前事实的李佑，在阴妃下一刻的话崩溃了。

“丁先生，这里交给你处理了！”

“是，娘娘！”

“贱人，你们这些畜生，混蛋，本王不会放过

你们的…”
阴妃几乎不能控制自己，更没有理会身后大喊大闹的李佑，一会儿掉泪，一会儿心酸着，在亲情与情感的浪涛里颠簸煎熬着，走到这一步对与错无所谓了，最重要还是活着！
“骂，接着骂，丁某人最近还真有点小贱，你的几位夫人房事功夫不错，要不要带你几位夫人，丁某在牢房亲自表演给你看？不收钱！”
“你…”
哧一声，李佑在丁不二气死人不偿命的话刺激下，受不了打击一口血喷出来，而丁不二冷笑着看吐血的李佑，不占回便宜，岂不是便宜了他？
李佑俊俏的脸由酱红变成苍白，嘴唇变得铁青，一股幽怨、慑怒之气，使他俊俏的脸孔失去了原有的光彩，挣扎了几次都徒劳无功无法爬起。
“你，别得意，本王的舅父会…”
“阴妃，你个贱人，我没有你这样的姐姐！！”
“阴弘智，你个混蛋，联合你姐姐谋害我们，我们两兄弟算是瞎了狗眼跟错人了！”
李佑的话还没说完，阴弘智和燕弘亮两兄弟在丁不二故意安排下，三人被六名都督府护卫押解回

另外一个牢房，一边走一边撕骂对方。

没多久李佑更崩溃的事来了，昝君謩与梁猛彪比较惨些，两名都督府护卫拖他们无头尸走到李佑面前，血淋淋的无头尸在地面拖出长长触目惊心的痕迹。

见到这一切李佑突然觉得天旋地转，他的财产、地位、荣誉、生命…一切都完了，李佑的两眼慢慢开始变得散光，像从云端跌到深渊之下，挣扎了很久，突然仰头放声大笑起来。

他觉得什么都完了，什么都已远远地把他遗弃，包括他最疼爱的母后也背叛了，他僵硬的脑子里，画着一个悲哀的感叹号，希望就像一个五彩缤纷的肥皂泡，不经意间突然在眼前破灭。

“哎呀呀，说实在的，想到你几位夫人水灵灵的样子，啧啧~~丁某人也忍不住了，嗯哼，把他拽回去，本王要回去痛惜那些小美人，心情好赏你们玩玩王妃滋味如何！”

“是，谢齐王殿下！”

丁不二憋了眼崩溃到顶点的李佑，继续说着刺激他的话，末了故意伸着懒腰露出淫笑的笑容转身离去，四名都督府护卫配合笑着，押解起失去了灵魂一样的李佑。

“小样，这回还看你不老实？”

丁不二走出没几步，突然转过头看着李佑死狗一样给拽回去，自言自语冷笑着，他有今日全是他咎由自取，要不是秦寿心软，丁不二早就把他剁了喂狗。

“丁先生，就这么关着他？”

守住后院大门的四名都督府护卫走上前，带着疑问的目光小心翼翼询问丁不二，留着李佑这个家伙迟早是祸害。

“往后送饭给他加料，每隔三日加一点，不出一个月，不用关牢房门他也不会跑出去！”

“脑残丸？！”

四名都督府护卫的担忧，丁不二撇撇嘴拿出一瓶醉鱼草，贴着脑残丸三个字，把四名都督府护卫看得一愣一愣的。

第570章官匪合作

“停，就这里了！”

子时一刻，城东郊外溺水河分叉口上游，五名身穿儒衫的人手持障刀，三前两后押解着两名蒙眼的人，带头的人左右观察了片刻轻轻举起右手，示意身后押解的四人停下脚步。

月亮在飘渺的乌云中忽明忽暗，月光洒下一瞬间露出姜维的脸孔，看着四周寂静的丛林与哗哗直流的溺水河，姜维谨慎的目光四处张望，似乎害怕突然冒出什么似的？

“头，还要等多久?这儿好多…”

“闭嘴，不想要赏金马上滚蛋！”

一名大理寺衙差困意十足，埋怨不满的话还没说完，姜维怒视其一眼，没好气轻喝一声，马上把大理寺衙差唬住了，缩着头不敢在出言埋怨，他们冒险出来干什么？还不是为了赏金！

大理寺衙差埋怨情有可原，从申时下三刻就出城，一直等到现在才敢冒出头，就是怕给人发现什么的，子时大部分人都已经睡着，想要干什么都没人知道。

姜维怕身后的两名囚犯知道自己名字，出门时

一直强调大理寺衙差不许直呼，只能以头来喊自己，哪怕两名囚犯处于晕迷状态也好，小心使得万年船。

“头，有船来了！”

等得心烦意燥的姜维在岸边走来走去，直到一名眼尖的大理寺衙差发现河面动静，小跑到姜维身后提醒河面有动静。

姜维闻言顺着大理寺衙差手指方向看过去，河面八艘快船正摸索朝这边赶来，看方向正好是泸水河逆流而上，船桨荡起河水哗哗直响。

‘八艘？’姜维细数了一下河面船队，大吃一惊如此居多的船只，押解两个犯人也不用如此多的船队吧？可按照约定时辰也差不多了。

“油光灯，放信号，不对头马上撤！”

“是！”

猜不准来船是不是雇主秦寿派来的，小心驶得万年船的姜维，按照与秦寿约定以信号为准，要是对方没有回复就不是秦寿派来的人。

“谁？！”

一名大理寺衙差正准备点亮油光灯，他们身后传来窸窸窣窣轻装上阵的脚步声靠近，听到身后传来可怕的脚步声，冷汗直飙的姜维心呼一声完了。

“在下聚贤楼楼主虬髯客，敢问尔等可是大理寺的人？”

大理寺衙差们吓得魂飞魄散的时候，一行二十九人双手空空摸黑出现大理寺衙差后面，虬髯客先自报身份在反问对方来历，如若对方不是大理寺的人，一个不留全都要死在这里。

虽然虬髯客知道秦寿另有安排大理寺的人一起在这里聚头，可眼下情绪虬髯客还是要谨慎为妙，以免棋差一着阴沟翻船害了自己不说，连累秦寿就麻烦大了。

“自己人，都放下武器，在下大理寺寺正姜维！”

虬髯客自报身份姜维松了口气，虬髯客姜维知道也见过他，他的声音姜维记得一清二楚，大理寺衙差点亮油光灯的时候，虬髯客标志性的脸孔与浓密胡须出现眼前。

“姜寺正受惊了，张某人鲁莽，还望姜寺正见谅！”

“哪里，哪里，都是自家人，哈哈~~”

虬髯客与姜维一碰面，两人开始自来熟地谦虚起来，大理寺衙差们打量着虬髯客身后的江湖豪客，虬髯客的江湖豪客们做贼心虚地遮遮掩掩。

也难怪这些江湖豪客们会如此，他们都是把脑袋系在腰上跑私盐的，头一次官匪光明正大会面，想不心虚也难，同时心里暗暗咋舌，虬髯客的老大果然实力雄厚，连大理寺都为他办事。

虬髯客与姜维客套一番后，八艘快船已经靠岸了，四名护卫手拿油光灯先跳下船戒备，紧接着秦寿与薛仁贵先后跳下船，朝虬髯客与姜维他们走来，身后还跟着两名护卫抬着一个箱子前来。

“将军！”

虬髯客与姜维在秦寿带着薛仁贵走上前后，同时双手抱拳作揖拜见秦寿，虬髯客身后的江湖豪客们跟着虬髯客一起抱拳。

“无需多礼，张兄，这些都是你的弟兄们？”

“是的，将军，张某敢用脑袋保证，他们全都是值得信赖的弟兄们！”

秦寿带着疑问的目光扫视一眼虬髯客身后的江湖豪客，虬髯客知道秦寿心里想些什么，虽然身后江湖豪客们个个样貌不出众，跟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可个个都是身怀本领的人。

怕秦寿的疑问伤了身后的弟兄们心，虬髯客用偏激的语气担保，以免他们萌生抵触情绪，不利于这次帮秦寿偷运军需用品。

“诸位不好意思，本将军此次运输物品增加了武器，多有得罪地方还望见谅，薛将军，上礼道歉！”

“是，将军！”

秦寿知道虬髯客的话里意思，一脸惭愧抱拳道歉同时，示意一边的薛仁贵把大礼奉上，当两名护卫放下木箱，薛仁贵打开木箱时，虬髯客身后的江湖豪客们各个惊呆了。

一边的姜维与大理寺衙差们见到箱子里的物品，也都惊呆了，双目冒出金灿灿的光芒，满满一箱的大唐新版贞观币，全都是百元份量。

虬髯客在一边看着没有说些什么，他知道秦寿的用意，重金赏赐他们用命保护好自己的物资安全到达南日群岛。

“姜维，你们的人随便拿，拿得了多少是多少，拿完回去休息，剩下的都是他们的了！”

“谢将军！”

秦寿大方先姜维等人先拿，姜维与大理寺衙差们笑得见眉不见眼，拱手抱拳道谢后不客气一窝蜂上前拼命掏钱，看得虬髯客身后江湖豪客们心痒痒的。

薛仁贵等姜维他们抓钱的时候，摇摇头苦笑一

声，挥手两名护卫带走两个囚犯上船等候。

秦寿趁姜维等人抓钱时间，招过虬髯客走到一边交代，时间不多的秦寿没空继续待下去，交代完就要马上回去，至于后面的事情交给薛仁贵与虬髯客手下们，让他们慢慢接手交割货物。

“将军，你放心，张某人知道了！”

秦寿在虬髯客耳边轻声细语交代一番，虬髯客深思熟虑了一会后，勉为其难地答应下来，收了秦寿这么重的厚礼，他的手下们有理由送佛送到西。

“全看你的了，告诉他们，要是表现的好，往后本将军还有很多事交给他们做！”

“是，将军，你放心！”

交代完毕的秦寿轻拍着虬髯客的肩膀，得到虬髯客的保证后，秦寿十分满意地点点头转身离去，后面的事不用自己操心了。

第571章顺应时势

“将军，娘娘的书信！”

刚从外面回来的秦寿，还没来得及准备回去休息，守住城堡大门的燕敬嗣，拦住了秦寿的去路，拿出燕妃差人送出的书信转交给秦寿。

开始燕敬嗣早就来了，只是没想到秦寿早就出门了，一直等的燕敬嗣等了足足两个时辰，才等到忙碌了大半夜的秦寿回来。

至于秦寿去了哪里？燕敬嗣没有兴趣知道，完成燕妃的任务才是最关键，秦寿与燕妃之间不明不白的关系，很是让燕敬嗣匪夷所思。

“哦？国舅，那个书信怎么到你…知道了，你先回去休息吧！”

一脸疑惑的秦寿刚想问燕妃的书信怎么到他手里，可想到他与燕妃兄妹之间的关系，秦寿忍不住自嘲一笑，挥挥手示意燕敬嗣回去休息。

书信已送到燕敬嗣拱手作揖告退离去，至于书信里面写了什么？燕敬嗣可没有那个胆量去偷看，什么该知道的，什么不该知道，燕敬嗣心中有数。

“等会！”

“将军，还有事？”

燕敬嗣刚走出没几步，秦寿突然喊停燕敬嗣，一头雾水的燕敬嗣转过头看着秦寿，不知道秦寿还有什么事要交代？老老实实地站在原处等待秦寿安排。

“舟子卿的夜场工程进度怎么样了？”

“夜场？那个最快可能要初夏，游乐场那边占用了一半工匠，一时间难以抽出人手…”

秦寿提及夜场之事，燕敬嗣没有含糊一五一十把夜场的进度说出来，包括人手不充足的事也说出来，游乐场那边占去太多工匠，舟子卿想要赶工速度也难。

燕敬嗣把夜场之事分析出来，秦寿沉默着算算时日，按照刘仁轨送回头批倭国女的速度，也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而且还不能光明正大走官道。

送回来再给闫涛调教，林林总总估计也要一个多月时间，应该能够在夜场开张时日，正式推出倭国妓女满足那些吃饱撑着的权贵们折腾。

“燕弘亮和燕弘光图谋不轨，试图叛乱扰乱齐州！”

“……”

秦寿突然其来提及两个不成器的弟弟，燕敬嗣一脸沉默，闪烁的目光可以看出他此时此刻的心情

很矛盾，而一边的秦寿等待着燕敬嗣的答复。

抓了燕弘亮和燕弘光两人的事，秦寿相信燕敬嗣要不了多久会知道，而燕妃恰巧这个时候来信，秦寿大致已经猜到，肯定是与燕弘亮和燕弘光两人有关系。

秦寿可以不用给面子燕妃，直接把燕弘亮和燕弘光两人发配边疆永远回不来，可现在燕敬嗣是为自己办事，他的才能与才干，足够秦寿给足面子他，放他两个弟弟一条生路，让他欠自己一个人情。

“将军，你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从他们背叛一刻起，他们不再是燕家人！”

“哦？”

沉默过后的燕敬嗣似乎想通了什么，目光复杂地看了眼秦寿，直接说出自己的意思很是让秦寿感到惊讶。

“将军，如若无事，燕某先告辞了！”

“嗯！”

燕敬嗣有意不在提起两个不孝弟弟的事，落寞地拱手告退离去，秦寿理解他此时此刻的心情，点点头放他离去，这样也好，起码燕敬嗣已经懂得顺应时势了。

目送着燕敬嗣离去背影，秦寿摸出燕妃的书信，借助城堡大门顶头挂起的灯笼微弱火光，看了眼燕妃书信里面的内容一眼，冷笑一声把书信揉成一团。

“将军，罗岷在书房等候已久！”

“罗岷？”

秦寿刚回到大厅，洪武马上走上前，告知罗岷在书房等候已久，得知罗岷在书房等着，秦寿大步朝书房赶去，看看罗岷找自己有什么事？

“将军！”

“坐，有何事？”

罗岷等到秦寿回来，马上站起来迎接秦寿，一脸疑惑的秦寿示意罗岷坐下，把揉成团的燕妃书信丢到一边，等待明日何夫人进来烧毁。

“将军，太子殿下已经开始动手，准备刺杀魏王！”

罗岷把潘安打探到的消息说出来，李承乾要开始刺杀李泰，没有底的潘安不知道如何处置，怕坏了大事特意安排罗岷把消息带过来。

“这么快？”

秦寿得知李承乾这么快刺杀李泰，大吃一惊的同时有些蒙了，李承乾怎么这么快就开始动杀念？

按道理他现在应该在消极。

“是的，将军，不但如此，长孙无忌最近活跃游走旧臣，看情况似乎在准备什么勾当，由于长孙无忌太过于谨慎...”

罗岷点点头回应了秦寿的疑问，同时把长孙无忌的事说出来，把秦寿惊得有些措手不及，情况还真是变得越来越混乱了。

长孙无忌一事罗岷有些惭愧，监视他原本属于仇万福的，可仇万福去了太原，潘安又负责皇宫，根本分不了身去顾忌长孙无忌那边的事。

长孙无忌谨慎到草木皆兵，罗岷很是无奈，连屋顶都有人把守，罗岷想要混进赵国公府，都要提前预备几日才行，总不能一直呆在赵国公府里面监视长孙无忌。

“太子派人刺杀魏王一事，暂时别管隔岸观火便是，至于长孙无忌，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打探他到底想要干什么？”

“是，将军！”

太子自取灭亡一事，秦寿懒得去管，也没有心情去理会，顺应时势就是了，但是长孙无忌秦寿不得不提防，这个家伙可是个危险分子，要是一时疏忽大意，肯定会吃亏到不见眼泪。

秦寿的要求还真是有点强人所难，可秦寿交代了罗岷不得不遵从，想要深入查探长孙无忌，恐怕得潘安亲自出马才行，自己道行恐怕早就给谨慎的长孙无忌发觉了。

“你先回去准备准备，算算时日仇万福应该差不多得手了，过两****去太原，把仇万福换回来！”

“是，将军，属下告退！”

秦寿沉思片刻知道罗岷能力有限，难以独挡一面，没办法之下只好替换罗岷去太原，把仇万福调回来，至于罗岷心里怎么想，秦寿已经没有时间去考虑了，形势变得越来越乱，需要仇万福回来独挡一面。

罗岷知道自己能力有限，也理解秦寿的安排，并没有不喜或埋怨，心生惭愧有愧于秦寿的信任，羞愧拱手抱拳告退离去。

看着罗岷离去的背影，秦寿很想说些什么安抚他的话，到嘴的话始终说不出口，现在这种情况由不得秦寿在婆婆妈妈了。

第572章李淳风的梦想

潮湿的午夜，李淳风站在院子里仰头叹息看着夜空，雪白儒衫在风吹动之下飘飘逸逸，不扎不束，放眼看过去宛然神仙降世般。

袁神棍打着哈欠从李淳风客房走出来，乍眼发现李淳风一瞬间，他忧国忧民的姿态，滋生出悲天伶人的情绪，似乎感叹着什么又似乎无奈着什么。

“李道友，夜已深为何还不就寝？”

“唉~~袁道友，天下即将大乱，贫道有何心情入眠？”

袁神棍的问候，李淳风无奈叹息着，黯然失神地仰望着无数的繁星挣破夜幕，夜的潮气在空气中漫漫地浸润，扩散出一种感伤的氛围。

袁神棍顺着李淳风的话仰望着天空，满天星斗闪烁着光芒，圆球一样的星空格外澄净，悠远的星闪耀着，一颗流星拖着长尾巴似的蓝色磷光，在夜空中划出一条长长的弧线。

“帝王星坠落？”

袁神棍大吃一惊看着蓝幽幽的流星，一眨眼幽蓝的流星变成金色，在夜空划出一道金色的弧光，一眨眼间就消失不见，一边的李淳风宛然叹息不

已。

要是秦寿在这里听到他们谈话，肯定给他们的话笑掉大牙，很正常的天外陨石撞击地球大气层造成的流星，在他们眼里却变成什么帝王星坠落征兆。

风还在轻轻的吹着，李淳风虽然已知现在很晚了，可他还不想休息，眷恋着这难得的夜晚天空，手持羽扇轻轻扇着，给人有种在世诸葛的错觉。

“李道友，可否有兴消遣一番？”

袁神棍似乎受不了李淳风忧国忧民的情绪，变戏法似的从背后掏出一坛五斤份量的酒坛，眯起眼诚邀李淳风一起拼酒，总好过两个大老爷们傻站着。

“哦？长乐乡啤酒？那贫道恭敬不如从命了！”

李淳风似乎也是好酒之人，袁神棍未开封的酒坛，李淳风第一时间猜到袁神棍手里的酒，肯定是长乐乡特产啤酒，以袁神棍的身份啤酒对于他来说小意思。

慕名已久长乐乡啤酒的李淳风早就垂怜不已，奈何长乐乡啤酒产量本来就不高，加上又对外销售赚取暴利，以至于清贫的李淳风无缘口福。

现在有机会品尝到，李淳风自然不会客气，与袁神棍并肩走到院子简陋草亭，落座之后迫不及待拍开泥封，嗅着独特的啤酒麦香味儿。

长乐乡啤酒虽然没有现在盛行的黄酒度数高，可它独特的苦涩麦香味儿，不是一般黄酒可比翼的，大概归咎它的产量少，以至于身价高于现行普通酒水。

“袁道友，天下乃当今天子，以你才能不报效朝廷，为何投奔于长乐乡？”

酒过一巡，李淳风舔着嘴角啤酒泡沫，看了眼自斟自饮的袁神棍，犹豫了一阵最终还是抵不过心中好奇，忍不住好奇想要知道袁神棍意图。

李淳风知道袁神棍没有投靠秦寿前，李世民曾多次想要召袁神棍进朝廷，奈何袁神棍乌龟吃秤砣铁了心似的，对于李世民的宣召不理不睬。

原本李世民以为袁神棍的不贪图名利世外高人，直到秦寿出现把他收了，大跌李世民眼球同时妒忌了好几年的时间，每次与李淳风谈话都提及此事。

心有疑问的李淳风一直很想找机会问袁神棍，现在袁神棍就在眼前，李淳风藏不住心里的疑惑，急切想要知道袁神棍是怎么想的？

“唉~不满李道友你，贫道与李道友你一样，都是受制于师命难违！”

“原来如此！”

袁神棍苦笑一声说出真相，李淳风恍然大悟地点点头，虽然李淳风与袁神棍不是同一师门，可他们两个师傅都是世外高人，当然比起道门正宗袁神棍，李淳风显得有点黯然了。

李淳风只受过自己师傅指点一二，其余大部分都是凭借自己天赋自学成才，比起袁神棍土生土长道门混出来的，显得有些土鳖了。

“袁道友，你可有梦想？”

气氛一时沉默下来，李淳风在袁神棍斟酒之下，突然其来的问话还真把袁神棍问倒了，愕然一会的袁神棍点点头，算是回应了李淳风的话。

李淳风捧起酒碗抿了一口酒，坐等袁神棍说出自己的梦想，从他登门拜访一刻，李淳风就猜到他的用意，只是装糊涂并不知情，现在趁不闹心空闲，先互相了解一下对方想法。

“贫道以前想着炼出长生不老之丹，直到遇到了尊师，改变了贫道想法…”

袁神棍一口气喝完碗里啤酒，打着酒嗑壮胆似的一口气说出自己过往事，李淳风默默地点着头听

着袁神棍的故事，修道之人谁不想炼出长生不老之丹？问题是那太难了！

对于袁神棍尊称秦寿尊师，李淳风小小惊讶了一把，直到袁神棍把自己受到秦寿影响事一五一十说出来，包括学到的知识深深震撼着李淳风。

很多看似很神奇的事，其实都是有技巧在里面的，只要掌握了技巧人人都可以小玩神奇的仙术，李淳风最感兴趣的还是袁神棍学习到的东西。

什么金刚不败之身，只要有天竺佛门贡品神佛油（印度神油）即可，所谓的神佛油，其实只是暂时性的局部麻醉剂，涂在身上可以忘却身上痛处。

还有什么神奇冰术，就是简单的两种材料可以制造出冰，哪怕是大热天也能够迅速制造成冰，当然原料这些袁神棍没有说出来，可光是这些足够震惊李淳风了。

“李道友，你又有什么梦想？不妨说出来，或许尊师可以帮你实现梦想！”

袁神棍说完一大堆自己过往事，末了眯起眼反问起失神的李淳风，带着蛊惑的语气探出李淳风内心的渴望。

“空中游行！”

哧~袁神棍刚喝进的酒水瞬间喷发出来，早有

预备的李淳风及时闪开，李淳风似笑非笑地看着袁神棍咳嗽连连的呛酒，有点带有报复的心里。

打从秦寿带袁神棍来一刻，李淳风就猜到他们的用意，只是装糊涂什么也不知道，要是秦寿能够完成自己不可能实现的梦想，李淳风不介意考虑背叛李世民，这个愿望不单单是为他自己。

“狂妄，贫道喜欢，哈哈~~”

接触到李淳风玩昧似的目光，袁神棍服了李淳风不切实际的想法，可他的想法确实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袁神棍不得不佩服李淳风刁难的难题。

第573章露天造船坊

南日群岛，程家三子等人到达的时候，刘仁轨正好带着人回归，收获颇丰的刘仁轨带着一批倭国女子出来，严重刺激了程家三子，看着一群水灵灵的倭国女人，心痒难耐恨不能马上去打劫一番。

刘仁轨面对这九位出了名的刺头，很是头疼搞不懂秦寿怎么想的？居然安排祸害到自己地盘，这不是明显要自己难堪吗？

得知他们九个来这里的目地，刘仁轨更是头疼不已，迫于无奈只好约法三章，他们想去参与打劫倭国历练可以，问题要听从自己安排，要不然一切免谈。

“啥？偷偷摸摸去打劫？”

程处默瞪大眼不可思议看着刘仁轨，想要确定刘仁轨不是开玩笑，打劫偷偷摸摸还算什么打劫？要打劫肯定是光明正大的去打劫！

“大哥，他瞧不起咋们三兄弟！”

“就是，相当初咋们可是长安三匪，瞧他这点战绩得琴的...”

程处默带头不服气，程处亮与程处弼马上起哄，李震与李德奖两兄还有尉迟宝床三兄弟识趣当

哑巴，乐着看程家三兄弟找刘仁轨的麻烦。

程家三兄弟刁难刘仁轨，张德明欲要上前帮忙出头，刘仁轨伸手制止了张德明的冲动，识趣的刘仁轨知道，与这些权贵子弟的人斗气，是不理智的行为。

“好，既然你们那么坚决，那刘某就看看你们怎么光明正大打劫，刘某手下兵卒只有五百人空置，随你们调动，要是损伤一个，你们自己向秦将军交代！”

来硬的不理智，刘仁轨识趣来偏激的，他带领的一千多人，还有五百兵卒可以交给他们，要是损伤或损失一个与他无关，至于怎么向秦寿交代，那就是他们的事。

“早说，婆婆妈妈的，兄弟们大干一场去！”

程处默鄙视着刘仁轨婆婆妈妈，早这样不就好？害得自己等人浪费口水，得到五百兵卒程处默心情大爽，迫不及待地呼喝去准备。

李震等人在程处默呼喝声之中，勾肩搭背转身离去，至于去哪里刘仁轨也拦不着他们，留下刘仁轨与张德明两人哑口无言，这回又不知道他们折腾出什么乱子？

“刘先锋，这…”

“别小看他们，走吧，带你去见识新的攻击快艇！”

张德明想要说些什么，想通什么的刘仁轨犹豫了一阵，最后还是想通了什么，带张德明去见识喻敌这些年研究的新攻击快艇。

“攻击式快艇？”

愕了愕的张德明看着刘仁轨，什么攻击式快艇？他一无所知，而刘仁轨也没有跟张德明多说些什么，径直朝南日群岛列为禁区的兵工区走去。

张德明带着一头雾水跟随刘仁轨身后，沿着海岛开辟的道路，直朝禁区兵工区走过去，守候禁区的护卫发现刘仁轨与张德明到来，没有阻拦直接放他们两个过去。

南日群岛张德明自从到了这里，除了去过天然船坞洞口，剩下就是另一侧他们的驻地军营，其他地方根本没有去过，包括训练都是海上附近众多海岛游泳锻炼体力，压根没有真正进入过大岛屿上面。

大岛屿东南侧开始，每隔一里皆有隐蔽哨塔，全都隐入高高丛林里，借助茂盛的树枝造成书屋哨塔，两三人一组十二时辰轮流值守，有情况随时发动警报，里面驻守的少量精锐会第一时间赶到支

援。

刘仁轨带着张德明走了半个时辰，一头雾水的张德明没有见到兵工区工业地，反而走到了另外一侧的海岸边，还没明白怎么回事，突然给眼前的画面震惊了。

三四艘四丈长一丈宽高一丈有余中型怪铁船排列整齐，没有风帆更没有船桨，船尾宽又平还搭配了一个圆形八叶水车模型扇片，周边用密集铁条做保护层。

光是这些已经够怪的了，最怪异的还是三十艘铁船之中，有五艘长着翅膀一样的一丈宽的羽翅，平平整整的与船身甲板驳接在一起，至于有什么用处张德明不知道。

这五艘怪异的船，与其他二十五艘船很怪异，船体接近长方形设计，特别是船头最绝，采用双拱桥一样的设计，两侧底下皆属于凹进去月牙形，似乎为了固定翅膀而设计的平衡。

至于其余二十五艘铁船，除了船尾多出八叶扇片，其他基本属于比较正常类型，就是船头尖锐的月牙形撞角，怎么看都觉得它非属善类。

三个三丈长五丈宽的巨型齿轮固定式吊机盘踞沙滩边，数百名苦力工人转动三个吊机巨大磨盘，

三个三角形吊臂分别吊起三艘改进型的中型快艇。

两百多名船工匠在中型快船底部加装最后的驱动螺旋桨，由于防水问题螺旋桨采用船体最高处延伸出去，没有办法实现船底延伸出螺旋桨。

“落水！”

“一…二…三，转！”

随着船工匠们相续完工离场，苦力工头扯起大嗓门呼喝一声落水，数百苦力同时转动巨大转盘，吱吱声作响的转盘在苦力们整齐一致转动下，吊臂慢悠悠地朝海里转动。

守卫们呆在树林里四周警戒，发现海里有情况马上警报，周边海里巡逻的警卫队和岸上随时待命警卫队第一时间出动。

“这…”

张德明给眼前划时代的半机械化造船工艺惊呆了，艰难地咽着喉咙里的口水，要不是亲眼所见，张德明还真不相信自己双眼所见到的一切。

特别是见到三艘重量难以估计的铁船吊起来情景，虽然不是很高可足以够张德明惊讶了，怎么办到的张德明不知道，可眼前确实真吊起来了，而且还朝海里移动准备落水完工。

“很惊讶是吧？刘某刚接手这里一切的时候，

跟你一样的心情！走吧，张舰长，带你去见识你的最新战舰！”

“啊？哦，好，好！”

刘仁轨看了眼目瞪口呆的张德明，摇摇头叹息一声，当初自己的心情跟他一样，至于眼前这里的快艇，刘仁轨暂时不想多说，先带张德明去见识他的战舰。

三艘主力巨型战舰，除了两艘已经完工雪藏起来，还有一艘秦寿亲自指挥的战舰还在加班加点赶工之中，那是整个舰队灵魂级战舰。

至于这里的快艇基本已经完工，船工匠和苦工们可以休息一段时间，程家三子们到来，可以动用一些正式出场试试它的威力了。

第574章无畏级战舰

大岛屿海口处，倒勾型岩石峭壁与露天船坞相隔两里远，张德明与刘仁轨坐在容纳十人乘坐快船里，四名守卫滑动着船桨朝倒钩型峭壁方向划去。

坐在摇晃的快船上，张德明心里很是纳闷，既然有蒸汽驱动的快艇，刘仁轨为什么不动用蒸汽快艇？起码速度与舒适上比木制的快船好多了。

张德明欲言欲止的表情，刘仁轨看在眼里明在心底，他也想动用快艇体验一下，可是岛上现有储存煤矿资源经不起挥霍，除了海上巡逻队消耗，其余的蒸汽船舰一律暂时不允许使用。

虽然有萧恒贵帮忙克扣运输煤矿，可真正对倭国宣战的时候，岛上存储的煤矿根本不够消耗，没有了煤矿制造热量蒸汽，这些逆天级以吨位计算的钢铁船，无疑等于废铁一堆。

“啊？这是？！”

当快船到达倒钩悬崖口处时，张德明再一次震惊了，两艘长三十丈，宽六丈，露出水面高两丈，船体中间两口大烟囱高达八米高度，前后左右两侧各自搭建有四挺巨型攻城弩弓。

船尾处巨型风车轮式转轮直达海里，两口大烟

囱屹立在船舱室顶头，覆盖三分之二面积船体的船舱分三层船室，顶头船舱比较狭窄，张德明不知道有什么用。

“外面那艘无畏级战舰，是你的战舰，左右两侧配有八十门实心土炮，大型锅炉蒸汽轮机，最高航速可达13节…”

刘仁轨有些激动地向张德明介绍他的战舰，至于时速那些刘仁轨自己也是一头雾水，比较没有亲身体验或试验过，全都是喻歆现场介绍得知。

由于煤矿资源紧缺原因，刘仁轨无法测试战舰能力，也没有办法去熟悉，只能隔三差五带着主要战舰操作人员上去熟悉，真正要掌握只能在开战前一个月，才有机会临时抱佛脚熟悉。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李世民已经开始戒备秦寿，萧恒贵也不敢太过张扬，他帮忙运来的煤矿，大部分都是高价从非官府渠道买来的，少部分是从正当渠道克扣来的。

张德明通过刘仁轨解释，知道了秦寿的难处和无奈，也没有在多问什么，而刘仁轨钦点自己成为一船之主，很是让张德明感动，很明显刘仁轨很看重自己。

直到快船靠近张德明的战舰，驻守在战舰上面

的士兵们马上投下爬梯，刘仁轨与张德明一前一后攀爬绳梯上战舰，四名护卫在快船下面等候。

“刘先锋！”

“嗯，忙你们去吧！”

刘仁轨与张德明爬上战舰后，值守的十名守卫全部到齐迎接，看着精神抖擞的守卫，刘仁轨很是满意地点点头，挥手示意他们忙自己的。

守卫们得到刘仁轨的命令相续散去，留下感叹不已的刘仁轨和乡巴佬似的张德明在船甲上，大感稀奇四处张望，特别是那机械床弩弓，带有准心瞄准器，手臂粗的箭支想想就让人感到恶寒。

“机床弩弓，有效射程一千步，一尺余宽树箭，蒙冲级舰船中者必毁，战时备五十支巨箭！”

“……”

刘仁轨一边讲解机床弩弓，一边带着咋舌哑口无语的张德明朝存储箭支舱走去，刘仁轨沿着船甲铺设的小铁轨，一直走到船舱处打开沉重的铁门。

黑漆漆的船舱在刘仁轨用火镰点燃火把后，照亮船舱里的一切，当张德明见到船舱内摆放的巨型树箭，顿时冷汗直从额头飙下来。

五十支树箭摆放整齐两侧，三米多长的树箭纯用整棵树制造而成，树头经过加工变成浑然天成箭

头，光看这巨型箭，别说蒙冲了，就算是现在的大唐战舰也抵不过一箭之威沉船。

两条铁轨尽头放着两辆四米长推车，不用问肯定是用来运输这些树箭出去的，加上推车前头还有吊臂，Z字形手摇柄需要两到三人同时合力摇起。

看完这里刘仁轨继续带着失神的张德明往前走，到达树箭船舱尽头再次推开铁门，进入船体中央核心炮塔舱，黑黝黝的炮塔舱伸手不见五指，刘仁轨的火把能见度有限，张德明也看不到宽敞炮塔舱全景。

“打开所有炮塔窗口！”

“是！”

刘仁轨走到一边喇叭形铁管，在张德明愕然目光之中，刘仁轨朝喇叭形铁管直接下令，没多久喇叭形铁管处传来守卫清晰回应声。

咯吱咯吱声之中，船舱两侧八十个窗口徐徐打开，一丝丝阳光从窗口打开处折射进来，半刻钟时间过去，船舱在阳光照射下一目了然。

“这…”

张德明再一次震撼了，宽敞的船舱分成两侧，上层采用厚厚金属地板，四十门土炮静止在两侧炮口五步之外，炮台全采用移动式铁轨，四个铁轮后

轮皆有齿牙，想要固定脚踩一下就不会前后滑动。

震撼过后张德明目光看向中间，长方形一格格的铁柜虽然空荡荡，可张德明已经猜到了它们用意，肯定是用来存放实心炮弹的，只是未到开战时刻，基本没有放上去。

“正如你所看到的，这是第一层，这里有个入口，是通往底下蒸汽室，只有机轮组的人才可以进去，二楼也属于作战室，规格比第一层小了些，三楼是你的指挥室...”

刘仁轨一边解释船舱内一切，一边带着魂不守舍一样的张德明上钢铁楼梯，二楼基本与一楼规格一样，没什么好看的，刘仁轨直接带着张德明去看他的指挥室。

当张德明跟着刘仁轨走上三楼，虽然心中震惊的够麻木了，可见到指挥室环境，张德明再一次震惊了，透明的玻璃分成八块镶在四周船体，清晰无误看到外面所有景物。

指挥室比起二楼狭窄了一半，中间摆放了一个长方形铁桌，一张容纳两人的宝座不用问就是舰长椅了，头顶安装了八根手臂粗圆管，一直从船舱墙壁延伸到地面，再由地面延伸到宝座。

“一号通讯，直达蒸汽驱动室，二号通讯，直

达士兵宿舍区，三号通讯，直达船陀室，四号通讯，直达炮塔…”

刘仁轨把舰长室内一切说出来，身为舰长的张德明有必要先知道这些，带他熟悉这里一切后，回去还要给他舰长手册，尽快熟记舰船一切事务。

张德明傻谔谔地点着头，自始至终还未从震惊之中清醒过来，彻底给自己未来指挥的战舰征服了。

第575章快艇翅膀的作用

刘仁轨带着张德明看完他的无畏级战舰，刚从战舰回到快船上面，一艏巡逻快艇尾部席卷着数尺高浪花，直朝刘仁轨这边快速赶来。

张德明看向刘仁轨的时候，刘仁轨轻抬手示意护卫们稍等片刻在开船，半刻钟过去，巡逻快艇减速停靠在刘仁轨快船五尺开外，层层浪花拍打着轻飘飘的快船。

“何事？”

刘仁轨皱起眉头看着巡逻快艇船头的一名巡逻士兵，看他脸色着急的模样，似乎发生了什么大事？心中一紧的刘仁轨示意护卫划船靠近巡逻快艇。

“刘先锋，大事不好了，权贵子弟们不知如何闯进快艇船坞，现在正与守卫们大闹…”

“什么？岂有此理！”

当巡逻士兵把快艇船坞的事说出来，刘仁轨顿时气得脸色发黑，巡逻士兵称呼的权贵子弟们，无非是程家三子他们，除了他们岛上还有什么权贵子弟？

得知那些不安份的刺头闹事，刘仁轨马上跳上

巡逻快艇，赶紧回去处理那些刺头，张德明紧随其后跳上，至于那四名护卫自己划船回去就是了。

巡逻士兵们不用刘仁轨交代，待他们上船后马上转道全速赶回去，最大马力输出的水车轮在蒸汽机驱动下，卷起高高的海浪层直朝快艇船坞方向赶回去。

‘好快！’头一次体验高速破浪的快艇，上下颠簸的张德明忍不住咋舌连连，呼呼作响海风刮得张德明有点睁不开眼睛似的，船头破浪的海水时不时飞溅过来。

从船坞快艇划船到战舰停船港湾，大概要半个时辰，可经过蒸汽快艇全速赶回，只需一刻钟多点的时间，其中差距让张德明见识了机械化蒸汽驱动的厉害。

当巡逻快艇赶到船坞快艇海港处，刘仁轨马上发现五艘冲击型快艇少了一艏，船坞码头沙滩处乱成一团，苦力与船工匠们呆在一边议论纷纷，寻声赶来的陆地五十多人守卫队扶起受伤倒地的十五名守卫。

刘仁轨待巡逻快艇靠近浅海湾，没空等岸上的人划船过来，直接跳进到脖子处的浅海区，张德明跟随着刘仁轨一起游回岸边。

“到底怎么回事？那些刺头们呢？”

回到沙滩处的刘仁轨阴沉着脸色，挥退船工匠们讨好的干布擦拭海水，径直走向负责这里的船工匠头领严鸣，跟随喻敌一起的老班底手下。

“刘先锋，这…”

支支吾吾的严鸣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他也不知道如何称呼程家三子他们，更不敢去得罪他们，特别是嚣张的程处默，直接拿我妹夫是秦寿来压他们。

敢怒不敢言的严鸣，在程家三子暴打十五名守卫后，在他们武力威胁下，只好把一艏准备测试的刽子手快艇交给他们玩，以免自己遭受无辜皮肉之苦。

刘仁轨回来的时候，程家三子他们九个早就把快艇开出去玩耍了，至于他们怎么会开？直接抓住会操作的人押在上面教他们。

“岂有此理！”

得知程家三子们恶劣行径，刘仁轨气得差点吐血，好吧这次看来要施展硬手段，把他们抓起来等候秦寿判断了，要是不给他们点深刻教训，还真难以管理这里了。

张德明想要说些什么，可见到刘仁轨气在头上

也就没有多说些什么，只能叹息着那些刺头们真是够心烦的，好了伤疤又忘记痛的九个家伙。

“哈哈~~爽，太爽了！”

“厉害，话说这翅膀一样的东西，有什么用？”

燕山岛屿海边，一艏怪异带着翅膀一样的快艇，快速袭浪飞驰而过，玩疯的程处默哈哈大笑起来，比起贪玩的程处默他们，李震更好奇快艇两侧的翅膀用处。

第一次见到这艘快艇的时候，李震等人就给它怪异征服了，长方形的船他们还真没有见过，而起还是双拱门一样从船头，深深吸引着他们。

“大哥，船工匠说煤矿不足，再不回去就要游泳回去了！”

“什么？这么扫兴？”

程处默还没来得及疯够，程处亮从驾驶舱里跑出来扫兴，很是让程处默火恼，李震一脸无语地看着程处默，他还真想游遍整个南日群岛才甘心？

“回去！”

心情不爽的程处默深思熟虑后，最后还是妥协回去，真要游泳回去那才够要命的，本来抢船就不对了，要是还害得船在外面，恐怕吃不了要兜着走

了。

“大哥，我玩玩这船！”

程处亮不等程处默同不同意，迫不及待地一转身跑回去，开船到现在程处亮通过驾船的人了解学习到，如何操作这艘船。

“程兄，不会出事吧？”

“不知道！”

李震担忧的话，程处默耸耸肩表示自己也不知道，虽然程处默也很想玩，可作为老大总不能抢自己弟弟的风头，只好忍耐着等下次。

程处默不负责的话李震算是给他打败了，程处亮一接手掌管快艇的时候，李震就开始害怕了，偏向航道的快艇直朝倒钩悬崖方向驶去。

一艏快船正朝快艇船坞方向划去，当程处亮偏离航道直朝快船冲去的时候，李震已经吓得脸色发白，包括脸色发青的程处默。

“快停下来，笨蛋，快停下来！”

“来不及了！”

程处默大呼小叫声，头疼无比的李震蒙眼没法看了，而快船上的四名护卫见到冲来的快艇，更是吓得顾不得什么狼狈，集体跳海避难。

哗啦一声，快艇左侧的翅膀直接把快船撞毁，

变成碎片的快船直接漂浮在海里，程处默与李震彻底惊呆了，包括船舱里跑出来的李德奖兄弟还有尉迟宝床三兄弟。

“好吧，现在终于知道这翅膀用处了！”

“不好，要撞崖了！”

程处默一脸无语地看着变成碎渣的快船，终于醒悟过来翅膀的用处，而一边的李震则崩溃地大呼一声，把程处默惊醒转过头看向前面。

眼看快艇要撞上悬崖峭壁，程处默大吃一惊同时刚想跳海，可已经来不及了，眼看就要撞上悬崖峭壁，程处默与李震第一时间抓紧船身护栏。

轰一声，快艇撞上悬崖停了下来，严重变形的船头卡在悬崖峭壁口，哗啦啦的碎岩石掉落海里，罪魁祸首程处亮与程处弼头破血流地跑出船舱，看到变形的船头顿时面如死灰。

第576章再添一喜

次日清晨长乐乡，一觉醒来的秦寿舒展着懒腰，洪武待秦寿梳洗完走出大厅，马上把清晨军营处收到的飞鸽传书呈到秦寿手里，秦寿接过洪武递来的信件，径直走向正在用餐的娇妻们。

“秦郎，又有大事发生吗？”

李丽质第一时间发现秦寿眉头紧皱，忍不住好奇询问秦寿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一边的武媚娘等女同样关切地看着秦寿，最近秦寿老是愁眉苦脸的，没怎么见他笑过。

确实发生了大事，而且还是让秦寿吐血的大事，欠扁的程家三子等人，去到南日群岛头一天就没安分，不安守本分也就罢了，最可恶的还是撞毁了一艏快艇，一艏快艇造价价值上万贞观币，那可是钱啊！

叫他们赔偿？以他们能力有可能还得起吗？至于他们恶货老爹更是不可能赔偿这天价，更何况秦寿也不敢曝光那些快艇，就算攻打倭国也要伪装一下才敢冒泡。

至于那五艘刽子手型的快艇，李世民在位期间秦寿不打算出动，以免在刺激李世民导致他嫉妒在

心，那自己就麻烦大了。

“没事，一些小问题，郎君我有事忙，你们慢慢吃！”

秦寿目光复杂地看了眼李丽质，李世民开始戒备自己的事秦寿没跟她提及，也没有必要去提，免得李丽质担忧增加心理负担。

心情不好的秦寿说完转身离去，没有理会娇妻们怪异的目光，连早饭也顾不得吃，便回书房准备回信处理程家三子他们闯祸的事，严惩是少不了的，要不然还真不敢想象以后会发生什么事？

“啊！妾身…”

“你怎么不出去跟她们一起用餐？”

秦寿回到书房，马上发现何夫人偷偷躲在书房内啃饼干，一脸怪异的秦寿看着手足无措的何夫人，搞不懂她怎么回事？

何夫人低下头沉默不语，她也想出去跟秦寿娇妻们一起用餐，可是她心中始终放不下那层尴尬的根蒂，直到秦寿走近她身前，何夫人心跳加速不安起来。

“笔墨伺候！”

“啊，是！”

秦寿摇摇头叹息一声，走过何夫人身边吩咐她

准备笔墨，处理程家三子的事，对于她心中的根蒂，一时半刻难以消除，也只有等以后找机会了。

何夫人把文房四宝准备好，峭立一边默默地看着秦寿背影，而秦寿没有心情去理会身后的何夫人，抓起小号毛笔回信给刘仁轨处决程家三子等人的事。

“郎君，妾身…”

“嗯？有何事？”

一刻钟过去，秦寿把回信写好卷起放到一边，何夫人突然欲言欲止开口，秦寿一头雾水转过头看着她，不知道她想要说些什么？

何夫人在秦寿目光直视之下，涨红着脸色双手不安地揉着衣角，似乎害怕什么又期待着什么，不安的心情写满脸上。

“妾身两个月没来葵水了！”

“哦，那本郎君唤人找药…嗯？”

何夫人思前想后了一会，最后涨红着脸说出自己羞涩生理事，一时没有反应过来的秦寿点点头，刚想说找药王过来检查，意识到了什么秦寿瞪大眼，用不可思议目光看着何夫人。

何夫人在秦寿目光直视下，俏脸一直红到耳根，虽然她没有去找郎中把脉过，可有过生育经验

的她，知道自己怎么回事，已经怀有秦寿的骨肉了！

“你，你有了？”

“嗯...”

秦寿大吃一惊同时豁然站起来，把羞涩的何夫人吓了一大跳，见到秦寿欣喜的脸色呈现出来，何夫人松了口气同时很肯定地点点头。

“哈哈~~好，太好了，不行，要找郎中过来检查一下，嗯，要检查一下...”

欣然大喜的秦寿有些语无伦次起来，急得锅上蚂蚁似的走来走去，何夫人看到秦寿这样，紧绷不安的心中缓了一口气，以她的现在处境和身份，秦寿有选择要不要她肚子小生命的权利。

秦寿走到何夫人面前，触碰到秦寿目光何夫人光润带笑的脸，突然敛住了笑憃，显出一点莫名其妙的拘束，随即发现秦寿目光，脸颊蓦地红了起来。

秦寿目光紧盯着何夫人鼓胀的抹胸，胸前一对高耸丰满的双峰，好象随时都要将上衣撑破似的，任何男人看了都不禁产生冲动，渴望狠狠地捏它一把。

何夫人在秦寿**目光直视下，心跳加速两团急

促起伏的怒耸乳峰，虽隔着一层薄薄的衣衫，仍能见到那柔软丰满的****在颤抖着。

何夫人虽然三十有余，但是姿色却非常的美艳，岁月无情的流逝，没有在她娇容显出残忍的摧残，相反的，却使她的更散发出一股成熟的妇女韵味，丰腴的魔鬼身材散发出诱惑秦寿**的气息。

“不，不要...嗯~”

秦寿勾起何夫人下巴，突然用嘴唇吸吮着何夫人的樱桃小嘴，何夫人娇羞的娇嗔和急速制止声，更像导火索一样点燃着秦寿**，肆意无忌的秦寿双手攀上何夫人****。

秦寿轻重揉弄之下何夫人马上来了感觉，娇俏的小瑶鼻呼吸越来越重、越来越急促，那美丽羞红的玉颈不再死命地摆动，渐渐变得温驯回应秦寿贪婪索取。

秦寿觉怀中的何夫人吐气如兰，娇靥若花，一股特有的体香沁入秦寿心脾，一件件华丽单薄衣衫，在秦寿善解人衣下脱离何夫人玉体。

“紫苑妹妹，丽质姐我来吧！”

“好吧！”

书房走廊里，程紫苑正打算送餐给秦寿，追上来的李丽质夺过程紫苑手里的食盒，程紫苑看了眼

坚决的李丽质，勉为其难地点点头。

程紫苑目送着李丽质走向书房背影，摇摇头叹息一声转身离去，知道李丽质情况的她，大方给李丽质与秦寿独处的机会。

李丽质走到书房门口，没有关紧的书房门里面传来她脸红耳赤的淫霏之音，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随着一声高亢尖叫声，里面慢慢恢复了平静。

等了一刻钟的李丽质强忍着心中荡漾，暗啐一声秦寿不知羞耻白日宣淫，推门而入的时候，见到里面的情景李丽质愕然失神。

“敢偷窈本郎君好事？正好本郎君没过瘾，饶不得你！”

“啊~不要坏人…”

李丽质反应过来，羞涩难耐正欲要逃跑，躲在门后的秦寿搂住柔若无骨丰若有馀的李丽质，不顾李丽质羞涩的抗议尖叫，抱起李丽质朝软成泥的何夫人走过去。

第577章军职变革

“将军！”

巳时下三刻，薛仁贵带着太原消息来到书房，一脸怪异嗅着书房内怪异的气息，书房临时休息地方挂上幔帘，朦朦胧胧的看不清里面，可里面两声微弱呼吸声，证明里面是有人在休息。

随着秦寿一声轻微干咳，薛仁贵收回好奇的目光，脸色怪异走到书桌前，薛仁贵不用想也知道是怎么回事，真心服了体力充沛的秦寿。

双脚搭在书桌上沉思的秦寿把脚放下来，坐正的秦寿衣衫凌乱更是让薛仁贵无语，他脖子露出欢爱过后的痕迹，只要不是傻子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有何事？”

对于薛仁贵怪异的目光，秦寿并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很正常，没有封建思想约束的秦寿，什么时候想要就什么时候要。

“太原来的消息！”

薛仁贵把今早军营情报处收到仇万福的飞鸽传书送上来，鸽子是现在最快的远距离传递消息，也是最可靠的远距离交流方式。

秦寿拿起仇万福的飞鸽传书看了眼，正如预想

一样事情进展的很顺利，成功篡改了长孙无忌的阴谋，等的就是长孙无忌自打嘴脸实行行动。

“薛兄，你看看这军职变革如何？”

“军职变革？”

秦寿把仇万福的书信揉成团后丢到一边等待销毁，想起自己心血来潮的想法，拿起桌面戳写好的宣传专用纸，递给准备离去的薛仁贵，看看他的意见。

什么军职变革薛仁贵不知道怎么回事，可当薛仁贵接过秦寿递来的宣传纸，看到里面的内容忍不住大感惊异，目光闪烁着浏览里面的内容。

秦寿划分的军职三大要素，很是吸引薛仁贵的目光与兴趣，看里面的内容很明显秦寿有独立自己军队的想法，三大变革主要区分：职务等级、军衔、职务。

职务等级，是军人享有的级别待遇，是其军人待遇，福利荣誉的主要依据，也是战时指挥的身份，方便将士们辨认自己的上级。

军衔，顾名思义是区分军人等级，表明军人身份的称号、标志，经过优越战功授予军人的荣誉，更好促进将士们杀敌建功立业。

职务，就是其所负责的工作，秦寿受不了古代

军队编制，既然自己拥有了自主的军队，何必一定要根据现在大唐的编制？加上李世民压根就没有付给自己将士一分钱甚至一分粮草。

士兵级别：新兵，二等兵，一等兵；士官级别：下士，中士，上士，四级军士长，三级军士长，二级军士长，一级军士长。

尉官级别：少尉，中尉，上尉；校官级别：少校，中校，上校，废掉了大校；最后便是将军级别：少将，中将，上将，元帅。

“将军，要是所有士兵建功显著，那岂不是各个全都是什么士官了？”

薛仁贵没有去注意后面所谓的军队班、排、连之类区分，把士兵晋升士官的不解之处说出来，按照秦寿上面所述，新兵满三年有建功者皆可晋升士官。

按照现在冷兵器时代杀敌，每个士兵杀敌不是建功显著的？要是全都晋升了士官，那岂不是各个都是小官了？一个兵卒也没有还成军队吗？

“薛兄，你还没理解秦某意思，所谓士官只是给士兵们爬升的机会，四级军士长也属于候选式，二级和一级才属于...”

秦寿把自己想法融合进去，冷兵器时代肯定不

能照搬热武器时代军职划分，四级和三级军士长属于候选式，防止混战之中二级和一级军士长对应副正级班长阵亡，无人带领班级人员继续作战。

而秦寿把四级和三级军士长，在二级和一级军士长阵亡情况下，顶替他们成为副正班长，继续带领小集体作战奇妙想法给震住了，薛仁贵不得不承认，这不失是一个好法子。

大规模作战可能效果一般，可要是单兵作战深入敌后搞破坏刺杀之类，这条例就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就拿现在的大唐军职制度，要是将军或副将挂了，士兵基本是群龙无首失败是迟早的事。

而现在秦寿采用激进替代方式，不但可以力挽狂潮扭转乾坤，更可以杀个敌人措手不及，战场胜负往往就在一念之差。

“薛兄，正如你所想那样，提拔出色的士兵是要有根据的，要从智力与魅力双全优先，而不是战场瞎猫撞到死老鼠，一刀斩杀敌将就可以一步登天…”

秦寿最鄙视现在的军功，士兵斩杀敌将可以平步青云，没有领导天赋能力者，哪怕砍杀几个敌将，永远无法提升到将官级别，相反有能力者就算是战功平庸，只要凭借着阅历一样可以晋升。

虽然看起来有些不公平，可荣誉在这里起到了很好作用，士兵斩杀敌将能力平庸者，以物质和精神之类奖赏鼓励他们，要是能力出众者可以破例提拔。

“将军大智，薛某受教了！”

经过秦寿不耐其烦讲解，恍然大悟的薛仁贵佩服不已，能想出这么绝妙的变革，可见秦寿思维不是常人可以想象的，如此新奇的嘉奖与提拔，确实很吸引人。

薛仁贵相信，要是执行了秦寿这项改革，势必会引起将士们一阵热潮，原本许多有才之士奈何职位不够雪藏着，现在秦寿变革一出，多出很多职位正好可以刺激更多人死心塌地卖命。

“去执行吧，走私贩那边有消息，第一时间过来通报！”

“是，将军！”

想到走私军需品的走私贩，秦寿有些担忧起来，怕他们半路遇到什么情况，毕竟那里面有太多见不得光的东西，现在全靠他们帮忙打通一条走私河运。

薛仁贵知道秦寿担忧什么，知道归知道帮不上忙薛仁贵也是很无奈，拿起秦寿的宣传纸告退离

去，按照秦寿安排开始施行全军变革。

“秦郎，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丽质？”

薛仁贵刚离去没多久，李丽质秀发凌乱从幕帘走出来，径直走到秦寿身边坐下，灵慧目光看着愕然的秦寿，总觉得秦寿好像有什么瞒着自己，薛仁贵进来一刻她就醒来了。

“没有，丽质，别胡思乱想！”

秦寿不知道李丽质什么时候醒来，更不知她知道些什么，怕她过分担心找李世民对质，影响她与李世民父女之间和睦关系，秦寿只好昧着良心瞒着李丽质。

第578章父不如外人

“吾皇万碎万碎…”

“平身！”

午时三刻一过，李世民突击到来长乐乡，还真是让秦寿有些措手不及，咬着字音恭迎李世民的到来，不喜不怒的李世民淡淡地挥手示意秦寿平身。

通过李世民的语气，秦寿可以察觉到他没有了以前的亲近，些许日子没见的李世民，如今乌发之中隐隐可见银丝斑斑，凹进去的眼圈显得有些生气不足。

‘珍爱生命，远离毒丹！’秦寿忍不住想要给李世民发自肺腑的警惕语，李世民之所以会变成这样，大部分归咎他同样逃不出长生不死诱惑，用自己宝贵生命服用炼丹师的化学丹。

“朕的小公主呢？”

李世民捋着龙须淡淡地瞅了眼秦寿，没见到李丽质与李漱出来迎接自己，心情有些不爽的李世民强忍着没有发作，直接要求去见晋阳小公主。

其实李世民这次来，除了看望晋阳小公主，同时心里盘算着找秦寿麻烦，要是晋阳小公主康复了不少，李世民或许心情大好暂时放过秦寿。

要是晋阳小公主毫无起色甚至更严重，李世民就有借口找秦寿麻烦了，最近秦寿安分守己，李世民找不到秦寿把柄发飙，希望这次能够有机会发飙一下心中不痛快。

严统领眯起眼上下扫描着秦寿，好像要扫清楚秦寿身上没有带武器似的，郁闷不止的秦寿很是无语，很想问候严统领一句，看什么看？没看过帅哥是不是？

“在疗养院休养，皇上请！”

秦寿虽然不知道李世民打什么算盘，不过李世民这次找自己麻烦恐怕泡汤了，经过高营养的羊奶粉调养，还有药王孙思邈的药物与针灸配合，晋阳小公主早在两日前清醒过来，只是一时间没空去看望。

知道晋阳小公主情况正朝好的方面发展，秦寿理直气壮也不怕李世民去看望晋阳小公主，落落大方带路朝医院方向走去，很是让李世民感到惊讶。

‘莫不成那羊奶粉有那么厉害？’李世民忍不住疑惑起来，晋阳小公主这边的情况，李世民多多少少知道一些，要不然晋阳小公主醒来没两天，李世民也不会亲自来长乐乡。

现在秦寿这么大方带自己去看晋阳小公主，很

明显晋阳小公主有起色了，李世民想不惊讶羊奶粉的价值也不行，晋阳小公主缺少奶水喂养一事，李世民心中比谁都清楚，而秦寿用加工浓缩过的羊奶，居然可以追回营养！

目光复杂的李世民看着前面带路的秦寿，心中百般不是滋味，说实在的李世民对于秦寿很犹豫，怕他势力变大了不受自己控制，又怕把他势力消弱了，会铸就某些人权倾朝野，这不是李世民想要看到。

“皇上...皇上！”

“嗯？”

“皇上，到了！”

走神的李世民在秦寿连声呼唤之中清醒过来，严统领尽心尽责提醒李世民，以免李世民在尴尬之中难以下台，秦寿一脸无语地低下头，不去招惹尴尬的李世民。

“臣参见皇上，吾皇万岁...”

“孙爱卿免礼！”

孙思邈得知李世民来医院了，第一时间丢下自己解剖的活，怕李世民心血来潮看自己医馆，浪费了一些时间整理，以免李世民知道自己在亵渎尸体。

亵渎尸体本来就是一大罪，要是李世民查尸体来源那就麻烦大了，那可是罪加一等，到时候会查出一大堆猫腻，麻烦的不单单是孙思邈他自己，还会祸及秦寿与兼职掌管监狱的刘弘明。

孙思邈站起来的时候，收到秦寿无言询问的目光，眼神示意秦寿放心自己处理好一切，不会留下把柄给李世民察觉到什么，拿尸体做文章是很大忌的事。

“朕的小公主何在？”

“皇上，这边请！”

李世民的疑问，孙思邈马上带路，秦寿很不想跟着去，可没有李世民的允许，秦寿也不敢私自离去，只好硬着头皮跟随后面，去见磨人精晋阳小公主。

一路上李世民与孙思邈闲聊起来，一问一答之中得知晋阳小公主的情况，有孙思邈保证的话，李世民心中松了口气，药王保证李世民很相信他的话。

“父皇！”

“呵呵~~朕的兕子，想煞父…”

疗养院里的晋阳小公主发现李世民到来，心中大喜从柔软床位跳下来，晋阳小公主恢复活波的样

子，李世民心中很是高兴，张开双手作势欲要抱起欣喜跑来的晋阳小公主，以解个把月未见的相思之情。

下一刻李世民笑容僵硬起来，晋阳小公主越过李世民的熊抱，直奔身后闪闪躲躲的秦寿，严统领无语看着秦寿，目光之中带着幸灾乐祸，这次秦寿恐怕麻烦更大了！

“寿哥儿，兕子想你了！”

晋阳小公主扑入怀里，秦寿露出比哭还难看的笑容，特别是当李世民阴沉脸色看过来的时候，秦寿想死的心都有份，晋阳小公主还真是会给自己添乱！

虽然晋阳小公主对情字懵懂不知，可她心里最期盼见到的还是秦寿，比起经常陪伴自己的父皇，晋阳小公主更喜欢会讨好自己的秦寿。

“嗯哼~”

心中百般不是滋味的李世民有些吃醋了，父不如外人差距，让李世民更恼恨起秦寿，不知道这家伙有什么魅力，一下子骗走自己两个宝贝疙瘩的闺女心，现在又多出一个最疼爱的小公主。

“父皇，不要生气啦~兕子陪你玩！”

灵慧的晋阳小公主似乎意识到自己父皇生气

了，松开搂着秦寿的腰身，施展浑身解数撒娇卖乖，一下子把心中有气的李世民化解一干二净，阴转多云的脸露出慈祥笑容。

李世民与晋阳小公主父女团聚的时候，秦寿识趣地默默退出去，醒悟过来的严统领紧随其后跟着秦寿身后走出去，留下孙思邈做电灯胆。

其实孙思邈也很想闪人，可又怕晋阳小公主有什么意外情况，只好硬着头皮呆在原地，眼观鼻鼻观心做木头人，心里把没义气丢下自己的秦寿怨个半死。

“秦将军，可否有空谈谈？”

“当然，这边请！”

秦寿刚走出晋阳小公主的疗养室，尾随其后走出来的严统领相邀秦寿谈话，愕然失神片刻的秦寿不知道严统领要谈什么，沉思片刻勉为其难答应下来。

第579章严统领真实身份

“兕子，在这里还好吗？”

“嗯，父皇，不哭，兕子想你了！”

李世民怜惜不已地轻抚晋阳小公主的秀发，看着她消瘦的脸蛋慢慢恢复正常血色，心中百般挂念不舍一眨眼间消失不见，看到她遗传长孙皇后百分百的容颜，李世民心中更是忍不住一阵酸楚。.me

晋阳小公主发现自己父皇眼眶湿润，灵慧懂事的她知道李世民伤心什么，嫩声嫩气的话反过来安慰着李世民，一边默默旁观的孙思邈心中叹息一声。

帝王精于掩饰内心软弱，是想在臣子们面前塑造冷酷帝王，但是面对亲情一刻，在怎么善于伪装的李世民，也不得不卸下负担，在痛爱的小公主面前，露出有血有肉的慈父一面。

李世民与晋阳小公主谈些什么，孙思邈没心情也没有兴趣去八卦偷听，识趣装聋作哑左耳进右耳出，等待李世民与晋阳小公主交谈完。

“药王，朕的小公主何时能够痊愈？”

李世民与晋阳小公主相聚甚欢，交谈足足花费

了一个时辰有余，直到想起重要是事，了解晋阳小公主的病情何时才能完全康复？

“启禀皇上，以如今公主情况，恐怕要调养两三年时间，要是贸然间断调养日期...”

想起秦寿的交代，孙思邈昧着良心睁眼说瞎话，多多少少了解一些情况的孙思邈，迫不得已做起秦寿的帮凶，合伙欺骗李世民延迟时间，留下晋阳小公主做护身符，让李世民忌畏不敢对秦寿下黑手。

孙思邈按照秦寿交代的原话，故意夸大其词晋阳小公主调养一日不能断，断了一日等于前功尽弃，好让李世民畏手畏脚给秦寿准备充足时间，要是李世民提前对秦寿下黑手，无疑把调养之中的晋阳小公主逼上死路。

“两三年？”

孙思邈夸大其词和不肯定的回答，李世民心中有些不满意，可又发作不得，只能郁闷到姥姥家，事关晋阳小公主生死攸关大事，李世民只能勉为其难接受了事实。

两三年就两三年，比起担忧制裁秦寿，李世民更在意晋阳小公主的健康，为人父母又有几个不关心自己骨肉？李世民也不能罢免世俗的牵挂。

不知道秦寿阴谋的李世民只能暂时妥协，就算是知道了恐怕也拿秦寿也没有办法，能够治疗晋阳小公主的，也只有才艺纵横秦寿有办法，指望皇宫里庸医太医们，恐怕要考虑晋阳小公主后事了。

“父皇，两三年时间很快过的，兕子好了，以后可以天天陪着父皇，父皇要是想兕子了，可以抽空过来陪兕子，好不好嘛~”

“好，好！”

晋阳小公主黏人似的缠上来撒娇，李世民顿时拿晋阳小公主没有办法，溺爱地轻拂着晋阳小公主秀发，孙思邈眼看没自己什么事，不好在待下去打搅，悄然离去门外守候召唤。

僻静疗养院西侧花园宝塔式亭楼里，秦寿与严统领落座亭楼石座椅，秦寿召来的人送上啤酒后离去，留下秦寿与严统领默默喝着啤酒。

僻静的西侧花园鲜少有人过往，加上四周视线开阔一目了然，难以有人故意隐藏偷听什么的，确实是不错谈话的好地方，至少严统领很满意这里。

严统领知道李世民难得与晋阳小公主相聚，一时半刻不会那么早出来，有的是时间与秦寿详谈也不急于开口，而秦寿心里则想着严统领有什么话要跟自己谈？

“严统领，明人不说暗话，有何事？不妨开门见山直言！”

酒过三巡，搞不懂严统领用意的秦寿，没有心情与严统领干耗着，首先沉不住气开口打破沉寂的气氛，总觉得严统领找自己不是那么简单。

至于他有何目的？秦寿暂时无法得知，看在他是李世民身边红人，把握不住情况的秦寿先发制人，先弄清楚他想要干什么？然后在见招拆招。

从他相邀一刻起，秦寿就意识到严统领有什么隐秘的话要跟自己谈，至于他用意与目地，要等他自己开口秦寿才知道。

“秦将军如此爽快，那严某也不废话了，秦将军，可否认识这个？”

严统领爽朗笑毕，左右看了看四周，脸带谨慎之色偷偷摸摸掏出一块玉牌，通体白皙的羊脂玉佩出现一刻，秦寿闪过一丝惊讶之色，但是很快掩饰过去露出一副疑惑之色。

错失机会的严统领没有发现异常，目光定定地直视着秦寿，似乎想要看看秦寿有什么表情？很可惜看了半刻有余，秦寿除了茫然还是茫然。

“此乃何物？秦某糊涂，还望严统领解答！”

秦寿心里冷笑一声，心中已经大概猜到了什

么，脸色依旧没变装糊涂浑然不解，他这手没技术含量的试探，对于秦寿来说简直是免疫。

没有发现秦寿异常脸色的严统领没有气馁，露出你心里最清楚的笑容，把手中的羊脂玉佩直接放到石桌上，轻轻移到秦寿面前，末了笑了笑用手点点羊脂玉佩。

“严统领，这是何意？”

秦寿不解地看着严统领，并没有去接严统领移来的羊脂玉佩，皱起眉头不悦地看着严统领，不明白他这是什么目地？怎么把这么贵重的东西推过来？

此时此刻秦寿内心变得谨慎起来，猜不准是不是严统领受了李世民指使，在变相试探自己，小心使得万年船的秦寿干脆装糊涂到底。

想要知道事情真相和严统领真实身份，恐怕只有见到羊脂玉佩真正的主人，秦寿才敢确定，但是现在秦寿不得不提防这是不是陷阱。

“小小意思，相信秦将军会感兴趣，时辰不早了，感谢秦将军美酒招待，皇上要出来了，秦将军，后会有期！”

严统领眯起眼说着谜底话，不急不慢的语气很是让秦寿心中不爽，末了笑了笑拱手朝秦寿抱拳告

辞离去，留下秦寿阴沉着脸色看着羊脂玉佩发呆。

要是严统领真是玉佩主人的人，那可真是够有趣的了，是碟中谍还是计中计？秦寿一时间无法把握，也没有办法确定严统领真实身份。

“呵~事情变得越来越有趣了！”

秦寿待严统领远去后，看着石桌上面的羊脂玉佩，忍不住自嘲一笑嘀咕一声，并没有去拿起羊脂玉佩，对于严统领真实身份，秦寿有些失算同时无力呻吟一声。

第580章贞烈粉

临近黄昏时分，李世民离去没多久，秦寿紧随其后跟着出门直奔长安城，绕道混进商队从南城门方向进城，进城第一时间朝聚贤楼赶过去。。

“将…里面请！”

秦寿出现聚贤楼一刻起，虬髯客很是惊讶打量身着粗布麻衣的秦寿，意识到了什么虬髯客没有声张，毕恭毕敬邀请秦寿进入聚贤楼后院说话。

郑宏一脸怪异看着秦寿，直到虬髯客与秦寿进入后院大门，郑宏才收回怪异的目光，摸不着头脑秦寿这是闹哪出？搞不懂的郑宏摇摇头继续做自己的事。

聚贤楼后院里，杂役仆从奉上茶水后，虬髯客与秦寿坐在后院大厅内，静静地喝着茶水，秦寿没有说话，虬髯客也没有多嘴去问，只是想不通秦寿怎么穿成这样？

“张兄，废话不多说，可否有熟悉的采花大盗？”

噗嗤~正喝着茶水的虬髯客闻言喷出一口茶，干咳连连瞪大眼不可思议地看着秦寿，想要确定秦寿不是开玩笑或逗自己玩。

秦寿无所谓虬髯客不可思议的目光，落落大方让虬髯客惊讶个够，来这里目地就是想虬髯客帮忙，要不是丁不二不在这里，秦寿才懒得去麻烦虬髯客。

“那个，将军，你确定不是开玩笑？”

虬髯客一脸怪异上下打量着秦寿，虽然不知道秦寿要臭名远昭采花大盗干什么，可虬髯客还是忍不住想要多嘴一问，想要弄清楚秦寿要采花大盗做什么？

聚贤楼本来就是鱼龙混杂的地方，什么正邪江湖豪客都有，采花大盗虬髯客当然有认识的，只是相交乏乏而已，而且虬髯客也不屑与宵小之辈相交太深，应付了事熟络一下便可。

“别想歪了，本将军不是要采花贼，而是需要他们作案的药，有大用！”

受不了虬髯客怪异的目光，秦寿叹息一声说出自己目地，只求使坏用的药不求猥琐的人，况且秦寿也没有傻到引狼入室地步。

“将军，你要采花贼的药好说，张某人倒是认识一个炼药的人，如若将军需要，张某人可马上去安排！”

知道秦寿用意的虬髯客松了口气，说实在还真

怕秦寿收留那些下三流的人，对于秦寿求药有什么用？虬髯客没有去多嘴问，拍胸保证自己有认识制下三滥药的人，比起采花贼好多了。

秦寿点点头没有说话，虬髯客马上召人前来，交代一番后跑腿的杂役马上跑出去，按照虬髯客的吩咐去找制造下三滥药的人带齐药过来一叙。

“将军，此人名叫华祖，自骁是华佗后代，医术不钻研偏偏钻研祖传药物…”

等待之中虬髯客把炼药的一切说出来，至于华祖自骁是华佗后代的事，虬髯客打心底也有些怀疑，可怀疑归怀疑，还是把他的一切消息告知秦寿。

“华佗后代？”

虬髯客怀疑的话，秦寿并没有跟着怀疑，而是下意识选择相信起华祖的身份，往往有些人不重视的事，恰恰相反埋没了一个人才。

两刻钟眨眼过去，一名尖嘴猴腮体形瘦小的年轻人走进来，最吸引秦寿的还是那闪动著精明之色的一对小眼睛，虽然长的跟潘安一样尖嘴猴腮，但他那孤傲的目光，一下子吸引了秦寿注意力。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眼前的华祖一进来的时候，秦寿就嗅到他身上浓浓的草药味，虽然比

孙思邈的药草味淡了些，可他的也不差了，没有与药草常年打交道十数年，很难身上有难以洗去的草药味。

“华祖，这位是长乐乡镇…”

“华祖见过秦将军！”

虬髯客待华祖出现后，把秦寿身份说出一半，华祖没等虬髯客说完，迫不及待地双手抱拳作揖见过秦寿，给华祖打断话很是让虬髯客无语。

从虬髯客说出秦寿身份一刻起，华祖就意识到了自己时来运转，长乐乡向来重视人才，不看贫富家世，只要是有才学就行，而在这里见到传闻已久的秦寿，华祖知道自己运气来了。

“华祖是吧？本将军是爽快之人，把你家底亮出来，让本将军瞧瞧！”

秦寿眯起眼打量着华祖，当然目光更多还是他后背的包袱，看看他有什么宝贝药物值得自己满意？也不介意把他收下为己用。

丁不二在齐州没有办法回来，醉鱼草加工已经停了很久，袁神棍善于炼丹无法继承大业，孙思邈不屑于玩毒，华祖善于炼药正好是候补人选。

“是，将军！”

华祖心情有些激动地应了一声，小心翼翼放下

自己包袱，从虬髯客派人来告知有贵客要见自己，经过华祖套话知道是长乐乡的秦寿，华祖就带上自己家底，试图引起秦寿注意打进长乐乡。

“将军，低品药华某不敢献丑，此乃华某钻研数年的成果，贞烈粉，它的功效不管男女，只要一点份量，保管****焚身，如若不解…”

华祖拿出一瓶烧制还算上档次的青瓦药瓶，滔滔不绝地说出贞烈粉的功用，最主要的是它男女通用，只要用上一点的份量，谁也逃不出药力的威力，要是没有合体必然****焚身而死。

虬髯客皱起眉头没有说话，说实在的对于华祖的药，虬髯客打心底有些抗拒，这些玩意太缺德了，也搞不懂秦寿要这些药整治谁？

虬髯客不相信秦寿要这些药去做坏事，他家里娇妻成群没有必要吃饱撑着用这些药，可以肯定秦寿要这些药是用来整治人，至于整治谁虬髯客一时间猜不出来。

“哦？这贞烈粉有那么厉害？”

秦寿半信半疑接过华祖递上来的药，华祖点头没有说话，信不信秦寿找人试试就知道了，华祖对自己药十分有信心。

“那好，本将军先试试看，如若还行，三日内

必给你满意答复！”

“谢将军！”

秦寿的话直让华祖心中大喜，脸带喜色拱手抱拳识趣转身离去，不去打搅秦寿与虬髯客等待好消息，华祖知道秦寿乃是言而有信之人，也相信秦寿不会骗自己。

“张兄，时辰不早了，秦某还有事去办，这个人你多留意一下！”

“是，将军，张某明白！”

秦寿看了看外面时辰，并没有久留开始去潘安那边准备办事，虬髯客知道秦寿意思，亲自送亲手出门离去。

第581章突发变故

“将军，你要的痛筋散，副作用很大，慎用！”

秦寿到来的时候，已是天色昏暗，潘安在民房大厅内恭候已久，拿出一瓶青瓦小瓶，小心翼翼递给秦寿，同时提醒秦寿痛筋散的副作用。

痛筋散，顾名思义专门惩治人又没有毒的歹毒玩意，简单点就是控制人的玩意，只要服用一点就好像毒药一样的效果，想要止痛就要继续服用，要不然就慢慢享受痛不欲生的针刺筋脉感觉，那可不是常人可以忍受得了。

为了求到这痛筋散这控制人的奇药，潘安没少麻烦道上的苗疆好友，玩蛊毒的好友最多这些阴人玩意，要不是潘安死求烂打厚脸皮磨，还真难以搞到服用后，全身筋脉痛不欲生的痛筋散。

“这就是痛筋散？”

秦寿接过潘安递来的青瓦药瓶，打开与华祖给自己贞烈药一模一样的药瓶，连塞子红布也是一模一样，里面露出白色的粉末，秦寿嗅了嗅没有味道，还真跟华祖的贞烈药粉同出一辙似的。

也难怪秦寿质疑，按照潘安所述痛筋散服用

后，每隔三日不服用就会浑身抽筋的痛，而且还是每隔一段时辰发作，就算是郎中检查也查不出是中毒，够厉害的！

秦寿咋舌觉得不可思议，如此神奇的药还在是头一次所闻，看来控制燕妃和韦妃有用武之地了，特别是狡诈的韦妃，可潘安后面的话很是让秦寿无语，

“将军，如假包换，只是这药并非毒药，只要熬过五日自然消退，这份量足够一个多月，如若将军还需要，日后恐怕要…”

潘安很信任自己苗疆好友的药效，大夸自己好友的阴毒控制人药，虽然是无毒的药熬过一段时间会痊愈，可副作用一个月内手软身热是少不了的。

秦寿闻言潘安讲解，顿时一阵无语到姥姥家，感情是蒙人的药，五日之后自动消退，到头来都是心理作用，以为自己中毒了！

而潘安后面很搓动手指的手势，秦寿更是无语，钱，这玩意自己不缺也买得起，最感兴趣的还是潘安的苗疆好友，此等人才不可浪费！

“可否引荐你的好友？”

“这，将军，恐怕有点难…”

秦寿想要见自己苗疆好友，潘安很遗憾告诉秦

寿，这是不可能的事，自己苗疆好友喜欢独来独往，压根不想寄人篱下，更不想投靠他人的想法。

潘安很明确的回绝话，秦寿并没有生气，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既然别人喜欢自由，秦寿也不能勉强什么，想起了什么秦寿拿出虬髯客那边弄来的药。

“将军，这是？”

“贞烈粉！”

愕然失神的潘安看着秦寿拿出一模一样的药瓶，开始还以为秦寿手里的药瓶跟自己求来的痛筋散一样，而秦寿说出贞烈粉三个字，潘安一头雾水不明白什么意思。

“这段时间你想办法，把这药下到皇上…”

秦寿把贞烈粉的用途说出来，按照华祖的提示，要是整瓶用完，在怎么正人君子也变成无女不欢，最后变得****不堪挥霍过度自取灭亡。

李世民既然已经开始对自己不仁，秦寿没办法之下也只好出此下策，提前把李世民搞垮再说，只要李世民身体夸了，自己在想办法让李世民难以醒来，好实行铲除异己的行动。

“……”

潘安无语地看着秦寿，这么阴险对付自己岳

父，也只有秦寿这家伙想得出来，可想到秦寿现在的处境，潘安能够理解秦寿的心情，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什么忠君在秦寿眼里都是狗屁，自己又不是受封建约束的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更何况李世民已经开始针对自己了，总不能逆来顺受，这不是秦寿的性格。

秦寿把药瓶放到与痛筋散相隔巴掌位置，努努嘴示意潘安收起来，潘安一阵无语刚想要拿秦寿放出来的药，突然间民房外传来吵闹的拍门声。

“开门，开门…”

“怎么回事？”

突然其来的拍门声，还有府兵们大嗓门叫喝声，秦寿忍不住大吃一惊看向潘安，心有疑问是不是暴露了？而潘安也是一头雾水，头一次遇到这样的事。

“将军，外面来了很多府兵，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间搜查城西这边全部里坊…”

罗岷气吁喘喘从后院跑进来，把自己所探听到的事说出来，至于怎么突击检查罗岷暂时未知，只知道没有禁宵前府兵就开始大肆搜查。

“将军，你先躲一躲，潘某去应付这些府

兵！”

府兵的出现大出意料之外，没办法之下潘安只好先让秦寿躲一躲，自己去应付外面的府兵，以免秦寿出现在这里曝光就麻烦大了。

“好，看你的了！”

豁然起身的秦寿不小心撞倒桌面的两个药瓶，眼驰手快的罗岷及时接住没有摔落地面，松了口气的秦寿暗骂自己紧张过度，待罗岷放置好药瓶，得到潘安示意罗岷亲自带秦寿去后院躲躲。

潘安待秦寿离去大厅，轻呼一口气轻拍怀中的钱袋，没办法只好用钱打发搜查的府兵，相信那些府兵看在钱的份上，会免去搜查这里。

“罗岷，到底怎么回事？”

隐藏好潘安开建的暗室里，秦寿随意打量一眼乱七八糟情报纸张，看到一边气吁喘喘的罗岷，秦寿把心里疑问问出来，府兵莫名其妙搜查，肯定有原因在里面。

“这，罗某也不清楚，回来的路上隐隐听到，好像是赵国公府出了什么事，遭遇窃贼什么的…”

罗岷不敢确定地回答秦寿的疑问，把自己赶回来的路上，听到不明确的消息说出来，据悉是在搜查赵国公府逃出来的窃贼。

至于窃贼偷了什么？以至于招惹长孙无忌抓急，请动府兵大范围搜查，罗岷也不知道也没有办法知道，一心跑回来免得遇上府兵就麻烦大了。

“窃贼？谁那么有才？”

大致知道真相后，秦寿忍不住大吃一惊，开始对进赵国公府偷窃的人感兴趣了，赶在太岁头上动土的人，不是一般的人物啊！

秦寿好奇长孙无忌又做了什么亏心事？直到外面传来凌乱的搜查声，搜查了一阵后就没声没气离去了，大感意外的秦寿不知道潘安用了什么法子，居然打发走了府兵的搜查！

第582章艳福不浅

亥时一刻，掖庭宫燕妃寝宫内，燕妃挥退服侍自己的宫女，寝宫内摆了一坛酒与糕点，朦胧烛火之中倒影出燕妃的焦虑与不安。

燕妃时不时朝未关闭的窗外看去，依旧没有见到秦寿来赴约，忍不住宛然叹息起来，不知道秦寿会不会毁约害自己白等一晚上？

要不是为了齐州两个不成器的哥哥事，燕妃还真不想去招惹秦寿，毕竟三更半夜私会自己丈夫以往的男子，怎么说也是有违妇道。

这对于打小遵从三从四德的燕妃来说，是很忌畏又很无奈的事，真要做到不闻不问冷血无情，对于善良的燕妃来说怎么也做不出来。

可要是不私会秦寿谈判，她那两个不成器的哥哥真充军了，边疆很乱他们肯定险死还生，燕妃算是给两个哥哥烦透了心窝。

从他们出事手下连夜赶来长安，想尽一切办法告知后，燕妃不能坐视不理，虽然燕敬嗣说过不要去理会，可燕妃真心做不到那么绝情！

“娘娘设宴久等，秦某深感惭愧，这掖庭宫还真是越来越难混进来了！”

就在燕妃心烦意乱胡思乱想的时候，秦寿欠扁声音在想事出神的燕妃耳边响起，清醒过来的燕妃莞尔一笑，他的话要是能够相信，母猪也会上树！

燕妃淡淡的笑意，配上她精心的打扮，一下子把秦寿目光吸引住了，浅浅的笑容绽放在脸上，肌肤白皙滑嫩，吹弹即破煞是可爱，遥看仙子下凡尘，腮边两缕发丝随风轻柔拂面凭添几分诱人的风情。

“秦将军，招待不周还望见谅！”

秦寿灼热的目光燕妃看在眼里，白皙俏脸泛起两团淡淡的红晕，远远看去刹是可爱，随着燕妃不安的闪烁，更有一种奇异的魅力，让秦寿有扑上去的冲动！

受不了秦寿灼热的目光，又狠不起心发作，燕妃如梦似幻的大眼睛眨了眨，浅浅地呼吸了一口气，似乎已经镇静下去了，很腼腆地朝秦寿一笑。

“好，好…”

半梦半醒似的秦寿傻谔谔地点着头，清醒过来后秦寿恨不能赏自己一巴掌，现在对成熟女子免疫力越来越低了，特别是像燕妃这种正值成熟的少妇型。

秦寿承认燕妃真的很完美，比起生涩的李丽质

更显得有女人味，大概归咎于她三十出头的女性巅峰期，更多是脑海里挥之不去偷窃过她沐浴的画面。

“秦将军，开门见山说吧，怎么才放过本宫的两位哥哥？”

燕妃待秦寿落座后，亲自斟酒给秦寿，直让秦寿有些受宠若惊，特别是燕妃斟酒时，身上散发淡淡特有的幽香，加上她俯身动作不小心暴露出抹胸束博的胸器，差点让秦寿血气上涌流鼻血，所幸定力勉强足够压制住了。

“那就看娘娘有何表…嗯哼，这个娘娘怎么知道的？”

走神的秦寿话一出口差点恨不能甩自己一巴掌，从心意悬马之中清醒过来，想起正事平心静气洗心革面，干咳一声转移话题。

“秦将军，敢作敢当，说吧，你想怎么样才放过本宫两位哥哥？”

燕妃没有在意秦寿转移话题，直言了当切入正题，谈妥好了好让秦寿离去，与秦寿独处燕妃总觉得浑身不自在，特别是秦寿三番两次不怀好意的目光，让燕妃感到有些害怕与凌乱。

燕妃不知道自己有什么能够打动秦寿的，也不

知道自己有什么值得秦寿在意的，喜好平淡的她没有拉帮结派，更没有心计去培养势力什么的。

秦寿眯起眼看着燕妃，心里盘算着怎么支开燕妃，好下潘安给自己的药，控制燕妃成自己的眼线，帮忙监视韦贵妃的一举一动。

掖庭宫现在基本是韦贵妃在玩转，潘安只能晚上打探消息，白天基本错过了很多消息，要是燕妃帮忙的话，或许能够得到意想不到的消息。

“好吧，素闻娘娘手里有皇上御赐的波斯珍贵香料，秦某有意发展香料，可否…”

“秦将军稍等！”

想起阴妃没离去前提及过的事，秦寿有了借口支开燕妃，没有心机的燕妃不知道秦寿把戏，轻而易举给秦寿忽悠过去，带着喜色转身去拿李世民赏赐的波斯友好上贡的香料。

秦寿趁燕妃转身离去间，快速掏出药瓶打开一边注视燕妃一边下药，燕妃走到梳妆台拿起盒子的时候，心情紧张的秦寿手一抖，顾不得加了多少在燕妃转身的时候马上收起来。

“秦将军，香料在此，本宫的两位哥哥的事？”

燕妃拿着香料走回来，心中有些不舍抱紧盒

子，犹豫了一阵轻轻把香料盒子移到秦寿面子，脸带疑色询问自己两位哥哥的事。

“好吧，娘娘开口了，秦某岂能不给面子？”

“谢秦将军，大恩不言谢，本宫先干为敬！”

燕妃的表情秦寿看在眼里，十分爽快地答应了燕妃放过他两个不成器的哥哥，得到秦寿答复，燕妃心中大喜再次亲自斟满敬酒。

秦寿拿起酒耳在燕妃挽袖先喝的时候，阴谋得逞一笑并没有喝慢慢把酒耳放回桌面，不知秦寿下药的燕妃似乎有些不剩酒力，没多久燕妃脸颊泛起酒后红晕。

“嗯~好，好热~”

“？”

燕妃刚放下酒耳，闪烁着光泽鲜红丰润的樱唇，发出诱惑人呻呤声似的，秦寿一头雾水看着燕妃，心中奇怪痛筋散会有这样效果吗？

当秦寿仔细看燕妃的时候，下一刻整个人傻了眼，只见燕妃面颊燃烧着鲜艳的红晕，不安地扭来扭去，鲜红丰润的樱唇微张，似乎在喘息着。

“你，下药了？！”

突然燕妃很想要男人宠爱，一阵阵酥麻灼热走遍全身，意识到自己身体异状，燕妃又气又怒瞪眼

怒视秦寿，可嘴里却发出自己感到羞涩的呻吟声。

“娘娘，得罪了！”

燕妃越来越急促呻吟声惊醒傻了眼的秦寿，意识到可能是府兵到来弄错了药，秦寿只好将错就错硬着头皮上，要不然燕妃会****缠身惊动外面宫女。

秦寿厚颜无耻贴上来时，燕妃又惊又怒，可在药力腐蚀与秦寿老练手段，燕妃娇羞地闭上自己梦幻般多情美丽的大眼睛，长长的睫毛在轻轻颁动，心想抗拒又敌不过药力发作的需求。

秦寿只觉怀中的绝色大美人儿吐气如兰，娇靥若花，一股特有的体香沁入心脾，胸前紧贴着两团急促起伏的怒耸双峰，虽隔着一层薄薄的衣衫，仍能感到那柔软丰满的****上两点可爱的凸起。

燕妃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躺回自己牙床，正常意识早已失去的燕妃配合着秦寿解开衣衫，双手违背良心紧紧抱着秦寿后背，尖尖的指甲撕抓着…

第583章如此卜卦

天未亮的时候，秦寿腰酸背痛狼狈从燕妃寝宫闪人，想起昨夜的疯狂，秦寿心中一阵荡漾同时后背火辣辣的痛，全都是燕妃遗留下来的杰作。

“将军，你在燕妃娘娘寝宫过夜了？”

当秦寿从掖庭宫溜回来的时候，潘安一脸怪异看着秦寿，通过秦寿身上残留的幽香，潘安不用问也知道秦寿风流快活了一夜，而且还是有号称贤惠的燕妃。

至于潘安怎么知道的？很简单，药瓶乌龙换错了，原本给李世民贞烈粉的，没想到居然给李世民用到痛筋散，暂时没有效果的李世民还不知道，他用不出一两个时辰就会痛不如死。

“少废话，药重新换上！”

“……”

心情烦躁的秦寿把怀中贞烈粉丢给潘安，没有理会哑口无言的潘安，黑着脸转身暂时休息一会，天色还未放亮走不了。

说实在的秦寿现在很生气，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生气？又拿什么而生气？可心里就是很气，大部分归咎于这次乌龙太过于无语。

“也不知道燕妃醒来会怎么样？”

躺在客房内秦寿失神仰望着牙床的床幔，喃喃自语想到燕妃醒来会有什么反应？是震怒偏激告诉李世民与自己同归于尽？还是羞愤到自杀以洗她受玷污的人生？

忐忑不安的秦寿有些后悔不辞而别，可又不敢逗留掖庭宫一天，要是自己消失一天时间，势必会引起李世民猜疑，到时候就麻烦大了。

心情凌乱的秦寿揭起被窝，强迫自己不再去想燕妃的事，不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现在后悔也没有用，走一步算一步，以燕妃的脾性，她应该懂得分寸！

带着凌乱的心情，秦寿晕晕入睡补充自己一夜五次郎的体力，贞烈粉的药力让秦寿感到一阵后怕，连自己这么年轻都吃不消，恐怕李世民更吃不消。

眨眼一个上午时间过去，当秦寿睡到自然醒的时候，已经是午时三刻了，当秦寿走出大厅的时候，薛仁贵带着人恭候已久，看到秦寿醒来一脸怪异目光打量着秦寿。

“本将军脸上有花？”

“这里…”

秦寿受不了薛仁贵怪异的目光，一脸好奇问盯着自己看的薛仁贵，而薛仁贵摇摇头收回目光，直接提醒秦寿，脖子上的胭脂痕迹该销毁了！

“将军，袁大师也该接回去了！”

薛仁贵趁秦寿销毁脖子间痕迹的时候，好心提醒秦寿该接袁神棍回去了，想起袁神棍那边的事，秦寿顾不得与潘安打招呼，直接与薛仁贵离去前往李淳风的家。

“袁道友，你我皆为卜卦算命之人，可否有趣一起钻研双人推象？”

“嗯？李道友，此言怎解？”

李淳风家里，袁神棍与李淳风在大厅内切磋了一上午的奇门八卦，心血来潮的李淳风出言提议两人推象观察大唐未来，袁神棍顿时心生谨慎。

暂且搞不懂李淳风用意与用心，袁神棍不敢贸然答应李淳风，一不小心怕自己贸然答应害了秦寿，袁神棍不敢胡乱与李淳风切磋。

“袁道友无需担忧，贫道别无它意，只是好奇以后之事，只有天知你知我知，无人知晓！”

李淳风似乎看穿袁神棍担忧什么，摇头叹息一声开门见山说明自己意思，只是好奇没有带恶意什么的，袁神棍无需处处提防着什么。

“贫道好奇，李道友所谓的天，是意指何物？”

袁神棍眯起眼抓住李淳风的话不防，刁难似的想要知道李淳风所谓的天是意指什么？是天子呢？还是老天？这两者区别很大的。

“当然是老天，道兄，贫道虽替皇上办事，但是基本信用还是有的！”

李淳风算是服了袁神棍，直言不讳说明自己意图，只是好奇不带有任何目的，也难怪袁神棍担忧，谁叫他们两人立场不一致。

“好吧！”

经过李淳风诚心相邀与保障，袁神棍勉为其难答应了李淳风的要求，说实在的袁神棍也好奇未来如何，开始与李淳风联手钻研一下大唐的未来趋势。

“奇怪，将军，无人应答！”

李淳风家门外，薛仁贵敲了半天的门始终不见有人出来开门，薛仁贵忍不住大感纳闷，转身看向秦寿的时候，秦寿用手示意薛仁贵爬墙进去。

“将军，你确定不是开玩笑？”

薛仁贵一脸黑线看着秦寿手指的方向，一人高点的烂泥围墙别说爬了，薛仁贵恐怕还没趴上去泥

墙就倒塌了，再说了爬墙无疑跟小偷没有什么区别！

“少废话，爬进去开门，肯定在里面钻研痴迷了！”

秦寿没好气白了眼薛仁贵，示意他快去爬墙开门，自己可没有心情在这里浪费时间，回去可是还有很多事要处理，都浪费了半天的时间。

薛仁贵在秦寿强制的要求下，只能硬着头皮翻墙进去，头一次做贼一样很是让薛仁贵感到不安，特别是摇摇欲坠一样的泥墙。

片刻钟过去，薛仁贵有惊无险翻过泥墙，所幸没有倒塌成功在里面开门，秦寿大摇大摆走进李淳风破烂的门楼，留下薛仁贵在门外等候直朝紧闭的大门走去。

“轻点，轻点，痛！”

“哎哎，袁道友，忍忍，开始有点痛，过会就好！”

秦寿走到紧闭的屋门，刚想敲响紧闭的屋门，突然听到里面的动静，秦寿忍不住咋舌起来，难不成两个家伙在里面玩断袖龙阳之好？

可不对啊，李淳风貌似有位娇花如玉的妻子，怎么会玩断袖呢？更何况以袁神棍那把年纪与外

貌，也不可能是李淳风的菜吧？

没搞清楚里面情况的秦寿，带着猥琐的心思猫着身子，凑眼试图从门缝里看到里面的情况，凑足劲的秦寿只能看到中间，压根看不到里面两侧的情况。

“嗯~嗯，好舒服，李道友，大力点！”

“……”

袁神棍舒坦的呻吟声，更是让秦寿冷汗连连，猫抓心痒痒似的整个人几乎贴到门板上，可就是看不到里面的情况，直到身后突然传来惊呼愤怒声，把秦寿吓了一大跳。

“大胆贼…”

噗通~李淳风的夫人娇斥一声把秦寿吓了一大跳，用力过度直接撞开不牢固的屋门，整个人掉进屋里大厅，秦寿裂牙嘶嘴抬起头的时候，愕然看着袁神棍与李淳风两人。

只见李淳风双手推着袁神棍后背，而袁神棍则捋须站着，秦寿意外出现打断了两人钻研推背卜未来。

第584章飞天不是梦

“尊师，弟子试探过了，李道友有个夙愿，如若尊师能够帮他完成心中夙愿，或许…”

“哦？是什么？”

回途路上，袁神棍提及李淳风夸夸其谈他的学术，就在心不在焉的秦寿晕晕欲睡时候，袁神棍提及李淳风有个夙愿，直让秦寿很惊醒心中一动，有些好奇李淳风有什么夙愿？

袁神棍废话了那么多，就这句话秦寿最中听，慢慢从燕妃那边惹下麻烦恢复过来，急于想知道李淳风有什么夙愿？只要不是太过分，秦寿自信有把握赢得李淳风投靠自己，反正李世民也差不多了！

挖了李世民那么多大将和女人，秦寿不在乎再多一个李淳风人才，李世民大材小用真的是委屈了李淳风，要是自己肯定会提拔重用，有了李淳风和袁神棍一起搭配，秦寿相信自己实力与科技会加速暴涨。ｗｗｗ．．ｍｅ

“飞天梦！”

“飞天梦？！”

袁神棍双目放光说出李淳风的夙愿，其实不但是李淳风的夙愿，包括袁神棍自己也想飞天体验一

下感觉，谁不想像鸟儿一样在天空自由飞翔？

只可惜天空一直是古人无法涉足的神秘领域，但是袁神棍相信秦寿肯定有办法，至于为什么那么肯定？从秦寿起步发家一直到现在，袁神棍都见证了许多不可思议的奇迹。

包括这次的飞天奇迹，袁神棍相信秦寿肯定有办法，他化神奇为腐朽的能力，袁神棍是有目共睹的，这一次恐怕也不例外。

袁神棍自信满满的相信秦寿能力，而秦寿整个人石化了似的傻了眼，彻底给袁神棍的话震到哑口无言，真心服了李淳风的难题，秦寿忍不住感叹起来，好刁难好要命的夙愿啊！

要飞天其实也不是什么难题，只是问题现在技术有限，而且过程也很麻烦，可要是不完成李淳风的夙愿，秦寿就没有办法获得李淳风这样的奇才。

只要流失这样的奇才，恐怕比杀了秦寿更难受，头疼不已的秦寿揉着额头，坐在颠簸不平的马车内，苦思冥想如何完成李淳风的夙愿。

“尊师，尊师…”

马车内一时间恢复了平静，左等右等没见秦寿出声，袁神棍忍不住轻声呼唤，而想事出神的秦寿丝毫未觉，满脑子想着如何实现李淳风刁难的夙

愿，

飞机？扯淡吧，那是不可能的事，滑翔机？摔死没天亮，不可靠，想来想只有热气球了，可热气球有涉及了热量问题，没有煤气之类产生不了热量啊！

总不能在吊篮里生一把火吧？到时候别说能不能升空了，就把热量传导在真空气囊里也是一个头疼的事，更别提升到高空一阵风把火吹灭了。

“尊师！”

“嗯？”

正想到热气球的秦寿，在袁神棍一声大喝声之中清醒过来，一头雾水看向一脸黑线的袁神棍，稀里糊涂的秦寿一脸茫然看着袁神棍。

“那个，飞天之事，可否有法子？弟子已经…”

“我滴娘啊！”

当袁神棍弱弱地说出他自作主张答应李淳风夙愿事，秦寿无病呻呤一声猛拍自己的额头，彻底给好心办坏事的袁神棍打败了！

看到秦寿这样，袁神棍没有惭愧之意，打心底有些期待秦寿完成自己与李淳风的共同夙愿，给秦寿增加负担的动力源泉，好货不便宜不是吗？

头疼不已的秦寿算是给袁神棍打败了，这次恐怕也只能硬着头皮啃下重任，除非秦寿失言放弃李淳风这个人才，当然秦寿也不可能放弃来之不易的机会。

“死神棍，算你狠！”

给袁神棍将了一军的秦寿，恶狠狠瞪了眼袁神棍，难怪这次去接袁神棍，李淳风看自己的目光充满了敬意，感情是袁神棍这个家伙在使坏，自作主张替自己揽下要命的重任！

袁神棍耸耸肩无所谓秦寿没有杀伤力的眼神，知道秦寿刀子嘴豆腐心的性格，袁神棍有些期待地裂牙笑着，等待秦寿最终的结果。

“想要飞天，可以，但是这次你要全程出力，包括你同行人手问题！”

想通之后秦寿想到最佳的飞行器，而这个飞行器需要有些麻烦，但是又很可靠很安全，而且还能作为空中武器打击敌人，两全其美何乐不为？

当秦寿发现袁神棍欠扁的笑容，马上心中来气，他丫的给自己出了难题，这次也要给他出难题才行，要不然还真便宜了袁神棍。

“没问题，尊师，你有法子了？”

心中大喜的袁神棍拍着胸脯应下秦寿要求，只

要能够实现飞天别说这些跑腿，就算是跑断腿袁神棍也乐意，没想到秦寿还真有办法实现飞天梦。

“有，安全可靠的飞艇！”

“飞艇？”

当秦寿自信满满说出飞艇两个陌生字眼，袁神棍忍不住为之一鄂，什么是飞艇还真没有听说过，要是翅膀什么的还说得过去。

“不错，利用比空气还轻…奶奶个熊的，跟你废话那么多干什么？回去多看看书，在找十几个你同行回来再说！”

秦寿提及飞艇原理，突然发现袁神棍云里雾里的，落败的秦寿再次无病呻呤一声，自己算是对牛弹琴了，等他回去温习一下入门级的化学篇在谈吧！

飞艇获得的升力，主要来自其内部充满的比空气轻的气体，而最好的气体就是易燃易爆的氢气，氢气密度比空气小，飞艇气囊注满氢气后，在空中飞行和鱼在水中游动差不多。

最后加个脚踩动力螺旋什么的，足够李淳风完成飞天梦想，当然想要实现这些，最麻烦的就是自制氢气，虽然氢气自制有些麻烦，配料这些自己也知道，加上以现在的技术和财力，秦寿自信也不是

没有可能。

氢气最重要材料，烧碱，秦寿记得有种土方可以自制烧碱，煅烧石灰石，然后伴成石灰乳，而天然碱湖里面有碳酸钠晶体，两者混合发生复分解反应，可以制得氢氧化钠，也就是烧碱。

有了火碱剩下来就是制造氢气过程，火碱与铝起反应，生成偏铝酸盐和氢气，也可以用石灰水和纯碱起反应，再利用其生成物中的火碱与铝发生化学反应而产生氢气，虽然麻烦了点，可也不是没有办法。

制造氢气非属于袁神棍这些化学老祖宗道士不可，他们常年与化学丹打交道，经过化学基础培训，应付起来得心应手，省去不少浪费时间培养的麻烦。

第586章巨无霸飞艇

眨眼三日时间过去，初夏的烈日当空照，长乐乡镇内摆放着五百张烘干的羊皮，贺明召集的二十名羊皮工在一边等候，看到这么多羊皮全都剪成一块块的，羊皮工们议论纷纷。

羊皮工们搞不懂秦寿在闹哪出？怎么把羊皮全剪成这样了？碍于贺明在这里，他们不敢议论太大声，私底下窃窃私语讨论这些羊皮有何用？

羊皮工们的议论声虽然很低，可始终逃不出贺明敏锐的双耳，对于他们的议论贺明懒得去计较，别说他们疑惑了，贺明自己也是一头雾水，搞不懂秦寿这是怎么回事？

镇民见到贺明如此大阵仗聚集羊皮工晒太阳，忍不住好奇聚首在阴凉地方，远远观摩顶着太阳暴晒的羊皮工们，搞不懂他们这是怎么回事？

在贺明与羊皮工们久等下，秦寿带着好奇的娇妻们姗姗来迟，宽大的遮阳伞看得贺明心中不平，可又不敢心生不满，谁叫秦寿是他们的衣食父母？

秦寿身后跟着叽叽喳喳的娇妻们，想要看看秦寿怎么制造可以飞天的飞艇，开始秦寿草画飞艇时，她们还耻笑秦寿不务正业。

可当五百头羊一天之间全部宰完后，秦寿的娇妻们不敢取笑了，敢玩这么大秦寿肯定必有把握，开始忍不住好奇秦寿的飞艇，一直跟着出来看个究竟。

“王铁匠呢？”

“在搬铝架，一会就到！”

秦寿走到贺明面前，看了眼羊皮全都到齐了，而王铁匠却还没有来，秦寿忍不住皱起眉头询问王铁匠怎么还未到？贺明把王铁匠催铝架的事说出来。

既然要造飞艇，就要用到较轻的金属，而铝正好是最合适的材料，用铝来支撑气囊内胆是最完美的，外表随便用薄铁皮保护内胆就是了。

“嗯，开始吧，先缝一个气囊内胆出来，注意尺度不能太圆…”

“是，镇长！”

干等也不是办法，没办法之下秦寿只好先安排贺明缝制气囊内胆，把大致的尺度说出来，五百张羊皮够缝制一个大型气囊了。

贺明得到秦寿命令，马上开始安排热汗淋漓的羊皮工们开始缝制羊皮，同时开始安排人手去熬制买回来的鱼胶，用来粘合缝补的缺口，以确保气囊

不会漏气。

“秦郎，这飞艇今日能完工吗？”

李丽质走近秦寿身边，有些迫不及待想要看秦寿夸得神奇的飞艇，可以载人飞天遨游天空，想想都一阵激动，想要体验一下天空的感觉。

不要说是李丽质了，包括秦寿身后的娇妻们也是一脸期待，最活跃的莫过于李漱了，要不是李丽质在这里，肯定会叽叽喳喳没完没了。

“可以，但是只能完成一部分，还有最重要的气体…”

秦寿心虚地看着李丽质，不敢去看李丽质期盼的目光，飞艇今日是可以完成一部分，但是缺少最重要的氢气，一切都是白搭。

李丽质丝毫不知道秦寿心虚，更不知道自己父皇的事，秦寿也不知道李世民怎么回事，居然阻拦人告诉李丽质他身体情况，既然李世民没有派人来报忧，秦寿也识趣不提及。

对于秦寿深奥的讲解，秦寿的娇妻们表示听不懂，在婢女们撑伞下遮挡阳光下，好奇看着羊皮工们在烈日下缝制羊皮，至于秦寿为什么要安排他们晒太阳缝制，她们始终没想明白，而秦寿也没有解释的意思。

一个时辰过去，一张二十五米长十米宽的巨型前后单脚羊模型气囊缝好，独留两个羊脚大小缺口进气升空和排气下降，经过女红工们传授经验，羊皮工们学会了卷式缝补，尽最大能力针线缝补减少漏气口。

“哇~好大一只羊！”

李潄待羊皮工们湿透衣衫虚脱似的休息时候，忍不住惊呼一声说出众人心里想法，确实是好大一只羊的模型，贺明更是搞不懂秦寿这是闹哪出？

“加鱼胶，继续缝补下一个！”

秦寿没有理会周边的人心里怎么想？一张巨型羊皮气囊差不多消耗了一百张羊皮，按照这个程度只能制作五个巨型羊皮气囊。

按照秦寿想法，要制作一个巨型飞艇，长100多米，最大直径30米左右，加上固定式吊舱，高达49米，可一次性载20人左右。

要是在配上螺旋桨直径15米，安装五人组脚踏式螺旋桨，使其产生推动力，牵引飞艇前进，速度可达每小时20多到30公里左右。

真要是成功了，比起80世纪法国人卡奴?米亚厉害多了，他既然从自行车受到启发，设计了单人脚踏式螺旋桨飞艇，自己何不设计四人组脚踏式螺

旋桨飞艇？要玩就玩大的。

“快快，加鱼胶！”

贺明不知道秦寿狂野的想法，在秦寿一声令下，开始安排人手上加热过的鱼胶粘住缝针线口，经过太阳暴晒的羊皮更柔软，附吸粘胶力更有效从而不易脱落。

贺明这边带人忙碌上鱼胶粘胶，王铁匠带着几十号人扛着花费大价钱打造的飞艇骨架前来，当看到100多米长，直径30多米左右的铁与铝混合骨架出现时，惊呆了四周围观的镇民们。

“这是啥？”

“不晓得啊！”

“好大啊！”

镇民们咋舌连连坐镇不住了，随着王铁匠带人走到镇内空地，顾不得头顶烈日全都跑过来看个究竟，缺少吊舱区的飞艇就好像一个长圆形大怪物。

秦寿身后的娇妻们更是目瞪口呆，虽然她们早就知道秦寿要打造多大的飞艇，可真正见到飞艇尺寸的时候，那震撼的冲击感不是一般的强烈。

“镇长，骨架打造好了，全采用螺丝加固…”

王铁匠待飞艇骨架放置好，小跑到秦寿面前把飞艇骨架打造方式说一遍，全都是按照秦寿的意

思，在主梁骨采用硬度较好的钢铁，其余皆用材质较轻的铝加固。

“嗯，不错，不错，王师傅，辛苦你们了！”

秦寿点点头十分满意王铁匠杰作，能够在短短三日内打造出来，看来他没少花费工夫尽心尽力办事，而且飞艇骨架最重要的主梁，结合加固的很结实。

飞艇硬顶最大特点是有一个硬的骨架，骨架是由一根腹部纵向大梁和24根长杵及16个框架构成，并使用了大量纵向和横向拉线，以增强结构强度，适应任何天气空中气流考验。

第587章珍爱生命远离文盲

“铁皮什么时候全部完工？”

秦寿在围观的镇民咋舌连连议论声之中，大致查看了下飞艇骨架牢固程度，全采用复合式螺丝加固，坚固已经没得说了，重量也加重了不少，就是不知道到时候能不能预期载二十多人。

加重是没有办法的事，技术有限只能这样，宁愿加重飞艇质量重量，也不愿意偷工减料，在空中可不是开玩笑，搞不好散架坠下来就没命了，生命诚可贵，还是以质量优先在考虑其他。

秦寿的娇妻们在婢女陪伴下，围绕着飞艇骨架转悠，头一次见到如此怪异新鲜的玩意，深深地吸引了她们的注意力，识趣没有去烦忙碌的秦寿。

王铁匠大张旗鼓带人扛着飞艇骨架进镇，不知不觉吸引了一大堆人前来，燕宝寿两父子忙完后凑热闹闻风赶来，当看到巨型飞艇骨架和人山人海的围观，忍不住咋舌连连，秦寿这是要制造奇迹吗？

“镇长，王某已停下所有铁器打造，以现在的速度，最快估计要五日！”

吵闹人群议论声之中，王铁匠平心静气琢磨了一会，不敢夸大其词保守评估了天数，以免完工不

了自打嘴巴难以交代，薄铁皮不好打造，而且还是要大尺寸的，基本要四五个铁匠一起联手。

更何况秦寿要求的二十米长八米宽的吊舱，都还没有空去打造，提出五日已经是很赶了，这么大的工程，算是又对王铁匠一大考验。

“王师傅，给你两周时间，本镇长需要质量与安全，不是贪快的豆腐渣工程，你明白吗？”

秦寿摇摇头否决了王铁匠赶工的心里，一再再而三重点提及安全的问题，给王铁匠充足时间准备，飞艇急也不急于一时，质量才是最关键的问题。

“是，镇长！”

秦寿宽宏大量的给足时间，王铁匠惭愧地双手抱拳受教了，原本以为自己算慢了，没想到秦寿算得时间比自己还要慢。

“去忙你的吧，监督好那些铁匠们，本镇长可不想钱打水漂！”

“是，王某明白！”

王铁匠在秦寿挥手下，拱手抱拳告辞回去监督，看着王铁匠离去的身影，秦寿又看看娇妻们在飞艇骨架玩耍，摇摇头苦笑一声，去看看袁神棍带回来的同道中人制造氢气怎么样了？

羊皮囊制造了一个羊皮工们有经验了，不需要秦寿在监督，有尽心尽力婆婆妈妈的贺明看着就可以了，没有必要一直紧盯着他们。

长乐乡镇外临近后山区域，泥唐王搬离的泥匠场地远离长乐乡两里外，大烟囱冒出滚滚浓烟，巡逻的守卫们压根不敢靠近厂房十步，厂房外面张贴着秦寿亲笔墨宝危险勿近四个血红大字，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氢气属于易燃易爆的危险品，要是一不小心发生意外，那可是很要命的超级定时炸弹，搞不好秦寿辛苦建立的长乐乡给毁了，没办法之下只好把氢气加工地安排在长乐乡两里外的泥匠场地旧址。

“小心点，盈风，你没吃饱饭是不是？笨手笨脚的，注意好比例，是4：15，千万别搞错…”

“师傅，你站着说话不腰疼，你怎么不自己动手？”

秦寿还未进入氢气加工大门，就听到袁神棍指挥大局的声音，当然还有袁神棍唯一徒儿盈风不满的抗议声，哪有这样剥夺自己徒弟的师傅？

也难怪盈风这么生气，毕竟盈风也是个女孩子体力有限，袁神棍接揽任务到现在，脏苦累活厚颜无耻全交给盈风，心中有气的盈风气不过开始顶嘴

了。

“怎么？盈风，翅膀硬了不听话了是不是？”

“不敢！可是师傅，你这也…”

“盈风啊，师傅领进门，修行看个人…”

袁神棍厚颜无耻的大道理，把心生抗议不满的盈风堵得死死无力反驳，愤愤不平地留下后悔泪水，摊上这么厚颜无耻不懂得怜香惜玉的师傅，算是盈风倒霉八辈子了。

“嗯哼~袁神棍，氢气准备的怎么样？”

秦寿走进杂乱的厂房内，马上见到除去袁神棍和盈风十二个道士忙碌身影，袁神棍翘起二郎腿，嘴里啃着水果指挥大局，而盈风则用纱布蒙着脸调配制氢气原料份量，白蒙蒙的秤砣全是石灰石。

“尊师，正好产出一罐，要看看吗？”

“嗯，看看！”

“熊样！”

盈风偷偷瞅了眼走进来的秦寿，转而又见到自己师傅变老实的怂样，忍不住小声嘀咕一声，鄙视自己师傅欺软怕硬，奈何秦寿正眼不看盈风一下，很是让盈风感到失望，自己就有那么差吗？

历经三年发育成长，如今的盈风已经是亭亭玉立，貌美如花的小姑娘一个，再过一年时间可以到

谈婚早嫁年龄了，只可惜她跟随袁神棍多年，染上了疏于打扮的恶习，以至于秦寿忽视她存在。

在袁神棍带路下，秦寿经过氢气产气机，实际上是一个反应器，用废旧啤酒密封罐改良过，只是在上面开一个半径5厘米的孔口，作为进料口，然后用取下的铁块做一个密封性较强的盖子即成简陋产气机。

“尊师，这就是第一瓶什么气，满满的！”

当袁神棍带着秦寿来到烧制石灰石土窑边时，袁神棍得意洋洋介绍一个半人高的纯铜密封罐，丝毫没有注意到秦寿抽搐的嘴角动作。

“你就把装满氢气的气缸，放这里？”

秦寿强忍着要暴打袁神棍的冲动，这家伙典型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居然把一个要命的定时炸弹放到靠近土窑边，要是真发生意外，那十二名无辜的道士跟着倒霉。

“尊师，不放这里，要不放哪里？”

没有觉悟的袁神棍说出秦寿吐血的话，这家伙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可怕的文盲让秦寿感到后椎骨凉飕飕一片。

“随便放哪里都好，但是前提之下一定要远离火源和高温的地方，你想死不要拉上一大票的无辜

人！”

秦寿崩溃十足地大吼一声，把袁神棍唬得一愣一愣的，看到袁神棍这个表情，秦寿算是服了他，强制他把氢气罐马上派人搬出去，找安全阴凉地方存放。

交代完后秦寿马上闪人，听不听是他的事，出了什么问题那是他自找的，这一刻秦寿把袁神棍定义成可怕又无知的文盲。

第588章拔牙行动

“张大哥，戌时到了！”

入夜时分，禁宵的长安城静悄悄一片，可聚贤楼后院却一片灯火通明，十余名江湖豪客齐聚虬髯客后院大厅内，各个摩拳擦掌看向闭目沉思的虬髯客。

郑宏小心翼翼提醒虬髯客，戌时到了，是时候开始行动了，而虬髯客还是闭目沉思，好像睡着了一样，对于郑宏提醒的话不闻不问似的。

郑宏一脸尴尬地站在一边，虬髯客不开口他也只能干等着，至于十余名江湖豪客们更是沉得气，目光一致看向闭目养神的虬髯客，并没有不耐烦之意。

从虬髯客召集他们一刻起，江湖豪客们就知道有事要做了，至于做什么他们不知道，虬髯客不说他们也无法得知，静静等待着虬髯客安排。

“此次行动，一个活口不留，手脚利落点，明白吗？”

“是！”

虬髯客从闭目养神之中睁开眼，一口气交代这次任务重点，江湖豪客们你看我我看你一会后，语

气统一回应虬髯客的安排，杀人对于他们来说只是小儿科。

虬髯客也没有亏待这些江湖豪客的意思，朝郑宏点点头示意，恍悟的郑宏知道虬髯客的意思，转身回到偏厅，至于他干什么江湖豪客们不知道。

“啊？！”

“这…”

当郑宏搬出磨盘大的木箱，打开木箱时江湖豪客们乍然吃惊，金灿灿的新版贞观币亮瞎了他们的双眼，江湖豪客们纷纷带着不解的目光与议论声，不明所以看向虬髯客，不明白虬髯客这是什么意思？

“弟兄们，这不是张某人的钱，张某人也没有那么大的魄力，这是长乐乡镇长的小心意，每人10个…”

虬髯客的话打消了江湖豪客们猜测，得知是长乐乡镇长心意，江湖豪客们摩拳擦掌迫不及待出动，按照虬髯客的话意思，完成这次任务，每人10个百元贞观币，出现伤亡的视情况追加奖赏。

秦寿大方的挥金如土雇佣价，彻底激发了这些江湖豪客们拼命的心里，在江湖混除了虚无缥缈的图名，他们也需要钱财过日子，而秦寿厚道的举动

更是赢得江湖豪客们爱戴与拼命。

“出发吧，尽量一个时辰内完成！”

“是！”

看了眼精神抖擞的江湖豪客们，虬髯客算算时辰差不多了，朝一边的郑宏点点头示意，郑宏接下虬髯客的重任带人去完成刺杀任务。

目送郑宏与江湖豪客们出去办事，虬髯客轻声叹息一声，今夜又是长安不眠夜，血腥之气会把长安弄得混乱不堪，甚至会惊动某些势力萋萋可危。

长安城内，巡逻府兵们按照惯例在城内主街道巡查，对于阴暗的里坊走廊只是大致看了眼，连进去的心思也没有继续巡逻下一个街道。

长安城内街道大大小小上千多条，真要全部巡逻一次，恐怕他们巡逻到天亮也未必能够完成，更何况子时一到他们还要交班换岗，意思意思巡逻一下就好。

府兵们离去没多久，十余名蒙面黑衣人纷纷走出黑巷口，每人手里拿着市面上很常见的粗糙铁质大刀，随着一名头领比比手做完手势后，十余名黑衣人整齐一致点头四散各自行动。

悬壶堂，长安城中心一带比较出名的药铺，这间药铺的掌柜姓邹，据说祖传药铺开了几十年，至

于他的真实名无人知晓，前来抓药的人都称他邹掌柜。

邹掌柜一如既往戌时两刻已过，依旧没有入睡的意思，坐在药铺前厅披衣挑灯算账，青筋暴露的双手长满了硬生生的茧皮，一看就知道常年抓药抓出的结果。

邹掌柜虽然已到四旬年纪，却早已两鬓飞霜，瘦削而蜡黄的脸上皱纹密布，好像好几夜没睡上安稳觉，两只眼睛深深地陷了进去，。

突然邹掌柜停下算账的手，整个人犹如被点穴了般，空气里弥漫着血腥味让邹掌柜潜意识察觉到什么，直到身后传来一阵风声，邹掌柜头也不回侧身翻滚。

哗啦一声，一把带血的铁刀砍碎桌面，地面打滚的邹掌柜目光看向自己药柜台方向，里面藏有自己应急武器，以应对突发事故自保。

“啊~”

邹掌柜刚爬起来一刻，突然右脚膝盖传来剧痛，吃痛的邹掌柜右脚彻底失去知觉，噗通一声单膝跪倒地面，偷袭的人一脚随后赶上来一脚把邹掌柜踹倒地面。

“你，你到底是何人？”

“要你命的人，要怪只能怪你是韦贵妃的残孽！”

邹掌柜狼狈转过身的时候，蒙面黑衣人手里带血的铁刀架到邹掌柜脖子上，下一刻邹掌柜终于看清楚袭击自己脚的暗器，一个奇怪的金属护腕。

“你是狗皇帝的人？”

邹掌柜脸色突然变得铁青，金属护腕大唐府兵很常见装备之一，邹掌柜下一刻想到眼前黑衣人，肯定是李世民派来的人。

“狗皇帝？不错的称呼，只可惜你猜错了！”

黑衣人先是一愣，饶有兴趣地看了眼邹掌柜，末了想起正事速办速决赶紧离去，黑衣人正打算用力割破邹掌柜脖子血管。

“等等，邹某人不想死得不明不白，可否让邹某死得瞑目些？”

“如你所愿！”

面对早已有预算的死亡，邹掌柜凄凉一笑，说出自己临死前的愿望，死他不怕，就怕死得不明不白，他倒想知道是谁杀了自己？

黑衣人揭开面巾露出真容，郑宏面无表情地看着邹掌柜，邹掌柜大吃一惊看着郑宏，他曾去过聚贤楼见过郑宏，没想到眼前的杀手居然是聚贤楼的

郑宏。

“是你…”

邹掌柜吃惊的话还没说完，突然喉咙一阵刺痛，一阵血雾从邹掌柜喉结喷发而出，郑宏冷笑着看邹掌柜目光逐渐变散涣，直到倒地一刻双眼也没有闭上。

郑宏把手里的铁刀丢到邹掌柜身上，四周打量了一眼药铺，走到药铺掌柜台拿起烛火，把灯油泼到药柜上放火烧毁这里一切，制造一场大火毁尸灭迹。

“着火啦！！”

噹噹…没多久长安城内十几个地方先后起火，浓烟熏醒周边的百姓拿起铁盘之类拼命敲，惊醒四周的附近里坊居民们起来救火。

当值夜的府兵分批赶到事发点的时候，熊熊大火已经发展到难以扑灭地步，十几个地方同时起火，府兵们面面相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第589章韦贵妃的邀请

“纪王殿下，稍等片刻，长乐乡在整顿不便招客，有不便之处还望见谅，将军马上出来！”

“嗯，有劳了，本王在此等候！”

次日清晨，李慎受命前来找秦寿带口信，没想到既然遇到长乐乡整顿的事，值守的守卫把李慎阻拦在外，脾气大好的李慎没有生气之意，尊重长乐乡的规矩与皇宫侍卫们在镇外等候。ｗｗｗ．．ｍｅ

李慎通情达理没有刁难，彬彬有礼带着皇宫侍卫走到休息亭，温文典雅客套赢得了守卫们尊重，如此知书达理贤王很难得，比起其他大唐王爷，李慎简直是稀少难得一见的奇宝王爷！

长乐乡休息亭建在朝西新镇口大门，遥遥对立于二十几里外的长安城春明门方向，结实八车道水泥官道，过往着来来往往的商客与游客。

繁荣的长乐乡更是吸引不少商贩驻守在长乐乡，开辟新的免税街道市场，带动了长乐乡外围的经济，商贩们识趣不贩卖长乐乡原有物产，与长乐乡本土商铺形成互补互利的商业合作。

“唉～～没想到长乐乡变化这么快！”

长乐乡一个月一大变，深深吸引着李慎的目光，看着周边密集林立的商铺，还有最近闹得比较火的副食一条街，更是人群汹涌走马观花似的，讨价还价进货声与小商贩哟喝叫卖声，其繁荣程度丝毫不输于长安流动量最大的西市。

“纪王大驾光临，秦某有失远迎，招待不周还望纪王殿下勿怪！”

“先生多虑了，小慎冒昧打搅才对！”

李慎看着官道街边林立商铺发呆，秦寿带着随身保护的薛仁贵姗姗来迟，脸带笑意告罪声惊醒李慎，清醒过来的李慎哪敢责怪秦寿半点？

彬彬有礼以学生见到师长的谦虚，惭愧拱手抱拳告罪冒昧打搅，先不说秦寿挂名他的师长头衔，虽然属于不合格不负责的，可秦寿毕竟还是李慎的挂名师长。

李慎待秦寿进入休息亭，便挥退保护自己的皇宫侍卫外面等候，早有心理准备的秦寿知道李慎肯定有什么话要跟自己说，便落座一边等待李慎开口。

“纪王有话直言，薛将军乃秦某最信任属下！”

秦寿似乎看穿李慎欲言欲止的想法，直言不讳

说出薛仁贵是自己信任的手下，以化解李慎心中的顾忌，而一边薛仁贵则纹丝不动，心中却一阵感动，秦寿的话已经很明显，没把薛仁贵当外人。

“母后在山庄恭候已经，还望先生移步一叙！”

既然秦寿都这么说了，李慎也没有什么好担忧的了，直言了当说明自己来意，是奉了自己母后命令前来传话的，至于他们之间有什么事要谈，不是李慎能够知道的。

李慎不抵触也不反抗自己母后安排好一切，他相信母后所做一切都是为了自己好，逆来顺受的李慎言听计从韦妃安排，况且现在都已经到了这一步，李慎也没有后退路了，只能听从母后安排，准备迎接自己新人生。

“萃云山庄？”

李慎提及山庄两个字，秦寿马上想起城南的萃云山庄，在哪里已经跟韦贵妃见过两次面了，这次她能够出来，说明了现在皇宫已经开始乱了，没想到阴差阳错居然还有另外一种效果！

“有劳纪王殿下通传，秦某先回去安排镇内事物，稍后便去山庄应约！”

没有准备好秦寿不敢贸然去赴约，以拖字诀打

发李慎回去回复，待自己准备好一切，在慢慢跟韦贵妃好好谈谈以后的事。

“先生先忙，小慎告辞！”

得到秦寿的赴约答复后，李慎礼貌十足拱手抱拳回去复命，秦寿目送着李慎离去的背影，摸着下巴沉思起来，看来韦贵妃这次是发飙找自己谈判了。

韦贵妃沉不住气冒险出宫，秦寿早已知道结果，虬髯客昨日夜里派遣的人手，已经成功拔去她的大部分毒牙了，坐不住的韦贵妃开始找自己算账了，相信她也能猜到是谁拔了她的爪牙。

“将军，恐怕韦贵妃有备而约！”

薛仁贵知道事情起因，而且秦寿也没有对自己有隐瞒，秦寿拔除了韦贵妃的爪牙，怀恨在心的韦贵妃肯定会找秦寿算账，薛仁贵忍不住提醒秦寿。

“不是恐怕，简直就是有备而约，皇宫大乱韦贵妃恐怕早已猜到，是本将军对皇上下黑手…”

秦寿冷笑一声自信满满猜到结果，以韦贵妃的个性，要是她没有准备就召见自己，那才是怪事，心境如明的秦寿早就猜到了。

“薛兄，准备二十套护腕暗器给护卫们带上，同时调动五百人山庄外伺机以待，此去萃云山庄，

唯恐有变故！”

“是，将军！”

秦寿沉思片刻后，马上安排薛仁贵去找机关大师杨乃祯，准备二十套护腕暗器防身，连同五百精锐以防不测后发制人，薛仁贵没问缘由领命离去准备。

“韦贵妃，这次看你玩什么把戏？”

薛仁贵离去准备后，秦寿冷笑一声握紧拳头，这一次是跟韦贵妃撕破脸皮的较量，胜了自己掌控一切，败了自己也没损失什么，大不了一拍两散各走各的路，她也奈何不了自己。

自己有所准备五百精锐，相信韦贵妃最终会投鼠忌器，自己想要杀她轻而易举的事，而五百精锐就是最好震慑她的效果，逼急了自己她也别想好过。

两刻钟过后，薛仁贵带着二十名精神抖擞护卫出现，全都是薛仁贵精挑细选出来的，薛仁贵不敢马虎，这一次事关秦寿掌握大唐以后命运较量。

“将军，五百精锐已乔装分批出镇，大约一个时辰能够全部就位！”

薛仁贵回到休息亭把五百精锐出动的事说出来，怕惊动李世民加布的探子，薛仁贵只好施行分

批出去，而且还是从后山绕大圈朝城南方向赶去，路途与准备大约要一个时辰准备时间才能全部到位。

　　薛仁贵妥善的安排，秦寿很是满意地点点头，一个时辰虽然是长了点，可想要不惊动李世民暗探下，也只能这样了。

　　“嗯，办得不错，出发吧！去会会韦贵妃！”

　　“是，将军！”

　　确定没有遗漏后，秦寿看了看天色开始去应约，薛仁贵领命先行出去派人牵马车过来，由于是秘密私会韦贵妃，秦寿不敢张扬用蒸汽车代步。

第590章兵刃相见

萃云山庄，当秦寿带着薛仁贵与二十名护卫赶到时，以往紧闭的山庄大门此时大开，山庄门前没有守卫值守，只有李慎与一名山庄仆从站在山庄大门，恭候多时终于等到秦寿的到来。 .ｍｅ

“先生，母后在里面恭候多时！”

“那本将军恭敬不如从命了！”

秦寿刚下马车，李慎马上踏步上前彬彬有礼抱拳相迎，告知自己母后在山庄内等候多时，大感荣幸的秦寿双手抱拳，眯起眼准备进去赴约。

“秦将军，娘娘有令，只许将军带一人进入！”

李慎身后的山庄仆从见秦寿护卫紧跟着，马上出言提醒秦寿，韦贵妃只许秦寿带一人进去，其余的护卫只能在山庄门外恭候待命。

薛仁贵正打算扮黑脸喝斥山庄仆从时，秦寿挥手制止薛仁贵浪费精力的演戏，事情早已掌控之中，秦寿也不怕里面有什么埋伏，玩阴的谁怕谁？

“过门都是客，娘娘有令本将军岂能不遵从？岂不是让娘娘见笑？你们都在门外等候！”

“是，将军！”

虽然不知道韦贵妃玩什么把戏，有备而来的秦寿无所谓地耸耸肩照规矩办，带着薛仁贵跟随山庄仆从进入山庄，而李慎并没有跟进去的意思，呆在山庄外面与秦寿的护卫们一起看门似的。

再一次进入萃云山庄，秦寿感觉这里的气氛变化很大，幽静的山庄似乎隐藏着看不见的杀机，山庄仆从在前面低着头急匆匆带路，似乎很赶时间似的。

“将军，有杀气，小心！”

“见机行事！”

薛仁贵谨慎打量着四周，只觉山庄前院异香扑鼻，奇草仙藤愈冷愈苍翠，牵藤引蔓，累垂可爱，奇草仙藤的穿石绕檐，眼利的薛仁贵马上发现仙藤有绊过的痕迹。

再看假山奇草后的天然小湖，岸上的蓼花苇叶，池内的翠荇香菱，摇摇落落波纹朵朵，倒影的垂柳轻微摇晃着，很明显是匆忙间撞到的。

秦寿很满意薛仁贵细心的观察，其实不用薛仁贵提醒，秦寿也猜到必有埋伏，谈不拢发飙的韦贵妃肯定会以什么暗号，迫使自己忌畏妥协。

想法是很好，可对于秦寿来说，韦贵妃这把戏秦寿直接无视，就算自己没有准备，韦贵妃这布局

自己也不用担忧，要杀自己有那么容易吗？

“秦将军，到了！”

湖水护栏桥边，山庄仆从停下脚步阻拦薛仁贵跟随，示意秦寿只能自己过去，湖中亭台楼阁内，韦贵妃背对着这边，峭立楼阁仰望着山庄后的景色，两名宫女在亭台楼阁外等候。

薛仁贵目光看向秦寿的时候，秦寿摇摇头表示无碍，大步朝湖中亭台楼阁走过去，都到了这一步，秦寿还有什么好担心的？难不成害怕她一个妇人和两个手无抓鸡之力的宫女？

薛仁贵冷哼一声看了眼山庄仆从，要不是遵守游戏规则，薛仁贵肯定把山庄仆从丢进湖里来个狠清醒，气归气薛仁贵最终收敛心神，手紧握着不称手的障刀，目光谨慎四周的动静。

“微臣参见娘娘！”

“哼~你眼里还有本宫存在？坐！”

秦寿走进亭台楼阁，两名宫女没有阻拦，听到脚步声的韦贵妃阴沉着脸色转过身，秦寿礼节上敷衍式行礼，韦贵妃直接冷哼一声，气归气正主来了，韦贵妃甩袖示意秦寿坐下谈。

“不知娘娘召见，有何大事？”

秦寿继续装糊涂，没有在意韦贵妃愤怒的目

光，落落大方落座石椅上，漫不经心的态度更是让韦贵妃气恼，居高临下俯视着落座后低于自己的秦寿。

“秦将军，你心里很明白！”

秦寿装糊涂更是让韦贵妃恼恨，长安城出了那么大的事，秦寿要是没有消息，韦贵妃死也不相信，而且韦贵妃很明确认定就是秦寿干的好事，除了他韦贵妃还真想不出还有谁？

“娘娘，有话直说，秦某很忙，如若无事秦某先告辞！”

韦贵妃的责问声，秦寿没有放在心上，漫不经心地说着韦贵妃愤怒到极限的话，明显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秦寿，分明是在逗自己玩，这让韦贵妃忍耐程度已经到了极致。

“本宫旧属昨夜全部身亡，秦将军，这笔账怎么算？”

事已至此韦贵妃也只好撕破脸皮，懒得与秦寿绕来绕去，一口开就找秦寿算老账，杀了自己十几个旧属，韦贵妃能饶得过秦寿？

“娘娘，俗语说得好，抓贼拿脏，敢问娘娘证据何在？”

秦寿死猪不怕开水烫双手抱胸，也没有客气的

意思反讥笑了起来，从容不迫逗着韦贵妃玩，把她逼急先撕破脸皮，在比比看家底谁丰厚？

韦贵妃就算是旧属众多，恐怕她也一时间难以调集起来，毕竟李世民还在位，虽然他现在已经瘫痪了，可他的威严尚存，韦贵妃也要顾及一下自己冒失后果。

“本宫的话就是证据！”

秦寿死不认账，韦贵妃也没有什么好跟秦寿谈了，玉手轻拍一瞬间，秦寿若无其事地坐着，坐看韦贵妃安排了什么陷阱？

随着韦贵妃掌声响起，守在楼亭外面的两名宫女长袖一抖，两把短剑划出袖口闯进来，挥剑朝秦寿冲来的时候，秦寿看了眼胜券在握的韦贵妃，冷笑一声不屑一顾撇撇嘴，落落大方让两名宫女把短剑架在自己脖子上。

毫无害怕之意的秦寿安然自若，目光打量四周伏兵出现，忍不住暗赞一声，好家伙，韦贵妃还真是下足了血本招待自己。

五十多名弓手出现在屋顶，全都弯弓搭好箭瞄准自己，八十多名持刀刀手朝这边赶来，看来这些全都是韦贵妃的家底了！

一直注视亭楼方向的薛仁贵发现异状，待一边

的山庄仆从突然抽出匕首冲上来时，薛仁贵头也不回反手一拳打在山庄仆从脸上。

吃山庄仆从没想到薛仁贵警戒心这么高？冷不及防挨了一拳手里匕首掉落地，双手捂面热泪直流，一招得手的薛仁贵紧接着一记回旋手肘，把三脚猫功夫的山庄仆从打落湖里。

“早就想打你下湖了，犯贱！”

山庄仆从落湖后薛仁贵心中大爽，朝落湖的山庄仆从骂了一声，双手抱胸一马当关镇守楼亭桥面，冷漠目光看着四周冒出韦贵妃安排的伏兵，有自己在，那些刀手休想过桥。

第591章人不损站不稳

“关副将，将军有难，是否进攻救援？”

萃云山庄后山一里外四丈高山坡处，关鑫带着五十人队潜伏起来，十门机械转陀远程弩弓炮塔在草木掩饰下，难以辨认有致命埋伏存在。

一名斥候在树上轻呼一声，告知山庄里面情况，等待信号的关鑫闻言皱起眉头，抬起头看向密切留意山庄情况的斥候，情况不明确，关鑫暂时不敢轻举妄动。

“可否有将军信号？”

“启禀关副将，暂时没有！”

“等！”

情况有变动只能随机应变了，当然前提要有秦寿事先安排好的信号，没有秦寿的信号，关鑫也不敢贸然进攻，那样很容易出事害了秦寿。

没有办法之下，关鑫只好忍耐着性子等秦寿的信号，斥候得到关鑫的命令，只能按照关鑫的命令执行，拿起单筒望远镜继续密切注意亭楼那边的动静。

“望远镜，机械弩弓炮塔装箭准备！”

“是！”

沉思片刻，关鑫果断下达准备进攻的命令，随着关鑫命令下达，驽弓兵抬出一捆捆箭支和一桶火药桶，卸掉远程驽连弓掩盖的花草，先在炮塔管里填充发射火药，最后把一支支没有箭羽的箭塞进填充火药箭管里。

接过单筒望远镜的关鑫，查看萃云山庄屋顶暴露的弓箭手位置，竖起大拇指头大概测量弓箭手的位置，以确保第一次猛攻，一百多支强弓箭一击干掉五十多名弓箭手。

“偏西，八百步开外，驽弓炮塔高抬五十度，采用落箭式攻击！”

“是！”

随着关鑫的定位，炮塔驽弓兵们按照关鑫给出的命令与坐标位置，转动可旋转式炮塔驽弓，把炮塔高度提高弃掉直射模式，采用居高临下落箭式攻击。

“将军，快点给信号吧！”

关鑫有些迫不及待地见证炮塔连射驽弓的威力，而秦寿的信号就是以薛仁贵动手开始，关鑫辅助存在的弓手威胁，至于其它交给五百精锐慢慢收拾。

“韦妃，你就这点能耐？”

萃云山庄里秦寿有恃无恐，没有在意脖子间两把短剑，冷笑一声直呼韦贵妃的名字，秦寿淡定从容的表现，很是让韦贵妃感到惊讶。

韦贵妃看了眼守着桥面的薛仁贵，紧接着又看了眼淡定的秦寿，心中迟疑一阵猜不透秦寿怎么这么淡定？面对自己设下的陷阱，秦寿没有表现慌张，说明了什么？有备而来？

“哼~死到临头还敢嘴硬？”

不确定秦寿有什么准备，可想到这里是自己地盘，就算是秦寿有所准备，他现在已成为自己阶下囚，他的人进来也等于投鼠忌器待宰的份。

“头发长见识短的笨女人！”

“你！”

“薛仁贵！”

算算时辰差不多了，秦寿懒得与韦贵妃废话太多，冷言冷语讽刺声气得韦贵妃牙痒痒的，可秦寿突然其来一句暴喝，韦贵妃还没醒悟过来，下一刻韦贵妃脸色剧变。

“啊~”

两名劫持秦寿的宫女突然惨叫一声，手中短剑应声而落，紧接着两名宫女软绵绵倒地不起，把韦贵妃吓得后退一步。

两名宫女倒下一瞬间，暴露出身后五米的薛仁贵，只见薛仁贵双手平举，两个手腕护套发射完毒针，马上高举手里的障刀。

轰轰轰…后山处响起轻微的爆破声，经过山峰传导回应连绵不断，屋顶上的弓手们还没明白怎么回事，看向后山方向的时候，弓手们全都傻了眼。

黑压压一片黑点直朝他们冲来，屋顶上的弓手们还没来得及反应是什么，呼啸而落母指粗的箭支，犹如蝗虫似的倾洒而下。

“啊～～”

“弓…”

五十名弓手在箭雨范围内先后中箭倒下，运气好的中了一箭滚落屋顶，运气不好的身中数箭翻滚而落，眨眼间五十名弓手全军覆没滚落屋顶，空荡荡的屋顶留下袭击过后的箭支。

“娘娘，不好了，有埋…”

阴魂未定的韦贵妃惊恐地看着秦寿站起来，紧接着五六名山庄外仆从们惊慌失措跑进来，警告的话还没说完，一袭箭雨把落荒跑进的山庄仆从全部射杀倒地。

包围在桥面出口的刀手们受惊转过身，只见山庄外面杀进全副武装的数百人，亮瞎眼的盔甲，明

晃晃的钢制障刀，一眨眼反包围起一百多名刀手。

韦贵妃的刀手们马上慌了手脚，人数不占优势已经输了一大节，连装备都不如人更是输得彻底，更何况他们的主子还在里面，这回算是彻底输了。

“慎儿！！你...”

这回轮到韦贵妃害怕了，当秦寿的五百精锐杀进来，连同被抓起来的李慎押解进来后，韦贵妃失去理智似的想要跑过去，马上给秦寿一手掐住脖子。

失去理智的韦贵妃无力的双手，拼命拍打着秦寿手臂，直到秦寿手里加重几分，动弹不得的韦贵妃难以喘过气，脸色极度充血惊恐地看着秦寿。

“笨女人，本将军忍你很久了，给你面子喊你一声娘娘，不给你面子，你就是一个蠢女人！”

秦寿撕破脸皮没有什么好忌畏的了，韦贵妃既然敢打控制自己主意，就要有自找麻烦的觉悟，她敢玩自己好好陪她玩大的，震慑她以后不敢乱来。

眼看韦贵妃喘不过气，秦寿没有怜惜一把推开韦贵妃，失去李世民庇护的她，自己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她也只能逆来顺受。

棋差一着满盘皆输的韦贵妃狼狈倒在地面，而她的刀手们在李慎被抓起来后，投鼠忌器纷纷丢下

手中武器，薛仁贵招招手示意手下把李慎暂时收押出去。

“母后，放过本王，你们要干什么...”

“慎儿！秦将军，求求你放过慎儿，他是无辜的...”

李慎给秦寿精锐士兵押解离去叫泱声，牵动着失魂落魄的韦贵妃，失去以往贵妇姿态的韦贵妃，顾不得自己形象大失，爬到反目成仇的秦寿面前泪如雨下苦苦哀求着，心里懊悔着自己的冲动。

“啧啧~~笨女人，你惹毛本将军了，知道吗？本将军现在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看一出尸横遍野戏如何？”

秦寿轻薄十足地用手勾起韦贵妃滑如玉的下巴，更让韦贵妃惊讶与恐慌的是，秦寿居然大逆不道，搂起她坐到秦寿大腿上，手不老实伸进韦贵妃撑破抹胸的双峰。

秦寿大逆不道的举动，薛仁贵算是服了色胆包天的秦寿，天子的女人也敢光明正大玷污，薛仁贵摇摇头叹息一声转过身，眼不见心不烦执行最后命令，杀光这些韦贵妃的旧部手下。

第592章韦贵妃的软肋

“你，你不是人！”

韦贵妃崩溃了，秦寿当着她的面残杀一百多名刀手，猩红的血水染红了湖水，一百多具尸体漂浮在湖里，没眼看血腥的屠杀，薛仁贵直接先闪人，眼不见心不烦。

秦寿冷笑一声放开韦贵妃，事已成定局，是她自己先挑拨的，落败的韦贵妃说什么也没有用，失败者在胜利者面前，没有控诉的资格，只有接受事实的资格。

开始秦寿也不想用这么偏激的行为，可韦贵妃都已撕破脸皮了，秦寿也没有什么好顾忌的了，要玩就玩大的，让韦贵妃知道畏惧害怕自己，要不然以后麻烦肯定不断。

“怎么样？贵妃娘娘，现在可以坐下来，冷静地好好谈谈了吧？”

秦寿没有在意韦贵妃无关牙痛的谩骂，以一副胜利者的姿态，居高临下看着失败者韦贵妃，就她这点能耐？也想跟自己斗？真是天方夜谭的笑话，当今天子自己都敢阴，更何况她一个女流之辈？

“本将军既然敢对皇上下手，以你一个无名小

卒的女流之辈，你以为本将军就不敢下手吗？”

秦寿蹲下身子，直视避如蛇蝎的韦贵妃，随口说出韦贵妃为之震惊的话，秦寿漫不经心的话，在韦贵妃心里冲击可谓不是一般。

李世民莫名其妙病倒群医束手无策之事，韦贵妃要是不清楚才是怪事，更何况李世民最信任的严统领，还是她前夫旧属一员大将，李世民什么情况她岂能不知道？

“谈，谈什么？”

震惊过后韦贵妃马上变得心慌意乱，正如秦寿所说那样，他敢大逆不道对李世民下手，惹恼了他对自己下黑手小意思一件。

此时此刻韦贵妃严重低估了秦寿，更低估了他的胆量，常人不敢想不敢做的事，偏偏秦寿却敢去想去做，天子又如何？还不是一样普通人一个，只是多了一层至高无上身份象征罢了！

“纪王殿下的未来！”

“你，不许你伤害慎儿！”

秦寿提及李慎，韦贵妃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勇敢直视带着戏谑目光的秦寿，可没多久韦贵妃马上服软了，秦寿抓到了韦贵妃软肋。

韦贵妃做这么多事，无非就是想要为李慎将来

着想，要是李慎出了什么事，韦贵妃还真不知道她自己活着有什么意义？李慎就是她希望，她的一切！

“你到底想怎么样？”

韦贵妃慢慢从地面爬起来，恢复了以往的沉着冷静，底气显得有些不足，质疑秦寿想要干什么？精心策划了三年时间，眨眼希望化成泡沫，韦贵妃打心底有些不甘心，可眼下又不得不服输。

开始韦贵妃还在沾沾自喜利用了秦寿，没想到到头来只是自己自欺欺人而已，玩心计她确实不是秦寿的对手，论实力更是比秦寿逊色了一大节。

“这就要看娘娘你怎么配合了？”

秦寿笑了笑，轻佻地用手勾着韦贵妃下巴，手指轻摸着韦贵妃湿润的红唇，做梦也没有想到，一直幻想韦贵妃成为自己禁脔的梦想那么接近，现在恐怕自己想要占有她，她也没有反抗之力逆来顺受。

“你，你想谋朝篡位？！”

韦贵妃大吃一惊看着秦寿，没有打开秦寿轻佻的手，惊讶的语气之中带着震怒的音色，此时此刻韦贵妃算是彻底大悟了。

“啧啧~~韦妃，本将军没你想得那么贪婪，放

心，本将军对九五之尊不感兴趣，也没有改朝换代的意思！”

秦寿甩开韦贵妃的下巴，没有理会踉跄欲倒的韦贵妃，阴阳怪气说出韦贵妃再一次茫然的话，没有改朝换代的意思，那他的意思是什么？下一刻韦贵妃模糊了。

“按照约定，本将军依旧可以扶持纪王上位，但是...”

“但是什么？”

秦寿的话让韦贵妃萌生了一股希望之火，傀儡皇帝也罢，不管怎么样都好，比起秦寿支持其他王爷好得多，秦寿话里有话韦贵妃听得出来，事到如今有转折的办法，韦贵妃也只能妥协了。

秦寿既然敢先发制人对皇上下手，韦贵妃相信秦寿肯定还有办法，继续控制现在晕油灯枯竭一样的李世民，走到这一步韦贵妃只能继续玩下去，除非她想前功尽弃，落入前景未卜的担惊受怕未来。

“这瓶药，过三日想办法给皇上服下，可以让皇上继续享受痛苦无力朝政，这点对于娘娘来说轻而易举之事吧？”

秦寿拿出一瓶剩下一点的痛筋散，直接放到石桌上面，韦贵妃大吃一惊看看秦寿又看看石桌上的

药，脸色复杂犹豫不决。

“如果你敢玩阴的，本将军先让纪王在娘娘面前生不如死！”

秦寿冷笑地说出威胁话，韦贵妃惊呼一声同时脸色大变，秦寿又拿李慎威胁她，韦贵妃已经算是没有退路了，要么妥协要么眼睁睁看着李慎死在她面前。

“好！但愿秦将军你言而有…你…”

韦贵妃犹豫了一阵，最后只能破釜沉舟妥协做秦寿的帮凶，刚准备拿起药瓶的时候，秦寿突然伸手抓住韦贵妃的玉手。

受惊的韦贵妃抬起头的时候，秦寿走近她的面前，相隔不到一尺距离，看到秦寿充满**的目光，韦贵妃心中一阵大乱，刚想后退一步，马上给秦寿搂住她盈盈一握的蛮腰。

“你，你想干什么？”

韦贵妃在秦寿强而有力的搂抱下，嗅着秦寿特有的男子气顿时芳心大乱，想要挣扎却无力而为，下一刻表现出女人与生俱来的柔弱。

“韦妃，失败者要接受惩罚的，乖乖做本将军的禁脔！”

“不，不要…在，在这里…嗯~”

秦寿贪婪地看着韦贵妃少有的气质，受不了韦贵妃身上的勾魂香，狼吻似的亲上韦贵妃鲜红欲滴的红唇，双手急着伸进韦贵妃裙角。

禁欲多年未受恩泽的韦贵妃，哪里受得了秦寿气血方刚？加上已受制于秦寿只能认命，只是韦贵妃没想到秦寿想要在这里与自己苟且！

有心想要征服韦贵妃的秦寿，哪里管得了韦贵妃愿不愿意？加上精锐早已离去外面等候，空荡荡的亭台阁楼就两人，没有什么好顾忌的。

韦贵妃在秦寿霸道老练的调戏手法下，已经放弃了一切顾忌，加上她此刻属于如狼似虎的年纪，又禁欲已久哪里受得了？彻底迷乱丧失在秦寿手里。

第593章筹备战争资金

“秦郎，你身上怎么有女人的香味？”

“嗯？有吗？哦，可能是今日研究香水残留的！”

黄昏前，秦寿神清气爽回到长乐乡的时候，娇妻们坐在大厅内不知道谈论着什么，秦寿一回来鼻子贼灵的李漱马上嗅到其身上香味。

好像在哪里嗅到过的香气，李漱一脸疑惑看着秦寿，心中有鬼的秦寿打着哈哈，借口自己出去研究香水敷衍过去，以免自己大逆不道的事穿帮了。

“漱妹，别胡闹了，媚娘有话要说！”

李丽质在一边看不过眼了，没好气白了眼找事的李漱，同时提醒秦寿，武媚娘有重要事跟秦寿上报，有关他财政问题。

“何事？”

李丽质帮忙解围秦寿松了口气，闻言武媚娘有事要说，秦寿忍不住心中一紧，武媚娘负责自己财政问题，虽然她现在有身孕很少去理会，可有什么大事她也会过目一下，现在她有事要谈，肯定是有关自己财政。

“秦郎，你的流动资金恐怕难以应付攻打倭

国…”

武媚娘一脸担忧地把秦寿资金问题说出来，以秦寿现在的流动资金，确实很难应付战争之中伤亡的将士抚育金，更何况他造的假币也不能光明正大使用。

武媚娘罗列出来的话一说完，秦寿的娇妻们顿时感到一阵无语，也不知道说秦寿败家好呢？还是太过于爱戴手下将士们，优厚的福利是她们闻所未闻，包括熟知大唐府兵福利的李丽质，也是哑口无言地步。

死亡一个士兵，一次性赔偿十年的安抚金，重伤一个士兵，视情况而定享受低中保补贴，如此优厚的补贴，哪怕是现在富裕之中的大唐，也不敢实行，而秦寿偏偏钱多人傻去实行。

“这样啊？看来又要开办圈钱的福利彩票和钱庄了！”

“福利彩票？钱庄？”

头疼不已的秦寿说出圈钱法子后，秦寿的娇妻们顿时哑口无言，福利彩票她们知道，特别是李丽质见识过秦寿坑百姓手段，现在又捡起来坑钱？

至于钱庄问题，她们暂时不了解，无法得知秦寿圈钱手段，秦寿既然提出来了，想必也是很暴利

的圈钱法子，要不然秦寿不会吃饱撑着自找麻烦。

只是现在钱庄不是朝廷的吗？什么时候李世民批准民间准办了？搞不懂的娇妻们看向秦寿的时候，却发现秦寿早已跑得无影无踪。

“洪武，派人去把潘安那个家伙逮来，连同贺明和燕国舅也招来，马上！”

“是！”

秦寿回到书房门口，马上发现洪武从书房内打扫完出来，想起重要事，秦寿马上安排洪武去逮着潘安过来，有大事要找他商量。

不明所以的洪武领命去安排，秦寿推开书房门走进去，没有见到以往在此休息的何夫人，看来她心结已解，不在封锁自己一个人，这让秦寿松了口气。

“镇长！”

一刻钟过后，燕敬嗣和贺明先后赶到书房，应洪武派人通报，第一时间赶来秦寿的书房，不知道秦寿召集他们两个又有什么大事？

“福利彩票？镇长，还玩这个？”

当秦寿找出尘封已久的福利彩票玩法，丢到书桌前时，贺明与燕敬嗣带着疑问走上前，当贺明拿起福利彩票玩法，顿时一脸无语看着秦寿。

燕敬嗣偶有所闻长安以前兴起的福利彩票，虽然没有见过，可聪明的燕敬嗣总觉得那是骗人把戏，现在终于见到秦寿以前制定的玩法，顿时哑口无言忍不住暗叹一声，镇长够黑的！

五十选七，大奖几率微乎其微，小奖倒是有几率，但也属于瞎猫碰死老鼠那种，很明显这是坑人的手段，而且手法还是很黑那种。

“为什么不玩？这次还要玩大的，头奖一万金贞观币，可以重叠最高十注十万大奖，二等奖浮动两千到五千金贞观币之间，三等奖定在五百金贞观币，四等奖十金贞观币，四等奖以下银贞观币…”

当秦寿说出天价的头奖时候，贺明与燕敬嗣全都傻了眼，张大嘴巴难以合拢起来，给秦寿的话震惊到彻底傻了，确实是够大的，大到心脏病复发地步。

十万贞观币什么概念？换算以前没有变革的钱币，那可是十万贯钱！一金百元贞观币等于一贯钱，这简直是诱惑死人的万贯身家春秋大梦！

“镇长，这…”

“少废话，执行下去，明日拿十万金贞观币去长安城游行，燕国舅，你从旁协助贺明，等你熟悉一切了，交给你全权负责！”

“啊？是，镇长！”

贺明还想说些什么，秦寿不耐其烦地打断贺明的废话，末了转过头慎重其事交代燕敬嗣，虚心跟贺明学习彩票操作方法，到时候交给他打理敛财厉害的彩票。

秦寿把重任交给自己，燕敬嗣心中又惊又喜同时压力增加了不少，十万金贞观币，那可不是一笔小数目，燕敬嗣恐怕替秦寿打一辈子工，也赚不到其中零头。

燕敬嗣和贺明离去后，秦寿松了口气揉着额头，武媚娘报忧的财政让秦寿头疼不已，所幸现在李世民已经在掌控之中，自己可以肆意无忌玩了。

当然长孙无忌和李承乾两个祸害，现在也要加紧时间一个打压一个铲除，长孙无忌借李世民之手消除他势力迫在眉急，李承乾废了他也不能落后。

幸好秦寿刚拿下韦贵妃，现在皇宫内能够与李承乾抗敌的，也就韦贵妃了，只要韦贵妃协助控制住了李世民，就可以限制长孙无忌进宫捣乱了。

“将军！”

燕敬嗣和贺明刚离去半个时辰，潘安姗姗来迟打断了筹划计划的秦寿，从落实好想法之中清醒过来的秦寿，看了眼气吁喘喘的潘安，可以看出他是

一路奔波赶来的。

“潘安，本将军要见你的苗疆朋友，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明日本将军要见到他本人！”

“啊？这…”

当秦寿提出刁难人的要求，潘安马上愁眉苦脸不知如何是好，说实在这还真是有些棘手的问题，他的苗疆好友压根就不想与任何势力打交道！

“事情紧急，潘安，以后本将军包括长乐乡命运，就看你的了！”

“是，将军！”

秦寿语重心长的恳求话语，潘安大吃一惊同时头脑发热答应下来，等醒悟过来的时候，马上拉长苦瓜脸恨不能甩自己一巴掌，嘴贱自找麻烦了！

第594章彩票魅力不减

东宫内，李承乾心烦意乱走来走去，侯君集与杜荷两人坐在一边，不敢开口惊扰心烦意乱的李承乾，他们知道李承乾心烦什么，无非是李世民的病情。

李世民带病已有两三日了，太医束手无策无法查明原因，连号称药王的孙思邈也检查过，硬是没有检查出什么毛病，皇宫内流言蜚语好像瘟疫一样，止也止不住。

朝中无人问政事，李承乾想要接手过问政事，奈何朝中大臣们都不给面子李承乾，这让李承乾很是气愤，怎么说自己是太子身份，可那些朝中大臣却鸟都不鸟他。

慢慢失去威望的李承乾，如今就好像摆设一样，更何况有长孙无忌带头不鸟他，以至于更多朝中大臣们跟风做样，威望大失的李承乾暴跳如雷发怒了好几天时间。

“侯将军，寡人的父皇到底是真病还是假病？”

“启禀太子殿下，应该是真病，但也有可能是假病！”

李承乾带有不轨的问话，侯君集沉默了片刻，不敢确定回复了李承乾问话，说实在的李世民情况，还真是有点匪夷所思与考验人，似乎有意而为又似乎很正常，叫人难以判断真实。

犹豫不决的李承乾在殿内走来走去，时而停下时而阴霾着脸色，转折思考一阵后，李承乾毅然转过身，杜荷马上踏前一步先开口。

“太子殿下，其中唯恐有诈，别忘了皇宫这些年来，陆续少了一批精锐，依杜某猜测，极有可能是皇上苦肉计，关键时刻太子殿下要沉...”

“可恶！”

杜荷似乎发现了李承乾心思，果断开口分析形势，提醒李承乾大局为重，再观察一段时间，在做定夺也不迟，贸然行动中了计就永无翻身之日了。

杜荷的话李承乾不得不信，可眼前如此大好时机，正好是自己替代的机会，可又怕中了自己父皇苦肉计，真要是哪样到时候恐怕他难以承受李世民怒火。

李承乾目光看向一边的侯君集时，侯君集犹豫了一阵点点头默认了杜荷的话，大局为重还是需要沉得住气，就算是没有杜荷所说的皇宫侍卫少了那么多去哪里了，可李世民组建的猛虎队就不容小

觑。

“杜荷，魏王那家伙暂时放一边，候将军，盯紧那些大臣们动静，特别是长孙无忌，如有什么动静第一时间汇报！”

“是！”

两员亲信都这样说了，李承乾只能沉住气，暂时放过李泰那家伙，重点关注自己父皇情况，要是自己父皇真的得了怪病，那他就马上开始登基掌权，要是假的起码可以继续装糊涂什么也不知道。

当然长孙无忌那阴险的老滑头，李承乾也不得不提防，现在他支持李治是一大劲敌，更何况还有玩阴沉一直没有动作的秦寿，李承乾感觉自己有些心力不足。

“可恶，等寡人坐上宝座，由你们好看的！”

侯君集与杜荷离去后，李承乾咬牙切齿地双手紧握成拳，待自己坐稳九五之尊，把所有反对与自己作对的人，全部都抹杀在这世上。

“严季参见娘娘！”

掖庭宫内侍省，严统领应约而来会见韦贵妃，掌控后宫的韦贵妃现在基本是整个后宫掌权人，内侍省几乎都已经给韦贵妃收买，成了她私人地盘，严统领很是奇怪，韦贵妃怎么这么快召集自己？

“严统领，这药过两日，你给皇上服下！”

“是，娘娘！”

韦贵妃拿出秦寿给的药，直接交给严统领，叮嘱他过两日给李世民服下，严统领没有多问什么，接过韦贵妃递来的药小心收藏好。

“回去吧，别让人起疑心了！”

“是，娘娘！”

严统领在韦贵妃憔悴的挥手下，一脸奇怪又不敢多问，拱手抱拳告辞离去，至于韦贵妃给自己什么药？严统领没有多问照办去执行。

与此同时，赵国公府内，长孙无忌坐在长子软榻上，目光痴呆看着变成活死人一样的长孙冲，三年时间眨眼过去，可对于长孙无忌来说，就好像昨日之事一样。

骨瘦如柴的长孙冲似乎已到了油灯枯竭地步，常年稀粥灌入维生，现在已经基本吃不了多少，隐隐有随时生命消逝的迹象。

“冲儿，在等等，爹爹会让姓秦的付出惨重代价，让他亲自在你面前以死偿命！”

长孙无忌轻拍着长孙冲骨瘦如柴的手，老泪纵横地说着滔天恨意的誓言，势要拿秦寿人头来偿命，只要自己成功扶持李治上位，掌控了李治就是

秦寿死期到来。

现在李世民偶得怪病，正好是一个机会，长孙无忌隐隐看到了希望，当然要先弄清楚李世民是真病还是假病，以免阴沟翻船赔了夫人又折兵。

“福利彩票又开了？”

“兄台，啥是福利彩票？”

“福利彩票也不知道，你外地来的吧？”

次日清晨，长安城百姓们醒来的时候，第一时间发现长安城张贴的告示，好热闹的百姓发现长乐乡又开始复苏福利彩票，惊喜连连摩拳擦掌。

尝过甜头的人知道福利彩票好与坏全靠运气，运气好一夜暴富一辈子衣食无忧，运气不好大不了损失几个钱，没什么他们玩得起。

而外来的人则好奇连连，什么福利彩票他们不知道，也没有经历过三年前风靡一时的福利彩票，而经历过的人也没有心情去讲解，因为长乐乡彪悍的宣传车队出现了。

“快看，长乐乡的宣传车来了！”

“哇！一等奖一万金贞观币巨奖！”

“还可以叠加十倍十万金贞观币？！”

当贺明与燕敬嗣出现宣传车队，长长的车队彩旗飘飘，挂着福利彩票巨奖新玩法与巨资奖励，深

深吸引了好事的百姓们眼球，自甘堕落地跟着宣传车队跑。

“贺村长，这，这也太离谱了吧？”

燕敬嗣咋舌不已看着长长的好事百姓长龙，还没开始吆喝宣传，百姓们就跟上来起哄，这让燕敬嗣很是称奇福利彩票的魅力。

“燕国舅，这是小毛皮，真正开奖那日，你才知道什么叫彩票魅力！算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开工吧！”

贺明叹息一声摇摇头，这点阵仗算什么？说了一通见燕敬嗣一头雾水，贺明知道自己白说了，等他见到开奖就知道厉害了，想起正事贺明开始安排宣传福利彩票的事。

第595章人各有志

“寿哥儿！”

“难怪清早乌鸦呱呱叫，恪弟，有何事？”

大清早李恪登门造访，秦寿顿时一脸黑线，用乌鸦比喻不吉利的李恪登门造访，也难怪秦寿会如此，大清早好梦给人侵扰，能有好脾气才是怪事？

要不是看在李恪是王爷兼职小弟份上，秦寿肯定暴跳如雷暴打李恪一顿解气，自己累得够呛的，好不容有机会睡懒觉又给人打搅，秦寿能心情好才是怪事。

“寿哥儿，瞧瞧，你又装糊涂了不是？彩票！”

李恪顿时一脸幽怨看着秦寿，没好气提醒秦寿有关彩票的事，这么大的事居然不通知自己，这让李恪很是郁闷，要不是自己亲自找上门，恐怕秦寿早把自己公证大使望至脑后了。

以前彩票公证大使是李恪，现在秦寿恢复彩票玩法，当然少不了李恪的掺和，至于李恪为什么那么积极？大部分归咎于秦寿大方的回赠。

花钱如流水的李恪，什么都不缺，单独就缺钱这玩意，虽然秦寿有补贴以前占用的荒田费用，可

那对于李恪来说塞牙缝都不够，加上现在他已经成家立业了，自己父皇给的俸禄还没秦寿多。

“这恐怕不是你来的目地吧？说吧，寿哥儿没空跟你绕圈子废话！”

秦寿待婢女们奉上茶水与糕点，捻起一块糕点打牙祭填饥，没好气白了眼李恪，彩票公证人李恪不提，秦寿也记得他，他公证人身份早已深入早一批彩民的民心，只是没想到他那么着急来。

当然秦寿不会天真到李恪只是为混财而来，肯定是有什么事要跟自己谈，最大可能是有关皇宫内的事，确切地说是有关他父皇的事。

“寿哥儿，恪弟父皇是你…”

“不错！”

李恪脸色迟疑了一阵，左右看了眼大厅没人后，压低声询问秦寿有关自己父皇的病情，自己父皇无缘无故偶得怪病，李恪第一时间想到是秦寿所为。

而秦寿落落大方承认，很是让李恪惊讶与不解，更多是震怒成分在里面，不管怎么说李世民都是自己父皇，秦寿对自己至亲的父皇动手，李恪没有当场与秦寿翻脸算是沉得气了。

“为何？”

笑脸嘻嘻的李恪在秦寿大方承认后，马上阴沉着脸色，要不是秦寿是自己结拜兄弟，又是自己胞妹的郎君，李恪肯定提刀来跟秦寿拼命了。

没有冲动的李恪知道其中必有隐情，迫使一向做事有分寸的秦寿出此下策，不管怎么说自己父皇也是秦寿的岳父，他竟然敢如此必有迫不得已的原因。

“恪弟，有些事寿哥儿暂时不方便说，但是，寿哥儿保证，皇上不会有什么大碍，只是委屈他维持现状，先解决长孙无忌与太子的麻烦……”

面对李恪的质疑与责问，秦寿知道要是不给他合理解释，两人之间亲密关系会因为此事而产生根蒂，迫不得已下秦寿半真半假忽悠李恪，先把他的气消下去，以后的事谁也说不准不是吗？

阴差阳错导致这样的结果，秦寿自己也没有想到，既然不该发生的事已经发生了，秦寿也只有将错就错继续错下去，为了自己安全着想还有数万长乐乡百姓安全，秦寿只能默默承担起丧心病狂的人。

李世民必死，当然自己不用出手，等他自然死亡是迟早的事，现在只是控制他无力朝政陷入晕迷，以免他醒来拉自己陪葬，那就得不偿失了。

情况在掌握之中秦寿自然要好好利用，此时此刻正好是想办法废太子削长孙无忌势力大好时机，这一切需要潘安把他苗疆朋友带来才行。

“好吧，寿哥儿，恪弟且信你一回！”

虽然秦寿没有与自己说明原因，可李恪知道秦寿肯定有什么难言之隐不方便说，李恪也就没有继续追究下去，有秦寿保证不会伤害自己父皇，李恪勉强算是原谅了秦寿过分的行为。

“恪弟，寿哥儿再问你一句，也是最后一句，皇位你有兴趣没有？机会只有一次，好好想清楚！”

“这…”

秦寿再次慎重其事提及皇位之事，李恪马上陷入困境似的，支支吾吾摇摆不定难以下决论，秦寿最后的通告严重打乱了李恪思维与决心，在挣扎的内心漩涡里徘徊不定难以下定论，各种矛盾的心情，痛苦地绞缢着他。

至尊的权利和逍遥自在双重矛盾，此时此刻在李恪的内心深处激烈地搏斗，李恪袖着手，呆呆地望着大厅上水泥屋顶与吊灯，思绪纷繁心乱如麻，难以决策秦寿带有诱惑的话题。

秦寿没有惊扰李恪凌乱的心情，静静地捧起茶

杯抿着茶水，李慎与李恪之间选择，秦寿更希望李恪答应下来，以他的才智接管大唐江山，在加上自己科技配合，也许会有另外一番鼎盛的局面。

李慎属于仁厚型，对于大唐百姓来说是一种福气，对于大唐鼎盛扩张来说有些利索不足，这恐怕要自己时常背后敲打才行，最关键的还是控制起来更得心应手。

而李恪则不同，他聪明伶俐又处事灵活多变，前提他懒惰的性格要改改才行，最值得放心的是他善于听取意见，能够辨明是非，不用自己担心他也能够胜任应付任何事，他的性格与李世民有点相似，连李世民都自认了。

“寿哥儿，把皇位交给有才能之人吧，恪弟习惯了自由自在！”

李恪经过一阵煎熬的深思熟虑之后，突然抬起头意志坚决地说出自己最后想法，说完后整个人虚脱似的，又好像摆脱了什么心理包袱。

“不后悔？”

“不后悔！”

秦寿宛然叹息一声疑问声，李恪很坚决地点点头，清澈纯明的目光没有一丝眷恋之意，秦寿目光复杂地看着李恪半天，最后一脸恨铁不成钢地点点

头，人各有志勉强不了，秦寿不在提及皇位之事。

“镇长，贵客到访！”

大厅恢复平静后，秦寿与李恪静坐一边，谁也没有说话就这么默默地坐着，直到洪武走进来，出言打破了大厅内沉默的气氛。

“寿哥儿，你有事先忙，恪弟先行回去！”

“嗯，洪武送客！”

目地已达到也得到明确的答案，李恪没有久留之意先告辞离去，秦寿一脸歉意地命洪武送李恪出去，准备招待洪武所说的贵客到访。

第596章神奇蛊术

秦寿目光接触到潘安身后的陌生人时，秦寿忍不住浑身一震，一袭灰色儒衫，一张面无表情的冷俊脸，猛然砸入秦寿眼中。

秦寿忍不住打量起潘安带来的苗疆朋友，大概三十岁左右，下颔方正，目光清朗，剑眉斜飞，整张脸看上去十分俊朗，但整个人却给人感觉器宇轩昂，一看就是成大器者，有大隐的高人风范。

仔细打量之下，秦寿发现他浓翘的长睫，柔化了原本刚棱有力的轮廓，微蹙的双眉之间，好象藏有很多深沉的心事，却跟着眉心一道上了锁。

眼前这个男人，将男人的成熟和浑厚沉稳和沧桑机智内敛，做到了真正的收放自如行云流水，也将撼人魂魄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

“将军，这位是潘某好友，苗毒风！”

“苗毒风？”

潘安在秦寿打量了至交好友一阵后，果断开口打破沉默的气氛，把自己至交好友的名字说出来，秦寿一脸愕然看着苗毒风，还真是人如其名啊！

苗毒风礼节上朝秦寿拱拱手抱拳算是见过礼，不怎么喜与官家之人打交道的他，从进来到现在自

始至终没说过一句话，也似乎没有话可说是的。

要不是看在潘安死求烂打厚脸皮磨人下，苗毒风还真不想来，如今亲自来一趟算是给足潘安的面子，见证了长乐乡不一样的奇景，苗毒风开始好奇起年纪轻轻富有传奇色彩的秦寿。

“过门都是客，无需客套，坐，坐！”

见到秦寿本人没有想象之中摆架子，苗毒风对秦寿好感上升了一点，点点头算是回应了秦寿邀请，落落大方坐到一边，目光环视秦寿奇怪房屋的设施，这是苗毒风有生以来头一次见到过怪异的建筑。

“苗兄喝茶还是喝酒？”

苗毒风耍酷似的玩沉默，秦寿也没有生气，有才之人有孤僻脾气很正常，要是他一上来就谦虚或讨好之类的，秦寿还真对他兴趣乏乏。

潘安很是尴尬，可又拿苗毒风没有办法，他能够来这里已经算是很给面子了，期盼他说些什么估计比登天还能，但愿这次秦寿不会碰壁成怒。

“酒！”

长乐乡啤酒苗毒风早有耳闻，也有些期待贵又少的啤酒，秦寿频频示好的语气，苗毒风看得出来同时也不好拂秦寿美意，进来这么久吐出一个字算

是回礼秦寿客套了。

秦寿招来婢女撤掉自己茶水，安排啤酒搬上来，婢女们领命告退离去，大厅内一时间恢复平静，直到一刻钟过去，婢女们把酒端上来。

“苗兄，秦某乃爽快之人，不喜绕圈子说话，苗兄可否有心愿？”

“心愿？”

啤酒一上来，秦寿看了眼苗毒风迫不及待品尝的姿态，心中明悟过后，待苗毒风品尝完一大碗酒，马上开口套苗毒风的话。

苗毒风沉醉冰爽的啤酒润喉，苦涩的啤酒味带着麦香之气征服了苗毒风刁钻之口，在秦寿问话声之中，整个人从回味之中清醒过来，愕然地看着问怪异问题的秦寿。

苗毒风开始以为秦寿会直入正题招揽自己，没想到秦寿却反道而行，问出这么怪异的问题，还真是让苗毒风感到有些意外，不但苗毒风如此，连一边陪坐的潘安也是搞不懂秦寿用意。

“不错，只要是人都有自己心愿，不知苗兄可否道出心愿？”

秦寿从容不迫的话，苗毒风双目闪过一丝痛苦之色，他的表情秦寿看在眼里明在心底，他是有故

事的人，只是他隐藏的很深。

“秦将军，苗某没有心愿！”

苗毒风沉默了一阵，最后说出一句秦寿为之气馁的话，一边的潘安挪挪嘴想要说些什么，可到嘴的话始终没有勇气说出口。

“秦将军，有事尽管吩咐，看在潘安的面子上，苗某尽所能帮忙！”

语气一转的苗毒风开门见山直入话题，淡漠的语气充满不耐其烦，看样子秦寿似乎触动了他什么心事，碍于潘安的面子，苗毒风没有孤傲甩袖离去，破例似的跟秦寿废话了那么多。

“那好吧，秦某素闻苗疆蛊毒独步天下，秦某想求一种可以左右人思维的奇门药，有大用！”

苗毒风都已经说到这个地步了，秦寿也不废话啰嗦，以免苗毒风不耐其烦离去错过机会，直言不讳进入正题，说明自己求奇药有大用。

“有何用？”

苗毒风沉默了片刻，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反其道似的反问了一句秦寿，秦寿求的蛊毒药他是有，但是问题他想要知道秦寿要来有何用？

“拯救数万无辜的性命！”

秦寿笑了笑，说着苗毒风为之一鄂的话，秦寿

看似张狂的话可在苗毒风耳里，却一点也不张狂，苗毒风犹豫一阵看向一边的潘安，而潘安点点头并没有说话。

“同心蛊，主蛊可百里之内控制子蛊，告辞！”

苗毒风沉默了一会，最后拿出两个精致的盒子放置桌面，一大一小说明同心蛊的用途后，没等秦寿惊讶完，苗毒风很赶时间似的马上告辞离去。

“将军，潘某算是失去一位好友了！”

潘安在苗毒风离去后，一脸痛惜地说出秦寿为之惊讶的话，秦寿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一个请求，居然害得潘安损失了一个至交好友。

潘安没有告诉秦寿，苗毒风刚才看向自己的时候，眼神交流之中已经明确问过潘安了，而且潘安也知道苗毒风含义，从他拿出同心蛊一刻起，就已经跟潘安不在是朋友恩断义绝了。

“潘安，对不起，本将军没想到...”

“罢了，没有就没有了，只要能够帮到将军完成大事，失去一位好友又何妨？”

秦寿一脸歉意的道歉赔罪，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更没有想到孤僻的苗毒风，与潘安的关系说断绝就断绝，潘安大度地自认倒霉，失去一位好友换

来能够帮上秦寿的大忙，至少有赚没有亏。

“潘安，子蛊麻烦你过夜里交给韦贵妃！”

“是，将军！”

秦寿想了一会，最后走到苗毒风留下的同心蛊盒子，拿起子蛊交给潘安，叮嘱他务必转交给韦贵妃，能不能成事全看这一回了。

潘安接过秦寿递来的盒子，没有逗留先告辞离去，留下秦寿呆在大厅看着主蛊盒子发呆，没想到世上还真有同心蛊这神奇的玩意！

第597章黄金三宝

“萨摩又遭遇海盗洗劫？”

倭国西部区域熊本大本营，佐伊彻底震怒了，鹿儿岛再次遭遇莫名其妙海盗洗劫，差点让刚回领地的佐伊吐血，没想到自己出去谈判失败，回来领地又遭遇到了海盗两次洗荡。

濑户藏介心力憔悴地坐在一边，虽然贵为一方诸侯幕僚将军，可真正话事权还是属于佐伊，变成傀儡一样的濑户藏介，只能忍气吞声看着佐伊发飙，更不敢去责怪他办事不力，没有说服静冈草合作。

鹿儿岛频频出现海盗一事，濑户藏介也觉得其中有跷蹊，倭国本来就是海盗化身，现在居然还有不长眼的海盗敢老虎地头夺食，可见是某外来势力而为。

“大唐太子的支援到了没有？”

静冈草拒绝了合作，佐伊气愤之余拿他没有办法，眼看间人皇女势力越来越雄厚，佐伊想到大唐那边的支援，只要外来支援一到，佐伊就要开始对间人皇女宣战，以免她得到静冈草支持，壮大了实力拿自己开刀。

至于那些骚扰海盗，佐伊暂时没有兴趣去理会，先把间人皇女干掉再说，比起不入流的海盗无关牙痛的洗劫，佐伊更重视极具威胁的间人皇女。

“没有，已经派人去催了，估计过些日子有消息！”

濑户藏介一脸担忧之色，走到这一步已经没有回头路了，以前是对皇室阳奉阴违，现在是直接独立与皇室对着干，濑户藏介忍不住开始担忧自己未来。

自己先打破规则与皇室对着干，濑户藏介怕北方势力雄厚的静冈草打着讨伐名义，联合抓到军权的间人皇女讨伐自己，真要是哪样自己六万大军哪里敌得过他们？况且他们讨伐名正义顺。

濑户藏介的回答很是让佐伊不满，可那又是没有办法的事，天朝向来办事拖拉，更何况有求于人，佐伊只能耐着性子等消息了。

“将军！”

薛仁贵应秦寿召唤而来，刚进入书房就见到秦寿发呆，等了片刻依旧没见秦寿吩咐，薛仁贵忍不住出言打断秦寿的沉思。

“薛兄，没有外人不必喊秦某为将军！”

“是，将军！”

“……”

好吧，秦寿算是服了薛仁贵，当自己没说收回前面的话，这家伙还真是说话气死人，死牛一条筋似的转不过来，头疼不已地揉着额头。

薛仁贵一脸尴尬地不知如何是好，习惯了，一时间改口还真有点别扭，况且薛仁贵也不敢与秦寿平起平坐，更不敢与秦寿兄弟称呼。

“薛兄，如今情况你也了解，准备五百精锐入驻皇宫！”

“啊？入驻皇宫？”

当秦寿说明找他来意，薛仁贵大吃一惊不可思议地看向秦寿，想要确定秦寿不是跟自己开玩笑，这么大张旗鼓入驻五百精锐进皇宫，秦寿还真来真的要掌控皇宫？

“别惊讶，这只是头一批，往后还要陆续安排人手进去，暂时先抽调出一千精锐出来，分两次混进去，直到皇宫内全是自己人！”

“……”

薛仁贵彻底无语了，感情秦寿打着掌控所有皇宫权利，扶持李慎变傀儡皇帝，想法是好，可皇宫有那么容易大张旗鼓换血吗？

“薛兄，本将军知道你担忧什么，往下的事本

将军自有安排，你只需短期内在继续征兵，这次从洛阳周边村镇开始征集！”

舍近求远征兵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怕长孙无忌和其他大臣们发觉什么，秦寿只好这样偷偷摸摸进行，而暗中调遣自己兵马进皇宫，防的就是老奸巨猾的长孙无忌。

李世民的情况，用不了多久势必会引起其他大臣疑心，最活跃的当属长孙无忌这个老匹夫，现在就是跟长孙无忌玩时间赛跑，趁他没有醒悟过来先筹备好一切。

等自己的军队在韦贵妃里应外合扎根了皇宫，在慢慢收拾李承乾与长孙无忌，在加上掌控住了李世民废除现在的太子，改立李慎基本大局已定。

“太原那边的人撤回来，没有必要了，抓紧时间去征兵，这次给本将军征集五万人回来！”

“是，将军！”

薛仁贵倒吸一口冷气，秦寿一开口就要五万人，冷汗淋漓的薛仁贵下一刻恍悟过来，秦寿要五万人自然有他的用意。

攻打倭国长乐乡基本人手一空，怕长孙无忌兵行险着反扑，秦寿留些新兵撑撑场面，震慑一下不怀好意的长孙无忌投鼠忌器。

醒悟过来的薛仁贵佩服秦寿想法周全，知道秦寿用意领命告辞离去，开始着手安排派人去洛阳周边村镇进行征兵工作，尽快加强新兵训练好随时派上用场。

布局已定秦寿沉思片刻，马上站起来离开书房，去找孙思邈准备攻打倭国的药品铺给问题，最基本的刀剑伤药和消毒用品，还有伤风感冒之类药品，都要配备齐全。

“尊师？”

当秦寿来到药王独立医馆时，孙思邈把一具新鲜尸体推到一边，剖开的尸体血淋淋一片，移动式工具箱上面还放着一碟他的早餐。

看到这里秦寿算是服了孙思邈的重口味，这么血腥地方他也能吃得下东西？真的是神经大条的神医，要是自己恐怕早就反胃一天咽不下任何食物。

“黄金三宝？”

秦寿拿出筹划好的三种常用药递给孙思邈，一头雾水的孙思邈接过秦寿递来的纸张，整个人傻了眼看着秦寿需求的三种药品。

金创药：每名将士必备三两份量，其余的统一归随行军医保管，伤风感冒丸：通用治疗感冒发烧之类，酒精：消毒专用，前两种还好，后者孙思邈

有些糊涂了。

“尊师，这，酒精发酵法，应该由酿酒...”

“那不叫酒精，那叫工业乙醇，喝不得的，你仔细看看发酵过程，这对你以后医疗有所帮助！”

发酵法制乙醇是在酿酒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发酵法的原料可以是含淀粉的农产品，如谷类、薯类或野生植物果实等，也可用制糖厂的废糖蜜；或者用含纤维素的木屑、植物茎秆等。

这些物质经一定的预处理后，经水解发酵，即可制得发酵法乙醇，也是用来消毒最佳用品，比起酿酒用的无毒酒精浓度高得多，也可以叫火酒，遇火必燃的危险品。

秦寿怎么敢交给酿酒生产？搞不好混错了酒精，制造出乙醇酒，到时候出现酒精中毒，岂不是搬石头砸自己脚吗？

第598章得寸进尺

“入冬前全部配备齐全？”

当孙思邈得知秦寿给出的具体时间，当场感到一阵晕乎乎的，半年不到的时间准备这么多的药品，还真是要孙思邈的老命，确切地说是要那些药童们小命。

光是金创药磨粉起来就麻烦，更别提秦寿提及的什么乙醇酒精，都未实遣过谁知道容不容制作？那些**伤风感冒的药，还要炼成丹药以便装瓶，想想孙思邈就感到一阵头疼。

光靠现在十几个煎药童子，哪里忙得过来？医院那边本来病人就多，药童们几乎超时煎药怨声载道已经很明显了，孙思邈正打算增加些人手替补，现在倒好秦寿又整出这么多药品，真是够要命的。

“不错，越快越好，人手不足继续招人，不缺那点钱，辛苦你了！”

“这…那…唉！”

孙思邈还想说些什么，只可惜秦寿丢下话后马上闪人，没有给孙思邈诉苦时间，也由不得孙思邈诉苦，军需药品必须配备齐全，几万人的性命又是冬季，秦寿不敢马虎大意开玩笑。

从孙思邈那边走出来的秦寿，马不停蹄赶回镇内，直奔后山泥匠工坊旧址，想要看看袁神棍他们制造氢气进行得怎么样了？

飞艇不但可以完成李淳风的夙愿，还可以用来做军事武器，空中打击敌人是理想的武器，以现在的技术秦寿可以嚣张地说，不管哪个国家都无力抵抗高空袭击。

“将军，盈风好累，想要休息！”

“哈？”

秦寿刚来到泥匠工坊，就发现盈风可怜兮兮地坐在门外，脏兮兮的脸流出两行热泪，见到她这样秦寿忍不住一阵纠结起来，万恶的袁神棍这是在虐待童工吗？

“好吧，好吧，回去好好休息吧！”

“谢谢将军！”

见不得女孩子哭，而且还是如此楚楚可怜的模样，心软的秦寿大发慈心放盈风回去休息，得到秦寿的批准盈风马上阴转多云欢呼一声，一眨眼间跑得无影无踪，逃难似的直让秦寿一阵无语。

“盈风，盈风，死哪偷懒…尊师？”

盈风跑远没多久，袁神棍气急败坏地跑出来，见到秦寿在工坊门口，袁神棍快步跑上前来迎接秦

寿，把盈风偷懒的事暂时忘却一边。

“袁神棍，以后少虐盈风，她还小…”

“啊？是，是，将军！”

袁神棍在秦寿没好气的训斥声之中，冷汗连连地点头应着，心中早已把偷奸耍滑的盈风怨个半死，秦寿看到的只是表面，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盈风帮忙做事没超过两个时辰，最会偷奸耍滑偷懒，每次秦寿出现她都会把自己弄得脏兮兮的，以博取秦寿好感，这一点袁神棍看在眼里明在心里并没有多说些什么。

只是没想到盈风忘恩负义，自己好心帮她掩盖事实，她居然反过来将自己一军，这让袁神棍很是伤心，太不厚道了！

“氢气准备的怎么样？”

秦寿没空去理会袁神棍郁闷的心情，也没有兴趣继续追究什么，最关心的还是氢气的问题，飞艇准备的差不多，就缺充点氢气进去膨胀一下羊皮囊，好固定安装铁皮密封飞艇。

“差不多了，晚上之前应该够炼制膨胀用的气体！”

袁神棍大致估摸一下，小心翼翼地把准备的氢气情况说出来，按照秦寿所要的份量，应该差不多

了。

“抓紧时间吧！”

秦寿没有多说些什么，点点头吩咐袁神棍抓紧时间，懒得进去看情况了，这家伙办事太危险，小命要紧秦寿不敢在进危险的泥匠工坊。

“将军，程将军等人在镇外求见！”

秦寿刚从后山回到镇内，迎面便见到气吁喘喘的洪武，找了秦寿半天的洪武，终于找到了秦寿，一口气把程妖精等人在镇外求见之事说出来。

“又是这些烦人的老恶货，肯定没好事！”

“……”

洪武一阵无语看着秦寿嘀咕，程妖精他们找秦寿有什么事？他不知道，反正他只知道一件事，门外守候的守卫们快顶不住泼野的程妖精了。

“就说本将军偶感风寒不方便见客！”

“啊？哦，好的！”

知道他们来意的秦寿，没有心情去见他们，也没有工夫去跟程妖精等人磨嘴皮，以得风寒闭门谢客为由，低调掌控长安的局变，得到秦寿的交代，洪武领命出去回复。

入夜时分，皇宫掖庭宫内，韦贵妃心绪不宁担忧李慎的情况，可秦寿把李慎扣押起来做要挟，直

到秦寿认为时机成熟了，才放李慎回到她身边。

至于秦寿所谓的时机是什么？韦贵妃不知道也没心情去知道，她只知道一件事，自己大势以失，只能听从秦寿的安排，更何况连自己清白也给秦寿玷污了。

事到如今韦贵妃只能忍辱继续帮凶秦寿，最起码秦寿已经承诺过，他会继续扶持李慎坐上皇位，皇位他也不感兴趣，也没有改朝换代的意思。

“你…”

“娘娘莫慌，在下潘安，秦将军的传信使！”

胡思乱想的韦贵妃突然听到轻微脚步声，转过头发现一名陌生男子出现自己寝宫，大吃一惊正要喊人的时候，潘安及时开口打断了韦贵妃的惊呼。

“你们将军有何事？”

得知眼前丑得可以的人是秦寿传信使，韦贵妃松了口气同时没有放松警惕，直到潘安拿出一个精致盒子，韦贵妃一脸不解地看向潘安，不明白他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何物？”

“娘娘，五日后，你想办法把盒子内的东西给皇上服下，同时换上皇宫前门侍卫，安排将军的人进宫，纪王就可以平安归来！”

韦贵妃的疑问，潘安笑了笑没有回答她的问题，直言了当说明用意，韦贵妃虽然很不乐意，可当潘安提及李慎的情况，韦贵妃不得不妥协照办。

秦寿大胆的举动，韦贵妃只能言听计从，掉包皇宫侍卫这些问题，恐怕得动用严统领帮忙了，秦寿得寸进尺大逆不道行为，韦贵妃除了照办别无选择。

“还有，秦将军有劳娘娘安抚燕妃！”

“什么？燕贱…”

潘安离去前说出韦贵妃为之震惊的话，可等她震惊醒悟过来后，潘安早已消失的无影无踪，韦贵妃不可思议地落坐椅子上。

韦贵妃怎么也没有想到，燕妃居然跟秦寿有一腿！两人什么时候苟且上的？韦贵妃不知道，秦寿敢命令式要求自己，说明秦寿已经志在掌控皇宫了！

第599章皇宫动荡

眨眼一周时间过去，有韦贵妃与内鬼严统领刻意安排，五百名皇宫侍卫先后犯错赶出皇宫，紧接着严统领以补充人手为由，先后录用秦寿安排的五百精锐。

皇宫变动长孙无忌过后第二天收到风声，意识到了什么次日清晨赶去皇宫，还没进入皇宫，等候已久的严统领冷笑着做守门神挡住长孙无忌进宫，以没有皇上召见为由阻拦在外。

“放肆，严...”

“没有皇上召见，谁也不许私自进宫，违令者以擅闯皇宫罪名拿下！”

长孙无忌气急败坏怒视着故意而为的严统领，而严统领没商量的命令，长孙无忌意识到皇宫有变化了，刚想以身份压人，哪晓得严统领鸟都不鸟他。

“赵国公，请回！”

“哼~”

严统领没商量的语气，加上一副给脸别不要脸的姿态，直让长孙无忌气得吐血，长孙无忌知道皇宫内肯定有变故，至于谁在里面操纵一切，长孙无

忌暂时不得而知，极有可能是太子李承乾。

可严统领不让进宫面见皇上，长孙无忌也没有办法得知里面的情况，没有办法之下长孙无忌只好抓紧时间，去联合其他大臣联名上奏面见卧病在床的李世民。

“太子殿下有令，但凡有人在皇宫胡闹，不论官职一律以叛乱罪名拿下，打入天牢听候发落！”

“是！”

长孙无忌刚转身离去，严统领故意交代守门皇宫侍卫，把脏水泼向困在东宫内的李承乾，故意误导长孙无忌思维，好等秦寿进行下一步计划。

严统领故意让长孙无忌听到的话，长孙无忌此时此刻心凉整个后背，千算万算忽视了李承乾那个废柴太子逆袭，阴沉着脸色加速离去想办法应对。

时势脱离了长孙无忌掌控，他精心准备的一切计划，就这么一刻之间全部化为乌有，李世民的莫名其妙病倒，李承乾趁势掌权皇宫，无疑狠狠地给了长孙无忌当头一棒。

‘老匹夫，死到临头嚣张什么？就凭你也配跟少主争夺皇位？’严统领鄙夷着长孙无忌上马车离去的背影，打心底瞧不起老奸巨猾的长孙无忌。

‘也不知道秦将军在东宫办得怎么样了？’严

统领转过头看向皇宫内，有些焦急里面的情况，秦寿早就带人潜入皇宫了，现在正在里面收拾受困的李承乾。

然而愚忠的严统领，他认为韦贵妃掌控一切局势，其实是秦寿在掌控一切，而作为失败者韦贵妃没敢告诉严统领真相，就算知道了又如何？也改变不了事实。

而作为皇宫大乱始俑者秦寿，则大逆不道坐在东宫太子宝座，李承乾则给皇宫侍卫强制跪地，羞愤的李承乾恨不能杀了秦寿，居然敢让自己跪在他面前。

“放过寡人，你们这些大逆不道的乱党贼子，寡人要…”

啪一声，李承乾竭嘶底里咆哮的话还没说完，一边嫌吵的潘安直接一巴掌甩过去，下一刻李承乾彻底老实了，确切地说是震怒到安静下来。

连自己父皇也不敢打自己，而无名小卒一样的潘安居然敢煽他耳光，震怒到傻了眼的李承乾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可脸侧嗡嗡响和刺痛却很真实。

“潘安，煽太子耳光有什么感觉？”

“将军，一个字，爽！”

秦寿翘起二郎腿，眯起眼看着潘安打趣问道，对于死狗一样的李承乾，秦寿正眼也没有看一下，今日就是特意来废除他的。

“寡人要…”

啪~李承乾极度愤怒的话还没说完，潘安打上瘾似的反手又是一巴掌，下一刻李承乾红肿的脸清晰可见，嘴角慢慢渗出一丝鲜红血水。

“人贱就是讨打，潘安，要是他在敢乱吠，打到老实为止！”

“是，将军，潘某乐意效劳！”

秦寿鄙视着李承乾杀人目光，现在就算自己杀了他，也没有人敢问自己罪，掌控一切的秦寿现在可以为所欲为，而潘安更是打上瘾似的，迫不及待等李承乾在变疯狗咆哮，好在玩打耳光游戏，这种机会可是千载难逢。

“姓秦的，你敢以下犯上，不怕抄家灭族？”

挨了两次耳光，李承乾清醒多了，不在向以前气焰嚣张，可那恨意滔天的目光，死死盯着秦寿，大声责问胆大妄为的秦寿。

从李承乾被皇宫侍卫闯进来揪起一刻，李承乾自始至终还没明白怎么回事，更没有想到秦寿大逆不道坐上自己太子位置，还纵容手下煽自己耳光。

“是哦，这可是抄家灭族的事，太子殿下，你说这如何是好？”

秦寿笑眯着眼看着李承乾，一脸恍然大悟的表情反过来问李承乾，而李承乾则给秦寿戏谑的话气得吐血，就算李承乾再笨也看得出秦寿在逗自己玩！

“既然是抄家灭族大罪，那干脆罪加一等算了，潘安，太子妃寂寞空虚好久了，你去替太子殿下安抚一下！”

“谢将军！”

“尔敢！”

秦寿说出李承乾吐血的话，眼看潘安领命走出去，李承乾整个人发疯似的挣扎欲要起来，可身后两名押解他的皇宫侍卫把他牢牢按住，怎么也挣扎不起来。

李承乾无力阻止潘安去玷污自己太子妃，吃人目光死死看向站起来的秦寿，如果眼光可以杀人的话，此时此刻秦寿早已千疮百孔了。

“废柴，你也有今日？”

秦寿走到李承乾面前，嚣张跋扈地用脚撩起李承乾下巴，嚣张的羞辱李承乾差点没有暴起与秦寿拼命，奈何身后两名皇宫侍卫按得他动弹不得。

“寡人要杀了你...”

“等你有机会再说吧，自身难保还口出狂言，可笑，李承乾意图不轨试图投毒伤害皇上，经查明废除太子之位，打入天牢听候发落！”

李承乾的话还没说完，秦寿拿起一块布堵住他嘴巴，不屑一顾撇撇嘴鄙视看不透现状的李承乾，紧接着拿出伪造圣旨宣读出来，李承乾下一刻气急攻心喷出一口血，好阴险的栽赃陷害。

“太子殿下放心，你的太子妃，本将军手下会好好伺候的，来人，把他拖进死囚天牢！”

“是！”

秦寿蹲下来看着惊恐拼命摇头的李承乾，用尖酸刻薄语言刺激完李承乾，最后用拖字来报复李承乾，两名化身皇宫侍卫的精锐忠实执行秦寿命令，拖着呜呜声作响的李承乾走出东宫。

第600章吐血的长孙无忌

“吾皇万岁…”

“平身！”

眨眼三日时间过去，当李世民转醒后，马上召集群臣前来论事，朝中大臣们有惊有喜也有愁的，当见到脸色苍白的李世民，群臣们全都忍不住唏嘘一阵。

李世民老态龙钟的脸色显得苍老了许多，虚弱的身子坐在龙椅上，隐隐有随时倒下征兆，最不可思议的还是韦贵妃，居然坐在长孙皇后的凤座，第一个看不过眼的当属长孙无忌。

那可是自己妹妹的专用宝座，现在居然让韦贵妃坐去了，这让长孙无忌很是愤怒也很无奈，李世民的安排他不敢贸然去挑刺，只能气在心头不得发作。

“朕，这些日有些不适，咳咳…有劳诸位爱卿牵挂了！”

李世民散涣的目光没有一丝生气，干巴巴的话说出口，很是让群臣们感到怪异，总觉得李世民跟以前不一样了，至于哪里不一样？他们一时间说不上来。

“皇上，龙体保重！”

韦贵妃担忧的话，李世民显得有些木讷地点了点头，长孙无忌一直注视着李世民情况，越发觉得李世民有些怪异，可又不知道哪里怪？

从踏进皇宫一刻起，长孙无忌就觉得太极殿变了，变得他有点陌生认不出来，别说长孙无忌如此想了，连一群大臣们也是如此。

“皇上，太子之事…”

“哼~大胆逆子，居然敢下毒谋害…咳咳…”

房玄龄提及李承乾被废的事，李世民语气一变，龙颜大怒说明实情，房玄龄马上闭嘴不敢开口，原本想说另立太子之事只能胎死腹中。

“皇上，太子无德，废了也罢，可国不可无太子！”

程妖精可没有那么多忌畏，大言不惭提及另立太子的事，其余大臣们没有符合程妖精的话，怕激怒此时此刻心情不好的李世民。

而李世民则木讷地坐着，没有生气也没有任何态度，就这么干坐着好像睡着了一样，一边的韦贵妃目光看向心思活跃的长孙无忌，等着看长孙无忌自讨无趣。

“皇上，卢国公所言有理，太子人选，老臣认

为晋王李治宅心仁厚，太子之选很合适！”

长孙无忌马上接上程妖精的话，带头公然推荐自己妹妹最小的皇子李治，李泰阴险狡诈长孙无忌早就撇弃了，只有最好控制的李治才是最佳人选，好事当然落到自己人头上。

此时此刻长孙无忌也顾不得什么变化了，太子阴谋败露解禁了皇宫，趁李世民还有意识清醒，先推荐李治当上太子，自己好混个辅国大臣，掌控一切在慢慢扭转乾坤。

韦贵妃自始至终保持着冷笑，了解一切的她没有开口，也没有气恼，她在等，等最后一刻到来，到时候谁笑到最后还是未知数？

“诸位爱卿有何意见？”

李世民没有任何表情的脸，晕晕欲睡的模样看不出他是怒还是悲？淡淡地说了一句，等待在场的大臣们意见。

“臣等无异议！”

长孙无忌派系的大臣们纷纷上前赞同，而房玄龄等人则保持中立，不支持也不反对，程妖精等人则大感无聊，看长孙无忌自导自演，不参合他勾心斗角的争权漩涡。

“老帅锅，怎么看？”

“静观其变！”

尉迟敬德看了眼长孙无忌那边活跃，忍不住走上前询问愁眉苦脸的李靖，没心情的李靖哪里有工夫理会这些？敷衍式回答尉迟敬德的疑问。

“妖精，你怎么看？”

“与老流氓我何干？”

自讨无趣的尉迟敬德目光转向程妖精，据悉秦寿支持的李慎，现在关键时刻尉迟敬德想要看看程妖精怎么表态？

心情不爽的程妖精大翻白眼，没好气顶了一句尉迟敬德，秦寿都诈病不见客，他都不理会这些事，程妖精何必自寻烦恼去与长孙无忌等人扳手腕？耍嘴皮子？

两边不讨好的尉迟敬德自嘲一笑，好吧，看来自己是多余关心了，还是老老实实看热闹吧，谁做太子什么的都与自己无关。

“嗯，薛高宣！”

“是，皇上！”

李世民点点头嗯了一声，在长孙无忌愕然目光之中，薛高领命拿起龙案上准备好的圣旨，摊开圣旨大声宣读出来。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自朕奉太上皇遗诏登

基以来，凡军国重务，用人行政大端，未至倦勤，不敢自逸…纪王李慎为宗室…天意所属，立为皇太子，正位东宫，以繁四海之心，朕疾患固久，思一日万机不可久旷，兹命皇太子持玺升太极殿，百司所奏之事，皆启皇太子决之…”

李靖与尉迟敬德还有程妖精三人愕然失神，没想到他们居然变成监国大臣，连房玄龄也在其中，包括刑部尚书唐临也在其中，偏偏没有点名有长孙无忌的份。

“不可能，不可能！”

噗通一声，当薛高宣读完立储太子人选时，长孙无忌整个人傻了眼瘫痪似的坐倒地面，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更不敢相信自己辛辛苦苦的一切，到头来居然是一场空，而且还是耍猴一样。

长孙无忌醒悟过来看向韦贵妃的时候，只见韦贵妃露出讥笑的笑容，很明显嘲笑长孙无忌自不量力，跟自己斗他还嫩着！

“臣遵旨！”

醒悟过来的李靖等人出列领旨，他们没想到自己变成监国大臣，李世民托付他们照应新太子，很明显李世民已经到了病入膏肤地步。

“来人，把逆贼赵国公拿下！”

“啊？！”

韦贵妃突然下来抓拿长孙无忌，李靖等人大吃一惊看向李世民，而李世民没有任何表情，好像默许了韦贵妃的胡来。

殿外侍卫随着韦贵妃一声呼喝，走进来把倒地的长孙无忌抓起来，长孙无忌意识到有阴谋，刚想辩解些什么，韦贵妃马上开始泼长孙无忌污水。

“诸位大臣，这是大理寺审问太子皇上旁听的结果，赵国公怂恿太子作乱，证据确凿，皇上估念赵国公劳苦功高一时糊涂…剥去其官职贬为庶民！”

“皇上冤枉，老臣冤枉！”

韦贵妃的污水这么一泼，满朝文武大臣们喧哗声一片，不可思议地议论纷纷，皇宫前一阵子的变化，大臣们都有耳目，纪王刚坐上太子宝座，韦贵妃就拿对头长孙无忌开刀，忍不住猜测起其中关系。

“长孙卿，朕很失望，拉下去，永不录用！”

“是，皇上！”

李世民最后发话，已经说明了一切，群臣们不敢在质疑韦贵妃话里真实性，哧…长孙无忌受不了打击，整个人喷出一口血晕过去。

第601章飞艇的震撼

眨眼又一周时间过去，大唐新立太子李慎已成定局，李世民身患重疾无力朝政，把所有政务都交予新太子李慎主持，房玄龄与魏征两位辅国丞相负责辅助李慎处理政务，长孙无忌落马贬为庶民，都已成了大唐百姓津津乐道的话题。

李慎掌管大权后，第一时间下达皇榜报恩，批准钱庄可以民营化，但是要经过朝廷调查资金实力，达到要求才批准开办，高要求的条件让诸多富豪望而止步，而秦寿一举夺下第一个民营化的钱庄。

而李慎号召推动经济发展，秦寿大力响应支持，其中猫腻房玄龄与魏征看在眼里明在心里，有利于百姓的事，两位老臣没有异议，李慎此举赢得了百姓的叫好声。

皇室那些事儿很快给风靡的彩票吸引过去，宣传已久的彩票终于再次出现，大清早百姓们就给长安四个售票点吸引过去，一时间造就出万人空港迹象。

“兄台，你买什么号码？”

“滚，别烦大爷，自己想去！”

“我擦！乞丐也买彩票？”

长安东南西北四个售票点人满为患，汹涌的人群拥挤在新建的彩票大厅，有过经验的老彩民们扎堆墙壁挂着的号码前，研究起五十组号码选七个。

千分之一的机率，加上头奖魅力，吸引了一大堆求富之人，谁也想争当大奖头一个幸运之人，真要是中了，三辈子打断腿都不愁吃喝了！

当三五成群的乞丐拥进彩票点，博彩之人马上露出厌恶之色，纷纷避让脏兮兮的乞丐们，连乞丐也来博彩，更别提房玄龄等大臣们都悄悄跑来买彩票，可见福利彩票的巨奖魅力有多大。

忙碌开单立票的彩票点售票人，哪里管你是乞丐？还是有钱人？亦或者是达官贵人？只要你有钱买彩票就可以，博彩地方没有三六九等之分，只有彩民与非彩民区分。

相比起长安兴起的彩票风靡，李淳风却带着娇妻应约秦寿的邀请去长乐乡，据闻秦寿已经完成可以让人飞天的神奇物品，李淳风没有怀疑便带着向往的娇妻前往长乐乡，看看秦寿神奇的飞天物品。

“哇，李郎，那是何物？”

“……”

娇妻高笑笑的问题，还真是问倒了李淳风，他

自己也不晓得那巨大的玩意是什么？可它超大的个头确实很显眼很震惊人。

三十多丈长，接近十丈宽的飞艇，处于充气升起状态，四条粗大缆绳同时在四个方位套牢，李淳风与娇妻坐在马车车头，不可思议地仰望着长乐乡巨无霸飞艇。

“是李太史和太史夫人吗？”

“是，是的！”

直到长乐乡守卫上前迎接，李淳风与高笑笑才从震惊之中清醒过来，失神木讷似的点点头，在长乐乡守卫确定后带领下，进入神秘而又神奇的长乐乡。

“将军，氢气补充好，随时可以起飞！”

“嗯，本将军知晓了，再稍等片刻，贵客还未到！”

长乐乡守卫告知飞艇氢气补充完毕，一边迫不及待的袁神棍摩拳擦掌仰望着巨无霸飞艇，打开门的吊舱在风吹摇摇晃晃之中，发出牙酸的咯咯声。

精心准备了这么久，终于完成了飞艇，秦寿心中充满了自豪感，这些都是手下们智慧与心血创造出来的，自己只是提供了模型。

而秦寿的娇妻们则在一边叽叽喳喳惊呼连连，

特别是好动的李漱，在飞艇吊舱门前上蹦下跳的好不开心，就等秦寿的贵客到来一起体验飞天之旅。

“秦将军，这是？”

李淳风在秦寿等待之中，终于如约而至赶来，近距离见到飞艇真身，李淳风咋舌不已同时感到不可思议，飞艇居然是用铁铸成的，这能飞起来吗？李淳风忍不住疑惑起来。

“李太史，请！”

李淳风的疑惑秦寿看在眼里明在心里，笑了笑没有说些什么，多说无益直接邀请李淳风上去体验就知道了。

“好，好！”

李淳风在秦寿邀请下，心情有些激动地带着高笑笑，在袁神棍带路下一起走进吊舱，而秦寿则带着娇妻们随后赶到。

武媚娘与何夫人有些嫉妒地看着几女走进吊舱，她们两个有身孕在身，秦寿怕她们不适应高空缺氧问题，没敢让她们上去体验飞艇。

李淳风等人进入飞艇吊舱，第一时间给里面空旷惊呆了，铁制成的墙壁充满了安全感，四人组脚踏式上坐着四名负责输出螺旋桨动力的人，他们主要负责升空后，踩动脚踏产生飞行动力。

“启航！”

“是，将军，松开绳子！”

当飞艇四周吊绳在地面人员松开后，飞艇吊舱内的人只感到飞艇晃动了一下，心有余悸地跟着吊舱抖动了一会，缓缓升起的飞艇引来一片喧哗欢呼惊喜声。

“飞，飞起来了！”

“真...真的飞起来了！”

随着李漱一声惊呼声，李淳风激动之中带着不可思议的目光，通过艇舱内的玻璃镜看到外面的世界，长乐乡渐渐地缩小，而脚踏实地飞起来，那感觉不是一般的爽。

“李郎，这，这是真的吗？”

高笑笑一脸迷醉地看着外面风景，慢慢上升的飞艇已经离地面很高了，高笑笑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眼前所看到的一切，更不敢想象自己居然有一天，也可以飞起来。

看到高笑笑的表情，李淳风心中忍不住一阵绞痛，点点头同时看向一边笑而不语的秦寿，原本没有指望秦寿能够实现愿望，没想到秦寿还真实现了！

袁神棍激动不已地在吊舱内跑来跑去，左看看

这边右看看这边，时而看看外面的风景，时而贴近玻璃瞭望天空景色，新奇的飞艇给予他太多的震撼。

身为修道之人，哪一个不梦寐以求有朝一日白日飞升？虽然不是真的白日飞升，可体验过一次空中行走，此生也无憾也！

“咦，你们看，那是什么？”

“哇~那是什么玩意？”

当飞艇飞到一定高度停止上升后，长安城内百姓们第一时间发现了飞艇的存在，几百米的高空清晰可见飞艇巨大的身影，引来长安百姓们惊呼与喧哗仰头围观声。

新玩意往往很容易引来围观，更何况还是飞上天的玩意，下一刻长安百姓们纷纷议论起来，无可厚非都在讨论，这玩意是从哪里来的？

第602章进击鹿儿岛

哗啦~浩瀚无边湛蓝的海洋，一道道波浪不断涌来，撞击在铁甲战船上，海潮像冲锋的队伍一样，鼓噪着，呐喊着，拼命地冲上铁甲战船上，喷溅着雪白的泡沫，疯狂的潮汛充满令人战栗的恐怖和高深莫测的神秘。

数十艘中型快艇上挤满了人，哗哗声的轮浆卷带起入冬前的海浪，将士们心情激动地握紧手里的刀枪盾之类兵器，在茫茫大海之中启程朝最终目的地鹿儿岛，准备进行血腥的侵略。

中型快艇上的将士们顶着入冬前刺骨冰凉的寒风，握紧手中的兵器，有些迫不及待想要建功立业一番，而秦寿与他们一起亲临战场，更是让将士们士气高涨。

三艘战略级钢铁指挥舰带头打阵，数十艘中型快艇尾随其后，白烟滚滚的蒸汽烟囱，弥漫着前进的方向，中型快艇上战前宣传兵进行战前激昂的演讲。

“我们这次侵略是充满正义的，倭国几百年欺瞒大天朝，用龌龊海盗身份打劫我们大天朝沿海一带无辜百姓，烧杀抢掠无所不作…”

“杀，杀…”

战前宣传兵慷慨激昂的演讲，成功调集了将士们愤怒的情绪，其中有少部分小时候属于沿海一带的渔民，知道海盗的猖狂与血腥。

“将军，刘先锋说，还有一个时辰即将到达鹿儿岛！”

秦寿站在船头甲板瞭望着寂寥的大海，出航已经有四五天了，秦寿都记不清自己怎么熬过来的，薛仁贵走到秦寿身后，告知还有一个时辰即将到达目的地。

秦寿目光看着一成不变的浩瀚无边的海洋，慢慢从忧愁的哀伤之中清醒过来，这算是这几日来听到最好的消息，在也不用饱受无聊的日子了。

“薛司令，是海军刘司令，不是先锋！”

不记事的薛仁贵，很是让秦寿头疼不已，军职已经变革，没有所谓的破先锋，只有海陆两军司令员，一个负责海上军队，一个负责陆地军队，分工部署不一样而已。

“是，将军！”

薛仁贵在秦寿纠正话之中，一脸无语地牢记于心，说实在的他还真有点不习惯新的军职称呼，但是秦寿要他尽快适应，薛仁贵也只好硬着头皮执

行。

秦寿很是无奈地摇摇头，新的称呼想要适应，是需要一段时间，急也急不来，看着波涛的大海，秦寿心情一阵激动同时又忍不住产生一股思家之情。

长安形势一大大好，基本不用自己去担忧些什么，而且秦寿也相信，韦贵妃纵使在大胆，也不敢背后给自己玩阴的，除非她活腻了不想活了。

秦寿开始也想调用大唐名将帮忙，可想想还是作罢，薛仁贵和刘仁轨他们两个需要磨练，更何况还要挖掘新的军事人才，新的统军将领，暂时不借用已掌控的大唐名将，除非到万不得已情况下，才调用过来帮忙。

“将军，我们就这些兵力，恐怕难以征服倭国！”

薛仁贵看了眼身后三十多艘中型快艇，大约三千人的先锋兵力，不计上战舰上的水兵，属于打头阵的前锋陆地士兵。

虽然他们装备很精良，可只能发挥在打野外战情况下，真正面对攻城的时候，那才是够要命的事，就算是攻城很轻松，攻下城池也需要兵力镇守，要是逐个城池这么分散下去，还有多少兵力可

以使用？

更何况西部地区佐伊掌控的地盘，兵力就足足有六万之众，光是鹿儿岛就快有一万的兵力，缺乏领域熟悉又属于侵略者，薛仁贵不怎么看好这次进攻。

“薛将军，兵不在多，精则百胜，劣则百败！”

秦寿自信满满的话，薛仁贵闻言忍不住为之一鄂，还真是头一次听闻如此怪异的说法，可又觉得秦寿所言很有理，点点头没有在多说些什么。

半个时辰过去，当战舰首先出现死亡之海外围，鹿儿岛上三艘渔船发现情况马上离去，战舰瞭望塔上斥候第一时间发现渔船逃窜的踪迹。

“将军，前方有渔船逃窜！”

“将军，是否派人去抓拿？”

斥候兵的发现，薛仁贵马上想到有可能是倭国探子，发现自己等人先行回去通风报信了，鹿熊海镇经过血洗两次，里面驻军有两千人马。

“不用，等他们回去通报消息！”

秦寿挥手打断薛仁贵的想法，有意放他们回去通报消息，不明秦寿用意的薛仁贵只能听命行事，暂时放过那些逃跑的探子渔船。

有意放跑这些渔船的秦寿，打心底想要对方的将领知道，自己大张旗鼓来收拾他们来了，等他们傻乎乎地在海港那边排兵布阵，体验一下土炮轰炸的噩梦。

鹿熊海镇属于深水港口，加上岔开中间还有一处中小型岛屿，地势开阔属于易守难攻地盘，只可惜倭国的将领没有意识到这些，更没有去修建防御工事什么的。

鹿鸣岛，秦寿观摩了一下岛屿的大小与开阔的视野，原本打算在岛屿上修建工事，可见到两侧海面相隔距离，秦寿只能作罢放弃了不实际想法，太开阔了，没有办法实现完美一线狙击。

“什么？有大军来袭？你确定不是海盗？”

重建之中的鹿熊海镇，右近卫中権将土肥原二得到探子回来报告的消息，大吃一惊同时整个人傻了眼，探子很明显发现是来路不明的大军，而不是三番两次抢完就跑的海盗！

探子也摸不清对方有多少人，只知道有三艘奇怪的战舰，三十多艘快赶上蒙冲级别的怪船，而且速度很快坐满人之类的话。

探子口述来路不明的船只时候，土肥原二已经发现船队的踪迹，三艘战舰级别的黑影由远至近冒

出雄伟的身影，接近鹿鸣岛一刻，土肥原二意识到了灾难在降临。

“八嘎，集合所有人，准备迎战，你，快去送信给吉村道谷，最短时间内赶来支援，晚了要他脑袋！”

“嗨！”

探子眨眼变成跑腿送信的，心情可想而知有多郁闷，可又不敢违抗土肥原二的命令，带着土肥原二的命令，靠着双脚拼命跑回二十里外大本营传信。

正在重建鹿熊海镇的两千倭国士兵们，听到集合敲锣声，马上丢下手里的重活，而晓幸逃过两次洗劫的五百多鹿熊海镇民众，纷纷自动自觉拿起没什么攻击力的农具帮忙保卫家园。

第603章不堪一轰

鹿熊海镇港口处，土肥原二带着两千倭国士兵严守以待，五百弓手隐藏在停靠的渔船边，一千五百名普通士兵手拿杂七杂八的铁质兵器，还有五百多名普通百姓在后支援，看起来有点像军民合作声势浩大。

土肥原二远远目测到停止前进的三艘钢铁战舰，咋舌不已同时萌生了不战而退的想法，可发现五百多名普通百姓都支援过来，土肥原二只能硬着头皮死撑下去，总不能让身后的父老乡亲们失望。

“将军，海港口处有接近三千敌军，一千多名杂牌军，五百多名弓手，还有五百多普通百姓…”

战舰指挥室上，薛仁贵放下手里的单筒望远镜，把自己所看到的海港情况说出来，而秦寿则坐在舰长室内看着倭国地图沉思，薛仁贵没有打搅秦寿沉思，老老实实等待着秦寿想出进攻方案。

“薛司令，攻下毫无遮掩易攻难守的鹿熊海镇，你打算怎么防守敌军两倍的兵力？”

“启禀将军，薛某死守！”

秦寿突然其来的问题，薛仁贵愕然失神了一会，顺着秦寿桌面上的地图看了眼，沉思片刻直接

说出自己心中想法，死守！

秦寿所谓没有遮掩物，其实意思就是没有城池保护，没有城池保护意味着全靠实力与自己临场判断来防守，两倍兵力不算什么，至少薛仁贵没有怕过这些。

“将军怎么回事？为何还不下令进攻？”

另一艘战舰上，刘仁轨翘首以待等待着秦寿的进攻命令，兵贵神速这个道理刘仁轨不相信秦寿不知道，可惜等了一刻多钟，还未发现秦寿的进攻命令，刘仁轨忍不住纳闷起来。

炮舰上的炮兵们都准备充足，就等秦寿命令开始转陀，以侧面百炮齐发狠狠地打击海港上无知的倭国士兵，让他们知道炮舰的威力。

左等右等没消息前来，刘仁轨心烦意燥地在指挥舱走来走去，时不时目光看向另外一艘的军舰，通过玻璃透明度，刘仁轨远远发现张德明与自己一样，同样在焦急等候命令进攻。

“刘司令，将军舰发号攻击令了！”

“转陀，炮塔准备！”

随着传令兵从指挥室外面走进来报告收到进攻命令，刘仁轨心中大定，马上开始下达命令朝海港口进行炮轰，随着刘仁轨的命令传达，整艘军舰开

始转向，一排排的炮窗口同时打开。

“一，二…推！”

军舰炮舱内，随着炮窗口打开，三人一组炮兵们大声吆喝着，同时推动炮台到炮窗口，到达固定点后马上进行固定轨道轮子。

“上火药，装填弹丸！”

炮舱军官待炮兵们准备好，扯起喉咙大声呼喝起来，炮兵们马上开始推动火药桶与搬运十几斤重的实心弹，在炮舰转动船身时，有条有序填充火药与实心弹。

而秦寿的舰船前头却一片忙碌，随着秦寿开始下达远程攻击命令，三门攻城机械弩弓同时校正方位，专门瞄准海岸口人多的地方。

“快快…”

船头三条滑轨同时推出三支大号树箭，当然这三支树箭可不是普通的箭支，中间挖空的树身里面，可是填充了大量的火药与铁珠子，经过射程算计好爆炸三秒引线，快落地时产生爆炸。

“一二三，上！”

当三支树箭推到攻城机械弩弓后，马上有五人一组十五人同时抬起树箭，大声哟喝着把沉重的树箭抬上弩弓箭舱，等待两艘战舰就好位同时发动攻

击。

当两艘船舰停止转向时，三艘战舰形成T字型战队，三十多艘中型快艇守护着T字型战队两侧，直让海港口处的倭国士兵们看傻了眼，不明白这些奇怪的舰船玩什么把戏？

轰轰轰…百炮齐发的土炮同时响起，连绵不断的炮火怒吼声响彻海面，震荡的海上在战舰右侧凹成圆口弧度，滚滚硝烟之中上百颗实心弹同时朝海岸口呼啸而去，连同三支树箭同时升空似的发射出去。

“不好，撤！”

两艘战舰同时发炮的震撼场面，土肥原二意识到危机降临，加上黑压压一大片飞来的实心弹，土肥原二头皮发炸大呼一声撤。

土肥原二的声音显得很无力，早已给飞来的实心弹呼啸声覆盖了，惊呆的倭国士兵抬起头傻谔谔地看着实心弹飞来，不知道回避也不知道是何物，直到第一颗实心弹砸下来。

“啊～”

第一颗实心弹砸中一个倒霉蛋，整个头变成碎片似的四处飞溅，带着弧度砸下来的实心弹继续追击下一个倒霉鬼，带着强劲冲击力的实心弹，一弹

穿透下一个倒霉鬼身体，带着余劲砸向最后一个倒霉鬼脚。

“我的腿！！”

给实心弹废去腿的倒霉鬼倒地惨叫同时大呼小叫，等其他人惊醒过来要跑的时候，陆续砸下来的实心弹犹如噩耗般，砸向运气不佳的倒霉鬼。

“那是什么？”

“好大一棵树！”

“八嘎，那是箭，快跑！”

落雨般的实心弹眼花缭乱似的砸下来，把倭国士兵砸得乱成一团鸡飞狗跳，一眨眼间伤亡飙升到上百人，当三支树箭随后赶到的时候，倭国士兵们彻底惊恐到没命狂逃这里。

“撤，快…”

轰隆~轰隆~三支树箭在乱成一团的倭国士兵头顶炸开，四散的铁珠弹和爆炸冲击力震飞炸死炸伤一片倭国士兵，纷飞的树屑有人箭支一样冲击晓幸逃出爆炸圈的倭国士兵。

土肥原二双眼充血呼喝手下士兵撤退，当三支树箭爆开一瞬间，土肥原二只感到双眼一阵眩晕，双耳出现严重嗡鸣声，犹如喝醉酒似的摇摇晃晃难以站立。

哧一声，炸开的树屑刺入土肥原二右胸口，树屑的冲击余劲直接把土肥原二带飞出三米远，狠狠地砸到两三名倒霉的倭国士兵身上。

“冲！”

三艘战舰发动完一轮攻击，彻底把海港处倭国士兵打退打乱落荒而逃，收到登陆信号的三十多艘快艇同时脱离T字型阵型，朝鹿熊海镇海港口登陆冲锋。

“快跑啊！”

“敌军冲来了！”

阵型大乱的倭国士兵伤亡惨重，顾不得地面还有口气的伤残兵，大难当头各自逃命，而那些吓慌的倭国百姓早就一窝蜂跑得无影无踪了。

还有气的土肥原二在狼狈逃亡倭国士兵抓拖下，奄奄一息地看向海面情况，朦胧的目光之中，土肥原二看见三十多艘快艇直朝海岸边冲锋过来。

第604章临时前线基地

秦寿与薛仁贵登上鹿熊海港口时，狼藉一片的三百多具尸体惨不忍睹，红白一片的血浆脑浆流满一地，三千精锐士兵分成几组控制住局面，巡逻的巡逻，打扫的打扫，搬运的搬运，井井有条没有一丝混乱。

三十多名轻重伤的倭国士兵驱赶在一起，哀嚎连连地满地打滚，目光忌畏地看着装备精良入侵者捡起实心弹去海里洗干净，更不敢去看那些同伴尸体堆在一起，看样子是打算统一火化烧了。

“他们这是在做什么？”

“启禀将军，处理尸体！”

明知故问的秦寿皱起眉头，不悦地看向一边哑口无言的薛仁贵，尸体及时不处理用不了多久就会发生瘟疫，这恐怕是秦寿也不想看到的事。

“何须如此麻烦？废物利用直接丢进海里喂鱼！”

“啊？！”

薛仁贵直接无语看向秦寿，这么缺德的法子也只有秦寿想得出来，而秦寿觉得处理倭国尸体，没有必要这么麻烦，直接丢进海里喂鱼多好，集中起

来火化简直就是浪费体力。

处理尸体的精锐们面面相觑，说实在的秦寿处理方式确实很好用，至少可以减去一大堆不必要麻烦，就是太缺德了。

“将军，这些俘虏如何处理？”

一名挂职旅长的人走到秦寿面前，看了眼三十多名轻重伤的倭国士兵，没有了主意不知道如何处理，说实在的这里所有人还是头一次遇到这样是事。

“将军，他叫卢贤达，障刀旅的旅长，这次先锋旅长！”

薛仁贵把挂职旅长的人身份说出来，秦寿点点头没说什么，只是随意打量了眼卢贤达，很大众化脸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

眼前这些伤残兵最人道的方法，就是处理他们的伤口关押起来，秦寿冷笑一声撇撇嘴，人道主义用在这些倭国身上，没有必要也没有那个义务。

“废物没有必要留着，全杀了丢进海里喂鱼！”

“啊？是！”

卢贤达看了眼倭国伤残兵，不可思议看着秦寿下达残杀令，想到军令如山的训导，卢贤达犹豫了

一阵，但还是遵从秦寿的命令，轻轻一挥手示意障刀兵开始杀掉这些伤残兵。

薛仁贵摇摇头叹息一声，转过身不去看血腥的一面，而秦寿则若无其事地看着障刀兵们开始动手，这不算是什么考验，废物没有必要留着浪费粮食。

“你们，你们想要干什么？”

“不要啊~”

“杀！”

倭国伤残兵们虽然不知道卢贤达想要干什么？可发现障刀兵他们拔出障刀一刻，在怎么笨也知道会发生什么事？讨饶的倭国伤残兵哭丧着脸，苦苦哀求卢贤达他们放过他们。

障刀兵在卢贤达一手令下，整齐一致挥起手中的障刀，随着卢贤达手下落，三十多把障刀同时落下，血光四溅三十多颗头颅同时掉落地面。

“丢进海里喂鱼！”

卢贤达得到秦寿点头的示意，没有一丝犹豫命令手下们把倭国尸体全都丢进海里，看着一具具尸体丢进海里，秦寿懒得在看下去，转身朝鹿熊海镇走去，看看临时基地准备的怎么样了。

薛仁贵紧跟随着秦寿身后，至于士兵们卸物资

之事，薛仁贵很放心卢贤达会办好这一切，他需要时间适应这一切和学会独立。

刘仁轨与张德明两人呆在舰船上，他们没有下船也没有必要下船，军用物资搬下船后，他们还要赶回去接第二三四五批将士过来，每一趟只能运输三千，虽然麻烦了点可总好过用木船。

“刘司令，你说将军他们守得住吗？”

张德明从他无畏级战舰搭的桥走到刘仁轨飞鱼号战舰，趁休息补充回弹期间，带着一丝担忧之色，走到双手抱胸的刘仁轨身后，开口询问刘仁轨问题。

两艘军舰都走了，单凭三千陆地障刀兵，又没有城墙遮掩，张德明忍不住开始担忧秦寿的安危，虽然将军舰在这里，可张德明始终不怎么放心。

这里是倭国的地盘，他们人多势众是一大优势，熟悉这里环境又是一大优势，而秦寿什么优势也没有，地理不熟悉，兵力又少，又没有重型武器防御，单凭将军级战舰射程有效又不灵活。

张德明很是不解，秦寿为什么要冒险？他是这次侵略战的头脑，要是有什么闪失，或是失手被俘，无疑是让全军投鼠忌器，忠于他的将士肯定会为了他的安全着想投降。

“张舰长，这点你放心就好了，将军舰可是比我们两艘战舰还要厉害的主力舰！”

张德明的担忧心情，刘仁轨心里很清楚，这些问题他早就想到了，要不是秦寿的将军级战舰带了射程远威力大的烟花磷火弹，刘仁轨还真不敢如此放心。

烟花磷火弹威力，刘仁轨早已见识其中利害了，那可是大范围的杀伤力武器，特别是致命的磷火，普通水是难以熄灭的，中者几乎等于活活烧死。

“是吗？”

张德明不知道秦寿将军级战舰有什么利害武器，刘仁轨没有明说他也懒得去打探，既然刘仁轨都这么放心，张德明也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

“天色不早了，张舰长，准备启航吧！”

“是！”

刘仁轨看了看天色，打通了航道后面简单多了，剩下来就是奔波的运输，只可惜运输船还没有造好，摇摇头叹息一声示意张德明开始准备，张德明领命告辞离去。

秦寿在士兵带路下走到临时指挥所，镇中间一间还算大的倭国民房，整个鹿熊海镇完全模仿大唐

的里坊模式建造，四座里坊把中间的民房包围起来，看样子有点像鹿熊海镇的镇长屋。

“薛司令，士兵搬运完物资，马上搭建四座简陋哨塔，把将军舰里面的诸葛连弓全都拿出来，镇外百米处埋下加长引线土雷，午时过后，除了巡逻的士兵，其余大部分都休息，晚上有可能有反扑战！”

“是，将军！”

秦寿进入镇长屋前停下脚步，倭国晚上肯定会进行反扑，预防万一秦寿马上安排薛仁贵进行一系列准备，晚上好好给倭国一个大惊喜。

薛仁贵没有迟疑拱手抱拳开始去准备，秦寿的担忧薛仁贵也知道，倭国遭遇了打击白天肯定不敢贸然攻击，势必会晚上进行偷袭。

第605章鬼子进镇

日落黄昏，鹿熊海镇四周燃起火盘，八人一班巡逻的障刀兵精神抖擞，四个班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巡逻，将军级战舰上高塔哨兵每隔两个时辰，就有哨兵换班随时保持高度警戒。ｗｗｗ．．ｍｅ

四座简陋哨塔在四个班人数搭建下，终于在黄昏前搭起四米高度的简陋哨塔，八名狙击型弩弓手带着百步距离弩弓上四座哨塔，一捆捆无羽弓箭送上哨塔，随时狙击来犯的倭国大军。

北边倭国极有可能来到一百米远镇外，二十名士兵小心翼翼埋了五十多枚脸盘大的土雷，简简单单铺上一层薄薄的泥土做掩盖，引线一直延伸到镇口处，就等倭国士兵自寻死路前来踩土雷。

薛仁贵一直监视士兵们忙完一切，安全第一的薛仁贵不嫌麻烦，亲自检查了一遍确定没有问题后，薛仁贵满意地点点头，叮嘱忙碌完的士兵回去休息，转身回临时指挥所把准备就绪的情况告知秦寿。

“将军，全都准备好了！”

“嗯，薛司令，坐！”

指挥所大厅内，从薛仁贵进来一刻，秦寿把手

里的铅笔放到一边，示意薛仁贵落座大厅矮桌子，薛仁贵没有客气双膝盘坐桌子边，秦寿提着烧开的铝茶壶，亲自泡茶很是让薛仁贵无语。

“薛司令，你游荡了鹿熊海镇一个下午，对鹿熊海镇有何看法？”

沏好茶，秦寿捧起茶杯轻抿一口，眯起眼看着薛仁贵，说出薛仁贵为之一鄂的话，虽然不知道秦寿用意，可薛仁贵知道秦寿这是在考验自己。

“将军意思，是把这里当成后勤基地？”

薛仁贵捧起茶杯抿了一口茶，良久才说出心中猜测，薛仁贵不但监视了一个下午的埋伏，还游荡了一圈鹿熊海镇，把鹿熊海镇周边地形全都打量过。

经过古兵书与秦寿早期整理的现代将军培养手册，薛仁贵融合了古今兵法要领，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同时兼修，更知道打仗最重要的因素，学会判断地形与布防。

按照秦寿选择这里为攻入点，薛仁贵知道秦寿肯定以这里为后勤铺给点，鹿熊海镇临靠深水海港，四周视野开阔很适合建城，海边可以方便运输，平地方便放置后面陆续运送的重型武器。

“不错，这里肯定要建城，还有长崎也要建一

个，平定鹿儿岛所有村镇，下一步计划直接推动到熊本大本营！”

“攻打熊本？！”

薛仁贵大吃一惊看着秦寿，想要确定秦寿不是开玩笑，熊本可是佐伊的大本营，里面驻守的军队可不在少数，宫崎和大分还有福冈甚至长崎，都会四面八方支援，到时候秦寿可谓是三面楚歌了！

薛仁贵彻底给秦寿急攻进切打法惊呆了，要不是秦寿是这次侵略战的总指挥，加上他又是自己半师半友的教导者，薛仁贵甚至要怀疑秦寿会不会带兵打仗？

薛仁贵的吃惊表情，秦寿没有说些什么，抿着茶水等待薛仁贵慢慢回味，秦寿相信薛仁贵很快会想通其中关键，有一种打法很适合形容，就看薛仁贵会不会想起他脑海里丰富的战役典例了。

薛仁贵沉思了一阵，然后站起来走到秦寿坐的简陋书桌，随意看了眼秦寿设计的城墙方案，拿起倭国西部地图走回来，直接放到矮桌子上看着上面简陋的地形。

“将军，你打算玩闪电战？”

薛仁贵琢磨了一会，突然灵感一闪想起秦寿整理的闪电战术，闪电战需要后方快速补给，这方面

全都占有巨大优势。

高浓缩饼干和高营养的奶粉，有效解决了士兵们消耗，更何况还有攻城的蒸汽凶器，攻城车和井阑，这些都是城池致命的玩意。

“不错，就是闪电战术！”

秦寿很满意薛仁贵的头脑开窍，闪电战术是由德军名将古德里安创建的战争模式，闪击战三个重要要素：快、奇、集中，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制敌取胜。

打的就是出其不意，等四个地区的兵力集中到来支援熊本的时候，熊本早已攻陷了，估计佐伊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偏行走锋不按套出牌。

薛仁贵冷汗连连，对于秦寿玩命似的奇袭计划不怎么看好，有点急攻进切了，平定鹿儿岛范围的残留势力，只需一周不到的时间，第二批运输兵到达的时候，估计都要十日。

就算秦寿十日后发动突袭战，也只能可用的五千兵力，五千兵力打大本营熊本，薛仁贵怎么想也觉得不怎么靠谱，那可是拥有两万大军的西部幕僚府大本营！

“薛司令，出去准备吧，算算时辰，鬼子要进镇了，秦某的小命就交给你保护了！”

“……”

秦寿没有与薛仁贵多说些什么，早有安排的秦寿自信满满，当秦寿把倭国人比喻成鬼子，薛仁贵一阵无语，还真是够无语的比喻！

薛仁贵没有继续多问下去，他相信秦寿肯定有分寸，意识到恶战要到临，薛仁贵抱拳告辞下去准备，接下保护秦寿安全的大任。

丑时三刻，鹿熊海镇静悄悄一片，噼里啪啦的火盘在寒风吹动下，时不时炸响火炭燃烧声，两千五百名精神抖擞障刀兵各自就位隐藏暗处，耐心等待哨塔的警报，给不知死活的倭国士兵致命一击。

哨塔上八名狙击弓手平心静气等待着，借助镇外拉起的警戒绳索，只要有动静手里拿着火镰，随时点亮固定好的一尺宽油光灯，把镇外百米远照得一清二楚。

将军级战舰上水兵们全都各自就位，借助天色隐藏在船甲边，随时等着镇上的动静，配合打击反扑的倭国士兵，两个四管烟花磷火弹已经就位。

“中権将，现在是最佳进攻时机！”

一里外五千多倭国大军出现鹿熊海镇外，晓幸逃回去的土肥原二此刻带着伤回来，连同他的手下吉村道谷一起前来报仇雪恨。

吉村道谷迫不及待欲要实行偷袭，土肥原二想了想点点头，丢失鹿熊海镇，要是在不夺回来，不出明日晚上，震怒的佐伊肯定要他以死谢罪。

没有办法之下，土肥原二只好听从吉村道谷的意见，大胜的未知势力敌军肯定会麻痹大意，趁机带五千多人前来进行偷袭反击。

“上！”

吉村道谷得到土肥原二的同意，带着满腔热血首当其冲带三千人先打前锋，土肥原二殿后支援。

第606章野牛锥形阵

叮铛~当一名倭国士兵不小心撞到警戒绳扑倒地面，断裂的绳子带动警报用的铜锣，还没等倭国吉村道谷反应过来，突然四束暗淡的灯光，由四个方位居高临下折射下来，毫无准备的倭国士兵马上暴露身影。

随着哨塔的油光灯亮起，四条土雷快引同时点燃，按兵不动的两千五百名障刀兵耐心等候，等候土雷与烟花磷火弹爆炸过后，在发动致命的攻击。

哨塔上油光灯亮起后，八名狙击弩弓手同时拿起弩弓，由于无法辨认倭国将领，狙击弩弓手们只能随便挑人狙杀，瞄准镜在朦胧的灯火光折射下瞄准目标。

“不好有埋…”

“啊~”

醒悟过来有埋伏的吉村道谷话还没说完，前面打头阵的八名倭国士兵先后惨叫一声倒下，颤抖的箭支没入他们的额头三分，突然其来的袭击把其余倭国士兵吓得不寒而粟，犹如见鬼似左右张望。

“点火！”

将军级战舰上的大副发现鹿熊海镇动静，第一

时间下令点火发射宝贵的烟花磷火弹，两名水兵同时拿起火折子，吹出火星点燃远程烟花磷火弹引线。

“杀！”

没有后退路的吉村道谷，哪怕鹿熊海镇有埋伏，也要硬着头皮冲上去拼命，比起窝囊撤回去自杀，还不如痛痛快快战死沙场，更何况据土肥原二交代，敌军也就大概三四千人，胜负还是未知数。

“杀戛地！”

吉村道谷的命令，倭国士兵们只能硬着头皮怒吼一声冲锋，握紧手中杂七杂八的铁刀铁剑冲锋，丝毫没有注意到燃烧的引线正朝他们赶来。

“左翼杀！”

吉村道谷的前锋已经开始冲锋，土肥原二也不甘落后，指挥剩余的两千多倭国士兵从左翼冲锋围杀，试图以吉村道谷做诱饵，自己侧翼辅助截杀敌军。

轰隆…轰隆…一连串的爆炸声在冲锋的倭国士兵脚下爆炸，冷不及防的吉村道谷前锋军惨叫一声一大片，炸飞的尸体与一闪而逝爆炸光融合在一起，四散的铁珠飞击周边晓幸逃出爆炸范围的倭国士兵。

“啊~八嘎！”

冷不及防的吉村道谷在前面冲锋的倭国士兵全部都死绝下，缺少挡箭牌左手臂中了一颗滚烫的铁珠，跗骨刺痛让吉村道谷忍不住破口大骂一声。

爆炸来得快去得也快，一眨眼间吉村道谷前锋士兵死绝一百多人，轻重伤更是接近两百多人，未接近见到敌军就死伤那么多，吉村道谷急红眼差点想要吐血，看着地面烧起的火星傻了眼。

咻咻咻…第二轮狙击箭精确射杀下，又有八名倭国士兵中箭倒飞出去，晓幸的吉村道谷没有给狙击弩弓手照顾到，清醒过来的吉村道谷萌生了撤退想法，在冲锋下去全军覆没是迟早的事。

砰砰…土肥原二的士兵冲锋出去没多久，两声震耳欲聋的烟花磷火弹起爆声，同时在海边响起，两束闪烁的烟火弹犹如流星般朝吉村道谷这边袭击而来。

“哪尼？！”

土肥原二瞪大眼抬起头，只见一闪而逝的烟花磷火弹落在吉村道谷前头，轰轰两声，炸开三丈宽的烟花带着致命的磷火，瞬间点燃吉村道谷周边的尸体与倭国士兵。

还没有等土肥原二反应过来，又砰砰两声起爆

声，两束闪烁的烟火弹再次落向吉村道谷方向，下一刻土肥原二害怕了畏惧了。

“杀！”

土肥原二失神害怕一瞬间，一千二百五十名隐藏的障刀兵，在薛仁贵临时调配从鹿熊海镇另一头冲杀出来，两盏哨塔上的灯火光同时折射向土肥原二这边。

“杀戛地！”

终于见到敌兵，土肥原二带着强烈杀意双目赤红，握紧手里的铁刀，强忍着胸口的痛处，指挥手下与一千多的敌兵拼杀。

轰轰声爆炸声之中，土肥原二的士兵终于与一千多名障刀兵们短兵相见，可还没等土肥原二热切复仇快感，一千多名障刀兵前锋突然平举右手，冲锋的前排一百多名倭国士兵无缘无故陆续惨叫倒下。

“信季耐？！”

土肥原二不敢相信眼前事实，眼看还有四步开外就接触到敌军，没想到自己的前锋士兵居然莫名其妙倒下，不敢相信眼前诡异的土肥原二，再一次傻了眼，直到敌军拔刀冲上来，土肥原二开始害怕后退了。

“盾牌上，每排一组，六连三组，每营两组，野牛锥形阵，冲！”

障刀团的一团团长第一时间下令变换冲锋型的野牛锥形阵型，九排六连三营整齐有序变换成两组冲锋锥子阵，带头的冲锋两排士兵同时竖起自带的盾牌，其余的士兵躲在盾牌后面。

“马萨噶？！”

土肥原二看到障刀团变换怪异的阵型，大吃一惊地惊呼出声，冲锋的障刀团整齐呐喊着冲锋，缺少防御与见识的倭国士兵下一刻打蒙了，在障刀团野蛮冲锋下乱成一团或给撞飞出去。

中间的障刀兵收起武器，手联手拉住外围两翼的同伴，同时用人海战术推力前面的盾牌兵，制造坦克型的冲锋力，冲撞冷不及防的倭国士兵。

嘭嘭嘭…两个冲锋阵的盾牌兵无情撞击着挡道的倭国士兵，不堪一击的倭国士兵在钢盾撞击下鼻血横飞人倒后翻，锥形阵冲锋就好锥子一样刺入倭国大军中心地带。

“大鹏展翅！”

刷刷…杀入倭国大军内，各排各连各营长官同时呼喝，盾牌后的两翼士兵同时双手平举障刀，刀锋凛凛的障刀变成翅膀一样，在中排同伴推力下，

横冲直撞收割乱成一团的中间倭国士兵。

“杀，杀，不许跑！”

土肥原二在盾牌兵冲来下连连后退，手里的铁刀拼命看向钢盾，叮叮当当一阵疯砍下火星四溅，奈何上不了钢盾半分。

噗通一声倒地的土肥原二，眼看盾牌兵要踩踏上来，情急之下捡起掉落的铁刀，一刀砍向没有防备的盾牌兵下脚。

“啊~~”

土肥原二无意一刀，马上破解了野牛冲击的锥形阵，中间一名盾牌兵倒下，后面的阵型马上大乱，噗通噗通声把土肥原二压在下面。

“自由搏杀！”

眼看已经冲锋进倭国大军中心，锥形阵已经没有意义了，一团的障刀团团长果断下令自由杀敌，得到命令的障刀兵马上散开，进入混战模式自由杀敌。

第607章激烈战斗

“八嘎！”

烟花磷火弹过后，吉村道谷狼狈不已地从熊熊火焰之中钻出去，脱去烧毁皮甲的吉村道谷狼狈十足，烧焦的体肤传来火辣辣的痛楚，双目赤红看着倒下的五百多具尸体，伤残兵更是多达三百多。

敌人未见到一眨眼间就损失三分之一的兵力，这无疑是对吉村道谷羞辱到家的打击，一连串埋伏打击，彻底打残打乱他的大军，而冲锋到镇口的两千倭国士兵，马上遇到了拦路虎。

“一个不留！”

薛仁贵倒提着方天画戟从镇口走出来，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气势站在镇口，缥缈火光之中冷漠的目光看着吉村道谷伤亡惨重军心大乱，轻举手中的方天画戟，直朝吉村道谷方向大喝一声，隐藏的一千二百五十名障刀兵马上杀出来。

“杀！”

倭国士兵们没把薛仁贵那点兵力放在眼里，憋着一肚子火气终于见到正主，杀红眼似的冲向杀出来的一千多名障刀兵，两军相撞在一起乒乒乓乓乒器格斗声响彻镇内，惨叫声喝骂声喊杀声交织在一

起。

薛仁贵双手紧握手中的方天画戟，煞神似的冲进倭国阵型，大杀四方左杀右格，一戟划出必有武器断裂飞出，连同血光四溅交叉出暴力血腥画面。

“破！”

三把铁刀剑砍来之际，薛仁贵没有避让，手中的方天画戟转动一圈，往上一挑一勾三把铁刀剑同时飞起，趁失去兵器三名倭国士兵虎口震麻发呆一瞬间，一记横扫过去血光四溅，带血的方天画戟血光淋漓。

噗通~噗通~噗通，三具倭国士兵肚皮划开跪倒地面，肠子从划开的肚皮冒出来，还没来及惨叫出声，薛仁贵身后冒出来的五名障刀兵同时冲上去，一人一刀砍杀三名跪倒半死不活的倭国士兵。

“八嘎，看刀！”

吉村道谷发现薛仁贵身影，知道薛仁贵是贼首大将，顾不得左臂麻木的痛处，持刀冲上武勇的薛仁贵，试图来个擒贼先擒王的打法。

叮~薛仁贵感到身后传来凌厉的风声，知道来了高手反身一击，方天画戟戟头卡住砍来的刀身，大吃一惊的吉村道谷不可思议看着薛仁贵，没想到薛仁贵这么厉害，居然好像后脑勺长了眼睛似的。

“找死，断！”

薛仁贵阴沉着脸色，握戟的手猛然发力，当一声，吉村道谷只感到右手虎口一麻，手中的铁刀应声而断，断刃的刀同时脱离手。

‘好蛮力！’吉村道谷大吃一惊同时迅速侧避，薛仁贵方天画戟直刺而来，晓幸逃过薛仁贵致命一刺的吉村道谷还没来及庆幸，薛仁贵冷笑一声，空出左手猛拍右手握着着的戟柄。

“啊～～”

冷不及防的吉村道谷鼻子传来断梁的痛楚，鼻血喷出同时眼泪直流，整个人狼狈往右退了几步，在薛仁贵方天画戟再次变招扫来的时候，吉村道谷狼狈翻身滚地躲过要命的一击。

当~两军混战厮杀圈里，当一名倭国士兵偷袭成功，砍向一名障刀兵后背的时候，一阵火星四起，惊呆的倭国士兵傻了眼看着手里变钝的铁刀，而受击的障刀兵一点事也没有，狰狞地露出笑容挥手一刀划过去。

噗通~偷袭的倭国士兵脑袋飞起，落地的脑袋滚动两圈，一张一合的嘴巴与惊恐的眼神看着自己身体，喷血的脖子好像喷泉似的止不住，直到死一刻也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

哐当~混战之中一面倒的倭国士兵全都崩溃了，他们手中的武器在障刀兵面前简直就是垃圾，不堪一击的铁刀剑面对精良的钢制障刀，一碰即断根本就是自寻死路没胜算的打法。

“啊！！跟他们拼了！”

将领武勇，士兵装备精良，面对这些可恶的入侵者，彻底激发崩溃的倭国士兵勇狠，改用人海战术围攻装备精良的入侵者。

倭国士兵一改战术，两个人干不掉你，三个人一起，三个不行四个一起，一人顶刀两人冲上来扑倒障刀兵，其他人拼命拿刀砍，任你盔甲再厚兵器再好，也抵挡不住四五个人围杀。

障刀兵们马上陷入倭国士兵头疼的无赖打法，马上出现小面积的伤亡，狭窄的战圈和有限视力限制了他们发挥能力，加上四周又有自己人，怕误伤同伴被不怕死的倭国士兵一窝蜂而上烦透，一时间变得很被动。

“三花必杀！”

二团的障刀团长，见识了倭国士兵的无赖打法，一眨眼间出现十数个伤亡，临危不乱马上下令变换阵型，薛仁贵大杀四方加上有十多个亲卫保护，暂时不需要二团的障刀团长担忧。

“一营前锋，布阵！”
“二营中锋，布阵！”
“三营后锋，布阵！”

二团的障刀团长命令下达，一二三营的营长们马上呼喝变化阵型，训练有素的一二三营的将士们马上摆脱无赖倭国士兵包围，快速返回结阵抵抗倭国士兵。

没有阵型意识的倭国士兵，眼看障刀兵后撤结阵，以为障刀兵们害怕了，拼着一股血气冲锋，势要斩杀光这些可恶的入侵者。

“杀！”

倭国士兵一窝蜂冲杀来时，整齐排成一排的障刀兵同时出刀，三百多把障刀同时砍第一批冲上来的一百多名倭国士兵，兵器断刃纷飞血光四溅，第一批冲上来的一百多名倭国士兵同时倒地。

“杀！”

第二排的障刀兵在第一排障刀兵一击得手散开后，马上补充而上同时挥刀砍杀冲来的第二批倭国士兵，第二批倭国士兵重蹈第一批倭国士兵下场，兵器断刃纷飞血光四溅纷纷倒地。

“三营上！”

第三营的障刀兵在倭国士兵第三批惊恐后退

时，从散开的第二排障刀兵中间变成人字形阵杀出，而一二营散开的障刀兵转到左右翼变成反向人形阵，眨眼间变成W型渔网阵围杀大乱的倭国士兵。

噗通~吉村道谷再次给薛仁贵追着打飞出去，强忍着胸口气海翻滚，在薛仁贵刺来的时候，抓起一具死透的障刀兵尸体做挡箭牌。

忌畏的薛仁贵及时收回方天画戟，薛仁贵收回方天画戟一瞬间，吉村道谷马上打滚爬起，拽住两名倭国士兵丢到后面，大呼一声撤退命令。

“撤！快撤！”

陷入阵法屠杀的倭国士兵在吉村道谷下令撤退后，一窝蜂拼命突围逃跑，来不及逃跑的倭国士兵眼看大势已去，无路可退下丢下手中的武器投降。

第608章什么人用什么手段

“抓到了，抓到了，快！”

眨眼两日时间过去，鹿熊海镇死亡之海区域，将军级战舰上的水兵们闲来无事，按照秦寿的意思捕抓晓幸逃过一劫的鲨鱼，取自鱼翅制成敖贵的美食。

在后世贵如金的鱼翅，又有什么保鲨协会，在这个时代少有人问津，又可以随意捕杀，闲着无事秦寿干脆叫水兵们去抓鲨鱼，给自己打打牙祭也好。

一条鼠鲨目在粗麻绳拖拉出海面，身长6-7米左右，体重大约有五六千多斤，狰狞鲨牙长10厘米，凶猛的鲨鱼头露出水面一刻起，把水兵们吓得差点双脚发软，拼命固定机械绞盘，以免这个大家伙脱钩跑了。

这条鲨鱼是他们捕抓两日内，见到最大条的，也是脾气最暴躁的一条，蛮力反向拉扯几乎把船尾的绞盘拉得咯咯声作响，紧绷的麻绳几乎要扯断了似的。

“好家伙，这可是橙黄品，最极品啊！”

将军级战舰的厨师跑出来，发现水兵们抓到的

橙黄品鼠鲨目，忍不住感叹一声走大运了，按秦寿描述鱼翅按颜色分，有黄、白、灰、青、黑、混(黄白色)等六种，其中以黄、白、灰三色较优。

鱼翅是鲨鱼的鳍经干制而成，以背鳍制成的叫脊翅，而刀翅翅多肉少，以胸鳍制成的叫翼翅或上青翅，翅少肉多，以尾鳍制成的称尾翅、勾尖或尾勾;以臀鳍制成的称荷包翅、翅根，尾鳍和臀鳍肉最多、翅最少。

现在逮到一个大家伙，厨师有些感叹运气好同时摩拳擦掌起来，杀鲨鱼取鱼翅经过两日杀生，早就练就出一套取鱼翅的刀法，这次遇到极品的更是迫不及待起来。

“大厨子，这恐怕要等将军亲自下定论才行！”

舰船大副得知水兵们抓到一头大鲨鱼，第一时间赶出来查看，听到大厨子的想法，没好气提醒大厨子别乱打这条大鲨鱼的主意，大副可是带有命令出海捕鲨鱼的。

还真以为秦寿是贪嘴想要吃鱼翅？错，鱼翅是附带的，真正目的还是找到一条大家伙鲨鱼当宠物，至于做什么用？估计也只有秦寿心里知道。

如今抓到的大鲨鱼，正好应该符合秦寿的要求

了，至少它的尺寸是抓了这么多鲨鱼之中最大的，还要用它来交任务，大副怎么可能随意给厨子杀了？

“好吧，好吧，当我没说！”

大副都这么说了，厨子还有什么话可以说？只能耸耸肩转身离去，他知道大副带了任务出海的，至于什么任务？厨子已经猜到大概了。

“纱网防止猎物跑了，转陀回港口！”

“是，大副！”

水兵们得到大副的命令马上执行命令，撒网的撒网，固定绞盘的固定绞盘，防止大鲨鱼逃脱了好不容易逮到的大家伙，跑了就难抓了。

“你们还有多少人？”

鹿熊海镇内，薛仁贵亲自审问抓捕到的土肥原二，而秦寿则坐到一边双手抱胸，看薛仁贵有什么办法，能够撬开敬酒不吃吃罚酒的土肥原二嘴巴。

开始秦寿打算用极端的方法撬开他嘴巴，可薛仁贵觉得有些血腥与不人道，揽下审问的大任，以平和怀柔手段试图审出些什么重要消息？

奄奄一息的土肥原二低垂着头，自始至终一句话也没有回答薛仁贵任何问题，有吃的就张嘴吃，没吃的就装死低下头不言不语，试图在和薛仁贵消

耗时间。

秦寿早算到薛仁贵会白费心机，特意给薛仁贵两天时间撞南门墙，让他知道对待倭国仁慈简直是浪费时间，有这个时间用非常手段来的消息更快，秦寿打心底瞧不起欺软怕硬软骨头一样的倭国人。

前两天反扑战里，死了十五士兵，轻重伤高达一百多士兵，看到整理出来的结果，秦寿有些头疼地揉着头，这成绩简直是出乎秦寿意料之外。

有半热化武器协助，又有精良装备保护，按道理伤亡应该是个数，可真正战绩出来后，秦寿很是不满意，这样下去真攻陷整个倭国，恐怕要伤亡好几万人数。

倭国伤亡两千多，俘虏了五百多倭国士兵，逃了一千多倭国士兵，鹿儿岛驻军基本已经打残，算上他们老巢还有未出动的两三千人马，也就四千多人而已。

“将军，胡大副抓到将军的宠物了！”

“哦？这么快？！”

秦寿亲卫走进来报告将军级战舰返航的消息，连同秦寿要求的大型宠物也抓到了，原本没指望能够捕抓大白鲨一样体型的鲨鱼，没想到胡大副他们还真抓到了！

“军职，姓名，如实说出...”

知道秦寿用意的薛仁贵，知道秦寿忍耐有限了，语气加重几分再次审问时候，呸~土肥原二似乎听够了薛仁贵八婆似的重复审问，不屑一顾朝地面吐了口痰，铁了心死不开口薛仁贵拿他没办法。

“薛司令，够了，对待什么畜生就要用什么极端方法才有用，本将军可没那么多时间浪费！”

“是，将军！”

薛仁贵在秦寿不耐其烦挥手下，一脸惭愧地拱手抱拳抽身事外，他知道秦寿的意思，也了解秦寿极端的方法，可眼下正如秦寿所说，没有时间浪费了，秦寿已经很大度给他两天时间浪费了。

“把战俘和这顽固不化的家伙，绑上战舰，今儿本将军心情好，跟他们慢慢玩！”

“是，将军！”

秦寿看了眼一脸无所谓的土肥原二，心里冷笑一声，但愿过一会他还能坚持这样的表情，要是还能坚持，秦寿不介意大方把他放了。

传令兵不明白秦寿的用意，但还是领命告退出去，没多久走进两名秦寿亲卫，野蛮抓起土肥原二，秦寿走到土肥原二面前。

“但愿你等一会能嘴硬到最后，本将军不介意

放了你！”

秦寿的话让土肥原二双目一亮，可下一刻马上五官扭曲起来，秦寿一拳打在他肚皮上，激烈干咳的土肥原二在两名亲卫拽紧头发下，到嘴的口痰没能如愿溅污秦寿。

“那么不讲卫生？把他按下去添干净吐出来的口痰，再拿漏斗塞进他嘴巴，给他五两份量的米田共！”

“是，将军！”

“八…唔唔…”

随着秦寿交代命令说完，两名亲卫蛮力把土肥原二按趴地面，无视骂骂咧咧的土肥原二，强迫他舔干净自己吐出来的口痰。

第609章极限蹦极

将军级战舰，土肥原二一肚子恶心的米田共，心里有想死的想法，虽然很恨整自己的秦寿，可当登上打败他们的钢铁战船后，土肥原二暂时忘记了秦寿的仇恨，彻底给钢铁战船一切惊呆了。

将军级战舰停靠在海港口不远处，一条大鲨鱼还未来得及解开大鱼勾，游累似的大鲨鱼没有了挣扎力气，静静地等待着它未知的命运到来，秦寿走到战舰后看了眼体型不错的鲨鱼，很是满意地露出邪恶笑容。

跟着秦寿身后的薛仁贵看到鲨鱼体积顿时一阵无语，秦寿想要干什么已经很明显了，薛仁贵不用问也知道五百多个倭国战俘下场是什么？这条大鲨鱼有口福了，足够把它养胖一段时间。

丝毫不知道自己命运如何的土肥原二，在押解的障刀兵带着仇恨踢打下，后膝盖传来要命的痛楚，双脚抽筋似的一麻，噗通一声双膝跪在又硬又冰冷的船甲上。

连同押解上来的二十多名倭国战俘，也跟土肥原二一样的待遇，敢怒不敢言跪在船甲上，现在他们就是砧板上的鱼肉，只能任由敌人宰割的份。

“把本将军的宠物关进出内海里！”

“是！”

随着秦寿一声令下，胡大副领命下去执行命令，把战舰开向鹿熊海镇西南侧的两里宽死内海，里面的海水全是无法流通的，除非潮汐张潮才换一次里面的海水，水兵早就在里面探查过，五六米深度足够养鲨鱼宠物玩了。

薛仁贵一阵无语，这么缺德的想法，也只有秦寿想得出来，薛仁贵倒是想要看看，秦寿怎么审出嘴硬的土肥原二，审了两天软硬都使用过了，可土肥原二就是嘴巴严得要命，始终无法翘出他老巢的兵力情况。

没有明确的消息，秦寿不会贸然行动，现在每一个士兵的生命都很珍贵，加上人手有限损失不得太多，新兵还在成长之中，伤亡是少不了的事但也要控制一下数量。

“你还有两刻钟时间好好考虑，老实交代可以减少皮肉之苦，两刻钟过后本将军不敢保证会有什么事发生？”

“哼~要杀便杀！”

面对秦寿最后的警告声，土肥原二不但没有领情，反而双目带着熊熊的仇恨之火，恨不能生撕了

羞辱自己的秦寿，想到胃里全是恶心到抽筋的米田共，土肥原二想吐也吐不出来。

无耻的秦寿居然安然人用漏斗灌米田共，就算是土肥原二不想吞进去，面对漏斗的硬塞进去，土肥原二也只能忍着撑晕的恶心吞进去，这算是土肥原二一生之中洗不清的羞辱。

“满嘴喷粪的家伙，但愿你最后能够硬骨气下去，蹦极牛皮筋准备！”

“是，将军！”

水兵得到秦寿的命令，马上跑回船舱内去找弹性十足的牛皮筋，按照秦寿的意思给这些倭国士兵玩一下惊心动魄的蹦极体验，当然这蹦极也不是那么好玩的。

将军级战舰上的哨兵塔马上搭建出足够支撑五百斤重量的吊臂，十二米高度加上九米长的牛皮筋，一弹一拉足够差不到海面，体验惊心动魄的蹦极。

薛仁贵走到一边没眼看下去，太血腥太暴力的玩法不适合薛仁贵，至于秦寿为何那么仇恨倭国人？以至于想尽一切办法折磨到死，薛仁贵打心底想不明白这一切的因果。

两刻钟过去，大鲨鱼在众人齐心合力下，已拖

进内海圈养着，初到陌生地方的鲨鱼似乎有些不习惯，脾气暴躁十足几次想要冲破跃回海里，奈何隔绝的岸口太高，几番努力都无果最终认命。

“一个个送他们上去玩蹦极！”

“是，将军！”

秦寿看了眼准备妥当的牛皮筋，示意水兵们把倭国战俘送上去玩蹦极，水兵们领命拽起第一个倒霉鬼，没有理会倒霉鬼哭爹喊娘求饶声，直接拖上去玩惊心动魄的蹦极。

土肥原二阴沉着脸色，想要起来反抗马上遭到身后押解的士兵一顿毒打，挨打了一阵土肥原二老实多了，只是目光死死盯着第一个倒霉鬼。

“啊！！”

绑好牛皮筋的倒霉鬼，在斥候拿刀划开大腿后，紧接着赏他一脚踹下去，倒霉鬼尖叫一声，整个人快速往海里坠落，被强制站起来的倭国战俘们心中一紧，在甲板边看着倒霉鬼坠入海里。

倒霉鬼眼看要掉进海里一瞬间，紧绷的牛皮筋似乎到了韧性尽头，回弹的弹力瞬间把倒霉鬼撤回去，又一声尖叫声带着鲜血淋漓的血四处飞溅。

如此重复几次一坠一弹，倒霉鬼除了尖叫连连安然无恙，时不时注意这边的薛仁贵一脸无语，搞

不懂秦寿这是玩拿出？不是说好杀鸡儆猴吗？怎么感觉在消遣倭国战俘似的？

别说薛仁贵这样想，连那些倭国战俘也是傻了眼，土肥原二也是一头雾水，这算是什么？而那些押解倭国战俘的士兵与水兵们更是搞不懂。

‘好戏才开场！’秦寿把所有人表情看在眼里，现在只是开胃的诱饵，下一刻就是他们永生难忘的一幕。

“啊！！！！”

就在所有人一头雾水的时候，再次下坠的倒霉鬼到达海面的时候，受血腥味吸引的大鲨鱼终于出现了，一个鱼跃龙门飞出海面，阴森森的鲨鱼牙一口咬住倒霉鬼的下身。

在牛皮筋弹回去的时候，硬生生把倒霉鬼的下半身扯断，失去了下半身的倒霉鬼没有死，而是在牛皮筋弹上去间，十分痛苦地挣扎大喊大叫，大小肠拖着长长一截，弹到空中又开始下坠。

当倒霉鬼带着半截身体下坠海面时，未吃饱的鲨鱼再次飞越而起，一口气吞下剩下半截的倒霉鬼，噗通一声掉回海里。剩下空荡荡带血的牛皮筋在晃动。

“啊？！”

“嘶~”

倭国战俘们吓得脸色全无惊呼声，与水兵和士兵们倒吸冷气声同时响起，太血腥太震撼了，这是他们从未见到过的画面。

“下一个，倭国的将军，给他们的下属做个好榜样！”

秦寿得意地看了眼吓瘫痪似的土肥原二，故意大喊一声示意士兵们把土肥原二推上去，吓唬吓唬他老实配合，自己可没有那么多时间与他浪费。

“我说，我说！”

士兵推动土肥原二的时候，土肥原二整个人崩溃了，算是给秦寿阴险的恐吓吓到了。

第610章起疑心的长公主

“老帅锅，咋这么晚开门？在家孵鸡蛋呢？”

“……”

卫国公府，李靖有些意外迎来两位损友登门拜访，程妖精与尉迟敬德跑来串门了，程妖精没遮没拦的话，李靖一阵无语，还真是狗嘴吐不出象牙的缺德货。

要不是看在是多年至交份上，李靖肯定一脚把程妖精踹出门，看在他带酒份上，李靖强忍着没有发作，但也没有好脸色请他们进门。

“老帅锅，薛延陀部落这段时间可否安分？”

尉迟敬德落座李靖庭院，憋眼看了眼李靖大厅挂起的白绫，心中一阵惋惜同时开口询问不安份的薛延陀的事，狼子野心的薛延陀调兵遣将，看样子又要爆发战事了。

“哎哎，谈啥政事？喝酒，喝酒！”

程妖精扯起喉咙大声呼喝喝酒，这次来这里就是安抚心情不好的李靖，以免他丧妻之痛打击到他了，尉迟敬德没事找事找麻烦，很是让程妖精心中不爽。

要不是李靖在这里，程妖精还真想赏尉迟敬德

一脚，这家伙还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没发现李靖现在已经够烦了吗？还要制造麻烦给李靖，存心搞破坏不是？

尉迟敬德在程妖精瞪眼下，恍然大悟地猛拍着自己脑门，恨不能抽自己一个耳光，差点把正事忘了，一脸惭愧的尉迟敬德心中自责自己说话不注意分寸。

“薛延陀的部落早就给贤侄的家底震住了，他现在哪敢起不臣之心？据可靠消息称，薛延陀可汗已派使者来求和了！”

“哦？贤婿？”

李靖的话很是让程妖精感到惊讶，包括一边的尉迟敬德也是差不多，都给李靖的话惊呆了，秦寿在倭国头一战获胜消息早已传回来了，只是没想到消息那么快传到薛延陀部落那边。

照这种情况来看，薛延陀肯定有探子在长安，甚至在朝廷里混，要不然消息怎么那么快传到薛延陀那边？长安这么大，真要查起来等于大海捞针一样。

“老帅锅，不得不说，贤侄还真是不出手还好，一出手吓人一跳那种…”

尉迟敬德抿了一口酒感叹一声，秦寿的钢铁船

算是让他大开眼界了，特别是那改进版的树箭，简直是逆天的杰作一样，更别提那三艘超级舰船，简直是世间从未见过的钢铁船。

“哈哈~~你们两个别羡慕了，老流氓的贤婿，岂可是你们凡夫俗子可以...”

怒了，程妖精欠扁的得意哈哈大笑声，把李靖与尉迟敬德仇恨拉起来了，这家伙一天到晚吹嘘，就差没有在脸上写着老流氓是秦寿的岳父。

“老帅锅，皇上之事，你有何看法？”

“唉~~”

尉迟敬德提及李世民的事，李靖摇摇头叹息一声，此时此刻他哪有心情去过问这些问题？李世民染疾的太突然太诡异了，以至于现在朝野上下议论声一大票。

特别是韦贵妃现在铲除异己的手段，更是让人忍不住想到宫变，可又没有十足证据证明这一切，最起码李世民时不时参政，可以证明李世民没有受控制或者要挟什么的，加上韦贵妃又没有挂后。

卫国公府大院内一时间恢复平静，尉迟敬德与李靖喝着闷酒，而程妖精则心情大好自斟自饮，直到程茂急匆匆跑进来，在程妖精耳边耳语一阵。

“啥？程茂，此言当真？”

“是的，老夫人…”

程茂的话还没说完，程妖精直接撞开挡道的程茂，丢下一脸愕然的李靖与尉迟敬德，急匆匆跑回家，程茂朝两位国公爷歉意笑了笑转身跟着跑出去。

“妖精中福利彩票头奖了？”

“谁知道呢？”

尉迟敬德一脸怪异看向李靖，也难怪尉迟敬德会奇怪，很少见程妖精如此，而李靖耸耸肩表示自己也不知道，神经兮兮的程妖精心里想什么？谁又知道呢？

“长公主殿下，皇上刚喝完药休息，还望长公主见谅，明日再来！”

皇宫紫宸殿，严统领镇守宫门外，阻挡要进去看望李世民的李丽质，言词诚恳直让李丽质很是无奈，想要见自己父皇比登天还难。

从得知自己父皇出事到现在，已整整一个月过去了，李丽质几次进宫都未能够见着自己父皇，严统领诸多借口与不合时的时间，李丽质难免会起疑心，自己父皇到底怎么了？

可见不到自己父皇，这让李丽质有些难免会心烦意燥，想到自己父皇在里面，自己却没有办法进

去，李丽质想想就觉得有些荒谬。

“严统领，可否通融一下，就看一眼…”

“长公主殿下，请回，莫让属下难办！”

李丽质的商量语气，非但没得严统领的通融，反而更果断拒绝李丽质的要求，别说一眼了，半眼也不能给李丽质看到，以李丽质的聪明，很容易发现李世民的异状。

李丽质是严统领看着长大的，她什么心性严统领心里很清楚，以防万一坏了韦贵妃的大事，严统领寸步不让阻拦李丽质。

“丽质？！”

“丽质见过韦妃娘娘！”

韦贵妃恰逢这个时候出现，有些惊讶发现李丽质居然跑来皇宫了，李丽质温文一礼拜见这个心计不浅的女人，李丽质的态度韦贵妃没有在意，想起秦寿叮嘱的话，韦贵妃提防起李丽质。

“丽质，你父皇龙体欠康，为了皇上安康着想，你就莫要打搅你父皇休息了！”

“好！”

韦贵妃婉转客气的话，李丽质听不出来才是怪事，现在皇宫基本已经给她母子掌控了，李丽质识趣没有自找麻烦，给秦寿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几次

没见到父皇，李丽质带着疑惑之心姗姗告退离去。

“娘娘…”

“严统领，过些日安排一切，本宫自有办法打发这个长公主！”

严统领想要说些什么，韦贵妃挥手打断严统领后面的废话，沉思了片刻只好安排一下李丽质与李世民见一次面，好打消李丽质的疑心，她在这么三番两次进宫也不是办法，还是先稳住她才是正事。

“是，属下明白！”

韦贵妃的用意，严统领大致已经猜到，韦贵妃看了眼紧闭的紫宸殿宫门，目光有些复杂与难过，走到这一步韦贵妃已经没有后退路了，只能一错再错下去。

心情烦乱的韦贵妃带着一声悠长叹息声转身离去，留下蒙在鼓里的严统领尽忠职守守护着紫宸殿，以防有人闯进去识破李世民的异样。

第611章调兵遣将

“兵分三路？将军，这太冒险了！”

鹿儿岛鹿熊海镇临时指挥营地内，攻陷鹿熊海镇已过三日，从土肥原二嘴里得知五十里外的老巢具体情报后，秦寿琢磨了一夜想出了兵分三路的办法。

薛仁贵对此很是反对，三千不到本来兵力就足，现在秦寿又要兵分三路，这不是明显把自己逼上死路吗？薛仁贵第一个反对秦寿不现实的做法。

哪怕秦寿只留守**百多人也好，薛仁贵也觉得太荒唐了，太冒险了，要是敌方知道这里准确兵力，肯定会舍弃老巢反攻，到时候秦寿哭也没有眼泪。

毕竟土肥原二老巢保守估计，可是还有四千多人，秦寿兵分三路没路人马八百人，一下子调走了三分之二的人，剩下三分之一不到的人，恐怕难以防守鹿熊海镇。

“不舍得孩子哪里套得住狼？薛司令，你还需多加历练一下统帅经验，本将军就是要迷惑他们！”

秦寿看了眼薛仁贵畏手畏脚的样子，忍不住摇

摇头叹息一声，薛仁贵什么都好，可就是太过于谨慎与畏手畏脚，从中限制了他的统帅才能，以至于看不清眼下的局势。

要是在继续这样下去，不但给战败的吉村道谷喘息时间，更会因为静而不动暴露自己眼下实力，要是吉村道谷摸清自己底细，向周边求援那就麻烦大了。

第二批增援一时间没有那么快，趁吉村道谷暂时摸不清自己入侵实力，以三股人马先声东击西，迷惑打怕的吉村道谷，让他忌畏不敢出兵救援，只能畏手畏脚呆在老巢里，上报熊本大本营这边的消息等待回复。

“将军，你的意思是，先以小部队洗劫周边的村镇，把注意力全转移到小部队身上？”

经过秦寿一番详解之后，薛仁贵恍然大悟地明白了秦寿用意，以小股势力声东击西分散敌人判断，以保全人手不足的临时基地。

一次突袭一次反击，打蒙了救援的吉村道谷，无法正确判断鹿熊海镇到底有多少人？也无法知晓将军级战舰隐藏多少致命杀手锏。

要是真给吉村道谷喘息过来，得知了鹿熊海镇的真实兵力情况，势必会四处求援重组兵力大进

攻，要真是这样的话，没有运输船后撤，现在处于雏鸟时期的精锐，肯定会伤亡惨重。

训练与真实战场完全两码事，通过夜袭可以看得出来，在怎么精锐的士兵也好，没有真实面对战场考验，一样等于没有经验的新手兵，只是比起新手兵强多了而已。

“鹿儿岛以西一带，皆由一团的人去扫荡，以北一带由二团的人负责，以东一带由三团的人去扫荡，三个团每个团抽调出一百人出来…”

薛仁贵皱起眉头看着秦寿调兵遣将，在通过简陋的地图对比一下，三个方向出了一三团的路途遥远，二团还是比较舒坦，直接扫荡三个村一个镇，最后与吉村道谷老巢相隔三里扎营故布迷踪。

本来三个团人手就不足九百人，加上后备一个营三百人，从三个团抽调出人手一百，也就六百人左右来防守大本营，薛仁贵觉得太过于冒险。

“这次，薛司令，由你带队二团的人，至于怎么布局，就看你表现了！”

“是，将军！”

秦寿没有给薛仁贵多想的时间，安排薛仁贵带队二团与吉村道谷的老巢玩心里战术，薛仁贵只能硬着头皮接下秦寿安排的任务，薛仁贵知道秦寿这

次是在考验自己，看看自己应对能力。

这次带来的精锐，不是早一批的精锐，黑牛等人要在第二三批才能赶到，现在打前锋的基本是后面招进来的，接受训练也就一年多的时间，比起老一批的精锐逊色多了。

而黑牛和肖芳带走的中期精锐，还在南日群岛之中等待，更别提那些暂时坐冷板凳，一肚子怨气的权贵子弟们，这次刘仁轨回去恐怕又要闹大乱子了。

“去准备吧，配发五天作战口粮，夜里出发！”

“是！”

薛仁贵带着秦寿的命令转身告辞离去安排，而秦寿在薛仁贵离去后，整个人松垮下来似的松了口气，说实在安排这么冒险的兵分三路，秦寿还真是第一次玩。

可如今有没有突出的将领可以重用，秦寿只好自己揣摩兵法，按部就班玩起兵法大戏，真正临场发挥的还是要靠薛仁贵他们自己安排。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刘仁轨，你可要动作快点！”

松了口气的秦寿自言自语失神起来，希望清早

放飞出去的信鸽不会迷路了，更期盼刘仁轨别顾着赶路，疏忽了自己的飞鸽飞过头了。

汪洋大海中，午时时分，两艘战舰全速全进朝大唐方向赶回去，三十多艘中型快艇紧随其后跟随着，战舰领航员手握指南针，每隔一段时间指明方向，以免船队迷航浪费宝贵时间。

刘仁轨在指挥室里闭目沉思，虽然返航不会遇到什么危险，可有些事难以预料，安全第一刘仁轨不得不亲自坐镇战舰指挥室，就算是发生什么事也可以第一时间处理。

没能留下来参与后面的战斗，刘仁轨心里多多少少有些遗憾，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资源与兵力不足，除非等第三批的人手与资源到齐，后面基本不用他大材小用跑运输了，交给手下完成就可以了。

“刘司令，哨兵召下倭国方向的信鸽！”

“哦？拿来！”

当传令兵拿着哨兵召下的信鸽走进来，刘仁轨马上从闭目沉思之中清醒过来，接过传令兵上交卷起的信件，打开看了眼后马上沉思下来。

秦寿早上发来的消息，情况有变要求他全速赶回南日群岛大本营，尽最大能力一次性运输必要的

物资与兵力，刘仁轨马上开始头疼起来。

“传令下去，所有人分两班全速前进，不分昼夜十二时辰轮班赶回去！”

“是！”

刘仁轨的命令下达后，传令兵虽然觉得有些奇怪，奇怪归奇怪传令兵不敢多问原因，领命离去安排刘仁轨赶时间的命令。

“唉~”

刘仁轨头疼不已地揉着头，搞不懂秦寿这是玩什么把戏？贪功急进还是另有安排？刘仁轨搞不懂的同时只能听从秦寿安排，抓紧时间赶紧回去拉资源。

第612章回暖的形势

“什么？鹿儿岛的鹿熊海镇攻陷了？”

“是的，公主殿下！”

夜里时分田中宫皇宫，当吉川丽子带着鹿儿岛情报回来时，间人皇女震惊了，第一时间拿起倭国境内地图，反复研究鹿儿岛的情况与地势。

吉川丽子跪坐一边不敢出声，更不敢打乱间人皇女判断，鹿儿岛沦陷主要海港区，吉川丽子早就想到了，相信作对的佐伊也知道其中利与弊。

“何人所为？”

“暂且未知，据可靠信息称，对方来势汹汹，新式战船一轮攻击就击溃右近卫中権将土肥原二…”

间人皇女慢慢从震惊之中清醒过来，说出自己心中有数的话，秦寿，间人皇女不用问也猜到是秦寿，只是没有十足证据而已，可心中早已认定是秦寿。

在大唐境内活动的时候，秦寿早就已经开始策划攻打倭国了，至于他目地是什么？又为什么要拿自己内战不休国家开刀，间人皇女暂时无法得知。

吉川丽子汇报的消息，完全符合了间人皇女猜

想，除了拥有最诡异所思技术的秦寿，间人皇女还真想不出还有谁？更没有想到秦寿居然一举打败了右近卫中権将土肥原二，还把他俘虏了。

右近卫中権将土肥原二，西部幕僚府瀬户藏介大将军的得力大将，更是佐伊派系的入室弟子，没想到他居然也败了，而且还成了阶下囚，这让间人皇女感到有些不可思议！

土肥原二，吉川丽子碰上他也是打平手的局面，而现在土肥原二都成了阶下囚，间人皇女不得不重视起来，至于谁打败土肥原二的，间人皇女暂时无法得知。

“对方有多少人？”

不可思议归不可思议，间人皇女最想了解到入侵者的人数，有强悍外敌入侵，间人皇女得考虑一下放弃内战，与佐伊商讨一下休战协议，先把外敌驱逐了在慢慢处理内部矛盾。

“暂时无法得知！”

吉川丽子很是无奈地回复了间人皇女的疑问，消息有限加上西部实行禁令，吉川丽子想要得到更多消息，简直是难比登天，有消息出来已经算是不错了。

“丽子，撤掉山口关和爱媛关的封锁！”

“啊？公主，这…”

当间人皇女下达撤掉山口关和爱媛关的封锁，吉川丽子大吃一惊同时不可思议看向间人皇女，不明白间人皇女打什么算盘？撤掉两个关卡的重兵把守，不是等于开放皇室地盘喉结要塞吗？

“丽子，照办吧，现在不是内战时刻，佐伊他心里有分寸，不会意气用事自取灭亡！”

“嗨！”

间人皇女都这么说了，吉川丽子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只能领命照办下去安排，至于佐伊会不会真如间人皇女所言那样，抛开恩怨暂时达成和解，那就不得而知了。

间人皇女目送着吉川丽子离去，心乱如麻似的坐立不安起来，她相信此时此刻佐伊跟自己心情一样，也想到了暂时和解的想法，只是以他的脾气与个性，恐怕会因为面子问题死撑着。

关乎倭国生死存亡，间人皇女不敢义气用事，更不敢拿国家安危开玩笑，迫不得已之下，间人皇女不得不主动一下退一步，好让佐伊有台阶可下，知道自己用意暂时达成和解目的。

“秦寿，本公主不会让你阴谋得逞，更会让你后悔踏足倭国！”

想到阴险的秦寿趁火打劫入侵，间人皇女不得不高度重视起来，比起难以对付的佐伊，在神秘莫测的秦寿面前，佐伊简直就是渣渣，光是他的火药技术与造船技术，足够间人皇女忌畏的。

间人皇女这边担忧入侵者，佐伊那边也好不到哪里去，连夜与濑户藏介商讨了一宿，始终没有商量出对策，土肥原二的战败，让多疑的佐伊心生忌畏。

土肥原二是他得意门徒之一，他的刀法与兵法佐伊一直很看好，为了鞭笞他上进，佐伊一直是摆着臭面孔震慑土肥原二，好激发他自强不息的进取心。

现在土肥原二一天之内战败两次，第一次防守就重伤第二次夜里反偷袭，连入侵者主脑都没见到就被擒，让佐伊对神秘入侵者感到忌畏，更忌畏的还是入侵者神秘的船队，还有军队数量无法得知。

“佐伊，入侵者身份无法辨明，数量更是无法得知，鹿熊海镇死守，无疑是把本将军的心脏…”

“等！”

濑户藏介一脸担忧的话，佐伊更是心烦意燥无比，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安抚心绪不宁的濑户藏介，明白他内忧外患的此时此刻心中担忧。

佐伊的话濑户藏介虽然很不满意，可眼下情形也只能依赖佐伊出谋策划，是他把自己带入内忧外患的绝境，濑户藏介此时此刻不得不低头听从佐伊安排。

“等间人皇女妥协谈判！”

“这，有可能吗？”

佐伊自信满满的话，让濑户藏介觉得有些荒谬与荒唐，以现在的情况，恐怕间人皇女早就袖手旁观了，巴不得自己成为炮灰早死早超生那种，又怎么可能妥协谈判？

濑户藏介饭桶似的问题，佐伊懒得去解释太多，这家伙简直就是草包一个，濑户家族最窝囊没主见的耻辱，正因为如此，佐伊才能够更好控制这个草包，拥有势力与间人皇女争斗下去。

“报，将军，山口关和爱媛关重兵撤防！”

“撤了？”

当斥候跑进来报告山口关和爱媛关情况，濑户藏介整个人傻了眼，不可思议地看向料事如神的佐伊，要不是佐伊是与间人皇女交恶，濑户藏介甚至会认为，佐伊是间人皇女派来挑拨是非逼自己绝境的间谍。

“藏介，暂时按兵不动，别损失人手了！”

斥候回报的消息正如佐伊想象那样，更加确定了入侵者不简单，要不然间人皇女不会如此轻易与自己达成意识，佐伊甚至认为间人皇女知道些什么？

眼下间人皇女退步了，佐伊当然不会辜负间人皇女美意邀请，叮嘱濑户藏介看好家门，别意气用事损兵折将少了筹码。

“啊？哦，好，好，佐伊，你去哪里？”

“会会贱人公主！”

濑户藏介眼看佐伊不吭不声离去，心中一紧忍不住站起来多嘴一问，当佐伊转过头说出目地的时候，濑户藏介哆嗦着后退了一步，忍不住咋舌起来，好强的怨恨杀气！

第613章利与弊的合作

凌晨时分，天蒙蒙亮的时候，三个团两千四百人不到的人数，精神抖擞集合在鹿熊海镇临时校场，薛仁贵扫视一眼全部到齐的人手，看着他们年轻的面孔与热血沸腾的冲劲，心中百感交集不已。

无知的他们不知道即将要面临些什么？更不知道前方道路充满坎坷与艰险，此次前去扫荡，又不知道这些人伤亡有多少，没有支援没有后路，有的只是一往直前不归路，除非熬过艰难的十天时间。

连配给也是五天的时间，期间五天的口粮配给，需要他们自行寻找，烧杀抢掠没人去管，只要他们能够生存就好，其他的懒得去管也没有能力去管，薛仁贵知道这是秦寿破釜沉舟的考验。

“将士们辛苦了！”

“……”

秦寿姗姗来迟的问候声，将士们一头雾水不知如何回答秦寿的问候，处于尴尬之中的秦寿更是哑口无言，好吧，疏忽了这么有气势的对白回应，确实不该！

薛仁贵站在一边无言地叹息着，搞不懂秦寿事到如今怎么还有心情玩这些？不解归不解，薛仁贵

没有去拆秦寿的台，老老实实地站着等待秦寿的出动宣言。

“嗯哼~这次你们的任务，相信你们的薛司令已经说得很清楚，本将军也就不废话了，想活命，不择手段！”

静，整个临时校场死静一片，二千四百名将士面面相觑，薛仁贵更是一脸黑线看着秦寿，想要确定秦寿没有头脑发烧，张口说胡话？这么扫兴的全军动员宣言，也亏他说得出口！

“出发！”

秦寿懒得在废话，更没有给将士们反应过来的时间，大喝一声出发惊醒他们，三个团的团长们醒悟过来，扯起喉咙大声呼喝出发。

“三团，急行军二十里，目标垂水和鹿屋！”

“是！”

“二团，急行军十里，目标雾岛镇，雾岛山三里外驻守”

“是！”

“一团，急行军三十里，目标萨摩川内，扫荡到阿久根！”

“是！”

三团将士收到各自团子的命令，精神抖擞带上

五天行军干粮，整齐有序同时分开三个方位离去，薛仁贵责任重大带着二团的人前往雾岛镇，清空雾岛镇内的所有的障碍，同时驻守吉村道谷老巢雾岛山三里外。

“将军，下一步怎么安排？”

差点变光棍旅长的卢贤达，待三个团的人手全部离镇，小心翼翼转过头看向秦寿，把心中疑问提出来，秦寿单独留下他没有带领队伍出去，肯定另有安排。

“等！”

秦寿丢下简陋的一个字，卢贤达一头雾水难以理解过来，秦寿也没有给卢贤达理解的时间，转身离去留下没了主意的卢贤达原地发呆。

“等？等什么？”

卢贤达待秦寿回到临时指挥所，摸不着头脑地自言自语，秦寿的命令卢贤达摸不着他的用意同时更想不明白，秦寿要自己等什么？可秦寿不明说卢贤达也没有办法知晓，只能老老实实听从安排。

“公主殿下，好久不见了，你就这么点胆量？”

“八嘎...”

第二天夜里时分，大分海港口处三艘蒙冲与五

艘快船同时停靠一侧，佐伊带着二十人不到的护卫，在大分海港口处迎接间人皇女的到来，对于间人皇女带这么多人来，冷讽热嘲间人皇女贪生怕死。

吉川丽子看不过眼破骂一声拔刀相向的时候，间人皇女及时伸手制止吉川丽子的冲动，随着吉川丽子拔刀动作，两方同时拔张剑弩，犹如吃足火药似的，稍有一言不合大有开战的意思。

“佐伊，本公主今日不是来与你怄气，如若想要保命，你我暂时和好或许有一线生机，如若在执迷不悟内斗下去，死的第一个就是你！”

“哦？是吗？”

间人皇女带有警告意味的话，佐伊半信半疑地看向间人皇女，想要确定间人皇女不是来玩心理战术，可观摩了间人皇女半天，没有发现其他异常，佐伊拿不定主意下意识沉默了。

从间人皇女不迟辛劳带这些人手前来，还有撤去山口与爱媛重兵把守，可以看得出间人皇女有那么点合作诚意，但是吃过间人皇女狡诈的亏，佐伊不得不慎重对待间人皇女是否真诚合作？

“怎么？佐伊阁下，你就这么与本公主在这里谈事？”

“公主殿下，鉴于你狡诈言而无信，在此谈事又有何不可？”

间人皇女打破沉寂的责备话题，佐伊眯起眼说出间人皇女为之气结的话，吃过亏的佐伊不在信任间人皇女任何一句话，哪怕是她真诚来暂时休战，佐伊也要谨慎这个阴毒的女人。

当初如若不是见机不妙，佐伊恐怕早已成为间人皇女刀下亡魂，对于她卸磨杀驴的阴险手段，佐伊算是有所领教了，为了小命着想还是限制间人皇女下船，有什么事就这么谈。

“也罢，没想到佐伊阁下是如此胆小怕事之人，本公主算是…”

“少废话，公主殿下，说出你的诚意！”

间人皇女冷嘲热讽声，佐伊没放在眼里，直入正题打断间人皇女嘲笑，看看她有什么值得自己心动的条件，可以达成暂时和解。

“五艘二十丈长主力战舰，十艘蒙冲外加快船百艘防御长崎与熊本，佐伊阁下，你看本公主诚意如何？”

间人皇女知道派兵上岸支援是不可能的事，以佐伊性格绝不会允许自己这样做，退而求全的间人皇女只能从佐伊海上弱点下手，既不踏足他地盘也

不造成双方不和的矛盾。

怕佐伊不知道入侵者的厉害，间人皇女把入侵者厉害之处说出来，包括大唐的动荡与秦寿得利的事说出来，通过大唐探子回报消息，秦寿得到新大唐太子支持，封为征西大将军等等。

“可以，既然公主那么主动帮忙，佐伊附加一个条件，你们后勤支援，要归我管束，直到击退入侵者！”

“你…”

佐伊琢磨了一会间人皇女消息可靠性，越想越觉得有入侵者身份应了间人皇女情报，最后眯起眼说出自己底线，吉川丽子差点想要暴走怒骂无耻的佐伊，后援都给他控制住，无疑是自寻灭亡。

“可以，十日内再见！”

间人皇女打断吉川丽子的冲动，丢下约定的时日下令回航，留下一脸愕然的佐伊，间人皇女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说话了？

第614章头疼的刺头

“公主，为何要十日后支援佐伊？”

返航途中，吉川丽子走到船头处，带着不解的疑问说出内心疑问，而船头甲板上走神的间人皇女，幽幽叹息一声，摇摇头并没有回答吉川丽子的问题。 .me

没有得到答复的吉川丽子并不死心，静静地呆在间人皇女身后，她相信间人皇女会说明用意，跟她三年有余，吉川丽子太了解处事精明的间人皇女。

“与老狐狸打交道，不让他吃亏知道入侵者厉害，他又岂能知道盟友的重要性…等着吧，他会主动求我们的！”

间人皇女直截了当说明用意，先让佐伊吃亏知道秦寿的厉害，把他逼得担惊受怕，自然而然他就会低三下气来求自己，到时候他所谓条件不攻自破。

吉川丽子经过间人皇女说明用意后，已经知道间人皇女打什么主意，隔岸观火坐等佐伊碰一鼻子灰求盟友，而间人皇女如此看重入侵者能力，吉川丽子隐隐察觉到倭国气数走向衰亡。

“时辰不早了，丽子，你先回去休息吧！”

“是，公主，你也早点休息！”

间人皇女仰头看着黑漆漆的夜空，良久叹息一声叮嘱吉川丽子先回船舱休息，吉川丽子大为感动抱拳告辞离去，留下间人皇女继续仰望夜空发呆。

“那个，运输船还未加装…”

“喻工头，对不起，征用了！”

两天时间眨眼过去，南日群岛，喻敌得知刘仁轨带人要拉走三艘半成品运输船，急急忙忙赶来试图阻止刘仁轨，可刘仁轨执意要带走三艘半成品运输船，这让喻敌很是无奈地点头。

秦寿的命令喻敌不敢违抗，也没有理由去违抗，只能眼睁睁看着刘仁轨派人用快艇，把三艘还未来得及加装蒸汽动力的运输船拖走，前线吃紧是喻敌没有办法的事，只能听令行事。

“喻工头，有劳你派人去找萧都督，把泉州一带能够远航的海船，全部调集征用过来，片刻不可耽误，明日清晨要全部到齐！”

“好吧！”

刘仁轨的交代喻敌只能照办，通过刘仁轨慎重其事的语气，喻敌大致已经知道前线吃紧的厉害，要不然秦寿也不会下如此大征集的命令。

以现在三艘运输船装载能力，勉强可以搭载两辆攻城车和一万名兵卒，加上四处调集海船，保守估计也就两万人左右，勉强可以运输一半人到达倭国。

交代完刘仁轨转身离去，开始着手安排调遣物资与人手，剩下来的运输船问题交给喻敌慢慢头疼就是了，岛上驻扎的四万将士要提前安排。

“刘司令！”

“嗯，怎么样？做了师长有何感受？”

刘仁轨到达将士驻扎营地，黑牛第一时间走上来迎接，见到黑牛精神抖擞的样子，还有他手下迫不及待想要出发，刘仁轨心情大好打趣黑牛升官感受。

黑牛尴尬地挠着头，说实在管理一万人标准配制，黑牛还真是头一遭，而且他自己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当上将军。

黑牛的傻样刘仁轨摇摇头无言以对，以他的智力说实在确实不适合当将军，没有主见也没有自我判断，可秦寿钦点的刘仁轨也只能默然接受，再说了黑牛又不是他海军的，刘仁轨也管不到他。

倒是那个女将军肖芳，刘仁轨对她还有点兴趣，别看她体型肥胖力大无穷，脑门却灵活多变，

确实是值得栽培的人物，只可惜她属于陆军方面的人。

“聂师长，准备的怎么样了？”

“刘司令，随时可以准备出发！那个，刘司令，你还是称呼我黑牛吧！”

“军中岂可无规矩？去安排吧！”

刘仁轨的问话，黑牛精神抖擞地回答，末了憨厚一笑打着商量语气，刘仁轨马上板起脸，呼喝黑牛去安排，黑牛尴尬一笑领命告辞离去。

刘仁轨摇摇头笑了笑，正打算继续查看其它，直到传令兵跑来告知九个刺头在他府衙闹事，刘仁轨大感头疼去处理那九个刺头。

“什么？没有咋们的份？你们的刘司令呢？在哪？”

“大哥，别跟他废话，直接闯进去！”

汗，冷汗，刘仁轨住所的守卫们冷汗连连，岛上九个刺头又开始闹事了，带头起哄的程处默吹胡瞪眼似的，凶光毕露怒视着刘仁轨府衙守门的守卫们。

刘仁轨回航后第二批人选，居然没有他们九个名单，这无疑是对他们九个气血方刚的人羞辱，呆在这个破岛早就呆出腻味了，现在开战了还没有他

们份，这不是明显瞧不起他们吗？

“程兄，稍安勿躁，在此等等也罢，少生是非！”

眼看冲动的程家三子又要闹事，李震头疼不已地站出来制止他们三个闯祸精，以免他们冲动坏事，又被罚关禁闭错过机会那就亏大了，

李德奖两兄弟与尉迟宝床三兄弟同时出手拉住程家三子，以免三人发飙出手闯祸，既然守卫说了刘仁轨不在，肯定出去办事了，要不然他也不会无缘无故不见他们。

“刘司令！”

程家三子正火上心头任由李德奖兄弟等人劝阻也无济于事，正打算要闹事的时候，刘仁轨及时回来打消了三人想法，李震与李德奖等人识趣远离程家三子，以免受他们三个牵连倒霉。

“怎么又是你们九个？”

“怎么不能是我们？刘司令，别忘了，我们可是陆军的，不受你海军管制！”

刘仁轨不悦的语气，程处默更是得理不饶人，从秦寿划分海陆两军后，海军无权管束陆军的人，仗着刘仁轨不是顶头上司，加上薛仁贵不在猴子称大王得意起来。

“是吗？那好，既然如此，你们九个游水去倭国可以了，咋们海军伺候不起你们！”

“你…”

“刘司令勿恼，他吃错药了！”

程处默得意没多久，刘仁轨反讥的话，差点让程处默吐血，这么缺德的话也亏刘仁轨说得出口，程处默还想要说些什么，李震马上拉住坏事的程处默，陪着笑脸向刘仁轨道歉认错。

“去吧所有物资搬上运输船，然后马上滚蛋！”

“是！”

刘仁轨知道无法打发这九个惹祸精，与其闹僵坏事还不如成全他们精力旺盛，到了前线去祸害倭国更好，没好气地大手一挥，整治他们九个去做苦力，得到刘仁轨批准的李震等人心中大喜，拽起程处默欣喜离去。

第615章鬼子来了

眨眼又一天时间过去，鹿儿岛垂水镇，三团的团长与副团长带着哨兵隐迹丛林，密切关注垂水镇的动静与地势，哨兵爬上树顶观察镇内情况，以确保没有伏兵之类在进行攻击，谨记小心使得万年船的硬道理。

安居乐业的垂水镇居民们，丝毫不受鹿熊海镇灭亡的影响，并没有发觉他们大难临头，更不知道镇外一里处丛林里，隐藏着致命的杀机，一群狼远远窃视他们镇已有一天的时间。

垂水镇的镇长有条不紊地安排镇民做好过冬准备，至于鹿熊海镇发生的事与他们无关，就算是想要关心也不是他们所能力及的事，自欺欺人有幕僚府照看着，他们相信那些入侵者快活不了多久。

“贺团长，有必要这么麻烦吗？”

副团长徐贵哆嗦着身子骨，忍不住呼出一口热气，入冬的天气越来越冷，今早清晨就开始下起肉眼可见的雪花，白蒙蒙的雪覆盖丛林，寒气逼人是人也受不了，而且还是长时间不动蹲守，更别提身上还穿着冷冰冰的盔甲。

入冬到来了，御寒的衣物暂时没有那么快到

来，可谁也没想到倭国这边天气这么见鬼，按照秦寿的意思，平定了鹿儿岛御寒衣物几乎已经到达了。

徐贵搞不懂贺蒙心里想什么？都已经确定了垂水镇没有守兵，只有毫无威胁的平民百姓，还有不入流的仿大唐治安衙门，根本就是不堪一击的地方。

“徐贵，别轻视任何一个敌人，哪怕对方是手无寸铁的普通百姓，发起狠来是无法预料的，切记！”

徐贵的掉以轻心心态，贺蒙不得不耐起性子，教导徐贵一个将领必修心里素质，都是一个军营出来的新手精锐，贺蒙有必要担待起当责任，以确保自己带领的队伍伤亡零状态，精锐之中的精锐贺蒙不敢去痴心妄想。

“好吧，好吧，这见怪天气冷死人了，贺团长，你说咋打？”

没耐心的徐贵不耐其烦地打断贺蒙的长篇大论，受不了他从薛司令学到的婆妈语气态度，一边埋怨入冬的天气，一边迫不及待想要暖暖身子。

贺蒙摇摇头叹息一声，并没有多说些什么，徐贵要改掉他现在脾气，恐怕还需要很长的道路，现

在只有等，等混进去的先锋探子把垂水镇情况彻底摸清楚，再做打算如何拿下垂水镇。

八百弟兄都把命交给自己，贺蒙不敢贸然行动，把他们带入险死还生的绝境，毕竟这里是敌国地盘，人生地不熟又兵力不足，谨慎总比冲动活得命长。

“团长，探子回来了！”

“撤！”

在徐贵心烦意燥等待之中，哨兵发现混进镇内探子回归踪迹，第一时间把消息传达给隐藏树下的贺蒙，得知探子回归消息，贺蒙下令撤回去商议进攻方案。

回到丛林里，八百名将士坐在地面休息，随着贺蒙回来全都站起来，贺蒙回来代表行动要开始了，蹲守了一天早就休息够了。

“团长，打探清楚了，镇里有七八百人，有衙兵五个，其中老人…”

探子回来第一时间把垂水镇的情况说出来，除了人数外，包括镇内的过冬粮食情况都说出来，大街小巷之间的布局，探子都用树枝在地面大致画出来。

贺蒙蹲着看探子所画的垂水镇街道大致地图，

除了为数不多的镇内粮仓，平民百姓家里鸡鸭倒是有不少，足够他们八百人可以补充一个月的消耗。

当然也要把物资运回去，鹿熊海镇储存的粮草不足，加上他们三个团已经带走了大部分的粮草，想要等下一批的粮草到达，恐怕要有好一段时间。

“嗯，先杀了那些不听话的，镇内的人一个不能跑，年轻力壮和女人留下，至于小孩和老人，在押解一营押解战俘离去后在进行，明白了吗？”

贺蒙琢磨着探子分析的镇内情况，沉思了片刻做出最后安排布局，以确保镇内的人一个人也跑不了，先把反抗的人杀了来个杀鸡儆猴，震慑那些不听话的人。

他们这次的任务，除了历练胆量外，还要抓些年轻男女俘虏回去，男俘虏修建鹿熊海城池，女俘虏直接等大唐的奴隶贩运回去做妓女。

虽然做这些事有伤道德，可按照秦寿洗脑的话，非我族异类其心可诛，倭国就是养不纯的白眼狼，想要抹杀他们的血脉就要从小孩做起。

“贺团长，你这是违背将军的命令…”

“徐贵，执行吧，一刻钟后开始发动攻击，有什么事，我来承担！”

徐贵大吃一惊看向贺蒙，想要提醒贺蒙他这么

做违抗了秦寿的命令，而贺蒙轻拍徐贵的肩膀，并没有说些什么也没有解释什么，大大方方揽下所有的责任。

“好吧，三营跟我一起堵住镇尾，出发！”

徐贵看了眼贺蒙，最后勉为其难点点头照办，带三营的人迂回到镇尾负责堵住，以免苦力跑光了，白费这次蹲守一天的洗劫。

“兄弟们，这次记得出手快准狠，一击杀之不得有丝毫犹豫，控制住垂水镇，里面的女人可以由你们先尝尝鲜，只此一次下不为例，明白吗？”

“是，团长！”

贺蒙的奖赏令直让身后的五百名将士摩拳擦掌，这么友爱的命令，激发了身后五百将士们积极奋进的心情。

贺蒙算算时辰应该差不多了，轻轻一挥手带着五百名将士开始出发，贺蒙带着五百名将士出现丛林一刻起，垂水镇的居民们马上大乱。

清一色钢片链甲，在白花花雪花覆盖下亮瞎眼，整齐有序的队形纹丝不动，强烈杀气涌现而出，把垂水镇彻底笼罩起来似的。

“强盗来了！”

“什么强盗，是鬼子来了！”

“跑啊！”

惊慌犹如瘟疫一样蔓延垂水镇的居民，当贺蒙抽出腰间寒光闪闪的障刀，五百名将士呐喊冲锋的时候，垂水镇的居民鸡飞狗跳似的落荒跑回家。

垂水镇的居民们没有想到，恶魔般的强盗们居然从鹿熊海镇杀来了，开始以为相隔偏远，怎么也不会祸及他们这边，没想到还真来了！

“鬼子？有意思了！”

垂水镇的人把他们称为鬼子，贺蒙差点哭笑不得，这些倭国百姓还真是会起名，鬼子就鬼子吧，让他们见识鬼子冷血手段也好！

第616章形势大变动

“杀！”

五百将士杀气腾腾，把垂水镇的镇民们吓得屁滚尿流，饿狼般的五百将士闯入镇内马上一阵鸡飞狗跳，杀戮声与求饶声交织在一起，其中不乏血性反抗的镇民。

“跟他们拼了！”

十数名年轻人与中年人手持扁担与落后青铜锄具，咿呀大叫朝涌进镇内装备精良的五百将士拼命，面对这些自寻死路的庄稼汉，将士们没有心存手软，顽固抵抗的人一刀杀之。

“无知！”

一营的营长讥笑看着无知无畏庄稼汉，带领着手下闯进冲过来的庄稼汉，没有花俏的刀法更没有白费力气的招式，一刀一个切瓜砍柴似的，尾随跟上的将士补刀而上，直接吓坏后面晓幸未斩杀的庄稼汉。

“投降，我们投降！”

一眨眼倒下五六个挨了六七刀的庄稼汉，把后面的庄稼汉吓坏了，纷纷丢下手中没有威胁的武器，忐忑不安地高举双手作势投降的姿势。

“全杀了！”

一营的营长冷笑一声，看都懒得去看这些血性不方刚的倭国人，正如秦寿所说的那样，这些倭国人就是欺软怕硬的二货，面对强敌服软，面对弱者会毫不犹豫补一刀，留着也是祸害。

随着一营的营长下令，没等投降的倭国庄稼汉抗议，数十把障刀同时落下，血光四溅十数个头颅带着惊恐的目光滚落地面。

贺蒙慢悠悠走进镇内，乱七八糟的垂水镇内血腥一片，地面倒下东倒西歪的尸体，有老人也有小孩更有死不瞑目的妇孺，惊恐尖叫声求饶声在镇内徘徊不休。

“动作快点，扫荡完还有事要做！”

“是！”

贺蒙看了眼一营营长在浪费时间，忍不住皱起眉头提醒，扫荡完还要派人回去交差，大本营的粮草本来就不足，经不起浪费时间消耗。

一营营长在贺蒙提醒声下，想起正事惭愧领命执行继续扫荡，贺蒙走到死不瞑目的庄稼汉尸体边，看了眼四周惨叫声尖叫声求饶声四起，摇摇头叹息一声。

“真是作孽！”

秦寿三光洗劫方式，贺蒙心里多多少少感到有些不齿，可军令如山贺蒙也不敢违抗，只能照着秦寿的意思去执行。

鹿熊海镇，留守的守兵们开始在四周设陷阱，以防吉村道谷来阴的反扑，毕竟这里是他们的地盘，先设陷阱有益无害，说不准什么时候中招也不知道。

镇长屋内秦寿正琢磨着如何开发鹿熊海镇，鹿熊海镇是天然深水海港，又有天然屏障岛屿可开发，更有内海是不错的发展海港，当然前提要发展的好。

“鹿岛，开发的好，应该是不错的海陆防御岛！”

秦寿把这几天观查得到的结果整理出来，其中不乏鹿岛这个天然屏障小岛屿，当时只是匆匆经过，没有怎么注意，现在有空勘察了几次，确实是不错的防守小岛，问题是要加什么远程武器上去。

有了防御小岛做天然屏障，鹿熊海镇安全没有问题了，包括雾岛镇也安全的很，哪怕是间人皇女船队大势来袭，也可以叫她有去无回。

“将军，那些俘虏如何处理？”

秦寿琢磨着如何开发鹿岛，卢贤达从外面走进

来，把土肥原二等战俘之事说出来，圈养着这些战俘还真是头疼的事，本来粮食就不多，饿了他们两三天现在开始大吵大闹了。

“吵着要吃的？”

“是的，将军！”

卢贤达把倭国战俘吵闹不休要吃的事说出来，没有秦寿命令卢贤达不敢贸然答应，只好跑来找秦寿，看秦寿如何处理。

“笑话，自己都不够吃的，凭什么要给他们吃的？卢贤达，泥土与米田共给他们选！”

“啊？是！”

秦寿不耐其烦挥手解决麻烦，卢贤达整个人傻了眼，醒悟过来后领命告辞离去，对于秦寿缺德的折磨人，卢贤达只能表示无语。

“将军，今早收到的飞鸽传书！”

卢贤达刚离去没多久，传令兵手持飞鸽取下的传书，急匆匆跑进来报告给秦寿知晓，片刻也不敢耽误，怕影响了军机大事。

“来自哪里的？”

“启禀将军，熊本大本营！”

秦寿好奇问起信鸽来源大感意外，没想到居然是熊本探子的消息，接过传令兵交来的信封，秦寿

带着疑惑打开信封大致看了一眼。

当看到信里的内容，秦寿马上开始皱起眉头，熊本大本营那边的探子，带回来了秦寿最不想看到的消息，佐伊居然和间人皇女达成短暂和平协议了。

佐伊与间人皇女和好了，无疑是开始针对自己的，错误估算了间人皇女的狡猾，秦寿开始担忧起来，要是真如信上所说那样，有了间人皇女船队，无疑是对自己扫平倭国西部带来很大的障碍。

间人皇女这三年来大势造船造兵器，势力节节上升不提，一系列强腕手段更是赢得了不少民心，加上她皇族的身份，大有打破传统收回各地幕僚府将军兵权的意思，要是没有自己出现，或许间人皇女还真有希望实现。

“回信给熊本的探子，暂时先缓缓刺杀任务，想办法得知间人皇女船队的消息，包括什么时候支援，最好能够打探到他们合作计划！”

“是，将军！”

秦寿沉思了片刻，叮嘱传令兵回复消息给熊本的探子，摸索清楚熊本内的消息，以确保能够第一时间收到有用的消息，好进行下一步的部署，对于夏侯墩自作主张刺杀，秦寿并没有责怪。

计划变动让秦寿很被动，没想到间人皇女这么大气度，居然能够拉下脸与闹僵的佐伊和好共同御敌，通过她现在的手段，就知道她已经开始重视自己了。

“等会，派人通知薛司令，抓紧时间打下雾岛镇，尽快摸清楚雾岛山的情况！”

“是，将军！”

秦寿待传令兵出去期间，再次出言交代传令兵派人把消息传给薛仁贵，尽快搞定雾岛镇直逼雾岛山，威胁龟缩雾岛山吉村道谷不敢贸然出动。

‘死间人，你等着！’秦寿咬牙切齿地握紧拳头，间人皇女三番两次坏大事，留她一命算是秦寿有史以来最大的错误决策，早知道当初就把她干掉。

现在给她来这一手，完全打乱了秦寿的布局，缺乏老练的排兵布阵经验，秦寿也不敢确定自己是不是暴露了什么，以至于间人皇女感到害怕。

第617章间人皇女的反偷袭

眨眼又两日时间过去，倭国大阪城造船坊，三百多艘大大小小战舰停靠船坞，数万民夫同心合力把弩弓装填战船上，倭国士兵站在船坞最高处，监视民夫把弩弓全运上战船，以确保不会出现问题。

ｗｗｗ．．ｍｅ

被迫加入进来造船的大唐工匠们，在这里呆了差不多四年时间，倭国公主优厚待遇与真心尊敬，大唐工匠们慢慢习惯了这里一切，心甘情愿为间人皇女卖命，比起大唐冷黑暗的官僚压迫，至少这里他们得到应有的尊重。

船坞一里外的砍伐区大树上，两个身穿白衣的鬼鬼祟祟爬上树身，借助入冬前薄薄一层雪掩护，巡逻的倭国士兵马虎大意巡查一遍离去，丝毫没有注意到树身上还有人潜伏着，而且还进行着远距离狙杀。

“这些叛徒，真恨不能一刀宰了他们！”

“算了吧，秦火，只能说倭国公主收拢人心有一套，看来将军担忧是有道理，这个倭国公主简直就是祸害！”

秦风沉着气，待倭国巡逻士兵离去后，开始小

心翼翼组装十字弩弓，怕自己动作太大会引起雪花溅落，秦风一直是格外小心，心中有气的秦火继续盯紧船坞的方向，以确保船坞里面主要人物存在。

秦火气恼什么，秦风心里很清楚，而且他们也经历过这些遭遇，只是他们意志比较坚定，誓不寄人敌人篱下做走狗，而选择投靠秦寿，完全是因为他们效忠的城主大小姐缘故，如若没有苏菲那层关系，他们四个也不会效忠秦寿。

城主大小姐都把大唐当成自己家了，风火雷电四人自然而然选择随遇而安，更何况秦寿又是干大事的人，重新踏上军涯生活，这让风火雷电四人感到很充实，他们从小培养都是以战为生。

而他们这次任务就是刺杀间人皇女，下达任务的自然而然是夏侯墩，从大唐赶来没有多久，就全权接管全部潜入人员，这次刺杀任务也是夏侯墩一手策划的，目的就是杀贼先杀王。

十字弩弓秦风以前玩过，但是比起秦寿改进的半机械化，射程不但提升了，威力更大了，最重要还是很方便拆装，简直是偷袭神器，秦风打心底佩服秦寿怎么想到的，这么绝的法子也想得出来。

“秦风，完了，有变故！”

“嗯？”

秦风组装十字弩弓到一半，秦火扫兴的话让秦风停下手，把装好一半的十字弩弓放到一边，接过秦火递来的单筒望远镜，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过去，清晰可见船坞临时驻扎点。

“原田大野？”

秦风发现间人皇女忠实走狗原田大野，很是惊讶同时又忍不住茫然起来，通过原田大野的布局，看样子似乎今日间人皇女不回皇宫了，要在这里过夜什么的。

‘暴露了吗？’原田大野派人加强巡逻的密度，更是让秦风感到惊讶，忍不住想到是不是暴露行踪什么的？要不然也不会如此谨慎。

“秦火，支援队伍什么时候到？”

“大概一刻钟！”

情况有变秦风忍不住开始心烦意燥，按照预定情况一击击杀了间人皇女，马上逃离与支援队伍汇合逃离，现在原田大野加强防备又增加巡逻范围，完全打乱了布局不说，就算是偷袭成功也增加了不少逃离难度。

而秦火说出支援时间，秦风更是心烦意燥到顶点，眼看偷袭失败要撤离等待明日在执行，一名传令兵鬼鬼祟祟出现他们树下。

传令兵出现秦风大吃一惊，意识到肯定有事发生，收起十字弩弓与秦火从树上跳下来，与传令兵隐入丛林里开始问话。

“何事？”

“两位旅长，夏师长有令，先派人摸清楚倭国公主出征计划，最后在进行袭击！”

传令兵把夏侯墩的消息原委转述，秦风与秦火面面相觑，没想到夏侯墩居然临时改变计划，而眼下情况混进去恐怕有难度了，可夏侯墩来命令了，两人不得不头疼想办法混进去。

“嗯，知道了，你先回去！”

“是！”

秦风头疼不已地挥挥手示意传令兵先回去，接下要命的重任想办法完成，知道支援队伍早已转道回去，秦风总算是松了口气，传令兵任务已经完成转身赶回去回报情况。

秦风与秦火互视一眼，只能执行夏侯墩的命令，当然以他们两个的面孔，肯定混不进去的，只能另派人混进去了。

“一艏战船？五百多人镇守鹿熊海镇？”

间人皇女收到鹿儿岛的情报，不可思议地大吃一惊，更不可思议的还是秦寿居然兵分三路四处打

劫周边村镇，至于有何用意？间人皇女一时间还真猜不出来。

“公主，要不我们偷袭他们？”

“不，其中必有诈！”

吉川丽子一边出谋策划，提议偷袭鹿熊海镇计划，谨慎的间人皇女否决了吉川丽子不实际建议，先不说现在刚与佐伊修复关系，其次她也没有办法短时间到达鹿熊海镇偷袭，说不准秦寿还有什么阴谋隐藏在里面。

秦寿越是示敌以弱暴露出实力，间人皇女越是忌畏，对秦寿有所了解的她，知道秦寿不是那么粗心大意的人，没有必胜把握不会冒这么大风险，把自己孤立于无援地步，最大可能就是在诱敌。

再者光是探子打探到的钢铁战舰，足够间人皇女忌畏与震撼，整艘船都是铁铸成的，没有船桨更没有帆之类的，至于怎么航行还真是一个谜。

“丽子，修改一下我们原本的计划，夜里先派遣一支五十艘战舰队，饶过大分领海折道迂回鹿儿岛，拿三艘战舰做诱饵…”

间人皇女不知道秦寿战舰的威力，光是全船铁铸成就知道不简单，迫不得已下令先牺牲三艘战舰做诱饵，如果可以尽可能把秦寿的战舰俘虏过来。

“公主，这样会引起...”

吉川丽子大吃一惊看向间人皇女，忍不住提醒间人皇女，真要是这样贸然出动船队，会引起佐伊不满导致间人皇女计划失败。

“如果可以俘虏到秦寿的战船，与佐伊撕破脸皮又如何？就算不行本公主也有圆谎的说法，去执行吧！”

“是！”

间人皇女不容置疑下令吉川丽子执行命令，还想说些什么的吉川丽子知道间人皇女心意已决，只能无奈叹息着照办。

第618章险些暴露

“快点，快点，没吃饭是不是？午夜前全部装上战舰！”

入夜时分大阪船坞港口灯火通明一片，原田大野亲力亲为监督民夫们搬运物资上战舰，三十艘整装待发的战舰陆续搬上箭支石块火油之类物资，民夫在寒冷的夜里热汗挥洒，喊着整齐口号搬运舰船攻击物资。

“嘿，兄弟，这么晚怎么还装货？”

“嘘，小声点，要是给监工头发现了偷懒，有你好受！”

“哦，哦，好的！”

入夜前混进来的探子杨子墨，用半娴熟的倭国语打探身边民夫的消息，民夫有所畏惧看了眼倭国士兵里面的监工头，善意提醒杨子墨小心点，别给心狠手辣的监工头发现了，要不然有他好受的。

没有打探到消息，杨子墨心有些不爽，可又怕追问的太过，引起民夫的疑心，只好暂时忍着，先把数十斤重的石块抬上战船，在想办法慢慢打探消息。

‘想尽一切办法，打探清楚里面的情况！’杨

子墨想到秦风与秦火两人交代的任务，只能硬着头皮接下这重任，算是自己倒霉给秦风和秦火抓到了现成壮丁。

杨子墨虽然很不乐意，可事到如今混进来了，就没有回头路，除非打探到有价值的消息，要不然今晚就老老实实帮倭国做苦力。

三十艘战舰连夜补充战争物资，杨子墨想都不用想猜到准没好事，在看战舰上整装待发的倭国士兵，可以看得出他们有计划要出航，至于去哪里？杨子墨一时间无法打探到，不过可以肯定准没好事。

“快点，快点，全都不许偷懒，把石块搬到船尾！”

战舰上倭国士兵分两排站立，凶神恶煞似的呼喝着抬石块民夫加快速度，船上巡逻的倭国士兵时不时拿火把经过，检查民夫是否脸生什么的。

发现战舰上倭国巡逻士兵谨慎，杨子墨心中一紧，没想到倭国巡逻兵这么谨慎，心情凌乱的杨子墨低下头，与民夫一起扛着笨重石块，心中盘算着如何躲过巡逻兵认出的危险。

‘怎么办？’眼看快要踏上战舰船甲，巡逻士兵已经走到船甲登船处检查，心急如焚的杨子墨看

了眼前面民夫，突然灵光一闪计上心头，嘴角露出邪恶的笑容。

“哎呀~~”

“啊！！”

杨子墨缺德地假装脚滑，与杨子墨一起扛大石块的民夫倒霉了，重心不稳无法支撑大石块重量，整个人滚冬瓜似的与大石块一起往后滚，打保龄球似的撞翻后面排队上船甲的民夫们。

杨子墨趁倭国士兵没有注意到自己，故意跟着大石块后面滚下去，以免倭国士兵发现自己安然无恙站着，怀疑起自己故意捣乱。

“八嘎！”

突发事故大乱出现伤亡，监工头气急败坏大骂一声，一时间没有注意到情况，不知道那个混蛋脚滑，造成事故间人皇女追究下来，他难逃其责。

监工头带着人走下战舰的时候，地面躺满十几个轻重伤不一哀嚎连连的民夫，染血的大石块滚到一边停下来，监工头整个人蒙了似的，发现原田大野气急败坏走过来，不寒而粟地颤抖着双腿。

“你滴，怎么办事的？”

“对不起，原田将军！”

面对原田大野暴怒的喝骂声，监工头冷汗连连

点头哈腰赔罪，更不敢推卸任何责任，深知原田大野脾气的监工头，知道要是自己推卸责任，势必会引来原田大野一顿鞭子抽打。

“八嘎，快安排好，坏了公主偷袭鹿熊海镇大事，有你好看！”

“嗨！”

监工头在原田大野左右开弓煽耳光下，鼻血横流晕头转向点头认错，原田大野抬起手在煽耳光的时候，监工头抱头鼠窜跑远去安排人手。

‘偷袭鹿熊海镇？！’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探听到有用的消息，杨子墨整个人精神一振，没想到这三十艘战舰是要去偷袭鹿熊海镇！

混在伤员之中的杨子墨一边装着受伤的样子，一边琢磨着如何抽身离去，已经得到想要的消息，没有在浪费时间消耗下去意义，眼下最要紧还是把消息送回去。

“是谁？老实交代？”

原田大野气急败坏地走到受伤的民夫群里，有心想要找出坏事的人算账，倭国士兵得到原田大野的命令，分散四周围堵看热闹的民夫。

哀嚎连连的民夫们面面相觑，大部分的人都是稀里糊涂，扛着石头无言无故遭受飞来横祸，谁有

他们无辜那么悲惨？

“不说是吧？很好，待本将军查出谁干的，伙同一组的人皆受到牵连接受惩罚！”

“他，是他…”

与杨子墨一起的民夫，经过原田大野一番言语恐吓，很没义气地把杨子墨出卖，原田大野说到做到的个性，民夫们又有几个不畏惧他？

‘尼妹的！’杨子墨忍不住问候起与自己一起的民夫，这下好了，给没有骨气的民夫出卖了，这次想跑都难了，原田大野走过来时候，杨子墨更是心惊肉跳，心乱如麻想方设法蒙混过去。

“原田大野，你干什么？”

“吉川丽子？”

杨子墨正一筹莫展想着蒙混过关的法子，吉川丽子犹如天使降临般的美妙声音，成功制止盛怒的原田大野报复，同时解围了杨子墨困境。

吉川丽子走到杨子墨面前，淡淡地看了眼目光失神乍现惊艳的杨子墨，对于杨子墨的目光，吉川丽子见怪不怪甚至很理所当然。

“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情拿民夫出气，这是你身为一个将军拥有的权利？亦或者你根本没有把公主的话放在心上？”

“没，没有这回事…”

原田大野在吉川丽子一连串责问声下，涨红着脸连连摆手，吉川丽子拿间人皇女身份压他，以至于原田大野没有了脾气。

“把他们抬回去！”

“嗨！”

原田大野看了眼伤员民夫，吉川丽子的话很有说服力，众目睽睽之下也不好拿假冒的杨子墨出气，以免坏了间人皇女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仁义美称，至于杨子墨过失等安抚好民众在慢慢算账。

原田大野大方慈心没有当场追究杨子墨，逃过一劫的杨子墨松了口气，恨不能亲几口友爱的吉川丽子，要不是她的出现不敢想象自己会不会败露，杨子墨假装受伤严重，在倭国士兵搬抬下回民夫营地休息。

第619章贼心不死

长安城魏王府，一辆马车鬼鬼祟祟出现魏王府后院，跟随马车的管家谨慎左右观察一遍，确定没有问题才敲响马车车厢门，马车内走下一名神色憔悴的老者，在管家搀扶下萎萎可危走进敞开大门的魏王府后院。ｗｗｗ．．ｍｅ

老者进入魏王府后院一刹那间，后院大门街道摆摊的小商贩收摊离去，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似的，人来人往的街道一如既往吵嚷不息。

魏王府大厅内，李泰阴沉着脸色，筹划太子位已久的他，没想到到头来最后还是便宜了别人，而李世民的决策，更是让李泰吐血到姥姥家。

身为正统血统的他居然无缘问鼎太子之位，最不可饶恕的还是太子之位人选，居然把直登皇位的太子之位，传给妃子所生的纪王，韦贵妃不干不净的身份，李泰始终认为李慎把握大权是对大唐的侮辱。

“本王的好舅舅，你还有脸见本王？”

老者从王府后院走进大厅时，李泰冷嘲热讽落魄成平民百姓的长孙无忌，他能有今日算是他罪有应得，要是当初他选择支持自己，也许不会造成这

样的局面。

长孙无忌惆怅不已地叹息一声，露出他老态龙钟的脸目，那一根根银丝一般的白发清晰可见，微微下陷的眼窝里，一双深褐色的眼眸混沌无神，脸上条条皱文，好像诉说一波三折的往事。

“这么急找本王从封地回来，就是跟本王叙旧？赶紧入正题！”

李泰冷笑一声，没有同情也没有吝惜长孙无忌，更没有心情与他废话，他能有今日完全是自作孽，早知现在何必当初？

从李慎当选太子一刻起，李泰就心灰意冷自甘堕落呆在封地等死，直到前些日子长孙无忌派人找上他，说什么皇宫有惊天大阴谋，需要他帮忙一起揭穿，作为报答恢复权利的长孙无忌全力扶持李泰。

也许是心有不甘，也许是破釜沉舟，李泰带着冒险的心情回来一趟，同时带着至高无上的皇帝梦，想要看看长孙无忌有什么计划，又会给自己什么样的惊喜？

“皇上给韦贱人控制了，用假传圣旨蒙蔽天下…”

长孙无忌带着不甘心的怨恨，还有难以割舍的

权力梦，滔天恨意一口气说出事情真相，从皇宫内线人冒死传出消息一刻，长孙无忌无法淡定了。

“此言当真？”

李泰整个人精神一振，要是长孙无忌所言非虚，还真是李泰时来运转的好时机，最主要的还是鬼精的秦寿不在长安，或许有机会揭破事实真相，解救出自己受控的父皇，赢得父皇信任一步登天。

“信不信由你，舅舅我现已经无实权，如若你想只要调派人手前来，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长孙无忌叹息一声，带着希翼与无奈的目光看向李泰，曾经一度瞧不起他，现在却不得不求他与他合作，真是好讽刺的三百六十度大转变！

“好，本王将且信你一次，你来时没人监视你吧？还有你皇宫内的线人，到底是谁？”

难以抵抗皇位的诱惑，李泰勉为其难信任长孙无忌一次，说是信任还不如说是利用，待事情平定坐稳太子之位，李泰照样把长孙无忌杀了，经历失败教训后，李泰深刻认识到人不狠站不稳这个道理。

合作之前李泰最关心还是安全问题，现在长安不是自己势力范围，也不是长孙无忌的地盘了，稍有不慎有可能带来永无翻身之日，安全第一李泰不

得不谨慎。

“待你人手到齐，舅舅在与你详谈，现在多说无益，告辞！”

有防备的长孙无忌才没那么傻，把最后自己翻身的筹码说出来，没有在意李泰不悦的脸色，想不想皇位是他的事，反正该说的长孙无忌已经说了，合不合作是他的事，老老实实地在家等候他消息便是。

“老狐狸！”

长孙无忌离去后，李泰咬牙切齿怒骂一声老狐狸，长孙无忌如同狐狸一般，做什么事都给自己留有一手，精明的打算铸就他在与秦寿斗败后，到现在为止依旧还活得好好的。

皇宫掖庭宫花园内，韦贵妃与燕妃经过秦寿的费心费力调解，各自得到应有的和睦相处目地，韦贵妃得到想要的权利，燕妃得到安宁无忧的许诺，两人情同姐妹在后花园内品茶聊天。

“韦姐姐，皇上他…”

“燕妃，不是姐姐不提醒你，从你背叛皇上一刻起，注定你要与姐姐一样将错就错，皇上你还是忘了吧！”

燕妃多愁善感担忧的话题，韦贵妃冷酷无情地

抹灭燕妃的怜惜之心，正如秦寿所说的，要做大事该舍弃的就舍弃，李世民把她们冷落了这些年荒度青春，韦贵妃早已受够了。

秦寿的出现以及叛逆的占有，让韦贵妃享受到了前所未有做女人的快乐，身与心都给秦寿俘虏了，与燕妃一起无遮掩同床伺候过秦寿，韦贵妃慢慢把燕妃当成自己姐妹，至少生性平淡的燕妃不会是自己威胁。

燕妃幽幽叹息一声，带着愧疚之意没有在说些什么，饱受道德折磨的她此时此刻感到很累，可又不得不强撑下去，没有勇气去见受制意识不清醒的李世民，更没有勇气走出掖庭宫半步，为自己不贞郁郁而活着。

燕妃心里想些什么，韦贵妃心里很清楚，嫁过两次人的韦贵妃早已看淡这些，作为女人谁能够给她安全与满足跟谁都一样，韦贵妃正打算好言相劝时，严统领推开阻拦的太监，貌似闯入后花园。

“什么？长孙无忌去了魏王府？”

“是的，娘娘！”

当严统领带着探子回报消息时，韦贵妃大吃一惊，没想到那个贼心不死的老狐狸，趁秦寿不在长安又不老实起来，坐在一边的燕妃没有半点感觉，

整个人沉沦于愧疚之中，长孙无忌做什么与她无关。

“把消息送到聚贤楼！”

“是，娘娘！”

韦贵妃沉默了一阵，最后抬起头冷笑一声，安排严统领把消息传达给聚贤楼，剩下来的事秦寿那边的人，韦贵妃相信秦寿的人会调查清楚，不安份的长孙无忌想要干什么？

“燕妹妹，姐姐有事忙！”

“嗯！”

长孙无忌不安份，韦贵妃没有心情继续安坐，借口离去忙事，燕妃也想回去好好静一静，不谋而合各自带着心事离去。

第620章顺应时势

“解禁禁宵？”

太极殿内，秦寿委派燕敬嗣成为自己代表，经过李慎同意提拔燕敬嗣成户部巡官闲职，主要方便燕敬嗣进宫与李慎谈事，秦寿不在长乐乡几乎交给燕敬嗣打理。

处理政务的李慎大吃一惊，没有心机的他转过头求助公正无私两智囊，辅助大臣房玄龄与魏征两人，面对李慎求助的目光，房玄龄与魏征也是一脸纠结与为难，还真是要命的决策啊！

解禁禁宵一事，房玄龄与魏征早就心中有数，当初秦寿离开长安前，也跟他们提及过，当时由于秦寿夜场还没完工，房玄龄与魏征只是含糊其辞不敢应答，以日后看情况决定，一直拖到现在也没有勇气下决论。

没想到长乐乡夜场这么快完工，燕敬嗣现在跑来要求实现解除禁宵，增加长乐乡的收入以应付战争无底洞的开销，还真是给房玄龄和魏征两人出了难题。

答应吧，违背开国皇帝的律法，有点大逆不道，不答应吧，那带有气氛的夜场，又如猫抓痒痒

撩逗着两位辅助大臣心窝，还真是难以下定论。
“嗯哼~太子殿下，如此大事臣等不敢妄下定论，这...还是由你亲自下定论！”
房玄龄在魏征用手肘顶撞下，只能硬着头皮站出来，干咳一声圆滑老道把难题皮球踢回给李慎，房玄龄把难题当皮球踢回来，很是让李慎一阵无语，说来说去还是要他自己下定论。
太极殿内一时间恢复了平静，圆滑老道的房玄龄与魏征干脆装哑巴，而李慎则难以下定论，发现他们三个磨磨蹭蹭难以下定论，燕敬嗣一阵无语无奈叹息一声，看来还是要启用秦寿第二个计划。
“太子殿下，其实微臣也有折中的办法！”
“哦？有何折中法子？燕国舅不妨速速道来！”
燕敬嗣自发告勇出主意，李慎心松了一口气，不敢贸然废除先祖定下的规矩，更不敢坏了秦寿的财路，只好把希望放在燕敬嗣主意上。
房玄龄与魏征互视一眼，不言而喻地苦笑一下摇摇头，燕敬嗣的话已经说明了一切，秦寿早有预料会这样，准备了另外一套的方案，对于秦寿算得死死的，房玄龄与魏征只能叹服老了。
“太子殿下，何不实行晚点禁宵？推辞一个时

辰…”

“晚点？！”

燕敬嗣把秦寿准备的折中方案说出来，以拖延推辞禁宵时辰，直让李慎房玄龄等人为之惊讶，而当燕敬嗣全盘托出晚点的好处与影响力，房玄龄与魏征忍不住点点头，好一个钻空子的法子。

房玄龄不打不承认，晚点禁宵确实是很好的折中办法，既不违背先皇定下的律法，又可以钻空引导长安百姓前往长乐乡，加上长乐乡提供露宿场所，确实是不错的折中法子。

经过一番协商后，李慎勉为其难同意了晚点禁宵，亲自懿好一份皇榜，盖上玉玺算是生效，把皇榜交给太监昭告出去，太监拿着皇榜离去没多久，韦贵妃就出现太极殿外面。

韦贵妃前来房玄龄与魏征识趣出宫回府，朝中大事基本已经处理完，没有必要在浪费精力逗留，燕敬嗣以见妹妹为由，得到韦贵妃开恩的批准，安排在千步廊让他与燕妃见面。

“母后，有事？”

“嗯，出了点小意外，长孙无忌那老匹夫…母后自有分寸，慎儿，新的科举你可要亲自把好关，这事关你今后…”

李慎的疑问目光，韦贵妃知道瞒不住李慎，也没有必要去隐瞒，到时候长孙无忌与李泰联手，肯定不是什么小事，李慎肯定知道的，给他提前通通气也好，以免日后手足无措乱了方寸。

当然最关键的还是科举问题，李慎必须亲自审阅监考，以免漏掉了人才，科举的黑暗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老龄化的官员问题，韦贵妃早已意识到了，没有新生官员大唐皇朝迟早走向衰弱。

李慎谨记韦贵妃的叮嘱，他相信自己母后不会害自己，他现在能够坐上太子之位，全靠自己母后支撑帮忙，当然李慎还不知道自己母后牺牲了什么，他现在只知道顺应时势是必须的。

韦贵妃这边教导李慎如何获得自己应有势力，千步廊那边燕敬嗣终于见到自己郁郁寡欢的妹妹燕妃，两兄妹相见可谓是热泪满眶。

“哥哥，爹爹还好吗？还有两位哥哥，是否…”

“都好，都好，唉~那两个畜生不提也罢！”

燕妃挥退宫女太监没有了礼节上局促，亲切地呼喊燕敬嗣，再次见到亲人，得知亲人都安康健在，燕妃百感交集的心情，可谓是难以言喻，开始慢慢有些厌倦皇宫束博没有自由的生活。

燕妃提及两个没心没肺的弟弟事，燕敬嗣心中顿时有气，只能怪自己妹妹太心软了，要是换成他自己，肯定不会求秦寿放过他们，让他们自生自灭也好，以免有机会又继续害人。

从他们贪图富贵脱离燕家帮凶齐王一刻起，他父亲燕宝寿就与他们恩断义绝，也只有心地善良的燕妃会牵挂，太不该了！

“妹妹，这是将军的信！”

燕敬嗣与燕妃聊了一会闲话，最后进入正题拿出秦寿的密信，燕妃为之一鄂看向燕敬嗣拿出来的信，犹豫了一阵最后颤抖着手接过来。

不管燕妃愿不愿意接受伤害自己的秦寿，光是他的出现改变了燕家气数，燕妃打心底有些感激他，要不是他，恐怕她的哥哥与父亲还在市集浪荡挣扎生存。

比起小心眼一样的正统夫君李世民，不闻不问自己家人情况，秦寿比他做得好上一百倍，最起码秦寿懂得重视人才，不闻出生只要有才学就重用。

“怎么了？”

燕妃看完手中密信整个人脸色煞白无血，摇摇欲坠的身子勉强用手扶持住，发现燕妃异状的燕敬嗣心中一紧，不知道密信写了什么以至于她会这

样，出于关心还是忍不住好奇心多嘴一问。

“没，没什么，哥哥，没事了，你先回去吧！”

“好吧！”

燕妃满腹心事都已经写满脸上，魂不守舍的样子好像出了什么大事？可她不说燕敬嗣也无法知晓，只能按耐住内心好奇，先行一步离去留下惆怅解脱一样的燕妃，静静地在一边发呆。

第621章破釜沉舟的计划

“监视长孙阴人？”

虬髯客突然拜访很是让潘安感到惊讶，斟茶递水亲自招待虬髯客拜访，当得知虬髯客带来的消息，潘安更是惊讶到无言以对，不安份的长孙无忌又开始活跃了，今日突然造访魏王府，肯定没有什么好事。

虬髯客把皇宫内送出来的消息说一遍，潘安马上陷入沉默之中，韦贵妃派人送出来的消息，潘安带着半信半疑内心，暂时不知道如此处理，秦寿不在这里无法判断下一步怎么走，送消息过去一来一回恐怕黄花菜都凉了。

“张大哥，依你之见，你怎么看？”

没有了主意的潘安，下意识用求助的目光看向虬髯客，监视打探长孙无忌不是问题，问题是得到情报后，怎么处置长孙无忌这个老匹夫。

虽然他现在已经失势了，可要是真杀了他，恐怕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可要是不给他点颜色，还真有点助长他嚣张气焰，真是头疼的问题。

“潘安，以现在的情况，咋们最好顺理成章做自己的事，后面的事置身事外，你看意下如何？”

虬髯客沉默片刻，最后打着商量的语气出谋策划，按照约定帮韦贵妃完成任务，剩下来的交给她自己慢慢与长孙无忌斗，自己等人置身事外不参与。

“损，张大哥，你丫的够损，就这么说定了！”

虬髯客的建议很合潘安胃口，事到如今也只有这样了，既完成了与韦贵妃的协议，又不把麻烦揽上身，反正韦贵妃会收拾长孙无忌。

得到虬髯客的提醒后，潘安趁时辰还早，赶在禁宵前先混进长孙无忌的家里，夜里查探一下他的布局，潘安相信长孙无忌这段时间内，肯定有计划行事。

昌乐坊城南平房坊区，提前混进长孙无忌老房的潘安伺机以待，也不知道是潘安运气不济还是没赶对时间，当夜长孙无忌除了静坐大厅半宿不言不语，更是一点消息也没有。

不死心的潘安并没有离去，逗留在长孙无忌老屋的大厅宽敞的房梁，借助阴暗角落隐藏身子，哪怕是白天侧躺着也发现不了他身影，潘安相信狡猾的长孙无忌肯定防着什么。

“赵国公，你也是够谨慎的！”

“坐！”

寅时时分，人最容易犯困的时候，包括潘安也在其内抵挡不住瞌睡虫入侵，晕晕入睡的潘安合上眼没多久，一声奸笑与长孙无忌淡漠回应声，惊醒了快要睡着的潘安，大厅内有动静潘安马上精神一振。

‘是他？’潘安悄悄地从房梁出探出一点头，居高临下俯视到陌生的来客，居然是已卒的前宰相杜晦如弟弟杜楚客，他是魏王门客的身份潘安早已知晓，没想到长孙无忌这么狡猾，居然选择这个时候谈事。

大厅内杜楚客一袭平民百姓粗布麻衣，要不是仔细观察，还真难以认出他是已卒杜晦如宰相的弟弟，更无法知道他会选择三更半夜谈事，正如杜楚客所言那样，长孙无忌是够谨慎到狡猾。

尽管长孙无忌在怎么狡猾都好，恐怕他做梦也想不到，比起耐心潘安更比他有耐心，凑巧碰上时机发现了长孙无忌与杜楚客接触的谈话。

“赵国公，王爷同意了你的计划，但是，王爷有些不放心，还望赵国公给点诚意，说出详细的计划还有皇宫的内应，以免王爷…”

杜楚客落座之后开门见山说明来意，同时传达

李泰原封不动的话，合作可以，但前提长孙无忌要拿出诚意，说出详细的计划与内应是谁，李泰才敢与长孙无忌合作，而不是盲目相信长孙无忌。

“是吗？看来魏王还是不相信自己的亲人，真是可悲的亲情！”

杜楚客原封不动传达李泰的话，长孙无忌忍不住苍凉自嘲一笑，说来说去李泰自始至终没有相信过自己，这让长孙无忌很是无奈与落魄，亲情走到这个地步，算是他一生最失败的败笔。

杜楚客冷笑一声没有去看长孙无忌落魄的脸，也没有理会长孙无忌的无奈与落魄，走到这一步完全是他自找的怨不得人，当初他要是一心一意支持李泰，也不至于搞成这样落魄。

“好吧，计划很简单，只要魏王调齐人马，直接杀入皇宫太极殿，解救出皇上…里面有老夫残留五十名侍卫，还有内应薛高太监…”

长孙无忌宛然叹息一声，把事情真相与计划一起说出来，杜楚客得知长孙无忌破釜沉舟的计划，整个人傻了眼张大嘴巴难以合拢，还真是够疯狂够要命的计划，搞不好全军覆没还落下造反罪名。

相比起杜楚客的惊讶，躲在房梁偷听的潘安更是惊呆了，还真是不打探不知道，一打探吓一大跳

的地步，潘安完全没有想到长孙无忌居然还有残留势力在皇宫，更没有想到的是李世民的贴身太监，居然是长孙无忌的人！

‘有意思了！’潘安忍不住内心感叹一声，现在情况还真是变得越有越有意，估计长孙无忌还不知道，皇宫里有一半人都是秦寿的势力，就算是没有得知长孙无忌的阴谋，他也难以成功。

现在知道了长孙无忌的计划，至少可以把伤亡降到最低，同时也可以给长孙无忌致命一击，最重要还能有借口把魏王这个隐患除去，彻底平息长安的存在的隐患。

“这事待杜某回去与魏王谈谈，但是兵器问题，有劳赵国公想办法了！”

杜楚客犹豫一阵不敢贸然答应，以回去跟魏王商议为由拖延时间，长孙无忌的破釜沉舟计划太疯狂了，只有等李泰亲自决定值不值得冒险。

杜楚客提及兵器问题，长孙无忌直皱眉不已，通过杜楚客的话，长孙无忌看到了李泰奸诈，兵器就是一大笔资金，李泰把兵器交给自己头疼，很明显要自己大出血一回。

“可以！不送！”

走到这一步长孙无忌已经没有回头路，也没有

其他的选择，李泰现在是他最后的希望，指望无权无势的墙头草李治，恐怕直接等李慎坐皇位还实在些。

“告辞！”

得到长孙无忌的答复，杜楚客带着满意的答案离去，他的任务已经完成，至于李泰配不配合长孙无忌的计划与他无关，杜楚客离去后，长孙无忌冷笑一声，心中早已有其他计划。

第622章黑心钱庄

“薛高是长孙无忌的内应？该死的阉人！”

卯时时分掖庭宫内，早起的韦贵妃正打算去垂帘听政，潘安混进皇宫带着打探到的消息，很是让韦贵妃惊讶与震怒，要不是潘安带回来的消息，还真不知道日夜服侍李世民的薛高，居然是长孙无忌的人。

震怒的韦贵妃恨不能派人把薛高抓起来千刀万剐，怪不得长孙无忌会知道李世民异状，感情是薛高把李世民的情况，全都告知长孙无忌了，韦贵妃更没有想到的是，长孙无忌居然还有效忠他的皇宫侍卫。

得悉潘安带回来的消息，韦贵妃没有去垂帘听政的心思，给长孙无忌这一手打得措手不及，也幸好自己有先见之明，提前知道了长孙无忌的计划，要不然等事情真发生了，韦贵妃还真有点应付不过来。

要说真给长孙无忌阴谋得逞了，那些效忠李世民的老顽固大臣们，肯定不会放过她母子俩，暗自庆幸的韦贵妃现在可谓是心烦意乱，在寝宫内彷徨不安走来走去，当发现潘安若无其事样子，韦贵妃

心中一动。

“娘娘，其实这事也没有什么好烦恼的，甚至可以说是大好事！”

“哦？怎么个好法？”

韦贵妃的目光潘安早就注意到，知道自己跑不了，只能无奈叹息一声，出言安抚心不安的韦贵妃，看在她是秦寿女人份上，又帮忙安排自己新收的太子妃，潘安有义务指点一下陷入局中局的韦贵妃。

潘安胸有成竹的样子，韦贵妃仿佛吃了一颗定心丸，安安分分地坐到一边，等待潘安出谋策划，而潘安直接走到一边，在韦贵妃好奇目光之中写了简短几句话，末了直接拱手抱拳潇洒离去。

“够阴损的！”

韦贵妃待潘安离去后，带着好奇心走到潘安写下的留言，当见到纸张上面的简短几句话，韦贵妃忍不住感叹起来，潘安出的主意够阴损的，同时韦贵妃再也不敢小看秦寿的手下。

“娘娘，燕妃想要去扬州一段时间！”

“哦？扬州？”

韦贵妃叹服秦寿手下能人不少时，莫侍卫从宫门外走进来，禀告燕妃临时决意要去扬州，希望得

到韦贵妃的批准，大感意外的韦贵妃没想到燕妃会有这一招。

莫侍卫站在一边没有说话，等待韦贵妃的决定，现在整个皇宫都是韦贵妃说了算，韦贵妃点头了莫侍卫就放行，要是韦贵妃不同意，燕妃就老老实实呆在后宫内，哪里也不许去。

“准了！”

韦贵妃沉思片刻，燕妃突然其来要去扬州，韦贵妃自始至终不相信她是思儿成疾原因，最大可能性是秦寿安排的，至于秦寿为什么要这样做？韦贵妃不知道，只能无奈叹息一声批准了燕妃的请求。

莫侍卫带着韦贵妃的旨意告辞离去，留下心情复杂的韦贵妃唉声叹气，秦寿用意韦贵妃已经猜出大概，无非是分离她们之间，以免相处久了出现分歧与矛盾，也有可能是秦寿另有其他用意。

韦贵妃走到窗台边，目光痴痴地看着窗外花园，想起霸道的秦寿安排好一切，包括自己的命运，韦贵妃内心疲惫同时感到一阵无力，命运掌控别人手里的滋味，真的不是那么好受！

午时时分，长乐乡新开张没多久的钱庄内，人山人海的长乐钱庄排满了长龙，一名中年儒衫男怀里装着鼓鼓的纸张，满头大汗排在钱庄贷款窗口，

心急如焚看着前面还有两个人。

“贷款？你有多少农田？”

“房屋行不？”

贷款窗口的钱庄员工公式化问题，前排的贷款百姓大翻白眼，他住在城内中心区哪有什么田产？要不是生意出现问题，谁吃饱撑着没事去借钱周转生意？

长乐乡推出以不动房田抵押贷款，及时缓解了有困难的人资金问题，只要赚到钱以百分之二十高利贷利息，一样可以赎回抵押的房田产。

虽然高利贷很黑，可却得到民心叫好声，人也有困难的时候不是吗？更何况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没赚头的生意这年头还有谁去做？

“城内房产十方一百钱贞观币，城外十方三十块钱贞观币，城内农田贱收一亩十块钱贞观币，城外一亩五十块钱贞观币...合同生效两年内还清，可分期可一次性付清，欠一块钱合同到期照样没收……”

“要贷款快点，不贷下一个！”

贷款的钱庄员工直接敲响窗台边的价格，贷款的百姓脸色不自然地看着黑心价格，可没等贷款的百姓犹豫，贷款的钱庄员工不耐其烦敲响台面，后

面还有一大群人，没时间给他多余思考。
“城内五百亩农田，麻烦快点！”
“哎哎，你这人怎么回事？怎么尖…”
中年儒衫男尖队引起前面两人的不满，可满肚子怨气的话还没说完马上闭嘴了，中年儒衫男拍拍腰间佩戴的障刀，直接把两个心生不满的人吓唬住了。
“姓名，住址，贷款日期填上！”
钱庄贷款员工瞥了眼中年儒衫男，对于他挑事的行为没有放在眼里，钱庄规矩讲究和气生财，只要不闹出大事随他，有什么恩怨出了长乐乡随他们。
“不用了，直接给钱！”
“哦，好，好的，稍等！”
中年儒衫男似乎没有赎回去的意思，直接把一叠田契丢到窗台前，惊呆了钱庄贷款员工，清醒过来的钱庄贷款员工拿起田契清点了一下，确定无差把拿出五百块钱贞观币交给中年儒衫男。
中年儒衫男收起钱头也不回转身离去，而钱庄贷款员工若有深意地瞥了眼中年儒衫男，直接把田契交给巡逻监视的钱庄监管人，在后面贷款百姓催促声之中，继续忙活他的事。

“第三批收到的长孙无忌田产？”

长乐乡城堡内，武媚娘收到钱庄送回来的田契，愕然失神地看着手里第三批长孙无忌的田产，并非他国公爷封地的田产，而是他当国公爷时私底下占有的城内田产，一下子出现三批，让不知情的武媚娘感到怪异。

“这长孙无忌穷疯了吗？”

一脸怪异的武媚娘嘀咕一声，缺钱贷款又不需要赎回票据，搞不懂长孙无忌玩什么把戏？不管他玩什么把戏都好，只要田契到手就好办，经过官方化手续一下，就变成秦寿私人财产。

第623章战前准备

“快，快，把弩弓抬下来！”

“一二三…起！”

鹿熊海镇海港口，将军级战舰停靠港湾，五根树身搭上船身加上船舱内自带有限的木板，用钉子把树身钉好做成简陋木桥，两百多名将军级战舰水兵齐心合力，把战舰拆下的机械弩弓抬出船甲。

经过陡坡木桥加上的滚木滑轮，小心翼翼把拆下的机械弩弓推下船，战舰这边忙着把六挺机械弩弓卸下战船，镇内留守的三百名陆兵也不轻松，砍伐镇外的树削尖树头做箭支。

其他村镇洗劫回来的倭国战俘百姓，全都勒令去采投石机用的巨石，一百名陆兵负责监视七八百倭国百姓战俘，剩余的一百多名陆兵负责组装简陋投石机，早有预备的将军级战舰自带来投石机所需的绞盘。

“将军，太冒险了，依属下之见，理应召回在外三个团的兵力…”

鹿熊海海港口，卢贤达跟着秦寿身后，不耐其烦地劝解秦寿别冒险，八百多点的兵力，外加一艄势单力薄的将军级战舰，如何防守间人皇女三十艘

战舰？卢贤达怎么想也不靠谱。

要是现在召集回派遣出去的三个团，应该能够在入夜前全部赶回来，有可能抵挡住间人皇女偷袭的船队，光是数量这边就输了一大截，哪怕是将军级战舰很厉害，卢贤达也觉得有些吃力。

“打仗不一定要人多势众就能赢，出其不意才是制胜关键，卢旅长，你还需要多加恶补带兵打仗经验还有一个将军成长史！”

秦寿摇摇头叹息一声，对卢贤达新嫩带兵打仗很是无奈，一味钻数量上的死胡同，导致他才能无法发挥，拥有领先科技技术，不一定需要数量上才占优势，光是机械弩弓与投石机足够来犯的船队够喝一壶。

更何况间人皇女的船队，全是木制的木船，面对树箭与投石机根本就是不堪一击，更何况将军级战舰还未出动，光是将军级战舰战斗力与冲撞力，足够摧毁三十艘木制的战舰。

秦寿自信满满不听劝告，卢贤达也没有办法，只能无奈叹息一声，虽然秦寿说的话很有道理，可卢贤达始终觉得秦寿太过于自信冒险，可将命难违卢贤达只能硬着头皮执行命令。

卢贤达心里想些什么，秦寿心里很清楚，也懒

得去跟他废话，他将才之路才起步，会如此谨慎很正常，等他适应了一段时间，见证了大大小小以少胜多战役，就会懂得如何运筹帷幄，毕竟人不是天生就会打仗的。

“快点，把重锤吊上去！”

三个抛石机在上百人攀爬加固下，终于完成抛石机大致雏形，吊杆长15米左右，平衡重锤三四吨的抛石机，能将五六十公斤的石弹，抛射270多米的距离，加上吊杆采用弹性不错的钢条。

古代的人力抛石机通常称为炮，是纯利用人力的人力抛石机，是用人力在远离投石器的地方一齐牵拉连在横杆上的梢，炮梢架在木架上，一端用绳索栓住容纳石弹的皮套，另一端系以许多条绳索让人力拉拽而将石弹抛出。

古代的人力抛石机需250人施放，而秦寿改进用齿轮加绞盘驱动，只需五十人就可以操作大家伙抛石机，吊臂采用钢制比起木杠射程增加了一倍有余，负重上百斤的石块足够砸沉二十丈长战舰。

秦寿走到三个抛石机边，突然停下脚步看着陆兵们把重锤吊上吊臂，卢贤达默默地站在秦寿身后，什么话也没有说，仰起头看着三个庞然大物。

“卢旅长，知道这抛石机射程有多远吗？”

“一百步？”

卢贤达不知道秦寿怎么突然问这个问题？按照他对抛石机的理解，最远的也就一百步距离，按照唐代的一步为1。514米，也就是150米的距离，卢贤达判断了下三个抛石机尺寸，也就差不多这个距离。

“卢旅长，你太小觑工匠了！”

卢贤达逗留落后的抛石机技术，秦寿颇感无奈地摇头笑了笑，把自己先进的技术拿落后的抛石机想必，也亏他想得出来。

卢贤达一脸惊讶地看向秦寿，而秦寿也没有去解释什么，也没有必要去解释什么，今晚他就知道抛石机的威力如何，说得太多也没有用，还是眼见为实的比较好。

“交代下去，战舰上的爆裂箭禁止使用，对付海上战船没有多大作用，普通树箭足以！”

“是，将军！”

秦寿看了眼忙碌的将士们，没有心情在看下去，摇摇头叹息一声把这里交给卢贤达处理，自己先回去休息，秦寿相信卢贤达能够胜任后面的手尾，并没有浪费精力继续呆下去，养足精神晚上打击入侵者。

夜幕降临时，机械弩弓与抛石机全都组装好，一百二十支树箭分成六组，与六挺机械弩弓放置一边，上百块五六十公斤重巨石堆放抛石机后面，辛苦劳累了一天的倭国战俘百姓，被关押回牢房老实呆着。

劳累了一天的将士们东倒西歪躺地入睡，呼啸寒风之中依然无法阻止他们的睡眠，卢贤达在海港口防御工事边巡视，发现熟睡的将士们又冷又饿，只能摇头叹息着帮不上什么忙。

粮草紧缺已是迫在眉急，扫荡的三个团粮草还未送回来，估计要天亮后才能到达，战俘剧增粮草未增很无奈的囧途，夜里又有可能遭遇倭国船队袭击，简直是雪上加霜那种。

“有何发现？”

“报告旅长，暂时没有！”

卢贤达爬上海港口四米高哨塔，哨兵如实回应卢贤达担忧的问话，五里外的鹿岛那边没有动静，也没有信号灯警告，海面还是一片风平浪静。

“打起精神，将军安全靠我们守护，决不能让倭国船队靠岸，更不能丢失将军级战舰！”

“是！”

没有动静卢贤达更感到不安，叮嘱哨兵打起精

神警戒，按照前方探子给回的消息，算算日子现在倭国船队应该到了，那么接下来唯一可能性就是，倭国船队打算夜袭了。

卢贤达鼓舞士气的话，让监视海面动静的哨兵荣誉感上升，保护秦寿和将军级战舰是他们的责任。

眼看没有什么动静，有些疲惫与无聊的卢贤达，看了看天色尚早，爬下哨塔继续巡查其他地方，以免倭国打进攻出现致命的漏差。

第624章上梁不正下梁歪

丑时一刻，鹿儿岛入口海湾区，三十艘战舰在夜里犹如海上巨兽身影，静止飘在不平静的海面，汹涌澎湃的海面受入冬寒风影响，波涛汹涌拍打在倭国战舰上，倭国士兵们寒颤着身子骨，疲惫不已地靠在船舱边休息。

朦胧的渔火光线折射下，呈现出倭国士兵们熟睡的脸孔，哪怕是随着了双手也紧抱着怀中刀枪弓等随身武器，除了守夜巡逻的倭国士兵偶尔经过，三十艘战舰除了偶尔能够听到劳累的鼻鼾声，剩下来就是静悄悄一片。

“你听到了吗？”

“什么？”

“翅膀拍打声，好像有什么鸟…”

中间战舰甲板上，守夜巡逻的倭国士兵们突然停下脚步，值守巡逻队里的倭国士兵甲谨慎开口说话，其余的巡逻倭国士兵们同时抬起头，一头雾水仰望着黑漆漆的夜里，静悄悄的哪里什么声？

还神经质一样的胡说八道有什么鸟飞过，大夜里的鸟都睡着了，怎么可能有鸟飞过？其余的巡逻倭国士兵一致认为，紧张兮兮的巡逻兵甲劳累过度

出现幻觉了，亦或者是闲得无聊拿他们开刷。

“八嘎，你们想干什么滴？大夜里有什么鸟？想偷懒是不是？还不巡逻去！”

“嗨！”

监军从船舱里走出来，发现值守的倭国士兵们停下脚步，小声议论子虚乌有的什么鸟，气急败坏低喝谩骂偷懒的巡逻士兵，大夜里有什么鸟？就算是有也是他们这些懒鸟，不好好巡逻在这里无事找事偷懒。

值守的倭国士兵们心里问候着监军，带着不爽的心情继续巡逻，巡逻士兵离去后，监军嘴里骂骂咧咧蛀虫废物之类的恶毒话，跑到船甲边解开麻烦的腰带放水。

倭国战舰指挥舰上，藤条野愁容满脸盘坐一边，两名监督他的间人皇女亲信手持草剃剑，看守犯人似的闭目养神跪坐一边，他们的任务就是监视藤条野打赢这次偷袭战，算是藤条野的将功赎罪一次机会。

藤条野善于打海战的天赋，间人皇女是知根知底的，对于他的背叛没有实行千刀万剐酷刑，算是间人皇女大发慈心留他一条小命，现在正好是他戴罪立功的时候。

“藤条野阁下，为何还不进攻？”

一名监视亲信带着不悦的责问声，质疑藤条野不进攻的意图，要不是间人皇女有命令，除了作战全由藤条野指挥，其他归他们负责监督，他们两个还真想夺过兵权指挥船队进攻。

“时候未到，急什么？”

藤条野闭起眼坐等时辰到来，时辰未到是其一，其二倭国士兵一路急行军绕海赶来，早已筋疲力尽需要休息恢复体力，而不是带着疲惫的身躯去打仗。

对于两个不懂得带兵打仗的人，藤条野懒得废话也懒得解释什么，只要完成这次偷袭任务，成功掠夺大唐的铁甲战船，他不但可以赦免站错阵营的罪行，还可以恢复以往的原职。

藤条野的答复虽然很让两个监视者不爽，可想到间人皇女交代的命令，也只有强忍着心中不爽，坐看藤条野怎么偷袭鹿熊海镇？怎么打败守卫薄弱的入侵者大本营。

“所有船队拉起风帆，弃掉船桨顺风前进！”

“嗨！”

寅时下两刻一到，两个监视者晕晕入睡的时候，藤条野突然睁开眼，大喝一声下达一系列出发

命令，把两个监视者从犯困之中惊醒，船舱外恭候的传令兵领命传达藤条野命令。

‘终于出发了！’两个监视者心松了口气，舟车劳累几日早就厌倦了海上枯燥航行，恨不能马上着陆与敌人厮杀，也好过呆在腥风味十足的海船上。

“报，将军，夜信！”

“哦？传上来！”

鹿熊海镇，传令兵手拿着刚收到的夜信跑进来，打断了在大厅里小歇一会养精畜锐的秦寿，听到夜信两个字秦寿精神一振，不用问也知道是谁发来的。

秦寿打开传令兵递上的夜信，匆匆看了眼信里内容，马上露出一丝笑容，传令兵恭候一边不知道信里内容是什么，以至于秦寿如此开心。

“传令下去，伙夫生火造饭，加上本将军午时狩猎的猎物一起宰了，好好犒劳将士们！”

“是！”

秦寿喜形于色大手一挥，下达奢侈挥霍所剩不多粮草的命令，传令兵一脸愕然看着秦寿，没想到秦寿居然忙里偷闲去狩猎，冷汗连连的传令兵算是给秦寿打败了，带着怪异脸色离去执行命令。

刘仁轨他们第二批援军天亮前能够赶到，正好缓解了秦寿缺粮的危机，同时也正好里外配合一举歼灭来犯的三十艘倭国战船，给间人皇女惨重的代价教训。

当然想要实现里外配合，就要靠自己这边拖延来犯的倭国战船时间，至于怎么拖延就要看技术含量了，既不让来犯的倭国战船发现用意，又能够让他们上当受骗，还真是有点棘手的问题。

“敌人来犯！”

“起来，快起来！”

传令兵唤醒伙头军生火造饭没多久，鹿岛树林里闪烁着警告的灯光，哨兵收到警告的灯光，知道是倭国船队已经开始行动了，卢贤达听到动静第一时间从自己营帐走出来，大嗓门哟喝一声惊醒熟睡之中的将士们。

孤灯黑火海港口马上陷入短暂紧张集合气氛，惊醒的将士们摸黑整理自己衣甲，拿起摆放一边的兵器，找到自己所属的连排班就位，没有一丝拖泥带水，一眨眼间就隐藏好等待开战到来。

“那个王八羔子私下生火造饭了？”

卢贤达带着紧绷的心情巡查一遍将士们隐藏位置，没走几步嗅到米饭香，马上阴沉着脸色喝骂一

声，本来粮草就不足，现在居然还胆敢夜里偷偷生火造饭？盛怒的卢贤达转身看向后勤伙头军方向。

“报，卢旅长，将军下令连夜生火造饭犒劳将士们！”

“……”

传令兵跑出来禀明情况，卢贤达心中愤怒慢慢消去，好吧，秦寿的命令他也只能忍了，至于秦寿为什么要这么做？卢贤达不知道，也没有兴趣去知道，只知道一件事，他现在也有点饿。

“去，把本旅长午后钓到的鱼交给伙夫们，清蒸油炸随他们！”

“是！”

想到久违的米饭味道，卢贤达舔了舔嘴唇，大大方方把午后偷偷跑去海边钓到的浅海鱼上缴分享，传令兵一脸无语领命离去，还真是印证了一句俗话，上梁不正下梁歪。

第625章狼入虎窝

“下帆，船桨划行，弩弓手，弓箭手，铁盾手准备！”

临近入口鹿岛范围，藤条野走出船舱观察四周的情况，打前锋三艘战船诱饵进入鹿岛入口处，藤条野果断下达命令撤去风帆，采用人力划桨方式前行，帆力风速太大船速太快无法把握，要是敌人有所准备难以控制。

安全第一藤条野采用人力划桨方式，虽然会减少船上作战人员数量，可总好过面对突发事故无法掌控局面，任由船队陷入敌军布置好的陷阱之类，夜袭视力有限有利也有弊在其中，但比起岸上防守的有利多了。

三十艘倭国战船慢速划行，战船上的灯火几乎全部熄灭，倭国士兵们心情紧张地四目张望周边环境，黑压压的夜色伸手不见五指，按照这样的速度，进入鹿熊海镇范围，应该到了天色放亮的卯时。

指挥舰进入鹿岛缺口时，藤条野心情马上紧绷起来，左右环顾鹿岛与四周的情况，黑暗犹如巨兽张开的大嘴，吞噬着他心灵与所有战船上的所有

人。

‘太诡异，太安静了！’藤条野感到不安蔓延心窝，出战那么多年的他，头一次萌生畏惧与恐惧的心理，眼看诱饵船队已经临近鹿熊海镇两海里外，藤条野不安的心里越发明显起来。

越是靠近鹿熊海镇港口，黑茫茫的夜色里，总觉得海港口处屹立着三头致命的巨兽，由于视线关系藤条野看不清岸上的轮廓，只能压制着心中不祥和的恐惧，慢慢等待着时光流逝。

“沉住气，沉住气，别理会诱饵，等目标进入攻击范围！”

海港口处，卢贤达心情紧张地看着倭国偷袭船队慢慢靠近，三艘诱饵船队已经进入射程，可那不是主要目标，只要他们敢靠近将军级战舰，早有准备的战舰会让他们知道必死无疑怎么写。

陆兵将士们心情紧张地躲在掩饰过的机械弩弓后面，拉满了弓弦已经准备好六支致命的树箭，只要命中一发会无情穿透防御力薄弱的倭国战舰船甲板，更别提还有更致命的投石机。

除了七艘倭国战船守住缺口，眼看二十艘船队陆续进入射程范围，三艘诱饵船队已经逼近将军级战舰，卢贤达深呼吸一口气，豁然暴喝一声下达攻

击命令。

“干~他~娘的！”

咻，一声响箭从哨塔划破天际，海港口处的火盘眨眼间点燃，在鱼脂油焚烧下冒起冲天十股旺盛大火，三架抛石机同时点燃加满火油的石包。

“有埋伏！！”

“扰乱军心者斩，弩弓和弓手反击，盾手立盾！”

倭国战船上精神紧绷的倭国士兵们，给鹿熊海镇突然的亮光吓了一大跳，各个扯起喉咙露出大门牙喧哗大泱有埋伏，倭国战船上的士兵们下一刻乱成一团。

藤条野发现士气大跌乱成一团，临危不乱板起脸大吼一声重整军威士气，有条不紊安排反击防御命令，弓手射程有限无法抵达海岸，只能龟缩于盾手后面隐藏，直到有效射程。

藤条野紧绷的心情缓了口气，还没来得及庆幸自己机智，鹿熊海镇海港口篝火盆燃起冲天大火时，把海面与海港口处点亮，藤条野发现海港口的布防时候，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六挺机械弩弓早已拉满弦，六支致命树箭在十多人转动之中修正位置，更别提三架点燃火的巨型

抛石机，把见惯大风大浪的藤条野吓了一大跳，光是这阵仗足够三十艘船队喝一大壶的。

“射！”

六支树箭与三个火焰球在卢贤达下令发射下，同时脱飞朝倭国战船射来，六支树箭气势汹汹以平射方式发射，而三个大火焰球以抛射发射，带着呼吸火焰声居高临下砸向惊呆的倭国战船。

“啊！”

“火，火，快救…”

啪啦~哗啦…六支树箭与三个大火球同时袭击而来，四艘倒霉的战舰眨眼间中箭中火弹，重创的四艘战船上倭国士兵惨叫连连，倒霉的直接给砸来的火球点燃在船甲上打滚，聪明的直接在战船侧翻时跳进海里。

穿洞的战船与起火的战船摇摇欲坠，受到袭击的倭国士兵们惨叫声与求救声交织在一起，其余战舰上倭国士兵脑子里翻转昏旋，耳朵里听着尖音和幽灵之音，海岸口仿佛站着一个如尘烟一般的朦胧鬼影。

“弓手预备！射！”

眼看倭国阵型大乱，卢贤达大喝一声，两百名弓手分成两队一前一后，同时拉满复合弓随意瞄准

最近的倭国战船，随着卢贤达一声暴喝射箭，第一排弓手射出手里的箭支，马上后退等后排上前。

窸窸窣窣的箭雨犹如蝗虫般直飞而来，冲锋最前的倭国战船士兵们陆续有中箭倒下，哪怕是有铁盾兵抵挡，也难以防住交叉配合的连射弓手。

“冲！”

海岸边机械弩弓在装填树箭，抛石机哟喝口号绞盘声，仿佛致命的魔音侵袭倭国士兵耳膜，藤条野眼孔急速收缩一阵，下一刻意识到弩弓和抛石机都是远程防守攻击武器，冲锋还有希望以最少损失代价拿下鹿熊海镇。

藤条野浑身颤抖，有种狼入虎窝荒谬错觉，半张着嘴发出一声嘶哑的怒吼声，感到像刀劈开了胸膛，又像血管要涨裂开似的，全身的筋骨都在不知觉地搐动，牙齿和牙齿之间，忍不住发出愤怒的磨牙声。

随着藤条野的冲锋命令，指挥舰上的鼓手兵敲动冲锋皮鼓，十六艘战舰同时划船直朝海港口方向划来，倭国战舰上的士兵进入木弓射程，马上开始射箭反击。

“啊～”

“我的眼…”

“别管伤员，垂射反击，哨兵塔，精确狙杀战舰将官，弩弓准备的怎么样？”

倭国数百支密集箭雨反击下，海港口处复合弓手陆续倒下十数名弓手，轻重伤不一的弓手们各自插着一到两支箭不等，伤亡持续上演之下，卢贤达猩红着目光，临危不乱下达防守命令。

哨塔在卢贤达呼喝声下，同时亮起三盏油光灯，十字弩弓瞄准冲锋来的倭国战舰上船员，以骚乱射击方式找出战舰将官的身影，机械弩弓手顶着铺天盖地箭雨装填第二轮树箭。

“一号弩弓准备！”

“二号弩弓准备！”

“三号弩弓准…”

“发射！”

六挺机械弩弓准备妥当箭支报数，卢贤达手中障刀左右挥舞搁飞射来的箭支，顶着倭国反击的箭雨大喝一声发射树箭，借助树箭威力击退试图逼近的倭国战船。

第626章血战鹿熊海镇

六支树箭带着破空声划破长空似的，四支呼啸而过的树箭射偏直朝后面舰船飞起，后面舰船倒霉的倭国盾兵，面对冲力十足的树箭不堪一击，盾飞人倒冲破船舱，余力未消的树箭穿破一艏舰船，后劲不足掉落最后舰船船头海里。

两艘倒霉的舰船洞穿船体，战舰崩裂前兆咯滋咯嗞声响个不停，惊慌失措的两艘战舰倭国士兵们顿时大乱，洞穿的船体洞口汹涌漫进海水，船舱底下的船桨兵来不及呼救逃跑瞬间淹没其中。

轰隆一声，左侧崩溃停止前行的战舰成了靶子，遭遇致命的抛石机袭击，上百斤重的巨石命中战舰中心，把战舰船舱砸出一个大洞，铺天巨浪水柱从穿孔的船舱喷发而出，战舰眨眼间彻底崩溃瓦解沉入海里。

“啊～～”

“救命！”

“谁来救救我…咕噜…”

两枚落空的巨石虽然没有命中，可落入海里一瞬间炸起的巨浪，把两侧的战舰拍打的摇摇晃晃，站立不稳的倭国士兵下饺子似的，噗通噗通…先后

从摇晃的战舰掉入海里，淹水声呼救声在血红的海面响起。

“藤条野阁下，对方有所准备，伤亡太大了，撤…”

“滚，全速全进！”

双眼猩红的藤条野咬碎牙关似的，愤怒十足一脚踹开扰乱心智的监视者，暴怒十足大喝一声不退强行前进，再有一刻钟不到时间，就超出弩弓和抛石机杀伤力射程，岂能放弃如此大好机会？

藤条野强行船队加速前进，三艘诱饵战舰早已靠近静止的将军级战舰，倭国士兵们在战舰将官呼喝下，一百多名倭国士兵同时拿出攀爬绳，甩向七八米高的将军级战舰船甲栏，准备攀爬上去夺船完成任务。

“稍等，等他们爬到一半在砍绳子！”

将军级战舰船甲上潜伏的两百名水兵们紧张兮兮，同时看向亲自带队指挥的战舰大副，而战舰大副平心静气不为所动似的，压低声音交代水兵们沉住气，等倭国士兵爬到一半在砍绳子，给他们来个意想不到的狠惊喜。

水兵们在大副交代声之中，有些迫不及待地握紧手中锋利的障刀，还有腰间配备短程打击敌人强

的诸葛连弓，纵使对方有三倍以上的兵力，面对连发的诸葛连弓也只有自寻死路份。

“动手！”

算算时辰差不多了，舰船大副大喝一声动手，早已按耐不住的水兵们纷纷抽刀砍断紧绷的麻绳，一刀下去绳索应声而倒，攀爬的倭国士兵们犹如绳子串起的蚱蜢似的，噗通噗通声掉进海里。

“八嘎，有埋伏，弓...”

攀爬的士兵陆续掉进海里，三艘诱饵倭国舰船将官们忍不住破口大骂，还没等他们下令弓手助阵的时候，将军级战舰上的水兵们拿出诸葛连弓，窸窸窣窣的特殊箭支从诸葛连弓发射而出。

“啊～～”

“哼～”

“八嘎，我的眼...”

细而密集的箭支铺天盖地射来，冷不及防的倭国士兵成了倒霉鬼，居高临下射击的力学作用下，或穿头或穿身或穿眼惨叫连连，细而又幼的箭支一波紧接着一波，一眨眼间倭国战船前头倒下一大片尸体。

“撤...”

诱饵战舰将官们刚喊出撤字，箭雨如下的箭支

刺破他们喉咙，气绝身亡的诱饵战舰将官们瞪大眼，死不瞑目地头歪向一边，可惜他们到死一刻，再也无法见到逐渐发白的朦胧天色。

“启动蒸汽炉，撞沉他们！”

“是！”

大副看了眼三艘诱饵战舰倭国士兵全都倒下，除了水里挣扎求生的和船舱内船桨兵，其他都死绝或中箭打滚哀嚎，果断下达乘胜追击的命令，同时支援击退抢登海港口的倭国战舰。

“将军，危险！”

“走开，布阵，防守港口！”

“是！”

倭国战舰第一艘靠岸后，倭国士兵们纷纷从船上跳落岸，咿呀鬼叫拿着铁刀铁剑呐喊冲锋，秦寿从临时指挥所镇长屋跑出来，不顾慌了手脚的卢贤达阻拦，带着亲卫队们到岸边支援杀敌抵抗。

秦寿一意孤行带兵上阵，卢贤达只能硬着头皮招呼手下们弃具，拿起武器进行近战杀敌，哨兵塔上的六名哨兵发现秦寿亲自上阵，从精确狙杀倭国战船变成港口狙杀协助，防止秦寿在混战之中发生什么意外。

秦寿亲自上阵杀敌鼓舞了不少士气，敌众我寡

加上防线快失守，陆兵将士们纷纷弃掉机械弩弓与抛石机，拿起兵器加入共同抵抗倭国登陆战之中。

刀影霍霍厮杀声呐喊声惨叫声，在放亮的天际一刹间响彻鹿熊海镇港口，血光四溅尸体落水声与兵器撞击声回荡不休，秦寿挥舞着手中沾满血迹的障刀，越战越勇鼓舞着周边防守的将士们。

一刻钟眨眼过去，港口走廊血红一片滴落海里，尸体漂浮岸边同时染红了海面，秦寿这边受伤倒下的人马上有人从背后拽拉回去，第一批累了马上换下一批上，继续死守五人同时通过的港口走廊。

吃了激素一样的倭国士兵越长越狠，倒下一批又一批涌上来，而秦寿这边却渐渐显得有些吃力无比，面对多不胜数的倭国士兵蜂拥而上，杀之不尽的倭国士兵宛然蝗虫之灾，秦寿这边渐渐出现伤亡。

“哟西，有大鱼，全军上岸，抓住敌军将领！”

“嗨！”

海港口混战之中，藤条野发现勇武杀敌的秦寿踪迹，原本愤怒到顶点的怒火眨眼消逝不见，心中大喜同时呼喝倭国士兵玩命冲锋登岸，势要拿下入

侵者最高统帅秦寿，拿下秦寿基本等于出色完成任务。

藤条野认得秦寿，也知道他的价值，只要能够拿下他回去交差，就算是牺牲整个船队也值得，一喜秃废的藤条野恨不能马上靠岸去进行猎捕秦寿，奈何港口位置有限，无法同时容纳那么多船只靠岸。

“去死！”

哗啦一声，不畏死亡的倭国士兵拼命冲锋，秦寿也不知道自己杀了多少倭国士兵，反正砍得手都开始发麻了，眼看倭国士兵不知死活还在冲锋，心中一狠全力一击活劈了一名倭国士兵。

秦寿将倭国士兵活劈分成两半之余，力道未卸一击击碎木制的桥面，碎木纷飞的桥面顿时哗然崩溃，后面冲锋的倭国士兵冷不及防一窝蜂掉进海里。

第627章惨败而逃

“将军威武！将军威武…”

秦寿奋力一击击破港口走廊桥面，落水的倭国士兵马上成了落水狗，在秦寿亲卫自带护腕暗箭射击下，连求救的机会也没有，暗箭自带的毒素瞬间麻痹他们身体，僵硬无法动弹沉入海里。

受秦寿野蛮之力影响的陆兵将士们欢呼呐喊，港口摧毁无法登陆深水区的倭国士兵们干瞪眼，更多的是打心底畏惧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秦寿，弓箭对于秦寿来说简直是小儿科，轻轻松松左右格挡全部搁飞。

“上弩弓！”

眼看秦寿毁了登陆港口，战舰无法在靠近登陆，气急败坏的藤条野差点吐血，煮熟的鸭子就这么飞了，很不甘心的藤条野偏行其道，下令后面的船队使用弩弓射杀岸上主脑秦寿。

“一群脑残，回归岗位，援军就到，给他们沉重打击！”

“是！”

藤条野还真把自己当初傻子当箭靶任由他射？露出鄙视目光的秦寿朝藤条野竖起中指，在卢贤达

带盾兵赶来支援下，扛起不称手的障刀转身离去，留下吐血谩骂的藤条野在战舰上发飙。

卢贤达带来的盾兵有效阻止了倭国战舰上弓手攻击，倭国落后射程有限的木弓，面对精钢制作的钢盾毫无威胁力，而落后的弩弓拉弓更是慢如蜗牛，等他们拉满弓的时候，秦寿早已回到镇长屋。

“报，敌舰朝我们这边冲来！”

“什么？”

登陆的两艘战舰早已成了无人鬼船，抓狂的藤条野很想发脾气，可又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他撒野的，而下一刻斥候兵急匆匆跑来告知，诱饵去夺钢铁船失败，而钢铁船又早有埋伏，藤条野整个人心寒到极点。

轰隆，两船相撞声与沉船声惊醒了藤条野，顺着沉船声方向看过去，藤条野睑孔急速收缩起来，野蛮的将军级带着蒸汽浓雾呼啸声，直接把一艏诱饵战舰拦腰切断，分裂两段的诱饵战舰渐渐沉入海里。

毫无损伤的将军级战舰巨大船身揭翻另外两艘诱饵战舰，落水的倭国士兵发出凄凉的呼救声，而动力十足的将军级战舰继续冲撞，尖锐的船头犹如镰刀般，继续撞击下一艘战舰。

“撤！”

彻底失败的藤条野没有继续恋战，港口被毁敌军战舰有埋伏，偷袭几乎变成反被偷袭，没有胜算的藤条野识趣下达撤退命令，保全实力才是至关重要。

轰隆~哗啦…又一艏倒霉战舰拦腰切断，落水的倭国士兵们面对将军级战舰冲来，噼噼嘭嘭声撞出一大片血水，其他晓幸的倭国战舰士兵不寒而栗颤抖着，如同看恶魔似的畏惧将军级战舰的野蛮。

“弩弓掩护，快撤，它转向慢！”

藤条野发现将军级战舰转向不灵活，崩溃到极点的他浮现一丝希望，大声呼喝残余的十艘舰船撤退，最后面的舰船负责用弩弓拖延将军级战舰时间。

叮叮当当…八箭齐发的弩弓箭支，只有三支命中转向之中的将军级战舰，弩弓冲击力是不错，只可惜无法洞穿将军级战舰的钢板，更崩溃的是弩弓箭支冲击力，反而加速了将军级战舰转向速度。

“八嘎，快划！”

一直关注后面情况的藤条野差点气得吐血，也不知道是骂自己人还是骂秦寿这边的，崩溃到极限的藤条野抓狂十足，跳脚连连大声呼喝加速划桨逃

离这里，头一次打这么憋屈的战，让藤条野见识了秦寿科技的厉害。

“想跑？石弹准备，发射！”

卢贤达冷笑一声目测逃亡的倭国舰队，鱼白放亮天色倒影出藤条野船队身影，随着卢贤达一声令下，三架抛石机同时弹飞上百斤重的石弹，呼啸的石弹朝逃亡的倭国舰队飞过去。

轰~哗啦…三个石弹落空坠落船队边缘海面，炸起巨大浪花拍打吞水量轻的倭国战舰，摇摇欲坠的数艘战舰险之又险侧翻过去，冷不及防的倭国士兵滚冬瓜似的，坠落一大片人掉进海里。

“撤！全速撤退！”

藤条野顾不得救援落水的士兵，也没有机会去照应他们，与镇守鹿岛海口处七艘战舰汇合，一眨眼损失将近过半的船队，还有难以估计的士兵数量，这次回去藤条野不死也要脱一层皮。

咻咻咻…六支树箭带着呼啸破空声袭来，三艘战舰走运没有击中船身，粗糙的树身击碎战舰船舱，散架的船舱再次震飞一大票的倭国士兵落海，仓皇逃命的倭国舰队顾不得其他，拼命划船逃离魔鬼似的追杀。

“报，不好了，前方出现一大股敌军！”

响彻天际般的船鸣声同时响起，倭国战船斥候发现后面的情况大呼一声，一时间，惊慌的叫声响彻落败仓皇逃命的舰队，无限的恐惧吞噬着倭国士兵们，心口像有什么填着，压着，箍着，紧紧地连气也不能痛快呼吸似的。

倭国士兵们惊恐发现鹿儿岛前方入口处出现密集的船队，脸色顿时变得煞白，躯体不由自主的颤抖，心中惊骇万分，这是入侵者的支援钢铁船队，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前后伏击好像进入了设定好的埋伏似的。

藤条野还是第一次遇到崩溃的事实，一个屁股只挨了半边秃废坐在椅子上，面对里外夹击失败已成定局，此时此刻他变得手足无措，双手捏紧又松开，松开再捏紧，不知该当如何摆放。

“藤条野阁下，这次你死定了！”

两名监视者阴沉着脸色，怒斥一意孤行不听劝告的藤条野，就算是晓幸逃回去，等待他的即将是酷刑死亡，盛怒的间人皇女绝对不会放过他的，三千多将士三十艘舰船，就这么给他带入绝境。

“是吗？”

“你...”

藤条野阴沉着脸色冷笑一声，握紧手中铁刀突

然转身一记横扫，血光乍现藤条野甩着手中滴血的铁刀，冷不及防的两名监视者瞪大眼，死不瞑目地双手捂着喉咙，可无论他们怎么用力也堵不住喷发而出的血。

“废物，传令下去，鹿岛镇守的船队打前锋，其余舰船靠拢主力舰，冲破敌军封锁线！”

“嗨！”

藤条野收起手中铁刀，面无表情地看了眼吃惊发呆的传令兵，大喝一声下达最后一击鱼死网破命令，以牺牲大队伍保全自己冲破敌军设伏好的封锁线。

第628章完美猎杀

“传令下去，运输船队停止，无畏级战舰横向阻拦，炮舱准备，旋风级快艇迂回截杀！”

“是！”

鹿儿岛入口处，刘仁轨在飞鱼号战舰指挥室拿起单筒望远镜，观察逃亡的倭国舰队阵型不屑一顾撇撇嘴，藤条野这战术刘仁轨早就看穿了，无非是以牺牲舰船保全混杂其中的主力舰伺机逃跑。

只可惜倭国舰船出动的几乎都是一模一样，以至于刘仁轨分辨不出那艘是主力舰，没办法判断之下，刘仁轨只好使用排山倒海似的蜂窝炮舱，以密集土炮击沉试图逃离的倭国战船，再加上五艘旋风级快艇迂回破坏，足够了！

“转陀手，转向横行，炮舱手攻击准备，前后弩弓战队进入备战状态！”

无畏级战舰指挥室里，张德明一直关注鹿岛那边的情况，倭国战败逃跑的踪迹在天色放明之中清醒可见，发现刘仁轨飞鱼号主力舰发来的旗语，张德明走回指挥椅下达一连串的攻击命令。

“操作室收到，一百八十度大转向横行！”

“炮舱室收到，炮手就位，开舱口！”

“箭舱室收到，普通树箭就位！”

无畏级战舰放蒸汽鸣起警报呼啸声，尾随其后的数十艘中型快艇纷纷避让空出位置，无畏级战舰在转陀手日渐娴熟操作下，开始一百八十度的迂回大转弯，面对鹿岛方向的炮舱开始慢慢升起，前后船头船尾开始忙碌转动机械弩弓。

“嗯？有战况吗？”

“看情况，百分百可以肯定！”

飞鱼号主力舰和无畏级战舰同时迂回转陀，呆在冲锋型快艇上面的程家三兄弟与李震等人咋舌连连，当程处默惊呼一声是不是有战况的时候，与程处默相领没多远的李震大翻白眼，没好气回答了程处默接近白痴的废话。

得到李震的十分肯定，程处默跃跃欲试地按耐不住心中激动，憋了这么久终于可以开战了，可想到现在在海上，程处默马上从激动过度亢奋之中冷却下来，海上作战不是他的强项，要是陆地肯定嗷嗷大叫冲过去杀个痛快。

现在只能羡慕地看着旋风级快艇分成三队，镇守两艘战舰中间与两侧，由于冲锋型快艇坐满人又五艘同拉运输船，负重加上人满为患不适合作战，程家三兄弟等人只能干瞪眼，看两艘主力舰海战精

彩表演了。

“目标靠近两里范围，马上开炮，接近一里范围树箭攻击，接近一百米范围，旋风级快艇上！”

“是！”

张德明紧盯着刘仁轨飞鱼号战舰的命令，通过飞鱼号战舰斥候发送的命令旗语，张德明有条不紊安排攻击命令，传令兵领命跑出去传达命令。

“不管你们有什么武器，想要我藤条野命？你们还嫩着！”

藤条野大吃一惊看着两艘巨型战舰一字排开阵势，还有那身后超载的运输船队，大吃一惊同时露出讥笑目光，虽然两艘战舰打开的炮舱很奇特，可对于从小出海长大的藤条野来说，秦寿后援拦截阵型根本不值得一提。

藤条野之所以有这么大的信心，完全归咎于剩余的十七艘战舰功劳，款式一模一样就已经迷惑住了对方，分不清那艘是自己的主力舰，无法重创自己有机可乘逃离这里，至于其它舰船？自身难保的藤条野懒得去理会。

“起鼓，全速冲破重围！”

“嗨！”

眼看出口在眼前藤条野下来起鼓，试图以十七

艘战船整齐鼓声震慑扰乱对方，不知无谓的藤条野马上为自己愚蠢的想法付出沉重代价。

“开炮！”

十七艘倭国战船敲鼓先后进入土炮射程，张德明得到飞鱼号战舰开炮命令，大喝一声开炮，早已进入备战状态的炮舱炮手们同时点燃土炮引线。

轰轰轰…两艘战舰上下两层密集土炮同时响彻黎明，硝烟滚滚的炮舱发射出密集黑点，得意一会的藤条野马上给呼啸而来的实心弹惊呆了。

啪啦~哗啦…铺天盖地实心弹砸向冲锋的十七艘倭国战舰，冲劲十足的炮弹击毁战舰船身，或砸出大洞海上狂涌而上，倒霉的鼓手直接给实心弹连人带鼓击沉海里，一眨眼间五艘战舰慢慢瓦解沉没。

“牧利哒妖！！”

藤条野惊呼一声不可能，目光痴呆看着周边五艘战舰沉没，而他自己的战舰十分幸运没有遭到实心弹袭击，可落空的实心弹溅起浪花，拍打在藤条野身上，冰冷的海水给了藤条野一个狠清醒。

四艘战舰虽然没有击沉，可也连沉船不远了，破开的船身疯狂进水，乱作一团的倭国士兵徒劳无功试图抢救，脱离逃亡大队伍的四艘战舰倭国士兵哭爹喊娘叫喊着，都无法得到逃亡的同伴吝惜救

援。

“八嘎，从右翼突围！”

“嗨！”

清醒过来的藤条野怒骂一声，十七艘战舰在一轮土炮狂轰滥炸下，击沉五艘瘫痪四艘，损失大半藤条野吐血身亡都有份，临危不乱看准右翼防守薄弱，集中全部力量从右侧突围冲破封锁线。

“树箭发射！”

张德明发现倭国舰队逃离的方向，不屑一顾撇撇嘴冷笑一声，下令等候已久的树箭攻击，十二支树箭先后从两艘战舰脱弓而出，直朝剩余的八艘倭国战舰飞过去。

轰~哗啦…又有三艘倒霉的倭国战舰中树箭瓦解，最倒霉的还是其中一艏连中三箭，三个破开的大洞狂涌进海水，以秒速迅速沉默海里，眨眼间海面漂浮大量倭国士兵尸体与落水者。

“八嘎，拦截他们！”

“嗨！”

五艘旋风级快艇出动的时候，藤条野几乎崩溃了，气急败坏拽起传令兵，安排剩余的四艘战舰拦截快艇，好让自己逃离这噩梦伏击地点，这次他算是彻底失败了，败在装备先进精良的秦寿队伍。

传令兵的命令非但没有得到其余四艘战舰回应，反而大难当前各自逃命似的，弓手畏手畏脚的攻击，非但伤不到躲在铁壳里旋风级快艇船员，反而激怒了旋风级快艇船员，借助快艇灵巧与钢铁翅膀妙用，迂回穿梭摧毁四艘战舰船身。

“穷寇勿追，留一艘回去复命也好！”

刘仁轨看了眼剩余一艏战舰狼狈逃离身影，果断下达命令放一艘船回去，要是刘仁轨知道这次带队的人，是三年前死对头藤条野，刘仁轨肯定不惜一切代价，把逃亡的藤条野抓起来，只可惜刘仁轨并不知道这些，错过了杀藤条野的机会。

第629章兵强马壮

鹿熊海镇打捞起的倭国战俘，哆嗦颤抖着湿漉漉的身子排队，想逃跑那是不可能的，哨兵塔有精确狙击的十字弩弓手，押解他们的陆兵将士各个带着仇恨目光，手中寒光闪闪的障刀，要是他们敢动一下就死无葬身之地。

从他们落水被抛弃一刻起，就注定了成战俘的命运，原本以为会有什么好待遇，没想到居然是要烙战俘印，一辈子也消不掉的奴隶战俘印记，畏惧与恐惧蔓延着倭国士兵们，奈何他们手脚皆戴着铁链，无法逃跑也无法反抗。

“下一个！”

“呀达，呀达…”

未熄灭的篝火盆里加了火炭，十个0到9的号码印在篝火盆里加热，前一个额头烙了249战俘号码，现在轮到下一个倭国战俘，瞬间把年轻的倭国战俘吓瘫痪似的，胯下失禁湿漉漉一片哆嗦着双腿苦苦求饶。

“250？嘿嘿~~还真很适合你，二百五！”

“呀达，呀达…啊~~”

负责烙印的陆兵障刀连长露出狰狞笑容，拿起

一个2字烧红的烙印，轻轻吹了一口气，没有理会年轻倭国战俘崩溃的失禁，带着怜惜的笑容用通红的烙印烙在年轻倭国士兵额头，滋滋声与惨叫声同时响起。

“把该莫脑！”

“倒素露？”

后面排队的战俘倭国士兵彻底崩溃了，惨无人伦的烙印与惨叫声，严重影响着他们战败失落心情，更多的是谩骂敌军恶魔与怎么办？不管他们怎么商量也好，始终也无法逃离这里，敌军支援船队更是带回数百人战俘。

连逃亡的船队都失败了，这些落水者战俘们更是没有逃跑希望，当他们发现敌军多达两万人的支援赶到，更是心寒到极点，在陆兵将士们野蛮推脱下，等待他们下一刻印上永远无法抹灭的战俘印记。

“冲锋型快艇登陆，协助岸上修复港口！”

“是，刘司令！”

刘仁轨看了眼鹿熊海镇港口破坏程度，还有两艘俘虏的倭国战船停靠一边，马上下达命令，脱钩三艘没有动力的运输船，冲锋型快艇上的人员先登陆，陆军少有熟悉水性的，无法游水靠岸只能等

了。

刘仁轨下达完命令，走出指挥室来到船头，在一艘旋风级快艇靠近飞鱼号战舰接应后，抓起缆绳从战舰攀爬下去，修复港口一时半刻无法完工，刘仁轨先去登陆见秦寿汇报拦截猎杀战况。

程家三子等人登陆靠岸后，得到巡逻的陆兵守卫指点，第一时间跑去鹿熊海镇的镇长屋，面见李慎钦点的征西大将军秦寿。

“妹夫老大！”

“秦将军！”

“嗯，辛苦你们了，去伙夫那边享用美食吧！”

对于这九个刺头到来，秦寿除了头疼之外略带意外欣喜，对自己来说头疼，可对倭国来说肯定是麻烦九人组，以他们劣性对付倭国正好用得上，没有发脾气的秦寿难得用和谐语气，安排他们去享用大清早准备的军中早饭。

早就吃腻海上干巴巴的干粮，现在听到有热乎乎米饭招待，他们九个哪里会客气？一番马屁拍下来识趣不打搅秦寿忙碌，屁嗔屁嗔跑出去享用难得的米饭，往后的日子恐怕很难吃上了。

“将军，末将支援来迟，原本昨日…还望将军

恕罪！”

“刘司令，你们支援及时，何罪之有？坐！”

“谢将军！”

刘仁轨一进来就请罪，按照正常航程昨日他们就应该到的，奈何要照应那九个刺头不适合长途跨海，浪费了不少时间，知晓真相的秦寿颇感无语挥挥手，示意刘仁轨落座一边谈事，秦寿没有责怪让刘仁轨松了口气。

“刘司令，废话本将军也不想提，也没有时间浪费，派人抓紧时间修复港口，明日大清洗鹿儿岛全部势力，刘司令，本将军希望第三批带上一半人数工匠过来！”

秦寿待刘仁轨落座后，直入正题提及港口修复的事，最迟要午时前修复好，好给舟船疲劳的将士们休息一天时间，明日清晨开始大出动，清洗鹿儿岛最后的据点兵力，挥兵直上干掉佐伊与倭国西部幕僚府。

而秦寿后面的要求，要第三批有一万名以上工匠运过来，刘仁轨不用想也知道秦寿要干什么，在鹿儿岛修建后防铺给基地，甚至有可能在这里建船坞什么的，按照秦寿以前想法，倭国就是一个殖民地跳板。

工匠支援过来是刻不容缓的事，鹿岛修建防御工事，鹿熊海镇加建城墙，建造后防军工基地也是不能马虎，总不能所有物资都要从遥远的大唐运来，自己可没有那么多精力等待。

“将军，是不是太急功进利了？”

“不，本将军浪费了不少时间！”

刘仁轨善意提醒秦寿，他不知道秦寿的闪电战打法，而秦寿也没有必要跟他提及闪电战，就算是说了也没有用，他的船队帮不上什么忙，真正帮上忙的只有第三批物资全部到了后，才有他用武之地。

刘仁轨的善意提醒秦寿心领了，可有些事他不清楚，自己可以等，可家里有人是不可以等的，要不是长安形势变动，害得秦寿延缓了不少发展时间，现在秦寿早就大军剑指目的地了。

如今两万将士已经到达，同时还带来了新一批充足粮草，又有两套攻城车和井阑攻城器具，兵强马壮是时候开始大进攻了，打仗就要打个出其不意，才能够一击必胜，而不是循规蹈守一步一步来，那不适合秦寿的风格。

“好吧，将军，末将尽快！”

知道无法说动秦寿决意，刘仁轨只能照办执

行，心里开始担忧即将面临入冬的严寒天气，虽然现在将士们有一套初冬前勉强抵抗寒冷的衣物，可真正入冬后那严寒天气是要等长乐乡那批御寒衣完成才行。

“一路奔波你也累了，去用早饭休息一会！”

“是，将军！”

秦寿看了眼刘仁轨疲惫的脸色，知道他一路奔波赶来愁了不少心，叮嘱他去休息半天时间，好好享用难得的前线热乎乎米饭，刘仁轨感激不尽地拱手抱拳离去。

“顺便把黑牛叫来！”

“是！”

刘仁轨刚走出大厅门，想起了什么秦寿提醒刘仁轨，把黑牛找来自己有事交代，刘仁轨领命告辞离去，留下秦寿独坐大厅摸着下巴发呆。

第630章不安份的程家三子

临近午时，海港口处一片忙碌，上千人齐心合力修复崩溃的港口，周边村镇俘虏来的战俘们强制去砍伐树木，一根根巨树在年轻战俘合力下拖到海港边，经由赶来支援的陆兵们负责修建。。

而战俘们辛劳的工作，换来的却是海面经过交战浮起的海鱼做食物，而折磨战俘到底的伙夫们，只给他们海鱼并不给予他们火种烤熟，迫使他们生吃腥到吐的海鱼内脏，而且吃法还是别具有一格。

“嘿嘿~~将军大发慈悲，恶鬼们，食物有限快抢喔！”

年轻战俘们拖完砍伐木料到海港口，伙夫把割好带血的生鱼头尾内脏丢到战俘面前，讥笑看着倭国年轻战俘争夺，饿了他们什么都吃，别说鱼鳞鱼内脏什么的，比起他们遭罪吃米田共或潲水，这些算得上是‘新鲜’食物了。

饥饿的倭国战俘们早已没有了什么尊严，什么苦难耻辱没有吃过？与其饥饿到死还不如没有尊严活着，面对带血鱼肠与鱼鳞诱惑，还有监视的障刀兵暴力脚踹，屈辱地戴着手脚链跪地学狗爬抢食。

“只能爬着吃，你们不配站起着吃，谁要是敢

站起来，别怪鞭子无情，想吃美味鱼肉吗？抢激烈点哈哈哈…”

伙夫见到这些倭国年轻战俘哄抢鱼肠鱼鳞，带着强烈戏谑感嘲笑，一边喝斥倭国年轻战俘只能爬着吃，一边哟喝他们抢激烈点，抢得伙夫们看得开心，会大方慈悲赏些生鱼肉给他们吃。

至于鱼头鱼尾高营养的部位，伙夫们早已全整理好拿起炖汤，给辛苦的将士们补补身子，鱼肠鱼鳞这些废物，正好可以用来逗倭国战俘，比起他们吃隔一两天发酸潲水，算是不错的福利了。

而伙夫们拿起切好一片片带血的鱼片，抢夺的倭国战俘们更像嗅到血的鲨鱼，开始自私自利抢夺，从你推我抢发展到拳脚交集，伙夫们看得高兴拿起厨刀把鱼片切开，分成数块兑现诺言丢进去。

“作孽啊！”

刘仁轨一直注视伙夫那边的情况，看到伙夫们戏虐倭国战俘，颇感头疼无语地摇摇头叹息一声，真心搞不懂秦寿怎么这么缺德？真的是应了上梁不正下梁歪的千古道理，有什么样的将军就有什么样变态手下。

虽然秦寿给他休息时间，可刘仁轨一直也睡不着，坐在抛石机边双手撑着下巴，目睹全军上下包

括伙夫们虐待战俘暴行，产生了扪心自问道德问题，战俘应有战俘的生存权利，而不是像现在变相折磨。

“刘司令，这是倭国自找的，张某觉得这叫罪有应得！”

“喔？”

张德明突然从刘仁轨身后走出来，打断了刘仁轨心中的道德思想，连张德明都觉得全军上下做法正常，刘仁轨愕然之余不可思议看向张德明，想要看看张德明是如何看待？如何适应？

“刘司令，别忘了，倭国一直是欺世盗名的海盗，也是欺软怕硬的软骨头…当他们从大唐边境掠夺的时候，就应该有被掠夺回一天的觉悟！”

张德明比刘仁轨了解倭国一切，当初他与自己大哥张德志一起沦为海盗时，就看透了这一切，经常受倭国的剥削，也看过倭国残忍变态杀人手段，他们一个小小的国家，资源不足全靠的是打劫。

经过张德明的讲解，刘仁轨沉默了，说实在的他还真不知道这些，现在张德明把真相说出来，刘仁轨慢慢开始对倭国同情心大减，加上张德明大哥死在倭国扮演的海盗手里，张德明很有理智没去找其他人报复，算是不错心态了。

“张兄，这里没有外人，你大哥之仇，刘某会亲手抓住藤条野，给你血刃报仇的！”

“嗯，谢谢刘大哥！”

刘仁轨拍胸保证之下，张德明双眼一红没有说些什么，藤条野如今消息无踪，也不知道他在哪里，想要报仇恐怕有些难，现在也只有等了。

“唉~好好睡一会吧，两个时辰后出发！”

刘仁轨看了看天色，又看了眼码头修复工作，卸完运输船上货物与陆地士兵，最少需要两个时辰，这期间张德明可以好好休息。

张德明感激地看了眼刘仁轨，带着疲惫之色背靠着抛石机，抵挡不住海航高度集中精神过后的困意，慢慢合上沉重的眼皮熟睡，刘仁轨看了眼张德明入睡后，叹息一声摇摇头转身去安排。

“程兄，程兄，这样不太好吧？”

“怕啥？不就是战俘？又不是叫你脱裤去玩那些倭国女人，哎？我说你有种乎？”

“大哥，他肯定没种，别浪费时间了！”

“就是，大哥，他不干算了，别浪费时间，趁妹夫老大忙，给那个土匪头爽快的！”

土肥原二等战俘关押地方，程家三兄弟你一言我一语，鄙夷着胆小怕事李震，他们三人带来的烈

性春药，正好用来折磨原守军将领土肥原二，紧要关头李震临阵怯场，这让程处亮与程处弼很是不爽。

秦寿都拿土肥原二等人玩新花样蹦极喂鲨鱼，怎么少得了他们损货组合？玩点新花样给他们来个无遮掩断背山，要不然还真对不起他们损货三人组。

“孬种，我们走！”

“程…唉，还是不去掺和好！”

程处默经过两兄弟你一言我一语催促，带着鄙视目光鄙夷李震，懒得与李震在废话，带着两兄弟一起去玩新花样。

李震不寒而粟地颤抖了一下，想想那恶心的画面，还是不去参与的好，以免出什么事秦寿怪罪下来，自己又跑不了跟着活受罪。

倭国战俘集中营地，四名守卫精神抖擞看守大门，连同两座哨塔监视镇内周边环境，巡逻士兵每隔一刻钟遍经过关押战俘营地，可谓是防守森严。

程家三子躲在战俘营地不远处的平民房内，焦急等待着什么人到来，距离预定时间早已过了，偏偏还未见到人前来，程处亮与程处弼忍不住心烦意燥起来。

“大哥，偷鱼符的怎么还没来？会不会放我们鸽子？”

“大哥，二哥，依我看肯定是失败了，妹夫老大鬼精得...”

“闭嘴，想玩就要有点耐心，在等等！”

程处默一拳打在程处弼头上，制止了乌鸦嘴一样的程处弼废话，耐着性子等待什么人到来。

第631章胆大包天的贼

“将军，这，太冒险了吧？”

鹿熊海镇的镇长屋内，黑牛大吃一惊看着秦寿，想要确定秦寿不是开玩笑，居然要自己找一个精明的人，潜入间人皇女所呆的大阪造船坊，故意失手被擒交代这次入侵目地？

搞不懂秦寿用意的黑牛整个人傻了眼，这可是很玩命的冒险啊，搞不好派去的人恐怕命也没有，加上秦寿这边如此虐待战俘，恐怕间人皇女也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到时候派去的人命都没有！

“黑牛，这就需要你挑人选了，去做俘虏的人，需要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当然运气好也有逃生的希望，你的人里都是接受过逃生训练，没有人比心理更清楚谁适合，怎么选你看着办！”

秦寿头疼不已地揉着头，走到这一步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心中另有想法的秦寿临时改变了策略，一个大胆而又疯狂的想法，只要黑牛派选的人是精明懂得灵活多变，基本已经水到渠成，剩下来就是间人皇女选择。

黑牛一脸苦瓜着脸色，而秦寿则坐等黑牛的决

定，直到一名守卫低着头端上两杯茶水，黑牛才从沉思之中清醒过来，秦寿看到黑牛双目一亮的眼神，就知道他想到了什么合适人选。

“将军，还真有一个，单兵作战营的二营长侯…”

“嘶…我~靠！”

黑牛提及自己手下名单时，奉茶上来的亲卫突然手一抖，茶杯没拿稳掉落秦寿大腿上，冷不及防的秦寿烫得忍不住怒骂一声，而亲卫则手忙脚乱卷起衣袖，在秦寿烫到的大腿拼命擦拭。

“行了，行了，退下去吧！”

嗅到一股淡淡的清香味，一脸无语的秦寿拂开亲卫擦拭，不用猜肯定又去光顾那些倭国女人了，厌恶的秦寿受不了亲卫玩完倭国女人又奉茶上来，挥退不适合斟茶递水笨手笨脚的亲卫出去。

亲卫自始至终一句话也没有说，带着惭愧之意告退离去，连地面摔碎的茶杯碎片也没有去捡，看得秦寿大感无语，现在的亲卫怎么越来越懒惰了？

“黑牛，你心目中人选是谁？”

秦寿裂牙嘶嘴地自己擦拭自己烫伤的大腿，责备他们没有用，想到他们远离家乡追随自己出来侵略，秦寿想发火也无从发起，只好自认倒霉，给侍

卫打断了后，才想起正事。

“将军，单兵作战营的二营长侯军，此人鬼精的很，夏侯墩当初对他的评价很高...”

黑牛在秦寿提及，把侯军的大名报上来，连同夏侯墩当初的评语都说出，很是让秦寿感到惊讶，能有这么高评论的人，可见黑牛提及的侯军是个人才。

“嗯，黑牛，你去把他叫过来，本将军...嗯？鱼袋呢？”

秦寿不待黑牛夸完，有些迫不及待想要见见侯军这个人，揉着烫伤的大腿到放鱼袋挂着位置时候，空荡荡的鱼袋不翼而飞，秦寿顿时大吃一惊，鱼袋丢失那可是不得了的事，里面可是装有不少鱼符。

“将军，怎么了？”

黑牛一脸愕然看着秦寿，丢失鱼袋那可是大事，要是给倭国得到了，那可不得了，虽然秦寿坐镇大本营不怕倭国玩花样，可那些外出扫荡的将士就麻烦大了，要是假传军令接近两千人的命就没有了。

“没事了，去把侯军叫来，本将军有事要办！”

“是，将军！”

谁偷了自己鱼袋，秦寿早已心中有数，以免黑牛多余担心，挥退黑牛先去安排，一脸担忧的黑牛领命告退离去，留下秦寿冷笑着站起来，去抓偷自己鱼袋的小毛贼。

“大小姐，你怎么现在才来？”

“少废话，你以为很好偷啊？”

倭国战俘看守营地外围，程家三子等了一刻多钟，终于等到偷秦寿鱼袋的亲卫，程处默一脸埋怨目光看着假冒亲卫，而假冒的亲卫则大翻白眼，没好气顶了程处默一句，程处默耸耸肩竖起拇指头奸笑着。

“哼，鱼袋在此，出什么事别拖累姑奶奶我，咋们两不相欠！”

“哪里，哪里，谢了！”

李怡然没好气划清界线，程处默奸笑连连地点着头，颤抖着手倒出秦寿鱼袋里乱七八糟的鱼符，找到李慎钦点的征西大将军鱼符，在李怡然看土包子目光之中，咋舌不已地把玩金色鱼符好一阵。

“大哥，别玩了，正事要紧！”

“就是，大哥，要是妹夫老大发现了，就没玩头了！”

“好好，走！”

程处亮与程处弼提醒乡巴佬一样的程处默，别顾着欣赏鱼符望正事，就他们本事想要拼搏弄金鱼符，估计打拼到老也没有机会，程处默醒悟过来马上收起其他鱼符，与李怡然分道扬镳。

“站住，战俘重地，闲人免入！”

程家三子大摇大摆走向战俘营，看守战俘营的四名守卫如临大敌似的，戒备出了名的闯祸精程家三子，他们到来准没有什么好事。

“瞎了你狗眼是不是？看看这是什么？”

程处默嚣张跋扈地扬起征西大将军鱼符，四名守卫一脸愕然地看着鱼符，还没等他们仔细看清楚，程处默收起鱼符。

“让开，我们三人奉命审查里面的战俘，没有吩咐谁也不许进来！”

“是！”

程处默拿着鸡毛当令箭嚣张语气，四名守卫收起武器领命放行，程处默有秦寿的鱼符，四名守卫哪里敢阻拦？

“拿下！”

“女的？！”

李怡然正打算找个地方脱去身上伪装，突然冒

出冒出秦寿亲卫队长，随着亲卫队长一声喝令，四名亲卫抽出障刀把李怡然包围起来。

大吃一惊的李怡然没想到自己这么快暴露了，刚做出防御姿势，包围她的亲卫们见到李怡然全都傻了眼，没想到居然是女的！

“李大小姐，你什么时候变成本将军亲卫了？”

亲卫们手足无措不知道抓还是不抓的时候，秦寿姗姗来迟一脸无语看着李怡然，早就猜到是她，从嗅到她体香一刻起，秦寿就开始怀疑了。

“哼~本小姐喜欢，怎么？要把本小姐抓起来嘛？”

李怡然没有想到秦寿这么快发觉自己，看到秦寿一脸无语头疼的脸色，更是得意地扬高头看着秦寿，一副就是本小姐你又如何的得意表情。

“正有此意，抓起来，遣送回去！”

“你…谁敢？”

秦寿一声遣送回去命令，李怡然顿时没了得意劲，气急败坏地手指秦寿，眼看亲卫走上前执行命令，娇斥一声把亲卫们喝停当场。

第632章意外的收获

“想不遣送回去可以，大小姐，本将军的鱼袋呢？”

秦寿一脸无语地看着发飙李怡然，她怎么混过来的秦寿不知道，但是秦寿知道肯定有人帮她，要是没人帮她肯定混不进戒备森严的军营，唯一可能性就是她两个哥哥，李德奖他们。。

当然现在不是追究这个问题时候，也没有心情去追究这些，秦寿最关心的还是自己丢失鱼袋，里面全是贵重品丢失不得，李怡然偷去肯定是奉还人情，至于还谁的人情？吓一吓她自然全都交代了。

“哼~不知道你说什么，哎哎…你干什么？本小姐要喊非礼了！”

李怡然似乎看穿秦寿心里想法，死鸭子嘴硬一副本小姐不说，你又能耐自己如何，可还没等李怡然得意，秦寿扣住她手腕筋脉，吃痛的李怡然失去力道，无力反抗之下大呼小叫。

四名亲卫与亲卫队长马上识趣闪人，离得远远的以免打搅两人，更没有兴趣去看秦寿与李怡然两人闹别扭，将军的私事最好还是不要去闻问。

“李大小姐，别挑战本将军的耐性，鱼袋！”

李怡然只觉得秦寿扣住的手腕，渐渐传来麻木般的痛楚，她痛苦地扭动着身子，更像患重病般窒息地呻吟着，惊疑畏惧的目光，极力试图避着秦寿的视线，更像张惶想要脱离秦寿逃跑。

“啊~痛！”

秦寿没有理会软弱娇弱喊痛的李怡然，加大力度的时候，李怡然整个人站立不住地往前倒，湿润红唇贴在秦寿嘴唇一闪而逝，一刹那间秦寿整个人愕然失神，而李怡然脸色由白变成青白，紧接着又渐渐转作一片绯红。

两人的目光嘴唇虽然只有极短的一瞬接触，可李怡然只觉脑子发晕，身子发酥，竟像醉了一般，红彤彤的面颊燃烧着鲜艳的红晕，细长眉毛显得淡了些，她低垂着眼帘，长长的睫毛在轻轻颇动。

‘他是有意的吗？’李怡然脑门胡思乱想，想到一刹那间的接触，好像触电一样难以用言辞表述，李怡然忍不住患得患失似的胡思乱想起来。

“误会，那个，完全误会…”

李怡然羞愧到一直红着脸，低下头含着泪，只管弄衣服，任由秦寿如何解释，还是不为所动似的，那一种软惜娇羞、轻怜痛惜之情，竟叫秦寿难以形容，更是慌了手脚不知如何解释。

“在战俘营！”

李怡然抬起她红彤彤的脸色，换做另外一股秦寿难以言喻的语气，说出秦寿鱼袋的下落后，直接推开挡道的秦寿一溜烟跑了，留下目瞪口呆的秦寿伸手摸摸自己嘴唇，一刹那的芳香还残留嘴边。

‘尼妹的，这算是什么？’秦寿傻了眼舔舔自己嘴唇，很显然这是李怡然的初吻，没想到自己又阴差阳错占了李怡然的便宜，开始只是想吓唬她，没想到居然变成这样，这回算是玩大了！

“看什么看？去战俘营！”

知道鱼袋下落后，秦寿紧咬牙关找李怡然还交情的人算账，一边偷看热闹的亲卫们在秦寿喝骂声之中，止住笑意装作无辜的表情，跟随秦寿身后朝战俘方向走去，抓拿出主意的人。

重犯战俘营内，土肥原二与二十名手下居住在两个木栏囚牢里，土肥原二待遇比较好独立一间，他二十名手下拥挤呆在一间囚房，狭窄囚房内尿骚味粪便恶臭味熏陶着整个重犯囚牢。

“你们，你们想要干什么？”

当看管守卫打开牢房大门，又饿又累临近崩溃的土肥原二，经过里面守卫指点，程家三子认出了狼狈的土肥原二，程处亮与程处弼逮着剩余二十名

战俘一一灌药，把土肥原二吓了一大跳，潜意识里发觉肯定没好事发生。

“嘿嘿~~你就是土肥原二？马蛋，老子跑腿的小弟你也敢弄死，很快你就知道小爷们想要干什么？”

程处默带着强烈复仇快感，看了眼两位弟弟灌药土肥原二手下，径直走到土肥原二的牢房前，带着怨恨的目光直视害怕的土肥原二。

程处默心中有股强烈怨气，从登陆鹿熊海镇一刻起，得知在长乐乡新收小弟战死鹿熊海镇反偷袭战，心中难以咽下口恶气。

而得知罪魁祸首土肥原二还活着，程处默便想出来报复的想法，让土肥原二知道错字怎么写，自己跑腿小弟也敢杀？活腻了！

“大哥，搞定了！”

“嘿嘿，二十头发情的猪，按照妹夫老大的话，足够暴菊花遍地残！”

程处亮与程处弼灌完二十名倭国战俘吃药，拿起守卫交给的钥匙打开，逐一把灌药的二十名倭国战俘，驱赶进土肥原二囚房里，让土肥原二享受一下发情的手下武勇，二十人足够土肥原二忙活招待了。

“八嘎，你们滴，想干什么？”

土肥原二虽然不知道程处亮与程处弼说些什么，可二十名手下双目不正常的目光，马上让土肥原二感到害怕，不用猜也想到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气急败坏的土肥原二面对不正常手下一步步逼近，若如娇花少女连连后退。

“呀达…呀达…”

嘶啦~土肥原二衣衫褴褛的衣服，眨眼间给二十名药力发作的手下疯狂撕扯，碎裂的衣服在土肥原二崩溃大呼不要四处纷飞，眨眼间变成露出纸尿裤一样的内裤。

“切~等会他就要喊呀什么来着？”

“大哥，是雅蠛蝶！”

“嗯嗯，有点想念倭国女人叫喊声了！”

程处默不屑一顾撇撇嘴，土肥原二面对野兽般自撕衣衫的手下，幸灾乐祸想起房事倭国女人经常喊的话，程处亮坏笑连连纠正程处默的话，而程处弼则回味起不一样的倭国女人。

“求求你们放过我，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

崩溃的土肥原二在失去手下们狼吻吐口水下，心惊胆颤之余苦苦哀求着，眼看菊花就要不保，土肥原二用秘密试图求得开恩。

怒气冲冲走到战俘营因房门外的秦寿突然停下脚步，没想到这次来找罪魁祸首，居然还得到土肥原二心中秘密，大吃一惊之余停下脚步躲在门外，听听土肥原二有什么秘密？

“说说看，有用自然放过你！”

“佐伊前一段时间并没有与北部谈判，而是与高丽还有百济达成协议派…啊！！”

只可惜土肥原二的话还没说完，马上遭到失去理智的手下们暴力摧残，程家三子恶寒十足地后退几步，不寒而粟看着叠罗汉一样的场面，土肥原二彻底埋没其中生死不明。

第633章崩溃的吉村道谷

入夜时分，程家三子因怂恿盗窃鱼符一事，被罚洗一宿全军将士们所有衣物，要不是看在他们套出有用的情报消息，秦寿早就给他们鞭子伺候了，等那二十名倭国战俘药力散去时，土肥原二早已折腾致死。

看在程处默有情有义份上，又套出大致有用的情报，勉强算是功过抵消，可难消心中有气的秦寿，罚他们三个洗衣服，算是小小惩戒一下，要是不惩戒一下，以后说不准还会出乱子！

而罪魁祸首李怡然，秦寿拿她没有办法，也没有勇气去见她，心情烦乱的秦寿现在不敢在去招惹情债，无意夺走她初吻只是个意外，秦寿很怕这个意外，干脆选择遗忘不去想，更不敢去招惹躲了半天不见人的李怡然。

‘高丽？百济？’想起土肥原二没有交代完的秘密，秦寿开始释然了佐伊为什么与北部幕僚府静冈草达成联盟，感情佐伊根本没有亲自去谈联合之事，而是跑去高丽百济那边拉拢比较近的盟友。

经过土肥原二的透露一点消息，秦寿解开了心中疑惑，换做自己是佐伊也会跟他一样选择，与其

相信相隔遥远不靠谱的北部幕僚府静冈草，还不如相信邻国盟友支援更实在，最起码有利益可以达成。

至于他们达成了什么利益？秦寿无法知道也没有办法知道，土肥原二已经死了，想要拷问也没有办法，眼下看情况要加速实行计划才行，真正等到高丽与百济援兵支援佐伊的话，恐怕对自己扫平倭国西部增加难度。

“将军，伤亡统计出来了，死了十五个，轻伤五十人，重伤二十人...”

卢贤达看了眼无心用餐的秦寿，晚饭一直未动的秦寿坐在大厅里发呆，卢贤达拿起统计出来的伤亡名单，一一报出伤亡数据，没想到有所准备的反偷袭，居然还有如此大的伤亡，这让卢贤达很是无奈。

不过这一战也打得很辉煌，至少倭国偷袭的三十艘战舰，两艘被擒下，一艏逃亡，三千多人损失更惨重，死亡高达一千二百多人，生擒落水的战俘就有五六百，失踪的少部分没有兴趣在打捞搜查。

“嗯，知道了，将士们都休息好了吧？”

秦寿看了眼卢贤达整理好的伤亡数据，直接推到一边没空去理会伤亡，出现这样的伤亡比例很正

常，渐渐地秦寿也看透了战争逻辑性，没有伤亡的战争不是战争，秦寿不在幼稚强求下去。

在怎么强悍的精锐，面对人多势众的战争，伤亡是避免不了的，虽然伤亡是避免不了，可秦寿可以把伤亡降到最低点，以保全本来人数就不足的兵力，把他们培养成身经百战的老兵。

想要成为身经百战老兵，这些初生牛犊们就需要很长的征战过程，现在他们就需要好好休养，等待天明前出发雾岛山，进行他们第一次征战，也是秦寿第一次以多欺少的战争。

“是的，将军，将士们已经…你身子要紧，将士们都等着你带领他们，将军，注意身子，千万别累坏了！”

卢贤达如实汇报两万将士的情况，夏侯墩不在这里，他的师团人马暂时由黑牛带领，两个师团的人马确实累坏了没有经验的黑牛，直到明日会晤薛仁贵，才真正把指挥大权交回给陆军统帅薛仁贵。

只可惜卢贤达没有机会参与，他的任务是保护鹿熊海镇基地，只能做做幕后处理战俘的手尾，除非有不长眼的倭国来偷袭，不过经过这次沉重打击，估计也难得有下次了大偷袭进攻了。

“嗯，知道了，下去休息吧！”

“是，将军！”

秦寿挥挥手示意卢贤达先下去休息，欲言欲止的卢贤达想要请命参战，不过看到秦寿此时此刻头疼的表情，到嘴的话收回心里，带着失落的心情转身告退离去，不敢在打扰秦寿清净。

“佐伊，识趣你就弃械投降，要不然你的死期到了！”

秦寿看着倭国西部六个区域地图，长崎，福冈，熊本，大分，宫崎，鹿儿岛，明日鹿儿岛就是手中囊物，剩下来就是闪电战一举拿下大本营熊本，有蒸汽型攻城器具攻打落后国家城池，简直易如反掌。

秦寿知道要佐伊投降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而且秦寿也没有天真到会有那么好的事，眼下也只有把无冤无仇的佐伊抹杀了，要怪只能怪他是倭国人，还挡住自己扫荡西部步伐，除了死他没有别的出路。

雾岛山，军营建在雾岛山腰处，借助雾岛山崎岖地势，道路狭窄只能同时容纳八人进入，加上道路两侧皆有数米高陡坡，形成天然易守难攻有利条件，大部队进攻要是遇到有准备伏击，几乎全军覆没的份。

“八嘎，敌军到底有多少人？”

“这…”

篝火通明的军营主帅营帐里，吉村道谷阴沉着脸色，破声大骂挨了一箭回来的斥候，反手一巴掌打得斥候敢怒不言，斥候紧咬着牙关，嘴唇变得铁青，把自己所见到的敌军情况如实汇报出来。

薛仁贵驻扎在吉村道谷三里外营地，经过几日时间临时搭建起简陋军营，终日挂满坑爹的大军旗帜，如遇到吉村道谷派出的斥候，马上用远程十字弩弓招呼，接近两百步的射程，把派出的一批又一批斥候射杀当场。

这次派出去斥候算是够命大的，中了一箭见机不妙跑了回来，无法得知敌军驻守兵力情况，而敌军又安营扎寨摇摇对立，很是让吉村道谷火恼与无奈，更多的是忌畏不敢贸然出兵。

“废物，滚！”

斥候回报的消息全是无用，暴怒的吉村道谷一脚把斥候踹倒，没有拔刀把他砍了算是他走运了，斥候睑瞳亮晃晃的，仿佛两支就要射出去的利箭，目光炯炯死死盯着吉村道谷，心中燃烧着最为猛烈的憎恨。

待吉村道谷看向他时，收起杀人猛兽似的光

芒，马上装出孙子表情，手脚并用爬起来头也不回跑出去，吉村道谷抓狂十足地一脚踹翻军案，欺人太甚的敌军直接把兵力布在他老巢，无法支援周边遭受洗劫的村镇。

吃过亏的吉村道谷不敢贸然出兵，也不敢拿所剩无几的兵力开玩笑，更不知道外面驻守的敌军有多少人，连求援信也带不出去，很显然是想要把他困在军营里，直到军营里粮草耗尽！

第634章雾岛山大进攻

次日清晨，天蒙蒙亮的时候，一阵阵虎啸声震四野，仿佛要打破天际破晓，薛仁贵大本营巡逻兵们寻声望过去，见到黑压压一大片望不尽的援军身影，忍不住放声欢呼大吼大叫，以最热烈的激情迎接援军到来。。

一百虎骑兵与两百豹骑兵一前一后带头打阵，银白盔甲一丈冲锋长枪，在晨起阳光折射下宛如铁甲战神，障刀兵与陌刀兵紧随虎豹营后面，盾兵镇守最后面，一边走一边用兵器拍打盾牌。

整齐脚步声与盔甲撞击声，在开阔雾岛山回荡声震四野，整齐有序的队列，远远看过去洪流似的，特别是两辆攻城器具同时出动，摇摇晃晃之中随着蒸汽鸣响，瞬间突增视觉与听觉冲击感。

薛仁贵从营帐走出来，愁容满脸的脸色在见到大军赶来一刻，整个人露出欣喜的笑容，光看眼前两万大军威武气势，别说攻下区区一个雾岛山了，就算是扫平整个西部也足以！

“八嘎，外面怎么回事？”

薛仁贵援军声势浩荡到临，吉村道谷想听不到那才是怪事，特别是那虎啸声与蒸汽轰鸣声，加上

山谷回荡声，就算是相隔三里距离，吉村道谷感觉就好像在眼前似的，想不害怕彷徨也不行。

光听这阵仗吉村道谷就知道数量不在少数，更何况那野兽独特的啸声，更是听了让人鸡皮疙瘩大起，摸不清薛仁贵驻军数量已经是很崩溃的事了，现在又来敌人的援兵，吉村道谷乱了，整个人乱到没有分寸。

“报！敌军大军支援到了！”

“什么？有多少人？”

当斥候慌慌张张跑进来报告，敌军支援到了时候，吉村道谷整个人吓了一大跳，瞪大吃人的目光紧盯斥候，最想知道敌人援军来了多少，同时想到上当受骗，给外面的敌军骗了几天。

“多，很多，大概有两万多！”

“完了，完了，哈哈...”

斥候不敢直视愤怒的吉村道谷，结结巴巴地说出敌军援军数目，吉村道谷听到斥候报告的数目，整个人傻了眼一屁股坐到地面，失魂落魄地自嘲一笑，精神失常地放声哈哈大笑起来。

这一刻吉村道谷算是彻底醒悟了，感情外面驻守的薛仁贵是幌子，迟迟不进攻是迷惑自己，等待大军到来在收拾自己，难怪从他驻守几天内一直进

攻，原来是他兵力不足故摆迷惑阵迷惑自己。

醒悟为时已晚的吉村道谷，彻底失去了死守之心，现在最先想到的是怎么逃生？面对两万大军浩浩荡荡杀来，吉村道谷不认为自己可怜四千大军，能够防得住敌军四倍的兵力。

比起崩溃失落的吉村道谷，薛仁贵却是雄心壮志，脱离光棍司令一职的他，现在兵强马壮家底充足了，是时候找吉村道谷算算老账了，一洗几日来龟缩不出的鸟气。

“薛司令，步兵师黑牛向你报道！”

“好，好，好！”

黑牛从停止前进大军里骑马出来，翻身下马走到亲自迎接的薛仁贵面前，握紧拳头连垂胸口三下，薛仁贵开怀大笑地点点头，很是满意看着黑牛后面精神抖擞的大队伍，特别是虎豹骑兵，山林平地两栖型战斗营队。

“薛司令，将军有令，雾岛山敌军一个不留！”

“喔？”

黑牛说出秦寿不需要战俘冷血命令，薛仁贵大感惊讶同时意识到了什么，心情繁重地点点头，不需要战俘很明显秦寿已经打算彻底殖民计划了，虽

然很不人道，可战争就是这样，胜利者有权决定失败者命运。

秦寿冷血殖民计划，慢慢地薛仁贵选择麻木了，军令如山薛仁贵也不敢违抗命令，既然秦寿说不需要战俘，那就不需要累赘没地方安放的战俘。

“虎豹骑出列！”

薛仁贵没有废话，也没有时间废话，拖了不少时间，是时候大进攻了，马上把善于打山地战的虎豹骑调遣出来。

三百多名虎豹骑同时出列，整齐的步伐人畜无声，可见三年来训练成果，薛仁贵很是满意地点点头，有此精锐何愁敌军千军万马？

“雾岛山地势险要，沿路必有埋伏，尔等以速度为主，先打前锋，为步兵们清除障碍！”

“是！”

薛仁贵想起斥候探到的雾岛山情况，趁雾岛山的吉村道谷还未来得及布防，先遣武装到牙齿的虎豹骑去扫清障碍，三百多虎豹骑同时领命先行一步出发。

“李德奖，李德培，出列！”

“末将在！”

薛仁贵开始点将出战，李德奖和李德培两兄弟

心中大喜，没想到这么快就有出战机会，在程家三兄弟与尉迟三兄弟羡慕目光之中，精神抖擞站出来领命。

“你们两兄弟，各带一个障刀和陌刀团兵力，跟随伺候快速绕过山峰，堵住敌军后撤的后路，如见到逃窜的敌军，杀无赦！”

“是！”

没想到居然是防守命令，李德奖和李德培虽然有些不乐意，可军令不可违抗，只能勉为其难将就领命，清点两个团的兵力先行一步去准备。

“程处默，程处亮，程处弼出列！”

“末将在！”

程家三兄弟在薛仁贵点名下，朝尉迟三兄弟得意一笑，顶着黑眼圈精神抖擞站出列，等待薛仁贵的安排。

“你们三个各带一个团兵力，负责中路进攻，投降或反抗，杀无赦！”

“是！”

薛仁贵的命令下达，程家三兄弟迫不及待地各自点了一个团的兵力，在李震与尉迟三兄弟眼红目光之中，紧随李德奖两兄后面出发。

“李震，尉迟宝床出列！”

“末将在！”

薛仁贵再次点将，李震和尉迟宝床同时出列，心情激动地等待薛仁贵安排他们的任务，训练了这么长的时间，等的就是今天。

“你们两个各带一个团的兵力，随中路大军进入敌军老巢，负责左右翼截杀，投降或反抗，杀无赦！”

“是！”

李震和尉迟宝床同时点兵出发，留下另外两个尉迟兄弟扬高头，可怜兮兮地看着薛仁贵，等待薛仁贵下一个点到他们的名。

“其余的人原地休息，等待战事结束，马上拔营朝熊本进行军！”

“是！”

没有份参与的尉迟两兄弟心情低落，可又不敢违抗薛仁贵的命令，带着滔天怨气目送自己大哥去体验第一次的战斗。

第635章杀戮攻营

“那是什么？”

“笨蛋，是大虫！”

虎豹骑出现崎岖山道的时候，雾岛山倭国守兵大吃一惊，虎豹混杂骑兵惊呆了他们，至少他们是从未见到过野兽可以当马骑的，更没有见过武装到牙齿的精锐骑兵，连野兽也穿戴薄薄一层钢片盔甲，羡慕死那些倭国士兵。

倭国士兵们互视一眼他们寒酸的皮甲，在看看虎豹骑的虎豹盔甲，两个字丢脸，简直是人比兽不如兽的好，一脸幽怨羡慕的倭国士兵们，很想大吼一声，入侵者存心欺人是不是？

虎豹骑营长庞峒大致扫了一眼雾岛山地势，除了山道崎岖勉强容纳八人通过，两侧几米高的陡坡没有发现伏兵，看情况雾岛山敌军还未来得及布防，惊呆的军营守卫吹响号角一刻，庞峒高举手中的骑兵长枪。

“冲锋！”

随着庞峒一声大吼冲锋，虎豹骑勒起缰绳冲锋，以豹子速度最为快速，箭似的冲锋出去，地动山摇似的野兽奔驰声，把守卫军营门口的倭国守卫

们吓得屁滚尿流，嘴里咿呀大叫敌袭之类。

“放绊马拦，放箭！”

来不及赶去山道陡坡布防的吉村道谷，临时组建了五百名弓手，跑上两米高军营木制围墙顶，放箭阻击以速度为主的骑兵冲锋。

呼呼…五百名弓手同时射出箭支，黑压压一片的箭雨直朝冲锋的虎豹骑射来，叮叮当当…看似很厉害致命的箭支，面对武装到牙齿的虎豹骑丝毫伤害也没有，连挥舞长枪格挡意思也没有，径直冲锋向不设防一样的军营。

“八嘎，继续放箭！”

一轮箭雨没有见到成绩，铁乌龟一样防御力的虎豹骑，让弓手感到害怕与畏惧，眼看虎豹骑已经逼近五十步外，刚想逃跑吉村道谷破口大骂，喝止住弓手们逃跑的企图，三百多人的虎豹骑怕什么？

第二轮箭雨射来时，先锋豹骑兵长枪一挑一勾，简陋绊马拦勾飞滚进军营里，清空军营大门的豹骑兵第一时间冲进军营，长枪带着冲锋威猛惯性冲击力，刺杀欲要关闭军营大门的守兵。

“杀！！”

“跟他们拼了！”

军营大门失守，豹骑兵犹如狼入羊群似的大势

杀戮，彻底惹怒了里面驻守三千多的倭国士兵，衣衫不整拿起手中杂七杂八兵器拼命，叮叮当当兵器撞击声，倭国士兵连豹骑兵碰都没碰到，直接给撞飞出去。

“一连左侧！”

“二连右侧！”

冲锋进军营后，豹骑兵两连长迅速变成两队，各自带着连队朝两侧散开，仗着盔甲厚实，无视密集的倭国士兵乱刀剑砍刺，迂回冲锋刺或挑穿梭其中。

吼~尾随赶上的虎骑兵闯入军营一刹那，倭国士兵顿时大乱，比起豹骑兵温和的冲锋，虎骑兵凶猛多了，吃惯生肉的老虎早已淡出鸟味，遇到挡道的倭国士兵张嘴便咬或虎爪撕抓。

虎豹骑闯入军营大开杀戒，野兽组成的骑兵越战越勇，完全颠覆了骑兵失去冲锋的鸡肋，而后面出现程家三兄弟和李震等人带领的四千多步兵，吉村道谷顾不得亲自指挥弓手，先逃命要紧独自开溜。

“冲啊！”

程家三兄弟眼看虎豹骑已经打起来，兽血沸腾地大吼一声，挥舞手中的三尺双斧搁飞军营墙射来

的弓箭，带领着中路大军杀进军营大门。

“宝床兄，我左你右！”

“嘿嘿，没问题！”

程家三兄弟带头冲锋后，李震不甘落后与尉迟宝床达成协议，左右无所谓的尉迟宝床十分痛快答应下来，两人相视一笑各自抽出武器冲锋。

倭**营内此时此刻乱成一团，虎豹骑一番冲刺过后，前面的士兵还没有来得及追杀速度变慢的虎豹骑，后面的倭国士兵又撞上来，你推我退的倭国士兵阵型大乱。

而当虎豹骑转折迂回杀来时，后面的士兵变外围情况下，也只能咬牙乱哄哄的往前硬着头皮往上，在不反抗恐怕他们三千多人要变成长枪野兽亡魂了。

士气大跌结果可想而知，三千多的倭国士兵，面对冲锋的虎豹骑毫无反击能力，虎豹营轻而易举冲破前面队列，可到了中间，虎豹骑马上散开四面开花大屠杀，抵挡不住虎豹骑****合击，倭国士兵眨眼间变成一盘散沙四处逃窜。

军营外围弓手密集箭雨射击，就算是步兵有精良盔甲，也抵挡不住如此密集射击，更何况步兵的盔甲属于半身盔，比起骑兵全副武装逊色多了，两

轮箭雨下来出现一些小伤亡。

“奶奶个熊的，大爷我今日不屠营程字倒过来写，三弟把手，大哥先上去杀个痛快！”

“好嘞！”

火大的程处默憋屈的很，目测了一下二十步开外军营，木制军营墙才两米高度，心中发狠的程处默哟呵三弟程处弼搭把手，借力让自己上军营城墙打乱屠杀那些近战为零的弓手，好树立榜样威风。

程处弼知道程处默的想法，趁城墙弓手装箭闲余时间，迅速助跑四五步一个翻身打滚，程处默待程处弼翻身打滚一刻起，紧随其后跑向程处弼打滚的方向。

“起！”

程处弼稳住身子的时候，已经靠近军营墙角五步开外，迅速蹲下身子双手合抱，待程处默跑来跳起踩上自己合抱的双手，程处弼奋力把程处默托起跃上两米高的军营墙。

“三弟，还有二哥我！”

“啊？没力…我~操~你大爷！”

噗通~程处亮可不管程处弼有没有力，高高跃起踩上程处弼的脑门，在程处弼破口大骂声之中，整个人借力跃上两米高的军营墙，抽出两把三尺大

开杀戒。

程处默与程处亮先后跃上军营墙，两把三尺短斧痛快淋漓大开杀戒，活劈，拦腰斩，基本一招下去必死两个，倒霉点的直接脑瓜砍碎，红白血浆四溅，幸运点的直接剖开肚皮，大小肠冒出喷血不止。

“把该莫脑，把该莫脑…”

倭国弓手给程处默与程处亮暴力屠戮吓破了胆，小命要紧顾不得防守，纷纷丢掉手中弓箭仓皇而逃，试图逃离两尊杀人不眨眼的恶魔。

“杀！”

“野蛮人！”

程处默与程处亮武勇杀敌，军营墙倭国弓手大乱逃离，中路大军在程处弼独揽接收两个团，颜面大失怒吼着冲锋的口号，左右两翼包抄的李震与尉迟宝床两人，忍不住眼红骂了一声野蛮人。

第636章屠夫式杀戮

雾岛山军营三面遭受包围，仓惶逃命的吉村道谷马上陷入混战之中，收拢战乱之中的亲卫与五百多士兵，大难当前自身难保，顾不得身后陷入虎豹骑虐杀的剩余两千多手下，直奔军营后方逃生通道逃命。

程处弼带着中路大军杀进军营，缓解了虎豹骑独自厮杀压力，地面躺尸数百人严重干扰了骑兵应有的灵活，只能仗着防御力惊人，还有长枪的好处，左右横扫试图靠近扑下坐骑的倭国士兵。

“一个，两个，三个…”

程处弼带人闯入大乱的倭国士兵阵营，两把三尺短斧大开大合左右劈砍，每一斧下去必溅起数尺高的血浆，舔着脸上溅到的血浆味，程处弼一边砍敌一边细数杀敌数量，眨眼间上半身盔甲血淋淋一片。

程处弼心中带着强烈怨念，没有花俏的招式，有的只是实用性很强的横劈扫三招式，血淋淋的双斧把倭国士兵吓得双脚打颤，见到他靠近逃似的离得远远的，他锋利的斧头基本无人能敌住一回合。

李震带着一个团的兵力，无视简陋军营的破

墙，两百陌刀兵同时奋力砍过去，轰然倒塌的木墙砸倒不少里面乱成一团的倭国士兵，李震一马当先冲进去，手中两把倒钩锏左右横扫，中者不少头破血流就是骨折断裂。

“痛快，哈哈~~”

头一次杀敌这么爽的李震，甩着倒钩锏血迹，进入混乱军营后没有逞强当武夫，而是狡诈十足混在障刀兵其中，专门补冷刀抢敌杀那种，面对无耻狡诈的李震，障刀兵们无语到姥姥家，够无耻的！

“投降，我们投降！”

程处默与程处亮两人把军营墙上弓手赶下混乱军营，眼看大势已失同胞兄弟挨着被屠杀局面，又没有见到吉村道谷身影，弓手们胆怯了，面对众多敌军小命要紧果断投降成战俘，起码还有一条生路。

“嘿嘿~投降？好啊，去死吧！”

程处默与程处亮嘿嘿声大笑着，屠夫似的高举血淋淋短斧，切瓜砍柴似的屠杀投降的倭国弓手，等倭国弓手反应过来时，十几名弓手已经倒进血泊之中。

“跟他们拼了！”

反应过来的弓手们知道投降也是死，与其不反

抗等死还不如拼命，四百多名弓手同时捡起地面散落的刀剑，咬牙切齿骂骂咧咧垂死挣扎反抗。

“哈哈~~这样才有意思！”

杀一群没有武器的战俘没意思，而杀一群垂死反抗的亡命之徒，程处默才觉得有意思，这样血腥暴力的战场，才能够促使自己武艺更上一层楼。

“陌刀兵结阵，障刀兵掩护，上！”

比起李震狡猾浑水摸鱼，程处弼拼武勇，程处默与程处亮玩暴力美学，尉迟宝床中规中矩多了，以陌刀兵为主力，障刀兵游攻掩护，安全第一结阵屠杀混乱军营里的倭国士兵。

“杀！”

两百多陌刀兵同时挥刀重砍，长刃重兵器一出手血光四溅，一百多名倭国士兵惨叫连连，肢体分离倒进血泊之中，混乱之中其余倭国士兵趁乱试图冲破陌刀阵营，游攻的障刀兵马上补上不灵活的陌刀兵，击退试图逃窜的倭国士兵。

“一个不留杀！”

尉迟宝床手持双锤，左右横扫击飞一大片吐血身亡倭国士兵，武勇善于守规矩的尉迟宝床，马上赢得手下们爱戴，零负伤情况下越战越勇，步步进逼砍杀把倭国士兵赶回中心开花的虎豹骑。

而虎豹骑的长枪更是威猛，一枪刺出去好像串鱼丸一样，必有两到三个倭国士兵一枪毙命，薄弱皮甲犹如纸糊似的，根本抵不住钢制尖锐的长枪，倭国士兵面对是四面包围退无可退，士气跌倒冰点无心恋战。

一刻钟时间过去，两千多名倭国士兵，急速死亡剩下一千五百名不到，面对冷血无情的屠杀，倭国士兵害怕了，全身的筋骨都在搐动，牙齿和牙齿，忍不住发出互相撞击的声音。

残肢遍野尸体彻底瓦解了倭国士兵心里，无力再战的倭国士兵，两腿像弹棉花似地不住打颤，耳边陆续传来同胞们惨叫声，无限的恐惧慢慢侵蚀着无心恋战的倭国士兵，最早崩溃的倭国士兵丢下武器投降。

“投降，别杀我，我投...”

崩溃的倭国士兵们受不了血腥屠杀，手中武器丢落地面后双膝跪地，高举双手试图得到敌军的怜惜放一条生路，面对恐惧的死亡谁也怕，然而投降的倭国士兵非但没有得到敌军怜惜，反而是残忍屠杀笑容。

“杀！”

李震组织起来的陌刀兵与尉迟宝床形成左右夹

击，四百多陌刀兵同时挥舞收到重型屠杀武器陌刀，残肢头颅纷飞同时血光四溅，三百多具尸体同时倒入血泊之中，把剩余的一千二百名倭国士兵吓破了胆。

“杀！”

程处默呐喊一声，数以千计的障刀兵与陌刀兵同时一窝蜂乱刀砍，没有招式就是这么一阵疯狂乱砍，虎豹骑识趣退出砍敌圈，以免给疯子一样的程家三兄弟误伤，李震与尉迟宝床两人直接无语。

一刻钟过去，程处默甩着手中血淋淋带有毛发的双斧，仰头肆意无忌哈哈大笑起来，血红一片的盔甲与裤脚，场中再也见不到站着的倭国士兵，残肢遍地血流成溪，断刃兵器比比皆是，更别提小山高的尸山。

而程处默他的手下三千多将士轻重伤不一，以绝后患拿着武器徘徊尸体边，对没死透的倭国士兵进行冷血补刀，坚持执行秦寿命令彻底把他们抹杀干净。

“豹骑先行后山，猎杀漏网逃兵！”

“是！”

虎豹骑营长庞峒眼看大局已定，三千多具倭国尸体无一幸免，但是还有逃窜的敌军将领吉村道谷

未斩杀，虽然有伏兵拦截，可安全第一不放过任何敌军一人，庞峒马上安排速度见长的豹骑兵去追杀猎物。

两百多骑豹骑兵领命朝军营后方追逐，庞峒带领着虎骑兵巡查倭**营，以确保没有贪生怕死的倭国士兵躲起来，屠杀令就是要一干二净屠杀干净。

“奶奶个熊的，这仗打得痛快！”

程处默活动着身子骨，把带血双斧用倭国尸体擦拭干净后，意犹未尽地大呼痛快，要不是没有坐骑，程处默还真想去追击逃窜的吉村道谷。

第637章血腥突围

雾岛山后山出口处，还算宽阔的十日通道寂静一片，杂草丛生的通道两侧屹立几十米高峭壁，随着凌乱脚步声响起，峭壁回荡着奔波逃命的脚步声，一阵寒风吹过周边半人高杂草哗哗作响。

“停！”

临近出口一刹那，吉村道谷隐隐感到不安气氛盘旋心窝，太诡静了，静到吉村道谷有些心慌慌，特别是风吹杂草声，无形之中似乎带着淡淡杀气，冥冥之中吉村道谷察觉到出口必有埋伏。

五百多倭国士兵精神紧绷，在吉村道谷喊停一刹那，不安地前后左右四处张望，只要稍微有些风吹草地声，马上犹如受惊的鸟儿似的，一惊一乍紧握起手中的武器，无形的压力快把他们逼得崩溃。

‘两万大军不可能只杀进一半人数不到，莫不成出口有埋伏？’吉村道谷回想起入侵者大进攻一刻，细数了一下攻营拔寨的人数，除去三百多虎豹骑，杀进来的步兵也就只有五千多点人，那剩下的一万多人去哪里了？

很值得深思熟虑思考的问题，可眼下这种情况又由不得吉村道谷浪费时间，在待下去后面追兵赶

上的话，到时候想跑也是插翅难逃了，前有可能有狼，后又有猛虎追兵，吉村道谷只能硬着头皮搏一搏运气了。

“啊！有伏兵！”

“完了，完蛋了！”

吉村道谷迟迟没有动静，李德奖与李德培两兄弟沉不住气，马上从出口两侧带兵冒出身影，一千六百多人伏兵出现，吉村道谷这边的倭国士兵彻底崩溃了，还真有伏兵埋伏，而且人数还是他们三倍，这次算是跑都没希望了。

“骑兵，是骑兵！”

敏锐的倭国士兵刚鼓起勇气拼命，听到身后轰隆隆的奔驰声，不约而同看向身后的情况，两百多豹骑兵杀气腾腾出现两里外崎岖山路，把逃亡的五百多倭国士兵吓破胆似的。

“想想他们残忍手段，杀虐我们多少家人…想活命，拿出狠劲跟他们拼了，突围！”

吉村道谷看了眼伏兵数量，知道今日想要突围出去，必须要狠到拼命，而拼命对象肯定是手下们，吉村道谷用蛊惑人心的话，煽动他们情绪，用他们宝贵的性命掩护自己逃离这鬼地方。

“拼了！”

倭国士兵在吉村道谷蛊惑煽动下，抽出各自武器呀呀鬼叫朝伏兵冲锋，无视李德奖兄弟布阵的盾兵阵，以拼命方式试图撞开缺口，好有生还的机会，比起后面恶魔似的豹骑兵，步兵对步兵还有生还机会。

“马蛋，疯了！”

李德奖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这些倭国士兵，仿佛根本不知道死亡为何物？他们几乎是在玩滴水穿石把戏，以人群力量撞出缺口在击中力量朝缺口冲锋。

任凭无数障刀与陌刀砍过来，倭国士兵们却丝毫不躲闪，既便是身体被砍数刀，却依然用着最后一丝力气，用身体挡住压住盾兵无法动弹转换，一批紧接着一批倭国士兵牺牲，四处飞溅的血光，徘徊山谷的厮杀，惨叫声源源不断！

无数残破的肢体飞起又落到盾兵与陌刀兵阵列上，倭国士兵不畏死亡前赴后继，犹如浪潮拍打着堤岸，飞溅起来越来越恐怖的滔天的血花！

“二连盾兵上！”

面对不畏惧死亡的倭国士兵以命冲击，第一排盾墙几乎在第一时间，就被彻底摧垮掉了，人翻后仰的盾兵马上引来后续赶上的倭国士兵疯狂报复，

猩红着双眼发疯似的乱刀狂砍。

最前排的盾兵防线崩溃，在倭国士兵疯狗似的冲突之下，二连盾兵手在陌刀兵让位中，一马当先冲进疯狂的倭国乱刀砍范围，手里顶着叮叮当当的兵器砍，解救出险些被倭国士兵丧失理智砍杀的前排盾兵。

“大胆，找死！”

前排盾兵虽然救回来了，可轻重伤却有不少数，李德奖和李德培两兄弟火冒四丈，各自操起沉重大关刀，长刀挥舞过去，顿时就是数个头颅飞起！愤怒促使两兄弟力气催发到了淋漓尽致！

“冲，冲，胜利在眼前！”

眼看缺口已经打开，吉村道谷竭嘶底里呐喊冲锋，眨眼间三百多倭国士兵用命拼出一道缺口，李德奖与李德培两兄弟想要补上都已经来不及了，只能感叹破釜沉舟的倭国士兵太拼命了！

倭国士兵掩护着吉村道谷朝缺口冲去，剩余的两百倭国士兵，继续用身体朝着最稀疏的防守盾兵撞了上去，吉村道谷胯下双腿挨了四面八方的障刀拉伤，血肉模糊双腿的他瘸着双腿，在亲卫冒死拼死保护下终于突出重围。

“德培你带两个营的兵力，追杀贼首！”

“好！”

吉村道谷成功突围，无疑是狠狠煽了李德奖和李德培两兄弟一记耳光，抓狂的李德奖马上安排自己弟弟李德培去截杀吉村道谷，还有他十多名忠心耿耿的亲卫，真要给他跑了还真没脸目回去见人了！

李德培带着两营兵力去追逐吉村道谷，后面赶上来的豹骑兵冲锋刺杀剩余的一百不到的倭国士兵，还有残留掩护的三个吉村道谷亲卫，长枪冲刺无情刺穿最后挣扎的倭国士兵。

吉村道谷亲卫队长留下断后，身体挨了豹骑兵追赶上来的长枪，长长的长枪直接就从他的身体贯穿而过，而这个亲卫队长疯狂地舞起长刀，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拼命砍下盾兵钢盾，叮叮当当火星之中全是无用之功。

“杀！”

盾兵举盾侧转时，隐藏盾兵后面的陌刀兵一击重砍，挨了一枪未倒的吉村道谷亲卫队伍面对重砍，最后带着解脱的笑容，轰的一声，拦腰而断的上半身重重的压在尸堆如山尸体上，下半身动了几下失去平衡倒下。

“奥多桑，毛哦习哇改阿里玛赛恩，一带ki马

斯！（爸爸，对不起，我先走了！）”

吉村道谷衷心的亲卫队长闭眼后，剩余的倭国士兵全都陆续成为陌刀兵刀下亡魂，血染的山谷出口溅满血淋淋的血浆，残肢头颅断刃兵器遍地都是，死相百态的倭国士兵没有一具是完整的尸体。

“他是个值得敬仰的英雄，好生安葬，有什么事本团长担待！”

“是！”

障刀兵们打扫战场补刀时候，李德奖制止了手下们亵渎补刀可敬的亲卫队长，不管他是不是敌人都好，他不顾自己性命保护主将逃离，如此忠义之人值得李德奖敬佩，厚葬他是理所当然的事。

第638章抓急的佐伊

“什么？全军覆灭？”

“是的，公主，全军覆灭，藤条野不知所终，据可靠消息称，他早已从包围圈逃出来！”

大阪船坞，雾岛山清扫完当天夜里，吉川丽子带回鹿儿岛偷袭失败战况，三十艘战舰三千多倭国士兵，除了藤条野晓幸逃走，其余的不是被俘成为民夫修建鹿熊海镇，就是血腥残杀当场。。

而残杀当场的基本是伤残兵，按照探子冒死靠近打探到的消息称，基本是没有利益价值才残杀的，据称鹿熊海港口处两日血水都无法消散，尸体全部无法得到安息，全沉入海里喂鱼。

“可恶！”

吉川丽子提及鹿儿岛已经沦陷，彻底成为秦寿领地的时候，震怒的间人皇女猛拍案桌，很显然秦寿这举动是有意抹杀她的子民，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更是纵容手下将士摧残稍有姿色的妇孺。

你说摧残也就罢了，留下来当军妓以后还有希望救出她们，最可恶的还是摧残完，还要打包回去变妓女，光是这一点足够让间人皇女恨透秦寿，很明显秦寿这是**裸在向她报复，报复当初自己戏弄

他团团转的事。

要是秦寿知道间人皇女想法，肯定屑之以鼻，她太自我感觉优越了，就算是没有间人皇女戏弄因果，秦寿也会贯彻执行三光政策，以屠杀为主奴化为辅，彻底把倭国殖民成自己地盘，当然不包括基地西部。

“公主，佐伊此人狡诈的很，据可靠消息称...”

吉川丽子似乎猜到间人皇女愤怒的心情，长痛不如短痛想起重要的事，如实道出佐伊卑鄙与狡诈，把他与北部幕僚府静冈草联盟失败原因说出来，他没有亲自去参与谈判联盟，而是去高丽与百济借兵达成协议。

至于他的目地不用明说已经很明显了，联合外敌共同抵抗打败间人皇女的皇权，只是没有想到秦寿及时入侵，完全打乱了佐伊的阴谋，以至于他现在自顾不暇，疲于调兵遣将对付秦寿的下一步大进攻。

“什么？消息可靠否？”

吉川丽子的消息，无疑给间人皇女带来震怒到顶点的创伤，灵慧有神的瞳睑里没有以往的妩媚，而是充满悲哀地、绝望地闪着愤怒，上当受骗的愤

怒，此时此刻间人皇女眼睛里燃起的火焰，似乎同时在焚烧着她心窝。

怒气摸不着看不见，可却从间人皇女心窝直冲到脑顶门，心头那一把无明火焰腾腾地燃烧着，同时阴寒的双眼睛变暗了，突然闪烁了一下，又变得漆黑，最后姗起了不可遏制的撕裂一切怒火。

向来只有她把人戏得团团转，没想到这次居然给佐伊戏弄回来，给人戏弄的感觉很不爽，就算是当初秦寿戏弄她，间人皇女也没有像今日这么愤怒过，佐伊一直她眼里是成不了大器的。

间人皇女滔天怒意吉川丽子感受不到才是怪事，怕在刺激间人皇女她会做出什么傻事，吉川丽子没有在说话，只是点点头算是回应了间人皇女疑问。

反正间人皇女以后也会知道，还不如趁现在说出来，好让她心里有底提防佐伊，吉川丽子知道真相前，比起间人皇女好不了多少，可她知道成大事需要克制住。

“哼，也罢，反正佐伊也活不长！”

“？”

间人皇女震怒过后突然其来的冷笑声，很是让吉川丽子难以揣摩，而间人皇女没有在意吉川丽子

怪异的目光，径直走回自己书案，提笔在吉川丽子愕然目光之中，快速修书一封。

“丽子，派人拿书信去高丽一趟越快越好，上面有地址，本公主差点忘了一个人物！”

“是！”

一刻钟过后，吉川丽子接过间人皇女慎重其事交来的书信，并没有多问什么她不该知道，小心收藏好告退离去安排人手，留下间人皇女独坐书案，恢复掌控局势的女皇风范。

“是谁走漏的消息？”

间人皇女百思不得其解，偷袭计划按道理很隐蔽，可秦寿能够有预防痛击自己派遣的偷袭大军，间人皇女马上想到走漏了消息，最大可能性是秦寿有内应潜入了大阪船坞，甚至就在船坞内！

比起间人皇女的疑惑猜疑，佐伊更是焦头烂额无法入眠，熊本大本营，幕僚府内灯火通明一片，巡逻的幕僚府守卫一丝不苟巡查府内动静，而幕僚府大厅更是烛火通明，濑户藏介哈欠连连晕晕入睡。

鹿儿岛彻底失守成为入侵者地盘，八千守兵短短十日大部分死绝，就算是生还的都已成为入侵者的战俘，心烦意燥的佐伊在金碧辉煌大厅内走来走

去，而濑户藏介则一手撑着左腮，一副无所动容的表情。

瀬户藏介想要关心也没有用，真正掌权的还是佐伊，在外他看似风光，在内却成了佐伊的傀儡，佐伊说一他不敢说二，他的手下基本已经效忠佐伊，濑户藏介现在只是挂着虚名的傀儡诸侯而已。

“藏介，长崎，宫崎，福冈，大分四个区域兵力，调动的怎么样了？”

“不知道！”

佐伊突然停下脚步，转过头皱起眉头看向慵懒的濑户藏介，强忍着烂泥扶不上墙的怒火，责问濑户藏介四个区域兵力调动问题，而濑户藏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更是让佐伊吐血。

慢慢地佐伊脸色变得有点铁青，额上的一条条青筋涨了起来，脸上连着太阳窝的几条筋，无意识地抽动着，两眼喷射出杀人的光芒，如果可以佐伊还真想把濑户藏介踢出去，自己坐上他诸侯宝座。

濑户藏介也不想这样，可问题这事他根本不知道，调兵遣将都是佐伊一手操作，他这个傀儡诸侯完全管不上事，也不知道佐伊什么时候调集了人手？他这话问了也算是白问。

想到了什么佐伊怒火慢慢消退，冷哼一声甩袖

转身离去，懒得再去看不成器的濑户藏介一眼，真正指望他帮得上忙，天都恐怕亮了，佐伊撞板盛怒离去，濑户藏介自叹自怜地失神起来，他算是有历以来最无能的诸侯。

　　沿路回房的佐伊想着四个区域的兵力情况，长崎一万兵力，宫崎九千兵力，福冈拥有九千兵力，大分七千多兵力，各自抽调一半足够有四万之众，防守大本营足够了，哪怕秦寿兵行险棋攻打熊本，佐伊也无所畏惧可以守住。

第639章沙盘推演

鹿熊海镇，巡逻守卫没有一丝放松之意，高度集中精神巡查鹿熊海镇每一个角落，哨兵塔上哨兵十二时辰轮流监视四周情况，以确保没有探子或突发情况，哪怕现在鹿儿岛已经平定了，也不敢马虎大意放松警惕。

镇内倭国平民战俘开始每一天的压迫工作，采集露天建筑用的石块，以备工匠到来开挖地基建设城墙，用混泥土方式太烧钱了，没办法之下秦寿只好使用石块加以土水泥建筑地基，起码比起现在的任何城墙强多了。

卢贤达颇感无聊地在镇内溜达，按照秦寿的意思，他今后就是鹿熊海镇的殖民城主，鹿儿岛未来的管理人，想要胜任这一切必须学会了解，了解鹿熊海镇每一处角落，熟悉这里的一切事物，才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管理者。

秦寿要他担当这里的一切，背负起鹿儿岛未来管理者身份，而不是上战场杀敌，多多少少有些失望与无奈，虽然卢贤达很不乐意，可秦寿的命令他不敢违抗，也只能勉为其难答应下来。

卢贤达走到修复好的海港口区，将军级战舰静

静地停靠一边，卢贤达带着异样的心情瞭望相隔五六里远的鹿岛，白蒙蒙的树木把鹿岛点缀的格外美丽，要是夏季雨季过后，冒出的彩虹好像要把海口对岸相连接起来一样。

可如今入冬前的天气，严寒薄薄一层细雪覆盖了鹿岛森林，以至于远远看去晶莹一片，看似美丽的鹿岛里面却隐藏着杀机。

岛上早已安装了五挺机械弩弓，驻守了一个连队的兵力在岛上，还有四座伪装过的哨兵塔，只要海面有动静，鹿熊海镇马上第一时间收到消息。

“卢旅长，刚收到的远程飞鸽传书！”

“哦？”

传令兵急匆匆赶来手拿着鸽子取下的书信，在卢贤达意外目光之中交到他手里，末了敬礼转身离去，继续忙碌他的事，而卢贤达则拿着书信叹息一声，摇摇头苦笑一声转身朝镇长屋走去，自己都快成秦寿专用跑腿了。

“哈…哈欠~”

渐渐进入入冬的天气，天寒地冻的秦寿一时间没有注意，夜里踢被窝偶染了轻度的风寒，没睡相的秦寿万万没想到，入冬前的倭国天气这么变态。

幸好出征的将士经过三年严寒训练，加上有保

暖内套衣物，没到真正严冬前不会出现什么问题，等严冬一到第四批的御寒奢侈蚕丝衣都到了。

“哼~活该！”

镇长屋大厅内，秦寿盘坐中间，对于倭国落后的家具表示无语，寒颤着身子靠近火炭盆驱寒取暖，黑牛与一名布衣年轻男子忠心耿耿地站在一边，而李怡然则手捧着红糖姜水，幸灾乐祸放到秦寿脚下。

大感无聊的李怡然与秦寿隔着火炭盆盘坐，双手撑着下巴目光盯着秦寿看，面对李怡然别样的目光，秦寿有些不自然地拿起姜水轻抿。

生姜红糖水驱寒暖胃的土方好东西，想要驱掉风寒一定要趁热喝下，发一身热汗，体内的寒气便会消散，自然而然就会通体舒泰起来。

“郭松，薛仁贵大部队走到哪里了？”

秦寿把生姜红糖水喝完，放到铺了毛毯外面的地面，漫不经心询问起黑牛旁边的年轻男子，第二批支援赶来的实习狗头军师，李淳风推荐的人秦寿自然重用，人鬼精又善于推算，排解了秦寿无人可用的烦恼。

“启禀将军，昨夜薛司令回信已在五木村范围，算算时辰应该到了大通越，如若没有意外应该

夜里可以到达鸟山…”

郭松没有让秦寿失望，思维活跃推算薛仁贵行军路程，与遇到的麻烦和大致地形阻隔时间，大致精确回答了秦寿的疑问，要是五木村没有什么顽固敌军镇守，基本是半个时辰不用就攻陷。

“切~有这么厉害吗？你以为你是李淳风？”

“……”

李怡然刁钻的话，郭松涨红着脸不知道如何反驳，也没有任何言辞可以反驳，正如李怡然所言一样，他确实没有李淳风推算那么厉害，可推算行军进程还是有些自行的，可李怡然伤人的话，正好击中郭松软肋。

黑牛在一边轻拍郭松的肩膀，在郭松目光看向黑牛的时候，黑牛裂牙一笑摇摇头，无言地告诉郭松别跟李怡然一番见识，李怡然什么个性？黑牛在怎么笨在长乐乡相处久了，早就心中有数。

“嗯哼~郭松别在意，本将军相信你！”

秦寿干咳一声打破不和睦的气氛，对于任性不留口德的李怡然颇感无奈，一句本将军相信你的话，直让郭松受宠若惊，一脸感激看向秦寿的信任，不得不说秦寿一句真诚的话，打消了郭松心中不愉快。

拿李怡然没办法的秦寿大感头疼，眼不见心不烦走到大厅一侧，停在木板装有的海沙前沉思，郭松与黑牛紧随其后走过来，看着木盘上的一盘散沙，不知道秦寿在想些什么？而李怡然大感无趣继续盘坐取暖。

“黑牛，去侧厅拿熊本城地形图来！”

“是，将军！”

沉思了片刻之后，秦寿抬起头看了眼黑牛，吩咐他去侧厅拿熊本地形图来，黑牛不知道秦寿要地形图做什么，急匆匆跑到侧厅去拿先期派去的探子手绘熊本地形图，郭松一脸疑惑看着秦寿。

没多久黑牛拿着熊本地形图走出来，秦寿接过黑牛递来的地形图，在郭松愕然的目光之中，小孩子玩泥沙似的，用水浇湿沙子，紧接着用湿沙子按照探子手绘的地形图，着手堆起熊本大本营地形。

两刻钟过去，秦寿按照手绘地图，堆起熊本城内与城外模型，郭松与黑牛目光痴呆地看着模型城市，怎么也没有想到居然还可以这样！

“郭松记住了，这叫沙盘推演，经过探子回报的情报，可以准确掌握推算…”

秦寿把熊本城模型堆积好，招招手示意郭松蹲下来，把沙盘推演方式交给他，受到秦寿启发与传

授经验的郭松，恍然大悟地点点头，没想到还能这样！

“咦？这是什么？”

“别动...”

秦寿光顾着讲解疏忽了一边好奇心大作的李怡然，没有注意到她偷偷钻过来，当李怡然手碰到还未完工的沙堆城，秦寿阻止已经来不及了，未来得及加固的沙堆在李怡然手指轻碰下瘫痪了。

第640章良心挣扎

“去忙你的吧！”

李怡然捣毁了沙盘逃跑后，卢贤达带着飞鸽传书密信前来，看完信内内容的秦寿面无表情地点点头，挥退卢贤达去忙他的事，独坐一边发呆出神，黑牛和郭松识趣退下，没有继续打搅心情不好的秦寿。

密信是长安哪边几经周折传过来的，里面的内容很简单却又很头疼，不安份的长孙无忌居然还不死心，这次倒好破釜沉舟联合起大势已失的李泰，试图东山再起重新夺回失去的权利。

而李世民身边最信任的人，全都是其他势力的人安排进去，要是李世民还能够保持清醒，不知道会不会气得吐血身亡？他最信任的人全都是卧底，聪明精于打算的李世民，恐怕做梦也想不到，他算计人多了也有一天给人算回来。

说实在的薛高是长孙无忌的人，秦寿知道了真相也有些感到不可思议，如此看来长孙无忌在李世民还没坐皇位前，早就安排好了一切，一个十二时辰监视李世民生活起居的太监，果然够绝的！

“长孙无忌啊长孙无忌，纵使你有三头六臂，

面对本将军还是一样小孩玩过过家！”

秦寿冷笑一声把密信烧毁，知道真相和长孙无忌意图，秦寿没有丝毫担心，在他眼里长孙无忌现在就等于跳梁小丑一样，他精心策划的夺权计划，简直就是痴心妄想，倒是他变卖了所有私人田地，有点让秦寿感到惊讶。

潘安的来信已经说得很清楚，长孙无忌与李泰达成了协议，至于那所谓的协议秦寿完全不放在眼里，皇宫侍卫有一半人手是自己的人，长孙无忌所谓的五十名内部皇宫侍卫，简直就是塞牙缝不够。

“停！”

熊本城二十里外无名村镇，空荡荡的村子内空无一人，村镇内街道零乱东倒西歪，家家户户大开的门板覆盖了一层薄薄雪，死静一片的村镇显得很萧条，光看地面零乱的痕迹，就可以判断出村镇内的人撤离很匆忙。

两万三千多大军停在村镇门口，五辆载满干粮的粮车由虎骑兵守护，三千盾甲兵团团守住粮车，以免出现突发意外，导致他们粮车出现问题，十名豹骑兵先进入村镇内搜查，确保里面安全。

“全军进驻镇内休息，斥候巡逻两里外动静！”

十名豹骑兵检查了一遍后，确定镇内一切安全返回报告，薛仁贵看了看天色，酉时刚到天色已经灰蒙蒙，初冬天气入夜时间快，用不了一刻钟时间就会进入黑夜，没办法之下薛仁贵只好下令进镇休息，安排斥候巡逻任务。

一个连队的斥候领命分成九组，东西南北四个方位同时散开巡逻，哪怕是来的道路也要巡逻，毕竟这里是敌人的地盘，虽然已经扫平了，可难不保敌人会不会迂回从后面偷袭进攻。

“奶奶个熊的，累死大爷我了，终于可以休息了！”

终于可以休息一宿，普一进入村镇内，程处默就随便找了个地方躺下，无暇顾及地面冰冷的雪，翘起二郎腿裂牙嘶嘴揉着脚瘸一样的脚板，跟随薛仁贵奔波一路急行军，还真是够要命的。

“大哥，那个薛仁贵也不知道怎么想的，既然我们身上带着三天干粮，干嘛还要麻烦笨重的粮草？”

程处弼走到程处默边靠拢休息，目光看向笨重的粮车，搞不懂薛仁贵这是闹哪出？要是没有这笨重的粮车拖延时间，现在恐怕早就兵临熊本了，以现在的兵力还有攻城器具，拿下武器落后的熊本小

意思一件。

“笨蛋，这叫预防不测，算了，以你智力说了也是等于废话！”

程处亮紧随其后走过来，听到程处弼唠叨埋怨声，没好气地大翻白眼纠正程处弼的话，而后面的话更是引起程处弼不爽，程处亮耸耸肩一脸无所谓地转过头，事实如此实话实说而已。

“行了，你们两个别吵了，我在想薛仁贵那家伙神神秘秘的，不会又在玩什么折腾把戏？”

头疼不已的程处默没空听两位弟弟的废话，目光紧盯着薛仁贵那边，而薛仁贵找来虎豹骑的营长甘布，就知道准没好事，但愿不会是什么又准备夜袭之类的，要真是哪样才够累呛人的。

程处亮与程处弼顺着程处默的话望过去，还真如程处默担忧的一样，薛仁贵与虎豹骑的营长甘布不知道谈什么？不过看他们神神秘秘的模样，准没有什么好事。

“甘布，你带一百豹骑兵先前一步，去查看逃难的民众，如果可以，制造些杀戮，看看佐伊有什么反应？别杀太多！”

也许是受秦寿冷血影响，薛仁贵以杀些平民百姓看看佐伊的反应，从进村镇一刻起，薛仁贵就推

断出村镇百姓逃离没多久，估计是向熊本城逃难去了。

未予佐伊交锋过不知道他的性格与态度，薛仁贵只好以倭国百姓做试验，看看佐伊的态度与反应好判断出他的性格，要不然不知道他性格，薛仁贵无法针对性部署对付他，正所谓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是！”

甘布双手抱拳领命告辞离去，按照薛仁贵的吩咐，点兵一百豹骑兵朝熊本方向追赶，尽量赶在天黑前在熊本城外追杀那些百姓。

值守巡逻的守卫拉开镇口设立的障碍，让甘布带领的百骑豹骑兵畅通无阻出镇，休息之中将士们目送百骑豹骑兵绝尘离去的身影，小声议论发生了什么事？

“这是怎么回事？”

“不晓得，不过肯定没好事！”

“干什么？干什么？很有精神是不是？还不抓紧时间休息？”

议论纷纷的将士们你一言我一语，一边等待伙夫准备晚饭，一边空出时间讨论豹骑兵执行什么命令？当将士们的各自顶头上司出现喝骂，将士们灰

溜溜地结束无谓的猜想。

“唉~”

甘布百骑豹骑兵离去后，薛仁贵心情沉重地叹息一声，受秦寿影响他现在心境变化很快，快到薛仁贵有些不敢相信自己决定，可想到秦寿丧失道德的屠杀令，薛仁贵无力阻止也只能照办。

薛仁贵相信秦寿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从他跟随秦寿一直到现在，秦寿每做一件事，都好像事先安排好似的，这次恐怕也不例外。

第641章野兽骑兵

“看，那是什么？”

“敌军，是敌军！”

“快跑啊！”

临近天黑前一刻钟，无名镇逃离向熊本城避难的倭国百姓，眼看熊本城近在眼前只有两里不到范围，还没来得及庆幸的倭国百姓，马上给后面的人惊呼尖叫声扰乱了逃亡次序，而熊本城号角御敌声传遍城里城外。

倭国百姓三里外尘雪飞扬似的，上百匹白蒙蒙骑兵身影急速飞驰，却仿佛带着千军万备的气势，朝着前方逃窜百姓队伍直冲撞去！那卷起漫天的尘雪之下，宛如黑压压的洪流，仿佛近在眼前！

“怎么回事？”

“佐伊大将军，不好了，我们百姓后面有敌军的骑兵！”

熊本城城墙顶，佐伊听到预警的号角声，急匆匆跑上城墙顶查看情况，守城倭国士兵手指逃难过来的百姓群后面，出现的百骑豹骑兵追杀百姓队伍。

豹骑兵执行薛仁贵的命令，追赶上倭国百姓就

开始屠杀，而且还是当着佐伊出现的面，百骑冲进惊慌失措逃窜的上千倭国百姓队伍，一阵血光四溅百骑肆意无忌冲杀倭国百姓，喊叫声呼救声源源不断。

“佐伊大将军，敌军欺人太甚，迎战吧！”

“佐伊大将军...”

百骑豹骑兵肆意无忌屠杀百姓，一眨眼倒下数百手无寸铁的百姓，城池上的守卫倭国士兵们咬牙切齿，纷纷主动出去迎敌追杀肆意无忌屠杀的豹骑兵，简直就是欺人太甚了！

“派一千熊骑兵出城迎战，见势不妙马上收兵回城！”

佐伊亲眼目睹了豹骑兵血腥屠杀，他知道再不派兵迎战，势必会让自己威望大失，可又怕中了敌人的圈套，以防万一佐伊只好做两手准备，出城迎战和见势不妙撤退，以保全现有的兵力。

得到佐伊迎战的命令，守城倭国士兵马上跑下去传达，佐伊阴沉着脸色继续看豹骑兵屠杀无辜百姓，好一招阴毒的试探，佐伊在怎么笨也想到这是敌军的阴谋，至于敌军将领想要干什么？佐伊一时间无法猜到其用意。

“甘营长，熊本城门打开了！”

“好，放过这些百姓，兄弟们，保留体力，我们会会熊本城的熊骑兵！”

豹骑兵一阵冲锋击杀两百多无辜百姓，眼尖的豹骑兵在迂回冲刺的时候，第一时间发现熊本城的城门情况，把熊本城城门大开的事告知带队的营长甘布。

任务已经完成但是甘布没有撤退，战意凛然萌生强烈战斗**，雾岛山一战打得十分不痛快，现在有机会拼实力，激起了甘布争强好胜心态，下令暂时放过无辜百姓，列队与倭国最强的熊骑兵对战。

熊骑兵，倭国西部骑兵团之中，号称最强之军的皮甲骑兵团，根据先锋探子收集到消息称，倭国西部熊本城驻守了一支五千皮甲骑兵团，虽然装备落后用皮甲，可他们战斗力不容小视。

倭国百姓狼狈逃窜身影，甘布看都懒得去看，屠杀这些手无寸铁的百姓，没有意思也没有荣誉感，要不是军令难违，甘布还真不屑去屠杀他们，当然这次违抗命令对战，甘布早就做好回去领抗命受罚心理准备。

在甘布列好队形等待之中，佐伊没有让甘布失望，上千铁骑彪悍冲出城门，眨眼间压成密集的方形冲锋阵，沿着熊本城大路直冲而来，沉重的马蹄

带起的动静，几乎要将那路旁的山坡都震得崩塌似的！

面对十倍的敌军冲锋兵力，甘布一阵热血沸腾，静静握紧手中带血的长枪，仗着装备精良与豹骑的装甲和速度，高举手中的长枪慷慨激昂地大吼一声。

“兄弟们，荣誉在眼前，你们怕不？”

“不怕，荣誉与使命共存！”

上百豹骑兵在甘布渲染的鼓舞下，整齐一致竭嘶底里地呐喊着，体内狂暴热血因子焚烧起来似的，面对上千倭国熊骑兵冲锋阵型，没有丝毫胆怯与畏惧，有的只是永不言败不服输的念头。

“杀过去！”

“杀！”

甘布勒紧手中缰绳，手中长枪朝前一挥，竭嘶底里呐喊一声杀过去，自己先带头冲锋出去，上百豹骑兵紧随其后冲锋，高亢的呐喊声覆盖上千的熊骑兵马蹄声，速度之最的豹骑兵，以一往无前的冲锋迎上冲锋而来的熊骑兵。

“不！不可能，不可能...”

双方阵型骑兵接触交战一刻，远在熊本城池上观战的佐伊惊呆了，不顾周边吃惊的倭国守兵惊讶

目光，丑态百出似的一惊一乍，双手握紧因用力过度而发白的拳头，目睹他最精锐的骑兵团一面倒。

劈劈扑扑…百骑豹骑兵在甘布引导下，以锥形阵冲破熊骑兵的方形阵，锋利的长枪，充沛的体力，出色的防御，百骑豹骑兵在甘布带领下，势如破竹破开方形阵，所过之处人马翻腾倒地惨叫。

前面熊骑兵倒下，后面赶上的熊骑兵直接践踏而过，混乱与血光冲刺谁胜谁负一目了然，熊骑兵劣质皮甲无法抵挡纯钢制的钢枪，加上兵器一寸长一寸强，一寸短一寸险，熊骑兵吃亏在兵器与皮甲上，伤亡急速飙升。

豹骑兵出色的防御盔甲无视熊骑兵刀剑，加上豹子野性矫健的速度与冲击力，还有训练有素的互相配合，一直冲破方形阵中间没有一人倒下，就算是面对熊骑兵撞击摇摇欲坠，中间的人会第一时间出手顶住。

豹骑兵冲破熊骑兵方形阵后，地面倒下一百多匹熊骑兵，战马倒地挣扎嘶叫声和骑手痛苦哀嚎求救声相呼应，而豹骑兵们除了装备刮痕与敌军血迹，丝毫未损地借助冲锋余力快速迂回转弯。

豹骑兵整齐一致的迂回转弯动作，比起乱哄哄收拢的熊骑兵，简直就是一个天一个地的区别，一

直目睹战况的佐伊双目充血，豹骑兵的恐怖已经超出了他想象范围，一番较量下来零损失干掉他上百所谓的精锐。

‘这就是打败吉村道谷的恶魔骑兵？’佐伊看着豹骑兵们迂回变幻阵型，脸色黑到发青地步，紧咬着牙关脑子里琢磨不惜一切办法，要把眼前这百骑豹骑兵干掉。

想起战败的吉村道谷狼狈逃回带来的笑话，这一刻佐伊不在觉得可笑，也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野兽骑兵团果然名不虚传，值得庆幸的是他们人数并不多！

第642章八牛弩的威力

“集合，快集合！”

熊骑兵将领菊亭出川阴沉着脸色，身后躺着一百多人的伤亡手下，忍不住猩红的双眼死死盯着豹骑兵，大声呼喝散乱的熊骑兵集合，迂回变换好阵型的豹骑兵，已经开始发动第二轮冲锋。。

“荣誉与使命共存，杀！”

“杀！”

甘布冷笑看着菊亭出川重整凌乱队形，差距很明显一目了然，变换了阵型的豹骑兵在甘布热血鼓舞下，首战得胜士气大作杀气腾腾，齐声呐喊冲锋杀令，气势熊熊直奔匆忙转向靠拢集合的熊骑兵。

“可恶，杀过去！”

突然熊本城传来急促的号角声，马上的倭国熊骑兵面面相觑，而菊亭出川一双双阴寒的眼睛里，带着不甘与痛苦决策，来不及收整阵型大喝一声迎战杀过去，按照号角指引诱敌向熊本城靠拢。

向前，只有向前，熊本城军号若如催命鬼似的一直在吹响，熊骑兵们在菊亭出川命令下，顾不得落伍的同伴收整，硬着头皮冲向杀气腾腾的豹骑兵，再进行一次硬碰硬的冲锋厮杀。

仓促收整的熊骑兵更是不堪一击，在豹骑兵们武勇热血浪潮般席卷而冲下，密集的骑兵队列再一次体验耻辱的挫败，豹骑兵所过之处熊骑兵东倒西歪人马翻滚，血与兵器四处飞溅。

这是一股流淌的冲刺洪流，这一次的豹骑兵冲锋，并没有上一次那么轻松，豹骑体力流失加上地面尸体阻绊，好些豹骑兵险些摔落雪地里成为马蹄亡魂。

幸好经过三年努力刻苦训练，无意之中形成****合一，骑兵加上与豹骑心有灵犀，在豹子天生优越避险发挥下，骑兵险之又险摆脱坠倒危机。

“撤！”

第二轮一瞬间生死交战再次出现意料之中败绩，菊亭出川没有气馁也没有恋战，按照城内号角指引仓惶逃命，试图吸引好战的甘布进入埋伏圈，至于后面落单的数十个手下，菊亭出川无暇顾及太多了。

冲杀过后的豹骑兵借助余力，连同落单的数十个熊骑兵一起干掉，豹骑兵迂回转向发现熊骑兵落荒而逃，听不出号角含义的甘布不知是阴谋，灵活开动脑门判断起地形与熊本城内情况。

“追！”

甘布发现熊本城大门紧闭，菊亭出川回到城内安全线，恐怕需要一段时间，加上熊本城没有弩弓之类防守武器，弓手射程又有限，仗着豹骑兵速度优越战马，雄心壮胆继续追杀逃窜的菊亭出川骑兵。

豹骑兵的速度确实非同凡响，连在城池内观战的佐伊，也不得不承认豹骑兵的厉害，而豹骑兵越是如此厉害，佐伊越是要把他们诛杀在这里，以免后患无穷威胁熊本城的安危。

“得意忘形是要付出代价的，让你尝尝你们先祖的利器，八牛弩准备，卸掉攻城枪，装上寒鸦箭！”

“嗨！”

佐伊露出残忍笑容笑看上当受骗的豹骑兵，尽管吉村道谷提醒过他们防御力惊人，可面对中原战国时期破坏力很强的床弩弓，还是不是一样自寻死路？

攻城枪其实是一种箭，实际上是一支带翎的枪箭，用于攻城攀爬，当然床弩还可以在弦上装兜，每兜盛箭数十支，同时射出变成寒鸦箭，床弩的射程可达三百大步，约合570米左右，是弩类武器中射得最远的一种。

而床弩弓来源正是当时战国时期，末代齐王少主流落倭国带来的兵器，一共有五挺床弩弓，熊本城就独揽了两挺床弩弓，要不是佐伊傀儡了濑户藏介，还真不知道有这威力惊人的武器。

“一击即退！”

甘布不知道面临什么，更不知道他的骄傲自负，把豹骑兵们带来灭顶之灾，眼看就要追上故意放慢速度的熊骑兵，菊亭出川嘲笑一声，大声呼喝一声趴，剩余六百多熊骑兵同时趴在马背上奔驰。

“射箭！”

佐伊带着残忍嗜血的笑意，仿佛见到一百套明晃晃的超强盔甲在眼前，佐伊不确定寒鸦箭能否攻破诡异盔甲，但是只要他们落下坐骑就是死路一条，愤怒的熊骑兵会给他们最真诚的回报。

豹骑兵们在冲上去的时候，就听见了远处城池传来了“嗡”的一阵声音，初闻这致命的嗡声，甘布立刻就明白过来，双眼急速收缩了一阵，那是弩弓的振动弓弦动静！熊本城有弩弓！

“不好，有埋伏，撤！”

甘布竭嘶底里呐喊一声，奈何急速狂奔的震动声，还有一直未停的号角声覆盖，豹骑兵们根本听不到甘布竭嘶底里的呐喊声，更不知道阎王带着笑

意，坐等他们下地府一起喝茶聊天。

两挺八牛弩同时齐射，漫天的箭就如同雨点一般密集，黑压压一片砸向冲锋豹骑兵的头顶上，等豹骑兵醒悟过来时为时已晚，箭雨犹如狂风刮过了稻田似的，最前面的豹骑兵队列最先倒霉。

强悍防御盔甲是抵挡住了箭支的穿透，可箭支冲击力度他们无法抵挡，当头就有二十多骑被掀翻倒在地上，

前方豹骑兵溃败坠落的如此之快，如此之突然，顿时让后面醒悟过来的豹骑兵们措手不及，甘布愤怒的吼叫咆哮撤退，麾下的豹骑兵们飞快协调起来，眨眼间八十骑不到豹骑兵，在甘布带领下马上急速调头撤退。

源源不断的箭支如雨下似的，等豹骑兵逃出箭雨范围时，八十骑锐减到四十多骑，而倒地未死的豹骑兵难以动弹，带着不甘的晕眩仰望变黑的天空，调转头的熊骑兵带着愤怒的复仇怒火，策马蜂拥而上践踏落骑的豹骑兵。

“不！！”

当残存的四十多骑豹骑兵们奔驰到安全范围停下，回头看向倒地惨遭践踏的弟兄时，甘布崩溃到眼泪直流，数百熊骑兵马蹄如雷，嚎叫连连来回践

踏倒地的豹骑兵，活生生把穿在盔甲内的豹骑兵与野豹践踏致死。

“甘营长，他们没救了，撤吧！”

“甘营长，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大进攻时候在找他们算账！”

“滚...”

甘布崩溃到试图跑回去送死，手下豹骑兵们纷纷截住失去理智的甘布，实在没有办法之下，豹骑兵们只好用以下犯上的手段，拿起长枪敲晕失去理智的甘布，带起晕眩过去的甘布牵着他坐骑，在熊骑兵没追来前仓惶逃离这里。

第643章功过难抵

“关起来，等候将军判决！”

“是！”

“薛司令！”

甘布清醒过来时已经回到了营地，得知损亡程度的薛仁贵怦然大怒，要不是现在是用人之际，薛仁贵早就先军法处置甘布，根本无需上报给秦寿，光是他违抗命令害死五十多豹骑兵，足够死刑判决了。

要不是甘布他们带回来重要消息，熊本城有战国时期八牛弩，薛仁贵还真不会如此好说话，暂时放过他等待秦寿亲自判决，以现在传信速度，薛仁贵相信清晨之前，派出去的送信斥候会回来。

甘布脸上现出一阵痛苦的痉挛，没有挣扎也没有求饶，用一种无力而又绝望的赎罪眼光看向薛仁贵，似乎所有外界的事物，也正配合着甘布失望的情绪：天空上面是漆黑阴郁的天色，寒冷的风夹带着重浊的风雪。

陪同回来幸存的豹骑兵们哀求声，仿佛在甘布耳里游荡，陷入极度自责的甘布宛如木偶人似的，在薛仁贵亲卫押解下，在议论纷纷的将士们指指点

点之中，没有了灵魂似的麻木走着。

“都回去休息吧，明日还有攻城大战！”

薛仁贵看了眼狼狈的四十多名豹骑兵，并没有拿他们问罪什么的，他们只是听命行事，抗命之罪不在于他们，甘布一个人承担足够了，薛仁贵大赦放过他们回去休息，摇摇头转身回营帐想办法。

情报有误以至于闪电战不得不迫切停止，原本计划凌晨敌人最困时段偷袭，现在熊本大本营有守城致命利器，薛仁贵相信秦寿肯定会修改计划，八牛弩是很厉害的床弩弓，射程威力足够威胁步兵安全。

至于熊本城内的潜伏内应，相信他们也知道八牛弩存在，会临时改变计划，直到秦寿想出办法在行动配合，这一点薛仁贵根本不用担心，现在最担心还是秦寿怎么处决虎豹骑营长甘布。

“唉~”

薛仁贵径直坐回营帐帅座，头疼不已地揉着额头，甘布的事让他烦透了心窝，而甘布会有这样的结果，自责愧疚的薛仁贵把责任揽上身，要不是自己派遣他去试探，要是自己在慎重提醒，甘布也不会孤傲自大犯错。

甘布是不错的骑兵将领，至少薛仁贵是一直看

着他成长，年轻人争强好胜偶尔会犯错很正常，但是这次他争强好胜之心代价太大了，损失价值连城的五十多个精锐骑兵，估计他很难逃过这一次劫难。

亥时下三刻，鹿熊海镇静悄悄一片，除了偶尔巡逻守卫的脚步声，整个镇内肃然死静，哨兵精神抖擞地在哨塔上警戒，一里之外范围全部设有陷阱与警戒，只要有动静随时可以得知。

鹿熊海镇的镇长屋建筑模式，完全复制参照大唐长安民宅，完全没有倭国特有的建筑模式，走廊延伸到后院挂满漂浮不定灯笼，纷飞雪花从空中飘落，隐隐之间营造出一股萧条落寂气氛。

“将军？”

小解完从茅房回来的郭松睡眼朦胧，经过走廊的时候有些意外发现无心睡眠秦寿身影，开始憋得要命郭松急匆匆而过没发现后院情况，现在放松完返回房间打算继续睡回笼觉，不经意间发现了秦寿的存在。

“坐！”

秦寿头也不回，抬起头仰望着夜空飘翎的雪花，对于此时此刻的天气，似乎在影响着秦寿心情一样，心情繁重的他隐隐之间察觉到了什么事要发

生一样。

秦寿的邀请让郭松有些受宠若惊似的，战战惶惶走到院子边观景石，拂手抹去观景石残留的雪花，与秦寿挨着一个身位坐在一起。

“郭松，李淳风跟你说了些什么？”

“啊？这…”

秦寿突然转过头，目不转睛地直视着郭松，面对秦寿突然起来的问话，郭松一时口结似的支支吾吾不知如何回答，心中却是大吃一惊，他怎么知道李淳风曾经提醒过自己什么？

“其实你不说，本将军也猜到了，明里辅助本将军，其实暗地里指引本将军走向正途是吗？”

“……”

秦寿自嘲一笑说出真相实情，郭松整个人为之一振，要不是郭松相信李淳风人品，郭松甚至以为李淳风两面刃的人，嘴里一套背地里一套。

而秦寿能够猜到实情真相，光凭这一点郭松为之佩服，还真如秦寿所言那样，秦寿此次出征必然制造很多杀戮，夜观星象的李淳风早就预料到了，故而在秦寿出征倭国前，毛遂自荐介绍郭松辅助秦寿。

出征前李淳风就提醒过郭松，多提醒秦寿少制

造有伤天和杀戮，有些事不是光杀戮可以制止得了的，就这样郭松带着李淳风期盼，前来辅助同时提醒秦寿，只是没想到打前锋战秦寿撇下他。

秦寿早就猜到李淳风的把戏，并没有说破故意丢下郭松，血洗一下鹿熊海镇泄泄愤，现在没有什么外人，加上这些日子平淡心烦意乱，郭松又恰好出现，秦寿才摆正心态摊牌。

“将军，前线斥候加急快信！”

“哦？传过来！”

秦寿都已经说得这么直白了，要是在装蒙扮傻有些说不过去，郭松张张嘴正打算说些什么，传令兵急匆匆跑过来打断了郭松，手里拿着前线送达的加急快信，大感意外的秦寿示意传令兵拿快信过来。

‘前线来的快信，莫不成有什么变故？’秦寿带着疑问打开传令兵呈上的快信，心中忍不住疑惑起前线变故，军机大事郭松识趣闭嘴不谈无趣之事，静静地坐在一边等待秦寿忙完在谈。

秦寿看完薛仁贵简练概述的报告，脸色变得极其难看，虎豹骑营长甘布刚果腹用，导致试探百骑豹骑兵损失过半人数，却试探出熊本大本营致命的守城武器八牛弩，失传的战国时期威力惊人武器。

虽然甘布误打误撞打探出了熊本大本营杀手锏，可这个代价太沉重了，光是损失的过半豹骑兵精良装备价格，足够组建一支普通三千人军队标准配备价格，更别提物以稀为贵的豹骑。

“斥候还在？”

“是的，将军，斥候等候你的回信！”

情况紧急秦寿得重新制定计划，至于功过难抵的甘布，秦寿虽然很愤怒恨不能处决了他，但是现在用人之际秦寿得重新衡量一下，先解决眼下迫在眉急的难题，日后在慢慢算账。

第644章城内潜行者

“倭国怎么会有八牛弩？”

没空与郭松谈论李淳风的目地，秦寿带着密信急匆匆赶回大厅，坐在大厅内心烦意燥琢磨着八牛弩资料，那可是战国时期的利器，早已失传了有些年头，直到宋朝才有人复原加深八牛弩威力。

八牛弩称为床弩，又称床子弩，最早出现于战国时代，混乱战国时期总有战争狂人，异想天开把普通弩大型化，装在发射台或车辆上，当时为一种大型的特殊弩，而床弩的主要使用目的是攻城，也可以用于天女散花一样散射。

而熊本城却拥有两台八牛弩，这不得不让秦寿感到很惊讶与不可思议，这两台幸存的八牛弩引起了秦寿兴趣，毁了可惜，不毁恐怕攻城伤亡很惨重，这让秦寿很是为难纠结，要是能够得到，或许能够改进一下现在弩弓的射程。

“把这封书信明日清早飞鸽回长乐乡，这封交给前线斥候回去交差！”

“是，将军！”

琢磨了一两刻钟，秦寿最后写了两封信，一封寄回长乐乡，一封交予外面等候的斥候回去复命，

传令兵拿起秦寿递来的信，急匆匆领命告退离去。

与此同时熊本城内，击退来犯的百骑豹骑兵，佐伊并没有获胜的荣誉感，相反的更是心情烦躁不安，他的杀手锏已经暴露了，已经没有什么隐蔽可言，更见识了入侵者的厉害。

单单百骑豹骑兵就敢单挑十倍以上兵力，不但重创自己过半熊骑兵，还丝毫未损战斗力十足，要不是设计埋伏用八牛弩伏击，恐怕一个豹骑兵也留不下来，强悍的攻击力与超强防御力，让佐伊感到害怕与不安。

“哇喔~好轻的盔甲，好沉的兵器！”

濑户藏介活脱脱土包子没见过世面似的，穿起一套豹骑兵剥下来的盔甲，越穿越喜爱轻重适宜的盔甲，比起他寒酸的铁皮半身盔甲，这套盔甲简直是帅呆了，濑户藏介爱不惜手将其占为己有。

“还有更惊喜的！”

“嗯？佐伊，你想干什么？有话好好说，不，不...啊？！”

佐伊看了眼土包子一样的濑户藏介，冷笑一声说出濑户藏介一头雾水的话，等佐伊拔出手中的刀时候，濑户藏介整个人吓了一大跳，以为佐伊生气自己不问自取霸占盔甲，刚想说些什么，佐伊手中

刀朝他砍下来。

叮一声，火星四溅濑户藏介整个人后退五步，胸口一阵气海翻滚，下一刻濑户藏介整个人傻了眼似的，没有痛觉也没有流血，当看到佐伊手里变钝的刀，濑户藏介整个人吓瘫痪似的松了口气，不可思议抬手轻摸被砍的部位。

“事实证明，这一切都值得！不是吗？”

佐伊不屑一顾看了眼没胆的濑户藏介，拿起手中跟随他多年的配刀，百炼精铁打造的佩刀，经过佐伊奋力一击，超强防御的盔甲除了砍出一些痕迹，丝毫伤不到里面的濑户藏介，而他手中的佩刀却变钝了。

见证了盔甲的防御出色能力，佐伊担忧的心里一扫而空，有了这四十多套骑兵盔甲，起码可以增强自己队伍能力，仗着熊本城有八牛弩守城坚固无比，只要守着不出城迎战，熬过三五天时间援兵到齐，就是入侵者自取灭亡时期。

“这套送给你，其他的要是你在敢打主意，自己掂量一下脖子有没有盔甲硬，哼~”

濑户藏介的贪婪与软弱，佐伊看在眼里明在心底，也没有说破等他自个慢慢得琴，收起佩刀的佐伊警告濑户藏介，别得寸进尺在打其他盔甲的主

意，末了没有理会濑户藏介不满的目光，阴沉着脸色转身离去。

熊本城内，静悄悄的街道除了巡逻的倭国士兵，整个大街死静一片，偶然还能听到几声犬吠声，执勤巡逻的倭国士兵们顶着风寒，大致巡查了一遍城内情况，便找地方休息闲聊扎堆驱寒。

疏忽大意的巡逻倭国士兵，丝毫没有注意到有人在他们头顶掠过，黑影没有惊动闲聊八卦的倭国士兵，直朝城区南侧平民房直奔而去，一眨眼间没入黑夜风雪之中，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

“秦雷，情况如何？”

当黑影出现在一间平民房后院的时候，夏侯墩手里拿着摇晃不止的油灯走出来，而黑影直接摘下罩着头的风帽披风，露出秦雷少有的西方人面孔，拉渣胡须布满脸孔，脸孔冒出一丝丝熬夜过度血丝。

“启禀夏师长，豹骑兵战死四十八人，尸体给熊骑兵吊起来鞭尸...”

“可恶！这个甘布笨蛋！”

当秦雷说出他探听到的消息时，夏侯墩气得差点吐血，恨不能亲手活剐了甘布，手中的油灯愤愤然丢入雪地，引起一阵扑腾大火，眼驰手快的秦雷

及时用脚扫出一堆雪，把地面铺洒的灯油掩盖熄灭。

也难怪夏侯墩那么气愤，豹骑兵都是夏侯墩看着成长的，包括逮捕野豹之类，夏侯墩都是亲自经历过，甚至是一直陪着他们成长，甘布更是他引荐给薛仁贵提拔的，没想到甘布这么不争气，刚愎自用自毁前程。

要是死几个豹骑兵没什么，可问题是现在一死就是四十多个，这次恐怕夏侯墩想怎么保也难以保全甘布，盛怒的秦寿肯定不会放过他的失误，虎豹骑本来就是稀少，一下子损失这么多，换谁也会砰然大怒。

“那些攻城弩弓是怎么回事？”

眼下想要减除甘布的罪责，除非拿下熊本两台守城的威力惊人弩弓，要不然一切都白搭，要是能够拿下两台威力惊人弩弓，或许还有希望减少甘布罪责，想要拿下两台弩弓，必须先了解来历。

“启禀夏师长，是八牛弩，据手下探子打探得知，好像是战国时期齐国落难少主君王避难带来…”

“战国时期的？”

秦雷把两台八牛弩的来历大致说出来，夏侯墩

忍不住大吃一惊，没想到经历几百年时间考验，两台八牛弩居然还可以使用？可秦雷下一句话更是让夏侯墩精神一振。

“启禀夏师长，根据可靠消息称，那两台八牛弩有缺陷…”

“哦？消息可靠否？”

当秦雷把自己手下探听到的消息全盘托出，夏侯墩又惊又喜看向秦雷，想要确定秦雷的消息可不可靠？要是真如秦雷所言那样，或许是一个机会！

第645章关键人物

大阪海港造船坊，冬天的夜空在白茫茫的大地衬托下，更加深邃幽蓝，让人感到冬夜的孤独和凄凉，吉川丽子抬起头体会冬夜寒冷，呼啸的寒风之中，把她披头散发吹得零散不堪，远远看去宛如雪中妖姬。

吉川丽子仰望着冬夜的天空寂寥，冬天很冷，而且风很大，这个季节很冷清，心里没有一丝的暖意，吉川丽子感到好孤单，冰冷的心里与无尽的寂寞，无人倾诉也无法倾诉，只能默默埋藏于心中。

冬夜少了几许热闹与活泼，却增添了几分宁静与安然，吉川丽子羡慕的目光看向民夫营，忙碌了一天的人们可以坐在旺膛的火炉前，砌一杯热水或品一杯小酒，煮上热气腾腾的饭菜，尽情享受属于自己的那种温暖与舒适。

曾几何时吉川丽子也有曾度过这样的日子，只可惜那都是过眼云烟的事，悲惨，孤独，使吉川丽子今夜无眠，混沌绝望的日子，空荡尘埃的记忆，吉川丽子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心跳？

“有心事？”

“没，没有，丽子见过公主殿下！”

间人皇女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吉川丽子身后，从回忆与伤痛之中恢复过来的吉川丽子，迅速掩饰好内心的懦弱，强自镇定地装出硬朗风格，虽然吉川丽子掩饰的很好，可始终逃不过间人皇女目光。

跟随间人皇女身后的四名亲卫手里拿着灯笼，摇晃烛火光晕之下间人皇女早就发现吉川丽子的异样，既然吉川丽子不愿说出心事什么的，间人皇女也不好意思八卦追问下去，揭他人伤疤那不是她的性格。

“嗯，丽子，本公主没兴趣打探属下私事，但是本公主希望你用点心，别在像今夜分心走神！”

“是！”

间人皇女看了眼心事重重的吉川丽子，不管她怎么极力掩饰都好，都逃不出精明的间人皇女目光，间人皇女不得不提醒吉川丽子，现在关键时期千万不能掉以轻心，稍有马虎走神会害死人。

吉川丽子在间人皇女关怀目光安抚下，点点头牵强一笑表示明白，眼看间人皇女大夜里要出去，忍不住好奇多嘴一问。

“公主，你去哪？”

“找内鬼！”

间人皇女头也不回，丢下一句吉川丽子为之愕

然的话，带着亲卫继续远去，等吉川丽子反应过来时，间人皇女带着四名亲卫早已不见了踪迹，消失在茫茫纷飞雪夜里，留下吉川丽子哑口无言，大夜里怎么找内鬼？

“李道友，你也来逛窑子？”

“……”

长乐乡夜里，当袁神棍出来喝口闷酒的时候，很是意外地发现李淳风居然在长乐乡夜场，一脸惊讶的袁神棍大感惊异，很难想象风度翩翩斯文有礼的李淳风，居然也好逛窑子这口？

李淳风直接给袁神棍的话气煞当场，一脸无语看着坏笑连连的袁神棍，这家伙典型思维不正常，下午找他半天没见着人影，连洪武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最后在洪武告知袁神棍每晚都会去夜场喝酒，才守着这里等待他出现。

也难怪袁神棍会这么想，毕竟来长乐乡混夜场的人，没有几个不是冲着酒色来的，存喝酒蒙谁呢？大部分都是冲着色字而来，有酒壮胆或喝醉了，那些卖皮肉的妓女才有机会赚钱不是？

“袁道兄，莫要拿贫道开玩笑，莫不成袁道兄忘了你我约定的正事？”

“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不好意思，实在

是不好意思，稍等！”

李淳风受不了袁神棍暧昧的目光，没好气地大翻白眼，直言了当说明来意求药，经过李淳风这么一提醒，袁神棍恍然大悟地猛拍着头，差点把正事给忘了，连连赔礼道歉让李淳风稍等，拿起葫芦去满酒。

李淳风对此很是无语，袁神棍这个家伙什么都好，就是有个缺点嗜酒如命，最无法忍受的是经常丢三落四，要是不辛勤追赶着，还真把事忘得一干二净都有份，要不是为自己夫人着想，李淳风还真懒得来找麻烦。

镇内袁神棍新居，李淳风坐在大厅内，目光看向玻璃窗外寒风萧萧，几棵枯树在寒风中摇曳着，昏暗的灯光拉长树枝晃动的影子，显得格外诡异。

而屋内，坐在旺膛的火盘前的李淳风，心中百感交集摇头叹息不已，温暖的悲伤掩盖着李淳风的温度，想起自己夫人的期限，默默飘荡着一层厚厚的悲沧。

“李道友，夜已深，城门唯恐已关闭，今夜在贫道寒舍留宿一宿吧！”

“那贫道就不客气叼劳了！”

袁神棍拿出一瓶药走出来，盛情邀请李淳风留

宿一宿，而李淳风也没有客气拱手抱拳道谢，正如袁神棍所言那样，他现在就算是想急着赶回去，也未必进得了城门关闭处于禁宵之中的长安。

“袁道兄，贫道先干为敬，祝你一路顺风！”

“？”

当袁神棍拿出装回来的酒水分享时，李淳风突然其来反客为主，等袁神棍满上酒水，捧起酒杯先干为敬说些莫名其妙的话，袁神棍很是费解地看向李淳风，读懂李淳风笑意目光之后，袁神棍掐指算了算，顿时一脸无语。

最近袁神棍都忙于钻进后山军营搞研究，还真很少卜卦算命什么的，经过李淳风这么一提醒，袁神棍才算到自己过几日要出远门了。

“袁道兄，天命难违，多劝劝秦将军少伤天和！”

“唉~这事，恐怕不是贫道所能办到的事！”

李淳风慎重其事的提醒声，袁神棍摇头叹息一声，祸福因缘归天命，可秦寿逆行不义大势制造杀戮，也不是袁神棍可以阻拦得了。

从李淳风发现帝王星黯淡坠落一刻起，就猜到后面的大致形势，天命都已经变格，李淳风也只能顺应时势，而不是不自量力去阻拦。

“错了，有一个人起到很关键作用，或许可以感悟他！”

“哦？”

李淳风摇摇头反驳袁神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眯起眼提醒袁神棍有人可以阻止这一切发生，关键是看袁神棍愿不愿意去指点开导关键的人物。

而袁神棍则眯起眼看向李淳风，而李淳风则摇头苦笑一声，没有继续说些什么，捧起酒耳自斟自饮，说了这么多，至于袁神棍会不会照办，那就是他的事了，李淳风也相信袁神棍明白自己说些什么。

第646章战舰的危机

“这是哪？”

亦真亦假的梦境，秦寿迷途风光绚丽的悬崖峭壁，突然眼前一片黑暗不着边际，转眼又变成色彩斑斓的世界，而周围树木不着一丝色彩，呈现一种压抑的灰白，令秦寿很不舒服，也很不习惯周边的压抑感。

突然秦寿眼前画面一转，置身于金碧辉煌琼台楼阁，一名朦胧少女翩翩起舞，修长曼妙的身段，纤幼的蛮腰，那迷人的背影，迷人的小蛮腰一扭一扭的，看得秦寿心里就浑身痒痒。

当朦胧少女转过头时，秦寿傻了眼同时却无法动弹，耳边响起朦胧似的呓语，听不清在说些什么？可又好像听到了什么？置身奇怪梦境之中的秦寿，很不习惯眼前一切，竭嘶底里咆哮般怒吼，可始终说不出或听不到自己说些什么？

“为什么在梦中始终不肯让我看清你的容颜？是你在躲着我，还是眼前世界并没有在你脸部描绘？还是我无法记得你应有的相貌？亦或是你的影像在我脑海中已经渐渐模糊？”

虽然秦寿轻拂不了她的脸庞，但她银铃般的笑

声，宛如魔音般一直环绕在秦寿的耳旁，是那般真实，那般的触手可及，直到眼前朦胧少女脚踩地面裂开，无论秦寿怎么喊，都无法制止裂开的地面...

“将军，将军，大事不好了！”

一阵惊慌失措的惊呼声，把梦中的秦寿惊醒，秦寿犹如诈尸般弹起，直把冒失闯进来的亲卫吓了一大跳，当接触到秦寿杀人的目光时，亲卫更是不寒而粟地颤抖了一下，不敢与秦寿直视。

“何事？吵吵泱泱的？都什么时辰了？”

虽然秦寿很想揍眼前冒失的亲卫一顿，可想到他也不是故意的，秦寿只能强忍着心中不爽，出言责问没礼貌闯进来的亲卫，没什么大事亲卫很少这样失态，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才会这样。

“船，将军，你的船开裂了！”

“什么？”

亲卫似乎语言表达能力有限，把秦寿的战舰情况说出来，得知战舰出问题，秦寿大吃一惊困意眨眼全无，顾不得与亲卫计较些什么，急匆匆穿上衣物，穿好鞋子径直跑出去查看情况。

战舰出问题那可不是小事，光是一艏战舰昂贵的造价，可以组建一支五千人豹骑兵了，要是真如亲卫所言那样开裂了，岂不是整艘战舰也就完蛋

了？秦寿不相信战舰会开裂，只能说亲卫语言表达能力不清晰，只有看到实情才知道真相。

“快快，把树箭搬离，把重物全搬走，尽量减轻战舰负重…”

秦寿顶着呼啸的寒风飘雪，从镇长屋赶到海港口时，海港口灯火通明一片，篝火盆全都点燃照量停靠港口区的将军级战舰，战舰大副扯起喉咙指挥人手卸掉重物，以免造成战舰负重过大进水。

一排排新造木筏船装载着将军级战舰搬运下来的物品，小到铁弹大到填充了大量火药的树箭，还有其他杂七杂八的零件之类，水兵们划着船桨拼命靠岸，把将军级战舰搬下来的物资存放好。

“将军！”

卢贤达与黑牛带着人坐镇场面，一边安排人手搬运物资，一边焦急看着似乎下沉了不少的将军级战舰，但愿能够在将军级战舰大进水前，减轻战舰的负重能力，好想出办法解决密封不好漏水的问题。

秦寿终于来了，卢贤达和黑牛松了口气，说实在的对于将军级战舰庞然大物，他们两个感到很是无奈与无力，对于不熟悉海的他们来说，压根帮不上什么忙，只能干瞪眼看着水兵们忙碌。

“卢贤达，黑牛，这里到底怎么回事？战舰好好的，怎么突然进水了？”

秦寿挥挥手阻挡卢贤达与黑牛行礼，阴沉着脸色看向忙碌的将军级战舰上身影，搞不懂眼前的情况怎么发生的？损失程度又如何？又是什么引起的战舰入水？种种疑问排在秦寿的心里。

按照战舰的设计，原本预期是一年检修一次，以确保船底缝合处的密封，没想到才用了一段时间，就出现这样要命的岔子，秦寿想不黑着脸也不行，毕竟这艘战舰可是另外两艘战舰灵魂，损失不得。

“启禀将军，好像是密封出现问题，这个恐怕要等大副忙完才知晓！”

面对秦寿质疑与疑问，卢贤达一口气把将军级战舰的事说出来，很是让秦寿感到一阵惊讶，船底桥接都是采用硬度比较的漆胶，加上螺丝全方位固定加固，形成有效的绝缘进水问题。

而当卢贤达把大致进水原因说出来后，秦寿顿时一阵无语与无奈，感情是大副追击偷袭倭国战船原因造成的，借用蒸汽机的动力输出，加上耐撞击的钢板加固，以至于将军级战舰加速老化撞击问题，从而导致战舰进水。

“竟有此事？”

得知事情真相秦寿很是无语与头疼，没想到战舰这么不耐撞，这下倒好了，撞是撞跑了偷袭的倭国舰队，可自己的战舰也出现问题了，密封的问题马上暴露了战舰的弱点，恐怕另外两艘战舰也差不多。

“将军，现在也只有清空战舰里的负重，等待工匠到来处理了！”

卢贤达很是无奈地说明原因，事到如今也只有这样减缓战舰沉船危机，裂开的部位已经开始渗水，虽然渗得很慢可终究会扩大，减少负重是当务之急，后面的事也只能等待工匠到来处理。

“嗯，你处理的很好，这里交给你处理了！”

“是，将军！”

秦寿很是满意地点点头，把这里交给卢贤达处理，也需要放手一下给他独挡一面，到时候还是需要他坐镇这里的。

卢贤达很是无奈地接过秦寿留下的麻烦，召集人手开始处理搬下来的物资，特别是那些加了火药的树箭，要进行干燥储藏才行。

秦寿把战舰之事交给卢贤达处理，心里开始琢磨着怎么处理密封的问题，光靠树胶加以螺丝上紧

这些密封，也不是长久之计，要是遇到礁石几乎无疑是沉船危机，可技术有限也没有办法的事。

　　只可惜没有办法自主弄些太先进的焊接技术，秦寿只能无奈地摇摇头，继续使用树胶硬化加固密封技术，尽量减少作战时冲撞就是了，后期保养就是一个天价费用，很头疼的费用！

第647章振奋士气

初冬清晨万籁俱寂，白茫茫积雪点缀冰雪般大地，东边的地平线泛起的一丝丝亮光，村镇里的屋顶飘着缕缕炊烟，空气中弥漫着轻纱似的雪花，点点滴滴从空中飘落，把无名村镇覆盖冰天雪地里。。

村镇内马厮声，脚步声，车轮推动声，喧闹气息随之扩散，将士们寒颤着身子骨，从温暖被窝爬起一刻起，寒气驱散了他们身上的温暖，带着饥饿朝伙夫营方向去领取食物，将士们来来往往领取各自战前伙食。

“薛司令呢？”

“还未醒来，有何事？”

帅营外传来谈话声，唤醒了熟睡之中的薛仁贵，带着慵懒的倦意，薛仁贵活动了下身子骨，轻呼一口暖气驱散懒意，轻轻撩开营帐布帘，一股新鲜而又冰冷的空气扑面而来，薛仁贵忍不住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薛司令！”

薛仁贵一出现帅营，两名值守的亲卫与帅营外等候的斥候，带着敬意同时行军礼，整装待发的薛

仁贵点点头，目光看向一脸倦意披着厚厚一层冰雪的斥候，可以看出他奔波来回了一宿。

“薛司令，将军的回信！”

“嗯，辛苦了！”

斥候脱掉手中御寒的羊毛手套，从衣内缝制的防水袋口里，拿出一封带有余温的信封交出来，薛仁贵接过斥候递来的信封，带着满意的笑容示意斥候先行下去歇息，休息是不可能的事。

“两日攻陷熊本，其自行决策？攻陷熊本城，圈地有功者？”

薛仁贵大感无语看着秦寿不负责的回信，甩手掌柜当上瘾的秦寿又犯浑不管事了，把攻陷熊本的事交给薛仁贵自行处理，包括犯错误的甘布。

倒是后面攻陷熊本，瓜分封地农田之事，多多少少可以激励将士们，只是薛仁贵横看竖看，总觉得有种荒唐错觉，秦寿要在倭国当土霸王？

也难怪薛仁贵会这么想，毕竟封地赏赐之事应该归由朝廷掌管，现在秦寿自作主张瓜分殖民地，以功绩大小赏赐封地，不是土霸王是什么？

“集合所有将士！”

“是！”

薛仁贵摇头苦笑一声，土霸王就土霸王吧，收

起秦寿的回信召集大军列队，把振奋士气的消息全军传导下去，好让他们知道不是白打仗，亲卫领命离去召集全军将士。

“怎么回事？这么快集合？”

“不晓得啊？俺还未吃完呢！”

“天啊！我才刚领的早饭！”

薛仁贵的亲卫找到全军各级将领，口述薛仁贵的召集令，层层传达下去将士们怨声载道，还未吃饱就开始集合，太不人道了吧？可军令难违下只好放弃早饭，带着不满的心声朝聚集点集合。

连九个刺头都安分没有怨言集合，那些将士们心里埋怨了一番，自然不敢在怨下去，带着饿肚皮的不爽集合，黑压压一大片将士们笔直站立，等待着召集他们的薛仁贵出现。

姗姗来迟的薛仁贵一边赶来一边琢磨策略，早料到秦寿会甩手掌柜，心中有方案的薛仁贵琢磨着攻城布阵，秦寿的闪电战模式起到了一定效果，把毫无准备的佐伊打个措手不及，估计他做梦也想不到，会这么快集合兵力攻打他大本营。

“将士们辛苦了，耽误你们一些时间，处理一下必要事务，把甘布带上来！”

薛仁贵走到集合的将士们前面，没有提及出战

之事，让心中有怨言的将士们松了口气，当薛仁贵提及要处置甘布时，将士们鸦雀无声等待着，甘布犯错导致豹骑兵损失惨重一事，昨夜早已传遍全军上下。

甘布在两名亲卫押解下，脸上浮现出自责的悲痛，披头散发下苍白而憔悴的脸孔，说明他的灵魂在一夜之间破碎了，黑暗难堪的悲痛像一只鹰摄住了他，以一种虫啮般的痛苦折磨他的心灵。

甘布整整一宿无法闭眼，也不敢闭上双眼，怕一闭上眼就梦见害死的弟兄们，更没脸去见底下还信任担忧他的部下们，在亲卫松开一刻，甘布噗通一声双膝跪倒，以愧疚的诚意等待判决降临。

“甘布鲁莽决策，欠下四十五条命债，按军法处置理应斩立决！”

薛仁贵在甘布后面放开喉咙宣判，甘布憔悴的脸孔露出解脱之意，两万多将士们神态各异，直勾勾的目光看向薛仁贵接过亲卫递来的障刀，看情况薛仁贵要当场斩了甘布树立军威。

“但是，秦将军深明大义，给予甘布一次将功赎罪的机会！”

薛仁贵手中障刀大落，并不是砍向甘布的头颅，反而是砍向捆绑着甘布的绳索，两万多将士们

松了口气，说实在的大清早看血腥头颅，确实有些晦气，而薛仁贵仁义善举更是赢得将士们爱戴。

“为什么？”

得到自由的甘布不可思议地转过头，目光看向放自己一马的薛仁贵，失神呐呐自语问了一句为什么？甘布不相信这是秦寿的决定，更相信是薛仁贵的主意。

“把将士遗体带回来，连同丢失的盔甲装备，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等攻陷熊本城，在慢慢跟你算老账！”

“是！”

薛仁贵叮嘱的话，甘布刚强的硬汉子，这会儿再也压不住他那激动、沉痛的感情了，就像闸门挡不住洪水那样，烫脸的热泪，从他的眼睛里涌现出来。

不管他最后面临的判决是什么？最起码薛仁贵给了他一次将功补过赎罪机会，而不是带着愧疚遗憾死去。

“将军有令，攻陷熊本城，众将士按照功绩大小进行封地封赏，不论等级，参战者皆有大小农田佃农赏赐！”

“将军威武，将军威武…”

薛仁贵鼓舞人心的话一出口，马上引发了将士们欢呼声，论功封赏一直是他们心中最期盼的事，而秦寿打破传统封赏制度，推出无等级观念论功行赏，更是赢得了将士们热情高涨的欢呼。

特别是那些士兵们，带着幸福砸晕的错觉，原本以为论功行赏的封地，在怎么轮也轮不到他们份，没想到秦寿颠覆传统的不论等级行赏，连他们也有份，真是意料之外的事！

“两刻钟后全军推动，熊本城两里外安营扎寨，解散！”

薛仁贵等将士们欢呼过后，板起脸下达行军时辰，而薛仁贵的话刚落，将士们带着高亢的喜悦之情，整齐有序各自散去，抓紧时间填饱肚皮准备出发。

第648章兵临城下

“敌人在两里外驻军不前？”

熊本城幕僚府大厅内，佐伊脸色铁青地看着传令兵带回来的消息，敌军两万多大军驻守两里外，并没有发动攻击而是按兵不动，这让佐伊很是费解又无奈，拿驻守不动的敌军没有办法。

敌军剑指熊本大本营，很是让佐伊感到恼火，速度之快又出其不意，从得到消息到现在，短短两三日时间，佐伊愁得发鬓白了不少，援军迟迟未到，现在敌军的大军又压境城池，佐伊现在很被动也很无奈。

“鹿熊海镇守军有多少？”

佐伊阴沉着脸色在大厅内来回走动，斥候低着头等待佐伊的命令，并不敢出言打断佐伊的沉思，想起鹿熊海镇是敌军的大本营，又是后援铺给地，临靠兵力毕竟多的宫崎，佐伊马上想到截断敌军后援想法。

两万多大军消耗粮草肯定很多，加上斥候回报敌军粮车才五辆，又是急行军赶来，可以肯定配备的粮草不足一两天时间，只要截断对方后援粮草，两万多大军肯定不战而败。

“大约有四五千之众”
“准确的兵力！”
斥候不确定的回答，佐伊皱起眉头，很是不爽地喝斥吞吞吐吐的斥候，连敌人的大本营驻守兵力都不知道，还打什么仗？还有什么胜算可言？
“五千！”
斥候咬咬牙，一口气报出最大的数目，四千是不可能的事，总不能后勤兵力那么少？要是秦寿在场肯定捧腹大笑，他基地哪有五千人？顶隆也是两千多人，全部兵力都投进大进攻了。
“五千？哼，那就正好了，派人快马通传宫崎支援队伍，折道进攻他们的后勤鹿熊海镇，剩余宫崎兵力全部出动从右翼配合夹击！”
“嗨！”
佐伊冷笑一声，确定了鹿熊海镇准确兵力，改变宫崎支援的队伍，按照他们行军速度应该到了鹿儿岛边界，转道南下攻打鹿儿岛敌军后勤，在配上宫崎全军出动，足够让敌军占据的鹿儿岛喝一壶的。
鹿熊海镇没有城池，属于易攻难守的鸡肋地带，除了拥有天然深水港口，其余都是鸡肋毫无作用，而敌人选择鹿熊海镇做后勤大本营，简直是自

寻死路。

斥候离去后，佐伊不敢松懈下来，哪怕是临时改变了策略，也不能小觑来势汹汹的两万多大军，更不知道敌军这次有没有带什么奇离古怪的玩意，还是亲自坐镇城池大门的好，指望贪生怕死的濑户藏介？天都崩了。

“他奶奶个熊的，终于见到像样的城池了！”

“程兄，这才是够要命的！”

熊本城外两里地，驻守的营地里程处默骂骂咧咧起来，看着白茫茫积雪覆盖的城池，心中激起一股热血沸腾的战意，有城池的地方才像样，前些日子打的仗，简直就好像在剿匪一样，没有大战的痛快。

李震走到程处默身边，大感无语地摇摇头提醒程处默，有城池才是够头疼要命的，攻城不是一件美差事，李震宁愿与出城的敌军打野战，也不愿意去打攻城战，伤亡很惨重！

“切，怕什么？不是有攻城车吗？三两下就把他们城门破了！”

“就是，别涨他人威风灭自己士气，不过这些倭国真变态，全都是该死之徒！”

程处亮与程处弼不屑一顾鄙夷怕这怕那的李

震，还未开战就给一座不入流的城池吓倒，见到城池景象两兄弟正义质爆表，薛仁贵没有下达攻城命令前，怎么打还是未知数？现在只有等薛仁贵的消息。

程处亮与程处弼两兄弟的鄙夷声，李震没有放在眼里也没有放在心上，对于他们不开动脑筋的武夫行为，李震除了摇头还是摇头，典型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货，道不同不相为谋，李震下意识远离他们。

而驻地军营门外，甘布崩溃到极限双膝跪倒地面，双目冒火难以掩饰心中愤怒，现在他终于明白薛仁贵放自己一马话里的意思了，他自己种下的孽要他自己来赎罪完成，救回那些城墙边吊着四十五具受虐的尸体。

别说甘布愤怒了，就连全军上下的将士们看到对面的情况，都难以掩饰心中的怒火，他们虽然制造杀戮，可从来不制造虐尸一说，而对面倭国令人发指的变态行为，更是人神共愤地步。

四十五具尸体没有一具是完整的，双眼全部挖了，耳朵鼻子全切了，嘴巴全部给残忍缝合，剖开的肚皮用树枝撑开，里面的器官几乎不见，四肢全部严重变形，连死人也不放过搞个什么虐尸艺术！

“兄弟们，你们放心，我甘布会为你们报仇的！”

甘布满腹悲痛地发出毒誓，失神自言自语之中，全身无力地摇晃着，沉重的血债包袱像高山压着他，心口上好像有一把锋利无情的刀子，一刀一刀地割着，剐着，血也在一滴一滴地流着。

营帅内，薛仁贵低着头看向帅案铺设的熊本地形图，琢磨进攻熊本的方案，守城的佐伊几乎不可能出来迎战的，要是他真出来迎战，在大军驻扎前早就派兵出来迎战了，而不是龟缩城池里一动不动。

而城内的内应没有到必要时刻，薛仁贵暂时不想动用，除非熊本城的城门失守，想要城门失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城池上面可是有不少滚石，除非压制住城池才敢派蒸汽攻城车去撞击城门。

“来人！”

心烦意燥的薛仁贵暴喝一声呼喝亲卫进来，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受城池暴行虐尸影响，心情烦躁的薛仁贵瞪了眼来迟的亲卫，把亲卫吓了一大跳不敢抬起头，静静地等待薛仁贵的调令。

“派李震点兵五千保护蒸汽井阑，先锋试探攻击，观察城池布防情况，如遇敌军出城虎豹骑支援

反击！”

“是！”

看来看去始终没有想到进攻方案，缺少对熊本城内部与城池布防了解，没办法之下薛仁贵只好用试探攻击方式，派遣心性比较好的李震去做先锋试探攻击，把熊本城池布防搞清楚在做打算。

怕有变故敌人会出动骑兵追击，蒸汽井阑撤退速度慢，步兵对阵骑兵有些麻烦，两手准备的薛仁贵安排甘布带领虎豹骑，见机行事保护李震等人撤退以防万一，亲卫领命告退离去安排。

第649章复仇的诱饵

咚咚咚...远方传来战鼓沉闷敲击声，整齐一致的行军脚步声，大地在五千步兵整齐一致前进轻轻颤抖着，大战将至空气布满紧张的气氛，干枯树枝上最后一片冰雪树叶，仿佛被颤抖的大地与寒风打落。ｗｗｗ．．ｍｅ

“敌袭！！”

熊本城池上倭国守兵们，远远发现五千步兵出动身影，整齐一致的步伐，整整有序的队列，高高而又奇怪的蒸汽井阑，无一不让熊本守卫感到畏惧，张大嘴巴露出牙洞高呼敌袭，斥候拿起号角吹响敌袭警报声。

随着熊本城楼守卫高呼呐喊，还有号角声响起，驻守城楼下的倭国守卫们马上跑上城楼，充满惶惶不安的大战气氛，吓得城内不安的百姓们脸儿煞白无血，惊慌之中落荒而逃，至于逃去哪里恐怕他们自己也知道。

“快快，油脂，石头，全都都调集过来，把全部弓箭手全调来！”

城池楼梯中间，倭国将领大声呼喝守城士兵快上城楼，敌军攻城在即需要更多的守城设备，不但

弓箭手，还要阻燃的油脂和石头，用来击退来势汹汹的敌军攻城，城池保不住的话，整个城几乎保不住了。

熊骑兵在号角声吹响一刻，衣衫不整从兵营里跑出来，手里拿着各色色样的兵器，乱成一团冲到城池下面的马厮房，随时听命预备出击，马叫声，怒骂声，骑马声在杂乱的马厮房内响起。

“一群废物饭桶！”

佐伊走出幕僚府一刻，号角声就同时响起，见到乱泱泱的骑兵队伍，顿时眉头紧皱忍不住喝骂一声，佐伊亲卫带着蔑视的目光看向马厮，早就看不顺眼自以为是的熊骑兵，现在遭到佐伊怒骂，更是心情大爽幸灾乐祸。

骂归骂，佐伊没有去找他们麻烦，此时此刻敌军已经兵临城下，对抗敌军入侵才是事关重要，带着满脸担忧的心情的佐伊，踏上城楼看了眼城外情况，顿时忍不住眉头紧锁，猜不透敌军将领用意。

黑压压一片五千人马，虽然人数不是很多，可一字排开的气势，场面还是蛮大的，加上八米高的蒸汽井阑，直接高出城池一米多，上面的情况远远看过去一目了然，厚厚一堆的箭支和上百名弓手，不用想也知道没什么好事。

“五千人马？还有奇怪的楼车，试探性攻城？”

见到敌军气势汹汹的杀气，整齐有序的队列，清一色防御力超强的半身盔，佐伊羡慕到眼红恨不能全都拔下来，早就见识过骑兵盔甲的防御力，佐伊相信步兵的盔甲也差不多如此，同时内心更加疑惑起来。

五千步兵攻城很正常，可这人数也太少了吧？要是对方出动一万步兵，佐伊还不会奇怪，更何况敌军肯定知道自己城内有骑兵，如此明目张胆派遣少量步兵前来，除了试探攻击佐伊还真想不出还有什么阴谋？

“停！”

五千步兵到达一里外同时停下，知道对方有远程八牛弩，李震谨慎没有犯浑在贸然前进，八牛弩威力是不错，可在一里范围射程攻击力有限，相信佐伊也明白这个道理，不敢贸然发动反击浪费资源。

“一营阔盾兵列队，保护蒸汽井阑前进两百步，二营长枪兵藏后每个班配带两个土雷，三营弩弓准备，原地待命”

“是！”

李震命令一下达，三千人分批列队前进，眨眼间组成一个钢铁长城队伍，长枪兵藏于一营阔盾后面，严密保护蒸汽井阑继续前进，就算是熊本城发动八牛弩也不怕，一米八高的阔盾完全可以保护后面安全。

“八嘎，狡猾的中原人！”

佐伊发现攻城试探大军布阵方式，忍不住破口大骂起来，由于相隔太远肉眼视线有限，佐伊看不清楚阔盾后面藏有什么兵种，李震仗着对方没有望远镜，暗藏一手对付骑兵的长枪兵，更有阴人的土雷。

“报，佐伊大将军，目测敌军在射程三百多步外，是否还击？”

阔盾兵保护着蒸汽井阑进入三百步范围时，倭国斥候目测了下距离，把情况报给城楼上观察局势的佐伊，等待佐伊下达还击的命令。

“八牛弩，试探性攻击！”

“佐伊大将军，八牛弩…”

“攻击！”

“嗨！八牛弩，准备！”

佐伊下达还击命令的时候，熊本守城将领井尹石田试图提醒佐伊，可佐伊固执偏见不听劝的命

令，井尹石田只能照办执行，随着井尹石田命令下达，城池中央两台八牛弩揭开伪装，露出百人同时操作的两台八牛弩。

“装兜，快快！”

倭国守城士兵们抬着沉重的兜盒，把兜盒装上机床弓弦中间，三十箭一兜，两兜弓箭六十支全部发射，只是一转眼间的事，只是笨重的八牛弩操作起来，确实很麻烦，需要用到一百人同时操作。

“喝！”

叮叮咚咚声，一千多阔盾在蒸汽井阑停下来后，整齐一致把阔盾立起驻地停下，长长的钢铁长城墙栏，惊呆了守城的倭国士兵们。

长枪兵的长枪此时此刻发挥了作用，用长枪顶住阔盾防止八牛弩弓箭冲击力，对方骑兵出现在用五十多个土雷伺候。

“报！薛司令，城内探子飞鸽传来消息！”

“呈上来！”

后防大军阵营里，薛仁贵一直关注熊本城情况，李震循规蹈守执行命令很是让薛仁贵满意，斥候兵急匆匆带着飞鸽传信跑出来报告，很是让薛仁贵感到意外，急于想知道城内探子放出什么消息？

斥候把飞鸽传信交给薛仁贵站到一边，等待薛

仁贵看完安排回信之类，薛仁贵打开飞鸽传信看了眼里面内容，马上露出欣喜之色，把手中的传信揉成一团。

“传令给李震团长，死守蒸汽井阑，引出大鱼准备屠鱼，不顾一切代价守下去，虎豹骑随时待命出击！”

“是！”

薛仁贵下达奇怪的命令，斥候愕然了一会领命照办，他相信薛仁贵这么做肯定有目的，斥候带着薛仁贵奇怪的命令安排下去。

“熊本，接受复仇洗礼吧！”

薛仁贵瞭望了一眼白茫茫的熊本城，特别是看到吊在城池边的四十五具尸体，脾气再好的薛仁贵也忍不住满腹怒火，这一次愤怒的将士们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薛仁贵不在阻拦，也没有理由去阻拦。

第650章开门打狗

“射击！”

随着李震在蒸汽井阑底下大喊，九十名蒸汽井阑十字弩弓手分成两列同时攻击，剩余十名狙击型十字弩弓手精准狙杀城楼佐伊，漫天的箭雨泼洒下来，城楼之中的佐伊瞪大了双眼。

当第一波井阑十字弩弓手箭雨落入城墙，操作八牛弩的倭国士兵们陆续倒下，越来越多的惨叫呼嚎，不论是守兵还是操作的八牛弩士兵，纷纷死在射程内的箭雨之下，悲惨一点的直接射落城楼。

在第一波井阑十字弩弓手齐射之下，城楼倒下了数十名士兵，其余受惊的倭国士兵作势要逃离八牛弩时，火大的佐伊不顾亲卫的阻拦，拔刀砍杀逃跑的倭国士兵，震慑安逸太久的倭国士兵。

“八嘎，快还击！”

十几个倭国士兵倒地震慑城楼当场，一个一个作势逃跑的倭国士兵不敢跑了，在佐伊亲自砍杀了十几个人之后，倭国士兵老实多了，跑回八牛弩老老实实拉弦。

八牛弩慢腾腾的拉弦速度，很是让佐伊火恼，加上狙击型十字弩弓手精准狙杀，疲于拔刀格挡的

佐伊火大无比，连连后退到射程有限的城楼边缘，在亲卫保护下减缓了狙击型十字弩弓手的威胁。

“八嘎，可恶的中原人，骑兵出击，把那破楼车毁了！”

弓手射不到三百步外的敌军，没办法之下佐伊只好出动所有骑兵，试图冲击蒸汽井阑，在这么给压制着打，八牛弩别说攻击了，连拉弓办法也没有完成，就给井阑上的弓手射杀光了。

大唐敌军先进的弓箭很是让佐伊火大，可又垂延不已，要是佐伊有射程超过三百步的弓箭，早就把间人皇女的皇权打垮了，就算是八牛弩拉弦成功，恐怕也无法精确射击到井阑上的弓手，只能出动熊骑兵毁了井阑。

“嗨！”

佐伊一名亲卫领命跑下城楼，直朝熊骑兵方向赶去，通传熊骑兵将领菊亭出川出击命令，现在也只有熊骑兵四千之众可以调用，步兵出去肯定会骨头都没得剩。

“出击！让入侵者见识我们熊骑兵的厉害！”

好了伤疤忘了痛的菊亭出川，直接无视两里外的豹骑兵，而且视力有限佐伊也不知道两里外敌军的情况，不过佐伊可以断定野兽骑兵肯定数量不

多，毕竟野兽也不是那么容易培养的。

“甘营长，是熊骑兵！报仇吧！”

熊本城城门大开，四千多骑熊骑兵尘雪飞扬狂奔而出，参与过昨日突袭战的豹骑兵们满目怒火，蠢蠢欲动要出战报仇雪恨，有坦克型的虎骑兵打头阵，在配上剩余两百多豹骑兵周旋迂回袭击，四千多骑的熊骑兵根本不堪一击。

“等！”

手下们怂恿出战声，甘布比他们任何一个更想出战，可经历过一次不成熟的惨痛教训后，甘布懂得了如何压制冲动，而不是继续狂妄自大把手下推进火坑。

没有薛仁贵出击命令，甘布只能耐着性子等，等待将功补过赎罪的机会降临，甘布相信薛仁贵肯定早策划好吞噬熊骑兵办法，要不然九个刺头那么多选择，也不会派鬼精的李震出去打前锋试探。

“大鱼出动了，一营变阵三层方形阵，严密保护井阑，二营随阵变动人手，三营弓手原地逗留井阑，爆炸过后进行还击，土雷准备！”

“是！”

果然如薛仁贵所算计的一样，佐伊面临蒸汽井阑十字弩弓手压制打击，无法驱动八牛弩成了活靶

子，而鸡肋一样的弓手射程又有限，无法伤及三百步外的他们，恼羞成怒的佐伊终于派遣大鱼出洞了。

躲在阔盾兵后面的二营长枪兵露出狡诈奸笑，拿出**斤重的土雷笑了起来，通过阔盾的间隙观察熊骑兵距离，待靠近三十步范围，马上点火投出去，以引线和骑兵速度，三四秒引爆足够四千多熊骑兵喝一壶。

“投！”

变好阵型的防御队伍缩小了防御阵型，眼看熊骑兵越过三十步范围，点燃引线的土雷在各级将领大喝声下，五十多颗土雷带着点点火星，同时出动锋利投向奔来的熊骑兵前面范围。

“八嘎？什么的玩意？！”

五十多颗土雷同时丢到熊骑兵前面，菊亭出川第一时间发现黑秋隆冬的铁疙瘩，潜意识知道这肯定不是什么好玩意，佐伊在城楼看着菊亭出川不敢下令撤退，故意放慢速度等先锋熊骑兵试探。

轰~轰…连绵不断的保证声，土雷一连串爆炸之中，熊骑兵前锋惨叫连连人马翻飞，溅飞的雪与残肢四处飞溅，土雷里面的铁珠在爆炸高温压迫下四处飞溅，造成二次大范围伤害，第二轮弹丸飞溅击

落不少熊骑兵。

噼噼扑扑马翻人倒声，冲锋的熊骑兵一眨眼损失三四百多号人，有炸伤落马的，有弹丸溅伤落马的，也有倒霉绊倒的，不管他们怎么坠马的，等待他们下场只有一个，后面赶上的熊骑兵践踏而过。

“杀戛地！”

菊亭出川双目冒着怒火，爆炸过后带领倭国熊骑兵冲锋陷阵，以损失三四百多骑兵代价，成功冲入阔盾兵阵，原本以为轻易撞开阔盾后面的士兵，哪晓得不可能发生的悲剧再次发生。

熊骑兵野蛮冲撞付出了惨重代价，有长枪与士兵扶持固定的阔盾，稳如铁墙似的把第一排冲锋的熊骑兵撞得人马翻滚，第一轮撞击是顶住了，可第二第三轮的撞击，阔盾承受不了连续撞击摇摇欲坠。

“顶住，顶住，准备开门杀狗！”

“是！”

倭国熊骑兵连连撞击，撞得得阔盾步兵大队步步后退，李震临危不乱大吼顶住，抽出两把倒钩锏准备迎战，倭国熊骑兵连续撞击伤亡数十骑下，终于突破了数道盾墙闯入第一层防御。

缺口给撞破的八名盾兵和枪兵马上滚到两侧，

险之又险躲过战马践踏的危险，各自抽出备用武器准备进行关门杀狗，而闯进第一层防御的熊骑兵瞬间崩溃了，还有两层倾斜防守的阔盾防御阵！

“干~他~娘~的，捅死这些畜生！”

倒霉的两名倭国熊骑兵闯入一刻，第二层的四名枪兵马上从二层阔盾站起来，四把长枪同时出动捅穿熊骑兵和战马，熊骑兵落马一刻，后面赶来的熊骑兵倒霉十足撞上去，追尾撞击的后面骑兵冷不及防坠落下马，等待他们的是障刀长枪乱砍乱捅致死。

第651章复仇一击

“十字弩弓手，射击！”

随着李震一声大喝，早已等得蠢蠢欲动的十字弩弓手马上站起来，嗡嗡声的射击声带出无数密集的箭矢，从正面射向源源不断冲锋过来的倭国熊骑兵，五百多支箭矢同时射出，眨眼倒下两百多骑身中数箭的熊骑兵。ｗｗｗ．．ｍｅ

盾形阵内战场给前锋倭国熊骑兵完全覆盖，先锋倭国熊骑兵与盾形阵内的长枪兵搅在一起厮杀，第二波攻击的时候，无数的箭羽落下，正在厮杀倭国熊骑兵们，纷纷被箭雨带飞或滚下马。

陷落在阵中的倭国熊骑兵大半都没有了战马，只凭借手里的五花八门兵器和敌军拼杀，却没想到后面还有捅黑枪的敌军，刹那间盾形阵内越来越多的惨叫呼嚎，分不清是长枪兵还是熊骑兵，反正里面简直是一团乱。

后方帅营薛仁贵一直关注蒸汽井阑的动静，眼看李震他们防守已经到了强攻之末，是时候出动虎豹营复仇屠杀了。

薛仁贵朝一边耐心等待自己命令的甘布点点头，示意他们可以出击了，有井阑压制还有联系上

的奇兵相助，虎豹骑可以很安全复仇了！

“兄弟们，血债血还时候到了，宰了这些畜生！”

“杀！”

得到薛仁贵的同意，甘布带着强烈的复仇怒火，高声怒吼一声出击命令，数百骑虎豹营将士，杀气腾腾呐喊一声杀，左手握紧坐骑缰绳，在军营将士们鼓气欢呼声之中，右手持着长枪箭似的冲锋出去。

“八嘎！是敌军骑兵，中计了，撤！”

虎豹营骑兵杀气腾腾出击，城内撤退号角声马上吹响，菊亭出川发现虎豹营杀气腾腾出现，脸孔急速收缩知道不好对付，而且还是三百多的数量，见识过豹骑兵厉害的菊亭出川惧怕了，马上醒悟过来这是圈套。

顾不得冲进盾形阵的五百多骑熊骑兵手下，菊亭出川带着残余的两千多熊骑兵迂回撤退，两千多熊骑兵在菊亭出川带队撤退下，也没有办法顾及盾形阵里面的同伴，撤退号角都吹响了！

困在盾形阵内五百骑熊骑兵崩溃了，主将丢下他们不提，更要命的是他们再也无法往前了，僵持拼命，拼命与敌军长枪兵交战之中，被长枪兵克制

的前锋熊骑兵，陷入了深深的致命泥潭之中。

“一个不留，杀光他们！”

李震鲜血淋漓地挥舞手中两把倒钩锏，呼喝手下们杀光这些熊骑兵，鲜血淋漓的李震，也分不清自己身上的血迹，是自己的还是敌人的？大开大合横扫受困的熊骑兵，为负伤躺下生死不明数十名的手下们报仇。

熊骑兵没有了冲锋的势头，无疑等于待宰羔羊一样，加上长枪兵的数量剧增，还有阔盾阵行压力大减后，开始收缩盾形阵包围圈，以至于受困的五百熊骑兵成了关门狗，给上千长枪兵躲在盾形阵内乱枪捅杀。

面对死亡威胁熊骑兵并没有崩溃，拼了命做最后垂死挣扎，但是骑兵一旦无法冲锋，在原地作战，无疑自寻死路差不多，周围无数的长枪刺来，马上的熊骑兵只能拼命地挥舞手中刀剑格挡。

一刻钟过去，经过双方激烈拼命厮杀，盾形阵内倭国熊骑兵在长枪兵克制屠杀下，五百骑数量急速锐减，剩下的熊骑兵变得寥寥无几，遍地都是残留的尸体，只有三五成群的熊骑兵顽固拼杀，为了生存油灯枯竭似的苦苦支撑。

“敢给老子放血？去死吧！”

李震舔了舔嘴角沾到的敌人血迹，手里紧握着两把血淋淋的倒钩锏，狂风呼啸似的挥出两把血淋淋的倒钩锏，眨眼间将面前的三四个倭国熊骑兵，连人带马砸翻倒地，长枪兵马上补枪连捅落水狗。

“狗贼，今日看你哪里跑？纳命来！”

甘布双目通红追击逃窜的菊亭出川，八牛弩已经给井阑压制住，根本不用惧怕威力惊人的八牛弩，是时候与菊亭出川做出最后的血债血尝。

“八嘎！”

熊骑兵的速度再快，也快不过速度见长的虎豹，速度最快的两百多豹骑兵宛如一把利刃，轻而易举地把逃命的熊骑兵冲破，仿佛利刃切入了胡瓜，顺势而上长枪爆菊似的，杀气腾腾势如破竹！

倭国熊骑兵的逃亡队伍很快就崩溃了，豹骑兵直接凿穿了队伍之后，后面随后赶到的坦克型虎骑兵更是凶猛，虎啸连连震慑了奔跑之中的战马，面对百兽之王震慑虎啸声，战马迟钝了一下纷纷给虎骑兵捅下马。

“关闭城门！弓箭手准备！”

“佐伊大将军，可骑兵们…”

“八嘎，快关城门！”

“嗨！”

虎豹骑旋风般速度让佐伊感到害怕，一边挥刀格挡井阑压制的火力，一边下达井尹石田不可思议的冷血命令，八牛弩无法动用，意味着无法克制虎豹骑，佐伊终于明白敌军将领阴险诱敌把戏了。

佐伊知道虎豹骑防御盔甲与冲锋的厉害，顾不得熊骑兵生死果断下令关闭城门，守城将井尹石田忍不住提醒佐伊还有骑兵未回城。

盛怒的佐伊喝骂井尹石田关闭城门，牺牲两千多骑熊骑兵，总比城门失守好多了，要是豹骑兵攻占了城门，几乎等于破城，面对佐伊冷血的命令，井尹石田也只能照办下令关闭城门。

甘布冷酷凶狠的眼神，追踪着骑兵将领菊亭出川，挥舞起手中的长枪，作势欲要把菊亭出川打下马，杀了他太便宜他了，甘布要活抓他活祭死去的四十五个弟兄，以祭奠他们悲惨的鞭尸。

噹~感觉到危机降临的菊亭出川手持长刀回转格挡，不敌甘布拼尽全力一击的腕力，菊亭出川虎口一麻，手中的长刀差点把握不住脱飞，大吃一惊的菊亭出川险之又险坠马。

甘布力道卸去后，反转枪身作势挑下菊亭出川的时候，菊亭出川马上抱头鼠窜趴下，一击落空的甘布扫落菊亭出川旁边一名倭国熊骑兵，吓得一身

冷汗的菊亭出川拼命拍打马身，试图奔向正关闭的城门。、

“别关城门，等等！”

眼看一点点合上的城门，菊亭出川崩溃十足地朝城楼上佐伊呐喊，求他别关闭逃生避难的城门，而佐伊的命令更是让菊亭出川崩溃到吐血。

“放箭！”

“哆奥季将！”

随着佐伊冷血下令放箭，菊亭出川吐血问候佐伊一声，失神间冷不及防遭受甘布盛怒的一击长枪拍打，一阵琵琶骨碎裂声随之传来，菊亭出川整个人双眼一黑滚落战马。

第652章血债血偿

“杀光他们，血债血偿！”

“血债血偿！”

甘布鼓舞士气呐喊一声同时空出左手，心有灵犀的坐骑放缓速度，甘布掏出坐骑背上准备的活结套马绳索，飞驰经过晕倒的菊亭出川一刻，套马绳套住菊亭出川一只脚，经过坐骑拉扯绑住晕过去的菊亭出川拖拽直冲。

愤怒的虎豹骑带着强烈复仇之火，对于城楼普通弓手毫不在意，只要不是威力惊人的八牛弩，全都是绣花枕头不值一提，狂喝坐骑追赶手中长枪或挑或刺，击杀面临前无去路后无退路的熊骑兵。

急速飞驰逃亡的倭国熊骑兵们崩溃了，亡命逃跑之中也顾不得他们将领菊亭出川，佐伊一声放箭过后，城楼顶传来了嗡嗡嗡的声音，熊骑兵们立刻就明白过来，那是城楼弓箭手放箭振动弓弦的动静！

意识到死亡迫近将临，熊骑兵在马背上想尽一切办法自保，脆弱皮甲抵挡不住三十步距离的弓箭攻击，唯一能做的就是将身体伏得更低，将手里的武器握得更紧，随时前后防御自己人与敌骑夹击。

三千多名弓手一轮齐射，黑压压漫天的箭就如同雨点一般密集，气势宏博地又敌我不分砸在熊骑兵的头顶上，脆弱的皮甲无法抵挡漫天箭雨攻势，当头就有数十骑熊骑兵被掀翻在地上。

“我们背抛弃了，各自逃命吧！”

菊亭出川副将虽然中箭，却依然死死的咬着牙齿，抬起头目光猩红看了眼佐伊，任凭鲜血在身上流淌，临危不乱下达各自逃命的命令，佐伊冷血到不分敌我放箭射杀，如此将领在跟着卖命有何必要？

倒霉的前锋熊骑兵坠马后，马上遭遇到死不瞑目的待遇，无数同伴马蹄绝尘而过，把他们脆弱身体践踏成肉泥，人命，在这一刻，变得不值钱，生命，在这一刻，变得毫无意义。

冲进熊骑兵圈内的虎豹骑犹如虎入羊群，灵巧的变成两队阵营分开，挥舞着复仇狂暴长枪，屠杀着溃散四处逃窜的熊骑兵，惨呼声从四面八方传来，尸体滚滚落马，残肢断体在马蹄践踏漫天飞舞。

无数密集的箭矢从城楼一波又一波射下来，城门下面虎豹骑单方面屠杀，熊骑兵只能亡命四处逃窜，整个混乱追击战场完全给杀戮与箭雨覆盖，虎

豹骑仗着盔甲安全，无视普通箭支扫落一大片熊骑兵。

“不可恋战，撤！”

甘布没有想到佐伊居然如此心狠手辣，居然不顾己方熊骑兵的性命，命令弓箭手无差别的覆盖射击，无数的箭雨一波紧接着一波落下，那些正在逃亡的熊骑兵，大部分中箭倒地，少部分给虎豹骑打落马。

前锋阵型井阑吹响警告号角声，甘布知道井阑已经压制不住八牛弩，见识过八牛弩冲击力与破坏力，甘布咬咬牙下令撤退，罪魁祸首菊亭出川已经逮着，那些熊骑兵自有营帅后方拦截俘虏。

随着甘布命令下达，血腥屠杀的声音，不过持续了片刻而已，仿佛忽然爆发，又忽然匆匆的结束，太短了，城楼上的佐伊感觉到自己的心脏，狠狠地收缩了一阵，错误决策导致他的熊骑兵全军覆没。

“八嘎，废物，全是饭桶，八牛弩，怎么还没拉满弦？”

佐伊认命接受自己四千多的熊骑兵覆灭事实，又发现虎豹骑撤退的轨迹，此时此刻佐伊狂怒到吐血，暴戾十足喝骂慢慢腾腾拉弦的八牛弩守军，虎

豹骑一击即退扬尘离去，他已经失去了理智和冷静。

“废物，拦住他们，饭桶，拦住他们，一群废物饭桶...”

“佐伊大将军，您是熊本城统帅，熊本百姓全靠你了，不可慌乱，也别在责怪他们了！”

佐伊失去理智的破口大骂，眼看又要拔刀杀人，井尹石田马上出手制止失去理智的佐伊，他在这样滥杀无辜也无济于事，敌军奇兵井阑他们无法攻击到，给压制着打也是理所当然。

“八牛弩准备完毕！”

八牛弩准备妥当时，虎豹骑早已扬尘退出射程之外，以速度见长的虎豹骑逃命工夫一等一，来也快退也快，一下子钻进放行前锋阔盾兵阵营里。

“放箭，把那些三百步外的步兵全杀了，杀戛地！！”

佐伊已经是气得全身颤抖，嘴巴里低吼哆哆嗦嗦的说着，到了最后的话，他全身疯狂的战栗，脸颊严重扭曲变形，陷入疯癫似的怒吼出来，仿佛要将心中所有的愤怒与嫉恨都发泄出来一般。

嗡嗡...两声沉闷的八牛弩同时发动攻击，射程远威力大的八牛弩放箭一刹那，呼啸凌厉的箭支带

着死亡哨声似的，笔直朝阔盾兵防御阵型冲击而来，打开缺口的盾兵们迅速回拢堵住缺口。

“两人一盾，顶住！”

知道八牛弩厉害的李震，听到寒鸦箭特有的呼啸声，睑孔急速收缩一阵大声呼喝盾兵与长枪兵联手防御，撑住致命射程内的寒鸦箭攻击，长枪兵们纷纷放下手中武器，更顾不得地面同伴伤员，用身体顶住寒鸦箭攻击。

叮叮咚咚…六十支寒鸦箭同时攻击，冲击力巨大的寒鸦箭撞击钢盾一瞬间，溅起火星同时击倒盾阵，重新建立起的第一排盾阵一阵盾倒人翻，余力甚足寒鸦箭继续攻击第二层盾阵，再一次盾倒人翻寒鸦箭才余力不足坠落。

“怎么回事？”

李震还未来及松口气，突然熊本城内燃起冲天大火，原本关闭的城门正在缓慢开启，咚咚咚…营帅后方想起震天响的军鼓全军大进攻声，上万等待已久的步兵高呼冲锋攻城呐喊声。

“奇兵，城内奇兵得手了！”

井阑上的十字弩弓手们大声欢呼，下一刻李震终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原来是早期潜入倭国的五千精锐之中的精锐开始搞破坏了，里应外合给熊本

城一个冷不及防的大惊喜。

“全军突进，盾兵一字排开带头打阵，十字弩弓手辅助还击，井阑继续压制八牛弩！”

“是！”

知道城内情况后，李震配合后方大队伍进攻，下令盾兵一字排开先锋当肉盾，保护后方大军抵挡城楼弓手射击，井阑继续他们的使命，压制要命的八牛弩拉弦，要是给八牛弩准备好，伤亡可是不可估算。

第653章城楼失守

熊本城城门，数十具尸体躺倒地面，两百多名假冒倭国守兵纷纷丢下手里破兵器，分出一半人手打开已经关闭的城门，另外一半的人手则迎接城内推出来的五辆板车，五百多名手持兵器普通百姓打扮的人。。

“夏师长，你怎么亲自来了？”

秦雷攻占了城门，带人前来取兵器，发现夏侯墩亲自带队前来，大感意外同时又忍不住担忧起来，看情况夏侯墩是想要带队上去截杀佐伊，这点人手怎么是城楼上面交织甚欢的三四千之众守兵对手？

秦雷的关心夏侯墩没放在心上，看了眼城门两侧楼梯口尸体东倒西歪，秦雷没有惊动城楼上面交织的守兵，正合了他出其不意的偷袭心意，没时间浪费的夏侯墩并没有与秦雷废话，把板车丢下带着五百多名手下上去偷袭。

“拿兵器，设立掩护！”

“是！”

明白夏侯墩用意的秦雷没有在废话，也没有阻拦夏侯墩理由，唯有拿兵器防守城门，相信用不了

多久，城内军营守军很快会出动，他的任务就是守住城门和城楼入口，以免赶到支援的倭国守军重新夺回城门。

五辆板车揭开伪装的稻草，露出崭新的清一色障刀，还有两百多把十字弩弓与箭壶，秦雷带着一百多号人同时卸下板车上的武器，直接搬到城门口边缘，同时把板车揭翻当障碍掩护，防止支援的倭国守军弓手还击。

“八嘎，怎么就你们这点人？还不快去支援八牛弩！”

熊本城守将井尹石田匆忙间发现夏侯墩带人上城楼，也没有怎么注意喝骂了一声，安排夏侯墩的人去做炮灰操作八牛弩，根本没有注意到夏侯墩等人手里的兵器问题，更没有注意到夏侯墩带着讥笑的笑容。

一直关注城外大进攻的佐伊，更是没有注意到夏侯墩他们，也没有时间工夫去关注，连城内发生的火灾与混乱，都没空去关注注意，心神全给大进攻的军鼓声与脚步声吸引了。

“啊~”

“八嘎，你们滴...敌袭！”

突然间数十名弓手同时惨叫，惨遭黑手的数十

名弓手冷不及防滚落城楼，突发变故的井尹石田大吃一惊同时惊醒过来，很快发现上来的五百多守兵全是假冒的，他们手里的兵器锋利无比。

醒悟过来的井尹石田大呼一声敌袭，夏侯墩一刀横劈过来，把井尹石田吓得魂飞魄散似的，顾不得什么狼狈不狼狈，一个懒驴打滚险之又险躲过夏侯墩的横劈，把一边担忧城外动静的佐伊惊醒。

一击劈空的夏侯墩暗呼一声可惜，脚没有停留撩起一支落地的箭支，左手抓紧撩起的箭支，奋力投向爬起的井尹石田，投出飞箭的夏侯墩挽起横劈力歇的障刀，蹬地跳跃而起气势如虹劈向没有防备的佐伊。

“啊～～”

爬起来的井尹石田冷不及防屁股挨了一箭，惨叫一声扑出一个狗啃屎不雅姿势，轻轻颤抖的箭羽染红井尹石田裤子。

叮~佐伊快速拔出自己的佩刀，格挡夏侯墩奋力一击后迅速后退，断刃落地一瞬间佐伊紧皱眉头看向自己手中佩刀，紧接着目光贪婪看向夏侯墩手里的障刀，完全把夏侯墩当猎物来看待似的。

‘好快的速度！’夏侯墩不可思议看向贪婪的佐伊，完全没有想到佐伊速度和反应那么快，居然

可以及时避开自己的攻击！

“你滴，死啦死啦滴！”

佐伊怒视一眼夏侯墩带来的五百多人屠杀自己守兵，含怒出手甩出手中的断刃，呼啸的断刃把夏侯墩吓了一大跳，挥刀格挡一瞬间火星四溅，夏侯墩虎口一麻差点手中障刀脱飞出手。

“佐伊大将军！”

一击得手的佐伊迅速欺身而上，井尹石田忍痛拔出自己的佩刀，直接抛给欺身靠近夏侯墩的佐伊，佐伊接过井尹石田抛来的佩刀，反手一击横扫把夏侯墩吓了一大跳，迅速跳开同时胸口传来衣服破裂声刺痛。

夏侯墩跳出三步之外，空出左手抹了下刺痛的胸口部位，沾腻腻的左手出现血红的液体，夏侯墩知道自己受伤了，受了些皮肉之伤，怎么也没有想到佐伊这么厉害，刀法既然如此快。

“哟西~有两下，看刀！”

夏侯墩能够躲过自己致命快刀，很是让佐伊感到意外与好战，眼看上千名弓手遭遇障刀兵攻击节节败退，佐伊不得不速战速决，夺下敌军将领头颅震慑军威，打击偷袭的敌军士气。

叮~险之又险硬接佐伊一刀的夏侯墩后退一

步，而佐伊手中佩刀削断成两截，夏侯墩正打算嘲笑佐伊无知的时候，佐伊露出阴谋得逞的笑容，夏侯墩还未来得及反应过来，佐伊左手快速握紧断刃刀尖，带血的断刃刀尖飞向夏侯墩手臂。

‘好快！’夏侯墩闪避不急右臂中了刀尖，佐伊手中断刃的佩刀猛然变招，吃痛的夏侯墩握刀手力歇大半，佐伊冷笑一声猛然变化招式，断刃贴着夏侯墩障刀带起一阵火花，直削夏侯墩握刀的手指。

“去死！”

断五指与拼命下，夏侯墩选择后者，拼着挨佐伊断刃划破胸口，左手猛然拍打刀柄，握刀的右手马上松开，障刀带着冲劲直朝佐伊心口刺过去，眼看就要刺入佐伊的心口，夏侯墩下一刻整个人僵硬住了。

“哟西！你的去死吧！”

佐伊鲜血淋漓的左手死死抓住夏侯墩的障刀，露出阴谋得逞的笑容投飞手中断刃，速度之快夏侯墩反都没有反应过来，胸口处结结实实插着没入两分的断刃，佐伊右手握紧夏侯墩的障刀，反手一击搁飞城外射进来的箭雨。

“八嘎！撤！”

弓箭手与偷袭的障刀兵交战在一起，不善近战的弓箭手原本战力就低下，加上夏侯墩带来的障刀兵都是精锐中的精锐，应付起多出三倍数量的倭国守兵，还有锋利的武器在手，杀敌更是得心应手。

眼看城楼已经保不住了，佐伊理智保持实力和小命要紧，呼喝混战之中的亲卫撤退，一同杀下城楼逃命，而夏侯墩无力地躺倒地面，眼前的世界渐渐模糊，隐隐只能听到喊杀声兵器相交碰击声。

城楼失守没有了弓箭手的压制，进攻的两万多大军开始加速脚步，十字弩弓手增援射击城楼，更是给守城的弓箭手带来双重致命打击，一眨眼间倒下数百具尸体滚落城楼，整个熊本城陷入战火内乱之中。

第654章死守城门

“八嘎！”

佐伊抛下守城将领井尹石田，带着五名亲卫跑下城楼时，迎接他们的是数十支箭雨，两名倒霉的亲卫射成刺猬一样滚下城楼阶梯，佐伊拼命搁飞射来的第一波箭雨，眼看第二波箭雨要射来，更是气得哇哇大叫。

“佐伊大将军，这边，抄近道可以快速回...”

亲卫队长的话还没说完，佐伊一手抓过亲卫队长做肉盾，第二波箭雨再次射来，当肉盾挡箭的亲卫队长身中数箭，带着恐惧与难以置信的目光，而两名亲卫也难逃乱箭射击，身中数箭倒飞出去。

噗通...佐伊丢开肉盾亲卫队长尸体滚落楼梯，变成孤身寡人的佐伊在秦雷等人伏兵拉弓换人下，带着冷笑的怒火目光迅速跳下城楼阶梯，朝亲卫队长指引城墙小巷的方向逃去。

“穷寇莫追小心有诈，我们的任务守住城门！”

佐伊逃窜手下们欲要去追杀，秦雷及时出言打消手下们去追杀佐伊，杀一个不明身份的将领，还不如守住城门要紧，要是给城内军营的守军出动反

击，夺回城门控制权那才是麻烦。

止住手下们去追杀佐伊，秦雷看了眼数量有限的箭支，按照平均每人配给三支箭，也就六七百支箭的数量，要是敌军现在支援出来的话，远远不够支撑四回合就消耗一光，到时候恐怕要短兵相刃死守了。

而倭**营哪边确是火光冲天，从城内火势蔓延一刻起，夏侯墩精心准备的四支千人队潜伏军营四周民房，发挥了拖延与牵制作用，军营内除了巡逻和守城的士兵，人数八千左右的倭国士兵困兽于军营内。

“报，敌军四面八方都是！”

“八嘎，八嘎…”

倭**营内，铺天盖地的箭雨没完没了，右近卫将军远藤里奈忍不住连骂好几声，四面受敌心情可想而知有多糟，加上城池那边战火连天，连相隔一里远的军营这边也听到了。

可敌军伏击在军营外，源源不断一波又紧接着一波的箭雨，军营里面乱作一团，房屋营帐全部插满了箭支，地面更是倒下不少中箭的士兵，惨叫声哀嚎声把七千多倭国士兵吓得出都不敢出去，害怕中箭什么的。

“青木贵子，你滴带五千人冲出去，保护城楼佐伊大将军！”

“嗨！”

眼看在不冲出四面八方伏击，城门必然失守招进两万敌军进城屠杀，实在没有办法之下远藤里奈只好实行硬闯，两千先锋队伍先闯出去支援，能够闯出多少算多少，总好过在这里浪费时间。

青木贵子点上五千人，在远藤里奈点头下趁攻势减缓带人冲锋出去，远藤里奈则带着两千多人继续留守军营，他相信内应的敌军箭支肯定没有多少，经过一番乱射后应该消耗的七七八八。

“截住他们！”

五千倭国士兵冲出军营一刻，秦风大呼一声带着一千人进行拦截，两军人马相撞在一起互相拼杀，乒乒乓乓兵器相交声响彻于耳，秦风带领的老牌精锐以一敌三，乱军之中刀光霍霍拼命砍杀试图突围的倭国士兵。

“杀戛地！”

青木贵子的人马受阻无法突围，加上箭雨攻势已经减弱，远藤里奈马上带领剩余的两千倭国士兵出击，试图协助青木贵子突围出去增援，远藤里奈带人闯出军营一刻，马上遭遇靠拢的左右两翼上千

人伏兵包抄。

“一个不留，全杀光他们！”

秦火带着右翼千人队堵住右侧，暴喝一声障刀挥舞过去，顿时就是数个头颅飞起，每一次锋利障刀舞起，便带起一片猩红血花，秦火武勇刺激着周边的将士们，刀刀狠劲十足一击毙命。

“八嘎！”

远藤里奈乱军之中迎上武勇的秦火，愤怒一击横劈向秦火脑门，大杀四方的秦火一刀老去反身一击格挡，叮一声，远藤里奈手里的佩刀应声而断两截，秦火趁远藤里奈发呆一瞬间，手中障刀反手往上一划，血光乍现抽刀在一击横扫。

“牧利哒妖！”

远藤里奈带着不敢置信的目光，噗通一声双膝跪倒地面，慢慢低下头看向自己分开两半的衣服，凉飕飕胸口划出的红线，喷泉似的喷出血雾，带着不可思议与死不瞑目眼神的远藤里奈，慢慢倾倒冰凉雪地里。

远藤里奈倒地一瞬间，秦火并没有放过他，快速出手一刀割断远藤里奈的头颅，一手抓住远藤里奈飞起的头颅长发，高高扬起大声呼喝一声。

“一个不留，全杀光！”

秦火斩杀敌军将领，更是刺激了周边将士们士气，出现小规模伤亡后，越发武勇与混战之中的倭国士兵拼命，训练多年默契在战场上发挥得淋漓尽致，你一刀砍我一刀补上，要不就是两人一组信任有加把后背交给对方。

一刻钟过去，青木贵子砍翻一名障刀兵，换来了数道伤口摇摇欲坠，士气大失的倭国士兵锐减离谱，地面躺满两千多具尸体，残存五千不到的倭国士兵开始后撤，撤回军营里自保。

“不好，东南处街道出现敌军，是城内巡逻兵来支援了！”

城门处秦雷还未来得及缓口气休息，旁边的将士一声惊呼，秦雷顺着将士惊呼声看过去，一千多名临时集合起来的巡逻兵出现了，杀气腾腾直奔向城门这边冲锋过来，试图夺回失守的城门。

“夺回城门，杀戛地！”

临时组建起来的倭国巡逻兵将领发现城门大开，急得大喝一声冲锋夺回城门控制权，压根不把防御的两百多名乱军放在眼里，仗着五倍多的人数，冲锋夺取失守的城门，没有弓手的倭国巡逻兵马上惨遭箭雨洗礼。

“你们继续开城门，其他人坚守城门，放

箭！”

十字弩弓满弦状态，随着秦雷一声大喝放箭，第一波上百支箭同时发射，嗡嗡声上百支箭无差别射击，一眨眼收割冲锋而来的数十名巡逻倭国士兵，十字弩弓手射完第一轮继续装填第二轮攻击。

“秦团长，城门打开了！”

“好，死守城门，弓手继续射箭，你们过来一起掩护弓手！”

秦雷握紧手中障刀，城门已经打开算是一个好消息，指望城楼上的夏侯墩下来支援，估计是不可能的事，城楼上面人数不少他压力更大，眼下只有靠他自己与两百多人死守城门了。

第655章好心当无视

冬雾弥漫整个鹿熊海镇北面森林，覆盖森林雾散之后，松树的针叶上凝着一层厚厚的白霜。像是一树洁白的秋菊，寒风徐徐拂过，白茫茫森林里黄黄的叶子纷纷落下，看似平静的森林，却充满了无所不知的杀机。

森林里头风刮得很紧，雪片像扯破了的云层一样，从空中漂浮下来，没有目的地四处飘落，直落入茫茫一片冰雪森林里，阴暗的森林里头三三两两身影忙碌着，轻轻用树枝扫去地面两尺厚的脚印。

“挂牌了，注意脚下脚印！”

“唉~真搞不懂将军有何用意？”

“少废话，快干活，将军想法要是你猜得出来，你也可以当将军了！”

三人或两人一组的森林里，布好地面陷阱和空中陷阱的守兵们，一边开始清理地面脚印，一边讨论秦寿设陷阱又挂警告牌用意，这不是明显多此一举吗？既然设立了陷阱，还挂提醒人的警告牌，不是多此一举是什么吗？

带队班长们喝斥手下们慢腾腾打扫手尾，布置陷阱已经浪费了大半天时间，预期宫崎偷袭大队伍

差不多到了，再不快点就白费心机了，将军用意他们要是猜得透，那他们直接各个当将军得了。

鹿熊海镇两里外森林外围，秦寿带领着郭松与黑牛生起篝火取暖，十名亲卫各自散开一边，警戒周边的安全情况，只要有什么动静，随时通知两里外的鹿熊海镇，驻守里面的两千守军随时出现救援。

卢贤达打理扩建鹿熊海镇相关事宜，秦寿放手交给他打理一切，等他慢慢娴熟掌控，而不是一味只知道行军打仗，守城将军也需要懂得管理城池，懂得调配人手之类小生活细节。

“将军，这陷阱有用吗？”

黑牛挠着头看向气定神闲的秦寿，转而又看向陆续从森林里出现的守兵身影，用陷阱对付五千支援熊本的宫崎队伍，黑牛怎么也觉得有些不靠谱，陷阱是好，但是上当一次两次后，敌军肯定会有所戒备。

“有用无用，试试看便知，郭军师，你认为可杀敌多少人？”

“郭某不敢确定，但可视情况而定！”

黑牛的疑问，秦寿摇摇头并没有明确回答黑牛疑问，转过头看向同样气定神闲的郭松，而郭松笑

了笑并没有明确回答秦寿，也不敢贸然回答秦寿考验似的提问，时机变化无常谁知道下一刻面临的是什么？

“好吧，万事俱备，只欠大鱼上钩，钓鱼需要耐心，回去吧！”

“是！”

秦寿看了眼所有设陷阱的人都回来了，很是满意地点点头转身离去，从拦截到熊本的飞鸽传书一刻起，秦寿就想到了将计就计的办法，把飞鸽完整无损送达改变行程的宫崎队伍。

五千兵马秦寿没有怕过，就是宫崎老巢另外一支五千人队伍出动，玩两面夹击小把戏，秦寿也没有怕过，正愁不知道如何引出剩余的宫崎五千兵马，现在他们自找死路两面夹击，正好逐去秦寿心愿一锅端。

“公主殿下，抓到一个敌军探子！”

大阪海港造船坊，刚躺下休息没多久的间人皇女，在吉川丽子走进来报告下，精神一振从软榻爬起来，突然一阵眩晕间人皇女整个人摇摇欲坠，吉川丽子及时出手扶住倒下的间人皇女。

“公主，你？”

“咳咳…并没大碍，可能是昨夜染疾了风寒，

刚刚服完药，休息半日即好！”

吉川丽子的关怀目光，间人皇女摇摇头苦涩一笑，轻声安抚吉川丽子的担忧，憔悴的容颜显得有些疲惫，在吉川丽子扶持下，带着不适的恶心虚弱，重新躺回柔软的软榻休息。

“公主殿下，为何派原田大野出使高丽？”

吉川丽子待间人皇女休息好，看了眼心力憔悴的间人皇女，把心中不服疑问提出来，对于间人皇女派遣原田大野出使高丽百济两国，吉川丽子表示心有不满，按道理这任务是她来的。

原田大野性子急难以担任如此大任，要是谈崩了无疑是等于失去了两个重要筹码，秦寿大势来袭肯定旨在不简单，至于他意图是什么无人知晓，不过可以肯定秦寿胃口绝对不止倭国西部那么简单。

眼下间人皇女急需大量兵力，不管是外来兵力还是国内兵力，多多益善总没坏事，毕竟秦寿层出不穷的科技与彪悍的士兵，都是倭国致命的威胁，联合外援是大事，而不是派遣不适合谈判的原田大野去破坏。

“丽子，本公主也想派遣你去，可现在用人之际本公主离不开你的帮忙，小心看管好探子，确保不会出事，等本公主养好身子在审问！”

“嗨！”

间人皇女一番真心话打动了吉川丽子，她没想到间人皇女那么看重自己，间人皇女强忍着身子不适，好生交代吉川丽子看好抓到的探子，抵挡不住倦意慢慢合上双眼，吉川丽子没有惊扰入睡的间人皇女，小心翼翼退出去。

午时三刻已过，鹿熊海镇北部森林里，五千倭国士兵气吁喘喘赶路，面对白茫茫一片的森林里，脚麻似的踩着厚厚的积雪，在一名倭国中年将领骑马带领下，寒颤着身子继续赶路。

“停！”

前锋斥候气吁喘喘跑回来时，倭国将领草芥造寺通红的手勒住缰绳，伸起一只手制止大队伍继续前进，平心静气等待斥候跑上前禀明前面的情况。

“报，前面挂有前方有危险字迹！”

“前方有危险？”

草芥造寺一脸愕然与不可思议目光看向斥候，直到斥候手指五百步外的一棵参天大树，视力有限的草芥造寺看不清楚什么，在亲卫与前锋士兵保护下，先行一步赶到五百步前方看个究竟。

当一块积满雪的牌匾挂在树上警惕时，草芥造寺笑了，牌匾是用倭国文字写的，再看牌匾有些历

史痕迹，草芥造寺没有把告示放在心上，一度认为前方肯定是以前镇民狩猎地区。

“你滴，带人绕到东边，去查看镇内情况，看看麻吉一木什么时候到，原地休息一个时辰！”

“嗨！”

草芥造寺并没有急于进攻鹿熊海镇，而是派遣斥候小队先去查探情况，最重要还是联系上后面赶来夹击的麻吉一木，斥候小队领命先行一步出发去打探镇内情况。

第656章玩弄于掌

“将军，哨塔发现一小队先锋斥候，宫崎五千先锋队伍应该进入陷阱区，是否出动歼敌？”

“不急，等，一切尽在掌控之中！”

传令兵急匆匆走进镇长屋大厅，把发现宫崎援军先锋斥候之事说出来，而秦寿得知消息后，一个字等，自信满满地挥退传令兵，搞不懂秦寿有什么用意，传令兵领命告退离去等待。ｗｗｗ．．ｍｅ

大厅内郭松品茗手里茶水，秦寿想要干什么？郭松心里一清二楚，也知道他的想法并没有说破，目光看向平心静气的秦寿，他知道秦寿在等什么，也知道秦寿平静内心在担忧什么，前线攻城之事。

按照现在的时辰估算，攻城应该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熊本城内奇兵突袭是重点，能不能实现以极少伤亡攻陷一座城池，就看潜伏一段时间的奇兵手段了，胜负关键掌控在他们手里。

“郭军师，以你之见，宫崎先锋队伍会上当吗？”

秦寿打破大厅气氛，出口询问淡定喝茶的郭松，对于眼前的狗头军师，虽然表面信任有加，可秦寿心里多多少少持着考验心态，信任是好事，但

也不是过分盲目信任，除非他能够创造出心服口服值得信任的事迹。

“等，时机到来，将军便可知晓！”

郭松套用自己的话，很是让秦寿无语，可又拿他没有办法，但他越是如此秦寿越是欢喜，能够有自主思维方式，而不是千篇一律附和自己，这正是秦寿想要看到的结果，人才可遇不可求。

“嗯，既然如此，本将军便把此次防守交予你统筹大局，郭军师，切莫让本将军失望！”

“呃…”

秦寿顺水推舟把重任压下来，郭松一脸愕然看向秦寿，想要确定秦寿不是在跟自己开玩笑，直到秦寿一脸坏笑的模样，郭松终于知道一件事，秦寿还真是无时无刻不放过考验自己能力的时候！

“鱼符在此，郭军师，看你的了！”

“是，将军！”

秦寿把鱼符丢来一刻，郭松马上赶到压力大增，手里拿紧沉重而又宝贵的鱼符，此时此刻相当于他掌控着两千多将士的命，稍有不慎或棋差一着，就会把两千多将士带入死亡危机。

郭松拿着秦寿给的鱼符退出大厅，去找卢贤达准备开始调兵遣将，以确保了鹿熊海镇的安全，秦

寿如此信任他一个新手，要是不好好表现一番，还真对不起秦寿的信任，这是他一次表现的机会。

“你就这么放心他？”

郭松前脚离去李怡然从偏厅走出来，把这里当成自己家一样，直接盘坐到秦寿对面，带着好奇疑问看向自信满满的秦寿，搞不懂他怎么那么信任人？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话说回来，李大小姐，你跑来这里干什么？”

也许不习惯与李怡然独处一室，或许不习惯李怡然直勾勾的目光，秦寿有些坐立不安起来，言不由衷把心里疑问说出来，她一个大小姐不好好呆在长安，漂洋过海跑来前线做什么？

“要你管，哼，要是本小姐两位哥哥出了什么事，第一个找你算账！”

李怡然得意洋洋地扬起头，丢下一句狠话站起来转身离去，留下一脸郁闷的秦寿大感无语，搞不懂她打什么算盘？也搞不懂她来这里的目地？

“八嘎，草芥造寺大队伍呢？”

鹿熊海镇以东一带十五里森林边缘，麻吉一木破口大骂不守时的草芥造寺，眼看午时早已过了一个时辰，还未见到草芥造寺的斥候先锋身影，大冷

天的等了整整一个时辰，麻吉一木忍不住有些心烦意燥起来。

麻吉一木恐怕他做梦也想不到，他收到的传书早已给秦寿截获修改了时差与地点，以至于他时差地点与草芥造寺不相同，两方斥候一个森林里等一个在森林外围等，白白浪费了一个时辰。

“不等了，进攻！”

“嗨！”

草芥造寺这边，斥候回报没有发现麻吉一木的先锋斥候，眼看天色再有一个时辰多点就天黑，兵贵神速没空与麻吉一木消耗浪费，通过斥候打探回报得知，鹿熊海镇只有两千多点的守军，打下他们轻而易举之事。

草芥造寺果断下达攻镇命令，打敌军驻守的后勤鹿熊海镇措手不及，压根不把两千多人放在眼里，仗着比敌军多一倍数量，指挥五千大军出发进入陷阱区。

醒目的告示牌还挂在树上，没放在心上的倭国援军快速行军前进，根本没有注意到雪地上不明显的陷阱痕迹，更没有注意到每隔三四步有贴雪地的绳索，匆忙急行军的前锋马上开始倒霉。

当中间上百名先锋兵踏进地坑陷阱，哗啦一

声，数十名先锋兵同时惊慌失措大喊大叫，一眨眼间上演原地消失的诡异表演，等晓幸逃过劫难的先锋兵反应过来时，脚下地面出现一个直径五米宽的坑洞。

“哪尼？”

“啊不耐…”

“哪露过哆！”

惊呆的先锋士兵们倒吸一口冷气，不敢在乱前进，而另一侧的先锋兵没有发现中间情况，等他们多跨前十几步时，灾难再一次降临。

右侧的先锋兵也许是受到中间的影响，脚下没注意触碰绳索机关时，右侧先锋兵们第一时间反应过来糟糕，还未等他们反应逃离，树林里两个巨大黑影呼啸而来，等先锋兵们反应过来要逃时，已经为时已晚。

两块三米宽吊板陷阱密布尖锐的竹尖，惯性冲力下把十几个倭国士兵撞飞，血飞四溅同时尸体撞倒后面冷不及防的倭国士兵，滚冬瓜一样的数十具倒霉鬼，马上掉进捕兽用的陷阱。

而左侧的先锋兵更是倒霉，不小心绊到两树拉起的陷阱绳索，上百支削尖的树矛同时射出，树矛强悍冲破力穿透一个倒霉鬼，力道不泄继续冲击后

面的倭国士兵，一矛三个倒下一大片倭国士兵。

惊恐与慌乱蔓延整个队伍，一眨眼间伤亡接近两三百人，整个偷袭队伍乱成一团，无头苍蝇似的乱窜触碰到千奇百怪的陷阱，伤亡持续上升之中。

“八嘎，绕道！”

草芥造寺临危不乱指挥手下们绕道避开陷阱区，他不相信敌军把整个森林都布满陷阱，没办法之下只好浪费时间绕道前行，只要走出陷阱区，就能够光明正大与敌军交锋。

第657章没有悬念的攻防战

草芥造寺带着受惊过度大军逃出陷阱区时，五千人的队伍变成四千五不到的数量，敌人还未见到就损失了接近五百人，草芥造寺很难接受事实，恨意的怒火看向安乐祥宁的鹿熊海镇。

“步兵在前，弓手在后，全军出动！”

草芥造寺难以掩饰心中的怒火，势要踏平斩杀干净里面的入侵者敌军，整合好队伍开始冲锋杀敌，杀气腾腾的倭国士兵显得有些杂乱无章，一窝蜂朝看似毫无准备的鹿熊海镇冲过去。

鹿熊海镇内北面哨塔，卢贤达与郭松两人在哨塔上观察宫崎来的敌军，镇内破墙边缘隐藏有伏击弓手，清一色一千名十字弩弓手，每人带着近身武器障刀，八百名临时组建骑兵呆在镇内，随时准备出动追杀崩溃的敌人。

“郭军师，敌军出现了，下令吧！”

“不急，等他们进入弓手射程范围！”

卢贤达迫不及待的建议声，郭松心中早有打算笑了笑拒绝卢贤达建议，综合利用十字弩弓的优势，以最少伤亡拿下四千多的倭国士兵，早就策划好的郭松心中有数，而不是盲目与敌人硬碰硬。

郭松早有计划好，卢贤达只能遵从听命行事，谁叫他拥有秦寿的鱼符，而秦寿将鱼符交给他，很明显对他信任有加，把这次指挥大权交给郭松慢慢玩，至于玩出什么成绩，秦寿好像不在意似的。

“传令下去，敌军进入三百二十步距离，第一轮射击，第二轮射击在一百八十十步范围，第三轮射击在三十步距离，各班长监督战后汇报，慢者以军法处置！”

“啊？是！”

郭松推算好的十字弩弓手拉弦时差，明范规格要求短时间每人射出三轮箭支，达不到要求的记录下来战后处置，郭松命令一出惊呆了传令兵，包括一边的卢贤达也是为之愕然，这要求也未免太苛刻了吧？

卢贤达想要说些什么，可到嘴的话始终没有勇气说出来，虽然郭松命令过于苛刻，可也不是说不通，按照平时训练，郭松分隔的时差足够将士们射四轮了，可训练归训练，真正作战时心里压力会延迟拉弦很正常，郭松算是给足宽敞时差了。

“放箭！”

草芥造寺的大军靠近三百五十步距离时，四座哨塔上的八名十字弩弓手同时开始射箭，高度占据

优势射程比起地面远了不少，嗡嗡声弓弦震动声射出致命的利箭，直朝打冲锋的倭国士兵射过去。

八名中箭的倭国士兵带着凄凉惨叫声，同时倒飞出去撞倒身后冷不及防的同伴，虽然早有预料会遭受伏击，只是没想到这么快就开始有伏击，冲锋的倭国士兵们军心下一刻开始变得凌乱。

“八嘎，敌军人数不足，不用怕，杀戛地！”

三百多步射程一击杀敌，草芥造寺忍不住不寒而粟，没想到敌军拥有这么厉害射程弓箭，比起普通弓手多出五六倍射程，不信邪的草芥造寺不相信对方有那么多远程弓手，鼓舞士气冲锋冲进去。

‘八嘎，麻吉一木，你等着！’草芥造寺心里问候迟迟未见的麻吉一木，按计划两面夹击鹿熊海镇早就是囊中之物，可麻吉一木到现在还未见到踪迹，草芥造寺只能先行动把鹿熊海攻下来。

“给他们颜色看看，射！”

哨塔上的哨兵们在宫崎大军冲进三百二十步范围，马上吹响口哨提醒破墙下面待命的一千名弓手还击，得到哨兵们提醒的一千名十字弩弓手们，拿起拉满弦的十字弩弓同时冒出身影，无差距朝冲锋来的宫崎大军射击。

嗡嗡声弓弦射击声，黑压压一大片箭雨直朝宫

崎大军袭来，草芥造寺双目急速收缩，带着不可思议的崩溃目光中了一箭倒飞出去，劈劈噗噗…打先锋的数百宫崎士兵惨叫连连中箭倒下。

一波箭雨袭击过来马上停了下来，好像暴风骤雨似的来得快去得也快，地面躺满数百具刺猬一样的尸体，始终无法阻止后面源源不断冲锋来的宫崎士兵，失去了草芥造寺指挥，整支大军只知道盲目冲进镇内。

“拉弦，装箭，快，快！”

镇内守军各级班长呼唤手下们装填箭支，十字弩弓威力射程是不错，可唯一麻烦就是拉弦速度慢，普通弓手射出三四轮，才勉强准备好下一轮的攻击，而十字弩弓射程远威力大，又是主力武器之一缺之不得。

“射！”

当第二轮箭支装好后，第二波箭雨再次来袭，铺天盖地的箭雨再次袭来一刻，冲锋的宫崎大军崩溃了，惨叫声再次在大军里响起，后面的拼命冲锋，前面晓幸逃过劫难的想要逃跑，整个大军变得混乱不堪。

“弓手，弓手快反击！”

“反什么击？还在一百步之外，快冲！”

宫崎大军遭受两轮远程打击的十字弩弓手射击，混乱得完全没有了持续，将官呼喝弓手反击，而弓手将官则吐血大骂反驳，这么远的距离并非人力射击可以到达得了，而乱作一团的步兵堵住去路，以至于弓手队伍无法前行靠近反击。

“射！”

宫崎大军内乱不前还真是出乎人意料之外，胜券在握第三轮箭雨再次出动，漫天箭雨把乱作一团的宫崎大军射成马蜂窝，三轮下来伤亡接近损失过半，而主将草芥造寺不见所踪，整个大军马上崩溃四散。

“出动骑兵，抓活的！”

“是！”

郭松眼看胜负已经没有了悬念，大感无趣下达奇怪的生擒战俘命令，卢贤达先是一愣，不明白郭松的用意何在？但还是忠实执行郭松的命令，召来一名亲卫把命令传达下来。

抓战俘是郭松临时决定的事，想到还有第二支推辞到达的宫崎敌军，郭松心生一计，需要外面的溃散的敌军配合才行，想要他们配合就要把他们全部俘虏了才行。

“骑兵队，上！”

弓手第三轮射完，又接到哨兵塔上面的出动命令，早已按耐不住的临时骑兵们摩拳擦掌，精神抖擞大喝一声冲锋出去，截杀欲要逃亡的敌军。

“马马虎虎，还算不错！”

在镇内观看的秦寿，眼看宫崎大军溃退，骑兵出动拦截追杀，没有什么悬念之下点点头，颇为满意郭松的指挥大局表现。

第658章狗头军师

没有悬念也没有意外的反偷袭战，在骑兵出动后宫崎先锋大军早已溃不成军，秦寿没有看下去的**，也没有去过问郭松抓战俘的用意，秦寿相信郭松会自己找上门，说明抓战俘的用意。

闲来无事的秦寿转身回到镇长屋，这里一切交给卢贤达和郭松足够应付了，没有必要在监管下去，该放手的就放手，等他们慢慢适应配合，而不是一味地监管，总有一天他们要主持大局。

“将军，你这是？”

入夜时分，黑牛从外面走进来，带着疑问发现秦寿坐在大厅内，用火盘烘烤剥了树皮的树身，高温火炭盆里秦寿双膝盘坐，专注十足翻滚手中木制长刀，一把加长长刀模型的武器在火炭熏陶下，散发出一股淡淡的香气。

黑牛之所以感到怪异，是秦寿手里加长的长刀很怪，接近五尺多长的刀身有点怪，前宽后窄两尺宽刀尖，配上中间开始缩水一尺宽的刀背，还有一尺半有余的刀柄设计，黑牛横看竖看怎么看都觉得有些怪异。

“发展骑兵第二套武器，黑牛，你看如何？”

骑兵长枪固然是不错，一寸长一寸强，可有时候也会反过来，变成一寸长一寸险，特别是骑兵失去有效冲锋，长枪必然无用武之地，而要是有趁手受困的短刃兵器，那就另当别论了。

虽然现在秦寿琢磨出的武器在步兵面前，一样显得有些长，可在骑兵眼里就是刚好合适近身作战，加上运用了力学的设计，居高临下横劈的话，两尺宽的刀头可以借用惯性力量活劈了敌人。

“有点像陌刀！”

“……”

秦寿彻底给黑牛笨拙的话打败了，自己设计的加厚版斩马刀，哪一点像陌刀了？长度相差三四尺不提，光是刀尖就放大了N倍，陌刀身长苗条又两刃开锋，而斩马刀只是单刃开锋，完全就是一个天一个地的区别。

“何事？”

秦寿算是白问了，把手中的模具武器放到一边，活动有些麻木的双腿，对于倭国这边没有椅子之类，跪坐什么的感到厌恶无比，要不是没有木工，秦寿也懒得遭受原始人一样席地盘坐。

“哦，刘司令送来的飞鸽传书！”

黑牛这才想起重事，把来往负责通信的通信兵

收到飞鸽传信递给秦寿，刘仁轨传信过来很是让秦寿感到惊讶，他传信来说明他在南日群岛遇到了什么麻烦，以至于他无法处理才传信过来。

秦寿打开刘仁轨送来的传信，大致看了眼上面缩减的内容，紧绷的心忍不住松了口气，对刘仁轨芝麻大的事也用传书，表示很是无语，燕妃在航行路途出了点小问题，这点小事也要问自己，秦寿真是服了他。

“行了，没你事，出去帮卢贤达他们，今晚迎接第二批不长眼的宫崎偷袭大军！”

“是，将军！”

黑牛不知道刘仁轨给秦寿送来什么信，在秦寿没好气挥退之下，跃跃欲试似的转身离去，看到黑牛这样秦寿更是无语，活脱脱一个战争狂人，目送着黑牛离去的身影，秦寿下一刻沉默起来。

秦寿心情复杂地胡思乱想起来，说实在的对于兄弟一样的黑牛，秦寿一直没有派他出去的想法闯荡的想法，也没有让他离开自己视线的意思，可能是出于内心自私作祟，不愿看到发小的他出现什么事。

‘是不是该放他出去闯荡一下了？’胡思乱想的秦寿犹豫着，要不要放黑牛去磨练一下，可转而

又想到临行长乐乡前，聂明找上秦寿，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恳求秦寿，好好照顾黑牛的托付话，秦寿纠结起来。

可每次派发任务的时候，没有黑牛的份他失意的目光，秦寿都有看在眼里，他也不是笨人也有自己想法，可他不擅于说出心中感受，秦寿也当没有发现一样，可现在这种情况秦寿在装傻有点说不过去了。

“将军...将军！”

“嗯？郭松，有事？坐，坐！”

想事出神的秦寿丝毫没有注意到郭松进来，直到郭松一声大喊，秦寿才从走神之中清醒过来，抬起头看向一脸黑线的郭松，一脸尴尬地邀请风雪扑扑的郭松落座，亲自沏茶给郭松。

“将军，这是？”

郭松没有客气接过秦寿沏好的茶，说实在的忙碌了一个下午布局，郭松也够冷的需要热茶暖和一下，无意间发现秦寿造好的斩马刀模型，忍不住大感好奇看向斩马刀，目光看向秦寿。

“斩马刀，本将军结合骑兵实战，想出来的新式武器...”

郭松接过秦寿递来的模型斩马刀，大感惊奇地

啧啧有词抚摸着刀身，虽然只是模具并非是真刀，可那完美的力学构造，还有前重后轻的设计，根本就是骑兵趁手的利器，郭松相信要是骑兵一刀下去，必然会是无人能敌。

大唐以步马结合，攻守有职，步兵为先锋，骑兵为侧辅，步兵配以弓弩、陌刀，骑兵负责步兵战后的突击与追击，而秦寿恰恰相反，以骑兵为先锋，步兵为辅，弓手与陌刀兵为步兵主力，完全颠覆大唐行军打仗风格。

“郭军师，到底有何事？你该不会是只为看武器来吧？”

秦寿喝着热茶驱寒，目光一直注视着啧啧有词赞誉的郭松，对于他有拍马屁一样的赞誉，秦寿并没有放在心上，反而是好奇郭松怎么有空找自己？他现在不是应该在外面指挥大局吗？

“呵呵~~差点忘记正事了，请将军移步出镇回战舰待个把时辰！”

“哦？”

郭松诡异笑了笑，说出自己来的目地，就是请秦寿去战舰休息个把时辰，好实行他的计划打击第二批宫崎大军，至于什么计划郭松并没有说，这让不知情的秦寿很是无语，搞不懂郭松玩什么把戏？

“好吧！”

郭松知道不说出计划很难说服秦寿，于是在秦寿耳边耳语了一阵，得知郭松想法后，秦寿哑口无语地点点头，对于郭松缺德的主意，表示很是无语，果然真是狗头军师！

第659章第五十八火烧鹿熊海镇

初冬夜里鹿熊海镇寂寥，冷落，无人，偶尔在黑暗的街道上走过的一队巡逻人影，看上去幽灵一般昏暗摇晃火光之中，拉长树枝与巡逻兵晃动的影子，远处观望显得整个鹿熊海镇格外诡异。

没有白天所见的喧哗与热闹，黑暗重重，没有白天生机蓬勃的景象，有的只是街上映照一点火的微光，还有就是草地上落有积雪的白光，破落的枯叶撒落在上面，黑暗里的白，隐约让人感到阴谋和死亡的气息。

东边森林的边缘，黑漆漆的森林里隐藏着忍迹风雪的五千人，麻吉一木一直观察鹿熊海镇一动一静，观察了整整一个时辰，早已把鹿熊海镇懒散的守卫全看在眼里，如此懒散的巡逻，真的是白费浪费力气。

“出发！”

麻吉一木受够迟到的草芥造寺，更是受够鹿熊海镇懒散的巡逻，马虎大意没有注意到是不是陷阱，挥手示意带来的五千士兵上去偷袭，速战速决好进镇内取暖什么的，总好过外面吹风淋雪的。

“军师，敌人出动了！”

“嗯，沉着气，等他们进来在关门打狗，告诫聂师长和卢旅长，敌人一个不留全杀了！”

“是！”

哨兵发现森林里的动静，把沉得气隐藏了一晚的敌人行踪说出来，郭松坐在海岸边睁开眼，嘴角露出一丝残忍的笑容，叮嘱跑来通告的哨兵下达绝杀令，等敌人先动手在后面动手。

郭松转过头看向舰船，夜是如此的寂静，冰冷的舰船窗户内，掩盖一个男人的温度，而船舱内飘荡着厚厚的悲沧，摇晃的船舱烛火，把秦寿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一声喷嚏声惊醒沉思之中的秦寿。

秦寿没有惊动隔壁船舱卧室熟睡的李怡然，小心翼翼走出还算暖和的船舱，一阵冷风扑面而来，也是这种气味，是一种清凉甘洌的味道，冬夜的温暖，是上苍伸出的怜爱之手吗？

郭松有些意外发现秦寿走到船甲，一个人瞭望远处，孤零零的就他一个人，秦寿心里在想些什么？郭松不知道，慢慢从猜测之中清醒过来，双手放在盘坐的膝盖上，似打坐又似入睡一样。

一个人的夜晚，除了安静，还是冷清，透过自己的微弱呼吸，秦寿呵出薄薄的热气，看着船外漆黑的天际，想起现在的生活，自己在追寻什么，秦

寿也不清楚，找不到一个很明确的答案，只能让自己沉迷与疲倦下。

“郭松，但愿你能够把握全局！”

秦寿目光看向镇北陆续出现的敌军人影，喃喃自语期盼着郭松阴损主意成功，借麻吉一木的手斩杀俘虏草芥造寺等战俘，等麻吉一木的手下们知道真相后，陷入巨大震惊在一举火攻歼灭。

烧毁三分之一鹿熊海镇，秦寿不觉得可惜，哪怕是全烧了也没有可惜的，倭国没点技术含量的房屋，就算是郭松不出阴损主意火烧了，秦寿也会想办法全拆了，这些建筑风格完全不入秦寿眼里。

“巡逻兵呢？”

“是啊，怎么突然不见了？”

“感觉好诡异，不会是陷阱吧？”

“八嘎，废话什么？去把营帐内的守兵全杀了！”

五千宫崎士兵全涌进镇内的时候，没有发现巡逻兵的身影，忍不住开始起疑心是不是陷阱什么的？麻吉一木听到手下们议论声，低声喝骂一声手下们办正事要紧，敌人防守松懈还不好吗？偏要遇到挫折才满意？

随着麻吉一木的低声喝斥，宫崎大军马上散开

朝兵营的营帐摸索过去，麻吉一木目光打量镇内四周，诡静，很诡异的安静，可又察觉不到哪里不对路？安静的镇内静得仿佛针可以听见。

“啊~敌袭！”

“八嘎！这些笨蛋！”

当宫崎偷袭的大军摸进数百个军营帐篷时，三三两两的人失惊大叫敌袭，一边高呼敌袭一边狼狈逃离，麻吉一木忍不住暗骂一声，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手下们，下一刻麻吉一木发现了不对路的地方。

手下们冲进了营帐砍杀里面熟睡的守军，可没有听到任何惨叫声之类的，反倒是听到手下们手起手落的刀声，直到下一刻四面八方哨塔射出一束光线，把整个鹿熊海镇照的白如昼夜似的。

劈劈啪啪...一坛坛大酒缸一样的泥缸，从镇外丢进来，麻吉一木大吃一惊，拔刀搁飞丢来的泥缸，滑腻腻的油脂带着腥气扑鼻而来，嗅到刺鼻的腥气，麻吉一木忍大吃一惊，马上明白过来是什么，鱼油脂！

外面的宫崎士兵打翻军营火盘时，加上丢进来的油脂迅速阻燃四周，宫崎士兵们下一刻惊呆了，他们带血的刀剑不停滴落地面，而营帐里砍杀的

人，不是敌军而是全都捆绑住的自己人！

劈劈啪啪…越来越多的泥缸从外面丢进来，发呆的宫崎士兵给破碎的泥缸惊醒，等他们反应过来时，镇内四周早已是腥味飘荡四周。

“中计了，撤！”

醒悟过来的麻吉一木扯起喉咙大呼一声中计，还未来得及呼喝撤字，数道火箭从镇外射进来，火箭一落地马上点燃地面滑腻腻的油脂，冲天大火眨眼间把整个鹿熊海镇点燃，高温火浪形成四面火墙，把整个镇变成一片火海。

熊熊火焰之中，带着浓烟与灼热，还有夹杂着肆意妄为的呼啸声，让人窒息的气体急速燃烧的嘎巴声，与四处奔跑火人求救声把整个鹿熊海镇点亮，似乎天地也为这股喷涌而来的爆发而放亮。

大火无休无止地向周围蔓延，熊熊的火焰肆无忌惮地扩张着它的爪牙，一切嘈杂的呼救声与逃亡惨叫声，在这场人为大火中扭曲着，麻吉一木的恐怖感，紧张感被无限放大，呛着闭息的浓烟，试图从火海逃生。

“长矛盾兵准备，一个敌人不许放出来！”

“是！”

黑牛与卢贤达两人在镇外前后出入口堵住去

路，防止里面的宫崎士兵跑出来，活生生把他们困在里面烧死为止。

第660章太子残孽

熊本城，日落黄昏一刻起，整座城池内火光冲天，惨叫声，厮杀声，求饶声交织在寒风夜里，战争的残暴杀戮无休无止进行着，谁也控制不了杀戮在进行，哪怕是薛仁贵强令少杀戮百姓，面对失去理智的将士们也无济于事。ｗｗｗ．．ｍｅ

尸横遍野的熊本城没有一处完整，步兵挨家挨户闯进百姓房子烧杀抢掠，虎豹骑与弓手们沿街杀人为乐，特别是仇恨蒙蔽双眼的豹骑兵，沿街追杀城内逃跑不及的残兵败将，包括无辜百姓在内。

死里逃生的夏侯墩惭愧至极，没有截杀到佐伊反而给他抢走兵器，匆匆包扎伤口的夏侯墩，在两名亲卫护送来到还算完整的幕僚府，城破一刻起，濑户藏介早就带着三千人逃离，至于逃离什么方向无法得知。

“薛司令，夏某…”

“嗯，夏师长辛苦了！”

夏侯墩把佐伊逃走和丢失武器之事说出来，羞愧言辞自责不已，得知事情原由经过的薛仁贵，大度赦免了夏侯墩的所谓疏忽大意，佐伊逃走一事并没有放在心上，也理解夏侯墩难处。

要是佐伊那么容易给夏侯墩抓住，薛仁贵才觉得奇怪与无趣，有了狡猾的强敌对手，薛仁贵才有继续作战的动力，从而发现自己不足的地方，要是经验丰富布局得理的话，也不会出现敌将逃走的问题。

虽然薛仁贵并没有刻意责怪夏侯墩，可夏侯墩内心多多少少有些难以释怀，要不是自己大意轻敌，也不会让佐伊轻易得手逃走，而且还丢失军人最宝贵的武器，耻辱徘徊夏侯墩心中难以自拔。

“夏师长，现在不是讨论这个问题时候，好好想想怎么克制将士们少制造杀戮！”

“是！”

薛仁贵没有在与夏侯墩纠缠过失问题，而是担忧眼前将士们失控的情况，在这么下去肯定会制造出不少杀人狂魔，光是今日一战已经死了不少人，没有必要在拿无辜的百姓出气。

与此同时，远在大唐长安皇宫太极殿内，韦贵妃深夜未眠探望李慎，很是让李慎感到惊讶，匆匆忙收起奏折，亲自迎接韦贵妃的到临，服侍李慎的太监与宫女们识趣告退离去。

“慎儿见过母后...”

“慎儿，无需多礼，母后有事与你谈谈！”

李慎杉杉有礼的孝礼，韦贵妃心中很是满意同时又感到一阵失落，发现李慎越发成熟脸孔，还有慢慢积累的上位者气息，心中百感交集感慨良多，至高无上的权利确实很容易磨练一个人变化。

“母后有何吩咐？但说无妨！”

韦贵妃一脸谨慎小心的脸色，李慎心中一紧，莫不成有什么大事？想想也有这个可能性，要不然一般正常情况，自己母后很少来太极殿，而且还是大夜里的！

“明日母后要用太极殿打发长公主，你且把明日朝事换个地方！”

“是，母后！”

韦贵妃提及长公主之事，李慎心中百般不是滋味，自己父皇现在什么情况，李慎心里最清楚，他能够坐稳直通皇位的太子之位，全靠牺牲他父皇才如愿以偿，而自己母后联合外人谋害自己父皇，惭愧与煎熬纠缠着李慎。

现在自己母后又要继续瞒天过海，欺骗一无所知的长公主，而制造欺骗的又是长公主如意郎君，错综复杂的关系很是让李慎无力，也无法逃避事已成定局的局面，只能助纣为虐继续维持下去。

“慎儿，这段时日，小心太子残孽！”

“太子残孽？！”

韦贵妃提及太子残孽，李慎大吃一惊同时在韦贵妃瞪眼下，压低明显吃惊过度颤抖的音线，这一刻的李慎再也没有开始伪成熟的气度，有的只是惊恐与不知所措，无法面对突然其来的震惊事实。

靠山秦寿不在长安，李慎心中升起心慌意乱，哪怕是有自己母后势力保护着，李慎心中也觉得不怎么踏实，比起实力雄厚运筹帷幄的秦寿，自己母后显得没有秦寿那么有安全感。

太子残孽李慎多多少少知道一些，一些死士级别的亡命之徒，当初李承乾遭受陷害失利，他的得力大将侯君集虽然落网了，可还有掌管杀手的杜荷那家伙不知所终，从李承乾失势一刻就人间蒸发了似的。

现在韦贵妃提及李承乾残孽党羽，李慎想不惊讶害怕都难，最重要的还是秦寿不在这里，不知不觉李慎开始慢慢怀念起，有秦寿坐镇长安的安全感，想念他胸有成竹运筹帷幄安排。

李慎的恐惧与害怕，韦贵妃看在眼里明在心里，对于李慎慢慢对自己失去信任与安全感，韦贵妃内心很无奈也很苦恼，深刻意识到一个道理，在怎么强悍的女人，自始至终都无法给予自己孩子安

全感。

“慎儿无需多虑，太子残孽党羽不足为俱，母后自有安排！”

“好，好...”

韦贵妃幽幽叹息一声，原本打算在多说些什么警告之类的话，可看到现在李慎的模样，不好在刺激他，好生安抚魂不守舍一样的李慎，而李慎在韦贵妃安抚声之中，心不在焉地点点头应着，恐惧的脸一直无法消散。

‘要是告诉他，太子残孽党羽在万国朝拜盛典之日刺杀，岂不是连门也不敢出了？’韦贵妃看着李慎魂不守舍的模样，大感头疼地揉着额头，为出谋策划的潘安阴损主意感到烦躁。

潘安知道太子残孽党羽下落，没有派兵去剿灭，反而放任他们继续执行行刺计划，直到盛典到临再一举把他们剿灭，不明觉厉的韦贵妃搞不懂潘安打什么算盘？居然他说是秦寿主意，韦贵妃也只能配合了。

现在韦贵妃来告之李慎，也是无奈之举，以免太子残孽党羽神通广大混进皇宫，小心驶得万年船，韦贵妃提前给李慎通通气，以免真发生意外或到盛典之日发出混乱出丑，最起码心中有底的李

慎，等事情发生了不会六神无主。

“慎儿，没事的，母后会安排好一切，夜深了，政事次要身子要紧，切莫劳累过度，早些歇息吧！”

“啊？是，慎儿恭送母后！”

李慎魂不守舍的模样，韦贵妃知道他需要时间慢慢克服心中恐惧，没有继续久留空出时间给李慎好好适应，清醒过来的李慎带着忐忑不安心情恭送韦贵妃离去。

第661章阴毒的长孙无忌

次日清晨，寒风萧瑟的皇宫覆盖白蒙蒙一片大雪，巡逻皇宫侍卫忠直不苟巡查皇宫每一角落，在初冬大雪覆盖下，少了以往的生气，多了一分萧条的气氛，估计是受宫变影响造成。

辰时刚过一刻，韦贵妃在空荡荡的太极殿等候，金碧辉煌的大殿空无一人，除了宫门外值守的侍卫忠心耿耿，整个大殿内就韦贵妃独自一人，心绪不宁似的在大殿内走来走去。

“娘娘，你确定要这么做？”

“有何不可？这一切不是你的好将军安排好的吗？”

潘安突然从侧殿冒出来，把毫无准备的韦贵妃吓了一大跳，待转身看清楚是潘安后，韦贵妃一脸不悦地审视潘安，他的话很明显，韦贵妃也听得出来他话里意思，无非是有关安排李丽质与皇上见面的事。

韦贵妃心中不爽潘安管得太多，要不是看在潘安是秦寿手下，韦贵妃还真懒得与潘安废话太多，造成现在局面的人是秦寿，当然也少不了潘安帮忙，现在又出来质疑自己，韦贵妃把心里不爽怨气

发泄出来。

秦寿他们倒是好，制造了麻烦一走了之，留下手尾要她一个人独立承担，现在连他蒙在鼓里的正室夫人也起疑心，矛头指向自己怀疑自己，而秦寿什么事也没有，典型坏人她来做，好人全让秦寿占去。

心中颇有怨气的韦贵妃，再也无法仰止内心躁动，把心里不满全都发泄出来，潘安一脸愕然地看着韦贵妃，没想到韦贵妃怨气那么大，自己好心过来提醒她，反倒是给她骂了一顿。

“娘娘，潘某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提醒娘娘，这次控制皇上与长公主见面是不理智…”

“如何不理智法？”

潘安善意的警告，韦贵妃没有放在心上，冷笑一声看向潘安，倒想要看看他所谓的不理智，是如何不理智法？更多的是质疑潘安有意插足自己事。

“娘娘，别怪潘某不提醒你，皇上身体虚弱已经无力承受，如若你执意如此…从此皇上无法在受控，娘娘，你可要想清楚后果！”

“此言当真？”

潘安把最坏的打算说出来，如若韦贵妃执意孤行一注，日后想要控制李世民传位就麻烦了，韦贵

妃整个人为之一惊，带着惊讶与不可置信的目光看向潘安，想要确定潘安不是吓唬自己。

“信不信由你，言尽于此如何决策还看娘娘你自己，潘某告辞！”

潘安把话说清楚后，没有多余废话告辞离去，至于韦贵妃会不会听从，那是她自己的事，既然选择这条路，她就要背负着一定的压力，而不是躲在幕后不闻不问，天下没有免费午餐有得必有失。

韦贵妃阴沉着脸色目送潘安离去，没想到安排好的一切，到头来还会出现意外，真的应了一句人算不如天算的老话，此时此刻韦贵妃整个人没有了主心骨一样，失魂落魄似的不知所措。

‘真是造孽啊，但愿将军知道了，不会发飙！’潘安一直没有离去，而是躲在暗处一直关注韦贵妃的举动，想起与虬髯客达成的阴谋，潘安心里一阵惭愧与后怕，但愿事情按照所想那样继续进行。

“娘娘，长公主殿外求见！”

“不见，打发离去！”

“是！”

严统领走进大殿告知长公主已经到来，韦贵妃更是心烦到顶，一句不见打发想要看望李世民的长

公主，严统领为之一鄂，发现韦贵妃心烦意燥似乎情况有变动，不敢多问缘由领命告退离去。

韦贵妃丝毫不知道，潘安主导的这一切，完全是为了引长孙无忌布置的探子上钩，把长公主无法见到李世民消息传给长孙无忌，好让长孙无忌更加确定李世民是受到控制，加速他计划行程。

昌乐坊城南平房坊区，长孙无忌坐在大厅内望着院外纷飞雪花，大起大落的变化让长孙无忌很难以适应，辛辛苦苦经营的势力就这么没了，更无法容忍自己毕生协助李世民打下的江山，就这么拱手让人得益。

院子外急匆匆走进一名平民打扮的访客，长孙无忌把心中烦恼丢到一边，眯起眼看向平民访客走进大厅，平民访客直接把书信递给长孙无忌，小心翼翼站到一边等待长孙无忌安排。

“长公主没有见到皇上？”

“是的！”

看完手中的书信，长孙无忌大吃一惊同时把手中的信件揉成一团，心中已有定论似的看向平民访客，而平民访客十分确定地点点头，更是让长孙无忌吃了一颗定心丸似的，果不出自己所料。

韦贵妃再一次拒绝长公主探望李世民，更加确

定了自己心中猜测，李世民确实受到韦贵妃的控制，做贼心虚的她不敢安排李世民与长公主见面，她怕心境如明的长公主发觉到什么，所以才一而再而三拒绝。

“嗯，你来的时候可否有人发觉？”

“没有，薛公公他...”

长孙无忌点点头面无表情地看向平民访客，阴狠的目光闪过一丝阴毒之色，浑然不知觉的平民访客点头哈腰回答长孙无忌的问题，话还没有说完，长孙无忌突然袖子里多出一把匕首。

“你...”

平民访客还未来得及反应过来，长孙无忌突然刺向平民访客的小腹，冷不及防的平民访客吃痛瞪大眼，带着不可思议的目光看向长孙无忌。

平民访客的面色，一刹时地变成了灰色，一切发生得太突然和太意外，他完全惊呆了，好像失音了一般，又好像浑身力气抽空了一般，张张嘴既说不出话，也没有力气说出后面的话。

长孙无忌脸色严重扭曲着，一手掐着平民访客的脖子，让他无法发出喊叫声，杀人灭口，此时此刻长孙无忌不得不这么做，意识告诫着他想要成大事，就要不拘一则心狠手辣，把潜在的危险全都抹

杀干净。

“要怪，只能怪你知道的太多了！”

长孙无忌冷笑一声，握住匕首的手转了一圈，平民访客瞪大双眼，带着惊恐的目光慢慢散涣，直到长孙无忌抽回带血的匕首，死透的平民访客直挺挺往后倒，死不瞑目的目光无神看向屋顶。

长孙无忌把手中带血匕首丢到一边，杀人在他眼里犹如碾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为了大局着想长孙无忌不得不这么做。

第662章看破不说破

眨眼两天时间过去，熊本城内断垣残壁随处可见，数以千计尸体全拉到城外，街道城门官道血淋淋一片，无家可归倭国百姓蜗居破房子边，每当巡逻或过往士兵经过，倭国百姓畏惧十足不敢抬起头。

衣衫褴褛倭国百姓们在寒风冰雪之中瑟瑟发抖，饥饿了两日的他们没办法反抗，也没有勇气去反抗，只要有人带有不轨想法，或试图引起暴乱什么的，他们即将面临无情的虐杀。

“救命~”

五名骑马步兵马后拖着五人，战马载着步兵急速奔驰，战马后面各自绑着两名倭国百姓反抗者，孱弱呼叫声没有得到同情或释放，在步兵们放肆嬉笑声之中，街道地面拖出长长血迹。

巡逻的将士们讥笑看着周边倭国百姓，麻木的倭国百姓目光无神看待这一切，反抗者抓到当场死或许是一种福气，要是像现在折磨到死，那才是痛不欲生的事，拖街游行还是最爽快的死法，更多折磨人死法都在恶名远昭的集中营哪边。

“你们三个，去城外十里处接将军！”

“哈？我们？”
“为啥是我们？”
熊本城幕僚府，程家三子刚进入大厅，薛仁贵就安排他们三人去接秦寿，程家三子大感意外地瞪大眼，很显然薛仁贵是故意而为，那么多人不安排，偏偏安排他们三个去接人。
最不爽的还是程处默，难得有空闲时间好好玩，没想到薛仁贵居然调他们出去苦差事，那么多倭国战俘，还没玩够本就这么调走，想想心中很不爽，怎么不安排其他人去呢？
“这是命令！”
薛仁贵没有给程处默埋怨的机会，不容置疑地用命令两个字打发他们，在不把他们三个打发出去迎接秦寿到来，还真不知道会出什么乱子？唯一办法就是把他们三个赶出去。
这两日来接到最多小报告的就是他们三兄弟，虐待战俘，虐杀战俘，入室抢劫无恶不作，要不是看在秦寿份上，薛仁贵还真想拿他们三个开刀，前面两个罪名还好点，后面的有点难以容忍。
“是！”
薛仁贵没商量的命令，程家三子只能照办执行，带着不服的心情去迎接无缘无故到来的秦寿，

目送着程家三子离去的背影，薛仁贵大感头疼伤脑筋，三千多的战俘还真不知道如何处理。

“熊本城一天就攻陷了？”

“是的，公主！”

大阪海港，恢复过来的间人皇女带着惊讶的疑问，不可思议转过头看向吉川丽子，给她带回来的消息惊呆了，熊本城一天时间就给攻陷了，佐伊两万的驻军伤亡惨重，逃的逃死的死被俘的被俘。

也难怪间人皇女会这么惊讶，毕竟熊本是佐伊的大本营，也是倭国北部最坚固的中心城市，更有威力巨大的八牛弩防守，没想到最终还是城破失守，佐伊失去了最坚固的大本营，其他地区小城池根本无力阻挡入侵者步伐。

到底是怎么攻破熊本的？间人皇女想不明白秦寿用什么办法？又有什么秘密武器？以至于可以快速攻破熊本，连佐伊调集其他地区的兵力支援还未赶到，就先攻破对方城池。

“公主，敌军必然有威力武器，佐伊已有先见之明，趁佐伊拖延他们的时间，我们不得不提前提防！”

“先审问敌军探子再说！”

吉川丽子的话很有道理，可间人皇女更在意抓

到的探子有什么消息？秦寿大张旗鼓挥兵前来攻打倭国，必然有什么目地，至于什么目地？间人皇女现在还没有办法知道，但是间人皇女知道秦寿早已筹划了三年时间。

阴暗囚牢里，当间人皇女与吉川丽子出现抓获的探子囚牢，一名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低垂着头，四肢戴着沉重的铁链，听到脚步声传来，年轻人慢慢抬起头，散涣目光看了眼出现的间人皇女，露出色眯眯的目光。

“你叫什么？来这里又做什么？”

间人皇女出手制止住吉川丽子要动手教训冲动，对于敌军探子色眯眯的目光，没有放在心上，反而落落大方给探子看个够，用还算友好的语气审问敌军探子。

“侯军，前锋斥候，来这里还能做什么？当然是替我们将军会会老情人了！”

“八嘎…”

带着使命的侯军一副玩世不恭的态度，对于囚房里面摆满的刑具视若无睹似的，带着浪子的语气调唆着间人皇女，吉川丽子发现间人皇女皱眉的动作，喝骂一声作势拔剑，间人皇女及时出手阻拦吉川丽子的冲动。

吉川丽子抽回手中宝剑，目光死死盯着侯军，就等间人皇女下令一剑杀了眼前戏虐的侯军，吉川丽子的冲动，间人皇女知道她是见不得自己遭受蒙辱，可吉川丽子越是控制不住情绪，越容易上当坏事。

“你们将军可好？”

“嘿嘿~~托你的福，我们将军好吃好睡好得不得了！”

间人皇女废话似的审问，侯军打蛇上棍拉家常一样，与间人皇女废话连篇，按照秦寿事先安排好的，先吃一段苦在慢慢一点点透露，以免狡猾的间人皇女看穿什么！

“是吗？如果你不好好配合本公主问话，本公主不敢保证手下们会做出什么蠢事，唯一可以肯定，你会过得很不好！”

间人皇女若无其事地继续说着废话，侯军收起浪荡的伪装，大翻白眼无所谓地别过头，既然选择来了这里，侯军早就准备好吃苦的准备，他相信秦寿的安排，更相信秦寿为他准备的后路。

“看来我们是没有办法好好谈谈了！”

侯军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表情，间人皇女意识到想要他开口，必须让他尝尝苦头才行，没有在废话

浪费时间，目光示意一边等候的倭国士兵好好招待侯军，末了转身带着吉川丽子离去。

间人皇女与吉川丽子刚走出囚房，囚房里面传来皮鞭抽打声，还有侯军大呼痛快声，吉川丽子停下脚步，间人皇女转过头看向一脸疑惑的吉川丽子。

“公主，这分明是…”

“秦寿的小把戏，本公主岂能看不出来？但是本公主很好奇，秦寿目地是什么？”

吉川丽子的疑问，间人皇女心中有数，这探子抓的太容易，间人皇女早就看出什么猫腻，甚至看出是秦寿故意安排的，并没有说破看看秦寿玩什么把戏！

第663章时间问题

秦寿带着百骑亲卫进城，惊呆了毫无心里准备的薛仁贵，哪怕现在鹿儿岛到熊本两个区域已肃清，可难不保会发生什么突发情况，可秦寿就这么带着百骑亲卫明目张胆前来，太粗心大意了吧？

最无语的还是带有女眷李怡然，薛仁贵认识李怡然，也知道她厉害，可厉害归厉害，战场不是儿戏的地方，稍有不慎随时会出现意外，薛仁贵搞不懂秦寿心里想些什么？居然带女眷前来战场。

秦寿来熊本的事薛仁贵大致有所了解，狗头军师郭松那家伙用火计，不费吹灰之力一举把宫崎后援五千兵马大部分烧死，少部分逃离不成气候，失去了鹿熊海镇，秦寿迫不得已搬迁过来，把重建鹿熊海大事交给卢贤达。

“将军，房屋已准备好，这边请！”

“嗯，有劳了！”

薛仁贵一脸无语看了眼李怡然，又看了眼秦寿身后跟随的黑牛与郭松，好生招待他们前往还算完整的幕僚府休息，秦寿面无表情地点点头，跟随着前面带路的薛仁贵，直朝幕僚府方向策马前行。

沿路街道随处可见断垣残壁，来不及收拾的街

道混乱一片，倭国百姓寒颤在残壁房屋外，借助房屋倒塌的木料生火取暖，他们也不知道能取暖到什么时候，耗尽房屋木料一刻起，即将进入生与死的煎熬考验。

李怡然看到眼前的景象，很想说些什么，可见到秦寿冷漠看待一切的样子，到嘴的话又不敢开口，郭松摇头叹息着没有说话，眼不见心不烦干脆不看周围的景象，与一边脑筋缺少一根筋的黑牛有一搭没一搭闲聊。

进入熊本城幕僚将军府，秦寿总算是见到带有大唐风格的官宅建筑，内院风格完全参照大唐官宅建筑，可当秦寿进入房屋一刻起马上兴致大跌，又是倭国原始风格的席地而坐风格，连张像样的椅子也没有。

“将军，这是伤亡…”

“本将军没空看这些，五十四套盔甲找回来没有？”

入乡随俗秦寿盘坐大厅靠近火盘取暖，薛仁贵马上拿出整理好的伤亡情况，秦寿没空看这些，直接把薛仁贵递来的资料丢到一边，最关心的还是甘布丢失的五十四套盔甲问题。

“启禀将军，暂时没有发现盔甲下落，很有可

能城破时，佐伊或濑户藏介带着盔甲逃离了！”

秦寿问及盔甲之事，薛仁贵不敢有所隐瞒，直接把遗失的盔甲情况说出来，佐伊和濑户藏介两个其中一个，很有可能是带走盔甲的人，无法知晓情况薛仁贵如实说出自己结论。

没有追回丢失的豹骑兵盔甲，秦寿心里很是火恼，可又找不到发火的理由，只能强忍着心中的不爽，正如薛仁贵所言那样，佐伊和濑户藏介两人之中，肯定有其中一个是带走所有盔甲的人，最大嫌疑秦寿更偏向与佐伊。

通过夏侯墩等人半年来情报得知，濑户藏介一直是属于佐伊的傀儡将军，没有实质的兵权，也没有实质的权利，从他与佐伊合作一刻起，就彻头彻尾成了佐伊的傀儡，至于佐伊怎么办到的？还真是未知的秘史。

秦寿与薛仁贵谈论熊本城的事宜，大感无聊的李怡然索然无趣东张西望，最后受不了枯燥无味的军政问题，李怡然悄然离开大厅，出去溜达比起在大厅内傻坐着好上一百倍。

“将军，那些战俘如何处置？以现在粮草情况，不足支撑两万大军继续进攻，城内更是拥有五万多民众…”

待商议好熊本城具体处理事宜，薛仁贵把战俘的情况与倭国民众事说出来，战火波及也有可能是人为，烧毁了不少城内粮仓，以至于熊本城严重缺乏粮食，五万多倭国民众还真是难以处理的事。

而现在秦寿到来，薛仁贵又忍不住开始担忧起来，害怕秦寿又执行丧心病狂的屠杀令，要真是又执行屠杀令的话，恐怕这座城池到处充满了冤魂，光是攻陷城池一刻起，就以有上万倭国民众惨死将士们刀下变成亡魂。

最为典例的还是程家三兄弟，居然带兵堵住城北三条街道，进行血腥的屠杀比赛，短短两日之间死亡民众多大五千之众，还大言不惭自骁屠夫手，原本清理城内尸体够麻烦的，三兄弟玩得兴起又增添一大票尸体。

“倭国人死不足惜，薛司令，明日起你带一万人前往佐贺，限期三日把佐贺拿下，配合即将到来的刘仁轨海军，一举拿下长崎！”

“是，将军！”

秦寿没有把倭国民众当一回事，薛仁贵早有预料，而秦寿又分散兵力派遣薛仁贵去攻打佐贺，很明显有支开薛仁贵的嫌疑，而福冈和大分两个地方，秦寿没有安排薛仁贵猜测必有他的用意。

“去安排两日行军粮，攻下佐贺，刘司令会及时支援你们粮草问题！”

“是，将军！”

秦寿挥退心情复杂的薛仁贵，薛仁贵没有说些什么，领命告退离去，他也不知道这次去佐贺，即将面临着什么？也搞不懂秦寿在行军粮草不足的情况，为何还要一味贪功急进？

“将军，这，太冒险了吧？两日行军粮恐怕只能维持到…”

“郭军师，你要明白一点，本将军没有多余时间浪费了！”

薛仁贵离去后，一边沉默的郭松把心里担忧问题提出来，秦寿马上挥手打断郭松后面的话，一句没有多余时间浪费的话，把郭松担忧的话呛回去。

郭松很想问秦寿怎么没时间了？可又没有勇气问下去，他不知道秦寿目地何在？也无法预测他目地方向，把心中疑虑提出来。

“可将军，你想过没有？要是薛司令他们没有及时攻下佐贺小城…”

“本将军相信他，郭军师，福冈和大分，你有何想法？”

郭松试图想要劝说秦寿别贪功急进，佐贺虽然

只是一座小城，可那毕竟也是佐伊的老巢家乡，城内倭国守兵虽然不多只有三四千左右，光是百姓就有两三万之众，要是全民皆兵防守，无疑是把粮草不足的薛仁贵逼上绝路。

郭松的担忧秦寿没有当一回事，胸有成竹信任薛仁贵可以拿下佐贺，郭松也只能无奈叹息着，提及福冈和大分两个区域，郭松顿时皱起眉头，心里猜测着秦寿打什么算盘？同时琢磨两个敌军防守区域。

第664章发挥优势

当秦寿接过黑牛随身携带的倭国北部地图，郭松看到秦寿标注的福冈与大分两个区域地图，顿时一脸黑线哑口无语，密密麻麻的黑点可见秦寿早已有布局，感情开始秦寿提问的时候，就在开始考验自己。

福冈的以太宰府为中心点，北上有桂川町，饭琢，宫若，直方等等中型城池，东部与大分界岭，有日田，九重町，由布，竹田，别府和大分城等等，每一处都标有不大不小的圈点，郭松不明白秦寿用意何在？

“将军，这是？”

秦寿直接把薛仁贵整理的伤亡丢给郭松，一头雾水的郭松不明所以看向秦寿，翻开伤亡数据死伤多达上千人，很辉煌的战绩啊，郭松搞不懂秦寿为何还一脸愁眉苦脸的模样？

秦寿没有多说些什么，目光示意郭松暂且把伤亡数据放到一边，把黑牛拿出的地图推到郭松面前，看看他能够看出些什么？

郭松沉思着目光一直注视福冈和大分两个地方，暂时没有想明白秦寿用意，也搞不懂秦寿为什

么标注那么多黑点？看到这些黑点大小分明，郭松意识到秦寿不是闲着没事乱标上去的。

“动脑子想想，本将军训练的将士们强项是什么？”

“强项？”

秦寿再一次出题考验，郭松一脸黑线地嘀咕一声强项，谁知道秦寿训练的将士强项是什么？他自己也是临时钻进秦寿的战车，还未来得及熟悉将士们一切，就赶脚奔赴战场，哪里有空去注意这些？

可秦寿有意考验自己，郭松不得不开动脑筋，平心静气琢磨秦寿话里意思，可思来想去两刻钟过去，郭松始终没有想到任何头绪，茫然回忆着秦寿将士们点点滴滴，除了装备精良和强悍外，郭松始终没有想出任何特色地方。

“将军，你说的是单兵作战？”

“单兵作战？”

一边没有开口的黑牛想起了什么，突然脱口而出单兵作战四个字，郭松在黑牛突然开口疑问声，一脸愕然看向有些小惊讶的秦寿，而秦寿完全没有想到黑牛会准确回答问题，看来外表忠厚的黑牛也不笨。

“不错，说实在的，经过这几次战役，本将军

差点走进死胡同了，疏忽了最重要的单兵作战方式！”

秦寿点点头赞同的黑牛的话，所谓单兵作战，即指经过特训的兵种以一敌十的能力，意思很明显就是一个人，能够干掉多于自己数倍的敌人，而秦寿所训练培养的士兵，都是非常顶尖的兵。

从开战到现在，秦寿一直钻进了古法人海战术方式，疏忽了自己训练的目地与用意，最简单直接的单兵敌后突袭破坏重要性，把前期和中期的精锐将士，当成后期薛仁贵招募的普通士兵，全都投入大战役之中，严重干扰他们发挥能力。

“将军，何为单兵作战？”

经过黑牛无意间的点醒，郭松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但是缺乏对将士们的了解，以至于郭松没有想到这一方面，可又忍不住把心中的疑问提出来，要是理解透了所谓单兵作战，郭松就能够猜到秦寿具体用意。

“所谓单兵作战就是指，单兵作战能力很强的兵种，确切地说是身体素质极其变态，拥有以最少力量，打败更多的敌人的能力…”

秦寿知道郭松对于自己前期的将士实力有所欠缺了解，把前期一万多名男女混合兵大致意思说出

来，除了前期的夏侯墩带领的五千精锐之中精锐在城内，还有五千多女兵还在下一批赶来途中。

五千精锐单兵实力强的男兵，只要指挥得当配合当地地形，足够拿下福冈和大分两个区域小城池小村镇之类，当然要是让他们拿下中型几万人城池也不是不行，只是伤亡太惨重不是秦寿想要看到的。

至于那些中型城池交给中后期的大部队将士们负责足以，现在是时候划分他们主要区别，好进行快速剿灭整个北部地区所有敌人，以最快速度在入冬前把整个倭国北部地区霸占，形成与间人皇女最佳有利的对持地盘。

“将军，虽然你的想法有点冒险，不过可以试试看！”

得知下一批还有五千精锐之中精锐的女兵，郭松开始变得信心十足，鹿熊海镇两千将士那么强悍的实力，都是属于中期的精锐，郭松有些期待前期精锐的实力如何？不用问也可以联想到很变态。

“当然，眼下就要进行兵分五十路！”

“五十路？！”

当秦寿说出兵分五十路时，下一刻郭松整个人陷入痴呆之中，要是秦寿说兵分十路以下，郭松还

不觉得什么，现在秦寿一开口就是五倍的数量，郭松整个人傻了眼，想要确定秦寿不是开玩笑。

五十路，五千人马也就是每队一百人，兵力分的如此散，还有胜算可言吗？不是郭松要质疑秦寿的决定，而是秦寿的决定太不可靠了，一百人的队伍能做些什么？就算是以一敌十，也不可能面对数以千计的敌军吧？

郭松的惊讶秦寿看在眼里，也理解他的吃惊，要是他知道前期精锐的训练方式，也许不会这样，此时此刻秦寿了解到一件事，郭松需要适应，适应将士们的能力，而不是什么都不了解。

“郭军师，精锐之事你了解不多，暂时不用你指挥，本将军自有人选，你且多体验一下将士们的日常训练！”

“是，将军！”

秦寿的安排郭松没有抗议，也找不到理由抗议，正如秦寿所说的那样，他自己需要时间适应一下将士们能力，要是连将士们实力也不清楚，郭松根本无法成为一名合格的军师。

“黑牛，安排下去，扫荡福冈和大分的任务，交给夏侯墩全权负责，他们后勤铺给问题，暂时由他们自行解决！”

“是，将军！”

郭松离去后，秦寿沉思了片刻，想通了什么直接安排黑牛把自己命令下达下去，黑牛不知道秦寿用意何在，也没有那个心机去打探，忠实执行秦寿的命令，走出去找夏侯墩下达命令。

秦寿待黑牛离去后，拿起薛仁贵留下的伤亡报告，头疼不已地揉着头，疏忽了前期精锐的优势，从而导致伤亡又增加多上千人之多，这与自己当初训练的目地不一致，现在改变策略或许为时未晚。

第665章急行先锋

高仓山，福冈境内荒凉大山，山风呼啸的高仓山白茫茫一片，密密麻麻的树林树枝上积累厚厚一层积雪，白茫茫雪地里隐现密集脚印，荒凉大山树林里，百人队伍急速翻山越岭。

银白色的半身盔甲在冰雪覆盖下，此时此刻变成雪地一样的雪白色，百人队伍有条有序急速前进，整张脸蒙着毛线织好露出双眼鼻子嘴巴面罩，左腰挂绳索，右腰挂障刀，后背背着十字弩弓与五支有限箭支。

“他奶奶个熊的！什么破急行先锋，休息两刻！”

带兵百人前往日田城方向的程处默，骂骂咧咧摸出身上为数不多的干粮，两日不到的份量，葫芦里面装的不是酒，反而是勉强足够两三日饮用的羊奶粉，急行军很消耗体力，羊奶粉补充了体力同时更加口渴。

百名将士在程处默一声休息两刻，四散开去就地而坐，四名哨兵寻找最有利侦查点，监视四周的情况以防不测，一尺厚的雪地严重干扰急行军，同时也解决了将士们水的问题，渴了抓把雪翻开面罩

把雪塞进嘴里解渴。
程处默屁股陷入半尺深的雪地，冰冷的雪地刺激得屁股麻木，气吁喘喘的他也顾不得那么多，背靠着一棵大树歇息一会一路急行军的劳累，半暖半冷的羊毛手套，也难以抵挡大风吹过的寒冷。
“苟病，苟病，此处何地？”
懒洋洋不想动弹的程处默，伸着懒腰转过头看向一边休息的副将苟病，休息之中的苟病在程处默有气无力喝问声，摘下自己手带着的羊毛手套，从袖领处摸出一张手绘的简陋地图，综合四周的景色大致判断。
“启禀程连长，如若没走错地方高仓山，按照这速度夜里估计能够赶到高仓镇，两日内大约能赶到鳥宿山，五日时间大约能够赶到梅香山…”
苟病收起手中的地图，把眼下大致的情况说出来，按照现在的行军速度，苟病很保守预算了一下，真实情况还需要以实践来判断，谁也不知道前方会是什么？又会遭遇到什么？
依照眼下的情况来判断，翻过眼前的高仓山，开始以高仓镇为起止点，一直扫荡到二串山再到鳥宿山最后梅香山，沿途必定会遭遇到不少小城镇，一边扫荡一边可以补充粮草，以战养战方式最后目

的地日田城。

　　而日田城又属于易守难攻的中型城池，虽然里面驻军不多只有一千多人，可它南下有个内湖河流，左右两侧又是开阔的平原，无遮无掩的实在是难以混进去，从熊本失陷第二天起，整个北部地区的中小城池都进入备战不开城门状态。

　　“奶奶你个熊，看来要等大队伍来攻城了！”

　　苟病把日田城大致地形情报说出来，程处默忍不住抓头挠耳起来，这些都是早期探子们潜伏时所得的消息，现在分成五十支队伍，每支队伍都安排有当初打探情报熟悉地理的人。

　　以现在百人的队伍，攻城那是不可能的事，要是野外遇到千人队伍，程处默还有信心与敌军决一死战，可要是敌军龟缩城内不出，那程处默就拿对方没有办法了，到达日田城只能等扫荡大队伍前来攻城。

　　扫荡大队伍到达日田城，恐怕要半个月或二十天左右时间，这期间他们只能等或者扫荡周边村镇继续补充粮草，不过到时候能不能扫荡足够支持大半个月有余的粮草，还是渺茫无踪未知数。

　　“是的，眼下这种情况只能这样！”

　　程处默的心烦意乱，苟病何尝不是？可他负责

督促与提醒粗心大意的程处默，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时时刻刻关注程处默的一举一动，以免他暴躁的脾气坏了大事，看似程处默是指挥官，实则是苟病在运筹帷幄。

原本连长一职是苟病，可由于分配问题，程处默空降下来，苟病只能暂时屈身副职，虽然职位有所变动，可秦寿不放心程处默带队，大致决策进攻布兵之类军事行动，还是由苟病亲自下令。

“出发！继续急行军，斥候先锋推进两里！”

“是！”

两刻钟时间过去，休息够的苟病眼看程处默没有下令出发的意思，自作主张下令继续急行军，对于苟病先发号命令，程处默虽然有些不爽可又没有办法，这百人队全是苟病的手下，他空降而来也只是配合。

十名斥候先行一步离去，其余九十人整理身上装备，确保没有遗漏开始奔波的急行军，顶着肚子饥饿继续前进，只有入夜才有机会饱吃一顿，这还要看运气有没有猎物出现。

与此同时，奔向九重町的程处亮，一路奔波眼看即将到达小国町城，虽然号称城镇，可它只有十几里范围的城池，城墙还是半人高那种，破破烂烂

好像断墙一样，恐怕雨水一冲刷就倒塌那种。

“程连长，十里外到达小国町城！”

一名先锋斥候急匆匆跑回来，在两里外与程处亮九十人队汇合，把他们斥候队打探到前方的情报说出来，小国町城是他们通往九重町的必经之路，加上早已设定好的路线，小国町城驻军有几百人的城池，必先要铲除。

没想到这么快到达小国町范围，负责九重町进攻的吕舜，听到斥候的好消息松了一口气，没想到这么快就遇到有战事的地方。

“休息两刻，斥候先锋，给你们两刻钟，在我们赶到前，你们要先探清小国町具体情况，还有布兵的情况...”

“是！”

副连长吕舜没等程处亮下令，先行开口下令安排，斥候离去后，程处亮吹胡瞪眼只能干瞪着眼，实质大权不在手里，程处亮也只能做傀儡型连长，听从副连长的安排，他只能做的就是协助。

“程连长，你看...”

“哼~看什么看？你是头，你安排！”

先锋斥候离去后，吕舜转过头小声翼翼询问程处亮意见，吹胡瞪眼的程处亮没好气地干瞪眼，把

心中不爽说出来，吕舜一脸尴尬地不知所措，而程处亮随便找了个地方靠着休息。

秦寿的安排，程处亮不敢反抗，也没有勇气去反抗，秦寿把权利赋给吕舜，要是程处亮不听命令行事，直接军法处置没有商量的余地，忌畏秦寿的程处亮只能逆来顺受，把心中不爽全部发泄出来。

第666章夜袭小国町

“敌…”

入夜时分，小国町城进入夜里戒备状态，值守外围的一队十余名倭国守兵发现动静，还未来得及大喝有敌军出现，十余支利箭同时射出，额头同时中箭的十余名倭国守兵纷纷倒地。

十余名倭国士兵倒下后，夜幕里钻出二十余名善后小分队，两人一组同时抬起尸体离去，吕舜带着二十名刺杀小分队出现城外泥墙，后面继续钻出十人扫尾小组，负责把雪地痕迹清理干净。

“保持谨慎，下一批巡逻还有半刻钟，继续行动！”

“是！”

扫尾小组得到吕舜的安排交代，快速把地面痕迹清理干净，吕舜算了算时辰，在左右观望周边的情况，确定没有惊动其他人，带着二十名刺杀小组继续前进，清理干净里面的驻守倭国士兵，外围交给程处亮继续指挥大局清理。

经过先锋探子打探回复，小国町城内驻守有三百多倭国士兵，城内更是有九千多倭国百姓，原本有一万多人，经过鹿儿岛失守消息散播后，有钱人

都大部分逃离福冈城，害怕呆在城内不安全。

吕舜带着人摸索进城，空荡荡的街道全是石子路，城内家家户户全都紧闭着门窗，踏进街道一刻起，刺杀小队的脚步声马上惊扰到家家户户里的家犬，狂吠不止的家犬惊醒了不少睡梦之中的倭国百姓。

“啊？！有敌军...”

当吕舜带着人摸索进小国町城内军营大门三十步开外，夜起惊醒的城内百姓打开房门，见到数名在前头的刺杀小分队身影，竭嘶底里惊呼一声，醒悟过来高呼一声有敌军，还未来得及喊出后面进城两个字，一支箭飞来击中他额头。

伴随着夜起的百姓惨叫倒地，吕舜阴沉着脸色，没想到秘密潜入还是惊动了里面的军营，随着夜起的百姓惨叫声响起，整个军营里面乱作一团，睡醒的驻守倭国士兵衣衫不整拿起武器冲出营房。

“有敌军进城！！”

“什么？有敌军进城？”

“跟他们拼了！”

当当...也不知道吕舜倒霉还是运气不济，夜起百姓惨死倒地后，四周居民房敲响铜锣一样的器具，当当声不停的警报响彻整个城池，亮起油灯的

四周民房大门顿开，怒愤的倭国百姓手持各式各样农具跑出来。

“杀！”

四周涌现出拼命的倭国百姓，隐蔽刺杀里面的敌人失败告终，没有办法之下吕舜只好硬着头皮下令开杀，逃跑已经来不及了，除了硬闯杀敌已经没有后路，逃跑不是他们的目地。

吕舜拔刀而出武勇冲锋在前，面对不知死活的倭国百姓，没有丝毫手软大开大合左右劈砍，断木纷飞同时血花四溅，不堪一击的农具以砍即断，身陷数百倭国百姓包围的二十名刺杀小分队，配合有序砍倒一大片倭国百姓。

“他奶奶个熊的，兄弟们，杀进去！”

外围的程处亮早就按耐不住了，从吕舜他们潜入刺杀失败一刻起，马上抽出自己腰间两把精钢短斧，好战因子发作的他迫不及待地冲出去，程处亮一冲出去后尾随七十多人同时冲出去。

程处亮野牛冲锋似的无视半人高泥墙，把不堪一击的半人高泥墙撞得泥尘纷飞，靠近泥墙的数名倭国百姓还未反应过了，马上给程处亮撞碎的泥坯碎块砸到，头晕脑眩似的噗通几声倒地。

“哈哈~~奶奶个熊，程大爷我在此，尔等速速

受死！”

程处亮得意哈哈大笑高举两把精钢短斧，坦克似的继续冲锋进失惊落魄的倭国百姓后围，两把精钢双斧呼声大作砍下去，顿时一阵血光大作惨叫连连，染血的双斧耍得舞舞生风，逢人便砍没有一个倭国百姓能抵得住一回合。

数把农具同时打来，程处亮直接无视不堪一击的农具攻击，仗着半身盔甲与头盔的僵硬，硬生生接住农具打到头盔，叮叮当当的敲打声让程处亮一阵不适，短暂不适过后裂牙嘿嘿声笑了出来。

“不好，外面还有敌军！”

“跑啊！！”

当倭国百姓发现程处亮十步外撞碎的泥墙，陆续涌进杀气腾腾的敌军身影，吓得魂飞魄散高呼不好逃命，而程处亮哪有那么容易让他们跑光？两把短斧左右交叉劈砍，眼花缭乱的斧光瞬间带起一大片血浆。

半身盔沾满血迹的程处亮，越战越勇左右大开大合，把家传妖精三斧发挥的淋漓尽致，一斧下去几乎血飞四溅，后续赶上的队友们都怕煞与程处亮在一起，生怕与他在一起把自己变成血人。

“八个，十个，十二个…十八个…”

血浆四溅断器纷飞，程处亮满脸热乎乎的血水，嘴里没停大呼着杀敌数量，面对毫无威胁力逃亡的倭国百姓，程处亮没有丝毫仁慈之心，压抑了两天没有杀人不痛快，杀性四起疯狂砍杀。

吕舜带着人鲜血淋漓闯入倭**营，衣衫不整战意大失的三百多倭国士兵，遭受偷袭隐隐有逃离的迹象，吕舜甩着手中障刀血迹，强忍着手酸麻木的手腕，高呼一声鼓舞士气带头冲进去。

“秉承将军命令，杀敌越多封地越多，解决这里的女人粮食归你们，兄弟们，杀光他们！”

“是！”

受到吕舜的鼓舞，二十名刺杀小分队士气十足，带着混战杀进来的小伤小痛怒气，如虎入羊圈似的与乱作一团无心恋战的倭国士兵厮杀起来，面对敌军锋利的兵器，刀剑难破的半身盔甲，一眨眼间倭国士兵伤亡惨重。

噼里啪啦...打翻的军营火盘四处飞溅，碎火炭渣飞溅到木制墙壁军营时，经过寒风吹马上引燃军营木墙，燃起的火焰驱散了吕舜等人身体僵寒，借助火焰的光亮追杀四处逃窜的倭国士兵。

程处亮等人带着后援队伍赶到军营时，军营里早已火光冲天倭国士兵倒满一地，吕舜朝程处亮点

点头，重新整合多了三十人，带着五十名精锐继续追杀逃窜的倭国士兵，以确保整座城池的安全。

“奶奶个熊，兄弟们，跟爷爷我抢粮抢女人乐子去，不服的杀无赦！”

“是！”

吕舜带走一半人手，眼看杀来的街道普通百姓房子灯火还亮着，程处亮色心大起哈哈大笑，下令开始搜刮掳掠百姓房子里的一切，除了最重要的粮食，包括倭国女人也不放过解解荤过瘾。

第667章海岸防线

次日清晨，昔日还算的繁华城池变成了残垣断壁，历经一夜焚烧青烟弥漫挥之不散，往日的山清水秀变成人间炼狱，随处可见尸横遍野，断肢残臂血流遍地，白茫茫的雪地变成一片红雪。

肃冷街道此时却冷冷清清，平日的母慈子孝变成天人永隔，三百多小国町百姓双手捆绑，脏兮兮着脸全数跪在冰天雪地寒颤发抖，三十多名远征精锐看守不敢动弹的三百多小国町百姓，那血淋淋的障刀足以震慑跪地的倭国百姓。

这便是战争，要夺得利益始终是受侵略的倒霉，可哪又有多少人想过？那些新鬼烦冤旧鬼哭的场景？战后的小国町没有了往日的安详和宁静，取而代之的是满目的疮痍和毫无生气的哀号。

战争留下的是鲜血、是落寞、是毁于一旦的家园，更是永远无法弥补的伤痛，三三两两倭国百姓被拖出城外，至于等待他们的下场是什么？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去想知道，害怕的倭国百姓们颤抖着，惧怕着跪立风寒雪地之中。

哭哭滴滴声从城内民房传出，倭国百姓敢怒不敢言，房屋内时不时传出猥琐大笑声，还有女子求

饶大哭声，倭国百姓不用想也知道，里面在进行着什么兽行？可又没有勇气去反抗，开始的勇气早已给远征精锐磨灭掉。

“吕副连长，怎么处理这些倭国百姓？”

吕舜疲惫不堪地从一间房屋内走出来，对于程处亮带人去糟蹋倭国女性，吕舜不闻不问也没空去管束他们，守在房屋外面的两名亲卫小声翼翼询问吕舜意见，三百多倭国男民众，还真是有些麻烦。

数千人的城池，经过一夜屠杀，逃的逃，死的死，未来得及逃的就眼下三百多人，算上给程处亮带着人在其他民房糟蹋的女子，也就四百多人，逃亡大部分倭国百姓算是运气好。

“全杀了，休息两个时辰继续赶路！”

“是！”

吕舜面无表情看了眼三百多战俘倭国百姓，执行秦寿冷血屠杀令，逮着的就杀，逮不着的暂时放过，统治了西部在慢慢收网逮回去做苦力，眼下要给将士们练练胆，见见血增加麻木的杀戮，亲卫带着吕舜的命令去执行。

与此同时大阪海港，间人皇女心烦意乱揉着额头，眼看严冬在即，缺乏物资与御寒衣物，很是让间人皇女心烦无比，最重要的还是粮食问题，由于

今年收成不佳，导致很多地区普遍出现粮荒。

占据北部大片面积的静冈草，一直没有合作意向的消息，按兵不动不闻不问很是让间人皇女无奈，要是静冈草统一阵线御敌，间人皇女还不会如此头疼，什么都不怕，就怕他关键时刻背后来一刀。

“公主！”

“丽子，有何事？”

吉川丽子一脸轻快笑容走进来，很是让间人皇女感到意外，放下心中的烦恼抬起头看向吉川丽子，搞不懂她这是怎么回事？好像有什么好消息似的？

“公主，好消息，静冈草大将军派使者渡边牧弘前来谈判，如不出意外三日内可到达这里！”

“哦？丽子，此言当真？”

吉川丽子提及静冈草派使者前来谈判消息，间人皇女忍不住大喜于色，眉间忧郁与烦恼一扫而空，等了这么久终于等到按耐不住的静冈草妥协谈判，间人皇女想不开心想不乐也不行了。

吉川丽子很确定地点点头，开始吉川丽子也有些不敢相信，书信上言明渡边牧弘带着十车粮草前来谈判，吉川丽子反复看了好几眼北部守军将领传

来的书信，直到确认无误才敢前来汇报。

“好，好，丽子，实在是太好了，天助我们…”

间人皇女整个人站起来，喜不胜收地胡言乱语，没想到关键时刻静冈草还真成了大救星，哪怕静冈草双手空空派人前来谈判，间人皇女也很高兴，更何况十车粮草，足以说明了他谈判的诚意！

静冈草的诚意让间人皇女重建起信心，一股打败秦寿的信心，按照秦寿攻打的步伐与时间推算，秦寿想要攻打到大阪这边，最快也要到开春时期，而大阪就是间人皇女最后与秦寿决战之地。

“丽子，命令下去，征集山口，爱媛，高知，广岛，山，香川，德岛…每个城池征集一万到两万民夫前来！”

“啊？公主，这…”

吉川丽子闻言间人皇女的命令，整个人大吃一惊，吉川丽子一下子调集中部地区十个大城池十余万人口，很是让吉川丽子感到惊讶与震惊，搞不懂间人皇女征集那么多民夫做什么？

“此事要抓紧，尽快在开春前，大阪海岸建立一道海上防线，民夫白天修建工事夜里练习射箭…”

间人皇女把自己心中想法说出来，惊呆了吉川丽子整个人，十余万民夫变成士兵还说得过去，可要是修建那么长的防线，还真是够要命的，而且还要开春前建好，让吉川丽子有些感到有些牵强。

间人皇女此时此刻自信满满，凭借自己拥有两百多艘战船，加上数量众多的快船，人海战术足以摧毁秦寿三艘主力舰船，要是大阪在建造海岸防线，配上威力强的弩弓与投石机防守，间人皇女相信秦寿肯定要在这里的栽倒！

十余万民夫变成弓手，一人射三四轮足够把秦寿大军灭在大阪城，要是与高句丽和百济达成协议的话，恐怕此次秦寿有去无回铁板板的事实，哪怕秦寿占据了淡路岛作为后勤铺给，间人皇女也不足为俱。

“是，对了，公主，那探子还未交代，如此处理？”

虽然吉川丽子很不赞成间人皇女的想法，可间人皇女已经定好的事，吉川丽子也不敢去叛逆，想起一直未招供的探子侯军，吉川丽子很是头疼把难题交给间人皇女处理，那个家伙简直是嘴巴硬到难以撬开口。

“严刑拷打，说不说无所谓，但是不能让他死

了！”

“是！”

间人皇女愣了愣，没想到抓到的探子嘴巴那么硬？沉思片刻下令吉川丽子慢慢折磨侯军，秦寿派他来的用意，间人皇女心中有了大概了解。

从吉川丽子带来静冈草好消息后，侯军现在可谓是可有可无的人物，但是现在间人皇女也不能杀了他，吉川丽子带着间人皇女命令告退离去。

第668章长安大乱

眨眼两日时间过去，雪仍然在下着，只见雪花纷纷扬扬地从空中飘落下来，雪花落在城内枯树，放眼望过去城内房子，覆盖一层厚厚白色积雪，纷飞不停雪花落满了整个大地，把整个熊本城变成冰天雪地世界。

‘见鬼的天气！’冷得直发抖的秦寿盘坐大厅门口，心里诅咒倭国这边的天气寒冷，越来越接近严冬天气越来越恶劣，河流基本已经结冰，更别提井水之类的，想要饮水非得破冰不可。

低估倭国天气恶劣的秦寿，终于尝到了要命的自食其果，感染上要命的风寒，鼻涕横流整天晕沉沉的想要闭眼就睡，厚厚一层兽皮袄也难以抵挡无孔不入的寒风，寒颤着发抖四肢围着火盘取暖。

肾虚的代价让秦寿蛋疼十足，可家里娇妻多夜夜宵歌，导致身体亏空的厉害，变成夏季怕热冬季怕冷，比起外面精神抖擞不怕寒冷的将士们，秦寿简直是欲哭无泪又羡慕不已，色字头上一把刀古人不欺人也！

啪~白花花冷冰冰雪球打在脸上，秦寿抽搐着极其难看的脸孔，慢慢抬起头看向罪魁祸首，庭院

外紫衣精灵似的李怡然得意洋洋，轻盈蚕丝手套上拿着一个雪球，挑拨十足目光嘲讽秦寿畏寒怕冷衰样。

“大小姐，你又想干什么？”

欲哭无泪的秦寿算是服了挑拨意味十足的李怡然，好男不跟女斗作势投降，再不认输她会变本加厉想法子折磨自己，秦寿识趣不跟李怡然计较太多，以免给她抓住把柄无休无止折腾自己。

“无聊，陪本小姐玩！”

“……”

李怡然若无其事的话，秦寿欲哭无泪到无言以对，你无聊也不用把烦躁建在自己身上，饱受肾虚代价折腾的秦寿，现在只想好好呆着哪里也不去，安安静静做一个乖宝宝，静坐悔过年少轻狂的代价。

“将军，陆伙夫精心为您的午餐，清蒸海虾，烤鸽子，狗肉煲…”

“行了，行了，退下！”

亲卫队长章瑜端上丰盛午餐，逐一介绍秦寿点名要吃的大补午餐，马上惹来李怡然鄙夷目光，李怡然早就知道秦寿一日三餐几乎以补为主，面对李怡然鄙夷的目光，秦寿脸红耳赤挥退章瑜离去。

驴肉--驴肉俗话说，天上的龙肉，地上的驴肉，贼补的玩意，狗肉--狗肉具有益脾和胃、滋补壮阳作用，鸽肉--白鸽的繁殖力很强，作为扶助阳气强身妙品，具有补益肾气、强壮性机能的作用。

每一样都是滋补肾虚的好家伙，特别是海虾，大冬天的出海捕捞更是奢侈，所幸倭国是个四面临海的国家，海鲜这玩意很容易搞到，对于原住民倭国百姓来说，捕捞海鲜还是轻而易举的事。

“你把鸽子宰完了，日后谁帮你送信？”

驴肉，狗肉之类的李怡然不屑一顾，但是烤鸽子和清蒸海虾的诱惑，李怡然还是抵抗不住诱惑，没有丝毫客气之意与秦寿夺食，特别是一两斤重的海虾，那两对巨大的虾钳，是李怡然最喜欢的，有点像她用惯的剪刀。

“你那么喜欢吃，当然是你帮忙送…好吧，好吧，开玩笑的！”

秦寿大翻白眼鄙视吃了不抹嘴说风凉话的李怡然，当她拿虾钳唬吓秦寿的时候，秦寿马上双手投降不敢在跟她开玩笑，这暴力小妞还真是够会唬人的，拿虾钳当剪刀难怪没人敢娶她，换谁也怕不是？

李怡然不知道秦寿心中想法，秦寿认输心中很

是得意，看着狗肉煲上面漂浮着红色辣椒干痕迹，李怡然敬而远之不敢去品尝，那辣味不是李怡然敢恭维的，索然无趣自顾自享用秦寿专用大厨制造的美食。

“启禀将军，第三批支援的工匠，于昨夜全数到齐！”

“哦？这么快？”

无言以对自顾自食用美食两刻钟过去，亲卫队长章瑜再次出现，带来鹿儿岛的最新的消息，很是让秦寿又惊又喜，惊讶这次速度怎么变得这么快了？喜的是这次支援上还有意外的人前来。

章瑜很确定地点点头，同时把手中收到卢贤达连夜加急快信奉上，秦寿接过章瑜递来的快信，打开快信看了眼，惊喜的脸色眨眼间变了又变，而一直默默关注秦寿举动的李怡然，忍不住大感惊异起来。

‘莫不成有什么变故？’看到秦寿越来越难看的脸色，李怡然更加确定自己心中想法，至于是什么变故？她一时间猜不出来，不过可以肯定**不离十是有关长安的，要不然秦寿也不会如此。

正如李怡然所猜那样，长安确实发生了很多变故，长孙无忌与李泰贼心不死，趁自己不在长安蠢

蠢欲动，两人联手似乎达成了什么协议，虽然有潘安和虬髯客坐镇协助处理，可秦寿始终不怎么放心，长孙无忌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而太子残孽党羽更是不安份，死灰复燃的杀手组织又开始冒泡，有计划准备进行劫囚救走李承乾，而未落网的杜荷就是杀手组织的负责人，根据潘安可靠的情报显示，这次太子残孽党羽不知道从哪借来势力，准备在关键时刻东山再起。

‘尼妹的，这些混蛋还真是祸害！’秦寿心中恼火无比，早知如此当初就把长孙无忌这个祸害干掉，还有李泰那个死胖子，没想到他们到现在还贼心不死，简直是漏网之鱼想要翻云覆雨。

最可恨的还是李承乾残孽党羽，这次不知道得到什么外来助力？居然敢玩东山再起的把戏，没办法掌控长安局势的秦寿，现在很被动也很无奈，雄心壮志讨伐倭国心情大跌到深渊。

“嗯，章瑜，安排人手整理几间上房，在通告陆伙夫长，今夜加丰盛酒宴，本将军要接待贵客！”

“是，将军！”

秦寿慢慢收起手中的快信，安排章瑜准备好一切，也没有明说要招待什么贵客，稀里糊涂的章瑜

领命离去安排，留下一脸阴沉着脸色的秦寿，还有一脸好奇的李怡然，不知道秦寿收到了长安什么坏消息？

“是不是长安有...”

“没事，你慢慢吃，我还有事要忙！”

李怡然不安的好奇问话，秦寿牵强一笑敷衍李怡然，没有理会李怡然质疑的目光，带着忧心忡忡的心情转身离去，留下李怡然一个人呆在大厅胡思乱想。

第669章大逆不道

入夜时分，熊本城外出现浩浩荡荡的队伍，五千女兵风尘仆仆排成长龙队伍，耀眼火把拉出两里长的火龙队，瑙重车辆与数辆豪华马车严密保护其中，城门大开的熊本城灯火通明迎接大队伍进城。。

贺明二房肖芳亲自带队，风尘仆仆的脸色没有丝毫疲倦之意，反而精神抖擞谨慎四周的动静，威武身躯配上雪亮盔甲，胯下骑着彪壮马匹，两把巨锤悬挂马后，一看就知道不是好惹的人。

五百多名工匠坐在瑙重车队，到达熊本城一刻从瑙重车上跃下，秦寿亲自出城迎接他们不敢有所怠慢，走到队伍前头拜见他们仰慕的秦寿，从召集他们来异国他乡一刻起，他们就知道荣华富贵指日可待。

“末将参见将军！（属下参见将军）！”

“好好，无需多礼，一路辛苦了，本将军在城内设宴替各位接风洗尘...”

肖芳与工匠们一起拜见秦寿，很是让秦寿大喜与欣然，没有摆出丝毫架子之意，阔卓邀请风尘仆仆的女兵将士与工匠们进城休息，他们的到来正好

解决了现在的燃眉之急，最基本的粮草与御寒之物就是当务之需。

“将军，末将护驾不力，娘娘与袁神棍不适…”

“嗯，无碍，进城再说！”

“谢将军！”

大队伍浩浩荡荡进城时，肖芳一脸愧疚上前把情况禀明，得知燕妃与袁神棍两人不适舟船，又带有水土不服综合症，秦寿很是无语地摇摇头叹息一声，大度赦免肖芳无罪之过，以免肖芳自责过度留下阴影。

秦寿开明大度的见谅，让肖芳一阵惭愧，没有照顾好就是没有照顾好，尽管秦寿没有追究责任，可肖芳内心始终自责不已，带着愧疚之意与属下女兵们一起进入熊本城，安营扎寨妥当再找秦寿谢罪。

“尊师，弟子好累，想睡会，那宴席可否？”

“师傅，你也太虚了吧？”

幕僚府内，袁神棍一下马车就倦意十足，想要好好躺在床上休息，跟随袁神棍出门的盈风不忘泼冷水报复，鄙视袁神棍体虚不中用，马上惹来袁神棍愤怒的瞪眼，盈风无所谓地转过头，留个后脑勺

给袁神棍。

“哎哎，好你个白眼狼，有你这么说师傅的吗？”

“怎么就不能说了？哼~”

好吧，两师徒一到来就斗嘴，秦寿算是服了精力充沛的盈风，没空去理会两师徒之间的斗嘴，径直走向另外一辆豪华马车，秦寿走到豪华马车前停了下来，一名侍女打扮的宫女先行钻出马车。

“书萦，画萦见过秦将军！”

“嗯！”

燕妃两名贴身宫女盈盈一礼拜见秦寿，心情大好的秦寿点点头，轻轻挥手拂开燕妃两名贴身宫女，走到马车前揭开车帘，露出里面舟船劳累的燕妃，慵懒侧躺的燕妃，此时此刻给秦寿一种醉美人姿态。

娉婷婉约的风姿，娇艳俏丽的容貌，妩媚得体的举止，还有那飒爽冷艳的妆容，搭配魅惑的眼神，彰显其独特的熟女气质，华丽宫衣得体大方，大秀完美身材，让秦寿如醉如痴为其倾倒。

秦寿不知道该怎样表达自己心中情绪，她留在自己心中最强最深的印象，是她丰满颀长的身材？还是白皙的皮肤？亦或者是那乌黑幽深的眼睛？还

是那小巧红润的嘴唇？

宫廷生活的历练造就了她成熟的风韵，岁月犹如流水，荡涤去的是她那张扬的光芒，还有那起落的尘埃，留下洞察世情后不动声色的冰雪聪明，但还有一种说不出、捉不到的喜爱，在煽动着秦寿的心。

燕妃目光复杂地看了眼笑意盈盈的秦寿，慢慢戴起轻纱帷帽，把她娇容隐藏朦朦胧胧帷帽之中，伸出白玉般玉手搭上秦寿绅士十足的搀扶，轻盈走出车厢给秦寿一个环抱下马车。

受惊的燕妃迫无无奈双手环抱秦寿脖子，以求安全感免于坠地危机，燕妃此时觉得有一股微火，又有心如小鹿乱撞，感觉心乱如麻，同时却又那样受到感动，想到什么，就止不住想流泪。

直到秦寿把她扶正落地，燕妃还未从惊心动魄之中清醒过来，秦寿不安份的手攀上她宫衣内，燕妃突然之间身子抽搐，像触电似的，怀里像揣了个兔子，心儿忐忑，跳个不停。

“别，别这样…”

燕妃的脸上现出怯弱的讨饶的神情，朦胧帷帽掩盖之中，急急地但又软弱地摇着头讨饶，秦寿慢慢松开讨饶的燕妃，贪婪嗅着她身上散发出的那一

缕缕甜香，她那**荡魄的柔语徘徊耳边消逝不去。

书萦和画萦两宫女当做什么也没有看见，低着头不敢去偷看秦寿与燕妃卿卿我我，换做以前肯定是大逆不道的杀头之罪，现在秦寿权倾大唐朝野，虽然不过问朝中大事，可他势力盘根错杂，比起现在的傀儡太子还大爷。

可以说秦寿说一新任的太子李慎绝不敢说二，就算是秦寿不在长安，掌控皇宫的韦贵妃也不敢轻举妄动，更不敢去叛逆秦寿，论势力与实力，韦贵妃都输于秦寿一筹，只能受制于秦寿管束。

“美人儿这边请，本将军带你去瞧瞧新居！”

秦寿发现李怡然从内院走出来，收敛了不少没有称呼娘娘，改用美人儿杉杉有礼邀请燕妃，似有察觉的燕妃发现李怡然出现，先是一怔末了收敛心神点点头，借助帷帽遮掩容颜，欺李怡然不晓得自己身份。

‘这谁啊？’李怡然一脸不是味儿，目送秦寿亲力亲为护送见不得光一样的美女，在看两个婢女打扮的宫女，李怡然大感好奇又疑惑，不知道秦寿又从哪里拐带一个大美人来前线战场。

秦寿没底线打破军纪，很是让李怡然无语，而她自己也不承认自己早已破坏了规矩，就是看不爽

秦寿对别的女人好，通过燕妃朦胧姣好身材，就算见不到对方真面貌，李怡然也可以猜到此女肯定很美。

“好你个死丫头，算你狠，为师还真是白养你了！”

“呸~师傅，别臭不要脸的拿身份压人，你自个懒就懒，少拿借口倚老卖老，自己的包袱自己拿！”

“你，你大逆不道，不尊重师…”

李怡然从袁神棍与盈风争吵声之中清醒过来，无言以对看着冤家师徒一样的袁神棍和盈风，袁神棍大包小包的包袱，比起盈风轻装上阵一个包袱，显得袁神棍有些欺人，袁神棍骂骂咧咧声，盈风没当一回事。

第670章心结慢慢解

亥时一到宴席散去，灯火通明的幕僚府谢幕熄灯大半，随着宾客散去幕僚府慢慢恢复平静，秦寿带着三分醉意在内院走动，忠诚的黑牛与亲卫队长章瑜寸步不离跟随秦寿身后，时刻保护着秦寿安危。

雪花漫天卷地落下来，犹如鹅毛一般，纷纷扬扬煞是好看，轻轻地又轻轻地落在房顶上，落在草地上，落在院子内枯树上，此时此刻秦寿心情宛如现在眼前雪景，茫然不知所从何去何归？

秦寿停在走廊分叉尽头，黑牛与章瑜互视一眼没有说话，静静地站在秦寿身后，没有出言打断心情烦乱的秦寿沉思，就这么一直陪着秦寿，吹着呼啸寒冷的北风，宛如三个木头一样一动不动。

“你们先回去休息吧，本将军想静一静！”

“是，将军！”

秦寿突然开口打发黑牛与章瑜离去，黑牛与章瑜犹豫了一阵，最后勉为其难答应下来慢慢告退离去，不敢去打搅秦寿的清幽，幕僚府很安全，有肖芳带来五千女兵驻守幕僚府四周，安全程度更高了许多。

黑牛与章瑜离去后，秦寿目光看向燕妃落居方向，犹豫了一阵脚步不自觉朝燕妃方向走去，不该犯的错误已经犯了，秦寿没有丝毫愧疚，也没有丝毫悔改之意，心事重重走到燕妃落居的厢房。

“秦将军，娘娘…”

“你们去厨房，拿本将军安排厨子备好的酒菜前来！”

“是！”

秦寿出现燕妃厢房门前，书萦和画萦两宫女很是意外，刚想说些什么给秦寿挥手打断，安排两人去厨房端酒菜前来，虽然书萦和画萦两宫女很不愿意，可这里是秦寿的地盘，书萦和画萦只能妥协去办。

秦寿推开厢房门，马上发现燕妃秀眸轻闭寝靠软榻小歇，玲珑娇躯披着一层单薄金色薄纱，宽大的衣摆上锈着紫色的花纹，三千青丝撩了些许简单的挽了一下，其余垂在颈边，淡雅处却多了几分出尘气质。

“秦，秦将军？！”

秦寿推开厢房门一刻寒风吹进，冷醒的燕妃睁开秀眸发现秦寿到来，双颊边没由来呈现若隐若现的绯红，雪莲般玉臂撑起柔弱娇躯，不安地双手紧

捂着撑破似的丰满双峰，金丝牡丹抹胸随着呼吸起伏迭起。

秦寿尽情欣赏燕妃沐浴后的撩人风姿，樱桃小嘴不点而赤，娇艳若滴，腮边两缕发丝随风轻柔拂面，凭添几分诱人的风情，随着燕妃轻微喷嚏声，秦寿豁然想起了什么，随手把房门关上。

两刻钟过去，燕妃在秦寿帮忙下，披上御寒衣物坐正带来的桌椅，书萦和画萦呈上秦寿悉心准备的酒菜，在秦寿挥退之下姗姗告退出门，回侧屋休息，不敢打搅秦寿与燕妃两人。

“燕妃，你整个人已背叛了皇上，皇上不能给你的，本将军可以全数给你，为何心中还有迈不过的心坎？”

秦寿突然伸手抓住燕妃冰冷的玉手，受刺激一样的燕妃颤抖了一下，试图挣开秦寿的手掌，奈何秦寿握得太用力，以至于燕妃无法摆脱秦寿，而秦寿开导的话，更是让燕妃百感交集，垂下头不敢去看秦寿火热的目光。

燕妃心里想些什么？秦寿不用猜也知道一二，就是知道她性格思想保守，特意把她安排来前线这边陪自己，慢慢解开她心中之结，现在整个长安皆有自己掌控，自己想要接走燕妃，韦贵妃哪里敢叛

逆不从？

对于如此美人独守空房，秦寿怎么也看不过眼，虽然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可她不老娇嫩容颜，却是很少见的，加上她一颗灵慧善意的心灵，秦寿怎么也不会错过，更不会在意什么。

“秦将军，你想改朝换代吗？”

“改朝换代？”

抵不过秦寿厚脸皮的工夫，还有秦寿火热的目光，燕妃突然抬起头鼓起勇气，把隐藏心中的疑问提出来，秦寿给燕妃突然其来的问话惊呆了，喃喃自语失神地嘀咕一声，一脸怪异地看着燕妃。

“不瞒你说，本将军没有改朝换代的意思，也没有当皇帝的意思，那高处不胜寒的九五之尊，不是本将军的梦想，本将军只知道一句话，梦想是美好，现实是残酷！”

秦寿出乎燕妃意料之外，慢慢松开握紧燕妃的玉手，转身走向窗户说出燕妃为之愕然的话，这一刻燕妃有些看不透秦寿了，既然不想改朝换代，也不想暗中操控变成皇帝，那他费尽心思帮助韦贵妃，又霸占韦贵妃控制李慎做什么？

“那，秦将军，你为何把我召来这里？”

秦寿没有表现出急色欺负她，燕妃鼓起了勇气

站起来走到窗台边，直视望着窗外的秦寿再次把心中疑问提出来，虽然燕妃摸不透秦寿想要做什么？可燕妃还是忍不住想要知道，他把自己带来危险的前线战场做什么？

“保护你！”

秦寿转过头简单的三个字，直让燕妃整个人为之一振，那充满诚意与真诚的目光，深深震撼着燕妃封锁的内心，简练直白的三个字，不需要任何修饰也不需要过多废话，就这么简简单单说出来。

秦寿相信聪慧的燕妃，应该理解自己话里的意思，她呆在皇宫一天，缺少自己庇护与照顾，势必会与意见不合的韦贵妃产生分支，就算不是这样，日子久了肯定会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

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她们隔离开来，等她们慢慢适应，而不是放任她们在宫廷内，慢慢产生分支，韦贵妃什么性子，秦寿心里清楚，相信燕妃也心中有数，轨迹已经变动秦寿没有把握掌控一切，眼下也只有这样是最好的安排。

“本将军命人准备了你最喜欢吃的晚膳，胃口不好也要吃一点，好好休息吧，有本将军在，你不会感到寂寞！”

“嗯~”

燕妃慢慢卸去对秦寿的抗拒，在秦寿中规中矩离去时，目光复杂地目送着秦寿离去的背影，直到秦寿关紧厢房门，燕妃才从心情复杂之中恢复过来，脑海里回想着秦寿话，梦想是美好现实是残酷至理名言。

秦寿离去后外面静悄悄的，仿佛只有雪花在轻轻飘落，院子里像铺上了一层厚厚的雪白地毯，燕妃目光迷离地看着秦寿孤单背影没入黑暗，下一刻燕妃不得不重新认识霸道而又不讲理的秦寿。

第671章善与恶

“将军，将军！”

“何事？章瑜，要是你不解释清楚，你今日等着俯卧撑一千遍！”

大清早，秦寿还未从懒觉之中醒来，章瑜慌慌张张跑进来打断了秦寿的冬眠，心情不爽的秦寿弹跳而起，怒视着打搅自己冬眠的章瑜，寒风从门外吹进来，秦寿钻进被窝里一边穿衣，一边等待畏手畏脚的章瑜解释。

章瑜好学不学偏偏学冒失的贺明，好不容易摆脱冒失贺明，现在章瑜又带来贺明陋习，简直就是反了，当章瑜把外面情况说了一遍，秦寿整个人乍然停下，没想到居然是燕妃在外面生事端！

“滚，本将军稍后便到！”

“是，是！”

章瑜如获大赦屁嗔屁嗔跑出去，留下秦寿郁闷不止快速穿衣，燕妃初来乍到第一天，就给自己添麻烦，还真是出乎秦寿意料，更没有想到燕妃会同情那些倭国战俘，制止将士们虐待倭国战俘。

战俘集中营外，大雪纷飞飘个不停，数百名守军将士面面相觑站立一边，雪地里跪着三百名待处

理奄奄一息的倭国战俘，今日是超度之日，这三百多熊骑兵战俘，正好是血祭死不瞑目的五十四名豹骑兵日子。

菩萨心肠的燕妃闲来无事带着两宫女出来散散心，撞破守军将士们残暴对待奄奄一息倭国战俘，见不得可怜兮兮的倭国战俘模样，得知他们即将被处死事实，挺身而出制止守军将士们冷血举动。

肖芳带着女兵们闻声赶来，大致知晓燕妃身份的肖芳，听命燕妃带着亲卫女兵与守卫将士们对持，随后闻声赶来的黑牛糊涂了，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以至于大清早出现窝里反一样的内讧。

“怎么回事？造反是不是？还不快把兵器放下？”

“聂师长，是这么回事...”

黑牛喝斥声之中，留守城内的虎豹骑营长甘布，披麻戴孝带人收起兵器，走到脸色发黑的黑牛身边，把大致情况说了一遍，当黑牛知道事情真相后，一脸无语地不知如何处理，得知章瑜已经去通报了秦寿，整个人松了口气等待秦寿到来。

肖芳在甘布等人收起兵器，才慢慢收回拔出的武器，事情发展到这地步也不是肖芳想要看到的，可秦寿有令要密切保护好燕妃安危，迫不得已肖芳

才与战友们拔刀相向，相信秦寿知道了真相也不会过多责怪她。

好热闹的李怡然在战俘营不远处观看，对于初来乍到戴着雪白轻纱帷帽的女子，很是感兴趣，能让女将军级别的肖芳亲力亲为保护，可见她身份不是一般简单，越发奇想想要见识神秘女子真面目。

“都退下，想造反是不是？”

秦寿带着五名跟班亲卫急匆匆从幕僚府走出来，赶到战俘营现场见到不和睦的男女兵对弈，秦寿大喝一声，男女兵对弈阵型马上散去，唯独跪地的三百多倭国战俘和押解的将士留下。

肖芳与黑牛在秦寿出现后，带着人散开一边远远等候，甘布愧对无脸见秦寿，带着闹事男兵灰溜溜回军营，秦寿真要追究下来，反正他也跑不了，只能听天由命回营地等候秦寿问罪。

“你要把他们杀了？”

所有人散去后，燕妃背对着李怡然，轻轻撩起前头帷帽，还未撩起一些给秦寿伸手制止住了，再一次给秦寿握住玉手，燕妃俏脸绯红一片，轻纱慢慢把她容颜遮挡住，以至于秦寿没有看到燕妃的变化。

“这儿冷，跟我来一趟你就知道怎么回事

了！”

秦寿握紧燕妃的玉手，早已察觉到燕妃轻微的变化，她颤抖的手心证明心中之结，历经一夜变故已经敞开了不少，没有再向以前一样拒绝自己，心中大喜的秦寿握紧燕妃的玉手，拉着她前往战俘营一侧的军营走去。

“嗯~”

虽然燕妃有些不习惯秦寿明目张胆的握手，可秦寿没有尊卑没有阶级观念想法，让燕妃很舒适很自然，轻挪莲步跟随着秦寿身后，在秦寿没有世俗约束牵手之下，跟随着秦寿前往军营走去。

秦寿给予燕妃前所未有的感触，慢慢融化了燕妃约束的心灵，很自然而然接受了没有迂腐约束的牵手礼，书萦和画萦紧随燕妃身后，对于秦寿大胆的举动，她们也只能睁眼闭眼，权当没有看见似的。

“（啊！）啊？这…”

当秦寿带着燕妃进入军营一刻，书萦和画萦与燕妃一起失声惊呼，而燕妃整个人吓了一大跳，不寒而粟透过朦胧的轻纱，见到她最不想看见的一幕，五十四个棺材一字排开，里面躺着五十四具尸体。

盈风撒着冥纸纷飞五十四具棺材，袁神棍身披道士服念念有词超度，清一色的虎豹骑身披白服笔直站立一边，甘布双膝跪地无颜面对死去的弟兄，要不是还有信念支撑着，恐怕早已自刎谢罪了。

“这些勇士死不瞑目，都是外面三百多战俘杰作，血债血偿，今日就是他们偿还恶果！”

“可…”

秦寿牵着玉手发抖的燕妃，游走阴森森的红漆棺木，每一具轻度腐烂的尸首，看得燕妃不寒而粟，差点没有忍不住吐出来，而书萦和画萦两宫女更是不敢直视棺木里尸首，低着头硬起头皮跟随燕妃身后。

秦寿的话在燕妃心中揭起大风浪似的，通过秦寿愤怒的情绪传达，燕妃忍不住紧了紧秦寿握住自己的手，当得知这些开腔剖肚死不瞑目的将士，全是外面倭国战俘的杰作，燕妃不知道如何辩解了。

“我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但是我知道一件事，冤有头债有主，欠债还钱，欠命还命，这一次还请你不要去干涉！”

秦寿拉着燕妃走出灵位棺木，突然转过头严肃以待看着燕妃，说出不容置疑的话。

“好吧，你大可不必这样，为何要顾及我的感

受？”

燕妃幽幽叹息一声，另外一只手轻轻撩起帷帽轻纱，容颜憔悴目光复杂地看向秦寿，忘却了一切身份地位，深深质疑秦寿用意。

“因为你是我的女人，我要顾及你的感受！”

秦寿没有忌畏的一席话，直让燕妃芳心一颤，秦寿那漆黑如墨，充满野性的眼睛，直让毫无准备的燕妃芳心加速跳动，他那双明亮、诚实的眼睛，似乎可以忽视世间一切，深深颤动着燕妃心灵。

第672章失陷的心

处决战俘前一刻，燕妃没有勇气去看血腥的一幕，更没有停留默默转身离去，带着书萦和画萦与混乱的心情先行一步离去，秦寿没有强求改变她什么，也没有强人所难挽留她观看。

处决熊骑兵战俘仪式很简单，也很血腥残暴，三百多名熊骑兵绑在木桩上，用彼之道加倍奉还其身，整个施刑现场血淋淋一片惨叫连连，沾了辣椒水的刀让熊骑兵战俘痛不欲生，袁神棍看了一会马上跟着盈风一起闪人。

“将军，大阪城探子来信！”

“哦？”

亲卫队长章瑜急匆匆带着书信跑进来，呈上大阪城那边驻守的探子情报，很是让秦寿感到意外，接过章瑜递上的情报，秦寿没空继续观看甘布复仇的施刑，一边打开书信一边走出血腥的军营。

间人皇女征集中部十个城池十余万民众，修建大阪城海防线消息，还真是有点出乎秦寿意料，更无语的是间人皇女居然大势造弓箭，通过探子猜测结论，极有可能是准备组建十余万弓手民兵。

十余万弓兵，听起来确实是很吓人，但是在秦

寿眼里，根本就是一个数目而已，哪怕间人皇女组建一百万弓兵，秦寿也未必怕间人皇女，人再多也只是数据而已，等真正交战的时候，秦寿会让间人皇女知道，打仗不一定人多必胜。

后面的情报最吸引秦寿，没想到北部的静冈草终于与间人皇女达成合作协议，派了十辆粮车支援谈判，至于他们会谈判出什么？秦寿并不在意，目地之一在岛一带，其二在静冈的富士山，也就是静冈草老家地盘。

“章瑜回信给大阪探子，密切留意间人皇女一举一动，最好把大阪海域布防情况，还有船舰数量全摸透！”

“是，将军！”

秦寿把手中的信件揉成一团，冷笑一声停下脚步，交代章瑜代笔回信给大阪探子，摸清楚大阪的一切，包括间人皇女的一举一动，秦寿谨记不打没有把握的仗，事先准备才是关键，章瑜兴致勃勃领命告退离去。

“哼~那个女人是谁？”

秦寿目送章瑜离去，刚转过头准备回幕僚府，李怡然无声无息出现秦寿面前，双手叉腰气鼓鼓挡住秦寿去路，语气不善地责问秦寿，戴轻纱帷帽的

燕妃是秦寿什么人？语气之中充满醋劲十足意味。

“本将军的女人，咋了？吃醋了？”

“吃，吃你个大头鬼！哼~才，才没有呢！”

秦寿戏虐的目光看着李怡然，打心底开始戒防李怡然，不想招惹这个大小姐，更不想沾花惹草太多，而李怡然给秦寿戏虐俏脸通红，又气又怒似的舞起粉拳作势威胁，可威胁不到一会又心虚似的。

秦寿整个人哆嗦了一下，李怡然的动作与神态，秦寿早已发觉到了什么，怕继续纠缠下去越陷越深，三十六计跑为上策，以免在留下来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秦寿跑走让李怡然又气又怒连连跺脚。

“秦将军，娘娘厢房有请！”

“嗯哼~本将军知晓了，有劳书萦姑娘带路！”

秦寿刚回到幕僚府大厅，恭候已久的书萦走上前，小声告知秦寿燕妃有请，大感意外的秦寿干咳一声，彬彬有礼示意宫女书萦带路，秦寿举止得体的礼仪让书萦很是意外，莞尔一笑在前面带路。

书萦带着秦寿来到燕妃厢房大门，朝秦寿抿嘴一笑躬身告退离去回避，书萦的举动很是让秦寿感到怪异，带着一头雾水不解，轻轻推开燕妃的厢房

门，走进厢房里马上发现燕妃摘下帷帽，娇慵地侧躺在软榻上。

“秦将...”

“没有外人，无需如此生分，好夫人找郎君我有何事？”

燕妃撑起娇躯轻呼一声秦将军，给秦寿大咧咧挥手打断，一边关门一边大言不惭拉近关系，直让脸皮薄心境起变化的燕妃粉脸绯红一片，暗啐一声秦寿好不要脸，自己什么时候承认是他的人了？

而秦寿搓着手色眯眯走到软榻，一屁股坐到燕妃旁边，更是让燕妃心不安起来，闪闪烁烁的目光似乎在刻意回避秦寿目光，直到秦寿伸手勾住她洁白如玉的下巴，燕妃认命地目光直视秦寿。

“你，你能确保我的贞儿平安无事吗？”

燕妃目光带着期盼与希翼，经过一夜反复琢磨，加上宫廷事变又丢失妇德**秦寿，身心早已疲惫，加上秦寿百般呵护，让燕妃体验到了从未体验过的恋爱，虽然很短暂可就算是她正牌夫君李世民，也给予不到她这般感触。

现在她唯一的精神支柱，越王李贞是她妥协的最后依靠，不想他受到半点伤害，现在不是李世民时代，失去了靠山等于失去了一切，燕妃不得不顺

应时势抛开世俗妇道约束，敞开心扉接纳秦寿。

“有郎君我在的一天，谁也不敢动他半根毫毛！”

秦寿蜻蜓点水似的在燕妃粉红樱唇轻点一下，说出燕妃为之动容的话，灵慧有神的目光泛现荧光泪花，在秦寿愕然目光之中，投怀送抱扑进秦寿怀里哭了出来，秦寿不知所措地僵硬着双手，不知如何安抚哭声不止的燕妃。

秦寿轻拍怀中的绝色大美人儿，一股特有的成熟女性体香沁入心脾，她胸前紧贴着两团急促起伏的怒耸双峰，随着她哭泣一颤一抖的，虽隔着一层薄薄的胸衣，但是秦寿仍能感到那柔软丰满的挤压感。

“秦郎，妾身想要你的宠幸！”

燕妃哭过之后，在秦寿愕然目光之中，娇靥绯红一片躺上软榻，秀眸轻颤发出荡漾秦寿心怀的邀请，春意盎然的目光期待着又害怕着，白玉般玉手轻颤着自解宫衣丝带，马上给秦寿伸手抓住了。

“等你想好了在决定，本郎君我不会趁人之危！”

秦寿说出燕妃为之惊讶的话，末了伸手摸了摸燕妃粉脸滑落的泪花，强忍着燕妃诱惑起身离去，

换做以前秦寿肯定不会放过送上门的女人，可燕妃带着筹码的妥协，秦寿心中不是滋味。

“妖精啊！”

燕妃突然其来拉住秦寿后背衣角，秦寿转过头的时候，燕妃露出少有的妖媚一笑，下一刻把秦寿禁欲已久的****点燃，暗呼一声妖精把燕妃压倒软榻，吻向燕妃鲜红柔嫩的柔美樱唇，花花绿绿衣衫在秦寿粗暴撕扯下，化成蝴蝶斑点纷飞。

第673章受阻佐贺城

次日清晨佐贺城两里外，密密麻麻营帐驻守佐贺城外，擂鼓齐鸣五千步兵精神抖擞排列队形前进，五百阔盾兵竖起钢铁城墙带头走在前，一千五百名十字弩弓手紧随其后，两千障刀兵与一千陌刀兵尾随其后。

两百攻城兵抬着临时制作的冲锤，佐贺城地处山丘形态，凹凸不平的道路干扰了蒸汽攻城车和井阑辅攻，以至于蒸汽攻城车无法发挥优势，只能靠步兵掩护和原始冲锤去攻城，眼下也只有这个办法去攻城。

第三天了，薛仁贵站在临时军营外，整个人愁容满面，从攻打倭国到现在一路顺风顺水，没想到在佐贺城居然遇到了拦路虎，而敌军守将更是让薛仁贵大感无语，居然是命大的吉村道谷坐镇佐贺城。

“敌军攻城！！”

历经一夜休整，佐贺城楼上倭国守兵精神抖擞，五千唐军大军浩浩荡荡前来再次攻城，把倭国守兵吓得六神无主似的，扯起喉咙高声呼喝敌军攻城，豁然间整个城楼响起号角声。

“快，快，弓手全都上城楼防守！”

得悉城外唐军又开始攻城，吉村道谷急匆匆从军营里跑到城门，大声呼喝守兵快点上城楼支援防守，与唐军交战过的吉村道谷知道厉害，要不然佐伊也不会让他戴罪立功，把佐贺城交给他打理。

一千多名弓手急匆匆跑上城楼，手里拿着弓箭和猎户收缴的猎弓充数，一摞摞箭支在城楼边缘摆放整齐，吉村道谷夺过一名弓手的弓箭，走上城楼与守兵弓手们一起并肩奋战。

吉村道谷虽然很不想这样，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要是不亲自指挥大局的话，城破倒霉的还是他自己，唐军血腥的杀戮手段吉村道谷早已见识过了，他能够活到现在全靠自私自利才能够存活到现在。

五千唐军浩浩荡荡杀来，整齐有序的队伍还有那高高的阔盾铁墙，吉村道谷双目冒火，这一次又不知道要消耗多少箭支？才能够击退唐军第三次来势汹汹的攻城，看情况唐军将领非要拿下佐贺城了。

“射！”

攻城大军进入两百步距离，统军攻城将领大呼一声射，一千多名十字弩弓手同时射出准备好的箭

支，密密麻麻的箭雨铺天盖地朝城楼方向飞向，第一波的攻击马上把佐贺城楼上的倭国守兵吓得躲躲闪闪。

“镇定，镇定，盾兵立盾！”

吉村道谷临危不乱高呼一声平息混乱的守兵，随着吉村道谷命令下达，城楼上负责挡箭的盾兵同时竖起木盾，抵挡唐军远程攻击的箭雨，噼噼啪啪…密集的箭雨眨眼间把木盾钉成刺猬似的。

“啊～～”

“我的眼睛！！”

“我的手…”

第一波箭雨来得快去得也快，一眨眼间城楼倭国守兵惨叫连连，数十名倒霉中箭的倭国守兵满地打滚哀嚎，而那些顶盾的倭国守兵更是悲催，脆弱的木盾无法抵挡十字弩弓箭力的冲击力，入木三分同时箭头镶入他们手臂或手掌。

“八嘎，放箭！”

当唐军进入射程范围，吉村道谷大骂一声高呼放箭，自己先拉弓放箭朝唐军阔盾后面的十字弩弓射过去，吉村道谷射出第一道箭，其后倭国守兵弓手们同时射出手里的弓箭，密集箭雨反击城外攻城队伍。

“射！”

嗡嗡…十字弩弓第二轮攻击再次出击，叮叮叮…两拨箭雨交织在一起互相碰撞或擦身而过，倭国守兵弓手的箭力有限，无法伤及穿戴钢片链甲的唐军十字弩弓手，大部分射来的箭雨给阔盾兵全数挡下，少部分无关牙痛击中十字弩弓。

“盾兵保护攻城兵，上！”

唐军将领高呼一声下令攻城命令，五百名盾兵马上分出一半人，严密保护两百名攻城队伍朝城门移动，面对城楼密集箭雨攻势，攻城队伍陆续出现小规模损失，大部分属于下身缺乏盔甲保护。

“滚石，快投滚石！”

眼看攻城队伍离城门有二十步距离，吉村道谷沙哑着冒火喉咙拼命呼喝守城士兵投石，弓手伤不到盾兵居高临下的滚石，绝对可以伤到铁乌龟一样的盾兵，随着吉村道谷呼喝城楼守兵空出人手投滚石。

“不好，是滚石，撤！”

轰…高处砸落的滚石砸空带起地震一样的晃动，把毫无准备的盾兵吓了一大跳不敢前进，没想到倭国守军还准备了滚石，迫于无奈之下只好后撤，有滚石守城攻城几乎无望，除非给对方砸个现

成变肉饼。

“停止投石，弓手反击，反击！”

发现唐军攻城队伍后撤，心情大爽的吉村道谷竭嘶底里地高呼反击，发酸的双手拼命拉弓射箭，试图在对方撤退前，多伤几个铁乌龟一样的唐军，奈何唐军装备精良，开战反击到现在，一个也没有见到他们倒下。

“可恶！鸣鼓收兵！”

薛仁贵慢慢收起单筒望远镜，把佐贺城的战况全观察在眼里，没想到对方还有滚石护城，失策之下薛仁贵只好下令收兵，以免出现无谓的伤亡，薛仁贵收兵命令下达，收兵擂鼓同时敲响。

薛仁贵驻军一万受阻无法攻陷佐贺城，第三次攻城五千步兵，带着不少损伤收兵而回，佐贺城墙外遍布密密麻麻的箭支，四千不到的守城倭国士兵，把薛仁贵第三次攻击的五千人马再一次成功击退。

“呀达，呀达！”

“哦哇哒那！”

倭国守兵以少数伤亡再一次击退唐军攻城，守城胜利的倭国守兵们大声欢呼出声，吉村道谷整个人虚脱似的坐倒城楼，甩着抽筋一样僵麻的双手，

这一次晓幸击退唐军，下一次吉村道谷不敢保证了。

“薛司令，第三次试探攻城重伤一百多人，轻伤三百多人...”

当亲卫带着伤亡数据走进营帐，报告出伤亡数据，薛仁贵紧绷着心终于松了口气，没有出现死亡算是好事，只是负伤数据日渐增多，薛仁贵难免有些吃不消，三次下来都赶上七八百多人了！

“传令下去伙夫即可生火造饭，今日必定拿下佐贺城！”

“是！”

薛仁贵拿起单筒望远镜观察了一遍佐贺城楼情况，原本愁容满面的脸色慢慢舒展开来，渐渐地露出会心一笑的笑容，此时此刻薛仁贵心生一计，拿下佐贺城的计划。

第674章消耗战

“薛司令，五千将士准备妥当，真要发动第二轮攻击？”

佐贺城外两里临时军营，五千步兵精神抖擞准备妥当，伙夫在薛仁贵命令下忙碌张罗所剩不多的粮食，障刀旅的旅长罗浮走到军营外薛仁贵身后，等候薛仁贵冒险的第二次攻城命令。

罗浮打心底不怎么赞成薛仁贵频繁的攻城，不但没有功绩反而伤亡飙升，在这么下去城没有攻破，自己这边恐怕要损失三分之一的人，为了一个小破城损失那么多人，不值得也没有必要。

“罗旅长，今日是最后一日，如若连小小的佐贺城都攻不破？还有什么资格继续打往后的仗？莫不成你还有更好的办法？”

“这…”

薛仁贵仰头叹息一声，苦笑自嘲一声看着灰蒙蒙的天空，嘴里呵出暖气说着罗浮哑口无言的话，说实在的罗浮还真没有办法，而薛仁贵的话也提醒了罗浮，今日是他们限定时期最后一日期限。

多出佐贺城三倍的兵力，连一个小小的佐贺城也攻不下，说出来不但丢脸丢尽，恐怕连脸都不知

道往哪里放了？要不是有期限限制和粮草危机，现在也不至于如此被动，冒着断粮危险硬着头皮去强攻。

“想要得到海军刘司令支援铺给，必须消耗敌城体力打通佐贺城，敌城箭支不多，经不起消耗，安排伪装攻城兵实现埋伏好...罗旅长，执行命令出击吧！”

“是！”

薛仁贵转过头定定的目光看向罗浮，说出现在唯一出路的办法，也是薛仁贵无意发现敌军守军弱点，有单筒望远镜远程作弊观察，薛仁贵发现了敌城守军的弱点，体力不支暴露了倭国守兵的致命弱点。

比起长年累月经历艰苦训练的远征军，倭国守军这边显得逊色多了，不是常规的训练就是得过且过，没有丝毫上进心，等真正开战了就怨天怨地怨爹怨娘，咋天下就这么不太平？

“什么？唐军又开始进攻了？”

休战半个时辰未到，薛仁贵阵营战鼓齐鸣再一次响起，刚从城楼下来还未来得及喘口气的吉村道谷，又气急败坏地跑回城楼，推开碍事挡道的倭国守兵，放眼望过去又出现五千唐军浩浩荡荡杀来。

“八嘎，没完没了，备战，全都出来备战！”

吉村道谷气急败坏地怒声破骂，沙哑着冒火喉咙呼喝疲惫的守兵继续准备作战，一天攻两次很正常，可这么密集的攻势，吉村道谷觉得有些不正常了，隐隐之中察觉有什么阴谋，可一时间又说不上来。

倭国士兵很不乐意地再次跑上城楼，经历一次防守作战早就有些疲惫了，特别是弓手们双手酸麻无力，拉多两三次弓恐怕手臂都难以动弹了，他们装备的弓全都是一石硬弓，射程是远但问题很费劲。

昨天经历两场防守战，一夜休息还未完全恢复过来，大清早击退了一次，还未来得及歇会补充体力，现在唐军又开始玩命似的车轮战进攻，疲惫不堪的倭国守兵怨声载道，可又没有办法不得不硬起头皮继续防守。

“盾兵掩护十字弩弓手推动五十步距离开战，障刀兵协助保护十字弩弓手！”

这一轮罗浮亲自上阵，一千盾兵全数上阵，除去陌刀兵增加障刀兵掩护，按照薛仁贵的安排应付式攻击，以慢打快消耗城楼上的倭国守兵体力与防守物资，作战为时两刻不恋战果断撤退。

整齐有序盾兵排成钢铁长城，严密保护身后的弓手，一千五百名弓手分成两队，每队七百多人进行五次射击，而障刀兵则负责配合盾兵防守，把漏网的箭支全数隔开，同时收集地面箭支回去加工改造。

“射！”

唐军又玩这攻城把戏，吉村道谷双目通红恨意十足，暴喝一声射，铺天盖地的箭雨倾洒向唐军队列，叮叮当当…阔盾把城楼射来的箭支全数阻挡在外，落空的箭支逐一给障刀兵格飞。

吉村道谷第一轮射击没有起到效果，罗浮鄙视无知的吉村道谷，纯钢制的阔盾除非遇到非人力抗拒的滚石或弩弓亦或者是抛石，其他的根本可以过滤直接无视，普通箭支根本无法破除盾阵。

“一队射，二队准备！”

嗡嗡…一连串弩弓臂发动，弹力十足的弓弦发出震动嗡鸣声，气势宏博的箭雨反击城楼露出半截身躯的倭国守兵。

“啊～～”

“拉弓上箭！”

黑压压的箭雨把倭国守兵看得头皮发炸，还未来得及呼喝木盾兵支援防守，上百名精力疲惫的倭

国守兵反应迟钝，纷纷中箭倒地或倒飞出去，把身后提木盾前来支援的木盾兵撞倒一大片。

再次出现伤亡吉村道谷吐血不已，面对敌军第一轮攻势，已方手下闪闪躲躲失去士气大跌，吉村道谷突然萌生一种无力的挫败感，没错，是准备要输的挫败感，装备与兵力不成正比例相差一大截。

“啊~”

“好快！”

噗通噗通…当第二轮的唐军箭雨再次袭来，毫无准备的倭国守兵当头来了一个大棒，数以百计的箭雨命中上百人，中箭的人没死透的满地打滚哀嚎连连，更悲剧的是眼睛中箭的人直接没入后脑勺。

“投石，快投石！”

当罗浮分出两百盾兵推进二十步，试图消耗城楼上的滚石，吉村道谷不知其中有诈，一边闪躲城外致命的箭支，一边大声呼喝守兵投放滚石，阻止唐军的盾兵掩护攻城队靠近城门，彻底把投石兵暴露成弓手活靶子。

一刻钟过去，两刻钟过去，城楼伤亡越来越惨重，满地尸体全是中箭身亡，成为活靶子的投石兵崩溃了，倒下的投石兵马上有其他投石兵顶上，伤亡逐渐飙升，最可悲的还是经过几轮射击，城楼箭

支几乎消耗一空。

就在吉村道谷认命等待城破一刻，唐军突然后方突然鸣鼓收兵，吉村道谷失神地看着潮水般退却的唐军，没有守城胜利的喜悦，更没有晓幸的心里，目光定定看着城外少去一大半的箭支，下一刻明白了怎么回事。

“八嘎，唐人狡猾狡猾滴！”

这一轮攻城完全是逗着自己玩，唐军压根没有攻城的意思，而是消耗他们体力，同时在收集地面的箭支，准备下一轮的攻击，唐军拥有一万大军，车轮战足够把吉村道谷为数不多的守军磨死！

第675章无路可逃

雪花纷纷扬扬的从天上飘落下来，雪，盖满了屋顶，城楼，尸体，压断了树枝，隐没了战争残留的哀伤痕迹，吉村道谷整个人失魂落魄地跌倒城楼，目光痴呆环视周边尸堆如山高的尸体。

雪，吉村道谷感觉只有一个字形容，冷，不用看不用数，吉村道谷知道这次损失有多少，风越来越大了，卷起的半空之中雪花慢慢地升了起来，远远看去扩大起来，渐渐遮满了天空。

陡然间城外卷起暴风似的雪花来了，呼啸的风呜呜地吼了起来，暴风雪要来了吗？吉村道谷抬起疲惫不堪的脖子时，入眼忍不住急速收缩起来，一霎时，灰蒙蒙的天空同雪海打成了一片，一切都看不见了一样似的。

“唐军全军出动了！”

“什么？全军出动了？！”

“完了，完了...”

城楼上的倭国守兵们突然惊恐万分大呼尖叫，乱作一团无头苍蝇似的四处乱窜，失去了防御箭支他们几乎已无还手之力，更别提杀气腾腾全军出动的唐军，接近一万人的冲锋卷起漫天雪尘，把疲惫

的倭国守兵吓坏了。

城楼上的倭国守兵目光全给唐军全军出击惊呆了，丝毫没有注意到城墙外五十步动静，鼓起的雪堆突然炸开，五百多人同时揭起用雪盖在身上的伪装布，三百名盾兵立盾保护攻城兵朝城门冲去。

视线一直注视远处大军的倭国守兵，丝毫没有注意到城楼下面的动静，铺天盖地的震动声与进攻擂鼓声，把攻城兵与盾兵全覆盖过去，浩浩荡荡的大进攻阵列吸引着倭国守兵视觉。

“八嘎，傻站着干什么？分出一半人手守住城门，其余人守住城楼，滚石准备！”

生死攸关紧要关头吉村道谷打起精神，做最后的生死挣扎，哪怕是即将面临城破也要进行最后防守，跑，这次是跑不了的了，哪怕是晓幸逃出城，吉村道谷相信，就算唐军不杀他，佐伊也会亲手灭了他。

“啊～～”

吉村道谷的命令一下达，马上迎来城外铺天盖地的箭雨袭击，冷不及防的木盾兵与投石兵还有弓手，纷纷中箭倒地身亡，吉村道谷整个人双目猩红，没想到这次唐军突袭的这么快，这么快就开始远程压制打击。

轰…轰…吉村道谷还未来得及站起来，城楼顶传来地震般的晃动，冷不及防的吉村道谷差点踉跄扑倒，大吃一惊的吉村道谷不用想也知道，这是攻城撞锤的撞击城门动静，密集箭雨压制着城楼无法投石。

‘唐兵怎么冒出来的？’下一刻吉村道谷整个人蒙了，完全搞不懂那些攻城兵是怎么出现的？又是什么时候无声无息出现的？然而这些事情已经不重要了，最重要的还是城门撞开一瞬间，吉村道谷整个人心如死灰。

“杀！”

城门撞破一瞬间，城门后的数十名倭国守兵们，滚冬瓜似的翻滚，攻城兵马上丢弃手里的撞锤，接过盾兵背着的障刀，先行一步杀气腾腾冲进城门，控制刚攻陷的城门，以免再次落入倭国守兵手里。

“八嘎！”

城楼跑下来支援的倭国守兵怒骂一声，试图抢回失陷的城门，两百名攻城兵手持障刀，拼死保护控制住的城门，一时间整个城门变得拥挤不堪，面对源源不断出现的倭国守兵拼命抢夺城门，攻城兵显得有些吃力。

城门处马上变得刀光剑影血溅四方，苦苦支撑的攻城兵仗着手中兵器锋利，压制性大杀四方砍杀，断肢血浆四处飞溅，倭国守兵倒下一个又一个，杀红眼的双方没有丝毫败退，地面尸体越来越多。

寒光一闪，攻城兵一刀砍倒一个倭国守兵，那一瞬间，死绝的倭国守兵凝望着天空的眼睛，却终究是没有闭上，目睹死亡一刻，攻城兵颤抖着双手，手中的障刀滴着鲜红的鲜血。

“八嘎，把他们赶出去！”

倭国守兵一个个冲上去，挥舞着刀剑浴血奋战，面对倭国守兵蜂拥的冲击，攻城兵倒下一个又一个，为了保住城门攻城兵拼着一敌三硬撑着，等待后援大军赶到，就是佐贺城攻陷的一刻。

“兄弟们，誓死守住城门！”

一名攻城兵双腿划得稀烂，拼劲最后一丝力气，一刀砍掉一名倭国守兵的头颅，满脸瘀血带着不甘的目光，在倒下去的一刻，还高喊口号，悲壮极了！

倭国守兵后援弓手出现，的箭雨乱射，攻城兵陆续出现伤亡，哪怕是右臂插着一支箭，也要用不熟练的左手死命地砍着，面目狰狞不死不休，势要

保护好破空的城门安全。

“弓手压制射击，盾兵冲锋，障刀兵随后掩护！”

城门激战伤亡越来越多，不善作战的攻城兵用生命苦苦支撑，薛仁贵双目赤红排兵布阵冲进破开的城门，决不能让白白牺牲的攻城兵冤死在城门，势要拿下好不容易攻下的城门。

“八嘎！快关城门！”

唐军大军出现二十步开外，浴血奋战的倭国守兵们崩溃了，拼着最后期盼试图夺回城门，可面对攻城兵拼死抵挡，关闭城门已经无望了，当唐军大军精锐杀进城门一刻，倭国守兵马上变成一面倒。

“投降，我们投…”

倭国守兵眼看大势已去，纷纷丢弃手中武器试图投降苟且存活，可他们投降的话还未说完，冷漠的唐兵没有接受他们的投降，一刀刀砍过去血光乍现，死不瞑目的倭国士兵倒地一刻，致死还没想明白一件事，不是投降了吗？怎么还杀？

两刻钟过去，城门最后一个倭国守兵在血泊里倒下，攻城胜利了，满目疮痍的城门尸堆如山高，只是那命悬一线的惊心动魄场面，始终萦绕在每个人的心头，特别那牺牲过半的攻城兵，值得他们所

敬仰。

“完了，完了…”

吉村道谷整个人宛如坠入深渊，慢慢捡起地面散落的铁刀，城楼楼梯方向传来零星打斗声，吉村道谷知道自己大限已至，也知道给唐军抓住下场是什么？吉村道谷握紧手中的铁刀架上自己脖子，闭眼自我了结。

吉村道谷用力割破自己喉颈，嘴里咕噜咕噜声冒着血沫，手中铁刀哐呛一声掉落地面，整个人喝醉酒似的摇摇欲坠，眼前视线一片模糊，当先锋障刀兵出现城楼一刻，吉村道谷带着解脱笑意跪死当场。

第676章心境大变

入夜时分佐贺城，薛仁贵来不及处理城内尸体，迎来刘仁轨亲自带队奉上紧缺的粮草，佐贺城里面的粮食全都是不容易挽带的，刘仁轨补给的五日行军粮，缓解了薛仁贵携带粮草不便的窘态。

作为东道主的薛仁贵，热情招待刘仁轨一起享用胜利的晚餐，刘仁轨没有推脱落落大方接受了薛仁贵的邀请，并肩而坐商讨下一步进击长崎的合作，也是两人头一次海陆合作。

“薛兄，长崎之战，你有何高见？”

刘仁轨撕下城内扫荡的烤鸡腿，开怀享用难得的热食，一边吃着香喷喷的烤鸡腿，一边开口询问薛仁贵的计划，第三次参战的刘仁轨早已按耐不住了，当了三回运输司令早已腻味了，迫不及待想要开战。

现在航线基本已经熟悉，大部分物资已经抵达，剩下来的无需他亲力亲为，交给手下们慢慢运送就是了，张德明算算时辰应该到达长崎南部海域，就等自己这边的消息，开始三面夹击整个西部最后的长崎。

“刘兄，你又有何高见？薛某洗耳恭听！”

心情欠佳的薛仁贵摇摇头苦笑一声，早已给连日作战伤亡绞尽了精力，就今日的攻打小小的佐贺城，伤亡就高达上千人，薛仁贵早已没有了往日的雄心壮志，不娴熟的带兵代价导致损失不少手下。

现在刘仁轨提及最后的长崎，薛仁贵没有以往盛气凌人，更不敢低估装备极差的倭国，经历几番战役薛仁贵明白一个道理，轻敌是致命的，更明白一件事，人面临生死存亡一刻，会爆发出超乎寻常的作战力。

刘仁轨有些惊讶地看向虚心的薛仁贵，发现薛仁贵越渐成熟稳重的脸孔，刘仁轨沉默了，他知道薛仁贵一路打来这里，肯定遭遇到了不少变故，见证了不少死亡才会有今日的蜕变。

刘仁轨经历过这些，从以前护送虬髯客那一段往事起，刘仁轨就已经开始变得成熟，两人跟随秦寿前都是小白一个，什么也不懂，全凭秦寿栽培与赶马上任一直到现在，每走一步都是点点滴滴历历在目。

“长崎岛，里面有一座主城，两座小城，大大小小数十个村镇，岛上人口大约有十余万人，原有兵力一万人，现在佐伊驻扎在里面，兵力暂且未知…”

沉默了一会，薛仁贵知道刘仁轨没有参与战役，一直处于运输状态对西部了解甚少，无奈之下薛仁贵拿出地图，把长崎大致布局以及情报说出来，刘仁轨点点头虚心听着薛仁贵整理的情报。

“对方有多少船舰？”

兵力多少不是问题，在炮舰面前不堪一击，前提是刘仁轨想要知道长崎有没有战船驻守？有，战船有多少？没有那就好办多了，长崎简直就是成了活靶子，特别是主城的东南两侧城墙，刚好在土炮范围。

“据探子可靠消息回报，暂时没有发现战船，但也难免会出现漏差，小心谨慎还是比较好！”

薛仁贵沉默了片刻，整理着脑海里的情报头绪，把大致情况说出来，当然薛仁贵不敢武断肯定，提醒刘仁轨自己小心点，有时候探子的消息未必全都准确，谁也说不准长崎有没有隐藏战船之类的。

薛仁贵的提醒声刘仁轨牢记于心，就算薛仁贵不提醒刘仁轨也会多注意这些，将军级战舰出现故障之事，秦寿早已书信提前通达了刘仁轨，千万别意气用事用猛烈撞击撞船，舰船存在的危机漏洞很可怕。

知道舰船真相后，刘仁轨在靠近海岸时，都是尽量避免颠簸或暗礁之类，以免重复将军级战舰的危机，缺乏整修设备，导致现在的将军级战舰变成废铁，暂时无法参战停靠鹿儿岛。

“薛兄，进攻长崎，你可有妙计？刘某势单力薄，不敢独大甘愿当骁马之劳，全力配合你！”

缺乏兵力与船队的刘仁轨打趣着拱手抱拳，等候薛仁贵安排攻打长崎的方案，攻打长崎主力基本是薛仁贵的大军，刘仁轨除了海战，陆地上的战争基本没他什么事，帮忙协助薛仁贵还是可以的。

薛仁贵目光看向庆贺的将士们，历经一段时间战役，活下来的基本已经麻木了，死去的早已无法看到这一切，这些将士们把命交到自己手里，自己所决策的每一个命令，几乎可以左右他们的生死。

背负着心里压力的薛仁贵，这一刻有些迟疑与畏缩了，可抬起头发现刘仁轨信任的目光，薛仁贵又忍不住一阵惭愧起来，要是他知道自己心里想法，不知道感叹会不会信错人？

“好吧，既然刘兄如此客套，那薛某就不客气了，刘兄，薛某需要你们帮忙破墙…”

刘仁轨都已把话说得这么直白了，薛仁贵要是还在矫情犹豫推脱之类的，显得有些矫情做作了，

没有客气的薛仁贵把自己心中想法说出来，刘仁轨闻言薛仁贵的想法，点点头并没有说话。

　　薛仁贵的想法很简单也很直接，经历今日攻城伤亡惨重后，薛仁贵学会了运用有限条件制造机会，减少攻城不必要的伤亡，现在有海军两艘战舰帮忙，薛仁贵自然不会客气什么，要求刘仁轨帮忙把长崎主城打出一个缺口。

　　有战舰帮忙攻陷长崎主城方便多了，至少薛仁贵再也不用担心伤亡问题，有海军押后支援打压缺口，比起自己想办法制造缺口方便多了，薛仁贵相信这次两人配合合作，肯定会打出一片叫好成绩。

　　“嗯，办法是不错，不过薛兄，炮舰开炮那么明显，敌军守将肯定不是傻子，这恐怕压制不了多久吧？”

　　“无所谓，你只要把缺口炸开，后面的薛某自行解决！”

　　刘仁轨担忧的话题，薛仁贵早就想过了，也没有指望远程的战舰，还能继续帮得上什么忙？后面的事基本就是薛仁贵陆兵的事，刘仁轨唯一能够帮忙的，恐怕是在背后摇旗呐喊助威了。

　　“好吧，我们来讨论一下进攻方案！”

　　刘仁轨明白薛仁贵话里的意思，并没有生气与

薛仁贵一起讨论进攻配合方案，他海上航行一日时间就可到达目的地，而薛仁贵他们需要步行，这恐怕需要两三日时间，这期间刘仁轨有的时间打探长崎变化。

第677章招农引殖

次日清晨，风越刮越紧，雪越下越大，天气越来越冷，猛烈的北风卷着飞雪，向巡逻将士们迎面扑来，他们的脸和手早已麻木，似乎骨头都冻透了，寒颤着身子继续在熊本城内巡逻，踏着厚厚的积雪艰难地前进。

一夜暴雪天气变得更加严寒，几乎过膝的积雪把城内覆盖起来，不少倭国百姓经过一夜暴雪洗礼后，活活冻死变成冰尸埋藏厚厚雪堆里，稍有不慎的巡逻将士们，很可能会一脚踩到冰镇咸鱼。

“真是晦气，踩到咸鱼了！”

“唉~真是见鬼天气，没想到这边入冬这么冷！”

“瞧你们这点出息样，还未入冬呢！”

巡逻将士们一边巡逻，一边怨声载道恶劣的风雪天气，飘雪也就罢了，最要命还是吹着刀割一样的北风，哪怕是他们带着御寒的面罩，经过一两刻钟巡逻后，面部早已布满白茫茫一片雪花，盔甲早已卸去放在营中不敢穿戴。

“哈...哈秋~”

幕僚府内院，秦寿打了个响亮喷嚏，把一边安

宁捧着书紧看的燕妃吓了一跳，当燕妃发现秦寿鼻涕横流可怜样，摇摇头苦笑一声，没有拿手绢给秦寿擦鼻涕的意思，继续捧起手中诗书打发时间。

这两日秦寿报废了燕妃不少手绢，沾腻腻的鼻涕恶心十足，加上这种天气洗了也难晾干，燕妃干脆来个眼不见心不烦，他感染风寒都是自找的，谁叫他终日没有节制欺负自己？袁神棍都劝阻浑然不听。

“将军，长安来信，武卫将军牛进达奉命带领五万府兵，不出一周即可到达！”

“牛进达？”

大感无聊的秦寿盘坐地面烤火取暖，黑牛带着长安最新情报进来时，秦寿整个人愕了愕，没想到李慎这么贴心，居然派悍将牛进达前来支援自己，五万府兵抵得上自己全部兵力了。

文静览阅诗书的燕妃听到牛进达要来，下一刻燕妃再也文静不起来，手中的诗书失神惊慌之间掉落地面，打破内院偏厅沉寂压抑的气氛，黑牛惊艳看了眼燕妃，意识到什么慢慢告退离去。

“怎么办？这可如何是好？”，

燕妃整个人七上八下乱了分寸似的，不安地在秦寿眼前走来走去，一会担惊受怕地念叨着，一会

用力搓搓已经冻红的玉手，一会又惶恐不安地看着秦寿，贝齿紧咬下唇因害怕咬得有些发白。

燕妃收不住胡思乱想的思想，一会儿想到与秦寿在一起充满了幸福，幸福得心向外膨胀，一会儿想到牛进达到来充满了恐惧，东窗事发是那么可怕，各种矛盾的心情，痛苦地绞缢着她。

“怕什么？只要本郎君不点头，他牛进达还未必能够见得到你，就算是见到了又如何？你是本将军的女人，谁敢说三道四？别怪本将军心狠手辣！”

秦寿走到彷徨不安的燕妃面前，双手抓起受惊过度的燕妃，一个牛进达就把她吓成这样，还真是让秦寿心痛不已，不忍看到燕妃现在的模样，秦寿豪言壮语安抚情绪不稳定的燕妃。

燕妃在秦寿豪言壮语安抚下，凌乱的心情安定了不少，明知不对可燕妃却有跳入火坑的无悔想法，经过秦寿这两日悉心照料陪伴，使圣洁的燕妃忍不住浑身发烫，暂时恢复了一下青春的光彩。

靠着秦寿结实的肩膀，感受秦寿强而有力的搂抱，这一刻燕妃觉得很安心很安全，这是她前所未有体验过的感觉，慢慢地把前夫旧属忠臣之事忘却一边，侧着脸仰望起秦寿轮廓分明的脸孔。

“别怕，有郎君我在，我会保护你一辈子…就算是皇上在眼前，哪怕提着脑袋与皇上交战，你也改变了是我的女人事实！”

“嗯，妾身知道…”

燕妃情绪大动凝视着秦寿，以卑微的逝去的青春终于得救，在秦寿甜言蜜语灌溉下，质朴与恳诚地倾心于他，燕妃给秦寿甜言蜜语浸透了，慢慢沉溺迟来的，甜蜜的、深邃的、荒唐的情感旋涡。

燕妃不知自己什么时候身心失陷于他，她的生命就建筑在这个霸道年轻小郎君的身上，以至于现在连他的脚步声，都能引起她一阵朦胧而模糊的喜悦，害怕一眨眼见不到他心里就一阵空空的。

燕妃迷迷糊糊地应着秦寿甜言蜜语，整个人贴近秦寿怀里，双手紧紧搂抱着秦寿熊腰，从来不曾有这样强烈的感觉，只想把整个的自己向他贴过去，没有一丝分里差距想要与秦寿融合在一起。

“好了，美丽漂亮贤惠的夫人，帮郎君一个忙如何？”

“嗯~”

秦寿虽然很喜欢与燕妃一直抱着，可她勾人犯罪的淡淡体香，还有那魔鬼般双峰顶着，秦寿怕自己自制不住又一次把她推倒白日宣淫，轻轻松开开

始变得缠人的熟女美妇，想起正事想要她帮忙。

燕妃有些失落离开了秦寿温暖怀抱，在秦寿浅笑目光之中，忍不住低下头暗啐一声自己怎么了？魂不守舍地点着头，从瑶鼻发出娇柔应允声，要不是内院偏厅僻静到呼吸声可闻地步，秦寿还真听不出来。

“笔墨准备，本郎君要准备倭国的招农引殖！”

“招农引殖？”

秦寿活动着筋骨分散精力，艰难地从燕妃抹胸诱惑收回目光，说出燕妃为之愕然的话，什么招农引殖？还真是头一次听闻，而秦寿则干咳着，把招农引殖的大致意思解释出来。

“嗯哼~所谓的招农引殖，就是指本郎君占领的…”

秦寿大致把招农引殖含义解释出来，燕妃收敛起心神，一脸怪异看着秦寿，消化秦寿招农引殖含义，招农引殖是指现在的殖民地，成立新的开发区，吸收大唐农户或商人前来落户或投资，主要是非本地投资者的福利。

现在殖民地空着一大堆空地，将士们划分土地也是有限的，吃了肉肯定要留一些汤水给其他人，

这样才能彻底殖民倭国，要不然无疑等于白费工夫，过个几十年上百年大唐气数已尽，倭国又死灰复燃。

提前殖民了倭国以文化影响为借口，暗地里抹杀倭国后裔，经历十年甚至几十年无硝烟抹杀，足以彻底把倭国肮脏血脉抹去，慢慢潜默化倭国一切，把这里彻底变成后花园猎场土地。

第678章肢解的八牛弩

“嗯哼~”

偏厅大门无声无息打开，李怡然干咳一声打破偏厅内的寂静，从招农引殖之中清醒过来的燕妃闪闪躲躲，李怡然的目光实在是太八卦了，好奇宝宝一样的目光一直注视着燕妃不放，害得燕妃不知所措低下头。

燕妃不敢与好奇的李怡然对视，忐忑不安的心忽上忽下，压根没有想到李怡然会突然出现，心里祈祷着李怡然别认出自己，而秦寿则大翻白眼，没好气瞪着贸然出现的李怡然，也不怕她会认出燕妃，那是不可能的事。

燕妃一直在后宫不怎么得宠，压根没有什么机会见到大臣的子女，而大臣的子女也不一定会认得燕妃，当然要是牛进达那些老臣就另当别论了，李世民没当皇帝前就是秦王府的家将，认得燕妃并不出奇。

“怡然，你来这里干什么？”

秦寿背对着燕妃双手负立后背，小动作无声告知身后的燕妃别怕，燕妃在秦寿开口说话的时候，就抬起头发现秦寿小动作，大致知道秦寿意思的燕

妃，慢慢松了口气忘却害怕之意，她相信秦寿不会害自己。

李怡然偷偷摸摸跑来，很是让秦寿生气，可又拿她没有办法，谁叫她是那么头疼的存在，大致知道她来意的秦寿，并没有说破也没有指责李怡然，她的好奇与心思对于秦寿心中有底。

“哼~没什么，本小姐心情好，给这位‘漂亮’姐姐一份见面礼！”

“谢，谢谢…”

李怡然得意哼了一声，没有在意秦寿审视的目光，拿出一套备用蚕丝编制的手套，大咧咧撞开挡道的秦寿，交给六神无主的燕妃，而燕妃给李怡然讨好的举动，搞得有些措手不及不知如何是好，勉强收下李怡然的大礼。

李怡然自来熟地亲热拉起燕妃闲聊，心不在焉的燕妃嗯嗯声敷衍李怡然套话，秦寿懒得去理会李怡然套燕妃的话，相信聪明的燕妃懂得如何应付李怡然，拿起燕妃帮忙戳写好的书信，先出去办事。

推开偏厅大门，一股寒意迎面袭来，秦寿忍不住颤抖着身子，暗呼一声活见鬼的天气，北风呼啸，寒风刺骨，风雪像针一样穿透身心，这鬼天气，连巡逻的守卫都偷懒找地方取暖。

“尊师，你来得正好，弟子…”

“没空，有啥事，等会在说！”

刚走出偏厅在走廊上遇到急匆匆的袁神棍，脸色大喜的袁神棍似乎有急事找秦寿，而秦寿忙于把书信寄送出去，哪有时间和闲的蛋疼袁神棍废话？丢下不负责的话急匆匆闪人，留下一脸郁闷的袁神棍。

“真是的，再怎么急，有什么急得过贫道呕心沥血改良的火爆箭吗？”

郁闷不止的袁神棍大受打击，无奈地目送着秦寿急匆匆离去的身影，自己精心改良的火爆箭，没有得到秦寿应有的关注，这让袁神棍心里很是不爽，可想到秦寿现在要处理事务越来越多，也就释然了。

“伍德，把这封信飞送回长乐乡！”

“是，将军！”

秦寿在幕僚府后院找到负责管理飞鸽传书的伍德，交代伍德把书信送回长乐乡，而不是长安，伍德毕恭毕敬接过秦寿递来的书信，依言照办去准备飞鸽传书，受不了天气严寒秦寿没有逗留转身回去。

“将军，器具工匠姜宏有事找！”

“姜宏？有事？”

刚准备回内院的秦寿，早已把袁神棍的事忘却一边，半路遇到从军营体验完回来的郭松，而郭松挡住秦寿去路，告知器具工匠姜宏有事找，很是让秦寿感到惊讶与疑惑，姜宏找自己有什么事？

姜宏是南日群岛的器具工匠头，秦寿要在倭国这边建立基地，必定少不了他亲自出马的份，现在郭松当跑腿亲自找上自己，秦寿猜测着肯定出了什么事。

“八牛弩的事，姜工头把八牛弩…将军，你去瞧瞧吧！”

郭松摇头叹息一声，把自己所知的事大致说出来，姜宏把一台八牛弩拆散了，忘记怎么装回去，剩下一台八牛弩遭到攻城时破坏，姜宏没有了主意不敢乱来，只好请求秦寿过来决定。

郭松把大致情况说出来，秦寿顿时感到一阵无语，也难怪姜宏会这样，八牛弩属于稀有之物，好不容易遇到两台幸存的样品，拆了一台还有一台严重受损的，姜宏不敢乱来怕坏事，只好等秦寿亲自过来拿主意。

知道事情经过秦寿不得不前去视察一下，八牛弩实在是太珍贵了，就它远程打击能力，还有复杂

的构造模式，足够借鉴学习研究，要是破译了构造方式，秦寿相信加上韧性够强的钢板，必定能增加一倍的距离。

熊本城军营，距离幕僚府不远的三百步开外，踩着过膝的雪，秦寿哆嗦着身子骨，顶着刀锋一样的风雪，一边咒骂见鬼的恶劣天气，一边直奔向盖满厚厚一层雪的军营，而军营里面却是热火朝天一片。

将士们在军营里铲雪锻炼，越积越多的雪再不铲走，恐怕整个军营都给雪盖住了，以至于秦寿进入军营一刻，冷不及防差点掉进坑洞似的，而在身后跟随的郭松不敢笑，怕惹来秦寿怒骂。

“姜宏，你怎么办事的？”

心中有气的秦寿走到军营右侧空地，两台八牛弩散架了一台，另外一台八牛弩残残破破，姜宏坏的不拆先拆好的，很是让秦寿感到气愤，哪有他这样办事的？这不是存心倒米水吗？

“将军，是姜某办事不力，还望将军恕罪！”

一脸愧疚的姜宏拱手抱拳告罪，原本是记得步骤的，可没想到八牛弩拆散后零件那么多，感叹前辈智慧的姜宏犯了致命的错误，忘记划分了大小零件的位置，以至于一股脑拆不记得那样搭那样。

秦寿肉疼不已看着地面杂七杂八一大堆的零件，没想到接近五尺宽的八牛弩，内部居然藏有这么多的零件，秦寿大致算了算，至少有数十个齿轮一样的绞合齿，全是青铜所塑造的。

“把这台也拆了，记得贴上标签，扣你一个月的月俸，要是在弄砸了，你自个看着办！”

“是，是，谢将军！”

秦寿罚姜宏的月俸，姜宏不敢有异议，没有把他辞退算是不错了，哪里敢有怨言？在秦寿交代声之中，姜宏不敢在犯错依言照办。

第679章成功是失败的娘

秦寿刚从军营回到幕僚府，马上给袁神棍逮着拉着去看他的得意之作，一路上袁神棍滔滔不绝解说自己突发奇想的杰作，秦寿听得云里雾里的，说了那么多，怎么感觉袁神棍在说火箭？

按照袁神棍解说，爆炸型的树箭太笨重了，浪费火药不说又不方便运输，心血来潮的袁神棍借鉴烟花燃烧弹原理，闲来无事乱捣鼓了两天时间，还真给他捣鼓出改进版的树箭型爆裂箭。

袁神棍带着秦寿来到他暂时落脚的民房，盈风发现秦寿到来，从打盹之中清醒过来，接触到秦寿怪异的目光打量，盈风通红着脸扭捏起来，小手搓揉着衣角，头一次妆扮的她马上大受打击。

“啧啧~~盈风，怎么你脸涂得比猴子屁股还红？”

袁神棍先是怪声怪气打趣着盈风，她不化妆还好一点，一化妆还真是吓死人那种，她哪里来的胭脂水粉？袁神棍不记得盈风什么时候采购过胭脂水粉？也不曾记得她一直素颜怎么喜欢上妆扮了？

秦寿想笑不敢笑，难怪袁神棍会这么怪声怪气，秦寿开始见到盈风的妆扮，也是吓了一跳，活

脱脱属于更年期后的媒婆一样，两腮抹得红红的，一看就知道没有打扮经验的女人，要不然不会给自己整个这么傻天真的妆扮。

“天啊，朱砂你用完了？！”

“你…不理你了！”

袁神棍发现自己家当包袱乱七八糟，憋眼看到散落一边的朱砂少去大半，袁神棍肉疼不已地大呼小叫，心虚的盈风不经意间抬起头发现秦寿忍不住偷笑，顿时气得脸色脸色发黑转身跑人。

“行了，没空看你斗嘴，拿出你宝贝！”

秦寿没空去八卦乱七八糟的东西，直截了当进入正题，想要瞧瞧袁神棍带自己来，看什么好宝贝？虽然他说过是改进的火箭，但是秦寿怎么想也觉得不可靠，火箭有什么改进的？

“尊师，你看，这是弟子改进的爆裂箭！”

“爆裂箭？”

袁神棍毕恭毕敬拿出一支怪异的普通箭支，至于为什么说怪异？不是它取的名字怪异，很简单，就是箭头的原因让秦寿感到怪异，比起普通的箭头大了三到四倍，光看箭头的造型，秦寿就知道这支箭没那么简单。

三指宽的箭头，秦寿一眼就看出绝不是射人用

的，末开刃的箭头尾部多出一根一指长的引线，而箭头尾部采用螺纹形状套牢，不得不说袁神棍还真是太人才了，这么高妙的想法都能够想到。

“有何用？”

秦寿把箭头与箭身木柄拆下来，一斤多重的箭头让秦寿一阵无语，箭头尾部塞有纸屑之类密封，不用想秦寿也知道里面肯定填充了不少东西在里面，加上箭头自身重量，里面少说也有半斤份量的火药在里面。

秦寿觉得袁神棍有些铺张浪费，用箭头加火药去炸人，这不是很明显的杀猪用牛刀吗？有必要大张旗鼓填充那么多火药？还取名爆裂箭？啥玩意这是？秦寿不认同袁神棍这无聊的举动。

“袁神棍，别告诉本尊师，你浪费那么多火药，就是纯粹炸人玩？”

秦寿一脸黑线看着袁神棍，大致已经猜到袁神棍的意思，看他设计的样子，大有用于炸人，就这点份量能炸多少人？就算是能够炸人也好，有必要搞得这么复杂吗？造这支箭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吧？

秦寿通过箭头的物勒工名，，就知道是铁匠工头万所制，家大业大的秦寿怕工匠们贪快要数量不要质量，效仿前秦时期吕不韦的物勒工名法子，特

别是兵器之类的，每一件都要有工匠名字，出现豆腐渣就可以追究过失。

“错，错了，尊师，弟子还没有笨到那个地步，火药只是起爆作用，最重要的还是里面附带的燃烧…”

接触到秦寿不善的目光，袁神棍知道要是不解释清楚，恐怕又要挨秦寿平白无故骂了，马上解释自己改进的爆裂箭作用，是借鉴烟花的原理，炸开单薄的箭头，箭头前面隔着容易燃烧的火石。

按照火药与火石的比例，起爆用的箭头只需要少量的火药炸开箭头，而火石遇到瞬间高温的火药起爆，引燃里面致命的火石，起到大面积散开的燃烧作用，沾上火石的人几乎等死地步，而且还是活活烧死那种。

袁神棍刚到倭国这边，就听到将士们叹息唠叨声，什么要是有足够昂贵的烟花磷火弹之类的，也许不会出现那么多的伤亡，特别是攻城的时候，有烟花磷火弹来个几发攻击，足够把城楼敌兵活活烧死。

袁神棍知道烟花磷火弹的威力，也知道它存在的危险和其中昂贵，思来想去后从普通箭支得到了启发，改进普通箭支变成小型的烟花磷火弹，虽然

威力打了折扣，可足以让敌人头疼，于是乎闲来无事就捣鼓出来了。

“这么神奇？拿猎弓来！”

袁神棍说得这么邪乎这么实用，秦寿忍不住跃跃欲试，想要看看袁神棍改进的的爆裂箭效果如何？要是真如袁神棍所说那样安全实用，秦寿不在乎造价的问题，可以推广一下用于日后突袭和攻城战。

袁神棍心中也没有底，闻言秦寿要试验爆裂箭威力如何，马上跑到大厅拿起挂着的猎弓交给秦寿，秦寿捻了捻猎弓重量摇摇头大感失望，一石也重量也没有，也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拉断？

房屋外寒风呼呼地咆哮着，秦寿顶着呼啸寒冷的北风，用僵硬的手指拉动猎弓的弓弦，怕自己用力过猛把不足一石的猎弓拉断，满弓的时候秦寿没有继续拉下去，眯起眼瞄准二十步开外的一间普通民房。

袁神棍点燃箭头引线，马上闪开一边，嗡~一声弓弦起伏弹跳声，箭支直朝普通民房飞去，在袁神棍期待的目光之中，轰一声，箭头是爆炸了，可没有想象之中引燃箭头的火石产生致命的磷火。

“失，失败了？”

“袁神棍，别气馁，成功乃失败的娘，继续加油！”

袁神棍目瞪口呆倍受打击，精心准备的爆裂箭居然没有成功引燃火石，这让袁神棍很是气馁，秦寿摇摇头叹息一声安抚袁神棍，并没有责备他浪费资源，至少袁神棍想出的点子是不错！

第680章不期而遇

入夜时分大分城内，呼啸北风卷带着鹅毛大雪，怕冷的倭国守兵没有以往尽心职守巡逻，反而是各自找地方避寒，以现在这种严寒天气，别说出去巡逻了，就是待一会也会冻僵当场。

怕冷的倭国守兵算定夜里不会有偷袭，哪晓得还真会有偷袭，大分南城门外出现两股队伍，不期而遇在城门外碰上，带队的夏侯墩遇上了提前完成任务的李震，两人在城门相遇不言而喻发自内心的笑。

“夏兄，你好快的速度，怎么样？还好吧？”

“李兄，你速度也不赖，一般般，你呢？”

李震与夏侯墩两人碰头后，打心底互相嘘寒问暖，城楼上面没有倭国守兵巡逻，真的是天赐良机，寒冷的天气也有它的好处，至少粗心大意的倭国守兵，丝毫不知道会有人选择大冷天夜里偷袭。

李震与夏侯墩两人惜惜相惜谈话，两边队伍则开始准备攀爬绳，打算夜里攀爬两丈高的城墙，不用等大队伍前来支援攻城，直接先行混进城里夺取城池，只要进入城内玩声东击西，就算拿不下大分城，也能给大分城带来灾难。

“夏兄，你有何计划？”

李震回头看了眼还在结绳准备攀登的手下，趁还有时间讨教夏侯墩的打法，没有遭遇夏侯墩前，李震打算混进城里声东击西打游击战，仗着手下精锐精通单兵作战，在五六平方公里宽的大分城，足够游刃有余应付。

现在不期而遇遇到了夏侯墩，人数也增多了一倍，李震想法也变了，只要夏侯墩配合的好，玩转整个人大分城也不是什么难事，就算是其中一队人遭遇到包围，另外一队也可以突然杀出从中解围。

“夏某打算擒贼先擒王，你呢？”

“夏兄果然厉害，李某甘拜下风，原本打算声东击西！”

夏侯墩沉默了一下，直接把自己想法说出来，末了反问一句李震有何计划？得知夏侯墩大胆直接的计划，李震佩服不已，一脸汗濂说出自己计划，没有夏侯墩那么有魄力一击要害。

其实夏侯墩之所以如此冒险，大部分带有公报私仇水份在里面，大致猜测大分城内有可能隐藏的是佐伊，以报他重创自己夺走兵器耻辱，不管佐伊怎么厉害，夏侯墩早有准备而来，等的就是今夜算账一笔勾销。

“李兄，既然你我同时相遇，必然是上天有意安排我们做一件大事，要不这样，我们分工合作，我分一半人手给你，你负责声东击西吸引守军…”

夏侯墩双目一亮，现在兵强马壮的是时候复仇，于是夏侯墩融合李震的计划，自己擒王他负责引开城内守兵，架空里面守城大将的兵力保护，一举拿下对方守城大将，让大分城内的守兵投鼠忌器。

当然这需要李震的配合，要是李震不干，夏侯墩也只能胎死腹中，现在双方都属于连长一职，没有谁大谁小等于平起平坐，想要得到李震的配合，夏侯墩只能用商量的语气，而不是命令的语气。

李震在夏侯墩期盼目光之中，琢磨着其中利弊与胜算，而不是盲目答应，不得不说夏侯墩的想法很冒险，可夏侯墩都减少一半兵力给自己，拼着命冒险一赌，要是自己不答应，还真有点说不过去了。

“好吧，虽然有点冒险，不过也不是不可行！”

转折反复琢磨了片刻，直到身后传来十字弩弓射击攀爬钩时，李震知道时机不等人，眼下就他们两队人先到达这里，勉为其难答应了夏侯墩冒险的

想法，比起自己的险境，恐怕夏侯墩不比自己差。

“那好，就这么一言为…”

“但是，夏兄，切莫蛮干，不行就撤到城北一起汇合，在想其他办法，消弱城内守兵！”

夏侯墩心中一喜，迫不及待地准备要点人分一半给李震，而李震出言打断夏侯墩，叮嘱夏侯墩别蛮干，对于这个教导自己成长的教官，李震打心底对他有好感与感激，要不是他栽培，恐怕自己现在还是长安混吃等死的官二代。

“好，胡冥，上城楼后，你带四十九弟兄去李连长阵营！”

“是！”

夏侯墩一脸感激地朝李震点点头，很大方地把自己这边担任副连长的胡冥，直接派到李震这边，打心底夏侯墩不想连累他，没底的夏侯墩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复仇，出于愧疚责任夏侯墩尽量减少不必要伤亡。

哪怕夏侯墩自己失败了，有谨慎行事的李震带领大部分人手，起码他可以保全他们性命，想办法撤离大分城，而不是跟着自己冒险有去无回的复仇。

“小心点，成功了，夏某等你一起喝酒！”

“你也是，一言为定，走也！”

夏侯墩带着感激与答谢的目光，昧着良心说着前途未卜的话，李震朝夏侯墩点点头，走到攀爬绳开始趁夜攀爬，十条个身影犹如蜘蛛侠似的，在漆黑的夜里无声无息爬上城楼。

“安全！”

“散开，连弓准备，保持警戒！”

李震与四名精锐将士爬上城楼，马上蹲地四周警戒一圈，空荡荡的城楼空无一人，不敢粗心大意的李震压低嗓音，安排精锐将士拿出连弓散开警戒，发现守城士兵身影一击毙命。

一刻钟不到时间，两百人队伍全数爬上城楼，李震与夏侯墩汇合后，两人低声细语商议了一番，约定两刻钟过后，李震开始制造混乱，把保护大分城守将的大部分兵力引走。

待收尾的将士们收好攀爬绳，夏侯墩和李震开始分成两组各自行动，减少一半人手的夏侯墩更显得灵活，从手下之中找出混进过大分城的人带路，沿路摸下城楼避开稀稀落落避寒的倭国守兵。

夏侯墩等人下了城楼没入黑暗街道后，李震带着一百五十人一直关注城楼下面动静，稀稀落落的数十名倭国守兵在城门边木棚生火取暖，木棚的门

口太狭窄视线有限，李震没有去惊动那些微不足道的守兵。

“走，这些人不值得动手！”

要掩护夏侯墩先摸到大分城守将房屋，李震必须得沉得气，而不是去惊动那些守城微不足道的守兵，要是不能一次性全部杀死，里面的倭国守兵肯定会敲响锣盘之类警报，会坏了夏侯墩的隐蔽潜入。

第681章两边偷袭

大分城守将府邸，五十名偷袭者顶着大风雪摸索到一边，三三两两倭国守兵挤在简陋门楼遮风挡雪取暖，偶尔传来猥琐的笑声，至于笑什么无人知晓，但凡看欢笑模样，就知道他们讨论的问题，不是什么好事。

空荡荡的街道周边民房漆黑一片，没有巡逻守兵的身影，只有偶尔家犬狂吠之声，呼啸的风雪把家犬的狂吠之声覆盖，警觉心大失的守将府邸守卫继续闲聊，丝毫不知道死亡阴影正朝他们走来。

“五个守卫，你们五个上去，一击毙命！”

夏侯墩观察了一阵，守将府邸守门的只有五个倭国守卫，摇摇晃晃的守将府邸灯笼，把他们身影毫无保留照得一清二楚，确定没有其他巡逻守兵经过，夏侯墩开始安排五名精锐手下上去，一击毙命守将府邸的守卫。

五名精锐在夏侯墩安排下，点点头借助天色朝倭国守卫方向摸索过去，摸索到府邸墙边时，才抽出随身携带的偷袭匕首，轻手轻脚朝府邸大门方向蹲身前进，脚踩着厚厚的积雪发出沙沙声。

“嗯？”

府邸守卫甲听到细微脚步声，突然停下嬉笑声，从取暖的伙伴堆里站起来，目光看向黑漆漆的街道，呼呼风雪的夜色黑黝黝一片，什么也看不见，摇摇晃晃的灯笼光线有限，根本照不到外面的情况。

“怎么了？”

“好像有动静！”

“怎么可能？你眼花了吧？”

府邸守卫甲神经兮兮的举动，马上引来其他四位同伴的好奇，比起守卫甲的紧张谨慎，他们显得有些不相信，大风雪天的哪里来的什么动静？鬼影都不见一个，更别提外面要命寒冷的天气。

守卫甲经过同伴们打趣后，自嘲一笑自己紧张过头，刚转身的时候，四道破空声随之传来，等守卫甲反应过来作势要闪躲的时候，后脑勺一阵要命的刺痛，视线先是一阵模糊，沾腻腻的液体从后脑勺流出来。

守卫甲双眼定格一瞬间，通过摇晃的灯笼光线，清晰看到三个同伴笑脸止住，下咽部位各自出现一把匕首，扑通扑通...五名守卫一命呜呼，连惨叫的机会也没有陆续倒下，把府邸门口白茫茫的血染红一片。

“诸葛连弓小队准备，上！”

五名守卫一击毙命倒下，没有发出惨叫也没有惊动里面，偷袭成功后夏侯墩松了口气，眼看约定时辰将至到来，夏侯墩马上出动袭击守将府邸，一举拿下里面的府邸守将，好让大分城守兵投鼠忌器，彻底拿下整个大分城。

十名精锐在夏侯墩命令下，同时从腰间拿出轻便挽带的诸葛连弓，在同伴保护下朝肃清的府邸大门摸索过去，一击得手的五名偷袭者精锐分工合作，两人负责攀爬府邸墙壁，进入府邸去开门，其余三个去收拾匕首。

片刻过去，紧闭的府邸大门轻轻打开，夏侯墩带着四十四名精锐及时出现，开门的两名精锐朝夏侯墩点点头示意，里面很安全没有发现守卫的身影，出奇的安静让夏侯墩感到老天在垂怜保佑自己。

“你们十人一组，分成三组，肃清府邸里偷懒的守卫，记住，出手要快准狠，其余人跟随我前去抓大鱼！”

“是！”

眼看时辰不早，夏侯墩没有废话，直接把队伍分成四组，十名诸葛连弓手调配六个分到其余三

组，自己带领剩余的人去抓拿大鱼，精锐手下们对夏侯墩的安排没有异议，随着夏侯墩开始出动各自散开行动。

“八嘎，佐伊那个混蛋，到底死哪去了？”

“……”

守将府大厅，濑户藏介气得吐血不已，而大分城守将凉太海斗，一脸沉默不知如何应答，对于傀儡将军濑户藏介，凉太海斗除了默哀还是默哀，当了三年有余傀儡，现在家族地盘丢失惨重，还惦记罪魁祸首佐伊，真是无言以对。

当然凉太海斗不知道濑户藏介惦记什么，惦记佐伊是不可能的事，而是惦记佐伊带走了他大部分兵力，还有那五十四套优良的盔甲，害得濑户藏介白高兴一场，无耻的佐伊在熊本城破时全都带走。

现在佐伊不知道在那个地方，濑户藏介想不生气也不行，有史以来第一次产生极端抗拒佐伊，恨其无耻带走一切，也恨贪得无厌的唐军，把他所有的一切都带走，害得他现在变成丧家犬一样。

“准备船只，明日清晨，本将军要渡海去投靠公主！”

“嗨！”

濑户藏介要去投靠倭国公主，凉太海斗除了执

行没办法阻止，也没有理由去阻止，在濑户藏介挥手之下，凉太海斗慢慢退下去，不敢打搅濑户藏介的休息，现在的西部算是彻底沦陷唐军手里。

大分城军营外，李震带领着一百四十九名精锐潜伏街边民房，军营这边守卫偶尔能见到身影，大都是憋尿憋醒的人，李震算了算时辰，心中没底不知道夏侯墩那边进行的怎么样了？

“李连长，开始吗？”

胡冥呼出一口暖气，寒颤着身子驱散大风雪覆盖的半身盔，冰冷的羊毛手套轻抹冻僵的脸上风雪，迫不及待地等待李震下达偷袭命令，这见鬼的寒冷天气，比起长安哪边冷了不知道多少倍。

“别急，在等等！”

李震没有底夏侯墩那边进行得怎么样，怕自己这边提前出动，会坏了夏侯墩的好事，只能延后推辞一小刻时间，以免这边偷袭军营，惊动了相隔两三条街道的守将府邸，那样会把夏侯墩陷入危机之中。

李震是主将他说等那就等好了，胡冥只好按耐着性子，耐心等待李震的偷袭命令，时间一分一分地流逝，胡冥也不知道等了多久，反正他只觉得自己的双腿，快要冻僵麻木了。

“诸葛连弓手准备，偷袭小分队，开始出动！”

“是！”

一刻钟过去，李震大致算到约定好的时辰，咬咬牙下命令偷袭，胡冥精神一振，等了这么久，终于可以开始偷袭制造混乱了。

“诸葛连弓手外面支援，偷袭小分队，三十人一组，分成三组，上！”

“是！”

胡冥安排好一切，带着九十人的小分队进去偷袭，剩余的人在外面支援，李震朝胡冥点点头，自己带着一队人马先行摸索进军营。

第682章身陷重围

“？！不好，有敌人！”

噗通…守将府邸大厅，凉太海斗刚从大厅走出来，发现守门的两个守卫一动不动，一阵风吹过两名守卫相序倒地，咽喉部位各自插着一支一尺长点的短箭，警觉的凉太海斗马上意识到危机降临，高呼一声有敌人。

咻咻…两支箭支破开飞来，早有警觉的凉太海斗迅速趴下，晓幸避开冷不及防的致命箭支，凉太海斗抬起头一瞬间，迎面见到庭院十六个黑影急速奔来，杀气腾腾一看就知道非等闲之辈。

敌人怎么混进城的？凉太海斗没时间去想这些，马上从地面爬起拔出佩刀，叮一声，凉太海斗搁飞一支飞来的暗箭，夏侯墩持刀砍来的时候，凉太海斗通过濑户藏介嘴里得知，敌人武器很锋利，并没有硬接而是闪开。

“快，快，保护大将军！”

凉太海斗的大喝声起到了警报作用，眨眼间大厅四周陆续出现数十名守卫，一击落空的夏侯墩并没有气馁，朝身边的五名精锐手下点头示意他们冲进大厅，去拖延里面的大鱼。

“八嘎！”

五名精锐硬闯大厅，凉太海斗大吃一惊，闪过夏侯墩的攻击，作势欲要阻拦五名精锐闯进大厅，揪准机会的夏侯墩横刀阻拦，刀光霍霍的刀风，把凉太海斗吓了一大跳，差点把麻烦夏侯墩忘记了。

倭国守卫及时出现，把夏侯墩十一名手下分摊开来，无法支援夏侯墩对付凉太海斗，叮叮当当的刀光剑影拼杀之中，面对偷袭的精锐锋利武器和过强的配合，倭国守卫一面倒伤亡不少数。

凉太海斗忌畏夏侯墩锋利手中的武器，变招朝夏侯墩左臂横劈，一伤换一伤的阴狠拼命让夏侯墩不得不变招格挡，凉太海斗不是夏侯墩的目标，没有必要砍杀一个倭国无名将领，换来断臂的耻辱负伤。

夏侯墩变招正中了凉太海斗的下怀，欺身而上欲要夺取夏侯墩手里的障刀，凉太海斗的想法很天真，至少在总兵教头夏侯墩面前是这么认为的，夏侯墩冷笑一声擒拿手扣向凉太海斗手腕。

“啊～～”

左手手腕受制的凉太海斗惨叫一声，整只左手麻痹的凉太海斗难以动弹，没想到夏侯墩居然有这么一手，疼痛麻痹的左手差点让凉太海斗失去战

意，拼着剧痛凉太海斗右手一刀朝夏侯墩脖子劈过去。

“找死！”

夏侯墩怒喝一声，一手扣住凉太海斗的手腕，右手持刀硬生生砍断凉太海斗的佩刀，削断凉太海斗的佩刀，夏侯墩持刀的手反转一击，快如闪电眼看要取凉太海斗的首级，凉太海斗脑袋一缩，一缕头发给障刀削落。

凉太海斗眼看逃不出夏侯墩的扣脉左手，与其迟早给夏侯墩斩杀当场，忍着痛楚心生恨意提刀断臂逃离，血光乍现夏侯墩狼狈后退，手里提着凉太海斗挥断刀砍断的断臂，而凉太海斗强忍着痛楚投出手里的断刃。

“果然够狠！”

夏侯墩一击搁飞凉太海斗的断刃，负伤逃离的凉太海斗狼狈逃离，顾不得里面的濑户藏介，在十一名精锐与后面六名诸葛连弓手斩杀干净守卫，成功绕开大厅从侧院逃到后院。

“他不是目标，进大厅抓大鱼！”

夏侯墩制止手下精锐去追凉太海斗，带领着十一名精锐冲进打斗声不止的大厅，等夏侯墩带人闯进大厅的时候，地面躺满数具府邸守卫尸首，五名

精锐只剩下三名砍杀最后两名府邸守卫。

“其他人呢？”

“报告夏连长，去追傀儡大将军濑户藏介了！”

夏侯墩待三名血淋淋的精锐收刀，才走上前询问另外两个同伴去向，得知大鱼不是佐伊，而是傀儡将军濑户藏介，夏侯墩一阵气馁，由此看来佐伊肯定逃窜到长崎了，而不是大分城这边。

“追！”

夏侯墩收起失落的心情，走到这一步了，只好继续追逐傀儡大将军濑户藏介，尽快拿下濑户藏介把整个大分城拿下，要是让濑户藏介与守城士兵汇合，想要抓拿他恐怕更难了。

与此同时城内军营这边，三支小分队同时摸进军营里面，两名精锐轻手轻脚摸索到简陋的茅房门前，突然偷袭割喉两名在小解的大分守兵，一人一个一手捂着守兵嘴巴，手中的匕首割破守兵喉咙，血飞进茅房里头。

“救命啊！！有敌人进城！！”

茅房里头阴暗角落，蹲茅坑的一名守兵吓了一跳，发现茅房外面动静，扯起喉咙大呼救命和有敌人进城之类的话，下一刻吓尿蹲茅坑的守兵一头栽

进臭气熏天茅池里，连同一把锋利匕首陪葬。

“该死，撤！”

千算万算没有算到茅房里还有守兵蹲茅坑，大意之下蹲坑死绝的守卫叫喊声惊动了军营，李震只能感叹时运不济，军营里面可是有数千之众的守兵，硬闯进去只有死路一条。

“八嘎！是敌军，杀！”

“别让他们跑了！”

惊醒的军营守兵们衣衫不整骂骂咧咧跑出来，发现李震等人撤退的身影，提着武器顾不得严寒，直朝军营大门方向冲来，然而迎接他们的是一连串的数十支箭支，诸葛连弓手蹲守军营外射击。

...一连串没完没了的箭支攻击，冲锋在前头的大分守兵陆续惨叫倒下，倒下一批身后又出现一批守兵，一轮连弓齐射下冲锋的守兵倒下上百具尸首，深深刺激着后面的守兵血性。

“敌人不多，杀！”

军营这边大动静，街道四周陆续窜出偷懒的巡逻兵，一眨眼间数以百计的巡逻兵出现街道四面八方，李震等人马上陷入四面楚歌地步，所幸的是大分城巡逻兵全都是普通士兵，并没有弓手之类的。

“李连长，人太多了，你先带大队突围，我与

兄弟们押后拖延时间！”

胡冥没想到巡逻兵出现的这么快，更没想到这些巡逻兵居然在军营附近偷懒，一些惊动马上全部一窝蜂出来，好像事先安排好的陷阱似的，把他们身陷重围之中。

“少他娘废话，我李震岂是无情无义之人，所有人听令，全力突围！”

李震一口驳回胡冥好意，大喝一声带领所有人朝城北方向街道突围，胡冥没有办法抗命，咬咬牙跟随李震一起突围包围圈。

第683章血腥突围

数以百计的巡逻兵布下阻拦长龙，火把点燃把试图突围的李震等人照亮其中，伊哇大叫的巡逻兵挥舞着手中刀剑，试图把突围的李震等人恐吓回军营送死，李震冷冷的做出了最简短的命令。www．．me

“一群废物不用怕，杀过去！”

精锐们得到李震命令之后，顿时以最快的速度突围，然后在大分城巡逻兵一声悠长的号角声之后，顿时加快了速度突围，巡逻兵号角声太熟悉了，那是请求增援的号角声，相信用不了多久，其余街道必定出现大批闻声赶来的巡逻兵。

不过一箭的距离，精锐们杀气腾腾与大分城巡逻兵拼杀在一起，几乎只是眨眼的功夫，还算宽阔的街道，两股步兵就迎面撞在了一起，乒乒乓乓的兵器碰击厮砍声，负伤惨叫声交织在街道。

在前端双方交战的地方，大分城巡逻兵顿时激荡起一片耀眼的金属碰撞光晕，兵器撞击声和喝骂声，将所有的惨叫惊呼全部压了下去，银白一片的街道只听见一片片，让人惊心动魄的交战声。

呼呼~~一刀砍翻一名巡逻兵，李震深呼吸着后

背流出的热汗，眨眼间在无孔不入的冷风入侵下冷飕飕一片，刀风传来一刻李震反手一击，哐当一声，断刃溅飞而起一股鲜血洒在李震脸孔。

一名偷袭不成功的大分城巡逻兵带着惊恐目光，一条红线由额头一直延伸到下巴，喷泉一样的血水喷发出来，巡逻兵带着不甘心绝望目光，手中断刃武器掉落地面后直挺挺往后倒。

“突围，不可恋战，速速突围！”

身后三十步开外的军营传来乱糟糟的喝骂声，胡冥带着二十多人用所剩不多的诸葛连弓，断断续续射击拖延时间断后，李震眼看巡逻兵的阵列已经打开缺口，马上高呼呐喊突围。

精锐将士们再次得到李震的命令，顺势直闯势如破竹，面对精锐将士们突围冲锋，大分城巡逻兵阻拦队伍很快就崩溃了，李震那冷酷凶狠的眼神，挥舞起来的障刀，尽情地收割着挡道的大分城巡逻兵头颅。

面对骁勇善战的精锐将士，大分城巡逻兵根本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一击即败成为刀下亡魂，惨呼声响彻整个街道，头颅鲜血四处飞溅，断裂的肢体与血浆随处可见…人命，在这一刻，显得很不值钱！

混战之中不少精锐负了点轻重伤，大部分归咎于无法保护到位的大腿或手臂，不是给刀剑枪拉伤就是捅伤，强忍着痛楚以伤搏命疯狂砍杀节节败退的巡逻兵，面对越战越勇精锐敌军将士，人数剧减的巡逻兵害怕了。

“跑啊！”

阻拦的巡逻兵队伍，面对突围的精锐疯狂砍杀，眨眼间崩溃给精锐将士打出一个通道，大分城巡逻兵再也没有了阻拦的勇气，也不知道是谁第一个喊了声贪生怕死的逃窜，所剩无几的巡逻兵四面八方溃散开来，甚至还有的掉头就跑。

“撤，快撤，胡冥，快跑！”

突破阻拦防御口，李震高呼手下精锐们撤离，同时转过头呼喝身后陷入近战的胡冥撤退，胡冥一边带人游斗后撤，一边阻挡蜂拥而出的敌营守兵，直到李震带人助阵上前，胡冥才压力大减开始加速后撤。

“挑雪！”

黑压压一大片的敌营守军，少说也有三四千数量，街道宽度有限也只能十余人同时并排追杀，捅了马蜂窝的李震没有丝毫畏惧，灵机一闪呼喝支援掩护的手下们一起用刀挑雪，冷不及防的五步开外

敌营守军马上用手挡雪。

“撤！”

挑雪阻拦时间凑效，李震高呼一声撤，带着手下们一起追上前面的胡冥，厚厚积雪阻碍了前进的步伐，也阻碍了后面骂骂咧咧追出来的数千军营敌军，平日训练多艰苦现在逃命多轻松，一追一逃马上拉开了一大截距离。

虽然和身后追兵拉开了一大截距离，可前面黑漆漆分叉街道陆续出现火光，李震意识到在不散开发挥单兵游击战术，一窝蜂拥挤在一起必定会走上绝路，想起以前训练过的滑雪课程，李震灵机一闪有了主意。

“胡冥，传令下去，想办法弄些木板套在脚上做滑板，甩开后面的追兵，兵分三路各自逃离，城北汇合！”

“好！”

胡冥恍然大悟地朝李震点点头，还真没想到这个点子，经过李震这么一提醒，马上恍然大悟起来，交代下去后胡冥带着一部分朝西面撤，另外一只队伍朝东侧，而李震则带着直奔向北，去迎接街头分叉处即将出现的敌人。

来不及做滑板，李震只好先带五十人突破第二

次重围，等找地方暂时安全了，在想办法弄些木板制作简陋滑板，来个雪上飘把追兵戏弄掌中。

“拦住他们！”

上百名从三处街道汇合的巡逻兵，发现李震等人意图马上冲上去，试图拦截下欲要逃离的李震，面对这批阻拦的巡逻兵，李震冷酷的双眼里，流出轻蔑的目光，武勇至极一马当先冲出去。

“杀！”

巡逻兵长枪与长刀刺来砍来，李震朝着眼前最密集的敌人撞了上去，叮叮声长枪击中上半身钢片链甲毫无损伤，李震操起障刀暴喝一声挥舞过去，疯狂的一记横扫，将身上的长枪长刀纷纷砍断。

“挡我者死！”

李震浴血战神似的左右开弓劈砍，顿时就是数个头颅飞起，血飞四溅断刃纷飞，李震的武勇与高亢的呐喊，深深地鼓舞着身后的精锐将士们，紧随着李震身后加入血腥突围战局。

“拦住他们……拦住他们……拦住他们……啊！拼了！”

巡逻兵头领张开黄牙大嘴，愤怒而又畏惧哆哆嗦嗦着呐喊，到了最后李震杀过来时，他全身疯狂的战栗，脸颊扭曲，陡然就疯狂的吼了出来，挥舞

着手中长刀朝李震冲过去，仿佛要将心中所有的恐惧都发泄出来一般。

李震不屑一顾地冷笑一声，脚撩起一柄坠落削断的长枪，左手抓紧断了半截长枪，朝巡逻兵头领狠狠地投了出去，长枪带着呼啸的风声，如黑夜流星一般，从混乱的巡逻兵阵列的头顶划过！

巡逻兵头领奔跑两步突然停了下来，低头看着胸口心脏被刺穿，滴滴鲜血顺着长枪流出来，摇摇欲坠的巡逻兵头领坚持不了片刻，整个人软软的倒了下去，临死前耳边响起李震高呼突围的声音。

第684章逃走的大鱼

大分城北处城门口，避寒的守兵们寒颤着身子骨，数十名守兵扎堆在城门进出口生火取暖，出城三里地就是大野川海港，自从濑户藏介逃到大分城后，城北驻军大部分调离到城南，剩下来的只是充门面看守。

呼呼大风夹带鹅毛大雪，守兵们懒得出去巡逻，也没有那份闲心去巡逻，更无法知晓城中央发生什么事，劈劈啪啪的木柴燃烧声，还有无法抵挡的瞌睡虫光临，守兵们靠着温暖火堆前呼呼大睡。

“八嘎！开城门！”

熟睡的守兵们给突然其来的喝骂声惊醒，抬起头的时候瞌睡虫不翼而飞，狼狈十足地从火堆爬起，不敢去看脸色乌黑的濑户藏介，压根没有想到濑户藏介会在这个时候出现，而且是他们最犯困的时候。

二十多名亲卫保护着濑户藏介走向火堆，要是平时濑户藏介肯定会拿鞭子抽他们一顿，这样的兵简直是窝囊废一样，可现在后有追杀的敌军，濑户藏介没有空与他们计较太多，阴沉着脸色大呼一声开城门。

守兵们不知道濑户藏介深夜出城干什么？也不敢去多问马上依言照办打开城门，城门打开了一小半后，濑户藏介迫不及待地钻出去，二十多名亲卫同时跟随着濑户藏介出城，留下一头雾水面面相觑的守兵们。

“大将军这是，怎么回事？”

“不知…呃…”

咻，一支箭穿透一名守兵额头软绵绵倒地死去，把毫无准备的守兵们吓了一大跳，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数支冷箭同时飞来，紧接着又有三名守兵倒下，下一刻守兵们才醒悟过来他们遇袭了！

“敌…”

“杀过去！”

守兵们来不及呼喝敌袭，第二波数支冷箭再次袭来，又有两名守兵倒霉，夏侯墩带着四十九名负伤的精锐出现时，守兵们马上拔刀阻拦，仗着自己这边比偷袭的敌人多一些，守兵们不知者无畏冲上去拼杀。

带着一肚子火气的夏侯墩一马当先冲上前，手中障刀血迹未干一击力劈华山气势，把一把长刀劈断同时一刀了结一个守兵，四把长枪捅过来时，夏侯墩暴喝一声不接不闪用身子硬接长枪。

“哪尼？！”

四名长枪兵傻了眼，枪头溅起一阵火星，而中枪的夏侯墩没事人一样后退了一步，在四名长枪兵傻了眼一瞬间，晃了下脖子露出残忍的笑容，左手收稻谷梗一样悉数搂抱住，锋利障刀劈断长枪木柄。

“去死！”

砍断长枪头的夏侯墩侧转身子，猛力甩出左手抱着的长枪头，冲锋过来的侧面五名守兵冷不及防，长枪带着冲劲轻而易举地突破他们皮甲，枪头没入其中四人的身体，跑出一两步后失去重心倒地。

一击干掉四个夏侯墩没有停留，迅速转身回旋劈，带着破空声的刀锋一举斩杀两名断刃长枪兵，紧接着在劈砍力道老去一刹，又反手一撩一勾一拉，动作一气呵成另外两名断刃长枪兵来不及逃离，胸口脖子同时喷出血泉。

没有停留的夏侯墩突然耍着花刀，头也不回一手握紧变换了位置的刀身，握紧手中的障刀朝后面劈来的刀风猛刺过去，滚烫的鲜血瞬间溅到夏侯墩脖子，夏侯墩一动不动地站立着，直到后面赶来的手下精锐将士近身，才慢慢收回带血障刀。

偷袭夏侯墩的长刀兵不可思议地低下头，惊恐的目光与刺痛游走脑门，带着最后的气息，眼睁睁看着血红障刀慢慢抽离胸口，紧接着有一把障刀划过，长刀兵头颅飞起，断气一瞬间看着自己脖子喷出血泉。

“全杀光！”

夏侯墩抽出血红的障刀，左手顶住失去头颅抽搐的长刀兵尸首，在其肩膀上抹干净带血的障刀，任由血涌般的喷泉喷到脸上，不带一丝感情下令精锐将士们，杀光眼前这些拖延时间的守兵。

不堪一击的守兵，面对训练有素的精锐将士，断刃斩杀两回合交手不到，全都倒下死不瞑目难以合拢双眼，摇摇晃晃的火堆照亮整个城门，滚烫的鲜血蔓延脚下积雪，似乎想要融掉厚厚的地面雪。

“别让大鱼跑了，追！”

“是！”

此时此刻夏侯墩顾不得李震，也顾不得其他什么，擒住濑户藏介才是至关重要的事，于是带着手下精锐打开未来得及关闭的城门，先行出城去擒拿逃亡的濑户藏介，只要抓住了他，大分城不攻自破。

“啊？大将军，这，这，海面都结冰了！”

三里外大野川海港口，驻守海港口的一百二十名守兵，亲自迎接濑户藏介到来，得知濑户藏介三更半夜要出海，面面相觑同时告知濑户藏介，现在海面都结冰了，别说出海了，就这几艘容纳十几人的快船，也划不出结冰两三里的海面。

“八嘎，抬，把船抬出去，快点！”

“哦，好，好，抬，快抬！”

濑户藏介拔剑恐吓之下，守兵头领吓了一大跳，硬着头皮安排三十名手下去抬一艏快船，到结冰海面范围放下去等濑户藏介出海，至于发生什么事？守兵头领不知道，他也管不着濑户藏介想要干什么？

“你，在这里守着！”

“嗨！”

濑户藏介待守兵头领手下抬起一艏快船，马上安排守兵头领在原地守着当替死鬼，阻挡后面杀气重重的夏侯墩追杀，他自己先带亲卫离去出海，向间人皇女地盘逃亡过去请求庇护。

“什么情况这是？”

“不知道啊？”

“吵什么？老实，呃…”

濑户藏介离去一刻钟，原地守着的守兵们面面

相觑猜疑起来，守兵头领心烦意燥地喝骂一声，后面的话还没说完，一支冷箭远远袭来，冷不及防的守兵头领与几名守兵同时额头中箭，直挺挺往后倒。

“啊？！”

“敌袭！”

守兵头领与几名守兵同时倒地死去后，惊醒过来的海港守兵们乱成一团大呼小叫，五十个黑影杀气腾腾出现十几步开外，把乱作一团的守兵们吓得六神无主，直到偷袭者冲上前来才知道反抗。

乒乒乓乓一阵短兵交锋，失去头领的守兵们面对杀气腾腾，骁勇善战的夏侯墩等砍杀，一刻钟不到时间悉数斩杀当场，当夏侯墩带着手下们赶到结冰海面尽头，地面躺着三十具尸体，濑户藏介带着亲卫早已划船出海一里远。

第685章意想不到的藏身之所

次日清晨，大分城一改以往死气沉沉，城内家家户户百姓不敢出门，特别是城中央街道，昨夜残留打斗痕迹与血迹至今还未处理完，一具具尸首搬离街道，而守将府邸更是严兵布控十步一哨也不为过。

整个大分城大街小巷游走频繁巡逻兵，挨家挨户搜查城内住户，偌大的城池搜刮了一遍，始终没有找到任何唐军精锐的线索，好像昨夜偷袭的唐军消声遗迹了似的，无论大分城守兵怎么搜查，始终没有找到一点痕迹。

“八嘎，废物，饭桶，这么多人怎么可能找不到？找，继续找！找不到你们滴死啦死啦滴！”

“嗨！”

大分城守将府内，八十多名城南守兵在庭院接受失职仗罚，凉太海斗包扎好断臂的伤口，手下回报没有找到偷袭入城的唐军精锐下落，气得凉太海斗牵动止住血的伤口，破口大骂一群饭桶手下。

凉太海斗陷入崩溃破口大骂，同时下达死命令，要是他们找不到唐军精锐下落，全都要处死，至于处死多少人，这都由凉太海斗说了算，吓了一

大跳的守兵副将不敢有疑凉太海斗话里真实性，急匆匆告退离去。

“等等，北城门加强戒备！”

“嗨！”

凉太海斗想起北城门，喊停守城副将加强兵力戒备，唐军有可能从北城门逃走了，也有可能没有逃走就隐藏在城内，只是暂时没有找到而已，守城副将不敢有疑照办，确定凉太海斗没有其他交代才离去。

傀儡大将军濑户藏介丢下烂摊子弃城逃走，凉太海斗很是气愤又很无奈，他凉太家族全在大分城，就算是想逃也没有地方逃，船只不够是一回事，问题是他能够逃去哪里？他没有濑户藏介的价值，间人皇女肯定不会收留他的。

投降更是不可能的，通过唐军这临近一个月来的手段，几乎不收战俘全都斩杀，凉太海斗不敢拿自己家族性命开玩笑，更不敢拿自己命去赌，眼下只有一条路，死守，实在守不住在想办法逃离。

“八嘎，这些唐军怎么进来的？”

凉太海斗忍着断臂之痛，拿起副将统计的伤亡结果，昨夜唐军偷袭战害得他损失人手多达五百人，大部分都是一刀毙命，少部分是重伤，重伤的

基本都是诸葛连弓造成的，唐军精锐出手几乎无生还者。

最崩溃的事实是，唐军精锐居然一个死亡的人也没有，这让凉太海斗感到害怕与胆颤，要不是守兵们搜查了全城得出结果，凉太海斗还真难以相信事实，现在问题又来困扰凉太海斗，唐军精锐怎么进城的？

城北一间杂货铺，一名本地百姓打扮的掌柜，拿出沉甸甸的钱袋，打发了贪财的搜查头领，装模作样瞄了眼杂货铺，好心叮嘱杂货铺掌柜关门停业，在杂货铺掌柜感激点头下，搜查头领带着手下转身离去搜查下一家。

“一群白痴，鹿鸣，你在这里看着，有什么事去内室发信号！”

“好的，白掌柜！”

杂货铺掌柜关上杂货铺店门，朝地面吐了口痰暗骂搜查头领白痴，招来一名叫鹿鸣的年轻人看店，鹿鸣想也没有想点点头应着。

白骅想起正事急匆匆朝店里内室走去，走到内室杂物间吃力揭起地面伪装的木板，露出五十公分宽的洞口，整个人钻进洞口小心带好门板。

白骅沿着洞口隧道直走十余步，前方逐渐宽敞

的地洞乍现亮光，白骅走进光源慢慢抬起头，眼前突现一个百平方宽敞的洞口，一百多名精锐东倒西歪入睡补充体力，地面残留着一大堆食剩的骨头。

夏侯墩与李震围坐唯一一盏油灯边，两人同时用匕首削着简陋滑板，等待两三日风头过后，在给凉太海斗一个意想不到大惊喜捣乱，到时候恐怕大队伍早已兵临城下，里应外合刚好拿下大分城。

“夏总兵！”

“嗯，白骅，坐，夏某现在是连长，不是总兵！”

白骅到来夏侯墩早就发觉，浑然没有在意悉心削着自己滑板，直到白骅出言打断，夏侯墩才停下自己手里的活，顶着睡眠不足的困乏双眼，苦笑一声自嘲自己掉价了，很是让白骅感到意外。

什么连长白骅不知道，秦寿变革了自己私有军队称呼一事，白骅不知道也没有机会知道，毕竟这不是他身在敌国活动间谍所知道的事，但是夏侯墩说自己掉价了，很显然是官职下调了，至于发生什么事，不是白骅所关心的。

“忘了跟你介绍，这位是李震，跟夏某一样负责这次大扫荡！”

“白骅见过李将军！”

“将军不敢当，白兄弟，幸会！”

夏侯墩想起一边笑而不语的李震，恍然大悟猛拍自己的头，把李震介绍给白骅认识，白骅彬彬有礼的客套话，李震眯起眼谦虚十足回应，按照他现在的官级，距离将军一列还早着，但是白骅奉承的话很让李震虚荣心爆满。

李震慢慢开始喜欢这个奉承不拍马屁的白骅，眉毛浓黑而整齐，一双眼睛闪闪有神采，白白净净的脸，大众化的脸孔看似没有奇特之处，可他那圆滑老道的目光，一看就知道此人非等闲的普通人。

“白骅，上面怎么样？”

夏侯墩最关心的还是地面搜查情况，大分城守兵大势搜查，恐怕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等人在他们脚底下呼呼大睡，这得多亏以前秦寿提前安排功劳，要不是以前秦寿提前安排探子前来踩点，也不会有这样的地洞藏身。

“很乱，守城将领凉太海斗下令挨家挨户搜查…估计要好几日才能消停一阵，夏总兵放心，有白某在，这里很安全！”

白骅把自己所知的情况说出来，末了拍着胸脯保证这里很安全，只要他没出事守兵基本找不到这里，对于这点夏侯墩还是很相信的，白骅是早一批

秦寿安排的间谍，他呆在大分城有一段时间，加上学习能力强，口音活脱脱本地人。

“有劳了，白骅，去忙你的吧，你的功劳夏某会跟将军提及的！”

“谢夏总兵，白某告辞！”

夏侯墩的许诺白骅深信不疑，知道夏侯墩现在很累，白骅没有继续打搅夏侯墩，朝李震微微一笑转身告辞离去，夏侯墩伸着懒腰放下手里的匕首，没有理会一边的李震，目光痴呆仰望着洞顶发呆。

第686章无耻条件

眨眼又四五天时间过去，天气变得越来越严寒，倭国中部十座大城陆续走出民众，应诏间人皇女的命令，每座城池抓壮丁一到两万数量，具体数量按照当地城池人口判断，浩浩荡荡的民众在倭国士兵押解下，直奔大阪城方向赶去。

数九寒天，冰封雪地，整个世界成了白茫茫冰雪天地，山冷地在颤抖，河冻地也僵硬了，空气似乎也要凝固起来，前往大阪城的民众，连续两日赶路陆续倒下冻死不少，冷漠的倭国士兵无情驱赶着继续赶路。

爱媛城民众群队伍里头，濑户藏介与亲卫藏身于民众队伍里，光明正大去见间人皇女，濑户藏介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事，现在他算是有名无实的大将军，没有利用价值间人皇女未必会亲自见他。

迫不得已下濑户藏介只好与亲卫混入民众队伍，借着掩护前往德岛在乘海船到大阪城，路途遥远其中艰辛更是苦不堪言，刚走出爱媛城没一天时间，贫苦的百姓衣衫无法抵挡严寒风雪，陆续倒下上百人冻死当场。

“将军，这间人皇女也不是什么好货！”

“就是，将军，你看，再这样下去，我们迟早要冻…”

“闭嘴，你们想害死本将军是不是？想活命少废话！”

濑户藏介的亲卫们暗地里埋怨声，很是让心情烦躁的濑户藏介更烦躁，忍不住低喝一声打断亲卫们埋怨声，现在走到这一步，能够见到间人皇女已经算是不错了，还有什么资格评判别人不是？

要是亲卫们交谈埋怨声给押解士兵听到，想要见间人皇女恐怕比登天还难了，想想当初与间人皇女交恶时期，两边可是斩杀了双方不少人，要是给押解的士兵认出他，肯定少不了非人的待遇。

经过濑户藏介盛怒的压低声音喝斥，二十名亲卫闭嘴不敢在埋怨，要是他们身份暴露了，倒霉的肯定是他们这些无名小卒，倭国人虐待自己人的手段，不比抓到敌国的敌人好多少，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濑户藏介成了丧家犬混进民众队伍面见间人皇女，而北部的使者渡边牧弘却风光多了，沿路受到不少亲皇派系的属臣热情招待，好好的谈判队伍一路吃吃喝喝赶来，已是将近一周有余的时间，

渡边牧弘赶到大阪城的时候，又迎来吉川丽子

浓重招待，按照间人皇女的旨意，吉川丽子担当这次谈判负责人，间人皇女不可能亲自招待渡边牧弘，直到吉川丽子谈妥了条件，渡边牧弘以属下之臣身份面见，间人皇女才见他。

“公主有政务在身，不便之处，还望渡边阁下别见怪！”

大阪城官衙招待处，吉川丽子安排渡边牧弘入住落脚，同时设宴招待心有不满的渡边牧弘，善于观察颜色的吉川丽子，一眼便看出渡边牧弘不爽的神态，心里冷笑着并没有表达出来。

渡边牧弘不满间人皇女没有亲自招待他，也不想想他什么身份？还真以为自己是大将军静冈草？他只不过是静冈草身边一条忠实走狗而已，有什么资格想见间人皇女就想见？间人皇女可是未来倭国储君。

“嗯，也罢，吉川小姐，渡边奉命大将军之命前来和谈，具体大将军要求渡边奉上！”

渡边牧弘没有废话，直入正题拿出一张处理过的兽皮，小心翼翼地把兽皮放到地面，等待吉川丽子接手拿起来过目，没有理会吉川丽子疑惑的目光，直接闭目养神等待吉川丽子看完在谈话。

吉川丽子带着疑惑的目光，拿起渡边牧弘保管

得不错的兽皮信，北部缺少珍稀纸很正常，就算是皇族这边也是很紧缺纸，大唐来物宝贵纸张，全是靠走私黑货的商人运来的，而且还是数量有限。

“渡边阁下，你确定没有拿错信？”

吉川丽子打开兽皮信大致看了眼，马上俏脸变得极其难看，阴沉着脸色收起兽皮信，语气显得有些不善责问渡边牧弘，信里的内容吉川丽子很怀疑静冈草是不是趁火打劫？居然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想要迎娶间人皇女达成和睦共处。

也难怪吉川丽子会如此愤怒，静冈草那家伙都快奔五十的人，妻妾都可以凑三张麻将台了，更别提他孙子都已经懂得怎么造人了，居然还打着老牛吃嫩草的歪心想法，真的是叔可忍，婶不可忍地步。

“吉川小姐，大将军的信，渡边岂敢拿错？大将军以示诚意特命渡边送来十车粮草做聘礼，当然这只是先期的，只要公主殿下点头了，大将军保证，粮食大大滴有！”

渡边牧弘睁开眼，没有在意吉川丽子的盛怒目光，忠心不二地传达静冈草的意思，末了还色眯眯地盯着吉川丽子看，说实在的现在他才发现，原来吉川丽子生气的时候，比起她开始扑克脸好看多

了。

今年北部大丰收粮草丰足，吉川丽子是知道的，静冈草拥有很多粮草和兵力，正是间人皇女紧缺的，要是得到静冈草的粮草与兵力支援，无疑是大阪城实力又飙升，但是静冈草的条件太不实在了。

“此事丽子做不了主，渡边阁下，待丽子奏禀公主，在给渡边阁下一个答复！”

“好，好说！”

吉川丽子打心底厌恶渡边牧弘色眯眯的目光，要不是他现在是谈判大使，吉川丽子肯定不客气把他眼珠挖了，怕坏了间人皇女的大事，吉川丽子强忍着杀人冲动，借口离去懒得与渡边牧弘在废话。

渡边牧弘色眯眯的目光一直没有移开，哪怕是吉川丽子起身一刻，也是紧跟着移动，好像怕少看一眼会少活一刻钟似的，没想到吉川丽子冷艳更有一番滋味，狂热的想法充斥着渡边牧弘脑海。

‘哼，贱人，高贵什么？等着吧！’渡边牧弘贪婪地目送着吉川丽子离去丽影，忍不住心头一热，恨不能把卸去扑克脸的吉川丽子压在身下揉虐，只要间人皇女妥协了，吉川丽子到时候也难逃渡边牧弘手心。

“加强人手限制渡边牧弘的出行，包括他带来的人，等待公主的命令！”

“嗨！”

走出招待的官衙，吉川丽子召来大阪城守兵头领，交代一番看好渡边牧弘包括他带来的人，限制他们的出行，大阪城守兵头领不敢有异领命执行。

第687章耻无止境

“静冈草还真以为本公主穷途末路了？可笑！”

当吉川丽子拿回渡边牧弘带来的兽皮信，间人皇女大致看了眼盛怒之余冷嘲热讽，直接把兽皮信丢到火盘烧毁，对于静冈草没有诚意的和谈，间人皇女算是失望透了，就他那种品行的人，注定成不了大事。

间人皇女才不会那么傻，拿自己终身大事开玩笑，倭国没有统一政权之前，间人皇女暂时不想自己婚姻大事，就算是要想也得等到穷途末路一刻，就算是现在自己穷途末路了，间人皇女也未必会妥协静冈草条件。

“现在静冈草地盘，恐怕早已遭遇野蛮的虾夷人抢盗，自身难保还厚脸皮装好人？真是可笑之极！”

“虾夷人？！”

间人皇女提及犯上作乱的虾夷人，吉川丽子忍不住不寒而粟起来，虾夷人吉川丽子知晓一些，虾夷人男女并椎结文身，五六万多族人勇悍彪悍，战时男女皆可成兵，虽然兵器落后，可足以让倭国人

闻风色变。

虾夷人多与林间山兽为伍，而族人小孩更是从小培养成酣战的战士，加上土地沃壤而旷之，渐渐地形成一个小国，扎根北海道岛屿，领土不比静冈草的差，从舒明天皇就任以来，就一直饱受虾夷**害。

“北部探子前些日来的情报，哼，要不是本公主提前知晓，还真会妥协了静冈草那老狐狸无耻条件！”

间人皇女直接从自己案席取出一份兽皮，丢到吉川丽子跪在的脚下，吉川丽子半信半疑捡起兽皮，看了眼上面探子回复的内容又气又怒，忍不住心里暗骂静冈草老狐狸一个，算盘可真会打。

据探子回报的内容，虾夷人于一周前前，出兵一万一举拿下北部青森城，静冈草丢失了青森城，连同秋田那边也开始汲汲告危，损兵折将的静冈草抽调了一大批兵马支援秋田，他根本无力支援间人皇女。

要是间人皇女妥协答应了静冈草无耻联姻，倒霉的恐怕是间人皇女，到时候不是静冈草支援她了，而是间人皇女要出兵支援静冈草了，果然是够无耻的老****，趁火打劫变成浑水摸鱼了。

“公主，那渡边牧弘怎么处置？”

间人皇女这么直接处理静冈草的条件，吉川丽子早就在预料之中，想起渡边牧弘贪婪好色的目光，吉川丽子恨不能马上去报仇，把渡边牧弘的双眼挖出来，让他知道自己不是好惹的人。

“既然静冈草那么大方送粮来，岂能辜负他一番美意？粮留下，使者直接赶出大阪城，一刻不给他们呆着，同时下达命令，沿途官员不设招待！”

“嗨！”

间人皇女笑了笑，没有丝毫客气的意思，大大方方收下静冈草送来的粮草，事后翻脸不认人赶走渡边牧弘，还下令不招待渡边牧弘等使者，考验他们生存能力，吉川丽子略带失望领命去照办。

要是吉川丽子她来处理，渡边牧弘肯定要留下些零件在回去，平安无事回去太便宜他了，吉川丽子带着失望的神色出去办事，她刚离去没多久，一名受伤的看守战犯的头领出现门外。

“公，公主殿，殿下，唐，唐军探子，逃，逃脱了！”

看守战俘的头领胆怯不已，不敢抬起头看里面的间人皇女，颤颤赫赫地把侯军逃跑的事说出来，他额头上的伤口还是侯军越狱的时候弄伤的，怎么

也没有想到侯军奄奄一息还有精力反抗逃跑。

“本公主知道了，退下吧！”

“嗨！”

原本以为间人皇女会大方雷霆拿他问罪，哪晓得间人皇女没当一回事，就这么放过看守战俘头领，这让看守战俘头领松了口气同时感恩戴德，似乎害怕间人皇女变卦似的，彷徨不安一溜烟闪人。

“你究竟在玩什么把戏？”

间人皇女目光痴呆地看着大厅外纷飞的大雪，回想起当初与秦寿相遇交手的点点滴滴画面，间人皇女忍不住失神起来，猜不透秦寿用意也想不明白秦寿玩哪出？早就想到会关不住侯军，从见他一刻起，间人皇女就想到这样结果。

“你咋跑出来了？”

侯军逃出大阪城外，直接回到两里外的隐蔽山林藏身之所，把藏于山洞里整理消息的杨子墨吓了一大跳，忍不住一脸怪异看着衣衫褴褛的侯军，他怎么那么快私自越狱了？

衣衫破烂的侯军看起来很狼狈，破裂的衣衫露出他伤痕累累的身板，没有普通犯人奄奄一息的样子，反而精神抖擞活蹦乱跳的，对于侯军的忍耐，杨子墨除了羡慕还是羡慕，果然不愧是精锐！

“子墨兄，难道侯爷我还在里面呆一辈子？少废话，拿吃的来！”

侯军没好气白了眼杨子墨，拍着肚皮大呼喊饿，杨子墨直接给侯军的无耻打败了，带着疑问走到山洞另一侧，拿出早上吃剩的兔子肉丢给侯军，山野之地想要吃野味容易得很，只要看有没有耐心去猎捕。

侯军突然跑回来，还真是让杨子墨毫无准备，也没有收到秦寿那边有关任何消息，杨子墨大感惊异上下打量着侯军。

“就这点？打牙祭也不够！”

“知足吧，补给没法到位，一切靠自己自力更生，有啥消息赶紧到来，杨某等着回复！”

杨子墨没好气白了眼侯军，这里是敌人中心地盘，补给根本到不了，加上各大地方盘查厉害，现在吃的用的全靠自己自力更生，直到大军打到这里，才能功成名就撤退回去享福。

侯军回来刚好及时，杨子墨正打算整理完消息想办法送回去，现在侯军回归了，刚好可以一起整理他的消息，一并送回去。

“任务完成，狐狸精太骚，侯保清白，誓死不从，先撤！”

哧~侯军厚颜无耻的简练消息，把冷不及防的杨子墨震惊了，忍不住把刚喝进嘴里的开水喷发出来，什么乱七八糟的消息？这家伙也太自恋了吧？还狐狸精太骚？保清白开溜？忽悠谁呢？

“看我干什么？写啊！将军知道咋回事！”

“……”

好吧，杨子墨算是败给侯军的无耻，既然他都这么说了，杨子墨也没有什么好疑问的了，按照侯军的意思简练加上去，算是完成了今日的简报。

第688章天有不测风云

眨眼又两日时间过去，熊本城一里外，秦寿亲自出城迎接远赴而来的牛进达，巳时一到，浩浩荡荡五万大军从南面出现，万马奔腾溅起一阵尘雪飞扬，鲜艳的旗帜远远望过去鲜艳异常，寒风吹动之下呼呼作响。

头一次见到五万大军同时出动情景，秦寿忍不住一阵热血沸腾，这才是真正的大阵仗军队，特别是万马奔腾的气势，就算是相隔数里远距离，秦寿也能够隐隐感到一阵地动山摇似的震动，就好像千军万马近在眼前似的。

陪伴秦寿一侧的郭松皱起眉头，远远看着数以千计的旗帜，打仗的时候旗帜多固然是好，有起到震慑敌军的效果，可这行军用这么多旗帜，光是逆风足以消耗大量将士们体力，实则不应该过多浮夸。

“将军，你可曾想过，朝廷为何派发五万大军前来？”

朝廷派发五万大军前来支援，很是让郭松不解，第一时间感到其中必有原因，要不然不会无缘无故前来支援，必定攻打倭国一事，通过了解得

知，全是秦寿早期计划好的事，目地是为了一本医书。

郭松的疑问秦寿没有放在心上，摇摇头笑了笑并没有解释什么，朝廷派发来的五万大军，秦寿心中早已有了定数，也是当初实现安排好的，没有告知郭松是怕他负担太多，影响他实习期间进步。

“郭军师，这都是将军事先安排好的，到时候你便知！”

“哦！”

一边的黑牛小声翼翼提醒郭松，朝廷派来的五万大军都是秦寿安排好的，知晓真相后郭松点点头没有在问下去，难怪秦寿不说话，感情这一切都是他安排好的，此时此刻郭松也大致明白了些什么，没有在开口提问了。

“牛将军，一路辛苦了，请！”

“哪里，哪里，秦将军太客气了！”

五万大军到达熊本城一里地，秦寿一脸笑意亲自迎接，牛进达风尘仆仆翻身下马拱手抱拳还礼，秦寿攻打倭国的战绩，早已传回了长安，不少人对秦寿发挥出的作战本事大为赞誉，几乎都是以少胜多。

现在秦寿功成名就还亲自迎接自己，这让牛进

达很是有面子，特别是在五万府兵面前，虚荣心得到爆满的牛进达，热情回应了秦寿邀请，与秦寿一起并肩进城，至于手下们安排，自然会有人安排好一切。

“秦将军，李元帅对你可是…呵呵！”

熊本城幕僚府大厅，牛进达一进大厅就发现李靖的千金在此，先是一愕紧接着用暧昧的目光打量着秦寿，并压低声音打趣秦寿艳福不浅啊，出来打仗还有美相伴，而且还是李靖最宠爱的闺女。

也难怪牛进达会这么想，李怡然出现在这里，他想不想歪也不行，就算是牛进达不怎么懂儿女私情，李怡然看秦寿别样的目光，就算是傻子恐怕也能够看出什么，更何况牛进达也是过来人，怎么可能看不出一二？

“牛将军，别拿秦某打趣了，请！”

牛进达暧昧的目光，秦寿知道他心里想些什么，也懒得去解释太多，正所谓解释就是掩饰，与其误以为掩饰的解释，秦寿干脆装聋扮哑，装作什么也不知道，落落大方邀请牛进达落座，同时拍手示意门外守着的亲卫们去上酒席。

李怡然冷哼一声瞪了眼秦寿，紧接着朝打量自己的牛进达点点头露齿一笑转身离去，并没有去打

搅秦寿招待牛进达，又像怕羞的大家闺秀一样，杉杉有礼离去，更是惹来牛进达误会加深。

“秦老弟，什么时候当哥哥的我，能有机会喝上你的喜酒？”

亲卫们奉上丰盛的酒菜，牛进达也没有客气意思，先是填饱半个月受尽折磨的肚皮，在与秦寿喝酒闲聊，酒过三巡借着酒劲，牛进达没有了生份，与秦寿称兄道弟提及李怡然的事，直让秦寿一阵无语。

“牛老哥，你喝多了，太子密旨呢？”

牛进达还想说些什么酒后荤话，秦寿一脸黑线出言打断牛进达，要是给他在没完没了说下去，恐怕自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没那事都给他想象成有那事了，于是乎出言打岔直入正题，以免牛进达继续没完没了。

“哦，瞧瞧，瞧瞧，老哥这个记性，在，在这呢！”

秦寿提及正事，牛进达一脸惭愧地猛拍自己脑门，从伸手摸进衣领掏出一封信封，是新任太子李慎的亲笔信，临行出发前李慎交代，见到秦寿马上转交，现在见到正主了，牛进达把保管半个月有余信封交给秦寿。

秦寿接过牛进达递来的信封，没空招待牛进达，等他自己慢慢自斟自饮，秦寿打开信封看了眼信中内容，开始都是些废话，直到中后部份才提及长安的近况，什么秦寿不在他难以坐镇，又提及不安份的突厥之类。

看完手里信件的内容，秦寿慢慢把信件揉成一团废纸，现在并州李绩掌兵七八万之众，抵抗完突厥下一步就是对高句丽发动攻击，原本秦寿以为自己变革了大唐命运，入侵高句丽应该会延后或不存在，没想到最终还是发生了。

而引发这次进攻高句丽的导火索，正是岌岌可危的新罗国女王，而李慎也没有隐瞒，把新罗国女王发觉高句丽与百济图谋不轨的事上奏，却招到高句丽和百济打压，算算时日现在新罗国那边已经开战了。

“太子派老哥你做征夷大将军，不是支援秦某，而是北上支援新罗国的？”

“可不是，唉…”

秦寿一脸无奈看向一边闷声喝酒的牛进达，而牛进达也是一脸无奈状，他开始收到消息也是很惊讶，原本他的行程应该是直接穿越百济领地海，跨海支援新罗国以防止两国吞并了新罗。

可现在遇到大风雪，加上运输粮草船出海期间遇到暴风沉没了，缺乏粮草之下无法继续前行，牛进达只好转道秦寿这边想办法，看看有没有机会补充粮草，要不然五万大军饿着肚皮无法到达新罗国。

“牛老哥，你先住下来，秦某想想法子！”

“那有劳秦老弟了！”

秦寿的安排，牛进达一脸惭愧拜谢，走投无路的他现在只有指望秦寿了，要是秦寿不帮忙的话，恐怕他也无法完成任务到达新罗国。

第689章奇兵一支

入夜时分，秦寿琢磨了一个下午时间，始终没有想到办法支援牛进达，不是秦寿不舍得搜刮的粮草，而是就算是全部粮草全凑起来，恐怕也无力支援牛进达五万大军长达一个星期的粮食消耗。

牛进达从这里出发去新罗国，延长了不少的路线，大军开往佐贺城出发本来就是错误举动，要是当初牛进达没有抵达倭国地盘前，先快马加鞭修书一封前来求援，秦寿还能够凑够三天粮草，助他继续航行到新罗国。

可牛进达错误的决策，先行登岛前来落脚，在借道从佐贺出发，就是一个错误的延迟决定，熊本到佐贺路途本来不好，大军开动更是浪费时间，当然这一点秦寿不敢告诉牛进达，怕他知道真相承受不了打击。

“小秦郎，牛将军安排好了？”

“……”

秦寿刚回到后院，迎面就遇到带着帷帽出来透透气的燕妃，她称呼自己小秦郎，秦寿怎么越听越像小情郎？燕妃关心牛进达的事秦寿很理解，她就是怕自己身份一不小心暴露，到时候别说她有口难

解释，恐怕秦寿也麻烦不断。

书萦和画萦两宫女屹立燕妃身后，大风雪吹动之中寒寒颤抖着，冻僵的耳目可怜兮兮地看向秦寿，燕妃出现这里完全是因为他，要不是燕妃担惊受怕难以心安，恐怕她也不会出来透透气冷静冷静。

“嗯，安排了，放心吧，牛将军与他的将士们一起，不会来幕僚府打搅的，这儿天气冷，先回房休息吧！”

秦寿点点头走到燕妃面前，虽然隔着一层轻纱无法看到她愁容，可通过她语气与不安的搓手动作，秦寿心中有底一目了然，怕燕妃胡思乱想自寻烦恼，秦寿好心劝阻燕妃别胡思乱想，牵着她冰凉玉手回厢房。

书萦和画萦两宫女感激地看着秦寿背影，什么该听的什么不该听的心中有数，可回房这句话太中听了，说实在的在呆在这里，恐怕要不了多久就冻僵了，就算没冻僵也怕落下不少毛病。

“黑牛兄，将军呢？”

内院通往后院的走廊门前，黑牛正安排人手看守，预防有人不长眼偷溜进去破坏好事，防的是谁黑牛心中有数，刚安排好人手看守走廊门，郭松就

出现走廊一脸好奇询问黑牛，他是秦寿的跟班应该知道去向。

“郭军师，将军回后院休息了，有何事？”

“休息了啊？罢了，没什么大事，明儿在说吧！”

怕郭松打搅秦寿好事，黑牛隐晦告知郭松秦寿回后院休息，得知秦寿休息了，郭松一脸失望地点点头，大致猜到秦寿在里面做些什么，没有说什么事就转身离去，留下一头雾水的黑牛摸不着头脑。

‘哼~色胚子，气死本小姐也！’郭松离去后，李怡然从走廊一侧走出来，气急败坏地看着黑牛安排人手守住后院，不用猜李怡然也知道秦寿在后院做什么？心里有气愤愤不平地转身离去。

厢房内未熄灭的火炭还在焚烧着，温暖如春厢房内暖烘烘的，燕妃在秦寿帮忙下解开帷帽，书萦和画萦两宫女没有打搅秦寿与燕妃，在后院澡房准备烧水，秦寿喜欢洗鸳鸯浴她们已经开始有所了解。

“小秦郎，看你愁眉苦脸的，有何心事？”

燕妃发现秦寿从进门到现在，一直是愁眉苦脸的，忍不住大感好奇，小心翼翼坐到秦寿旁边，秦寿抬起头看了眼燕妃，摇摇头叹息一声没说些什

么，确实有心事，很烦人的心事。

但是这些心事说出来也没有用，燕妃也帮不上忙，只会徒增烦恼而已，新罗那边发生变化，还真是让秦寿烦透了心，蝴蝶效应导致很多事都不在掌控之中，甚至开始变得有些难以控制。

“好吧，别胡思乱想了，是牛将军出了问题…”

秦寿看了眼燕妃担忧的脸色，怕她胡思乱想钻进死胡同，只好叹息一声把事情大致原委说出来，燕妃得知秦寿担忧的事情，一脸无语地哭笑不得，不得不说牛进达还真是霉运连连。

五万大军粮草丧失海里，还真是够悲催的事，那可是相当于粮食丢进海的意思，要是真追究起责任来，恐怕牛进达也难逃关系，置五万将士于险地，牛进达恐怕死一万次也不足弥补。

所幸这次监军是牛进达的至交好友，并没有把牛进达失职之罪上报，而是采取了将功补过的办法，前来秦寿这边求援，也算是死马当活马医的绝境了。

“五万兵马，粮草是何其之多，光是那些马儿干草就是…”

“嗯？等等，你说马？”

“嗯，马，小秦郎，怎么了？”

燕妃咋舌不已无心之失提及粮草与马匹，秦寿灵光一闪想到了什么，出言打断燕妃的话，而燕妃不解地看向一惊一喜的秦寿，马怎么了？

“拓跋族！”

“拓跋族？”

秦寿恍然大悟地猛拍自己脑门，脱口而出说出拓跋族三个字，燕妃不解地看向秦寿，拓跋族怎么了？燕妃不了解秦寿与拓跋族之间的关系，更不晓得秦寿怎么无缘无故提及马上长大的拓跋族游牧民。

秦寿差点把虬髯客妻子部落的事忘记了，虽然这些年与拓跋族交际一直是李世民派人负责，可真正受益的还是秦寿自己，有虬髯客这层关系在，他家夫人怎么可能忘记自己大恩？

燕妃无心之举点醒了秦寿，差点把敌后奇兵之事忘了，经过三年多的大唐默默支援休养，现在的拓跋族兵强马壮资源充足，怎么说也有两三万以上的兵力，现在是时候出动他们报恩了。

“嘿嘿~~没什么，燕宝贝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你说本郎君怎么奖赏你好呢？”

心烦事迎刃而解又多出五万帮凶打手，秦寿心

情大好贼贼笑着，这都多亏燕妃无心之失提及马，让遗忘已久秦寿想起以前培养的奇兵拓跋族，除了李世民还有自己，恐怕朝廷之中再也没有多少人知道这奇兵存在。

“妾身，妾身...”

燕妃一脸绯红地看着低下头，秦寿笑容她太熟悉了，每次秦寿这样笑就意味着什么，可当燕妃支支吾吾不知如何回答的时候，秦寿抱起待宰羔羊一样的燕妃，狼吻向秀眸紧闭的燕妃樱唇，双双倒进软榻缠绵。

第690章预警的效应？

无尽黑暗吞噬秦寿四周，无法落地的秦寿身子慢慢下坠，好像掉进无底洞深渊一样，又好像在黑夜里坠落万丈悬崖似的，那不受控的下坠失重感，让秦寿很烦恼也很恐惧，就好像即将要粉身碎骨一样。

不知过了多久，也许是一会儿也许是过了一个世纪，当秦寿双脚着地一刻眺首一望，眼前古道，荆棘满地，这是哪？又穿越了？秦寿想要喊，可到嘴里的话始终无法喊出口，好像哑巴一样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环顾四周朦胧一片，时而隐现一片人群，时而有变成虚无，朦朦胧胧的身影总是那样纠缠着，若即若离烦不胜烦，时而缭绕在你的身边不肯离去，时而又躲在你的目光所及之外，让你去追却怎么也追不上。

当秦寿出现皇宫一刻，秦寿整个人惊呆了，原本哑巴也终于可以开口了，可开口说的话连自己也听不见就是知道意思，最不可思议的是，自己竟然出现太极殿，而且周边都是熟悉的同僚大臣，又感觉像陌生的陌生人，很奇怪的感觉。

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错觉，是因为这些熟悉的大臣，都没看他一下，而李世民更是坐正皇位，好像把秦寿当隐形人一样，怎么回事？秦寿毫无头绪，也无法理解自己怎么出现这里了？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一幅幅原本不存在的人面孔，一闪而过似的出现眼前，说着莫名其妙的话，可下一刻秦寿出现斩首刑场，怎么也挣脱不了，秦寿害怕了，嘴里大声喊着什么，始终也无法喊出口，直到一把砍刀砍下来时。

“啊？！小秦郎，你怎么了？”

秦寿睁开眼睛的时候，整个人诈尸似的弹起，当厢房内灯光亮起时，秦寿发现自己正在重重的喘气，浑身燥热几乎出了一身的薄汗，梦，是梦，没错是梦，秦寿虚汗连连活动着僵硬身子骨。

秦寿松了口气后，才发现自己的手指，还在无意识的抓着蚕丝被，直到身边传来轻盈脚步声，秦寿才慢慢的松了开来，燕妃披着单薄衣衫，柔若无骨的玉手搭上秦寿满是虚汗的额头，一脸担忧看着秦寿。

“没事，只是做梦而已，没事了！”

秦寿轻轻移开燕妃的玉手，抬起头看了眼乌黑长发凌乱披散在肩的燕妃，满是虚汗的双手撑着床

沿爬起，光着脚丫踩在冰冷的木板上，试图让自己清醒些，径直走到厢房摆放的桌椅落座。

“小秦郎，有什么事，可否与妾身谈谈？”

燕妃紧跟着秦寿身后，直到秦寿落座后才挨着旁边坐下，拿起桌面凉却的茶壶斟了一杯冷茶，秦寿接过燕妃递来的冷茶一口气喝完，缓解噩梦过后的疲劳与虚弱，带着疲惫神色摇摇头苦笑一声。

秦寿越是如此，燕妃越是心不安，忍不住伸出逐渐冰冷的玉手，紧握着秦寿略带余温的大手，对于眼前小自己十几岁的情郎，燕妃慢慢地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情绪，也不知道何时何刻起，芳心已开始记挂起他。

燕妃似乎察觉到秦寿内心存在的恐惧，头寝在秦寿肩膀上，给予他无言的支持与鼓励，她不知道秦寿做了什么噩梦，能让一个大男人大冬天汗流满面的，可想而知这个噩梦有多可怕？

“如果一个人的命运改变了，会牵扯很多人为此送命，甚至会生灵涂炭，你觉得命运改变好呢？还是不变的好？”

“小秦郎，此言何意？”

秦寿突然其来莫名其妙的话，燕妃轻轻抬起头看着秦寿，带着不解的疑问紧了紧握着秦寿的手，

不明白秦寿这莫名其妙的话是什么意思？

“蝴蝶效应！”

“蝴蝶效应？”

秦寿再次吐出莫名其妙的话，更是让燕妃云里雾里的，什么蝴蝶效应？又什么乱七八糟的命运？燕妃忍不住一脸担忧伸手摸了摸秦寿额头，想要确定秦寿是不是感染风寒了？怎么噩梦醒来满嘴都是她听不懂的胡话？

秦寿一脸苦笑地握紧燕妃的玉手，摇摇头示意自己没事，也没有偶感风寒什么的，倒是蝴蝶效应让秦寿感到后怕，命运的变革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效应，通俗点就是随机性的关联命运。

自己每改变一个人的命运，都会发生随机性的事件变化，也可以拿类似情况类比，比如可以发生极端的情况是少有或没有亦或者更严重，这个梦好像在提醒着秦寿，又好像在预警着什么事即将要到来。

“小秦郎，你怎么醒来怪怪的？妾身我...”

“我梦见了未来，也就是日后的变化，你相信吗？”

“啊？！”

燕妃原本还担忧秦寿怎么醒来怪怪的，可当秦

寿说辈话一样说自己梦见日后的变化，燕妃想不惊讶也不行，末了哭笑不得地玉指轻点秦寿额头，没把秦寿的话当一回事，梦这东西太玄乎了，燕妃才不相信这些。

“哧~小秦郎，你什么时候变道人…”

秦寿神棍十足的样子，让燕妃忍不住想到是不是受到袁神棍影响了？貌似秦寿也没有这个天赋，敢与算得贼准的袁神棍相提并论，在怎么说人家也是师出名门，玩卜卦玩了大半辈子的人。

秦寿怒了，燕妃居然拿自己跟神棍相提并论？在怎么说自己也懂得前景后世变化，虽然自己改变了不少人命运，还没有出现可怕的蝴蝶效应，可这梦境分明就是在提醒自己，效应后果就要到临征兆！

“好吧，好吧，妾身知错了，妾身信你，可以了吧？”

燕妃发现秦寿生气的脸孔，马上止住笑意低头认错，燕妃不了解蝴蝶效应的可怕，更不知道人的命运改变后，会对往后有什么可怕的事情发生，她不知道并不代表秦寿不知道。

“罢了，跟你说这些也没有用，明日找袁神棍谈谈，有什么事我一个人全扛下就是了！”

心情烦躁的秦寿不愿在去想其他，也懒得解释太多虚幻的东西，有什么事自己扛着就是了，反正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后悔也没有用了。

燕妃一脸歉意地默默地陪伴着秦寿，她不知道秦寿担忧什么，但是看他严肃的样子，燕妃没有在出言打岔，依偎在秦寿身边，目光看向摇晃不止的烛火发呆。

第691章指点迷津

次日清晨，灰蒙蒙天际绽放一缕阳光，晶莹雪花从天空洒落大地，晨起的熊本城恢复以往热闹，但是这热闹不是普通百姓，而是驻扎了五万大军的府兵们，拿人手短吃人嘴软，府兵们在牛进达命令下，着手整理破烂的城内房屋。

“牛将军，这…”

“黑牛兄弟，别在说了，这是牛某人应该做的事！”

黑牛听闻手下报告，急匆匆走出来试图劝说牛进达无需如此，可死牛一条筋的牛进达没有领黑牛的情，固执认为欠秦寿的人情太多了，虽然现在秦寿没有解决他们粮草问题，可秦寿提供他们食宿避免全军覆没，光是这份情就难还。

现在秦寿掌控了西部局势，牛进达又帮不上忙，就算是想帮忙也有心无力，没有粮草他的五万大军等于累赘，现在还蛀食秦寿的粮草，要是不做点什么，牛进达觉得心里有些不安。

“牛将军，秦将军说了，你安心在此等候一个月后的军粮到临，秦将军已有安排支援新罗国的兵力，太子不会责备牛将军…”

“哦？此言当真？！”

黑牛把恶魔连夜失眠秦寿交代的事说出来，直让牛进达大感意外与惊喜，没想到秦寿居然还有后手支援，至于是什么后手支援，黑牛自己也不清楚，反正他原封不动把秦寿的话全说出来。

粮草问题和支援问题，秦寿都解决了，牛进达又欠了秦寿一个天大人情，光是粮草问题失职之罪，传回去足够牛进达喝一壶的，朝中眼红的人必定会落井下石，现在秦寿自己从长乐乡运粮来补救，无疑救了牛进达一次。

而秦寿又有后援兵力支援新罗国，相当于又救了牛进达一次，对于黑牛转述的话牛进达深信不疑，他相信秦寿不会拿这个开玩笑，心头烦恼全部都解决了，牛进达还有什么可担忧的了？心甘情愿留下来帮秦寿。

“你们磨磨蹭蹭干什么？还不快点整理…”

黑牛刚想说些什么，牛进达骂骂咧咧地跑开，大声呼喝带来的大唐府兵们，协助秦寿的工匠们重修加固熊本城，有了牛进达带来的五万大军帮忙，修缮城楼城墙的事进展快了不知道多少倍。

“盈风，盈风，死哪去了？快盛凉水过来，为师我…”

大清早袁神棍呆在屋里鼓弄失败之作爆裂箭，试验了几次都是无法引燃箭头的白磷，不是炸开的时候不均匀，把火石震散白费功夫，就是火药温度没有点燃加工的火石，以至于无法达到爆炸完美引燃火石。

现在处于冬季气温十分的低，火石接触零下几十度的空气，根本无法达到自燃的条件，需要瞬间的热源点燃火石才行，要是夏季还好一点，粗工滥造随便可以引燃，可冬季就要讲究配合与时机。

当秦寿端着凉水出现袁神棍身边时，袁神棍大吃一惊停下手里的活，没想到秦寿突然出现，很是吃惊的袁神棍把火石放到一边，亲自招待不请自来的秦寿，一脚踹开乱糟糟的大厅杂物。

“袁神棍，虽然是现在是冬季，温度不会把火石点燃，可有时小心使得万年船还是有必要…”

“是，是，尊师所言甚是！”

秦寿一开口就是安全意识说教，袁神棍冷汗连连收拾好易燃的火石，以免秦寿没完没了说个不停，收拾好火石放置安全的低温保存，袁神棍洗好手亲自斟茶招待秦寿的到来。

“解梦？尊师，你？”

半盏茶时间过去，秦寿把昨夜的梦境说出来，

袁神棍一脸愕然地看着秦寿，没想到秦寿来找自己，居然是解梦，知道秦寿属于无神论的人，袁神棍大感惊奇，怎么他心血来潮信神棍一套了？

当得知秦寿做的怪梦只会，袁神棍脸色疑重地拿出自己家伙，开始替秦寿算骨问卦，可袁神棍卜了几次卦，都是乱七八糟的卦象，袁神棍无语了，实在搞不懂秦寿命里怎么回事？自己居然卜不出来！

“如何？”

秦寿满心期待看着脸色疑重的袁神棍，希望他能说出些有用的，昨夜的噩梦秦寿不相信是空穴来风，更不相信自己是日思夜想造成的，反而更相信是在向自己预警着什么？

牛进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自己变革了不少人的命运，以至于牛进达的命运也开始受到影响，好端端的他出征半路遇到风暴，丢失粮草以至于差点把五万大军陷入困境，秦寿相信肯定是因为自己引起的。

蝴蝶效应，应该是迟来的蝴蝶效应作祟，总算是牛进达运气好，碰上秦寿事先安排好的奇兵拓跋族，要不然牛进达肯定会陷入危机，甚至招引朝廷存在奸诈小人搬弄是非，以致酿成杀身之祸。

蝴蝶效应，命运的改变都会发生随机性的事件变化，而牛进达就是属于极端的情况，而那些无辜的府兵更严重，属于陪葬品一样，昨夜噩梦出现后，秦寿更相信牛进达给蝴蝶效应照顾了。

“尊师，弟子才疏学浅，无法预测尊师未来，不过…”

“不过什么？”

袁神棍摇头叹息说着秦寿气馁的话，又是无法预测的未来，就在秦寿失望的时候，袁神棍峰回路转的不过，让失望的秦寿死灰复燃似的，心中萌生起一丝丝期盼与期待，希望袁神棍有什么好消息。

“尊师所谓的蝴蝶效应是什么？弟子一头雾水不懂这些，不过弟子想应该有一个人可以指点尊师的迷津！”

“谁？别卖关子，速速道来！”

袁神棍废话一大堆，秦寿抽搐着嘴角，强忍着急性子听完袁神棍废话，当袁神棍又吊口味，秦寿忍不住有些气恼，没好气瞪了眼袁神棍，语气不善地提醒袁神棍，别在卖关子吊自己口味。

“李淳风，李道友，他善于…尊师，弟子还没说完…”

袁神棍在秦寿盛怒的目光之下，缩了缩头一口

气把李淳风出卖，也只有李淳风这个家伙钻研杂学，才能够解谜秦寿梦境，袁神棍痴迷丹药之学，比起李淳风稍微逊色了不少。

知晓能指点迷津的人身份，秦寿没有在与袁神棍废话，转过身不吭一声离去，袁神棍还想说些什么，秦寿早已消失大厅，袁神棍郁闷不止地挠着头，心里忍不住暗自嘀咕想到，真是急性子的人！

第692章兵临长崎

熊本城有条有序进行修缮工作，破烂城墙在数以万计的府兵帮助下，城楼清空完未来得及处理的尸体，一层层积雪铲落城外，远远望过去好像人工降雪似的，一具具冻僵的尸体全数丢到城外，由熊本城百姓负责拉走。ｗｗｗ．．ｍｅ

熊本城百姓想跑也没有办法跑，天寒地冻他们也无处可去，更何况双脚全给铁链铐住，想跑除非几十号人齐心一至，要不然就会变成累赘你拉我拖，看守他们的唐军会毫不留情将他们悉数斩杀当场。

“秦老弟，找牛某有何事？”

“牛老哥，坐！”

听闻秦寿找自己有事，牛进达从南城楼赶到幕僚府，一进门就发现秦寿愁眉苦脸的，牛进达双手抱拳出言打断眉头紧皱的秦寿，见着正主秦寿松了口气，伸手示意牛进达落座一边有事详谈。

受了秦寿的恩惠，牛进达与秦寿拉近了不少关系，也没有客套落落大方地落座一边，等待秦寿的安排，牛进达又不是笨人，秦寿找自己肯定有事，要不然他不会找自己前来。

“这是？”

秦寿去而复返手里拿着一张大羊皮图纸摊开时，牛进达整个人惊呆了，而秦寿直接把中部地区圈起来，十座城池山口，爱媛，高知，广岛，山，香川，德岛等等，全用虚线标刻好。

“倭国中部地区地图，也是这次攻打倭国的原因，五条攻击路线…”

五条进攻路线，上半岛由山口开始分成两条进攻路线，根一直到取，一直到山，最后在兵集中处于大阪左翼，下半岛由爱媛与高知两条路线，一直延伸攻打过去在香川与德相聚。

最后一直进攻路线，也是至关重要的路线，海战路线，直接攻占淡鹿岛，形成后勤补给与防御基地，直接防守间人皇女大规模的舰船攻击，这次有了牛进达带来的四百多艘大唐船只，足够攻陷间人皇女牢固的大阪城。

“秦老弟，受人恩惠滴水相报这个道理，牛老哥知晓，秦老弟，需要牛老哥做什么？你尽管开口！”

大致明白秦寿的意思，牛进达没有丝毫犹豫与推脱，行军打仗对于他来说小意思一件，甚至有些迫不及待想要马上开战，打了大半辈子的战，牛进

达几乎离不开那热血沸腾的战场。

“好，就冲牛老哥这句话，秦某就不客气了，粮草问题秦某自有办法，牛老哥只需…”

牛进达痛快答应了帮忙，秦寿自然也不会客气什么，在牛进达耳边耳语了一阵后，直接拿起羊皮地图给牛进达，给他回去临摹一张，把牛进达进攻路线安排好，秦寿拱手送别牛进达离去。

“将军，你不亲自指挥大局了？”

牛进达离去后没多久，郭松从偏厅走出来，一脸怪异地看着秦寿，五路行军攻打倭国中部计划郭松知道一些，是秦寿一手安排的，现在秦寿提前安排好，很明显是想要当甩手掌柜啊！

“郭军师，后面的事交给你了，过两日，本将军要回长安一趟！”

秦寿摇摇头叹息一声，语重心长把大局交给郭松，很是让郭松感到意外与不知所措，统领大局郭松自认没有那个本事，而秦寿不负责把临近十万将士的性命交给自己，这让郭松很意外与不安。

秦寿也不想这样，可长安哪边发生太多的变故，需要回去处理一下才行，要不然哪有心情在前线？再说了行军打仗不是自己的强项，纸上谈兵还勉强可以，真正打仗全靠将士们临场反应。

“可是…”

“本将军相信你！”

郭松还想说些什么推脱的话，秦寿一句我相信你的话，把郭松到嘴的话全咽回肚子里，秦寿都说到这个份了，要是郭松在不识趣推脱的话，显得有些小家子气和做作了，郭松只能硬着头皮揽下重任。

长崎岛，密密麻麻营帐驻守长崎城外，擂鼓齐鸣五千步兵精神抖擞排列队形前进，数以千计阔盾兵竖起钢铁城墙带头走在前，一千多名十字弩弓手紧随其后，两千障刀兵尾随其后。

蒸汽攻城车和蒸汽井阑两大攻城武器，在盾兵与障刀兵保护下，先行打前锋兵临长崎城三百步开外，佐伊在城楼看着外面熟悉的大军阵型，面临崩溃抓狂十足，当初熊本城老巢就败给这阵型。

“八嘎！”

佐伊抓狂到极限一拳打在冰冷的城墙，发泄心中突然生起的无名怒火，很无力的怒火很崩溃的秃废，蒸汽井阑威力，佐伊早已见识过，现在蒸汽井阑就在射程内，而他这边却不在射程内。

缺少八牛弩远程打击，佐伊不知道如何防守长崎了，八千守兵的长崎，佐伊相信用不了多久就会

城破人亡，也许是一天，也许是两天，也许一个下午就城破了，最终结果无论如何，有蒸汽井阑施压打击佐伊必败无疑。

佐伊很想砸了那快高过城墙的蒸汽井阑，也不知道谁发明的？居然弄些这么缺德的居高临下打击，出城迎战是不可能的，唐军精锐无比又有优质上乘武器，出去交战无疑是白白送死。

“下令开始心里战术！”

“是！”

主营内薛仁贵一直关注长崎城的动静，远远发现正主佐伊在城楼，薛仁贵召来传令兵下令使用心里战术拖延一下时间，等候刘仁轨他们海面袭击，在发动攻城打佐伊一个措手不及，传令兵领命通达薛仁贵的命令。

“里面的人听好了，给你们两刻钟时间考虑，开城门投降或死战到底！”

“啊？这...”

“投降吗？”

“八嘎，谁敢动摇杀无赦！”

城外唐军心理战术呼喊声，把长崎城的守兵们蛊惑了，原本死战到底的决心，在唐军喊话后马上动摇了，议论纷纷的声音传到佐伊耳里，马上气急

败坏下达命令恐吓，以免给唐军无耻的心里战术动摇了。

唐军有那么好心接纳战俘？这一点佐伊打死也不相信，从他们攻陷鹿熊海镇一直到现在，手上沾满了数以万计的冤魂，哪怕是投降的士兵或百姓，都给唐军残忍屠杀干净，这一点佐伊早已见识过了。

如今再次兵临城下，手下们士气大跌，无法制止的士气持续下降这，此时此刻佐伊有种悲戚戚的感觉，这是自己最后的一天吗？

第693章海面突袭

橙湾近海海面，冰川一样的海面漂浮着一望无际大大小小冰块，大块的有石盘那么大，小块的有拳头那么大，顺着北风吹动与海面地形环绕阻隔，漂浮海面的冰块来回在橙湾近海像幽灵似的游荡。

飞鱼号战舰缓慢前行绕开冰川一样的冰块碎片，越是靠拢长崎战舰速度变得越慢，乒乒乓乓的撞击碎冰声，让船上的水兵们心惊胆颤，生怕脆弱的船体承受不住冰块撞击，最终会应密封不当开裂渗水沉船。

自从有了将军号战舰前科后，水兵们意识到了看似无坚不摧的钢铁船，其实也有致命弱点存在，密封的问题成了钢铁船最致命的弱点，不耐撞就是其中之一，将军级战舰就是深刻教训的血泪史。

“刘司令，碎冰太多了，在如此下去，恐怕…”

战舰船副万船副来到战舰指挥室，小声翼翼提醒沉思之中的刘仁轨，海面存在太多的碎冰块，在硬闯前行恐怕会后果不堪设想，光是那叮叮没完没了的撞击声，也不知道战舰能支持多久？

“万船副，距离长崎城还有多远？”

刘仁轨抬起头看了眼万船副，紧接着走出温暖如春的指挥室，沿着结冰的指挥室外走廊走到前头，眯起眼目测冰雪之城一样的长崎，无法估测长崎的距离，刘仁轨转过头看向一边万船副，想要知道大致距离。

“启禀刘司令，大概还有三里！”

万船副不敢确定长崎的距离，大致推断出到达长崎的距离，三里是保守的距离，真实距离多少，万船副心中也没有底。

“太远了，在前行两里！”

“啊？这...是！”

三里距离，刘仁轨不满意这距离，无法准确打击到长崎城墙，果断冒险在前行两里距离，万船副还想说些什么，可当接触到刘仁轨不容置疑目光后，万船副只能硬着头皮领命告退离去。

刘仁轨目送着万船副离去的背影，无奈地叹息一声摇摇头望长崎城，万船副的好意刘仁轨知道也心领了，张德明他的无畏级战舰就是中了大块冰块撞击，导致船舱进水迫不得已退出战场。

发生这样的悲剧是无法预料到的，刘仁轨也是颇感无奈，只能说张德明的运气太背了，幸好他离鹿儿岛不是很远，要不然还真是叫天不灵叫地不

应，等着眼睁睁与船一起沉没了。

“唉~希望赶得上时间！”

刘仁轨目测着白茫茫一片的长崎城，无奈叹息着自言自语，期盼着现在唯一的战舰能够平安无事到达长崎一里外海域，进行狂轰滥炸摧毁长崎南面城墙，好方便配合南面的三千伏兵进城。

与此同时长崎东面城门，城外黑压压一片五千大军兵临城下，纹丝不动的唐军屹立风雪之中，反观长崎城楼上的倭国守兵们彷徨不安，两刻时间一过，上千名十字弩弓手同时发动袭击。

“敌袭！！”

“盾兵，盾兵…”

漫天箭雨同时射出，气势宏博的箭雨朝长崎城楼飞来时，长崎守兵们顿时吓得魂飞魄散似的，要不是佐伊在城楼监管着，恐怕早已一窝蜂而散跑光了，当盾兵架起木盾防守，铺天盖地的箭雨疯狂来袭。

…数以千计的箭支好像把东城楼彻底覆盖了，又像阎王催命符一样，一眨眼间中箭者纷纷惨叫倒下，或直接给威猛的箭支射落城楼，防御力一般的木盾好像箭靶一样，眨眼间插满数支到十几支不等的箭支。

惨叫声哀嚎声在城楼响个不停，最倒霉的还是那些盾兵，顶盾的右臂直接给箭支钉紧无法拨除，蹭骨的痛楚充斥心头，倒霉的盾兵们哀嚎连连，有种想要砍断自己手臂的冲动。

下一波箭雨再次袭来，城楼的守兵们害怕了，顾不得佐伊是不是在场，吓得脸色全无四处逃窜，面对数以千计的箭支，哪怕他们跑到哪里也没有用，除非舍弃城楼跑下城楼避难。

“撤，到城门后加固城门！”

又是这招，佐伊几乎郁闷到吐血，可又拿无耻的唐军没有办法，挥舞着手中夺到夏侯墩的武器，左右挥舞隔开要命的箭支，一边高呼守兵们下城楼，免得在城楼继续成为箭靶。

当蒸汽攻城车缓慢前进，而且蒸汽井阑却一动不动，进行高位远程打击，佐伊意识到再多人在城楼也没有用，只会当箭靶给唐军杀得一干二净，无奈之下只好放弃城楼，改去城门防守。

蒸汽攻城车攻城门威力如何？佐伊不知道也没心情去领教，眼下至关重要的还是守住和加固城门，以免唐军破开城门，那长崎无疑成了毫无防备的城池，任由唐军闯入屠杀的结局。

“攀爬队，上！”

井阑居高临下把长崎东城门城楼动静观察一清二楚，知道佐伊上当后，罗浮果断下令攀爬队开始爬城墙，其实这次他们挽带的箭支，在佐贺城早已消耗得七七八八，加上急行军赶来进攻，根本没有时间回收箭支。

与此同时，南城门方向海港区，三千伏兵早已就位等待海上支援打出通道，布兵甚少防御的长崎南城门守兵们，目光全放在开战的东城门那边，丝毫没有注意到海面的情况。

飞鱼号战舰前行移动两里，到达一里海域的时候，转向横行对准长崎南城门，四十多门土炮对准南城门，船舰上炮手们抓紧时间填充火药和铁弹，前后三门弩弓炮同时出动，准备给南城门来一个大惊喜狂轰滥炸。

“地震？”

“那，那是什么？”

轰轰轰…一连串火炮起爆声，还有呼啸的炮弹声惊醒南城门的长崎守兵们，受到惊吓的南城门长崎守兵顺着贼响的海面望过去，全都是傻了眼一动不动好像点穴了一般，连头顶呼啸而来的炮弹也没有注意到。

当第一颗实心炮弹落到城楼时，冲击力极强的

实心炮弹把城楼砸出一个大坑，冷不及防的南城门长崎守兵还未来得及醒悟过来，第二第三颗实心炮弹陆续落下，马上有倒霉鬼中弹，直接砸成肉泥跟随崩裂的城墙掉落。

轰隆…轰隆…六支树箭一字排开，击破岩石堆积出来的城墙，轰然爆炸的树箭带着强劲的冲破力，直接把城墙炸的碎石满天飞溅，尘雪飞扬的同时城墙轰然倒塌，一群长崎守兵顿时葬身倒塌的城墙。

第694章强悍的佐伊

“顶住，都给我顶住！”

轰隆一声，摇摇欲坠的东城门剧烈晃动着，数以百计的长崎士兵推动大石，把攻城车撞开的大石再次推回去，佐伊带着重新组建的五十三名亲卫，全副骑兵盔甲装备在城门守护着，等待城门打破冲锋出去。

佐伊一边呼喝长崎士兵推石堵门，一边穿戴亲卫带上来的骑兵盔甲，这些盔甲全是豹骑兵收缴来的，超强的防御力普通箭支难以穿透，正好可以逐渐一支小骑兵，试图在混战之中继续逃离。

至于要逃到哪里去？佐伊此时此刻没有了主意，倭国西部山林居多，穷山辟地更是多不胜数，只要逃进山林什么的，就算是千军万马也难找到自己，佐伊相信逃进山林隐居个一两年时光，到时候在出现谁还记得他？

“啊~”

“敌军进城啦！”

“城南也有动…”

“什么？！”

佐伊刚穿戴好盔甲，城楼楼梯处突然传来惨叫

声，一具具尸体从楼梯坠落下来，把城楼下的倭国士兵吓了一大跳，紧接着城南方向传来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还有地动山摇般的晃动，轰然倒塌的南城门尘雪飞扬半天高。

顶头有唐军出现，南城门又出现莫名其妙的响声，心情低落到极点的佐伊操起手中武器，横刀搁飞一支飞来的短箭，抬起头的时候，城楼上面出现数十名唐军，楼梯处更是兵器大作。

“拦住他们，弓手放箭！”

城楼出现敌军唐兵，还真是出乎佐伊意料之外，还有城南那边冲锋呐喊声，更是让佐伊心沉入海，高呼呐喊指挥士气大跌的长崎士兵去抵挡城楼的唐军，等待唐军破城带人冲锋趁乱出城。

...长崎弓手们还未来得及拉弓搭箭，却没想到当头落下的箭雨，数十名唐军同时动用诸葛连弓，七八米高度箭支直落而下，突击的箭支把毫无防备的弓手射得惨叫呼嚎，乱作一团东奔西躲。

“八嘎，一群废物！”

佐伊快气得吐血地步，数十名唐军就把几百号弓手射得东奔西跑，那奇怪的连发短箭确实够厉害的，佐伊仗着身披防御力超强的盔甲，无视杀伤力欠缺的诸葛连弓，盖上面罩翻身骑上马。

哗啦~城门连连遭受撞击，最后一击的时候，攻城车撞锤直接撞破城门，冲力不减的撞锤直接撞到堵门巨石，冷不及防的数十名长崎士兵倒霉了，给滚动的巨石压在底下，血浆四溅连惨叫声也来不及喊出来。

滚动的巨石把围聚城门边的长崎士兵吓得四处闪开，几千号人乱作一团化作鸟兽逃跑，混乱的场面佐伊已经无力挽回，也没有那个心情去挽回，逃命要紧三十六计趁乱逃出城才是至关重要。

“攻城！”

城门破开一瞬间，城门外传来唐军高声呐喊攻城声，最先出现的是数十名障刀兵，趁城门大破长崎士兵乱作一团冲进来，挥刀猛砍来不及还手的长崎士兵，血光乍现长崎士兵一刀毙命倒在雪地里。

“长崎勇士们，杀出去！”

佐伊带着数十个亲卫一马当先冲锋，高声呐喊冲锋命令，试图制造混乱冲出城，也许是佐伊的武勇起来鼓舞作用，长崎士兵们混乱过后，士气大涨拔刀冲锋与先冲进来的数十名唐军交战在一起。

乒乒乓乓兵器撞击声，长崎士兵面对精良的唐军武器，一击必断惨死优良兵器的手里，武勇的唐军一路猛攻狂砍，血光四溅把长崎士兵逼退了一

步，直到佐伊带着数十名亲卫骑兵杀出，马上扳回一面倒的局势。

“杀戛地！”

佐伊一刀砍翻一名唐兵，紧接着又反手一刀斩杀一名唐军，武勇的身姿再一次鼓舞了长崎士兵们的士气，不畏死亡与唐军混战在城门，而佐伊则带着亲卫们横冲直撞，把冲进来的障刀兵撞得东倒西歪。

佐伊临时组建起的五十多名骑兵，仿佛带着千军万备的气势，朝着前方的唐军大阵直冲撞去，武装到牙齿的战马面对唐军障刀兵利器劈砍，毫无损伤一路横冲直撞冲出城门，把城门外拥挤的唐军障刀兵撞飞。

“三角阵！”

发现唐军数量过多，佐伊只好以牺牲一些亲卫，压成了密集的三角冲锋阵，沿着密集的唐军阵列直冲而来，沉重的马蹄带起的动静，加上长枪的冲击，眨眼间障刀兵伤亡惨重倒下一大片。

“阔盾兵，结阵，陌刀兵，准备！”

发现五十四名骑兵，罗浮气得咬牙切齿，全都是已故的豹骑兵装备，由此可看出里面的人，其中必有佐伊在里面想要借乱潜逃，罗浮哪里能够容忍

佐伊在逃一次？果断下令阔盾兵结阵，陌刀兵准备重砍冲破盾阵的骑兵。

带头冲锋的骑兵当头就狠狠的撞在盾墙上，轰的一声，直接将面前的两块阔盾轰翻，几个躲藏在盾后的阔盾兵，顿时被掀的飞了出去，而骑兵也换来沉重的代价，一头栽落战马晕眩过去。

“变阵直线，冲！”

盾阵出现缺口，最后面的佐伊马上变换一字长龙阵，随着佐伊的命令下达，不知佐伊想法的骑兵们马上临时变阵，来不及变阵的骑兵直接撞上盾墙上，顿时人仰马翻，落地的时候马上遭遇陌刀兵重击砍杀。

骑兵损失十余人变换直线穿越盾墙，迎接他们的是精力充沛的陌刀兵，齐动挥砍而出的长陌刀，以人换人倒下数名骑兵，其余的骑兵晓幸躲过坠马一劫，可摇摇欲坠的他们，盔甲出现重砍的火星四溅。

“弓手射马！”

罗浮没想到佐伊这么狡猾，居然在盾阵临时变阵，以损失不到三十的骑兵冲破盾阵和陌刀阵，要是佐伊数量再多的骑兵，恐怕盾阵早就给他灭了，临危不乱的罗浮马上出动弓手拦截。

“不可恋战，找人少地方突围！”

嗡嗡声的弓弦发动，数十支箭支飞来佐伊也忌畏，这些十字弩弓比起普通弓箭厉害多了，眨眼间就有数名骑兵身中五六箭，虽然没有击破他们的防御盔甲，可那接二连三的弓箭冲击，马上倒下数名骑兵。

眼看就要冲出唐军前锋军阵营，佐伊高呼呐喊提醒亲卫骑兵们，专门找布防脆弱的地方突围，他们是逃跑的，不是来恋战的。

第695章斩杀佐伊

旷野之上，佐伊在二十骑亲卫的簇拥下，急速奔驰而逃，前方出现一个上千唐军阵型，一字排开的阵型之中，薛仁贵手持方天画戟，佐伊知道无法硬撑策马而停，与薛仁贵相隔一百步之外，两军将领互相敌视着。

佐伊想跑恐怕也难以逃跑了，三百骑虎豹骑出现薛仁贵阵型，虎视眈眈让佐伊心沉入海，虎豹骑的速度不是战马可以比翼的，加上天生野兽释放的危险气息，以至于佐伊胯下战马颤颤发抖。

“佐伊将军，薛某敬你是英雄人物，识趣的缴械投降，薛某保你平安无事！”

佐伊能够凭借几十骑冲破盾阵和陌刀阵，薛仁贵不敢小觑佐伊的能力，当然要是能够劝降佐伊，减少不必要的伤亡最好了，每一个战士的性命都很宝贵，薛仁贵输不起同时秦寿也输不起太多。

开战到现在损失过千人，光是抚恤金足够秦寿增添一笔债务，也正因为秦寿大手笔的金钱做动力之源，手底下将士们才没有后顾之忧，战场杀敌奋勇十足，战死了不愁家人没人照应。

至于薛仁贵所谓的保证，只是他的担保而已，

佐伊落入仇恨十足的虎豹骑甘布手里，下场怎么样就看他的造化了，反正现在能够劝降佐伊最好，劝降不了只好武力解决了。

“呸，报上名来，佐伊从不杀无名小卒！”

佐伊双目通红敌视着薛仁贵，从他带兵攻破熊本城到现在，至今还不知道对方将领的名字，这让佐伊感到无尽的愤怒与羞辱，深知难逃一劫的佐伊，没有丝毫畏惧，甚至带有一丝晓幸逃出生天想法。

“征西大军陆军司令薛仁贵，佐伊大将军，可否敢与薛某一战！”

薛仁贵直接报上自己大名，单手持戟直指佐伊，战意十足邀战单挑，能碰到强者敌将，薛仁贵自然不会错过讨教的想法。

“薛仁贵，好，本将军如你所愿！”

佐伊死死盯着薛仁贵看了眼，狂妄大笑猛然抽动胯下的战马一鞭子，一言既合似的飞奔而出与薛仁贵单挑，紧握从夏侯墩收缴的长刀兵器，杀气腾腾直奔同样披着战甲的薛仁贵冲锋而来。

“来得好！”

“薛司令威武！”

薛仁贵爽朗大笑一声，策马而上手持方天画

戟，薛仁贵没有骑自己专用虎骑欺人，而是骑着普通战马冲锋出去，在身后将士们呐喊助威声之中，与杀气腾腾冲来的佐伊短兵相刃。

叮…薛仁贵与佐伊兵刃相交，一阵火星四溅同时两人身影晃了晃，薛仁贵手中方天画戟横劈砍在佐伊阔刀刀刃上，两匹战马同时停下，紧接着两人手中兵器相序分开，各自施展武艺对打。

“佐伊大将军…”

“薛司令威武！”

双方阵营将士们互相呼喝呐喊助威，佐伊二十多名亲卫显得有些气势弱场，而薛仁贵这边上千人呐喊助威气势如虹，声音三两下把佐伊的亲卫们呐喊声覆盖。

‘好厉害的身手！’几回合下来佐伊从容不迫接招，薛仁贵大吃一惊佐伊的应变能力，拼着一股蛮力和生疏戟法越战越勇，把佐伊逼得节节败退疲于交架。

‘好厉害的蛮力！’佐伊不得不佩服薛仁贵的怪力，虽然戟法不是很娴熟，可有怪力支持，震得佐伊虎口发麻，疲于应付薛仁贵同时，佐伊小心谨慎避开与薛仁贵硬接，寻机找空隙一击给薛仁贵毙命。

薛仁贵持戟威风凛凛一击试探横扫，呼啸的戟头带着收割的凌厉劲气，直朝佐伊脖子横扫而来，池战沙场多年的佐伊临危不乱，并没有硬接反而低头避开薛仁贵的怪力一击。

好机会，看准佐伊避开自己试探的一击，薛仁贵强行改变戟头攻势，趁佐伊不注意间变招力劈华山的招式，呼啸大作的戟头劈向佐伊脑袋的时候，佐伊笑了，突然整个人翻身滚下马。

叮...一阵金属撞击声和战马嘶叫声同时响起，佐伊的战马承受不住薛仁贵戟头全力一击，马背传来骨骼碎裂声，战马四肢同时失去支撑身体力道，轰然倒在雪地里溅起漫天尘雪。

“薛司令威武！！”

“不好！”

薛仁贵在将士们欢呼呐喊声之中，潜意识察觉危机降临，而佐伊消失无踪让薛仁贵暗呼一声不好，来不及犹豫硬扯回力道老去画戟，在胯下战马嘶叫哀鸣声之中，戟头撑地整个人借助戟头撑地力道飞身而起。

薛仁贵跃起一瞬间，血红一尺长阔刀的刀尖出现马背，从马背前头一直划拉到马尾，佐伊整个身体滑出马后，满脸血迹带着不可思议的目光，看向

飞身而起的薛仁贵躲过致命阴险的一击。

“可恶，纳命来！”

半空之中薛仁贵力道老去，坠落期间双手持戟，愤怒大吼一声居高临下横劈而下，方天画戟在薛仁贵奋力一击下，带着凌厉的风声直朝停下滑行的佐伊劈砍下去，无法逃离的佐伊咬咬牙，硬着头皮架起阔刀硬接薛仁贵致命一击。

阔刀接触薛仁贵奋力一击的方天画戟时，传来一闪而逝的火星，崩溃的佐伊双耳清晰听到自己双手骨骼碎裂的声音，整个人在薛仁贵蛮力贯彻袭击下，喷出一口血陷入一尺深的雪地里。

轰一声，尘雪飞扬过后，薛仁贵气吁喘喘地喘息着，双手青筋暴起死死握紧手中的戟身后柄，而震开的雪地里出现一个雪坑洞，画戟头刺破佐伊头盔，一缕缕鲜血从头盔渗流而出。

薛仁贵拔起带血的戟头，反手一击划破死绝的佐伊脖子，戟头再次反手一勾，把划断佐伊头颅高高扬起，引来身后众将士们高亢的欢呼声，而佐伊二十多骑亲卫崩溃了，策马作势要逃离。

“穷寇贼首在此，众将听令，党羽杀无赦！”

“杀！”

薛仁贵鄙夷着作势要逃的二十多骑佐伊亲卫，

头也不回下达追杀令，上千将士同时出动，速度最快莫过于畜势待发的虎豹骑，薛仁贵的命令一下达，箭似的直追逃亡的二十多名佐伊亲卫。

千军之中薛仁贵屹立当场，随手把佐伊的头颅抛起，赶上前的薛仁贵亲卫们拿出随身携带的布带，准去无误地接住薛仁贵的战绩头颅，至于逃窜的二十多名佐伊亲卫，薛仁贵相信他们逃不出虎豹骑的追杀。

第696章宝图金银山

长崎攻城海陆配合快速落幕战事，而大分城那边却风声鹤唳，城外聚首越来越多的精锐士兵，短短一周时间就由一百人突破到三千多之众，到了清晨直接突破四千多人，死撑大分城的凉太海斗崩溃了。

断臂的凉太海斗顶着大风雪跑上城楼，远远眺望两里外的四千多大军扎营，五花八门的旗帜插满整个临时军营，凉太海斗无法知晓对面的兵力，不敢贸然出城去劫营什么的，就凭他现在的兵力，去了也是送死。

而扎营的唐军阵营却是热火朝天一片，精锐将士们大冬天的在营内玩起烧烤，丝毫没有打仗的严肃气氛，浓浓的烤肉味还有香料飘香，就算是相隔两里远的大分城，也能嗅到那垂怜人味蕾的香肉气味。

“八嘎，可恶的入侵者，可恶的唐军，三郎，唐军的人数，有增加没有？”

“禀将军，没有！”

凉太海斗恶狠狠地一手捶打在城楼墙壁，唐军目中无人的冬炊烧烤，很明显压根没有把自己放在

眼里，召来城楼守将三郎，得知唐军没有在增加兵力，凉太海斗总算是松了口气。

城楼守将三郎算得上是凉太海斗妻兄，由于他地位问题，无法获得姓氏，除非他立下大功或者爬上凉太海斗的头顶，才有机会获得姓氏，当然要是凉太海斗官运亨通步步高升了，他也可以人凭妻贵获得姓氏。

“三郎，那些入侵者还未搜查到？”

“禀将军，还没有，估计应该出城了！”

凉太海斗问及前段时间消声遗迹的入侵者，三郎一脸冷汗连连，如实把情况说出来，说来也奇怪，入侵者一夜之间好像消失了一样，又好像全都出城了，三郎弱弱的猜测声，凉太海斗摇摇头否决了三郎的猜测。

凉太海斗有不祥的预感，那些入侵者没有离开大分城，而是隐藏在大分城某处，城外唐军有恃无恐聚首兵力，凉太海斗猜测肯定是等先期进入的入侵者里应外合，打自己措手不及。

“三郎，继续盯紧城外的动静，如有谁敢怠慢不尽心巡逻岗位，杀无赦！”

“嗨！”

凉太海斗怕先前混进来的入侵者出现城内，叮

嘱好妻兄三郎把关好大分城，先行回去休息一会，断臂之痛苦苦煎熬着凉太海斗，对断自己臂的夏侯墩，凉太海斗更是恨之入骨。

“夏总兵，好消息，城外聚首了四千多我们的兵马！”

大分城杂货铺，白骅钻进地道洞穴，两百名将士们闻声而起，白骅见到夏侯墩和李震两人闭目养神，马上一脸喜色把上面的情况说出来。

“嗯？消息是否可靠？”

白骅带来的消息让夏侯墩大感意外，没想到外面的弟兄们速度那么快，原本以为最早都要明天才能够全部集合完，现在提前了一天是好事，但是夏侯墩也怕这是陷阱，半信半疑看着白骅。

不是夏侯墩不相信白骅，而是怕白骅也上当受骗，现在两百条人命就掌控自己手里，夏侯墩不得不谨慎一点，以免上当把他们陷入危机的旋涡之中，夏侯墩目光看向一边的李震。

“白掌柜的，可否麻烦你亲自去一趟城门方向，打探清楚城外的情况？”

“好说，好说，那是白某的荣幸，那白某先行告退了！”

李震接触到夏侯墩的目光沉思片刻，拱手抱拳

请求白骅去查证一下，白骅没有迟疑欣然领命告退离去，他知道李震和夏侯墩心里担忧什么？也明白他们担忧心情，还是眼见为实比较实在。

“李兄弟，你看！”

夏侯墩等白骅走后，沉思犹豫了片刻，想起李震这些日与自己同甘共苦，大致已经了解他的脾性和性格，知道他是值得信赖的人，故而拿出当初追杀濑户藏介时掉落的羊皮图。

“地图？金银山？藏宝图吗？”

李震接过夏侯墩递来的羊皮图，打开看了眼地图上面歪歪扭扭的画线，上面标刻金银山三个字，很是让李震感到惊讶与不可思议，忍不住抬起头看向夏侯墩，想要知道他哪里弄来的地图？

金银山是哪里？李震不清楚，不过看这份地图的描绘，还有风化磨损的痕迹，似乎有一段老黄历了，光是上面手绘的山峰形状，没有标明地理位置，李震就大致猜出肯定是藏宝图之类的。

“夏某也是这么认为，有可能是藏宝图一类…”

李震的猜想与夏侯墩不谋而合，把自己这几天偷偷琢磨了不下数十次，一五一十说出来，夏侯墩觉得没有什么好隐瞒的，地图迟早要上缴给秦寿，

夏侯墩怕自己接下来战斗有什么闪失，故而分享地图一事。

要是他自己出了什么事，起码李震知道有地图一事，会提前把地图带走，而不是落入无关人手中，真要是藏宝图的话，对于秦寿来说军费和抚恤费起码可以减少负担，秦寿大义实行将士战死家属赡养义务，夏侯墩也不能彼此厚非藏起来。

“兄弟们，你们可有记忆相识的地方？”

趁现在还有时间，夏侯墩想要上缴前破译出金银山位置，直接把羊皮地图放到地面，招呼在座的精锐将士们研究，想要看看他们是否有记忆相识的地方，一个人破译地图上面的山头，夏侯墩觉得有点吃力，人多力量大就不同了。

“这是那？”

“你见过吗？”

“好奇怪的山头…”

李震与一大群精锐将士们围涌上前，议论纷纷指指点点地图上面的山头，没有地标没有地名，就只有山头和路线，精锐将士们咋舌无语，搞不懂那个家伙这么抽风，居然弄些这么坑人的地标图。

将士们议论纷纷了大半天，始终没有头绪，他们曾经在西部各个山头或城池活动，可还真没有见

到这么奇怪的山头，是画地图的人有意误解呢？还是有意虚化山貌地形，让人无法知道具体位置？

“夏兄，想要知道这地图所在，抓到正主不就知道了？”

“李兄弟所言有理，可是谈何容易？”

将士们讨论了半天始终没有头绪，李震抬起头看向夏侯墩，把心中疑问提出来，夏侯墩苦笑一声摇摇头叹息着，李震的想法很好，可濑户藏介都不知道跑哪去了？想要找到他去向谈何容易？

第697章群龙无首

白骅冒着风险几经转折花钱贿赂，层层打通关系打探了一个下午，在贪财的大分城士兵协助下，终于有机会上城楼目睹到城外情况，只是大致观察了眼便离去，没有留下痕迹也没有惊动守城将领三郎。

当白骅回来禀报情况时，已是夜幕降临时分，夏侯墩和李震带着两百号人精神奕奕等待，经过白骅确定城外情况后，夏侯墩与李震互视一眼，忍不住心里直乐起来，还真是倭国气数已尽天助他们。

“白掌柜的，响尾箭还有没有？”

“响尾箭？哦，有，有，夏总兵，你稍等！”

响尾箭，即鸣镝，传说是匈奴杰出的首领冒顿发明的，鸣镝前端有锋刃，后面有铤，铤部上端带有葫芦形物，上有4个或3个小孔，借助强弓远射，飞行时发出声响，以发信号或警报作用。

夏侯墩马上想到响尾箭来通知城外的驻军，来个里应外合攻破大分城，结束大分城里面的守城士兵，这一周他们没完没了的严密搜查，害得夏侯墩他们变成地老鼠，憋屈躲了一个星期时间。

要不是怕累及白骅，夏侯墩早就按耐不住出动

破坏了，现在大军在城外，夏侯墩没有必要在隐藏了，今晚便是以最少伤亡攻破大分城的最佳时机，到了白天就情况大变了，夏侯墩与李震早已商量好行动计划。

夏侯墩要响尾箭做什么用，白骅心里很清楚，里应外合攻打大分城，白骅想也没想急匆匆跑回杂货铺的杂物房，去翻找当初带来的响尾箭，原本以为用不上的，没想到今日居然用上了。

“李兄弟，准备好了吗？”

“夏兄，你真要在闯大分守将府？”

白骅离去后，夏侯墩从胡冥手里接过自己准备好的滑板，决定再闯一次大分守将府，李震一脸迟疑着脸色，想要确定夏侯墩不是开玩笑，大分守将府经过一次突袭，早已密布不少守卫。

夏侯墩点点头没有说话，带白骅拿出响尾箭后，朝李震拱拱手抱拳先行一步出发，李震目送着夏侯墩离去的背影，摇摇头叹息一声没有在说些什么，他的任务是去打开城门，放行外面的大军进城。

释放响尾箭后，夏侯墩他们就暴露目标，吸引城内所有的守兵注意力，以达成调虎离山之计，方便李震等人去夺取城门，到时候等大分城守兵醒悟

过来，恐怕早已为时已晚，他们即将面临大军进城的危机。

“我们走！”

夏侯墩带人离去后，李震咬咬牙下令开始出发，时间有限他们要第一时间拿下城门，要不然城楼上的守兵们反应过来，防守城门恐怕又要增加难度了。

“什么？凭什么你们当老大？”

“大哥，他们想反了，知道我们是谁吗？我们妹夫老大可是你们的秦将军！”

“那凭什么就你们三个说了算？再说了，秦将军也没有说过...”

“就是，在说了，这里是军营，不是土匪窝，什么老大不老大的？”

临时军营驻地乱哄哄一片，争执了两天时间，始终没有争出谁说了算，夏侯墩迟迟未见身影，程家三兄弟第一个不服，与受了几天窝囊气的精锐连长们大吵大闹，谁也不服谁的指挥，大有勒卷袖开战地步。

李德奖两兄弟与尉迟宝床三兄弟坐在一边，不去掺和也不去瞎闹，谁指挥大局对于他们来说都无所谓，只是程家三兄弟在这里瞎掺和闹，很是让他

们五人无语，要是李震在这里或许还好说一点，只可惜到现在还没见到他本人出现。

“哎哎，你们两兄弟怎么看？”

“凉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天再说吧！”

李德奖两兄弟在尉迟宝床凑过来问候的时候，一致认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懒得去掺和程家三兄弟与风火雷电他们四个争论，只要他们没有打起来，就当是看热闹看戏了，要怪只能怪主将夏侯迟迟未现。

要是夏侯或者李震在这里，也许不会发生这样的事，特别是不安份的程家三子，总是自以为是很了不起，而且心高孤僻容不得他人爬上他们头顶，才会发生乱哄哄的争执，幸好敌军没有出来摆阵，要不然现在内讧肯定一锅端了。

“你们...唉~”

尉迟宝床很想说些什么，可李德奖两兄弟铁了心懒得去管，尉迟宝床只能无奈叹息着，但愿程家三子不要太过了，要是真闹出什么，恐怕他们回去少不了吃不着兜着走，秦寿肯定不会放过他们扰乱军纪的罪责。

眼看程家三兄弟争吵不休，尉迟宝床懒得去搅合了，正如李德奖两兄弟所言那样，掺和太多对他

们没有益处，只有等正主夏侯墩回来慢慢处理了，至于现在夏侯墩在哪里？恐怕也没有人知晓。

“咦？是响尾箭？！”

“耶！真的是响尾箭！”

“夏师长在城里？”

正当营地里程家三子争吵不休的时候，大分城顶空响起一声尖锐的响声，远在两里外的李德奖与尉迟宝床等人全都抬起头，只见响声过后便是炸开的五颜六色烟火，这个信号他们太熟悉了，是提醒的信号声。

“全军准备攻城！”

与程家三兄弟停止争吵的秦风，直到炸响的烟火消声遗迹后，马上醒悟过来这是夏侯墩的信号，他们是前一批抵达倭国的人，知道这响尾箭的含义，秦风放弃了与程家三兄弟无谓之争，开始下达全军准备攻城的命令。

“凭什么…”

“二弟，莫要意气用事，是夏师长的信号！”

程处亮心中有些不服秦风爬上他们头顶，还想说些什么不客气的话，一边的程处默及时出言制止程处亮的冲动，响尾箭程处默知道一些，这一路跟精锐们混了几天，程处默大致了解一些内幕。

前批到达倭国的探子，也就是这些精锐们，每个城里的探子皆带有响尾箭，以防不测的时候用上求救用，大军攻打倭国西部后，响尾箭变成了城内的内应专用，以供通知准备攻城的军队，城内有内应接应。

既然夏侯墩在城内发号命令了，程家三子不得不服输听从秦风的调配，与一群群龙无首的将士们开始着装准备攻城，军令如山夏侯墩都在城内发号命令了，他们不敢去违抗军令。

第698章神出鬼没

“八嘎，谁放的响箭？还傻站着干什么？还不快去找？”

“嗨！”

还未来得及用晚饭的凉太海斗，气冲冲从自己府邸走出来，发现守卫们各个都抬起头看着天空，却没有人去追查是什么原因，气急败坏呼喝谩骂守卫们笨得跟头驴似的，很显然这是入侵者玩的把戏，这都不知道。

“你们两个，马上去南城门警告三郎，守好城门，要不然他下场...”

“嗨！”

还是不放心的凉太海斗马上招来守门的两名守卫，交代他们两个去南城门找自己的妻兄三郎，守好南城门的安全，要是敢出现差漏他下场跟前任守城头领一个下场，凉太海斗绝对不会手软。

两名守卫不敢迟疑领命急匆匆离去，目送着两名守卫隐入漆黑街道，凉太海斗心烦不已转身回府邸，并没有心情继续用晚饭，而是跑向自己的房间，准备着装应对极有可能的夜袭。

知道唐军精锐的厉害，凉太海斗不敢拿自己小

命开玩笑，加强人手防守自己的内院安全，以防唐军的精锐突然杀进来，把他打个措手不及。

“什么人滴？”

守将街道阴暗角落，二十人队的大分城巡逻队经过角落巷口时，突然一名巡逻兵停下脚步，眼尖发现角落里有动静，一闪而逝的身影虽然很快，可还是给一名巡逻兵发现了，紧绷着心情双手紧握手中武器。

黑漆漆的巷口角落伸手不见五指，发现动静的巡逻兵干咽着喉结唾液，紧握手中唯一带给他安全感的长枪，生怕黑暗巷口角落串出杀手似的唐军精锐，他们手中锋利的兵器不是巡逻兵们普遍兵器可以抵挡的。

“怎么回事？”

“有，有人在里面！”

“哦？你们五个过去瞧瞧！”

巡逻兵头领看了眼发现动静的巡逻兵，当发现动静的巡逻兵说看到巷口处有动静，巡逻兵头领半信半疑地轻轻一挥手，招呼五名巡逻兵手下前去巷口查看情况，现在城内城外风声鹤唳，巡逻兵头领不敢有所疏忽大意。

五名巡逻兵虽然很不乐意，可巡逻兵头领下令

了，只能硬着头皮紧握手中满是汗水的长枪，顶着呼啸不止的大风雪，寒颤着身子一步步朝阴暗的巷口前行，黑漆漆的巷口就好像野兽张开的巨嘴，随时有可能把他们吞噬似的。

“啊？！”

“有敌…”

当五名巡逻兵走到巷口处时，空荡荡的巷口突然冒出三个黑影，五名巡逻兵刚惊呼出声，三个黑影以诡异十足的速度迅速欺身逼近，五名巡逻兵还未来得及高呼警惕，三把寒光闪闪的利刃迅速划破他们的喉结。

“敌袭！快吹号角！”

“啊~”

“咕~~”

三个诡异黑影以肉眼难见的速度滑行出现，没错就好像是轻无一物的鬼影般滑行出现，惊醒过来的巡逻兵头领高呼一声吹号角，三个诡异黑影快速出现他们眼前，没等前面的巡逻兵抓起长枪反击，三道寒光同时乍现。

快速滑行而过的黑影带着唰唰唰声一闪而逝，十三个巡逻兵发出怪异的声音，手中的长枪刀剑之类纷纷掉落地面，双手捂着脖子无力瘫倒雪地，鲜

红滚烫的血水从他们喉结染红地面白雪。

三个黑影突然其来的斩杀，一击得手迅速消失隐入黑暗，晓幸逃过一劫的巡逻兵头领和发现黑影的巡逻兵吓得魂飞魄散，黑影出现的快消失的也快，吹号角的巡逻兵已死，无法通知其他人有敌人踪迹，巡逻兵头领忍不住心烦意燥。

“啊，可…咕~~”

巡逻兵头领发现身后沙沙声滑行动静，吓了一大跳紧握手中的佩刀格挡的时候，耳边只听见叮一声，紧接着脖子一凉传来要命的刺痛，巡逻兵头领来不及谩骂，意识慢慢模糊与身边的最后一名巡逻兵先后倒地。

“不堪一击！”

“时间紧迫，以免坏了夏连长的计划，向目标靠拢！”

“是！”

所有巡逻兵干掉后，三个黑影停下滑行，看了眼倒地的巡逻兵露出鄙视的目光，领头的黑影喝斥一声继续前进，带着两名黑影收起带血的障刀，双手撑着滑板朝事先预定好的方向滑过去。

与此同时，守将府邸四周的街道小巷，同时上演着鬼影的速度斩杀加强巡逻的巡逻兵，依靠滑板

滑行的速度，把毫无准备的巡逻兵悉数斩杀干净，一眨眼间守将府邸周边大大小小街道血淋淋一片。

守城府邸大门，四名新站岗的守卫突然眼睛一花，一个黑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在他们眼皮底下滑行而过，四名守卫愕然失神了片刻，不约而同同时跑出府邸门楼外面，朝消失的黑影街道方向看过去。

“你们看到了吗？”

“嗯，好像是一个黑影！”

“咦？人呢？”

“尼玛的，不会是活撞鬼了吧？”

空荡荡的街道哪里有什么人影？四名守卫摸不着头脑议论纷纷，当一名守卫提及活见鬼三个字，一阵寒风突然吹过，其余三名守卫不寒而粟打了个冷颤，大黑夜谈鬼很邪乎的！

四名守卫转过头准备离去的时候，丝毫没有注意到府邸门楼上面瓦背顶，十个黑影虎视眈眈已经很久了，四个黑影同时竖起拇指头，在四名守卫踏进门楼一刻，突然飞身下落。

“敌...”

四名守卫惊醒刚说出敌字，马上给四个黑影一手捂住嘴巴，四把锋利匕首在他们脖子大动脉划

过，给人放血的四名守卫剧痛之中呜呜声挣扎着，奈何他们力道根本无法摆脱四个受过精心训练的黑影。

眨眼间四名守卫失血过多慢慢放弃了抵抗，四名黑影待四个守卫死绝后，轻轻松开死去的四名守卫，收起带血未来得及处理的匕首，拔出腰间悬挂着诸葛连弓警戒，六名黑影同时从门楼上面跳落下来。

“分成三组，你们两个组，每组三人，负责点火烧了前后院，大厅和内院交给本连长，明白了吗？”

“是，夏连长，一组出发！”

“了解，二组出发！”

两个组在夏侯墩安排下，同时分成两拨相续混进已打开的守将府大门，夏侯墩看了眼街道巷子里准备接应的手下，带着三名手下摸进大分城守将府邸，开始斩杀里面的残疾守将凉太海斗。

第699章城门失守

大分城南城门处，三五成群守城士兵寒颤着身子骨，冒着大风雪巡查城门四周一遍，确定没有动静后各自回到城门避寒，至于外面聚首的四千多大唐精锐，与他们无关也帮不上什么忙，守住城门才是至关重要。

城楼上南城门守将三郎骂骂咧咧，城外聚首的四千多大唐精锐，相隔五十步开外停止不前，凑巧是弓手的射击范围外，这让守将三郎很是火恼，特别是城外吆喝骂战的程家三子，口出狂言骂骂咧咧没完没了。

“里面的龟儿子，给爷爷我听好了，识相的赶紧弃城投降，爷爷高兴了放你们一条生路，如若不然杀你们个鸡犬不宁...”

“有本事你进来，没本事闭嘴滚蛋！哎呀呀，你，就是你，你干嘛用屁股挡住脸啊？”

守将三郎吹胡瞪眼在城楼，望竖起火龙一样的火把阵型，程处默勒起衣袖在大风雪里骂战，守将三郎一目了然把程处默打量个便，撇撇嘴不屑一顾反讥程处默，欺他没办法进城耍嘴皮斗骂起来。

守将三郎的趣骂侮辱声，顿时引爆身后的大分

城守兵们大笑声，不得不说守将三郎的嘴是够毒，虽然他的中原话不咋地，可说起骂人的话丝毫不比程处默差，骂人不带脏比起程处默牛多了。

“大哥，那个龟儿子说你屁股长脸上了！”

“三弟，你这是啥眼神？怎么可以这么说大哥...”

程处弼的话一开口，一边的程处亮马上一拳打在程处弼头上，出言喝斥程处弼笨得可以的表现，他怎么明显的接话，这不是等于承认自己也是屁股长脸上了吗？三兄弟什么样貌一目了然。

李德奖两兄弟与尉迟宝床三兄弟头仰望着天，至于他们看什么估计没人知道，可他们五人抽搐的嘴角，可以想象得出他们忍得很辛苦，给守城三郎无知无畏的反讥骂声逗乐了，彻底激怒了牙齿咬得咯咯作响的程处默。

“哎呀呀，真是懂事，说实在的见过丑的，没见过这么丑的，乍一看还挺丑，仔细一看更丑了，说实在的，你爹娘知道吗？”

守将三郎不知死活继续谩骂程处默，这次更狠的，居然连带问候程处默的爹娘，瞬间把程处默的怒火积累到顶点，要不是一边的李德奖和尉迟宝床几兄弟拉着，恐怕程处默早就扔斧砍了守将三郎。

“好，好，很好，你有种，你等着，你会后悔来到这世上的！”

程处默在李德奖和尉迟宝床几兄弟劝解下，暂时压下心中的怒气，紧咬牙关怒视着城楼上的守将三郎，放下狠话稍后有他好看的，只要城门打开，就是他死期到来，到时候程处默会让他见识得罪了什么人？

“哈哈~见到你还真后悔来到这世…”

不屑一顾的守将三郎不把程处默放在眼里，嚣张得意十足哈哈大笑，可后面讥笑的话还没说完，马上给气吁喘喘的城楼下守兵打断。

“报，三郎阁下，不好了，城门突然出现唐军精锐，城门快要失守了！”

“什么？！”

守将三郎听到守兵的报告，整个人吓了一大跳，而城楼下面马上传来厮杀声与惨叫声还有喝骂声，惊魂未定的守将三郎急匆匆跑到城楼边，伸出头往下望的时候，整个人头皮发炸脚心发凉地步。

城门边躺着杂七杂八的尸体，全是守城的守兵尸体，有的中箭身亡，有的一刀毙命，有的连人带兵器劈成两半，厮杀声一直从城门内传出来，这一刻守将三郎终于明白城外大唐精锐为何一直按兵不

动了，原来是等待里应外合的城门打开。
“大唐大军攻城啦！”
“八嘎，快，快下去阻止他们，弓手，弓手，射击！”
身后传来守城士兵惊慌失措大喊声，守将三郎顿时心沉入海，铁青着脸色高呼呐喊除了弓手以外的人，其余人全下城楼去制止大唐精锐的开城门，守将三郎趁乱跑到战鼓边，亲自擂响战鼓预警。
四百多名弓手在守城三郎呼喝声之中，迅速跑到城楼边拉弓搭箭，还未等他们靠近城楼边，底下的唐军精锐将士们早已畜势待发，威力十足的十字弩弓先行他们一步反击，冷不及防的守城弓手纷纷中箭坠落城外。
咚咚咚…守城三郎擂响城楼战鼓，试图获得城内军营的守兵们快速支援，守住快要失陷的南城门，真要是失守了南城门，到时候别说凉太海斗不杀他，城外的大唐大军肯定不会轻饶他。
“啊～”
“敌军好猛，跑啊！”
“八嘎，不许跑…”
十字弩弓的全力反击，把杂牌军一样的守城弓手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四百多人一眨眼间死去三分

之一，士气大跌的守城弓手害怕了，顾不得守城三郎的喝骂声，各自逃命似的四处逃窜。

“你们快去开城门，其余人全部守住入口！”

“是！”

李震带着人冲锋到城门，斩杀干净城门的守兵，马上点出二十人去开城门，当城楼上的守兵跑下来重新夺城门控制权，李震咬咬牙双手紧握手中双锏，带上七十多名精锐死守城门，掩护身后的人开笨重的城门。

“杀戛地！！”

守兵们眼看大唐精锐占据了城门，高呼呐喊冲锋过来，多达五六百的刀枪兵汹涌直扑城门处，试图把大唐精锐斩杀在狭窄的城门走廊，李震一马当先手持双锏，冲进五六百刀枪兵冲锋阵营。

李震双锏一记横扫千军，劈劈啪啪声，双锏打飞数把兵器，带钩刺双锏饮血似的划破刀枪兵衣衫，血淋淋地勾出一片片带血的皮肉，中锏的守城刀枪兵惨叫连连，刚落地马上惨遭李震后面扑上来的精锐砍杀。

七十多名精锐仗着障刀的锋利，还有半身盔的出色防御，越战越勇把守城刀枪兵连连逼退，当然精锐们防御有限，加上城门通道位置有限，严重干

扰了他们闪避与灵活，没多久伤亡便开始出现，大部分都是手脚受伤战力打了折扣。

“快，快点，没吃饭是不是？”

李震这边死守城门入口走廊，城门外的程处默等人等不及地破口大骂，特别是程处默，心中怒火百般烧，恨不能马上钻进去，去找对骂的守城三郎大干一场，让他知道骂人是需要本钱的。

第700章骂人要有本事

“扔火，快，仍火！”

视线有限的城门混战走廊，大分城士兵吃亏视线上的问题，从攻破城门走廊一刻，李震就命人把火源扑灭，靠着他们常年累月训练的配合，还有盔甲背后残留的荧光点辨认敌我双方，只要有荧光点的地方武器就不会靠近。ШШШ．ЫqＩ．mЁ

大分城南城门副将混乱之中运气大好，砍到一名唐军精锐一只腿，受伤的唐军精锐跪地一瞬间，暴露出他后背的荧光点，醒悟过来的南城门副将恍然大悟，呼喝身后守兵们点火，把唐军精锐的身形照现出来。

“白痴，暗箭准备！”

南城门守将的话，李震一清二楚听在耳里，忍不住撇撇嘴骂了声南城门副将白痴，双锏大开大合左右开弓，纯钢所铸的双锏沉而有力，双锏所到之处火星四溅，不堪一击的守城士兵连人带兵器扫落地面。

李震一声暗箭准备，的暗箭突然发射出去，黑漆漆城门走廊里乱射一通顿时惨叫声大作，等后面守城士兵拿火把出现的时候，城门走廊已是变成尸

堆如山高，严重干扰了守城士兵们夺取城门步伐。

“他奶奶个熊的，兄弟们，跟程爷我杀上城楼，杀他娘的！”

城门打开三分之一的时候，第一个钻进来的程处默记仇十足，第一时间想起城楼上对骂的守城三郎，势要亲手活劈了敢问候自己爹娘的人，让他知道骂人也要看看有没有那个本事。

“唐军进城了！”

“快跑啊！”

“不许跑…”

当程家三兄弟先后进城，守城士兵士气跌倒冰点，毫无恋战之意一窝蜂而散四处逃亡，任由南城门副将如何呼喝，也无法唤回逃窜的守城士兵士气，直到一束寒光呼啸而来，南城门副将格挡的时候，手中的武器应声而断。

嘭一声，南城门副将天灵盖遭到猛烈一击，血浆四溅之下李震拔出血淋淋双锏，南城门副将死得不能再死软绵绵倒在地面，将败如山倒的守城士兵一哄而散，城门越来越多大唐精锐闯入，踩着横七竖八的尸体闯入城内。

“顶住，顶住，八嘎，快顶住，援军就来了！”

不消片刻大唐精锐杀上城楼的楼梯，节节败退的守城士兵难以抵挡，眼看就要给突破楼梯，守城三郎崩溃极限，大声呼喝手下拼死抵抗，乱糟糟的城楼传来谩骂不休的喝骂声。

程家三兄弟骂骂咧咧的声音出现时，守城三郎彻底崩溃了，手里握着的铁剑不寒而粟地无意识颤抖着，程处默双斧砍翻挡路的守城士兵，手里提着血淋淋的双斧，发现守城三郎寒颤身子模样，裂牙嘿嘿大笑起来。

“啊！！”

守城三郎竭嘶底里大喝一声，双手紧握手中的铁剑，直朝程处默面目狰狞贱笑的程处默劈来，叮一声，程处默轻而易举地举起左手短斧，轻轻松松接下守城三郎没有威胁的一击。

没等守城三郎惊讶过来，程处默大脚板一脚踹到守城三郎的胸口，把三脚猫功夫的守城三郎踹翻地面，手中装饰用一样的铁剑掉落地面，直接给程处默一脚撩开，大步朝摔得五荤八素的守城三郎骂骂咧咧走过去。

“你奶奶个熊，程爷爷我终于逮着你了，骂啊，程爷爷给你机会再骂一次！”

“你，你们，别，别过来！”

守城三郎彻底崩溃了，守城弓手们早已从城楼两侧逃跑了，城楼上面除了他和程处默，就是满地的尸体横七竖八，当程处亮和程处弼先后出现城楼，守城三郎吓得尿裤子颤抖着身子往后挪。

“好，大爷我不过去，你倒是学狗爬过来，钻爷爷的裤裆过去！”

“奶奶个熊的，还有二爷我的！”

“还有三爷我的，快点！”

程处默报复心极强地裂牙嘿嘿声大笑，大马金刀跨起一只腿，程处亮和程处弼不甘落后跨起一只腿，做出狗洞的姿势，呼喝吓尿的守城三郎钻裤裆，敢问候他们爹娘？钻裤裆还是开胃菜而已。

越来越多唐军精锐涌上城楼，发现程家三兄弟羞辱守城三郎，忙里偷闲停下来看热闹，守城三郎整个人后挪到城楼边缘，惊魂未定地等待自己即将是什么命运，只怪自己嘴贱招惹了大麻烦。

“不钻？好，两位弟弟们，把这家伙的四肢削了，做成人棍拖着他钻！”

“好嘞，三弟，这厮双手归我！”

“好吧，二哥，我砍他双腿！”

程家三兄弟你一言我一语的威逼恐吓，把守城三郎吓得魂飞魄散似的，想都不敢想失去四肢会是

什么画面？可想到屈辱的钻狗洞，守城三郎作势欲要翻墙跳下城楼，彻底结束自己的性命。

“啊～～”

守城三郎还未来得及爬上城楼墙壁，一支短箭准确无误命中守城三郎膝盖，吃痛的守城三郎摔冬瓜似的，杀猪般哀嚎连连，马上给三两步走上前的程处默拽起头发，硬扯拉拖回安全的地方。

“跳啊，你倒是跳啊！爷爷我还没玩够！”

“啊！！”

程处默拿短斧背连敲守城三郎中箭的膝盖，骨骼碎裂痛得守城三郎死去活来，晕过去一瞬间又痛醒，整张脸贴在冰冷的雪地里，气喘如牛的守城三郎奄奄一息，程处默专挑痛楚不致命地方折磨。

“他奶奶个熊的，有性格，爷爷我喜欢，来人，抓些熟悉他的战俘，找他妻儿乐子…”

“好，好，我钻，我钻！！”

程处默看了眼骨气还算有点硬的守城三郎，刚喊出派人抓熟悉他的战俘羞其辱妻儿，守城三郎彻底崩溃了，只能低下头认栽羞辱地顶着断腿学狗爬，比起妻儿受辱他这点算得了什么？

“兄弟们，你们也来！”

“谢连长！”

程处默嫌不够好玩，没有理会学狗艰难爬出两步的守城三郎崩溃，招呼看热闹的精锐将士们一起跨出狗洞，抹杀守城三郎的廉耻极限，守城三郎怕煞那敲碎骨的折磨，生怕程处默说道做到拿他家妻儿玩弄，瘸着一只腿屈辱慢慢爬行而过。

“一群畜生！”

“何止畜生？简直不是人！”

城楼楼梯口处，疲惫的李震与李德奖两兄弟跑上城楼，发现城楼羞辱的画面，摇摇头叹息着程家三子还真会玩，不过想到守城三郎嘴贱的后果，李震与李德奖等人也就释然了，骂人要有本事才行！

第701章扫平西部

大分城守将府内院，凉太海斗跪坐房屋，紧闭的房门外面传来杂乱的打斗声，不消片刻打斗声渐渐消散离去，凉太海斗一动不动地闭目养神跪坐着，等待敌军将领出现决一死战，这是凉太海斗逃不出的命运。

跑，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凉太海斗也没有弃城逃跑的理由，他的家族他的一切他的根，全都在大分城，城内火光冲天的景象，凉太海斗早已发觉，城破是必然的事，指望自己饭桶一样的妻兄三郎守住城门，那是不可能的事。

内院外夏侯墩浑身都是血迹，手中的障刀无意识地颤抖着，体力消耗过度以至于夏侯墩现在气吁喘喘，三名各带轻重伤不一的精锐手下喘息着，趁夏侯墩停止前进期间撕破衣衫，拿出随身携带的金创药进行急救止血。

雪，漫天飞舞地洒落下来，夏侯墩手中障刀滑落一滴滴鲜血，目光直视亮起油灯的房门，里面随着灯火摇晃的身影一动不动，似乎在等待着什么？又似乎在等夏侯墩亲自进去，诡异的安静与街道外面厮杀声成鲜明对比。

咻咻咻…轰轰轰…大分城天空炸响炫目的红光烟火，这是大军攻进城的信号，夏侯墩抬起头看了眼天空炸响的红光烟火，紧绷的心情终于松了口气，大分城气数已尽，是时候收拾里面的最后守城将领了。

“你们在门外等候！”

“是！”

夏侯墩动了，喘息过后恢复了大半力气，沙哑着嗓音安排三名受伤的手下在门外守候，自己带着滴血的障刀推开房门，大步跨进凉太海斗的房屋，三名精锐手下虽然很想进去帮忙，可夏侯墩下命令了，也只能在门外守候着等待结果。

叮…夏侯墩关闭房门一瞬间，凉太海斗动了，见到废除自己手臂的仇人，凉太海斗难以掩饰心中怒火，先发制人一刀直劈向夏侯墩，凉太海斗手中的佩刀应声而断，夏侯墩优良的障刀，轻而易举斩断凉太海斗手里粗糙的工艺佩刀。

“我输了！你动手吧！”

凉太海斗凄凉一笑，夏侯墩手中带血的障刀架到凉太海斗的脖子，凉太海斗没有丝毫畏惧，双眼带着不甘心的目光慢慢闭上，兵器输人一筹注定失败，可战场就是这样，输赢没有所谓的公平可言。

啪~凉太海斗右脸颊挨了障刀刀身一记狠抽，当凉太海斗睁开双眼的时候，夏侯墩反手抓起障刀往后一丢，带血的障刀的刀身入木五分，把房门外偷看的三名精锐吓了一大跳，面面相觑地互视一眼。

“夏侯墩，唐军先锋军师长，别说夏某持强欺弱，拳脚见真章！”

夏侯墩冷笑一声，无视凉太海斗不可思议的目光，赤手空拳与凉太海斗进行公平生死决战，胜券在握夏侯墩有的是时间与凉太海斗玩，仗着自己拳脚了得，让他死得心服口服。

“好，大分城守将，凉太海斗，请赐教，嗨！”

夏侯墩这么豪爽赤手空拳生死决战，而不是凭借兵器欺人，赢得抱死决心的凉太海斗尊敬，朝夏侯墩恭敬鞠躬还礼后，先发制人右手紧握成拳，拳风呼呼直朝夏侯墩正脸打来，丝毫没有江湖规矩打人不打脸的想法。

凉太海斗看似威风凛凛的一拳，夏侯墩并没有闪躲，知道凉太海斗阴狠，连自己左手都敢砍，夏侯墩不敢小觑凉太海斗，并没有使用擒拿手，反而是以硬碰硬，挥拳而出与凉太海斗硬接一招。

嘭，两拳相交一瞬间，两人身影晃了晃一闪而退，一击即退的夏侯墩强忍着拳头麻木，趁凉太海斗同样拳头麻木的时候，欺身而上在凉太海斗慌忙防御的时候，右拳再一次打在凉太海斗挡起的手臂。

“回旋击！”

凉太海斗硬撑下夏侯墩猛烈一击，作势要反击的时候，夏侯墩突然一个猛转身，趁凉太海斗不备的时候，手肘猛击凉太海斗毫无防备的太阳穴，冷不及防的凉太海斗没想到夏侯墩有这一招，双眼一花整个人喝醉似的摇摇欲坠。

“倒！”

凉太海斗双耳嗡鸣晕头转向的打出一拳，夏侯墩突然蹲身躲过，右脚一记大横扫把凉太海斗扫倒，在凉太海斗倒地的时候，夏侯墩一个后翻压在凉太海斗后背，凉太海斗吃痛仰头惨叫一声，夏侯墩双手勒住凉太海斗仰起的脖子。

凉太海斗呼吸困难地四肢挣扎着，奈何夏侯墩双手紧紧勒住，呼吸困难的凉太海斗意识慢慢模糊起来，挣扎的力道变得越来越弱，一直到最后无法呼吸双眼凸出布满血丝，格拉一声，脖子扭断的凉太海斗双手无力地软倒地面。

夏侯墩松开死绝的凉太海斗，整个人失去力气似的坐到一边，目光看向一动不动的凉太海斗，夏侯墩忍不住轻轻呼出一口气，头一次赤手空拳杀敌，这对于夏侯墩来说无疑是一种挑战。

“夏兄，夏兄，城内局势控制住了！”

夏侯墩喘着粗气休息的时候，李震带着人急匆匆赶来内院，通过三名看守门口的精锐将士得知，夏侯墩在里面与凉太海斗赤手空拳搏斗。

里面打斗声停止了却没有丝毫动静，李震忍不住一阵担忧，在外面出言提醒里面的夏侯墩，要不是尊重夏侯墩，李震早就想破门而入查看了。

“李兄弟，麻烦你打理这里的一切，夏某先行一步回去交差！”

“好，好的…”

夏侯墩打开房门，露出里面死绝的凉太海斗尸体，李震一脸无语看着里面死绝的尸体，傻谔谔地点头应着，夏侯墩回去交差什么？李震心里一清二楚，无非是意外获得的藏宝图。

现在大分城基本已经控制，城内残留的守城士兵不是逃就是投降，基本已经没有什么威胁存在，李震有把握主持大局，但是没有把握可以管得着程家三子胡闹，城楼上的胡来李震算是见识了。

“辛苦你了，李兄弟，夏某先走了！”

“不，不用客气！”

夏侯墩把烂摊子交给李震打理，拔出镶入房门的障刀错身离去，李震僵硬着笑容勉为其难点点头，目送着夏侯墩落魄离去的身影，李震心中一阵感叹，也不知道夏侯墩这是怎么了？怎么突然之间变得这么落魄伤感？

第702章秘密回长安

寒冬腊月天，长乐乡弥漫白茫茫雪季，大雪堵着窗户，厚厚一层雪一排排地挂在房檐上，松树苍翠地站在白皑皑的雪地里，随着凛冽的西北风，摇晃着身子，发出尖厉刺耳的呼啸，像是有意在蔑视冬天。

寒风腊月大冬天，长乐乡依旧如故热火朝天工作，田地里架起白茫茫的保温棚，佃农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辛勤耕作打理农田，尽忠职守的巡逻治安兵在长乐乡范围巡逻，良好的治安带动源源不绝商客过往。

大清早官道马车商队鱼龙混杂朝长安驶去，一辆马车在数十名衣着普通的人骑马护送下，悄悄转出商队大队伍，沿着长乐乡开辟的捷径小道，直奔长乐乡后方驶去，巡逻的治安兵在骑马的护卫点头下，没有盘查直接放行而过。

“将军，房间已经安排好了！”

长乐乡后山军营，早收到消息的管家洪武在军营等候，秦寿从马车里走出来，洪武马上走上前，搭把手搀扶秦寿下马车，虽然秦寿不需要这么繁琐的礼节，可洪武还是需要尽心尽责做到最好。

“嗯，辛苦了，记住不许向任何人透露半点消息，包括几位夫人！”

“是，将军！”

秦寿走下马车看了眼熟悉的长乐乡，深呼吸一口久违的家里气息，点点头十分满意洪武的安排，特意交代他保守好自己归来的秘密，包括自己的几位夫人也要隐瞒住，洪武表示了解守口如瓶。

“去忙你的吧，没什么大事，你少来，安排个人过来传话就是！”

“是！”

洪武在秦寿挥挥手下，拱手告退离去，不敢继续打搅秦寿，随军保护的黑牛左右观察了一遍，确定周围没有陌生人监视或出现，保护着秦寿进入防守严密军营，亲卫们直接把秦寿的马车牵进军营。

回到当初钱夫人养胎的木屋，秦寿有种物是人非事事休的错觉，当初钱夫人为了避口舌是非，更是为了避开钱老爷子，在这里居住了一年多，最终替自己产下一女，戏剧化又摆上正面，成了自己隐晦迎娶的妾室。

想到自己娇妻们和小秦瑶还有已出生的两个孩子，秦寿很想去见见她们，可又不得不忍住思念的冲动，以免自己秘密回来的消息不翼而飞，惊动准

备好一切动作的长孙无忌和太子残孽党羽等人。
“潘安，滚出来吧！”
秦寿坐在温暖木屋大厅，黑牛亲自端上茶水后，秦寿品尝了一口特供皇室的茶水，头也不回轻喝一声，慢慢放下手中的热茶。
“将军，你终于回来了！”
潘安一脸尴尬地从木屋大厅后面走出来，径直走到秦寿两步之外拱手抱拳拜见，秦寿没好气地大翻白眼，他鬼鬼祟祟的性格，骗不了了解他一切的秦寿，更何况秦寿不相信他不知道自己今天回来，要不然他可以不用做间谍了。
“嗯，那些探子全部挑走没有？”
“启禀将军，一个不留，全都…”
秦寿提及李世民以前安排的探子，潘安一脸奸笑地做着抹颈动作，现在李世民都已经成了半死不活的人，潘安自然不会客气什么，那些朝廷密探全都隐秘杀了，反正也没有人追查心安理得。
潘安干净利落的手段，秦寿很是满意地点点头，那些朝廷密探没有了李世民撑腰，确实是不值得一提的棋子，杀了也没有人知晓，就算是知道了又怎么样？李世民都自身难保秦寿有什么好怕的？
“潘安，长孙无忌和李泰最近有什么动静？”

处理完内患的探子，想到最终的祸端长孙无忌，秦寿忍不住咬咬牙，要不是这个老不死的老货贼心不死，秦寿还真懒得回长安一趟，处理潜在的威胁，倭国那边主要事项还没有处理完，跑来跑去很累。

“启禀将军，长孙无忌和李泰很安分，自从长公主…”

潘安没有隐瞒，一五一十把长孙无忌和李泰两人动静说出来，自从长公主没有如愿见到李世民，长孙无忌和李泰两人临时改变了计划，一直没有动静老老实实安分守纪，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潘安去打探了几次，始终没有打探到什么有用的消息，只打探到长孙无忌偶然间提及的太子等人，到后面基本是很安分，丝毫值得注意消息也没有，一直到现在长孙无忌还是很沉得住气。

“将军…将军！”

“嗯？”

潘安交代一切事情经过，而秦寿好像心不在焉似的，精神恍惚不知道在想些什么？潘安连声呼唤了好几次，秦寿都没有反应，直到潘安没好气提高分贝大喊一声，秦寿才从恍惚之中清醒过来。

“将军，太子残孽怎么处理？他们打算月底万

国朝邦之日，趁大理寺防守薄弱进行劫狱！”

潘安把太子残孽的事提及，他们大致的行动计划说出来，具体怎么行动潘安了解不多，也没有办法了解太多，潘安试过几次深入，都给太过于谨慎的杜荷防止住，想要打探更多的消息，简直比登天还要难。

“嗯，本将军想想，没什么事你先行回去吧！”

“是，将军！”

心不在焉的秦寿点点头，精神恍惚的厉害，好像有点适应不过现在的处境，又好像感到这里熟悉的一切，给自己一种莫名其妙的陌生与沧桑感，心情烦躁的秦寿挥挥手，挥退潘安想要好好静一静。

潘安一脸怪异看着精神恍惚的秦寿，不知道秦寿怎么回事？但又不敢多问些什么，拱拱手抱拳离去，不敢在打搅心神恍惚的秦寿。

“黑牛，派人去找虬髯客过来，记住，别走正门！”

“是，将军！”

潘安离去后，秦寿想起在长安经营酒楼的虬髯客，召过黑牛小声叮嘱一番，秦寿找虬髯客做什么？黑牛不知道也不敢多问，按照秦寿的安排交

代，先行出去找人安排虬髯客过来。

“好奇怪的感觉，难不成有什么大事要发生？”

黑牛离去秦寿自言自语地嘀咕着，目光失神地看着外面飘荡的纷飞大雪，乱七八糟的思想没有一刻安宁过，那心跳到嗓门的压迫感充斥着秦寿心怀。

外面大雪还在不停下着，秦寿思虑不知道飞到那里去，曾经熟悉的一切，从倭国回来后，感觉这里一切变得陌生无比，陌生到好像自己不属于这里一样。

第703章三国初议

倭国大阪城，距离西部失陷已过了一周时间，大阪城在间人皇女大手笔的大刀阔斧整顿下，大冬日冒着严寒修建起海岸防线，十余万民夫顶着呼啸大风雪，抓紧时间修建长达数十里的防御墙壁。

杨子墨大清早混进大阪城内，借着商人身份在热闹的大阪城游荡了一圈，发现倭国士兵沿街盘查过往商人，杨子墨混进街道酒肆避寒歇息，逃过街道倭国士兵的盘查危机，心安理得在酒肆内听着商人与本地人讨论话题。

“唉~又要打仗了吗？”

“可不是吗？据说大唐军队，昨夜渡海过来了，现在西边的爱媛山口那边都已经开战了...”

“你们知道吗？据说西边逃亡过来的人说起...”

酒肆里商人与本地有钱之人品酒闲聊起来，大谈失陷的西部情况，什么唐军残暴的杀人方式，什么又烧又抢的暴徒形象，全都给游走商人一一概述说出来，听得大阪城本地百姓又气又怒又没有办法。

杨子墨索然无趣地探听着老黄历消息，这些过

气的消息也拿出来谈，杨子墨不得不感叹一声，倭国这边消息传达的还真是够慢的，都什么时候的老黄历破事？也亏他们津津乐道说个没完没了？

“闪开，闪开...”

杨子墨大感无趣琢磨去那打探有用消息时，突然酒肆外面传来敲锣打鼓声，还有倭国士兵开路的喝骂声，好奇心大作的杨子墨放下酒碗，装模作样混进好奇的酒客队伍，跟随着好热闹的酒客队伍走出去看情况。

“高句丽使团？百济使团？”

数百名倭国士兵在前头开路，五辆带有异国风情的马车缓缓进入杨子墨双眼，当看到两支不同着装的护卫军队，杨子墨忍不住大吃一惊起来，没想到居然是高句丽和百济两个小国家使团队伍！

杨子墨眯起眼打量着五辆马车经过，当发现第二轮马车的车厢，在一阵清风吹过时，露出里面一闪而逝的绝世女子容颜，杨子墨愕然失神犯了一小刻花痴，随即在商客们推撞下清醒过来。

‘奇怪了，好熟悉的身影，好像在哪里见过？’杨子墨带着疑惑的目光，慢慢消失人群里，发现高句丽使团和百济使团出现在这里，这个消息足够收获颇丰了，杨子墨没有久留想办法混出城，

把消息传送回去。

午时三刻，大阪城行宫外倭国士兵巡逻兵频频值守换岗，时刻保护着行宫安全，大阪城行宫大厅内，间人皇女大设宴席亲自接待远道而来的使团，高句丽的外籍亲王郡主李碧，百济国大王子扶余义池。

间人皇女培养出来的歌姬翩翩起舞，宽广的衣袖飞舞得如铺洒纷扬的云霞，高句丽郡主李碧，带着诧异目光，没想到间人皇女也有爱好中原文化，而百济国大王子扶余义池，则双目色眯眯地打量着歌姬身材。

聪明的扶余义池知道，间人皇女或李碧这两类国色天香的美女，不是自己三毛之地大王子可以拥有的，也没敢去招惹这些看似柔软，发起狠来如毒蝎的美艳天之骄女，还是没有权势的歌姬比较实在。

“承蒙郡主和大王子不辞千里远道而来，共讨三国合作大举，本公主先干为敬！”

间人皇女待歌姬舞曲告一段落离去，捧起银质酒樽举杯相邀敬酒，李碧和扶余义池很给面子一饮而尽，至少间人皇女这番招待，还有开放疆土零税收合作，足以说明间人皇女寻求合作的诚意。

“两位贵客远道而来一定很累了，本公主长话短说，请过目！”

间人皇女很会把握时机，也很会把握分寸说话，没有繁琐的客套礼节，直接朝一边的吉川丽子点点头，得到间人皇女的示意后，吉川丽子拿出造假的羊皮地图，间人皇女也不管是不是秦寿故意下的套，反正对她有利就是了。

羊皮地图上面经过加工，全是侯军故意套出来的进攻路线，先灭倭国一直到达大阪城，在挥兵北上进攻百济与高句丽，而大唐边境东北侧又会有朝廷大军出击，形成两面夹击灭掉东北番邦小国。

“公主殿下，这份地图你从何而来？”

李碧接过吉川丽子递来的羊皮地图，当打开羊皮地图看了眼，脸色马上大变询问间人皇女哪里的地图，在扶余义池迫不及待的目光之中，李碧把手中羊皮地图对折几下，轻飘飘甩到相隔三四米距离的扶余义池案席。

李碧露出这手功夫，直让间人皇女刮目相看，不亏是外表柔弱实力却是超强的女高手，难怪可以从严密防守的长乐乡轻松脱身而去，果然不是等闲之辈，李碧的实力越强对间人皇女帮助越大。

“岂有此理，这些大唐人实在是欺人太…”

扶余义池看了眼李碧甩来的地图，忍不住破口大骂一声，可骂道后面马上闭嘴不敢骂下去，接触到李碧杀人的目光，扶余义池郁闷不止地闭嘴，李碧是高句丽外籍郡主，比起他三毛之地百济大王子身份高贵多了。

“唐军一名将领身上搜查到的，郡主，大王子，不是本公主危言耸听，如若我们三国不联手对抗唐军入侵，那么他们势必会攻陷大阪城，以大阪城为跳板攻打你们...”

羊皮地图猫腻很多，属于半真半假，上面的进攻路线图，全是侯军交代的，间人皇女只是差吉川丽子，找一张羊皮地图按照侯军的交代，故意加上攻击线路图，反正对间人皇女有利，也不管是真还是假。

间人皇女危言耸听的话，还真起到了作用，最重要还是有半真半假的地图作证，李碧与扶余义池开始琢磨得与失，要是间人皇女消息不假，这突然其来的消息，对两人来说还真是够致命的。

“郡主，大王子，本公主拼了血本修建大阪城城墙，相信你们有所目睹，更何况你们合谋新罗...只要我们齐心合力共同抗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你们好好考虑！”

间人皇女看了眼李碧与扶余义池两人沉默，加大力度说服两人合作的态度，感觉差不多了，间人皇女没有继续说下去，而是给两人好好想想合作的意向，一紧一松的话把李碧和扶余义池绕进自己设计的战车圈子里。

第704章贼精的女人

“郡主，你觉得倭国公主的话可信吗？”

李碧的贴身婢女碧莹，与李碧回到间人皇女安排的休息房间，轻手关闭房门后，一脸好奇地问出内心疑问，李碧摇摇头叹息一声，对于贴身婢女碧莹有百般信任，好像妹妹一样对待。

想到秦寿进攻的方案，李碧心中一阵烦恼，要是秦寿在这里一定会很无语，眼前所谓的李碧，就是当初化身婢女柳紫嫣，也是北方商会的幕后操控者韵烟，她会出现这里自然而然很正常。

李碧深知长乐乡的厉害，各自各样新奇百怪的玩意，连大唐天子都垂怜不已，更何况其他人？长乐乡拥有太多杀手锏，真正交锋起来恐怕败多胜少，光是倭国西部沦陷速度，足以说明了一切。

“长乐乡实力不容小觑，爹爹忍辱负重了如此之久，当初仇恨早已磨灭，恐怕…”

李碧想起自己爹爹在高句丽磨灭了当初的仇恨，现在一蹶不振自甘堕落，想想就一阵烦恼，苦心经营的势力虽然还在，可高句丽始终还是一个弹丸之地，真正大领土还是大唐。

碧莹爱莫能助地闭嘴不再说话，不敢在出言给

李碧增添烦恼，大唐拥有数十万大军，长乐乡又拥有数万战力强悍的大军，简直是周边邻国的噩耗，通过秦寿这次入侵倭国速度来看，虽然表现平庸可伤亡数据足以弥补一切。

“碧莹，你先行下去休息吧！”

“是，郡主！”

李碧心烦意乱挥手下，碧莹不敢在逗留，盈盈一礼告退离去，留下李碧独坐屋内发呆，痴痴的目光看着外面大风雪，狂啸风雪没完没了下着，李碧神游太空似的精神恍惚起来。

入夜时分，长乐乡这边一如既往进入繁华热闹阶段，相比起长乐乡外围的热闹夜场，后山军营这边却显得冷冷清清，肃冷的军营外，二十名护卫尽忠职守保护着一辆马车前进。

“糟糕，是武夫人！”

虬髯客顶着大风雪走向军营大门，迎面与马车护卫队碰上，虬髯客看见马车撩起的车帘，露出的身影是刚成为母亲没多久的武媚娘，心中忍不住大吃一惊同时暗呼倒霉，真是运气不佳啊！

“张某人见过武夫人！”

“张三，你来军营有何事？”

虬髯客心虚恍惚的眼神，还有彷徨不安的声

音，武媚娘一目了然看在眼里，大感好奇虬髯客没事三更半夜跑来军营做什么？平白无故的怎么对自己彷徨不安起来了？

“哦，张某人有事请教洛教头，武夫人，张某人先进去了！”

“嗯！”

虬髯客不善说谎马上引起武媚娘注意，总觉得虬髯客好像有什么瞒着自己，点点头没有继续打搅虬髯客，放下车帘由车夫继续赶路回去。

差点露陷的虬髯客紧张的心眼差点跑到喉咙，直到武媚娘坐着马车离去，虬髯客整个人紧绷的心松了口气，心里服了武媚娘越来越老练的观察，想起正事马上跑进军营，丝毫没有注意到离去的马车在远处停下来。

军营木屋内灯火通明一片，当虬髯客推开木屋大厅门的时候，虬髯客顿时一阵无语，只见大厅内炭火旺盛无比，黑牛架起烧烤架，手法娴熟无比刷着三只烤得金黄的野鸡，一边转动摇扳一边刷烧烤料。

秦寿则躺在月牙型假寝软榻，翘起二郎腿悠哉活哉品尝着一只鸡腿，虬髯客推开门的时候，秦寿侧过身看了眼虬髯客，干咳一声提醒虬髯客别傻站

着，醒悟过来的虬髯客马上关上房门走进来。

“将军，张某…”

“张兄，坐！”

虬髯客拱拱手作揖赔礼道歉自己来迟，秦寿挥手打断虬髯客的繁琐礼节，示意虬髯客落座自己有话要说，虬髯客没有迟疑，搬来椅子坐到一边等待秦寿的交代。

“张兄，你有多久没与你夫人相聚了？”

秦寿突然其来的问话，虬髯客愣了愣看向秦寿，不明白秦寿这话是什么意思？怎么突然之间无缘无故问及这些话题？

可转眼想到自己娇妻月儿苦苦支撑拓跋族，虬髯客没由来心中一酸，摇摇头叹息一声，不知道如何回答秦寿的问题。

“张兄，本将军就不废话了，新罗国受高句丽和百济无耻挑拨，眼看灭国在即，本将军孤行一注，派遣了令夫人和族人去支援，你也是时候…”

“啊？这…”

秦寿没有隐瞒，把新罗国的局势与自己调遣之事说出来，虬髯客得知自己娇妻与其族人都去支援新罗国的消息，大吃一惊同时心中一喜，秦寿这般用意，很明显是撮合他与自己娇妻在一起。

得知自己调遣的事，虬髯客把秦寿离开长安这段时间，自己整理到的消息一一说出来，也算是给秦寿一个满意的交代，不过通过他兴奋过度心不在焉的样子，秦寿就知道虬髯客心里早已飞去新罗国了。

“行了，行了，牛头不对马嘴的屁话，给你三天时间准备好一切，三天后滚回去吧！”

“谢，谢将军！”

秦寿不耐其烦地挥手，把心不在焉的虬髯客驱赶回去，说了半天上话不接下话，听得秦寿一个头大，知道虬髯客此时此刻心情，秦寿没好气打发虬髯客离去，一脸尴尬的虬髯客拱手告辞离去。

“武，武，武夫人？！”

虬髯客带着喜色走到房门打开一瞬间，整个人傻了眼不可思议看着门外站着的武媚娘，只见其发髻铺满雪花，通红双目一直注视着里面同样目瞪口呆的秦寿，醒悟过来的虬髯客马上偷溜离去。

“媚娘！”

“秦郎！”

秦寿看着门外站了有一段时间的武媚娘，心中一痛深情呼唤一声媚娘，马上引发武媚娘泪腺，没有顾忌里面黑牛的存在，挽起裙幅跑进屋，直扑进

从软榻爬起的秦寿怀里放声哭出来。

电灯泡一样的黑牛愕了半天，在秦寿目光瞪视下，憨厚一笑挠着头，架起烤熟一半的烤鸡先行出去，顺势带上没关闭的房门。

“秦郎，媚娘好想你…嗯…”

“我也是，媚娘！”

娇妻在怀要是不做点什么？秦寿还真有点说不过去了，生育过后的武媚娘身材更苗条了，秦寿爱不惜手地抚摸着，动情的武媚娘在秦寿**挑逗下，轻解罗衣与秦寿缠绵倒进牙床。

第705章皇宫异变

“母后，这是昨日洛阳传来的消息！”

次日清晨朝会散去后，李慎带着洛阳探子连夜送回来的消息，直奔韦贵妃的寝宫，韦贵妃接过李慎递来的消息，打开看了眼顿时脸色变了又变，末了把手中的快信放到未熄灭的烛火前烧毁。

李慎不知道信里内容是什么，从收到快信一刻起，就奔向韦贵妃寝宫，第一时间把书信交给自己母后，他相信自己的母后不会害自己，更没有选择性去偷看信里的内容，李慎知道自己母后不喜欢自己多疑。

寝宫内韦贵妃一言不发，李慎也不敢搭话，老老实实呆在一边等候韦贵妃吩咐，李慎觉得此时此刻自己母后很吓人，压抑的气氛从宫殿内蔓延，好像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一样？也许是错觉，也许是直觉，李慎自己也搞不清。

“慎儿，万国朝邦之事，你可准备好？这一次可是你大显威严时刻！”

韦贵妃不希望李慎知道太多事，也不希望他有任何后顾之忧，故而没有提及信里的内容，装出若无其事的模样，牵强露出没事发生的笑容，用关心

的语气询问万国朝邦的大事，这是头一次应对。

当然韦贵妃也安排好了，万国朝邦盛典大喜之日，借助李世民金口牙开正式宣告天下，册立李慎为新皇帝，事情都走到这一步了，韦贵妃没有心情继续等，事情变化已经远远超出她控制之内。

“这，母后，慎儿尽量吧！”

李慎不知道韦贵妃的打算，也不知道自己母后早已安排好一切，言听计从照办就是了，万国朝邦盛典可是大事，以往都是李世民着手安排一切，以显大唐天朝之威，现在轮到自己李慎有些抓急起来。

‘要是秦将军在就好了！’李慎突然间想起亦师亦友的秦寿，他要是在这里，或许会出主意帮李慎安排好一切，只可惜现在秦寿在征讨倭国，无法帮他安排这一切，以至于产生依赖的李慎有些怀念起秦寿。

“慎儿，母后倦了，你先退下吧！”

“是，慎儿先行告退！”

韦贵妃蹩脚的借口打发李慎离去，李慎没有往其他方面去想，姗姗告退离去不敢打搅母后的休息，韦贵妃目送着李慎离去的背影，幽幽叹息一声，召来贴身宫女在其耳边耳语一阵，宫女领命离

去。

半个时辰过去，韦贵妃心不在焉品茗着茶水，想到了什么唤宫女拿文房四宝进来，执笔匆匆写了一封信，直到严统领光明正大从外面走进来，韦贵妃才匆匆写完书信，拂手示意严统领免去繁琐礼仪。

“严统领，太子残孽于昨日，从洛阳乔装打扮成商队，混进长安之事你可知晓？”

“既有此事？啊？娘娘恕罪，末将…”

韦贵妃把太子残孽昨日混进城一事说出来，惊呆了毫无消息的严统领，俯身下跪告罪的时候，韦贵妃罢罢手示意严统领无需自责过失，现在不该发生的都已经发生了，责怪他失职也没有用。

“娘娘，末将这就派人全城搜…”

“不用了，自然会有人收拾他们！”

严统领打草惊蛇的举动，马上给韦贵妃罢罢手打消，严统领真要是这样做，只会适得其反惊动太子残孽，而韦贵妃说自然会有人收拾太子残孽，这让严统领很是惊讶，可想到秦寿那边的人手，严统领也就释然了。

严统领搞不懂韦贵妃为什么那么信任秦寿？也搞不懂她怎么对秦寿千依百顺的，就算是合作关

系，也不用大方到安插过半人手到皇宫吧？严统领有些想不通韦贵妃心里在想些什么？

“严统领，你且把皇宫守好便是，派人把这封信送到长乐乡！”

“是！”

严统领低着头接过韦贵妃递来的书信，不敢多问些什么，拿起书信告退离去送信，而韦贵妃则失神看着寝宫外飘飞的大雪，独自一人在寝宫内发呆。

长乐乡后山军营木屋内，武媚娘精神焕发坐在梳妆台前梳理秀发，目光时不时透过镜子倒影，偷瞄身后呼呼大睡赖床的秦寿，都做人家爹爹的人，秦寿还是一如既往懒惰，没有一丝改变很是让武媚娘无语。

想到自己一宿未归，恐怕很难回去跟姐妹们圆谎，武媚娘梳理秀发的手停下来，恍惚一小刻身后爱郎身影不见，武媚娘彷徨不安转过头的时候，马上遭到秦寿偷袭满怀入抱，失而复得一样的心情，差点让武媚娘止不住哭出来。

“好了，媚娘，别哭了，郎君以后不吓你了！”

秦寿以为自己玩笑把武媚娘吓哭了，轻搂武媚

娘盈盈一握的蛮腰，满脸歉意赔礼道歉，而轻轻抽涕之中的武媚娘则摇摇头，心中有千言万语始终无法开口，从秦寿消失不见一刻，武媚娘整个人吓坏了，以为昨夜缠绵到现在只是梦一场。

“将军！”

秦寿还想说些什么安抚哭泣之中的武媚娘，潘安不合时的声音想起打断了秦寿，同时也打断赖着秦寿怀里的武媚娘哭泣声，武媚娘轻轻推开秦寿，背转过身轻抹眼角泪花，以免外人看到。

“潘安，有什么事？”

“将军，有大事，你看...”

心情不爽的秦寿转过头，怒瞪着不合时出现的潘安，面对秦寿盛怒的目光，潘安没有丝毫在意，语气显得有些焦急，欲言欲止看了眼秦寿身后的武媚娘一眼，似乎有意不让武媚娘知道。

“时辰不早了，再不回去姐妹们要起疑心了，秦郎，妾身先回去了！”

“嗯，郎君回来的事，暂时不要提起！”

武媚娘怎么可能听不出潘安话里的意思，知道有些事潘安不想让自己知道，识趣借口先行回去，不打搅秦寿与潘安办事。

秦寿送武媚娘出去的时候，提醒武媚娘暂时不

要让其他人知道，自己回来的消息，武媚娘点点头依依不舍与秦寿暂别离去。

“有何事？”

送别武媚娘离去，秦寿顺手关闭木屋门，转过头一脸疑惑看着潘安，而潘安则一脸慎重其事，把自己疏忽的大事说出来。

“大明宫的伏兵不见了？什么时候的事？怎么不见了？”

“半个月前…”

当潘安提及大明宫一万伏兵消息，秦寿大吃一惊，那可是李世民以前布置的伏兵，用来防止他的皇子们重蹈他以前旧路，现在居然集体消失了！

第706章无赖妖精

“媚娘，你这一宿去哪儿了？虢儿都哭了不知道多久，有这样当娘的吗？”

武媚娘刚回到家，马上遭遇自己姐姐武顺一番奚落，把秦家男丁长子秦虢交回给武媚娘，武媚娘一脸羞愧抱过襄中之婴，没有勇气去见大厅内姐妹们疑惑目光，看了眼快满月的秦虢。

秦虢，虢字是贾蓉起的，字形与虎相同，暗喻虎所抓画之迹，其中也含义虎父无犬子，当然也只有不尽职的秦寿才一无所知，连昨夜与武媚娘缠绵一宿，也忘了问及自己新生孩子的事。

“媚娘，你昨夜去哪儿了？”

“没，没去那，媚娘在城里算账晚了...”

李丽质一脸怪异地看着容光焕发的武媚娘，要不是知道武媚娘性格，还真以为她做了什么不守妇道的事，凌乱的发髻完全没有梳理好，细心的李丽质一眼发现武媚娘闪烁不定的目光。

“算账？媚娘，前些日子你不是算完城里的了吗？还是菲儿帮你的！”

“媚娘，好像你的账本没带吧？”

“不会落在城里了吧？”

李漱想起前些日子武媚娘才算完城内的账本，转过头看向一边伺候贾蓉的苏菲，茫然的苏菲点点头搞不懂武媚娘怎么健忘了？眼尖的钱羽馨发现武媚娘双手空空的，仙儿发现武媚娘孤立无援遭受审判一样查问，及时化解气氛打圆场。

面对姐妹们质疑审视的目光，武媚娘支支吾吾不知道如何回答了，刚从军营回来就想起虢儿，忘了怎么圆谎的说辞，现在给姐妹们质疑自己红杏出墙嫌疑，武媚娘还真是有苦说不出。

要不是帮秦寿圆谎隐瞒他回来的事，武媚娘还不至于这样语乏，秦寿不动声色回来，肯定有什么大事要发生，武媚娘不敢声张更不敢告诉情同手足的姐妹们，以免坏了秦寿的大事。

“好了，好了，你们干什么？媚娘忙里忙外疏忽忘事很正常！”

贾蓉隐隐之间似乎察觉到什么，感觉大厅里蔓延着无形的醋意，马上挺身而出制止众女带有醋意的审问，也难怪她们会这样，武媚娘替秦家产下长子，母凭子贵地位上升一大截很正常。

“媚娘，虢儿的满月宴席准备的怎么样了？”

“哦，娘，准备好了，媚娘先回房！”

怕众女又不和谐闹起来，贾蓉岔开话题提及长

孙满月宴席的事，现在秦家地位不同往年，怎么说也是有头有脸有权有势的大家族，秦家喜添男丁自然要大办特办，宴请满朝文武百官前来赴宴。

武媚娘松了口气感激贾蓉的帮忙息事，应付了事敷衍一句借口离去，贾蓉也没有强留点点头默许了，目送着心思重重的武媚娘离去背影，贾蓉摇摇头叹息一声，她相信聪慧的武媚娘。

“亲家，亲家…”

贾蓉正打算出去走走散散心，突然大厅外传来程妖精大嗓门哟喝声，听到极品无赖程妖精哟喝声，贾蓉马上大感头疼，更别提大厅内花容失色的众女们，早就领教过程妖精这临近一个月来无赖的举动。

“程国公，老夫人不在…”

“什么老夫人不在？你忽悠谁？滚滚！”

管家洪武试图阻拦老无赖程妖精再次来闹事，野蛮不讲理的程妖精那肯听洪武废话？大咧咧地一手推开挡道的洪武，大摇大摆双手空空走进城堡大厅，带有五分醉意的程妖精径直走到贾蓉五步之外。

“程国公，你这是…”

说实在的程妖精喝得脸红如关公，相隔老远贾

蓉都嗅到浓浓的酒味儿，贾蓉忍不住皱起眉头，强忍着心中不喜，应付三天两头喝醉酒跑来闹事的程妖精，这次又不知道他闹什么？

反正程妖精每次来，都是发发酒疯胡言乱语，过后就当没事一样，他是没事闹得欢了，可也要顾及一下大厅里心里不平衡的人，贾蓉忍耐程妖精闹事，已经算是忍耐到极点了，后悔摊上无耻亲家。

“嫂子，老流氓我是爽快之人，不喜绕圈子的废话，和秦老哥算是八拜之交，你说吧，贤婿是不是太不地道了？”

“……”

程妖精一开口就打亲情牌，得，又是为他家闺女的事而来，说实在的，这生娃的事也是要看运气和福气吧？不是你强求硬来就行的，秦寿就一个人，总不能夜夜伺候你家一个闺女吧？

自从武媚娘产下秦虢后，程紫苑就给程夫人接回家里，估计是传授经验什么的，而程妖精又三天两头跑来发酒疯大闹，时间一长了，贾蓉也感到不胜其烦，要不是看在他和秦叔宝那层关系份上，贾蓉还真想唤人把程妖精赶出去。

“程国公，你想怎么样？秦郎不在，你天天来闹事，成何体统？”

“哟呵，哟呵，你一个小女娃吵什么吵？你自个也不是屁一个没得放？”

李丽质看不惯程妖精再次来闹事，挺身而出喝斥程妖精无理取闹行为，哪晓得程妖精不屑一顾撇撇嘴，也不是真酒疯还是假酒疯反讥起李丽质，脾气再好的李丽质，面对程妖精刁钻的讽刺声，也气得不轻无言以对。

“哼~程国公，适而可止！”

贾蓉皱起眉头拍案而起，微怒的语气警告起程妖精，是佛也有三分火，他在出言不逊挑拨难得和睦的一家，贾蓉不介意与程家断绝关系，呼喝人进来把耍酒疯的程妖精赶出去。

“好，好好，等贤婿回来，老流氓亲自逮着他，一定要让他给俺闺女生一个大胖娃，要不然他别想出门了！”

“……”

程妖精无耻的狠话，大厅内众女一阵无语，这程妖精不是一般的无耻，而是非常的无耻，哪有这样逼人做不愿意做的事？贾蓉更是大翻白眼，他家三个逆子不好好管管，倒是关心起他家闺女的事，真是怪胎啊！

“呸，简直就是无赖！”

程妖精一离去，李漱第一个气不过开骂，见过无耻的没见过这么无耻的，这不是明摆着好事都让程紫苑霸占去吗？程妖精简直就是来拉仇恨一样。

“唉…”

贾蓉摇摇头转身回房，苏菲搀扶着贾蓉离开大厅，原本想出去散散心的贾蓉，此时此刻心情也没有了，还是去看看另外一个快要临产的何夫人，对于花心不减的秦寿，贾蓉很是头疼无比。

第707章新骑兵武器

潘安离去办事，秦寿独自一人走道木屋窗户，轻轻推开堆满积雪的窗户，吹着冰冷的北风目光失神起来，潘安带来的消息很要命，以确万一秦寿再次安排潘安去查看一下，证实李世民现在的情况。

大明宫突然消失的一万铁甲兵，李世民最后的王牌，当初来不及啃下这块硬骨头，现在硬骨头跑了，跑得无影无踪，让秦寿感到一阵后怕，怎么跑的？怎么消失的？谁指使下令的？都成了谜题一样。

秦寿记得大明宫隐藏地底的一万铁甲兵只听命李世民，哪怕是李世民最信赖的逆臣严统领，都无法调动这些忠心耿耿的铁甲兵，那到底是谁调走了他们？唯一可能性就是玩计中计的李世民。

可要是真是李世民调走的，以他铁血手段，自己大逆不道意图不轨的举动，早就报复诛杀自己了，怎么可能放任自己活着这么久的时间？毫无头绪一片烦乱的秦寿，忧心忡忡不安起来。

以确保万无一失，秦寿不得不安排潘安去确定一下李世民情况，确定他是不是十二时辰都有人监管着？监管他的人有没有变？这些秦寿都要了解一

清二楚，以免疏忽大意阴沟翻船，这场赌博赌注太大了，秦寿输不起。

“长孙无忌啊长孙无忌，我该怎么感谢你好呢？”

秦寿望着外面没完没了的大风雪，忍不住自嘲一笑自言自语，要不是长孙无忌不安份，恐怕自己也不会急急忙忙赶回来，要是不敢回来，恐怕也不知道会发生这样诡异不可思议的事。

“将军，韦贵妃派人送来的书信，什么也没说把信留下就走了！”

“她怎么知道的？！”

一名年轻人敲门走进来后，手里拿着一封书信呆在一边，把书信的来路说出来，直让心烦意乱的秦寿大吃一惊，居然是韦贵妃送来的书信，自己昨天隐蔽回来第二天她就知道了，不得不让秦寿刮目相看。

接过书信秦寿打开看了眼，无非是问自己怎么偷偷摸摸回来的问题，秦寿把书信揉成一团，现在韦贵妃怎么知道自己回来的问题无关重要了，最重要的还是韦贵妃提及李慎上位的问题。

韦贵妃这么急着要上位，秦寿了解她的用意，无非是想要一石二鸟，借助万国朝邦的盛典大好日

子，一方面推李慎上位，另一方面一网打尽长孙无忌和太子残孽，可现在又多出一个问题，直让秦寿头疼不已。

“你叫什么？”

“启禀将军，小的叫范童！”

哧…刚喝口茶缓解烦躁心情的秦寿，突然喷出一口茶，给自称范童的年轻笑喷到了，干咳连连的秦寿瞪大眼，不可思议看着范童，想要确定他不是跟自己闹着玩？

“饭桶？”

“将军，规范的范，童心未泯的童，不是饭桶！”

秦寿怪异的目光，范童马上醒悟过来，知道秦寿误解了自己的名字，不慌不忙地解释自己名字，范童的表现让秦寿很满意，洪武找的年轻人，确实很有前途。

“行了，你先回去吧，对了，顺便把王铁匠找来，别把本将军暴露出去了！”

“是，将军！”

范童的表现秦寿还算满意，真要重用还需要考察一段时间，挥退范童的时候，想起正事交代他去找王铁匠过来，算是正式开始对他考验怎么把王铁

匠请来。
“有意思了！”
看着范童离去的背影，秦寿摸着下巴摇摇头笑了笑，趁王铁匠还未来之前，秦寿转身回去，找出在当初在倭国准备好的斩马刀设计图，完全是为骑兵量身打造的近战武器，长枪固然是好，近战太弱了。
“这死范童，把我老王骗来这里干什么？”
一刻钟过去，当气吁喘喘的王铁匠跑来军营木屋这边时，空荡荡的木屋大厅空无一人，哪有什么所谓的有天外陨石？骂骂咧咧的王铁匠忍不住问候范童那个家伙，此时此刻王铁匠才意识到给范童骗了。
“王师傅！”
“啊？将，将军？！”
秦寿从偏厅走出来的时候，王铁匠吓了一跳，没想到居然是秦寿回来了，发现秦寿满意的笑容，王铁匠才恍然大悟，感情范童骗自己来是秦寿的主意！
“将军，你什么时候回…”
“王师傅，你看看，这武器能在月底前打造多少？”

王铁匠的疑问，秦寿没有回答，直接拿出画好的斩马刀图纸给王铁匠过目，加长过的斩马刀威力总体来说还算不错，至少虎豹骑们用模型耍过，都觉得比起长枪用得顺畅多了。

王铁匠大感惊奇接过秦寿递来的图纸，看了眼加长宽的斩马刀，摸着下巴逐渐发白的胡须大点其头啧啧称奇，斩马刀的妙用与设计，王铁匠越看越觉得有些别扭，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一时间又想不起来。

“将军，这斩马刀…”

“有点眼熟是吗？它原名叫斩马剑，本将军心血来潮，加宽加长了不少，经过虎豹骑试用十分适合骑兵用…”

王铁匠的疑问，秦寿心里很清楚，把斩马刀的前身说出来，挪用了汉代时期斩马剑造型，加长加宽了刀身和弧度，现在大唐所用的陌刀，也是沿用斩马剑前身改造出来的，当然陌刀不怎么适合骑兵所用。

倭国几场战役下来，虽然鲜少有野外交战，可难不保以后会不会有？长枪作为骑兵主武器固然是好，可要是遇到狭窄地方或者近战了，吃亏的还是骑兵，秦寿只好改改适合骑兵用的斩马刀。

“好吧，将军，要是以现在的技术，大概一千把！”

知道秦寿用意，王铁匠大致估摸了一会，给出秦寿大致的数据，一千把已经是很勉强的数据了，优良武器不是那么容易打，光是打磨开刃就耗费时间。

“嗯，王师傅，好好打造吧，本将军等你消息！”

“是，将军！”

王铁匠给出的数据，秦寿勉为其难点点头，一千把是少了点，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当然这一千把兵器，秦寿另有用途，真正正式投入前线战场使用，需要一段时间才行。

王铁匠把秦寿离开长乐乡，快两个多月的时间变化说出来，交代完铁匠这边的事，并没有继续打搅秦寿，拿着秦寿给的斩马刀图纸抱拳离去。

第708章麻烦不断

入夜时分掖庭宫，禁宫侍卫顶着大风雪，手持长乐乡出产的油光灯，巡逻后宫四周动静，路过的宫女太监纷纷低下头快速经过，并不敢在原地逗留多片刻，禁宫侍卫会毫不犹豫把他们拿下。

“咦？赵侍卫，有刺客！”

“哪里来的刺客？想偷懒是不是？还不快巡逻？”

掖庭宫妃子寝宫屋顶，突然一个黑影一闪而过，一名禁宫侍卫无意间发现动静，失声惊呼喊了一声有刺客，赵侍卫骂骂咧咧没完没了，手里油光灯随便晃了下，空荡荡的屋顶哪里来的什么所谓刺客？

其实赵侍卫早就发现了黑影，只是睁眼闭眼权当没发现，哪晓得居然还有不懂事的禁宫侍卫眼尖发现，至于黑影是谁？赵侍卫心里一清二楚，而他正是秦寿派系混进来的侍卫，负责给潘安行方便的人。

禁宫这边秦寿入手没有多少自己人，大部分都安插在皇宫大门和太极殿两个地方，主要是防止日后变化，走到这一步秦寿不得不提防，哪怕是李慎

坐稳皇位，秦寿也要继续安插人手进去。

“可…”

“可什么可？哪里来的刺客？找抽是不是？还不快巡逻！”

“是！”

挨了赵侍卫一记猛敲脑门，又遭遇赵侍卫蛮不讲理的喝骂，发现动静的禁宫侍卫不敢在废话了，在赵侍卫瞪眼呼喝声之下，憋屈不已摸着无辜挨打的脑勺，继续跟着赵侍卫巡逻后宫的安全。

‘潘安怎么这么粗心大意？’继续巡逻的赵侍卫心里嘀咕一声，搞不懂潘安怎么越来越大胆了？居然不像以前小心谨慎，搞不懂潘安怎么的赵侍卫摇摇头，带着禁宫侍卫们继续巡逻。

“你们先出去吧！”

“是！”

韦贵妃寝宫内，沐浴完的韦贵妃披着华丽宫衣，在宫女服侍梳洗好，正打算歇息听到窗外细微动静，马上知道谁来了，借口支开服侍自己的宫女出去，等待负责监视自己的潘安进来。

“潘安见过娘娘！”

“哼~你们将军为何不亲自来？”

韦贵妃的宫女出去没多久，潘安从窗外钻进

来，没有诚意的拜见，很是让韦贵妃心中不喜，直入正题责问潘安，很是让潘安小小惊讶了一把，末了释怀笑了笑，站在一边不言不语。

韦贵妃知晓秦寿秘密回来的事，潘安不觉得奇怪反而觉得很正常，要是韦贵妃连秦寿秘密回来也不知道，那她还真是白掌控长安一切，朝廷是一个政权大机器，秦寿在怎么隐秘回来，始终逃不出掌权的韦贵妃眼线。

“找本宫有何事？”

没有得到答复，韦贵妃心中难免有些小小失落，但韦贵妃还是很能忍，把自己柔弱的一面掩饰起来，岔开话题质问潘安大夜里找自己做什么？

“想请娘娘去确认一件很重要的事！”

“何事？”

潘安打哑谜一样的话，很是让韦贵妃心中不喜，忍着心中不爽冷哼一声，高傲地仰起头看也没看潘安一眼，他什么身份？自己什么身份？韦贵妃心中有数，等级观念强烈的她，压根瞧不起传话筒一样的潘安。

要不是他是秦寿的忠实手下，光是他现在大不敬的举动，韦贵妃足以招人来把潘安杀了，看在秦寿的面子上，韦贵妃并没有与潘安计较太多，但是

他现在没大没小的话，让韦贵妃心中很不爽。

“娘娘息怒，潘某性子就是这样，将军派潘某前来，想要娘娘确定皇上还在掌控之中！”

“皇上？”

潘安不吭不卑说明来意，很是让韦贵妃大吃一惊，没想到秦寿派潘安来找自己，居然是有关皇上的事，莫不成他偷偷回来，不敢公之于众就是因为这事？韦贵妃忍不住胡思乱想起来。

“皇上不是很好吗？”

想不明白的韦贵妃一脸疑惑地看着潘安，此时此刻韦贵妃忘了对潘安的讨厌，有关李世民的事，韦贵妃还是很上心的，就冲着决定要李慎登基，韦贵妃不敢有半点疏忽和闪失，她输不起这唾手可得的一切。

“好不好，不是娘娘说了算，总之娘娘你还是去亲自看一看，潘某晚点在过来讨要答案回复将军，娘娘，潘某还有别的事要办，先告辞了！”

潘安说完马上拱手告辞离去，没有给韦贵妃提问的时间先开溜，大明宫的情况韦贵妃不知道，秦寿也没有打算让韦贵妃知道的意思，既然秦寿都不让她知道，潘安自然不敢透露半点消息。

现在时间紧急，潘安无法顾及两个地方，只好

把查看李世民情况交给韦贵妃，比起自己偷偷摸摸去查看，潘安更适合去查看大明宫那边的情况，彻底查清铁甲兵消失的情况，到底是隐藏到哪里去了？

“神神秘秘玩什么花样？”

潘安离去后，韦贵妃一脸怪异地嘀咕一声，可秦寿的提醒，韦贵妃又不得不去照办，带着疑惑之心，韦贵妃只好走一趟，连夜去太极殿查看情况，还真是越到关键时刻，麻烦就不断。

太极殿，李慎尽心尽责不思一苟批阅着奏折，母后把自己推到太子之位，李慎不敢辜负母后的一番心思，他也知道自己母后为了自己吃了不少苦，李慎不敢让她失望，只好尽心尽责专政。

“太子殿下，夜深了，该歇息了！”

严统领从手下得知时辰，小心翼翼走进太极殿，提醒不思一苟处理政务的李慎，一直关注李慎成长的严统领，对李慎有莫名其妙的情感，虽然他是李世民的种，可他脸孔慢慢展露韦贵妃其父韦圆成的气势，让严统领有种亲切熟悉感。

“嗯，严统领，小慎有事…”

“太子殿下，你现在是太子，以后自称要用孤！”

李慎放下手中的奏折，想起了什么想要请教严统领的问题，严统领贸然打断李慎的话，善意提醒李慎现在是太子身份，注意自己的称呼。

“好吧，孤问你，你怎么看秦将军的？”

“这...”

李慎突然提及秦寿的问题，还真是让严统领一阵为难，说实在的严统领还真不知道如何评论秦寿这个家伙，说他心机深沉？还是阴险狡诈？亦或者是胆大妄为？严统领心中没有底。

“娘娘驾到！”

严统领不知道如何回答李慎问题的时候，太监在殿外高呼一声韦贵妃驾到，解除了严统领的困境。

第709章蛛丝马迹

“慎儿见过母后！”

“嗯，慎儿，夜深了，你先行回去休息吧，母后跟你父皇说说话！”

“是，母后！”

韦贵妃深夜到来，很是让李慎大感意外，急匆匆行礼拜见自己母后，韦贵妃很是欣慰李慎的用功，轻轻叹息一声支开李慎回去休息，没有怀疑的李慎言听计从告退离去，唯独留下严统领与韦贵妃继续留在大殿。

李慎离去后，严统领抬起头茫然等待韦贵妃安排，搞不懂韦贵妃怎么大半夜来看李世民了？既然她敢给李世民下药，证明她与李世民恩断义绝了，早已没有所谓感情纠葛了，可她现在心血来潮看李世民，严统领不得不感到奇怪。

“严统领，前面带路！”

“是！”

韦贵妃挥退跟随的宫女，没有说去哪里但是严统领知道她要去哪里，并没有多问在前面开路，直朝太极殿偏殿走去，偏殿有四名皇宫禁卫把守着，见到严统领和韦贵妃到来并没有阻拦，直接开锁放

行严统领和韦贵妃进去。

进入偏殿前，韦贵妃特意停下脚步，观察了下看守的四名皇宫禁卫，全都是熟悉的面孔，没有更换也没有冒充的痕迹，严统领不知道韦贵妃紧张兮兮的怎么回事？直到韦贵妃点点头严统领才继续带路。

太极殿偏殿内昏暗一片，摇摆不定的烛火在门开一瞬间飘忽不定起来，韦贵妃跟随着严统领身后踏进偏殿门栏，一股淡淡刺鼻药草味随风飘来，严统领心中不安地带领着韦贵妃，慢慢走向偏殿摆设的一张牙床。

改造过的偏殿四周皆有钢铁栏加固，除非削铁如泥的武器劈砍，要不然难以砍断钢铁所铸的铁监牢，脚步声出现偏殿的时候，牙床上躺着的李世民慢慢睁开眼，老态龙钟的他此时此刻显得落魄无比。

“咳咳…”

李世民干咳了一声，慢慢侧过头看向走来的严统领和韦贵妃，浑浊龙目露出盛怒过后一丝安宁，目光死死盯着韦贵妃，挪挪嘴始终说不出话来，而韦贵妃则在严统领搬来椅子下，径直坐到李世民牙床边缘。

看着曾经意气风发的帝皇如今落魄模样，严统领心中百般不是滋味，从韦贵妃嫁给他一刻起，严统领就一直潜伏韦贵妃左右化身为侍卫，拼劲才能获得李世民赏识一直爬到皇宫总领地步。

“他不是好好的吗？真不知道一个废人，有什么好担忧的？”

韦贵妃冷漠地看了眼落魄的李世民，自言自语嘀咕一声，也不知道秦寿紧张害怕什么？确定没有其他遗漏和可疑地方，韦贵妃甩袖作势转身欲走，李世民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颤抖着手抓住韦贵妃轻纱宫袖。

韦贵妃停下脚步没有挣开李世民抓紧的宫袖，严统领作势上前帮忙的时候，韦贵妃摇摇头制作了严统领动作，现在的李世民虚弱的犹如风中残烛，恐怕一个五六岁孩童都能把他干掉，韦贵妃更不用惧怕他。

李世民孱弱到风中残烛的地步，可手还在牙床轻轻颤抖着，叮叮咚咚的手指颤抖声，在静得掉一根针也能听到的偏殿响彻着，韦贵妃慢慢坐回原位，居高临下俯视着老态龙钟的李世民。

“为…为…何…”

李世民断断续续的话说起来很费劲，浑浊的龙

目带着不甘与愤怒，没想到害自己变成这样的人，居然是最亲近的结发之妻，李世民心中有百种不甘与愤怒还有疑惑，想要知道韦贵妃为什么要这样？

“为什么？哈哈~~你还有脸问为什么？这么多年，你一直宠爱长孙那贱人，把她生的皇子公主当宝一样，而本宫呢？本宫跟你那么多年得到了什么？你又给本宫...”

韦贵妃突然转过头，竭嘶底里把心里的怒气与不平一股脑发泄出来，李世民偏袒宠爱长孙皇后的遗孤，全皇宫上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其他妃子所生的皇子公主，李世民基本不闻不问。

最明显的还是李承乾和李泰，李承乾混账浑事一大堆，要是其他妃子所生的皇子像他哪样，恐怕待遇就不是李承乾那么好的禁足或臭骂一顿了事，这一切全因为长孙皇后关系，可笑的子凭母贵。

当韦贵妃提及长孙皇后称为贱人的时候，李世民浑浊的目光爆发一闪而逝的杀气，虽然很短暂可早已给屋顶上窃视的潘安发现。

‘好厉害的杀气，错觉还是？’潘安不寒而粟地打了个冷颤，接触到李世民一闪而逝的杀气，虽然相隔很远，可潘安好像感觉就在眼前似的，忍不住一阵后怕与疑惑，感觉奄奄一息没有威胁的李世

民，现在给潘安感觉很危险！

潘安原本打算去大明宫的，可想到放心不下韦贵妃会出漏子，暂时放弃去查看大明宫地下宫殿的情况，转折过来帮忙查看太极殿偏殿的动静，一明一暗毕竟容易发现些什么，没想到还真来对了！

也许是韦贵妃发泄心中不满说中了李世民痛脚，李世民抓紧韦贵妃宫袖的手颤抖着慢慢松开，紧接着闭上浑浊的双眼，一丝泪痕从他眼角滑落，韦贵妃则在一边擦拭着掩藏多年的心酸与不满。

“慎儿在万国朝邦盛典登基，李世民，本宫倒要你好好看看，慎儿绝不比长孙贱人的种差！”

韦贵妃擦拭干净眼角泪痕，把自己决定的事说出来，闭目的李世民再一次睁开眼，黯淡的目光闪烁着什么，末了再一次慢慢闭上双眼，耳听着韦贵妃与严统领离去的脚步声，眼角再一次滑落泪痕。

‘错觉还是？嗯，有古怪！’韦贵妃与严统领离去后，潘安一直趴在屋顶瓦片上，静静观看着偏殿内的动静，忍不住胡思乱想起来，总觉得李世民有些奇怪，至于奇怪在哪里？一时间潘安说不上来。

要是光凭一个眼神杀气什么的，不足以说明些什么？一头雾水的潘安按耐着性子，一动不动趴在

太极殿偏殿屋顶，忍受着冰天雪地的风寒，静静观察了闭目睡着了一样的李世民足足一个时辰之久。

确定没有其他发现，潘安只好带着遗憾离去，转折去大明宫查看地下宫殿的情况，希望可以找到些什么蛛丝马迹，一万人的铁甲兵呆过的地方，潘安不相信铁甲兵撤走一点踪迹也没有。

第710章疑点重重

“没有发现？”

亥时三刻，潘安打探完大明宫情况，把所知道的事全说出来，大明宫没有发现很是让秦寿惊讶，一万人的铁甲兵，居然连撤走的时候，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来，秦寿打死也不相信这事实。

可潘安很确定拍胸保证，秦寿又不得不相信事实，潘安没有理由骗自己，而且他办事秦寿还是比较的放心的，要是潘安都发现不了什么，那只能说明有人故意捣毁了痕迹，事情变得复杂让秦寿感到不安起来。

此时此刻秦寿感觉好像掉进了一个圈套，一个事先就准备好的圈套，而这个圈套就好像针对自己一样，至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错觉？秦寿自己也说不准，就是感觉好像有人在操作这一切似的。

“将军，潘某上上下下查了不下十几次，一点踪迹也没有发现...”

潘安很确定地点点头，把自己查证了十几次说出来，偌大的地下宫殿一点蛛丝马迹也没有发现，要不是秦寿信誓坦坦说有一万铁甲兵呆过，潘安还真不相信那么大的地下宫殿，居然会一点痕迹也没

有？

“对了，将军，潘某发现了奇怪的事！”

“何事？”

秦寿沉思到底是谁转移了李世民铁甲兵，潘安想起自己偷看的消息，欲言欲止很是让秦寿不爽，没好气瞪了潘安一眼，自己可没有工夫与他罗里吧嗦浪费时间。

“将军，潘某觉得皇上有些奇怪，韦贵妃去查看皇上的时，潘某…”

“哦？既有此事？”

潘安把自己发现的奇怪之事说出来，特别是李世民一闪而逝的杀气，潘安描述得有神有样，直让一边沉思的秦寿大感意外，按理说李世民的杀气很正常，可秦寿又觉得有些不正常的地方。

“你确定没有眼花？”

“这，应该没有吧！”

秦寿的疑问，潘安沉吟片刻，最后点点头表示应该没有眼花，虽然相隔有点距离，可潘安还是一清二楚看到了，李世民的杀气很可怕，至少潘安看了眼就感到心有余悸，要是直接面对他，潘安还真不知道能不能正常站立。

下一刻秦寿沉默了，没有说话默默地想着事，

想着潘安带回来的消息，李世民有古怪，秦寿第一时间想到，李世民肯定有问题，要不然也不会出现铁甲兵消失的问题，可他问题出现在哪里？秦寿一时间说不上来。

“潘安，你过来，趁虬髯客还没有离开长安，你去找他这样…”

秦寿想了一会，最后迫于无奈，只好玩自保一手，眼下这种情况也只有这样了，要不然真等事情发生了，想要布置都来不及了，现在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秦寿不得不开始想办法为自己准备后路。

趁虬髯客没有离开长安，秦寿安排潘安去找虬髯客帮忙，事先布置好自己的后路，哪怕到时候真的事情变到不可挽回，起码也有杀手锏的王牌在手，玩起狠来谁胜谁败还是未知数？

“够毒，够阴…呃，将军放心，潘某知道如何做！”

“小心点，本将军身家性命全看你的了！”

潘安双目放光地连连点点头，说实在的潘安不得不佩服秦寿阴险的主意，这么阴毒的想法也亏他想得出来，潘安还想说些什么拍马屁，可在秦寿瞪视目光之下，一脸尴尬地赔笑告退离去。

目送着潘安离去背影，秦寿摇摇头叹息一声，

说实在的秦寿还真是烦透了心窝，没想到自己回来就遇到这样的事，还真是千算万算没有算到，最终事情会是这样的变化，皇宫的异变让秦寿意识到，事情并不是想象之中那么简单。

“媚娘，媚娘！”

“门没锁，进来吧！”

李丽质在门外轻轻敲门声，打断了失神喂奶之中的武媚娘，轻轻放下喂完奶刚睡着的秦虢，武媚娘一边整理自己的衣衫，一边提醒门外的李丽质房门没锁，李丽质到来所为何事？武媚娘心中有了大概。

李丽质轻轻推开房门，并没有惊扰到睡着的秦虢，门外守着的两名婢女在李丽质进入房内，轻手轻脚把房门带紧，以免外面走廊脚步声惊扰到里面。

“媚娘见过…”

“媚娘，你我情同姐妹，有必要如此谦虚多礼吗？”

武媚娘装作若无其事行礼，李丽质走近武媚娘面前，轻轻拉住欲要行礼的武媚娘，大打亲情牌让武媚娘很是无语，心里忍不住叹息一声，该来的还是要来，自己谎言无法骗过精明的李丽质。

“媚娘，你老实回答我，秦郎是不是回来了？”

李丽质也没有废话，落座之后直入正题提及秦寿，武媚娘沉思片刻点点头默认了，想要瞒她估计是不可能的事，李丽质早上没揭破自己，又到现在这个时候来，就知道她想要来证实自己猜想。

武媚娘迫于无奈承认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长乐乡声名在外不少鱼龙混杂混了进来，想要逐一挑除是很难的，怕李丽质追查太多暴露了秦寿回来的事，武媚娘没有隐瞒李丽质。

“你就这样…”

李丽质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想起武媚娘早上回来春情荡漾的，就知道她做了什么，只是想到她刚生完秦虢没多久，就这么快行房事，不怕伤身子？

“没，没，媚娘是用这个…”

武媚娘在李丽质怪异目光之下，一脸尴尬脸红地澄清事实，在李丽质更怪异目光之中，脸红耳赤手指着自己的嘴，那羞人之事武媚娘羞于开口。

“好吧，媚娘，秦郎在哪？我找他有事谈谈！”

李丽质一脸无语地摇摇头，对于秦寿偷偷摸摸

回来的事搞不懂，知道他现在回来了，李丽质直言了当想要知道秦寿下落，至于什么事李丽质没有明说。

“军营木屋里！”

武媚娘不知道李丽质找秦寿有什么事，但还是如实说出秦寿的下落，她相信李丽质会有分寸，不会随便乱来暴露秦寿的下落。

“嗯，好，谢了，媚娘，你早点休息吧！”

“嗯！”

李丽质虽然很想马上去找秦寿，可她知道要是自己大半夜跑出去，势必会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和坏事，强忍着恨不能去见秦寿的想法，没有继续打搅武媚娘先行离去。

武媚娘目送着李丽质离去背影，总觉得她好像心事重重的，至于有什么心事？武媚娘不得而知，也没有八卦到去打探别人**。

第711章李恪的疑惑

次日清晨吴王府安宁一片，但是随着魏王李泰乔装打扮到来，打扰了闲居一段时间的李恪清幽生活，而魏王李泰无缘无故找上门，更是让李恪赶到惊讶无比，碍于礼节上的问题，李恪不得不从妻妾温柔乡爬起来。

‘魏王那混蛋找本王做什么？’睡眼朦胧的李恪寒颤着身子骨，顶着大风雪的吹刮清醒了不少，满脑子疑问李泰来找自己做什么？跟李泰没有什么交情的李恪，真心搞不懂李泰无缘无故找自己有什么事？

现在都是韦贵妃把握权势，整个皇宫乃至长安都是她的势力范围，李泰这么明显来拜访自己，不是给自己添麻烦吗？加上秦寿这层千丝万缕关系存在，李恪都搞不清楚，自己是中立还是偏向韦贵妃这边？

吴王府大厅，李恪打着哈欠走出来见客，发现减肥成功的李泰嘴巴几乎可以塞进鸡蛋，曾经胖子变成英俊潇洒的大唐王爷，要不是王府管家说明是魏王李泰到访，还真以为王府管家大清早胆大包天拿自己开刷。

“你是四弟？找恪哥儿有何事？”

李恪晕晕欲睡的瞌睡虫不翼而飞，瞪大眼不可思议打量着男大十八一样的李泰，要不是他独臂成了独特辨认方式，李恪还真不敢想象，当初胖得走路都会气喘的李泰，居然是拥有这么出色的相貌。

“恪哥儿，莫不成你活见鬼了不成？泰弟冒昧登门拜访，还望恪哥儿莫要见怪！”

李恪一惊一乍的怪叫声，还有那带有拒人千里之外的态度，李泰并没有计较太多，脸皮非一般的厚安然落座，看似诚恳前来拜访，可内心孤僻高傲的心气依旧没减，没诚意的拱拱手还礼，更是让李恪心中超级不爽。

拽什么拽？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现在什么德行？心中有气的李恪没有发作，强忍着心中不顺的气愤，连茶水招呼意思也没有，径直落座大厅主客椅，待王府管家奉上自己漱口茶水。

“魏王，有何话直奔正题，本王还有事忙！”

李恪在王府管家奉茶离去眼神提醒下，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的又是什么，以免招惹皇宫内独揽大权的韦贵妃，没有了客套与虚伪，直接与李泰疏远关系，免得自己招惹麻烦上身。

虽然现在有秦寿这层关系照应着，韦贵妃不敢

拿李恪怎么样，也不会拿李恪开刀之类什么的，可现在韦贵妃死敌一样的李泰出现自己王府，李恪不得不谨慎小心，打发他离去前先做做样子招待一番。

他与长孙无忌攒合在一起的事，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李恪要是不清楚不了解才是怪事，他不好好准备自寻死路叛变，却跑来这里陷害自己，李恪不得不硬起头皮打起十二分精神对待。

“恪哥儿，你这里适合谈话？”

“有话尽说，本王行得正走得端！”

李泰突然其来神神秘秘的样子，李恪心中咯噔一下同时冷笑一声，拒人千里的语气冷淡十足，直言了当划清界限警告李泰，自己是自己，他是他别搅合了，冷淡的态度一目了然。

“那好，本王就直入正题不打搅恪哥儿，有关父皇的事，恪哥儿，莫不成你没有兴趣？”

“父皇？”

李恪三百十六度的大变化，李泰要是看不出来才是怪事，并没有生气李恪这样的变化，直接了当提及李世民的事，李恪闻言停下漱口的动作，一脸愕然抬起头看向李泰，搞不懂李泰这话是什么意思？

父皇染疾怪病垂危在太极殿一事，李恪多多少少知道一些，而且朝廷大臣和御医都检查过，确定了父皇纯属正常染疾怪病，更何况秦寿都已经说过了，自己父皇染疾没有遭到任何人陷害。

现在李泰又拿垂危的父皇说事，李恪想不惊讶也不行，慢慢放下手中的茶杯，等待胸有成竹一样的李泰后面的话。

“不错，恪哥儿，从父皇莫名其妙病倒，韦贵妃那贱人掌势后，泰弟就觉得其中必有诈在里面，没想到还真发现了韦贵妃那贱人阴险手段……”

“是吗？你有何证据？”

李泰说出韦贵妃下药控制李世民的秘密，一五一十把李世民受制于韦贵妃的事全盘托出，李恪闻言忍不住大吃一惊，整个人盛怒而起，半信半疑紧盯着撩事棍一样的李泰，想要辨认出李泰是不是没事找事？

这时李恪突然想起自己父皇病倒时，秦寿找自己提及过上位的话，当初李恪一致认死不贪图上位，秦寿只好选择了继续扶持李慎，难道这一切都是秦寿安排好的？越想越有可能的李恪慌了，给李泰带来的消息震惊到了。

通过李泰大致概述真相，在结合自己父皇难见

一面的事实，李恪选择性开始相信起李泰的话，可脑海里潜意识又相信秦寿，他不会联手韦贵妃害自己父皇，满脑胡思乱想的李恪此时此刻没有了主见似的。

“恪哥儿，信不信由你，泰弟该说的已经说了，如若恪哥儿想要安宁，最好与泰弟一起联手揭破韦贵妃那贱人奸计，那贱人真正得到了整个大唐江山，你我恐怕……”

“够了！”

李泰怂恿的话没完没了，把心烦意乱的李恪烦，吵得脑门嗡嗡作响似的，感情他废话了大半天，是想要拉自己进浑水，清醒过来的李恪脑海恢复一片清明，没有继续想着有关自己父皇的事。

“本王累了，魏王，不送！”

“好，好，本王还以为吴王还是有血有肉之人，父皇有难以为你可信可靠之人，看来本王有眼无珠看走眼了，你从头到尾就是彻底的伪君子…”

李恪眨眼间恢复清明，铁了心不过问这些事，白费功夫的李泰气愤不已，激将十足的语气试图勾起李恪血性，只可惜李泰天真的想法打错主意了，看淡一切的李恪彻头彻尾就没有什么大作为血性。

“哼~告辞！”

白跑一趟的李泰阴沉着脸色，原本带着些希望以父皇事实真相打动李恪，让他窝里反倒伐秦寿打个措手不及，没想到李恪就算是知道了真相，也没有任何动作，李泰算是服了这个混吃等死的逍遥王。

“事情真的是这样吗？”

李泰离去后，李恪目光失神地看着大厅门外的风雪，茫然不知所措的混乱脑海，此时此刻变得混乱一片。

第712章急行军干粮

遥远倭国那边，茫茫北风呼啸不停，当清晨一缕阳光折现海面时，大分城海港区聚首了黑压压人海，渺渺炊烟徐徐上升，数以百计大唐战船与两艘钢铁战舰停靠海面，十万大唐将士在海港区忙碌装船。

“果然不愧为精锐！”

秦寿的四万精锐大军有条不絮装船，牛进达忍不住叹息一声，为秦寿的精锐大军叹服不已，不愧是当初折败程妖精流氓精锐之中精锐，更多羡慕的还是清一色盔甲与优质武器，真想不明秦寿砸了多少本钱进去？

比起秦寿的精锐大军，朝廷大军显得逊色了不少，不但装备武器质量跟不上，连素质言行也跟不上，大清早怨声载道天气冷之类的话，早饭没吃就急着装船物资，饿得四肢无力怨声载道。

“薛某见过牛将军！”

“薛将军，别那么客气，来来，咋们一起合计合计！”

薛仁贵出现身后出言打断感叹不已的牛进达，醒悟过来的牛进达热情十足，招待薛仁贵去自己临

时营帐商议，原本打算在这里说完就算了，没想到牛进达如此热情，盛情难却的薛仁贵没有客套。

牛进达回到临时营帐，整理物品的亲卫们识趣告退先行下去，没多久奉上烧开的开水招待，行军打仗喝开水很正常，薛仁贵也没有什么不满牛进达的招待，与牛进达相续落座。

“薛将军，找牛某有何事？”

坐定之后牛进达捧起大碗，喝了一口热水暖和身子，看了眼薛仁贵直入正题，大清早薛仁贵前来找自己，牛进达知道他肯定有事，要不然现在出发在即，他也不会吃饱撑着没事找自己。

“进攻路线图，郭军师临时修改了一下线路图，当然，牛将军的海军，希望可以抽调出来归由刘仁轨管理！”

“哦？”

薛仁贵也没有废话，直接拿出郭松整理过的羊皮地图放到帅案，临时改变作战计划让牛进达很是惊讶，当得知薛仁贵想要抽调走一万多的海军，牛进达移过薛仁贵修改过后的羊皮图纸。

进攻路线没有什么大变化，牛进达负责倭国中部下半岛，只是登陆作战地区临时变了地方，原本是以宇和和爱男町登陆，现在郭松改变了路线，以

八幡和大月町为登陆点，进行强势攻击。

而八幡攻陷要求迅速推进大洲，内子町，伊予等等，大月町的攻陷要迅速推进四万十，中土佐町，一直到土佐等等，后面的郭松没有其他要求，随性牛进达自己发挥，想怎么打随他自己意。

“海军调配没问题，只是，薛将军，如此匆忙急行军，这会不会太急攻进切了？”

海军调配问题不算什么问题，牛进达也没空去指挥海军作战，交给薛仁贵他们牛进达反落得轻松，只是郭松安排的急行军大进攻，牛进达觉得有些吃力和吃不消，别说他自己了，恐怕将士们也差不多如此。

就算是中部地区城镇不多，可毕竟山路崎岖大小城市也有不少，真正要做到一个星期内，直接攻陷扫平爱媛和高知，牛进达感觉很吃力也很勉强，算上登陆过海的时间，十日内扫平两块区域，很要命的赶脚啊！

“牛将军，攻城之事你大可放心，这两块区域秦将军早已安排有内应在里面，虽然人手不多，可帮忙内应打开城门还是可以……”

薛仁贵知道牛进达担忧什么问题，直截了当说明有探子混在两块区域的大小城内，以响尾箭为信

号联络城内探子之类，得知薛仁贵早有安排，牛进达松了口气点点头，虽然还是有点赶脚，可总好过硬攻城浪费时间或伤亡惨重的好。

“嗯，既然薛将军安排好一切，那这些都没什么问题，可行军粮跟不上...”

“牛将军无需担忧粮草问题，薛某已安排速食行军粮，虽然味道不怎么样，可填饱肚皮还是可以的，很方便携带...”

牛进达担忧行军粮的问题，薛仁贵摇摇头笑了笑，牛进达还处于老式笨重粮车补给，丝毫不知道他们早已不用那笨重麻烦的粮草了，以高浓缩饼干和行军羊奶粉，快速补充饥饿和体力。

当薛仁贵拿出高浓缩饼干的时候，牛进达半信半疑接过薛仁贵递来所谓的高浓缩饼干，怎么也不相信一块三指长宽的高浓缩饼干，可以顶上正常人一顿饭的饱度，在薛仁贵无语目光之下，牛进达尝了一下所谓高浓缩饼干。

“嗯，有点香，很干燥，没啥特...”

牛进达一口气把高浓缩饼干吞进嘴里，薛仁贵想阻止已经来不及了，一脸无语看着牛进达嚼了几口吞进肚子里，打心底替牛进达感到悲哀，等会他就知道撑着是什么滋味？

不过薛仁贵也不得不佩服，那么干燥难咽的高浓缩饼干，也亏牛进达一口气咽得下去，想当初薛仁贵吃这玩意，没水兑着吃根本难以下咽，那卡着喉咙磨砂似的粗糙感觉，不是正常人可以忍受的。

“怎么回事？！”

“膨化饱胀感，过一会就没事了！”

刚喝下一口水解渴的牛进达，下一刻脸差点变绿色，遇水膨胀开的高浓缩饼干，撑得牛进达胃饱胀要命，好像刚吃进几大碗米饭一样，要不是薛仁贵摇摇头说出实情，牛进达还真以为薛仁贵给的那什么饼干有问题。

“厉害！好神奇！”

片刻过后，牛进达慢慢适应了撑得胃痛感，那饱腹感油然而生，让没吃早饭的牛进达忍不住大呼神奇，没想到小小的一块玩意，居然可以顶得上一顿饱腹米饭，更没想到世上居然还有这么神奇的干粮！

“牛将军，行军粮稍后会有人送来，你且急行军食用，攻陷城镇自行补足消耗…”

怕牛进达不懂得如何使用浪费，薛仁贵把自己经验传授给牛进达，以免他铺张浪费消耗了配给不足的进行军干粮，这些干粮适用于进行军时食用，

牛进达受教点点头虚心铭记于心。

“牛将军，一个月后，薛某在淡路岛备席美酒恭候大驾，告辞！”

“好，牛某等着，薛将军慢走！”

薛仁贵感觉时间差不多了，相邀牛进达一个月后在淡路岛相聚，拱拱手抱拳告辞离去，牛进达爽快答应亲自送薛仁贵出去。

第713章忽悠小把戏

当日夜里大阪城，李碧与扶余义池受约出席间人皇女款待，间人皇女大摆丰盛筵席，李碧与扶余义池就知道间人皇女没安什么好心，晾了两人两日不闻不问，现在又开始大摆筵席招待，是迫不及待还是事情有变？

李碧与扶余义池相续落座一边，笑意盈盈的间人皇女轻挥衣袖，行宫宴厅里的杂人躬身慢慢退去，间人皇女单独留下最信任的吉川丽子陪伴，待宴厅里的杂人离去后，间人皇女朝吉川丽子点点头示意。

“郡主，大王子，本公主这两日忙碌，没来得及款待两位深感抱歉，特设了宴席赔礼道歉，还望郡主和大王子莫要见怪！”

吉川丽子化作侍女亲自斟酒，李碧与扶余义池两人一脸疑惑看着间人皇女，总觉得她笑得很假，可碍于面子上问题，李碧与扶余义池不得不给面子间人皇女，举杯与间人皇女一饮而尽。

“公主殿下有何话？何不直截了当？绕来绕去，有意思吗？”

李碧放下饮尽的酒樽，在吉川丽子再次斟酒的

时候，出手打断了吉川丽子斟酒动作，直言了当与间人皇女摊牌，邀请自己等人前来谈判联盟，居然晾着两天不闻不问，又不提及合作联盟之事，李碧搞不懂间人皇女在打什么主意？

扶余义池没有说话，李碧的话已经说出了他心声，虽然间人皇女招待的很好，歌姬解决了扶余义池的寂寞异乡，可扶余义池还记得最终的目地，是来谈判合作联盟的，不是千里昭昭来这里玩女人的。

“那好，本公主直说了吧，只要二位代表贵国，出兵前来支援击退唐军，本公主以示真诚，西部可以给你们，同时你们国家商人前来经商，免除赋税…”

间人皇女笑了笑，落落大方把西部地盘划分转让出去，直让李碧与扶余义池大吃一惊，至于后面无关牙痛的让利直接过滤了，间人皇女居然把西部分割出去，到底打什么鬼主意恐怕没人知晓。

李碧惊讶过后表现得很冷淡，似乎对倭国西部地盘不怎么感兴趣，而一边的扶余义池大王子则不同，马上露出贪婪的目光，唾手可得自己国土大的地盘，那是什么功绩？至少王位是稳妥妥归他莫属了。

吉川丽子一边愕然看向间人皇女，这与事先商量好的决定有违，特别是割送领土一事，吉川丽子怎么也想不通，间人皇女是怎么想的？居然把自己领土拱手送人，这不是明摆着败家吗？

“丽子，把今日收到的情报，拿出来！”

“嗨！”

间人皇女没有理会吉川丽子疑问的目光，直接交代吉川丽子把今日收到的情报拿出来，搞不懂间人皇女打什么算盘的吉川丽子，不敢多嘴直接拿出三日前前线探子打探到的情报。

“十万大军？”

李碧与扶余义池一一过目后，忍不住大吃一惊，没想到唐军出手这么快，居然集合了十万大军开始出发，算算时日恐怕现在已经渡海过倭国中部了，唐军整合出兵速度之快，让李碧和扶余义池感到很是意外。

要是真如间人皇女开始所说那样，唐军攻陷倭国中部就挥兵北上攻打他们，还真是难以招架的住，大唐真要是两面夹击，不是他们两个小国家可以承受得住，更何况还有亲唐的新罗国。

“只要郡主和大王子慷慨解囊，各自肯出兵三万，帮忙击退唐军，本公主承诺的事绝不食言！”

“公主殿下，三万大军，恐怕…”

间人皇女信誓坦坦的话，扶余义池有些纠结起来，三万大军还真有些麻烦了，一万多点还勉强可以，百济现在都跟高句丽联手吞并新罗国，已投入大半兵力战事早已打得白热化，哪里凑得到那么多兵力支援？

李碧没有说话，可她同样也觉得有些吃力，虽然她爹爹掌控高句丽大半兵力，可那都是老本身家，真要投入这么多兵力过来支援，无疑是把一半家底掏空了，家底消弱了想要继续控制高句丽，恐怕有点难度了。

一时间整个行宫宴席静悄悄一片，间人皇女也没有打搅李碧和扶余义池沉思想事，安然自得等待着他们的决定，不知不觉一盏茶时间过去，行宫宴席还是静悄悄一片，似乎给间人皇女狮子大开口的索求吓到了。

“你们回去好好想想，生死存亡关头就看着一次，只有三天不到时间，本公主等你们的答复！”

间人皇女带着倦意丢下话，带着吉川丽子先行离席，李碧和扶余义池给间人皇女举动惊呆了，这算是什么意思？客人没离席主人先离席？

“公主，为何…”

间人皇女带着吉川丽子回到行宫休息房，吉川丽子关闭房门后，第一时间把心里的疑问提出来，间人皇女罢罢手打断吉川丽子后面的话，径直走到窗户边轻轻推开紧闭的窗户。

“丽子，你觉得高句丽和百济援兵，能够击退来势汹汹的唐军吗？”

间人皇女背对着吉川丽子，说出吉川丽子为之一愕的话，充满伤感与无奈的间人皇女幽幽叹息一声，直接从墙壁拿下挂着一把大唐特产的障刀，头也不回往后一丢，吉川丽子顺手接住间人皇女丢来的兵器。

“这是？长乐乡的兵器？”

吉川丽子拉开带有刀套的障刀，锋利的刀身还有长乐乡制造工匠署名，吉川丽子似乎大致明白了间人皇女的意思。

“高句丽和百济做冤死鬼，替我们挡一挡唐军进攻步伐，加快海防线建设，岂不是更妙哉？”

间人皇女冷笑一声，说出自己临时改变主意的计划，至于所谓割让国土只是一个诱利，拿高句丽和百济做挡箭牌拖延时间才是正事，从得到这一把障刀一刻起，间人皇女才意识到唐军武器有多可怕。

近战很吃亏，可要是建起海防线和加固大阪城城池，应该可以阻挡唐军所向披靡的进攻，彻底灭灭他们嚣张的气焰，到时候在手底见真章。

“丽子，走吧，跟本公主去见一个人！”

“嗨！”

烦事一堆的间人皇女心烦无比，前有虎后有狼整个倭国摇摇欲坠，苦苦支撑快要覆灭的国家，间人皇女有些心力憔悴，想起正事间人皇女带吉川丽子去见一个人，不明所以的吉川丽子跟着间人皇女身后，想要看看间人皇女带她去见什么人？

第714章劫狱二人组

大阪城牢房，杨子墨和侯军两人乔装城狱卒，趁着夜色混进大阪城牢房，守牢的狱卒晕晕欲睡，杨子墨和侯军两人进牢房门，狱卒看也没看一眼，更别提审查盘问什么的，就这么轻易给杨子墨和侯军两人混进去。

“太轻松了吧？会不会有诈？”

轻而易举混进又脏又臭的大阪城牢房，侯军左右看了眼四周没人，拉过一边的杨子墨，把心里彷徨不安的疑问说出来，太容易混进来，让侯军感到有些不安，这牢房防守也太松懈了吧？比起安置自己的战俘牢房松懈不知道多少倍。

也难怪侯军会这么谨慎，他对大阪城不熟悉，而且濑户藏介身份非同小可，怎么说也是西部大将军，按道理间关押濑户藏介的牢房，就算不是十步一哨，起码也整个五十步一哨吧？

“得了吧，瞧你这胆？怎么出来混？大阪城不是长安的大理寺，你还想层层盘问进去啊？真搞不懂将军要败将有何用？”

杨子墨直接败给侯军，这家伙还真是需要生活充满刺激才满意？要不是濑户藏介还有大用，杨子

墨还真懒得冒险前来劫狱，也搞不懂秦寿要濑户藏介有什么用？什么一定要活着带回去。

“好吧，侯某现在只想劫完闪人，受够了原始人的生活！”

侯军受够了现在山洞里原始人的生活，任务已经完成没有后退路也就罢了，现在还要劫个累赘回去，别说杨子墨搞不懂秦寿用意，侯军也搞不懂秦寿怎么那么在意濑户藏介？非要他们以确保万无一失全力带回去。

“好了，时辰不早了，牢房杨某打探过了，濑户藏介在最里面的牢房里，里面有十五个狱卒看管，一刻钟时...”

“半刻足以！”

杨子墨没有与侯军唠叨废话，直接把自己打探到消息说出来，濑户藏介藏身哪里一清二楚，包括看守濑户藏介的狱卒数量，侯军不屑一顾地撇撇嘴，一刻钟太长了，自己半刻足以搞定里面的狱卒。

侯军说完直接甩出衣袖里藏着的匕首，杨子墨摇摇头叹息一声，看了看四周安静一片，一手指指侯军要去的方向，侯军朝杨子墨点了点头，他知道杨子墨的意思，自己去干掉牢房里碍事的狱卒。

大阪城的牢房很简陋，比起大唐地方官府的牢房差上一大截，除了门外守门的两名狱卒，里面坚守着十三名倭国狱卒，两名狱卒在院子门口处望风，以确保有人来了可以第一时间通知里面喝酒的人。

“他大一嘛！”

“？”

侯军低着头走到两名看门的狱卒眼前，突然高呼一声我回来了，两名狱卒一头雾水看着侯军，回来就回来了，至于这么大声吗？由于夜里视线有限，两名狱卒没有发现侯军的外貌，更没有注意到侯军背着右手。

突然侯军右手快速一划，右侧的狱卒还没反应过来，脖子一痛一道血箭飞出，左侧的狱卒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待侯军带血的匕首划来一刻，左侧的狱卒刚想拔刀高呼有刺客，匕首快速划破左侧狱卒脖子，侯军同时左手堵住狱卒的嘴巴。

侯军一眨眼干掉两名守门的狱卒，还未来得及松口气，突然一名喝得五分醉意的狱卒跌跌撞撞走出来，当右侧的狱卒倒地的时候，五分醉意冒出来的狱卒傻了眼，侯军大吃一惊，刚想投出手中的匕首。

“有…”

咻咻…侯军的匕首没来得及投出去，两支利箭同时从侯军身后飞出，五分醉意狱卒有刺客的话还未喊出来，额头脖子两处同时中了一支短箭，张大的嘴巴一张一合慢慢软倒地面。

“你跑来倒什么乱？”

侯军慢慢松开干掉的左侧守门狱卒，很不爽身后出现帮忙的杨子墨，他就算不出手，侯军也有把握投出匕首干掉喝醉的狱卒，杨子墨没有在意心情不爽的侯军责问，直接扛着诸葛连弓走近侯军面前。

“侯军，你速度太慢了，还是这个实在，六比二！”

杨子墨拍了拍手里的诸葛连弓，耀武扬威向侯军炫耀自己的战绩，侯军就算是比自己早一批毕业的精锐，可自己凭借诸葛连弓战绩比他辉煌，算是小小得意了一把，怎么说也是战绩尤剩于他。

“别得意，这只是开头，胜负还远着！”

侯军不屑一顾撇撇嘴，杨子墨战绩在辉煌又如何？就不信他的诸葛连弓箭支可以支撑他逃回大本营，杨子墨无所谓地耸耸肩，收回箭支与侯军一起踏进马厮一样的牢房院门，迎面扑来浓浓的酒水

味，里面隐隐传来狱卒闲聊声。

“唉…听说唐军要打来了！”

“是啊，都快要兵荒马乱了，都不知道大阪城守不守得住？”

“可不是？听说唐军杀人如麻，不管是战俘还是民众，都滥杀无辜……”

关押囚犯的院子角落，简陋几块木板搭建起休息室，五名狱卒喝得三分醉意，丝毫没有注意到外面的情况，讨论起战无不胜的唐军，开始担忧起要是唐军杀来大阪城，他们往后的日子会变成怎么样？

“你来还是我来？”

杨子墨与侯军躲在一边，看到五个喝得三分醉意的狱卒，杨子墨没有把握不惊动其他人下，一次性把他们全射倒，要是他们其中一个喊出声，势必会惊动外面晕晕入睡看门狱卒，会引来不必要的逃跑麻烦。

“我三你二，怎么样？”

“好！”

侯军也没有把握不惊动情况下，一个人干掉五个，没办法只好与杨子墨和好如初，要比赛杀敌数量，到时候逃亡的时候，有的是时间慢慢比，侯军

的提议杨子墨自然不会有意见。

“大郎回来了！”

“哈哈，这么快，该不会是怕鬼吧？”

“哈哈…”

侯军低着头装醉酒模样走出来，发现侯军回来的五名狱卒忘却了烦恼，纷纷打趣误以为是喝醉去茅房的狱卒，肆意无忌大笑的五名狱卒，丝毫没有察觉到死亡降临，直到侯军靠近他们开始动手。

“去尼妹的！”

“啊？！”

侯军匕首直接刺入一名毫无防备的狱卒，紧接着在其余狱卒失神片刻，双手快速逮着两个最近的狱卒，揪起两个狱卒的头发猛力拽起，在他们痛呼的时候互相撞晕过去，而另外两名狱卒直接给杨子墨快箭干掉。

第715章运气不佳

“侯军，身手不赖！”

“你的（贱）法也不错！”

杨子墨在侯军拔出匕首的时候走过来，竖起拇指头夸奖着侯军的身手，比起侯军一击制敌的身手，杨子墨自叹不如侯军，果然不愧是第一批毕业的精锐，侯军能与夏侯墩同一批毕业杨子墨羡慕不已。

侯军大翻白眼没好气咬着字音奚落杨子墨，这家伙仗着箭法不错，一直不服自己第一批毕业，侯军要是看不出来才是怪事，要不是秦寿有命令交代，要自己配合杨子墨劫走濑户藏介，才懒得与他为伍合作。

“八比五，现在我还是老大，小弟你望风，大哥我去劫人！”

“呐~”

杨子墨洋洋得意收回两支带血的箭支，擦干净血迹抽空装回诸葛连弓箭匣，侯军双手交叉抱拳竖鄙夷姿势，杨子墨无所谓地耸耸肩，谁杀敌多谁就是老大，现在自己遥遥领先他就是老大。

侯军带着不爽的心情负责警戒望风，心里盘算

着往后怎么追上杨子墨的战绩，侯军的不服气杨子墨没有放在心上，在五具尸体上翻找了一遍，找到牢房的钥匙，杨子墨扛着诸葛连弓径直朝最后的牢房走去。

最后一间牢房内黑暗一片，濑户藏介衣衫破烂侧躺牢房里头呼呼大睡，丝毫不知道牢房外面有人靠近，杨子墨看了眼背对着自己呼呼大睡的濑户藏介，冷笑一声拿出钥匙打开牢房门。

“谁？！”

开锁声惊动了梦中的濑户藏介，整个人一惊一乍地爬起来，借着牢房里朦胧的光，濑户藏介当发现是狱卒时候，紧绷的心松了口气，末了忍不住心中一喜，难不成是间人皇女要见自己了？

“是，是公主要见我吗？”

杨子墨打开牢房门走进来，直接走到牢房没熄灭的油灯前，拿起油灯走到濑户藏介面前蹲下来，濑户藏介拖着双手双脚的铁链，迫不及待地从铺满稻草牢房爬起来，而杨子墨轻拍濑户藏介肩膀冷笑一声。

“濑户藏介，你们的倭国公主你是见不到了，是我们将军要见你！”

“啊？你，你…”

杨子墨突然用力掐住濑户藏介的右肩琵琶骨，直痛得的濑户藏介忍不住惨叫一声，吃痛的濑户藏介刚想叫喊出声，杨子墨竖起左手中指作势噤声，濑户藏介脸色苍白无血不敢乱叫了。

濑户藏介没有想到，自己想方设法躲避唐军追杀，到头来还是给神通广大的唐军抓到了，而且还是在间人皇女的地盘，濑户藏介此时此刻生出一股无力悲催感，不知道杨子墨想要干什么？

“想活命，就要配合，除非你的脖子硬得过这铁链，知道吗？”

杨子墨松开掐着濑户藏介的琵琶骨，抽出腰间悬挂的匕首，当着濑户藏介的面直接削断铁链，一阵火星闪烁，濑户藏介吓得脖子缩了缩，寒颤着身子骨点头捣蒜似的，小命要紧濑户藏介哪里敢说不？

威胁起到作用杨子墨收回匕首，轻拍了下吓得脸色全无的濑户藏介脸颊，很是满意濑户藏介没种的表现，他也是软弱对杨子墨来说越好，起码带着这个包袱逃离路上，不会出现太多的意外。

“还赖着孵鸡蛋是不是？走！”

“好，好！”

杨子墨突然脸色一变，板起脸孔大喝一声，濑

户藏介整个人吓得直哆嗦起来，杨子墨拿出诸葛连弓的时候，濑户藏介差点吓尿寒颤着身子爬起来，敢怒不敢言走在前面，诸葛连弓濑户藏介见识过，知道这诸葛连弓的厉害。

“怎么这么慢？”

“没办法，这头猪太嗦了！”

杨子墨带着濑户藏介出现的时候，侯军心情不爽地埋怨了一句，杨子墨耸耸肩很无奈回了侯军一句，侯军一脸无语地看了眼濑户藏介，而濑户藏介陪着笑脸不敢乱动，怕煞身后的杨子墨手一抖，给他来一箭什么的。

“穿上！”

“嗨，嗨！”

侯军扯下一件狱卒的衣服，直接丢到濑户藏介脸上，濑户藏介早就冷得不行了，抓起侯军丢来的狱卒衣服穿上，杨子墨朝侯军赞许地点点头，侯军冷哼一声转过头，等待濑户藏介穿好衣服撤人。

慢腾腾的濑户藏介很想拖时间，可见到杨子墨不善的诸葛连弓威胁，濑户藏介顿时没了勇气不敢乱来了，谁知道惹恼了杨子墨会不会赏自己一箭？就算他没有杀自己的心，可给他来一发也不是好受的。

“是间人皇女！”

“什么？怎么我那么倒霉？”

一刻钟过后，杨子墨和侯军一前一后劫持着濑户藏介，有惊无险走出牢房，晕晕欲睡的两名守门狱卒丝毫没有发觉，三人刚走出街道，没想到居然碰上间人皇女和吉川丽子，侯军蛋疼无比揉着头，还真是运气低谷到底线。

间人皇女带着吉川丽子正朝牢房这边走来，身后有十名倭国亲卫保护着，看到这阵仗杨子墨和侯军忍不住头疼起来，还真是出门不济没看黄历，人倒霉起来喝水都塞牙的地步。

杨子墨拉住前头的濑户藏介，侯军在前头停下脚步，等待身后的杨子墨出主意，反正侯军现在是没有了主意，就算是有也是硬闯的份。

“怎么办？”

侯军马上没了主意，间人皇女和吉川丽子见过自己，搞不好很容易暴露马脚，千算万算没有算到间人皇女和吉川丽子会在这个时候出现，乱了方寸的侯军没有与杨子墨计较谁是老大的问题。

“见机行事吧！”

杨子墨头疼不已推了推濑户藏介，慢慢收起手中的诸葛连弓，趁天黑间人皇女那边看不到这边的

情况，杨子墨把诸葛连弓塞进衣领内，把腰间悬挂的匕首拿到手上以防万一。

杨子墨自己也没想到，间人皇女会在这个时候出现，更想不到她会夜里跑来牢房，更别提一时间没了主意的侯军，侯军的问题，杨子墨还真不知道如何回答，苦笑一声摇摇头，现在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但愿没有露出马脚。

“走，要是你敢出喊出声，管杀不管埋！”

“嗨，嗨！”

濑户藏介哪里敢说些什么？在杨子墨威胁声下，陪着笑脸连连点头，在杨子墨冷笑声拿诸葛连弓顶了下，连忙低下头跟着侯军身后，脑子里却是在快速活跃着，想办法逃出两个混进来的唐军劫持。

第716章螳螂匕法

“等等，你们这是去哪里？”

侯军与杨子墨一前一后押着濑户藏介低下头经过，开始间人皇女也没有觉得奇怪，可当发现濑户藏介身材比例不均匀，还有一前一后的侯军和杨子墨两人低头动作，更是忍不住起疑心。

大感有异的间人皇女停下脚步，喝停三个假冒的狱卒，随着间人皇女出声，十名亲卫同时挡住侯军与杨子墨的去路，中间的濑户藏介忍不住松了口气，脑子里快速转动想着脱身方法。

吉川丽子觉得侯军有点眼熟，可由于天气原因加上灯笼朦胧的光线，一时间无法确定侯军的身份，疑惑着目光一直注视着侯军，手中却没有一刻松懈，慢慢地把手搭上左手握着的佩剑，稍有变化可以马上出剑干掉眼前的侯军。

“公主殿下，我们去…”

“救命，啊！”

侯军不敢应答间人皇女，身后的杨子墨压低嗓音出言试图混过去，哪想到濑户藏介趁杨子墨松动一瞬间，扯起喉咙高呼一声救命，杨子墨大吃一惊恼羞成怒，顾不得什么化手为掌刀打晕坏事的濑户

藏介。

叮…吉川丽子发现有变故，第一时间拔剑朝近在眼前的侯军横劈，眼驰手快的侯军反应迅速拔出袖中隐藏的匕首，硬生生接住吉川丽子佩剑的横劈，吉川丽子的佩剑质量不错，没有给侯军锋利的匕首砍断。

“是你？！”

吉川丽子在侯军抬起头的时候，马上认出侯军的身份，正是不久前逃跑的唐军探子，没想到他居然还在大阪城，而且还在大阪城作乱，更没有想到侯军反应速度那么快，看他样子武功似乎不弱。

挡住吉川丽子攻击的侯军，没有迟疑也没有浪费机会，趁吉川丽子失神一瞬间，一个转身错过挡路的吉川丽子，手中的匕首快如闪电朝前一划，一名来不及反应抵抗的亲卫脖子一凉，连惨叫的机会也没有，双手捂着喷血的脖子跪倒地面。

“你先撤！”

“少废话！”

趁乱一击得手的侯军没有迟疑，干掉一个亲卫侯军左手臂变成手肘，直击左侧一名倒霉的近身亲卫下巴，冷不及防的倒霉亲卫刚拔出佩刀，马上给侯军手肘撞得眼冒金星，侯军握匕首的手一记直

刺，硬生生刺入倒霉的亲卫脖子。

只是一眨眼的工夫，侯军就先后干掉两个亲卫，意识到想要全身而退有些困难，侯军抽空朝身后的杨子墨大呼一声他先逃，杨子墨没有听侯军的话，趁亲卫反应过来一拥而上保护间人皇女时机，抖出衣内的诸葛连弓快速射出几箭。

“啊…”

“八嘎，有暗器，保护公主！”

杨子墨的诸葛连弓近距离连射，马上倒下两名倒霉的亲卫，间人皇女的亲卫长大声喝骂一声，呼喝剩余的五名亲卫严密保护好间人皇女，杨子墨手中的诸葛连弓箭速很快，亲卫来不及替补已有数支箭朝间人皇女飞来。

“本公主无需你们保护，抓住他们！”

间人皇女侧身闪过杨子墨的快箭，一支箭从她发髻穿过，另外一支贴着她粉嫩脸蛋滑过，间人皇女心有余悸暗呼一声好险，一边用脚勾起地面死去的亲卫佩刀，一边呼喝亲卫们协助吉川丽子拿下杨子墨和侯军两人。

叮~吉川丽子失神一瞬间反应过来，手中佩剑反手一剑朝侯军后背直刺，可侯军左手突然甩出另外一把匕首，用匕身及时挡住吉川丽子的直刺，惊

呆了不可思议的吉川丽子，头一次见到这么厉害的人物！

‘高手！’吉川丽子握剑的手一麻，没想到侯军的力道那么大，而挡住吉川丽子一击的侯军，噔噔声后退了两步，握匕首的左手轻轻颤抖了一会，侯军也吃惊吉川丽子看似柔软的女子，居然不是花瓶手底功夫不错。

“螳螂匕法！”

三个亲卫挥刀砍来的时候，侯军双目如注两把匕首朝下，摆出螳螂拳的姿势伺机以待，秉承螳螂拳的宗旨，丁不丁、八不八，你不来，我不发，双耳配合双眼高度集中精神，出其不意双匕首同时出动，攻其无备直刺两个亲卫下肋。

“啊！！”

两个亲卫惨叫一声，刁、进、刺三要素螳螂匕法，侯军玩得炉火纯青，一进一退一刺一收连贯攻击下，两个亲卫各中侯军的致命一击，惨叫一声当场倒地捂着伤口满地打滚嚎叫。

侯军诡异的匕法成功击杀两个亲卫，吉川丽子恼羞成怒娇斥一声，顾不得什么江湖规矩玩起偷袭，手中佩剑横扫向侯军后腰，身后传来破风声侯军左手匕首一记反转格挡，硬生生挡住吉川丽子拦

腰一击。

“断！”

“啊？！”

侯军左手挡住吉川丽子的佩剑，暴喝一声断，右手的匕首猛然劈砍向吉川丽子佩剑，受惊的吉川丽子知道侯军匕首的锋利，不敢硬接抽剑后撤，吉川丽子抽剑后撤侯军诡异一笑，突然转身一击回旋双击。

“咕~~”

最后一个想要偷袭的亲卫瞪大眼，喉咙里发出怪异的咕噜声，侯军两把匕首左右直刺，硬生生刺入最后一个亲卫脖子两侧，抽出匕首的时候带起一片血花，脑后传来呼啸似的破空声，侯军猛然转身回旋单击。

叮…一阵火星四溅，吉川丽子手中的佩剑一轻，三番两次硬碰硬下，吉川丽子的佩剑终于到达极限，硬生生给侯军的匕首削断，来不及吃惊的吉川丽子，整个人翻身后跃躲过侯军欺身横削，空中飘落一缕削断的秀发。

一击得手的侯军没有怜香惜玉，追逐吉川丽子正迎侧击、虚实相互、匕脚并用，使吉川丽子难以捉摸侯军的攻势疲于闪躲，侯军刁钻的螳螂匕法善

于近战，杀手锏和千奇百怪的招式更是让吉川丽子防不胜防。

侯军发挥自己擅长的螳螂匕法，用连环快刺的招式，使吉川丽子没有喘息机会，手法很丰富，既有大开大合的近战刺挑勾，又有腿功快捷的偷漏手，头一次遇到这么怪异的武功，吉川丽子不敢硬接。

“小心，烟雾弹！”

“我~操~你二大爷！”

射完诸葛连弓箭支的杨子墨突然大喝一声，提醒侯军小心烟雾弹，知道烟雾弹是什么的侯军，忍不住问候杨子墨二大爷，迫不得已闪出逼退的吉川丽子战圈，抖回两把匕首回到衣袖，迅速跑到晕眩的濑户藏介那边。

第717章飞檐走壁

“在那边！”

“快，快，抓刺客！”

牢房后面街道传来大阪城士兵呼喝声，这边的打斗声和亲卫队长的哨声吹动，惊动了巡逻的大阪城士兵，火光冲天的大阪城士兵手持火把，从各街道陆续出现赶来，杨子墨迫不得已只好出动烟雾弹撤离。

杨子墨抢过一把火把，从百宝箱一样衣内，掏出拳头大的羊皮囊，点燃三秒引线丢出去，知道杨子墨所谓烟雾弹是何物的侯军，问候杨子墨一声忌畏十足跳开一边，抓起死猪一样的濑户藏介逃离，以免着了要命的烟雾弹毒害。

“丽子，小心，快回来！”

“嗨！”

知道长乐乡奇离古怪玩意一大堆的间人皇女，手握长刀在亲卫队长保护下，提醒吉川丽子小心所谓烟雾弹，吉川丽子闻言正要撤的时候，烟雾弹在吉川丽子一尺外爆开了，一股红红的浓雾猛然炸开。

刺鼻的烟雾在火药爆炸撑开下四处飞舞，借着

北风的吹动风势直朝间人皇女那边吹过去，侯军早已撕下一块破布蒙住脸，凭借记忆摸黑往前拼命跑，不担心吉川丽子会在后面偷袭什么的。

“啊！我的眼！！”

“有毒？！”

间人皇女身前的亲卫突然惨叫一声，手中武器掉落地面双手捂着双眼，大吃一惊的吉川丽子以为有毒，及时闭上双眼与鼻间的呼吸，可还是难免吸入一些刺鼻的辣椒粉，忍不住打了一个响亮喷嚏声。

‘什么毒？’吉川丽子大吃一惊，没有见识过辣椒的她，不知道辣椒厉害也不知道辣椒还有这个妙用，要是摄入过多可能会导致眼瞎地步，幸好吉川丽子及时反应过来，才没有让辣椒粉摄入眼。

辣椒粉雾来得快去得也快，当风吹散辣椒粉和巡逻兵赶到的时候，杨子墨和侯军早已不知所踪，亲卫队长惨不忍睹的双眼红肿一片，流出的泪水混淆磨成粉的辣椒粉，辣得他双眼浮肿差点晕过去。

“你们全城搜索，一定要找出唐军斥候探子！”

“嗨！”

间人皇女阴沉着脸色，看了眼地面残留红彤彤

的辣椒粉末，咬牙切齿下令一定要逮捕到杨子墨和侯军两人，巡逻兵应声四散开去寻找消失的大唐斥候探子，留下间人皇女和吉川丽子呆在原地。

“公主...”

“别说了，这不是你的错，长乐乡稀奇古怪玩意一大堆防不胜防，你吃亏也是很正常，本公主倒是好奇，他们劫走濑户藏介干什么？”

吉川丽子刚想说些什么赔罪，间人皇女摇摇头赦免了吉川丽子的失误，长乐乡擅长制造奇离古怪的玩意，更有优质兵器防身，这一点间人皇女早已知道，吉川丽子会吃亏很正常。

只是侯军武艺这么厉害这么刁钻，是间人皇女没有想到的事，那诡异的螳螂匕法把吉川丽子打得毫无还手之力，亲卫会死绝很正常，更别提杨子墨连发的诸葛连弓，十四支箭没有间隔就这么射出。

吉川丽子想要将功补过去追捕杨子墨和侯军，间人皇女阻拦了吉川丽子的想法，这些事交给巡逻兵就可以了，间人皇女想不通的是，秦寿的手下为什么要劫走濑户藏介？是他有价值？还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尼妹的，这头猪，怎么那么沉？”

“别吵了，快到城西了！”

逃窜的杨子墨和侯军摸黑朝西城门方向跑去，侯军扛着沉如猪一样的濑户藏介，嘴里骂骂咧咧没完没了，要不是这头猪坏事，早就安然无恙离去了，侯军恨不能给濑户藏介放放血，让他知道不合作的下场。

杨子墨服了没完没了唠叨不止的侯军，眼看预定好逃亡出口城西近在眼前，安静的城西街道马上变得火光闪烁，后面又有穷追不舍的追兵呼喝，杨子墨心烦无比轻喝侯军一声安静，想法子怎么冲出街道到城墙。

“他们在这边！”

“八嘎，弓手死哪去了？拿下他们！”

杨子墨和侯军一前一后跑出巷子，城西街道右侧的十二名巡逻兵第一时间发现他们，巡逻兵头领破骂一声没有弓手在场，只好呼喝身后的巡逻兵拔刀剑冲上去，斩杀欲要看似无路可退的杨子墨和侯军。

“你先顶着！”

“好，半刻钟！”

杨子墨接过侯军肩膀上的濑户藏介，左手从左侧腰身解下攀爬钩绳，侯军知道杨子墨的用意，没有与杨子墨斗嘴抖出袖口藏着的两把匕首，朝杨子

墨点点头直朝右侧出现的十二名巡逻兵冲过去。

杨子墨跑到城墙下，把濑户藏介丢到地面，右手拿着攀爬钩呼呼声转了几圈，轻喝一声朝城墙上甩出攀爬钩，啪嗒一声，攀爬钩稳稳勾住城墙顶上墙壁，杨子墨拉了拉确定没有虚钩，直接把濑户藏介绑到自己背后开始攀爬。

“抓住他...”

巡逻兵头领发现杨子墨要爬墙逃跑，气急败坏扯起喉咙大喝一声，侯军紧随其后欺身而上，没有花俏的右手匕首直接划过去，巡逻兵头领眼前一花喉结一痛，后面的话怎么也喊不出口。

巡逻兵头领倒下一瞬间，地面早已无声无息倒下五名手下，大开杀戒的侯军没有仗着双匕首的锋利，游走剩余的六名巡逻兵周边，刺、划、勾三招式用得炉火纯青，血光四溅同时火把纷纷掉落地面。

“断！”

最后两名巡逻兵一左一右砍来的时候，侯军选择顺手的右侧巡逻兵，欺身而上匕首削断其佩刀，左手匕首紧跟着身子旋转反刺，准确无误刺入右侧巡逻兵琵琶骨，没等右侧巡逻兵惨叫，侯军右手匕首横劈看向左侧。

左侧巡逻兵手中断剑的剑尖掉落地面，带着不可思议的目光瞪大双眼，侯军快如闪电的换招还真是防不胜防，反手刺的侯军匕首刺破左侧巡逻兵下巴，滚烫的血从匕首沿着手流下来。

“在这边！”

“快，快，抓住他！”

“侯军，撤了！”

后面追赶的巡逻兵沿路喝骂大喊，还有城楼上杨子墨呼喝声，侯军迅速抽回两把匕首，看都没有看两名死绝的巡逻兵，一边朝城墙方向跑去，一边收回两把匕首，助跑一段路眼看要撞到墙，迅速双脚连点踩着城墙往上跑。

“愣着干什么？放箭！”

“啊？是！”

赶来的大阪城巡逻兵给侯军飞檐走壁爬墙惊呆了，清醒过来的巡逻兵头领喝骂一声，惊醒发呆的巡逻兵纷纷拿出弓箭，直朝抓住绳子快速攀爬的侯军射过去。

第718章濑户藏介的价值

侯军飞檐走壁似的双手攀爬着绳索，双脚点着结冰滑滑的城墙快速攀爬，飞来的箭支击中结冰的城墙纷纷掉落，由于天色原因远远看过去，好像侯军什么也没有借助，就这么表演了一手掉人一地眼球的绝世轻功。

一眨眼工夫侯军就消失在城墙上，城楼上的防守士兵跑来的时候，人早就消失不见了，空荡荡的城墙上空无一人，要不是城墙下的巡逻兵聚首扎堆，城墙的守卫士兵们还真以为他们大半夜开玩笑。

“大王子，你怎么看？”

大阪城城西右侧街道昏暗街道里，五个身影先后从昏暗角落走出来，侯军的飞檐走壁工夫，不但惊呆了后面追来乱射一通的大阪城巡逻兵，更是惊呆了闻风赶出来看热闹的李碧和大王子扶余义池，一前一后各自带着人走出来。

李碧脸色疑重地转过头，看向一边沉默不语的扶余义池，想要看看他有什么意见和主意，杨子墨和侯军两人来去自如大阪城，还有侯军这一手飞檐走壁绝技，惊呆了不知情的李碧。

要是唐军再多几个向侯军这样的人物，试问天下还有什么城池有他们不能来去自如的？特别是侯军斩杀十二个巡逻兵的狠劲，行云流水没有丝毫拖泥带水，一击杀之击退颇有大将的风范。

但是李碧知道，侯军肯定不是什么大将，要真是大将根本不可能独身冒险跑来敌人大本营，光是侯军这身后还有优质武器协助，李碧不敢想象大唐的实力有多可怕，绝不是她可以想象的地步。

“快、准、狠，这就是大唐的实力吗？太可怕了！”

扶余义池想法几乎跟李碧差不多，侯军表现出来的实力，扶余义池也不认为侯军是什么大唐军的将军级人物，就算是不入流的将领小官，可有这样的身手与胆识也是足以震撼人。

扶余义池忍不住想起自己父王提醒过的话，中原人才济济悍将精兵更是多不胜数，现在有幸亲眼目睹到事实，扶余义池不得不慎重起来，轻敌后果和下场很可怕，真要是面对他们的时候，扶余义池也不知道如何防御抵抗了。

“现在你们知道大唐的厉害了吧？本公主没有骗你们吧！”

间人皇女和吉川丽子尾随其后出现，李碧与扶

余义池同时转过头，只见间人皇女带着新的亲卫队出现，狼狈不已的吉川丽子秀发还伴有刺鼻的辣椒味，李碧第一时间嗅到熟悉的辣椒味。

“长乐乡的辣椒？”

“辣椒？”

李碧嗅到吉川丽子身上刺鼻的辣椒味，突然惊呼一声，道出吉川丽子身上的奇怪粉末，间人皇女很是惊讶看向李碧，没想到李碧居然知道奇怪粉末是什么？担想到她呆在长乐乡有一段时间的经历，间人皇女也就释然了。

辣椒是什么？吉川丽子不知道，间人皇女也懵懵懂懂听说过，辣椒是长乐乡特有的蔬菜，这点间人皇女是知道，只是没有见过辣椒什么样，现在李碧认出辣椒，间人皇女也不怎么觉得奇怪。

“什么是辣椒？”

一头雾水的大王子扶余义池摸不着头脑，不明白李碧与间人皇女说些什么？什么辣椒？他听都没有听说过，不过看吉川丽子如此狼狈的样子，扶余义池下意识觉得她们讨论的辣椒似乎很厉害的样子。

“辣椒是大唐长乐乡特有的品种，原本只是餐桌的菜肴，没想到…”

当间人皇女说出杨子墨用辣椒粉当暗器使用，亲卫队长不小心中招眼瞎的事说出来，扶余义池大吃一惊咋舌不已，餐桌上菜肴也可以变成暗器伤人，而且还是要命的双眼，扶余义池忍不住不寒而粟起来。

李碧没有说话一直保持沉默，辣椒她以前混在秦寿身边时，有幸尝过辣椒的味道，也知道早期的辣椒味道不辣，中后期的辣椒味道最辣，只是没想到那用来调味的辣椒，居然还可以用来当武器使用。

一边的吉川丽子没有说话，可经过与侯军交手过后，吉川丽子脑海里萌生了大胆的想法，只是现在不适合说出来，加上又是临时想到的，吉川丽子打算完善了在跟间人皇女提及自己的大胆想法。

“唐军越来越猖狂，郡主，大王子，本公主希望你们好好考虑合作联盟的事，关于利益问题，待你们帮本公主击退大唐大军，本公主自然不会亏待！”

间人皇女看了眼脸色疑重的李碧和扶余义池，知道时机已成熟，慎重其事再次提及联盟的事，今晚他们两个亲眼目睹了秦寿两个无名小卒手下身手，间人皇女相信他们应该知道怎么做。

眼下合作联盟是最重要的，除非他们真的看不透眼前情况，自己地盘丢失对他们来说也没有好处，甚至有可能面临大唐两面夹击的危机，只要是聪明人都可以看穿这一点，秦寿打倭国只是一个跳板，恐怕真正目的还是高句丽和百济。

“好吧，公主殿下，本王先回去一趟，尽量说服父王，应该可以在大唐大军赶来前支援，告辞！”

“本公主在此先谢过大王子殿下了！”

扶余义池沉默了一会，衡量得与失后，勉为其难答应下来，反正自己答应了，并不代表自己父王会答应，卖给面子给间人皇女也好，至于自己父王会不会同意，那就不是自己的事了。

间人皇女朝扶余义池笑了笑盈盈一礼谢过，尽管扶余义池话里的意思保证不了什么，但是他有那份心就足够了，间人皇女相信百济国王会衡量得失，联盟对他没有坏处，成功了或许可以折损大唐实力，十几年内不敢轻举妄动。

“公主殿下，告辞！”

李碧没有废话，在间人皇女看过来的时候，勉为其难地点点头转身离去，间人皇女笑了笑恭送李碧离去，虽然李碧没有说什么，可通过她眼神与担

忧的脸色，间人皇女相信李碧识得大体。

“丽子，派得力的人和骑兵五百连夜出发追捕，不管他们跑有多远，一定要拼尽全力带回濑户藏介，如若失败不用回来了！”

“嗨！”

间人皇女转过头下达死命令，吉川丽子领命告退离去安排追捕人手，目送吉川丽子背影，间人皇女脸色变得越来越阴沉，秦寿如此猖狂派人劫走濑户藏介，可见濑户藏介肯定藏有什么秘密！

第719章解不开的地

深夜时分外面静悄悄一片，寂静的夜里仿佛只有雪花在轻轻飘落，飘飘扬扬地从天上落下，落到屋顶上，甚至落到地上，长乐乡军营里零星闪烁着灯火，巡逻的巡逻兵尽忠职守巡查军营每一个角落。ШШШ．Ыｑ．ｍЁ

哪怕是长乐乡很安全，巡逻兵们也不敢疏忽大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重复着巡逻，大半夜怕打搅搬进来暂住的秦寿，巡逻兵走起路来小心翼翼不敢太大动作，踩上厚厚积雪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留下一串深深的脚印。

木屋里秦寿疲惫不已地揉着头，长安局势变得变得越来越混乱，看似很安静很太平却是充满险恶，特别是长孙无忌最近活跃的越厉害，连减肥成功的李泰也秘密潜回来了，还会见了悠闲王李恪。

李泰和李恪谈了什么？秦寿无法知道也没有心情去了解，大概已经猜到李泰找李恪做什么，无非是有关李世民的问题，相信李恪应该懂得分寸，不会与李泰同流合污，真要是哪样秦寿也没有办法保他了。

“黑牛，拿地图来！”

“是，将军！”

想了半天，心烦意燥的秦寿懒得去想太多了，李恪以后的路怎么走就看他自己的了，想起夏侯墩无意间获得的藏宝图，闲来无事想要研究一番，总好过无聊傻坐着的好，起码可以研究出什么蛛丝马迹。

秦寿要研究藏宝图，在一边取暖伺候的黑牛马上去取藏宝图，由于是偷偷摸摸回来的，黑牛回到长乐乡也不敢回家，怕自己回家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坏了秦寿设好的局打草惊蛇。

半盏茶时间过去，黑牛在木屋内厅翻找了一遍行礼，终于找到藏得稳稳妥妥的藏宝图，黑牛小心翼翼拿出有些年代的羊皮地图走出来，把地图交给秦寿站到一边，等秦寿他自己慢慢研究个够。

秦寿摊开地图再次查看了一遍，夏侯墩带回这张地图的时候，秦寿反反复复研究了不下上百遍，始终没有任何消息与眉目，光看这地图的年份与风化痕迹，秦寿就知道已经藏了一些年头。

“奇怪了，这羊皮地图，年份至少有上百年时间，里面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金银山？有这座山吗？”

秦寿反复研究着羊皮地图，甚至放到近火边

缘，看看是不是经过什么特殊加工处理？连用水涂也涂过就是没有什么奥秘在里面，看似很有价值的羊皮图，却没有隐藏什么玄机在里面。

光看羊皮图的磨损痕迹，秦寿大胆猜测至少有上百年以上的时间，就算是问了上千的倭国百姓，都是一头雾水压根没有听说过什么金银山，看着羊皮图秦寿很是蛋疼，想要破解这羊皮图，恐怕只有正主濑户藏介可以办到了。

秦寿相信濑户藏介拥有这份藏宝图，势必会知道位置所在，这份羊皮图历史年份很久，秦寿大胆猜测肯定是代代相传的，正好传到濑户藏介这代保管，没想到他逃跑时掉了给夏侯墩捡到了。

“大夫人，请止…”

“怎么？本夫人见自家郎君，也要得到你们批准？”

“属下不敢！”

秦寿想破脑袋想不出羊皮图的奥秘所在，突然木屋外传来亲卫阻拦声，听到李丽质的声音秦寿一阵头大，还真是没想到李丽质会到来，肯定是武媚娘无法圆谎瞒过精明的李丽质，让她知道了自己回来的消息。

“黑牛，你今晚自个找地方睡！”

“是，将军！”

秦寿头疼不已地挥挥手示意黑牛出去，李丽质来了肯定有关她父皇的事，秦寿不用想也猜到了，除了这事还真想不出还有什么事？秦寿故意支开黑牛今晚自己找地方睡，李丽质来了木屋不适合他在这里打搅二人世界。

黑牛不明所以地挠着头，搞不懂秦寿怎么又把自己赶出木屋了？大厅一直是他打地铺的地方，现在给秦寿赶出去了，黑牛只好心有不甘走出去，在军营里随便找个地方挤挤将就一晚。

黑牛打开木屋迎面见到李丽质，朝李丽质裂牙笑了笑走出去，李丽质还与黑牛淡淡一笑，亲卫发现黑牛出来了，就知道里面的秦寿已经知道大夫人来了，没有在阻拦李丽质进入。

“秦郎！”

“丽质宝贝！”

李丽质走进木屋见到秦寿，忍不住心中一喜，原本有很多诉说相思之情，在见到秦寿一刻全都消声遗迹，止不住泪水直奔秦寿而来，秦寿一脸惭愧地站起来，张开双手迎接李丽质的投怀入抱。

再一次拥入秦寿的怀里，李丽质心中委屈的泪水压制不住流出来，秦寿不在身边李丽质感觉自己

世界缺少了什么？现在再次回到秦寿怀抱里，李丽质感觉就好回到了避风港似的，很安全也很充实。

想到秦寿为了自己，不惜一切挥兵进攻倭国，就是为了一本不靠谱的救命医书，李丽质心中一阵甜蜜又担忧，总算自己没嫁错人，可李丽质又忍不住轻声哭出来，战场不是开玩笑的，稍有不慎战死他乡是家常便饭的事。

秦寿搂着日渐体弱的李丽质，她的病情不能再拖了，孙思邈在自己临行出征前就提醒过，越快找到那本医书越好，孙思邈参悟其中医术也需要一两年时间，以李丽质的情况肯定等不了那么久。

“秦郎，你别去战场了好吗？丽质担心…”

“丽质，别说了，为了你，郎君我上刀山下火海又何妨？没有了你，郎君我活着还有何意思？”

李丽质担忧劝说声，秦寿轻轻松开李丽质，摇摇头苦笑一声，准备了三年多的时间，等的就是今天，怎么可能说不去就不去？更何况秦寿还没正式上战场，等处理完这边的事，秦寿回去亲自指挥攻打大阪城。

“丽质啊，你又瘦了不少，是不是想念郎君了？来来，给郎君好好亲亲！”

“嗯~不要，丽质有话…”

秦寿就怕李丽质提及李世民的事，暂时不知道如何隐瞒李丽质，秦寿只好用无耻亲热法分散李丽质的注意力，以免她提及自己不知道回答的问题。

李丽质在秦寿无耻的双手齐动下，彻底沦陷忘记了自己来的正事，沉迷秦寿爱抚与热吻之中，什么时候给秦寿抱回内屋也不知道。

第720章狗咬狗

“昨日你去找吴王了？”

“是又如何？”

次日清晨，长孙无忌从长安走出来，前往城北十里外李泰落脚的山庄，一见到李泰大清早坐在大厅若无其事品茶，长孙无忌气打一处来，大声责问李泰昨天是不是去找李恪了？

李泰面无表情地点点头大大方承认了，找李恪原本是打算把真相告诉他，好让他关键时刻倒伐秦寿，只是没想到李恪这个闲王爷，并不是自己想象之中，那么尊爱自己的父皇，就算是知道真相也无动于衷。

“你糊…”

“放肆，本王的好舅舅，你现在什么身份？敢跟本王如此说话？”

长孙无忌气急败坏手指着李泰，作势要骂他糊涂坏事，李泰冷笑一声拍案而起，毫不客气大声喝斥变为庶人的长孙无忌，他一个无权无势的平民，敢爬到自己头上大呼大喝找死了不是？

他还真以为自己还是以前呼风唤雨的权贵？现在他只是一个落魄无权无势的阴谋家，八个小舅哥

在长孙无忌失势一刻，全叛离他捐家产四散离去，留下他孤零零和忠实的管家照顾两个要死不活的大舅哥。

长孙无忌在李泰嘲讽声之中，整张脸变了又变，手指着李泰的手无意识颤抖着，最后似乎想通了什么慢慢放下干枯的老手，整个人苍老了几岁似的，恍恍惚惚坐到一边，无神的双目呆呆仰望着山庄大厅屋顶。

“长孙无忌，本王尊敬你喊你一声舅舅，不敬你也只是一条狗而已，本王做何事不用你理，别在本王面前自以为是，如若不然哼~”

李泰毫不客气直呼长孙无忌的名字，翘起二郎腿不紧不慢提醒长孙无忌，别在自作聪明不识趣，他现在只是无权无势的人，哪怕是他今后恢复了官职地位，在自己面前也只是一条狗而已。

当初他怎么对待自己的，李泰心里一清二楚，现在双方只是暂时合作关系，解救出自己父皇，李泰一样会第一时间过河拆桥，棒打长孙无忌一击，永不给他翻身之日，这老狐狸留在世上一天，李泰自己也不安心。

‘等着瞧，等解决出皇上，皇位也不一定是你的！’长孙无忌阴沉着脸色，心里冷笑一声，早就

知道李泰什么性格，要不是看中他还有点家底可以帮得上忙，长孙无忌才懒得去招惹他。

自己砸锅卖铁倾家荡产准备一切，还真以为会受气便宜他？等救出李世民第一刻，长孙无忌就安排祸水东引彻底搅乱皇宫，顺势把李泰整死在皇宫，敢对自己不敬他活腻了，长孙无忌自然不用客气。

“那敢问魏王殿下，万国朝邦盛典，你如何营救皇上？”

长孙无忌慢慢抬起头，气愤的心慢慢平复下来，内心开始琢磨着临时改变计划，虽然有点冒险，可只要谨慎一点，还是有一箭三雕的机会，最终受益的还是自己，到时候整个大唐还不是掌控自己手里？

经历人生最低谷打击，一群不孝子叛离的长孙无忌，内心开始慢慢变得扭曲阴毒，管你什么亲戚，敢与自己作对，他只有死路一条，连自己最亲的孩子们都叛离自己，世上还有什么人值得相信的？

“本王自有安排，没事你先回去，准备好起事的兵器，不送！”

李泰冷笑一声，敷衍式驱赶没安好心的长孙无

忌离去，自己制定好的计划怎么可能让他知道？李泰一直提防着他，就是怕他关键时刻咬自己一口。

李泰毫不客气的逐客令，长孙无忌冷哼一声甩袖离去，丝毫不顾及脸色变得难看的李泰，长孙无忌算死李泰也不敢拿自己怎么样？自己负责提供上等优良兵器，没有自己的上等优良兵器提供，李泰根本斗不赢皇宫装备的精钢兵器。

“老不死的，你等着！”

长孙无忌离去后，李泰咬咬牙一拳打在桌子上，要不是长孙无忌出钱收买提供优良兵器，李泰根本不用他，现在只能忍着他，等事成了在慢慢跟他算老账，让他知道自己的厉害。

李泰与长孙无忌狗咬狗的交锋，长乐乡那边秦寿却是春风得意马蹄疾，虎虎生威折腾了一晚上，把李丽质折腾的难以下床，自己懒觉王睡到日晒三竿才起来，李丽质还在牙床呼呼大睡。

“李泰在城北山庄？”

“是的，将军，需要…”

潘安最近忙着调查铁甲兵消失，没空监视长孙无忌的动静，罗岷跟踪到长孙无忌去了城北山庄，发现长孙无忌在山庄待了不到一刻钟，就脸乌乌走出来，罗岷第一时间跑来长乐乡这边告知秦寿。

罗岷嗜血地舔舔嘴，比划着抹颈的动作，不言而喻就是提前干掉祸害李泰，什么事也没有，反正知道他的下落，只要秦寿点头同意，罗岷马上去把李泰干掉以绝后患，哪里需要这么麻烦处处布局？

反正现在秦寿权大势大，杀一个王爷随便找个人顶罪也没事，恐怕韦贵妃很乐意看到秦寿杀了李泰，甚至会主动帮忙掩盖下去，少了政敌不管怎么说，都是对韦贵妃有利无害。

“打住，咋们是文明人，不要动不动就打打杀杀，更何况他是王爷，别把人家当畜生一样宰，杀一个王爷没有用，他的党羽没连根拔除，迟早是祸害！”

“是，是，还是将军想的周到！”

秦寿没好气大翻白眼打住罗岷不实际的想法，杀李泰很容易，可他的党羽没有彻底拔除，到时候又会变成下一个太子残孽党羽作乱，自己哪有时间工夫两头跑来跑去？不累死也跑断腿。

罗岷在秦寿没好气训斥声下，赔着笑脸点头哈腰拍马屁，秦寿哭笑不得地摇摇头，这个罗岷什么都好，就是有时候爱拍马屁，算是美中不足的小缺陷。

“继续监视长孙无忌，相信他肯定和李泰狗咬

狗交恶了，这一次咋们玩大点，把长安搅得腥风血雨！”

“是，将军！”

想起李世民暗藏的铁甲兵消失，秦寿隐隐察觉到今年万国朝邦盛典会很热闹，既然那么热闹，秦寿自然不会错过火上浇油了，彻底把长安闹翻，闹他个天翻地覆一次性解决所有麻烦永绝后患。

罗岷在秦寿安排下，有些迫不及待地领命告退离去，等待秦寿所谓玩大的到来，彻底把长安势力洗一洗。

第721章玩大了

长安这边逐步上演着争权夺利，而远在齐州那边却是安宁一片，而假冒齐王的丁不二雷厉风行，不但解散了李佑意图不轨的私人军队，更是替囚禁之中的李佑做了不少好事，短短几个月时间赢得了一片好赞。

“将军的信？”

“是的！”

大清早丁不二刚起来，就收到来自长安的飞鸽快信，丁不二打开快信，里面的内容很简单，却又很实在叮嘱丁不二继续坚守齐州，直到长安彻底稳定下来，丁不二才可以回长安复命。

看完信里的内容，丁不二沮丧无比地摇头叹息一声，还以为是调自己回去，没想到居然是还要继续留守冒充齐王，冒充了齐王几个月时间，丁不二早就腻了，恨不能马上回长安，一刻也不想在这里。

可现在长安一片混乱，丁不二想回去也是不可能的，更何况这里还需要他继续支撑大局，直到长安稳定下来，丁不二才能放手离去，要是丁不二离去了，说不准不死心的李佑会变本加厉做出什么糊

涂事。

秦寿就是怕这一点，特意延长丁不二继续逗留齐州，有他继续坐镇齐州，秦寿不用担心李佑会犯乱什么的，只要李慎名正义顺坐上皇位，到时候李佑肯定会死心，他的什么优势也没有了。

当然还有更头疼的事，也是丁不二心惊胆颤的，看到信里后面的内容，丁不二有种惨兮兮死无葬身之地的错觉，这回还真是玩大了，搞不好恐怕尸骨无存都有份！

“娘娘！”

“嗯，免礼！”

丁不二头疼秦寿的决定时候，齐王府大厅后面传来问候声，丁不二无病呻咛一声，阴妃到来做什么？丁不二不用想也大致想到了什么，肯定是为齐王李佑来的，这几日阴妃经常问及李佑什么时候自由的事。

现在秦寿来这封信，很明显在长安一大堆事没有处理好前，李佑想要自由那是几乎不可能的，阴妃一脸福相怀里抱着婴儿出现，丁不二马上挥退王府大厅里的杂人，亲自站起来迎接阴妃。

“丁先生，本宫的佑儿...”

大厅内的杂人仆从退去，阴妃就迫不及待想要

知道李佑的安排，李佑关押了几个月人瘦了一大圈，阴妃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大清早起来第一时间找到丁不二，想要知道丁不二怎么安排？

“娘娘，将军说了，等纪王坐稳皇位，齐王自然恢复自由，最快估计也要过完这个月！”

“啊？还要这么久？！”

丁不二摇头叹息一声，不紧不慢说出大致时间，阴妃心中一阵失望与落寂，还要等到月底？她替秦寿产下闺女，庆生酒是摆不成的，可她终究也要见见一面自己亲爹，月底她未起名的闺女都满月过去了。

阴妃失望的表情，丁不二看在眼里明在心底，她的闺女注定不能见光，哪怕是李慎坐稳了皇位，秦寿也不可能给予名份，除非秦寿隐居起来，要不然势必会给贼精的大臣们发现。

“娘娘，将军命丁某安排人手，过两日安排你去倭国那边避避难！”

“倭国？”

丁不二突然其来安排，阴妃大吃一惊不可思议看着丁不二，直到丁不二拿出收到的信交给阴妃，不明所以的阴妃搂着未醒的闺女，接过丁不二递来的信打开一看，顿时忍不住惊呼一声，脸色变得苍

白无血。

“这，这…”

阴妃给信里最后面的内容完全惊呆了，好像失音了一般，不敢置信这是真的，整个人好像麻木了一般，既说不出话，也没有力量，大脑已经失去指挥自己行动的能力，木头一般地站在那里不动，

一切发生得太突然和太意外了，阴妃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双眼，好似晴天霹雳当头一击，又好像大冬天被人从头到脚浇了一盆凉水，不敢相信李世民老谋深算到可强忍这么大的耻辱！

“娘娘，为了你的安全，还是按照将军意思去办吧！”

丁不二摇摇头叹息一声，最后的内容确实很惊人很要命，丁不二拱手抱拳小心翼翼提醒阴妃，他自己也不确定齐州是否有可疑的人进入，但是考虑到阴妃的安全，丁不二不得不提前把阴妃送去倭国。

李世民有可能是玩计中计，别说丁不二开始看了后背凉梭梭的，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一阵后背凉凉的，虽然只是秦寿的猜测，可有些事防不胜防，还是谨慎为妙，以免真出现状况让秦寿畏手畏脚。

“哦，哦，好，好的，丁先生，那，那本宫的

佑儿？”

“娘娘放心，有丁某和精锐护卫在，齐王肯定没事，丁某会拼尽全力保护齐王的安全，主要还是娘娘…”

阴妃担忧的脸色呈现无疑，但是她想要带走不安份的李佑，丁不二是不可能同意的，只要阴妃离开齐州去倭国那边有大军照应很安全，至少丁不二不会分心照顾阴妃，可以专注照应到李佑的安全。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六神无主的阴妃整个人失魂落魄似的，颤抖着把信交回给丁不二，双脚无力打摆着似的转身离去，看着阴妃离去的背影，丁不二摇摇头重重叹息一声，这个消息还真是够要命的，丁不二真希望秦寿猜测错误。

“洪福！”

“丁先生有何安排？”

丁不二待阴妃回去整理头绪，朝大厅外面大喝一声王府置换过的管家，洪福左右谨慎看了眼，确定没有外人才松了口气，拱手抱拳等待脸色疑重的丁不二安排。

“派人去准备快船，安排二十护卫保护娘娘安全到达倭国熊本城，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办？”

“啊？哦，好！”

洪福愕然失神看着丁不二，搞不懂丁不二怎么下这么奇怪的命令，直到丁不二瞪眼之下，洪福醒悟过来连连点头转身离去，准备安排出海的快船。

“等等！”

“丁先生还有何吩咐？”

丁不二突然喊停洪福，没走出几步的洪福停下脚步，一脸茫然转过头看向丁不二，不知道他还有什么事没交代？

“从今日起，王府四周加强防备，护卫十二时辰轮班值守王府安全！”

“是！”

丁不二沉思了片刻，直接下达风声鹤鸣的命令，不知情的洪福没有多问什么，确定丁不二没有其他交代后，拱拱手抱拳下去安排。

第722章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午时长安大理寺这边，姜维悠哉活哉地翘起二郎腿搭在案席上，刘弘明大理寺卿不在，姜维就是大理寺的山中老虎，现在基本大理寺上下皆由姜维掌管，说穿了也就是二把手的意思。

“姜寺正，姜寺正，小的有事禀报…”

正春风得意马蹄疾的姜维，在孙斌急匆匆跑进来大呼小叫声之中，险些坐立不稳从后面椅子掉落下来，瞪眼怒视了一下孙斌正要发作，当得知孙斌说出的大事，姜维整个人大吃一惊站起来。

“肖柳子跑出去了？”

肖柳子负责看管太子李承乾的狱卒典官，可谓是责任重大监视他的人自然不少，肖柳子突然借口离职跑出去，马上遭遇监视他的人质疑，层层上报到达孙斌这里，再由孙斌告知现在暂时掌管大理寺的姜维。

大理寺在新建监狱完工后，除了成主要刑律判决地方外，就是收押一些穷凶极恶的人，意思等于终身监禁的地方，没有彻底是因为它还有大用，而李承乾正好住在里面，成了他专用的监牢。

秦寿曾经交代过姜维，收押好李承乾的在天牢

里，而不是新建的监狱那边，还特别交代过看管李承乾的人，一定要信任和不擅自离守的人，现在肖柳子擅自离守，很让人感到可疑。

“姜寺正，要…”

孙斌点点头应着姜维的疑问，同时磨拳搽掌等待姜维的命令，要不要把肖柳子抓回来？姜维挥挥手打断孙斌不实际的想法，整个人沉默着如何处理肖柳子，姜维依稀记得这个人，是自己提拔他当典狱的。

“派人去跟踪他，弄清楚他与什么接触？别打草惊蛇！”

“是，小的明白！”

姜维想了几遍，最终还是以严谨为妙，先查清楚肖柳子出去干什么？现在是用人之际，姜维不想乱自己多疑，把一个还算忠心的手下冤枉了，但也要查清楚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自己太多心了？”

孙斌离去后，姜维揉了揉自己的额头，忍不住抿心自问起自己是不是太多心了，可想到李承乾的重要性，还有他残孽余党蠢蠢欲动，姜维不得不小心一点，真给太子余孽里应外合劫走李承乾，姜维也不知道怎么有脸去见秦寿了。

长安城内，临近万国朝邦盛典到临，长安城商客与游人暴增了不少，熙熙攘攘人群拥挤不堪，似乎要把长安城积起的积雪融化，来来往往的长安街道一直延伸到街头街尾，稍有几个人停留恐怕会引起堵塞地步。

肖柳子急匆匆出门，忘了换去身上的典狱服，直到过往的长安百姓忌畏避让，肖柳子才低下头发现自己衣服惹的祸，可现在已经走出一半路了，想要换已经来不及了，肖柳子只好继续加快脚步赶路。

“孙寺丞，你看，在前面！”

“好家伙，还不找到你？散开，散开，别凑一块！”

领命跟踪肖柳子的孙斌，带着两名手下远远跟着肖柳子身后，虽然比肖柳子晚出门一刻钟，可几经反转还是很容易发现肖柳子的踪迹，还顺势换了身上的衣服，以免肖柳子发现暴露了跟踪。

孙斌怕肖柳子发现自己跟踪，压低声驱赶两名手下散开，以免扎堆在一起招惹肖柳子发现有人跟踪他，肖柳子时而匆忙赶路时而东张西望，孙斌一眼就看穿肖柳子没好事，鬼鬼祟祟的肯定没好事。

“你大爷的，这家伙跑这么快，赶着去投胎？

还是发现有人跟踪他了？”

装作路人跟踪的孙斌，发现肖柳子加快脚步，忍不住骂骂咧咧起来，只能加快脚步与肖柳子保持距离，只要肖柳子转身回望的时候，马上低下头隐迹到拥挤的人群，由另外两名手下负责轮流交换跟踪。

肖柳子在长安几座里坊绕了个大圈，最后沿着街道小巷一直往城南方向走去，孙斌和两个手下频频交换跟踪，在没有惊动肖柳子的情况下，跟踪到城南保宁里坊，肖柳子左右看了看没有人才钻进去。

“长孙无忌？！”

孙斌带着两个手下汇合跟着钻进保宁里坊，在里坊最右侧一间民房，惊讶发现肖柳子敲开民房门，走出来的居然是长孙无忌这个家伙，肖柳子跟长孙无忌说了什么？孙斌无法知道，只知道他走进长孙无忌的房屋。

“毒钱子，大理寺的狗腿子这是闹哪出？”

孙斌身后不远处，两个打扮成游客的人凑到一起，要是秦寿在这里肯定哑口无语，居然是李承乾的残孽毒钱子和毒鹤，毒鹤一脸疑惑询问身边的毒钱子，目光却没有停留看着长孙无忌出现的平房。

一直踩点打探大理寺情况的毒钱子和毒鹤，从肖柳子开始离开大理寺并没有感到可疑，可孙斌带着人乔装打扮过追逐肖柳子离去方向，毒钱子和毒鹤就觉得可疑了，没想到一路跟踪过来，还真发现了不得了的事。

看眼前的情况，毒鹤整个人无语到姥姥家，看情况大理寺出现内鬼了，没想到戒备森严的大理寺，居然还会出现内鬼？还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毒鹤更是钦佩长孙无忌的厉害，居然手可以伸张到大理寺。

“不管他们闹哪出，情况变得有些复杂了，走吧！”

毒钱子没有想到长孙无忌出现了，更没有想到长孙无忌还有残留的人手混在大理寺，毒钱子不得不佩服起长孙无忌厉害，居然早早就安排到人手混在大理寺当差，居然还未被发现？果然还是姜老的辣。

孙斌做梦恐怕也没有想到，毒鹤和毒钱子早就跟在他身后了，他识破肖柳子的身份，毒鹤和毒钱子也跟着看破这一切，情况有变毒钱子和毒鹤不得不撤回去，先上报在想出对策。

毒鹤和毒钱子离去后，在保宁里坊街道边摆卖

书画的商贩目光迟疑一阵，不动声色从自己摊位案桌边抽出画卷，毒鹤和毒钱子两人画像出现画卷里，摆卖书画的商贩确定毒鹤和毒钱子的身份，朝另外一边的走贩点点头。

走贩同伙收到摆卖画卷的商贩提醒，丢下摆好的货物，不顾周围人怪异的目光，直朝毒鹤和毒钱子离去方向跟过去，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恐怕毒鹤和毒钱子还不知道，他们已经给人盯上了！

第723章无牵挂一身轻

“发现了太子残孽的藏身之所？”

午时下三刻，罗岷再次出现军营木屋内，当罗岷把太子残孽的踪迹说出后，秦寿忍不住一惊一喜，发现太子残孽老巢什么事都好办了，狡兔三窑的太子残孽藏身，还真是让秦寿佩服不已。

秦寿更惊讶的是大理寺那边，居然关键时刻出现长孙无忌以前安插的手下，可谓是狠狠地扇了秦寿一巴掌，怎么也算不到长孙无忌这么厉害，不声不气早就安插了人手在里面，还真是防不胜防。

幸好长孙无忌沉不住气，关键时刻暴露了他的底牌，要不然秦寿还真会给他打个措手不及，大理寺出现卧底叛徒，清理是必然的，但不是现在，刚掌回局势，秦寿不想打草惊蛇又坏事了。

“罗岷，这次真确定太子残孽老巢在芙蓉湖畔？不是空壳摆设？”

“这，启禀，将军，暂时无法确定，要等晚上…”

狡兔三窑的太子残孽手下，秦寿算是服了，更是服了刺客头领杜荷这个家伙，要不是已知道他真实身份是金面具人，秦寿还真不敢相信，外表看似

人畜无害的杜荷，居然还藏有一手。

开始谁也没有想到，杜荷居然是神秘杀手头领，更无法想象李承乾就是杀手团的幕后主使，而李承乾主导的遇袭苦肉计，可谓是心机颇重，无独有偶他自尝苦头瘸了腿，也算是报应吧！

罗岷打算晚上去探查芙蓉山庄的想法，秦寿摇摇头打消罗岷不实际的想法，芙蓉山庄四周临湖，罗岷恐怕难以隐蔽混进去，更别提里面的杀手都不是简单角色，罗岷进去恐怕凶多吉少甚至会暴露身份。

“太子残孽的事暂时放到一边，派人十二时辰暗哨盯紧芙蓉湖畔便可，只要他们出动本将军第一时间知晓便可！”

“是，将军！”

秦寿暂时不想动太子残孽，罗岷不知道秦寿打什么主意？但还是尊重秦寿的决定，他相信秦寿肯定有其他想法，要不然以秦寿现在的实力，铲除太子残孽还是分分钟钟的事，哪里需要那么麻烦左等右等。

其实罗岷不知道，秦寿现在也很想干掉杜荷这个家伙，但是要干掉这些残孽，势必要出动大批兵马，到时候肯定会惊动长孙无忌和李泰，让他们有

所忌畏不敢乱动，打草惊蛇不是秦寿想要的结果。

现在看似两方作乱的人没有多大关系，可秦寿只要提前消灭任何一方，就会惊动另一方谨慎，可能会导致精心布置好的局，会因为自己鲁莽而坏事，这不是秦寿想要的结果，现在也只能拼耐心了。

“你去找姜寺正，不管他用什么法子？本将军晚上要知道内鬼的一切消息，记住，人要活着也要继续瞒着！”

“是，将军！”

内屋传来轻微动静声，秦寿知道李丽质醒来了，怕她知道太多事没好处，只好瞒着她先，安排罗岷去办妥大理寺那边出现的漏洞，提前了解到长孙无忌的玩什么把戏？罗岷早就发现内屋的动静，在李丽质出现前提前离场。

李丽质慵懒地从内屋走出来，梳洗完毕的她看起来容光焕发，见到秦寿一脸坏笑看着自己，李丽质没好气地大翻白眼，想起昨夜秦寿折腾自己一宿，李丽质忍不住一阵气恼，很明显秦寿是故意的。

此时此刻李丽质懵懵懂懂知道一些事，秦寿肯定有什么事瞒着自己，并不想自己知道一些秘密，

李丽质径直走到秦寿身边坐下来，看了眼秦寿幽怨不已地叹息一声，满脸忧愁地欲言欲止。

“秦郎，父皇的病，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丽质？”

“嗯？丽质宝贝，你怎么这么说？”

李丽质咬咬下唇说出内心藏着已久的问题，好不容易找着机会质问秦寿，虽然李丽质不想怀疑秦寿，可韦贵妃三番几次阻止自己见父皇，加上秦寿又是支持李慎的人，李丽质不得不怀疑起看似没有关联的秦寿。

秦寿装出大吃一惊的模样，把事推得一干二净，这事肯定不能承认的，那样会伤了李丽质的心，更何况现在秦寿也觉得自己不是把握局势的人，真正把握局势的人，有可能是躺在床上的李世民。

“可韦妃为何三番几次不允许丽质探望父…”

“唉~丽质，皇宫之事郎君早已不过问了，郎君一直筹划倭国之事，哪有精力去过问这些事？”

秦寿挥手打断李丽质继续纠缠李世民的事，善意谎言继续欺骗李丽质，怕李丽质会哀求自己帮忙，要自己去找韦妃谈有关李世民的事，秦寿只好左言右顾岔开话题，以免李丽质继续纠缠李世民的

问题。

‘对不起，丽质，是你父皇逼郎君下手的！’李丽质失落的愁容秦寿看在眼里明在心里，只能心底暗暗向李丽质道歉，这事只能一直隐瞒下去了，只要自己不说出真相，李丽质恐怕怎么也想不到是自己动手的。

“丽质，你与媚娘她们过两日去一趟泉州，到哪里后自然会有人安排！”

“去泉州？”

秦寿突然其来的安排，惊醒心事重重的李丽质，不可思议地看向认真的秦寿，搞不懂他安排自己还有姐妹们去泉州做什么？可看秦寿脸色异常的样子，似乎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一样？

“不错，郎君会安排好一切，你是大夫人，要起好带头作用，长安最近会发生大动乱，你们在这里不安全，郎君很容易分心…”

怕李丽质又会问东问西，秦寿只好先开口半真半假说出实情，大动乱是有的，但那都不是小事，最重要的还是李世民那边，他当皇帝那么久，没有后手秦寿打死也不相信，预防万一还是把自己娇妻们撤离这里。

只要她们离开长安，秦寿也就没有什么好顾忌

的了，可以放手一搏玩大点，赢了可以逍遥自在，败了也无所谓，大不了毁了家底，跑到倭国还不是一样可以重来一遍？大部分人才都转移过去了，也没有什么好担忧的了。

“丽质，有什么事，等郎君处理完这边再说！”

“好吧！你小心点！”

李丽质在秦寿三言两语哄骗下，只能无奈地叹息着点点头，勉为其难答应下的要求，在秦寿奖赏的一吻之中，李丽质带着不舍的心情一步三回头离开木屋。

第724章临急撤离

“你们也是镇长召见？活见鬼了…”

“镇长不是在倭国吗？什么时候回来的？”

“嘘，小声点，洪管家不是说了吗？要保密！”

长乐乡后山军营方向，十余个长乐乡老班底朝后山军营方向走去，话最多的林木匠与其他匠工巨头们不期而遇，嗦嗦没完没了唠叨着，聂明一头雾水搞不懂情况，秦寿不是在倭国统领开战吗？什么时候跑回来了？

一群匠工们议论纷纷招惹不少闲人目光，贺明冷汗连连出言阻止老班底匠工们，别八卦没完没了乱嚼舌头了，真要是坏了秦寿的大事，问罪起来他们吃不了兜着走，既然秦寿偷偷摸摸回来，肯定有什么大事发生。

舟子卿没有掺和其他工匠们议论声，与一边沉默不语的王铁匠并肩而走，通过王铁匠无惊无奇的态度，舟子卿知道王铁匠肯定早知道秦寿回来的消息，从他开始大肆生产新武器开始，舟子卿就察觉到了。

“老王，你早知道将军回来？”

“知道又如何？唉~将军这次召集我们，肯定没有好事！”

舟子卿小声的疑问声，王铁匠摇摇头苦笑叹息一声，秦寿召集他们一起前往他藏身地方，王铁匠就猜到准没好事，更何况秦寿安排自己大肆制造骑兵武器，王铁匠就知道必有大事发生，至于什么事暂时无法得知而已。

王铁匠的话舟子卿觉得很有道理，没有从王铁匠嘴里得到想要的消息，舟子卿只好放下内心好奇，跟着匠工巨头们后面进入训练声不断的军营，十余个匠工巨头前来，守门的军营守卫破天荒没有盘查直接放行。

当十余名匠工巨头进入军营木屋，温暖如春的木屋里空无一人，大厅内却事先摆放着道家盘坐静心的蒲团，贺明没有客气先找个位置盘坐，耐着性子等待秦寿出现，贺明带头坐下其余匠工们纷纷各自找地方落座。

“将军？（镇长）！”

“嗯，各位都到齐了，很好，坐，都坐，无需多礼！”

秦寿从内屋走出来的时候，贺明与聂明还有其他匠工巨头们大吃一惊，忍不住站起来迎接秦寿的

出现，心情大好的秦寿罢罢手示意无需多礼，径直走到木屋大厅的正坐，与久违的一群匠工巨头们闲聊。

“黑子？他也回来了？”

秦寿与匠工们闲聊长乐乡的变化，当黑牛带着两名亲卫从外面走进来的时候，聂明忍不住心中一阵喜与忧，喜的是见到黑牛平安回来，忧的是下一次黑牛在离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在见到他？

“嗯哼~好了，现在开始谈正事，关门！”

秦寿待黑牛与两名亲卫走进来后，干咳一声提醒外面守门的亲卫关门，守门的亲卫闻言一人一边顺手把门带上，整个大厅随着秦寿干咳一声安静下来，十余双目光一直看向秦寿，不知道他有什么事？

“时间有限，本将军也不废话长话短说了，长安城最近会不太平，避免不必要伤亡出现，本将军打算把你们先后调走一阵...”

秦寿看了眼眼巴巴看着自己的匠工巨头们，与他们相处这么久以来，他们默默的付出秦寿看在眼里明在心底，他们每一个都是长乐乡的支撑梁柱，损失哪一个秦寿都承受不起，而未来充满未知危机，不得不提前安排好他们先撤。

当然想要他们撤的安心，秦寿大费周章安排，连同他们的家人都安排秘密撤退，以免真出现意外，害得他们陷入崩溃的边缘，十余名匠工巨头们面面相觑，不知道秦寿这么安排是怎么回事？

“镇长，发生什么事了吗？为何安排我等去泉州？”

“是啊，镇长，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别怪我等多嘴，这走得不明不白，我等心里有些不安…”

“镇长，长乐乡是我们的家，我们那里也…”

唐友翁与贺明第一时间把心里疑问提出来，没想到秦寿召集他们前来，就是安排他们离开长安一段时间，说是一段时间，谁知道这一离开要多久？连亲属家眷秦寿都想好了，这不得不让在座的匠工巨头们心生疑惑。

当然其中也有不愿离去的人，这些都是后面加进长乐乡的匠工巨头，在这里他们觉得好好的，突然离开让他们很不适应，而秦寿又没有说明原因，就这么突然其来安排好一切，以致好像逃难似的。

舟子卿没有起哄，转过头看向一边同样沉默不语的王铁匠，接触到舟子卿疑问的目光，王铁匠无言摇摇头叹息一声，别说舟子卿不明真相了，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秦寿又没有跟他提及。

“本将军玩了不该玩的火，这把火很可怕，本将军也没有把握可以完全熄灭，安全起见你们还是先撤离一段时间，到时候你们便知，现在不方便与你们说得太多，还请…”

秦寿没有把自己担忧的事说出来，也没有勇气去说，怕他们承受不起事情真相出现问题，安全第一秦寿只能用谎言安抚他们激动情绪，真正动乱到临，自己也照顾不到他们，更何况他们无辜的家人安全。

要是他们知道了即将有可能与李世民交手，不知道会不会吓到尿裤子？光看他们安享了这些年太平日子，答案很肯定的，不管秦寿如何灌输理论，始终无法完全削掉他们封建约束的心里阴影，更何况李世民还是当朝天子。

“贺明，这事交给你安排，尽快在五天之内办妥这事，如若不然你等着回家耕田！”

“啊？是，是，镇长！”

秦寿不容置疑把安排撤离的事交给贺明管理，末了还威胁贺明办妥这事，要是他办不妥等着一棍打回原形，回家种田耕地去，把贺明吓了一大跳，硬着头皮勉为其难答应下来，秦寿都把话说到这份上，贺明还有拒绝理由吗？

“没什么事，你们都退下吧，要是谁敢走漏本将军回来的消息，别怪本将军不客气念旧情，王师傅留下！”

“是！”

该说的已经说完了，秦寿也懒得在说太多，他们不撤只好出动强制手段，迫使他们离开长乐乡先去泉州避难，等把长安大局安定下来，在把他们安排回来就是，驱散他们离去秦寿单独留下王铁匠。

第725章量身打造

“离开长乐乡？洪管家，谁下的令？”

“这，这，是，是将军的命令！”

李丽质回到城堡大厅时，还未来得及进入大厅，就听到李漱气急败坏的怒斥声，洪武结结巴巴地说出是秦寿的命令，李漱就不乐意了，百般刁难什么他人呢？在哪？叫他出来之类的话，刁难得洪武哑口无言。

‘秦郎速度这么快，莫不成真发生什么大事了？’李丽质停下脚步没有进去，更没有注意里面姐妹们劝说盛怒的李漱，忍不住心里疑惑起秦寿速度还真是够快的，自己前脚离去，他就后脚安排好一切。

秦寿这么着急安排，没等自己回来就让洪武代口说出来，李丽质不得不相信秦寿的话，长安看似风平浪静却充满危机，连有重兵把守的长乐乡，秦寿也觉得不安全，可想而知这次危机有多大？

“漱妹，别闹了，洪管家，你安排好去泉州的事吧！”

“是，大夫人！”

李漱还想发飙说些什么，想通的李丽质及时出

现，出言解围遭受李漱刁难的洪武，李丽质帮忙解围刁蛮公主的围攻，洪武整个人松了口气躬身告退离去，按照李丽质的意思去着手准备一切。

心知肚明的武媚娘疑惑地看了眼李丽质，武媚娘隐隐猜到了什么，肯定是秦寿跟李丽质说了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武媚娘暂时不知道，不过看李丽质眉间闪烁的淡淡忧愁，武媚娘知道肯定有什么大事发生，碍于人多武媚娘不好问。

贾蓉有些小小惊讶李丽质昨夜去哪儿了？一整宿未归现在才回来，没有秦寿在家里，烦透了心的贾蓉头疼不已，现在李丽质平安无事回来了，贾蓉七上八下的心终于好过一些。

“丽质姐，你怎么…”

“漱妹，别闹了，郎君这么安排必有他的用意，别给郎君添乱了，好了，丽质姐刚从药王那边针疗回来，累了，你别在闹了！”

李漱发现李丽质回来，不满地赌气质问李丽质怎么回事？李丽质装作不知情的样子，深明大义支持秦寿的决定，末了借口自己去药王那边做针疗为借口，打消了众女疑问自己昨夜去向的问题。

“嗯，丽质你先回去歇会吧！”

“是！娘，丽质先告退！”

贾蓉没有多疑点点头相信了李丽质的慌话，心不安的李丽质惭愧地低下头告退离去，转身一瞬间接触到武媚娘的目光，这一刻李丽质终于明白武媚娘昨日撒谎的心情，朝武媚娘无言地点点头便急匆匆离去。

“既然是寿儿的意思，我们就不要捣乱了，都回去各自收拾收拾吧，媚娘，虢儿的满月酒，只能在泉州自家摆了！”

“是！”

突生变故贾蓉也很无奈，可秦寿远在倭国都安排好一切，这也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总不能让远在倭国的秦寿担心受怕分心，贾蓉只能推掉秦家长孙的满月酒宴席，改在泉州那边自家摆了。

贾蓉歉意的目光，武媚娘小小失望了一阵，可秦寿这样安排必有他的用意，比起虚的名誉还是命要紧，武媚娘抱起嗜睡的秦虢，与众女一起回房准备收拾行李，不想让隐藏暗处的秦寿难堪。

“将军，这是？”

与此同时军营后山，当秦寿拿出筹划已久的图纸，王铁匠愕然失神地看着秦寿拿出的图纸，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怎么越看越觉得别扭？感觉像一副盔甲，可看久了又不怎么像了，倒是像花俏无比的

装饰品。

也难怪王铁匠会如此惊讶，秦寿丢出来的图纸，恐怕是王铁匠最头痛的作品，要打造这么完美的虎型盔甲，恐怕不是短短十几日能够打出来的，更何况还有秦寿专用坐骑旺财配套的，那才是大工程的玩命。

虽然现在的旺财已经彻底沦陷成李漱的宠物，可秦寿要征用李漱也带不走它，面对秦寿风骚劲十足的虎型盔，王铁匠感到一阵头大，这次恐怕要拉上斐玉那家伙，才能够彻底完成秦寿要求精益求精的虎型盔。

“大概什么时候完工？本将军靠它拼命的，质量上一定要过关，重量什么的无所谓，本将军最近要重新锻炼一下…”

秦寿一边询问王铁匠什么时候完工打造出来？一边说出自己专用的虎型盔要求，没有打造更风骚的龙形盔，是怕某些人误会自己想要干什么，更何况旺财本来就是虎王，要配套才好看不是吗？

至于盔甲重量的问题，秦寿自然没有诸多要求什么的，哪怕现在自己身体掏空了不少，上百斤重量还是小儿科，当然穿上去持久力就是一个问题，秦寿不得不趁这几天有空锻炼恢复一下。

“要是算上斐玉帮忙的话，嗯，这个最快十日，最慢也就延慢一两日…”

王铁匠盘算着秦寿要求制作的虎型盔，秦寿量身定做的盔甲，自然不能偷工减料，王铁匠不确定地大致说出具体完工时间，打造出秦寿这套盔甲，恐怕都已经到万国朝邦盛典了，正好赶得上秦寿卖弄风骚穿出去。

十日虽然有点慢了，可也是没有办法的事，秦寿知道这盔甲急也急不来，质量上过关才是至关重要，有了这套虎型盔，秦寿相信自己就是一个移动型的坦克，就算是遇到李世民消失的铁甲兵，也是轻松斩杀。

原本秦寿不打算与命不长的李世民交恶到这地步，是李世民先下杀心的，怪不得秦寿要先下手为强自保，什么忠君爱国？狗屁，自己小命都不保了，忠什么君？爱什么国？总不能别人杀你，还傻乎乎伸出头吧？

“王师傅，尽量快点吧，没事你现在去找斐玉那个家伙，调动所有人手，停下无关的事，全力打造优良的兵器！”

“是，将军！”

秦寿的叮嘱安排，王铁匠不敢有异，带上虎型

盔领命先行一步告退离去，留下秦寿一人独自坐在大厅内沉思，万国朝邦恐怕是今年最热闹的一天，也是今年最混乱血腥的一天。

“哼，来猛烈吧，哥我要技术有技术，要装备有装备，要精兵有精兵，看看谁怕谁？”

想到即将到来的最混乱腥风血雨，秦寿有些迫不及待地握紧拳头，真要走到哪一步惹恼了自己，可不管什么蝴蝶效应的后果如何，神挡杀神，佛挡杀佛，帐迟早要算的，秦寿也不怕提前算账。

第726章一石三鸟

入夜时分，无聊到蛋疼的秦寿锁在木屋内无法出去，徘徊木屋内的秦寿很想出去，可又怕给人发现走漏自己秘密回来的消息，真要是哪样辛苦准备的一切就白费工夫了，现在也只能忍着不露面。

秦寿很想去找李淳风解解谜题，可眼下这种情况也只能忍着，要是李淳风无缘无故来长乐乡，势必会引起有心人注意力，可秦寿又忍不住想去会会李淳风，矛盾的心理充斥着秦寿的内心。

范童时不时当眼线跑来汇报长乐乡的情况，包括长乐乡范围以外的情况，由治安兵发现的情况一五一十重复给秦寿知晓，虽然说一切都很正常，可秦寿觉得危机四伏，甚至危机早已潜伏好，只是治安兵没有发现而已。

“将军，治安兵巡查了长乐乡百里以外的动静，没有发现任何情况，南城那边暂时没法...”

范童接替不方便来这里的洪武，把今日治安兵巡逻的事一一汇报出来，按照秦寿的吩咐交代，每隔两三个时辰前来汇报一次，把长乐乡范围以外的情况全打探清楚，以确保没有潜在的危险。

范童搞不懂秦寿这么紧张做什么？现在长乐乡

一片安宁，除了过往的商客剧增了不少，也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更别提秦寿担心出现大规模府兵调动情况，搞不懂情况的范童按例每天执行就是了。

“没发现？继续安排治安兵扩大巡查，以确保有些地方没有遗落，特别是长乐乡以外的大唐军营，也要远远观察一遍！”

“啊？是，将军！”

秦寿的安排范童稀里糊涂应着转身离去，搞不懂秦寿紧张兮兮的做什么？搞得好像要开战一样，当然范童可不敢说这个，要是给秦寿听到了，保不管他会不会给生气的秦寿撤了。

范童离去后秦寿心烦意燥左思右想，总是觉得自己疏忽了什么，至于是什么？一时间秦寿又想不起来，只能心烦意燥无比地揉着头，越抓越痒想起了什么又遗忘了什么重要事？

“将军！”

“嗯，坐！”

心烦意燥的秦寿拼命回想遗望了什么，直到罗岷的出现秦寿才放下胡思乱想，坐正身子示意远道而来的罗岷坐下谈，罗岷没有客气坐到一边，直接从怀里掏出潘安整理好的消息呈上。

秦寿接过罗岷递来的消息，没有问就知道是潘安整理好的消息，最近潘安都在调查铁甲兵的消息，根本没有空亲自过来汇报，打开看了眼潘安整理好的消息，秦寿脸色变得更加疑重起来。

“一万铁甲兵没有消息？找了这么久还没有消息？怎么可能？”

一万铁甲兵好像空气一样消失了，这话说出去鬼也不相信，更何况心思紧密的秦寿？而潘安找了整个大明宫地下宫殿好几圈，硬是没有发现任何的痕迹，根本没有所谓隐秘密室什么的。

那一万铁甲兵去哪里了？秦寿忍不住纳闷起来，偌大的皇宫调动这么多人，不可能暗布进去的皇宫侍卫，会没有一个发现一万铁甲兵的痕迹，只能说明一句铁甲兵一定还在大明宫，只是不知道藏哪去了？

秦寿相信潘安不会出工不出力，连他也找不到一万铁甲兵的踪迹，秦寿忍不住气馁与一阵后怕，早知如此当初先下手为强，把那一万铁甲兵全斩杀以绝后患，现在好了变成不定时炸弹一样。

“将军，姜寺正审出了结果，长孙无忌那老狐狸想在李泰对皇宫动手时，把李承乾安排送进皇宫，吸引太子残孽与李泰内斗…”

罗岷对皇宫的事了解不多，更无法回答秦寿的问题，把自己从姜维那边得到的消息说出来，还真是不审查不知道，一审查吓一跳的地步，长孙无忌这一石三鸟的小把戏，还真是够阴毒的。

秦寿整个人倒吸一口冷气，还真没想到长孙无忌会有这么一手，长孙无忌很明显是借太子残孽的刺客与李泰狗咬狗，太子残孽刺客与李泰狗咬狗，势必会惊动其他皇宫侍卫支援。

要是长孙无忌还有其他隐藏的帮手在皇宫，到时候皇宫侍卫目光全跑到李泰那边，肯定会让长孙无忌一石三鸟阴谋得逞，到时候他有帮手直接入侵太极殿，救出李世民那可就玩大了。

“好一个一石三鸟，好一个转移注意力，好一个阴险家！”

罗岷把姜维得悉的消息原封不动说出来，秦寿忍不住连连称赞长孙无忌的老辣，这手火中取栗把戏没有足够魄力与过硬心理素质，还真是没有人敢冒险用命去玩，其中时间计算要准确，要有那个胆量才敢玩。

长孙无忌偏偏敢玩，可见他是打着破釜沉舟的心里，知道了长孙无忌层出不穷的阴谋，秦寿不得不重视起看似没有实权的长孙无忌，其实才是最大

的敌人，这家伙也属于暂时杀不得。

要是李泰和太子余孽属于蝴蝶的话，那么长孙无忌这个老狐狸就算是蝴蝶身，李泰和太子余孽属于蝴蝶左右翅膀，左右都给长孙无忌玩弄掌中，只可惜长孙无忌这只老蝴蝶遇到了自己。

“将军，下一步怎么处理？”

罗岷等秦寿气过后小声翼翼询问秦寿的意思，既然已经知道了长孙无忌的阴谋，下一步怎么做就看秦寿怎么安排了，姜维那边还等着自己带消息回去，时间拖久了怕生变故。

秦寿低头沉思着对策，说实在的长孙无忌这手还真是够狠够阴的，现在出现一个卧底，难不保以后会会再出现其他卧底什么的，是时候安排姜维清理一下大理寺了，以免好不容易得逞的大理寺转手变他人。

“罗岷，你现在去告诉姜维，想办法让那个吃里扒外的家伙老实点，别让长孙无忌起疑心，继续按照长孙无忌的阴谋进行，同时暗地里查清楚还有没有其他卧底什么的！”

“是，将军！”

秦寿慎重其事的交代完后，罗岷领命告退离去，赶紧回去交代姜维，以免晚回去了发生不可估

计的变故。

罗岷离去后秦寿揉着头疼的额头，还真是越到紧要关头变故越来越多，当初一时疏忽导致现在手尾一大堆，早知道当初心狠手辣一点，一次性解决麻烦也不会变成这样，这可惜这个世上没有后悔药。

第727章围困蒙山

眨眼两天时间过去，倭国大阪城这边热火朝天一片，十余万民夫大清早起来，领着为数不多的早饭勉强填饱肚皮，其后便是日复一日大修建海岸防线，一块块巨石在民夫勤劳智慧推动下，直朝大阪城海边运去。

“吉二郎，丽子呢？”

大清早间人皇女从行宫走出来视察，发现吉川丽子消失两天不见，大感好奇询问新任亲卫队长吉二郎，新任亲卫队长是吉川丽子培养出来的精锐手下，赐名吉字代替上一任毁了双眼的吉一郎。

整整两日不见吉川丽子，间人皇女难免有些担忧起来，依稀还记得吉川丽子说要忙什么，至于忙什么间人皇女无法知晓，只知道她说要给自己一个惊喜，神神秘秘的间人皇女难免有些好奇。

“启禀公主，吉川将军调走了一批匠工，不知道在忙什么！”

“哦？是吗？”

吉二郎把自己所知道的事如实说出来，吉川丽子调走一批匠工做什么？吉二郎无法知晓也不敢去多嘴过问，知道大致实情的间人皇女也没有继续多

问，点点头带着疑惑朝海边去视察海防线工程。

没有吉川丽子在身边保护，间人皇女觉得很不适应，可她有事要做间人皇女也不好占用她的时间，很期待她准备的惊喜是什么？其后想到没有消息的两名大唐刺客，间人皇女忍不住又一阵心烦意燥。

与此同时三田镇附近蒙山树林里，蒙山树林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整个树林直径大约有四五里左右面积，中间树林里更是参天古树不少数，只要人在古树顶几乎可以把整个树林里外尽收眼里。

大雪覆盖下蒙山白茫茫一片，数以百计的倭国士兵先后进入蒙山树林，唧唧作响的积雪在倭国士兵踩踏下，呈现出一深一浅的脚印，慢慢继续朝前推进，五百骑兵在树林外面等候。

“又有追兵前来，好家伙，这次居然出动八百多人，没想到我们价值这么高，子墨，你的陷阱准备好没有？”

侯军爬上参天大树的树顶，借助高度望蒙山外面情况，当发现蒙山外面出现的八百多追兵进山搜捕，其中还有五百多骑兵在外面，侯军忍不住咋舌连连，这间人皇女还真是够舍得下本钱的。

倭国骑兵本来就很稀有，这一下子出动五百

骑，侯军忍不住有些小得意起来，看来间人皇女还蛮器重自己和杨子墨两人，一出手就是上千多人追击，不愧是有眼光的一代英明倭国公主。

“行了，别废话自恋嗦，你还真以为自己值钱？值钱的是这头猪！”

侯军自恋的话杨子墨听了想要作呕，没想到与这个家伙熟悉起来，慢慢暴露出他的脾性，自恋，小气，狂妄，最受不了的是侯军斤斤计较的小毛病，现在侯军自恋大作，杨子墨忍不住摇摇头叹息起来。

间人皇女这么大动作追击，无非是为濑户藏介而来，自己与侯军费劲心思冒险劫走濑户藏介，杨子墨相信间人皇女肯定猜到濑户藏介的价值，要不然也不会大张旗鼓派兵来追捕自己和侯军。

“喔喔，子墨，完蛋了，南面和北面又出现五百多人！”

“什么？又出现一千多人？！”

当侯军把发现树林外的情况说出来，杨子墨整个人大吃一惊站起来，双目环视一周树林的情况，很明显两人已经身陷重围，接近两千人搜查不大不小的树林，很容易找出他们位置下落。

刚设置好陷阱的杨子墨整个人心沉入海，要是

单独他和侯军两人，还有把握突围闯出去，可带着不愿意走的累赘包袱濑户藏介，无形之中增加了逃亡的难度，杨子墨也没有想到事情会变化到这一步。

“子墨，你的破陷阱杀不了多少人，我们现在给倭国追兵包围了，你说现在怎么办？”

侯军观察了一遍后从树顶爬下来，走到脸色变得难看的杨子墨身边，没有像三天前那样呕心斗气，现在也不是斗气比试内讧的时候，他是这里的地头蛇，侯军全指望他带自己平安无事回去。

杨子墨设置的原始陷阱，侯军摇摇头叹息一声，这破陷阱没有什么多大用途，面对临近两千人搜查追兵来说，简直是无关牙痛的陷阱，这么多人要是对方发现自己等人行踪，收缩围捕就麻烦大了。

“凉拌，侯军，眼下这种情况，是时候考验我们生存技能了，看来只能在这里等接应的援军到来了！”

“我没问题，可这个包袱，你说怎么办？”

杨子墨沉思了片刻，头疼不已地说出侯军气结的话，这算是什么事？什么考验不考验的？就这里与两千追兵搜捕周旋？侯军想想都觉得有些不靠

谱，更别提还有一个累赘包袱拖后腿。

瀬户藏介在侯军指向他时，寒颤着身子不敢动弹，慢慢低下头不敢去看望过来的杨子墨目光，这三天的逃亡瀬户藏介没少给杨子墨和侯军制造麻烦拖后腿，仗着杨子墨和侯军不敢拿自己怎么样，故意拖慢杨子墨和侯军逃亡步伐。

“他？那还不简单？”

“嘿嘿~~爆菊吗？我喜欢！”

杨子墨慢慢收回目光，朝侯军笑了笑掏出一支短箭，而当侯军狗嘴吐不出象牙说荤话，杨子墨直接败给侯军大翻白眼，这家伙思想怎么那么龌龊？杨子墨摇摇头服了思想龌龊的侯军，直接朝瀬户藏介走过去。

“瀬户藏介，知道这是什么吗？”

杨子墨蹲到瀬户藏介面前，一把抓起他凌乱的长发，无视瀬户藏介恐惧害怕的目光，右手拿着短箭慢条斯理说着莫名其妙的话，瀬户藏介很想说话，可嘴巴堵着说不出来，想要点头又给杨子墨揪着头发，怎么也点不了头。

“不知道是吗？很好，给你长长什么叫老实点记性！”

杨子墨说完拿起短箭在瀬户藏介大腿上猛刺进

去，濑户藏介整个人大翻白眼呜呜声嗷嚎着，那要命的刺痛彻底把濑户藏介痛醒，杨子墨和侯军不是不敢拿他怎么样，而是开始根本没时间跟他计较。

“下次在不老实，这里你可要不保了，知道吗？”

杨子墨抽出短箭，才不管濑户藏介会不会痛得死去活来，直接从雪地里扒出枯枝树叶，一边粘上濑户藏介大腿流出来的血，一边警告濑户藏介胯下小弟弟，把濑户藏介吓得脸色发白忍痛点头。

第728章蒙山游击战

“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八嘎，都散开来找！”

倭国追兵进入蒙山树林后，迅速分散搜查蒙山树林每一个角落，以确保逃逸进来的两个大唐精锐无处可逃，而这次带队的是原田大野的舅兄春野川木，奉间人皇女的命带回大唐精锐带走的濑户藏介。ШШШ．Ыq．mЁ

春野川木想到间人皇女的死命令，阴沉着脸色指挥怕死的手下们散开搜查，一大票人扎堆一起搜查什么？这么大的树林寻找力度是不小，可现在是白天比较容易找，到了晚上就麻烦了，恐怕两个逃逸的大唐精锐会趁夜逃离。

“田户大郎，你滴，回去神户城，召集人前来支援，一定要在天黑前，召集到三千人把蒙山包围起来，晚了拿你问罪！”

“嗨！”

春野川木看了眼白茫茫一片的蒙山，心中没底只好安排身边得力副将，田户大郎去调兵前来支援，以免大唐精锐趁夜摸黑逃出去，到时候带不回濑户藏介，春野川木自己也有麻烦，没办法只好去

求援。

春野川木不敢去挑战间人皇女的权威，而且向来说到做到的间人皇女，绝不允许出现完不成的事情发生，要真是那样到时候原田大野也难保他，两千多人抓两个人都抓不到，真的是说不过去了。

一刻钟过去，当一队倭国百人搜查队伍出现濑户藏介受伤地点时，杨子墨和侯军早已离去留下一滩血迹，巡查队伍停下来谨慎左右观察四周一遍，以确定不是陷阱趁他们不注意背后偷袭。

“你们傻站着干什么？过去检查一下！”

“嗨！”

春野川木收到汇报前来查看，发现手下们木头人一样站着，忍不住气急败坏喝斥木头人一样的手下们，这点血迹也怕？他们还当什么兵？醒悟过来的百人队倭国士兵们硬着头皮上前。

“春野阁下，是新鲜血迹！”

“八嘎，还傻站着干什么？找！”

倭国士兵接近白痴查探的回答，春野川木有吐血身亡的冲动，这么明显自己又没有眼瞎，怎么可能看不出是血？服了这些笨蛋手下们，春野川木暴跳如雷，下令百人搜查队四处查看四周线索。

百人搜查队在春野川木喝骂声之中，只能硬着

头皮继续前进检查杨子墨故意弄的血迹，丝毫不知道已经踏进杨子墨精心准备的陷阱，而躲在远处观看的杨子墨露出阴谋得逞的笑容。

“太笨了，这么明显的陷阱还上当？还真是有猪一样的将领，就有猪一样的士兵！”

侯军与杨子墨相隔一棵树距离，手里拿着临时制成的木弓，摇摇头叹息着倭国士兵朝陷阱走过去，这么明显的陷阱还看不出来，真不愧是蠢得无药可医，郁闷不止的侯军彻底败给笨死的春野川木。

杨子墨这么粗糙的陷阱，只要有眼的人都可以看出痕迹，而春野川木居然没有发现，还下令手下们去送死踩陷阱，侯军真是败给春野川木，更是气不过一边暗自得意的杨子墨，又在得意翘起尾巴了。

“侯军，准备熬到夜里吧，信号箭发射出去，不出两日我们就安全了，希望你平安无事！”

“呸，收起你的乌鸦嘴，你出事我也没有事！”

杨子墨眼看倭国士兵已经进入陷阱区，慢慢拉紧诸葛连弓的弓弦，朝一边的侯军做最后一面的道别，下一刻暴露行踪后，两人就要各奔东西散开玩

躲猫猫，直到接应的援军精锐前来帮忙。

侯军骂完后朝杨子墨竖起中指，杨子墨嘿嘿声笑了笑，耐心等待着羔羊们中招陷阱，再趁乱偷袭他们各自逃窜玩游击战，树林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想要找到有心躲避的他们恐怕不是那么容易。

“啊~”

突然一名倭国士兵倒霉鬼一脚踩空，整个人掉进半只腿深的雪坑里，当其他倭国士兵赶过来帮忙拉起来的时候，全都不寒而粟地看着中招的倒霉鬼，只见其左腿血肉模糊一片，而坑洞里面全是尖锐的竹尖。

“有陷阱，全都小心点！”

春野川木看了眼倒霉鬼士兵，只见其左腿彻底报复了，血流不止染红了地面雪地，哀嚎连连和有气无力的呼吸声，可见他在做垂死挣扎，看他这衰样，春野川木不用想他也活不久了。

恼羞成怒的春野川木不得不提醒手下们，小心周边的陷阱，以免重复倒霉鬼士兵的下场，可春野川木的提醒声太晚了，继续寻找血迹的倭国士兵们陆续中招，惨叫连连哀嚎不断惊吓到其他倭国士兵们。

什么绊绳，什么陷阱吊绳，还有触发型机关陷

阱，竹支横穿等等接应不暇，中招的倭国士兵马上倒下七八个，三个倒霉鬼贯穿身子吊在树上摇晃着，血从他们身上哗哗流下雪地里。

“有埋伏！”

一支箭朝春野川木射来的时候，听到身后箭支破空声的春野川木快速反应，整个人扑倒地面闪过致命一击，射空的箭支穿透春野川木前面一名倭国士兵。

中箭的倭国士兵带着不敢置信的目光，慢慢低下头看自己中箭的部位，一支箭穿透他的心窝，没多久中箭的倭国士兵慢慢软倒雪地里。

咻咻咻...一连串箭支朝趴地的春野川木射来，心惊胆颤的春野川木吓得魂飞魄散，整个人懒驴打滚连连闪过一连串的短箭偷袭，惊醒过来的倭国士兵纷纷拔出刀剑，四目环顾试图找出偷袭者的位置。

“啊～～”

“八嘎，他们在树上！”

“杀了他们！”

一名倭国士兵额头突然中箭，削尖的箭尖直挺挺刺破倒霉鬼额头，遭受惊吓的其余倭国士兵们顺着倒霉鬼中箭的方位抬起头，马上发现杨子墨和侯

军两人踪影，愤怒的倭国士兵骂骂咧咧冲上去。

一击得手的侯军迅速跳下树，背起简陋的木弓先开溜，杨子幕撇撇嘴朝侯军竖起中指，借助树木之间距离跳跃，等倭国士兵追过来时，三两下不见了踪迹，留下面面相觑的倭国士兵不知如何是好？

“八嘎，还傻愣着干什么？在西面！”

“嗨！”

突然西面传来求援的哨声，尾随其后赶上来狼狈不堪的春野川木阴沉着脸色，大声呼喝手下们去支援抓捕可恶的大唐精锐，清醒过来的倭国士兵硬着头皮，握紧手中武器朝西面哨声方向追过去。

第729章肉盾大熊男

“奇怪了，怎么感觉刚刚走过一样？”

侯军在树林西侧转悠了几圈，突然间有种荒唐的错觉，好像刚刚从这里走过，四周一模一样的树林，以至于侯军分辨不出自己到底是走过？但是有点眼熟的环境，明明就是刚刚走过一样。

‘怎么回事？迷路了还是？’想不明白的侯军茫然了，要是以树林为参照自己走过或许不足以为信，可地面深浅不一的脚步，很明显就是自己刚刚走过的脚印，看地面脚印痕迹很显然就是刚走没有多久的。

当身后传来踏雪脚步声，侯军心中一紧左右看了眼，四周的环境几乎一模一样，脚步声越来越近之下，侯军来不及多想其他，咬咬牙就近右侧选了个地方隐藏，怕脚步暴露自己痕迹，侯军一边走一边清理自己遗留下的痕迹。

侯军藏好没多久一支二十人搜查队出现，当侯军发现这支二十人搜查队谨慎的样子，忍不住撇撇嘴鄙视一番，要不是自己缺少单兵作战装备，这二十人搜查队轻而易举一次性解决在这里。

怕惊动其他周边的搜查队，陷入无处可逃的包

围圈，侯军只能忍耐着性子，轻轻把肩膀上挂着的木弓放到地面，剩余三支简陋箭支要省点用了，幸好自己善于近战偷袭，不像杨子墨那家伙只善于射箭。

‘也不知道子墨怎么样了？’想起杨子墨暗自庆幸的侯军忍不住开始担忧起来，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有没有陷入困境什么的？虽然经常与他斗嘴，可到了真正危险的时候，侯军还是很在意那家伙。

眼前二十人搜查队，带头的是一个胖到肉嘟嘟的家伙，别看他胖嘟嘟的好像八世纪后相扑选手一样，他怪胎的敏捷身手与力气，都是一等一的厉害，普通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眼前的大胖子也有个性的名字，叫大熊男，由于他出生不是富贵人家，没有荣耀的姓氏只能就地取材取名，大熊男出生就遇到一只发疯的熊袭村，杀了几十口村民，唯独没伤他和他分孕后亲娘，他的亲娘晓幸躲过一劫帮他起了大熊男。

“大熊男，慢点，慢点，这里是鬼林！”

“山大郎，那家伙跑进这里必死无疑，要不我们...”

“八嘎，什么鬼林不鬼林的，找，继续找，春

野川木说了，生要见人死要见尸，找不着我们都要死啦死啦滴！”

侯军担忧杨子墨的时候，搜查队的交谈声侯军清晰听在耳里，当看到大熊男体积时，侯军忍不住愕然失神，什么鬼林？怎么这么邪乎？更邪乎的还是大熊男这个超级胖子，侯军忍不住冷汗连连。

搞毛啊！这么肥？崩溃的侯军没想到遇到硬点子了，这个大熊男大冬天就穿着单薄褪色圆领衣，那几乎快撑破肚皮的衣服圆鼓鼓的，又粗又短的萝卜腿几乎一脚一个大印，活脱脱坦克一个走在队伍最前头。

崩溃到极限的侯军头疼不已，心里琢磨着怎么干掉这些人，想办法去找到杨子墨支援他，可眼前的大胖子一看就知道不是软柿子，除非一击毙命干掉他，要不然还真难以把这些倭国搜查队全部干掉。

眼看天色快到午时，搜查队虽然很不乐意踏进鬼林，可他们已经就在鬼林范围了，更何况春野川木下了死命令，生要见人死要见尸，最终目地还是要找到并带回濑户藏介，要不然他们都不用回家了。

“拼了！”

搜查队慢悠悠浪费时间的举动，侯军心里惦挂杨子墨的安全，不惜暴露自己的藏身位置，以自己为诱饵把其余大部分的搜查队吸引过来，减少杨子墨危险的负担，好让他喘口气等待夜晚到临释放求援信号。

想通的侯军慢慢拿起木弓，低头看了眼三支利箭，没有一刻犹豫与不舍，深呼吸一口气三支箭同时抓起，左手拿起简陋木弓，三支箭同时搭上弓弦，没有丝毫保留展露自己精湛的才艺，目标瞄准大熊男这个肉坦克。

“嗯？”

三支箭同时朝大熊男飞来的时候，呼啸的破空声大熊男第一时间发觉，第一时间朝前扑倒，三支箭同时贴着大熊男后背呼啸而过，而偷袭的侯军整个人目瞪口呆张大嘴巴，那夸张程度足足可以吞下一个鸡蛋。

‘坑娘啊！’侯军忍不住想到坑娘而不是坑爹，大熊男看似笨拙的身形，没想到居然有这么敏锐的身手，居然能闪过自己最精湛的三箭齐发绝技，哪头猪生下这么厉害的大肥猪？侯军崩溃十足地问候大熊男他亲娘。

大熊男反应是不错，不过他的体重也给他带来

烦恼，胖嘟嘟的身体卧倒的时候，卷入有些弧度的陡坡，翻滚了两三圈噗通一声，整个人像一个大号萝卜头陷入雪地里，两支萝卜腿拼命蹬着，而其他的同伴却没有一个上前去帮他。

“在哪！”

“上！”

大熊男成功引出侯军的下落，山大郎露出狰狞的笑容，眼看功劳在眼前懒得去理大熊男死活，呼喝手下一窝蜂朝惊呆暴露踪迹的侯军冲过去，连哨子也懒得去吹想要独吞这个大功劳。

“找死！”

大熊男陷入雪地坑里无法出来，少了个怪胎的胖子威胁，侯军根本不把这些倭国士兵放在眼里，丢下手中的木弓，双手轻抖袖子里甩出两把一尺长匕首，带着嗜血的笑容朝冲来的十九个倭国士兵走过去。

叮~一声清脆兵刃相交断裂声传来，侯军左手匕首斩断第一个冲来的倭国士兵长刀，趁其失神惊恐一瞬间，右手匕首快如闪电一划而过，中招的倭国士兵想要惨叫却叫不出声，放血的喉咙喷出喷泉一样的血。

没有停留的侯军欺身而上，左手匕首刺入抹颈

过后的倭国士兵下巴，用力推动死绝的倭国士兵当盾牌，在后面几名倭国士兵哇哇大叫砍了一刀之际，迅速抽出匕首一个转身冲到后面，右手匕首先开路削断劣质的倭国士兵手里兵器。

　　一击得手的侯军两把匕首齐舞，左砍右刺血光四溅，中招的倭国士兵惨叫声却一点也没有，就这么给侯军诡异的速度与冷血一击毙命干掉，一眨眼间又四五个倭国士兵死绝，把后面的倭国士兵吓得连连后退。

第730章傻憨猛将

侯军甩着双手匕首的血迹，舔舔嘴角沾到的血，看了眼节节后退的十名不到的倭国士兵，露出嗜血的笑容，甩了甩有些僵硬的脖子，踩着地面染血的雪地，一步一步朝节节后退的倭国士兵走过去。

“别，别过来...”

“八嘎，他一个人，不用怕，上，快上！”

倭国士兵害怕的琴琴发抖往后退，山大郎无耻的呼喝声自己却不上，倭国士兵们才不会那么傻去送死，一直把山大郎暴露到前面，看着地面躺着八具未冷投的尸体，山大郎才知道侯军的厉害。

眼看侯军出现眼前，山大郎崩溃大叫一声，整个人转身欲要逃跑，然而他没跑出两步，整个人身体力气好像瞬间抽空了一样，山大郎慢慢低下头，只见他的心脏部位出现一把带血的匕首，就这么穿透他的身体冒出匕尖。

“啊？！太可怕了！”

“跑啊！”

“你，你们...”

山大郎中招一匕首穿心，把节节后退的倭国士

兵们吓得头皮发炸，魂飞魄散似的尖声大叫四散跑光，山大郎眼睁睁看着手下们没有义气跑光，整个人噗通一声跪倒雪地里，身后传来恶魔一样的脚步声慢慢朝他走来。

“就你们这点本事？也敢出来献丑？可笑！”

侯军走到山大郎身后，冷笑一声鄙视山大郎的无知，从山大郎后背拔出匕首，一脚把死绝的山大郎踹倒雪地里，连看他的心思也没有，侯军抬起头看了眼大熊男，迟疑一阵摇摇头叹息一声转身离去。

双手沾太多血的侯军没有杀大熊男，也没心思去杀手无寸铁的大熊男，也许是这些日子杀孽太多了，侯军感到有些疲惫与厌倦，双手沾满血腥的他，已经没有后退路，而且身为军人他也没有理由退缩。

“救命！谁来帮帮我？我把吃的那份给他…”

侯军走出没几步，身后传来大熊男瓮声瓮气的呼救声，侯军停下脚步转过头，愕然发现大熊男乱蹬的萝卜腿慢慢减弱，眼看似乎快要到闭息的地步，侯军犹豫了一阵，意识不知不觉想起尘封已久的记忆。

侯军脑海里闪过一幅幅以前记忆的画面，全是

未加进长乐乡当兵时的画面，记忆里已经陌生的画面，不知不觉一幅幅重现眼前，直到大熊男逐渐孱弱的呼叫声越来越微弱，侯军才清醒过来，目光复杂看了眼大熊男。

“谢谢，谢谢，憋死…是你？！”

侯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快要闭息的大熊男从雪地里拔出来，头出雪地里出来的大熊男大口喘息着，狼狈不堪的头都是雪渣，获救的大熊男抬起头感激救命恩人时，发现是侯军忍不住大吃一惊。

大熊男敏捷的身手弹跳而起，惊呆了毫无准备的侯军，地面传来夸张的轻微颤抖，更是让侯军不敢小觑眼前的大熊男，心里开始后悔心软救下眼前的大熊男，谨慎的侯军目不斜视盯紧大熊男。

“怎么还要打是吗？”

侯军谨慎地握紧拳头，心里没有底打得赢大熊男，光是他身高就高出侯军半个头，更别提他浑身是肉的肥膘身板，站在侯军面前好像一座山似的，估计他这么一压下来，侯军恐怕要一命呼呜了。

“嗯，你打赢我，我跟你，你输了，跟我回去！”

“……”

大熊男憨厚十足挠着头，说出侯军一脸黑线忍不住抽搐嘴角的话，同时侯军脸色一阵黯淡，这么傻憨的货十足记忆里的少年同伴，只可惜眼前的大熊男不是他，就连外形语气也不相像。

“怎么样？”

“你找死！”

傻憨的大熊男等了半天，没见精神恍惚的侯军回应，忍不住傻乎乎地问了一句，彻底激怒了心情不爽的侯军，恼羞成怒喝骂一声，抬起手就是一拳，准确无误地打在大熊男肥厚的右脸颊。

大熊男不闪不躲结结实实挨了侯军一拳，整张脸抖动了几下，轻轻松松卸去侯军拳头的力道，侯军一拳没有伤到大熊男彻底傻了眼，连收回手的动作也忘了，值得庆幸的是大熊男没有趁机还击侯军。

大熊男晃了晃挨打的脸把侯军惊醒，忍不住暗骂一声该死，关键时刻怎么可以分心？万幸的是大熊男还算有点江湖道义，没有趁自己失神出手还击，要不然侯军还真不敢相信自己会不会阴沟翻船？

“小心了，我打你了哦！”

大熊男说出侯军差点踉跄欲倒的话，见过傻憨

没有见过傻到这么憨的人，大熊男提醒侯军后，胖墩墩的脸大喝一声，沙煲大的拳头直朝侯军胸口打来，比起打人不打脸的侯军，大熊男地道多了没打侯军的脸。

侯军不敢小觑大熊男的拳头，也不敢去硬接这要命的一拳，整个人侧身闪过一瞬间，趁大熊男拳头击空力道老去，并没有出赖用兵器致胜，而是右手紧握成拳，直朝大熊男脆弱关节打过去。

嘭~侯军只感觉自己一拳好像打在猪肉上，丝毫打不到脂肪偏多的大熊男手臂关节，一击落空的大熊男右手遭遇侯军不痛不痒一拳，反手就是一记猛烈野蛮横扫，呼啸的拳风劲气把侯军吓得冷汗淋漓，整个人蹲身避过大熊男要命的一击。

啪啦…哗啦…轰…侯军身后一棵三米多高大树，经不起大熊男野蛮的腕劲，整棵树连根拔起轰然倒塌，大熊男野蛮的一击把蹲身闪过的侯军吓得冷汗直流，这力道要是打中自己，侯军想都不敢想后果会怎么样？

“我打你头！”

一拳打空的大熊男大喝一声，傻憨提醒侯军自己要打他的头，无语到姥姥家的侯军迅速翻身闪避，轰一声，一阵雪花飞溅，晓幸闪过的侯军一阵

后怕，看了眼大熊男打出的坑洞，忍不住心眼儿差点跳出喉咙。

大熊男一拳打在侯军刚才呆过的地面，只见地面出现一个大坑洞，一尺深三尺宽的大坑，看得侯军头皮发炸喉咙干燥，忍不住暗呼一声好厉害，没想到倭国居然还有比秦寿还厉害的大力神存在。

大熊男这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击，比起秦寿全力一击还牛叉，至少见过秦寿当初发威一击的侯军，可以肯定眼前的大熊男力气比起秦寿牛叉多了，如此憨傻的猛人，日后必定是祸害，留不得！

第731章难以下杀手

呼啸北风呼呼席卷而过，侯军想着法子怎么干掉大熊男这个危险人物，要是给间人皇女招揽去当将军，无疑是对他们进攻大阪城一大威胁，侯军绝对不允许这事发生，心中暗自后悔把他救出来，等他闷死雪地里多好。

“我来了，打你头！”

傻憨的大熊男提醒侯军一句，沙煲拳头紧随其后出现，侯军轻轻转动脖子，轻轻松松躲过大熊男拳头攻击，紧接着又侧身柔性十足侧倒一边，再次避开大熊男敏巧的反手击，趁大熊男力道老去一刻，侯军马上出手反击。

不好！侯军大吃一惊，暗呼一声不好，反应迅速的大熊男双手化拳为掌，双手猛拍向侯军木桩一样的身板，在大熊男眼里，侯军就好像一个木桩，大手掌带着劲气破空声拍向侯军胸口，试图把泥鳅一样滑的侯军拍趴地。

知道大熊男蛮力不比秦寿差，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侯军并没有失去理智硬拼，在大熊男大手掌拍打到来一刻，迅速收拳跳开一边避开大熊男蛮力拍打。

轰隆一声，晓幸跳开的侯军感到地面一阵晃动似的，整个人险些站立不稳摇摇欲倒，尘雪飞扬大熊男把地面雪地拍出一个大坑洞，侯军忍不住暗呼一声好厉害，大熊男蛮力一击果然是惊天泣鬼神一击。

“好，痛快，我又来了！”

“……”

侯军彻底无语了，大熊男看似笨拙的奔跑，可他奔跑的速度比起正常人毫不逊色，而且还是雪地里还真是让侯军见识了什么叫牛叉！

大熊男大喝一声一拳打来，呼呼作响的拳风让侯军头皮发炸无比，看准大熊男吃力奔跑的双腿，侯军双眼一亮心生一计，在大熊男拳头到达之际，迅速蹲身看准大熊男双腿换脚落地的时候，一拳打在大熊男关节侧位部位。

“啊！好痛！”

噗通一声，大熊男遭遇侯军猛烈一击，而且还是最要命的膝盖关节部位，比起手臂都是肥肉保护，他结实的双腿关节部位肉显得结实多了，也暴露出他脆弱的部位，给眼尖的侯军发现。

一击得逞的侯军没有迟疑，大喝一声迅速翻身跃起，助跑两步整个人来一招泰山压顶，硬生生砸

在肥肉一大票的大熊男后背，在大熊男惨叫一声的同时，手肘猛击大熊男后脑勺，试图猛击打晕大熊男。

哪晓得大熊男后背长眼一样，在侯军手肘打来之际，迅速双手抱脑勺挡住了侯军手肘攻击，大熊男反应的速度让侯军再一次惊怒，他越是表现的刺头难以对付，侯军越是杀心大起。

“不玩了，大熊男要认真了！”

大熊男突然双手撑地，把冷不及防的侯军撑起半天高似的，冷不及防的侯军给大熊男一记老狗甩身甩落背，发飙的大熊男把侯军甩开后，迅速爬起来再一次使出双手怕打的要命拍击。

侯军怎么说也算是长乐乡头一批毕业的精锐，经过秦寿找人指点混杂学艺不压身，大熊男致命的猛拍打来之际，看准大熊男双手拍击的空隙，玩命似的侧身钻进大熊男双手空隙之内。

‘就是现在！’侯军看准时机，轻抖衣袖一把锋利匕首出现手里，匕首轻抹腰间放置的毒粉，趁大熊男反应有限期间，侯军也顾不得什么江湖道义，把大熊男干掉才是正事，侯军握紧手中的匕首，直刺大熊男下腹。

“啊～～”

侯军拼命一击虽然击中大熊男下腹，可吃痛发疯一样的大熊男发狂了，迅速收回手一拳打在侯军锁骨肩膀处，来不及收回匕首的侯军喷出一口血，整个人给大熊男一拳打飞出去，侯军倒飞出去前清晰听到自己锁骨断裂声。

侯军落地一瞬间大熊男暴怒一拳余劲未消，整个人狼狈不止往后滑出三四米远，在雪地里滑出一条长长的痕迹，锁骨要命的痛楚刺激着侯军难以动弹，胸口传来快要闭息的痛楚。

“你，良心大大滴坏！”

大熊男拔出侯军的匕首，没事人一样把侯军的匕首丢落地面，怒视着倒地要死不活的侯军，大手指气愤不平地指责出赖的侯军，并没有上去找侯军麻烦，而是撕开一块碎布捂住侯军刺伤的伤口。

大熊男没有想到侯军突然间下杀手，要是知道他手里有武器，大熊男也不敢贸然靠近侯军了，而受伤的侯军则咳嗽连连，心中叹息不已没有出动放血槽的匕首，要是早知道出动带有放血槽的匕首，现在大熊男早就止不住血等死了。

可这也无所谓，那本匕首早已加了料，不出片刻大熊男就会中毒失去力气，到时候还不是由自己宰割的地步？侯军左手搭在右肩锁骨处，咬咬牙硬

扯修复断骨处，险些痛晕过去侧躺地面缓息。

“要怪只能怪你是倭国人，去死！”

“你还有武器？！”

侯军虽然受伤了，可大熊男下腹中了自己一匕首，他的伤势也不轻毒性也发作了，趁大熊男无法包扎伤口的时候，侯军强忍着断骨的痛楚，抖出另外一把带有放血槽的匕首，把大熊男吓了一大跳。

大熊男怎么也没有想到还有另外一把匕首，而且他现在手里这把匕首，比起刺伤他自己的匕首更歹毒多了，大熊男在怎么笨也看得出侯军手里另一把匕首的厉害，那带有槽位匕首肯定不是好家伙。

没有武器在手的大熊男双手撑着地，想要爬动马上牵动小腹伤口，浑身失去力气似的，痛得脸色发白的大熊男没有离去爬了，而侯军只是伤了一侧的肩膀锁骨，虽然暂时不能用可还有一只手可以用。

动弹一下伤口传来要命的痛楚，失去力气一样的大熊男不知道自己中毒了，眼看侯军刺来，无力闪躲大熊男认命闭上眼，等了良久没有想象之中的痛觉降临，大熊男睁开眼的时候，只见侯军匕首差一点刺到他的额头。

“滚吧，下次再见到你，必要你的狗命！”

侯军迟迟无法下手，大熊男在记忆里给他太多熟悉感，饱受记忆煎熬的侯军慢慢收回匕首，没有理会身后的大熊男转身捡起掉落地面的匕首，脚步虚浮地朝前一步一步走去，直到一步踩空整个人掉进大熊男打出的大坑里晕过去。

第732章人倒霉起来更霉

入夜时分，搜查蒙山的倭国士兵没有离去的意思，大冷夜点起火把继续四处搜查，树林里倒满一地数十具的尸体，春野川木阴沉着脸色，双手紧握成拳牙齿咬得咯咯声作响，怎么也没有想到那两个大唐精锐那么厉害。

单单就两个人玩东击西藏，就能把他们戏耍上一天时间，万幸的是田户大郎在黄昏前，从神户城那边调集来了三千兵马，及时堵住了蒙山树林大致范围，只要发现两个大唐精锐身影，马上警报告知下落。

虽然这样堵不住两个大唐精锐离去，可总好过一点预防措施也没有，盛怒的春野川木眼睁睁看着手下们把尸体集中，准备分出一些人手运出去敛葬，现在天已黑更是无法搜寻两个大唐精锐的下落。

“完了，完了，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啊？侯军那家伙死哪去了？”

春野川木五十步开外的雪地里突然松动一下，杨子墨寒颤着发白的脸，嘴里自言自语嘀咕着，目光一直看向收集起来的尸体方向，最关键的救命信

号火箭就遗落在尸体边，没了那只救命信号火箭，就没有办法联系到接应的援军。

杨子墨忍受着刺骨冰雪寒冷，一边暗悔自己大意丢失救命信号火箭，一边唠叨侯军跑哪去了？一整天没有见到他的身影，倭国搜查队三分之二兵力都在追捕自己，剩下的基本是接应拦截。

没有侯军的消息，杨子墨忍不住担忧起来，要不是没有听到他们抓到或杀了侯军消息，杨子墨还真不敢相信侯军到底是藏起来了还是跑了？可想想侯军的性格，杨子墨打消他跑了的可笑想法。

“把尸体集中好，晚点在安排人带出去，其余人继续分批搜查两名大唐精锐下落，一定要找到他们！”

“嗨！”

春野川木待手下们收集好尸体，并没有马上安排他们运出去，而是安排他们继续搜查杨子墨和侯军的下落，太早运出去过不了多久又出现尸体，运来运去简直是浪费时间与兵力，没办法之下春野川木只好等晚点在运出去。

倭国搜查队们只能领命照办，上千人队伍开始分批散开继续趁夜搜查，春野川木打着打草惊蛇的想法，让杨子墨和侯军他们两个无法安宁过夜，没

有篝火取暖他们迟早冻死寒冷夜里。

“一群白痴，得找到侯军，想办法把救命信号火箭拿回来！”

春野川木打什么鬼主意？杨子墨心中有数早已猜到大概，他们长年累月训练科目，耐热耐寒训练不计其数，早就练就一身寒暑不侵的本事，就算是如此没有火取暖，也有办法度过寒冷的冬夜。

待倭国士兵分成数十支搜查队离去后，杨子墨慢慢从伪装雪地里爬出来，并没有惊动在尸体附近驻守的春野川木，摸黑借助雪地微弱反光，直朝侯军早上消失的方向摸索过去。

杨子墨与倭国搜查队这边在寻找侯军，而侯军和大熊男则在鬼林里呆着，劈里啪啦篝火之中漫起浓浓烟雾，大熊男嘴里咬着木棍，心惊胆颤地看着侯军手里烧红的断刃，脸色苍白地拼命咽着口水。

侯军目光痴呆地看着篝火里熊熊火焰，从醒来一刻侯军不是双手双脚捆绑着，而是披着厚厚两三件兽毛衣，侯军不用想也知道，是脸色苍白的大熊男扒死去的同胞衣服给自己披上的。

至于大熊男为什么要这么做？侯军不知道也没有心情去知道，看在大熊男这份善心的份上，侯军有义务以德报德，更何况大熊男的伤口还是拜自己

所赐，毒是已经替他解了，想要伤口恢复的快就要用火烫了。

“有点痛，但是能够帮你消毒止血！”

侯军待手中断刃剑烧得通红后拿起来，转过头目光复杂地看了眼大熊男，昧着良心帮失血过多的大熊男止血消毒，缺少刀伤药情况之下也只有这火烫土法了，虽然有点痛苦可很实用。

“嗯，嗯，你来吧！”

大熊男朝侯军裂牙憨厚一笑点点头，没有设防地揭开伤口等待侯军帮忙止血，侯军也没有客气，反正他脂肪多皮粗肉燥，自己一击根本没有伤到他内脏，只是伤到无关牙痛的部位，伤口不快速止住结疤他无法走动离开这里。

滋滋…当侯军手中烧红的断刃剑触碰到大熊男伤口，大熊男冷汗淋漓流满一脸，呜呜声叫个不停的大熊男，隐隐嗅到自己肉烤焦味，在侯军麻利烫伤口修复下，大熊男紧咬在嘴里的木棍险些咬断。

“啧啧~~侯军，你在杀猪还是通敌？”

侯军待大熊男伤口部位烧焦缝合后，刚把手中的断刃剑丢到地面，身后马上传来杨子墨阴阳怪气的责问声，大熊男这么明显的倭国另类士兵打扮，杨子墨看不出来才是怪事。

“少废话，你怎么来这鬼林的？”

侯军大翻白眼，没有理会杨子墨阴阳怪气的打趣，一脸疑惑杨子墨怎么找到这鬼林的？当初自己瞎转才钻进来的，连自己留的标记也不见了，可杨子墨也钻进来了，侯军忍不住一阵头疼。

“鬼林？”

杨子墨闻言一愕，这里是鬼林？头一次听到这么邪乎的名字，杨子墨不寒而栗颤抖了一下，目光半信半疑看着侯军，希望他别拿自己开玩笑，侯军大翻白眼没好气点点头，杨子墨头疼不已呻呤一声，把自己误打误撞找进来事说一遍。

杨子墨一路追寻侯军鬼林外留下的记号，在鬼林外面彻底失去了记号，大感惊异的杨子墨来不及多想，在倭国搜查队搜查到这边前，钻进倭国搜查队不敢靠近迷宫一样的鬼林区，没想到一路瞎转见到火光发现侯军身影。

“什么？你把信号火箭丢了？丢到哪里了？”

当杨子墨把信号火箭丢了一事说出来，侯军差点崩溃了，要不是自己受了伤不方便大动作出手，要不然还真要给杨子墨一记老拳，这家伙什么都敢丢，偏偏救命的信号火箭丢了，没有信号火箭怎么联系援军？

“在春野川木眼皮脚下，有一百多人守着他，你说吧，怎么办！”

杨子墨不负责地把信号火箭下落说出来，侯军差点气得想要给杨子墨一记老拳，这家伙还真是打横来的耍赖啊，还真是人倒霉起来更霉运。

第733章诱拐傻憨

杨子墨不负责的话刚说完，侯军目光看向一边围火取暖的大熊男，自己受了伤没有办法帮杨子墨去拿信号火箭，就算是没受伤想要拿回也有些麻烦，毕竟春野川木也不是吃素的，更何况他还有一百多人保护着。

但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要想从春野川木手里拿回信号火箭，非大熊男莫属了，虽然他是倭国人，可以他傻憨的劲，把他忽悠去当内鬼，不动声色拿回信号火箭，春野川木恐怕做梦也想不到，更何况春野川木也不知道有信号火箭。

“哎哎，那个什么情况？”

杨子墨顺着侯军的目光看向大熊男，一脸愕然看看大熊男，一会又看向侯军，希望他给个解释，怎么跟倭国人混在一起了？看情况侯军还帮大熊男刮骨疗伤，真看不出来侯军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友爱了？

要不是了解侯军的忠诚没有问题，杨子墨还真怀疑侯军是不是叛变了？怎么跟倭国人混在一起了？还去帮人家疗伤，这不是明摆着搞通敌吗？搞不懂的杨子墨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侯军在闹哪出？

“此事说了话长，但是这个家伙这里有点硬伤，可以利用一下！”

侯军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对傻憨的大熊男有不一样的莫名缘分，也许是出于存在记忆里重叠的熟悉缘故，侯军潜意识把傻憨的大熊男当做是另外一个人，当然也有收他做小弟的意思。

“这...”

杨子墨犹豫不决地不知如何是好，说实在的侯军想法还真是有些出乎人意料之外，侯军不现实的想法，至少杨子墨是没有心理准备，怂恿倭国人成为自己人去办事，杨子墨还真是头一遭遇上。

茫然不知的大熊男傻乎乎地看着篝火，对于侯军的帮手不闻不问，他来这里的目地就是找到他们两个带回去，可大熊男败给侯军两次救命之恩，想起自己老娘教诲的话，滴水之恩当之涌泉相报，不知不觉把自己变成侯军这边的人。

“他可靠不？”

杨子墨犹豫了一阵，可现在侯军脸色苍白无血貌似受了伤，至于他怎么受伤的杨子墨不知道，也没有时间去八卦这些，眼下最重要还是拿回信号火箭，如若不然丢失了信号火箭，就没有办法联系援军。

没有办法联系援军，代表着无法安然无恙离去，就他们两个人根本无法与上千人的搜查队周旋下去，被抓到迟早是一回事，到时候任务失败是小事，命保不保得住还是一回事！

“试试便知，以你我现在这种情况，你说有可能不惊动其他搜查队下，安然取回信号火箭吗？再说了，你不是说春野川木就要把尸体运出去吗？事到如今你还有其他法子吗？”

侯军知道杨子墨心中的担忧，开始他自己何尝不是？可与大熊男接触一天后，侯军不敢说把大熊男脾性摸得一清二楚，可他傻憨性子是无法装的，而且也装不了瞒不过鬼精的侯军。

侯军一连串的实事论事，正中没有法子的杨子墨心坎，只能勉为其难点点头答应下来，事到如今也只有这样了，在婆婆妈妈下去，等春野川木真把尸体运走，那信号火箭肯定也跟着带走，到时候想取都难了。

杨子墨赞成了侯军的想法，心中一喜的侯军马上转身去安排，要是大熊男帮忙拿到信号火箭，无疑给他增加了立功的机会，再说了以他的身手要是投靠秦寿，无疑是一大助力，相信秦寿不会拒绝这么武勇的傻憨悍将。

“等会，侯军，丑话说在前头，要是他耍花枪，别怪兄弟我心狠手辣！”

侯军作势要离去的时候，杨子墨出言提醒侯军，看在与侯军相识一场份上，杨子墨善意提醒侯军，千万别意气用事自毁前途，以他的身后和能力，这次回去必然得到赏识前途无量，杨子墨不希望侯军感情用事。

“杨兄，这个不用你说，侯某也会这么做！”

杨子墨的善意提醒，侯军心里清楚也很感激杨子墨，他这么提醒自己是出于好心，可侯军打心底还是很相信憨厚实在的大熊男，侯军朝杨子墨示意了一眼放心的眼神，深呼吸一口气朝大熊男走过去。

“唉~兄弟，希望你是对的！”

杨子墨目送着侯军朝大熊男走去的背影，自言自语叹息着，他没有见过大熊男的本事，也不知道大熊男傻憨本领，但是他不希望侯军陷得太深，通过侯军的眼神与决心，很显然他和大熊男有解不开的缘在里面。

无所事事的大熊男傻憨憨地看着篝火，直到侯军走过来腆着肉山一样的大肚腩，艰难地作势要站起来，侯军伸手示意大熊男坐着就好，面对憨相毕

露的大熊男，侯军琢磨着如何开口诱拐他。

“侯哥，他，他是谁？”

大熊男与侯军不打不相识算是熟络了，加上侯军打败过他，虽然是出赖用武器和下毒，可侯军连续两次救他的命，在怎么笨的大熊男也知道，有恩报恩，有仇报仇这个道理。

杨子墨出现一直到现在，都是跟侯军窃窃私语，他们谈了什么大熊男不知道，他也不是好八卦的人，但是他知道杨子墨是外面同胞们要找的另外一个人，现在侯军过来了，自然按耐不住心中好奇，想要知道杨子墨是谁？

“这些你无需理会，大熊男，侯哥问你一件事，你老实回答侯哥！”

“嗯，你问吧！侯哥，那个有吃的吗？”

侯军突然其来煞有其事的问话，大熊男想也没想拼命点头，末了肚皮传来一声打锣似的咕噜声，在侯军一脸黑线目光之下，腼腆不好意思地挠着头，大半天没吃东西饿得慌啊！

“给，凑合着雪吃，想不想天天有饱饭吃？还有姓氏和大屋住？”

“想！”

侯军把自己一直不舍得吃的最后一块高浓缩饼

干，直接丢给大熊男填肚，大熊男不知道高浓缩饼干的厉害，没有在意直接丢进嘴巴拼命点头，他当兵还不是为了天天管饱？至于姓氏他想都没想过。

“好味道！”

下一刻大熊男舔了舔嘴唇，彻底给侯军给的高浓缩饼干味道征服了，比起倭国难以下咽的伙食，这奇怪很耐饱的饼干，一下子征服了大熊男，从亲娘离世到现在，头一次吃这么饱的大熊男，在走过的杨子墨愕然目光之中哭了！

第734章防不胜防

“兄弟，靠谱不？”

“你还有更好的法子吗？”

春野川木临时驻地休息区五十步外，杨子墨与侯军隐藏在黑暗树林里，倭国搜查队还未归来，杨子墨和侯军暂时可以安全呆在远处观察，杨子墨一脸无语看向一边的侯军，总觉得侯军的法子有些不靠谱。

可侯军顶回一句杨子墨顿时哑口无言，摇摇头无言轻叹一声，把目光看向朝春野川木走去的大熊男，轻轻拿起侯军自制的简陋长弓，只要大熊男敢暴露他们藏身之地，杨子墨会毫不犹豫射杀他。

侯军看了眼杨子墨摇摇头并没有说话，也没有提醒杨子墨弓箭对大熊男没有作用，他逆天的反应速度不是正常人说拥有的，要是给他胖到走路都气喘的外表疑惑，那就是大错特错的低估。

“大熊男？”

“你，你，你没死？”

当大熊男出现春野川木营地的时候，与大熊男一起的逃兵们大吃一惊，连一边的春野川木审问也忘了，活见鬼似的颤抖着身子连连后退，似乎给大

熊男死而复生惊吓到了，也难怪他们会这样，毕竟当时大熊男那样情况应该死了！

“哟西，原来是大熊男，你怎么回来滴？”

春野川木在逃兵们口述得知，山大郎死在鬼林里一名大唐精锐手里，而大熊男更是扎进雪地里爬不起来，按道理不是闷死就是冷死，可大熊男活生生在眼前，不得不让春野川木感到纳闷与好奇。

当然春野川木也没有把大熊男往通敌那方面想，就他那笨头笨脑的模样，春野川木怎么也不相信他会通敌什么的，试问哪个敌人会收卖这吃货？大熊男吃得多拉得多的饭桶胃，春野川木早就领教过了。

“大熊男走回来的，春野阁下，大熊男，饿！”

“八嘎，滚！”

大熊男傻憨的话，春野川木差点气岔，气急败坏喝骂一声，抬脚作势要把大熊男踹走，可想到这个傻憨货会没大没小反击，打不过事小丢脸事大，春野川木抬起的脚变成紧了紧鞋套。

大熊男挠头嘿嘿声笑了笑，那傻憨模样直气得春野川木拿他没有办法，要不是用人之际，春野川木早翻脸不认人，呼喝护卫把他拖出去军法处置，

从大熊男嘴里得不到消息，春野川木只好暂时放过大熊男。

“不错，这傻货，真的是气死人不偿命的主，有点意思！”

远远观察春野川木这边的杨子墨逗乐了，给大熊男笨头笨脑的模样逗得很是乐呵，相隔不远加上春野川木发飙的话，杨子墨要是听不到才是怪事，没想到吃货大熊男呆傻三言两语，就把春野川木逗得没有脾气。

一边的侯军听了杨子墨的话，摇摇头轻叹着没有说话，要是杨子墨知道大熊男变态的武力值，恐怕早就惊讶得眼珠子掉下来都有份吧？

当然现在不是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时候，侯军最在意的还是大熊男能不能拿到那支信号火箭，毕竟大熊男没有见过信号火箭什么样，现在临时临急让他去拿，还真是有些难为他了。

大熊男傻憨走到尸体边，倭国士兵看都懒得去看一眼，他们不知道大熊男做什么？更不知道大熊男开始背叛他们，帮杨子墨寻找那支救命的信号火箭，同时也是倭国士兵灾难源头的信号火箭。

“那个是了？”

傻憨的大熊男下一刻忘了杨子墨交代的信号火

箭形状，尸体旁边多达十余支长短不一的箭支，挠头抓耳的大熊男分不清那支是那支了，蹲在尸体边东找西找，一下子惹来春野川木怪异的目光。

‘这吃货干什么？’大熊男在尸体里翻找什么，春野川木压根没有想过大熊男在找要他老命的箭，看了眼傻里傻气的大熊男，春野川木摸不着头脑，连责问几名逃兵的心思也没有，傻谔谔看着大熊男捡没用的箭支。

当大熊男一股脑抱起全部箭支，连一声招呼也没有，就这么头也不回走人，春野川木更是纳闷到姥姥家，搞不懂这个傻兮兮的大熊男搞什么把戏？

侯军发现大熊男一股脑抱走所有箭支，真不知道是夸他好还是骂他笨，值得庆幸的是春野川木没有起疑心，而杨子墨更是有种吐血的冲动，好吧，没想到这么难取回箭的问题，在大熊男面前就是这么简单的事。

“他来了！”

“等会！有动静！”

郁闷过后的杨子墨听到后面有动静，及时出言制止冲动疏忽的侯军，这么明显的脚步声都发现不了？杨子墨算是服了侯军这个家伙，醒悟过来的侯军猛拍自己脑门，与杨子墨赶紧离去，先回鬼林等

大熊男送箭回来。

“谁？”

“大熊男？！他不是死在鬼林里吗？”

搜查归来的一支搜查队发现有动静，冲上前大声呼喝壮胆，当发现是大熊男，全都忍不住大吃一惊，与大熊男一起的逃兵们跑回来了，说什么除了他们其他人都死了，现在发现大熊男衣衫破烂，难免忍不住吓了一大跳。

“你们才死了呢，不跟你们说了，大熊男有事走了！”

“耶？！”

大熊男笨头笨脑的回应声，抱着箭支摸黑朝他们走过的方向走去，搜查队们全都摸不着头脑，搞不懂大熊男这是闹哪样？一头雾水看着大熊男离去，当然他们也没有想到，大熊男已经彻底背叛了他们。

一刻钟过后，在春野川木脸色发黑的目光下，搜查队陆续从其他地方风雪仆仆赶回来，当然他们也带回一无所获的消息，把春野川木气得不轻，整张脸黑得不能再黑，忍不住想要发飙破骂。

“咦？”

“那是什么？”

突然天空乍现一束闪亮的光晕，倭国士兵惊讶连连抬起头，指指点点头顶乍现的光晕，虽然是一瞬即逝，可那红彤彤的光晕，给倭国士兵们太多震撼了，下一刻随即想到谁放的？

“八嘎，还愣着干什么？他们就在附近，还不快去找？”

“嗨！”

清醒过来的春野川木发现手下们傻样，整个人涨黑着脸色扯起喉咙破口大骂，清醒过来的倭国士兵们敢怒不敢言，带着疲惫困意的身躯，在春野川木呼喝指手画脚骂声之中，硬起头皮朝发射奇怪光晕的方向搜查过去。

第735章倭国新式武器

当夜大阪城内，两三天不见的吉川丽子出现间人皇女面前时，很是让间人皇女吃惊一番，当然间人皇女吃惊的不是吉川丽子的变化，而是她带来五种五花八门的怪异兵器，自骁见识多广的间人皇女，还真没有见过吉川丽子带来奇怪的兵器。

“丽子，这些是何物？”

间人皇女一脸愕然看着吉川丽子带来的兵器，随手拿起一件菱形奇怪的兵器，上看下看间人皇女没有看出有什么用？但是看这兵器的尺度，间人皇女可以猜出，这肯定是暗器一类的武器。

还有一把还算看得过眼的短刀，至于说短刀是因为它很像大唐的障刀，只是比大唐的障刀短了不少，而且弧度比起障刀更圆弧，刀柄采用麻绳缠套而成，可以双手握也可以单手握。

至于一个竹筒一样的玩意，间人皇女始终没有看出是什么玩意，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是她花费两三天时间弄出来的？间人皇女忍不住一脸疑惑看向吉川丽子，想要知道她作何解释？

“启禀公主，这个叫四星镖，偷袭人专用的暗器…”

四星镖，顾名思义就是飞镖了，一种菱形武器，四个角的刀尖可涂剧毒，经过简单的训练可在十步以内杀人无形，间人皇女不可思议听着吉川丽子讲解，现在才明白四角武器，是逃走偷袭专用的暗器。

“公主，这把武器叫倭刀，丽子按照大唐障刀临摹改进的...”

当间人皇女目光看向短刃的时候，吉川丽子拿起自己命名的倭刀，而起名倭刀完全是因为它刀柄缘故，可双手握也可以单手握，握与倭字音相识，吉川丽子干脆直接定义成倭刀。

而吉川丽子要打造两把长短倭刀，完全是受侯军惯用双匕首启发，而侯军两把匕首一长一短，一细一粗的匕首启发了吉川丽子，原来双手武器在战场也有不可估计的作用，特别是杀敌效率很快。

间人皇女点点头没有说话，拿起一长一短的两把倭刀，随手打开一把雪亮的倭刀，清脆出鞘刀身让间人皇女知道，这倭刀不简单，就是不知道怎么使用这看似双手武器的奇怪倭刀。

“丽子，这倭刀真心不错，特别是这把很适合，本公主很喜欢，要是能够在长点就更好！”

间人皇女抽出另外一把较长的倭刀，比划了一

阵后很是满意点点头，吉川丽子的妙想改进，得到了间人皇女的认可，同时间人皇女也想拿长的倭刀做倭国主武器，而不是依赖乱七八糟的中原武器。

“公主，你如若喜欢，丽子安排工匠们打造一把较长武器出来！”

间人皇女会喜欢倭刀，早在吉川丽子意料之中，别说间人皇女喜欢了，就连身为改进者吉川丽子也喜得不得了，只可惜不是钢制的技术，要是拥有长乐乡的钢制技术，吉川丽子相信倭刀必定比障刀好用。

“嗯，很好，丽子，这又是何物？”

吉川丽子的回答，间人皇女很是满意，末了目光看向另外一件竹筒宝贝，虽然竹筒宝贝看起来比倭刀简陋的多，可间人皇女不敢小觑这丑陋的外表，有点像中原的竹笛，可看多几眼又不怎么像。

“公主，这叫吹矢，里面藏有毒针，只要会吹笛的人，都会这简单的吹矢，公主，你看…”

吉川丽子一边解释间人皇女手里拿着的吹矢，一边拿起吹矢当着间人皇女的面，侧过身把吹矢对烛台处，把吹矢凑到嘴边吸气轻吹一下，间人皇女只听见咻的一声，虽然声音很希望，可间人皇女还是听到了。

“厉害！”

间人皇女看了眼烛台上的蜡烛，忍不住大赞一声吉川丽子的吹矢工夫，间人皇女走到烛台仔细查看一下，只见烛台上的蜡烛穿出一个针眼孔，一支跟针灸大小的铁针钉在木墙上。

光是这穿透力，间人皇女就不敢小觑其威力，要是近战的话，肯定是防不胜防，以吹矢的速度足以达到一击毙命，间人皇女没想到吉川丽子这么有才，居然想到这么厉害的武器。

“公主，这个叫眯眼丸，是逃跑时用的，丽子借鉴大唐精锐的烟雾弹自己捣鼓的，里面用的是红色粉末…”

吉川丽子待间人皇女慢慢消化自己介绍的三样武器，紧接着拿起一个鸡蛋大小的丸子，直接递给大感惊讶的间人皇女，没想到吉川丽子这么快就弄出大唐精锐使用过的烟雾弹，杨子墨的烟雾弹间人皇女知道其中利害。

吉川丽子把眯眼丸用途说完后，有些失落的宛然叹息着，可惜她没有办法弄到阴毒的辣椒粉，要不然眯眼丸可以叫毒眼丸了，中者眼睛必瞎是跑不掉的，幸好那些工匠有残片还原山寨出来了。

“丽子，你弄这些有何用？”

其他乱七八糟的小玩意，间人皇女没有心情在了解，光是吉川丽子介绍了这四种罕见的武器，间人皇女隐隐猜到了什么，可还是忍不住问出口，想要知道吉川丽子弄这些乱七八糟的武器做什么用？

“公主，既然大唐可以打造出精锐，我们为何不能打造一支克制他们的精锐？而这些武器正好是克制他们…”

通过濑户藏介他们失败过程，吉川丽子了解到大唐入侵军，拥有很多厉害武器，最常见就是步兵这方面的，拥有刀枪不进的半身盔，混战之中想要从别的方式破防，那几乎是不怎么可能的事。

但是杨子墨和侯军两人来这里劫走濑户藏介，通过他们使用的武器，点醒了吉川丽子，他们既然可以打造出来，凭什么自己这边就不行？于是花费了两三天的时间，把杨子墨和侯军两人使用过兵器借鉴一下。

吉川丽子的想法固然是好，可没有亲眼目睹与见识这些武器的妙用，间人皇女不敢在浪费资源徒增压力，光是城外修建防线和民夫夜里操练备战，就是一大笔的开销，间人皇女财政早已告急了。

“公主，要不丽子亲自试一遍？”

“嗯，也好！”

吉川丽子的提议，正中间人皇女的下怀，要是真如吉川丽子所说那样好用，间人皇女不介意在出点血，花费重金临时打造一批克制大唐的精锐，现在最缺的就是这些克制大唐军队的利器！

第736章忍杀

“什么？吉川丽子一个人来挑窝？公主，这，实在是太瞧不起人了！”

出使两国回来没多久的原田大野，在间人皇女召集下前来行宫，稀里糊涂变成间人皇女贴身亲卫，得知吉川丽子今晚会来挑窝，拿她新造出的武器做实践，原田大野差点气得逗乐了。

这算是什么意思？自己出去没多久，吉川丽子就作威作福爬到自己头上了？还口出狂言刁然一身挑窝，这分明是瞧不起自己？盛怒的原田大野很想找吉川丽子算账，可现在游戏已经开始，原田大野不得不遵从继续玩下去。

原田大野不敢叛逆间人皇女的命令，也不敢去挑战间人皇女的底线，只好忍耐着性子，好好陪吉川丽子玩耍，心中气不过的原田大野，倒要看看吉川丽子她有什么能耐？既然不把自己放在眼里？只身一人前来挑窝。

原田大野不服气的心态，间人皇女看在眼里明在心底，并没有多说些什么，摇摇头叹息着低下头，一边拿起政务大事观看，一边等待着吉川丽子有什么能耐？居然敢口出狂言前来试手。

一刻钟，两刻钟，三刻钟时间悄悄流逝，在间人皇女平心静气等待之中，始终没有等到吉川丽子的出现，而一边陪玩的原田大野更是晕晕入睡，三刻钟未见吉川丽子出现，原田大野气罢过后恢复无所事事的懒散状态。

“来了，公主，有劳你先后退一边！”

“嗯！”

懒散无聊的原田大野正想不玩了，突然行宫大厅外传来轻微的闷哼声，虽然声音很轻微和小声，可始终逃不过原田大野明锐的双耳，第一时间发现有动静，冒昧得罪示意间人皇女找地方躲会。

间人皇女没有生气原田大野的安排，当然也没有听从他的意思，无所畏惧地坐镇当场，想要看看吉川丽子怎么发挥她的兵器？间人皇女也没有强调原田大野，忍让点测试武器的吉川丽子。

原田大野招招手示意四个手下过来保护好间人皇女，自己拿起武器在行宫大厅内谨慎顶着外面，行宫外面传来轻微的微弱声，虽然声音很细微，可始终逃不开敏锐的原田大野双耳。

“有…”

噗通…两名看守行宫外面的不知情守卫，发现吉川丽子身穿黑衣蒙脸出现，刚拿起武器喊出有

字，后面的刺客两个字没有喊出来，两人胸口各自中了一针，纷纷倒在地面把里面的原田大野吓了一大跳。

“严密保护好公主，我出去会会她！”

“嗨！”

原田大野发现外面的动静，高呼一声四名手下保护好间人皇女，四名原田大野亲自挑出来的手下，领命严密保护着不言不语的公主安全，而原田大野则带着武器走出行宫大厅外查看情况。

当原田大野走出行宫大厅外面时，发现外面的动静顿时面黑如碳，摇摇晃晃的灯笼光线把行宫大厅外一切照亮，只见十余人倒在地面，原田大野知道他们还活着，吉川丽子只是将他们打晕过去而已。

叮~当原田大野环视一周动静的时候，突然一束寒光与破空声传来，谨慎的原田大野马上拔出佩刀，轻轻一挥轻描淡写格开飞来的暗器，火星一闪而逝一支变形的飞针掉落原田大野脚下。

‘针？’原田大野愕然看着地面的暗器，没想到居然是一支飞针，顺着飞针出现的方向看过去，只见庭院内空荡荡的，既没有遮掩的地方，也没有藏身的地方，原田大野忍不住纳闷起来，吉川丽子

怎么骗过自己双眼的？

她就在这里，原田大野有种感觉，吉川丽子就在庭院内，就一头狩猎的母狼耐心等待着猎物出现破绽，而原田大野就是她眼中的猎物，死要面子的原田大野没有去继续招人前来支援，而是打着亲手打败吉川丽子的想法。

“出来吧，丽子，我知道你在附近，虽然你很厉害，可你斗不过我原田大野的！”

一刻钟，两刻钟就这么过去，心烦的原田大野一边说着话，一边守住行宫大厅门口，以防吉川丽子趁自己出去偷溜进去将自己一军，故意出言激怒潜伏的吉川丽子，好知道她的行踪将其打败，让她知道别那么目中无人。

原田大野的话刚落，一束寒光飞镖出现原田大野眼前，闪烁着寒光的飞镖速度很快，原田大野马上挥刀砍过去，叮一声，火星四溅的时候，紧接着又一道破空声传来，大吃一惊的原田大野临危不乱，转身回击挡下致命一击。

叮一声，原田大野成功挡下吉川丽子短刀一击，终于出现了！原田大野来不及高兴吉川丽子现身，吉川丽子另外一把刀砍来，把原田大野吓了一大跳低头闪过，就这么一瞬间工夫，吉川丽子就消

失眼前。

“哪尼？！”

大吃一惊的原田大野不敢相信地左右迅速观察，整个行宫门口左右走廊空无一人，包括院子内依旧毫无人影踪迹，活见鬼似的原田大野不可思议瞪大双眼，走神一刻头顶传来一阵风声。

反应速度还算不错的原田大野迅速拔刀格挡，叮~火星四溅同时一把短刃刀出现眼前，原田大野惊恐地瞪大双眼，吉川丽子神出鬼没似的又出现眼前，而当吉川丽子另外一把刀刺来时候，原田大野奋力一抛把吉川丽子压着短刃揭开。

“你！卑鄙...”

原田大野来不及再次挥刀，突然眼前冷不及防乍现红雾干扰视线，紧接着原田大野胸口一阵针刺痛，稀里糊涂中招的原田大野忍不住骂出一声卑鄙，后面的话再也骂不出口，间人皇女直接出言打断。

“够了，原田大野，丽子要是想杀你，你早就死了，哪里还有机会站着？丽子，进来！”

“嗨！”

间人皇女出言阻拦了不服气欲要再打的原田大野，在厅内一直局外旁观的间人皇女，早已把吉川

丽子忍让看在眼里，要是吉川丽子真有杀心，原田大野早在开始吉川丽子现身一击毙命了，哪会给他还活到现在？

吉川丽子另外一把刀割破原田大野胸口衣服，拿捻的很到位并没有伤及原田大野，只是给原田大野一个小皮外伤，要是吉川丽子真把他当敌人的话，原田大野现在早已成了一具尸体。

第737章意外好消息

吉川丽子揭开蒙脸的黑布时，原田大野心中很不服，可又拿吉川丽子没有办法，他输了就是输了，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只能怨自己技不如人，可原田大野输得有些不甘心，吉川丽子那阴险的手段，原田大野心里很不服气。ШШШ．Ыq．mЁ

看着吉川丽子受到间人皇女的赏识，原田大野心中一阵不平衡，现在才意识到一件事，吉川丽子的新式武器得到了间人皇女的认可，而他自己则成了吉川丽子新式武器的白老鼠。

“原田大野，本公主知道你不服气，可身为局外人的本公主，你的处境本公主可是看得一清二楚！”

间人皇女早已发现原田大野不服的心态，怕他有什么过激或不满的情绪，特意安抚一下原田大野情绪，以免他和吉川丽子出现不友好的间隔，现在用人之际间人皇女不想出现任何差错，更不想看到内讧出现。

而原田大野小家子气的心态，间人皇女早已知晓，他和吉川丽子是间人皇女现在最信任的人，也是最得力的助手将军，两人之间出现任何间隔，无

疑是对间人皇女的损失，她也不想看到不和睦的画面出现。

“是，公主殿下！”

间人皇女的话原田大野心里百般不是滋味，没想到出去一段时间，地位远远不如天天跟随着的吉川丽子，想当初平起平坐，现在吉川丽子隐隐有爬上他头顶，原田大野表面服气心里则慢慢出现间隔。

“原田大野，如今海上舰船无人胜任，据悉藤条野在鹿熊海一战失败后，逃离到纪伊大避难，你去把藤条野请回来！”

“嗨！”

间人皇女的命令，原田大野不敢违抗，带着间人皇女下达的找人命令离去，离去前脸色难看地看了眼吉川丽子，纵使他心中有百般不愿意，可还是不得不遵从间人皇女的命令去执行。

原田大野心里想些什么？间人皇女心中有数没有明说，也没有去打击他什么，特意安排他离去一段时间找藤条野，好分化他心中不满，等安排好吉川丽子组建新的精锐，在把兵权交给他指挥便是。

“公主...”

“丽子，别说了，要是有合适人选，本公主也

不会重用这叛徒！”

间人皇女想起海军面临群龙无首的窘态，又想起拥有出色海上作战能力的藤条野，虽然他带去的偷袭战船队战败了，可他还能死里逃生出来，可见他海上作战能力不差，主要是因为他遇到了太不可思议的战船。

藤条野战败后就逃到和歌山的纪伊大逃避责任，他自以为可以瞒得过间人皇女，实则他的动向一直掌控在间人皇女手里，一直没有去找他麻烦，是打算看看能不能找到出色的海军将领代替。

只可惜间人皇女找了一段时间，始终无法找到合适的将领代替，眼看大唐十万大军气势如虹破城急进，间人皇女只好退而求其次，派遣原田大野去纪伊大寻找藤条野，再次请他出山重用。

“公主，丽子打算组建一支忍兵，专门负责刺杀…在大唐军队压境一刻，让他们知道我们倭国忍兵的厉害！”

“忍兵？”

吉川丽子对于间人皇女旧属藤条野不了解，也不知道他怎么背叛间人皇女的，直截了当说明自己用意，组建一支专门刺杀敌军将领为主的精锐忍兵，虽然时间不多效果大打折扣，可总比坐以待毙

的好。

给大唐十万大军烦透的间人皇女，经过吉川丽子这么一说，心中一动带着惊喜看向吉川丽子，要真是如吉川丽子所想那样，有这么一支专门刺杀敌军将领为主的厉害忍兵，无疑是大唐入侵大军的噩耗。

“可，丽子，以大唐十万大军推进速度，现在还来得及吗？”

惊喜过后的间人皇女慢慢冷却下来，想到大唐十万大军势如破竹的进攻速度，中部地区的城池先后失陷了好几座，照他们这样推进的速度，如若没有意外基本可以在开春前兵临大阪城。

“丽子需要公主的命令，全力配合丽子所需，同时从守城大军之中抽调五千人，效仿长乐乡征兵筛选方式…”

自信满满的吉川丽子拿大唐长乐乡征兵为例，这不是什么隐秘的事，方法很简单又很残酷却很凑效，而吉川丽子组建忍兵想法，就是需要精锐的人才，不是以人数冲量为主。

经过吉川丽子这么一提醒，间人皇女点点头沉思着，长乐乡征兵的方式，她知道一些但不是很详细，至于秦寿如何训练出如此勇武的将士？这一点

是间人皇女不得而知的，而且秦寿也没有公开过。

现在吉川丽子再次效仿秦寿那边征兵方式，间人皇女忍不住一阵凄凉与无奈，都不知道自己国家倒了什么霉运？居然招惹到不按理出牌的秦寿贪婪入侵，以至于内忧外患国土连连丢失。

“公主…公主！”

“嗯？好，好吧，丽子，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

不知不觉已到天亮，在吉川丽子连声呼唤声之中，清醒过来的间人皇女点点头，经过一夜思考同意了吉川丽子的想法，组建一支专门负责刺杀的忍兵，事到如今也只有这样了，哪怕是现在负债累累，间人皇女也要咬牙坚持下去。

“报，启禀公主，前线有好消息，大唐军队自己打起来了！”

“嗯？当真？！”

得到间人皇女的首肯，吉川丽子一阵窃喜，正打算领命离去着手准备，行宫外急匆匆跑进一名传令兵，直接报告前线的好消息，当间人皇女得知大唐十万大军自己打起来，忍不住大吃一惊与振奋的惊喜。

“启禀公主殿下，此事千真万确，具体情况不

太清楚，据松山城回报，两路唐军在伊予县互相攻击…”

传令兵一五一十把前线情报说出来，唐军内讧还真是出乎人意料之外，间人皇女没想到这突然其来消息来得那么及时，也搞不清楚后面支援的唐军，怎么与秦寿的大军互相掐起架来？

“公主殿下，不管大唐有什么阴谋，这是一次大好机会！”

吉川丽子没想到大唐入侵大军会内讧，察觉有机可乘和时间会充足，马上出言提醒间人皇女。

“嗯，传令下去，摸清情况以最快速度回报！”

“嗨！”

间人皇女琢磨了一会，不管大唐入侵大军发生了什么变故，先摸清情况在定夺，传令兵带着间人皇女命令急匆匆跑出行宫大厅。

第738章平郡内战

“放箭！”

“全速全进，绕开叛军船队，朝平郡撤退！”

黎明绽放起初伊予湾海，张德明的无畏级战舰遭遇牛进达部下屈通突然袭击，很仓惶也很莫名其妙遭受袭击，三艘楼船与五艘蒙冲把无畏级战舰包围，相隔不到二十米的距离，铺天盖地射来密密麻麻的箭雨。

无畏级战舰船甲上的水兵纷纷中箭倒下，目睹屈通屠杀式的叛变射杀，张德明眼红如火恨不能将其撞船海底，可知道战舰的致命缺陷不耐撞，张德明只好咬牙切齿下令撤向平郡方向，与叛变的屈通保持距离进行绞杀。

近距离无畏级战舰无法发挥有效攻击，而且战舰上全身远程武器，近程威力大打折扣不提，能不能击中目标还是一回事，没办法之下张德明只好在指挥室上，通过朦胧一层雪雾，眼睁睁看着甲板上的手下给万箭穿心。

“怎么回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崩溃的张德明烦躁不已抓头挠耳，眼睁睁看着甲板上三十多名水兵倒在血泊，从收到伊予哪边信

号火箭求援连夜赶来，临近清晨时分遇到屈通的舰船队，靠拢时就进入屈通设好的埋伏四面伏击。

打蒙的张德明没明白怎么回事，只好含恨下令撤离包围圈，以免叛军靠近登舰就麻烦大了，战舰上的水兵们近战攻击力有限，根本不是叛军的对手，要是给叛军登上战船，无疑等于俘虏了这艘船。

屈通莫名其妙叛变，张德明很是费解，是陷阱还是叛变？张德明不得而知，现在最重要还是先撤出安全区域，既然屈通敢射杀自己手下，张德明就没有客气的理由，势要把这些叛军战舰击沉报复。

“外围船队，迅速出现拦住无畏级，他不敢撞的，别让他跑远了！”

“是！”

无畏级战舰撤退的意图，屈通早已发现，果断下令传令兵通知其他战船，截住试图逃离的无畏级战舰，屈通早就知道秦寿战船弱点，不耐撞很容易出现密封进水致命缺陷，要是给张德明跑出包围圈，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所幸的是支援只有无畏级战舰，要是还有其他攻击型的快艇护航，屈通就不敢这么明目张胆攻击了，要怪只能怪手下们太紧张射出一箭，现在追究

谁的过失无关重要了，眼下最重要还是拿下无畏级战舰。

只要登上无畏级战舰，张德明就无计可施了，要是无畏级战舰跑了，那就是屈通他们倒霉大了，无畏级战舰远程的土炮与致命的树箭，这一点屈通心里很清楚，也很垂延这艘战舰的火力。

“大胆逆贼，想跑？今日就是尔等死路！”

随着屈通命令一下达，主力舰上的战鼓咚咚声敲响，无畏级战舰逃出屈通的包围圈，外围趁夜设伏好的四艘蒙从无畏级战舰一里外左右两侧出现，刚逃出包围圈又遭遇外围伏击拦截，无畏级战舰上的张德明心沉入海。

四艘外围伏击蒙冲迅速并拢，试图逼停全速全进的无畏级战舰，而在指挥室上的张德明，脸色阴沉到极点，援军突然其来的叛变，打得张德明莫名其妙，至于中部下半岛三千将士安危，张德明哪里顾及得了那么多？

“舰长，叛军外围船队合拢拦住去路了，怎么办？”

战舰副手沈浩发现叛军蒙冲意图，一脸急色转过头看向一边阴沉着脸色的张德明，四艘外围蒙冲迅速靠拢组成围墙，竟有十米不到的空隙距离，以

无畏级战舰体积是无法安然通过。

硬闯撞过去的话，势必会出现不可估计的渗水后果，就算是晓幸硬闯过去安然无恙，也会给战舰密封带来致命的危害，最基本的土炮就用不到，那土炮齐发的后座力，足以雪上加霜地步。

“加大蒸汽输出，以最高时速前进，转陀手把握好方向，以拦截船队中间空隙穿过去！”

“这...是，机舱听令，全速推进，加大蒸汽输出...”

张德明自寻死路的命令，沈浩先是一愕挪挪嘴想要说些什么，可发现张德明不容置疑的目光，沈浩咬咬牙领命重复张德明的命令，随着沈浩的命令下达，无畏级战舰鸣起震天响似的汽笛声。

“啊？！”

“逆，逆贼撞，撞来了！”

“莫慌，逆贼只是虚张声势！”

无畏级战舰突然加速撞来，四艘蒙冲上的大唐海军将士们全都吓傻了，脸色苍白无血颤抖着尖叫着，而四艘蒙冲上的将领则大声喝斥自乱阵脚的手下们，知道无畏级战舰的弱点，欺他玩命不敢撞上来。

而无畏级战舰上的张德明则面无表情看着四艘

蒙冲，心中断定他们会自己让开一条路，这是一场心理战考验战术，谁坚持到最后就是胜利，就算是叛军不避让，张德明也有办法安然通过。

“舰长，二十米距离了！”

沈浩双手紧握着指挥室可以扶手的地方，满手心都是汗水提醒张德明距离，搞不懂张德明玩什么把戏？是准备来个大飘移转向呢？亦或者是义无反顾跟他们同归于尽？沈浩不得而知也不想去知道。

“舰长！！十米了！”

沈浩崩溃喊出大致距离，而张德明依旧没有动容，双手紧握着指挥室上的扶手地方，半眯半合的双眼好像在打盹似的，沈浩见到张德明这样，差点就要吐血崩溃，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镇定？

“急什么？他们会让路的！”

张德明慢慢睁开眼，说着沈浩认为不靠谱的话，张德明不管沈浩信不信，反正这场心里战看谁能够撑得到最后？就算是自己输了也无关牙痛，只要撞击的不是战舰主心龙骨部位，基本是安然无恙。

“闪开，快闪开！疯子，他娘的简直是疯子！”

四艘蒙冲上的将领发现无畏级战舰没有减速，

还真玩命要撞来，顾不得什么军命难违，小命要紧果断下令撤开，蒙冲上的将领玩不过张德明，拼不着拿命去开玩笑，大冬天的撞不死落水也冻死。

“这？！”

当四艘蒙冲迅速让开路的时候，沈浩整个人傻了眼，没想到事情变化会是这样，更没有想到张德明这手拼命还真凑效了，叛军害怕了畏惧了，果断让路让无畏级安然无恙通过！

第739章海湾攻坚战

无畏级战舰安然无恙突破外围伏击圈，屈通气得脸色发白不已，可又不能过多责怪手下将士们贪生怕死，换成是他自己也会那样做，要怪只能怪张德明太会玩命了，居然不顾沉船危机硬撞。

“全速追击无畏级战舰，船队全数分散，弩弓与投石机全力进攻！”

“是！”

屈通知道张德明逃出包围圈肯定会复仇，就算是自己不去追击他，他也会反过来追击灭了自己船队，无畏级战舰有这个打败他船队的资本，加上他超出普通战船三倍的速度，足以拉开距离远程逐一击沉屈通的战船队。

伏击没有凑效现在只有拼资本与海战经验了，无畏级战舰虽然厉害，要是没有丰富海上作战经验的将领指挥，一样成不了什么气候，张德明海战如何？屈通不得而知，就算是张德明海战很厉害，屈通也要拼命摧毁无畏级战舰。

“转向，炮舱和树箭准备攻击！”

“是，箭舱听令…”

与叛军拉开一段距离后，张德明也没有在客气

了，不管他们出于何种目的？也不管他们有何理由？胆敢袭击自己还杀了不少属下，张德明就无法原谅屈通的叛变行为，很显然这是有预谋安排好的伏击。

“石弹袭击！！”

追赶而来的屈通主力舰马上开始进攻，抛石机配合蒙冲弩弓追击无畏级战舰，巨石呼啸而至飞来，把船尾处战舰水兵们吓了一大跳，加快速度推动轨车把树箭运往机械弩弓，进行反击叛军的追击。

哗啦~石块偏差砸在海面溅起滔天巨浪花，冰冷的海水冻得船舰尾部水兵们直哆嗦，可还是咬咬牙呼喝着口号，把沉重致命的树箭扛上机械弩弓，援军为什么攻击他们不知道，但是他们知道一件事，想要活命就要反击。

开始转向的无畏级战舰也开始打开炮舱，一排排蜂窝似的炮口随着战舰转动慢慢打开，把正在追赶的叛军船队看得头皮发炸，叛军船队将领们更是呼喝连连，蒙冲上的弩弓发射一支又一支箭，直朝转向之中的无畏级战舰射击。

乒乒乓乓…蒙冲上发射来的弩弓箭支命中了战舰三次，可面对钢铁所铸的船身，箭支丝毫损失不

到无畏级战舰，反而箭支力道加速了无畏级战舰的转向，在指挥室上观看战场的张德明冷笑着，无知无畏的叛军。

“四号弓台瞄准目标！”

“五号弓台瞄准目标...”

“放箭！”

嗡...三声清脆的机械弓弦发出震荡的嗡鸣声，三支树箭直朝尾部追来的蒙冲飞过去，巨型树箭飞来把蒙冲上的叛军们吓得头皮发炸，而船甲上的叛军们更是连连后退，往后退似乎比在前面安全。

啪啦~三箭齐发的巨型树箭，马上有一艏倒霉的蒙冲中招，巨型树箭强劲冲击力直接穿透蒙冲船头，余力不减穿破倒霉的蒙冲船尾，直到巨型树箭力歇尾部卡在倒霉的蒙冲船尾处。

蒙冲中箭一刻船甲上的叛军纷纷震飞出去，而没有震飞出去的叛军，在中招的洞口疯狂涌入海水下，受海水影响蒙冲发出船体瓦解声，慢慢倾斜一侧，船身上的叛军们直接掉落冰冷的海里。

“救命~”

“好冷，救我...”

闪避树箭的其他蒙冲划向落水的叛军，快速滑动行驶的蒙冲船身非但没有停留，反而快速撞过去

凄凉惨叫声在海里源源不断响起，一眨眼间蒙冲船底尾部浮现一大片血水，只看得后面赶来的楼船上叛军不寒而粟。

“散开，传令兵，下令所有战船全都散开吸引对方火力，三艘蒙冲战船掩护本将军直闯过去，随时靠近夺船！”

“是！”

无畏级战舰转向完毕停下来，三百米以外的距离清晰可见致命的炮舱口，屈通知道无畏级战舰下一刻要干什么，扯起喉咙大声呼喝传令兵传令船队散开吸引战舰的火力，忙碌的传令兵跑到战鼓那边，传达散开击鼓令。

屈通的主力舰与三艘掩护的蒙冲绕道而行，脱离诱饵船队直奔无畏级战舰后方快速接近，屈通大致知道无畏级战舰上的机械弩弓笨拙，改变攻击方向有些吃力，完全可以借鉴这点牺牲诱饵俘虏无畏级战舰。

而无畏级战舰那边炮舱口内却忙翻天，炮手双手快速校正炮台的高度，装弹手把火药与铁弹填充炮身内，噼噼邦邦的铁弹从敲碎的箱子里滚出来，炮舱长扯起喉咙指挥左侧的炮手们快速装弹。

“一号炮台准备完毕！”

“二号炮台准备完毕…”

装填好土炮炮弹与火药的炮手们接二连三报数，忙碌的炮舱暂时恢复平静，炮手们精神抖擞等待着炮舱长的发炮命令，外面目标基本已经锁定，至于能不能击中大部分看运气。

“点火！”

炮舱长早已得到张德明无需汇报自行射击的命令，四十多门炮台准备完毕，马上下令发炮命令，炮手们拿起火镰迅速点燃土炮引线，土炮引线烧着后纷纷双手堵住双耳，以免土炮起爆声震聋双耳。

轰轰轰…土炮发出震耳欲聋的起爆声，硝烟弥漫的炮舱口在寒风吹动下极其壮观，四十多颗铁弹呼啸着朝划动散开的蒙冲飞过去，蒙冲上的叛军们听到头顶上呼啸而来的铁弹，吓得魂飞魄散在船甲乱窜。

轰隆~哗啦~啪啦…四十多枚铁弹在散开的蒙冲战船周边砸落，砸空的铁弹在海面溅起一丈有余的巨浪，而砸中的倒霉蒙冲船头或船尾的铁弹，直接把蒙冲翘起半天高，船上的叛军们犹如下饺子般掉落海里。

“我的娘啊！箭，又是箭！”

“巨箭来袭！！”

晓幸躲过铁弹砸沉的蒙冲，还未来得及松口气庆幸，无畏级战舰船头上三门机械弩弓发射了，三支巨箭玩起高射而下的把戏，就算是击不中蒙冲战船，落海的滔天浪花足以将他们战船上叛军震落海里。

无畏级战舰强大的火力与运气，一回合攻势就击沉三艘蒙冲，一艏楼船中招蒙冲碎片击伤瘫痪当场，船上运载的上千叛军拼命堵水，试图挽救即将要沉没的楼船，奈何海水涌进速度太快，楼船沉船是迟早的事。

更悲催的还是落海的叛军们，泡在寒冷的海水里没多久，不是手脚发麻抽筋溺水，就是给后面树箭落海波浪拍进海里，沉下去后就再也没有浮上来。

第740章功亏一就

“船后有敌军！”

“什么？他娘的狡猾朝廷叛军，快，去拿连弓和钢盾出来防守！”

无畏级战舰上水兵们还未来得及旗开得胜的喜悦，屈通的主力舰与蒙冲绕道出现战舰后面，眼尖的船尾水兵们马上发现屈通的主力舰，把负责船尾的箭舱长吓了一大跳，果断下令安排人手去准备武器防守。

这也怪不得战舰顶头的哨兵没提醒，哨兵都安排望诱饵战船那边，锁定并报告诱饵战船的位置给炮舱锁定发炮，哪有工夫去顾及其他方位，不成熟的运战模式马上暴露给绕道袭击的屈通。

“他娘的，逆贼就是一个雏儿，就知道仗着战舰厉害！弓手准备！”

“是！”

屈通远远目测到无畏级战舰船尾的动静，心里有些不平衡眼热无比，由于缺乏昂贵望远镜这个宝贝，屈通无法远距离观察到指挥室那边张德明的动静，要是他知道张德明一直等着他入套，不知道会有什么感想？

屈通大手腕牺牲五艘蒙冲三艘楼船做诱饵，张德明又何尝不知道屈通的用意？从他选择绕道从船尾来偷袭，张德明就一目了然知道屈通打什么鬼主意，只可惜这次树箭挽带数量有限，无法远距离击沉屈通。

“舰长，朝廷叛军主力舰押近，需要…”

“不，就让他轻敌急近，烟花磷火弹准备！”

“是！”

副手沈浩听到张德明提及烟花磷火弹五个字，精神一振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感情张德明没把握远距离干掉屈通主力舰，就故意疑惑屈通上当以为他是雏儿，等屈通主力舰靠近最佳射程，在动用烟花磷火弹打他个措手不及，够毒的！

张德明很想知道屈通为什么叛变？但是这已经不重要了，走到这一步说明长安哪边早已出现变故了，而牛进达也是事先安排好的棋子，至于他为什么没有在熊本城动手？张德明不得而知也没有兴趣知道。

现在张德明只知道一件事，血债血偿，屈通敢杀害自己手下二十多人，张德明自然不会放过他，击沉他的主力舰看他还往哪里跑？到时候逮着他还不是一样知道事情起因？

轰轰轰…炮舱第二轮攻击再次发动，四十多门土火炮接二连三发射，就算是身在最顶层的张德明，也能够感受到脚底下铁板强烈震动，顺着铁弹飞往的诱饵那边战场，只见诱饵船队几乎打残打跑。

诱饵船队这边苦不堪言，第二轮的铁弹虽然全数落空，可那滔天浪花震荡下，不少蒙冲战船上的朝廷叛军震落海里，而瘫痪的楼船更是悲剧无比，成了土火炮的射击炮靶，三五下沉碎在海里。

“撤！”

打残的剩余两艘蒙冲和楼船将领果断撤离，离开无畏级战舰火力范围，谁也不敢保证无畏级战舰第三轮土炮攻击，下一个倒霉的是谁？屈通那边快要逼近了无畏级战舰船尾了，他们这些诱饵也没有多大用处了。

“快快，快去支援船尾！”

无畏级战舰船甲右侧，船头二十多名水兵沿着船甲快跑去船尾，经过船体中央走廊的时候，武器库长带着人分发近战连弓，二十多名水兵匆匆接过连弓拼命往船尾处跑，直到二十多把连弓发放完毕。

“钢盾掩护烟花磷火弹，快，给那些窝里反的

朝廷叛军尝尝厉害！”

发放完连弓武器库长马上哟喝手下们抬烟花磷火弹，用钢盾掩护给朝廷叛军尝尝叛逆的下场滋味，至于他们为什么叛逆袭击自己人无所谓了，管他政变还是怎么回事，他们不欠朝廷什么？更何况他们领的是秦寿卖命钱，自然而然死心塌地为秦寿卖命。

“射！”

无畏级战舰船尾处，朝廷叛军主力舰和蒙冲接近射程后，船尾箭舱长马上下令射击攻击，嗡嗡嗡声作响的连弓射出密密麻麻的箭支，直朝还处于手拉弓的朝廷叛军舰船射过去，连弓射程远占据优势，马上压制着朝廷叛军那边无法还击。

的箭雨袭击下，主力舰上的朝廷叛军们疲于立盾阻挡，可那连弓的威力连顶盾的人也顶不了几下，直接给箭雨袭击得连连后退，而叛军弓手们更是躲在盾牌后面，连身影也不敢冒出来，那一箭穿透身体滋味，不是任何人都敢尝试的。

“报，屈将军，大事不妙，逆贼二十多艘快艇在北面出现了！”

“什么？！”

眼看无畏级战舰近在眼前，屈通正打算下令反

击压制的时候，主力舰上的斥候第一时间发现北面平静海面的动静，二十多个黑点迅速朝这边赶来，得知消息的屈通脸黑如碳，逆贼援军出现差点把他气得吐血。

屈通顺着斥候所说的方向看过去，二十多个黑点穿梭破浪的速度，很显然只有逆贼的攻击型快艇才有这样的速度，逆贼的快艇威力怎么样屈通不知到，但是那尺寸快逼近蒙冲战船，想想就知道不是软柿子。

“烟花磷火弹？！”

“撤，快撤！”

当主力舰前方将士高呼一声要命的烟花磷火弹，屈通整个人崩溃到极限，想也没想果断下令撤退，烟花磷火弹的威力屈通知道，那死亡之火很可怕，也是木船的致命克星，沾上难以扑灭的死亡之火，全军覆灭是很正常。

屈通没有时间纠结损失程度，也没有时间去想吐血的惨败，保命要紧先逃离这里在做打算，哪怕主帅牛进达拿他问罪屈通也认了，总好过无功而为白白牺牲数以百计的无辜将士性命。

“想跑？岂有那么...”

“舰长，锅炉燃料不足，勉强返航，无法继续

追击了！”

援军出现的太快功亏一就，没有把屈通引入短程烟花磷火弹射程，张德明有些遗憾，正打算下令追击的时候，副手沈浩收到锅炉舱汇报，燃料不足无法继续航行追击的消息，这消息来得太突然太意外，张德明很是火恼与无奈。

“可恶！功亏一就，算他走运！”

理智的张德明没有贸然去追击屈通，锅炉燃料不足很要命，要是战舰缺少了燃料就无法航行了，大冷天的没有锅炉供应热量，船上的将士们肯定受不了这见鬼的天气，没办法之下张德明只好眼睁睁看着朝廷叛军离去。

第741章残兵败将

“他大爷的，那头牛怎么回事？也不知道那个王八羔子放的信号箭？”

伊予城不远处谷上山森林里，藏着五百不到的残兵败将，程处默气急败坏地走来走去，而一边靠着树身的李震心烦意乱，连身上染血的盔甲也没空去处理，目光痴呆地仰望着阴沉的天空。

三千人，不到一夜时间给牛进达冷血斩杀七七八八，无法忍受牛进达叛变的斩杀自己人，李震与程处默趁夜杀出重围，与程处亮和程处弼走失，而他们躲在谷上山已经足足有一天一夜时间。

昨夜不知道谁放的信号箭，程处默心烦无比唠唠叨叨走来走去，而一边的李震则双目痴呆，突然其来的变故让李震无所适从，也搞不懂牛进达抽什么筋？居然叛变出其不意斩杀所属长乐乡的精锐。

毫无预兆就这么发生了，变故让李震无法判断事情真相，是政变亦或者是阴谋？李震无法得知也无法知晓真相，他现在只知道一件事，牛进达三万多大军还在追杀他们，谷上山只是暂时安全的地方而已。

“哎哎哎，李兄，别在装高深了，你说，这是

咋回事？”
程处默走来走去一点头绪也没有，发现李震失神仰望着天空，心烦意燥无比大声呼喝李震，把失神之中的李震惊醒，面对程处默的疑问，李震又何尝心里不是一样充满疑问？搞不懂牛进达发什么疯？
程处默心烦意燥的目光，李震自嘲一笑摇摇头，他比程处默更想知道发生什么事？牛进达肯定是受了什么人的命令，才敢如此冷血下杀手眉头不眨，连他们包括在内也斩杀，很明显就是可怕的政变前兆。
“不行，我要去找我那两个不成器的弟弟！”
“拦下！”
李震没有给出程处默满意的答案，心急自己两个走丢的弟弟安全，程处默准备去找两个弟弟，李震马上唤休息之中的残兵精锐揽下程处默，沮丧的精锐们领命而起把程处默拦截下来。
“李震，你想干什么？莫不成也学那头死牛？”
程处默气急败坏的指责声，李震大翻白眼猛拍头疼的额头，真是败给说话不经过大脑的程处默，自己有那么缺德吗？待程处默气过冷静下来后，确

定程处默不在冲动乱来，李震挥挥手挥散精锐们。

“程兄，当时场面很混乱，但是兄弟我早已发现，你两个弟弟比我们早一步逃出去，相信你那两个弟弟现在很安全，情况未明之下，切莫冲动乱来…”

李震走到吹胡瞪眼的程处默面前，好说歹说劝阻程处默别乱来，他贸然出去势必会暴露踪迹，要是给叛变的朝廷大军沿着脚印追踪而来，无疑把残存的四百多精锐们送上绝路。

在李震好说歹说劝说之下，程处默看了眼同甘共苦一段时间的精锐，还有一些惨死叛变之夜的旧识手下，程处默心中一阵酸楚无从发泄，通红着双眼止住自己想哭的**，勉为其难接受了李震建议。

李震的话说得很有道理，一夜之间死了那么多人，程处默再也不愿意见到有人出现伤亡，更何况这些有血有肉的兄弟们，与他们并肩作战池战沙场日子，要是没有感情那才是怪事。

“胡冥，你带一百人到入口处布置陷阱和暗哨，以防叛军追踪进来！”

“是！”

经过血洗叛变之夜，现在无人指挥大局，指望冲动型的程处默无疑把四百多精锐带上绝路，没办

法之下李震只好站出来布置一下，不管是非公道正义所属那边，此时此刻先保住性命才是王道。

胡冥没有异议李震的命令，夏侯墩带人离去接应敌后侯军等人前，就交代过有什么事听从李震的安排，胡冥收起悲伤的情绪，轻点出一百人解甲轻装上阵，直朝森林外围入口处潜伏过去布置陷阱和暗哨。

“程兄，你放心，你两位弟弟我们一定会找到的，相信他们福大命大也不会出现什么事，现在我们稳定下来解决充足粮食问题！”

“好吧！”

李震的保证声程处默只能妥协答应下来，事到如今也只有这样了，除非他不顾其他人死活，死了那么多的人，程处默也不想在见到有任何的伤亡出现，静坐一边等李震想出万全之策。

与此同时明神山的山脚下，同样藏匿着一支两百多人的残军败将，程处亮与李德奖两兄弟垂头丧气无比，顶着饥饿与寒冷交迫卷缩在岩石后避寒，不敢生火更不敢出去觅食，叛军在明神山脚四周大肆搜查他们藏身之处。

“可恶，那个死牛太卑鄙了，真他娘的想出去宰了他！”

程处亮骂骂咧咧地双手抱腿，顶着呼啸的寒风在头顶吹过，与两百多精锐们一起围坐取暖御寒，从叛变之夜开始，他们三个就带着两百多人突围到这里藏匿，直到昨夜发射出救命信号箭，没想到却招惹了追捕的叛军。

“你还好意思说，都怪你出的馊主意，现在好了，张德明那边估计没发现信号，叛军先收到你的下落，要不是你我们那须…”

“哟喝，当时你还不是一样同意…”

“够了，处亮，德培，你们两个都闭嘴，嫌不够烦是不是？还是想招惹叛军来？亦或者是你们以为牛进达不敢杀你们？”

李德奖轻喝一声打断李德培与程处亮争执对与错，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情起内讧？是嫌死的人不够多？还是以为他们身份特殊，牛进达就会放过他们？连尉迟宝床都敢砍伤，牛进达还会在意自己等人？

李德奖这么一喝斥，李德培与程处亮马上乖乖闭嘴，叛变之夜那永生难忘的画面，一直盘旋在他们两个人脑海，特别是牛进达整个人变了似的，冷血无情不问理由也不给个解释，就这么下达斩杀令。

“田珑，你带人去查看一下外面情况，看看能不能打探到什么消息？最好能够弄点猎物回来犒劳兄弟们，注意安全，小心一点！”

“是！”

李德奖看了眼天色，招来一名还算精明的手下田珑交代一番，现在将士们情绪低落，很容易陷入崩溃边缘，没办法之下李德奖只好让箭术了得的田珑出马，去打探消息同时弄点吃的回来，田珑知道李德奖用意，没有迟疑点点头答应下来。

第742章震怒的薛仁贵

当夜城外鬼之山，倭国中部上半岛两万多主力军，与城遥遥相对三里外驻守，篝火通明的临时营地建起一圈圈营帐，巡逻兵在营地五十步以外严密巡视，蒸汽井阑直接停靠临时驻地正中央，借助放大型油光灯警戒四周动静。

临时营地两里外便是太田川主河流，几十米宽的河面虽然已结冰，可那不可靠的冰面经不起后续赶到的蒸汽重型战车，无法出动铁乌龟蒸汽重型战车，想要破城伤亡肯定很不乐观，这不是薛仁贵想要的结果。

营地里薛仁贵与停靠草津港的刘仁轨会晤在一起，两人商讨着如何联手端掉城，头一次见到这么特殊依海岸边而建的城，独特的地理位置让薛仁贵无法啃下中型城，刘仁轨更是皱眉连连不言不语。

城属于倭国中部二线类型城市，城池面积有接近二十平方公里范围，像模像样的城墙都有七八米高度，可以与大唐正常城池堪比了，这也是一路顺风顺水以来，薛仁贵遭遇到最头疼的事。

主要是城的地理位置太特殊了，太田川河流上游在城北部，一路延下分叉成三条主次河床，其中

又有不少人工开凿的河渠，形成了特殊的护城河流，加上如今入冬河流面冰层不怎么牢固，无法承受重型武器经过。

“刘兄，城你有何意见？”

薛仁贵心烦无比地看着城手绘的沙盘，由于是临时临急临摹出来的地势，偏差出现很大很正常，城内具体什么情况暂时无知晓，只知道里面驻守有大约三万倭国士兵，当然大部分都是临时临急招募的新兵。

刘仁轨皱起眉头看着薛仁贵拼起的沙盘，摇摇头宛然叹息着不知道如何回答，河床就算是没有结冰，以河床的深度也限制了飞鱼号战舰进入，快艇还差不多，可是快艇远程重型武器太少，对陆地打击更是微乎其微。

“薛兄，城之事，还是等郭军师回来在谈吧，刘某爱莫能助！”

刘仁轨想帮忙薛仁贵也帮不了，火力有限以东一带大大小小十余个岛，上面也驻扎有几十到几百人的倭国士兵，更何况一路推进过去，还有数十个大大小小沿海城镇，补给弹丸、火药、箭支之类就成一个问题。

刘仁轨的话薛仁贵很是无奈地叹息着点点头，

眼下也只有等跑去鬼之山视察的郭松那家伙，他是秦寿钦点的军师必定有攻城方案，薛仁贵这么心急迫不及待，完全是受了属下们北面三路扫荡军影响。

北面三路扫荡军已经推动到大佐山，眼看就要推动到根城的邑南町，而主力大军偏偏受阻城拖后腿，要传出去这面子叫薛仁贵还往哪里放？成了属下拖后退的将军，这脸算是丢光丢尽。

“嗯？刘兄有情况发生吗？”

“嗯，算是吧，今日清晨...”

营帐内恢复一片平静时，薛仁贵第一时间发现心事重重的刘仁轨，光顾着自己陆地这边烦恼，疏忽了海军那边的事宜，一脸歉意的薛仁贵暗骂自己自私，光顾着自己疏忽了刘仁轨那边情况。

满脸忧心忡忡的刘仁轨点点头，一五一十把昨夜去支援下半岛的张德明情况说出来，直到清晨前据属下汇报，在平郡哪边听到炮声，刘仁轨就觉得纳闷派人去查看，没想到一整日还未见其归，难免有些担忧会不会发生什么事？

当营帐再一次恢复平静，刘仁轨一脸担忧心不在焉，而一边的薛仁贵则沉默不语，总觉得下半岛无缘无故求援有跷蹊与不对路，至于哪里不对路薛

仁贵一时间说不准，只是觉得很奇怪与纳闷。

一刻钟过去，营帐外传来急匆匆的脚步声，张德明连通报的意思也没有，十分没礼貌闯进来，薛仁贵气度不错挥挥手挥退亲卫出去，军情要紧薛仁贵没有责怪张德明冒失的举动。

“德明，你？”

“刘司令，求援信号可能是陷阱，屈通海军叛变了…”

“什么？叛变？！”

刘仁轨紧锁眉头看着气怒的张德明，隐隐之间察觉有什么事发生，刚开口询问张德明就气愤不已道出情况，当得知牛进达属下屈通叛变围剿张德明，薛仁贵与刘仁轨忍不住大吃一惊，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张德明一五一十把情况说出来，由于当时情况紧急加上屈通不仗义偷袭在先，射杀二十多个无畏级战舰船员，又试图围堵俘虏战舰，没办法之下张德明只好先斩后奏突围，把清晨战况全盘说出来。

“既有此事？”

薛仁贵与刘仁轨忍不住诧异起来，当然两人不会怀疑张德明说谎骗他们，屈通突然其来叛变的消息，还真是有些出乎人意料之外，而下一刻张德明

拍拍手，两名水兵推着一名脸色发白的朝廷海军兵卒走进来。

薛仁贵与刘仁轨没有说话，只是淡漠地看了眼朝廷海军兵卒，不明白张德明带他进来干什么？朝廷海军兵卒在张德明一脚踹击膝盖下，噗通一声跪在薛仁贵与刘仁轨面前，孱孱弱弱地颤抖着身子。

“我们支援你们的三千将士如何了？你老老实实再回答一遍，满意了放你一条生路！”

“死，死了，前天夜里牛将军下令斩杀逆贼…”

朝廷海军兵卒在张德明拔刀动作下，吓得差点瘫痪当场，断断续续一五一十说出真相，至于牛进达为什么要斩杀他们？朝廷海军兵卒自己也不知道，他知道的真相有限至于死了多少人丝毫不知情。

突然薛仁贵拔刀快如闪电一刀划过，朝廷海军兵卒的头颅飞起，张德明当场血溅一脸，包括一边的刘仁轨也差不多如此，盛怒的薛仁贵颤抖着握刀的手，头一次如此失去理智杀人。

“可恶！恶贼牛进达，我薛仁贵饶不了他！”

薛仁贵盛怒无比地猛然转身劈断沙盘，轰然倒塌声惊动了外面值守的两名亲卫，当两名亲卫闯进

来发现里面的情况，全都傻了眼与惊讶到不可思议，他们的主帅薛仁贵居然哭了！

　　刘仁轨挥挥手挥退薛仁贵两名亲卫，识趣的两名亲卫面面相觑告退离去，搞不懂里面发生什么情况？也搞不懂到底发生什么事？离去前顺势带走失去头颅的朝廷海军兵卒尸体。

第743章临行交代

“刘司令，薛仁贵这是要干什么？”

两刻钟过去，张德明与刘仁轨在主帅营外等候着，也不知道薛仁贵想要干什么？居然召集了陆军的所有主要军官，看着一个个熟悉的面孔进入主帅营，张德明一脸茫然地看向一边的刘仁轨。

“德明，我们别去掺和陆军的家事，唉~能帮就帮他们一把吧！”

刘仁轨虽然不知道薛仁贵心里想些什么，可见到眼前这仗势，刘仁轨大致已经猜到薛仁贵的用意，不用问肯定是复仇了，至于怎么复仇？刘仁轨就不知道了，没有办法也没有理由去阻止薛仁贵。

大致知道薛仁贵的用意刘仁轨提醒张德明，别去掺和薛仁贵他们陆军的家事，张德明不知道刘仁轨的用意，但还是点点头同意了，发生这样的事太意外了，意外到让人有些防不胜防。

当时援军快艇赶来吓跑了屈通，心里有疑惑的张德明在海上打捞了一个早上，最终打捞到一个还算命大的活口，得知大致真相张德明也觉得不可思议，无法定夺才带回来让薛仁贵处理，没想到给震怒的薛仁贵斩杀了。

现在薛仁贵不上报先斩后奏复仇，张德明觉得情有可原，恐怕到时候秦寿知道了也不会责怪薛仁贵，毕竟那三千将士全是第一批精锐，虽然不能确定他们是否全死了，可还是要过去打个明白。

“走吧，薛仁贵需要我们帮忙的时候，会来找我们的，我们也有债要跟姓牛算算老账！”

“是！”

刘仁轨话里意思张德明了解，薛仁贵他们找牛进达算账，自己这边肯定要找屈通算老账的，他射杀二十多名船员的事，算是彻底结下化不开的恩怨了，至于攻打倭国一事早就抛之脑后了。

薛仁贵主营帅帐篷里聚满了十余人，骑兵的有后续赶到的虎豹骑团长庞峒，还有官复原职的甘布，男女步兵太过于混杂，肖芳带领着几名女兵将领坐在一边，风火雷电四人坐在一边，默默看着脸色难看的薛仁贵。

郭松坐在一边摇头叹息不已，回来后他第一时间收到消息，没想到下半岛那边发生那样的事，郭松无力制止薛仁贵的复仇，也没有理由去劝阻薛仁贵，三千将士性命不是他磨磨嘴可以化解得了的恩怨。

郭松不知道下半岛发生什么事？他也算不到会

发生这样的事，不过经过这样的事情发生，郭松不搅合进去，是与非真相无法得知，郭松知道长安哪边必有变故，至于发生什么变故？恐怕比这边更糟糕。

“今夜召集你们前来，是有事要宣布，攻打城一事暂且放一边，如今事关我们兄弟遭遇无耻斩杀…”

“啊？！”

当薛仁贵把下半岛那边的情况说出来，惊呆了在座的所有人，他们三千情同手足的战友们被朝廷援军莫名其妙斩杀，彻底震惊与震怒了，谁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更不知道事情起因经过。

但是这一刻已经无关重要了，牛进达已经制造出了血债，他就要为自己制造的血债偿还，因为薛仁贵已经开始了复仇，召集他们前来就是进行复仇，直接安排甘布与风火雷电四人带走一半兵力，直接去找牛进达算账。

“薛将军，此事未上禀秦将军，会不会太过于…”

郭松待薛仁贵安排好一切，等众将士们情绪不稳定离去后，忍不住开口提醒薛仁贵，这手先斩后奏有违军令，至少要让秦寿了解真相，在判断是不

是要复仇？出于善意郭松好生劝说情绪不稳定的薛仁贵别意气用事。

身为局外人的郭松保持头脑清醒看待事情，牛进达既然敢斩杀三千精锐将士，必定抱着与薛仁贵他们血拼的决心，他不会逃走会在大本营爱媛城等候大驾，甚至会设下埋伏等候薛仁贵上当受骗。

薛仁贵一下子调走一半人去复仇，剩余一万多人郭松没把握把城攻陷，冲动易坏事薛仁贵活脱脱给仇恨蒙蔽了双眼，郭松不得不苦口婆妈提醒薛仁贵，更何况他是主帅离开更不是事。

“攻不如守，守不如引，我军强项是什么？郭军师，你心中有数吧？”

“嗯？！”

薛仁贵冷笑一声说出郭松为之一鄂的话，回味了薛仁贵攻不如守守不如引的话，郭松整个人恍然大悟地灵光开窍，打心底佩服薛仁贵没有给仇恨蒙蔽，还急智的想出引蛇出洞办法，引出城内的守军自寻死路劫营。

攻城早已成了难题，现在突生变故正好是一个契机，消弱城内守军的契机，只要薛仁贵带走一半人手，城守将过两三日肯定会收到风声，到时候必定会自找死路出来劫营或打野外战。

而长乐乡的陆军最擅长的就是打野外战，攻城或者弱爆了一些，必定当初没有城池模型训练，大部分都是靠古法攻城或蒸汽井阑攻城，现在五辆重型战车都赶来了，打野战更是完虐城守军。

“郭军师，薛某相信你能够指挥大局，你去安排好吧，薛某明日清晨即刻出发！”

“好吧！薛将军一路小心，郭某恭候薛将军凯旋！”

薛仁贵交代完有些疲惫地挥挥手，郭松宛然叹息一声叮嘱薛仁贵小心，末了摇摇头拱手抱拳慢慢告退离去，薛仁贵目送着郭松走出营帐的身影，脸色变得越来越阴霾不定，紧握成拳的手松了又紧。

“薛司令！”

关鑫和庞峒没多久从营帐后面钻进来，直接出现薛仁贵身后等候他的吩咐，从离席一刻起就收到薛仁贵目光提醒，一直等到郭松离去两人才出现，至于薛仁贵神神秘秘找他们做什么？两人也是一头雾水。

“关鑫，庞峒，薛某不在的时候，你们两个密切注意郭松这个人，要是他有什么不对劲，你们知道怎么做？”

“杀无赦！”

薛仁贵转过头看了眼关鑫和庞峒，慎重其事交代一番密令，关鑫和庞峒面面相觑地互视一眼，确定薛仁贵不是开玩笑后，拱手抱拳领命咬牙切齿说出杀无赦三个字，薛仁贵很是满意地点点头。

“眼睛放亮点，有什么事薛某会一力承当后果，去吧！”

“是！”

薛仁贵都这么说了，关鑫和庞峒还有什么话好说？不敢打搅明日赶早出发的薛仁贵，拱手抱拳转身告辞离去。

第744章质疑的警告

长乐乡，安排好娇妻们离开长乐乡的秦寿松了口气，南日群岛怎么也算是第二个地盘，远离皇权中心地区，哪怕是发生什么意外，也可以第一时间坐船逃离，减少自己不必要的心里负担。

大清早，当秦寿收到倭国那边朝廷支援叛变消息，已经过去整整一个星期有余，距离万国朝邦盛典也越来越近，突发变故让秦寿气得差点肺炸，连锻炼的心思也没有，派人进长安城去找潘安。

三千精锐经历叛变之夜悉数阵亡，这消息无疑让秦寿雪上加霜，别的不说，光是那要命的抚恤金足够秦寿压力山大，三千人悉数阵亡？秦寿打死也不相信，那些精锐就算是毫无防备，也不会全数阵亡。

所幸的是夏侯墩提前带走了两千人，秘密奉命去接应杨子墨他们，要不然再增加两千人的伤亡，是秦寿无法承受的损失，而牛进达叛变更是让秦寿感到匪夷所思与震怒，没想到自己居然也有引狼入室一天。

一整天秦寿都在震怒与暴躁之中度过，百思不得其解到底怎么回事？事到如今想要知道真相，秦

寿只有等了，一直到天黑降临，潘安受到秦寿召唤趁夜色赶来后山军营，一进入木屋就发现秦寿脸色不太好。

“将军，有事？呃，这是？”

潘安一头雾水不解看向脸色不太好的秦寿，弱弱问了一句废话，秦寿就甩出清晨收到的倭国飞鸽传信，经过飞奴长期培育出一批冬日信鸽，再由南日群岛作为负责接收传递中转站，一来一去浪费了不少时间。

当潘安看到秦寿递来的书信，脸色变了变不可思议抬起头看向秦寿，怎么也没有想到与秦寿交好的牛进达，居然会叛变斩杀秦寿的精锐三千，飞奴传递回来的消息，潘安肯定不敢怀疑，都是加了长乐乡特有的防伪印章花纹编码。

“将军，你怀疑是韦贵妃？”

潘安看完信里简单的内容，南日群岛飞奴中转站加盖的确定印章，消息肯定错不了，更不会出现差漏问题等等，这消息来得太突然，牛进达叛变还真是出乎人意之外，是什么值得他不顾友情与秦寿翻脸？

“有可能，也有可能是他人所为！”

秦寿无法确定是谁做的，有可能是韦贵妃故意

动手，栽赃陷害给迟暮之年的李世民，也有可能韦贵妃在故摆疑心阵，把自己套进谜团之中，当然也不排除是病入膏肤的李世民在动手脚，当然要查清楚才知道真相。

如今秦寿也说不准是谁指使的，但不排除是韦贵妃可能性，五千早起精锐比起中后期的精锐强多了，战力一个天一个地区别，而且当初韦贵妃就有心怀不轨过，现在也不排除有这个可能性。

“潘安，铁甲兵查到什么眉目没有？”

连倭国那边前线战场都出现状况，秦寿更是不得不提防皇宫内的安危，那消失一直没有音讯的铁甲兵，简直就是秦寿心头之患，一日没查出他们的下落，还真是一日不得安宁。

那些铁甲兵不好对付，知根知底的秦寿知道铁甲兵的厉害，简直就是铁桶一样的铁甲兵，寻常刀剑难以破开纯钢制的盔甲，而那些普通弓箭更是鸡肋到毫无用处，皇宫工匠打造的盔甲岂有差之理？

秦寿提及铁甲兵的情况，潘安很遗憾地摇摇头，排查了好几天时间，潘安始终没有发现一万铁甲兵的下落，就好像人间蒸发一样无处可觅，唯一可能就是有人故意毁去痕迹，以至于潘安查不到什么。

“铁甲兵下落继续追查，安排好进城准备没有？”

“是，进城早已安排好，将军，请！”

秦寿安排的事，潘安岂敢怠慢或不卖力？来见秦寿前就提前安排好了一切，包括皇宫那边的也提前打点好，潘安办事效率秦寿很是满意点点头，走出木屋从黑牛腰间夺过一把匕首，没有理会黑牛愕然目光收好以备不及只需。

一个时辰过去，掖庭宫内韦贵妃寝宫灯火通明一片，韦贵妃没有等到李慎到来吩咐大事，却等来了回到长安就藏头鼠尾不敢见人的秦寿，当然还有不解风情跟着混进来的潘安，慢慢收起加了迷药的吹针。

韦贵妃身后倒下两名晕过去的宫女，对于秦寿的谨慎做法，韦贵妃没有责备也没有见怪，只是秦寿出现的太突然，连给韦贵妃准备时间也没有，心情有些激动慢慢走向一直面无表情的秦寿。

秦寿回来这么久才进皇宫，一脸幽怨的韦贵妃未来得及惊喜，秦寿冷笑一声，直接把收到的书信甩到韦贵妃面前，一脸愕然的韦贵妃捡起书信，在秦寿面无表情目光之中，慢慢打开书信。

“啊？这，这…”

韦贵妃打开秦寿丢来的书信，一脸难以置信与惊讶到恐慌，下一刻韦贵妃粉脸变得毫无血色，牛进达叛变斩杀秦寿三千前线精锐，不知情的韦贵妃彻底傻了眼，不知如何向秦寿解释自己的无辜。

很显然这是有预谋的陷害，借李慎的调令提前安排了牛进达背地里下黑手，谁有那么大的权力调动牛进达，恐怕心中有数的韦贵妃早已一清二楚，而且韦贵妃也相信秦寿会猜到何人所为？

“别告诉本将军，你一点也不知情，支援新罗国是假的吧？”

“你怀疑本宫？杀你的人，对本宫有何好处？新罗国求援一事本宫知晓，李靖与房玄龄等人力争出兵，慎儿...”

秦寿怀疑不信任的质疑，韦贵妃心中隐隐作痛，碍于外人潘安在场，韦贵妃力争事实，把牛进达支援新罗国起因经过大致说出来，秦寿得知是李靖和房玄龄等人推荐牛进达的，脑海变得一团糟。

秦寿看向一边的潘安，而经常关顾皇宫的潘安默默地点点头，证实韦贵妃所言不虚，太极殿也有混进去的宫女，朝廷议事潘安几乎掌握在手里，当日确实是李靖和房玄龄等人推荐牛进达去支援新罗国的。

“好，本将军暂且相信你一次，如果本将军查出谁干的，这笔血债只有用血还了！”

秦寿迟疑了一会，目光一直紧盯着以证清白毫无退缩的韦贵妃神色，丢下狠话暂且相信她一次，头也不回转身离去，留下一脸失望与失落的韦贵妃，魂不守舍地坐椅子上失神发呆。

第745章夜猫子李恪

夜里长安没有以往严禁出行的禁宵，街道上时不时偶尔出行夜行归属的马车与脚踏车，治安府兵见到这种现象早已见怪不怪了，也无法制止权贵们夜里出行，当然平民百姓就要乖乖老实呆在家里。

看出行的人是不是有头有脸的权贵，早已是夜里值守巡逻的治安府兵必修课，家仆与护卫数量代表夜行的人身份地位，当然还有骑脚踏车基本是脸熟的，一眼就看穿骑车的人身份地位。

长乐乡的马车大夜里出现长安街道，过往巡逻的治安府兵们不敢去盘查，也不知道马车里是什么人物，摇摇晃晃的马车里头，秦寿闭目养神沉思着，而一边枯坐无味的潘安欲言欲止，最后还是按耐不住寂寞开口说出心中疑问。

“将军，你说会不会是…”

“唉，潘安，这正是本将军担忧的地方，明日起增加人手进皇宫，把荨麻粉弹也带上，将来用得上！”

潘安心中的疑问，秦寿又何尝不是想到这个问题，只是有些忌畏提及，忌畏归忌畏，事先安排还是要提前准备的，加驻人手进皇宫是迫在眉急的

事，以防出现差漏无法弥补损失。

而荨麻粉弹更是有效对付铁甲兵的最佳生化草科武器，不管铁甲兵最终会不会出现，只要他们出现荨麻粉伺候足以让他们尝遍生不如死的苦头，除非那些铁甲兵密封到一点灰尘也进不去。

“高，将军，你这手果然高明！”

秦寿提及用荨麻粉弹，潘安双目一亮露出猥琐的坏笑声，还真是差点忘了秦寿这阴毒的生化草科武器，荨麻粉的阴毒潘安知道，中者要是没有解药，几乎要活活折磨好几日才消退不抓不舒服，一抓皮肤烂的奇痒粉末。

潘安不得不佩服秦寿的够狠手段，更佩服秦寿五花八门奇毒不少，荨麻粉很阴毒，秦寿自己也不敢制造太多，就算是制造出荨麻粉弹，秦寿都一直保密着没有使用过，毕竟太过于阴毒。

现在情况大变秦寿顾不得什么了，出动荨麻粉弹是势在必行的，它强效克制敌人能力，正是秦寿最想要看到的，特别是那些武装到牙齿的铁甲兵，想要打败他们不一定要硬碰硬，几个荨麻粉弹丢过去足以轻松解决。

“潘安，给你个任务，牛进达的七子还在长安吧？”

秦寿没有理会潘安猥琐的夸奖声，突然间想起牛进达的家庭状况，貌似他生育不错有七个孩儿，既然牛进达对自己不仁，那就别怪自己对他不义了，抓拿他的家眷看他还有什么本事继续与自己抗争？

“这，将军，恐怕他们早已隐藏起来，潘某要查查看！”

秦寿提及牛进达七子的问题，潘安大致知晓一些，牛进达的七子，老大牛师赞、老二牛师度、老三牛师尚、老四牛师友、老五牛师德、老六牛师明、老七牛师敬等牛家七兄弟。

牛进达既然敢与秦寿交恶，必然对秦寿早有防范，他后顾之忧的家眷首先会第一个想到，怕秦寿复仇肯定会事先安排好藏身，秦寿能够想到这一点，恐怕牛进达早就想到了自己家眷的安危。

“哼~哪又如何？他不仁别怪本将军不义，铁甲兵暂告一段落无须理会，尽快查出他们下落，查到藏身之处，全给本将军一一抓来！”

“是，将军！”

秦寿没有理会潘安的头疼，直截了当弃掉无谓寻找铁甲兵的事，安排潘安去查牛进达家眷的下落，逐一把他的家眷全抓到，秦寿的命令潘安不敢

违抗，勉为其难点点头答应下来。

从牛进达斩杀三千精锐一刻起，注定了秦寿无法释怀他的举动，不管他有何理由，有何难言之隐或迫不得已，既然他选择了这条死忠道路，就注定他命运他的家眷要倒大霉。

如若牛进达真心不想如此决裂，可以事先告诉秦寿起因，他要杀多少人无所谓，提前安排一些倭国战俘给他跪着杀都行，可他斩杀自己三千王牌精锐，光凭这一点足以让牛进达死上一千次不足为惜。

“将军，是吴王马车！”

马车车厢内平静下来时，受不了压抑气氛的潘安目光盯着两侧车厢车窗，寒风吹动下加上马车奔驰速度漂浮不定，不经意间发现反向经过的马车，眼尖的潘安第一时间发现马车身后的吴王府护卫，忍不住诧异提醒秦寿。

潘安提及吴王李恪，脸色阴霾不定的秦寿闻言一愣，最近忙于布局安排撒网，还真把这个逍遥王忘了，想到即将到来的混乱，要是不提醒李恪赶紧离开，这个结拜小弟肯定说不准受牵连，再次踏上稀里糊涂的冤死鬼。

“去吴王府！”

现在想想还来得及补救，秦寿沉思片刻朝潘安点点头，示意他安排车夫转道去吴王府，差点把这个结拜兄弟忘了，一脸惭愧的秦寿也有些想念这个逍遥王，不希望他在即将到来的混乱倒大霉。

潘安得到秦寿的示意钻出车厢，直接去到外面与车夫同坐，受不了车厢内与秦寿同坐的压力气氛，得到潘安命令，车夫转道追赶错过的吴王府马车，快马加鞭直朝跑远的吴王府马车追赶过去。

“王爷，长乐乡的马车在后面！”

吴王府护卫忠心耿耿跟随马车身后，听到后面的动静不经意间回头，通过街道居民屋檐下挂起灯笼光线折射，远远发现是长乐乡的马车在追赶，大感有异的王府护卫长策马上前到马车车厢，提醒摇摇晃晃的车厢内苟合的男女。

“嗯哼~本王知晓了，陈虎，安排人在王府后门开门！”

“是，王爷！”

李恪爽完的干咳掩饰声，王府护卫长陈虎一脸无语，他在里面干什么陈虎心里一清二楚，对于李恪这个家伙不顾场合提裤就来很是无语，领命安排人提前回去安排王府管家。

‘莫不成是寿哥儿？’车厢内春情荡漾一片，

李恪轻轻推开慵懒无力的贴身婢女，忍不住暗奇身后出现的长乐乡马车，找自己的除了秦寿，李恪还真想不出还会有谁，大夜里在长安城追赶自己。

马车停稳吴王府时，想到有可能是秦寿回来了，李恪急急忙忙整理自己衣衫，勒紧松垮垮的裤头准备下马车，接见有可能是秦寿的到访。

第746章明辨善恶

“寿哥儿，你何时回来的？”

李恪回到王府内院吩咐管家备好酒宴，椅子刚坐下没多久，秦寿与潘安一前一后走进来，见着秦寿本人李恪心中大喜，带着婢女胭脂气味与浓浓酒味儿热情拥来，秦寿老早就嗅到一脸黑线闪过。

秦寿的闪躲李恪好生尴尬地笑了笑，嗅到自己身上乱七八糟的味道，一脸窘态地示意秦寿随意落座，秦寿来见李恪肯定有很多话要说，潘安识趣地退出内院客厅，在门外恭候秦寿出来。

“寿哥儿，来来，吃酒！”

李恪心情大好亲力亲为替秦寿斟酒，献媚十足的话直让秦寿一阵无语，李恪还是以前的李恪，这些年来一点也没有变到，不管经历什么，始终保持着一颗吃喝玩乐到老的心情，什么宫殿政变统统与他无关似的。

秦寿摇头叹息一声端起酒，十分给面子李恪一口气喝完，秦寿豪爽的阔气直让李恪眯眼点头，等秦寿放下酒杯，李恪再一次满上，看李恪意思不惩罚自己三杯不罢休，秦寿只好硬着头皮酒来进嘴。

“寿哥儿，我们是兄弟不？”

“嗯？恪弟，何出此言？”

三杯酒下肚的秦寿刚放下酒杯，李恪就重重把酒壶放到桌面，在秦寿愕然目光之中，李恪板起脸问出秦寿稀里糊涂的话，再看李恪一脸正色的样子，秦寿忍不住心中咯噔一下。

‘莫不成他发现了什么？’心里不安的秦寿原本打算向他解释他父皇的事，秦寿知道这事满是瞒不住的，现在看李恪生气的样子，好像知道了自己所作所为，心中没准的秦寿脑海里快速琢磨着说辞。

“寿哥儿，你还好意思说？恪弟原本不打算多事过问你的破事，可你看看你的妻妾们成何体统？正室没动静妾室先…”

“……”

李恪一开口就是八卦的不满向自己胞妹李漱声讨，秦寿顿时满脸黑线僵硬着脸，很想暴起抽李恪一顿，尼妹的，感情不是他知晓李世民的情况，而是为他的胞妹李漱鸣冤不服。

李恪气愤不已悉说秦寿不厚道，以自己两人之间的关系，怎么也要宠幸他胞妹李漱多点吧？他这个当哥哥的连侄子或侄女都没有抱上，正好逮上秦寿有空前来见自己的空子，开始替李漱好打不平起

来。

“行了，恪弟，寿哥儿来此找你，不是听你嗦废话，是有事找你商量！”

受不了李恪里嗦没完没了的埋怨，秦寿拍案而起打断李恪的埋怨声，盛怒的喝斥声之下把李恪吓了一大跳，从未见过秦寿如此火大的李恪，有些不可思议与畏惧，在秦寿目光之下坐立不安似的慢慢落座。

“恪弟，对不起，寿哥儿不是有意…”

“罢了，寿哥儿，有何事，你直说吧！”

秦寿歉意的道歉话，李恪摇摇头苦涩一笑，出言打断秦寿后面道歉的话，这一刻李恪心里忍不住一阵酸楚与寂魄，原本以为自己很了解秦寿，可在秦寿盛怒喝醒之下，李恪才发觉自己多么天真，自斟自饮喝起酒来解闷。

无形之中产生一股鸿沟似的间隔，秦寿心里忍不住一阵悲哀，看了眼卸去伪装一脸疲惫的李恪，此时此刻的他才是真正李恪，那披着玩世不恭的乐天派，原来一直是他自欺欺人的伪装。

“离开长安，回你的洛阳，或者去泉州，随你选！”

“为何？”

秦寿突然劝离李恪离开长安，自斟自饮喝闷酒的李恪闻言定住，末了失神看了眼秦寿，淡淡地说出一句为何，语气之中眨眼变得充满生疏，李恪这转变的语气，很是让秦寿无奈与无力。

“听寿哥儿一席话，赶紧离开长安，这是为你着想！”

秦寿摇摇头叹息一声，通过李恪的语气知道他肯定知道了些什么，无奈之下秦寿看在兄弟一场的份上，不想他在即将到来的混乱搭进去，善意提醒李恪离开长安，自己冒着暴露踪迹风险来提醒他，算是够兄弟义气了。

“呵~是吗？是怕恪弟知晓你与韦贵妃的阴谋诡计？”

李恪一口气喝完手里的酒杯，冷笑一声重重把酒杯放到桌面，语气充满讽刺与自嘲，秦寿愕然看着李恪，而李恪则脸色充满愤怒与怨恨还有懊悔等等复杂情绪，很丰富也很矛盾情绪。

“寿哥儿，恪弟问你一件事，父皇变成这样，可是你所为？”

“是！”

李恪紧握拳头阴霾不定的质疑声，秦寿没有遮掩也没有继续欺瞒的意思，落落大方地承认了，秦

寿落落大方的承认，李恪瞪大眼看着秦寿，目光之中充满惊讶与气怒，握紧的拳头因用力过度而变得发白。

“恪弟，实话告诉你，你父皇当初早已有杀寿哥儿之心，而当初寿哥儿找你最后问话的时候，你父皇已经开始布置一切，是你父皇逼寿哥儿先的…”

秦寿知道事情瞒不过去，面对李恪愤怒杀人的目光，秦寿无所谓地说出实情，包括自己的想法和一切，而一边听着秦寿说出实情的李恪，脸色变了又变，他没想到最终结果会是这样。

自保的秦寿不甘心受控于人，更不会给李世民掌控自己人生，他是帝王又如何？他当初错误决策造就了秦寿拥有了自己势力，既然李世民想要毁了自己，秦寿自然不甘心要反抗。

命运在自己手里，哪怕是身处封建时代，只要有绝对实力，反抗你当朝天子又如何？坐拥人才一箩筐的秦寿，自然胆大到逆天对抗，联手韦贵妃的暗藏王牌严统领帮忙，一举拿下毫无防备的李世民。

“你，你不会杀了恪弟父皇？”

秦寿把事情经过原由与保证身边人安全为由，

慢慢平息了李恪的怒火，秦寿这么做也是在保证身边人的安危，包括他胞妹李漱在内，虽然李恪淡化了秦寿举动，可心里多多少少有些间隔，但还是忍不住想要确定一下。

“恪弟，如果你还信任寿哥儿，听寿哥儿一句忠告，明日赶紧离开长安，去洛阳或泉州随你，泉州那边寿哥儿打点好一切，足以保证你与王妃们安危，告辞！”

秦寿避开李恪的问话，在李恪期待目光之下留下最后的劝告，至于他照不照办那是他的事，话已至此秦寿也没有久留的意思，朝李恪拱拱手抱拳转身告辞离去，留下李恪定定坐在酒席边上发呆。

第747章夜访李淳风

“将军，去哪？”

吴王府后院大门，王府护卫长陈虎挥退后院杂役，毕恭毕敬等待秦寿的马车离去关门，而与秦寿一同回到马车的潘安，朝耐心等候的陈虎歉意一笑，钻进车厢内等待秦寿去向的命令。

“夜访秘阁郎中！”

秦寿抬起头看了眼潘安，直言去李淳风家中拜会，潘安愕然一会点点头，重新钻出马车的车厢，告知车夫去向从王府后院大门离去，陈虎待马车离去才亲自关闭后院大门，刚转身就愕然发现李恪出现后院。

“王爷，秦将...”

陈虎没想到李恪居然出现后院，以为他有什么事要找秦寿，小声翼翼告知秦寿刚离去，要是李恪想要追上去，陈虎马上去备马追赶秦寿离去的马车，而李恪摇摇头宛然叹息一声，落魄无常地仰望夜空飘落的雪花。

‘王爷这是怎么了？’陈虎一头雾水与愕然不知所措，头一次见到乐天一派的逍遥王李恪展露复杂的心情，聪明的陈虎一眼看出李恪心事重重的模

样，也不知道他与秦寿交谈了什么？

“陈虎，安排一下，连夜收拾明日启程去泉州！”

“啊？是！”

李恪慢慢收回多愁善感的情绪，似乎想通了什么招招手示意陈虎过来，慎重其事交代一番收拾包袱撤离长安，不明所以的陈虎闻言一愣，确定李恪很认真不是开玩笑，领命告退离去安排。

经过一番思考李恪内心饱受煎熬，可最终还是接受了秦寿善意的提议，暂时离开长安一阵子，等长安彻底太平了在回来，最安全的莫过于秦寿第二块地盘泉州，也是他自己老丈人地盘。

正如秦寿所言那样，君逼臣反，臣不得不反，不反就是傻瓜愚忠笨蛋，而秦寿的话也很有道理，也在慢慢腐蚀同化李恪思维，命运掌控在自己手里，而不是掌控在他人手里，自己的命由自己把握。

秦寿隐蔽回来做什么，李恪不知道，但是他能够冒着暴露风险前来提醒自己，就仗着这份不可割舍的兄弟情义，要是李恪不识趣不听劝告，难免有些不识大体，太不给秦寿的面子了。

“寿哥儿，但愿你是对的！”

李恪独自一人呆在后院发呆，自言自语嘀咕一声，任由风雪吹打在脸上，心情复杂不已难以平复下来，今夜的转折很大，大到让李恪有些适应不过来，可又不得不试着去适应这一切。

李恪在后院发呆学着适应时势，而出了王府后院大门的马车内，秦寿一直轻推后车厢特意开设的观察小窗口，目光直视着越来越远的吴王府，直到眼里的吴王府越来越模糊，秦寿才慢慢合上窗台。

“将军，局已布好，下一步怎么做？”

受不了外面风雪的寒冷，潘安钻进车厢内发现秦寿心情不好，忍不住没事找事提及布局的事，试图分化心情不好的秦寿，他是整个主导灵魂人物，潘安可不希望秦寿受情绪左右，无法正确应对即将到来的最后关键。

成王败寇全靠这一次，要是秦寿关键时刻掉链子，不仅仅会出现不可估计的损失，更会出现无法估计的严重后果，甚至会身败名裂一蹶不起，这不是潘安想要的结果，只希望秦寿越是关键越是要保持清醒。

“继续依照计划进行，潘安，你的心思本将军了解，本将军没事，不会受情绪左右控制，你先去查清楚牛进达的家眷下落，掘地三尺也要找到，生

要见人死要见尸，本将军要让他知道后果！”

潘安的心思秦寿不了解才是怪事，感激地看了眼潘安提醒，想到牛进达的事，秦寿咬牙切齿安排潘安去查找牛进达家眷下落，血债是要血换的，牛进达既然选择了这一步，就要有见棺材落泪的后果。

秦寿自信自己不是什么好人，但也不是什么好欺弱的人，向来奉承一句老话，人敬我一尺，我还人一丈，人欠我一尺，我讨人十丈，牛进达敢斩杀自己精锐，秦寿自然敢让他断子绝孙，看谁够狠的？

“是，将军，你自己小心，潘某稍后安排罗岷过来接应！”

潘安不寒而粟地看向秦寿，在秦寿看向过来的时领命抱拳先行离去，如今长安形势有些复杂与混乱，怕秦寿有什么危险，潘安不得不先行回老巢一趟，安排罗岷过来照顾秦寿的安危。

两刻钟过去，马车停在李淳风家门前，秦寿不用车夫提醒，在马车停下来的时候，第一时间揭开车帘走出去，入眼便见李淳风在自家破烂门楼前恭候已久，对于李淳风算到自己会找他，秦寿一点也不感到稀奇与惊讶。

要是李淳风连这点本事也没有，也就不值得秦寿前来找他，心中有太多的疑问与不解，秦寿想要从预测贼准的李淳风这边得到答案，也不怕李淳风会拒绝自己的请求，他欠自己的太多了。

“秦将军！贫道恭候已久，请！”

“请！”

李淳风摇头叹息一声，早就算到秦寿今夜会来找自己，自己欠他恩情太多，李淳风自然投桃报李回报秦寿的请教，落落大方伸手邀请秦寿入屋，秦寿也没有客气拱拱手还礼后先行一步入内。

再次踏入李淳风没有变化简陋的庭院，秦寿一边走着一边感慨良多，也只有李淳风这等不屈小节的人才会如此念旧，要是换成自己地盘这样，早就大刀阔斧三天一小变，一个月一大变了。

当秦寿踏进李淳风温暖如春的简陋家中，第一眼就见到他老态龙钟的夫人高笑笑，见到高笑笑自残的青春驻颜术驱走后的代价，秦寿心里宛然叹息着，世上没有绝对的事，有得必有失，这恐怕就是代价的惩罚吧！

“笑笑见过秦将军，李郎，妾身备好酒席，你们且慢用！”

高笑笑备好酒席烫好酒，朝秦寿盈盈一礼，秦

寿不敢摆架子，更不敢用有色目光看她容颜大变，落落大方抱拳还礼，一边的李淳风朝高笑笑点点头，她的变化丝毫改变了李淳风的心中情意。

高笑笑没敢逗留打搅，先行转身回内屋暂避，不敢打搅李淳风与秦寿两人谈事，她知道秦寿深夜到访必有大事，要不然李淳风也不用提前安排她备好酒席，没想到居然是招待夜访的秦寿。

第748章造化论事

“李道长，秦某此番前来，但求李道长帮忙解梦一回！”

“解梦？”

秦寿直言了当说明来意，很是让李淳风感到意外，还以为秦寿找自己是有什么大事要帮忙的，没想到居然是解梦，这让李淳风感到意外与不解，他不是有高人袁天罡在身边伺候吗？他的道行并不比自己差！

也难怪李淳风会这么意外，按道理秦寿大夜里夜访，而不是选择大白天，李淳风必然以为会是什么大事，他能预算得到秦寿会找自己，可未必预算得到秦寿找自己有什么事？现在知道秦寿只是来求解梦，不惊讶与意外才是怪事。

“梦信则灵，不信则无，既然秦将军如此在意，有劳秦将军原委道来，贫道解解看！”

既然已知道秦寿的来意，李淳风相信秦寿这个梦肯定不简单，要不然怎么连袁天罡也解不了？看情况肯定是袁天罡指点秦寿来找自己的，李淳风不敢托大先了解秦寿什么梦，能解便解，解不了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有劳李道长了，事情是这样的…”
半盏茶时间过去，秦寿把自己在熊本城的梦境说出来，李淳风闻言秦寿梦境始末沉吟片刻，这看似很正常的梦境，没想到秦寿居然记得这么清晰，看来这个梦不怎么简单啊！
秦寿没有在意高温发烫的瓦罐酒壶，凉梭梭的大手握紧起码有几十度高温的酒壶瓦片，一边斟酒给李淳风，一边等候李淳风的答案，而李淳风则一手摸着自己下巴短须，一手闭目养神掐指似乎在解秦寿奇怪的梦。
“李道长，如何？”
不知不觉酒过十杯，秦寿没有打搅静坐恭候李淳风的佳音，而李淳风没完没了掐算着，脸色开始很正常最后慢慢变得不怎么正常，确切地说是变化多端也不为过，秦寿忍不住心中七上八下，彷徨不安地等待李淳风答案。
看李淳风神色不定似乎算到了什么？以至于他表情变得这么丰富，秦寿就知道准没好事，要不然李淳风也不会如此，直到李淳风停下掐指的手，眉头紧皱的模样，更是让秦寿没由来恐慌与不安。
“唉~~秦将军，你这梦预示着你即将梦境成真倒大霉，你设计陷害皇上不仁，而皇上将计就

计…”

“啊？！”

李淳风摇头叹息一声说出秦寿的处境，啪啦一声，秦寿惊呼一声脸色发白，手里紧握的酒杯失手掉落地面打碎，直把里面准备休息的高笑笑吓了一跳，急匆匆跑出来查看，发现李淳风安然无恙松了口气重新走回内屋。

失魂落魄的秦寿茫然不知所措，确实给李淳风的话震惊到了，什么都不怕最怕梦境里面会成真，而现在李淳风解开的梦境，着着实实把秦寿吓了一大跳，在通过牛进达激进叛变现象，证实了一件事这一切都是李世民玩的把戏。

李世民为什么要这么做？目的又是为了什么？知晓真相的秦寿已经无力而为，为自己自以为是掌控局势而感到羞愤，感情这一切都是李世民布置好的，至于他为什么没有收网一网打尽自己？秦寿暂时不得而知。

然而最要命的一件事是，秦寿不确定李世民知不知道，自己给他带绿帽子的事，晓幸的秦寿自欺欺人肯定，李世民肯定不知晓这些事，要不然他那还有心情与定性玩游戏？恐怕早就恼羞成怒把自己咔嚓了。

“唉~秦将军，贫道的话还没说完！”

“李，李，道长，你，说！”

李淳风突然其来摇头叹息，捡起秦寿掉碎地面的酒杯，六神无主的秦寿惊惶不定地咽着口水回应李淳风，心不在焉地开始准备后路，一条跑人远离大唐范围的后路，斗不过老狐狸一样的李世民，哥不玩了带上跑还可以吧？

“从你踏回长安一刻，你的梦境也就是命格已改变了，至于有何变化，贫道无法预测，但是...”

“但是什么？李道长，你快说！”

李淳风峰回路转的话，秦寿好比坐了一回地狱版的过山车，一下子从地狱回到人间似的，紧绷的心也开始逐渐松懈了不少，要不是有求和尊重李淳风，秦寿还真暴起伤人或破口大骂，不带这样玩人吧？

李淳风预测秦寿还是很相信的，比起半吊子水准一样的袁神棍可靠多了，至少李淳风终日无事会潜心钻研卦象之术，哪像袁神棍只顾着修道成仙，没事就炼炼丹瞎折腾虚度青春时光。

“秦将军，这事日后你便知晓，反正你会安然无恙，但是，听贫道一句奉劝，得饶人处且饶人，切莫杀孽过多...”

"……"

李淳风打哑谜似的话，很是让秦寿一阵无语，而李淳风更是对秦寿无语，他这个破军星宿的家伙，凡胎落入人间始乱大唐，个性独特、自傲，不愿意臣服于人受人管束，喜怒无常，好物欲享乐全都有了。

纵观秦寿之举很符合破军星个性，辛苦多年的储蓄，在一夕之间消耗花费掉，正所谓破军星之财来得快，去得也快，而破军星之人尚有虚荣、浪费、神经质的特质，也易受外在环境影响，所以情绪变化也很快。

秦寿不知道李淳风把自己定义成灾星一样存在，懵懵懂懂地听着李淳风苦婆心肠劝告，什么乱七八糟的秦寿没有听懂，但是李淳风奉劝自己少杀孽的事，秦寿倒是听懂了，话说这有可能的事吗？

"秦将军，夜深了，你请回吧，切记少杀孽！"

"打搅了！"

李淳风看了眼心不在焉的秦寿，就知道自己劝告算是白费了，宛然叹息的李淳风不留秦寿，婉转借夜深送客，既然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秦寿也没有久留的意思，拱拱手抱拳告辞离去。

“李郎，此人是祸害，你为何还要…”

秦寿离去没多久，高笑笑从内屋走出来，一脸疑惑看向李淳风，秦寿听不懂李淳风的话里意思，不代表长期受李淳风熏陶的高笑笑听不懂，很显然秦寿会在长安制造腥风血雨。

“笑笑，是福是祸躲不过，也不是我等可以制止得了的，回房休息吧！”

“嗯！”

李淳风摇摇头无奈叹息一声，打消高笑笑掺和其中，李淳风话里意思高笑笑心中有数，很听话没有再去纠结与李淳风恩爱如初回房休息。

第749章嚣张警告

重信川河道入海河口处，两艘战舰在结冰海域外停下来，二十多艘攻击快艇护卫两侧，十艘运输船在结冰海面靠拢，上万名从上半岛赶来的精锐将士纷纷登陆，而距离五里外的松山城却是一片死寂。

“薛兄，你这战车如何上岸？”

飞鱼号战舰上，刘仁轨在船甲上看向一边脸色疑重的薛仁贵，忍不住把心里的疑问提出来，这次薛仁贵带来一辆全副武装的野战型战车，看样子是要和牛进达血拼到底的架势，连野战型战车都出动了。

野战型战车威力是不错，可问题是它自身重量太可怕了，以现在的冰层绝对承受不住战车的重量，估计一下去冰块就裂开了，刘仁轨相信眉头紧皱的薛仁贵也发现这个问题，要不然他不会一到这里就观察冰面。

“刘兄，对面是城？”

“松山城！”

薛仁贵突然其来的问话，愁容密布的脸色慢慢松懈开来，而一边的刘仁轨闻言一愣，顺着薛仁贵

手指五里外的冰雪城池，稀里糊涂地把冰雪覆盖的城池名字说出来，一时间没理解薛仁贵的用意何在？

“松山城，好，就他了！”

薛仁贵笑了笑说着刘仁轨莫名其妙的话，一头雾水的搞不懂刘仁轨搞不懂薛仁贵想要干什么？稀里糊涂跟着薛仁贵一起走回船舱，一路上追问薛仁贵他什么也不说，神神秘秘的让刘仁轨更好奇。

也难怪刘仁轨会这么好奇，战车的重量实在是太重了，刘仁轨怎么也想不通薛仁贵有什么办法，可以把战车转移上岸，破冰靠岸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么大的工程得不偿失，更何况不知道重信川河道入海河口处深度有多少。

“刘兄，有劳你的出马帮忙送信了！”

“你人才！”

船舱指挥室内，一刻钟过后，薛仁贵写了一封信直接交给刘仁轨，而刘仁轨接过薛仁贵交来的信，顿时一阵无语到姥姥家，不得不佩服薛仁贵的无耻急智，不但威胁松山城守将，还要他帮忙做苦力，够狠毒的这招！

“来人，机械弩弓炮准备，把这封信送到松山城！”

“是！”

刘仁轨竖起拇指头夸奖了薛仁贵无耻一番后，摇摇头招来副手把警告信送到松山城，副手一脸无语刘仁轨的送信方式，可又不敢质疑刘仁轨的命令，拿起警告信急匆匆跑出去安排。

松山城，只有十平方公里的城池，一丈半城墙远远看过去白茫茫一片，别看只是一个中小型城池，里面却驻守一万二千名倭国士兵，当然其中不乏新招募的壮丁新兵，武器大部分都是自带的农具之类。

倭国内忧外患海上生意经更是胎死腹中，加上大唐与其断绝了贸易，早已到达穷困潦倒地步，而间人皇女又调集倭国皇室全部身家财力，大刀阔斧修建大阪城海防线，哪有钱？哪有资源支援他们？

守将静夫耕田每次派人去催物资，都以百般借口推脱打发离去，眼看大唐军兵临城下了，静夫耕田简直要崩溃了，这不，大清早的就听到城北临海处城墙，传来一声震天动地的轰鸣声，把静夫耕田从美梦吓醒衣衫不整跑出来。

轰鸣崩塌声来得快去得也快，在静夫耕田焦急等待之中，守城副将阿布宽带着消息前来禀报，当得知外面的情况，静夫耕田头疼到崩溃，又收到上

半岛哪边消息，很纠结到无语的火拼复仇啊！

“阿布宽，你确定他们是来复仇的？不是来打我们的？”

又出现一波大唐军，静夫耕田有找绳子上吊的冲动，尼妹的还要不要人活了？光是牛进达三万多步兵大军就够头疼的了，现在又跑来一支大唐军在自己地盘，静夫耕田蛋疼到坐立不安。

当阿布宽说出现的大唐军不是来攻打他的，心情紧张的静夫耕田松了口气，同时忍不住疑惑起来，阿布宽是怎么知道另外一波大唐军，不是来攻打自己城池的？说不定所谓的自相残杀是大唐军玩的苦肉计！

“是的，静夫阁下，这是对方将领警告信！”

静夫耕田的疑问，他的守城副将阿布宽很是无语地上呈警告信，这封警告信够嚣张的，直接用树箭轰在城墙，大清早把守城的士兵们吓得鸡飞狗跳，等发现穿墙而进的树箭插在一间倒霉居民屋时，就发现这封敌军送来的警告信。

静夫耕田半信半疑接过阿布宽上呈的信，撕开过的信封不用想也知道是阿布宽看过，静夫耕田倒出匿名信件，摊开一看信里的内容，顿时一脸黑线，尼妹的，全是中原文字，他鬼知道什么意思？

“静夫阁下，信里内容：静夫龟儿子，听好了本将军缺木料…还有，老子收拾家事，不怕死你就来捣乱，管杀不管埋，棺木没有，凉席自备！”

“八嘎！”

当懂得中原文字的阿布宽念完薛仁贵嚣张警告信内容，静夫耕田吐血无比愤然而起，暴躁如雷作势要拔刀砍人，太嚣张了，居然要自己帮他们砍树？不砍树两刻钟一到就攻城，够无耻的。

他们自相残杀也就罢了，静夫耕田乐得看热闹，可薛仁贵无耻要求，无疑狠狠掴了静夫耕田一巴掌，凭什么要砍树送木料给他们？冲动过后的静夫耕田马上冷静下来，阿布宽不但带来警告信，还有破坏城墙的树箭。

一支临近五米长，一人合抱不过来的巨型树箭，箭头还是用纯铁套进去的，光是这支巨型树箭，就要四人吃力抬进来，可见其重量与份量有多可怕？难怪城墙都顶不住它的轰击。

“八嘎，还傻站着干什么吃滴？快派人去砍树！”

“嗨！”

静夫耕田冷静下来后汗流脊背，瞪了眼傻站着的阿布宽，大呼大喝阿布宽派人快马去砍树，光看

到树箭的份量与威力，静夫耕田害怕了，还真怕薛仁贵来真的攻打他们，阿布宽醒悟过来带着静夫耕田命令跑出去。

“该死的大唐军，该死的一天！”

骂骂咧咧的静夫耕田很崩溃也很倒霉，都不知道自己哪里招惹到了薛仁贵，居然窝囊妥协帮他砍树，可要是不砍薛仁贵真来收拾他，静夫耕田可不敢保证自己能够守得住，这么粗一支树箭，来个两三发还守个屁城啊？

第750章逆贼压境

伊予城内，牛进达心绪不宁地在守将府大厅走来走去，从攻陷伊予一刻起，牛进达就看上了伊予的独特地理位置，当然还有其中城内不少的粮草，足以应付他五万大军半个月的消耗。

叛变是牛进达来时就预谋好的心里准备，君王之命牛进达无法抗拒，也没有理由去抗拒，更多是震怒秦寿不齿所为，为了一己之私设计陷害皇上，扶持李慎上位又多行不义害忠臣，害太子等等。

质疑已是没有用，秦寿再也不是他以前认识的忠臣之后，而是野心极其强的阴谋家，斩杀他精锐下属是牛进达第一步，毕竟牛进达也在长乐乡军营呆过，知道秦寿最强的王牌就是五千精锐。

只可惜夏侯墩提前调走了两千精锐，以至于错误估算了良机，当然牛进达斩杀那三千精锐，也折损了两千人之众，而且还是在对方毫无防备之下进行，要是对方有防备恐怕伤亡不止这些。

“两千多人才斩杀一千多精锐，真是可笑可耻！”

牛进达一拳打在案席上，想到叛变之夜三千逆贼精锐，自己这边折损两千多人，才斩杀逆贼精锐

一半人，剩余一半人数在混乱之夜突围了，如今一周时间过去，除了发现明神山有逆贼踪迹，后面又消失了至今毫无音讯。

逆贼精锐隐藏得这么深，很是让牛进达担忧与不安，不找到这些打残隐藏起来的逆贼，要是给他们重整旗鼓起来，即将是很可怕的噩梦，更何况这消息隐瞒不了，逆贼早已察觉到了，相信肯定会挥兵南下讨伐。

“报，牛将军，斥候队在谷上山发现逆贼活动迹象！”

“哦？原来藏在谷上山？”

心烦意乱的牛进达转折无计，翊麾校尉戎德急匆匆跑进来，告知发现逆贼的下落，牛进达烦躁的心情逐渐好转了不少，没想到就在眼皮底下不远处的谷上山那边，还真是百密一疏的愚漏啊！

戎德一脸汗濂无比，他带人三千之众搜遍伊予东面二十里范围，足足搜查了七天有余，今日清晨才偶然发现谷上山清理不净的足迹，戎德派人进去查看中了陷阱，才得知谷上山有逆贼，至于有多少暂时未知先回来禀告。

牛进达拿起攻陷伊予城前守将留下的周边地图，虽然大部分都是倭国自成一派的文字，可他们

受中原文化影响，文字功底还有中原味在里面，很快牛进达查到了戎德所指的谷上山位置。

“哼~这回看你们哪里跑？”

当牛进达发现地图上面显示的谷上山特殊位置，忍不住一惊一喜自言自语起来，谷上山还真是奇特的地方，山背后一片河流，在看谷上山连绵的山脉群，牛进达可以断定谷上山是一片悬崖峭壁类型山头。

逆贼隐藏在谷上山简直就是自掘坟墓，进出谷上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谷上山的山脚下一片森林，逆贼在叛变之夜大部分丢失武器，如今他们赤手空拳肯定无法抵挡搜山的大军。

“戎德，本将军在加派两千弓手给你，限令你明日午时，带逆贼人头回来见本将军，如若忠臣之子不知悔改，继续与逆贼为伍，杀无赦！”

“是！”

牛进达大手一挥，调遣两千弓手给戎德去捕杀秦寿的逆贼精锐，得到两千弓手助力的戎德欣喜领命告退离去，缺的就是远程弓手，有了远程弓手围剿逆贼精锐轻松多了，至少可以把已方伤亡降到最低限度。

戎德离去后牛进达缓了口气，找到了一批逆贼

下落，但是还有其他逆贼没有踪迹，牛进达不敢松懈也不敢放松警惕，怕自己一时疏忽大意，遭到凶狠的逆贼精锐破釜沉舟反击，那就得不偿失了。

现在牛进达属于孤立无援状态，死一个就少一个，指望朝廷支援恐怕要熬过一段时间才行，如今只能拼命守护伊予城，只要等后方攻陷的城池粮草全部集中到伊予城内，牛进达也不用惧怕薛仁贵大军来犯。

“报，牛将军，逆贼大军清晨已抵达松前，距离伊予城只有二十五里不到！”

“什么？这么快？”

当前哨斥候急匆匆跑进来汇报情况，牛进达整个人傻了眼，不可思议地瞪大眼看着前哨斥候，这消息来得太突然太意外了，以至于牛进达有些适应不过来，完全没想到薛仁贵的复仇速度这么快，薛仁贵大军出现的太快，牛进达有些不安与头疼起来。

“对方来了多少人？”

“这，大约有一万人左右，具体多少属下无法…”

牛进达的疑问，斥候不确定地报出具体数量，由于是远远观察，斥候也不敢靠的太近，以免给逆

贼大军发现踪迹，到时候想跑都跑不了，光看那上万来势汹汹的精锐逆贼，斥候早就吓得没心情继续打探了。

逆贼一万多人大军，看似不多可实则战力不容忽视，更何况秦寿向来追求精益求精，滥竽充数不是秦寿的作风，一万人的队伍足以比拼大唐几万大军的战力，这一刻可想而知薛仁贵算是暴走到边缘。

“该死的，这么多人前来，屈通一点没有发现？”

“这...”

脸色不太好的牛进达提及屈通，前方斥候支支吾吾不知如何回答，难不成告密屈通昨夜喝醉酒夜宿当地民房？所谓夜宿当然没好事，前方斥候不用想也知道，只是没敢多嘴说出来。

斥候支支吾吾说不出话，牛进达不用想也知道屈通干什么去了，这家伙那点品行牛进达心理很清楚，认真起来一丝不苟，马虎起来懒懒散散，很矛盾的一个人，要不是现在用人之际，牛进达早就军法处置了屈通那个家伙。

现在秋后算账也没有用了，逆贼大军都已经登陆了，屈通那家伙也帮不上忙，打海战他或许还在

行，打陆地战他就一般般了，与其无谓浪费消耗，还不如再给他一次机会日后将功补过。

“退下，逆贼大军有何消息，第一时间送来！”

“是！”

想通的牛进达头疼不已挥退斥候，眼下这种情形也只有死守保存实力了，与薛仁贵的大军硬碰硬是不理智的，挥退斥候后牛进达阴沉着脸色，开始想办法如何防守伊予城，牛进达相信薛仁贵是有备而来复仇的。

第751章陷阱连连

伊予这边大战将至，蒙山那边却热闹不已，搜查了蒙山足足一周有余，春野川木早已彻底失去耐性，最后目标定向一直未敢踏入的鬼林，不顾手下们胆小怕事劝阻，一意孤行的春野川木带着一千人进入鬼林。

春野川木硬闯鬼林，他手下士兵们虽然很不愿意，可军命难违又不得不硬起头皮跟着进入，颤颤赫赫的上千搜查队紧握手中武器，试图从趁手武器之中得到安抚，从踏进死气沉沉的鬼林一刻起，就觉得脊背凉梭梭的。

“啊~救…”

突然一名搜查士兵失神踩到雪地里陷阱，整个人头着地一瞬间凌空翻身吊起，惊呼尖叫大呼救命时，马上触发另外一个机关，一支削尖的手腕粗树枝飞来，直接贯穿吊起倒霉鬼的胸膛。

死绝的倒霉鬼被吊起一只腿，双眼大睁露出未消退的惊恐，又好像钟摆一样在空中左右摇晃着身子，贯穿他身体的树枝滴嗒嘀嗒声掉着鲜红血水，刹那间给神秘的鬼林增添了不少诡异的想象。

“啊？！这，这…”

“索命鬼啊...”

“八嘎，哪里来的什么索命鬼，都镇定，小心陷阱！”

胆小怕事的手下们对鬼林有莫名其妙的畏惧，加上有伙伴死在这里，更是惊吓过度乱成一团，春野川木想要制止迷信的手下们已经来不及了，乱成一团的手下马上践踏到杨子墨精心布置好的陷阱。

哗啦~突然七八人掉进半人深的五米宽雪坑，血飞四溅同时连惨叫也未来得及叫喊出来，就活生生地给雪坑下面布满的尖锐树枝夺取性命，一下子又夺走了七八条命，场面眨眼间变得失控。

混乱场面犹如瘟疫似的蔓延，紧接着又有倒霉鬼触碰到其他机关，一个布满钉床一样的树架砸下来，树架上绑满尖锐的树枝，当头砸下马上又有数名倭国士兵倒霉，血溅当场砸出个千穿万孔倒地。

“镇定，都镇定，四周有陷阱...都别乱跑！”

吐血都有份的春野川木扯起喉咙呐喊，提醒手下们周边有很多陷阱，奈何他的话早已给哭爹喊娘的混乱覆盖了，经过杨子墨与侯军还有大熊男三人联手，在鬼林入口处布了不少陷阱，等的就是春野川木主动上钩。

“唉，这陷阱完了，又要真刀实枪动手了！”

春野川木带来的人从踏进鬼林一刻起，杨子墨和侯军等人就发觉了，从他们触发机关开始就一直静静地旁观，说实在的杨子墨机关是不错，这一点侯军不可否认，可不错归不错，威力有限也杀不了多少人。

三人布置了足足接近有一周时间，还不够春野川木千人队三五除二全都消耗掉，等布置的机关全都消耗完，剩下来就是兵刃相见了，依靠鬼林迷踪阵一样的环境，发挥他们各自本领与春野川木的人周旋到底。

侯军的担忧杨子墨没有放在心上，一边冷眼观看混乱的倭国搜查队，一边拿出自己随身携带的短匕首自制箭支，心里在愁着支援怎么还未到？按道理信号箭发射出去第二天，援军必然会赶到才对。

“子墨…子墨！”

“嗯？有事？”

杨子墨发呆走神恍惚时，一边的侯军连声呼唤好几次，最后忍不住加大音量，才把满脸担忧的杨子墨喝醒，茫然的杨子墨一头雾水看向侯军，却换来侯军大翻白眼的没好气目光。

“大熊男去那了？”

侯军一整天没有见到大熊男，忍不住一阵纳闷

看向杨子墨，想要知道大熊男的下落，侯军如此关心一个倭国人，杨子墨摇摇头叹息一声，真心搞不懂侯军到底是心里怎么想的？

“侯军，你去把他们引去前面一里外山坡，自然知道了！”

“一里外山坡？你又让大熊男去做苦力？”

杨子墨提及一里外的山坡，侯军忍不住愕然起来，那个山坡位置侯军知道，杨子墨提及在山坡做最后伏击点，侯军开始不怎么觉得可靠，可现在杨子墨提及山坡那边，侯军马上联想到大熊男给杨子墨去做苦力了。

“这叫物尽其用…唉~真是奇怪的家伙！”

杨子墨奸笑连连点头，话还没说完侯军就一溜烟跑了，看着侯军还真去当诱饵吸引春野川木，杨子墨忍不住再次叹息起来，搞不懂侯军心里怎么想的？怎么这么在意笨头笨脑的大熊男那个家伙？

陷阱消耗完后伤亡逐渐稳定下来，地面躺满了数十具尸体，还有上百人轻重伤不一，春野川木阴沉着脸色看着地面惨象，敌人未见着先是损失那么多人，无疑是在**裸讽刺春野川木无能的指挥。

“呃…”

“啊？！找到了，在这边！”

春野川木未来得及喝骂手下们笨得跟头猪一样，侯军从树林里串出来一匕首投出，直接命中一名惊魂未定的倒霉鬼，待其他倭国士兵反应过来时，侯军迅速跑过拔起匕首闪人，并没有继续恋战杀敌的意思。

“八嘎，傻愣着干什么？追！”

好不容易发现唐军精锐的下落，春野川木哪里顾得了是不是又是陷阱，一下子损兵折将那么多，早已失去理智的春野川木吐血无比，高呼呐喊手下们去追赶逃窜的侯军，势要活擒侯军给他好看。

“一群傻蛋！”

一刻钟时间过去，侯军跑到山坡脚下，看了眼三十弧度的山坡积雪滚滚，停留了一会侯军没有多想，直接朝山坡跑上去，身后春野川木等人穷追不舍，在侯军后面骂骂咧咧乱呼乱叫。

“好家伙，大熊男，快放滚木！”

当侯军跑上山坡的时候，马上发现大熊男在山坡恭候已久，还有比他还要高的一堆滚木，现在侯军才知道杨子墨那个家伙的阴谋诡计，原来是打算用滚木重创春野川木和他的手下们。

“哦，好的！”

大熊男想也没想点点头，直接推动堆得比自己

还要高的滚木，轰隆隆声的滚木在大熊男用力推动下，滚木发出万马奔腾似的声音滚下山坡，把后面追赶到半山坡的倭国士兵们吓得魂飞魄散。

“跑啊！”

“救命...”

这一次春野川木没有大呼大叫了，滚木从山坡顶出现一刻，见势不妙的他第一时间闪人，春野川木都跑了，其他倭国士兵更是不会傻站着等死。

第752章有奶便是娘

轰隆隆声的滚木从山坡直滚而下，慌乱逃跑四散的倭国士兵，速度怎么也快不过惯性滚动的滚木，一个个倭国士兵倒霉连连，在快速滚下的滚木撞击下，或撞飞或压在雪地里，一眨眼间撞飞过半人数。

然而更倒霉的才刚刚开始，撞飞的人手中兵器脱飞在滚木上，随着滚木的滚动惯性戴在前头，而跑在后面的倭国士兵霉运再次开始，哧哧嚓嚓...血光乍现一个个倒霉鬼中招倒地，甚至有些惨叫声也没发出，直接给滚木覆盖过去。

没想到还会有伏击陷阱，拼命跑出山坡闪过的春野川木彻底崩溃了，身后传来手下们中招惨叫声不断，只是一眨眼的工夫，一千人的队伍变成轻重伤不一的残兵败将，武器更是掉落一地甚至有的不翼而飞。

运气好的只是给滚木撞飞或压在雪地里，运气不济的直接给无主兵器稀里糊涂干掉，等滚木过后雪地里躺满一地的无力爬起，嗷嚎呻呤不断的倭国士兵，千人的队伍就这么简单地给滚木撞残。

“八嘎，好你个叛徒大熊男！”

当大熊男与侯军两人出现山坡顶，春野川木差点气得吐血，猩红的双目死死盯着呆头呆脑的大熊男，这一刻春野川木在怎么笨，也猜到是谁放的滚木，除了吃里扒外的大熊男，春野川木还真想不出还有谁？

春野川木刚骂完吃里扒外的大熊男，一支箭支突然从春野川木头顶飞来，直接穿透春野川木旁边欲要爬起的倭国士兵心口，中箭的倭国士兵没有惨叫出声，带着惊恐与难以置信目光，直挺挺往后倒。

“快爬起来，快！”

冷汗淋漓的春野川木差点崩溃了，一边呼喝变成残兵败将的手下们爬起来，一边拿起自己掉落的兵器，随时警戒下一刻夺命箭是不是朝自己飞来，春野川木呼喝完侯军也开出动痛斩落水狗了。

秉承趁你病拿你命这个道理的侯军，抖出两把专用长短不一匕首武器，直朝雪地里哀嚎不断的倭国士兵走过去，起来一个杀一个没有丝毫犹豫，也没有丝毫怜惜之意，就这么随意一匕首斩杀，

痛斩落水狗好机会，侯军岂能错过？这些日子早就给他们逼疯了，现在是时候痛杀他们报仇时刻了，双手翻飞没停留的侯军专挑就近的倭国士兵斩

杀，失去武器的倭国士兵晕头转向，没来及还手就给侯军斩杀当场。

“咕~~”

一支利箭从侯军正面贴着脸颊划过，侯军知道是杨子墨射来的箭，直到身后传来一声闷哼声，侯军不用回头也知道后面偷袭者给杨子墨干掉了，来不及感谢杨子墨帮忙，侯军一边斩杀晕头转向的倭国士兵，一边朝身后的大熊男呼喝。

“大熊男，想吃饱饭赶紧还手！”

“哦！”

大熊男受不了吃饱两个字的诱惑，在看看当初一直欺负自己的同胞们，脑少根筋的他马上从山坡冲下来，地动山摇似的奔跑声，把滚木撞得晕头转向的倭国士兵们吓了一大跳，骂骂咧咧试图寻找丢失的武器。

大熊掌，大熊男看似轻松一掌拍击，重重地把认准当初欺负自己最惨的一名同胞拍飞出去，半空之中喷出一口血水和几颗牙齿，落地之后滚冬瓜似的连滚好几圈，大熊男的武勇让以前看遍欺负他的人害怕了。

“叛徒，纳命来！”

大熊男背叛自己，盛怒的春野川木捡起雪地里

一把刀，顾不得是谁掉落的，恼羞成怒朝大熊男狠劈过去，势要把背叛自己的大熊男斩杀当场，千防万防家贼难防，春野川木没想到大熊男背叛了自己和他的同胞们。

春野川木看似武勇的一劈，在大熊男眼里却是漏洞百出，不闪不躲在盛怒的春野川木劈来之际，眼驰手快一手接着春野川木的致命一刀，五指牢牢夹着春野川木劈来的一刀，相隔不到半人身位春野川木定在空中。

“你最坏！”

大熊男最讨厌就是春野川木这个家伙，现在当场遇到自然不会客气，加上侯军这三天对他灌输理论影响下，自然没有客气抓紧春野川木劈来的刀身，随手一抛春野川木直挺挺给大熊男抛飞出去。

抛飞出去的春野川木双手双脚齐动，还真有些像在空中游水架势，直到大熊男把他抛飞的力歇，春野川木整个人一头栽在雪地里，重蹈以前大熊男倒插萝卜的优美姿态，双脚乱蹬挣扎着。

“好家伙，果然不愧是悍将！”

隐藏起来射箭协助的杨子墨看到大熊男决心与武勇，忍不住感叹一声双目曝光，没想到大熊男看似笨拙的身子，却有这么好的身手，还真是出乎杨

子墨的意料之外，这家伙离去比起秦寿有过之无比及啊！

“该死的侯军，藏得还挺深的！”

杨子墨暗骂一声奋血斩杀倭国士兵的侯军不地道，大熊男这么凶悍他都不告诉自己，亏自己还当他是兄弟救了他好几次，心里不平衡的杨子墨射箭速度减慢了不少，哪怕侯军遭遇危险也懒得去帮忙。

没有了杨子墨暗箭相助，侯军马上身陷适应头晕眼花的倭国士兵包围，纷纷就地捡起兵器把侯军逼得狼狈不堪，而叛变的大熊男却没有倭国士兵去包围他，身陷重围失去有效闪躲的侯军，马上双刃难敌百手开始挂彩。

“侯大哥，大熊男来救你！”

发现侯军身陷重围遭遇同胞围堵无处可逃挂彩受伤，大熊男臃肿不堪的身材发挥到极致，全身上下都可以做武器，人肉坦克似的直朝侯军身后包围圈撞过去，硬生生把一群没有防备的倭国士兵撞倒一大片。

“援军，是援军到来了！”

呜呜...突然鬼林外面吹响了号角声，浴血杀敌的侯军一听熟悉的军号，顿时忍不住欣喜若狂地大

叫出声，原本砍杀倭国士兵有些麻烦的双手，顿时变得力气倍增疯狂不已，而躲在暗中偷袭协助的杨子墨，也忍不住站出来光明正大射杀。

迟来的援军给予了侯军和杨子墨希望，而鬼林外面更是传来乒乒乓乓的兵器交战声，眼看越来越近就要打向这边，战败的倭国士兵正朝鬼林这边赶来，丝毫不知道他们领队主将也中招倒霉。

第753章突袭解围

“五郎，那是什么？”

“狼，是狼群！”

“咦？怎么狼群后有人？”

蒙山外，数以百计野狼群套着缰绳打前锋，身后却拉着怪异无比的雪橇车，而每辆雪橇车上都坐满三到四人，每人脸上都蒙着黑色头套，只露出双眼鼻子和嘴巴，手里拿着粗糙不堪削尖的树矛。

野狼快速飞驰的身影拉动哗哗声作响的雪橇车，眨眼间的工夫迅速逼近外围倭国士兵，而外围的倭国士兵们还未反应过来，...雪橇车上削尖的树矛如蝗虫般朝他们投飞过去。

“啊～～”

“救我...”

“八嘎，快吹哨！”

突然其来遭受袭击，蝗虫般的树矛带着凌厉劲气，直刺破冷不及防的倭国士兵脆弱身躯，毫无意外不是一矛穿心就是给飞矛刺飞出去，中树矛的倭国士兵们惨叫连连，一波蝗虫树矛袭击下死伤过半人数。

值守外围的倭国士兵小头领呼喝手下吹动哨

子，试图提醒树林的同胞们外围遭受伏击，可他的话刚落没多久，武器还未来得及拔出，就给数以百计的野狼群蜂拥而上，而架在狼群背上的突刺，硬生生刺穿小头领的胸膛。

“救援营队跟上，其余人继续斩杀！”

“是！”

夏侯墩下达完命令，带着六百左右人手纷纷从急速飞驰雪橇车跳下，雪地里打滚两圈迅速爬起，脱离狼群雪橇车拔刀直奔向蒙山树林，去救援围困蒙山里的杨子墨和侯军两人，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包袱濑户藏介。

鬼林外围，田户大郎带着一千不到人手值守，树林外出现厮杀声和凄厉惨叫声，在树林里的田户大郎没有理由听不见，可春野川木还未从鬼林出来，田户大郎也不敢贸然弃将离去，就算是晓幸逃过也要遭遇严酷的军法处置。

“唐军，是唐军杀来了！”

“八嘎，上！”

夏侯墩带着六百多蒙脸的人杀气腾腾出现，几百号人手持障刀寒光霍霍冲来，把值守鬼林外的倭国士兵吓得魂飞魄散，无心恋战作势要逃，突然出现这么多唐兵，早就闻风丧胆的倭国士兵哪有勇气

去面对？

田户大郎气急败坏地斩杀两个逃兵，两个冤死鬼在田户大郎斩杀下，震住了混乱欲要逃离的逃兵们，稳住局势的田户大郎拔刀而上，带头冲锋呼喝不战而逃的窝囊手下们反击。

“速战速决！”

夏侯墩冷笑一声看了眼自不量力的田户大郎，下令速战速决，一马当先跑在最前头闯入士气大跌的倭国阵型，手中障刀大开大合左右砍杀，没有花俏的刀法，全用一击毙命省力杀敌方式，最差也是两招毙命。

夏侯墩目标是田户大郎这个小头领，只要他死了，眼前这些碍事倭国士兵必军心大乱，军心大乱必败无疑是肯定的了，怕里面时间拖久了会有什么变故，夏侯墩砍翻碍手碍脚的两名倭国士兵，直朝田户大郎杀过去。

夏侯墩的目标是田户大郎，而田户大郎又岂不是一样，碍手碍脚的手下碍住了他发挥，连砍几次唐军精锐都给狡猾闪开，或者只削掉唐军精锐的衣衫，砍杀这些小卒子没什么意思，田户大郎直奔冲来找茬的夏侯墩。

“杀戛地！！”

田户大郎咿呀鬼叫地高举手中的佩刀，狰狞着脸色野蛮撞开挡道的手下，与夏侯墩相隔两个身位时，拼尽全力一刀朝夏侯墩劈下去，大有一刀活劈了夏侯墩的想法，田户大郎看似凶猛的一刀，在夏侯墩眼里杂乱无章。

“断！”

夏侯墩暴喝一声，反手一刀迎上田户大郎的佩刀，两刃相交一触即断，兵器劣质以至于田户大郎断刃没有劈到夏侯墩，劈空的田户大郎不可思议地愕然失神，就这一瞬间的工夫，他付出了死不瞑目的代价。

夏侯墩反手一刀劈断田户大郎的佩刀，在他断刃的刀尖落地的时候，鞋子上头镶了一层铁皮套接住刀尖，用力撩起刀尖左手迅速抓紧刀尖，在田户大郎反应过来的时候，夏侯墩直接从田户大郎右侧错身而过。

“咕～～”

田户大郎瞪大眼看着前方，没有夏侯墩的身影，喉结处传来火辣辣钻心痛楚，隐隐察觉到有什么滚烫液体渗流到胸口，当一把带血刀尖从田户大郎前胸穿过，田户大郎眼前视线慢慢变得模糊。

田户大郎倒地后，倭国士兵们顿时士气丧失，

也不知道谁开始第一个逃离，逃生就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倭国士兵脑海，在蒙面精锐追杀下丢盔弃甲拼命逃离，逃出这屠杀一样的破树林。

“穷寇莫追，速速入林支援！”

“是！”

小杂鱼逃跑夏侯墩没有追杀逃跑的倭国士兵，没有价值也没有必要，果断下令进入交战声不断的鬼林支援，蒙面精锐得到夏侯墩的命令，放弃了追杀逃兵的想法，与夏侯墩一起闯入鬼林救人。

当夏侯墩顺着凌乱脚印闯入鬼林山坡那边时，交战声已经停了下来，雪地里躺满三四百具尸首，有箭杀的，有滚木压死的，也有一击毙命致命的，剩余六百人不到的倭国士兵全都停下来。

他们想不停也不行，侯军用匕首架在春野川木脖子上，更何况还有野蛮人一样的大熊男，这家伙扛着连根拔起的大树当武器，谁也抵挡不住他怪力一回合的横扫，倭国士兵们投鼠忌器不敢动弹。

“八嘎，大熊男，你个叛徒，不得好…”

“你娘没教你做人方法？八尼妹，嘴巴放干净点！”

春野川木满嘴喷粪似的骂大熊男，侯军看不过眼了，怕春野川木说动头脑简单容易受骗的大熊

男，狠狠地甩了春野川木两耳光，打得春野川木晕头转向，浮肿成猪哥脸的春野川木老实了不少。

春野川木想不老实不行了，夏侯墩带着比他还多的人出现，春野川木知道大势已去，从夏侯墩出现一刻起，春野川木就知道，自己外面的手下不是死了就是跑了，想要活命就要老实点了。

“全都放下武器，双手抱头跪下！”

夏侯墩带来的蒙脸精锐，呼喝那些没有了主心骨的倭国士兵，沮丧到顶的倭国士兵你看我我看你，在看了眼春野川木狼狈的样子，纷纷丢下手中乱七八糟的武器，依言照办双手抱头跪在雪地里。

第754章暴躁的夏侯墩

夏侯墩啧啧称奇地围着大熊男打量，要不是侯军拍胸保证，大熊男是奇憨可掬的家伙，加上还有杨子墨出面作证，夏侯墩还真不敢相信，世上还有这么傻憨的人，居然秉承有奶便是娘的傻憨货。

ШШШ．Ыq ．mЁ

也难怪夏侯墩这么好奇，光是大熊男这身板就很少见，更何况侯军和杨子墨夸得贼邪乎的，夏侯墩很想试试大熊男是不是那么厉害，不过现在还有重要事要做，夏侯墩只能忍着心中的冲动，等回去找时间在慢慢切磋。

“好吧，你看好他，千万别让他...”

“好的，侯某知道怎么做！”

夏侯墩朝侯军点点头示意他安排好大熊男，只要回去帮大熊男洗洗脑，遗弃他自己倭国人身份，在武装短暂训练一下他，夏侯墩自己也不敢想象，那是什么恐怖的存在？简直就是比肖芳还恐怖的存在。

夏侯墩羡慕不已看着侯军立了大功劳，有此得力坦克型悍将投靠，加上他傻憨的性子，相信秦寿会受不了悍将的诱惑，释怀他倭国人的身份，这么

明显铁板板的事，还有什么好说的？错不了！

看了眼春野川木等战俘，夏侯墩活动着双手嘴角露出冷笑声，这些不知死活的家伙是时候让他们知道，什么叫不知天高地厚，什么叫自不量力，无视春野川木惊恐的目光，夏侯墩朝手下蒙脸精锐招招手。

“带走！”

“你们，你们想干什么？”

“闭嘴，走！”

没时间浪费的夏侯墩，开始处理春野川木等战俘事宜，带上是不可能的事，放了更是不可能的事，夏侯墩招手示意手下们把这些战俘带远点杀了，以免给刚投靠过来的大熊男看到了不该看的画面。

春野川木双手被反绑着，在蒙面精锐推挪下心惊胆颤大声泱泱，马上遭到蒙面精锐不客气的暴打，夏侯墩用心良苦的用意，侯军心里很清楚，包括一边的杨子墨也心知肚明，只有傻乎乎的大熊男不知道夏侯墩干什么？

“侯军，他们要带去哪里？”

大熊男稀里糊涂地挠着头，给夏侯墩看猩猩一样打量了半天，要不是侯军说了夏侯墩是他顶头衣

食父母，大熊男还真会不客气推开夏侯墩，当自己是什么人？可当大熊男发现夏侯墩带人把春野川木等人带走，忍不住好奇起来。

尽管大熊男不怎么喜春野川木，可要是他知道夏侯墩把他们带去后林杀了，不知道心中会有什么想法？当然一边的侯军自然不会让他知道这些，在没有洗脑大熊男前，尽量让他少见这些砍杀战俘的画面。

“没去哪里，别管这些了，大熊男，给！”

侯军当然不会告诉大熊男，夏侯墩要拉这些战俘去后林杀了，怕大熊男知道越多心中会留下阴影，侯军抛来四五块行军粮饼干，好像小孩子得到糖果的大熊男喜悦无比，早已给行军饼干吸引了，哪里会理会春野川木他们是死还是活？

杨子墨鄙夷侯军骗小孩把戏一阵，侯军竖起中指回应杨子墨的妒忌，杨子墨摇摇头转身离去，去把至关重要的濑户藏介带回来，夏侯墩的大军已经到来，没有什么比有两千精锐护送更安全了。

两刻钟过后，夏侯墩带着六百多蒙面精锐回来了，大熊男和侯军坐在一边休息，唯独没有发现杨子墨的身影，经过侯军的解释他去把濑户藏介带过来，夏侯墩也就释然了，开始整合陆续回归的雪橇

骑兵。

值得庆幸的是，这次突袭解围战的战果很辉煌，没有出现很严重的伤亡，只有少部分出现磕磕碰碰的小伤，或是混战之中受了点皮外伤，其他大部分都是完整无损，总体来说是不错的战绩。

当杨子墨带着濑户藏介出现的时候，发现是夏侯墩的濑户藏介脸色大变，还未等他害怕得要求饶，杨子墨一脚踹倒濑户藏介的后膝盖，膝盖受击的濑户藏介踉跄站立不稳，整个人扑倒在雪地里难以爬起来。

“濑户藏介，好久不见了，别起来，躺着就好，近来可好？”

夏侯墩阴阳怪气走过来打量着濑户藏介，紧接着一脚踩住落魄的濑户藏介手腕，制止他爬起来的动作，像他这种贪生怕死之辈，没有资格站起来的权利，更没有与自己平视的机会。

“你想怎么样？”

害怕畏惧的濑户藏介颤抖着身子，给杨子墨困在伸腰都困难山洞几天时间，暗无天日又冷又饿，濑户藏介此时此刻没有了以往久居上位的气势，换成是一副落魄到乞丐一样的装束。

“明知故问，金银山地图在什么位置？”

“不，不知…啊！！”

夏侯墩撇撇嘴不屑一顾加重几分力，濑户藏介只觉得手腕差点要断了，面对夏侯墩的暴力审问，濑户藏介险些痛晕过去，拼命地摇头表示自己也不知道，濑户藏介的回答夏侯墩很是不满意。

“看来你还不知道夏某的手段…”

“夏师长，算了，有什么事回去在慢慢来，不怕他不招，赶路要紧！”

杨子墨眼看夏侯墩要动刑，马上站出来提醒夏侯墩，犯不着这么急审问，赶路要紧，要是把濑户藏介弄残弄伤了，无疑是拖累后腿赶回去的时间，想要他招供很简单，回去有什么办法会让他不开口？

“嗯，算你走运，带走！”

夏侯墩觉得杨子墨所言有些道理，自己确实是太心急了，要是濑户藏介什么都不知道，那他们这次花费大工夫把他劫出来，岂不是白费心机了？不管濑户藏介如何辩解哀求，夏侯墩始终不相信濑户藏介什么也不知道。

想要逼供他交代出来，恐怕要回去后慢慢用刑，不怕他不招，眼下是赶回去最重要，出来这么久早已浪费了不少时间，杨子墨忍不住松了口气，

总觉得夏侯墩好像变了个人似的，脾气怎么变得这么暴躁？

“侯军，你不觉得夏师长变了很多吗？变得我们都快…”

“行了，子墨，别八卦了，赶紧赶路吧！”

杨子墨背后议论夏侯墩的想法，侯军没好气打消八卦的杨子墨，这么背后议论长官，这家伙也不怕缺德，夏侯墩的变化侯军觉得很正常，经常游走生与死的战场，在怎么善良好脾气的人，也会受到影响。

第755章空营计

“怎么少了那么多人？”

伊予城楼顶，牛进达拿出以前秦寿赠送的宝贵单筒望远镜，望驻守两里外薛仁贵大军的阵营，从薛仁贵扎营的营帐数量来判断，骗不过征战多年的牛进达，一眼看穿薛仁贵故摆的虚营。

八千人不到的数量，牛进达大致猜到了其数量，想要确定数量是否准确，恐怕要试探一下才知道，牛进达阴沉着脸色，琢磨着怎么去试探薛仁贵主营的人数，以确定自己是不是判断错误，好做出下一步决定。

“牛将军，你找末将？”

骁骑尉渝仲急匆匆从城楼下面跑上来，走到牛进达身后双手抱拳，一脸茫然不知道牛进达找自己做什么？牛进达一脸沉吟着转过头看向渝仲，他是自己最信任的骑兵将领，也是最宝贵的一支二千骑兵。

渝仲不知道牛进达要说些什么，不过看到他迟疑的脸色，还有城外的逆贼大军阵营，渝仲似乎猜到了什么，心中一紧大致猜到了牛进达的用意，要自己试探攻击还是刺探对方盛名已久的虎豹骑？

想到逆贼以速度和武勇盛名的虎豹骑，渝仲脊背一阵冷汗淋漓，刚到熊本城的时候，没少听到传奇一样存在的虎豹骑，光是百骑队伍就把十倍兵力的熊骑兵干翻，换成渝仲自己面对十倍兵力，恐怕早就调头撤了。

“你带云骑一千和铁链，去逆贼营试探攻击，如遇对方虎豹骑马上结克敌阵...”

牛进达琢磨了一番，不确定自己的克敌阵对虎豹骑有没有效果，但是以虎豹骑速度和力量为主，应该有点作用，这个要试一试才知道，薛仁贵这么沉得住气没有带兵前来责问，牛进达感到一丝丝不安。

不知道薛仁贵打什么鬼主意的牛进达，没办法之下只好出动渝仲去试探，现在只有他的云骑兵最适合试探，只要渝仲运用得当，牛进达相信必定能够克制速度与力量相结合的噩梦虎豹骑。

“末将遵命！”

知晓牛进达的用意后，渝仲心中没底但还是领命告退离去准备，目送渝仲离去背影，牛进达摇摇头叹息一声，刚想说些什么，可到嘴的话始终没有说出口，只能无奈叹息着仰望薛仁贵阵营那边。

从薛仁贵在倭国带兵打仗天赋来看，牛进达知

道薛仁贵不简单，甚至比起自己有过之而无比及，只可惜薛仁贵对秦寿忠心耿耿，牛进达对薛仁贵如此良将奈何做贼与贼首为伍，感到可惜了！

“牛进达在观察我们了！”

“？”

与此同时主营帅帐里，薛仁贵双目紧闭一副闭目养神状态，突然其来的一句话，直让一边干等命令的甘布一脸不解，薛仁贵怎么知道牛进达在监视这边？不过薛仁贵的话甘布不敢质疑。

薛仁贵慢慢睁开双眼，从自己帅案上厚厚一层地图，找到伊予城的地图放到面前，从牛进达在城楼观察自己营帅的时候，薛仁贵就有感应被监视的感觉，很微妙的心灵相通的感觉，或许这是一种缘薛仁贵自己也说不准。

牛进达与薛仁贵的立场不同，效忠的对象也不同，牛进达忠于朝廷粉身碎骨在所不惜，薛仁贵却忠于秦寿，牛进达为什么要背叛秦寿，奉了谁的命令？薛仁贵不清楚，也没有兴趣去了解，人各有志他选出的路是无法改变的。

比起牛进达不厚道的背叛，薛仁贵比他强多了，哪怕李世民给予他三品大官，薛仁贵都没有动容变心过，他只知道自己能有今日，全是秦寿给予

的一切，不管秦寿所作所为如何叛逆不齿，都无法改变薛仁贵的效忠。

“薛司令，为何不派甘布去劫叛军粮草？”

薛仁贵沉默不语那地图一看就一盏茶时间，一边的甘布耐不住寂寞，忍不住把心里不爽提出来，劫叛军的粮草没有比他五百骑的虎豹骑更适合，从虎豹骑团长庞峒到达战场后，甘布带兵数量再次徒增，掌管一半新老成员虎豹骑。

薛仁贵不派自己去劫粮，反而派秦风和秦火两人前去，这让甘布很是不解，虽然秦风和秦火很有作战经验，可他们毕竟是步兵，速度之上远不比自己虎豹骑三分之一，战力更是差上一大截。

“急什么？如不出意外，很快有你上场机会！”

“是！”

甘布不满的心声薛仁贵岂能听不出？理解甘布将功赎过的心情，薛仁贵并没有责怪甘布埋怨声，他想立功弥补曾经的过失那道心坎，可劫粮这些事派他去有些大材小用了，牛进达有两千云骑兵，全靠甘布的虎豹骑镇压。

薛仁贵没有怒火的责备声，甘布心有不甘地低下头，他不确定薛仁贵的话是否真实，但他从不怀

疑薛仁贵的命令，只能耐着性子等，薛仁贵没有命令，甘布也不敢贸然离去。

“报，薛司令，叛军城门有动静…”

“哼~牛进达，你终于按耐不住想要试探了？”

营地哨兵急匆匆跑进营帐，报告伊予城的情况，薛仁贵得知城门打开，就算准牛进达会出动云骑兵前来试探，他要是不出动骑兵试探，薛仁贵还真有些感到不对劲，现在牛进达朝自己预想一样，正合了薛仁贵之意。

“甘布，你带三百骑去迎战！”

“是！”

薛仁贵慢慢低下头看着帅案上的地图，没有理会一边干等着急的甘布，看了一会直接下令甘布去迎战，甘布心中一喜，领命告退离去准备点兵去迎接，薛仁贵想了一会，突然开口喊住正要离去的甘布。

“等会！”

“？”

甘布闻言不解地转过头，只见薛仁贵低头沉思着什么，甘布不敢打搅薛仁贵想事，耐心等候着低头想对策的薛仁贵。

“牛进达出动云骑兵，肯定是查看我方兵力人数，甘布，切记，莫让云骑兵靠近我方主营，更别恋战，明白吗？”

“是，甘布用人头保证，决不让叛军靠近营地五十步！”

薛仁贵早就识破了牛进达的用意，反复琢磨了一阵，慎重其事的交代甘布保护好军营安全，别让云骑兵发现主营虚假的人数。

甘布不敢有疑立下军令状告退离去，他知道薛仁贵担忧什么，主营兵力两千不到，大部分都给薛仁贵调走去搜救叛乱之夜藏起来的精锐，现在整个军营算是空壳一个。

第756章连环铁索阵

伊予城外，千骑云骑兵身着半身盔，手持朝廷兵部器械库统一打造的长枪，比起长乐乡财大气粗的纯钢制兵器，他们兵器属于稍逊带有杂质钢制武器，毕竟朝廷财力在怎么雄厚，也无法单独拨款给几十万大军全部装配纯钢武器。ШШШ．ЫQ．mЁ

反观虎豹骑这边，清一色武装到牙齿的三百骑，直让带队的渝仲看得眼红无比，传闻逆贼骑兵的装备一套都值千金，现在看来果然名不虚传，特别是他们手中长枪，更是比渝仲这边的云骑兵长三分之一。

“杀！”

终于与传闻之中的虎豹骑交战，渝仲难以掩饰心中的激动与敬畏，冷冷的做出了最简短的命令，随着渝仲的命令下达，千骑云骑兵策马冲锋朝虎豹骑冲过去，千马奔腾的气势虽然没有万马奔腾带劲，可踏雪冲锋气势丝毫不逊色。

“兄弟们，让叛军知道我们虎豹骑厉害，冲！”

面对千骑云骑兵的冲锋，甘布感觉好像回到以前的熊本城的一幕，这一次吸取了上次的教训，甘

布没有激动过度忘了自身任务，挽起缰绳高呼一声冲锋，三百骑虎豹骑杀气腾腾朝云骑兵冲锋过去。

两支敌我双方骑兵队伍冲锋在辽阔平地，顿时以最快的速度拉近了交战，不过千步的距离，双方的骑兵就即将面临生与死的对冲，正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骑兵讲究速度与力量结合，谁的速度快冲刺力道越大，谁胜券就越多。

而占有优势的虎豹骑丝毫没有受到雪地影响，加上他们坐骑天生野兽发挥到极致，矫健的四肢在雪地里犹如平地般速跑，几乎只是眨眼的功夫，旷野之上，两股铁流就迎面冲撞在了一起！

两道钢与铁洪流骑兵兵刃相交了，没有任何阵法就这么以长方形阵硬碰硬，在前端交错的地方，顿时激荡起一片耀眼的金属光晕，一触即发的胜负一目了然，云骑兵速度稍逊一大截，冲力不够马上遭到虎豹骑虎入羊圈的虐杀。

“啊～～”

噗通…第一批上百名打头阵的云骑兵马上倒霉，劈劈啪啪声纷纷坠马落地，兵器输了一大截成了虎豹骑长枪亡魂，半钢半铁的半身盔脆弱如纸糊，带着余劲冲锋的虎豹骑连晃身动作也没有，径直撕破云骑兵阵营。

如雷阵阵响的蹄声，将所有云骑兵的惨叫惊呼全部压了下去，只听见一片片让人惊心动魄的闷响声，虎豹骑队列依然那样的密集，先头的队列，依然保持了完整，没有一个同伴落马。

“厉害！！”

叮~火星四溅一闪而逝，渝仲虎口险些痛得拿捻不住手里的长枪，虽然渝仲长枪命中一名虎豹骑的队员，可中枪的虎豹骑眼看要坠落坐骑，身后护卫的同伴同时出枪撑住要坠落的同伴。

渝仲忍不住由衷感叹一声，逆贼的配合与训练有素的默契，轰隆隆声一阵交锋过后，渝仲一击未得逞只能紧紧的伏在马背上，握着长枪，沉着冷静朝着前方奔驰！云骑兵几乎只是在第一个冲锋之后，就无法阻挡的虎豹骑武勇损失接近两百多人。

“追！”

冲破云骑兵的冲锋，虎豹骑凭借速度与力量完整无损，甘布怕渝仲会闯营，剩余的两百虎豹骑无法阻挡云骑兵试探闯营，甘布迅速指挥虎豹骑迂回冲刺云骑兵左翼方位，杀渝仲一个措手不及。

“可恶，鼓令铁索阵！”

“是！”

伊予城楼上的牛进达阴沉着脸色，原本以为就

算是云骑兵在逊色，一个照面冲锋就算是损失三分之一人手，也能击落十几虎豹骑，可现在见识虎豹骑的威力，完全颠覆了牛进达错误的估算。

完全没有想到虎豹骑这么厉害，而且配合的默契远超出牛进达想象，要是渝仲运气不济，恐怕他也要葬身外面，铁索阵没有摆出来，胜负未知之下，牛进达只好改变策略试探铁索阵的威力。

传令兵得到牛进达命令后，急匆匆跑去军鼓手那边，下达改变试探的计划，鼓手领命敲起变换计划的军令，而冲破虎豹骑的渝仲正打算冲锋试探敌营，听到身后的军令鼓声顿时咬咬牙。

“套链，铁索阵！”

随着虎豹骑迂回追赶，那勇往直前的冲锋的势头，顿时很快追上云骑兵的大队两百步距离，眼看就要再次切割斩杀，渝仲果断下令开始套铁链摆铁索阵，以绊倒两匹马为绊马桩，打虎豹骑一个措手不及。

渝仲的命令下达，五百云骑兵迅速收起手中武器，各自甩过战马套着的铁链，哗哗作响的铁链在骑兵阵营里闪过，一眨眼的工夫时间结成一张巨大铁索网，迎接虎豹骑武勇的冲锋。

哐哐哐...虎豹骑没想到云骑兵还有这么厉害一

手铁索阵，长枪刺来的时候，第一排的云骑兵迅速低头闪过，而第二排的铁链网迅速夹网，两条铁链迅速锁住第一排冲锋的虎豹骑长枪。

当第二排的云骑兵夹住虎豹骑长枪时，冲力太大的第一排虎豹骑马上倒霉了，直接撞上云骑兵第一排伏马布下的铁链阵，劈劈砰砰声，虎豹骑当头撞上铁索网，而结成铁索网的云骑兵借着百人之力支撑，只是晃了晃身子。

“迂回！撤！”

第一排几十名虎豹骑中招，甘布大吃一惊马上反应过来，赤红着双目高呼一声迂回，撤离这要命防不胜防的铁链阵，可甘布的命令太迟了，一眨眼间就有上百人中招坠落，坠落的虎豹骑直接摔得晕头转向难以动弹。

甘布及时的命令挽救了一半人免受遭殃，来不及顾及坠落的手下们生死问题，甘布一边迂回一边出枪，横劈，敲打，挑刺一气呵成，借助迂回的冲击力道与惯性，硬生生打落一大片持铁链的云骑兵。

“战车出战！”

“是！”

主营这边的薛仁贵一直关注两支骑兵交战方

向，发现牛进达居然还有这手破虎豹骑的铁索阵，沉思片刻咬咬牙提前暴露出动王牌蒸汽战车，在不出动王牌蒸汽战车，虎豹骑肯定要给云骑兵践踏致死。

　　传令兵得到薛仁贵的命令，急匆匆跑到军营隐藏伪装布下的战车，外表看上去很像一个巨大帐篷，可走近一看却是接近七尺高的冷兵器时代终结者战车。

第757章刺猬战车

“那是什么？”

“好大！”

渝仲还未来得及命令属下斩杀落地的虎豹骑，云骑兵给逆贼军营方向出现的庞然大物惊呆了，怪物一样的庞然大物缓慢开出军营，两丈长七尺高的庞然大物浑身都挂满刺猬一样的尖刺，远远看过去好像一只巨型刺猬在移动。

光是怪物般战车四周的尖刺，就能肆意无忌驰骋战场，更别提前二后四半人高铁轮毂夸张无比，六个轮毂各自装有巨大锯轮，随着轮毂转动锯轮也跟着转动，高度适合的巨型刺猬战车无视雪地。

刺猬战车笨重的外表丝毫不受雪地影响，离地半人高车身底显示出它雪地性能，直接贴着雪地朝云骑兵加速冲来，轰轰声的压地声又好像一台推土机，震荡着雪地直让云骑兵们彻底傻了眼，情不自禁地狂咽口水。

“可恶，居然是蒸汽战车，鸣鼓收兵！”

薛仁贵出动刺猬战车，牛进达就想起长乐乡娴熟的蒸汽技术，没想到秦寿居然背地里偷偷造了李世民最得意的想法，虽然没有见过这铁甲战船的厉

害，可牛进达不敢去尝试，也没有勇气拿云骑兵命去尝试其威力。

传令兵得到牛进达的命令，不敢有半点迟疑，马上转身跑开安排击鼓收兵，蒸汽战车是什么？传令兵不知道，但是在城楼居高临下远眺，它就像一个移动怪物，很可怕不是血肉之躯可阻挡的怪物。

“撤回城！”

咚咚…云骑兵们不知所措的时候，伊予城传来收兵回城的鼓令，渝仲醒悟过来第一时间下令撤退，连坠地的虎豹骑也没空去补刀斩杀，带着损失三分之一的云骑兵狼狈往伊予城撤离。

刺猬战车前来补救，甘布心情低落到极点，并没有下令去追击逃回城的云骑兵，他知道刺猬战车暂时只是唬唬人，并没有鲁莽去追击复仇，带着折损一半的虎豹骑去救倒地的属下。

“将军，末将无能，还望将军惩…”

渝仲安然无恙撤回伊予城，第一时间跑上城楼去见监督战况的牛进达，发现牛进达脸色不太好，渝仲惭愧不已地双手抱拳赎罪，要是刺猬战车出现前，他果断一点下令斩杀落地的虎豹骑，也不至于牺牲三分一的人，连虎豹骑一个也没杀到。

渝仲赎罪的话没说完，牛进达有些疲惫地挥挥

手打断渝仲的话，这不是他的过失，牛进达在城楼一直观看战场局势，渝仲中规中矩没有任何过失，要怪只能怪装备与能力上逊人一等。

“皇上所言不虚，逆贼果然大逆不道，实在可恶至极！”

牛进达突然其来的恶狠狠谩骂声，一边的渝仲闻言一愣，皇上跟牛进达说了什么？渝仲不知道，不过看牛进达这么气愤的样子，准没什么好事，渝仲低下头装作什么也听见，什么该听的不该听的，渝仲心里有数。

原本牛进达奉李世民之命讨伐秦寿，心中还带有愧意与不解，但是皇命难违牛进达也只好照办，开始见识秦寿的两艘战舰就够牛进达惊讶了，没想到秦寿隐藏这么深，不吭不声背着李世民造了这么逆天的战船。

见识了秦寿的两艘战船之威，坚定了牛进达斩杀秦寿三千精锐之心，可现在又再次见到秦寿另一个杀手锏级战车，牛进达更是心沉入海，这辆蒸汽型战车牛进达见识过，是当初李世民心血来潮的想法。

李世民好大喜功常常在大臣们面前得瑟自己杰作，刺猬战车是李世民当时的想法，曾经拿给秦寿

希望他打造一台，可无耻的秦寿以不可能为由敷衍李世民，没想到背地里却自己弄了一台，其心可诛！

刺猬战车虽然秦寿改动了很多，可始终瞒不过牛进达，他当初见过李世民炫耀过的设计图，跟外面的刺猬战车差不多，现在牛进达没有了以前惭愧的心情，杀秦寿的人杀得天经地义。

“渝仲，派人去把在外搜查的人全部回来，以防有人混进城！”

“是！”

牛进达看着慢慢退回去的刺猬战车，脸色变得极其难看安排渝仲去召集回在外搜查的府兵，以防逆贼精锐混杂其中混进伊予城，关键时刻牛进达不希望自己保命的城池出现差漏。

逆贼的精锐不简单，这一点牛进达心里很清楚，光凭他们能够在自己万军之中突围出去，就足以证明他们强悍的战斗力，要是给逆贼精锐混进城来个里应外合，牛进达想都不敢想后果会怎么样。

“甘布，伤亡如何？”

与此同时城外临时军营驻地，薛仁贵终于等到战败回归的甘布，这一次薛仁贵没有责怪甘布，牛进达对付虎豹骑的铁索阵防不胜防，别说甘布他会

战败，换成是薛仁贵自己恐怕也会给打个措手不及。

通过第一次交手，薛仁贵见识到了牛进达的厉害，不愧是打下大唐江山的元老级将军，对付棘手的敌人有自己的一套，简简单单的铁链能够组成铁索阵，完美克制住虎豹骑的冲刺速度。

“重伤五十人，大部分都受到内伤，个别肋骨断裂需要修复，一个月内...”

甘布一脸惭愧地把损伤情况说出来，值得庆幸的是没有出现死亡，但是五十人需要休养，一个月内无法参战，相当于损失了五十个助力，这一次出战的代价太大了，甘布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运气太背了？亦或者是自己不适合做长官？

说道后面甘布说不下去了，前一次害死四十五人，这一次倒好，虽然没有人死亡，可看到那些受了严重内伤的手下们，甘布心里多多少少不是滋味。

“嗯，甘布，你先下去吧！”

“是！”

甘布心里想什么薛仁贵不清楚，挥挥手挥退情绪低落的甘布，虽然薛仁贵没有责怪甘布，可在甘布心里有道迈不过去坎，两次损失这么多宝贵的骑

兵，心里满满开始蒙上一层疑云，自己到底适不适合继续指挥虎豹骑？

“唉~”

看着甘布离去的背影，薛仁贵摇摇头无力叹息一声，甘布钻进死胡同薛仁贵表示很无奈，想要他自己走出来全靠他自己，薛仁贵想要帮也帮不上什么忙，更何况现在面对棘手的牛进达，薛仁贵也没有心情去分心这些事。

第758章一箭爆菊

谷上山这边，翊麾校尉戎德再次回来，带上调配来的两千弓手，算上森林里准备搜山的三千人，足足有五千人之众，这一次牛进达还真是铁了心，要灭掉晓幸逃离的逆贼精锐。

特意加派两千弓手给戎德，围杀隐迹在谷上山的逆贼精锐，不但牛进达畏惧逆贼精锐实力，连带队围剿的戎德心中也没有底，也不知道谷上山到底隐藏有多少逆贼？也不没有百分百把握可以围剿逆贼精锐。

“都听清楚了，明日天亮之前剿灭所有逆贼，发现逆贼无需心存手软，死活不论直接剿杀，明白了没有？”

“是！”

戎德召集齐休息够的三千府兵，传达牛进达的命令围剿逆贼具体时间，三千府兵与后面加进来的两千弓手们闻言，全都忍不住面面相觑，直到戎德大呼一声明白了没有，把他们全都喝醒，有气无力回应戎德。

围剿逆贼精锐？说得是很轻松，可那些逆贼精锐有那么容易围剿吗？答案是不可能的，逆贼精锐

能在毫无防备之下，从万军包围圈拼死突围，光是他们五千人更是不可能，更何况逆贼精锐早有防备，围剿任务更是难上加难。

“搜山！”

戎德没有给手下府兵们埋怨机会，看了看天色不早了，森林这么大想要搜查完不知道猴年马月？没办法之下，戎德把围剿大军分成五十组搜山队，发现动静以呼喝支援围堵逆贼精锐。

戎德这边搜山队开始散开搜查，而隐藏在谷上山森林的精锐们，还在森林继续呆着不敢出去，外面全是叛军的地盘和身影，就算是跑出去也无从可去，更无法离开这里渡海到上半岛哪边。

李震垂头丧气地看向五百不到的落魄精锐，大部分已经丢失了武器，只有少部分的武器没有丢失，李震的双锏也在混乱之中遗失在伊予城，想要夺回自己兵器恐怕要等牛进达伏诛了才行。

想到牛进达这个家伙，李震脸色慢慢变得疑重起来，当时李震还依稀记得牛进达说了些话，什么奉命斩杀逆贼党羽之类的，由于当时变故太突然，李震没有怎么注意去倾听，现在受困在这里才有时间去回忆。

“那家伙奉了谁的命？是新太子的命令亦或者

是？”

想了几天毫无头绪的李震心烦意燥无比，忍不住伸手摸摸自己短须密布下巴，揣摩牛进达话里的意思，要不是现在是敌对关系，府兵们又得了疯牛病一样，见到他们就喊打喊杀，李震还真想去找牛进达问个究竟。

困在这里李震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尽头？靠着当初训练课程教过的野外生存方式，在森林里不愁没有东西填饱肚皮，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逃出去？呆在这里足足几天时间，都快返璞归真变成原始人了。

“大事不妙了，疯牛病的手下戎德，回去增援了两千弓手开始搜山了！”

“什么？！”

当在森林外围带人放哨的胡冥急匆匆跑回来，告知牛进达狗腿子戎德增援了两千弓手前来搜山，把李震吓了一大跳，算上戎德的三千府兵，那可是足足五千之众的大军，看来是铁了心不放过自己等人。

李震身后的精锐们闻言纷纷站起来，没有武器的直接拿出贴身短刃匕首，目光一致看向脸色难看的李震，希望他能够想出什么好法子，带他们度过

这次叛军大规模搜山的举动。

“嗯，大伙先去山脚那边隐蔽山洞藏起来，硬碰硬是不理智的，我带人去引开他们，相信他们找不到…”

临危不乱的李震想起谷上山那边隐蔽的山洞，虽然不足以藏下五百不到的精锐，可总好过全扎堆在一起送死的好，没办法之下李震只好带上一些人做诱饵，去引开那些搜山的叛军注意力，欺他们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

“好，李连长，你自己小心点！”

李震直接点出没有丢失武器的人，二十五个左右，人虽然少了些，可总比拿短刃匕首的其他人可靠多了，李震大意舍己忘我的精神，让胡冥心中一阵惭愧与佩服，他的用意胡冥心中很清楚。

“呃，程处默呢？”

“不知道！”

这时李震才发现少了一个人，没有见到大大咧咧的程处默，而准备离去的胡冥一脸冷汗，还真差点把程处默那个家伙忘了，经过李震这么一提醒，胡冥才想起脾气暴躁易怒的程处默。

“算了，我去找，你先带人去藏起来！”

“是！”

李震头疼无比地揉着头，挥挥手示意胡冥先带人保存实力去隐藏起来，自己去找关键时刻掉链子的程处默，胡冥点点头带人先行离去朝山脚那边赶过去，李震待胡冥等人离去后，马上毁去胡冥等人脚印。

与此同时森林西侧，一个陡峭的小坡地势，远远看过去袅袅青烟从雪地里升起，一个黑影蹲在雪地里，双手快速扒雪熄灭火源，火篝两侧夹着Y字型树杈，一只烤得半焦的烤鸡发出香喷喷的肉香。

“嘿嘿~~大功告成！”

程处默毁尸灭迹完后双手叉腰，得意嘿嘿声笑起来，走到烤焦的烤鸡边，嗅着略带呛人的烟熏烤鸡，手法虽然不是一流，可总好过与李震等人生咽生肉，过原始人一样的生活强多了。

“烤鸡啊烤鸡，大爷我吃你了…？！”

程处默贪婪地咽着喉结里的口水，嘴里唠叨不已地念叨着废话，张嘴作势要撕咬烤熟的野鸡，突然一支箭从程处默脸贴着飞来，颤抖不已的箭支直接命中野鸡的鸡屁股，箭头一支穿透鸡胸脖子处，好一支爆菊箭！

紧接着又有数支箭朝程处默飞来，这次全是朝程处默脑袋、后背、屁股上中下三路射来，吓了一

大跳的程处舍不得丢掉爆菊的野鸡，更怕自己给后面的爆菊手给自己来一下，狼狈翻身打滚闪过后背利箭偷袭。

“饭桶，全是饭桶，怎么搞的？没吃饭是不是？居然射偏了？”

“是是…”

“上！”

程处默满脸怒火转过头的时候，只见一支百人搜山队府兵出现三十步外，带头的是一个年轻人，骂骂咧咧弓手射偏，呼喝手下们上去砍杀程处默，数十名府兵拔刀直朝狼狈躲过利箭的程处默冲过去。

第759章莫欺大爷饿

“你大爷的，找死！”

好不容易逮着一只野鸡烤熟，还未来得及打打牙祭填饱肚皮，就给这些叛军一箭爆菊了野鸡，程处默双目喷火咬牙切齿丢掉手中爆菊鸡，怒视着数十人冲来的叛军，既然不给自己好好吃顿饱的，就拿他们出出气。

程处默无视冲来的数十名叛军，暴喝一声双脚叉开蹬地，双手撑开变成大猩猩开战一样动作，猛吸一口气小腹用力一震，两把藏于腰间两侧的短斧，在机关大师杨乃祯帮忙改造下，受到挤压的金属腰带同时把两把短斧震飞而起。

程处默这一手装腔作势的开战出鞘风骚武器方式，惊呆了冲锋过来的数十名叛军，同时停下脚步受弹起的短斧风骚方式所吸引，不由自主地抬起头看向飞起的短斧，还真给程处默这手兵器出鞘方式惊呆了。

叛军惊呆的目光程处默很是得意，全是机关大师杨乃祯的杰作，凭借金属腰带镶制的弹簧功能效果，受自己腹力挤压触碰压缩好的卡口，把锁扣顶开释放两把短斧升空五六尺高度，方便取舍武器。

“哎呀~哎呀…”

噗通噗通…两把短斧柄一前一后打在程处默前后脑袋，痛得程处默蹲下身子抱头大嚎，丝毫没有开始一派武林高手的风范，如此前后差距的变化，直雷得傻了眼的数十名叛军和弓手捧腹大笑。

“哈哈…笑死人了！”

“头一次见到这么傻的…”

“笑什么？上！”

叛军头领第一时间想起正事，大声呼喝手下们上去杀了耍小丑的程处默，醒悟过来的叛军们马上握紧障刀，朝抱头哀嚎的程处默冲过去，当第一个叛军冲上前的时候，程处默突然手中多出两把短斧。

两到寒光闪过，冲在前头的叛军眼前一花，连惨叫声也没喊出来，整个头颅甩飞往后，一击得手的程处默不屑一顾撇撇嘴，这么明显的花俏出鞘兵器方式也相信？教书先生教傻了是不是？

…程处默双斧快如闪电翻飞，叮叮声打得风生水起，以一敌数十把障刀，把叛军打得连连后退握兵器的手虎口发麻，忍不住暗呼程处默的力气真够劲，而叛军头领更是胆战心惊，手中武器险些脱飞。

叛军头领再一次堪堪挡住程处默的右斧攻击，突然一声怪异的咕噜声从程处默肚皮响起，虽然有兵器撞击声覆盖，可听叛军头领还是清晰听到了，顿时一阵无语，感情是程处默饿得慌肚皮抗议了！

“包围他，他没吃东西，很快体力就消耗完！”

叛军头领不得不服程处默的武勇，没吃东西居然还有这么大的力气，逆贼精锐就是逆贼精锐，不是他们这些人可以比的，叛军头领怕手下们士气大跌，故意出言提醒手下们坚持到最后，玩命消耗程处默的体力。

叛军的武器与程处默专用武器虽然逊了点，可同样是钢制武器，程处默特制的钢斧无法削断他们的障刀，大开大合没有花俏打了几回合，渐渐地程处默有些力不从心，随着叛军这么一说，肚子饥饿感如雷更明晰。

“呔~你们这些无耻之徒，莫欺大爷饿，看招，削狗头！”

火大的程处默给叛军头领一语道破自己弱点，恼羞成怒暴喝一声，施展程妖精家传绝学三板斧，呼啸连连的短斧带着凌厉的劲风，奋力活劈之下一斧砍飞火星四溅的一把障刀，短斧力道不泄直挺挺

劈下去。

“啊！”

程处默就这么一招活劈，硬生生把一名倒霉的叛军当头把脑袋劈成两半，四溅的血水染红四周，直把周边的叛军吓得脸色发白，连脸上残留死去的倒霉鬼血迹也不敢去抹，忌畏十足不敢靠前。

而下一刻更是更是让叛军吓到尿裤子地步，程处默表演了一手堪称经典连环杀绝技，恼怒碍手碍事的弓手干扰，程处默暴喝一声去，右手短斧直接横扫脱飞出去，把挡道的叛军吓得躬低头闪过。

在程处默特殊手法甩斧动作下，旋转的短斧犹如高速运转螺旋桨一样，直朝准备拉弓搭箭的十余名弓手飞过去，弓手们刚搭好弓箭还未来得及射出，短斧就好像回力镖一样快速在他们脖子脸上闪过。

噼噼噗噗…短斧高速旋转飞过一瞬间，弓手们惨叫连连，有人一斧割破喉结，有人直接给金属斧柄打得牙齿纷飞，直到短斧颤抖着砍在树上，十余名弓手悉数倒在雪地惨叫或挣扎着死去。

“愣着干什么？上！”

叛军们吓傻了眼频频后退，恼羞成怒的叛军头领喝骂一声，呼喝手下们上去斩杀少了一个斧头的

程处默，而叛军们狂咽着口水迟迟不敢上前，更没有人听叛军头领的废话，那么牛叉怎么不见他上去送死？

此时此刻的程处默力气用尽，左手持着唯一一把短斧，气吁喘喘蔑视着这些犹豫不敢上前的叛军，当程处默发现弓手位置出现的二十多个身影时，程处默露出会心一笑的笑容。

“啊~”

“咕咕...”

叛军头领还未明白程处默怎么突然笑了？突然间陆续有几名叛军中箭倒下，等叛军头领察觉身后传来凌乱破空声，马上转身挥刀横劈格挡，~一支偷袭的利箭给叛军头领搁飞，还未来得及逆贼精锐援军出现，身后又传来呼啸劲风。

叛军头领也不弱，猛然回转刀身格挡住程处默左手一斧横劈，哐~火星四溅叛军头领虎口麻了一下，堪堪吃力挡住程处默野蛮一斧断脖子的风险，叛军头领紧咬牙关颤抖着双手，相隔半尺不到顶住程处默单手持斧的力道。

“处默，接斧！”

及时赶来的李震走到程处默丢失带血的短斧，从树身拔出短斧直朝程处默丢过去，程处默裂牙朝

李震笑了笑以示感谢，扬起右手稳稳接住带血的短斧，在叛军头领惊恐目光之中，程处默阴森森地嘲讽着叛军头领。

“哈~吐~香蕉你个巴拉，去地府记住了，莫欺大爷饿！”

程处默一斧敲碎叛军头领天灵盖，在叛军头领翻白眼死去倒地后，程处默朝叛军头领脸上吐了口痰，大咧咧地架起双斧看向投降丢下武器的叛军，把叛军们吓得头也不敢抬，寒颤着身子骨等待逆贼的判决。

第760章难以接受的真相

“你们两个警戒一下！”

“是！”

七十多个叛军主动投降，李震没有下狠手全都把他们杀了，毕竟都是大唐子民，他们追杀自己等人，也是奉命行事，罪不由他们承担，将之过未必一定是兵之过，太多疑问在心头，李震需要弄清楚原因。

趁现在有时间加上程处默又找到了，李震安排两名精锐手下去警戒，两名精锐得到李震的命令，迅速跑到三十步外的两棵高树，各自爬上一棵树居高临下监视周边的动静，能够第一时间发现周边的动静。

程处默一脸尬尴地挠着头，雪地里染血的爆菊鸡出卖了他意图，李震看了眼地面的爆菊鸡，摇摇头一阵无语，也不知道说些什么的好，没有再去纠结程处默的无耻，径直朝那些投降的叛军走过去。

“在下李震，你们所谓逆贼大军的不起眼小脚色，闲话跳过，李某只想知道一件事，你们的牛将军为何要对我们赶尽杀绝？”

李震没有废话太多，报上自己的大名谦虚一

阵，末了用质疑的语气审视数十名叛军一眼，把隐藏心中很久的疑问提出来，叛军们面面相觑地你看我我看你，谁也没有回答李震的问题。

“李震，跟他们废话什么？直接杀了得了，磨磨蹭蹭浪费时间，叛军很快找上门！”

一边的程处默看不过眼了，忍不住出言提醒浪费时间的李震，他这么审问审得出来才是怪事，至少程处默是不相信，李震这完全是在浪费时间，这些小兵卒能知道什么？就算知道也只是道听途说。

“程兄，他们皆是我等大唐一员，只是将命立场不同而已，手足相残之事李某岂能做得出来？罢了，你们走吧！”

程处默不经意的搭话做黑脸，正合了李震的心意，做起红脸先是一阵感概万千，紧接着落落大方放过这些叛军，要是这手表演卖力的苦肉计与攻心计都没凑效，打动这些叛军小喽喽兵如实招来，李震也只好作罢，证明他们什么都不知情。

“将军大义，我等自愧不如，其实是牛将军奉了皇上之命讨伐...”

李震大义的话打动了叛军们，把他们所知的真实情况说出来，末了不等李震从震惊之中恢复过来，连兵器也不要了一窝蜂跑光，怕煞周边二十多

个杀气腾腾的逆贼精锐反悔什么的。

叛军的话就好像一击重锤，打的李震措手不及，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好似晴天霹雳当头一击，又好像被人从头到脚浇了一盆凉水，全身麻木不知所措，恍恍惚惚整个人处于半痴半呆的状态之中。

“不可能的，不可能的…”

李震好像失音了一般，很恐惧也很难以接受事实真相，既说不出话来，也没有勇气去相信这是事实，叛军小卒的消息在他的耳朵里，就和末日审判的号角那样洪亮骇人，李震整个人徘徊信与不信边缘。

李震竭嘶底里吼完，突然觉得一阵天旋地转，他的地位、荣誉、生命……一切都完了，两眼散光无神沉重地跌坐雪地里，什么都完了，什么都已远远地把自己遗弃，反朝廷逆贼他僵硬的脑子里，画着一个悲衰的感叹号而已！

李震整个人崩溃不知所措，连叛军小卒离去都还未清醒过来，彻底给叛军的话震惊到了，李震怎么也没有想到，真实情况居然是李世民的圣旨，他们现在彻底成了逆贼，跟随秦寿一员的反朝廷逆贼。

一向大咧咧的程处默也沉默了，半信半疑叛军的话真实性，要是真如他们所说的那样，那他们岂不是累及家人？可得知牛进达奉命出行讨伐，是李靖亲自安排的出征器具，程处默感觉自己脑袋不够用了。

“程兄，你，你怎么看？”

李震慢慢清醒过来，带着悲戚戚的目光转过头，看向同意沉默不语的程处默，没想到最终事情会变得这样，无缘无故成了反朝廷逆贼，事情真相让李震很难以接受，一时间没有了主意的李震慌了神。

他此时此刻的心情很难以形容，像是被吹落的树叶，又像从云端跌到深渊之下，内心挣扎了很久，感到无限的绝望与崩溃，满怀希望与期盼就像梦境一样，梦醒了美梦也在清醒一刻随之破灭。

“看，看什么看？我呸~什么逆贼？说得不清不楚，李德奖他们老爹……什么屁事？大爷我只知道，跟妹夫老大混有前途！”

清醒过来的程处默恢复一片清明，没有那么多胡思乱想的他，自始至终认定跟着秦寿混有前途，不屑一顾地撇撇嘴粗俗无比朝雪地吐口痰，既然是李德奖他们兄弟老爹派发叛军们器具，可以证明一

点叛军小卒消息漏洞太多。

一边的精锐们无动于衷地站着，他们只忠心于秦寿，哪怕秦寿要叛变自己当皇帝，他们也会毫不犹豫继续追随秦寿，在他们眼里没有所谓对与错，只有命令与非命令，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而不是胡思乱想乱加猜疑。

“瞧你这没出息样，活脱脱一个娘们似的，有什么大不了的？肯定是扶持李慎那新太子破事，想要知道事情真相还不简单？薛仁贵的大军就在伊予城外，去汇合就知道了！”

程处默不屑一顾地朝变得六神无主的李震破骂一声，就算是秦寿叛变做逆贼又如何？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以长乐乡的势力还有秦寿扶持的对象，程处默简单地认为是李慎上位的事造成。

也难看程处默这么生气与气愤，李震现在这幅软弱无能孬种模样，比起一动不动毫无所动的二十多名精锐，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的区别。

“程兄言之有理，兄弟我受教了，去召集其他弟兄们一起走吧！”

经过程处默头脑简单的分析，李震顿时茅塞顿开恍然大悟，跟随着程处默简单的思想化，选择性认同程处默的意思，肯定是秦寿扶持李慎上位时，

手段不干净以至于留下这么要命的手尾，想要知道真相还真是要回去问问薛仁贵。

可回去之前还是要去把隐藏起来的兄弟一起带回去，李震召集二十多名无动于衷的精锐们收拾起叛军丢下的兵刃，以备其余兄弟们有兵器可用闯出去，没有兵器根本难以闯出戎德搜山大军。

第761章缘孽来相遇

“停，停，歇会，都歇会！”

搜索谷上山外围的一支百人队在都头气吁喘喘呼喝下，全都依言听命停下脚步面面相觑起来，都头左雍没有在意手下们的目光，我行我素地坐到一边歇息，反正没有顶头上司都指挥使发现，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左雍现在心情很不爽，超级的不爽，就他们这些百人小队，要是遇到逆贼精锐，哪怕是十个数的逆贼，都不够塞牙缝分分钟全给干掉，左雍见识过叛变之夜的逆贼精锐厉害，就算是落单的逆贼精锐也能砍翻数十人。

特别是那临时前的逆贼精锐，哪怕是给长枪兵贯穿七八个洞，临死前也要拼劲最后一丝力气砍一个算一个，那狠劲是左雍一辈子没见到过的画面，至今无法释怀与遗忘，现在又要去搜寻逆贼精锐，简直是寿星公嫌命长吃砒霜愚蠢举动。

“左，左都头，那，那...”

“啥事？累着！”

走累的左雍正打算靠树身打盹放松一下，突然一名手下惊慌失措地唤着左雍，心情不爽的左雍抬

起头瞪了眼出言的手下，可当左雍发现其余的手下都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忍不住顺着他们目光方向往后看。

李震与程处默带着四百多人如鬼魂般，就这么无声无息出现他们身后，要不是开始发现的手下提前发现，还说不准会全都给李震等人无声无息干掉都不知道，左雍吓得连握兵器的手都在打抖，干咽着喉结里的口水。

“借道路过，今日心情不好，不想死自己滚！”

李震及时出手制止住身后精锐们上前屠杀的举动，淡淡地警告着左雍的手下们，识趣就让开一条路让自己等人通过，李震不想手上沾太多同胞的血，杀倭国人他现在已经杀得麻木了，不想连阵营不同的同胞也杀。

好战的程处默很想上去杀个痛快，可李震的话他也觉得很有道理，只能撇撇嘴暂时放过这些无辜的叛军，还真如李震所说那样，各方将命难违，每个人都是身不由己的，谁也不想这么交恶到底。

“那个王八蛋吹的哨子？上！”

左雍正犹豫着要不要听从李震的建议，正当左雍犹豫不决怎么下结论的时候，突然他身后传来一

声尖锐的哨声，发现李震等人拔刀动作，左雍冷汗直窜脚心，忍不住转过头破口大骂一声！

左雍知道现在没有得选择了，也没有后退的道路，只能硬着头皮呼喝手下们送死般拖延时间，一边心底问候吹哨的人全家，一边求神告佛其余搜山队伍快赶过来支援，要不然还真冤死在这里。

“他娘的，原来是你个王八蛋！”

“杀！”

程处默第一时间发现吹哨的叛军，虽然他极力掩饰自己，可程处默还是发现了，冤家路窄没想到居然还能在这里碰到，父债子还程处默自然不客气，不等李震杀字开口，第一个冲过去。

叛军不识时务，李震自然没有客气的意思，见证太多死亡的李震冷冷地下达命令，拔出暂时代替的武器障刀，紧随程处默身后冲过去，把不识时务的叛军全都斩杀干净，机会给了他们不懂得珍惜怨不得人。

精锐这边有武器的只有一百人多点，其余没有武器的原地不动观看小战场，丝毫不担心战果怎么样，在他们眼里，这些乌合之众一样的朝廷叛军，连塞牙缝也不够，没有必要赤手空拳去以多欺少。

左雍这边二十名多点的弓手射箭攻击，雷声大

雨点小似的，避箭对于李震等人来说是常训练的科目，更何况没有什么威胁力的寥寥无几箭支，轻轻松松挥刀搁飞马上与朝廷叛军厮杀在一起。

叮~左雍持刀对上李震一击，火星溅起一瞬间左雍虎口一麻，险些握不住手中的障刀，两把障刀一左一右僵持着，力道不如李震的左雍颤抖着发麻握刀的右手，眼看李震的障刀要压上来，左雍惊恐之余拼命加大力道。

左雍的手下们想要去救他也无能为力，杀上来的逆贼精锐各个都不是等闲之辈，三两下交手朝廷叛军倒下一大片，面对逆贼精锐的冷血无情斩杀，朝廷叛军没有撑过三回合的抵挡。

“死！”

李震与左雍僵持了一会，突然嘴角吐出一个冷漠死字，在左雍惊愕失神一瞬间，李震面无表情的猛然收刀一个转身，冷不及防的左雍来不及收住力道，整个人直接往前踉跄踏出一步。

李震转身一刻开始下杀手，手中的障刀在左雍脖子间一闪而过，速度快如闪电以至于左雍无法及时格挡，喉咙间一痛连惨叫声也喊不出来，手中的兵器掉落雪地里，双手拼命捂着中招的脖子，嘴里咕噜咕噜声发出怪异的垂死挣扎声。

李震轻轻松松斩杀左雍，没有荣誉感也没有成就感，有的只是心情繁重的负担，轻轻甩着障刀上沾到的血迹，连回头看左雍跪地气绝身亡的心思也没有，目光看向能与程处默对阵上五回合的朝廷叛军小卒。

“哈哈~~好，牛崽子，吃爷爷自创绝技，战场屠夫！”

程处默哈哈大笑一声，施展出自创的战场屠夫，双斧上下翻飞宛然屠夫宰肉一样，也许是受张屠夫庖丁解牛影响，程处默这招战场屠夫快速切肉式猛劈，乒乒乓乓猛砍把藏头鼠尾的叛军小卒打得毫无招架之力。

叛军小卒钢制的障刀质量有限，比起程处默特制精炼的专属武器逊色一大截，在程处默狂风暴雨式连环狂劈之下，终于达到承受临界点哐当一声，障刀应声而断给程处默双斧破开戴在头上的半头盔。

“是他？！”

当把程处默战场屠夫绝技破开无名小卒半头盔一刻，一直故意遮掩的叛军小卒露出真容，李震忍不住大吃一惊，没想到还真是冤家路窄，难怪能与程处默打得不相上下，居然在这里遇到了牛进达的

长子牛师赞！

“你爹的香蕉个巴拉，给程爷爷我跪下！”

程处默一脚踹翻牛师赞，直接把他踹个仰头后空翻，趁牛师赞落地一瞬间，程处默一脚踹过去，直接踹到牛师赞的后膝盖，冷不及防的牛师赞直接惨叫一声，直挺挺跪立雪地里痛得双眼险些流出泪水。

第762章牛家长子

牛师赞苍白着脸色跪在雪地里，尽管他很不乐意这样，可给程处默野蛮一脚踹击，膝盖部位的骨头好像碎裂了一样，不管牛师赞怎么想，也无法指挥他失去知觉一样的双腿，好像彻底废了一样。

原本以为不凭借自己老爹的身份，自己可以闯出一番成绩，没想到一路跟随到这里，除了叛变之夜辛苦斩杀了两个逆贼精锐，一直到现在都是碌碌无为，直到现在给程处默打败不说，还废了双腿真是够悲剧的。

现在牛师赞才想起自己老爹牛进达常念口中的话，人外有人，山外有山，自持得到牛进达真传的牛师赞彻底醒悟了，以前打不过程处默他们，一直以为他们三兄弟一起上人多欺人少，现在才知道程处默真实实力，一个人足以打败他自己。

“他奶奶滴，你爹不是好货，你也一样，程爷我你送一程！”

“程兄，莫要冲动，斧下留人！”

程处默想起叛变那夜的情形，忍不住气打一处来，牛进达丝毫不顾及自己等人也是功臣之后，十分不给面子连自己等人也斩杀，加上牛师赞在长安

一直不怎么跟自己对头，现在落入自己手里，程处默自然恼羞成怒，哪里顾忌什么直接活劈了他。

程处默作势要活劈了牛师赞，大吃一惊的李震及时出手制止程处默的冲动，准确无误投出手中的障刀，搁偏程处默活劈牛师赞的斧头，要是给程处默在这里杀了牛师赞，势必会迁怒牛进达发飙。

“你...”

程处默很生气瞪了眼李震，没想到李震居然出手阻拦自己，要是李震不给个解释，程处默就要发飙与李震断交了，常言道父债子还天经地义，要是新仇旧恨都没有办法报，还玩个毛球啊？

“程兄，有什么事先回去在说，莫要冲动给你爹爹带来麻烦...”

面对程处默生气的瞪眼，李震没有丝毫在意，好言相劝平息程处默心中不平的怒火，以免程处默冲动过头给他老爹带来麻烦，经过李震这么事实论事相劝，程处默心中愤愤不平的怒火慢慢息灭。

程处默也不是笨蛋，李震的话说得很得理，自己打断了牛师赞双腿，算是小小报复了一下，要是真杀了牛师赞，到时候还真会陷入难以挽回的局面，要是他老爹知道了，肯定会拔了程处默的皮。

“好吧，哼，看在你面子上，程爷暂且饶过

他，牛崽子，算你走运！”

“来人，把他回去，等薛司令处置！”

程处默心里想通了嘴上却不留德，放下狠话算是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以免给露出八卦目光的一众精锐们留下把柄，到时候回去乱嚼传播，那岂不是颜面大失？程处默可没打算离开友爱的精锐们，还打算一直这么混下去。

“收起兵器速速回营！”

“是！”

程处默死要面子的废话，李震心里很清楚也没去揭破，摇摇头无言以对叹息一声，招呼身后精锐们过来捡起为数不多的兵器闪人，有兵器在身总好过赤手空拳的好，赶回去路程还有一段路，谁也说不准会遇到什么？

李震等人离去没多久，戎德带着汇合大队伍赶到的时候已经迟了，吹响哨子的外围搜山队早已死得一干二净，一百人的队伍少了一个人，戎德忍不住疑惑起来，跑了还是怎么回事？九十九具尸体却少了一个。

戎德铁青着脸色双手紧握成拳，压根不知道逆贼有多少人，能在半盏茶时间速战速决，可想而知数量之上肯定与搜山队一样多，甚至有可能比搜山

队的百人队伍还多，通过地面残留凌乱脚印还有拖痕，可想而知数量不少数。

“一斧断刃？是程家的人！”

趁斥候出发去追脚印查看逆贼人数空挡，戎德发现牛师赞遗留的断刃，大吃一惊判断出断刃的兵器来历，除了程家三子沉而有力的双手斧，戎德还真想不出还有谁的武器那么厉害？光看砍断的痕迹就能够判断出来。

戎德捡起牛师赞遗落的裂开玉牌，直接拿到眼前反复看了又看，脸色疑重的戎德大感惊奇感到有些眼熟，好像在那见过？一时间戎德又想不起来，只能搜刮脑海回忆似曾相识的记忆。

“咦？戎校尉，这不是牛将军的半块玉牌吗？怎么……”

“糟糕，大事不妙了，孔翎，这是牛将军的长子牛师赞！”

当都指挥使孔翎说出戎德手里半块玉牌来历，恍然大悟的戎德整个人汗流满面，牛进达不可能出现在这里，而且牛进达的半块玉牌是左侧的，这块是右侧的，唯一答案就是牛进达的长子牛师赞遗落的，也只有这个可能说得过去。

牛进达很传统也很保守，他有七子怕以后自己

孩儿争夺自己百年之后爵位，特意把自己玉牌扳断一半，一半自己留着，一半给了自己的长子，用实际行动证明，爵位只有长子所得，以杜绝自己百年后出现纷争。

都指挥使孔翎闻言一愕，没想到牛进达的长子牛师赞这么自强，居然也混进他老爹这里当小卒了，可他也同样给戎德带来要命的烦恼，看情况很明显已经给逆贼劫持了，至于逆贼怎么发现的？这就不得而知了！

“报，戎校尉，逆贼人数有四百之多，在一里之外正逃往逆贼大本营！”

当斥候回来禀报围捕的逆贼去向时，心情烦躁的戎德紧握手中的玉牌，现在可以肯定牛师赞已经落入逆贼手里，要是牛师赞真落入逆贼大本营，势必会拿牛师赞来威胁牛进达投鼠忌器。

如此意外突然的消息，戎德差点要崩溃了，恨不能鞭尸知情不报的都头左雍，可现在想这些也没有用，眼下最重要还是救回牛师赞，要是晚了半步，势必会有意想不到的后果发生。

“尔等速速回城告知牛将军派兵阻拦，孔翎，你带领一千弓手随本校尉骑马去追，务必要救回牛将军长子！”

“是！”

戎德阴沉着脸色，脾气暴躁十足大吼一声，安排孔翎带上一千弓手骑马与自己一起去拦截逆贼回营，至于其余一半人戎德只好安排他们先行回去，赶对时间报告给牛进达知道，最好能够在逆贼回营前阻拦下来。

第763章赛李广人才

“真，真的是大本营！”

谷上山外围三里处，眼看覆盖大雪之中的大本营雏形出现在眼里，虽然还有五里之遥相隔很远，可那随风飘荡的猛虎旗帜，李震和程处默还有身后四百多精锐心中一喜，有种游子归家的错觉，至于叛军占据的伊予城，直接过滤当它隐形。

这一刻李震有种热泪直流的错觉，躲在森山老林几天时间里，仿佛过了几个世纪似的，不但李震有这样的想法，连身后的四百多精锐都忍不住流出热泪，一句话足以表明现在的心境，回家的感觉真好！

“他奶奶滴，是骑兵！”

隆隆…就在李震等人感慨要回家的心情，身后突然传来千军万马似的震动声，清醒过来的李震与精锐们在程处默破骂一声提醒，同时转过头发现黑压压一片的乌云朝这边奔驰而来，光看这数量少说也有两千之众！

李震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遇到骑兵他们有缺少应对武器，真要对上无疑是自寻死路，军营又相隔那么远，就算是虎豹骑出动救援，也无法赶在追

兵骑兵的速度解救，更何况有武器的不足一半人。

“胡冥，你带一半人把牛师赞先带回去，我们殿后掩护，程兄，你意下如何？”

“你说呢？”

李震临危不乱果断下令保护胡冥带牛师赞先回去，末了反问一边好战十足的程处默，好战的程处默怎么可能错过，不言而喻抽出两把短斧敲得哐哐贼响，冷笑着回应了李震的白痴问题。

“可…是！”

李震的安排胡冥虽然很不想临阵脱逃，可发现两百多人没有武器，留下来也只是徒牺牲，迫于无奈的胡冥只能咬咬牙答应下来，把自己手中的障刀让出来，带上没有兵器的人先行一步押解牛师赞回去。

“你们的腕箭还在不在？”

“在！”

留下来殿后的两百名精锐异口同声回答了李震，叛变之夜他们一直没用机关大师杨乃祯发明的腕箭，要不是李震提及，还真把射程只有五到八米的保命腕箭忘记了，经过李震提及才想起来。

李震紧握手中的障刀，看了眼四十名弓手点点头，给予他们勇气鼓舞，两百支箭支少是少了点，

可总好过没有的好，运气好或许能够射下一百多的叛军，毕竟他们也不是很专业的射手，能有这样的成绩已经偷笑了。

值得李震瞩目的是一个年轻精锐，只见其三箭同时拿在手里，冷酷的面孔没有任何动容，凌厉的目光轻瞄一眼五百步开外的骑兵，慢慢地三箭同时搭在弓弦上，轻轻松松把硬弓拉了个满弓。

‘人才？！’受秦寿常挂念嘴里的人才字眼影响，李震留了心眼注意年轻的精锐脸孔，这次只要能够平安无事熬过去，李震一点要把这个人才介绍给薛仁贵，三箭齐发难度不是普通的难，而是非常的难！

“射！”

当戎德带领两千杂牌骑兵进入五十步最佳射程，李震大喝一声射，虽然李震目光紧视着杂牌骑兵，可也分开心眼盯住人才精锐弓手，想要看看他是否真才实学？还是滥竽充数打肿脸充胖子？

嗡嗡嗡...一连串放箭弓弦声同时响起，四十三支利箭同时直射出去，李震目光紧盯着人才精锐弓手射出的三支利箭，虽然有些眼花缭乱，可李震还是逮到了那三支保持一致速度的特殊箭支。

“俯下！弓手反击！”

戎德带领杂牌骑兵们在冲上去的时候，就听见了逆贼那边传来了嗡的一阵声音，身经百战的戎德立刻就明白过来，那是弓箭手振动弓弦的动静，戎德马上提醒杂牌骑兵们注意箭支，同时呼喝骑兵弓手马上攻击。

精锐们一轮齐射，四十三支箭威力有限砸在冲锋骑兵的头顶上，虽然不怎么壮观的射击，可跑在最前面的杂牌骑兵的队列，当头就有三十多骑被掀翻在地上，倒霉落马的杂牌骑兵马上给后面赶上的骑兵践踏致死。

嗡嗡嗡...杂牌骑兵队列的一千弓手同时射击，虽然在马上奔波的很准确有限，可那漫天箭雨却弥补了不足，铺天盖地的箭雨朝这边袭来，李震手中障刀快速抵挡搁飞杂牌弓骑兵的箭支。

“啊~”

“可恶！”

一个照面，只是一个照面齐射，朝廷叛军的一千弓骑兵的数量上威力，比起李震这边厉害多了，眨眼间就有上百名精锐中箭，有的甚至身中数箭还在强撑着不倒，咬紧牙关用自己身体保护身后的四十名弓手。

嗤~李震不经意间分神打量弓手精锐一刻，握

刀的右手臂马上中了一箭，整个人踉跄后退一步，险些撞到后面保护的弓手，李震要紧牙关强忍麻木的手臂痛楚，快速挥刀搁飞没完没了的利箭。

“他奶奶个熊的！”

火爆十足的程处默骂骂咧咧不已，双斧舞出两个大风车呼呼作响，勉勉强强抵挡住密集要命的箭雨，程处默最讨厌弓手，可偏偏又遇到弓手，那郁闷的心情可想而知又多痛苦。

眼看一个个精锐中箭数十箭彻底死去，程处默铁血一样的汉子再也忍不住了，与他们相处这么久，没有感情那是假的，程处默头一次红透了双眼，浑身上下聚满无穷无尽怒火眼看就要爆发。

李震一直关注的弓手精锐，果然不负李震的分心中箭代价，表现超乎李震的想象，只见他逆天十足徒手接住三四支叛军利箭，没错，就是徒手接住三四支利箭，在李震掉眼球的惊讶目光之中，迅速拉弓射出。

嗡~李震隐隐听到一阵震撼心头的弓弦鸣声，弓手精锐突破自己极限，四支利箭在李震再次分神同发，噼噼仆仆…准确无误的四箭同时干掉四个弓手骑兵，彻底惊呆了李震整个人。

“孔翎你带人去拦截逃窜的逆贼！”

“是！”

戎德也给逆贼特殊的精锐弓手这手赛李广绝技惊呆了，逆贼越是这样戎德越是留不得这些逆贼，知道逆贼的大营就在五里之外，果断安排孔翎去拦截跑出不远的两百多没武器的逆贼精锐，自己与锐减大半人手的李震周旋。

孔翎不敢有疑，带着一千弓骑兵脱离戎德的大队，距离李震等人二十步时绕道去追击逃窜的胡冥等人，赶在逆贼以速度著称的豹骑兵出动前，救下意外被俘的牛师赞，以免前功尽溃。

第764章满血复活的信念

李震挥刀砍断右臂与小腹之间的箭支，戎德带领的障刀骑兵临近八步之遥，看准时机与距离，强忍着身上的伤痛，抬起套着左手的腕箭，朝急促奔驰而来的叛军杂牌骑兵射出近距离的冷箭。

数十支冷箭同时射出，冷不及防的戎德杂牌骑兵倒下数十人，人落地一瞬间波及身后快速奔驰的杂牌骑兵，战马无法适应地面障碍，直接绊倒上百之众的倒霉杂牌骑兵，悲剧还在后面杂牌骑兵阵营之中上演。

程处默双手紧握双斧，暗箭伤人这玩意他向来很不屑一顾，可现在恨不能有暗箭杀这些杂牌骑兵，而地面中箭倒下上百人的精锐，虽然他们手里还有腕箭，可程处默不会去亵渎自己人的尸体，哪怕是一针一物。

“卑鄙，暗箭伤人！杀！”

出乎意料之外的冷箭，戎德自己也中箭了，所幸的是戎德见机时早，第一时间牺牲自己左手腕，挡下逆贼的冷箭伤人，无伤大雅的伤痛让戎德很是火恼，大喝一声举起手中障刀，朝近在咫尺的逆贼精锐迅速砍杀过去。

双方临近一瞬间，李震双手紧握障刀，在叛军杂牌骑兵靠近一刻，迅速跨起一步借助战马的冲力，还有自己不动如山的姿势，硬生生横切下战马头颅，战马失去头颅前倾一刻，连同失去平衡的叛军直接给李震的障刀切开。

没有停留的李震一个转身，避开隔壁的杂牌骑兵致命一刀，双手紧握障刀侧身一刀横劈，硬生生砍下一刀击空的杂牌骑兵左撇子手臂，惨叫一声的左撇子杂牌骑兵失去手臂重心不稳，整个人坠马给后面同伴快马践踏而过。

正所谓双拳难敌四手，更何况李震处于数以百计的冲锋骑兵阵营之中，哪怕是杂牌的骑兵，可一人一刀他也难以招架，李震与数十名精锐兄弟们，悉数陷入杂牌骑兵冲锋之中，火星四溅兵器碰撞声与惨叫声不断响起。

嘶啦~嘶啦...一眨眼间的工夫，李震手臂脸上乃至身上皆身中数刀，整个人摇摇欲倒，双眼蒙上一层浑浊而又通红的血迹，浑身血迹的李震似乎已到了强攻之末，身中十余刀没有一处完整，余力而不足持刀单膝跪地。

“李震，快趴下！”

‘结实了吗？’李震颤抖着持刀支撑不倒的身

体，程处默竭嘶底里的怒吼声，李震感觉好像很近又很像很远，血红的世界里浑浊一片，当李震发现两把障刀朝自己砍来，这一刻死是那么近那么贴切的降临。

噗通噗通…两把刀到达李震一尺不到时，两名斩杀李震的骑兵突然坠倒落地，白花花冰冷雪溅到李震脸上的时候，坠马而死的两名骑兵瞪大双眼，额头没入三分的箭支是那么的清晰。

‘是他？！’李震第一时间想到自己关注的精锐弓手救了自己，惨叫声和兵器撞击声源源不断，叛军骑兵失去冲锋之力开始围堵顽强抵抗的逆贼精锐，失去冲锋之力的叛军战力大减，马上给负伤严重的逆贼精锐反击落马。

“十人成伍，一个不留斩杀逆贼！”

逆贼精锐负伤严重还有一拼之力，数十人锐减到十余人还有拼杀之力，特别是安然无恙的幸运星一样的程处默，更是大杀四方所到之处无人能敌一回合，戎德只好下令以人多欺人少战略，势要灭杀这些小强命一样的逆贼精锐。

“爹爹，孩儿不会让你失望的！”

千军万马之中，李震这一刻想起自己老爹李绩，想起他以往不知疲惫的教导督促自己，男子汉

大丈夫只要在战场，只有站着死没有跪着死的，李震受自己老爹教诲影响，整个人精神一振，原本失去的力气的霎时间恢复过来。

“啊~”

李震逆天的满血满气原地复活举动，瞬间一刀活劈了一名靠近捡死鸡的叛军骑兵，血水溅到李震的脸上显得更加狰狞起来，一刀活劈了一个叛军骑兵，李震一手挽起无主之马翻身而上。

“兄弟们，跟他们拼了！”

似乎受李震满血满气原地复活鼓舞影响，原本败溃战意丧失的精锐们，眨眼间满血开挂似的恢复变态战意，拼着挨了一刀之痛，一刀砍下一名杂牌骑兵，直到戎德的命令凑效，数骑的骑兵乱刀砍杀之下，带着赚够本笑容死去。

“啊~程爷我跟你们拼了，疯魔乱舞！”

眼看一个个精锐倒下，程处默彻底陷入疯狂，施展出他偷学老爹不娴熟的绝技，双斧舞得霍霍作响一阵尘雪飞扬，把包围自己的十余名杂牌骑兵卷入其中，顿时一阵马嘶人泣血雨肢体纷飞。

李震夺得一匹战马并没有乱砍一气，而是朝着替自己解围的精锐弓手救援，他一弓四箭的绝技，早已给戎德注意到了，李震左右横劈挡道的杂牌骑

兵，宛如浴血战神冲锋陷阵，把杂牌骑兵吓得伏底头不敢迎接。

精锐弓手早已伤痕累累，破烂烂的衣衫早已成条，手中的木弓早已给戎德一刀砍断，手持一把障刀难以应付戎德疯狂砍杀，一声，力歇的精锐弓手手中障刀给戎德击飞，眼看戎德障刀挥刀砍向自己脖子，精锐弓手认命地闭上双眼。

“快跑！”

良久精锐弓手没有察觉脖子痛楚，直到李震大喝一声快跑，精锐弓手才睁开眼，愕然地发现李震把戎德扑倒雪地里，浑身伤痕的李震与戎德交战在一起，精锐弓手救了自己一次，李震关键时刻也救回他一次。

吼~正当精锐弓手苦笑往哪里跑的时候，身后大本营方向传来一阵阵百兽齐吼的威武咆哮声，混战之中的杂牌骑兵们全都不约而同地停下手，惊恐地转过头看向数百骑弓骑兵狼狈逃回的景象。

只见悉数出动的三百骑虎豹骑威武无比，在甘布的灵巧指挥从两翼分开，虎豹骑挥舞着长枪尽情的驱杀着溃散的杂牌弓骑兵，惨呼声从四面八方传来，人马翻滚尘雪飞扬惨叫声不断……

一个照面，仅只是一个照面的驱杀，杂牌弓骑

兵就已经化作了乌有，仅存不到的上百骑弓骑兵狼狈逃窜，可始终无法逃出虎豹骑致命的长枪，那小屁孩玩具弓一样的弓箭，根本无法破开虎豹骑武装到牙齿的装备。

第765章溃不成军

虎豹骑驱杀弓骑兵那一片厮杀的声音，连强攻之末的李震也听见了，但是那厮杀的声音，不过持续了片刻而已，仿佛忽然爆发，又忽然匆匆的结束，力歇的李震看不到后面的情况，一股信念苦苦支撑着自己不倒。

‘我不会倒的，我不会倒下的…’李震在戎德抽出小腹一刀的时候，整个人摇摇欲坠，血红的双眼视窗一片浑浊，单手持刀撑着强攻之末的身体不倒下，有气无力地抬起头看着精锐弓手与戎德战在一起。

很可笑很嘲讽的互救，精锐弓手救了李震一次，李震又救回精锐弓手一次，现在又轮到精锐弓手救回李震，而一边的戎德却是心烦意燥，逃命的杂牌弓骑兵眨眼工夫又锐减了，面对精锐的虎豹骑根本无力还击。

哧~戎德一刀没入精锐弓手的小腹，而且精锐弓手苍白脸色露出诡异的笑容，戎德下一刻感觉这笑容很危险，直到精锐弓手抬起左手护腕，戎德的心脏都在狠狠的收缩，冷箭？！遭遇过冷箭的戎德知道逆贼精锐左手暗藏乾坤。

“啊～～”

腕箭速度很快，快到戎德反应不过来，右眼直接中了精锐弓手拼命一箭，眼睛被毁的戎德迅速抽出带血障刀，作势要砍了毁了自己右眼的精锐弓手，一边的李震岂能让戎德如愿？拖着力歇的身体挥刀而上。

哐当…李震直接给盛怒的戎德一刀砍飞手中障刀，借助戎德砍来的力气李震直接后倒，与精锐弓手双双倒下，险之又险夺过戎德的致命一刀，错失一刀斩杀的戎德没有气馁，再次举刀要活劈了李震和精锐弓手。

“李，咳咳…连长，在…在下苟邴！”

“好，好…咳咳…”

临死前知道精锐弓手的大名，李震感觉死而无憾了，惨兮兮地与苟邴互视一眼，不约而同地相视一笑起来，那笑声笑得多么凄凉与落魄，大有落魄英雄惜惜相惜，相见恨晚的感悟。

无视戎德砍来的障刀，两人用尽最后一丝力气，两只手紧握在一起，战士的归宿死在战场之上是一种荣誉，特别是最早接受训练成精锐的苟邴，从踏身军涯一刻起，早已把自己命置于事外。

“我呸，你们两个王八蛋断袖恶心不？程爷我

看不过去了，瞎子，与程爷我大战三百回合！”

李震与苟邴没等到戎德障刀砍杀，反倒是一把血淋淋的短斧救了两人，浑身是血的程处默恶寒无比，骂骂咧咧鄙视着李震与苟邴两人，不顾身后追逐的杂牌骑兵，搁开戎德的攻击，双斧交叉一抖，颇有双斧在手笑傲沙场的猛将之威。

“戎校尉，逆贼虎豹骑杀来了，快撤吧！”

追上来的杂牌骑兵不是要与程处默这煞星打，而是提醒戎德逆贼虎豹骑杀来了，比起煞星一样的程处默，他们更害怕虎豹之师的虎豹骑，变态的武装到牙齿全身盔防御能力，弓箭在他们面前好像小孩子丢石头一样。

伊予城响起出兵战鼓的时，戎德还想要说什么，逆贼那边的鼓声同时响起，戎德还未来得及庆幸，伊予城那边马上响起收兵战鼓声，这一上一下突然反而变卦的举动，差点让戎德崩溃，这是怎么回事？

戎德脸上狠狠地扭曲起来，顾不得伊予城那边到底怎么回事？到底在惧怕什么，前方的虎豹骑几乎是追着溃败的孔翎屁股赶来，这一点是戎德无可厚非承认的事实，单眼看世界很凄凉。

“可恶的叛军，杀光他们，一个不留！”

“杀！”

甘布带领着三百多骑虎豹骑前来救援，当他发现李震那边惨样，两百多精锐悉数战死沙场，只有程处默还在拼命自救，甘布通红着双眼，瓮声瓮气带着悲愤不已的怒吼声，下达一个不留的屠杀令。

见证太多伤亡与死亡的甘布，现已经彻底愤怒到极限，纵容自己坐骑虎口撕咬杂牌弓骑兵战马，手中长枪更是舞舞生风，打飞不少逃窜的弓骑兵，落马的弓骑兵没死绝，马上给虎豹骑撞击践踏过去致死。

杂牌弓骑兵们从马上坠马的下场只有一个，那就是死！根本连翻身逃命的机会都没有，就被疯狂冲锋的虎豹骑践踏成了肉泥，单方面的屠杀战场还在持续上演，人命，在这一刻，显得不值钱！

“撤，快撤！”

孔翎崩溃到极限，普通弓箭对于铁桶一样的虎豹骑完全起不到作用，而祛战的战马更是给野兽虎豹气势压迫得跑不快，眨眼间倒下一批又一批，弓骑兵给重骑兵一样的虎豹骑追上，无疑等于单方面的屠杀。

溃败下来的杂牌骑兵模样凄凉之极，几乎没有一个骑兵还拿着弓，大部分人只是抱着马脖子，闭

着眼睛一路狂奔而来，随即乱哄哄的溃败的弓骑兵，缩减到十余人左右，拖拖拉拉的，却拉长几十米远距离！

“不可能的，不可能...”

千人队伍两刻钟时间，就剩下十余人而已，如此差距的伤亡代价，戎德感觉整个人要崩溃了，没想到虎豹骑这么变态，居然一枪一个从不落空，没多久便把孔翎等人没入虎豹群之中。

来不及不信眼前的事实，程处默再次耍出疯魔乱舞的时候，彻底把杂牌骑兵吓得四处逃窜，谁也不敢靠近程处默，而李震和苟邴在程处默保护下，互相搀扶支撑着撤退，远离杂牌骑兵的包围。

“撤！”

当孔翎整个人给虎豹骑长枪贯穿一刻，戎德知道大势已去，在逗留徒增伤亡而已，戎德迅速骑上一匹无人的战马离开战场，顾不得什么不战而逃，戎德只能保全自己属下实力，带领残兵败将撤回城。

虎豹骑距离两百步之遥，戎德知道要是自己再不逃，等待他的下场战死沙场是晓幸的，要是失手给他们逮着了，面对的即将是不可想象的折磨，有可能是生不如死的惩罚，自己杀了那么多逆贼精

锐，逆贼不可能就这么轻易放过自己。

“他奶奶滴，有本事别跑！”

戎德带着数百骑残兵败将离去，筋疲力尽的程处默仗着赶来的虎豹骑撑腰，骂骂咧咧鄙视戎德跑去的背影，而一边强攻之末的李震和苟邴两人安全了后，抵挡不住身上伤楚失血过多双双晕倒过去。

第766章嚣张虐尸

伊予城外响彻雷鸣般马蹄声，远远看去那浓墨一般的乌云越来越近了，似乎只要伸手轻轻一跃，就能摸着那云端一般，如同叹息声似的雷鸣马蹄声，响彻伊予城楼上的叛军们心头，紧握拳头眼睁睁看着戎德杂牌骑兵末日到来。

旷野之上，戎德在数百骑杂牌骑兵的簇拥断后下，朝着紧闭的伊予城的城门急速奔驰而来，比虎豹骑多一倍兵力的杂牌骑兵，斗志丧失给虎豹骑追赶得溃不成军，简直就是一盘散沙慌乱逃命，很讽刺的一追一逃画面。

“将军，开城门吧，如若不然…”

渝仲快要看不过眼了，牛进达畏惧逆贼的刺猬战车很正常，可刺猬战车出动速度缓慢，光凭三百多速度见长的虎豹骑，可以说是不足为俱，自己带骑兵出城布下铁索阵，一样可以把三百多虎豹骑拦截下来。

“渝仲，你还真以为敌将是饭桶？你还真以为那铁索阵，还能奈何得了虎豹骑？奇阵一次足矣，多了反而是累赘！”

牛进达摇摇头叹息一声，反驳拒绝了渝仲出城

救援的不实际想法，奇技之策用一次还可以，用第二次就不灵了，薛仁贵不是傻瓜，恐怕早已有应对之策，要不然也不会放纵虎豹骑追到他的地盘。

眼尖的牛进达第一时间发现虎豹骑腰挂着诸葛连弓，这种连发型的近身弓牛进达知道威力，原名叫元戎弩，一次能发射十支箭，火力很强，经过秦寿超强人才队改造，实现了单兵作战武器之一。

三百多骑虎豹骑都配备诸葛连弓，无疑等于拥有了三千弓手的威力，在加上虎豹骑变态的防御力，哪怕云骑兵全部倾巢出动，也不够虎豹骑塞牙缝，贸然出兵势必会给虎豹骑占据城门，城门失守伊予城等于完蛋了。

“可恶！”

无法出动支援戎德等人，渝仲心情很不爽，可牛进达是主将，他的命令渝仲又不得违抗，只能眼睁睁看着戎德等人战死城外，甚至连一支弓箭也不能支援他们，普通弓箭对虎豹骑来说瘙痒一样。

‘可恶！天要亡我戎德吗？’伊予城紧闭的城门，还有牛进达等人在城楼冷眼观看不救，戎德心中狂怒之下，险些失去了理智和冷静，可那又如何？没城可回无疑等于死路一条。

“回马，突围出去，各自逃命！”

城门外未撤走的绊马桩长达半里之远，戎德知道这是牛进达特意设立对付豹骑兵的，没想到却成了自己末路拦路虎，迫于无奈戎德只好强行将心中的怒气压了下去，果断下令各自逃命。

为数不多的七百多杂牌骑兵不敢有异，更没有选择的路，前面什么处境他们心里一清二楚，只能硬着头皮听从戎德自杀式的命令，临近绊马桩范围时，迅速分成两队迂回集合在一起。

“停！”

追赶的虎豹骑在甘布命令下，勒住缰绳在杂牌骑兵五十步之遥停了下来，猛兽虎豹四肢抓雪地，与多余一倍的杂牌骑兵摇摇对视，随着甘布从腰间拿出诸葛连弓，三百多虎豹骑同时跟着拿出诸葛连弓。

“上弦！”

甘布嘲讽一眼城楼上的牛进达等叛军将领，嚣张气焰不减指挥手下们拿出诸葛连弓，当着他们叛军将领的面前，射杀这些无路可退的杂牌骑兵，以报折损虎豹骑一百多之众和精锐两百多的仇恨。

随着排成两列的虎豹骑刷刷声拿出诸葛连弓，戎德强忍着右眼失血的晕眩痛楚，做出悲戚戚最后一搏的拼命突围，成功突围了或者有一线生还，失

败了那么他们就将成为箭下亡魂。

“冲！！”

戎德没有废话，也没有必要废话，拔刀呐喊一声冲锋，带领七百多杂牌骑兵策马冲锋，如果有的选择，戎德不会带自己手下送死，可摆在眼前没有选择余地，只有拼命冲破虎豹骑的重围，才是唯一的活路，至于突围出去后面怎么样？看运气了！

杂牌骑兵们没有选择，也没有他们的选择余地，发自内心呐喊着策马冲锋，眼睛里没有丝毫的犹豫，向前，向前，只有向前才有活路机会，杂牌骑兵们仿佛根本不知道死亡为何物？跟随戎德一起玩命冲锋突围。

“预备！”

甘布嘲讽着马蹄如雷的杂牌骑兵冲锋，尘雪飞扬气场不错，只可惜都是纸老虎一样，中看不中用的那种，三百多虎豹骑在甘布命令下，一致右手拿着诸葛连弓，左臂做平台瞄准冲锋的杂牌骑兵。

“射！”

随着甘布一声令下，的箭支从诸葛连弓飞出，蝗虫般的箭雨直朝冲锋的杂牌骑兵射来，噗通…噗通…杂牌骑兵在致命的诸葛连弓箭雨袭击下，顿时一阵人仰马翻，马嘶叫声，人惨叫声笼络不绝响

彻…

“可恶！”

牛进达双目紧闭，没有勇气继续看下去，紧握着双手成拳无意识颤抖着，要不是逆贼棘手刺猬战车在后面出动，牛进达不会如此狠心眼睁睁看着七百多人死去，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最前排的杂牌骑兵，在这股箭雨下最先倒霉，倒霉坠马死去还好点，更倒霉的是连中箭死前，也要遭受同伴奔腾的马蹄之下，马蹄过后倒地的倒霉鬼早已践踏得不成人形，血水与冰冷的雪融合在一起流淌。

“杀！！”

戎德身中数箭没有倒下，顽强地挥舞着手中的障刀，突围失败没有晓幸也没有奇迹出现，身边的手下一个个中箭倒下，好像冤魂之力一样苦苦支撑着戎德，哪怕是死也要拉上一些虎豹骑垫背！

戎德任凭周围无数箭支飞来，却也丝毫不躲闪，既便是身体成了刺猬，却依然用着最后一丝力气，驱使战马试图朝虎豹骑狠狠的撞过去，发现这点的甘布自然不能让戎德得逞，更不能让他的脏血玷污自己手下。

“不自量力！落！”

甘布暴喝一声横枪一扫，直接把五步之遥撞上虎豹骑前排的戎德扫落战马，紧接着长枪洞穿戎德的心脏，双手猛然发力把死绝的戎德挑离地面一尺高度，其余虎豹骑收起诸葛连弓，从坐骑边上拿起长枪虐捅尸体。

“欺人太甚！”

杂牌骑兵不出预料全都覆灭，当牛进达睁开眼一刻，受不了打击气出一口血，虐尸的虎豹骑数百支长枪乱捅一气，直接把戎德撕裂成碎片，而甘布直接挑起长枪，朝伊予城嚣张竖起中指鄙夷一阵收兵回营。

第767章静夫耕田的诚意

“哟西~唐军打得这么激烈？”

松山城内守将静夫耕田收到阿布宽带回来的消息，大吃一惊之余感到无比的振奋，忍不住搓着双手召来酒席，好好庆祝一番唐军内讧的第一天开始，唐军打得越激烈越惨越好，最好全都死光光那就更好了。

当然静夫耕田不会天真到这地步，但是静夫耕田知道一个汉人至理名言的道理，两虎相争必有一伤，至于出处哪里无所谓，静夫耕田也不会闲得蛋疼去钻研这些，他巴不得明日唐军死光光最好，他自己好捡个大便宜。

只是阿布宽带回来的消息，彻底扰乱静夫耕田不够用的正常思维，什么逆贼方大唐军，什么朝廷叛军方大唐军，理解了很久静夫耕田才理顺过来，感情他们闹内讧原因是有某些方面的争权夺位存在里面。

“阿布宽，那个唐军什么逆贼方，大老远赶来看他们兵粮不足，肯定饿了，给他们送粮去！”

“啊？”

静夫耕田突然其来的大发善心，很是让阿布宽

感到不可思议，目瞪口呆地看向静夫耕田，想要确定静夫耕田不是脑门抽风，自己城内粮草本来就不是很足，这么明目张胆的通敌送粮，静夫耕田活腻了？

“哼~与其给逆贼方唐军打劫我们周边的村镇，还不如大大方方送粮给他们，证明我们想求和，好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全力自相残杀…快去！”

“嗨！”

静夫耕田洋洋自得的计谋，直让一边茫然的阿布宽恍然大悟，原来静夫耕田打得是坐观山虎斗的主意，与其唐军逆贼方分心四处搜刮粮草，还不如落落大方赠粮给逆贼方，假好心求和等他们放心全力与朝廷方叛军火拼。

阿布宽不敢有疑静夫耕田的决定，正所谓山高皇帝远，等待间人皇女哪边回复如何处理，恐怕唐军内讧早已解决了，阿布宽刚要执行命令离去准备粮草，静夫耕田突然喊停阿布宽，在他耳边耳语了一阵，阿布宽先是一愕末了点点头离去。

入夜时分，搜索残余精锐的队伍陆续回归，除了尉迟宝床三兄弟不知所踪，其余的基本全都找到带回来，当然其中也有不少挂彩的，都是拜同样搜

索精锐下落的叛军所赐，当然叛军也付出惨重的代价。

“薛司令，一共找回三百多人，还有一百多人暂时没有音讯，这次没有出现什么伤亡，重伤二十多人，轻伤八十多人…”

“薛司令，我等明日在…”

秦雷与秦电两人报告搜寻结果，薛仁贵脸色疑重地点点头，当秦电提及明日再去寻找，薛仁贵摇摇头没有同意秦电的建议，空营计玩一次就好，牛进达也不是笨蛋，说不准明日他会出兵试探。

要是发现什么，给牛进达端了大本营就乐大了，今日偷偷摸摸的搜查，相信牛进达现在也知晓了，预防万一薛仁贵负不起这个责任，今日伤亡已经打破出征以来记录了，长安哪边又开始大动乱，根本没有后续兵力支援。

“你们都先下去休息吧！”

“是！”

秦雷与秦电领命告退离去，没有继续打搅头疼不已的薛仁贵，而薛仁贵则头疼不已地揉着头，九个权贵子弟回来只有六个，还有三个不知下落，还真是够头疼麻烦的事，现在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薛仁贵哪里顾忌得了他们？

薛仁贵相信那百多人肯定有自保办法，毕竟他们是最早毕业的精锐，不是一般人应该可以照顾好自己，现在薛仁贵要全心全力对付牛进达，血债血还是长乐乡秉承的原则，谨遵秦寿的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虽远必诛！

“报！薛司令，松山城守将副将阿布宽带粮车前来求见！”

“粮车？”

当值守的女兵走进来，汇报松山城守将副将阿布宽带粮前来，薛仁贵闻言一脸愕然无语，搞不懂静夫耕田玩什么把戏？无缘无故送粮草给自己做什么？稀里糊涂的薛仁贵沉思片刻过后，紧接着忍不住冷笑一声。

“传！”

“是！”

女兵领命告退离去，而薛仁贵则收好帅案上的杂物，坐等松山副将阿布宽前来，正所谓两国交战不斩来使，竟然静夫耕田懂得中原规矩，又敢派人带粮前来，薛仁贵岂有不见之理？虽然心中有定论，可薛仁贵还是想看看静夫耕田玩什么把戏？

“松山城守城副将阿布宽，参见大唐将...”

“免礼，你们将军派你前来有何事？”

阿布宽一进来就有模有样的中原礼仪，薛仁贵皱起眉头并没有不悦，淡漠的目光扫视一眼阿布宽，没有赐座阿布宽更没有废话太多，直接进入正题质疑阿布宽前来目地，薛仁贵不相信静夫耕田只是单纯坐观山虎斗这么简单。

“薛将军，阿布宽奉命前来送粮五车以示友好求和，望贵军击败朝廷叛军，还望将军笑纳！”

“哦？是吗？就这些？”

阿布宽很上道没有废话，直言了当说明静夫耕田的意思，薛仁贵冷笑一声扫视一眼阿布宽，淡薄之中带着忍耐有限的语气提醒阿布宽，自己忍耐有限，识趣点赶紧进入正题，别尽说些不着边际的废话。

静夫耕田有这么好死白送五车粮草？别说薛仁贵打死不信了，恐怕连傻子也知道其中有阴谋，正所谓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静夫耕田这么明显的叛国行为，肯定意有所指想要得到什么。

“薛将军明鉴，静夫守将仰慕薛将军你，希望薛将军能够投靠贵军，一起联手抗敌朝廷叛军，当然，以表诚意贵军失踪的人我们掌握了一些消息，静夫守将愿效犬马之劳替薛将军找回…”

阿布宽直言了当代静夫耕田传话，当阿布宽说

出静夫耕田的诚意，提及有尉迟三兄弟等人失踪消息，下一刻薛仁贵沉默了，这事说真的薛仁贵很难以下决定，没有秦寿批准薛仁贵也难以做出决策。

“好吧，你们先把失踪的人找回来，本将军自然可以考虑考虑！”

“好，一言为定，告辞！”

不得不说静夫耕田的诚意是很诱人，至于他是不是真心投靠无所谓，把失踪的百多人和尉迟兄弟等人找回来在做定论，得到薛仁贵敷衍的回复，阿布宽完成任务朝薛仁贵拱手告退离去。

第768章文盲将军

“将军，末将愿带兵去救...”

“渝仲，不要再说了！”

伊予城内，牛进达憔悴不已地摇头叹息着，挥手打断渝仲不实际的提议，长子牛师赞失手被擒，牛进达比谁都紧张在意，可牛进达不会为一己之私，害得数万将士惨死异乡无处安葬。

救人？说得容易，做起来谈何容易？逆贼大本营虽然只有一万多人，可那一万多人大部分都是以一敌五以上，不但装备精良无可挑剔，光是那刺猬战车足够头疼了，谁又知道？逆贼大本营还有没隐藏杀手锏没有暴露出来？

渝仲还想说些什么，可牛进达铁青着脸色不听劝告，渝仲也只能摇头叹息不已，正所谓皇上不急太监急，牛进达都不在乎自己长子安危，自己瞎操心做什么？渝仲忍不住自嘲一笑，牛进达冷血的一面，让渝仲感到很无奈。

“赞儿...”

渝仲默默离去后，牛进达失神地握紧手中一半玉佩，从得知长子牛师赞落入敌军一刻起，牛进达整个人苍老了不少，他很想去救牛师赞，可牛进达

没有这份勇气，也没有自私自利地想过，拿数万将士生命开玩笑。

牛师赞没有被当场斩杀，而是被俘虏到逆贼敌营，至少现在牛进达可以肯定，牛师赞暂时是安全的，要不然逆贼不会千方百计把他劫持回营，至于薛仁贵会拿牛师赞做什么文章？牛进达心中早已有了大概。

眨眼三天时间过去，黑山地界，大洲城通往伊予城必经之地，押解粮车的归德郎将何忠浪四十出头，精瘦的脸孔平淡无奇，宽宽的浓眉下边，闪动着一对精明、深沉的眼睛，只是他右脸侧烧伤痕迹伤疤，使得他更具有强悍硬汉的气魄。

别看何忠浪很硬汉，实则智力方面有些硬伤，更确切地说是算术方面的硬伤，但是人无完人，牛进达看上的是何忠浪不屈的武夫精神，还有号称赛门神的别称，特此过滤了他算术上的硬伤，亲自提拔他成为自己副将。

当然牛进达也怕何忠浪武勇有余易坏事，特意安排了个智囊人物尤乾督促何忠浪，好像贴身小蜜一样时刻提醒何忠浪，而何忠浪对智囊尤乾，也是很有感觉，套句话说就是能尿到一壶那种基情挚友。

“将军，前方乃黑山险地，不宜盲目夜行急行军！”

“嗯~停！就地驻营！”

眼看天色已到酉时，加上冬季的白昼很短，几乎申时下一刻一到就入夜，加上押粮三千大军早已困倦，无法继续赶路，前方又是险地陡坡过后又是狭窄山道悬崖，极其容易遭受埋伏或出现坠崖事故。

何忠浪虽然算术上有硬伤，可他有个好习惯，喜听从他人建议，特别是牛进达安排的智囊副手尤乾，简直是对这位挚友兼职副将言听计从，想也没有想就同意了尤乾的意见，就地驻营休息一晚天亮在出发。

“粮车全集中在一起，将士全围绕粮车扎营，值夜巡逻兵每隔五个时辰换班巡…”

“将军，是半个时辰吧？”

尤乾无痛呻吟猛拍自己额头，善意提醒何忠浪是半个时辰，不是五个时辰，五个时辰早就到响午了，还巡逻什么？尤乾算是给何忠浪文盲算术治服了，连三千押粮朝廷军也是服了他们的文盲将军何忠浪。

“嗯哼~口误，半个时辰，暗号是1+1=3！”

咔~尤乾拿起水袋喝进嘴里的水瞬间喷发，彻底崩溃地猛拍自己额头，好吧！1+1=3就等于3吧！尤乾懒得再去纠正了，何忠浪简直到了无药可救地步，确切地说是天生智力硬伤。

尤乾不曾记得自己多少遍教过何忠浪，甚至挪用过长乐乡时下流行的加减乘除教导，可何忠浪天生绝缘的算术问题，很是让尤乾纠结与蛋疼，懒得在去纠结的尤乾干脆找地方扎营休息，远离文盲何忠浪。

五十辆粮车在何忠浪命令下，开始集中粮车在驻营中央，何忠浪虽然算术有硬伤，可并不代表他带兵打仗有硬伤，光是他这手谨慎保护粮车的命令，尤乾就没有意见甚至很认可。

“险地？有多险要啊？”

何忠浪看了眼尤乾离去背影，一脸嘀咕着自言自语，带着疑问召来亲卫一起拿火把去视察个究竟，不是何忠浪不信任尤乾，而是何忠浪觉得这样走走停停，猴年马月才能够到达伊予城？

“秦风，你看看，咋们算是白忙活了！”

五百步开外的陡坡顶，一千多名男女精兵伏守峭壁山坡顶，当秦火发现叛军押粮队不夜行经过黑山险要埋伏点，郁闷不止地朝一边出谋策划的秦风

埋怨，主意是他出的，现在叛军不夜行经过，算是白白浪费一天时间准备。

白天伏击是不可能的事，这么明显的数块大石在陡坡山顶，只要不是瞎子都能够看到，更何况叛军也不是瞎子或傻子之类，看到这么明显的伏击，肯定会绕道而行，另可花冤枉路也不会冒险丢失粮草。

“少废话，敌将来视察了，静观其变！”

秦火的埋怨声秦风没有去计较，必定这事谁也不曾料到，当发现何忠浪带着百骑亲卫前来，秦风轻叱没完没了埋怨的秦火，招呼千余手下们隐藏好，欺他们行军火把有限无法看清陡坡上面的情况。

“是他？！”

“嗯？谁啊？”

当何忠浪带着百骑亲卫到达陡坡底下，借助微弱的火把光晕折射，秦风忍不住大吃一惊，没想到居然是牛进达头号文官将军，亦称为战场不败守护门神，一直跟随牛进达东征西伐，牛进达头号打手也不为过。

秦火忍不住一阵纳闷，他没有见过何忠浪，也没有秦风那么好命，时不时会跟随秦寿出趟门，见

见大人物之类，自然而然没有见过牛进达忠实家将，看秦风脸色不太好的样子，秦火就知道下面的押解将军不好对付。

“牛进达的头号打手何忠浪，这会咋们遇到棘手人物了，他可是牛进达家将之中号称最强的不败门神，外号文盲将军！”

“文盲将军？！”

秦风脸色疑重道出何忠浪的身份，秦火差点笑喷出来，要不是秦风瞪眼警告，恐怕早已笑出声了，文盲将军？还真是让秦火差点忍俊不住，不但秦火想要笑喷，连一边竖耳八卦的男女精锐们也差点忍俊不住。

第769章好无语的暗号

何忠浪带亲卫观查了一会险地，最后不了了之带人离去，至于大夜里他能查看到什么？恐怕也只有他心里最明白，而跟随他的亲卫们则一头雾水，大夜里险地除了山坡就是雪，没有一点值得关注的。

何忠浪离去后，秦风和秦火两个人马上开始商讨对策，押解粮车大军拥有三千之众，比起他们带来的一千多点的人数多了三倍，兵力方面不是问题，可更严重的问题来了，居然是牛进达得力家将之一门神何忠浪。

“秦火，这次我们有麻烦了！”

“那你说咋整？”

秦风与秦火两人商量了两刻钟有余，眼看押粮大军都快进入睡眠，始终还没有最佳的对策，秦火忍不住有些急躁起来，没想到这次看似简单的袭击粮草，居然还遇到了硬点子，要是无功而返那岂不是丢脸丢大了？

秦火的急躁秦风也是很无奈，要是这次押解粮车的武将是默默无闻的，秦风还不至于如此担忧，可现在是何忠浪这个家伙，秦风不得不担忧起来，

他的实力秦风以前跟随秦寿去拜访牛进达的时候，曾见过他以一敌百的变态身手。

“我们是来烧粮，不是来找架打的，你们两个磨磨蹭蹭没完没了，还用不用继续执行命令了？”

“嗯？！”

秦风和秦火两人磨磨蹭蹭商讨了半天，一边看不过眼的女兵营长童蓉，忍不住出言提醒他们两个，这次是来烧粮的，不是来找什么文盲将军打架的，他们在这里叽里咕噜没完没了，不是钻死胡同吗？

经过童蓉这么一提醒，秦风和秦火两人顿时恍然大悟，还真是差点钻牛角尖了，他们是来烧粮草的，不是来斩文盲将军何忠浪的，一脸惭愧的两人在童蓉怪异目光之中，两人干咳连连进入烧粮大计正题。

“什么？我们女兵做你们的后应？你们这算是瞧不起人？”

秦风和秦火两人商讨了一阵，最后一致做出决定，他们两人带兵去烧粮，而童蓉则带着她的女兵负责断后支援，说白了也就是背后看他们大男人去打打杀杀，她们女兵在后面摇起呐喊便可，真想帮忙就是断后的时候推备好的巨石断后等等。

秦风和秦火两人瞧不起女人的意思，童蓉怎么可能听不出来？不满的童蓉第一时间气愤不平，男女兵人数各占一半，他们两人这么安排，不是摆明了有歧视女性的意思吗？好不容易有机会出战一次机会，居然给他们两个抹杀了。

“童营长，这是命令！”

“嗯，不错，这是命令，有意见你可以回去上述！”

“是！”

秦风和秦火两人奸笑着用命令来镇压童蓉，而童蓉则气愤不平地咬牙切齿应着，正如秦风和秦火两人两人所说那样，谁叫他们两个是这次带兵长官，而长官的命令童蓉又不得违抗。

子时一刻，是人最犯困的时刻，开始值夜的巡逻兵还勉强打得起精神，可顶着寒风大雪巡视了一两圈两百步周边后，最终受不了严寒的侵袭，带着浓浓的倦意哈欠连连，巡视的频率也开始变得松散起来。

“咋整？”

粮草驻营两百步外阴暗角落，火把光线折射有限的地段，也是押粮士兵们小解方便的地方，经过一个多时辰蹲点发现的，秦火心情有些紧张地看向

一边老大秦风，五百多偷袭男兵更是激动不已等待着。

“现在是他们最困的时候，先把我们这边北面的巡逻队干掉！”

秦风观察了一会，马上想出对策先把北面的巡逻队隐蔽干掉，组成一支十人队换班混进去，再来一个出其不意烧毁粮草，而秦火则在外围趁火起接应，秦火想了想，虽然有些冒险，可也是事到如今最佳混进去的办法。

押粮巡逻队松散的巡逻频率，造就了有机可乘的秦风等人机会降临，当一队十人伍队巡逻到阴暗视线角落范围，秦风迅速带人跑出来，一人一个捂住困意十足的巡逻兵嘴巴，没等他们惊呼尖叫出声，迅速用力扭断他们脖子。

“速度快点，只有片刻时间，赶快换上衣物！”

“是！”

秦风与九个偷袭者拖着巡逻兵尸体拉到暗处，迅速剥下死去的巡逻兵衣物穿上去，秦火在一边看着心眼都快跳到喉咙上，只有片刻的工夫时间，要是秦风他们慢了一点，肯定会引起注意。

所幸的是秦风等人速度没有延慢，当下一批巡

逻兵赶到时，他们早已换好衣物从阴暗角落走出来，呆在远处静观其变的秦火还未来得及松口气，巡逻过来的下一批巡逻兵开始交接暗号了。

“暗号，1+1等于多少？”

秦风等人没有按照预定时间到达交接的地方，巡逻过来的巡逻伍长有些奇怪，但想到人有三急什么的，也是纯属情有可原，疑惑了一阵巡逻伍长直接开始交接暗号，以免有敌人混进巡逻圈范围。

“2，呃…3！”

“嗯？”

秦风没想到居然是这么白痴的暗号，下意识脱口而出喊出2字，可想到那个文盲将军属于算术白痴，在巡逻伍长握紧兵器一刻，秦风迅速死马当活马医，拼运气改口报出3，同时下意识握紧手中兵器，准备运气不济快刀斩杀。

秦风不用想也知道是哪个白痴弄出的暗号，除了何忠浪哪个文盲将军，秦风还真想不出还有谁？他算术小白秦风心里很清楚，也曾见识过他算术老是1+1=3，才拼运气撞一撞，没想到还真撞对了！

“你是哪个队的？都头的谁？”

巡逻伍长在秦风撞死鸡撞对后，就忍不住开始打量阴暗角落的秦风，他们没有火把巡逻伍长就觉

得奇怪，总觉得秦风的十人队有些怪异，忍不住提高警戒质疑秦风，手中的兵器紧了又紧。

“我们是…”

“唔唔~~”

秦风突然快速靠近，巡逻伍长还未来得及防备拔刀，秦风突然快速出手，一刀刺入巡逻伍长的小腹，在他叫出声的时候，迅速用左手捂住他的嘴巴，在巡逻伍长举起障刀的时候，握刀的手一转，巡逻伍长整个人力歇似的，手中障刀掉落雪地里。

秦风干掉了巡逻伍长，他的手下们也不赖，在秦风出手的时候迅速出手，一点也没有弄出动静，就把所有巡逻兵悄然无息干掉，秦风怕自己这队再不出现，会引起其他巡逻队的质疑，把收尾的事交给秦火他们收拾。

第770章文盲心不盲

押粮大营内比起外围巡逻丝毫不松懈，十步一哨巡逻密集程度，直让想办法混进去烧粮的秦风头疼不已，这么密集的巡逻怎么烧粮？秦风还真有点想要打退堂鼓，可现在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也只好硬着头皮先混进去在想办法了。

押粮大营四周皆有四到五个守门士兵，北面和南面皆有两个出入口门，架上临时搭建的绊马栏做大门，四周皆用营帐包围起中间的粮车，密密麻麻的营帐围成一个圈，又是清一色的士兵普通营帐，害得秦风分辨不出何忠浪的主营！

“暗号！”

“1+1=3！”

秦风带着九名手下先行混进军营交接，守营的押粮士兵喊出暗号，秦风不假思索报出文盲将军设立的暗号，守营的押粮士兵确认无误后，没怎么注意秦风等人相貌，点点头移开绊马栏放行他们通过。

成功混进军营的秦风还未来得及松口气，下一刻马上开始头疼起来，他们的营帐在哪里？这一点还真成了秦风头疼的问题，可这样瞎逛乱找肯定会

引起质疑，没办法之下秦风只好拼运气，乱钻营帐碰运气。

也许是运气不错，秦风等人钻进了两个暂时无人休息的营帐，而在营内巡逻的押粮士兵们发现秦风等人怪异举动，并没有起什么疑心，大冬天的一大票爷们挤在一起睡很正常，取暖不是吗？

“风老大，下一步怎么办？”

“莫及，莫慌，我看看情况！”

钻进暂时藏身的营帐内，隔壁的兄弟们马上拿出随身携带匕首，把相隔在一起的营帐划开钻过来，拥挤在一起出言询问秦风下一步计划，秦风安抚着手下们不安的疑问，脑门开始快速转动想办法。

秦风知道隐藏不了多久，也没有时间浪费，时间久了要是撞上正主回帐休息，肯定会惊动扰乱烧粮计划，好不容易混进来，秦风可不想白白浪费掉机会，轻轻揭开营帐门缝观察粮车动静。

营内的巡逻没有一丝松懈过，基本是十步一哨不变的频率，就算是延缓一会也是十五步一哨，基本不会超过十五步以外，密集的巡逻让秦风咋舌不已，可见这批粮草的重要性，默默观察了一会，秦风慢慢有了主意。

“信号火箭带了没有？”

“带了！”

既然没有办法出去烧粮，秦风只好把希望寄托在信号火箭上，信号火箭是关键时刻发射用的救命箭，可现在他们没有后援发射也没有用，于是乎只好牺牲宝贵的信号火箭，用来引燃粮车。

信号火箭里面掺杂了白磷，炸响天空靠白磷瞬间燃烧造成闪亮光源，而白磷是最好的引燃物品，就算是铁遇到白磷也要沾上燃烧一会，更何况粮草是属于易燃物品，稍微有点火就燃烧。

秦风索要信号火箭，跟随前来的信号兵点点头应着，从腰间拿出一个三指粗长的白布，小心翼翼打开露出一个大号一样的鞭炮，非发射关头一般都是小心翼翼保管好，除非要动用才找东西捆绑在树枝上。

别看信号火箭做得很大个，其实里面加料白磷很少，怕白磷遇到自燃的温度，又在里面层层包扎了不少，只靠一根引线链接推动火药舱，借助火药舱阻燃引线，达到前端白磷引燃的效果，制作起来极其复杂无比。

“点燃粮车一刻，我们就要暴露，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当秦风拆下营帐一根支撑树枝，撕下手下们隔开的营帐布条绑好信号火箭，转过头看向一边伺机以待的手下们，而九名手下同时握紧手中的障刀，同时拿出配备的诸葛连弓，点点头等待着秦风烧粮。

手下们准备妥当了，秦风自然没有迟疑，也不敢迟疑了，因为外面交接已经开始了，趁着这个空档是最佳时机，秦风拿出火镰打着地面铺设的碎布，燃起火焰直接点信号火箭燃引线。

“咦？我的营帐怎么起火了？”

“不好，有细作！”

当南面交接回来的巡逻兵发现自己营帐燃起火焰，虽然很小很突然，可还是忍不住为之一鄂，而其余的巡逻兵顺着起疑心的巡逻兵话看过去，顿时脸色大变直呼有奸细混进了大本营。

~~信号火箭起爆助推一瞬间，发出过年过节尖锐冲天炮叫声，一束流星火焰一闪而逝击中粮车，惊吓到的巡逻兵们目瞪口呆，全都傻了眼不由自主看向粮车，久久未恢复过来。

“敌袭！！”

“起火了…”

轰一声，信号火箭停留粮车一两秒时间，紧接着千钧一发瞬间炸响，爆开的白磷瞬间引燃粮车，醒悟过来的巡逻兵马上乱作一团，紧接着飞来的乱箭把他们打个措手不及，眨眼间所有粮车燃起熊熊火焰和惨叫声。

“外面粮车是假的？”

“不错，本将军早看破险地有埋伏，连外表的行军粮也取出来了，逆贼烧的全是石头！”

主帅营内火光冲天一片，担忧粮车问题的尤乾前来找何忠浪，而得知外面起火的五十辆粮车全是假的，尤乾整个人傻了眼，不可思议地看向何忠浪，想要了解到具体事情真相，没想到一路保护的粮车，居然里面全是石头！

穿戴整齐的何忠浪慢悠悠地拿起自己兵器长戟，到了现在也没有必要继续隐瞒，落落大方告知尤乾，那些粮车里面全是石头，就算是他们的行军粮，早在围起来的时候就转移走了，外面烧粮的逆贼烧的全是石头。

从逆贼大军兵临城下伊予城时，牛进达早就派快骑前来告知，他的押粮大军势必会招引逆贼前来烧粮，心中有定夺的何忠浪将计就计，没进入黑山前就派人去大洲城增援转移粮草了，他自己继续当

诱饵吸引烧粮逆贼。

“你是怎么知道险地有埋伏的？”

尤乾感觉自己不在熟悉眼前的何忠浪，没想到他看起来文盲，实则心里一点不盲，还是贼精的地步，大夜里都能够看穿险地有埋伏，他是怎么办到的？又是怎么发现的？尤乾不解了。

“尤乾，换成你烧粮，会选哪里？别看本将军虽文盲，可这不盲！”

尤乾的疑问何忠浪哈哈大笑一声，轻拍尤乾消瘦的肩膀，一手比划着自己心口部位，引来尤乾一阵无语，何忠浪扛着长戟哈哈大笑走出营帐，去会会那些胆敢跑来烧假粮的逆贼。

第771章连弩弓车

“你大爷的，我们上当了，撤！”

混乱军营内随着粮车蔓延火势变得更混乱，然而混乱的押粮士兵却没有一个去救火，而是有大把时间去抓秦风等人，当秦风发现熊熊火焰之中的粮车烧去伪装，露出里面不是粮草而是石块时，险些气得吐血。

感情废了一整天的工夫，伏击的不是什么粮车，而是伪装用来诱敌的石头，意识到上当受骗的秦风快崩溃了，一边疲于挥刀突围出去，一边想尽办法告知外面接应的秦火，可眼下这种情形想突围出去，还真是一时半刻难以办到。

秦风与九名手下杀出来的时候，巡逻兵就一窝蜂涌上来堵路，更何况周边的营帐听到有动静，全都是合衣而睡听到动静第一时间赶出来，陷入上百巡逻兵包围的秦风，障刀拼命砍杀挡道的巡逻兵。

只可惜自己趁手武器不在，要不然秦风也不会杀得这么费劲，要是他的西化双头斧在这里，秦风保证可以肆意无忌砍杀出去，只可惜这朝廷制做的障刀，秦风拿在手里感觉一阵怪异又轻飘飘的。

从信号火箭响起一刻，秦火就带着人开始出

动，第一时间干掉巡逻的十人伍队，带着五百多人朝火势冲天押粮大营冲过去，北面大营的门无人看守，秦火不用想也知道，肯定是拦截秦风等人逃亡。

“射！”

当一百多名十字弩弓手到达五十步外押粮大营，迅速拉弦单膝蹲地装填配备好的火油箭，在障刀兵的协助下点燃火油箭，秦火待障刀兵们协助点燃火箭，大喝一声射，上百多支火油箭朝押粮军营射过去。

星星之火落入押粮军营一刻，瞬间点燃周边的营帐，眨眼间火石犹如瘟疫般散开，熊熊火焰与惨叫声还有喝骂声在军营里回荡着，秦火待十字弩弓兵发射完第一轮火油箭，马上带着两百障刀去接应秦风。

军营内火光冲天营帐四处着火，还有未来得及跑出来的押粮士兵浑身冒火，惨叫连连从冒火营帐内打滚出来，更有倒霉的直接中了火油箭，在火油助燃下眨眼变成火人四处乱窜，眨眼间点燃其他营帐。

“逆贼哪里跑？”

何忠浪从自己营帐跑出来时，周边火势已经到

了无法控制地步，盛怒的何忠浪暴喝一声，倒拖着长戟直朝拼死闯出军营的秦风杀过去，逆贼用火攻烧营还真是出乎何忠浪意料，只能怪他自己没想到这一点。

何忠浪跑出来没多久，紧跟着他营帐两侧空营瞬间倒塌，四辆黑漆漆的连弩弓车在火光之中显得阴森无比，在尤乾带人推动下朝北边赶来，何忠浪出现秦风抽空看了眼，当发现何忠浪身后的连弩弓车，险些撞墙死的心都有份。

“尼玛的，是连弩弓车，秦火，快撤！”

秦风带来的人突围到北面门口的时候，九人眨眼间剩下两个身负重伤继续坚持着，发现秦火带着两百障刀兵前来接应，忍不住竭嘶底里大喊一声，提醒秦火快带人撤离这里，别做无谓的牺牲。

连弩工的威力秦风在了解不过，那是秦寿淘汰出去的技术，虽然是淘汰出去的，可那威力还是很可怕的，四百多步杀人无形，而且还是连发型的致命武器，一梭攻击下来活口恐怕没几个。

“什么？”

秦风提醒的话秦火没有听明白，混乱的军营内杀声四起，秦风的话直接给混乱的喊杀声覆盖过去，没空去纠结秦风说些什么的秦火，带人跑到绊

马栏范围，正打算动手移开碍事的绊马栏，突然军营内响起一阵尖锐的哨声。

围堵秦风等人突围的押粮士兵们脸色大变，以怪异的举动迅速扑到雪地里，包括奔跑过来的何忠浪也扑到雪地里，秦风和两名伤痕累累的手下一头雾水，可当看到两台连弩弓车对准军营北门的时候，秦风双眼急速收缩起来。

“跑！”

“哈？！”

秦风大吼一声提醒移开绊马栏的秦火，顾不得秦火有没有听见，迅速与两名负伤的手下跑到一边，而秦火与两百障刀兵发现军营内两台连弩弓车时，脸孔忍不住急速收缩起来。

…狂风暴雨般的利箭朝秦火他们袭来，等秦火等人反应过来的时候，蝗虫般箭雨无情射穿障刀兵双手双脚乃至脑袋，惨叫连连的障刀兵一眨间倒下一大片，火星四溅与血水溅的到处都是。

“啊～～”

“我的眼…”

利箭贯穿障刀兵的眼睛，余力有余的利箭穿透障刀兵后脑勺，继续冲刺身后倒霉的人，乱箭袭击之中把障刀兵射杀得倒下一片片，晓幸的障刀兵有

半身盔抵挡，借助弩弓冲力后倒晓幸躲过一劫，而其他人则没有那么晓幸了。

连弩弓的箭雨来得快去得也快，等箭雨过后地面惨叫声和呻吟哀嚎声不断，两百障刀兵一眨间死绝一百多人，勉强能够站起来的，不是手臂中箭就是脚中箭，人数不足二十人，而秦火直接给利箭射掉一只耳朵。

“愣着干什么？快跑！”

“喔，好，好…”

秦风带着两名闯出来的伤兵跑到秦火面前，一巴掌掴醒崩溃的秦火，拽起他衣袖喝骂一声，醒悟过来的秦火六神无主地猛点头，一眨眼死绝一百多人，秦火撞墙死的心都有份，在秦风拽拉下狼狈逃离。

“追！”

何忠浪岂能让秦风和秦火这些逆贼跑了？自己这边伤亡不大，就是损失营帐居多而已，何忠浪大声呼喝趴在雪地里的手下们去追杀逃窜的逆贼，可当何忠浪带人追出军营的时候，迎接他们的是晓幸躲过一劫的十字弩弓手射击。

从军营内出现连弩弓车一刻起，十字弩弓手和协助障刀兵就开始撤离三百步之外，现在秦风和秦

火他们狼狈逃回，自然而然负责起断后，十字弩弓远距离的射程，在这一刻起到了微妙作用。

上百支火油箭同时发射，中箭的士兵在火油箭炸开油脂下，瞬间点燃周边的同伴，一眨眼间一百多押粮士兵浑身冒火，何忠浪气得哇哇大叫，哪里顾忌身后的尤乾大喊穷寇莫追的废话？脚步不停拼命朝秦风和秦火等人追过去。

“坏事了，快去召集快骑保护将军！”

“是！”

尤乾想起前面是险地，何忠浪肯定是气晕头忘记了，无奈的尤乾只好安排人手去提醒顺带提醒何忠浪。

第772章激战险地

黑山险地入口处，秦风和秦火两人带着残兵狼狈逃窜，十字弩弓手押后掩护，射完一箭马上撤，给追赶来的何忠浪等追兵制造障碍，十字弩弓的威力让何忠浪很是忌畏，中箭者几乎是一箭穿心，没有一个能够抵挡住一箭之威。

十字弩弓手杀敌越多，而何忠浪越是记恨十字弩弓手，势要抓到活剥了他们的皮，一路追赶下终于到达黑山险地，何忠浪身后的士兵们带着火把赶到，当火把光芒折射到山坡顶的情况时候，何忠浪吐血不已高呼一声撤。

“撤！有埋伏！”

第一时间发现山坡上巨石阴影的何忠浪，呼喝手下们开始撤退，由于险地入口狭窄，只能同时容纳七八人并排进入，何忠浪带着三百多追兵进入入口小半段，马上发现坡顶的埋伏。

“一群没用的男人！砸死他们！”

童蓉鄙夷着秦风等人带着残兵败将逃回，军营那边发生什么事她不知道，也没有兴趣去知道，她只知道秦风等人狼狈逃回，五百多人回来才两百多，足足损失一大半的人手，而且还是偷袭，太失

败了！

肥羊入圈套，童蓉岂能让何忠浪如此轻易离去？虽然只有三四百之众，童蓉娇斥一声女兵们投石砸追兵，留守的女兵们领命数十人一组，同时推动百多斤的巨石滑下山坡，轰轰声的巨石滚动声，朝准备转身跑人的追兵滚下来。

“跑啊！”

“啊...”

轰隆~轰隆...四五块滚石直接把追兵压成肉泥，连惨叫声机会也没有，就这么给压在雪地里，来回滚动的四五块巨石转悠了几圈，直接把黑山险地过道入口堵住，把后面追赶上来的千余追兵堵在外面。

三百多追兵在巨石砸下来时，一眨眼间伤亡过半人，而轻重伤的更是数十人，完整无损基本没有几个，连何忠浪他自己也无法幸免，直接给巨石炸开的碎石击中肋骨，断裂的肋骨刺破内脏，嘴角渗出不少鲜红血水。

“兄弟们，报仇时候到了，****娘的！”

何忠浪中招身负重伤，他手下更是没几个安然无恙的，跑出安全范围的秦风把受伤的秦火放到地面，带着完整无损的一百多障刀兵，杀气腾腾朝何

忠浪那边杀过去，玩起痛打落水狗的把戏。

秦风带人杀气腾腾前来复仇，而何忠浪也不是好惹之辈，捡起自己的武器硬撑着站起来，强行站起之下牵动内伤，一大口血从嘴里喷出来，摇摇欲坠的身子晃了晃，不服输地一手撑着左侧坡壁，一手轻扬长戟。

“杀~”

何忠浪一声迎战令，围绕在何忠浪身边的轻重伤不一押粮兵们，紧握手中障刀没有犹豫迎上去，而何忠浪晃了下脖子，深吸一口气右手拄着长戟支撑身体，左手慢慢松开坡壁扶到自己受伤的肋骨。

“啊～～～～”

何忠浪紧咬牙关，硬生生把自己断裂的肋骨修复归位，快要咬出血的嘴唇承受着痛不欲生的痛楚，不服输的念头强行支撑着何忠浪没有倒下，当一阵刀风劈来的时候，何忠浪突然抬起头。

‘好强的杀气！’秦风忍不住大吃一惊，劈向何忠浪脑门的刀险些一偏，面对何忠浪杀气冲天的气势锁定，秦风不敢想太多，紧咬牙关抵抗着何忠浪强烈的杀气瞪视，手中障刀不偏不倚朝何忠浪脖子砍过去。

~一阵金属交战声在狭窄山坡险道响起，何忠

浪看似轻描淡写的横枪一击，轻轻松松把秦风砍来的障刀搁飞，虎口一麻的秦风把握不住手中障刀，直接转悠几圈插进坡壁，秦风落地的时候，握刀的右手无意识颤抖着。

呼~一击得手的何忠浪一戟朝秦风扫来，凌厉的戟风把秦风吓了一大跳，整个人翻身后倒险之又险躲过戟风，长戟几乎贴着秦风鼻梁划过，刮得秦风鹰钩鼻隐隐作痛，一缕缕金黄发丝在夜里飘荡。

“秦风，接斧！”

在坡顶上的童蓉把下面情况看得一清二楚，秦风没有他自己主武器，想要打赢何忠浪还真是一个问题，童蓉直接把秦风和秦火两人的重兵器先后丢下去，能帮的只有这么多了，能不能斩杀何忠浪就看他们的了。

“十字弩弓手准备，射击支援的朝廷军！”

“是！”

童蓉没闲着，男兵基本已经打残，现在全靠她们女兵发威了，在何忠浪没有斩杀前，要靠她们阻止险地外的朝廷军搬开石头。

秦风在何忠浪挥戟朝自己劈砍一刻，迅速在雪地里翻滚一圈，躲过何忠浪致命一戟的攻击，临近自己重兵器双刃重斧顺势一手抓起，专用武器在手

秦风战意十足，在何忠浪挥戟再次劈来时，举斧硬接何忠浪的攻击。

~长戟打在双刃斧上溅起一阵火星，硬接一招的秦风整个人陷入雪地里，而何忠浪只是晃了晃后退两三步，直接撞到身后的巨石哇一声喷出一口血，用力过度牵动硬接上的肋骨，再次松动刺到要命的内脏。

“去死！”

从雪地里爬起来的秦风高举双刃斧，气势汹汹直朝何忠浪兜头劈砍下去，何忠浪硬撑着强攻之末的身子，没有一丝畏惧也没有一丝犹豫，长戟朝秦风横扫过去，叮叮...兵器撞击声在山坡道里回荡于耳。

强攻之末的何忠浪凭借一股不服输念头，越战越勇连肋骨痛楚也忘却似的，要不是他嘴角源源不断渗出鲜血，说明他此时此刻内伤很严重，秦风恐怕很难想象何忠浪是身负重伤的人。

何忠浪的武勇让秦风感到一阵害怕，不愧是跟随开国功臣的老将，就算是负伤在重依旧没有倒下，换成普通人恐怕早就坚持不住失血过多死去了，而何忠浪却是依旧没事人一样，不信邪的秦风一边应付何忠浪，一边寻找机会痛击何忠浪致命地

方。

“卑…咳咳…鄙！”

噗通一声，何忠浪冷不及防中了秦风一脚踹击，很要命的一击黑脚，直接踹中何忠浪受伤的肋骨，何忠浪整个人倒退几步撞到后面的巨石，满嘴鲜血流个不停，而秦风一击得手直接闪过一边。

三支弩弓箭从秦风身后闪现，三声直接命中何忠浪小腹和左腿与右手臂，中箭的何忠浪整个人一动不动，瞪大双眼也不知是死还是活着？而他的手下早已斩杀干净，十字弩弓手们在五十步外慢慢站起来。

第773章提前准备

眨眼一周时间过去，繁华热闹长安城这边，看似平静安宁的长安城，却已经变得不太平了，随着万国朝邦的盛典到临前一天，各方势力也开始变得不安份起来，暴增人口的长安城变得更繁华。

长安城暴增的人流同时，也带动了盛名的长乐乡客流，秦寿坐镇长乐乡一直韬光养晦，看似不闻不问长安城，实则长安城内一举一动，秦寿全掌控在手里，包括太子残孽的动静在内，都逃不出秦寿眼线监视。

现在长乐乡几乎属于空壳一个，重要人才基本已经转移离去，剩下的人死活秦寿顾不了那么多，也不敢去顾忌太多，做大事者有些牺牲很正常，只要不是牺牲骨干什么的，小兵小卒秦寿不会在乎。

就算是秦寿想要在乎，也要量力而行才行，现在是关键时刻，秦寿不想因为自己一时心存仁慈，导致筹划好的大鱼网变成废网，而且秦寿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在这里浪费，前线那边乱成一团够秦寿烦恼的。

“将军，前线快报！”

范童毕恭毕敬从木屋外走进来，手里拿着飞奴

收到的快信呈上来，秦寿接过范童递来的快信，打开一看脸色顿时迟疑一阵，信是薛仁贵发来的，经过中转破译转换成文字模式，原委不动翻译出来。

李震等人逮获了牛进达长子牛师赞，消息让秦寿感到有点意外，而更意外的是松山守将静夫耕田居然要投靠，无法做出决论的薛仁贵等待秦寿最终决论，他自己先敷衍静夫耕田帮忙寻找失踪的其他人。

得知尉迟宝床三兄弟还未找到，秦寿脸色变得有些难看，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要是给尉迟敬德知道了，肯定会扒了自己皮不可，虽然尉迟敬德表面很大度放心他们三兄弟去前线，可他隔三差五跑来烦洪武，就是想要知道前线那边情况。

薛仁贵的决定秦寿理解，而静夫耕田识时务为俊杰，投靠自己这边的举动，秦寿不知道静夫耕田打什么鬼主意？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出自真心，既然他投靠了，秦寿不得不化开一下恩怨，暂时接收一下静夫耕田。

“范童，速速把信传回去！”

“是！”

半刻钟过后，秦寿匆匆回复一封信，直接交给负责跑腿的范童去找飞奴复信，军情紧急范童不敢

怠慢，拿起秦寿的复信急匆匆跑出去，连歇也不敢歇一下，就这么跑出逐渐天黑的外面。

发现外面天色昏暗，秦寿愕然失神起来，一眨眼又是有惊无险平安度过一天，可明天就不是那么太平了，前线那边伤亡秦寿无法顾及，也无法去控制，眼下最关心的还是怎么处理明日盛典的混乱。

“将军！”

秦寿心烦明日如何应对大混乱，又如何向猜疑心大起的大臣们解释的时候，罗岷与潘安从窗口一前一后先后钻进来，秦寿抬起头看了眼罗岷与潘安，今晚是他们重头戏，也是他们最关键的表演。

“城内的一切都安排了？”

“是的，将军，所有家当都用上了，保管明日长安血流成…呃，是天下太平，在将军你英明神武引导…无后顾之忧！”

秦寿提及城内的布置，潘安洋洋自得一副我办事你放心的表情，说到血流成河的时候，秦寿忍不住眉头一皱，机警的潘安马上改口，一阵马屁拍下来连一边的罗岷也忍不住鸡皮疙瘩暴起。

潘安长篇废话马屁，秦寿摇摇头一阵无语，这家伙越来越会拍马屁了，秦寿没有去理会潘安的马屁，目光看向罗岷的时候，罗岷把大理寺姜维那边

的消息一一汇报出来，怕有什么闪失罗岷自己还亲自查探了一番。

“很好，你们办得不错，只要今夜没有差漏，明日就是一决胜负的时候，现在是你们出动时候了！”

“将军，这是？”

秦寿点点头很满意潘安和罗岷的办事效率，直接从桌底拿出一包油纸，当着潘安和罗岷愕然目光，重重地放到桌面移到两人面前，潘安和罗岷面面相觑一阵，不知道秦寿这是打什么主意？

光看油纸的份量大小，潘安和罗岷不认为是秦寿请他们吃宵夜，而秦寿也没有继续废话，朝潘安和罗岷两人点点头，目光示意他们自己打开来看，反正里面是好东西就是了。

潘安打开拳头大包好的油纸，当看到一堆白花花的粉末，潘安拿手指呷了一点放进嘴里舔了一下马上吐出来，忍不住脸色大疑惊呼一声。

“好厉害的蒙汗药？！”

“蒙汗药？”

潘安舔了一点，马上品尝出蒙汗药特有的麻醉感，经常与蒙汗药打交道的潘安太熟悉了，只是这蒙汗药好像比起他以前玩的更厉害，刚入舌头就来

感觉了，要不是潘安反应够快，还真自己中招倒下了。

一边的一脸怪异看着潘安，连潘安都这么畏惧，罗岷更是不敢去尝试一下啥滋味，搞不好自己中招就糟大了！

“不错，特制的加强蒙汗药，本将军希望明日朝廷大臣们都好好睡上一天懒觉，你们知道怎么做了？”

“啊？！”

潘安和罗岷两人顿时傻了眼，不可思议地看向秦寿，朝廷大臣们都缺席一天，明天又是盛典大好日子，朝廷大臣都不在那还了得吗？潘安和罗岷搞不懂秦寿打什么主意？也不明白他的用意何在？

潘安和罗岷也不知道怎么说秦寿的好了，恐怕自古以来也只有秦寿这么放肆大胆，敢下药迷晕朝廷重臣一天不在朝位，可想到秦寿连李世民都敢下手，这些大臣们还有什么可能秦寿不敢下黑手的？

“潘安，罗岷，办事麻利点，要是有一个漏网，你们自己看着办，去吧，本将军还有其他事要安排！”

“是！”

秦寿慎重其事叮嘱潘安和罗岷，末了甩出一张

名单给潘安和罗岷，潘安和罗岷拿起名单看了眼，一副果然不出意料的表情，带起秦寿的名单潘安和罗岷双双告退离去，不敢打搅秦寿忙其他事。

“明日，人又有多少个明日？”

潘安和罗岷离去后，秦寿目光仰望着木屋外，自言自语摇摇头自嘲一笑，从前线回来一直到现在，秦寿自己也不知道等了多少个明日，而明日就是彻底结束长安的混乱，当然还有潜在的巨大威胁。

第774章虎式战甲

后山隐蔽军营内，兵工作坊外光着膀子的铁匠工们进进出出，叮叮当当的敲铁声不断，熔铁炉一年到头未熄灭过，高温的火焰温度熏得铁匠工们热汗淋漓，大冬天的都光着膀子汗雨如下敲打着兵器。

秦寿来到后山隐蔽军营，暂时没有去惊扰王铁匠他们打造自己专用盔甲，而是走向定居五千多人的新一批精锐，这批精锐没有在外围军营，是因为他们战力都达到了精锐标准，只欠缺实战成长而已。

“将军，五千将士全数就位！”

当秦寿姗姗来迟出现，恭候已久的新师长郝隆笔直站立着，中厚十足的嗓音几乎吼出来一样，秦寿点点头很满意郝隆的表现，中规中矩的达到了预想的效果，而五千名精锐笔直站立成十排，纹丝不动更是让秦寿满意。

有此精锐坐镇长安场子，还有什么好担心的？什么千军万马又如何？还不如精锐一支的威力，秦寿走在精锐士兵们面前，一一检阅着他们陌生的脸孔，正是这些陌生脸孔才是自己最真实的拥护者。

郝隆默默地跟随着秦寿身后，并不敢打搅秦寿检阅新精锐，而新精锐们在秦寿走过来的时候，全都不由自主地抬头挺胸，他们知道今晚过后，明日就是他们大战来临，至于谁是谁非无关重要，重要的他们的忠诚。

“郝隆，明日你们有可能面临是当今皇上，怕不怕？”

“不怕！”

秦寿检阅完新精锐的士气状况，出乎意料之外百分一百二精神，秦寿直接离开新精锐的距离，停下脚步突然开口询问毫无防备的郝隆，闻言一愣的郝隆愕了一秒，果断地回答秦寿的问题。

从他踏进长乐乡阵营一刻，就注定是秦寿这边的人，不管秦寿是叛变亦或者谋反什么的，郝隆都没有得选择，也没有必要去选择，朝廷再好也不如长乐乡的待遇好，郝隆甚至巴不得秦寿推翻李氏王朝，他自己当皇帝。

“你不怕，可他们呢？”

“这…”

秦寿突然起来的刁钻问话，还真问倒了郝隆，人心这东西郝隆又不是神仙，无法一一看透手下将士们心里想些什么？可秦寿这看似刁难的问题，却

充满了预警的提示，毕竟他们都是生长在封建时代，惧怕帝王很正常的事。

秦寿什么都不怕，就是怕这一点，疏忽了心里素质问题，以至于现在想补救都有些困难了，明日是最关键的一天，秦寿不允许有任何闪失出现，特别是心里素质这关键上的问题。

“郝隆，心里素质过不了关，到了关键一样是掉链子...今晚抓紧时间恶补一下！”

“是！”

秦寿慎重其事交代新精锐心里素质问题，一大堆没听说过的大道理，直让郝隆茅塞顿开，这恐怕是连老精锐那边也没有学习过，直到秦寿交代完郝隆不敢有异领命照办，既然秦寿说要恶补心里素质，补就补吧！

得到郝隆的保证后，秦寿没有打搅郝隆时间，安排他抓紧时间恶补一下，在郝隆恭送下朝热闹不已的兵工作坊走过去，秦寿看那么多聚首在兵工作坊，不用想也猜到肯定是自己的盔甲造好了。

还真如秦寿所想那样，王铁匠与斐玉联手快要完工了，为了打造秦寿独一无二的盔甲，两人花了不少时日伺候着，每一片链甲钢片都采用精打细琢手工，直到快完工的一刻，吸引了不少其余铁匠工

们过来围观。

“哇~好漂亮啊！”

“好威武的虎纹盔甲！”

“就是，恐怕从古至今只此一件！”

王铁匠和斐玉把最后的鱼鳞钢片组合起来，惊呆了围观的铁匠工们，不约而同感叹起王铁匠和斐玉两大工匠的联手之作，堪称赛天工造物也不为过，王铁匠和斐玉吃力架起虎纹盔上半段，引发更多人寻声而来围观。

当王铁匠把虎纹盔组合好放在固定架上时，秦寿就赶到发现自己的新盔甲出炉，当看到自己新盔甲完工了，秦寿感觉自己双眼移不开了，第一时间给眼前银灰色的虎纹盔吸引了。

整套虎纹盔采用纯钢制，鱼鳞般的鳞甲全都刻画了骨络分明的虎纹图案，每一片串联起来好像浑然天成似的，远远看去形成一只威风凛凛的啸天虎，不但美观恐怕防御力也是顶呱呱。

“镇长！（将军！）”

“嗯，好，好！”

王铁匠和斐玉发现秦寿到来，同时光着膀子拱手抱拳行礼，两人无礼冒失大不敬的行为，秦寿没有放在眼里，也没有必要放在眼里，开怀大笑地扶

起两人的大礼，要不是虎纹盔还在冒着热气，秦寿还真想试试效果如何。

“将军，这是你的坐骑盔甲，经过机关大师杨乃祯帮忙改动…相信将军你明日定然出尽风头！”

斐玉朝一边的机关大师杨乃祯点点头，杨乃祯找来三人抬出一套旺财专用的盔甲，光是旺财量身打造的尺寸，恐怕这世上除了它可以试用，世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合适的坐骑。

斐玉滔滔不绝说明旺财专用的盔甲，经过机关大师杨乃祯参与加工，这套坐骑盔甲更是加设了不少保命阴人的暗器，按理说这么强的防御添加机关暗器上去，显得有些画蛇添足，可有些事防不胜防，安全第一还是比较好。

“嗯，辛苦你们了，王铁匠，斐玉，杨乃祯，本将军准备好了马车，你们现在可以随时出发！”

经过斐玉一番解释后，秦寿得知其余兵器都已经造好，现在他们三个基本已经没有什么事了，秦寿把自己安排最后一批撤离的位置给他们准备好了，就等他们收拾好包袱可以随时离去。

“镇长，长乐乡是王某的家，镇长的好意王某心领了，王某累了，先行回去休息！”

“将军，斐某刁然一身，没有什么好怕的，谢

谢将军美意了！”

王铁匠没有领秦寿的好意，秦寿还理解过去，他本来就是土生土长的长乐乡一员，而一边的斐玉也没有领情，没有离去的意思拱拱手抱拳离去，很是让秦寿感到诧异和感动。

“唉~老朽活够本了，随缘吧！”

“你们...唉~真是愚昧！”

连后面加入进来的杨乃祯都这样，秦寿也不知道说些什么的好，只能一脸无奈摇头叹息一声。

第775章狡猾如狸

掖庭宫韦贵妃寝宫区域，突然间多出了平常三倍值守禁卫兵，过往的宫女和太监都是急匆匆的，谁也不敢在韦贵妃寝宫区域逗留，更不敢慢腾腾的经过，禁卫头领莫侍卫会第一个把他们当探子抓起来严刑拷问。

尽管现在皇宫很太平，可莫侍卫不敢有半点松懈，时刻保护着韦贵妃这边的安全，至于新太子李慎那边的安全问题，有暴露真实身份的严统领保护着，莫侍卫很放心新太子的安全，尽心尽责保护好韦贵妃的寝宫安全。

亥时一到，韦贵妃还没有就寝的心思，尽管外面有莫侍卫重兵把守很安全，可韦贵妃就是心里感到不安和害怕，整个人心烦意燥地在寝宫内走来走去，贴身的宫女都给韦贵妃赶出去，整个寝宫内静悄悄一片。

韦贵妃也不知怎么回事，越是临近万国朝邦盛典大好之日，韦贵妃心里就感到不安与不祥，好像冥冥之中有什么事即将要发生，至于什么事她又上不来，只能干等着急又不知做些什么的好。

“怎么还没来？真是愁死人了！”

韦贵妃至今未眠是在等着秦寿那边的回复，一整日心绪不宁的韦贵妃早就派人去通达长乐乡那边，期盼秦寿今夜能够到来给她一点安全感，可是左等右等始终没有等到任何消息，韦贵妃忍不住有些心烦意燥起来。

直到韦贵妃等到不耐其烦的时候，她的寝宫外传来一阵轻敲的动静，心中大喜的韦贵妃转身望过去，紧接着脸色变得极其难看，一个陌生的蒙面女子出现窗户外，至于韦贵妃怎么知道是女的？光看这女的妙龄身材韦贵妃就猜到了。

“潘安属下胡璃婧参见娘娘！”

“狐狸精？”

蒙面女胡璃婧自报大名的时候，韦贵妃皱起眉头扫了胡璃婧一眼身段，凹凸玲珑有致，虽然看不到她真容，可光看她姣好的身材，就知道她容貌上并不差，韦贵妃咬字会错意的话，胡璃婧好像耳聋似的并没有放在心上。

胡璃婧心态良好的态度，韦贵妃心中更是不爽，越是关键时刻，秦寿不出现也就罢了，最可恶的是连他最得力的手下潘安，也没有出现随便找个新人打发应付自己，很是让韦贵妃心中不爽到极点。

“你们的将军呢？”
“启禀娘娘，属下不晓！”
“你找死！”
不爽归不爽，韦贵妃还是压制住脾气，语气不善提及不露面的秦寿，而一边的胡璃婧不紧不慢回复韦贵妃，更是让韦贵妃盛怒到顶点，语气不善地瞪了眼胡璃婧，作势要挥手扇胡璃婧一巴掌。
韦贵妃的玉手还未到胡璃婧蒙面的脸颊，一把匕首架在韦贵妃俏脸上，下一刻韦贵妃不敢动弹了，花容失色看着蒙面的胡璃婧，没想到胡璃婧这么大胆，居然敢用匕首威胁自己。
“娘娘请自重，璃婧不是你的受气包！”
“好…”
胡璃婧不客气的话，冲动过后的韦贵妃慢慢收回自己玉手，阴沉着脸色慢慢收回自己的傲慢，韦贵妃知道秦寿调教出来的人，基本是没大没小，确切地说是根本不把什么礼仪放在眼里，想要做什么随心所欲没有顾忌。
再说了现在韦贵妃没有必要与秦寿的手下交恶，谁知道胡璃婧是不是人面是非心肠？要是她回去添油加醋乱嚼舌头无中生有，破坏她与秦寿之间默契的合作关系，对于韦贵妃来说是得不偿失的。

“信在此，告辞！”

胡璃婧丢下潘安交代的信转身溜人，留下一脸愕然的韦贵妃不知所措，慢慢捡起胡璃婧留下的信，打开一看信里的内容，韦贵妃整个人脸色变得极其难看，没想到自己苦等的结果居然是这样的回复。

依计划行事，简短的五个字很敷衍了事，下一刻韦贵妃整个人失魂落魄跌坐回椅子，目光痴呆地仰望着寝宫大梁，殿外禁卫巡逻脚步声不断，可呆在殿内的韦贵妃总是觉得很不安。

长安城内，肖柳子换成一身普通百姓着装，趁着明日是万国朝邦盛典大好日不禁宵，前往保宁里坊去面见长孙无忌，肖柳子的到访长孙无忌不觉得奇怪，简单地招待肖柳子一番。

“肖柳子，明日你可知怎么办了？”

“是，是！”

要不是肖柳子还有用武之地，长孙无忌还真不想招待他，自己怎么说也算是堂堂一国公爷，可明天肖柳子是关键，长孙无忌暂时用得上他，要表现得热情重用才行，等自己官复原职了，在一脚踹开也不晚。

肖柳子脊背一阵凉梭梭的频频点头应着，心里

却是一阵五味瓶一样，这墙头草一样两面倒双面细作生涯，是肖柳子这一生来最难忘的，受不了姜维的严刑逼供和家眷威胁，肖柳子早已倒伐一无所知的长孙无忌。

“办好一点，事成之后好处自然少不了你，你被发现了？”

“是，是…啊？没，没有！”

长孙无忌先是许诺一大堆好处，肖柳子脸颊流出汗滴连连点头应着，冷不及防长孙无忌的问话，肖柳子心虚无比地拼命摇头，他撒谎都不会的表情，马上引起长孙无忌的谨慎。

长孙无忌习惯性的试探，没想到还真问出什么问题，尽管肖柳子极力掩饰没有给大理寺的人发现，可狡猾的长孙无忌早已起疑心，不怎么信任眼前的肖柳子，以他个性肯定吃不了什么苦头。

“你先回去吧！”

“是，那…”

长孙无忌面无表情地挥挥手，肖柳子点点头应着，突然想起天牢太子的事什么时候行动，可话还未说完，一支冷箭从右侧内屋射出，肖柳子脑袋中了一箭，带着不可思议的目光跌倒地面，连惨叫声也没有喊出来。

“还真当本国公是傻子？”

肖柳子中间死绝后，长孙无忌冷笑一声，这么简单的不经意套话，就套出心虚的肖柳子出卖，善于观察言色的长孙无忌，第一眼就看穿了肖柳子出卖了自己，说话都这么吞吞吐吐，蒙谁呢？

“赵括，变更计划！”

“是！”

长孙无忌看了眼藏于内屋的帮手，沉思片刻直接下令变更计划，内屋的赵括武将不敢有疑，更没有出现现身领命告退离去，长孙无忌待赵括离去后，直接顺手打翻油灯离去。

第776章整装待发

漫长的一夜慢慢沉寂下去，当一丝晨光照耀长安城时，沉寂了一夜的长安城内响起阵阵鸡鸣声，早起百姓们早早梳洗准备出门，今日是长安盛典大好之日，百姓们绝对不会错过一年一度的大好之日。

长安城这边百姓早起准备，而长乐乡那边却是出奇的安静，按照以往长乐乡绝对比长安城那边早起，可今日反常冷冷清清的，让早起准备进城的商客游人们感到一阵怪异，萧条的长乐乡好像一夜之间变成鬼镇一样。

没错，好像鬼镇一样，整个长乐乡空荡荡的，别说人了，连以往的鸡鸣声都听不到了，长乐乡诡异的安静，让过往的商客和游客们感到不可思议，紧闭的镇门杜绝了商客与游客们探访的冲动。

紧闭的镇门后黑压压上万将士整装待发，五千多功能精锐全副盔甲一动不动，多功能野战精锐师配备齐全，三千精锐腰悬挂着障刀，后背悬挂着一把金属长弓和一壶箭，其余的皆配备钢盾和铁莲花暗器。

六千战马与骑兵纹丝不动，腰挂清一色的新式

斩马刀，身穿密不透风的全身盔，只露出双眼和鼻孔，比起五千精锐蒙面的装饰，他们全身盔威武多了，风雪之中变成雪人一样，静静地等待着宿命归宿的命令。

后山军营内，洪武推开秦寿藏身的木屋门，见到里面的情景，洪武先是一愣，只见秦寿坐在大厅内，双脚盘坐地面，手拿丝绢轻轻擦拭蒙上一层灰的嗜血龙枪，慵懒的旺财躺在秦寿旁边。

“将军，时辰到了！”

洪武很快恢复过来，双手抱拳轻呼一声将军，提醒秦寿出发的时辰到了，把正在擦拭长枪的秦寿惊醒，慢慢抬起头看向洪武，把手中的嗜血龙枪放到一边，活动着僵硬的双腿。

洪武知道秦寿今日要做什么，也知道秦寿召集一万多人要干什么？心知肚明的洪武没有畏惧也没有害怕，更没有坐上秦寿连夜安排最后的撤离车队，反而是留下来与秦寿一起共存亡。

“洪管家，你知道即将面对是什么吗？”

秦寿走到大厅招待椅边，拿起啤酒轻抹一口看向一边的洪武，淡淡地问了洪武一句，他的忠心秦寿心领了，但不是无谓的盲目忠心。

“知道，是皇上！”

洪武没有一丝迟疑，更没有一丝闪烁与犹豫，径直回复了秦寿看似考验的话，身为管家要是连秦寿面对是什么都不知觉，洪武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管家了。

尽管秦寿没有跟他提及过这些，可洪武再笨也猜得出来，能够让秦寿如此忌畏到连夜撤离长乐乡大部分人，只留下无关重要的人留守长乐乡做幌子，除了他要面临当今李世民，洪武还真想不出有什么人值得秦寿这么忌畏。

“你不怕死？”

秦寿面无表情地转过头，目光定定地看向忠心耿耿的洪武，没想到他居然这么有勇气，既然知道自己面临与李世民撕破脸面的对决，他还敢逗留不撤离？

“怕！但洪某更怕长乐乡无人打理！”

洪武毫无隐瞒直接说出心里的话，秦寿摇摇头自嘲一笑，洪武的愚忠是好事，可也是坏事，至少自己不敢肯定能不能保证他的安全？

今日一战对决胜败无法预算，李世民当了皇帝这么长的时间，既然他敢跟自己这样玩，必然有后招才敢如此，要是自己晓幸胜了还好说一点，败了恐怕秦寿也顾及不到长乐乡这边基业，只能仓皇逃

离大唐。

秦寿看了眼嗜血龙枪，忍不住自嘲笑了笑，要是秦叔宝还在世上知道今日的结果，恐怕活活给秦寿气死都有份，直到罗岷带着疲惫的倦意从木屋外面走进来，秦寿才从胡思乱想之中收敛心神。

“将军，都办妥了！”

罗岷看了眼在场的洪武，没有忌畏洪武在场，直接双手抱拳隐晦说出他和潘安连夜办妥的事，把朝廷大臣们都弄晕一整天，保管他们今日参与不了一年一度的盛典，自然也无法见证到些什么。

“辛苦了，回去准备一下吧，成败看今日！”

“是，将军！”

秦寿点点头很满意潘安和罗岷的办事效率，挥挥手示意罗岷回去着手准备，罗岷不敢逗留急匆匆告辞离去，回去提前安排好一切，以免关键时刻出现差漏，那就得不偿失了。

罗岷那边办妥了，秦寿自然而然没有什么好怕的了，那些朝廷大臣们都无法在场，自己想怎么跟心机颇重的李世民掐就怎么掐，哪怕是以下犯上斩杀了李世民，也能掩盖一切事情真相。

套句话来说，历史真相往往都是由人写的，正所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自己胜了李世民意外驾

崩，谁敢有异议？要是自己败了，那就是遗臭万年的以下犯上逆贼，当然这需要看今日的结果如何。

“洪武，长乐乡重要技术员和他们家眷都安然无恙撤离了？”

“是的，将军，都安全走水路离去，不出预料午时前会离开长安范围…”

秦寿最关心还是长乐乡的技术员安危，那些技术员都是无价之宝，折损一个对于秦寿来说都是一个损失，要不是怕破坏计划，秦寿早就提前安排离去了，现在撤离去也不晚，他们的安全也只能看运气了。

出于谨慎秦寿不得不在问多一次，以确保他们全都安全，这些无价之宝人才培养起来不容易，洪武没有迟疑，点点头十分肯定自己看着他们安全离去。

“洪武，现在还有最后一艘船，你现在撤离还来得及！”

秦寿走到木屋窗边看着窗外呼呼寒风之中的大雪，淡淡地再次说出洪武为之一鄂的撤离话，说实在的秦寿不想洪武死在这里，要是自己兵败了逃跑还来得及，可他的安全自己顾不上了。

不管怎么说洪武尽心尽力斥候了这些日子，没

有功劳也有苦劳，说实在的秦寿还真希望洪武离去，而不是留在这里坐等命运安排，起码他可以逃到泉州那边，有什么风吹草动可以第一时间离开大唐。

“洪某在此等候将军凯旋！”

“愚昧！”

秦寿看了眼坚定不移的洪武，摇摇头叹息一声说了句愚昧，在洪武苦笑声恭敬鞠躬目送下，秦寿带着旺财进入内屋，去置换一身行头，说白了也就是去换盔甲，今日恶战势必会很漫长，没有保护哪里行？

第777章情况变动

清晨皇宫侧门，萧条的街道显得空荡荡，百姓不敢敢在皇宫侧门百余步外逗留，当十余辆马车拉着满满供给风霜仆仆前来时，值守宫门的皇宫侍卫伸手拦车检查，十余名皇宫侍卫镇守紧闭的皇宫侧门。

五名皇宫侍卫上前大致检查车辆一会，并没有很严格的检查，原因很简单送供给的车队长很懂事，偷偷摸摸掏出一袋叮当响的钱袋，不动声色地硬塞到看门的皇宫侍卫长手里。

“行了，行了，都什么时辰了？御厨都等着，你们四个，赶紧带路他们去御膳房哪！”

“是！”

皇宫侍卫长收了好处自然办事要麻利，更何况送供给的马车队长皇宫侍卫长认识，加上马车队长很懂事孝敬，自然而然马车很顺利通过马虎的检查，在四名皇宫侍卫带路下进宫。

“头，就这么…”

“放心，长孙那老狐狸，他们进去就出不来了，封好大门叫他们有进无出，赏给弟兄们今晚宵夜！”

车队离去后，皇宫侍卫长旁边一名皇宫侍卫走上前说出内心疑问，皇宫侍卫长自信满满地挥手打断手下的疑问，冷笑一收轻抛手中的钱袋，丢给问话的皇宫侍卫，很大方赏给他们今晚宵夜。

不用手下提醒，皇宫侍卫长早就看出车队有问题，特别是中间赶马车夫，皇宫侍卫长一眼就看出有问题，只是没有说破也没有去揭破，大大方方给他们放行进皇宫，进得去未必就出得来。

皇宫侍卫们得到侍卫长的赏赐，心中大喜连连点头应着，跑到宫门前雪堆里扫开堆起的雪地，露出厚厚一堆的木板和锤头钉子之类，七八人同时上阵开始光明正大封住皇宫侧门。

“哼~长孙老狐狸，这回看你往哪里跑？”

眼前的皇宫侍卫长正是秦寿安排的手下，皇宫所有大门都变成秦寿的势力范围，今日全靠他们守住大门，皇宫里面的人没有一个能够跑出来，除非他们愿意放人，要不然休想从他们眼皮底下出去。

“长官，城楼顶连弓组装好了！”

“长官，土雷准备好了...”

皇宫侍卫长看了看天色，距离天色完全放亮还有一段时间，三五名准备就绪的守门皇宫侍卫鬼鬼祟祟跑来，告知他们那边的准备情况，万事俱备只

欠大军前来在皇宫里面开大片了。

“嗯，辛苦了，去歇会吧！”

“是！”

连弓和土雷都是用来镇守皇宫大门的，防止有漏网之鱼逃离皇宫，得知手下们都准备妥当了，皇宫侍卫长很是满意地点点头，安排手下们抓紧时间歇会，等真正开战到来想歇都没得歇了。

皇宫这边布置妥当，而大理寺那边却显得很冷清，坐镇大理寺的姜维险些要崩溃了，肖柳子昨夜出去没有回来，而昨夜又传来保宁里坊一间普通民房失火消息，姜维不用想也知道，肖柳子关键时刻暴露了，给长孙无忌灭了口。

“姜寺正，现在怎么办？”

孙斌满头大汗跑进大理寺办案衙厅，小声翼翼询问心烦意燥喝茶掩饰慌乱的姜维，长孙无忌没有按照事先布置好的计划，带走天牢里蹲大牢的李承乾，把祸害李承乾转移到皇宫那边。

既然李承乾没有给带走，势必会引来李承乾的手下劫狱，要是李承乾给劫出去，势必又会成为一个祸害，长孙无忌这手临时改变计划，还真把姜维打了个措手不及，大部分衙差都调走了，剩下的人不足抵挡李承乾余孽救人。

现在李承乾又杀不得，留着这个祸害在大理寺，还真是一个要命的决定，可摊上这事姜维不得不硬起头皮死撑到底，去面对即将到来的李承乾余孽作乱，布局好的一切没想到关键还真是出现差漏了。

孙斌的话好像一把油，把心情烦躁的姜维激得更恼火，发现姜维越来越难看的脸色，孙斌不自觉地狂咽一口口水，不知道自己说错了什么，以至于姜维脸色难看到让人感到害怕。

“什么怎么办？凉拌，还快去安排人手布防一下，把祸害带去安全地方，顺便找人通知秦将军，大理寺有变动！”

“啊？是，是...”

心情烦躁不已的姜维猛拍案席，把毫无准备的孙斌吓了一大跳，从未见过姜维发如此大火的孙斌忍不住缩了缩头，顶着姜维的破口大骂声，忌畏同时不敢顶嘴姜维，冷汗连连地点头应着。

“还愣着干什么？都什么时辰了？还不快去？”

临时变动让姜维很烦躁也很急躁，这完全给长孙无忌牵着鼻子走的无力感，很是让姜维感到火大，连呼带喝把孙斌吓得不敢有异，连滚带爬似的

跑出去，留下姜维一个人心烦意燥无比揉着头疼的额头。

全是一群饭桶手下，姜维很是心烦无力呻呤头疼着，早知如此当初叫秦寿留些人手帮忙协助镇守大理寺，只可惜这世上没有后悔药。

“郭闵，郭闵！”

“在！寺正有何吩咐？”

姜维阴沉着脸大呼一声，门外跑进一名气吁喘喘的年轻人，点头哈腰看着脸色阴沉的姜维，不知道姜维有什么事心烦？

“去聚贤楼一趟，找那边的人赶紧带人过来支援，速度快点！”

“是！”

情况有变想要得到秦寿的支援，恐怕有些困难了，光靠大理寺的衙差们是没有办法抵挡和押解李承乾到安全地方，没办法之下姜维只好舍远求近，向聚贤楼那边求援江湖豪客们过来帮忙。

虽然虬髯客不在聚贤楼，可那边还有虬髯客的手下在，怎么也要卖点面子给自己帮忙过来支援，郭闵不知道姜维怎么求聚贤楼帮忙了？不敢多问的他领命急匆匆跑出去，按照姜维的意思前往聚贤楼。

“可恶，逆贼们，我姜维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想到今日长安城必定很混乱，既然都这么混乱了，姜维就不怕在乱上在加乱了，要是真给李承乾的余孽们得逞带走李承乾，放虎归山增添一祸害留在世上，姜维还有什么脸面去见秦寿？

“来人！”

打定主意的姜维玩狠点，大不了毁了整个大理寺，也要把李承乾的余孽全都葬身于此，反正长安都要大换血，到时候有什么事秦寿一力承当着就是了，说不准到时候李慎上位了，自己无过还有功劳！

第778章逃命机关

“啊~~”

姜维的话刚落，突然两个衙差带着凄凉叫声撞破衙厅大门，碎木屑噼里啪啦四处掉落一地，遭受惊吓的姜维整个人缩了缩头，带着惊恐的目光看向门口时，一个带着金色面具的人气定神闲出现门外。ШШШ．Ыq．mЁ

两个手持奇怪兵器的人在金色面具人身后，在金色面具人带头下，三人一前两后闯进来，姜维惊吓过后慢慢镇定下来，虽然早料到李承乾的余孽会杀上门，可没想到他们速度会这么快，这么突然！

三名余孽踩踏着死绝的衙差尸首走进来，与姜维保持十步之外停下，毒钱子和毒鹤两人直接搬来一张椅子，毕恭毕敬放到金色面具人身后，而金色面具人不紧不慢地坐下，与姜维这么直视而坐。

“杜荷，藏头鼠尾有意思吗？别以为本寺正认不出你！”

姜维慢慢平复内心的恐惧，气定神闲似的皱眉看向金色面具人，一语道破他的身份，他的破身份姜维早就知道了，从李承乾被废除一刻起，潘安就把杜荷的身份告诉姜维，还指望他明地里搜捕逃匿

的杜荷。

想到时隔几个月，杜荷没有找到偏偏在这个时候，他自己找上门了，还真是够讽刺的，至少姜维是这么认为的，真是够喜剧化的转变与讽刺，想逮捕他的时候消声遗迹，现在他自己找上门还真是够要命的。

“姜寺正，杜某这不是自投罗网了吗？”

姜维都一语道破自己身份了，杜荷也没有隐瞒下去的意思，直接摘下自己伪装的面具，气定神闲地朝姜维笑了笑，好像一切尽在他掌控之中一样，翘起二郎腿戏虐着与姜维打趣起来。

现在他自己成为朝廷通缉犯，杜荷心知肚明的很，这一切全拜秦寿所赐，还有眼前的姜维为虎作伥，要不是姜维帮忙，他也不至于几个月来躲得这么狼狈，筹划了这么久等的就是今日。

“你想怎么样？”

姜维知道杜荷拖延时间做什么，也知道他其他手下去天牢救李承乾了，他这么明显坐在这里与自己谈笑风生，无非是想困住自己不去惊扰其他休息的衙差，杜荷的想法正合了姜维的心意，故而假装不知情与杜荷玩起心眼。

指望那些饭桶一样的衙差，能够挡住这些棘手

的杀手？姜维想都没想过，惊动他们只会徒增无谓伤亡而已，杜荷拖延时间姜维又何尝不是呢？反正他们在天牢最终是找不到李承乾的，现在只有等聚贤楼的快点赶来。

“不想怎么样，就是叙叙旧而已，当然还想姜寺正配合一下！”

姜维的气定神闲神态，杜荷心生谨慎，想起正事懒得与姜维废话了，轻弹手指示意毒钱子和毒鹤去把姜维抓起来，救出李承乾还需要姜维这个人质，虽然大理寺镇守的人不多，可想要安然离去还是减少不必要麻烦的好。

毒钱子和毒鹤走过来的时候，姜维冷笑一声，手不动声色地摸到自己所坐的椅子，姜维的动作看起来很自然，可始终逃不过心思紧密的杜荷，发现姜维的异常杜荷心中大吃一惊。

“他要使诈，小心！”

当姜维摸到椅子扶手下方时，杜荷心中一惊察觉到危机降临，大声呼喝一声提醒毒钱子和毒鹤小心，杜荷先从坐的椅子上翻身滚开，杜荷的话刚落，姜维身后的墙壁突然冒出一连串密集的箭支。

毒钱子和毒鹤事先得到杜荷的提醒早有预防，可当密集机关箭支射出来的时候，还是有些防不胜

防地狼狈跳开箭支攻击圈，的箭雨来得快去得也快，毒钱子和毒鹤两人虽然逃过箭雨攻击，可最终还是反应慢半拍各自中了一箭。

密集的箭支直接准确无误击中在杜荷所坐椅子上，机警的杜荷所幸见势不妙提前闪开，才没有中招成为冤死鬼，心有余悸看了眼成为刺猬一样的椅子，在看一眼姜维那边马上怦然大怒。

“混蛋，人呢？”

“啊？！”

杜荷盛怒的破骂声，把一边中箭晓幸闪得快的毒钱子和毒鹤喝醒，当看向姜维所坐的地方空无一人，两人吓了一跳涨红脸不知所措，光顾着躲避阴险的机关箭攻击，还真疏忽了姜维这个家伙。

没想到只是一眨眼的工夫，姜维就好像鬼影一样消声遗迹，毒钱子和毒鹤忍不住面面相觑起来，姜维这消失的速度也太快了吧？貌似姜维那个家伙武功泛泛，怎么可能无声无息从他们眼皮底下溜走的？

“头，天牢里没有殿下踪迹！”

“什么？！”

杜荷气得脸色发青的时候，毒草和毒鸩从门外急匆匆跑进来，告知天牢里根本没有李承乾的踪

迹，把杜荷惊得血色全无，下一刻只觉得脊背凉梭梭一片，到底是怎么回事？杜荷整个人蒙了！

没有李承乾的踪迹，说明了什么？杜荷心中一片冰凉无比，没想到千算万算好的事，到头来居然还是出现差漏，罪魁祸首不用问也知道是谁了，除了姜维这个家伙，杜荷还真想不出是谁？

“毒钱子，毒鹤你们两个找到那个寺正，他肯定知道太子殿下的下落！”

“是！”

毒钱子和毒鹤不敢有疑，带着杜荷的命令朝衙厅后院走去，虽然不知道姜维是怎么消失的，可衙厅后院的门那么近，唯一可能性就是他从后门跑走的，既然他从后门跑走的，必定能够追上去。

“毒草，毒鸩，你们两个大开杀戒！”

“是！”

既然找不到李承乾，杜荷也没有心存手软的意思，都走到这一步了，杜荷也不在乎多杀人给姜维颜色看看，只要他一刻还在大理寺地盘，就无法逃出去，没有手下的帮忙，看他能跑哪去？

“跑哪去了？奇怪了！”

姜维莫名其妙地消失，杜荷相信姜维肯定有什么密道逃离，可当时机关箭太突然，谁也没有发现

姜维怎么离去的，在衙厅找了一会没有发现，杜荷捡起地面的金色面具，迟疑了一阵直接走出衙厅大门。

毒草和毒鸠还有杜荷离去后，衙厅案席下面一块石板松动了一下，过了一会整块石板移开，姜维从自己通道口灰头土面爬出来，拼命用手扇着鼻间残留的臭味，左右看了眼没人在衙厅，直奔前门离去。

第779章大军入城

“咦？！”

“哇~那是什么？好威武啊！”

“笨蛋，没见识是吧？那是长乐乡的军队！”

城东春明门五百步之外，进出城门的游客与游商们不约而同惊呼出声，游客与游商们的惊呼声，把守城门检查的府兵惊动了，负责春明门的执戟长闻言带人走出来查看，当发现黑压压一片大军，差点吓瘫痪了执戟长的双腿。ШШШ．ЫQ．mЁ

这是打仗还是怎么回事？上万多长乐乡大军整齐一致的脚步声，好像阅兵仪式一样朝春明门走来，带头的是清一色重甲骑兵，之所以称之为重甲骑兵，原因很简单，光看他们武装到牙齿的盔甲就猜到了，更何况地面马蹄走过的蹄印足足一尺深。

战马全是塞外引进的北方草原战马，确切地说是拓跋族那边特供的上等战马，一匹马价值百金地步，战力不是中原普通马可以比翼的，全大唐只此长乐乡一家拥有拓跋族上等战马，最适合用来负重当重骑兵。

六千多骑兵腰挂新式骑兵武器斩马刀，背着长乐乡特产的滑轮弓，纯钢制的滑轮弓吸引了让路两

边的外商目光，大致数了数咋舌不已，六千多件怪异的滑轮弓，全是铁制成的拉得动吗？无知的外商们根本不知道滑轮弓原理。

骑兵后面就是清一色的五千多功能精锐步兵，在各自长官骑马带领下，没有一丝混乱列队前进，兵甲撞击声深深震撼着道路两侧围观的人，不约而同议论纷纷起来，搞不懂这是什么情况？这是要开战的节奏吗？

“哇~这是？！”

“大虫？！”

“笨蛋，是长乐乡镇长，征西大将军…”

当秦寿身披威武虎纹战甲出现的时候，再一次引爆围观的百姓们乍然声，彪悍的坐骑彪悍的虎纹战甲，都是围观的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秦寿的拉风出场，一眨眼间盖过千军万马的震撼视觉。

卖相最夸张的当然是秦寿的坐骑旺财了，全副钢制盔甲不算什么，虎头戴着一尺长尖锐牛角一样的撞角，虎爪四肢皆镶套有半尺长的钢爪，虎身鱼鳞一样的盔甲轻而又密集，有效减少了旺财负重体力。

最夸张的还是它尾部六翼尾巴一样的刀锋，四尺长一尺宽的翅膀刀锋阴森森无比，六翼尾刀迎天

而翘好像翘起的六支翅膀，至于有何用途无人知晓，但是认为是装饰品那就是大错特错的想法。

“停…呃…”

长乐乡这么大张旗鼓带兵进城，没有收到任何消息的守城执戟长，作势要阻拦盘查时，带头打阵的郝隆直接挽起后背背着的滑轮弓，快如闪电的一箭，直接一箭穿心守城执戟长。

郝隆不分黑白直接赏了守城执戟长一箭，当场射杀守城执戟长，惊呆了守城的府兵们，叛变还是叛乱？守城执戟长给郝隆一箭射死当场，吓坏了围观的游客与游商们，乱作一团似的四处逃窜。

“征西大将军奉命进城剿逆贼，挡路者死！”

“让，让，快让开！”

郝隆冷冷的一句警告话说完，六千骑兵前排同时拿出滑轮弓，整齐一致的拿弓搭箭姿势，把守城门的十余名府兵们吓了一大跳，郝隆连执戟长都敢当场射杀，更何况他们这些当小卒的府兵们。

惊醒过来的守城府兵们也不知道说了一句，在骑兵滑轮弓威胁下逃命似的轰然散开，守城府兵们也不是笨蛋或死忠那种，光看这大军压城的嚣张场面，连上头都没有命令下来，他们这些小喽喽更是不敢去充大头。

守城府兵们识趣让开剩下不少麻烦和箭支，郝隆轻轻一挥手示意大军继续赶路，而在军队里的秦寿自始至终都没有出面，也没有必要去出面，直到大军畅通无阻进入春明门，更是引来一阵骚乱。

“闪开，闪开！”

接应的治安府兵们在大军进城一刻，及时控制住街道的场面，以免盛典之日鼎盛客流堵住去路，曹功明带着人亲自迎接秦寿的到来，他是奉了韦贵妃的命令，在辰时及时控制朱鹤门主街道。

当曹功明带着两名亲随前来，发现秦寿威猛的大军时，忍不住咋舌不已，光看这大军的份量，曹功明还真怀疑秦寿不是进皇宫平乱，而是想要血洗皇宫吧？还有秦寿那拉风的坐骑装备，简直是让人毛骨悚然地步。

曹功明带人前来郝隆没有停下来的意思，与目瞪口呆的曹功明擦身而过，清醒过来的曹功明带着人刚想靠近经过的秦寿，可旺财威武裂牙的警告，把曹功明和两名亲随吓得双脚打颤。

“有何事？”

秦寿勒住缰绳停下前进，淡淡地看了眼曹功明，轻轻挥手示意步兵精锐继续前进，曹功明心有余悸地看了眼旺财，狂咽着口水猛点头，目光闪闪

烁烁地不敢靠前，怕煞旺财阴森森的虎牙威胁。

“大，大将军，大，大理寺，那，那出现…”

“出现变故？”

曹功明在秦寿勒住旺财下，才提起勇气把大理寺那边的情况断断续续说出来，而秦寿得知大理寺的变故，忍不住皱起眉头，狡猾的老狐狸长孙无忌没有把李承乾带去皇宫？要真是哪样姜维那边点人手，根本无法对付太子余孽。

曹功明拼命地点头应着，心虚不敢抬起头看向秦寿，按理来说他应该去帮大理寺的，可听到太子余孽杀人不眨眼，又是盛名已久的精锐杀手，更是怕死到没有勇气去支援，正所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秦寿淡淡地看了眼贪生怕死的曹功明，没有与他废话也没有必要废话，一个不成器的贪生怕死之辈，秦寿轻拍旺财的虎头，朝前面带路的郝隆追上去，一路上皱起眉头，大理寺变故秦寿不得不分心去支援。

“郝隆，你带人先去皇宫驻守，长孙无忌不成大器无需理会，自然有内应皇宫侍卫收拾他，最关键还是皇上，凡事要沉住气，等本将军回来！”

秦寿追上郝隆，交代一番郝隆先带大军进皇宫

驻守，自己先带人去支援大理寺，太子余孽是祸害，仅次于装病与自己玩游戏的李世民，要是放虎归山日后必成祸害，至少会给自己麻烦。

“是！”

秦寿的命令郝隆不敢有疑，在秦寿点走百骑骑兵后，继续带人朝皇宫方向赶去，以免去迟了发生变故。

第780章重甲骑兵

大理寺内血腥一片，东倒西歪的尸体随处可见，杜荷颤抖着手里的障刀，头一次杀那么多人的他，差点适应不过眼前的血腥场面，这是他替李承乾卖命以来，第一次杀人而且一杀就是十余个数目。

杜荷也不想这样，是姜维逼自己的，要是他合作点不把李承乾藏起来，杜荷也不会如此大开杀戒，而且还是害自己出手破戒杀人，现在杜荷只想抓到姜维，亲手杀了狡猾如泥一样的姜维。

“头，毒钱子没找到殿下！”

“头，毒鹤没有找到姜维那个家伙！”

“继续找！”

当毒钱子和毒鹤从大理寺衙厅后院走出大院，告知没有找到李承乾和姜维，杜荷整个人铁青着脸色，大喝一声轻甩手中障刀的血迹，喝斥毒钱子和毒鹤找到李承乾，至于姜维那个家伙能找到最好，找不到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头，时辰不早了！”

毒箭待毒钱子和毒鹤离去后，带着两名蒙脸手下走到杜荷身后，小声翼翼提醒杜荷，他们闹的动

作太大了，现在撤还来得及，再不撤的话势必会惊动更多府兵前来，更何况今日是万国朝邦的盛典，府兵调集虽然慢可也不容小觑。

“撤？我们还能撤去哪里？今日哪怕翻遍整个大理寺，哪怕是掘土三尺，也要找到殿下！”

毒箭善意的提醒声，杜荷没有领情摇摇头面无表情地看着天空，很明确地告诉毒箭，今日找到不到李承乾，他们没有后退的路，缺少李承乾这个大腿，他们就是杂鱼一堆，确切地说是什么也办不成的杂鱼！

杜荷偏激的话，毒箭无言以对，不过杜荷说得也很有道理，缺少李承乾这面大旗支撑，他们就好像见不得光的刺客，没权没势办什么事都是违法的，但是有李承乾这面大旗支撑着就不同了。

“头，不好了，长乐乡骑兵杀来了！”

“什么？骑兵！”

杜荷正打算安排毒箭带人去查找李承乾的下落，突然大理寺门外急匆匆跑进一名乔装成百姓望风的人，气吁喘喘告知长乐乡骑兵到来的消息，把杜荷吓了一大跳，没想到居然吸引了长乐乡骑兵杀来！

下一刻杜荷的面色变得苍白无血，眨眼一刹时

又变成灰色，杜荷忍不住吸了一口冷气，茫然失措，像个泥塑木雕的人，骑兵，最头痛的一种兵种，速度快灵活多变，没想到秦寿居然出动了骑兵。

“来了多少人？”

杜荷慢慢平息内心的恐惧感，好像失音了一般，阴沉着脸色看向望风的手下，想要得知长乐乡骑兵来了多少人，好做下一步打算，千算万算没有算到秦寿会出动骑兵，更没有算到出动速度那么快，失策的杜荷琢磨着撤还是不撤的好？

“一，一百骑...”

“抓住他们！”

“姓姜的，赶紧放开殿下！”

望风的手下还未说完，突然衙厅内传出一阵阵喝骂声，姜维带着五名带血的衙差劫持李承乾从衙厅走出来，当姜维发现杜荷和毒箭还有三名手下在大院，顿时面如死灰似的，手中障刀紧紧架在披头散发的李承乾脖子上。

杜荷挥退追出来的毒钱子和毒鹤等十余名手下，与劫持李承乾的姜维僵持对视着，连长乐乡增援的百骑骑兵也无暇理会，姜维劫持李承乾让杜荷很无奈与忌畏，生怕逼急了姜维一不小心把李承乾

杀了。

“姜维，你敢架刀要挟太子，不怕满门抄斩吗？”

“我呸，什么太子？逆贼一个，你们全都退下，如若不然，别怪姜维一刀杀了他！”

杜荷的话差点逗乐姜维，忍不住朝地面吐了口痰鄙视，李承乾早就不是什么破太子了，只有杜荷这些愚忠的人才还认为李承乾是太子，要不是走投无路了，姜维还真不想拿李承乾做人质。

“姜维，杜某见你是条汉子，不如这样，你放了太子殿下，我们放你一条生路如何？”

长乐乡百骑就快要赶来，时间无多杜荷不敢与姜维耗着浪费时间，欺姜维不知实情，打着商量语气与姜维谈判，只要他放开李承乾，自己也放他安全离去，没有必要跟他们死磕到底。

而蓬头乱发的李承乾麻木地看了眼杜荷，呆在天牢里几个月时间，李承乾的雄心大志早已磨灭了，现在杜荷他们冒死前来劫狱，李承乾非但没有燃起求生**，反而更是悲戚地叹息一声。

“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杜荷的商量语气，姜维不屑一顾地竖起中指，杜荷急色恐慌的表情姜维早就看在眼里，虽然不知

道他恐慌什么，可仗着有李承乾这个筹码在手，姜维死猪不怕开水烫，跟杜荷僵持到底拖延时间。

早就看穿杜荷他们弱点的姜维胜券在握，有李承乾在手杜荷他们肯定不敢乱来，他们这么大张旗鼓目地是什么？无非是想救出李承乾，只要拖上一段时间，救援到来就是他们投鼠忌器的时候。

“上！”

姜维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态度，彻底激怒了杜荷，在毒草潜伏一侧拉弓瞄准下，突然大喝一声上，姜维还未反应过来怎么回事？突然一支箭直朝他握刀的手射来，冷不及防的姜维右手中了一箭，手中障刀掉落地面。

“顶住！”

中箭的姜维并没有放开李承乾，在杜荷等人带人冲上来的时候，大呼一声五名手下衙差拼死保护，姜维直接给杜荷带来的杀手逼得连连后退，而他五名衙差手下不堪一击，一眨眼间就悉数倒下。

“你找...”

杜荷狰狞着笑容，握着手中带血的障刀，作势欲要砍了吓得连连后退的姜维，突然大理寺门外传来马蹄轰鸣声和尖叫闪避声，紧接着轰隆一声，虚掩的大理寺门不堪一击，被数骑骑兵冲锋野蛮突然

撞开。

…数支箭朝冲锋进来的重甲骑兵射过去，叮叮叮…一连串火星溅起，防御力变态的重甲骑兵直接无视箭支，策马朝杜荷这边径直冲锋而来，杜荷转过头发现重骑兵出现，双目忍不住一阵充血。

“重甲骑兵？！”

快要崩溃的杜荷高呼一声重甲骑兵，在重骑兵斩马刀砍来之际，顾不得什么狼狈，与手下们一起翻身打滚避开致命的一刀，可还没等杜荷晓幸躲过致命的刀锋，紧接着又有数十骑重骑兵气势汹汹朝他们践踏而来。

第781章一个别想跑

雷鸣般的马蹄声直朝杜荷践踏而来，吓了一大跳的杜荷顾不得什么，直接懒驴打滚了几圈，险之又险滚出重骑兵的践踏范围，而他倒霉的手下们可没那么好命，直接惨死在重骑兵马蹄下。

毒箭也好不到哪里去，虽然他晓幸躲过了重骑兵践踏，可在数十把锋利加长的斩马刀乱劈砍下，双手难敌乱刀砍，一眨眼间整个人变成血人一样血淋淋无比，双臂直接在重骑兵乱砍下不翼而飞。

杜荷刚从雪地里狼狈爬起，呼啸的风声在杜荷脑袋顶响起，吓了一大跳的杜荷横刀去格挡，只听一声，没有意外地杜荷手腕传来酸麻要断的痛楚，手中的障刀直接给一把长枪搁飞，气势不减的长枪直接打在杜荷脸颊。

整个人打飞而起的杜荷喷出一口血和数颗牙齿，落地一瞬间倒滑出三米开外，险些痛晕过去的杜荷慢慢爬起来，抬起头惊恐地看着打飞自己的人，居然是身披虎纹盔甲的秦寿！

这一刻杜荷惊呆了，眼睛里含有一种被追捕的恐怖神气，张大的瞳孔中充满恐怖，嘴唇和面颊惨白而拉长了，短促而痉挛地呼了一口气，整个人紧

张得汗一股脑儿往外冒，心扑冬…扑冬声不断地跳动。

“是，是泥？！”

门牙给秦寿一枪扫飞的杜荷，满嘴血水恐惧到极限，做梦也想不到秦寿居然回来了，没有任何消息没有任何意外似的，就这么突然出现眼前，此时此刻秦寿就好一个不可磨灭的噩梦，在杜荷面前和脑海里盘转不停。

百骑冲锋进来的重骑兵犹如虎入羊圈，肆意无忌屠杀着杜荷带来的杀手，面对武装到牙齿出手狠辣配合有序的重骑兵，刺客杀手们不堪一击似的，三五除二给重骑兵斩杀一干二净，毒钱子和毒鹤等人疲于与重骑兵周旋游斗。

“将军，将军！”

秦寿的出现好像救星一样，害得担忧了半天的姜维忍不住一阵热泪满盈，而秦寿转过头朝姜维点点头，紧接着目光扫向地面寒颤打抖的杜荷，至于他害怕与畏惧，在秦寿眼里显得很正常。

“就凭你也敢老虎地盘抢食？”

秦寿冷笑一声，嗜血龙枪轻轻一指，枪尖对准三尺外的杜荷，把受伤难以开口的杜荷吓得往后爬出一步，耳边时不时传来手下们惨叫声和虐杀声，

杜荷不敢回头看，也没有勇气回头去看。

正主出现了，秦寿也没有废话，直接持枪往前一击，枪尖带起呼呼破空声把杜荷吓得面无血色，狼狈躲过秦寿猫戏老鼠似的一击，还未来得及爬起来，秦寿又一记长枪敲打，嘭一声，准确无误地打在杜荷脊背上。

杜荷满脸充满惶惶不安，吓得往后退了两三步，脸上先变得一阵青白，随后又涨得极度的绯红，秦寿的羞辱和鄙夷话，杜荷听在耳里是那么的刺耳，可面对变态的秦寿，他有没有把握打赢他。

“可恶！”

毒钱子等人武器根本无法伤及重骑兵，防御力超强的盔甲完全抵挡住毒钱子的武器攻击，一刀或一箭下去，不是一阵火星就是直接弹飞箭支，而重骑兵的加长斩马刀，一刀下来几乎是力大无穷。

重骑兵失去了冲锋的助力，按道理威胁应该不大，可他们沉重的斩马刀和出色的防御力，却弥补这些缺陷，与毒钱子等精锐杀手拼杀起来一点不逊色，一刀下去几乎震麻刺客们的手腕。

“杀光他们，快杀光他们！”

眨眼间工夫时间，毒钱子等人在重骑兵围杀之中急速锐减，一边的姜维大呼小叫，十分解恨地大

呼小叫，重骑兵没出现前给这些刺客杀手们追得无路可退，现在轮到他们倒霉无路可退了。

“杜荷，你走吧！”

“殿下...”

一直没有开口说话的李承乾，最终还是忍不住开口了，早已心如死灰的李承乾，此时此刻已看穿了一切，东山再起已经无望了，而杜荷的死忠让李承乾很欣慰，至少杜荷的忠心是不容置疑的。

李承乾落魄十足的话，杜荷心中惭愧不已，当毒箭等人在重骑兵混战之中一一乱刀砍死后，杜荷更是心如死灰，现在别说救李承乾了，能不能活着跑出去都是一个问题，二十骑重骑兵手持滑轮弓，直接瞄准艰难爬起的杜荷。

“秦将军，求你放过他们！”

李承乾看了眼场上受伤惨重的毒鹤等人，除了毒箭给乱刀砍死，其他的毒钱子毒鹤等人都已身负重伤，李承乾知道要是自己在拉下面子求秦寿，这些曾经得力的手下都要惨死在这里。

“你以为你还有资格谈条件？一个不留！”

“你...”

李承乾服软的求饶声，秦寿不屑一顾地冷笑一声，淡淡地说出李承乾为之一鄂的屠杀令，李承乾

死到临头还那么天真？杜荷他们有可能离得开这里？这么明显的放虎归山，秦寿怎么可能做得出来？

…乱箭之中杜荷身中数箭，绝望的目光看着李承乾，嘴巴一张一合想要说些什么，可到嘴的话始终说不出来，源源不断的血水从他嘴渗流而出，挣扎了几下最终无力瘫倒雪地里。

“不…”

这一刻李承乾崩溃了，李承乾只觉得自己两眼发黑，耳朵里嗡地一声，声音也窒息了，全身的血液，像是凝结住不流了，觉得全身仿佛微尘般随时要消散，眼睁睁看着杜荷等人在乱箭之中身中数箭。

不但杜荷如此，连在重骑兵包围之中的毒钱子等人也遭到乱刀砍死，刺客光明正大暴露出来，无疑等于自寻死路，更何况他们面对的是训练有素的重骑兵，手中的兵器一点也拿重骑兵没有办法。

杜荷等心头大患灭绝了，没有了心头大患秦寿忍不住松了一口气，这只是一个开端开胃菜，李承乾的余孽党羽全都死绝了，没有了党羽的李承乾就好像一只没了爪牙的老虎。

“浪费本将军宝贵时间，姜维，这里交给你处

理！”

“是！”

秦寿看了眼面如死灰的李承乾，对于李承乾盛怒到极限的愤怒目光不加理会，交代姜维处理这里的残局，头也不回带着热身完的百骑离去，李承乾杀手固然厉害，可不是偷袭还不是一样不堪一击。

第782章神秘武器

“薛司令，你所言无虚？”

长安哪边大战在即，倭国这边伊予城也是差不多，大清早天色放亮的时候，李震和找回的尉迟宝床等九人，受薛仁贵应诏悉数到齐主帅营帐，当薛仁贵把事情真相大致概述说出来，李震等人惊讶到无语复发。

原来他们之所以被牛进达大军叛变定义成逆贼，是因为秦寿支持李慎上位造成的，至于秦寿支持李慎上位时用了什么手段，他们九人不知道也不清楚，但是这涉及皇位斗争的事，他们心里多多少少知道其中风险。

“李兄，你看是不是？我就说嘛，妹夫老大怎么可能叛变？都是那九五之尊的皇位害死人！”

当薛仁贵大大方方拿出秦寿从长安回寄的快信，李震等人看了眼后心中芥蒂慢慢放下来，而程处默看完后更是神经大条地哈哈大笑，一副我们是正义一方的态度，直让一边的李震郁闷到无言以对。

“大哥，那咋们到底是不是逆贼啊？”

“笨蛋，逆你个大头鬼，自古坐皇位的皇子

们，又有几个不是从血里滚出来的？现在皇帝当初还不是一样从…”

“闭嘴！”

程处弼哪壶不开提哪壶的话还没说完，马上遭到一边的程处亮一拳敲打，而程处亮更过分的说词，彻底激怒了身为老大的程处默，大喝一声何止两个弟弟一个比一个嘴贱的话题，现在李世民还在位，他的丑闻历史不可提！

李世民弑兄夺皇位的事，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也不是什么隐蔽的事，虽然李世民极力掩饰着自己不光彩一面，可始终无法掩饰一切，既然李世民可以弑兄夺位，那他的孩儿干嘛不可以大逆不道夺位？

起码比起李世民缺德的弑兄行为，李慎上位没有上演弑父行为，只是软禁了李世民，至于是不是李慎的主意或者是秦寿的主意，这些都已经无关重要了，起码李慎上位比起心胸狭窄的李承乾强多了。

“……”

李震一脸无语地看向程家三子，他们还真是乐天一派的无忧之人，天大的事都能当没事发生，这些天过得最惬意没有压力的当属他们三兄弟，好像

一直都这么信任秦寿，一点都没有怀疑过他。

想起信任两个字，李震忍不住心中一阵羞愧，曾几何时自己也一直在怀疑秦寿，到底是不是真的叛变了？现在薛仁贵公开坦然说明一切真相，李震心中难免不是滋味，比起天生缺一根一样的程家三兄弟，李震觉得自己好逊。

“将军的密信在这里，你们还有什么疑问吗？有什么疑问现在尽管提出来，过后薛某可不会在纵容你们小情绪了！”

薛仁贵把李震等人的表情，包括他们一切全看在眼里，秦寿这手公开坦白手腕魅力用得不错，加上他们家里一切都平安的报喜消息，足以证明了这一切，这只是一场争权夺利的皇位斗争，而不是秦寿大逆不道叛变的斗争。

李震等人不了解事情真相，可以用皇位斗争敷衍过去，可薛仁贵却一清二楚事情真相，事情并不是想象这么简单，复杂的事情变化，薛仁贵也不知道如何解释，也没有必要解释给他们知道。

李世民遇到秦寿算是倒霉八辈子，也算是他刚愎自用的后果，培养出秦寿这个大逆不道的家伙，套用秦寿的一句话概括就是，君要臣死，臣不一定非死，还可以另辟途径逆天而行，臣要君死，君不

得不死！

或许听起来很荒谬，可在秦寿眼里没有什么荒谬可言，要科技有跨越冷兵器时代的蒸汽科技，要人才有当今上最牛气哄哄的人才技术，至于军事方面更是甩当今朝廷几条街，兵力不多可靠近皇城，拼起火力足以制李世民死地而无后生。

“薛司令，我等惭愧！”

李震等人在薛仁贵公然坦白的谈话之下，一脸惭愧不已地双手抱拳告罪，想想这些天来多余担忧公然抗命不尊，李震感到很是羞愧，既然知道真相和家人都安然无恙，他们还有什么好说的了？

解决了李震等人心中的芥蒂，薛仁贵忍不住松了口气，什么都不怕，就怕他们今日开始与牛进达决一死战不用心，现在用人之际他们又是得力的将领，缺少他们其中一个无疑是一种损失。

“好，既然尔等都无异议，马上回去准备，辰时一到，全军推动伊予城三百步开外，等待攻城利器到达，即日攻陷伊予城！”

“是！”

薛仁贵突然下令攻城，李震等人闻言一愣，紧接着最快清醒过来的还是程家三子，当得知今日要攻城，战意十足地亢奋无比领命先告退离去，李震

等人先后陆续清醒过来，带着惊讶的神色先后领命离去。

“话说又有什么神秘武器到来？”

“谁知道呢？”

“快去准备吧，现在讨论有何意义？到时候便知晓！”

李德奖与李德培两兄弟从帅营走出来，忍不住议论起薛仁贵口中所谓的神秘武器，而一边的李震摇摇头叹息一声，出言打断李德奖两兄弟的议论声，李德奖两兄弟想想觉得李震的话有些道理，有些迫不及待地回去准备。

‘事实真相真是如此吗？’看着李德奖等人离去的背影，李震忍不住一阵疑惑起来，总觉得真相似乎有什么隐瞒，至于隐瞒了什么？李震不知道，只要知道自己没有连累到家人便好。

“薛司令，船队到了！”

“嗯，不错，秦雷，去集合大军！”

“是！”

李震等人离去后，薛仁贵闭目养神了一会，当秦雷快步走进来报告船队到达，薛仁贵猛然睁开眼看了眼秦雷，带着欣喜满意的目光点点头，挥挥手示意秦雷去召集全军出动，与长安哪边一起同步发

动最后一役平乱战争。

　　秦雷领命慢慢告退离去，至于谁对谁错谁是谁非与他无关，他们只是一些听命行事的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从不过问是非对与错。

　　秦雷离去后薛仁贵慢慢从自己帅椅站起来，走到自己的盔甲面前，脸色繁重地看了眼盔甲叹息一声，心情沉重地拿起自己的盔甲，今日即将有数万人死亡，而且还是死在自己手里，神秘武器到来，就是伊予城的灾难降临！

第783章振武大将军

长安这边大战在即，而倭国那边伊予城却开始了生与死的最后较量阶段，大清早薛仁贵倾巢出动，一万多大军整装待发兵临城下，把心力憔悴与焦头烂额的牛进达吓了一大跳，带着不可思议的惊讶，穿戴整齐朝北城楼方向跑去。

牛进达登上城楼，拿起单筒望远镜观察伊予城外三百步开外动静，一万多逆贼大军排列成四个方阵，钢盾兵一字排开位列前首，弓兵在钢盾兵身后不知道忙碌着什么，障刀兵和虎豹骑混杂编制，似乎驻守左右两翼保护中间的阵营弓手。

当牛进达发现薛仁贵坐镇大军后方，大感惊异与不解，薛仁贵气定神闲捋着短须闭目养神，而叛军阵营之中李震等人则各自站立一边，似乎他们对了解情况后，没有受到丝毫影响！

“逆贼想做什么？”

这一刻牛进达茫然了，慢慢放下手中的单筒望远镜，想不透薛仁贵在玩什么把戏？更不知道薛仁贵是如何说服哪些朝廷大臣公子哥们，既然已知真相，为何还死心塌地当起逆贼？这让牛进达很是茫然。

更让牛进达感到怪异的是，薛仁贵到底在玩那出？这一次薛仁贵倾巢出动，让牛进达感到很不安，一般没有必胜的把握，薛仁贵不会如此大张旗鼓全军出动，而且牛进达也不相信薛仁贵是做事冲动那种。

“将军，滚石和火油全都准备妥当！”

“嗯！”

渝仲急匆匆跑上城楼，直接走到牛进达身后，双手抱拳告知守城的滚石和火油都准备妥当，牛进达心不在焉地点点头应着，说实在的滚石和火油能不能够阻挡薛仁贵的大军，牛进达心中也没有底。

逆贼太多令人措手不及的杀手锏，这一点牛进达不得不承认，光是那辆静止的刺猬战车都停靠一边，牛进达不知道这次薛仁贵又有什么杀手锏？三百步距离，正好是弓手们软肋射击点，可对于逆贼来说三百步是最佳射击点。

“二石滑轮弓？！”

“二石滑轮弓？”

当牛进达再次拿起单筒望远镜查看的时候，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道出一石滑轮弓直让一边的渝仲忍不住愕然，二石硬弓渝仲倒是听说过，可二石滑轮弓是什么？渝仲忍不住一头雾水。

二石那可是上百斤的重量，也难怪渝仲会这么惊讶于不解，能够拿起这重量的人都是少之又少，能拿二石的弓基本都是将领级别，一石硬弓还算比较正常，毕竟拉弓的没有几个是弱手。

“滑轮弓，那可是很可怕的机械长弓...”

牛进达一脸担忧地说出滑轮弓的厉害之处，滑轮弓牛进达见识过，纯弹韧很离谱的钢板制成，经过机械滑轮助力减少拉弓的力度，也知道它的威力如何，基本是轻而易举四五百步的射程。

没想到逆贼一出手就上千的滑轮弓数目，始料未及的牛进达算是给吓到了，光是眼前离谱变态的滑轮弓千弓齐发，要是箭支足够的话，足以压制到他们城破都没有办法在城楼防守。

经过牛进达这么一解释，渝仲咋舌到忍不住大吃一惊，没想到滑轮弓这么厉害，要真是如牛进达担心的那样，那伊予城基本毫无防守可言，连那些准备充足的滚石和火油，都恐怕成了摆设。

然而牛进达和渝仲担忧的事还未完，当逆贼大军出现一阵骚动与混乱时，牛进达远远观摩了一会，更是脸色铁青到毫无血色地步，手中的单筒望远镜一时间拿不住似的，啪啦一声掉落地面。

“完了，是振武大将军！”

“振武大将军？”

牛进达魂不守舍的样子，更是让一边的渝仲不可思议到极点，好像牛进达对逆贼那边了如指掌一样，按耐不住心中的疑问，什么振武大将军？渝仲捡起牛进达掉落的单筒望远镜，朝逆贼大军那边望过去。

“这，这是？！”

当渝仲发现两挺两丈长的巨炮时，忍不住大吃一惊惊呼出声，带着不可思议的惊讶表情，轻轻颤抖着拿单筒望远镜的手，光看那炮口的口径，足有一个半人的脑袋那么大，再看那堪比磨盘一样大的铁球，渝仲不敢想象其重量有多重！

两挺巨炮推动到钢盾兵面前，十个巨木箱子在滚木推动下，停靠在巨炮旁边，而当渝仲发现推动滚木的苦力身份时，更是惊讶到不可思议地步，甚至有些难以置信眼前所看到的一切，居然是松山城的倭国士兵！

“将军，可恶的逆贼与倭国勾结了！”

“不，应该是利用！”

牛进达很确定地澄清了事情真相，他不相信秦寿会与倭国勾结，以秦寿这么血腥的手段残杀倭国人，可见有什么世仇在里面，了解秦寿脾气性格的

牛进达，不相信秦寿会自打脸与倭国勾结。

唯一可能性就是秦寿与静夫耕田达成了什么协议，一个连远在大阪城间人皇女也不知道的协议，没有利益驱使，牛进达相信秦寿不会与静夫耕田达成协议，至于是什么协议？恐怕也只有秦寿知道。

“将军，那…”

渝仲脸色变得极其难看，先是牛进达惧怕的滑轮弓，现在又是不可思议的巨炮，这回别说守城了，能不能活命还是一回事了，光看那振武大将军的口径，渝仲不敢想象看似坚固的伊予城，能不能抵挡一炮的轰炸？

牛进达脸色越发显得难看，愁眉苦脸老半天苦思对策，只可惜想了老半天时间飞速流逝，牛进达自始至终还未想到万全之策，振武大将军巨炮的威力，牛进达就算是没有见识过，也猜得到它的威力如何。

光是逆贼战船上小口径的土炮威力都不敢小觑，更何况眼前放到两三倍的大家伙？虽然早知道逆贼会有杀手锏，可万万没想到居然是这么要命的杀手锏，今日难道就是他身败名裂的日子吗？牛进达忍不住生起一阵凄凉无力感。

“将军，将军，你快看，那不是令郎吗？”

“赞儿？！”

悲戚戚的牛进达还未感叹完自己归宿，渝仲哪壶不开提哪壶，心情糟到极点的牛进达忍不住大吃一惊，一手夺过渝仲手里的单筒望远镜，顺着渝仲指引的方向看过去，马上发现了他朝思暮想的长子牛师赞狼狈处境。

第784章终极考验

伤痕累累的牛师赞架在十字架上，想出这个的除了风火雷电四人，还真想不出还有谁信仰西方教廷惩罚方式，按照风火雷电降化的思维，牛进达背叛了他们的主人秦寿，无疑就是在亵渎神灵。

亵渎神灵就要接受惩罚，而最好的惩罚就是用十字架，用铁钉把牛师赞四肢全用铁钉钉住，让牛师赞在架起的十字架马车上接受痛不欲生的惩罚，随着马车的晃动震动钉住的伤口，可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得起的。

风火雷电想出法子虽然有些血腥残忍，可最终还是得到了薛仁贵的批准，对付牛进达的办法最好就是攻其心，伐其士气，只要牛进达投入了情绪在里面，那么接下来的攻城更好办多了，他受其子影响必定不能全心全意守城。

不能全心全意守城，说明了失败了一半，可以减少不必要的伤亡，薛仁贵也不想自己大军在自相残杀过程，过多无谓的伤亡，能够打击牛进达心智最好了，所以风火雷电四人提出这个法子，薛仁贵连想也没想就同意了。

“震兄，你不觉得…”

“别管闲事，做好准备吧！”

李德奖两兄弟目送阴损的风火雷电四人，带百人押解牛师赞朝伊予城走去，忍不住靠近一边的李震，不寒而粟议论起来的时候，李震摇摇头苦笑一声，不参与过多的评价薛仁贵的决策。

薛仁贵打什么主意？李震心里有些了然，也大致猜到薛仁贵的用意，并不想过多下定论，这是他现在学习的好时机，李震不想错过任何一幕，日后说不准自己也有机会遇上同样的事情。

“爹...爹...”

牛师赞在风火雷电四人带人押解下，痛不欲生地有气无力轻声呼唤，迷迷糊糊的双目朦朦胧胧之间，隐隐发现伊予城上自己老爹的身影，遍体鳞伤的牛师赞饱受逆贼的变态折磨，有些吃不消想要晕过去，可四肢要命的痛楚让他没有办法晕过去。

“赞儿...”

牛进达发现牛师赞给绑在怪异十字架车上，心如滴血似的险些晕过去，要不是一边的亲卫们及时出手扶住，牛进达还真会晕倒当场，而城楼上的朝廷将士们面面相觑不已，这算是什么意思？要挟？

看到自己长子的惨样，牛进达只觉得自已心如刀割，好像心口上有一把锋利无情的刀子，一刀一

刀地割着，剐着，血也在一滴一滴地流着，满腹的悲痛，使他变得像一棵秋草，全身无力地摇晃着。

心如刀割的牛进达险些要单枪匹马冲出去救人，可他不行也不敢那样做，那样会把伊予城内三万多大军带入绝境，没有主将的朝廷大军很容易崩溃战败，要真是那样他就辜负了李世民对他的信任。

“拿弓来！”

识破薛仁贵打压士气的阴谋，只是短短半刻钟不到时间，牛进达好像感觉过了一个世纪那么长，又好像一个久经苦难的老人，悲痛在他的身上，激起的已经不是眼泪，而是长久的沉默。

“耳聋了？拿弓来！”

“将军？！不可！”

牛进达深呼吸一口气，不容置疑暴喝一声索要弓箭，渝仲大吃一惊，忍不住开口制止牛进达，他要弓箭做什么？渝仲心中肚明，无非是想要射杀自己长子牛师赞，以免扰乱了他的心智。

牛进达没有理会一边的渝仲劝说，直接拿过亲卫不敢叛逆呈上的硬弓，心如刀割的牛进达没有一丝迟疑，也不敢感情用事，手肘撞开感情用事的渝仲，强忍着心中不舍与悸痛，接过一支箭慢慢拉动

弓弦。

“停！”

押解牛师赞的十字架囚车到达城外百步距离停下来，也是普通弓手难以到达的范围，秦风大喝一声停，押解囚车的精锐们同时架起钢盾自我保护，唯独牛师赞在囚车上钉着考验牛进达的心智。

“爹爹…”

牛师赞在囚车上慢慢抬起头，亲眼目睹到自己爹爹拿弓的动作，心知肚明自己爹爹脾气的牛师赞没有求饶也没有求救，有气无力深情唤了一声爹爹，带着一丝解脱之意慢慢闭上眼，等待自己生命结束。

牛师赞绝望闭眼的细微动作，好不容易做出决策的牛进达，这一刻彻底惊呆了，难堪的悲痛像一只鹰摄住了他，以一种虫啮般的痛苦折磨他，牛进达感觉心凄楚得发胀，胀得几乎把胸膛也裂破了，同时又在那里断断续续地跳着。

回想起牛师赞出生一刻，到他学会爬学会喊爹爹一刻，牛进达宛如重温了一遍人生经历，很凄凉也很温馨的牛师赞成长画面，他的一生没有欢乐童年，有的只是从小培养成征战沙场的童年。

一眨眼工夫时间，记忆就好像流水一样消逝，

牛进达觉得脑口闷气得像要爆裂．心剧烈地绞痛，思想混乱越想越伤感，不顾风雪侵袭，风寒入骨，独立城楼边缘之下，悲悲切切高呼一声。

“赞儿，爹爹欠你太多太多了…”

“将军，不要…”

牛进达脸孔好像石膏假面一样的僵硬，只有嘴唇颤栗着，微微地动着，他强忍着马上就要夺眶而出的泪水，最后眼泪不能遏止地往外汹涌，眼泪慢慢地从他脸上流下来，渝仲刚想不顾一切制止牛进达，可惜他来迟一步了。

箭支从满弓的弓弦射出，噗通一声，渝仲眼睁睁看着牛进达射出的一箭，这一刻他多希望牛进达这一箭会射偏，渝仲不知道牛进达需要多大的勇气，才射出这一箭，但是他知道一件事，这一箭射出去注定牛进达整个人生都要崩溃！

利箭毫无疑问也没有任何意外，直接命中牛师赞的心口，不偏也不差直接一箭正中心脏，中箭的牛师赞颤抖了一会，紧握成拳的双手挣扎了一会，随着嘴角渗出源源不断的鲜血，握紧成拳的双手慢慢松开。

牛进达不负薛仁贵的终极心里考验，最终还是突破死忠极限，宁可誓死效忠李世民，也要亲手射

杀自己的长子，此等愚忠的将领注定下场只有一个，那就是死，他已经做出了最明智的选择。

“撤！”

秦风没有丝毫犹豫，在牛进达射杀自己长子后，带领着手下们顶盾迅速撤离，从牛进达射出这一箭，大军那边火炮已经准备好了发动攻击。

第785章固若金汤

“振武大将军火炮准备，弓手就位！”

“是！”

亲手射杀自己孩子的滋味，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得住的，牛进达在薛仁贵考验下，最终选择了愚忠顽抗到底的效忠，既然如此薛仁贵也没有客气的理由，这是一场没有意义的内战，但也是一场名将之间的心里较量。

薛仁贵冒险违背秦寿的强攻意愿，原本打算给牛进达最后一次机会，他要是重情重义重视家眷的大将军，薛仁贵会给他一条生路劝降，以免一代将星坠落，要是他冷血无情死忠，那就留不得他了。

正如薛仁贵所想那样，牛进达不愧是够冷血的，连自己亲生孩儿也杀，而且还是继承他家业一切的长子，如此冷血死忠的将领，不死将是一个祸害，薛仁贵只能感叹一个将星从此堕落。

啪啦一声，牛进达手中的硬弓突然掉落地面，这一刻牛进达在怎么刚强的硬汉子，这会儿再也压不住他那无尽沉痛的感情，泪花就像闸门挡不住洪水那样，烫脸的热泪，从他的眼睛里涌了出来。

此时此刻心中像有千万利刃在那里宰割，浑身

阵阵地发颤，牛进达脸上的深沉的悲哀，还有一种苍白而憔悴的颜色，说明他的灵魂突然在一瞬间破碎了，毁了，彻底毁了，一切过去的快乐和喧噪的生活也永远地消失了。

“将军，敌军要发动攻击了！”

渝仲在逆贼大军千弓准备一刻，吓得马上回过神，心急如焚扶起失魂落魄垂暮老人一样的牛进达，提醒他逆贼大军远程射手的滑轮弓要发动攻击了，这么远的距离渝仲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可以射过来，可渝仲不敢去小觑。

“水，去打水！”

“打水？”

牛进达在渝仲搀扶下，从失魂落魄之中慢慢恢复过来，可眼角的泪水依旧没有停过，强忍着心中的心酸痛楚，提醒渝仲去打水来，至于牛进达打水要做什么？渝仲不知道也忍不住疑惑起来，牛进达是不是受刺激过度，糊涂了？

“水倒在墙面，可以加固城墙，速速去办！”

“是！”

牛进达收起亲手了结长子心酸的痛楚，两眼呆呆向前面的逆贼弓手阵营直视，眼泪流满了两颊和胡子，带着寂魄的脸色，声音里满含着的不是无比

怨恨，而是悲哀地、绝望地跳动着，眼睛里却燃起的火焰似的复仇之火。

过度悲伤的牛进达，此时此刻的心头上凉得发痛，仿佛他内心的世界跟外面世界一样，也下起了雪，面容憔悴不堪，渐渐地脸都是白的，像是石头刻的，没有任何表情说出水的作用。

如今天寒地冻，拉泡尿都能结成冰，有带兵打仗丰富经验的牛进达想出了对策，应对振武大将军轰炸的对策，至于冰墙能不能抵挡住大口径的振武大将军轰炸，牛进达不知道也没有试过，恐怕对面的薛仁贵也没试过。

了解牛进达用意的渝仲顿时恍然大悟，确定牛进达没有应亲手射杀自己长子崩溃，渝仲才敢领命下去安排将士们去取水，虽然看起来有点晚了，可逆贼那边才开始给振武大将军装填火药，连弹丸都没有放进去，攻击肯定需要一段时间。

“一队弓手完毕！”

“二队弓手准备完毕！”

“射！”

当一千多弓手分成两队准备妥当，给李震推荐破例提拔的苟邴，精神抖擞大喝一声射，而他自己也不含糊，在薛仁贵目光看过来的时候，拿出百分

之一百二的最佳状态，四箭齐搭弓与弓手们一起放箭齐射。

嗡嗡嗡...那如催命符一般的弓弦振动声，还有黑压压一片箭雨，犹如狂风刮过了稻田般，带着致命的弧度朝伊予城飞过去，宛如万箭齐发的场面十分震撼人心，薛仁贵看了忍不住点点头。

“果然是良将！”

薛仁贵很满意苟邴的强悍，更满意李震慧眼识英才，他突破自我表现四箭齐发，这赛李广的气势加上滑轮弓装备，四支特殊的箭支在数以百计箭支前傲视群鹤，薛仁贵第一时间捕抓到四支特殊的箭支，这份功力不是普通人可以射出来的。

“箭袭！！”

漫天的箭就如同雨点一般，密集地砸在伊予城楼上，镇守城楼的朝廷守兵们竭嘶底里呐喊一声箭袭，纷纷竖起抵挡箭支用的铁盾，叮叮当当...天女散花一样的箭支又如雨点般砸落数以千计的守兵们头顶。

惨叫声，挡箭声，喝骂声源源不断，中箭的守兵要么直接一箭穿心，要么直接击飞数尺远，要么给强劲的箭支击弊坠落城楼，当第一波箭雨过后，还未来得及喘息的守兵们又迎来下一波的箭雨袭

击。

“啊～～”

“顶住，顶住！！”

“天啊！这怎么守？”

第二波箭雨再次袭来，崩溃的守兵们再次硬起头皮抵挡，这一轮中箭的比起前一轮更多，而顶铁盾格挡的守兵，面临第二波箭雨冲击，有些难以挡住滑轮弓冲击力，直接震麻握盾的手，铁盾错开时马上中箭城刺猬一样倒下。

第二波箭雨消退一会，紧接着第三波第四波又飞来，彻底崩溃的朝廷守兵们有逃的想法，这么密集不间断的箭雨攻击，敌人打得到自己这边，而他们这边却连还手反击机会也没有，再来多几波人都死绝了还守个屁啊？

“弓手到墙边趴下，支援倒水，其余人排成队列传递水桶，盾兵掩护！”

“是！”

当第五波箭雨再次袭来，打水上来前锋士兵顿时纷纷中箭倒下，牛进达不顾亲卫的阻拦，威风凛凛挥舞手中大关刀，左右大开大合搁飞致命的箭雨，一边呼喝盾兵保护近千名打水的士兵，一边指挥排队上城楼的打水兵把水桶传给弓手。

“想活命的，都给我上！”

受牛进达武勇鼓舞，渝仲咬咬牙大声鼓舞手下们，挺起勇气冒死送水到城楼边，他自己也不含糊，双手各自提着一个木桶，咬咬牙顶着漫天箭雨朝墙面冲锋，把手里的水交给伏守在城墙边的弓手们倒水。

城外上千名滑轮弓手们轮流射击，而伊予城那边却轮流传递水桶，拼命地朝城楼面倒水，当薛仁贵发现牛进达的用意后，先是一阵惊讶，紧接着带着一阵阵笑意摇摇头，想玩固若金汤把戏？有用吗？

第786章震慑的倭兵

薛仁贵阵营这边，围观的八千松山城倭国士兵们惊呆了，编外阵营的他们目睹到薛仁贵这边大军的厉害，先不提那两门威力不知如何的振武大将军巨炮，光是这滑轮弓变态的远程范围，足以让静夫耕田感到畏惧。

三百多步的变态射程，差不多接近一里的距离，静夫耕田想都不敢想，要是薛仁贵的大军把这变态的滑轮弓对准他的松山城，能不能支撑几回合而不城破人亡？答案很肯定是撑不到几回合射击就城破人亡。

“阿布宽，幸好我明智，如若不然…”

“静夫阁下英明！”

静夫耕田万幸有先见之明的语气，一边的阿布宽冷汗连连点着头，说实在的道听途说不如眼见为实，薛仁贵大军呈现出来的强悍实力，印证了静夫耕田的话，万幸有先见之明投靠薛仁贵这边，要不然他们内斗玩，下一个倒霉的就是他们。

当两门振武大将军火炮准备完毕，静夫耕田和阿布宽忍不住翘首以待，想看看两门大家伙一样的振武大将军威力，光看那繁琐的准备，足以证明了

这两个大家伙不简单，十余人抬磨盘大的铁球弹丸，可见其重量有多重！

“薛司令，火炮准备完毕！”

“嗯，发炮吧！”

一名炮手走到薛仁贵旁边，毕恭毕敬告知振武大将军的火炮准备完毕，随时等候薛仁贵下令攻城，得知火炮准备妥当，薛仁贵看了眼伊予城的阵仗，冷笑一声点点头示意炮手发炮。

得到薛仁贵命令的炮手领命告退离去，径直朝两挺火炮方向跑过去，怕火炮在发炮期间出现故障，薛仁贵直接召退火炮周边的将士，远离两挺威力巨大的振武大将军火炮，以免出现故障造成不可估算的悲剧。

“点火！”

“快，捂住双耳！”

周边的将士们都退开安全范围后，炮手马上下达开炮命令，两名点火手拿起点燃的火把直接点燃五秒引线，滋滋声的引线点燃后，所有人不约而同堵上双耳，以免给巨炮震耳欲聋的起爆声震聋双耳。

薛仁贵大军那边捂耳动静，直让编外的静夫耕田等人一头雾水，不明白薛仁贵的大军怎么回事？

不知道火炮起爆威力的他们，全都傻谔谔地瞪大眼，远远看着巨炮后半截引线烧到尽头。

轰~轰~两声地动山摇般的巨炮轰鸣声，在引线消失瞬间，一前一后同时咆哮响起，两炮齐发震动声比夏日炸雷还要震撼，连大地也经不住两门巨炮的起爆瞬间轻微震动起来，好像发生五级地震似的。

“快跑！”

巨炮起爆一瞬间后座力太猛，炮丸打飞出去一瞬间，沉重的两门巨炮不堪后座力推动，同时侧滑倒后三尺远，硝烟滚滚的巨炮停止滑动后，紧接着侧倒一边，把炮手们吓得四处逃窜。

而冷不及防的静夫耕田等人在巨炮起爆一瞬间，险些给地面大幅度地震般的震动震到地面，地震般明显晃动过后，静夫耕田等倭国士兵们全都傻了眼，双脚不知觉地寒颤发抖，甚至有人开始吓得飙尿了！

两发巨炮弹丸带着尖锐的呼啸声，直朝伊予城的城门方向飞过去，速度之快连指挥倒水的牛进达反应时间也没有，轰隆！轰隆！两声震耳欲聋的轰炸下，只见伊予城一阵尘雪飞扬，看似坚固的城门主楼弥漫在尘雪之中。

弥漫的尘雪眨眼间消散，而当尘雪消散一刻，原本看似坚不可攻的北城楼早已变成废墟，倒塌的北城楼早已面目全非，而倒塌的城楼边还隐隐可见两边断墙吊着数十名守兵，竭嘶底里高呼救命和慌乱声源源不断。

“编外阵营，冲！”

巨炮没有辜负薛仁贵的所望，慢慢适应耳鸣的嗡鸣声后，薛仁贵高举手中的方天画戟，高呼一声静夫耕田那边的倭国阵营做炮灰冲锋，薛仁贵相信牛进达不是想象之中那么简单打败，肯定有后招等待自己冲上去送死。

正所谓死驴友不死道友，薛仁贵对静夫耕田等倭国降兵没什么好感，也算不上什么同情，直接命令静夫耕田等降兵去做炮灰打头阵，自己的人押后进攻，就算是死也是死无关重要的倭国人而已。

“杀戛地！”

双耳出现短暂失聪的静夫耕田，双眼并没有失明，薛仁贵的命令他作为降兵将领不敢抗命，也不敢去违背薛仁贵的命令，只能硬着头皮带领炮灰手下们冲锋，去当敢死队一样的炮灰。

八千倭国士兵打头阵咿呀鬼叫冲向伊予城，这是他们表忠城的机会，没有退路也没有得选择，要

么冲上去打头阵，要么抗命逃跑，等待薛仁贵收拾完朝廷大军，在收拾他们临阵脱逃。

北城楼废墟之中，牛进达推开废墟之中的碎石，浑身血迹的他从废墟碎石地狼狈爬出来，手中紧握大关刀艰难地站立着，鬓发散乱的牛进达忍不住仰头哈哈大笑起来，笑得那么凄凉与无奈。

纵使他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可面对不是冷兵器时代的火器时代巨炮，他就算是经验在丰富，布置得如何在完美，也抵不过火器时代的巨炮轰炸，更别提逆贼大军还有要命的铁甲刺猬战车。

“连弩弓车射击！”

悲戚完的牛进达没有沮丧，也没有放弃抵抗，大呼一声废墟城门后的连弩弓车发动攻击，虽然装备上给逆贼甩了几条街，可只要还有一口气一口信念，牛进达就绝对不会向逆贼大军低头，哪怕战死也要死得其所，而不是屈委求存。

随着牛进达一声命令下达，城门废墟后面架起的长方形擂台静止五个黑影，收到命令的朝廷士兵揭开遮盖用的长布，露出五辆具有威力的连弩弓车，原本是用来对付虎豹骑的，没想到现在却用来对付倭国的炮灰。

“将军，快趴下！”

同样浑身血迹晓幸未死的渝仲从废墟碎石里爬出来，眼看连弩弓车准备就绪，顾不得散架一样的浑身痛楚，直接朝摇摇欲坠的牛进达扑过去，两人双双倒在废墟碎石堆没多久，头顶处传来万箭齐发的呼啸声。

连弩弓车的威力丝毫不比滑轮弓威力差，两支粗的箭支带着致命箭风，直朝冲来的炮灰倭国士兵飞过去。

第787章炮灰的下场

蝗虫般的箭支源源不断朝冲锋送死的倭国大军飞来，缺少精良盔甲防御的倭国士兵眨眼间倒下一大片，无情的弩弓箭犹如勾魂箭一样，无情地撕裂他们脆弱如纸的身体，皮甲不堪一击就轻易给弩弓箭击破穿透身体。

一批批倭国士兵惨死在乱箭之中，惨叫声哀嚎声在冲锋阵营里响彻，中箭者不是一箭三雕就是一箭毙命，甚至有不少倭国士兵更倒霉，直接给冲力狠劲的弩弓箭带飞出去，临死前好像坐了一回过山车一样。

编外军倭国士兵还真如薛仁贵想象一样，遭遇到了不属于滑轮弓威力的连弩弓车攻击，早算到牛进达不简单会有后手，没想到他这次居然携带了这么多的连弩弓车，看样子是早有准备藏于船队上，直到叛变才拿出来。

“弓手代领团长苟郦何在？”

“到！”

薛仁贵冷笑一声，轻喝一声唤来弓手代领团长苟郦，未正式转正处于考察期的苟郦闻言匆匆跑到薛仁贵面前，庄严地行了个军礼，在薛仁贵满意点

点头下，抬头挺胸精神抖擞等待薛仁贵的命令。

“编外军如若胆敢怯战撤退，杀无赦！”

“是！”

薛仁贵无情冷漠的命令，苟邴忍不住闻言一愣，可接触到薛仁贵身后不远处的李震点点头提醒，苟邴不敢有疑挺直胸膛应声领命，薛仁贵点点头挥挥手，苟邴朝薛仁贵行了个军礼转身离去。

‘嗯，此人乃可造之材！’薛仁贵目送着苟邴离去的背影，很满意苟邴的表现与忠诚，同时薛仁贵也意识到一个硬道理，人才藏于民间，自己当初落魄到连苟邴都不如，还不是一样给秦寿慧眼识英才重金待遇挖掘到？

意识到人才重要性，薛仁贵琢磨着解决完内战后，大力挖掘新的将领人才，以替补李震等人权贵子弟们的位置，薛仁贵知道李震等人不会长久逗留军中，以他们家世磨练好势必会离开。

“李…”

苟邴刚回到自己位置，李震恢复团长一职尾随其后赶来，苟邴刚想行礼感激李震的提醒，而李震笑了笑挥手打断苟邴的答礼，趁现在大军未开动，薛仁贵没有限制自己等人自由行走，李震抓紧时间过来以身传教经验。

“荀郙，你可知你适才很悬，险些出局了，作为一个将领，你首先要学会军令如山，上级的命令必须无条件服从，不管对与错…”

李震不耐其烦长话短说抓住他以前上过夜训将领精髓，一股脑塞给没受过将领课程训练的荀郙，他刚才受薛仁贵考验有没有资格成为一名正式将官考验，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知晓，要是荀郙在迟疑多几秒，肯定会给薛仁贵淘汰出局。

经过李震这么一提醒和传授经验，荀郙汗流脊背心中大呼好险，没想到爬升将官是那么难，随时随地要接受上级的考验，看似无关重要的事或命令，只要稍微不注意或迟疑，就会随时随地给淘汰出局！

得到李震的现身说教传授为学习过的经验，荀郙惭愧地向李震投去感激的目光，要是适才没有李震的提醒，恐怕他这个代理团长一职，今日一战过后也会蛋打鸡飞，告吹了！

就算荀郙如何武勇，没有天生将才觉悟，薛仁贵也不会重用提拔，一个将领关系数以百计甚至数以千计人命，正所谓战局变化万千，稍有迟疑就会错过时机，甚至会把全军带入绝境。

“荀郙，记住了，不管是对是错，长官的命令

大于一切！”

“是！”

李震该说的已经说了，至于他自己看重的苟邴能不能领悟，就看他自己今后表现了，能在一起经历过生与死考验的人，说实在的李震也希望苟邴能够迅速成长起来，也算是报答他战场上连救自己两三次的大恩。

得到李震现身说教的经验，苟邴感激不已地朝李震抱拳答谢，要不是现在在战场，苟邴还真想违背军规，去偷酒与李震痛饮一番，答谢他不惜降低身份前来授将领成长的经验。

“众将士听令，编外军如若敢临阵脱逃，杀无赦！”

“是！”

李震摇摇头离去后，苟邴马上收起杂乱的心思，受李震的宝贵经验影响，精神抖擞下达不问理由的格杀令，上千弓手们领命整齐一致回应，精神抖擞目视着前方一百多步外的战场。

“八嘎，撤！”

伊予城废墟内的连弩弓车连绵不断的箭雨，静夫耕田险些要崩溃吐血了，这炮灰还真是够命贱的，压境到一百五十步距离，基本倒下三分之一的

数量，两千多倭国士兵白白牺牲在连弩弓车淫威之下。

“撤！”

阿布宽早就想说撤了，静夫耕田一声撤令，阿布宽毫不犹豫呼喝倭国士兵们开始撤退，什么炮灰什么攻城见鬼去吧，在这么白白送死的冲下去，恐怕还未到城门废墟早就全军覆没了！

“不战而退，是逃兵行为，杀！”

静夫耕田带兵撤退，苟邴没有丝毫犹豫，也不敢犹豫，果断下令格杀令，上千滑轮弓手们领命拉弓射击，的箭支直朝退回来的倭国炮灰们射过去，冷不及防的倭国士兵们纷纷中箭倒下。

“静夫阁下，这…”

没想到友军也来个冷箭伤人，阿布宽差点崩溃了，一眨眼间倒下数百倭国士兵，友军冷漠无情的射杀，阿布宽有种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脑子乱成一团看向一边的脸色发黑的静夫耕田。

“八嘎，往回冲！”

薛仁贵冷血的只准冲不准退的命令，静夫耕田吐血不已地抓狂起来，竟然选择了投靠薛仁贵大军这边，那他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玩命地往回冲，要不然他的人包括他自己，都会惨死在两面夹击之

中。

“全军推动，盾兵打头阵，障刀兵押后，弓手和骑兵殿后！”

“是！”

薛仁贵看了看倭国炮灰们推进步伐，同时心里计算着连弩弓车的箭支数目，了解连弩弓车一切的薛仁贵，知道连弩弓车的弱点，射速虽然快，可终究也是装箭麻烦，要装满箭支起码要一刻钟多点时间。

眼看第一辆连弩弓车到达极限射完箭支，薛仁贵果断下令全军推进攻城，一刻钟多点的时间，足够大军压境到废墟外，借助滑轮弓手们协助施压打击，足以以最少伤亡拿下伊予城内所有叛军。

第788章杀鸡用牛刀

长安皇宫内，当郝隆带人光明正大入驻皇宫，刚进入皇宫横街马上遭到袭击，太极宫永安门，承天门，长乐门三大主门皆有重兵布守，紧闭的三大主门隔绝了郝隆等人进入，三大主门城楼上弓手居多。

的箭雨源源不断从城楼射出，冷不及防的郝隆大军马上给打退到承天门大街，大军驻守在中书外省和门下外省两大阁，多功能精锐顶起半人高钢盾，冒着铺天盖地的箭雨，前往横街主道救援冷不及防中箭的同伴。

“谁的势力？”

“这，末将不晓…”

横街受阻很是让郝隆火大无比，逮着镇守承天门的侍卫长蓝禾盘问，狼狈的蓝禾吞吞吐吐，不知如何回答盛怒的郝隆，他哪知道是谁的势力？他自己也给莫名其妙杀出来的皇宫侍卫打蒙了。

他原本是奉韦贵妃命镇守承天门的，没想到大清早卯时一到，太极宫内就杀出数以千计的皇宫侍卫，幸好他见机时早提前开溜，才晓幸躲过给莫名其妙出现的另外一股势力抹杀，至于其它两个门的

同僚，恐怕没那么幸运了。

“那太子殿下和娘娘呢？”

“在，在太极殿内…”

当郝隆问及李慎和韦贵妃的下落，蓝禾心虚异常地说出李慎和韦贵妃的下落，得知李慎和韦贵妃在太极宫内，郝隆恨不能拔刀砍了蓝禾这个家伙，弃主求荣的家伙留着也是祸害。

“滚，带上你的人，去把将作监内所有能用的东西，全给我搬过来！”

“是，是…”

承天门侍卫长蓝禾在郝隆盛怒命令声之中，寒颤着身子骨连屁也不敢放，孱孱弱弱地应着，带着他带出来的十余个手下仓惶逃离，好像怕自己慢了半步，会激怒郝隆赏他一刀似的。

“一群废物，硬弓？”

郝隆瞪了眼蓝禾等人离去背影，还真想赏他们贪生怕死之辈一刀，盛怒过后的郝隆目测了一下横街宽度，街宽一百多余布，目测也就是一百多米宽，承天门射不到中书外省，可见他们弓质材料落后一大截。

皇宫南北宽1843米，周长9。2公里，外宫与内宫城之间有一条横街相隔，宫城分为三部分，正

中为太极宫，东侧是东宫，西侧是掖庭宫，太极宫面积又宽1。92平方公里，要是今日不拿下太极宫，还真是够麻烦的。

“十字弩弓手，上精准镜，远程击杀，滑轮弓手扰乱射击，其余原地待命！”

“是！”

随着郝隆一声令下，十名远程狙击精锐接过后勤的木箱，开始快速组装十字弩弓箭，五千多功能精锐卸下杂七杂八累赘，挽起背后滑轮弓变身弓手原地待命，分成五批轮流配合精准狙击弓手击杀承天门城楼。

秦寿不在场，郝隆不敢贸然下令强行破门，伤亡郝隆承受不起，更不敢调用重骑兵上去浪费体力，重骑兵是用来克制未知存在的铁甲兵，更何况破城门不是重骑兵的天赋，缺乏破门器具，很是让郝隆火恼。

更要命的是李慎和韦贵妃都在太极宫内，也不知道里面怎么样了？不过郝隆想到太极宫那么大，他们应该暂时没什么事，就算是有事也能躲起来或边打边退，现在当务之急是剔除眼前的承天门敌军。

“掩护！逆贼有远程弓手！”

承天门上的敌军侍卫发现百余步外动静，纷飞大雪之中逆贼大军五千滑轮弓的动作，敌军侍卫头领清晰看在眼里，第一时间警告城楼上的手下们找掩护，长乐乡的远程弓手厉害，在长安早已是人所皆知地步。

李世民曾经命将作坊内匠工们复杂，只可惜缺乏有效的技术，加上秦寿一直保密制造过程，以至于将作坊匠工们复制品变成艺术品，缺少有效的原理作用，谁也拉不动又沉又硬的硬弓。

而逆贼在一百多步开外，就敢公然亮弓做射击状态，一看就知道非等闲的普通弓，除了盛名已久的滑轮弓，城楼上的敌军侍卫长还真想不出还有什么？当然他也没有办法看到弓手阵营内的精确狙击弓手。

“一队准备妥当！”

“射！”

“二队准备妥当！”

“射！”

五千弓手分成五个队列，在郝隆奢侈的轮流射击命令之中，铺天盖地的箭雨直奔承天门城楼飞来，直把承天门城楼上面的敌军侍卫吓得头皮发炸，铺天盖地的箭雨堪比蝗虫之灾袭来。

落雨般的箭支哗哗声，单薄的城楼木板根本挡不住滑轮弓的威力，强劲的冲破力直接贯穿隐藏在城楼建筑里的弓手，没完没了的箭支一批又一批射进来，一眨眼间就有上百人中箭倒地，连惨叫声也来不及叫出来，就直接射成刺猬一样。

“撤！快撤！”

逆贼密集的箭雨敌军侍卫长忌畏不已，顶着铺天盖地的箭雨袭来，狼狈带人逃出城楼，再不逃走敌军侍卫长真不敢想象会不会惨死城楼里，逆贼的弓手火力太猛，不是他们可以抵挡的。

“住手，郝隆，怎么回事？”

“啊？将军！停！”

当第五批弓手正要发动攻击的时候，秦寿带着百骑重骑兵及时赶到，盛怒十足制止了郝隆铺张浪费行为，就一个小小的宫门城楼，敌军侍卫也就那么一些人，这不是杀鸡用牛刀吗？

姗姗来迟的秦寿带着百骑赶来，秦寿的到来第五批弓手们慢慢收回滑轮弓，心里不安地看向郝隆，而郝隆更是不敢去看盛怒的秦寿。

气急败坏的秦寿算是给郝隆气到无语了，一个小小的承天门，这么大阵仗的铺张浪费，无疑是跟大炮打蚊子一样，这么败家下去，还有多少箭给他

这样浪费下去？简直是白白糟蹋了宝贵的箭支。

面对气急败坏的秦寿，郝隆不敢顶撞只能一脸惭愧受教，以免盛怒的秦寿又要发飙什么的，郝隆可没有勇气去面对秦寿的发飙，说实在的他头一次带兵打仗，哪里知道那么多这些东西？

“小小承天门而已，让开，本将军让你们见识什么叫攻城门！”

秦寿瞪了眼郝隆，新手就是新手，一个小小的承天门就把他累呛成这样，盛怒的秦寿根本没有把承天门放在眼里，推开郝隆骑着旺财单枪匹马朝承天门走去，郝隆和其他精锐们面面相觑，不知道秦寿要闹哪出？

第789章混战承天门

轰隆~~承天门实木制成的大门轰然而倒，在怎么结实的承天门也经不住秦寿全力一击，承天门倒塌尘雪飞扬之中，推着攻城器具到来的蓝禾等人，还有郝隆等精锐们表情一致，全都张大嘴惊讶得可以塞进一个鸡蛋。

“威武，将军威武...”

清醒过来的郝隆等精锐将士们，第一时间拍马屁似的高呼呐喊，蓝禾等十余名皇宫侍卫也忍不住跟着呐喊，可呐喊没多久，下一刻他们喊不出来了，承天门尘雪飞扬过后，露出里面的情况。

而秦寿则气吁喘喘麻木着双手，要不是自己懂得承天门构造，先击毁大门两侧固定部位，还真难以拼一己之力击破几百斤重的一人宽的大门，当尘雪飞扬过后，入眼的便是黑压压一片全副武装的府兵。

三万多府兵聚首在太极门空旷地方，肃杀之气加上不动如山气势油然而生，绝不是秦寿身后新兵们可以比的，薄薄一层雪覆盖着府兵们全身，通过这一层雪厚度，由此可见这些府兵出现绝不超过半个时辰！

‘这么多府兵？哪里冒出来的？’当看到黑压压一片府兵，秦寿忍不住大吃一惊，数数这些数目，至少有三万多之众，而这三万多的府兵出现皇宫内，自己却毫无知情，不得不让秦寿疑惑起来。

唯一可以解释过来的就是，这些府兵是从皇宫后面混进来的，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过去，皇宫后面秦寿布兵很少，估计也早就给斩杀了，只是这么多兵力进城而无法得知，可见自己漏洞消息也有不少。

“大胆逆贼，扰乱朝纲，玷污大唐律法，还不速速放下武器投降？末将袁忠民奉皇上圣旨前来讨伐，如若尔等迷途知返，皇上可免尔等一死！”

宣威将军袁忠民一派正气凌然，仗着自己人比秦寿这边多，中气十足好言相劝秦寿等人知途迷返，能不动兵刃拿下秦寿等逆贼最好了，光看秦寿这一身唬人的装备，袁忠民也不敢确定能不能打得过盛名已久的秦寿。

袁忠民的话秦寿忍不住冷笑一声，知途迷返？什么叫知途迷返？这么坑爹的三岁小孩屁话也亏他说得出来，恐怕自己放下武器早就五马分尸了，更何况走到这一步早就撕破脸皮了，岂有说没事就没事的道理？

“挡我者死！”

秦寿举起手中的嗜血龙枪，无视眼前三万多府兵，冷冷高呼一声挡我者死宣战狂言，尾随其后赶来的郝隆等一万多精锐将士们精神抖擞，丝毫没有把三万多府兵放在眼里，不约而同配合秦寿拔出雪亮的武器。

“大胆逆贼，死到临头还敢口出狂言，众将士听令，皇上有旨，取逆贼人头官拜五品，杀！”

“杀！！”

不得不说袁忠民这充满诱惑的旨令，彻底引爆府兵们高涨情绪，官拜五品比坐火箭速度还要快，是谁也受不了这诱惑，随着袁忠民一声杀令，情绪高涨的将士们嗷嗷大叫握紧手中武器朝秦寿这边杀来。

秦寿骑在畜势待发的旺财虎背上，冲锋而来的府兵好像蝼蚁一样，藐视一切的秦寿握紧手中长枪，没有多余的废话，也没有多余的鼓舞，就这么轻轻一挥，郝隆等精锐将士们自动自觉拔刀相向冲上去，没有丝毫犹豫没有丝毫胆怯。

“骑兵冲锋！”

郝隆高呼呐喊一声，六千多重骑兵在郝隆高呼呐喊声下，践踏着地面厚厚积雪强行冲锋，而多功

能精锐直接变身成障刀兵，抽出障刀直接迎上士气高涨的府兵，一个照面的短刃相交，谁优谁逊一目了然。

府兵阵营面对装备精良的一万多逆贼精锐，尽管他们作战经验很丰富，有的甚至是打江山熬过来的，可面对占据绝对优势的逆贼精锐，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两三招工夫就被砍翻雪地里。

重骑兵冲锋好像切豆腐一样，轻而易举的把府兵阵营冲撞得人飞满地滚，最前排倒霉的府兵们，根本连翻身逃命的机会都没有，就被随即冲上的重骑兵砍死，更倒霉的直接给无数马蹄践踏成了肉泥。

重骑兵如雷的马蹄声，将所有的惨叫惊呼全部压了下去，只听见一片片让人惊心动魄的闷响声，还有锋利的斩马刀无情屠杀着府兵，长刀挥舞过去，顿时就是数个头颅飞起一片血光！

“滚！”

秦寿手中嗜血龙枪左右开弓，挑、刺、扫简单实用三招，轻而易举地扫开一大片蝼蚁般的府兵，旺财更是凶猛无比，虎口一张基本一口一个，加上尾部犹如孔雀开屏的六翼刀翅锋利无比，旺财轻轻一转声或动一下，必有靠近的人惨死刀锋之下。

秦寿一枪挑飞十余人，战胜之威不减当年武勇，直把士气高涨的府兵们吓得节节后退，一眨眼间秦寿周围五步之外，几乎成了中空地带，没有一个人敢靠近秦寿五步之内，连秦寿这边的精锐也识趣不靠近秦寿，以免出现倒霉误伤。

旺财的六翼刀锋确实很猛，也很要命的刀锋，只要稍微冲锋那要命的刀锋，基本无人能阻挡，不是腰斩就是剖肚，脆弱的铁镶皮战甲根本抵挡不住，秦寿的人虎合一如入无人之境，加上一寸长一寸强嗜血龙枪，更是无人靠的近秦寿。

“逆贼，袁某会会你！”

秦寿大杀四方的武勇，袁忠民虽然很不想去挑战，可要是纵容秦寿再这样大杀四方，袁忠民不敢想象慢慢流逝的士气，会不会因为秦寿的武勇鼓舞，使得逆贼精锐们更加凶猛。

袁忠民一刀砍翻两个逆贼精锐，仗着自己艺高人胆大，亲自去会会盛名已久的战神秦寿，虽然他的名声很大，可不到黄河心不死的袁忠民，怎么也要拼一下，看看秦寿不是浪得虚名？

，一声金属撞击声乍然响起，袁忠民只觉得虎口一麻，险些把握不住手中的长刀，而他的坐骑在秦寿猛力格挡震荡下，四蹄滑出长长的雪痕，险些

站立不住跪爬在雪地里，加上旺财万兽之王气势，更是压制得四蹄颤颤发抖。

“萤火之光也敢献丑？找死！”

秦寿不屑一顾袁忠民的自寻死路愚蠢行为，自己没有找上他算他祖坟冒青烟了，现在敢寿星公吃砒霜嫌命长，秦寿也不必客气了，手中长枪一击猛击横扫，雷鸣般的风声把袁忠民吓得手忙脚乱跳马逃亡。

第790章震慑当场

嘶~~袁忠民是躲过了秦寿致命一击，可他的战马坐骑却无法闪过，直接给秦寿暴戾十足的一枪打中马头，马眼千钧一刹呈现血红色，紧接着战马四肢撑开到底，临死前还迈出优美的双蹄一字马。

太极宫内天空顶头一束响尾箭冲天炸响，由于处于晨光初显，那磷火光芒显得不是很清晰，可那响彻半个皇宫范围的冲天炮尖锐叫声，混战之中的所有府兵与精锐们都清晰听到了。

一击得手的秦寿迅速从虎背跳起，直接把嗜血龙枪驻立雪地里，双手空空与狼狈倒在雪地里的袁忠民对视，而袁忠民大感惊讶地看向双手空空的秦寿，要是秦寿不舍弃武器，继续追杀自己，不出多久必死无疑。

可现在秦寿舍弃武器，一副赤手空拳与自己决斗的样子，不得不让袁忠民感到惊讶，同时也开始忌畏起来，他现在终于领教了秦寿的战神威名，比起以前的武勇丝毫不逊于现在，很难想象秦寿平时看似人畜无害，居然有这么变态的战力。

秦寿要与袁忠民赤手空拳决斗，府兵与精锐们自然而然不会去靠近，双方默契十足把厮杀战场远

离两主将之间范围，主将之间的决斗很神圣，哪一方胜有利于提高士气，相反哪一方惨败了，则士气大跌。

“战或降？”

秦寿冷笑一声，无所谓地活动着双手，脱去手中绒毛手套，拳头揉得哗哗作响，给袁忠民最后一个机会，战，他就是死路一条，降，秦寿心情好饶他一条命，**裸的威胁直让袁忠民脸色一阵青一阵白。

太极宫内响尾箭是什么意思？秦寿心里一清二楚，那是潘安他们遇险的信号，潘安是保护韦贵妃和李慎的，连他都遇险了，可见里面的情况有多混乱，虽然秦寿很想冲进去解救，可不解决眼前的麻烦，秦寿没有办法全心全意去解救。

要不是秦寿还有一丝理智，听从李淳风的意见，尽量减少杀戮，能够劝降袁忠民识大体放弃抵抗最好，要是执迷不悟别怪自己不客气了，秦寿压根没有把三脚猫角色袁忠民放在眼里，哪怕是大唐四老货同时出手，秦寿也要会一会闯一闯。

“喝~”

既然秦寿打算拳脚定输赢，袁忠民也没有客气意思，也没有选择的余地，他的任务是在这里消耗

秦寿的兵力与体力，真正杀手锏还在太极宫内，也就是太极殿范围，只要秦寿能够打败他的大军，就能通过太极门。

“无知！”

袁忠民不识抬举，秦寿也没有必要客气了，执迷不悟死忠之人不死也没有用，秦寿活动了下脖子，袁忠民一拳打来之际，秦寿不屑一顾地鄙夷一笑，快速出手一手顶住袁忠民拳头。

哗哗声…秦寿顶住了袁忠民全力一击，整个人划出五六步之远，在袁忠民拳劲力道老去，虎口有些发麻的秦寿才稳住身子，袁忠民还算有两把刷子的拳劲，直让小觑的秦寿忍不住惊讶起来。

秦寿反手一转之下，试图扭断袁忠民右手臂，大吃一惊的袁忠民发现秦寿的意图，手臂变形前一刻迅速凌空跳起，整个人翻了两三圈，才勉强躲过秦寿野蛮的扭力，可任由袁忠民如何抽回受控的手，都无法摆脱秦寿的怪力。

嘭~袁忠民在翻转力歇的身子落地前，借助秦寿控制自己右手拳头支撑力，突然变得灵活十足双脚朝前猛踹，试图用双脚踹向秦寿的胸甲，虽然伤不到秦寿，可最起码可以迫使秦寿放开自己。

“想跑？”

“啊～～”

袁忠民的意图秦寿岂能不知？又岂能让会畏惧袁忠民无关牙痛的一击，在袁忠民双脚踹来一刻，握紧袁忠民的右拳猛然发力，嘎啦一声，秦寿硬生生折断袁忠民的右手的手腕，袁忠民忍不住凄凉惨叫一声。

然而袁忠民苦难还未完，折断袁忠民手腕的秦寿，迅速松开袁忠民的拳头，硬生生接了袁忠民无关牙痛的双脚踹，着盔甲的右手臂猛然打向袁忠民踹来的膝盖骨，再一次嘎啦一声，秦寿猛力一击彻底打碎袁忠民膝盖骨。

袁忠民落地一瞬间，秦寿迅速走上前，冷笑一声看了眼脸色惨白无血的袁忠民，右脚猛然抬起发力，狠狠一脚猛踢袁忠民太阳穴，死穴太阳穴受击的袁忠民双眼迅速充血，一口血喷出一刻，整个人头一歪断气身亡。

秦寿拽起死绝的袁忠民，直接把袁忠民的尸体踢出一个十二码，气绝身亡的袁忠民尸体直接掉落混战的阵营里，随着袁忠民的尸首砸倒几名倒霉的府兵，下一刻府兵与精锐们惊呆了，不约而同停下手。

重骑兵们停止砍杀绵羊一样的府兵们，策马把

府兵围成一圈，一边谨慎府兵们反击，一边抓紧时间赶紧休息，而伤亡比较惨重的多功能精锐轻甲步兵们，则紧握手中血淋淋的障刀，与府兵们保持一步以外距离。

“本将军没时间与你们浪费，最后一句忠告，挡我者死！”

秦寿直接跳上一边静候的旺财虎背上，一把抓起自己的嗜血龙枪，高呼一声挡我者死，彻底惊呆了群龙无首的府兵们，三万多府兵，在重骑兵与精锐斩杀下损失过半，而秦寿这边全是新兵，也付出了接近三分之一代价人手。

“自古成王败寇，江山一代换一代，皇上老了，由新太子继承有何不可？本将军不想在废话，放弃兵刃自行离去，本将军既往不咎，本将军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剩余一万多的府兵们面面相觑了一阵，秦寿大逆不道的谬论也亏他说得出口，可当府兵们发现六千多重骑兵毫发无损，血淋淋的斩马刀还在滴着血，要是再不识趣那么下一刻，倒霉的就是他们。

“不打了！”

“我也不打了...”

秦寿一诺重千金信誉还是有的，要不然他也不

会把长乐乡搞得有声有色，有些识大体的府兵知道大势已去，秦寿精锐凶悍无比，不是他们血肉之躯可以抵挡的，有人开头马上有其他人跟着投降，纷纷丢下兵器默默离去。

秦寿遵守诺言没有言而无信斩杀降兵，丢下武器安然离去的府兵们，好像瘟疫一样传播其于府兵，主将都死了，他们打下去也无谓了，再说了这种争夺皇位斗争，不是他们普通小卒可以玩的，于是乎其他府兵们纷纷放弃兵器默默离去。

第791章太极殿血战

“顶住，顶住！！”

太极殿门血腥一片，尸横遍地血直接染红阶梯，数以百计皇宫侍卫强攻太极殿大门，而太极殿大门前两百多禁宫侍卫竖起铁盾，筑起铁墙牢牢顶住皇宫侍卫们的玩命冲锋，而严统领则带着人死守太极殿大门。

太极殿不可破，里面有韦贵妃和李慎在里面，里面的安全全靠严统领在外把守着，最要命的还是太极殿外一万铁甲兵和两千多虎骑兵，虽然没有参与攻破太极殿这边，可他们虎视眈眈镇守太极门正中央过道，很显然是防止外援秦寿大军进入。

严统领在殿外拼命死守，而在殿内的韦贵妃则脸色苍白到无血，外面一直没停过的喊杀声，好像心魔一样纠缠着韦贵妃，很是让韦贵妃心中彷徨不安，坐立难安地左看看晕睡过去的李慎，右看看一边气定神闲的潘安和罗岷。

“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有心情喝茶？你们将军为何还不出现？”

韦贵妃有些坐不住了，忍不住从龙椅一边宝座站起，带着不悦的脸色责问气定神闲的潘安，这家

伙倒好，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情品茶气定神闲，一点也不关心外面的情况，都快大难临头了！

“娘娘，莫急，成大事者，必有所牺牲，放心，皇上的大军不会强攻进来的，皇上的目标是将军，不是你们！”

在韦贵妃快要暴走发飙前，潘安摇摇头慢条斯理放下手中的茶杯，不紧不慢分析出眼下局势，李世民要是真要强攻进来，岂能有严统领抵挡那么久的时间？至于李世民为何不带兵冲进来，问罪韦贵妃怪异举动，潘安不得而知。

说实在的虽然潘安早已知道李世民是装受制的，可他无声无息从囚禁的内殿溜出来，还真是出乎潘安意料之外，恐怕一边魂不守舍的韦贵妃，也是差不多如此，现在她早已给李世民底牌震住了。

韦贵妃从李世民安然无恙出现大殿外一刻起，就险些崩溃了，万万没想到李世民居然可以神不知鬼不觉溜出去，更没有想到李世民暗藏这么多杀手锏，还能无声无息放进筹划已久的五万之众府兵。

除了大部分镇守太极门，用来消耗秦寿的大军实力，小部分给串通一气的长孙无忌去斩杀李泰的党羽，长孙无忌这两面刀的阴险家伙，还真是让知晓真相的潘安感叹不已，不愧是活动精的老狐狸，

玩起阴谋脸不红气不喘。

“放心吧，娘娘，所有一切都在将军掌控之中，你没发现今日忠于皇上的群臣，一个都不在场吗？”

“莫不成？”

潘安似乎看穿韦贵妃担忧什么，带着自信满满的信心，开导忧心忡忡的韦贵妃，经过潘安这么一提醒，韦贵妃恍然大悟的同时，脸色忍不住一阵恐慌，而潘安则彻底给韦贵妃胡思乱想的话打败了。

秦寿在怎么大胆，在怎么狂妄，也不敢把所有群臣都加害吧？当潘安把群臣们的状况大致说出来，韦贵妃心松了一口气，同时也明白了潘安昨夜怎么派遣一个新手前来见自己，原来他和罗岷去下药了。

得知秦寿用意韦贵妃心宽了不少，说实在的要是那些朝廷大臣都在场的话，哪怕谋反获胜也未必得到群臣们忠心拥戴，可现在群臣不在场，哪怕是今日弑君，也可以掩盖一切事实，正所谓成王败寇。

“箭袭，撤回殿内！”

韦贵妃刚松一口气，严统领在殿外一声大吼，再一次把韦贵妃心眼提上心头，忍不住转过头看向

一边的潘安，而潘安则皱起眉头，一边的罗岷跃跃欲试，只是没有潘安的命令，他也只能眼巴巴等待着。

“罗岷，给外面不识时务的叛军侍卫尝尝厉害！”

“是！”

当严统领带着残兵败将禁宫侍卫回到殿内，的箭雨射进来时，潘安忍无可忍了，直接命令罗岷给殿外不长眼的叛军侍卫尝尝苦头，罗岷领命带着欣喜的笑容告退离去，留下一头雾水的韦贵妃带着恐慌与不解。

潘安没有解释太多，也没有必要解释太多，所有计划走向基本安定，当然除了长孙无忌这个老狐狸，他逆向而行还真是让潘安刮目相看，实中有虚虚中有实还真是给他玩得炉火纯青。

“冲，进殿抓逆贼党羽！”

太极殿外数以百计皇宫侍卫借助后援弓手助阵协助，把逆贼严统领等禁宫侍卫打退进太极殿后，马上开始拔刀冲锋，以免逆贼等人又再次跑出来，组成盾墙阻隔他们进殿抓人。

“殿顶有埋伏！！”

而当皇宫侍卫们冲上阶梯一半时，太极殿顶层

厚厚一层雪突然松动开来，紧接着上百名身着白色伪装衣的弓手蹲起，手里清一色的硬木弓，一篓篓的箭囊放在冒出的弓手脚下，直把冲锋的皇宫侍卫们吓得落荒而退。

嗡嗡嗡…上百支利箭在皇宫侍卫转身撤退一刻，直朝他们眼前的支援弓手射过去，…一阵乱箭齐射下，倒下数十名冷不及防的后援弓手，第一波箭雨过后紧接着又第二波箭雨袭来。

“撤！”

弓手都头指挥使阴沉着脸色，没想到太极殿顶层还有伏击，而且居然有接近两百名弓手伏击在上头，意想不到的伪装马上让朝廷军弓手们吃了个大亏，第二波箭雨袭来又倒下数十人，一眨眼间就死亡一百多人。

中计遭遇埋伏的五百朝廷弓手迅速撤离硬弓的射程，他们想不撤也不行，地势输于逆贼弓手一节不说，逆贼还处于上风射击，完全是压制着他们打，打得他们毫无还手之力。

“杀无赦，放箭！”

大殿顶的潜伏弓手们没有丝毫手软，更没有丝毫犹豫，随着长官一句杀无赦命令，两排潜伏弓手们轮流射击，半刻钟不到的时间，太极殿阶梯尸横

遍野，而有些重伤未死绝的人，则在尸堆里哀嚎呻吟着。

“快快，全都守住太极殿！”

潘安的奇兵守住了太极殿安全，严统领自然不敢有所耽误，待潘安的奇兵打退皇宫侍卫，马上招呼人拼死守住太极殿，以免重新整合好的皇宫侍卫再一次发动攻击，严统领布置好阵型，太极门那边终于开始有动静了！

第792章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太极门，两支大军虎视眈眈对持着，隐隐有剑拔弩张的气氛，连准备强攻太极殿的皇宫侍卫，还有太极殿顶伏击的弓手们，全都默契十足暂时停下交战，目光全都不由自主看向太极门那边动静。

万众瞩目之下秦寿单枪匹马骑着旺财走出，威风凛凛的战甲还有旺财的卖相，风头盖过身后六千多的重骑兵，郝隆很想跟随秦寿身后保护，可想到秦寿单枪匹马与藏身于万军之中李世民对话，并没有去上去打搅。

铁甲兵阵营之中，李世民单骑战马从铁甲兵让路之中走出来，身穿黄金战甲的李世民看起来有点土掉渣，要是没有秦寿威风凛凛的虎纹战甲压场，估计李世民的黄金战甲风头盖过秦寿。

秦寿勒住缰绳停下，与李世民保持五步之遥，旺财虎威压迫得李世民上等坐骑战马急躁不安，第一回合无硝烟的较量，李世民惨败于秦寿珍兽坐骑气势，李世民险些要抓狂狠狠抽秦寿一鞭子。

“微臣参见皇上！”

“哼~你眼里还有朕？”

秦寿没有下坐骑下跪拜见，走到这一步已经没

有必要了，叫他一声皇上算是很给面子了，而秦寿没有丝毫敬意的问候，李世民冷哼一声，铁青着脸色怒视着嘴里尊敬心里不敬的秦寿，可又拿他没有办法。

“皇上，你老了，世上没有长生不老药，时代在变人也在变！”

时隔临近半年时间，秦寿再次见到如今的李世民，没有了以往盛气凌人的君王气势，更没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魄力，有的只是看破世事般的迟暮老人模样，连盛怒的样子也不在像以前盛气凌人。

秦寿的话让李世民沉默了，特别是秦寿一句你老了，深深地触动了李世民的内心，不得不承认秦寿的话很在理，哪怕现在李世民有百般怒火，甚至恨不能一口气责问秦寿原由。

“朕给予你一切，为何还要谋害朕？”

李世民勒住战马缰绳，盛怒无比地直视秦寿，把埋藏心里已久的疑问说出来，而一边的秦寿则沉默着脸色，比起预期想象之中的画面相差太多，原本以为李世民会暴跳如雷，不顾一切与自己拼命，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画面。

审判似的场面，别说秦寿没有预料到，连秦寿身后上万将士们也是面面相觑，打仗还是来叙旧

的？包括李世民身后的上万大军也是愕然，搞不懂李世民在闹哪出？可李世民没有命令，他们也只好忍耐着。

“皇上，走到这一步，你我无需多费口舌了，成王败寇，划下道来吧，单挑还是群挑？随你！”

秦寿避开李世民的话题，没有回答他也没有必要回答这么敏感的话题，直接岔开话题开始宣战，单挑群殴没有怕过谁，更不用怕体衰力弱的李世民，哪怕他是青年鼎盛时期，李世民也不是自己对手。

秦寿嚣张的话，彻底激怒了忠心不二的李世民身后上万铁甲兵，恨不能马上冲上去拔刀把秦寿乱刀砍死，这么大逆不道的话，也亏他说得出口，而更让铁甲兵们不解的是，李世民居然没有因为秦寿嚣张大逆不道的话而愤怒！

“回答朕的问题！”

李世民大有不到黄河不死心，不得到确切答案不罢休地步，双目紧盯着试图回避自己的秦寿，虽然李世民早已猜到大致的答案，可要是不从秦寿嘴里得到心里想要的答案，李世民隐隐有些不甘心就此作罢。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人不为己天诛…”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哲学李世民略知一二，内涵的内容也很简单易懂，万事万物包括人，都是以自我为价值中心，它是一切秩序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前提与基础，相反，如果万事万物不坚持以自我为价值中心，那么一切秩序将不复存在。

看似很自相矛盾的哲学预理的话，只要稍微品尝体会，很容易理解到秦寿的用意，按照秦寿的意思，人若不为自己，一心利益只求为众生，那么天和地就管不了他了，套句话神棍点的话，就是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意思。

秦寿相信李世民知道自己话里意思，也知道自己话里的含义，而秦寿就是借用这句话来隐晦告诫李世民一件事，君要臣死，臣不一定非要死，相反的臣要君死，君不得不死，实力印证一切人可逆天而行！

“好，很好，非常好！朕倒要看看你如何逆天而行！”

品出秦寿话里含义与意思，李世民盛怒到暴走地步，怒极反笑起来轻轻一挥手，左右延明门两侧长长一排宫殿，突然宫门大开出现数十辆连弩弓车，屋顶同时出现数以千计的弓手。

“就这点本事？皇上，说你老了还不承认！”

秦寿没有丝毫意外，更没有一丝畏惧之色，相反地冷笑一声，带着不屑一顾的冷笑摇摇头，轻蔑张狂的话直让盛怒的李世民感到一丝惊讶，随着秦寿轻轻抬起左手，在铁甲兵一致拔刀动作下，视若无睹地朝后面的郝隆轻轻勾了勾。

在李世民惊讶与罢手的动作下，郝隆直接拿出特殊的响尾箭，拿出背后滑轮弓朝天射出去，尖锐的响声在响彻一阵，惊得伏击的两侧的李世民伏兵们不安起来，不知道秦寿又有什么杀手锏？

响尾箭冲天而起发号命令后，无所畏惧的秦寿则耐心地等候着，面对李世民诧异不解的目光，秦寿更是心安理得，相信用不了多久，全新的兵种会让全大唐人感到不可思议。

“皇上，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制霸空军！”

“制霸空军？”

秦寿诡异一笑说出制霸空军四个字，李世民忍不住一愣，隐现皱纹的脸孔不由自主感到一丝丝莫名恐慌，秦寿诡异的笑容让李世民感到很不安，直到身后太极殿那边传来乱哄哄的惊讶叫声。

“天啊！那是什么？”

“好大一只鸟！”

“什么鸟？是长乐乡滑翔新空军队！”

李世民顺着乱哄哄的惊呼声，忍不住抬起头仰望南侧天空，紧接着双目忍不住出现极度恐慌与不可置信的目光，包括身后发现天空动静的上万铁甲兵们，全都给灰蒙蒙的天空呈现的画面惊呆了！

第793章飞艇母舰

“哇~那是什么？”

“那呢？哪呢？呃...”

“这...这...怎，怎么可能？！”

阴霾的天空灰蒙蒙一片，巨型飞艇出现长安城的上空，飞艇的出现引发了人满为患的长安城轰动，所有人不约而同地抬起头仰望着天空，议论纷纷巨型飞艇的出现，最惊讶的当属外来的各国使者们。

带着使命的各国使者们彻底震惊了，他们来大唐天朝都有各自的使命，除了仰慕中原天朝文化与鼎盛，还有就是刺探大唐天朝的实力，见证了长安城一年繁华过一年，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早就惊讶敬畏了。

现在巨型飞艇出现天空，这让各国使者们更是敬畏如天神，有些无知小国使者发现巨型飞艇，惊讶到敬畏如神灵，纷纷下跪四肢俯首参拜，没有理会周边怪异的目光，嘴里叽里咕噜说着一通话。

古人愚昧无知很正常，缺乏有效常识的他们不了解一切，他们没见过如此庞然大物，更是受封建迷信误导，认为在天空飞翔的庞然大物，就是神圣

的神灵，会带给他们吉祥与安康。

“咦？飞艇后面怎么会有东西？”

“是啊，好像朝皇宫飞去了，你们看，那奇怪的东西怎么上面还有人？”

“兄台，兄台，飞艇是何物？”

本地的长安居民们，第一时间道出飞艇的来历，直让一边的外国使者们忍不住一阵好奇，入乡随俗上前询问飞艇的来历，议论纷纷的本地居民们哪有空理会外国使者们？全都把注意力投向天空。

飞艇飞行高度不高，只有两三百米高度，可后面数十条长绳子拖着三角形一样的怪异东西，眼尖的本地居民们第一时间发现怪异的三角形玩意上面有人，忍不住一阵惊呼不可思议乱叫着。

巨型飞艇出现引发底下长安城混乱骚动，治安府兵们想要制止都有心无力，相比起长安城骚动，巨型飞艇上的人却是有苦难说，如此恶劣的雪天飞行很要命，特别的要命那种。

“见鬼的天气，转陀，右慢转陀，检测员，注意压力表和高度表…”

巨型飞艇的艇长邹傅穿得狗熊一样，蹲坐在飞艇舱里，通过前舱的盖眼双筒望远镜观察地面情况，长安城地面情况一目了然在目，发现偏离皇宫

航道邹傅果断下令转陀修正航道，以免偏离太过丢大脸了。

这是邹傅第一次作战，也是他们空军成立以来，第一次打破封建社会不可能的事，实现半现代化的空袭作战，只是飞艇暂时没有装备武器，只能依靠后面的敢死队滑翔机群，实现空对地打击目标。

随着邹傅的命令下达，两名掌陀手咬牙慢慢推动连杆外面的转向陀，随着飞艇外面结冰的转向叶片咯咯声转动，飞艇直朝皇宫方向缓慢飞过去，速度虽然有点忙，可比较属于空中，居高临下往下看，好像就在皇宫范围内。

空荡荡的艇舱内驻守人不多，除了艇长邹傅他自己外，剩下的就是飞艇监控员一个，气体控制员一个，掌陀手两个，动力输出四个，八个人足以掌控整艘飞艇，日后要增加打击地面，肯定要增加人手。

“全速全进，气体控制员，准备释放敢死队！”

“是！”

邹傅目测了下地面情况，有些拿捻不准皇宫距离，可望远镜里的视觉显示皇宫就近在眼前，邹傅

迟疑了一阵，心里默算了一下滑翔机滑翔的期限距离，咬咬牙下令准备进行空对地的空袭。

缺乏精确的仪器，邹傅无法判断有效的距离，要是离得太远滑翔不到太极殿那边，要是离得太近又会错过最佳目标，没办法之下邹傅只好拼一把了，眼下只能看敢死滑翔队的运气了。

气体控制员慢慢减压，以免飞艇气囊氢气过多飞行高度太高，四个动力输出的脚踏手加快速度，给飞艇增加动力输出，好让滑翔机有冲力可以俯冲滑翔一段距离，缺少动力滑翔机滑不出多远。

飞艇后面二十多个滑翔机组顶着寒风大雪吹面，全身依靠布条固定在滑翔机骨架上面，而他们三角滑翔机支撑下方，吊着三四十斤重的火药包，外表全用废旧麻木厚厚包了几层，而火药包里加了不少猛料。

“敢死冲锋队兄弟们，准备好没有？不成功便成仁！”

“准备好了！”

滑翔机群里，带队的范纯仁坚毅着舍生就义的脸孔，顶着满脸冻僵的风雪，扯起喉咙大声呐喊加上手势，鼓舞身边同为敢死队的兄弟们，不成功便成仁，这是他们敢死飞行队的宗旨。

随着范纯仁的鼓舞，成为飞行员的敢死队们都鼓足勇气，用最真诚的心灵呐喊回应范纯仁，成为飞行员的敢死队条件很苛刻，不但家中要有兄长，还要有强劲的体魄和神经大条的勇气，以及至死不渝的牺牲勇气。

“气体控制员，砍断拖挂绳！！”

“是！”

眼看飞艇到达了朱鹤大街的善和坊和兴道坊之间，邹傅果断下令解掉拖挂的绳索，气体控制员闻言拿起飞艇铁壁挂着的短斧，直接砍断二十五根拖挂的麻绳，砍断的麻绳迅速脱飞出去，带有弹簧的底盖马上自动闭合。

“修正重心！！哇嗷~~皇宫！！颤抖吧！”

滑翔机组在拖挂绳砍断后，犹如断了线的风筝一样，又好像一群小鸟脱离了大鸟的庇护，脱离飞艇失去重心般旋转着直线往下坠落，临危不乱的范纯仁大喝一声修正重心，紧接着在高速坠落的刺激运动下，怪叫连连控制着滑翔机平衡。

直到离地二三十米的时候，迅速拉升平衡住滑翔机，二十五个滑翔机一致滑翔朝皇宫飞进去，引发镇守皇宫大门的皇宫侍卫们羡慕到眼红十足，特别是敢死滑翔队怪叫连连的叫声，更是刺激得他们

眼热无比。

“一群疯子！”

“好想做这些疯子！”

“干什么？干什么？没看过是不是？瞧瞧你们衰样，活脱脱乡巴佬一样，还不打起精神来！”

长乐乡阵营的皇宫侍卫们眼热的羡慕声，引来皇宫侍卫长的愤怒喝斥声，在皇宫侍卫长喝斥声下，皇宫侍卫们一脸羡慕地收回目光，在皇宫侍卫长骂完过后，目光始终没有停留朝太极门哪边看过去。

第794章制空霸主

热血青春，谁都有着一个飞翔天空的梦，谁都有着一颗渴望被欢呼的心，范纯仁和他的敢死滑翔队们做到了，在皇宫外万民惊呼感叹声之中，顶着寒风大雪严寒，还有激动万分的喜悦骄傲感，直奔太极门方向奔过去。ШШШ．Ыq ．mЁ

古人一直都对天空，太空有着不凡的憧憬和梦想，比如嫦娥奔月、夸父追日，女娲补天的传说，还有敦煌壁画中的高飞入云的神女，无数星相学家凝望星辰的感悟心得等等，都是古人对飞天梦想的记录。

哪怕是身为一代帝王李世民也是如此，他曾经了解到墨子?鲁问中也有记载，公输班用竹木制成了能飞三天的飞鹊的记述，只可惜那都是老黄历的传说，真实与否无人知晓，不是眼见难以相信人可以像小鸟一样在天飞翔。

可当秦寿的飞艇出现，不但震惊了李世民，包括李世民身后的上万铁甲兵和皇宫侍卫们，乃至伏击现身的府兵们，全都不约而同抬起头，失神足足有一刻时辰那么久，彻底给天空的飞艇和滑翔机惊呆了。

“不，不，可，可能的！”

李世民失神地喃喃自语，没想到秦寿还真造出震撼事实的滑翔机，比起传说的公输班飞鹊更靠谱多了，至少眼见为实，李世民亲眼目睹到了人真的可以在天空翱翔，至于滑翔机下面吊着炸药包，丝毫没有去注意。

而李世民的铁甲兵和皇宫侍卫与府兵们，更是目瞪口呆久久都无法恢复过来，全都傻了眼丝毫不知道他们的灾难即将降临，而一边的秦寿冷笑一声，心里嘲讽一声乡巴佬，死到临头还不知道。

“投弹！”

范纯仁带领着二十四个敢死滑翔队，滑到已方阵营头顶的时候，手势配合着喉咙高呼一声投弹命令，二十四个敢死滑翔队同时拉动炸药包引线，引线点火系统很原始但是却很好用。

经过机关大师杨乃祯巧手天工设计，利用弹簧原理打着火石点燃引线，快引的炸药包只有两到三秒时间，而且炸药包不能落地爆炸，只能在半空之中也就是两米高度爆炸产生威力，以滑翔机的速度，两三秒足够脱离爆炸范围。

拉开炸药包的引线同时，还有一个机关同时剪断吊着炸药包的绳索，当然其中也会有失误在里

面，要是炸药包点燃机关没有剪断吊绳，就会发生很悲剧的事故，这个事故很要人命的炸死空中。

除了炸死空中之外，滑翔队还有其他不稳定的危机，比如失去冲力降落的时候，把握不好随时坠毁人亡，这些的一切一切都是看运气，所以滑翔飞行队才叫敢死滑翔队，心里要有随时牺牲的准备。

“不好，散开！！”

李世民还未清醒过来，可不代表效忠李世民的将领们没有醒悟过来，当滑翔机队从他们头顶快速划过时，投下的阴影炸药包瞬间惊醒铁甲兵和伏击将领们，只可惜他们反应速度太慢了。

轰…轰…

“啊～～”

十多个炸药包在上万铁甲兵两三米高度炸开，惊天动地的震耳欲聋嗡鸣声，震得铁甲兵们双耳刺痛到眩晕，强烈的爆炸波动震得毫无防备的铁甲兵东倒西歪，紧接着散落的密集铁珠叮叮当当声，无间断钻进他们盔甲的铁片缝隙。

眨眼间上万铁甲兵东倒西歪倒下一大片，虽然他们有铁甲保护伤亡并不大，可那滚烫的铁珠从盔甲间隙钻进体内，那滋味也不是很好受的，铁珠好像散弹枪钢珠一样，眨眼间废除近千人的战力。

铁甲兵受袭击还好一点，只是轻伤暂时失去作战能力，可那些伏兵们就倒霉了，炸药包直接在他们半身或者脚下爆炸，噼里啪啦四散的铁珠击中一大片的人，脆弱的皮甲根本无法抵挡铁珠冲击，纷纷中招坠落殿顶。

而没有中招的伏兵们狼狈不堪，炸药包的威力不是吹的，不但有很致命的散弹群伤能力，还有破坏性很强的威力，直接把看似坚固的宫殿屋顶砸沉，数以百计的伏兵们从震碎的殿顶瓦片掉落。

“啊~~我的手！！”

“我的眼，看不见了…”

“我的脚…”

两三包炸药包落到连弩弓车时，直接摧毁了两三辆连弩弓车，控制连弩弓车的伏兵们更是惨不忍睹，直接给炸药包散弹击中致命的地方，特别是双眼最脆弱的地方，直接把毫无防备的伏兵彻底打残。

“可恶！！”

李世民好像给当头大棒打醒似的，炸药包来得快去得也快，眨眼间两侧的伏兵倒下一大半，而晓幸躲过一劫的其余伏兵们，在爆炸的时候早就纷纷跳下几米高度的殿顶，运气不好的直接中奖死在石

栏上。

惨叫声源源不断在四周响起，李世民直接咬牙切齿怒视着冷笑的秦寿，而秦寿的冷笑声，好像在无言提醒着李世民，与自己斗他简直是自不量力，什么叫科技实力，这就是真真正正的科技力量。

空军，不管是后世都是处于制空霸主，也是最厉害的偷袭强攻作战的兵种，虽然秦寿的空军很原始很简陋，可用来对付冷兵器时代足够了，一番突袭足以打残打乱敌军布置的阵营。

“杀！”

仗着李世民的将士们愚昧无知没有防备中招，空袭成功秦寿马上挥舞手中的嗜血龙枪，高呼一声冲锋杀敌，秦寿命令一下达，数以千计的骑兵与障刀兵同时冲锋，迎战乱作一团的铁甲兵。

逆贼杀气腾腾冲锋呐喊声，特别是重骑兵们齐动的震动声，把乱作一团的主力铁甲兵们吓得六神无主，倒地的铁甲兵更是乱了分寸，沉重的盔甲防御力不错，可也导致他们难以爬起来迎敌。

“护驾！！快保护皇上！！”

秦寿发动攻击把李世民的将领们吓了一大跳，特别是铁甲兵将领毛腾，第一时间高呼呐喊手下们上前保护李世民后撤，而李世民则面如死灰，阴沉

着脸色不顾铁甲兵上前保护，策马朝秦寿狂奔过去。

“不要皇上，快，快上去救驾保护皇上！”

“是！”

铁甲兵将领毛腾没想到李世民居然跑出去迎战，秦寿成名已久毛腾自然知道他的厉害，大吃一惊同时呼喝手下们们去救驾，保护好自寻死路的李世民，以免李世民栽倒在逆贼秦寿手里。

第795章草科武器

~~金属猛力撞击声从混乱喊杀声战场响起，一击即退的李世民勒紧战马缰绳，险些把握不住手中精钢障刀，胯下战马连连后退四五步才停下来，李世民狼狈震退发抖着右手，而秦寿那边却纹丝不动。

“不错，老当益壮，只可惜岁月不饶人，皇上你老了，走题了，不急，微臣等皇上你缓口气先！”

秦寿若无其事地举起手中的嗜血龙枪，看了眼缺了个口嗜血龙枪的枪身，心中佩服不已李世民的老当益壮，没想到他久居上位养尊处优，居然还有这么厉害的战斗力，果然不愧是马上打江山的皇帝，丝毫没给后宫掏空身体。

敬佩李世民的作战力不减当年，秦寿大咧咧地扛着嗜血龙枪，左右松动着有些僵硬的脖子，丝毫没把李世民当成一回事，现在他气数已尽底牌掏空，秦寿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胜利正朝自己走来。

“呼呼呼…”

秦寿大不敬的话，李世民没有生气，也没有生气的理由，走到这一步说多也是废话，握刀的手酸

麻无力让李世民很是痛苦，无意识的颤抖早已给秦寿看在眼里，并没有以强欺弱，等李世民慢慢喘口气再打。

气吁喘喘的李世民很是悲叹，正如秦寿所言那样，岁月不饶人，这一刻李世民不得不服老了，更不得不承认一件事，他失败了，而且还是败得那么彻底，面对秦寿精锐的将士砍杀，李世民的铁甲兵根本抵挡不住重骑兵。

“结阵，结阵！”

铁甲兵将领毛腾险些要崩溃了，他统领的铁甲兵虽然很厉害，可终究还是步兵一类，面对凶狠的重骑兵疯狂冲锋和斩马刀猛力斩杀，在怎么坚固的铁甲也抵挡不住锋利又沉的斩马刀。

而秦寿的设计的斩马刀，可谓是专门克制铁甲兵的，沉而有力的刀刃比起开山刀还要锋利，加上力学构造的弧度，看似很沉重的斩马刀，却砍杀起来很省力，一刀下去铁甲兵基本抵挡不住猛力一击，就给斩马刀砍翻落地。

更崩溃的还是重骑兵武装到牙齿的装甲，重骑兵轻而易举砍翻铁甲兵，可铁甲兵的武器却无法伤及重骑兵，哪怕是马腿也难以伤到，纯钢制作的轻甲护套，有效防止了铁甲兵的障刀砍伤马腿。

“蝼蚁，障刀兵摧毁连弩弓车，重骑兵，冲！”

“是！”

毛腾崩溃呐喊声，郝隆不屑一顾冷笑一声，根本不用担心武勇到变态的秦寿安全，全心全意消灭眼前克制精锐障刀兵的铁甲兵，没有一丝犹豫没有一丝顾忌，果断下达命令兵分两路调遣。

连弩弓车虽然暂时瘫痪了，可毕竟还有几辆安然无恙，伏兵打残暂时无法驱动连弩弓车反击重骑兵，连弩弓车可是克制重骑兵的威胁武器，郝隆不敢马虎大意，派遣精锐障刀兵们去摧毁连弩弓车。

尽管毛腾很想去阻隔精锐障刀兵，可有重骑兵如入羊群的阻拦，毛腾也空不出人手去阻拦，只能疲于调集铁甲兵压缩范围，防止重骑兵有冲锋的战力，试图以人海战术把重骑兵限制下来。

“如此好事，怎么少得了我潘安？罗岷，通知弓手队，荨麻粉准备！”

“是！”

当潘安带着罗岷走出太极殿，看了眼太极门通道混乱交战的战局状况，揉了揉鼻间示意一边的罗岷去安排荨麻粉，彻底解决李世民的铁甲兵，罗岷忍不住一阵热血高涨，直接从一侧宫殿边迅速攀爬

上殿顶。
　　韦贵妃在莫侍卫保护下，有些畏惧与期待走出太极殿，当发现太极殿外面状况，忍不住一阵花容失色，特别是看到李世民与秦寿两人对持，心中百般不是滋味地紧咬着下唇，紧握着丝绢手帕的玉手，无意识地轻轻颤抖起来。
　　太极门走廊通道中间两个一老一少男人，都是韦贵妃生命之中的重要男人，一个是现任丈夫，一个是偷情的情郎，现在两人短兵相刃拼得你死我活，很是让韦贵妃心中百感交集。
　　一声尖锐哨声在太极殿顶层吹响，混战之中的重骑兵和铁甲兵们表情不一，重骑兵们脸色大变，他们知道这哨声的含义是什么，而一边的铁甲兵则是一头雾水与敬畏，不知道逆贼又耍什么花招？
　　“服解药！”
　　郝隆知道哨声代表什么意思，阴险十足的荨麻粉要出动了，知道荨麻粉厉害的郝隆不敢迟疑，更不敢犹豫直接提醒重骑兵们提前服解药，提醒完毕郝隆直接咬碎一直含在嘴里的蜡丸，忍着恶心到作呕的怪味，连同蜡丸与解药一起吞进肚子。
　　六千多重骑兵不敢迟疑，随着郝隆的命令下达，纷纷咬碎提前含在嘴里的蜡丸，忍着作呕的怪

味吞进肚子里，而铁甲兵那边的毛腾脸黑如墨似的，通过郝隆的呐喊提醒，他意识到逆贼肯定有什么阴险招式。

“荨麻粉？！”

“宾果，奖励你一个解药！”

当秦寿厚颜无耻吞下蜡丸，李世民嗅到空气弥漫的蜡丸味道，忍不住脸色大变猜出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而秦寿厚颜无耻笑了笑，很大方掏出一个蜡丸投到李世民面前，服不服是他的事，反正出丑又不是自己。

…上百支利箭同时出现铁甲兵头顶，李世民脸色大变顾不得什么有毒无毒，直接把秦寿投来的蜡丸吞进肚子里，李世民刚把蜡丸吞进肚子一刻，利箭在混战的大军上空突然炸开。

噼噼嘭嘭…一股浓浓白雾出现战场上空，冷不及防的铁甲兵沾上粉末片刻，顿时变得奇痒难耐，噼噼啪啪…一阵丢盔弃甲声和惨叫声同时响起，铁甲兵们好像机器人抽筋一样别扭十足地惨叫扭着。

“什么来的？好痒啊！！”

“啊～～痒死我了…”

“脱，你们快点脱了乌龟壳，砍你们也省点力！”

眨眨眼间的工夫，铁甲兵顿时崩溃了，受不了奇痒难耐的瘙痒，乱作一团地丢弃武器，惨叫连连地拼命地脱弃身上盔甲挠痒，而郝隆等重骑兵们嘲笑连连，看着狼狈十足的铁甲兵们自寻死路脱弃盔甲。

“住手！朕输了！”

眼看重骑兵要挥刀砍杀惨叫连连的铁甲兵，李世民脸色铁青到发白，在秦寿无赖的笑容下，阴沉着脸色丢弃手中障刀投降了。

第796章大梦一场

左右延明门硝烟弥漫，尸横遍地太极殿走廊上，数以千计的铁甲兵们丢盔弃甲，光着膀子在雪地里打滚惨叫连连，荨麻粉的威力不是普通人可以承受得起，铁甲兵们凄厉的撕抓下，吓人的皮肤斑点呈现大片。

秦寿与战败的李世民先行一步离开，双双进入太极殿不远处的史馆，至于他们两人进入史馆做什么？无人知晓也无人知道原因，郝隆得到秦寿的命令，安排多功能精锐轻甲兵发放荨麻粉解药。

“这，这…”

“娘娘，一切都结束了，皇上战败了…”

眼前扭转乾坤的变化，让韦贵妃很难以适应，而一边保护韦贵妃安全的潘安，摇摇头叹息一声，提醒大梦未醒一样的韦贵妃，一切都结束了，按照秦寿的预想那样，李世民败在秦寿新的空军和草科化学武器上。

空军的打击让李世民布置的伏兵全军覆没，克制重骑兵的连弩弓车没有发挥到功用，而草科化学武器荨麻粉，更是克制得铁甲兵不战自败，铁甲兵失去了战力和盔甲，还有什么威胁可言？

潘安现在可以想象，李世民此时此刻心情肯定不好过，他的王牌在秦寿眼里，全都是不堪一击，如果李世民在不识趣，那么这里即将会丢上数万人的性命，这不是李世民想要看到的事。

更何况秦寿布置好的一切，朝廷重臣皆不在现场，正所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朝廷重臣不在场，今日所发生的一切，秦寿可以肆意无忌造谣是非，把黑的变成白的，大势已去李世民也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经过潘安一番细解，韦贵妃有些不敢相信事实，可又不得不相信眼前事实，正如潘安所说那样，眼前的一切都结束了，韦贵妃紧绷的心情，在这一刻终于松懈下来，那犹如在鬼门关走一圈的心情，韦贵妃有种失而复得错觉。

“娘娘，这里交给你处理了，相信将军和皇上很快谈出结果，潘某还有事要办，就不奉陪了！”

“好，好的…”

潘安看了眼战场过后的混乱，这收拾手尾的工作，最适合旁边的韦贵妃她自己去头疼了，想起玄武门那边还有祸害没处理，潘安没有心情继续逗留于此，把头疼的清理繁琐事交给韦贵妃慢慢头疼。

醒悟过来的韦贵妃精神恍惚地点点头，目光看

着潘安带着郝隆和五千重骑兵离去，连同铁甲兵将领毛腾也劫持走了，至于他们去做什么？韦贵妃没有兴趣去知道，也不是她可以关心过来的。

皇宫西内苑玄武门，历经一些年份的同一地点，再一次上演着自相残杀的事件，这是这次不是兄弟反目成仇，而是长孙无忌大义灭亲，奉命带领着五千皇宫侍卫镇守玄武门，导致李泰带着五百多人无法进入太极宫。

再一次踏足玄武门，长孙无忌感到一阵唏嘘无比，当年李世民在这里夺得了皇位，而相隔这么久再一次回到这里，往日的画面好像历历在目回忆在长孙无忌脑海里，只是人物事情地点有些变化而已。

“魏王，放弃无畏的抵抗吧，皇上正在收拾逆贼，你若还想安宁，现在放下武器还来得及…”

仗着比李泰多出十倍的人手，加上李泰等人还没有拿到自己空口无凭的武器，全都赤手空拳成了瓮中之鳖，要斩杀他们很容易，长孙无忌随便一个命令，李泰就要变成逆贼命丧预于此。

李世民怕在发生玄武门事变，早就在他就位时期布置好了一切，特别是玄武门这忌畏的地方更是重兵把守，长孙无忌早就知道玄武门有重兵把守，

故而故意出言欺骗李泰，自己把武器藏于咸池殿内。

“长孙无忌！！”

陷入五千皇宫侍卫包围圈的李泰，这一刻彻底崩溃了，没想到策划已好的一切，到头来还是空欢喜一场，原本以为掌控着一切，没想到这一切都是给长孙无忌戏耍着玩，他这么光明正大找自己，感情是用来疑惑秦寿的现眼。

得知这一切都是长孙无忌的把戏，李泰恼羞成怒作势要暴走伤人，可当他踏出一步，长孙无忌冷笑一声，轻轻一挥手，保护李泰外围的人当场给斩杀上百人，长孙无忌这一手警告，马上让李泰冲动过后冷却下来。

“好，哈哈～～好一个狗咬狗！”

当潘安带着郝隆五千重骑兵赶到时，发现长孙无忌和李泰狗咬狗的举动，忍不住一阵讽刺拍手大笑起来，重骑兵的马蹄声出现身后一千多百步的时候，长孙无忌早就察觉到了，只是没想到来的不是李世民势力。

五千重骑兵，浑身鲜血淋漓的盔甲，还有那怪异血腥的斩马刀，这一刻长孙无忌有种不祥预感，加上潘安肆意无忌的嘲笑声，更是让长孙无忌心里

不安到抓紧，特别是当他发现太极殿那边烟雾弥漫的情况。

“你是谁？！”

“孙子，你大爷我！毛将军，请！”

潘安疯言疯语的讽刺声，长孙无忌就知道潘安不是自己人，忍不住皱眉一问，可潘安嚣张的回答，忍不住让长孙无忌一阵吐血，果然够嚣张的，可当看到潘安身后骑马出现的毛腾，下一刻长孙无忌整个人惊呆了。

潘安冷笑一声看了眼目瞪口呆的长孙无忌，伸伸手示意毛腾去解决麻烦，如果他调动不了五千皇宫侍卫，潘安只好出动保险的重骑兵上阵，悉数斩杀这不听话的五千皇宫侍卫。

这也是迫不得已的事，长孙无忌和李泰这两个祸害，必须拿下不能让他们其中一个跑了，不能活擒只能全都杀光了。

“所有人听令，皇上有旨，拿下逆贼魏王与长孙无忌，押后听审！”

“毛腾你！”

“是！”

毛腾阴沉着脸色下令看似倒戈的举动，险些让长孙无忌吐血，而在包围圈里的李泰则抬起头，看

向太极殿那边冒起的浓烟，整个人恍然大悟过后忍不住自嘲一笑，放弃了无畏的抵抗束手就擒。

“梦一场，哈哈...到头来梦一场...”

李泰整个人疯疯癫癫地仰头哈哈大笑起来，李泰临近崩溃自嘲凄凉的笑声，渲染了一边面如死灰的长孙无忌，直到皇宫侍卫们倒戈押解一刻，长孙无忌才意识到，这一切就好像跟李泰所言那样，梦一场而已！

第797章城破人未亡

长安城的内战速战速决，而远在倭国那边的伊予城，却是战况激烈到顶点，静夫耕田的炮灰先锋抵达崩塌的北城门时，全军队伍人数牺牲得所剩无几，而伊予城内攻势猛烈的弩弓，也变得微弱起来。

“八嘎，可恶的中原人！”

静夫耕田带着残兵败将抵达北城门时，身后传来呐喊的冲锋声，临近临界点的静夫耕田险些要崩溃了，薛仁贵的大军早不冲晚不冲，偏偏在伊予城差不多消耗完弩弓箭时，才开始全军出动。

眼看自己所剩无多的大军，静夫耕田有吐血的冲动，这炮灰般的盟友不好当，牺牲三分之二的人手，才得到薛仁贵他们的认可，至少他们没有背后继续放冷箭，射杀他人数不多的残兵败将，不是吗？

“弓手射击！”

塌陷的北城门碎石堆里，牛进达发现薛仁贵的大军进入弓手射程，高呼一声弓手射击，随着牛进达的命令下达，崩塌的北城门两侧城楼顶，冒出畜势待发的近千弓手，直接朝冲锋来的逆贼大军射击

过去。
“虎豹骑冲锋，盾兵，顶盾！！”
“虎豹骑，冲！”
铺天盖地的箭支朝薛仁贵大军射来，早就知道北城门断墙两侧有弓手潜伏，薛仁贵并没有恐慌也没有必要恐慌，大喝一声虎豹骑先行一步冲锋拿下城门，钢盾兵顶盾掩护大军继续前进。
守城叛军的箭支对虎豹骑丝毫没有威胁，要是连弩弓车或许还会有些威胁，至于那些人力射出的箭支，甘布直接无视过去，呼喝早已渴望嗜血的虎豹骑冲锋，三百多骑的虎豹骑虽然不多，可战力足以比翼一千多重骑兵。
“目标城楼，射！”
苟邴没有让李震失望，无需薛仁贵命令，在钢盾兵竖起钢盾组成钢铁城墙一刻起，果断呼喝手下弓手们进行反击，叮叮当当声箭雨袭击下，隐藏盾兵身后的弓手们时不时冒出头，射出手里的箭支直接躲回钢盾兵保护后面。
薛仁贵很想跟着大队伍去攻城，可他不能冒险去那样做，他是整个攻城大军的灵魂人物，只能窝守在攻城大军后方坐镇指挥，只要有命令传达，直接以战鼓令方式传达出去。

钢盾兵组成的钢铁城墙虽然很牢固，可毕竟有百密一疏的间隙在里面，面对守城叛军拼命的厮杀射箭，多多少少会出现一些伤亡，推进没十几步距离，就倒下接近上百人的代价。

攻城出现伤亡是在所难免的，只可惜刺猬战车的速度太慢了，钢盾兵要照顾刺猬战车的速度，只能躲在刺猬战车身后掩护身后的大军安全，可是越靠近城楼范围，城楼上的弓手越容易射击钢盾兵身后的大军。

“滚石，火油，全都丢下去！！”

“将军，危险，快回城！”

牛进达在渝仲拉扯下，歇斯底里大喊下令，发现虎豹骑冲锋过来，并没有拒绝渝仲的好意，带着沮丧到顶点的心情，退回崩塌的北城门后面，在想办法击退逆贼大张旗鼓的攻城，而不是无畏的牺牲在城门外。

伊予城内还有两万多大军，那都是两万多的人命，牛进达不敢拿他们的命开玩笑，失去了他的指挥，牛进达不敢想象两万多的手下还会不会安然无恙？盛怒的逆贼大军会不会把他们全数斩杀成冤死鬼？

现在牛进达把最后希望寄托在滚石和火油上，

借助滚石和火油把崩塌的北城门守住，防止逆贼大军从崩塌的北城门废墟冲进城，要是逆贼大军冲进城内，那么他的两万多将士就没有安全可言。

“全速冲过碎石门！”

“是！”

当崩塌的城门两侧城墙上面出现滚石时，甘布双目忍不住一阵收缩起来，同时也想到了牛进达的想法，想要借助滚石和火油阻挡自己这边的大军进入，来不及多想也没有后退可言，甘布大喝一声冒险一次拼命冲过废墟。

甘布的想法很简单，拼着坐骑野兽善于过障碍，这些碎石在野兽眼里不算什么，随意轻轻松松就跨过去，主要是时间上的问题，现在甘布拼的就是时间问题，只要速度够快基本可以穿越这不算问题的碎石区。

“快，快投石！”

断墙上的守城叛军发现虎豹骑的意图，不得不加快速度投石和火油，制造出障碍堵住去路，防止逆贼的大军涌入伊予城，失去了伊予城他们基本没有安全可言，厚重的滚石在守军推动下，眼看就要投下废墟北城门。

“啊～～”

左侧的断墙推动滚石的守城叛军纷纷中箭倒下，直接从断墙上面坠落废墟之中，发现异常情况的甘布并没有感到奇怪，他知道是身后的弓手发现异常出手帮助了，没有迟疑的甘布首当其冲跃上废墟石堆。

“该死！”

一击得手的苟邴松了口气同时不敢马虎大意，摸了摸自己自己后背悬挂的箭壶，发现没有箭支忍不住暗骂一声该死，频频采用三连射的手法，一下子把所有箭支耗光，没有了箭支，苟邴没有办法支援虎豹骑。

“快，快砸死他们！”

甘布第一个跨过废墟碎石区，其后陆续有虎豹骑成功闯入，急得城墙上的叛军守兵们猩红的双目，在叛军守兵都头呼喝声之中，拼命推动断墙边的巨石，试图用巨石封住去路，挡住虎豹骑进入城内。

城墙上的弓手们知道自己的弓箭对虎豹骑没有作用，直接对付大军压境的城外逆贼大军，可钢盾兵们竖起的钢盾，就好像钢铁长城一样，远远地把他们射来的箭支格挡在外。

“借箭一用！”

发现叛军守兵的意图，苟邴咬咬牙直接夺过旁边的弓手箭囊，还未来得及拉弓射箭，滚石在叛军守兵奋力推动下，直接脱离断墙朝废墟下方飞下去，正好在最后一批的虎豹骑头顶。

轰隆~~巨石投下废墟一刻，最后一批虎豹骑成功安然无恙通过，苟邴紧绷的心松了口气，直接拉满弓朝失去巨石掩护的叛军守卫射过去，三支箭带着破空声，直接击中失去掩护的叛军。

与此同时，城墙上的火油准备妥当，叛军守兵们直接投下火油，熊熊的火焰把静夫耕田的残兵败将阻隔在废墟外面，成了城墙上弓手们活动箭靶。

第798章人形杀器

伊予北城门战火连天，而东西南三个城门却一片死静，驻守三个城门的朝廷叛军们不多，人数也只有五百不到，北城门发生激烈的战斗，而三个城门的守兵却没有办法去支援，想要去支援也没有办法。

“都头，北城门都打起来了，我们守着这里干什么？”

“就是，都头，这么守着也不是办法，要不…”

“少废话，我们全都跑去支援了，要是敌军从这边偷袭怎么办？都打起精神守好城门，北城门不缺我们这点人！”

东城门叛军守兵们议论纷纷声，守城门都头心情不爽地喝骂，打消守兵们不实际的想法，就他们这边百来人的份量，去了也是起不到什么作用，更何况城内有两万多大军守着，怎么也不缺他们这点人手。

要是真用到他们那才叫麻烦大了，估计那时候城都已经给逆贼大军破了，他们这些百来人的份量，去了也只是给逆贼塞牙缝的份，至于北城门那

边战火连天的喊杀声，东城门的都头只有纳闷的份。

“敌袭！！”

“哪来…”

手下突然其来大喊一声敌袭，守城都头一头雾水摸不着头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马上遭到了一箭偷袭，冷不及防的守城都头直接中箭坠落城楼，守城都头死了直让一边的守城士兵们六神无主。

紧接着数以百计的箭支，从东城门城外三百步距离射过来，突然其来冒出来的敌军偷袭，打得东城门上的叛军守兵们措手不及，太突然了太意外了，谁也没有想到敌军的偷袭说出现就出现，连一点准备和发现时间都没有。

敌军哪里冒出来的？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发现，好像凭空出现的一样，那么突然那么的意外，直接把东城门的守兵们打得措手不及，纷纷中箭倒下坠落城楼，借助箭雨的攻势，一条条攀爬绳从底下抛上城墙。

“这是什么？”

“那知道？”

晓幸躲过箭雨袭击的守城士兵们慌了神，当一条条的攀爬绳甩上城楼周边城墙，为数不多的二三

十人守城士兵们顿时傻了眼，不知道不明白眼前抛上来带钩的绳索是何物？遭受箭雨袭击的他们，也没有勇气冒出头查看。

当第一个攀爬到城楼面的敌军拿出诸葛连弓时，守城士兵从一头雾水到恍然大悟，可这大悟的太晚了，其后数把陆续出现数把诸葛连弓，在诸葛连弓连续射击下，一眨眼把隐藏城墙角边的守城士兵射杀。

“开城门，快点！”

“是！”

第一时间攀爬上城楼的胡冥，怕时间拖久了有变，击杀城楼上的所有守兵后，安排人手去开城门，十余名精锐不敢迟疑，领命迅速朝城楼楼梯跑过去，赶在第一时间跑下城门去开门。

胡冥的命令下达完没多久，东城门处闻声赶来的巡逻兵直朝城门这边赶来，人数虽然不多可也不少，至少有上百人左右，东城门遭遇突袭，巡逻的士兵们第一时间朝这边赶来支援。

“该死的，惊动了巡逻兵，快点，上来一些人支援！”

突然杀出上百叛军巡逻兵，严重干扰了夺城门计划，没办法之下胡冥只好增加支援，朝城外聚首

了两千多的大军派人上城楼支援，随着胡冥话声刚落，十余名精锐背起十字弩弓开始攀爬城墙。

“大熊男，准备好了没有？”

“嗯，准备好了！”

侯军看了眼浑身怪异装备的大熊男，确切地说是一身木板丑陋盔甲，按照夏侯墩的意思，大熊男这块头太恐怖了，暂时没有合适他穿戴的装备，战场之上又怕飞来飞去的箭支不长眼，只好勉为其难用木板串起麻绳做成简陋盔甲。

盔甲虽然简陋，可好在能够挡箭不是吗？总好过光溜着一身布袍，没遮没掩的什么时候中箭都不知道，杨子墨一边捂嘴偷笑起来，这个人型肉盾大熊男，还真是奇葩一个，穿着木板盔甲算是有史以来最牛的士兵。

“准备攻城，发现叛军一个不留，为我们死去的弟兄们报仇！”

“血债血偿！”

夏侯墩看了眼大熊男，并没有心情取笑大熊男，想起这边的变故与损失的人手，脸色变得十分阴沉，听到城门后传来的动静，夏侯墩紧握手中失而复得的大刀，咬牙切齿鼓舞士气，在夏侯墩鼓舞声下，两千多精锐杀气腾腾。

从踏回伊予城范围，逮到城门大开的松山城倭国士兵，从他们嘴里得知一切事情真相后，夏侯墩简直是又气又怒又震惊，没想到自己带人去接应杨子墨他们，居然发生了这多的变故。

城门里面传来一阵阵厮杀声，惊醒胡思乱想之中的夏侯墩，里面什么情况夏侯墩不知道，但是他只知道一件事，城门大开就是叛军死亡一刻降临，敢斩杀自己手下的精锐，他们简直是活腻了。

“杀！”

当城门打开一人通过间隙，夏侯墩第一时间拔刀带头冲进去，仇恨的怒火积累在心中，这一刻彻底爆发了，见着叛军守兵一刀砍过去，活生生活劈了一个叛军巡逻兵，没有丝毫停留的夏侯墩继续砍杀第二个叛军巡逻兵。

轰~打开一人通过的城门突然猛然大开，震落的积雪哗啦啦声拼命往下掉落，大熊男裂牙嘿嘿声笑了笑，甩了甩头上洒落的积雪，在开城门的五名精锐无语的目光之中，大摇大摆走进城门。

“怪胎！”

大熊男暴力一击开城门，杨子墨忍不住嘀咕一声，一边的侯军听到杨子墨的嘀咕声，忍不住大翻白眼，摇摇头一阵无语拔刀跟随大熊男身后，开始

冲进城门走廊厮杀为数不多的叛军巡逻兵。

大熊男的武勇连夏侯墩都要忌畏闪开一边，只见其逮着一个叛军巡逻兵，裂牙大笑过后一拳打过去，倒霉的叛军巡逻兵无法承受大熊男看似轻松一击，直接喷出一大口吐沫倒滑一丈有余，期间还直接撞飞两个无辜的同伴。

“撤，快撤！”

当大熊男人型肉盾出现，直接把人少落下风的叛军巡逻兵吓了一大跳，加上夏侯墩武勇的冷血砍杀，所剩无几的叛军巡逻兵吓得慌了手脚，第一时间呼喝撤离城门，守是守不住城门了，保命还是第一要紧。

第799章全军覆没

郡中港，五艘蒙冲，三艘楼船停靠郡中港区，天寒地冻的风雪之中，郡中港区海面大部分结了厚厚一层的冰，受困无法出航的叛军船队悉数蜗在船舱里，谁也不愿意跑出船外去体验那要命的天寒地冻。

伊予城那边战火连天，而相隔数里远的郡中港这边，却丝毫也听不到伊予城那边的动静，这大部分归咎于时下严寒的风雪天气，呼啸的大风雪把伊予城那边的喊杀声全都覆盖下去，就是两门巨炮的轰炸声，也只是一阵间的事。

屈通心情烦躁地挠着头，冰天雪地受困于浅海不说，连找乐子的地方也没有，更火恼无比的是，牛进达居然派来个监军来监督自己，很明显这是对屈通不信任的行为，这让屈通心里产生根蒂。

“屈将军，伊予城有异，末将担忧伊予城有变故，还望屈将军派人前去查看！”

巨炮的轰鸣声虽然很短暂也很快消失，可监军龙武青始终有些不放心，急匆匆来到屈通酣息的船舱，好生提醒喝得伶仃大醉的屈通派人去查看，屈通终日借酒浇愁很是让龙武青不喜，可碍于与屈通

关系不咋地，也不敢过得指责。

按道理军中饮酒是罪加一等，屈通身为将领以身作则是明知故犯，可现在朝廷海军终日窝守海港区无法出动，龙武青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谁叫屈通是海军土霸王一个，除了牛进达谁也管不了他，只要屈通懂得分寸就好！

“异，异个屁，老子没空！”

一看到是龙武青这个家伙，屈通顿时一阵火大，带着七分醉意怒视着龙武青，口舌不清的怒斥声，直让龙武青一阵皱眉，屈通满嘴酒气的浓度，龙武青不善于喝酒的人，嗅到他那股酒气味儿，险些受不了晕沉沉的。

龙武青还想说些什么，突然船外传来一阵阵炮鸣声，紧接着主力舰一阵激烈晃动，冷不及防的龙武青和屈通狼狈扑倒冰冷的船舱地板，船舱外面传来一阵阵错乱的脚步声，还有船沉的哗啦啦声进水声。

“敌袭！！”

船舱走廊外面传来一阵阵竭嘶底里呐喊声，紧接着有一阵阵的火炮轰鸣声，还有那呼啸的弹丸声直朝这边轰炸而来，屈通太熟悉这种呼啸的弹丸声了，光听这呼啸声的密集度，屈通忍不住酒醒大半

跑出船舱。

轰轰轰…密集的弹丸铺天盖地朝船队砸来，密集弹丸直接击碎冰层或击中倒霉的战船，第二轮轰炸一艏楼船受损严重，直接命中数发弹丸，击破脆弱的船甲导致哗然进水，楼船上的海军士兵在船沉一刻直接跳到冰层自救。

“飞鱼号战舰和无畏级战舰？！”

屈通发现海面一里外出现的两艘战舰，忍不住一阵猩红着双目，紧咬着嘴唇险些要吐血，逆贼的海军无声无息出现一里外海面，这让屈通很难以接受事实，不是蒸汽驱动的战船都很大噪音吗？

裂开的冰层和沉没的战船发出哗啦啦声，直接把崩溃胡思乱想的屈通拉回现实，目睹手下们在碎冰层里挣扎求生景象，屈通整个人酒醒过来，刚想下令回避，紧接着在寒风呼啸之中悲戚戚地仰起头。

回个屁避啊！全都战船受困于冰层里面，根本无法撞开接近一尺厚的冰层，哪怕是逆贼两艘战舰轰炸了两次，破开的冰层还不足这边所有战船转个身，早已成了活生生的炮靶子，连动的机会也没有。

硝烟弥漫的两艘战舰一番轰炸过后，并没有完

全停下攻击，紧接着两艘战船前后部忙碌着身影，每艘战船前后三挺机械弩弓炮转动朝这边瞄准，粗壮的树箭一支支搭上拉满弓的机械弩弓炮。

“弃船，全都弃船！”

醒悟过来的屈通大呼弃船，他知道两艘战舰的意图是什么，更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不可估计的灾难，衡量得与失之间屈通做出最明智的选择，眼下这种情形也只有弃船份了，在不弃船一万多将士即将惨死下一波攻击。

“跳，快跳船！”

“别挤，我先的…”

屈通的一声命令下达，五艘战船上的海军士兵们乱作一团，你推我攘试图第一个跳船，乱哄哄的争夺逃命之中，伤亡不经意间陆续出现，不是意外掉下去就是直接跳到海水里，要不就是直接跳到碎裂的船甲片。

“快跑！！”

屈通跳落冰层第一时间，酒精麻醉下双脚虚浮无力，无法适应虚浮的脚力，直接拐到脚要命的钻心刺痛随之而来，冷汗淋漓的屈通险些喘不过气来，要不是手下们及时出手扶住，还真摔出个四肢朝翻。

当屈通发现逆贼两艘战舰发射出十二支树箭时，双目急速收缩了一阵，这十二支树箭绝不是想象之中那么简单，搀扶屈通的海军士兵闻言不敢迟疑，一人一边扶着单脚跳的屈通迅速跑开主力舰的船只范围。

至于监军龙武青有没有逃出来，屈通哪有时间去理会这些？自己小命都快保不住了，哪有时间去理会他的生死？而那些还在跳船逃生的手下们，屈通更是没有办法去顾及他们死活。

轰隆…轰隆…一连串爆炸声和火焰瞬间点燃五艘战船，来不及跳船逃生的海军士兵们，直接给爆炸的波动震飞炸出船体，炸飞出去的人还好一点，没炸飞出去的人直接给燃起的火焰点燃。

噼里啪啦…爆炸声与惨叫声夹带着船甲碎片木屑声响彻四周，晓幸逃出战船的海军士兵也没有安全可言，纷飞的碎片船甲好比利箭一样，四处飞溅重伤不少逃出爆炸范围的倒霉海军士兵。

熊熊火焰燃烧着五艘战船，一刻钟的时间，所有船队就烟消云散，而上万多的海军士兵，不是死就是在冰冷海水里溺水身亡，逃出来的人不足两千多人，大部分还挣扎在裂开的海水里。

“屈将军，海里面还有…”

“回城！”

晓幸逃出来的监军龙武青试图提醒屈通救人，而屈通却没有听从监军龙武青的意见，天寒地冻落水的士兵就算是冻不死，回城避难路上也会直接冷死，甚至会拖累后腿导致后面逆贼追杀上来。

监军龙武青想说些什么，可见到不足两千多人的海军，还有敌军那边出动散兵追击，忍不住心中一紧什么也不说了，跟着屈通屁股后面跑人。

第800章无路可逃

“穷寇莫追，自然有人收拾他们！”

击溃叛军海军船队，刘仁轨和张德明各自从舰船上走下来，知道张德明与屈通之间的恩怨纠葛，刘仁轨制止了张德明复仇的想法，虽然张德明很不甘心就此放过屈通，可刘仁轨的话他不得不听，复仇的想法只能作罢。

刘仁轨带着人前往击沉的叛军船队方向走去，张德明紧随其后不明白刘仁轨的用意，叛军船队已经全部悉数干掉了，至于还要吃饱撑着去查看吗？心里纵使有疑问，张德明只能忍着在心中，跟着刘仁轨身后看看他要做什么？

港口炸开的碎冰里，挣扎着求生的海军士兵，碎冰或浮木碎片上，狼狈漂浮着未死绝的近千人，刘仁轨带着人前来一刻，曾为敌人的叛军将士们孱弱地朝逆贼方呼救，生死关头顾不得是不是敌人什么的。

“将之过未必士之过，把他们全救上来！”

“是！”

刘仁轨的命令，张德明不敢有疑，也没有理由去疑心这些，带人去救海里溺水的朝廷叛军，刘仁

轨摇头叹息一声，看着无辜落水的海军士兵，他们都是无辜之人，打起仗来或许顾及不到什么无辜，可打完仗就要顾及一下。

“唉~~内乱何时休？”

刘仁轨抬起头望着伊予城那边动静，浓烟滚滚的伊予城战况如何刘仁轨不知道，但是他知道一件事，伊予城肯定打得很激烈，至于激烈到什么地步？恐怕要亲眼目睹才知道一切。

正如刘仁轨所想的那样，伊予城确实打得很凄凉很激烈，滚滚火油与巨石从城墙上投下，试图阻隔薛仁贵大军的靠近，铺天盖地的箭支敌我双方头顶飞来飞去，运气不好的直接中箭身亡。

受阻城外的薛仁贵没有一丝急迫，也没有一丝愁容，胜券在握捋着短须等待着消息，等待城墙上的敌军耗尽一切，更何况还有虎豹骑在里面捣乱，关于虎豹骑的问题，薛仁贵完全不用担忧他们的安全。

只要城内没有威胁虎豹骑安全的弩弓，基本可以在里面横着走，至于叛军的云骑兵更是不值得一提，他们的作战力根本不是虎豹骑的对手，随随便便就能斩杀他们一干二净，前提不要遇到弩弓。

“盾兵掩护障刀兵推进废墟，弓手后退安全范

围压制射击！”

“是！”

薛仁贵目测了下伊予城攻势，减弱的攻势不足以为惧了，薛仁贵知道伊予城的气数已尽，是时候结束一切了，为了这个复仇的内战，拖了不少攻打倭国的时间，与预期的进攻速度减慢了不少。

随着薛仁贵的命令下达，盾兵顶起钢盾掩护障刀兵推进，直接把弓手暴露在叛军射击范围，苟邴带着弓手们开始后撤，直接到达安全范围远程压制城墙上的弓手，遭遇压制的城墙弓手只能败退撤离。

“调集所有士兵，全都集合到这边，云骑兵把逆贼骑兵全都赶出来！”

“是！”

伊予城内混乱一片牛进达面如死灰，加上逆贼大军在城外压境，要是在不布防守住崩塌的城门口，迟早给逆贼大军涌进城内大开杀戒，到时候城内两万多大军必死无疑，活口一个也没有。

而冲进来的虎豹骑更是祸害一个，要是不围剿掉心头之恨的虎豹骑，给逆贼里应外合攻打，迟早要城破人亡，这不是牛进达想要看到的事，更糟糕的是守城的滚石和火油都耗光了。

“敌骑来了！！”

牛进达的命令刚下达没多久，不用云骑兵驱赶虎豹骑先一步出现，带着气势汹汹的杀气，在叛军的万军阵营之中拼命冲锋，步兵遇到骑兵永远都是处于弱势挨打地步，更何况还是装备精良的虎豹骑。

杀气腾腾的虎豹骑犹如虎入羊群般，在敌军混乱步兵阵里冲刺，面对杀气腾腾的虎豹骑，叛军府兵们连抵抗的力气也没有，直接撞飞或刺穿脆弱的身体，只是一回合的冲刺，雪地里就留下上千具尸体。

“云骑兵，杀！！”

渝仲在得到命令之后，顿时以最快的速度召集为数不多云骑兵，迅速拉开了架势，在虎豹骑冲锋完后，随着一声尖锐的哨声响起过后，顿时加快了速度奔驰朝虎豹骑身后冲过去！

“无知！”

云骑兵出现一刻，甘布冷笑一声，迅速迂回转头与后面追赶来的云骑兵正面交锋，不过一箭的距离，双方的骑兵又是在对冲，几乎只是眨眼的功夫，街道之上，两股铁流就迎面冲撞在了一起！

两道钢铁洪流，在前端交错的地方，顿时激荡

起一片耀眼的金属光圈，惨叫声与金属碰撞声连绵不绝，可最终还是抵不过如雷的马蹄声，奔驰的蹄声将所有的惨叫厮杀声全部压了下去，只听见一片片让人惊心动魄的闷响声。

跑在最前面的云骑兵们最倒霉，双方撞在一起的第一波里，就有无数人落马，惨死长枪或马蹄下，而虎豹骑的队列依然那样的密集，先头的队列稳如泰山，没有一丝动摇直破多于已方的数倍云骑兵大军。

云骑兵在虎豹骑破阵之下坚守着保持了完整，即便是同伴落马，但是这些杀红眼的云骑兵们，却连看都不会去看一眼，只是紧紧的握住缰绳，握紧手中长矛枪，红着眼睛四打一围殴铁乌龟一样的虎豹骑。

云骑兵人海战术凑效了，四打一困住失去冲力的虎豹骑，正所谓双拳难敌四手，现在变成双拳难抵八手了，面对云骑兵拼命的包围打法，虎豹骑也难以抵挡最终有数十人坠落坐骑，给云骑兵骑马践踏过去。

“可恶，全速突围！”

云骑兵的战术凑效了，虎豹骑就倒霉了，数十人倒霉坠下坐骑伤亡无法估计，甘布通红着双眼大

声呼喝手下们突围，免得继续受困云骑兵的包围圈里送死。

“困住他们！”

好不容易发现对付虎豹骑的办法，渝仲怎么可能错过机会？大呼手下们截住虎豹骑，不给他们突围出去，要是给虎豹骑突围出去，伤亡最惨的就是他们了。

“放箭！”

虎豹骑受困无法突围的时候，夏侯墩带着人姗姗来迟，发现虎豹骑身陷包围圈，第一时间下令放箭射杀云骑兵，支援虎豹骑突围出包围圈。

第801章恩怨了断

“进城！”

“可是...是！”

北城门区厮杀声不断传来，相隔三百多步以外的薛仁贵，清晰可闻伊予城里面的动静，加上城外的大军已经进入废墟城门，薛仁贵没有什么好担忧，直接带人前去做个恩怨了断，把牛进达斩杀当场。

薛仁贵要进城把保护他的亲卫们吓了一大跳，试图劝说着薛仁贵别冲动，可当接触到薛仁贵不容质疑的目光之后，亲卫们后面的话说不下去了，只能灰溜溜地领命跟随薛仁贵一起朝伊予城北城门走去。

混战之中的伊予城北城门血腥一片，叛军守兵面对前后夹击的逆贼大军，伤亡不断直线上升，还算宽敞的北城门街道显得拥挤不堪，牛进达在万军之中身受重伤依旧武勇无比，大刀大开大合砍杀涌进城的逆贼大军。

“倭国人？！”

大熊男雄憨的身影和彪悍的身后，吸引到了牛进达的目光注意，大熊男一拳一个打飞一大片的武

勇，直让牛进达感到畏惧与不可思议，更没有想到的是如此凶猛的悍将，居然是倭国人！

头一次见到如此凶悍的倭国人，牛进达想不惊讶也不行，失神之间挨了一刀，直痛得牛进达从胡思乱想之中清醒过来，忍着后背挨了一刀的痛楚，转身一刀砍翻偷袭自己的逆贼精锐。

“牛进达！！”

夏侯墩发现牛进达的身影，特别是牛进达砍死一名精锐，马上猩红着双目怒吼一声，冲破混战之中的战场，直奔向牛进达身影挥刀砍过去，势要一刀活劈了这个血债累累的罪魁祸首。

~牛进达转身一击，两把特制的钢刀一触之下火星四溅，夏侯墩和牛进达势均力敌的身手，导致两人各自后退两三步，牛进达若无其事地站稳身子，冷笑一声看着晓幸躲过一劫的夏侯墩，而稍逊一筹的夏侯墩虎口一阵发麻。

“逆贼受死！”

当初夏侯墩不辞而别离去晓幸躲过一劫，现在再次出现牛进达自然而然不会放过他，况且走到这一步没有后路可言，也没有罢手言和的道理，牛进达虎虎生风一刀朝夏侯墩直劈而来。

~两把钢刀再一次硬碰硬对战，力气逊了一大

截的夏侯墩直接给牛进达猛力一击倒滑出三尺远，颤抖的手险些握不住手中的钢刀，一击得手的牛进达没有停留，横刀一击直朝夏侯墩喉结抹杀过去。

哐当一声，临危硬挡致命一刀的夏侯墩，手中钢刀直接给牛进达撂飞，而牛进达手中钢刀力道不减，击飞夏侯墩钢刀后，手中的钢刀直接朝夏侯墩脖子抹过去，就在这千钧一刹那间，两支飞箭直朝牛进达后背与脑门飞来。

“可恶！！”

两支飞箭同时出现牛进达背后，听到身后动静的牛进达只能咬咬牙，暂时放过斩杀夏侯墩的想法，一个侧翻回避两支致命的飞箭，危机解除的夏侯墩冷汗连连，在两支飞箭到来前，迅速跳出牛进达范围的战圈。

“夏兄，接刀！”

李震在苟邴射出两箭解围夏侯墩后，直接冲向牛进达这边，双锏撩起夏侯墩掉落的钢刀，直接甩回给失去兵刃的夏侯墩，李震投回自己的兵器，夏侯墩感激朝李震点点头，握紧失而复得的钢刀，直朝狼狈闪躲的牛进达挥刀砍过去。

夏侯墩与牛进达之间的恩怨，李震没有去参与，也没有必要去参与，夏侯墩与牛进达之间恩怨

纠葛，李震懒得去看了，直接挥舞手中双锏杀入叛军阵营，协助已方的精锐将士们斩杀叛军。

嗤嗤两声，在雪地里打滚两圈的牛进达力歇一刻，大腿与小腹之间各中一箭，钻心之痛险些让牛进达握不住手中的武器，夏侯墩挥刀砍来之际，强忍着中箭的痛楚爬起挥刀硬挡夏侯墩致命一击。

~哗哗...承受夏侯墩暴怒一击的牛进达，直接倒滑出五尺之遥，倒滑出去的身子拖出触目惊心的血痕，一击得手的夏侯墩并没有停留，快速奔跑两三步猛然跳起，挥舞手中的钢刀直朝牛进达重砍下去。

“想杀我？你还不够格！”

夏侯墩来势汹汹的重砍，牛进达狰狞的脸孔露出狠色，紧咬牙关挥刀迎上夏侯墩的重砍钢刀，一声，火星四溅两把钢刀同时脱飞出去，夏侯墩整个人倒飞出去，而牛进达整个人再次倒滑出一尺远距离。

牛进达直接撞到大熊男脚下才停下来，还未来得及爬起，一只大手掌猛然抓来，冷不及防的牛进达，直接给大熊男拽起半天高，当牛进达近距离看见大熊男大饼脸时，吓了一大跳挣扎着作势要脱离。

“讨打！”

大熊男一记大拳头打向牛进达脸孔，嘭一声，牛进达晕头转向险些晕过去，鼻梁断裂的他险些流出泪花，大熊男一记大拳头之下没晕过去，也算是牛进达够强悍的了，双眼晕乎的牛进达好像喝醉酒一样无力挣扎。

牛进达给大熊男一拳打晕沉一刻，夏侯墩强忍着失去知觉一样的右手，一脚踹开有趁机捡便宜嫌疑的叛军无名小卒，生怕大熊男把牛进达弄死了，直朝拽起牛进达的大熊男大喝一声。

“大熊男，他是我的，丢过来！”

“好！”

夏侯墩的要求大熊男没有拒绝的理由，直接丢小鸡一样把牛进达丢到夏侯墩那边，牛进达丢过来来一刻，夏侯墩助跑三四步，临近牛进达的时候，直接翻身扑倒地面捡起遗失的钢刀，一刀朝牛进达懒腰斩过去。

“刀下留…唉~~”

当薛仁贵赶到的时候，马上发现夏侯墩挥刀腰斩牛进达一幕，刚想开口制止夏侯墩，可惜已经为时已晚，一阵血光乍现过去，牛进达落地一瞬间，尸首分成两截血染红了雪白的雪地。

没想到一代名将就这样惨死异乡，薛仁贵感到一阵可惜又惋惜，尽管薛仁贵很憎恨牛进达，可终究还是忍不下心去斩杀这样难逢的对手，现在说什么都迟了，牛进达为他自己的死忠付出了代价。

“投降了，我们投降了！”

牛进达给逆贼斩杀了，士气跌倒低谷的残余叛军们纷纷丢下武器投降，主将已死他们没有拼命下去的理由和勇气，随着一些人的投降，慢慢地越来越多朝廷叛军们开始投降。

第802章越描越黑的关系

春雨静静地下着，伴随着暖暖的春风驱走了严冬的残痕，给人们带来了希望，随着春风落在雨栅上，只听得啪...啪的响声，连绵不绝的春雨挥洒着大地，涟漪春雨带来了更冰冷的天气。

明石城，薛仁贵带领着大军驻扎在这里，前方不远五十里地就是神户城，神户过后就是大阪城的海上防线，一夜春风大雨融化了严寒的冬季，同时也阻隔了大军前进的步伐，驻守在不大不小的明石城内。

薛仁贵带着疲惫身躯走出明石三层阁守府，一阵清凉的春风就迎面扑来，带着些泥土芳草味，同时带着些潮湿清新的气息，令薛仁贵一阵全身舒畅，晕沉沉的头脑乍然间也变得清醒了不少。

薛仁贵目光出神地看着灰蒙蒙天色，雨淅淅沥沥地下着，经过一夜雨的洗礼，雨中的一切事物仿佛都脱胎换骨，焕然一新，远近的高矮民房静静的挺立着，湿漉漉的，树叶绿的发亮，不知不觉春季悄悄到来。

“报，薛司令，通往神户官道水漫半人之高...”

“官道受阻了？”

前锋斥候营队杨子墨戴着湿漉漉斗笠，跑回禀报道路方面的情况，薛仁贵忍不住一阵皱眉，官道受阻意味着无法继续前进，无法前进意味着只能等，等这见鬼的雨季天气好转一点。

最终目标在大阪城，历经两个多月的推进扫荡，基本已经扫平中部倭国地区，其中也收拢了不少背叛自己国家的倭国人，当然像那些背叛自己国家的倭国人，薛仁贵往往都会安排他们做炮灰做先锋攻城。

历经内战后的大军不同往日，损失太多的精锐导致人手严重不足地步，没办法之下薛仁贵只好选择收拢倭国降兵，以他们作为先锋士卒送死狗咬狗，减少往后攻城战的无谓伤亡，大阪城兵力多达十余万之众，不是现在薛仁贵可以攻打的。

按计划现在薛仁贵应该打到神户城，驻守神户城等待秦寿带着平乱后的援军到来，现在受困于明石城无法推进，让薛仁贵很是无奈与天公不作美，也不知道淡路岛那边的刘仁轨他们怎么样了。

“大军原地驻扎明石城，天寒地冻切莫委屈了众将士，好酒好肉今日特许，补偿他们错过的春节，待天气好转在出发，通知各路大军的长官前来

议会，编外军不在列！”

“是！”

薛仁贵想了想抬起头，如此恶劣天气很容易感染风寒，与其无谓的风吹雨淋，还不如原地休整好好给将士们放个假，征战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是时候给他们好好休息一下，放个错过的春节假期。

薛仁贵的命令直让杨子墨一阵欣喜，这算是对倭国开战以来最好的待遇了，开放戒酒令大鱼大肉几日，这是众将士们梦寐以求的事，杨子墨欣喜地领命告退离去，把好消息第一时间传达下去。

目送杨子墨带人离去的背影，薛仁贵摇摇头苦笑一声，招来一边的亲卫小声耳语了一阵，亲卫得到薛仁贵的命令冒着连绵春雨跑出去，把薛仁贵的命令传达给传令兵，再由传令兵派人传达给淡路岛那边。

与此同时倭国播磨湾内海区，五十多艘蒙冲八艘楼船载着八万大军，还有八十多艘大型运输粮草商船，浩浩荡荡直朝淡路岛方向驶去，同时空中还牵拖着一个巨型飞艇，在一艏大唐主力舰拽拖下，嗡嗡声的螺旋桨随着风速转动。

“呕...”

海上飘荡了临近一个月路程，难以适应海上颠

簸的程妖精，忍受不住海上的寂寞与水土不服，从踏进倭国内海一刻起，就一路呕吐好几回，险些把胆汁呕吐出来，直让一边气定神闲尉迟敬德摇头不已。

这不，淋漓大雨之中，程妖精再一次忍不住跑到船甲，在海军士兵们怪异目光之中，程妖精整个人趴在船边大吐特吐，一篓娄白沫与食物残渣吐进海里，直让一边镇守的海军士兵们摇摇头无语，用一副可怜的目光看着程妖精。

“可怜的妖精！”

秦寿一脸黑线无语地看着感叹不已的尉迟敬德，说实在的程妖精和尉迟敬德两员大将帮托攻打倭国，还真是让秦寿有些受宠若惊，可现在见到程妖精衰样，秦寿只能默默地端起茶杯表示无语，心思却回到当初与李世民对决的日子。

战败的李世民彻底放弃了一切，他知道一切无法挽回，与秦寿对弈一战李世民输得一塌糊涂，不但兵力较量上输了一筹，连布置上都输了秦寿一大筹，秦寿早已把家眷调走，而李世民所有皇子安危全都在秦寿控制之中。

衡量得与失之间利弊，加上秦寿信誓坦坦的承诺不会谋他李氏天下，李世民勉为其难妥协了与秦

寿协议，昭告天下退位让贤给他还算满意的李慎，同时隐瞒朝廷大臣有关盛典的变故，退居咸池殿休养终年。

“贤侄…贤侄！”

“嗯？敬德伯父，有事？”

想事出神的秦寿整个人显得浑浑噩噩，连一边的尉迟敬德几次呼唤都没有听见，直到尉迟敬德没好气加大嗓音呼唤，秦寿才从浑噩的胡思乱想之中清醒过来，一头雾水看向没好气大翻白眼的尉迟敬德。

秦寿走神的思维很是让尉迟敬德无语，忍不住大翻白眼服了秦寿这个家伙，吹胡瞪眼的尉迟敬德，用秦寿看似猥琐的目光，瞄了眼船舱外出现的妙龄身影，秦寿顺着尉迟敬德八卦的目光看过去，顿时一阵头大无比。

李怡然，这个任性的李靖闺女，还真是头疼的存在，她坐着小船赶上大队伍的船队，还真是让秦寿有些措手不及，也不知道她是怎么知道自己出航到达的时间？居然那么准时拦截到。

“敬德伯父，不是你想象那样，这是一个误会…”

“嗯哼~伯父我懂，年少风流很正常，可老帅

锅那边可不好说了，贤侄，伯父不打搅你们年轻人了！”

接触到尉迟敬德暧昧的笑容，秦寿一脸纠结地试图解释着什么，而秦寿越描越黑的语气，直让尉迟敬德认死理地认为秦寿在心虚掩饰，人家大姑娘都追上门了想蒙谁呢？至少尉迟敬德不相信秦寿废话，怎么不见李怡然倒追他家的娃？

第803章突现刺客

当夜时分，明石城阁守府内灯火通明一片，丰盛的宴席款待着一群大军重要人物，整个宴席有人欢喜有人愁，这一切还是归咎于薛仁贵惹的祸，好好的迟来庆功宴，直接丢出李震等人愁烦不已的消息。ШШШ．Ыq．mЁ

明日秦寿带领的八万大军即将赶赴到来，按道理是好消息，可这对于程处默和尉迟宝床他们两家三兄弟来说，这不算是什么好消息，理由很简单，他们的老爹也赶来凑热闹了，这是多么残酷的现实！

对于豪门九子来说，他们老爹简直就是噩梦与不祥的存在，长期处于他们光环荣耀下，心里有些小黑暗很正常，好不容易摆脱他们老爹的荣耀光环，现在又**裸出现眼前，多么残酷悲催的事！

李震和李德奖两兄弟得知自己老爹没有来，松了口气同时有些小失落一阵，但是失落过后就是庆幸，因为他们知道一件很不争的事实，老爹出现在这里注定他们要像长不大的小鸡，受老母鸡一样的关照庇护。

“薛司令，可否调我们兄弟三人去海军？”

“是啊，薛司令，你看，要不这样，调我们去打杂跑腿也行…”

程处默哭丧着嘴脸，心思压根没有放在丰盛的宴席里，可怜兮兮地看向一脸愕然的薛仁贵，打着商量语气说出调遣去海军的**，一边的尉迟宝床也差不多如此，强调哪怕是调过去打杂跑腿也无所谓，只要能够脱离他们老爹监视范围就好。

程处默和尉迟宝床等几兄弟明白一件事，有他们老爹在场的一天，他们休想肆意无忌地驰骋沙场，而大阪城就是他们最大的战场，没想到最好表现的战场区，因为他们老爹出现而破坏了！

薛仁贵摇摇头苦笑一声，程处默和尉迟宝床的要求，那是不可能答应的，况且海军那边也不是薛仁贵可以干涉得了的事，刘仁轨更不可能收留他们六个没用处，又不懂海上作战的公子哥们。

“来来，喝…？！”

薛仁贵在程处默与尉迟宝床三兄弟们可怜兮兮目光之下，摇摇头笑了笑举杯岔开不愉快的话题，酒杯端起一刻一阵风声响起，听到这致命的破空声飞来，薛仁贵大吃一惊迅速俯身躲过。

…三支绣花针大小的长针钉在薛仁贵身后的木墙上，突然其来的出现偷袭直让大厅内的人忍不住

大吃一惊，纷纷站起准备拿武器的时候，才发现他们赴宴时没带武器出来，门口两名看门的亲卫无声无息倒下。

“追！”

莫名其妙出现刺客，无疑是对他们讽刺与挑战，等大厅内的人追出去的时候，刺客从迅速从潜伏的庭院大树落下，冒着淋漓大雨几个闪身逃离现场，速度之快直让追出来的李震等人一阵惊讶。

“夏教头，小心！”

李震试图提醒夏侯墩小心有诈，夏侯墩没当一回事直接冒着大雨跑到刺客隐藏的树下，侯军和杨子墨两人随后赶到，与夏侯墩一起蹲下身查看了一下现场，没有什么发现之后直接爬上树去查看。

大厅屋檐下的一群人你看我我看你，搞不懂侯军与杨子墨爬树查看什么？更搞不懂刺客是那方的势力？居然有这么好的偷袭敏捷身手，来无影去无踪一击不得手就迅速撤离，训练得很有素很专业那种。

“如何？”

一刻钟过后，没出去的薛仁贵望着三根绣花针发呆，从鬼门关走一趟回来心情不是一般的复杂，夏侯墩与侯军还有杨子墨湿漉漉走回来，薛仁贵从

失神发呆之中回过神，皱起眉头询问夏侯墩等人消息。

光看夏侯墩等人气馁的表情，薛仁贵就猜到他们没有找到什么线索，至于抓捕刺客更是不可能的事，外面什么动静薛仁贵虽然没有出去，可双耳还是听得一清二楚，没有打斗声说明刺客逃离的很成功。

夏侯墩摇摇头没有说话说明了一切，而一边的侯军和杨子墨有些迟疑没有开口，他们上树一刻查看了一下痕迹，很显然刺客潜伏了有一段时间，刺客离去残留的体温还在树枝上没有散去。

“薛司令，两名亲卫皆已中毒身亡！”

李震与李德奖两兄弟把亲卫尸体抬进大厅，检查了一遍后直接拔出亲卫身上的毒针，递到薛仁贵的酒席案桌上，两支毒针与薛仁贵拔下的三支毒针一样长短，不同的是两支毒针带有血迹，而另外三支毒针散发着蓝幽幽的光芒，很显然涂有巨毒。

“交给随行军医查看什么毒！”

“是！”

薛仁贵阴沉着脸色，直接把三支毒针小心包藏好，交代李震拿下去交给军医查证毒针上是什么毒？李震不敢怠慢有疑，直接拿起包藏好的毒针先

行一步退下去，留下一屋大厅的人沉思起来。

“你们有何建议？不妨大胆直言！”

好好一个宴席给突然其来冒出的刺客打搅，心情不爽到极点的薛仁贵意识到了事态严重性，直言不讳开口询问在场的人意见，其实薛仁贵心中早已有了底，只是没有确切证实之前，不敢贸然说出来引起不必要恐慌。

在场的人你看我我看你，谁也没有开口说话，正如薛仁贵所想的那样，他们心中也有了大致的答案，只是不愿意相信事实，更不愿意去相信倭国有那么厉害的刺客，除了倭国他们还真想不出还有谁？

贸然出现的刺客给他们全都上了一堂课，马虎大意的后果很严重，也幸好薛仁贵直觉性强，要不然还真中了防不胜防的毒针，要是薛仁贵有什么三长两短，无疑是对远征军一个致命的打击。

“退下吧，今夜开始，全城进入戒备状态，十二时辰加强戒备巡逻，以确保每一处安全，防止刺客再次有机可乘！”

“是！”

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还有大军明日即将到达，不敢疏忽大意的薛仁贵只好果断打消原本的休

假，以免再次出现类似的偷袭事件，这防不胜防的偷袭很明显就是松懈的后果造成的。

　　取消了假期休养，众人心里多多少少不是滋味，可想到存在的威胁，也只能默然接受事实，在薛仁贵疲惫的挥手下，众人带着一丝失落的心情与情绪，姗姗离席各自回去安排。

第804章调虎离山

“有刺客，抓刺客！”

“他奶奶个熊的，刺客在哪？”

丑时时分，轮到程处默亲自带队上阵巡逻时，明石城东方向传来一声竭嘶底里呼喝声，紧接着一阵兵刃厮杀声远远传来，彻底惹恼了心情不爽到极点的程处默，骂骂咧咧地带着人前往事发点赶过去。

淋漓大雨之中夹带着冰冷刺骨的寒风，程处默骂骂咧咧地带着二十多人朝呼喝声地方赶去，漆黑的夜里明石城内倭国居民早已入睡，哪怕是给吵闹的抓刺客声惊醒，也不敢亮灯好事，怕给不友善的入侵大军当成刺客同党。

城东城门处出现数十人围殴一个黑影画面，只见身处包围圈中的黑衣人游刃有余，面对数十人的巡逻兵包围，轻松应对朝城门方向快速跑去，看情形是想要从城楼处偷溜出去，至于怎么偷溜出去还真是一个谜题。

而城楼上的数十名守兵们架起火盆，旺盛的火油哪怕是大风大雨也无法熄灭，把城东门楼下的情况照得一清二楚，城楼守兵们吹响警哨，把刺客的

身影暴露在城东这边，警哨吹响过后陆续有更多巡逻兵朝这边赶来。

“大胆小贼，程爷爷在此，哪里跑？”

赶到激斗现场的程处默开怀大笑暴喝一声，操起两把特制的精钢短斧直朝刺客杀过去，程处默气势汹汹杀进来，包围刺客的巡逻兵们识趣让开一路，同时拉开包围圈堵住刺客的去路，等好战的程处默与刺客激战。

~程处默双斧砍到刺客架起格挡的双刀，硬接了程处默暴力一击的刺客，双手一麻一把单手刀握不住掉落地面，大吃一惊的刺客反应不错，在野蛮人一样的程处默双斧力沉砍到肩膀时，迅速后翻滚地闪过。

刺客脱离程处默的攻势，还未来得及稳住身子，包围他的巡逻兵们迅速出刀将其赶回去，面对四五把障刀其砍之下，刺客狼狈十足滚回程处默这边，哈哈大笑的程处默一脚踹过去，脚尖直接踢到刺客收紧的菊花部位。

“哼~”

脆弱菊花中招的刺客闷哼一声，握刀的手力歇似的握不住手中单手刀，紧接着程处默哈哈大笑一声，大脚板踩断刺客右手臂，在刺客惨叫声之下，

蹲下身子一手摘开他蒙面的黑布。

“耶？！”

当程处默发现刺客的真面目时，忍不住大吃一惊起来，见过狠的没见过这么狠的，眼前这副尊容简直就是他娘亲自到来，恐怕也认不出这是谁了？满脸错综复杂的伤疤没有一道是完整的。

“愚蠢的中原人...”

刺客狰狞地大笑一声，紧接着整个人抽搐似的僵硬一下，嘴角流出一股黑血，很突然地就服毒自杀，程处默恶心无比地把尸体丢到一边，差点沾到服毒自杀的刺客脏血，至于他说了些什么，程处默压根没有去注意。

刺客死了没多久，大夜里惊醒的李震等人急匆匆赶来查看情况，等发现程处默把刺客干掉后，忍不住一阵无语起来，弄出这么大的动静，就是一个刺客造成的？当侯军和杨子墨姗姗来迟赶到检查时，马上皱起眉头。

“如何？”

夏侯墩推开挡道围观的人，径直走到侯军和杨子墨身后，眼前这个刺客与宴席偷袭的刺客有点相似之处，光是侯军和杨子墨从他身上搜出的一大堆怪异零碎物品，就可以大致判断出来。

“不是同一人，他的暗器原封未动！”

“不是同一人？”

侯军擅长刺杀这一类，第一时间拆解了刺客身上的竹筒针，原封未动的竹筒针没有动用过，里面简单的小机关发射方式很新，丝毫没有触动的痕迹，由此可以看出这个刺客非宴会出现的刺客。

侯军给出的结论，直让一边的夏侯墩忍不住一阵愕然，不是同一人那就是还有另有其人，一下子冒出两个刺客无声无息混进城，很明显是打脸的行为，夏侯墩忍不住一阵诧异与不可思议。

“糟糕，中了调虎离山之计！”

“啥调虎离山？”

经过侯军这么一说，李震忍不住大吃一惊，恍然大悟猛拍自己脑门，一语道出自己等人中了调虎离山之计，一边的程处默满头雾水不解地挠着头，什么调虎离山之计？越说越邪乎了吧？

李震的话刚落，城南方向传来一阵阵急促的哨声，哨声响了一会后嘎然而止，这一刻程处默再笨也意识到了什么，夏侯墩第一时间带人朝城南方向疾奔跑过去，李震等人随后赶上朝城南方向赶过去。

两刻钟时间过去，当夏侯墩等人气吁喘喘，浑

身湿漉漉跑到城南方向的时候，地面流畅着浑浊的血迹，在雨水冲洗下随处可见，夏侯墩阴沉着脸色走到城门口，二十多个守城士兵东倒西歪，源源不断的血迹从他们面朝地尸体流出。

城门大开的南城门没有合上，地面残留着不少凌乱的脚印，过于凌乱的脚印以至于无法判断出，刺客到底有多少人，不过光看地面的脚印，可想而知绝不在少数，能这么快干掉守城士兵，可见数量之上有些优势。

“弃卒保帅，不错！”

李震没有在意夏侯墩接近暴走的脸色，直言不讳说出刺客真正的意图，用无关重要的小卒吸引走巡逻兵，牺牲一个成全大队刺客的安然离去，这一招玩得够狠够绝的，看来这次遇上了棘手的刺客头目了。

“不尽然见得如此，也有可能是刺客在玩故弄玄虚，故意疏导我们以为是调虎离山！”

“哦？”

夏侯墩慢慢平息被打脸的怒气，在李震愕然目光之中，摇摇头驳回李震自作聪明的猜测，反其道猜测起刺客的真正意图，不得不说夏侯墩的猜测也很有理，凡事皆有可能，李震点点头没有在说些什

么。

“即日起，加强全城安全巡逻，一个时辰巡逻变成半个时辰一批，十步一哨巡视街道每一处，特别是巷口民房多加留心！”

“是！”

夏侯墩不等侯军和杨子墨取得结果，果断下令修改巡逻的力度，巡逻兵各班排长领命各自离去，夏侯墩阴沉着脸色先行一步赶回去，他知道薛仁贵肯定惊醒了，等待他自己回去报告消息，留下李震等人在现场慢慢处理。

第805章宝图消息

次日清晨，明石城三里外海滩口，乌云密布天空伴随着连绵春雨下个不停，薛仁贵带着五百人恭候秦寿大军，其中包括九位公子哥们也在其内，淋漓冰雨之中薛仁贵脸色变得极其疑重。

昨夜刺客还真是闹得够折腾的，先是刺杀不成功消失一阵子，紧接着又是闹出大动静，意图何在一时间难以猜测，不过薛仁贵还是很认同夏侯墩的猜测，刺客极有可能在玩故弄玄虚，并没有离去而是潜伏在城内伺机而动。

至于刺客的目标是什么？现在薛仁贵不用猜也知道了，肯定是针对秦寿而来的，只是薛仁贵有些想不通，既然刺客是针对秦寿的，那么他们提前暴露出来，意图何在？这一点让薛仁贵感到有些匪夷所思。

“薛司令，船队来了！”

眼尖的李震第一时间发现海上朦胧的船队身影，密密麻麻的黑点正朝这边赶来，李震第一时间走上前提醒想事走神的薛仁贵，至于薛仁贵走神想些什么？李震心中有数肯定是昨夜刺客的事。

“嗯，列队戒备！”

“是！列队，戒备！”

薛仁贵好像在梦中被惊醒似的，目光仿佛刚从遥远的地方，慢慢摸索回来一样，看了眼海上密集的船队身影，威风凛凛的虎旗在风雨之中缥缈不定，看着密集的船队朝这边赶来，薛仁贵点点头示意李震准备迎接。

随着李震的命令下达，程家三子和尉迟宝床三兄弟们恍惚着目光，此时此刻他们六人心情复杂无比，六人同时袖着手发呆似的，呆呆的目光望着越来越近的船队，各种矛盾复杂的心情，痛苦地绞缢着他们心灵。

李震等人不知道他们六人内心深处，正在做着最激烈的思想搏斗，一会儿想到即将要见到他们老爹，心情充满数不尽的喜悦，一会儿又充满了恐惧，想到要受他们老爹的约束失去自由，那还有什么意思？

该来还是要来的，当主力舰海鹘船慢慢放大众人眼前的时候，程处默等人心情既激动又彷徨不安，等海鹘船停在二十米开外时，一排排小船迎接着船上下来的人，顶着大风大浪直朝岸边划来。

“参见将军！”

“薛司令辛苦了，大家都辛苦了，都起来

吧！”

碍于程妖精和尉迟敬德还有一些生面孔将领在场，薛仁贵中规中矩行礼迎接秦寿的到来，秦寿知道薛仁贵的担忧，也没有多说些什么，很是满意薛仁贵的见机行事灵活，点点头示意薛仁贵起来说话。

“闪闪躲躲干啥？逆子们，老爹又不会吃了你们，亦或者是你们又闯祸了？”

“宝床，宝玉…”

程妖精一见到程家三子闪闪躲躲，顿时吹胡瞪眼骂骂咧咧起来，直吓得程家三子直摇头，比起程妖精骂骂咧咧，尉迟敬德怀柔多了，通红着双目深情呼唤几个月不见的尉迟宝床三兄弟。

“怡然？！”

李德奖和李德培两兄弟有些意外地大吃一惊，当李怡然春游似的从船上走下去，左右各有两个倭国女婢伺候，险些掉下不可思议的眼球，再看李怡然走到秦寿身后乖巧的模特，让李德奖和李德培更是无语到姥姥家。

“喜酒！”

李震贱笑十足地走到李德奖两兄弟身后，小声翼翼吐出喜酒两个字，直让李德奖一阵无语，八字

没一撇的事，谁知道是喝不喝得上？说实在的李德奖还真不希望自己小妹李怡然与秦寿有些什么，亏啊！

连绵大雨之下秦寿没有逗留太久，在薛仁贵带路下朝明石城方向走去，由于倭国条件有限，加上战马奇缺更别提代步用的马车了，秦寿并没有在意直接步行回城，也忍不下心去折腾跨海水土不服的旺财。

“将军，你的空军？”

回城路上薛仁贵按耐不住寂寞，没有见到秦寿信里提及的新职业空军，飞艇薛仁贵知道也见识过，只是没有见过武装过后的飞艇是什么样的？更没有见到飞艇的身影，薛仁贵想不好奇也不行。

“在淡路岛歇着，大进攻的时候才出动，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善攻者，出奇制胜！”

“将军英明，薛某受教了！”

秦寿也没有什么隐瞒，直接说明飞艇在淡路岛休整检查，经过一路远行肯定要确保安全，薛仁贵在秦寿自信满满的说教下，恍然大悟地点点头一副受教的表情，现在薛仁贵觉得秦寿说起话来越来越带有哲理。

飞艇是秦寿的最后的杀手锏，空中打击目标肯

定要出其不意，既然要出其不意肯定不能提前曝光，曝光了间人皇女那边就有所准备，毫无出其不意可言。

“宝图秘密有眉目没有？”

想起最重要的事，怕身后的程妖精和尉迟敬德等人知道，秦寿故意压低声音询问薛仁贵有关宝图的事，宝图秘密是什么？秦寿不知道，但是秦寿知道夏侯墩弄到手的宝图，肯定价值不菲。

“有了，经过严刑拷问，濑户藏介交代出，那是他们以前家族守护的墓穴地…”

薛仁贵正打算回去把这事说出来，既然秦寿迫不及待想要知道，薛仁贵不敢怠慢，把夏侯墩拷问出的消息一一道来，濑户藏介只知道宝图一些消息，那是他家族守护的是倭国皇室历代墓穴，并非现在公开的葬皇室墓穴。

“金刚山？”

得知宝图地点在金刚山，秦寿忍不住一阵一脸纳闷和茫然，金刚山在哪里？秦寿不知道也没有听说过，富士山倒是知道，至于宝图里隐藏着什么秘密？秦寿忍不住有些好奇起来。

“是的，据濑户藏介交代那是历代家族守护地，传到他爷爷那代发生了政变…他只知道在大阪

与奈良交界地带，具体位置暂时无法得知！”

薛仁贵看了眼程妖精等人还在后面叙旧，李怡然又跟她两位哥哥交谈着什么，确定周边没有人偷听，小声地把自己所知的一切告知秦寿，套出这些消息不容易，几乎把濑户藏介折腾的奄奄一息。

快到明石城时，薛仁贵把昨夜遇刺的一事说出来，当得知薛仁贵遭遇到刺客，秦寿忍不住皱起眉头，通过薛仁贵口述的刺客模样和装束，秦寿忍不住想到神出鬼没，为达到目地无所不用其极阴险的忍者这个暗杀职业。

第806章猛将不问来历

明石城内呈现出一片紧张气氛，秦寿从踏进明石城一刻起，就感觉到了城内压抑的气氛，有种大战将至一样的紧张气氛，十步一哨密集的巡逻队伍，直让秦寿感到惊讶与不解，就算是闹刺客，也不至于闹成这样惊弓之鸟吧？

“将军，此次出现的刺客非同小可，来无影去无踪而且还很狡猾多端...”

秦寿疑惑的目光，薛仁贵心里一清二楚，怕秦寿不知道刺客的厉害，慎重其事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说出来，经过薛仁贵这么一说，秦寿忍不住皱起眉头，这些倭国忍者刺客来历不凡啊！

毒本来就是很忌畏的东西，而现在这些看似忍者的刺客，居然会使用剧毒来暗杀，而且还善于隐藏之术，很棘手的刺客，稍有不慎中招很正常，也难怪薛仁贵会这么紧张对待了，要是真是忍者那就麻烦大了。

阁守府，夏侯墩带着一大票的人在府门迎接，特别是大熊男那彪悍的身材，一下子吸引了秦寿注意力，秦寿若有其意地打量了大熊男几眼，在侯军忐忑不安心情之下，颇为满意地点点头，什么话也

没有说径直进入阁守府。

“薛司令，将军这是？”

“这...侯军，别紧张，稍后便知！”

侯军的担忧薛仁贵看在眼里明在心里，知道他担忧什么也知道他心里想些什么，他与大熊男之间的微妙关系，长舌妇一样的杨子墨没少八卦，薛仁贵要是不知道些什么还真有点怪事了。

薛仁贵的话虽然说得不尽然，可侯军心里多多少少有些不安，毕竟大熊男的身份有些特殊，他是倭国人，而且侯军也希望秦寿能够接纳大熊男，对于大熊男在侯军心里有割舍不去的情感。

“放心吧，没事的，没见秦将军刚才点头了吗？肯定有戏！”

“但愿如此吧！”

杨子墨走上前轻拍侯军的肩膀，好言相劝提醒着侯军肯定没事，秦寿满意点头的动作，杨子墨一直看在眼里，侯军担忧的心情杨子墨更是明在心里，对于他和大熊男之间微妙的关系，只能感叹加无语来形容了。

阁守府大厅内，秦寿落坐大厅主位，程妖精和尉迟敬德没有掺和秦寿的会议，在没有开席洗尘宴前，拉着他们各自的孩儿在阁守府偏厅那边聊家

常，没有去打搅正厅这边的会议。

“将军，这五位是降军将领，安藤宫，浅田泽因，远藤一木，江崎里奈，古屋羽叶，因其仰慕我等大军风采诚心投降，薛某自作主张接纳收拢他们成为编外军…”

“将军好…”

秦寿坐定之后，薛仁贵第一时间介绍大厅内多出的五名倭国将领，薛仁贵每提及一个，降兵将领都礼貌十足地站起来，鞠躬行礼朝秦寿问好，那狂热的目光与兴奋的心情，秦寿看在眼里淡淡地点点头。

五个将领有中年的，也有年轻一辈的，但是阅人无数的秦寿，此时此刻眼光毒辣的很，这五个降兵将领说得难听点，就是庸才一类的人，没有一个值得秦寿关注的，要不是看在他们各自掌控几千人份上，秦寿还真不打算鸟他们。

通过薛仁贵介绍得知，这五个倭国将领合起来兵力有两万之多，差不多接近三万的数量，确实是一支不可多得的炮灰，用他们来冲锋陷阵狗咬狗，最适合不过了，当然也有秦寿不满意的地方。

“本将军带了一些中原特产，尔等都下去领一些回去吧！”

“谢将军赏赐！”

秦寿敷衍似的打发五个倭国将领，不想让他们知道太多接下来的军机要事，不知情的五个倭国将领沾沾自喜，拱手抱拳告退离去，为秦寿大方的赏赐洋洋自得不已，在他们心中认为，中原来的东西肯定宝贝不得了。

“你就是大熊男？”

“嗯，嗯，是…”

五个倭国降兵将领离去后，秦寿把目光看向一边傻站着侯军身后的大熊男，忍不住大感有趣出言询问，大熊男闻言小鸡啄米似的点点头，直到侯军气不过眼色示意下，大熊男才傻乎乎地走到大厅正中央。

薛仁贵与夏侯墩莞尔一笑哑口无语，这个傻货还真是反应有点迟钝，而风火雷电四人一脸眼热地看向大熊男，秦寿能够亲自点名，这个傻二愣飞鸿腾达是少不了的事，这一点风火雷电四人他们曾经经历过。

“大熊男，听闻你力大无穷，本将军向来信奉眼见为实，让本将军看看你的本领，能扳弯这把长枪，本将军许你一套量身订做的装备！”

秦寿直接招来一边的甘布，安排他去拿一把骑

兵枪过来，等甘布拿回骑兵枪，秦寿也没有废话，直接示意甘布把骑兵枪交给大熊男，测试一下他是否真如薛仁贵所说那样，力大无穷无人可匹敌？

秦寿大方的许诺与测试，直让一边的众人眼热无比，包括夏侯墩也是差不多如此，量身订做的一套装备，那是多么大的荣耀，夏侯墩跟秦寿混了那么久，还是得到一把特制订做的专用刀，一套特制的盔甲更是别想。

大熊男傻乎乎地转过头看向一边的侯军，而侯军点点头示意大熊男，按照秦寿的话去做，秦寿的测试和口头承诺，还真让侯军有些意外与惊喜，量身订做的装备正好是大熊男最缺的，打心底替大熊男庆幸起来。

“喝~”

大熊男得到侯军的示意，言听计从无比地拿起长枪，在众人惊讶目光之中，暴喝一声硬生生直接把三指粗的长枪扳成U型，大熊男脸红不气不喘地把U型长枪丢到地面的时候，迎来一连串鼓掌叫好声。

特别是侯军拍掌拍的最卖力，为大熊男表现感到一阵欣喜，这一次大熊男的装备铁铮铮的事实了，秦寿就算是想要赖恐怕也赖不掉了。

“好，很好，强将不问出生来历，薛司令，安排铁匠工们为大熊男打造一套量身定制装备，包括武器都要按照大熊男的意思！”

“是！”

秦寿大为满意地鼓掌叫好，末了唤醒失神的薛仁贵，交代他安排铁匠工们为大熊男打造一套量身定制的装备，薛仁贵不敢有疑召来人手叮嘱一番去安排，而大熊男则憨厚地笑了笑，挠着头跟随薛仁贵召进来的人一起出去。

第807章栽赃陷害

　　会议内容很简单，了解了这边的情况后，秦寿大致安排了一下进攻大阪城的调动，简单的会议很快散去，秦寿单独留下薛仁贵和夏侯墩两人，其余人先行出去休息，等待酒宴开设在出席。

　　薛仁贵与夏侯墩不知道秦寿单独留下他们有何事，耐着性子等待坐在正席闭目养神的秦寿发话，而秦寿好像睡着一样，直让等了两刻钟有余的薛仁贵和夏侯墩忍不住纳闷起来，这算是怎么回事？

　　“拿暗器过来！”

　　“将军稍等！”

　　秦寿闭目养神了一阵，突然睁开眼索要刺客的暗器，薛仁贵犹豫了一阵，最后勉为其难地点点头，先行一步出去拿军医还在检验的毒针，由于毒太多一时间想要分辨出来需要一段的时间。

　　“夏侯墩，那个大熊男的身世，你派人去查探一下，隐蔽一点少让人知道，如若消息有假，你知道怎么做了？”

　　“是，将军！”

　　薛仁贵离去后，秦寿沉思了一会，最终果断下令安排夏侯墩查清大熊男的身份，大熊男固然是猛

将一个，可他身份不明不白的，秦寿也不敢果断善用，现在距离大阪城不是很远路程，一天回来足以。

秦寿的用意夏侯墩猜到了大概，当着侯军的面查大熊男身份，或许会对侯军产生不好的影响，可暗中派人出去查就不同了，至少可以了解到大熊男是否真如他所说那样，家贫清白属于无权无势那种。

遭遇过叛变的经历，秦寿有些怕知人知面不知心，现在不管怎么样，先查清陌生的人身份最为关键，哪怕是现在自己出征的大军将领身份，秦寿都派人彻底查过一遍，才会拖了那么久才启程。

“将军，毒针在此，毒素还未查清，将军小心！”

薛仁贵出去没多久，便带回军医处还在检查的毒针，在秦寿要碰毒针的时候，小声提醒秦寿毒素未明确，小心针上的毒素以免出现误伤，秦寿笑了笑并没有放在心上，倭国有什么剧毒？秦寿心里一清二楚。

“吹矢？果然是忍者武器！”

“吹矢？忍者？”

秦寿接过薛仁贵递来的毒针，第一时间发现毒

针与吹矢发射的暗器一模一样，曾经了解过倭国历史的秦寿，曾见过吹矢和里面的毒针，好像小葫芦一样的笛器玩意，十分阴险防不胜防。

吹矢是什么？忍者又是什么？薛仁贵一头雾水，包括一边的夏侯墩也是一头雾水，要不是秦寿亲口说出来，他们还真没听说过这么奇怪的东西，忍不住你看我我看你，一头雾水没有听说过这些玩意。

“夏侯墩，昨夜刺客杀了南城门守兵，脚印判断过没有？”

“启禀将军，判断过了，很凌乱也很杂乱无章，经过斥候连夜侦查得出结果，三里外脚印变少最后消失无踪，夏某判断刺客应该还在城内！”

秦寿的疑问，夏侯墩如实回答出自己昨夜的现场判断，加上斥候一路追踪所得的结果，夏侯墩大胆猜测起倭国刺客还逗留在城内，明石城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城内居民多达四五万之众。

真要挨家挨户搜查的话，恐怕那是不可能的事，无疑是大海捞针的白费力气，况且又不知道刺客的真面目，还真是很麻烦的问题，刺客呆在城内最终目标是什么无法知道，要是刺杀军中将领那就麻烦大了。

“看来间人皇女动真格了，有趣，呵呵~~很有趣！”

夏侯墩的判断和依据很有理，秦寿琢磨了一会忍不住冷笑一声，不用猜也知道肯定是间人皇女兵行险棋的手段，派人暗杀自己这边的主将，目地就是想要自己这边变得群龙无首，算盘打得不错，只可惜她忽略了自己这边将领的能力。

既然间人皇女敢玩这一手，秦寿自然没有客气的理由，眼下最好的办法就是将计就计，让间人皇女尝尝偷鸡不成蚀把米的后果，想要让她尝到自食其果的后果，秦寿需要好好斟就一番才行。

“将军，下一步…”

夏侯墩不知道秦寿有什么计划，看秦寿自信满满的样子，忍不住开口提问秦寿的下一步打算，说实在的有刺客在城内就好有根鱼刺卡在喉咙一样，不拔除这致命的鱼刺，说不准哪天会中招要命。

秦寿挥挥手打断夏侯墩后面的话，沉思应对的办法，而一边的薛仁贵没有说话，他早就猜到是间人皇女所为，眼下这种情况，也只有间人皇女会这样做，除了她薛仁贵还真想不出还有谁？

“呵呵~~刺客？一群跳梁小丑而已，无需过多担忧，但是他们出现的很及时，正好来个祸水东

引，刺激一下编外军仇恨值！”

“？”

秦寿灵思一动有仇报仇有怨抱怨的话，直让一边的薛仁贵和夏侯墩忍不住一头雾水，没明白秦寿的话里意思，什么祸水东引？什么刺激一下编外军的仇恨值？搞不懂秦寿到底在打什么鬼主意？

“五个降军将领，五去三，你们说，编外军会有情绪？”

“栽赃陷害？！”

当秦寿说出真正目的时候，薛仁贵和夏侯墩恍然大悟地猛拍脑门，这一刻终于知道了秦寿用心，原来是打着栽赃陷害的算盘，派人乔装成倭国刺客，暗杀五个降军将领其中三个。

“不错，栽赃陷害，你们要记住一件事，非我族异类，其心可诛！”

经过昨夜的刺客大动静刺杀，秦寿干脆一招将计就计的把戏，倭国人欺软怕硬的劣性，是千古难变的历史教训，现在是臣服是惧怕，等自己这边实力大弱，他们就会白眼狼一样掉转头反咬一口。

薛仁贵和夏侯墩或许不知道往后的历史真相，可不代表秦寿不知道，而且这次出兵的目地，就是预防提前把祸害泯灭，就算是无法全部泯灭，也要

彻底断绝根源所在，有实力就没有必要妇人之仁。

“将军，这事，夏某派人去安排，保管办得漂漂亮亮的！”

“嗯！夏侯墩，那么辛苦你了！”

夏侯墩看了眼一边沉默不语的薛仁贵，自告奋勇揽下栽赃陷害的重任，夏侯墩知道这事自己最适合，薛仁贵肯定不屑用这种卑鄙手段，夏侯墩自告奋勇很是让秦寿满意，点点头把重任交给夏侯墩。

第808章再受重用

当夜大阪城行宫内，间人皇女忧心忡忡地在行宫大厅走来走去，收到秦寿大军抵达明石城的消息，间人皇女担忧到食之无味地步，连晚饭都没有心情进食，在行宫大厅内走来走去。

八万大军，这次秦寿带领着八万大军前来支援，由此可见秦寿已经平乱了长安哪边的情况，要不然也不会有八万大军抵达支援，同时还带来了大批物资和船队，不用猜间人皇女也知道，船队是针对她的海上舰船。

海岸防线还未完全竣工，现在敌军又开始压境，双重打击下间人皇女不胜烦恼寝食难安，加上她这边良将缺乏更是让间人皇女心烦无比，比起秦寿那边将才一箩筐，简直就是一个天一个地的区别。

静冈草那老货死到临头还打着隔岸观火，这让间人皇女又气又怒，静冈草的鼠目寸光注定他成不了大器，也指望不上他会慈悲心肠大方，回头是岸帮忙自己了，眼下情况也只有依靠自己努力了。

“公主！”

“丽子，你的刺客小队，可有把握刺杀秦

寿？”

吉川丽子从外面走进来，忧心忡忡的间人皇女看了眼吉川丽子，把心中的疑问提出来，吉川丽子的刺客小队训练得确实不错，但是真正要刺杀秦寿，间人皇女总是觉得有些不靠谱。

并非间人皇女不信任吉川丽子，而是无法相信秦寿会有那么容易刺杀，要是秦寿有那么容易刺杀的话，间人皇女也不至于如此心烦，什么都不怕就怕刺杀不成功，反而招惹秦寿的狂怒，下令屠杀占领的百姓。

现在秦寿的大军比起以前好多了，没有攻陷城池或村镇就实行血腥屠杀，而是使用怀柔政策调集走男丁去修建城池，更没有实行丧心病狂的奸淫掳掠行为，要是吉川丽子的刺杀不成功，反而遭到秦寿盛怒那就得不偿失。

“公主放心，这次丽子准备的很充足，相信那些忍兵们应该不会出现问题，只要不出现失误，丽子敢保证万无一失！”

间人皇女的担忧，吉川丽子看在眼里明在心底，间人皇女的不信任也是值得理解，吉川丽子信心满满地保证，只要不出现状况，秦寿是必死无疑，忍兵们的能力丝毫不比秦寿的精锐差。

至于吉川丽子为什么会这么自信？很简单，她借鉴了大唐探子送回来的秦寿训练方式，增加了许多自己特色和加强训练，五千多人经过统一的苛刻训练，存活下来不足百人，很可怕的死亡率才培养出嗜血如命的忍兵。

“唉~~但愿如此吧！”

吉川丽子的训练方式，间人皇女知道一些，也知道吉川丽子忍兵的训练残忍，特别是最后一关的自相残杀，简直是残忍到无法接受极限，以最亲密的伙伴为敌人，施展出各种手段置于死地。

冷血无情的淘汰和自相残杀，铸就出一批杀人不眨眼的忍兵，所谓的忍兵就是忍得住寂寞，为了达成目地不惜一切代价隐藏起来，一忍就是三四天一动不动，常人无法察觉忍兵的存在。

“公主殿下，高句丽和百济援兵到达了，这次援兵不少足足有四万多人…”

“到了？！太好了！”

当吉川丽子告知两个月没有音讯的盟友消息，间人皇女忍不住一阵欣喜若狂，这算是间人皇女两个多月来，听到最好的消息，特别是得知援兵有四万多人，间人皇女心情激动得不得了。

等了那么久间人皇女都开始有些气馁了，没想

到关键时刻高句丽和百济终于有消息了，高句丽和百济能够出动四万多大军，可见他们合作意图有多明确，有了高句丽和百济加入，间人皇女信心又涨了一大截。

“公主殿下，原田将军宫外求见！”

“快快有请！”

喜讯一件接着一件来，间人皇女此时此刻难以掩饰内心的激动，原田大野回归说明了一件事，他找到了善于海战逃避责任的藤条野，也是间人皇女最缺的海军将领，有了藤条野指挥海军，间人皇女相信秦寿战舰在厉害，也抵不过人海战术。

片刻种时间过去，原田大野不负间人皇女的期盼，终于带回身穿平民服的藤条野，而藤条野此时此刻看起来老了不少，两鬓发间若隐若现了不少白发，见到间人皇女带着羞愧之色，与原田大野一起跪拜。

“请起，无需多礼，快快请起！”

“谢公主殿下！”

原田大野和藤条野还未来得及参见，间人皇女心情大好示意他们无需多礼，原田大野和藤条野在间人皇女心情大好免礼下，一脸感激叩谢慢慢站起来，特别是藤条野惭愧到无地自容地步。

“公主，藤条野有负公主期盼，还望公主殿下责...”

无地自容的藤条野一脸惭愧地认罪，间人皇女不计前嫌之过，还派遣原田大野翻山越岭千里昭昭来寻找自己，心生惭愧的藤条野简直是没脸在见间人皇女，可想到间人皇女这么费心寻找自己，她气度足以折服藤条野死心塌地卖命。

“藤条野阁下无需如此，战场之事胜负很常见，男子汉有所为有所不为，藤条野阁下，如今国难当前，本公主只想问你一句话，何去何从？”

间人皇女大度十足不提及往日之事，哪怕是他曾经背叛过自己，也大方地原谅了他，更别提他战败后逃避责任的罪责，用人之际间人皇女不在乎那么多，只要他全心全意为自己卖命就好。

现在间人皇女再给藤条野一次机会，至于何去何从看他的决定，要是连她自己废了这么大心机，都无法感动藤条野，那间人皇女没什么好说的了，只能说自己瞎了眼，错看了藤条野。

“谢公主的厚爱，那是藤条野的荣幸！”

藤条野在间人皇女问话声之中，不假思索地回应了间人皇女的重望请求，既然间人皇女大度给自己一次弥补罪过的机会，藤条野怎么可能辜负间人

皇女的期盼？摸心掏肺表忠诚。

“好，好，有藤条野将军帮助，本公主何愁打不退狼子野心的大唐军？”

藤条野不假思索的回应，间人皇女很是满意地点点头，现在海军将领有了，间人皇女再也不用惧怕秦寿带来的大军，心情大好的间人皇女马上安排人手准备宴席，招待远道而归的藤条野。

第809章黄雀在后

寅时一刻，人最犯困的时辰，明石城内连绵春雨下个不停，城内巡逻兵顶着寒风刺骨雨水，依旧一丝不苟保持着十步一哨，每隔半个时辰交接下一班巡逻，时刻保护着阁守府周边的安全。

编外军驻守地，位于城西方位靠近城门地方，比起全城的十步一哨警觉巡逻，编外军这边的巡逻显得懒散多了，编外军巡逻兵靠着营地外晕晕入睡，按照他们想法，有大唐精锐大军巡逻，无需他们多此一举。

有时间去受罪吹风淋雨，还不如踏踏实实睡安稳觉的好，什么刺客不刺客的？在怎么刺也刺不到他们这边，编外军的疏忽大意，正好给带队出动的夏侯墩行了个方便，轻而易举地混进了他们阵营。

三个黑影在编外军营地帐篷里穿梭，晕晕入睡的编外军巡逻兵丝毫不觉，躲在躲雨的营帐边打盹呼呼入睡，丝毫不觉有人混进军营里，更不知道防守森严的明石城，还有掩耳盗铃的无耻栽赃陷害。

三个黑影停留在编外军主帅营帐不远处，比起外围巡逻兵的疏忽大意晕晕入睡，主帅营帐这边的亲卫显得尽职多了，虽然同样很困很想打瞌睡，可

他们毕竟不敢像外围巡逻兵那样明目张胆打瞌睡。

“杀？”

“不！”

侯军与杨子墨带着疑问看向夏侯墩，淋着冰冷的雨水压低嗓音带队的夏侯墩，是否杀了镇守营帐外的亲卫？夏侯墩沉思了片刻，摇摇头拒绝了侯军与杨子墨的不实际想法，那样无法达到秦寿预想的目地。

既然是栽赃陷害，就不必要弄出太多的杀戮，那样反而容易引起剩余的两个编外军将领起疑心，更何况缴获的吹矢还要故意放在现场，引起剩余的两个编外军将领猜疑是间人皇女的刺客行为，才能够达到栽赃陷害效果。

吹矢单发针数又少，不可能浪费宝贵针数在无谓小脚色身上，在笨的人也猜到这些，夏侯墩可不敢冒这个险，要是事情败露了，说不好会变成偷鸡不成蚀把米的下场，三万多的降兵闹内乱，这个后果夏侯墩承受不起。

“蒙上脸，偷偷混进去，一击毙命马上制造些动静离去！”

“是！”

夏侯墩多此一举的举动，侯军和杨子墨一阵无

语，可夏侯墩的决定他们只好执行，在夏侯墩点点头下，两人各自带起准备好的面巾，各自分开按照事先约定好计划，先干掉降军将领其中三个。

夏侯墩直接对付安藤宫，侯军对付浅田泽因，杨子墨对付远藤一木，留下江崎里奈和古屋羽叶，至于为什么留下他们两个？理由很简单，江崎里奈和古屋羽叶的脾气，属于暴躁粗心大意哪种。

“炮灰就是炮灰！”

杨子墨远远鄙视了一眼远藤一木的两名亲卫，自己没有怎么隐藏的偷偷混进来，他们居然看不见，由此可以看出两个摆设一样的亲卫，是在睁着眼打瞌睡，有这样的亲卫还真是够悲哀的。

打瞌睡的三个降军主将亲卫一丝不苟地站岗，丝毫没有注意到有人从营帐后面偷偷溜进去，加上又大风又大雨的，直接把夏侯墩等人轻手轻脚割破营帐布动作掩盖，一点也没有发觉后面的动静。

成功混进去的夏侯墩借助营帐内的灯火，发现安藤宫在呼呼大睡，丝毫不知道有人会在三更半夜夺他的命，浅田泽因和远藤一木那边也是差不多如此，侯军和杨子墨摸索到他们两步之遥丝毫不知道。

咻一声，沉闷的吹矢加了布块堵住洞口，防止

制造出杀人笛音，这也是忍兵们管用的偷袭技巧，通过昨夜截杀的忍兵刺客吹矢得来的方法，现在直接派上用场，无声无息把睡眠中的三个降军将领干掉。

‘对不住了，要怪只能怪你们运气不好！’成功击杀安藤宫的夏侯墩，慢慢收起刺杀用的吹矢，算了算时辰侯军和杨子墨那边差不多了，夏侯墩正琢磨着如何制造动静，让营外守着的亲卫知晓。

正当夏侯墩苦思想法子的时候，突然营外传来一阵急促的风声，虽然声音很细微很难以辨认，可在寂静得连根针也能听到的营帐内，显得很明显清澈可闻，大吃一惊的夏侯墩整个人扑倒地面。

“咦？怎么没声音？好像有什么东西飞过？”

“什么声音？你眼花了吧？”

安藤宫营帐外的两名亲卫突然大感好奇，特别是开始发出疑问的亲卫，感觉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脸侧不远处飞过，而另外一个亲卫则从晕晕入睡之中清醒过来，打着哈欠一头雾水不解地看向同伴。

安藤宫在里面睡觉，两名亲卫可不敢进去打搅安藤宫，没什么事去打搅安藤宫的睡眠，两名亲卫可担待不起责任，可里面没有了安藤宫的轻微呼噜声，忍不住让两个亲卫感到一阵好奇与纳闷。

“有刺客！！”

“不好！”

突然浅田泽因营帐那边传来一声竭嘶底里呐喊声，有刺客三个字惊醒安藤宫守门的两个亲卫，大呼一声不好同时揭开营帐，只见一个黑影迅速从营帐后面闪去，而两名亲卫却发现灯火下的安藤宫，一动不动更没有呼吸的动静。

“抓刺客！！”

清醒过来的两名亲卫同时呐喊一声，抓起腰间悬挂的兵器直朝黑影逃窜的方向追出去，与此同时浅田泽因和远藤一木那边，侯军与杨子墨先后钻出营帐，在惊动军营前一刻，朝不同的方向各自逃窜。

夏侯墩等人成功制造出了混乱，随着三个降军亲卫的呐喊声响起，惊动了熟睡之中的江崎里奈和古屋羽叶，两人骂骂咧咧地带着困意走出营帐，却发现整个军营好像炸开锅一样混乱的不可开交。

“怎么回事？”

“这，这...”

江崎里奈一手逮着一个慌慌张张的编外军士兵，毫不知情的编外军士兵支支吾吾不知如何回答，他也是刚醒来，听到有刺客呐喊声惊醒的，盛

怒的江崎里奈一手推开不知情的编外军士兵。

“不好，安藤宫他们…”

古屋羽叶第一时间发现安藤宫等人主营情况，惊呼一声撞开不解的江崎里奈，直朝安藤宫等人主营跑过去，留下江崎里奈满头雾水紧随其后跟上。

第810章刺客鬼忍

“大胆刺客，哪里跑？”

编外军的军营外二十步距离一棵树上，四个身穿黑衣紧身服的人从树上滑下，还未来得及落地站稳，李震马上从不远处冒出来，手持双锏直朝第一个准备逃离的黑衣蒙面刺客扫过去。

李震冲出去没多久，苟邴带着十名精锐弓手同时出现城西巷口，借助编外军架起的火把光线折射，迅速拉弓瞄准另外三个黑衣蒙面刺客射过去，十三支箭直朝落地的三个黑衣蒙面刺客快速飞来。

“有埋伏，撤！”

第一个落地的蒙面刺客看起来有点像头领，发现情况不对路第一时间提醒身后三个同伴，开始撤离这里，他自己却拔出两把短刃迎接上李震的突袭，叮叮两声，刺客头领硬接了李震两招后退两步。

十三支箭飞来的时候，另外三个蒙面刺客迅速拔刀，叮叮叮声一连阵眼花缭乱的格挡，悉数把弓手精锐射出的十三支箭搁飞，在苟邴难以置信目瞪口呆目光之中，很听话似的转身马上开始撤退。

“不可能？！”

“愣着干什么？快去追！”

“是！”

苟郦咋舌不已地惊呼一声不可能，自己全力一击的三箭连发，居然轻而易举地给对方隔开了，遭遇如此打击苟郦有些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直到一边的李震喝骂一声，苟郦才清醒过来，带人去追三个逃窜的蒙面刺客。

“喝~”

蒙面刺客头领没有在意苟郦等人去追自己手下，暴喝一声双刀短刃直朝李震横劈而来，李震不敢小觑眼前的蒙面刺客头领，打起精神挥舞手中的双锏与蒙面刺客头领游斗，摸清楚对方的招式。

一击落空的蒙面刺客头领没有气馁，突然反手一投，…一连串黑影直朝李震飞来，大吃一惊的李震不知道对方使用什么暗器？又怕暗器有毒不敢硬接，直接侧翻身子狼狈闪过一连串的暗器。

“啊~”

“嘶~~什么鬼东西？我的脚！”

李震躲过一连串的蒙面刺客头领暗器攻击，可后面赶到的巡逻兵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一出现就冷不及防给暗器击中，要么踩到落地的暗器惨叫连连，一眨眼的工夫就有五六人中招惨叫不已。

“可恶，哪里跑？”

李震心有余悸闪过蒙面刺客头领的暗器，发现蒙面刺客头领要逃离的迹象，忍不住大骂一声追逐上去，头一次遇到这么棘手的刺客，李震意识到这些刺客不简单，光是对方防不胜防的暗器，就是很棘手的麻烦。

敌人的刺客这么厉害，李震岂有让他逃离的企图？带着不可饶恕的怒气，快速奔跑几步凌空跳跃而起，挥舞着手中双锏朝蒙面刺客头领后脑勺砸过去，呼啸般的风声直让奔跑逃离的蒙面刺客头领忍不住翻身打滚闪过。

嘭~哗啦一声，李震双锏一击落空砸在泥水地面，硬生生地把淤泥地面砸出一个小坑，薄薄冰层与碎石四处飞溅，而蒙面刺客头领则双目惊恐地看了眼李震，突然投出一把手中的短刃，直朝李震投过去。

叮一声，一阵火光乍现，蒙面刺客头领投来的短刃给李震隔开，原本以为蒙面刺客头领的短刃会击飞一边，然而让李震没有想到的是，搁飞的短刃诡异般飞回蒙面刺客头领手里。

“怎么可能？”

这一刻李震彻底傻了眼，头一次见到这么诡异

的事，然而没等李震惊讶完，蒙面刺客头领突然一个鲤鱼打滚，双刀齐动直朝李震双脚砍来，阴险的招式防不胜防，吓得李震直接跳跃而起，要是普通人恐怕早已给他削断了双腿。

盛怒的李震恼恨无比蒙面刺客头领的阴招，落地前双锏猛砸蒙面刺客头领脑门，反观蒙面刺客头领一击不成，迅速翻身打滚离去，狡猾得好像泥鳅一样，直让猛力一击的李震再次落空。

嘶啦一声，力歇的李震还未来得及站起来，后背马上中了一刀，衣棉破烂声和刺骨皮破血流之痛侵蚀着李震痛觉，待李震反应过来反手一锏扫过去时，蒙面刺客头领早已消声遗迹。

“见鬼了！”

四目环望没有发现蒙面刺客头领的身影，李震忍着后背的痛楚，忍不住暗骂一声见鬼了，蒙面刺客头领会隐身？这让李震很惊讶与不解，直到李震身后再次传来破空般的呼啸声。

‘在后面！’蒙面刺客头领诡秘的身手让李震感到毛骨悚然，慌乱之余左手单手锏扫过去，扫空的李震再一次感到头皮发炸，突然手腕一痛，一枚四角形飞镖扎在李震左手腕，吃痛的李震手中单手锏掉落地面。

恐慌的李震活见鬼似的，再一次消失了蒙面刺客头领的身影，只能隐隐看到身后追过来的巡逻兵身影，淋漓大雨声严重干扰了李震的双耳视听，直到李震再一次察觉到后背传来刺骨风声，李震咬咬牙迅速转过身。

当李震举起右手锏时，时间静止了，这一刻李震突然觉得自己眼前世界静止了，蒙面刺客头领诡异般出现眼前，手中短刃准确无误刺中李震胸口，这一刻李震觉得死亡是那么近，而且眼前的蒙面刺客头领是那么的厉害！

“就这点本事？也敢与我鬼忍斗？大唐将领也不过如此！”

自称鬼忍的蒙面刺客头领歪着头，冷笑讽刺李震自不量力，同时慢慢转动手中的短刃，试图想要折磨死砧板上鱼肉的李震，鬼忍残忍的阴狠笑声，在李震耳里是那么的刺耳与不甘。

李震紧咬着牙关没有叫出声，熊熊怒火哪怕是冰冷的雨水，也无法浇熄心中悔恨之火，头一次感触死亡如此之近的李震，张了张满嘴是血的嘴唇，紧握手中剩余的一把单手锏，还未来得及提起直接给鬼忍拔刀抽离。

鬼忍突然拔刀抽离一刻，一瓢血箭从李震胸口

飞出，好不容易积累到不服输的力气，在刀抽出一刻失去了浑身力气，整个人力歇似的扑倒冰冷泥水里，双耳间隐隐传来一阵狮子吼般的喝骂声。

慢慢失去知觉的李震，在淋漓大雨之中带着不甘心的怨恨，眨着有些刺痛而又沉重双眼，在冰冷的雨水倾打下，隐隐见到一个雄厚的身影奔来，那是谁？李震失去知觉前一刻的疑问无法得到回应，整个人趴在地面失血过多晕过去。

第811章美食三招式

“斩狗头！”

程妖精威风凛凛一招长斧横劈，宣花斧带着凌厉的风声直朝鬼忍劈来，早预料到又强敌到来的鬼忍，没想到居然是那么厉害的家伙，长斧横劈的速度快如闪电，直让有预备的鬼忍防不胜防，险些中招给程妖精活劈了。

自负过头的鬼忍双刃短刀格挡了一下，程妖精精钢短斧非同小可的劈力，鬼忍察觉不对路一触即退，险之又险躲过了刀毁人亡的地步，鬼忍颤抖着发麻的手，目光痴呆看了眼手中两把短刀接触长斧残留的缺口。

“小娃，你不错！”

鬼忍能够闪过绝命一斧攻击，程妖精他自己也感到很诧异，忍不住竖起拇指头夸奖鬼忍一番，哪怕是在大唐，能够闪过程妖精一斧的人，简直是少之又少，现在鬼忍能够闪过，说明他实力不是虚的。

夸奖完过后的程妖精，不等鬼忍反应紧接着又一斧劈来，没招呼没有预兆，就这么随心所欲的一击，直让毫无防备的鬼忍脊背忍不住流出一身冷

汗，狼狈十足地弯腰后仰闪过程妖精又是致命的一斧。

“不错小娃儿，再接老流氓一招，鬼剔牙！”

鬼剔牙顾名思义就是大斧横劈，斧刃高度刚好在敌人嘴附近，也亏鬼忍反应迅速，及时弯腰后仰闪过了打崩牙的危机，可程妖精真的只有这些传闻三招绝学吗？答案是否然的！

鬼忍闪过了程妖精的鬼剔牙险招，还未来得及庆幸翻身逃离的鬼忍，下一刻悲剧了，程妖精突然及时收止住横劈落空的鬼剔牙招式，逆向而行似的长斧猛然往下砸，噗通一声，悲催的鬼忍直接给长斧砸得肋骨断裂，一口血喷到蒙脸黑布上。

“哇哈哈~~小贼，看你这回哪里跑？尝尝老流氓绝学，美食一式：剁你狗腿！”

一击得手的程妖精开怀大笑起来，他用烂的三板斧招式自我创新了一下，增加了不少小阴招在里面，没想到苦练钻研多年的小阴招，终于在这一刻派上用场，心情大爽的程妖精好像打了鸡血似的，越战越兴奋。

剁狗腿不是三板斧里面的招式，是程妖精心血来潮在偷溜到御膳房感悟的招式，借鉴御厨出神入化的斩肉技巧，融合贯通自创了妖精式美食绝技，

长斧好比菜刀似的翻飞朝鬼忍双腿拼命劈砍。

“哪尼？！”

头一次遇到如此无赖式绝学的鬼忍险些崩溃了，双手拼命撑地快速往后退，同时双脚没有闲着，带着不可思议的崩溃惊呼，耍起高难度的体操一样动作，试图用双脚夹住程妖精的长斧柄。

“这里，这里，看招，美食二式：剖心掏肺！”

鬼忍崩溃的倭国话，在程妖精耳里听成哪里？玩心大起的程妖精怪叫连连，长斧左右开劈斧尖顶直捅鬼忍心口，活生生的屠夫剖心掏肺版屠杀猎物似的，逼得鬼忍狼狈无比，紧身衣碎裂成片似的在淋漓大雨之中纷飞。

不得不说程妖精的美食绝技够绝的，刁钻又防不胜防的阴险招式，鬼忍直接给程妖精打败到崩溃地步，没见过这么阴损的招式，不是断子绝孙就是肢解招式，稍有不慎还真给程妖精肢解了。

“刺客在这边！！”

“抓住他，别让他跑了！”

鬼忍疲于应付程妖精的追杀，直到后面尾随赶来的巡逻兵大呼大叫，鬼忍才从程妖精酣战之中清醒过来，眼看巡逻兵四面八方赶来，再不撤就要陷

入包围圈，而事先逃跑的三个刺客方向，传来一阵阵的兵刃交锋声。

“美食三式：削面团！”

鬼忍分心一刻，程妖精横斧一扫，直接把鬼忍扫出三尺外，紧接着快步追上滑停的鬼忍两步之外，长斧好像玩起刀削面一样，噼噼乓乓朝鬼忍脑门上下来回刀削，没削到，没关系，那就再上下回来反削。

“八嘎！看镖！”

一直给程妖精戏耍似的追杀，狼狈到一肚子火气的鬼忍忍不住发怒了，趁程妖精收斧回削一刻，迅速摸出一个四角镖投向程妖精，粗心大意的程妖精冷不及防，等发现暗器来临时，已经反应不及了。

嘶啦一声，程妖精反应是反应过去了，可他的衣服冷不及防给飞镖撕裂，淋漓大雨之中一块碎布纷飞掉落地面，程妖精恼羞成怒地拄着板斧，怒视着出阴招暗器的鬼忍，这家伙典型不顾江湖规矩。

“好你个卑鄙的小娃儿，找死！”

盛怒的程妖精破骂一声，举起手中的长斧暴喝怒骂一声，直朝鬼忍劈砍过来，而鬼忍蒙脸的黑布流出一丝血迹，发现巡逻兵越来越多逼近，迅速掏

出一枚鸽子蛋大小的玩意，直朝地面一丢。

嘭一声，一阵闪光过后熏人发臭的浓烟滚滚出现，大吃一惊的程妖精忍不住闭上双眼，手中的长斧没有停留左右挥舞着，防止鬼忍趁自己短暂失明时偷袭，呼呼生风的长斧挥舞得密集如风。

“将军，将军，刺客跑了！”

“什么跑了？岂有此理！孬种，好你个孬种...”

乱砍一通的程妖精在跑来的巡逻兵善意提醒下，忍不住暴跳如雷睁开眼哇哇大叫破骂起来，程妖精发疯似的破口大骂声，直让赶来的巡逻兵们一阵无语，程妖精和鬼忍之间的战斗，他们全都看在眼里。

通过程妖精哇哇大叫盛怒的样子，巡逻兵们知道一件事，肯定是程妖精吃瘪了，要不然他不会抓狂到这个地步，在通过他撕裂的锦衣部分判断，错不了，八卦的巡逻兵们忍不住猜测起来，什么刺客这么厉害？

“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救人？”

“啊？是，是...”

难以下台面的程妖精盛怒了，瞪大眼喝斥这些八卦的巡逻兵们，在程妖精的喝斥声之下，醒悟过

来的巡逻兵们点头哈腰地赔笑着，三五人一起抬起奄奄一息生死不明的李震，冒着淋漓大雨回阁守府。

“什么玩意？怎么这么臭？好厉害的刺客，能在我老流氓自创美食三式逃过，嗯，肯定是非等闲之辈...”

程妖精蹲下身子检查了一下鬼忍遗弃的烟雾弹，嗅了嗅气味恶臭无比，不知道用什么制成的？最后程妖精忍不住纳闷自言自语起来，鬼忍能够在他自创不逊色于三板斧招式下逃离，可见他非等闲之辈。

第812章屠城驱蛇

“怎样？”

阁守府内灯火通明一片，秦寿从睡梦之中惊醒起来，得知李震身受重伤又惊又怒，李震的身手虽然算不上是一等一高手类，可能使他受伤的人绝非等闲之辈，确切地说是非普通刺客那么简单。

秦寿赶到偏厅的时候，李震脸色苍白无血晕眩过去，地面流了一滩触目惊心的血迹，救治他的军医长在秦寿进来的时候，正好开始洗手消毒缝线，面对秦寿疑问，军医长摇摇头没有回答秦寿的疑问，接过消好毒的针线缝合伤口。

知道军医长在集中精力缝合伤口，秦寿并没有去打搅，走到一边询问一脸惭愧湿漉漉的夏侯墩和侯军等人经过，薛仁贵坐在一边并没有说话，情况他已经大致了解了一些，现身的刺客强悍出乎人意料之外。

“追捕三个刺客，死了那么多人？”

当夏侯墩把实情道出的时候，秦寿忍不住惊怒到无言以对，苟邴带着十个精锐弓手去追三个逃窜的刺客，十去四回惨重的代价，直让秦寿震惊到顶点，倭国的忍兵刺客这么厉害？秦寿忍不住质疑起

来。

能挂上精锐头衔的士兵，基本都是百里挑一的士兵，以一敌十不为过，可面对倭国的三个忍兵刺客，居然十个去四个回来，连号称神箭手的荀邴也身负轻伤，秦寿想不惊讶想不质疑也难了。

“将军，据荀团长的汇报，敌军刺客不但身手了得，而且暗器过多歹毒无比，全都涂有剧毒，我们吃亏在他们防不胜防的暗器方面…”

丢脸已经丢够了，夏侯墩也不怕在丢脸，如实道来刺客的实力与歹毒的暗器厉害，连他自己也险些中招死在吹矢，要不是当时夏侯墩反应迅速，还真中了涂有剧毒的吹矢飞针手里。

值得万幸的是这次任务完成的很好，但是付出的代价也很沉重，死伤多达七八人，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得住的代价，通过这次的出手可以明确一件事，刺客一直在暗中盯着阁守府一切动静。

“居然敢监视我们？好，很好！”

秦寿听完夏侯墩的汇报，忍不住怒极反笑起来，区区一些刺客居然明目张胆到监视阁守府，简直就是太岁头上动土活腻了，最可恨的还是杀了那么多的人，此时此刻秦寿心里燃起熊熊的怒火。

秦寿咬牙切齿盛怒到极限的话，一边的夏侯墩

等人闻言忍不住不寒而粟起来，这是他们有史以来，头一次所见秦寿这么愤怒，那滔天的怒意虽然不是针对他们，可夏侯墩等人还是决定那么可怕。

“启禀将军，李师长的伤口太大，伤口暂时缝合好，至于会不会…”

“退下吧！”

忙完的军医长似乎感受到秦寿的盛怒，去重挑轻说些无关牙痛的话，军医长的意思秦寿心里很清楚，他自己也没有把握确保，李震会不会度过生与死考验的难关，秦寿挥挥手打断了军医长去重挑轻的废话，直接挥退军医长下去休息。

军医长看了眼秦寿身后的薛仁贵，一直保持沉默的薛仁贵点点头，无言地示意军医长先行下去休息，别在废话去刺激心情烦躁的秦寿，得到薛仁贵提醒，军医长不敢逗留直接挽起药箱先行离去。

整个偏厅再一次恢复压抑的沉默，很要命的沉默到无声地步，秦寿双手背负后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夏侯墩和薛仁贵等人保持着沉默，谁也不敢去打搅心情不好的秦寿，更多是为实力惊人的忍兵刺客感到惊讶。

“薛司令！”

“薛某在，将军有何吩咐？”

秦寿突然其来点名薛仁贵，不敢迟疑的薛仁贵踏前一步，等待背对着自己的秦寿安排，通过秦寿的语气，薛仁贵知道肯定有不祥的事情发生，至于是什么？薛仁贵暂时不清楚，反正不会是什么好事。

“冤有头债有主，既然间人皇女不想本将军好过，那本将军也无需客气什么了，是她逼本将军的！”

“？”

秦寿莫名其妙的话，直让薛仁贵一头雾水，直到秦寿后面咬牙切齿的话，薛仁贵突然意识到不好的事情发生，眼皮无意识地狠狠地跳了几下，包括一边的夏侯墩也猜到了秦寿话里的意思。

“即刻召集所有将士，屠城！”

“啊？这...”

“将军三思！”

秦寿突然转过头，阴沉着脸色咬牙切齿说出屠城两个字，直让早有心理准备的薛仁贵忍不住为之一振，虽然早料到秦寿会下这样的命令，可没想到秦寿还真下达这么血腥造孽的命令。

夏侯墩和侯军等人大吃一惊过后，顾不得什么试图阻止秦寿丧心病狂的举动，屠城是很伤道德的

事，特别是手无寸铁无辜的百姓，要是只因为几个刺客，就拿无辜倭国百姓性命出气，太缺德了！

“执行命令！”

“是！”

秦寿不容置疑的决定，薛仁贵挪挪嘴还想说些什么，可接触到秦寿深邃的目光之后，薛仁贵咬咬牙双手抱拳领命执行，刚转身的薛仁贵迎面便见到头疼的人物，只见程妖精湿漉漉地从外面闯进来。

“哈哈~~屠城？贤婿，这么好玩的事，怎么少得了老流氓我？贤婿，这小娃不擅长这事，老流氓我的两万流氓军随时恭候奉陪！”

程妖精凑热闹地摩拳擦掌领命请将，出行前新任小皇帝李慎任命秦寿为兵马大元帅，程妖精都要听从秦寿的调遣，现在有屠城这么好玩刺激过瘾的好事，程妖精怎么可能错过？自告奋勇前来请将。

程妖精主动揽下丧心病狂的屠城大任，薛仁贵巴不得交给程妖精，他可没有勇气去执行这么血腥的刽子手所为，薛仁贵目光看向秦寿的时候，而秦寿十分大度地把血腥重任交给程妖精，得到秦寿命令后，程妖精得意哈哈大笑离去。

“刺客是心头大患，一日不除危及更多，这叫屠城驱蛇…薛兄，你要牢记一件事，非我族异类其

心可诛，秦某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

“是，薛某惭愧！”

秦寿语重心长的教诲，薛仁贵一脸惭愧无比双手抱拳受教，虽然秦寿说得很在理，可薛仁贵打心底有些不赞成秦寿的血腥屠城令，薛仁贵心里想些什么？秦寿心里大致已经猜到，他需要血礼的成长历程。

第813章无处可藏

清晨淋漓大雨还在持续下个不停，各地之间陆续出现山洪暴发，特别是前往神户城的主道，半人高的洪流严重干扰了前进路程，值得庆幸的是明石城和神户城都建在地势高处，杜绝了洪流的肆虐。

虽然城池杜绝了洪流肆虐，但是城池内的排水系统确实不怎么样，加上连日春雨不断的下，明石城内已经变成汪洋一片，过膝洪水难以排除，加上城外洪水滔天，积累的洪水更是无法流出去。

当晨光照亮明石城一刻，浑浊不堪的洪水变成血红一片，街道漂浮着密密麻麻的尸首，大街上惨叫声逃亡声求饶声源源不断，冷漠的府兵们没有一丝手软，更没有怜惜之言，直接一刀斩杀跪地求饶的倭国百姓。

“杀，全都杀光了！看那些刺客能躲到哪里？”

“是！”

盛怒的程妖精骑着久违的战马，在过膝洪水街道内大声喝斥屠杀令，对于敌人的百姓程妖精没有一丝好感，更没有同情心可言，从刺客重创至交好友独子一刻起，程妖精就难以掩饰心中的怒火，亲

自请命来担任屠杀主将。

杀人，在程妖精眼里不算什么，当初马上打江山的时候，手里早就沾满了无数的冤魂，这一次屠杀只是增加一个量而已，程妖精主动请缨，除了因为李震受伤原因，更多原因是出于自己三个孩儿安全着想。

正所谓有些事是防不胜防的，要是他三个孩儿闲得无事出来闲逛，正巧遇上隐藏暗处的刺客，必然吃亏后悔莫及，连自己也险些吃亏，更何况不学无术的三个孩儿，杜绝类似事件发生最好办法，就是血腥的赶尽杀绝。

虽然程妖精不善于表达父爱，可他善于用实际行动来保护自家孩儿，倭国忍兵刺客的厉害，程妖精十分的忌畏，上千巡逻兵赶到包围还游刃有余逃离，可见是很对付的棘手刺头。

“程将军，末将奉命前来支援速战速决，还望程将军配合！”

“配合？怎么配合？”

苟郦带着伤骑着一匹战马赶到程妖精身后，在程妖精转身疑惑的目光之中，不吭不卑地双手抱拳说明来意，苟郦的事迹程妖精略有耳闻，秦寿大军之中的神箭手，对于有一技之能的将才，程妖精还

是比较亲和些。

要是换做普通不出名的将领前来，程妖精肯定屑之以鼻，连理会的心情也欠缺懒得看一眼，但是眼前的苟郦，程妖精不得不给他点面子，就冲着他赛李广的名气，有心想要结交一番，能把他拐到自己程家军最好了。

“把所有倭国百姓集合起来，末将自然有办法速战速决逼出刺客，总好过将军如此费心费力，容易出现漏网之鱼！”

程妖精出奇的好说话，直让一边的苟郦感到不可思议，他所知的程妖精是蛮不讲理的老恶货，原本早就打算着好说歹说执行秦寿下发的命令，既然程妖精吃错药一样好说话，苟郦也没想太多，直接说明自己来意。

“嗯，也罢，董镐！”

“末将在！”

苟郦的提议程妖精想了会，出乎苟郦意料之外再一次点头认同了，直呼一边的得力副将董镐前来，已到古稀之年的董镐是程妖精跟战多年老将，宝刀未老的圆润声喉铿锵有力，策马前来听从调遣。

“传令下去，把所有倭国百姓全都驱赶成一

堆，将士退出十余步之外，由苟将军负责驱出刺客！”

“是！”

程妖精奇怪的命令董镐不敢违抗，也不敢去多问为什么，直接领命双手抱拳执行命令，得到程妖精的全力配合，苟邴大恩不言谢朝程妖精拱拱手抱拳道谢，策马先行一步离去安排。

“老流氓我倒要瞧瞧，你赛李广有何能耐？”

围剿了半个时辰，始终没有发现刺客踪迹，程妖精早就开始有些气馁了，现在苟邴来接手驱赶出隐藏的刺客，程妖精自然而然乐得把麻烦包袱丢给苟邴，顺道也看看苟邴怎么驱赶出隐藏的刺客。

半个时辰过去，天色完全放亮的时候，明石城所有倭国百姓驱赶到了城中央开阔地方，数千倭国百姓在十步之外的府兵们镇压下，颤颤赫赫淋着雨不敢乱动，更不敢四处逃窜以免招惹屋顶上出现的上千名弓手乱射。

大唐军为什么要血腥屠杀他们，明石城百姓不知道，但是这么大的阵仗屠杀，他们早已绝望到顶点，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他们不知道也无法预测到，反正不会有什么好事，放过他们基本是不可能的事。

“四坛火油！”

“是！”

荀邴看了眼下面颤颤赫赫无辜的百姓们，淋着寒冷的冰雨咬咬牙关，下令手下们丢四坛火油，牺牲小数无辜明石城百姓，逼出隐藏在百姓群里的刺客，为今之计也是薛仁贵想到最好的办法，减少血腥屠杀的杀戮办法。

随着四坛火油高高抛起朝倭国百姓外围丢过去，荀邴直接拿起四支手下们点燃的火箭，深吸一口气瞄准四坛无规律抛物线下落的火油，在程妖精远远观摩下，直接射出手中四支火箭。

“好！”

噼里啪啦…四坛火油在四支火箭击中下应声而碎，观摩的程妖精忍不住大叫一声好，紧接着碎裂的火油坛铺洒出一大片火油，在火箭引燃下成为一张张火网似的，直朝下面无辜明石城百姓撒下去。

隐藏在百姓群里乔装的二十多名刺客，倒霉十余名刺客笼罩火网之下，一眨眼间变成火人一样惨叫连连，火油落入水里没有熄灭，依旧还在燃烧把颤颤发抖的百姓群引发得一片混乱。

“撤！”

鬼忍大吃一惊再也隐藏不住了，他不知道下一

刻还会不会有火油坛丢下来？不能在坐以待毙的鬼忍知道任务已经彻底失败了，没有继续晓幸隐藏带着所剩的五名忍兵刺客撤离出百姓群。

“大胆小贼，看你哪儿跑？追！”

“将军危险，唉…快跟上！”

鬼忍等刺客突然逃跑，程妖精第一时间认定他们是刺客，哇哇大叫连连策马提斧追上去，赶在鬼忍等人杀出包围圈前杀过去，程妖精冲动的冲出去行为，直让身后的董镐头疼不已，服了好战的程妖精，带人紧随其后跟上单枪匹马直闯的程妖精。

第814章漏网之鱼

“滚！在不滚回去全杀了！”

“啊？快跑啊！”

逼出藏在明石城百姓群里的刺客后，夏侯墩第一时间带人出现驱赶吓破胆的明石城百姓，在夏侯墩拔刀驱赶下，清醒过来的数千明石城百姓们如获大赦一哄而散，而镇守圈外的程家军府兵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明石城百姓逃走。

程家军府兵们想去阻止，可他们不敢去阻止，夏侯墩跑出来的时候连同带来上千精锐障刀兵，把他们驱赶到一边只可看不可动手，没办法，谁叫夏侯墩是秦寿的直系属军，程家军府兵们只好袖手旁观。

“大胆小贼，哪里跑？吃我老流氓一斧！”

鬼忍的身材与背影，程妖精可谓是过目不忘耻辱，第一眼就发现曾给自己耻辱的鬼忍，夜里给他晓幸逃过一劫，现在大白天的又有重兵把守着，程妖精怎么可能让他在逃一次？战意十足哇哇大叫抡起长斧直朝鬼忍劈过去。

呼啸致命的斧风直朝鬼忍劈来，逃跑之中的鬼忍忍不住大吃一惊，在程妖精长斧砍来一刻，迅速

翻身打滚闪过程妖精的致命一斧，一斧劈空的程妖精迅速收斧，单手勒紧马缰绳吹了声口哨声。

程妖精胯下战马突然仰头厮叫一声，在鬼忍没有反应过来爬起时，战马突然直立而起，前提猛踹了下爬起一半的鬼忍屁股，冷不及防遭受马蹄踢踹的鬼忍，直接扑进泥水里滑出四五步之远。

“小样，还来这手？”

叮~鬼忍投出四角镖一刻，程妖精早有预备地抡斧搁飞四角镖，不屑一顾地鄙视鬼忍使烂的下三滥手段，程妖精最痛恨他这种靠暗器取胜之人，而不是凭实力取胜的，打到胜之不武的不爽。

一击未得逞的鬼忍并没有气馁，恼羞成怒瞪了眼程妖精，连同害他出丑的战马一眼，在程妖精再次抡斧劈来之际，迅速打滚翻身避开，追赶上来的程家军府兵们紧接着又挥刀劈砍下来。

面对数以百计的程家军府兵们劈砍，鬼忍狼狈到险些无处可逃，加上还有程妖精无耻的追砍，典型打群架行为让鬼忍崩溃到极限，一顿追杀下来鬼忍变得伤痕累累，正所谓双拳难敌四手，眼前鬼忍应付的岂止有四手？

“散塞，ki哦词开带，杀戛地！”

“哇噶里嘛习答，一带ki马斯！”

程妖精抡斧正要活劈了鬼忍一刻，身陷重围的五名忍兵刺客伤痕累累，冒死冲上来砍倒数名冷不及防的程家军府兵们，五名忍兵刺客发疯似的狂砍一阵，一边与眼泪汪汪的鬼忍道别。

程妖精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可五个忍兵刺客视死如归的表情，程妖精再笨也猜到他们要牺牲自己，掩护刺头一样的鬼忍离去，程妖精怎么可能放任鬼忍就这么安然无恙离去？

“拦住他，快拦住他！”

鬼忍在五名忍兵刺客掩护下，狼狈仓皇逃出程家军府兵包围圈，发现鬼忍意图的程妖精很想追上去，可手下们遭遇忍兵刺客拼死反击搞得阵型大乱，程妖精想要冲过去追捕鬼忍都变得有心无力。

“放箭！”

关键时刻苟郁等人终于发挥了作用，从程妖精他们追杀鬼忍一刻起，苟郁一直处于观战状态，目的是怕误伤了自己这边的友军，现在发现鬼忍要逃跑，苟郁也顾不得那么多了，直接下令射杀欲要逃离的鬼忍。

…铺天盖地的箭雨直朝忍兵刺客和程家军府兵方向射过去，虽然屋顶上的弓手精锐们都是瞄准忍兵刺客，可真正遇到风速偏差的时候，难免会误伤

到自己人，箭雨抵达一刻敌我不分中箭者皆惨叫倒地。

“散塞，啊不耐！”

苟郦射出三箭齐发的箭支，目标直朝逃跑的鬼忍背影，一名忍兵刺客第一时间发现三箭齐发的箭支方向，大呼一声有危险，整个人扑过去用身体挡住苟郦的三箭齐发箭支，中箭的忍兵刺客直接刺飞出五尺外。

忍兵刺客直接掉落鬼忍右侧，临时前的忍兵刺客张嘴想要说些什么，在冰冷的雨水之中一张一合，最后带着一丝解脱的笑容，直接一头栽在冰冷的泥水里，目睹到这一切的鬼忍双眼忍不住滑落滚烫的泪水。

“八嘎！你滴死啦死啦滴！”

鬼忍带着滔天恨意转过头，远远目测到五十步之外屋顶上的苟郦，牢牢记住苟郦的模样，紧接着又亲眼目睹到其余四名忍兵刺客悲催结局，在程家军府兵乱刀劈砍下一个紧接着一个倒下。

鬼忍带着耻辱恨意丢出三枚逃命烟雾弹，在程家军府兵们视线受阻无法追逐下，浓浓的烟雾干扰到苟郦等人视线，无法判断鬼忍踪迹所在不敢贸然射箭，等烟雾散去的时候，鬼忍早已消声遗迹。

一直在屋顶伺机而动的苟郩不敢乱射了，浓浓的烟雾弹严重干扰了视线，在南风鼓吹之下烟雾四处弥漫，程家军府兵一眨眼间弥漫在烟雾里，受不了呛人的烟雾咳嗽连连乱作一团。

“好厉害的逃命烟雾弹！”

鬼忍消失无踪后，苟郩忍不住皱眉自言自语嘀咕起来，说实在的鬼忍丢出的烟雾弹，有种与他们这边的阴人烟雾弹有些相像，只是鬼忍丢出的烟雾弹，属于雾气很浓厚那种，他们这边的烟雾弹是属于阴人的辣椒粉。

也难怪苟郩会怀疑鬼忍丢出的烟雾弹，是不是山寨到他们这边的，毕竟烟雾弹是长乐乡特有的阴人武器，现在倭国也开始有，太巧合了！

失去了目标苟郩没有继续逗留，带着人直接从屋顶上跳回地面，与维持次序的夏侯墩汇合，把自己所见到的事汇报给夏侯墩知晓，留下程妖精在鬼忍消失的地方跺脚粗口连连骂爹骂娘。

“还愣着干什么？追，快去追，生要见人死要见尸！”

“是！”

漏网之鱼很可怕，这一点程妖精比谁都清楚，更何况鬼忍并不是简单的大鱼，而是很棘手的大

鱼，要是不把他擒下或斩杀了，无疑是一个隐藏性的祸害，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报复？

程家军府兵们在暴走的程妖精喝骂声之下，冷汗连连地领命带人去搜查鬼忍的下落，至于受伤其他的府兵们无暇顾及太多，程家军府兵们离去后，程妖精抓狂不已撕挠着湿漉漉的头发。

第815章制定计划

“跑了？”

当夏侯墩和苟郦两人湿漉漉回来汇报情况，得知最难缠的鬼忍跑了，秦寿忍不住皱起眉头，鬼忍这个棘手的刺客，是秦寿最忌畏的，连程妖精带着那么多程家军府兵，还有苟郦的精锐弓手，都无法斩杀他，可见他强悍到什么程度？

如此难缠的硬角色跑了，对于秦寿来说是一种威胁，间人皇女怎么拥有这么厉害的角色，却迟迟不舍得动用，关键时刻才舍得调出来，很是让秦寿感到不解与纳闷，不知道她在打什么鬼主意？

是要自己分心无暇对付她？给她充足时间准备呢？亦或者是暗棋一枚？在自己旗开得胜之际，疏于防备给予致命一击？想不通的秦寿沉默了，给鬼忍带来的鸡犬不宁闹得心烦无比。

薛仁贵自作主张救下几千明石城百姓性命，秦寿没有责怪他的心软，也没有责怪他的擅作主张命令，目的已经达到用什么方式都是差不多，没有必要来个秋后算账，一群蝼蚁百姓不值得秦寿生气。

“将军…”

夏侯墩想要说些什么，秦寿挥挥手打断夏侯墩

的话，双手负立后背抬头仰望着大厅屋顶，至于秦寿心里想些什么？夏侯墩不知道，但是他知道，这次他自己也有疏忽大意在里面。

而一边的苟郦更是惭愧不已，要是当初他不那么顾及太多，直接在赏鬼忍两三箭，肯定把大麻烦鬼忍变成一具尸体，现在鬼忍安然无恙离去，无形之中好像狠狠地抽了他们一巴掌。

“如何？”

“如何个屁！晦气，真是晦气，那刺客从城北那边跑出城了！”

当程妖精湿漉漉从外面走回来，秦寿忍不住心中一紧，带着宛然叹息的目光看向满脸怒气的程妖精，虽然心中有底了，可从程妖精嘴里得知刺客跑了的消息，秦寿还是感到有些可惜。

“夏侯墩，召集所有人手，本将军要安排大军行程计划！”

“是，将军！”

既然鬼忍已经逃离明石城，少了威胁秦寿也没有必要在担忧什么，大军已经到期是时候大进攻大阪城了，把间人皇女最后的势力抹灭掉，静冈草的北部势力根本不值得一提，鼠目寸光的家伙。

想通之后秦寿安排夏侯墩去召集所有人手前来

议会，夏侯墩不敢有疑领命告退离去，苟郇尴尬地站在一边，退也不是不退也不是，整个大厅里压抑一片，程妖精更是气鼓鼓地坐在一边，喝着阁守府亲卫奉上的驱寒姜汤。

两刻钟时间一眨眼过去，薛仁贵等人精神抖擞从外面陆续走进来，当然也有怂拉着脑袋的人，比如程处默等三兄弟，当见到气鼓鼓坐在一边的程妖精时候，顿时一副死了爹娘的表情，得，克星在此，准没他们好事了！

郭松和虎豹骑团长庞峒还有女将军肖芳不负秦寿厚望，在鬼忍逃离后没多久，带着扫荡的一万多大军绕道回归，由于受到山洪的影响，预期回归晚了一些时日，但值得庆幸的是他们最终还是赶回来了。

“郭军师，辛苦你们了，好，好，果然没让本将军失望！”

秦寿看了眼成熟稳重了不少的郭松，两捋标志性的智慧长须越发明显，双眼闪烁着运筹帷幄的精光，很庆幸郭松是忠于自己这边的人，在内战最低落时期至始至终都没有叛变过，秦寿很缺他这样的人才。

在郭松带领指挥下，一万多人迅速扫平了倭国

上半岛大小城池，出色的带兵能力连薛仁贵都自叹不如，要是郭松叛变恐怕又是一个难缠的角色，通过他表现出来的战绩，可以看出郭松天生就是一个吃脑运筹帷幄的军师。

“将军言重了，进击大阪城如此大战，岂能少得了郭某人？”

秦寿后面话里有话的意思，郭松岂能听不出来？更何况薛仁贵留下的庞峒和关鑫，郭松早就知道薛仁贵对自己不放心，幸好秦寿的黑暗内乱时期过去，还与了郭松一个赤子忠心的清白，而不是奸细之类。

郭松在秦寿尴尬的伸手示意旁边落座邀请下，苦笑一声拱拱手抱拳，无言地拒绝了秦寿好意，担当秦寿二把手的右手，郭松可不敢当，也不敢与忠于秦寿的薛仁贵平起平坐。

“既然大伙都到齐了，那么大伙一起开始制定一个进攻大阪城的计划，本将军给你们一次发挥机会，大胆畅所欲言…”

郭松不露痕迹的拒绝邀请，秦寿笑了笑并没有放在心上，看了眼在场的数十人得力将领，除了李震身受重伤之外，其余人一个不差全都悉数到齐，全都是秦寿班底的重要将领人才。

心中早已有计划的秦寿并没有说出来，而是集中广思发挥自由言论畅所欲言，秦寿知道一个道理，一个人的想法不如众人磨出的想法好，虽然有些凌乱可只要整理好，那就是完美的计划。

“有意思！”

“啥意思？”

大厅内一阵小声议论声响起，尉迟敬德摸着长须频频点头，看着一群年轻人精神抖擞给秦寿调起情绪，感叹连连的话直让一边的程妖精忍不住纳闷起来，什么有意思？心情不爽的程妖精瞪了眼卖关子似的尉迟敬德。

程妖精的问话尉迟敬德摇摇头叹息一声，自顾自叹懒得跟程妖精废话太多，以他的硬智商跟他废话太多，无疑等于对牛弹琴地步，打打杀杀或许适合他，论起商量对策什么的，还是不要掺和程妖精这个恶货。

秦寿集中广思的想法很成功，调动了在座的将领们积极情绪，很快拥有了一套看似乱七八糟，却很实际的进攻方案，海陆两军同时配合进攻，当然还有些人不知道秦寿还有致胜法宝空军。

“郭军师，你怎么看？”

秦寿没有采纳也没有摇头否决，而是转过头看

向一边沉默着脸色的郭松，想要看看他有什么意见？没有采纳众人提议的进攻方案，并不是说明不好，反而是太多好的进攻方案，导致乱七八糟难以整理。

“将军，如若你有好的方案，郭某就不献丑了，如若将军信得过，容郭某好好整理一宿！”

“嗯，本将军给你一宿！”

郭松自信满满的话，秦寿琢磨了一会，点点头暂时不说出自己进攻方案，看看郭松能整理出什么完美进攻方案？

第816章先礼后兵

一眨眼五天时间过去，连绵春雨造成的洪流渐渐消退，当一丝明媚阳光破晓乌云一刻，大阪城迎来了大战前夕的又一天，剑拔弩张的气氛弥漫着整个大阪城，鸡鸣狗吠不止唤醒一切，大阪城再一次迎来繁华的清晨。

占据地利大阪城加上长长的海防线，堪称坚固如铁也不为过，两丈宽三丈多高的城墙，远远看过去气势宏博无比，要是居高临下往下看大阪城的话，会发现大阪城在U型加厚城墙保护下，变成保护罩一样把大阪城保护其中。

U型加厚城墙海防线很雄伟也很宽，与大阪城之间相隔一里距离，开阔的正西边为主力战点，也是城墙修建最结实的地方，至于北面和南面基本是装饰用的，很薄弱的城墙抛石机随便两三块大石，足以击毁薄弱的城墙。

不是间人皇女故意疏忽，而是她确实没有那么多资源和时间修建，加上北面有淀川做障碍，又毁了所有过河的桥梁，安全程度上间人皇女很放心，至少可以阻挡秦寿的大军跨江过河。

正西面的海港区更是天然海港，左右皆有小岛

围绕，中间的河流更是可以容纳大型战船经过，占据优势的间人皇女有信心守得住大阪城，叫秦寿满心期待而来，失败夹着尾巴离去。

“公主，藤条野海上斥候队回报，发现淡路岛上的唐军动静…”

“哦？终于要开战了吗？”

大阪城行宫内，当吉川丽子带着藤条野最新消息回复的时候，间人皇女忍不住冷笑一声，唐军沉寂了一段时间没有动静，间人皇女早就准备好了迎战准备，等了这么久终于有动静了，间人皇女忍不住有些期待起来。

“公主，我们粮草已经快到枯尽，在没有粮草支援恐怕…”

吉川丽子很不想扫间人皇女的兴，可又不得不提及至关重要的粮草问题，没有粮草无疑把十余万大军陷入死地，更何况高句丽和百济两个盟友没带多少粮草前来，基本是靠着间人皇女这边提供。

吉川丽子不敢想象，在这样无度的消耗下去，所剩无多的粮草还能支撑多久？要真出现断粮现象，十多万大军不用等唐军打过来，自己这边直接先败给饥饿上了，粮草是至关重要的消耗品。

“征粮，不惜一切派人去城镇村之间征收，能

征到多少算多少！”

“嗨！”

间人皇女的命令，吉川丽子没有意见，也没有理由有意见，眼下这种情况也只有征收粮草了，在不征收粮草大军饿肚皮，哪有力气去打仗？哪有勇气去面对来势汹汹的唐军的入侵？

轰~吉川丽子刚领命准备出去派人执行，突然行宫外面传来一声震天响的炮鸣声，紧接着行宫外传来乱哄哄的尖叫吵闹声，什么大唐军杀来了，什么大唐军进攻之类的话，在行宫外响个不停。

“丽子，速速去安排人征粮！”

“嗨！”

间人皇女脸色变得十分难看，看了眼一边的吉川丽子，安排她继续派人去征粮，吉川丽子不敢有违，领命先行一步跑出去安排，吉川丽子离去后，间人皇女拿起行宫大厅悬挂的佩剑，急匆匆地从大厅跑出去。

当间人皇女带着亲卫走出行宫，整个大阪城内混乱一片，西侧城门方向一片浓烟滚滚，间人皇女在亲卫牵来战马后，第一时间骑上马娇斥一声，勒紧马缰绳驱赶战马朝出事的西城门方向赶去。

“八嘎，把火熄灭了，前锋军，全去海防线支

援！”

“嗨！”

西城门方向原田大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只见倒塌的一间房屋燃起熊熊火焰，原田大野不知道是敌军炮丸引燃的，亦或者是炮丸砸到城内居民房屋内的厨房引起的火势，一边派人去救火，同时一边指挥前锋军去海防线那边。

盛怒的原田大野命令下，闻声赶来的四万多前锋军直奔海防线奔去，而值守巡逻的倭国士兵们，则开始在城西公用水井打水剿灭火势，当间人皇女带着亲卫赶到的时候，居民房火势已经扑灭了。

“公主殿下，这是怎么回事？”

“进攻了吗？”

李碧和扶余义池在炮丸打进城一刻，就各自带着人马不停蹄直奔而来，正巧与间人皇女撞了正着，扶余义池看了眼砸崩塌的房屋，忍不住咋舌连连，而一边的李碧皱着柳眉，带着疑问看向脸色变得难看的间人皇女。

“郡主，大王子，情报有误，狡猾的唐军提前进攻了！”

间人皇女不知道海面什么情况，不过通过这炮丸距离与射程，间人皇女大胆猜测应该是唐军开始

攻击了，情报有误以至于唐军突然发动攻击，把间人皇女打个措手不及，包括一边的李碧和扶余义池，忍不住脸色变了变。

“公主，你看！”

浇灭平民房的倭国巡逻兵们，在间人皇女正欲要赶往海防线时，从崩塌的平民房内找出青烟渺渺脑袋大小的弹丸，用崩塌的民房内破布把弹丸抬出来，直接放到地面等待间人皇女上前查看。

间人皇女闻言从战马翻身下马，在亲卫的保护下走到青烟渺渺的弹丸，当发现弹丸的巡逻兵们用碎木块翻过弹丸时，青烟渺渺带有余温的弹丸下方出现一行刻有字迹，虽然很小可还是勉强能够看清楚。

“弃城投降亦明日开战？”

间人皇女阴霾着脸色，而一边的李碧和扶余义池直接皱起眉头，不得不说唐军这一手威逼恐吓够绝的，玩起先礼后兵的把戏，只是这份大礼实在是太无语了，简直就是嚣张的警告。

“郡主，大王子，城北那边拜托你们镇守了，成功击退唐军，自当有厚报！”

间人皇女深呼吸一口气，慢慢平息秦寿的嚣张警告，转过头婉转把城北安全交给李碧和扶余义池

防守，此时此刻间人皇女不敢打太多主意，想要安全度过难关，就要得到他们两个盟友的真心帮助。

“公主殿下哪里话？这是我等的荣幸！”

李碧和扶余义池在间人皇女大礼鞠躬声下，没有退路也没有选择默然接受了间人皇女的调遣，唐军来势汹汹的嚣张警告说明了一切，不攻陷大阪城誓不罢休，恐怕到时候大阪城失陷，下一个就轮到他们了。

第817章奇袭之战

唐军发来警告炮丸，弃城投降亦明日开战？大阪城这边紧张了半天，在一艏载有一门炮的冲锋舟逃离下，渐渐恢复了紧张大战气氛的安宁，冲锋舟速度之快，直叫追赶出来的倭国海军望而兴叹。

藤条野一上午时间感到极其的不安，冥冥之间隐隐察觉到会有什么事发生，可至于什么事？藤条野一时间又说不上来，只能空座倭国海军独特主力战船苦思冥想，琢磨其中含义与不祥的预兆。

倭国研发的主力战船很有特色，即不仿照大唐现有楼船摸索，又有倭国自己大胆奇思妙想思想，长方形回型战船的船体，而船体下面皆有两个长梯模型浮板，船体共分五层由大到小一直叠加上去，战时可容纳三千人数量。

主力战船内部构造很简单，里面全是采用加厚两三层的实木板，有效隔绝了弩弓箭支破船体，第一层除了左右两侧是船桨区，其余层数皆是箭楼，除了船舱内是箭楼，船外也设立了弩弓。

最顶层就是指挥楼和鼓手楼，每每有命令传达时，皆以鼓令传达出去，战时顶层可以叠折起厚实的铁盾，这是倭国最大限度的防御力，有效防止了

两军交战时，铺天盖地的箭支伤及将领。

“织田斥候队回来没有？”

“启禀将军，还没有！”

藤条野走上船顶呼吸了口新鲜空气，在亲卫保护下走到斥候与鼓手楼，召下鼓手楼上的斥候，询问斥候船队的消息，主力舰上的斥候明确回答了藤条野，出发一个多时辰打探消息的斥候队，至今还未有回归的消息。

斥候船队迟迟未归，很是让藤条野感到不安，一般正常情况下，现在斥候船队应该回归了，一个时辰有余难不成还真登陆淡路岛？想起淡路岛藤条野就头疼不已，敌军不再是两艘棘手战舰和几十艘中型铁船，而是上百艘战船了。

大阪湾箩州岛附近海域，十里外海域上百艘战船朝箩州岛航行过去，飞鱼号战舰上的刘仁轨站在指挥舰楼走廊边缘，时不时手持单筒望远镜，远远观察朦胧的箩州岛情况，由于距离单筒望远镜无法清晰发现箩州岛上的情况。

“舰长，还有十里，就接近箩州岛！”

飞鱼号战舰上的副手从指挥室里走出来，小声翼翼提醒沉思之中的薛仁贵，距离目标箩州岛只有十里不到的距离，冬转春季节南风天气湿气比较

大，海上产生的雾气成了船队有利的屏障。

可这屏障终究是一时的，只要船队靠近箩州岛五里范围，肯定会失去天然的屏障保护，暴露出他们船队的踪迹，很容易给箩州岛上的斥候发现，点燃烽火提醒相隔数十里远的大阪城倭国海军。

要真是那样，那么秦寿制定出其不意出尔反尔的奇袭计划，就会因为一个无关重要的箩州岛烽火台搅乱，到时候恐怕会累及陆军那边偷渡淀川的计划，惨遭倭国出兵在淀川江设伏攻击。

“派遣快艇装置连弓箭，以最快的速度，剿灭岛上的烽火台！”

“是！”

通过逮捕到的倭国斥候船队了解得知，箩州岛上驻守有支百人斥候分队，主要负责监视海面上的情况，发现敌情立即点燃烽火台，想要阻止箩州岛上守兵斥候放烽火的办法，那就是以快制敌。

在敌人出其不意情况下，把他们全都消灭掉，想要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非快艇冲锋队不可，出色的速度能力，能够第一时间控制烽火台，防止敌军点燃烽火台通风报信，也是唯一执行奇袭的办法。

待副手离去后，刘仁轨目光看向一侧的主力战

舰将军号，此次进攻秦寿亲自临阵海军，陆军方面皆由薛仁贵和尉迟敬德等人负责，兵分三路三个方位进行大进攻大阪城，真正主力虚虚实实叫人无法判断。

“检查连弓和箭支，机舱组加大蒸汽炉…”

“艇长，全部就位！”

飞鱼号战舰传令兵下达命令后，护卫三艘战舰四周的快艇，迅速脱离出三艘快艇，在三艘的快艇艇长呼喝声下，二十多个艇员迅速汇报连弓和箭支的情况，机舱组内的两名锅炉手热汗淋漓爬上船甲汇报情况。

“蛟鲨艇队，全速全进，目标箩州岛！”

“是！”

三艘快艇随着艇长命令下达，机舱手加大蒸汽输出量，高速旋转的螺旋带动快艇全速朝箩州岛方向驶去，快艇上十二挺连发型连弓箭整装待发，一篓篓的长箭装进特制的圆筒里，随时可以快速更换射空的箭筒。

“好戏上场了！”

将军号战舰上，秦寿目睹着三艘快艇脱离船队，坐看好戏开始上场，这一次海战秦寿不打算插手，完全放权交给刘仁轨指挥作战，海战不是开玩

笑，搞不好全军覆没是家常便饭，不像陆地打败仗可以随时撤退。

程处默三兄弟憋屈无比坐在一边，从他们老爹到达战场后，彻底把他们软禁似的，确切地说是受到爱屋及乌的待遇，算是彻底绝缘了危机四伏的战场，理由很简单，打打杀杀的事不适合他们。

程处默等人很想抗议，可面对他们无赖老爹的强悍野蛮决定，要么老老实实呆在后方，要么老老实实收拾包袱滚回家，他们老爹给出的无耻选择，程处默三兄弟也只能含泪妥协了。

要是他们打包回去，还有什么脸面在长安混？哪怕他们是有苦衷，战场临阵脱逃回家是一种耻辱，不得不说程妖精这一手，把程处默三兄弟等人吃得死死的，只能眼睁睁看着李德奖等人风光建功立业，他们却只能在后方坐冷板凳。

“瞧你们衰样？像什么样？”

秦寿发现程处默三人的表情，忍不住一阵无语摇头，怂拉着脸和幽怨的目光，好像自己硬拽拉着他们老爹前来似的，也不搞清楚是他们老爹死皮厚脸抢着要来，与自己何干？

“行了，行了，少在这里装可怜，等岳父大人他们分开后，本将军安排你们做主力先锋队攻城，

行了吧？”

“谢妹夫老大！”

“妹夫老大最好了！”

“就是，比亲爹还亲！”

得到秦寿的保证，程处默等三兄弟喜不胜收地大拍马屁，好话废话一箩筐献媚，直让秦寿一阵头疼不已。

第818章突袭箩州岛

箩州岛，说大不大说小的一个小岛屿，与相隔十里远礁石林立的南岛，形成一个天然屏障守护门，南岛属于地势广阔岛屿，只可惜那边的地势不适合居住，更不适合建造烽火台之类。

箩州岛反而没有这个限制，地势开阔又有起伏不平的山丘摸索，时分适合建造烽火台和观察海面的动静，里面更是驻守了一支百人队的斥候，监视海面情况发现敌情随时点燃烽火台警报。

由于最近连绵春野不断，导致海潮上涨了不少，慵懒散慢的斥候们晕晕入睡，有海军伺候船队出去打探消息，斥候们掉以轻心变得慵懒不堪，连平时巡逻监查也懒得去执行，马虎大意之下丝毫不知道危机正朝他们降临。

“哟西，大鸣骏，你功劳大大滴！”

“嗨~！”

田野大郎箩州岛斥候队的头目，军人世家出身的他，属于喊着铁钥匙出身的人，就是不贫也不是很富裕那种，只可惜他不懂得拍马屁上位，一直游荡于倭**涯最底层混吃等死，连他带出来的人也是差不多如此。

这不，好不容捞上容易混功劳的斥候队长，只可惜他无心上进自甘堕落，带领着手下们一起贪图享乐，不思进取止步不前，还过分到派遣手下出去打猎，改善一下连日来淡出鸟味的胃口。

手下们猎到一头成年野猪，无疑是最好的一次加餐了，至于什么坏不坏规矩什么的？田野大郎才懒得管那么多，在这鸟不拉屎的箩州岛，他就是这里占地为王的土霸王，说的话比皇室调令更管用。

“田野阁下，现在和唐军交战在即，我们这么……”

“什么大战不大战的？有我们什么事？”

兴在心头的田野大郎正打算宰了野猪享用，一边倒霉气的斥候下手出言提醒田野大郎，现在大战在即在这里消遣有些不妥，随着斥候手下的扫兴，田野大郎心情欠乏很是不爽地瞪了眼手下。

“去去，检查一下船还在不在？”

“嗨~”

不爽归不爽，可手下提醒也不是没有道理，心烦意燥的田野大郎挥挥手，惩罚多嘴的手下去查看逃命的船只还在不在？接受惩罚的斥候兵不敢怠慢，直接领命跑出去查看他们逃命的船只。

“嗨…”

“敌袭！！”

田野大郎不爽地骂了一声晦气时，休息屋外面传来一声竭嘶底里的呐喊声，直把准备打牙祭的田野大郎吓了一大跳，迅速放弃打牙祭的想法，带着人急匆匆跑出驻守的休息小军营。

田野大郎带着人跑出小军营时，三艘速度飞快的中型快艇，正朝他们这边急匆匆赶来，那速度快如闪电，看情况不多像来观光的，反倒是像来攻打他们的，可问题又来了，敌军怎么出现的？

田野大郎的心中疑惑没有得到答案，回应他疑问的却是铺天盖地箭雨，的箭支从三艘快艇射出来，在前头的斥候兵们第一时间倒霉，纷纷中箭惨叫着被射成刺猬一样，直接撞飞身后的斥候兵。

“点火，快点火！”

田野大郎第一时间清醒过来，扯起喉咙大喊一声点火通风报信，醒悟过来的斥候兵们狼狈十足，在一波箭雨袭击下狼狈朝五米高的烽火台跑过去，快速换箭的快艇再一次发动攻击，铺天盖地的箭雨再次朝他们袭来。

“跑啊，快跑啊…”

“都别跑，哪里去也去不…八嘎！”

中箭的斥候兵们再一次倒下一大片，前往烽火

台短短的路上，遗留不少横七竖八的尸体，百人的斥候队在两轮箭雨下，只剩下十余人，全都吓破胆似的各自逃窜，田野大郎猩红着双眼试图提醒手下们。

只可惜田野大郎的话在第三波箭雨袭来之下，彻底打断了喊话找地方掩护躲过密集致命的箭雨，眼看只有二十步不到的烽火台，在三艘快艇轮番射击下，田野大郎连冒头的心思也没有，他可不想成为悲催的刺猬。

唐军突袭快艇的箭雨攻势，直让田野大郎咋舌不已，什么武器这么厉害？压制着打导致田野大郎这边的人，根本靠不近二十步不到的烽火台，更别提反击什么的，连弓箭都没有，拿什么反击？

负责突袭箩州岛的先锋艇长姚莽皱起眉头，箩州岛虽然没有右侧南岛那边变态礁石林立，可清澈的海水可以隐隐见到海底的情况，浅滩，不适合吃水有四尺左右的快艇，要是冲锋舟什么的还勉强可以。

“突袭作战队，上，岛上敌军一个不留！”

“是！”

快艇迅速接近海滩边靠岸，艇长姚莽看了眼箩州岛上所剩无几的斥候，一声令下上百人跳进过胸

海水，直朝烽火台方向赶过去，把岛上所剩无几的倭国前锋斥候斩杀干净，以免点燃烽火台破坏了大事。

冰冷的海上无法阻止突袭作战队登岸，在阻力巨大的海水里拼命地朝岸边靠近，他们知道身后的快艇箭支支持不了多久，缺少压制势必会让岛上的倭国斥候钻空点着烽火台。

跑！大势已去的田野大郎，第一时间想到跑字，杀气腾腾的唐军让田野大郎感到害怕，小命要紧田野大郎顾不得什么，在唐军突袭百人登岸后，龟爬着躲避头顶上的箭支，什么烽火台不烽火台的，小命难保谁去理会这些？

“分成三小组，务必斩杀干净！”

“是！”

突袭登陆的海军，在其班队安排下，迅速分成三个组各自散去，留下十人负责看守烽火台，以免给岛上隐藏起来的倭国斥候得逞，三个组各自紧握障刀或诸葛连弓，追随消失的倭国斥候身影隐入丛林。

一刻钟时间过去，在姚莽的焦急等待之中，突袭登陆海军不负众望，在姚莽松口气下出色完成任务，提着一个还在滴血的黑色包袱跑出丛林，其他

两个组的人先后从树林里跑出来。

“姚艇长，敌军斥候头目在此，请过目！”

“好，不错，发送信号，箩州岛已经控制住，把烽火台里面的柴火全移除！”

“是！”

突袭登陆队斩杀了田野大郎，带回其首级以及岛上悉数镇守的人，负责强登陆的姚莽很是满意地点点头，召来快艇上的旗手发号旗语令，告知减速前进的主力战船那边，箩州岛已经控制在手里。

第819章受阻我子町

战船大军慢速停靠在箩州岛与南岛中间入口范围，两艘楼船和五艘蒙冲还有四艘运输商船，远远脱离战船大队伍视线，直朝大阪城东面海域航行，渐渐地没入海上移动似的水蒸气烟雾里。

“将军，卢国公打先锋，靠谱吗？”

大军停下前进后，郭松从船舱休息室区走到指挥室，见到秦寿在指挥室外观察并等待契机，忍不住走上前发自内心疑问，郭松决定秦寿安排程妖精做重要的右路突袭奇兵，觉得有些过于冒险。

也难怪郭松会质疑秦寿不明智的决定，毕竟程妖精是出了名的冲动类型，简单点说就是有勇无谋那种，根本不适合担当如此重要的大任，不是郭松看不起程妖精，而是他的脾气完全不符合。

“郭军师，别给那老货的外表疑惑了，他打的仗比我们经历还多，放心吧，他心里有数的很，本将军倒是担忧起薛仁贵那边！”

秦寿转过头看了眼一脸担忧的郭松，摇摇头笑了笑反驳郭松不实际的想法，那老流氓打仗的时候，他们恐怕还不知道在那个角落？更何况程妖精向来有号称福将之誉，那可不是吹嘘出来的。

况且别看程妖精平日里一副大咧咧的，真正打起仗来整个人变成另外一个人似的，心知肚明的秦寿根本不担心程妖精那边，反而是担忧起左路大军的薛仁贵他们，大阪城西面驻守的兵力肯定不比东面少。

更何况大阪城西面还有淀川江阻隔，据前锋斥候先前回报称，间人皇女早已派人毁了淀川江所有渡江桥梁，中路大军基本已经征用全部船只，薛仁贵那边渡江一事，全靠他们自行想办法，也是秦寿最担忧的事。

“唉…但愿如此吧！”

郭松摇摇头叹息一声，这一次大战役非同小可，基本是在拼身家和谁撑得下去？兵分三路进攻有些冒险，可也是最快攻破大阪城的办法之一，总不能全都呆在船上送死吧？

郭松的担忧秦寿何尝不担忧？但是身为北伐大军统帅，秦寿不能表现出自己无力而为弱点，哪怕是面临绝境也要笑着处理，兵行将之色，想要手下士兵们全心全力去战斗，自己身为主帅就要掌握局势。

大和川河流入口，临近午时时分，两艘楼船和五艘蒙冲还有四艘运输商船靠岸登陆，为节省时间

楼船和运输船超载的十分严重，说得难听点一艘船沉没就有数千人遇难，两万东路程家军府兵终于有惊无险，绕开东面设立的监视登上岸边。

“呕…”

程妖精一上岸马上受不了海上航行的晕船，第一时间跑到一边大吐特吐起来，直叫两万程家军府兵们一阵无语，用怜惜目光爱莫能助看向可怜的程妖精，向来武勇的程妖精，居然害怕晕船！

程妖精在一边大吐特吐，船上的海军们没有闲下来，帮打前锋突袭的程家军卸载为数不多的粮草和箭支之类，由于船只装载有限，程妖精的战马无法跟随前来，想要得到战马恐怕要等第三批运输。

“将军，我等先行回去迎接后续支援…”

“滚，滚…呕…”

运输船队头目走到大吐特吐的程妖精身后，小心翼翼告知他们要返航回去接应第二批的尉迟敬德大军，心情极差的程妖精铁青着脸色，挥退婆婆妈妈的运输船队头目，不说话还好，一说话那忍不住呕吐感再次涌上来。

一刻钟过后，程家军府兵们集合准备完毕精神抖擞等待着，程妖精才慢慢从晕船不适之中适应过来，铁青着脸色想要骑上自己战马出发，在亲卫们

一脸黑线目光之下，程妖精才想起自己吐糊涂了。

“董镐，前方属于何地？”

程妖精在两万程家军府兵们目光直视之下，犯了小错误脸不红气不喘，干咳一声招来一边等候的副将得力助手董镐，大字不识几个的程妖精看不懂破地图，更看不懂倭国鬼画符一样的文字。

“启禀将军，前面是我子町，现在我们在我子…”

“啥？”

董镐一脸无语眼前文盲加流氓的老将军，拿起简陋的大阪城周边地图，直接报出他们所在地的地域名，董镐还没说完我子前，程妖精忍不住瞪大眼惊呼一声，打断董镐后面的话。

什么乱七八糟的名字？程妖精算是给倭国比自己还没文化乱起名折服了，什么我子町，什么我子什么的，乱七八糟的听得程妖精一个头大又气怒，不知道那个文盲鬼起的名？

“启程！”

程妖精在董镐无语的目光之下，突然意识到自己今日出糟够多了，在两万府兵众目睽睽之下，收敛起心神大喝一声启程，扛着长斧先行一步出动，董镐摇摇头一阵无语地苦笑一声，收起地图带兵跟

上。

通往我子町镇道路，大军赶到离我子町镇还有两里地路程时，前方道路变得越来越狭窄，两三丈之高的跷坡杂草丛生乱石林立，只能容纳七八人同时经过的道路，遗弃了一大堆逃难的器具。

“擦亮双眼，小心有诈！”

“是，停，斥候队，上！”

程妖精迟疑了一阵发出警告声，跟随程妖精多年的董镐不敢有疑，点点头领命派遣斥候队先行探路，百人队斥候领命先行一步探路，两万大军原地停下，等候斥候队打探清楚前面的情况。

“不好，有埋伏，保护粮车！”

程妖精一直观察着陡峭环境，突然发现陡峭上杂草一阵晃动，虽然很轻微可始终逃不出姜还是老的辣程妖精双眼，第一时间想到有埋伏，脱口而出呼喝身后保护粮草的大军撤到安全地方。

程妖精的话刚落，轰隆隆声，陡峭顶突然滚下一大堆石头，前进一半路的斥候队经验丰富无比，知道滚石的厉害迅速撤离，滚石刚落入走道时，陡峭上突然冒出黑压压一大片的四五千倭国弓手伏兵。

“射！”

潜伏已久的倭国弓手伏兵们，随着弓手将领一声令下，射出一大片黑压压的箭支，直朝后退有序没有凌乱的程妖精大军射过来。

“后撤三十步，弓手准备！”

遭遇伏击袭击的程妖精，并没有把四五千的倭国弓手放在眼里，知道倭国兵器落后弓手射程有限，程妖精果断下令后撤，退出弓手射程范围外。

第820章连连受阻

“啊~~”

“可恶！”

纵使程妖精见机时早果断后撤，可两万程家军府兵们还是遭遇不幸，铺天盖地的箭雨落到他们身上，纵使这些府兵是打过江山的老油条，可终究不是秦寿那些培养出来的精锐大军，更没有秦寿精锐大军奢侈的装备。ШШШ．ЫＱ．ｍË

撤退期间当初有数以百计的程家军府兵中箭倒下，中箭的府兵们运气好的，直接给周边的同伴拽拖着离开弓箭射击范围，运气不好的直接中箭倒下，虽然没有死绝，可第二波箭雨在袭来时，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

手下将士倒下四五百之众，程妖精一己之力也难以保全太多伤亡出现，只能又气又怒地挥舞着长斧，哇哇大叫地保护着自己身后的将士们撤离，程妖精士卒当先掩护，程家军府兵们很默契地配合快速撤离。

程家军府兵们大部分都是跟随程妖精打过天下元老级府兵，他们知道程妖精的性格，也知道他爱兵如子的脾气，并没有感到不妥或受宠若惊，更没

有给程妖精增加负担，自动自觉撤离突袭的倭国弓手射程范围。

“董镐，这里交给你，刀盾手，随本将军杀过去！”

“将军…”

大军撤到倭国弓手难以抵达的安全范围，丢下来数百具尸体，程妖精按耐不住血液里好战因子发作，把大军交给董镐指挥带领，他自己点上三千刀盾手，一马当先挥舞着手中的长斧冲向陡峭那边杀过去。

董镐想要说些什么，只可惜程妖精早已跑远了，带领着三千刀盾手直奔向峭壁伏击的弓手，手中长斧舞得虎虎生风，耍出大风车转一样的长斧，直接搁飞倭国弓手没有威胁力的弓箭。

倭国弓手看似很密集有杀伤力的箭支，在程妖精眼里不屑一顾，根本就好像小孩子玩弹弓一样，不值得一提没有放在心上，一石硬弓水准都没有达到，这点渣渣的弓箭对付普通士兵还可以，对付程妖精就是羞辱他一样。

刀盾手们更是无视倭国弓手的箭支，比人还高的圆弧铁盾直接格挡下所有箭支，在程妖精开路带头之下，直奔杂草丛生的上陡峭道路，叮叮当当的

响声源源不断撞击在刀盾手竖起的圆盾。

“八嘎，是硬点子，撤！”

倭国弓手将领田英四郎大吃一惊，没想到唐军还有刀盾手配备，直接克制了他们弓手，而程妖精神勇冲锋，长斧刷成大风车弓箭难以近身，更是惊讶到极点，眼看程妖精带兵冲上半山陡坡，田英四郎识趣下令撤离。

射杀了数百之众的唐军，虽然战绩一般般，可总好过无功而为，现在程妖精发飙冲上陡坡要复仇，田英四郎不是傻子也不是鲁莽之才，深知弓手弱点不宜近战又无法撼动程妖精的刀盾手，果断带领手下撤离陡峭。

当峭壁上的倭国弓手撤离时，董镐还未来得及下令准备妥当的弓手们反击，峭壁尽头的道路，也就是我子町镇那边方向，五头牛车各自拉着装有轮子的弩弓出现，董镐发现弩弓整个人双目忍不住收缩一阵。

“不好，是弩弓！散开，快散开！”

弩弓不但是骑兵的克星，更是步兵的克星，用弩弓来射杀步兵虽然有点大炮打蚊子嫌疑，可胜在弩弓杀伤力和穿透力强，对付步兵的话基本是一箭数雕，运气好的还能射出一箭数十雕战绩。

“快，快拉弦！”

五具弩弓在镇守将领青木毅腾唾液纷飞，顶着在天公不作美的细雨，竭嘶底里放声呼喝起来，激动而有惧怕的青木毅腾，恨不能亲自上去拉动弓弦，可青木毅腾还是压制了心中冲动，急红眼时不时看向唐军大军那边弓手出动。

五十人一组的倭国士兵们在青木毅腾呼喝声下，顶着寒冷的细雨喊着整齐口号，汗流雨下似的拉动沉重弩弓的弓弦，五支手臂粗的弩弓箭在其余倭国士兵搬抬下，送到五具弩弓这边。

“放，快放箭！”

青木毅腾发现董镐那边的动静，凌乱散开直让青木毅腾火恼无比，弩弓威力大但是拉弦很费劲，有得必有失的弱点很让人纠结，当五具弩弓拉满弓弦后，青木毅腾用接近沙哑的声音，呼喝手下们放箭攻击。

嗡嗡嗡…一连串弩弓发动弓弦声回荡青木毅腾双耳，弓弦湿漉漉地来回在弩弓身颤动着，五支弩弓箭以肉眼难见速度脱飞而出，速度快如闪电似的，直朝开始散开的唐军大军袭来。

“啊～～”

“哧…”

五支弩弓箭眨眼间到达府兵阵营，凌厉的箭头直接无情穿透倒霉的府兵脆弱身体，纵使府兵有皮镶铜铁的半身盔甲掩护，可始终阻挡不住弩弓箭穿透威力，直接给无情地穿破身体，弩弓箭却带着余力有余继续冲击。

啪啦~哗啦...五支弩弓箭一前一后一左一右，同时击中四辆装满粮草的粮车，受弩弓箭的冲击力冲击，四辆粮车侧翻地面，上百袋白花花的米洒落泥水里，失去冲力的血淋淋弩弓箭直接插在侧翻的粮车上。

“呀呀呸~好大的狗胆，众将士听令，随本将军杀下去！”

“杀！”

倭国五箭齐发一下子干掉数十人，连同损失四辆宝贵的粮车，气得程妖精哇哇大叫，举起明光霍霍湿漉漉的长斧，竭嘶底里暴喝一声，三千刀盾手同时暴喝一声，落后程妖精一大截冲下不算太陡峭的陡坡。

“众将士听令，为吾等死去兄弟们报仇，杀！”

“杀！”

程妖精带兵先行一步杀过去，董镐知道弩弓威

力巨大，但是装填速度很慢，没有一丝迟疑通红着双目，淋着冰冷的雨水高呼呐喊鼓舞士气杀过去，上万人齐声呐喊之威，直让镇口那边的倭国士兵们吓得脸色发白。

“撤回城！田英四郎，你们掩护射击！”

“嗨！”

青木毅腾在程妖精和董镐带兵冲锋一刻，果断下令保护笨重弩弓撤退，撤回镇内继续与唐军大军周旋，退回来的田英四郎也想跑，可要是他们跑了失去重武器弩弓，无疑是守不住我子町镇。

没办法之下田英四郎只能硬着头皮领命，带领着四五千之众的弓手边退边射，试图阻拦杀气腾腾的程妖精和他身后大军靠近。

第821章暴走妖精

杀气腾腾的程妖精临近暴走边缘，速度超越了他以前的极限，眨眨眼工夫时间，把身后三千刀盾手拉出上百步之外距离，程妖精暴走前盛怒的爆发，直让身后的程家军府兵们自叹不如，姜还是老的辣啊！

带着无尽杀戮愤怒的程妖精，在田英四郎等弓手兵拉弓一刻，暴跳如雷地蹬地而起，双手抡起七尺精钢长斧，气沉丹田似的暴戾大喝一声，直接蹬地飞出五尺之遥，精钢长斧雷鸣呼啸似的横劈过去。

“斩！”

随着程妖精的一声暴戾大喝斩，血光四溅断弓纷飞，精钢长斧一击横扫，收割倭国前排弓手数具尸体，横劈力道老去的程妖精没有罢休，怒气驱使下暴戾杀意十足，耍起震慑所有人临时领悟的大招。

横劈力歇的一刻，程妖精控制着自己身子惯性，无师自通凌空转起圈子，双手握紧精钢长斧柄，玩起三百六十度大旋转，说实在的程妖精自己也是第一次，玩这么刺激的招式，全凭心中一股暴

戾之气自然而然使出。

受引力影响程妖精转了一圈，快速落地时又转了一圈，噼噼嘭嘭…落入倭国弓手阵营里的程妖精，长斧旋转扫荡一圈，血光四溅同时扫飞一大片倭国弓手，断弓直接给长斧扫飞起半天之高，惨叫声和断裂声连连不绝响起。

“太，太，太夸张了吧？！”

董镐带领着大军顶着箭雨赶到倭国弓手二十多步距离时，彻底给程妖精暴戾十足的旋风斩惊呆了，包括田英四郎这边的人，都给浑身血淋淋的程妖精震慑当场，而程妖精气吁喘喘地紧握着血腥无比的精钢长斧。

“杀！！”

刀盾手将领指挥使闫明，带着三千随后赶到的刀盾手进入平地，闫明第一时间投出手中的圆盾，大口锅一样的圆盾好像螺旋转一样，呼呼声直朝田英四郎的弓手阵营飞过去，紧接着一千多口圆盾同时投出去。

嘭嘭嘭…处于程妖精大杀四方扰乱秩序的倭国弓手，还未来得及射箭反击，马上遭遇到上千多口圆盾飞击，没料到会有这一招突袭的倭国弓手们，直接给圆盾砸飞倒后倒地，前排阵型马上陷入一片

混乱之中。

闫明投飞手中碍事圆盾，压力大减之下，带着一千多名变成刀兵手下，脱离后续的刀盾手，第一时间闯入近战无疑等于找死的倭国弓手阵营，大刀一阵挥砍血光一片，倭国弓手阵营马上乱上加乱。

闫明怕程妖精有什么事，带着人手杀进待宰羔羊一样的倭国弓手，打乱他们射击董镐大军的意图，同时直奔向程妖精那边考虑，以免身陷重围的程妖精有什么意外，主将出事是很大问题的。

“小贼们，哪里跑？”

缓过一口气的程妖精强忍着呕吐**，在闫明等人带兵杀进来后，更是肆意无忌挥舞手中血淋淋精钢长斧，横冲直撞大开大合斩杀眼前密集的弓手，直奔倭国弓手将领田英四郎杀过去。

程妖精再一次大杀四方的屠杀，直把倭国弓手们吓破了胆似的，战意全无同时脆弱皮甲抵挡不住程妖精野蛮一斧横扫之威，犹如无头苍蝇似的自乱阵脚，乱哄哄的弓手阵营马上变得乱作一团。

擒贼先擒王，这个是个千古不变的道理，程妖精打了那么久的战，更是融会贯通这个道理，仗着身后大军赶到助阵，无所畏惧刁然一身杀向田英四郎，而田英四郎更是给凶猛的程妖精杀来吓破了

胆。

“撤！”

弓手最忌近身作战，几乎等于死路一条，暴走的程妖精闯入弓手阵营，无疑是虎入羊圈，田英四郎顾不得什么，果断下令开始撤退，光程妖精一路武勇斩兵折将杀来，足以让田英四郎忌畏到极点。

田英四郎不知道程妖精已经到了强攻之末，只要稍微一撞恐怕马上倒地那种，更何况失神一阵马上恢复过来的董镐他们，杀气腾腾追赶上来，田英四郎哪里敢犹豫太多？带着吓破胆的手下弓手们快速逃离。

狼狈逃离的田英四郎损失接近三分之一的手下，带着吓破胆的倭国弓手们快速朝我子町镇跑回去，倭国弓手们吓破胆逃跑，失去障碍挡道的闫明等人，很快追赶到停下砍杀的程妖精身边保护。

“穷寇莫追！”

董镐带着人赶到的时候，程妖精强忍着不适的眩晕，制止了董镐追击田英四郎不实际的想法，敌镇就在眼前不远处，根本不适合在继续追赶，难不保前方会不会有埋伏什么的，损失的人手足够多了。

染血的刀盾手们合拢起来，保护着险些有力不

从心的程妖精，这一刻程妖精不得不服自己老了，再也没有以前年轻时那种辉煌体力，酣战一整日都精神抖擞，可现在就打了一刻钟多点的时间，体力显得透支很厉害。

董镐不知道程妖精现在的状况，更不知道程妖精心里悲戚戚的想法，带人停下整顿清理伤亡，今日一战算是他们安享太平过后头一次作战，力不从心的违和感充斥着全军上下。

“闫指挥使！”

“末将在！”

董镐带人清理后续战场，程妖精心情疑重地招来指挥使闫明，负责带队刀盾手的闫明精神抖擞走到程妖精身前，双手抱拳等待程妖精命令安排。

“本将军命你点兵刀盾手和弓手各一千，迅速绕道去镇后方守着，防止敌军通风报信！”

“是！”

闫明在程妖精安排下，不敢有疑更不敢多问，马上领命点兵开始出发，带着两千人马绕道进入我子町左侧山林，借助山林掩护迅速朝我子町镇后方赶过去，实行拦截和中断镇内倭国守军后路。

“大军原地休整安营扎寨！”

“是！”

程妖精并没有鲁莽追进我子町镇，知道我子町镇内有致命的弩弓防守，程妖精不得不改变策略，鲁莽进攻无疑是让两万程家军府兵送死，程妖精经不起在出现伤亡的损失，果断下令先安营扎寨。

我子町镇近在眼前，里面驻守有多少兵马，程妖精不知道，更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情况，贸然进攻只会损失更惨重，受阻在我子町镇，程妖精只能等了，等尉迟敬德过来在一起商量办法，也不差那三四个时辰时间。

第822章先遣突袭队

右路大军程妖精那边受阻我子町镇，左路大军这边薛仁贵也好不到哪里去，直接给毁去桥梁的淀川江愁得一头莫展，只能下令安营扎寨伐木造船，供给这边五万多大军登陆对面的淀川江。

编外军两个将领江崎里奈和古屋羽叶，阴沉着脸色派他们的手下三万多人去伐木造船，寄人篱下不得不看薛仁贵的脸色行事，更何况他们已经没有了退路，间人皇女都安排杀手刺杀了，他们也只有认命的份。

薛仁贵在淀川江边查看形势，毁了的桥梁残骸还在，只是桥墩之间相隔太远，真要没有船只渡江恐怕很难，加上江水受春季连绵大雨影响，涨了不少江水同时也变得汹涌无比，自以为是的倭国料定唐军无法从淀川渡江。

间人皇女出的这道难题，还真是一时间难到了薛仁贵，可也不是没办法渡江，就是浪费些时间而已，要不是蒙冲都调集到了中路大军海军阵营，薛仁贵还不至于如此头疼渡江的问题，以蒙冲的吃水深度足以在江海航行。

“薛司令，如此拖延时间也不是办法，前方还

有不少小镇，必有哨岗埋伏之类，如此一来岂不是…”

夏侯墩带着得力助手杨子墨等人前来江边，走到愁眉苦脸的薛仁贵身后，满心忧虑地提醒薛仁贵，伐木造船固然是没有办法之中的办法，可那样会浪费大半天的时间，大军要全部登岸过去，恐怕都已变成明日的事了。

这与秦寿和郭松设定好的突袭计划不符，拖延那么多时间单凭中路主力，是无法直接重创大阪城，更没有办法让大阪城陷入恐惧无心应战，这与设定好的计划完全不符，甚至会影响攻城的速度。

“唉~天意如此，正所谓计划赶不上变化，倭国公主出的这道难题，简直就是在考验我等，但愿我等没拖大军后腿！”

夏侯墩的担忧何尝不是薛仁贵的担忧？可眼下这种情形，没有船只是没办法把五万多大军送过去，夏侯墩的担忧也不是没有道理，薛仁贵心里比夏侯墩更清楚，江对面必有不少暗哨埋伏。

右路大军情况如何？薛仁贵不知道也无法知道，反正他们这边受困在这里，是很不争的事实，耽误了计划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只能稍后安然人手把消息带给秦寿，告知这边的情况，反正秦寿那边

也没有那么快进攻。

“夏侯墩，你有何想法？不妨直接说出来！”

想通的薛仁贵慢慢从江河急端河流收回目光，转过头看向一边主动找上门的夏侯墩，薛仁贵相信夏侯墩不会平白无故找自己聊废话，肯定是想到什么法子，要不然夏侯墩也不会无缘无故找上自己。

受秦寿广纳采用思维影响，薛仁贵很大度接受手下们的意见，只要是对合理的，都可以采纳参考，眼前这种情形更需要更多的参考方案，既然夏侯墩心中有想法，薛仁贵不介意浪费点时间。

“派遣百人精锐当先锋，先行渡江拔除江岸那边的暗哨！”

“嗯，想法不错，可如何渡江？”

夏侯墩沉思片刻后，不假思索说出自己心中想法，夏侯墩的想法薛仁贵不觉得奇怪，甚至有些认同夏侯墩的想法，扫除障碍非精锐莫属的事，就算是夏侯墩不提及这事，登岸后薛仁贵也会这么安排。

“薛司令，你看！”

薛仁贵的疑问夏侯墩没有回答，手指着毁了的桥梁残骸，薛仁贵顺着夏侯墩所指地方看过去，下一刻沉思起来，桥梁残骸他反复看了几遍，可想来

想去最终也没有想到办法，更别提如何渡江了。

“虽然间人皇女计划的很好，可她也有百密一疏的时候，不应该留下这些桥梁残骸！”

“哦？何解？”

薛仁贵一时间还没有明白夏侯墩的用意，带着疑问与耐心等待夏侯墩继续说下去，说实在的，哪怕是造好简陋的木筏船，薛仁贵也没有信心，全部将士能够平安度过急端的江河。

薛仁贵没有办法不代表夏侯墩没有办法，要不是一边的杨子墨等人提醒，夏侯墩还真没有想到渡江之法，现在有渡江的办法，夏侯墩自然而然前来分享，当然也有条件在里面的。

“跨绳渡江！”

夏侯墩没有继续卖关子，直接了明说出自己实际想法，也是以前他担任教头时，曾经训练过的跨河渡江课程方法，用桥梁残骸之间做支撑点，派人拿绳子过去系好，做成渡江的扶持物，防止急端的江河冲走。

跨绳渡江虽然看似有点冒险，可对于经历过训练的精锐来说，那不是什么问题，但是也有风险在里面，桥梁残骸是否坚固还是一回事，采用的是木制结构方式，经历河水侵蚀也不知道能不能独立支

撑人过去。

精打细算过后，夏侯墩琢磨着要是过江百人应该不成问题，多了恐怕桥梁残骸顶不住，更何况木筏船做好之后，也需要桥梁残骸做掩护体登岸，起码可以减少给江河冲走的几率。

“跨绳渡江？”

“不错，薛司令，跨绳渡江是我等以前经常训练科目，能过多少人心中早已有底！”

薛仁贵摸着下巴犹豫了一阵，跨绳渡江他知道一些，有些冒险大胆的想法，可也不得不说是一个好办法，而一边的杨子墨迫不及待地出言提及，他们早期精锐接受过跨绳渡江训练，虽然后面已经撤销了，可他们还是有把握过去。

“嗯，想法不错，虽然有些冒险，可不妨试试看！”

经过杨子墨一番实事论事提及，薛仁贵勉为其难应允了夏侯墩想法，事到如今也只好按照夏侯墩的想法试试看，这也是没有办法之中的办法，能过去百名精锐先行扫荡倭国暗哨，总好过在这里一起苦等的好。

“夏侯墩，这事交给你去办，薛某任命你为突袭作战队，带上精锐一百渡江扫荡暗哨，前方危机

不断，夏侯墩，你可要小心点！”

“是！”

通过夏侯墩跃跃欲试的表情，薛仁贵知道夏侯墩肯定不会错过以身犯险，虽然薛仁贵很不想夏侯墩去冒险，可又不得不批准他去冒险，得到薛仁贵的首肯，夏侯墩心中大喜，带着侯军等人拱手告退离去准备。

第823章猎鲨计划

“报，将军，右路大军受阻我子町，出现小规模伤亡…”

“嗯，本将军知道了，退下吧！”

箩州岛岸边，大军船队靠在箩州岛边休整，将军级战舰指挥室内，秦寿与郭松悠闲无比地下棋，当传信兵急匆匆跑进来汇报情况时，淡定无比的秦寿点点头，若无其事地挥退传信兵。

一边的郭松闻言传令兵带来的消息，忍不住皱起眉头想要说些什么，可见到秦寿若无其事的样子，郭松一阵纳闷无比，搞不懂秦寿怎么无动于衷？都出现小伤亡了还能如此淡定？

“报，将军，左路大军受阻淀川江，薛司令请求…”

“准，退下吧！”

“是！”

右路大军的传信兵刚离去没多久，又跑进左路大军的传信兵，汇报左路大军同样受阻的消息，传信兵的话还没说完，秦寿心中有数直接批准，左路大军的传信兵愣了愣，醒悟过来后抱拳告退离去。

“将军，左右两路大军…”

“将军！”

郭松无心看棋盘，忧心忡忡开口提及左右路大军的情况，而秦寿直接驱而上，吃掉郭松分心走神的，在郭松愕然目光之中，秦寿胸有成竹似的抬起头，眯起双眼看着郭松，伸伸手示意郭松自救。

红棋方郭松将直接给秦寿逼到走投无路，他的镇守炮给秦寿黑棋方吃了，而他的相又不敢吃秦寿的，那样会遭遇秦寿那边没有防守的帅越河吃将，一时间郭松整个人傻了眼，呆呆看着棋盘半天。

“郭军师，战场如同棋场，每走出一步路都要三思而行，损兵折将是家常便饭之事，关键看你怎么应对，怎么处理，怎么自救…”

秦寿端起一杯热白开水，条件有限下能喝到白开水已经不错了，茶想都别想了，气定神闲的秦寿讲解，直让一边的郭松似懂非懂地点点头，郭松不得不承认秦寿所说的话，存在很多哲理在里面。

走棋郭松懂，军事也很懂，只是欠缺经验和统兵能力，而秦寿比起郭松更是不堪，只是秦寿胜在脑子里蕴含的知识，比起郭松丰富了数倍，见识更是没的说，郭松没见过的秦寿都全见过。

“卢国公，他就好比这个，向来直来直来，而薛仁贵就好比这匹，善于灵活多动…”

“郭某输得心服口服！”

秦寿一番讲解与见地，直让郭松心服口服，秦寿能把程妖精和薛仁贵分析的那么清楚，把他们比喻棋盘上的棋子，虽然有些不地道，可郭松不得不服秦寿分析得有理有据，正如他所说的那样。

秦寿从指挥室里走出来，沿着湿滑的钢铁走廊甲板，轻叹一声天空飘下淋漓的细雨，径直走到指挥室外前头不足十方开阔的走廊，接过两侧披着蓑衣的望手望远镜，远远查看几十里外大阪城海面情况。

郭松跟随着秦寿后面走出指挥室，停在秦寿旁边接过另外一个望手递来的望远镜，与秦寿一起望大阪城方向的海面情况，一片死寂的海面浓雾慢慢消散，但还是没有发现海面任何船只的动静。

“将军还在下棋？”

飞鱼号战舰那边，刘仁轨坐在指挥室里烧炭取暖，刚例行检查船体情况回来，冻僵发麻的双手靠近炭盘取暖，传令旗手从指挥室走廊外面走进来，刘仁轨忍不住一脸纳闷开口先问旗手秦寿的动静。

船队足足休整了两个多时辰，与突袭计划完全不符合，数十艘战船和快艇都整装待命了一个上午，秦寿还有心情悠闲自得下棋，实在是让刘仁轨

有些想不通，没有秦寿的命令，刘仁轨也不敢贸然带兵开战。

“这…属下不晓，舰长，无畏级战舰发来旗号，何事出动？”

刘仁轨的话还真难倒了传令旗手，将军级战舰上面的旗手没有命令传达，他哪里知道秦寿在那边做什么？传令旗手直接把张德明那边发来的消息告知，头疼不已的刘仁轨忍不住轻拍额头，揉着有些烦躁的额头。

虽然海军舰船全归刘仁轨负责，可没有秦寿的命令，刘仁轨也不敢贸然出动，心烦的刘仁轨直接挥退传令旗手，发现刘仁轨心烦意燥的样子，传令旗手识趣告退出去回到自己岗位等待命令。

“太安静了！”

秦寿慢慢放下手中的望远镜，把望远镜递回给一边的望手，忍不住自言自语嘀咕一声，而一边的郭松同样觉得秦寿的话很有道理，几十里的海平面居然看不到一艏船的踪影轮廓，不得不让人起疑心。

按照现在雾散能见度高的天气，大阪城海港那边应该看得到这里的动静，按理来说大阪城海港那边的三百多艘战船，应该乱作一团随处可见，可几

十里外一片死寂，连船影都难见，不得不让人觉得奇怪。

“将军，恐怕眼下只有一个理由解释得过…”

“敌军早已准备好了！”

郭松的话还未说完，秦寿直接出言补上郭松后面的话，郭松点点头算是认可了秦寿的补充，至于敌军怎么隐藏起来的？郭松无法解释也无法理解，只能说敌军有善于打海战的将领。

“看来时不利我们，郭军师，启用猎鲨计划！”

“是，将军！”

秦寿沉默了一会，目光一直看着几十里外的大阪城海港轮廓，转折思考了几遍后，秦寿只好临时改变策略计划，当秦寿说出启用猎鲨计划时，郭松愣了愣，确定秦寿是来真的后，郭松领命告退先行离去去安排。

“报，舰长，指挥舰下令启用猎鲨计划！”

“猎鲨计划？确认没错？”

飞鱼号战舰上，刘仁轨正打算眯会眼休息，传令旗手急匆匆跑进来，汇报指挥舰发来的猎鲨计划，刘仁轨忍不住整个人精神一振，可过会带着疑问看向传令旗手没收错消息？

“是的，舰长！”

传令旗手很确定地点点头，回应了刘仁轨的疑问，这么重要的命令，传令旗手哪里敢看错？

“传令下去，全体就位，无畏级战舰先行出击，五艘蒙冲护卫…启动蒸汽锅炉预热，两刻钟一到马上启航！”

“是！”

刘仁轨沉默了片刻整理脑海的头绪，紧接着深呼吸一口气，迅速下令安排出击，传令旗手领命先行告退离去安排下令。

第824章吃一寸长一智

　　阴霾的天空里落下点点的丝线，绵绵春雨不断打在平静的海面上，泛起点点的涟漪，五艘作战级蒙冲镶着一丈长尖锐实铁撞角，开阔前后船体上各自摆设两台攻城弩弓，四百多名大唐海军身披蓑衣，顶着刺骨风雨左右观察海面动静。

　　咯咯…风驱动式绞盘带动船轮声，回荡在蒙冲战船上，十五名风驱动手控制着风力转轮转速，保持与无畏级战舰一直的速度，以正常航行速度进入大阪城上百里内海地盘，时刻谨慎周边的动静。

　　蒙冲战船弩弓两侧中间，船底船舱口木门大开，两百多名闲置水兵表情各异呆着在一起，有的诚心祈祷着平安，有的麻木地看待一切，有的迫不及待想要打仗，而他们存在意义很简单，蒙冲战船随时遇险出动辅助攻守。

　　“都睁大双眼放亮点，发现敌情第一时间汇报，不得擅自攻击，不得擅自离开岗位，听从指挥明白没有？”

　　“是！”

　　蒙冲战船上各将领开始战前辅导和通告，以防手下们遇到数量可怕的倭国海军战船怂了，丢了他

们自己脸没什么，可丢了命那就划不来了，更何况他们负责辅助攻击，要全力配合主力舰。

精神抖擞的蒙冲海军们整齐一致回应，蒙冲将领们很是满意地点点头，目光不约而同看向主力舰无畏级战舰，带着羡慕与感叹，说实在的他们也想体会下钢铁船的滋味，只可惜他们没有这个机会。

“慢速航行，各舱汇报情况！”

“机舱组收到，慢速航行，减压蒸汽…”

“火炮组收到，随时待命准备…”

张德明不知道蒙冲上将领们心情，也没有心情和兴趣去了解，从踏入大阪城内海一刻起，张德明就提高了精神与警惕，观察四周的动静与情况，平静的海面让张德明感到很是不安。

船舰上的各舱组回应声，也无法平息张德明的不安，带着不安的心情张德明走出指挥室，没有在意淋漓冰冷的细雨，直接走到指挥室前头甲板位置，在望手敬礼下点点头，拿过望远镜查看海面的动静。

“提高警惕，太安静了，发现异常马上进来通报！”

“是，舰长！”

张德明观察了一会海面动静后，把望远镜交回

给旁边的望手，告知其发现动静立即前来汇报，望手不敢有异领命敬礼，张德明点点头转身回指挥室里等待，等待鲨鱼的出动。

身为诱饵张德明知道自己所要做的事，加上这次有秦寿亲自督战，张德明更是要好好表现一番，当然张德明也不敢小看藤条野这个家伙，当初能够在鹿熊海镇逃离，可见他本事非同一般。

大阪城海港区，三百多艘大大小小战船停靠大阪城海边，借助长形蚯蚓岛屿遮拦，把三百多艘整装待发的倭国战船隐藏起来，远远看去大阪城空无一船，实际上全都隐藏在长形蚯蚓岛屿后面。

快艇攻击箩州岛一刻起，倭国海军斥候第一时间发现箩州岛异常情况，趁快艇目光全都集中在箩州岛上，倭国斥候冲锋舟第一时间赶回去汇报，得知唐军海军兵临箩州岛附近，藤条野迅速做出伏击准备。

“报，藤条野将军，唐军敌船进入伏击区，是否开战？”

蚯蚓岛上的斥候发现张德明船队的踪迹，第一时间划船登上主力战船，前往指挥室里找到藤条野，汇报海面的最新动静，藤条野得知唐军海军出动消息，摸着下巴沉默了一阵。

唐军海军出动在藤条野预料之中，要是他们一直沉着气不出动，藤条野才感到害怕与不解，能沉得住气这么久忍不出击，现在才出击，藤条野相信对方肯定布好了局，至于是什么局？藤条野无法揣摩到。

“敌军来了多少船？”

“六艘！一艘铁船和五艘带有撞角的蒙冲！”

藤条野沉默过后不紧不慢地出言斥候唐军船队消息，斥候如实汇报自己所见到的船队数量，当得知六艘战船的时候，藤条野忍不住冷笑一声，可听到五艘蒙冲都带有撞角，下一刻藤条野脸色变成极其难看。

据藤条野所知情报上可不止这数量，后续增援的唐军船队多大上百艘数量，虽然是运输商船占据了一半，可那几十艘蒙冲可不是软柿子，更何况大唐造船技术改进了不少，把倭国造船技术甩出几条街地步。

这一次才出动六艘船，藤条野马上断定肯定是试探船队，要么就是诱饵船队，很明显是想要引出自己这边隐藏起来的船队，唐军海军有什么计划与目地？藤条野不知道也没有办法知道。

斥候提及的铁船，藤条野不用想也知道肯定是

秦寿的变态战舰，可五艘带有撞角的蒙冲，藤条野不得不纠结到无语地步，有这五艘蒙冲在场护卫，藤条野想要玩近身作战都困难了。

“传令下去，派出井田州诱饵船队迎战！”

“嗨！”

吃一寸长一尺的藤条野知道，要是不布好局等秦寿的战船上当，难以干掉变态的战舰，没办法之下藤条野只好使出以最小牺牲，博取最大的利益办法，以诱饵吸引对方出战的主将上当受骗。

斥候得到藤条野的命令马上告退离去，藤条野坐在指挥室里阴霾着脸色，这一次能不能把敌船吸引进伏击圈，全靠运气了，藤条野不知道敌船主将是谁？更不了解敌船主将的脾气与性格。

意识到消息贫乏这一点，藤条野感到很无奈与悲催，自己这边不了解敌军主将一切消息，可不代表敌军那边主将不了解自己，说得难听点倭国就这么大，敌军真想要了解到一切消息简直易如反掌。

“最快的速度，派人把这封信交给公主殿下！”

“嗨！”

大唐海军开始攻击，藤条野不敢有丝毫怠慢，更不敢疏忽大意，匆匆修书一封直接招来一名亲

卫，把书信交给亲卫叮嘱安排人去送信，亲卫不敢有疑拿起藤条野的书信，迅速离开去安排。

“这一次看看鹿死谁手？”

想起当初战败的场面，藤条野紧咬着牙关暗自发狠，等待张德明的到来给予他致命一击，藤条野不知道这次出战的将领，还是不是以前鹿熊海镇的将领，不过都已经无所谓了，占据数量优势的藤条野有了应对方法。

第825章小鱼吃大鱼把戏

…无畏级战舰上突然警钟大作，船舱上所有船员在警钟响起一刻，顿时变得一阵凌乱奔波回归自己岗位，紧接着无畏级战舰顶头大烟囱，突然发出一阵尖锐刺耳长啸声，滚滚蒸汽白烟冲天而起似的。

“散开，都散开！”

蒙冲上将领们紧握着双耳，他们知道尖锐刺耳的长啸声是信号，等到尖锐刺耳长啸声停止过后，五艘蒙冲所有将领们脸色发白到无血地步，适应耳朵嗡鸣马上扯起喉咙，大声呼喝蒙冲上的转陀手们转向。

按照安排好的阵型，蒙冲上的将领们迅速拉散与无畏级战舰之间距离，以免拥挤在一起影响无畏级战舰灵活性，由于蒙冲高度有限，不急无畏级战舰变态的高度，无法知晓十几里海面的情况。

临靠海岸加上原始森林气候原因，薄薄一层的雾气还盘旋在大阪城海港区，造成肉眼能见度低的效果，蒙冲上的将领们发现不了敌情很正常，不过这一切都没关系，有无畏级战舰发现得了敌情就好。

“未时方向，发现敌军十五艘类似蒙冲战船，二十艘中型冲锋舟，速速去禀报舰长！”

战舰望台这边，望手第一时间发现敌情发动警报，监测到敌军船只的数量，马上通报赶来的传令兵，知晓敌船数量后，传令兵便急匆匆跑回指挥室，通报给指挥室里等候消息的张德明。

指挥室内闭目养神的张德明慢慢睁开眼，望手发起警报一刻，张德明就准备妥当，等待传令兵进来报告情况，传令兵未进来前，张德明就通过指挥室玻璃窗口，发现倭国战船的黑影轮廓。

“报，舰长，未时方向，发现敌军十五艘类似蒙冲战船...”

传令兵一字不差传达望手观察到的动静，张德明像在梦中被惊醒似地，目光又好像刚从遥远的地方摸索回来一样，皱起眉头看着指挥室外面慢慢变清晰的倭国船队，全都经过改装的防炮丸战船。

十五艘类似蒙冲的战船，船甲两侧全都装上了铁板，至于铁板厚度有多少？张德明无法知晓，以现在战舰上的土炮射击能力，肯定没有办法射穿加装了铁板的倭国战船，更别提还有二十艘中型冲锋舟。

“善者不来，来者不善！”

一脸忧心忡忡的张德明忍不住轻叹一声，不得不说倭国的战船出现，彻底打乱了胸有成竹的张德明，加装了铁板的倭国战船，就是冲着克制土炮而来的，看这数量张德明心中有数，诱饵！

没错，诱饵，跟张德明一样同为诱饵，双方都投出了鱼饵，就看谁先上钩来说，藤条野的把戏骗不过张德明，而且张德明也知道藤条野一切，值得庆幸的是，藤条野未必知道自己的一切。

“机舱停止前进，箭舱爆裂箭准备，炮舱舍弃火炮攻击，改用硫火弹，等待命令发动攻击！”

“机舱组收到，关闭蒸汽输出...”

“箭舱组收到，快快，爆裂箭出动...”

“炮舱组收到，把弹丸收回去，采用硫火弹...”

张德明冷笑一声挥退传令兵，径直走回自己作战指挥椅落座，通过船体安装的传音筒，把命令下达下去，收到张德明命令的三个重要舱组同时回应，嘈杂凌乱的声音一股脑从传音筒里传出。

五艘蒙冲散开后，给无畏级战舰空出了很多位置，随着蒙冲上将领们命令，每艘船上弩弓同时拉弦上箭，随时无畏级战舰上面下达的旗语，恶补了几日的蒙冲将领们勉为其难认出旗语含义。

“快，快快，瞄准敌船的船头底部位…”

蒙冲将领们认出旗语后，马上发现倭国战船的情况，经过张德明的判断命令，蒙冲将领们不敢有疑，安排水兵们把弩弓瞄准敌船的船底，连无畏级战舰的土炮都没信心击破加装的甲板，更别提他们蒙冲的弩弓。

“传令下去，冲锋舟船队上，靠近那艘铁船，其余的船队包围敌军蒙冲！”

“嗨！”

张德明那边开始布阵准备开战，井田州这边也开始布阵，充分利用冲锋舟的速度逼近无畏级战舰，牵制并吸引无畏级战舰的火力，井田州也好分心去收拾五艘蒙冲，胃口超大试图啃下这送上门的鱼饵。

二十艘冲锋舟在井田州命令下达后，扬起风帆借助顺风的南风风力，成群结队朝无畏级战舰冲来，井田州则精神抖擞地指挥十五艘战船朝蒙冲这边迎战，相隔七八里距离双方马上开始拉开战幕。

“小鱼吃大鱼把戏？好大的胃口，哼~我倒要看看你能不能撑得下去？”

井田州自寻死路的狂妄想法和意图，张德明一眼就看穿他在玩什么把戏？冷笑连连双手抱胸，彻

底给井田州没那么大的头戴那么大的帽子想法逗乐了，还真以为他自己是三岁弱智孩童？

“转陀舱听令，转向九十度，炮舱听令，弃用硫火弹，改用远程磷火烟花散射！”

“转陀舱收到，转向九十度！”

“炮舱收到，打开炮舱口，远程磷火烟花准备…”

识破井田州把戏的张德明，没有客气也没有必要客气，直接采用为数不多的远程磷火烟花进攻，把不知道死活的倭国冲锋舟烧死在两里之外，改进型的散射磷火烟花弹，足够把倭国冲锋舟全烧毁。

“传令下去，蒙冲采用爆裂箭，给不知死活的小鱼们常常火烧滋味！”

“是！”

船身再次启动慢慢转向时，张德明召来传令兵，把命令安排下达下去，得到张德明的命令传令兵领命告退离去，看着船窗外冲锋而来的倭国冲锋舟船队，张德明不屑一顾地笑了笑。

“候补水兵，全上来，准备爆裂箭还击！”

五艘蒙冲将领收到张德明那边传来的命令旗语，没有多疑张德明的决定照办，呼喝船舱底休息的水兵们全都上来，蒙冲将领们顶着吹打僵硬麻木

的风雨，眯起眼看着倭国船队朝这边冲锋。

“快快，小心别把箱子淋湿了！”

蒙冲将领的命令下达完，船舱底休息的水兵们迅速爬上来，连同一箱箱木箱装订好的五尺长箱抬上甲板，在各自军曹长呼喝声下，迅速拉起特制的防水油脂布，把吹打的风雨隔绝木箱。

第826章火烧燎海

二十艘冲锋舟直朝无畏级战舰冲锋，借助南风的吹力速度奇快无比，龟缩在冲锋舟上面的倭国士兵们，借助冲锋舟船头竖起的铁板，全都俯身躲在铁板后面，防止蒙冲上的大唐水兵射杀他们。

冲锋舟上面的倭国士兵们，有过半数人手里拿着攀爬石抛，作用自然不用多说了，以数量逼近无畏级战舰船底，迅速攀爬占领无畏级战舰，想法固然是好，可他们的将领井田州疏忽了磷火烟花。

没见识过磷火烟花的井田州，根本不知道磷火烟花的威力，更不知道磷火烟花是木制的克星，况且藤条野也没有跟井田州提及磷火烟花，在藤条野意识里认为，磷火烟花这么变态的焚烧附沾力，肯定不多有。

无畏级战舰这边转向好船身，以倾角度面对二十艘冲锋来的冲锋舟，炮窗口已经打开，但是没有以往的火炮推出，反而是推出正方形的四根铁管，在炮手们忙碌固定下，对准五里外冲锋的倭国冲锋舟。

“舰长，武器准备好，敌军进入攻击范围，炮舱长请求攻击！”

半刻钟时间准备过去，当倭国冲锋舟一马当先进入两里射程范围，炮舱长马上跑到传音筒那边，把炮舱准备情况汇报，同时请求张德明攻击的命令，没有张德明的命令，炮舱长也不敢贸然发动攻击。

指挥室里张德明拿起单筒望远镜，一直关注倭国冲锋舟的动静，炮舱长的请求命令，张德明没有答应也没有拒绝，气定神闲地继续观察冲锋舟的速度与距离，等待最佳时机开始攻击。

没有得到张德明的命令，炮舱长没有气馁也没有着急，看了眼准备妥当的炮手们望过来的目光，炮舱长轻轻叹息一声摇摇头，耐心静候在传音筒这边，等待张德明下达攻击命令。

比起炮舱这边快速准备，箭舱那边反而遇到了小麻烦，经历长时间风吹雨淋，滑轨轮子锈迹斑斑，沉重的爆裂树箭在十余名箭舱手们呼喝声之中，发出刺耳的唧唧声蜗牛龟爬似的朝机械弩弓方向推过去。

“发射！”

当二十艘倭国冲锋舟悉数进入磷火烟花弹散射范围，张德明笑了，笑得很轻蔑，笑倭国不知死活，在多的木船来也没有用，在磷火烟花散射功能

下，只有船毁人亡下场，张德明简陋地喊出发射命令。

“收到，兄弟们给倭国战船颜色瞧瞧，点火！”

“是，点火！”

等了片刻有余，焦急等待之中的炮舱长，终于得到张德明的攻击命令，传话筒一样的炮舱长马上扯起喉咙，朝准备妥当的炮手们下达点火命令，得到炮舱长命令的炮手们马上开始点火。

嘭嘭嘭…噗噗噗…磷火烟花起爆声很响，在炮舱内简直就是回音荡荡，哪怕是早有准备堵住双耳的炮手们，也承受不住刺耳嗡鸣的烟花起爆声，璀璨耀眼的烟花伴随着硝烟一闪而逝。

红光闪烁的烟花弹，带着破空尖锐啸声，在二十艘冲锋舟头顶消失，一头茫然的冲锋舟上倭国士兵们不知道怎么回事？更搞不懂刺耳的尖锐声消失后，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

轰隆…当第一枚磷火烟花弹轰然爆开时，直把冲锋舟内隐藏的倭国士兵们炸得双耳一阵失聪，滚滚烟火嘶啦嘶啦声往下掉，二十艘冲锋舟在烟花弹炸开一瞬间，在辽阔的海面左右上下起伏震荡了一下。

倭国士兵们双耳针刺般痛楚，以为烟花弹就这些，可悲剧才刚刚开始，四溅的磷火瞬间沾附在冲锋舟帆布和船身，一眨眼间的工夫时间，三四艘冲锋舟变成一片火海，连同周边的海面也开始燃烧起来。

“啊～～救我…”

“着火了！”

燃起的火焰在南方鼓吹之下火势更旺，而冲锋舟上惨叫连连的倭国士兵们，瞬间成了高温燃烧弹效果的烤猪，一眨眼工夫时间，四周冲锋舟与海面燃起的大火融为一体，更有倭国士兵从传来跳进烧着的海里。

磷火烟花来得快去得也快，片刻工夫时间无畏级战舰停止了响声，而冲锋舟上空却是连绵不断的震耳欲聋爆破声，星星燎原似的磷火，哪怕是大白天也能清晰可见，好像坠落的流星落入海里。

“八嘎！这是，这是怎么滴回事？”

几呼吸吐纳之间，二十艘冲锋舟变成一片汪洋火海，倭国士兵们带着熊熊的火焰，纷纷从火势冲天的冲锋舟跳入海里，可海面的火势依旧还在，变态的磷火在海面非但没有熄灭，还在飘忽不定地燃烧着。

井田州双目充血无比，眼睁睁看着绚丽烟花磷火弹，一瞬间消失又眨眼间爆发出亮瞎眼的强烈光芒，井田州受不了强光一瞬间刺激，闭眼在睁开眼的时候，带着不可思议与崩溃的目光，犹如给人隔空点穴了般。

拉后一大截的倭国十五艘战船，正处于烈火汪洋的外围，倭国十五艘战船上面的将领全都目瞪口呆，带着惊恐与畏惧思维难以清醒过来，直到船身上倭国斥候发现五艘蒙冲射来的弩弓，竭嘶底里呐喊一声。

“弩弓来袭！！”

“转向，快转向！”

纵使十五艘倭国战船反应过来，可始终还是慢了半拍，数十支弩弓箭直朝倭国战船脆弱的船底袭来，轰…哗啦…七艘倭国战船在数十支弩弓箭袭击下，洞穿了船底发出沉船的碎裂进水声。

“撤！”

连敌军都没有靠近，就失去三分二船队，井田州彻底崩溃下令撤离，幸存的八艘倭国战船迅速掉转头，绕开还在燃烧的海面范围，狼狈十足地卷起尾巴逃窜离去，根本没有勇气和实力与唐军交战下去。

“绕行推进五里，发信号给后援大军！”

“是！”

井田州带着残余的部下狼狈逃窜，张德明并没有下令去追击，也没有必要去追击小鱼毛，召来传令兵把自己命令下达下去，传令兵带着胜利的喜悦心情，急匆匆跑出去传达张德明的命令。

“真的是计划赶不上变化，藤条野，这回看你往哪里跑？”

张德明随着战舰再次开动，心情复杂之余感叹不已，还真是应了秦寿常挂念嘴里的说法，计划赶不上变化，知道藤条野海军藏身之地与大致位置，张德明耐心等候着打败藤条野的有利条件。

第827章揭伤疤

“开战了？”

淀川江那边，大阪城海战动静，薛仁贵听得一清二楚，没想到主力大军这么快开始向大阪城发动攻击，看着桥梁残骸上蚂蚁过河一样的精锐身影，薛仁贵忍不住暗叹一声，时不利己！

中路大军已经开始发动了攻击，大阪城西城区肯定会有所防备，这对于薛仁贵偷袭攻城增加了不少障碍，恐怕还没开始攻城，西城区外那些外围斥候，早已有警戒偷袭难上加难了。

薛仁贵的担忧心情，渡江之中的夏侯墩同样担忧无比，磷火烟花的声音很响，相隔上百里外的他们，都能听到熟悉的烟花起爆声，更别提相隔不是很远的大阪城，肯定知道他们已经开始提前出兵了。

秦寿打什么算盘？夏侯墩不知道，但是他不会去质疑秦寿的决定，而且他相信用不了多久，薛仁贵就会收到秦寿的最新命令，而他最早也要等到清晨，薛仁贵大军到来才知道秦寿的用意。

“夏侯墩，接下来看你们的表现了！”

目送着夏侯墩等人成功过江离去的背影，薛仁

贵一脸担忧地叹息一声，自言自语祈祷着夏侯墩他们偷袭成功，要是夏侯墩他们偷袭完美拔除斥候队，明日大军过江后，可以畅通无阻直达大阪城西城区的城门。

而我子町镇那边，受阻的程妖精很是火恼无比，大马金刀坐在一块石头上，单手拄着雨水冲刷不干净的血腥长斧，直让一边安排扎营休息的董镐摇头无语，派苏宏看好程妖精，以免冲动型的程妖精单枪匹马杀过去了。

程妖精火爆急性子的脾气，董镐心里一清二楚，跟随他征战了那么多年，要是不知道程妖精什么脾性，那才是怪事，程妖精就好像一个急脾气的老小孩，做事有时候不顾及一切，也是董镐最头疼的。

“将军，你的午饭！”

“滚！”

苏宏捧着伙夫们简单弄了午餐，用蓑衣挡住雨水走到程妖精面前，小心翼翼提醒程妖精用午饭时间，心情不爽的程妖精哪有这个胃口？脾气暴躁地大喝一声滚，苏宏感到憋屈无比默默地站在一边，没有在出言一边傻站着等程妖精气消。

苏宏知道程妖精只是气在心头，才会说出不经

过大脑的暴躁粗口，其实心里并没有恶意，过一会他气消了就什么事也没有了，同样跟随程妖精多年的苏宏，太了解程妖精的脾气了。

我子町镇那边死气沉沉一片，紧闭的镇门隔绝了外面查看，一人多高的泥石墙把整个镇子圈围起来，在春雨冲刷下流满一地的泥黄色的泥水，明明不堪一击的土墙，却让程妖精忌畏不敢派人硬闯进去。

镇内什么情况无法知道，也没有高地可以侦查镇内的情况，更别提镇内有多少兵马？说不准刚冲破镇门时，那要命的弩弓会赏来一箭十几雕，何况里面还有弓手在，没有计划的硬闯只会徒增伤亡。

身为三好将军的程妖精，自然而然不愿意看到自己程家军府兵出现伤亡太多，还未正式开战攻城就伤亡了接近上千人，这不是程妖精想要的结果，一个小小的我子町镇，就让他折损这么多人，往后的还打个屁啊？

“苏宏，你可有办法破此城门？而又能够减少到最少伤亡？如若能想出办法，本将军重重有赏！”

“这...”

为了攻破这个火恼的我子町镇，程妖精算是绞

尽脑汁苦思无计了，没办法之下只好以利悬赏了，只要能够打破这个破镇门，又能够减少到最小的伤亡，程妖精不在乎慷慨解囊重赏想出办法的苏宏。

程妖精向来一言九鼎，说过的话相当于泼出去的水不会收回来，虽然对待外人有些混，可他对自己手下程家军的人，向来都是诚恳无比，这一点苏宏莫须质疑的，只是苏宏他自己也没有办法。

“将军，长乐乡的铁牛阵如何？”

“铁牛阵？”

苏宏不知如何回答程妖精问题时，悄然无息走过来的董镐突然开口提及长乐乡铁牛阵，茫然的程妖精稀里糊涂，什么铁牛阵？秦寿什么时候发明了铁牛阵？程妖精连他自己也不记得了。

程妖精与苏宏之间的对话，董镐早就听到了，从苏宏没有办法劝服程妖精吃东西一刻起，董镐就有义务过来帮忙苏宏一起劝服程妖精，无意之中听到程妖精的话，董镐灵光一闪想起秦寿当初打败他们的杰作铁牛阵。

“不错，铁牛阵，将军，还记得当初你女婿扬名的精锐训练法…”

丑事或许程妖精会自动自觉遗弃或遗忘，可在董镐心里那是无法遗忘与磨灭的，当初秦寿扬名精

锐所用铁牛阵，正好是把不知死活主动请缨的程妖精踩在脚底，深得李世民赏识平步青云。

那耻辱的铁牛阵，董镐没有忘却，这么些年来一直专研铁牛阵的破阵法，可无论董镐怎么专研，都没有好计策破除密不透风一样的变态铁牛阵，打心底服了秦寿不知道怎么想出这么变态的铁牛阵。

“那，那个，管用乎？”

经过董镐揭伤疤的旧事提及，程妖精脸色变得极其难看，似乎很不愿意想起耻辱的旧事，可眼下这种情况，要是秦寿发明的铁牛阵管用，程妖精不介意尝试一下，总好过在这里束手无策拖延大军进程。

“将军，事到如今也只有拼一拼，末将觉得可行，不满将军你说，末将钻研了破阵之法已有一些年，但…”

董镐双手抱拳怂恿着程妖精同意，他知道程妖精最不愿意提及伤疤旧事，更别提用秦寿曾经羞辱他的铁牛阵法，死要面子活受罪的程妖精，死板起来很让人无语，开明起来很让人乍舌堂皇。

“好，董镐，本将军命你为破倭前锋，拿下我子町镇门，倘若成功了功过相抵，如若失败军法处置！”

“是，末将遵命！”

思来想去的程妖精脸色变了又变，最后咬咬牙关勉为其难默许了董镐提议，没等董镐大喜将军英明，程妖精耍起无赖式的小聪明，没有兑现自己许下的重重有赏诺言，董镐一脸郁闷地领命告退去准备。

董镐丝毫不知道，他无心之失揭程妖精难堪的伤疤，已经触动了程妖精的底线，没有拿鞭子抽他算他走运了。

第828章野牛冲锋阵

“怎么回事？”

“不知道啊？”

“嘘，别吵了，将军来了！”

刚用完午饭的刀盾手们就被董镐召集起来，议论纷纷的刀盾手们搞不清楚怎么回事？董镐也没有跟他们说明原因，非但他们两千刀盾手集合起来，连同三千障刀兵和一千陌刀兵都给召集起来了。

没有召集的七千多程家军府兵们，同样在一边议论纷纷，没有召集的府兵们心中很不是滋味，召集出去的人肯定是有任务出动，而他们却在后方看守营地或负责支援，这让他们期待已久的上战场建功立业不符。

淋漓的春雨还在下个不停，扎好营地的程家军府兵并没有进去避雨，都在为董镐突然其来的召集感到奇怪与疑问，直到程妖精出现，议论纷纷的程家军府兵们马上闭嘴，带着内心不解疑惑等待着。

程妖精在苏宏打着油伞护送下，扛着血淋淋的精钢短斧，大摇大摆出现列好队型的府兵们面前，在召集的府兵们目光直视下，程妖精冷哼一声，苏宏尴尬地一笑收起油伞闪到一边。

“将士们，本将军，嗯哼~董镐你来说！”

想起伤疤之痛，程妖精耻于说出口，干咳一声把攻镇的事丢给董镐处理，办法是他想出来的，有始有终等董镐自己慢慢处理，死要面子的程妖精，打心底有些抵触秦寿的铁牛阵。

铁牛阵的威力程妖精知道，好不容易忘掉伤疤之痛，现在董镐又捡起来，程妖精心中百般不是滋味，要不是现在受阻苦于没有办法，程妖精还真不愿意去提及，甚至会恼羞成怒暴揍董镐一顿解气。

“将士们，还记得我们耻辱的铁牛阵吗？”

“永生难忘！”

董镐丝毫不知道程妖精心里想些什么，也没有顾忌什么一开口就提及铁牛阵，程家军府兵们顿时一阵面面相觑，紧接着憋起一股滔天怒气，整齐呐喊出声他们永生难忘的耻辱，也不晓得董镐提这事啥意思？

而一边的程妖精则阴沉着脸色，程家军府兵们的声音，好像在无形讽刺着他无能似的，虽然程家军府兵没有这么认为，可程妖精偏偏钻牛角尖似的这么认为，理由很简单，时隔这么多年，程妖精还没有带他们赢回荣誉。

“好，今日我们就要放下心中根蒂，用铁牛阵

攻陷眼前的我子町！”

“你们这帮欠揍的小娃，都愣着干什么？是哑巴还是怎么回事？没听到董副将的命令？都给本将军打下这个破镇！”

“是！”

董镐的话一说完，程家军府兵们面面相觑到顶点，最后在程妖精几乎暴走喝骂声下，程家军府兵们精神抖擞地应了一声，铁牛阵不用董镐交代迅速排出阵型，程家军府兵们这些年早就反复练习演练过，当然是瞒着程妖精他的。

程妖精看到铁牛阵雏形迅速组成，脸色变得极其难看，不用问程妖精也知道了，这些欠揍的老油条们，偷偷背着他练习秦寿的铁牛阵，而他作为他们的将军，居然蒙在鼓里浑然不知。

“结阵！”

董镐脊背一阵凉梭梭地大喝一声，布好铁牛阵雏形的两千刀盾手竖起圆盾，接过外围围观的程家军府兵们丢来绳索，迅速用绳索串起绑好圆盾，片刻工夫的时间，一个具有新异的牛头阵迅速成型，直让气黑脸的程妖精眼前大亮。

两个牛角阵型分成两组，两个牛角尖各自充杂了五百障刀兵辅助，用意是什么程妖精暂时不知

道，不过程妖精可以肯定，那些障刀兵肯定是起到支撑和阻力作用，当初秦寿用铁牛阵提及过冲锋和冲刺助力作用。

中间的刀盾手阵型，直接保护着负责撞击镇门的陌刀手，三根巨木都是临时就地取材砍伐，由力气不错的陌刀手们负责撞击镇门，所有的一切董镐都安排好，就等程妖精点头同意，怕程妖精责备董镐才偷偷摸摸先斩后奏。

“将军，两个铁牛阵冲破镇门，可以第一时间组合成一头真正的铁牛…哪怕是遇到弩弓，也能支撑住！”

“好，好，哈哈…”

董镐怕程妖精不清楚两个铁牛阵的用意，特意把自己想法和融合说出来，董镐还在里面容纳了自己不少想法，偷偷背着程妖精私下训练有些年，等的就是有朝一日，可以再次与秦寿精锐对比，以其人之道还于其人之身。

经过董镐一番讲解与妙用改进，程妖精难堪的脸色阴转晴似的哈哈大笑起来，竖起拇指头夸奖起董镐，虽然是借鉴了秦寿的智慧，可董镐融入了那么多想法进去，无形之中就成了程妖精镇军之阵。

董镐先斩后奏行为，程妖精怎么可能想不到？

看在董镐这么用心的份上，程妖精并没有责怪董镐，反而很高兴董镐都安排好一切，有此得力的助将，程妖精还有什么好说的？

“将军，现在攻镇吗？”

“攻，怎么不攻？”

程妖精没有生气反而很是开怀的样子，董镐紧绷的心终于松了一口气，趁程妖精喜上心头一刻，董镐小声翼翼地出言提问，新铁牛阵还没表现出真正实力一刻前，董镐不敢邀功更不敢在提及铁牛阵三个字，以免程妖精心生不爽。

心情大好的程妖精没有董镐那么多小心眼，大手一挥豪气万千十足似的，最高兴的莫过于把别人的东西变成自己的，董镐这一改进改得程妖精心中大喜，至于效果如何程妖精不用猜，也知道结果会是如何了。

当初程妖精与秦寿比拼精锐实力，手底下老油条的精锐们，算是吃尽了秦寿研发出的铁牛阵苦头，现在董镐改善并完善了一大堆想法在里面，更是赢得程妖精的欢喜，迫不及待想要看看铁牛阵的效果。

“众将士听令，出发！”

得到程妖精批准后，董镐没有了后顾之忧，朝

程妖精拱拱手抱拳，精神抖擞地进入铁牛阵内，高呼一声出发，两个组合的铁牛阵迅速开始推动，直朝紧闭镇门的我子町镇冲锋过去。

程妖精恨不能把董镐揪出来，自己上去顶替他冲锋，可想到自己是主将，攻城这事还是交给董镐，最关键的还是铁牛阵怎么运作的，程妖精一无所知，他去代替董镐也只是花瓶一样。

第829章大显神威

我子町镇内，倭国士兵正在镇门不远处啃着冰冷的干粮，要不是外面有大唐的军队在虎视眈眈，他们也不至于啃冰冷发硬的干粮，实在是没有时间生火做饭之类的，有东西下肚填饱算是不错了。

在镇门外不远处的一间民房屋檐下，青木毅腾心情烦躁不已坐在石阶边，压根没有心情进屋内避雨，田英四郎在一边站着，脏兮兮满是老茧的手指轻轻颤抖着，不是寒冷的因为，而是害怕引起的。

田英四郎脑海里一直盘旋着程妖精变态的绝技，那旋风斩似的精钢长斧，好像噩梦似的凝聚田英四郎脑海挥之不散，哪怕是现在大白天，田英四郎只要眨下眼，就见到噩梦存在的程妖精在眼前一样。

“青木阁下，你听到了吗？”

“哪尼？”

田英四郎突然停下手指无意识的颤动，一把拿起屋檐下靠放着的长弓，警觉的双耳无意识地抖动了一下，好像听到了什么？忍不住出言询问一边心情烦躁的青木毅腾，听到什么动静没有？

青木毅腾给田英四郎莫名其妙的紧迫感吓到

了，一头雾水看向田英四郎，不知道他神经兮兮的做什么？整个镇内静悄悄的，除了倭国士兵们啃馒头声，就是稀里哗啦的下雨声，还有什么别的声音？

轰隆~哗啦…突然紧闭的镇门传来猛力的撞击声，三根一人腰身粗树身撞穿镇门，顶着镇门的杂物轰然四散飞溅，镇门两步外啃干粮的倭国士兵们，冷不及防给震飞的杂物砸倒泥水地面。

“敌袭！！”

嘭~轰然倒塌的两扇镇门溅起冲天般的泥水，反应过来的倭国士兵们扯起喉咙竭嘶底里呐喊一声敌袭，狼狈十足的倭国士兵们马上乱成一团，而看管弩弓板车的倭国士兵们，更是给受惊的牛撞倒地面。

给牛撞倒地面的倭国士兵咿呀鬼叫一通，可没等他们鬼叫完，马上给受惊的牛拉着沉重的板车的轮毂压过去，血水和泥水从压过的轮毂溅飞，直接溅到乱成一团的倭国士兵脸上。

“马萨噶？”

当镇门倒塌过后，程家军府兵的野牛冲锋阵出现一刻，青木毅腾吓得差点站不起，忍不住惊呼一声什么东西？好像牛角一样的冲锋阵气势汹汹冲进

来，没有准备的倭国士兵直接给撞倒泥水里。

倒地的倭国士兵直接给刀盾手踩踏而过，可悲剧还未完，刀盾手踩踏过后，紧接着就是障刀兵的踩踏，杀气腾腾的两个牛角阵，在青木毅腾掉眼球的目光之下，迅速组合起来变成两个牛角。

“杀！！”

野牛冲锋阵冲进混乱的倭国士兵阵营一刻，两侧的刀盾手们迅速举盾跨高，没等倭国士兵明白怎么回事，迎接他们的是障刀兵们快速拔刀，白刀进红刀出一刀刺破他们的身体，迅速抽回刀变成蜈蚣手一样。

两个牛角一样的阵型，瞬间变成不伦不类似的蜈蚣阵，乱作一团的倭国士兵们倒霉了，在野牛冲锋阵外加蜈蚣阵冲击下，血光四溅倒下一大片的人，只看的一边反应过来的青木毅腾吐血不已。

“你娘的，这些狡猾的倭国人就这么点人，杀！”

指挥野牛冲锋阵的董镐，发现倭国士兵就是伏击的弓手和弩弓手，就那么五千人多点的数量，就把他们大军骗在外面不敢强攻，盛怒的董镐知道真相后，恨不能杀光这里的倭国士兵。

野牛冲锋阵的威力很厉害，但是经过董镐改进

和增加自己创意后，威力更是厉害无比，血光四溅同时惨叫连连，倭国士兵们连跑的机会也没有，不是给刀盾手撞倒地面踩踏而过，就是给障刀划过脆弱的皮甲。

“杀！”

野牛冲锋阵冲破镇门没多久，程妖精马上发现镇内的情况，野牛冲锋阵彻底把倭国士兵打残，尸体堆满一地，而五台弩弓更是不知所踪，怕里面有什么埋伏，加上镇门已经破开，程妖精马上带人开始冲进镇内开杀戒。

“八嘎！”

“青木阁下，守不住了，快撤！”

青木毅腾想要拔刀冲上去，田英四郎眼看大势已去，已经无力回天，倭国士兵在野牛冲锋阵冲击下，不是死就是跑，四千多人一眨眼倒下一大半人，剩下的一半不到的人不是跑就是不知道冲到哪里去了。

弩弓车更别提了，那些受惊的牛早就不知道把弩弓拉去哪里了，没有了弩弓别提破防大唐奇怪的冲锋阵，光看那些倭国士兵挨宰的份，就知道这铁牛阵防御力有多高？还有那些躲在阵内的障刀兵，简直是倭国士兵的灾难。

程妖精后续带兵闯进来呐喊声，田英四郎第一时间就发现了，及时制止了青木毅腾冲动，我子町镇是守不住了，从董镐的野牛冲锋阵进来后，就已经没有办法保住了，保命才是要紧。

“散开，尔等哪里跑？”

董镐第一时间发现青木毅腾和田英四郎身影，两个倭国守将在这里，董镐哪里肯给他们跑了？知道镇内没有伏兵之类的玩意，董镐没有了顾忌，马上下令解散野牛冲锋阵，自行斩杀欲要逃命的倭国士兵。

~青木毅腾听到身后的刀风声，及时回身拔刀迎接，一声清脆的兵刃撞击声下，青木毅腾直接倒滑出数步之遥，董镐愤怒的一刀猛劈，青木毅腾险些格挡不住，握刀的手无意识地颤抖着。

“青木阁下，快跑！”

“田英四郎，小心点！”

田英四郎迅速拿起自己的木弓，抽出一支箭朝董镐射来，趁董镐挥刀格开箭支一刻，田英四郎大喝一声叫青木毅腾先行离去，青木毅腾没有犹豫，朝田英四郎感觉地点点头，直接带着五名亲卫跑了。

董镐想要去追的时候，田英四郎迅速抽出一支

箭，瞄准董镐准备放箭的时候，突然一声头顶传来一声呼啸的风声，大吃一惊的田英四郎把弓抬起放箭的时候，双眼突然暴睁带着崩溃到极限的眼神。

一把血淋淋的精钢长斧直朝田英四郎居高临下砸下，田英四郎射出的箭支都无法射偏精钢长斧，直接给精钢长斧弹飞没有冲击力的箭支，咔嚓一声，精钢长斧的斧头的尖锐部位直接刺入田英四郎脸孔，噗通一声田英四郎整个人倒在脏兮兮的泥水里。

第830章单挑群殴都一样

“将军，能痛快点吗？”

董镐彻底给程妖精血腥暴力弄吐了，田英四郎的脸严重变形，血淋淋的一片看得董镐想要吐，当程妖精拔出长斧的时候，董镐更是有不吐不痛快的冲动，而程妖精没事人一样冷笑一声。

杀一个倭国无名小卒没什么意思，真正的大鱼青木毅腾跑了，但是程妖精并没有着急，青木毅腾他是跑不掉的，闫明早就在我孑町镇后拦截，青木毅腾想跑也要看看有没那个命？

“董镐，大鱼交给你，抓到重重有赏，跑了严惩不贷，本将军收拾这些杂鱼！”

“是！”

程妖精看了眼镇内逃窜的杂鱼们，把追杀青木毅腾的事交给董镐，鉴于他改进的铁牛冲锋阵效果不错，程妖精很是满意，原谅了他先斩后奏的行为，开始悬赏董镐追杀青木毅腾。

董镐心中大喜领命，马上带人朝逃窜的青木毅腾追赶过去，程妖精旧账不算可以看出，他算是默许了自己改进的野牛冲锋阵，心中没有牵挂直朝落跑的青木毅腾追赶过去，虽然闫明可以对付他，但

是董镐还是要去帮忙。

“众将士听令，斩杀所有倭国士兵，一个不留！”

“是！”

董镐带走一些人后，程妖精冷漠地下令斩杀残留的倭国士兵，程家军府兵们精神抖擞地应了一声，手持兵器追杀逃窜或投降的倭国士兵，一刀下去没有一丝客气之意，直让倭国士兵们崩溃到极限。

我子町镇一里远山坳上，闫明镇守在通往大阪城的主道路山坳脚下，带领着一千刀盾手蹲守在路边半人高草丛里，淋漓细雨之中一动不动，目光紧视着我子町镇后方，防止有跑腿送信的人从这里经过。

闫明守着守着忍不住走神发起呆，想起程妖精那大杀四方的招式，闫明忍不住纳闷起来，程妖精什么时候有这么厉害的绝技了？闫明跟了程妖精那么久，还真没有见过程妖精会有这么厉害的绝技。

“闫指挥使！”

“何事？”

“你看，有动静！”

想事出神的闫明，在一名程家军府兵轻声呼唤

下清醒过来，随着程家军府兵手指方向看过去，闫明愕然发现我子町镇后方出现六个身影，落荒而逃的六个身影正朝他们这边快速跑来。

“上！”

逃出来的人是谁闫明不知道，不过闫明知道一件事，不让我子町镇里每一个人通过这里，闫明第一时间呼喝手下们跳出来，拦截住狼狈逃窜的青木毅腾和五个亲卫，被拦截下来的青木毅腾脸色变得一阵惨白。

闫明带着一千名刀盾手挡住去路，青木毅腾的五个亲卫忠心耿耿地走上前，手里紧握着佩刀无意识地颤抖着，狂咽着口水紧盯眼前敌军，前有拦路虎后有敌人大军，这一次他们算是走投无路了。

“杀！”

闫明没有废话，也没有必要废话，按照程妖精的命令，发现敌军杀无赦，闫明也不敢去抗命，直接拔刀呼喝手下刀盾手一窝蜂冲上去，先把前面的倭国逃兵斩了再说，免得夜长梦多。

镇内战斗声隐隐传出来，闫明早就听到了，不知道里面什么情况，怕眼前这些逃兵们只是最早跑出来的，后面还有更多的逃兵逃出来，到时候想要全部斩杀干净，恐怕难上加难了。

“等，等…”

闫明一千刀盾手杀来，青木毅腾别说打了，能够逃命算是不错了，知道走投无路的青木毅腾不怕死，就怕死的不得其所，更怕死在混战之中的无名小卒手里，要死肯定死在对方将领单打独斗手里。

“好，看在是一将之领份上，说吧，死到临头，你还有什么遗言？”

到达青木毅腾等人五步之遥，闫明挥手制止住了身后的刀盾手，看了眼镇后方出现的董镐，心中大定冷笑着看向青木毅腾，一副吃定他无路可逃，看他临死前还有什么话要说？

董镐既然带人追出来，说明镇内的情况基本已经平定，青木毅腾属于漏网之鱼，要杀他简直是易如反掌，青木毅腾也听到了身后的追兵动静，他并没有回头去看，更没有勇气回头去看。

“青木是一名武士…”

“行了，行了，少废话，你的意思大爷我知道了，单挑还是群殴？自己选！”

青木毅腾不娴熟的中原话，直让一边的闫明听得很是吃力，不耐其烦地挥手打断青木毅腾有的没的废话，嘴角露出一丝嘲讽的冷笑，划下单挑还是群殴的选择题，让青木毅腾自己慢慢选。

“单挑？群殴？”

青木毅腾稀里糊涂看向闫明，心中准备已久的慷慨激昂台词，在闫明莫名其妙的话之下，彻底蒙了，不知道闫明的话是什么意思？而闫明身后的刀盾手们马上传来一阵阵爆笑声。

刀盾手们知道闫明又在逗人了，所谓单挑和群殴都没有什么区别，正所谓有什么样的将军，就有什么样的兵，这流氓似的逗人话，都是程妖精亲自教导的，在程家军大染缸想要出于淤泥而不染，那是不可能的事。

“单挑就是你一个挑我们全部，群殴就是我们殴打你，明白了吗？杀！”

闫明似乎也闹够了，懒得与青木毅腾废话太多，直接说出单挑群殴没有区别的话，直让青木毅腾脸色一阵白一阵黑，刚想要说些什么，闫明已经拔刀朝他冲来，很明显没有回旋余地。

“八…”

青木毅腾刚想要破口大骂一声，闫明冷笑一声一刀砍来，挡住闫明一刀的青木毅腾手中兵器应声而断，与董镐硬拼硬过几次，青木毅腾的佩刀早就到了极限，在闫明全力一击下更是不堪负重断裂了。

一刀砍断青木毅腾的佩刀，闫明并没有继续补刀，而是后退一步让身后的手下们乱刀砍下，失去佩刀的青木毅腾难挡几十把刀砍来，跟着他的亲卫们一起，在刀盾手乱刀砍之中血淋淋一身往后倒。

“闫明，你跟他废话什么？”

“单挑还是群殴，结果很明显！”

董镐带着追兵赶上来后，看了眼倒在血泊里还未完全断气的青木毅腾，忍不住一脸好奇，闫明开始在跟他废话什么？闫明耸耸肩说出董镐哑口无言的话，而挣扎了一下的青木毅腾最终慢慢闭上双眼。

第831章熟悉的陌生

野田镇，临近大阪城城西最近的一个村镇，开阔的村镇没有什么防御镇门，更没有什么泥墙之类的，萧瑟冷清的镇内静悄悄一片，错综复杂新旧民房沐浴在朦胧细雨之中，远远看去萧条无比。

“停！”

夏侯墩带着百人队冒着细雨直奔野田镇赶来，距离野田镇百步之外后，夏侯墩突然伸手轻喝一声停，目光紧盯着野田镇内的动静，死静一片的野田镇空无一人，在风雨吹动下无人居住的屋门闹鬼似的一闭一合。

夏侯墩朝后伸手，杨子墨马上把单筒望远镜递给夏侯墩，接过望远镜的夏侯墩甩着头顶的雨水，顾不得又冷又湿的衣服，拿着单筒望远镜眺望野田镇的动静，太安静太诡异的野田镇，让夏侯墩感到有些不安。

杨子墨趁夏侯墩观察野田镇动静间，朝身后精锐们比划着散开警戒的手势，了解杨子墨意思的精锐们迅速散开，二十人分成两组，每组十人拉开十步之外距离，左右观察主力队伍的周围动静。

“好奇怪！”

“夏教头，怎么了？”

夏侯墩慢慢收起单筒望远镜，自言自语嘀咕了一声好奇怪，一边的杨子墨凑到夏侯墩身边，带着疑问不解看向夏侯墩，而夏侯墩什么也没有说，直接拿起单筒望远镜交给杨子墨，等他自己慢慢研究。

一头雾水的杨子墨不明所以挠着头，接过夏侯墩递来的单筒望远镜朝野田镇观察了一会，只见野田镇一片死寂，空荡荡的镇内空无一人，除了风雨带动无人居住的屋门，杨子墨压根没有发现什么动静。

慢慢收回单筒望远镜的杨子墨，不解地看向夏侯墩，不知道夏侯墩到底在担忧什么？通过他的观察镇内一片安静无比，压根没有发现任何异常？但是看到夏侯墩眉头紧锁的样子，杨子墨更是纳闷了。

“太安静，太诡异了！”

夏侯墩眉头紧锁着，说出杨子墨为之一鄂的话，镇内安静是很正常，这有什么好诡异的？杨子墨不敢质疑夏侯墩的判断，静静地呆在一边，等待夏侯墩下令安排，他相信夏侯墩担忧必有他的理由。

夏侯墩这边在想着诡异的镇内情况，身后一动不动的精锐们打起精神，任由冰冷的雨水冲刷他们发僵的脸，目光一丝不苟地警戒周边的动静，以防出现什么特殊情况，可以第一时间反应过来。

哗哗声的雨水一直下个不停，一刻钟过后野田镇还是死静一片，而沉思之中的夏侯墩依旧没有派人去查看的意思，杨子墨时不时紧了紧漏水的蓑衣，忍着冰冷雨水等待夏侯墩的命令。

“子墨，你带二十人进去查看！”

又一刻钟时间过去，夏侯墩从沉思之中清醒过来，慢慢转过头看了眼一边的杨子墨，直接下令安排杨子墨带人去查看一下镇内的情况，怀疑归怀疑，在这么拖下去也不是办法，总要派人进去查看才知道。

眼下这种情况拖下去也不是办法，夏侯墩只好出动杨子墨去侦查镇内的情况，大队伍进去无疑是自寻死路，没办法之下夏侯墩只好出此下策，派杨子墨去查看一下镇内的情况。

“子墨，小心点，你是诱饵，不对路马上撤！”

“是，你们跟我来！”

夏侯墩在杨子墨点齐人准备出发时，突然伸手

拉住杨子墨的肩膀，在杨子墨愕然的目光之中，小声谨慎地提醒杨子墨，见机不对就马上逃跑，杨子墨在夏侯墩关怀提醒下，点点头招呼二十名精锐出发。

夏侯墩不确定镇内是不是有埋伏？但是夏侯墩发现很熟悉又陌生的标记，夏侯墩记得这个标记好久不用了，怎么会出现在毫不起眼的野田镇？是以前前锋探子留下的？亦或者是有人故意的？

夏侯墩猜不到也想不通，但是眼前的野田镇一定要清除，眼看天色再有一个时辰就到黄昏，夏侯墩没有时间浪费也没有时间去多想，只好冒险派杨子墨去做诱饵试探一下，不对路起码可以第一时间撤回来。

“弓手准备！”

“是！”

夏侯墩怕万一，又怕杨子墨会遭遇到埋伏，夏侯墩马上提醒身后的六十名精锐，准备好弓箭随时支援杨子墨他们，精锐们没有含糊与拖拉，迅速拿出背后背着滑轮弓，把为数不多的五支箭放到地面。

至于两侧十步外的二十名精锐，夏侯墩没有安排他们做什么，等他们继续警戒周边的动静，就算

是杨子墨他们遇险了，也可以第一时间过去支援杨子墨他们，夏侯墩也好放心杨子墨他们去查看。

夏侯墩在后面准备着支援，杨子墨没有什么好顾忌，摸索前进到镇外三十步稀疏数十棵树之间暂停前进，镇内什么情况杨子墨不知道，也不敢贸然一窝蜂全过去自找死路送死。

杨子墨观察了一遍镇内的动静，越是靠近野田镇越感到不安，谨慎的杨子墨马上点出两名精锐，怕有什么意外，杨子墨比划着手势，示意他们前去查看镇内安全，打前锋的两名精锐点点头先行一步冲出去。

吱...突然一支箭从镇内民房屋顶飞出，箭支击中跑出的两名精锐其中一名胸口，中箭的精锐直接后退三四步勉强站稳，坚固的半身盔救了中箭的精锐一命，而没中箭的另外一名精锐见机不对，马上跑回树身后。

“有埋伏，隐藏好！”

“是！”

杨子墨意识到有埋伏，马上大喝一声手下们隐藏好在树后，有夏侯墩他们在后面支援，杨子墨不用怕镇内的埋伏，就等他们自己冲过来或与身后的夏侯墩他们火拼，中箭的精锐紧随其后跑回树后。

大吃一惊的夏侯墩松了口气，还真有埋伏，紧接着马上发现野田镇内屋顶的动静，只见镇内第三排屋顶上一个身影一闪而逝，敌军身影陆续从屋顶冒出，多达上百人的敌军弓手朝杨子墨等人隐藏的树边放箭。

“屋顶！放箭！”

...随着夏侯墩一声令下，数十支利箭同时朝野田镇屋顶射过去，百步距离对于支援滑轮弓精锐来说，无需隐藏也无需顾忌，以现在这个时代的硬弓，无法射出百步的距离，除非有长乐乡特产的滑轮弓流失在外。

第832章死而复生

“不可能？！”

“啊~”

夏侯墩那边远程的反击飞箭，直让野田镇内埋伏的伏兵崩溃了，百步之遥的飞箭以为是谣传，现在眼见为实伏兵们彻底崩溃了，中箭的伏兵纷纷从屋顶坠落，一轮射击下就死伤二三十人。

当夏侯墩那边第二批飞箭准备好时，镇内屋顶的伏兵们马上停下无谓的攻击，贪生怕死似的蹲下身子，借助三角形的屋顶阻挡掩护，而就在这时埋伏在镇内房屋里的伏兵们，数以千计的人迅速破门而出。

“不好！子墨，撤，快撤！”

源源不断的伏兵从镇内民房冒出，数量有多少夏侯墩猜不准，没完没了的伏兵从民房内窜出，夏侯墩果断下令招呼隐藏在树那边的杨子墨撤离，光看那数不清的伏兵数量，夏侯墩就知道敌强我弱，不适合无谓硬拼。

“撤！”

夏侯墩的呼喝撤退声杨子墨没有犹豫，果断下令带着二十名精锐撤离，镇内什么动静杨子墨没有

去注意，也没有空去注意，头也不回与二十名精锐落荒而逃，身后传来声势浩大的呐喊杀声。

杨子墨等人跑得快，后面追出来的伏兵速度更快，野田镇内的伏兵快跑到杨子墨他们隐藏地方，杨子墨等人才在夏侯墩提醒下逃跑，而在后方收拾准备撤离的夏侯墩心急如焚，两千多伏兵终于确定下来了。

追逐战很快打响，杨子墨等人一路奔波疲惫赶来，早已疲惫不已，野田镇内的伏兵们养精畜锐精力十足，没多久便追赶到杨子墨等人两步之外，哇哇大叫着晦涩难懂的语言，刀枪剑一窝蜂朝杨子墨等人后面招呼。

~见机时快的杨子墨迅速拔刀迎接，刀法不怎么样的杨子墨狼狈挡了数把刀剑，两把长枪捅过来时，一阵火星四溅两把枪尖倒滑出去，杨子墨迅速双手臂夹住枪杆，直让持长枪伏兵傻了眼，没想到敌军盔甲这么结实！

“断！”

盛怒的杨子墨不知道哪里的力气，持刀的手猛然用力一推，数把刀剑给杨子墨推开，杨子墨右手臂松懈夹枪杆，长枪伏兵回抽用力过猛突然往后倒，杨子墨没有停留一刀砍断左手夹着的枪杆。

“去死！”

杨子墨砍断枪杆，往后抽的另外一名长枪兵大叫一声往后倒，杨子墨拿起左手断枪尖，迅速调转枪尖朝冲来的伏兵投过去，一枪双雕贯穿两个冲上来的一前一后伏兵，紧接着杨子墨迅速挥刀乱砍一气，一边乱砍一边往后退。

“子墨，快跑，莫要恋战，放箭！”

杨子墨与二十名精锐眼看要身陷重围，夏侯墩忍不住大喝一声提醒杨子墨等人快跑，同时呼喝滑轮弓精锐们放箭支援，遭遇两千伏兵的伏击，夏侯墩悔恨不已，早知道相信那些故意留下的提醒标记。

六十名滑轮弓精锐新一轮射击出手了，可面对数以千计冲锋的伏兵，简直就是石沉如海，根本就是对冲锋的伏兵起不到威胁作用，滑轮弓精锐们射完手里箭支，不用夏侯墩指挥迅速撤退准备下一轮攻击。

“拔刀！”

滑轮弓精锐后撤远程压制支援，夏侯墩与靠拢的另外二十名精锐同时拔刀，热血沸腾地紧握着手中刀，支援杨子墨等人回来一起后撤，而杨子墨那边伤亡很快出现，纵使精锐们很厉害，可面对一大

群人包围也难以招架。

“先跑！”

等杨子墨带着人回到夏侯墩支援阵营，二十名精锐剩余十人不到，夏侯墩一手拽起杨子墨往后一甩，紧接着迅速挥刀暴喝一声横扫过去，数把刀剑遇到夏侯墩特制的精钢大刀，纷纷应声而断。

武勇的夏侯墩不愧是精锐总教头，受过大唐名将们一番指点，看似杂乱无章不伦不类的刀法却很实用，横刀劈出断刃，挥刀反扫血光四溅，空闲之余还照顾身边的精锐手下，默契的精锐手下配合着夏侯墩照顾其左右。

“撤！”

杨子墨看了眼挡路拖延时间的夏侯墩，带领二十名精锐障刀兵边打边退，杨子墨没有犹豫，也没有婆妈浪费时间，马上招呼狼狈的九名精锐一起后撤，直朝撤到二十多步外滑轮弓精锐那边跑过去。

“哪里跑！”

密集杀来伏兵大军里，突然一个黑影冲出来，手持一把长剑朝武勇的夏侯墩刺来，疲于对付伏兵喽的夏侯墩顾暇不及，长剑叮一声刺到夏侯墩的心脏部位，出色的防御半身盔虽然挡住了剑尖，可那剑刺冲力还是让夏侯墩心脏压迫了一阵闷痛。

夏侯墩出色的半身盔防御力，直让偷袭的人大吃一惊，没想到夏侯墩的盔甲防御力这么变态，一击没得逞的偷袭之人，在夏侯墩挥刀砍来之际，迅速滑动剑尖挑向夏侯墩左手臂。

嘶啦一声，中剑左手臂受伤的夏侯墩闷哼一声，手中精钢大刀劈砍来之际，反应迅速的偷袭之人落地后，冷笑一声迅速跳出一步闪过，而夏侯墩顾不得左手臂的伤痛，瞪大眼不可思议惊呼一声。

“是你？韩宁！”

死而复生的韩宁让夏侯墩感到不可思议，他当初不是给秦寿派人斩杀了吗？怎么还活生生站在这里？要不是亲眼所见夏侯墩还真是难以相信眼前事实，太邪门了，确切地说是活见鬼了！

就在夏侯墩失神一刻，冲锋追上来的伏兵把夏侯墩等人包围起来，障刀手精锐们拼命挥刀格挡，保护失神傻了眼的夏侯墩，失神了一会的夏侯墩冷汗直飙，韩宁持剑再次冲来朝夏侯墩斜劈砍来。

“突围出去！”

夏侯墩不敢恋战，韩宁死而复生的事让他很崩溃，夏侯墩一边疲惫应付着韩宁的快剑攻击，一边呼喝精锐手下们突围离开这里，眨眼工夫时间，夏侯墩就给韩宁快剑划伤十几道伤痕。

…六十支箭雨同时射出，急时支援了陷入包围的夏侯墩等人，中箭的伏兵纷纷倒下空出一条路，夏侯墩没有一丝犹豫，一边应付死而复生的韩宁猛攻，伤痕累累的夏侯墩在滑轮弓精锐支援迅速撤离。

“追！把他们全杀了！”

韩宁没有在追上去，大喝一声招呼伏兵追击斩杀夏侯墩等人，韩宁在伏兵追赶身影之中，一脸肉疼地抬起手中的长剑，他的百炼精铁长剑与夏侯墩对战十几回，彻底变成锯齿剑了！

第833章暗影卫

“进林！”

伏击大军穷追不舍，夏侯墩带着减少三分之一的精锐原路狼狈逃离，伏击大军把夏侯墩等人驱赶到来时见到的树林，失血过度的夏侯墩显得有些力不从心，看了眼树林在眼前，夏侯墩想也没想果断下令进林。

伏击大军的战力一般，可胜在他们人多弥补了不足，要是夏侯墩有五百精锐，哪里需要这么狼狈？直接把战力一般的伏击大军斩杀干净，体力快耗尽的夏侯墩几乎快跑不动了，不知不觉落后了不少，直到一把手搭过来。

杨子墨早就发现夏侯墩失血过度体力不支，不顾夏侯墩要强的推脱，搀扶着夏侯墩直朝直奔树林里跑进，在滑轮弓精锐们最后一轮射击掩护下，杨子墨扶着夏侯墩终于赶到救命的树林。

“趴下！”

“快趴下！”

滑轮弓精锐们射完带来的五轮箭，刚钻进树林避难的时候，突然树林里传来一声大喝趴下，夏侯墩不知道谁在树林里？可对方善意的提醒声，夏侯

墩顾不得是敌还是友，既然对方有意提醒，夏侯墩不敢犹豫果断下令。

滑轮弓精锐们得到夏侯墩的命令，悉数扑倒树林脚下泥土里，杨子墨不敢有疑，搀扶着夏侯墩一起趴到地面，杨子墨和夏侯墩趴下的时候，突然树林林冒出密密麻麻的树矛，没错，是一排排削尖的树矛。

呼呼呼…一排排树矛带着沉闷的冲击声，速度快得肉眼难见似的划过众人头顶，直朝后面追赶来的伏击大军飞过去，冷不及防的伏击大军没想到树林里有埋伏，更没有想到会有要命的树矛飞出。

“啊～～”

嗤嗤嗤…树林里飞出的树矛速度不但很快，而且冲击力还很强，伏击大军脆弱的皮甲无法抵挡冲力树矛，直接给树矛一箭三雕或五雕，惨叫连连同时撞飞撞倒一大片后面追赶上来的伏击大军。

一轮数十支树矛攻击过来，彻底把伏击大军打乱，就在伏击大军以为没事的时候，下一轮万箭齐发似的竹尖再出飞出，比起树矛的威力，这一次飞出的竹尖更具有致命的威胁。

“有伏兵，撤！”

竹尖飞出一刻，尾随后面赶到的韩宁大喝一声

撤，可韩宁的喊话还是迟了一些，呼啸而来的竹尖比起树矛还有攻击力，贯穿一个又一个伏击大军，彻底把伏击大军打乱四处逃窜。

“是他！没机关了，快，快进林！”

竹尖出现一刻，夏侯墩就猜到是谁了，加上韩宁这次带队伏击，夏侯墩更加确定救他们的人到底是谁，杨子墨不知道夏侯墩说的是谁，更不会怀疑夏侯墩的话，既然夏侯墩说没有机关了，杨子墨马上扶起夏侯墩与精锐们一起往树林里钻。

“可恶！”

韩宁咬牙切齿地怒视着夏侯墩等人窜进树林里，派人追击是不可能的事了，伏击大军早就吓破胆不知道逃去哪里了，跑走了大鱼让韩宁心中很不甘，可他自己也不会鲁莽到独自一人闯进去。

树林那么大，韩宁不确定自己召集全部人手，还能不能找到夏侯墩他们，失去大鱼韩宁心里很不甘心，可又不得不放弃，把这里的事禀报给大阪城那边等待消息的郡主，韩宁相信夏侯墩他们肯定是打探消息的斥候。

“索元嘉，你个龟儿子，出来！”

树林里，夏侯墩在杨子墨搀扶下进入机关区，密集简陋的机关已经失去效用，空荡荡的树林里空

无一人，夏侯墩脱离杨子墨的搀扶，摇摇欲坠地左右看了眼，朝树林顶头大声喊着杨子墨感到陌生的名字。

索元嘉是谁？杨子墨不知道也没听说过，夏侯墩喊出对方的名字，肯定是老相识了，要不然夏侯墩也不会这么失态，一开口就是粗俗不堪的喊话，杨子墨很少见夏侯墩这么粗俗。

“哈哈~~夏教头，你就是这么对待救命恩人的吗？”

就在杨子墨不解四处环望的时候，索元嘉突然出现夏侯墩等人身后一棵大树顶，杨子墨寻声转头望过去，索元嘉眨眼消失树顶，茫然的杨子墨在夏侯墩一记敲脑门下，不解看向夏侯墩的时候，夏侯墩前面多出一个陌生人。

一个身披着蓑衣戴着斗笠的陌生人抵着头，双手抱胸摇头晃脑啧啧有词，那嚣张的态度看得杨子墨心中很不是不爽，要不是看在他出手相救的份上，杨子墨还真想上去掂量惦量他有什么本事这么嚣张？

索元嘉摘下斗笠，露出他陌生的脸孔，杨子墨看到索元嘉平淡无奇的脸孔，忍不住疑惑起来，他在长乐乡军营那么久，说实在还真没有见过索元嘉

这个家伙，搜刮记忆也没有有关有他的印象。

“小子，你不服气？信不信下一刻你就趴在地里求饶？”

“你...”

“子墨，不得无礼！”

索元嘉挑拨似的讥笑话，直让杨子墨为之气结，刚想要出手教训一下不知天高地厚的索元嘉，马上给一边的夏侯墩出手制止了，在杨子墨疑惑目光之中，夏侯墩摇摇头示意杨子墨别冲动。

索元嘉还是那么一副骄傲不逊的态度，直让夏侯墩头痛无比，可现在欠他一个人情，夏侯墩也不好说些什么，在索元嘉伸手过来时，夏侯墩苦笑一声摇摇头，右手轻指自己受伤的左手臂。

“啧啧~~砍了吧！”

“你先砍我就砍！”

索元嘉啧啧有词缺德十足的话，再次让夏侯墩忍不住无病呻呤一声，反击索元嘉不留口德的话，这家伙还真是一点没变，嘴毒不留口德，索元嘉哈哈一笑什么话也没说，看了眼七十多名精锐狼狈样子，摇摇头转身先行一步离去。

“夏教头，他是谁？”

杨子墨发现夏侯墩跟着索元嘉身后，忍不住心

中好奇之心，小心翼翼跑到夏侯墩身边，压低声音询问夏侯墩，这么嚣张的家伙，那目光好像瞧不起自己这边一样，这让一头雾水的杨子墨心中很是不爽。

“将军的暗影卫！”

“暗影卫？！”

当夏侯墩说出索元嘉的身份时候，杨子墨忍不住一愣，暗影卫，秦寿什么时候有暗影卫？杨子墨压根没有听说过，可见夏侯墩没有多说的意思，杨子墨知道，这肯定是机密的事，机密到他等级不足无法知道的事！

第834章高句丽郡主身份

夜幕降临寂静的山林，连绵春雨听了一会又开始下了起来，树林山脚下一个天然山洞里，朦朦胧胧的火光从洞穴内映辉折射而出，火光照耀下把整个山洞景象一目了然，摇晃烛火光之中，精锐们心情低落地靠着篝火取暖。

又牺牲二十多人，虽然打仗会死人是事实，可一下子死了那么多人，而且还是患难与共多年的弟兄，幸存的七十多名精锐们情绪低落到低谷，谁也没有说话默默地擦拭手中的障刀，还有待保养渗水的滑轮弓。

“运气不错，夏教头，你总算是保住了零件！”

杨子墨简单地帮夏侯墩敷好药，夏侯墩穿上烘干的衣服时，索元嘉缺德不留口德的话，夏侯墩直接过滤无视，左耳进右耳出，懒得去跟索元嘉计较太多，他什么性格夏侯墩心里太清楚了。

索元嘉不留口德的话，杨子墨心中很不喜，可又发作不得，知道他是秦寿一支特殊护卫队，杨子墨不敢计较太多，也没有权利去干涉，论起职位索元嘉甩他几条街，杨子墨哪有资格去教训索元嘉？

“元嘉，那些记号是你留下的吗？”

夏侯墩咧了咧牙穿戴好烘干的衣物，接过杨子墨去而复返送来简陋的晚饭，直接把杨子墨准备的晚饭递给索元嘉，而一边的索元嘉也没有客气的意思，理所当然接过夏侯墩递来的晚饭。

索元嘉没有回答夏侯墩的问话，夏侯墩知道索元嘉的脾气与性格，也没有在意笑了笑朝一边气不过的杨子墨摇摇头，夏侯墩知道索元嘉在生自己的气，生气自己明知道记号，却偏偏还自找死路送死。

现在夏侯墩可以确定一件事，索元嘉就是一开始放箭的人，他知道精锐们穿着锁链钢甲，知道锁链钢甲的防御力伤不了他们，故意射出一箭把伏兵暴露出来，以免杨子墨他们误入圈套全军覆没。

“你丫的还好意思说，害得老子我没机会回去大鱼大肉，跟你们野人一样呆在山洞里啃这些…”

憋着一肚子火气的索元嘉吃饱后，马上嘴巴开挂似的骂骂咧咧起来，杨子墨送上另外一份晚饭给夏侯墩的时候，一脸黑线坐在一边听着索元嘉没完没了的埋怨声，而一边的夏侯墩默默地啃着晚饭干粮不反驳。

夏侯墩知道索元嘉刀子嘴豆腐心，并没有把他

说得难堪的话放在心上，夏侯墩知道，就算是自己没有派杨子墨去查看，索元嘉也会想其他办法通知他知道，野田镇有埋伏在里面，只是时间场合问题而已。

“这边谁带队？有多少人？将军呢？”

一口气把心中不爽埋怨声吐出来后，夏侯墩不反驳也不表态，索元嘉自觉无趣岔开话题，问及默默啃着难以下咽干粮的夏侯墩，想要知道这边大军有多少人？最关键还是想要知道秦寿在哪里？

“薛司令，大概有五万多人，杂牌的有三万多，将军在海上指挥大军！”

“薛司令？薛将军吗？”

夏侯墩没有隐瞒一口气说出实情，索元嘉一脸愕然地看向夏侯墩，薛司令是什么？索元嘉不知道也没有听说过，长乐乡姓薛的有几个？恐怕手指头数都能数得过来，索元嘉第一时间想到薛仁贵，夏侯墩点点头算是回应了索元嘉疑问。

索元嘉不知道司令什么意思很正常，毕竟他很早就离开长乐乡，带着百名暗影卫背井离乡去替秦寿办事，北方商会事情败露后，他就奉秦寿的命追查北方商会，不知道长乐乡的军体早就改革了。

“五万多大军？嗯，这么多人，那攻破城门应

该没问题了！”

什么杂牌军索元嘉不觉得有什么，只要有真正主力两万人就行，高句丽和百济带来的人也就那么三四万人，以长乐乡士兵的实力，想要拿下很简单，更何况里面还有暗影卫协助帮忙，里应外合足够破城了。

只可惜不在这边大军里，索元嘉还打算把自己打探到消息传给秦寿，经过一两年时间在高句丽地盘打探，索元嘉打探到很不可思议的事，原本打算借这次出兵伏击，索元嘉混出来把消息送出来，没想到秦寿不在这边。

“元嘉，你打探到什么消息了？”

索元嘉奉命去追查北方商会的底细的事，夏侯墩多多少少知道一些，索元嘉不顾危险冒险跑出来通告，说明他肯定查到了什么，要不然他也不会这么着急暴露自己，夏侯墩有些好奇索元嘉查到了什么？

“好吧，前太子李建成未死！”

“嗯？李建成未死？！”

当索元嘉说出李建成三个字的时候，夏侯墩忍不住大吃一惊，李世民弄出的玄武门事变，不是亲手射杀了李建成吗？怎么又多出个没死的李建成

了？夏侯墩忍不住一头雾水，搞不懂了。
别说夏侯墩感到惊讶了，一边竖起耳朵偷听的杨子墨，也是一副惊讶到无语的地步，李世民怎么上位的？恐怕全大唐没有几个不知道的，虽然李世民极力掩饰，可世上哪有密不透风的墙？
“不错，那个李碧，也就是现在的高句丽郡主，就是李建成最小的公主，在高句丽有点权势…”
“是姓柳的贱人？”
当索元嘉提及高句丽郡主李碧身份，夏侯墩忍不住皱起眉头，问及是不是柳紫嫣那贱人，在夏侯墩心里一直认为，秦叔宝死因跟柳紫嫣脱不了关系，自然而然把所有罪责都强加到她头上。
索元嘉点点头算是回应了夏侯墩的疑问，当然他还有更重要的事要汇报，现在也只有等了，薛仁贵大军明日清晨便可赶到，索元嘉也不急在一时，反正明天也可以遇到薛仁贵的大军，到时候把大阪城布防图交给他便是了。
“元嘉，除了前面那个镇，还有斥候吗？”
夏侯墩最关心的还是斥候问题，他的任务是前来扫除障碍的，现在就他自己这样，别说扫除障碍了，没给敌军扫除算是不错了，千算万算没有算到

敌军会派那么多人伏击在镇内。

“没有了，安心休养吧！”

夏侯墩心里想什么？索元嘉心里一清二楚，野田镇是大阪城最近的一个小镇，在前十里便是大阪城，远远便能观察到，还需要什么斥候？

第835章李碧的担忧

夜幕时分，大阪城灯火通明一片，大战将至城内一片热闹沸腾，倭国士兵进进出出忙碌着，大量的箭支送到城外建立起的海防线城墙，召集到的匠工们连夜赶工赶点，把大阪城内破旧的城墙地方加固一遍。

间人皇女亲自到城楼监督，不顾吉川丽子和亲卫们的劝导，督促匠工们抓紧时间修缮城墙，间人皇女不相信秦寿的大军会在夜里发动攻击，没有准确点根本打不中大阪城这里，更何况还是夜里。

至于清晨先礼后兵的警告炮丸，完全是属于意外，暗中布置的藤条野也无法顾及太多，加上当时来的是一艄冲锋舟，藤条野断定不会有什么威胁力，事实证明正如藤条野想象那样，只是来警告威胁的。

“报，公主殿下，我子町守将青木毅腾…”

“嗯，本公主知道了，退下！”

当一名斥候急匆匆跑来，告知我子町镇失守的消息，还有程妖精大军已经推进到东城门两里外安营扎寨消息，间人皇女脸色无风起浪似的，变了又变轻轻，最后有些疲惫地挥退斥候。

大唐流氓国公带兵上阵，青木毅腾会战死沙场，间人皇女觉得不奇怪，要是青木毅腾击退或重创流氓国公大军，间人皇女恐怕才会觉得奇怪，毕竟程妖精打仗比她自己吃的油盐米还多。

“公主，城东有大军，城西恐怕…”

吉川丽子在一边一脸担忧地说出实情，间人皇女挥挥手打断吉川丽子后面的话，吉川丽子想到的问题，间人皇女何尝没有想过？要是毁了的江桥唐军还有办法度过河进攻，那间人皇女没什么话好说的了。

间人皇女摇摇头叹息一声，秦寿怎么安排的攻城大军，间人皇女无法知晓，可他号称有十万大军，已经把兵力之间悬殊拉近了，甚至是超过了间人皇女，大唐府兵的战力不可忽视，更不是她临时组建大军可比的。

现在连吉川丽子的底牌忍兵，都给秦寿那边打残，而那个带队的鬼忍更是不知所踪，胜算少了整整一大节。

“公主无需担忧，有新建的城墙，唐军应该攻不进来！”

“丽子，别自欺欺人了！”

吉川丽子发现间人皇女眉头紧锁的样子，忍不

住出言安慰担忧的间人皇女，而间人皇女苦笑一声，摇摇头苦笑着吉川丽子自欺欺人的话，事情要真是那样就好了，吉川丽子自欺欺人想法，不代表间人皇女会那样。

清晨唐军先礼后兵的警告，那一刻间人皇女自信满满的信心动摇了，秦寿拥有远程的武器一大堆，有兵强马壮的大军，更有不可思议的钢铁战船，全都是间人皇女无法抵抗的。

曾经间人皇女也天真想过，建起围墙阻挡唐军的大军，可清晨唐军海军的一炮轰来，彻底把间人皇女打醒了，面对秦寿远程武器一箩筐，间人皇女算是怕煞和无力而为了，感觉自己所做一切都变成白费了。

“公主，不到最后，笑到最晚的还是未知数！”

间人皇女气馁，并不代表吉川丽子气馁，吉川丽子相信间人皇女所做一切，间人皇女看了眼坚定不移的吉川丽子，摇摇头叹息着不知道说些什么好，事情到了这一步间人皇女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只有听天由命的份。

“有细作？”

间人皇女那边担忧着秦寿大军，而城西那边的

援军两国阵营里，李碧更是大吃一惊，当韩宁说他带的伏击大军里有细作，直让李碧感到不可思议和警觉起来，细作是李碧最忌畏的事。

韩宁也不确定是不是有细作，他把自己带兵伏击的事原原委委说出来，弓手伏击里突然出现不听话的弓手，韩宁查看了下现场痕迹，并追查严惩不听话的弓手，却发现没有了弓手的踪迹。

没有发现不听话的弓手，韩宁第一时间想到细作，除了细作韩宁还真想不到还有什么？加上韩宁在镇内民房墙壁无意发现的标记，大致口述说出形状时，李碧脸色变得极其难看。

“是长乐乡专用的暗号！”

当韩宁把标记形状口述完，李碧很肯定地确定了事实真相，她以前冒名顶替混进长乐乡，对秦寿的事虽然不能了如指掌，可多多少少知道一些，包括他管用的隐晦标记，都知道的一清二楚。

秦寿的细作派到她这边来了，李碧可谓是又惊又怒又恐慌，坐立不安牙齿彼此打架，全身无意识地哆嗦着，仿佛秦寿的魔爪已经抓住她的一只脚似的，随时有可能把她拽进无底深渊。

“郡主，郡主…”

“嗯？啊？”

屋内充满惶惶不安的气氛．李碧感觉好像死期就要来临了，心跳得很快，随着心的跳动，她感到自己的身体直往上升，仿佛是要飘到空中去，恍惚的心情一回儿上一回儿下，惊慌得犹如冷水浇身。

此时此刻李碧怀里像揣了个免子，心儿忐忑，跳个不停，一听到韩宁走近的脚步声，她就像瘦虾似地受惊抬起头，粉红的嘴唇哆嗦着，好像拚命地想说话，可是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郡主，时辰不早了，该歇息了！”

韩宁一脸古怪地看着李碧，感觉她怎么变成这样？出于责任与职责，韩宁小心翼翼提醒李碧，时辰不早了，她该就寝歇息了，明日可能有大战靠她坐镇指挥，李碧心不在焉似的，半句也应不出，半步也行不动，恍惚地点着点头。

李碧的异状韩宁不知道怎么回事，也不敢去八卦继续打搅李碧，慢慢退出屋内大厅，留下李碧一人精神恍惚着不知所措，无限的恐惧，加上黑暗、静寂，好像秦寿就在眼前似的。

尽管李碧很不愿意想起秦寿，可他噩梦存在的暗影卫，李碧是知道的，也知道那标记是秦寿暗影卫专用，韩宁带的伏击军里出现细作，还有那要命的暗影卫专用标记，李碧心乱如麻不知如何是好。

“来人！”

“郡主有何吩咐？”

恐惧归恐惧，李碧最终还是慢慢克服心中的恐惧，招来屋外的亲卫安排不测的事宜，以免到了关键时刻，突然遭遇无法想象的突变，到时候倒霉的肯定是李碧，安全第一李碧还是先布置好自己的后路。

第836章情敌军师

子夜时分篓州岛海域，无心睡眠的秦寿在指挥室里来回走动，不是心情不好，也不是心情烦躁，相反是冥冥之中觉得有什么事要发生，至于是什么不好的事？一时间秦寿又说不上来。

空荡荡的船舰指挥室内只有秦寿一人，大部分不是休息就是在外值守着，没人敢进去打搅秦寿，宁愿在外面守着吹风淋雨，也不愿意进去打搅秦寿，在外面偷看的人发现秦寿好像心情不太好似的。

“将军，卢国公到达预定地点了！”

“嗯，知道了，退下吧！”

传令兵急匆匆跑进来，告知程妖精的大军抵达预定地点，秦寿理所当然点点头，要是程妖精的大军没有抵达预定的地点，秦寿才觉得那是怪事，既然程妖精大军已经成功抵达预定地点，秦寿放心了不少。

传令兵离去后，秦寿走出战舰指挥室，居高临下眺望着伸手不见五指的远处，黑蒙蒙的一片天色让人感到很压抑，平静的海面在春风吹动下，小小浪花拍打着船身，传来哗哗声的拍打声。

“将军！”
“郭军师，你没睡？”
郭松突然出现秦寿身后，轻声呼唤声惊醒了沉思之中的秦寿，转过头发现郭松心事重重的样子，秦寿有些好奇，但并没有多嘴去问，别人**问题什么的，秦寿不想去过问也没有兴趣去过问太多。
郭松径直走到秦寿一边的走廊护栏，在秦寿疑视的目光之下，无言地点点头学着秦寿模样，眺望远处伸手不见五指的海面，远处大阪城方向微光隐隐可见，郭松轻叹一声深呼吸一口夜里的新鲜空气。
“睡不着，将军，你不也是吗？”
郭松深呼吸完一口气，转过头看向一边的秦寿，笑眯着眼看向秦寿，秦寿心事重重的表情，一样出卖了他自己，郭松一眼就看出了秦寿心事脸，秦寿笑而不语地摇摇头，目光看向大阪城的方向。
在没有安全感的船上睡觉，说实在的秦寿还真有点睡不着，那摇摇晃晃的船身，让秦寿感到很不安全，没有陆地那么有安全感，导致失眠最多的还是有关攻城的事，不知道这次伤亡又会是什么情况？
其余失眠原因就是惦记远在千里之外的娇妻

们，虽然现在已经平定了大唐内的局势，可有些事是见不得光的，至少现在这种情况来说，暂时是不行的，还没到时间秦寿不敢乱来。

“落花盈地了无痕，此生寄盼梦归来，轻叹满园春无痕，满怀心事弄人笑，花自泪…”

“呃…”

当郭松吟出秦寿当初在怡情别院肺腑诗词时，秦寿忍不住为之一鄂，瞪大眼不可思议地看向郭松，这首诗词是秦寿第一眼看到仙儿时，发自内心吟出的一首最好的诗词，没想到郭松居然也知道！

这一刻秦寿茫然了，带着不解的心思看向郭松，希望他能够给出个合理的解释，秦寿搜刮逐渐遗忘的记忆，记忆里在怡情别院秦寿压根没有郭松的印象，可他又怎么知道自己赠仙儿真实写景诗词？

“将军，你可还记得当初，仙儿姑娘遭遇程家三子调戏？”

郭松没有在意秦寿疑惑的目光，苦笑一声之余娓娓道出当初的情形，也是郭松感叹命运不公的地方，郭松没有在意一边秦寿疑惑目光，有些怀念又像有些失意，不吐不痛快似的道出自己心事。

“当然，如若不是他们三个，本将军恐怕难以

抱得美人归！”

秦寿虽然不明白郭松这话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他当时是不是在场？经过郭松这么一提，马上勾起秦寿当初胡作非为的胡闹，初来乍到天不怕地不怕，简直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凡事都要管一管。

对于自己赢得仙儿亲睐到爱慕，秦寿理应好好感觉程家三子，要不是他们当初年少轻狂胡作非为，秦寿也没有机会来一出英雄救美，没有英雄救美，恐怕就没有机会加速仙儿对自己的关注，从而错过这么一个美女善良的女人。

“仙儿是郭某的仰慕者！”

郭松在秦寿感叹完之后，鼓起勇气说出自己埋藏心里已久的话，说出这话时郭松好像解脱似的，也不怕秦寿暴走把他丢进海里，居然敢公开直白倾慕秦寿的女人，要是换成其他人，恐怕郭松早就给一刀咔嚓了。

“郭军师，要是一开始你跟本将军说出这句话，本将军第一时间把你丢进海里喂蛟鲨！”

“郭某知道，但是将军你现在不会！”

秦寿冷笑一声转身头，紧接着面无表情看向郭松，淡淡地说出郭松别非分之想的警告话，郭松苦笑一声点点头应着，以秦寿的性格他确实会这样，

可现在，郭松知道秦寿不会因此而生气。
“哈哈~~那么，你借李淳风名义推荐来辅助本将军，就是了解本将军为人？”
还真如郭松想象那样，秦寿不是迂腐不化之人，板起脸了一会后，最终还是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一语道破郭松心中想法，郭松什么底秦寿早就摸清了，也知道他是正直之人，故而没有刁难他。
要是秦寿知道他非正直之人，早就安排薛仁贵下令把他抹杀了，也不至于到现在还留着他，自己有情敌秦寿觉得很正常，甚至情敌恐怕到多不胜数地步，难不成还要一个个杀了？慢慢地秦寿也就看淡了这一切。
“是的，当然，郭某还有一事要…”
“准了！”
郭松落落大方地承认下来，最后咬牙切齿地说着自己想法和目地，话还没有说完直接给秦寿挥手打断，哈哈大笑地批准了郭松没说完的想法，他想要干什么？秦寿心中已经猜到了大概。
“将军，不见怪？”
郭松带着不可思议目光看向秦寿，毕竟他是来复仇的，当然不是针对秦寿本人，而是在随军跟在船上的程家三子，怎么说程家三子也是秦寿的大舅

哥，自己对他们三个整治报复，秦寿不会嫉恨在心吗？

“哈哈~~那三个家伙，本将军早就想整治他们了，既然你那么想，本将军交给你好了！”

秦寿轻拍郭松的肩膀，说出郭松目瞪口呆的话，没等郭松反应过来，秦寿摇摇头笑了笑转身离去，留下做好随时被驱赶准备的郭松，久久未从秦寿的话恢复过来。

第837章闲不住的逍遥王

熊本城，子夜时分城内基本已经变得孤灯夜火，城内街边时不时响起零碎脚步声，镇守熊本城的巡逻兵们，一丝不苟地进行巡逻，不敢怠慢巡逻整个熊本城的安全，哪怕这里属于后方很安全。

甘布变成熊本城守将很郁闷，理由很简单大意的惩罚，运气不济的甘布可谓是霉运透顶，不但损失上百虎豹骑，还损失了征战沙场的好机会，现在直接惩罚到后方做一城守将，没有机会上战场杀敌建功立业。

热血方刚的年轻人没有机会上战场，这无疑是比杀了甘布还难受，可军命难违甘布不得不听从命令，老老实实地呆在熊本城，照看熊本城的安全，同时还要当一个保姆，很悲催的权贵们保姆。

双重打击之下甘布心灰意冷，可又不得不尽心尽责做好每一件事，以弥补自己运气不佳，害死那么多人的罪责，甘布不怪薛仁贵的决定，反而很感激他为自己推卸责任，从轻处罚罚守后方城池将功补过。

“甘守将，大事不好了！”

“何事？慌慌张张的，成何体统？”

幕僚府守卫急匆匆跑来，在南城楼上找到自哀自怨心情不好的甘布，一开口就是惊慌失措的大呼小叫，心情不爽的甘布愤愤然转过头，怒视着眼前冒失的幕僚府守卫，一肚子火气无处发似的怒斥眼前冒失守卫。

“甘守将，那，那些，权贵们又开始发酒疯了…”

“混账！”

幕僚府守卫慌慌张张地把大唐来的权贵们发酒疯一事说出来，这一次倒好居然借着酒劲闯向幕僚府后院，而带头起哄的就是一直闲不住的逍遥王，也就是拖着一大票人前来殖民发展的逍遥王李恪。

甘布闻言大吃一惊，破骂一声混账推开幕僚府守卫，急匆匆往幕僚府方向跑去，幕僚府守卫很是郁闷地跟随着甘布后面跑，甘布是在骂那些权贵们呢？还是在骂自己？幕僚府守卫他自己也不知道。

心急如焚的甘布没有理会街道巡逻的巡逻兵们诧异目光，借助街道边两侧挂起的油灯灯笼光线，直朝幕僚府策马奔跑过去，阻止闲的蛋疼无理取闹吴王等人，以免他们闯进幕僚府后院，惊扰到里面见不得光的人。

而此时此刻幕僚府哪边，好像闹市一样熙攘吵

杂，幕僚府守卫们忠心耿耿守着后院道路，不退不让禁止一群醉鬼进入，鉴于他们的身份特殊又是贵客，幕僚府守卫们不敢动粗用身体捍守着通往后院的通道门庭。

“书萦，画萦，何人在外头吵吵嚷嚷？”

喧嚣声不断在后院通道门庭响起，就寝惊醒的燕妃慵懒地从软榻爬起，在书萦和画萦两宫女掌灯进来后，燕妃带着疑惑的目光看向书萦和画萦两宫女，外面吵吵闹闹到底是怎么回事？

熊本城很安全，燕妃知道这里很安全，秦寿才那么放心把她留在这里，要不然秦寿也不会故意安排几千人马镇守熊本城，城内什么情况燕妃压根不知道，她很少出去闲逛散心什么的。

“娘娘，是吴王！”

“吴王？他怎么来了？”

书萦和画萦两宫女心有余悸地轻拍心口，把她们两人偷偷去看了眼的情况说出来，开始发现李恪出现在熊本城，直把书萦和画萦两宫女吓了一大跳，通过后院守卫了解得知，吴王是来玩的才松口气。

不了解情况的燕妃吓了一大跳，紧绷的心忐忑不安跳个不停，直到书萦和画萦两宫女说明大致消

息，燕妃紧绷的心才慢慢好转了些，确定李恪不是有意来找茬或发现什么就好，什么都不怕就怕他发现了什么。

藏头藏尾的日子燕妃有些腻了，可如今这种情况在腻也要硬撑下去，燕妃连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想的，选择走这条路后，她基本已经没有了后退路可选，只有继续坚持下去，总好过在冷冰冰的宫殿里孤老终身。

“嗯，本宫知晓了，书萦，画萦你们先下去休息吧，这里不是宫中，无需遵从那些繁琐礼节！”

“是，娘娘！”

知道外面熙攘吵杂起因后，燕妃松了口气并没有放在心上，挥退书萦和画萦两宫女离去，书萦和画萦两宫女在燕妃提醒声下，不敢有疑更不敢苟同燕妃的想法，盈盈一礼告退离去，房门外守候着随时伺候燕妃。

书萦和画萦两宫女根固心底的思维，燕妃很是无奈和无力而为，要纠正她们心中的想法，恐怕不是一时半刻可以完成的，再说她现在也不是什么妃子了，从踏出皇宫一步后就没打算回那冷冰冰的宫殿。

“贞儿，你还好吗？”

燕妃走到窗台边眺望着窗外伸手不见五指的天色，虽然在这里很自由，她可以肆意无忌出去闲逛，可在这里燕妃没有一丝归属感，最重要还是她此时此刻心里最惦记的，还是她唯一的孩子李贞安全。

秦寿保证过李贞不会有什么事发生，更不会牵连到什么，还派人保护着李贞的安全，有什么事可第一时间送来这里，让她母子平安无忧无虑，纵使秦寿很认真保证，可燕妃心里多多少少难免有些担忧。

后院通道门庭那边，数十名喝得醉眼熏熏的年轻权贵们勾肩搭背，在李恪老大哥似的畅通无助带领下，夜游了占领地熊本城幕僚府一圈，倭国自行一套的建筑方式，让年轻权贵们见识了什么叫异域风景。

“尔，尔等，等，好，好大胆，胆，胆敢阻，阻…”

“吴王恕罪，将军有令，后院乃将军家眷禁地，还望吴王见谅！”

李恪看似无理取闹的喝骂，镇守后院通道守卫们忠心耿耿，一丝不苟不吭不卑宛然谢绝李恪进入，没有秦寿的手令，哪怕李恪如何以身份压人或

拿秦寿交情说事，守卫们都不买账李恪，阻拦他到后院一游的想法。

“吴王请回，莫要让小的为难！”

“本，本王，要，要是执意进，进去呢？”

守卫说这幕僚府后院有家眷，很是让李恪感到好奇，秦寿在这里有什么家眷？他的家眷不是全在大唐境内吗？李恪一直呆在大唐哪边，了如指掌秦寿家眷动向，现在这里窝藏有见不得人的家眷，让李恪忍不住好奇起来。

第838章贼心不死

“属下见过甘守将！”

幕僚府守卫在李恪刁难下，苦于不知道如何应付和回答，甘布急匆匆走进来的时候，幕僚府守卫好像见到救星一样，马上松了口气把疑难交给甘布处理，他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应付李恪了。

甘布点点头算是回应了幕僚府守卫，当见到头疼人物李恪和一大票醉醺醺的权贵子弟们，甘布马上头疼了，这些权贵子弟们都是吸引过来殖民引资的人，大部分都是属于有钱有势的人，对于甘布来说一个个都是得罪不起的主。

“甘将军，敢问这是何意？这不是要掉本王的面子吗？”

甘布一出现李恪没有继续醉酒的样子，很清醒地指向幕僚府后院方向，带着不善的语气提醒甘布，识趣就赶紧叫他的手下让开路，有始有终怎么也要让他带团参观完幕僚府全部景点。

李恪在与这些权贵们喝酒聊天时，就吹嘘着自己面子如何大，能够带他们游遍倭国任何一个地方，当然是秦寿占领过的地方才行，包括秦寿重新设定的大本营熊本城幕僚府，李恪都能轻而易举带

他们游览。

现在就差幕僚府后院没有走马观光浏览，受阻在这里李恪心中很是不喜，按理来说秦寿不在这里，更何况他家眷又不会在前线这边，走马观光带权贵子弟们浏览一遍应该没问题，没想到居然在这里掉面子了。

现在正主甘布在这里，心中有气的李恪正好有发飙的机会，撇去他大唐王爷身份不提，怎么说他也是秦寿拜把子的兄弟，不看憎面也要看佛面吧？这么不给面子，日后叫他怎么在权贵子弟面前抬起头见人？

“这...”

李恪的刁难话，直让甘布不知如何回答，幕僚府后院有秦寿家眷在里面，而且那家眷的身份很特殊，特殊到甘布自己都不敢相信地步，要是李恪硬闯进去，这不是明摆着暴露里面贵人身份吗？

要是给李恪进去参观的话，势必会发现里面的异常，可要是不给李恪进去参观的话，以他性格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要是偷偷摸摸溜进去，发现秦寿不敢曝光的事，那就麻烦大了。

越是不让进的地方，越是有可能隐藏有什么见不得光的东西，里面的肯定是隐藏着什么秘密，李

恪不死心地打着商量语气，试图说服甘布通融一下，而甘布摇着头宛然拒绝李恪的要求。

“甘守将，本王只是进去溜一圈，如何？如若甘守将不放心，不妨在前面带路，本王保证只是溜达一圈，绝不惊扰里面的任何人！”

甘布越是这样，李恪越是对里面感兴趣了，现在李恪可以肯定，这后院里肯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至于是什么？李恪无法得知，但是里面吸引了李恪想要一探究竟，要不然李恪无法甘心。

那些醉眼熏熏的权贵子弟们已经酒醒了很多，发现李恪受阻在这里开始议论纷纷，虽然很小声可李恪听在耳里觉得很刺耳，这算是什么意思？怕自己掉价身份李恪只好退一步，打着商量语气与甘布协商。

“王爷，恕难从命，没有将军的命令，末将不敢乱来，还望王爷到此为止，莫要让甘布难为！”

李恪退一步的商量语气，甘布犹豫了一阵最后还是宛然拒绝了，毕竟燕妃的身份比较特殊，属于那种见光死的类型，甘布可不敢拿自己小命开玩笑，他现在处于戴罪立功的时期，更不敢拿自己前程开玩笑。

开什么玩笑？真让贼精的李恪进去溜达一圈，

那还得了？虽然李恪说得很婉转很诚恳，但是甘布相信李恪肯定是嘴上说说而已，真进去恐怕他也无力阻止李恪乱逛发现什么了。

更何况这里秦寿交代过，外人禁止进入，外人含义是什么？甘布心里很清楚，哪怕李恪是秦寿结拜兄弟也不行，前程要紧甘布不得不硬起头皮得罪李恪，反正这是秦寿的命令，李恪也拿他没有办法。

“王爷，夜深了，要不改日吧！”

“是啊，是啊，王爷，我等喝多了，改日吧！”

甘布坚决不退步没商量的话，提及秦寿两个字，权贵子弟们马上酒醒大半，畏手畏脚借口离去不敢在逗留，这些权贵子弟们全来自长安，秦寿的名字就好像一个禁忌，现在甘布百般阻拦不让进去，权贵子弟们识趣离去。

秦寿在长安已经算是权倾朝野地步了，权贵子弟们没有必要去自找麻烦，既然甘布不想让外人进去，权贵子弟们也不是不识趣的人，李恪身份特殊或许不怕秦寿，可他们不得惦量一下。

“好，算你狠！”

甘布不退缩没商量态度，直让李恪脸面大失，

权贵子弟们退缩离去，李恪在坚持进去一探也没有意思了，心中有气的李恪气愤不已地瞪了眼甘布，甩袖转身离去，留下甘布在后面轻叹一声缓了口气。

要是李恪硬闯过去，恐怕甘布也拿他没有办法，真要是哪样甘布麻烦大了，盛怒的秦寿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他，一个后院也看不住，他还能做些什么？更别提以后能不能有机会在上战场了。

“你们两个守好，非府里的人一律不许进入后院！”

“是！”

甘布怕李恪不甘心再次摸回来找事，预防万一甘布下令两个守卫看好后院的门庭，防止非府里的人闯入后院，打搅燕妃的清净，真要是那样，问罪起来可不是那么简单了，甘布不敢拿自己前程开玩笑。

交代完守卫后，甘布不放心李恪，转身去找飞奴，把这边的情况快信寄出去给秦寿，让他知道这边的情况，李恪那尴尬的身份，甘布不知道如何处理也不知道如何打发，没办法之下只好求助秦寿。

“神神秘秘，必有问题！”

甘布离去后，李恪从阴暗角落冒出头，看了眼

两名精神抖擞值守的守卫，暗自嘀咕一声，里面肯定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在里面，越是没办法得知的事，李恪心里越是想要知道。

后院到底隐藏着什么？李恪无法知道，通过甘布这么紧张在意的样子，肯定有什么瞒着自己，好奇心作祟的李恪开始感兴趣了，不死心的他琢磨着有空去一探究竟，当然不是现在。

第839章头疼问题

次日清晨，当晨光突破云层一刻，箩州岛上已变成一片连绵营帐，忙碌的将士们卸下船上的物资，变空的船只折路返航，岛上吵吵嚷嚷的忙碌声，惊醒熟睡之中的郭松，当郭松睡眼惺忪走出船舱时，给箩州岛上的变化惊呆了。

以前一片荒芜的箩州岛此时此刻变成临时基地，数以万计的将士们朝岛上树林出发，而伙夫则开始把摧毁的烽火台柴火舍起，直接废物利用来生火造饭，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郭松忍不住愕然失神，一宿的变化也太快了！

船队离去一大半，除了刘仁轨的船队进入大阪城内海，剩下的船队不足二十艘，大部分的将士全都连夜上岸了，只有睡得很沉的郭松浑然不知情，直到尿意憋醒才发现眼前的情况。

更让郭松不解的是，箩州岛周边忙碌的木筏船，每条木筏船上皆有三到四名将士，两个负责划船一个负责拿起绑着石头的绳索，直接丢进海里好像在测量着什么？蒙在鼓里的郭松这一刻蒙了。

眼前这些到底是怎么回事？郭松不知道也无法得知，他所呆的将军级战舰里显得很冷清，船甲上

以往还有人来来往往路过，现在鬼影都难见一个，要不是战舰船顶时不时传来脚步声，还真是成为除郭松以外空无一人。

“关兄弟，关兄弟！”

“郭军师？”

茫然的郭松睡眠不足的困意全无，当发现关鑫带着人划船在海上巡视时，郭松按耐不住心中疑问，朝船底下海面不远处的关鑫大声招手呼喊，试图引起关鑫的注意靠过来，好搭乘他上岸去看个究竟。

郭松的呼喊声和招手，相隔一百多步之外的关鑫要是听不到看不到才是怪事，不知道郭松找自己有什么事，关鑫挥挥手示意手下把木筏船划向将军级战舰那边，看看郭松找自己有什么事？

“郭军师，有事？”

郭松待关鑫划船靠近战舰后，马上攀爬着战舰上的绳索下船，关鑫小心搀扶住不动武艺文弱书生一样的郭松，以免郭松蹩脚受伤什么的，待郭松站稳后才一脸疑惑地看向郭松。

“你们这是做什么？”

“郭军师，他们这是在测量海深度，按照将军的意思，看看哪里适合建造维修船坞…”

郭松手指着箩州岛附近周边放绳子的木筏船，一脸好奇询问关鑫他们这是做什么？关鑫笑了笑把测量海深度的事说出来，按照秦寿的意思，要在箩州岛建立一个临时海港基地，用来维修战后船只。

海战肯定会有船只受损，特别是那些蒙冲战船，属于木制类很容易受损，小损伤要进行及时维修，要不然会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后果，而在箩州岛建造个临时维修船坞，就不用担心这些问题了。

知道秦寿用意的郭松恍然大悟点点头，维修船坞他头一次听，不过知道维修船坞用意，还有运输船回去拉载匠工到来用意，郭松算是彻底知道了秦寿想法，很实在也很实用，郭松点点头示意关鑫送自己上岛。

箩州岛上，临时筑起主帅营里，秦寿一脸头疼地揉着额头，现在距离辰时还有一刻钟，秦寿也不知道刘仁轨那边怎么样了？经过一夜休整现在是否还安全？没听到炮鸣声也没有办法看到浓雾外前方情况。

“将军，熊本城来信！”

传令兵拿出熊本城送来的信后，秦寿闻言大感疑惑不已，接过传令兵递来的信看了眼，顿时一阵无语到姥姥家，感情是不安分的李恪惹的祸事，在

后方酒后发酒疯要硬闯在里面后院。

传令兵把信交给秦寿就转身离去，留下秦寿独自一人看着信发呆，李恪光临熊本城在秦寿预料之中，他带来的权贵子弟们殖民招商，正是秦寿最缺的，有了这些权贵子弟们占地圈地，殖民倭国计划算是迈出一大步。

“哼哼~~惹火上…”

“你鬼啊？拿回来！”

李怡然突然出现秦寿身后，把毫无准备的秦寿吓了一大跳，李怡然突然伸手夺去秦寿手里的信，哼哼声想要调唆秦寿一番，当发现信里内容的时候，瞪大眼不可思议地看向秦寿。

燕妃两个字让李怡然惊奇得像半截木头般，愣愣地戳在那儿，燕妃是谁？李怡然怎么可能不知道？她被眼前这突然来临的事实震动了，以致就像受到电击一般，精神处于半痴半呆的状态之中。

连李世民的宾妃也敢动？秦寿这不是自寻死路吗？李怡然忍不住茫然与不知道所措起来，彻底给秦寿大胆的举动惊呆了，同时也想起当初燕妃来时神神秘秘的身影，感情秦寿早就染指了！

面对李怡然不敢置信的目光，秦寿忍不住老脸一阵火辣，糟事给人发现那心情可谓是辛酸苦辣样

样有，也难怪秦寿会这样，李怡然目光太那个什么了，好像要看穿秦寿是什么人一样！

“哼~色鬼，总算是看透你了！”

李怡然最好气鼓鼓地把信丢回给秦寿，冷哼一声转过头抽身离去，留下一脸头疼的秦寿捡起李怡然丢落的信件，她转身滑落的泪水，秦寿没有看见才是怪事，对于李怡然的问题，秦寿一直避而不提。

现在还要更棘手的事要处理，想到李恪这个大麻烦，没办法之下秦寿只好修书一封，赶在李恪发现燕妃之前，把燕妃送来自己身边，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也只有这里最安全了，比起其他占领地兵力甚少更实在。

轰…轰轰…一连串震天响的炮鸣声，在大阪城方向雷鸣滚滚似的传来，箩州岛上的将士们在雷鸣滚滚般的炮鸣声下，不由自主转过头看向大阪城方向，这炮鸣声太熟悉了，熟悉到将士们有些热血沸腾起来。

开战，没错，这是海军开战的标志，也是秦寿独立大军特有的进攻方式，半热化武器占据了独天厚利的上风，以现在这个时代的科技，可以很自豪地说，没有人能够在半热化武器里抵挡。

“开始了吗？”

听到这震天响的炮轰声，秦寿慢慢收起准备好的快信，带着期待已迫切的心情，等待刘仁轨进攻的具体消息，身在后方的秦寿不知道前面战场情况，也不了解刘仁轨那边是怎么布防的？

第840章天公不作美

大阪城海港区，两艘战舰硝烟滚滚，一排排黑压压的弹丸密集的如同乌云点点，直朝蚯蚓岛后面砸过去，飞鱼号上的刘仁轨站在战舰望台处，手持望远镜观察蚯蚓岛的动静，脚下炮轰传来震动，刘仁轨清晰可感触到。

由于蚯蚓岛地势原因，小山密林遍布遮挡了视线，刘仁轨无法查看到岛后那边的情况，尽管看不到岛后面的情况如何，刘仁轨还是很相信张德明的判断，藤条野大军就在岛后驻扎着。

藤条野没有进行夜袭，在刘仁轨意料之中，天色是一大原因，更多原因还是刘仁轨不敢轻举妄动，藤条野不敢轻举妄动，给刘仁轨喘息和策划时间，经过一夜休整和准备，天色放亮一刻，刘仁轨果断下令发动一轮打草惊蛇袭击。

“唐军进攻了！”

轰隆…哗啦…火炮弹丸密集朝倭国船队砸来，值守的倭国海军竭嘶底里呐喊声，把还在熟睡之中的船舱里倭国海军士兵惊醒，随着弹丸落海卷起大浪和船毁声，惊吓得倭国海军士兵们狼狈爬起。

“哪尼？”

“八嘎，快爬起来！”

倭国战船上的将领们出现船舱外，怒斥船舱内打蒙乱成一团的倭国海军士兵们，敌人都开打了，他们还慢腾腾的穿衣披甲，等他们穿戴好恐怕战船早就沉没了，恼羞成怒的倭国战船将领们恨不能拿鞭子抽打他们。

唐军战船队那边炮鸣声响起一刻，藤条野就惊醒从主力舰船舱跑上楼顶，目睹着铺天盖地似的炮丸砸来，藤条野马上阴沉着脸色，打草惊蛇，藤条野马上识破刘仁轨的意图，试图用盲射把他们从隐藏的蚯蚓岛后面赶出来。

唐军战舰炮弹轰炸有限，两艘战舰的轰炸雷声大雨点小，没有明确目标瞄准下，一轮攻击只是盲射沉两艘战船，三艘砸穿船尾或船头暂时没有沉船，其余的战船安然无恙，只是有不少倭国海军在巨浪拍打掉落海里。

“传令下去，所有船队按兵不动！”

“嗨！”

识破刘仁轨意图的藤条野，并没有上当刘仁轨的试探攻击，知道刘仁轨他们不敢贸然冲进来，藤条野阴沉着脸色下令船队按兵不动，以免中了刘仁轨打草惊蛇的圈套，给他赶出去成为靶子。

传令兵得到藤条野的命令后，马上转身离去开始传达藤条野的命令，情况还真如藤条野所想那样，第一轮炮弹轰炸过后停止了，藤条野紧绷的心情松了口气，忍不住耻笑一声。

这么差劲的打草惊蛇方法，藤条野早就识破看穿了，刘仁轨或许经不住时间拖延，可藤条野经得起时间拖延，更何况常年与海打交道的藤条野，不是出道不久的刘仁轨可比的。

早已准备好圈套的藤条野，就等刘仁轨的大军靠近，只要他一靠近就别想跑了，藤条野临时组建的秘密武器，会让刘仁轨吃尽苦头，让他知道他在和谁打仗？一洗当初毫无准备不知情的耻辱。

“派遣先锋斥候冲锋舟登岛，查看岛上虚实，冲锋舟上所有船员都带上钢盾，以备不测！”

“是！”

刘仁轨这边，试探攻击了一阵，发现倭国海军没有上当受骗，刘仁轨并没有气馁，同时也重视起藤条野这个棘手的海战将军，也是张德明要杀的主要人物，当初他派兵杀了张德志仇恨，张德明恐怕一直谨记在心。

而张德明没有被仇恨蒙蔽双眼义气用事，耐心等待自己大军到来，刘仁轨很是欣慰，什么都不

怕，就怕张德明义气用事坏事了，现在藤条野能识破自己打草惊蛇，刘仁轨不敢轻视连败两次的藤条野。

无法把狡猾的藤条野引出洞，刘仁轨只好以冲锋舟做前锋登岛，一步步进逼把藤条野布好的局破坏，刘仁轨相信蚯蚓岛上肯定有埋伏，故而派冲锋舟带上钢盾，遇到伏击弓手什么的可以第一时间顶盾逃离。

随着刘仁轨的命令下达，五艘冲锋舟脱离唐军的海军船队，直朝蚯蚓岛方向划船过去，带着使命前去视察蚯蚓岛的情况，冲锋舟出动隐藏在蚯蚓岛上的倭国斥候马上有动作，第一时间把岛上情况传回去。

“报，藤条野将军，唐军派遣冲锋舟登岛，是否出击拦截？”

“哼~想登岛观察位置？传令下去，派遣伏击弓手，把他们打回去！”

“嗨！”

倭国斥候汇报刘仁轨出动冲锋舟登岛试探，藤条野阴沉着脸色，看样子唐军将领也猜到了藤条野的布局，没有办法之下，藤条野只好出动蚯蚓岛上布下的伏兵弓手出击，打退刘仁轨试探的登岛。

倭国斥候得到藤条野的命令马上转身离去，藤条野在主力舰上气得牙痒痒的，刘仁轨不是一般的难对付，狡猾又谨慎丝毫不逊色于藤条野，仗着拥有出色船队可以为所欲为，让数量占优势的藤条野处于挨打的弱势。

占有数量优势的藤条野很憋屈，与唐军数量稀少可又变态的船队打，简直是九死一生地步，要是指挥不当，甚至有可能给唐军速度奇快，远程攻击奇远的战船吊着打，那才是最憋屈的。

“嗯？”

气恼的藤条野抬起头看向天色的时候，风缠绕着乌云，一时天地色变，云层的压迫让藤条野喘不过气来，黑灰色的铅云，天色晦暗，似乎马上就要到天黑了，黑压压的把晨光慢慢覆盖其中。

暴风雨前兆的低气压，直让气恼的藤条野感到一阵心慌气闷，莫名的压抑与烦躁感充斥全身，别人或许不知道是什么，可对于常年以海打交道的藤条野，太熟悉了，这是春季暴风雨大海最凶猛的风暴。

“哈哈～～真是天助我藤条野，暴风雨，暴风雨，来人，传令下去，所有船队准备好避暴风雨！”

“嗨！”

藤条野发现暴风雨要来临，心中大喜招来传令兵，下令所有船队准备躲避暴风雨，仗着有岛屿靠岸的藤条野，不惧怕春季凶猛的暴风雨来袭，而刘仁轨那边恐怕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

而刘仁轨那边也发现天色风云色变的天气，突然到来的乌云滚滚直让刘仁轨皱眉不已，忍不住伸手感触一下风力，平静的海面一丝风也没有，刘仁轨顿时脸色大变，可怕的暴风雨要来了！

第841章暴风雨到临

“有风暴，撤回冲锋舟！”

“是！”

刘仁轨伸出手感触了空气，压抑的风暴前兆快让人闭息地步，刘仁轨第一时间想到海上风暴，很要命的海上风暴，钢铁战船或许不用惧怕海上风暴，以它的重量和吞水量，勉强应该可以在暴风雨之中不翻船。

可那些蒙冲肯定顶不住这场暴风雨，它的吨位造就无法支撑暴风雨，这场暴风雨有多大？刘仁轨不知道，不过刘仁轨有种不祥的预感，这次的暴风雨肯定不简单，要是处理不好肯定会阴沟翻船。

暴风雨来得很快，刘仁轨的命令刚下达，船顶上空就已经变得黑压压一片，乌云密布直接把晨光完全覆盖了，那伸手不见五指一样的夸张画面，好像再次回到晚上一样，压抑的乌云让船上所有将士们感到恐惧。

大自然的暴风雨，自古以来人类无法抗御的天灾，它的威力轻则船毁人伤，重者人都不知道吹刮哪里去？暴风雨聚集速度越来越快，快到让刘仁轨有些措手不及，而那些船上的将士们更是不知所

措。

“有埋伏！顶盾！”

五艘冲锋舟靠近蚯蚓岛浅滩范围时，…铺天盖地的箭雨突然从草丛里射出来，紧接着草丛里冒出数以千计的倭国弓手，大吃一惊的冲锋舟上海军将士们，不用他们的将领命令，迅速竖起钢盾抵挡。

叮叮当当…钢盾在冲锋舟竖起一刹那间，源源不断的箭支击打在钢盾上，海军将士们奋力抵抗着要命的箭支，海军将领们没有陆军那边拥有累赘的盔甲，加上他们长期在海上作战，无需那累赘的盔甲。

要是没有钢盾顶着，说不准现在五艘冲锋舟上的将士们，在这一轮袭击下早已全军覆没了，有埋伏自然撤退了，更何况身后的战舰已经鸣起撤退的信号，冲锋舟的舟长们自然而然开始下令撤退。

“抛石机！快，快撤！”

冲锋舟往后划撤退时，突然十几块巨石远远从岛上树林里砸来，轰然落水的石块溅起数丈高的海浪，摇摇晃晃的冲锋舟险些翻船，所幸舟上将士们习惯了应对一切，临危不乱稳住了冲锋舟的摇晃。

敌军居然在岛屿上面布置了抛石机，直把五艘冲锋舟的舟长们吓得脸色大变，高声呼喝手下们划

船离开这里，远离抛石机要命的打击范围，抛石机准确度底，但是很容易给抛石机巨石制造的浪花打翻。

“八嘎，谁下令抛石机投石的？查，查到那个家伙，军法处置！”

“嗨！”

抛石机突然发动攻击，暴露了岛上隐藏的实力，守岛将领黑木耳暴跳如雷，这不是明显告诉唐军，岛上有杀手锏远程打击武器抛石机吗？到时候还怎么打唐军的大进攻一个出其不意？

现在暴露了投石机，还有什么隐秘可言？盛怒的守岛将领黑木耳竭嘶底里抓狂破口大骂，黑木耳的手下柞木三郎副将不敢有疑，领命下去查谁冒失暴露抛石机位置？尽管抛石机不归黑木耳负责，可他还是要去查查。

“八嘎！”

望着唐军冲锋舟离去的身影，黑木耳忍不住暗骂一声，至于骂谁黑木耳他自己心中也没底，最气不过的还是唐军的狡猾，居然还带着乌龟壳一样的钢盾前来，弓箭根本无法伤及对方一根毫毛。

而天空黑压压的乌云，黑木耳知道是暴风雨来的征兆，对于在沿海出生的黑木耳来说，暴风雨威

力怎么样？他心中很有数，特别是那海啸，简直就是非人类可以抗拒的天灾，意识到暴风雨来临，黑木耳果断下令弓手们折回树林里避风头。

“马上传令下去，所有船队保持一定距离，抛锚，蒙冲全聚首在一起，用绳索绑住每一艘船，快艇用铁链全拴在一起！”

“是！”

冲锋舟折返而回正应了刘仁轨的猜想，蚯蚓岛上有埋伏，加上现在天色越来越黯淡，不敢迟疑浪费时间的刘仁轨马上下令，借用三国时期曹操的连环船方式，把船都拴在一起，共同对抗即将到来的暴风雨。

“黑牛，马上派人把营帐拆了，程处默，你们三兄弟马上安排粮草，全转移进树林里隐藏好，一部分人回到战舰上，别让风吹跑了船，其余人进树林里！”

“是！”

箩州岛上，秦寿很是纠结发现天公不作美，万恶的自然灾害暴风雨要来临了，头一次遇到海上暴风雨，秦寿不敢大意也不敢小觑，马上下令安排黑牛和程处默三兄弟等人，迅速安排好一切躲避春季的暴风雨。

黑牛和程处默等人不敢有疑，迅速领命跑去安排执行秦寿的命令，头顶天空越来越浓密的乌云，再傻的人也知道即将有一场狂风暴雨到临，单单建起的营帐是无法抵抗狂风暴雨的吹袭。

郭松郁闷到姥姥家，刚上岸没多久，就遇到天公不作美的乌云密布，一边的关鑫更是无奈地朝郭松耸耸肩，突然到来的狂风暴雨别说郭松不知所措了，连关鑫他自己也是很无奈。

“将军，去哪？”

“回船上，快点！”

郭松还没来得及踏上箩州岛，秦寿便急匆匆赶来，一把推开挡道的郭松，在关鑫不解问话之中，心急如焚的秦寿直接回了一句回船上，直让关鑫忍不住大吃一惊，这种情况回去恐怕暴风雨早就到临了。

“可是，将军...”

“少废话，快点，船上不能没人！”

“是！”

关鑫试图说服秦寿别犯险，可秦寿哪里会听关鑫的废话？不容置疑地大手一挥，坚决要回到战船上，旺财还在战舰上没下来，野兽天生怕水，秦寿怎么能够放心它在船上？哪怕是船翻了，秦寿也可

以带着有灵性的旺财一起逃生。

“将军，郭某…”

“你在岛上安全一点，要是本将军有什么意外，你继续指挥大军进攻大阪城，本将军福大命大，这鬼天气拿本将军无可奈何，关鑫，还愣着干什么？开船！”

“是！”

秦寿坚决要回到战船上，关鑫知道劝不动秦寿，没办法之下只好勉为其难答应下来，刚准备下令划船，关鑫走上前试图想要与秦寿一起同行，秦寿果断拒绝了郭松的想法，交代他一番马上示意关鑫开船。

第842章大胆计划

天黑沉沉的乌云天空，好像玉帝不小心打翻了墨汁瓶，轰隆隆的雷声迅速冷不及防响起，紧接着一道闪电像划破了天空，不一会儿，黄豆大的雨点从天而降，打在地上劈里啪啦直响...

天上刚才还是风云密布，转眼间雷电交加、狂风暴雨，就算是躲在树林的人，也感觉到那种地动山摇的气势，大树被狂风吹得东倒西歪，摇摇欲坠，震耳欲聋的雷声如在耳边，连绵不断响个不停。

“全速全进，保护好粮车，进镇！”

野田镇三里外，薛仁贵带领着大军出现时，刚好刚上要命的暴风雨和溃败的夏侯墩等人，暂时没空了解情况的薛仁贵，顶着险些要吹走人的暴风雨，扯起喉咙下令大军进击野田镇休息避风雨。

现在就算是野田镇还有伏兵存在，薛仁贵也要带着渡江一宿疲惫的大军强攻，沿海的暴风雨不是开玩笑，搞不好给吹走人是家常便饭的事，更何况春季天气很寒毒，疲惫的将士们需要好好休息。

左路大军冒着狂风暴雨急行军赶到野田镇的时候，基本已经淋成落汤鸡一样，值得庆幸的是野田

镇伏兵早已撤走了，五万多大军驻进野田镇，眨眼间把毫无人气的野田镇带活了。

安顿好大军休息，薛仁贵才有空歇会回到临时主帅屋，一间废弃的野田镇镇长屋，薛仁贵回到大厅的时候，亲卫们还在收拾前镇长临急搬离遗留下来的杂物，薛仁贵前进刚回来，夏侯墩就带着暗影卫索元嘉前来。

“暗影卫队长索元嘉，见过薛将军！”

“嗯，元嘉，起来吧，将军早已不兴这套了！坐！”

索元嘉还保留他离去前的那套礼仪，薛仁贵摇摇头苦笑一声，罢罢手示意索元嘉无需多礼，索元嘉不知道军体变革的事很正常，他早期领命追踪北方商会打探消息顺带潜伏，对于长乐乡的变化不了解很正常。

薛仁贵挥手示意索元嘉和夏侯墩两人落座，他们两个站着薛仁贵感觉很不自在，还是自由自在的好一点，薛仁贵还等着索元嘉汇报消息，还有夏侯墩他是怎么粗心大意？又是怎么遇到索元嘉等等一切消息。

“薛司令，夏某粗心大意，没有注意到元嘉警告提醒…”

薛仁贵亲卫离去后，夏侯墩第一时间站出来自罚领罪，没有逃避责任，也没有推卸责任，把自己罪责全盘托出，大意就是大意了，没有必要为自己失败找借口，死了那么多人，夏侯墩心中羞愧难当。

索元嘉坐在一边没有出言，夏侯墩自罚汇报情况，他不插嘴也帮忙说好话，索元嘉知道没有必要，在长乐乡规矩里，错就是错没有求情可言，惩罚准则以做错事者轻重自行承担责任。

“嗯，夏侯墩，战后自行去军法处领五十军棍，今后你的封地收入，每年上缴一些补贴阵亡的将士家眷...”

“是！”

薛仁贵从轻发落并没有降职夏侯墩，已经算是天大开恩了，至于倭国打下来封赏的封地收入，每年上缴一些补贴阵亡的将士家眷，夏侯墩更是没有丝毫怨言，再多的补贴也弥补不了那些宝贵的将士们性命。

“薛将军，元嘉的消息全在这里！”

“嗯，元嘉做得不错！”

薛仁贵处理完夏侯墩的处罚后，索元嘉直接拿出自己一直保管好的小册子，用防水油布包了几

层，小册子里面记载着索元嘉打探到的消息，索元嘉呈上小册子的时候，薛仁贵很满意地点点头。

小册子里面的内容薛仁贵没有去看，也没有兴趣去八卦好奇这些，什么该知道的什么不该知道的，薛仁贵心中有数，怕小册子丢失，薛仁贵小心翼翼保管好，待天晴了在派人把消息送回去给秦寿，现在这种天气想要派人送过去也没有办法。

“元嘉，你的暗影卫何在？”

薛仁贵想起索元嘉与夏侯墩一起回来的，除了夏侯墩带回来七十人不到的数量，薛仁贵好奇起索元嘉的暗影卫所在？要是索元嘉暗影卫在大阪城的话，那对于薛仁贵来说无疑是一件好消息。

“启禀薛将军，暗影卫全在大阪城潜伏着，只要薛将军大军攻城，他们就会配合打开南城门…”

索元嘉不负薛仁贵心中猜想，把暗影卫的所在全盘说出，早就有所准备的索元嘉安排好了一切，暗影卫一个不差全混进了高句丽援军队伍里，只要不是逐一搜查排查，相信高句丽郡主做梦也想不到有细作。

不过眼前这种情况，索元嘉不得不担忧起暗影卫的安全，他为了提醒粗心大意的夏侯墩，不得不提前暴露了身份，以免粗心大意的夏侯墩伤亡更

大，救了夏侯墩他们现在却把暗影卫置身于危险之中。

“嗯，元嘉，要不这样，你想办法通知那些暗影卫们，不必冒那个险，先撤走吧！”

薛仁贵了解到索元嘉的担忧，点点头沉思了一会，果断舍弃索元嘉里应外合的想法，百人队的暗影卫虽然实力不弱，可他们身处数以万计的敌军之中，没有必要去犯那个险，在出现不必要的伤亡。

百人暗影卫战力是很强，可面对千军万马围剿，他们那点人想要守住城门一会，估计都困难而且还是很悬那种，只要对方出现一批弓手，足以把秦寿不惜血本训练出来的暗影卫斩杀干净，毕竟他们没有后期制作精良的半身盔防身。

“薛将军，其实元嘉早已有打算，就是不知道薛将军是否敢冒险？”

“哦？说来看看！”

索元嘉双手抱拳谢绝了薛仁贵的好意，他不归薛仁贵指挥，抗命不从很理所当然，怕薛仁贵误会自己，索元嘉突然想到一个冒险大胆的想法，直让一边的薛仁贵心血来潮，大感兴趣想要看看索元嘉有什么想法？

“薛将军，如今这种天气，最适合果断出击攻

城！”

“果断出击攻城？这…”

索元嘉一口气说出自己冒险的想法，直让薛仁贵闻言大吃一惊，下一刻沉默了，而一边的夏侯墩满脸震惊与不可思议，忍不住看向索元嘉，想要确定索元嘉是不是疯了？这种要命的鬼天气去攻城？恐怕还没出去就给外面不稳定的暴风吹走了！

第843章倒霉的妖精

大阪城东面郊外右路大军阵营，雷鸣阵阵狂风呼啸不止，右路大军建好的营帐，在狂暴暴雨袭来一刻，眨眼烟消云散似的吹飞了，随着暴风雨肆虐侵袭，右路大军的粮草彻底泡水，程家军府兵在暴风雨肆虐下，彻底乱作一团。

程妖精气鼓鼓地单手拄着精钢长斧，目睹着天灾的暴风雨揉虐自己程家军府兵，吐血同时又火冒四丈，哪怕是现在狂风暴雨的天气，也难以平息程妖精此时此刻心中的怒火，这见鬼的天气太坑流氓了！

“啊～～救…”

暴风雨越来越大，几名程家军府兵试图拿防水油布遮盖粮草，可下一刻他们倒霉了，狂风吹动之下鼓掌密不透风的防水油布，好像鼓足气的气球一样，连人带着一起不知道吹去哪里。

“董镐，董镐！你个兔崽子死哪去了？滚出来！”

程家军府兵遭受暴风雨肆虐，东倒西歪早已变得溃不成军，吐血的程妖精连连踱着手中精钢长斧，撕开嗓门呼喝不知所踪的董镐，现在大军变成

这样，别说攻城了，能在天灾之下保住命算是不错了。

暴风雨之中还在持续不断下着，豆大的雨滴在狂风吹打下，程妖精感觉好像给沙粒打在脸上一样，双目难以睁开，一边用手挡住要命的大风，一边呼喝董镐速速来见自己，离开这见鬼的地方。

没有意识到暴风雨前来，忽略了暴风雨的威力，程妖精算是体验到了什么叫天灾难违，头一次体验到海边的暴风雨，程妖精算是崩溃到极限，现在不要是粮草保不住了，小命能不能保住还是一回事。

“将军，有何事？”

狼狈不已的董镐一手挡住呼啸的大风雨，一边艰难地用手挡住吹得眼睛发痛的雨打，一边寸步艰难走向气急败坏的程妖精面前，刚一张嘴说话，嘴巴就打进一大票的雨水，实在是让人狼狈不已。

“集合大军，撤到北田边镇！”

“是！”

没办法之下，程妖精只好退一步，返回最近的北田边镇那边避暴风雨，在这么下去，就算是人平安无事撑过去，迟早也会给寒冷的雨水入体干扰风寒，真要是那样还玩什么？无疑等于全军覆没。

程妖精无计可施下令撤退，正合了董镐的意思，没有一丝迟疑董镐马上领命告退离去，开始集合大军折返回北田边镇那边，董镐的命令一下达，程家军府兵们解脱似的，在董镐安排下，两人一组搬着米袋加重返回。

粮草早已进水补救已经来不及了，更何况眼下这些粮草勉强维持大军两日消耗，淋湿也无所谓了，先找地方避雨才是至关重要，冰冷的雨水早已让程家军府兵们手脚麻木地步。

“他奶奶个熊，太欺负人了！”

程妖精带着大军赶到安然无恙的北田边镇时，还未来得及庆幸有地方避暴风雨，狂风暴雨卷带来的滑坡泥石流，一眨眼间把处于低势的我北田边镇冲毁覆盖，面面相觑的程家军府兵们彻底崩溃了！

这算是什么意思？不带这样整人吧？程家军府兵们这一刻傻了眼，目瞪口呆任由狂风暴雨吹打，木偶人一样痴呆着目光，看着他们唯一避难的村镇毁去，这算是把他们赶尽杀绝吗？

泥石流不但摧毁了北田边镇，肆虐的暴风一眨眼间，把外围没有受到泥石流的房屋屋顶吹飞，倭国建筑技术水平，让程家军府兵们崩溃了，恐怕没有泥石流侵袭，这北田边镇豆腐渣民房也靠不住

啊！

“将军，眼下只有返回我子镇那边了！”

董镐顶着大风雨走到程妖精身后，扯起喉咙对抗呼啸的大风，大声提醒陷入痴呆的程妖精，眼下这种情况也只有继续往后撤，返回我子町镇那边，至于那边情况怎么样？董镐不知道，这种鬼天气也只有看运气了。

以现在的步行速度，大军返回我子町镇那边，最起码要半个时辰，半个时辰会发生什么？程妖精无法估计也无法想象，可眼下这种情况，大军在不找到地方躲雨，迟早溃灭在这里。

“传令下去，急行军返回我子町！”

“是！”

没办法之下程妖精只能妥协了董镐的提议，现在这种情况也只能这样，再远的路程也要赶着去，董镐得到程妖精的命令，马上跑开去传达命令，留下程妖精气得脸色发黑，活见鬼的天气。

比起程妖精这边倒霉，刘仁轨那边也好不到哪里去，甚至是有苦说不出那种，狂风暴雨出现一刻，船队在汹涌波涛的大海里变成漂泊无萍树叶一样，面对滔天巨浪拍打，隐隐有翻船的迹象。

两艘钢铁主力舰还好点，滋生重量占了优势经

得起暴风雨考验，可那些蒙冲和中型快艇就显得危机四伏，在汹涌海浪拍打之中好像随时要沉船一样，串起的绳索一会紧绷，一会又变得松垮垮的。

“要撞上了，右转，快右转…”

“是，转陀，右转陀…”

两艘战舰在波涛海浪里摇摆不定，随着暴风雨的肆虐，隐隐有要撞船的危机，两艘战舰上的转陀手们忙碌无比，随着指挥室里观察手下达命令，两三个转陀手吃力地转动机械转轮，防止两艘战舰屁股撞上。

心情烦躁的刘仁轨坐在摇晃不定的指挥室里，脚下炮舱咕噜噜声作响动静，还有牙酸似的挤压船体咯吱咯吱声，刘仁轨清晰听在耳里，战舰在接受有史以来最严峻的考验，海上风暴致命的考验。

轰隆一声，转陀手拼命右转没有顾及到右侧的护卫蒙冲，船尾直接把护卫的蒙冲撞出个半天翻，冷不及防的刘仁轨直接坐立不住，从指挥椅子上狼狈滚落下来，而撞到的护卫蒙冲战船倾斜一刻，一大票海军掉进海里。

“回正，快回正…”

转陀长知道自己犯错了，可眼下这种情况不是纠结对于错的时候，及时补救修正方向才是正道，

随着转陀长的命令下达，两三个转陀手们彻底朦了，一下子这边一下子那边，把整艘战舰转得团团转。

　　轰隆…当一股滔天巨浪拍打过来时，转陀手们冷不及防把持不住转陀，在海浪倾打下，整艘战舰朝右侧六十度大转，倒霉的右侧护卫蒙冲在战舰尾部撞击下，彻底撞翻船侧躺海面。

第844章冒险计划

“现在攻城？！”

薛仁贵总算是给索元嘉疯子似的想法惊呆了，这种鬼天气去攻城？也亏索元嘉想得出来，薛仁贵算是服了索元嘉疯狂的想法，这不是明摆着自寻死路吗？别说去攻城了，在暴风雨之中，能不能站稳还是一回事。

一边的索元嘉很确定地点点头，虽然他的想法有些疯狂，可也是最好破城的方法，按照索元嘉的想法，暴风雨天气攻城，可以出其不意打敌人措手不及，估计敌人做梦也想不到，他们会选择暴风雨天气攻城！

索元嘉的想法固然很好，可薛仁贵始终有些难以下决定，要是大军没有疲劳过度，薛仁贵或许会考虑一下索元嘉的想法，可现在这种情况，薛仁贵觉得有些不靠谱，将士们肯定会怨声载道。

“薛将军，善攻者，敌不知其守，加上元嘉手下们在南城门当值，只要配合一下，拿下南城门不是……”

索元嘉似乎猜到薛仁贵心中担忧什么，自信满满地说出自己想法，这种天气，敌人不知他们怎样

进攻，也不知道怎样防守，能做到使敌方想不到他们要进攻，那才是兵法的最高王道。

索元嘉把自己想法一股脑说出来，按照他现在的想法，高句丽和百济联手镇守的南城门，并不是想象之中那么默契，两国之间有些小摩擦很正常，值守城门都是按照白天和夜里两国轮流交换，没有混杂在一起的说法。

“元嘉，那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

夏侯墩算是明白了索元嘉的意思，开口纠正索元嘉用错词意，按照他的意思，他想要使敌人不能意料这种天气大进攻，进攻毫无防备的敌人，玩起兵者诡道之术，也就是说要出奇制胜的意思。

索元嘉了解南城门那边的情况，还有高句丽和百济不融合之间的事，这对薛仁贵来说是好事，起码对大阪城情况有了一定了解，可索元嘉疯狂大胆的想法，薛仁贵有些不敢苟同。

“哈哈~~都一样，都一样，薛将军，你看元嘉的想法怎么样？”

索元嘉在夏侯墩纠正话里，一脸尴尬脸红地挠着头，打着哈哈掩饰自己说错话的尴尬，正如夏侯墩所说那样，索元嘉打的就是那主意，最关键的还是有天气原因，敌人怎么也想不到会有偷袭。

薛仁贵沉默了，这一刻深深地沉默着没有说话，说实在的索元嘉提议很是让薛仁贵心动，可他的提议太冒险了，甚至是有火中取栗的错觉，运气好或者能够一举攻陷大阪城南城门，搞不好全军覆没那就乐大了！

“薛司令，我等先行告退！”

“嗯！”

一边的夏侯墩发现薛仁贵沉思犹豫，识趣地先行告退不去打搅薛仁贵想事，连同拉着不识趣的索元嘉一起走出去，尽管索元嘉很不想出去，可夏侯墩眼神示意下，索元嘉只能默默地妥协跟着出去。

薛仁贵心不在焉似的，没有去注意夏侯墩哪些小动作，脑海里回荡着索元嘉的提议和想法，不得不说索元嘉的想法和提议，都很让薛仁贵满意，现在这个时候攻城确实有些冒险，可也不是没有办法办到。

将士们经过一夜渡江早已疲惫不已，要是现在又开始冒着生命危险去攻城，恐怕后果不堪设想，运气好一点或许伤亡很少，运气不好的恐怕伤亡无法估计，这一刻薛仁贵犹豫着不堪想象的后果。

攻城薛仁贵不愁攻不破大阪城，尽管间人皇女筑起海防线很唬人，可在他眼里那是不堪一击的，

当然前提是有那两挺振武大将军炮，只可惜江面桥梁给间人皇女毁了，想要转移振武大将军过来，需要等上一段时间。

现在的船队基本不够用，根本没有办法把振武大将军运过来，也就是说他们左路大军需要等上一段时间，可在这漫长一段时间里，粮草消耗支不支撑的下去，还是另外一回事！

“夏教头，你拉元嘉出来所谓何事？”

走出镇长屋大厅，索元嘉在屋檐走廊下甩开夏侯墩拉着自己出来的手，没有在意大风雨倾打在身上，带着疑惑不解的目光看向夏侯墩，想要知道他拉自己出来做什么？自己疯狂的想法还没得到薛仁贵的同意。

眼下这种情况索元嘉也只有说动薛仁贵出兵，这场暴风雨持续多久无人知道，可暴风雨过后他的手下肯定有危险了，高句丽郡主肯定会大势派兵排查，把他手下暗影卫们逐一排查出来。

排查出来后果怎么样？索元嘉不用想也知道后果，不是杀了就是折磨致死，眼下这种情况也无法联系到大阪城那边的情况，更没有办法通报暗影卫们离开，除了赶上时机攻城，再也没有其他办法解救处于危险的手下们。

更何况他的计划还没有说出来，索元嘉相信要是薛仁贵同意了自己偷袭计划，破城门肯定会成功，风险是有，可不拼一拼怎么会有结果不是？

“元嘉，你心情夏某很理解，可攻城这事，最好让薛司令一个人好好想一想，他要背负数万人的命债…”

索元嘉不了解后续长乐乡改进的规矩，这一点夏侯墩心里很了解，并没有去责怪他什么，他的想法固然是好，可也要给薛仁贵思考一下，数万人的性命压力，不是索元嘉嘴上说说那么轻巧的。

要是单凭牺牲那些编外军没问题，可那些编外军的作战力，夏侯墩无法想象他们能够破城，用来当炮灰还可以，攻城还是算了吧，指望他们能攻破固若金汤的大阪城？估计间人皇女就是庸才了。

“好吧！”

经过夏侯墩的一番解释，索元嘉勉为其难地点点头应着，现在知道长乐乡改进的规矩后，索元嘉气馁不已地叹息一声，没想到薛仁贵背负那么沉的包袱，同时为秦寿人性化的参军管理系统惊呆了。

要是真如夏侯墩所说那样，那需要多少钱打一场仗？索元嘉想想都觉得毛骨悚然，恐怕现在大唐皇朝也不敢像秦寿这么败家，居然使用这么大的财

力打仗，不光消耗还要解决战死的将士们家眷后顾之忧。

“夏师长，索护卫长，薛司令有请！”

“嘿嘿~~”

就在索元嘉气馁的时候，突然一名传令兵急匆匆跑来，拱手抱拳告知薛仁贵有请，索元嘉忍不住嘿嘿声笑了起来，直让一边的夏侯墩大翻白眼。

第845章出师不利

狂风呼啸之中，雷鸣闪闪天空炸响连绵不断的响雷，宛如黑夜的天气漆黑如墨，大阪城南城门方向一片死寂，遭遇暴风雨袭击的大阪城，一眨眼间变成死寂一片，空荡荡的大街小巷空无一人。

狂风暴雨之中，一千多人队伍俯趴在大阪城城外泥水里，身体几乎贴着淤泥般的泥水地，慢慢朝大阪城方向爬行，夏侯墩心里纳闷到姥姥家，也不知道索元嘉想出什么鬼主意？居然暴风雨天气去袭击大阪城。

尽管南城门的城楼没有守兵在值守，可夏侯墩不敢马虎大意，在索元嘉的带领下，顶着要吹飞人的暴风雨缓慢爬行，谁也不知道下一刻，会不会给城楼上的守兵们发现？安全第一还是谨慎为妙。

“疯子，全都是疯子...”

夏侯墩轻声骂咧着，搞不懂薛仁贵怎么同意了索元嘉疯子的想法，居然调遣一千精锐做主力先锋，去攻城门什么的，这么冒险的想法，夏侯墩不知道薛仁贵怎么想的？居然这么冒险，多等几日不是很好吗？

这种鬼天气去偷袭攻城，夏侯墩真心搞不懂薛

仁贵怎么想的？可薛仁贵的命令，夏侯墩不得不听从，跟着疯子一样的索元嘉去偷袭大阪城的南城门，能不能成功还是一回事。

“你们在这里等一会！我去去就回！”

靠近海防线南城门五十步距离时，索元嘉停下爬行左右看了眼，整个南城门外死静一片，城楼更是无人值守，索元嘉观察了一会后，示意夏侯墩带来的偷袭精锐停下，他自己先行一步去视察南城门的动静。

在没有确定城门是否还有暗影卫在值守前，索元嘉也不敢贸然带着那么多人前行，以防万一还是他自己先行一步去查看，确定了暗影卫在值守在开始里应外合，以这种天气高句丽和百济联军想要集合有些困难。

“夏某跟你去，子墨，你看着队伍！”

“是！”

夏侯墩不放心索元嘉独自一人去冒险，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强，把指挥权直接交给身后的杨子墨负责，夏侯墩不放心的陪同，索元嘉没有说些什么，朝夏侯墩点点头轻手轻脚朝南城门方向继续爬行。

“元嘉，将军给你的任务是什么？”

爬出二十步之遥，夏侯墩压低嗓音小声询问超

出半个身影的索元嘉，说实在的夏侯墩现在有些好奇索元嘉的任务，这些年不见索元嘉比起以前变了不少，甚至有种让夏侯墩感到陌生那种，再也找不到当初一起训练的熟悉身影。

“摸清高句丽郡主底细，适当时候将其斩杀，可哪个女人不简单…”

夏侯墩的疑问声，停下来的索元嘉沉默了一阵，娓娓道来自己的任务，末了摇摇头苦笑着，李碧并非想象之中那么好对付，至少索元嘉努力了这些年都无法得到她看重，更别提得到她的器重接近了。

在高句丽呆了这些年里，索元嘉学会了小心谨慎，高句丽等级森严比起大唐这边更严重，做错一些小事怎么死的也不知道，最令人发指的是还保留着无人道的酷刑，一不小心什么时候死了也不知道。

“元嘉，走吧！”

知道索元嘉的经历后，夏侯墩沉默了，没有继续说些什么，也没有在问什么，朝索元嘉点点头示意其继续前进，知道该知道的事，夏侯墩不想在去问了，问得再多也没有必要，逐渐减弱的风势和雨水，是暴风雨过后的前兆。

索元嘉也发现这场暴风雨似乎到了临界点，不敢有疑更不敢拖延时间，谁也不知道这场暴风雨会不会来得快去得也快？真要是哪样就麻烦大了，缺少暴风雨的掩护，高句丽和百济肯定会很快出现。

要真是那样的话，到时候想要偷袭就困难了，数以万计的守兵冲出来，就他们这点人手，想要守住攻陷的城门，恐怕是难上加难的地步，只能祈祷这暴风雨没那么快停，很悲催到矛盾的想法。

“麻烦来了！”

野田镇翘首以待的薛仁贵在镇长屋大厅门口发呆，暴风雨慢慢减弱的风势，薛仁贵不可能感觉不到，发现暴风雨减弱后，薛仁贵喃喃自语地说了一声麻烦来了，麻烦根源来自于索元嘉他们那边。

暴风雨停止意味着索元嘉他们有麻烦了，以现在这种局势，暴风雨减弱了，南城门城楼上的守兵们会出现，他们一出现就会发现夏侯墩他们，这无疑是出师不利的征兆，很是让薛仁贵担忧无比。

“来人，集合全军将士们待命，虎豹骑随时出击！”

“是！”

怕情况有所变化，薛仁贵不得不提前安排一切接应，特别是以速度为主的虎豹骑，必要时候要随

时出击去解围夏侯墩他们，传令兵领命急匆匆告退离去，执行薛仁贵的命令去安排虎豹骑待命。

“但愿他们平安无事！”

传令兵离去之后，薛仁贵抬起头看着逐渐减弱乌云密布的天空，这场暴风雨来得快去得也快，维持不到一个时辰，就已经开始变得雨势减弱，相信要不了多久就会停止，到时候夏侯墩他们就麻烦大了。

索元嘉与夏侯墩一起摸索到城门外的时候，暴风雨已经减弱了不少，还未来得及靠近城门去放暗号时，城楼上已经出现了避雨过后驻守的守兵，当他们伸着懒腰走出城墙一刻，杨子墨顾不得那么多，直接拉弓开射。

“敌袭...”

杨子墨一箭命中发现异状的守兵，袭字刚说完胸口就中箭从城楼上倒下，其余的守兵们马上发现情况，马上去敲响战鼓预警，而在城楼下面的索元嘉和夏侯墩，忍不住大吃一惊。

“撤！”

“可恶！！”

虽然索元嘉很不想撤，可眼下这种情况不撤的话，留下来也只是死路一条，没办法之下索元嘉咬

咬牙，与夏侯墩一起撤离城门，再不撤用不了多久，城楼上就会出现大批的守兵。

“撤！”

杨子墨知道偷袭攻城计划已经失败，没有必要在呆下去，在索元嘉和夏侯墩跑回来时，马上下令带着人手开始撤退，老天爷的闹剧玩笑，好像有意护着大阪城似的，索元嘉筹划好的偷袭之计，就在这场说停就停的暴风雨之中胎死腹中。

第846章大战在即

大阪城南城门方向震天响似的楼鼓预警声，相隔甚远的海面中路大军刘仁轨这边，都能隐隐听到那预警鼓声，鼓声想起一刻，刘仁轨脸色变得极其难看，左路大军薛仁贵那边开始进攻了？

不明左路大军情况的刘仁轨，此时此刻可谓是心情烦躁到极点，一场突然其来的暴风雨，完全打乱了部署好的计划，薛仁贵那边如期开始进攻了，可右路大军那边程妖精却没有动静，而他这边又陷入暴风雨后的危机。

暴风雨减弱了，可海面上漂浮着不少尸体和求生的溺水者，数十艘蒙冲绳索崩断分散的很远，蒙冲战船上的人开始打捞海里溺水者，至于那些快艇还好一点，有坚固的铁链连接没有出现什么问题。

“舰长，船尾出现渗水，需要返航回去修补…”

飞鱼号战舰副将脸色不太好地从船舱底下走上指挥室，一手捂着血淋淋的额头，一手撑着摇晃船身的战舰铁壁，告知刘仁轨战舰的受损情况，船尾经历撞击受损虽然不大，可那密封问题始终是隐患，现在开始出现轻微漏水。

尽管船上随行的匠工已经处理加固过，勉强可以继续支撑使用，可要是不尽快修补好漏水问题的话，始终也不是办法，以现在的船身重量，根本无法支撑开战的火炮震荡，迟早会因为受损严重沉船。

“报，舰长，午时方向，发现敌军的船队！”

副将的话让刘仁轨皱眉不已，可当望手急匆匆跑进指挥室，告知午时方向发现敌军船队的时候，刘仁轨忍不住大吃一惊，一把夺过望手脖子上挂着的望远镜，跑出指挥室到望台那边查看情况。

当刘仁轨走到望台的时候，甩了甩倾盘大雨淋湿的发髻，午时方向出现视力有限的密密麻麻黑点，刘仁轨直接拿起望远镜，观察午时方向位置时，整个人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这算是倭国海军倾巢出动征兆吗？

倾盘大雨之中，刘仁轨借助望远镜发现午时方向的动静，密密麻麻的倭国船队，陆续从蚯蚓岛后面出现，蒙冲，斗舰，冲锋舟源源不断出现，这些战船有点大唐战船模型，可又融入了不少倭国特有的改进特色。

“传令下去，拉响警报，全体就位作战岗位！”

“是！”

刘仁轨放下手中的望远镜，脸色疑重地沉思一遍后，马上招来尾随其后赶到的望手，告知其马上进入备战状态，不敢有误的望手代替传令兵，急匆匆跑下去开始传达刘仁轨的命令。

当藤条野的怪模怪样主力舰出现一刻，刘仁轨马上判断出那是倭国战船的主力舰，它的体积和特殊，还有斗舰在两侧掩护，刘仁轨就算是不知情，猜也能猜出那是倭国的主力舰。

“太天真了，以为这样就平安无事？无知！”

而这次倭国战船好像全都有备迎战，船身全加了一层厚厚的铁板，不用猜刘仁轨也知道，肯定是防着他们的土炮和树箭攻击，就这点防御？刘仁轨压根不放在眼里，他们的木船和吞水量根本抵挡不住土炮的威力。

发现倭国战船的防御，刘仁轨忍不住屑之以鼻，就算是他们吞水量很厉害的战舰，面对土炮一番轰炸，也抵挡不住侧翻或砸变形，更何况对面那些用木头做的战船？防防普通弩弓还勉强可以。

“舰长，飞鱼号…”

“别说了，执行命令吧！本舰长只有应对之法！”

“是！”

副将想要提醒刘仁轨，飞鱼号战舰根本支撑不住作战能力，可刘仁轨心意已决要强攻作战，副将也只能认命照办，他理解刘仁轨的心中想法，也理解现在这种情形，飞鱼号战舰退离战场，无疑是给数量占劣势的船队雪上加霜。

随着飞鱼号战舰气炉放气的呼啸声，无畏级战舰和中型快艇马上开始列队迎战，而那数十艘蒙冲也开始放弃搜救，船员在甲板上跑动着准备迎战，一篓篓的箭支和弩弓箭从船舱里抬上甲板。

“快，快，都速度快点，盾牌，弓箭，都准备好…”

蒙冲上将领们顶着大风大雨，扯起喉咙呼喝手下将士们准备充足一切迎战，锐减的人手少了很多，可不影响蒙冲上的作战能力，有两艘主力舰在场，还有二十多艘中型攻击快艇，他们只是负责掩护主力舰。

倭国海军那边密密麻麻的船队，看得蒙冲上的将领们头皮发炸，这一次作战谁胜谁负悬得很，心中没把握的蒙冲将领们，不约而同地看向两艘主力舰，这一次全看这两艘主力舰表现了。

“终于开战了，炮舱准备，箭舱开始就位，机

舱手随时候命…”

“是！”

无畏级战舰上，张德明有些迫不及待地看向午时方向敌军船队，密密麻麻的数量虽然很唬人，可在绝对实力面前一切都是浮云，兴奋不已的张德明安排一系列准备进攻的命令。

等了这么久，终于等到仇人出现，此时此刻张德明恨不能去马上下令开船撞过去，与仇人藤条野的主力舰相撞，彻底把藤条野怪模怪样的主力舰撞沉海里，为自己死去的大哥张德志报仇雪恨。

尽管张德明很想报仇，可张德明还是努力克制着自己冲动与仇恨，等了那么长的时间，不在乎在多等那么一时半刻，只要消灭掉眼前的倭国船队，藤条野这次恐怕在狡猾也插翼难飞了！

“船队接近五百步距离，迅速散开，全速全进，以最快的速度接近唐军战船！”

“嗨！”

倭国战船这边，藤条野一直关注唐军战船队形，与唐军交战过的藤条野，知道唐军的战船弱点，远程攻击不错可惜近战很差，确切地说靠近了两艘主力舰后，无形是等于挨打的局面。

而这一次藤条野是有备而来的，打着牺牲过半

的船队，势要拿下两艘变态的战舰，至于那些蒙冲战船什么的？藤条野压根不放在眼里，自然有办法把他们全干掉，主要还是速度上的问题。

蚯蚓岛上的抛石机已经曝光了，没有致胜的出奇效果，藤条野果断借暴风雨过后，开始对唐军进行突袭，死守已经没有必要了，曝光了致胜的抛石机伏击，藤条野只好冒险一次，全军突击拼数量击毁唐军的海军。

第847章雄蜂战船

轰轰...淋漓大雨还在持续下个不停，两艘战舰在大雨之中同时开炮，八十多门火炮同时开炮，雨势落下好像瞬间凝固了般，在火炮震荡了一瞬间，迅速从炮舱口震飞出去，随同滚滚硝烟一起消散。

密密麻麻的倭国船队，在唐军战舰开炮时，凌乱不堪地四处散开，喝骂声叫骂声不断，哗啦...咔嚓...弹丸落到倭国船队阵营里，要么溅起一丈高的大浪，要么直接砸沉脆弱的木船船甲，中弹的倭国战船迅速涌入大量的海水。

炮弹过后，紧接着又是巨型树箭袭来，倭国船队前头缺乏铁板抵挡，瞬间给树箭击中船头，洞穿脆弱的船板涌进大量的海水，紧接着蒙冲上的弩弓箭铺天盖地朝倭国船队袭来。

“停止前进，主攻战船依照计划行事，抛石机反击，冲锋舟全速出击！”

“嗨！”

唐军一轮攻击就重创击沉倭国七八艘蒙冲，而炮丸制造出的浪花，更是揭翻十余艘冲锋舟，藤条野无动于衷地目视着越来越近的海军战船，下令主力舰停留在唐军火炮攻击外围，同时下令反击命

令。

倭国冲锋舟在主力舰出击鼓令下，顶着风雨和弩弓箭袭击，拼命滑动着船桨直朝唐军船队冲过去，上百艘冲锋舟脱离倭国战船队伍，马上分开吸引唐军火力，掩护其余的战船绕道包抄唐军的战船。

“放！”

倭国战船上，二十多艘配有抛石机的战船，随着船上将领高呼反击命令，抛出一块块巨石直朝唐军战船砸过去，抛石机发射完石头，马上开始下一轮的装填，上百倭国海军士兵呼喝着口号拉动抛石机抛锚。

“石弹来袭！！”

二十多块巨石朝唐军战船反攻，唐军船队上的将士们竭嘶底里大喊一声，船队舵手们迅速转陀避开石弹攻击，轰隆哗啦…堪比炸弹炸海的巨石溅起巨大浪花，数丈高的巨浪铺天盖地朝唐军战船拍打而来。

巨石虽然没有砸中唐军的船队，可那巨石入海制造出的巨浪，足以把唐军的船队震荡得摇摇晃晃，而那些蒙冲更是险些沉没海里，在船首上操作弩弓的将士们，更是冷不及防一部分人震落海里。

“报，舰长，敌军出动诱饵冲锋舟！”

“舰长，是否出动…”

传令兵急匆匆跑进指挥室，报告望手观察到的情况，一边的副将闻言忍不住大吃一惊，刚想提议刘仁轨出动应对之策，刘仁轨挥挥手打断副将的提议，时机未到太早出动木船克星，有些操之过急得不偿失。

“不急，下令快艇迎战！”

“是！”

刘仁轨想了一会后，摸着下巴犹豫了一阵，最后出动快艇去迎战藤条野的诱饵冲锋舟，传令兵得到刘仁轨的命令，马上告退急匆匆跑出去，传达刘仁轨的命令安排快艇迎战倭国的冲锋舟。

藤条野玩什么把戏？刘仁轨摸不清楚，但是他出动冲锋舟做诱饵必有所图，至于他图什么？刘仁轨一时间摸不准，也弄不明白他在玩什么把戏？眼下只好出动快艇杜绝冲锋舟靠近两艘战舰。

“他们目标不是我们这边，糟糕，传令下去，火炮瞄准朝蒙冲战船冲锋的斗舰，开始下一轮攻击！”

刘仁轨再次拿起望远镜查看的时候，马上发现不对劲的地方，三十艘倭国斗舰上，一群倭国士兵

站在船首，头披着白色的绢带，面对唐军弓箭和弩弓攻击无所畏惧，手捧着装有一半的水酒瓜瓢，宣誓着什么。

尽管刘仁轨不知道他们在准备什么，可他们视死如归的神态，刘仁轨可谓是一一看在眼里，正所谓无利不起早，倭国这般大阵仗的出动，肯定没有什么好事，刘仁轨在笨也察觉到了什么。

“舰长，船尾处...”

“执行命令！”

“是！”

副将再一次好心提醒刘仁轨，他要是在这样攻击，船尾处肯定承受不起他这样折腾，会因为火炮的震荡开裂，可眼下这种情形，刘仁轨哪里有空听副将嗦？要是给倭国战船得逞，那些蒙冲上的将士们肯定牺牲不少。

刘仁轨执意强行命令下，副将无计可施，只好咬咬牙领命照办，带着刘仁轨执意孤行的命令，去安排炮舱转向协助蒙冲战船炮轰斗舰，以免倭国的斗舰奸计得逞，折损太多的船队。

“雄蜂队，出击！”

三十艘倭国斗舰上将领们鼓舞士气，视死如归地呐喊一声，倭国斗舰以雄蜂为榜样，以命换命一

针扎人致命的冲锋，分成两队朝护卫两艘战舰的蒙冲冲锋过去，大有以命换命的气势撞沉蒙冲。

轰轰…飞鱼号战舰上的炮舱直朝倭国斗舰轰炸，仓促瞄准的火炮命中点有限，四十多发实心炮弹大部分击空，炸起一大片的浪花震得倭国斗舰摇摇晃晃，受到浪花震荡拍打，划船桨舱口的浆兵们东倒西歪。

“八嘎，全都站起来快划！”

倭国斗舰里的船桨舱内，监督划桨的小头目大声喝斥，呼喝震荡过后乱作一团的浆兵继续划船，在监督划桨的小头目大声喝斥下，浆兵们敢怒不敢言继续划动着船桨，加速斗舰冲锋力。

十五艘倭国斗舰安然无恙躲过飞鱼号战舰炮轰，重整旗鼓下继续划动船桨直朝横向的蒙冲加速冲锋，尽管蒙冲的弩弓箭瞄准击沉了两三艘倭国斗舰，可剩余的十二艘斗舰还在拼命冲锋之中。

“撤，快撤！”

左侧蒙冲战船上将领们发现倭国斗舰意图，想要撞沉他们战船，吓了一大跳果断撤开，要是正面对上或许不用惧怕他们，可问题是他们是横向的，要是给斗舰撞上势必会拦腰而断沉船。

轰隆…哗啦…五艘闪避速度慢了的蒙冲战船，

在斗舰横冲直撞下轰然而裂，五艘蒙冲和五艘斗舰同时受损严重，海水汹涌地涌进蒙冲和斗舰船内，船上的人不是掉进海里就是纷纷跳进海里逃生。

“出动水鬼队，发送信号箭，请求支援！”

“是！”

一刻钟不到的时间，刘仁轨的船队在藤条野声东击西，以诱饵吸引火力下，成功布下包围圈，陷入包围圈的刘仁轨临危不乱，从容不迫安排一连串命令，等的就是现在这样的场面，只是藤条野的雄蜂战船太坑了！

第848章整治祸害

呼啸而起的响尾箭在天际间回荡着，远在数十里外的箩州岛上，经历暴风雨肆虐的大军重整旗鼓收拾烂摊子，响尾箭响起一刻，秦寿就已经坐着木筏船登上箩州岛，黑牛和关鑫一左一右保护着秦寿，朝暴风雨肆虐过后郭松那边走过去。

响尾箭的时候，郭松已经注意到了，发现秦寿到来就知道他要干什么，出动空军，空军是什么郭松不知道，不过暴风雨来时，将士们很宝贝保住的羊皮囊和厚厚的布块，郭松就觉得有些奇怪。

“将军，你没...”

“一场暴风雨而已，本将军福大命大，不足为俱！”

郭松走上前问候的时候，秦寿挥挥手打断郭松的话，不屑一顾地撇撇嘴无视所谓的暴风雨，这点暴风雨而已，又不是所谓十二级台风什么的，什么大场面秦寿没见过？顶多也是6或8级而已。

黑牛和关鑫忠心耿耿地在秦寿身后守护着，身后跟随着精神不振的旺财，受暴风雨的影响，还有存在可能性的水土不服影响，食欲不振的旺财看起来很秃废，有精无彩地趴在湿漉漉岛屿草地打盹。

李怡然在远处远远看向秦寿这边，纵使周边的将士们用怪异目光看她，李怡然始终无动于衷，更不会在意将士们怪异目光，好像望夫石一样看着安然无恙的秦寿，心中百般复杂心情无人倾诉。

“大哥，小妹这是怎么回事？”

“多事，去忙你的！”

李怡然身后不远处，李德奖两兄弟正与程家三兄弟收拾烂摊子，发现李怡然怪异举动的李德培，忍不住一脸茫然地挠着头，好奇询问一边的李德奖，搞不懂他们家宝贝一样的小妹怎么好像望夫石一样？

李德奖没好气地喝斥李德培多事，给李德奖喝斥的李德培一脸郁闷无比，不懂男女之情的他，比起年长他一两岁李德奖逊色多了，起码李德奖跟李恪那家伙逛过青楼，而李德奖受过李恪熏陶了解男女之情。

李怡然现在这种情况，李德奖再笨也看得出来，她倾慕于秦寿那个家伙，只可惜秦寿那个家伙似乎一直装傻扮懵，这么明显的事大军里的人都心中有数，唯独秦寿恍若不见似的。

“飞艇准备好出动！”

“是！”

李怡然的身影，秦寿早就发现了，只是现在这种情况，秦寿根本没有空去理会那些零碎破事，大阪城没有攻陷下来前，秦寿暂时没空去处理李怡然的事，更别提现在还在酣战之中。

现在处于春季天气，很少有持续台风的伤害，秦寿也不用惧怕会在出现强台风雨什么的，以现在的风速和风势，飞艇正好可以省时省力快速到达战场支援，秦寿也没有顾虑什么，直接出动飞艇去支援刘仁轨他们的支援。

传令兵得到秦寿的命令后，没有一丝迟疑，带着秦寿的命令开始安排准备飞艇，拆解的飞艇组装起来需要半个时辰左右，刘仁轨那边能不能够支撑那么久，就看他的本事了，要不是天气导致，飞艇早就准备好了。

“快，快，把飞艇以最快的速度组装起来！”

随着传令兵的命令下达，邹傅得知自己要上战场显神威了，心情激动到热血沸腾不已，扯起喉咙大声呼喝招呼人手过来，开始组装拆散的飞艇，要不是秦寿怕提前曝光飞艇，也不至于这么麻烦拆了又装。

随着邹傅组装飞艇命令下达，周边暂时空闲的将士们扛出飞艇吊舱，连同一大堆杂七杂八的零件

全都拿到空地，上千人开始齐心协力动手组装飞艇，一块块轻薄的铁皮和骨架从树林里搬出来。

“将军，拿火油有何用？”

郭松目睹着上千人忙碌的身影，半刻钟时间过去，一个弧形骨架已经组装好，一个个羊皮囊放进骨架里，看得郭松眼花缭乱云里雾里的，直到其余闲置的将士们搬出一桶桶的火油，郭松纳闷了。

从秦寿带火油上运输船一刻，郭松就很想知道秦寿怎么想的？怎么带着易燃的火油上船，这不是明显自寻死路的糊涂举动吗？现在发现将士们把火油桶都搬出来，郭松再也忍不住心中好奇，想要知道火油与秦寿所谓空军有什么关联？

“空中打击目标，怎么可能没有火油，郭军师，现在说多无益，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秦寿虽然很想解释空军作用，可发现郭松云里雾里的样子，秦寿知道他不亲眼目睹的话，是很难解释得通飞艇与火油的用意，这恐怕要等飞艇与火油发挥出作用，郭松才能明白用意。

尽管秦寿不愿意解释太多，可当飞艇骨架造好，将士们开始组装铁皮加密固封的时候，郭松给巨无霸一样的飞艇气囊舱惊呆了，目瞪口呆地看着将士们熟练加固铁皮，光看那些将士们熟练的手

势，可以看出他们没少捣鼓过。

“大哥，这是啥玩意？”

“去去，大哥又不是那个疯疯癫癫的袁神棍，那知道那么多屁事？”

程家三子同样目瞪口呆的表情，一边的程处亮最先恢复过来，带着诧异与惊奇目光问一边同样目瞪口呆的程处默，清醒过来的程处默哪知道是什么玩意？心情烦躁地推开程处亮，天晓得秦寿在捣鼓什么？

秦寿的飞艇完工的时候他们都已经奔赴南日群岛了，哪里见过这后面出产的巨无霸飞艇？程处默只知道袁神棍有份参与在里面，那什么气还是袁神棍帮忙弄出来的，秦寿专门弄出奇离古怪的玩意，程处默早就麻木了。

“将军，那些滑翔敢死队…”

飞艇快组装好时，一边的黑牛跃跃欲试，他也想体验一下飞翔空中的感觉，只可惜滑翔机组的敢死队在暴风雨中，吹散失踪了一些人，缺少人之下黑牛有些迫不及待想要体验，自告奋勇想要加入。

“重新挑选一些人补充进去，临时恶补一下充数，郭松，这事交给你了！”

“是，将军！”

秦寿挥挥手打断黑牛的想法，滑翔机有些危险，秦寿不想独苗黑牛去犯险，秦寿把筛选人的事交给郭松去办，随着秦寿若有深意看向程家三子的目光，郭松嘿嘿声笑了笑，主动揽下秦寿交代的任务，开始他整治复仇的第一步。

第849章憨将保姆

“开战了！”

中路大军的炮鸣声，薛仁贵忍不住自嘲一笑，好讽刺到无语的乌龙，他这边完全没有开始进攻，而鼓楼声却让刘仁轨他们以为，自己这边已经开战了，乱作一套很是让薛仁贵感到无力的头疼，这不是他想要看到的结果。

可通讯不发达无法及时传递消息回去，这让薛仁贵很是火恼与无力，要是有办法及时传递回去，刘仁轨也不至于这么早开始发动攻击，现在完全乱作一团，真不知道是倭国得益了，还是他们吃亏了？

“薛司令，现在怎么办？”

夏侯墩和索元嘉在刘仁轨炮轰前一刻，就已经赶回来了，处理了一下撤回来的人员伤亡，夏侯墩和索元嘉就急匆匆赶来见刘仁轨，中路大军已经开战了，而他们也是应该开战了。

索元嘉在一边迫不及待想要出战，可没有薛仁贵的点头，他迫切也没有用，想到城里还有他的手下们，索元嘉简直是急不可耐，薛仁贵沉吟着没有开口，更是让索元嘉想要代替薛仁贵下令开战。

右路大军那边情况怎么样了？薛仁贵无法知道，也不知道程家军府兵在这场暴风雨损失有多严重？右路大军没有进攻的消息，薛仁贵要是贸然出击的话，肯定会更乱上加乱，到时候恐怕伤亡更多。

可现在刘仁轨那边已经打到白热化般的阶段，海面上军鼓传达命令声不断，就算是薛仁贵看不到战况，也能猜到战场有多激烈，无意间发现索元嘉心急如焚的样子，在想到他手下暗影卫们在城内状况。

“开战吧！”

“是！”

事到如今薛仁贵也只好硬着头皮一错再错下去，眼下情况都变成这样了，再不出击说不过去了，哪怕是将士们再苦再累，也要咬咬牙去攻城了，得到薛仁贵的命令，夏侯墩和索元嘉迫不及待地开始点兵开战。

攻城命令一下达，五万多大军迅速集合起来，当大熊男人形肉盾般走出来，五万多大军全都惊呆了，包括一边的女将军肖芳，带着羡慕又嫉妒的目光，死死盯着比她自己胖一圈的大熊男。

妒忌归妒忌，肖芳心中有自知之明，不管是体

型还是力气，她都迅速了大熊男一大截，大熊男的出现成功夺取了她人形肉盾称号，肖芳只能认命和羡慕，大熊男的装备比她的贵重不知道多少倍。

特别是他手中扛着重达八百多斤的实心精钢柱，是秦寿按照大熊男喜好，特意安排工匠们百炼精钢所铸，据说为打造这把精钢柱，没少消耗在倭国这边紧缺的铁矿，更别提他身上威风凛凛的玄武标记。

“侯大哥，这兵器好沉！”

大熊男有些不习惯身上的盔甲，可他发现秦寿的大军各个都有盔甲，入乡随俗就试着习惯，但是他的兵器确实有些沉过头，扛着走没多久就气吁喘喘的，连护脸的钢盔也不敢戴，怕闷出一身汗。

“大熊男，慢慢习惯就好，这次你是前锋，你准备好了吗？”

侯军一脸无语看着大熊男的身板，这身板是他有生以来见过最彪悍的，可想到稍后大熊男是前锋，攻城的主力，侯军忍不住开始担忧起来，大阪城是大熊男的家乡，要他去攻打自己土生土长的家乡，确实有些难为他了。

可眼下这种情况，缺少振武大将军破城，也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大熊男身上，他彪悍的身材是攻城

的唯一希望，但是侯军又怕大熊男关键时刻犹豫了，要真是那样大熊男肯定会害死陪同他攻城的攻城队伍。

“嗯，准备好了，侯大哥，你不跟大熊男一起吗？”

大熊男不知道侯军的心中担忧，裂牙嘿嘿声笑了笑，在这里大熊男受到英雄般待遇，好吃好喝招待比起在倭国那边好多了，傻憨的他奉承有奶便是娘的准则，慢慢遗弃了自己是倭国人的想法。

想起侯军不跟他自己在一起，大熊男脸色显得有些失落，他只相信侯军一个，也只听从他的话，一种莫名其妙的情绪纠缠着大熊男心里，他离不开侯军，没有他在大熊男不知道去攻城的意义。

“你等会！”

“哦！”

侯军发现大熊男情绪波动，心中咯噔一下，这可不是什么好征兆，怕大熊男受情绪波动影响攻城，发现薛仁贵从镇长屋走出来身影，侯军安抚一下大熊男等着自己，先行一步去找薛仁贵谈谈。

大熊男不知道侯军去干什么？傻谔谔地点点头看着侯军跑向薛仁贵那边，颇感无聊把兵器放到湿漉漉的泥地里当凳子坐，大熊男怪异的举动，集合

的将领们没有一个敢过去呼喝他，大熊男受到秦寿特殊的安排待遇，无需遵从这边军规。

“薛司令！”

“侯军，有事？”

侯军没有集合急匆匆跑过来，薛仁贵有些意外地看了眼侯军，不知道他找自己有什么事？发现侯军支支吾吾的样子，薛仁贵看了眼侯军身后不远处蹲坐的大熊男，心中有数笑了笑，挥挥手挥退身后的亲卫。

“侯军，你在担心大熊男？”

大概猜到侯军心思的薛仁贵一语道破，侯军尴尬地笑了笑点点头，算是默认了薛仁贵的话，到嘴的话几次想说出口，可又没有勇气说出来，毕竟他的要求有些不合理，可又不放心大熊男一个人。

侯军与大熊男之间微妙的关系，薛仁贵也觉得不可思议，可他能带回一个得力大将，已经是天大功劳一件，最重要还是那个得力大将，只听从侯军一个人的命令，很是让薛仁贵感到不可思议。

“嗯，侯军，你去吧，你的位置本司令安排其他人顶替，记住，多多督促大熊男，他已经不是倭国人了，他现在是大唐一员，如若他胆敢有二心，休怪军法无情！”

“是！”

薛仁贵笑了笑摇摇头，轻拍侯军瘦弱的肩膀，最后语重心长地提醒侯军，好好督促好大熊男，了解他现在的身份，从大熊男穿上那一身装备起，他就算是半个大唐人了，敢有二心薛仁贵也不客气了。

得到薛仁贵的批准，侯军心中大喜，在薛仁贵挥挥手下，欣喜领命告退离去，侯军相信有自己看管督促着，大熊男会诚心诚意脱离倭国人的想法。

第850章强势攻城

“敌军攻城！！”

呜...随着一声声悠长牛角号鸣声响起，唐军五万大军气势蓬勃倾巢出动，战鼓无法运送过江情况下，薛仁贵也只好用牛角号代替做进攻令，唐军大军靠近西城门五百步时，西城门城楼上的联军守兵高呼敌军攻城。

咚咚咚...军鼓预警响彻整个西城门区域，随着军鼓声在西城楼处响起，西城门还未来得及解散回去的两万多守军，顿时乱作一团直奔返回西城楼处，脚步声喝骂声眨眼间在西城区响起。

滚石，箭支，火油等等，一系列守城的器具在倭国民夫协助下，紧随着联军大裙幅一样皮甲身后跟上，镇守城楼阶梯的守兵头目大声呼喝快快，大战将至的紧张气氛弥漫着整个西城楼。

城外五百步距离的五千滑轮弓和十字弩弓手，全都在满弓状态瞄准西城楼处涌现出来的敌军守兵，三万多编外军镇守两侧，不寒而粟地看向五千弓手变态的射程，五百步距离攻击城楼，确实够变态的。

而苟郇一口气四箭同时搭上，更是让江崎里奈

和古屋羽叶两个编外军将领惧怕，大唐悍将多不胜数，现在他们总算是见识了什么叫悍将？苟邴小小的一个弓手团长，就有这等唬死人的实力，够变态的！

“放箭！”

随着苟邴一声呼喝放箭，嗡嗡嗡...黑压压一大片的弓箭在苟邴命令下，带着铺天盖地的气势直朝西城区飞射过去，那如蝗虫般的箭支朝西城门城楼处飞来时，把城楼上的联军守兵们吓得头皮发炸。

“箭袭！！”

城楼上联军守兵们竭嘶底里呐喊一声，的箭支好像下雨一样，直朝城楼处飞来，箭雨好像蝗虫一样覆盖整个城楼，中箭的联军守兵不是中箭身亡，就是直接给飞来的箭支刺飞滚落半人高的城楼墙壁。

惨叫声源源不断地城楼上传来，很悲剧的中箭者比比皆是，不是给箭支穿透头颅就是给箭支刺伤眼睛，要么直接被射成刺猬一样，更悲剧的是有的联军守兵胯下身中数箭，在极具痛苦之中死去。

“编外军，掩护攻城主力，胆敢祛战杀无赦，冲！”

第一轮弓箭过后，西城门城楼联军守兵死伤过

半，而那些城墙顶的联军守兵更是窝藏着不敢冒头，怕成为唐军弓手的箭靶子，重创打乱城楼联军守兵布防后，夏侯墩得到薛仁贵的点头示意，下令炮灰编外军玩命冲锋。

“杀戛地！”

江崎里奈和古屋羽叶知道他们两个炮灰命运跑不了，只能悲戚戚地认命当炮灰先锋，拔出佩刀高呼一声杀戛地，带领着三万多编外军冲锋，这是他们唯一的活路和得到唐军的认可。

况且夏侯墩已经说得很清楚，要是他们胆敢后退或者怯战，身后的弓手队伍会毫不客气把他们当场射杀，直到他们老实乖乖地冲锋，要不然他们只有死路一条，这就是他们唯一活着立功转正的机会。

“冲！”

有了江崎里奈和古屋羽叶两个炮灰将领带兵冲锋，侯军没敢迟疑，临时顶替了攻城指挥位置，带领着大熊男和五百多攻城兵在两百多盾兵掩护下，直朝西城门冲锋过去，赶在炮灰军吸引火力下，赶到城门处撞击城门。

“可恶，高句丽的郡主和将领去哪了？”

百济国大王子扶余义池赶到城楼区时，没有发

现高句丽郡主和韩宁的身影，忍不住破骂一声，敌军都打到家门了，居然还没有见到他们踪迹，这让扶余义池感到很火恼，甚至开始察觉到不妙。

“大王子，高句丽郡主和韩将军，在暴风雨减弱的时候，就已经出城...”

“什么？！”

“大王子小心！”

当百济国守城门将领介淮说出高句丽郡主去向时，扶余义池整个人傻了眼，连唐军第二波箭雨来袭浑然不觉，扶余义池忠心耿耿的亲卫们，在箭雨到临一刻顾不得什么礼仪，迅速扑倒扶余义池用身体挡住铺天盖地来袭的箭雨。

高句丽守兵们浑然不知他们的郡主和将军早就逃离了，第二波箭雨到临前，还在顽强用长弓抵抗编外军的冲锋，由于唐军的远程弓手距离太远，守城联军守兵们无法射出那么远的距离，只好射杀冲杀过来的编外军。

前是死后退也是死，左右是死情况下，拼了命似的扛着四五丈长驳接的登墙梯冲锋，十个登墙梯由十组各五十名编外军扛着冲锋，到达西城区城楼处时，马上开始架梯攀爬城墙，怕城墙上敌军推翻梯子，还要有人用身体护着梯子。

“滚石，火油，准备！”

第二波唐军远程箭雨过后，又射杀过半数新加入的联军守兵，守城门将领介淮只好硬着头皮，顺带接过高句丽无人统领的兵权，指挥守城联军投石投火油，阻挡反骨的编外军不畏死亡爬墙。

滚滚巨石轰轰声从城墙上投下，把爬墙的编外军砸得纷纷坠落惨叫连连，更要命的还是冒着浓烟的火油，好像火山熔浆倾洒而下，身披皮甲的编外军遇到火油，眨眼间变成火人一样焚烧起来。

“上，都给我上！！”

江崎里奈和古屋羽叶两个炮灰将领猩红着双目，用接近嘶哑的喉咙呼喝手下们玩命爬墙，登上这该死的西城墙壁，哪怕是着火的登墙梯，也要硬着头皮去爬，编外军们没办法之下，只好硬着头皮上。

“破城门！！”

编外军成功吸引了城楼上联军守兵注意力，侯军看准时机，在第三波箭雨射过来前，高呼破城门命令，五百多攻城兵分成两组，扛着深山老林充满伐好的巨树，朝紧闭的西城门冲锋撞击城门。

扶余义池几乎快要吐血的份，高句丽郡主和她的将领都没义气跑了，现在扶余义池想要跑也来不

及了，根本没有地方可以跑，唐军气势汹汹撞击城门的颤动声，扶余义池在城楼上都能感觉到。

“快，快，顶住城门！！”

现在也只有拼命保住城门了，扶余义池吐血十足地跑下城楼，呼喝城内赶来的第二批两万多联军守兵，去顶着摇摇欲坠的城门，两万多联军守兵们在扶余义池呼喝声之中，跑向摇摇欲坠的城门去搬抬重物封住城门。

第851章无敌悍将

“让我来！”

连续冲撞城门三四次无果，大熊男有些不耐其烦地大喝一声，扛起百炼精钢柱朝城门跑过去，侯军的副将刚想要说些什么，一边的侯军摇摇头制止了副将的喝斥，眼下这种情况等大熊男发挥最好不过。

侯军的命令副将哪里敢不从？只好叹息一声摇摇头不在说些什么，说实在的副将也觉得秦寿有些盲目信用敌军，大熊男外表看似憨厚，内心是不是这样想的？无人知道也无法知道，这与秦寿提倡的非我族异类其心可诛相违背。

副将对大熊男有些意见，侯军看在眼里明在心底，并没有多说些什么，也没有必要去纠正副将思想什么的，日久见人心，大熊男的忠诚迟早会得到军中所有人认可，这一点侯军很相信傻憨的大熊男。

“顶住，顶住！！”

两百盾兵举起钢盾阻挡城楼上的火油倾洒，由于距离太近城楼上的弓手们无法伤到盾兵，只好由滚石和火油对付城门下防守掩护攻城兵的盾兵，大

小不一的滚石和火油一股脑朝盾兵和攻城兵招呼下来。

纵使钢盾防御力很强，可也无法抵挡源源不断投下的滚石和坠落的尸体，劈劈啪啪声之中，马上有顶不住的盾兵陆续出现骨折盾飞，滚石倾砸和火油加身下，惨叫连连往后退。

“大熊男，快点！”

盾兵和后面的攻城兵陆续出现伤亡，侯军忍不住大吃一惊，推开碍事的副将一脚顶住滚石砸飞过来的一口钢盾，接住钢盾的侯军参与到盾兵阵列保护，一边呼喝还在酿坛力气的大熊男快点破城门。

“喝～～”

大熊男扛着百炼精钢柱暴喝一声，在准备再次撞击城门的攻城兵们咋舌目光之下，重重一击打在原本摇摇欲坠的城门上，轰隆一声，受大熊男重击的城门不堪一击似的轰然坍塌，两丈高的实木城门砸倒城门后一大片堵门的联军守兵。

“不，不可能！！”

城门坍塌一刹那间，扶余义池整个人傻了眼，不可思议地瞪大眼目瞪口呆看着人型肉盾的大熊男，确切地说好像狗熊身板一样，扶余义池算是给大熊男武勇惊呆了，寒颤着身子频频往后退。

更让扶余义池崩溃的是，大熊男嫌弃一扇门不够大似的，挥起手中的百炼精钢柱暴喝一声一记横扫，硬生生把另外一扇巨大城门扫飞出五丈开外，沿路横飞的城门扫飞一大片变成木偶人一样的联军守兵们。

“攻城！”

城门破开一瞬间，薛仁贵就从大熊男暴力之中清醒过来，深呼吸一口气高呼呐喊一声攻城，两万大军在薛仁贵攻城令下，热情高涨地呐喊一声杀，气势匆匆直朝破开的城门冲锋过去。

大熊男的武勇超出了薛仁贵的预料，没想到大熊男那么厉害那么凶悍，攻城兵撞击几次的城门效果，远远比不上大熊男一次猛力暴击，不堪负重的城门就这么给大熊男砸坍塌了。

“啊～～”

“你们这些家伙，可恶！”

大熊男一击破城门后，城内的弓手马上反应过来，迅速拉弓射箭，试图把破城的攻城兵射杀在外，密集的箭支快如闪电般飞来，直接把毫无防备的攻城兵射杀当场，而大熊男有特制订做的全身盔，直接无视飞来的箭支。

攻城兵一眨眼倒下数十个，大熊男又气又怒用

手滑下蒙脸的钢盔，城内的弓手射出来的箭支叮叮当当声，全都给大熊男全副武装的钢盔甲反弹开，大熊男晃了下脖子，扛着百炼精钢柱大喝一声，朝弓手方向一马当先冲过去。

在唐军这边呆了一段时间，大熊男有种找到家和朋友的感觉，在唐军这边没有歧视更没有虐待，那些将士们不但对他很好，更把他当兄弟一样来看待，现在一个个有些熟悉的面孔倒下死在面前，大熊男彻底激怒暴走了。

“大熊男，可恶，拿着！”

“侯连长，侯…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支援！”

“是！”

大熊男失去理智暴走孤身奋战冲进去，大吃一惊的侯军顾不得那么多，把钢盾丢给一边赶来的副将，没有理会副将的呼喊声，抖出两把随身携带的短刃匕首，左搁右砍击飞联军弓手射来的箭，朝大熊男冲锋身影赶过去。

侯军同样失去理智般不顾手下冲出去，副将连唤几声无果之下，只好拿愣着木头人一样的盾兵出气，呼喝他们进去支援侯军，以免侯军孤军作战有什么危险，反应过来的盾兵们硬着头皮竖起钢盾朝

城内冲进去。

“可恶！！”

大熊男好像铁乌龟一样冲进来，扶余义池大吃一惊同时不敢小觑，弓手对他没有作用，眼看大熊男要冲过来了，扶余义池只好硬着头皮，凭借着过人的武勇和蛮力，暴喝一声带领着五名亲卫冲出去，双锤朝大熊男狠狠砸过去。

~大熊男不闪不躲抬起手腕硬接扶余义池双锤攻击，扶余义池只觉得虎口一麻，险些把握不住变沉重的双锤，大熊男大喝一声，一记老牛望月钢盔顶撞得扶余义池胸口一阵气血翻滚，整个人好像给一头牛撞到似的倒飞出去。

“什么怪物？！”

撞飞一丈远的扶余义池倒滑落地，整个人爬起的时候，受不了胸口气血翻滚的难受，一口血从嘴里喷出，扶余义池带着惊恐与畏惧的目光，看向彪悍的大熊男一记横扫，五名亲卫无人敌一回合全扫飞出去。

大熊男扫飞五名扶余义池亲卫，并没有半点停留之意，带着怒不可恕的目光直朝弓手方向冲过去，吓破胆的联军弓手们来不及逃跑，马上给手持百炼精钢柱的大熊男虎入羊群似的左右横扫。

“啊～～”

“咊...”

联军弓手们在大熊男凶悍的杀进来横扫下，好像稻草一样悉数给大熊男横扫飞起，又好像断了线风筝一样，带着凄厉的惨叫声扫出队伍，噼噼啪啪...落地的联军弓手直接气绝身亡，带着惊恐以及绝望目光死不瞑目。

“杀！！”

大熊男大杀四方的武勇横扫，早已把联军弓手们吓破胆了，当虎豹骑第一时间赶到城门时，雷鸣阵阵的奔跑声，更是把联军吓得丢盔弃甲，连扶余义池气急败坏喝骂声也顾不了那么多，没命似的落荒逃跑。

第852章海上混战

大阪城城西海防线城门失守，左路大军首战告捷打出成绩，而中路大军这边刘仁轨海上大军却陷入危机之中，很要命的危机，刘仁轨错误低估藤条野实力，险些让藤条野仓促组建的敢死队击败。

就算此时此刻刘仁轨大军稍微占据上风，可那些冲锋舟出乎刘仁轨意料之外更致命，每艘冲锋舟只有十几名倭国海军士兵，中间全都搭乘有装得满满的火油桶，不用问也知道那些火油桶有什么用意了。

随着冲锋舟上面倭国士兵陆续跳下海里逃生，每艘冲锋舟上只留有两名负责引火的倭国士兵，当冲锋舟靠近中型快艇的时候，迅速点燃冲锋舟上面的火油桶，在快艇上弓手射击下，带着猖狂的笑声与腾空升起的火焰融化在一起。

十艘中型快艇在上百艘冲锋舟疯狂**下，陷入耀眼的火焰漩涡风暴之中，高温的火焰好像发酵剂一样，眨眼间把十艘中型快艇包围其中，高温火焰燃烧下，快艇一艏紧接着一艏成为火焰之船。

叮叮当当...跳进海里的冲锋舟倭国死士们，游到唐军两艘主力舰船底，想要爬上去发现钢铁铸造

的船体光滑无比，更别提那望不到顶一样的高度，没办法之下只好用铁锥试图琢穿钢铁船体。

“撤！”

刘仁轨皱着眉头果断下令撤退，不是因为惧怕那些倭国死士们琢穿船体，就算是停着船让他们琢上一天，也琢不穿坚固的钢铁，刘仁轨是忌畏藤条野梯层包围的蒙冲和斗舰合围收缩。

数量上占优势的藤条野不怕牺牲，而刘仁轨不惧怕藤条野玩命冲锋，却忌畏他的船队逼近登船，战舰上的船员们攻击力一般，更没有配备什么装备和武器，给倭国海军士兵登上船，无疑等于全军覆没地步。

“机舱组，全速全进！”

“是！”

随着刘仁轨的副将命令下达，战舰机舱组马上把蒸汽炉蒸汽量开到最大，随着最大量的蒸汽输入，蒸汽机高速运转带动船尾处螺旋桨开始全速全进，轰隆…战舰撞破没有完全沉没的蒙冲船骸，与追赶来的倭国船队拉开距离。

飞鱼号战舰撤离现场，张德明指挥的无畏级战舰自然不敢落后，指挥着战舰紧随刘仁轨逃离方向离去，两艘战舰都撤离现场了，中型快艇自然不敢

逗留，鄙夷着想要爬船的倭国海军士兵，加速护卫两艘战舰离去。

“撤！”

剩余十艘不到的蒙冲战船，斩杀击落爬上船的烦人倭国海军士兵后，蒙冲将领甩着带血的障刀，下令开船跟随主力战船离开战场，至于海上落水的同伴也顾不了那么多，他们能否活下去就看他们的运气了。

“想跑？抛石机，瞄准敌军主力舰！”

藤条野发现刘仁轨意图冷笑一声，马上下令战船抛石机集中火力，专门对付唐军两艘主力舰，好不容牺牲那么多船队围困住唐军船队，藤条野岂能给他们逃跑的机会？机会错失了就不再来，要是给唐军拉开距离倒霉是他自己。

藤条野的命令下达后，三十艘战船上的抛石机同时瞄准逃离的两艘战舰，呼呼声投出致命的巨石朝两艘战舰轰炸过去，准确率有限的抛石机几乎靠着运气，巨石不是偏差就是投过头，在两艘战舰四周炸起一大片浪花。

两艘战舰上所有人好像在坐震荡船一样，在巨石轰炸浪花拍下摇摇晃晃站立不稳，船舱内更是乱作一片，噼里啪啦的落物声还有呻吟声，在船舱里

源源不断，彻底给船体震荡弄崩溃了。

比起船队上船员们无病呻吟，陷入海里的船员士兵们更是崩溃到极限，他们知道船队算是暂时抛弃了他们，想要等船队回来解救，除非击溃船多势众的倭国战船，可眼下这种情况哪有那么容易？

“兄弟们，跟他们拼了！”

同样落水的倭国海军士兵和水鬼队游来之际，落水的唐军海军士兵不甘示弱，拼着最后一口气与倭国海军水鬼队一起厮战，这也许是他们最后一次战斗，各个拼足一口气与倭国海军水鬼队厮杀起来。

数百名唐军海军士兵与倭国水鬼队在海上交战了，你一拳我一拳，或者直接互掐按进水里，试图把对方淹死在海里，双方人数差不多，在海面相遇后厮杀的难解难分，好像仇人见面一样，在海面上掐的你死我活。

海上交战很无力也很纠结，明明就要一拳打出去，偏偏就给一波大浪拍打散开，要么直接呛了一大口咸到苦的海水呛到，正所谓一失足千古恨，在无着陆点的海里，稍有一分心或不注意就淹没海里。

倭国士兵们仗着有凿船器占据上风，而唐军海

军士兵们双手空空，占据了下风一面倒伤亡惨重，半刻钟时间，海面飘起一大片染红的血水，混战之中的双方损失不一，比较惨重的当属唐军海军这边。

“潜水，抢他们的凿船器！”

倭国战船到达混战圈时，唐军海军士兵们在数名都头呼喝声之中，不约而同地迅速潜入海里，眨眼间失去了唐军的身影，倭国海军士兵们顿时慌了神，比起水性他们不逊色于唐军海军士兵。

只是他们的船队到来，倭国海军士兵早已失去恋战，没等他们庆幸求援呼救，马上双脚好像给水鬼抓住一样，连惊呼喊救声都没喊出口，迅速给潜水的大唐海军士兵拉入海里。

“弓手射击！”

“嗨！”

赶到混战海上战圈的一百多艘倭国战船队，在各自船上将领命令下令，拉弓朝混战的海里射箭，没有准确点也没有瞄准点，就这么乱射一通，箭入海眨眼间就血红一片，好像喷泉一样的血水迅速从海里冒出。

“这些天杀的倭国人！”

拉开距离逃逸之中的两艘战舰上，刘仁轨和张

德明各自在船尾望台观察后面的动静，倭国人途经落水的混战区，居然冷血到让人发指，不管敌我双方就是这么一通乱射，居然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

“舰长，舰长，援军来了！！”

刘仁轨很想去救可有心无力，就在刘仁轨忍痛不去看悲剧时，战舰副将急匆匆跑过来，兴冲冲地告知刘仁轨，后方援军来了！

第853章飞艇空袭

“哪尼？！”

唐军逃逸前方空中出现一个黑点，藤条野整个人大吃一惊，不敢置信地抬起头仰望着唐军前方空中的黑点，片刻钟的时间空中黑点越来越大，庞大的体积不但惊呆了藤条野，更惊呆了射杀海里混战的倭国弓手们。

银光闪闪的飞艇，在破晓似的空中显得格外显眼，那巨无霸般的气舱体积，好像天空飘来的一块银色云块，在暴风雨过后日光折射下，淡淡乌云般黑影正朝倭国船队这边缓慢赶来，身后牵着二十多个飘浮不定的滑翔机组。

倭国船队上的人全都好像中了法术定住了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双眼，藤条野大脑失去指挥自己行动的能力，木头一般地站在那里不动，楞着两只眼睛发痴地看着空中巨无霸飞艇，精神处于半痴半呆的状态之中。

“牧利哒妖…”

藤条野完全惊呆了，好像失音了一般，喃喃自语地颤抖着双唇，说着自己也不相信的话，人类怎么可能好像鸟儿一样在天空飞翔？可眼前的事实完

全颠覆了藤条野认知，藤条野忍不住失神与恐惧起来，既说不出话，也没有勇气去相信眼前事实。

“飞起来了，大哥我们飞起来了！”

“是啊，好爽啊！哈哈~~”

“淡定，淡定…嗷呜~~”

程处弼激动得想要哭出来，程处亮也差不多如此，还能保持淡定的程处默，在两位弟弟的激动欢呼声渲染下，还有底下船队海军士兵们欢呼喧嚣声之中，也难以淡定了，紧跟着一起欢呼怪叫呐喊起来，

热血青春，谁都有着一个飞翔天空的梦，谁都有着一颗渴望被崇拜仰慕的心，程处默三兄弟在底下船队欢呼呐喊声之中，难以仰止那激动万分的喜悦骄傲感，咿呀鬼叫似的怪叫连连，在飞艇牵引下朝倭国船队飞过去。

“三个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

范纯仁和他的敢死滑翔队们，一脸黑线听着程处默三兄弟们咿呀鬼叫声，早已过了激动期的他们体验过滑翔机着陆的要命，运气好点着陆的平安无事，稍微差点的顶多撞得七荤八素，再差点的准备棺木躺进去吧！

当初皇宫一战，范纯仁和他的敢死滑翔队，在

着陆的时候没少吃苦头，缺乏着陆技术的他们，摔得七荤八素早已吸取教训，没有了当初的激动心情，有的是无尽担忧，这次他们着陆肯定要呛海水了。

这次他们滑翔队搭载的不但是他们本人，还有三十斤重的薄木火油，为了承载重量滑翔机改进加宽了不少，而手工也复杂了不少，总载量达到了两百斤的极限，增加了几道控制程序，更是比以前滑翔多出十多里距离。

早期滑翔机缺少控制，完全靠飞艇高空释放，顶多滑翔七八里左右距离，现在加装了可控制方向的副翼，减速用的扰流板，还有稳定性作用的水平尾翼等等，足以最大限度滑出二三十里距离，空袭已经足够了。

“空军来了，船队马上转向，磷火烟花弹准备！”

“好，呃，是！”

飞艇空军虽然比预期晚到了一个时辰，可现在这种状况，正好是打后面追兵倭国船队措手不及的好时机，刘仁轨对于秦寿的空军震惊早就免疫了，比起一边目瞪口呆的副将好多了。

随着刘仁轨的命令下达，还在震惊晃悠之中的

副将，在刘仁轨一脸黑线下，马上清醒过来尴尬地跑开，传达刘仁轨的命令，配合空军滑翔机组空投火油桶，他们用磷火烟花弹引燃火油桶。

“藤条野，这次看你怎么跑？”

刘仁轨抬起头看了眼头顶上的飞艇，还有一串长长的二十多架滑翔机组，带着欣慰的笑容，等待主力飞艇和副主力滑翔机投下火油桶，把倭国的船队彻底烧尽在海面上，一个也不留。

“见鬼的天气，转陀，右转未时方位，修正一刻钟方位，检测员，注意压力表和高度表…”

巨型飞艇的艇长邹傅皱起眉头，在飞艇舱前舱的盖眼双筒望远镜观察海面情况，海面倭国船队情况一目了然在目，发现受风力影响偏离航道，邹傅下令转陀修正航道，以免偏离太过浪费时间。

在飞艇上邹傅或许不怕时间消耗，可在后面牵拖的滑翔机组可经不起折腾，长期缺氧似的高空飞行，很容易出现缺氧所产生的幻觉，严重干扰滑翔机组判断力，无法实现快速打击目标。

随着邹傅的命令下达，两名掌陀手咬牙慢慢推动连杆外面的转向陀，随着飞艇外面转向叶片咯咯声转动，飞艇转动着方向缓慢朝倭国海军船队飞过去，在上面感觉速度有点慢，可在下面看就不是这

样了。

这一次艇舱内同样驻守人不多，可数十桶叠罗汉一样的木桶，在固定架上有条有序地排列着，随时等候邹傅的命令，投下致命的火油桶，把底下海面的倭国船队烧死当场，当然这需要海军的配合才行。

“好，好稳住方向，注意风力干扰，全速全进，气体控制员，准备释放敢死队，火油准备投放！”

“是！”

邹傅一直观察海面的情况，有过经验后大致推测与倭国海军的距离，眼看快到倭国船队范围，邹傅双手捻了一把汗，心里默算着飞行速度和投放火油桶的最佳位置，尽最大努力把倭国船队全都处于燃烧领域。

“准备飞行！”

范纯仁在飞艇吊舱后玻璃面气体控制员手势比划下，马上明白气体控制员比划手势的意思，要准备开始冒险单飞了，范纯仁不敢分心，也不敢拿手下飞行组员们性命开玩笑，一边大喝一边比划着手势，准备开始脱离飞行。

“大哥，那饭桶说什么？”

“我那知道？”

还兴在头上的程家三子们，没有听到范纯仁说些什么，等他们发现周边的敢死滑翔队员都比划着什么时候，程家三子才从激动情绪之中清醒过来，一头雾水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断开敢死滑翔队！”

“是！”

随着邹傅的一声命令下，气体控制员熟门熟路扛起斧头，大喝一声挥起斧头一斧砍断牵拖的缆绳，叮一声，随着气体控制员砍断牵拖缆绳，二十多条打活结的缆绳滑出艇舱一刻，瞬间分成二十多道长尾巴。

第854章海空配合

“啊～～～”

牵拖缆绳释放一刹那间，二十多架滑翔机好像断了线风筝一样，在风力干扰下失去平衡般翻滚转动着，程处默三兄弟们夸张无比地张大嘴巴，发出震破耳膜似的惊呼尖叫声，直让周边的滑翔队员们心烦无比。

“控制好尾翼…”

在数百米高空之中，范纯仁高呼呐喊控制尾翼，依靠水平尾翼稳住脱钩一瞬间失去的平衡牵引力，副翼在这时候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控制住滑翔机后，依靠飞艇牵引遗留下来的冲劲直朝倭国战船冲过去。

“行动！”

无法掌控滑翔机的程家三子，一眨眼间就脱离了队伍，范纯仁很想去救助，可惜在空中无法救援他们三个，范纯仁爱莫能助地叹息一声，摇摇头不去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开始下令行动按照计划行事。

滑翔队在范纯仁的比划手势之中，迅速转向朝乱作一团的倭国船队飞去，倭国船队在滑翔机组飞

来时，就已吓得脸色全无，在空中飞舞的滑翔机组好像灵活大鸟一样，忌畏与无知的倭国士兵士气顿时跌倒低谷。

“散开，都散开...”

滑翔飞行队飞来的时候，藤条野早就吓得面色如土，声音也快窒息了似的，脸色惨白大声呼喝，呼喝那些动也不动地站着发呆的倭国海军士兵，在藤条野呼喝声之中，倭国士兵们马上清醒过来。

倭国船队在藤条野的呼喝声之下，迅速地转陀试图分散开来，滑翔机上面吊着的火油桶，虽然倭国船队上的人不知道是什么，可即能如此大阵仗地带着飞过来，肯定不会是什么好东西。

更何况巨无霸一样的飞艇，好像一块巨大的乌云把他们笼罩在其中，阴风阵阵一样的毛骨悚然，突然攀爬藤条野脑海，巨无霸似的飞艇，好像一个亡命死神之徒，随时都会收割他们命一样似的。

“投火油桶！”

“是！”

邹傅在飞艇吊舱里一直关注下面的情况，目测到倭国船队的距离与投放距离后，果断下令投放火油桶招呼下面的倭国船队，万能跑腿王气体控制员领命跑到投放摇把，用尽吃奶力拼命摇动着投放舱

门。

吊舱底下两扇开口们，在气体控制员摇晃之中，慢慢打开了投放仓口，一股寒风和扑鼻海腥味从舱口底下涌现而上，邹傅马上收起观察用的望远镜，跑到投放用的卡口去打开卡着的火油桶。

“放！”

范纯仁带着滑翔机组赶到大乱的倭国船队上空，第一时间解开吊着火油桶的活结绳索，随着范纯仁把活结吊绳解开，吊着飞行已久的火油桶朝倭国船队投放下去，其余滑翔队紧随其后开始投放。

“用弩弓把那些东西射下来，快，快，马上离开这里！！”

“嗨！”

火油桶居高临下投下来的时候，藤条野突然觉得脊梁上，流下一股股的冷汗，尽管不知道飞在天空的唐军投下什么东西，可藤条野觉得那绝非善类，确切地说是绝非好事，火油桶落海一瞬间沉入海里又飘浮起来。

倭国的弩弓反击速度很迟缓，等他们瞄准发射的时候，滑翔机组早就投放完火油桶滑翔走了，射空的弩弓箭抵达高空之中的飞艇吊舱十丈距离时，力歇似的开始往下掉，伴随着还有飞艇投下密集的

火油桶。

“火油？！”

哗啦...啪...天空陆续掉落火油桶，不是掉进海里就是掉到倭国船队上，裂开的火油桶冒出一股浓浓的火油味，藤条野的主力舰也逃不出飞艇密集投放的火油桶，裂开的火油带着刺激的味道。

铺天盖地的火油桶在飞艇下雨般投落，藤条野整个人双眼急速收缩起来，看了眼四周海面漂浮的火油桶，还有船队四处逃窜的慌乱，在看向停下前进转向的两艘唐军主力舰，这一次藤条野整个人崩溃了！

“舰长，磷火烟花弹准备好！”

“嗯，发射！”

刘仁轨一直关注滑翔机和飞艇的状况，待他们投放完火油桶后，刘仁轨朝走过来汇报情况的副将点点头，示意他开始发射磷火烟花弹，彻底把眼前的倭国战船全烧死在海里，结束这场没有悬念的海战。

轰轰轰...随着刘仁轨的命令下达，数十发磷火烟花弹同时朝倭国战船方向发射，磷火烟花弹带着致命的呼啸声，直朝乱作一团欲要逃离的倭国船队方向飞过去，而倭国主力舰上的藤条野整个人面如

死灰。

这磷火烟花弹的起爆声，藤条野太熟悉了，当初他第一次对上刘仁轨的时候，就是败给这恐怖的磷火烟花弹上面，可怕的燃烧力加上火油，藤条野这一刻彻底崩溃了，目光痴呆地抬起头看向天空。

啪~随着磷火烟花弹炸开一时间，绚丽的烟火瞬间点燃炸开的火油，熊熊火焰好像瘟疫一样，船连船火势不断地四处蔓延着，坠落的磷火瞬间引燃海面的火油桶，轰隆隆声腾空升起高温的火焰气浪。

“完了！”

滚滚火焰带着高温气浪冲击来一刻，藤条野整个人闭上眼凄凉一笑，闭上眼直接给高温气浪点燃，整个人好像火人一样燃烧起来，藤条野没有惨叫，也没有四处乱跑，整个人跪地竭嘶底里大叫一声。

“结束了吗？”

海空头一次配合，刘仁轨忍不住感叹连连，空中投放的火油桶简直是防不胜防，按照秦寿的话来说，现在没有所谓的防空武器，更没有意识到会有空中打击，一百多艘倭国战船，彻底成了海空配合的试验品。

倭国的船队在火焰之中惨叫不已，噼里啪啦燃烧的木船还有惨叫连连的惨叫声，哪怕是相隔甚远的刘仁轨，也能够清晰听到，而藤条野所呆的主力舰，直接变成火焰中心一样似的。

“大哥！”

未能亲自手刃仇人藤条野，张德明心中多多少少有些不甘心，看着远处倭国船队变成一片火海，一百多艘船无一幸免，在连绵高温火焰里，海面漂浮的火油桶相续爆炸起来，高温火焰一波又一波升起。

“返航！”

“是！”

飞艇上邹傅看了眼下面倭国船队的情况，摇摇头叹息一声，发现滑翔机组已经返航逆风朝箩州岛飞回去，邹傅慢慢收起心情下令返航，不去看下面惨烈的情况。

第855章兵临大阪

“什么？藤条野的船队，给空中飞着的怪物烧毁了？”

“是的，公主！”

午时一过，大阪城行宫内，间人皇女整个人给斥候带回来的消息震惊了，什么空中飞行怪物？间人皇女根本没有听说过，更别提什么空中飞着的怪物，会丢下什么火油桶，把藤条野的船队全烧毁了。

间人皇女虽然很不相信这些事实，可陆续有斥候跑回来汇报海面的情况，间人皇女下一刻相信了，而且还是很崩溃地相信了一件事实，唐军的船队已经逼近大阪城海港了，这说明了什么？

“报，公主殿下，海防线城西区失守…”

“报，公主殿下，海防线城东区出现唐军大军…”

一连串坏消息如同雪上加霜，狠狠地给不敢相信事实的间人皇女致命一击，间人皇女整个人失意无比，轻轻挥手挥退跑进来传达消息的斥候们，间人皇女心力憔悴的样子，倭国斥候们不敢打搅，识趣地无声无息慢慢告退离去。

凌乱的脚步声，还有喝骂声源源不断地行宫外传来，虽然很细微，可间人皇女在空荡荡寂静的行宫大厅内，依旧可以清晰到听得一清二楚，这一刻间人皇女算是心凉到底线，有种世界末日的错觉，连吉川丽子怎么进来的也浑然不觉。

“公主！”

吉川丽子身披着女式皮甲走进来，香汗淋漓地走到失神落魄的间人皇女几步之外，神情有些沮丧不已地单膝跪地，而一边的间人皇女好像依旧没有回过神来，也好像没有发现吉川丽子走进来似的。

“公主，城北已经准备好马车，公主你…”

等了良久吉川丽子依旧没有发现间人皇女清醒过来的意思，忍不住再次开口提醒间人皇女，她逃离的马车已经准备好了，现在唐军已经兵临大阪了，以唐军势如破竹的攻势，大阪城恐怕坚持不到第二天就城破了。

大阪城守不住是不争的事实，这一点无需置疑也无法自欺欺人，从唐军暴露出空中庞然大物一刻起，镇守南城门的吉川丽子早就发现了，同时也目睹到藤条野船队身陷火海的全过程，空中飞翔的巨型怪物，简直就是无法抵抗的事实。

“走？丽子，我还能走去哪里？”

间人皇女慢慢从失神之中清醒过来，带着自嘲的疑问和无力的秃废感，反问起叫自己逃离的吉川丽子，试问现在这种情况，她能跑到哪里去？大阪城给唐军破了，她也就是一个无关重要的人物了。

想起自己花费了那么多时间与工夫，还有那庞大的人力物力，没想到到头来始终还是泡沫一样一碰就碎，毫不保留地击碎了间人皇女梦想与期盼，在绝对实力面前，简直什么都不是。

间人皇女的话，吉川丽子还真不知道如何回答，正如间人皇女所说那样，她现在还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了，静冈草那边？以他无脑的鼠目寸光，估计也只会是暂时的避难场所，面对唐军始终还是自身难保。

“公主...”

吉川丽子想要说些什么，间人皇女有些疲惫地挥挥手，打断吉川丽子想要说的后面话，带着疲惫之色走出行宫，吉川丽子不知道间人皇女要去哪里？身为她的贴身护卫兼职守军将领，吉川丽子紧随着间人皇女身后。

大阪城城南城楼上，间人皇女在士气大跌的倭国守兵们目光下，走到城楼边缘处观看两三里远的海港情况，十余艘唐军战船气焰嚣张停在海港区，

简直没有把一里外的海防线城楼顶倭国守兵放在眼里。

缺少海船的大阪城，此时此刻已经成了唐军战船自由领地，甚至还有嚣张的唐军海军士兵直接登岸，在码头处悠闲自得地垂钓，对于身后一里外的海防线倭国守兵，简直就是没有放在眼里。

“想玩施压瓦解斗志把戏？丽子，还有多少忍兵？”

间人皇女一眼看穿唐军船队的用意，也看穿了刘仁轨打什么鬼主意？不甘心就这么失败的间人皇女，拼着最后一口气，哪怕是最后结果要死，也要让秦寿的大军受点重创才行。

现在间人皇女唯一能够动用的，也就是吉川丽子的忍兵队伍了，想要搓搓唐军的威风增加守城将士们的斗志，间人皇女需要一场漂亮的偷袭战，来鼓舞士气跌倒顶点的城内守兵们。

“启禀公主殿下，不足五百，公主，忍兵们不熟悉…”

吉川丽子不知道间人皇女需要忍兵做什么？但还是如实说出忍兵的数量，不足五百人的忍兵，是一股不容忽视的战力，间人皇女想要做什么？吉川丽子似乎猜到了什么，想要提醒间人皇女，马上给

间人皇女挥挥手打断了。

“丽子，去召集忍兵吧！”

“嗨！”

间人皇女沉默了一会，最后说出自己最终的决定，间人皇女已经决定的事是无法改变，吉川丽子知道也不敢去违背，只能依照间人皇女的命令去执行，召集最后的五百忍兵。

吉川丽子离去后，间人皇女目光再次看向唐军船队方向，连同天空也没有放过，生怕秦寿的大军和怪物一样在空中飞翔的军队出现，城西和城东交战声从她出现到现在，战鼓声厮杀声一直没有停过。

“真想一炮轰过去！”

间人皇女在城楼上观察敌情，无畏级战舰上的张德明，同样在观察大阪城的情况，间人皇女出现在内城的城楼身影，张德明第一时间发现了，以现在这样的距离，加上战舰的高度，轰过去很容易办到。

可问题是现在战舰上的炮丸早已消耗一空，要不然张德明恐怕早一轮轰过去，把暴露自己的间人皇女轰死在城楼，正所谓擒贼先擒王，把间人皇女干掉了，大阪城还不是群龙无首不攻自破？

现在没有炮丸很是让张德明火恼，只能按照刘仁轨的命令驻守在海港区，乘胜而上给大阪城制造施压和压力，先瓦解他们的斗志和士气，对后面赶来的大军攻城有好处，最起码斗志全无的倭国士兵会战力大减。

“召回所有将士们！”

“是！”

飞鱼号战舰上，刘仁轨有些心绪不宁地燥乱起来，不知道有什么事发生，也不知道自己怎么那么烦躁？安全第一刘仁轨下令召回外面施压的将士们。

第856章难解难分

“投石，快投石！！”

城西方向内城门城楼上，溃败的联军守兵与倭国守兵联手，共同抵抗薛仁贵的大军进攻，扶余义池夺过内城守军大权，亲自指挥大军共同抵抗薛仁贵的大军攻城，滚滚飞石从城楼上面疯狂投下。

残留两万人不到的编外军，在联军和倭国守兵猛烈防守下，伤亡惨重急速锐减，西城门处直接留下堆积如山高的尸首，可没有后面的唐军命令，江崎里奈和古屋羽叶两个炮灰将领，只能硬着头皮看着手下们一个个牺牲。

登墙梯倒下了，马上有后面的编外军冒失扶起，继续爬梯攻城，哪怕是飞石丢下，砸倒一大片的人，底下的人还要硬着头皮冒死去攀爬，拼着命试图消耗没完没了的敌军守城物资。

“八嘎，里奈，唐军这不是把我们逼死吗？”

古屋羽叶眼看着手下们一个个惨死飞石下，要么就直接给推到登墙梯，从高空处的墙提上掉落下来，运气好的只是摔断腿脚什么的，运气不好的直接摔出内伤大出血，在混乱战场无助哀嚎致死。

大阪城内城的防守严密，加上加宽加固了不少

城门，江崎里奈指挥的攻城队伍，伤亡比起登墙的古屋羽叶手下死得更多，特别是那些火油和滚油倾洒下来，半柱香时间城门已经是火势燎原。

也难怪古屋羽叶那么大的火气和怨气，他们在这里拼死拼命攻城，而唐军那边倒是好，居然在后面一动不动看戏似的，监督他们攻城也不帮忙，明摆着是要让他们一个个前来送死。

“羽叶，我们还有的选择吗？”

古屋羽叶的埋怨声，江崎里奈心里早已麻木了，也早已接受了这一切的事实真相，炮灰命运的事实，无论他们表现的如何好，如何真诚投靠唐军，到头来他们还一样连狗也不如，要死要活还得看主人的脸色。

看破这一切的江崎里奈，轻拍一边古屋羽叶不服的心情，依照眼下这种情况，唐军将领薛仁贵，不消掉他们大部分的兵力，绝不会如此轻易退兵，唐军这边攻城资源缺乏是不争的事实。

“弓手准备！”

“薛司令，在这么无畏攻下去，也不是办…”

夏侯墩的话没有说完，一边的薛仁贵挥挥手打断夏侯墩后面的话，他话里的意思不用明说，薛仁贵也知道他想要说些什么，无非是想要撤兵从长计

议什么的，可有些事薛仁贵无法直接跟夏侯墩坦白。

这次出击前，秦寿就找薛仁贵谈过了，把这些编外军祛除，至于薛仁贵如何祛除这些编外军，就看他怎么处理了，秦寿只交待下任务，怎么执行就看薛仁贵他自己了，秦寿不干涉也不出主意。

秦寿拿薛仁贵来做黑脸，这一点薛仁贵认了，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只好使用变相的方法，来损耗编外军的实力，秦寿没有把他们斩杀干净算是大开慈悲了，现在用他们来狗咬狗在适合不过了。

“执行命令吧！”

“是！”

薛仁贵不容置疑地说了一声执行命令，夏侯墩想要说些什么，可到嘴的话怎么也说不出来，只好叹息一声勉为其难地拱手抱拳告退离去，执行薛仁贵安排弓手们象征性的射一两轮箭应付了事。

薛仁贵目送着夏侯墩离去的背影，摇摇头叹息着，这不是他的本意，全是秦寿的意思，说实在的薛仁贵也不愿意看到太多的死人，哪怕是降兵的编外军，怎么说他们也是有生命的人。

“夏师长，还攻城？”

当苟邴得到夏侯墩传达命令，忍不住大吃一

惊，本来箭支就不多的弓手队伍，经过攻打外围的海防线，早就消耗的七七八八，攻破外围海防线一直到这里，根本没有停息过，更别提哪有时间去回收用过的箭支了。

夏侯墩带来的还要攻城命令，荀郝觉得有些不可思议，按照这种情况收兵重整旗鼓才是王道，最好就是等物资运送过来，而不是盲目地继续消耗无畏的炮灰编外军的数量，全都牺牲了，下次攻击派谁当炮灰了？

“执行命令吧！”

“是！”

夏侯墩摇摇头叹息着重复薛仁贵的命令，这一刻夏侯墩觉得自己是那么的无奈，哪怕他是想要制止这悲剧发生，爱莫能助同时也有心无力，将命难违只有执行的份，荀郝在夏侯墩重复话里，不敢有疑领命执行，

“射！”

这一次荀郝没有展现自己才艺，中规中矩地搭上一箭，与五千远程弓手们进行压制性打击顽强抵抗的城楼，蝗虫般的箭支密集如雨，把西城门守军打得攻击减弱，中箭的守兵们纷纷掉落城楼。

“爬，快爬！”

随着五千远程弓手们施压射击，城楼猛烈的攻势大弱，古屋羽叶马上呼喝手下们快点攻城爬墙，只要爬上城楼，西城门基本等于失守，就算无法让西城门失守，起码也可以掩护江崎里奈的手下攻破城门。

第一波箭雨过后，攀爬上城楼的编外军，还未来得及庆幸爬上城楼，躲避箭雨的倭国守军和联军马上开始进行激烈反击，拔刀厮砍或投石砸飞爬上城楼的编外军，混战马上在城楼上面打起，编外军倒下一个又爬上一个。

“大王子，没有石头了！”

“什么？！”

当介淮砍翻三个爬上城楼的编外军后，马上扯起喉咙告知身后的扶余义池，城楼上面没有可以抵抗用的飞石了，扶余义池闻言忍不住大吃一惊，城楼下面撞击城门的震动声，扶余义池清清楚楚地察觉到了。

“快，快，把尸体丢下去！”

“是！”

城楼上堆积尸体也不少，严重干扰后续赶到补上镇守的守军活动空间，没办法之下扶余义池只好下令，把尸体当飞石丢下去，要是城门在破开，扶

余义池也不知道自己还有什么地方可以逃离了？

有了扶余义池的命令后，城楼上的守军们只好咬咬牙，用同伴的尸体当飞石丢下去，一攻一守僵持了整整一个多时辰，江崎里奈和古屋羽叶的编外军，从不足两万人急速降到不足五千人，双方伤亡惨重没完没了僵持着。

“收兵！”

“是！”

江崎里奈和古屋羽叶的人手锐减到不足五千人，见好就收的薛仁贵直接下令收兵，传令兵得到薛仁贵的命令，迅速吹向退兵的号角声，退兵号角声响起一刻，江崎里奈和古屋羽叶的手下们一窝蜂似的退出战场。

第857章丢脸丢到姥姥家

酉时一到，天色已经变得昏暗起来，左路大军薛仁贵那边收兵的号角声，右路大军程妖精这边也听到了，缺乏登墙器具的程妖精，久攻不下原田大野镇守的东城门，丢下两千多将士尸体气急败坏收兵。

程妖精收兵没多久，姗姗来迟的尉迟敬德两万大军，很是让程妖精火恼无比，尉迟敬德的大军也是没带攻城器具，这还攻什么城？程妖精差点想要发飙了，也不知道秦寿怎么想出这么没脑子的攻城计划？

“敬德，你没带攻城器具来，跑来这里干什么？看热闹还是咋回事？”

大军在城东一里外扎好营地，程妖精在大军休整造饭期间，逮着气定神闲的尉迟敬德发飙了，带着不善的语气责问来迟的尉迟敬德，早知道当初给他打前锋算了，自己在后面也不至于损兵折将那么离谱。

先是一场要命的暴风雨，粮草损失严重不说，还害得不少程家军将士得了风寒，战力大打折扣不提，倭国守兵吃了激素一样拼死保卫城门，那股狠

劲把攻城的程家军府兵打得落花流水一样损兵折将。

程妖精发飙一样的谴责疑问声，尉迟敬德直接过滤加无视，程妖精什么性格？与他共事多年的尉迟敬德心里最清楚，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说过的话一眨眼就忘了，对此尉迟敬德并没有放在心上。

“好吧，好吧，当然是奉了贤侄的命令才双手空空前来...”

尉迟敬德受不了程妖精不善的目光，也没有李靖那么大的耐心，高举双手作势投降，道明自己双手空空的来意，完全是奉了秦寿的命令，至于什么命令，尉迟敬德没有说也没有必要说出来，程妖精心里大致知道就好。

尉迟敬德原本带来了攻城器具，可还未出发多久，就给秦寿截停把攻城器具换成粮草，程妖精大队伍遭遇暴风雨，秦寿料定程妖精的大军肯定粮草损失严重，特意把攻城器具变成粮草，以免临近四万大军饿肚皮上战场。

知道是秦寿安排的后，程妖精不出声了，至于秦寿怎么攻城，又有什么计划？全在尉迟敬德这里，程妖精也只能默然了，打了半天无用功的攻城战，程妖精心里早就一肚子火气，只能看尉迟敬德

这次怎么打了。

“当然还有一件丑事，妖精啊，你可要好好谢谢哥哥我啊！”

“啥事？”

末了尉迟敬德左右看了眼，神神秘秘地压低声音，打着眼色示意程妖精要好好谢谢自己，那不言而喻的笑容，直让程妖精心中忍不住一阵纳闷，什么破事儿？自己凭什么要感激他？

谨慎的程妖精看了眼贼兮兮笑着的尉迟敬德，总觉得他笑容里没有安什么好心，纳闷的程妖精谨慎起来，这家伙受李靖等人影响，变得越来越狡猾不老实，很是让程妖精不安。

“瞧瞧，瞧瞧，你我兄弟一场，老哥我怎么会坑你不是？这样吧，妖精，十坛啤酒，外加三十两极品茶…”

“哟喝~好胆，什么破事？敢爬老流氓我头上打秋风了？”

尉迟敬德狮子大开口的抢劫，程妖精忍不住瞪大眼，怒视着厚颜无耻打起自己秋风的尉迟敬德，这么大的胃口也亏他说出来的，什么破事这么值钱？这一刻程妖精怒了，很明显尉迟敬德是在坑自己。

面对程妖精的盛怒目光，尉迟敬德并没有放在心上，拍拍手在程妖精愕然目光之中，尉迟敬德伸伸手示意程妖精稍安勿躁，稍后他便知道这笔掩口费的买卖，以兄弟价卖面子给程妖精，是那么划得来！

没多久，营帐外出现三个蒙着黑布罩头的人，三人身上各自席卷着羊毛毯，押解他们的尉迟敬德亲卫离去后，尉迟敬德用手捂着鼻子，走到三人蒙脸的面前，逐一摘下他们头上的黑布头盖。

“爹爹…”

当程处默第一个揭开蒙头的黑布时，程妖精下一刻惊呆傻了眼，尉迟敬德继续揭开程处亮和程处弼两人蒙脸的头盖，在程处默惭愧喊出一声爹爹后，尉迟敬德朝一边傻了眼的程妖精耸耸肩，一副你自个看着办的表情。

程处默和程处亮还有程处弼三人，脏兮兮的脸湿漉漉一片，很显然用水简单冲洗过，可他们身上散发的恶臭味，好像刚从粪坑爬上来一样，三兄弟不敢去看惊呆到石化的程妖精，怕程妖精暴走狠抽他们一顿。

“妖精啊，哥哥我在平林镇茅坑发现他们也不容易，冒着不丢你的脸派斥候去解救，你看，那些

斥候们要封嘴…”

“好！”

尉迟敬德感慨万分地说着事情经过，把自己斥候兵在平林镇发现程家三子窘事说出来，他们不熟悉操作滑翔机，脱离了滑翔机队伍不说，还严重偏离队伍，还悲催地给风力带过头，最后失去滑翔动力，掉进平林镇茅坑出糟了。

知道事情经过后程妖精脸色黑得不能在黑，尉迟敬德后面的话没有说完，程妖精只能吐血十足地答应了尉迟敬德无理要求，这么丢脸的事要是传出去，程妖精还有面子混下去？

“滚，去收拾干净，稍后在找你们这些孽子算账！”

“是！”

程妖精暴躁十足的喝骂声，程处默三人不敢逗留，在程妖精快要暴走前，不寒而粟地寒颤着跑出去，至于程妖精过后怎么收拾他们？程处默等人没有心情去想那些了，赶紧把身上臭味洗干净才是正事。

这一次程处默三人算是倒霉大了，更是丢脸丢到姥姥家了，三兄弟恨尉迟敬德同时又不得不感激他，要不是他的斥候手下发现，恐怕程处默他们三

个就要淹死在茅坑里了，到时候恐怕更丢脸了。

“敬德兄，希望你言而有信，要是老流氓我听到什么不该听到的八卦，哼哼~~”

“哈哈~~瞧瞧，你这是什么话？妖精啊，你放心，你又不是不知道老哥我为人，老哥我这人就喜欢保密！”

程妖精给程处默三兄弟的事烦透了心窝，哪有什么心情继续与尉迟敬德浪费时间，只能忍痛接受了尉迟敬德打劫的事实，程妖精不善的警告声，尉迟敬德得到了好处打着哈哈大笑，痛快十足地点头，拍着胸脯保证不把这丑事说出去。

第858章冤魂不散

箩州岛上，数万将士们连夜赶工，在忙碌着搭建临时维修码头，前线刘仁轨的大军都有受损，特别是刘仁轨的飞鱼号战舰，严重渗水无法返航，只好被迫就近停靠大阪城海港，执行秦寿施压的计策按兵不动。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运输船要亥时下一刻才能赶回来，无畏级战舰上没有拖船设备，无法拖动渗水厉害的飞鱼号战舰，更何况无畏级战舰也受了一些损伤，自身难保哪里顾忌得到飞鱼号战舰？

而那些朝廷方的蒙冲，更是惨不忍睹，完整的没多少，大部分都出现各种各样的伤害，不是敌军的弩弓箭支导致，就是石抛震荡造成松动渗水，总而言之这一次战役，秦寿的海军船队弹尽粮绝几乎等于瘫痪了。

出现这样的伤亡状况，早在秦寿意料之内，只是没有想到伤亡这么惨重，而空军那边回来的消息，更是让秦寿烦透了心窝，程家三子脱离了滑翔机组，一直到现在居然没有了消息！

“什么？还未找到那三个家伙？”

“是的，秦将军！”

秦寿在忙碌的码头边监督，当斥候跑回来告知还未找到程家三子，秦寿忍不住一阵纳闷起来，到现在还没找到他们三个，自己怎么跟程妖精那家伙交代？头疼不已的秦寿现在算是没辙了，也不知道怎么处理的好。

秦寿惊呼声一边赶来的郭松听到了，尽管郭松很不喜欢程家三子，可他们失踪茫茫大海也不是什么好事，没想到自己报复居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们敏感的身份摆在那里。

“将军，郭某…”

“行了，这事与你无关，本将军也有份！”

事情都发生了，担忧程家三子的安危也没有用，眼下也只好看他们运气了，不是秦寿不想派人出去找他们，而是眼下这种情况，派人出去也没有用，天色昏暗也无从查找，更何况当时情况，也不知道他们吹去哪里了？

郭松惭愧的表情，秦寿看在眼里明在心里，他在自责秦寿何尝不是？可事情都已经发生了，自责也没有用，罪责不单郭松自己也有份，要是当初秦寿不同意郭松报复，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要是找不到他们三个，秦寿不敢想象那个程妖精知晓真相后，会不会发飙找麻烦？损失一个或者

可以战场问题敷衍程妖精麻烦，可现在一失踪就三个，这个交代很要命也很无力，不知道怎么交代了。

“将军，明日你还要亲临战场，早点歇息吧！”

郭松小心翼翼地提醒秦寿，时辰不早该回去休息了，他明日还要亲临大阪城南城门海岸，带领中路大军一举击破大阪城，眼下最需要休息好好休养，程家三子的事，现在担忧这些恐怕也没有用。

郭松的话秦寿摇摇头叹息着，他自己又何尝不想休息，可现在这种情况哪有心情去休息？程家三兄弟出现事故，到现在音讯全无不放心，码头又要赶在第二天完工，所有事都是那么紧。

秦寿抬起头看向大阪城那边的方向，经过今日的暴风雨袭击后，天气晴朗了不少，起码一个下午到现在没有怎么下过雨，至于明天会是怎么样？那就不得而知了，天气这东西不好判断。

“郭军师，现在本将军最担心的还是，倭国那些忍兵刺客！”

想起逃走的鬼忍，秦寿心中一阵担忧无比，也不知道间人皇女整了多少忍兵？那些忍兵刺客让人防不胜防，更别提难对付的鬼忍，要是他逃回大阪

城再次出动的话，倒霉就是大唐将士们。

秦寿提及倭国忍兵刺客，郭松不知道说些什么好了，确实如秦寿所担忧的那样，倭国的忍兵刺客是一个大麻烦，要是处理不好很容易给他们趁虚而入，甚至出现无法预测的伤亡事件。

连程妖精出马都无法搞定那个鬼忍刺客，那个鬼忍成了秦寿心头之患，李震也因为他的缘故，现在身受重伤在明石城休养，不处理掉他，还真是让人心不安，说不准下一个倒霉又是谁？

“将军，熊本城快信！”

“嗯？”

就在秦寿担忧大阪城那边驻军的情况，传令兵带着随军飞奴收到的快信递给秦寿，一天时间不到又收到熊本城的消息，秦寿忍不住大感好奇，接过传令兵递来的快信，秦寿打开一看，顿时无语到姥姥家。

郭松在一边发现秦寿的表情，忍不住一阵起来，但还是耐着心中好奇没有多嘴八卦，郭松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以至于秦寿脸色变得那么难看，由此看来熊本城那边的甘布，带来不怎么好的消息。

“那逍遥王还真是不安分，简直就是冤魂不

散，郭松，这里交给你监督了！”

“是，将军！”

秦寿突然骂骂咧咧把手中的信揉成一团，说出信内的大致内容真相，郭松一阵无语，感情是那个逍遥王惹的祸，好吧，郭松算是无语了，默默接下秦寿交代的重任，接手这里的重任。

秦寿给不安份的逍遥王李恪烦透了心窝，带着烦躁不安的心情离开临时码头，去安排准备一切，应付没安好心到来的逍遥王李恪，相信他肯定发现了什么，才会吃饱撑着跑来这边。

燕妃是秦寿安排调过来避开李恪的，没想到李恪那个家伙居然鬼精的很，很快发现了什么，保护燕妃的大队伍前脚刚离去，李恪就带着人后脚急急忙忙跟上，要不是甘布信上说得信誓坦坦，秦寿还真不敢相信。

甘布没有保密好一事，秦寿不怪他也没有理由去责怪，李恪那个鬼精的家伙，秦寿心中肚明的很，甘布根本不是他的对手，相信李恪随便套几句话，甘布就不知不觉钻进他的圈套。

“真是烦事一箩筐！”

想到李恪又跟过来添麻烦，秦寿忍不住头疼起来，李恪那家伙到来准没什么好事，不用问肯定是

起疑心熊本城后院的问题，燕妃在护卫保护离去，他后脚就跟随来，还真是八卦心很强烈的家伙。

此时此刻秦寿头疼着怎么打发李恪这个麻烦，他的到来给秦寿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一边要周旋应付还有顾及他的安全，真是伤透脑筋的事，现在想要改燕妃的行程也来不及了。

第859章请君入瓮

“三百五十八…”

戌时下三刻，城东唐军营地营帐内，程妖精营帐内灯火通明一片，营帐里时不时传来暴力的拳打脚踢声，程家三兄弟哇哇大叫声，还有程妖精心情愉快的报数声，直让巡逻的府兵们不寒而栗。

家暴，没错，程妖精又在军营里施行惨无人道的家暴，倒霉的程家三子在程妖精老子打儿子天经地义歪理下，哇哇大叫敢怒不敢还手，在摇摇晃晃的军营里四处奔跑，程妖精的亲卫们镇守营帐门口，防止程家三子跑出去。

打完三百六十拳的程妖精气吁喘喘，好像打完一套太极似的收工双手负立后背，喘息着运动过量的气喘，而程妖精身后的程家三子们，鼻肿脸青倒在地上进气多出气少，一动不动好像随时要见阎王似的。

“粗俗的野蛮人！”

程妖精隔壁的尉迟敬德吹胡瞪眼走出营帐，看了眼程妖精的营帐恢复平静，忍不住骂了一声粗俗的野蛮人，全大唐也只有程妖精这么暴力抽孩子的，典型是崇尚以暴制暴的无良老爹。

程家三子也不知道上辈子做了什么缺德事？居然倒霉投胎到以暴力唯美的流氓世家，而且还是一蹦就蹦出三个倒霉鬼，也算是给程妖精找到了很好的练武理由，孩子不打打不成才。

“都准备好了吧？”

“将军，都准备好了！”

尉迟敬德没有在去关注程妖精那边的家暴问题，深呼吸一口新鲜空气，招招手招来一名随军副将，询问随军副将准备的情况怎么样？随军副将毕恭毕敬地双手抱拳，小声翼翼地回应了尉迟敬德的疑问。

尉迟敬德很满意自己副将朱贵办事效率，轻拍他的肩膀点点头给予信任的奖励目光，在朱贵感动的亢奋目光之下，尉迟敬德没有说些什么，点点头转身回自己营地，把营地交给朱贵全权安排。

“嗯，好，朱贵，看你的了，本将军老骨头命交给你了！”

“是，保护将军安全，是末将的荣幸！”

朱贵知道尉迟敬德的意思，也知道他的用意，尉迟敬德用自己和程妖精当诱饵，故意把府兵营帐隔开远远，等待敌军的忍兵刺客出动，待尉迟敬德回到营地后，不敢有所怠慢迅速转身隐入黑暗之

中。

从秦寿安排舍弃攻城器具一刻，秦寿在郭松提醒下，怕鬼忍会拿他们开刀刺杀，试图造成朝廷大军群龙无首自乱阵脚，以防万一秦寿安排人传达命令同时，也告诫尉迟敬德以身犯险把忍兵刺客一举打掉。

好友独子受鬼忍重创耻辱，尉迟敬德早就想报了，秦寿的提议和要求，尉迟敬德自然不会推辞，也没有必要推辞，不谋而合顺应秦寿军师提出的主意，以身犯险做诱饵设下埋伏，看看能不能把有可能回到大阪城的鬼忍引出来。

“唉~~真是没完没了！”

尉迟敬德受不了隔壁的程妖精野蛮训子吵闹，刚停歇一会又开始活跃起来，典型不把火气撒出来不舒服那种，尉迟敬德摇摇头叹息一声，为程家三子感到一阵悲哀，出生流氓家庭还真是不幸的遭遇。

似乎事情一切都按照郭松推测之意走动，子时刚到，数百个黑影陆续从大阪城的城东城墙爬出，在守城将领原田大野目送下，数百人的黑影好像灵猫一样，直朝一里外唐军的军营摸索过去。

“弓手准备！”

“嗨！”

原田大野目送着数百黑影远去的身影，面无表情地下令准备弓箭手，此番前去的忍兵刺客们，算是有去无回，原田大野接到间人皇女的密令，要是鬼忍带着敌军将领头颅回来，他们可以安然无恙回城。

要是他们的任务失败了，不好意思，他们只能死在外面了，就算是唐军杀不了他们，间人皇女也不再需要他们了，不成功便成仁，没有后退路，这就是忍兵最好的结果，以死谢罪任务的失败。

鬼忍丝毫不知道自己的命运，早已给间人皇女安排好，哪怕是吉川丽子也不知道这些，鬼忍带着使命和五百忍兵刺客摸索前进，最后停在唐军的军营两百步之外，借助郊外半人高的乱石林藏身观察唐军军营动静，

“你们两个，悄悄地溜过去，查看唐军的情况！”

“嗨！”

观察了唐军阵营一会，唐军阵营出奇的安静，很是让鬼忍感到不安，怕有什么埋伏之类的，鬼忍只好安排两个忍兵去视察唐军的阵营，看看是不是有埋伏什么的？好做下一步的打算。

吃过两次亏的鬼忍，知道唐军的厉害和狡猾，没有把握或准确消息前，鬼忍不敢贸然行动，更不敢冒着风险带领几百号人去冒险，没办法之下只好派遣两个忍兵去投石问路，看看有没有什么突发情况？

“朱副将，敌军刺客来了，一共来了...”

“小虾米而已，在等等，切莫打草惊蛇！”

唐军阵营里，一名负责观察营地外动静的斥候发现刺客出现了，马上钻进朱贵的营帐里，把两名忍兵踩点探路的消息说出来，朱贵慢慢睁开眼冷笑一声，轻轻挥手示意斥候回自己的岗位，继续观察倭国忍兵的动静。

斥候不敢有疑，带着朱贵的命令拱手抱拳告退离去，留下朱贵独自呆在营帐内，而朱贵营帐内潜伏着五六名弓手，远离朱贵案席灯火平心静气等待着刺客出现，确定刺客还真出现了，朱贵面无表情地继续闭眼等待。

正如秦寿所担忧那样，朱贵不得不佩服秦寿的先见之明，倭国的刺客还真是来找他们这边麻烦，至于倭国刺客为什么不找秦寿那边的人麻烦，朱贵就不得而知了，眼下也只有平心静气等待刺客自投罗网。

两名忍兵刺客靠近唐军营地边缘大致打量了一会，除了辛勤值守的巡逻兵一丝不苟巡逻，其余的大唐府兵基本进入睡眠，那微弱的呼吸声和鼻鼾声，靠近唐军军营的两名忍兵刺客大致能听到一些。

确定没有埋伏什么的，两名忍兵刺客粗心大意地查看一会猫着腰身离去，丝毫不知道营帐里唐军府兵全都没有睡觉，在漆黑的营帐里精神抖擞紧握手中的兵器，等待副将朱贵的命令下达杀出来。

第860章妖精中毒

“上！”

鬼忍观察了一会唐军军营巡逻次数，正如两个踩点忍兵回报的消息一样，军营里没有埋伏什么的，鬼忍带着两百忍兵直奔向唐军两个大将营帐，他的目标是唐军两个主帅，至于其它小喽一样的将领，鬼忍懒得去理会。ШШШ．Ыq．mЁ

按照间人皇女的意思，只要刺杀两个唐军主帅，他的任务也就功德圆满了，两个唐军主帅阵亡，右路大军四万府兵肯定群龙无首，到时候还不是不攻自破？减少大阪城兵临城下的压力。

噗通…当鬼忍带着两百忍兵摸索进军营十步之时，程妖精的营帐突然坍塌了，七八个黑影给暴力打飞出帅营，突然倒塌的军营不但惊呆了鬼忍等人，更惊呆了隔壁的等候动静的尉迟敬德。

“可恶的妖精，收网！”

“是！”

鬼忍出现了，尉迟敬德早就在亲卫报告得知，现在倒好，准备好的捕大鱼网，就给程妖精训子训过头破坏了，气急败坏的尉迟敬德只好提前下令收网，尉迟敬德亲卫得到命令后，马上吹动收网哨

子。

“有埋伏，撤！”

尉迟敬德的亲卫还未吹动哨子前，鬼忍就察觉到了有埋伏圈套，大吃一惊同时下令撤退，可鬼忍的话刚落，一声尖锐的哨声刹那间响起，紧接着四周营帐内一阵射出一连串箭雨。

“啊～～”

冷不及防的忍兵遭遇乱箭射击，纷纷惨叫着倒下一大片，身处乱箭之中的鬼忍及时卧倒地面，避过两侧你来我往乱射一通的箭支，等箭雨过后鬼忍带来的两百忍兵，活着的只有三十人不到。

而唐军的军营外突然杀出几千府兵，把准备撤离的营外三百忍兵包围其中，府兵一出现就挥刀直上，与包围之中的三百忍兵厮杀起来，没等鬼忍心凉到半截，四周营地陆续冒出拔刀冲杀出来的府兵。

“撤！！”

府兵杀气匆匆冲出一刻，鬼忍咬咬牙大喝一声撤，暴露了自身现在别说刺杀了，能不能活命还是未知数，眼下这种情况，也只有撤了，再不撤无疑自寻死路，鬼忍压根没有想到唐军会有埋伏。

更没有想到唐军早就布置好网，就等他们上钩

一网打尽，现在想这些也没有用了，任务失败已成了定居，鬼忍现在唯一可想的就是逃命，逃出唐军布下的天罗地网，可没等鬼忍想要跑出营地，身后传来一阵阵破空声。

“啊～～”

鬼忍大吃一惊马上一招鲤鱼打滚，闪过快如闪电的背后偷袭，跑在鬼忍前面的一名忍兵马上倒大霉了，一把七尺长精钢长斧直接洞穿倒霉的忍兵，惨叫一声过后带着颤抖的长斧柄直挺挺倒地。

“呔~好贼，哪里跑？”

俗语说的好，仇敌见面格外眼红，程妖精跑出坍塌的营帐，马上发现当初在明石城的鬼忍，这一次程妖精怎么会在让鬼忍跑了？气急败坏之下投出自己长斧，试图拦截住鬼忍的去路。

程妖精也没有指望一斧能够干掉鬼忍，而鬼忍能够闪过自己投出的一斧，早就在程妖精预料之中，暴喝一声双脚没有一丝停留，快速朝打滚闪过一击的鬼忍方向跑过去，一路撞开碍手碍脚挡路的府兵。

“这妖精，朱贵，还不快带人去拦截外围的刺客！”

“是！”

尉迟敬德跑出来发现程妖精又一次坏事，有些哭笑不得对程妖精无语到姥姥家，他这一次坏事导致营外围杀三百忍兵的府兵出现不少伤亡，忍兵出其不意的暗器，干掉了不少包围着府兵。

这一刻尉迟敬德也不知道骂程妖精好，还是狠他的好，好好的一个撒网捕鱼计划，就这么给他乱搅彻底搅局了，没办法之下，尉迟敬德只好调遣傻了眼的朱贵带人去支援外面的府兵，把想要逃跑的外围刺客全都斩杀。

程妖精一拳与鬼忍硬碰硬对上，鬼忍一拳之力不如成名已久的程妖精，两拳相触一瞬间，鬼忍脸色扭曲了一阵，忍着拳头好像要断裂的痛楚，整个人后退了几步，无意识地颤抖着发麻的右拳。

“好厉害！！”

“你也不赖，哈哈~~来来，小娃儿，是爷们就别跑，跟老流氓我痛快大战三百回合！”

鬼忍带着惊恐与畏惧的目光，看向若无其事的程妖精，彻底给程妖精暴戾的一拳惊呆了，而程妖精打着哈哈，心情格外愉快地双手叉腰，末了朝鬼忍勾勾手指头，示意鬼忍站起来，好好与自己痛快打一场。

上一次给鬼忍跑了，程妖精打的不痛快，这一

次程妖精自然要找回面子了，当着众多的府兵和程家军府兵面前，挽回上次给鬼忍跑了的颜面，而鬼忍似乎很忌畏程妖精这个家伙，连连后退了几步。

“爹爹，小心！”

正所谓旁观者清，程处默第一时间发现鬼忍小动作，虽然不是很明显，可有府兵带着火把经过的一瞬间，程处默发现了鬼忍掏暗器的小动作，这动作程处默太熟悉了，当初暗杀专家侯军没少显摆这动作。

鬼忍快如闪电逃出四角镖，直投向哈哈大笑的程妖精，程处默的提醒声程妖精早就听到了，加上鬼忍投出的四角镖动静声，有意显摆一回的程妖精，不闪不避挥手去迎接鬼忍投来的四角镖。

“妖精，不可...”

随后赶来的尉迟敬德发现程妖精托大的行为，忍不住大吃一惊提醒程妖精不可硬接，只可惜尉迟敬德的提醒太慢了，程妖精忍痛接下鬼忍投来的四角镖，没想到鬼忍这次的四角镖居然带有钩刺。

“这...”

程妖精硬接自己的四角镖，鬼忍笑了，笑得很开心那种，下一刻程妖精突然脸色大变，整个人摇摇欲坠，手里接下的四角镖马上丢到地面，抬起手

发现自己受伤的手指滴出来的居然是黑色，毒，程妖精第一时间想到自己中毒了！

“爹爹！”

程家三子在程妖精倒下的时候，大吃一惊鼻肿脸青地跑过来，扶起倒在地面悔不当初的程妖精，而此时此刻的程妖精好像喝醉酒似的，摇摇晃晃着头视线变得模糊不堪起来。

“无耻小贼，哪里跑？把解药留下来！”

鬼忍抽出两把短刃砍翻两名府兵，作势欲要逃离的时候，尉迟敬德岂能让他如愿？拽起自己在秦寿哪里定做的精钢鞭，直朝鬼忍横抽过去。

第861章信用也要看人而定

啪~尉迟敬德的精钢长鞭狠狠抽打在鬼忍拽过一名府兵身上，被尉迟敬德精钢长鞭抽中的府兵，连惨叫声也没有机会喊，直接打碎天灵盖惨死尉迟敬德精钢长鞭，鬼忍迅速把死绝的府兵丢向尉迟敬德。

“找死！！”

盛怒的尉迟敬德错手鞭杀自己人，暴跳如雷似的喝骂一声，手中的精钢长鞭直朝鬼忍狠命抽来，成功激怒尉迟敬德鬼忍迅速一记懒驴打滚，闪过尉迟敬德暴走的一鞭，再次抽空的长鞭打在地面，一阵碎石泥土四处飞溅。

‘好厉害的功力！’心有余悸的鬼忍算是怕煞暴走的尉迟敬德，这一击的长鞭攻击，鬼忍自信自己没有那个实力硬接，真要是硬接的话，恐怕武器早就给尉迟敬德抽飞，甚至给尉迟敬德抽死当场。

“杀！”

包围鬼忍的府兵们盛怒无比地乱刀砍来，鬼忍敢拿他们的同伴当盾牌自保，激怒了周边的府兵们，纷纷朝鬼忍乱刀砍来，鬼忍手忙脚乱地拼命挥刀格挡，一眨眼间负伤累累，鬼忍疲于应付盛怒的

府兵们。

“让开！”

尉迟敬德怕盛怒的府兵们把鬼忍斩杀了，挥手喝退府兵们退后一边，以免鬼忍死在乱军砍杀之中，害程妖精也把命搭上去，没有他亲自交出解药，程妖精的命在旦夕，尉迟敬德赌不起几十年的好兄弟性命。

尉迟敬德的命令府兵们不得不听，慢慢退开五步之外把鬼忍包围其中，地面残留数百具尸体，有府兵的也有忍兵刺客的，被包围其中的鬼忍伤痕累累，衣衫破烂气吁喘喘地单刃撑地，目光看向下令的尉迟敬德。

鬼忍知道尉迟敬德想要做什么，无非是想要自己交出解药，要不是他毒伤程妖精，现在他的下场恐怕早就是暴尸于此了，有所依仗的鬼忍这一刻笑了，笑得很得意很自得，直让一边的尉迟敬德忍不住皱起眉头。

“交出解药，本将军饶你不死！”

“敬德伯父…”

尉迟敬德直接推开怕自己受伤的亲卫，走到鬼忍三步之外停了下来，居高临下俯视着鬼忍，让他交出程妖精的解药，无路可逃的鬼忍，除了交出解

药，他再也没有别的退路可选择。

程家三兄弟有些不服气想要说些什么，尉迟敬德挥手打断程家三子试图阻止的话，目光看向无路可逃的鬼忍，现在也只有用哄骗法，迫使鬼忍交出解药，至于程家军府兵们肯不肯放过他，那就是他们的事了。

与李靖那些老滑头呆久了，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尉迟敬德直接耍了个心眼，自己答应放过他，并不代表程家军那边放过他，程家军尉迟敬德管不到也不归他自己管，没有所谓食言什么的。

“我怎么相信你说的是不是真的？”

鬼忍犹豫了一阵，一口流利的中原话，比中原人还标准，直让尉迟敬德有些意外，其实鬼忍他也不想死，他也是人，现在这种处境能有活命机会，鬼忍自然不会错过，他本来就不是什么所谓愚忠的忠心爱国之人。

鬼忍的名字并非是他本人真名，他平民身份注定没有机会获得贵族荣誉的名字，他一身武艺全是漂泊前隋时拜师学艺学到的，从吉川丽子找到一刻起，一直就是为钱卖命的杀手。

吉川丽子许诺他要是能够斩杀唐军的将领，就能获得倭国贵族的身份荣誉和宝贵的新家族姓氏，

在飞鸟时代倭国一个新家族姓氏，那可是致命的诱惑，非平安时代倭国姓氏基本是有钱有势的荣誉。

“少废话，想活命就交出解药，你还有选择吗？”

尉迟敬德冷笑一声，鄙视着临死还想要讨价还价的鬼忍，也不看看他自己什么货色？现在想要杀他还不是一句话的事？任由他本事在高，暗器如何多，也难以从数万大军之中安然无恙离去。

程妖精现在的毒未解，尉迟敬德有些不耐其烦，语气变得有些不善警告鬼忍，聪明点就自己交出解药，人的耐心是有限的，尉迟敬德也是差不多如此，要不是程妖精原因，尉迟敬德才懒得与他那么多废话。

“好吧！”

当营地外传来最后一声惨叫声，三百忍兵刺客在数千之众的府兵包围斩杀之下，最后一个愚忠顽强抵抗的忍兵刺客倒下了，鬼忍看不到外面的情况，密密麻麻的府兵把去路全堵住了，鬼忍最终妥协交出解药。

鬼忍伸手进衣内摸解药的时候，周边的府兵们紧了紧手中的障刀和硬弓，防止鬼忍有诈暗箭伤到尉迟敬德，而尉迟敬德无动于衷，算死此时此刻的

鬼忍不敢耍花枪，要不然他也不会和自己废话那么多。

“敬德伯父…”

当鬼忍掏出解药时，尉迟敬德并没有上去接，反而伸手挡住程家三兄弟上前去拿解药，不明所有的程处默有些气急，可尊敬尉迟敬德是长辈，并不敢口不留德，而尉迟敬德摇摇头示意程处默三兄弟别冲动。

尉迟敬德带着疑色的目光，要是鬼忍这也看不出来那才是怪事，当着尉迟敬德的面倒出一颗药，以身试药吞进去证明解药无毒，末了把药瓶丢给尉迟敬德，等待尉迟敬德兑现诺言。

尉迟敬德接过鬼忍丢来的解药，并没有急于给身后急得如锅上蚂蚁的程处默，等了片刻确定鬼忍没有中毒什么的，才把解药丢给程处默去救人，直到程妖精毒素解除在做定论。

“咳咳…他娘，嘶~你个熊，老流氓我怎么躺地上了？”

一刻钟过后，解毒的程妖精慢慢清醒过来，虚弱无比的骂骂咧咧声，直让一边紧盯着鬼忍的尉迟敬德松了口气，程妖精清醒过来说明了他的毒素已经解除，暂时没有了生命危险。

“程家军弟兄们，冤有头债有主，本将军不阻拦你们报仇！”

程妖精清醒过来后，尉迟敬德看了眼鬼忍，说出鬼忍吐血无比的言而无信的话，尉迟敬德的话刚落，早就憋了一肚子火气的程家军府兵们那里会客气？在尉迟敬德的府兵让路下，乱箭朝鬼忍射过去。

“你...”

无路可逃射成马蜂窝一样的鬼忍，带着不甘心的愤怒与悔恨，颤颤地举起手指着言而无信的尉迟敬德，死不瞑目地倒在泥地里，而尉迟敬德冷笑一声，讲信用也要看人而定，像鬼忍这样的危险祸害怎么可能放过他？

第862章无良赌约

“德明，坐！”

子时下一刻，张德明在刘仁轨传召下，从无畏级战舰搭起的桥梁走到飞鱼号战舰指挥室，不知道刘仁轨这么晚找自己有什么事？在刘仁轨疲惫招待下，张德明同样顶着困倦无比的双眼，落座一边等待刘仁轨的安排。

刘仁轨待张德明落座后，唤醒一边打瞌睡的副将，交代其去自己休息室拿私藏的提神烈酒出来，刘仁轨的命令让副将很是惊讶，包括一边的张德明也惊呆了，没想到刘仁轨居然还私藏烈酒，那可是违反军规的事！

没多久副将去而复返，手里捧着两斤份量的酒坛，副将在刘仁轨挥手下，有些馋嘴地看了眼酒坛，带着遗憾慢悠悠走出战舰指挥室，在门外负责帮忙望风，以免有冒失的人发现刘仁轨知法犯法威严扫地。

“刘舰长，这...”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来来，喝口酒提提神！”

张德明想要说些什么喝酒违规之类的话，刘仁

轨罢罢手打断张德明担忧的话，他不说自己不说，谁知道他们喝酒了？至于门外守着的副将，留一点给他解解馋打发就是了，劳累了两日进攻，应该放松一下提提神。

张德明在刘仁轨怂恿下，也没在说些什么，端起副将顺带来的两个酒碗，与刘仁轨一起分享烈酒入喉提提神，按照刘仁轨的意思，现在都没他们什么事儿了，可以放松一下提前庆祝一下。

当然刘仁轨更多是打算好好让张德明放松一下，藤条野和他的船队死在火海里，张德明未能亲手手刃杀兄仇人，心里多多少少会有些阴影，怕这些阴影会影响张德明今后一生，刘仁轨不得不叛逆一次与张德明痛饮一番。

哪怕是降职处分也好，刘仁轨也有义务把张德明从阴影之中拉回来，张德明一路跟随刘仁轨这么多年，他的才干刘仁轨历历在目，早就把他当成出生入死的兄弟一样看待，兄弟有难刘仁轨怎么可能罢手不理？

“德明，这是将军的密令！”

“哦？”

酒过一巡，张德明在烈酒提神下，原本乏意眨眼消逝无隐无踪，心里阴影也随着酒精麻木淡忘了

不少，而刘仁轨在张德明精神了不少后，直接拿出亥时下两刻收到箩州岛的快信，转移到桌面示意张德明自己也看看。

对于张德明这个得力助手，刘仁轨没有一丝隐瞒，也没有隐瞒的必要，一起分享秦寿派发的密令任务，他有权知道和分享这些，而不是糊涂什么也不知道，就知道听从命令的木讷助手。

刘仁轨把这么机密的任务也给自己看，很是让张德明心中一阵感动，从刘仁轨身上再次找到自己哥哥张德志的身影，带着一丝丝感动，张德明没有拂去刘仁轨有心栽培的美意，打开刘仁轨递来的密令。

“新罗国告急？明日卯时下一刻返航箩州岛休整？两日后支援新罗国？”

张德明有些惊讶地看完信里的内容，带着不可思议的目光看向刘仁轨，而一边的刘仁轨无言地点点头，他们就是辛苦奔波的命，一刻不停留要奔波战场支援，哪里需要就去哪里，漫漫无期的海上漂泊作战生涯。

说是两日休整，可两日时间哪有休整时间？以现在舰船破损程度，两日抢修已经是很勉强了，更何况还要补充船上消耗和耗损物资，真要准备充足

没五六天时间恐怕难以完成。

两日时间无疑是赶鸭子上吊一样，可新罗国告急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而起这次他们有可能要进内陆河流参战，以战舰的吃水深度更是险境重重，实在没有办法才会派遣中型快艇上去参战。

“喝吧，今夜算是我们海军最轻松的一夜了！”

刘仁轨端起酒碗，在张德明愕然发呆目光下，苦笑一声摇摇头说着张德明哭笑不得的话，要是这也算是最轻松的一夜，张德明还真不知道往后的海战生涯，会有什么样的生涯？

张德明端酒的手指，刘仁轨清晰看在眼里，感到一阵莫名心酸，长期出海的人极其缺乏营养，最明显的还是指甲出现深刻明显的白线，头发枯干，皮肤粗糙，记忆力减退心情烦躁及失眠，虚弱，牙齿出血，舌苔厚重等等症状。

按照秦寿以前的说法，这些都是严重缺乏营养导致的，虽然刘仁轨早就有心里准备，可现在看到战舰上船员各个都和张德明一样，甚至有更严重的，刘仁轨忍不住一阵心酸无比。

缺乏这些营养平衡，造就船员不敢与敌军近战，什么都不怕，就怕敌军登舰足以灭了整艘船的

人，在怎么强壮的人在海上漂泊几个月，也会变成病怏怏的难民一样，这就是资源缺乏的不良后果。

“刘舰长，你说将军会杀了倭国公主吗？”

“哦？德明，嗯，你这个问题，还真够刁钻的！”

在烈酒的酒精麻木下，走出阴影的张德明突然其来八卦问话，还真让刘仁轨沉默一会后，哭笑不得起来，倭国公主生死的问题，哪里是他们关注得过来的？但是张德明八卦问题，还真让刘仁轨有些感兴趣了。

秦寿当初糟蹋间人皇女的事，当选亲卫们大嘴巴没少八卦，搞得长乐乡第一批的精锐人人皆知地步，刘仁轨他们虽然不是陆军精锐阵营的，可听多了也会耳详能熟，秦寿与间人皇女之间破事，他们想不知道也难。

“刘舰长，要不咋们赌一赌看？”

“哦？如何赌法？”

在张德明的心血来潮提议下，刘仁轨来兴趣了，想要听听张德明与自己赌什么？虽然背后拿秦寿开刷不是什么君子所为，可也避免不了他们无良拿这事开刷，更何况刘仁轨船舰上的船员们早就私底下开刷了。

“赌赌看，倭国公主城破时，秦将军会不会杀了她？赌注是一年的俸禄和奖励，刘舰长，你先！”

够狠！张德明这豪赌的赌注，刘仁轨忍不住倒吸一口气，忍不住服了张德明这要命的豪赌，一年的俸禄和奖励，刘仁轨开始犹豫起来，琢磨着要不要跟张德明玩，可要是运气不好他就一年俸禄和奖励没了。

“嗯哼~德明，秦将军有令军中禁赌…”

刘仁轨干咳一声不跟张德明疯，提醒张德明军中的禁赌令时，张德明大翻白眼鄙视起怕输没胆的刘仁轨。

第863章恼火的秦寿

“这是怎么回事？”

“这，将军，郭某人不晓得！”

丑时时分，秦寿突然召唤忙碌安排匠工到来的郭松，不知道秦寿召唤自己有什么事的郭松，带着疑问来到秦寿的主帅营帐，秦寿直接示意黑牛出来把事情起因说出来，有关营地内谣言四起的赌博。

郭松一脸黑线不知道如何回答秦寿，这么八卦的问题，谁有空去关注这些啊？关于谣言四起的赌博，无非是赌什么时候攻破城？秦寿与倭国公主之间隐晦的关系，也是秦寿最忌畏的伤疤。

好赌不赌，偏偏拿秦寿与倭国公主之间陈年旧事来开刷，这一刻秦寿愤怒了，不管是谁？胆敢拿自己开玩笑，查出源头定罚不饶，要不然还真难以树立军威了，这都成什么了？

“查出来，本将军要严惩造谣者！”

“是！”

秦寿气愤不已地紧握成拳，愤愤然地一拳打在帅案上，把郭松吓了一大跳，头一次见到秦寿这么愤怒的样子，不敢有违领命告退离去，不敢去招惹处于愤怒暴走之中的秦寿。

郭松离去后，秦寿阴沉着脸色一言不发，一边的黑牛老老实实地呆着，并不敢出言打搅脸色不太好的秦寿，从听到这些流言和赌博起，黑牛就第一时间跑来告知秦寿，军中出现有人带头聚赌。

至于是谁带头聚赌的？数万人大军真要逐一排除起来有点难，但也不是查不到，只是需要时间比较长，时间长无所谓，秦寿想要掐灭这个败坏军纪的源头，以免越来越严重到无法控制。

“黑牛，明日你不用随本将军去亲临战...”

“将军，为何？”

秦寿突然其来说不用黑牛跟着去前线战场，黑牛不乐意了，出言打断秦寿后面的话，保护秦寿的安全是他的责任，突然其来不需要他自己保护了，黑牛有些不知所措，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黑牛，本将军留你在这里，自然有用意，你到时候...”

怕黑牛误解什么，秦寿小声翼翼交代黑牛一番，得知秦寿用意后，黑牛勉为其难地点点头算是答应了秦寿的要求，没能跟随秦寿一起去战场，在黑牛心里多多少少有些遗憾。

秦寿可没有心情去顾忌黑牛心情如何，交代完黑牛一切后，轻拍他的肩膀示意他先下去休息，在

这里没有必要跟屁虫一样跟随着，倭国在怎么大胆，也不会大胆到光明正大来这里劫营什么的。

尽管黑牛很不想离去，可秦寿的话他不得不听，心塞塞似的一步三回头，直让秦寿头疼不已，这家伙还真是让秦寿宁愿写个福字给他，太那个什么了吧？有种像弃妇给抛弃了一样。

“哎哎，你们干什么？抓我干什么？郭军师…”

两刻钟过后，有些倦意的秦寿正打算眯眼休息一会，突然营帐外传来伤势复原七七八八的李震叫泱声，秦寿从随军软榻做起来的时候，郭松先行一步走进来，身后跟随被两名精锐劫持进来的李震。

进入秦寿营帐后，吵吵嚷嚷的李震马上闭嘴了，好像做错事孩子似的，并不敢抬起头去看一脸疑惑的秦寿，而劫持李震的两名精锐退后一边，直接在李震一步身后双手负立，等待秦寿的命令判决。

“将军，造谣滋事者抓到了！”

“哦？”

郭松直接拱手抱拳，公正不苛说出自己来意，随着郭松话说完，李震身后两名看管的精锐，没有给李震面子似的，直接把李震推上前，要不是看在

李震照顾有加份上，两名精锐直接让李震跪在秦寿面前了。

秦寿有些意外地哦了一声，带着不怒自威的目光，紧盯着一脸惭愧低下头的李震，没想到造谣滋事者，居然是这个家伙，心中有气的秦寿此时此刻一脸无语，说实在的还真不知道怎么处决李震的好。

“你们两个都出去！”

“是！”

这么多人面前，秦寿也不好处决李震，没办法之下秦寿只好挥退两名精锐，并没有挥退郭松，两名精锐领命离去后，李震颤颤赫赫地不敢抬起头，没想到他自己只是一时兴起闹着玩，居然惹恼了秦寿。

从郭松逮着他一刻起，一路上押解他来这里什么话也没说，李震就知道没什么好事，直到郭松说什么抓到造谣滋事者，李震彻底明白原因了，感情他无心冒犯激怒了秦寿逆鳞。

“李震，你可知罪？”

“秦…将军，末将知罪！”

秦寿待两名精锐离去后，语气不善地提醒李震，心中有气的秦寿已经忍耐的很好了，要是其他

人恐怕连问也懒得问，直接拉出去仗罚五十在说，可李震这一路来功不可没，秦寿也只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李震还想说些什么，可当秦寿一瞪眼之下，到嘴的话不敢说了，只能老老实实认栽不敢在乱来了，李震心里很清楚，秦寿这是有意帮他自己解脱，并没有追究他自己的责任，秦寿要真追究起来，恐怕不会是这么好说话了。

“日后要是本将军在听到什么流言蜚语，定重罚不饶，下去吧！”

“是！”

秦寿恶狠狠警告李震一番，特赦只此一次下不为例，末了有些头疼地挥挥手，李震不敢有异议拱拱手抱拳告退离去，留下秦寿和郭松两人在营帐内，走出营帐的李震心中暗自庆幸好险。

“郭军师，明日你不用跟随本将军去大阪城，与刘仁轨大军一起西上，支援告急的新罗国，新罗国那边需要你坐镇指挥大局！”

“是，将军！”

秦寿想起新罗国的局势，看了眼一边呆着的郭松，想了一会直接安排郭松跟随刘仁轨的大军去新罗国支援，新罗国那边战况告急，急需郭松这样的

人手去坐镇指挥大局，新罗国那边秦寿现在暂时也分不出人手去支援了。

没办法之下只好安排郭松去支援坐镇，秦寿的安排郭松没有异议，领命担任统领大局的重任，秦寿这么放心把大局交给郭松，其实也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的才干，另外一个是避开程妖精。

程家三子失踪的事，有些头疼了，秦寿或许不怕程妖精找麻烦，可郭松怕程妖精那个家伙，没办法之下秦寿只好顺应时势，把郭松调去新罗国那边避避风头，但愿尽快有程家三子失踪的消息。

第864章反其道的突围

“杀！！”

城西方向寅时时分，人最疲惫的时候，突然唐军呐喊着攻城声，把刚躺下没多久的扶余义池惊起，惊慌失措跑出城门不远处的营帐，直奔上火把闪烁不止的城楼，却发现城楼上值守的联军守兵们精神不振，统统坐回地面打瞌睡。

‘诈攻？’扶余义池第一时间想到诈攻两个字眼，想想也有这个可能，也只有唐军那么缺德，三更半夜不进攻也就罢了，集合一大群人大半夜鬼哭狼嚎似的呐喊冲锋，连续好几次如此，还真是让人崩溃到极限。

虽然知道是唐军阴谋扰乱休眠战术，可扶余义池不敢粗心大意，谁知道唐军会不会假假真真嚎嗓子？待他们放松放任不管，突然来个大进攻打个措手不及？正所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安全第一才是重要。

“大王子，唐军又开始无耻扰乱将士们休眠战术！”

介准发现扶余义池到来，顶着黑眼圈迎接同样黑眼圈的扶余义池到来，唐军无耻战术很是让介淮

火恼，可又拿唐军没有办法，在这么下去，他们这边的将士们不用等到天亮，恐怕早就士气跌落到低谷了。

扶余义池通过介淮汇报情况，脸色变得极其难看，介淮担忧的事，扶余义池何尝不是那么想？可眼下这种处境，也只能给唐军牵着鼻子走，就算是扶余义池想要放任不理，唐军那没完没了的鬼哭狼嚎呐喊声，也会干扰将士们的清眠。

“该死的高句丽郡主，该死的唐军，介淮倭国公主有回应没有？”

扶余义池最关心的还是倭国公主支援的问题，经过一天的镇守唐军攻城，飞石和箭支还有火油基本消耗的一干二净，到现在还未见有守城资源补偿进来，扶余义池忍不住心烦意燥，想要知道倭国公主那边的回应。

骂骂咧咧的扶余义池抓狂无比，无耻的高句丽郡主丢下大军自己先开溜，连一个招呼也不打把残局留给自己，更别提没完没了的唐军骚扰战术，很明显要把他的大军折磨到崩溃为止。

戌时时分，扶余义池就派介淮去找倭国公主，让她调集守城的物资过来，没有飞石箭支火油那些物资，扶余义池还真不知道怎么守下去？介淮摇摇

头的动作，扶余义池更是吐血到骂骂咧咧没完没了。

“介淮，召集人手，反其道攻唐军的营地，突围出去！”

没能得到间人皇女回复，扶余义池突然意识到很悲催的事情，间人皇女已经到了穷途末路，没有物资补充大阪城算是完蛋了，他也要快要完蛋那种，心有不甘的扶余义池只好咬咬牙，做最后的决定突围出去。

既然高句丽郡主都跑人了，扶余义池也没有必要继续死守下去，正好高句丽郡主留下不少兵力，用她的兵力当炮灰冲锋先，掩护自己大军突围唐军阵营，那是再好不过的事了。

按照中原人的想法说辞，这叫反其道，在敌人想不到的事偏偏适得其反做出来了，恐怕唐军做梦也想不到，他自己会在三更半夜突围离去，扶余义池相信唐军那边，现在肯定也困了。

“啊？大王子，这…”

“马上去办！”

扶余义池的命令，介淮忍不住大吃一惊，这种情况突围出去，成功率有多少？介淮不敢想象，可当扶余义池不容置疑皱眉喝斥，介淮只能认命地领

命照办，带着扶余义池破罐子摔碎的想法，去召集疲惫不堪的大军。

扶余义池这边忙着开始突围，而唐军那边薛仁贵却同样商量着如何破城，主帅营里薛仁贵只召集了几名重要的将领，其余都在休息之中，为明日清晨攻城做好准备，他们身为主要将领就要多多担待些。

夏侯墩，索元嘉，庞峒等等几位主要将领都困意十足，连续两日未休息的他们，此时此刻给他们一个枕头，恐怕就会倒下呼呼大睡，长途跋涉又征战了两日时间，实在是太困了。

“侯墩，明日你带三千兵马，外加五百弓手给你，在主力攻城的时候，从左侧城墙攀爬上去...”

“是！”

薛仁贵也发现了在座将领们困倦之意，也没有在废话直入正题开始安排任务，安排好明日的任务，他们也好回去休息一下，薛仁贵第一个点名夏侯墩，从城西防御比较松懈的左翼攻城。

夏侯墩强制打起精神驱赶睡意，在薛仁贵指点的大阪城地图上看了眼，左翼城墙的防守很薄弱，登城对于夏侯墩来说应该没有什么难事，更何况有五百弓手压制掩护，夏侯墩更是放心多了，想也没

有想欣然领命。

“元嘉，明日你同样带三千兵马，外加五百弓手给你…负责右翼的城墙，有问题没有？”

“是！”

薛仁贵看了眼一边精神奕奕的尉迟宝床三兄弟，原本打算安排尉迟宝床三兄弟的，可想到他们身份特殊，派他们去有些危险，薛仁贵没有理会尉迟宝床三兄弟幽怨的目光，只好把重任交给索元嘉。

索元嘉没有任何异议欣然接受了薛仁贵的调令，也算是还薛仁贵的一个人情，及时解决出暗影卫的人情，十分给面子薛仁贵，听从安排的调令，明日带兵去攻右翼的城墙，爬墙这些小问题，对于索元嘉他的暗影卫们来说小事一桩。

薛仁贵继续安排其他人的调遣，包括攻城时的时间和暗号，交代了一番偏偏唯独没有安排到尉迟宝床三兄弟，这让尉迟宝床三兄弟们很是不爽，可碍于这么多人在场，又不敢公然责问薛仁贵，只好等退场结束的时候在冒犯责问薛仁贵缘由。

“敌袭！！”

隆隆…突然外面传来一阵阵万马似的奔跑声，紧接着整个军营响起巡逻兵竭嘶底里呐喊敌袭声，

突然其来的战马马蹄声和敌袭警告呐喊声，惊扰到了主帅营里薛仁贵等人调遣。

“报，敌军出兵三万骑兵杀来了！”

“什么？！三万骑兵？！”

传令兵气吁喘喘从外面跑进主帅营，一进来就气吁喘喘报告外面的突发情况，当薛仁贵得知敌军出动三万骑兵的时候，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就算是薛仁贵算到敌军可能会夜里偷袭或突围离去，怎么也没有算到会有三万骑兵！

第866章无畏的轻骑兵

~~高仆仁一刀劈砍在大熊男后背，当场溅出一道火星，高仆仁只觉得虎口发麻到要脱手，险些把握不住就脱飞手里的兵器，大熊男一个反扫，呼啸而来的精钢柱，险些把高仆仁扫出去。

见机时早的高仆仁匆忙之中抱着马背闪过，可高仆仁身后的骑兵就没那么好的命了，直接给大熊男精钢柱连人带马扫飞，落马的骑兵直接给身后的骑兵践踏而过，连翻身求饶或惨叫机会也没有。

大熊男好像急端河流里一块顽石，身处千军万马之中不动如山，而扫飞的骑兵好像急端河流里鱼跃龙门的鱼儿，出色的全身精钢盔完美无瑕地保护着大熊男，又好像不败战神一样，傲视战场无所畏惧。

三千多骑兵冲锋过后，大熊男精钢盔变得血淋淋一片，地面躺满上百多骑的骑兵，战马无力地嘶叫挣扎着欲要爬起，落马的骑兵临死前无意识地抽搐着身子，瞪大双眼无神地仰望着黑漆漆的夜空。

“顶住！！”

“誓死保卫阵地！”

随着盾兵将领一声呼喝顶住，一千多盾兵手齐

声呼喝，用钢盾筑起钢铁城墙，誓死捍卫盾牌阵地，防止敌军骑兵冲破他们的铁墙，惊扰到还在主帅营里的主要将领们，尾随赶到的长枪兵马上加入盾兵后防区。

“一群疯子，射！”

苟邴哪里会让疯狂的三千骑兵冲破盾阵？手快速从手下后背箭囊各取一支箭，凑足四支箭搭在滑轮弓上，拉了个满弓后暴喝一声，率领着一千多的弓手们朝高句丽骑兵后背放箭射杀。

上千支弓箭一轮齐射，漫天的箭就如同雨点一般，密集的箭支刺破没有防御的骑兵后背，犹如狂风刮过了稻田般，最后面的高句丽骑兵的队列，数百骑的轻骑兵被射翻在地上，更悲剧的直接给战马拖着走。

高句丽的骑兵虽然中箭，却依然死死的咬着牙齿，任凭鲜血在身上流淌，有惨叫，没有痛呼，心中此时只有一个信念，冲破唐军的盾兵阵地，斩杀近在眼前的唐军主将，好让眼前的唐军大军群龙无首。

马蹄如雷，尘土飞扬，轰…当第一排的高句丽骑兵不畏死亡撞击盾阵时，顿时一阵人翻马厮，撞飞的骑兵直接带着惯性冲力，撞倒第一排的盾兵阵

营，盾兵阵营失守后，后续赶到的骑兵陆续冲锋。

“冲，继续冲，敌军主将就在眼前！”

高仆仁红着眼鼓舞骑兵们继续冲锋，冲破眼前障碍一样的盾兵手，抵达敌军的将领主帅营，把敌军的将领斩杀，那么他们的任务就完成了，而高仆仁丝毫不知道，扶余义池早就带着他的骑兵队伍没义气跑了。

躲在盾兵后面的长枪兵们，在高句丽骑兵闯进来后，纷纷用长枪刺杀没有盔甲掩护的轻骑兵，中枪的高句丽骑兵纷纷落马倒在地上，而后续赶到的轻骑兵则挥动着刀枪砍杀来不及收枪的唐军长枪兵。

“射！”

眼看高句丽骑兵要突破盾兵阵，荀邴心急如焚拉弓搭箭，顾不得什么敌我混战在其中，与上千名弓手一起射击，第二波密集箭雨无差别乱射，敌我不分中箭的人纷纷倒下，而长枪兵直接给失足高句丽战马砸飞。

当高仆仁带着轻骑兵冲破盾兵和长枪兵阵营时，三千轻骑兵只剩下寥寥数百骑，一路上留下不少轻骑兵尸体和唐军将士们的尸体，眼看唐军主将大营近在眼前，高仆仁第一时间暴喝一声，策马冲

破四处逃窜守门的薛仁贵亲卫。

“空的？！”

高仆仁冲进唐军主帅营帐时，下一刻彻底惊呆了，空荡荡的主帅营空无一人，随着高仆仁失神撞倒帅案上的烛火，连人带马冲破薛仁贵的营帐，等高仆仁甩开蒙着头的营帐破布时，下一刻高仆仁双目急速收缩起来。

五十步外，三百多虎豹骑把薛仁贵和其他将领保护其中，一千弓手排列成凹型阵型，第一排的弓手蹲在地面，后面的弓手直接站着，拉满弓的弓手就等脸色冷峻的薛仁贵命令。

“放箭！”

薛仁贵不带一丝感情的命令，上千凹形阵的弓手同时放箭，嗡嗡声，上千支利箭同时发射，好像飞沙走石一样袭击到高仆仁的骑兵阵型，只是一回合的千箭齐发，高仆仁连格挡的机会也没有，身中数箭从战马滚下马。

“虎豹骑，杀！”

虎豹骑团长庞峒自然不会客气收拾残兵，随着庞峒一声呼喝，三百多骑虎豹骑马上出动，拦截住残留的两三百骑高句丽骑兵，毫无悬念的战果一目了然，高句丽轻骑兵对上虎豹骑只有挨宰的份。

当苟郦和侯军带着人冲进来时，最后一个高句丽骑兵在虎豹骑撞击下，飞出数丈之远一动不动生死不明，夏侯墩直接带着人走进战场查看，发现没死绝的高句丽骑兵，直接补上一刀。

“伤亡如何？看守防线城门的是谁？”

苟郦和侯军带着人走到薛仁贵面前时，脸色变得难看的薛仁贵阴沉着脸色，急于想知道高句丽骑兵突然劫营，自己这边损失了多少人？毫无防备的劫营出乎薛仁贵意料之外，要不是早有准备恐怕后果不堪设想。

“这…启禀薛司令，防线城门守兵皆遭到暗杀…伤亡很严重！”

侯军不知道如何薛仁贵的问题，伤亡一时间无法统计出来，但是以现在这样的情况，肯定好不到那里去，将士们劳累没休息好，三更半夜又从熟睡之中清醒过来，战力大打折扣又遭遇突袭伤亡挺严重的。

“报，薛司令，敌军两万骑兵朝福岛方向离去！”

斥候急匆匆跑回来，报告扶余义池带领两万多骑兵逃窜的方向，扶余义池掌握着主力大军没有劫营，很是薛仁贵等将领感到意外，要是扶余义池的

两万多骑兵也来劫营，恐怕今夜的伤亡又不知有多少。

“随他去吧！清点伤亡，其余人员清理完尸体，继续休息养精畜锐，准备明日战事！”

“是！”

暗自庆幸的薛仁贵阴沉着脸色，现在想要追截逃窜的扶余义池，恐怕已经来不及了，更何况薛仁贵觉得没有拦截的必要，他要跑就让他跑了，少了扶余义池两万大军，对明日攻城是一件好事。

第867章规则可定亦可破

次日清晨，当一缕破晓晨光乍现时，箩州岛数万将士们整装待发列成队，匠工们还在辛勤地搭建简陋维修船坞，一艘艘运输船和楼船停靠一侧，飞艇在八条缆绳牵引下，升空一张高度。

“真是荒谬啊！”

“郭军师，习惯就好！”

郭松早早就起来，数万将士们整装待发并没有上船，郭松大致知道秦寿想要闹哪出，更是为秦寿荒唐的举动，感到一阵头疼的无力呻呤，确切地说是服了秦寿这个家伙，简直是自古以来头一号荒谬的将军。

郭松的唉声叹气声，一边负责迎接的关鑫一脸黑线，好言相劝安抚郭松习惯这一切，习惯秦寿胡闹不按套路出牌的性格，对于秦寿的性格，关鑫早已就神经麻木到无动于衷地步，一句话习惯就好。

关鑫的话更是让郭松一阵摇头无语，他们习惯的来，可郭松有些难以适应这荒谬，简直就是让人无语的荒谬，挽美征战沙场，也亏秦寿想得出来，郭松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形容秦寿了。

当一望无际的海面出现三艘普通海船时，郭松

摇摇头叹息一声，大军等了那么久正主终于来了，三艘普通海船出现一刻，关鑫马上派人去通禀还在营帐内不知道干什么的秦寿？

“本小姐也要去！”

“你去干什么？”

秦寿营帐内，一脸头疼的秦寿揉着头，刚起来就给李怡然愤愤不平闯进来，衣服还未穿李怡然就出现秦寿眼前，气鼓鼓地吵着闹着要跟随去前线，秦寿用被窝盖着身子，以免习惯裸睡的身子曝光。

李怡然不避嫌地双手叉腰，怒视着秦寿吵着要跟随大军去攻倭国，一副你不答应本小姐不离去的态度，李怡然打横来的野蛮，秦寿头疼到不知道怎么回答，带一个够麻烦了，现在又多一个不是要命吗？

“将军...”

关鑫派遣的传令兵走进来时，愕然发现营帐里面的情况，顿时傻了眼后面的话也说不出来了，而秦寿更是尴尬无比，只有李怡然一副无所谓的表情，双手抱胸一副吃定秦寿的模样。

“何事？”

秦寿没有李怡然那么神经大条，强忍着心中的尴尬与无奈，责问闯进来的传令兵有什么事？同时

使眼色示意李怡然先出去，而李怡然仿佛没看到一样，得意洋洋等待秦寿出丑似的。

“将军，船队来了！”

传令兵一口气说完消息，末了便急匆匆转身离去，不敢在逗留惹秦寿尴尬，船队来了什么意思，秦寿心里很清楚，那是护送燕妃的船队，也是秦寿特意安排避开李恪的，只是那个冤魂不散的李恪，好像不解心中之谜不罢休似的。

“啊，你…”

秦寿突然揭被而起，露出光溜溜的身躯，李怡然没想到秦寿会来这一招，大吃一惊同时脸色红彤彤一片，暗啐一声掩面转身跑了，尽管李怡然在怎么神经大条，面对秦寿**裸的，也会受不了不堪入目的画面。

“小样，不信治不了你！”

目送李怡然掩面离去的倩影，秦寿得意洋洋地晃了晃身子，心中鄙视外强内弱的李怡然，有本事她不转身跑开，秦寿算是服了她，现在通过她害臊的一面，秦寿摇摇头叹息大感无趣。

想起还有正事，秦寿便急匆匆穿戴折放好的衣物，准备去迎接远道而来的燕妃，带她一起体验一下战争的画面，想想搂着一个成熟美妇带兵打仗，

秦寿就感到一阵刺激与狂热，突然秦寿灵光一闪。

没有穿碍事盔甲的秦寿下一刻整个人被点穴了似的，想到狂热两个字脑海里突然有了更疯狂的想法，一个打破现有禁制，开创先河的热血鼓舞士气最佳想法，油然而生出现秦寿的脑海里。

“哈哈~~怎么没想到？”

“愣着干什么？还不快跟上？”

有了想法的秦寿便急匆匆跑出去，连守门的亲卫也没明白怎么回事，秦寿在营帐里傻笑什么？等亲卫们恢复过来的时候，秦寿就已经跑得远了，惭愧的亲卫队长章瑜猛拍自己脑门，带着傻了眼的亲卫们一起跟上秦寿。

“将，将军，你，你确定不是开玩笑？鼓舞士气啦啦队？！”

当章瑜带着一众亲卫找到秦寿的时候，秦寿和关鑫不知道在说些什么？而一边的郭松直接目瞪口呆，带着不敢置信的目光，说着自己也不敢相信的话，包括听着秦寿调遣的关鑫，也是目瞪口呆的表情。

郭松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秦寿的话好似晴天霹雳当头一击，又好像被秦寿从头到脚浇了一盆凉水，给秦寿组建什么美女拉拉队惊呆了，以致

就像受到电击一般，精神处于半痴半呆的状态之中。

这么大胆破天荒的事，也只有秦寿想得出来，郭松感觉自己脑瓜子不够用了，这么破天荒的事，也亏秦寿想得出来，这简直是打破传统威严的军规，郭松觉得秦寿很胡闹又很疯狂。

相比起郭松的不敢置信，关鑫大脑好像失去指挥自己行动的能力，木头一般地站在那里不动，楞着两只眼睛发痴地看着秦寿，太疯狂了，这一刻关鑫也只能太疯狂来形容秦寿了。

“将，将军，你确定…”

关鑫咽了两三口唾沫，好像是嗓子里发干似的，又像在梦中被惊醒似地，目光仿佛刚从遥远的地方摸索回来一样，心扑冬，扑冬声地快速跳动着，脸上先是一阵青白，随后又涨得极度的徘红。

“你说呢？规则可以人定亦可人破，服侍，嗯哼~~有不少年轻貌美倭国女奴，上船后你派人安妥那些女奴…”

“是！”

秦寿很确定的点点头，下一刻关鑫无话可说了，只能点点头勉为其难答应下来，在秦寿挥挥手下，关鑫马上派人去准备好木筏，准备护送秦寿上

将军级战舰，在海上迎接燕妃的船队。

“将军…”

“郭军师，这里暂时交给你了，本将军的想法你可以借鉴一下，哈哈~~启程！”

“全军听令，登船！”

郭松还想说些什么，秦寿挥手打断郭松后面的话，语重心长交代郭松一番，末了轻拍一脸黑线的郭松肩膀，在亲卫长章瑜保护下，登上关鑫准备的木筏船，朝将军级战舰划去，秦寿登船后，黑牛依依不舍目送着秦寿离去，下令将士们登船。

第868章软禁的逍遥王

上百艘运输船搭载着数万将士朝大阪城方向驶去，每艘船上拥挤满渡海的陆军将士，包括秦寿带来的重骑兵，在拥挤的船只上，迫不得已脱去沉重累赘的盔甲，在上下起伏的船只上等待靠岸。

将军级战舰一马当先在船队前头，浓浓白雾在巨大烟囱里冒着，乘风破浪的将军级战舰人满为患，甲板上拥挤满有些不适应航海的陆军将士们，时而起伏时而平缓的战舰以最快的速度朝大阪城方向驶去。

巨无霸一样的飞艇先行一步离去，朝肃清的蚯蚓岛方向飞去，刘仁轨早已派人把蚯蚓岛肃清干净，可以作为飞艇在哪里作为临时升降点，随时等候大军的命令进行空袭大阪城。

将军级战舰指挥室内忙碌一片，燕妃在书萦和画萦两宫女伺候下，戴着帷帽的燕妃大开眼界跨时代的钢铁战舰，秦寿捣鼓出来的一切，叹服了饱览群书的燕妃，更是颠覆了燕妃认知的一切事物。

特别是那空中飞着的飞艇，燕妃最期盼能够上去体验一下飞翔的感觉，可惜飞艇有重任在身，燕妃的愿望恐怕要等大阪城攻陷了，才能有机会体验

一下飞翔的感觉，呆呆出神的燕妃，连秦寿什么时候忙完走过来也不知道。

“啊？！”

秦寿突然其来摘下燕妃的帷帽，惊醒过来的燕妃惊呼一声，倾世容颜一阵绯红同时又带着淡淡担忧之色，嗔怪的美眸似怨非怨憋了眼秦寿，大有责怪秦寿胡来之意，而秦寿无所谓地轻搂燕妃盈盈一握的腰肢。

“嗯哼~将士们，她是谁？”

秦寿干咳一声打断指挥室里十余人忙碌的身影，搂着脸带愁容担忧之色的燕妃，很大度地让忙碌的船员们看清楚燕妃的脸孔，让在场的船员们亲口说出燕妃满意的答案，解除她过分担忧的心情。

燕妃在十余人船员目光愕然直视下，百感交集的心情时而惧怕时而沸腾，怀抱着巨大的希望，可心里头像揣着一只小兔子，砰砰乱跳不停，一种明知不妥，而她却很愿试试的想法，大胆与迷惑紧紧地捉住她凌乱的心。

“属下参见将军夫人！”

船员们愕了一会，紧接着很快恢复过来，恭恭敬敬地行大礼拜见燕妃，尽管船员们都知道燕妃的敏感身份，可他们还是心随秦寿一线，不顾什么忌

畏默认燕妃是秦寿夫人的身份。

“忙你们的去！”

“是！”

船员们识趣的附和拍马屁声，很是让秦寿感到满意，挥挥手示意船员们去忙他们的，而秦寿则搂着一脸感动与欣慰的燕妃，走出指挥室出去呼吸外面的新鲜空气，书萦和画萦两宫女默默跟随在后面。

燕妃在秦寿紧搂下感到很满足，现在自由自在没有尔欺我诈的生活，燕妃很喜欢也很向往，比起在冷冰冰皇宫哪里也去不了，好像坐牢一样，现在的生活更是燕妃向往的，哪怕是不道德的恋情。

秦寿搂着燕妃到达望台停了下来，望手发现秦寿与燕妃双双到来，识趣无声无息告退离去，不敢去打搅秦寿与燕妃独处，而书萦和画萦两宫女则相隔五步之外停下来，不敢在靠近去打搅。

“喜欢吗？”

“嗯？”

秦寿搂着迷醉般的燕妃，手指着茫茫一片的汪洋大海，战舰乘风破浪的前进声，好像一种美妙乐章一样，燕妃头轻轻依偎在秦寿肩膀上，冷却多年少女情怀隐隐之间再次复苏，天真幻想着眼前这美

好一刻时间静止下来。

萧瑟带着冰寒海风在燕妃耳边絮语，战舰破浪澎湃穿梭声，使燕妃感到无比的激动，海浪卷带清凉的气息，并不能使燕妃冷静下来，幸福的渴望在她心里燃烧着，环抱秦寿的玉手不知觉紧了紧。

“燕宝贝，郎君给你永生难忘的一幕！”

感受到秦寿的火热与情语，燕妃有些期待与害怕，在秦寿野蛮转身搂抱下，燕妃心扑通扑通跳动着，随着秦寿俯下头亲吻下，燕妃慢慢闭上双眸，轻轻颤抖着长长的眼睫毛，玉手无意识的缠上秦寿的脖子。

秦寿与燕妃无顾忌的望台亲热，书萦和画萦两宫女俏脸通红一片，哪一个不少女怀春？书萦和画萦两宫女也希望和渴望体验一下，可她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幻想，春心荡漾的书萦和画萦两宫女傻乎乎地失神做起白日梦。

“哼~不知廉耻的狗男女！”

刚走上指挥室的李怡然看到秦寿与燕妃亲热的一幕，心中又气又怒又妒忌燕妃，搞不懂秦寿心里怎么想的？自己原装妙龄少女不要，偏偏与大他十几岁当过两个孩子他娘的燕妃情有独钟。

秦寿这边与燕妃在战舰上缠绵，而晚到一个时

辰的李恪，却是憋着一肚子火气，理由很简单，死板的黑牛居然不给他的面子，派人把李恪的王府侍卫与一干随从仆人拦截下来，扣押在箩州岛哪里也不许去。

“笨牛，本王要去见你们将军，速速放行，如若不然…”

“对不起，吴王殿下，将军有命，大阪城未攻陷前，吴王殿下哪里也不能去！”

李恪气急败坏的警告声，黑牛压根没放在眼里，很公式化地套用秦寿交代的话敷衍李恪，以大阪城未攻陷为由，把李恪扣押在箩州岛，禁制不安份的李恪出行，直到大阪城攻破了才准许他离去。

“好，好，算你狠，本王不去了，本王回去得了吧？”

黑牛这么没脑的回答，李恪怎么可能听不出来是秦寿教他说的？真要呆在这荒岛几天时间，李恪不崩溃才是怪事，没办法之下李恪以退为进，借口打道回府离开箩州岛，在想办法绕道去大阪城。

“对不起，吴王殿下，将军说你很狡猾，还是老老实实呆在这里，来人，请吴王回营帐休息！”

“是！”

黑牛没商量的再一次回复了李恪，差点让李恪

吐血三升都有份，这不是变相扣押吗？黑牛没有理会李恪此时此刻什么心情，下令安排人手把李恪送回营帐休息，直到大军攻陷大阪城。

“你…好，很好，非常好，死笨牛，你等着！”

扣押在箩州岛的李恪懊悔不已，早知道不登岛了，这一下好了，一登岛就给黑牛带人扣押下来，限制出岛哪里也不能去，直到大阪城攻陷为止，心中有气的李恪只能抓狂不已返回黑牛为他准备的营帐。

第869章突发意外

“没门！”

战舰临近大阪城海港的时候，秦寿安顿好劳累一夜失眠的燕妃休息，叮嘱好书萘和画萘两宫女照顾好燕妃，径直去找李怡然谈谈拉拉队战服的事，开始李怡然在秦寿找自己很高兴，得知秦寿来意后马上变了脸色。

不等秦寿说完直接回绝，作势要关门的时候，秦寿眼驰手快挡住李怡然关门，力气不如秦寿的李怡然，直接给秦寿闯进她临时休息的船舱，当秦寿进入李怡然临时休息船舱一刻起，整个人傻了眼。

五六方不到的私人空间里，叠整齐一排排的衣物，光看这些衣物数量秦寿咋舌不已，花花绿绿的少说也有几十套，她一个人就算一天一件，恐怕一个月时间也穿不完这些衣衫吧？

这一刻秦寿无语了，给李怡然私人空间里的衣服打败了，难怪她穿着没有一天相同过，感情李怡然是有恋衣癖，去哪里都带这么多的衣衫，这一刻秦寿给李怡然的评价是，真是不可理喻的大小姐！

“出去，这是本小姐...”

“嗯哼~大小姐，好像你忘了一件事，这是秦

某的船！”

李怡然的秘密给秦寿发现了，想到他与燕妃缠绵的画面，整个人又气又怒双手叉腰，毫不客气作势要下逐客令，而秦寿笑眯眯地没把李怡然的话当一回事，你横我更横的语气顶了李怡然一句，她现在自己船上。

李怡然用洁白的贝齿紧咬着薄薄嘴唇，过了一会，紧绷的面色才缓和下来，嘴唇上印着一排齐崭崭的齿痕，两颊一阵惨白无血，但过一会就通红起来，双手和手指都奇怪地、不知不觉地抽动着。

“好香，呃…你穿过？”

秦寿居然拿起她昨天穿过的抹胸，一股淡淡的幽香扑鼻而来，秦寿忍不住放到鼻子嗅了下，傻谔谔地说出李怡然不堪入耳的话，那羞涩的私人之物给秦寿这样猥琐了，她可还是黄花大闺女啊！

李怡然满脸绯红到要滴血似的，一直由脸颊红到发根，两眼死死盯着眼前这个猥琐之徒，当秦寿随手一抛的时候，下一刻李怡然双眼睛变暗了，突然闪烁了一下，又变得漆黑，接着姗起了不可遏制的怒火。

“干什么你？！”

李怡然突然粉拳打来暴起伤人，秦寿大吃一惊

挥手格挡，怕自己蛮力伤着李怡然，惹恼这个与李漱有得一拼的蛮横不讲理大小姐，秦寿只好化拳为抓，试图抓住李怡然手腕，让她冷静下来好好谈谈。

哐当一声，突然一声巨响从船底传来，急速前行的战舰突然失去所有动力，突然前进动力的战舰晃动了一下，冷不及防的李怡然一个站立不稳，而秦寿化拳为抓的手，不偏不巧抓到李怡然的饱满的双峰。

“嗯～～”

敏感的双峰给秦寿抓个正着，秦寿下意识抓紧一下，李怡然整个人好像触电一样，身子一阵酥麻直接扑进秦寿怀里，李怡然沉重浑浊的芳香气息喷在秦寿脖子上，下一刻秦寿刚从燕妃哪里熄灭的**再次蓬然而起。

确切地说是禁欲了整整两个多月时间，加上有个一直钟情于自己的美人儿投怀入抱，秦寿要是没有反应那才是怪事，想起李怡然点点滴滴无声的不善表达的情意，秦寿这一刻迷失了自己。

这一刻秦寿只觉怀中的绝色大美人儿，吐气如兰，娇靥若花，一股处女特有的体香沁入心脾，胸前紧贴着两团急促起伏的怒耸双峰，虽隔着一层薄

薄的丝绸抹胸，仍能感到那柔软丰满的****上心跳加速。

秦寿****很快给李怡然点燃，不顾一切吻向李怡然鲜红柔嫩的柔美樱唇，秦寿突然其来霸道的狼吻，李怡然女性天性控制着她激烈反抗着，有些害怕又有些朦胧的燥热情绪盘旋她脑海。

“坏…坏蛋…”

在秦寿野蛮霸道狼吻和爱抚下，李怡然很快臣服了，娇羞地闭上自己梦幻般多情美丽的大眼睛，那娇俏的小瑶鼻呼吸越来越重、越来越急促，那美丽羞红的玉颈不再死命地摆动挣扎，在秦寿抱上软榻撕扯罗裳下，李怡然渐渐变得温驯起来。

突然停止前进的战舰，成全了秦寿的好事，却要了一船人的老命似的，运气好点的人直接撞到船舱铁壁，受点小伤无伤大雅，运气不好的直接掉进寒冷海水里，体验一下什么叫刺骨冰寒。

将军级战舰突然停下来，尾随后面的战船纷纷撤去风动力停止前进，不知道前面什么情况，运输船上的将士们纷纷抓起兵器，一副大战将至的紧张气氛蔓延整个船队，有些惊慌失措地看着海里呼救的落水者。

“机舱组，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余舰长，发动机过热出故障了，抢修之中！”

将军级战舰上新任舰长余宏，抓狂不已地找机舱组麻烦，他刚上任就出现这种事故，这不是明显让自己难堪吗？而机舱长的回答，更是让余宏抓急到挠头抓耳，出故障是始料未及的事。

舰船上落水的将士有多少？余宏不知道，此时此刻他给自己运气打败了，新官上任就出现这霉运，余宏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五行冲煞了？还是出门没看黄历？居然遇到这么倒霉的事情。

“机舱组，尽快抓紧时间抢修，救援组，马上派人搜救落水者！”

“是！”

“救援组，快快…”

出现意外余宏只能自认倒霉，但愿秦寿不会因此事撤了他，交代机舱长抓紧时间抢修后，余宏想到落水的将士们，马上安排战舰上的救援组去救落水的将士们，免得他们半身盔在海里成了累赘要了他们的命。

“解除警报，留下两艘蒙冲护卫，其余的船队继续前进！”

“是！”

战舰想要重新启动恢复动力，恐怕一时半刻无法完成，余宏不敢耽误时间，加上秦寿这么久还没出现，先担当起指挥权安排后面的船队继续前进，留下两艘蒙冲保护战舰安全就可以了。

传令兵得到余宏的命令，急匆匆跑出去找旗手下令，随着将军级战舰旗手的命令下达，后面的船队松了口气，不是遭遇敌情就好，既然命令已经下达了，大军船队重新连接风动力装置，带领着大军继续前进登陆。

第870章到底谁辛苦

将军级战舰迫停两刻钟时间过去，机舱组还在拼命抢修过热导致拉缸的蒸汽机，暴风雨肆虐的时候，导致冷却水管破裂，无法循环输送冷却用水，导致蒸汽机过热拉缸，整艘战舰失去了动力跪爬在海里。

海上搜救组打捞着落水的将士们，精通水性的船员辛勤打捞战船周边，一具具旱鸭子尸体悲催捞上船，略懂水性晓幸躲过溺亡的将士们，心情繁重地看着前一刻还有说有笑的同伴，如今却变成了一具冰冷尸体。

出现这样的事故是谁也没有料到的，当所有落水的将士数目确定后，救援组的船员们嘴唇差点冻白，寒颤着身子骨在战舰滑轮吊绳拉扯下，带着二十多具遗体和十多名冻僵的将士们安全登上船。

余宏带着繁重的心情四处找寻秦寿的身影，经过一番好找盘问，终于找到镇守随船休息区走廊的章瑜，既然章瑜镇守在这里，说明了秦寿肯定在这附近，或者在休息区休息什么的。

“亲卫长，将军呢？”

“里面忙着呢！余舰长，有事？”

余宏客气的礼貌问话，章瑜还算友善地回应了余宏的疑问，挪挪嘴示意秦寿在休息区忙着好事，要是余宏没有什么重大事情，别去骚扰秦寿的好事，这打断别人的好事是不道德的，更何况还是脾气不太好的秦寿！

余宏一脸愕然地顺着章瑜所说地方看过去，休息区最后一间的船舱传来怪异隐隐可闻的呻吟声，余宏记得那是李怡然的休息室，也是他亲自安排的，除了左侧燕妃霸占的船舱外，右侧的当属这间了。

“没，没了，将军真是辛苦了，喔，对了，将军要是出来了，麻烦亲卫长告知将军，舰船出了点小故障！”

那声音代表什么意思？余宏心里太清楚了，不用问秦寿肯定又在白日宣淫了，余宏一句将军真是辛苦了，直让章瑜一阵无语，他妹的，这到底是谁辛苦啊？心情郁闷的章瑜一脸黑线点着头，算是回应了余宏。

章瑜看似傲慢的态度，余宏并没有生气，章瑜经常跟随秦寿左右，怎么也算是大人物一个，余宏哪里敢得罪这个亲卫头子？拱拱手抱拳先行离去，不敢在逗留打搅秦寿荒唐的好事自找麻烦。

原本余宏打算跑来告知战舰一时半刻无法抢修好，现在知道秦寿压根不在意这些事，余宏算是多余过分担忧了，不过这样也好，至少可以给机舱组充足时间抢修好，弥补一下疏忽的失职。

“多久了？”

“章大哥，才一刻钟多点，以将军...”

章瑜待余宏离去后，一脸幽怨地看了眼十几步外的船舱，撇撇嘴问身边四名守门神一样的亲卫手下，其中一名亲卫****笑着调唆，马上惹来章瑜瞪眼的目光，调唆的亲卫马上闭嘴不敢说下去了。

那霏霏之音没完没了的，章瑜也是热血男儿一个，受不了没完没了的霏霏之音，章瑜从衣衫里掏出两块随时挽带的手帕，在四名亲卫偷笑目光之中，径直塞进双耳，耳不闻心不烦的好。

整个听觉恢复一片寂静的章瑜轻呼一口气，知道秦寿一时半刻不会完事，有些疲惫的章瑜交代亲卫手下们，要是里面停歇了叫醒自己，交代完的章瑜随便找个地方躺会眯下眼休息休息。

“嗯？将军今儿怎么那么快完...”

刚睡熟没多久的章瑜，突然有人轻拍自己肩膀，惊醒的章瑜困倦无比地咕喃一声，揉着有些肿痛的双眼，心中奇怪今天秦寿怎么这么快完事？可

当看清来人时，章瑜尴尬地摘下堵住双耳的手帕，僵硬着脸笑了起来。

关鑫一脸黑线地看着章瑜，要不是看他双眼充满血丝，体谅他辛苦值守的本职，关鑫早呼喝章瑜的手下亲卫们，把章瑜拉出去仗责五十大板定罪了，疏忽职守很大罪的，看在章瑜辛苦份上，关鑫只能无语地叹息摇头。

“这是何意？”

“这，这，那个，将军在里面忙着！”

关鑫想起正事要找秦寿，哪晓得章瑜突然挡在面前，关鑫很是纳闷地看了眼章瑜，不知道他怎么回事？章瑜支支吾吾地手指着紧闭的休息船舱门，提醒关鑫别去打搅正在办好事的秦寿。

经过章瑜这么一提醒，关鑫还真听到了些什么，顿时一阵摇摇头无语，对于秦寿的疯狂举动，感到很是无语与头疼，也只有秦寿这么疯狂的人，才会做出这么疯狂的事，关鑫算是服了。

秦寿安排他的事，关鑫都准备的差不多了，没想到自己忙到要死要活的，秦寿却在里面风流快活，可想到李怡然的性格，关鑫也觉得有些诧异，两个人怎么就？搞不懂的关鑫有些纳闷了。

“以后注意点，要是在发现你疏忽值守…”

“不敢，不敢…”

关鑫的警告声，章瑜哪里敢顶嘴？连连赔笑着连称不敢，心里早就把身后四名手下怨个半死，关鑫来了也不提他自己，害得他给关鑫抓个正着，要是关鑫在秦寿面前打小报告，章瑜算是完蛋了。

“将军真是辛苦了！”

“是！”

关鑫的话，直让章瑜一阵无语，到底是他辛苦还是自己辛苦？他在里面爽着，他们这些亲卫却在外面饱受折磨，论起辛苦是他们才对吧？当然章瑜不敢当着关鑫面说这些话。

“嗯哼~要是将军完事了，就说关某找他有事！”

“是！”

关鑫一脸无语摇摇头交代章瑜一番，章瑜岂敢不把话带到的道理？连连点着头应着恭送关鑫离去，待关鑫离去后，章瑜整个人松了口气，差点因为失职丢了饭碗，章瑜晕晕欲睡的睡意眨眼消失无影无踪。

“什么？将军的战船出事故了？”

“是的，刘舰长！”

李德奖两兄弟带领着数万大军登上岸后，刘仁

轨就第一时间前来接应，没有发现秦寿的踪迹很是奇怪，经过李德奖的解释，刘仁轨一阵无语，没想到将军级战舰在关键时刻也掉链子了。

现在秦寿没有及时赶到，刘仁轨也不敢贸然离去，只能暂时在忍忍等秦寿赶到安排，心情郁闷的刘仁轨没有继续打搅李德奖他们安营扎寨，垂头丧气地摇摇头转身离去，只能辛苦在坚守一阵子。

第871章战前福利

辰时下一刻时分，将军级战舰在大军期盼等待之中姗姗来迟，秦寿神清气爽地挽着戴帷帽茫然的燕妃前往主帅营，面对数万将士们奇异目光，哪怕是有帷帽掩盖的燕妃，脸颊也情不自禁红了起来。

尽管秦寿一度强调没事，可面对那么多的将士们倚望目光，燕妃多多少少有些不自在，书萦和画萦两宫女低着头紧随秦寿和燕妃身后，最后面便是精神奕奕的旺财，好像一条哈巴狗一样捍卫后方。

‘唉~人不如畜生好使！’章瑜心中百般不是滋味，暗自感叹旺财夺走他们两步权利，身亡秦寿的亲卫队，居然在旺财后面，这不是明显他们不如旺财好使吗？可又不得不承认旺财确实比他们好使。

“快，快，把城门都堵好！”

秦寿大军抵挡登岸一刻起，大阪城内倭国守兵们没有一刻安宁过，特别是海防线城楼这边，驻守的将领次郎三郎呼喝着五万多倭国新兵堵门，用建城墙用剩的巨石堵住大门，以防唐军强攻大门。

次郎三郎自己心中也没有底，不知道这大门能够坚持多久？值得庆幸的是一里外的唐军大营里，

并没有出现所谓的攻城器具，更没有所谓的爬墙梯，至于他们怎么攻城就不得而知了。

值得庆幸的是，刘仁轨的海军船队，在秦寿到来没多久，就带着船队离去了，少了致命威胁一样的刘仁轨海军船队，次郎三郎忍不住缓了口气，少了刘仁轨那边的海军船队参战，总体来说算是一件好事。

哪怕是刘仁轨的海军船队离去，次郎三郎也不敢百分百肯定可以守住城门，就外面唐军临近四万数量的大军，还有一艘艘运输船没有离去的身影，次郎三郎不知道里面藏有什么？

“次郎阁下，公主有令，调走两万新兵！”

“哪呢？！”

一直观察大唐军营那边的动静的次郎三郎，没有心情观看城门后忙碌的新兵们身影，直到一名传令兵急匆匆跑上城楼，找到次郎三郎传达间人皇女调令时，次郎三郎整个人惊呆了！

间人皇女突然要抽调走两万新兵，只剩下三万多的新兵，这让他们还怎么守城门？原本五万多新兵，次郎三郎都嫌不够，现在又要调走两万新兵，这不是明摆着把他自己逼上绝路吗？

可间人皇女下了调令，次郎三郎没有办法反抗

也没有办法拒绝，只能忍痛召来副将带领传令兵去调走两万人，原本还有些守城胜算的次郎三郎，在传令兵传达间人皇女命令一刻起，彻底失去了守住城门的信心。

“又要开战了吗？”

秦寿和燕妃进入将士们搭建好的主帅营里，燕妃在书萦和画萦两宫女伺候下，摘下盖住容颜的帷帽和御寒外套，一脸担忧地看向坐在帅案上沉思的秦寿，至于另外一边的关鑫和章瑜，燕妃正眼没看他们一下，眼里只有沉思的秦寿身影。

厌倦战争的燕妃最不愿看到伤亡，而秦寿逆道而行偏偏要带她来战场，这让燕妃心里多多少少有些不是滋味，战场压抑紧张恐惧的气氛，一直盘旋在燕妃的心头，尽管她刻意回避不去想，可恐惧偏偏好像心魔一样纠缠着她。

“战，怎么不战？关鑫，去准备吧，这次本将军把指挥权交给你，包括空军的调度权，章瑜保护你的安全，本将军在后方看你的表现！”

“是！”

秦寿把指挥权交给关鑫，很是让关鑫大感意外，确定秦寿没有开玩笑后，关鑫难以压制心中的喜悦，精神抖擞接过秦寿的重任，章瑜更是没有疑

问，与关鑫一起双双告退离去，准备大军开始攻城。

燕妃挪挪嘴想要说些什么，不过秦寿没有亲自带兵打仗，很明显是刻意留下来陪伴她，秦寿的决策让燕妃心中一阵感动，聪慧的她知道秦寿用意，轻轻走到秦寿身边倚在他旁边而坐。

呜…随着一声嘹亮的牛号角声吹响，停靠海岸边的将军级战舰，紧随其后响起呼应的汽笛声，大战在即的示威压迫声，倭国那边顿时乱作一团，而唐军这边却有条有序排列成数个方队阵型，

就在唐军阵营这边数万将士们排列好队形时，关鑫身披着量身定做的盔甲，在章瑜和五十名亲卫保卫下，骑着一匹战马手持山寨的精钢大关刀出现大军正中央，章瑜和亲卫队保护关鑫，众将士们马上知道了原因。

秦寿将指挥权转交给关鑫了，也就是说现在的关鑫就是他们的统帅，最好的证明就是章瑜和他的五十亲卫，秦寿既然把章瑜和亲卫队调集给关鑫，足以说明了这一切，无需繁琐的任免程序。

“咦？这是？”

“怎么有女眷在这里？怎么回事？”

当关鑫勒住战马举起大关刀的时候，三万多将

士们下一刻全傻了眼，十余名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女人，身着花花绿绿名贵裙幅盈盈走到大军一边，轻扭水蛇腰一样的步伐踏上搭建起的一丈多高临时擂台。

一字排开的十余名花枝招展少女们，简直是万军丛中一点绿，众将士们下一刻蒙了，不明真相也不知道关鑫这是闹哪出？紧接着声乐霏霏响起，十来个仅仅身着透明薄纱的美人，在台上频频起舞惊呆了众将士们。

哪怕是相隔有些远，可眼尖的将士们隐隐可见她们轮廓，一个个美艳非常，有着苗条的身材和俏美的脸庞，没想到战场上还有这些福利，一下子点燃了众将士们兽血沸腾的激情。

“将军有令，凡第杀敌最多者，斩敌将最多者，表现出众者，皆奖励看台上美人一个，如若第一个攻进大阪城行宫的人，奖励五个美人官升三级…”

关鑫扯起喉咙大声呐喊宣布秦寿的命令，不论身份等级只要功绩显赫的人，都有机会得到台上翩翩起舞的美人，一下子点燃了众将士们亢奋激昂的心情，那所谓的官升三级，比不上美人的奖励诱惑实在。

“一群色鬼！”

章瑜有些炎热看着看台上的美人们，心中愤愤不平将士们的福利，最先知道这一切的章瑜，台上美人全都见过，包括她们换衣出来后那朦胧的诱惑，都是一等一精挑细选的倭国美女。

第872章停战谈判

杀气汹汹的唐军准备发动攻击时，大阪城内升起一面大白旗，把正准备攻城的唐军激情一下浇灭了，带着茫然与不解看向没有下令攻城的关鑫，而关鑫给大阪城升起的白旗搞蒙了，召来一名亲卫去找秦寿报告情况。

没了主意的关鑫不知道间人皇女玩什么把戏？只好等亲卫去通报完情况，等待秦寿最终的决定，要是秦寿攻城，关鑫懒得理会什么白旗不白旗？直接命令攻城，可现在出现这种情况，关鑫还是需要等待秦寿的命令。

别说关鑫纳闷了，薛仁贵和程妖精那边同样也纳闷，迅速派出快马朝城南方向主力军，等待最终的秦寿命令，间人皇女这一手彻底打乱了准备攻城的三军，没有秦寿最终的命令，薛仁贵和程妖精他们只能按兵不动。

“举白旗了？”

“是的，将军！”

正在临时主帅营里与燕妃对弈下棋的秦寿，给亲卫带回来的消息搞蒙了，下棋的手定在半空，琢磨不透间人皇女在玩什么把戏？而一边的燕妃没有

出言，默默地看向秦寿这么处理这事？

间人皇女打什么鬼主意？秦寿不知道，不过她举白旗肯定有目的，要么就是投降，要么就是谈判，鉴于间人皇女的个性，秦寿更倾向于后者居多，投降，以间人皇女的性格，估计那时不可能的事。

“嗯，全军原地休整暂时停战，等倭国派使者过来！”

“是！”

接触到燕妃目光，秦寿摇摇头叹息一声，原本打算不鸟直接攻城的，现在有燕妃在，秦寿也只好退一步，看看间人皇女打什么鬼主意？暂时接受间人皇女停战的请求，看看她有什么话要说？

亲卫得到秦寿的命令后，马上跑出去传达秦寿的命令，营帐内马上恢复一片平静，书萦和画萦两宫女在燕妃点头下，轻轻上前扶起燕妃到一边休息，并没有去干扰沉思之中的秦寿。

燕妃知道稍后秦寿会更忙，不会在有空与自己悠闲下棋，先不提即将到来的倭国使者谈判，光是其他两个方位的大军，都会先后到来等候秦寿的调令，识趣的燕妃没有给秦寿添加烦恼什么的。

“原地休整！”

亲卫跑回来告知秦寿决定后，关鑫想了一会下令大军原地休整，等待倭国派来的使者到来，数万大军在关鑫下达休整命令，有条有序地解散开去，唐军队伍解散开来，大阪城那边的次郎三郎忍不住松了口气。

次郎三郎知道这只是暂时的，不敢掉以轻心的次郎三郎下令新兵们继续加固城门，彻底封死城门以免唐军大军攻城的时候，集中火力对付比较脆弱的城门，封死了城门也就不用怕唐军了。

大阪城内临近二十多万倭国百姓，哭着喊着叫決着朝城北方向撤离，拥挤的街道乱哄哄一片，哪怕维持纪律的倭国守兵如何呼喝，都无法阻挡大难当前逃命的百姓们慌乱，严重堵塞导致逃离速度变得越来越慢。

“公主，唐军停战了！”

“嗯，丽子，转移百姓的事交给你了！”

传令兵急匆匆跑回行宫，发现间人皇女在行宫大门，便急匆匆跑过来报告唐军那边的情况，间人皇女知道秦寿的大军停战消息后，整个人松了口气点点头，慎重其事交代吉川丽子加快速度转移城内百姓。

吉川丽子想要说些什么，可到嘴的话始终说不

出口，只能默默地点着头，陪伴着间人皇女朝城南方向走去，打心底吉川丽子就不希望间人皇女去冒险，她此去见秦寿肯定是凶多吉少。

南门海防线城楼这边，鸽子楼一样的加防线城墙，杜绝了西面破城门的唐军大军进攻，间人皇女和吉川丽子只带着四名亲卫出现城楼，次郎三郎安排人手准备吊篮，把间人皇女和吉川丽子等人送下去。

“公主，太危险了！”

“丽子别说了，如若本公主有什么意外，这里交给你了！”

吉川丽子试图劝说间人皇女别亲自去，吉川丽子不敢保证间人皇女亲自去唐军阵营，会不会给无赖一样的秦寿扣押下来，可间人皇女压根没有在意这些，摇摇头谢绝了吉川丽子的好意提醒，走进次郎三郎派人准备的吊篮。

吉川丽子的好意，间人皇女心领了，可她终究还是要去会会秦寿，她相信秦寿不敢在万军之中对自己怎么样，更何况她是谈判使者，自古两国交战不斩来使，间人皇女相信自己会很安全。

间人皇女执意要去谈判，吉川丽子知道说不服认定事情不会变改的间人皇女，点点头接下间人皇

女的重任，间人皇女不惜犯险只带四名亲卫去谈判，吉川丽子也只能揽下间人皇女交代的事。

“回去吧，丽子！”

“是，公主！”

间人皇女挥挥手示意吉川丽子回去，次郎三郎在间人皇女点头示意下，命人把装有间人皇女和四名亲卫的吊篮放下去，唐军那边已经出动数骑迎接骑兵，次郎三郎不敢坏了间人皇女大事。

吉川丽子有些失神地目送着间人皇女慢慢下城楼，心中百般不是滋味，在间人皇女再次抬起头挥手下，吉川丽子不舍地看了眼间人皇女一眼，直到吊篮落地后默默地转身离去。

“随机应变，不管发生什么事别冲动！”

“嗨！”

知道秦寿什么性格的间人皇女，眼看唐军骑兵越来越近，走出吊篮后间人皇女怕亲卫们坏事，事先给亲卫们提个醒别冲动坏事，亲卫们不知道间人皇女话里的意思，但还是忠实地听从间人皇女命令。

这一次去见秦寿，会有什么变故间人皇女不知道，说实在的间人皇女也没有把握可以说服秦寿止战，但是眼下这种情况，间人皇女不得不去尝试，

一来尽量争取时间安排百姓离去，二来给内城增加巩固的时间。

　　百姓是无辜的，间人皇女现在也是走投无路拼一把运气了，忍痛出卖一半领土分割给秦寿，要是能够说服秦寿退兵最好，不管秦寿提出什么要求，间人皇女都可以斟呇考虑下，只要不是太过分就好。

　　实在不行间人皇女只能拖延时间，转移走城内百姓以免遭受秦寿的大军冷血屠杀，至于后面百姓们命运如何，间人皇女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她能做的已经做足了，天要亡她的倭国，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第873章恢复原职

“将军，倭国公主亲自来谈判，末将安排在…”

“间人皇女？”

两刻钟过后，关鑫便从外面走进主帅营里，看了眼一边闲着没事刺绣的燕妃，关鑫便径直走向闭目养神的秦寿，报告倭国来使的身份和自己的安排，得知倭国来使是间人皇女本人，秦寿有些小小意外一把。

原本以为是什么阿猫阿狗的小脚色，没想到居然是间人皇女亲自来谈判，这倒是让秦寿感到有些意外，通过她大胆冒险的举动，秦寿觉得间人皇女来意并非那么简单，至于她打什么算盘？秦寿一时间想不清楚。

秦寿惊讶关鑫觉得很正常，开始确认间人皇女身份时，关鑫更是惊讶无比，没想到间人皇女会亲自到来，鉴于间人皇女的身份特殊，关鑫不得不慎重对待，把她安排到清空存放货物用的营帐。

“关鑫，传令下去，出动飞艇升空，查看大阪城动静！”

“是！”

不知道间人皇女玩什么把戏的秦寿沉思了片刻，最后命令关鑫下令出动飞艇升空，居高临下查看大阪城的情况，秦寿拥有空中制权，想要侦察大阪城的动静简直是易如反掌，不管间人皇女打什么鬼主意都会无所遁形。

得到秦寿的命令关鑫没有多问什么，急匆匆拱手抱拳离去，按照秦寿的意思去传达命令，安排飞艇升空做侦察，观察大阪城内的动静，关鑫相信秦寿这么做，肯定有他自己的用意。

“书萦，画萦，笔墨伺候！”

“是！”

关鑫离去后，秦寿撩起衣袖，大咧咧地驱使书萦和画萦两宫女笔墨伺候，书萦和画萦不敢有异，柔柔地应了一声，迈着轻盈的步伐走到秦寿帅案，一左一右各自一边准备笔墨，远远看过去秦寿有种左拥右抱的嫌疑。

燕妃抬起头看了眼秦寿，摇摇头轻叹一声没说些什么，继续低下头无聊绣花，书萦和画萦两宫女伺候了燕妃那么久，两宫女心中想些什么？燕妃心里一清二楚，没说什么也装作浑然不知。

书萦和画萦两宫女一左一右陪伴，时不时有意亲近直让秦寿一阵无语，两个宫女的小心思秦寿心

中有数，但还是刻意回避书萦和画萦挑逗般的诱惑，不是她们不够美吸引不了秦寿兴趣，而是秦寿现在没那个心思。

书萦和画萦虽算不上大美女一类，可她们小家碧玉相貌还是一等一美女一类，加上她们玲珑有致的身段，更是加分了不少，要是她们早一段时间出现，或许秦寿不介意拿她们两个解解馋。

“嗯哼~你们两个去伺候本将军的燕宝贝！”

“是！”

受不了书萦和画萦有意无意的用身体挑逗，秦寿待她们准备好笔墨后，干咳一声挥退她们去伺候燕妃，免得在受她们挑逗熄灭不久的****又升起，把她们两个当着燕妃的面就地正法了。

书萦和画萦有些不甘地盈盈告退离去，以她们现在正值花季年龄，渴望得到滋润宠爱很正常，加上她们现在的身份，想要嫁人是不可能的，现在燕妃跟了秦寿，她们自然要把握机会尝试一下得到幸宠。

“你们两个鬼灵精，也不看看什么时候！”

书萦和画萦郁郁寡欢走回来，燕妃没好气摇摇头轻叱她们不安份，书萦和画萦俏皮地咋了咋舌，她们伺候燕妃那么久，知道燕妃并没有生气才敢如

此，书萦和画萦目光时不时憋向秦寿那边，更是让燕妃拿她们没有办法。
　　而秦寿哪里有空去理会书萦和画萦她们？一门心思琢磨准备着坑人的谈判条款，既然间人皇女敢亲自出来谈判，秦寿也不介意好好跟她玩玩，拥有必胜把握未必怕间人皇女耍什么鬼主意？
　　“你大爷的，想我堂堂一个长安俏公子…”
　　伙夫营里，李震骂骂咧咧地炖着一大锅肉汤，手里拿着大木棍摇晃大锅里整只野猪，心中要郁闷有多郁闷，三天惩罚当伙夫，为数万将士们准备填饱伙食的伙夫，这不是明摆着要他命吗？
　　一时兴起拿秦寿开刷一下，就这样待遇很是让李震心中不爽，可又不敢当着秦寿的面去上述抗议，只能背后骂骂咧咧把不爽之气发泄出来，一边的伙夫长头疼不已的揉着头，算是服了没完没了的李震。
　　从李震打下他管辖之下，伙夫长就没有一日安宁过，一天到晚都是李震鸭子一样骂咧声，真的是精力充沛十足的年轻人，伙夫长现在只盼李震赶紧到期滚蛋，别在这里魔音摧残他双耳了。
　　“罗大厨！”
　　“关团长，喔，不，关将军，有事？”

关鑫带着亲卫找到伙夫长的时候，伙夫长屁嗔屁嗔地跑到关鑫面前，刚提及关鑫的旧职，可想到现在关鑫是中路大军的指挥官，马上改口喊将军，直让关鑫一阵无语摇摇头，而一边的李震则百般不是滋味。

“准备一席丰盛的酒菜，别弄些马虎手艺，秦将军要招待倭国使者！”

“哪敢呢？好，好！”

关鑫看了眼一边脸色暗淡的李震，转过头叮嘱伙夫长准备丰盛酒席招待，特意重点提醒伙夫长别随意，伙夫长连连点着头连称不敢，秦寿的交代的事伙夫长哪敢马虎大意？

“关将军，有何吩咐？”

交代完伙夫长准备酒席后，关鑫带着亲卫走向心情不爽的李震，心中有气的李震丢下搅肉汤的木棍，带着不爽的话看向关鑫，他现在飞鸿腾达，现在李震却落魄到打到低级伙夫，这一比较下来自然不爽的很。

“李兄，莫要拿关某开玩笑，关某只是依法行事，还望李兄莫要见怪…”

“得，得，少废话，有何贵干？忙着！”

关鑫拱手赔礼道歉的话，李震压根不给关鑫的

面子，当初给他查到的时候，好言让他找个倒霉鬼背黑锅，这死忠的关鑫居然不给面子，很是让李震心中不爽，现在马后炮来假惺惺，李震自然不会给他好脸色。

“好吧，李兄，关某奉命前来，将军有令，恢复你的原职！”

“嗯？当真？哈哈哈~~关兄，刚才李某言语过激勿怪，来来，尝尝我熬的肉汤...”

李震的话关鑫没有放在心上，笑了笑直接说明奉命前来恢复他军职，李震心中大喜，态度一百八十度的大变化热情，直让关鑫一阵无语摇头苦笑。

第874章心境如明

招待营帐内，间人皇女气定神闲等待秦寿的出现，秦寿慢腾腾没有出现谈判，正中间人皇女的心怀，秦寿越晚出现对她越有利，最好拖上一天的时间，但间人皇女觉得那是不可能的。

间人皇女趁现在有空时间里，开动思维琢磨着如何拖延时间，最起码拖上一天，好让城内的百姓撤离走，到时候在翻脸什么的也无所畏惧，间人皇女压根就没有想过，秦寿会同意罢战什么的。

“公主，小心有…”

“有毒？你也太低估唐军将领了！”

营帐外看守的守卫送上招待用的茶水，也没有跟间人皇女废话什么转身离去，间人皇女理所当然地捧起解渴，一边的亲卫长川野大郎试图提醒间人皇女，而间人皇女不屑一顾地摇摇头，把川野大郎顶得哑口无言。

秦寿要真不顾两国交战不斩来使规矩，那需要那么大费周章？直接在她进入唐军阵营一刻就斩杀了，下毒？间人皇女不认为秦寿有这个必要，有了这样的想法间人皇女心中淡定的很，肆意无忌地品茗在她心里认为上等好茶。

间人皇女都这么说了，川野大郎也没有好说的了，忠心耿耿地保护间人皇女的安全，看似平静的脸，实则内心不安到顶点，一边要保护间人皇女安全，一边还要顾及四周的动静。

一个时辰过去，秦寿足足晾了间人皇女一个时辰，直到午时前一刻，秦寿在间人皇女有些遗憾目光之中姗姗来迟，而这一次秦寿不是只带亲卫前来，身后还带着官复原职的李震和关鑫两人。

“哈哈~~本将军有事忙不开，让贵客久等了，实在是罪过！”

秦寿见到有段时间未见的间人皇女，打了个哈哈拱拱手抱拳算是见过礼，在关鑫绅士般动作伺候下，落落大方地与间人皇女对视而坐，中间相隔着一张七尺宽一丈有余长的桌子。

如此近距离观察下，秦寿发现间人皇女成熟了不少，焦虑的素颜脸孔没有了以往的骄之女气质，反而多了几分淡淡的忧伤思愁，比起初次见她的画面更显得落魄，双重压力下间人皇女憔悴了很多，印证了一句话时光不饶人。

间人皇女俏丽容颜勾勒出一抹笑意，朝秦寿牵强地笑了笑，并没有把秦寿的话放在心上，她知道秦寿并非真心说出这样的话，至于他在筹划什么阴

谋诡计？间人皇女不知道也没有兴趣知道，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拖延时间。

“关鑫，过门也是客，你怎么招待贵客的？还不安排人上酒宴？”

“是！”

秦寿假装喝斥关鑫不懂事，不懂得招待贵客，关鑫配合十足地惭愧应着，领命先行出去安排酒宴，一边的李震装作什么也不知情，末了秦寿眯起眼看着间人皇女，肆意无忌地打量着她，至于她身后的几个亲卫直接过滤无视。

秦寿假惺惺的作态，间人皇女怎么可能看不出来？只是装作毫不知情的模样，没有揭穿秦寿也没有说破，落落大方让秦寿看个够，而间人皇女身后的亲卫有些不爽了，秦寿简直是目中无人。

“秦将军太客气了，如此热情招待叫间人受宠若惊，本公主不请自来，还望秦将军莫要见怪！”

秦寿不急间人皇女更不急，慢悠悠地与秦寿闲聊扯淡，只要秦寿上当跟她闲聊，间人皇女不介意与秦寿闲聊一整天，最后才进入正题，当然秦寿早就知道间人皇女心中想法，并没有让她如愿。

“间人公主，既然你主动找本将军，直入正题吧，你想拖延时间转移城内百姓的小把戏，对本将

军没用！”

秦寿冷笑一声，一言道破间人皇女的小心思，间人皇女顿时脸色大变，瞪大眼不可思议地看向秦寿，他是怎么知道自己的想法？这一刻间人皇女慌了，手足无措不知道如何是好。

秦寿冷笑地看着间人皇女多变的脸色，她那千变万化般的脸色，让秦寿看得很舒服，最看不惯她冷静自如的脸色，她越是表现的慌乱，秦寿越是开心得瑟，拥有制权空军的秦寿，大阪城的动静一目了然。

间人皇女转移城内百姓的小把戏，怎么可能瞒得过升空的飞艇？居高临下打探大阪城简直是毫无秘密可言，大阪城百姓转移那么大的动静，怎么可能瞒得过在空中侦察的邹傅双眼？

“秦将军果然厉害，间人什么也瞒不过秦将军你！”

间人皇女脸色变了几次后，最后露出一丝苦涩笑意，千算万算没有算到秦寿情报那么厉害，自己早上临时想出的转移百姓，秦寿居然这么快就有消息了，可见秦寿的情报有多厉害？

尽管间人皇女很不想承认这事实，可在秦寿面前她在怎么狡辩也没有用，毕竟秦寿不是那么容易

忽悠的人，与秦寿较量过几次的间人皇女，知道秦寿并不比自己差，论起阴谋简直是一套套的。

关鑫带人送上丰盛的酒宴，间人皇女此时此刻压根没有心情去看了，想法给秦寿识破她现在已经毫无拖延时间的意义了，只盼秦寿良心发现，放过那些无辜的百姓，而不是制造杀戮。

“看在你还有一份善心的份上，本将军也不为难你，本将军给你两条路选，同时也会给你两天时间考虑！”

“当真？！”

秦寿在间人皇女面如死灰的时候，突然说出间人皇女为之一振的话，满脸喜悦的间人皇女脱口而出疑问，而秦寿冷笑一声不屑一顾地双手抱胸，一副本将军一言九鼎，岂是你出尔反尔之类态度。

间人皇女在秦寿鄙视目光之中，想起当初耍得他团团转的事实，满脸惭愧不知如何是好，秦寿大方善心的举动让间人皇女有些意外，同时谨慎起来，不知道秦寿在打什么鬼主意？

“秦将军，你的大仁大义，间人皇女没齿难忘，秦将军有话不妨直说，只要要求不过分，间人可以考虑考虑！”

秦寿大度给予两天时间考虑，事到如今间人皇

女没有得选择，只好选择秦寿的提议，只要不是很过分，间人皇女不介意考虑考虑，就算是过分也无所谓，有两天时间足够转移城内百姓了，到时候就算是与秦寿交恶也不怕。

第875章投降协议

“很好，本将军也不为难你，投降协议，你回去好好考虑考虑，本将军给你两天时间，时间一到没有明确答复，本将军不会再客气，关鑫，送客！”

“是，将军！”

酒宴结束后，秦寿直接丢出一封投降协议信封，给足时间间人皇女考虑，同时警告完间人皇女，自己已经到了最大容忍程度，末了直接唤关鑫送客，交代完秦寿径直离去，留下目瞪口呆的间人皇女。

间人皇女在关鑫送客声下，从愕然失神之中清醒过来的间人皇女，没有逗留之意也没有客气，在关鑫派人送客之下，心事重重地带着秦寿投降协议返回大阪城，一路上间人皇女都没有心情去看所谓的投降协议。

秦寿给的投降协议，间人皇女就算是没有看里面的内容，也知道里面肯定没什么好事，此时此刻间人皇女心中只有一个疑问，秦寿是怎么知道她城内的动静？有内鬼还是？心乱如麻的间人皇女实在是想不通其中关键。

“将军，就这么让她走了？”

间人皇女离去后，李震跟着秦寿的身后从营帐边走出来，看着间人皇女逐渐离去的背影，李震有些想不通秦寿是怎么想的？要是现在把间人皇女扣押下来，势必会造成大阪城士气大跌。

只要现在秦寿一声令下，李震马上带人去把间人皇女拦截下来，不管怎么说就这么平白无故让间人皇女离去，李震多多少少有些不服，什么狗屁规矩一边去，速战速决解决大阪城才是至关重要。

“李震，你这话就错了，李道长所言很有道理，给自己积点德，能劝降最好劝降，少杀戮！”

秦寿感慨良多的摇头叹息说教声，李震马上翻起白眼，秦寿这番话李震直接左耳进右耳出，权当没有这么一回事，他要是相信秦寿的话才有鬼，就他性格没有阴谋在里面？鬼信他？

心中肚明的李震没有说破秦寿假惺惺的谎言，至于秦寿打什么鬼主意？李震暂时无法得知，但是李震知道，要是自己多嘴拆穿秦寿的谎言，害得他出丑肯定会报复自己，当了一天的后勤伙夫，李震有些害怕了。

其实李震哪知道，秦寿是不舍得把大阪城的海防线毁了，要建造这么大规模的防线城墙，需要多

少人力物力可想而知？虽然是间人皇女临时临急赶工出来的，坚固程度不怎么理想，可怎么说也能顶个几百年时间。

更何况北部那边静冈草地盘，需要人去收拾，大阪城里面拥有**万的兵力，尽管战力一般般，可用他们的兵力去当炮灰打内战，无疑是最佳的选择，能减少伤亡拿下临近十万大军为己用，那是最好不过的事了。

“间人啊间人，别怪本将军不念当初旧情，这次怎么选，看你的造化了！”

秦寿目送着间人皇女消失远去的背影，百感交集地喃喃自语起来，这一次间人皇女怎么决策，就看她自己的决定了，要真是到了兵刃相见那一天，秦寿也不知道自己下不下得了手？亲自了结变成亡国公主的间人皇女。

“公主殿下回来了……”

“吵什么吵？还不快点放吊篮？”

“嗨！”

间人皇女带着亲卫们平安无事归来，海防线上的倭国士兵们喜悦无比地欢呼起来，闻声赶上城楼的次郎三郎板着脸，喝斥光顾欢呼不办事的倭国士兵们，安排人手放下吊篮迎接间人皇女的回归。

平安回到海防线城楼的间人皇女，次郎三郎说了些什么？间人皇女压根不知道，心不在焉地点点头，在亲卫川野大郎护送下，朝自己的行宫方向走回去，并没有心急打开秦寿给予的所谓投降协议信。

“公主？城内百姓…”

间人皇女这么快回归，吉川丽子忍不住为之一鄂，第一时间想到可能谈崩了，刚想提及城内百姓撤离的情况，间人皇女有些疲惫地罢罢手，示意吉川丽子别说下去，带着倦意之色返回行宫内。

不明情况的吉川丽子忍不住一脸好奇，可间人皇女不说，吉川丽子也不好去问，带着心中疑惑紧随间人皇女后面回行宫，至于疏散之事，吉川丽子直接交给手下们去办，心中极力想要知道间人皇女谈判的结果。

“公主殿下，你去唐军阵营没多久，唐军那边出动会飞的…”

“嗯？是吗？”

间人皇女回到行宫大厅落座好，吉川丽子就把间人皇女身陷唐军阵营后的事一一说出来，吉川丽子不知道怎么形容飞在高空之中的唐军飞艇，虽然没有朝大阪城飞来，可它巨大的体积，全大阪城的

人都发现了，造成了一片的混乱与恐慌。

吉川丽子说出真相后，间人皇女片刻间恍然大悟起来，原来不是秦寿有探子在大阪城，而是有会飞的奇技淫巧技术，难怪会把大阪城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在秦寿面前毫无秘密可言。

间人皇女这时才想起秦寿给的投降协议书，当着吉川丽子的面拆开信封，打开一看里面的内容，整张脸色可谓是变了又变，尽管心中早已认定里面没好事，可没想到秦寿居然那么过分。

“即刻停止战事投降，由大唐府兵保存大阪城内一切兵力、器具、资源、财产…免受损失，并服从大唐最高统帅要求的一切需要，大唐子民享有贵国领土优先权…”

吉川丽子默默地念出信里过分的内容，前面还好一点，投降兵器和战俘之类归大唐管理，可后面无疑是等于灭国为奴行为，一条条过分的条例和优先权，彻底把倭国奴化没有一点权力，连管理他们子民都是由大唐那边派人任命。

“公主，这分明是欺人太…”

“丽子，你出去吧！”

看完间人皇女分享所谓投降协议内容，吉川丽子整个人气得脸色发黑，愤愤不平地指责这所谓的

投降协议，间人皇女有些疲惫地挥挥手，收起所谓的投降协议，示意吉川丽子先出去忙她的事。

吉川丽子很想说些什么，可见到间人皇女心情不好的模样，也就没说些什么，带着不服的气愤慢慢告退离去，吉川丽子不知道间人皇女想些什么？唐军这所谓的投降协议，很明显就是让倭国亡国。

第876章迎刃而解

“妖精，你这是？”

暂时休战两日，尉迟敬德这边右路大军难得有时间空闲下来休整，当尉迟敬德去找程妖精私底下喝酒解闷的时候，程妖精居然带着程家三子出门，一脸好奇的尉迟敬德不知道程妖精要去那？

再看鼻肿脸青还未消腿的程家三子可怜相，尉迟敬德忍不住啧啧声摇头起来，程妖精这是和三个娃有多大的仇恨啊？出手这么狠？尉迟敬德还真想问程妖精一句，三个娃还是他亲生的吗？

“哼~你萌管，老流氓我算老账！”

“……”

程妖精气鼓鼓地拽过董镐牵来的一匹马，警告着一头雾水的尉迟敬德别多管闲事，尉迟敬德顿时一阵无语，谁有空去管他破事？好心找他来喝酒解闷，不领情算了，尉迟敬德大翻白眼懒得去理会程妖精。

“孽子们，还不上马？是不是要老爹我拖着你们走？”

程妖精没心情去理会尉迟敬德，转过头喝骂程家三子速速上马，带他们三个去找秦寿算账，好整

不整偏偏整些危险的东西给他三个孩儿，这不是明摆着要他断子绝孙吗？心中有气的程妖精趁现在有空，去找没安好心的秦寿算账。

而中路大军那边秦寿则悠闲自得，丝毫不怕程妖精过来寻仇什么的，处理完间人皇女的事，乐得悠闲等待消息，不管间人皇女同不同意，拖延时间或耍花样，她的最终下场也只有一个，失败！

吃定间人皇女无路可退的秦寿，乐得悠闲与燕妃下棋打发时间，两日时间很快过去，到时候间人皇女怎么选，就看她自己的决策，反正路已经给她准备了，走哪一条就看她自己的造化。

“秦郎，那个吴王你软禁他那么久，不怕他发飙？”

燕妃想起冤魂不散的吴王李恪，有些哭笑不得又头疼不已，敢软禁王爷这么缺德大胆的事，恐怕也只有秦寿想得出来做得出来，对于秦寿的荒唐和大胆举动，燕妃算是见识过了。

“放心吧，等郎君拿下大阪城，自然会补偿到他满意！”

燕妃的担忧秦寿看在眼里明在心底，无法是担忧李恪发现了她什么的，毕竟她现在的身份很尴尬，属于见不得光的那种，更何况李恪还是皇室的

人，要是给他发现点什么，还真是有口难辩的那种。

虽然秦寿不惧怕李恪发现什么，可秦寿要照顾燕妃的心里感受，只好顺着她的意思，暂时隐瞒着这一切，除非到逼不得已的情况下，秦寿才有可能曝光一下，当然也不是全部都曝光那种。

秦寿都这么说了，燕妃还有什么好说的？只好点点头不再说些什么，她相信秦寿会处理好这些问题，心安理得地听从秦寿的安排，做一个什么也不管什么也不问的贤良淑德女子。

“报，秦将军，程将军杀来了！”

“什么？！”

斥候急匆匆跑进来报告程妖精杀来的消息，把秦寿和燕妃吓了一大跳，没想到程妖精居然在这个时候杀来，这不是要老命吗？而燕妃更是慌了神看向秦寿，她现在这个样子给程妖精看到，那还得了？

“滚开，老流氓找贤婿算账，不长眼就来找抽...”

就在秦寿琢磨对策的时候，营帐外远远传来一阵快马奔驰声，还有程妖精大嗓门找茬的喝骂声，那肆意无忌的闯荡野蛮劲，还真是符合天不怕地不

怕的程妖精个性，而燕妃听到程妖精的声音靠近，更是惊吓得脸色全无。

“怎，怎么办？”

燕妃这一刻没了主意，不安地看向秦寿，想要让秦寿好好想办法，把麻烦程妖精制止在外面，以免他闯进来发现了自己的存在，到时候恐怕有口也说不出来了，以程妖精那些死忠个性，肯定很麻烦。

“你在这里呆着，放心，有本郎君在，他不敢进来的！”

秦寿轻拍燕妃的香肩，好生安抚她一阵后，挥退斥候兵后，秦寿整理了一下自己衣衫，漫步走出去应付程妖精的到来，程妖精跑来想要干什么？秦寿心中已经有了大概，肯定是为他三个娃的事。

“呃...”

当秦寿走出营帐的时候，程妖精正好出现秦寿营帐十步之外勒马而停，让秦寿感到惊讶的不是程妖精的骑术，而是他身后的程家三子们，他们不是失踪了吗？怎么失踪到程妖精那边去了？

一脸糊涂的秦寿很快清醒过来，在程妖精气鼓鼓跑过来时，轻声交代守营帐门的亲卫看好，交代完后秦寿径直朝盛怒的程妖精走过去，看看他怒气

冲冲跑来，秦寿没有丝毫畏惧，看他找自己所谓何事？

“贤婿，这是怎么回事？老流氓我需要一个答复！”

心中有气的程妖精一见到秦寿，马上把心中怒气撒野出来，秦寿安排程家三子进危险的滑翔机组，这不是明摆着要整人吗？不但害得他亏本给尉迟敬德敲诈勒索，还险些落下程家三子淹死茅坑的丑闻，这要是传出去，叫程妖精怎么见人？

心中有气的程妖精一见到秦寿，就难以掩饰心中的怒火，今儿秦寿要是不给他满意的答复，还真不能痛快做亲密的翁婿了，最低限度也要补偿会尉迟敬德敲诈勒索去的损失才能罢休。

“答复？老丈人，小子还需要一个答复，三位小舅哥不听指挥，擅离职守本将军还没找他们问罪，你倒是有脸倒打一耙起来…”

“爹爹不是这…”

秦寿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表情，双手抱胸冷笑地倒打一耙，句句占理的话顶得程妖精一阵青一阵白，而身后的程家三子们更是吐血不已，这都成什么跟什么了？明明是他们吃亏了，反而在秦寿颠倒是非黑白之下变成他吃亏了！

程处默还想要辩解些什么，可接触到秦寿玩味的笑容目光，下一刻程处默后面辩解的话怎么也说不出口了，畏手畏脚不敢在出声，生怕秦寿事后找他们算账，那就麻烦大了！

“不可能，明明是你...”

“哼，什么不可能？擅离职守按照军规杖责一百，驱赶出军营，老丈人，如若不信大可随便找人问问，看在老丈人面子上，小子不追究太多，要是老丈人在胡闹...”

秦寿若无其事地双手抱胸，一副本将军就颠倒是非黑白咋滴？还怕你老流氓不服气在这里撒野不成？

第877章崩溃的间人皇女

次日清晨，当倭国守兵平安度过一夜，唐军没有大进攻攻城什么的，让倭国守兵们松了口气，可当他们大清早醒来的时候，发现唐军阵营那边悠哉活哉的画面，全都亮瞎狗眼似的，不敢相信眼前所见的一切。

“出发，随本将军去打猎！”

“是！”

秦寿大清早精神抖擞地带领着将领们，懒懒散散朝城西方向进山打猎，丝毫不担心倭国会在他们出去打猎期间偷袭什么的？秦寿算死间人皇女也没有这个胆量，除非她活腻了或者大脑短路了。

秦寿也是迫于无奈之举，赖皮鬼一样的程妖精还真难打发回右路大军那边，要是一天到晚给他呆在营中肯定会出事，以他不安份的性格，肯定会发现自己营帐里见不得人的燕妃。

程妖精打着哈欠极其不愿意去打猎，可想到几日淡出鸟味的五脏六腑，加上秦寿这个统帅以身作则去打猎，程妖精怎么可能会错过这样的好事？加上现在暂时没有什么战况，去打打猎解解馋也好。

“你们看！这大清早的，唐军这是要干什

么？”

“哟西，你过去问问就知道！”

“……”

大清早的唐军那边就悠哉活哉游乐，不是钓鱼就是成群组队去狩猎，要么直接有架起数十几张桌子，开起台打麻将，至于麻将当然是他们自己亲手自己做的，经常在长乐乡待的精锐们，木匠们这点手艺还是勉强有的。

议论纷纷的倭国守兵你一言我一语，直到次郎三郎走上城楼巡视，倭国守兵们才停下议论声，继续他们以往的职责监视唐军的动静，以防唐军言而无信突然发动攻击，打他们个措手不及什么的。

“奇怪了，这些唐军到底在玩什么把戏？”

次郎三郎早就听到倭国守兵们议论声，只是并没有去谴责他们，带着疑惑的目光望唐军阵营那边的动静，搞不懂唐军葫芦里卖什么药？这么松散的大军就是一路凯歌打到这里的唐军精锐？次郎三郎有些难以接受事实真相。

不管次郎三郎接不接受眼前的事实，可唐军都兵临城下了，这是不争的事实，次郎三郎观察了一会唐军动静，还是一如既往悠哉活哉搞活动一样的懒散，次郎三郎只好找人去通报间人皇女这边的情

况。

不但次郎三郎这边唐军出现这样的情况，连城西和城东那边也是差不多如此，一时间来自不同的三个方向守军传令兵，直奔向大阪城行宫，把城外的情况报告给一宿难以入眠的间人皇女知晓。

“公主，趁唐军自负懒散，要不我们集中兵力，主动攻击唐军中路大军，打唐军一个措手不及？”

知道城外情况的间人皇女，默默地挥退三个方向陆续前来报告的传令兵，而一边的汇报完城内撤离情况没离去的吉川丽子，大胆提议着间人皇女集中兵力，专攻唐军中路大军，打自负的秦寿一个措手不及。

在吉川丽子看来，眼下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一个反败为胜的机会，虽然有点冒险甚至会伤亡很大，可要是运气好的话，足以在唐军左右两路大军赶回支援前，把唐军中路大军消灭甚至俘虏到主要人物秦寿。

“丽子，你想的太简单了，不要给唐军的外表疑惑了，唐军要是真有那么好对付，就不会一路势如破竹打到这里了，要是战败了…”

间人皇女苦涩一笑摇摇头打消吉川丽子的提

议，别人或许不了解秦寿的为人，可间人皇女心里清楚的很，秦寿要是真这么糊涂真这么好对付，他就不叫秦寿也不会如此轻易打到这里了。

真要是按照吉川丽子的想法去做，间人皇女相信自己就算是出动全城九万大军，恐怕也未必打得下唐军中路大军，更何况唐军中路大军后方占据的蚯蚓岛上，还有致命的空中怪物，真打起来吃亏的就是她这边。

更何况间人皇女的兵力大部分属于新兵，接受正规化训练的没几个，与如狼似虎的唐军对战，无疑是自寻死路，撇开这些不提，就算是间人皇女九万大军是老兵，也未必打得过装备精良的大唐军。

到时候真战败了，就不是想象之中那么简单的事了，盛怒的秦寿肯定会大开杀戒复仇，后方还有数十万的无辜倭国百姓，肯定会遭到秦寿盛怒的怒火报复，几十万无辜百姓的性命，间人皇女赌不起。

“公主想得周到，丽子鲁莽了！”

经过间人皇女这么一提醒，吉川丽子惭愧不已地低下头，说实在的吉川丽子还真没有间人皇女想得那么周到，完全是只看到表面没考虑过后果什么的，真要是印证了间人皇女所说那样，后果还真不

堪设想。

可眼下这种情况，还有一天有余时间安逸，要是间人皇女没有做出决策，后天这个时辰会变成怎么样？恐怕无人知晓会怎么样？唐军敢公然如此放松警惕游玩放松，必有依仗才会如此。

“丽子，你说本公主怎么办？是死守到底？还是妥协唐军的投降协议？”

“这…”

间人皇女突然其来颓废的问话，还真问倒了吉川丽子，这么难的回答，吉川丽子还真不知道怎么回答间人皇女的好，干脆保持沉默等间人皇女自己拿主意，这么大的事不是吉川丽子可以决策的，也没有勇气给间人皇女好的建议。

“出去吧，本公主需要静一静！”

“嗨！”

间人皇女有些疲惫地挥挥手，示意吉川丽子先行下去，吉川丽子看了眼疲惫的间人皇女，不敢打搅间人皇女决策倭国的未来，轻手轻脚慢慢告退出去，继续忙碌她该做的事，减少并分担间人皇女的压力。

间人皇女目光呆呆地仰望着行宫大厅屋顶，想到还有一天多点的时间选择，间人皇女有崩溃的迹

象，多希望这一切是噩梦一场，好好的一个倭国江山，到她手里却变成了这样，间人皇女有些不甘心。

这一刻间人皇女多希望她的父皇还在世，最起码她可以有倾诉内心煎熬的说话对象，而不是像现在无助孩子一样，没有头绪也没有答案，不妥协是死，妥协跟死没有什么区别，甚至会成为千古罪人！

第878章贱无虚发

临近薛仁贵大军不远处的山林里，春暖花开的山林里在春天气息滋润下，万物苏生同时弥漫着一阵阵腐蚀树叶气息，林中山间野兽悠闲自得享受春之气息，临近海边悬崖的山林隐隐可听到海水的拍打悬崖声。

寂静安宁的海边山林，随着一阵阵急促马蹄声响起，惊扰到悠闲自得的山林间的野兽，随着马蹄声越来越近，山林间野兽化作一群鸟兽四散离去，不消片刻数以百计的快骑从山林间道路快速飞驰而过。

薛仁贵得知秦寿要在他这边地盘打猎，不用秦寿的邀请带上一群将领在山林外汇合了，秦寿提倡的春游打猎好事，对于薛仁贵他们来说，这么高端的贵族生活方式，怎么抵挡得了诱惑？

浩浩荡荡打猎队伍直朝山林间最深处奔去，心中有气的程妖精琢磨着，怎么给秦寿难堪，不服输的程妖精始终看不惯秦寿，他昨日让自己难堪的事，程妖精一直耿耿于怀记在心上，并寻找机会报复秦寿。

“贤婿，想要老流氓咽下口恶气，可以，跟老

流氓比比看，看谁打的猎多？要是能够胜过老流氓，老账一笔勾销，当然，前提不许你用十字弩弓！”

打猎队伍来到山林间深处时，程妖精勒马停下转过头看向秦寿，把心中的不爽说出来，想要他咽下昨日斗败的恶气，除非秦寿打猎技术胜过他，要不然程妖精还会不服气，继续找秦寿的麻烦。

欺负秦寿箭术一般般的程妖精，心中很是得意，这一次不管秦寿怎么比，都无法赢得了程妖精，存心找茬的程妖精仗着自己箭术还算一般般，打心底欺负秦寿找回昨日的恶气。

知道秦寿有带瞄准器的十字弩弓，程妖精限制秦寿用那玩意，要是秦寿用十字弩弓跟他比就太不公平了，有带瞄准器的十字弩弓，只要不是箭术白痴地步，基本都可以变成弓术高手了，程妖精又不是笨蛋。

“这死妖精，天生五行欠扁的家伙，一天到晚没完没了找麻烦！”

秦寿一脸郁闷无比地暗自嘀咕一声，程妖精邀战比拼狩猎，这不是让箭术一般般的秦寿难堪吗？要不是程妖精限制死不允许用十字弩弓，秦寿还真不怕程妖精找麻烦，直接跟他比试了。

“将军，这有何难？应战吧，薛某推荐一个箭术高手，保管将军大胜程将军！”

“喔？”

秦寿的唠叨声薛仁贵一边早就听到了，秦寿与程妖精之间有什么恩怨？薛仁贵不知道，想到身边有箭术高手在场，薛仁贵胸有成竹赞成秦寿与程妖精决斗，比拼狩猎技术搓搓程妖精的无赖之威。

程妖精自以为是骄横蛮野心性，薛仁贵早就看不过眼了，早想收拾收拾这个无赖流氓将军，现在程妖精自寻死路挑拨秦寿，正好应了薛仁贵的心意，安排箭术高手苟邴在一边协助秦寿。

“好，你个妖精，等着哭鼻子回去！”

“哇哈哈~~~哈吐~老流氓会哭鼻子？开玩笑，别说老流氓以老欺小，给你一刻钟时间准备！”

相信薛仁贵的秦寿想也没想就同意了，带着鄙视之意应战程妖精的挑拨，一副老子不发威你当我病猫的嚣张态度，程妖精在秦寿挑拨应战下，得瑟十足地哈哈大笑着，不屑一顾朝地面吐口痰，摆明欺负秦寿赢不过自己。

很是得瑟的程妖精压根没把秦寿放在眼里，一副吃定秦寿会输给自己，很是嚣张得意故意让秦寿

准备，哪怕是给秦寿准备一个时辰，程妖精始终认定秦寿赢不了自己，秦寿箭术怎么样？程妖精心里很清楚。

“薛仁贵，你这不是？”

心中有气的秦寿冲动过后有些懊悔起来，自己什么情况心里最清楚，跟马上打江山几十年头的程妖精比箭术，简直就是渣了，要不是秦寿相信薛仁贵不会坑自己，秦寿还真懒得理会程妖精的挑拨。

“将军稍安勿躁，薛某正打算给将军推荐箭无虚发的神箭手，苟邴！”

“苟邴见过秦将军！”

薛仁贵推荐箭术高手很是让秦寿惊讶，在薛仁贵点点头下，苟邴有些激动地翻身下马，在秦寿好奇打量目光之中，苟邴难以掩饰心中的激动，单膝跪地双手抱拳拜见秦寿，终于有机会近距离面对面与秦寿见面了。

秦寿带着疑惑的目光点点头，没有说些什么，苟邴箭术是不是真如薛仁贵所说那样了得，秦寿暂时不知道，也只有通过实遣来验证苟邴箭术怎么样了？在薛仁贵一阵耳语支招下，秦寿双目放光点点头。

一刻钟过后，秦寿与程妖精双双骑马出列，在

一群将领和亲卫们目光之中，秦寿与程妖精各自带一名鞍前马后伺候的随从，为了公平决斗，两人皆用普通硬木弓做武器打猎。

“自古有孔子让梨，本将军今儿让猎，请！”

“哼~”

秦寿得瑟的话，很是让程妖精疑惑，可想到秦寿在怎么厉害，也不可能短时间内提高箭术，淡定过后程妖精不屑一顾地冷哼一声，发现一头野鹿在丛林里蹦出来后，程妖精也没有客气，直接拉弓搭箭朝野鹿射过去。

‘看你的了苟邴！’程妖精射出一箭的同时，秦寿紧随其后射出一箭，当然秦寿这支箭只是虚张盖势，真正后招还是隐藏起来的苟邴作弊，秦寿拉弓搭箭的时候，伺候一边的随处策马上前挡住秦寿射箭的动作。

咻咻…秦寿拉满弓后迅速收起箭支，就在秦寿快速作弊收起箭支的时候，两支箭一前一后快速从秦寿肩膀划过，准确无误地带着凌厉的箭风从秦寿脖子间划过，几乎贴着秦寿的弓身飞出，造成视觉一边旁观的将领和亲卫们视觉错误。

“不，不可能！！”

叮~最先的一支箭击飞程妖精射出的箭支，紧

随其后第二支箭准确无误地击中野鹿头颅，中箭的野鹿箭头穿破头颅直接应声而倒，程妖精整个人傻了眼，不敢置信看着自己箭支掉落地面，又抬起头看向倒地的野鹿失神起来。

‘高手啊！’而秦寿整个人傻了眼，脖子间给两支箭支凌厉箭风刮痛丝毫未觉，彻底给苟邴把握时机很准的箭法惊呆了，连围观的将领和亲卫们都能瞒过去，能做到这一点证明苟邴箭法出神入化了！

第879章人才就要重用

“不算！”

程妖精不相信自己输了，憋了半天说出耍赖的话，程妖精耍赖的话直让一边围观的将领与亲卫们目瞪口呆起来，见过无赖的，还真没有见过这么无赖的人，居然出尔反尔简直是奇葩了！

程妖精不相信秦寿箭术有那么厉害，可他带来的亲卫都没有出声，说明了秦寿压根就没有作弊，秦寿会有那么好的箭术？程妖精打死也不相信，可事实摆在眼前，程妖精只能憋红脸不承认自己输了。

“妖精，有句话叫做愿赌服输，希望你还有点德心，别在这里耍赖丢脸丢到姥姥家了！”

“就是不服咋滴？再来！”

尽管是这样，可程妖精始终不服，蛮横不讲理耍起赖，想要在比一场看看，占了大便宜的秦寿哪里肯会答应？没有理会野蛮不讲理的程妖精，竖起中指鄙视着程妖精这个家伙，傻瓜才会答应的要求。

见好就收的秦寿没有理会叫決不服气的程妖精，挥挥手示意跟随身边的亲卫去收取猎物，勒起

马朝一边会心一笑的薛仁贵走过去，苟郦的箭术深得秦寿重视，如此人才秦寿怎么会错过？

出来打猎只是一个借口而已，秦寿压根就没有心情出来打猎，只是为了应付程妖精才出此下策，更懒得去与程妖精斗嘴，以免破坏他的心情气愤甩手离去，反正将领和亲卫们的眼睛是雪亮的。

李震在秦寿勒马停止薛仁贵面前时，无声无需地竖起拇指头夸奖着秦寿，真实情况李震心里最清楚，除了苟郦背后帮忙，李震还想不出还有谁？更何况苟郦这个神射手，还是李震发现的。

“嗯哼~薛仁贵，随本将军过来详谈！”

“是！”

秦寿没有理会李震坏笑的目光，干咳一声示意薛仁贵跟自己一起来，薛仁贵想也没想就点头应着，他知道秦寿单独叫他，无非是有关他那边的情况，当然肯定少不了有关苟郦的问题。

正如薛仁贵所想的那样，秦寿很想知道薛仁贵伤亡程度如何？当然还有前天夜里逃走的百济大王子扶余义池情况，扶余义池逃走情况，秦寿并没有追究薛仁贵的失职，毕竟发生这事是始料未及的突发事故。

“末将…”

“起来吧，苟邴是吧？做的不错！”

秦寿与薛仁贵带着亲卫们脱离狩猎队，走到一处偏僻的树林停下的时候，从树林里钻出来的苟邴马上走出来迎见，秦寿罢罢手示意苟邴无需多礼，上下打量了苟邴一眼很是满意地点点头。

苟邴在秦寿赞誉声下，欣喜若狂地道谢站起来，难以掩饰心中的激动，毕恭毕敬站在一边，一直以来苟邴就想得到秦寿的重视，没想到机缘巧合与李震相识，一直到李震推荐才有今日地位，又能面对面近距离接近他崇拜已久的秦寿。

秦寿发家事迹一直是苟邴钦佩不已的，在他没有遇到失散的国公老爹前，同样贫苦身世的秦寿凭借着双手打造出辉煌的成就，哪怕是与亲爹相认了，秦寿都没有借助自己老爹任何关系，一直打拼到现在是苟邴最钦佩的地方。

“将军，薛某疏忽大意，导致百济国大王子带兵逃离，还折损…”

薛仁贵把前天受到突袭伤亡情况一一汇报出来，包括伤亡损失的情况，八千高句丽轻骑兵搞夜袭，打得薛仁贵有些措手不及，导致伤亡极其惨重，战死三四百左右，受伤的更是多达近千人。

头一次出现这么惨重的伤亡，薛仁贵愧疚自责

不已，一时疏忽就酿就这样的悲剧，薛仁贵自觉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是当初在谨慎一点，或许不会出现这样的伤亡，更不会出现百济国大王子逃走的事故。

“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薛仁贵，你已久尽力了，本将军现在倒是担心间人皇女那边想得怎么样…”

知晓情况的秦寿摇摇头叹息一声，发生这样的事故是无可厚非难以避免的，换成秦寿他自己恐怕不一定比薛仁贵做得好，扶余义池只是一个小毛鱼，确切地说是无关重要的人物，秦寿根本就没把他放在眼里。

现在秦寿倒是担心起间人皇女怎么选择？是顽固到底死守还是识时务为俊杰？说实在的秦寿很期待间人皇女选择后者，毕竟九万多的倭国新兵，不是一个小数目，要是能够为己所用更好不过了。

最起码可以用间人皇女的九万新兵去做炮灰，用他们与静冈草内斗狗咬狗，可以减少秦寿这边大军不必要的无谓伤亡，大阪城只是一个过渡的地方，后面还有占地比较宽广的静冈草需要对付。

“将军，要是倭国公主不同意你的投降协议，将军就要大开杀戒吗？”

了解到秦寿大致用意的薛仁贵，也认为秦寿的决定很合理，能减少伤亡最好不过的事了，反正秦寿都要拿倭国士兵做炮灰，与其浪费兵力去屠杀无谓的战争，还不如收拢敌军的兵力去狗咬狗。

按照秦寿的意思，要是间人皇女不妥协秦寿的投降协议，那秦寿是不是要打开杀戒了？薛仁贵知道秦寿要攻城，肯定动用飞艇空袭，那火油投下去基本一烧就是一大片，大阪城肯定变成一片火海。

“那就看间人皇女怎么选择了，要是她真的顽固不化，本将军也只好出此下策了，到时候你们按兵不动，等待命令在进行攻城！”

“是！”

秦寿揉了揉头疼的额头，他也不希望这样的大屠杀，可要是间人皇女不妥协，秦寿也只能这样做了，与其无谓的伤亡出现，还不如用空袭火攻烧了大阪城，把自己这边的将士伤亡减少到最低点。

薛仁贵想了一会，事到如今也只有按照秦寿的意思去做了，要是真用原始方法去攻城，薛仁贵不敢想象已方大军会有多少伤亡？虽然秦寿的火攻有些残忍，可对待敌人也只有这样最有效。

“苟邴，今后本将军的大军弓手，全归你管了！”

“谢将军！”

秦寿转过头看了眼一边一直保持沉默的苟邴，见识了他出神入化的箭术后，秦寿很是满意薛仁贵发掘到一员大将，直接提拔苟邴这个箭术高手，得到秦寿亲自提拔的苟邴闻言大喜，双手抱拳感恩戴德秦寿的提拔。

第880章贼心不死的逃离

“检查好船身情况！！”

“快点，都快点，明日船队要出发了……”

箩州岛临时船坞边，忙碌的匠工在受创严重的飞鱼号战舰忙上忙下，抢修渗水严重的飞鱼号战舰，赶在明日清晨前交工可以正常使用，缺乏有效工具抢修下，匠工们只好采用快速抢修方式，登船排水固封漏水位置。新

刘仁轨和他的手下船员们悠闲自得进驻岛上营帐，品尝久违的新鲜肉食野菜之类，新鲜挖出的竹笋，刚宰的野兽猎物，蘑菇之类都是刘仁轨他们久违的食物，补充长期海上漂泊所缺的营养。

后勤人员和船上厨子们忙碌解剖岛上猎到的野生肉类，分成一块块用铝作薄箱子装好，最后在箱子四周撒上厚厚的冰块，做成天然冰箱保持肉类的新鲜，忙完这些就送到战舰上开辟的冷藏舱处冷藏保鲜。

“将军搞什么鬼？怎么岛上多出个大唐王爷？”

刘仁轨一脸无语地看向试图逃走的李恪，最后给黑牛带人逮着押解回营，死板的黑牛压根没理会

李恪大泱大叫声，把李恪请回营帐后，安排人手继续盯着营帐大门，好像看守犯人似的，防止李恪再次逃走。

黑牛安排好人手看管李恪，继续带人进入箩州岛丛林里，寻找李恪逃跑的王府侍卫，刘仁轨搞不懂秦寿怎么想的？也搞不懂李恪怎么想的？就算是这里是战场外围，可也不怎么安全吧？

“刘舰长，你这可是冤枉了秦将军，这个大唐王爷是个大麻烦……将军没有办法才出此下策，刘舰长，不介意和郭某喝几口？”

郭松一边解释刘仁轨心里的疑问，一边手里提着一坛刘仁轨船舰上搜刮到私藏的烈酒，径直坐到刘仁轨面前晃了晃手中两斤装酒坛，直让刘仁轨一阵尴尬无比地点点头，没想到他当初搜刮倭国沿海村镇的烈酒，最终还是给郭松找到了。

这私藏酒类很大罪的，刘仁轨就算是喝也要偷偷摸摸的，现在给郭松搜刮出来，刘仁轨心里难免有些尴尬，毕竟眼前的郭松是秦寿任命的军师，他自己都要听从郭松的调配和安排，简单点说就是郭松现在官位比他大。

“刘舰长放心，郭某也是好酒之人，这漂泊日子无酒岂可？小饮怡情实属情有可原，哈哈~~”

“郭军师见笑了！”

郭松的调笑声很是让刘仁轨尴尬，陪着笑脸尴尬十足，藏酒一事给郭松发现了，刘仁轨也没有辩解也没有解释，藏了就是藏了这是事实，改变不了的罪证就在眼前，万幸的郭松并没有追究这些。

郭松也是好酒之人，怎么可能会责怪刘仁轨？正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秦寿都知法犯法私藏酒，更何况刘仁轨会受其影响，郭松他自己更受不了船上漂泊没酒的日子，当然要睁眼闭眼，只要不太过就好。

“刘舰长，郭某初来乍到，很多规矩不懂，如日后有得罪地方，还望刘舰长莫要见怪！”

“哪里，哪里…”

郭松一边拍开烈酒泥封，一边与刘仁轨熟络拉亲近，这次前往新罗国那边支援，漂泊的日子肯定很漫长，到达新罗国开战也需要刘仁轨的配合，趁现在有时间，郭松赶紧与刘仁轨拉近关系。

郭松主动示好的举动，刘仁轨怎么可能看不出来？一边点头应着一边与郭松闲聊起新罗国那边的情况，郭松对于新罗国的战况了解也不多，一边斟酒一边摇摇头，很是遗憾无法回答刘仁轨的疑问。

“郭军师，那吴王是怎么回事？”

刘仁轨在郭松斟酒之下，也就没有了客套与陌生之意，借着酒壮人胆把心中疑问说出来，搞不懂秦寿怎么囚禁起他的结拜小弟了？以他们两人的关系，不至于闹成这样吧？摸不着头绪的刘仁轨只有请教知情的郭松了。

好端端的吴王变成阶下囚一样，很是让刘仁轨感到郁闷，对这里了解知情的，恐怕也只有眼前的郭松，至于那个笨呐的黑牛，指望他会回答刘仁轨疑问？刘仁轨干脆对牛弹琴得了。

“唉~~还不是将军的破事，刘舰长，自古红颜祸水啊！”

郭松啧啧有词地摇摇头，说出红颜祸水四个字的时候，刘仁轨顿时恍然大悟起来，秦寿与燕妃之间那点破事，在军中各层将领之间传开了，早就不是新鲜事儿了，当然这事保密的很，极少部分人才知道。

燕妃也来前线了，这让得知真相的刘仁轨很是无语，对秦寿荒唐的行为感到很是无力的头疼，恐怕自古以来也只有秦寿敢做出这样荒唐的事，带家眷上战场危险程度有多少？恐怕秦寿心里比其他人更清楚，可他偏偏就做了。

“可恶，实在是太可恶了！”

比起外面刘仁轨的无语，囚禁起来的李恪心中有气越想越不服，气愤不已地骂骂咧咧起来，想他堂堂一个大唐王爷，居然遭到这样的待遇，说出去恐怕没人相信，一点自由也没有就这么给囚禁了，还有王法没有？

早上逃逸没多久的李恪，没想到营帐外鬼精看守的守卫马上就发觉了，呼喝人追赶逃逸的李恪，在没有船逃离下，想要逃出这里必须做一艏临时木筏船，没办法之下李恪只好牺牲自己，暴露自己吸引追赶来的黑牛。

想要造木筏船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也需要时间等待，最好的办法就是夜里再次逃跑，而且还是人最困的时期，这就需要时间慢慢等待了，心中有气的李恪只好按耐住心中之气，等见到秦寿在慢慢算老账。

“有古怪，这寿哥儿到底有什么事瞒着本王？”

李恪想到他自己一到这里，就给秦寿形影不离的护卫头子黑牛囚禁在这里，越发觉得熊本离去的船队有古怪，不知道秦寿收藏着什么美女？居然搞得这么神秘见不得人，很是让李恪感到意外与不可思议。

至于离去的船队藏着有什么？李恪恐怕只有到达前线才知道，现在想这么多都是白费心机，眼下是琢磨着怎么逃离这里才是王道，心有不甘加上好奇心爆满的李恪，在营帐里走来走去琢磨着逃离办法。

营帐外看守的守卫们，时不时探进头看里面的情况，很是让李恪火恼无比，咋滴？他堂堂一个大唐王爷，现在都快沦落成阶下囚了？

第881章逃上瘾的王爷

“没酒怎么下肚皮？你们存心的是不是？撤了，撤了！”

入夜时分，黑牛亲自端着李恪的晚饭进来，存心找茬的李恪看了眼黑牛端进来的饭菜，心中有气故意刁难黑牛，他堂堂一个王爷没酒就没有胃口，欺黑牛拿出不酒故作刁难绝食恐吓一下黑牛。

难消心中之气的李恪双手抱胸，自己绝食看黑牛能耐自己如何？当然李恪也没指望自己绝食招数能够凑巧，得到黑牛怜惜什么的放自己，打心里就是想要故意刁难黑牛，看他怎么处置？

“来人！”

黑牛突然暴喝一声，直把心中一阵得意的李恪唬得一愣一愣，不知道死呆板的黑牛想要干什么？营帐外随着黑牛一阵呼喝，走进两名看守营帐门的守卫，一头雾水不知道黑牛叫他们进来做什么？

“将军有令，如若吴王绝食，饭塞也要塞进肚子里！”

“是！”

“好，好算你狠！”

随着黑牛一声令下，两名守门的守卫领命走上

前，把李恪吓了一大跳连连后退，眼看两名守卫端饭过来要强制喂食，李恪脸色大变算是败给愚忠的黑牛，最后妥协了，气鼓鼓一把夺过两名守卫手里的饭菜。

　　李恪没有闹绝食，黑牛任务也完成了，挥挥手示意守卫们一起退出去，单独留下李恪一人在营帐里用餐，并没有去打搅心情极度不爽的李恪，而李恪气鼓鼓地咽下难以下咽的饭菜，脑海里琢磨着怎么逃离出去。

　　李恪一边慢悠悠地咽下难吃的饭菜，一边游走帐篷边缘通过细微缝合间隙查看外面的情况，巡逻兵没隔一刻钟巡逻，密度很疏很好逃离，可门口有镇守的两个守门守卫，就足够李恪头疼怎么逃离出去？

　　时间一点一滴流逝过去，在帐篷内溜达了好几圈的李恪，苦思琢磨了很久始终没有想到对策，期间守门的守卫也伸进头查看了一遍，确定李恪还在才松了口气继续值守，守卫检查了几次慢慢也就失去了耐心。

　　“好机会！”

　　亥时时分，假装就寝的李恪吹熄了营帐内的灯火，不多久时间工夫，营帐外传来一阵打哈欠的微

弱声，虽然很轻微可始终瞒不过无心睡眠的李恪，意识到好机会降临，李恪贼笑一声拿出从秦寿哪里黑来的匕首。

李恪先等了一会，确定营帐外的守卫们都睡着了后，慢慢凑到营帐边缘去割帆布，每隔一个口李恪都要回头看下，或者看看外面的情况，有巡逻兵经过马上收起匕首，以免给巡逻兵发现自己。

“晦气！”

当营帐外面传来脚步声的时候，李恪暗骂一声晦气，迅速收起匕首同时把割开的口子合上，轻手轻脚摸索回行军床上，在脚步声走进来的时候，李恪马上闭上双眼假装入睡，以免给走进来的人发现了什么。

“你们两个打起精神看好吴王殿下，免得他夜里开溜！”

“是！”

黑牛不放心李恪特意在睡前走进来查看，掌灯走进来查看的黑牛不敢惊扰难得安静下来的李恪，确定李恪真的睡着后，松了口气同时慎重其事交代身后两名看守的守卫，打起精神看管好不安份的李恪。

两名守卫连连点头小声应着，黑牛小心翼翼检

查了营帐里一遍，包括拿油灯凑近看了眼李恪是否真的睡着了？李恪在黑牛凑近检查下，强自镇定迫使自己假装睡着了，以免黑牛发现什么。

确定李恪睡着了的黑牛，不放心地大致检查一遍营帐，确认李恪没有破坏营帐想开溜的想法后，直接转身离去回去休息，两名守卫紧随其后跟着黑牛身后出去，黑牛离去后整个营帐恢复一片宁静。

“死黑牛，你等着！”

黑牛离去后没多久，李恪马上睁开眼，压低嗓音骂骂咧咧了一会，继续拿出匕首去割营帐，这一次李恪不敢去割开始割的地方，而是靠着行军床不远处的营帐边割，每当门外守卫揭起营帐门时，李恪就装成四肢大张懒睡模样。

工夫不负有心人，割开一人通过的裂口，守门的守卫也减少了查看次数，确定安全后马上钻出去，空荡荡的营地里大部分人都已经入睡，除了巡逻兵忠直在巡逻，整个营地显得死静一片，李恪看了眼黑黝黝的丛林方向，心中有些纠结想要打退堂鼓。

“刘舰长，早点休息吧，明日还要早起启航…”

李恪琢磨着要不要继续逃离，突然相隔两座营

帐远的地方，传来郭松和刘仁轨的脚步声，郭松谈话声李恪马上认出，生怕给人发现，李恪朝自己所呆的营帐后面器具堆放地方钻过去，想要偷听一下郭松和刘仁轨在交谈什么？

隐藏好的李恪竖起双耳，平心静气偷听郭松和刘仁轨之间的对话，偷听了一会李恪气馁了，全都是有关新罗国那边的事，压根没有一点有关自己的事或秦寿那边的情况，气馁的李恪没有心情继续听下去。

“郭军师，你也早点休息，此去新罗国路途遥远，恐怕你会有些不适应，对了，军师，那吴王将军打算软禁到什么时候？”

“嗯，这，郭某也不是很清楚，反正秦将军已经安排了，那个家伙是个麻烦，不提他也罢，早点休息吧！”

好不容易听到有关自己的事，没想到郭松居然把自己称为麻烦，这让李恪很是恼火，这算是什么意思？心中有气的李恪只能按耐住心里的怒气，在刘仁轨和郭松回去休息后，开始逃离这里。

李恪左右看了眼，待巡逻兵巡逻过后又离去后，李恪迅速朝黑黝黝的丛林方向摸索过去，值得庆幸的是李恪运气不是一般的好，一路逃到丛林里

都没有给巡逻兵什么的发现。

“王爷！”

“差点给你们吓死了，准备的怎么样？”

“都准备好了！”

李恪钻进丛林后，马上串出两个黑影把李恪吓了一大跳，心有余悸的李恪确认了是自己熟悉的护卫后，一边轻拍受惊过度的胸口，一边询问木筏船的准备情况，两名王府侍卫一脸郁闷地点点头。

“走吧，离开这个鬼地方！”

李恪憋着一肚子火气，呼喝侍卫们赶紧离开这里，前往大阪城只有几十里路程，加上李恪听到守卫交谈声，知道倭国的海军已经消灭干净，也没有什么好怕的，可以直接前往大阪城去找秦寿算账。

第882章逃上瘾的王爷

“没酒怎么下肚皮？你们存心的是不是？撤了，撤了！”

入夜时分，黑牛亲自端着李恪的晚饭进来，存心找茬的李恪看了眼黑牛端进来的饭菜，心中有气故意刁难黑牛，他堂堂一个王爷没酒就没有胃口，欺黑牛拿出不酒故作刁难绝食恐吓一下黑牛。

难消心中之气的李恪双手抱胸，自己绝食看黑牛能耐自己如何？当然李恪也没指望自己绝食招数能够凑巧，得到黑牛怜惜什么的放自己，打心里就是想要故意刁难黑牛，看他怎么处置？

“来人！”

黑牛突然暴喝一声，直把心中一阵得意的李恪唬得一愣一愣，不知道死呆板的黑牛想要干什么？营帐外随着黑牛一阵呼喝，走进两名看守营帐门的守卫，一头雾水不知道黑牛叫他们进来做什么？

“将军有令，如若吴王绝食，饭塞也要塞进肚子里！”

“是！”

“好，好算你狠！”

随着黑牛一声令下，两名守门的守卫领命走上

前，把李恪吓了一大跳连连后退，眼看两名守卫端饭过来要强制喂食，李恪脸色大变算是败给愚忠的黑牛，最后妥协了，气鼓鼓一把夺过两名守卫手里的饭菜。

李恪没有闹绝食，黑牛任务也完成了，挥挥手示意守卫们一起退出去，单独留下李恪一人在营帐里用餐，并没有去打搅心情极度不爽的李恪，而李恪气鼓鼓地咽下难以下咽的饭菜，脑海里琢磨着怎么逃离出去。

李恪一边慢悠悠地咽下难吃的饭菜，一边游走帐篷边缘通过细微缝合间隙查看外面的情况，巡逻兵没隔一刻钟巡逻，密度很疏很好逃离，可门口有镇守的两个守门守卫，就足够李恪头疼怎么逃离出去？

时间一点一滴流逝过去，在帐篷内溜达了好几圈的李恪，苦思琢磨了很久始终没有想到对策，期间守门的守卫也伸进头查看了一遍，确定李恪还在才松了口气继续值守，守卫检查了几次慢慢也就失去了耐心。

“好机会！”

亥时时分，假装就寝的李恪吹熄了营帐内的灯火，不多久时间工夫，营帐外传来一阵打哈欠的微

弱声，虽然很轻微可始终瞒不过无心睡眠的李恪，意识到好机会降临，李恪贼笑一声拿出从秦寿哪里黑来的匕首。

李恪先等了一会，确定营帐外的守卫们都睡着了后，慢慢凑到营帐边缘去割帆布，每隔一个口李恪都要回头看下，或者看看外面的情况，有巡逻兵经过马上收起匕首，以免给巡逻兵发现自己。

“晦气！”

当营帐外面传来脚步声的时候，李恪暗骂一声晦气，迅速收起匕首同时把割开的口子合上，轻手轻脚摸索回行军床上，在脚步声走进来的时候，李恪马上闭上双眼假装入睡，以免给走进来的人发现了什么。

“你们两个打起精神看好吴王殿下，免得他夜里开溜！”

“是！”

黑牛不放心李恪特意在睡前走进来查看，掌灯走进来查看的黑牛不敢惊扰难得安静下来的李恪，确定李恪真的睡着后，松了口气同时慎重其事交代身后两名看守的守卫，打起精神看管好不安份的李恪。

两名守卫连连点头小声应着，黑牛小心翼翼检

查了营帐里一遍，包括拿油灯凑近看了眼李恪是否真的睡着了？李恪在黑牛凑近检查下，强自镇定迫使自己假装睡着了，以免黑牛发现什么。

确定李恪睡着了的黑牛，不放心地大致检查一遍营帐，确认李恪没有破坏营帐想开溜的想法后，直接转身离去回去休息，两名守卫紧随其后跟着黑牛身后出去，黑牛离去后整个营帐恢复一片宁静。

“死黑牛，你等着！”

黑牛离去后没多久，李恪马上睁开眼，压低嗓音骂骂咧咧了一会，继续拿出匕首去割营帐，这一次李恪不敢去割开始割的地方，而是靠着行军床不远处的营帐边割，每当门外守卫揭起营帐门时，李恪就装成四肢大张懒睡模样。

工夫不负有心人，割开一人通过的裂口，守门的守卫也减少了查看次数，确定安全后马上钻出去，空荡荡的营地里大部分人都已经入睡，除了巡逻兵忠直在巡逻，整个营地显得死静一片，李恪看了眼黑黝黝的丛林方向，心中有些纠结想要打退堂鼓。

“刘舰长，早点休息吧，明日还要早起启航…”

李恪琢磨着要不要继续逃离，突然相隔两座营

帐远的地方，传来郭松和刘仁轨的脚步声，郭松谈话声李恪马上认出，生怕给人发现，李恪朝自己所呆的营帐后面器具堆放地方钻过去，想要偷听一下郭松和刘仁轨在交谈什么？

隐藏好的李恪竖起双耳，平心静气偷听郭松和刘仁轨之间的对话，偷听了一会李恪气馁了，全都是有关新罗国那边的事，压根没有一点有关自己的事或秦寿那边的情况，气馁的李恪没有心情继续听下去。

“郭军师，你也早点休息，此去新罗国路途遥远，恐怕你会有些不适应，对了，军师，那吴王将军打算软禁到什么时候？”

“嗯，这，郭某也不是很清楚，反正秦将军已经安排了，那个家伙是个麻烦，不提他也罢，早点休息吧！”

好不容易听到有关自己的事，没想到郭松居然把自己称为麻烦，这让李恪很是恼火，这算是什么意思？心中有气的李恪只能按耐住心里的怒气，在刘仁轨和郭松回去休息后，开始逃离这里。

李恪左右看了眼，待巡逻兵巡逻过后又离去后，李恪迅速朝黑黝黝的丛林方向摸索过去，值得庆幸的是李恪运气不是一般的好，一路逃到丛林里

都没有给巡逻兵什么的发现。

“王爷！”

“差点给你们吓死了，准备的怎么样？”

“都准备好了！”

李恪钻进丛林后，马上串出两个黑影把李恪吓了一大跳，心有余悸的李恪确认了是自己熟悉的护卫后，一边轻拍受惊过度的胸口，一边询问木筏船的准备情况，两名王府侍卫一脸郁闷地点点头。

“走吧，离开这个鬼地方！”

李恪憋着一肚子火气，呼喝侍卫们赶紧离开这里，前往大阪城只有几十里路程，加上李恪听到守卫交谈声，知道倭国的海军已经消灭干净，也没有什么好怕的，可以直接前往大阪城去找秦寿算账。

第883章难以决策

“将军，有飞艇何必多此一举调遣振武大将军？”

子时时分，关鑫收到飞奴午时送来的快信，转交给还未就寝在营帐外观察大阪城的秦寿，同时关鑫把心里疑问提出来，有飞艇在这里足够把大阪城毁了，有必要多此一举大老远调遣振武大将军火炮过来吗？

按照关鑫的理解，振武大将军火炮送往新罗国那边更实在，新罗国那边战事吃紧，正需要火力强的重武器击退来犯的高句丽和百济两国，减少不必要的伤亡，而不是浪费精力物力费劲周折运过来充门面。

“这叫声势夺人，飞艇固然是好，可威慑力远远比不上振武大将军实在，本将军就是让间人皇女害怕…”

关鑫不解的疑问，秦寿一边接过关鑫递来的快信，一边说明自己打算和用意，飞艇是威力不错，可面对认知有限的倭国人来说，威慑力远远不足振武大将军火炮来劲，想要让间人皇女妥协，秦寿必须动用振武大将军来恐吓。

大阪城内拥有号称九万多倭国新兵，那可是不错的炮灰大军，能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上策，动武攻城是下下策，除非间人皇女铁了心不妥协，秦寿才会迫不得已使用武力解决大阪城。

关鑫经过秦寿一番大致用意开解后，恍然大悟没有在提出疑问，没想到秦寿想得那么周全，谦虚的秦寿一直强调不懂得带兵打仗，但是真正领兵打仗的时候，却是奇计百出让人防不胜防。

“那老流氓走了没有？”

想到赖皮鬼一样的程妖精，秦寿就一阵头疼无比，那程妖精还真是难缠到家的家伙，脸皮厚起来简直比倭国的海防线还要厚，从打完猎回来到最近两个时辰，几番想要进去打劫自己营帐里的物品。

要不是有旺财一直看守着，说不准还真给无赖程妖精闯进去了，想想就头疼的秦寿恨不能一脚把程妖精踹回去，这个老匹夫简直是经典到绝版的无赖，去到哪里也不忘占点便宜。

“启禀将军，亥时前，程将军就走了！”

关鑫一阵无语地汇报程妖精的情况，真心搞不懂秦寿与程妖精之间翁婿关系怎么那么恶劣？全大唐恐怕只此一家别无分号了，秦寿与程妖精奇葩的翁婿关系，还真不愧是全长安津津乐道的茶余饭后

话题。

“嗯，走了就好，把重骑兵从船上调出来，明日说不准有恶战，是时候让他们见见血！”

“是！”

程妖精离去的消息，让秦寿松了口气，看了眼天色距离天亮还有三个时辰多点，做两手准备的秦寿命关鑫去安排重骑兵下船，天亮的时候全军布好阵，就算是间人皇女不妥协，也可以第一时间破城攻进去。

得到秦寿命令的关鑫转身离去，按照秦寿的命令去安排休息两日有余的重骑兵下船，留下秦寿一人继续看向大阪城的方向，秦寿看着大阪城雄伟的海防线，心中百感交集叹息着，明日会是什么样情况？还是未知数，这一切关键在于间人皇女怎么决策？

“公主，探子回报，唐军振武大将军午时前已上了船，相信明日清晨即可到达大阪城…”

丑时时分，距离天亮还有两个时辰多点，无心睡眠的间人皇女心烦不已，给秦寿开出的投降协议烦心不已，纠结无从选择左右之中，当吉川丽子急匆匆跑进来汇报敌后探子打探到的消息时，间人皇女整个人面如死灰。

振武大将军是什么？间人皇女心中有数，很致命的威力强劲火炮，当初薛仁贵与牛进达内战的时候，薛仁贵就动用过振武大将军火炮，两炮就把伊予城的城楼轰塌，那威力简直是没有什么建筑可以抵挡得了。

现在秦寿调集振武大将军前来，想要干什么间人皇女心知肚明，要是清晨时分，自己没有给秦寿一个答复，相信秦寿就会动用振武大将军火炮攻城，间人皇女简直不敢想象，失去了坚固的城墙，她还有什么胜算可言？

“丽子，现在什么时辰了？”

间人皇女有些疲惫地揉着头晕脑胀的额头，整整一天多的时间在胡思乱想之中度过，此时此刻间人皇女都不知道什么时辰了，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度过难熬的一天时间，没了主意的间人皇女此时此刻有崩溃的迹象。

秦寿给出的选择，间人皇女难以决策也没有办法选择，战到底死得更多人，包括无辜的百姓难逃秦寿的魔掌，不战就等于亡国了，她自己就是千古罪人，以后还有什么脸活在这世上？

“启禀公主，丑时一刻，距离天亮还有…”

“别说了，丽子，你说本公主现在怎么办？”

吉川丽子不知道间人皇女此时此刻内心煎熬的痛苦，也无法理解间人皇女心中之痛，如实禀报现在的时辰，包括距离天亮的时辰，到了后面间人皇女直接罢罢手，打断吉川丽子汇报一清二楚的话。

吉川丽子没有继续说下去，带着爱莫能助的目光看向头疼的间人皇女，国家大事吉川丽子帮不上间人皇女，也不敢给间人皇女乱出主意，更不敢乱嚼舌头左右间人皇女的思维。

到了这一步吉川丽子也是没有办法了，振武大将军的可怕之处，就算是吉川丽子没有亲眼目睹到，光是以前探子目睹的描述，就知道它有多可怕？两炮毁了坚固的城楼，试问大阪城有多少个城楼可以给唐军毁？

“出去吧！本公主想要静一静！”

“嗨！”

吉川丽子的沉默，在间人皇女预料之中，也知道吉川丽子的顾虑，间人皇女并没有太过于为难吉川丽子，有些疲惫地挥退吉川丽子出去，接下来不到三个时辰里，自己好好静一静思考。

吉川丽子不敢留下来打搅间人皇女，临走时看了眼间人皇女憔悴一圈的模样，心中一阵无比怜惜的刺痛，要是没有发生唐军入侵的话，此时此刻的

间人皇女，肯定是一个治理有方的英明女皇。

“真要妥协吗？”

吉川丽子离去后，间人皇女目光痴呆地喃喃自语，最无法忍受的是秦寿后面附加的条件，要搜查倭国历代埋葬的皇陵，打搅先人安息是很大忌的，可要是不妥协秦寿的协议，明日大阪城必定血流成河。

第884章最后期限

清晨，朦胧的天空下起了萧瑟寒冷的春雨，唐军阵营这边巡逻兵们披上蓑衣斗笠，一丝不苟不畏严寒继续巡逻，伙夫们在下雨一刻，搭起了挡雨的破布准备将士们大战前丰盛的早饭。

唐军这边准备大军的早饭，而大阪城那边守兵们却一个二个饿着肚皮，眼睁睁地大老远看着唐军那边丰盛的早饭，那弄弄的油炸烧饼和米粥飘香，深深勾引着进入缺粮状态的倭国守兵们饥饿淋漓的胃。

又冷又饿的大阪城守兵们士气，在这一刻急速下降到冰点，甚至有的守城士兵直接张开嘴，喝天空落下的雨水解渴，虽然不能解决肚皮的饥饿，可总好过什么也没有进肚皮的好。

“都打起精神，小心唐军进攻！”

“嗨！”

次郎三郎看了眼守城士兵们饥渴模样，心中一阵刺痛与无奈，城内短粮缺粮是不争的事实，又有唐军在外虎视眈眈窃视着，士气早已大跌到低谷，次郎三郎也不知道这样的现状能够维持多久？

眼看交涉谈判时间快到期限，间人皇女迟迟没

有消息回复，次郎三郎忍不住一阵担忧起来，到底是打还是不打？次郎三郎没有注意，不过唐军那边准备充足，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五千重骑兵一夜间冒出来，更是让次郎三郎心情跌倒低谷。

“咦？那是什么？”

突然城楼上一名眼尖的守兵发现唐军海边动静，次郎三郎顺着发现情况的守兵手指方向看过去，顿时脸色变得极其难看，整个人阴霾着脸色不知道如何是好，那巨无霸一样的火炮身影，在唐军呼喝声之中慢慢从船上转移上岸。

唐军带来什么要命的武器？次郎三郎不知道也没有兴趣去知道，他只知道一件事，这件武器绝非善类，甚至是很要命的那种，光看它的份量就知道它有多可怕？这一刻次郎三郎有不顾一切投降的冲动。

关鑫在将士们用毕早饭后，与李震一起走向秦寿的营帐，在亲卫放行下关鑫就知道秦寿醒来了，也没有什么顾忌与李震一起走进营帐，踏进营帐的时候，关鑫与李震一脸无语了，秦寿居然在帮燕妃梳理头发，好一副恩爱画面。

“嗯哼~启禀将军，还有半个时辰就到协议时间，倭国公主那边暂时没有动静，所有大军都已经

准备妥当！”

关鑫干咳一声提醒还在帮燕妃梳理秀发的秦寿，在秦寿停下手转过头的时候，笔直着身躯报告外面的情况，只要秦寿一声令下，所有大军就开始就位开战，今日之内必定把大阪城拿下。

书萦和画萦两宫女接过秦寿递来的木梳，接回伺候燕妃的活，秦寿在燕妃点点头之下，越过关鑫和李震两人身边，朝营帐外走出去，关鑫和李震两人互视一眼，紧随秦寿身后走出去。

走出营帐外的秦寿在亲卫送上蓑衣和斗笠披上后，顶着寒冷的风雨走向临时搭建起的三丈高哨塔，顺着哨塔的扶梯爬上哨塔上面，接过哨兵递来的望远镜，观察大阪城里面的动静，关鑫和李震紧随后面爬上哨塔。

“看来间人皇女还是想不开啊！”

秦寿观察了一阵后，冷笑一声把望远镜交回给哨兵，自言自语嘀咕一声，给了间人皇女这么充足的时间思考，眼看到了期限还没有消息什么的，可以肯定间人皇女要么还在下不了决心，要么就是已经决定了死磕到底。

“李震，派人通传飞艇开始起飞，时辰一到配合振武大将军火炮响攻城！”

“是！”

秦寿摸了下不经意间冒出的短须，沉思片刻安排李震派人去安排飞艇起飞，李震不敢有疑领命先行下去安排，间人皇女到底选择了哪一样结果？现在秦寿已经没有兴趣去知道了，只要时辰一到秦寿就发动攻击，没有商量回转余地。

“关鑫，火炮什么时候搭建好？本将军不希望看到放一炮就出现事故！”

李震离去安排后，秦寿转过头严肃地看向关鑫，问及振武大将军的情况，想起当初薛仁贵血泪教训，秦寿知道振武大将军火炮的后座力威力，要是固定不好很容易再次重复薛仁贵当初的下场。

有过教训的秦寿当然不希望看到同样的事发生，毕竟振武大将军不是发一炮就完事，内城也需要振武大将军攻破，能减少伤亡尽量减少，在秦寿心里认为，区区一个砧板上的大阪城，没有必要制造不必要的伤亡。

“启禀将军，应该还有一刻钟左右，将士们在抓紧时间固定。”

关鑫观察了一下振武大将军固定的情况，如实汇报将士们的进度情况，吸取教训的关鑫也不敢乱来，毕竟有薛仁贵血泪史在哪里，关鑫可不敢重复

薛仁贵的下场，更不敢拿将士们宝贵性命开玩笑。

秦寿点点头没在说些什么，他相信关鑫会处理好，现在就等时间到临，要是时间到了间人皇女还不给出明确的答复，秦寿也就没有必要客气了，直接下令攻城到时候别怪自己没给她准备。

“很好，关鑫，去准备吧，时辰一到马上开始攻击！”

“是，将军！”

秦寿看了眼大阪城方向，沉思片刻马上安排关鑫去准备，关鑫领命急匆匆爬下楼梯，去着手准备攻城，秦寿目光一直没有离开大阪城，心里摇头叹息不已，说实在的秦寿真心希望间人皇女决定好投降。

刨她皇室祖坟一事是铁钉钉的事实，也无法改变得了，不管间人皇女同不同意，她皇室历代祖坟必刨定了，谁叫她的倭国怀璧其罪？怨不得秦寿也怨不得他人，只能怪命运就是这么抓弄人。

“将军，时辰到了！”

半个时辰已过，传令兵爬上哨塔小心翼翼提醒秦寿，按计划攻城的时辰到了，大军早已准备妥当，就等秦寿的命令开始攻城。

“攻城吧！”

“是！”

秦寿从沉思之中抬起头，看了眼依旧没有动静的大阪城，沉默了片刻叹息一声，下令大军开始攻城，传令兵得到秦寿的命令后，不敢怠慢急匆匆爬下哨塔，传达秦寿攻城的命令。

间人皇女没有出现，证明她已经做出了决策，既然如此秦寿也没有客气的意思，都打到这里了，不会因为区区几万炮灰而放弃最后一步的进攻。

第885章最后期限

清晨，朦胧的天空下起了萧瑟寒冷的春雨，唐军阵营这边巡逻兵们披上蓑衣斗笠，一丝不苟不畏严寒继续巡逻，伙夫们在下雨一刻，搭起了挡雨的破布准备将士们大战前丰盛的早饭。

唐军这边准备大军的早饭，而大阪城那边守兵们却一个二个饿着肚皮，眼睁睁地大老远看着唐军那边丰盛的早饭，那弄弄的油炸烧饼和米粥飘香，深深勾引着进入缺粮状态的倭国守兵们饥饿淋漓的胃。

又冷又饿的大阪城守兵们士气，在这一刻急速下降到冰点，甚至有的守城士兵直接张开嘴，喝天空落下的雨水解渴，虽然不能解决肚皮的饥饿，可总好过什么也没有进肚皮的好。

“都打起精神，小心唐军进攻！”

“嗨！”

次郎三郎看了眼守城士兵们饥渴模样，心中一阵刺痛与无奈，城内短粮缺粮是不争的事实，又有唐军在外虎视眈眈窃视着，士气早已大跌到低谷，次郎三郎也不知道这样的现状能够维持多久？

眼看交涉谈判时间快到期限，间人皇女迟迟没

有消息回复，次郎三郎忍不住一阵担忧起来，到底是打还是不打？次郎三郎没有注意，不过唐军那边准备充足，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五千重骑兵一夜间冒出来，更是让次郎三郎心情跌倒低谷。

“咦？那是什么？”

突然城楼上一名眼尖的守兵发现唐军海边动静，次郎三郎顺着发现情况的守兵手指方向看过去，顿时脸色变得极其难看，整个人阴霾着脸色不知道如何是好，那巨无霸一样的火炮身影，在唐军呼喝声之中慢慢从船上转移上岸。

唐军带来什么要命的武器？次郎三郎不知道也没有兴趣去知道，他只知道一件事，这件武器绝非善类，甚至是很要命的那种，光看它的份量就知道它有多可怕？这一刻次郎三郎有不顾一切投降的冲动。

关鑫在将士们用毕早饭后，与李震一起走向秦寿的营帐，在亲卫放行下关鑫就知道秦寿醒来了，也没有什么顾忌与李震一起走进营帐，踏进营帐的时候，关鑫与李震一脸无语了，秦寿居然在帮燕妃梳理头发，好一副恩爱画面。

“嗯哼~启禀将军，还有半个时辰就到协议时间，倭国公主那边暂时没有动静，所有大军都已经

准备妥当！”

关鑫干咳一声提醒还在帮燕妃梳理秀发的秦寿，在秦寿停下手转过头的时候，笔直着身躯报告外面的情况，只要秦寿一声令下，所有大军就开始就位开战，今日之内必定把大阪城拿下。

书萦和画萦两宫女接过秦寿递来的木梳，接回伺候燕妃的活，秦寿在燕妃点点头之下，越过关鑫和李震两人身边，朝营帐外走出去，关鑫和李震两人互视一眼，紧随秦寿身后走出去。

走出营帐外的秦寿在亲卫送上蓑衣和斗笠披上后，顶着寒冷的风雨走向临时搭建起的三丈高哨塔，顺着哨塔的扶梯爬上哨塔上面，接过哨兵递来的望远镜，观察大阪城里面的动静，关鑫和李震紧随后面爬上哨塔。

“看来间人皇女还是想不开啊！”

秦寿观察了一阵后，冷笑一声把望远镜交回给哨兵，自言自语嘀咕一声，给了间人皇女这么充足的时间思考，眼看到了期限还没有消息什么的，可以肯定间人皇女要么还在下不了决心，要么就是已经决定了死磕到底。

“李震，派人通传飞艇开始起飞，时辰一到配合振武大将军火炮响攻城！”

“是！”

秦寿摸了下不经意间冒出的短须，沉思片刻安排李震派人去安排飞艇起飞，李震不敢有疑领命先行下去安排，间人皇女到底选择了哪一样结果？现在秦寿已经没有兴趣去知道了，只要时辰一到秦寿就发动攻击，没有商量回转余地。

“关鑫，火炮什么时候搭建好？本将军不希望看到放一炮就出现事故！”

李震离去安排后，秦寿转过头严肃地看向关鑫，问及振武大将军的情况，想起当初薛仁贵血泪教训，秦寿知道振武大将军火炮的后座力威力，要是固定不好很容易再次重复薛仁贵当初的下场。

有过教训的秦寿当然不希望看到同样的事发生，毕竟振武大将军不是发一炮就完事，内城也需要振武大将军攻破，能减少伤亡尽量减少，在秦寿心里认为，区区一个砧板上的大阪城，没有必要制造不必要的伤亡。

“启禀将军，应该还有一刻钟左右，将士们在抓紧时间固定。”

关鑫观察了一下振武大将军固定的情况，如实汇报将士们的进度情况，吸取教训的关鑫也不敢乱来，毕竟有薛仁贵血泪史在哪里，关鑫可不敢重复

薛仁贵的下场，更不敢拿将士们宝贵性命开玩笑。

秦寿点点头没在说些什么，他相信关鑫会处理好，现在就等时间到临，要是时间到了间人皇女还不给出明确的答复，秦寿也就没有必要客气了，直接下令攻城到时候别怪自己没给她准备。

“很好，关鑫，去准备吧，时辰一到马上开始攻击！”

“是，将军！”

秦寿看了眼大阪城方向，沉思片刻马上安排关鑫去准备，关鑫领命急匆匆爬下楼梯，去着手准备攻城，秦寿目光一直没有离开大阪城，心里摇头叹息不已，说实在的秦寿真心希望间人皇女决定好投降。

刨她皇室祖坟一事是铁钉钉的事实，也无法改变得了，不管间人皇女同不同意，她皇室历代祖坟必刨定了，谁叫她的倭国怀璧其罪？怨不得秦寿也怨不得他人，只能怪命运就是这么抓弄人。

“将军，时辰到了！”

半个时辰已过，传令兵爬上哨塔小心翼翼提醒秦寿，按计划攻城的时辰到了，大军早已准备妥当，就等秦寿的命令开始攻城。

“攻城吧！”

“是！”

秦寿从沉思之中抬起头，看了眼依旧没有动静的大阪城，沉默了片刻叹息一声，下令大军开始攻城，传令兵得到秦寿的命令后，不敢怠慢急匆匆爬下哨塔，传达秦寿攻城的命令。

间人皇女没有出现，证明她已经做出了决策，既然如此秦寿也没有客气的意思，都打到这里了，不会因为区区几万炮灰而放弃最后一步的进攻。

第886章破城火炮

“唐军攻城啦！！”

“弓手，弓手…”

咚咚咚…南城门城楼顶，突然一阵战鼓雷鸣般敲响，乱作一团的城楼上守兵们好像锅上蚂蚁，次郎三郎顶着朦胧的雨水呼喝弓手上城楼掩护，糟糕的天气糟糕的攻城战，直让心情低谷的次郎三郎崩溃

海防线外面三百步距离的唐军，在风雨之中开始准备攻城，两门巨型火炮在唐军扛布塞火药和弹丸下，准备开始对大阪城的海防线城楼攻击，高高扬起的火炮的炮口瞄准城楼上的倭国守兵。

重骑兵勒住战马气定神闲，等待火炮击破两座城门，第一时间杀进去大开杀戒，而盾兵则顶起钢盾保护身后的弓手和障刀兵，重骑兵杀进去就是他们出动的好时机，解决重骑兵漏网的倭国守兵。

“升空，快，升空！”

随着李震派人传达的命令到达，邹傅第一时间指挥飞艇快速升空，气体控制员打开气阀门快速补充飞艇的气体，打量气体进入飞艇后慢慢升起，连同范纯仁后面的滑翔机组也跟着吊起来。

滑翔机组什么都不怕，最怕升空的一段时间内，那吊着的滋味不是一般人可以享受得了，特别是在下雨天，简直是淋得很要命，尽管邹傅采用了半升半飞状态，可拖扯力没达到滑翔机平衡状态，一样是很要命。

“放！”

关鑫待火炮准备妥当，大喝一声下令放炮，操控两门巨炮的炮手们，得到关鑫的命令，拿起火把去点燃火炮引线，滋滋声作响的火炮引线，直让周边的炮手们心惊胆颤，有过血泪教训的他们下意识后退十几步，以免倒霉遭殃。

轰轰，两声震耳欲动的火炮同时炸响，地动山摇般的震动直让周边的唐军们狠狠地吓了一大跳，硝烟弥漫的两门振武大将军火炮没有倒下，两颗致命的磨盘大炮丸直朝倭国城楼方向飞过去。

“哪尼？！”

两门振武大将军火炮发炮一瞬间，海防线上的倭国守兵们惊呆了，不约而同地瞪大眼目睹两个炮丸飞来，次郎三郎更是整个人傻了眼，不知所措地看着呼啸的炮丸一眨眼间到达他们的头顶。

两颗炮丸一前一后一左一右落在城楼上，轰隆两声同时响起，紧接着一阵阵凄凉惨叫声同时响

起，看似坚固的城楼在两颗炮丸轰炸下，眨眼间灰尘滚滚轰然倒塌，待灰尘在风雨吹散下，海防线城楼变成一片废墟不复存在。

“牧利哒妖…”

城楼废墟下面，次郎三郎在赶来的守兵们救助下，从碎石堆里奄奄一息，瞪大头破血流染红的双眼，失神地喃喃自语起来，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更不敢相信振武大将军的火炮威力，打得他们毫无还手之力。

废墟城楼完全倒塌了，死伤多达两三千人，基本全是死在轰塌的城楼碎石之中，甚至还有倭国守兵呆在断墙半空之中，吓尿似的大呼大叫求救，而唐军那边却没有发动攻击，似乎还在等着什么？

“第二轮火炮准备，目标内城的城门”

“是！”

城楼那边的悲剧，关鑫直接视若无睹，这是战争没有怜惜可言，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残忍，关鑫直接下令火炮手们准备下一轮火炮攻击，火炮手们领命开始准备下一轮的火炮攻击。

按耐不住的重骑兵们蠢蠢欲动，要不是没有命令出击，他们恐怕早就冲出去开始屠杀了，至于废墟城门直接无视了，经过特训的他们面对这些障

碍，早就不算是什么了，此时此刻只有迫不及待想要杀进去的想法。

秦寿抬起头看了眼头顶上空的飞艇，轻轻摇头叹息一声，飞艇一到大阪城的上空，就会发动空袭，彻底把大阪城变成一片火海，尽管秦寿很不想如此，可间人皇女选择走出这一条路，是她自找的怨不得人。

“远程烟花磷火弹准备！”

“是！”

秦寿慢慢收回目光看向大阪城，沉思片刻直接安排哨兵去准备烟花磷火弹，配合飞艇一起对大阪城进攻，哨兵得到秦寿的命令，充当起传令兵爬下哨塔去安排人手，准备远程打击的烟花磷火弹。

“目标大阪城正中心，全速全进！”

“是！”

飞艇升到一定高度停止了上升，随着邹傅的命令下达，飞艇以最快的速度朝大阪城飞过去，有过两次作战经验的邹傅，现在御驾起飞艇得心应手，有条有序指挥飞艇朝大阪城飞过去。

尽管有作战经验，邹傅也不敢粗心大意掉以轻心，按照飞艇的速度计算着到达大阪城的距离，还有投放火油桶的最佳位置，最重要还是配合地面队

伍的烟花磷火弹，没有烟花磷火弹阻燃，投下去也是白费心机。

轰轰…一刻钟过去，两门火炮再次发动攻击，在空中观察的邹傅，一眨眼间通过望远镜，清晰看到两颗炮丸一闪而逝的身影，紧接着大阪城内城的城楼灰尘滚滚，重蹈覆辙海防线城门的悲剧。

待灰尘消散过后，内城的城楼倒塌一半，还有一半的城楼在风雨之中摇摇欲坠，镇守城楼上的无知倭国士兵死伤一大片，不是压在碎石堆里就是给坍塌的城楼卷落地面，惨状百出的倭国士兵彻底打蒙打怕了。

“快，快，高度在提高，加速！”

呜…身后传来一阵阵进攻的牛号角声，邹傅脸色大变呼喝动力输出组和气体控制员，加快动力输出同时拉升高度，准备配合烟花磷火弹发动空袭，当然也要避开烟花磷火弹，以免乌龙中要命的燃烧弹。

关鑫看了眼大阪城内城门的动静，两里的距离虽然有点模糊，可那倒塌的城门灰尘滚滚，就算是肉眼也可以隐隐看到，关鑫不知道城门那边的坍塌情况，不过在振武大将军火炮轰炸下，关鑫自信在坚固的城楼也抵挡不住。

“重骑兵扫清海防线区域残兵，盾兵掩护弓手和障刀兵上！”

“是！”

关鑫直接下令重骑兵打前锋出动，虽然重骑兵不适合攻城，可没有了城门的城池，就没那么多讲究了，重骑兵得到关鑫的命令，策马而出雷鸣轰轰般似的冲锋，直朝坍塌的大阪城海防线城楼方向冲过去，盾兵紧随其后掩护弓手和障刀兵出动。

第887章良民牌的诱惑

中路大军发动攻击一刻，薛仁贵这边也没有空闲，二十桶后面运来的火药桶，一桶足足有十余斤重，悉数发到江崎里奈两千炮灰编外军手里，而古屋羽叶早在昨夜前就给调去右路大军程妖精那边。

江崎里奈面如死灰地看着二十桶火药桶，尽管他不知道火药的厉害，可薛仁贵命人把火药桶交给他，江崎里奈就知道这些火药桶，绝不是什么好东西，可现在夏侯墩亲自带来了，江崎里奈不得不接。

“薛司令有令，如若你们牺牲一点人攻破城门，就给你们转正身份，正式成为大唐一份子，你们只有一小刻钟时间考虑！”

夏侯墩披着蓑衣看了眼江崎里奈，通传薛仁贵的命令安排江崎里奈准备人手去炸城门，减少自己这边人的伤亡，三百多斤的火药一起爆炸，足够把城西的城门炸个粉碎，运气好足够炸毁城楼。

当然这需要江崎里奈的配合，牺牲几百人去炸城门，正所谓无功不起早，薛仁贵怕江崎里奈拒绝不干，事先得到秦寿的同意，只要江崎里奈配合派人去炸城门，正式把江崎里奈变成大唐一份子，享

有大唐府兵的待遇。

至于长乐乡的待遇他们别指望了，给江崎里奈和剩余的手下转正的机会，已经算是天大的开恩了，攻破大阪城剩余的残兵败将，还需要江崎里奈收编继续带领征战，也算是给江崎里奈一个机会。

“嗨…是！”

走投无路的江崎里奈没有得选择，也没有回转的余地，与其拖拖拉拉浪费时间，给唐军将领们留下不好印象，还不如痛痛快快地答应下来，能够转正成为大唐一员，比起编外炮灰军待遇好多了。

江崎里奈习惯性嗨了一声，在夏侯墩皱眉不悦目光之中，马上改口改掉自身陋习，默默接下夏侯墩的调令，安排人手准备开始用命换取荣誉，事到如今江崎里奈也只有这样，牺牲少数成全自己的今后前程。

“事情办妥，良民牌就是你的了，今后在大唐管辖内，你包括你的家眷畅通无阻，现在暂时由本人保管着，直到你完成任务！”

“是！”

当夏侯墩拿出忽悠人的良民牌时，江崎里奈双目放光，良民牌他曾听收编的薛仁贵提及过，只要他自己和古屋羽叶战场表现出色，薛仁贵就许诺给

予他大唐颁发的良民牌，今后在统治的倭国境内高人一等。

至于怎么高法？很简单，殖民的境内原住民百姓见到他，都要鞠躬卑微或三跪九拜，相当于现在倭国皇室一样的待遇，江崎里奈怎么可能忍得住诱惑？小鸡啄米似的连连点着头。

夏侯墩收起忽悠人的良民牌，转过头冷笑一声讽刺江崎里奈真是一头猪，这么明显的忽悠人东西，也只有愚昧无知的倭国人才相信，就算是他享受高人一等的待遇，在大唐普通百姓面前，还不是一样走狗一个？妄想与大唐普通百姓平起平坐。

“夏侯墩，你够缺德的！”

夏侯墩走回来的时候，一直观看夏侯墩忽悠的索元嘉，直接竖起大拇指，无语到姥姥家佩服夏侯墩的忽悠能力，这么缺德的忽悠和期盼，也亏他想得出来，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索元嘉算是服得五体投地。

“元嘉，这可是将军的意思，与夏某无关！”

夏侯墩很是郁闷地耸耸肩，表示这不关自己的事，完全是秦寿的主意，他只是按照秦寿传达给薛仁贵，而薛仁贵又传达给自己去办的，说来说去还是秦寿想出的破主意，他自己只是规章办事而已。

索元嘉大翻白眼，摇摇头没有说些什么，径直转身离去攻城的准备，夏侯墩很是无语到纳闷，话说自己也是受害者，自己有那么缺德的想法吗？夏侯墩很是不爽索元嘉不信任一样的目光。

“到达城门边，奈二郎，用这个火折子点燃引线，你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出发！”

“嗨！”

江崎里奈在所谓的良民牌诱惑下，昧着良心安排五百手下去送死，这也是江崎里奈没有办法的事，死他们总好过死他自己，江崎里奈拿出一个火折子，直接交给一名家奴将奈二郎，由他负责点燃火药桶。

奈二郎想也没想接过江崎里奈的火折子，带领着五百手下扛着二十个火药桶，准备在唐军弓手掩护下，冲到西城门方向放置火药桶，经过防水处理的火药桶有三四十斤重，起码要两人搭手才好快速冲过去。

二十个火药桶不需要那么多人，可想到途中必有伤亡在，人越多越好牺牲了还可以顶上，其中有两百人做木盾兵，随时保护拿火药桶的人继续前进，直到引燃火药桶为止才算完成任务。

“放箭！”

荀邴带领着三千弓手，得到亲自督战的薛仁贵点头示意下，大喝一声下令放箭，三千弓手分成三队，进行压制性射击西城楼守兵，掩护江崎里奈的炮灰敢死队冲向城门，完成炸毁城门的重任。

“敌袭！！”

“冲！”

西城楼上的守兵们，在唐军弓手们射箭一刻，竭嘶底里呐喊一声敌袭，倭国守兵们马上竖起临时造好的守城木盾，试图抵挡唐军远程弓手变态的箭袭，奈二郎在唐军远程弓手发动攻击后，马上带着人冲锋安置火药桶。

“八嘎，投石，快投石！”

遭遇唐军远程弓手袭击，疲于抵挡的倭国士兵们，厚实的木盾成功救了他们一命，可也无暇顾及冲锋的奈二郎五百敢死队，唐军远程弓手三批连射压制着他们，直到临时上任的倭国守城将领发现不对劲，呼喝手下们投石阻止。

“不许退，为了江崎家族荣誉，杀戛地！”

滚滚飞石从城楼上面投下来，带头的盾兵敢死队，第一个触霉头砸得盾碎人亡，越来越多的飞石从城楼上投下，盾兵敢死队一眨眼间倒下数十个，空门大开暴露出抬火药桶的敢死队身影。

奈二郎怕手下们贪生怕死逃跑，只好硬着头皮大声呼喝鼓舞手下们继续冲锋，完成江崎里奈的交代，近在咫尺数步之外的城门，这一刻奈二郎总觉得是那么遥远，一个个倒下的手下死状多样，不是给飞石砸到就是给破碎的飞石溅伤。

第888章火烧大阪城

“投石，快投石！！”

西城楼守将临近崩溃气急败坏呐喊，尽管如此可也无法阻挡奈二郎的敢死队到达城门，进入城门外的奈二郎他们暂时安全了，有城楼门拱庇护，飞石无法伤及躲在里面的奈二郎等人。

奈二郎心急如焚等待着，等待手下们把火药桶叠放好，在统一把引线点燃炸毁城门，可城楼上没完没了的投石，加上拱门位置有限，一眨眼间又倒下数十人，急得奈二郎恨不能马上点燃火药桶。

“奈郎君，大事不妙，引线湿了！”

正所谓连年不吉运，倒霉起来连窝囊事都一大堆，最关键的火药桶引线都淋湿了，还怎么点燃火药桶引发爆破？吐血都有份的奈二郎抓急了，推开碍事的手下亲自检查火药桶的情况。

正如手下所说那样，火药桶引线在奔跑的时候，不小心溅湿了不少，加上卷带火药引线的人手也是湿漉漉的，这么一来二去火药引线直接湿透，想要点燃恐怕是难上加难了，值得庆幸的是只是湿了一部分。

“你们逃吧，剩下来交给我！”

“奈郎君！”

奈二郎知道眼下只有牺牲自己，才能够完成江崎里奈交代的任务，既然要牺牲自己，奈二郎没有必要拖累手下们，一边解开披着蓑衣，一边呼喝手下们离去，剩下来的他只有用点燃亵衣引燃火药桶引线。

“江崎君，奈二郎先走了！”

奈二郎带着依依不舍的目光，看向三百多步外江崎里奈，有些留恋又有些不舍，直接用火折子点燃自己脱下的亵衣，点燃的亵衣冒着大火瞬间点燃变短的引线，奈二郎整个人坐到城门边，失神之中带着眷念神色仰望着最后一眼的天空。

奈二郎的手下仓皇逃出十余步距离，轰~西城门突然响起一阵震天动地的爆炸声，强烈火焰和冲击破瞬间从城门冲出来，直接震飞逃跑一百不到的奈二郎手下们，冲天火焰和爆破声之中，西城楼轰隆隆声坍塌在火焰之中。

“奈二郎！！”

江崎里奈整个人泪眼婆娑，第一次为手下牺牲留下泪水，奈二郎是他的家奴将，也是一直从小到大跟随他的勇士，可现在他用自己命换来了江崎里奈的荣誉，这让江崎里奈有亏欠到无法弥补的自

责。

“攻城！”

风吹散迷雾后，城门破开一瞬间，坍塌的城楼早已不复存在，薛仁贵没有一丝迟疑，果断下令大军开始攻城，失去城楼庇护的西城门，相当于大门打开，唐军大军自然不会客气冲锋杀进去。

“江崎里奈，你的良民牌，做的不错！”

夏侯墩在冲锋杀敌前，不忘兑现诺言，直接把没什么作用的良民牌丢给江崎里奈，没有理会江崎里奈心里怎么想，夏侯墩直接带着人冲进破开的城门，准备已久的佩刀需要大开杀戒的嗜血。

江崎里奈失神地看着所谓良民牌在泥水里，没有捡也没有任何动作，整个人石化了般秃废坐在泥地里，目光痴呆看着坍塌的城门，久久没有恢复过神来，这一刻江崎里奈自己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唐军攻城了，跑啊！！”

当大熊男一马当先出现废墟城门，雄伟的身影一出现，把城内赶来支援的倭国士兵吓得屁滚尿流落荒而逃，大熊男的野蛮暴力，倭国士兵是有目共睹的，活脱脱一个人形肉盾，简直就是打不死的小强。

大熊男进入大阪城一刻，整个人失神了片刻，

只见天空飞翔的飞艇脱离后面的滑翔机组，一颗颗黑影好像下饺子一样，在飞艇的投落下掉进大阪城内，而紧随其后的烟花磷火弹，在大阪城数米空中炸起致命的火花。

眨眼间整个大阪城变成一片火海，掉落城里的火油桶瞬间升起冲天的火浪，惨叫声和呼喝声源源不断从城里传出来，只是片刻的时间，整个大阪城陷入火势冲天的大火之中，滚滚浓烟从城里四处弥漫升起。

“大熊男，大熊男！”

“嗯？啊？侯大哥，我，我…”

大熊男在侯军呼喝声之中，整个人像梦中被惊醒似地，目光仿佛刚从遥远的地方摸索回来，心事重重地看向关怀不已的侯军，这一刻他开始怯战了，见到自己出生地变成这样，大熊男心乱如麻不知如何是好。

大熊男的怪异行为，侯军早就发现了，也知道大熊男在害怕什么？大阪城是他的家，他会害怕很正常，这一点侯军心里很清楚，也理解他心中的感受，要他攻打曾经自己的家乡，确实有些为难他了。

“你先回去休息吧，我去跟薛司令说说情！”

“这…”

侯军发现大熊男状况不是很好，估计是受大阪城起火原因影响，没办法之下侯军咬咬牙，只好安排大熊男先回去休息，薛仁贵那边侯军想办法去说明情况，大熊男想要说些什么，可侯军早已转身跑开了。

大熊男怪异的举动，并没有影响后续涌上来的将士们，而大熊男此时此刻好像急端河流里一块顽石，在将士们前扑后拥涌进城队伍里，独树一帜显得很耀眼，大熊男不知所措站在原地一直发呆。

“薛司令！”

“侯军？”

侯军去而复返的在坍塌城门不远处，拦截住准备进城的薛仁贵，尾随大军后面进城的薛仁贵很是诧异，搞不懂侯军这是怎么回事？当然薛仁贵不认为侯军是怯战跑回来，肯定有什么事。

“嗯，侯军，你不用说了，本将军知晓了，你先带大熊男回去休息吧！”

当薛仁贵目光看向废墟城门那边的动静，下一刻薛仁贵恍然大悟起来，感情是因为大熊男的缘故，在侯军想要开口的时候，薛仁贵摇摇头叹息一声，挥手打断侯军想要说的话，示意他先带大熊男

回去休息。

“谢薛司令！”

得到薛仁贵大度的命令，侯军松了口气感激薛仁贵的阔度开恩，按照大熊男这种情况，按照军规惩罚足以将他斩杀当场，薛仁贵大度赦免大熊男的异样，让侯军紧绷捏把汗的心情放松了不少。

薛仁贵摇摇头叹息一声，勒马朝废墟城门走去，大熊男的功绩在哪里，他在这里会出现异样情况，薛仁贵觉得情有可原，并没有强制大熊男做些什么。

第889章没有悬念的结果

“废物，一群废物！！”

相比起左路大军那边成功引爆火药桶，右路大军这边程妖精抓急不已，派遣出去的五百炮灰敢死队，在原田大野发觉不对劲下，撇去了所用抵挡唐军府兵的弓手压制攻击，命人专杀靠前的五百炮灰敢死队。

程妖精作势要砍人的动作，直把古屋羽叶吓得不寒而粟，更不敢去得罪脾气暴躁如雷的程妖精，发生这样的变故也不是古屋羽叶想要看到的结果，可不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古屋羽叶也只能向受气包一样，承受骂骂咧咧的程妖精谩骂。

一边的尉迟敬德摇头叹息不已，二十个火药桶都给原田大野手下滚石砸毁了，现在破城恐怕更难了，缺少攻城器具无法攻破眼前的城门，值得庆幸的是中路大军已经打入城内，他们现在也只好在这里原地等候了。

尽管程妖精心中很不服气，可现在这种情况也只能在城外等了，等中路大军那边攻占大阪城，彻底结束他这边白费工夫的攻城战，程妖精在冲动也知道鲁莽的后果，没有必要因为鲁莽把程家军白白

牺牲在这里。

“又逃跑了？”

中路大军已经杀进冒着熊熊大火的大阪城，秦寿正打算带人进去收拾残局，俘虏大阪城内的间人皇女，传令兵急匆匆跑上前来，带着箩州岛那边飞奴清早寄来的快信，当秦寿得知李恪又逃跑了，忍不住有种哭笑不得的冲动。

没想到李恪还真的不安分，居然又从箩州岛跑出来了，黑牛大清早去看望李恪的时候，却发现李恪的营帐里空无一人，黑牛才意识到李恪逃跑了，至于跑哪里去黑牛暂时不知道，只好把他那边的情况以书信模式传达给秦寿。

“派人盯紧海面情况，要是发现吴王的踪迹，马上带来见本将军！”

“是！”

李恪肯定朝自己这边来了，秦寿可以很肯定确认事实，深知李恪个性的秦寿预料到他不会就此罢休，他什么时候逃走的无人知晓，按照最慢最保守的路程，说不准现在已经快到大阪城海港这边了。

李恪大胆的举动很是让秦寿头疼无比，堂堂一个大唐王爷，居然敢这么冒险，还真是奇葩的王爷一个，怕他又不安份乱来，秦寿只好安排人手在海

岸边守株待兔，这一次绝对不能让他在胡来。

安排好一切秦寿才放心进城解决战争的源头，真要结束这一场战争减少伤亡，需要大阪城行宫内的间人皇女发话，也只有她才可以结束这一场战争，威逼恐吓没有效果，现在只有动粗解决了。

大阪城内火势冲天，街道乱哄哄一片，倭国士兵在唐军重骑兵追杀仓皇逃命，乱糟糟的街道尸横遍野，有给重骑兵斩马刀砍死的，有被火烧死的，还有在火油桶爆炸一瞬间，直接给气浪震飞撞死的。

“守住宫门！”

“嗨！”

大阪城行宫大门前，近千名倭国士兵在吉川丽子带领下，死守行宫大门的安全，李震带障刀兵试图攻破行宫大门，在吉川丽子亲自作战指挥下，死守住行宫大门免得给唐军突破进去。

“冲！”

尽管吉川丽子指挥防守的很好，可倭国士兵面对李震带领精锐大军冲锋，没多久便出现一面倒败局，李震双锏舞的虎虎生风，大杀四方把倭国士兵打得节节败退，不消片刻近千的倭国士兵死伤过半。

~吉川丽子手中佩刀击中李震双锏的时候，李震整个人晃了下身影，没事人一样晃了晃头，而吉川丽子直接给李震震退两三步，带着不可思议与恐慌看了眼没事人一样的李震。

“好，再来！”

没想到吉川丽子是女流之辈，居然还有这么厉害的身手，越战越勇的李震战意十足，看也没有看两侧情况，双锏左右挥舞扫出击飞几名倭国士兵，没有一丝停留提锏直朝吉川丽子冲过去。

吉川丽子这一次没有与李震硬碰硬硬接，轻轻跃过与李震的双锏一触即退，在李震大开大合攻势力歇的时候，吉川丽子一个侧身抽出另外一把佩刀，叮一声，吉川丽子的佩刀触碰到李震的半身盔，溅起一阵火星。

意识到李震的盔甲的厉害，普通刀刃无法给李震制造伤害，吉川丽子迅速抽刀离去，李震紧随而来的双锏猛力横扫，险些一锏扫中吉川丽子的头颅，直把吉川丽子吓得跳出李震的战圈。

“哪里跑？”

知道不是李震对手的吉川丽子，不经意间发现镇守的倭国士兵伤亡越来越多，眼看快要守不住了转身就跑，吉川丽子朝行宫内跑回去，很是让李震

感到惊讶，不知道她要干什么，但李震还是带着人突破碍事的倭国士兵追上去。

“有完没完？”

当李震追赶到行宫大厅门的时候，又闯出数百倭国士兵，拦截住李震冲进行宫的意图，很是气恼的李震火大了，这些倭国士兵没完没了找死，严重阻拦了李震攻进行宫的意图，很是火恼的李震吐血无比。

“公主，你快跑吧，快顶不...”

吉川丽子气吁喘喘跑进行宫大厅提醒间人皇女逃离时，间人皇女失神地仰望着大殿屋梁，整个人心如死灰摇摇头拒绝了吉川丽子的提议，跑？她现在还能跑哪里去？唐军早就攻进城了。

“丽子，传令下去投降吧！”

“公主...”

间人皇女苦笑一声，一动不动盘坐在案席边，挥挥手示意吉川丽子下令投降，别再做无畏的抵抗伤亡了，都到了这一步在抵抗下去，也只是徒增伤亡而已，与其这样还不如痛快点投降。

此时此刻间人皇女心中百般不是滋味，从时辰到一刻起，她应该妥协出去投降的，可复杂烦乱的心情，造就她没有勇气走出去，更没有勇气去面对

子民，现在唐军打进来了，间人皇女也只好顺应时势投降了。

“丽子，去吧，能减少伤亡就尽量减少伤亡，我们已经气数已尽了！”

“嗨！”

吉川丽子看了眼间人皇女，在间人皇女挥手下，带着不甘的心情慢慢走出去，传达间人皇女的命令，停止无谓的抵抗，正如间人皇女所说那样，现在倭国早已气数已尽，在抵抗下去也只是徒增伤亡。

第890章新的身份

轰隆~哗啦啦…夜幕降临时分，天空下起雷鸣阵阵大雨，老天似乎不忍看到大阪城悲剧的一幕，下起倾盆大雨冲洗城内血腥之气，剩余不足五万倭国士兵全关押在一起，皆由一万多唐军看守。

大阪城行宫内灯火通明一片，巡逻兵在行宫四周进行密集巡逻，李恪一脸狼狈不堪地坐到火盘边取暖，而秦寿则在大厅正坐大翻白眼，对于李恪这个家伙简直是无语了，也算他运气好，在黄昏前飘到了大阪城海港。

“寿哥儿，有你这样做兄弟的吗？居然如此…”

“行了，这是你自找的，怨不得他人！”

李恪一开口就是发难的责问声，秦寿头疼不已地揉着额头，算是败给李恪这个家伙，他自己自找麻烦还好意思怨自己？败给李恪的秦寿头疼不已，也不知道怎么说他的好？

尽管李恪心中有一肚子火气要找秦寿算账，可秦寿一句没好气的回顶，李恪顿时一阵哑口无语，正如秦寿所说的那样，他现在这么狼狈，完全是他自己找的，要不是他好奇心大作，恐怕也不会搞得

如此狼狈。

李恪心中有气，秦寿比他更有气，可看到他现在狼狈样，秦寿想要责怪他心情也没有，只能摇头叹息着，不知道说些什么好？确实秦寿自己也有错在先，要是不软禁他的话，恐怕也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故。

现在他平安无事，秦寿也算是放心多了，不敢在过多责怪，以免伤了李恪的自尊心，但是燕妃的事，秦寿还是暂时不想让他知道，要是让他知道了，势必会搞得双方很尴尬，甚至有可能会翻脸什么的。

“恪弟，没什么事你先下去休息吧！”

“好吧！”

尽管李恪心中百般不愿，可秦寿的话李恪不得不听，没能查出秦寿收藏的女人是谁？李恪心中多多少少有些遗憾，没想到一路追赶来，到最后却变成这样的结局，这让李恪很是无奈。

“恪弟，有些事别好奇太多，正所谓好奇害死一只猫，恪弟，你明白寿哥儿的意思吗？”

秦寿在李恪离去前，突然开口慎重其事提醒李恪，适而可止别在好奇下去，李恪闻言秦寿似带威胁的话，整个人为之一震，带着复杂目光慢慢转过

头看向很认真的秦寿，心情有些复杂地默默点了点头，没有说些什么就这么离去。

秦寿目送着李恪离去的背影，眼看李恪的影子消失在黑夜里，秦寿依旧兀自坐在冰冷的地面，像木雕泥塑般的，一动也不动，此时此刻秦寿的心情沉闷得，就像霉雨天气一样，心塞塞的一阵难受极了。

李恪离去前，他脸上深沉的悲哀，还有一种苍白而憔悴的颜色，两人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就在秦寿开口提醒李恪时一瞬间破碎了，毁坏了，一切过去亲密和信任也紧随着消失了。

“带倭国公主上来！”

“是！”

心情烦躁不已的秦寿撇开胡思乱想的脑袋，扬起头看了眼行宫大厅顶，失神地喊话带间人皇女进来见自己，镇守大厅外的章瑜应声领命离去，而秦寿一直失神地仰望着大厅顶头，连薛仁贵什么时候进来也浑然不觉。

秦寿心情不好的脸色，薛仁贵没有去打搅秦寿，径直坐到一边等待秦寿恢复过来，尽管薛仁贵有很多事要跟秦寿汇报，可还是压制住了，直到一刻钟过后，章瑜带着间人皇女进来，才打破大厅里

的压抑的寂静气氛。

“坐！”

秦寿淡淡地看了眼失意到低谷的间人皇女一眼，挥挥手示意间人皇女坐到一边，间人皇女抬起头用复杂的目光看了眼秦寿，没有客气什么径直坐到一边，现在她是砧板上的鱼肉，等待秦寿的最后判决。

薛仁贵坐在一边没有说话，默默地看着秦寿如何处置间人皇女，秦寿没有驱赶自己离去，说明了秦寿没有什么隐晦的话要跟间人皇女详谈，薛仁贵也闲得在一边看热闹，看看秦寿如何处置间人皇女。

“秦将军，间人既然栽在你手里，要杀要剐随你便，但是间人只求秦将军一件事，放过那些无辜…”

间人皇女没有心情猜测秦寿找自己来的用意，直言了当做最后的请求，试图请求秦寿放过外面五万战俘，要是秦寿残忍下屠杀令，那就是**裸的五万冤魂了，秦寿想做就做的思维，不是常人可以判断的。

“说这些没有用，这就要看你怎么表现了！”

秦寿直接冷笑一声直接打断间人皇女的话，不

言而喻提出自己的要求，只要间人皇女满足自己的要求，秦寿可以放过区区五万战俘的命，要是间人皇女到现在还不妥协，那秦寿只好用极端的屠杀了。

秦寿不言而喻的话，直让间人皇女脸色大变，秦寿的意思间人皇女怎么可能猜不到？无非是想要刨她皇室祖坟墓穴，而秦寿想要刨她皇室祖坟墓穴，就要得到间人皇女配合，要不然秦寿也没有勇气去刨。

秦寿知道古人最忌畏打搅先人休息之地，像倭国这样历代皇室墓穴，要是没有机关什么的，那才是不正常的事，想要解除倭国皇室墓穴里的机关，恐怕非皇族身份的间人皇女帮忙不可。

“你想要什么？”

间人皇女沉默了一阵，秦寿千方百计想要进入她皇室墓穴，间人皇女在笨也猜到里面肯定有秦寿想要的东西，要不然秦寿也不会如此，至于是什么？秦寿要是不说间人皇女也无法知道。

“一本书，别奇怪，要怪只能怪你们怀璧其罪！”

间人皇女目瞪口呆地看向秦寿，什么书这么值得秦寿费劲周折？这一刻间人皇女终于意识到一件

事，秦寿隐晦提出的书，肯定价值连城，甚至有可能是导致她国破家亡的源头。

“当然，要是你配合本将军，本将军不但放过五万战俘，还会重用他们，包括给你一个新身份，好好考虑一下，本将军明日等你的答复，这一次本将军来真的了！”

秦寿冷笑一声，再一次警告间人皇女好好想想，末了挥挥手示意章瑜把间人皇女带下去，待明日在看看间人皇女想的如何？要是妥协了，什么都好说，要是不妥协，那秦寿就没有必要客气了。

第891章没一刻安宁

“将军，这是伤亡…”

薛仁贵待章瑜带走间人皇女，马上把统计出来的伤亡报告给秦寿，头疼的秦寿没有心情去看那些数据，直接挥挥手示意薛仁贵拿走，没有心情去看乱七八糟的数据，最怕看到那长长的数据。

薛仁贵知道秦寿最讨厌看数据什么的，也就没有勉强秦寿刻意看这些，摇摇头叹息着收起伤亡统计，秦寿不看还好，看了或许不是什么好事，从大军攻打倭国到现在，伤亡没有一刻停过。

秦寿心知肚明伤亡数据如何，并没有去看也没有心情去看，那一大笔的战后抚养费，就好像一个重担压得秦寿喘不过气，不过这也不算什么，最重要的还是那些半死不活的伤员，才是最头疼的事。

“仁贵，你先回去，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吧！”

“是，将军！”

秦寿看了眼薛仁贵疲惫的脸色，知道他好几日没好好休息，挥挥手示意薛仁贵去休息，薛仁贵知道秦寿的用意，也没说些什么拱手抱拳告退离去，秦寿目送着薛仁贵离去的背影，摇摇头叹息一声。

薛仁贵这些日子奔波劳累，秦寿虽然没怎么看

到，但是心中还是一清二楚的，特别是他连日来没休息好的状态，可以看得出他为了战事操碎了不少心，尽管薛仁贵没有说些什么，可秦寿还是打心底感激他，要不是他恐怕也不会这么快有结果。

颇感无聊的秦寿想起后宫还有燕妃和李怡然，抛去心中胡思乱想朝后宫走去，明日之事自然会有结果，不管间人皇女怎么想的，她皇室祖坟秦寿算是挖定了，也是改变不了的事实。

“秦郎！”

秦寿回到后宫的时候，燕妃在书萦和画萦两宫女伺候下，从宫门庭院走出来迎接秦寿，聪慧的燕妃第一眼就发现秦寿心事重重的样子，轻轻依偎在秦寿的胸口，平复秦寿心中的心烦之事。

“在这里定居如何？”

“定居？”

秦寿突然其来莫名其妙的话，很是让燕妃感到一阵惊讶，定居是什么意思？燕妃不知道，但看秦寿不像开玩笑的模样，燕妃没有说些什么，失神的目光看着窗外还在持续下个不停的大雨。

尽管燕妃没有回答秦寿的疑问，但是秦寿知道她基本已经同意了，定居这里的想法秦寿也是迫于无奈，燕妃和阴妃两人的身份属于见不得光的，更

何况要殖民倭国，就需要自己坐镇这里。

长安城那边基本已经稳定，加上韦贵妃小肚子鸡肠的性格，不适合自己继续呆在长安，大唐命运走向的事，秦寿可以放手不去干涉，至于后面变化怎么样？那就是李慎的事了。

秦寿静静地搂着燕妃腰肢，双双依偎着仰望窗外寂静的景色，书萦和画萦两宫女峭立一边，默默地看着秦寿和燕妃的两人，哪怕夜已经深了，也不敢出言去打搅两人恩爱的画面。

次日清晨，秦寿早起出现行宫大厅，就见到薛仁贵早早出现等候，很是惊讶的秦寿有些意外，薛仁贵径直走上前在秦寿身边耳语一阵，秦寿顿时一阵无语，那个逍遥王还真是不安分的主。

“那个逍遥王，伤的严不严重？”

李恪吃饱撑着去调戏吉川丽子的事，还真是让秦寿头疼不已，吉川丽子没有杀了他算是走运了，典型酒壮人胆精虫上脑的家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次倒好，居然看吉川丽子容貌不错，想要去调戏给重伤了。

李恪越来越放肆的行为，直让秦寿头疼不已，秦寿知道大部分缘由归咎于自己，想起昨夜跟他的对话，秦寿心中一阵无奈叹息，也许自己警告过火

的话，导致他心情不好，才会导致李恪偏激过头。

现在李恪受伤了，也受到应有的教训惩罚，秦寿没有责怪他，也没有把怒气矛头对像无辜的吉川丽子，知道吉川丽子与间人皇女之间亲密关系，在间人皇女没有妥协前，秦寿暂时放过她不追究这事。

“伤得不严重，不过…”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带本王来，来…”

薛仁贵摇摇头表示李恪没有什么大碍，可薛仁贵的话还没说完，夏侯墩便带着人走进来，其中还有大泱大叫的李恪，当李恪见到一脸黑线秦寿的时候，顿时说不出话了，整个人面如死灰似的。

夏侯墩待李恪安静下来后，挥挥手示意押解李恪的精锐退下，两名押解李恪的精锐领命先行告退离去，一时间整个行宫大厅一片死寂，李恪似乎很怕见到秦寿生气的样子，惭愧地低下头没有勇气与秦寿直视。

“怎么回事？”

“启禀将军，吴王带人试图报复战俘吉川丽子，末将只好派人拿下…”

秦寿阴沉着脸色责问夏侯墩缘由，夏侯墩如实把情况一一说出来，一边的薛仁贵听到夏侯墩的

话，一阵无语算是彻底败给不安份的李恪，昨夜教训还不够，今天又不安份自找麻烦。

通过夏侯墩的转述，秦寿大致知道了事情缘由经过，感情是李恪不服昨夜给吉川丽子打趴羞辱的事，居然怀恨在心大清早试图带王府侍卫去制服吉川丽子，来个霸王硬上弓彻底羞辱吉川丽子一番。

李恪鲁莽的行为正好给早起的夏侯墩发现，第一时间带人赶到制止了李恪，怕李恪坏了秦寿的大事，夏侯墩又不知道怎么处置李恪，只好把李恪带来，交给秦寿自己慢慢处理。

李恪王爷的身份，不是夏侯墩可以随便可以处理的，加上李恪又不是将士，夏侯墩更没有权利去处置李恪，李恪这个烫手的山竹，夏侯墩自然而然交给秦寿慢慢处理了。

“薛将军，半个时辰后，召集将领们到这里，没什么事先出去吧！”

“是！”

秦寿头疼不已地揉着头，交代薛仁贵一番半个时辰集合大军所有将领，末了挥退薛仁贵和夏侯墩，私底下有话要跟李恪谈谈，薛仁贵和夏侯墩知道秦寿有话与李恪谈，识趣先行一步告退离去。

薛仁贵和夏侯墩离去后，李恪心中有些不安地

看了眼脸色不太好的秦寿，心知肚明的李恪知道秦寿要找自己算账了，带着不安和忐忑心情，不知道如何面对秦寿，也不知道秦寿这次会不会发飙？

第892章弥补裂痕

“恪弟，坐吧！今儿咋们好好谈谈！”

秦寿目光复杂地看了眼李恪，两人无形之间产生的裂痕，虽然很细微，秦寿没有理由察觉不到，趁现在有时间，秦寿打算好好与李恪谈谈，以免兄弟之情就此产生尴尬，这不是秦寿想要看到的结果。

李恪在秦寿心平气和邀请下，忐忑不安的心情慢慢消散，直到秦寿召来章瑜安排酒席，李恪才阴转多云露出笑容，秦寿这么做很明显是有化干戈为玉帛，这也应了李恪有心修补关系的心思。

与秦寿继续斗气不是李恪想要的结果，竟然秦寿摆明有心思修补关系，李恪自然而然不会错过，在亲卫端上酒宴后，李恪也没有客气，恢复以往大块肉大口酒的逍遥日，与秦寿痛饮起来。

“恪弟，昨夜寿哥儿语气重了些，还望恪弟莫要放在心上！”

“哪里？哪里，寿哥儿，其实恪弟也有错在先，寿哥儿没有怪罪，恪弟惭愧才是真！”

酒过三巡，秦寿借着酒劲慢慢修补关系，修补归修补，秦寿最后还要正式提醒李恪，适而可止别

在好奇自己金屋藏娇的事，不明秦寿想法的李恪，主动认错以免与秦寿的关系闹僵了。

从秦寿隐晦暗示话说出一刻，李恪的心卜地一下狂跳，就像爆裂了似的再也不动，下一刻只觉得喉间酒是那么火辣辣地，好像涌进了一大把辣椒似的，尽管秦寿没有在提不愉快的事，可他隐晦的话，李恪没有理由听不出来。

“恪弟，下一步你有何打算？”

“打算？”

秦寿似乎察觉到李恪的异样，免得气氛再次尴尬下去，加上战事已经告一段落，秦寿岔开话题询问李恪打算，一头雾水的李恪茫然地看向秦寿，成功被秦寿的话吸引分散了不愉快的气氛。

秦寿点点头算是回应了李恪的话，默默地端起长乐乡带来的酒杯，等待李恪的回答，倭国攻陷没多久，急需要人来管理，一时间秦寿无法安排太多人去管理，特别是倭国西部那边，李恪要是有兴趣再好不过了。

“这样说吧，倭国西部那边，寿哥儿需要人帮忙打理！”

把李恪安排到倭国西部，秦寿有很多理由，可以让他远离长安是非，最重要还是远离小肚子鸡肠

的韦贵妃视线，再者，把他安排到倭国西部，也可以杜绝李恪继续好奇燕妃的身份，最重要一点，他在西部为所欲为没人管他。

秦寿相信李恪的能力，只要他不亲近小人之类的，绝对是一个好王爷，尽管他表现出逍遥王不管事模样，可他心底难以磨灭的上位者天性，是无法随随便便掩饰的，他可以瞒得过其他人，绝对瞒不过双眼贼亮的秦寿。

“倭国西部？这…”

秦寿的话让李恪有些心动了，倭国西部说大不大，说小也不算小，在熊本城呆过一些时日的李恪，对倭国这里环境勉勉强强还能适应，虽然比不上花花世界一样的长安，可这里与世无争却是让李恪很满意。

“好好考虑下，在西部你就是一地之王，法律法规全由你自己定，包括封地内的一切事物，你有生杀大权…”

秦寿怕李恪不上钩，继续加大力度蛊惑李恪，许诺他管理的西部地区，全由他自己喜好制定法律，说白了点他就是倭国西部地区的土霸王，封地内他想要谁死，绝对活不到三更。

兄弟一场秦寿这么用心良苦，把西部一大块肥

肉让出去给他，无非是想把李恪困在倭国西部，彻底断绝他回大唐惹人嫉恨，待在这里总好过他回去招惹是非，秦寿打下这里后，就已经决定不怎么想回去了。

尽管韦贵妃现在很言听计从，可时间久了也会变味甚至出现争执，与其无谓地产生误会和猜疑，还不如痛痛快快放手不去管，区区一个大唐领土，秦寿没有放在眼里，自己现在有科技技术，跨洋征战才是最大的理想。

“好吧，既然寿哥儿如此热情，要是恪弟在不领情有点说不过去了！”

在秦寿一番蛊惑下，李恪想了一阵，最后忍受不了秦寿的诱惑妥协了，秦寿一番肺腑好意，李恪要是猜不出来才是怪事，他怕自己回到大唐，会招惹韦贵妃的嫉恨，开始虽然不会怎么样？可时间长了就不一定了。

“好，来来，恪弟，喝酒！”

李恪妥协同意了，秦寿心中大石终于可以放下，心情大好端起酒杯与李恪痛饮一番，李恪苦涩地笑了笑，端起酒杯与秦寿虚碰一下，一饮而尽入喉火辣的烈酒，没有长乐乡啤酒那么清爽。

现在这种情况李恪也没有那么多讲究，有酒喝

总好过没酒的日子舒坦，想想一路漂泊跟踪到这里，禁酒了好几日，李恪就觉得浑身不自在。

“恪弟，寿哥儿还是那句老话，如今后宫里的人，恪弟别在去好奇了，听寿哥儿一句劝，知道的越多，对你越没有好处，如果你还当寿哥儿是大哥，就此罢休！”

“好吧，寿哥儿，恪弟知道了！”

秦寿温文的提醒声，李恪要是在听不出秦寿话里的意思，那就是怪事了，秦寿最后的通牒，想继续友好做兄弟，该知道的就知道，不该知道的就不要去打探，对他对秦寿都有好处，李恪在胡搅烂缠下去，兄弟都没有做了。

尽管秦寿很不想说这话，可怕李恪继续纠缠不清，还是给他小小警告一点好，当他发现燕妃时，两人之间的关系恐怕到时候真的无法在弥补了，迫不得已秦寿还是要不耐其烦提醒他。

“将军…”

半个时辰不知不觉过去，当薛仁贵出现行宫大厅门外，发现李恪还在大厅，后面的话没有继续说下去，等待秦寿与李恪宴席结束在谈。

“恪弟，你先回去吧，吉川丽子的事，等本将军处理完间人皇女的事，在交给你慢慢处理！”

“嗯！好的，谢寿哥儿！”

秦寿没想到时间过得那么快，与李恪谈心修补关系，居然浪费了半个时辰，想到还有重要事要做，秦寿只能提前结束与李恪谈心的酒席，李恪知道秦寿有事要忙，加上秦寿许诺了把吉川丽子交给自己处理，也就没有在打搅秦寿先告辞离去。

第893章好事变坏事

李恪离去没多久，一干将领陆续应诏到达现场，不知道秦寿召集他们做什么的将领们，带着疑问老老实实坐在一边，可当秦寿的亲卫们抬上大阪城搜刮的到烈酒时，下一刻将领们全都沸腾了。

好酒好肉源源不断地上，直勾得在场的将领们口水直流，从开战一直到现在，说实在还真没有好好吃过一顿，特别是一直强调的禁酒令，酒更是他们无法触及的东西，当然也不排除有些人偷偷摸摸去偷喝。

“众将士们，没有你们一路付出也不会有今日的结果，本将军话不多说，辛苦了，本将军在此先干为敬！”

“谢将军！”

待亲卫们把酒宴准备好，秦寿端起酒碗豪气万千地吆喝与众将领们一起畅饮，秦寿的吆喝喝酒声，赢得了在场将领们满心喜悦回应，豪爽无比地一饮而尽，末了反过酒碗以示全悉数喝得一干二净。

在场将领们吃吃喝喝谈天阔地，借着酒劲吹嘘起他们征战倭国奇闻见录，包括他们每一处所见到

趣事，什么他们杀到城镇时，倭国百姓吓得鸡飞狗跳屁滚尿流，甚至有些吓傻跳进粪坑都有。

将领们拿倭国人打趣说事，秦寿并没有制止也没有插嘴，默默地喝着酒放纵将领们欢聚的心情，秦寿深知行军打仗的艰苦，劳逸结合奖励将士们好好放松一段时间，以免患上了难以治愈的战争综合症。

薛仁贵没有参与众将领吹嘘闹场里，带着疑问的心情自斟自饮，不知道秦寿葫芦里卖什么药？召集众将领们前来只是喝酒吃菜？带着一丝丝疑问揣摩着秦寿用意，可揣摩了半天始终没想到秦寿要干什么？

“嗯哼~”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等众将领们吃喝得尽兴后，秦寿干咳一声打断了众将领们谈天阔地，众将领们在秦寿干咳声响起的时候，全都停止了海吹胡闹嬉笑，带着三分醉意挺直身板等待秦寿发话。

秦寿看了眼众将领们一眼，没有说些什么直接打了个响指，在众将领愕然目光之中，昨天夜里赶过来的黑牛出现大厅，当然众将领惊愕的不是黑牛，而是他手里拿着的整张羊皮图。

黑牛在秦寿点点头默许下，直接摊开羊皮图挂

起，下一刻众将领们全都目瞪口呆，瞪大眼看着羊皮图上的地图，确切地说是倭国全貌的地图，这也是众将领们征战倭国这么久时间，头一次见到倭国全貌图。

“相信大伙都知道这是什么了？没错，倭国全貌地图，也是这次论功行赏的主要目的…”

“论功行赏？！”

秦寿说了一大堆的话，最实在的还是论功行赏这句话，直让在场的将领们忍不住精神一振，论功行赏是他们最喜欢听到的消息，论功行赏意思很明显也很实在，按照秦寿当初许诺，打下的倭国会按照实名封赏。

当然实名封赏很简单直接，无非是按照功绩进行土地划分，跟大唐的有功之臣划分封地差不多，当然这封地要看什么人划分，要是大唐朝廷划分的，或许价值一般般，但要是秦寿划分的，那可是长金子的金土地啊！

长乐乡就是很好的证明，秦寿土地里挖金挖出金山一座座，现在秦寿长乐乡的封地远远不及倭国一个城，要是秦寿随便封一个城的领地给他们，在借用秦寿的农田技术，那还不是富的流油了？

“如若诸位没有意见，那么现在就开始论功

行…”

“哇哈哈~~贤婿，咋回事，哎呀呀，这是咋回事？”

秦寿的话还没说完，程妖精哈哈大笑从外面走进来，尉迟敬德在程妖精后面尴尬无比地紧随其后走进来，其实尉迟敬德几番想要拉住程妖精，试图制止他别进去打搅秦寿他们的宴会。

可程妖精大老远嗅到酒味儿，就好像猫嗅到鱼腥味一样，无视尉迟敬德的拉扯，径直走进大厅破坏了秦寿论功行赏酒宴，一群将领们敢怒不敢言看向程妖精，尽管心中很是气恼，可又不敢开口怒斥无赖一样的程妖精。

程妖精典型的蛮野不讲理之徒，你越横他比你还横，甚至有过之无不及，不去招惹他最好乖乖闭上嘴，自觉无趣的程妖精就会慢慢失去兴趣，转而失去耐性自找乐子，可现在不同了，秦寿开酒宴没有邀请他，程妖精现在很是火恼。

“老流氓，你跑来这里干什么？”

程妖精跑来捣乱很是让秦寿头疼无比，揉着头疼的额头，不知道如何说程妖精的好，秦寿没料到这个老匹夫，居然在关键时刻杀出来捣乱，头疼不已地试图驱赶程妖精出去，别破坏自己开会。

“啧啧~~有事老丈人，没事老流氓，贤婿，你也太不厚道了吧？”

程妖精吹胡瞪眼怪叫了几声，啧啧有词鄙视着秦寿这个家伙，阴阳怪气说了一通秦寿哑口无言的话，而一边的尉迟敬德直接憋着嘴，想笑不敢笑憋得很辛苦，程妖精一肚子火气的话经典啊！

确实如此，秦寿有事就叫老丈人，没事就叫老流氓，都已成了顺口溜，现在秦寿说错话了，程妖精刚好逮着秦寿的病语，紧抓不放死咬秦寿不放找茬，更是让秦寿火恼无比，这都什么跟什么了？

“你想怎么样？”

秦寿心里也来气了，双手抱胸看向故意找茬的程妖精，说实在的秦寿还真拿这个流氓岳父没有办法，这家伙典型的脸皮厚，厚到让秦寿叹服不已，要不是因为关系原因，还真不想与他有什么瓜葛。

“哈哈~那还用问？当然是来喝酒，敬德，来来，一起，一起，你们继续，继续！”

程妖精大咧咧地坐到一边，勒起衣袖哈哈大笑，喧宾夺主示意尉迟敬德也落座，尉迟敬德笑了笑，在秦寿瞪眼目光之中，只能硬着头皮落座一边，说实在的尉迟敬德真心不想去打搅秦寿。

“好吧，随你们，散席！”

“哎哎，贤婿，咋那么快走了？一起...”

秦寿算是败给程妖精这个家伙了，好好的一个宴会给他破坏了，论功行赏更是没有心情了，心中有气的秦寿直接把大厅交给程妖精，等他自己慢慢喝个够，懒得去与他掺和，更不顾程妖精挽留，黑着脸色转身甩袖离去。

第894章谈崩的变化

带着一肚子火气散席的秦寿，直接走向关押间人皇女的战俘营，朦胧的天色依旧下着淋漓细雨，秦寿深呼吸一口气，在章瑜打伞护送下，走出大阪城行宫，踏着地面的积水朝战俘营走过去。

程妖精怒闯行宫大厅的事，章瑜很想道歉赔罪，他没有守好门以至于程妖精闯进去，破坏了秦寿的论功行赏好事，尽管秦寿并没有去责备章瑜，可章瑜多多少少内心有些过意不去。

“将军！”

“开门！”

战俘营秦寿的到来，很是让守卫大感意外，按道理秦寿不应该来这里的，秦寿没有心思去猜守卫心里想些什么，直接挥手示意守卫开门，亲自进去确定一下关押起来的间人皇女最终答案。

秦寿的命令守卫们不敢不从，直接打开上了锁的房门，秦寿朝欲要跟进来的章瑜摇摇头，示意其不用跟着自己进去，尽管章瑜很不放心秦寿一个人进去，可秦寿的命令章瑜不得不从。

普通民房大厅外面，两名守卫忠直地守候在大厅门前，见到秦寿到来径直行礼，秦寿点点头没有

说些什么，跨步走进大厅，直把大厅里面容颜憔悴的间人皇女吓了一跳，抬起头目光复杂地看了眼秦寿。

“你来了，如若不嫌脏，坐吧！”

间人皇女似乎用尽了所有力气，轻抬手示意秦寿落座，秦寿笑了笑没有说些什么，径直坐到一边翘起二郎腿，等待间人皇女宣布出她最终的结果，妥不妥协就看她自己怎么表现了，秦寿已经给足了机会给她。

“水就免了，本将军不渴，间人公主，直入正题吧，本将军耐心有限，说出你答案吧！”

间人皇女刚想斟开水招待，秦寿罢罢手阻止了间人皇女，并没有心领间人皇女的好意，直奔正题等待间人皇女的答案，没时间与她在这里浪费，今日要是她不给个明确答复，秦寿的耐心即将到达极限。

间人皇女出奇的平淡，似乎没有听到秦寿的警告一样，气定神闲地捧起茶杯抿着索然无味的白开水，并不急于宣布自己答案似的，秦寿看了眼间人皇女，双手抱胸看她耍什么花枪？

“同意了你的条件，那本公主的人...”

间人皇女轻放手中的茶杯，说出自己最后妥协

的条件，妥协秦寿要求也可以，但是她的人也要得到保障，而不是成为秦寿的炮灰大军，秦寿炮灰军的下场什么样？守城士兵那边早就传开了。

秦寿冷笑一声，没有说些什么就这么一直笑着，笑当然是笑间人皇女的天真，她现在这个样子还有谈判的资格？简直是笑死人了，也不看看她自己什么处境？还有什么资格什么筹码与自己谈条件？

“间人公主，恐怕你还没意识到自己什么处境？本将军给你考虑，并不是给你谈条件，你以为自己还有什么筹码？”

秦寿不屑一顾地冷笑一声，好言相劝提醒间人皇女，别在自作多情异想天开了，她现在这个处境只是阶下囚，压根没有机会与自己谈判，自己心情不爽了，照样可以杀了她或折磨她。

要是开始没有攻城时，她选择妥协或许还有条件可谈，可现在她压根没有这个机会了，只能选择妥协或死，只有这两个选择多也没有，至于她手里的五万多战俘大军，秦寿是非要用来当炮灰不可了。

秦寿毫无情面可谈的话，直让间人皇女一阵脸色黯淡，低下头似乎在想着什么，至于想什么？秦

寿不知道也没有兴趣去知道，淡定从容地等待间人皇女的答案，有她没她秦寿一样可以去刨她皇室历代祖坟。

“是吗？那秦将军你别后悔，间人皇室家族历代有能工巧匠暗布了不少机关，如若没有间人带着进去，秦将军，你休想得到…”

间人皇女突然抬起头冷嘲热讽秦寿，没等间人皇女说完，秦寿突然走上前一把掐住间人皇女的喉结，以至于间人皇女后面破罐子摔碎威胁的话说不出来，整张脸蛋充血似的变得一阵紫红。

秦寿没有一丝怜香惜玉似的，手劲没有半分减弱，掐得间人皇女快呼吸不过来闭息地步，直到间人皇女快要翻白眼的时候，秦寿才从愤怒之中清醒过来，慢慢松开掐着间人皇女喉结的手。

“咳咳…怎么不杀了我？”

间人皇女恢复呼吸后，无所畏惧地带着讽刺的语气嘲笑秦寿，似乎发现了秦寿的弱点和对皇室墓穴里书籍的重要性，间人皇女一下子稳占了上风，心中很是得意看向秦寿，知道了他弱点间人皇女也有了谈判的筹码。

“你以为本将军不敢？”

间人皇女嘲笑声，很是让秦寿一阵火恼，皱起

眉头不悦地冷笑一声，从腰间拔出一把匕首，直接架在间人皇女脖子上，而让秦寿感到意外的是，间人皇女居然无所畏惧，逼上双眸一副等着受死的模样。

说实在的秦寿真的很想就这么了解间人皇女的命，可看到她现在这个落魄惨样，这一刻秦寿下不了手了，架在间人皇女脖子上的匕首，也紧跟着慢慢挪开，而此时的间人皇女也紧跟着慢慢睁开双眸。

“你舍不得杀我，是吗？”

间人皇女清澈纯净的黑眼珠里，没有了以往那种的妩媚，此时此刻而是悲哀地、绝望地闪着，自暴自弃般的心情下，顺从着她最内在的女人的强势，反抗着这种不公平的遭遇，强制着吞下了已经升到喉头上的呜咽。

秦寿看着眼前这个可怜的女人，最后止不住声音里满含着哭声，没由来情不自禁地震了一下，此时此刻秦寿清清楚楚地觉得有一个什么东西，夹在他心的深处，刺着，又连肉带血地撕了开去，一寸一寸地那么痛着。

“你好好休息吧！”

秦寿慢慢收起莫名其妙的情绪，并没有在去困

扰逼迫间人皇女什么，隐藏在内心的抑郁，像蓓蕾中蛀虫一样侵蚀着秦寿的内心，心又好像是被毒蜂螫了似的，一下子紧缩了起来。

　　间人皇女兀自坐着目送秦寿离去，整个人好像木雕泥塑般，一动也不动，仿佛秦寿在她的心肠上面系了一条绳索，秦寿每走一步，都会牵得她心肠阵阵作痛，间人皇女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第895章如愿以偿（大结局）

眨眼一个月时间过去，五万多战俘在秦寿命令下，全押解到城外开荒种地，开始倭国战俘很愿意，可当他们发现唐军大军都一样，全都去开垦种地，心里平衡了不少，默默接受了开荒种地。

秦寿在大阪城东城楼上，默默地看着城外劳作的身影，并没有急于继续乘胜征战什么的，似乎受到间人皇女的影响，秦寿杀戮之气消了不少，并没有下令大军继续去攻城什么的，没有必要也没有那么多粮草支援。

战线拉长了，后续的占领地基本没有多少兵力布控，很容易出现倭国百姓造反之类，出于安全考虑和战线拉长弊端，秦寿只好暂时休养生息，趁现在是万物复苏好时机，集合兵力和人手开发大阪城。

“将军，夏侯墩带消息回报，还未找到金刚山…”

“嗯，知道了！”

薛仁贵带着夏侯墩回报的消息，暂时未找到地图上所谓的地方，秦寿点点头并没有着急，要是真有那么容易找到所谓的金刚山，秦寿才觉得是怪

事，才一个月时间而已，秦寿知道这事急是急不来的。

秦寿此时此刻淡定从容的身影，很是让薛仁贵感到好奇，记得一个月前秦寿还急躁无比下令，今儿却变了个似的，一脸无所谓的样子，很是让薛仁贵感到好奇，这应该不是秦寿正常表现的现状。

“仁贵，等大军把城外的荒地开垦好，你们继续把后面的城攻陷，少些杀戮！”

“是！”

秦寿看了眼外面忙碌开垦的大军，把后面的继续攻城的事交给薛仁贵，末了慎重其事提醒薛仁贵少杀戮，秦寿的变化很是让薛仁贵大感意外，没想到秦寿居然破天荒提醒自己少杀戮！

秦寿没有在意薛仁贵怪异的目光，转身径直走下城楼，留下感慨良多的薛仁贵感叹不已，而秦寿之所以这样，连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唯一解释得过去就是，可能受了间人皇女的影响。

值得庆幸的是间人皇女最终妥协了，带着索元嘉等人去皇陵取秦寿一直看重的上品百草经，带着心事的秦寿回到行宫，迎面便见到袁神棍和远赴而来的孙思邈，连同一众在大厅里闲聊的娇妻们。

“如何？”

“尊师，就等那个上品百草经！”

秦寿拉开孙思邈走出大厅，来到隐蔽的地方小声询问孙思邈准备的怎么样？秦寿的问话，孙思邈不假思索地说出就等秦寿的上品百草经，没有那本上品百草经，孙思邈医术在好也无能为力。

孙思邈的话很是让秦寿头疼无比，确实如此，没有那本上品百草经，李丽质的病情孙思邈确实难以下手，现在只能药物维持，现在秦寿想急也急不来，只能慢慢等了，等索元嘉带回消息。

“好吧，知道了，你先去准备准备吧！”

秦寿头疼不已地挥挥手，示意孙思邈先去准备，等上品百草经带回来，马上开始给李丽质治疗，秦寿的心急孙思邈理解，并没有多说些什么点点头离去，开始准备一切，以免秦寿担心过分。

心情复杂无比的秦寿不知道怎么回事，原本气定神闲可见到李丽质一刻起，马上开始变得心乱如麻，没有勇气在看下去，现在等的就是上品百草经回来，也不知道索元嘉他们找到了没有？

入夜时分，秦寿心不在焉地坐在大厅里等待消息，知道秦寿心事重重的娇妻们，并没有去打搅秦寿，索元嘉和间人皇女没有辜负秦寿的期盼，终于赶在酉时前带回了上品百草经。

闻风赶来的孙思邈有些激动，目光放光似的看着索元嘉拿出竹简制成的上品百草经，要不是秦寿在场孙思邈恐怕难以制止内心激动，跑过去抢过来研究一番，但是秦寿在场孙思邈并没有那样做。

“这就是上品百草经？！”

当索元嘉递上上品百草经时，秦寿有些不敢置信颤抖着双手，接过有一些年代的上品百草经，没想到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考验，上品百草经还是保存的如此完整，虽然全是秦寿看不懂的文字，可有一边识货的孙思邈足够了。

如愿以偿的秦寿小心翼翼把上品百草经转交给孙思邈，等他亲自验证其中真伪，孙思邈也没有客气，接过秦寿递来的上品百草经，小心翼翼地观察上面的内容，直到一刻钟过去，孙思邈才对秦寿点点头。

“马上去办！”

“是！”

孙思邈辨认出真伪后，秦寿想也没有想就安排孙思邈去办，孙思邈没有一丝迟疑，带着秦寿的命令急匆匆跑下去，留下秦寿和索元嘉还有等待的间人皇女，此时此刻间人皇女等待秦寿最后的判决。

“间人公主，本将军向来一言九鼎，既然你帮

本将军拿到了上品百草经，本将军现在就兑现当初的诺言，放你和你的五万大军一条生路，但是…”

“你想反悔？”

秦寿先是实现诺言放过间人皇女，还未来得及松口气的间人皇女，给秦寿后面的一句但是，松懈下来的心情又紧绷起来，带着疑问和恼怒的心情，质疑有出尔反尔嫌疑的秦寿。

“本将军是那样的人吗？间人公主，本将军再三考虑，倭国现在是本将军领地，你们在本将军领地里始终也要讨生活，本将军大发善心，给你们一个新的身份，佃户，好好考虑吧！送客！”

秦寿没有在意间人皇女怒视的目光，气定神闲地说出自己心中打算，间人皇女直接给秦寿的话惊呆了，没想到秦寿到后面最终会是这样打算，秦寿没等间人皇女同不同意，直接示意索元嘉送客。

间人皇女在索元嘉送客下，带着犹豫不决的心情慢慢走出大厅，说实在的秦寿的话打动了间人皇女，正如秦寿所说那样，她和她的子民没有地方可去，始终还是生活在秦寿占领的倭国地盘。

秦寿给出的建议，间人皇女不得不考虑一下，秦寿目送着间人皇女离去的背影，轻声叹息一声，这是秦寿现在唯一能做的弥补了，她在自己地盘生

存，与其过着贫苦的生活，还不如妥协自己，从炮灰变佃户是秦寿最大限度忍让了。

心愿已了的秦寿没有什么可期盼了，现在可以在倭国这边暂时落脚，远离大唐一切是非恩怨，安安静静地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大结局）

更多精彩，更多好书，尽在奇书网—http://Www.Qisuu.Com